叢書集成新編

九七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新編 第九七册目錄

史地類

防務

東南防守利便三卷	宋 陳克 吳若著 呂祉纂	學海	一
邊紀略一卷	明 鄭曉撰	百陵	二〇
靖海紀略一卷	明 鄭茂撰	鹽邑	二二
靖海紀略四卷	明 曹履泰著	別下	二五
鄉約一卷	明 尹畊著	畿輔	四四
塞語一卷	明 尹畊著	畿輔	五三
備倭圖記一卷附備倭事略、提要	明 卜大同輯	寶顏	六三
檇李記一卷	明 王樵撰	鹽邑	七二
備邊屯田車銃議一卷	明 趙士楨纂	藝海	七四
倭情屯田議一卷	明 趙士楨纂	藝海	七七
江防總論一卷附提要	清 姜宸英撰	學海	八〇
海防總論一卷	清 姜宸英撰	學海	八二
海防述略一卷附提要	清 杜臻著	學海	八五
江防述略一卷	清 張議翮著	學海	九〇
江防集要一卷	清 趙甯輯	學海	九一
海防集要一卷	清 總 奕輯	學海	九三
海寇議一卷附提要	明 萬表著		

邊徼地理

奉使俄羅斯行程錄一卷	清 張鵬翮纂	藝海	九八
出塞紀略一卷	清 錢良擇撰	借月	一〇八

臺灣地理

臺灣隨筆一卷	清 徐懷祖著	學海	一一九
臺海使槎錄八卷	清 黃叔璥撰	畿輔	一二一
採硫日記三卷	清 郁永河撰	粵雅	一六三

臺灣地方史

蠡測彙鈔一卷	清 鄧傳安著	豫章	一七四
臺灣雜記一卷	清 季麒光著	龍威	一八五
臺灣紀略一卷	清 林謙光著	龍威	一八六

高麗地理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四十卷	宋 徐兢撰	知不足	一八九
朝鮮紀事一卷	明 倪謙撰	紀錄	二二九
輶軒紀事一卷	明 姜曰廣著	豫章	二三二
朝鮮志二卷	撰人不詳	藝海	二四一
東籬耦談四卷	高麗 金正喜撰 金敬淵記	仰視	二五四

高麗地方史

[library seal]

朝鮮國紀一卷	明 黃洪憲著	學海	二六一
琉球地理			
使琉球錄一卷	明 陳 侃撰	紀錄	二六六
使琉球紀一卷	清 張學禮著	龍威	二七八
琉球國志略十七卷	清 周 煌輯	聚珍	二八二
西域地理			
三十國記二卷附提要、補正	晉 釋法顯撰	稗乘	三四九
大唐西域記十二卷附提要、辨證	唐 釋 玄奘譯 辯機撰	守山	三五九
長春眞人西遊記二卷	元 李志常述	連筠	四一四
西游錄注一卷	元 耶律楚材撰 元 盛如梓刪略 清 李文田注	國粹	四二八
使西域記一卷	明 陳 誠編	學海	四三三
西域釋地一卷	清 祁韻士輯	春雅	四三六
西域地方史			
漢書西域傳補注二卷	清 徐 松撰	指海	四四三
緬甸地理			
緬述一卷	清 彭崧毓撰	問影	四七〇
安南地理			
交州記二卷	晉 劉欣期撰	嶺南	四七五
奉使安南水程日記一卷	明 黃 福撰	紀錄	四七九
南翁夢錄一卷	明 黎 澄撰	紀錄	四八二
安南傳二卷	明 王世貞撰	紀錄	四八七
安南雜記一卷	清 李仙根著	學海	四九四
安南紀遊一卷	清 潘鼎珪著	龍威	四九五
安南地方史			
越史略三卷附提要	撰人不詳	守山	四九七
世界地理			
西洋朝貢典錄三卷	明 黃省曾撰	粵雅	五一八
東西洋考十二卷	明 張 燮著	惜陰	五三二
外國竹枝詞一卷	清 尤 侗撰	龍威	五八二
海國聞見錄一卷附圖、提要	清 陳倫炯纂	藝海	五九一
補正	清 夏璇淵補緬		
八紘譯史四卷	清 陸次雲著	龍威	六〇五
譯史紀餘四卷	清 陸次雲著	龍威	六二五
八紘荒史一卷	清 陸次雲著	龍威	六四二
職方外紀五卷附提要	泰西 艾儒略撰	守山	六五一
坤輿圖說二卷附提要	泰西 南懷仁著	指海	六六九
坤輿外紀一卷	泰西 南懷仁著	龍威	六九五
新釋地理備考全書十卷(一)(卷一至六)	泰西 瑪吉士輯譯	海山	六九八

東南防守利便

陳克 吳若 著

呂祉 編

進東南防守利便繳狀

左朝奉郎直龍圖閣權發遣建康軍府主管江南東路安撫司公事、臣呂祉狀。臣建炎三年夏、待罪右正言。嘗建議、謂當以建康爲根本。淮甸爲藩籬。連接沿江措置。庶幾可以立國。紹興元年冬、待罪湖南提刑。建議謂荊楚適本朝上游。宜於沿江措置。使與吳會相接。庶幾可以一統東南。去年夏、蒙恩除淮南宣撫使司參議。具奏辭免。謂屯兵淮甸。表裏雖一。而上下不接。如人之一身。四體不備。楊幺在荊楚。乃膏肓疾。規他日恐資敵國。宜亟掃除、宿兵以固上游之勢。冬、蒙恩除知建康府。赴內殿奏事。又論今日之事。謂當先定其規模。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其說亦歸於沿江上下表裏之勢。前後論奏。劄本具存。然臣已見。如是而已。臣自到今任。每與僚屬文學之士。權略茲事。取漢魏以來。方策所載。山川險阻。道里遠近。軍馬屯戍之地。爭戰勝敗之事。裒集類次。命本府通判吳若、安撫司準備差遣陳克、董其事。作東南利害總論。以襄陽、江陵、武昌、九江、皆建康上游也。上下之勢。要在相接。作江流上下論。北則合肥、壽春、盱眙、廣陵、皆其表也。表裏之勢。又當如一。作江淮表裏論。今圖恢復。必據要會以爲根本。建康實中興根本之地。作建康根本論。誠以駐蹕建康。則沿江戍守不可不備。城池不可不修。宮室不可不營。郊廟不可不立。河渠不可不議。故自六朝建都以來。沿江戍守、城池、宮室、郊廟、河渠、事迹、悉以類舉。南北之事。盡此矣。臣愚、謂今爲吾南國之患者有三。一曰金賊。二曰僞齊。三曰楊幺。皆吾三敵也。臣近探到東北調兵。俱向陝西。則

窺吾四川矣。李成據襄陽。陰遣人結楊幺。則扼吾荊楚矣。宿亳修城。順昌聚糧。近又城渦口。乃是曹公伐吳入淮路。此其計不淺。則又動搖吾淮甸矣。當四川者。吳玠、關師古。當荊楚者。王𤫊而已。至於淮甸。則未有當之者。雖有當之者、又不可恃。雖有可恃者、又左右無援。則是形勢間斷。上下無備。表裏不一。其何以立國。臣請以三國之事驗之。魏有荀彧。蜀有諸葛亮。吳有魯肅。皆一時之傑也。荀彧說曹操。則曰先取河北。南臨荊州。諸葛亮說劉備。則曰跨有荊益。保乎險阻者。其意各在吞吳。故不得不寘荊州也。至孫權都江左。荊州乃其上游。尤當力爭。故魯肅說之曰。荊州與國鄰接。據而有之。天下可定。及曹操破荊州。順江東下。則遣周瑜逆擊。劉備領荊州牧。則命諸葛瑾從備求之。而又躬擐甲胄。與魯肅、呂蒙、陸遜、張。數十年間。以死拒戰。而荊州要地。卒爲吳有。魏不復南渡。蜀不敢東下者。以不失上流之勢也。及吳之衰。晉圖平之。羊祜首建策。謂必藉上流之勢。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荊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向秣陵。是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其後王濬、唐彬、胡奮、王戎、衆并吞席卷。順流長騖。直造秣陵。悉如祜策。而吳遂亡。然則荊州豈可失也。一失荊州。江左難立矣。臣又以周唐之事驗之。南唐雖跨據江左。止能奄有淮甸。每冬淮水淺涸。常發兵戍守。謂之把淺。吳廷紹以疆埸無事。坐費資糧。悉罷之。劉仁贍、上表固爭不勝。及周世宗圖淮甸。諸將欲據險以邀周歸師。宋齊邱曰。如此則怨益深。不如縱之以德於敵。乃命諸將各自爲守。毋得擅出擊周師。由是壽春之圍益急。自劉仁贍失守之後。周師乘勝。水陸俱發。唐之君臣。無以爲計。相視悲泣。始獻江北之地。而江左有齒寒之憂矣。及我 藝祖受禪。再定淮甸。江

左之勢愈促。雖於沿江繕城壘。聚甲兵。厚方物之貢以緩師。遣何奴之使以求援。竟無益於救敗。而江南遂平。然則淮甸豈可失也。一失淮甸。江左難立矣。故爲朝廷之計。宜亟圖之。不可以遣使待報之故。因循曠日。以隳其計也。今時氣未振。難以議戰征。但當謹守封疆。以戒不虞。如沿江一帶。自襄陽、江陵、武昌、九江、而下。淮南諸郡。如合肥、壽春、盱眙、廣陵、等處。各屯兵馬。西與四川形勢接聯。使上下有備。表裏如一。庶幾可與抗衡。進可以禦敵。退可以堅守。雖未能剪除兇逆、一寰區。而南北之勢成矣。自魏而下。定都江左。其間有志於中原者多矣。時有所未可。祗取禍敗者。非止一事。宋文帝元嘉中。欲經略中原。羣臣爭獻計策。迎合取寵。獨沈慶之以爲不可。時文帝以謂虜所恃者惟馬。今下水浩汗、河道流通。汎舟北下。碻磝必走。滑臺少戍。守可覆拔。克此二城。館穀弔民。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及冬初。城守相接。虜馬過河。即成禽也。初、魏羣臣聞有宋師。言於魏主。請遣兵出。魏主曰。馬今未肥。天時尚熱。速出必無功。若兵來不止。且還陰山避之。屆至十月。吾無憂矣。王元謨圍滑臺。初措置乖繆。衆心失望。數月不下。魏人潛遣人撫慰。遂擁兵渡河。衆號百萬。鼓鞞之聲。震動天地。元謨始懼走。而魏師長驅。宋人肝膽塗地矣。此往事也。可以爲輕舉之戒。今僞齊不難平。大梁不難復。正恐禍根未除。貽患在後耳。兵家之勢。先度彼己。虜人深歸巢穴。自河以北。所至留一二僞領。雖契丹九州人。鈐制吾之赤子。其強弱虛實。不得知也。而河之南。付之僞齊。使爲吾之敵。駐蹕臨安。僻在海隅。諸將重兵。屯江左。皆相去遠矣。以臣觀之。必得其強弱虛實。而後可圖。必於沿江一帶措置□□而移蹕向前。然後可以係東南離散之心。慰西北來蘇之望。振作士氣。以待天命。

其舉事也，自非精銳之師，直擣其心腹，前者克勝，後者相繼，一時過河，使倉皇失聚，則事未必濟，而今日之勢似有未可。故前除兇逆，混一區宇，臣謂其未能，而南北之事，臣恐其當爲也。臣聞事君之義，犯而勿欺。今北路未夷，國威未振，中夜以思，不寒而慄。竊臣嘗蒙眷擢，列諫省，膺外臺，今又爲藩臣，嘗思所以圖報，事係大體，無以逾此，故敢不量力論之。所有吳若、陳克所著南北事迹，釐爲三帙，目之曰東南防守利便，謹令繕寫，隨狀進呈。伏惟睿旨俯垂省覽，如合聖意，乞早賜施行。臣不勝昧死，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東南防守利便上

宋　右迪功郎江南東路安撫使司準備差遣臣陳克
左宣教郎添差通判建康軍府提舉圩田臣吳若　進
宋　呂祉　纂

東南利害總論

自古中興之業，惟周宣王、漢光武爲能恢復混一，以還祖宗之舊。如先主之造蜀，而天下因以三分；晉元帝之渡江，四海一家，裂爲南北。其小大強弱若不相似，然其規摹之廣狹，必素定焉。如是而王，如是而霸，謀而行之，至於成功。未聞依違於兩間，微倖於一切，而能以有爲也。自金人作難，中原蕩覆，國家權時之宜，狩于南土，爲豫小子僭據京縣，此三分之時邪，南北之勢邪。明此，則恢復混一可得而言矣。夫廟堂之規摹，其數定與否，不可得而知也。區區之見，竊有惑焉。自建炎之初，車駕幸淮，三年夏，幸臨安，五月，幸建康，其年秋，幸會稽，後二年，再幸臨安，則是都邑之遷徙，未聞有定居也。中間嘗用留守之兵，欲率勵群盜，復收趙魏，幾何而輒罷；又嘗以宰相都督諸軍，議遣大將，欲涉淮以趨宿泗，俄而中輟；又嘗令李橫、牛皋破潁昌，欲直擣汴京，而亦卒無所成，則是進取之前，卻未聞有定論也。夫規模不素定，欲爲三分，爲南北，猶不可必，況於恢復而混一乎。爲今之計，必先定都邑以固根本，而後定進取以復境土，規模已定，斷之以不惑，持之以不倦，人既信之，天且助之，夫豈有不成之功乎。且周宣王之興，實起於東都，漢光武之烈，

實本於河內，建康之形勢，其地險於維揚，而其勢便於會稽、臨安，是亦今之東都河內也。誠建都於此，以爲興王之基，然而後按地形之表裏，稱江流之上下，以謀進取，可也。且淮甸者，江左之表也；九江、武昌、江陵、襄陽者，建康之上游也。孫氏不能舉淮南，劉氏不能有荊州，故卒與魏人三分而守之，此無他，時之不便故也。及晉之東，兼淮南，并巴蜀，包荊襄，而家於建鄴，南北之權均矣，而亦不能有荊州，滅劉氏以取京洛，此無他，德之不修故也。今誠能宿重兵於盱眙、廣陵，以瞰齊魯，開外藩於合淝、壽春，以蹤陳許，控帶九江、武昌，以奄有楊越，鎮撫荊南、襄陽，以應接川陝。若然，則地形之表裏，并包爲一，江流之上下，首尾相應，進而可以混南北矣。方且舉賢用能，信賞必罰，勤政以厚其民，節用以阜其財，選將以練其兵，深謀蓄力，與人待時，順天之道，乘敵之釁，一舉而請中原，恢復混一，倘庶幾及見之。要在於規模素定而已。凡建康之根本，江淮之表裏，江流之上下，其詳既載之本篇，又爲之圖，以備朝廷之覽觀焉。

建康根本論

臣聞帝王之開國營土，必觀天之道，因地之利，審人之情，於以經理四方，而垂裕萬世，豈徒然哉。國家決策南幸，采群臣之議，以建康爲京都。凡天之眷祐，地之便利，人之依賴，盡在是矣。昔秦始皇東巡經秣陵縣，望氣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氣。張紘亦說孫權，地有王氣，天之所命，宜爲都邑，因徙治石頭，改秣陵爲建鄴。西晉之末，始改石頭爲建康。起元帝迄陳，區區強霸，嘗不足以當此休應。往者主上駐蹕金陵，天人之際，於斯相會，是知符命所從來遠矣。其開基傳祚，豈有窮哉。前所謂觀天之道者，此也。建康在東南，爲一都會，控帶荊揚，引輸江湖，咫尺淮甸，應接梁宋，其山川之雄險，原隰之沖衍，食貨之富饒，足以容萬乘而供六師。前所謂因地之利者，此也。且時巡南國，宜順人心，作京宅土，以塞吳中父老望幸之意。頻北士之民，累歲未改，一聞法駕臨江，有以知聖神不忘中原之志，延頸企足，孰不傒戴。前所謂審人之情者，此也。夫天之所助，地之所宜，人之所向，三者合而升平之期可必矣。若乘此機會，都於建康，則是興王之基已立，改令更化，練兵積粟，以須天時，神州赤縣，不難復也。大計一定，至於修城隍，作宮室，立宗廟社稷，增戍守，畫封圻，此有司之事，稽之於古，驗之於今，斟酌損益，條具於後。

歷代議遷都

吳孫皓遷都武昌，陸凱上疏曰：武昌土地，實危險而塉埆，非王都安國養民之處，船泊則沈漂，陵居則峻危。且童謠言：寧飲建鄴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鄴死，不止武昌居。童謠之言，生於天心，乃以安居比死，足明天意知民所苦也。

晉蘇峻平，宗廟宮室並爲灰燼，溫嶠議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有所適。王導曰：建康古之金陵，舊爲帝里，又孫仲謀、劉先主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以豐儉移都，若宏衛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可；若不績其麻，則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望實皆喪，權非良計。於是嶠等謀並不行。

南齊蕭穎胄議遷都夏口，柳忱以巴峽未賓，不宜輕捨根本，動搖人心，不從。俄而巴東之兵至峽口，遷

都之議遂息。論者以爲見機。

梁侯景平、梁元帝臨荊陝二十餘年、情所安戀、不欲歸建鄴。故府臣僚皆楚人、竝欲歸都江陵、云建鄴雖是舊都、凋荒已極、況與北虜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無所及。帝無去意。周洪正諫曰、士大夫言惟聖所居、本無定處、若黔首未見入建鄴城、便謂猶列國諸王。今日赴百姓心、不可不歸建鄴。

南唐嗣主、用唐鎬計、遷都豫章、改號南都。然洪州乃藩鎭之地、反爲王都、官舍營壘十不容其一二。自公卿下至軍士、卑褻皆旦夕思歸。

右南朝建都之地、不過吳下、建鄴、豫章、江陵、武昌、數處。其強弱利害、前世所論、是非甚易明也。吳孫策嘗以會稽爲根本、及大帝嗣立、稍遷吳下京口、其後嘗住公安、又嘗都武昌、蓋往來其閒、因時制宜、不得不爾。及江南已定、遂還建鄴、保有荊楊、而與魏蜀抗衡、其宏規遠略、皆宋而下、不能易也。故孫皓舍建鄴而之武昌、吳因以衰。梁元帝舍建鄴而守江陵、梁遂以亡。李國主舍建鄴而遷洪府、南唐終不能以立。善哉王導之斷也。析會稽豫章二論、而棄構舊都、轉危爲安、遂亡爲存、皆以永世、導之力也。夫古者建都啓土、必謀之卜筮。今都邑之議、時有不同、胡不觀之歷代之得失、其爲卜筮亦大矣。

修城隍　歷代城隍。

都城。

輿地志、建鄴都城、周二十里十九步、本吳舊址。吳都城賦云、郛郭周而重城結隅、通門二八、水道陸衢。所以經始、用累千祀。吳之城郭、其可攷者、大略如此。

建康實錄、晉始繕苑城、修六門、卽吳苑城也。江左所築、但有宜陽門。至成帝、作新宮、始修城、開陵陽等五門、與宜陽門爲六。又云、雖經五代、門牆互有修改、其實都城、皆吳之舊址也。

倉城。

吳大帝三年、使御史郄儉、鑿城西南、自秦淮北抵倉城、名運瀆。按建康實錄、宮城、卽吳苑城、城內有倉、名曰苑倉。故開此瀆、通運於倉所。時人亦呼爲倉城。咸和中、修苑城爲宮、惟倉不毀、故名太倉、在西華門內道北。

臺城。

晉武帝七年、作新宮。輿地圖云、卽臺城也。在縣東北五里、周八里。

東府城。

輿地志、在縣東七里、青溪橋、臨淮水。周三里九十步、本琅邪舊第。後爲會稽王道子、領揚州刺史、以爲治所。時人呼爲東府。宋武帝領揚州、因築城以居。彭城王義康、更開拓北壖、岐西爲塹。自後常爲宰相解也。齊高帝封齊王、以東府爲齊宮城。

西州城。

卽古揚州城、在上元縣之西二里、周迴三里。輿地志云、揚州廨、王敦所創也。石氏之亂、焚燒府舍。陳敏、

當孫氏故宮居之。元帝初渡江、卽敏府、創今城。其後會稽王道子、領揚州、而居東府、故號此爲西州。大明中、以東府爲諸王邸。西州爲丹陽。

石頭城。

吳志、十六年、孫權徙治建鄴、明年、城石頭、改秣陵爲建鄴。

蘇峻、據石頭城。王師既集、峻攻大業壘。陶侃將救之。周羨曰、若救大業、步兵不如峻、但當急攻石頭。峻必救之、大業自解。侃從之。峻果棄大業而救石頭。

王敦舉兵、明帝以溫嶠守石頭。孫恩寇京口、元顯守石頭。桓溫西征、朝廷空虛、以劉波頭領五千人、鎭石頭。

自宋以後、江邊有警、必先據石頭以爲扞禦。石頭圖經云、在今上元縣西五里、緣江阻云、石頭城、南抵淮水、當淮之口、南開二門、東一門。吳大帝築、以貯寶貨軍器、有戍軍、皆屯中、與常爲險要必守之地。義熙中、再修治。自宋齊以來、多以諸王鎭之。陳大建中、又加修築、以貯軍食。

越城。

王含、錢鳳、等至于南岸、夜遣段秀、屯水北、平旦、戰於越城、大破之。

盧循至淮口、令王仲德、屯越城。

侯景寇建鄴、蕭懿入援、自采石濟岸、頓越城、舉火臺中鼓譟稱慶。

圖經、越王城、在江寧縣南三里、越絕書云、范蠡築、周迴二里八十步。又曾遼揚州記云、越王所築。昔句踐平吳之後、伐楚、乃築此城、在秣陵長干里。

右建康故城、在上元縣東。三國志、孫權徙治建鄴、明年、城石頭、改秣陵爲建鄴。輿地志云、都城周二十里一十九步、本吳舊址。蓋孫權雖城石頭以扼江險、然其都邑則在建鄴故城。歷代所謂都城者是也。東晉及宋齊梁陳、因之。雖時有改築、而其經畫、皆吳之舊也。諸葛亮論秣陵地形云、鍾阜龍蟠、石城虎踞。則南朝都邑、襟抱左右、槩可見矣。自宋以來、而淮有朱雀航、宋文帝作玄武湖、蓋傅會龍蟠虎踞而爲此名也。有曰臺城、則宮省之所寓也。有曰東府、西州城、則諸王若宰相居之。有曰倉城、則儲畜之所在也。以宮室記致之、皆在都城之內。然舊城在北、去秦淮五里。故淮上皆列浮航、緩急則徹航爲之備。吳緣淮立柵、前史所謂柵塘是也。其江岸必爭之地、則別築石頭城、常以腹心大臣鎭守其處。及楊行密徙築今城、則稍遷近南、夾淮帶江、以盡地利。然城之西隅、據石頭岡阜之脊、以立城基。又城之南、與天禧寺相直、卽昔人所謂大長干是也。其城基與長干山勢迤接、形勢如此。所謂與敵分險者也。昔王僧辯屯石頭城、侯安都令軍人奉之、投於女牆內、衆隨而入。國初曹彬之下、自京口襲之、以石頭城北據岡阜、不甚險峻、故安都江夏登長干北望金陵、問其地曰伏龜、於是督軍攻之、南城遂陷。然則今之西北東南兩隅、當隨地形高下、爲之措置。且石頭城見有故基、而越王城故基、見與長干相接、皆微高下瞰城內、宜占形勝、修築堡塢、令可容三五千人、以備非常。如彼城下寨之類是也。

溝池。

秦淮。

孫盛、晉陽秋云。淮水、秦所開。故謂之秦淮。建康實錄。秦淮舊名龍藏浦。其上有二源。一發自華山。經句容縣南流。一發自東廬山。經溧水北流。入江寧界。二源合于方山。西注大江。分派曲折。不類人功。疑非始皇所開。張紘云。始皇東巡。望氣者云。金陵地、有王者都邑之氣。故掘斷連岡接石頭城處。今方山石洪、橫瀆是也。南朝時、淮水流經建康、秣陵、二縣之間。至於石頭入江。吳時、夾淮立柵十餘里。梁大監中。作兩重柵。皆施行馬。又淮上自石頭、至運解。總二十四渡。皆浮航往來。惟大航用杜預河橋之法。本吳時南淮大橋也。一名朱雀橋。橋當朱雀門。下度淮水。王敦作逆。溫嶠燒絕之。是後以舶船為浮橋。復有驃騎航。船行格航。丹陽城後航。總四航。遇警急、即徹航以為備。今秦淮二源如古。歷上元、江寧、縣界。自建康城東北入城中。西入大江。

潮溝、運瀆、清溪。

吳志、分侍御史郗儉、作運瀆。地志云。潮溝、吳大帝所作。以引江潮。在六門之西。及今九州廟西瀆。是也。建康錄、吳赤烏四年。詔鑿東渠名青溪。通城北塹潮溝。以地志攷之。古城西南行者。是運瀆、自歸善寺門前。東出青溪者、名潮溝。其實青溪引秦淮水。運瀆引江水。皆灌注古城中。曲折縈帶。皆通城北塹。轉入後湖。今運瀆已湮塞。潮溝在上元縣西四里。闊三丈。深一丈。今青溪在縣東六里。闊五丈。深八尺。歲久淺涸。水流斷絕。稍不復通城北塹也。

右古城近北。秦淮既遠。其漕運必資舟楫。而濠塹亦須水灌注。故孫權時、引秦淮為運瀆。以入倉城。開潮溝以引江水。又開瀆以引後湖。又鑿東渠名青溪。皆入城中。繞城北塹而入後湖。此其大略也。自楊行密依淮為城。其城之東塹、皆通淮水。其西南、邊江以為險。然春夏積雨。淮水泛溢。城市皆被其害。及盛冬水涸。河內往往乾淺。議者以謂合於秦淮上下、置閘。遇淮水暴漲。即閉上流。令水自城外轉入濠。以殺水勢。如冬淺涸。即閉下流。蓄水以養壕塹。又城北面地勢大段高峻。其壕水不過數尺。若據吳之舊開潮溝。以東引江水。開青溪、以西引秦淮。縈繞城之北面。入於後湖。則城北壕塹自然通快矣。

戍守。　歷代戍守。

白下。(上元縣西北一十四里。輿地志齊武帝以其城依山帶江。移琅邪郡居之。)

陳武帝與齊兵戰於幕府山。命侯安都自白下橫擊其屯。大敗之。

蔣元遜、領青龍八十艘。於白下遊奕。以禦六合之兵。(上元縣北一十五里。)

蔣山。

宋武帝之入討。隋師伐陳。蘇峻內向。皆先據蔣山。賀若弼至建鄴。司馬消難言於後主。請北據蔣山。南斷淮水。

龍尾。(蔣山首龍山之間。)

齊兵北渡蔣山。侯安都、與齊將戰于龍尾。

覆舟山。

蘇峻濟自橫江。至陵口。遂據蔣山之覆舟山下。範之屯覆舟山西。宋武帝驀軍於覆舟東。張疑兵。油幟冠諸木。徧滿山谷。帝先驅之。將士殊死戰。大敗楚兵。

北郊壇。(上元縣覆舟山之南。去縣十里。)

王師之與王恭、謝炎、守北郊。

盧循入寇。劉欽宜、守北郊。

齊寇至幕府山。陳高祖、移頓郊壇北。

藥園。(在北郊壇之西。)

宋武帝築藥園壘。以拒盧循。

幕府山。(上元縣西北二十五里。)

徐嗣徽、引齊兵營幕府山。

齊兵至幕府山南。陳武帝自覆舟東移。斷郊壇北。與齊人對壘。

西陵。(上元縣東北一十五里。吳大帝陵也。)

蘇峻至蔣山下。壘戰于西陵。敗績。

白土岡。(上元縣二十二里。周迴十一里。高二十丈。南至玄湖。)

賀若弼、進軍鍾山。得廣遠於白土岡。與若弼旗鼓相對。隋軍退走。

土山。(上元縣東南三十里。周迴四里。高二十丈。)

石季龍、將寇海道。蔡謨所統七千人。東至土山。西至江乘。鎮守八所。城壘凡十一處。

羅落橋。(上元縣東北六十里。有羅落浦。今攝湖流入大江。)

宋武帝進至羅落橋。斬吳甫之。

江乘。(漢武帝時江乘縣屬丹陽郡。吳錄、江乘屬建鄴。太康地志、亦屬建鄴。東晉以江乘屬南琅邪郡。南徐記。江乘縣西有江乘。今在上元縣西北一十七里。)

孫策渡江、轉攻江乘。

徐盛作疑城。自石頭城至江乘。

蔡謨鎮守八所。自土山至江乘。

竹里。(在句容縣。方輿記。行者以其[illegible])

宋武帝舉兵至竹里。

直瀆。(上元縣西北三十五里。)

直瀆山。(上元縣西北四十里。)

蘇峻犯建鄴。王愆期、鄧嶽、攻直瀆

四望磯。(上元縣西北八里出大江南連石頭城)
溫嶠、討蘇峻。於四望山築壘以逼石頭。
新洲。(上元縣北五十里)
宋武帝伐荻新洲。
孫恩至新洲、不敢進。
白石。(上元縣北一十二里南徐巡檢湖西北冶蘇峻湖本名白石陂古白石壘也)
陶侃討蘇峻。諸將議於查浦築壘。部將李根建議。請立白石壘。曰、查浦地下又南。唯白石、峻極險固。可容數千人。賊來攻不便。滅賊之術也。侃從根謀。夜修晙訖。賊見壘大驚。
查浦。(江寧縣西南二里實石頭城南上一十里)
以上係上元縣界。
陶侃屯查浦。
李陽與蘇逸、戰于查浦。
新亭。(圖經新亭壘在江寧縣東南四十五里吳舊南上十里)
盧循犯建鄴。宋武帝柵石頭。斷查浦。以拒之。
檀佺期至石頭。則劉牢之、領北府兵。在新亭。賊皆失色。乃回。歸師屯于蔡洲。
李居士屯新亭。曹景宗、馳戰敗之。
崔慧景、兵至新亭。石頭、白下、兵皆潰。
徐道覆、勸盧循焚舟。自新亭步上。
新林。(江寧縣西南三十里)
侯景圍臺城。柳仲禮、韋粲、合軍屯新林。
板橋。(江寧縣南三十里)
竹師將至。吳遣張悌、屯板橋。
梁武帝起兵。令將軍呂僧珍、屯白板橋。
江寧。(縣西南六十里)
王敦、蘇峻、犯建鄴。晉武帝、梁武帝、起兵。皆屯江寧。
慈湖。(太平州界至此縣七十五里)
石季龍寇歷陽。趙胤屯慈湖。
牛渚。(太平州界至此縣八十五里)
蘇峻敗司馬流於慈湖。
吳孫瑜、自溧陽移兵屯牛渚。

孫直晉牛渚作橫江塢。
晉王濬、周浚、濟自牛渚、破吳師於板橋。
蘇峻自橫江登牛渚。至蔣山。
采石。
侯景陷歷陽。武帝問羊侃、討景之策。侃求以二千人。急據采石。令邵陵王襲取壽春。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窟。烏合之衆。自然瓦解。議者謂景未敢便逼都。遂寢其策。令王質往。侃曰、今茲必敗矣。
隋軍濟江。陳樊毅、謂袁憲曰、京口、采石、俱是要所。各須銳卒數千。巡於江中。上下防扞。如其不然。大事去矣。
張公洲。(縣西南五里周回三里)
梁昔、太清二年、豫州刺史裴之、舟師次張公洲。
陳霸先、擊破侯瑱于張公洲。
蔡洲。(江寧縣西南一十二里周迴五十五里)
陶侃、溫嶠、討蘇峻。直指石頭、次于蔡洲。
盧循大至。宋武帝曰、若新亭直上。且當避之。若回泊蔡洲。成擒耳。
茄子洲。(江寧縣西一十三里周迴四十里)
溫嶠、陶侃、赴援。侃泊茄子洲。
郗鑒、自廣陵來、會于茄子洲。
倪塘。(江寧縣東南五十五里)
王含、錢鳳、逼建鄴。帝夜募士渡水。掩其不備。大破含軍。含率餘衆、於倪塘西岩五城、如卻月勢。
三山。(江寧縣西南五十七里真建志云吳舊津所也)
王濬伐吳。順流鼓棹。直指三山。
洲山。(江寧縣西南七十里輿地志吳舊津所也內有小河可泊船賓客多停此以連洲風號以名之伏滔北征記赤洲之溧洲洲上有小山其形似洲因名之)
宋武帝誅桓玄。討逆。劉牢之爲前鋒。率北府文武、屯洲洲。
以上係江甯縣界。
江寧鎮。(江寧縣西南六十里事具在前)
江寧鎮。當太平人建康水陸之衝。今但有鎮將。去大城岡、馬家渡、巡檢寨、尙遠。謂宜措畫。比之秣陵、淳化、龍安、事體最重。
秣陵鎮。
昔孫策渡江攻牛渚。遂至秣陵。時薛禮據秣陵。笮融屯縣南。策以融險固去。轉攻湖孰、江乘、徐圖徵、引兵以攻秣陵故城。跨淮立橋柵。屯兵爲　自方山進及倪塘。吳孫皓時、施但、衆萬餘人。自秣陵將逼

建鄴。諸葛靚、迎擊用於九里汀。今林陵之南也。繇此知林陵、北抵句容、南抵建康、屯兵設備。不可不密。

淳化鎮。

淳化鎮、所以蔽遏句容縣。而應接京口。其名雖不見於載籍。而衡今之形勢。實爲衝要。

龍安鎮。

龍安之名、不載於晉宋以來諸書。然與其州宣化鎮、分江爲界。自宣化鎮、至盤城、竹墩、上下瓦梁、乃淍洲之間道。其斥堠戍守。不可不嚴。

下蜀鎮巡檢寨。(在句容縣五十里) 東陽巡檢寨。(在句容縣六十里) 石步巡檢寨。(在上元縣四十里界) 靖安巡檢寨。(在上元縣一十五里界) (郎舊觀安衛白宣和中方改曰靖安置寨) 大城岡巡檢寨。(在江寧縣四十里界)

沿江巡檢。皆是江流險要之地。其士軍不過百十人。所管舟三五隻。謂宜量地之宜。修築城堡。令可容三二十人。平居無事。止令巡檢士軍守禦。遇有緩急。須增屯兵爲備。其舟船亦合計置增添。古人論守江之策。不過岸上築塢。水中浮船。此今之先務也。

右建康四境。東鎮江府。北眞州六合縣。西和州。西南太平州。皆沿江要害之地也。自南朝以來。敵國若寇盜。出廣陵六合。繇京口以逼建鄴。則所備者。白下、蔣山、龍尾、覆舟山、白土岡、北郊壇、樂園、蔣府山、羅落橋、江乘、竹里、今上元縣、句容縣之境也。若自上流。或渡歷陽而來。則所備者。石頭、查浦、新亭、板橋、江寧、慈湖、牛渚、采石、今江寧縣、太平州之境也。若舟師浮江而下。則所備者。直瀆、新洲、四望磯、白石、張公洲、蔡洲、茄子洲、倪塘、三山、兩洲、今上元縣、江寧縣之境也。按今之州縣四境。參考之諸書。凡兵所從入。與建鄴扞禦之地。則異時軍行頓宿。與城守屯防。可得而言矣。且晉之伐吳也。王渾、周浚、自牛渚至板橋。斬吳軍師張悌。王濬以舟師、自三山、至于石頭城。則是兩軍水陸並進。皆趨建康之南面也。宋武帝之討逆也。起兵於京口。次於竹里。斬吳甫之於江乘。進至羅落橋。斬皇甫敷。遂至覆舟山。則是義師自南徐之東北。歷句容縣、出於蔣山以攻建康之北面也。隋之伐陳也。賀若弼自廣陵濟江。攻下京口。沿江諸戍。分兵斷曲河之衝而入。韓擒虎濟自橫江。分兵晨襲采石。取之。進拔姑熟。次于新林。二將會兵。南北道並進。若弼敗陳師於白土岡之東南。遂薄都城。韓擒虎自新林至于石子岡。繇朱雀航入南掖門。則是一軍攻建康之東。引兵以據蔣山之南。一軍攻建康之南。乘勝以趨秦淮之北也。蘇峻自歷陽舉兵。令韓晃、入姑熟。屠于湖。戰于慈湖。峻濟自橫江。登牛渚。至蔣山。戰于西陵。遂破青溪柵。則是峻令別將攻慈湖。以牽制江寧以南。而後取牛渚。開道出蔣山北。以瞰都城也。推此。則前世敵之所必攻。與我之所必守。其險易遠近。可坐而得矣。爲今之戍備。其不可密乎。然有所謂因敵之變。以爲緩急。寇來則據險。寇去則解嚴。是也。有所謂隨地之形。以爲輕重。治軍旅於閒暇之時。修壁壘爲長久之計。是也。何謂因敵之變以爲緩急。昔石季龍於靑州造船數百。掠沿海諸縣。朝廷以爲憂。蔡謨遣徐元等守中洲。幷設募取季龍舟船。是時謨所統七千人。所戍東至土山。西至江乘。鎭守八所。城壘凡一十處。烽火樓望三十餘處。蓋季龍謀出海道。則備建康京口之東北。如土山、江乘、此其衝要也。咸康中。石季龍寇

歷陽。王導都督諸軍事以禦之。令趙胤、屯慈湖。路永戍牛渚。郄鑒使陳光、率衆以衛京師。蓋季龍將游涉江。則備建康之南。如慈湖、牛渚。此其喉咽也。盧循至淮口。瑯琊王次中堂。宋武帝次石頭。王珍屯南掖門。劉欽宜屯北郊。築查浦、藥園、廷尉三壘以拒之。蓋盧循已過秦淮。則備建康之西南。且備建康之北。如石頭、南掖門、北郊。以據其便利。如查浦、藥園、廷尉、以遏其奔衝者也。何謂隨地之形以爲輕重。自吳以來。石頭南上至查浦。查浦南上至新亭。新亭南上至新林。新林南上至板橋。板橋南上至洌洲。陸有城堠。水有舟柵。今欲備建康之南。其措置之策。莫先於此也。韓晄築石頭五城。修塢壁。起建鄴。抵京峴、樓規相望。設館第數十餘。石頭城。穿井皆百尺。造樓船皆三千柁。繇海門大閭至申浦而還。今備建康之北。其施設之方。莫先於此也。雖然。事有便於古。而亦可施於今。則如前所陳是矣。事有宜於今。而不必出於古。請得而論之。今建康四面。如江寧、秣陵、淳化、龍安、諸鎮。如下蜀、東陽、石靖安、天城岡、馬家渡、綱沙夾、慈湖、諸巡檢。其名不皆見於地志。而其事不盡傳於傳史。然觀其形勝。詢之父老。其利害較然可曉。議者謂諸鎮寨宜作城壁。其艘艦增卒戍。稽之於古。驗之於今。可依擬斟酌而行也。雖然。以道爲形勢者。守四夷。以人爲形勢者。守四藩。以地爲形勢者。守四境。苟經略無以治外。則雖有金城湯池。不足以爲險也。苟政事無以得民。則雖有壯堠巨屏。不足以爲強也。孟子曰。地利不如人和。吳起亦云。百姓安其田里。親其有司。則守已固矣。第著之末篇。以待朝廷之選擇云。

疆封圻。

漢丹陽郡。領宛陵、於潛、江乘、春穀、秣陵、故鄣、句容、涇、丹陽、石城、姑熟、陵陽、蕪湖、宣城、丹陽、永平、臨城、懷安、寧國、安吳、廣德、晉太康中改永平曰永世。分秣陵置建康。割宣城宛陵、陵陽、涇、安吳、廣德、寧國、春穀、石城、臨城、懷安十一縣。屬宣城郡。而更置于湖、江寧、二縣。安吳、廣德。唐初改金陵爲白下。延陵、句容二縣。屬潤州。丹陽、溧水、溧陽三縣。屬宣州。

今建康四至八到。

東至潤州一百八十里。西至和州烏江縣五十五里。南至宣州寧國縣九十九里。北至眞州六合縣九十九里。

東南到湖州安吉縣。常州宜興縣。兩縣爲界。三百三里。西南到太平州一百里。東北到潤州一百九十九里。西北到眞州宣化鎮四十里。

領縣五。

上元。江寧。句容。溧水。溧陽。

東西二百三十五里。南北四百六十里。

右漢元封時。丹陽領縣十七。及孫氏有國。建鄴領縣十九。晉太康中。割縣十一。入宣城郡。唐初、以東境屬潤州。南境屬宣州。蓋其江山形勝。當天下多事。則爲帝王所都。及夫削平之後。必稍割邊縣以分其勢。其措置不得不然也。今建康提封不能數百里。今京邑浩穰之盛。謂宜合并京口、姑熟。以爲王畿。升

宜城、池陽、比之輔郡。且京口在南朝、號稱三鎮。廣亭、大業、曲河、長岡、皆國東門之限。姑孰爲建寧亭驛相望。戍儀湖、備牛渚、其事見於載籍者不一。宜城據池陽徼之孔道、池陽控帶上流、晝夜分邏、以屏王室。擇守將、屯重兵、略如晉宋之舊、比漢丹陽、吳建鄴之邦、未爲過也。

歷代宮室。

太康三年地志、吳太初宮、三百丈、權所起也。昭明宮方五百丈、皓所起也。在縣東北三里。晉建康宮城之西南。

晉元帝、渡江鎮建鄴、因吳舊都城、修而居之。以太初宮爲府舍。石冰之亂、太初宮、吳燒殆盡。陳敏平石冰、因太初故基、創造府舍。元帝所居、即敏所作府舍。帝創江左、積十一年、始即帝位、常居舊府。明帝亦不改作。至成帝、始繕苑城。地志云、周八里。

武帝、三年春二月、作新宮。尚書僕射謝安、決意修定。皆仰模元象、體合辰極。二月始工、內外日役六千人。秋七月、新宮成。內外殿大小三千五百間。今宮城、周迴四里四十五步、上闊二丈、下闊二丈四尺、高二丈。僞吳順義中、築行宮、在子城西偏。

右吳太初宮、方三百丈。晉建康宮、周八里。今宮城之廣狹、方晉則不足、比吳則有餘。其地、北枕覆舟山、蓋鍾山之龍也。牛首在其前、即王導所謂天闕者是矣。左鍾阜、右石頭。龍蟠虎踞、眞帝王之宅也。故自來守臣、以前朝故宮、不敢正據而勢。其府舍廳事、在子城之西偏、比年修行宮、又失於考訂改作。豈至嘗當易之義耶。昔汴京、修大內旣成。太祖居正殿、洞開朱朱門、直望之、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小有偏曲、人皆見之。謂宜即子城之中爲正殿、與金陵門相直。稽之五行家、旣云使利。又合於制度。昭然可信不疑也。昔吳大帝、欲徙武昌材瓦、更繕治太初宮。羣臣奏言、武昌宮已二十八歲、恐不堪用。宜下所在通更代致。帝曰、大禹以卑宮室爲美。今軍事未已、所在多賦、若更通代致、妨損農桑。徙武昌材瓦、自可用也。及晉謝安、啓作新宮。王彪之曰、中興即位、東府殊爲儉陋。元明之朝、亦不改制。蘇峻之亂、成帝止蘭臺都坐、殆不蔽寒暑。是以更營修築。方之漢魏、誠爲儉狹、復不至陋、殆合奢儉之中。今自可隨宜增修。強寇未殄、不可大興功力。安曰、宮室不壯、後世謂人無能。彪之曰、任天下事、當保國寧家。朝政惟先、豈以修屋舍爲能耶。觀大帝詔、與彪之之論、他日營繕、可爲法也。

歷代二郊、宗廟、社稷。

南北郊。

建康實錄、元帝二年、作南郊。在宮城南十五里。郭璞卜立之。案輿地圖、在今縣城南十八里、長樂橋東籬外三里。

建康圖經、古南郊壇、在縣南十八里。

成帝八年、作北郊壇、於覆舟山之陽。制度一如南郊。建康實錄云、北郊壇、在縣東八里湖溝後、東近清溪。今蔣山南有北郊壇、即陳武帝破齊師處。

晉書、元帝渡江、太興二年、始議立郊祀儀。尚書令刁協、國子祭酒杜夷、議宜須旋都洛邑、乃修之。司徒荀組、據漢獻帝都許、即便立郊、自宜於此修奉。驃騎王導、僕射荀崧、太常華恆、中書侍郎庾亮、皆同組議。事遂施行。立南郊於其地。其制度皆太常賀循所定。多依漢及晉初之儀。是時尚未立北壇。地祇衆神、尚依天郊。成帝咸和八年正月、追述明帝前旨、於覆舟山南立之。天郊則五帝之佐、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文昌、北斗、三台、司命、后土、太乙、天乙、太微、勾陳、北極、雨師、雷電、司空、風伯、老人、六十二神也。地郊、則五嶽、四望、四海、四瀆、五湖、五帝之佐、沂山、嶽山、白山、霍山、醫巫閭山、蔣山、松江、會稽山、錢塘江、先農、四十四神也。江南諸小山、蓋江左所立。猶如漢西京、關中小水皆有祭秩也。是月辛祀北郊、始以宣張皇后配地。魏氏故事、非晉舊也。

宗廟社稷。

晉初、置宗廟、在古都城宣陽門外。郭璞卜遷之。左宗廟、右社稷。輿地志云、今縣東二里、元風觀、即太社西偏。對太社右陛東、即太廟地。社立三壇。帝社、太社、各一稷。晉武帝十六年、改築太廟。輿地志云、太廟中宗置。及武帝即位、常嫌廟東逼水、西逼路。因改築。欲因洛陽故事、遷入宣陽門內。僕射王珣、奏以爲編簋弗逮、帝從之。開埤牌、東西四十丈、南北九十丈。五代仍之。至陳乃廢。晉初仍漢魏舊儀、但置官社、而無官稷。但太社有稷、而官社無稷。故常二社一稷也。太康中、詔併二社之祀。傅咸奏、宜如舊。詔一依魏制。至元帝建武元年、又依洛京二社一稷。建康圖經、古太社太稷壇、在縣東二里。

右吳大帝時、羣臣上奏、宜修郊祀、以承天意。帝曰、郊祀當於土中。今非其所、於何施此。重奏曰、昔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者以天下爲家。昔周文武、都於豐鎬、非必土中。帝不聽。終吳之世、郊祀廟社、缺然無可紀者。晉之東遷、萬事草創。而其禮文、亦時有可觀。二郊、宗廟、社稷、故處今尚可致。南朝四代、莫之改也。如荀組援都許立郊之議例、與吳之諸臣、其意正同。記云、將營宮室、宗廟爲先。詩人歌太王遷岐之事曰、乃立冢土、戎醜攸行。然則王者定都開基、必徼神於三神、爲法於後世。郊祀廟社、其可緩乎。前日駐蹕維揚、及幸會稽、臨安、將尊其儀、而未暇遑也。今一再臨江左、建城市、營宮室、廟處有司、議先二郊宗廟所在、以稱明主若奉天事神、念祖修德之意。

東南防守利便中

江淮表裏論

江淮之險，天地之所以限南北也。自昔立國於南，則守江以為家戶，備淮以為藩籬。當三國時，吳據荊揚，盡長江所極而有之，而壽陽、合肥、蘄春，皆為魏境。吳不敢涉淮以取魏，魏亦不敢絕江以取吳，蓋其輕重強弱，足以相攻拒也。故魏人攻濡須，吳必傾國以爭之；吳人攻合肥，魏必力戰以拒之。終吳之世，曾不得淮南尺寸之地，江邊單外，故卒無以抗魏。魏已下蜀，經略上流，屯壽春，出廣陵，此吳之所以為晉也。東晉迄陳，彭城、盱眙、江都、盧、壽、諸鎮之地，皆入南，常據江抱淮，以防北敵。至陳宣帝，而淮南之地，盡歸于周，未幾而陳亡。從而觀之，形不合，則東南之守必孤，其表裏之勢則然也。今自淮而東，以楚、泗、廣陵為之表，則京口、秣陵，得以蔽遮；自淮而西，以壽、盧、歷陽為之表，則建康、姑熟，得以襟帶。江西之鎮，莫重於潯陽，而舒蘄者，實潯陽之表也。湖北之鎮，莫緊於武昌，而齊安者，實武昌之表也。表裏江淮，包括東南，其來尚矣。凡我之所以守，若敵之所以攻，古今之宜，蓋不甚相遠。昔魏文帝嘗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從陸道至徐，因幸廣陵，臨江而觀兵矣，吳之所備者，不過自石頭至江乘，浮艦列戍以應之而已。苻堅嘗出汝穎，趨壽春以撓晉，晉之所備者，不過以宰相為征討大都督，屯江之南，遣謝元衆軍，壁洛澗，瀕淝水以應之而已。魏太武嘗濟淮飲江，營瓜步山以窺宋矣，宋之所備者，不過沿江六七里，百數艦艦相接以應之而已。凡此因淮甸之勢，以保江南之策也。觀之前世，知敵之所繇入，則吾之所以為守者，可不固邪。魏之屯田皖城，謀以弱吳，孫權乘雨水入皖，督軍攻城，須臾遂拔，自是皖城屬吳矣。魏以晉宗為蘄春太守，數寇吳境，吳遣賀齊襲蘄春，生致晉宗。今皖與蘄，江州之北境也。曹操治水軍，順流而下，周瑜、程普，督軍以逆之，遇於赤壁，初一交戰，操兵敗退，瑜屯南岸，使黃蓋焚北船，操因遁去。今赤壁，武昌之北境也。凡此舉江南之衆，以人淮甸之策也。觀之前世，知我之所以取，則知敵之所以攻，可不備邪。噫，欲守江為家戶，然淮甸之勢未立，則江豈可得而守之也。又欲備淮以為藩籬，然江南之基未固，則淮豈可得而備邪。守江以治內，備淮以治外，此兩者可以並行，而不可以偏廢，何哉。與時金人出泗，郭劉豫章，而全軍直指金陵，比偽齊之兵，躡尾以犄壽春，而李成睢盱於漢上。夫敵人之情，蓋可見矣。而吾之所以自治者，自江而南，教化政刑，方圖之而未暇，舉淮而外，郡縣鄣塞，皆置之而不問，此何理也。議者以謂宜修政事，治軍旅，以保江南。任將帥，積芻粟，以保淮甸。表淮而裏江，形勝已全，則我之所以備敵者，敵寇以備我，敵之所以攻我者，我還以攻敵。起荊襄而至于江左，政舉而人和，兵強而食足，則進之東西，倚江以為重，恃江以為援，敵人知之，彼且設備於宿亳，必不能默集青徐，以撓關輔矣；彼且設備於光順，必不能轉輸陳許，以給大梁矣。如是，則我之所以備敵者專，而敵之所以備我者分，則是我衆而敵寡矣。占天之時，因人之心，張皇六師，指揮四方，一軍自淮泗以搗青徐，一軍自壽春以收汝潁，彼敵之赴救，遠近不相及也。求財於蜀，合軍於陝，以遏河隴，出師襄漢，因糧唐鄧，以趨京洛，彼敵之與國，晉漢不相親也。如是，則我之攻敵者有餘，而敵之應我者不足，則是我為之主，而敵為之客也。蓋嘗論之，江淮之虛實，南北之雌雄，我不能覽而用之，則權歸於敵，敵不能擅而有之，則權歸於我。權之所在，成敗之機，隆替之原也。皆之弃焉，或發其邊，或發其腹，邊腹之間，布置定矣。及其取勝，必先人者也。然則江淮之表裏，其事詎可緩邪。謹條具如右。

盱眙。

苻堅將彭超攻彭城，謝元率何謙、高衡，次于泗口。堅將俱難、毛當、米合超，有衆六萬，詔征虜將軍謝石，率水軍次涂中，右衛將軍毛安之、游擊將軍河間王曇之、淮南太守楊廣、宣城內史丘準，次堂邑。既而盱眙城陷，高密內史毛藻戰沒，安之等軍人相驚，遂各散退，朝廷震動。元於是自廣陵西討難等，何謙解田洛圍，進據白馬，與賊戰，大破之，斬其將都顏，因復進擊，又破之，斬其將邵保，超、難引退。

魏太武率大衆數十萬，向彭城，宋遣輔國將軍臧質北救，始至盱眙，太武已過淮，及太武自廣陵北返，悉力攻盱眙，就質求酒，質封溲便與之。太武怒甚，築長圍，一夜便合，質報太武書，引童謠言，虜馬飲江水，佛貍死卯年，太武大怒，乃作鐵牀，上施鐵鑱，破城得質，當坐其上。質又與魏軍書，寫臺格，募斬太武，封萬戶侯，賜布絹各萬匹。魏以鉤車鉤城樓，城內繫絙，數百人呼引之，車不能退。質夜以木桶盛人，縋出城，截鉤獲之。明日以衝車攻城，城土堅密，落下不過數斗。魏軍登城，墮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死者與城平，如此三旬，死者過半，太武乃解圍而歸。

泗口。

石勒陵逼淮泗。帝求式過邊境者。公卿舉卞敦、鎮泗口。及勒寇彭城、敦退保盱眙。賊勢遂張。皆以卞敦威強太盛。乃以劉隗鎮泗口。

今泗州

東本府界七十里。自界首至楚州。一百三十里。

西本州界一百二十里。自界首至徐州五十五里。

南本州界一百里。自界至揚州。一百七十里。

北本州界一百八十里。自界至淮揚軍。一百二十里。

東南本州界八十五里。自界至揚州。一百八十二里。

西南本州界。六十五里。自界至滁州。一百四十里。

東北本州界。五十五里。自界首至楚州。一百六十五里。

西北本州界。一百九十里。自界首至宿州。一百二十里。

右今泗州。夾河爲城。而古盱眙在淮北岸。或請宜徙州治於盱眙。是不必然。今城鎮汴泗之衝。舟車之會。必守之地也。卞敦捨泗口退盱眙。而北寇之勢遂張。則今城不必廢。明矣。盱眙負山瞰淮。誠能治兵積穀。與民共守。分戍泗口之城。據淮汴之險而有之。豈不壯哉。夫臧質以城而扞太武數十萬之衆。移齊海敵。使儘而致戰。驅士卒以蟻附之衆。不能損城之纍塊。若臧質可謂善守矣。西北金湯之固。何遽不若盱眙。而虜賊之多。未必勝於太武。轒轀所向。曾無一人敢負盾而立者。賊雖步而登埤。吏民束手而就死。一何愚也。論者遂以謂金人之鋒不可當。而繕營鑿池以爲無補。嗚呼。因噎廢之將。未有臧質。豈城之罪邪。

楚州

符堅遣俱難、毛當等。步騎七萬。寇淮陰、盱眙。彭超、寇彭城。留兗、寇魏興。俱難陷淮陰。與超會師而南。王顯自襄陽而下。東會攻淮南。彭超陷盱眙。遂攻田洛于三阿。去廣陵百里。京師大震。臨江列戍。孝武帝遣謝石、次于涂中。毛安之、王蘊之、次于堂邑。謝元自廣陵以救三阿。次于白馬塘。俱難遣將都顏逆戰。于塘西。元敗之。斬顏。進兵至三阿。與難、超戰。超等又敗。退保盱眙。難、超出戰。復敗。退屯淮陰。元遣何謙之。率舟師乘潮而上。焚淮橋。又與難等合戰。斬其將邵保。難等遂退淮北。

符堅喪敗。謝安奏宜乘其釁會。命謝元北征。三魏皆降。元欲令豫州刺史朱序、梁國、住彭城。北固河上。西援洛陽。內藩朝議。以征役既久。宜置戍而還。使元還鎮淮陰。宋徐州刺史薛安都。據彭城歸魏。遣從子索兒。歸淮陰。南道成討破之。索兒走鍾離。道成追至贈驅而還。及張永等。敗於彭城。淮南孤弱。以道成爲假冠軍將軍、持節都督北討前鋒諸軍事。鎮淮陰。初、周師南征。無水戰之具。已屢敗李景兵。獲水戰卒。乃造戰艦數百艘。使降卒教之水戰。命王環將以下淮。景之水軍多敗。長淮之舟。皆爲周師所得。又造齊雲船數百艘。世宗至楚州北神堰。齊雲舟大不能過。乃開老鸛河以通之。遂下大江。景初自恃

水戰。以周師非敵。且未能至江。及陳覺奉使。見周師列于江次甚盛。以爲自天而下。

今楚州

東至海二百八十里。

西至本州界三十里。自界至淮陽軍二百六十里。

南至本州界一百四十里。自界首至揚州。一百五十里。

北至本州界。一百六十八里。自界首至海州。一百四十里。

東南至本州界。一百九十里。自界首至泰州。一百九十里。

西南至本州界。一百三十五里。自界首至泗州。四十五里。

東北至海。一百六十五里。

西北至本州界。一百六十里。自界首至淮陽軍。二百三十里。

右楚州。控引淮海。襟帶盱眙廣陵之間。彼兩郡特以爲形援。而孤城當路。非盱眙廣陵之爲唇齒。亦無以自立。往者、承楚泗與揚有輔車之勢矣。方金蹂踐。苟合縱聯橫。首尾相應。淮南之地。尚庶幾或存。奈何諸鎮不知出此。賊破廣陵。遂圍山陽。他將皆閉城自守。以爲萬全矣。及山陽敗沒。承泰俄相繼而陷。必然之理也。今廣陵、盱眙。雖云謀帥。而兵力寡小。其視山陽。不啻胡越。不知山陽有一犬吠形之警。則兩郡獨能無事乎。

廣陵

黃初六年八月。魏文帝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從陸道幸徐。九月、築東巡臺。冬十月、行幸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是歲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乃引還。吳志云。魏文帝出廣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

後魏太武太平眞君十一年十月。車駕濟河。乃命諸將分道並進。車駕自中道。十二月、車駕至淮。詔刈蕭葭、作筏數萬而濟。淮南皆降。車駕臨江。起行宮於瓜步山。諸軍同日皆臨江。所過城邑。莫不望塵奔潰。其降附者。不可勝數。宋帝使獻百牢。貢其方物。有請進女於王孫。以求和好。帝以師昏非禮。許和而不許婚。明年正月。大會群臣於江上。文武授爵者二百餘人。車駕北旋。

晉郗鑒。遷車騎大將軍。督徐兗青三州軍事。兗州刺史。假節鎮廣陵。及祖約、蘇峻、反。聞難。便欲率所領東赴。詔以北寇不許。於是遣司馬劉矩。領三千人宿衛京都。尋而王師敗績。矩遂退還。鑒率留流涕。設壇場、刑白馬、大誓三軍。登壇慷慨。三軍爭爲用命。率衆渡江。與陶侃會于茄子浦。還丹徒、作壘以拒賊。謝安、上疏求自北征。進都督揚荊司豫徐兗青冀幽并寧益雍梁十五軍州事。加黃鉞。出鎮廣陵之步兵。築壘曰新城。命朱序進據洛陽。謝元抗威彭沛。

今廣陵

東至本州界。八十里。自界首至泰州。一百八十里。

西至本州界七十里，自界首至真州三十五里。
南至江四十五里。
北至本州界一百五十里，自界首至楚州一百四十里。
東南至本州界四十八里，自界首至通州八里。
西南至本州界二十五里，自界首至真州三十五里。
東北至本州界八十里，自界首至泰州四十五里。
西北至本州界六十五里，自界首至泗州七十五里。

右西北以關梁爲險，東南以江湖爲險，故經營中原，不都大梁，即都關輔。若巡幸東南，其都邑之勝，惟建康而已。前日建議之臣，請　駐蹕廣陵，以爲北近大梁，可激中原人心耶，則建康猶廣陵也。以爲徘徊東南，待時而動耶，則廣陵非其所也。且自孫氏及晉宋以下，曹丕、魏佛貍，皆濟淮飲江，頓軍於廣陵矣。而石勒之兵，亦嘗入寇，去廣陵財百里。然則廣陵者，四戰之地也。奈何以萬乘之尊，居以九衢之衝，徹障塞，弛烽堠，安然無備，而幸敵人之不來，此可乎，不可也。夫廣陵非有河山之限，與壘壁之守也，必以盱眙爲之關鍵，以淮陰爲之藩籬，而又聚兵廣陵，輕重相制，遠近相及，而後淮東之勢成矣。今按據使淮泗廣陵，然軍旅寡缺，備峙蕭條，平時喘喘，自救不暇，況能指揮支郡，號令諸將，以赴一朝之急耶。制置之間，不可不厚爲之備也。

壽春

毌邱儉叛，討司馬景王，移檄郡國，舉兵迫脅淮南將守諸別屯者，及吏民大小，皆入壽春城，歃血稱兵爲盟。分老弱守城，儉與文欽自將五六萬衆渡淮，西至項。儉堅守，欽在外爲遊兵。司馬景王統中外諸軍討之，別使諸葛誕督豫州諸軍從安風津擬壽春，征東將軍胡遵督青徐諸軍出譙宋之間，絕其歸路。景王屯汝陽，使監軍王基督前鋒諸軍，據南頓以待之。

苻堅南侵，遣征南將軍苻融、驃騎張蚝、撫軍苻方、衛軍梁成、平南慕容暐、冠軍慕容垂，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融等攻陷壽春，梁成與諸將率衆五萬屯于洛澗。成新敗晉師，晉遣謝石、謝元等水陸七萬相繼拒融。堅捨大軍于項城，以輕騎八千兼道赴之。晉劉牢之率勁卒五千，夜襲梁成壘，剋之，斬成及王顯、王詠等十將，士卒死者萬五千。謝石等繼進。堅與苻融登城而望王師，見部陣齊整，將士精銳，又北望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也，何謂少乎，憮然有懼色。謝石則堅在壽春也，謀不戰以疲之。謝琰勸從朱序之言，遣使請戰。時張蚝敗謝石于肥南，謝元勒卒數萬，陣以待之。蚝乃退，列陣逼肥水，王師不得渡。元遣使謂融曰，置陣逼水，此持久之計，豈欲戰者乎。若小退師，令將士周旋，僕與君公緩轡而觀之，不亦美乎。融於是麾軍卻陣，欲因其濟水而發之。軍遂奔退，制之不可止。融馳騎略陣，馬倒被殺，軍遂大敗。王師乘勝追擊，至于青岡，死者相枕。堅爲流矢所中，單騎遁還於淮北。

齊高祖踐祚，恐魏致討，以爲軍衝必在壽春，非垣崇祖莫可爲捍，徙爲豫州刺史。魏遣劉昶攻壽春，崇祖

乃於城西北立堰，塞肥水，堰北起小城，使數千人守之。謂長史曰，虜必悉力攻小城，若破此堰，放水一激，急逾三峽，自然沈溺，所謂小勞而大利耶。及魏軍由西道集堰南，分兵東路，內薄攻小城。崇祖決小堰，水勢奔下，魏攻城之衆，溺死千數，大衆退走。梁普通六年，大舉北伐，令夏侯亶帥譙州刺史湛僧智等攻壽陽，與魏將河間王琛、臨淮王彧等相拒，頻戰剋捷。尋敕班師，合肥須堰成復進。七年夏，淮堰水盛，壽陽城將沒，亶帥湛僧智、魚宏、張澄等通清流澗，將入淮淝。魏軍夾淝築城，出亶後，亶與僧智還襲破之。進攻黎漿，貞威將軍韋放自北道會焉。兩軍既合，所向皆降，凡降城五十二，獲男女口七萬五千人。詔以壽陽依前代置豫州，合肥鎮改爲南豫州，以亶爲南豫州刺史，加都督。壽春久罹兵荒，百姓皆離散，亶輕刑薄賦，務農省役，頃之，人戶克復。

晉溫嶠奏軍國要務，其一曰，祖約退舍壽陽，有將來之難，淮泗都督，宜竭力以資之。選名重之士，配征兵五千人，又擇一偏將，將二千人，以益壽陽，可以保固徐豫，援助司土。

蔡戍

垣崇祖，虞魏復攻淮北，啓徙下蔡戍於淮東。其冬，魏欲攻下蔡，及聞內徙，乃揚聲平徐故城，衆疑魏當於攻城士戍。崇祖曰，下蔡去鎮咫尺，魏豈敢置戍，實欲除此城。魏果夷掘下蔡城，崇祖大破之。

峽石

（按淮南有兩峽石，[illegible]）

孫權使鄱陽太守周魴誘大司馬曹休，帥步騎十萬入皖，陸遜假黃鉞爲大都督以逆休。休既覺知見欺誘，自恃兵馬精多，遂交戰。遜自中部，令朱桓、全琮爲左右翼，三道俱進，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亡逐北，徑至峽石，斬獲萬餘，牛馬騾驢車乘萬輛，軍資器械略盡。

正陽

周拜李穀行營都部署，攻圍壽州。李璟詔宋齊邱還金陵，以劉彥正爲神武統軍，劉仁贍爲清淮軍節度使，以拒周師。李穀曰，吾無水戰之具，而使淮兵斷正陽浮橋，則腹背皆受敵，乃焚其芻糧，退屯正陽。南唐劉彥正帥師向壽春，以躡周師，李穀棄營退據浮橋，彥正議追之，劉仁贍以謂不如縱敵以俟其隙。彥正追之正陽，爭據其橋，爲周師所敗。

林仁肇、邊鎬說李國主曰，請假臣兵數萬，直抵壽春，分據正陽，收復淮甸，臣請據淮而禦之。

今壽春府

東至本州界一百里，自界首至濠州二百八十里。
西至本州界五十五里，自界首至潁州一百九十里。
南至本州界五百二十里，自界首至舒州三百里。
北至本州界四十五里，自界首至亳州一百六十里。
東南至本州界一百二十里，自界首至廬州六十五里。
西南至本州界三百四十七里，自界首至光州二百二十里。

東北至本州界三十里。自界首至宿州。一百五十五里。

西北至本州界一百一十里。自界首至亳州二百一十里。

右壽春古南北之衝也。地入于南則犄角淮楚。蔽蒙潁蔡。彼北方將應接之不暇矣。北人得之。則出合肥。掠歷陽。江表之民亦豈得綏帶而寢耶。是以魏人與吳。晉與苻堅。宋齊與拓跋氏。南唐與周。常血戰而爭之。尺寸之地。不讓以爲敵也。今議者北鄰僅有淮壖而已。而壽春之阻。一爲王彥先盤據。輒欲衝不問。何耶。不得壽春。淮西之安危未可知也。或謂壽春故城。倚紫金山以爲固。紫徙據其地因修復忠正軍。以控扼淮上。如正陽古下蔡戍。晉沿淮立柵。如峽石可築堡塢。以爲防限。如是則壽春之揚勢立矣。鎮壽春與盛濠鼎峙。奄有淮西北向爭衡。豈惟保淮。是乃保江之策也。

合肥。

建安十三年。孫權爲劉備攻合肥。曹操自江陵征備。至巴邱。遣張喜救合肥。權聞喜至乃走。

十四年春三月。曹公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秋七月。自渦入淮出肥水。軍合肥。

二十年。孫權圍合肥。張遼、李典擊破之。

二十一年。治兵遂征孫權。十一月至譙。

二十二年春正月。軍居巢。二月。進軍屯江西郝溪。權築濡須塢守。遂逼攻之。權退走。三月。軍還。留夏侯惇、曹仁、張遼等屯居巢。

青龍二年五月。孫權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又遣陸議、孫韶。各將萬餘人入江。蜀軍淮諸。進軍拒之。諸欲拔新城。致賊壽春。魏帝不聽曰。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地有所必爭也。縱權攻新城。必不能拔。敕諸將堅守。吾將自往征之。比至。恐權走也。秋七月。御龍舟東征。權攻新城。將軍張穎等拒守力戰。魏帝未至數百里。權遁走。陸議亦退。

諸葛恪圍新城。朝議慮其分兵以寇淮沔。欲戍諸水口。晉帝曰。恪新得政於吳。欲徼一時之利。并兵合肥以冀萬一。不暇爲青徐患也。且水口不一。多戍、則用兵衆。少戍、則不足以禦寇。恪果并兵合肥。毋邱儉、文欽請戰。晉帝命諸將高壘以弊之。恪攻城力屈。死傷大半乃歛。欽督銳卒趨合榆。邀其歸路。儉率諸將以爲後繼。恪懼而遁。欽逆擊大破之。

濡須附

孫權建安十六年。聞曹公將來侵。作濡須塢。十八年。曹公攻濡須。權與相拒月餘。曹公諸權兵。肅其齊肅乃退。

呂蒙從權、距曹公於濡須。勸權夾水口立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爲。呂蒙曰。兵有利鈍。兵無百勝。如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及船乎。遂作之。曹公不能下而退。

魏使曹仁步騎數萬向濡須。朱休穆爲濡須督。仁欲襲取州上。先揚聲東攻羨溪。休穆分兵赴羨溪。權仁遣兵距濡須七十里。休穆追羨溪兵未還。距仁奄至。諸將各有懼心。休穆喻之曰。兩軍交對。勝負在將。

不在衆寡。諸君以聞曹仁用兵。孰與休穆耶。又千里步涉。人馬疲困。某與諸軍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勞。爲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也。因示羸弱以誘致仁。仁遣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常彫乘油船攻中洲。仁將萬人留橐臯爲後拒。休穆步兵將攻取油船。別遣將攻常彫。休穆身自拒泰。泰燒營而退。遂斬常彫。臨陣斬溺死者千餘。

今廬州 治合肥縣

東至本州界七十里。自界首至和州。四百五十里。

西至本州界一百五十里。自界首至壽州二百里。

南至本州界二百三十里。自界首至舒州。一百九十里。

北至本州界六十五里。自界首至壽州。三百一十里。

東東至本州界一百里。自界首至無爲軍。一百七十里。

東北至本州界三百里。自界首至滁州四百二十里。

西南至本州界一百九十里。自界首至和州一百十五里。

西北至本州界。六十五里。自界首至壽州。一百七十五里。

右兵家之論曰。城有所必爭。城有所必攻。吾之所以顯之者奈何。曰。深溝高壘待之以必守。秣馬厲兵。示之以必戰。已而魏之合肥。吳之濡須。所謂必爭之地。必攻之城也。孫權嘗舉十萬之衆而攻合肥矣。張遼所領財七千人。遼與諸將謀之。及其未合。當逆挫其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乃募敢從之士八百人。明日大戰。遼先登陷陣。直抵孫權麾下。權大驚。不知所爲。曹公之出濡須也。號步騎四十萬。權止以七萬人拒之。遣甘寧糾手下健兒百餘人。夜斫魏營。北軍驚駭。此所謂待之以必守。而示之以必戰也。夫以戰爲守。故能以逸待勞。以寡擊衆。此爲兵之要也。今合肥、濡須。皆吳境也。論者常以謂兵少不足用。城埤不足守。苟爲是言。則是必背惜皆困逆之見也。遼與之太行之阻。濁河之限。亦必委之而去與。況合肥濡須乎。夫守合肥以限淮北。守濡須以蔽江左。則是江淮表裏之勢也。且合肥從古以來。其浸有湖肥水。其後有新城居巢。濡須在吳。志有羨溪、中洲、橐臯。其地形俱尚在。但不知必戰必守。今人何如古人爾。

渦口附。

曹公伐吳。自渦入淮出肥水。軍於合肥。

魏文帝循渦入淮。陸道徐進至廣陵。

宋建武末。魏軍圍司州。明帝使徐州刺史□□□攻渦陽以爲聲援。

梁侯景。退保渦陽。魏慕容紹宗擊敗之。景自峽石濟淮。說下草鄲。遂據壽春。大通元年。遣領軍曹仲宗。伐渦陽。陳慶之隸焉。魏遣常山王元昭等來援。前軍至駝澗。去渦陽四十里。韋放曰。鋒銳輕銳。不如勿擊。慶之曰。魏人遠來。皆以疲倦。須挫其氣。必無不敗之理。於是與麾下百五騎奔擊。破其前軍。魏人震

恐。慶之還。其諸將連營西進。據渦陽城。與魏相持。自春至夏。各數十百戰。師老氣衰。魏之援兵。復欲築壘於軍後。仲宗等恐腹背受敵。謀退。慶之杖節軍門曰。須虜圍合。然後與戰。若欲班師。慶之別有密敕。仲宗壯其計。從之。魏人犄角作十三城。慶之陷其四壘。九城兵甲猶盛。乃陳其俘馘。鼓譟攻之。遂破。斬獲略盡。渦水咽流。詔以渦陽之地。置西徐州。

右淮南之形。有白水、肥水、高水、渦水、（水皆淮北）郡縣陽洋。戍皆依水以立塢。昔魏之侵吳。必自淮入渦水。淮肥以南向。今長淮之險。皆已與我共之矣。其窟穴之[illegible]日也。北諜者言。築城渦口。然則僞豫之賊見矣。他日[illegible]有樓艦。以犯淮壽。必此途出也。舊所謂十二城於渦陽。陳慶之以數十百戰。僅平除之而後已。及賊去。乃置西徐州以偵之。則渦陽是亦南北必爭之地。何必渦口。凡兩軍犄角。一障之間。其安危係焉。乘勢襲奪。每覆軍殺將而不悔也。是故魏攻鍾離。楊大眼對橋北岸立城以通糧運。芻牧者皆爲大眼所掠。曹景宗募敢勇士千餘人。度大眼城南築壘。大眼來攻。景宗破之。壘因得成。使別將趙草守之。因謂之趙草城。魏人抄掠。輒爲趙草所獲。又魏人分築東西小城。夾肥。韋叡先攻二城。既而魏人援兵五萬掩至。叡率戰破之。叡先立堰於肥水。使軍主王懷靜築城於岸守之。魏攻陷城。進軍至叡屯下。叡督衆軍而前。魏人鑿堤。叡親與爭。魏軍卻。因築壘以自固。壘成。豎立合肥。遂陷。此以言之。魏不築十二城。則無以守渦陽。陳慶之攻戰。使魏一城尚在。則渦陽非我有也。觀之往事。以料賊情。僞豫之勢。駸駸而南矣。朝廷雖務含容。未忍出師以聲其罪。姑量地守險。治兵積粟。聊有以待之。夫何傷於我。而惴惴然一不敢爲也。且人治家園城郭中。兵蓋是常事。小小捍禦。而發僞豫之疑哉。豫僭竊猖狂。而我獨不疑何耶。

鍾離。

魏中山王元英。攻鍾離。圍刺史昌義之。梁武帝。詔曹景宗。督衆軍援義之。頓道人洲。待衆軍集俱進。景宗違敕而進。値暴風。頗有沈溺。復還守先頓。及韋叡至。與景宗頓邵陽洲。立壘。魏連戰不能卻。又度魏城數里築城。使趙草守之。因爲趙草城。

元英圍鍾離。衆兵百萬。連城四十餘。梁武帝詔韋叡與曹景宗會軍。叡自合肥、徑陰陵大澤。旬日至邵陽。於景宗營前二十里。掘塹植鹿角。截洲爲城。比曉而營立。元英大驚。乃募人潛行水底。齎敕入鍾離東城。令知援兵已至。城中人百其勇。魏將楊大眼、來攻。叡結車爲陣。以強弩二千。一時俱發。傷者衆。矢貫大眼右臂。亡魂而走。又與元英戰。一日數合。英憚其強。魏人先於邵陽兩岸爲橋。立柵數百步。跨淮通道。叡裝大艦。使馮道根等、爲水軍。會淮水暴漲。叡即遣之。鬭艦競發。皆臨賊壘。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拔柵斫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柵皆壞。道根等、身自搏戰。軍人奮勇。無不一當百。魏人大潰。元英脫身遁走。魏軍趨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其餘釋甲稽顙。乞爲囚奴者。猶數十萬。

滁中

吳孫權遣兵十萬。作棠邑涂塘。以淹北道。

晉咸和中。石勒侵阜陵。王導出軍次江寧。俄而賊退。蘇峻據歷陽。孔坦曰。宜急斷阜陵之界。守江西當利諸口。

今濠州。（古鍾離。）

東至本州界。五十五里。自界首至泗州。二百七十里。

西至本州界。二百八十里。自界首至壽州。一百里。

南至本州界。一百四十里。自界首至廬州。九十里。

北至本州界。五十里。自界首至宿州。二百四十里。

東南至本州界。一百五十里。自界首至滁州。七十里。

東北至本州界。一百里。自界首至泗州。一百五十里。

西南至本州界。二百二十五里。自界首至壽州。一百二十里。

西北至本州界。一百二十一里。自界首至宿州。一百九十八里。

今滁州。（舊清流縣。古涂中。）

東至本州界。七十里。自界首至眞州。二百里。

西至本州界。六十里。自界首至濠州。一百六十里。

南至本州界。八十里。自界首至和州。七十里。

北至本州界。一百二十五里。自界首至泗州。五十五里。

東南至本州界。六十里。自界首至和州。九十里。

東北至本州界。一百一十五里。自界首至泗州。二百里。

西南至本州界。一百五十里。自界首至廬州。一百二十五里。

西北至本州界。七十里。自界首至濠州。一百五十里。

右濠州、今治鍾離。如邵陽洲。道人、趙草城。皆據淮以爲險。南唐陳覺屯滁州。築甬道。欲與壽春通。則鍾離實壽春之蔽也。涂塘即今涂河。漢有阜陵侯邑。在滁州西。彭超陷盱眙。謝石赴救。次于涂中。以知守滁陽則可援盱眙也。以地理志攷之。滁州西至壽春。一百一十里。西南至壽春。一百二十里。滁州北至盱眙、一百九十里。東北至盱眙。二百一十五里。而滁州之西界。距濠一百六十里。濠之東南。距滁一百九十里。此數州犄角之勢也。昔石勒攻壽陽。朝議欲作滁塘。以遏虜寇。韋叡堰肥水以攻合肥。康絢築浮山堰、灌壽陽以拒魏。由此觀之。淮南雖無大山絕塞之阻。然肥近有滁水、或塞或流。皆可以禦敵也。

歷陽

吳景守歷陽。孫策助故衆五六千。渡江轉鬬。所向皆破。

蘇峻渡江。祖約據歷陽。與峻相首尾。

劉牢之討陳敏。遣劉機出歷陽。敏使錢廣次烏江以拒之。
義眞以壽陽叛。溫嶠討之。以毛穆之守歷陽。謝尙鎭歷陽。時欲有事于中原。使尙帥衆向壽春。

今和州。治歷陽縣。

東至本州界一十里。自界首至太平州三十一里。
西至本州界六十九里。自界首至無爲軍一百二十里。
南至本州界一百一十五里。自界首至太平州六十五里。
北至本州界七十里。自界首至滁州八十里。
東南至本州界一百四十五里。自界首至無爲軍一百五里。
東北至本州界一百五十里。自界首至揚州一百七十里。
西北至本州界一百一十五里。自界首至廬州一百二十五里。

右孫策之圖江表也。起兵歷陽。轉攻秣陵。遂定諸郡。以成霸業。其後蘇峻、將襲建業。亦濟橫江以剋姑孰。昔王師下江南。渡於采石。比金人犯順。越采石而渡綱沙夾。蓋綱沙江面。既狹於采石。而捨舟登岸。平原易野。此騎兵之地。故金人得之。遂陷建康。然則歷陽者。姑孰建康之門戶也。其謀師聚兵。豈不重哉。

蘄州。

東至本州界一百三十五里。自界首至舒州一百五十里。
西至本州界一百一十一里。自界首至黃州北十里。
南至本州界六十里。自界首至興國軍一百四十里。
北至本州界一百三十里。自界首至壽州三百里。
東南至本州界二百一十五里。自界首至江州三十五里。
東北至本州界一百二十里。自界首至舒州一百七十里。
西南至本州界六十里。自界首至興國軍一百里。
西北至本州界三百五十里。自界首至光州三百里。

舒州。

東至本州界一百八十里。自界首至池州九十里。
西至本州界一百四十里。自界首至蘄州一百五十八里。
南至本州界一百七十里。自界首至和州一百八十里。
北至本州界一百二十里。自界首至廬州一百七十里。
東南至本州界三百二十里。自界首至池州四十里。
東北至本州界一百六十里。自界首至無爲軍二百里。

西南至本州界三百里。自界首至蘄州一百五十五里。
西北至本州界一百二十里。自界首至壽州五百一十里。

黃州。

東至本州界九十五里。自界首至蘄州一百一十五里。
西至本州界一百八十八里。自界首至鄂州一百八十五里。
南至本州界五里。自界首至鄂州一百八十五里。
北至本州界三百里。自界首至光州一百五十里。
東南至本州界五十五里。自界首至蘄州一百一十里。
東北至本州界三百三十六里。自界首至光州一百八十里。
西南至本州界五里。自界首至鄂州、一百五十里。西北至本州界二百四十里。自界首至安州、一百六十里。

右淮西。以壽春、合肥。爲巨鎭。而蘄、黃、舒三州。其地偏遠狹隘。則難以屯重兵。然舒、蘄爲九江之蔽、黃州爲武昌之援。其實緊而不輕也。其備禦之方。不必淮之前閫而輸以往。非舞金人及鄂、及黃、江西、湖南。相繼陷沒。去年秋。李橫南歸。斥堠無狀。轉相驚動。以爲寇至。江浙之人。岌岌難不自保。則三州之捍。信乎甚緊而不輕也。今李成、突據襄上。窺竊之志不小。而楊么出沒洞庭。王師屢敗。湖之道路。李成嘗以么爲聲援。設術則萬一乘間而東。成主車騎。么主樓艦。犯岳鄂蘄黃。以向江表。豈不殆哉。備禦之方。幸早圖之也。

右淮西。以上編次七　各國事有差

右殷浩北伐。爲姚襄所敗。復圖再舉。王羲之、與浩書曰。保淮之志。非所及。莫過還守長江。諸將各復舊鎭。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羲之之勸浩。因長江以固大業。又論須根立勢。興謀之未晚。此言是也。至以謂捨淮而保江。豈不謬哉。且江淮表裏之形。雖相距千有餘里。然共安共危。其實首尾也。昔符堅圍襄陽。皆出兵禦之。詔謝元發三州人丁。遣彭城內史何謙之游軍淮泗。以爲形援。然則江淮表裏。必相須以爲強也。孫權出居巢口。向合肥。攻新城。又遣孫韶、陸議、將萬餘人入沔。魏明帝親征。未至合肥。權遁走。而韶議等亦退。然則江淮表裏。必相恃以爲安也。儻專備淮南。而輕江左之根本。與但守江左。而去淮南之藩籬。計出於此。必兩盡而俱亡爾。莫若命大將以守淮甸。屯重兵以保江。敵擾淮甸、則出兵師而赴救。掩上流。則詔諸鎭以入援。合江淮爲一體。制遠近如一人。審此。則何獨江淮。以天下爲一統可也。

東南防守利便下

江流上下論

昔楚之興也。國於鄢郢。而守黔中巫郡。據江漢之險而有之。故以區區之國。而常與齊秦爭衡。及三國而後。海內之地。分爲南北。故必都秣陵。備淮甸。以犄角北寇。然則國之安危。則繫於上流而已。蓋宗廟社稷。雖具在建鄴。而乎居無事。千官六師。供億無量。則轉輸之利。因繫於上流。一旦有警。旌旗舳艫。四面赴救。則屏翰之勢。又係於上流。故南朝六姓、其強弱之勢、與興亡之所繫。顧上流設施何如耳。且大江之南。地形延袤。可擣之處不一。備東、則敵必擣我之西。備西、則敵必擣我之東。隨處設備。則兵分而力屈。苟失於彌縫。則隙多而寇至。厥今之策奈何。昔紀陵聘魏。文帝問吳之戍備幾何。曰、自西陵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又問道里甚遠。難爲固守。對曰、疆界雖遠。而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有六尺之軀。其護風寒。亦數處耳。如此、則上流所備可得而言矣。夫荊湖之地爲州十一。而其鎭則江陵、武昌是也。京西道爲州者八。而其鎭則襄陽是也。江西道爲州者十。而其鎭則九江是也。凡畫野分土。必據其津塗而扼其喉衿。今所謂險要必爭之地者。不過江陵、武昌、襄陽、九江是矣。何以明之。江水源山於岷。下夔峽而抵荊楚。則江陵爲之都會。故諸葛亮以謂荊南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達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也。嵇家尊謀東流爲漢。漢沔之上。則襄陽爲之都會。故庾翼以謂襄陽西接益梁。與關隴咫尺。北去河洛。不盈千里。方城險

峻。土沃田良。水路流通。轉運無滯。進可以掃蕩秦趙。退可以保據上流者也。沅湘衆水。合洞庭之波而輸之於江。則武昌爲之都會。故吳大帝嘗都於此。而東晉、宋、齊、梁、陳之際。號稱盛府者。此也。豫章西江。與鄱陽之浸。浩瀚吞納。而匯於湓口。則九江爲之都會。昔之所謂尋陽北據盤壘。西連荊郢。亦藩任之要者。此也。今守江陵、則可以開蜀道。守襄陽、則可以援川陝。守武昌、九江、則可以蔽全吳。夫蜀漢、吳楚、併而爲一。則東南之守亦因矣。昔於偏敝之處。必有輕重措置之閒。必有緩急。比年金人常絕武昌而擾豫章矣。李成常寇尋陽而窺江左矣。然而此二鎭者、於今偏敝之處。豈不甚重歟。日者、金人擬力以專圖蜀。李成乘間以入漢上。荊南之形已孤。而梁洋之道遂塞。然則二鎭者、於今措置之閒。豈不甚急歟。使其巢窟關中。吞食梓益。順流漢濩。間出江陵。則武昌、九江、自然震動。則是東南之際。脈絕而壞斷。四分五裂。揭趨之區。其能高枕而臥乎。今日之事。莫先於下詔以收襄漢。增兵以戍荊南。收襄漢、則興元之阻。晉之近靡。戍荊南、則巴蜀之富。還爲外府。而又屯武昌。而湖之南北可以接堵。屯尋陽、而江之東西。可以衿帶。上游之勢也、已成矣。而後根本建康。左右淮浙。取資於蜀。調兵於陝。以天下之半而與敵爭。庶乎可以得志矣。昔諸葛亮、劉備、以取蜀結吳。跨有荊益。周瑜亦勸孫權、分以荊州資劉備以發兵爭蜀。還據襄陽。以蹙曹操。北方可圖也。由是觀之。坐制吳楚。通西蜀而守襄陽。英雄之資、而帝王之業也。謹條具如右。

襄陽

羊祜鎭襄陽。以計令吳罷石城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詔罷江北都督。置南中郎將。以所統諸軍在漢東、江夏者、以隸祜。祜在軍、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利。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爲晉有。自是前後降者不絕。乃增修德信。以懷初附。慨然有併吞之志。每與吳人交兵。剋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於是人情翕然悅服。稱爲羊公。不之名也。祜與陸抗、使命交通。抗稱祜之德量。雖樂毅、孔明、不是過也。祜算伐吳、必藉上流之勢。表留王濬、監益州。密令修舟楫。祜積甲訓卒。廣爲戎備。祜上疏云、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荊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向秣陵。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蜀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吳緣江爲國。無有內外。東西數千里。以藩籬自持。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盾。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如此兵不逾時。剋可必矣。晉帝深納之。晉後平吳。皆如祜策。

石勒荊州監軍郭欽、寇襄陽。勒令欽、進屯樊城。偵謀還告南中郎將周撫。以爲勒軍大至。撫而奔武昌。欽入襄陽。軍無私掠。百姓安之。晉平北將軍魏該、弟遐、率該部衆自石城降于欽。毀襄陽。遷百姓于沔北城樊城以戍之。王師復戍襄陽。欽又陷攻之。留戍而還。晉大司馬桓溫、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自淅川。以征關中。命司馬勳出子午道。別軍攻上洛。獲符健荊州刺史郭敬。進擊青泥破之。健又遣子生、與弟雄、將兵數萬屯嶢柳愁思堆以拒溫。遂大戰。生親自陷陣。溫軍力戰。生衆乃散。雄又與車騎將軍冲、戰白鹿原。又爲冲敗。雄遂馳襲司馬勳。勳退次女媧堡。溫進至灞上。健以

五千人據城自保，居人皆按堵復業，持牛酒於路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

苻堅，先遣楊安寇漢川，道王剛寇蜀，遂陷漢中，又攻二劍，剋之，進據梓潼，又陷益州，於是西南夷邛笮、夜郎等皆歸之，以楊統鎮成都，毛當鎮漢中，姚萇鎮仇池，頃之，遣其尚書令苻丕、大司馬慕容暐、苟池等步騎七萬寇襄陽，使楊安將樊鄧之衆爲前鋒，石越率精兵一萬出魯陽關，慕容垂與姚萇出南鄉，苟池與強將王顯將勁卒四萬從武當繼進，大會漢陽，次河北，晉南中郎將朱序以丕軍無舟楫，不以爲虞，石越遂游馬以度，序大懼，固守中城，越攻陷外郭，獲船百餘艘以濟軍，丕率諸將進攻中城，使苟池、石越、毛當有衆五萬屯于江陵，晉車騎將軍桓沖擁衆七萬爲序聲援，憚池等不進，保據上明，堅兗州刺史彭超請率精銳五萬攻彭城，願東道重將討淮泗諸城，於是遣俱難、毛當、毛盛、邵保等步騎七萬寇淮陰，與超會師而南，毛與王顯自襄陽會兵攻淮南。

宋隨王誕鎮襄陽，柳元景爲後軍中兵參軍，及朝廷大舉北伐，使諸鎮各出軍，誕遣尹顯祖出貲谷，魯方平、薛安都、龐法起入盧氏，田義仁入魯陽，自貲谷入盧氏，元景率軍繼進，引軍上百丈崖，出溫谷以入盧氏，法起諸軍進次方伯堆，去宏農城五里，元景引軍度熊耳山，安都頓軍宏農，法起進據潼關，方平等向陝，元景令諸軍竝造陝下，列營魏城臨河爲固，諸軍頻攻未拔，魏軍挑戰，安都奮擊，魏軍無不披靡，明日大戰破之。

今襄陽（京西南路）

東至本州界六十里，自界首至隨州二百八十里。

西至本州界二百四十里，自界首至房州二百五十里。

南至本州界一百四十七里，自界首至江陵府三百一十里。

北至本州界九十里，自界首至鄧州八十八里。

東南至本州界一百六十一里，自界首至郢州五十六里。

西南至本州界二百三十四里，自界首至峽州二百八十五里。

東北至本州界八十七里，自界首至唐州一百六十三里。

西北至本州界二百五十一里，自界首至均州一百八里。

右孫權初併江南，周瑜、呂蒙勸權取襄陽以抗曹操，權方力征江湖，日不暇給，襄陽卒爲魏有，魏之攻吳，兵來於漢沔，歷矣，亦希襄陽之攻，然每戰輒敗，未嘗得志焉，及晉之興，西晉征南羊祜鎮石城以圖吳，招納降附，布德行惠，練兵積粟，規以滅吳之襄陽，治其後，晉師併吞，果自襄陽始也，及晉室之東，已而爲宋，則襄陽截然爲南北之限矣，其地入南，則坐而可制羯胡，地歸於北，則敵人乘之，動搖江左，是故大司馬溫之領荊州也，決策北征，衆軍發自江陵，道襄陽而入均口，直抵灞中，敗郭欽，破苻雄，進至霸上而還，隨王誕之鎮襄陽也，柳元景率諸軍將會於盧氏，薄弘農，據潼關，戰于陝下，當是之時，南國之威少震焉，由得襄陽故也，中間江右未寧，逆胡縱橫，石勒以偏師向樊城，周撫望風而遁，襄陽、石城沒

於勝者久之，其後苻堅乘陷蜀之勢，舉兵寇襄陽，則江表之兵來，固已可襲中原之路，無可言者，嗚呼，得失成敗，古猶今也，自神都淪喪，京西諸郡相次從僞，而襄陽孤軍自守，凡年于茲矣，藩籬之固幾失機會，使賊豫生心，驅斥守將，據兵據險，傲然有南向之意，豈不甚可惜哉，且今人既殘五路，又窺四川，北據賊衆於漢上，計其兇狡，情狀可知，若襲荊南，而擣國之上流，或自淮安間行，斷黃其禍，小則爲石勒，大則爲苻堅，不知閫外何以禦之，及今謀之，尚有策也，且一二大將，駐軍江渚，去賊千里，安所防扞，與其坐待，不若變計，徙移池陽之屯，列於鄂岳，起九江之兵，入于漢沔，破除楊么，追擊李成，鎮撫襄鄧，且耕且戰，殄剗盜湖而遏京路，在此一舉也，夫棄襄陽而咸江南，則我盡力以備僞齊，猶恐無益，守襄陽而臨京西，賊豫亦將奔命而備我，可以獲利，且人之情，寧備人耶，寧使人備己耶，曰：備人者制於人，使人備己者制人，制人與制於人，不可同年而語矣。

郢州附。（晉宋郢州治夏口，今鄂州也，今之郢州古石城也。）

柳世隆爲武陵王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沈攸之反，遣孫同等三萬人前驅，又遣司馬冠軍劉攘兵等二萬人次之，又遣王靈秀等分兵出夏口，據魯山，攸之乘輕舸，從數百人，先大軍住下白螺洲，有自驕色，既至郢，以郢城弱小不足攻，攸之將去，世隆遣軍於西渚挑戰，攸之果怒，盡夜攻戰，世隆隨宜拒應，衆皆披卻。

張宏策說蕭懿曰：郢州控帶荊湘，西注漢沔，雍州士馬，呼吸數萬，時安則竭誠本朝，時亂則爲國剪暴，如不早圖，悔無及也。

今郢州（治長壽縣）

右襄陽之北，有樊城，石勒嘗令郭欽襲據，以逼漢沔，去襄陽三百里，界有馬閣，崔慧景嘗以四萬人攻之，乃陷，至於郢中、沔上，皆爲世攻守之處也，然以古今地形較之，惟郢城爲重，羊祜謀伐吳，先從石城以襲吳人之背，梁武帝起兵襄陽，張宏策說蕭懿早圖郢州，蓋郢之封城三，而皆通江陵，其西抵襄陽，僅百餘里，今經綸漢上，鎮襄陽，必以郢州爲蔽也。

江陵（漢末荊州實治江陵）

荀彧勸曹操先取河北，南臨荊州，既破單于，公孫康斬送袁尚首，遂直出宛葉，以征劉表，會表死，其子琮舉衆降，劉備聞之遁走，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先主據之，乃釋輜重，輕軍到襄陽，屯當陽長坂，大闘艦乃以千數，操卒逃浮於沿江，兼有步騎，水陸俱下，號八十萬，劉備會諸葛亮求救於孫權，權納周瑜、魯肅之議，遣兵三萬人逆操，遇於赤壁，時操軍疾疫，戰不復利，船艦俄爲吳人焚爇，引軍而退，留曹仁等守江陵，徑自北歸。蜀先主客於荊州，劉表益其兵，屯於新野，諸葛亮論天下事，謂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用，可與爲援，不可圖也，荊州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天府之土，高帝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可并有之，跨有荊益，保其險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天下有變，則命一大將，將荊州之

衆以向宛洛。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及劉表卒、子琮降曹公。先主將其衆去之。荊人多歸先主。衆十餘萬、輜重數十輛。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未至、曹公先已據之。先主棄妻子、與諸葛亮數十騎、斜趨漢津。適與羽船會。得濟沔。又得表長子琦兵萬人。俱到夏口。遣諸葛亮結於孫權。權遣周瑜等本軍數萬。與先主併力破曹操於赤壁。曹公引兵歸。先主表琦爲荊州刺史。又南征武陵、長沙、零陵、桂陽四郡。琦病死。羣下推先主爲荊州牧。治公安。權因以荊州借之。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爲益州牧。孫權使來、欲得荊州。先主無還意。會權怒、遣呂蒙取長沙、零陵、桂陽。先主引兵下公安。令關羽入襄陽。是歲曹公定漢中。先主聞之。與權連和。建安二十四年、關羽攻曹仁。會于禁于樊。權襲殺羽。取荊州。明年、先主帥諸軍伐吳。吳將陸遜、屯秭歸。先主率將緣山截嶺。於夷道駐軍。與吳人相拒于夷陵。先主大敗。收合離散。乘船、由步道還永安。　劉表死。魯肅說孫權曰。夫荊楚與國鄰接。水流順下。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萬里。士民安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軍中各有彼此。加劉備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用也。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撫勞軍中用事者。及說劉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拒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權遣肅行。到夏口、聞曹操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表子琮已降曹操。劉備遑遽奔走。欲南渡江。肅與備會。宣權旨。及陳江東強固。勸備與權併力。備遣亮使權。肅亦反命。會權得曹公欲東之問。與諸將議。皆勸迎之。惟周瑜、魯肅定計拒操。與劉備俱進。攻操於赤壁。操北還。留曹仁、徐晃於江陵。使樂進守襄陽。瑜又破曹仁。仁遁去。瑜屯據江陵。劉備領荊州牧。治公安。瑜上疏諫不可。而魯肅勸借之、以拒曹公。操聞權以土地借備、方作書、落筆於地。後備定蜀。權令諸葛瑾從求荊州諸郡。不許。曰、吾方圖涼州。涼州定。乃盡以荊州與吳耳。權曰。此假而不反。欲以空辭引歲。遂置南三郡長吏。關羽盡逐之。權大怒。乃使呂蒙等取長沙、零陵、桂陽三郡。使魯肅、屯巴丘以禦關羽。權住陸口。爲諸軍節度。又併兵備羽於益陽。未戰。備請和。許之。後三年。關羽厲于禁等。權內憚羽。欲以爲己功。牋與曹公。乞討羽自効。先遣呂蒙襲公安。降南郡太守。蒙據江陵。陸遜別取宜都。獲秭歸、枝江、夷道。還屯夷陵。守峽口以備蜀。關羽自麥城遁走。潘璋斷其徑路。獲羽及其子平。建安二十五年。劉備帥軍來伐。至巫、攻秭歸。誘道武陵蠻夷。於是諸縣反皆爲蜀。權會陸遜、督朱然、潘璋等、以拒之。蜀軍分據險地。前後五十餘營。遜隨輕重以兵應拒。自正月至閏月、大破之。臨陣以所斬、及投兵降者數萬人。備奔走。僅以身免。

今

江陵府。（係荊湖北路。治江陵縣。）

東至本州界、五百七十五里。自界首至鄂城、一百五十五里。

西至本州界、二百五里。自界首至峽州、七十五里。

南至本州界、一百九十里。自界首至澧州、七十里。

北至本州界、二百九十里。自界首至襄州、一百五十里。

東南至本州界、三百五十里。自界首至岳州、六十里。

西南至本州界、三百六十里。自界首至澧州、六十里。

東北至本州界、一百六十五里。自界首至安州、二百八十里。

西北至本州界、三百六十五里。自界首至襄州、一百七十里。

右江漢、在秦漢以前。蓋荊楚之地也。其形勢豈足以爲天下之重輕也哉。漢末、劉表據有荊州。地險而人富。表區區自守。無復遠圖。故海內英雄。陰拱而竊睨。將拊其背而奪之。孔明之對元德。魯肅之說仲謀。文若之啓曹公。未嘗不指荊州而爲言也。及劉表既死。魯肅奉命疾馳。欲慰安劉琮。會挾元德以禦曹操。孔明則以爲攻劉琮、則荊州可有。肅未及境。元德遲疑不斷之間。而曹公已臨荊州矣。元德乃遣亮求救於吳。吳人與之併力以拒北軍。曹公得表之士衆。因表之船舫。順流而下。喟然有吞江滸之志。以周瑜總偏師、破之赤壁。曹公大敗。引兵而退。吳人亦自以爲有荊州矣。元德因表劉琦爲荊州刺史。且南征以取四郡。適會琦死。羣下推備荊州牧。治於公安。吳不得已。以土地假備。共拒曹公。先主得此資也。西入巴蜀。襲劉璋以成霸業。遂於倍約。據南郡而有之。無還吳之意也。蜀人亦自以爲得荊州矣。假而吳發兵進江陵。擒關羽而殺之。先主與吳爭。乘危躡幾。上下千里。陸遜破之西陵。先主敗沒絕命永安。而後荊州之地多入於吳。天下於是始南分焉。蓋荊州之域。所包者遠。始時、魏武分南郡以北立襄陽郡。分南郡西界立南鄉郡。分枝江以西立臨江郡。及敗而歸。吳之所得者。南郡而已。吳與蜀分荊州也。南郡、零陵、武陵以西爲蜀。江夏、長沙、桂陽三郡爲吳。南陽、襄陽、南鄉三郡爲魏。則荊州之地。瓜分豆剖。折而爲三。然蜀終不能有宜都、武陵、零陵、南郡。故覆師敗國。而終以無成矣。魏固守襄陽、南陽、南鄉。故吏出迭入。常爲吳患。吳佔荊州之什七也。而又專事江陵、公安。故西備蜀。北備魏。魏備蜀雖強。亦無奈吳何。蓋形勢使之然也。迨晉平蜀。以綴吳之西。料理襄陽。以擬吳之北。以攻巫峽。下江陵。而吳國爲墟矣。由此推之。荊楚之國。乍離乍合。吳魏蜀之強弱繫焉。何如此之以古揆今。理或然也。夫金人之寇蜀變峽。則江陵之西已病矣。劉豫之拔襄陽。則江陵之北且危矣。然零陵、桂陽、長沙、江夏幸無恙也。若亟守江陵。按湖之南北。西援巴蜀。北收襄陽。則病可起而危可安焉。不然。則賊出襄陽。趨江陵五驛而近。越江陵而下峽。不能數百里。事至此。誠恐東南之變不但東南而已。夫不守江陵。則無以復襄陽。不守江陵。則無以固巴蜀。不守江陵。則無以保武昌。今而不圖。後無日矣。嗚呼。江陵、公安、此三國之君虎視龍戰。叱咤踊躍。惟恐失之者也。今荊南尙爲吾土。不折一戟。不殺一民。可指揮而定。乃釋而不爲若英雄之人。有先我而起者。何以待之。襄陽之事。可以戒矣。

夷陵附。

蜀先主率大衆來向西界。孫權命陸遜、督朱然、潘璋等五萬人拒之。備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誘動諸夷。使馮習爲大將。張南爲前部。趙融等各爲別督。先遣吳班於平地立營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備知其計不可。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

擣之必有巧故也。上疏曰、夷陵要害、國之關限。雖為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荊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諧。臣初嫌其水陸俱進、今舍船而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遜諭諸將掎角此寇、政在今日。乃先攻其一營、不利。諸將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以火攻之、易爾勢成。通率諸將、同時俱進、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破其四十餘營。備因夜遁、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俱盡。尸骸塞江而下。備大慙恚曰、吾乃為遜所折辱、豈非天耶。

陸機著辨亡論、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禦其變。天子總羣議、而咨之大司馬陸公。陸公以四瀆天地所以節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節荊揚而爭舟楫之利、是天之所以賛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禽耳。

今峽州。舊夷陵郡。

東至本州界、七十五里、自界首至江陵府、二百六十五里。

西至本州界、九十五里、自界首至歸州、一百五里。

南至本州界、一百三十五里、自界首至江陵府、一百九十五里。

北至本州界、一百九十里、自界首至襄州、三百八十里。

東南至本州界、二百四十五里、自界首至澧州、一百一十里。

西南至本州界、七百六十里、自界首至施州、二百一十里。

東北至本州界、二百五十里、自界首至襄州、三百三十里。

西北至本州界、一百五十里、自界首至歸州、一百二十里。

右晉書南史載江陵戰地、則有赭圻、鵲尾、錢溪、濃湖、其險塞、則有公安、上明。此不過四封之內、戍邏遮列而已。猶令措盜賊闕、乘敵而入、其受患尚淺也。如其要害、實在夷陵。人以為國之西門者、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則荊州非吳有也。觀陸遜之拒劉備、術定策、守常險、故能以寡敵衆。及晉師順流而下、江陵遂潰。夏口武昌、無復支抗。彼王濬豈賢於劉備。夷陵江山、豈減昔時。守與不守、其勝敗存亡、相絕有如此者。夫陸遜之鎮夷陵、有兵五萬。及吳之衰、見兵有數萬人、陸抗以為深戚。今峽州孤戍弱卒、殆成兒戲。豈其守將、乃勝於抗遜耶。

長沙附

右孫權與蜀分荊州、長沙以東屬權。杜預以平江陵、而沅湘以南、望風歸命。然則長沙、亦荊湖之都會。其戍備庸可忽耶。昔宋武分荊州立湘州、以張邵為刺史、將立府。邵以為長沙內地、非用武之國、置府妨人、乖為政之要。如邵所論、則守江陵、自足以蔽長沙。而守長沙、不足以固江陵。此又不可不知也。

武昌

孫權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以武昌、下雉、尋陽、陽新、沙羨、柴桑、六縣、為武昌郡。權東遷建鄴、留太子、皇子、及尚書九官於武昌、令陸遜輔太子、并掌荊州及豫章三郡事、董督軍國。諸公子有過、遜輒裁之。身

在外、乃心於國。上疏陳事、皆有補益。權欲取夷洲朱崖、伐公孫淵、每以咨遜。遜必諫止。又與諸葛瑾、攻魏之襄陽、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大有虜獲。後代顧雍為丞相、其州牧都督、領武昌如故。遜卒後、諸葛恪代遜、權乃分武昌為兩部、呂岱督右部、上至蒲圻。

陶侃遷龍驤將軍、武昌太守。時天下饑荒、山夷多斷江劫人。侃之諸將、詐作商船以誘之、斬數十人。自是水陸肅清、流亡者歸之盈路。又立夷市於郡東、大收其利。帝使侃擊杜弢、侃令周訪、趙誘為前鋒、兄子輿為左甄、擊弢破之。時周顗為荊州刺史、先鎮尋水城、賊掠其戶口。侃使其部將朱伺救之。賊退保泠口。侃謂諸將曰、此賊必更步向武昌。吾宜還城、晝夜三日行至武昌、使朱伺逆擊、大破之。拜荊州刺史、領西陽、江夏、武昌、鎮于沌口、又移入沔江。後周訪等進軍入湘、使楊舉為前驅、擊杜弢、又大破之。王貢以精卒三千出武陵、誘五溪夷、列舟師斷官運、徑向武昌。侃使鄭攀、陶延、夜趣巴陵、潛師掩其不備、斬千餘級、降萬餘口。王貢遂來降、而弢敗走。其後領南蠻校尉、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蘇峻作逆、舉兵入援。峻平、侃旋江陵偏遠、移鎮巴陵。侃復領江州刺史、旋巴、因鎮武昌。侃雄毅有權略、明悟善決斷。石勒聞其禽郭默。默在中原、數與勒戰、賊畏其勇。侃之討默、兵不血刃而禽也。勒益畏侃。侃之在鎮、自南陵迄于白帝、數千里中、路不拾遺。

今鄂州。江夏郡、武昌軍節度、治江夏縣。武昌縣在州東一百里。

東至本州界、二百里、自界首至興國軍、八十八里。

西至本州界、三百八十八里、自界首至岳州、二百六十里。

南至本州界、三百四十六里、自界首至岳州、一百八十里。

北至本州界、四十二里、自界首至黃州、九十五里。

東南至本州界、二百四十六里、自界首至岳州、一百八十里。

西南至本州界、三百六十五里、自界首至江陵府、三百一十里。

東北至本州界、四百七十二里、自界首至江州、五百一十里。

西北至本州界、四十二里、自界首至黃州、一百五里。

右秦取鄢郢、為南郡。漢初分南郡、為江夏。孫權分江夏立武昌郡。晉惠帝分桂陽、武昌、安成、三郡、為江州。則是武昌在秦則包於南郡、在漢則包於江夏、在晉則或隸江州、或隸荊州。觀之地形、武昌、江湖之衝也。西扞郢、南扼拒、西南據江陵、取南郡、九江、表裏扞蔽、最為強固。故陸遜輔太子、掌留事、及拜丞相、而都督武昌、不改舊職、則武昌其為重地可知矣。陶侃於沌口、又移入沔、及西征、移鎮巴陵、復移鎮武昌。然則侃在軍四十餘年、內屏王室、外禦強寇、其功烈可紀者、終始皆在武昌。則武昌之形勢要害、不減於襄陽江陵也。

巴陵。按周瑜初領巴丘、今岳州崇仁縣巴陵也。

周瑜定豫章、廬陵、留鎮巴邱。

杜預開揚口，起江夏本逕巴陵，千餘里內寫長江之險，外通零桂。

今岳州。治巴陵縣。

右杜預云：巴邱湘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為險固。陶侃征西巴陵，巴陵與武昌，蓋輔車之勢也。然征西自沔江陵在鄂州之北，幾五百里，其地雖云次緊，屯兵守隘，非江夏比也。

江州。桂江州晉初治武昌，後移治尋陽，尋陽晉永江北柴桑，其後徙治也。

元帝遣周訪屯彭澤，以備華軼。訪曰：彭澤，江州西門也，今以兵守其門，將成其釁，尋陽故縣，既在江西，可以扞禦北方，又兼據於湘逕也。帝會王敦督訪等討之，軼所統武昌太守馮逸次于湓口，訪擊敗之。

溫嶠代應詹為江州刺史，持節都督平南將軍，鎮武昌，又陳尋陽濱江，應鎮其地。

劉毅表江州在腹心之內，應接揚豫，藩屏所寄，實為重複，宜解軍府移

今江州。治德安縣，故柴桑也。

東至本州界二百一十里，自界首至饒州九十里。

西至本州界一百五十里，自界首至興國軍二百五十里。

南至本州界九十里，自界首至南康軍三十里。

北至本州界二十五里，自界首至蘄州二百七十五里。

東南至本州界三十里，自界首至南康軍六十里。

西南至本州界四十五里，自界首至洪州一百五十五里。

東北至本州界二百七十五里，自界首至池州二百五里。

西北至本州界二十里，自界首至蘄州一百七十五里。

右晉惠帝元康元年，有司奏荊揚二州疆土曠絕，統理尤難，於是割揚州之豫章、鄱陽、廬陵、臨川、南康、建安、晉安，荊州之武昌、桂陽、安成，合十郡，因江水之名而立江州。永興元年，分廬江之尋陽、武昌之柴桑二縣，置尋陽郡，屬江州。元帝渡江，江州又置新蔡郡，尋陽郡又置九江、上甲二縣，尋又省九江縣入尋陽。義熙中，省尋陽縣入柴桑縣，柴桑仍為郡。其廢興置如此。然則晉江州所領，兼今之江東西、湖南北、十州之地，南朝因而不改，其提封遠矣。故常以貴王大臣為都督，為刺史，其兵力稱是也。然沿江必守之地，不過尋陽、湓城數處而已。今江州即尋陽郡也，彭澤、湓城皆在邦域之中，命將列戍，控扼上流，藩屏建鄴，可謂重矣。且江邊孤危，非可單軍獨能保固，宜將為晉宋而為之綱也。

豫章。附今洪州。

劉毅領江州都督，表曰：軍州在腹心之內，懸接揚豫，藩屏所恃，實為重複。昔胡寇縱橫，朔馬臨江，抗禦之宜，蓋權時制。今江左區區，戶不盈數千萬，地不逾千里，而統旅鱗次，未獲減息，況乃地在無虞，而猶置軍府文武將佐，資費非要，謂宜解軍府，移鎮豫章。

右江西大使，實治尋陽矣，頃復移鎮豫章，以沿江形勢言之，湓城、彭澤，足制上流，內藩建鄴，今為要地。

豫章立府，其地斗絕，非臨江抗禦之宜，昔人以謂十郡之中、良是，至於戎偏多事之時，豈如尋陽。若統督江州，兵多食足，則豫章遂為內地，可閉地而臥也。

江南東路州七。宣、徽、池、饒、信、太平。府一。建康。軍二。廣德、南康。縣四十八。

江南西路州六。洪、虔、吉、袁、撫、筠。軍四。興國、南康、臨江、南安。縣四十七。

淮南東路州八。[illegible] 軍一。天長。縣二十。

州二。[illegible] 縣十九。附舊境。

淮南西路州七。[illegible] 軍一。無為。縣二十六。

州一。光。縣四。附舊境。

荊湖南路州七。潭、衡、永、郴、全、邵、道。監一。桂陽。縣二十三。

荊湖北路州九。[illegible] 府一。荊南。縣四十五。並附舊境。

京西南路州。府一。[illegible] 並附舊境。

京西北路府一。州七。軍一。

縣四十五。並附舊境。

京東府州軍一十七。縣七十八。並附舊境。

兩浙路府州軍一十五。縣七十九。

福建路州六。軍二。縣四十五。

廣南東西路州三十八。軍三。縣一百。

四川府州軍監五十四。縣一百七十九。

陝西府州軍三十五。縣一百一十九。

以上諸路州縣，總為東南中興基業，各隨事有議。右昔楚之封於荊山，不滿百里之地，惟繼嗣賢能，廣土開疆，遂據荊揚，至于南陽，傳廷世祚，九百餘年。句踐之國於會稽也，南至于江，北至于禦兒，東至千鄞，西至于姑蔑，卒會夫差以成霸業。今東南形勢，合淮、浙、江、湖、閩、廣、陝、蜀，絕長補短，袤數千里，自三國之吳、若晉、宋而下，未之有也。然則中興之業，所乏者豈土地耶？或謂今之所患者三：戎備既多，軍旅猶闕，攻戰不息，而戎馬未蕃，江湖雖險，而船舫不治，以守則不固，以戰則不利。其然乎？其不然乎？曰：此何足為患。吳起曰：以一擊十，莫善於隘；以十擊百，莫善於險；以千擊萬，莫善於阻。且符堅之南伐也，至壽春，蓋一十五萬，而謝元以八萬人拒之。曹操出濡須也，步騎號四十萬，而孫權以七萬人應之。蓋重山稍險，則寡可敵眾，然則軍旅之猶闕，非所患也。太公曰：所從者隘，入者隘，所從者去遠，此騎之末地也。天潤深谷，翳苔林木，此騎之竭地也。汙下漸澤，進退沮洳，此騎之患地也。故孫策之初起，兵纔千餘，馬數十匹；吳之大將，領兵二千人，馬不過五十匹而已。蓋彼江負海，則騎不如步，然則戎馬之未蕃，亦非所患也。惟是江海之間，舟楫之便，周瑜嘗論之矣，汎舟舉航，朝發夕到，上風動勢，所向無敵，又以觀

會稽馬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是則江邊之戍。水上之軍。以我之長。攻敵之短。勝負可見矣。昔劉裕之守荊州。治樓艦千數。今東南之盛。不止一荊州也。吳之末世。舟艦凡五十艘。今國家之力。何遽不若吳耶。直不爲爾。則舫舶之不治。又非所患也。夫軍旅可徵而使之衆也。戎馬可養而使之強也。舳舫、可修而使之備也。今之所不若古者。特存乎其人爾。使任得其人。吏稱其職。則此三者。皆有司之事。何足以煩廟堂而徵延旋也。善乎、陸機之論吳之所以興也。大皇帝時。疇咨俊茂。好謀善斷。故異人輻輳。猛士如林。於是張昭爲師傅。周瑜、陸遜、呂蒙、朱桓之徒。入爲腹心。出爲股肱。謀無遺算。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荊吳。而與天下爭衡矣。嗚呼美哉。雖然、區區之吳。豈可以擬諸盛明。且自古中興之主。莫如宣王之治。論宣王之治。不過於內修政事、外攘夷狄而已。然此其治之迹。非其治之道也。宣王以內治而修政事。以外治而攘夷狄。豈區區哉。得仲山甫爲之佐。而召虎、方叔、南仲、張仲數人者。與之同心戮力。以底于成。周宣王之所知。惟知任賢使能而已。夫惟任賢使能。以宣王爲法。此混一而光被之策也。

此書爲南宋邊防要典。在我皇清。一統金甌萬億年。亦何所用之。然近海之區。鮫鼉鱷沫。豈能永靖。卽如順治己亥。京口之役。幾爲東南大患。幸朝廷鴻福。卽時殄除。則思患預防。此書固未可以覆瓿視之也。康熙丁酉仲秋之望。秀水陶越艾村書于素心居。

邊紀略

鄭曉撰

邊紀畧一卷　海鹽淡泉鄭曉窒甫

居庸諸關本太行山與鴈門諸山相斷數百里雁門亘南北太行絕東西表裏縱橫左右縈帶閱狄藩華時用大矣夫重險由乎天造掌固存乎人謀自古在昔隆壞多矣得道乎哉失道乎哉

居庸號北門山形左轉盡漁陽盧龍當山海之際爲榆關控約遼東西右循太行西南以往包絡數十城皆平原沃野北連上谷雲中皆宿重兵表裏維固眞天險哉

西山自井陘西地數百里崇岡複嶂扼爲居庸迤邐

東折玉帶神嶺諸山若拱若抱七陵在焉外拒四海冶潮河川古北口去虜不遠備守其可忽諸

居庸東去舊有松林數百里中有間道騎行可一人郎札八兒導元兵趨南口者今以供薪炭若伐條枚林木日疎薄樹渠落塞豈無謂邪

紫荊倒馬二關隘口既多守備不能專內連中山保塞澶淵古燕趙之郊平夷曠衍無高山大陵爲之限隔騎兵便馳逐南並井陘接山西路險隘士馬不能成列東更鉅鹿邢洺遂入齊魯己巳之難虜有謀奪紫荊窺臨清者不有節庵司馬殆矣而謂國不以人

哉

鴈門稱絕險虜入大同川二邊不能守則雁門當其衝矣幽燕之兵出紫荊縈其左延寧之兵度黃河據其右虜可邀也昔李牧守鴈門誘匈奴入張左右翼擊之大捷

寧武諸營堡不堪險隘虜往往由畜麥川野豬口等處入頻女畜產驅逐已出塞而老營遊兵方百里赴援難矣

偏頭地平可馳馬故多虜患西北東備河西東北時時備大同川

鴈門三關之山東起代郡外斷雲中內畧太原北境西盡雍河之濱

遼東西遼東青州分營州遼西冀州分幽州渤碣之否外一都會也西南起山海歷醫無閭長白諸山經絡北東南走海上海海蓋金以西接盧龍可渡登萊泛吳浙金州旅海運陸順口州梁房口路蓋海州入遼地饒魚鹽穀馬馬給吏士或市之篠塞奚夷彼遂狹以邀我我亦以官市縻之而奸闌出入亦不能盡禁寧遠東西兩屯頗安給錦義地瘠寡生理廣寧無屯營之利率仰給轉粟與遼陽隔河河兩濱防虜遼陽以北益聚兵兵食益窘開原三城中固汎河三面受敵六堡雖復二虜輒巢清陽鎮夷間聚而謀我我失漁樵之利又掠我男女易畜產二江外松花黑龍否郎繫之耕織日夜無休時西馬市廢瀟河懿路殘破不可言撫順過百夷貢市內外皆山多伏虜我難於斥堠瀋陽雖有關上撫林虜馳牧外險內夷不能援鳳凰戰東陲孤鶻鎮錦西境並海四州恃得勝之捷無海寇然遼水南注海溢不能浅患苦沮洳矣

薊州諸山關塞廣數百西接居庸北折而東南抵海上盡漁陽盧龍塞皆其營內繚泛登萊路走趙魏肩肘冀遼襟帶原濕爲翊京師號稱雄鎮又地壤深厚

樹畜魚鹽黍稷之利甲於圻內天壽山七陵在焉子嘗謁長陵登山北望邊關可順風而呼也己巳之變祠官不能里昌平陵衛吏卒如僑寓增埤繕障於斯爲急青峰稍深峻山海有鎮遼鼠西燕河太平寨馬蘭峪密雲四營聲勢相接虜即入中兩營當有衝燕河密雲相犄角遵化三屯建昌固其內防永平梁城間無虜患亦無海寇薊州轉布粟遼洋猶海運也興營諸衛初隸北平行都司列守大寧大寧在諸關山外西北接宣府東北抵遼陽千里山盤水屋可廬而居既挈其地畀山戎我遂失外險山戎故䧟塞北結

婿大種闞我東鄙愼哉愼哉

高皇帝永清四海傳檄驅胡魏鄂逐于前宋涼蹴于後當是時胡運已衰然猶伏我障園掩我將校　皇子元侯作鎮開府周匝三垂選練士馬日夜防警羽檄南馳殆無虛日　高皇帝垂訓　後皇時備西北猷慮遠矣靖難之後臚朐挫跌五帥不還　文皇赫怒伏鉞四征雖嘗蹂虜庭降名王俘其猶畜而我之財力亦已大窘至于末歲猶議勤兵廷臣力阻　上意益堅司徒觥繫于掖庭本兵雉經于私第榆木之變難悔曷追　宣宗時出近郊大蒐講武喜峯之役

薄伐山戎而已正統十餘年間貢使往來好語相怵謾和親于漢姬委賜物于宋幣戎心狡焉覬覦非望重以奄寺鴆張柄臣首鼠垣墉既潰羈靮弗虞卒致六師失次將相輿尸輅馬被遷四郊多壘三陵儆祀萬雉幾搖賴天之靈　景皇知人善任文武大臣艱難宣力禹禹遄歸堯封如故虜亦散亂叛弒相尋我得寧輯顧其書詞桀傲使介驕姿稍示包荒治以不治爾天順時我懷平城之警虜遘呼韓之隙雖有寇掠亦能捍禦迨至成化諸酋競起分部爭雄各據水草殘我邊郡河套沃土棄爲虜巢威寧之捷足稱敵

懷顧茲邊口叉謂貪功刀筆因而舞文干城為之解體不惟大寧與和開平已非我有朔方河南亦非職方之舊而河西遼東徼外城郭諸國堡塞寔夷漸亦攜貳於是並塞萬里所在將屯官益多力益分財益匱中國益困以故弘治初年頗搜往牒謂洪武永樂皆嘗遣使穿虜至璽書勑錫之綺繡檗以官封苟假馭有方彼狎其餌吾峻其防亭堠不驚耕收自便邇以數年虜將耗鈍我益富強此計之得者也於時許進行之大同三年三貢費纔十餘萬金大同東西五鎮皆無虜患已而議者又謂虜入邊塞經關隘和關

庭知我地利關我兵力普化也先前車不遠我是以閉關却貢專意內修已未庚申妖纏昴畢上谷雲中慘被荼毒　孝宗發憤召見公卿卽議征討劉大夏面陳利害僅遣柳棘之師坐收徽杜之績不然幾考庚寅之故不貽巳巳之憂乎比至正德河東陝西鴈門以北歲有虜患隱敗冒功上下欺蔽偷攘無篡盜賊四起宗藩再變　今上躬神聖之資乘冑華之會願治威嚴化洽內外蠢茲醜虜曾何足慮或謂近日諸虜解讐結好更入迭出罷我奔命且進逼分合頗有紀律而又納我逋人巧為間諜混迹市廛至窺京甸往歲越大同逾鴈門經太原律上黨闖平陽近復度紫荆逼居庸秦中隴西去京巳遠卽殺掠人畜數萬不以聞也乃役役焉議兵食戰守通貢互市亦其細耳嗟乎三代之盛漕輓未及於江南五季以還門析不施于蓟北漢開疆于衛霍唐曆國于安史豈若我　朝山川綢繆巳得天險營鎮聯絡更盡人謀節其貢賦有恒足之財總其紀綱無專命之吏蓋自生民以來未有盛于　今日者也善為國者特加之意而已

卷完

靖海紀略

鄭茂撰

前令鄭壺陽靖海紀略

嘉靖甲寅夏四月五日乙亥。夜漏下三刻。候卒報二海船自乍浦而來。昏黑不辨誰何。余卽登城遠望。召居民分堞以守。越六日丙子黎明。二船抵張玉塘吹法螺。衆乃知爲賊云。先數人泅水登岸。餘皆躡其後。各衣青白。執弓矢利器。合五百餘徒。直趨東門。箭之入也。屯飛雨驟。軍民莫敢俯視。乃張佛狼機一條鞭壓賊。賊稍引退。因自焚其舟。並小東關及居民二十餘家。遂沿塘而南。渡興福橋。焚家橋以至西門。委蛇曲折。若熟路然。先是兵憲陳公在縣旬餘。因廣陳告急。乃以兵五百往。而是晚賊至矣。衙縣官寮委而出。惟余與簿陳子錄及揮使方君泰、彭君端在。時丁把總劉大仲諸兵皆隨盧參戎往征廣陳。城中股慄。無敢攖其鋒者。余乃急塞四門。諭居民以城賊不兩立。須效死。衆皆惟命。余恐賊多譎。因謀方揮使募勇夫出偵。呰果有二賊伏堵下。斬首級一。並取船中鐵佛狼機三架以歸。噫。幸其無藥可試耳。不然。虎而翼之。害又當若何。巳時。遂攻西門。燬民房三百餘。自天寧寺而止。皆鞠爲煨燼。煙塵蔽空。矢鏃交集。城中火器轟應。屹立不少動。斃一賊。餘遂退屯鍾孫諸家及天寧寺左右。晚復分攖城下。羣情洶洶。乃與諸君分守各門。方東。彭北。後改指揮劉君潮。南西則余與陳。余仍左右督焉。邑博士鄭君、歐陽君、許君、暨諸紳先生。貢選秀士。咸徒步鼓勇爲士卒先。每堞軍民各一。合十有五堞。胥史一人領之。益以敢戰兵勇壯。

老人給之。人各米二升、燭五枝。夜及子。賊以長竿掠北城探虛實。守堞者以亂石擲退。是夜馬不停鞭。火不滅燼。梆鈴矢石之聲。更相屬。繞城六匝。天始辨曙。賊乃解圍。卽二家橋焚而去。遂往錢家店、半邏橋。未時抵嘉興郡。郡備亦虛。不虞其猝然至也。幸兵憲公自平湖提兵來援吾城。中途聞報而疾趨抵郡。甫入關。而賊先鋒白旗至矣。燬東關外數十家。其沿城一帶。則府中業已撤而去之。是日。兵憲暨郡守劉公觀督杭湖等兵。出戰於鴛鴦橋。斬獲二十餘。賊披靡卻遁。吾邑至半邏橋宿焉。自賊之來也。請兵告急無虛數十次。竟莫有至者。乍浦戰艦亦寂然無聞。平日豢餌胡爲耶。日已酉矣。盧丁始提二千餘兵來。聞賊已長驅。遂兼程前進。戌寅。與賊遇於本縣之孟家堰。倉卒阻河爲陣。不知賊已先伏舟中。領作奇兵。初一陣。劉大仲先鋒少挫。再一陣。賊鼓噪而前。伏從中出。我兵大潰。自相蹂藉。銃死箭死刃死者二百餘。溺死者至千以上。海寧衛指揮李元律、旗牌千戶薛琪、朱應副死之。義士劉大仲與其部下殲者過半。餘皆潰廣龍泉泰和諸兵。橫尸蔽野。血成川。其景慘隨作戰場。淅淅風聲。盡皆鬼泣。自用兵以來。未有若此之酷且多也。報至兵憲公、郡守公痛惋悲號。卽命官捐餉。鄉謙議大夫錢公。復市地瘞衆。諭耆民張亭蓋其事。亭不辭臭腐。朝夕掩瘞。自是道無遺骼。余前後亦遣人督之。然謙議之力居多。余守土者且愧焉。乃做僣修醮。爲文以吊之。初。軍門之遣劉大仲也。專爲吾邑計。自入春以來。盧參戎召之無虛日。淞江海沙二捷。實爲先鋒。盧反蔽而抑之。衆憤恨有後言。比三月終。諸兵乃復以故土。盧又日召之。余已逆知其必有今日。乃貽書往止之。謂金山以北。原非浙轄。舍己急人。義實不然。盍休養之。以爲吾邑百萬生靈計。時告之事。不足以鑒乎。渠因執弗允。乃請諸當道。亦不能得。蓋其急于成功以贖己罪。故他不遑恤焉。至是銳鋒無鐵。噬臍無及。可恨哉。方其追寇金山。還師乍浦。百里而趨。蹶頓竭足。飢渴且不飽焉。乃復窮其力以逞。老馬而不顧其後。亦安能無踣斃之虞哉。比次孟家堰也。崎嶇凸凹。陣不能成列。兵不能轉刃。突如而來。

地利已失。如之何其不北。是日。盧兵奔澉浦。賊午後復至吾邑城下。知不可犯。乃去。是晚。丞林子士儀歸自乍浦。承朱子光裕、尉李子茂甫歸自郡城。揮使劉子皆松歸自平湖。乃協力並守。巡督益嚴。嗣後惟開西門出入。諸水關皆瓦甃。軍民守堞如初。夜給以燭。間施升米之惠。沿竹牌以避矢石。延蓬廠以禦風雨。修鞭銃火藥弓矢以壯軍實。皆先後就緒。可裨實用。且則出縣治兵事。夜則宿西城樓。視公廨若浮萍。鄉之民多繈負而來。城中亦無復謀他徙者。己卯。賊犯朱亭村。宰牛而食。庚辰。登秦駐山。辛巳。越澉浦。掠黃灣。至石墩巡司及天妃宮駐焉。是日。又三百餘賊自淞江突入嘉善縣治。火民居燬剎。直奔郡城。又火六里街。値新募狼兵四百人至。遂合戰。敗之。斬首二十有奇。唯陳、劉二公。郡以外其城乎。壬午。餘黨從新豐太平橋出海鹽塘。望金山以去。而石墩諸賊遂盤據不動。中丞王公乃檄僉憲領兵羅公、盧、張二參將、及周都閫應禎。督兵下屯海寧邑。庚寅。公單騎直抵邑中。懸賞罰。飭部伍。戒諸將以無忘此仇恥。經三晝夜乃歸。辛卯。戰石墩。狼兵傷者數人。壬辰。賊掠黃灣至天仙府高家橋。癸巳。轉掠戚家徐裴家村。燬民居且盡。乙未。盧、周部水陸諸兵屯園花鎭崇教寺。賊掠黃灣西寺而去。又明日。轉掠紫雲村。一綜出西呈橋。一綜出黃山嶺。伏普提寺。與周兵戰。誘至寺中。伏兵四起。周馬陷泥淖中死之。並殺其部下二千餘人。自是賊

鉦鼓張猖噬。迭則分隊四出。夜出復歸巢穴。據險乘高。立柵自固。擄金帛。汚子女。薄室廬。萬姓盆恨。無所控訴。諸官兵俟遠觀望。以得脫爲幸。雖狠兵號稱悍鷙。亦莫敢彎弧爭死敵。每鄉保自捕歸者。云倭人禿頭鳥音。不滿二三百。餘皆寧紹漳廣諸不逞之徒。潛勾鬼蜮。竊據門庭。至莫可救藥。越五月庚子朔。賊復掠黃岡麥墩。端午甲辰。復報二百餘賊泊秦駐山鮮魚嘴。入姜家村焚劫。不移時登舟。爲水兵所逼。至酉。復棄舟從談家嶺西鹽倉南投陝石。不與石墩合。蓋又一鄰類也。乙巳。石墩賊薄海寧。塩兵出戰於二十里亭。不利而退。丁未。陝石賊犯崇德。轉至石門。石墩賊掠圖花山。由腹裏至麥莊橋。戊申。掠九都大慶橋。鄉有曹訣曹頑者。預集諸鄉兵。揚幟鳴金。若將迎敵。賊不敢渡河。余隨遣人賫旗扁往奬焉。扁曰保護鄉閭。將以風來者。庚戌。復犯澉浦。初欲奪兵船不能得。即進攻南門。午轉而東。三十人將弓矢板牌薄城下。餘劄立河畔坡上。軍民奮勇協擊。銃礮矢石無虛發。傷二十餘。移時乃去。遂火總寨道院及民居。一望赭然。晚復歸黃灣。男婦奔逃。殺死者無紀。澉浦海鹽右臂。孤危尤甚。火具戎器朽之不堪用。郡守公日遣人賫致。城之不爲狐窟鼠穴者。公力也。又有統兵揮使徐君行健、丞黃君鵷、尉李子在徐勇略嚴明。能出死力。部下畏之。李屢隨征勦。氣壯而弗懾。亦籍嘗中之甲兵者。故保障無虞。然其勢亦孔棘矣。自辰至于申。沿塘閑靜。偵諜之卒不敢前。邑中皇皇。至於旦乃休。辛亥。石門賊轉掠王江涇。嘉興子弟兵敗績。傷二百餘。乍後二所又報有賊自金山衛南。僅十有八人。壬子。從平湖。嚴州守禦百戶朱某追擊于新豐。死之。癸延四五日乃成擒。是日。大步山又有賊四十餘登岸。至城外朱家橋。至清風埒淡井廟過河。宿三里橋。衆皆謂賊少兵多。勦之宜。余私計日且暮。兵又非夙戒。出奚難。難於入。乃止之。越次日癸丑。乃遣丁壯兵及李尉督杭湖衛卒勇壯千餘人出追之。卽天寧寺禡祭。余與方揮使諸君舉酒誓衆。兵皆踴躍有生氣。余隨治糗糧。命小舟發送。甲寅。追至嘉興郡。賊已先屯石塘灣張參戎二千餘兵出拒。塘左右深水。仄徑不可入。麻又叢鬱。賊從中突出。張兵駭散。死溝壑者百餘。時我兵猶未至。比至則賊已東奔入嘉善界矣。乃全師而歸。邑人猶恨不與決一戰。角生死。丙辰。石墩賊復出談家嶺。故爲復攻澉浦狀。遣竹梯灰石于道以懼我。十八日丁巳。遂移輜重入舟中。揚帆背道。水兵四面蔡織。用發楯大□佛狼機迎擊。丙辰。澉城之擊賊。然海上波濤爲之變色。詰朝戊午。獲巨艦一。斬首者二百有奇。溺死者無算。惟遣一舟。巨寇大怒。一朝殄滅。千軍萬姓。無不鼓舞更生。思碎其肉而飲其血云。是捷也。統領兵船揮使劉君除、潘君耕。實綱紀之。千戶姿君繼芳相左右焉。猶賢桑榆。過縣功華。亦不負發軔之初心焉。先是郡守兩院守巡兵憲諸司道。憤蜂蠆之流殃。悼虎旅之無烈。乃遙思遠路。廣募驍銳。命諸將分路火攻。赴期並舉。又召戰艦悉集澉浦。預扼其歸路。至是果收此奇勳。爲東南樹保障。猗與休哉。嗚呼。劇寇方殲。別郡猶熾。吳淞之鼓鼙未息。平湖之鋒刃屢聞。極目關廂。風煙慘淡。顧瞻村落。鬼火熒燈。雖赤壁焚舟。幸毀關郎之使。而發函雪恥。猶切孟明之心。矜市井於戎行。未免驅羣羊以角猛虎。空陸營於北郭。尤恐挑寇兵而資盜糧。民固若禾黍之望甘雨。天將挽銀河以洗甲兵。杜甫懷來。倘有資于箸策。竭力死守。敢自負其平生。隨缺頗末。用告僕夫。告捷後二日庚申。武原傲吏瑩陽鄭茂撰。

按公守禦全我城社。爲功最鉅。家藏有此述。每詢長老及諸世家。卽此亦未有能知者。可慨也。余嘗欲白當道。特建祠祀公。不果。至有謂舉名宦爲便。余甚不然。當自有說。適閱此述。命兒手錄。示同志。而回藏原本。亦以存公之文學政事云。辛亥八日朱元弼識。

附全城志

朱士遴曰。余爲兒時。聞諸父老談鄭君侯禦倭事。未嘗不涕泗交頤也。猶憶初起。固宜誠人爾矣。及長而觀邑志。往往抵牾。史失求諸野。人言可廢邪。百年承平。倭難陡發。鹽邑之被圍也。與郡城之突犯也。勞蓋岌岌。君侯與劉公稱守令哉。人謂微二公。必繼黃象諸邑不守矣。郡人知祠劉公。而邑於鄭公闕焉。假令公功不然。安得畝人口而一之。豈顯晦其心。猶未離古邪。乃今則否矣。余竊感矣。故不論鄭侯撫字他績。而稍詮倭亂終始。述爲全城志。

倭奴自勝國時。負其桀驁。招之不賓。國初既降張士誠。滅方國珍。其餘孽亡入海者。每誘島倭入掠。以故洪武中。設海郡邑數中倭。高皇特遣重臣親要地築城。嚴防戍。至著訓誡後世絕弗與通。永樂初。歸附許之貢。已而復大舉犯遼。左都督劉榮設伏擊之。殄滅無遺。論功封榮廣寧伯。自是斂戢不敢爲寇海上。熙宣而後。遞貢遞掠。反覆無常。然所謂掠者。小有抄盜不爲害也。自朱素卿宗設稱貢爭長。相讎殺於嘉靖間。而寧波首被炭矣。繼以船盜弄兵。勾倭內向。浙中騷動。朝廷後先爲特設撫戚中丞臣（浙有巡撫始朱紈王公忬）總巡視。開寇府。雖時有斬獲。終莫能戢。壬子。遂犯台州。破黃巖象山諸邑。明年。又破昌國臨山霩衢。至青村南匯吳淞。躪諸衛所。焚劫慘毒。視鹽昔尤甚。夏四月。移舟犯海鹽。直抵演武場。我軍稍有擒斬。而邑中最號驍勇若毛堂崔淵者。竟死于敵。未旬。他倭四十二人自金山登陸。過梁莊。殺指揮滿朝及千百戶王繼陸楊臣康綬等。突至海鹽。指揮梁埭馬昱同百戶王相姚岑禦之。又死。乃乘勝長驅。由澉浦入海寧。逾會城。又殺陳指揮而西。搗新安。所向披靡。過之男子齊白刃。婦女辱淫汚。慄慄僥忽。衆散千里。至陪京守臣遴材官。用大師。蕭以魏公。遏擊之亦弗利。賊由丹陽取徑而南。奄至姑蘇野外。迷失道。獲一田父。誘引入黎里。三面阻水。官兵內合殲之。乃熾焉。田父亦死。士人祠之至今。又旬有一日。有五巨艦。艦可倭百。泊海鹽滬王塘下。四出剽掠。五月之四日。復有艨艟三十五。裝倭千餘至。與前倭合。進圍邑城。時濱海雖有倭警。殺將吏。然懍疾風雨。未嘗攻城。城圮弗繕。且未見大敵。上下惴恐。巡撫王公忬檄參將湯公克寬。防守海鹽。（有解時來歿）而參藩潘公恩、僉憲姿公廷顧、又適在圍城中。湯公與之籌諸計。畫軍民和協。悉力拒守。所擄驍勇絕倫邪兵劉黑虎等。分門睥睨。賊有緣城蟻附而登者。湯公手劍擊卻。會風雨。北城塌壞尋丈。鄭端簡公家撤屋瓦塞之而壞。而賊幾鄉導引至城壞處。得不陷。晝夜刁斗。凡五日而解。城外焚廬舍。伐林驛。係虜男婦。殺溺死者無算。金帛財物稱是。百里而內。村落爲墟。賊知海鹽不可卒破。乃悉衆北攻乍浦。不崇朝陷之。邑之南又有澉浦。其于邑城則二輔也。於是海鹽益危。浙大震。事聞。宜守禦指揮王應麟于理。而褒恤死事千戶王鎧。是時倭雖乘去不守。猶出沒海上。烽燧時嚴。環海而聚落者。若唐家灣、長水灣、青水灣。皆去邑甚邇。春被殘掠。湯公又以調出。城無大帥。人心皇皇。爭欲避之深山。闤市幾空。其冬。苗田

壺陽鄭公茂．釋褐海鹽令．始至卽補闕城瑕隙．貸使加堅．俾無虞雨溢．又濬壕加深．而以其泐增築女牆爲外衞．又做北邊制．於要地請各建敵臺．募勇健戍守．瞭望其中．令牽制賊不敢專逼城邑．人心恃以安．邑有倉．故在郭西．以儲漕粟．公謂寇一旦猝至．因糧城外．不易支也．數倉卒駝．遂爲秦宋遺恨．矧蕞爾邑耶．於是率徙粟城中．亡何．隣倉民舍燬攸．公徒步督救．遣屬僚城守以防奸細．倉得全．賊亦不得間．然後請之臺使者．并徙倉廨入城．明春．賊大至．自燬其舟．勢張甚．男女老倪幾數千人．攜負爭避．趨城諸衞官恇怯．偪賊素．請公疾閉城．拒弗內．使．公慷慨應曰．皆吾赤子也．何忍棄之餓刃．吾自任之．毋恐．乃戒令掩東南北三門．獨啓西門．危坐悉縱諸避賊者入．入且盡．門者請．公曰可已．甫扃鑰畢而賊至西門．見我有備．氣沮．佯引去．公曰．是未可幸也．簡丁壯登陴．每堞軍一民二．編籍爲定．比屋更番．卽勢家無所徇．賊至則守．去則休．人爭效死．戒嚴月餘．公日夕乘城．臨機應變．百方捍禦．無孫懈守．或時微服巡行．獎勞拊循．一衞弁小懈．必以軍法繫治．不少假借．又衣寒者而食餒者．撫諭呴噓．士咸感奮．賊懾憚無所施．倦而解圍．引其衆北向．將趨嘉興．參將盧公鏜．自川沙破賊班師．得偵候．捲甲疾驅迎之．遇於孟家堰．兵疲中伏敗績．盧公僅以身免．從征本衞指揮李元律、杭州千戶繆綱、括蒼義勇劉大仲等並戰歿．然而賊亦無意海鹽．轉掠入吳矣．乙卯元春二日．倭賊登白沙灣．屯柘林．亦自燬其舟．有沙賊千餘．由金山南來．適與之合．將入境．羽書旁午．故閫帥王國賢．時在家．謂公曰．賊勢乃爾．如此孤城何．卽請援幕府．宜張倭聲．牒達萬．庶得濟也．公笑曰．不然．夫倭僅僅數十．猶橫行江南．無能當者．若至萬．則省會爲急．豈遑及我．軍機何事．其可欺乎．必以實報．而公密飭健士三百．伏海塘蘆葦中．須其過．礮石齊發．鉦鼓聲動天地．倭賊大驚．亦有負傷者．遂奔突而南．遁出海鹽．由澉浦礮石．抵省城北關．所過焚蕩．一望煨燼．而撫鎭得海鹽警．道都指揮王某率兵來救．遇賊於澉之黃巢衖．戰鬭而死．當是時．江淮以南．瀕海無地非倭．而柘林賊最劇．五月．復沿海南掠．至礮石而還．道出鹽境．公第令堅壁淸野．而整衆以俟．賊微知．往來去城不一舍．終不敢近．其冬十月．又有倭舟東來．泊秦駐堝．公與指揮徐行健密計．乘賊不意．卽日撲滅之．無遺．得首虜八十．督府特疏奇功．公與徐並蒙殊錫云．丙辰三月．柘林賊以乍浦新破易襲．又趨圍其城．行健愈自勵卒兵往救．賊亦釋乍．鼓而前．大戰於北王橋．徐殊死鬭．賊爲小卻．衆寡不敵．身被數十大創．竟死陳中．公得報慟哭．以忠義獎吏士．期必剪倭而後朝食．人懦不奮激爭先者．賊聞之．宵遁．質明．官軍出．不見一倭而還．其爲賊所畏如此．自是不敢復窺海鹽矣．去之礮石．巢焉．分其衆犯嘉興．虔劉慘烈．松門指揮程鯨以調至．逆戰死．嘉興地稍居中．民尤不習禦倭．郡守劉公懸竭力固守．城亦得全．又閩巡撫阮公鶚于桐鄉．逾二旬始解．賊首徐海陳東葉麻等．盤據柘林川沙窪青村陸涇壩諸處．勢甚猖獗．督府計調狼土兵將征討．絡繹過海鹽．而公犒糧供餽．皆如挾纊．無疑庚癸．調度有方．又不至疲民．卒成王江涇京觀之捷．公有力焉．天子嘉異．徵拜兵科給事中．行之日．合邑男女老倪．號哭攀轅．三日乃得發．邑志宦績稱公値倭寇披猖．盡力守禦．克完民社．又稱與太守劉公鼓舞協應．士民結心猶氣．董穀撰去思碑．稱公卻狂寇．全危城．而民以無恐．築戰壘．足兵餉．而守日以固．稍得其概云．明年．總督胡公宗憲．合兵縱火．掩襲巨寇徐

海陳東葉麻於平湖之沈莊．俱死．又明年．計擒王直．兩浙始寧．餘黨流竄．禍在閩廣矣．

靖海紀略

曹履泰著

序

馬稜謂虞詡曰。君儒者。當謨謀廟堂。乃在朝歌。吾甚危之。斯言誠不識詡。亦豈爲能知儒者乎。苟爲儒者。必明吏術。明吏術。則必辦賊。尹鐸、只自任不爲繭絲耳。不知其能滅智氏。以爲民愛不叛。固然。然自其二年之前。而已知有沈城之事。竈出其墻。矢發於尾。非卒忽適然爲之也。天啓崇禎之間。蓋一曹方城于閩同。而閩同大治。當是之時。海寇颷作。壓城。城不摧。方其處之。有如宿將。綸扇韎韋。迭御室息。轉箸五年。勵撫供效。今讀其言。掛地聚米。應鍊投拔。守距環脫。驅鈐殺殺。夫以韓白在垣。留泌居壁。即多秘計。要其鑿然如斯而已。自是遂以召入禁中。計天下大事。連奏勸大將之不律者。天下之人。益貴其識。皆曰使其乘楓坐籌。殺天下賊當盡。嗟乎。今且以謝去。聖人之治桀棵本。渙萬傾倒之。而後盡其用。此豈可以一端見乎。我聞皆懷二策。未之敢獻。其一曰今天下之賊皆庸才。奈無殺賊之人。其二曰今天下之才足殺賊。奈無任才之法。撲賊久不滅。與其貴將。不如貴吏。用尹鐸一策也。激才久不出。與其求功。不如求過。赦魏尚又一策也。友弟倪元璐題。

子瞻氏有言。奸萌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甚哉斯言。通治內于國外。方寓我敵盜賊之患。以將帥捕捕之不足者。以長吏式遏之有餘。我國家親於治亂之原。內之臺諫與外之長吏任寄出入。相埒並重。名碩勳績。往往繇此其選。蓋茲中外脊脊多故。凡今日長吏皆將帥任也。能爲

將帥者。乃可以爲長吏。乃可以重臺諫而有餘。我友方城曹公。在諫垣是能重諫垣者也。起家邑令。則在閩之同安。海內知公重諫垣。不知其重于令同。尤不知其重于能以令爲將帥也。閩海自中盜患。數十年濫劇。同實海之喉吭。天啓崇禎之交。邑海患岌岌。幾以邑殉。則幾以閩殉。自公治同。五年辦取一片。貢於略。異經濟。九弃而蜩承之。勦撫隨機。張弛盡變。奬率我閩井保甲。悉成精卒。鳩集被漁舟貨舶。盡爲戰艦。用職、用守、用間諜、用招安、用解散、用詐降。賊械百出。一一籌之以豫暇。卒使三四渠魁。順者搏顙。逆者獻馘。功成而全閩晏如。在事文武大吏。咸以戡定受異酬。獨公意色淵然。若不與籌海事也者。斯其爲卓犖者乎。爲廟牧者乎。公既自以積望置入冠諫垣。益發抒規天下安攘大計。謇諤不少假徇。乾然長孺楚陶淮南寢兵之風。直以嚴冷孤峭。危身任怨。未幾得意外嚴譴。嘻。臣子分誼。豐獵功因。何容避就。若第令萊蔣清踊。宦海得失。稍稍易志。縱被桔梗穩。又何以爲公。是當其治邑日。亦安能不愛官、不愛名、并不愛命。以爲閩海救當此士也。期生忝公交盟二十餘年。素服膺公器識襟抱。沉深而宏遠。方其籍孝秀淹公車時。已說必辦天下事。惜也試之令邑。能靖邑以重閩。督之諫垣。不得久諫垣。以重朝廷。風霜雨露。天心世道。未來未安可量。公于此際。正益恬穆任之。吾儕藹自時事。因得讀紀略而有慨于此。請以是編質今之爲長吏者。令盡如公。倘庶廟堂將帥之思哉。同里友弟彭期生題。

靖海紀略總目

卷之一

上周玄元按臺書
上過承山司寧書
上周際五海道書三通
上朱明叔撫臺書十四通
上熊鷹原守道書
上趙芝庭按臺書
招回告示一道
安中左告示
安各地方告示
通詳寬限鐲免稿
與同年黃東崖書
與鄉宦黃元用書

答張遊擊書二通
答何海防書
瓮帖一通
卷之二
答衆鄉紳書
答何海防書
與李任明書
定商人敗借告示
上朱未孩守道書二通
示諭劉五店澳民
與顏同蘭書
守城議
上熊心開撫臺書并文移共十二通
上趙芝庭按臺書
答項元海書

上蔡五岳巡道書七通
上徐魯人海道書三通
答張遊擊書
與黃東崖諸紳海上近事書
答朱明叔老師書
答葉臺同書
卷之三
上熊心開撫臺書廿三通
上蔡五岳巡道書七通
答王壯其府尊書
與趙詞緇書二通
上徐魯人海道書五通
上陸筠脩司尊書
上吳稽齋司李書
卷之四

團練鄉兵示
團練鄉兵條約
給鄉兵糧粮議
編造漁舟壯丁示
申報漁丁文册
團練漁兵款目
會集協勦示
查申漁兵功次
行賞有功漁兵
請賑申文
勸諭捐賑
設法賑濟

靖海紀略卷之一

鹽官曹履泰大來著
年友　馮元颺爾賡　宋玫文玉　閱
門人　孫枝灼調玉　蔡國光士觀　輯

上周叔元按臺（是時撫院缺，如資名欽相。）

同安濱海。獨當其衝。自春及夏。海盜橫行。地方之被寇者甚慘。職所目擊而痛心者也。每以招撫。聚千百猶虎於中左片地。逞人殺人。無所不至。地方哀號震動。告案盈箱。職委曲調停。未容敢以偏急用事。但細思之。新撫固可慮。百姓亦可慮。且更可憐矣。七月念一日。把總朱九龍有李念貞傳三官仔毆殺劫掠之報。職已經通詳。今解海防何同知研審。然此亦據武弁偏辭耳。至於既撫之衆。殺人無數。掠人無數。納然海上劇盜情狀。纖悉不以上聞也。七月念三日。商民陳芳者。告曾被劫於海洋。感賊不殺之恩。設席請柯愛等數人飲酒。飲畢。遂擄至薄民吳廷尚家。索取海洋票約備銀。有遊擊總管金日老喝柯愛等人。要向前捆拿吳廷尚之父。廷尚持棍格拒。打傷一足。餘皆奔散。各船保甲見其鴟張。恨不能即食其肉。因而解

縣。職恐小懲貴。無以平衆怒。故擬之。平民其敢保領。姑寄監候。諭如是。方可仰承上憲安撫至意。職豈以成心偏護良民哉。不意會總兵誤此一段眞情。以激撫盜之怒也。八月初三日。已蒙撫憲牌著職究解。今將吳廷尚、柯愛各杖一并解審。法如是止矣。若別有苛求。非職之所敢聞也。始末情節如此。惟台臺鑒職苦衷。轉聞撫臺。將海上生靈悉歸衽席矣。

上過承山司尊

職受篆方數月。而海氛不靖。兵將股慄。以冀稱揭而託之假張皇。如岌岌有不能旦夕保者。然詳偵之。殊不然。楊祿、楊策一無賴盜賊。夥不過以千計。船不過以十計。以我漳泉兩郡并力圖之。何難滅此朝食。所慮者賊在於外。奸在於內耳。會總兵腹中止有一許心素。而心素腹中止有一楊賊。多方勾引。多方恐嚇。張賊之勢。損我之威。以愚弄上臺。而轉勸爲撫。異日者掯得之資。會與素各各滿腹。便可了局矣。竊不思此端一開。而海上劇盜獨一祿策也哉。聞風而起。群作賊得財。并可得官。恐撫未有已時也。中左片地。將終爲虎狼之穴矣。職患在剝膚不敢言。而又未敢遽遂之撫盜。以觸總鎮之怒。伏望台臺婉曲轉聞。嚴飭兵將。壹意擒斬。以防其變。

上周際五道尊[illegible]

韋論僱貸商船。自是職切身之事。然即此一事。便同虛領。敢爲台臺陳之。四月中。會總兵自行封船十一隻。向不相聞也。職親詣中左。編造澳中船戶。嗷嗷控訴。守待日久。賫糧乏絕。殊有可憫者。何同知於五月間。有票委縣丞封船。已封一十五隻。俱可載五六百石者。何同知以船小。不便衝擊。必須二千外石者。曾令職僱貸。徧訪諸澳。無此大船。即有之。亦不可得貸也。大都商船覓利。但知有利。衝擊何事。而樂於赴難乎。且撫盜嚴禁雙桅巨船。縱嚴責澳中。無不托故遣之說。而引以自避者。無米之炊。巧婦實難。職非敢弛於負擔。以違台命也。倘必須僱貸。亦止有五六百石者。在職當親詣諸澳貸之。然聞有旋貸旋放。惟賄是聞者。原無進兵勦賊之意。而徒剝商人之膏血。貪與狡并矣。惟台臺詳察而斟酌行之。日所稟許心素。今已見用于會總兵矣。素目下有稟帖來投。以招撫自任。其子基在監。職曾取出面諭之。令其父作速剿賊立功。聞賊首楊祿。向與心素爲心腹交。其功爲無可成也。

答朱明叔撫臺[illegible]

職以微材當劇邑。且値多故之秋。天實厄之。兩年之內。惟去春僅有半收。夏秋亢旱。一望皆赤。至今年三月間。饑甚。鄉村艸根樹皮食盡。而揭竿爲盜者十室而五。不勝詰也。去年撫賊楊祿等。原係鄭芝龍夥黨。祿等領龍銀。備器械爲賊具。及招撫之時。則撤出芝龍。龍之所以恢然而甘心于祿輩也。今龍之爲賊。又與祿異。假仁假義。所到地方。但令報水。而未嘗殺人。有微貸者。且以錢米與之。其行事更爲可虞耳。職以送考往府。趨推官習聞府卷。失事者曾不一報。即報。亦非眞。至念五晚間。蔡虛臺以手書見諭。稍悉情形。隨星夜馳歸。備文申報。自十九日至念六日事也。職再理前事。而洋言之。陳副戎率船一百念隻抵銅山會勦。盡行收入小港。先自立于死地矣。十九日因歡艘等兵登岸。失于哨探。賊初以二小艇假作漁人。泊

近兵船。遂舉火。未幾而大艦齊至。彼乘風而來。此鬬風而不能出矣。把總朱九龍被害。焚毀之餘。陳副戎止剩三十六船。奔入中左。念二日賊直抵內地。約有二百餘船。橫行無忌。其最毒者。偏搜各港民兵船。而一并焚之。以絕我追躡之具耳。數日之內。陳副戎與會總鎮閉門不出。意亦不能出也。鄭賊對居民歐敵俞負約之罪。必得楊祿、楊策。許心素而後去。其執說如此。至念七日放回兵船三隻。聞賊與一武弁有舊。故以此市德。實非毒之而歸也。是日午間。賊聞外洋有番船。遂率諸船出外劫掠。而內地仍有賊哨。乘潮往來各港。令人報水。廿八日各港稍寧。漁民敢于出捕。鄉民攜入城者。漸亦還家。于是會總鎮飛報在舖者一切撤回。其意未知何若耳。夫當此一無所恃之時。往來操縱。徒聽命于賊。而猶鬬捋敗以爲功。飾虛以爲實。將來之事。何以稅獨。如職一官。有何足惜。而海上生靈。眞足惜也。伏望台臺威靈獨斷。調兵固守。早一日則早紓一日之愁耳。黃翀去年十二月間被擒。詰之。隨已脫逃。頃四月初。復密行緝究。業幫家下海。不可縱得矣。餘當容職設法訪緝。另行申報。

上朱撫臺

鄭賊初四五兩日。大船陸續盡出大擔。竄在劫洋船也。然內地有小船數十隻。往來哨探。初六日賊船二隻。突入亭泥港。紛紛報水。職帶領健丁百餘人逐之。擒獲六賊。初九日蒙巡海道竿其首矣。其擒賊鄉兵。職遵憲賞格。當即賞給。更加花紅盃酒勞之。各地方人心。呼之立應。勃勃有方張之氣。皆台臺威靈所鼓舞也。中左城賊耽耽睨之。其意全在會總鎮。以是總鎮急欲回泉郡。發足四五次。被賊窺逼。不能脫身。彼向不憫于中左。且城中絕無餘糧。久而內潰。殉可慮耳。賊勢猖狂。救兵不至。職只有奉行鈞令。嚴保甲。練鄉兵。保守城池而已。雖窮如洗。巧婦難炊。職勸諭鄉紳監生。及富民好義者。各捐資募勇士百餘人以防守近澳。衆皆樂從之。楊祿與策。俱在許心素家。船鎮捉之不出。聞心素招兵自衛。賊亦未能遽攻。是亦可憂之事。激之不得也。此中鄉紳議論。與去年大不同。以昔當全盛。今當潰敗。昔賊以千計。今賊以萬計。台臺無事不慮其難。諸紳未有不攢眉而嘆無策者。百凡事宜。職敢不盡心以自爲計哉。嗣後消息。容職次備申報。

答朱撫臺

自初九日以至十三日。日日有擒賊來解者。鄉間人操利器。家有鬬志。神氣大振矣。十四日賊到五通地方。要登岸。鄉兵聚集數千搏之。賊各負傷而去。職召彼處鄉民。偏爲獎勞。令富者給貲。丁以器械。并助以飯食。賊至則合力追擒。人心無不樂從者。其有二三勾引接濟者。職已密訪捉獲。容確審申報。兩三日間。近縣內地。絕無告警。惟劉五店尚未靖。浯洲[illegible]方熾。蓋內地無可容身。不得不轉而之彼也。同安各澳。職密搜之。其船可載八九百擔者。尚有堪用。有可載千五百擔者三隻。係豪有力所管。向避入泉城小港。職已發封候取用。但此船必須兵以守之。而以器械火藥衛之。乃可保全。非是而賊謀叵測。甚可慮耳。

答仲道尊[illegible]

流賊登岸。職遵憲檄。竭力舉行鼓舞鄉兵。人有鬬志。賊亦畏縮不敢前。但近大海一二處。尚被其毒。蓋賊

倚海爲勢。追捕無從。不能如內地之易于擒緝耳。其賊目已奉令正法梟示。副是陸續擒獲者。不及成招面質。以鄉兵恨不能噬其肉。一成擒。便無復生理。況又加之以刑乎。以是未得申解也。近有勾引接濟數奸。即當成招押解。以膏斧鉞。許心素通透之罪。必不容貸。而目下招兵自衛。窟穴甚固。激之仍還本來面目耳。賊勢不知所終。前後左右皆爲賊傳遞線索者。言之甚難。容職伏謁之日。以陳其槩。

答朱撫臺

自梟示六賊之後。近地無賊登岸。惟劉五店與浯洲。賊隨意出沒。拿人報水不絕也。俞總鎮至同安。但閉門高坐。與之言則浮游支蔓而已。及彼渡海之後。賊數數至中左挑戰。而相傳以爲必攻所城。海道調兵往援。但苦單弱耳。許心素雖誅不待今日。今素與楊祿等俱在充龍地方同室而居。招兵五百餘名。局戶自衛。擒之亦不易。聞彼云。倘追之急。則有轉而從紅夷。是實話也。昨心素有到城中買米者。職緝之甚嚴。已將何修者現在枷示。近日聞其窘手。又求接濟于漳矣。斬根除蔓。必須寬之使不吾慮。聲色不露。而元兇授首。乃是第一策。不然。而激之生變。俞總戎愈藉以爲口實矣。伏惟尊裁。

答朱撫臺

紅夷船泊浯嶼。賊俱退至銅山矣。職細扣俞總鎮。渠云。夷之攻賊。確然可信。然聞賊與夷人往來如故。又事之不可信。不足恃者。楊祿今復出用事矣。黃贊卿係賊心腹。買小漁舟數隻。借哨探爲名。而時刻爲傳遞之計。數日內緝漁民廿四人。以爲賊也。及解總鎮。漁民控縣。職即轉申海道。職審而豁之。廿四人幾死而得生焉。夫通消息于劇賊。戮良民以希功。議劘而可使此人在行伍中哉。其如有力庇之者奈何。偏船一事。都中一二大老。以爲失人心。彼痛不切身。言之甚寬耳。使不偏而船能立辦乎。賊至而束手待斃乎。職專遞令行之。各船戶歡欣趨事。何曾費其毫毛。蓋船戶至今日。亦知犒海者賊。滅舟無用。而人人有義憤矣。人之爲是言。必感觸于一二偏案之不妥者言之也。惟台臺斷而行之。若議船在兵。職已對總鎮言之再三矣。

招回告示

爲地方事。照得海盜橫行。所在焚掠。今爲劇賊。昔皆良民也。人非生而爲盜。一念之差。便爾失足。從正有路。要在挽回。今與爾諸民約。凡有子姪弟兄在海爲非者。着父兄叔伯即去勸諭。歸家改過。便是良民。本縣樂與自新。既往之事。決不推究。且家園如故。骨肉團圓。幸天雨寬足。儘便業農。爾親戚而知返。回頭是岸。倘爲未晚。倘怙終不悛。無論將來沉淪苦海。即在今日。爾從賊之人。本縣業已按照數計。直待一一發覺。拘禁家屬。勒限招回。則一人從賊。全家落難矣。言念及此。各各猛省。及早招回。以保全身家。不負本縣撫恤之意。于計甚便也。本縣一點愛民真心。從無虛僞。素見諒于爾鄉。決不誘以歸路。投之法網。其勿疑沮。因循觀望。以貽後悔。特示。

上朱撫臺

近來賊以銅山爲穴。而招回者甚多。回本縣者。即令編入家甲。禁刁徒之挾詐。以安其生理。地方亦覺寧

靜。紅夷大船仍在洋口。前有烏船一隻來。賊以爲貨船也。而劫之。被夷人擒獲賊夥幾四十人。而其中賊首之精悍者。已貿與鄭芝龍。而所解廿餘人。大約被擄者居多。而俞總鎮且居之以爲功矣。賊有攜家小者乃賊首。而小賊不能攜。近亦未之有也。黃贊卿妻楊氏。已獲監候。訖令寄信招夫回家。有親兄珠爲已同去做賊。其他則疏族。或不便於株連耳。

答朱撫臺

紫台爺以夷攻賊。即商之海道矣。職竊呂宋助剿之船。來無可據。果夷賊自相爲難。亦聽其搏擊于外洋。不欲引之入內。恐騙狼進虎。且非法也。條陳之人。未可輕信。惟台臺裁奪。近聞鄭賊已據東粵之墩頭爲穴。崑湖之地。殺掠甚慘。而風汛一便。此地又不知何如。俞總兵耽巖堂之娛。甫云出汛。而旋已收入中左矣。洪都閫畢竟兒戲于主將。海道調之不得。事多牽制。不可圖也。王請與許心素結契。已坐心素之船。其船堅兵果。用之打賊。儘稱利器。即結契何妨。但恐一入其門。無不柔之骨耳。

答朱撫臺

寇在南澳。有陸續招回者。職着保長家甲。隨到隨報。拘同父兄與家甲。保領甚多。尚容冊報。勦之甚難。目前止有一解散法。職盡心圖之。但力單而勢孤。終不能副台臺之望。以是蚤夜焦思。而食不下咽耳。鍾斌突然而來。以求撫爲名。然不料修船器。求無不得。又出自俞總兵之號令也。至今日而劫掠橫行。賊船已至四十隻。職冀海道急圖之。稍緩益恐蔓也。

上周際五海道

頃聞俞總兵遣奸徒李光、楊尾等。齎送千觔大銃。計有陸拾門與鍾斌。則其餘器械之精銳。不問可知。若令漁民五百徒手搏之。能無糜爛之虞哉。哨官趙英。亦慣爲勾接。乃陳碁茂之侶也。所舉洪頂吾。翁想是引類呼朋。而所云三事隱身。則係實話。然此時之心。亦不勝誅。或喚洪頂吾數人給示招回。似無不可者。伏惟台裁。

上朱撫臺

洪都司之事。一至於此。非陳文煉收入府鎮內港。自處於絕地。亦不至於此。然何以獨敗在洪陳也。職向云大將貪偽。衆之忌嫉。必不容偏裨立功。竹樓陳於台臺之前。而不意其言之果驗也。台臺焦心勞思。竟爲匪人所借。殊爲可恨。然而徒疑何益。惟是從新料理。調發將兵。以揉倒懸。地方仰賴匪輕也。鄭賊尚未至。初五夜酉二從古浪抵涛美高崎。今在高浦坂尾驍掠。職督領鄉兵力禦之。想無能爲大害。所望撥兵齊集。以助鄉兵之聲勢。不啻雲霓耳。

上朱撫臺

賊至中左登岸。迎敵者止有浙兵。餘皆怯走。無一救援者。以是潰敗。是夜二更。俞總兵越城而逃。潛抵同安城外。賊已設計留之矣。兵船新舊俱焚。被牽無一存者。民房燒毀。流離載道。目擊心酸。職一官何足惜。但恐咽喉失守。全閩震動耳。目下團結各保。百計捍禦。所幸地方人心。尚存信義。呼之即應。然力單勢孤。

望救眼穿。惟台臺速調撥兵。指授方略。以解燃眉。

安中左示

同安縣爲安輯地方事。照得海氛橫熾。流離萬民。俱繇本縣綢繆失策。忖思傷心。萬無可解。但本縣素與爾士民相信。自揣數非我召。所恨力有未逮。不能出之湯火。而一點血心。枯而欲裂。我百姓必共知之也。聞此數萬豺狼。亦素知本縣治行。館切歸向。即此良心不泯。自宜引衆退避。且中左一城斗大。百室磬懸。豈云財賦之鄉。必非垂涎之地。爾百姓各自安堵。目下援兵即至。上司軫念甚切。誰非胞與。其忍置一隅于度外乎。本縣從爾耆老之請。不難單騎而來。第所城縣治。各有職守。勢難擅離。姑發一示。與衆共曉。凡城內外居民。同心協守。毋得驚竄。以貽伊戚。

通詳寬限錢免稿

看得同安縣。僻處海濱。山多田少。素艱粒食。兼之兩年荒旱頻仍。一望焦土。民困極矣。且頃因海寇結䑸。流突內地。如沿海浯洲、烈嶼、大嶝、澳頭、劉五店、中左等處。焚掠殺傷。十室九空。流離載道。加以今冬不雨。二麥未種。百姓益惶惶無措。睹此淒慘景象。真令人鼻酸心裂。欲身代而無從者也。今據闔縣士紳一呈。委係流民圖繪。痛在切膚。但查本縣庫藏若掃。賑無可賑。發糧催徵如刮。鐵無可鐵。而所可徵調以蘇涸轍者。止在緩徵之一法。如七年額派軍糧兵餉。原奉逐徵分限。按季徵解。冬季應完五分者也。今求暫寬二分。候明歲春夏有收。并限追補。庶上有寬徵之惠。而民紓剜肉之苦耳。至於魚課額繼三百餘兩。渡稅額銀四十餘兩。偏海皆賊。民無片帆可以往來。商販生理斷絕。錢糧何辦。合應題請暫蠲一年。以延海濱殘喘者也。本縣獨當災傷之衝。別縣自難引例。惟望破格拯援。以寬參罰。合就請詳。

與黃東崖同年

昨入郡劇欲晤晤。以地方告警。匆匆遄返。不及登龍爲歉。弟以蘇質而當衝險。岌岌乎不自保。所恃小信小惠。以鼓舞鄉兵。自深青以至近城。以萬人計。人人奮勇殺賊無數。庶幾有臂指之勢。然而孤旗空拳。事纔不可知也。陳照老招安之議。造福固匪淺。然聞賊望甚奢。何以結此局。反覆思之。眞食不下嚥。而寢不貼席。終未敢贊一詞也。

論鄭芝龍

本縣生平心事。以眞實待人。並無一點浮游。眞可以對天而質人者也。忝有地方之託。稱民父母。其肯改素心。而以虛誕從事。自同以來。已更四歲。其爲百姓所知不待言也。歷閱來揭。爾爲俞總兵所激。本縣亦已詳悉。爾果實心效用。芟除夷寇。地方享一日之安。豈不甚願。但事有可爲有不可爲者。如爾所稱水操遊擊。此朝廷選授之官。非撫按所得而主也。即如府州縣令。撫按得而薦劾。非請旨。撫按不得而陞降也。今爾求之不得。輒思自泉而興而福。一路騷動。何所不爲。然有害於無辜之百姓。無益于一己之功名。且愈決裂。事愈不可收拾。豈非所以自爲地矣。爲爾之計。只宜解散。立功將來。前程自不可量。正不必一蹴而求顯榮也。予爲地方父母。故以忠言勸勉。其清夜思之。毋忽。

上朱撫臺

自俞總兵來城而逃。往漳之後。外迫于賊鋒。入中左不敢。內迫于衆怒。棲高浦不得。乃住深青。四五日。旋至同安歸府城。稱病杜門。誠如台臺所料。并不能了撫事也。兩道議撫。而屢遷其說。蓋賊之志驕而欲奢。亦知必不可從。而揆情度勢。萬不得已而爲之。此非職敢出諸口者也。同地自深青以至苧溪。五十保鄉民協力。團練以萬計。有賊至。不呼而集。聲震如雷。殺賊無數。不待賞亦不勝賞矣。近城三十里內外。賊亦相戒勿犯。如此氣勢。一隅可恃以無恐。然此皆鳩形鵠面。家無一粒之民。兼之荒旱爲殃。又可慮也。捍禦之策。伏候台示。

上趙芝庭按臺　諱光

昨蒙憲諭。隨即細叩諸鄉紳。曾台以遊擊許鄭芝龍。諸紳力爭其無。而原來則無可案也。職聞撫議已定。而所以撫之者未定。昨俞總兵差人發劄令北散。爲而不言何以散。復差官往撫。而未知何以撫。非台臺威斷並行。毅然主持于上。不幾于道旁築舍乎。

安各地方示

爲休息地方事。照得海波不靜。兼旱魃爲殃。百姓惶惶逃竄。饑殍相望。本縣恨不能身代。今上司甫議招安。海蛟已斂。而甘雨下降。正値農工告急之時。切身之痛。少紓萬一。爾百姓各自趁雨力田。不得紛紛搶擄。凡縣關詞狀一切。暫緩審理。差人下鄉騷擾。即稟究責革。惟是上司批詞。一二關係重情者。勢不得久稽。爾等速自赴縣審結。免致差擾困疲之餘。合富安息。爲此特示。

與鄉宦黃元厓

去冬曾借尺一申候。想已塵台覽。聞是時事日非。自貪懦無恥之將。養成癰疽。一朝而潰。有言之可痛可恨者。十二月初間。鄭寇復至中左。將逃兵散。船器俱爲寇資。所城若累卵。而縣治亦皆岌岌。所恃平日區區小信。團練鄉兵。一呼而集。奮勇格鬭者數萬人。殺賊無數。賊是以相戒。三十里之內莫犯。而內地俱得無恙。然沿海一帶。鞭長不及。受害竟無了日。且賊已舍此而挂帆北上。其叵謀有不可言者。兩臺從郡中公議。不得不議撫。今已斂蹤而將來正未可知。同地西南一角。悉爲犬羊狐虎之場。不肖撫膺芒刺。眞食不下咽而寢不貼席者也。台臺其有以教之。不肖苦海之慈航矣。秦迂拙廢人于地方無益。特以百般勞苦。頗見原於兩臺。而風波難測。所恃萬間鴻庇。有天上貴人耳。

上朱撫臺

職生不逢辰。偏旅饑饉。頻年不解。深歎補救無策。幸藉台臺切如傷之際。百方捐賑。加惠窮民。此從來未有之德意也。職所請倉穀。已蒙批允。隨即于十一日招集饑民。在梵天、東嶽兩處給散。每日約有五六千人。日每人給米四合。蓋煮粥則強弱淩奪。有不食者。而散米。則雖極老極幼極饑之民。無不均足。此職躬親區處。有法以行之。俾人人得以食台臺之惠者也。西界有麥可食。倘不待賑。若東界則近而馬厝巷。遠而浯洲。職定于數日內。親履其地。查眞正貧戶而高下與之。務期沾被。必不使徒有賑濟之名耳。鄭寇所

散。稅不可聞。目下約有萬人未散。昨有一稟致張輔晉云。竹蕺見文移中。有借撫爲觭等語。衆皆疑武。職以爲當此之時。未應使之疑也。職何日之間。只行賑濟一事。而未撫時之戒備稍弛之。彼寇全在偵職之動靜。以爲疑信。不如此。不能堅其信也。此時以此法聯絡之。或可收之爲用。或可徐起而圖。著數皆未可定。審局全盤在我。庶幾于聲色不露之義有當乎。不然。而不密害成。有不忍言者矣。何同知十六日往中左。調停其間。至誠足以取信於彼。或者不虛一往耳。此就撫事而言也。職又有疑焉。十五日曾令人往中左密訪。有陳亥紀、李魁奇各懷異心。船隻叛出者三之一。糾結積盜李梅宇陳盛宇等。勾引紅夷入內爲難。其說不知眞否。若果然。則中左竟爲戰場。同邑彈丸。不危若累卵哉。台臺何以教之。

上朱撫臺

中左撫事。俱何海防肩之。職所以不越俎料理者。正欲力持法紀。使彼知憚而詳加商搉。以萬全與海防。則職蚤夜關心者也。近何同知云。船器分撥。已有頭緒。議留之兵。俱經點過。但又云。猙獰之狀。驕蹇之態。自不堪睹。則狼對噬人。時時可虞。非有重兵以彈壓之。其變將不可測。望台臺爲善後計。庶於此局稱完耳。

復張遊擊

途次相晤匆遽。未盡欲言。歉歉。不佞昨往莆陽謁朱道尊。諄諄以撥還船器爲第一義。今未知其作何分撥也。使聞幸以見示。聞窩衆未散。且李魁奇之橫。即芝龍有未能約束者。然乎否乎。志大者不惜小。芝龍今日豈不當與雞鶩爭食矣。麾下其開諭之何如。諸事以速爲貴。遲則爲蔡念生、亮高明之所洞悉也。方之驕母及增巳召保縱還。受此上臺鴻恩。何以爲報。不佞有數語諭之。詞義俱嚴。想已悚惕。總之。前爲法外之人。今爲法中之人。自須盡滌腸胃。打起精神做事耳。

上周際五道尊

中左撫局幾僨。止因陳沖紀從中挑撥。今被芝龍窮家手刃。附沖紀者。俱已鼠竄。可見芝龍報效一斑。甚快人意耳。但查船器。堅好者竊之而逃。所存僅十之五。亦半屬不堪者。常聞芝龍亦自流涕稟訴防館。所恨沖紀之死不蚤也。日來高浦所叛撫者。與船出海。仍復勒人報水。職密訪賊船所泊之處。令十八保鄉兵擒之。火其船四隻。生擒燒殺者纍纍。職星夜率鄉兵。直搗其巢穴。衆皆受剿矣。各澳叛撫流劫者甚衆。澳民合力擒殺者亦多。即日當備文通詳也。

答何海防

聞銅山蟻聚。不減於昨年。而石湖焚劫。又已見告。將若之何。此日正芝龍報效之秋。豈得泄泄聽之。職早已稟撫臺請兵擇將。兩日內當有消息。各鄉兵之擒殺叛撫者。不一而足。最快者。是劉五店背水一陣。火焚水溺。以百餘人計。即日備文申報也。

答張永產遊擊

叛撫之巨魁已殄。其見以賊攻賊之一斑。亦麾下鼓舞之力也。大教云。危疑洶洶。此又從誰生。叛者自叛。

順者自順。各守地步。正不須黑白眩亂耳。澳人水戰火攻。萬目所共睹。絕無可疑。永寧告警。職守茫然。請兵分駐。麾下先得我心矣。

上朱撫臺趙按臺

惡生林獻采。造孽多端。而挑夷勾賊。其滔天之罪也。同奉憲諭擒拿。因賊勢未殺。急擒之。恐以激變。以是優容至今。今已擒之矣。仰佚台臺。即賜斧鉞。以除此狼。庶幾懲一警百耳。

靖海紀略卷之二

答衆鄉紳

不肖泰迂拙成性。受事以來。獲戾於長者。指不勝屈。兩冒之恩。豈不知感。若林獻采一事。上臺久已屬意。昨特借此以餌之來。今果投網。想人怒天誅。斷斷有不容逃者也。不然。以青衿而妄意與釋之乎。惟諸台臺亮察。宥其怨縱非生成之賜侈矣。

答何海防

職仗台臺之靈。多方料理。少獲處堂之安。感庇匪淺也。但昨道尊所發審撫賊蔡明等七犯。語語吐自肝膈。且衆口相同。劫掠米船。萬無可疑者。此必出於鄭芝龍所不知而後可。如果知之。而有此舉動。奈何言撫也。三尺具在。職不敢私。豈偏與之爲仇乎。此後鈐束倍當嚴密。煩台臺申諭之。

與李任明（保譯前令然）

泰材本鈍。庸地當衝疲。百凡苦趣。爲令者所甘受。且台臺業已身嘗。無煩泰蛇足其舌也。獨至今日。更有可駭可愕者。連年荒旱。斗米二錢。而大寇連綜劫掠。丙寅春夏之間。朱如容撫臺議撫。而俞總鎮助寇養亂。與不肖意見相左。幾爲其所擠。幸按臺周夏老力持之。而失意之中。番成得意。此夢想所不到者也。丁卯四月。鄭寇闖入。烽火三月。中左片地。竟爲虎狼盤踞之場。七月寇入粵中。九月間。俞將又勾紅夷擊之。

夷敗而逃。鄭寇乘勝長驅。十二月間入中左。官兵船器。俱化爲烏有。全閩爲之震動。而泉中鄉紳不得已而議撫。數月之內。斗大輪山。竟無一兵之援。斗糧之給。祗有鼓舞鄉兵。一呼而千萬人立應。與賊格鬪。庶幾有以奪其膽耳。近雖云撫。而數千劇盜。蟻聚豊門。將來竟不知作何結局。守土者但知有守。聯絡衆心。共爲捍禦。賊之畢來矣。近有惡生林獻采。勾賊劫夷。撫臺嚴令緝獲。不知其爲林亨萬中表弟也。以是開罪垢孽。巳廿篆面。風波恐在轉眼。亦爲之而已。台臺更何以救之。

定商人穀價告示

照得閩地穀少人稠。專取資於粵。商人揚帆而來。倍獲而去。則不惟閩資粵。而粵亦資閩矣。向因廣穀不通。以致價値涌貴。今鄭芝龍護送穀船。專以救我同民。乃奸牙揑商。揹勒高價。數日曾無交易。是乘我之急。而要之也。殊非商民兩利之意矣。今本縣親中酌處。每銀壹兩。定穀鄉斗一石七斗。商人利巳數倍。而我同民庶幾少有旦夕之需耳。如牙行貪壑。猶然未塡。故寘與衆爲難。訪知爲首之人。定行重責枷號。此時悔之。悔有及哉。粵人同人。均屬一體。惟爾等量情通融。毋致彼此參商。本縣之心安矣。

上朱未撫道尊（諱大典）

林獻采惡跡素著。今春海上劫夷勾賊。更屬地方安危。撫臺得之採訪。嚴諭密拿。勿令逸走。乃二月間事。職但知此惡之不易擒。而竟不知其爲林亨萬之表弟也。被獲之日。亨萬差幹五六至縣門內拿差役到家毒打。始之以板。繼之以棍。遍身幾無完膚。職受此辱。豈能一日苟留哉。正將申文乞請罷黜。而以各鄉紳舞吾媸痛哭流涕。遂爾轉念。且時方多事。不敢借此抽身。以負上臺噓培盛心。此職一點血心。絕無一毫粉飾者也。職細思之。海上寇至。則束手無所措。奉憲緝獲。又覆陽不可問。左難右難。卑官雞肋。有何足惜。所可惜者封疆耳。非仗憲臺力爲主持。將來之事。益不可爲矣。

上朱未撫道尊

鄭芝龍疑懼不定。一則疑新撫臺之到。撫事不就。一則疑陳盛宇與周三合黨夾攻。勢孤力單。性命不保也。至於賊夥流劫。到處生事。非惟芝龍不能約束。即儼然一將官。亦苟且阿附。曾不敢發一介規正之。其行事巳爲賊黨所輕。枉己直人。萬無是理耳。台臺必風聞其槩。職不能爲之諱也。前月念一日。有劉五店小漁船四隻。至古寧大洋捕魚。被賊擄去船一隻。魚船歸報本澳。次日。約令漁民僞船三隻。扮作客船。到前日被劫洋中。賊果僞小艇四隻。將船鈎住行劫。漁船中埋伏之人。執械齊起。兩賊艇逃去。兩艇之賊。赴水溺死。艇即舉火焚之。正在鬧嚷之時。適有宋輔國。乃鄭芝龍之家長老。自石井回來。望見焚船。以爲賊也。揚帆直衝。魚船之人。又以爲賊夥之再至也。幷力格鬪。此衆彼寡。力不能敵。魚民將宋輔國等十五人盡殺之。此時並不知其爲輔國也。彼此對壘。勢不兩立。亦迫于不得不然。萬無抵償之法。張都司危言恐嚇。職姑應之曰。自當究處。刻下且拘漁民一審。意欲將三四爲首者暫羈之。以塞撫賊之口。亦一時權宜之計也。芝龍揚言率衆賊報仇。職語之曰。如芝龍靜聽處分。乃不失爲撫。若果有報仇之說。仍是劇賊舉勦。且我百姓。豈待束手待斃。即令澳民合力齊心。以防不測。而澳民知是騎虎之勢。公然有鬪志矣。查劉

五店壯丁不及千。連結十三保之衆。則有萬人。團練之法。不讓十八保。料鄭芝龍。不得與之爲難也。職對澳民諄諄開諭。事體如此。悔不得。怕不得。爾豈有何難免之罪。縣官決不庇撫賊而仇良民。速來赴審。不可逃避。澳民亦各點頭。但職恐弄撫賊之意。可由而不可使知耳。職狂瞽之見。其於時宜理法。不知何如。惟台臺開誠見示。

示諭劉五店

爲地方事。照得沿海居民。以採捕爲生。自海氛不靖。我百姓生理日索。計無復之。一年于茲矣。近大寇業巳稍解。而小寇竊發。漁民受其剽擄。爾劉五店僞船出海。爲勦除之計。不謂宋輔國之船相觸。彼此認以爲賊。而輔國寡不敵衆。一船十餘命。或溺死。或搏死。殊足稱冤。然爾輩實不知爲輔國之船。而故殺之也。此段眞情。官府所諒。聞爾疑懼不定。訛言鄭芝龍率衆報怨。不知芝龍業巳爲官。報怨原非官法。眞心歸順之人。定不出此。爾百姓靜聽上司處分。不得日夜惶惶。以誤生計。但賊夥流劫。不一其類。即如初三夜。黃宜仔、王孫治一夥。搶奪爾船隻。殺傷爾父兄。不軌之徒。且惡難測。爾等曾同十三保團練守禦。自是各保身家之事。遇警擒獲。固不得懲咬而廢食。分別好歹。亦不得恃衆以凌寡。此後凡有被執者。赴本縣審明。以憑法處。不可擅自搏殺。至于臨陣對壘。彼此勢不兩立。又不可取必于生擒赴審也。本縣念切民隱。爲爾謀。甚于爾自爲謀。爾百姓其各遵守毋違。

與顏同岡

近來兩臺議撫有號。海氛少靖。而中左片地。尚爲犬羊蹂踐之鄉。未知當事者。作何安頓。此輩肆毒于地方。其怨不可解。調劑殊費苦心。且有借撫以作賊。此撫而彼叛。勢不得不用兵。夷而兵之則無一兵無寸鐵。不過仍用吾父老子弟兵之而巳。所幸上臺見信。殲殺無數。而鼓舞不倦。即有一二不濟事者。從中股慄。而職濟之。以爲無他變故也。撫賊于是懾而定。且爲吾用。而擒賊報效。目前亦儘可觀矣。其後來變態。則不可知也。幸有以教之。

一守城議

自去年海寇焚掠中左。各處流突。本縣彈丸孤懸。並無一兵之衛。岌岌乎不保。該縣日夜登陴勸諭。鄉紳士民。稍稍溫飽者。各出家丁。多寡有差。每夜上城。支更看守。一切販鬻貧民糊口不給者。免其上城。于是貧民咸德。即一二無賴不軌之徒。亦俛首嘆服。雖髮報旗室。而安堵無譁。

上熊心開撫臺（諱文燦　以戎政之卷）

中左之去縣城也。不過六十里。自去歲十二月潰敗以來。巳踰半年矣。撫臺無兵。而西南一隅。竟爲犬羊虎豹之場。職擁此一身。以與賊對壘。而此賊之變詐。未可以常情測也。始而挾撫。繼而要劄。又繼而擇官。眞如驕子之于慈母。求之不得不休者。職孤城蕞爾。止恃陸地鄉兵與之抗殺。僅延旦夕之命。而海上毒談如故也。自泉紳議撫。而既撫之後。就撫者猶然著服包紅。露刃殺人。叛撫者。盜器盜船。剽掠四出。澳民撲殺之。不啻數百。賊口口糾衆報怨。地方惶惧無措。職大言以恐賊。曲諭以安民。乃不至于激變。而其禍

正體條未已也。近日之刦財殺人，未有不出自鄭芝龍之散夥者。迅執之則得矣，少緩則逸而走。鄭寇為窟。鄭寇非民非兵，不隸于有司，不轄于遊寨，職既不便于行移，又難于勾攝，將奈之何。且此地受其荼毒者甚慘。家怨戶仇，面面相對，令此一方百姓，與之絕無芥蔕也最難，而職之調攝其間也最苦。卽鄭寇巢宵立功報効，而此地必非久居之所矣。且也人聚則易譁，撫之必當有以散之。或南路、中路、北路，各處調發，黨與既分，邪心自息。効用自當倍舊耳。細查兩月之內，夷船屢進屢退，不可方物。鄭寇乘吾內地之空虛，而陽為恐嚇之報，陰結腹心之欵。欲問之而有不可問者，萬一挫夷播難，空舉無應，為毒滋大。同邑為泉南門戶，關係匪小。職能禦之于山陸，而不能禦之于風波。非選將練兵，急為補捄，海上之事，不知其所終矣。迫切之極，忘其縷瀆，伏惟台鑒。

上熊撫臺

近日海上流賊奪船出洋，劫掠語洲渡散之處，又紛紛見告。舉皆中左未散之夥也。今日中左並無一官。卽諸寨之中，有官而同于無官。鼓噪者不問，逃出者不問，法紀至此，已蕩然無復少存，何以致之。總之，將官苟且貪昧，有以招之悔也。為今之計，急欲得賢將。而賢將安在，又無如急練兵。而老弱者不可練，將汰而招之，沿海皆賊也。招賊以為兵，誰別其非賊者。此又難之難矣。職蚤夜思之，但見瘡孔百出，而不知補捄何從，惟台臺有以教之。

上熊撫臺（李魁奇與鄭芝龍同夥，撫因分贓不均，魁奇叛去，乃戊辰九月間事。）

李魁奇率戰大小船百隻，住泊中左外較場，招聚賊夥三千餘人矣。職令各鄉總督率鄉兵數千人，于要路堵殺，賊不敢登岸。初六日，鄭芝龍自劉五店而往石井，招募鄉兵數百，借本縣船五十餘隻，以為剿叛之計。初八日，芝龍封銀二十兩，與劉五店澳長高大籓，要募鄉兵五百名。職令大籓還伊銀，答之曰：汝輩眞能發憤勦賊，鄉兵自當助一陣，何須銀為。以是芝龍感激思奮，膽氣甚壯。初九日早，芝虎先駕石井魚船至中左。魁奇聞風而遁，今已退出浯嶼外洋，早晚聞芝龍聯結劉五店漁船，卽至中左矣。叛賊黨內有與芝龍密者，可為內應。且郭芝葵大發憤悔，此中機括甚可乘也。職思之，芝龍與魁奇萬無復合之理。撫魁奇不如助芝龍，若得成功，使可入告。不成，乃若輩自相殘戮，我可以享漁人之利矣。

上趙按臺

撫寇自春徂夏，叛服無常。其力盛，其志驕，其謀詭祕，而不可方物也。惟是與吾民為難者，吾民能抗之，幾經折挫，而稍稍斂戢耳。然中左彈丸，悉為虎狼犬豕之鄉。其衆尚以四五千計，求所以解散之而不可得。蓋勝郡之人，主于殺賊，但不能殺對壘之賊，而專殺受降之賊。以是阻其歸路，而止以撫賊為窟穴。戀戀于中左而不能去耳。目下賊夥蜂起，而泉南近地，竟無一將一兵，以為自固之計。若將以海上齊子一月推與鄭寇者，而鄭寇鳥盡弓藏，輔車相倚之說，胸中未能卽破，非威惠久孚，彼豈肯窮追直擣，以為立功地哉。職務在剿撫，蚤夜思維，未知補救，惟台臺明以教之。

答項元海

弟三年以來，日與賊構難。去冬以及初春，尤大費撐持。四五萬之衆，蜂擁治遍，大將逃矣，偏裨擄矣，日兵抱頭竄矣。弟惟是率父老子弟數萬之衆，以撲殺諸賊，賊於是相戒，勿犯同城。而四郊稍得安堵，卽今春招撫之後，驕賊之氣，倘未肯降。弟率鄉兵，有犯輒撲之。地方同事者，爲弟股慄。弟曰：不然。必如是而嚴吾撫者，可為吾用也。而撫衆於是遂定。今且知報効以自贖矣。此皆弟一片血誠，素信於下民，幷見信於上臺。率意行之，幸免於罪戾耳。若官舍蕭然，原是書生故我。弟每作書寄親識云：他人做官帶金銀回來，我做官保全性命回來，便是鐵漢。今日諸上臺亦以弟為正人，庶幾無負于大君子之教。是以甚萬里之相思者也。來教情形危迫，不異于弟，以義撲之，天之所以擁護有道仁人者，定是不爽，毋容攢眉也。

上蔡五岳道尊（諱善繼）

勾引紅夷者，職素廉其人，而雄長無過于許心素。其族許心旭，乃心素之堂弟，心蘭之親弟也。俱係勾引巨奸。但口下奉撫示追牌，追心素、心蘭贓銀五千兩。職方百計以誘之完，若卽行拏究，則彼拏者不肯協助完贓，未拏者咸有抱頭奔竄，而贓無可措手矣。或俟追贓將完之日，擇其尤者而治之，庶于事稱便耳。又蒙台諭兩驛鏟糧，其苦未易以一言悉者。大輪一驛，受中左之累甚大，始以紅夷，繼以海寇，上司往來絡繹，而總兵參遊之答應更繁。數年以來，驛夫逃，驛馬倒，驛官終日泣訴，要逃不得，求死未能。二年差銀已透支五百兩矣。刻下透無可透，將來竟不知所終也。至於深青驛，則不可以大輪驛比，無中左之累，而祇應漳湖之使客，驛夫驛馬業戶具在，一月之內，應付幾何，餘皆安枕食糧之日也。安得照大輪必求接月領銀乎。且今年站銀，已發四分之三，所未發者僅一秋季。目下微比，卽當給耳。大都過往者，需索無已，而驛官以縣官低徊，一種苦情，非臺明燭，不敢縷縷瀆也。勾夷姓名，先以所知五名開具，幷祈詧覽。

上蔡道尊

撫賊李魁奇等，蒙鈞示弔點。鄭芝龍三次弔取聽點，魁奇等抗不俯就。芝龍心疑有變，遣往石湖一覷。而魁奇等將船盡行駕出矣。意欲先至中左，搶奪芝龍之資。而芝龍從陸路馳歸，初四黎明到中左。將魁奇等家屬拘入城中，其居魁奇等船。初四午，方知鬧芝龍拘留家屬。撫賊一半在船，一半登岸，燒毀較場諸舖戶，搶掠財物。芝龍僅有兵六百，脩整軍器防護。其中情態，總不可測也。賊船泊在中左，如此事變，將何結局乎。職差人偵探，所聞如此。

上熊撫臺

近探得李魁奇船泊銅山，船上賊衆，凡係鄭芝龍親兵，盡殺之。非賊無此辣手，非賊無此慘恨，亦足明天道之不爽矣。郭芝葵和仲巳被魁奇手刃，緣郭芝蘭逃回中左，疑其與芝龍為內外應援也。信然，則賊極相殘。頃刻立盡耳，何足慮哉。鄭芝龍募兵千餘，不惜厚餉以養之，以急急造船繕器，彼急于自衛，而我亦與焉。刻下地方可無虞也。職向謂芝龍大病在驕吝二字，經此一番，可以鋤驕，可以破吝，而今而後，庶幾可馴服之矣。若其真情，原不可測識。但芝龍好與豪門貴客酬酢往來，沾沾自以爲榮，巳大費錢炭，今日腰而俱黃矣。苟一旦輕割之，而有他腸乎。況寇仇在外，耽耽視之，至今日而門路已窮，卽欲不歸漢不得。

揣此情形，職所以謂聽助芝龍，而思威操縱，隨時變化，台臺自有妙用，非可一格拘也。斷與都閫與芝龍最善，魁奇叛後，芝龍見王糧館，氣象行行，盲背倚倫體面，及見張，則失聲大哭，此足以見其眞肺腑矣。今日芝龍之事，從吉之張都閫可也。箚各寨遊，處處殘毀，擊剿不能一蹴而至，今芝龍有以窺我之弱，而肆其傲，多方要挾，終是可疑耳。

答蔡道尊

同安各澳漁舟，不皆可用也。精銳在前者，止一劉五店三十餘舟，七百餘丁耳。即處處編成隊伍，亦非可以隨意調遣者。至于商船大者，被賊燒毀數艘，已無剩板，僅存者每澳數隻耳。澳册上有名而無船者，蓋船毀而偏存挂一空名，以追之完餉。職每一撫此，方惻然動念，愧汗滿身，又何從而編成隊伍耶。且此所存之小船，商民藉以糊口四方，朝東暮西，往來無定，非若漁舟之採捕，各有定處，可以一呼而集者。即編之，似亦無濟于緩急耳。助魁奇叛者黃斐冲，止有一親兄，前被鄭芝龍殺于中左矣。其他疏族，不關痛癢，無可監禁者。統撿一著，昨年屢試之不效，正苦無得力人，且此時賊之叛志甚堅，必不肯爲我而下此毒手也。相機覩變，倘有一得，自當仰佐高深耳。

答蔡道尊

漁船册尚未編成，同安澳多而路遠，且此時出海採捕，不在澳者居多，一時難以取辦也。昨蒙撫臺憲劄，其意急於至海上，謂須壯丁數千，船數百，皆不易承當之事。職以精銳千人應之，船則止二三百擔漁船數十隻耳。至于商船則寥寥矣，以被火三劄，十不存一，與曾南還之未經殘毀者，不可同年而語也。近日私販之船，細訪之，杳不可得，蓋寨遊不能拿賊，而能拿私販，即有奸商，亦股慄而不敢出矣。鄉兵似不可另編册，其出闘全在地方官之鼓舞，與如臂指之使，一毫勉強不得。一編册，則人皆疑畏，以姓名一入于官府，而號之爲兵，其身恐爲官府有也。鄉民意見固然，職姑與相安已耳。台臺以爲然否。

上熊撫臺

叛賊李魁奇與陳盛宇、周三、鍾斌等，聞已合綜，然其心參差不一，合亦速離，其間有可乘也。昨聞魁奇投稟于南澳鄭參戎，有投降之說，又聞欲縛周三、鍾六以獻功。賊態變幻，總不可信，然總皆可圖。職與本道及海道多方謀之，必有以分台臺之憂也。漁船册已編成，然不皆可用，職另選壯丁慣海千餘人，以聽調發。此緩急可仗者，其中精銳絕倫，止劉五店五百人爲最耳。若鼓舞直前，則恃有台臺威靈在也。

上熊撫臺

叛賊李魁奇與各賊，雖曰合夥，泊船仍自分綜，有三百五十餘隻大船，內不過五十人，小船止有六七人。船雖多，而賊自少。以設計招回者多也。細偵陳盛宇與郭芝炎，似與芝龍有暗通線索之意，然非懸懸可信者。前月終，李賊發小船四十隻，近鎮海浯尾，探聽消息。芝龍于廿八日，傷大船十五隻追之，聞風而遁。初一日，芝龍調大船十五隻出海，與芝虎合綜，招募勇壯，約有三千人。芝龍兄弟同心，其氣甚銳，事必可圖。劉五店漁船三十隻，壯丁五百名，職初三日到澳，親自督發，已給發十日糧，每人日給銀三分，俱捐職

俸，不動公帑半文也。附近中左鄉兵二千餘人，職令社首領其事，每十人爲一甲，一人規避者，若甲必報名，以軍法處之，地方亦可無慮耳。

上徐魯人道尊

賊洗劉五店一說，昨防館傳語，職心非之。洗之一字，不宜遽出之口，不意其見之文移也。職恐搖動地方，但當使之協力有備可耳。職于初三日往劉五店，督發漁舟三十隻，壯丁五百名，給以十日糧，協助芝龍出海，壯彼聲勢，嘗俟其至，不如禦其來也。本澳有三社，約有三千人合力防賊，萬一登岸，自能擒殺，無足慮者。練定防備，是今日之事，周張誕謾，助彼賊威，殊可恨也。

上蔡道尊

賊漸近鎮海矣，幸連日北風，不能直上，鄭芝龍得以次第發舟，皆好機括也。中左軍畾，附近鄉兵，約有二千餘人，分爲三十二社，職令其每社立一社首，每十人編爲一甲，已親往料理矣。十八保雖中左何遠，且各保只可自守，調發不得也。劉五店漁舟，職于初三日到澳，集者老商議，此澳壯丁，亦不過千人，對面中左，東南則爲浯嶼，此賊必繇之門戶也。芝龍亦在此偵賊，一有警息，漁舟于此應援，七十餘舟，齊心協助，但遠離不得，恐其流突，顧彼而失此耳。職尚慮此澳當賊之衝，須會近鄉各保以援之，庶幾壯其聲勢，爲無失著也。

報熊撫臺

初八日，鄭芝龍同劉五店漁兵六百餘名，于鎮海外洋與李魁奇大戰，擒獲賊船四十餘隻，擊沉八十餘隻，賊衆溺死無數。初九未時，漁兵奪賊飛報，魁奇脫逃南走，芝龍同漁船乘勝長驅，想不日即就擒也。

上蔡道尊

職細訊澳總許克俊云，此日賊船約三百餘隻，若站定對打，勝負竟不可知。虧他望風警遁，以是得有斬獲。大約猖獗敗局，全在逃之一字，而今日鄭芝龍可謂儌天之倖矣。此番小勝，正不足喜，然亦可破賊膽。賊頗供吐叛夥暗通線索，或有可擬。芝龍分付漁民，賊船有下頭纏者，切勿擒殺，意可知也。許克俊等擒獲活賊三十餘名，另三船被黃贊卿奪去，職戒漁民貪之不言，恐以爭功開釁耳。許克俊超然漁民之上，似乎可用者，或即著彼統領各澳壯丁，遇警即在劉五店取齊，連綜出去，庶幾無參差前後之弊，非借台臺威靈，給劄冠帶，各澳未必聽命也。伏惟裁奪。

答張遊擊

昨得捷報甚喜，喜其落寨賊之膽，以我擒獲巨首地也。但小勝而懈，兵家所忌，且怨毒愈深，叛賊益甚，耽耽之際，鄭芝龍倍當以新官膽，不佞仍行令漁舟助其聲勢也。麾下蚤夜勉勵之何如。

上徐道尊

井尾之戰，雖是小勝，然亦足以破賊膽矣。鄭芝龍所報俱實，以漁民耳目難掩，不敢文飾其說也。十三日，賊復連綜，泊入烈嶼，芝龍整搠成列，與賊相距半里，彼此不交鋒，停泊一日。夜有東北風大發，賊仍開駕

外洋。彼處居民。登山頂。細數賊船。大船止三十隻。餘皆小船。共計二百餘隻。賊心散亂。不敢角鬬。乘風迫歸。揣摩似亦不難。但芝龍船止二十餘隻。漁船五十餘隻。衆寡勢殊。終無厭氣。窮追。望台臺弔南日寨船二十餘隻以助之。或可計日收功耳。蓋芝龍之銳氣。在此日可用。不然。而持久則氣衰。援寡則氣弱。使其不進不退。僅僅爲株守門戶之計。恐非算也。

上徐道尊

昨有鄭縣被擄吳鳳等三人。在鎮海逃回供云初八日之戰。殺死溺死者數百人。目下有南風。定是復來。勝負在此一決。芝龍船俱在浯嶼迎敵。漁船仍佐之。刻下必有消息也。吳鳳等云。鎮海過來。並不見接濟。銅山一帶日日有小船。載酒載豬。并綾紬綢段。變與賊衆。今賊船火藥將盡。安知無載火藥而接之者。職素知此接濟之奸。半出于奸民。半出于武弁。奸民酷于射利。武弁但求免禍。海上之事。日壞一日。俱在于此。若不多方禁緝。靖海正未有日也。

上蔡道尊

兩日內有從賊逃回者。職細訊之。各賊盡數南去。想此時在揭陽矣。其意在于劫米穀。備火藥。待爲尾大船。春風之便。必圖再舉。大可慮也。及此而多方偵備。乃克有濟。幸台臺示之方略。職敢不蚤夜圖之。

申飭撫臺捐助造船

看得同邑公帑。素無積貯。兼之搜括以來。並無餘銀堪動。該縣即欲申請。而無從也。且頻年海寇焚劫。戰艦一空。該縣尤當被害之衝。請繼禦侮。較他縣更倍。但同舟念切。而螳力無幾。願捐俸貲。親自料理造巨艦一隻。撥充禦遊之用。聊以抒共濟之一班耳。

海上近事與賓東曁丁晉初　顧同衡林族華

鄭芝龍自受撫以後。其餘黨未散者。尚多野性。有犯者。不肯付鄉兵殺之。不可勝計。爲是稍稍知悍。不意其同夥李魁奇等。爭分賊貲。以不平激變也。九月間魁奇奪船背去。招納亡叛。與芝龍爲難。不肯以爲此正兩賊相持。坐收漁利之時也。決意鼓舞芝龍同伊弟芝虎。整掬赴鬪。至十二月初九日。魁奇連結陳盛字、鍾六、周三諸夥。以四百餘艘入佑浯嶼。約戰。本縣助以漁舟五十餘隻。慣海壯丁千餘人。協同芝龍迎敵。自初九以至十八日。連捷三次。殺死、溺死、生擒者千計。而登山解散者。不知其幾。于是叛賊喪魄而逃。竟下遼湖。正月十五日。芝龍復同官漁兵窮追之。直至墩下。又至鹽州港。剛値衆賊攻掠鄉堡。半在船。半登山。不虞芝龍突至。四面剿殺。衆皆潰亂。死散者又不知其幾。擒回賊船八十餘隻。賊四百餘名。此從來未有之快事也。然窮兇未剪。將來局陣。正未可測。不肯每冀上臺云。目前無他著。惟是用芝龍以攻賊。借芝龍以偵備。兩言便可包括海上之事。不知其有當于時務否也。不肯知台臺桑梓念切。敢備述近事。以慰懸注。

上熊撫臺

鄭芝龍驍州之捷。職細偵彼中消息。彼時郭芝葵領諸賊正上岸攻打鄉堡。賊半在山。半在船。芝龍猝到。

衆皆潰亂。一時殺死、溺死、逃散者。果不可計。芝葵駕小艇而走。此定是芝龍放脫。所以報前日不助職之恩耳。然此意未可說破也。團已班師。想不日到中左矣。此番劉五店人船俱不去。芝龍原不欲他去。去則耳目難掩。芝龍不便做事也。總之。若操若縱。有意無意。所以用芝龍者。台臺自有微權耳。

上熊撫臺

把總葉大經。訊地報勦。第者未必聞。聞者未必眞。以是不敢開列。惟廉其一二之確然者。具揭以聞。此亦足以殺其身矣。陳隆先已收監。昨者。釋縱之。以誘大經歸。及歸仍繫之。周濟遠、遊差人多方緝獲。亦已成擒。更有大經養兒海仔。自爲名色總時。相隨至今。其細徼皆伊所熟知。三犯即押解漳州。蒙施知府拷訊。其情狀自當畢獻也。前院朱老師部覆破城一語。從何生出。地方士民。悲憾並切。不日必有公呈。懇台臺賜一言昭雪之。庶不爲逃將所累。存公道于萬一耳。

答朱明景老師

某蒙師臺特達之知。名爲吏而情骨肉也。三載卵翼。百身難報。所恨事與心違。終不能効尺寸。以紓師臺之憤。而邇東山之殺。蚤夜思維。通身媿汗。而況千古奇冤。有如今日之事。某更何以宴然瞑息于人間哉。憶師臺將行之日。曾云神奸搆載。多方設阱。事至此驗矣。然地方賢達以至三尺孺子。無不知師臺之冤者。事久論定。昭雪在指日間耳。刻下正値直指按臨。同邑士民即當號控。百姓之好義者。往省城具呈撫臺。並後先同事。必無不白之情也。

答熊撫臺

芝龍呶呶請餉。大費商量。蒙台臺發銀二千兩。殊有懽欣鼓舞之意矣。本道兩告。謂別有所聞。甚是不快。以職管見。想此時萬無去理也。陳盛宇、郭芝葵已先令七船歸順。其餘百船泊在浯嶼外聽令。近有殺商三十餘船。與賊船後先同行。並無搜害。則斂手馴服可知矣。兩接張都司手書。賊復之云。船器一一還官。一毫苟且不得。本道既給有免死票。即當隨到隨給散。各歸田里。不得留一人于中左。此今日第一義。彼亦以職言爲然。意必無旅草也。

答葉寮同

爭渡一事。王參老公祖言之甚切。強某結案者。至再至三。某亦心知此事之久留未伸。而未敢操刀而割也。窘于力也。茲蒙台命。期于情法兩平。想亦無難了之局矣。貴族之賢者。多好惜自愛。如令叔拱北以徵舋從牛千鼠牙。業已調停。未嘗有偏枯也。若林獻采一案。則某奉院道之命。其親筆現在所。宜捨其獄以媚賊而自利。嚴催數次。爲緒兩月。而後執之。乃出于萬不得已。台臺向素稱知某者。其非一陳相之所能使明矣。或有告者之過。望台臺矜其愚。而始終嘘植之。此亦仁人長者之用心。無使某嚙結也。敢因明聞。謹略及此。

答熊撫臺

職讀憲諭。止可言投降數語。眞可與日星並耀。職謹謹遵行。期于無負德意爾已。細査降衆初集之日。偶

未得盡散。職偏諭嶽家。有容留一人者。卽以窩論。以是居民相戒。彼亦無所容其身。悉行散去。有附近百十人。則皆有父兄妻子。不敢放肆者也。鄭芝龍近已入粵。叛賊勢孤遠竄。今未偵其踪跡。若窮追必須北風。三月之內。恐未能結局。然能勇往承認。使須多方鼓舞之耳。昨按臺經臨。職特託鄉紳諭芝龍來見。蓋以禮法消其野性。以晉接破其疑城。而職亦得出數語。從中規正。亦鼓舞之一端也。自茲以往。凡可以使之樂為吾用者。職竊願台臺威惠並行之妙。以師其意。而竟其施。必無不盡之心矣。

靖海紀略卷之三

答蔡道尊

廿七日。叛賊兩路分船。追至劉五店。事勢窘極。芝龍卽沉舟登岸。帶兵三百餘名。是夜回中左守禦。廿八早可過渡也。餘船為出浯洲。尚在活路。劉五店近水民房。昨已被燒數十間。內地未敢入。職督令十三保協力堵截矣。西邊一路。鄉勇如林。賊必不能為害者。與防館到縣。出台臺諭帖。諭之。叛賊應自回頭。目前止此著數耳。芝龍弟兄一日尚存。一日尚須憑馭。卽使叛賊不日就吾籠絡。後著變通。正自有無窮作用在也。職管見如此。密祕之。弗使賊先窺吾意。

上熊撫臺

廿七日芝龍舟泊高崎澳。賊舟東西兩路堵截。賊認定芝龍之船。合衆攻圍。勢必難免。芝龍于是焚己之舟。卽登岸脫走。正在劉五店。賊向積恨此地之人。貼水小屋一帶。俱被焚矣。壯丁執械力抵。殺死數十人。負傷亦多。勢不能勝。而尚能守。以是內地不敢深入也。芝龍廿七晚。帶兵三百餘名。往守中左。廿八早過渡。今與營兵協守城池。諒必無慮矣。芝龍舊船九隻。收入港內。賊眈眈石井。想亦未敢攻也。賊所恃止烏尾船。細查之委是難攻。其船有外護四層。一破網。一生牛皮。一濕絮被。一週迴懸挂水甕。銃不能入。火不能燒。且比芝龍船高丈餘。自上擊下。更易為力。此皆粵中資以利器。與有無如之何者。若內地。職督領鄉

兵各保。力為捍禦。賊亦相戒不犯。台臺不必懸念。

答王壯其郡守 諱[illegible]

李魁奇似復有搖尾乞憐之意。或可入吾籠絡。舟師海戰。勢不能敵。數動則數敗。卽有援兵。只須于陸地禦其登岸。若郡城萬無是慮。惟職地恐不測。止有率領鄉兵。竭力自守而已。聞賊知本縣有備。相戒勿犯。然不可信。不足恃也。芝龍之守中左。是為得策。賊勝未能。固守饒為之。若不入中左而入他處。與諸將何異哉。粵師安可乞。漳泉已不相為。而欲求援于外省。此必無之事也。趙鎮空拳而來。職以為不應哭而應笑者。撫臺已有兩稟聞之矣。俟得回諭。再拓智計。百凡職自盡心料理也。

答熊撫臺及各上臺

李魁奇一叛人。所恃只一黃裴沖。今職已用計招回賊首餘名。各給一免死票。乘船散去矣。渡口小賊船。俱鍾斌之賊。聞鍾斌亦與奇不和。職更圖所以間之。此賊必不復往粵中。然此時南風甚利。北路防其流突。不可不急為之計耳。中左之圍。一日不解。一日可慮。城中糧食告竭。不虞外攻。而虞內潰。陸兵救援。竟不見到。奈何。職內地有備。自信無虞。無煩懸念。

上熊撫臺

李賊之叛撫。皆出于黃裴沖挑撥。流毒閩廣。萬劍不足以誅其罪。但職誘之歸。而旋置之死。恐塞招徠之路。以是姑寬其詞。以使不疑也。此賊虎狼之狀。見之可畏。職已稟本道。發府獄弗縱之回。以同地賊藪。恐一有轉念。變不可測耳。聞魁奇失一裴沖。不覺垂首喪氣。其勢不難戢矣。且與鍾斌、周三嫌隙日生。必有自相攻殺之漸。夫以賊攻賊。計莫善于此。前芝龍戰敗。而死者約千人。皆賊也。此亦足明天道不爽矣。攻陷之事。必無可慮。流突之虞。自應謹備。同地各澳。鄉兵如林。有登岸者輒殺之。庶足以紓台臺南顧之憂耳。

上熊撫臺

芝龍之入中左也。當事者咸欲使之他避。職力持之。謂舍芝龍無與守中左。若令此而他避。卽日者逃將之故智矣。況芝龍之家在中左。自護其家。守必力也。賊擁百人攻城。芝龍發兩銃兩斃賊。魁賊自是不敢攻城矣。人謂賊能取芝龍。而姑舍之。非其實也。畏賊者聞賊至。而如土泥。但知有招撫。不知賊亦解事。自信無再撫之理。萬一賊迷而不悟。謂計必出此。亦何必不出此。果肯交器械。遣船隻。得數烏尾船。而芝龍便有喜色矣。嗣是而以假腹心與賊。使賊不疑。以真恩義與芝龍。使龍思奮。半年之內。便可芟除立盡。此職所蚤夜躊躇。恐無當于採擇。而未敢遽陳者也。若曰招撫易而剿殺難。此又認為真局面。職不敢妄措一詞矣。伏惟台臺裁奪。

上熊撫臺

十一日鍾斌領烏尾船七隻。大小烏船四十餘隻。竟往東北。職已繕稟報矣。聞十二日合䑸在石湖寨。十三日有三四小烏船直入泉城南門。乘其無備。燒燬兵船。猖獗之甚。其半尚泊中左。竟無兵船與角。以為

可以少少弱賊。坐困芝龍。雖目下城中糧食猶可特支。久則難繼矣。賊之所畏。止一芝龍兄弟。困之于此。便可橫行于彼。此賊之狡計也。以職管見。必須粵中借用烏尾船一。入南澳。賊必聞風出外。可以解芝龍之困。而使之合船對壘。不知台臺曾有此舉否。不然。而南北串志。何以禦之。

與趙司總（名廷延[illegible]與賊與本縣爲不相時道臺[illegible]賊被故以此囑之）

賊把截潯尾渡。須以銃船之。所論誠為急著。昨催匠工料理。必兩旬日始鑄得一銃。然則一日無銃。渡口一日不清。不佞之罪狀。將與日俱積矣。旋而思之。紅夷出沒之地。每多覆舟。其中必有大銃。隨喚漁民善沒水者入覆舟內撈之。許以厚犒。數日間得二十四銃。大者三千餘觔。小者亦不下二千觔。乃知神物不容埋沒。一時並集。若或使之。非人力也。刻下製架演放。力能及二三里。外以之攻賊。未有不糜爛者。昨接台教。止以百名兵留之渡口。不識此百名能守銃乎。倘仍為盜資。又多一番罪案。恐于門下。亦未便也。惟高明裁之。

上蔡道尊

昨趙署鎮云。兵已中回。止剩百名在此。揣其意明謂雖有銃無與守也。又一書云。將銃撥至高浦西門。令把總試放。果能及遠。方運到渡口打賊。彼蓋無伎倆。則止以不及遠為辭矣。雖遠而曰近。誰與之辯哉。且此三千餘觔之物。豈一手一足之能運。越潯尾而至高浦。此何意見也。職答之曰。銃刻下製架試過。驗其力能到遠。直當運至潯尾。然須彼撥兵以運。職何能強之。近日賊有大小船十餘隻在渡把截。非精兵三百名。不能守銃。倘運去而旋被劫。又增一罪案耳。賊意欲撫而懷疑不就。又且索芝龍之銀。是其本意。林應龍亦多鬼話。不可信任。至于糾結固守。禦之于陸。乃暫時之計。若借粵東烏尾船。令芝虎領兵從陸往迎。聲息一到。南澳賊便站腳不定矣。如果去借。制臺萬無不發之理。如有新舊。彼賊之烏尾大船從何處得來哉。若我地失事。彼亦豈能晏然高臥者。計不及此。而束手坐困。不知所終矣。伏候裁示。

上蔡道尊（巽沖為李魁奇謀叛本縣有方緝解道道究釋之復給局軍院正法）

黃巽沖蒙台臺寬恩。不謂其舉動之舛也。渠有娃已官。往拜李賊之妻為母。往來偵探。不可堤防。且也敢金入郡。請託營求。極種叵測。不管伏莽之戎。職已收之獄中。刻下再當申請。以求正法。庶幾有以快通郡之人心耳。

上熊撫臺

職拘澳總許克俊。與之決議再三。止可得六百精兵。其不堪用者。不敢以人數應。船可分駕三十餘隻。最大者亦止三百擔。無巨艦也。惟不甚巨。所以輕捷便利。于石之烏船。不能當也。開石非亦多漁船。克俊云可以壯聲援。但不慣戰。見賊而退耳。又云漏與之舟人。不知泉漳之海勢。礁石何在。深淺何處。非用此地之慣海不可。是一說也。賊船在金門右。並數收回中左近澳。若是散處。所以避火船耳。船有泊海澄之新安港口者。多下篷。或是修補破碎。接濟更當嚴也。以職揆度之。大師不宜輕出。必須從容定計。或使之俛首乞降。或使之關聲解散。總之。重以收轉。恃有台臺威靈在。聞芝龍亦云。寧遲無速。意在必得烏尾船。以

圖萬全。或亦非退止之飾說。其如粵中之不發何也。黃巽沖已收獄中。查其近日舉動。再當申解。以候裁奪。

上熊撫臺

十七日賊叛俱駕出。泊大擔、烈嶼、烏沙等處。十八日各起帆。相傳欲北上迎敵兵船。大可慮也。劉五店船已立刻整備矣。鄭芝龍弟兄倘有船數隻。或令漁舟跟蹤協勦。庶聲勢不孤耳。

答徐道尊

撫臺所發大兵。意恃之賊炬。不意其遲猶至此。日有慣海者與職言。逆知竹篋之必敗。職力稟於撫臺。止其輕出。孰料叛賊竟乘風迎敵也。目前竟無策耶。聞烏尾船有來近南澳者。不知真否。如真。必當募慣海精兵二三千。令芝龍弟兄登舟力圖之。或克濟耳。然非職所能為也。

上蔡道尊

粵東烏尾船竟不見到。勦撫兩無所據。將若之何。職亦不敢言力能自固。惟山陸鄉兵。切于自衛。庶幾少有所恃。倘萬分告急。則名姦健兒。有劉五店與十八保東西。立應千人。一呼可集。稍可緩則緩之。不敢糜費錢糧。益增罪狀也。

上熊撫臺

職每擒一賊。細問其情狀云。魁奇追欲招安。恐是騙他。所以芝龍一有省城之行。賊益有不測之慮也。今芝龍回。賊疑或可稍釋。總之。賊心甚狡。口言歸順。而船泊海澄之烏嶼、海滄、與同安烈嶼、馬鑾地方。日夜瀧洗。修整篷帆。曾無息肩之意。職詰之賊云。招安之後。便要往潮羅殺呂宋通販。如芝龍故事。以是急于修船。及問被擄逃回者曰。李賊整船。候南風北上。其意似未肯忘館頭諸澳地也。由此推之。順逆之形。旬日之內可定。而省城近地之防禦。不可不嚴矣。

上蔡道尊

趙署鎮以招撫二字與賊講約久矣。而賊亦以招撫應之。總非賊真心也。且賊至今日而驕極矣。中左近地前後左右。到處傷人。到處搜掠。曾無虛刻。招撫而若是乎。大將軍高坐城樓。目擊賊艘縱橫。差官撫慰。被賊亂打。莽置無地。猶戒勿放銃。不許各兵出城擒殺。必若是。而後可招撫乎。恐招撫之益難也。賊恨鄉兵。并恨職之甚。志在報復。所望台臺多方卵翼。使免于隕越。拜賜不獨職也。

上熊撫臺及各道尊

賊船分泊海滄。日夜修整。賊徒上山。偏入小鄉村劫掠。坂尾鄉兵拒之。于十七夜統精銳千人。是夜蹂山四十里。直入海滄。意圖焚船擒賊。不謂漳民漏報。推船浮水矣。天明賊衆接戰。被鄉兵殺死小賊九名。賊首倪史馬許三老二名。石虎打傷。負之而去。不可以數計。鄉兵被傷二名。並無所損。此亦快舉也。但恨奸人漏洩。不得火其船耳。李賊忿甚。十八十九議分四路攻坂尾。而四方鄉兵數千。集各處埋伏救援。賊不敢進。然將來未可知也。賊志狡而且驕。我以撫愚賊。賊亦以撫愚我。解紛正未有日。守禦倍當嚴矣。

上蔡道尊

李賊欲振。而小賊以空腹未有就撫。徧鄉搜掠。無所不至。而報仇者。日刃數人。日挺一日。趙副總竟不知作何結局也。小民亦知上臺有招撫之議。卽力足以抗之者。而斂手未敢。衆心益急于求安耳。職正恐求安。而忘不得安。怛愳未知所措。台臺何以敎之。

上熊撫臺

李魁奇于初五日吊回各哨船。只許入鯮。不許出鯮。有賊在路上截劫貨物者。緝之去。一賊不受緝卽梟之。如此舉動。似可入吾籠絡也。數日內。自賊舟回者。陸續投到。職隨到隨發領。卽與安插。想賊罷開之必無疑畏矣。但聞魁奇祈請太奢。未知台臺何以裁之耳。

與趙署鎮

昨承諭不佞。多方爲被擄者地。歸途無慮矣。數日內屢接撫臺札云。已將一點血誠。以待撫衆。萬無他疑者。至于不佞之待李魁奇。猶之待鄭芝龍也。彼願爲門庭以內人。而不佞偏欲拒之門外。如此顛倒。至愚者不爲矣。但魁奇眞須毅然果決。解散約束。井井有條。放出丈夫手段。闢開前程大路。方不負此舉耳。

上徐道尊

鍾斌船四十隻。另泊鼓浪嶼。被擄者不肯放。情形叵測。大是可慮。然兩賊正不欲其合。此中最有機彀耳。若李船上被擄者。放回將盡。前月望後。職到劉五店驗放。以防惡少之剽掠。且些須給以盤費。衆皆聞風脫走。三日而散千餘人。職多方湊合。爲主撫者効一臂。將來另有活局也。

上司李吳磊齋（諱鏘戊初到任己巳之春）

中左隸於同安。去縣城僅五十餘里。職之頻年受累。止此一塊土耳。寇之至也。以此爲戰場。寇之撫也。以此爲窟穴。寇至有刼掠之苦。寇撫有調馭之苦。而寇撫之苦。不減于寇至。丙寅年。自楊六初撫。職竟得罪于主撫者。蓋以此役參。撫賊得志而忘驕。職力單而益窘。苦可知也。戊辰年。鄭寇與李寇同撫。梟衆三萬餘人。旣撫之後。越半年而蟻聚不散者。尙以萬計。仍肆行刼掠。與同民爲難。護持鄭寇者。爲之若驕子。職曰不然。不抑之則蛪不斂。撫不就。日督率同之子弟以撲殺之。約三百餘賊。俱有申詳案證。是時鄭李兩賊。蝉聯報怨。而卒不敢動。噬使李賊此時叛。而職尙復有性命耶。夫以空拳而搏飢虎。走險履危。僥倖于萬一。苦可知也。此皆正月以至七月間事。至十月初旬。而李賊叛去矣。無一將一兵之可恃。止有鼓舞鄉寇。令彼自相殘煎。兩月之內。殺巨首與賊以千計。借賊以勦賊。亦是大道之巧。乃鄭寇足高氣揚。親睨李賊。人廣窮追。以召今日之禍。至今日而云撫。與前番更難。前者鄭寇目中無人。明知無將兵之足畏。而貂然驕言鼓煽。反覆不定也。今日李寇大讎在側。如坐鍼氊。職欲聯屬之使之信。欲駕御之使之服。卽令武侯復出。恐亦不能。洵是千苦萬苦。苦不了也。台臺亦聞之而心惻乎。所望指之敎之。出迷途而登彼岸。拜賜匪淺鮮矣。

上熊撫臺

寇夥逃出有十分之四。今所存船隻。大小不過一百六十餘隻。井王通判廿四日過中左。料理交還船隻器具。恐堪用者。未必交還也。有出而解兩寇之紛者。廿二日至同安。令王爾臨。齎軍令狀著魁奇發誓畫字。此亦兒戲事。百方催偪。惟台臺主持。

答徐道尊

李寇但有貪婪。別無主張。殊不愜鍾斌之意。船鯮分泊。其中必有變故。職細細打算。動手不得。出口不得。須密密使斌先叛魁奇。而又須使魁奇全不疑我。方能動而有獲。此非可以旦夕計也。台臺別有著數。惟望時時密示。

上熊撫臺

許一龍係心腹子。乃漳州府學生員。巨奸惡種。造謀叵測。勾引李魁奇契子葉我珍。聚集散歸夥衆。盜竊器械。非一日矣。頃于十五日設酒在家。款待我珍等百餘人。先將家屬搬下我珍之船。一龍領賊數百。從陸至沈宅地方。攻打石兜土堡。有八十餘賊隨龍踰堡直入矣。衆賊環集在山。聽一龍放銃爲號。幸天敗其惡。連放十餘銃不響。山賊不下。鄉兵環堡擒拿。殺四賊而生擒二賊。一龍帶親兵衝圍而出。匿下船脫走。職卽發一票。帖云一龍被賊擄去。原無玷於身名。速著族長帶領通族人追之。招伊登岸。又走一諭帖與李魁奇。拘住。勿令逃走。廿日已拿到矣。職卽當申解本道也。

上熊撫臺

李鍾兩賊自相疑忌。其機可乘也。但鍾黠而李蠢。使李圖之。不如鍾圖之。使鍾獨圖之。不如芝龍合圖之。蓋獨則勢單。勝負尙半。合則勢盛。有勝而無敗。李賊一鼓可擒也。李光是鍾斌腹心。先向應坐死。職姑緩之。正留其身以爲今日用。已差諭鍾斌。刻下必有消息。芝龍弟兄船盡爲煨燼。無用武之具。職早已豫備漁船五十餘隻。藏之他所。賊所不能蹤跡者。臨期卽調發漁兵千人翼之。以助芝龍也。

答熊撫臺

李賊入我籠絡。而其疑定是難釋。以糧之給否。猜擬之眞假。賊衆紛紛叫號。若不給。或卽有變。修備未完。何以制之。職想此賊到底不能羈縻。不若先以少少糧爲餌。容船器完備。再作區處。而聯屬芝龍。是穩著也。

上徐海道

鍾斌於十一月廿七日駕大鳥船十八隻。叛李魁奇而去矣。斌船泊本縣之金門地方。徘徊觀望。似有意投芝龍而未果者。職已差諭芝龍急收之。聞其有所嚮於芝龍。乃米糧器械也。職以爲姑與以聯其心。圖轉以觀其變。期于事之必濟。方不虛從前著數耳。職揆情度理。鍾斌未必爲我用。但叛李則李必餌之。兩賊勢同騎虎。我用芝龍以佐斌驅除大難。所謂因勢利導。不煩鞭策。可安坐而指揮之也。職淺見如此。幸有以敎之。

上熊撫臺

鍾斌已叛李魁奇矣。職已密令鄭芝龍收之。本縣漁船及壯丁一一豫整。以待臘月望後便可舉事。但斌最黠。終必不爲吾用。將來下手誘局。又別有一番作用。台臺再豫籌之。職自當竭蹶奉命也。

上蔡道尊（由己巳十二月廿八日也）

本縣漁船着藏管江諸澳者五十餘隻。修整完備。枕戈以待。至廿八日早。令鄭芝龍兄弟統領各船。并糾合鍾斌船爲犄角。幸遇順風。不移時而至。中左李魁奇率衆賊力鬭。敗而脫逃。出外遇鍾斌。復轉入海澄港。追急下小艇。欲上岸。即被生擒矣。職先督鄉兵各處埋伏。防其陸逃。廿八晚果有大賊首僞後衛把總曾毀者。聞風逃走。督領五十餘賊。各挾利器。渡至石崎登岸。被鄉兵擒上。業已收獄。旬日之內。魁奇諸僞三四次甚急。職多方騙誘。延捱不發。今省得千金。亦可爲船器之資也。

上熊撫臺

廿八日五更。鄭芝龍統領漁兵。糾合鍾斌。揚帆直抑中左。幸天助以風。百餘里之程。不移時而至。亦快事也。魁賊揮衆出戰。船尚百餘隻。賊不下三千。而一時氣奪者。正所謂出其不意。手脚忙亂耳。鍾斌實爲先鋒。魁賊實擒于其手。蓋用其所仇。其手倍辣。而用力更猛也。魁夥僞把總率衆陸逃。職先埋兵以待。一鼓而獲。無一得脫。另當解報。中左腥穢。一彈指間。盡行掃除。此亦近年不經見之事。非仗台臺方略。曷克臻此。雖然。未足恃也。鍾斌積賊多智。使其轉一念曰。今日之事。我可以藉手于斌。又何不可藉手于芝龍乎。前事後事。覆轍不遠。熊餌之近。殆不可測矣。惟台臺再籌之。

上熊撫臺

鍾斌復領船南下矣。據稱追擒叛黨。恐猶是假設之詞。此賊狡詐百端。終不肯爲我用也。李賊喈頭。時有擒獲。職擇其惡之最著而處之。不如是。無以洩地方之恨耳。芝龍在中左馭衆甚嚴。入心暫與之相安。乘此而修備。爲長久之計。所仗台臺神算匪淺也。

上熊撫臺

鍾斌船盡出泊大登、圍頭等處矣。殺船漁船。徧被擄掠。芝龍船河截下大桅。以被奪去。芝虎領兵取討。勢必攻殺。劉五店船俱往粵中捕魚。已差人促之歸。數月間亦必回澳。職自當相機調度也。狡賊意在乘風北上。耽耽新造船隻。宜百計防之。

上熊撫臺

葉郁犯柘林甚急。彼曾無投順之狀。職即欲開論之而無從也。前月廿七日已聞鄭芝龍密差人偵之。未知其作何舉動耳。廿五廿七兩日間。鍾斌船盡去。託言征勦葉郁。收功回澳。方食糧散歸。職細察其動靜。到底只是疑思。其罪業深重。無可消受也。本道所發銀八百兩。職竟留發吳遊擊。尚未入斌手。即斌亦不願領。其意之叵測可知。謹備之而已。（案葉郁乃李魁奇契了）

又上

鍾斌追擒葉郁。已往銅山之下。聞已擒其小哨一二。郁則遠遁海洋。鄭芝龍委陳盛宇往招。未有實息。繼

之。斌即不追。郁亦自必出。蓋猶腹未飽。未可就撫。洋船近日漸回。耽耽逐之。而特借郁以爲題耳。所恃台臺威足以懾。恩足以聯。目下不至于鴟張。而終必不爲吾用也。

上陸爲修司尊（闕之）

許心素爲鄭弁所救。向傳以爲眞也。職以台臺委查。即訊之鄭弁。語多兩岐。則救似未眞。本府行票著伊家屬跟覓。而素之次男一龍。竟于斌矣。長男樂天。遠竄久矣。若著伊房族換緝。則蹤跡杳然。正犯未必獲。而無辜受累者多。祇爲差役生涯耳。以是職躊躇未決。剛下已取許姓通族與其里鄰公結申府。或可據此結局。而又恐奕有未死之心。素出而爲難于海上。眞有難之又難者。其可否。惟台臺裁之。

上熊撫臺

鍾斌船隸仍分泊金門。烏沙。白坑等處。小哨十餘隻。往來中左。擄掠洋客。屢屢見告。今尚分布外洋。以伺商船。乃賊心之貪得無厭。而日防夷。防葉郁。皆託詞也。此賊疑與狡并尙。斂手未勦者。全恃台臺宇威可格豚魚耳。萬一終不受吾羈縻。則人日衆。勢日強。將何以圖之。職低徊再四。惟台臺裁示。

答徐道尊

近聞鍾斌封掠洋船。人言其洋船盡。而後招安。職正恐船盡而未必安也。鍾鄭左右彼此。俱有腹心埋伏。一言一動。無不具悉。以是謀事甚難。有心漢子。昨朱明衣撫院不惜千金招之。至于舌敝筆禿。必不可得。大抵奇杰之士。千古亦難其人耳。且賊之所收者。非積年熟誠之老賊。則撓販無賴之下流。即有奇士插入。殆不易也。惟台臺再訪之。

上熊撫臺

鍾斌脚跟不穩。意圖逃出。胸中全是危疑。必有以其出爾反爾之語告之者。若一鷄其逸出。將來招集亡命。劫奪商船。與海上爲難。我永無安枕之日矣。職已示論之。聊以酬功爲餌。庶有以縶其手足耳。然此乃羈縻之法。而實取之。必以威武。蓋取李魁奇之局。可以一試。而不可再陳也。聞斌之疑芝龍。甚欲與龍南北分界立功。此非斌眞意。祇因龍所處逼近。近則謀之易。遠則角取難耳。職以爲台臺正當因其疑而用之。弔取芝龍到省城。備船器。消彼疑衷。收我實事。數月之內。相機而動。安知斌不復爲魁奇哉。惟台臺詳酌之。

上熊撫臺（時以入覲行。乃庚午之九月。）

職五年苦海。備嘗艱趣。所不即殞越者。恃有台臺逾格鼎噓耳。諸賊渠魁已殲。脅從俱散。惟是鍾斌一夥尙留遊釜。餘魂迄今。閩八月矣。職百計羈縻。以縶其叛足。而職其齒牙者。皆爲船器未備耳。頃入會城。諸武弁來謁云。船桅尙有一二未完者。再假旬餘。便可理帆南勦。而台臺剋期太迫。強之出兵。或亦未使盜策貫萬全。遲之旬日。與速之旬日。所爭不遠。而堅瑕乃勝負所關。此一出也。安得不再一籌畫哉。又聞一有力者爲斌作說。以毋勦爲大。職謂此局終無苟安之法。不毅然獨斷。而滅此朝食。則廟堂之議。恐不可測。台臺亦未能弛于負擔也。職行矣。似可弗復言。而猶不敢以事外寘之。所以報知遇之萬一。且不欲舉

職向來一片苦心，付之一擲耳。惟台臺留意焉。鐵檄催果禱我兵偏進於十二月間沈將身死從此大寇至此猖獗

靖海紀略卷之四

團練鄉兵初示

同安縣爲團練鄉兵以資守禦事。照得海寇猖狂。人心惶惑。皆緣昇平日久。爾民素不知兵。故一見三五持刃。即望風奔走。至身家離散。甚爲可憂。但此等醜類。勢雖猖狂。不過以海爲強。登山總無長技。爾等驚逃。則勦寇勢無不至。守禦則必然遁去。爾民但能各自奮勇。拒賊何難。爲此示諭通縣鄉郡。及沿海居民。即便照依保甲。每戶各備堅利器械一件。仍各就保內推擇智勇武藝一人。統率團練。殷富之家。量給鄉兵糧食。以示鼓舞。倘海賊登岸。即便協力擊殺。此皆爾民自衛身家至計。果能擊殺眞賊。及生擒賊夥。本縣定照依院道明文。申請給賞。有功首人。另詳請給冠帶。決不沒爾等功勞也。特示。

團練鄉兵條約

泉州府同安縣爲保固地方事。照得叛寇流突。沿海地方。最宜戒嚴。本縣遵奉上司號令。團會鄉兵捍禦。業已一呼立應。據各鄉都會保團練殺賊。頗有成效。但人心渙散。非有紀律約束。對敵未免參差。本縣今將訓練鄉兵條約開示。各鄉都任事人等。遵照施行。俱毋違錯不便。須至示者。

計開

一選壯丁。令保選丁壯幾百名。每日若干名輪流更番守禦。每名每日給銀三分飯食。其哨隊長另行加

給。倘遇賊登岸。一齊擒捉。其未登岸之時。先鳴鑼聞保。以便家甲接應。立大旗一面。寫某保選鋒。於百名中作四隊。每隊給一小旗。鑼一面。螺一個。

一編家甲。將所選壯丁外。每十人爲一甲。立一甲長。每保分作若干甲。統於保長副。遇鳴鑼之時。保長副催甲長。甲長催家甲。即齊集接應。

一別旗幟。每保設大旗一面。每甲小旗一枝。旗依五方色號。大旗書某保團練鄉兵。另一小旗書第幾甲。臨時各依色號無雜。

一精器械。每壯丁各要利器一長一短。諸甲中各要利器時樹門首。每壯丁給竹甲笠一個。十人給牌一面。千人給銃一個。

一貯糧食。就保內上中下分派。一人收銀。一人給發。

一謹瞭望。每家甲於選壯丁外。各保內日輪二人。到某處瞭望。倘有何事故。即時到鄉約所。擊鼓聞知。仍赴本保集衆。凡保中有公事。則到鄉約所。鳴金鼓三通。螺單吹。倘是警報。則鳴金。雙螺齊吹。

一修柵隘。各保各巷。俱宜修築柵隘。其柵隘去處。則合衆修整。每日輪一人。到柵隘盤驗往來。以杜奸細。其入隘之人。各要石二塊。

一造金鼓。每保各設金一面。鼓一面。螺一個。倘有事故。金螺齊鳴。一保聞知。則衆保俱鳴。

一定賞罰。遇賊登岸時。奮勇擒捉者。官賞外。另一級賞銀式兩。有退縮不前者。依法行事。其保內遇有事故。到約所鳴鼓三通。每甲不到者。即時公衆定罰。仍解縣擬罪。

一嚴約束。爾衆修隘設兵。總以身家爲慮。所選壯丁及諸甲。除賊登岸。須奮勇擒捉。餘不得乘機生事。違者究罪。

左選鋒長某人　副某人　第一隊隊長某人

　鄉兵某人　餘各隊倣此　巡視某人

右選鋒長某人　副某人　第一隊隊長某人

　鄉兵某人　某保保長某人旗紅色

一甲甲長某人　二甲甲長某人餘倣此

選鋒民壯糧食。依本保內家貲稍裕者。從公酌議上中下派。助上助一兩或八錢。中助五錢或四錢。下助三錢或二錢。設一簿。擇謹實之人一人收貯。一人給散。每保助銀。俱係保長交入。當衆登簿。以便稽察。其給散之銀。亦即當衆登簿。以便查核。如有未給。當再商議。事平之日。將公簿結算。如有餘貯。看一兩用幾錢。一錢用幾分。扣算分還。其有仰體上司德意。念切梓里。破格助銀者。隨其自定。凡諸同事之人。宜相勉飭。以共成勝事。

給鄉兵糧餉議

泉州府同安縣爲固守便民事。照得海氛告警。防備宜周。本縣躬親督率團練鄉兵。正如父兄之於子弟。

腹心之于手足。一體痛癢相關者也。思我百姓。均隸疆土。富者固有身家。貧者豈盡萍浮。若以貧丁而專取給於富家之糧糗。人衆則難給。日久則難支。欲圖安而增擾。於古昔寓兵於農之意。大謬不然。今折而衷之。凡遇本縣操演之日。論各社殷丁量給貧丁口糧銀二分。萬一有警。執械禦賊。悉照前示。每人日給銀三分。亦須一社之內。通融協力。至於平日。或挑販。或開舖。或附近耕農。聽其各自營生。不得以團練束縛其手足。使有以糊口。而爲殷丁之累。庶幾永成勝事。地方之福也。爾各社長殷戶毋得嫌訝。以致規避取究。此示。

編造漁舟壯丁示

泉州府同安縣爲軍務事。奉軍門熊鈞諭。仰縣召募漁民壯丁。以備協勦。隨票著各該澳甲。同澳長訓查造花名人數候用。去後。仰有積包澳甲。不體上意。憚於催督。藉口漁民辦納課餉爲辭。庸知報壯丁。所以防賊。爾各自衛。非是爲兵。但有事。本縣出銀倡募。無事聽汝營採捕。與課米無妨。合行示諭。爲此示仰該澳澳長甲。及漁民人等知悉。速照原票報漁民壯丁人數。照劉五店澳編造隊伍册報名。澳長甲各正身速赴縣投遞。面諭方略。俱毋違誤不便。特示。

申報漁丁文册

泉州府同安縣爲軍務事。奉欽差提督軍務兼巡撫福建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熊鈞諭。仰縣召募漁民壯丁。以備協勦等因。依奉隨該卑縣召募過本縣劉五店石潯等澳。慣海漁民壯丁。計壹千玖拾柒名。聽各澳民序編哨隊甲伍。造花名文册。印鈐見在。合就申報。爲此卑縣備蘇開列具申。伏乞照驗施行。須至申者。

團練漁兵款目

一糧餉。遇有警報。本縣飛檄到澳。澳長即時點集出水。以是日爲始。每人日給銀三分。如五日以內獲有賊船首級者。除功賞另行外。口糧每人日加二分。餱糧俱本縣自處給發。

一器械。有自備者。有官給者。及火藥等項。澳長各先料理。毋至臨時方請。致誤事機。

一功次。凡兇賊執械拒敵者。俱聽澳民登時斬首。赴縣報功。梁遊將領敢邀搶及買求者。察明申究。如眞正被擄。不持兵仗逃水自匿。或假伏船艙者。不許妄殺。此又是各人自存心地。毋造冥業。何俟余言。

一鹵獲。凡奪獲賊船。惟神飛。百子諸大火器。報官存用。其餘刀鎗及一切所有之物。俱聽有功員役自行分取。以爲勵賊之資。

一船隻。凡以擊賊致有損壞者。即官爲估計給償賠修。所獲賊船。各存該澳。一面繳報給澳長收管。以便急需。

一應援。凡澳口鄰近。倘有賊船分綜突入者。左右澳長。俱須督率澳兵。前後邀擊。毋得坐視。

一重督率

泉州府同安縣爲條陳便宜事。據劉五店澳澳總高大潘呈稱。滸守分澳長。近見狂賊縱橫。不敢退縮。據

前本澳會稟。以林芳船爲中軍。許克俊船爲副軍。高方贊船爲總督。劉亦富、高奇顯、孟志敬等船十五隻爲衝鋒。一隻管船四隻。入俱入。出俱出。遇賊協勦。遇靜採捕。永爲定規。今有警報。三社首既投以權。而衝鋒亦當委之以柄。倘間有故違衆志不從命者。許細解究治。則人人聽命。而坐作進退有法。何患攻賊不破。等情到縣。據此。案照先爲軍務事行。著澳總高大潘將本澳漁船編成哨隊。并壯丁姓名。已經造册申報軍門及興泉巡海二道外。隨奉軍令。著該澳民出海協勦叛賊。去後。今據前情。合就票仰衝鋒船長劉亦富。即便管督該澳漁船四隻。入俱入。出俱出。遇賊協勦。遇靜採捕。永爲定規。敢有抗違惑衆不聽督率者。許細解本縣。定以軍法處治。決不輕貸。須至票者。

一定哨總

泉州府同安縣爲軍務事。蒙興泉道左、布政使蔡憲牌。奉軍門憲令。聯絡各澳漁舟。協力應援。已經行縣編造到道。今該縣各澳。未有哨總統領。各汛地未有酌分定派。備牌仰縣。即將所屬各澳漁船。應何哨總統領。後開要害汛地。應以何澳漁船應援。速確具繇報覆查督行察遊遵照。其劉五店一澳。義勇爲最。相應另議協援中左要地。或往來併援各處。併議具報。等因。蒙此。行據澳總高大潘等僉舉許克俊足當哨總之任。等情到縣。據此。除一面呈報本道外。合就帖仰劉五店漁民哨總許克俊。即督該澳漁兵船隻。合縣出海。協同官兵勦捕劇賊。不論中左、金門、料羅、澳頭等處汛地。如遇寇警。俱要首尾相救。期于制敵。有功之日。另行破格獎賞。決不負爾功勞。敢有抗違不遵者。自有軍法在。勉之愼之。須至帖者。

一議應援

泉州府同安縣爲軍務事。蒙欽差整飭分巡興泉道兼管兵備福建布政使司左布政使蔡憲牌。奉軍門憲令。聯絡各澳漁舟。協力應援。已經行據該縣編造到道。查各澳未有哨總統領。至於各汛地應援。未有酌分定派。備牌仰縣將所屬各澳漁船。應以何哨總統領。澳頭、鳥沙、金門、料羅、烈嶼、中左等要害汛地。應以何澳漁船應援。其劉五店一澳。義勇爲最。相應另議協援中左要地。或往來併援各處。一併議妥具報。等因。蒙此。隨該本縣知縣曾。看得賊情叵測。所犯之處。未可一定。該縣原編各澳漁船議欲以本船自防本澳。一有突犯。人自爲守。如上年寇至。往往分犯各澳。則本澳人船。豈肯棄自己而救他人。又況大小參差。堅脆不一。督令遠出征勦。又未便也。其所最稱壯勇人船可以調遣者。則惟劉五店一澳。已經卑縣設立總哨許克俊。權宜給帖督令跟蹤出勦。如各處有警。併令應援矣。此外另編各澳壯丁。原以備緩急征勦之用。奉文之日。亦即著令各澳哨總。整備船器。統領壯丁。出與劉五店會綜協援。各汛地如憲議分派定援。再查澳頭、烈嶼、鳥沙、金門、料羅、各澳汛地。俱一帶相迷。首尾原得相顧。有警督令各船兵遊移協援。其於軍法。似尤圓轉也。緣蒙仰合議報事理。合就申詳。

會集協勦

泉州府同安縣爲軍務事。蒙興泉道巡海二道憲牌。奉軍門令牌到道。仰縣即督鄉漁民與官兵協勦叛賊。有功破格行賞。今照叛賊聯綜內犯。合就示仰該澳澳長。著各哨長。即督册報漁民壯丁。齊集赴劉五

店澳。慈與泉道劄授。酌總許克俊約束同該澳漁船民兵。合綜於中左、金門、料羅、烈嶼、澳頭、烏沙等處。協同官兵勦捕。有功破格行賞。敢有抗違不遵者。即將本人細解送縣。治以軍法不貸。各毋違錯。須至示者。

查中漁兵功次

泉州府同安縣為偏師深入巨寇亟剿。敗遁克捷事。崇禎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蒙本府信牌。蒙興泉道左布政使蔡、憲牌。奉軍門熊令牌。據守備鄭芝龍報稱。親督二十三船。并同安縣曹、親行調發劉五店義兵漁船。擒獲賊犯三十名口。小船七隻。等因到縣。看得鄭芝龍與劉五店漁民。能以寡敵衆。摧賊衝鋒。以褰其膽。功殊足録。仰道將鄭芝龍及所統各總紀録示勸。劉五店漁民有功者。查賞鼓舞。仍行芝龍督兵乘勝長驅。務要蕩平海氛。以膺題敘。其劉五店偕首漁民有功。亦一體敘賞擢用。全得同安縣親督鼓舞。就中恩威操縱。苦心協助。其勞尤不可泯。一併查覈報院。以憑特敘。等因。依奉。備牌仰府轉行路將防館査實有功漁民員役。分別敘功紀録等因。蒙此。除鄭芝龍官兵另行路將防館查敘外。備牌仰縣即將劉五店義兵漁船。與鄭芝龍南征有功人民。分別功次姓名。備造文册一様三本。繳府轉繳。仍行該澳漁民用心協勦。蕩平海氛。以勵後效等因。蒙此。案查本年十月初間。剿賊李魁奇叛撫。奪船流突各澳。卑縣即先行督飭沿海鄉兵。堵截擒殺。去後。旋奉本都院鈞諭。仰縣召募慣海漁民壯丁。以備協勦。卑縣隨召募過劉五店一澳漁兵四百九十二名。坐用漁船二十三隻。石潯等澳漁兵共六百單五名。計一千九十七名。造姓名文册通報外。續為軍務事。蒙本府信牌及奉興泉巡海二道憲牌。奉本院令牌到道行府帖

縣。聯絡漁船民兵。與官兵互相應援。併力攻勦等因。又蒙巡海道憲票。須見澳民忠壯可嘉。該縣相機發縱。恩信素孚。上下一心。緩急足賴。本道深為色喜。便宜與申明約束。一切糧餉、器械、船隻、鹵獲、功次各條款。傳示各澳長曉諭明悉。勉建功績。以膺官賞等因。又蒙興泉道蔡憲牌。照得叛賊聯綜北犯。合備牌仰縣即調發劉五店澳總高大藩招集各漁船民兵。整肅隊伍。遇賊賈勇。勦捕有功。照格行賞。獲有賊贓。盡數均分。該縣親行督率。務收獲醜奇功。并奉行查漁船應以何哨總統領等因。依蒙。隨查有許克俊者。誠實幹練。足當哨總之任。具縣呈請興泉道給劄。授以冠帶名色。俾得便宜調度。卑縣仍親到劉五店澳督率各漁民。驗許克俊調撥。坐駕船隻。與鄭守備跟綜協勦。去後。本月十一日。據哨總許克俊、社首黃汝默等僉呈。為南征捷報事。稱蒙著督率漁兵協勦。初六日午時開駕。初七日午時到烈嶼城角。與鄭守備齊泊。適報賊至井尾。俊親督林芳等船九隻。同往協攻。餘船四十三隻。駐劄浯嶼接應。初八日黎明。果遇賊船四百餘隻在井尾港口。兵漁夾擊。衝沉賊船四十餘隻。賊衆溺死無數。當獲樑底船二隻。內裝四十石、百子銃三門。郎機銃三門。鏈刀長鎗共十六枝。高岳船生擒賊五名。劉憲周船斬賊首一級。許默船獲賊妻帶幼女共二人。皮甲廿一領。皮盔十頂。另大𨱍銃五門。大銃子五個。解報到縣。隔別研鞫。其賊一名葉富。賊婦陳氏等。其四名何三、紀宇蠅、蕭其進、紀宇瑞。俱係被擄。各情真的。隨該本縣知縣曹參看得。撫賊李魁奇出叛。緣爭分財不均。與鄭芝龍為難。芝龍發憤驅除。鯨逆之志分。而存亡之幾決矣。近十月初則魁奇糾集賊夥。連綜北上。芝龍發戈出勦。氣雖銳而勢尚單。卑縣督令劉五店漁民六百餘名。偕船五

十二隻。初六日開駕。初七日跟隨官兵船綜。齊泊烈嶼城角。適報賊至井尾。澳總許克俊奮勇先登。偕林芳等九船為衝鋒。以四十三隻為後應。初八日大戰。兵漁夾攻。擊沉溺死。不可以數計。現擄船二隻。及器毀兵器等物。高岳一船。生擒賊五名。劉憲周一船。斬賊首一顆。其一名葉富。向投周三老。今轉投李魁奇。往返閩浙之間。久肆焚殺之慘。其為真賊無疑也。乃所供同獲四人。曰何三、紀宇蠅、蕭其進、紀宇瑞。或擄於官塘山。或擄於梅花所。或擄於甘江之漁船。其記憶地方年月。供吐果真。曾無一語指被擄者為賊。則賊之良心。故自不昧也。及弔何三等隔別研訊。證口相同。則其為被擄益無疑。所當即行放釋。以雪其冤者也。婦人一口供稱陳氏。二月再醮。期享賊貨而嫁賊。死賊旋同溺斃。所當官賣。以為臨軍之賚者也。此一役也。朝出師而暮奏凱。雖曰小勝。不足為喜。而以順勦逆。勢如破竹。亦足見漁民之用命。可謂不負任使之兆也。穀四十石。聽各船均分。船二隻。發澳備駕出勦。皮甲、皮盔、大𨱍銃、大銃子、百子銃、郎機銃、鏈刀、長鎗諸器仗。俱貯庫。賊首一顆。發懸示五通渡口。具錄於十二月十二日連人解詳興泉道蔡。查審轉詳。蒙批。出陣獲醜。足挫賊鋒。該縣董率漁兵。功可嘉尚。被擄何三等。已行晉江縣安插遞解。葉富審係真賊。仰縣確招報奪。賊婦陳氏官賣與贓穀。俱充賞格。器械分發各澳禦寇船仗用。賊級懸示。漁船四十三隻為後應。有無規避不前。一并查明可也。又詳蒙巡海道徐批。該縣指顧不勞。坐收勝算。何棄嗇生不為將耶。許克俊宜優賞。以作其氣。賊犯及被擄人等。仰候興泉道詳示行繳。泉州府批。據詳。漁民奮勇助順。朝出而暮奏功。則該縣鼓舞以制勝也。應行申敘併獎賞漁民。就候道詳示行繳。各道照外。本月二十一日。

又據劉五店哨總許克俊、澳總高大藩等呈。為擒獲海洋巨賊事。稱本月十八日午時。俊親督童志敬等船二十一隻。仝社首黃汝默等哨隊壯丁五百餘名。協勦叛賊。酉時至浯嶼澳停泊。十九日寅時。齊出烈嶼城角。適鄭守備船開駕南下。俊合衆船跟綜。午時至鎮海洋。遇賊船二百餘隻。兵漁夾攻。銃石雨下。兵船所獲。不知其幾。申時收入鎮海澳。俊等船且戰且追。攻擱大賊船。自未至酉。交戰百合。本船被傷漁兵曾好仔、高一龍、舵工李仰懷等十餘人。賊船被銃打壞擊倒。賊衆溺死無數。生擒真賊五十一名。生斬賊級七顆。擊賊望風逃竄。莫知去向。二十日午時。兵船收入中左。酉時。俊等船收入水澳。護情回報。內并將賊犯及首級。解送赴縣。隨該卑縣親臨得漁兵曾好仔、高一龍、舵工李仰懷三名。頭額傷重。餘俱各帶傷是的。弔取各賊。隔別研鞫。黃進老等。各供真情在案。仍該卑縣看得叛賊李魁奇糾集各夥。聚蛇蝎於一穴。為爐竄與之多。傳播壽張之說。幾令懦夫股慄。乃鄭芝龍以二十餘舟。當賊數百巨艘。僅漁船佐之。奮勇以出。出必有獲。雖人用其命。亦天助其順也。是月十三日。卑賊戰敗南下。志在必報。焚小舟而聚衆於大船。以圖必勝。十九日揚帆而來。鄭芝龍發舟迎之。劉五店哨總許克俊選偏大漁船二十一隻。勇壯五百餘名。跟綜協勦。行到東椗。遇賊船二百餘隻。見我師仍復鏖進。兵船追殺巨艦。漁船圍住鳥船二隻。船被擊沉。諸賊溺死。而斬首七顆。生擒黃進老等五十一名口。細訊之。或從叛出逃。或別夥投入。俱已列名。更圖臨陣執械。各各對敵負傷。則為真賊無疑也。惟是婦年小厮二口。擄為阿嫂。情實堪憐。即當與開一面者。夫衆寡之勢。相懸數倍。而望風逐北。偏在烏合之衆。乃知賊不敗于弱力。而敗于多心。大若假手

於李賊而招之來。此所以速之亡也。可爲鋭志立功者勞矣。賊首發縣渡口。舵工老尤二偏身受傷。隨于二十一日身故。已經相驗發埋。其漁兵曾好仔、高一龍、李仰懷。被傷獨重。應各給銀壹兩。以爲調理之資。寗志敬等。亦應計功頒賞。具縣速入解詳與泉道蔡。覆詳轉詳。及通申巡海分守二道。各去後。今蒙前因。遵依行。著哨總許克俊查將統領該澳漁船民兵兩後與鄭芝龍南征有功人民。分別功次姓名。册報到縣。覆勘無異。謹造文册一樣三本。印鈐見在。合就申報。

行賞有功

泉州府同安縣爲軍務事。本月初一日。蒙興泉道左、布政使蔡、憲牌。奉提督軍門熊令牌。照得叛賊李魁奇等。結夥三百餘艘。肆行犯逆。而鄭芝龍與劉五店義兵。以寡勝衆。屢獲奇功。誠可嘉尚。合就行賞。備牌仰道行縣。即將發去銀壹百兩內三兩賞哨總許克俊、其船總、哨長、社首林芳、高岳、寗志敬等二十七名暨陣亡被傷漁民。俱聽該縣分別賞賚優卹。完將賞過功次名數。造册呈報轉繳等因。蒙此。隨行據哨總許克俊仝澳總高大藩公議。應賞人數功次册報到縣。據此。合就發賞。爲此票仰該哨總許克俊將發去銀一百兩仝澳總高大藩照單頒賞各船總、哨長、社首、及被傷漁民人等。收領完即回報。毋得違錯不便。須至票者。

請賑申文

同安縣爲急請發倉。以濟時艱事。照得同安濱海。田少民稠。米穀不給。頃因海寇流突。外運不通。兼之荒旱頻仍。去秋迄今七月不雨。二麥失種。民益惶惶。計無復之。方今穀價騰湧。斗米百錢。飢孚枕道。死亡横野。目擊傷心。焦思無措。查本縣預備倉。內貯穀五千餘石。原以司賑民命。合無請乞發穀五百石。容本縣於東嶽、梵天與各鄉公所。親行煮粥賑濟。庶幾少救殘喘之萬一。涓滴總上臺之鴻造也。緣係請穀賑飢事理云云。

勸論捐賑

泉州府同安縣爲賑救貧民。　照得年荒民飢。餓孚載道。本縣已經申請倉穀賑濟。指日詳允。即當煮粥。以甦殘喘之萬一。正在延竚。幸蒙撫院。軫念民瘼。特捐庫給銀一百五十兩。發縣買米賑民。如此德意。從來所未有。予叨司牧。豈能恝然。但勢值其窮。欲捐而竟無可捐。姑將本縣俸賫百兩。買米助賑。涓滴之施。知無益於涸鮒。而一點相關至情。聊以自表云爾。凡我地方。家温食厚。故自不乏。誰無不忍之心。亮難爲路人之眎。各隨所願多寡施賑。本縣不能強。亦不能已於言也。爲此特示。

設法賑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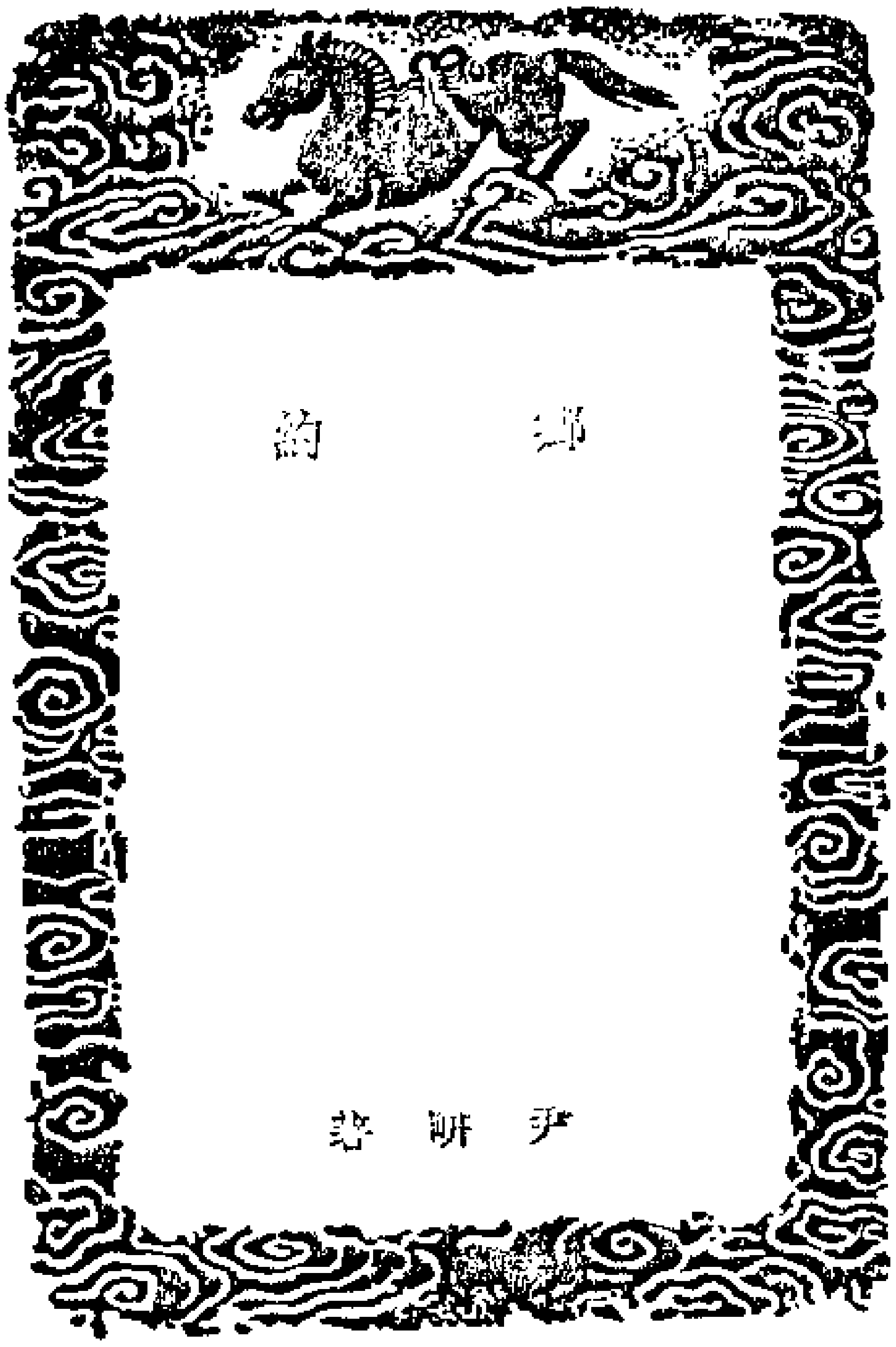
從來賑飢。秪有設廠煮粥而已。本縣始亦爲之。集飢民於東嶽廟。其地最寬。可聚數千人。衆飢民至。盡地使坐。數十人分粥。以漸而及。初猶帖然。徐而枵腹難待也。坐者起矣。分者亂矣。趍次攙奪。食器俱碎。仍是強壯者得食。老弱者啼飢。于賑之之法無當也。于是次日改而分米。定賑所四。本縣與衙官。及鄉紳蔡盛各居其一。凡男婦成丁者。口給米六合。未成丁者給米四合。即襁負者亦給米二合。賑畢。各所舉銃爲

號。放飢民齊出。庶幾領賑有禮。而人得均沾。況貧弱分賑。僅救頃刻之飢。而分米自煮。可飽一日之腹。此法似乎較善。

跋

同里曹方城先生。諱履泰。中天啓乙丑進士。出宰同安。時海寇鄭芝龍出沒海島。思絕浙閩二省。爲坐臥處。嗣同安猶几上肉耳。先生曰。吾誼以無兵守之。議保甲。練鄉勇。諭以自衞法。曰若保國家即保爾妻子。又曰。吾不籍爾民。但以父兄令子弟耳。未幾。芝龍就撫。同黨李魁奇挾鍾斌以叛。蹂躪中左。中左去城三十里許。先生日率父老子弟出。軍容甚盛。諸賊相戒毋犯。先生曰。鍾黠於李。吾當使賊自居之。乃陰撫其黨。不數日、魁奇成擒。斌投水死。海患息。擢吏科給事中。先生以芝龍反覆爲患。乃疏論曰。長勝之算。在於自強。不拔之策。存乎根本。烏附可攻毒。而續命必藉參苓。鍼砭可偶試。而養生必資五穀。閩之用芝龍。烏附也。偶試之。鍼砭也。選將鍊兵。舉賢治賊。參苓五穀也。不此務而任一芝龍。謝之難哉、曾浙東西旱。大吏不以聞。又上書言浙輸輓之煩。加派之重。今民力已竭。加以荒旱。使民坐而待死。不忍言也。使民不肯坐而待死。尤不忍言也。復承問言戚畹不宜與政。及論秦督撫賊之非。疏凡數上。報聞而已。後疏參李春挨。爲大璫羅織受謫。嘗戍嶺南。閩服騎驢出都。觀者歎息。至宏光僭號。祁中丞世培疏訟先生冤。至南都。馬士英欲結先生爲援。先生不可。投劾去。復入閩見唐王。白髮戟張。跪起而泣。出見鄭芝龍流涕。反覆勉以盡力。授太常少卿。洊至兵部右侍郎。隨唐王起兵至黄岩。兵潰。先生捫身百丈巖下兩足血注。氣絕復蘇。遇兩僧。擔至黄巖寺爲僧。子元方求之。强之歸。疽發背卒。元方中崇禎癸未進士。知常熟八閱月。不再出。

先生宰同安時。與大府札。論海寇及曉諭約束之文。編爲靖海紀略四卷。然未習聞先生德政。因從其弟孫步垣索其稿。授諸梓。又著有浪吟集一卷已行世。家世事實具詳邑先達吳先生太沖所作墓誌銘。不備錄。邑後學蔣光煦謹跋。



鄉約序

鄉約者。約鄉人爲守禦事也。國家防患始於宣德正統之間。鎮兵與虜戰。失利於鷂嶺虞臺之役。近年遂劇。時勢爲之也。選徒治兵。堅因分圖。公家戒嚴久矣。蔚有朔野子者。往謂余曰。戰兵事。守民事。城堡備具。不宜煩督責。里閈當自爲之。余善其說。因曰。盍爲約以倡鄉人。朔野子退而述約。余讀之三嘆。夫憤國以爲忠。趨役以爲義。保生以爲仁。是三者古之道也。乃今於吾鄉見之乎。遂梓以布之。人人無不忻忻然斷斷乎先者。以是知佚道是使民也。其爲條十二。朔野子皆咨諏稽猷。求必可行。雖余言亦與有聞焉。不苟言也。嗟夫先賢有言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其是約之謂乎。然匪止吾蔚也。施之塞方無不利。其利者矣。推而廣之。是在上之人哉。敢書此以俟。

嘉靖庚戌歲仲春月望溫泉郝銘序

鄉約

明　蔚州　尹畊著

鄉者何。周制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管子內政。五家爲軌。十軌爲里。四里爲連。十連爲鄉也。後世聚民而居。大抵曰鄉。以地則有互武。以社則有枌榆。以俗則有君子。以人則有鄉公。蓋不必五州十連之廣也。約者何。周制。比有長。使之相保。閭有胥。使之相受。族有師。使之相葬。黨有正。使之相救。州有長。使之相賙。鄉有大夫。使之相賓。管子內政。軌有長。五人爲伍。里有司。五十人爲小戎。連有長。二百人爲卒。鄉有良人。二千人爲旅也。後世民居相告戒。大抵曰約。以誦讀則有塾會。以臧否則有月旦。以備荒則有義倉。以備警則有弓箭社。蓋不必相賓爲旅之大也。是道也。奚以始乎。曰與民生始也。昔黃帝經土設井。一不洩地氣。二無費一家。三同風俗。四齊巧拙。五通貨財。六存亡相守。七出入相司。八嫁娶相媒。九有無相貸。十疾病相救。是其始也。其所從來遠矣。奚以終乎。曰與民生終也。漢有三老亭長。以教民孝弟力田。唐有坊村正。以檢察不率。宋有里正衙前。以督辦公役。皆其遺也。有世以俟而不惑矣。今之鄉者何也。曰以廬舍之比鱗也。形勢之犄角也。耕植作息之無相遠也。則爲之所謂不必於五州十連之廣也。今之約者何也。曰以版築之必興也。器械之必具也。守禦應援之必相資也。則爲之所謂不必於相賓爲旅之大也。國制不有鄉乎。曰國制。族有望。甲有長。里有

總貫鄉秩然也。國制不有約乎。曰。國制。尋俗有誥。飭憲有令。明刑有律。其約炳然也。秩然矣。而今何以復曰鄉。曰國制。集戶以爲甲。合甲以爲里。丁中有消長。而版籍不移。死徙有出鄉。而隸屬已定。籍其常也。今則廬舍之比鱗。形勢之犄角。耕植作息之無相遠。通其變也。炳然矣。而今何以復曰約。曰國制。誥以厚民生。令以定民志。律以禁民非。具爲訓也。今則版築之必舉。器械之必具。守禦應援之必相資。偏其急也。國制何不通其變偏其急而爲之。曰併堡以教守。頒器以利用。懸賞以旌勇。爲之倡矣。而不苛苛誅者。緩軍政而寬民力也。闔閭將遂通其變偏其急而爲之乎。曰溺於所聞。安於故俗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倡之者。猶興。雖與圖始。可與慮終者。當害不切其身者也。疾病而臨水火。將叫號奔逃以求免矣。上有所好而下不遺。上有所倡而下終舉。先國家之急而後己私者也。是故廬舍比鱗。形勢犄角。耕植作息。無相遠而鄉成矣。版築必興。器械必具。守禦應援必相資而約舉矣。鄉成則畝畝皆險。約舉則耒耜皆兵。塞以嚴外防。而堡以嚴中堅。兵以戰境上。而民以戰淸野。不俟督責之繁。而人自爲力。無待教閱之素。而俗自知方。計無得於此者。昔嚴尤以周人城朔方爲中策。秦人城長城爲無策。蓋以周知內治。秦尊外防。周使人自守。秦役力已甚也。今國家塞垣。際天設險固矣。而復內治必盡民自爲兵。視周不較上乎。噫。此鄉約之所以作也。而君民一體之義著矣。兵農相資之用明矣。首尾皆應之勢成矣。故曰。戰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一約曰堡砦

堡砦者。非無砦之難也。砦得其所之難也。夫左背山陵。右前水澤。古之行軍。莫不擇地。而況城堡以居乎。故首約堡砦。其目有四。一依高。高者。邱阜山陵之類也。城堡依之。利於設險。然高有宜依。亦有宜避。四面空闊。斷岸壁立。則依。內卑外高。旁無俯臨。則依。溪澗險僻。兵難屯聚。則依。籍其利也。用半舍半。餘方受敵。則避。高下數更。垣道阻礙。則避。土脈亢燥。水汲艱難。則避。遠其害也。近時山寨易守。民堡多陷者。以山寨得所依。而正德間蔚陳家澗堡之破。則其堡半在高阜。半在平原。由前仰視。盧實莫藏。自高下射。屋瓦皆飛。失所避也。二避澤。澤者卑溼斥鹵之地也。土理既疏。趾基不固。寒暑凍解。隳潰必多。頻勞而無補。暫攻而不支。法不可守者也。三避衝。衝者虜出入必經之路。長河巨浸之旁。美水草地也。出入必經。易起覬口。虜騎來往。窺伺必真。且其始至也。悉銳力於一突。而其能歸也。又往往蓄毒洩憤於我。長河巨浸之旁。美水草地。皆虜必駐營者。駐營則力全。其攻必番代。堡人寡支厚陣。夜接火戰。其何能久乎。四避壅。壅者風行沙流之地。塞上多有之。沙流邁塹則沒。遇垣則積。夫堡以居民。所恃者垣塹也。垣沒則爲坦途。沙積則可附上。不足恃爲守也。

二約曰堡勢

堡勢者。非無勢之難也。能全其勢之難也。夫虎豹在山。藜藿不采。率然叢侮。首尾交救。昔漢文實塞。調立城邑。不下千家。今堡作之間。閭家自爲謀。人自爲利。故有一村數堡。一堡數家。甚者武斷匹夫。坐擁城雉。膏粱豪族。虛設牌院。抱關無人。執戟盡廢。虜入失守。歸咎於官。此豈堡之罪哉。不全其勢之罪也。故次約

堡勢。其目有四。一合力。合力者。積衆弱以成強也。今夫百鈞之石。數十人舉之而不足。數百人舉之而有餘。石無加損。力有合不合也。故夫堡多而人寡者必併。併則力合。力合則變弱爲強矣。審之依避。以賞其險。察之澤壅。以驗其脈。稽之規制。以省其力。參之風氣聚散。流泉遠近。以盡其便。每村相去不十里。每堡所容必數百千人。夫民不城居者。便耕作也。耕作於五里之外。不可謂遠。而數百千人同居。智勇且出匹止安衆心相爲守也。二決疑。決疑者去貳心之謂也。夫兩有所觀。則目疑。兩有所聞。則耳疑。兩有所念。則心疑。併堡之令雖下矣。而堡卒不併者。主者奉行之失實。貳心來去也。今夫一鄕而爲堡者二三矣。一堡而爲家者四五矣。朝下一檄焉。曰堡宜併也。暮報一牒焉。曰堡已併也。依避之失險。澤壅之失脈。堡之宜廢者。固曰併也。規制之有力。風氣流泉之盡便。堡之宜存者。亦曰併也。日因而月循。歲以爲恒。而世不易堡。其何而能併也。併修築。則曰此不足恃。彼或足恃也。併擇聚。則曰姑散守廬舍。期未晚也。子女貲甲而盡聚留乙。畜養在彼。而芻粟在此。堡其何而能守也。故欲守之堅。則不若併之決。欲併之決。則莫若較之審。欲較之審。則莫若躬臨而詳度之。謀於衆播之衢。籍諸册白之官。曰某鄕舊爲堡幾。某以壅以制宜留。某某以寡以失險宜廢。留者足以容則盡其制。不足容則闢而廣之。廢者毀其垣以爲夷。移其材以濟用。耕其廬以示不復反。夫然則貳心去。民志定。堡眞併矣。三分廬。分廬者堡成容衆也。夫家有貧富。地有廣狹。丁有衆寡。今富者有室寢。擅場圃蔬園於堡內。而貧者不足以容身。地廣者衢巷星散。而狹者毛萃不獲。不可無處也。故嘗曰。準田以斂金。即金以成堡。即堡以分廬。如曰田三十畝者一廬。倍者倍之。再倍者。再倍之。貧無田者。役其力。亦受一廬。或令傚富人之廬。舊廬過其田制者加徵之金。地不足。則以徵金易富者之場圃蔬園。又不足。則闢堡而廣之。則堡無不受廬之民。民無不土著之丁矣。四刻期。刻期者。剋之期。使廢堡之民。舉徙於所併之堡也。夫民難與慮始。又財力不等。農作寡隙。一呼而舉徙。恐不能也。則爲之期曰。堡成一月。必家有一屋。屋成而蓋積入焉。再閱月。必家有一宅院。宅院成而芻藁入焉。三閱月則人實井臼。井臼成而子女入焉。後是期不成者罪。成而不入者罪。朞年而野及廢堡。有廬材芻積者沒入官。則工役有漸。可舉徙矣。

三約曰堡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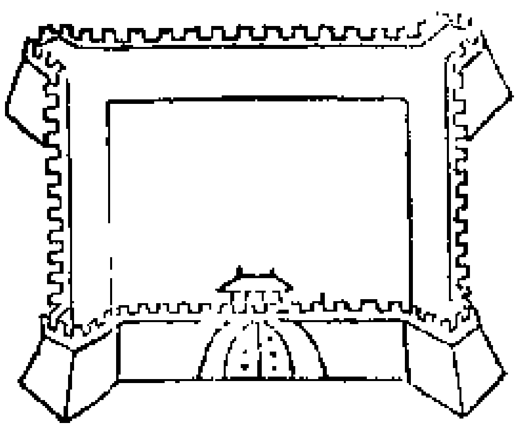
堡制者。非無制之難也。能全其制之難也。夫善守者。因天之財。就地之利。故敵有不攻。藏於九地之下。古人曰。收其五全。遠其五敗。又曰。闉與上倍。高與下倍。今之民堡。豈知是哉。故三約堡制。其目有四。一圍垣。地盤既得。則圍垣宜講也。大小不限。曲直無拘。但取內容丁衆。外遠俯逼而已。然大不如小。小則堅。直不若曲。曲則易守。故宋藝祖筆塗趙韓王城圖。不使端直。金粘沒喝一覩汴城。便謂易攻也。又古人垣制。多以高五丈。下闊二丈五尺。上闊一丈二尺五寸爲式。今時民堡。則大率高一丈五尺。加牌院爲二丈。下闊丈餘。上闊五六尺而已。垣太低。則矢石易及。牌院雖存。近虜攻堡。多飛石毀其牌。則人不敢。垣立而後蟻附以登。今制以垣高二丈。加牌院五尺。共二丈五尺。視古制爲半。下上收闊亦如之。庶中道也。二敵臺。圍垣既立。則敵臺宜講也。夫垣之乘守。全在敵臺。垣雖方直。有臺則守。垣雖委曲。無臺亦棄。然敵臺宜多。多

則護垣爲易。宜高。高則四擊不礙。古制謂敵臺高與垣等者。以垣高五丈也。今垣僅及其半。則臺宜加高先年余肅敏公論邊垣敵臺曰。每一里一臺。以爲火器所擊。不下三百步。夫火力縱及。豈能一一適中。中空過寬。來往鮮力矣。則又宜加多。今時民堡敵臺。全不如制。受病甚多。如角臺本宜平直。卽以東北角論之。則循北垣而東。總臺若干丈尺。亦當循東垣而北。總臺若干丈尺。若欲與垣相附。以省工力。則附東垣矣。不得更附北垣。附北垣矣。不得更附東垣。縱使兩垣俱附。亦須爲臺三面。附牆者半。尊面者倍。如以磬直向外。磬折向內。然者。今皆不循垣直出。又不以磬直向外。但壘土兩垣之間。斜附而上。土地旣窄。矢道皆斜。臺以護垣。而矢石不及。何以爲守。又一面止築一臺。夫臺之多寡。以堡之大小爲之。堡大則多。堡小則少。大抵兩空不得過五十步。又堡有垂角而出。縮腹而入者。亦須量勢爲臺。必使相及。今一面止築一臺。不論遠近。出人矢石。縱及。亦弱而無力。倏忽之間。爲虜乘矣。又高與垣等。而收頂不及一丈。夫垣陴旋爲虜墜者。垣低。石可及也。今臺高與垣等。則臺陴亦不易保。收頂止一丈。所容幾人。發矢發火器何以展布。又臺陴不五六。虜以兩弓注一陴。則臺人不敢伸首出望。與無臺等矣。此皆害之大者。今制臺高三丈。高於垣一丈。收頂方二丈。皆東西直出。陴牆至三尺而止。順立柱木二尺餘。上加橫木。復爲牆尺許。中空。遍設木牌。外爲附眉。內加料撥。或開或閉。惟吾所欲。虜注矢於此。吾則啓牌於彼。夫陴長注矢者。陴口一定也。牌啓無常。斯不畏注矢矣。此尊爲發火器與矢。若夫礮石。則踰牆四出。不必疑望忖度也。三陴脘。敵臺既就。則陴脘宜講也。夫垣既不高。陴復削薄。遇攻。則不支。其衝竿飛石之往來。自守。又無以久。縣石縣木之上下。一有隕墜。卽將以赤身之人。立於孤垣之上。彎弦可觸矣。邊人曰。虜飛石墜陴。則以竿裹裘爲人形。加革幘。高揭之以惑人。衆見喧曰。虜登矣。爭先自投。虜徐蟻登。此陴之害也。今民間率用土坯。（土埴以成曰土坯）又率立植。其易墜固宜。近有議用磚者。磚質狹小。亦必立植。與坯何異。但多費耳。今制必用泥坯。（水和土坯成者曰泥坯）橫臥爲陴。外以茅泥。（多入泥以草麥鬚曰麥泥或）固之。庶堅厚可賴也。四甕城。陴脘既成。則甕城宜講也。夫民堡之破。半咎於陴。半咎於門。何者。鐵裹以禦火也。今鐵葉至薄。不禁蒿灼。鐵熱木焚。爲力不難。而門上無懸樓以遠擊。無漏槽以下水。背計人力。擲草幾至十步。千人齊擲。草且成邱。發火以焚。無不銷壞。門壞則雖有人乎。垣無及矣。故必有甕城。高厚與堡同。內外俱爲陴脘。旁開一門。亦用鐵扇。已僻廢堡之門。取以爲用可也。夫甕城高厚與垣等。內外皆陴。則雖洞其外門。亦無虜敢入者。而況爲重門邪。甕城門亦備漏槽下水。

角臺圖

倣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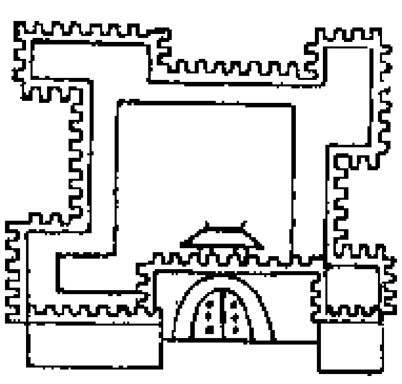
兩垣附上。矢道皆斜。



今制

附東垣不附北垣。

附北垣不附西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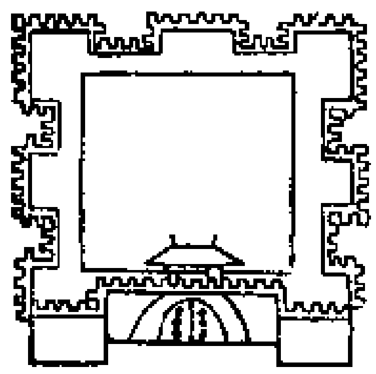


宜附垣直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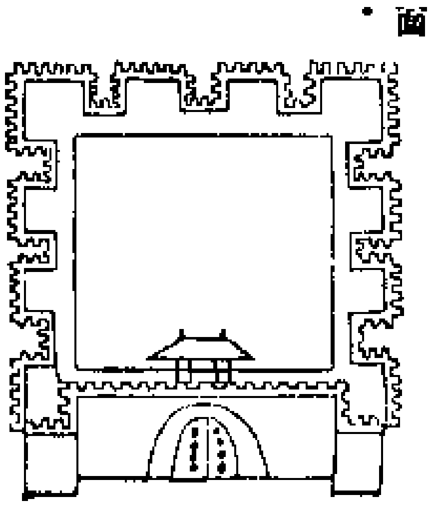
磬折向內。直向外。

敵臺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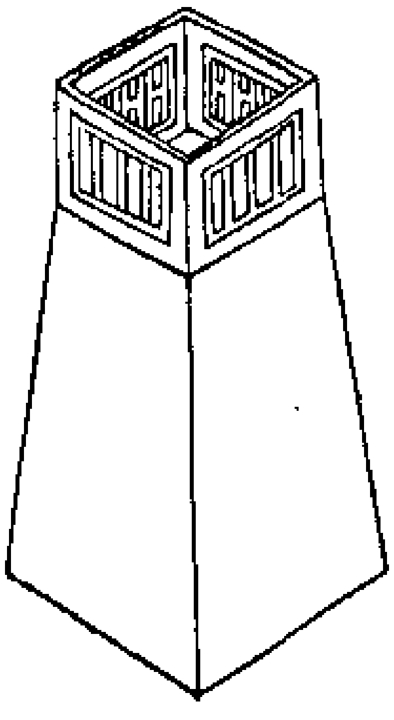
小堡一面爲一臺。



大堡一面爲二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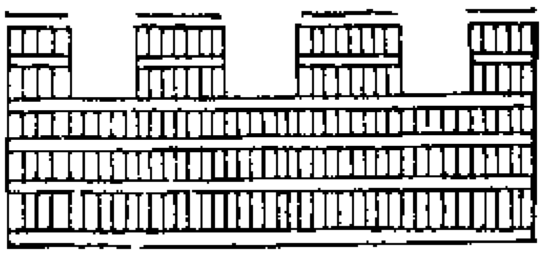


敵臺懸板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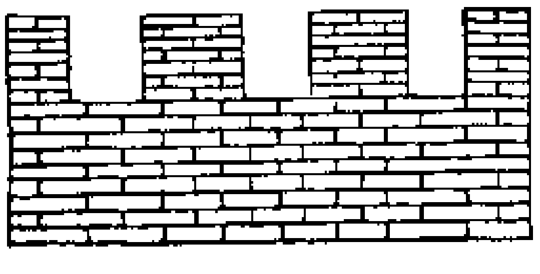
陴脘圖

倣式



今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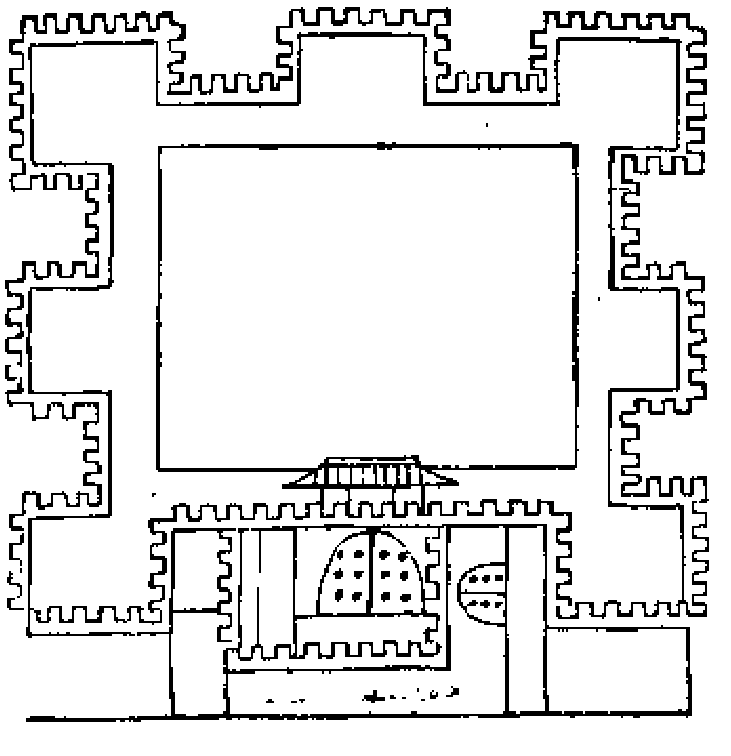
仍以麥泥固之。



甕城圖

小堡有甕城而不用敵臺，大堡仍爲之。

甕城不必太大，大則更須角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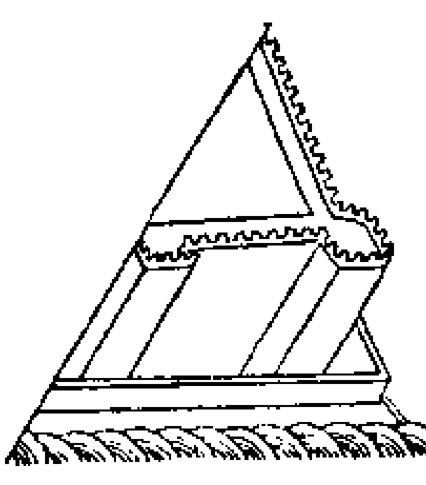


四約曰堡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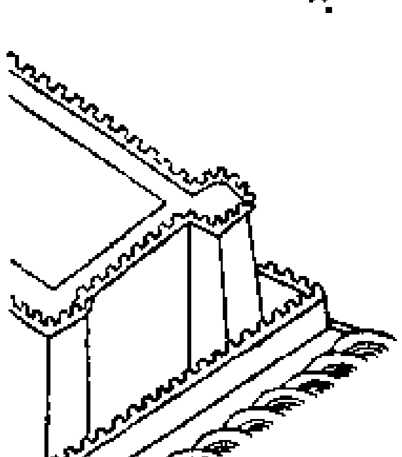
堡衛者。非不盡其制也。已盡其制。仍備其衛也。夫百足之蟲。至死不仆。以扶之者衆也。堡而無衛。一跡上之集而已。遠之何以折衝。近之何以禦侮。故四約堡衛。其目有四。一壕牆。壕牆者。爲牆於壕之內。堡之外也。臨壕爲牆。則壕愈深。夾堡爲道。則堡愈險。夫下射不若平射。近鬬不若遠鬬。此理之至明者。爲牆以爲隱。隔壕以爲射。緩急巧力自當不同。縱有肉薄。憑牆與之戰。而牌上之人復爲我覆庇。投彼不虞。勇怯亦懸絕也。夫敵臺高垣一丈。可以四擊。槍矢礮石。所及三二百步。壕牆與彼對射所及。踰壕五六十步。牌上人又以擲石臨垣脚所及。及壕。是三險也。而堡無不守者矣。又虜之攻堡也。揭長竿。舉車輪以耕犂縛其首。人伏車下。推其軸以行。或以牛革蔽身。舉竿而至。以衝垣墮牌。堡坐是陷者十八九。今有壕牆。則於內盈長鉤巨斧月牙拐。每面十餘柄。夫竿輪欲以衝垣墮牌。其長必一二丈。踰壕倚牆而用。其至必踰時。立木至一二丈。其舉必無力。而壕牆內人。鉤之以長鉤。戳之以巨斧。推之以月牙拐。其能不顛仆乎。凡此皆壕牆之利也。制牆高六尺。基二尺餘。收頂尺餘。外逼壕塹。內爲火道。有善射者。則牆稍高。開口如垣牌。或爲旁牌數十面。與之對射。無善射者。則不必露形。人伏牆內。器盈牆下。牌上以旗爲認。敵南則南。北則北。東則東。西則西。所伏人覩旗應之。外擊渡壕。內仆竿輪。可也。近有議於壕外爲牆者。一則虜匿之以避矢石。二則虜墮之即可填壕。不足用也。二地道。地道者。穴垣爲道。以通壕牆內人也。壕牆盈人爲守。固便。然虜騎合圍。重門堅閉。獨流此輩於外。雖不勝寒失措者。故必爲地道。每一面。所以通往來。則心志定。勇敢

決也。其制穴於每面之中。或近敵臺處。先於堡垣內下窨丈餘。其大容人。次橫穿之。至垣外。復窨而上。穿皆直穿。旁闢七坎爲階。如世所謂翻井者。居常鎖閉。或擭之木石。有事則開。守以餘丁。或健婦。緩急咸便也。三甕門。甕門者以土壅堡門。爲平垣。以遠焚灼也。夫既有甕城。斯重門矣。然虛縫不可不周。爲防不可不至。又須平時積土於堡門內外之左右。及備版築之具。一遇警報。即先鎖閉甕城門。虜既臨壕。下壯登牌。老弱當以土壅門。令內外皆與垣平。不惟火不能焚。亦門下無坎。可藏攻者。又恐有奸人胡謀。夤夜启卒。計莫能施也。若有餘力。將甕城門內。亦行補築。尤爲慎密。四警夜。警夜者。虜圍未徹。夜備不弛。或營帳未遠。虜其掩襲也。夫戒備於有事。不若戒備於先時。寄聰於諸人。不若責成於一物。堡固有豢畜下家。或夫婦二人。或隻身老稚。則爲之作窩室於堡垣之外。壕牆之內。或即於地道之上。但不宜高。須掘土爲之。高及壕牆之半可也。令居止其中。堡人稍資給之。而盈一家。家蓄數犬。別爲犬窩於壕牆之下。其人犬蓋以窩爲廬。以壕牆爲院落。一有風息。則犬以警人。人以叩堡。仍別爲暗號。令堡內近垣人分司之。或引鈴索。或投懸石。皆足相詔也。但任人須謹。必本保生長。及保有親識者。方可以防奸細。及他致賊盜。資給之道。人爲半餐。犬爲全牢。不爲費也。又與虜接。遇夜未宜燃火。牌間反使虜明我暗。必素具草束。長三四尺。兩頭燃之。擲諸垣脚。或令壕牆內人舉火。則我明虜暗矣。

壕牆圖



不開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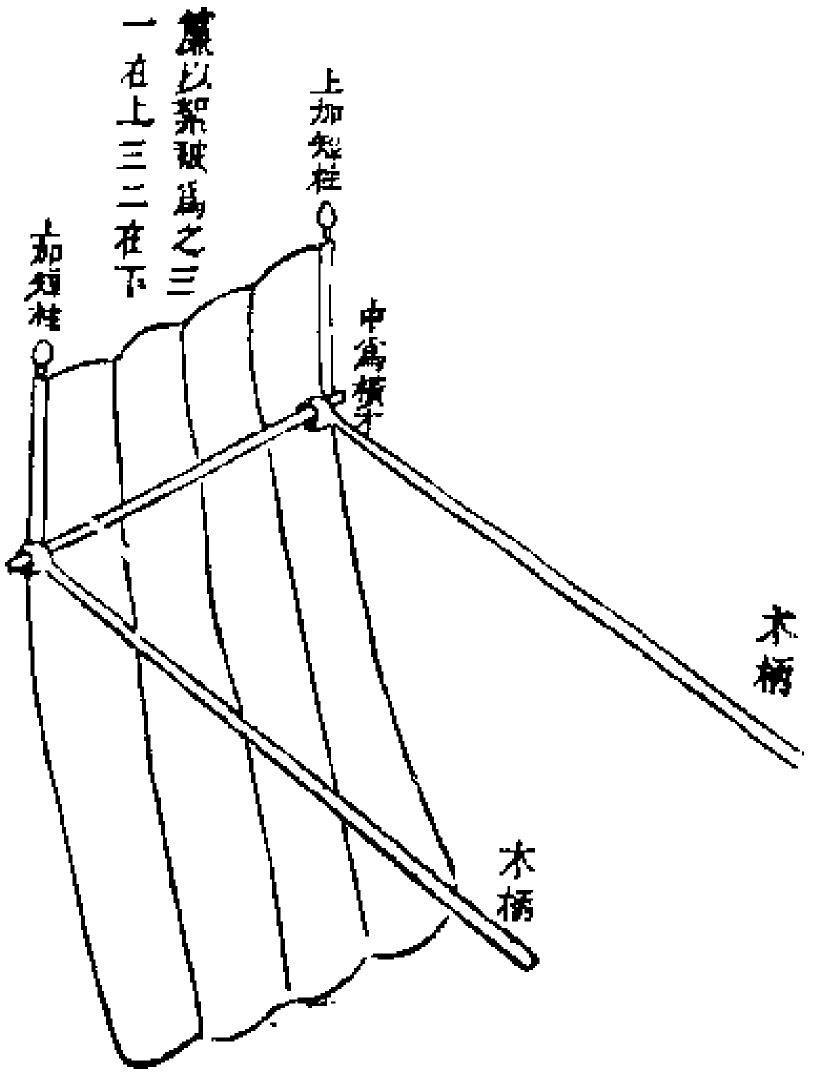
開缺口

五約曰堡器

堡器者。制衛之餘也。制衛備。而復求濟於器。以盡其餘也。古人曰。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夫堡。譬則卒也。制衛備。則猶之甲胄也。而無戈戟弓矢之利焉。其以堡與敵乎。故五約堡器。其目有八。一懸簾。懸簾者以護牌也。夫牌之不存。石及之也。牌之不守。矢及之也。石及之。爲堅牌可免矣。矢及之。非懸簾不能免也。夫牌垣所恃以爲命也。虜渡壕則擊壕。叩壕牆則擊壕牆。附垣脚則擊垣脚。懸石衝水。將於是乎升降。而牌之不守。首莫敢伸。目不暇視。其猶介胄而立諸衛曰。余彼堅矣。人莫毒也夫。故必爲懸簾。簾以布爲之。實以毡絮。或即用民間絮被。以兩竿直出揭之。如車輪然。中爲橫木。分簾上下。下垂三之二。上揭三之一。臨用以水漥之。盈牌上。出牌五六尺。簾既虛懸。復籍木漥。矢所不貫。石所不損者也。必多爲之。大抵有堡牌之半。而四分之以應用。則牌人雖探身垂首。與下從事。勝所忌矣。或疑懸簾礙於發矢。曰。堡制。發矢石皆於敵臺。牌。但主近擊。護壕牆以內耳。即不得已。欲從牌間發矢。則斟酌緩急。開閉隙漏可也。二挨牌。挨牌者。備牌壞也。夫牌主近擊。數數引頸。或有墮壞。則乘者不能立矣。須備挨牌三四十面。大堡五六十面。牌長以五尺。闊三尺。藉以補牌。亦以發矢。即壕牆內敵臺上。有急。皆可移用也。三火槍。火槍者。敵臺所用也。其遠可及三百步。即今軍伍中所用之神槍。而不用木矢。木矢發多不直。間有反射者。鄉人尤不解用。今易以鉛子。出直而疾。中入而深。莫良之器也。每臺須四柄。甕城加四柄。壕牆面加四柄。計小堡五十餘柄。大堡倍之。四弓矢。弓矢者亦敵臺所用也。遠可及百步。民間多有之而不精。須求買精者。數視火槍之。五礮石。礮石者亦敵臺所用也。遠可及二百餘步。民間條礮以手指挑繩發之。不甚致遠。且爲力輕。今制加木柄。手握之以發。既遠而力。此既易辦。又人人可爲。每臺可盈二十餘。甕城壕牆皆加之。小堡百餘。大堡二百餘。不爲費也。但須多備石塊。小堡以十萬計。大堡二三十萬計。此石中必重傷。但命中爲難。常計虜若臨壕。不必求中。但令諸臺每臺一二十人。一時並發。下石如雨。咸萃虜所。必難直立也。又石之用徧者。其去有力且大聲。虜尤畏之。號曰飛石。六牌石。牌石者。牌院間所用之石也。夫牌人計丁分牌。何能巧力。火槍弓矢皆非所宜發。但須多積石耳。石有二種。大者爲懸石。川礮礮石。陀軸之類爲之。鼎足鑿孔。下繫鐵繩。上續麻索。小堡每面五六枚。大堡每面十餘枚。小者爲擲石。取之溪澗皆是。須重一斤上。每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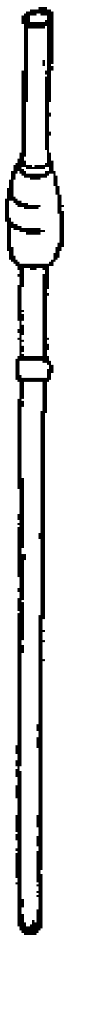
可三百餘。擲石亦間備大重四五十斤者。以濟懸石之不足。大抵虜有人壕牆者。則衆以擲石共擊之。其推車蒙革。肘版而至者。則下大石。或以懸石擊之。七衡木。衡木者亦陴間用也。制用大木。徑一尺以上。長六七尺。八九尺者。鑿孔兩端。鐵繩雙繫。則橫用之。鑿孔其尾。鐵繩單繫。則直用之。橫用者設鐵刃其腹。直用者設鐵刃其首。近傳虜欲為牛革洞子附城。宜以此懸擊斷之。其數視懸石。八火筒。火筒者亦陴間用也。革洞偶堅。擊之不碎。則宜用火筒。以硝磺為筒。如今上元節所試梨花者。遇有洞至。則急灑油及硝磺其上。而以火筒噴火燃之。斯須立燼也。九大銃。大銃者急備也。夫虜矢石懸簾禦之。竿槍鉤斧禦之。車牌懸石禦之。革洞衡木火筒禦之。尚慮其畢志於我。人肩土袋。或挾束草。千萬成群。肉薄以逼。前死不恤。後繼轉加。始而填壕。繼以附垣。弓矢槍礮。所及有限。懸石衡木。不能遠施。則以大銃擊之。銃大如罍。石大如盌。前發大石。後為碎子。一發處地。其出升餘。當無不糜且爛者也。小堡而設一柄。大堡倍之。十雜兵。雜兵者隨其所有之兵也。刀斧棒鐗。利於列陣。槍戟鉤鐮。利於守地道。凡堡中人備數事。家藏一屋。雖五尺之童。無不命帶兵者。婦女亦然。皆計每陣須木棍一。上大下細。如玉簪花狀。每三陣。須大斧或鐗刀一。每六陣。須長槍長鉤長骨朵一架。有力者主斧鐗。次主槍鉤。弱者主棍。列陣之法也。

懸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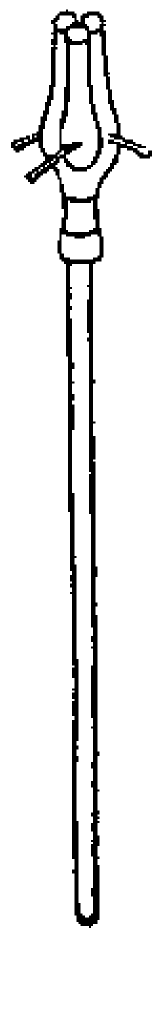
挨牌圖

火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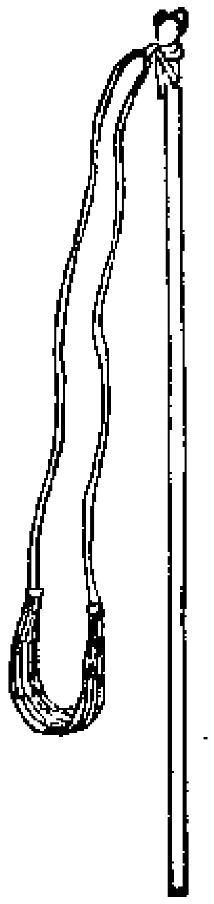


三眼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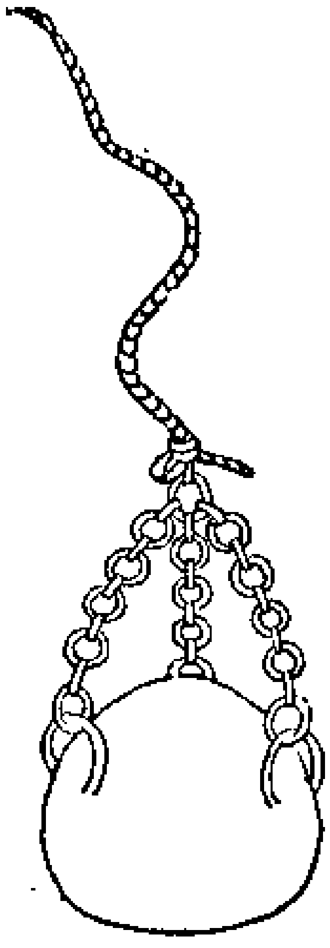
或曰鉛彈裝藥不若三眼銃可連三發。一發四銃。則連十二發也。亦用鉛子彈附圖。



礮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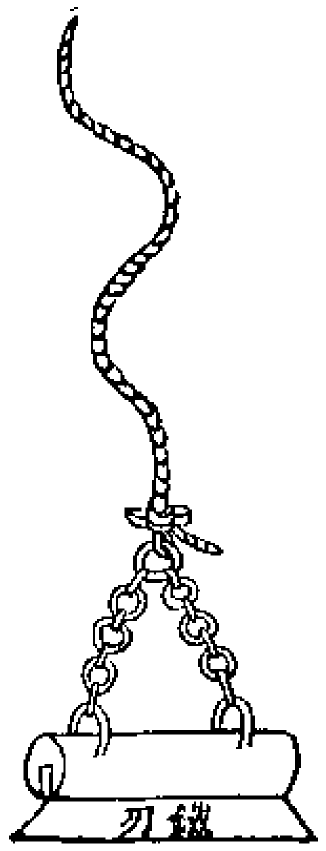


懸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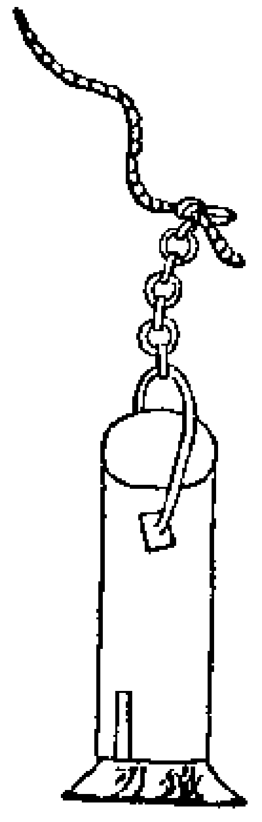


衡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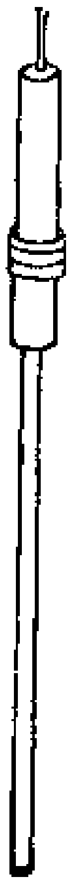
橫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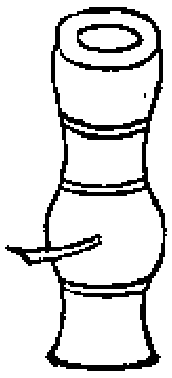
當用。



火箭圖



大銃圖



六約曰堡蓄

堡蓄者。非無蓄之求也。求去其蓄也。夫木腐則蟲生。蟲生而木愈腐。然則生息者木也。而禍木者亦木也。木而能去其蓄。所以財也已。故六約堡蓄。其目有四。一據樹。據樹者樹植於據。足以蔽目者也。夫兩軍相對。有蔽者利。今陣以蔽我。而樹以蔽廝。瞭望之失實。矢石之礙及。攀附之有緣。皆爲彼利也。必盡伐之。且令後不復植。二家洞。家洞者洞鑿於家。人自爲謀者也。夫洞可避寇。則公共爲之矣。洞不足託。而必築堡以守。家鑿私洞。此其人有死陣之心邪。近時邊堡。廝至不守陣而自匿於洞。堡陷無一免者。語曰噬臍無及。是之謂矣。必盡塞之。後有鑿者以聞官。三異籍。異籍者身寓於此。而託其資貨於他。所也。夫身苟不恤。何恤乎無家。故有異籍者有異心者也。其不乘陣踰垣而逃者幾希。有一於是。衆共糾之。四僑客。僑客者莫知所從來。而寓於堡者也。往余得之歸正人曰。廝諜人人道時時至也。有遐報者。有不遐報者。夫既有不遐報者。而復未聞首官自占。則其人多潛寓閭閻矣。飢寒之迫身。恩怨之動氣。初欲留而機悔。有所懲而中變。其態不多端乎。靜而思之。可寒心也。夫嫁女不出其鄉。用佃豈宜遠道。故必家自覺察。門書一扁曰。本家家長爲某。爲本堡長。或農隊長。有弟幾人。某某爲某壕牆衆。有子幾人。某某爲某臺槍箭手。佃客幾人。某某保本堡某人子弟。爲某隊陣衆。某保鄰堡某人子弟。爲某隊陣衆。家長婦爲某。爲某婦隊長。弟婦幾人。某某爲某婦隊衆。子婦幾人。某某爲某婦隊衆。僑客不知其鄉者逐。不可稽其父兄宗族者逐。乞丐無來歷者逐。僧道遊食者逐。扁無名籍。僑居二日以上者。堡長覺察。非堡人親屬姻婭者逐。其庶免

於不虞也。

七約曰保衆

保衆者。非無衆之難也。能用其衆之難也。夫十室之邑。忠信所生。盤錯之遇。豪傑乃見。亦顧用之者何如耳。而或舍長取短。就薄推厚。其孰不解體也夫。故七約保衆。其目十四。一保長。堡長者掌堡之守禦方略。以發縱指示者也。擇年長有器望爲堡人信服者爲之。小保以一人。大堡以二人。堡吏大且多。才以三人。其平居則稽閱壕閱器械。均丁力。檢僑客。月朔望集農隊長堡人有才識者。共議拒守之策。圖畫已定。臨事行之。不得至期毁皇。猥臨失措。亦不得容令輕躁妄議。阻撓二農長。農長者掌堡人所斂財貨以爲守禦之費者也。擇堡中家富者爲之。小保以二人。大堡以四人。凡堡農堡隊長督辦。而農長受之。受則登籍。有所支用。保隊長以告農長出之。出則登籍。貨非農長不手。農長非保隊長不籍。三隊長。隊長者掌壕陣之衆。以爲守者也。擇才識次於堡長者爲之。小堡每面以二人。大堡每面以四人。二人。一爲奇隊長。一爲正隊長。壕陣之衆。分半爲奇隊。半爲正隊。壕衆如槍手四。則二爲奇。二爲正。箭礮之類皆然。陣衆則一三五七九奇數者爲奇。二四六八十偶數者爲正。而以二人分掌之。以便調援也。四壕牆衆。壕牆衆者。由地道出。列於壕牆之內。以爲守者也。擇堡中最有膽力勇士爲之。小堡一面十人。大堡二十人。配以弓箭槍手。堡隊長自垣上執旗發縱之。可守則守。可出擊則出擊。其堡中有素志立功者。可悉配此。以便其進退。五弓箭手。弓箭手專射者也。擇家富年少。如保農長之子弟爲之。壕牆每面四人。角敵臺每臺四人。其弓箭卽令自備。堡田多。准折畝銀。堡田少。不折畝銀。平居則農長稽其弓箭之美惡。歡堡隊長課之習射。六火槍手。火槍手專發火器者也。擇年少而性便巧者爲之。人數稽課與箭手同。但槍器火藥則農長以堡費爲之。不自備也。七礮石手。礮石手專發礮石者也。資性次於槍手者爲之。人數三四倍於槍手。稽課與之同。礮具亦官備。八陣衆。分守陣者也。計丁受之。丁多則兩人受一陣。令爲二番。丁少則人受一陣。主器如前雜器條所載。分奇正如前隊長條所載。九懸石衛木衆。懸石衛木衆。舉石木下擊者也。堡丁有餘。則每石每木另撥有力者六人或三人。正隊長統之。堡丁不足。則分置本石於中道。臨時撥奇隊衆應用。奇隊長主之。十大銃手。大銃手主大銃。備急追者也。堡丁有餘。每銃另撥便巧者六人或三人。堡丁不足。則面置一柄。臨時撥槍手應用。堡長主之。十一地道衆。地道衆守地道者也。堡丁有餘。每道守以四丁。不足。擇家長婦有識見者一人主之。配以健婦八人。槍棒雜兵隨便。十二絕藝人。絕藝人者。或發火器。或用弓矢。或善袖箭。或善鐵丸。技藝絕人者也。列之垣陣。則膠其用矣。須先行甄別。其人稍利其器。多則十人。少則四五人。專令隨堡長進退。宜在壕牆。則於壕牆。宜在敵臺。則於敵臺。廝始至。諸槍箭手不得輕發矢石。示彼以弱。誘我守具須堡農隊長酌量事勢。可發。令絕藝人發之。十三餘衆。餘衆者除諸役外。集餘丁備補伍也。有丁以丁。無則以老弱。每面一隊。多者二三十人。少者一二十人。令農長主之。列垣下。居常爲垣上人運水飲之類。垣上人倘有中傷者。隊長照名次。卽呼一人上補。十四婦衆。婦衆者堡中諸婦也。別爲兩科。壯健者爲一科。分爲四隊。隊以大室家長婦有識見者一人主之。其堡內街巷。亦分爲四段。隊主

一段。各執雜兵。往來巡視。遇火則擊柝而司釜。婦隊應之。遇盜則振鈴。而四面餘衆隊應之。其垣上人並不得內顧。老弱者爲一科。亦分爲四隊。隊主以貧寡婦屬尊者一人。隊備八釜八甕水桶十六。安置堡四角。所謂司釜婦隊也。有事之時。必令水滿諸甕。湯沸諸釜。

八約曰堡教

堡教者非無教之難也。必行其教之難也。夫自聖人爲治。不免於訓誥以導之。刑禮以齊之。堡而無教。烏能爲守哉。故八約堡教。其目有四。一齊視。齊視者宜之旗幟。以一其目也。凡堡角敵臺。必植一竿。竿長一丈五尺。上掛黃布大旗一面。書某角。如曰西北東南之類某敵。如曰四面或四面第一二之類臺字。虜至則張。虜去則落。如東面見寇四面不見則東而四落沒又每面設一旌竿。竿長一丈餘。上揭紅帛旌一條。書某面對敵字。對敵則縛於中敵臺大旗竿上。敵退則落。堡長在。則下加縛小紅旗一面。不在則落。遇夜易以雙紅燈。堡長在加三。又備黃帛旌一條。以爲垣衆番食之節。如後齊番條所載。又堡長執紅旗一面以指揮。盜小紅旗三面。令健步執隨以爲調別臺奇隊之符。隊長人執藍旗一面。以詔壕牆內人。盜小藍旗三面。令健步執隨以爲調別陣奇隊之符。二齊鼓。齊鼓者宜之金鼓。以一其耳也。堡每面置鼓金各一。大堡二之。甫見虜。其面鳴鼓。以後徐徐鳴擊不絕。虜去乃已。虜來攻。鳴金。以後徐徐鳴擊不絕。止攻乃已。虜大至。或填壕求渡。則金作急鳴。虜已踰壕。或攀牆踰垣。則鼓金齊鳴。漸退徐鳴金。止攻徐鳴鼓。去皆已。凡四垣有金鼓鳴。則諸役人不得一人不至役所。亦不得一人番下飲食。三齊擊。齊擊者次節其發以盡技也。近時堡人遇虜初至。不四五騎。張皇無措。輕發矢石。器械既耗。精力亦竭。比其進攻。反無以應。又其始發也。不以絕藝。躁妄之夫。董稚之輩。呵之不可。禁之不止。爲虜所輕。招速其侮。今制以七擊爲節。如虜甫至。或三二騎四五騎。則其面張旗伐鼓。後徐徐鳴鼓。堡長率絕藝人。或在臺上陣間。或出壕牆內。酌量觀之。待其集至十數騎。有指揮來攻之意。則令絕藝人潛伏隱暗。出其不意。發槍發矢。中其指揮者。此一擊也。虜或集至三四十騎。拆屋伐木。以爲攻具。則陣張懸旗。盜人大盤器具。堡長率絕藝人。或於臺上。或出壕牆。連發槍矢。仆其馬騎。此二擊也。虜或集至百餘。張弓注矢。射我臺陣。則揭對敵旌帛。鳴金。後徐徐鳴金。奇正隊長整治陣石。雜兵。堡長督絕藝人。及臺上槍箭手。礮石手。齊發。此三擊也。虜或集至數百千人。東芻囊袋。填壕求渡。則金作急鳴。隊長整治懸石衝木。堡隊長督絕藝人。及臺上槍箭手。礮石手。壕牆內槍箭手。礮石手。同時齊發。及以旗調別面臺槍箭手奇隊來應。此四擊也。虜或填壕已平。揭竿舉轒。來衝我陣。則金鼓齊鳴。督長整大銃。堡長督臺人旁射擊之。及以旗旛調別臺奇隊。隊長以藍旗詔壕牆人。舉長鉤巨斧。月牙拐鉤戟。推仆之。及督陣人下擲石四垣。庇護我壕牆人。此五擊也。虜或墮我壕牆。壕牆人不能存立。退入地道。衝車革洞相繼而前。則堡長督礮人。令礮助擲大石。或舉懸石。衝木。隊長督陣人下油灑硝硫。發火筒焚之。及以旗調別面陣衆奇隊助下擲石。此六擊也。虜或衝車附垣。甬道相屬。前死後繼。肉薄不止。則堡隊長督諸役人。不得停手。及以旗旛調別陣奇隊。堡長督大銃。衆以大銃擊之。此七擊也。凡調奇隊。須查其面。不揭對敵旌。乃可。四齊番。齊番者。次第其番。不使有失也。如初鳴鼓。則諸役人無不至役所者。鼓徐鳴。則本面臺人盡立。陣

人正奇遊坐。鳴金則諸役人咸盤器具。陣人盡立。別面臺人亦立。陣人遞坐。金鼓齊鳴。則本面臺陣人不停整。別面臺人止。調陣人盡立。金鼓俱息。則二面臺人留正隊奇隊下食。歸則食正隊。又歸則食陣人奇隊。又歸則食陣人正隊通歸。則又食二面者。其次以東南爲先。西北爲後。當食則曳黃帛旌於對敵竿。通歸則落。夜易以一白燈。其四面分番。以是爲候。凡鼓鳴。本面不得下食。金鳴。諸面俱不得下食。當食者食於垣下。老弱婦女餽之。餽食人不得登垣。送湯飲以餘衆。凡堡長率絕藝人。必居於當食之面。其當食曳黃旌。而虜卒至。則加曳紅旌。照常鳴鼓。鼓鬪而兩旌俱曳。則左鄰面以臺人奇隊往。右鄰面以陣人奇隊往。不候調。又金鳴。則右鄰面亦以臺人奇隊往。左鄰面亦以陣人奇隊往。不候調。當食者歸。乃進其遊時金不止。仍留左鄰臺奇隊。金鼓齊鳴。則兩鄰臺奇隊俱留。

九約曰堡習

堡習者。非臨事而習也。無事而豫爲之習也。夫事豫則立。否則窮。況守禦大事。全堡生命繫焉。不有服習。其虛文乎。故九約堡習。其目有二。一習藝。習藝者。平居習其藝。使精熟也。每五日則小習之。十日則大習之。小習之以教射教火槍。大習之兼教礮教大銃。擇空閑地。畢集其人。爲木虜者數。或爲草人。始以射。繼以槍。繼以礮銃。必使有中。小習卯而集。午而罷。大習辰而集。酉而罷。有增進者。獎勵之。抽惰者。戒飭之。終不可教者。更易之。二習守。習守者。平居習爲守。使不失伍也。每望日則小習之。朔日則大習之。小習以教臺人陣人壕牆人。一擊以至七擊。大習合餘衆婦隊衆以教分番應援巡火盜。即於堡垣上下。鳴鼓畢集其人。亦以木虜或草人爲候。鳴金鼓。發矢石。俱如前條所載。

十約曰堡符

堡符者。非造符之難也。符而信之難也。夫人無符不立。家無符不行。給牒以來。誰能免是。而況金革之事乎。故十約堡符。其目有六。一門符。門符者。列其家而懸之門者也。爲方牌。書如前僑客條所載。以防奸細。二堡符。堡符者。列其堡衆。堡教而榜之堡門上者也。爲大牌榜。書曰某堡方若干步。爲幾門。角臺幾。敵臺幾。堡丁共若干名。婦若干口。堡長某。贊長某。正隊長某某。奇隊長某某。壕牆衆某某。絕藝人某某。某臺衆。正隊槍手某某。箭手某某。礮手某某。奇隊槍手某某。箭手某某。礮手某某。陣陣衆。正隊某某。奇隊某某。某陣懸石衆某某。衝木衆某某。大銃手某某。餘衆某某。某段司巡婦隊長某。衆某某。某角司釜婦隊長某。衆某某。右本堡爲田若干畝。共出銀若干兩。置造過鼓幾。金幾。柝幾。鈴幾。大黃布旗幾。長紅帛旌幾。黃帛旌幾。紅旗幾。藍旗幾。小紅旗幾。小藍旗幾。懸燈幾。火槍幾。鉛子幾。火藥幾。弓矢幾。礮具幾。礮石幾。大陣石幾。小陣石幾。懸石幾。衝木幾。火筒幾。大銃幾。壕牆長鉤幾。大斧幾。月牙拐幾。陣雜兵棍幾。斧幾。鐮幾。槍鉤竿衆幾。釜幾。甕幾。桶幾。餘銀若干。除增添敵臺。幫加垣牆公費外。尚餘若干。以爲將來修理之需。三臺符。臺符者。列臺衆懸之臺者也。爲圓牌二。一書正隊。曰某堡堡長某人。下某臺正隊長某人。統本臺衆。正隊槍手幾。某某槍幾。鉛子幾。火藥幾。箭手幾。某某弓幾。箭幾。礮手幾。某某礮具幾。石子幾。一書奇隊。如正。四陣符。陣符者。列陣衆懸之陣者也。爲圓牌二。一書正隊。曰某堡堡長某人。下某陣正隊長某人。統本

陣陣乘正隊幾。某某兵器幾。刀镋杈鋼叉大陣石幾。小陣石幾。外懸石幾。某某懸石幾。衝木幾。某某衝木幾。大銃手幾。某某大銃幾。大石子幾。小石子幾。火藥幾。垣下餘衆幾。某某一書奇隊。如正。五壕牆符。壕牆符者列壕牆內衆懸之外陣者也。為圍牌。書曰某堡堡長某人。下某壕牆內勇士幾。某某長鉤幾。大斧幾。月牙拐幾。火槍手幾。某某火槍幾。鉛子幾。火藥幾。箭手幾。某某弓幾。箭幾。又本面夜警人某。犬幾。六婦隊符。婦隊符者婦必有符。巡警者以約束其衆。司釜者以均役取汲也。亦為圍牌。巡隊書曰某堡某段街市司巡婦長某婦幾。某某柝幾。鉦幾。兵器幾。釜隊書曰某堡某角司釜婦長某婦幾。某某釜幾。甕幾。桶幾。

十一約曰堡費

堡費者非貧之患也。不均之患也。夫和無寡。均無貧。古有是訓矣。今貧者則以委富室曰我為若扞也。富者則以恐貧室曰吾不保居也。日俟一日。而保壞且極矣。故十一約堡費。其目有五。一計畝。計畝者計田畝以出費也。今時堡費多計堡內屋基。則無屋者不及矣。夫凡耕食於土者。必賴堡以免。堡內無屋。此奸民不奉令。法當治之。而吏費不之及。將愈肆矣。無事耕於野。食土之毛。有事叩堡門求入。堡人處人鮮不足守也。有不入之者乎。故今但計田畝。且如寬鄉田百頃上。中鄉七八十頃。狹鄉亦及四五十頃。每畝出銀若干分。則寬鄉得百金上。中鄉七八十金。狹鄉四五十金。皆足用也。如有不足。仍照堡內屋基。另徵二三金。或倩富人特出一二金可也。二稽期。稽期者稽其徵受之期。必使完納也。地畝有數。則徵銀有數。既擇鄉之富室為費長。以受之。而即以隊長催辦。刻以二十日必令完納。不得少有稽延。如慳吝不出。作言沮撓。堡隊長聞官。三籍出。籍出者。籍其所出不使侵漁也。費長既富室。必不自蹈不義。然人心如面。必須筆有實迹。方可取信。受銀之後。另立一籍。會同堡隊長及堡中賢性伶俐素能書算者。通行約畫。堡增垛城。價值若干。壕城增鋪門。費值若干。如築敵臺幾座。價值若干。增築角臺幾座。價值若干。槍銃鐵直工價若干。弓矢直若干。諸器若干。何者可令自辦。何者必須公買。分算已定。然後籍數割銀。分遣子弟為之。立約刻限。一月之內必令完備。四協力。協力者直恤貧難。使以力抵費也。極貧之家辦銀不獲。則計其田畝以准工役。如築臺增垣之類。隨得幾工。每工其直幾何。使之出力抵金。亦通變之一也。五貴實。貴實者檢閱器具不使徒費也。諸器既籍有定數。分有定價。費長擇親子弟及堡中素忠實者託之。分易必求精絕。無為文具。如弓矢以京城為良。則告官給引。衆請一牒赴京買之。槍銃必官局為工。則載鐵具直詣官求匠。或別倩巧匠詣官求式。種種務實事事當用。然後酌量收藏之法。如火藥每一發為一包。每一槍備一二百發。一二百發為一總包。矢九枝為一束。每一弓備一二十束。一二十束為一瓦袋。鼓必藏屋。旗必收簡。不致損壞。以圖永久。

十二約曰堡候

堡候者非無候之難也。候得其宜之難也。夫天下之事任之己者力易。屬之人者力難。知之豫者備周。發之倉卒者備疏。必然之理也。鄉之為約。所以禦侮也。然斥堠之傳。收斂之令。是在上之人也。上之人忽之。則成失警。失警則失備。是乘堡也。上之人重之。則或虛警。虛警則玩備。亦乘堡也。則夫合辭以請於上。為

收斂之候。不可少也。故十二約堡候。其目有三。一初候。初候者。始聞警報。即示候於堡也。以白旗為之。凡始聞警報。官府即發白旗。令曰虜將至。其先以禾稼之類入堡。旗過而不入者罪。則堡人悉入禾稼。堡長出其守具。點視之。使人視不入禾稼者焚之。所以清野也。二再候。再候者繼聞警報。亦示候於堡也。以黃旗為之。凡繼聞警報。官府即發黃旗。令曰虜即至。其以畜畜之類入堡。旗過而不入者罪。則堡人悉入畜畜。堡隊長閱守具分置之。使人視畜不入者。執之以為虜至。享士之用。三終候。終候者虜垂及境。復示候於堡也。以紅旗為之。虜垂及境。令曰虜已至。其無一人一物在堡外也。旗過而不入者為賊矣。則堡人無長少悉入堡。隊長閉堡門。鳴鼓集人。登垣以待戰。使人視不入者。閉之外莫納。使宿於壕牆內。事已。籍其名以告官。罰償今次虜入用過守具。

朔野子既述鄉約。喟然嘆曰。嗟乎。余乃今知民無上不立也。夫堡有長。為之令也。有費隊長。為之輔也。藝者遊巡。勇者出垣。巧者任火器矢鏃。取其良也。衆丁陣焉。兼用不遺也。餘衆垣下。金革之事。不以婦者辭也。婦人有司。參在閫之道也。釜歷不屢。遽賤以為群也。而必曰有候焉。歸之上。則上之不可已也如是夫。古人曰。君子制義。小人從役。又曰。士民之倡也。乃今余為之倡矣。制義以為風。草上之風必偃。是在上之君子哉。或曰。賢者志其大且遠者。方聖天子在上。百司承之。封狼居胥。將臣抵穹。鐵羽兩階。儒賢獻謨。城境扼塞。邊圍杆策。子胡屑屑約鄉人為堡守也。朔野子潸然曰。余閭閻之人。閭閻之見也。子胡責之深邪。余自庚子歲。罷徵倅赴闕。抵家徹稈家。幾先宜人奄棄。荷亩理邱壠。餘即與鄉長老坐樹石邊。共談鄉堡事。得其情如此。故述以告諸長老之子孫。以為能全其堡者。能全其身者也。能全其身者。竭力以事聖天子者也。其廟堂大議。闢幄雄略。非偏心所不解。耳亦不可得而聞也。古人有負暄而適。食芹而美者。以不忘其君。而獨余邪。子胡責之深邪。且今防秋之令嚴。則內郡鮮兵。城塞之役衆。則民堡失備。論者往往有中虛之慮。而秋在必防。伍籍從額。舍賦議求。爲備之有素。教之知方。所謂不待徵令而帶甲具也。孰謂無補於遠且大者哉。

附賞碑文

嘉靖庚戌仲春月望。郡人兩建道監察御史郝銘。徽州府同知尹畊。及諸郡學生若而人。格於郡廟。賞諸神曰。蓋聞急難通夷。義之先。圖國忘勞。貞之大。故漆室存大夫之疑。冤置備干城之重。慨茲虜寇。上塵主憂。凡我邊人。力足擔鉤。勇堪括刃者。固已神馳賊壘。奉力疆場矣。相惟餘衆。可遂即安。今約里閭。共圖保障。其有素志邪回。危言惑衆者。是謂樂禍矜已。謗前從敗規制者。是謂長傲慳貨。靳施不供貲者。是謂縱貪挾私。違忿不順告戒者。是謂即頑任數。苟狃肆為欺隱者。是謂行險飾智舞文。殊方漁獵者。是謂殄凶。有一於是。神其殛之。

告鄉直言

鄉人郝銘尹畊。謹白同鄉長少諸君子。凡我生人。所宜者忠孝而已。忠者從上之令。孝者不失其身家。今虜患甚大。消長且著。每來降人多說今年要搶順聖川。蔚州。即今上司每每行文。差人著百姓每併小堡

爲大堡。修理敵臺。置買器械。因循日久。不見舉行。上司好生怪責百姓。說。愚頑難使。不從號令。百姓又往往私議上司。說。差來人並無實事。止具虛文。查點併催。別生支節。仔細思之。不若我們將堡自行歸併修理。器械亦置買完備。以後上司聞之。必然歡喜。也不再差人查點。省了多少答應。設使上司不知。某二人忝備衣冠。也當具實轉聞。後免查點。夫從上之令爲忠。保身家爲孝。雖無上司號令。猶當爲之。況有明文。又免煩擾。何故不爲。誠恐諸君子長少不齊。智慮亦別。甲可乙否。計議難定。某二人逐一廣詢細講。斟酌併堡守堡之法。條款俱備。今爲鄉約刊布同鄉。又恐辭煩有不解者。再此奉曉。其鄉約雖係十二條。若堡置。則多築打已定。難以更移。堡候某二人詣官祈請。俯從末議。其最緊要當先行者。第一是併堡。必使每堡有四五百人。已併之堡。即時推塌牆垣一二堵。取其門磚門扇爲存留備甃城之用。拆留堡亦要趁春融和。修補邊垣。改換垛口。角臺敵臺。必須高於牆一丈。上方二丈。堡大者增添。其次則邊外壕內必須攔馬牆。每面必掘地道。門外必築甕城。又其次。則每臺必須火槍四柄。弓箭八付。砲股子二十付。擂石懸石衝木大銃俱不可少。又其次。則先將堡內居人。編選已定。誰爲堡隊長。誰爲槍箭砲手。誰爲絕藝人。誰爲攔馬邊內人。誰爲守垛口人。一一明白。免致差錯。又其次則箭槍砲手。必須習演成熟。臨時酌發。又其次。則照地出銀。不許倖欺。務求濟事。其詳備載鄉約內。此特言其大槩也。大抵家居邊塞。切近胡虜。雖有勞費。所不得辭。且如今時鄉里。或置買取贖。爲一畝田。雞鳴犬吠。爲一口氣。與人告狀者。一二年。上下使用。來往奔走。該費盤纏多少。誤事多少。甘心爲之。不以爲悔。今家口資貨。俱在堡內。殺戮燒燬。所費豈止一畝田。搶掠逃竄。所恨豈止一口氣。雖費家產之半。誤事一年以上。不可貼惜也。狂妄僭言。惟諸君子諒之。

塞語

尹畊著

塞語序

朔野子達於時務。先是述鄉約。約鄉人為守禦事。至是嘆曰。兵、民之衛也。戰、守之先也。虜、治之蠹也。斷民而不詰兵。設守而不及戰。為治而不去蠹。惡也。於是復述塞語。塞語者、近之戎政。遠之虜情。詳而法制。大而形勢。無不論說之也。夫城塞曰塞。述答曰語。朔野子論說時務。而曰塞語。蓋時切。取善公矣。夫取善公、其言不必己出也。蓋時切。又豈必其身行之哉。此朔野子之心。而塞語所由述也。昔賈誼為漢陳治安之策。文帝一一行之。長沙之謫。誼自傷擯棄。弔湘見志。朔野子登第垂二十年矣。服官中外。恆多齟齬。乃今述塞語告之人。人則視誼為何如也。余於是乎有感。嘉靖庚戌季春朔日溫泉劉銘序。

塞語序

塞語、尹氏子朔野所為書也。尹子少習兵事。識兵機。每欲提一旅。橫行塞上。毅然負勒燕然封狼居胥之志。會世廟中葉。天下承平久。諱言兵。即武夫世胄。爪牙肘臂之帥。語以韜鈐。莫[illegible]皮傾。尹子慮之。乃述塞語。然則塞語其有裨乎。夫兵有機。將有權。因敵制變。詭祕莫測。是謂兵機。離廟而立。扶轂遣之。無從中御。是謂將權。古之名將。得機而神。得權而運。然後從事四夷。而功不殆。是故謀勝於朝堂者。王、伊、呂是已。戰勝於封疆者。武、衛、霍是已。託言於簡編者。傳、風人策士之流是已。余觀尹子所為塞語。審形勢。明戰守。戢今古之變。察彼己之情。遠觀窮伏之幾。明若觀火矣。然而思患周防。如虞突薪。若將弗拔。危詞曲譬。如疾痛之呼人。惟恐弗聞。何為其皇皇若是。夫總文武者。將之良也。簡將授任。明主之務也。以尹子才。置之權輕。受以專閫。即伊呂宜未多讓。其功豈遽出衛霍下。乃阨於郡縣。困於簿書期會之間。竊比風人策士之流。託塞人之語。攄罪我之懼。岌岌焉冀采於觀風者。所謂詠歎不足。繼以嗟嘆。是其心之戚也。故曰塞語其有裨乎。雖然。攙鋒陷陣。功一劍耳。揮槍決策。功一時耳。籍令尹子樹勛塞上。視塞語孰多。夫兵猶扉也。闢有法假。兵有妙機。皆未易語。是故任三軍之政。而不知三軍之事。則敗矣。不知三軍之事而妄語三軍之機。則謬矣。即令尹子樹勛塞上。而塞語亦安可以無作。於戲。如此則尹子行志匡時。固自有在。何必勒燕然。封狼居胥。而後可以論尹氏子之功。賜進士出身、資善大夫、奉敕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北海劉應節撰。

塞語

明 蔚州尹耕著

塞者何.即所居也.語者何.即所聞也.君子在朝言朝.在鄉言鄉.然則在塞者所言塞也.居而聞之.聞而述之.以爲觀風者采也.嗟夫.保圉域民者.其言質實而纖悉.裁變度勢者.其言疏達而通理.鑒危慮患者.其言鉤深而曲中.感義激慨者.其言發揚而蹈厲.是故可以興.可以觀.可以思.可以省也.塞之言未必具是四美.而塞也有是四情焉.則夫居而聞之.聞而述之.以爲觀風者采.宜也.或曰.古之采者詩也.今言乎哉.曰.言.心之出乎口者也.詩.言之成乎聲者也.有所感則音出.有所叶則音成.是言直辭.詩委辭.緩急文質之致不同.而其爲心之出則一也.古者中州之民.或以勞役.或以離思.或不得於君臣朋友夫婦之間則言.言之不足.則嗟嘆之.嗟嘆之不足.則咏歌之.故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也.今塞居者.衽金革而親鋒鏑.涸寇讎而蹈水火.事之急者.不能徐其告.心之痛者.不能小其呼.而可律之曰.是不音也邪.雖然.發乎情止乎禮義.是固先王之澤.無忝詩教者也.於戲.其足以爲觀風者采與.其不足以爲觀風者采與.要有知之者矣.

虜情

嗟夫.由國初以至於今.虜勢強弱之不同.其爲中國害.亦屢遷變易而不一矣.知虜之所以爲害.而我之

所以思患預防者.不有道乎.夫自安懽既奔.愛猷再竄.成祖奮三犁之威.脅台遊軍門之款.虜耳脅肩斂息.潛伏窮荒矣.而東勝之守不嚴.開平之險難繼.脫場出入.胡騎數臨.馬直興尤.血刃屢見.虜益寖強焉.及夫英皇旋軫.諸將協謀.宣大之長城始繕.脫脫之貢使數入.虜亦貪洩財物.希復內犯矣.而大節之部漸蕃.火篩之亦屢昏.威遠肆侮.姚信敗謀.底滿失機.張俊陷首.則虜勢愈勃然焉.近年以來.虜我丁口.生發日滋.登我叛人.虜實盡諸吉囊俺答.號稱梟雄.把都青台.遂領部落.每一入寇.動稱十萬.揭鏖亘塞.聲弦鳴鏑.覘前爲何如也.故曰虜勢強弱之不同.然其初爲寇也.有乘騎馬持木兵者矣.伺隙則進.兵出則走矣.過堡砦.戒備.過大鄉落.疑畏不敢入矣.而繼也則振轡直前.不避兵陣.精騎約戰.餘衆擄掠.此一變易也.然尚未攻堡也.邊人曰.堡斯免矣.又其繼也.則分道直前.蔑視我衆.殿數百以綴全營.紛千萬以漫寨堡.此又一變易也.然所破者百之一二耳.邊人曰.堡稍嚴整.斯免矣.而今也則盛兵入塞.自結長圍.方數十里.莫測首耗.鐵騎外馳.輕快齊疊.步兵內集.肉薄陣陴.所過無不盡之鄉.所攻無不破之堡.則又一變易也.又其始.掠騎畜.得衆不知炊而食也.繼則入鄉必劇窖.得衆必醬往.今乃入秋揉禾.旣揉舂米.是漸知粒食也.又其始.掠婦女.遇男子多褫其衣縱之.繼則嬰稚必掠.丁壯必殺.今乃婦女老醜者亦殺.丁壯有藝能者亦掠.是漸知集衆也.又其始掠布帛.繼則取兵器.取釜.今乃接戰奪甲.得車焚輪.是漸知貴鐵也.又其始.獲丁口而役之.故不堪役者多謀歸正.繼則妻之.妻遣之畜.今乃拔盡力者.授之部曲使將.是漸知用長也.又其始恃馬力.聞砲聲奔.見燃槍避.繼則以數騎誘我矢石.俟乏乃進.今乃肩門閫.抗木

牌.突來薄陣矣.是漸知避火器也.又其始以攻墩恐墩卒.求緩烽.繼則有變態.今乃易買擄具.是漸知廣奸細也.又其始未嘗用步兵.繼則步騎雜至.未嘗用我人戰.今則驅破堡之丁.攻不下之堡.或約當開門.嘗大有變易也.而其重者.則始也志遼塞.庚子.辛丑.志山西.甲辰志冀、保定.今則每每擊京師諸關廟.故曰虜之爲害.屢遷變易而不一也.夫虜勢始弱而今強.備之自宜有加.爲害變易而不一.則夫相機酬應以爲勝路者.固不可膠於故轍也.夫過無不攻之堡矣.而舊堡大不數雉.高不數仞者.莫之易.攻無不破之堡矣.而新堡敵臺不加.角臺不制者.莫之舉.虜知粒食矣.將無食馬之耗.而我馬匱日削.虜知用長矣.當有意外之防.而邊人顧日困.虜知貴鐵矣.而我不求濟於短兵薄刃之外.虜知集衆矣.而我不求選於離變間奸之策.虜知避火器矣.而我火器愈不精.虜知廣奸細矣.而我奸細愈不詰.以至虜用步而衆.我用騎而寡.虜偏我攻我而邊.我絕彼通貢而勞.彼志山西、冀、保四關廟.以搖動我.而我勤襲然擒賀關舊不一置.諸口.奚可哉.故曰知虜之所以爲害.而我之思患預防者有道也.抑又有說焉.天下之事.備於未兆者爲力易.已兆者爲力難.圖於始作者其禍淺.已成者其禍深.虜之所以屢遷變易而不一者.大率中國人爲之謀也.大同之通叛尚存.思億鄉貨.掠口之恩發日深.絕念首邱.是故石天爵之奉使求貢.王三之糾虜犯邊.利比西成.榮同晝錦.於是啗虜以肥甘.衣虜以輕便.而虜一一中之.嗜慕愛悅.以從其言.而逞其慾.曰數舉則數舉.曰深入則深入.堡可攻則攻堡.陣可陷則陷陣.於戲.其亦幸而志擄掠也.幸而思鄉貨、貲布帛子女也.不幸而他有志焉.則將如之何哉.備其未兆.圖其始作.是在體國者夫.

形勢

天下有形勢。得之者勝。失之者敗。然有形勢之體。有形勢之用。何謂體。地里險阨。輕重之分。是也。何謂用。人事規畫。緩急之序是也。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地利者、形勢之體。人和者、形勢之用也。今夫輿地。河北重關隘。河南重襄鄧。又太行爲華夷之界。陘嶺通中國之門。所謂形勢也。體也。而酈食其謀撓楚。則曰塞成皋。距飛狐。趙涉謀制七國。則曰走藍田。出武關。亦所謂形勢也。用也。由是觀之。則古今之形勢可知矣。輕重之分。緩急之序。可按而舉矣。是故險阨莫重於西北。而都邑所在則尤重。經理莫急於邊塞。而都邑所屏蔽則尤急。智者爲謀。不過此而已矣。嗟夫。汴都之禍已兆。而高覽之師尙陳。漁陽之鼙既動。而南詔之兵頓喪。古來東南之夷。亦惟中國務廣崇侈者事之。乃若周之玁狁。漢之匈奴。唐之突厥。宋之夏遼金元。則擁控弦以爲武。恣荼毒以爲虐。中國之人。奉將養兵。閉關防塞。竭財力。疲奔走以事之。強者僅勝。弱者削壤。譬之縣千鈞以朽索。而坐臥其下。支撐稍弛。則碎首立見。禍至烈也。周人之爲謀也。伐太原。城朔方。後嗣忽之。其禍至於攻驪山。覆宗周。漢人之爲謀也。治塞中。實塞下。後嗣忽之。其禍至於主下殿。魚羊食人。唐人之爲謀也。斥磧北。設都護府。後嗣忽之。其禍至於掠都邑。焚宮闕。宋人之爲謀也。復燕雲。城豐武。後嗣忽之。其禍至於輸歲幣。割三鎮。而南渡而亡。然則太原朔方。周人之形勢也。秦中塞下。漢人之形勢也。磧北都護府。唐人之形勢也。燕雲豐武。宋人之形勢也。本之地利以爲險阨。資其險阨以爲戰守。是固所謂體矣。而或曰太原朔方。或曰秦中塞下。或曰磧北都護府。或曰燕雲豐武。則又以都邑不同。壤土有異。審其緩急。以爲酬應。所謂形勢之用也。始而謀之。強者僅勝。嗣而忽之。弱者削壤。必然之理也。我朝之都燕也。蓋與古不同。稍難於周漢。而大勝於東漢趙宋矣。夫周漢建都西北。地資建瓴之險。人籍風氣之勁。天下莫之能禦。東漢宅雒。已失全勢。宋人捐燕雲。則又無限胡之防。故卒不能爲守。我朝都燕。雖風氣之寒。士馬之強。不及周漢。然據險防胡。居外馭內。其視周漢一也。故自其常論之。則京後爲最急。宣、大次之。遼東次之。陝西又次之。去京有遠近也。夫京師爲最急。則大甯之內徙。三衞之盤據。不可不講也。宣大次之。則獨石之孤懸。豐勝之淪沒。不可不講也。講大甯。則宣、薊無阻隔。而遼東之右臂伸。講豐勝。則山、陝有變應。而甘肅之左臂伸。此立國之宏規。保安之上策也。而永樂、宣德之間。但知兀良哈之誠款。開平之難遠。豐勝之下口不立。甘心棄土。略不爲惜。得非往事之恨乎。自其變論之。則大甯不可復。而京後之邊垣宜設。宣、遼不可合。而北當朵顏之交構宜防。開平、東勝。已淪異域。而宣、大之士馬。不可一日忘戰。而成化、弘治之間。但知火篩之通貢。山海之征商。宣大之懸斬緩敵萊。京後之防。一不措之籌策。又非往事之恨乎。夫始也耕闢鄙之威。東斥大甯。西闢豐勝。無難也。繼也藉生養之富。大垣京後。塞兵宣、大。無難也。時日因循。不以爲意。偸玩既久。釁孽乃生。虜犯太原。則增忻代澤潞之兵。而乘障臨之寨。虜犯洪薊、廣昌。則城宮府之寨。而弛東北之防。夫阻太原之寇。在力戰於大同偏頭之間。禦洪薊之擾。當不忘乎潮河川、黃花鎮之備。增忻代澤潞之兵。則度支急。弛東北之防。則畿輔震。近年之弊。得從亦有過乎。嗟夫。白刃在前。不顧流矢。虜既日宣、大矣。垣宣、大可也。明哲所竭防患未然。因垣宣、大。而併垣京

後。亦可也。積薪必燃。防川必決。以宣、大爲餌。而先垣京後。亦可也。盡力宣、大。留京後不講。則所謂輕重緩急之間。失機多矣。於戲。往有恨。無能追也。近有過。亦幸無大失也。今宣大之垣役告成。而陳永之荼毒極慘懔矣。大城京後。以奠金湯。宣大以戰而爲守。京後以守而爲戰。宣、大過秋則乘塞。餘時有人與之戰。京後有警則乘塞。餘時分爲番休。以習禁軍之勞逸。斯皆所謂即體酌用。備形勢之道也。

城塞

或問城塞古乎。曰古也。蓋自文王始築城朔方爲軍壘。以禦北狄之難。爲軍壘扼要也。若今之塞乎。曰古者井田。南東其畝。設險周於天下。扼要乃所以爲塞也。自開阡陌。溝澮蕩然。由是胡馬南驟。無結草之固矣。其勢不得不變扼要者爲長城也。變扼要爲長城。始皇始乎。曰何始始皇也。冠帶之國七。而三國鄰胡。秦趙燕之拒胡。爲塞也久矣。然則長城利乎。曰利。蒙虎狼於宇下。而無藩籬之隔。蹈戈鋋於白肉。而無障屏之限。仁者不忍也。且無藩籬則日警備。日警備則禾稼廢。蹈戈鋋則日虔劉。日虔劉則生齒鮮。其何以爲國乎。昔開闢以來。爲生民慮者三大變。聖賢王伯。忘其身以捍之。而皆歸之禦防。一曰禽獸。夫人無堅皮革利爪牙。而夥然雜異類之中。其不爲所吞噬者幾希矣。則爲之城郭宮室。重防以固。重門以居。故上古民相勞曰無恙。二曰洪水。懷山襄陵。浩浩滔天。而人棲避於巔崖樹杪之間。其不化魚而枵死者幾希矣。則爲之疏治。鑿三門。導九河。地平天成。萬世允賴。故古之贊禹者。曰微禹吾其魚乎。三曰夷狄。明王不作。方伯弛馭。衞懿之戕。北燕之迫。天下岌岌乎爲所併也。則爲之封壤。南至穆陵。北抵孤竹。而後衞人忘亡。燕人甯宇。故孔子稱管仲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是三大變。古之賢聖王伯、勞心思竭筋力以圖之。而其究皆歸於築防。夫城居以避獸也。而繇以之治水。繇堤以捍水也。而後世以之防胡。此羽山之殛。雖伏圮族之罰。而勤民以役。所以不失夏郊也。今舉於禹陳洪水之害。不相及矣。而獨日與夷狄從事若之何其廢古鑒也。然則始皇不爲失乎。曰始皇不失之鑒。而失之行。不過爲虐。而過爲督責者也。夫六王畢。四海一。罷侯置守。銷兵徙豪傑。天下服秦強矣。此時爲設。非胡而何。夫豈尤戮。則堂粥逐。太白懸。則柴夷伐。內安外攘。武之經也。然不先之以生養休息。而卽苦之以工役轉輸。不戢自焚。而暴師萬里無有止息。此不失之鑑而失之行者也。異類不可以盡殲。異世不可以無守。趙燕之故迹猶存。河隴之新斥甚遠。此時有城。非城塞而何。夫起臨洮。歷九原雲中至遼東爲寨。此何等形勢也。然不遲之以歲年。寬之以撫字。阿房未終。左闔再發。此不過爲虐。而過爲督責者也。然則始皇長城可師乎。曰師之善。則始皇可師也。師之不善。則始皇不可師也。敢問師之善者何也。曰、停不急之役。寬額外之征。舉塞下之田。而無料輸塞下之粟。以備急。酌勢緩急。因時後先。可因者因。可創者創。期以再世。以底永甯。師之善者也。古之人有行之矣。漢文是也。其不善者何也。曰、師屢出而不懲。力長役而不休。因之以饑饉。加之以盜賊。天變而主不悟。民怨而下不達。外侮未息。內變且生。師之不善者也。古之人有行之矣。隋煬是也。然則舉鄰胡者悉城之乎。曰有緩急也。都邑所近則急。田壤膏沃則急。不可以不城也。隔遠畿甸則緩。山谷險阻則緩。蓋有不必城也。都邑所近城。則甘泉無烽火之通。國勢尊矣。田野膏沃城。則耕稼無虞時之害。民生遂矣。

偏遠,儆何不城。所謂遊微利以緊其貧,山谷險阻不城。所謂誘之死地而殲之也。我朝與秦漢之緩急、可得聞乎。曰秦漢所急在西北。上谷北平爲緩。我朝所急在東北。非甘甯夏緩也。秦、漢急西北。故秦塞也臨洮。漢武置朔方。緩東北也。故誘匈奴人。則於馬邑。開樂浪元菟。當時非之。我朝反是。然則我朝長城應始東北乎。曰應始。夫神京在燕。大甯淪失。天壽與異域爲鄰。官府與遼東隔絶。設渤圖欵以習後背。猶或恐後也。是故開平之轉運難繼。則當徙三衞以易大甯。大甯之巢穴不除。則當通宣、遼以爲絶塞。失時不舉。策之可惜者也。何失時也。曰徙三衞當在國初。爲絶塞當在成化、弘治之間。何也。曰國初三衞之設根未深。而開平之處會未廢。且北虜遠遁。三衞得以有之。以此相易、不爲難也。成化、弘治之間。北虜數貢。邊警罕聞。年穀屢登。塞下殷富。彼時若城京後。虜既不與我競。我亦力足辦之。軒在進退。即少有涉於三衞。三衞蔑視之也。今三衞視大甯爲樂土。而開平陷入虜庭。非惟我不能以大甯爲我有。且亦不能以開平與三衞矣。又邊警所急。實在宣、大。禍發有形。難先未兆。而京後尺寸棄取之間。三衞興尤以爲厲已。故曰失時可惜也。然則宜如何。曰宣、大不可不城。所謂白刃在前也。宣、大既城。戰守斯議。謹哨望於登陴。伏精銳於半道。即垣則矢石備施以爲守。入寨則左右邀擊以爲戰。此之爲宣、大計也。而以其閒暇大城京後。廣版築之屢興。則寬其諸役。恐三衞之有競。則昭以微賞。土可築則土築而磚甃繼施。石可劚則劚石而灰灌必愼。自居庸抵山海以爲表。遍其下列保寨以爲援。先之以京營出戍。繼之以招募成家。蓋當舉天下之力以事之。而不以煩費阻。與遷都較輕重、而不以勞難輟也。是則失時可惜、而捄時有要也。然有謂長城無益於戰守者何。曰、不究始末之言也。夫塞下田、不塞下人有也。爲虜擊也。一騎長驅。耕夫嵐竄。耕且牛畜。舉爲其有矣。塞下丁、不塞下人有也。爲虜息也。朝取數人焉。殺而委諸壑。暮取數人焉。驅而入之虜。夫塞田不墾。則粟愈貴。非惟居者不可留。而兵屢且不勝轉輸之困矣。塞丁不息。則地愈虛。非惟伍失者無從補。而虜衆且、愈增其類矣。夫當長城之未城也。塞下粟、有斗數錢者乎。塞下人、有含內郡而願儆居塞下者乎。塞兵有一非坐食官廩、給地自養。爲官戰守者乎。一遇伍缺。清句拘捕。如捕罪人。有招募一呼。千百景集者乎。資金、至重也。然輸有過掠者矣。巡察使、憲臣也。行部有遇害者矣。赴籌計即如探虎穴。轉商賈即如臨重嶮。洪、蔚、內地也。虜至境而烽火不聞。朔州、開府也。虜入塞而聲問永隔。今時亦有之乎。故曰、議長城之無益者。不究始末之言也。然則長城足恃。虜終不能入塞乎。曰、何言終不入也。堤水而浸。潰必有方。引繩而截。斷必有處。長城之利。烽燧明而野易清也。攻扳久而兵易集也。粟入多也。生息繁也。小舉之不能犯也。大舉之易於調伏爲應援突擊也。虜感歸之難而不敢深入也。嗟夫。守不密則入。言必不入則宜廢守矣。既入則有戰。言必不入則宜廢戰矣。古今有廢戰守爲國者乎。是故謹諸邊之令。以嚴乘塞之時。精團練之兵。以待彼隙之人。申保塞之約。以遠清野之實。固京後之防。以居高乘之重。可戰可守。斯固策之中也。而近時邊將。不求備其所未備。曰來塞之前。虜惟小犯。既塞之後。必求大舉。小犯易遏。大舉難支。則是以大舉爲寨攻也。嗟夫。城寨以止寇。猶服藥以已疾。小犯必至大舉。猶細症必至沈痾也。以城塞之遏小犯。爲致大舉。則將以服藥之已細症。爲致沈痾乎。繆也甚矣。

乘塞上

夫城塞非難也。乘之難也。乘之非難也。久之難也。夫集丁壯以事版築。備之有方。役之有漸。斯塞城矣。而必欲離畎畝。捐妻子。林林總總於亭障陴睨之間。不腹怨。不力疲。稱干荷戈。敵愾爭先。不能也。始乘之猶可。而必欲歷歲年。長子孫。慍慍僕僕於沙礫斥鹵之外。不逃亡。不隱匿。世嗣家繼。如保故產。終不能也。秦之亡也以長城。而非以長城也。城成矣。而謫戍遍天下。天下不能堪也。秦之亡也以謫戍。而非以謫戍也。謫戍無更錢。太半死塞下。天下不能堪也。夫行者無憩息之所。則行不如處。負者無息肩之望。則負不若仆。城長役而不休。戍長謫而不代。居者必發而無免。路往者必死而無返期。此秦人之所以憪而亂。而秦亡也。故晁錯爲漢謀。倡募徙而尤謫戍。懲秦失也。文帝直入奴婢入粟。而輕罪贖罪。知民情也。然秦之城也與今異。其戍也亦與今異。晁錯之爲漢謀也難。而爲今謀也不難。審其異知其不難。是故塞可城。城可乘。乘可久也。秦唐用其民以一天下。天下既一。黔首引領思治。冀一休養。匈奴無盜塞之罪。邊土無虞劉之憾。而勞師萬里。斥不毛之地。發謫以戍之。轉餉以給之。其結怨天下一也。役丁百萬。爲塞數千里。地不計土石。年不計豐歉。期以一二歲時。畫羅絕漠。其結怨天下二也。夫古之爲師也不得已也。命下而哭。鑿因而行。軫未旋。國君爲之不舉。寢不安席。而長城之役未休。五嶺之戍復舉。阿房驪山一時並作。其結怨天下三也。今時則不然。醜虜權衆。侮慢不恭。其曲在彼。邊民罹害。骨肉荼毒。其患切身。三報之後。休養者垂二百年。須之已久。自天子以至度支。懍懍以財用之困。工役之勞。繫念之已深。民無得而非上也。夫鯀之治水。其役豈下於始皇。方命受殛。而民無叛者。知急其急也。故曰秦之城也與今異也。漢之初也。諸侯戍邊者皆去。楚漢兵爭。未暇顧也。秦長城毀矣。匈奴踰故河南矣。韓信陳豨之叛。戎馬及於晉陽矣。晁錯之策曰募民夫。漢已徙大族。實新秦三輔五陵矣。其徙邊、必不以徙新秦三輔五陵者也。其外郡國乎。邊塞、去外郡國地甚遼邈也。水土又不服習也。聞邊士苦惡。當徙者凝懼。其難一也。亭障未立。保聚無所。一旦置之荒墟。而即責其扞禦。其難二也。塞田未墾。倉廩未實。徙口既繁。轉運益艱。始之以絕食。繼之以凶年。其難三也。富人驚避。恐不屑身往。所入奴婢及罪人贖者。逃亡相繼。其難四也。今時則不然。塞垣已成。警急有備。塞下殷富。號爲樂土。人多而苦於無田者。比比是也。但有募集。不必與冬夏衣廩食也。不必拜爵高之賞至卿也。分口受田。無不樂從者矣。國初鹽利稍寬。遠方商賈有攜家居邊塞者。以利之所在也。而況即募塞下人耕塞下地乎。故曰錯爲漢謀難。爲今謀不難也。夫塞城矣。不可以不乘。不乘是棄塞也。塞乘矣。不可以不久。不久是棄乘也。更戍則不習。謫戍不可也。不更則怨。尤久戍不可也。今年春城塞集丁男若干。歷夏入秋而免。明年復然。今年夏乘塞。集兵若干。歷秋入冬而免。明年復然。乘者至則役者當往。役者返則乘者就道。非月計數旬於里而已。室家之乘曠。生理之蹙乏。形貌之跼瘠。闔心之懈沮。恐非所以圖久也。夫乘塞非古也。而亦不可廢也。古之乘塞者列亭障而已。今則長羅千里。無不受障者矣。古之乘塞者通烽火而已。今則執戟據險。日與之戰矣。然塞已成矣。秋歲防矣。禾稼樓畝。恃之以無恐矣。婦子嘻嘻。恃之以固飛矣。即廢之不乘。則畜牧驅逐之失。騾燕殺戮之慘。士女虜辱之恥。禾稼蹂踐之費。

無所於價也。故曰乘塞非古。而亦不可廢也。脩爲之說曰。塞城矣。其地卑而圮。不使而受敵者。宜更也。更矣而無堡。在近者宜增也。城如引繩。急之而不斷。列堡如布棊。錯之而不離。堡去城不二三里。其相去不三十里。堡爲廬舍。備器用。鑿井增竈。具畚刻檻。人有所棲。馬有所秣。使至者如歸。寓者如家。每堡五六百人。則人受一廛。統之以一校。則校爲一廨。步卒勤瞭望。晝夜爲二番。馬卒遞邏徼。彼此爲信號。無事則番上者倚戈於城。而番下者休。邏徼者遞哨於途。而堡居者習技藝。有警則番上者爲烽。邏者先登。堡居者繼登。而番下者亦登。則役有番而不疲。事有經而可守矣。行之一年。人皆便之。來歲徵集。則令於軍曰。乘塞而欲攜室者聽。增給室養。以半口比歸。復令於軍曰。室至而欲留者聽。增給溫絮。且移新廩。既留而復令於軍曰。欲恆居此而授田者聽。且給牛種。夫人情之不能絕者嗜慾。而其甚趨者利也。非月不數旬。於其有不願攜室者乎。其歸不數旬復往。有不願留此者乎。既增室養。復給多絮。移廩以爲資。有田以爲產。有不願恆居者乎。夫爲國家。非財用之急也。無盛兵之急也。非無盛兵之急也。無邊兵之急也。非無邊兵之急也。無執戟登陴。結髮與匈奴戰者兵之急也。乏財用。撙節皆已罷。乏兵。簡補皆已罷。乏邊兵。脩補邊兵焉已罷。乏執戟登陴結髮與匈奴戰者兵。則強之怨生。屢之疊守。爲治者所深憂也。不強之以生怨。不廢之以盛守。拔邊兵於中土。拔乘塞於邊兵。一轉手之間耳。夫秦、工役與謫戍並行而致費。吾工役已息而戍。以情誘之。異於秦可知也。錯爲謫謀。募遠道之人。吾即募塞下人。遠不出百里。易於錯可知也。故曰番其異知其不難。則塞可城。乘可久也。凡此行之於天下之術定。則顧患者杳。行之於邊口之末尤。則

應塞者鮮。行之於胡患之不數。則無遼廬者疑。今固其時也。而斯不爲。可謂智乎。

乘塞下

夫國朝城塞。不始於近年也。而規制品式。則備於近年。其乘之亦不始於近年也。而法令節目。則備於近年。何者。成化弘治之敵臺懸樓。大同往年之月城長塹。城塞之始也。然臺樓相去太疎。城塹易爲填塞。垣周於墩。墩附於垣。蓋近年始爲之耳。固原花馬池之傳箭墩門。宣府往年之廣席山盤。乘塞之始也。然傳箭伺失夜警。廣席不禦風寒。步兵登垣而屋居。馬兵列營以待戰。亦近年始爲之耳。外此而有不備。則規制隨宜移易。法令以時申明。智者審機速軸。不膠一隅。而必共幅同輪。以合途轍也。夫塞城更數人矣。乘之亦數年矣。其始也。謀之未嘗不僉同。其繼也。恃之未常不有效。乃今則甲可乙否。方信忽疑。急喙莫能辯。殺頰莫能曉。是何也。忿於虜之人。僱於役之久。惑於當事者之避難而文羅也。夫天下之事。有禍福倚伏。而當局者迷。輕重區分。而持衡者眩。亦惟察其機要。究其紀極而已。即以乘塞機要察之。塞下田盡墾。禾盡入。轉輸可省也。小舉莫能至。大舉必歷時。烽燧易明也。外阻於高堵。內限以重關。久攻而悖人。既入而虜歸。徵輔不擾也。是之謂三便。以其紀極究之。猜之疾乃。則生口日盛。戎馬之力節。則出塞可期。剽掠之路難。則盜心漸沮。盤詰之令密。則奸細可無。是之謂四宜。今之病乘塞者。一曰塞雖成。虜百道攻之。無不潰而入者。夫百道攻。必曠時日。我援兵可集也。潰而入。必殺傷相當。我不徒損也。乘塞之兵。憑高下拒。以逸待勞。既不徒損。援兵復集。而終莫能支。然則不乘塞。不相傷。縱之入而與之戰。馳驟突刺於平

原曠野之間。反能支乎。此一辯也。二曰天下議論宜愼京師。居庸、倒馬、紫荊之間是恃。則宣大固在所略。夫爲防貴周。設險宜阨。居庸、倒馬、紫荊。京師之內戶。宣、大。京師之外門。又宣、大之士。結髮從戰。嗣南之人。鮮任兵革。撤彼外門。專恃內戶。忽結髮從戰之士。倚不任兵革之人。其能支乎。此二辯也。三曰兵有奇正。勢有倚伏。遏之於境上。不若殲之於既疲。夫奇兵相參。倚伏取利。謂我能得士之死力。且洞測敵人之虛實也。今部曲之衆。壓北而驕塞。犬羊之亦百出而莫測。遏之境上。稽彼師期。弱彼馬力。倘能爲患。縱之境內。則搜掠四獲。腦情超乘矣。而能殲其疲乎。此三辯也。四曰長雖絕塞。不若散守內堡。夫堡宜守。在蓋規制。其器械。團丁壯。民自爲之耳。兵、民百年所養也。無事食其力。有事庇其生。分也。而乃令之入堡。與民雜授陴乎。且一堡五十人。則百堡五千人。千堡五萬人。宣、大之堡奚止千邪。盡數萬公養之兵。配數百私家之堡。將何以自解於民。且使虜之入也。野無與戰。則勢必攻堡。旁無可暨。則勢必久留。堡不百兵。亦勢必即破。既破而會食。既食而復攻。得不長久駐之心。啟攻城之漸乎。此四辯也。五曰馬兵自宜邀擊。但令步兵守堡。夫邊兵其器械諸旗鼓者馬兵耳。步兵則墩臺之烽燧。站遞之迎。衙所之雜役而已。散之堡內。與民何殊。又步兵不堪乘塞。而曰足堪守堡。馬兵不能援塞。而曰可用邀擊。其算已爲左矣。此五辯也。六曰連歲乘塞。兵皆駐邊。虜一潰垣。則外實而中虛。夫中外皆實。首尾聯絡。猶兵家之勢。然亦自料敵有中分布足用者言之。今宣、大之馬兵不數營。而塞外之虜。帳亘千里。分列於塞下。且猶不支。何得餘兵布之腹裏。且往年未乘塞之時。鎮兵數萬。但尾虜後。來尾之來。去尾之去。何嘗不內虛邪。其算又爲左矣。此六

辯也。以上諸論。多出於將臣之口。將臣者當事者也。往年步兵既不出戰。馬兵則隨將臣所之。名曰曆伏。虜偶不出其地。則自張功伐。遇當策應。則多方規避。不曰傳報失真。則曰發遣不早。不曰馬力不及。則曰數日無糧。展轉之間。因以脫罪。今兵皆乘塞。步卒既有分陴。馬兵亦有定援。前當勍敵。退有死刑。一有失機。罪無可諉。以故諸人借爲異說。以壞成規也。夫縉紳之士言守。介胄之士言戰。介胄言守且不可。而曰步兵不宜乘塞。宜守內堡。馬兵不能止驅。能解堡圍。是可信哉。事有輕重區分。而持衡者昧。此之謂也。然則乘塞無可虞乎。曰何無虞也。受陴既久。玩偈乃生。將校無教閱之勤。行伍鮮鬪敵之志。忘戰一也。始爲應役。尚皆軍身。織有嫡素。半成遊食。鮮實二也。一歲消防。千里震動。人情洶懼。不能圖存。自擾三也。事有禍福倚伏。而當局者迷。此之謂也。然此皆將臣不得其人之故耳。夫步兵登陴荷戈。馬兵自宜練習。有警協力拒敵。無警自可番休。何忘戰之有。五人爲伍。伍必相親。五十人爲隊。隊必相識。何鮮實之有。塞高二丈。內外皆陴。烽燧之傳。必知起止。何自擾之有。今將臣貪者誅求。懦者坐視。不求自反其脩貲之政。而但欲歸罪於建議之人。又可信乎。嗟夫。塞之初城難也。斧斤遍於山谷。版築奪乎畎畝。力三時而不懈。役連歲而不休。孰不爲建議者危之。而初城梅衛。次城稍衛。又次不衛。丁夫役焉。帑金發焉。浸浸乎可大之業矣。塞之初乘亦難也。鄰虎狼於枕席。蹈鋒刃於僵屍。晝無藩籬之隔。夜有掩襲之虞。孰不爲建議者危之。而初守長塹。次結蘆廬。又次登陴。逢秋乘焉。入冬罷焉。浸浸乎可久之規矣。詎謂危城塞於工役之初興。智也。棄城塞於工役之已就。則所損者大。危乘塞於擐守之既久。仁也。廢乘塞於秋禾之被野。則可虞者

多。何者。千里之城。悉役塞下之民。實外不可以不防。萬口之食。仰給塞下之衆。蹂踐不可以不護。而況版築正殷。有衝突之患。虜馬一入。得伺林之資邪。今城成矣。壕塹品窖敵臺譙門備矣。城乘矣。乘能期日應援。節度定矣。欲一旦舉而廢之。無乃不可乎。然則今時之所當移易而申明之者何。曰城二乘之四。二者何。曰堵口不便於援兵。山旋不支於下擊也。夫塞之可守。謂以逸待勞。自上臨下也。今堵口之塞。旗幟隔目。金鼓隔耳。獨以一隊直當虜鋒。譬之鼠鬬穴中。勇者勝矣。山旋之塞。遺矢雨墜。滾石雷轟。欲以孤垣仰首拒擊。譬之牛值豕上。賤者斃矣。是二者城之失也。而諸將臣分地已定。軍令甚嚴。無一人盧及請移易改築者。不亦惑乎。四者何。曰哨探之不相緣。陣兵之無番休。派撥之有踪射。烽堠之無識別也。夫塞之可守。謂習技巧於暇時。鼓勇力於有警。與夫緩急得宜。耳目不惑也。今乘塞之將。既非本地之官。而本地長短哨兵。復不聽其發縱。又其所部悉已數丁受陣。出塞覘望。不得專之私人。則何以豫知虜情。不能豫知虜情。勢必遊夜荷戈。疑目直視。又何以番休其衆。畜養銳氣。習試技巧邪。分陣。主將所對簿也。以付軍吏。險僻者審。坦衝者踈。有以貨賂指軍實者矣。烽燧。諸將宜各爲號也。以付墩卒。一隅有警。四方不當。有以虛聲沮軍心者矣。是四者乘之者失也。而諸將臣視以爲安。習以爲常。無一人盧及請裁酌閫裴者。不又惑乎。故欲塞之足據。須更不任之垣。欲兵之番休。須布腹心之間。欲軍實之不指。須正分兵之籍。欲軍心之不沮。須明諸路之烽。自茲以後。所當移易而申明者。此焉已耳。今以一時之見而棄塞數人之言而能乘。則所謂慾於虜之入。懼於役之久。惑於避難而文飾者也。

出塞

蓋嘗觀古人之得失。究往迹之成敗。而知兵之爲用也。施之中國。則一戰之捷易立。而伐國之功難成。施之外夷。則保險之要易求。而出塞之畫難講。雖然此自前代言之也。乃若我朝之事勢。則與前代異。亦自往日言之也。乃若近日之事勢。則復與往日異。神於通變者。不可不察也。夫前代之虜。癬疥之疾也。平城解圍。漢將寢兵。馬邑敗謀。單于出塞。唐則都護設於虜庭。君長羈於宿衛。不大爲我讐也。而我朝取天下於胡元。建都邑於涿鹿。妥懽之竄。未至輿尸。愛猷之奔。尚延喘息。不有以懲之。則故穴之念生。而牧之志決矣。故徐中山李岐陽。皆因王保保必鬬之隙。而我成祖之北伐也。兵連禍而不休。將屢捷而不止。誠先天下之計。爲萬世急其急也。永樂以後。虜勢浸微。望風北遁。阿台之款職至。脫脫之貢修陳。其時蓋懷懼乎日虜我師之至矣。夫出塞難事也。封狼居胥偉功也。常勝之家難與虜敵。蜂蠆有毒無微可忽。將虜毒計。藉遠畜北。此衛青李靖之所不敢任。而李陵廣利之所以敗也。宣德以後。絕漠窮征。耀兵保境。於計得矣。而近日醜虜之生養愈繁。塞口之蓄毒日甚。控弦鳴鏑。恣意而馳。蓋自庚戌之役之後。以鎮兵爲不能戰。太原之掠之後。以關門爲不足險。永樂北伐之後。至今百五十餘年。以中國爲不復有出塞之師也。故其始也射獵塞下。時入我疆。畜牧被野。夜不關覘。而我邊人。出境盜馬者有焉。其繼也精騎入寇。老弱不從。空幕野宿。罔事偵邏。而我邊將出塞劫營者有焉。今虜盜馬矣。夜關覘矣。虜劫營矣。入寇必從。遊其老弱矣。即有不從。必設伏以待矣。而獨於出塞之師則未備也。何者。人情安於近常。虜計昧於未兆也。夫出

塞與劫營異也。虜舉國入寇。或他方嘗殺空幕近塞。邊將以兵撲之。謂之劫營。虜多秋盧居。散出孳牧。不虞我至。我師分數道剿之。謂之出塞。劫營雖有殺獲。老弱駝馬而已。虜不大損也。出塞稍遠。豈所殺皆其精銳。虜所至戕也。又劫營數舉矣。過有設伏。嘗獲我師。近日呂嗐李家莊之禍是也。出塞百五十年不舉矣。迅雷之下不及掩耳。唐李靖白道之功是也。而可並論之哉。故曰我朝之事勢。與前代異。近日之事勢。與往日異也。嗟夫。磧北苦寒。水草所鮮。虜資畜牧。駐幕飯酪。又其冬不積草。馬皆野宿。一遇雪深。死者過半。降人曰。凡冬有雪。則所掠中國之馬盡死。中國馬不耐寒。又開鼻不能以鼻入雪嚙草根也。虜馬亦甚瘠。雖嚙草根僅活而已。然則於春二三月之間。新草未生。舊草已沒之際。馬嚙雪嚙草僅活之時。分數路將。十道並出。每道不三千騎。人持五日之糧。約出不二百里。豫諳自歸之路。而後以步卒數萬。結車營者三。以繼之。騎兵不五日必返步營。步營不數里即衛塞下。盧我馬之不壯也。則初春以備寇爲名。調集邊邑而食之。衆盧虜營之或遠也。則平日以通貢爲名。分遣間諜而覘其起止。麾旗所指。各有定方。凱歌將旋。不求重級。虜婦子啼號。畜牧逃散。一鬨變作。四竄無術。求兵不得。覓馬焉之。束手就戮。可以立盡。且十道並發。虜援救不能爲謀。車營在後。虜追擊不能爲患。此所謂震之於百年。而殲之於一旦。寐之於異域。而驚之於中宵也。大懲之後。虜勢斯殘。數響之餘。王庭逐遠。漢所謂孕重墮殰。罷極苦之。唐所謂通斥堠千八百里。可復見也。或謂結怨於虜。則讐我愈深。噫。此儒夫不識虜情之言也。虜犬羊耳。震之以威則懼而奔。示之以怯則驕而至。昔呼韓之朝。不在於金繒和親之日。而在於衛霍分道之餘。幾崖之追。不在於韓侂恢復之時。而在於史岌南竄之後。是有明證也。國制以出塞爲生事。撲殺爲起釁者。謂往年虜貧我勝之時。盧邊將貪微功以絕貢好。恐小敵而損軍威耳。如曰。越人蒙死以逆執事。虜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而爲大漢羞之也。今虜勢已成。虜情已驚。又絕之貢矣。虜歲數犯塞。荼毒我人民。蹂躪我畿輔。震動我聖天子至旰食矣。志士裹馬革。健兒不旋踵之秋也。而可拘於舊文哉。是故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一壯士易彼一壯士。不憚指而不爲也。難得者機。易集者貨。以百緣易一虜首。不憚費而不爲也。畜謀百年。成功一旦。累歲伺間以規出塞。不憚緩而不爲也。而顧以生事啟釁沮軍乎。故嘗謂行成。春秋所貴也。而宋始終以和誤國。由宋人不知虜情耳。虜戰則和。不戰則不和。宋人不以戰求和。而以和求和。故和卒不可久也。啟釁。國制所禁也。而今以啟釁失機。亦由今人不知虜情耳。我起釁則可已釁。我不起釁則虜恆釁。今人不以起釁求已釁。而以不起釁求已釁。故釁卒不可已也。或曰劫營盜馬何如。曰此出塞之末支也。有善劫者劫之可矣。今虜近塞。多非空幕。空幕必有設伏。而邊將不察焉。愚懼其墮誘中也。有善盜者盜之可矣。今虜雖數闚覘。然亦不能過周。而邊將顧屬禁之。愚惑其自示弱也。

抽丁

抽丁者。伍耗。而籍兵餘之丁以爲兵也。蓋國初之爲兵也。取之亦多途矣。有從征。有歸附。有謫發。有籍選。從征者。諸將素將之兵也。平定其地。有留戍者矣。歸附者。元之故兵。與諸僭僞者之兵也。舉部來歸。有仍其伍號者矣。謫發。則以罪人。籍選。故之編戶。遂不一也。夫取之多途。則人無定貫。人無定貫。則新難久存。

積之百九十年。而欲伍不耗。不可也。雖然。一夫一婦。異世爲族。積之百九十年。而覈丁無餘不足。吏緣爲姦爲兵。亦不可也。今之言足兵者有三。曰清句也。召募也。徵調也。清句責辦於歲年。效緩而功倍。召募責辦於時月。費侈而弊滋。徵調責辦於旦夕。屢困而力老。嗟夫。非其所樂。從之猶逸。數往數來。伍無按丁矣。請何不足恃也。見利則趨。遇害則避。以逃以匿。役無實效。召募不足恃也。介冑蟣蝨於道途。戈鋋朽敗於壘寓。士饑而疲。馬瘠而仆。徵調不足恃也。故言者有抽丁之說焉。然抽丁事大。儒者憚於買怨。溺者惑於守常。夫豈非王臣。天地之大分也。以籍爲定。國家之永制也。今閭閻之民。有一不服庸調者乎。甚至藩府之護衛。功臣之佃丁。有一不供藩府之用。功臣之役者乎。由國初以至於今。百九十餘年矣。始而一軍。繼而餘。繼而屯丁。繼而復餘。理勢必有者也。始而一軍。繼而絕。繼而不絕。又繼乃絕。亦理勢必有者也。絕者以理勢之必有。則能其句。空其伍。餘者不以理勢之必有。抽其丁。籍爲兵。是豈乘除之道哉。取之於民。則曰籍定矣。民不可以爲兵。取之於兵之餘。復以買怨守常已之。則亦幸絕者十一也。卽不幸而十二三焉。十四五焉。將不被堅荷戈矣乎。是以日紛紛於清句召募。而日不足也。夫爲清句之害者。不過曰議單籍之遣。愼畢甲之挨。嚴解補之限。而已。然亦及於戶在丁存者也。丁戶雙者。吾末如之何矣。爲召募之害者。不過曰厚募直以鼓其集。遂月糧以樂其駐。處墾田以永其業而已。然亦及於身在長子孫者也。身死無子孫者。吾末如之何也已。夫戶丁單弱者。其血食如綫。民之無告者也。今執縛之。拘繫之。曰補解祖伍。宜爾也。而期功林立。族大且茂者。則以買怨守常而不及。召募應募者。其家徒壁立。民之遊惰者也。今優厚之。責望之。曰藉其死力宜爾也。而業產邱峙。丁廣且閑者。則以買禍守常而不及。安在其爲絜矩也。故嘗曰以裝計。則召募不如清句。以措用計。則清句不如召募。兩計之。則清句召募皆不及抽丁也。然有欲行之者矣。擬議而心駭。指措而頰謗。主者未覺其蠹。而隱匿欺漏之弊作。賄賂公行矣。抽者未至其伍。而告訐爭奪之風熾。訟獄無已時矣。故嘗爲之策曰。衛所之丁。與州縣之丁。一也。州縣之丁有庸。衛所之丁有雜役。一也。州縣丁之庸也。有則。衛所丁之雜役也。無則。政之不一也。州縣之丁有籍。衛所之丁無籍。政之大不一。而於理大不通者也。夫十年編籍。制也。州縣行之。衛所則否。三年均徭。亦制也。州縣行之。衛所則否。夫不編籍。則名姓不登於版圖。自天子不得以知其數。不均徭。則業產不較其盈歉。其長又烏得而差別之。故曰政之大不一。而於理大不通者也。夫軍戶。族滿十丁者。曰其一兵也。二三、或屯田也。其餘、則以供是兵也。而族滿百丁者亦然。胡此供之夥邪。官戶。族滿十丁者。曰品官。有優典也。是不宜強之也。而族滿百丁者亦然。胡此優之厚邪。是又所謂政之大不一。而於理大不通者也。欲其一。則十年之編。衛所宜與州縣同也。欲其通。則三年之徭。衛所亦宜與州縣同也。夫州縣之十年有編也。合丁以爲家。合家以爲甲。合甲以爲里。役諸公者有定也。衛所亦十年有編。則三十拔其一。五十拔其一。百拔其一。其所以爲兵者不有定乎。州縣之三年有徭也。一金、役民壯。二金、役快手。爲武備者不少也。衛所亦三年有徭。則准民壯以爲步兵。准快手以爲騎兵。其所以爲兵者不旣多乎。是二者以十年編。行之尙難。以三年徭。行之至易。今衛所之丁。苦於無徭以差別其雜役。留其長者不少也。上之人誠能卽是而與之。曰三年一審。編如民

也。有不惟然樂從者乎。是編也。不必付其長也。近而取諸兩鎭。若山西州縣吏之良。遠而取諸北直隸、若山東、河南州縣吏之良。合二鎭不十餘人。人不二三。衛所集其丁而公審之。有不有、無謂無、衆曰衆、寡曰寡者乎。兵身圖論也。而仍給之供。視其步騎。三四五六人焉。官身圖論也。而仍給之優。視其疲秩。八九十數人焉。餘籍之以爲庸。有產、籍之以爲調。總之以爲徭。調以爲銀差。衛所之雜用辦矣。軍丁以爲力差。衛所之雜役辦矣。壯丁茂族。以爲兵。兵之耗伍充矣。兵不曰兵。別立之曰。以實曰僉丁。以識曰義勇。或以一金爲步。二金爲騎。或以二金爲步。三四金爲騎。皆可也。若騎爲難。則盡以爲步。亦可也。其無事時畊於野。秋集之以乘塞。可也。秋免乘塞。春役之以城塞。亦可也。今因歲乘塞者寡矣。使卽守腹裏之墩。而以墩卒乘塞。亦可也。今因歲民保不守矣。使卽具器械。守附近之民保。亦可也。夫無事時不妨其業。有乘城則餉之行糧。民保保其親故。守墩則餉之墩糧。有不願從者乎。行之二三年。則令曰。有不願歸農假於伍者。歲給全糧。如步兵。其從者當過半也。吏二三年。則令曰。有願因乘塞卽家塞上者。給全糧。且給墾田。則從之者當又過半也。是非合一致體。轉移民心。足補軍伍之一大機哉。然其始則固宜秘之。初曰均雜役。次曰僉義勇。所謂秘之也。

官軍戶

官軍戶者。古無是稱也。蓋自後世始。武階之家。嫡嗣職。尊受庇。於是稱官戶。兵役之家。一補伍。餘供裝。於是稱軍戶。夫古者兵民之合也。謂有事荷戈則爲兵。無事秉耒則爲民。兼役以爲者也。後世兵民之分也。謂兵出力以衛民。民出資以養兵。相濟以爲便也。夫相濟。兵民之分也。而其本未嘗不一也。自兵視之。則委身於國。而籍養於家。自民視之。則家役一人。而齋送之也。迨後官軍戶者出。則法制始不一。稼輸始不均。不惟失古封建井田之遺。而并秦人所以能侯遞守。分土不分民之意亦乖矣。撥厥所由。蓋自從衛始也。不非自從衛始也。設衛而不慮其後始也。夫設衛以衛民也。衛必資兵。於是有旗甲。有伍隊。有司營。統萬千百人而扼役之。是曰軍。兵必隸帥。於是有百夫長。千夫長。萬夫長。聯萬千百人而統主之。是曰軍官。軍有子以補伍。餘子歸之州縣。以待伍缺。有所請也。官有子以嗣職。餘子亦歸之州縣。以待職缺。有所嗣也。補伍嗣職者。役其身。而合之於衛所。待請待嗣者。責之供。而統之以州縣。所謂其本一也。今拔軍於州縣矣。補伍以其子矣。而餘子不歸之州縣。曰軍戶。州縣之繇罔繇也。累附於伍矣。嗣職以其子矣。而餘子不歸之州縣。曰官戶。州縣之繇罔繇也。一軍役伍而俟。而補者五六十人焉。一官嗣職而俟。而嗣者百餘人焉。議官戶之罔繇也。則曰國家以酬功。議軍戶之罔繇也。則曰軍不與民同。由是民繇矣。而衛所無名之繇。百出於軍之身矣。夫授田而責之畊。曰屯田。以授民可也。授軍餘亦可也。今授軍餘而督課收受必以衛所官。藉之以督其家者。人人也。不得已而有所鳴。曰訟。以赴於監司可也。於州縣吏亦可也。今赴訟者必於衛所官。藉之以逞其私者。人人也。古謂屯田卽役兵也。故可統之將校。今以役伍外之丁。而必曰將校。非古法矣。非曰約會、謂民與軍訟也。故可質之衛所官。今軍餘自相訟。而必曰衛所官。非律意矣。甚至民憤軍戶之罔役也。則避逃夫役之類。必與之較。曰軍民各半也。州縣吏憤衛所官之營家退私也。則供

聽隊伍之類，必與之較。曰州縣衛所各半也。夫衛以衛斯民也，其軍之勇悍者當爲騎兵，以出戰。無戰則日習其技擊，老稚不任者當爲步兵，以城守。無警則日操其陣隊，伍缺而取之州縣。清解補伍者，州縣吏責也。既補則授之約束，訓練簡閱者，衛所官責也。衛所官不思其訓練簡閱之道，而惟恢於籌審期會之間。諸軍不習其技擊城守之方，而困斃於鞭扑奔走之下。百戶長百人，圖百人敵；千戶長千人，圖千人敵；指揮長萬人，圖萬人敵。而日計其何以侔課，何以剖析，以求營家邀私於屯田詞獄之間；旗甲圖旗甲賞，伍隊圖伍隊賞，司簽圖司簽賞，而日計其何以輸作，何以賂賄，以求免戾於屯田詞獄之間，安望其將良而兵精也。凡此者軍戶之弊也。國家之酬功也，章之以物采，優之以祿給，申之以世胤，厚矣。而必曰其子姓咸復焉，則前代未聞也。夫古之戍邊也，丞相子皆在道中，其曰世世無與者，褒佐命元功也，品官封君則有給親丁，占佃戶，崇卑內外有差矣。今不問其功之重輕，階之崇卑，子姓之賢不肖，貧富、衆寡、遐邇而復之，非古也。國家之設武階也，百戶以三級，千戶以五級，指揮以七八九級，非佐命元功也，而世世無與，以比元功，不可也。國家之酬世祿也，百戶歲不過二三金，千戶歲不過四五金，指揮歲不過五六金，非古諸侯比也，而世世無與，以比古諸侯，不可也。國家之酬戰士也，一級升四金，二級升八金，三級升十二金止矣。今以三級得百戶，不三世，僅數十人以至十百千世，是無殺敵之勳，而坐費首功之賞也。國家之厲武功也，重傷者給其養，死事者字其孤，以鼓勇責報也。今已昇之官，而復復其所出，以至十百千世，是無重傷死事之慘，而亂鼓勇責報之典也。官戶之富者，官之貪者之子孫也。不重其禁，而縱之貪，又賞其貪而復之，後既非所以昭儆而塞遠，其子姓之蒙復者，姑而革功，降而隱，再降而爲人矣。挾優占之私，退避食之計，抑勸其族以取盈，往往有之，又非所以崇讓而敦薄也。宗人之每，自親王之子姓，咸有遞降，而賦於武臣之後，不爲之規，軍官之祿，往往以不恪之故，卽於其弱有所蠲，鬱而顧於其子姓，不爲之衛，非所以一政體也。凡此者官戶之弊也。欲軍戶之蠲除，則軍餘必歸之州縣；欲官戶之蠲除，則官餘必從之差繇。軍有理裝，見歸州縣者輸之可也；揖數丁，專之輸，如儒生吏胥之供，亦可也。官有優占，則限以一世二世可也，揖十餘丁，專之復，如封君戶之給，亦可也。故曰法不立不行，行不變不繼。或曰：國初設衛也，胡不歸餘於州縣？曰：始也但恤其無兵，繼也但恤其無繼。夫婦二人，三世成族，國初未之及思也。今州縣民籍，固有拔丁爲軍，世輸之裝，而繇民繇如故者，謂非國初之制乎？國初從武階也，胡不計其給復？曰：始也但旌其戰功，繼也復籍其死力，數世之下，世系疏遠，國初未之及思也。今隔省調衛軍官，固有身任征戰，而原籍族屬繇民繇如故者，謂非國初之制乎？合兵民以一其本，稽丁中以齊其繇，是在與權者也。

保馬

環堅接銳，騎不如步；逐利追鋒，步不如騎。山林積石，經川邱阜，車騎二不當一；平原廣野，曼衍相屬，步兵十不當一。古人有是較矣。然步易集，騎難集；步易養，騎難養。人盡兵也，故步易集；馬非廣字而蕃育之，百金不可得一，故難集。一夫所食，終歲數鍾，故步易養；一馬所秣，十車不能載也，故馬難養。然今所與戰者北虜也，虜恃馬力，我不可不用騎；所與戰之地平原也，虜便馳突，又不可不用騎。是故馬宜保也。夫國家

注意馬政久矣。曰孳牧，曰解俵，曰給發，曰補買，而馬日不足者，飼秣之實不盡，耗失之科不明，地產之宜不辨，生養之源不開也。一兵授馬，舉家乘之，以至有供驛具者矣。一將主兵，衆稗役之，甚至有供送迎者矣。芻菽之不備，水飲之不時，不稽之矣，甚至無芻菽而給之金。曰：兵自易也。金入兵手，孰不妄用，有願鬻易芻菽者乎？徵調之不時，馳驟之不法，不稽之矣，甚至睹伏之所無芻菽，而分之商賈，曰與商賈自爲交子也。商賈析利秋毫，兵見小利，有不私他貨者乎？凡此皆飼秣之實不盡也。家市之馬，失者不深罪，官市之馬，失者不深罪，關發之馬，失者又不深罪，是不明馬所從來也。從戰六七歲，失者不深罪，三四歲，失者不深罪，一二歲，失者又不深罪，是不明馬所服役也。瘟疫斃者，蹶厄喘汗斃者，馳疾癬疥斃者，傷犧羸瘠斃者失餘，一皆不之問也。至若從征有期，或行役半道，稱爲斃者，奸人殺之以避戰陣，歸伍全身不重傷，稱爲斃者，儒將乘之以餌敵，又皆不之問焉。是不明馬所困踣也。凡此皆耗失之科不明也。胡權閑馳突，歸正人之所將，時剽勞家，中產畏觸，專關南之所解，多給絕塞，又中產逢多不厚其秣，遇雨不惜其險踣距損傷，痾背且作，死者相繼，伍爲之空。凡此皆地產之宜不辨也。西北馬鄉也，有買補無孳養，東南風氣弱也，有給養，復有孳息，出盜、雜乘於敵也。固禁以禁之，通貨、選我以利也，變使以絕之。凡此皆生養之源不開也。欲盡秣飼之實，在以肥瘠課將校；欲明耗失之科，在以倍價懲行伍；欲辨地產之宜，在以遠近科給配；欲開生息之源，在以稅糧爲保馬也。是數者立法行之至易，獨保馬之法，宋人以爲擾民，今時衆咻旁指，不敢主議者也。愚則曰：國有至計，民有至神，政有大機，時有大順，引而伸之，一轉移之間耳。夫塞下田不少也，自軍隨身官屯種之外，皆有租於上者也。州縣曰稅糧，衛所曰地畝糧，數亦廣矣，然不過祿諸府、廩兵而已。夫祿諸府、廩兵，所需者金與粟也。金至易得，粟次之，不與馬班也。今中州之費可以裁，而得金者何限？又遊塞不通舟楫，稔而知糴，得粟何限？移所得之金以祿諸府，出所糴之粟以廩兵，不必取足於租也。而合郡縣之稅糧、衛所之地畝糧，行保馬之法，斯足馬矣。嚴其科，十石保一馬，寬其力，二十石保一馬，亦可也。其嚴其宜，視租爲較，而復准補馬之例，以一資養之實，自春徂夏，爲芻菽若干，自秋徂冬，爲芻菽若干，兵民可自收授也。又准歸馬之例，以一買補之直，從征歲久者民全科，歲淺者民半科，有故失者兵全科，兵民宜均任其責也。然則官養不費，官直不損，可自足馬矣。食軍丁之義勇，以代步兵之雜役，出雜役之步兵，而配之馬，所謂不他求而步騎咸足也。步以乘塞，距要伏之堡爲衛虛，騎以據塞追襲絕之後爲邀擊，無不可也。

練習

練習者，教之戰而惜其死也。夫民而荷之以戈曰兵，生而驅之就死地曰戰。不有以教之，棄其民矣。昔鼂錯爲漢畫禦戎之策，而歸之於卒服習，器以卒與敵也。然所謂教者，有體有用，有常有變，又有教兵之法，教將校之法，不可不察也。夫金鼓以一其耳，旗幟以一其目，賞罰以一其心，茲三者，黃帝以來未之或異也。有所聞見而坐，有所聞見而作，有所聞見而進，有所聞見而退，是所謂教之體也，而未必其技諸用也。九九之技，不足以盡周天之數，倉于之案，不足以應尼社之求，不達其用之弊也。可以坐而俾之有聞見

則坐．可以作．而俾之有聞見則作．可以進．而俾之有聞見則進．可以退．而俾之有聞見則退．是所謂教之用也．然皆常也．未必其達諸變也．劍服洸腸．扃鍋之所任．衆器則懼．迴檣倒帆．冊御之所習．衆人則恐．不達諸變之弊也．是故金鼓一其耳．不金鼓而耳亦一．旗幟一其目．不旗幟而目亦一．其惟心之一乎．心之一者賞罰之一也．無濫及．無倖免．則賞罰一．賞罰一則心一．心一則常變一．夫是之謂練習乎．君以是繩其將校．教將校之法也．將校以是繩其兵．教兵之法也．令之所謂練習者．吾知之矣．宵而集．辰而罷．巳而集．未而罷．其金鼓震也．旗幟翩翩也．右此而左彼．賞罰錯然也．問之兵．兵不知其故也．此歲武場金鼓旗幟賞罰爾也．來歲武場金鼓旗幟賞罰爾也．又歲武場金鼓旗幟賞罰爾也．問之兵．兵不知其故也．此將登壇校吏．以是應之曰練習也．彼將登壇校吏．以是應之曰練習也．又將登壇校吏．以是應之曰練習也．問之兵．兵不知其故也．金鼓以令之．南進而北退．施之於東西則否．旗幟以令之．東坐而西作．施之於南北則否．教閱之金鼓．金鼓也．卒然有聲而金鼓之．耳有不聞者矣．教閱之旗幟．旗幟也．卒然有聲而旗幟之．目有不見者矣．是可以為練習乎．舉一將而叩之曰．子之持戟之士．某也勇．某也懦．不知也．穀弩之士．某也藝．某也未習．不知也．舉一將而私之曰．子部曲有善得上遊巧為劍下者．則盡知之也．吁．是教兵法邪．始下令曰．某守某失入．廚者以軍法．繼下令曰．某逾某失出廚者以軍法．事已矣．失入失出矣．則將以婁之上．曰有大盜也．大盜以告於朝．曰請速治也．朝以下之理．曰會律文也．於是曰某也豺．錄某也贓金．則與始下檄下者左矣．其令不足信矣．吁．是教將校法邪．故嘗曰將授一兵．則其練習之敎宜任其將．斯之曰．耳目心．一焉已耳．金鼓旗幟．坐作進退．一焉已耳．賞罰．一焉已耳．不必日暴之日中．饑疲之也．不必

擧集之武場觀視之也．不必宵而至辰而罷．巳而至未而罷也．火器千人焉．必千人精也．弓弩千人焉．必千人精也．勇力挺手千人焉．亦千人精也．將一日而與其火器者數十人適諸野．習試之．精熟之．善者賞．拙者罰．度不可教者更代之．至暮乃歸．旬日而火器者遍矣．一日而與其弓弩者數十人適諸野．習試之．精熟之．善者賞．拙者罰．度不可教者更代之．亦暮而歸．旬日而弓弩者遍矣．又旬日而與勇力者俱．勇力者亦遍矣．由是某也勇．某也藝．某也遲．巧某也疾．拙將無不心具之也．某之器大良．某之器良．某之器稍良．將無不心具之也．問之．一則舉其十．責之用．則呼其名．夫是之謂練習也．兵以是為式．是之謂教兵．將以是為殿最．是之謂教將校．始下令．必慮其可繼．繼下令．必慮其可終．終稽功罪．必詢其所始．夫軍法者．杖百、贓、劓、斬首也．應刑者．笞、杖、徒、流、贖也．始之以軍法．而曰杖百、贓、劓、斬首．終之以應刑．而曰笞、杖、徒、流、贖．又何怪其心之不一也．又古人之言曰．賞善不崇朝．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夫善善長者．人君之度也．威克愛者．大將之體也．賞善欲民速得其利．而軍法可使不速伏其辜乎．是皆所謂教兵教將校之法也．

民堡

昔晁錯為文帝畫備戎之策曰．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蘭石布渠荅．又曰、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夫錯通事綜善機權．識智盡也．其所圖營城城而已．則所謂實勝不為誇辭者與．夫自井田之制廢．而地險盡夷．封建之

典墮．而兵力大弱．塞鄙之地．密邇異類．吞噬日聞．必待烽火徹於甘泉．六軍屯於細柳．然後徐興問罪．執實田禽．則塞地赤矣．故曰．百戰百勝．不若先為不可勝以待之．先為不可勝．城城其首務也．嗟夫．錯之為文帝畫也．時值其難．姑舉其大．乃今而用錯畫．則時易而當致其詳．事半而功倍之者也．何者．楚漢兵爭．燕代反覆．漢其時塞口至絕少矣．錯首言更戍之無功．次陳謫戍之實怨．立拜爵之科．開贖罪之路．多方以求．懼無人也．調立城邑．毋下千家．慮不守也．乃若今時．則生養既久．戶口大滋．由塞垣以達畿輔．林林總總．不疑無人也．郡邑恭布．不疑不守也．所慮者村落之民．耕作之從耳．從之城市．則奪我農時．任其便安．則遷徙崩悲．故必鄉為之堡．而家教之守．鄉為之堡．險在地者也．家教之守．險在人者也．在地者宜固．在人者宜周．蓋僻尤諸前圖事者矣．宣德之間．虜警絕跡．塞宜城也而不城．成化、弘治之間．塞田歷啟．鄉宜堡也而不堡．弘治正德之間．虜馬擾矣．民亦漸為堡矣．官宜為之制也而不制．塞宜城而不城．則鬪場伸縮之間．形勢之憾生矣．鄉宜為堡而不堡．則胡馬數警之後．奔命之疲急矣．官宜為之制而不制．則力徒勞．財徒費．堡名而不實矣．夫凡民者．圖其近而忘其遠．安於常而不知變者也．官不為制．則例餘以為崇．雖數以為廣．剝落以為堅．危逼以為安．又富者侈其慾．貧者玩其期．狡者舞其智．武斷者逞其僭．是故塞下堡無一可式者也．道里不于相去之遠近也．形勢不于首尾之應援也．丁口不于聚衆之衆寡也．智勇不于夙昔之選則也．古人曰．有生地．有死地．謂其可以生人可以死人也．然則近日之堡．固非生人者與．今之言禦虜者．曰選精銳以衝其中虛．是之謂戰．城塞垣以遏之境上．是之謂守．而必終之曰．堅壁清野．夫言戰．曰養士矣．言守、曰城塞矣．至言堅壁清野．則惟村之虛文可乎．夫民堡不固．是壁不堅也．虜入

有獲．是野不清也．知戰而不知固民堡．不殖其根而長枝葉者也．知城塞而不知固民堡．不去其餌而欲止魚者也．烏可得乎．嗟夫．欲戰必先守．欲守必先清野．欲清野必先堅壁．一定之畫也．城民堡而約之制．團丁壯而教之戰．以民堡之固不固．稽守令保障之功．以團丁之精不精．察守令佚使之績．必使虜至塞不能入也．入無所掠也．不能入則昔日無所掠則饑疲．衝其中虛．邀其惰歸．此其時也．或問民堡之制宜如何．曰載鄉約．

審幾

夫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智者察之．衆人昧焉．何者、天下之勢猶持衡也．增之錙銖則輕．損之錙銖則重．輕者軒．重者輊．軒輊所極．或相倍蓰而無算．而皆原於錙銖之增損．然則增損者軒輊之幾．倍蓰無算者幾之已成也．故智者為天下審其幾而增損之以平其軒輊．不使至倍蓰無算也．嗟夫．蝮蛇螫手．壯士解腕．竹箭蝙蝠．猛虎決蹯．寒劑以攻毒．毒退而脾傷．燥劑以已寒．寒已而燥作．反之力也．而亦不易也．是故不察其軒輊者．不審其幾者也．察其軒輊．而增損之過其軒輊．猶不審其幾者也．周以衆建久長也．而卒亡於所建之諸侯．秦以法令兼併也．而卒亡於所恃之法令．前漢患諸侯強大．以法裁之．則王莽得以外戚移天下之柄．後漢患三公擅權．不任之政．則宦官得以刑餘竊人主之柄．以至唐元尚邊功．張王之績雖成．而安史之禍已兆．晚唐重藩鎮．僭偽之誅時正．而梁晉之勢已成．若其始衡本平也．而繼乃

有軒輊。不知增損之。則至於倍蓰無算也。或其始少有軒輊也。而繼乃增損之過其軒輊。則亦至於倍蓰無算也。我國家之居重而馭輕。保中而宅大。以關睢麟趾之意。行采薇內外之法度。所謂衡本平也。而百餘年來北虜漸熾。邊警日急。版築之擘相鬪於九邊。徵調之勤不堪於奔命。得微有軒輊乎。屬門數人寇。則急大同。召募徵集。其在大同者至衆且強也。洪蔚數入寇。則急宣府。召募徵集。其在宣府者至衆且強也。隆永既荼毒。則急宣府東北路。召募徵集。其在宣府東北路者又將至衆且強也。夫天下之勢。如水之趨下。愈趨不止。則愈下無極矣。天下之分。如人之身。力盡萃於此。則罔分於彼矣。今夫京師。天子所居重也。而其兵失伍而歇役。視諸邊何如也。宣大何如也。宣大之近日又何如也。畿郡、京師股肱也。而其兵脫籍而鮮實。視諸邊何如也。宣大何如也。宣大之近日又何如也。山東、河南。畿輔之羽翼也。今其兵至委靡而不振。視諸邊何如也。宣大何如也。宣大之近日又何如也。屝屨鞍韉於邊鎮。曰以供軍需。不可已也。騎馬踵接於邊鎮。曰以備從征。不可已也。火器鉅械蟻聚於邊鎮。曰以給戰士。不可已也。於戲。愈趨而不止悉萃而罔分。有過於此者乎。則夫所以爲增損而軒輊之。又可後邪。夫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而況戎將之悖。壑城之變。向固有其端矣。酌消息之審。以施攻治之方。理榮衛之和。以資元氣之賴。是智者也。

朔野子既述塞語。慨然有嘅曰。余罪矣。余罪矣。夫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余竊伏一柯。寓言千里。則可乎。雖然生不諱之時。有芻蕘之屈。聞之於塞居者。而質之於不塞居者。譬之樵人話山。漁子話水。陳其所見而已。無他謬也。是故知彼知己。百勝之道也。則首述虜情。據險守要。敵衆之術也。則次述形勢。險非人不成。則次述城塞。城非人不永。則次述乘塞。乘塞懼忘戰也。則次述出塞。出塞虛伍失也。則次述抽丁。抽丁必於官軍之餘。故次述官軍。戶有兵。必使知方。故次述練習。然馬不可不畜也。遂及夫保馬。內不可不備也。遂及夫民堡。事變無常。禍福倚伏。作事謀始。必使可循。故以審幾終焉。千慮一得。實抱惆誠。知我罪我。所不敢辭也。

備倭圖記

卜大同輯

備倭圖記序

大瀛海環其東南有倭夷焉以島爲居以舟爲馬習刀劍以抄略其天性也又我民類多滑豪潛與夷搆相爲雄長至如猋風去如收電奄忽千里縱横茫洋往往入寇於海邊不可勝數民甚患之茲令持節閩中職司海禁廼日夜思其不容之才力務一心營職以求底于肅清也顧書生不知兵又其積弛已非一日則亦何能爲哉所賴者上而督府洞察機宜式勤遠畧下而師師帥同心靖寇戮

備倭記　一

力効忠以故閩海稍稍安寧下而學之作矣夫舟師之設亦執事之大者也而今多失其故實焉豈所以跨海內制倭夷之術哉然惟治理廢興雖以古今時變所貴裁在方冊有明徵焉是俾後之人得以按籍而修其政也廼不自揆紬繹見聞存遊復討而爲之圖記云

目錄

海圖　置制　方畫　將領　士卒
烽堠　險要　戰艑　邊儲　奏牘

目終

陳村公訂正備倭圖記

卜大同吉夫　輯
張可大扶輿
卜祖學公述　同校

置制

管置溫麻船屯

唐置左衛營右衛營復置經略寧海軍唐末陳巖置九龍軍僞閩置龍虎天騎等六軍及控宸控鶴宸衛二都以自衛迄于五季有全勝百勝横衝游

備倭記　二

路捉生護國諸營

宋置崇節水軍屯城外則自京或他路更番屯駐慶曆中增置潛海嘉祐初併爲威果熙寧中改爲教閱廣節不教閱保節元豐中置壯城及諸寨紹聖間罷遣戍兵置有馬步軍大觀元年升帥府置全捉紹興初福州置荻蘆延祥二寨泉州有水澳寨乾道八年始置後改名永寧今爲永寧衛浮黁十三年統制韓俊請復于城南中里置寶林寨城東十五里置法石寨嘉定十一年海寇衛突圍頭守眞德秀以寶林帶郭法石控海道請增法石兵而移寶林兵戍圍頭立寶蓋寨其正將衛立于法石諸屯並聽命焉若漳州之中柵寨則在龍溪中柵保沿海寨則在漳浦南詔場今爲詔安縣其究擦寨在海口鎭及漳州東嘉定二年漳守李穎請建也

國朝洪武二十年江夏侯周德興經畧沿海地方設立福寧福州左福州右福州中興化平海泉州永寧漳州鎭海一十一衛大金定海梅花

備倭記　三

安衛福全崇武與全金門中左高浦陸鰲銅山玄鍾一十三所大眞管清沿高羅延　白石東洋麻嶺北菱五虎門閩安鎭石梁焦山小埕松下澀卽牛頭門壁頭迎仙冲心青山嵌頭吉了峯尾黃崎小岞獺窟祥芝深滬烏潯圍頭官澳田浦峯上陳坑烈嶼塔頭高浦深門海門島尾井尾青山後葛古雷金石洪淡四十四巡司永樂年間復設烽火南日浯嶼三水寨正統初年侍郎焦宏以其孤懸海中廼徙烽火於松山南日於吉了浯嶼於嘉禾各仍以舊稱又設小埕銅山二水寨（銅山在井尾地方）至景泰二年尚書薛希璉又將井尾官軍移迸于銅山西門澳後又以銅山水寨南畔改爲玄鍾澳仍爲寨轄焉而安邊館則始自嘉靖七年都御史胡璉選委各府佐理其事今都御史王忬又於流江官井洋松下閩安鎭連盤湄洲泥滬獺窟圍頭料羅玄鍾各設遊兵船云

方畫

自福寧州流江以南至羅源縣灘海門約五百里

備倭記　四

則以烽火水寨轄之自濂澳門以南至福清縣牛頭門巡檢司約四百里則以小埕水寨轄之自牛頭門以南至晉江縣祥芝巡檢司約五百里則以南日山水寨轄之自祥芝以南至漳浦縣井尾巡檢司約四百里則以浯嶼水寨轄之自井尾以南至詔安縣洪淡巡檢司約三百里則以銅山水寨轄之自洪淡以南至廣東柘林寨約一百里則以玄鍾澳轄之蓋所謂信地云爾

將領

晉有典船校尉唐經略寧海二軍以刺史領之
宋有安撫司兵官福建路兵馬副總管按宋史所路要文臣一員充帥使以治民武臣一員充都總管以治兵又按三山志福建路兵馬副總管一員以路分鈐轄爲之後爲路分鈐轄福建路兵馬鈐轄一員上說見福建路兵馬都監一員按宋史路分都監掌本路禁旅屯戍邊防訓練之政令以肅清所部又按三山志元豐後福州各五路分都監一員東南路第十將副各一員元豐間置福州駐劄紹興間將副建州駐劄隊將二員福州建寧府駐劄各一員延祥寨水軍正副統領各一員淮衛將提轄官訓練官指教官錢糧官各二員荻蘆寨水軍統領兼福

州興化軍都巡檢使一員兼捕官一員淮衛將領二員中備沿海海口巡檢各一員
國朝衛所有指揮千百戶巡司有巡檢凡水寨統以把總指揮而各衛所歲輪指揮千百戶各以其軍在聽節制焉正統間巡撫侍郎焦宏奏改都指揮五員把總又奏選都指揮一員委署提督浙福廣東海道正統五年御史成規奏革二省海道除都指揮僉事王勝提督福建備倭景泰四年巡撫尚書孫原貞奏革各水寨把總都指揮只委指揮五員把總一　一更其把總指揮五年一代則弘治十三年依太監鄧原請也若玄鍾澳之守衛亦以指揮充之而各要害遊兵官則指揮千百戶雜用嘉靖三十一年七月兵部又奏設參將一員領勅授符分守福興泉漳地方云

士卒

宋澄海軍五百人後改威果增爲五百一十人全捷軍額如之敎閱保節軍五百人後改除敎閱二字改名廣節軍每指揮不得過五百人壯城軍一

百三人巡哨軍一千人荻蘆軍五百人中備沿海俱一百六人寧海則七十人
國朝衛統五所各軍一千人共五千人其五寨一海烽火則福州左中福寧共撥軍四千六十八人今逃亡者三千人小埕則福州右鎮東梅花萬安定海共撥軍四千四百二人今逃亡者二千三百八十二人南日則泉州興化平海共撥軍四千七百人今逃亡者二千五百五十七人浯嶼則永寧福全金門崇武共撥軍三千四百二十九人今逃亡者一千四百六十八人銅山則鎮海陸鰲玄鍾共撥一千八百一十二人今逃亡者一千一百九十二人玄鍾則漳州鎮海銅山共撥一千一百三十三人今逃亡者四百七十八人成化間都御史滕瑄叙軍得以休息分作三班上班今年二月上明年二月下下班替之中班今年八月上明年八月下上班替之下班明年二月上後年二月下中班替之參差輪轉大約一年有半年休息休息者月辦料銀一錢以修戰船後又於出海者選退老

弱每人扣行糧四斗月糧三斗以待募兵之用

烽堠

烽火界內二十有四曰黃崎曰水澳曰後崎曰大青曰浩東壁曰黎智曰白露曰南鎮曰沙埕曰梅花曰金家峰曰南金曰小笪嶺曰大笪嶺曰古縣曰青山曰塔尾曰閩峽曰雁浮曰長門曰石湖曰車安曰關崎曰赤崎小埕寨界內五十有二曰馬塔曰埕衆曰裘頭曰崎莛曰黃崎曰格上曰安海曰官場曰蛤沙曰小澳曰東岸曰石鼓曰六石曰浪頭曰碁山曰魁洞曰粥井曰聖塚曰牛山曰下嶼曰蕉山曰鱘鮓曰手湖曰黃崎曰大亮曰可門曰大扼曰小扯曰峯前曰白鴿曰江田曰流水曰浮湖曰西松曰崎山曰後崙曰石瀨曰西坑曰大朗曰後營曰茶林曰汶溜曰桃嶼曰仙巖曰前塁曰塔山曰馬頭曰倘頭曰石馬曰陳坪曰濟頭曰使嶼曰峯頭南日寨界內二十有一曰鏡前曰石獅曰小澳曰石井曰恭山曰石城曰崎頭曰湧港曰湖邊曰埕戶曰新埔曰三江曰山柄曰山西曰

文甲曰大頭曰東湖曰大岞曰青山曰古雷曰赤山浯嶼寨界內四十曰沙堤曰古雲曰東店曰福婆曰深滬曰東埔曰浯沙曰鶴臺曰五通曰井上曰龍湖曰東澳曰徑山曰東渡曰厦門曰流礁曰牛頭曰洪山曰天寶曰歐山曰西山曰葉亭曰穀林曰東門曰坑山曰洋下曰陳坑曰安平曰石頭曰石菌曰高宵下曰苦埔曰潘徑曰聯臺曰西爐曰亭嵌曰劉山曰馬鑾曰大笪曰歐舍銅山寨界內十有七曰前頭曰澳角曰燈火山曰白塔曰江口曰流會曰小澳曰卓岐曰大逕曰懸鐘臺曰陸鰲曰峯山曰安集曰洪坵曰古樓曰陳平曰消浦玄鍾澳界內七曰廠臺曰南山曰汁林曰寬各曰黃崎曰漸山曰東澳爲要皆使民得以知寇至而爲之備也

險要

崙山流江水澳釣澳寨與三沙閩峽官井洋古鎮門濂澳門是爲烽火要害上竿塘下竿塘棕簑山海壇山磁澳梅花港磁澳松下是爲小埕要害羅

洲衕南門烏坵石獅雙嶼青山南岬泥尾文甲崇
抗大岞是為南日要害大担舊浯嶼梅林圳上圍
頭白沙料羅金門烏沙曾厝安南風澳是為浯嶼
要害沙洲橫嶼海滄嵩宮前是為銅山要害南澳
山走馬溪卅厝港是為玄鍾要害於此而嚴以守
之斯賊不敢侵軼矣

戰艦

宋嘉祐三年知福州蔡襄奏福興泉漳各有刀魚
船及巡檢司船乞修整以備海道乾道二年令諸
司分甲乙丙番品搭以備調遣其後泉州沿海晉
江同安南安惠安四縣分甲乙丙三番計二十一
隻甲番一隻乙番九隻丙番二隻逓年行下屬縣
拘集以聽安撫司起發淳祐三年安撫司乞措置
沿海諸州民船挑選丈尺重立番次有旨令安撫
司措置團練淳祐九年漳州守章大任造巨鵰巨
鰲二船獲盧聚有巨舟曰赤馬賊遇之必遁
國朝沿海衛所每所設備倭船十隻每一衛五所
共船五十隻船有廠拆有司補造損者軍自修理

具載在會典云今則不復修舉矣

邊儲

衛所寨澳官軍糧餉先年布政司會計應支之數
於福興泉漳福寧各府州所屬縣秋糧併各衛所
屯糧壽美等場鹽米及延建汀邵等府秋糧派撥
奏補後因官軍減耗正德十五年會計見在官軍
俸糧定派倉額足彀支用遂將延建等府撥補錢
糧止作糧剩解司貯庫而福興泉漳等府州派撥
之餘亦有糧剩解司歲或大侵及舉賢歛材之費

皆取足於斯焉然已非其事實矣故以討軍實則
曰見其少以糧軍餉則不見其多也爰記顛末俾
事事者有考焉

奏牘

申樞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狀　真德秀

照對泉之為州控臨大海實閩中要會之地國家
南渡之初海賊屢作上勤憂顧置兵立戍所以為
海道不虞之備者至詳且密開禧軍興之後戍卒
生還者鮮舟楫蕩不復存於是武備空虛軍政廢

壞有識之士所共寒心近者溫明寇竊見畢窮
飄剽侵軼之志仰賴聖朝威德廣被旋遂消偃
幸自前之警粗平因循苟偷不復少加經理安知
其亡後日之患某不揆迂愚竊思所以為久安之
計考近選委本州觀察推官李方子知晉江縣徐
杖用同左翼軍副將丘全等偏行海濱審視形勢
今據逐官申竊見沿海列戍要在控扼得所布置
得宜士卒精練器械整齊舟楫便利而又習熟風
濤然後緩急可用今來左翼水軍二寨曰寶林曰
法石曰永寧本州沿海四寨其緊要者二在晉江
曰石湖在惠安曰小兜雖已得控扼之數然寶林
取賊甚近距海殊遠其勢稍緩而適有新舊兩寨
至圍頭去州一百二十餘里正闞大海南北洋舟
船往來必泊之地旁有支港可達石井其勢甚要
而前此未嘗措置此控扼之未盡得其所也寶林
所屯水軍三百其數為多法石雖有一百二十餘
人然正為防海要衝之地其數尚少永寧步軍之
數倍於水軍誠為創置此布置之未盡得其宜也

諸寨軍兵雜以老弱法石軍器總於大寨遺棄闕
請未免稽遲大軍戰艦僅可足用自餘諸寨船隻
俱無徒有舟舸之名初無其實至於營房倒塌器
械闕少亡其尤甚者不及今逐一整備臨時必至
誤事今條具合行措置事件下項須至申聞者

申樞密院乞修沿海軍政　前人

賊船南遁未盡就擒風濤解息往來無時非守
本州自捕賊首趙希郤之後具申朝廷蒙發慶漳
一十五道應副本州修整戰船創立圍頭寶蓋及
修葺法石永寧二寨添屯水軍增置石湖小兜水
軍名額以至儲蓄軍糧葺理器甲色色具備務成
舉行水教及立諸寨巡海界分今再至見逐項事
多廢弛軍船壞爛而不修軍額死亡而不補營房
頹墜器甲損失自統制齊敏到官方稍繕治尚未
能就緒及至賊船侵軼郡境蒼卒和僱民船應副
大軍之用故料羅之戰雖有勇將精卒竟以船小
不能成全功及晉江同安民船稍集而賊徒逝遁
事已無及今賊徒深入廣南正當舶回之時必有

邀其剽劫者豈不虧失國課又福泉興化三郡全
仰廣米以贍軍民賊船在海米船不至軍民便已
乏食糧價翔貴公私病之其為利害固已不細況
其在海每劫客船小則焚之大則取而為已之船
其人或與鬬敵則殺之懦弱不堪用則縱放之或
沉之水中而擄其強壯能使船者為已之用稍忤
其意輒加殺害故被擄之人只得為出死力其始
出海不過三兩船俄即添至二三十隻始不過三
五十人俄即添為數百以至千人今諸賊在海人

船已多若不及早殄除則日增月益其害未有窮已其見與統制齊斂商議整促水軍及添創大船葺理諸寨務爲先備使賊不敢犯但本州目今府庫亦乏官俸軍糧尚且不給而本軍見管與庫息錢亦自不多伏且夕見得合支用錢數或有久闕未免控告朝廷乞賜量行應副所有福州延祥荻蘆寨廣州摧鋒軍及漳潮州與化軍應有水軍去處欲望指揮行下各處急速措置修創船隻閱習事藝向去南風賊船必回向北洋若自廣至福所

過五六州軍處處有備會合剿捕庶幾可以殄滅免爲海道無窮之害乞賜指揮施行

論福建海寇劄子　　李綱

臣契勘廣南福建路近年多有海寇作過劫掠沿海縣鎮鄉村及外國海船市舶司上供寶貨所得動以巨萬計官司不能討捕多是招安重得官爵小民歆豔皆有倣傚之意臣恐自此爲患未艾蓋緣兩路帥司並無戰艦水軍過有海寇坐視猖獗不能進討止是於沿海擺布些小兵卒爲保守之

賊船來去近遠不常並海之民罹其荼毒擄掠船既多恐民皆利其貨從之者衆將浸成大患如昔之孫恩不可不過爲之備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常存兵於兩路鎮壓仍下逐路帥司委以措置戰艦招集水軍水夫常切教閱令士卒習於風濤之險以水夫駕舟以官軍施放雖賊權飄忽可以追逐捕擊殄滅一兩頭項則餘人有所忌憚不敢覬覦妄作庶幾海邦之民得被朝廷大賜不勝幸甚

奏革巡海參政專管糧儲疏

成化九年兵部爲添設管糧官員事職方清吏司案呈准吏部文選清吏司手本奏本部連送該本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巡撫福建都御史張

題稱得廣東海道止添設巡海副使一員今福建與廣東海道連接事體相同既有巡海副使協同備倭都指揮足任海道之事又添巡海參政似爲冗員合無將巡海右參政陸景熙兩廣事例請

勑專管糧儲巡察邊務福州府添設管糧通判一員庶得官無濫設糧得易完等因具奏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看得右副都御史張　題稱要將福建巡海右參政陸景改任管糧巡察邊務及福州府添設管糧通判一節緣巡海管糧係戶兵二部掌行合就連送該司御用手本前去戶兵二部該司呈堂查照施行連送到司合用手本前去兵部該司依文施行手本到司案查先該吏部等衙門會官議奏各司府州縣額外添除官員事閑官多者俱令裁革已

將福建巡海右參政李顒裁革別用續該鎮守福建馬讓等題稱要照舊添設參政副使等官本部爲照布政司參政難再添除已經具題行移吏部添除副使一員請

勑令去福建會同總督備倭官員專一巡視海道去後續該福建左布政使姚龍等奏稱福建海洋闊沿海永寧等倉積弊尤甚布政司雖有額設布政參政參議共七員除本司掌印管事其餘公占數多委實缺官提督海道總理邊儲乞照舊添除參政或參議一員前來管理等因本部爲照福建地方委的海洋廣濶海寇不時出沒今既本司官員公占數多若不與其區處恐後因循誤事合無准其所奏行移吏部添除參政一員請

勑前去巡視海道兼理倉糧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外緣右參政陸景係奉

勑巡視海道兼理倉糧官員已有前項奏准事理難以輕易更張合就移咨貴部煩爲知會施行

議革巡海右參政疏

弘治七年爲修省事該巡按御史陸完題稱照得福建布政司添設巡海兼管糧參政一員蓋因先年沿海地方事勢可慮所以既設有備倭都指揮僉事又於布政二司添設參政副使管理今賴

朝廷威福海上頗寧雖盜賊出沒或有之然旋發旋獲無甚大患以一備倭都指揮節制其軍馬以一按察司副使糾察其奸弊若肯用心事無不理所有巡海參政誠可革也其兼糧儲先該鎮巡等官奏

准事例於布政司見任官員內自右布政以下公議一員專一管理所屬一應　儲不許干預別事本司一向於右布政以下照例　委近因巡海右參政魏瀚奏

勑兼管糧儲所以通省糧儲俱是本官帶管但本省地方建延邵汀四府相去福寧泉漳沿海府分遠者半月以上近亦不下數日本官因爲海道牽制終歲不能親臨况各分守官員又見自有職掌催督不嚴致使一應糧儲反加遲誤所有巡海管

糧不可兼也從今計議合無將巡海兼管糧務政
華去一應海道事務如操點官軍船隻器械督捕
海賊稽考倉糧之類俱責成於巡海副使凡遇進
表等項公差不許承委以致海道缺官其通省糧
儲不必委官專管但責成於分守官員專一往來
催督不許分外濫受詞訟有妨本等職業如此則
官無冗濫民省供給而事務亦無不舉但邊海地
方今雖頗寧又恐忽然有警或致誤事彼時議者
不思今日官多無益惟稱管理缺人此則未然之
慮非臣知識所能預料伏望
聖明裁處該吏部尚書耿　等覆題奉
聖旨是

議五寨把總五年一換及巡海總督備倭更番出巡疏

弘治十三年少保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臣馬
等謹題為處置邊務事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
送於內府抄出鎮守福建御馬監太監鄧原題查
得福建沿海地方先於洪武永樂年間設有烽火

門南日山浯嶼三水寨調撥各衛所官軍設立
墩臺船隻每寨委指揮一員把總督領專備倭寇
正統初年海寇生發該巡撫侍郎焦　奏添銅山小
埕二水寨共設立五水寨委都指揮五員把總又
奏選都指揮一員張　督領
勅前來提督浙江廣東福建三省海道往來巡視
正統五年巡按監察御史成規奏准革去三省海
道除都指揮僉事王勝領
勅前來提督福建備倭景泰四年巡撫福建兵部
尚書係原貞奏准革去各水寨把總都指揮只指
揮五員把總向後一年一更天順年間都指揮王
勝具奏添設布按二司官各一員公同巡視海道
近年又將布政司巡海官裁革臣奉
命到鎮以來前項各水寨把總官已經兩易矣俱
公同巡按三司巡海等官用心推選節該兵部明
文通行各處備倭等官修葺原設墩臺整備船隻
器械等件臣雖嚴依文行督率循舊規把總一年
一替有如傳舍中間頗肯守法者不過虛應故事

延捱月日以望更代況多非其人幸而委用假公
濟私無所不至有賣放軍士辦納月錢者有役使
營幹已事者又或侵欺糧餉甚至縱賊往來累經
行督巡海備倭官務要不時親詣各寨巡督查點
官軍船隻禁革一應奸弊緣各官俱在省城居住
巡海日少在司日多以致各寨積弊既久習以為
常公勤者率皆懈怠貪婪者營求委任送往迎來
事多煩擾所以軍威不振邊備日弛船隻不修墩
臺不設器械不飭武藝不精臣思拔本塞源庶收
其弊今欲軍威振而邊備嚴墩臺設而船隻修器
械飭而武藝熟必須任專事久方可責成如蒙乞
勅兵部查議合無將福建沿海五水寨備倭把總
官今後每五年一次更替行臣照舊公同巡按御
史并三司巡海等官用心推舉所屬各衛公廉有
為指揮任之督令到於各寨修理船隻墩臺整飭
器械申嚴號令教習水戰痛革舊弊五年之內果
有功勤顯著者聽鎮巡等官奏
請旌擢其有止能守職者另推相應官更替若有

貪贓害軍悞事者即便參問委官代之欲帶家小
者各從其便仍行巡海備倭官務要常川往來親
詣各寨提督整飭邊務禁革奸弊如總督備倭官
出巡海道巡海官在司休息若巡海官出巡海道
總督備倭官在家休息倘遇有警不在此限不許
似前久住福城如此則邊務自能修舉宿弊亦可
革除緣係處置邊務事理具本該本部官欽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查得先為哨
探海洋船隻等事該山東鎮巡等官太監李全等
題稱登州衛正北大海洋內有雙桅大船七隻往
南行使稱係高麗國通事前來各處海島採打鹿
隻但倭賊譎詐難以測度等因本部議得合無通
行遼東山東浙江福建廣東各該總督鎮巡等官
各行總督備倭巡察海道等官嚴捕備禦把總等
項官員各將備倭海船逐一驗整務在堅固合用
什物軍器俱要鋒利見在官軍用心操習務在得
用不可視為泛常因循致誤事機等因具題弘治
十一年十月二十日奉

聖旨是欽此續為陳言時政事該巡按福建監察
御史胡華奏稱福建海道法度廢弛賊寇猖獗要
將總督等官聽從督責一月一巡軍十一月一點
其有把總等官役占軍伴照例降級若有捕獲賊
船照例陞賞等因本部議得行移都察院通行山
東浙江福建廣東直隸揚州府各該巡按監察御
史今後沿海備倭把總等項官軍悉聽御史同巡
海官員不時親歷點閘俱令鋒利器械整備戰船
操習官軍振揚威武遇有海賊生發嚴督官軍早

爲擒滅果能捉獲海寇船二隻者給賞三四隻者
照依擒斬賊級一顆事例陞一級其把總以下官
員如有役占買放軍士等項聽提問者徑自提問
聽參奏者指實參奏拿問俱照降級事例發落等
因具題弘治十三年三月初五日奉
聖旨是欽此俱經通行欽遵去後今該前因若如
所言各水寨把總官一年一更總督備倭并巡海
官俱在鎮城居住則備倭之設實同兒戲但福建
僻居東南海角似此積弊已非一年若非鄧原練

達老成憂深慮遠豈能言及於此所言俱合准行
合無本部行移福建鎮守太監鄧原巡按監察御
史并轉行巡海總督官員查照本部節該奏行事
理將沿海一帶備倭把總官通行推舉公廉有爲
頗曉戎務指揮專一把總若帶家小者聽從其便
五年一換務要操習官軍整備戰船禁革奸弊防
禦倭寇緝捕盜賊其餘興利革弊之事逐一舉行
其總督巡海官員每三月出巡一次若總督備倭
出巡則巡海官在司巡海官出巡則總督官回司
不許常在鎮城久住亦不許委及期而回違者鎮
守巡撫巡按官糾劾其前項原委把總官員中間
若有才守俱優克修職業者具奏旌異以勵人心
貪財害軍廢弛武備者就便黜退以警不職本部
仍行遼東山東浙江廣東南直隸揚州府各該鎮
守巡撫總鎮總督官并各該巡按監察御史嚴督
巡視海道總督官員俱照此例施行如此使人心
警異海道無虞緣係處置沿海備倭把總等官及
承

欽依兵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於弘治七年題奉
聖旨是

奏復沿海逃亡軍士餘剩糧疏

嘉靖三十三年該戶部題福建清吏司案呈奉本
部送准兵部咨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
抄出巡撫浙江兼管福興泉漳都御史王　題臣
聞東南倭夷之禍雖肆於昔年之黃岩蔓延於上
年之蘇松兩浙然自中國姦民逞番起釁內勾外
連地方官司文恬武嬉下欺上蔽其所由來者非
一日矣譬如癰疽之疾養成已久一旦潰裂而不
可收拾雖扁鵲倉公猶將望之而驚走矣况如臣
之庸闇乎臣自知才識淺薄終誤國事然而未敢
再求去者蓋仰仗
陛下之威德俯恃一念之血誠必欲畢其區區而
後已也即今浙驚稍緩指備漸密臣因見廣賊許
老等過近漳境漳賊陳老等結巢彭湖爲一風汛
之月倭寇不利於浙南趨合夥則閩中之受患又
有不可言者以故兼程赴閩一面督催新造戰船
束應浙防一面議集將領兵船分布閩備俟有次
第復馳赴浙以待倭寇但閩中玩廢尤甚數千里
遙制極難惟有分任各官處辦攝備在目前爲救
急之策在海防爲經久之圖謹條於後伏乞
皇上勅下兵部作速查議上請施行等因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御
史王　條陳二事內除文武各官分定任劄地方
以專責成本部查覆外其處辦糧餉係隸別部掌
行合咨戶部查照施行一倭寇頻年爲患海道驛

知肆時皆至乘風流突千里瞬息非若北虜之入
犯有常期山賊之盜掠有定處閩海三千餘里皆
當設險預防兵船無時敢撤則錢糧支費自大查
得
大明會典內開沿海地方每一衛五所共船五十
隻每船旗軍一百名春夏出哨秋冬回守計福建
沿海十一衛有船五百餘隻合用旗軍五萬餘人
以此制倭何憂不克即今額船朽爛已盡額軍逃
亡十七額派錢糧支剩數多皆折銀留布政司別
用
祖宗舊制略不修復僅扣老弱之餉支持海上之
費容養姦玩以至于今虐焰滔天雖欲惜費而不
可得矣夫軍雖少而糧尚存船不能盡復原伍猶
可取本項錢糧選募沿海民兵以充戰備今乃斬
數萬額派之費貽百萬生靈之毒猶謂之議輕重
緩急乎經營添備之初別項錢糧皆得從宜支用
而况海軍之餉不歸海防可乎除臣已一面行布
政司查照海道會議造船募兵之費陸續動支無
碍銀兩責委各府官員分投幹理及修城犒賞等
用俱責用該司處給外但目前仰給有限海防經
費無窮合無　勅行福建布政司備查支剩糧銀
見在若干未曾徵解若干堪解補海防若干速爲
處發以後額派軍糧行令原坐地方照數送徵解
附沿海福興漳泉四府并福寧州貯庫專俱募兵
役戰支用不必混解該司歲終聽撫按衙門會委
查盤外海波偃息兵費漸減尚有羨積銀兩貯於
各郡猶其貯於該司也再照福建運司歲課正餘

銀歲不過二萬戶部原議以七分解京三分存留
本省公用起解之數臣已不敢奏討存留之數亦
乞
賜作軍餉不許別項支銷如此則食足而兵募有
人備周而敵愾可賴矣伏候
聖裁等因備咨到部送司案查先於嘉靖三十年
正月內爲弘遠慮責實效以濟富強事奏本部送
據福建布政司造到文冊內開存留米六十萬一
千七百三十七石一斗五升三合五勺三抄六撮
七圭七粟內除泉盐放支嘉靖二十九年分官吏
師生旗軍人等俸糧米五十四萬九千九百五十
石七斗一升五合外剩米五萬一千七百八十六
石四斗二升八合五勺五抄六撮七圭七粟以備
閏月支用魚課實徵銀八千二百一十八兩一分
六毫八絲七忽二微七纖九秒一塵五埃備給折
色軍餉又備用銀二萬九千五百一十六兩一錢
七分一釐三毫八絲七忽七微九纖二秒三塵五
埃解京收庫候補各年有閏不足并凶年六錢給
軍之數三年一次科擧各部不時坐派等項支銷
又查得福建鹽運司所管上里等七場內除起運
上里海口牛田惠安四場鹽課銀兩解京濟邊外
其存留潯美洒州浯州三場額辦折鹽米共五千
七百八十八石三斗九升六合八勺解運泉州府
屬永寧等倉支給軍餉續於嘉靖十九年每米一
石改折銀五錢以備軍士閏月支用通查案呈到
部看得巡撫都御史王　係奏福建沿海衛所船
隻朽爛額軍逃亡錢糧支剩數多要取本項選募
沿海民兵以充戰備以後額派軍糧行令原坐地
方照數追徵解沿海福興漳泉四府并福寧州
貯庫專備募兵殺賊及照　州存留三分鹽課銀兩
亦作軍餉之用一節爲照天地間財貨一方所產
自足以供一方之用平時有備斯可以待不時之
需今福建布政司存留糧米數多歲用之外尚剩
餘米五萬一千七百八十六石有零魚課之外又
有備用銀二萬九千五百一十六兩零而都御史
王　欲以濟軍餉將之額派濟防海今日之軍需
固不必額外取之於民而因以復地方先年舊制
誠目前救急之策海防經久之圖也但未詳所餘
支剩糧銀解布政司何項支用而存留鹽米折銀
及備用銀兩歲支有餘亦應備泉州軍餉之數事
在彼中相應查處恭候
命下之日本部備行巡撫都御史王　及咨都察
院轉行巡按福建監察御史會行布政司備查沿
海衛所船隻原額若干節年損壞若干見在若干
旗軍若干節今逃亡事故若干有無盡絕扣除糧
銀見在何處作何支用剩存的有若干未曾徵解
若干應否防海募兵之用以後額派軍糧應否盡
解福興等四府州貯庫聽擬按歲終會委查盤事
竣兵殺賊積銀兩應否積貯各郡不必解司其存
留三分鹽米改折銀兩原備軍士閏月支用應否
改作防海軍餉而魚課備用等銀爲數頗多應否
酌量緩急和分接濟俱一一從長計處務圖經久
無弊立爲成規覆奏施行庶軍餉有備而海防無
患矣伏乞
聖裁緣係申飭區處海防及奉
欽依兵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等因嘉靖三十三
年三月二十日本部尚書方　等具題四月初二
日奉
聖旨是

備倭記終

策議

備倭事略 鄭有光

備寇犯境百姓被殺死者幾千人流離遷徙所在村落爲之一空迄今踰月其勢益橫州縣壓壓嬰城自保淩遲延發東南列郡大有可慮即今賊在嘉定有司深閉固閉任其殺掠已非仁者之用心矣其意止欲保全倉庫城池以免罪責不知四郊既空便有剝膚之勢賊氣益盛資糧益饒并力而來孤懸一城勢不獨存此其于全軀保妻子之計亦未爲得也見今賊徒出沒羅店劉

家行江灣月浦等地方其路道皆可逆知欲乞嚴切差兵設伏相機截殺彼狃于數勝謂我不能軍往來如入無人之地出其不意可以得志古之用兵惟恐敵之不驕不貪法曰卑而驕之又曰利而誘之今賊正犯兵家之忌可襲而取也訪得吳淞所一軍素號精悍倭賊憚之呼爲白頭蟲去歲宗百戶馮百戶見倭船近城倉卒與敵爲其所殺有司不加矜恤反歸罪于二人自後人以爲戒又城壁崩圮半落海中且累年不給軍糧士皆飢疲往往乞食道路遂致新城失陷翻爲賊巢嘉定上海之勢日以孤危今乞召新城失事指揮令收還散卒許以贖罪要以厚賞俾于賊所入嘉定及往南翔等要路阻隘之處長鎗勁弩設伏以待之又新城敗散之餘所存約二百餘人人數寡少乞募沿海大姓沈濮嚴黃陸等家素能禦賊及被其素害者并合爲一專爲伏兵及往來遊擊賊自不敢近太倉嘉定松江矣且因新城之軍俟便襲擊城可復襲而有也法曰善守者守其所不攻又曰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今所謂守城者徒守于城之內而不知守于城之外惴惴然如在圍城

之中賊未至而已先自困矣畏首畏尾身其餘幾故脣亡而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夫蘇州之守不在于婁門而在于崑山太倉太倉之守不在于太倉而在于劉家港此易知也今賊掠羅店等處已甚必及南翔賊據南翔奪民船以入吳淞江一日可至葑門即蘇州危矣南過唐行則松江危矣今聞又至太倉穿山等處即常熟危矣故欲害之使不得至所以爲守也然所謂設伏爲奇兵又時出正兵相爲表裏而後可也又嘉定近海爲內地保障其縣令恇怯不知兵乞委任百姓所信向如任同知董知縣武指揮等協力上決兵事知縣備辦糧食不得從中沮撓倘有疏虞即蘇松二郡不可保矣又訪得白茆港有白茆寨劉家港有劉家港寨青浦舊有青浦寨此皆前朝撥置軍士備倭之所蓋以春夏巡哨秋冬還衛又白茆吳塘西涇劉家港甘市等處各有烟墩烽火相接以此見往日備倭之跡今疏闊如此欲以一城自固不可得也又訪得賊中海島夷洲眞正倭種不過百數其內地亡命之徒固多向亦往往有被刼掠不能自拔者近日賊搶婁塘羅店等處驅率居民挑

包其守包之人與吾民私語言是某府州縣人被賊脅從未嘗不思鄉里但已剃髮從其衣號與賊無異欲自逃去反爲州縣所殺以此只得依違苟延性命懇望官府設法招徠明以丹青生活之信務在孤弱其黨賊勢不久自當解散此古人制過盜之長策也又聞民閒不見官府出軍以爲當俟請旨須大軍之至竊見祖宗于山東淮浙閩廣沿海設立衛所鎮戍連絡每年風候調發舟師出海後又設都指揮一員統領諸衛專以備倭爲名今倭賊馮陵所在莫之誰何但見官司紛紛抽點

壯丁及原役民快皆素不教練之民驅之殺賊以致一人見殺千人自潰徒長賊氣使海外醜倭聞之皆有輕中國之心非祖宗設立沿海軍衛之意也當事者拘礙文法動以擅調官軍爲解竊伏讀大明律擅調官軍一款其暴兵卒至欲來攻襲事有警急及程途遙遠者並聽從便火速調撥軍馬乘機勦捕若寇賊滋蔓應合會捕者鄰近衛所雖非所屬亦得調發策應若不即調遣會合或不即申報上司及鄰近衛所不即發兵策應者與擅調官軍罪同此各衛自得調撥策應之明文也今

賊殺害人民搖動畿輔蘇松內地城門經月不開百姓喁喁各衛擁兵深居賊在近郊不發一矢忽以百萬生靈餌賊幸其自退豈可得哉夫以沿海之衛自足備禦今獨民兵支吾玩愒養寇及其必不可已然後請旨動調大軍夫以民兵則氣力孱弱以大軍則事體隆重是處設沿海數百萬之兵也況大軍之至吾民饜飽豺狼之腹已久矣賊聞天兵既下倏忽遁去雖貔貅百萬悵望空波徒使百姓騷然而已乞蚤爲裁處遵照大明律軍政調撥策應庶殄滅有期不煩朝廷勤調大軍實地方生靈之幸

禦倭議 前人

日本在百濟新羅東南大海中依山島以居當會稽東與儋耳相近而都于邪靡堆所謂邪馬臺也古未通中國漢建武時始遣使朝貢前世未嘗犯邊自前元于四明通互市遂因之抄掠居人而國初爲冦始甚然自宣德以後金線島之捷亦無復有至者矣今日啓戎召釁實自中國姦民冒禁闌出失于防閑事今已往追悔無及但國家威靈所及薄海內外無不臣服而蕞爾小醜

敢肆馮陵魏正始中宣武于東堂引見高麗使者以夫餘涉羅之貢不至宣武曰高麗世荷上將專制海外九夷黠虜實得征之方貢之愆責在連率故高麗世有都督遼海征東將軍領東夷中郎將之號今世朝鮮國雖無專征之任而形勢實能制之況其王素號恭順倭奴侵犯宜可以此責之不然則興兵直搗其國都繫梟其王始足以伸中國之威如前世慕容皝陳稜李勣綵定方未嘗不得志於海外而元人五龍之敗此由將帥之失使中國世世以此創艾而甘受其侮非愚之所知也顧今日財賦兵力未足及此獨可爲自守之計所謂自守者愚以爲祖宗之制沿海自山東淮浙閩廣衛所鎮絡能復舊伍則兵不煩徵調而足而都司備倭指揮使其來于海中截殺之則官不必多置提督總兵而具奈何不思復祖宗之舊而直爲此紛紛也所謂必于海中截殺之者賊在海中舟船火器皆不能敵我也又多飢之惟是上岸則不可禦矣不禦之于外海而禦之于內海不禦之于海而禦之于海口不禦之于海口而禦之于陸不禦之于陸則嬰城而已此其所出愈下也宜責

成將領嚴立條格敗賊于海者爲上功能把截海口不使登岸亦以功論賊從某港得入者把港之官必殺無赦其有司閉城坐視四郊之民肝腦塗地者同失守城池論庶人知效死而倭不能犯矣

備倭記二卷

明卜大同撰大同字吉夫秀水人嘉靖戊戌進士由刑部主事歷任湖廣按察司僉事弭蘄黃盜有功陞布政司參議又有平苗功終於福建巡海副使是編即其官福建時講求備倭之術而作也上卷分八篇曰制置曰方晝曰將領曰士卒曰烽堠曰險要曰戰舸曰邊備下卷分二篇曰奏牘曰策議所言頗簡略不足以資考核又喜徵古事尤屬空談其書本名備倭圖記原本卷首尚有海圖此本佚之遂併書名刪去圖字然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尚題備倭圖記也

檇李記

王樵　撰

王方麓檇李記　　鹽邑志林第十八帙

鄭端胤

黃岡後學樊維城彙編　後學姚士麟訂閱

劉祖鍾

嘉靖辛酉予自山東謝病歸凡十有三載萬曆甲戌再有浙西之　命浙江久不設巡撫自有倭寇始復設而溫台寧紹杭嘉邊海之郡各設兵備杭嘉湖兵備駐檇李參將駐海鹽備倭把總駐乍浦至汛期把總出哨羊山海洋則兵備參將並駐乍浦陸兵一營兵備標下中軍官領之水兵船百五

十艘分爲三枝各設水兵把總一員統之一泊澉浦黃道廟謂之上關一泊海鹽白塔港謂之中關一泊乍浦西海口謂之下關大小汛廝輪發兵船遠出羊山許山與浙東臨定直隷吳淞兵船會哨　澉浦在海鹽之西東元時通番舶之處城周九里有餘軍民雜居不及三之一人少不足以實城春汛時巡撫發標兵一枝以協守且備東西應援　秦駐山距澉浦海鹽各十八里與浙東臨觀相對白塔山大步山左右環拱舟內宛轉可避風濤　海鹽居中兩浦爲左右翼乃檇李之屏蔽也

乍浦屬年湖元時番舶萃此洪武初建城設守但孤城懸築平沙之上湯山臨城敵若據之得窺虛實城廣如澉浦軍不滿千漕運糧餉又遠糧戶不運本色　西海口舊天妃宫開浦置閘汛畢收泊戰船於此　自倭亂平三關改爲四哨白塔港爲一哨兵船九艘哨官一人領之乍浦爲一哨兵船八艘參將中軍把總領之許山爲第二層門戶立爲一哨用蒼船二艘沙船小哨船叭喇唬船共十六艘水兵把總一員領之以羊山爲第一層門戶立爲一哨用船如許山之數以備倭把總親督領

之　欲錢唐無虞當守附海之三關欲三關有備先防大海之羊許但羊山去許山一潮許山去乍浦一潮緩急難相應檇且蒼船二艘兵夫僅六十二人沙船四艘兵夫僅百人小哨等船兵夫共百九十八人以孤䑸守此恐瞭望不及倭䑸不數倘海賊有不由羊山徑入内洋者則首尾不相顧矣隆慶元年有胡參將者汛夜巡城忽見外洋大船無數此時守羊許者固不知也　倭船入寇必至下八山分䑸若東北風猛則向馬蹟西南行過韭山以犯閩廣若東南風猛則向殿前羊山過淡水門以犯蘇松若正東風猛則向大衢西行過烏沙門以犯浙江而羊山正浙直交界之處兩處兵船會哨於此倭奴因糧於我每人止帶淡水食餉乾糧數升若絕其汲運堅壁淸野使無所掠其計自窮矣　海東之國日本爲大五畿七道固倭傳言然漢史固已云百餘國矣豈古分而後併與然雖聞有王亦不能統一其衆貢者其名市者其實寇則無常視吾有間無間耳亦多吾人誘之無棲濟不來也　嘉興水兵叭喇唬船一十四艘民壯兵二百餘名於嘉興襄河一帶巡緝鹽盜汛期調發西

海口白塔港以僅遏擊之用汛畢掣回仍舊巡緝鹽盜杭嘉湖三郡河港四通鹽盜不時出沒哨船徒有巡緝之名多分數各處虛應故事一遇賊勢重大便稱衆寡難敵予至則不許分數督令合䑸定與信地某日起某止某兵分一正一奇出哨還日面詢有無盜賊曾否擒獲皆不能隱自此屢有擒獲乃知盜賊是惟不緝緝則無日不有緝惟不嚴嚴則何盜不靖　閭閻被劫止因保伍不嚴保伍若嚴盜無着跡之處彼欲劫一家謀非一旦探聽蹤跡潛伏脫退皆有處所此有可入故彼能來旣不能察之於先及盜已入門而四鄰不知知亦不救使盜得以肆劫而去遷退無虞若使一家有事比家聲鑼衆巷皆應之比門壯丁執械而俟盜敢近乎予在檇李申嚴此令境内頗靖　與巡撫論兵事日自到任以激復各將領收補到新兵驗多係四外去來無定之徒有司地隣旣不稽察縱使膂力中程武藝出色猶恐將來未必得其實用況多具數從滋坐食且兵非練土着不可人孰不知而不敢執者以臨數來必可用也竊以爲當以漸爲之必其來歷可知踪跡可保者始入選則不

必拘於土著而土著可以漸復此非梢局之有司不可也兵旣漸歸於土著而又枝訓練有方選鋒可用則艘可使自食其力而兵餉可減民力可寬矣巡撫雖從予之言而不能推行予之意但以欲兵局之海防同知仍應故事爾　錢唐江鳴跡揚子江瘖潮海鹽日止一潮瓊海潮半月東流半月西流乃隨長短星不應月桂林聖水巖子時潮上午時潮落大抵氣有翕張則潮有長落天地之有水猶人身之有血也水由氣以往來猶血循脈以流貫也時刻不爽卽一息四至之期也大小不同

卽春洪夏茲之道也日止一潮或半月東流半月西流者亦猶兩蹻之與兩手遲速大小所見不同也　乍海衛所專爲備倭例不運糧漕所之海運卽所東之臨觀諸衛自指揮莊端諸領杭州衛運船四十八艘後將蹻承平無事嘉靖三十二年倭船四十二艘突犯海鹽龍王塘攻城毀破巡撫乃查復舊制至隆慶二年廢裏湖州所復叔與本衛一十二散近日指揮姚碧以爲言巡按蕭公一時未察未及正也　浙東人習於潮性水勢俾瀕人下海卽吐涙眩暈故雖吳地亦募彼處之人且南

人懦弱彼獨勇悍散南自閩浙北及薊鎮皆募爲然人一爲兵則身不可復還於農而聚者不可復散他日未必不爲隱憂以兵而爲賊其衆不待招而聚其技不假教而精閩薊鎮南兵非能衛鋒禦虜也衛鋒禦虜仍須北兵則南兵何藉而富厚加之獨無蓄不平之憾者乎　各處水陸要害之處設敵臺所費不貲誠以事關防守而爭守之後上下全不經心多就廢壞予嘗理會及之尋以遷官不及竟也　海鹽一帶海塘外以捍海潮之入備塘拒守墩堠相望可以禦海寇之登犯塘以裏皆良田富室煙火相望所恃以爲外護者一塘而已石塘糯粥灰砌者用石方尺餘長八尺或六尺縱而疊之取海潮齧蝕不動內厚築黃土以襯之高與之齊厚必五倍之若少工力石可衝蝕潮必內侵石塘有崩土塘必壞土塘內潰石塘不散獨存余與參將閻操因論東日夫戰勇氣也勇怯在人所東此豈可以操演而得操演所以演習紀律紀律所以爲戰用也今日之操便須作眞戰用如李廣夜遇虎不知是石射之一發沒羽智威此等心力乃不枉郗試言今日布營走陣之時將有寇至

能不動乎不亂乎亂則有技擊無以用之故操演務在得其所以不亂而不在乎區區技擊之間猶鼓行陳所以操其耳目方員合教所以操其步武刀矢鎗法所以操其巧力用志不分所以操其心膽古人操其外所以操其內今人不知操其內其所以操其外者又未必知法案語言不知法之事予因言適來鎗手牌手各上臺演說一發何處見得能否須鎗牌在角始見勝負在鎗手以能中爲春在牌手以鎗不能中爲善又知射古人云步志於彀又曰育括於度技人初習射去勢直者謂之彀前今汶巢高夫其處矩其于步奮勢多高直反下彀樽之彀何以巢業彀實巫之技乎東曾服曰善　實勝以東山凡三折形如之字江流隨之故名浙江曷岐以幽此以爲其山水之清絕則一也陸至實勝衛江濱山趾道旁時有村落竹籬茅舍旁自不俗西與裏河用小舟可以盤埇而研青山不能山下平疇遠村時時見賊烟與嵐光相接人家夜戶不閉舟中擁被而兩相對忘從越中山水之佳不可名狀南充王靈聞續之會曰山形止越山有勢意

鴨雲從都山亦青境也峰勢秀絕溪澗清駛人家堰石子截湍流以作水碓自春水磨自轉甚巧一峰拔起於地高可百仞人云頂上有石池夏月嘗有蓮華吹墮云同遊者邑人諸參樊君獻科憲副鄭君文茂　浙中無隙土但田少爾然利源倍多可不資於外

備邊屯田車銃議

趙士楨 纂

藝海珠塵　子部兵家類

南匯　吳　省蘭　泉之輯

烏程　章　汝金　伯人校

備邊屯田車銃議

趙士楨纂　士楨里貫無考據是書所列世宗時人而逮事神宗者

進本

文華殿中書臣趙士楨謹奏爲恭進防邊奇器并陳末議以張國威以裕國用事臣本草茅幸際聖明承乏清切之地供奉筆硯之間分量既滿飲河榮遇復逾涯涘自宜雌伏敢望雄飛惟此狗馬竭忠酬恩之志曩蓋虞

明之心由挫抑而愈銳愈堅即著末不忍居人之後竊見歷年國家不貲之費適與帑藏匱乏相值仰屋聖心憂切宵旰臣夙夜思維究其所以乃知武事不講使然因竭心力矢志咨諏頗得總覽要領敬將所製車銃繪圖著說并抒屯田車銃二議恭進御前倘蒙用臣屯田之議每歲太倉可減百萬用臣車銃之議每歲額費可省百萬非臣創自今日臣九年之前請開天津各處之田六年之前請用神器具式恭進奉聖旨圖器著進覽這所奏該部看了來說欽此至今不行題覆近見巡撫汪應蛟奏稱天津開田有效則臣屯田之言幸驗矣

巡按楊尖科極口退敵全賴噴筒等銃臣請用神器之言幸驗矣兼之敵使入京之時臣請募南北丁壯二萬乘屯田之機訓練以防有事不行題覆卒致征調驛騷坐費太倉千萬及敵人負約議戰臣審朝鮮形勢疏請省騎用步兵部覆題不妨錢騎並用泗川之役爲騎所累致損人馬一萬七千有奇并陸續倒死官馬數萬是又足徵臣言不幸之驗大都宇內財力兵力雖與國初不同若得善於用兵用財之人悉心料理即倉卒亦易措辦惟神器一節非歲月不能造成臣感時觸衷輒敢敬申前說伏望皇上勅下戶兵工三部及都察院并協

理戎政衙門詳加會議屯田之策車銃之法如果富強有裨先從京營教習然後行之九邊如係誇詡虛無捕捉風影治臣欺誑之罪如以錢糧不敷臣見東事方起之時錦衣指揮許濟祥疏請捐銀五千以助軍餉事平尚未輸納又查先年備倭營請銀三萬營伍裁革尚有餘銀見貯府庫儘足以供一營三五千人車銃之費是又肇固神京建威消萌一大機括也爲此具本親齎奏聞

防邊車銃議

臣聞有國大事無如治民用兵以正治民以奇用兵正處常而奇處變處常易而處變難故明王英辟務以兵爲奇道非學鮮能急遽難辦講武農隙除器聚蒐至任樸貴謀技擊用術亦未嘗緣治安而諱言焉承平日久武事不講邊防則日陵月替邊餉則日增月增東隅連殞大帥西陲時肆跳梁國家之神氣何如也百姓奔命於外帑藏告竭於內國家之元氣何如也臣聞國初九邊歲額百餘萬成弘間二百餘萬世宗時從至三百萬今四百萬矣司農一歲所入僅足邊費約計奚已門東西征東援兼之黔蜀用兵約費二千餘萬八年之間通共九邊年例至六千萬是一年貢賦止供半年之

用且今兩宮幸已落成三殿又將興作南北干戈甫戢而倭奴復生覬端各邊強敵爲我寇讎者蹂踐疆土戕刈人民爲患不必言矣然有素稱恭順奉我約束者恣睢睥睨自矜我利其款而畏其變挾市挾賞歲增一歲梟戾驕橫日甚一日即其情形雖云羈縻收伏猶可寒訓至於據有富饒之地近并猛將哮雄部落結搆臣慈小歹青輩以爲聲援納我逋逃瞰我單弱賜爲輸款陰蓄異謀天幸用我華人兼姓者爲謀主此人不忘宗國未致猖獗萬一老死爲患禍不在元昊之下諺云以勢交者勢盡則疎以利合者利盡則散同類尚然況在異域無威以攝其中徒以利誘於外恃款忘備真厝火積薪之下爾試觀國家財用若此其詘邊費若彼其鉅此何以故武事不講兵制久弛軍實虧討致之也夫絕利一源用師十倍臣願今日邊臣責任在身一其心志講求戰守制馭之法反短制長因敵制勝臣願今日邊臣事權在手毋狃故常痛懲野戰非策儲自衛殺敵之器周禮理財先出後入臣願今日邊臣誠思國恩深已急公務使軍實可討夫如是則虜奚可以制敵防邊之能事畢矣臣請畢其戰守制馭之法自衛殺敵之器錄斯二者以得節省財用之故實非徇自臣之臆見勠設一

皆本之經史參之韜鈐又非弱兵黷武召禍啟釁亦不爲增兵增餉勞擾海內專用目前惟原額之兵用器加其膽勇原額之器設法加其利便足成攻心伐謀不戰屈人之術爾惟皇上賜垂聽焉從來敵強宜避其銳求掩其長斯可言戰方稱得策自古禦邊得策無如成周以兵制用車故也降而漢晉唐宋名將如衛青以武剛自衛深入絕漠馬隆用偏箱復進西涼裴行儉之制突厥薛彥卿用以拒馬破敵陽城岳飛制刀牌以禦兀朮史臨制砦陣以當撤離罕率得制馭之法神明變通發爲殺敵之器因以收其功效未有爲暴虎馮河之謀而

能成安內攘外之烈者大都易地宜車宜騎騎兵八須勝勇敢鬭馬須馳騁便捷弓欲勁以服矢欲準而疾刀欲利而輕甲欲堅而適是皆敵俗服習獨擅其長我兵所短爲今之計無如用車自衛用銃殺敵一經用車用銃俾人不得恃其勇敢馬不得逞其馳騁弓矢無所施其勁疾刀甲無所用其堅利是敵人長技盡爲我車銃所掩我則因而出我中國之長以制之凡遇人犯之時可以速戰則憑車束伍前拒以壯士卒之膽用大小銃砲險勢短節相機擊打以張軍聲伺其來鋭稍挫我之勝氣益盛再以大砲噴擊火沙火箭攢射用促兇威兇

威既促即以火銃火鎗諸器出衝車外敵馬見火必致驚亂一經散亂以騎兵用馬上火器弓矢短兵乘之倘或敵至百步內外見我陣堅遽然卻走我兵不須遠逐止以爲銃火箭坐追車上猶可殺敵於五六百步之外如未可戰以車聯爲營壁附長器重器於車上寵輕器銳器於車後敵若衝我用信砲布鐵蒺藜於車外以鳥銃藥弩更番而守治力治氣伺隙以出隙未可乘一意守定敵之老營以騎兵雜步下輕器迭相救衛隨其遊騎向往使不得分掠掠則架望樓於營內以遠器邀擊坐纛標竿用奪敵人之氣夜則以火箭火毬擾其營帳使人馬不得休息其性本而不耐其馬不宜內地水草求戰不得肆掠不能然後設法以致之多方以誤之此兵家制馭四裔要機但邊臣未之思耳昔晁錯謂下馬步闘中國長技衛之以車有所憑藉得以盡其所長似與徒步者異矣射疎及遠中國長往以鳥銃爲射疎及遠之具似與弓弩有加矣矛鋋戈戟中國長技鎗鏈蓋之以火似與騎昔戈戟有加矣此皆粗淺易知易見絕無微妙玄遠之機足資觀聽究其實則有不神之神在焉臣見孫子論兵惟言情而不及性夫趨避會談及然亦僅止中國今誠能揣摩虜庭八裔之性參酌彼已

強弱之由損益器具利鈍之節除器以時訓練以法上下相信人器相習日惟閉關鎖之以靜敵人聞之自當寒心落膽尚敢萌狂逞之念哉消兵減餉當慮士卒鼓噪省騎用車亦慮馬能鼓噪乎馬既價多歲有草料之費病死餓死跑死射死之患邊軍時有喂養之勞賠補之累車爲有腳之城不秣之馬省費無患用之三年各邊馬價草料可以漸減強半兼之兵精可以用寡用寡則邊費不待撙節而自省此爲理財理出之法數年之後府庫自然充實不惟國家神氣爲之益張即元氣亦因之轉王矣若夫車銃功效不必遠稽前代故實自弘

正以至于今上下百年之內耳目聞見最真者文臣如余子俊曾銑武臣如郭登周尚文俱各以車自衛以銃殺敵嘉靖間大同右衛聚敵十萬結聚不散者三月督臣楊博用廢閉老將尚表之策馬步僅足九千以火器布列車上更番而進三日圍解近年右屯衛一銃退敵竟保危城七里沙灘之戰以車翼銃南北馬步萬餘當敵數萬先幾探騎再殺其酋竟自退遁朝鮮撤回之兵留防義州者不滿千人戕斧破鈌身無片甲遇敵萬餘倖薄城下以火器更番擊打醜類被傷者以千計不敢逼人而走延綏報捷之家苟非降倭鳥銃打傷酋首其

流毒又不知何若由此而觀即無餉省財用之機車與鳥銃目前亦宜亟亟講究兄兵可強而國可富各邊之寇足以坐制乃竟漫然視之可乎祖宗典制屯營之設神樞以車神機以銃世遠人亡事廢法弛追遡厥初未嘗不重也比者都御史溫純著有利器圖解總督邢玠一見茲書即露章極稱火器制敵之便緣玠白首行間洞悉箇中器具兼之提兵異域有鑑倭奴鳥銃非無所試而云然者臣又伏思因循積玩之後泄泄風靡之時俱致患至國幸能知思患預防深信火器之利者惟純與玠耳即有[illegible]樞筦主持於內總督撫臣鼓舞於外

非藉皇上大奮乾斷昭示風勵一齊衆楚誰肯以身狥國久稽邊庭任怨任勞延此轉危爲安之策哉然又有援房琯自誤因噎以折人之言車戰者殊不知有治人而無治法有必勝之將而無必勝之民若指拘局原非英雄才略之輩兼值事把倉卒以不教之車徒當謀定之勁敵初鮮勝機於車何尤自古及今以車致勝者屈指十常八九取敗者不過十之一二柰何不以丈人長子自命惟以僨師敗將自處歲祿承平日久天性委靡于逸樂心機拘泥于宴安明知古人用兵之害不知因害求利善可師不善可資此機一轉勝算操之掌中三

邊肯夜用師萬倍頁有以也又有謂京營薊鎮之車具在畢竟無用臣愚以爲造車者必知運用之法斯輕重得宜致遠不泥用車者必知造作之故斯利害洞然臨事無患造之於不知車制之官付之於不能用車之將是兩無當矣大槩用兵尙變制器求宜呂望扶胥衝突未嘗不利也井田既廢秦人易爲小戎衛青武剛致遠未嘗不便也目險轉戰馬隆倣爲偏箱即三將軍諸大砲長爲陷陣利器祇緣用之不得其法時有迸炸之患幾致廢棄如欲車銃之制傳之百世無弊用之九邊俱宜車須求合地利險易之形戰守進止之節銃明陰陽相勝之機五行相克之理立畫一之法定經久之規設置科條時常講究眞宗社億萬年之勝算疆場千百世之金湯矣議者又有謂敵騎飄忽難定車恐備左不能顧右防後必致遺前似非完策不若鐵騎爲便臣愚以爲楊素廢車專鬬誰不壯之自衛攻人之旨臣亦有解於中者竊矣祇緣各邊防敵甚屬用騎未聞殺伐用張時見兵備告急數年已來太僕不足那借太僕太僕難支搜括各省各省既虛動及老庫夫宇內物力十七竭於防邊求省防邊之費又欲士伍無譁稍令寬平運謀必不外車戰之法況今日之車附以鳥銃進攻退繳

器自如陷陣退圍危難不畏其縱橫馳騁闖闘張弛之神妙異時變誠能隨時變通二事迭相爲用儘足爲目前省費之煤鉄有楊素之流樹旋九塞然後盡廢車徒火器專用鐵騎未爲晚也先朝余郭諸臣所用不過舊日之器近日退敵亦不過日本鳥銃若臣所製較舊器則數倍其利較倭銃則便利倍之緣臣得之祕傳參之戚繼正之素經戰陣之人南北戰守俱宜晝夜陰晴可用有奇正備于一器有遠近盡可制人分之則循環無端合之則猛烈具足啟二儀八卦之機發五兵未盡之利然臣輒敢自信者蓋有見於蓄山甚畫衛之流不過巧能穿楊力透七札遂足稱雄一時顯名千古茲器洞甲十有餘重無異拉朽命中數百步之外直似承蜩誠能行臣之言數月之後穿楊透札之士求千得千欲萬得萬萬人之中挽弓二石者今求一二尚難其人付以新製之弩强挺二石者萬人可得數千器具俱在有目共見奴非淬鍊鍛於百端納神奇於紙上謹於萬曆二十五年條上用兵八害內及番銃製兵部覆題令京營其式轉送工部製造奉聖旨是京營無式臣敢捐貲遣銃四樣於二十六年五月內具本齎進奉聖旨關部著遵照所存該部行了來說欽此至今未經題覆或者

疑臣假此以赴功名之會其言未必可信殊不知臣之慨誠原爲目前財用詘之邊情緊要非此器不足以制勝倘陛下試觀方今之世受國厚恩者人誰不愛其家不惜其財乃臣以一生辛勤耕鑿之餘千金坐散而不顧人誰不愛其身不惜其力乃臣以蒲柳孱弱之軀備極勞苦藝成傾恆窮年而別郵臣非病狂喪心作此無益又非素封之家借博名高臣何苦乃爾緣臣自有真知灼見累驗於前兼之狗馬報主赤心又不囘離擬畢瑣陳議君臣大義之徒自方拊抑減其堅鋭惟易茲務仰覓皇上宵旰之憂用竭臣衛結分義臣行年五十閱世頗深豈不自揣貴將拘於時勢建樹限於耿衰徒恃區區一技之長憑藉忠義望今人以古消哉臣雖至愚必不敢懷妄想也敬將續製諸器具本恭進伏乞皇上軫念老庸不禁掉闘之漫太僕難事滿局之實公私交困時事可虞惟得器可致兵强兵强斯望國富國富庶百姓得獲休養國家億萬年靈長之盛是在陛下採納轉移之間宗社幸甚蒼赤幸甚臣趙士楨謹議

國家所費最鉅者有三宗藩漕糧九邊額餉漕河歲修天潢日就繁衍宗祿百倍往日矣邊備日弛軍實蕩訂額餉亦數倍往日矣自去年河決歸德直走蕭碭泗沿天之勢莫舊通陵運道爲極歲修今年又不

增于舊許兼之三殿典作種種不疑之費雙蹶相望漫無紀極稽今桑孔持籌似難爲力冷局么麼不肖真灼之見敢爲大言以發冒觀聽乎然搢紳大夫尤宜憂我夫天地泰寧國步惟康士大夫坐享昇平之樂遊崇高廟貲延奕葉橫玉擁金乘軒列鼎其安富尊榮皆士楨一蒞夢想不到之境竭心力以盡狗馬願主分義更何覬覦而云然哉試觀楨自供奉局廠以來歷袍櫃觴一官廿年不移計積資將從大夫之後尚須二十餘年遲想此時簪笠冠裳泉臺人世具未可卜若欲自食其報何不以傳鑄賜金並我耕鑿所獲求田問舍美食鮮衣聊復爾爾以終我天年亡慼快也萬一不加見究或謂是夫也何工於謀人而拙於謀己況勢決江河將溢皆是天實爲之謂之何哉楨自宜九頓受教惟藻如調位卑言高效顰甚組謀之不臧無當於用是賢豪長者是與國爲仇以自貽伊戚後日之難何足阻抑士楨又何得爲楨優爲乎

倭情屯田議

趙士楨撰

倭情屯田議

趙士楨撰

南匯 吳省蘭 泉之輯
德清 車寘英 錫齡校

臣竊聞懷憂天者誠爲過計安處堂者未必忠謀戎心
復生禍胎已結所貴老成謀國燭其搆鬥之機於將發
未發之先戢其既定之用於非有非無之頃微妙圓通
端倪莫測庶幾應變不窮臨事無患耳比來朝鮮賊情
之報使還然張皇其說是斷鎮靜有妨中國尊大非體

也苟悠悠泄泄凝然不問是爲自愚自困非策也兵法
無約請和爲謀倭奴今日情形謀耶非謀耶壬辰許儀
厚朱君旺之報猶可爲今日炯鑑者前事既誤後事豈
容再誤哉謹備前件以備採擇一曰察賊情以防先事
曰歷夫賊情者賊之胸我邀我期以快其兇逆彼既蓄
謀甚狡我則爲慮宜周若以易心視之將來之患有不
可勝言焉倭奴舍浙直財帛之藪舉力朝鮮蓋欲窺其
擄天逆命之圖殊非時變鼠竊狗偷可比向日中外臣
工言之詳矣浙直沿海春夏防汛山東遼左特有外藩
朝鮮析而爲籬則寥寥示平歲倭風汛方能內犯塞東

則無時不汛無時不防一歲之間永無休息之日諸臣
亦曾籌其大略矣至於倭之所以戀戀不舍朝鮮之故
談時事者畢竟不能了了致聽者亦因之不得洞然於
此中爲臣聞倭自本國坑谷鷂哥峪開洋以至浙直福
建雖云旬日可到一皆茫茫大洋之中隨波逐流程不
能計縱脫風濤之厄難絕飄泊星散抵岸未嘗成粽賊
勢因亦單弱入犯船隻俱各盤泊外島彼此招邀方敢
闖入內港文皇帝洞悉其故遂割附近島嶼耕膄水田
數百萬一歲租稅十餘萬盡徙島民而墟其地俾倭無
糧可因泊久食絕則夥伴不齊亦不得不入內港氣息

勢孤易於撲滅遂使海氛消息者百有餘年實由文皇
帝神聖搆斷百年之間捐棄數千萬金租稅以成永賴
之功皇祖之朝乃我中國奸人連逃近島勾引倭奴以
張聲勢便肆搶掠倭原無心內犯平酋在日深知南中
形勢不便大舉因而畢力朝鮮自南柯厓下船以至伊
岐島由伊岐而抵對馬島對馬島竟到釜山雖云大海
之中海面相望至多不過三四百里風波之險易避又
可計程渡兵頓兵釜山糧食朝鮮既并朝鮮然後合朝
鮮之勢窺我內地此平酋在日成算也朝鮮至有昔年
之禍實由當時輕棄對馬島責倭就近耕種有以啟之
以我中國之視朝鮮猶朝鮮之視對馬島耳輿言至此
前議之士誰不寒心推之山東遼左無險可憑無險可
守盈盈一水之間較向日南中與倭十倍其近而形勢
又十倍其易陛下試看今日兵力財力與國初何若文
皇帝於遠而有險可據倭不能大舉者更求遠之今日
近而無險可恃偵探難施者酋既逝秀吉故智狡謀
已露可不預爲之所哉臣又憶萬歷二十四年倭奴兵
薄暨甸朝議紛糾有引先朝舊例謂防敵宜周防倭可
緩者臣謂祖宗之朝防敵固周於防倭敵止一牆之隔
故防之宜周倭在海外因而稍緩倘先朝即在朝鮮陸

路可通聖謨不應如是疎略敵之入犯防其秋高馬肥
歲有常期易於偵探倭奴全不使馬一有陸路是前所
謂一歲永無休息之期況倭敵性情原有異同敵驍悍
而性粗莽人馬俱各不宜內地水土入犯之時難於持
久倭奴火食屋居堅耐而性狡猾中國水土似與相宜
既能持久輕身步行又便深入況九邊之敵各有頭目
不相統攝即強而勢甚渙倭奴閫有專主洲島相維號
令齊一其勢常合二者提而較之粗莽勢渙即大易制
堅耐勢合雖小難防而況轉生成性戰死爲榮者所遇
時勢既異情形不同執以議兵易易視之寧非趙括徒
能讀父書哉又有謂倭奴近日原爲對馬地狹欲我引
鮮聚帛請和乃其本心噫嘻倭奴向破朝鮮直如拉朽
若非皇上震怒陳師鞠旅相持七年適倭內變不能留
處則檀君箕子故封已非李氏所有今日天戈既戢倭
奴何憚而欲求請平於必不能勝已之朝鮮哉得隴望
蜀人心之常倭奴既能洸滔天洪濤吞并朝鮮又何憚
不敢跨鴨綠衣帶之水竊兵內地遼左山東曾有金城
湯池稱亘海上耶大都用兵以小抗大全謀恐入誤入
彼其自做方求得志臣觀數年之間我爲備則彼講款
我不備則負約狂逞乞款修好之使無歲不有乃盜爲

作祟之倭去朝鮮即尋閩廣浙直亦無虛歲是愚我誤
我之情亦甚彰彰昭著何乃信之尚欲自誤自愚爲也
有謂倭奴果有逆謀何不由對馬伊岐長門諸島揚帆
竟趨山東爲便臣計賊以釜山爲之外家鼓行而前則
步步爲營在在設險可攻可守進退自由所謂得尺則
尺得寸則寸直趨山東一不得志何能全衆歸國此倭
寧爲遲巧不爲速拙知兵而不泥於用不肯行險萬全
之謀也臣聞李光弼有云戰爭之日尺地寸土不可輕
棄蕞爾得者咸威失者阻氣苟信請和之說不逆其詐
萬一朝鮮被襲則船寄堅冰輪車局齒衣袽之戒徹桑

之圖不可不加意熟思也二曰因本俱以行事自因
夫朝鮮不可輕棄如彼今日城中之空虛又如此必欲
何斯可爲之完策哉臣聞長者有云國非農不富兵無
農不食衛聰守內自東征西討搜括驛騷之後百物彫
耗閭閻蕭索然財非天降地鮮日湧更有何術可以致
之惟有求之於農斯上焉不虧官帑下焉不困民生是
以漢中留屯諸葛坐制許下田成梟雄自屈此古昔屯
田之效也于今之計無如召募南北丁壯議屯遼左永
平天津登萊沿海拋荒地土春夏資其耕耘秋冬教其
技擊各處之地不下數百萬頃屯田一行歲入之租亦

可百萬加海氛震鄰則藉此以爲東援之資幸而桴鼓
息警則以此租歸并太倉各處之田今年收租十萬明
年漕糧可以省運十萬十萬米外尚可得銀十萬收租
百萬百萬米外即可得銀百萬漕糧既行折色輕齎脚
價可以盡行不用照數類解京師儘足以供各邊一鎮
可萬之費○南直浙江湖廣江西糧米除自本地起運至太倉支納每石米價脚費通計有至三兩四五錢一石者有三兩六七錢一石者屯田有米備足太倉漕糧之數南中起運漕糧支年行文各處米價稷費脚價每在人令解銀二兩則常數酒糧之外又可出銀百萬若以三兩六七錢計之不但劉甚之上隨餘有萬民間又背受百餘萬之患算及於此不惟將藏充實京南民力亦可少匯矣糧既不運漕船歲可省夫下餘發只此船價其年亦有數萬朝不可爲充實太倉之資乎壅財者身家全重無心遠圖止計目前便覺難處若官爲圖建久長之策不辭勞怨又何財用不足爲可慮哉○何煩紛紜開倒變
亂典制褻朝廷名器爲也是甚國家固本民圖又非區
區保護滿離而已○渺廣部論中地關民豹不至盡貢東南轉輸可自足食我朝都燕全賴運道爲梗尤宜永溝未究一旦正數年之開創山後各處欲令復歸版圖直擾虧呼孜潤耳○
沿海官地山東遼左無論此舉一闢言如寶坻東安
豐潤玉田燕之督亢地也秦人垂涎於此其地古昔最
稱肥饒祇緣五代淪於外國人不知耕稼遂使草木
榛榛鹿豕猛獸百餘年元末學士虞集亦曾議及
屯田以足元京之食適在季世不能終事屯墾遺址依
然可尋則此地屯田之議不特起於今日亦明甚矣二

祖之制遼烽息警成弘之間天下殷富無庸議及於此
皇上初年兩經題請舉行旋被破壞者非由地難屯種
祿舉行之初未究竊害屯政之故使奸人豪右得以
簧鼓阻撓總督張佳胤巡撫張國彥兵備顧養謙之闕
舉也玉田豐潤已漸就緒未及議興水利三臣俱各遷
轉接管兵備朱衣既憤不得保薦乃碩養謙特舉希將
朱先善後而先又慮不得脫身適值邊口水發堤岸坍
塌壩場蕩二朱倡言於上本地豪右希佔熟田者乘
機流謗於下遂使三臣數年垂成之功廢於一旦使三
臣再留二年議及水利即使再加二朱數人又何能從
中撓事哉昔年成熟水田爲豪右霸佔者至今耕種尚
可按籍而考原任水田千總陳鑅言之甚悉即此又足
爲經久屯種左驗矣纔是則有徐貞明開墾水田之議
貞明儒者不知南北土壤異性耕稼異法即民間成熟
旱田亦強改開水田民心不服議論蜂起坐致不終其
事良由狃於一偏之見害之也使當時相其流泉度其
土脈水田旱田並舉南人北人互用因地之宜從人之
便月開一月年拓一年三事就緒之後廣畜牧事蠶桑
求魚鹽之利至今十有餘年則北直山東沿海千有餘
里之地物產之饒當不讓江南矣○右議不必言加上實則覓選責產費

事變荒之頻三十年前一帶米俱由中今本處所出肥美轉勝其餘可勤耕矣○江南得稱財
賦之藪者祇因民間而勤使地無遺利人無遺力有以
致之耳天下之地原無同異也臣又聞當時此中有司
極力左袒奸民阻壞屯政其故緣拋荒地土甚多奸民
往往向有司請佃荒地每地一頃每歲納銀一兩名爲
一頃實佔數頃不行耕種惟圖茅葦之利有司每歲佃
出百頃則有百金數百頃則獲數百金以充囊橐民出
一兩則有數金之利足以肥家然不稼不穡者公家荒
蕪之田于藝者子孫富貴之計此有司所以左袒
奸民專負朝廷而無顧忌良以此耳又見遊宦人士聽

信情農奸民之言力稱城土不宜五穀沙土不便犂鋤
臣謂城土沙土不過十之一二窪下水田高燥旱地十
居八九祇緣此地自晉唐已從屬中國之日少在外裔
之日多天幸高皇帝一洗夙羶使百姓重覩日月然民
爲所化無心農業習久成性牢不可破呼之飲博俠遊
則慾心勃勃驅之力作耕耨則愁聲洶洶大都五穀由
人樹藝地靡自生官忠民勤立見荊棘變爲禾黍官庸
民嬾自然膏腴化作瘠磽臣見涿州房山良鄉諸處沿
山臨水之地廿年之前晴日草萊滿目風起黃沙撲面
近因流寓南人開成水田秋冬則疆場翼翼春夏則黍

苗芃芃蜿然改觀彷彿澤國遼東則原任兵備楊鎬因
鴨綠夾江洲渚甚多募民開墾每年收穀數萬東援之
時亦曾資此充餉巡撫李化龍爲鎬題請加銜山東則
滕縣原任知縣趙邦清開渠旱田三千餘頃每畝一年
僅徵子粒數升每歲得租五六千石數年之間積穀十
有餘萬官民兩受其利滕縣開荒事宜可考兼之近日
巡撫汪應蛟奏稱天津新田成熟率旨著實舉行即此
數處獨非北方之地乎又獨不可爲開墾標的乎此舉
有利國家甚大又非一時之利實國家千萬年之利既
爲千萬年之利必得傳之千萬年無弊方稱爲國忠謀
臣見常人之情可與樂成難與慮始必得仿效兩漢故
事設立專官請命實心任事視國如家大臣一員提綱
挈領於上文武將吏分猷於下文官如事則鄉遂畫界
理辦尺籍清查錢糧收徵子粒武官則部署兵農督率
力作農隙則鼓舞訓練此古人寓兵於農遺意實今日
濟變防患之上策也加謂目今公私交困開墾子種之
資無從措處臣見原管順天各處七十二衛屯務指揮
高愼行揭稱各屯年前遺有屯糧四萬餘石每歲春放
秋收屯軍甚獨受累若將此擬變賣約可得三萬金更
將屯軍免其民差罷其餘丁以開旱田又可省安家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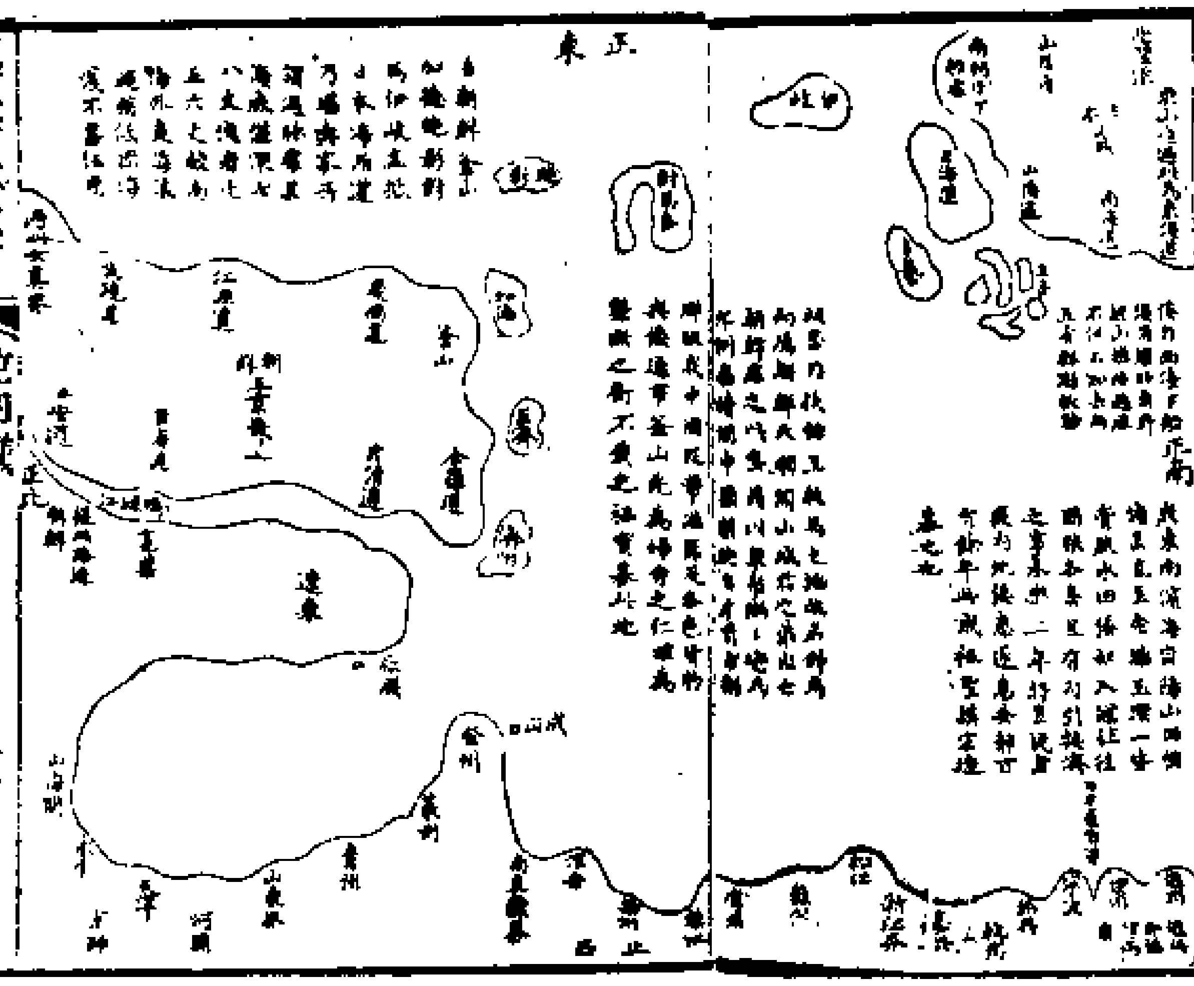
種之費又見山西武舉楊淳言其本衛直隸寧山衛屯糧銀兩例解大名府收貯除歷年有司賑濟公用註銷外尚有二萬餘兩此銀原屬屯田察院似難妄擬那借但以朝廷餘閒之銀集朝廷之事原非兩家以屯田所得予粒接濟開屯又非二事屯田御史必無爭執之理即此二項似足先充始事資本然後陸續措處舉行之日不免用千把總百總等官臣見年前募兵之時此輩欲求効用紛紛請托不若明開事例千總納公費予種銀百兩把總六十兩百總三十兩俱各題給冠帶田成之日量行分給田畝以為養廉之需或有才能卓異超出倫類者照例保薦擢用明懸賞格加意招徠附近富人四外富商悉其開墾許其立籍居上者不急近功為下者毋見小利三年之後坐觀富強本根以固藩服可保既無張皇之形而有戡定之實即十家庚而百秀賴又何能為我東隅患哉夫賊情既得兵食既足必得勝任之人將卒節制方稱帝王萬全之師臣聞日中無全牛斯能以有間入無間恢恢乎迎刃而解兵事兵機畢竟臨時當事當機何能了了伏望皇上撥敕樞筦大臣趁此閒暇寬緩延攬務使我之精鑑炯然不眩將之才品洞然盡得然後臨事付以節鉞不從中制何致損失

天朝威重虛耗宇內物力倘或不戒前車猶然以軍旅為戲局外者因紙上以談兵事內者據夢境以報捷沙泥金錢草菅生命又奚為字小龢鄰攘外以尊內哉

中國朝鮮日本形勢圖略 有引

臣觀邇來海內縉紳士庶談東事者靡不謂狡倭盜邊之路南易而北難殊不知百年之前朝鮮強盛足以抗倭是我之外藩一何固也在中國又有平江伯陳瑄運糧於琉球海上出洋千里逐北追奔數千餘里直至朝鮮界上燔燬沉溺幾無噍類廣寧佟化劉江望海窩之戰倭奴精銳數千一時駢首就戮竟使片帆不返是內之威靈氣焰又何盛也朝鮮積弱於章句繼以效顰流連光景淫靡政事蓋觴以至荒淫沉湎陵夷濁亂召此版蕩播遷之禍苟者奄奄僅息不能復振是我藩籬盡撤矣兼之世遠人亡陳劉二臣之威名亦既湮沒無聞矣數年用兵將之才略兵之技能器之利鈍倭更知之審矣縱使原無大志亦當狡焉生心北來海道之易已備議中又非南中春分以後海中東高西低須頭來順去逆秋分以後西高東低退頭去頓來逆一歲風汛有當防不防之期常時度勢難易情形臣知之甚明見之甚真既殫末議復繪圖略如左罔顧嫌怨甘犯忌諱惟不

忍見此耽延推諉苟安目前任遺難制之敵於君父釀成後日之憂而不顧惟皇上俯賜詳覽羅揚幸甚藩服幸甚



狡倭入寇之道鄭若曾籌海圖編亦云詳矣臣綠茲書成於世廟季年東北朝鮮之路似乎闕略謹按此路不候風汛順逆惟懸潮汐往來較我東南十百其易臣特表而出之今數端前矣必得廣在目中方能決勝千里有安攘之寄者宜為因時轉圜之圖無作刻舟求劍之策斯狡謀可伐否則倉猝之着難免千里之謬倘謂倭強難制臣謂漢人有言匈奴不足當中國大縣倭奴亦然祗緣醜類生長金革兵民不分倭奴專尚刀銃虜人專重騎射刀銃騎射精工可以結歡酋長推重部落獵取富貴猶吾中國士人之習舉業舉業見售便可高出當世並致青雲建樹勛伐等耳安得其人不驍勁於吾人哉推類至此當軸秉樞倘肯移謀身之心以之謀國驟為幹旋之機文事與武事交重使熟韜斯士規走功名之會者亦各文藝與武藝兼習即不能兼而有之似當求青衿恢經國之具兜宜有干城之才者方克贊襄我中國之強百倍醜類矣何但禦之邊塞防之海濱即囊括沙漠吞吸滄溟自有其人特不屑耳又何難制為患哉臣趙士楨謹駁

江防總論

姜宸英撰

江防總論

清 翰林院編修姜宸英譔

岷江會眾川之流出峽而後滔滔東下然其勢猶未極盛也至過江陵則漢江統西北之水而楚鄂諸洞庭合西南之水而出岳陽又經黃蘄而向潯陽則彭蠡會饒徽贛袁諸方數千里之水以南出湖口東北納淮南之眾流淮宣潤之陂澤所受天下水幾十之四五自九江以下兩岸南北涯涘無際汊港縱橫故小則漁徒鹽戶出沒藏奸大則巨盜之揚帆鼓棹挾風濤而負固者不

可謂何也明制用都御史設操江署于應天府之新江口十起九江府之南湖汛下至南直圌山三江會口一千五百餘里以時分班操練水師又設南北兩巡撫兼理兵務操臣任江中撫臣督岸上互為策應而兩御史巡閱之于是取民間之少壯充弓兵巡司保任聯結制姦人無所得出入洲渚港浦步步設備營柵相望櫛比而綢密矣

本朝定鼎初設操江駐池州改駐安慶康熙元年始議撤巡江兩御史裁操江而以其職并轄之于總督都御史規制稍變焉臣謹按古之有事于江者未有不因江之利者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夫長江固天下之至險也而亦有國者之所恃以為守也徒知其害而不知其利因用之以取勝豈謂善識時勢者哉然而有南北之分勢有刱業之大勢有一統之全勢所謂南北之分勢若孫吳東晉五代及後唐南宋是也時則以金陵為居重以上流為控扼以全蜀為根抵蓋由京口而至秣陵是為長江之險自武昌而至江陵是為荊湖之險守長江者以兩淮守荊湖者以襄漢南宋李綱論守備

之宜請于淮東西及荊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裨進守支郡上遊下接自為防守其說偉矣南唐提湖淮把淺之戍周師得以深入楊行密與朱溫亟戰于淮上溫不敢渡江而楊氏遂能以淮安一隅與中原抗此則淮江相為唇齒之效也晉羊祜據襄陽險要闢建五城紿吳人罷守石城杜預以收江南之捷晉陶侃取襄陽命桓宣守之而趙人不敢越漢沔以取荊此則襄陽與荊湖相為唇齒之效也然而根抵尤在于蜀者江之所從出也我不得蜀則長江之險與敵共之矣晉之滅吳隋之平陳元之蹙宋皆先取蜀而後舉兵隨之其已事也蜀與午南渡未嘗得蜀而得晏安江表數十年無西顧之憂者以蜀之未與中原通也苻堅既克漢中復平蜀遂令人預備舟師于蜀將以入寇于是蜀漢為軍順流而下幽冀之眾至于彭城使其不輕身先進徐以待東西萬里之師水陸俱下以壓區區之江左豈有幸哉故蜀固而後襄漢得為荊湖之藩蔽荊湖守而後兩淮得為金陵之門戶此偏安之勢然也宋之取江南也所出之道一（荊南）此沿江而下之師也晉之取吳也

學海類編 三 事功

所出之道六（滁中 江西 武昌 夏口 江陵 益州）而沿江之道五隋之取陳也所出之道八（六合 襄陽 永安 江陵 蘄春 廬江 廣陵 南海）而沿江之道四元之取宋也所出之道二（淮南 襄陽）而沿江之道一則上流之勝勢斷可識矣獨明太祖起兵淮甸日決勝于吳楚之閒其始由和州渡采石取集慶尋取京口以斷張士誠絕江之路既而陳友諒襲太平犯龍江不與之爭于境內乃溯流直上而西遏之于鄱陽進兵武昌而東南大定矣此所謂因江之利而善用之以取勝者開刱之盛業帝王之極功也至于承平已久風波恬息掠舞長策之士無所得騁其視長江衣帶固漁人舟子之所以泳游而玩狎之者也然而備又不可以不預也昔吳紀涉之對魏主曰江自西陵以至江都七千五百里疆界雖遠而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處猶人身七尺之軀靡不受患其護風寒者亦數處耳彼所為數處者不過西陵荊州九江采石京口迫江諸險要而已此特就其國言之也若夫有天下者則其風寒之所當護者又有大于此者焉試以明事徵之正德閒劉齊之寇泝流上至九江又下南京往來者三如入無人之境然其始亂

則近畿也其末也賊張獻忠由黃州團風鎮飛渡武昌陷省會全楚魚爛同時羣盜豕突池和廬鳳悉罹焚掠烽火照于江南然皆秦豫來也如是病有所從起患有所必備雖七千五百里之外孰非吾一體之所當護者乎而況即此七千五百里中水陸之路斜汊支港傍溪曲徑綿處成險雖節節分營而于各營之中又自有其護風寒者其規模既廣其布置宜密故善為防者必合天下之全勢而計之務使遠邇聲息貫若一體之相周流聯屬而不致有一旦猝然不可救之患而已此在一

惘偶安者苦于掣肘而若有所不及爲今舉天下之大
唯吾所欲爲之而不致有猝然不可拔之患者非萬世
一時哉故曰有一統之全勢者此也我
朝撥亂之餘功令一新所遣將軍都統以下星列棊布
于荊州江甯京口諸重鎭奇兵遊兵巡江諸營或守禦
非常或往來探偵千里之遙縱若呼吸隔江南北若運
指臂以故比年以來滇黔兩廣外暨九眞日南珠璣孔
翠異香文犀嗣龍寶蠙之貢浮江而入河者若過于枕
席之上巴蜀之名材荊楚之秔稻連檣接艫輸于天府

散給兵越者若戢諸左腋之下可不謂盛烈哉然而芟
鋤萌芽堵塞罅漏圖大于其細制近于其遠者之法一
定而天下之變日出而不窮甚不得以太平無事而忽
之也明矣臣謹按明制江防與泉宋鈔略微有不同者
事請以後懲于倭患江防與海防相爲表裏者也江自
京口金焦起下與海接爲第一重門戶外泛于廖角觜
營前沙南北相對則爲入江第二重門戶也江南以及
通泰之呂四場掘港諸處與海相通者在在皆所經畫
凡以防江卽以防海此其所以視前代加重而我
皇上於今海氛既靖之後猶不能無加意于門戶之守
者明主之慮周乎天下誠非前代帝王所能及也舊制
操江洪武朝選故有江防要覽諸書後吳時來作江防考
王篆纘輯之
本朝順治間操江臣李日芃具有成書皆略載當時現
行事例而已不及有所證明臣今紀自明世以及
本朝設官各汛要害參伍古今備志沿革而于大江源
委亦詳著于篇

江防總論一卷海防總論一卷
國朝姜宸英撰宸英字西溟慈谿人康熙丁丑進士
官翰林院編修己卯充順天鄉試副考官爲正考
官修撰李蟠所累逮問蟠遣戍宸英卒於獄是二
書載曹溶學海類編中各冠總論於前而條繫其
形勢之略於後題曰附錄案江防論末稱依海道
所經自廣東西路始福建浙江江南登萊天津衞
遼陽以次及之又括海所經各省郡縣自爲一
卷與論後所附錄全不相應又與其沿海山河寇

蹤入犯分合日本輿地皆有圖今亦無圖知曹溶
刪節其文非宸英之原帙也

海防總論

姜宸英撰

海防總論

清　翰林院編修姜宸英譔

國家混一區宇聲教覃被汔于無垠唯是東南緒波而
州者千餘里一二狂孽弄兵島嶼烽烟時接吳越閩至
不得安枕而寢
皇帝御宇之十八載神謀潛運削平反側從彊吏請以
次用兵于臺灣樓船直指繫組待命厥角稽首恐後遂
略定其地
天子乃按輿圖置一府三縣設之官府綏輯之易鱗介

爲衣裳于是依島之國爲我邊界海關出日罔不率俾
皇哉振古無前之偉烈雖詩書所載何以加茲先是海
寇鄭成功盤踞金門廈門剽奪臺灣居之遊船入犯
飄忽南北軍吏苦于奔命康熙初廷議以爲徙民內地
寇無所掠食勢將自困遂悉徙粵閩江浙山東鎮戍之
在界外者賊計果絀降者接踵二年立定界椿連歲遣
官巡閱邊海諸郡縣八年有
詔稍展縱民得採捕近海十三年成功子經承閩叛藩
居漳泉
王師收剿寇遁[illegible]臣再修邊備而海壇金廈復置戍兵
矣十九年六月福建督撫臣議處投誠之衆奏請給還
民界外田地以無主者俾之耕種且曰方今海外要地
已設提督總兵大臣鎮守是官兵在外而投誠在內計
可萬全無虞
詔許之閩界始稍稍開復二十三年五月克臺灣十月
兵部議請各省開界得
旨江南浙江福建廣東沿海田地可給民耕種請要地
防守事宜其擇大臣往視焉乃以工部侍郎金世鑑都

御史呀思哈往江南浙江吏部侍郎杜臻內閣學士石
柱往福建廣東
上面諭遣之許以便宜設防守事竣奏聞世鑑等往會
督撫巡視遂盡復所棄地與民各就地險易撥置兵戍
疏上
報可自是沿海內徙衛所巡司墩臺烽堠寨堡關隘皆
改設于外略如明初之制民內有耕桑之樂外有魚鹽
之資商船交于四省徧于占城暹羅眞臘滿剌加浡泥
荷蘭呂宋日本蘇祿琉球諸國仍設榷關四于廣東島
門福建漳州府浙江寧波府江南雲臺山置吏以蒞之
使泉貨流通則奸萌自息此上策也而諸番綴耳雕脚
之倫貫領橫裙之衆莫不絫譯款貢叩關蒲伏請命下
吏凡藏山隱谷方物瓌寶可效之珍畢致闕下輸積于
內府于是
恩貸之詔日下德澤汪濊耄倪歡忭詡見太平可謂極
一時之盛然而帆檣接于內地則盜賊生心互市通于
外國則狡謀思逞此前代已事始未嘗不警戒而後稍
弛防患輒中之宜

皇上之惓惓南顧處此至重也始明太祖吳元年用浙
江行省平章李文忠言調兵戍海鹽海寧各州縣洪武
二年命參政朱亮祖副平章廖永忠取廣東遂命亮祖
鎮守建置衛所七年詔以靖海侯吳禎爲總兵都督僉
事于顯副之領江陰廣洋橫海水軍四衛舟師出海巡
哨所統京衛及太倉杭州溫台明福建漳泉廣東潮州
諸衛官軍悉聽節制事權專而責亦甚重矣十七年起
信國公湯和于家使巡視浙江福建沿海城池和至浙
則建議北起乍浦南迄浦門縈迴二千里設九衛五
十九城及諸所巡司民丁四調一爲戍兵是年江夏侯
周德興亦築福建海上十六城置巡司四十有五按籍
練民兵十餘萬戍鼓海衛二十七年勅都督僉事商暠
巡視兩浙城隍簡閱軍士又命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
吳傑練兵海上時廣東都指揮同知花茂上言請徙虛
屬逋逃蜑戶爲兵增設依山碉石等二十四衛所城池
于要害山口海汊立堡撥軍戍守詔從之而命傑董其
役故閩廣江浙一切海上哨瞭城堡傑德興和所建設
爲多蓋是時中國數被倭二年寇山東並海郡縣又寇

淮安三年寇山東遂轉掠浙閩自後南北並受其患太
祖深鑒之先後設衛所屯軍所轄于衛衛轄于都司而
總屬之五府其卒伍之設每百戶所旗軍一百一十有
二千戶所一千一百二十衛列五所及衛鎭撫軍凡五
千五百有奇各衛屯田軍率十分其七守城三屯糧屯
軍一人賦田二十畝而官徵其什之一軍屯錯列分壤
而守自粵抵遼延袤八千五百餘里烽火相望而並海
以南迫近倭故其戰備尤密云廣東瀕海之南八其
六府分爲三路東路惠潮接壤閩境商舶通番所必經

也左擊惠潮右連高雷廉而爲中路者廣州倭冦衝突莫甚于東路而中路次之西路高雷廉又次之高雷廉西物貢道之所從入也守廣者以三路爲扼要福建設水寨五在漳州曰銅山泉州曰浯嶼興化曰南日山福州曰小埕福甯州烽火門皆控制于海中浙江立沈家門水寨兩浙衛所戰艦協哨南哨至玉環烏沙北哨至馬蹟洋山而歸重于舟山定海江南之邊海在蘇松松有海塘而無海口其要在陸金山衛爲之衝蘇州之沿海多港口者各設水兵堵禦而崇明爲賊所必經也故

兩處皆設重兵鎮之至狼福山與圌山三江相呼應又爲南北海防第一門戶江北之戰水陸並用登萊三營連絡曰登州曰文登曰即墨其外島嶼環抱邊邏以及遼陽而金復海蓋旅順各衛星羅棋布足戰守望此其大凡也自成宏後迄嘉靖初倭警寢息者五十餘年邊備廢弛衛所屯田并隸豪右軍戶亡耗不復勾補水寨移于海港墩堡棄爲荊榛哨船毀壞不修而奸民趨閃漁人蠻戶咸伺隙思變勾引山城失職之輩使黨聚稀王騷然蠢動一旦鋒突四起武夫喪氣抱首鼠竄賊焉亡矢折刃蜒蜒蹂躪偏于江南城野蕭然白骨塡路兵然後謀臣征將分道出鎮增兵設屯人人扼擘而談戰守起壬子至癸亥首尾十餘年中國始得安息此浸失祖制之故也善乎總制胡宗憲之言曰夫謂之海防者則必宜防之于海猶江防者必防之于江國初每衛各造大青及風尖八槳等船百餘隻更番出洋哨守海外諸島皆有烽墩可泊後弛其令列船港次浙東于定海浙西于乍浦蘇州于吳淞江及劉家河夫乍浦灘塗淺閩無所避風吳淞江口及劉家河出海紆迴又非海防

要地故議欲分番乍浦之船以守海上洋山蘇松之船以守馬蹟定海之船以守大衢則三山鼎峙哨守相聯可扼來寇而又其外陳錢諸島久爲賊衝三路之要宜以總兵屯泊其地每于風汛時協軍巡哨使不得越島深入則內地可以安堵總兵俞大猷亦曰倭自彼島入寇遇正東風經茶山入江以犯直隸則江內正兵之船可以禦之遇東北風必由下八山陳錢滑水馬蹟蒲嶼丁興長途衛山傷山普陀馬墓等嶼經過然後北犯金陵西南犯浙江請于浙江共設樓船蒼船數百隻分伏諸島往來巡探及捕名之曰遊兵而遠邏之于大洋之外議者多是之或謂海樓經月必有颶風撓崖樓帆糜爛伴劍戟不可下碇丑俞大猷圍王直于馬蹟蛟龍攢砲起幾至覆沒師旋賊遁乙卯秋浙直會兵大衢殿前邀賊歸路暴風雨大作覆舟以萬計是邀擊海上之難也蓋倭從南來晝行夜止依山樓宿始至必泊陳錢

次馬蹟次大衢次殿前洋山若驛傳然可逆數知也然海波無際賊艘知諸山有備東西南北何所不通譬開洋中長年云遇颶風者舍山泊泛大洋多得全逆知死地不避冦知豈出其下哉故必依此四山嚴會哨應援之令潛師伺敵發無不中此與設官屯駐顯示之標者利害相去懸甚右通政唐順之疏曰臣竊觀崇明諸沙舟山諸山各相連絡是造物者特設此險以遏賊入寇之路蔽吳淞江定海港口國家設縣置衛者以此而洗家門分哨之制至今可考今宜于春汛時用兵備數員暫駐崇明舟山而總兵以下分海面南北會哨晝夜揚帆環轉不絕其遠哨必至馬蹟而止副使譚綸甚善其說而謂陳錢馬蹟甘山在內海之外止可出哨不能設

守蓋海戰之弊有四萬里風濤不可端倪白日陰霾咫尺難辨一也官有常汛使賊預知趨避二也孤懸島中難于聲援三也將士利于無人掩功諱敗四也昔江夏侯五水寨舊址設在大洋後人以應援不便移其三于海岸致寇無門庭之限議者謂宜復如舊制或謂復之不便而信國經營浙海棄下八山不守謹置汛于沈家門人卒便之非江夏之先見不逮信國浙閩之勢異故也然賊自五島開洋諸山曠遠蕭條無居人得採捕小民嚮導以東近岸常無覺者自嘉靖乙卯後禦洋之法

立哨探嚴緊官得預備則藩籬之守其法終不可廢故必哨賊于遠洋而不常厥居擊賊于內洋而不使近岸斯策之最善而當時之議亦卒未有能易此者也初日本之犯中國山東甯海成山諸衛數被其毒及嘉靖之亂首犯福建以及浙直而延蔓于淮揚獨山東覺未嘗被兵何也蓋明起南方大兵所聚北地僅戍猶少故冦時竊入然東南猶不免焉迨防守既密南北少事承平日久士卒生長南方風土脆弱兼之衛所軍部眾不多兵力散渙而瀛渤之間風氣堅悍如故冦來獲少所失亡多所以日夕垂涎江南北或比壤一日而破數縣或千里同時剽殘諸郡其時召客兵募土著徵調頻苦民力火攻必待督撫重臣前後彈壓而後定

本朝創業徹都指揮千百戶之兵而概統于將軍提督總鎮分領千城守協鎮以下大者宿兵累萬次亦數千各城保守要害棋置以困跳浪之賊如是者三十餘年而卒制其命賊不能以流劫郡縣生民不致大困者兵力之出于一故也時勢不同代各異制考之千古三代以前寓兵秦命南海尉任囂築龍曰漢陽嘉中亦詔緣

貲益屯屯兵盜賊平晉咸和間趙將劉徵帥眾數千浮
海抄東南蕳縣殺南沙都尉許儒南沙今常熟縣地晉
寇婁縣武進郗鑒擊卻之此自北而南寇道之始通吳
海上自此漸以多故及晉末運孫恩循道覆相繼倡亂始
入會稽上虞終于廣州始興又寇道自浙入廣之始也
時謝琰以會稽守督五郡軍事率徐州文武戍海浦今
自鹿山而東至副風石堰鳴鶴松浦舊浦定海皆其地
劉裕戍句章吳國內史袁崧築滬瀆壘後裕與盧循相
持海鹽滬瀆水軍從海道襲其番禺則其戰守皆在吳
越之閒史記恩曾一走郁洲今臨朐縣東北有郁洲山
而未嘗逸出為民害然則海防之興于江南舊矣顧其
制不概見考宋時嘗于明州招寶山抵鎮錢壁下置十
二水鋪以瞭望聲息然宋終始未嘗罹倭患也至有明
之世建置詳矣謹攷明自洪武以來所設官立軍以防
海外海港海岸事宜各省會哨海界及日本朝貢入寇
互市始末然後備列今制別為篇如左嗚呼强弱因乎
時也盛衰本乎治也明太祖不勤遠略來則攘之貳則
絕之選將練兵修備日如寇至故不庭之國再世來王

後人反是卒以召亂
今皇上端拱於穆清之上闢昧幽阻罔弗耀以光明以
故天威所震陸讋水慄猶數諭邊吏慎固封守毋敢邀
功生事疆埸之臣亦朝夕討訓以肅
上德意今坐享太平覩所經略若纖悉過計一旦有事
事而措之成法兵在始知創制者之用意深遠不可測
量而以遺萬世子孫之久安長治者豈其微哉臣所撰
次依海道所經自廣東西路始福建浙江江南登萊天
津盛遼以次及之又括海南北所經各省郡縣自為

一卷其沿海山沙寇船入犯分合日本輿地皆有圖

海防述略

杜臻著

海防述略

廣東

清 秀水杜 臻遇徐著

廣東列郡者十分爲三路惠潮爲東路省會廣州爲中路高雷廉爲西路東路與福建連壤而潮爲嶺東之巨鎮焉柘林南澳俱係要區枕吭撫背之防不可一日緩而靖海海門蓬州大城諸所又皆跬步海濤所賴以近保三陽遠衛東嶺者也惠州海豐東南濱海其捷勝平海碣石甲子門皆瞬息生變僅柘林南澳失守是無潮也平海碣石失守是無惠也而不知柘林之地尤爲南粵海道門戶據三路之上游番船自福趨廣悉由此入舊例風汛之期各澳皆設戰艦秋盡掣回水寨此在他澳猶可柘林去水寨一日之遠警報未易達倘賊覘我無備乘虛衝突不亦危乎故必以橫圍柘林爲要而附近城所戍卒互爲聲援斯爲勝算焉至南澳當閩廣交界在大海之中乃明初起發居民遺棄之地嘉隆間倭泊於此互市廣捕急則奔閩閩捕急則奔廣而海寇許朝光吳平之徒巢穴于此故萬歷三年設副總兵以彈

壓之若廣州地雖中處而環郡大洋風濤千里皆盜賊淵藪帆檣上下烏合突來接船屯哨可容緩乎嘗考諸島入寇多自閩趨廣柘林設備遏其衝而不得泊勢必越于中路之屯門雞棲佛堂門冷水角老萬山虎頭門等澳而南頭爲甚或泊以寄潮或據爲巢穴附海有東莞大鵬戍守之兵往來巡哨遇警輒敵必不敢泊此矣勢必歷峽門望門大小横琴山零丁洋仙女澳九竈山九里洋等處而西而浪白澳爲甚乃番船等候接濟之所也附海有香山所戍守之兵往來巡哨遇警輒敵則亦不敢泊此矣勢必歷崖門寨門海蒲斜山硇州等處而西而望峒澳爲甚乃番船停而避風之門戶也附海有廣海衛新甯海朗所戍守之兵往來巡哨遇警輒敵則又不敢泊此矣夫其來不得停泊去不得接濟雖濱海居民且安枕而臥况會城乎其西路高雷廉三郡以倭寇東來言之似防守之責可緩然三郡逼近占城暹羅滿剌諸番島嶼森列遊心注盼防守少懈則變生肘腋誰難圖矣按高州東連肇廣南憑溟渤一帶海澳若蓮頭港汾州山兩家灘廣州灣爲本府之南輸兵符重寄不當托之匪人以貽保障之羞也雷州突出海中三面受敵其遂溪湛川津洲樂民等四十餘隘固爲合衛三道門戶而海安海康黑石清道并徐聞錦囊諸隘所以合防海澳操縱反側者也若廉州則尤爲全廣重輕故兵符特劄于靈山達堡增屯于衛北海寇瞷伺外彝之覺視三猷獨勞焉西南雄郡瓊爲廉之外戶五指腹心盡爲黎據郡邑封疆無不濱海若白沙石瓊館頭文昌海安海康對峙番島颶風突來防禦甚艱凡此皆西路所當汲汲經畫者也故其分守也東路則于柘林

設把總哨至大星洋與南頭會而惠潮則有參將之設南澳又有漳潮副總之設中路則于虎頭門設把總哨至三角州與廣海會廣海設守備哨至黃麖門與北津會而廣州則又有海防參將之設西路則于陽電設參將哨至赤水洋與白鴿會白鴿門設把總哨至海安港與潼洲會而潼州則有遊擊雷廉則又有副總兵之設瓊州白沙寨則又有把總崖州則又有參將之設所以備粵寇者如此

福建

入閩之地西北阻山東南濱海其鋒火之臺山小埕之東湧海壇東岸南日烏邱浯嶼彭湖元鍾銅山皆島寇必經之地故分布五寨以鎮之俱江夏侯所設也一曰浯嶼水寨始設于海邊舊浯嶼山外有以控大小岨嶼之險內可以絕海門月港之奸誠爲要區後頭入廈門舊浯嶼棄而不守遂使番船南來據爲巢穴是自失一險也今欲復舊制則僞懸海中既鮮村落又無生理一時寇來攻劫哨援不及兵船之設何益哉故與其議復舊規孰若慎密廈門之控于以控泉郡之南境自岱墜以南接于漳州哨援聯絡豈非計之得者哉一曰南日水寨原設于海中南日山下北可以遏南茭衝井之衝南可以阻湄洲岱墜之隘亦要區也景泰以來乃奏移莆田縣之吉了仍以南日爲名舊南日棄而不守遂使番船北向泊以寄潮是又失一險也今之寄[illegible]與浯嶼相做一曰烽火門水寨原設于福甯州三沙海中永樂間倭寇犯境議撥福甯衛大金所官軍防守秦嶼羅浮官井洋皆瞭哨正統九年侍郎焦宏以其地風濤洶湧不便樓船徙今松山寨地方其後官井洋雖添設水寨

南沙堡羅江古鎮羅浮九澳等險孤懸無援勢不能復舊矣一曰銅山水寨漳州府所轄也漳之一縣最近海嶼曾水寨者二銅山西門澳爲把總水寨而元鍾則受其節制焉故今止以五寨爲名初水寨本九尾澳景泰間移今西北地方北自金石以接浯嶼南自梅嶺以達廣東險隘所係非淺也况倭船自浙趨閩所必由宜嚴過其衝扦絕慣徒之勾引接濟者則有以控八閩上遊之勢矣一曰小埕水寨北連界于烽火南接壤于南日蓋連江爲福郡之門戶而小埕爲連江之藩翰也海

粵海類編 天 海防述略 五 事功

壇連盤雄踞聳峙若南屏然爲賊船之所必泊其所轄閩安鎮北茭焦山諸巡司爲南北中三哨無事往來探視有警協力出戰則此寨之設爲不虛矣番船自粵趨閩而入于南澳粵雲蓋寺走馬溪乃番船始發之處慣徒交接之所也附海有銅山玄鍾等哨守之兵若先分兵守此則有以遏其衝而不得泊矣其勢必拋于外浯嶼外浯嶼乃五澳地方番人之窠窟也附海有浯嶼安邊等哨守之兵若先會兵守此仍撥小哨守把緊要港門則必不敢以泊此矣其勢必趨于料羅烏沙此番船等候接濟之所也附近有官澳金門等哨守之兵若先會兵守此則又不敢以泊此矣其勢必趨于福興若越于福興計其所經之地南日則有代墜湄州等處在小埕則有海壇連盤等處在烽火門則有官井流江九澳等處此賊船之所必泊者也若先會兵守此則又不敢以泊此矣來不得停泊去不得接濟船中水米有限人力易疲將行不攻而自潰者况乘其疲而夾力攻之豈有不勝者哉故其分守也銅山寨領以把總南哨至洪淡巡司北哨至東鎮洋又于舊轄元鍾所增遊兵寨設

粵海類編 天 海防述略 六 事功

南澳把總領之分哨雲蓋寺走馬溪等處而聽節制于漳潮之總兵浯嶼寨領以把總南哨至舊浯嶼北哨至大宥山而又特于南路設副總兵兼轄起祥芝其底廣東界之信地南日寨領以把總南哨至金沙澳北哨至蘇澳與海壇哨會海壇則又增設把總領遊兵分哨觀音湖嶼等澳會爲小埕之南藩小埕寨領以把總南哨至白大山北哨至西洋山與烽火哨會而又特于中路設參將兼轄起湄澳直抵泉郡祥芝之信地烽火門寨領以把總南哨至小西洋北哨至官澳而又特于北路設參將兼轄起福甯直抵甯德縣廉澳之信地所以備閩寇者如此

粵海類編 天 海防述略 八 事功

浙江

南浙日本舊時貢道在焉論列郡之海口則溫州之飛雲橫陽館頭台州之松門海門甯波之定海太蒲湖頭渡紹興之三江沙門杭州之赭山龕山嘉興之乍浦澉浦皆海寇規犯之地列郡之門戶也論洋海之要害則金盤之鳳凰山南麂山松海之大陳大佛頭昌國之韭山定海之舟山遠而陳錢馬蹟下八山臨觀之烈港海

粵海類編 天 海防述略 七 事功

甯之洋山許山皆洋寇必經之地沿海之藩籬也然溫州與閩境接壤寇賊揚帆必首當之惟先嚴甯門鎮下官嶼南臺之險以扼其來于此不戒而入內地則溫爲正兵而台爲應援甯固速宜戒備矣台州四塞之國南有桃嶼金竹北有桑州桐巖西有關山衛墅壘嶂層岡重關鳥道而且南去盤石楚門僅百五十里東南去松門僅百里東去海門僅八十里設或海寇棄舟登陸皆可卒至城下自海門而上者則一潮直達三面阻山一面瀕海孤懸于數百里之外孤危之勢誠可畏也務在

加力防守遏溫而台則台爲正兵甯爲應援溫則爲後舊矣甯區之衝石浦昌國爲最石浦一城去昌國僅十里城下一帶水涯堪以柄泊戰船對面有山郎石浦舊城山外大洋有山名曰壇頭盜船出沒輒乘其地故閩寇南犯必由三門林門下灣門東門四路而入倭寇東犯必由牛欄基洞下門等處而入今策其最要則洞下門逼近石浦所城其港頗窄其潮甚急賊船進此必紆回盤折于兩岸夾山之下而石浦左連一山名打銅坑與洞下門直衝相對撥兵分據使寇艘不得飛渡所謂以逸待勞此守洞下門之一策也三門去石浦頗遠與

粵海類編 天 海防述略 八 事功

台區未門海洋鄰界其港頗闊以諸汛相綴之兵併力隄防此守三門之一策也至下灣門外係壇頭大洋內則爲城東門港園湖急且與火爐頭對峙于火爐頭更宿重兵與對岸舊城東門互相防禦此守下灣門之一策也而其最要者則定海一城乃全浙門戶且東北一隅山石參差每爲下塗捷徑倘賊舟揚帆直抵城下尤宜備禦杭州則鱉子門者乃省城第一門戶石墩鳳凰外峙乃第二門戶此外無山惟羊許獨立海中東控衢洋西控吳淞江口爲第三門戶洋許二山有防然後石墩鳳凰有藏石墩鳳凰有藏然後錢塘鱉子門可甯此其大略也嘉區之南鹽海甯及乍浦澉浦梁莊等處海以城爲垣城以海爲池去城不及半里登岸郎可攻掠所謂洋山許山者遠落大洋不知何處矣往者攻犯乍浦慘不忍言顧議及浙海輒以甯紹台溫爲上游而嘉區爲可緩不知嘉區西浙之門戶也故其分守也浙江有六總金鄉盤石二衛設把總一南與福建烽火會哨北與松門關會哨轄溫州沿海延袤四百餘里而節制

粵海類編 天 海防述略 九 事功

之以溫處之參將松門海門二衛設把總一南竹至蒲岐北哨至昌國石浦港轄台州沿海延袤五百餘里而節制之以金台嚴之參將昌國衛設把總一領本衛并在外前後錢倉四所及遊仙寨而以南起石浦馮家山北抵南湖頭爲信地定海衛設把總一領本衛并在外後所郭衢大嵩中中中左五所而以南起湖頭渡北抵管界巡司及外海舟山爲信地觀海臨山二衛設把總一領甯紹地方西自三江所東至龍山所延袤三百餘里及在外金家島爲信地而皆節制之以甯紹之參將海甯衛設把總一則浙江沿海一帶起自鼈子門直抵金山衛延袤五百餘里皆隸焉而節制之以杭嘉湖之參將所以備浙寇者如此

江南

江南東濱上海北亘長淮中貫大江其與浙江連界者爲松江自金山衛至南匯所官軍各分信地而金山北衛松江南援乍浦尤爲要區若金山以東有翁家港蔡家港柘林崇缺等處南匯以北有四五六七八九團洪口川沙窪清水窪等處防守宜嚴萬一外守不固則黃

浦一帶又爲蘇松險要守浦乃所以守門戶也今吳淞江口卽爲黃浦口子故設兵一枝以防深入至于上海之高倉渡沈莊塘周浦閘港閔行華亭之葉謝曹涇張堰等處賊一登岸渡浦甚易防禦宜密然寇船之來必至海外太山停船候齊則洋山之地外爲定海吳淞江會哨兵船之羽翼內爲海港把守兵船之捍衛矣蘇州沿海一帶險隘甚多常熟有福山港白茆塘太倉有劉家河七丫港嘉定有吳淞江黃窯港皆賊之通衢而東吳之門戶此則所謂一府之險要長洲則泖湖浩蕩吳江則當湖相屬吳縣則太湖交通皆賊之徑道而腹裏之關隘此則所謂一縣之險要其次則福山以西有三丈浦斜橋以東有許浦金涇劉家河以北有新塘漫港茜涇吳淞江以南有寶山以東有老鸛嘴均之所謂險要而少次焉者孔海濱數百里一望平坦非有山嵐險阻爲之扼塞皆可以泊船登岸兵力有限而防禦之計當先其大者以海邊惟福山爲最以腹裏惟滕壞爲最故劉家河吳淞江福山港舟師防守不可單弱白泖口七丫港黃窯港俱當預設戰艦庶與各港相爲犄角又

如賊自東南而來必由寶山吳淞江宜于吳家沙堵截之賊自東北而來必由三沙劉家河宜于營前沙堵截之則蘇之外防或可無虞至于風汛時月吳淞水兵統發勝墩平望以防嘉興突犯之寇吳縣水兵統發太湖以防義里突犯之寇長洲水兵統發周莊以防泖湖突犯之寇則蘇之內防或可無虞惟吳淞所爲水陸之要衝蘇松之喉吭提兵南向可以援金山之急揚帆北哨可以扼長江之險者也崇明孤懸海外又天生此一塊土以爲蘇州之屛障江海之鎖鑰者也若常鎭之所防者在江而不在海海寇入江由江兩岸登陸之路廖角嘴營前沙南北相對爲第二重門戶周家橋與圌山相對爲第三重門戶緊守門戶堂奧自安若三門稍有疏虞至不得已而守金焦兩岸謂之下策矣故其分守也蘇松專防海常鎭兼防江由浙之乍浦以東則松之金山衛扼其衝于是有參將之設南若華亭之柘林上海之川沙則各設陸兵把總屯守之由松之黃浦以北則蘇之吳淞江口當其吭于是有總兵之駐劄把總之哨守遊兵把總之策應而若太倉之劉家河常熟之福山

港凡賊舟可入處則各設水兵把總堵截之至于崇明孤懸海中尤爲賊所必經之處舊設把總一員駐竹箔沙營而與營前沙之名色把總往來會哨又所以巡視海洋而警報港口也由蘇而常而鎭則于楊舍設守備西與孟河堡之官兵相哨望于圌山營設把總西與永生洲新設之遊擊相聲援又皆所以東堵江口而遠衞江甯也所以備蘇松常鎭之寇者如此

江北

江北局勢與江南浙福不同難恃舟師止仗陸戰狼山當江海之吭而廟角掘港皆揚之東南界也胸山據淮海之首鬱州嬰遊山皆淮之東北境也中包泰興之周家橋鹽城之射陽湖山陽之雲梯關廟灣等處此皆據守所當先者而賊入海之道有二其一曰新港卽所謂三江口蓋由江南狼山越儀眞瓜州而入登岸則卞家墳周家墳稍折而東則揚州矣此可入以登岸亦可從以出海者也其二則蛤蜊廠綠等港與沿北大海口大河口有水陸路南通廟灣與劉家莊姚家蕩俱爲大鎭賊若據此宿軍屯于揚潮岸等處賊麕尋新港路出不

得則必北尋大海口而出勢所必然若安東海州之東北有大北海不惟道里迂遠且砂磧甚多此不可運舟者也蝦港新插港之東亦有北海砂磧亦多此但可從而入不可出者也是賊出海之路止有三途若其登岸之處則不一東則廖角嘴呂四場西則楊樹港徐沙營又西則狼山楊樹港北則新插港掘港皆其所從以登岸而入寇之路也故其分守也則江海灘三者皆防廖角嘴之大河口突出東南則設把總沿而西若狼山爲通州門戶則設把總通州爲全揚之門戶則有總兵特

駐爲又西設周家橋把總以防柔興之衙犯又西設三江會口把總設儀眞瓜州守備以防內地之突入皆意專防江其自海門而北爲㠌港則設守備又自新插港轉而西北爲鹽城則設守備又西北爲廟灣則設遊擊皆以防東海一帶各港岸之登犯自雲梯關以東爲東海守禦所則設把總以防賊由海入淮之路又于楊州設陸營官兵以待調遣接應所以備淮楊寇者如此

登萊

登萊二郡凸出于海如人吐舌東南北三面受敵故設

三營聯絡每營當一面之寄登州營所以控北海之險也登萊二衛并青州左衛俱隸焉其策應地方語所則有奇山福山中前王徐前諸所語寨則有黃河口劉家江解宋蘆馬停阜河馬埠諸寨語巡司則有楊家店高山孫夼鎭馬停鎭東良海口柴葫海倉魚兒鋪髙家港諸司其在海外則島嶼環抱自東北崆峒牛洋西抵長山逢萊田橫沙門鼉磯三山芙蓉桑島錯落盤紆以爲登州北門之護過此而北則遼陽矣此天造地設之險也然諸島雖近登州而居島中以取魚鹽之利者乃遼陽之編伍非山東之戍卒也叫呶跳梁可畏而不可恃故北海之濱既有府治而復建備倭城于新河海口以爲屏翰且有本營之建焉而但建水寨于島嶼良有以也夫島嶼既不設險則海口所係非輕自營城以東若抹直石落灣子劉家汪平暢崖諸處自營城以西若西王莊西山孫家海洋山後八角城後芝罘莒島諸處皆可通番船登突嚴外戶以綏堂閫其本營典守之責乎登萊突入海中至文登縣尤其東之盡處也成山以東若旱門灘九峰赤山白蓬頭諸島縱橫沙磧聯絡潮勢

學海類編　六　海防述略　十五　事功

至此衝擊騰沸議者謂倭船未敢倅達然考之明初倭寇成山海側居民重罹其殃倭果畏海奚而有是哉故文登縣東北有文登營之設所以控東海之險也寧海咸海成山靖海四衛皆隸焉其策應地方語所則有寧峰海陽金山百尺崖尋山諸所語寨則有靑泉赤山等寨語巡司則有辛汪溫泉鎭赤山寨諸司透而北則應援乎登州逶而南則應援乎卽墨三營鼎建相爲犄角形勝調度雄且審矣其與江南省連壤者爲卽墨縣南望淮安東海所城左右相錯如咽喉關鎖倘海波告警淮楊被刦則自淮達萊片帆可至也故卽墨所係較二營似尤爲要自大嵩鼇山靈山安東一帶南海之險皆本營控禦之責其策應地方語所則有雄崖膠州大山浮山夏河石㴐諸所語巡司則有乳山行村栲栳島逢猛南龍灣古鎭信陽夾倉諸所司其海口若唐家灣大任陳家灣鵝兒栲栳天津灣顏武周疃松林金家海青島徐家莊諸處俱爲衛要隄防尤難封守者可勿愼乎故其分守也自青之贛榆界而東于安東衛設守備分哨至萊之高密界而止萊自古鎭巡司而東于靈山衛

之沙溝設守備分哨逢猛以西之海口又於卽墨縣治南設守備分哨浮山以東之海口又東則于登之萊陽大嵩衛設守備又折而東北則于文登設守備以協防東南兩面之險又折而西北則于府治之北特有副總兵之駐劄設水陸兩遊擊分扼兩港岸前哨旅順以協防北海一面之險又西爲萊之西北界則設王徐寨守備防守白浪新河等九海口又西則于府治設遊擊南策卽墨北應王徐而海與青州之警接援又西則于青州設遊擊南策安東北守唐頭營一帶而西與武德二

守備之聲援接所以備山東寇者如此

沿海分境

沿海自廣東樂會縣接安南界起歷海條粵爲文昌界鋪前港爲會通界神應港豐盈浦爲瓊州界麻頭浦呂灣浦爲臨高界田禾灣爲儋州界義詐山爲昌化所界歷白沙營爲感恩縣界大洞天小洞天爲崖州界牙娘澳雙洲門爲凌水縣界七十二徑牙山淡水灣爲欽州界革木營烏雷山爲靈山縣界青嬰池楊梅池平江池爲廉州界邵州爲永安所界䢵州爲康海所界潿州爲

學海類編　六　海防述略　十七　事功

錦囊所界調洲獨豬山爲石城千戶所界鋼洲小黃程㳫洲爲甯川所界青聚山羅浮峰爲神電衛界海陵山爲雙海所界小𤞤山爲海朗所界中獲山爲陽江所界大獲山爲新甯縣界西熊山鴨洲山爲新會縣界萬斛山上川山爲順德縣界石岐峰爲香山縣界蛇酉山大南常山爲南海番禺界烏沙洋爲白沙巡司界九星洋爲福永巡司界珊瑚洲渡枉山爲東莞縣界合蘭洲爲大鵬所界馬鞍洲爲鐵岡驛界甯洲山桔州山爲惠州界記心洋爲平海所界徐娘山爲海豐縣界大星尖山捷勝所界吉頭峰爲碣石衛界前標峰爲甲子門所界陶娘灣靖海島爲靖海所界大浮山玉嶼山爲潮陽縣海門所界小柑山爲蓬州所界大柑山爲大城所界大京山九猴山爲饒平縣界計五千里抵福建南澳山爲元鍾所界歷侍郎洲石城嶼爲銅山所界歷鴻儒嶼沙汭島爲陸鰲所界大散嶼壁洲山爲鎭海衛界小散嶼爲月港界舊浯嶼爲高浦所界嘉禾山大担山爲中左所界小担虎頭山爲金門所界大登山小登山爲福全所界大捕山小捕山爲永甯衛界呈埭峰蝦嶺峰爲崇

武所界沙埕澚爲惠安縣界溁嶼白嶼爲峰尾巡司界湄洲山爲南泉寨蒲禧所界石獅峰小嶼峰爲平海衛界呈口三江口爲冲心巡司界網山王家嶼爲萬安所界六湖山碧水島爲鎮東衛界鍾門山爲蕉山巡司界日嶼月嶼爲梅花所界鄞會城三坡焦五虎嶼爲連江界下千塘四嶼爲定海所界花瓶爲北茭巡司界飛鸞渡爲寧德縣界青山峰爲大金所界天千山丁家程大俞山三星山流江爲福寧州界計二千里抵浙江縣中峰爲蒲門壯士二所界歷長沙門大崑山爲金鄉衛界鳳凰山爲平陽所界銅盤山爲沙園所界仙口峰飛雲渡爲瑞安所界大衢山海安港爲海安所界霓島披山爲寧村所界黃華港爲磐石衛界太嚴頭爲磐石後右界前山寨斗門爲蒲岐所界九眼塘斗山閘爲三山巡司界丫髻峰爲楚門所界臨門隘爲隘頑所界省梅坑爲沙角巡司界大陳山石塘港爲松門衛界金青閘西嶼閘冰豐閘皆朱文公所造爲新河所界金沙灘鐺焦爲海門衛界海門港爲海門前所界五嶼爲桃渚所界三門山爲健跳所界石蒲港爲前後二所界奇沓澚爲

昌國衛界小目山爲爵谿所界西廚山爲前倉所界孝順洋白塗爲大嵩所界大射山爲穿山所界洛茄山長白山爲中左所界大魚灣爲長山巡司界招寶山巾子山爲定海衛界金家島爲寧波界邱家洋爲慈溪界金塾浦爲龍山所界松浦港爲松浦巡司界橫山爲觀海衛界破山浦爲三山所界化龍浦爲餘姚界臨山港爲臨山衛界西滙嘴爲上虞界漁山蒙池臺爲紹興三江所界鼈子山爲蕭山界和尚山楞門爲會城界茶浦門爲海寧所界大鶴山小衢山爲澉浦所界桑扶山爲海

寧衛界西海口馬蹟山北丁興繖箭山淡水門爲乍浦所界計二千七百里抵江南省三姑山爲金山衛界胡家港爲金山巡司界上釣山中釣山下釣山大盤山爲青村所界蒲島爲南匯所界陳前山茶山爲南蹌巡司界寶山爲上海界水宅山分水焦海焦山綠淘港爲吳淞所界泯岡山顧涇港爲嘉定界竺箔沙邊信嘴小開沙新安沙爲大倉界大陰沙管家沙爲崇明通州狼山三樣口爲通州千戶所界塘家港海門島爲泰州界亂沙新洋港爲鹽城界闞山淮河口鶯山爲安東界蚄山

高公島爲海州所界清河口巴頭河爲贛榆界旬島勞山島爲安東界孫香山爲石臼所界計一千八百里抵山東青洗峰歷胡家峰爲高港巡司界沙嘴峰爲靈山衛界黃埠峰爲夏河寨界洋河峰爲膠州界大勞山田橫島爲鼇山衛界走馬峰爲即墨界馬山爲浮山所界旬島赤島爲雄崖所界吾島徐福山爲大山所界巨高島爲大嵩衛界竹島爲海陽所界松島莫邪島漫鷄島爲靖海衛界佛島爲洋寧所界五壘島下勞山爲尋山所界歇馬墩洛口堡爲成山衛界海牛島爲不夜城界寶家峰爲百尺巖所界古陌頂爲威海衛界父島爲金山所界新安堡戲山峰爲海甯衛界海廳山爲蘆司寨界武家莊爲馬埠寨界洋山爲萊州界八角島盐蠓島爲登州界劉家窪爲盧洋寨界沙門島爲解宋寨界羊山爲黃縣界桑島爲馬停寨界龜島爲昌邑縣界歆末島爲壽光界都里鎮爲蒲臺界青島爲利津界黃島爲賓州界直沽口爲寶坻縣界塔山爲盧龍衛塞界南半洋山爲昌黎縣界計一千二百里抵遼東北半洋山爲山海衛界蔬菜島爲中前所界牛車島爲中後所界孤

山爲中右所界向陽島蟒兒島爲金州衛界石灘島爲左所界東雲島黃駝島爲蓋州衛界屏風山爲復州衛界鳳凰山爲中左所界女兒河爲中屯衛右屯衛界遼河渡古寺島爲廣寧衛界蘇出嶼平島爲海州衛界湯站堡爲鎮遼所界臨江爲義州界計一千三百餘里爲鴨綠江朝鮮界

海防述略一卷

國朝杜臻撰臻有閩粵巡視紀略已著錄是書臚列沿海險要形勢及往來策應諸地於諸洋列戍哨探事宜亦併及之案臻於康熙二十二年奉詔偕內閣學士石柱往閩粵定疆理茲書蓋即其時所著也

江防述略

張鵬翮著

江防述略

清 張鵬翮 著

夫防海之道在於聯絡然而防江必先防海請先言夫會哨會哨者會兩省諸將各各帶領兵船交牌以號會哨於洋山也洋山者海道必由之要路也山周百里形如南箕中平如掌內有十八安島可藏海船數百山之麓娘娘廟在焉海水鹹不可飲唯山嶺一泉清淡可汲賊若入犯我欲窮追會哨必泊此中以避風汲水南至定海北至吳淞皆一潮可到蓋

江浙之交華彝之限也故舟山爲浙江之屛翰而玉環鳳凰馬蹟馬墓等山輔之崇明爲江南之屛翰而縣後匾擔竹箔送信諸沙輔之洋山又爲江浙兩省之屛翰而陳錢壁下諸山輔之陳錢者中國海山之盡處也海賊擊空明而來風濤無際望見陳錢則尋中國之將近而必泊於洋山以避風汲水覘風然後分船如遇東北風起必由下入陳錢馬蹟等山以犯浙江而流入乎蘇淞正東風起必由茶山西行以犯淮揚而流入乎常鎮然必發船于洋山洋山既爲江浙之險要故防海之道必須吳淞舟山二總兵各各命將帶領兵船往來會哨于洋山以交牌日號爲驗若遇賊犯浙之中界則沈家門（舟山南）等處官將帶領兵船北截長塗三姑之路（金山衞之東）以浙西兵船爲犄角馬墓等處官將帶領兵船南截普陀青龍洋韭山之路以溫台兵船爲犄角若賊泊淞之兩頭洞總兵官自烈港督師北截之於觀海洋七里嶼參將自臨山洋督兵應援南截之於金塘崎頭洋以石浦梅山港兵船爲犄角（台州在天童山之東北）此浙江之海防也若泊洋山侵茶山則南滙上海官兵出黃浦直搗茶

山爲正兵金山營青村所官兵出金山港由上中下釣山抵窪下以尾其後吳淞官將出吳淞江陳永子山以犯其前劉河營官兵出竹箔沙爲奇兵崇明官兵塞縣前縣後匾擔諸沙以截大江之口爲守兵此江南之海防也賊犯江南而浙江官兵不至陳錢者罪在浙江賊犯浙江而江南諸將不至馬蹟者罪在江南俱以交牌日號爲驗遇賊則江浙官兵聯絡爲一併力掩殺或搗其中堅或截其歸路或躡其後或犯其前毋使登岸入江爲第一策此江浙海防之大要也然知防海而不知防江脫有疏虞突入內地爲害不淺故聯絡江防又所當講者也聯絡者聯兩江官將主客兵船犬牙交錯而節制之也蓋浙江之險在海江南之要在江東連大海北亘長淮中貫大江南則蘇松常鎮北則安鳳淮揚星分碁列若賊入江則沿江兩岸上下千里無不可犯之內地防守愈難 國家於此設立兩江巡撫設立主客官兵皆所以鎮鑰金陵防護漕運其計甚善若彼此各守汛地而不知聯絡置長江于度外卒然有警蹂躪內地安望其風帆上下瞬息千里出奇制勝者哉嘗觀夫

大江之險在崇明一沙當長江萬里之委流障大海諸洋之巨浪爲大江之砥柱實金陵之門戶也其入江之道有二北有縣後匾擔二沙南有竹箔送信二沙北道水淺南道水深截四沙之口更無入江之路矣大江之鎖鑰有四廖角營前兩沙相對海闊一百五十里爲第一重狼福兩山相對江闊一百二十里爲第二重江陰靖江相對江闊四十里爲第三重圌山與永生州相對江闊一十餘里爲第四重當事誠能聯絡四重官將多設兵船賊犯第一重則二三四重兵船以次漸進一重不利則二重繼之乃至三四重莫不皆然則未有不勦殺靡遺者也或曰諸侯有道守在四彝與其聯絡於江曷若先事預防會哨於海此眞得防海之道而防江亦不外是矣

江防集要

趙甯　輯

江防集要

清　江陰趙　甯管亭輯

江防一曰夷陵昔公孫述下兵江關拔夷道而據荊門
王濬治樓船下益州破吳荊門夷道而江南遂平陸
伯言曰夷陵國之西門失之則荊州可憂是也一曰
襄陽羊叔子開府于此實以爲滅吳根本梁武帝亦
于襄陽起兵以平石頭若元人并宋頓師于襄樊者
數年襄樊既下而江南自潰矣此又其一也一曰江
陵魏武破荊州下江陵以伐孫吳杜征南伐吳先克

江陵宇文氏南侵于謹渡漢而下江陵是也既至江
陵則沿流而下武昌亦一道也一曰黃州金人自黃
州遏江州劉光世置酒高會不設備金人渡江是也
若夫密邇江甯所最扼要而設防宜先者一曰皖建
安中孫仲謀攻皖克之使諸葛恪守其地對岸立營
以爲金陵屏蔽今之安慶是也一曰無爲州其相對
爲濡須口孫吳于此作塢以拒北軍金兀朮自馬家
渡濟江陷太平是也一曰歷陽即今和州相對爲采
石蘇峻叛于歷陽濟自橫江登牛渚侯景自橫江濟
采石韓擒虎楊行密亦渡采石宋人平江南樊若水
建議以浮橋濟采石金亮南侵亦臨采石明太祖亦
自采石渡江以平集慶路是也一曰瓜埠元魏伐宋
魏主自陵瓜埠掠民廬舍及伐葦爲筏聲言欲渡江
者是也一曰廣陵魏文帝觀濤于廣陵歎曰魏雖有
武騎千羣安所用之及隋伐陳賀若弼自廣陵濟江
是也其他若下蜀至京口通泰至平江又其下流也
凡此數者皆濟江之要地也其順流而濟者則夷陵
以下數處也其截流而濟者則黃皖以下數處也順

流而濟者舟師也其道遠而實易截流而渡者水陸
兼進者也其道近而實難今沿江而上宜精練水師
昔漢將岑彭以列艦逆蜀于荊門蜀兵保江州不敢
出魏武南下周公瑾以舟師三萬逆據夏口而魏武
敗還如一旦上流有變必先據梁山（蕪湖下三十里）以待之
此三者守江之長算也今宜遠扼荊門近控夏口又
近則屯梁山先其不意以制之
自京口而至秣陵控制荊揚引輔江湖咫尺淮甸應接
梁宋人皆知爲長江之險然而不知爲守淮計則非
知長江之險者也自武昌而至江陵東通吳會西述
巴蜀南極湖襄北控關洛人皆知爲荊湖之險然而
不知爲襄漢計則非知荊湖之險者也自涪陵而極
成都土地險塞沃野千里控渝扼瀘聯接關隴人皆
知爲巴蜀之險然而不知爲漢中備則非知巴蜀之
險者也蓋長淮所以爲江浙之藩籬襄漢所以爲荊
湖之屏蔽漢中所以爲巴蜀之門戶晉人能守合肥
壽陽以爲重地故劉石終不能逾淮以圖晉陶侃使
元宣鎮襄陽故趙人不能越漢沔以取荊蜀以魏延

鎮漢中故魏人不能逾南鄭以謀蜀昔祖狄自淮陰
進兵以復河南劉彥之自漢入泗以平司兗則江淮
之形勢可用也元溫自江漢以趨霸上柳元景自襄
陽以克潼關則荊襄之形勢可用也漢高祖自南鄭
以克三秦諸葛孔明自漢中以鎮關隴則漢中之形
勢可用也爲今計自淮泗以擣青徐守壽春以援汝
潁固荊州以開蜀道控襄陽以當川陝固洛陽以制
潼關西南守江西以運百粵東南守浙江以沼閩吳
關塞全楚因糧唐鄧則天下大勢復矣
夫江東極于海上流江陵歸峽則襄陽隨郢爲之藩蔽
中流武昌九江則舒蘄光黃爲之藩蔽下流建康京
口則眞陽楚泗廬壽爲之藩蔽今自淮以東以楚泗
廣陵爲之表則京口秣陵得以遮蔽自淮以西以壽
廬歷陽爲之表則建康姑熟得以襟帶江西之鎮莫
重于潯陽而舒蘄者潯陽之表也湖北之鎮莫重于
武昌而齊安者實武昌之表也
淮陰盱眙爲淮右臂鍾離蘄春爲淮左臂
大江之南上有荊鄂下至常潤十郡之閒要緊者七渡

上流最急者三荊南之公安石首岳之北津中流最
緊者二武昌太平之采石下流最緊者二建康之宜
化鎮江之瓜州
襄陽不沿海鄖陽不沿江實爲全楚江防首地岳州府
江防九溪衛（九溪關三江口關[illegible]口關野牛關）慈利縣天平所（魚洋隘走[illegible]）
（[illegible]隘細沙隘遠望隘鵝兒隘中嶺[illegible]唐門隘石磊隘長梯隘龍溪隘）麻寮所（靖安隘山羊隘九女[illegible]）
（[illegible]隘曲溪隘梅梓隘[illegible]刀隘黃家隘青山隘）華容縣（古梅[illegible]）石門縣（[illegible]宜[illegible]寨）
慈利縣（安福寨索口寨西牛寨武口寨澧川寨）
江南沿江信地　安慶守備池州南岸上自馬當起下

平池口止二百九十里安慶北岸上自史家溝起下至老洲頭止三百六十里荻港把總池州太平南岸上自池口起下至東梁山止計三百五十里安慶廬州北岸上自老洲頭起至西梁山止計三百里遊兵把總太平江甯鎮江南岸自東梁山起下至高資止計三百四十里和州江甯北岸上自西梁山起下至黃天蕩止計二百四十里　儀真守備江甯揚州北岸上自黃天蕩起下至瓜州止計百四十里瓜州衛總三江口把總揚州北岸上自瓜州起下至廟灣止

計二百四十里圌山把總鎮江常州蘇州南岸上自高資港起下至包港止計二百五十里　上元縣上抵高橋門二十里下至句容縣土橋鋪三十里　江甯縣上至圭山四十里下至黃溝口二十里　和尚港大勝關上至當塗縣界葛岡鋪三十里下至金家墳十里　江甯去句容九十里句容抵龍潭抵斜溝俱七十里長江一帶洲渚限隔惟斜溝龍潭二處船隻由此出入故黃天蕩為賊淵藪而龍潭斜溝則津要地也　溧陽雖濱大江然去金壇宜興俱不百里金壇去鎮江不遠宜興去蘇松不遠江賊海寇俱宜預防　高淳縣不近江洋止有廣通鎮東壩河道由溧陽宜興常州無錫通接松經行往來客商船隻

六合縣包江北東南通江　江淮巡檢司去浮沙口及瓜埠俱百里其旗穴子河王家套八字溝甚是險要　秣陵鎮陸要路　繁昌縣巡捕駐劄宗三廟係荻港三山二司接界最為要害　和州芝麻河口

揚州府青山為黃天蕩最要　舊江口為儀真縣喉舌重地　蔣八港僅逼鎮城通接孟河海口等處為

靖海類編　六　……事功

東南險要之最　三江會口上至瓜州鎮下至廟灣止共計江面百五十里乃瓜儀險要之最　鎮江衛督軍防守金山江操軍在金山西馬頭陸路把截

圌山兀處江邊與周家橋對乃鎮江咽喉留都之門戶　鎮江府東西二馬頭皆濱大江逼近城郭乃要地也守焦山護東津守金山護西津哨北至瓜洲儀真以備江寇南至圌山安港以防海賊

江都縣三江會口與江南圌山相對乃江防第一重門戶中有順江洲江面頗窄水流湍急最為險要此處能守瓜儀可保留都無虞或賊從江南而入則圌山為正兵三江會口為奇兵賊從江北而入則三江會口為正兵圌山為奇兵又一字港上接圌山十里下接三江會口十里泊守中流以便兩地協助防守

江都縣東南八十里沙河港與江心焦山寺相對瓜洲鎮南濱大江北到府城四十五里與江心金山寺相對是第二重門戶建有甎城江南糧運由此過壩

儀真縣何家港若賊由鎮江沖來必趨本港則西入儀真東奔瓜洲北侵揚子橋等處舊江口與江心新洲

相對儀真縣南下江口與江心天甯洲相對是第三重門戶其洲接連何家港為江洋要害儀真城東到瓜洲鎮四十里西到江甯六合縣六十里東北到揚州七十里南濱大江五壩貨財湊集漕運糧船由此過閘第一要害

東溝係六合儀真二縣交界處正當黃天蕩大江之中險要尤甚

錫舍迤西江陰縣北枕長江而黃田港切近縣尤為要害靖江孤懸江心要害賊由大江南突孟河尤為險

要

儀真縣東北十五里都天廟即新城通衢

圌山陸路內通坪城外通戴港東至孟河南達丹陽西接府城及東南馬頭俱係要害或賊從孟河至坪城則坪城為正兵戴港為應兵賊由戴港登岸則戴港為正兵坪城為應兵東津當為伏兵府城坐枕江干更宜把截西津馬頭并防禦四門兩關

永生洲添設防汛因瓜儀常等處襟江帶海要地空闊聲勢不能相援

金陵枕江江防最急太平采石東南襟喉議扼險者必斷采石明太祖自和陽濟師克之故下諸郡如破竹

江西江防信地南湖觜守備南岸上自江西九江府德化縣城子鎮起下至馬當止計二百九十五里北岸上自湖廣龍坪起下至沙灣角止計二百四十里上哨至德化縣城子鎮止下與安慶守備官兵會哨

海防集要

韓奕 輯

海防集要

淸 古鄮韓 奕克振輯

自江防海廖角嘴營前沙南北相對海岸約闊一百四五十里爲第一重門戶狼山福山相對海面闊一百二十里爲第二重門戶周家橋與山相對周家橋北岸至順江洲與江南分界江面約闊六七里順江洲至新洲夾江面約闊七八里新洲夾至山南岸江面約闊十四五里爲第三重門戶倘至不已守金焦南岸斯爲下策

海潮應月浙江廣福等處潮俱有信惟瓊州潮半月東流半月西流其小大應長短不隨月

松江與太倉通泰州有沙船淮安有海雕當由海至山東遂萊貿易云離天津不遠

蓋江南東海之防守在崇明吳淞江口而要在蘇州故崇明吳淞江設所而蘇州重鎭設三衛江北淮南海防守在泰州通州與化鹽城而要在揚州高郵淮安故泰州通州興化鹽城各設所而惟揚州高郵淮安設衛淮安當大瀆通海尤其要處故爲重鎭設二衛

淮北海防患在東海守在海州而要在邳州故東海二州設所而邳州設衛

倭寇過洋如遇南風多則犯浙直遇北風多則犯閩廣中流風水不便則收馬蹟羊山候便開船如遇南風必由高家嘴而入犯七八九團以至竹箔沙寶山吳淞入內彼處設鎭守且劉河與吳淞海面不遠兵船瞬息可至見分五哨一哨泊守新竈一哨泊守黃窯一哨出洋遠探二哨坐泊港內若由蛇山外洋而來必經三片高家沙入內三片沙係江北要路狼山襟

喉又登舟沙實係福山白茅常鎭門戶謂彼處兵船一枝住泊與崇明兵船應援福山兵船一枝泊守營前沙與江北舊守山前沙兵船犄角白茅兵船泊守登舟沙爲營前應援以固入犯要路楊舍逼近狼福乃由海入江門戶兵船一枝泊守權家沙哨至營前三沙洪一枝泊守三丈浦一枝泊守谷瀆港但自褚家沙至楊舍以及江陰孟河一帶江面窄狹險沙頗多船難行若不遠出外洋哨探邀擊一遇入江縱使堵截勢難萬全未免登岸入內之虞

海船入江必由崇明南北二路縣後偏担二沙在縣之北易于膠淺凡舟之輕小者由此而行竹箔宋信嘴在縣之南其水深窪凡舟之重大者由此而行二路堵截更無入江之路矣崇明者天生此沙以鎖江之水口江防第一關鍵實在是也過此以西方論營前靖江金焦此設險之大旨也京口雖係江南諸郡咽喉然從古江寇犯金陵未有由此而進者以沿江南岸疊嶂如屏而潤州秣陵之間夾岡險陂無港可達故也若從通泰登陸循江北內地而行屯兵六合分

師渡蕪湖采石太平而北豈非地勢之至要者歟故嚴江防須重江北

海防之要惟自三策出海會哨無使入港者得上策循塘拒守無使登岸者得中策出水列陣無使近城者得下策不得已而至守城則無策矣吳淞乃水陸之要沖蘇松之喉吭也提兵南向可以援金山之急揚帆北哨可以扼長江之險自吳淞而北爲劉家河爲七丫港又東爲崇明縣七丫而西爲白茆港爲福山又折而西北爲楊舍爲江陰爲靖江又西爲孟河爲圌山此皆舟師可居利于水戰但吳淞而南雖有港汊每多沙磧賊可登岸兵難泊舟非選練步兵循塘拒守不可也今日吳淞所而南爲川沙堡又南爲南匯所其西爲青村所又西爲柘林堡此皆不遠六十里聲援易及又西爲金山衛近添設遊兵往來遊徼則北可以護松江而西可以援乍浦

廟灣勦賊之路原有兩條一條從寶應拖船過垻水路自淸溝淪口進攻則兵勢既迅而饋餉亦易一路從淮安至馬邏陸路進攻此兵勢既迂而饋餉亦難及

江北與江南浙福不同靠不得水戰止靠陸戰也

海道之要害切于江北者狼山當江南之吭而廖角嘴港皆揚之東南界也朐山據淮海之首楚州嬰遊山皆淮之東北境也中包泰興之周家橋鹽城之射陽湖山陽之雲梯關廟灣等處此皆沿海沖要之區寇盜停船出沒之處乃據守所當先者也

淮揚二郡界于江淮之間東濱大海賊舟出沒三面隄防爲難今考其地形起自東南廖角嘴以抵姚家蕩緜延三四百里除安豐等三十六場俱在腹內不爲

要害要害之處乃通州也狠山也楊樹港裏河鎮也
餘東餘西場也廖角嘴呂四場也掘港新開港也廟
灣劉莊金沙場也其尤要者有三曰新場出入至逼
近揚州也曰北海所從以通新開港且有鹽艘聚泊
也曰廟灣其為巨鎮而通大海口也
海舟必得山澳而後可泊無澳之山不可以避颶風如
之何敢泊也
洋山乃蘇松嘉倭海道之上游明議浙直哨船期會于
此以其居浙直之交

崇明守則三江書安瀾海門扼則通泰無烽警
江南控扼在崇明浙東控扼在舟山天生此二塊土大
海中以障蔽浙直門戶諸哨船皆自此而分而南北
總會于洋山若會哨嚴緊遇船即打賊從何入
浙海諸山其界有三黃牛山馬墓長塗冊子金塘大榭
蘭秀劍山雙嶼雙塘六橫韭山檀頭等山界之上也
灘上滸山羊山馬蹟兩頭洞魚山三姑霍山徐公黃
澤大小衢大佛頭等山界之中也花腦求芝絡華彈
丸東庫陳錢壁下等山界之下也此倭寇必由之道
也海防莫急于舟師西麥六總分哨守各洋港其南
哨也至鎮下門南麂玉環烏沙門等山交于閩海而
止其北哨也至洋山馬蹟灘滸衢山等處交于直海
而止陳錢為浙直分艘之處交相會哨是故今日之
設險自內達外有三重焉會哨于陳錢分哨于馬總
洋山普陀大衢為第一重出陀家門馬墓之師為第
二重總兵督發兵船第三重備至密也
吳淞江口及劉家河出海迂回非泊船處所議分番乍
浦之船以守海上洋山蘇松之船以守馬蹟定海之

船以守大衢又其外總錢諸島尤為賊冲三路之要
宜總戰船駐劄查自甯至定江路約可六十里相應
每日一開俾將領統率兵丁乘潮而下放于海口明
旦復乘潮而上達于江橋往返必挽弓飛刀一如陸
操之法如洗砲時即于船上掩放以服習其勢非之
謂日操又自甯定至奉化邊海老涯長數百里與象
山相對中開一水至台之甯海而畫名雖海尾實係
內港視自甯至定之江其險可數十倍今既于江中
日操更於每月中擇風日平和之時放舟出關試演
于甬頭渡在甯波一帶或三五日而後還則自習空闊
何畏望洋此謂月操
浙江防海設六總金盤總守海港者寨凡五守海岸者
寨三十有二守海外者自大戰頭山海島玉環山寬
澳南龍山南麂鳳凰山凡五獨南麂鳳凰山澳闊大
坐臨深海山外大洋別無山島自明初以來俱假此
棲泊實巢穴也松海總其守海港會七守陸路者八
八者之險惟健跳城三面阻山皆峻嶺東面山前距
海若非兵船預伏探哨寇船卒至何以禦之故備跳

戰艦之設不可一時而不戒者也昌國總沿海設備
者六海中設備者十五定海總沿海設備自定海衛
至大嵩港凡九海外設備自舟山螺峰巡司至沈家
門寨凡十二臨海總守海岸者七守海港者八海南
總海岸設備者十海港設備者三自東關外龍王塘
至西海口南海口南通大洋北近平湖係浙西之咽
喉平湖之門戶也
台之飛雲橫陽館頭溫之松門海門甯之定海湖頭渡
紹之王江杭之赭山龕山嘉之乍浦澉浦皆海濱門

戶
海汎春夏多東南風慮犯淮揚秋冬多西北風慮犯閩
紹
浙中海船于邊番皆能通之
北福洋烽火門寨設于福甯州所轄官井等哨當會哨
者五小埕水寨設于連江所轄安鎮等哨會哨者三
日南水寨設于莆田所轄冲心蒲禧崇武等哨當會
哨四浯嶼寨設于同安大約當會哨者二南銅山水
寨設于漳浦大約當會哨者二

閩寇入犯之冲首南澳次銅山次浯嶼次南日今扼其
上流則南地可無慮外島本漳曰南澳在泉曰彭湖
在興曰湄州在福曰海壇但彭湖遠在海外去泉二
千里其山迂回有三十六嶼羅列如排牙然內澳可
容千艘又周遭平山為障止一口進不得方舟今賊
得先據所謂一人守險千人不能過者也又山水多
石風信不常吾兵攻守頗難
三四月東南風汛番船多自粵趨閩而入于海南澳云
蓋恃走馬溪乃番船始發之處慣徒交接之所也附
海有銅山元鍾等哨守之兵若過其冲不得泊其勢
必趨于外浯嶼乃五澳地方番人之巢窟也附海有
浯嶼安邊等哨守之兵若把守緊要港門不得泊其
勢必趨于料羅烏紗乃番船候接濟之所也附海有
官澳金門等哨守之兵若先守不得泊其勢必趨于
圍頭峻上乃番船停留避風之門戶也附海有深滬
福金哨守之兵若先守又不敢泊其勢必趨于福興
若越于福興計其所經之地在南日則有岱墜湄州
等處在小埕則有海壇連盤等處在風火門則有官

井流江九澳等處此賊船之所必泊者也海洋之治
必先嚴內地奸人接濟而後倭夷可靖
海防守南日山下北可以遏南茭湖井之冲南可以阻
湄州岱墜之突扼要區也明景泰以來移其寨于莆
田吉了地方南日棄而不守非計矣
廣東海防分爲三路東路爲惠潮二郡與福建連壤漳
舶通番之所必通潮爲嶺東巨鎮柘林南澳俱係要
區而靖海海門蓬州大城諸所又皆跬步海濤所賴
以近保三陽遠衞東嶺者也惠　州與東南濱海其
捷勝平海甲子門皆險隘生變然未有如柘林爲尤
要也柘林乃南澳海道門戶據三路之上遊番舶自
福趨廣悉由此入爲今計東路官軍每秋掣班必以
柘林爲堡塡附要津若遇颶霧塵霾尤宜加意中路
廣州省環海大洋風濤千里皆盜賊淵藪嘗考之
三四月東南風汛日本諸島人寇多自閩趨廣柘林
爲東路第一關鎖彼知有備不得泊其勢必越中路
之屯門雞栖佛堂門冷水角老萬山虎頭門等澳而
南頭爲尤甚今附海有東莞大鵬戍守之兵倘彼知

巡哨不敢泊其勢必歷峽門望海橫琴山寨丁洋仙
女澳九竈山九星洋等處而西而浪白澳爲尤甚乃
番船等候接濟之所也今附海有香山所戍守之兵
倘彼又不得泊其勢必至厓門寨門海萬戶山綱州
等處而西而望峒澳爲尤甚乃番船停留避風之門
戶也今附海有廣海衞新寧海朗所戍守之兵廣東
三路其甚於東路而中路次之西路高雷廉又次之
三郡逼近占城暹羅刺諸番故高州東連肇東南憑
溟渤神電所轄一帶海澳若連頭港汾州山兩家灘

廣州海爲本府之南翰雷州突出海中三面受敵其
遂溪湛州涠州樂民等四十餘隘固爲合衞三墟門
戶而海安海康黑石清道并徐聞錦囊諸隘所以合
防海澳若廉州則尤爲全廣輕重海北扼塞兩有攸
寄故兵符特劄于靈山建堡增屯于衞北西南雄郡
如瓊爲廉之外戶

海寇議

萬表 著

海寇議一卷明萬表撰表字民望鄞縣人正德末武進士累官都督同知僉事南京中軍都督府事值海寇出沒為江浙患表推原禍本以為姦民通番者所致因為此議上之當事歷叙通番嘯聚始末甚詳其後倭亂大起表糾少林僧習格鬭法屢殲其衆蓋本能以才略自顯者宜其所言之具有先見也案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載表海寇前後議一卷此乃袁褧採入金聲玉振集者所錄僅一卷疑已佚其後議又譌萬為范尤為失考矣

海寇議

明 萬表 來

寧波自來海上無寇每年止有漁船出近洋打魚樵柴並不敢過通番者後有一二家止在廣東福建地方買貨陸往船回潛泊關外賄求把關官以小船早夜進貨或投托鄉宦說關我祖宗之法尚未壞也二十年來始漸有之近年海禁漸弛貪利之徒勾引番船紛然往來而海上寇盜亦紛紛矣然各船各認所主承攬貨物裝載而還各自買賣未著為寇後因海上强弱相凌互相劫奪因各結䑸依附一雄强者以為船頭或五十隻或一百隻成羣分黨紛泊各港又用三板草撇脚船不可計數在於沿海兼行劫掠亂斯生矣自後日本通還請圖無處不至又哄帶日本各島貧窮倭奴借其强悍以為羽翼亦有糾合富實倭奴出本附搭買賣者互為雄長雖則收販番貨俱成大寇徽州許二住雙嶼港此海上宿寇最稱强者福建陳思盼住橫港後許二為朱都堂檄委福建盧都司鏜帶領福兵破其巢穴焚其舟艦擒殺殆半就將雙嶼港築塞賊首許二逃去今見在京師汪五峯名直亦徽州人原在許二部下管櫃素有沈機勇略人多服之乃領其餘黨改住瀝港徒有一王船主卒領番船二十隻陳思盼往迎之約為一䑸因起謀心竟將王船主殺害奪領其船其黨不平陽附思盼將各船分布港口以為外護而潛通五峯五峯正疾思盼之壓己而瀝港往來又必經橫港屢被邀截乃謀約慈谿積年通番柴德美發家丁數百人又爲報之寧波府白之海道差官兵但爲之遙援詢知其從船出掠未回又俟其生日飲酒不備内外合併殺之盡奪其財貨美

所得亦以萬計擒其姪陳四并餘賊數十人送官及各船餘黨回還因無所依悉歸五峯後雖有一二新發番船俱請五峯旗號方敢海上行使朱都堂新取福清船義官吳美幹所領者不盡還本省一半亦從五峯五峯之勢於此益張海上遂無二賊矣此因其有剿而用賊攻賊亦兵家之常未為失策五峯以所部船多乃令毛海峯徐碧溪徐元亮等分領之因而往來海上四散劫掠番船出入關無盤阻而興販之徒紛錯於蘇杭公然無忌近地人民或饋時鮮或饋酒米或獻子女絡繹不絕邊衛之官有獻紅袍玉帶者如把總張四維因與柴德美交厚而往來五峯素熟近則拜伏叩頭甘為臣僕為其送貨一呼即往自以為榮矜挾上下順逆不分良惡莫辨法禁之壞至此極矣今雖平昔本分者亦往通之只是法弛故也近自破黃巖屠霸衢而其志益驕紅袍玉帶金頂五爵黃傘頭目人等俱大帽袍帶銀頂青傘侍衛五十人俱金甲銀盔出稱明刀坐於定海操江亭數日先稱淨海王僭稱叛逆屢斬指揮殺府知事殺百戶焚燒房屋擄掠婦女財物數月以來沿海軍民被殺數萬罪惡滔天在所不赦昔年太倉秦播王艮之亂未嘗見其攻一城殺一官而撫按衙門即以奏聞請將出師一面選行各省緝捕親黨翦其羽翼而其勢始窮束手就擒地方遂寧今此賊據城掠邑殺官戕吏一至於此而見今四散劫掠不於餘姚則於觀海不於樂清則於瑞安往來荼毒生靈無有虛日而猶泥言倭寇不實上聞果何待耶今既曰倭奴酋長為誰是烏可隱也其所劫掠地方凡通番之家皆不相犯蓋以立信故人皆競趨而賊黨之在省者紛紛不可復言奸細如汪五

峯之眷屬徐碧溪之子弟亦且安住出入與若無人況其他乎而杭州秀才監生俱與往來厚爲內交近日碧溪之子弟見爲人首告拿獲在官而又故縱毛海峯鄞縣人其父毛相乃黜退秀才先因長子毛子明通番遁久貨物以父往贖而後以弟代之頗有勇力善使佛狼機又善彈射五峯因育爲子託爲心腹號稱海峯父去子來交馳番國其兄縣學秀才亦嘗看其弟銀兩財物不時差搬送至家而其父母尚在兄以科奉入場且徐碧溪毛海峯皆五峯部下賊首也黃嚴縣賓徐碧溪同

姪明山率領攻掠又屠霸衞其惡不在五峯之下族誅猶有餘辜而待之若此是爲無法杭城歇客之家明知海賊貪其厚利任其堆貨且爲之打點護送如銅錢用以鑄銃鉛以爲彈硝以爲火藥鐵以製刀鎗皮以製甲及布帛絲綿油蔴等物大船裝送關津略不譏盤明送資賊繼以酒米非所謂授刃於敵資糧於盜乎此自古所未有也或又曰行法處以招釁若只畏忌必欲法不行而釁不招但各恣意以度時而彼賊養一日四方賍猾之來附者日衆沿邊財物之劫虜者日富畢竟難之何所至而後已也且今日之屠殘是果誰招釁以激之耶正在法之不行有以釀成之耳今爲調停之說與之送貨及饋酒米以姑從其請者此即宋之和議前此已誤豈容再誤耶近又有海賊厚利欲變祖宗成法倡開海市以息亂者全無稽處且不知致亂之原蓋在於法弛而非有嚴法以致之吾恐市一開而全浙危矣先年東齋沈公爲海道正當羣盜縱橫之時虛心訪究盡得其情惟盡心奉法畧無假借凡地方積年通番者一拿即至不敢踰時按法治罪雖豪右不能以計免而人皆

始知懼法無敢窺海者如巨猾柴德美亦逃之福建而不敢歸番船亦各漸往廣東別爲生理若遲以一二年海道其肅清矣惜乎其去之速也豈邊海之當厄耶至今士民皆懷誦之後自沈公之去而法禁復弛逃避者復回問罪者復脫而海賊復橫復又拆巡海之哨船減塹寨之戍卒城垣任壞而不修邊糧侵欠而不究海賊殺掠禁不許報惟務隱蔽但令邊官買賊以爲功姑以釁責祖宗之法蕩蕩然矣夫以米中丞搗穴焚舟除海巨寇盤山築海功非不偉而人未有懷之者蓋以其尚而不下粗而不察惟專攻其末而反遺其本臨下雖過嚴地方之通番紛然如故除一許二增一五峯其勞宜不足稱此不猶汲水滅火而厝薪沃膏者之不息乎本之所當先而末之所當後也明矣今以杭之兵卒器械不利累糧不足盛暑以往即欲攻其末不亦難乎秸山剔子門又焉能守賊船盡入其將何法以禦之但爲之迎賊可也各郡役民守城妨其生理殆不可久況通番者得利而其善者受勞人心焉服且勾引者之不除則海賊必不可去從逆者之不正其罪則遠近賍猾者何

所憚而不爲此紀綱法度朝廷所以維持天下不可一日或廢者也豈勝太息議者有謂今歲不亟爲處養至明年二三月間其勢決不可復爲浙東諸郡皆危矣豈特浙東之危如杭州由剔子門而入嘉興由澉乍二浦而入其先潛住諸黨又爲之內應亦不可保殆不爲迂然即今誠猶可爲也但以朝廷之法治之則有不待血刃而可以成功者交通即絕酒米不饋彼亦不能久住今舍其易而不爲坐失事機何哉且聞此賊攻掠之處未嘗不有人勾引而但無勾引者則不攻掠則可知矣

近又聞許二說海禁之弛糾領黑番船復來海上此尤可憂懇衷切切不覺言之縷直伏惟公爲國者一垂覽焉

嘉慶戊辰春三月
昭文張海鵬校梓

奉使俄羅斯行程錄

張鵬翮 纂

南滙 吳省蘭 泉之 輯
新城 洪 燿 鏡心 校

奉使俄羅斯行程錄

張鵬翮 纂 鵬翮字運青號寬宇四川遂寧人康熙庚戌進士選庶吉士改主事歷官文華殿大學士卒諡文端少保入祀賢良祠此為兵部督捕理事官時所錄

俄羅斯僻在西北從古不通諸夏茲僭入雅克薩侵我邊陲遣師征討立即瓦解復蒙
皇上寬宥釋還俘囚
高厚之恩浹及異域史冊所載自古罕聞乃彼冥頑無知復踞雅克薩遣兵圍困彼勢蹙請和茲蒙
廟算周詳特遣滿大臣往議總憲臣馬齊疏請兼差
漢人大臣擬出兵部尚書張玉書吏部侍郎張鵬
給事中何金蘭御史王承祖四員題請
上特命張鵬翮陳世安前往滿大臣具使事機宜一疏
經議政王九卿議准題奉
命允往議大臣荷
天語周密訓誡直斥其擾害我地之罪開陳義理以曉
諭之俄羅斯之人始感我
皇上覆育隆恩傾心歸化悉遵往議大臣指示定其邊界毀所修雅克薩諸城并盡撤俄國人歸之而
東北數千里從未入中國之地咸歸版圖邇待我
皇上數年前預料之神謨且索倫達古兒等國俱得安堵此皆我
皇上府慮周詳德威遐播之所致也臣鵬翮恭承
恩命仰荷
天威深以備嘗馳驛遐域往還百日謹以道途所涉歷逐日劄記用以紀皇華盛事而
聖朝控御邊疆遣使行師之規模亦於斯備見焉
康熙二十七年三月初六日蒙
賜使臣鞍馬弓矢緞幣有差
五月初一日陛辭朔奉
天語訓誨周詳纖悉其使事諸務咸禀
廟謨以從事云
初二日寅時啓行出德勝門士氣勃勃軍容甚盛按旗行二十里抵清河
上遣皇長子賜茶列坐飲畢望 闕謝
恩乃行四十里過昌平州三十五里駐南口
初三日早度居庸關山路崎嶇四十五里出關入平地名岔道即明永樂駐軍處也又二十五里次榆林驛環溪列嶂水濁不可飲忍渴至夕是日兵部理事臣張鵬翮語兵科給事中臣陳世安曰孤遠微臣受
皇上特達之知每慚不能報稱萬一出使絕域正當竭力致身以圖不辱
君命荷蒙 聖慈矜注特降恩綸此高天厚地之所以難酬報世安每對鵬翮刻刻感念
天恩雖驅馳載塗如神遊北闕罔忘其在風塵鞅掌中也按水經注云居庸關在沮陽城東南六十里居庸界故關名矣因山為城環關六里壘石絕巘烟嵐衛路高與雲齊淮南子論上有九塞居庸其一今榜曰天下第一雄關信哉中有彈琴峽兩山相疊一澗對流好事者飾以精舍奉關聖帝君丹崖壁立如玉筍疊嶂若翠屏又忽然瓏俏倏莫可名狀俯瞰溪流潺潺山光水片相掩映杜子美詩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可移贈此景志稱水流石罅聲若調琴猶未盡也

初四日行二十里過懷來衛石城完固今設一通判三十里次土木堡風猛撲沙帳內熱氣蒸騰無處可避惟暝目默坐而已有頃微雨始涼夫土木距京師二百里明帝且蒙塵矣我
朝使臣持節遠涉大漠以北往來萬里按轡徐行仰見
至尊天威遐暢功德兼隆窮荒絕域爲古所不及致者罔不服從經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此之謂也

初五日行四十里過保安城城設參將一員又四十里過雞鳴驛次上花園雞鳴驛石城完整洋河邊其前背據雞鳴山峯巒峻絕宇凌霄蜿蜒十餘里陵阜妍秀楊柳依依地志名曰上花園爲遼蕭后種花處按名勝志洋河自塞外來東流注桑乾河
御製登雞鳴山詩云鳥道盤空近塞垣洋河如帶繞山根即此

初六日早發上花園大風沙土迷目帶臉疾行山路陡絕下臨河水金剛孜所謂車行馬驟毛髮慄然者也由此二十里地漸平又二十里過宣府石城堅高規模宏敞原稱塞上重鎮今設總兵一員戶北道一員午風息十里駐柳河川傳稱常開平進軍次此土人猶能道其事惜無片碣可攷披覽輿

記宣府禹貢冀州之域天文昴分野戰國屬燕秦漢屬上谷郡唐曰武州曰毅州遼曰德州金曰宣化元曰宣德明曰萬全都司領宣府等衛獨石之東北元初置開平府尋號上都歲一駐蹕明初改開平衛置八驛東接大寧西接獨石永樂三年北虜皆自開平輿和出入後大寧棄開平難守遂移衛於獨石土木之變獨石八城皆破旋即收復去京師四百二十里實村背重地自宣鎮西陽和堡起至大同丫角山六百四十餘里漢代郡鴈門地也由此七百餘里抵延綏鎮又五百九十里至寧夏爲漢北郡地迤南至固原甘肅二鎮即漢安定張掖酒泉地自宣府迤東至遼鎮一千餘里即秦遼東遼西二郡地皆號沿邊扼要歷代防守縻費金錢而人法不能兼善我
朝威德廣被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如日月之無不照臨凡大荒絕域鑿齒之倫莫不來享
來王幅幀之廣亘古未有九塞悉歸內地斑固云遐域是闢牛馬布野數世無犬吠之警黎庶無干戈之役何幸於今日遘之

初七日早涼行平地四十二里過下堡城明永樂時所築也又八里出張家口兩山對峙石壁嶙峋如削中設一關環山爲城永樂嘗指此歎曰如此險人馬安能渡當微言乎淵水由塞外入口清澈見底深不踰尺名曰定邊河傍有一峯聳立碑曰姑石兒路下有清泉甘洌可以煮茗過此五里夾澗下營是日出關日麗風恬軍行踴躍日夕公議處將士與蒙古易市馬牛羊須齊値不許增減與同以累窮卒及處分賤兵小廝四兒塞內駐營處麥隴青葱次早撤營按旗魚貫而行無纖毫踐踏可謂節出以律矣晚涼衣皮裘按史記隴西北地上

郡長城秦昭王築之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長城趙武靈王築之自造陽至襄平長城燕築之其後始皇滅六國北擊匈奴悉收河南地使蒙恬將數十萬衆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師古注曰造陽在上谷界今張家口一帶是也

初八日早氣爽如深秋襲皮裘由山峽中行二十里有土屋托羅廟古槐一株又三十里次察汗托諾亥大壩猶華言白頭嶺也平阜四周帶土多草澗溪數處而有泉者三惜少薪耳軍士知者先拔薪以往否則探枯蒿佐以乾馬矢僅足供爨若後至則無矣山下有河一道卽邊口之定邊河也有蒙古沿岸穹廬以居此中有皇莊與旗莊同蒙古雜處自此皆向西行

初九日上崇山石路崎嶇約三里入平阜四十七里次博爾哈斯泰猶華言湖條潸也有小河北流遶山下蒙古依水草聚處牛羊成羣此河曲折遶營淸甘足飲名之曰淸河道上見蒙古五六家穹廬而居其廬上穿一孔中安一竅以婺所遺廬上臭不可聞衣皆布衣男女同處較中國之貧民更苦

申刻
上遣侍衛喇齊賜使臣及將士牛羊望 闕謝
恩天恤然作雲帳外挑渠以備夜果小雨
皇恩眞同雨露令人起舞

初十日小雨行六十里次哈喇鄂有水直南劄營雨止夜陰霜

十一日行平地八十里（中國有百十程）次依漢郭兒有水西南流游軍士汲取字曰淸淡鳥阜青草可以牧馬來至此四十里有小澗淸流數泓其處觀從者拾馬糞處燃燒之俱往以供爨初見道傍石碾遺跡憶古時此地必然可耕至晚劄營見山地新墾未見所墾何穀再覩榆樹一株大可合抱午未時頗熱河水和炒麪飲其半停盞視之見小黑蟲如菜子大者無數游泳其中而衆人已飲畢矣當閫謨飲水蛭雄黃可以解之然衆竟無恙亦不須服雄黃意者天祐命使及諸從者而水族不能災歟

十二日行平道八十里（抵中國之百有十里）次他喇布納渦水遶流鹵地草稀未至此四十里有小澗淸泉望見喇麻寺一所將至營門古堆上有二石柱鐫蒙古朱字或云界石也

十三日行五十里入山次呼虛蘇泰猶華言蘆子溝也山形環秀淸水繞流平章霧視云是古地鵰翎世安登山四望空濶祇見軍士牧馬山阿或坐或伏窩南白翎迎風飛舞因誦北征錄曰倦時少睡半晌郎起四面觀望以暢悅胸次此出塞至言也既而論經濟衛人品如雪亮亦快事也因字此水曰快河是日相傳爲關夫子忌辰之期必雨及夕果應關夫子之神靈及外國如響矣夜風四起竊守更人役俱熟睡遣人喚醒因悟天下事凡寄耳目於人者類如此矣

十四日辰刻雨止啓行五十里次阿托和三軍劄營雨山下中有水一道南流半濁牧馬山阿未刻雨下帳蓬雨夾雹一食頃止

十五日大霧行五十里過三小溪入山澗石峯聳峻澗水繞流樺木叢榮於山阿喜鵲翔集於條枝俄而雙雁嘹嚦若告我以塞外奇觀也紅花盈疇遠望如錦茵近視之一莖四朶形如蘿蔔花而十二辦其山出雅烏辮鳥按爾雅純黑反哺謂之烏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雅烏白項而羣飛者謂之燕烏又二十里次棗不孫郭兒地稍平衍淸水北流土人云心肺二山相連有九十九泉池按史

元太宗嘗避暑於此其泉發源官山流爲黑河再
見榆樹二株如器架石壁旗云是蒙古祖墳遥野
有花如牛蒡子叢生莖攢葱紅而花白微香根兒
名曰小人草是日採薪爲爨
十六日行十里許有土城周環可十里名巴爾蘇台
未知築自何時傍有方山峻嶺斜瞰城下皆平亦
不可守策馬往視其中惟有斷壁荒草而已二十
里踰峻嶺入深谷皆木叢生羊腸一道兵家所慎
今賴
聖朝威福蒙古臣服統入八旗如行內地矣五十里出
山入平地過清水河駐昌阿兒托諾甫下帳微雨
後頗熱衣單袍齊集會議漢軍與旗分附入八旗
下營整齊嚴肅以示威遠人是日溪邊始見小魚
如指游泳藻間蒙古帳外有場圃種子以木臼舂
炒糜子取山木爲薪
十七日行四十里有廢土城周圍可五里側有浮屠
七級高二十丈蓮花爲臺砌人物斗拱較中國天
寧寺塔更巍然象書萬卷華嚴經塔拾級而上可
以登頂洪金世宗時閱經人姓氏俱漢字年章登
二層取喇嘛經二葉備譯蒙古字無有識者仍返
原處土塔寸許數枚詢視之或麥或糜云是念
佛所積供入塔內數武有井甘洌設小帳憩其處
蒙古土屋相望一喇目黑漢獻甜茶炒糜米其茶
乃中國黑茶所煮並無奶酥暴日中亦堪入口嘉
其意獎之誠倘以羊肉火腿乾魚十香菜共一盤
與漢遊伏帳外頓首並不審味撮而食之因告以
魚刺難咽彼不解漢語乃以箸擬魚其傍彼食肉
說亦頗曾而遊此二日所見蒙古皆有土屋能耕
種燕麥糜子時方五月中麥僅二寸其土磽可知
矣又二十里次甘察莫都本水列帳部伍整齊牧

馬平地蒙古二百人防圍外
十八日行十五里次歸化城北蒙古語庫庫河屯也
城周圍可三里惟倉庫及副都統署死屋餘寥寥
土屋數間而已城南有關夫子廟留帝志二冊欲
使遠人知忠義也住持漢僧關逍有蒙古妻室其
弟子二人亦然婦人辮髮爲兩辮雙垂而以帛束
其末帽鞋與男子同城南負郭有黑河青塚在焉
遠望如山策馬往觀高二十丈闊數十畝頂有土
屋一間四壁累磚藏以瓦瓮此喇嘛所爲也下有
古柳一株眼地中空如船而枝幹上伸若茂如蚪
穿有烏雅鵲巢中四垂大而聲噪物之不齊如此而
說於人乎塚前有石虎雙列白石獅子僅存其一
光瑩精工必中國所製以賜明妃者也祭殖殘及
礫狼藉似享殿遺址惜無片碣可考石礎有蒙古
字侍郎温他往譯云是喇嘛所作非古也未刻小
雨理藩院所帶鄉導至此咸推不知前途路徑因
訪得喀爾喀貿易人二名爲鄉導滿大臣甚喜各
解衣衣之因憶成宗有言曰用兵之道貴乎先知
古之賢將所以動而勝人者先知敵之情也今與
師遠出而求悉敵情可乎誠哉是言也是日給糜
米爲兩月行糧
十九日入城觀舊城碑記其略曰豐之爲郡其來尚
矣地名九原雲朔三輔控御方面之劇金遼天德
軍節度使鎮守焉風俗惟淳民物尚朴厥土惟瘠
鹵厥田惟下中原高且平宜耕牧蕃軍民相參居
止郡南負郭黑河青塚古蹟仍存郡北一舍有瓊
遷之山名曰沸迭中有捷徑故道匐城山谷比之
銀瓮逕遮瀕陝隘閉近增一倍抵天平七十餘里
歷經沿塞山水泛漲阻妨道兩經行棗果遞遷人
無寧覆弊有本州監郡傑烈泰議知州郭承務同

知哈喇不花承務判官倫忠勇等與敕是州鳩集
丁役蜂聚平治經之營之不日而就以致險隘之
地遂成平坦之途奔驛驅車引重致遠過者無不
忻懌又於三岔山路深重狹隘之處設置巡兵晝
捕一所盜賊屏伏商旅通行路不拾遺民無病涉
延祐七年歲次庚申十一月日建裕齋後人李文
撰按書此方山圍秀而嶽木水淺然而鮮魚厥土
瘠鹵厥產馬駝牛羊人短小而輕捷善騎射其性
然也以酪爲漿以肉爲食席廬爲居而散垢不以
爲恥男女共處而不以爲嫌其習然也倘教之以
詩書申之以孝弟而以律法治其役未有不變者
也其俗敬信喇嘛而可否惟命有少年顯者四人
呼爲呼圖克圖尊之若神明親之若考妣至孩子
之牝犢牛羊之供奉其餘事也未刻雷雨有頃止
按歸化城乃元之豐州（豐州在今河套內西北近寧夏界元和志云豐州西南至靈州九百里豐州今寧夏衛靈州所也）設知州通判官而轄於
大同總管今設蒙古都統一員副都統一員管所
部八千人有城郭土屋屯聚之業雜縻麻黍豆麥
惹韭之物所資貿易者絡繹於此而中外之貨亦
畢集乃扼要之地也今
聖德如天皇威如霆蒙古稽首臣服樂爲內附且屏翰
中朝矣按一統志王昭君墓在豐州西三十里地
多白草此塚獨青故名青塚張鵬翮謂歸化城外
番貿易蜂集蟻屯乃衝劇扼要之地控制之法責
不可忽致之古碣元爲豐州設知州同知判官各
一員統於大同總府與守邊使所轄今我
朝威德遐暢幅幀之廣曠古未有即如臺灣遠在海外
亦爲郡縣應照此例將歸化城亦設爲郡縣開府
廳聯教官各一員以資撫綏教化之責設滿洲將
軍一員轄現在蒙古都統即金之豐天德軍節度

使元之立大同總府其意一也歸化一帶土廣人稀將死罪中有可矜疑免死之人發往開墾墳實地方其新設郡縣各官照臺灣例三年陞轉以敦其畜牧之念今我

皇上所頒上諭十六條中外文武臣民講誦乃化民成俗之本應令各官於朔望日齊集軍民一體講讀使知聖化其軍民中有清秀子弟令教官教習漢書俟其通曉文藝亦照臺灣設科取士之例人有進身之階不輟絃誦之音化朴鄙爲禮讓變獷悍爲忠義移易於此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以遐荒之區爲冠裳之地將版宇而咸樂化度邁古帝王遠矣

二十日早發車輛先行午刻甚熱

二十一日行九里入祁連山（此山亦名祁連非元和郡縣志甘州西南諸州之祁連）有土城廢址疑即所云和城也遠望石紅紫與舉入其中則平原垛堠相傳元世前后俱遺居此山而不立陵寢紅白巧梨杏樹盛花敗榮山阿易險阻爲甘涼肅州守張鎮之功不可泯也十五里踰峻嶺乃言都倫大壩土人樹木槍旗幟累石積薪其上五里下坡石滿崎嶇車馬難行加以石山壁立深谿幽深師行宜慎六十里駐都勒必拉（此路險遠抵中同之百六十里）已日夕矣峽行乘駝自此始

二十二日巳刻微雨會議分四路行各使鄉導導之趙學士言分四路行兵少勢單向西一路紆遠鄉導無按程的見不過意度日期倘臨時迷道而裹糧不足則進退維谷有誤七月初旬之限將軍何宗大臣是之乃分三路東行伐國舅領鑲黃正藍正白三旗居右馬國舅京領鑲白鑲紅居中宗大臣領正黃正紅鑲藍三旗居左而相距不出百里聲息可以相通

二十三日無路循鄉導折而東向踰平嶺四十里有水草之地剌麻喜處而居飾新涼棚其前又二十里駐剳喇克洛有清河一道足人馬汲飲兩山亦堪芻牧北征錄云蒙古地勢遠見似高阜至即又平矣今來塞外始知其言不謬是日炎暑中飢渴交迫鼠馬山澗求水不得而一勺極漿難供衆渴嘆曰願安所得涼茶一椀老米飯一甌乎夜大雨至四更止

二十四日闔軍中言昨夜馬驚逸者衆兩漢官黎明命人往求逸馬俱得之諸將士紛紛失馬駐軍以候其獲是夜三路馬俱驚可異也

二十五日向北行平地三十里駐烏蘇圖有河水遶流草色青葱趙學士帳中聽篆四時曲有雜入思故鄉對此轉凄涼橐上苦狀都被一語寫盡未時雨至四更止深夜帳中聞鍊痛念從者露體牧馬苦狀堪憐

二十六日風寒晝裘行五里有廢城基址可七里許平原迴合氣勢恢人城此亦扼地利者也自此山澗有水之地蒙古牧而處擬我軍容未刻北風大作烏馬自迎馬首來馬遂不前而駝漠昔云邊馬感北風之思遂頓羈絕紲驟首而馳不信哉二十里察汗卓計程七十里有泉源可汲惜草少耳

二十七日涼風刺面如中國十月氣候將士有服皮袍者踰平阜七十九里次門西臘木倫沿途蒙古居未至營三十里有黑泥河一道草亦稍有此處河水稍清而草則不及耳久困我馬憔悴爲之碎血滿衣

二十八日行平道四十三里次哈納烏蘇河水盡牛溲臭不堪飲阜沙磧止勒蘇枯草間雜嫩草牧馬駝以此深慮不足

二十九日行平沙中一望無際寸草不生馬前惟見沙堆纍纍此古人所謂大漠也出此三十里忽有青草百畝肥脆茂盛停驂牧馬殆有神助過此復平沙六十里駐阿爾七台他納克日無水始此乾澗有處掘地強牧馬下濕處掘地三尺餘得水有土氣公議留人在喀龍與義換困馬駝及預備糧重前途易進而歸計有備此人言張家口至路至喀龍交界止六七月雖蕭條迂道至一月始達此馬駝疲敝甚多將士苦倍常人懷怨怒

三十日出軍門滿地綾樹紛披狀如小柏生採爲薪即能燃踰平岡六十里過午暑氣炎蒸行人渴甚無水可求忽風雨瀧然而至少解渴暑人馬安然而度皆類

皇上洪福天心默佑也下岡二十一里駐喀龍平阜爽塏怪石礙磧地勢低凸掘三尺餘水鹹煮羊烹茶變黑色令人腹疼地枯無草無薪軍中燃馬矢供爨

六月初一日入喀爾喀界石阜怪狀如齒牙戟劍地藏沙石相雜草木不生行五十里次哈呢哈達學午甚熱久旱之地山童草枯牧馬無處掘地數尺不得水復求之山阿得泉眼人馬汲飲並潤

初二日風涼平阜起伏始見草色青青行九十里次克勒琛掘地三尺餘得甜水僅足人馬汲飲是日路有流沙二十餘里陷沙一處馬誤行其中陷不得出車輛不可行毀輪自此始喀爾喀國人身長者多衣布袍領袖鑲皮腰間細摺而野心較甚

初三日軍中車輛未至用馬駝負重致之

初四日曾暑行七十里次科尼赤掘地不得水祇喀爾喀八白飲泉眼二處軍士得潤渴腸四更微雨

天氣涼爽人馬由此不甚乏是日始食黃羊氣不惱而味頗佳塞外珍品也

初五日辰小雨乘涼行七十八里次阿爾哈爾薩巴掘地得水有土氣牧馬亦無草

初六日行五十五里次鴨爾果拜必達爾回不納有小河一道紫泥臭濁獨芨草盈尺馬爭食之鵬翮體疲甚減晚餐二日而不思食至三更始就枕怪風鳥烏南來軍士咸起釘橛斧音與風聲相雜

初七日天濃陰行七十一里次烏蘭武門東邊山阜下有舊井水可飲就其處掘水亦足飲馬獨枯地無草耳此上數日俱有小木如松而葉闊長可採爲薪是日有軟沙五十里

初八日行三十里入山溝有漢水灘草停驂小憩復行七里駐克勒阿祭拉漢時方平午道上見喀爾喀國人挈孥載帳而去者詢知喀爾喀與額諾德戰敗而部落各奔未刻會議遣人約會佟馬二使臣同至前途合軍以待

初九日風沙撲面暴日薰蒸行百里次查哈馬克圖鵬翮身體勞頓腰膝酸疼不能自支伏地偃臥從者掘地無水至更深不得飲食馬無水草皆聚達旦勞悴旅愁交集是日道上見喀爾喀國人奔潰數千因詢知其國王及喇麻俱敗逃無蹤其部落各鳥獸散夫喀爾喀塞外雄藩地大人衆在中國習聞之矣今入其境童山赤地查哈馬克圖一帶寸草不生地無勺水逃卒踉蹌一敗塗地至此其塞外伎倆可知矣百聞不如一見信哉酉刻會議前途擾亂不便孤軍深入此地無水草不可居止欲還至克勒阿祭拉漢待佟馬二使臣至商酌機宜仍行文附近車城台吉詢喀爾喀情形並阿尚書音信鵬翮世安意去附近左右尋水草可住之地合軍前進方持還軍不可抵系引軍法以休之而衆口極言還軍便矣軍中衆馬始此

初十日還軍至克勒阿祭拉漢酉刻車城台吉回稱喀爾喀汗戰敗猶存喇麻敗逃無蹤又與藩尚書阿爾尼發筆帖式赴京奏爾喀爾喀汗被額諾德襲取收定秃喇必納喇麻亦敗走俱不知去向侍郎溫他所安驛站應移設此路鈐節尚筆帖式云阿尚書未至秃喇必納八日仰聞喀爾喀敗信未見兩國之王俱喀爾喀群商大國之師來援而此地至阿尚書處七八日之程亦無水草馬俱瘦憊等語公議題報情形乘燭繕疏付筆帖式轉奏去訖

十一日十二日仍駐軍喀爾喀潰卒布滿山谷行五晝夜不絕道傍見台吉三人其形較衆少潔衣服皆藏銀臍牌佩鎗飾珠寶頗精工一耳貫大金圈實石銜其口云是喇麻保命者方有此是日張鵬翮牧人李之聯於石窖頂得古錢篆文曰五行大布按文獻通考後周武帝建德三年更鑄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大收商賈之利與布泉錢並行四年又以邊境之錢人多盜鑄乃禁五行大布不得出入四關布泉之錢聽入而不聽出

十三日復行五十里次噪蓬前營掘地得水黃濁而味甘足人馬飲暑氣太甚沿途幾爲殘瘠鼻不可聞回想京華綠陰深處香爐茗椀不啻十洲三島也甫入帳渴甚亟取濁水一鉢投以六一散鵬翮世安同飲如嘗玉露瓊漿矣申刻阿爾尼差筆帖式來約前途會商夜四更聞帳外雨聲喜解暑氣輒詎意飛灑數點帳衣尚不能潤是日牧廠無草東方有德勒蘇枯莖馬亦難嚼

十四日行七十里次義布蘇亦無草掘地水黑不可飲聞上得舊井五水濁而腥然渴者易飲亦寶如醴泉

十五日風涼行五十八里次吉爾伴阿路掘地無水童山無草我馬瘏頹之餘復值此苦境益增旅愁幸得舊井三處午後飾將猶不足軍士汲飲

十六日辰刻乘陰行二十里次烏奴蘇台濁泉徵細掘坎得水如漿色而味鹽祇供人飲牧馬亦無草已刻小雨旋止

十七日微雨行三十三里石山嶺路參差邐迤奇峯聳拔競勢爭高振衣登巔遙望白雲孤飛徘徊久之復策馬行三十里次拏拉克帶與郎必拉國語中之八十默甫下帳風雨驟至須臾止掘地得水足人馬汲飲枯地淺草聊充芻秣夜半李樂寢於牧廠被蟲入耳譽甚蹤至營以雄黃研水灌耳蟲即出本草稱雄黃治百毒蟲而本方不載蟲入耳此可補遺亦可見雄黃之奇驗也

十八日辰刻小雨午刻阿馬二使臣至將士喜途中之水草皆狀如繪處章京僕夫御車熱甚不得水飲馬浮而蹶此方人多瘦小乘小馬帶軟弓射不穿綿網有鳥鎗其長鎗短小不施於用

十九日喀爾喀人來乞援師稱向者

興其諭言令喀爾喀與額諾德盟好今額諾德違旨行襲取之計今聞王師至乞爲救援等語公議皆云此來乃奉　命出使俄羅斯國非爲爾國也未奉
君命豈可進援爾國自行請　旨可也

二十日軍中忽糧盡並日而食始此喀爾喀人自額諾德來聽其言彼國事並海探參近狀

二十一日終風且暴閉帳則揚沙撥面捲幕則炎氣蒸人夜半疾風怒號如泣如訴旦微雨風稍平

二十三日午刻佟使臣至言沿途乏水草士馬多疲

漢軍大半步行其從行者曾見野騾代持銃發火
仰奔走不可追
二十五日辰刻
上遣侍衛關保孝子至奉
旨索領圖等佐領鵬蘇差人往諭俄羅斯欽此據差祭
領索羅和博洛河泰烏外喇蘇等持檄往諭俄羅
斯國曉以大義開導諄復俾其格心向化感
御迄始終罔有之恩消彼國從前叛逆之非云云索羅
和等馬行二六日至俄羅斯境其國遣重臣遲托
羅其舟相遇於色冷額奉命惟謹即撤其兵率歸
雅克薩城及土田

二十六日海孫泰白額諸德至出該國奏疏外束花
絹（紗緞如使錦黃紅淡綠方文色紙）紙似高麗而細方長尺餘書該
國字頗類蒙古尾用圖章理藩院先譯蒙古字再
譯清字三譯漢音其圖章形圓而象似菊花刀法
古雅印色鮮紅觀疏中詞婉而意達辰刻侍衛關
保齎遞
旨諭還京回奏同衆官望
闕請安傳檄曉諭額諸德俾其釋疑向化
二十七日滿使臣統鑲黃正黃二旗還軍先發張鵬
翮同衆送出軍門遇番僧數人面目黧黑而身
骨俱軟內一僧能華語自言係太西天人求活佛
於中國遍遊普陀五臺峨眉諸名山未見有佛聞
達賴喇嘛似之及往見知其非也又聞外國有金
丹喇嘛是佛遂前往見之又非也值額諸德兵
亂搶去行李散失同伴僅存幾喘耳張鵬翮謂之
曰爾捨生死遊遍中外求活佛而不得究竟信得
天下佛果有耶無耶僧笑曰今日方知其無矣張
鵬翮曰既知其無盍返而求心可耳彪彪奔走何
爲彼僧唯唯

瀚海珠塵　使俄羅斯行程錄　壹

二十八日鑲正白正紅二旗還駐烏奴蘇台自此皆
向東南行其鑲白鑲紅正藍鑲藍四旗分道向東
行以就水草故也是日水臭不可飲遣人於東傍
五里取井水煮茶夜暴風怒號達旦
二十九日陰涼乘程行七十八里駐兗蒼祿（抵中國之百里）
七月初一日駐衣勒呼伯騰達爾罕也遂中乘馬駝
甚多申刻虹見小雨夜怪風烏雉天鵝羣而過
征人莫不起視
初二日涼爽過兗勒阿祭拉漢至哈喇布喇駐軍即
山溝口也乾涸傍掘三尺得水頗甘足人馬飲
初三日次烏蘭武門清風徐來趙學士張鵬翮陳給
事登山眺望山多礁石纍積間有美石如瑪瑙水
晶其光瑩然及閱北征錄亦云地多美石行者下
馬拾以爲玩古今有同情矣
初四日疲馬行瀚海中炎氣薰蒸棱頭如火眼迷不
能遠視探囊取不渴丸含之途間多蚊細者如小
蠅拂面麾之不去大者如蜂入馬鼻嚙之不出至
於鴞首醬蹄稍不防備人爲之墜申刻至鄂爾果
拜必遜爾回不納
初五日午未二時狂風大作傾帳揚沙軍中皇然前
駐軍於此聞土人言此地有鬼人多畏之是夜悲
風慘號其聲凄切今復怪風揚沙入飲水輒瀉或
腹脹馬多病死其皆職此歟
初六日鑲紅等四旗同至夜大雨至辰刻乃止
初七日申刻虹見於東大雨旋止
初八日涼爽行二十里揀有草處駐軍掘地丈五尺
不得水軍士俱渴交迫至三更倚閣歎息約五更
束裝燈火閃爍人語喧闐起見北斗高頂因憶永
樂南望北斗之說信矣
初九日次阿爾客爾蘇巴前所掘井半多崩塌距此

瀚海珠塵　使俄羅斯行程錄　貳

八里許高中見白色顯然者草已枯矣向導路徑
水草八旗同此一路分先後行以人馬因之不能
疾站每一站分兩日行前軍過此後軍甫至周八
日而八旗方輪過一會理藩院安驛站至此每站
用四十八旗蒙古一百名接應遞使
初十日駐葱嶺以遍嶺皆葱故名（此亦名葱嶺非西河時斡所云敦煌西八十里之葱嶺也）計程三十四里乾澗側行二舊井從傍
掘地七八尺得水甘冽可煮茶字之曰塞外第一
泉距此五里爲正白旗駐宿山下有舊井一眼掘
地亦得水
十一日駐軍葱正白旗行軍遇得跳兔大如鼠其頭
目毛色皆兔爪足則鼠尾長其端有毛黑白相間
前足短後足長行則跳躍性狡如兔犬不能獲之
善穿地作穴以前足推土出而滿運之遠人戲塡
以碎石即手口并搯而排之出君得千皮爲裘蔽
紫貂更細金幼孩疑即詩之蹶鼠蛩非也得唐
開元錢古人曾有至此者矣按文獻通考唐武德
四年鑄開元通寶錢每十錢重一兩其文乃太子
率更令歐陽詢書時稱其工字含八分及篆隸三
體其詞先上後下次左後右讀之自上及左迴環
讀之其義亦通流俗謂之開通元寶錢
十二日次科尼赤散步山坡下亂石間見泉眼二處
水濁而臭陳世安使人就近低凹處掘去數石穴
中得水不濁彼平地但掘而不得水者不審地脈
故也蠶叢外之水往往在山脊與石穴中與流子
就下之說不符矣
十三日行三十里揀雨集水處駐節
十四日風涼次克勒蘇陰霾慘淡風雨驟至衝記衣
履般決形容臘頓
十五日行軟沙七十里路頗難行見有舊井二所因

瀚海珠塵　使俄羅斯行程錄　叁

駐節水醎坎飯俱黃色食不下咽信兩午止地處氐漢氣上蒸帳幔衣服皆濕次午曝於山坡始乾一二日內醫蒸交侵矣

十六日過哈喇哈達五里入山溝夾澗而營澗側有古井四所淡而不渴掘其傍亦得水兩山石巉亂亂多產金雀木皮色如金可飾弓箭樺其葉如天冬有刺正夏開黃花塞外嘉植也惜乎刷而多節不適於用谷長荒數僅供野爨天之生材也物且然矣析不孫丹巴喇嘛由西喇必納道此

十七日巳時入喇嘛次塔布寨哈不七兒計程四十四里許聞熊孝感起用禮部尚書徐元文起復左都御史共慶得人未時理藩院尚書阿爾尼召赴行在臣張鵬翮臣陳世安向 闕請安

十八日張鵬翮作家信寄子其略曰從來忠孝竝許國不謀身固于志也是以不寄家信帳中無聊閑欣人煤火進三月家書抵萬金之句適與境與之合於本部南員外家信內附一字使爾知我平安樣以歸報高堂釋懸疑也

十九日將軍步獵於野每旗獲兔百餘以歸刺肝膊生啖之

二十二日亭午熱透帳房衣履如火以手拭之如探湯

二十三日晨陰雨行二十里次向達金呼都克

二十四日天氣躁熱汗馬行淺沙四十里如洲火餘山揮汗如雨氣不能蘇秋陽十倍中原次張家阿呼都克

二十五日丞行二十五里度平嶺至遜布蘇台有水草僅供一旗之需亭午甚熱開前後帳門以出暑氣布席伏地越酉刻察有風信命人釘椒封帳後門將畢忽風聲北來勢如萬馬奔騰揚塵蔽天轉處帳幔裂飛人聲風聲相雜轟轟如雷默禱關夫子念軍士久役於外寒暑交侵飢者勿食勞者勿息偶值狂風大作勢必毀裂帳房觸處生災衆命不保祈神威息此狂風保全三軍之命祝甫畢風勢漸息須臾止

二十六日申刻甫撤營狂風揚沙咫尺不能啓視有頃虹見於東飛雨數點而止酉刻載水以行馬上仰觀晚霞四映五彩照耀如奇巢如人物千態萬狀誠塞外奇觀也薄暮抵有草處駐軍計程十四里號其地曰彩霞

二十七日丞發四十里次擺羅有水草足用鄉導先生路稱誠此地水稀少掘地可得今至此皆井二眼掘坎二十餘處謐靈古流沙原野而行地勢鄉導未能盡得其實也

二十八日未刻啓營行三十里次荒沙有草無水

二十九日丞行四十六里次何托有水乏草

三十日曉行踰平嶺四十里至隆噶布納與滿使臣同駐刻中阜下有泉掘坎盛水足飲溝有艾子草但多毒蛇名七寸子為可虞耳越未時理藩院郎中安布祿馳驛至奉

旨索額圖佟國綱馬喇仍駐此與鵬翮陳世安率八旗將士俱回京欽此欽遵諭畢各歸帳

八月初一日辰刻小雨行四十三里次布而思納草少有井二所不足汲飲

初二日曉行四十七里駐營鄂爾井四所水醎軍士汲飲立涸三更靈獅閣馬羣驚牧人求水招呼相雜竟夕不寐

初三日丞行踰平山六十六里駐至碼壞罷皆山茂草盈野遠望青翠豁目此出塞所罕見者也自曉祿至此為色紅地色紅而土為木蘭爾國四十八

旗之一也其地沙磧漸少而草生茂密與中原漸近故地氣漸厚非夫喀爾喀不毛之地也嗚呼水草天下易生之物也而絕塞且無之苟非身歷其地而閉戶談格物謂喀爾喀地絕水草其誰信之產朱嗎納始形似黃鼠而身短足短可食

初四日蚤起風冷凍水成冰冠揆帽行三十里入山溝又三十里次毛布納寫寮汗爾地歸順我

朝分隸八旗願居原地者甚往中國貿易其服食較喀爾喀稍富而其習俗同也人死載車棄於荒野聽禽獸書喇嘛經於其上云風搖經動亡魂即得超脫喇麻死則積石覆之其他則竟棄之遂不葬而居遷徙無定凡徙一處將車牽駝支帳取乳則婦人任之男子惟馳馬逐獵耳其遊耳是日仍欲行潦水有蝌蚪則驅而去之至此始見蒙古居人

初五日早發逾崇山踰峻嶺約八十里次英台四旗分劄以就水草道上野花遍開有茲鵝二種似絲繡菊碧者字曰淑魁黃者字曰拱香花申刻小雨是日使臣駐節與蒙古相鄰止一井先至者汲取立涸復得一管井埋蓋已久命衛海靈洵數尺忽清泉湧出澄澈盈坎取而飲之甘且洌

初六日早大霧濕衣入大路行平道五十七里次秃兒哈飲行淺始見宣府民人車載燒酒米麪貿易軍中乏糧者得貿食沙地多鼠鼠穴馬行其間輒蹄蹶御在手競競惟恐失墜

初七日風涼早行平道六十七里次噶納布納猶華言黑河也一線小溪清水東流四旗夾岸而營水草俱便還旆以來所希有也未至此二十里有土城廢址周三里日夕吾副都統請食瓜果為其友饋自京師塞外視之不啻交梨火棗矣夜色慘淡愁雲四塞有欲雨雪之意

初八日雨中行五里過土城廢址約七里周圍三十五里抵大媽嶺坡陡泥滑披䩞不堪乘下馬步行二里至平滿復乘馬行七十里至張家口駐師始見有山綠水禾黍豆麥不覺眼明聞水聲潺潺不禁喟然歎曰水哉水哉在塞外何其貴在中原何其賤也天下有以少爲貴者不且然矣

初九日自張家口過宣府次城南二十里舖

初十日雨發乘騎馬行山路崎嶇有臨深履薄之懼日夕次保安至此始無馬蚊

十一日風涼次榆林驛闕郡陳琳安曰來日入關必雨錢玉友問何以知之荅曰凡使臣自外國還入關必雨余錯聞之矣

十二日卯刻過岔道入居庸關辰未刻至南口大雷雨酉刻乃止秉燭行三更至昌平大路如河水深泥濘不能行暫憩荒原待旦

十三日進

朝請安出至

午門前命吏視日晷巳午時七分矣出西長安門兩旗官幡豎出正陽門分道還邸

定邊界碑

大清國遣大臣與俄羅斯國議定邊界之碑一將由北流入黑龍江之綽爾納即烏倫穆河相近格爾必齊河爲界循此河上流不毛之地有石大興安以至於海凡山南一帶流入黑龍江之溪河盡屬中國山北一帶之溪河盡屬俄羅斯一將流入黑龍江之額爾古納河爲界河之南岸屬於中國河之北岸屬於俄羅斯其南岸之眉勒爾客河口所有俄羅斯房舍遷移北岸一將雅克薩地方俄羅斯所修之城盡行除毀雅克薩所居俄羅斯人民及

諸物用盡行撤往察罕汗之地一凡獵戶人等斷不許越界如有一二人擅自越界捕獵偷盜者即行擒拏送各地方該管官照所犯輕重懲處或十人或十五人相聚持械捕獵殺人搶掠者必奏聞即正法不以小故阻壞大事仍與中國和好毋起爭論一從前一切舊事不議外中國所有俄羅斯國之人及俄羅斯國所有中國之人仍留不必遣還一今既永相和好以後一切行旅有准令往來文票者許其貿易不禁一和好會盟之後有逃亡者不許收留即行送還

雜記

河源記 臣舒蘭等奉使尋黃河源於康熙四十三年四月初三日請

訓旨恭

旨黃河之源雖名古兒班索而噶其實發源處從無人到爾等務須窮源明白察視其河流於雪山何處流入雪山邊內凡經流等處宜詳閱之若至其地瘴氣甚厲可進則進不可則止不必泥旨強進欲此臣等於康熙四十三年四月初四日自京起程五月十三日至庫庫河爾地方行大澤周圍六百餘里

其水深碧中央木有西岸有石山一土山三十四日至貝勒色卜騰札而地名庫庫布拉克十六日貝勒色卜騰札而同臣等起程六月初七日至星宿海之東有澤名鄂陵周圍二百餘里初八日至鄂陵之西又澤名札陵亦周圍三百餘里初九日至星宿海蒙古名鄂敦塔拉擇山之至高者登而視之星宿海之源小泉萬億不可勝數周圍羣山蒙古名爲庫兒棍即崑崙也南有高山名古兒班吐而哈西有高山名巴爾布哈北有高山名阿克塔因漢奇三山之泉流出三支河即古兒班索兒噶也三河往東順流入於札陵自札陵一支流入鄂陵自鄂陵流出之河乃黃河也其他山之泉與平地之泉流出爲小河者不可勝數盡歸黃河朝東而下自星宿海於六月十一日回程欲看水山之形并黃河向何方流去等處該離原去之路向東南行二日登哈而哈山見黃河往東而流至歸庫托羅海山又向南流繞撒除克山之南又北流至巴爾托羅海山之南流去第二日至冰山之西但見其山最高雲霧蔽之蒙古言此山長三百餘里九高峯自古至今未有見冰消者終日霧常雨雪一月之中得晴三四日而已自此回行十六日至席拉庫特爾之地尋看黃河流入雪山邊

內之處又向南行過僧庫里高嶺行百餘里又至黃河岸見黃河自巴兒托羅海山向東北流於歸德堡之北達喇山之南從兩山峽中流入蘭州自京至星宿海共七千六百餘里寧夏之西有松山至星宿海天氣漸低地勢漸高人氣閉塞故多喘息非瘴氣也按元史河源記云自洮水與河合又東北流過達達地八百餘里過豐州西受降城云云不如此記明晰

風俗

風俗隨水草畜牧而轉移無城郭常居帳房之業以肉爲飯以酪爲漿無五穀菜蔬之屬衣皮革處廬見中國之茶布則竊之而金銀非其好也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其壯健賤老弱病則求喇麻讀經治死則委而去之其畜所多則駝牛羊其奇畜則橐佗驢牛其野獸則黃羊麅兔無奇草無江河無樹木無珍寶介貞多風秋冬多寒

唐

唐天授初婁師德檢校豐州都督衣皮袴率士屯田積穀百萬兵以饒給無轉餽和糴之費貞元中豐州刺史李景略天德軍西受降城都防禦使開放應永清二渠溉田數百頃此古人已試之明驗也

今觀盤州一帶土沃可耕人寡而情蕩爲懶其間有耕者種黍麥麋粱豌豆之類皆揚圃而舂之穫但得其師德其人勤督屯墾安在其不古若也書之以俟君子

沙漠邊徼而行多則難致少則不足李陵以糧盡而北破奴以求水而沒五難之說嚴尤論之當矣近代如永樂親征初至鞍難行之食再次清水源繼飯不繼班師夫大荒之外獨見凄涼道糧不繼而後請於中淵轉餉至而枯者已不及待矣法莫善於預備糧而剝蝕其間當則計口授食每口日一升月則三斗足一駝之負或曰人之食而需一駝十人則將用十駝乎曰然帳房器具不與焉一駝遠行負重一百有五十斤多則力乏矣乏之則伏地哀鳴任千鞭萬箠不起矣然出塞莫良於駝多多益善駝能三五日不飲水食不擇蒿艾枝葉銜尾而行一人可牽三駝如更多中與後須兩騎從傍照看恐墜于側偏卸時扶正若仆則驚走雖駛馬不能追千羣帳幕卒而至能驚馬一馬驚致羣馬皆驚百步外望見亟下騎執其銜而避之庶馬之患庶乎免矣相駝之法峯堅則行速而鼻完

者佳令一人牽而疾走或止或伏悉由人指使則可用矣屜須軟毡護其肉峯稍以草屜然後加鞍草屜稻草雖軟而不滲而不如檾草去硬節者佳鞍用扁棍者佳駝中見舊日外家駝鞍扁棍爲之飾頭裹鐵最堅固而不損駝皆老於行軍者矣可以爲式若市上板鞍最不可用餵駝之法涼五日一飲水熱二日一飲水若行路須食草足然後飲飲畢少飼以鹽否則護其鼻恐攎擦壞其鼻則駝之精力減也夜加絆縛其足羅縶帳房不時起視恐竄脫逸失山路馬備皮韈以防擦穿至於獲膝

則無用塞外放駝之人切不可嘸嘸則駝走不知去向且恐攘逢竊取凡爲主者皆知此以飭其牧人而牧人則棄其駝而狎其傍近覺則牽駝歸營索食謝謝然自以爲功不知數月之間而駝且斃矣主人尚茫然不解其何故而牧人又有辭矣牧馬之弊亦然

致遠莫良於馬軍行更壯威武孔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姚宋廊廟須其德李郭治兵兼藉其力力不恤則竭矣竭則死矣遠行一人需三馬日一輪屜護其背每加鞍察視汗積土塊恐傷其背

背傷則成瘡而馬廢矣按轡徐行可以終日策鞭飛馳不可以千里常見軍中馬斃多由跑傷與駕車耳究之馬斃而車爲勞薪人且徒行暴日蒸其上大沙鎔其下始悔前日跑馬之非亦已晚矣諺曰馬肥需夜草塞上牧馬荒郊牧人最苦深夜風雨露冷且不交睫一交睫而馬即逝矣若值雷霆雨雹多致驚走牧視更難然馬亦通人性與牧人相慣習聞其呼聲即馴服二三人能圈百十馬在一處塞外多乏水草馬一日不得水則渴或掘十數坎以盛水或走二三十餘里以求非在牧人之勤勞耳不得而强也然術循之有術亦能得牧人之力而馬不苦於水草

塞外以蒙古毡帳爲佳風不能動日不能透寒不能入獨是架子與圍太重一駝不能勝備便用人字帳房表裏青藍細布小而緻密另攜涼棚可以乘涼可以會友蒙古帳房遇雨另覆布棚其上以遮之人字帳房遇風用繩束之皆貫杆兩頭鐵圈而繫之於樁帳杆交頭鐵包須深方有力帳內用折疊小床行則拆疊插內車不過一千斤住則照式安設鋪以鹿皮或虎皮海龍皮更佳得與被俱以

皮爲之或貂或狐或羊從其便耳塞外風惡侵體輒疾土人云宜煖不宜涼

塞外時氣不正晨寒夜冷日午大熱薄棉小涼衣服或單或夾或棉或裘不時更換缺一不可遇疾風揚沙目不能睜視須用臉罩連衣雨衣雨裙護褲套褲臥氈炕氈韈手套皮襪凡禦寒之具皆不可少

塞外不用銀錢最喜中國果菜磚茶梭布往往牽牛羊馬駝來交易宜多帶以爲盤纏煙袋荷包酌量隨帶爲換物找數或易奶餅乾羹喇麻須黃紅綠三色蘇州素緞並京城紅布綢幅子海龍皮喀爾喀用以鑲領袖各物帶備用其餘彼不識也所帶果品須膠棗核桃桃餅圓眼荔枝子柿霜炒米炒麵牛肉炒麵若南北麵果久則油走不可食醬菜須天城醬醬瓜茄炒醬之類京米老米一牛㸃米一半三蒸三曬質輕一可當二且防無水無薪可以細嚼黄豆糯米麵豆粉帶少許可作餅餌糟魚金腿不嫌其多醋浸柴茶醬油清香曹曬乾待用不渴丸行炎暑中含之生津保元丹遠行飢疲服之效（不渴丸薄荷一兩白糖一兩烏梅肉二錢甘草一兩乾葛一兩白梅五錢何首烏一兩白茯苓三兩共爲細末蜜丸如芡實大）

（保元丹人參去蘆四錢山藥炒熟一兩黃芪水浸一日去蘆熟一錢炙黃芪一兩麥門冬去心二兩天門冬去心一兩茯苓去皮一兩香附一錢黃精四錢白蓮心去皮用一兩白朮去心爲末丸如彈子大）掘井須鍬鎌斧炊爨須鑊鍋銚子皮碗茶盃箸菜刀皮風箱鍋椶子銅盤等項馱水用皮桶大錫別渾脫剝整羊皮吹乾利涉水若盛水則臭有微孔即漏

語云久客親僮僕古人行役多在中原尙形之歌咏況遠行沙漠用其力而勞其形須揀壯而有能者隨材分掌一事察其勤惰恤其飢渴濟以恩威誠求自前得用耳其咨嗟小嫌姑置之所謂不嗜不

蓋不作阿家翁是也

紀異

使節至豐州鄉導言沙漠無水運脫載水不能繼使臣在道默思

皇上盛德格天天心仁愛使節歷無水之地天必降雨以濟師行時方盛夏喀爾喀久旱乏水每求水不得人馬渴乏之際即降霖雨以潤之往返百日無毫髮爽眞有天相之憶示樂時張輔平安南上遣宋禮祭衡岳之神求降淸波使將士安寧吉疾不作今之此行自度沙漠來每過無水天必降雨孤

軍深入嶺諸徑境亂兵數萬突逢見我使節即馴服避道以護師行追還旃喝祿日久糧乏平沙忽有兎無算將士步獵以爲食繼此糧至全師入關眞

皇上仁德所感百神效福度越古帝王遠矣

方言

蒙古喀爾喀額諾德等國稱天曰吞格利地曰噶嚕日曰喇勒月曰薩勒風曰薩爾溪大風曰衣客薩爾溪雨曰博能下雨曰得能阿冷諾雲曰屋禮天晴曰阿冷勒百山曰殿喇人曰孔目曰紐那鼻曰噶木兒口曰阿木足曰搢父曰阿八母曰額業兒曰阿不亥主曰額眞僕曰奇吞男曰額立女曰額魘立曰博索坐曰索拉門曰克德即頭曰莫羅郭靴曰布吞帶曰布色爾州帳房曰博斯克應遼帳房曰蒙古格利騎馬曰莫林吾六非下馬曰莫林包烟兵曰七冷刀曰色勒們水曰烏蘇火曰喀爾碗曰阿荏黑粱米曰布蹉牛曰吾克勒羊皮袋曰托愍馬糞曰阿爾哈布曰博色紐子曰托博郎紬線曰禿爾渾吾塔蘇綿線曰格荅吾塔蘇茶曰老羊曰活絲綏曰脫爾渾駱駝曰忒墨一曰勒照二

曰懷葉勒三曰姑爾八四曰德爾百五曰他布六曰朱爾哈七曰多諾八曰奶瑪九曰一素十曰阿爾邦殺一疋換馬曰脫爾渾勒黑莫林阿喇郎茶二封換羊曰差懷葉勒活紐阿喇郎

早發居庸關

誰道邊城景物淒三更斜月早聞雞光連古戍搖河影寒逐清霜入馬蹄龍虎臺高秋色迥軍都山曉曙雲齊天公有意憐行役雨洗征塵路不迷

彈琴峽

月傍層巒望欲迷諸天縹緲斷烟齊丹崖四面雲藏屋翠壁千尋石作梯澗水濺花泉帶雨琳林斜日鳥歸棲行人不盡登臨興拂蘚尋詩細看題

雞鳴山懷古

聞說當年帝子過淸秋匹馬渡洋河天連大漠黃雲合地接平沙白草多漢闕空留丞相獻從龍還羨侍臣珂於今大化風行遠萬里鳴騶奏凱歌

歸化城謁　關夫子廟

龍沙絶塞建公祠正氣森然仰令儀直節可與天下士純忠不愧古人師平生心事向天日百代明禋薦歲時開道遐荒能報德千秋大義重追思

登歸化城樓口占

萬里風雲動壯猷斗邊劍氣映南樓龍門答醉燕山月鹿塞寒生漢北秋秣馬不堪皆露下司軍應念李蒼愁孤臣自有長縷念忠信還期賦遠遊

歸化城郊原蒙古持獻清茶炒糜伏迎道左齊而賦之

使星遙指古豐城此日瑩莊道路迎邊塞天低橫劍氣祁連秋早動笳聲祇修文德遠人化無俟動兵絶域平自是

聖朝威德大蠻圖王會獻來朝

昭君青塚

獨留青塚古城隅愧殺當年漢大夫萬里長城還紛爭千秋國士老樵漁香溪流影魂飛故塞上吹簫鳳有無延壽寫眞君莫恨長門空鎖月明孤

駐軍拉拉克台有作

龍沙漠漠轉多艱憔悴風烟未解顏帳下青羌凝夜月軍中白馬向邊關天橫砂鹵甜孤塞地盡窮荒接萬山長路何人問行役鐃歌齊唱雪中還

中秋前一日同陳豫科使還

馳驅萬里氣雄哉歸馬雲屯夕照催天上新秋明

月滿人間黃羽使星來風烟指顧輸君壯撫劍滄樽共我開

聖主得臣今日事燕然復有勒銘才

白雲

白雲遙望北風寒咏罷皇華淚不乾長路隔山千萬里祇憑雁足報平安

喀爾喀曲

水竭草枯歎俗窮腰懸竹箭臂彎弓輕騎馬上疾如鳥只畏中原火器攻

出塞紀略

錢良擇撰

出塞紀略

虞山　錢良擇木庵

康熙戊辰夏五月朔日壬申
皇上御乾清門奉使內大臣索額圖佟國綱馬喇等率
同使諸臣進見兵部督捕理事官臣張鵬翮兵科給事
中臣陳世安特旨簡命同預參贊
綸音指授謹受
命陛辭而出
初二日癸酉滿漢文武諸臣餞出德勝門

上以遠使絕域宜加擁衛命選精騎萬餘人隨行古禦
行旅從之義也私從僕馬復踰萬計隊伍嚴肅列幟井
然旌旆霓旌飛揚空際連亘二十餘里京師內外夾道
聚觀歎羨傳為盛事兼命　皇長子乘騎朔行二十里
至清河慰勞諸臣宣賜乳茶諸臣望闕謝
恩訖即整旆而行午過沙河晴霽特甚夜屯居庸之南
口萬峯環翠山風陡作俄頃而息迴顧神京已南去九
十里矣
初三日甲戌天晴無風是日自早至暮說曰山行石路

崎嶇時蹶馬足兩峯壁立中為通衢愈登愈高不知其
所止極十五里至居庸關城城門額曰天下第一雄
關名稱其實蓋京師北面之屏衛也淮南子曰天下九
塞居庸其一可見險要自昔而然出關山勢尤奇危峯
蔽天翠屏丹嶂掩映復疊三里至陰京皇山高蔽日因
以名焉有白鷺飲豚其下又五里至彈琴峽水流其間
潺湲有聲峽端綠崖崖斑若爍塵然峭不可攀諦視莫
得其所由登之路又三里至居庸上關城稍低而山益
高又十二里至八達嶺過山之絕頂也胡嶠記自居庸

西北入石門關關路狹隘一夫可以當百過中國控扼
契丹之險或以為此即石門關也元人以為居庸北口
築城設戍卒於其上山水記自八達嶺下視居庸關若
建瓴若窺井昔人謂居庸之險不在居庸關城而在八
達嶺信然矣下山路漸平五里至岔道即平原矣志云
岔道有二路自延慶州至四海冶為北路自懷來衛至
宣府為西路八達嶺為居庸之襟吭岔道又居庸之藩
籬也自居庸南口至岔道計程五十里凡過長城六層
出京師萬山之上絕險天設豈偶然哉又行二十里過
榆林驛堡而屯回顧山巔城堞高下如線蜿蜒然並
間馬蘭花特盛即吾鄉萬壽草也得詩一首

題居庸關

大地如屋簷面南而背北北向據其戶以拒朔風力
偉哉居庸關鎖鑰真北極百里拱神京層巒勢相直
萬峰層疊起左右爭輔翼或聳若屏風千仞排劈削
或銳若劍戟刻削勢旋側高下潺以城數重疋練織
羊腸中貫之一線乍通塞峭壁夾東西紅日午猶黑

奔泉琴聲鳴怪石虎豹蹲飛鳥不能過雲霞亦變色
山靈似有知各效環衛職吁嗟開闢初造化何奇特
設此作保障今古維王國我乘使者車憑軾壯胸臆
忘其驅馳艱此馭過偏仄作詩紀天險兼以歌
帝德
初四日乙亥晴暑二十里至懷來十五里至狼山又一
十五里屯土木堡山風甚急更餘微雨
按懷來即北齊之北燕州也唐改稱為媯州五代晉
石敬瑭割賂契丹又改稱可汗州金繫其州至明初改
置懷來衛靖難兵起成祖謂懷來未下居庸有必爭
之理遂拔懷來而守之山後諸州以次降附于是北
平之右臂遂固土木名統浚唐初為關道振懷來時
所置後訛為土木明正統末車駕至此困於也先
初五日丙子晴暑二十里至沙城即所謂曾李崇拒晉
兵之所也秀多白花甚香不知其名又二十里至保安
州本石晉奉聖州也以納于契丹而名又二十里至雞
鳴驛飯於城郭之下又五里至下花園又十里至上花
園峰巒迴抱流泉遠之木光山色應接不暇過琵琶太

石行幸故地也泉中多細魚水急不可垂釣晚大雨驟
作憩於柳陰之下既霽傍山而行

午行

時雨天中節浮雲霽外身凝幽誰勝事沙磧白良辰
披葛涼添絮傳杯碧漾塵神京三百里回望月鉤新

初六日丁丑大風從東北起驚沙撲面礫礫有聲微雨
隨之馬不能進勉力行四十里至宣府城周圍數十里
萬戶鱗次樓坊櫛比可敵江淮間名郡誠邊城一雄鎮
也

按宣府係秦時上谷郡地明初洪武四年詔盡徙其民於居庸關內而虛其地二十六年改置萬全都指揮使司設附郭宣府左右三衛以是爲西北腹脇要害之所駐兵三十萬鎮邊之歲輸金穀餉饋所費不可勝計

本朝內外一家邊庭無事駐防甲士不過數千而已暑甚權憩城北古廟中晚大風止又行十里至柳河川而屯營焉口占一律

上谷道中遇風

陡然晴旭掩朝暉動地雄聲肆吼威橫播亂雲天際去猛驅驚石馬前飛無邊塞草翻青浪一派征人響鐵衣似爲

聖朝張武烈故憑餘力展旌旗

初七日戊寅晴朗無風亦不甚暑行共五十里至張家口下堡城周五六里明宣德四年所築商賈輻輳居然一大都會大抵北邊近塞自有明二百年來蒙古之擾干戈頻造戰守無時其苦累備至逮我朝定鼎滿漢爲一蒙古諸色上下人等並無侵寇出入止憑符信爲驗入塞之際有無貿易如一家人故其邑民安業日趨繁庶不讓中原大都也又五十里至上堡其廣與下堡等然其南面無城北爲長城橫截山腹出城即蒙古界矣

按前漢書燕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趙武靈王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置雲中九原雁門代郡秦始皇帝兼併六國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繕之西起臨洮東至遼東萬餘里並令蒙恬修築北郤匈奴於漠外此長城之始也今考所謂造陽地在上谷界中則是地之長城蓋

燕所築而秦所修也

出塞里許泉出於道傍大石下石高十餘丈南嚮日光可鑑數人下有石洞潤浸泉源湧出大如盆盎滴滴有聲掬而飲之甘涼特異汲飲得之又行數里而屯得詩一首

長城行

吁嗟哉燕王秦始先後爭雄豪築城千仞忘其勞丹崖翠壑莽高下玉環素練圍凋薄鋸鍰爲崩石爲骨岌岌蜿蜒金城牢一坏半削垣堞斷判然中外分山嶽臨洮其頭遼海足九塞塵堞摩雲青想見當日役夫與杵時豈惜億萬聲嘶號胡不更北數萬里并包漠北爲展郊壯國氣羅止於此其餘剩棄資蓬蒿荒哉二世欲施漆磨甕蕩蕩徒傳嘲千秋數姓恃此險稼邊未免鬪鴟鴞吾

皇神武馭以德寬裴遐邇均恩膏大開關城置郵遞督都額利爭來朝

出塞口占

黃日壓邊城風搖大將旌弓刀三萬騎一騎是書生

初八日己卯晴寒如京師九月行十里許上高山石路

磽确頗多覆車亂山層疊殊無林木草特肥茂有水遶石而流山麓路傍間有居民房舍行六十里屯於察罕陀羅貽打八察罕陀羅哈譯言白首也打八譯言嶺也自入蒙古其方言雖異中華然既歸附

本朝每歲朝貢其土語及字義理藩院官吏多備曉之故所歷地名與方物等猶能以滿語及中國字音通譯之暨入鴉爾鷹界則雖通好日久而地名不能全曉矣

初九日庚辰晴暑士馬蒸發石路偪仄難行七八里外道漸平地多花草有叢簇如薔薇者並紅花白莫問也自邊而中故多中紅邊白者全放則純白矣有黃類金雀者有白辯五出香似麝者皆不知名道遇蒙古帳見其斲木爲門頂上中空覆片毡於其外以繩牽之晴啟雨閉正中壘石作爐上加鐵鍋用以安釜爨焉週以京鉦北置木榻高可尺許其臥所也衣褥皆羊成爲之旁置一木櫝貯食用物貧者并此無之以革襯毡席地而已牛溲馬渤狼藉徧布與閒帳外而彼獨寢食其中無異衽席也蒸乳爲酒從人有以鉦易飲者行五十餘里屯八盧哈蘇泰譯言柳條濃也潛水甚清然絕無所謂

柳條者意或舊日有之相傳不改云遙望北山穹廬簇簇畜產成羣黑白相錯如點雲堆雲然晚

御前侍衛至傳

上溫旨慰勞臺臣頒賜牛四百頭羊六千口

初十日辛巳早起陰雲蔽天跨鞍行不數里驟雨大作岡阜多岐中塗失道詢蒙古帳避雨但其中牛羊男婦雜沓而居氣穢不可入不得已冒雨前進委曲尋路行七十餘里屯哈爾哈兮亂山環抱譯言古屯田地也捏衣出水人可升餘既雨止復見晴色

十一日壬午曉晴寒甚露重如珠帳幄皆濕行十里許有黃羊突出約十餘口狀雖似羊而蹄高如鹿其行若飛逐之不得有鳥名阿喇其大如鳩而褐色迎風飛翔力竭乃下從人多於草間探得其雛中途見榆樹一株路並道左高四五丈出關以來所未見也又有石橋石磯石磨遺棄荒郊蔓草間意者舊有民居午餘暑甚其行百有餘里屯招哈爾兒譯言莊地其地平衍如掌四面皆山山下有泉泉傍茅舍分列地多新種云是內大臣所置莊也

十二日癸未晨晴日有暈環行十餘里上山岡一山未盡一山復出愈行愈高上多下少出塞以來地勢皆然而是日所經爲尤甚山有喇嘛塔處疊亂石爲墳其高丈餘其上徧插旗槍以木爲之類優人所執者出大路二三里有喇嘛廟一所磚石砌成純似佛刹四隅鑄竿懸旛于上旣幔繞之野田中有二石幢圍盈抱長三尺許四周鐫字下截爲滿書有能辨之者上截字類梵書不可曉字皆硃填意亦喇嘛所置也午餘暑甚轉越山岡旁有清泉以手掬而飲之涼爽沁腹共行百餘里屯於他喇布喇阿原圓抱形類招哈貝則信之地有流泉廣丈深亦及丈曲折甚隱縈紆而西中有魚長五六寸類鯿鱸而細鱗可捕易得土人埋耕具於水次埋發芽于地窖而移屯于他所有發而見之者其人馬上相逢亦以襆把爲禮有喇嘛曳橐駝求售而能漢語訊之蓋平涼人也

十三日甲申晴爽早行平山綿衍有二石幢竪立荒原圓長如非所見上置二磚下復有斷磚數截墜于地俱鐫蒙古書滿其上莫之辨也有石碾圍徑五六尺製如

藥肆之鐵碾其下砌石爲槽以承之圓轉如環徑三尺許而槽厚纔半尺碾厚亦不及三寸不知何所用之同行有得阿蘭鳥雛以見遺者其母飛繞哀鳴殊不畏人因命從者釋之俐羽飛躍而去行五十里屯阿盧蘇泰華言蘆溝也相傳以昔蘆葦今已無之其地兩山對峙大道中通屯營相望宛轉十餘里若畫圖然泛水流道傍上清下濁甚便汲者有花色深紅而葉如豌豆穰蘂成穗名長十八元人詩有忽見一枝長十八摘來插在帽簷邊蓋即是也晚大風起天外雨腳盤旋不及屯所乘沙透蝦堆積遍地伏食猴非沙也輜車在後追不能及有蒙古人助從者負米先送至帳之以飯無寸餉而士蓋數十計兼六七人之食然軀幹中人兩是日得詩一首

咏長十八

深紅若個種黃沙艷色還疑出漢家三十六宮春欲去平分一半與閒花

十四日乙酉侵晨大雨辰盡乃晴行四十里至鄂託呵平阜千頃萬山環之水流地中廣不數尺千迴百折自

西北而東南芳草綠縟不見沙土紅花甚之遠近掩映鮮嫩如片霞意即胭脂草也雷雨大作雨雹如彈丸人畜被擊俱辟易脫逸始克屯營二僕從而後兼程追及夜黑不辨路以手就地捫馬通之燥濕以識道途是晚既至營後有蒙古人以畜產爲市始用茶布不用銀錢矣夜風氣滿山本日得詩一首

馬上見臙脂草作

攬轡行吟日欲斜忽驚沙草變紫葩乾坤何處無殊色沙漠居然儼麗花英東故留春入夏豔多渾訝霧籠雲畫圖人面來將路猶爲香魂襯鈿車

十五日丙戌晨晴四山濃靄忽有白霧如疋練縈繞水涯瞬息間自下而上瀰漫蔽天對面不相見食頃而散輕陰微雨道傍紅花滿地黃花間之爛若披錦紅者五出雙瓣有花無葉黃者其形類金錢菊叢蒿艾尤多馬蹄踐之香聞數步行至五十餘里忽見高山當面望之無路可通近而即之豁然中分兩崖壁立中爲坦道以達往來天造地設絕無登陟之勞穿窠盤旋遶山而進流泉一道隨路曲折或左或右蜿蜒而西山石尤奇若穴中空不知幾深如甕如屋凡數十處相傳爲文殊跌坐藏修之所或如伏虎蹲踞崖端或如筆架或如劍鋒森森散布上下皆有樹爲樺木爲山楊有大盈抱者山皆樹翠十餘里掩映相屬塞外佳勝未有過此者山名抑毋陀阿謊南去大同不遠蓋出關以來路皆西行是日稍折而西北也櫃憩山壺處水邊樹下草肯肥茂縱馬飽食有垂釣者水急不能得魚驟雨忽作旋止又行二十里屯於迭不遜哥兒譯言山坳也其地平而四面皆山一山名和碩克華言肺也對面名諾勒克華言心也蓋皆狀山之形山巔有九十九泉伏流而下匯爲長河直達歸化城

按魏書天賜二年登武要北原觀九十九泉武要定襄郡屬縣在大同西北水經注曰九十九泉在幽州西北千餘里又按遼志亦載蓋濼九十九泉意即是也

十六日丁亥晴爽可人行十六七里過有土城基址尚存城門四面雉堞宛然城內山岡橫亘于城之中若十字然瓦礫布地空無居民闊十里許西南兩山雄峙頂方如印從下仰而望之如壘石築成者自福求歲里內外

絕無土著一人無由詢其地名白城以北地多開墾頗饒耕具又行二十餘里道旁有河流水瀠澈中多白石磷磷相錯有魚長五六寸以至尺許兼多青蛙較小于中土所產者土人嗜之謂其味極佳蒙古之珍饈也又行十餘里上峻嶺嶺名窦兒城打八譯言最高嶺也直上四五里過嶺地皆黃沙路平而甚窄兩山夾道亂樹叢茸山巔多樺樹山麓多榆樹草凡肥麥青翠蓊蔚高可及腹又行二十餘里屯倉喇迭不遜譯言平地也平原如砥有樹數十株有土室三四所河水縈之境界頗

勝其屋皆喇嘛廟也急雨旋霽凉風襲人得詩一首

過空城故墟

創建自何代形模尚略存翁王人掃跡興廢土留痕
沙塌岡身斷山抓石勢尊忽爲絕照作攀弔與誰論

十七日戊子凉爽如深秋平明起行馬首向北一望地皆平坡沃饒頗多種麥者不知其何時收穫也行五十餘里復見空城基址頹壞甚于昨所經者其大相彷彿城一座高聳天半六角七級純磚砌成不用木石外向爲作菩薩天王面面拱立承以蓮花花瓣外撑數尺因

以爲簷刻劃玲瓏生動如真全未剝落但丹堊漫漶耳南簷書額曰萬部華嚴經塔每級高三丈許階梯而登首級有石碑八座陷入壁間暗不可讀吹火照之字體頗工開列男婦數千百人姓名别無隻字誌銘中有忠勇校尉某漢兒都目某女直都目某通事某種種名色姓名類多中華氏族其女直姓名者十之一爾傍及婦人或稱妻某或稱娘子某氏或稱某娘娘俚俗可笑頗似村墟所爲其一碑署曰萬部華嚴經塔看經人數紀首比邱福州惠仁發宏誓言如有情數經爲看此處海印定光寳願眼恒無缺陷諸苦惱大地衆生俱如普賢行滿此外絕無紀載可考彼地相傳昔有石碑備書修建始末以金銀錢錯其額爲竊盜者取去遂傳聞失據久矣上六級稍明啟二牖以納日光其間或東西向或南北向層層相間絕頂第七級中空如庭中間無物東首壁端大書曰大金大定二年奉敕重修不言其自何代始以此推之疑其創于元魏高宗以後壁間題署甚多大抵皆金元人遺筆多有墨蹟如新而書皆粗鄙更傳其眞不敢妄易一字備錄於後塔內都無佛像亦

羣鳥雀窠巢間有鶯鶯飛集于下地多蝎子身似麻而短手誤觸之痛楚不可耐無異被螫於奚蝎也飯於塔下野田中有蒙古人獻茶及熟黍米各一盂跪拜甚恭酬以肉炙彼即跪食其半盡懷其餘臠于衣襟中叩首作謝謝而去不辨其爲何等語也整轡而行又閱二十餘里屯於歸化城之東南可十五里水旁塗次土室頗多是晚大風旋作不久旋止

附錄華嚴塔題名

總管府判石仲玉至元二十年八月初一日來遊於此

今人同古人殘月如新月至正十年正月二十二日

劉拱同潼川二婦人同姐開姐題

天堂路大德二年五月初九日書

欽差戴聰明四川江安縣人元統二年四月初八日來登

尋眞誤入蓬萊島香風不動桃花老探步何處不歸來白雲滿地無人掃至治三年三月十一日書

至元六年五月初三日文山相國幕下相士三人到此

大定十八年三月十二日關西鎮戎軍樊典到此題

豐州在城塔至元十一年五月豐州管水爲揭照王英張伯川題

大朝至元八年西夏國仁王院僧惠普同進宣沖平五羅師到此記

朱朝大明國山西太原府代州崞縣儒學增廣生員段濟字希灝嘉靖三十九年九月十五日韃兵大舉攻關堡寨將一家近枝六十口殺盡止存清一家大小五口倘念斯文一脈留其性命恩人達爾漢帶回北朝路逢房叔二人段應明段茂先又遇妹夫石校清妻陳氏男甲午兒官名段守魯長女雙喜兒次女寨喜兒陳氏於嘉靖四十年四月初一日病故閏五月二十七日妹夫石校帶甲午兒投過南朝去了六月初八日留名

去年曾醉海棠叢聞說新枝發舊紅昨夜夢迴花下飲不知身在玉堂中瓊伯書

十八日己丑晴宗行十五里至歸化城城爲蒙古之要地設官鎮守其廣如中華之中縣南關額上爲蒙古

書不能識下橫書翁阿洪三大字字亦左行用蒙古式也以翁名翁阿而知之城中有瓦房一所磚壁堅緻官設糧倉也餘者土室而已空地居半城南民房稠密數倍於城內駝馬如林間有騾騾其屋皆以土覆頂貼對皆漢字門戶精好其人男婦衣帽無別惟婦人則以珊瑚瑪瑙相雜作墜環懸耳銳其下長寸餘卷黑布如筒貫髮其中垂於兩肩亦有耳垂兩環者亦有項帶銀圈或數珠者亦有紅錦作帕或作人字分貼項後者最重其帽以露頂爲羞恥俗最尊信喇嘛廟宇林立巍煥非常其製類西域之天主堂多用白布書番經懸于長竿之上風中飄颺若旂幟然中一廟尤壯麗入門金碧輝煌燦然奪目廣厦七楹柱施丹雘正中直上如斗頂及四壁皆畫山水人物鳥獸雲霞神佛宮殿非中華所見亦類西洋畫中間一僧披黃衣袒右臂巍然南面而坐所謂庫土克兎猶華言活佛也其僧自言能憶數世生身軀殼雖易其靈不昧此僧生於歸化之和州則猶內地然不能漢語詢其年幾二十有二貌莊氣靜頗有道者無論貴賤皆免冠三叩首謁其座前長跪其僧用手

撫其頂以此爲禮遠近信奉若神不知其挾何術也婦人來叩擇其美者寢焉次早夫婦盛飾同至座前叩謝自此其夫不敢近恐褻佛爭也候天癸仍至乃敢再合土人言昭君冢在城南高阜巋然望之可見遂策馬往觀道經一河廣二三丈水可浹皆古之黑河也岸邊菖蒲特盛茭菇次之有白鷺孤立水濱忽見死人三四和衣被僵于荒郊蓋其俗死即棄之無掩埋之禮也行三十里至冢前冢高二十餘丈闊徑數畝其上用琉璃碎瓦排積滿地意舊有祠宇宮殿皆無碑碣可考止存二石虎石馬色黑一石獅色純白又有石幢一刻蒙古書壁繪於上舊傳塞草皆白惟昭君冢獨青故名青冢今身履其地自秋凡草皆青一望無別傳聞不可盡信大抵若此然或草衰時有異亦未可定也冢前有土人壘土作小方亭藏畫佛及寄碎紬布豆麥於中以土坏堵其四面冢旁有大柳樹一株經外所未經見其根分而爲二相去三尺許去地數尺復聯爲一骨去皮存若香片然廣徑丈餘偃臥數丈濃陰覆地蒼翠撲人樹杪有鳥如長嘴烏而較大二雛伏巢中尚不能飛大已如雞從

者戲取之其母驚飛鳴號如將攫人命釋之而行未及數武即投巢鳴鳴作聲若相慰者歸途大雨四合有物如走練從地而起奮迅盤旋直入雲際頃刻濃陰如墨雷霆交作意其龍也如是者凡三見疾馳至屯所僅被微雨塞衣稍濕既而雨過復晴俯首言前路水草不繼苦無識途者適嗎喃嗎國貿易者二人至藏王飭馬公代公索公召入帳中親解衣帽賜之遠人悅服願爲前導是晚蒙古諸都統餽送羊八百口犒師以禮辭之夜月甚佳庖人以菜蔬進食之似八珍然得詩一首

題昭君墓

雲陰苦霧當留黯長信秋風晚悽惻漢皇真不及單于營穩住城裡國色埋邱深塚巍然存有情豐草圖青痕珠襦屈玉匣固至今香骨撐當溫中華佳麗薜花畫一坏尚古留乾坤沙動金屋何厚薄月明披此愁黃昏胭脂山崩黑河竭窮塵終不孤芳魂我來弔古徘徊久手挹蓬蒿奠卮酒此是紅顏最幸人椒房永巷無其偶并勝中宮老白頭翁貌新室稱文母

十九日庚寅晴明帥著三軍俱市易駝馬屯營不行冢

古守土官具禮上謁名帥延之款宴而去聞城中有古碑因往讀之然碑文字多兼多舛誤亦有辨駁之文繁不及將步至城南關壯繆廟有老僧閉關誦金剛經其頭亦留短髮纖箍束之被髮齊眉乃剃髮武員人也姓劉名進十二歲時蒙古兵擄

大兵下湖南被掠至此已四十年矣雖爲僧亦仍有妻與之言因談及此方風俗父死妻後母兄弟死各妻其妻子死亦妻其婦誠如中行說所云惟犯姦者仍有禁較重于中國之法且言二十年前曾于西南五十里外河干見一古碑乃唐振武節度使塞銘惜不能舉其名亦不復憶其地午歸營雷雨大作未久即止隨從騎衆夜有蚱蜢無數集于幔幄

登歸化城納涼望陰山作

遠徼孤城疊翠浮大荒形勝此山留半天高截來鴻路萬古寒凝戰士愁對面石紋蹲怪獸盤胸雲出奇潛虬斜陽屏障蒼茫裡有客披襟獨倚樓

二十日辛卯晴明酷暑屯營不行

二十一日壬辰早微雨將作行十餘里登陰山之巔

蒙古氈帳旁見婦人皆跣足女子年十許歲猶裸其形入山十餘里山坳有大墩四圍作城南向設門圍其頂如棚架中爲方亭亭中有大冢冢上作屋亦圓其頂以碧琉璃覆之意必王者陵寢不知何代遺跡也其旁多杏藥花滿山開遍白九紅一俱單葉香似蓮葉有萱花金雀兒刺梅水木樨夾雜道左杏樹尤多結子如彈丸已可取食又有一種白花叢生數十朵攢簇類野薔薇而無香有一種深黃花其葉酷似沃丹花圓如金錢又有樹其葉大類櫻桃皆不知其名行上高嶺名翁阿嶺又名都楞打八意李衛所謂提徑故道也直上十餘里山石皆作五色或赤如赭或綠如瓜或白如雪黝闇之巔高不陡倚可騎行有亂石堆高數十丈其上器械如林有槍刀弓矢銅叉方天戟盔甲旌旗旗上或畫佛或畫虎或畫大龜或寫番經凡蒙古人過此者必攜一物置其上叩首而後敢行聞歸化城守土之官春秋必以牲羊致祭不知其何神也既至山巔怪石插天兩崖壁立石路一線曲折而下如直入重泉不知其所底止臨崖一望心動股栗路既偪仄石復動搖人馬蹄之寖

岌欲墜有隨足圓滾而下者其不顛仆也幾希如是十五里許方至山麓迴望天門劃然屹立雲際鳥道縈之忽斷忽續忽隱忽現絕險奇觀化工特造海內之所僅見方信一夫當關千人辟易非虛語也山下道平如砥清泉湧出流爲小溪有井三四口散列路旁有刺蝟伏草間午餘騎倦暑如焚又行五十餘里屯昆都勒河日已暮矣有水涓涓流草間頗涼且甘飲之如得甘露是日大軍以翁阿嶺險絕難行分而爲二一半由此路一半折而西由烏斯兎入峪其地稍平而過河凡十二

追復至屯所合兵轉炬東營夜分始臥得詩一首

絶塞見芍藥花

偶生沙磧地猶鬬濃妝絶域誰相贈空山亦自芳還將舒別緒換骨吐新香何必雕欄種春風塞外異

二十二日癸巳早晴午大暑晚大雨旋霽得家夜京報傳者言前途水草不繼大軍議分道進發屯營不行自京師至此蓋千三百里矣二十日之內戰馬勞頓備嘗不便馬上得句凡十餘首自將厥後路入窮荒山川草木旣不知其名往蹟遺踪又罔昧不可考目之所見嘗口成吟率作七言絶句但取紀事而已隨得隨書一概不用標題語雜諧亦竹枝詞遺意也其有写者則另用別體命題不在此數是日得絶句十七首聊以雜記偶此之見聞云爾

北高南下萬峰連車馬行如上水船鳥道止留痕一線旌旗魚貫入青天

土膏滋長只蒿萊大地渾頭不産材一望平沙無樹影春風何苦渡關來

氈帽穹廬面面勻蔽風承雨不遮塵只慚儘眼貂裘近月照星窺太眠人

馬前供爨際供饌羊作羊裘絡製冠應做中原生計拙苦辛耕稼備飢寒

水草隨時選牧場去留曾不問星霜全家遷徙無離別白首何人識故鄉

番語侏離譯不明相看都用手傳情邦恩博選操何術口作華言萬國行

駱駝市馬語嘩然乞布求茶列帳前但得與來兼止渴生涯初不賴金錢

石穴玲瓏棲鴈佛龕何是法王餘至人亦避深山跡猶信紅塵不可居

塞北紅顏亦自妍翠環珠串錦粧鮮瑤冠爭競家貲帽頂上激雲在兩肩

馬上帷中爭紫貂擬裝積積繡高封來便寄征夫去不待秋風費剪刀

義重添丁婦不嬌鶺鴒鳥鳥共誇唐家問俗如能到不愧巢王與壽王

人奉僧伽若鬼師爭言圓寂記前程不知開闢洪濛日那得虛空第一身

小姑晨出靚粧新編髮分花攢好春手擁名香拜商座夜來禪榻許橫陳

地寒人亦種來麰落鋤犂播陌頭五月嫩苗猶看地麥秋應待稻花秋

沙草連天短髮殘岐途七聖亦迴迷征人失道苟皆夜馬矢捫來當指南

衣衾送死棄荒田遠望猶疑蔽草眠比較生人何厚薄只爭氈頂一重氈

田父披裘勞駭岸黍黃稌熟北方珍可憐最是蒼荒原地多少邪風耒耜人

二十三日甲午大軍分三路進發索帥帥正黃正紅鑲藍三旗取道東路佟帥帥三旗取西路馬帥帥二旗取中路二漢臣附正紅旗中軍仍遵出都時所定也天晴趲程行二十餘里過道旁小溪其上屯喇嘛氈帳數十又二十里見一泉穴盈數尺許又二十里屯麻岱爾喇有溪廣長三四尺水不能覆土窪供炊汲而已夜大雷雨萬馬皆驚跳嘯隆隆與霹靂聲相間震耳如聾典牧者不辨東西任其散逸莫能追躡

二十四日乙未早晴前山出雲禮禮盤結高不數丈久而不散午餘陰翳霧雨作旋止寒風襲人是日單士四出收逸馬因屯營不行晚有獲馬矣至驗之則佟帥部下鈴記也索帥遣使馳送聞營是夕二帥分屯相去五六十里不意馬驚乃不約而同

二十五日丙申濃陰微雨所至道皆土岡平衍無石行五十餘里屯呼爾土會長河邊之廣二丈許水深有魚四野多鬼燧之怠遂亂投營中有徒手得之者晚大雨

至夜不止布幄輕單漸瀝之聲遙且竟夕怦怦焉惟恐其着體淋漓也擁枕不寐懷寂殆不可名久絶杯斝思得斗酒自勞而不可望賦三絶句

沙黃雲黑雨漫漫特為征人釀曉寒百計遣愁無一事瓶罌鑿鑿路醉鄉難

最愛空堦聽雨聲小窗燈火夜相親今宵徹耳淙淙急偏布氈廬草作茵

飲賀村醪試淺斟黃爐萬里渺難尋雨師若解人愁緒雨酒還應勝雨金

二十六日丁酉晴雨止飯頃開霽爽如新冬行三十餘里又見空城故址又行十餘里日光過午大風陡作力能仆人而其着體寒極如冰微雨隨之既止復作旋颳颳甚未足方其猛勁馬不能前加鞭強進恍似輕舟涉水乘浪波而行復可三十餘里屯於察罕斤魯有河可汲是止天朗斜陽來深出幄獨步宛然暮秋風景初不自覺為炎夏也得二絶句

積土如環十里餘當年烽火萬家廬前人去盡今人過大地何人獨久居

噫氣砰訇洶怒濤骨聳驚見萬山搖馬蹄獵獵搏斗身飫趁餘威上九霄

二十七日戊戌天晴無風自出關以來雖陰霽不一然無竟日不雨者即或行次偶不相值而天外雨脚如麻遙望可覩惟是日數百里朗徹自早訖暮其間或偶行黔雲點綴些不掩日二旬之中所未見也道皆土岡馬首忽昂忽俛行三十餘里遇有兩山夾道不知何名石圓如壘鵝卵無樹水積道中其色純黑又三十里有泉可汲又行五十餘里路稍平而曲道傍氈帳如林牛馬數萬散布滿野此日因晴明無阻共行百二十里至夜方屯駐營處名瑪下悉喇麻鄂河水頗清而苦澀不堪汲者軍士掘地為井至三尺餘而及泉得一絕句

馬健牛饒白草肥漢家陵律便忘歸人心會得窮隨地牧畜蕃孳孰是非

二十八日己亥晴熱無雲行幾九十里屯哈喇烏素流水匯地鹵衍直至屯所瀦聚而穢但可飲馬不可汲炊掘井五尺得泉氣頗腥頓悟天外雨過不及此地營中僉實僕列非常大抵塞外風土晴則乾燥如焚雨則沾

濡似浸水一日晴和爽塏不寒不熱未易得也地多嘶物蘇草扁有過二三尺許即都人用以作帽者也牧馬遍生貊之自出塞北行千有五六百里所見唯書稱草最多花肥葉短既馬不食一望蓋地如雪至此則漸無矣熱甚帳中不可久坐張傘立於營前又風至乃得一絕可

晴日炎歊逼冀北雨餘蒸濕倍江南我為越客居燕市晴雨交攻兩不堪

二十九日庚子輕陰不雨道皆平沙有物生類芝菌平地蟲出長二三寸色赤而黑狀若箭桿掘地竟其根長者畜尺類山藥皮為紫甲類肉從者其味酸鹹土人寶之可止瀉名鐵木耳笋有花亦從地面起無葉無枝高不過五六尺上為花房圓徑二三四寸銳其上如未放蓮瓣四向作小花攢簇滿之草葉五出色淡黃微有香近金蓮不知其名有小樹高才三四尺大不逾指枝類柳條色黃而亮花如金雀名哈兒哈護麻譯語謂之金雀木其皮以飾弓矢堅韌且華美塞上珍產也又有樹高不盈尺盤結地面如藤名哈喇護麻譯語謂之新木彼土刈以為新云青而易燃徧地皆是而無寸草可以

飼馬馬上時覺香風撲面四顧無所見不知係何等花從何處來行五十餘里忽見豐草蒙茸高可及腰穗如鴈麥縱橫二三四里塞外所未見也縱馬飽食過此又皆平沙矣又行四十餘里屯阿兒七耳速不喇高岡之上旁多蕪叢木流其下黑而穢不可飲仍掘井以汲

三十日辛丑早晴行過土岡數重平衍無石厥土鬆軟陷馬沒蹄有黃羊突出坡間其行如飛從者驅馬逐之竟不能及午餘酷暑逼人日光爍目忽雲興雨密交作如霰瞬息便止暑蒸甚共行七十餘里屯喀輸阿巴兎不喇山坡無石礫磧絕無水草掘井得水鹹不可飲牧馬數里之外草亦不給此地為紫古四十九旗極北邊界山巔堆石為碑壘數若冢乃外藩防禦之所過此即入喀爾喀地面矣以兩國于此畫界故謂之喀嚕嚕有譯言邊界偵探也由張家口直北而行不過千餘里大約十數日可至而理藩院制置有故紆其途折而西數日方折而東北計地則多七百餘里計程則多十數日且山嶺崎嶇梯高步險以致駝馬疲頓不能前進不得已盡留輜重輕裝減騎而前止就正紅旗所留疲乏馬匹

已四百有餘統計全軍羸頓委棄者不知幾千百騎也

六月朔日壬寅天晴大暑輕騎進發地多砂石或赤如硃或黑如鐵草根布地不能萌蘖以手掬之隨手滿然飄散成灰蓋亢旱日久矣入喀爾喀境其間紆形勝與蒙古界中無甚大異惟沙深倍常非內地之比古人每言北荒之地必稱之為沙漠良有以也若草枯泉涸則非特地氣為之抑亦天時使然云午餘酷暑如焚而無勺水相濟職者昏眩至不能言行二十餘里路入兩山石狀巉岩如亂堆散墜中為通衢浮沙滿之色黃深尺寸草不生凡二十餘里山盡沙亦盡屯于卓得呼掘井以汲途次絕不見穹廬駐軍後有手營中為前鋒其人獺皮帽草帶衣下截褶疊如朝衣之制前為方領長尺餘廣二寸許亦以獺皮為之領自胸前其右肩斜折而下緣至帶傍其富者則以錦緣其裡項掛數珠見之始覺身在絕域矣惆然悵悵信口成吟得二絕句

征驂歷盡外藩屏令日真為異域行國士不須辭界辨馬蹄新試軟沙聲（外藩指蒙古也）

無物當空障火輪石燃爐炭草飛塵從來旱熱枯禾

黍誰信兼枯道路人

駐馬荒郊問土風呼來裘帽簇蒙茸殊音異服休生訝猶喜居然面目同

初二日癸卯午晴微暑行不數里黃沙蓋地其深過尺山嶺平地厚薄略同馬蹄陷之鞍韉有至深處幾不可拔雖有駿足莫能馳騁每一車必須數騎推挽猶不能前達處軟沙尤厚其色較白足不可措有羸馬誤入其中陷蹄沒腹強起復陷人行其中移步稍緩亦即陷入收者裸身跣足疾走而前百計取之終不能出至無可

奈何乃覆之而夫沙中絕無水泉而間有青草馬猶得食如是約三十里沙乃盡意漢之所謂大漠唐之所謂大磧即此地也凡過山岡三十餘層多上少下馬力竭矣自歸化城以北皆折而東北行至是稍折而西北共行九十餘里屯波落呼祭兒掘地四尺泉湧如奔人馬沾足大約一井可供十馬之飲沙色黑白紅黃錯雜不一往往隨掘隨塌蓋有沙無土塞外無地不然也晚大雷雨少頃即止雷甚震而雨不多仰視蝃蝀橫空昏黑方滅大抵塞北一雨則蝃蝀必見無論早暮日高則低

日低則高斷續隱躍倏忽屢變或不見其中兩脚對峙如橋柱或全身不現而忽露尺許于雲表或被雲掩映多至三四層青紅眩目亦異景也得四絕句

三尺黃沙蓋地浮不分深谷與山頭將軍若解虛爲米片地須傳十萬籌

沙弱難勝倦馬蹄圍人奔救亦堪愁厚載多斷缺直洞坤輿入九泉

荒原雖處井泉枯三尺逢源內地無我欲盡剷沙磧去頓教漠北有江湖

雨後天低現蝃蝀舉頭朝暮在西東風人不禁殊方指枉却橫空半玦紅

初三日甲辰晴暑無風駝馬盡疲輕車在後屯營得之土人獷悍無主頗多攘竊之盜行路須糾伴然後無患單騎而出往往有被困者以茶布易其畜產必獲倍百出全無疑詫倍甚中土舊傳北方之俗樸質可信行太古風殊不足據也

初四日乙巳晴朗無風行共九十餘里所過雖荒岡沙磧而已沙深處須輕移疾走方免蹶陷或入鹼壟或馬

足重者多遭傾仆之患有一二肥鈍之人陷入沙中深不可出號呼求救衆目注視莫能措手拯拔也蓋稍一延緩則併已身亦陷從井救人愚不至此事實有無可如何者馬膏愈在所不論矣抵晚屯呵呢七不喇天無寸雲地無寸草酷暑如焚掘井二丈不得水人馬苦渴氣不能舒覓井于數里之外稍濟喝人不能及馬駝其委頓而已是地喜無沙冥衆吏帥領衆馳獵頗有所獲至暮還營以所得黃羊見遺燔而食之肥美特異于他處得一絕句

晴人盃水勝瓊漿九仞徒穿地脈傷賴得景宗分味至馬通燃火炙黃羊

初五日丙午五更風驟作雞以發兩卯午而晴行六十餘里寒涼極目而沙幸不多道傍有樹高者二丈餘短者三四尺林立荒郊枝類柯杞葉類剔牙松不識其爲何名逐次有山黑石磷磷狀奇而醜拙又三十餘里屯搜脊烏登旱掘地五尺得水人馬沾足草亦粗給向曉寒風襲人是日較之于昨爲從容肆體甚適矣得一絕句

當午征人赤汗流斜陽未墜換深秋驅驅莫說勞王

事萬里甘成避暑遊

初六日丁未早陰午晴行不數里有山遍覆黃沙上戴黑石如伏虎蹲踞地多黃花瓣尖五出有草枝幹交加色青且嫩而無葉無花無蕋皆不知名行七十餘里屯喀兒拜果必遜爾回不喇其地豐草綠縟高可及膝產韮尤多流水蜿蜒廣尋深丈雖漏可供飲馬自入喝爾喀界以來所未見也屯皆土岡短樹蒙茸布滿其上掘地得水甚易而頗鹹俗傳此地多鬼土人莫敢居之夜大風雀噪聲若濤枕上得一絕句

風力多因樹力宣塞天無樹亦無虧夢回忘却眠沙磧錯認江湖夜泊船

初七日戊申輕陰不雨黃沙滿地頗礙輪蹄然較之往日所經相去倍蓰矣行八十餘里屯尼爾式門掘井得水頗甘而馬甚之草沙中見朽木一節斧鋸之痕宛然取而視之則石也堅不可琢

初八日己酉晴暑燥烈行五十餘里兩山夾道上多黑石巉峭壁立水繞其下渙而不流崖傍有樹三四株中里黃森翠其側遙望若畫圖然水次草特肥茂而地苦

窄不足以牧馬乃又前行可十四五里屯克喇阿祭勒罕四面皆平山亂石散列其下井泉亦甘而苦草少不足飼馬四是日見大人自禮賓而還從者主帥遣通事人詢之傳說彼國國主與阿魯式國接戰而敗其人皆延然稍未得其實據主帥索公因與章京等商議發遣理藩院官喇員外前往各處蹤跡侯馬二師爲合兵之計

初九日庚戌晴暑燥烈行四十餘里見山下有大井一所又三十餘里山下有小井二所又二十餘里見有山石白如雪高出衆山之上又二十餘里屯齊爾克寸草皆無止得大井一所然水少不足給又穿三四所井水終少途中見喝爾喀國人男婦追隨駝馬雜沓絡繹而南不下數萬奔忙恇惚若有人躡其後者通事詢之乃知其主徒失兎汗提兵五十萬與阿魯式國主戰於邊界一戰大敗全軍崩潰國主逃遁不知所之北方諸國之俗勝負但決于一戰戰既敗衂則上下皆鳥獸散不可復振且言喝爾喀國主之弟所謂折不尊但八虎士克兎者一方之所聽命雖爲僧侶其主亦逃遁莫知所在其所居地名土辣必喇去色楞格不數程爲我

畢取道所必由之路亦為阿魯式所據勢不可復往變
生意外人懷疑懼傳言洶洶莫得其情
初十日辛亥晴暑燥烈軍中欲待餒馬二帥合兵會議
而屯所絕無水草可以飼馬供汲偵者又言前途更甚
萬難駐軍因復移營至克喇阿祭勒罕兒途中遷徙者
蟻聚蜂屯其色驚惶俄有喀爾喀國台吉二人飲馬道
左台吉者譯言猪王也曰隆慶間蒙古俺答部犯邊其
子名曰鐵背台吉其弟之子曰黃台吉然則台吉之為
稱也舊矣其人年甫二十許貌甚白皙狐帽錦衣左耳
以珊瑚珠貫銀鐶作墜環長可寸餘鞍馬鮮鮮似貴介
者亦鬬變而南徙也俄車臣汗使至以敗北聞於我軍
始知實信乃阿魯式國主戰勝之後即以奇兵突入徙
失也兎汗所居之地掠其親屬輜重又大撓車臣汗者
亦係徙失也兎汗之弟分王喀爾喀東偏其主斬走其
人亦潰散不支故來告敗是國兄弟並立號稱強大而
一旦土崩瓦裂忽焉至此強弱無時亦可嘆詫也夜理
藩院齎奏使者亦至索帥因具疏備述始末馳驛
上聞

是日傳聞阿魯式兵至三章猖獗而逃雖嚴禁不能止
適合營竟日不得食主帥尤窘躬擐甲冑以備不虞夜
命營中控馬披執立以待旦惟二漢臣聽其自便然人
人內危之甚終莫敢就枕也比曉合營交相慶慰如更
生然紀載多飾詞故復誌其實境如此以貽同志知之
按喀爾喀國在中原之正北其地左直燕京中直山西
右直關陝自張家口出塞二千里而至其界其西為阿
魯式國南直寧夏甘肅西踰中國之西包出雪山葱嶺
與回回雜居或即回回種類亦未可知也嘗我

太祖龍興蒙古諸部落以次臣服為四十九家家設一
旗旗各置都統環衛九邊之外無事則歲奉朝貢有事
則調遣征伐使命往來俱置郵遞不異塞內也蒙古地
面東西五六千里南北僅千餘里其極北邊界號為喀
嚕嚕之北為喀薩喀國西北為阿魯式國二國號稱
強大雖亦遣使通好中華與其人往來貿易然與
本朝一體稱帝提封各數千里俱以馬上遷徙為國無
城郭土著者然亦各有分地焉喀爾喀國主名徙失也
兎汗兄弟共七人其一為車臣汗分王東偏一為依第
里西巴兎爾台吉一為僧號折不尊但八庫土克兎乘

預國事餘不知其名往年其幼弟作亂叛主徙失也兎
汗追至阿魯式界中殺之并殺阿魯式數百人弟之子
亡入阿魯式由此二國有隙阿魯式國主兄弟五人皆
不知其名二長子夭愛於父不得立立第三子嗣位其
第四子亦為僧號庫土克兎第五子尚幼三子立未久
二長子自以為我兄也乃傑然北面於其弟積弗能堪
乘間弒之國人不附其裁第四子者長建號傑其二兄
而代立焉即目今國主是矣自二國起釁之後聞於
本朝我
皇上廉得其情特遣理藩院尚書臣阿喇尼
諭令休兵遣
命和好議既成矣而喀爾喀國人黎于阿魯式之境復
射死其國主之弟阿魯式不勝憤懣舉國興師連戰大
勝追奔至土喇必喇即折不尊但八庫土克兎所居也
徙失也兎汗窮蹙無計遂逆我軍前進遂宣言中國興
人命將提兵特來援我冀以自解阿魯式國主聞之未
察虛實因懷疑不敢長驅頓兵觀望而喀爾喀亦得因

全已後數日又值我
皇上宣命班師且特遣使者
諭令罷戰阿魯式國主釋疑懼遂遣
論振旅而歸
按匈奴為北狄種類不齊稱名異夏殷曰獯鬻周曰獫
狁秦漢曰匈奴漢末曰烏桓鮮卑晉曰鮮卑索頭元魏
曰蠕蠕亦曰柔然隋曆迄唐初曰突厥唐曰鐵勒回紇
宋曰契丹金曰乃蠻札蒙古韃靼別名韃靼後改稱元
混一夷夏者八十九年而復歸沙漠從順帝五傳至鬼
力赤始非元裔遂去國號復稱韃靼西與瓦剌戰而大
敗瓦剌者韃靼別部也永樂中其長名馬哈木者始強
傳子脫歡脫歡又傳子乜先而愈盛起兵攻殺鬼力赤
迎立元裔脫脫不花仍復元號稱帝南侵中國已而弒
脫脫不花殺元裔幾盡自立數年乜先亦被殺部落離
散竄居西北邊荒脫脫不花之子復立世襲虛名如故
而華人則謂之小王子然小王子日以寖微諸部落自
是不相統一嘉靖間小王子別部曰吉囊據河套直關
中曰俺答壁豐州直代雲中曰老把都壁張家口直宣

府自是西至甘肅東至宣大以及山陝四十餘州縣歲
無寧地矣萬曆之初封貢議成患始稍戢小王子名號
其時猶存至崇禎而絕不復聞想已廢滅也鬼力赤以
下諸部雖存亡不一然皆在近地今內附諸蒙古當是
其後而竟不知喀爾喀為古之何國或曰即蒙古之別
部也沙漠之地無城郭山川可辨疆域隨時遷徙莫久
而分理固有之然無確據阿魯式之號又不知始於何
時元來思本九邊國有阿魯地在和林之西玉門關之
北疑即古之烏孫焉耆西域三十六國北面皆烏孫地

雖族類不可知而其地則近似云至若所云羅刹者名爲俄羅斯國乃奉使不指也其國更荒遠不可考聞彼自誇云地方四萬餘里一姓相傳已六千餘年此雖荒誕不足信然聞其境西接大西洋東抵雅克薩城（在嫩嶺東北）之南際波斯以東喀爾喀以西及回回阿魯武諸國邊界諸國皆畏服尊事之則其地之大亦可意想而知矣其俗素奉天主教所行文移俱用蠟帝諾字蠟帝諾者即今中國所傳西洋字也大抵 尚與西國不蒸故遣使時

皇上特命西洋二臣同行但不與二漢臣同旗所以未及與之細談熟詢彼國顛末或疑爲漢之堅昆以漢書西域傳有云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至車師五千里道里約略近似因按元帝黃龍中郅支單于西擊烏孫遂北并堅昆其後復立國至梁將名契苾唐將號紇吃斯又號黠戛斯在廢庭州西北七千里至元中爲回紇所破自是隔遠不通中國故不知其詳此亦吾君之說以意推之堅昆不過萬將一小國歷代遷改曾不足爲有無何忽至今而強大若是則其說仍非確論姑誌于此以俟異日訂之

十一日壬子駐紮屯營以待分道之兵人心惶惶議論不一晚微雨旋止得四絕句

強國何因忽召災草枯泉竭馬應哀噶爾氏槍掠方臨
競擁地弓刀自頓來

同在元黃覆載中天心何事遣爭雄地無城郭民無
信一戰俄看萬帳空

名王辭將點顰燈未必吞針有異能道力不勝兵袞
急遁逃竄契鬚摩登

左衽見耶二十餘錦衣狐帽耳垂珠倉皇數騎殘星
去此亦王孫泣路隅

十二日癸丑駐營賚日無風屯營不行待代馬二師合兵之信抵夜而理藩院喇員外馳至喘息汗流云於丙日之丙奔走千里有奇已訂二師於前途合兵逐東馬俟且起發

十三日甲寅賚早行途遇喀爾喀南徙者多不可數馬少而駝多挽駝者皆婦人其衣飾自項至踵都與男子無別惟兩耳俱着墜環男子則但左耳着環而處其右乍見莫辨其爲婦人也雖暑皆狐帽羊裘以水爲桿用盛小兒置於駝背見亦不驚牛羊各各臠隊而行不煩呵策氂牛尤多其色純黑間有白者腹脇毛垂拂地尾蘇如馬可以爲纓蓋地而來前後相望不絕行六十餘里至掠勒呼朗前所經之道也地有土山戴石二小井在其西馬疲不能前進中道而屯水少不足贍三軍仍鑿井以汲掘地丈餘得泉頗甘地無青草馬嚙枯根以苟延性命先一日喀爾喀南徙者屯於是地遺棄牛羊死者相枕臭聞三四里外晚理藩院阿尚書使至亦

言前進之難夜月如晝三更微雨得五絕句

殊俗真同鳥獸羣紛紛臨難盡忘君可汗一敗人爭
遁國事軍情概不聞

茫茫沙磧大荒平萬里誰遮敵騎行除卻升天兼入
地更無餘術避追兵

擧馬驅駝牛婦人白羊黃犢亦隨身不愁終日移家
去翻愛他鄉草色新

置兒襁背等筐中紫裹囪盛絡繹從過便聞襁來乳
哺全家相對在駝峯

一行魚貫向南遷左耳垂環盡及肩東西不知身婦
辨幾回鞍馬過西偏

十四日乙卯早輕陰霽日行五十餘里過喬尼通屯地所鑿之井已竭惟舊井尚存午餘晴暑行次所爲遊徙者漸稀又三十餘里屯烏蘭兒波兒掘井得水井甘鹹不一無寸草以飼馬饑

十五日丙辰晴明酷暑行七十里屯姑兒巴吐喬二井可汲馬飢如故四面土山焦枯如焚晚旋風一道起於西北掠營之東北隅而過席捲帳幔六七所翔舞空中

食頃乃下西中軍旻然方搖扇以納涼亦可異也得一絕句

鷂飛車館井翻波一道驚塵捲白河叱馭封姨催去
急雙龍乏駕擾人過

十六日丁巳輕陰微風行三十里屯烏奴蘇泰天外雲黑如墨雨腳如麻而屯所僅霢霂而已是日忽晴則若忽雨則涼頃刻萬變山下有井甚大但水白而濁不可飲掘地以汲馬飢已七八日矣不能行偵者言此地有草比至則仍皆枯草隨手煙滅三百餘里之內不相上下也晚馬御使至期在三日內合兵薄暮登山四望惟見荒岡高下焦枯一色目力所窮黃沙之外無餘物俄而蝃蝀橫空雲光慘淡遙望

神京如在天上不勝南顧銷魂也

十七日戊午晴雨時晴黎明蝃蝀下垂兩端相去半天不見其腰將午復見於西南低而且近全現如半環中華之所未覩也行三十里有山頂銳石白如雪又十餘里遙見黑痕高下岡蔽前路意其廢壘也既至則萬山林立如斥堠如臺壘如覆釜如疊麴迴抱如城散市如

募運綿絡繹如行人負擔而追逐有石上復橫一石岌岌欲墜如身而從之者有上全下缺洞其中為穴方員斜掩玲瓏萬態如鐫鑿者大者或徑數丈紋皆迸裂如亂塊粘壘而成色多青黑人行其中紆迴曲折而西北左顧右盼應接不暇如是三十餘里乃盡其處則不可知然地本平岡而非山也土人蕪從無山詢其名因以意名爲奇石岡石下有井水極甘冽草亦蕤茂馬纔見之策亦不前又行三四里屯拉克帶叟疾不喇土山陰然乃畢於石過首南望猶見滅沒如髮髻大雨將作冥風襲人衣絮不足佐以披裘此地有井可汲有草可牧人馬俱便遂共意駐此以待分道之兵

此後不復前進矣越二日馬帥兵至亦共議不可復前糧食已盡進退無策幸二十六日

旨意忽到佟帥前此亦至即于次日回軍二十七日紅旗起身二漢臣隨之七月十八日到喀喇八月初八日抵張家口十三日合隊進京者

旨到稍遲數日恐俱爲絕域之鬼矣所以得生者蓋因折不尊但入既敗遣使飛騎到京求救

皇上問我軍何在馳旨全軍覆沒欲激

聖怒

皇上大驚立命兩侍衛即日出京飛馬馳驛來探既見我軍遂命班師京師之騷動非常皆役國使臣訛言所致也歸途無他異聞但苦飢渴度沙磧後馬死步無車士多步行又糧竭莫繼一日止一餐既進喀喇後蒙古各旗以米粟相餉答以銀布始有兩日米食又苦不繼前此所謂一餐者不過將故麪少許用水調熱如糊當之衆人吃一碗以度命耳然飢猶可忍渴最難堪徒行者多以渴而致斃參佐章京渴死無木爲棺又無柴焚化計無所出乃以馬糞燃合半枯拆碎其骨裝回其慘至此若尋常死者則直委之溝壑而已全軍人數死者九百餘駝死者千餘馬死者一萬七千餘統計費銀二百五十餘萬吾主僕二人初時分馬七疋回軍後六馬盡死止存一青馬往來不頓故免於徒行諸從者無日不走折足趾也

出塞紀略一卷吾虞錢木菴先生所著也康熙戊辰

詔遣內大臣索佟馬三帥通使俄羅斯時遂寧張文端公爲兵部督捕官偕兵科陳公世安同預參畫木菴爲之賓佐躍馬從行出塞歷蒙古諸部遂路喀入喀爾喀境適喀爾喀爲阿魯式所敗其國殘破道梗塞未達俄羅斯而旋往返百餘日行絕域二一萬里多博望元奘耶律楚材所未到質與磬盈每日記其遊歷崎嶇氣候風物凡地名方言音譯可通者參以考證而馬上吟咏亦以次附焉木菴詩以奇瑋勝自訂撫雲集于卷中詩僅留黃門壓邊城二十字而出塞斷不別作長律百韻紀之殆以馬上所得未經陶煉耶然其詩亦皆磊落可喜則本傳鈔者悉行删去殊無當也鈔本字多異同如佟帥名國瑋別本作國虎張文端行程錄又作國綱疑以傳疑今悉從江君仲漁舊藏原本嘉慶戊辰夏五月同里後學張海鵬識

出塞紀略終

臺灣隨筆

徐懷祖著

臺灣隨筆

清 雲間徐懷祖燕公著

乙亥之春，余再至閩漳。竊思廿載萍蹤，若燕、齊、秦、晉、魏、趙、吳、越、楚、粵、滇、黔之間，所遊歷者多矣，詎意復有臺灣之行，然觀海亦吾素志，慨然往焉。凡自漳入海者，皆于石碼登舟，由海澄以達廈門、金門，而後出大海。廈門距海澄三十餘里，迤南則為金門，皆海之歧流，所經閩南藩籬之最衝者也。禹貢所載，自衡岳以南，疏淪無聞，蓋以滇、蜀之界，如黑水南流，滇水西流，皆非中原海道，閩、越之間，率多負山面海，其水自能歸墟也。

凡郡邑之濱海者，皆裨海也，各有重山疊嶂衛其外，即瓊崖、崇明、定海之地，亦尚在裨海中。若安南則陸路可達，惟臺灣一郡，孤峙大海。

臺灣于古無考，惟明季莆田周嬰著遠遊編，載東番記一篇，稱臺灣為臺員，蓋閩音也。然以為古裸國，疑非是。

臺灣山甚高，亦多平原可耕藝，周圍五十里，自有土番居之，多巢棲而不火食者，無所求于中國。明天啟時，漢人顏思齊誘日本國人屯其地，鄭芝龍附之。未幾，荷蘭人由洋中來，假地日本，久而不歸，遂築城而有之。本朝順治十八年，鄭芝龍之子成功，京口敗歸廈門，欲取臺灣，東鹿耳門水漲，遂艤舟以攻，荷蘭戰

不勝，拒守久之，乃棄城去。成功始以夜郎自待矣。傳其子經，孫克塽，外通諸番，內擾濱海。今上康熙十八年，始命將征之，一戰而克澎湖，師臨臺灣，而克塽降，兵不血刃，遂定其地。東西五十里，南北二千里，置郡一縣三。郡治之外，則番人居之，仍其舊俗。

海濱弛禁以後，人習漁舟，家有商船，惟商船可以航海，凡使節往來咸藉之。

海艘上平而下銳，期于足禦風濤，凡百工械具以及日用糗糒，靡不畢備，而尤急于儲水。偶有被風沙嶼之上者，或至不能粒食，而蚶、蛤、蠃、蚌，猶堪鼓腹，惟水則必不可得也。

自海澄登舟，遂行至廈門，尚在支流中，然已震盪不寧矣。遙望遠嶼，白浪出其上，又見他舟，似覺入水復出，腸胃之間，為之盪漾。海中率多積沙，舟不可近，時以長竿測之而後行。其緣桅者，觀雲氣，望遠近也。緣帆而上，捷于猿猱，亦或兩人偕登，至于檣末，猶坐談笑自若，即在大海中亦然。

廈門築城于山巖，兵戍之。其地延袤數百里，然皆山嶺也。海外遐荒諸國，皆貿易于此。偶見有紅毛番船至，其廣大倍于閩舟，而製造精巧，尤不能及，聞彼一舟之費，以鉅萬計。其人能入水而行。

舟離廈門，適遇石尤，迴回十許日，始得西北風而行。舟觀其發碇掛帆，亦艱辛之甚。碇以木為之，長丈餘，末有兩齒，如鹿角，繫以長繩而遠布之泥淖中，船即止。廈門稍南有圍山，在中流，過此即大洋，故舟人呼為海門云。

大海之中，波濤洶湧之狀，筆不能盡。惟是四顧無山，水與天際，仰觀重霄，飛翔絕影，蓋鳥亦不能渡海也。以此知愛居、海鳧，故非常見，若帆檣之側，禽鳥翔鳴，則必有島嶼在望矣。舟在大洋中，風利即長往，風不利亦可復還，所泊處或風勢甚惡，舟不得迴，則惟有東西南北任其所之耳。

海上風信，甚者曰颶，尤甚者曰颱。颱可以計日候之，或前或後，大約不爽。若天邊雲氣如破帆，即颱颶將至。斷霓者，斷虹也，亦風至之徵，蘇嶽颶風賦所謂斷霓飲海者指此。

海中風利，舟行迅決，若風恬浪靜，則膠如中流，所謂海船無風不能動者如是。日望河漢，俯仰燜然，風象殊不惡，但苦無繫舟地耳。

茫茫海道，舟人固不識也，惟東西南北，則以羅經視之。其所往之地，非山不可辨，若昏夜行而不見山，亦莫測其遠近，故有瞻星察氣、緣檣遠望、辨水之色、及視泥沙之臭味者。一遇島嶼，可以泊舟，則尤兢兢焉。蓋海嶼雖卑，而水中尚多巖礁，又有積沙如隄阜，皆能敗舟，且山上迴飆，亦能噓噏其舟而膠之。及已泊之後，猶恐潮汐往來及狀風猝至，故澳中有必不可泊舟之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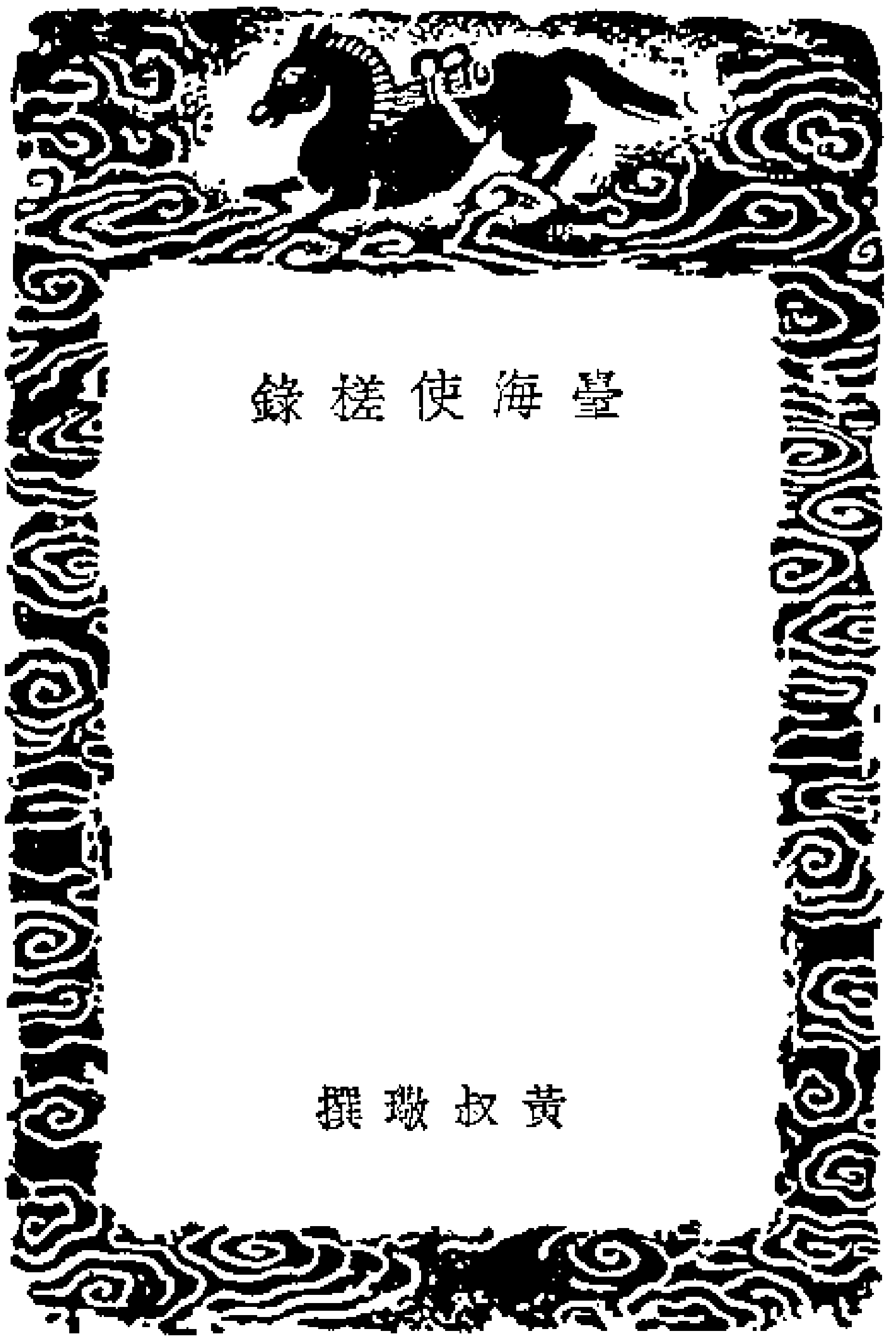
島嶼在澎湖，廿青洋在澎湖之東，雞籠山在臺灣北，鹿耳門在臺灣西，皆險要也。

臺郡番民，種類甚繁，莫詳所自。或云：秦始皇時方士將童男女五百人入海，蓋出于此山而育種至今。

臺地物產，無異中原，略載其異者。波羅蜜自荷蘭移種，大如斗，甘如蜜。香檨大如雞子，味甘色黃，其根在核，然不能如荔走長安也。刺桐紅，樹甚高，花如巨觥，色紅無二。樹蘭如珠蘭，然亦喬柯修幹。竹多叢生，節疏葉長，至冬則其葉盡落，及春復生，頗似江柳。象齒有實可食。林茶亦內地所無。惟鱗介之族，其形殊異

者。不可殫述。

余之初至廈門也。舟人以為有風候。遂登陸假寓。已而大風霾者三日夜。舟泊山島。幸而得免。然聞臺澎之間。頗有漂溺矣。迨風霽夜發。甫出海門。行及三鼓。風稍厲。或有懼色。遂命回舟。昏黑中捩柁而西。幾至不測。侵明。始達于金門之山後。荒嶼無居人。僅可避風耳。舟泊中流。不得登岸。抱膝而坐者累日。及晴霽無風。乃復掛帆。則汎汎悠悠。舟亦不動。反不如平江中可以搖櫓為力也。越三日而至澎湖。其嶼甚卑。方數十里。室廬亦少。設軍守之。自廈門至此。始可泊。因幸其無風。遂不繫舟而行。又越二日而至臺灣。臺灣距廈門不知若干里。而舟人稱海程。則以更為計。云自廈至臺。為十一更。自臺至松江之上洋。為五十六更。然問其所謂更者。莫解其義也。余在臺灣一載。乃復從海道歸。既登舟。止于鹿耳門十日。鹿耳門為臺灣門戶。其水中沙石嶔崟環繞。出入危險。舟行畏之。既而啟行。南風甚勁。海師以指南針指子癸之次。凡三日三夜。乃目覩風濤之壯。然已逾金、廈、漳、泉。而徑達于興化之港矣。自閩之興化。歷福州、福寧。入浙之溫、台、寧三郡。以達于崇明。上海。凡五日五夜而至。皆行于海濱之歧流中。雖有最深廣處。而非大洋也。



小雅皇華之詩，言使臣徧咨於忠信之人。左傳所謂五善，國語所謂九德是也。自漢以後，使者遂例有箋述。考之鄭樵藝文略，凡朝聘得三十七部，行役得三十部，蠻夷得四十七部，不爲不夥。然未有海外瀕澥之壤，人物俶詭之鄉。元元本本，堂堂正正，視之如指螺掌紋，當下可信，則臺海使槎錄洵爲第一等書矣。煜聞先生之言曰，余之訂是編也，凡禽魚草木之細，必驗其形焉，別其色焉，辨其族焉，察其性焉，詢之耆老，詰之譯館，毫釐之疑，庶所不擢，而後即安。嗟乎，玄覽名物，先生猶屢屢焉若是，而況島嶼之險易，城堡之堅脆，番俗之馴悍，政刑之張弛，戎伍之疏密，禮樂之異同，有關精神命脈之大者乎。抑禹跡未經，備者從略。先生必務詳審精密，況里丈尋常之間，省睹習聞，肯蹈迹虛恍惚，如象罔之索珠，狼瞻之覬金已乎。則甚矣先生之志之勤而學之篤也。詩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先生有焉。皇華于原于隰，無不光明。使臣于遠于近，無不周徧。先生是書備之矣。遂奚通之海南諸番行記，曾何足云。煜譾陋不足以知先生，唯因先生之言，而推廣之如此。時乾隆元年丙辰秋仲，會稽弟務煜拜序。

臺海使槎錄卷一

清　大興黃叔璥撰

赤嵌筆談

原始

琉球國在泉州之東，有島曰彭湖，煙火相望，水行五日而至。旁有毘舍耶（一作那），國語言不通，祖裸盱睢，殆非人類。喜鐵器，臨敵用鏢，鏢以繩十餘丈爲操縱，蓋愛其鐵不忍棄。（文獻通考）

按彭湖東南，即今臺灣，其情狀相似，殆即毘舍耶國也。

臺灣於古無考，惟明季莆田周嬰著遠遊編，載東番記一篇，稱臺灣爲臺員，蓋閩音也。然以爲古探國，疑非是。（臺灣府志）

臺灣、海中番島，名山藏所謂乾坤東港華嚴婆娑洋世界，名爲雞籠。考其源，則琉球之餘種，自哈喇分支，近通日本，遠接呂宋，控南澳，阻銅山，以彭湖爲外援。明萬曆間，海寇顏思齊踞有其地，始稱臺灣。思齊剽掠海上，倚爲巢窟，臺灣有中國民，自思齊始。思齊死，紅夷乘其敝而取之，葺草爲田，民知樹藝。順治辛丑，鄭成功金陵挫敗，廈門不守，襲而有之。迄康熙癸亥，歸我一統。其民五方雜處，非俘掠之遺黎，即叛亡之

奸宄，里無一姓，人不一心，溪深林茂，易於伏莽，山海氣澤，又多瘴癘水土之害，其番嗜酒好殺，無姓氏，無歲月，無冠履衣服之儀，無婚嫁喪葬之禮，不知法紀，撫御或失，急之則鋌生肘腋，緩之則俗敝人頑。（蓉洲文稿）

吏科都給事中王家彥疏，閩省海壖地如巾帨，民耕無所，且沙磧相薄，耕亦兼牧，加以年荒賦急，窮民錄走，是海如鶩，長子孫於唐市，指窟穴於臺灣。（春明夢餘錄）

星野

臺之星野，莫錄其詳，然既係於閩，則宜從閩，閩蓋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按牛女於辰為丑，銀海之屬，星紀之次，銀海、元武象也，星紀、吳越分也，劉向曰，吳越屬斗牛女分，皆附元志，吳越其辰在丑，說者謂臺在泉州之窮南，去福州遠甚，不宜為銀海之屬，又在漳州之極東，去吳越遠甚，不宜為星紀之次，遂以臺分野當在女虛之交，者、虛元枵之次，在子之辰，以臺之稍迤而東，疑其越次越辰，亦坐井之見，今以近事考之，明時彭島統於泉，泉為牛女，則臺無可疑，以近地考之，臺海西界於漳，南鄰於粵，北則閩安對峙，漳分野觀閩，而粵分野觀漳，臺之壤接，獨不屬牛女乎，唐僧一行有云，星紀當雲漢下流，百川歸焉，故其分野，自河南下，窮南紀之曲，東南負海為星紀，則臺宅東南，仍屬牛女，又與一行之說相符。（島上附略）

形勢

臺灣為古番部族，在南紀之曲，當雲漢下流，東倚層巒，西迫巨浸，北至雞籠城，與福州對峙，南則河沙磯、小琉球，近焉，周袤三千餘里，孤嶼環瀛相錯如繡，自廈門、金門，迤邐東南，以達於彭湖，可數千里，風濤噴薄，悍怒激鬪，瞬息萬狀，子午稍錯，北則墜於南風氣，南則入於萬水朝東，皆有不返之虞，又東至鹿耳門，夾以七鯤身、北線尾，海道紆折，僅容數武，水淺沙膠，雖長年三老，不能保舟之不碎，徐乃山疆礁淺，無由以入，其險且不測如此。（島上附略）

海中孤島，地在東鯤，形似彎弓。（武備紀略）

雞籠山島，野夷亦謂之東番，萬曆四十四年，倭脅取其地，久之始復國，東番諸山，其人盛聚落而無君長，習鏢弩，少舟楫，自昔不通中國。（方輿紀要）

臺灣處大海之中，地形坐東南面西北，自東北曲至西南，如列屏，為中國江、浙、閩、粵四省之外界，西北近海，多平地可耕，土番及人民聚落以數百，山背東南，一望洪洋，舟楫所不到，土番加嘮使稱類居焉，自紅夷以至鄭氏，皆不能綏附，迨中國盛德，悉來臣服，貢其方物，故我國家邊陲，極於海東數萬里，沿郡縣為疆界，實自古所未有。（福建海防志）

東南緣高邱之阻以作屏，臨廣洋之險以面勢，無仙蹤神跡之奇，無樓臺觀宇之勝，有山則巔，翳於蔓草，有水則涸，沒於洪濤，鹿豕鼯鼠之所嬉，龍蛇蜿蜒之所游，夫既限之以荒裔，而求天作地成之概，皆無所得。（蓉洲文稿）（以上形勢）

三十六島，巨細相間，坡隴相望，有七澳居其間，大約有土無木，土瘠不宜禾稻，產胡麻、菉豆，山羊尤多，居人資海為業，網罟採魚蝦螺蛤以佐食，土商興販，以廣其利，貿易至者歲常數百艘，為泉外府，至元末置巡司於此。（元志）

水至彭湖漸低，近琉球謂之落漈，漈者，水趨下而不回也，凡西岸漁舟到彭湖已下，遇颶風發，漂流落漈，回者百無一。（文獻通考）

隋開皇中，嘗遣虎賁陳稜略彭湖地，其嶼屹立巨浸中，環島三十有六，如排衙，居民以苦茅為廬舍，推年大者為長，以畋漁為業，地宜牧牛羊，散食山谷間，各鷙耳為記。（海防考）

彭湖島在琉球國，水行五日，地近福州、泉州、興化、漳州四郡界，天氣晴明，望若煙霧。（明統志）

海中島嶼，最險要而紆迴，則莫如彭湖，蓋其山周回數百里，隘口不得方舟，內澳可容千艘，海中舊有三山之目，彭湖其一耳，東則海壇，西則南澳，誠天設之險，何可棄以資敵。（方輿紀要）

福州海中有彭湖島，相去三千里，晴日彎髯可見，有委將領兵駐之，自福州順風而往，不半日至也。（玉堂記）

彭湖，僻在興泉外海，其地為漳、泉、南戶，日本、呂宋、東西洋諸國，皆所必經，南有港門，直通西洋。（福建海防志）

鄭成功竊踞臺灣，用彭湖為外藪，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將軍施琅統兵，自銅山攻破，據之，八月，遂克臺灣。（福建通志）（以上彭湖）

臺灣在福建之東南，地隔重洋，形勢延袤，可至者凡千六七百里，外此則生番所居，與熟番阻絕，道皆大山盤嶺，莫知紀極，可以意而不識，府治南北千有餘里，越港即水師安平鎮，又有七鯤身、沙線湖平可通安平港內，為水師戰艘商民舟楫止宿之地，港名鹿耳門，出入僅容三舟，左右皆沙石淺澁焉，此臺灣之內門戶也，衡渡至彭湖，島嶼錯落，有名號者三十六島，彭湖澳底皆老古石參差，港泊有南風北風二者殊澳，此臺灣之外門戶也，然臺灣之可通大舟者，尚有南路之打狗及東港，北路之上淡水，凡三處，而惟上淡水可容多船，港門為正也，其可通小舟者，尚有南路之蟯港，北路之鹹本港及八掌港、笨港、海翁港、鹿仔港、大甲、西二林、三林、中港、竹塹、蓬山，凡十二處，而笨港并有小港可通鹿耳門內，即名馬沙溝是也，總之，臺灣三路俱可登岸，而惟鹿耳門為用武必爭之地者，以入港即可以奪安平而抗府治也，奪安平，則舟楫皆在港內，所以斷其出海之路，抗府治則足以號令南北二路，而絕依附之門，故一入鹿耳門，而臺灣之全勢舉矣，或云，鹿耳門為天險門戶，而又上設礮臺，防亦密矣，萬一攻之不入，兵法有攻堅而瑕者亦堅，其謂之何，不如由北路之上淡水進兵，所謂行師如過於衽席之上者，謀非不臧也，而不知由北路進兵，則其勢主緩，緩則必以衆而臨寡，以強而併弱，由鹿耳門進兵，則其勢主捷，捷則有以反主客之形，成控制之師，而且安平不據，彭湖尚孤，彼賊衆者急而揚帆，不無他虞也，是故說臺灣之形勢，而必講明於得入鹿耳門之要為最急。（理臺末議）

彭湖為臺灣之門戶，鹿耳門為臺灣之咽喉，大雞籠為北路之險隘，沙馬磯為南路之砥柱。（郡志、山川）

臺郡無形勝可據，四圍皆海，木底鐵板沙線，橫空布列，無異金湯。鹿耳門港路紆迴，舟觸沙線立碎。南礁樹白旗，北礁樹黑旗，名曰盪纓，亦曰標子，以便出入。潮長，水深丈四五尺；潮退，不及一丈。入門必懸起後舵乃進。

臺地負山面海，諸山似皆西向；輿圖皆作南北向，初不解。後有閩人云：望山發軔於福州鼓山，自閩安鎮官塘山、白犬山過脈，至雞籠山，故皆南北峙立。往來日本、琉球海舶，率以此山為指南，此乃郡治祖山也。淡水北山、朝山，與烽火門相對。

同安洪淳思（澄心）云：北路淡水，直對福州省城；海道山石錯列，礙於大舟往來。南路赤山，直對南澳。

臺地諸山，本無正名，皆從番語譯出。內山諸水，皆西流於海。安平七鯤身，環郡治左臂，東風起，波浪衝擊，聲如雷殷。諺云：「鯤身響，米價長」，謂海湧米船難於進港。

余與鐵嶺二兄論羅漢門街路，羅漢門在郡治之東，自猴洞口入山，崇岡複嶺，多不知名，行數里，為虎頭山，諸峯環列，樹株櫕櫛，過大灣崎、蔗竹坑、咬狗阬，又東南經土樓山，壁平如削，上則猢猻跳擲，虞人張羅以捕。稍前，為蛤浪崎，出茅草埔，度雁門關嶺，回望郡治，海天一色。去關口里餘，中為深塹，可數十丈，緣崖路狹，不堪旋馬，一失足，便蹈不測。五里至石頭阬，四里至長潭，潭疊可鑑，潭發源於分水山後。由羅漢門阬入岡山溪，同注於海。自番仔寮迤邐至小烏山後，入羅漢內門，峯迴路轉，眼界頓闊，沃衍平疇，極目數十里。東則南仔仙山，東方木山，隔淡水大溪為旗尾山，西即小烏山，南為銀錠山，北為分水山，曰貓徽山，層巒疊嶂，蒼翠欲滴，暝色尤堪入畫。民莊凡三：外埔、中埔、內埔，居民約二百餘口，內埔汛兵五十名，分防猴洞口、狗勻崑諸地，則寥寥三十餘人而已。先是由長潭東南行，至夏尾藍腳帛寮轉北，至外埔莊後，以逆黨黃殿潛蹤內埔，而甕菜岑、鼓擂阬尤為奸匪出沒之所，禁止往來；外埔東南由觀音亭、更寮崙、番仔路頭至大崎越嶺，即為外門。去大傑巓社十二里，中有民居，為施里莊、北勢莊。莊盡番地，往年代納社餉，招佃墾耕，繼以遊社生番乘間殺人，委而去之；今則蒿草不可除矣。自社尾莊、剿闐坡嶺可赴南路，由木岡社卓猴可赴北路，外此羊腸鳥道，觸處皆通，峻嶺深谷，叢奸最易，土人運炭、墾稻、牛車往來，徑路逼狹，不容並軌；惟約晝則自內而外，夜則自外而內，因以無阻。夏秋水漲，阬塹皆平，則迷津莫度，與諸邑聲息隔絕；議者謂宜歸臺邑，良然。

上淡水，在諸羅極北，中有崇山大川，深林曠野，南連南嵌，北接雞籠，西通大海，東倚層巒，計一隅可二百餘里，洵扼要險區也。外為淡水港，八里坌山在港南，圭柔山（一作雞柔）在港北，兩山對峙，夾東中流，南北有二河：南河源出武勝灣，行四十餘里；北河源出楓仔嶼，行百餘里；俱至大浪泵會流，出干脰門（一作干豆），入淡水港，曲折委宛五十餘里，而歸於海。圭柔山麓為圭柔社，由山西下，數里有紅毛小城，高三

丈，圍二十餘丈，今圮。城西至海口，極目平衍，名虎尾，今淡水營所駐也。兩山南北，重岡複嶺，叢莽叢塚。南則武勝灣、里末、擺接、秀朗諸社；北則麻少翁、外北投、內北投、大浪泵，內里即唎楓仔嶼諸社。磺山在內北投，磺河山僨敗仞，寸草不生。自淡水經楓仔嶼嶺，上下十里，過港至雞籠，山高多石，山下即雞籠社，稍進為雞籠港，港道狹隘，港口有紅毛石城，非圓非方，圍五十餘丈，高二丈，遠望為小雞籠嶼，番不之居，惟時於此採捕，循此而上，至山朝社，又上至蛤仔難諸社，深箐鳥道，至者鮮矣。南路界盡沙馬磯頭，相傳地脈直接呂宋，凡舟赴呂宋，必由此東放大洋，有澳名龜那禿，北風時，大船可泊。沙馬磯頭之南，行四更，至紅頭嶼，皆生番聚處，不入版圖，地產銅，所用什物俱銅器。

彭湖一名彭蠡湖，權書二編：彭蠡湖嶼，環島三十六，洪武五年以居民叛服不常，遂大出兵，驅其大族，徙於漳泉間。

觀彭湖諸島，夏月正值南風，由媽宮澳入港，順駛最易；惟出港逆風，未可時計，或收入八罩，從挽門還上岸，登天台山四望，則三十六島嶼形勢，盡在目前。

洋

大海洪波，止分順逆，凡往異域，順勢而行。惟臺與廈，藏岸七百里，號曰橫洋；中有黑水溝，色如墨，曰墨洋，驚濤鼎沸，險冠諸海。或言順流而東，則為弱水，昔有閩船飄至弱水之東，閱十二年始得返中土。（赤嵌筆談）

暗洋，在臺灣之東北，有紅夷舟泊其地，無晝夜，山明水秀，萬花遍滿，而上無居人，謂其地可居，遂留二百人，給以一歲之糧，於彼居住。次年復至，則山中如長夜，所留之番已無一存；乃取火索之，見石上留字，言一至秋即成昏黑，至春始旦，俱屬鬼怪，其人漸次而亡。蓋一年一晝夜云。（蓉洲文藁）

由大擔出洋，海水深碧，或翠色如靛；紅水溝色稍赤，黑水溝如墨，更進為淺藍色，入鹿耳門，色黃白如河水。

泛海不見飛鳥，則漸至大洋；近島嶼則先見白鳥飛翔。

潮

月臨卯酉，潮漲東西；月臨子午，潮平南北。潮漲多在春夏之中，潮大每居朔望之後，各處皆然。臺亦無異。志云：地勢東南，月常早上，十七八之夜，月臨卯酉，僅在初昏，故潮長退視同安、金、廈亦較早；同安、金、廈，初一、十六，潮滿子午而退卯酉；初八、二十三，潮滿卯酉而退子午。臺則初一、十六，潮滿巳亥而退寅申；初八、二十三，潮滿寅申而退巳亥，所差僅至一時。半線以下，潮流過北，汐流過南；與彭島同。半線以上，潮流過南，汐流過北。水師副將魏大猷云：自鹿耳門至打狗港，潮汐較內地早四刻，水長五六尺；打狗至瑯嶠，潮汐較內地早一時，水只三四尺；自三林港北至淡水，潮汐與內地同，水丈餘。

風信

臺灣風信與他海殊異。風大而烈者為颶。又甚者為颱。颶倏發倏止。颱常連日夜不止。正二三四月發者為颶。五六七八月發者為颱。九月則北風初烈。或至連月。為九降。過洋以四七十月為穩。以四月少颶。七月寒暑初交。十月小春。天氣多晴暖故也。六月多颱。九月多九降。最忌。颱颶俱多挾雨。九降多無雨而風。凡颱將至。則天邊有斷虹。先見一片如船帆者。曰破帆。稍及半天如鱟尾者。曰屈鱟。土番識風草。草生無節。則一年無颱。一節則颱一次。多節則多次。颶之名以時而異。正月初四日曰接神颶。初九日曰玉皇颶。十三日曰關帝颶。念九日曰烏狗颶。二月二日曰白鬚颶。三月三日曰上帝颶。十五日曰真人颶。念三日曰馬祖颶。（真人多風。馬祖多雨。）已上春三月共三十六颶。此其大者。四月八日曰佛子颶。五月五日曰屈原颶。六月十二日曰彭祖颶。十八日曰彭婆颶。念四日曰洗炊籠颶。七月十五日曰鬼颶。八月初一日曰竈君颶。十五日曰魁星颶。九月十六日曰張良颶。十九日曰觀音颶。十月十日曰水仙王颶。念六日曰翁爹颶。十一月念七日曰普庵颶。十二月念四日曰送神颶。念九日曰火盆颶。念四日已後。皆曰送年風。（颶譜）

余同王君仲千探硫。仲千登舟。余乘笨車行。十八日至後壠社。王君敝衣跣足在焉。泣告余曰。舟碎身溺。幸復相見。自初三日登舟。泊鹿耳門。十八日乃行。舵帆不協。斜入黑水者再。船首俯入水底。舟人大恐。十九日午後。南風大至。行甚駛。頃之風厲甚。舵牙折者三。風中蝴蝶千百飛舞。舟人以為不祥。申刻。風稍緩。有黑色小鳥數百集船上。舟人謂大凶。焚楮鏹祝之。不去。至以手撫之。終不去。反呷呷向人。少間。爲見小港。以沙淺不能入。就港口下碇。五鼓碇失。復出大洋。浪擊舵折。舟師曰。惟有划水仙求登岸免死耳。眾口齊作鉦鼓聲。人各挾一匕箸。虛作棹船勢。如午日競渡狀。船果近岸。得不溺。（裨海紀遊）

海外紀略云。颶風雖烈。無四面齊至理。降如北風。颶必轉而東。東而南。南又轉西。或一日。或三五七日。不四面傳徧不止。是四面遞至。非四面並至也。諸志云。此乃天地之氣交逆。地鼓氣而海沸。天風烈而雨飄。故沈舟傾檣。若海不先沸。天風雖烈。海舟順風而馳。同鯤鵬之徙耳。此語良然。六月有雷則無颱。諺云。六月一雷止三颱。七月一雷九颱來。澎湖灣船之澳。有南風北風之別。時當南風。誤灣南風澳。則舟必壞。癸亥興師。正當盛夏南風大盛之候。偽都督劉國軒將戰艦盡泊南風澳。時我師到澎。舟盡誤泊北風澳。國軒得計。謂可弗戰而勝也。豈知天眷。忽北風大作。我師舟楫無損。而偽敵速燼殘沒。因得乘時進攻。克取澎湖。（楊孝廉朝宗說）

放洋全以指南鍼為信。認定方向。隨波上下。曰鍼路。船由浯嶼或大擔放洋。用羅經向巽巳行。總以風信計水程遲速。望見彭湖西嶼頭、貓嶼、花嶼。可進。若過黑水溝。計程應至彭湖。而諸嶼不見。定失所向。仍收泊原處。候風信。由彭湖至臺灣。向巽方行。近鹿耳門隙仔。風日晴和。舟可泊。若有風。仍回彭湖。內地之風。早西晚東。惟臺地早東風。午西風。名曰發海西。四時皆然。船出鹿耳門。必得東風。方可揚帆。彭湖來船。必俟西風。纔可進港。設早西晚東。則去船過日中始能放洋。來船皆暮不能進口。何云利涉。

淡水在磺山之下。日出。磺氣上騰。東風一發。感觸易病。雨則磺水入河。食之往往得病以死。七八月。芒花飛颺入水。染疾益眾。風候與他處迥異。秋冬東風更盛。

諸山煙霧蒼茫。若由光透露。使為風雨之徵。又饑鳶高飛。海雀羣飛。則數日必風。春日晚觀西。冬日晚觀東。有黑雲起。主雨。諺云。冬山頭、春海口。

臺邑春日雨澤獨少。鐵線橋以北大雨滂沱。橋南無一滴。梁觀察文科惡其限於南也。改名通濟橋。

氣候

臺灣環海孤峙。極東南之奧。氣候與漳、泉相似。熱多於寒。故花則經歲常開。葉則歷年不落。春燠獨先。夏熱倍酷。秋多烈日。冬鮮淒風。四五月之交。梅雨連旬。多雷電。山溪水漲。自秋及春。則有風而無雨。多露少霧。田禾播種以後。亦喜露而望雨。至月早升。地常震。風發不時。此一郡之大概也。諸羅自半線以南。氣候同於府治。半線以北。山愈深。土愈燥。水惡土瘠。煙瘴愈厲。易生疾病。居民鮮至。雞籠社孤懸海口。地高風烈。冬春之際。時有霜雪。此又一郡之中而南北異宜者矣。（諸羅雜識）

廣東志云。嶺南陰少陽多。故四時之氣。闢多於闔。一歲間溫暑過半。元府常開。毛腠不掩。每因汗溢。即致外邪。蓋汗為病之媒。風為汗之本。二者一中。寒瘧相乘。其疾往往為風瘧。又云。盛夏士庶出入。率以青布裹頭。蓋南風為厲。一侵陽明。則病不可起。此地正相同。

水程（諸羅雜識）

淡水登舟半日。即望見官塘山。（一作官塘。）自官塘趨定海。行大海中五六十里。至五虎門。兩山對峙。勢甚雄險。為閩省門戶。門外風力鼓蕩。舟甚顛越。既入門。靜淥淵渟。與門外迥別。更進為城頭。（土音呼頭。）十里至閩安鎮。數十里至南臺大橋。（裨海紀遊）

廈門至彭湖。水程七更。彭湖至鹿耳門。水程五更。志約六十里為一更。亦無所據。按櫓者二編云。更也者。一日一夜定為十更。以焚香幾枝為度。船在大洋。風潮有順逆。行使有遲速。水程難辨。以木片於船首投海中。人從船首速行至尾。木片與人行齊至。則更數方準。若人行至船尾。而木片未至。則為不上更。或木片反先人至船尾。則為過更。皆不合更也。舟子各洋皆有祕本。云係明王三保所遺。余借錄。名曰洋更。

臺灣至彭湖。五更。彭湖至廈門。七更。廈門至上海。四十七更。甯波近上海十更。俱由廈門。經料羅。在金門之南澳。可泊數百船。沿海行。至惠安之崇武澳。泊舡可數十。經湄洲。至平海澳。可泊船數百。至南日澳。僅容數艘。南日至古嶼門。從內港行。古嶼至珠澳。復沿海行。二地皆小港。南日、古嶼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則海壇環峙諸山也。白犬、官塘。亦可泊船。至定海有大澳。泊船百餘。至三沙、烽火門、北關澳亦如之。此為閩浙交界。至金香、鳳皇、三弁、石猫、雙門、牛頭門。盡沿海行。至石浦所、亂礁洋、崎頭門、舟山。登

暦澳。並依內港。其登厝澳之東。大山嶼出。即舟山地。赴上海、甯波。至此分綜。從西由定海關進港。數里即甯波。從北由羊山放大洋。至吳淞進港。數里即上海。九月後北風盛。尤利涉。自登厝澳從西北放小洋。四更至乍浦海邊。俱石岸。北風可泊。於羊山嶼向北過崇明外五條沙。轉西三十四更入膠州口。過崇明外五條沙。對北。三十二更至成山頭。向東北放洋。十一更至旅順口。由山邊至童子溝島。向東沿山七更至蓋州。向北放洋。七更至錦州府。

郡志。三縣南北延袤二千八百六十里。康熙五十三年。使者奉命繪畫地圖。勘丈里數。臺灣縣。南至二贊行溪鳳山縣界二十一里。北至蔦松溪諸羅縣界一十五里。鳳山縣。南至沙馬磯二百一十里。北至二贊行溪臺灣縣界六十五里。諸羅縣。南至蔦松溪臺灣縣界一百一里。北至大雞籠六百五里。南北延袤一千一十七里。而道里遠近乃定。陳淵川中丞北路路程。自郡城至八里坌。四百七十七里。淡水港以下。溪河湖汊。過嶺踰海。一自北港水路。由內北頭至雞籠。二百二十一里。一自北港上岸。由外北投至雞籠。二百四十二里。約略相同。可證郡志之誤。

海船

獨坐舷際。水波不動。星光滿天。與波底明星相映。上下二天。合成圓器。身處其中。遂覺宇宙皆空。海上夜黑。不見一物。則擊水以視。水光飛濺。如明珠十斛。晶光熒熒。良久始滅。亦奇觀矣。（臺灣紀遊。）

余所坐海船。桅木之值數百金。舵師云。得之外域者。任重當風。不稍屈曲。長可八丈。通身無節。名打馬木。明盛孫御史路振飛按閩摘略云。崇禎六年。遣戶科給事中杜三策、行人司司正楊崙、册封琉球。先期採木造舟。大桅覓求未獲。嗣於甯化縣方得應用。鐵力木柁。產自廣南。差官採買。回大鵬所。被賊焚劫。復支銀五百五十兩。前往海澄縣採買二門。運到副用云云。今鐵木柁尚值數十金。亦廣南所產。

每船載杉板船一隻。以便登岸。出入悉於舟側。名水仙門。碇凡三。正碇、副碇、三碇。（正碇一名將軍碇。不輕下。）入水數十丈。棕藤草三握。約值五十金。寄碇先用鉛錘試水深淺。繩六七十丈。繩盡猶不至底。則不敢寄。鉛錘之末。塗以牛油。沾起沙泥。舵師輒能辨至某處。有占風望向者。緣篷桅繩而上。登眺盤旋。了無怖畏。名曰亞班。

南北通商。每船出海一名。即船主。舵工一名。亞班一名。大繚一名。頭碇一名。司杉板船一名。總舖一名。水手二十餘名。或十餘名。通販外國。船主一名。財副一名。司貨物錢財。總捍一名。分理事件。火長一正一副。掌船中更漏及駛船針路。亞班舵工各一正一副。大繚二繚各一。管船中繚索。一碇二碇各一。司碇。一遷二遷三遷各一。司桅索。杉板船一正一副。司杉板及頭繚。押工一名。修理船中器物。擇庫一名。清理船艙。香公一名。朝夕焚香楮祀神。總舖一名。司火食。水手數十餘名。

海船按十二支爲名。船頭邊板曰鼠橋。後兩邊欄曰牛欄。舵繩曰虎尾。繫碇繩木曰兔耳。船底大木曰

龍骨。兩邊另釘溝杉木曰水蛇。蓬繫繩板曰馬臉。船頭橫從板插兩角曰羊角。鑲龍骨水曰猴掟。拖桅鏈稱曰雞冠。拖碇繩木曰狗牙。柱桅腳杉木段曰桅豬。

舟隨波浪上下。軸艫數丈。左右睒顧。不覺眩暈。寄碇時或遇風濤揉盪。鮮有不眩暈者。

入大洋中。天光水色。瀰望無垠。近船猶可望見帆檣。遠者僅於水面依微點綴。東坡云。登州蓬萊閣上。望海如鏡面。與天相際。忽有如黑豆數點。郡人曰。海舶至矣。不一炊久。已至閣下。信然。

城堡

臺灣府無城。別有城。在其西南。曰紅毛城。鄭氏僭竊時。宮殿在焉。今設副將一員。統兵三千駐之。距臺灣二十里。（紀略。）

臺地初闢。原卜築城於永康里。後不行。壬寅。提督姚堂奏請臺灣府縣無城可守。請開捐建城。未得所請。余陛辭時。跪聆訓諭。臺灣斷不可建城。去年朱一貴無險可憑。故大兵入鹿耳門。登岸擊彼。即竄逃。設或城自固。豈能剋期奏捷。海外形勢。瞭如指掌。廟算制勝。克奏膚功。有以也夫。

鳳諸二縣。各築土堡。郡治居民。亦欲做行。西南臨海。議於南北東三面圍築堡壘。約高一丈。共長一千七百八十丈。每丈約費銀六兩八錢零。計共需銀一萬二千二百四十六兩有奇。

安平城在一鯤身之上。方圓一里。赤嵌城一名紅毛樓。在臺灣海邊。方圓半里。雞籠、淡水。小城也。紅毛築之以禦海寇。安平城一名甎城。紅毛相其地脈。爲龜蛇相會穴。城基入地丈餘。廣二百七十七丈六尺。高三丈有奇。雉堞俱釘以鐵。今郡中居民牆垣。每用鐵以束之。似仍沿其制也。城上置大礮十五位。年久難於演放。彭湖亦有紅毛城。久廢。

賦餉（雜錄。）

臺灣田賦。與中土異者三。中土止有田。而臺灣兼有園。（田有陂圳水者爲田。旱種者爲園。）中土俱納米。而臺灣止納穀。中土有改折。而臺灣止納本色。蓋自紅夷至臺。就中土遺民。令之耕田輸租。以受種十畝之地。名爲一甲。分別上中下則徵粟。其陂塘隄圳修築之費。耕牛農具籽種。皆紅夷資給。故名曰王田。亦猶中土之人受田耕種。而納租於田主之義。非民自世其業。而按畝輸稅也。及鄭氏攻取其地。向之王田。皆爲官田。耕田之人。皆爲官佃。輸租之法。一如其舊。即僞册所謂官佃田園也。鄭氏宗黨及文武僞官與士庶之有力者。招佃耕墾。自收其租。而納課於官。名曰私田。即僞册所謂文武官田也。其法亦分上中下則。所用官斗。較中土倉斛。每斗僅八升。且土性浮鬆。三年後即力薄收少。人多棄其舊業。另耕他地。故三年一丈。量調其所棄。而增其新墾。以爲定法。其餘鎮營之兵。就所駐之地。自耕自給。名曰營盤。及歸命後。官私田園。悉爲民業。酌減舊額。按則勻徵。既以僞產歸之於民。而復減其額。以便輸將。誠聖朝寬大之恩也。（諸羅雜識。）

贌社者。招捕鹿之人。贌港者。招捕魚之人。俱沿山海蓋草爲寮。時去時來。時多時少。難爲賦稅所從出。贌

亦奸宄所由滋。僧道僞額四十五名，年徵度牒銀二百兩，僧每名牒銀二兩，道士每名牒銀五兩，今廢。東寧政事集。

內地之田論畝，二百四十弓為一畝，六尺為一弓；臺郡之田論甲，每甲東西南北各二十五戈，每戈長一丈二尺五寸，計一甲約內地十一畝三分一釐零。內地上則田一畝，各縣輸法不一，約徵折色自五六分至一錢一二分而止；一甲為地十一畝三分零，不過徵至一兩三錢零。今上則徵八石八斗，即穀最賤，每石三錢，已至二兩六錢四分零。況又有貴於此者，而民不以為病，地力有餘，上者無憂不足，中者歉長補短，猶可借溢扈以支應。若履畝勘丈，使賦仍舊貫矣。余有請均田減賦疏。

康熙二十三年，部臣蘇拜、總督姚啓聖、巡撫金鋐、提督萬正色，會議疏內有興販東洋白糖一項，議定二萬擔，不足之數，聽在本省採買。施琅另疏云：本省去臺灣已隔重洋，以臺灣所產白糖配臺灣興販船隻，同為安便。若就本省湊買，涉重洋而至臺灣，方興販東洋，則今四方萬斗六合為一，何地不可興販，必指臺灣之名，買白糖赴彼興販。此皆部臣蘇拜等慮餉糧不敷，姑為籌度。臣今不言，後有禍患，咎安所道。

三縣每歲所出蔗糖，約六十餘萬簍，每簍一百七八十觔，烏糖百觔，價銀八九錢；白糖百觔，價銀一兩三四錢。全臺仰望資生，四方奔趨圖息，莫此為甚。糖觔未出，客人先行定買；糖一入手，即便裝載。每簍到蘇船價二錢有零，自定聯綜之法，非勘經數旬不能齊一。及至鹿門歸關盤查，一船所經兩次護送，八次掛驗，俱不無費。是以船難即行，腳價貴而糖價賤矣。今奏准半線分設彰化縣，舊在諸羅理，故仍三縣之稱。

臺邑額載厝餉、磨餉二項，俱始於僞鄭。志載瓦厝、草厝共徵銀一千二百四兩零。數十年來，有片瓦寸草俱無，子姓零落及孤寡不能自存者，亦必按册拘追，而大井頭一帶行店悉布，終歲不出分文。雍正元年五月，所司查驗府治房店，將坡壞瓦厝、草厝悉為開除，凡得大瓦厝七千零七十四間，小瓦厝一千七百零三間，小者每間折半科算，共七千九百二十五間半，額餉勻攤，每間一錢五分一釐九毫有奇，每戶給以餉單。如倒壞無存者，許執單繳驗注銷，另查新屋頂補。磨三十首，共額徵銀一百六十八兩，除磨壞人亡者，無從追比，現徵十九首，實年賠解十一首，即十九首內，實在開市者不及十首，餘皆半磨倒壞。按册問賦，與厝餉等，而近年新開磨戶，悉投營弁以開，則完銀不開即止，今各戶給以照單。按月照數勻徵，將前項變為活餉，可以足額。

縺餉、罟、罾、縺、罟、綾、蠔，志書之詳矣。又有烏魚旗罟者，結網長百餘丈，廣丈餘，駕船載出，常數十人，曰牽罟。罾者，樹大竹棚於水涯，高二丈許，曰水棚。罾罟以漁。縺小於罟，罾又小於縺。網長可數十丈，廣五六尺，曰牽縺，曰牽罟。蠔、蠣房也，即以為取之之名。用竹二，長丈餘，各貫鐵於末，如劃刀，於海水淺處，鉤致蠣房。綾、乘餌以釣魚也。大繩長數十丈，繫一頭於岸，浮舟出海，每尺許，拴數鉤，大小不一。繩盡則返棹

而收，曰放綾。烏魚於冬至前後盛出，由諸邑鹿仔港先出，次及安平鎮大港，後至瑯嶠海腳，於石礁處放子，仍回北路。或云：自黃河來，冬至前所捕之魚，名曰正頭烏，則肥；冬至後所捕之魚，名曰倒頭烏，則瘦。漁人有自廈門、彭湖伺其來時，赴臺採捕，鳳山雜餉給烏魚旗四十九枝，旗用白布一幅，刊刷烏魚旗字樣，塡寫漁戶姓名，縣印鈐蓋，插於船頭，帶網採捕。彭湖雜餉，泊網、大小滬，泊者，削竹片為之，繩紮如籬，高七八尺，長數十丈，就海坪處所豎木杙，趁潮水未滿，紮泊於木杙上，留一泊門，約寬四五尺。潮漲時，魚隨水入，以網截塞泊門，潮退，魚不得出，採取之。滬者，於海坪潮漲所及處，周圍築土岸，高一二尺，留缺為門，兩旁豎木柱，掛小網柱上，截塞岸門。潮漲淹沒滬岸，魚蛤隨漲入滬，潮退水由滬門出，魚蛤為網所阻。寬者為大滬，狹者為小滬。

彭湖居民，以海為田，以魚為糧，稻穀升斗必仰給臺郡。以地盡沙磧，海風甚厲，難於播種，惟植高粱、麻、豆，亦不足用。一遇凶歉，便致絕粒。陳觀察大輦詳請臺諸二縣，各運粟五千石赴彭，巡檢營弁公同監收，遇凶歉或風颶，舟楫不通，以便糴賑，兵糈亦可如期支放。

北路米由笨港販運，南路米由打狗港販運。壬寅六月，臺邑存倉稻穀無幾，每日減糶數百石，不敷民食，暫借鳳山倉穀支放。自東港運至臺邑，進大港，不由鹿耳門，每石船價八分，陸運每牛車止五六石，溪溜難行，腳價數倍水運。雍正癸卯，浙江織運米一萬石，甲辰，補運四萬石，每商船載米五百石，運費每石二錢，未去之船，尚有貼費。

臺海使槎錄卷二

武備

洪武五年。湯信國經略海上。以島民叛服難信。議徙近郭。二十一年。盡徙嶼民。廢巡司而墟其地。繼而不逞者潛聚其中。倭奴往來。停泊取水。亦必經此。嘉隆以後。海寇曾一本等屢嘯聚為寇。萬曆二十年。倭犯朝鮮。哨者云。將侵雞籠、淡水。於是議設兵戍險。二十五年。增設游兵。四十五年。倭犯龍門港。增衝鋒游兵。其地環衍可二百餘里。地斥鹵。水鹹澁。常燠多風。稼穡差艱。峙正中曰娘宮嶼。從西嶼入二十里為茶盤。又十里即娘宮嶼矣。波平浪息。無淜湃激射之勢。其狀如湖。因曰彭湖。寬可泊船。面為案山。右為西安。各設小城。列銃為守。名曰銃城。又左為風櫃山。高七八尺。紅毛凹其中。上壘土若雉堞。今毀其城。仍分軍戍守。與案山、西安、相犄角。東為蒔上澳、豬母落水。稍當東南之衝。由陸趨娘宮三十餘里。仍有舟師戍守。今更築銃城以防橫突。又東向為鎮管港、林投仔、龍門、青螺、諸澳。龍門有旋泉。舊為居民聚落。萬曆三十五年。倭突犯泊此。嶼西為西嶼頭。有果葉澳。泉甚洌。可飲。稍北為竹篙灣。又西為緝仔貝。又西北為丁字門、水吼門。今皆有兵戍守。嶼北為北山墩。有北太武。稍東為赤崁。循港而進。為鎮海港。紅毛築城於此。又西北為吉貝嶼。又北太武與中墩稱南太武。俱最高。便於瞭望。娘宮稍後二里有穩澳山。頗平坦。自萬曆三十七

年。紅毛一舟闖入澎湖。久之乃去。天啟二年。高文律乘戍兵單弱。以十餘船突據彭島。遂因山為城。環海為池。破浪長驅。肆毒漳泉。總兵俞咨皋移紅毛於北港。乃復彭湖。議於穩澳山開築城基。大石壘砌。高丈有七。厚丈有八。東西南留三門。北設銃臺一座。內蓋衙宇營房。鑿井二口。戍守於此。以控制娘宮。然議者謂彭湖為漳、泉之門戶。而北港即彭湖之脣齒。失北港則脣亡齒寒。不特彭湖可慮。即漳、泉亦可憂也。北港在彭湖東南。亦謂之臺灣。天啟以後。皆為紅毛所據。（方輿紀要）

彭湖遠在海外。內澳可容千艘。周遭平山為障。止一隘口。進不得方舟。令賊得先據。所謂一夫守險。千人不能過者也。綿山水多礁。風信不常。吾之戰艦。難久泊矣。而曰可以攻者。否也。往民居恃險為不軌。乃徙而虛其地。今不可以民實之。明矣。若分兵以守。則兵分為弱。遠輸為貧。且絕島孤懸。混茫萬頃。脫輸不足而援後時。是委軍以予敵也。而曰可以守者。否也。亦嘗測其水勢。沈舟則不盡其深。輸石則難捍其急。而曰可以塞者。亦非也。惟嚴接濟之防。而數陳艨艟。以需其至。則賊既失其所恃。詎能為久頓謀哉。（圖書編）

南路自大岡山以下。至下淡水瑯嶠社。北路自木岡山以上。至上淡水雞籠城。其間如鳳山、傀儡山、諸羅山、半線山。皆扼野番之衝。為陸汛所必防。如下淡水磺碳澳、大線頭、鹿仔港。皆當入海之道。為水汛所必守。至雞籠、淡水。乃臺灣極北之島。突處海中。毗連番社。後壠一港。與南日對峙。即興化港口也。後壠而上。一百二十里。為竹塹社。對海壇鎮。竹塹而上。一百五十里。為南嵌社。對峙關鎮。即福州閩安港口。自南嵌至上淡水。七十里。對北膠。淡水至雞籠三百里。對沙埕烽火門。皆浙江省界也。大洋之外。紅夷出入之路。

而又遠隔郡城。港道四達。往來一帆直上。偽鄭設重兵於彼。雖曰遠禦紅夷。實恐我師從福興分出以襲其後也。雞籠至閩安。不過七八更水。若閩安、興化等港。聽商人往來貿易。非止利源通裕。萬一意外之警。則廈門、彭湖之師以臨其前。福、泉、興化之船以躡其後。首尾呼應。緩急可恃。（東寧政事集）

臺灣環海依山。欲內安必先守山。欲外甯必重守水。守山之法。勞而易。守海之法。逸而難。蓋陸地之防。惟在嚴斥堠、慎盤詰。實心衛民。勿以擾民。不過得其人以任之而已。水地之防。必資於船。多設船。則有繒、桅、篷、碇、修葺之工。費歲需不貲。是在主計者之持籌也。蓋臺灣善後之計。莫急於增兵。增兵自不得不增餉。若僅駐鎮於郡。能協於安平。南北兩路。兵單汛薄。恐未雨之憂。不在鹿耳。而在海港山社之間矣。（諸羅雜識）

臺灣水陸制兵盈萬。費甚重矣。乃彭湖、安平之兵居其半。水師汛重。不容以毀減。臺灣之兵居其半。陸路汛廣。又不得不議增。然有可節省之道。至便之術。亦持籌者所必講也。臺灣原有官莊。即可為屯田。其佃即可為屯兵。不過加以訓練。明其節制。或倣古者耕七鋤三。或立在要地屯守。寓兵於農之中。非特兵無跋涉滋免度支已也。歷觀名臣奏議。所用邊守之衆。多取土著。以土著宜於水土。明於地勢。而又欲自保其身家。則守禦必固。且聞名將用兵。有取農人號為新力兵。則以其性質椎魯。手足強健。雖風雨奔馳。可無倦之耳。今議倣設制兵。仍用內地更代增設之名。就臺另立屯田。可以相資。則兵力愈強。而巡防彌周

來。（見陳木筆。）

陸師重馬力，水師重舟力。戰陣之時，務爭上風，而迴轉不靈，不能占居上風，壓持不重，或反退居下風，此雖人力，全在良舟。然匠人為舟，因守繩尺，及駕中流，而快利遲鈍之用乃見，同時發棹而前後入港之日頓殊者，何也？蓋木之本質不類，（如鐵木為桅，過波濤乃不搖動；餘則否。）輕重亦殊，（木若剛堅而重，否則壞。）必得良材，輕重配合，如人一身筋骨相配，然後者於運動也。故水師必講於造舟者，此其一也。水師之灣泊，猶陸師之安營。凡水師不能於外洋覓戰，皆於進港灣泊，所以灣泊之處，即是戰爭之場。我舟先至，利在居要以爭上風，然風信難憑，遠發之後，往往轉變。先要泊穩，倘一澳中有南風澳、北風澳不同，則寧泊南風澳以待，此又老將之持重，不可執一而論也。故水師必明於灣泊者，此其一也。水師之入港，猶陸師之克城。凡港門為賊所守，而險隘尤為賊所恃，兵法有挾制其險而攻其虛之說，以險處多虛，故險可制而虛可攻耳。故水師必詳於入港者，此其一也。此水師之大概也。而其要在機，曰扼要、曰伺隙、曰察變、曰虛中。四者，夫扼要則擅其權矣，伺隙則分其力矣，察變則審其守矣，虛中則避其害矣。此所以能於袵席之上，以過吾師，克期取敵，綽如也。要而言之，師之用在舟，舟之用在水，水之用在風。舟與師相習，風與水相遭，其用在於變而通之以盡利，神而明之存乎人。易曰：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蓋取諸渙。渙者，風水之義，聖人一言盡之矣。（上同。）

彭湖出洋巡哨，由媽宮澳開駕，向西至西嶼頭，經內塹、外塹，復收泊西嶼頭內大果葉登岸。大果葉二里，左為緝馬灣，右為小果葉。南四里至內塹，按季輪撥千把各一員。澳口砲臺一，東山頂烽臺三。內塹西南三里至外塹，澳口砲臺一，西山頂烽臺三。再北經緝馬灣、小果葉，八里至小池角，西北四里至大池角，十五里至小門，砲臺一，烽臺一。四里至鵝界頭橫礁，三里至竹篙灣，仍回至大果葉十里登舟，由內港駕至北山瓦硐港寄泊登岸。四里至通梁，三里至後寮，二里至大北山。山頂瞭望，北為吉貝嶼、姑婆嶼、土地公嶼、鐵砧嶼、目嶼、白沙仔嶼、險礁，東為灣貝嶼、鳥嶼、雞膳嶼、碇鈎嶼。欲赴吉貝各嶼，須出吼門往北；若逆流逆風，未可徑駛。瓦硐港四里至大赤崁社，南有塘汛，按季輪撥千把各一員。一里至小赤崁，三里至港仔，東二里即崎頭，東南一里至鎮海，三里至港尾，二里至城前，仍至瓦硐港登舟，從吼門出洋哨巡。由西嶼頭外收入內塹寄泊，回媽祖宮澳。　再媽祖宮澳開船出哨，由西往南，經雞籠嶼、四角仔、桶盤嶼、虎井，直抵八罩金雞澳，入挽門汛（南北風可泊六船。）按季輪撥千把各一員。汛後山頂砲臺一。由埔口往西南一里至網垵，南為半坪嶼、頭巾、礁鐵砧嶼、薜仔嶼，西南為大嶼，西北為花嶼、貓嶼、草嶼，西北半里至雙栄垵。北四里至花宅，四里至水垵，垵口北砲臺一（南風時可泊船。）復回挽門汛。東隔半里為將軍澳，與挽門汛對峙（立冬後可泊四五船。）東臨海，有石山名船帆嶼，山頂砲臺一，向北為金雞嶼（南北風俱可泊船。）在將軍澳後，北有馬鞍嶼。由挽門登舟，出金雞嶼口，往東南至東吉、西吉、鋤頭增嶼，至文良港，駕回，經過鎖管港、豬母落水、虎井、蒔裏、風

櫃尾、雞籠嶼、四角仔，回媽祖宮澳。　陸巡由媽祖宮澳四里至暗澳，有巡檢司。三里至東衛，五里至大城北，三里至隘門仔，一里至林頭仔垵，有香爐嶼、鼓架礁。四里至尖山仔，一里至文良港，東鼻頭烽臺一，可望陽嶼、陰嶼。北五里至果葉仔，二里至奎壁港，北三里即奎壁港山，西三里白灣坑，二里至湖東，二里至湖西，五里至紅羅罩，北三里至青螺仔，紅羅罩半里至西溪仔，南三里至太武仔，西三里至港底，北一里至東石，六里至沙港頭，南三里至鼎灣，西北三里至中墩嶼，潮退可通。西南二里至潭邊，南二里至港仔尾，三里至蛙腳嶼，二里至東衛，四里至西衛，三里至後窟潭，四里至媽祖宮澳。再陸巡用大杉板往蒔裏後山登岸，蒔裏澳口砲臺一。山前烽臺一，五里至風櫃尾，澳口砲臺一，烽臺一。東二里至井仔垵，東南四里豬母落水，東北二里鎖管港，西北一里雞母塢，北五里至蒔線尾，八里至烏崁，五里至雙頭掛，與大城北相對。三里至菜園，三里至暗澳，回媽祖宮澳。（副將游有成出哨月報。）

康熙辛丑，兵部奏准：彭湖係臺灣咽喉緊要適中之地，移臺灣總兵駐彭湖，臺灣陸路改設副將。金門總兵黃英奏言：彭湖為臺灣之門戶；今將臺灣總兵移改彭湖，臺灣設立副將，與水師彼此接應，遙度形勢，盡善之謀，無大於此。臣閱地勢輕重，彭湖雖稱三十六島，居於臺、廈之中，究皆一抔之土，錯落彈丸。除媽宮、八罩略有人煙，餘悉冷落荒嶼，原設副將儘堪防守。臺灣南北延袤二千餘里，村莊番社、閭井戶口不下百餘萬，叢山深林，最易藏奸，非總兵不足以資彈壓。況安平水師及南北路副參各員與臺灣副將輪位不相上下，有事勢必各懷己見；非若總兵設在彭湖，與臺灣懸隔，往來船隻俱候風時，臺灣水陸各營倘有緊急事機，不能朝發夕至。是彭湖固臺灣之門戶，而臺灣實彭湖之腹心，形勢重於彭湖，關係沿海各省要害。請將總兵仍設臺灣，庶得居重馭輕之道，以造海宇無疆之福。提督姚堂亦為陳請，仍照舊制駐劄。

安平水師新設戰船，中營平字號十八號，內趕繒十、雙篷船六、雙篷艍二；左營定字號十六號，內趕繒八、雙篷艍八；右營澄字號十八號，內趕繒十、雙篷艍八。彭湖水師額設戰船，左營綏字號十八號，右營寧字號十八號，與安平中右營同。趕繒長四五丈至七八丈，雙篷艍長二丈至五丈。設為分綜巡哨之法：每年二三四五月為一巡期，六七八月為一巡期，輪撥本營將備一員，帶領兵船四，分巡所轄洋面；副將統領兵船四，總巡各營所轄洋面。大趕繒配兵六十，小趕繒五十，大艍四十，小艍三十四。巡期滿日，官兵船隻撤回安平水次。十月至正月，各船配兵一半，於本轄水汛巡哨。澎水營撥左營趕繒二，近又撥道標波字號趕繒四，又道標雙篷艍四，亦歸鎮標。各船三年小修，六年大修，九年再大修，十二年拆造。小修自三十兩至一百五六十兩，大修自四十兩至二百三十餘兩，拆造自五十兩至三百六十兩不等。

鳳山打狗港，距鹿耳門水程三更。北風盛發，鹿耳門港道狹隘，舟不得進，而打狗可揚帆直入。由此登

岸者甚多。水師把總配哨船二隻，領兵防汛。下淡水雖邑既遠，奸宄易滋。陸路千總領兵防汛。此二處為南路水陸扼要之地。

傀儡在臺，民人往來，至半線而止。自歸版圖後，淡水等處，亦從無人蹤。故北路營汛，止大肚安設百總一名，領兵防守。沙轆、牛罵二社，則為境外。自海盜鄭盡心脫逃，部文行知夥盜供稱鄭盡心約在江浙交界之盡山花鳥、台州之魚山、福建臺灣之淡水等處藏匿。維時總兵崔相國分撥千總一員，領兵分防淡水。自後遂以為常，而薪戶開墾，往來漸衆。

從前額兵三千三百五十名，道標兵三百六十名。康熙六十一年，提督姚堂奏准將道標裁歸鎮標。安平協二千五百名，彭湖協二千名，南路營八百九十名，北路營八百九十名，淡水營五百名，全郡共兵九千四百九十名。（合撫閩者將軍兵五百名，共一萬。）六十年，總督滿保疏請於府治增一千名，四面協護；南路增一千名，以五百駐岡山，前護本營，後護府東，并保護羅漢門口；以五百駐下淡水新園，後護本營，前查龍椳東之阿猴林等處。北路增一千名，以五百駐斗六門，後護半線，前護本營，并查笨港海口，防禦生番；以五百駐半線，後護淡水，前護斗六門，稽查鹿仔港，防護大江口。再北路營去府甚遠，又有大河，不能即時接應，於適中之地，亦應增五百名，前則協護府治，後則稽查北路，橫港海口，堵截內山，共計增兵三千五百名。九卿議覆，匪類聚衆為亂，並非兵少之故，遂設官兵，甚屬無用，遂寢其議。

癸巳九月，福督范時崇題准：在臺逃亡汰革兵丁，不得在臺募補，應於各屬營挑選年力精壯、有家業者，計有十名以上，即撥百隊一名，押往補額。兵米，鎮標三營，臺邑支給；安平水師，鳳山支給；彭湖水師，諸羅支給。

半線、淡水兵米，向皆折給。半線每石連腳價至九錢；淡水每石連腳價至一兩五錢，盡派里民。邑令周鍾瑄於半線建倉三間，貯穀三千七百有奇；淡水建倉二間，貯穀千餘，隨便撥補，就地支給。

偷渡來臺，廈門是其總路。又有自小港偷渡上船者，如曾厝垵、白石頭、大擔、南山邊、鎮海、岐尾；或由劉武店至金門料羅、金龜尾、安海、東石，每乘小漁船私上大船。曾厝垵、白石頭、大擔、南山邊、劉武店，係水師提標營汛；鎮海、岐尾，係海澄營汛；料羅、東石、金龜尾，係金門鎮標營汛；安海，係泉州城守營汛。各汛亦有文員會同稽查。余有清釐地棍若先嚴海口一疏。

近海港口哨船可出入者，只鹿耳門；南路打狗港，（打狗山南岐後水中有雞心礁。）北路蚊港、笨港、淡水港、小雞籠、八尺門。其餘如鳳山大港、西溪、蟯港、東港、（通淡水。）茄藤港、放𦃐港、（冬月沙淤，至夏秋溝漲，船始可行。）大崑麓、社寮港、後灣仔、（俱屬鳳地。）諸羅馬沙溝、歐汪港、布袋澳、茅港尾、鐵線橋、鹽水港、井水港、八掌溪、猴樹港、虎尾溪港、海豐港、二林港、三林港、（二港亦多沙線。水退去口五六里。）鹿仔港、（潮長，大船可至內線，不能抵港外線。水退去口十餘里，不知港道，不敢出入。）水裏港、牛罵、大甲、貓干、吞霄、房裏、後壠、中港、竹塹、南嵌、八里坌、蛤仔爛，可通杉板船；臺灣州仔尾、西港仔、灣裏，鳳山喜樹港、萬丹

港，諸羅海翁堀、崩山港，只容舢仔小船；再鳳山岐後、枋寮、加六堂、謝必益、龜壁港、大繡房、魚房港，諸羅㘵仔、含象領，今盡淤塞，惟小魚船往來耳。山後大洋，北有山名釣魚臺，可泊大船十餘；崇爻之薛坡蘭，可進杉板。

沿海略沙險礁，哨船龍骨，觸於礁嶼，即有可以閃避者，必俟潮水平時，方可進港。否則沙壁水淺，終於望洋。港外更值風暴，又無收泊之所。或云：當改製杉板船仔數隻，質輕底平，隨波上下，易於巡防，隨處可以收泊。高知府鐸云：朱逆之變，士民避亂，及平臺後商旅貿易，乘艋舺等平底船，在洪濤巨浪中，往來如織。康熙壬寅五月，水師營僱坐彭仔出哨，遭風失舵，飄至浙江黃巖，人船卒致保全。是在內港既屬相宜，即外洋亦可無患。

鹿耳門礮臺，今圮。礮十五位，中左右三營各五位，以木架之。中有一輪，隨向轉動，名曰轉輪礮。雍正甲辰，總兵林亮新修礮架，上橫梁前後各長四尺，中實三尺，下橫梁前後各長五尺，中實三尺，上下直梁各長四尺。梁柱各五寸四方，前柱各高四尺，接筍處俱裹以鐵。下坐板厚三寸，橫八尺，闊七尺。柱腳本九根，闊一尺八寸，長五尺，入地四尺五寸，蓋以水為之，如屋頂式，可以避風雨剝蝕。兩邊用環釘牽繫，礮時撒下極易。

修造哨船工料：大吉木，（八丈以上。）中吉木，（六丈以上，俱杉木名。）浮溪木，（松柏木。）高洋木，（即杉木，福州出。）舵，碇，龍骨，（每丈用鐵一丈二尺。）大桅，（遮洋船長八丈二尺，圍六尺五寸；趕繒船長五六丈，圍四尺五寸。）頭桅，（趕繒長六丈，圍四尺；遮洋長四丈五尺，圍三尺五寸。）大櫓，小櫓，大小風篷，大小桅餅，（大木塊十餘，或製餅，用堅大木，鑲於此縫。）大小無底升，（亦木圈，風篷掛於桅上，用木圈以纏之。趕繒一千三百箇，遮洋七八百箇。）樑，梁頭，梁座，大桅座，頭桅座，頭尾托，浪板，斗蓋，水櫃，頭禁水，（木，鑲船頭。）尾禁水，（木，鑲船尾。）上金，（尾樓過高起木。）下金，（在船尾水內，用以捍舵。）招，（船頭上招子，便於頭起也。）撐面，（蓋鋪。）扛[illegible]，（艙口直木，出水自官廳口起，至大桅尖止，所以遮艙之撐板，俱扛於此，故名。兩船風木，乃橫木也，在大桅邊，名香擔，又曰擋頭，在各艙兩名猪[illegible]。）拔枋，（杉木做，船兩邊木。）隔笨枋，（在艙隔板。）湧櫓，直之下。古櫃，（頭櫃、翻櫃。）攪竹，（船頭旁所釘桿木。）車櫥，（杉木板，釘笨枋上。）車耳，（在車櫥之下，緊繫起碇索於此。）槽仔，（水柜下槽木。）大繚柱，（繫大繚索木。）湧櫓，直極，頭尾八字極，（以俱樟木，鑲船。）用屈尺極，（趕繒用，遮洋無。）大滑人耳，（船頭木。）頭含擋，（樹頭擋木。）大含擋，（凡船身長圍。）（滿漢字號，俱於此印烙。）大桾水，（俱大含擋木。）含擋柱，（削成方木，鑲含擋內。）木裏柱，（鑲桅座內方木。）轉水柱，（船梢上兩邊方木。）直櫓，（左右兩邊起碇樁木。）大鹿耳，（大夾槾木。）頭鹿耳，（夾頭擋木。）夾車擋，（夾車木擋。）金擋，（下金內木擋。）燕箸，（船尾中間鑲木，用以夾舵。）櫓橡，（作故掛架。）一上下稱，（繫風篷木，頭尾各一上，名上秤，名下秤，在下。）尾穿梁，（船尾桂。）通梁，（船口上木。）下株梁，（船底木。）舵牙，（夾舵木。）水蛇，猴擋，椀豬，（俱見前。）鐵釘，（趕繒一千八百觔，遮洋七百觔。）米鐵，（四五百觔。）攪纜，（十觔。）碾篷水藤，（百餘觔。）黃麻，（碇篷索之用，其名有大碇索、小碇索、篷揹索、小篷尾揹，繩、小碇繩、大千觔、中千觔、小千觔、篷尾揹、小篷尾揹、新貫。）（迷流索之尾。）櫓尾，（亦為繩索之用，其名有篷頭櫓、篷尾櫓、舵索、攬尾、碇纜、碇索、補。）篷碇索，（二條，每條旋三四節。）桐油，（趕繒一千五百觔，遮洋五六百觔；趕繒灰三百觔，舒一百觔，網沙一百觔。）網沙，（破魚網，捕人油灰內用。）灰，草，餅，（用春灰。）炭，（十二百觔，趕八百觔。）勸肚，（船上捻縫，實於縫口。）（南湖，繩索，緊舵力有力，可繫也。）水杉板船，尾樓燈，余鼓各一。其餘顏料、旗布、匠役工價，大修小修，為數不等。

水仔尾設有桿架，地係修船之所。郡守召募料匠，結棚興工。不俟工竣，桿架不限數月。各商船戶，自備

櫓藤及繩匠，只用所豎桅架，每一繩什貨值百錢。

臺彰各標營船，初俱分派通省內地廳員修造。康熙三十四年，改歸通省內地州縣。其尚可修葺而不堪駕駛者，內地之員，辦運工料赴臺興修，迨按糧議派，臺屬三縣，亦分修數船；此非偏庇臺屬，以內地各廳員多力分，工料俱便，不煩運載，可以剋期報竣。後定左近道府監修，統計閩省船隻，勻派通省道府，乃將臺彰九十八船，內派臺灣道府各十八隻，餘俱派入內地。既而仍歸內地修造，惟未至朽爛而不堪駕駛者，留臺修補。至康熙四十四五年間，仍俱改歸臺屬，而派府船數倍於道，然令其與廳府分修，議於部價津貼運費外，每船捐貼百五十金，續又延報廳代修其半，道、鎮、協、營、廳、縣，共襄厥事，迨後專責知府，幷將道船亦歸於府矣。

臺郡修船，桅木、大吉、杉木等料，並釘、鐵、油、麻、棕、絲、網紗、竹片、蓬蓆，俱非臺地所產；遠購福州，料價運費不貲。再大木附搭商船裝載，往年被風覆溺多案，船戶深畏之。至樟枋厚力木，在鳳諸內山，鳥道羊腸，澗溪阻隔；僱匠砍鋸，僱夫扛運，動輒經月，泥淖尤難計日；且從前山廠近遭焚燬，今另為搭蓋，尤為煩費竊時。況附近水沙連等社，番擁生番，最易啓釁，此辦料之難也。又臺廠修艌各匠，原止二三十人，向已不敷撥僱，今經變亂，或逃回內地，或為賊殺害，見在無幾。一舉大工，內地僱募非易，僱價較內地數倍，此又募工之難也。每遇修船，將備兵目恣意苛求，或將完固勒令修改，或稍有損裂故行殘毀，或將板木藏匿，致累多費工料。興工時又於配定丈尺，將大斷小，將長截短，又於修造合式之工，按剔折換，逼使加添；又或押船赴修之兵，乘夜伺隙偷竊料物，則是既苦辦料僱夫之難，又苦弁兵之擾累，所以臺地船工，領價貼運，必賠貼兩倍而後得竣也。臺守高鐸申詳制府，請查照往例，將船身朽爛者內廠補造，尚堪駕駛而應修者，駕赴內港興修，其尚可修葺而不堪駕駛者，留在臺灣交營興修，文員仍遵例監視，將府莊遞年所收官租，為津貼修船之資，不惟節費，且易於集事，重工務而保戰艦，實於臺地有益。

前此臺鎮，患在兵虛將惰，而兵虛之原，皆由臺地招兵，換名頂替，查兵從內地抽撥，逃亡事故，不為申報，每屆放餉，即留餉以飽私橐，即有召募，強半市井亡賴，空名掛籍，含混搪塞，則主帥大府之過也。當責總兵不時清查，使隨丁悉照定制，空糧悉行撥補，無籍之人，一名不得妄招，調伍之兵，一名不得頂替，則虛冒之弊可除。兵既充伍，而訓練尤所當亟講者，撥換入班，即宜配明隊伍，將統弁，弁統隊，隊統卒，清查器械，不足者補之，不精良者淬礪之，按期操演，各營將操期幷演何技勇，逐月彙報，務使兵與將習，手與器習，而後可。而分汛又當斟酌變通，臺地遼闊，大汛駐兵一二百名，或數十名，究之官多雖汛兵多聚賭，有汛防之名，無守禦之實，多兵亦奚益乎！防汛分作幾處，勻作幾班，統以該汛弁目，於本汛鄰莊、市鎮、山口、港隘，分地劃界，巡哨偵探，有事則飛報本營，酌量調遣追捕，無事則遠者一月一換，

近者半月一換，撥防之兵，歸營操練，更番戍守，人無偏勞，尊息可以時通，應官汛仿弊自此絕矣。巡哨海口，責之本師，遠近島嶼，必明港澳險易，叢雜交錯之區，上下風濤，必察灣泊向背，取水風候之所，務其用楫械器，習其行陣擊刺，定其游巡往來，毋潛伏內港，空文申報，駕駛既熟，乘風自易，則整暇平時，可資備禦，出師剿捕，可成勁旅，豈有兵虛將惰之患哉。

習俗

臺地民非土著，逋逃之淵藪，五方所雜處；泉之人行乎泉，漳之人行乎漳，江浙兩粵之人，行乎江浙兩粵，未盡同風而異俗，且洋販之利，歸於臺灣，故尚奢侈，競綺麗，重珍旨，彼此相傚，即傭夫販豎，不安其常，由來久矣。賭博惡業也，父不禁其子，兄不戒其弟，挾貲登場，呼號爭鬧，始則出於典質，繼則流於偷竊，賢長奸之固也。又甚者於要盟，豪健家兒，聚少年無賴之徒，指皎日以盟心，撫白水而矢誓，稱兄呼弟，出妻拜母，自謂古道相期，不知往來既頻，則釁隙之累作，糾援既廣，則雀鼠之患生；若其喪不停柩，婢不愆紀，綸為近古之風，而視疏若親，窮之疾苦，相為周恤，亦荒島之善俗也。（赤嵌筆談）

婚禮倩媒送庚帖，三日內家中無事，然後合婚；間有說毀器物者，期必改卜。納采，簪、珥、綢、緞，別具大餅、豚肩、糖品之屬，謂之禮盤。無力者止須親屬女眷送銀簪二名，曰插簪仔。及笄送聘，或番鏹一百圓，或八十六十四十圓，綾綢數十匹以至數匹，禮書二函，則收一回一，羊、豕、香、燭、彩花、蔬菓，各收其半，禮檳豐座，以銀為檳榔形，每座四圓，上鐫二姓合婚、百年偕老、八字，收二姓合婚一座，回百年偕老一座；貧家則用乾檳榔，以銀飾之，鐫萬字糖，或百餘圓，或數十圓，回以大餅，其餘鹿筋、鹿脯、魚鰾、肚脯、糖果，留三四種，各以稻穀、麥、豆，置於盤內，又回禮鍋盤二，如大碗式，一植石榴一株，用銀石榴三四顆及銀桂花數朵，鋪綫枝頭，名曰榴桂；一植蓮蕉花一株，取連招貴子之義，土人焦招同音，此納幣之禮也。親迎先期送擇日儀，番鏹或四十圓以至十二圓，名曰乞日；至期不論貴賤，乘四人輿，鳴金鼓，吹彩旗前導，舅則送燈，少年子弟，分隊奪執，沿途點放爆竹，婿至女家，駐轎庭中，連遞酒食三次，飲畢，外弟攜盥於轎前，索爆竹，婿隨取贈，名曰別子爆。新人出廳，拜祖先，次拜父母，父兄把酒三盞，授以手帕，上轎，妝奩同行，豐儉不一，花轎後懸竹篩，上畫太極八卦，到門，新郎蠡蓋新婦頭上，三日廟見，以次拜公、姑、伯、叔、嬸、姆，謂之拜茶，是日外弟來，名曰探房，午讌新婦及外弟，婦之父兄，請而後至，不輕造也。四日外父母請婿及女，名曰旋家，外家親屬，婿各備貲儀，惟外弟納之，飲畢，婿偕新婦同歸。五日外家再請諸親相陪，名曰會親，女先往，婿近午始至，飲畢，婿同女留，三日後始回，冠笄或於親迎日，或在數日前，詩禮之家，女子既笄，則居於房內，不復外出，常人則無論矣。

喪禮，七日內成服，五旬延僧道禮佛，焚金楮，名曰做功果，設庫錢。俗謂人初生，欠陰庫錢，死必設之。既畢，除靈。孝子卒哭，謝弔客，家貧或於年餘擇日做功果、除靈、小祥，致祭如禮；大祥，竟有先三四月擇吉

致祭除服。此則背禮之尤者。若夫居喪、朔望哭奠。柩無久停。則又風俗之美者矣。

生辰。爲紅麵龜圓。彼此饋獻。神佛誕日。亦用以爲獻。娶婦之家。親友製白麵餅。或二十圓。或十圓。及豬蹄肘酒爲贄。

親友自內地來。具酒食相招。名曰洗鹹水。謂從重洋而至。亦猶北地洗塵之意。

正月元旦。家製紅白米糕以祀神。於四五鼓時。拜賀親友。上元節。未字之女。偷折人家花枝、竹葉。爲人詬詈。謂異日必得佳壻。平民有毀傷他家牆垣。或竊豕槽、雞欄。婦及父母。亦謂一年大利。街頭花燈簫鼓。鎮夜喧闐。至廿五六日方罷。十六日。各市廛競設牲酒肉。名曰頭壓。自是月以爲常。臘月既望。踵而行之。名曰尾壓。

四月八日。僧眾沿門唱佛曲。人贈以錢米。

五月五日清晨。然稻梗一束。向室內四隅熏之。用楮錢送路旁。名曰送蚊。門楣間艾葉、菖蒲。彙插禾稈一莖。謂可避蚊蚋。榕一枝。謂老而彌健。彼此以西瓜、肉粽相饋遺。祀神用諸紅色物。自初五至初七。好事者於海口淺處。用錢或布爲標。杉板魚船。爭相奪取。勝者鳴鑼爲得采。士人亦號爲鬬龍舟。午時。爲小兒女結五色縷。男繫左腕。女繫右腕。名曰神鍊。（三月望。四月朔望。五月初一至初五日。各寺廟及海岸各船。鳴鑼擊鼓。名曰龍船鼓。謂主一年旺相。）

七夕呼爲巧節。家供織女。稱爲七星孃。紙糊綵亭。晚備花、粉、香、果、酒、飯、三牲、鴨蛋七枚。飯七盌。命道士祭獻畢。則將端陽男女所結絲縷剪斷。同花、粉擲於屋上。食螺螄以爲明目。黃豆煮熟。洋糖拌裹。及龍眼、芋頭、相贈貽。名曰結緣。

七月十五日。亦爲盂蘭會。數日前。好事者鳩金爲首。延僧眾作道場。將會中人生年、月、日、時辰、開明緣疏內。陳設餅餌、香橼、柚子、蕉果、黃梨、鮮薑。堆盤高二三尺。并設紙牌、骰子、煙筒等物。至夜分。同設飯施餓口。更有放水燈者。頭家爲紙燈千百。晚於海邊親然之。頭家幾人。則各手放第一盞。或捐中番錢一成或半。置於燈內。眾燈齊然。沿海漁船。爭相攫取。得者謂一年大順。沿街或三五十家爲一局。張燈結采。陳設圖畫、玩器。鑼鼓喧雜。觀者如堵。二日事畢。命優人演劇以爲樂。謂之壓醮尾。月盡方罷。

中秋製月餅。并犖犖、紙、研、香、燭、瓶、袋諸物。羅列市廛。設骰子賭勝奪采。負則償值。

重陽前後。競放紙鳶。如內地春月。是日儒生。有殺犬取其首以祀魁星者。餘肉則生徒聚啖。歡飲竟日。

除夕前數日。以各種生菜沸水泡甕中。以供新歲祭祀之用。餘則待發變後食之。名曰隔年菜。

除夕。殺黑鴨以祭神。謂其壓除一歲凶事。爲紙虎。口內實以鴨血、或豬血、生肉。於門外燒之。以禳除不祥。

衣服不更。袴露衣衫外者。曰龍擺尾。襪不緊帶。脫落足面者。曰鳳點頭。農夫輿隸。雲履綢衫。服勞任役。殊不雅觀也。

交易最尚番錢。紅毛所鑄銀幣也。長斜無式。上印番字。銀色低潮。以內地紋銀與之。反多滯難。用小制錢外。多用昔年所鑄寬廣昌府紅銅錢。并明時舊錢。鵝眼、荇葉。散若流泉。見行錢鑄。輪郭周好。交易則棄而不用。亦足異矣。

賣肉者吹角。鎮日吹呼。音甚悽楚。冬來稻穀新登。各邑並致郡治。車音轆轆。如哀如訴。時與吹角若相和然。廣東志。順德之容奇桂州黃連村。吹角賣魚。其北水古粉龍潞馬齊村則吹角賣肉。相傳黃巢屯兵其地。軍中以角爲市。以角聲號令。不知此於何起也。

士夫健卒。喜賭博。永夜喝雉呼盧之外。或擲銅錢射寶字以賭勝。名曰壓寶。又爲紙牌三十六頁。分文武院科四項。文皆閣老。武皆國公。院皆學士。科皆狀元。每項九等。納粟列庶吉士之上。

鴉片煙。用麻葛同鴉土切絲。於銅鐺內煮成鴉片。拌煙。另用竹筩。實以椶絲。羣聚吸之。索值數倍於常煙。專治此者名開鴉片館。吸一二次後。便刻不能離。暖氣直注丹田。可竟夜不眠。土人服此爲導淫具。肢體萎縮。臟腑潰出。不殺身不止。官弁每爲嚴禁。常有身被逮繫。猶求緩須臾。再吸一筩者。鴉片土出咬𠺕吧。

郡中鴃舌鳥語。全不可曉。如劉呼澇。陳呼澹。莊呼曾。張呼丟。余與吳侍御兩姓。吳呼作襖。黃則無音。厄影切。更爲難省。

大武郡。數處平地涌泉。泛溢數里。土人謂之坔水。坔。土音湛。字典中無此字。亦猶大浪泵之泵。字典音聘。土音蚌。又所生少子。名曰屘。土音滿。皆以己意爲寫撰。

祠廟

邑志載陳湖川撫軍重修文廟碑記云。董子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建廟修學。正誼明道之大端。應無出此者。予以爲不計功而未嘗無功。不謀利而未嘗無利。蓋今未有爲臺道者。而予得竊臺道。臺道未有擢爲撫軍者。而予得擢偏撫。莫非先聖先賢默爲相之等語。聖賢大道。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正不藉崇飾廟貌。皈依象教。飯致感應報施。建學明倫。所以正人心、厚風俗。無一語及之。竟說向福田利益。豈可爲訓。

府志。書聖四御贊後。即接施琅襄章。臺鳳志。學校。或載入祀典。或見之藝文。俱爲失次。諸羅志。學校別爲一卷爲是。

湖川建紫陽祠於學宮之左。旁列黃勉齋、陳北溪、蔡九峰、眞西山、四先生木主。春秋致祭。兩廊列學舍。令諸生肄業。撥鹽埕官田二十八甲一分。歲租一百六十八石六斗。以爲膏火資。

水仙宮並祀禹王、伍員、屈原、項羽。兼列奡。謂其能盪舟也。（奡。一作敖。）廟中亭脊。雕鏤人物花草。備極精巧。皆湖州工匠爲之。關帝廟前殿祀帝像。後殿祀帝父。方巾綠袍。士人云與祀文宣并及啓聖同義。南路

長治里。前阿社祀五文昌、梓潼、關帝、魁星、朱衣、呂祖。後祀東王公、西王母。又偽鄭時建玉皇太子廟。三年王船。備物建醮。志言之矣。及問所祀何王。相傳唐時三十六進士。為張天師用法冤死。上帝敕令五人巡遊天下。三年一更。即五瘟神。飲饌器具悉為五分。外懸池府大王燈一盞。云偽鄭陳永華臨危前數日。有人持柬借宅。永華盛筵以待。稱為池大人。池呼陳為角宿大人。揖讓酬對如大賓。永華亡。土人以為神。故並祀焉。

米子者為郎君會。祀張仙。設酒饌果餌。吹竹彈絲。兩偶對立。操土音以悅神。

商販

東西洋通販諸國。西洋則交阯、占城、暹羅、下港、加留吧、柬埔寨、大泥、舊港、麻六甲、啞齊、彭亨、柔佛、丁機宜、思吉港、文郎、馬神。東洋則呂宋、蘇祿、貓里務、沙瑤、吶嗶嘽、美洛居、文萊、雞籠、淡水。（諸番）

明給事中何楷疏。臺灣在彭湖島外。水路距漳、泉約兩日夜。其地廣衍高腴。可比一大縣。中國版圖所不載。初窮民至其處。不過規漁獵之利已耳。其後見內地兵威不及。往往聚而為盜。近則紅夷築城其中。與奸民私相互市。屹然成大聚落矣。（[illegible]）

給事中傅元初疏。海濱之民。惟利是視。走死地如鶩。往往至島外甌脫之地。曰臺灣者。與紅毛番為市。紅毛業據之以為窟穴。自臺灣兩日夜可至漳、泉內港。而呂宋、佛郎機見我禁海。亦時時私至雞籠、淡水之

地。與奸民闌出者市貨。其地一日可至臺灣。官府即知之而不能禁。禁之而不能絕。徒使沿海將領奸民。坐享洋利。有禁洋之名。未能盡禁洋之實。此臣鄉之大可憂者。蓋海外有大西洋。有東洋。大西洋則暹羅、柬埔諸國。其國產蘇木、胡椒、犀角、象牙諸貨。東洋則呂宋。其夷佛郎機也。其國有銀山。夷人鑄作銀錢獨盛。中國人若往販大西洋。則以其產物相抵。若販呂宋。則單得其銀錢。諸夷皆好中國綾緞雜繒。其土不蠶。惟藉中國之絲。到彼能織精好段匹。服之以為華好。是以湖絲百斤。值銀百兩者。至彼得價二倍。而江西瓷器、福建糖品。皆所嗜好。百工技藝。有挾一技以往者。雖徒手無不得食。民爭趨之。永樂間。先後招來。至紅毛番。其夷名加留巴。與佛郎機爭利。不相得。一心通市。據在臺灣。自明禁絕之。而利乃盡歸於奸民矣。（上同）

近以開洋互市。奉旨。紅夷挾市。地方官果能飭備毖防。禁絕勾引接濟。狡謀自爾縣遏。乃海防名飭實弛。奸商陽禁陰縱。以致蠢蠢滋蔓。至開洋應否。未見確議。但云宜呂宋不宜臺灣。均屬夷地。商販給引出海。何法稽察。能使彼地遵守。著詳查開禁利害。博諮熟籌。酌妥具奏。據泉州鄉官史繼偕、張瑞圖等稱。開洋有四便。漳州鄉官林宰等稱。海寇起滅。不係洋禁開閉。臣會同撫按。勘得開洋之說。心心有主。喙喙爭鳴。大約主開而不主禁。總之言利不能無害。夫食貨關。則利在民。洋稅復而閩安。諸稅可免。則利在商。得稅三四萬以壯軍實。則利在軍餉。而亦有害。即撫臣所謂四可慮者是已。此就利害言也。若體民情。則開

不容緩。臣入閩關。見高山大川。迴旋掩映。自建徂興。間關千里。中求三里康莊而不可得。縱下居民。各就山根溪畔。開墾力食。率崎嶇墝埆。即方正五畝一段者。亦未之見。過泉。眼界稍寬。然已望洋海若矣。其人則林林總總。射床輟耰。望開洋雨。而臣反言開之不便。迷情之謂何。故今日開洋。全為民計。非為夷計。謂開洋而背民不再從賊則可。謂開洋而奸民盡化為良則不可。謂開洋而奸民便於勾夷則可。謂不開而全無海氛亦不可。（[illegible]）

明莊烈時。工部尚書渭南南居益巡撫福建時。紅毛以明月珠、珊瑚樹、異香、火浣諸珍。賄請互市。公絕其使。焚其貢物。口占一絕云。明月珊瑚貴莫言。番符字字誑軍門。牙前立下焚珠令。不敢持將獻至尊。授部將以方略討之。繫其酋高文律。閩人立石平遠臺以紀公績。令嚴禁互市。實為桑之至計。為國家計久遠者。當看前明紅毛入犯中左。肆行焚劫。又復勾引劉香老。首尾衝突。海壖騷動。雖竭力驅勦。實苦不支。詎忽狃目前之近利。而輕言互市也。

海船多漳、泉商賈。貿易於漳州。則載絲線、漳紗、剪絨、紙料、煙、布、草席、甎、瓦、小杉料、鼎鐺、雨傘、柑、柚、青果、橘餅、柿餅。泉州則載磁器、紙張。興化則載杉板、甎。福州則載大小杉料、乾笋、香菰。建寧則載茶。回時載米、麥、菽、豆、黑白糖、餳、番薯、鹿肉。售於廈門諸海口。或載糖、靛、魚翅至上海。小艇撥運姑蘇行市。船回則載布匹、紗、緞、枲、絲、涼暖帽子、牛油、金腿、包酒、惠泉酒。至浙江則載綾、羅、綿、綢、縐紗、湖帕、絨線。寧波則

載棉花、草席。至山東販賣粗細碗碟、杉枋、糖、紙、胡椒、蘇木。回日則載白蠟、紫草、藥材、繭綢、麥、豆、鹽肉、紅棗、核桃、柿餅。關東販賣烏茶、黃茶、綢緞、布匹、碗、紙、糖、麵、胡椒、蘇木。回日則載藥材、瓜子、松子、榛子、海參、銀魚、蟶乾、海蜇、彈丸。商旅輻輳。器物流通。實有資於內地。

進貢

康熙二十五年。臺灣平。設郡縣。其王耀漢連氏、甘勃氏、遣陪臣賓先吧芠、復奉表進貢。表詞有云。外邦之丸泥尺土。乃是中國飛埃。異域之勺水蹄涔。原屬天家滴露。云云。貢物。大珊瑚珠一串。照身大鏡二面。奇秀琥珀二十四塊。哆囉絨二十五匹。織金絨毯四領。烏羽緞四匹。絲倭緞一匹。嗶嘰緞二十匹。織金花緞五匹。雜色細軟布、文采細織布、白毛裏布二百九十四匹。大自鳴鐘一座。琉璃燈一圓。聚耀燭臺一縣。玻璃盞異式五百八十一塊。丁香三十擔。冰片三十二觔。甜肉豆蔻四甕。鍍金小箱一隻。內丁香油、薔薇油、檀香油、桂花油各一罐。葡萄酒二桶。大象牙五隻。鍍金鳥銃三十把。馬銃六十把。彩帶三十條。鍍金佩刀三十把。鍍金雙利劍二十把。單利劍六把。照星月水鏡一執。江河照水鏡二執。雕製夾板二隻。（赤嵌筆談）

荷蘭國最稱富饒。乃遇風至臺。假地於倭。虎視盤踞。大有深心。迨何斌引鄭成功驅逐。力戰不克而歸。見我師赫盪鄭逆。不覺讋服。

臺海使槎錄卷三

泉井園石

北路阿拔泉、虎尾溪,源同出水沙連。經牛相觸山口,二水分流。阿拔泉極清,虎尾溪極濁。水性湍急。最爲深闊。西流二十餘里,入地伏流於海。

湯泉,南路二:一在下淡水社,出赤山。水流如湯,亦無定處。一在大滾水山。山不甚高,其上濆湧出泉而溫,故名。相去十餘里,又有小滾水山,脈絡相屬。北路二:一在玉山最深處,泉流氣蒸如沸;一在大雞籠隔港山朝山內。康熙辛丑,我師與賊戰於鯤身,正值炎歊,隨地掘尺餘,皆甘泉。

郡治濱海,各井皆澹水,微苦鹹。惟傀儡山后兵營井、梅清洲爲郡中第一泉。安平城上紅毛井水,高於海面,味亦甘。彭湖居海之中,井亦澹水,以觀音亭、副將署二井爲最。

萬歲亭一泉,屯兵萬餘,汲取不窮,今名萬軍井。

龍目井有二。南路阿猴林內竹仔寮兩井相連,狀如龍目,因名。北路大雞籠山之麓,下臨大海,四周斥鹵,泉湧如珠,甘冽異諸井。

鄭氏北園,去郡治五六里,從海觀之,則直北矣,故名。園在平壠,無邱壑,亭臺曲折遊覽之致。丙寅,臺廈

道周昌因北地,仍其茂林深竹,結亭築室,爲之記。且繪而圖之。季麒光顏曰致徵,有秋夜遊北園記。昌於道署後築小園,名寓望,蓋取左史書有寓望之言。麒光亦有記。

海中有礁礪石,皆鹹鹵結成,粗劣易腐;或設盆盎中,不足充玩。彭湖石完好,較文石尤細,可爲扇器。餘則將製攻錯,僅供諸番交易之用。

物產(五穀·花果·竹木·鳥獸·蟲魚·鹽·藥)

三縣皆稱沃壤,水土各殊。臺縣俱種晚稻。諸羅地廣,及鳳山、淡水等社,近水陂田,可種早稻,然必晚稻豐稔,始稱大有之年。千倉萬箱,不但本郡足食,并可資贍內地。居民止知逐利,肩販舟載,不盡不休,所以戶鮮蓋藏。

正月,諸邑收菜子,一名油芥(九、十月間種)。榨油只供膏火,不可食。二三兩月,鳳邑收黃豆(十月、十一月間種),下淡水八社尤多。諸邑收大麥、小麥(十月、十一月間種)。近臺脇者二月收,遠處者三月收。四月,臺邑菜瓜、紅涼瓜(即苦瓜)、甕菜、莧菜、茄、菜豆(即豇豆)熟。鳳山八社水田收雙冬早稻(一名安南種。十月、正月種)。民間西瓜熟(正月種)。三邑糖廍畢。五月,臺邑番樣、西瓜熟。鳳山瓜、樣、蔬果,於四月間先熟,五月盡矣。諸邑收早麻(即芝麻。正月、二月間種)。瓜、樣亦盛出。臺、鳳地暖,凡所種植,先期成熟。諸邑近北漸寒,頗似內地,所出之物稍遲。六月,三邑刈黃麻、黃梨、龍眼、波羅蜜、梨仔茇出。民間種晚稻,農務方興,略無閒隙。諸邑收晚麻。番民收稷米、高粱、蕎麥。七月,三邑凝胄。

(正月、二月間種者。)蔗芋、檳榔、浮留藤俱盛出。諸邑收大頭婆早稻(正、二月間種)。八月,諸邑再收黃豆及黑豆、菉豆(俱五月間種)。番民收穀黍。九月,三邑收菁子。諸邑收園粒粟(一名一枝黍),園田皆可栽種。若早播者,則於八月收。十月,三邑收白占稻、紅埔占稻。白占種於田,紅埔占種於園。番薯熟,早種者七八月先出,田家食至隔年四月方盡。鳳山下淡水、武洛糯米、芋熟,長二尺餘,與別芋迥殊。十一月,三邑大蔗、芋蔗熟。大蔗即甘蔗,芋蔗(一名竹蔗,一名茅蔗)。三邑農家磨廍興工,碾糖。鳳山採捕烏魚。內山之番,不拘月日,捕鹿爲常。平埔諸社,至此燒埔,入山捕捉麞鹿,剝取鹿皮,煎角爲膠,漬肉爲脯,及鹿茸、筋、舌等物,交付贌社,運赴郡中,鬻以完餉。十二月,臺鳳進貢西瓜,及王瓜、匏、茄熟。南北兩路荷花盛開,塗鱸魚出。天時暖燠,齊浮水面,捕獲倍多。

臺邑土壤褊小,絕少水田,農人多種瓜、菽、麻,雜植蔬、豆,栽蔗磨糖,間種早稻以佐食,納糧食每於兩路糴買輸將。

稻有秔、糯。秔稻種於水田者,曰早占、曰晚占,色白。種於園者,曰埔占,色赤。糯稻種於水田者,曰赤秫穀,色赤。種於園者,曰禾秫,粒大色白。麥有大麥、小麥,而小麥最佳。穀之屬,有細米、黃白二種,磨粿麻豆。諸社有之。

南方麥花,多開於夜,臺則如北地,然食多亦不發熱。黍米夜開闔花。居民多不食,蕎麥種植亦少。嬰兒有疾,每用麵少許,滾湯沖服,立癒,謂能解肌膚熱。間有爲飯者。土壤肥沃,不糞種。糞則穗重而仆,種植

後聽其自生，不事耘鋤，惟享坐穫；每畝數倍內地。近年邑地畝，水衝沙壓，土脈漸薄，亦間用糞培養。濁水以南，悉為潮州客莊；治埤蓄洩，灌溉耕耨，頗盡力作。田中藝稻之外，間種落花生，俗名土豆；冬月收實，充衢陳列。居人非口嚼檳榔，即啖落花生；童稚將炒熟者用紙包裹，鬻於街頭，名落花生包。

花不應候。余壬寅仲冬按部北路，至斗六門，見桃花方謝，梨花初實；回至笨港，見人攀黃花數枝；及回寓館，檀花亦照眼；癸卯二月，桂正芳菲；八月，桃又花；信不可以時序限之。

花開無節，惟菊至冬乃盛，闌至二月。蘇子瞻在海南，以十一月之望與客汎菊作重九，有云：海南地暖，百卉造作無時；而菊獨後開。考其理，菊性介烈，不與百卉並盛衰也。

攀支花，一作斑枝；以枝上多苔文成鱗甲也。較茶花尤大，色殷黃；蓓蕾堅厚，結實如蘇。陳觀察子京云：即保木緜；粵西花更大，色紅，為稍異耳。

鷹爪蘭，一名油蘭花，似蘭無心，香味滯膩；嗅之令人作惡。結子如棗，一蒂二十餘枚，攢簇如桃，名鷹爪桃。

倒垂蘭，出北路內山，枝屈曲如梅，葉似萱，短而厚，不著土。生取一枝，挂簷陰，雨露所及處，自能生根，抽莖出葉，開花；花似蘭，色黃碧，微香。

木蘭花，如粟，瓣黃，芳似珠蘭；樹本大者圍數尺，名樹蘭。

水仙，歲底盛開，一本五六莖，一莖可十餘蕊；鮮芳絕倫。廣東市上標寫臺灣水仙花頭，其實非臺產也，皆海舶自漳州及蘇州轉售者。蘇州種不及漳州肥大。

美人蕉花，紅黃二種；黃者尤芳鮮可愛，四時不絕。有高丈餘者，子堅黑，或作小念珠。

蕉有芭蕉、金蕉；芭蕉不結子，金蕉花如蓮，色紫不鮮；每花結子一梳，名蕉果。凡蕉果一枝五六層，每層數十枚，排比而生，剖食，味亦甘。異物志載羊角蕉，子大如手拇指，長而銳，有似羊角者，此也。南方草本狀：蕉樹子房相連累，甜美，亦可蜜藏。臺地村舍後每廣植之，四時皆生，藉以獲利。性寒，婦人產後每以蕉果少許，置兒口中，謂能清熱。

番茉莉，蔓生，葉厚，可一錢；花白色，底瓣似通草，為之心，微紅而堅，明亮如蠟。

番花，葉大於枇杷，枝每三叉；花有五瓣、六瓣者，外微紫，內白色，近心漸黃，香似梔子；夏秋多開，冬則葉落。但名番花，似屬統稱；廣東志云：貝多羅來自西洋，葉大而厚，梵僧用以寫經；花大如小酒杯，六瓣，瓣皆左紐，白色，近蕊則黃，有香甚鬱；落地數日，朵朵鮮芬不敗；乃知此為貝多羅花也。

番樹，大如槐，枝幹離奇，或似臥松；結實如槐角，皮紅，時綻裂，肉白可食，名曰蓢豆，一名番豆。

曇花，一枝數十蕊，一蕊長七八寸；花六出，外紫內白，頗似遼香；亦有白色者，摘置几案間，經時略不損壞；花蕊仍然開放。是一異種，僧家言是西方小本。

刺桐花，每枝可數十蕊，一瓣包裹數蕊，似蠶綠為之，爛熳若朝霞。臺郡最盛。辛丑春，無一開花者，遂兆朱一貴之亂；甚奇。後遂於花時占一年盛衰。

寶州花，似薔薇，色白，瓣較多，惜不甚香。

佛桑，一名朱槿，高不逾五六尺，四時皆花；花有深淺紅、黃、白各色；紅則焰焰燒空，尤為奪目。又有名一丈紅者，葉與佛桑相似，花單瓣，狀如秋葵，而放紅綽約；較佛桑更為照眼。潛湖陳維云：照殿紅樹甚高，花如巨觥，色紅無二；意即一丈紅耶。

茉莉最易栽植；番茉莉較大，種自東埔寨來；花徑寸，百餘瓣，早晚街頭，有連十餘蕊綴成一枝，有連數十蕊為一串，買置牀欄，殊有妙香。

蓮，四時皆開，亦有單瓣者。

蔗苗種於五六月，首年則嫌其嫩，三年又嫌其老；惟兩年者為上。首年者熟於次年正月，兩年者熟於本年十二月，三年者熟於十一月；故硤煮之期，亦以熟分先後。若早為砍削，則漿不足而糖少。大約十二月正月間，始盡舉工；至初夏止。初硤蔗漿半多泥土，煎煮一次，濾其渣穢；再煮入於上清，三煮入於下清，始成糖。入磪，待其凝結，用泥封之；半月一換，三易而後白。始出磪，曬乾，舂碎成粉，入簍，須半月為期；未盡白者，名曰糖尾，併磪再封。蓋封久則白，封少則潘；其不封者則紅糖也。所煎之糖，較閩粵諸郡為尤佳。（東寧政事集）

插蔗之園，必沙土相兼，高下適中乃宜。每甲栽蔗，上園六七千，中園七八千，下園八九千，或至萬。（地濕蔗瘦，多種則可多得蔗漿。）三春得雨，易於栽插；無雨亦難種植，但屏水灌溉；為力頗艱。十月內築廍屋，置蔗車，僱募人工，動廍硤糖。上園每甲可煎烏糖六七十擔，白糖六七十擔；沙土園成中園，下園只四五十擔。廍中糖須覓糖師，知土脈，精火候；用灰（過火湯，用灰汁之。）用油（將成糖，投以蔴油。）；恰中其節，煎成置糖槽內，用木棍頻攪，至冷便為烏糖。色赤而鬆者，於蘇州發賣；若糖色稍白，於上海、寧波、鎮江諸處行銷。至製白糖，將蔗汁煎成糖時，入糖漏內，下用磪鍋盛之；半月後，滲出糖水，名頭水；次用泥土蓋漏上，十餘日，得糖水，名二水；再用泥土覆十餘日之糖水，名三水。合煎可為糖，皆成用釀酒。每漏白糖只五十餘觔，地薄或糖師不得其人，糖非上白，則不得價矣。每廍用十二牛，日夜硤蔗；另四牛載蔗到廍；又二牛負蔗尾以飼牛。一牛配園四甲，或三甲餘；每廍四甲，現插蔗二甲，留空二甲，遞年更易栽種。廍中人工：糖師二人，火工二人（煮糖汁。），車工二人（將蔗入石車硤汁。），牛婆二人（鞭牛硤蔗。），剝蔗七人（園中砍蔗，去尾去籜。），採蔗尾一人（採以飼牛。），看牛一人（看守牛隻。）。工價逐月六七十金。

唐大曆中，鄒和尚始教民黃氏造蔗霜法。其器用有蔗削、蔗鐮、蔗凳、蔗碾、榨床、榨斗、漆甕之屬。今蔗車兩石轆立，狀如雙碾，夾取其汁，想即蔗碾遺製。酒有蔗漿用餾汁釀成，與荔子酒俱味極甘。北路有用

梨仔茇釀酒者，又在鹿鬃菝子之下。

番薯。明萬曆中閩人得之外國，瘠土沙礫之地皆可種。初種於漳郡，漸及泉州，漸及莆，近則長樂、福淸皆種之。閩海而南，有呂宋國，朱薯被野連山，不待種植，夷人率取食之。其莖葉蔓生，如瓜蔞、黃精、山藥之屬，而潤澤可食。或煮或磨，為粉，亦可釀為酒。生食如食葛，熟食味如熟芋藷，生貯之有蜜氣，香聞室中。夷人雖蔓生不訾省，然恡而不與中國人。有岐取其蔓咫許，以來於是入閩十餘年矣。何貌山匈曰：不害天澤，不貲人工，能守困者也。不爭肥瘠，能守瘠者也。無根而生，久不枯萎，能守氣者也。佐五穀，能助仁者也。可以粉，可以酒，可祭可賓，能助禮者也。童叟皆可啖，其直甚輕，其飽易充，能助儉者也。耆者食之不患哽噎，能食老者也。童孺食之，止其啼，能慈幼者也。行道鬻乞之人食之，能平爭者也。下至雞犬能及物者也。其於士君子也，以代餱糧，所以調其饑；以廣施舍，所以助其惠，而話稽備矣。（閩小紀）

或云：薯長而色白者是舊種，圓而黃赤者得自文來國，未知孰是。余見有大可尺圍，形似南瓜者，土人亦不經見也。

芋有二種：紅者呼為檳榔紅，白次之。熟較內地亦蚤，六月初旬即可食，多食滯氣，不似內地滑潤。南路番子芋，一名糯米芋，有重十餘觔者，味佳。

蕃子檳榔，即廣東雞心，粵人俟成熟取子而食。臺人於未熟食其青皮，細嚼，麻櫨相閟，即大腹皮也。中

心水少許，倘未成粒，間有大者，剖視其實，與雞心無二。或云粵人食子，臺人食皮。一色者為雄，異腹者為雌。雄者味厚，雌者味薄。類向上長者尤貴。蠣房灰，用孩兒茶柑仔蜜染紅，合浮留藤食之。按范石湖集云：頃在嶠南，人好食檳榔，合蠣灰、扶留藤，一名蔞藤，食之輒昏，已而醒快。三物合和，唾如膿血，可厭。蔞藤，一作浮留藤，土人誤作為荖字，釋無荖字。臺地多植，三邑園中多種檳榔。新港、蕭壠、麻豆，目加溜灣最多，尤佳。七月漸次成熟，至來年三四月，則繼用鳳邑瑯嶠番社之檳榔乾。

種檳榔必種椰，有椰則檳榔結實必繁。椰樹葉少林高，椰子外裹粗皮，如棕片，內結堅殼，剖之白膚盈寸，極甘脆。清漿可一椀，名椰酒。東坡詩：美酒生林不待儀，此也。廣東志：椰心色白而甘，在酒中大小不一。凡揀椰子，以手搖之，聽水聲清亮，則心大而甜；其肉厚，水聲濁則否。蓋椰心以水而發，無水則無心。往往而是。又有椰油，可佐膏火。或云：用火炙椰，其油自出，療齒痛凍瘡極效。

臺地夏無他果，惟番檨、蕉子、黃梨，視為珍品。春夏有菩提果，一名香果，芳馨極似玫瑰果，當以此為第一。

土人酷嗜梨仔茇，一名番石榴，肩挑擔負，一錢可五六枚。臭味觸人，品斯下矣。臺灣隨筆云：象齒有實。可食，不知何物。

檨，三種：香檨、木檨、肉檨。香檨差大，味香，不可多得。所食者木檨、肉檨。曬乾，用糖拌蒸，亦可久藏。臺人多

以鮮檨代蔬，用豆油或鹽拌食。北路自半線以上，則絕無矣。字釋無檨字，色味似杏，或是番杏，譌作檨。

檨實大如豬腰子，葉尖長。居易錄作番蒜，五月熟，大如菴婆，味甘香，多津液，樹大而葉圓，非是。

波羅蜜，一名優鉢曇。廣東志：南海廟中舊有東西二株，高三四丈，葉如菴婆而光潤，蕭梁時西域達奚司空所植。他所有皆從此分種。生五六年，至徑尺，削去其梢，以銀鍼釘腰，即結實。成實乃花，然常不作花，故佛氏以優鉢曇花為難得。每樹多至數十實，自根而幹而枝條皆有實，纍纍扰若不實，則以刀斫樹皮，有白乳湧出，凝而不流，則實一斫一實，十斫十實，故一名刀生果。熟以盛夏，大如斗，重至三四十觔。皮厚有軟刺，礧砢如佛頭旋螺，肉含純瓤，間瓤如橘柚，瓤氣甚芳郁，有乾濕苞之分。乾苞者液不濕膩，味尤甜。每實有核數百枚，大如棗仁，如栗黃，煨熟可食，能補中益氣，悅顏色。志云：色綠似如來頂，液黏如漆是已。其子卻似橡實，每一子為一房，熟而食之，味似百合子。不可生食，瓤可生食，亦不甚甘美。終不似橘柚味佳也。土人用波羅蜜子煨肉，黃梨真腓，亦海外奇製。

粵西以波羅蜜為天波羅，黃梨為地波羅。居易錄謂黃梨自黃來。（攀去）八月熟，長可尺許，味尤甘香。其樹類蕉，實生節間，按黃梨長止五六寸，草本叢生，根下葉似萱，兩邊如鋸齒，頂上葉小，攢簇如雞帚，謂其樹類蕉，非也。

雞眼，類小味薄，六七月熟。荔枝皆自內地來，藍總戎廷珍每貽漳州狀元紅、紫綃飛，肩甘如醴酪，每以海上風颶，不得日食三百為憾事。

香檨初夏即熟，長似木瓜，上下微尖，拌糖勻啗，較波羅蜜稍遜矣。

水瓜樹幹亭亭，色青如桐，每一枝一葉，葉似萆麻，大者尺餘，花白色，生杈椏間，瓜凡五棱，無香味，居民用鹽漬以充蔬。諸羅志謂毛詩投我以木瓜，即此，殊非。按果譜：木瓜一名楙，一名鐵腳梨，樹叢枝，葉花俱如鐵腳海棠，葉光而厚，春末花開，紅色微白，實如小瓜，或似梨，稍長，色黃，如著粉，津潤不木者為木瓜。此地所產與內地木瓜絕不類，豈可以稱謂偶同，遂妄為引據乎。

鳳山縣有叢名三保薑，相傳明初三保太監所植，可療百病。（存劉筆紀）

楠生深山中，裂土而出，全體悉具，蓋與竹筍相同。兩葉始驟已大十圍，藏久則堅，終不加大。（稗海紀遊）

大松生水沙連，合抱成林，生番所居，莫敢採伐。相傳山後崇爻、黑沙晃、諸山，有松有杉有梅。

蕭朗木，大者數圍，性極堅重，入土千年不朽，然在深山中，野番盤踞，人不能取。洪水漂出，偶鄉取以為棺，實美材也。

南路打狗山有香木，色類沈香，味較檀尤烈，不名何香。土人亦不知貴。傳說昔年有蘇州客商能辨之，載數十擔去，後有官某作為香杖，今所存者皆是碎木，見為扇器者。

婆羅樹，中空，四圍摺疊成圓形，尤異，花紋斜結盤屈，如古木狀，用貯簪墟。因其材也。

水沙連茶。在深山中。衆木蔽虧。霧露濛密。晨曦晚照。總不能及。色綠如松蘿。性極寒。療熱症最效。每年通事於各番議明。入山焙製。

內山林木叢雜。多不可辨。樵子採伐。鬻於市。每多堅質紫色。爐爐間有香氣彿彿。若爲器物。必係精良。徙供爨下之用。實可惜。儻得匠氏區別。則異材不致終老無聞。斯亦山木之幸也。

木有交椿。可爲梁柱。九荊小而不高。茆屋用以爲柱。入土不朽。又有白樹。色白可以爲器。此皆內地所無者。

竹亦可爲器用。但質薄劣。蛀蟲易生。不能經久。徧處皆竹。數十竿爲一叢。遠望若柳。絕無蕭疏之致。生筍不出叢外。皆不堪食。夏月街市。亦有煑熟貨者。味酸苦。難以充庖。諸羅志謂竹塹岸裏之籃竹筍。味甚佳。

觀音竹。枝弱葉小。栽植盆中。亦可供玩。一名鳳尾竹。志載佛眼竹、金絲竹。俱未見。

江南竹。亦名南竹。魚港羅落每用之。

臺地。一椽一木。一瓦一石。向皆取給內地。以此處沙土。不可以陶甄瓦、瓴甋。竹木不勝棟、楹、榱、桷。康熙壬寅。巡歷南北兩路。營亦錯列。殆不足供全郡之需。小民草寮。以竹爲柱。上覆以茅。用土塗附。傾盆疾雨。沙土漂流。捲地狂飇。棟桷摧折。且經年之竹。蠹已蛀蝕。烏能久支耶。

藤最多。盤旋里餘。可爲縆索。可縛茅屋。嫩者合檳榔食之。海風藤。治拘攣風濕極效。黃藤縛器用之。又麥藤生海濱水中。內山有此。大可合抱。不適於用。

隆冬木葉不脫。惟佛桑、番花、落葉。至春始榮。餘於春日生新葉。逐漸舊葉脫去。青林時換。紅紫繽開。亦是大造密移之妙。

志載藥品。有內地所不經見者。如斑節草、相菰、森茶菰、穿山龍草、土木瓜、風藤、水燭。亦有志所不載者。如金鎖匙治痧。香鈴草、茶匙黃、虎咬黃、龍鱗草、四時春、馬蹄香(一名一枝香)、金劍草、磅礴草、龍舌黃、羊耳草、治黃疸。蔚子黃、金子龍、船花、正埔鹽、魚籃草、苦麻草、雞骨黃。去風解熱。烏甜葉(一名對面烏)。止血。桐子草、半天飛。涼血。雞卵藤、宜梧草、萬年薯、攝鼻草。治瘋。鴨嘴黃(一名定經草)。調經。千里光治目。龍芽草、竹仔草、天青菁菜、大楓草、三叉刀、鯽魚膽草、牛頓草、山苦瓜、牛角刺、山葛藤、頗子葉、山麻草、千日青、山四英、馬鞍草、過江龍、檳榔藤、豬母菜、羊角豆、姑婆草。療毒。白埔鹽。止痛。蛇板草(一名九層塔)。珠仔草、金不換草、山螺蛇、小薊、山茄、粗碎米黃。治跌打損傷。萬年松。治腹痛。鹿肚草。治噎嗝。赤血草、酸酸草、茄冬葉、貓公刺、山尾蝶、天仙茄、鋪地錦、炮仔草。治咽喉。葉下紅(一名瓜蔞皮)(一名消毒草)。山埔銀、鹿角英、地榆草、午時草、鼠尾黃、眞珠黃、山東枋、白花草、龍樹草。治疔毒。龍吐珠、虎咬刺、蔆桃花、千里急、鐵馬鞭、山芙蓉、倒地拾、和尚藤、金絲五瓜龍、雞柔草、瓜子草、荔枝草、田烏草、雞角刺、東血草、毛將軍、田蓼草、五宅茄、羊相草、不求人、蘇噶草、鱸

紋草、馬鞍藤、雞兒刺、治癬。山素英。治疥。蚶殼草治痧。蟬翅草治虛腫。苦仔草治疸。水錢草治痔漏。三腳虎草、三腳鼈草、咬人狗、虎尾命。治瘋癩。茅根草、無根草。通淋利水。薊行草治瘍。黎壁草治臁瘡。蒲蘭草治蛇傷。爲松葉、渦滿菜、冷飯藤、山苍葉、蟲草。治潰爛。豬腰草治陰症。有異名者。苧麻根名山枯柑。柑核名仙柑子。山藥名淮山。木槿名水錦。土茯苓名山尾薯。木賊名接骨筒。

白鴿。每當風雨。舞翅盤旋。紺衣緋襟。可爲近玩。或呼爲洋鴿。云自咬喇吧來者。初開臺時。一雙不下二十金。近飼養將雞者多。價不及十分之一。

海八哥。黑身紅頂綠足。一名田雞爲鷂。鷺鷥也。能搏擊羽族。尾長黑色。時集於田間牛背上。聞有烏名彩蠶。似雞而小。頂上有五彩毛。五鴨雞。大如鵝鶩。項白。每漏下一鼓則一鳴。亩舞者赤色。聞亩即舞。未見。

白八哥。白眉。亦未見。或云。鹽水港統領埤加冬樹大數圍。其上每年生白八哥。相近居民。伺其將雛。攫而飼之。

番鴨。大如鵝。足微短。兩頰紅如雞冠。雄者色更赤。畜之常飛去。人每載入內地。然𧋯𧋯喙喙。無足充玩。

山無虎。故鹿最繁。昔年近山皆爲土番鹿場。今則漢人墾種。極目良田。遂多於內山捕獵。角尾單弱。絕不似關東之滑溜。角百對。只可煎膠二十餘觔。鹿雖多。街市求一樹不得。冬春時。社番截成方塊。重可觔餘。皆用鹽漬。運致府治。色黑味羶。不堪下箸。而值亦不輕。

福州東島。視彭湖爲近。內惟產鹿。千百爲羣。島人捕得。取其腸胃連糞食之。以爲至美。其全體則鬻之福州人。今所鬻鹿脯、鹿筋。皆東島物也。(玉堂記。)

鹿以角紀年。凡角一岐爲一年。猶馬紀歲以齒也。番人射鹿爲生。未見七岐以上者。向謂鹿仙獸。多壽。又謂五百歲而白。千歲而元。特妄言耳。竹塹番射得小鹿。通體純白。角才兩岐。要不過偶然毛色之異。若固未足爲信也。(番俗雜記。)

蕭湖多野牛。千百爲羣。欲取之。先設木城四面。一面爲門。驅之急。則皆入。入即扃閉而餓之。然後徐施羈靮。豢之稍馴。與家牛無異矣。(居易錄。)

按木城應作木柵。飼蔗葉。非芻豆也。

馬小而力弱。異於內地。內山有山馬。

水沙連紅頭嶼出黃羊。有攜其皮以爲褥者。

山鼠。土人捕獲。以燕梗塡腹。去毛炙黃。合豬肉煑食。又山貓取其毛以束筆。微短而硬。鄉間亦有捕鬻。紙裹煨熟。以下酒者。

魚二種。志所未錄。一曰新婦啼。狀本鮮肥。熟則攣縮。意取新婦難諧也。一曰飛藉魚。疑是沙燕所化。兩翼

尙存。漁人伺夜深時，懸燈以待，乃結陣飛入舟中，甚至舟力不勝，滅燈以避。鯊魚胎生，市得一魚，可四五觔，用佐午炊，庖人剖腹，一小魚從中躍出，更得五六頭，投水中皆游去。赤嵌集

鯊類不一。龍文鯊、變形鯊，志言之矣。外此有烏翅鯊，身圓，翅尾黑色。鋸仔鯊，齒長似鋸。烏鯊，口闊大者類百觔，能食人。虎鯊，頭斑如虎，齒迅利，噬人手足立斷。圓頭鯊，亦食人。鼠蟳鯊，皮白，齒如梳。蛤蟹鯊，口闊尾尖。油鯊，身圓而長，尾似蝦尾。泥鰍鯊，只尖。青鯊，身青色。扁鯊，身扁尾小。乞食鯊，皮可飾刀鞘。狗鯊鯊身長尾尖。狗鯊頭大，上有烏赤點，離水終日不死。

鯊有綿鯊，身圓，有花點，大者三四百觔，皮生沙石，尾長數尺，骨弱肉粗。黃鯊，身圓黃色。泥鯊，皮黑。掃箒鯊，尾如箒。烏燕鯊，頭身翅俱似燕，肉黑。四開鯊，頭似燕，肉赤。鬼角燕鯊，頭有蠣角。水沈鯊，濃紅色，身扁頭尖。

海翁魚，有言如小山，草木生之，樵者誤登其背，須臾轉徙，不知所之，此無可考。志云：後壠番社有脊骨一節，高可五六尺，兩人合抱未滿其圍。漁人云：大者約三四千觔，小者亦千餘觔，皮生沙石，刀箭不入。有自僵者，人從口中入，割取其油，以代膏火，肉粗不可食。口中噴涎，常自爲吞吐，有遺於海邊者，黑色淺黃色不等。或云：即龍涎。番每取之以貿利，眞贗亦莫辨也。

志載諸魚已詳，又有金梢魚，花點細鱗。三牙魚，或赤或白，有三齒。田雞魚，體圓，兩鬚極長。梳齒魚，黑色花點，齒如梳。魚肚，食之立死。泥鰡魚，黑色口闊，大者五六十觔。珠鱠魚，黑色，身有紅白點。小鰡魚，黑色。小波浪魚，青身小尾。歸兼魚，身扁肉滋。赤海魚，紅色。剖額魚，金鱗，頭內有石子一枚。鹹魚，口邊有兩大刺。牛尾魚，狀似牛尾。泥龍魚，身長有暗刺。青箭魚，色青口尖，行如箭。麥網魚，色烏赤二種。牛粘鮫，頭闊皮青。金梭魚，金鱗身軟。竹梭魚，口尖身長。飛烏魚，色青有翅，能飛。咬網狗，黑色歪口，無分左右。海鱺魚，頭大皮黑。番西魚，身扁色白，有輛。非鱭魚，色黑唇厚，遍身苦。魚身有花點。安米魚，細鱗，有赤有白。旗魚，色黑，大者六七百觔，小者百餘觔，背翅如旗，鼻頭一刺，長二三尺，極堅利，水面戲魚如飛，船爲所刺，即不能脫身，一轉動，船立沈。螺魚，俗呼海豎，頭似豬，大則千餘觔，小亦五六百觔，常於水面躍起，高丈餘，噴水如煙，漁人見之即避。又海和尚，色赤，頭身似人形，四翅無鱗。海狗，頭似狗，尾尖，四翅。海馬，狀似馬，頭有鬣，亦四翅。漁人網獲，均爲不祥。

土人呼蟳房爲蟯，呼重螯爲蟯。

蟹，螯生毛者，無毛者爲蟳。有翠蟹，斑然深藍，大不盈掌，巨者螯長六七寸，殼有斑文，呼曰青腳蠘。有虎蟳，閩小紀云：質粗味劣，無足取。殼極類門戶上所繪虎頭，色亦殷紅斑駁，人有鏤爲酒器者，多求生子、充盈腹外。

石蟳，赤色。沙蠏蟹，色黃，遍身有刺，遇人即伏沙底。沙馬蟹，色赤，走甚疾。大腳仙蟹，身小，一螯大，一螯小，色有赤白。虎獅蟹，遍身紅點。青蚶蟹，青白色，兩螯大。金錢蟹，身扁，赤黑色。

蠵蠵龜，因卵生，狀似鼈，四足漫胡無指爪，大者百餘觔，小者數十觔，常從海岸上山坳鑽孔伏卵。人伺其來時，尾而逐之，行甚疾，衆并力反其背，則不能動矣。剝割時，兩目淚下。嗜者謂味同牛肉，值亦相等。甲可亂瑇瑁，亦以飾物，但薄而色淺，不任作器。市販鹿膠，每以其板煎與鹿角骨同顏。南路鷄埤港以此名。今寫此。劉欣期交州記作蚼蟒。

文蛤，味極鮮美，往年絕少，惟癸卯在夏，魚市不絕。西溪叢話：蛤蜊文蛤，皆一潮生一暈。博物志云：東海有蛤，鳥常食之，殼在海岸，潮水往來，礱薄潔白如雪，入藥最精。往在大蹟佛寺，見海邊蛤殼，各種奇異，有鏡爲權取者。

龍蝦，昂首奮角，如畫龍狀，甲硬如蟹殼，鬚長二尺餘，鉗六七寸，上有芒刺，尾下子纍纍相屬。又有九節蝦。

海龍，產澎湖，冬日雙躍海灘，漁人獲之，號爲珍物，首尾似龍，無爪牙，長不盈尺。或云：入藥功倍海馬。

海蒜，一名海腎，殼類蛤，肉垂三寸餘，白色，上有黑點，形狀甚劣，食之多患腹瀉。

傳說北路有巨蛇，可以吞鹿，名鉤蛇，能以尾取物。余始來此，坐齋下，有聲如雀，卻不見有飛鳥，後詢知爲蟖蟟鳴也。林僉事麟焻使琉球竹枝詞：靜聽盤窗蟖蟟聲。其自注云：蟖蟟能鳴，聲如麻雀，海外蟖蟟俱能鳴耳。

海舟夜眠，潛伏艙內，尚害無致，臺地四時皆受其害，更有不見不聞而爲所刺，愈抓搔則愈癢。閩小紀云：閩地有小蟲，若微塵，視之不見，刺人較蚊蚋尤甚，密幃亦不能間之，名沒子。

四時階砌，蛩鳴不絕。蟬於二月即噪樹間，應蟲鳴以占候，未可與此地律也。

螟蛉，腹下有光，夜間青熒閃爍如螢，蓋氣如琉璜，以足踏之，光熠燿不絕。

南州異物志：寄居之蟲，如螺而有腳，形如蜘蛛，本無殼，入空螺殼中，戴以行，觸之縮足，如螺閉戶，火炙之乃出走。異苑謂鸚鵡螺，常脫殼而朝遊，出則有蟲如蜘蛛，入其殼中，戴以行，夕返則此蟲出。庾闡所云鸚鵡外遊，寄居負殼者也。臺地呼寄生。

各省鹽或煎或曬，臺地止於海岸曬鹽。府鹽埕二千七百四十三格，臺邑鹽埕一千四百二十一格，鳳邑鹽埕一千三百二十一格，每格廣狹不一，計丈定課，每丈徵銀四錢九分，諸邑無鹽埕。南社冬日海岸水浸，浮沙凝而爲鹽，掃取食之，不須煎曬，所產不多，濱物易壞。崇爻山有鹹水泉，番編竹爲鑊，內外塗以泥，取其水煎之成鹽。

余以採硫居臺郡，爲購布油糖，鑄大鑊，治刀斧鋤杓，規大小木桶，製秤尺斗斛。布以給番人易硫土，油與大鑊所以煉硫，糖給工匠，頻飲頻浴，體以避硫毒，鋤平土築基，刀斧伐薪薙草，杓出硫於鑊，小桶貯硫，大

桶貯水，秤尺斗斛以衡量諸物，又購脫粟、鹽豉、筐、釜、碗、箸等，率爲百人具，計費千金。余乘笨車行十八日至後壠社，越三日至淡水港口。中流有雞心礁，海舶投之，淺深莫定。余停車欲渡，有飛瀑傾萬，如急雨驟至，衣不能蔽。又五日至肩甌門，爲茅廬二十間，給衆番布七尺易土一筐，約二百七八十觔。土黃黑不一，色質沈重，有光芒，燃之颯颯有聲者佳。煉法：搥碎如粉，曬乾，鑊中先入油十餘觔，徐入乾土，以大竹爲十字架，兩人各持一端攪之。土中硫得油自出，頻頻加土加油，至於滿鑊，約入土八九百觔，油則視土之優劣爲多寡。油過不及，皆能損硫。土既優，用油適當，一鑊可得淨硫四五百觔；否或一二百觔，下則數十觔。關鍵在油，而工人視火候，亦有微權也。余問番人硫土所產，指茅廬後山麓間。明日坐莽葛，緣溪入溪盡爲南北社，呼社人爲導。東行半里，茅棘高丈餘，兩手排之，側身而入，草下一徑，僅容蛇伏。約行二三里，渉兩小溪，復入深林中，越峻坂五六，値大溪，溪廣四五丈，水石皆藍靛色，導人謂此水源出硫穴下，是沸泉也。余以指試之，熱甚。扶杖躡巉石度，更進二三里，林木忽斷，始見前山。又陟一小巔，覺履底漸熱，草色萎黃。望前山半麓，白氣縷縷，如山雲乍吐，搖曳靑嶂間。導人指曰：是硫穴也。風至，硫氣甚惡。更進半里，草木不生，地熱如炙；左右兩山多巨石，剝蝕如粉。白氣五十餘道，皆從地底騰激而出，沸珠噴濺，出地尺許。余卽穴旁視之，聞怒雷震盪地底，而驚濤與沸鼎聲間之；地復岌岌欲動，令人心悸。周廣百畝間，實一大沸鑊蓋上，所賴以不陷者，熱氣鼓之耳。右旁巨石間，一穴獨大，卽石上俯瞰之，毒焰撲人，目不能視，觸腦欲裂。急退百步，乃止。左旁一溪，聲如倒峽，卽沸泉所出源也。還就深林小憩，循舊路返，衣染硫氣，累日不散。又有不用煎熬自然成礦者，色黃如蜜蠟，名曰礦花。（海外紀略。）

臺海使槎錄卷四

雜著

郡縣志，藝文，榆林高拱乾臺灣賦，率耤中土景物渲染，似不足以形容。無錫季麒光所著客問，獨不作泛設語，頗極臺地山川物產之勝。諸志略而不載，節錄數則於左。一曰：僞號承天，東寧錫字；乾坤東港，華嚴南島。近接彭湖，遙分哈喇；荷蘭起之，硫球倚之。北激陡閩，西距交廣。周揚州之分，隸女虛之躔。外環大海，景澂煙平；內繞重山，沙迷霧列。中有平原，可耕可牧。溜水長連，崑沇交峙。呂宋之佔驗時集，日本之爽船常通。南澳銅山，風檣可接；海壇東埔，飛艎直達。蛟、龍、蜃、颶、兕、豕、鯨、鯢，隱隱沄沄，沉沉莽莽。過眾怒風，盛雷迸雨。固海山之僻壤，亦宇宙之奧區。二曰：木岡大岡，以分南北；前嶺後嶺，以界東西。鹿耳當海外之咽喉，半線爲內山之鎖鑰。鳳山則嵬巒宏開，猴悶則離奇盤結。赤山、鳥山、上港、中港，洶湧撐突，攫搏呷呀。至若斗六門縈緣鳥道，傀儡山曲折羊腸。觀音志如來之勝跡，鬼仔實魈魅之淵藪。草目、瑯嶠，迤南巨峽；雞籠、竹塹，極北重關。奇嶺之穹崇萬仞，兩日之煙嶂千尋。大武壠、大傑巔，小琉球、小雙寮，皆崑崙嵾差，迷悶撼曳。阿猴林障蔽顛踣，哆囉咽交蟠遠矗。龜佛、龜崙，蟒檣犬羊，貓羅、貓霧，揀峙岸中。圭心石門，朋山後壠，頂洋底杜，擺浪揶湖，戲蘭蹀戶，當者失據。三曰：東寧之地，惟水是衛，濟水江北，

注之。雞籠、濁水溪南來之門戶。鹿耳門衝突海口。大線頭、高雄沙洋。雞籠城下。颱指圓安。琉球社外。舟通呂宋。至如北線尾、中樓仔。夜靜潮平。海翁窟、歐汪溪。春明浪秀。蚊港、笨港、新港、後港、竹塹、三林。或依山迴海。官役艙流。或聚石奔衝。鯨澎涌溢。千里雷馳。萬潮煙潤。七鯤身毗連環護。三茅港匯聚滄溟。路分東渡西渡。洋別大鄉小鄉。鯽魚潭、打狗澳。漁舟雲集。洲仔尾、瀨口港。鹽格星屯。扼其險可以制患。資其利可以裕民。四曰。鹿之生也。或斑而文。或黧而黝。忽散忽聚。乍往乍來。於是弓矢殪之。鏢槍揭之。罟罿伏之。鉛碳擊之。肉堪潮鹽。角則成膠。皮毛粗疏。外洋是貢。牛之來也。千百為羣。巒陵谿谷。聚飲則涓涓為潮。過食則蔓草皆赭。闌以囹圄。制以鉤箝。百步就繩。以耕以駕。至乃犬能搏麚。羊可婦爰。朝飛之雉。倚草棲林。夜嘯之猿。依山緣木。豹文隱霧。兔窟藏煙。若夫大鱟斷流。修鰻橫海。鯊、鯧、鯽、鰹、螺、蛤、蚶、蟳、攙衙說之儀。截白鷺之皮。擒龍鷄。羅雁府。莫不布離組。就錯切。具糅五味。腥香饜飫。五曰。重山之中。產有異材。工師操斧。匠氏持柯。楠、榕、杉、樟、桑、柏、槐、柳。莫不枝擢岡阜。幹依谿盤。舒目而望之。青茅、白葦。紫藥、蒼蘆。鬱苦深林。叢如列嶂。代瓦以覆。易牆以圍。至如欖柚之茂葉蔽日。檳榔之修幹參雲。蕉擅綠天。務垂朱實。山則不童。地鮮不毛。土之良也。六曰。畦壟斥鹵。五穀是滋。以稼則蕃。以種則碩。水耕火耨。不營而足。上地可七。下地可二。宜杭宜稻。宜菽宜稷。禾秫、赤秫。早占、晚占。秬黍、盧黍。紅秈、白秈。豆分黃綠。麥別大小。莫不纍纍淋淋。顆顆的的。甌窶滿篝。污邪滿車。黃雲紅玉。相積陳陳。於是牛馬運之。舟航載之。以徵以貢。和鈞兵卒。家有稼穡之利。人有作甘之用。

桐城孫元衡。字湘南。著工詩。官臺灣同知。所著赤嵌集。王阮亭司寇謂裸人叢笑篇及詠禽、魚、花、草、諸什。可作臺灣圖經、風土志。竟可自為一書。而諸志絕不之及。余因摘錄一帙。并無錫季麒光蓉洲文集數十篇。皆付陳觀察大黌。續修府志。以為之補入。

東吟詩。一名福臺新詠。四明沈光文、宛陵韓又琦、關中趙行可、會稽陳元圖、無錫華袞、鄭廷桂、榕城林奕丹、吳蕖輪山、楊宗城、螺陽王際慧、前後倡酬之作。吳有樗園詩集。楊有碧浪園詩。又東吟倡和詩。季麒光與臺令沈省軒所作。省軒鄭行一集。多寫民間疾苦。麒光著有山川考略、海外集。惜俱未見。今則兵燹之後。官僚救過不暇。無復寄情翰墨矣。

武林郁永河臺灣竹枝詞。鐵板沙連到七鯤。鯤身激浪海天昏。任教巨舶難輕犯。天險生成鹿耳門。　雪浪排空小艇橫。紅毛城勢獨崢嶸。渡頭更上牛車坐。(沙堅水淺。小艇不能達岸。必乘牛車挽之。)日暮還過赤嵌城。　編竹為垣取次增。(官署皆編竹為垣。植莿竹為籬。)衙齋清暇冷如冰。風聲撼醒三更夢。帳底斜穿遠浦燈。　耳畔時聞軋軋聲。牛車乘月夜中行。夢回幾度疑吹角。更有床頭蝘蜓鳴。　蔗田萬頃碧萋萋。一望蘢葱路欲迷。綑載都來糖廍裏。只留蔗葉餉羣犀。　青蔥大葉似枇杷。臃腫枝頭著白花。看到花心黃欲滿。家家一樹倚籬笆。　芭蕉幾樹植牆陰。蕉子纍纍冷沁心。不為臨池堪代紙。因貪結子種成林。　獨幹凌霄不作枝。垂

垂青子任紛披。摘來還共蔞根嚼。贏得唇間盡染脂。　鬖竹參差透碧霄。叢生如棘任風搖。那堪節節都生刺。把臂林間血已漂。　不是哀梨不是楂。酸香滋味似甜瓜。枇杷不見黃金果。番様何勞向客誇。　肩披鬒髮耳垂璫。粉面朱唇似女郎。(梨園子弟。垂髫穴耳。傅粉施朱。儼然女子。)媽祖宮前鑼鼓鬧。(海舶設劇酬神。)侏離唱出下南腔。(閩人謂泉為下南。)　臺灣西向俯汪洋。東望層巒千里長。一片平沙皆沃土。誰為長慮教耕桑。

各志多取沈文開雜記。未得全書。亦不知其人。蓉洲文集文開傳。名光文。四明故相文恭公世孫。字文開。別字斯菴。以恩貢歷仕紹興、福州、肇慶。由工部郎中加太僕寺少卿。明鼎革後。遯跡不仕。辛卯。從肇慶至潮州。由海道抵金門。當事者將邀之。不就。七月。挈眷買舟赴泉。過圍頭洋。遇颶風。飄泊至臺。及鄭大木掠有其地。斯菴以客禮相見。鄭經嗣僭。多所變更。斯菴以一賦寓譏諷。為忌者所中。乃改服為僧。入山不出。在廈門時。與將軍施侯為舊識。及侯安撫東甯。遺問夙昔。斯菴仍著僧衣。姚少保亦與友善。許貲回籍。姚死。事遂寢。亦遂不能作歸計矣。所著臺灣賦、東海賦、檨賦、桐花賦、芳草賦。及花草果木雜記。古近體詩。俱係存藁。未及梓行。

余巡歷所至。見臺地花果。有內地所無者。命工繪圖。得二十餘種。余為考其種類。辨其色味。以識之。或曰。此可作埤雅、爾雅翼、外紀。則吾豈敢。雍亭吳太史王坦、陸太學榮秬、崇明柏太史謙、屐圃題句。吳詩云。爾雅自姬公。嵬討窮大塊。後有山海經。所言同誌怪。荒略何從稽。於說亦荑稗。乃知天地間。賦形各萬派。若非域外遊。觀物等聾瞶。巡方觀長行。遐及扶桑界。東溟渡滄波。嵥嶠歷瀰澥。既至振紀綱。問民疹病瘵。間見佳卉殊。耳目為一快。其中植物繁。羅列登市闠。五色爛然陳。厥狀難遍詁。細文如錦章。粗文如方罫。枝葉非尋常。厥味皆可嘬。存工寫此圖。盤仿在公廨。碧綠與丹砂。肖其事揮灑。稱名復辨種。按之悉能解。我生里閈間。未得廣行邁。多識慚古人。拘墟徒自隘。晴窗試展看。垂嗾若脫械。虛名玷使星。顧無遠弗屆。　陸詩云。名菓遙傳東海東。根苗無可問鴻濛。波羅蜜與菩提樹。猶有林檎地味風。　如斗如拳碩且繁。不離海島託雲根。甜酸苦辣皆成實。總荷天家雨露恩。(諸菓)　又吳詩。搖曳珠幡翠帶長。紫莖一片護花房。金蓮樂樹知無色。七寶闌中自在芳。　少許猊牀侍釋迦。一家眷屬見曇花。遙知使節風清候。猶得金莖灑現葩。　珍菓圖來命畫師。拈花又寫佛前枝。鉴明几淨清茶供。絕勝黃金鑄像時。　柏詩。西域誰攜仙種迴。曇花喜雜羨煙開。分明還附星槎使。不合空王獨占來。　一颿飄緲長川。留取奇花入畫妍。卻笑君房浮海去。不傳芝草長瑣田。(曇花)

紀異

明崇禎庚辰。閩僧貫一居鷺門。(鷺門即今廈門。)夜坐。見籬外陂陀有光。連三夕。怪之。因掘地得古甎。背印兩圈花。突起。面刻古隸四行。其文曰。草雞夜鳴。長耳大尾。干頭銜鼠。拍水而起。殺人如麻。血成海水。起年滅年。六甲更始。庚小熙皞。太和千紀。凡四十字。閩縣陳衍盤生明末著槎上老舌一書。備記其語。至今癸亥。四十

四年矣。識者曰：鄭、酋字也。加草頭、大尾、長耳，鄭字也。干頭、甲字、鼠子字也。謂鄭芝龍以天啓甲子起海中爲羣盜也。明年甲子，距前甲子六十年矣。庚、小熙，康熙年號也。前年萬正色克復金門、廈門，今年施琅克彭湖，鄭克塽上表乞降，臺灣悉平。六十年海氛一朝盪滌，此固國家靈長之福，而天數已預定矣。異哉（池北偶談）。

府志載鳳山先年有石忽開，識云：鳳山一片石，堪容百萬人；五百年後，閩人居之。俄而復合。有言朱文公登福州鼓山，占地脈曰：龍渡滄海，五百年後，海外當有百萬人之郡。今歸入版圖，年數適符，熙熙穰穰，竟成樂郊矣。康熙丙申，北路十八重溪內，石洞三孔，水泉湧溢。忽一日水上出火焰，高二三尺，數日乃熄。壬寅歲亦有見者。此處水熱，或謂即溫泉，磺氣鬱蒸，水石相激，而火作焉。向聞爲鄭成功所敗地大震。鄭克塽滅，地亦震。朱一貴於辛丑作亂，庚子十月亦地震，維時南路傀儡山裂，其石截然如刀劃狀；諸羅山頹，其巔噴沙如血。土人謂兩山相戰。

壬寅七月十一日，鳳山縣赤山裂，長八丈，闊四丈，湧出黑泥，至次日夜間出火，光高丈餘，熱氣炙人，多不敢近，有疑出磺者。參將陳倫炯報稱：赤山上一崙頗平，東南二百餘步臨冷水坑，縱橫百三十步，土人稱自紅毛僞鄭及入版圖後，逾年出火，或連兩晝夜，或竟日夜止。今自申至丑，焰較昔年稍低。炯查硫穴土色黃黑不一，佳者質重有光芒，風至硫氣甚惡，半里草木不生。今近火處草色蔚青，循山土番種植，土色亦無光芒，濕處有如黑泥，及乾，色白輕鬆，與土無異，雖按法煎煉，全無磺味。或曰此係豐年之兆。乃於十八日巳午，颶風大作，迅烈異常，更兼暴雨傾注，縣治民舍營房多被摧折，幸兵民人口倘無壓斃，芒蔗及旱稻成實者亦間有損傷。

雍正癸卯六月二十六日，赤山邊酉戌二時，紅光燭天，地衝開二孔，黑泥水流出，四圍草木皆成煨燼。七月十六日至二十日，颶風驟雨，發作無節，淹水數處，民田衝陷兩次。火見即兆風災，風自火出，殆一定之理耶。

康熙壬辰七月，安平有物，大如牛，高可五六尺，面如豕，長鬣，雙耳竹批，牙齒堅利，皮似水牛，毛細如獺，四足如龜，有尾，飛行水上。土人爭致之，繩木立碎；後逐至海岸，竦身直立，聲三呼號，聞者莫不驚悸。既死，郡人有圖形相告者，究不知爲何物。或名爲海馬，亦非也。海上事略：康熙癸亥四月，彭島忽見鱷魚，長丈許，有四足，身上鱗甲火炎，從海登陸；百姓見而異之，以冥鈔金鼓送之下水；越三日，仍乘夜登山，死於民間廚下。按鄭成功起兵，蓁毒滄海，民罹患之。有問諸知識云：此何孽，肆毒若是？答曰：乃東海長鯨也。問何時而滅？曰：歸東即逝。凡成功所犯之處，如南京、溫、台、并及臺灣，舟至，海水爲之暴漲。順治辛丑，攻臺灣紅毛，先望見一人，冠帶騎鯨，從鹿耳門而入；隨後成功諸舟由是港進。癸卯，成功未疾時，轄下夢見前導稱成功至，視之，乃鯨首冠帶乘馬，由鯤身東入於外海；未幾，成功病卒，正符歸東即逝之

語，則其子若孫皆鯨種也。今鱷魚登岸而死，識者知其兆不佳。至六月，彭師戰敗歸誠，亦應登山結果之兆焉。康熙辛丑五月二十八日，大雨如注，六月六日始晴，山摧川溢，溪澗閼塞，田園沙壓，潮口有大牛，冒雨奔騰，下岸入水，過三鯤身，登陸，由鎮城從柴橋頭入海，向大港而出；小艇追之不及而返。此不知爲鱷爲鯨爲水牛，或兆鴨母之亂，旋即殲滅乎。

僞鄭附略

紅夷犯順，鄭芝龍攻擊大捷。偵知夷艅分泊彭湖，設計勦捕，焚夾板一隻，擒酋七名。後直抵料羅，應令參將陳鵬等首衝夷陣，生擒酋長，因用乘扯燒焚之法，會同副總高應岳、游擊張永產、彭湖游兵游擊王尙忠等夾擊，焚大夾板五隻，燬小船五十餘隻，生擒僞夷王呷吡囉吧哇一名，前後計擒賊衆百餘名，斬級二十顆，焚溺以千計。此從來未見之死戰，亦從來未見之奇捷。又云：芝龍渾身是膽，屢建奇功，海上之旌旗指顧，不啻摧枯而拉朽（按閩撫略）。

按此在崇禎六年。志云：天啓元年，東洋螺甲顏思齊與鄭芝龍引倭據臺。施琅請留臺灣疏：崇禎元年，芝龍就撫，將臺地稅與紅毛爲互市之所。此正在就撫之後。

鄭芝龍，泉郡南安人，明季與劉香老嘯聚海上，既而投誠，授游擊將軍。順治乙酉，分兵南下，芝龍以兵降。鄭成功，芝龍庶長子也（小字森舍）。時年十七，爲諸生，方友單綿，閒步階前，聞父降，咨嗟太息，掉小舟至廈門隔港之古浪嶼，招集數百人，方苦無資，適有賈舶自日本來，二僕在焉，資近十萬，成功悉以其資募兵製械，從者日衆，竟踞金、廈門內地港澳，悉設舟師，登陸爲寨，扼守水口，多徧布腹心於內地，事無巨細，皆得早聞爲備，故以咫尺地與大兵拒守三十餘年。我朝嚴禁通洋，片板不得入海，而商賈壟斷，厚賂守口官兵，潛通鄭氏以達廈門，然後通販各國。凡中國各貨，海外皆仰資鄭氏，於是通洋之利，惟鄭氏獨操之，財用益饒。日本最富強，聞鄭氏兵精，頗憚之；又成功爲日本婦所出，有求必與，故府藏日盈。自傳位子經，適當耿逆叛亂，與鄭失好，耿兵方圖內向，鄭兵即躡其後，已據閩之興、漳、泉、汀，粵之潮、惠七郡，養兵之用悉資臺灣；自此府藏虛耗，敗歸之後，不可爲矣。成功奮志內侵，造戰艦三千餘艘，順治十三年，犯江南，過浙之東甌，泊舟三日，連檣八十里，至江南羊山。山神嗜羊，海舶過者必置一生羊，日久畜息，不可數計。鄭氏戰艦泊山下，將士競取羊爲食，大風驟至，人船傷損什之七八。十六年，復大舉入寇，襲京口，犯江甯。成功重操練，艦艦陣列，進退以法，將士在驚濤駭浪中，無異平地，跳躑上下，趫捷如飛。將帥謁見，甲胄儼藏身首，下體多跣足不韈，有以靴韈見者，必遭斥罵。凡海岸多淤泥陷沙，惟跣足得免沾濡，往來便捷。閩督陳錦駐師漳郡，力圖進勦，鄭氏沿海拒守。有門子李文忠者機警，爲錦親信，實陰通鄭氏，一日夜入制府臥內，刺其首，并竊令箭出南門，稱有軍機，無敢詰者，以首獻成功。成功惡其弒主，薄與一官，不滿所望，咸餘，以他事斬之。龍碩者，大銅礮也。成功泊舟粵海中，見水底有光上騰，數日不滅，使善泅者入海，

見兩銅礮,浮游往來,命多人持巨緪出之。一化龍去,一縛出,斑駁陸離,光豔炫目,較紅衣礮不加大而受藥獨多。先投小鐵丸斗許,乃入大彈,所至糜爛。成功行師,必載與俱,能預有前知,利即數人曳之不知重,否則百人挽之不動。以卜戰勝,莫不驗。康熙十八年,劉國軒將攻泉郡,龍礮不肯行,強舁之往,及發,又不然。國軒怒,杖之。一發炸裂如粉,傷者甚衆。(臺灣隨筆)

鄭成功攻取紅毛,改臺灣為東都,鄭經自銅山入臺,改東都為東甯省。

闢閣,鄭國城門名,偽鄭據紅毛城,因取以名內城之門。

順治十六年,鄭成功大衆入寇。七月,抵焦山,進據瓜州,趨鎮江,直薄金陵。八月,屯觀音門。我師以步卒擣其中堅,而以騎兵繞山後,出其背,前後夾擊,成功大敗。十七年五月,世祖命將軍達素、總督李率泰,率兵大擣兩島。(廈門、金門)十八年,議取臺灣。三月,成功泊彭湖,次鹿耳門。紅夷大驚。成功引兵登陸,克赤嵌城。十二月,圍王城不下,成功乃使人告之曰:此地乃先人故物,今我所欲得者地耳,餘悉以歸爾。荷蘭乃降。康熙元年,成功卒。二年,天子銳意南征,遣人約紅夷合兵攻島。大兵入兩島之賊燬焉。(三藩紀事)

康熙庚申十月,偽鄭毀雞籠城。雞籠係海嶼,隸臺灣北山,居澹水上游,其澳堪泊百餘艘。先時呂宋化人胥古據此城,與土番貿易,因出米稀少,遂餽不給,棄去。後紅毛及鄭國姓據臺灣,皆不守。癸卯,總督李率泰召紅毛合攻兩島,約復臺灣後,許貢,就閩省交商。紅毛於乙巳年重修雞籠城,圖復臺灣。丙午,鄭經令勇衛黃安督水陸諸軍進攻。偽鎮林鳳戰死,紅毛嚴無外援,隨棄去。至是有傳我師欲從北飛渡,恐踞此城,乃遣右武衛北哨密令督兵將城拆毀。辛酉,令偽鎮何祐等北汛雞籠,揀兵負土,就舊址砌築,并於大山別立老營,以為犄角。兵士疲勞,兼時值炎天,居處磧地,手足斷爛,不可勝計。偽鄭無定謀,猶如兒戲。雞籠一城,始也毀而棄之,繼也築而守之,模棱之見,徒苦生靈耳。(海上事略)

明時,原住彭湖百姓五六千人,原住臺灣二三萬人,俱耕漁為生。順治十八年,鄭成功帶內地水陸偽官兵并男女,計三萬有奇。康熙三年間,鄭經復帶內地偽官兵并男女,約六七千人。賊中無家者十五六。(靖海紀)

天下一統,胡為一鄭經殘孽,據踞絕島,而折五省邊海地方,劃為界外,以避其患。自古帝王政治,得一土則守一土,安可以既得之封疆,而復割棄。況東南膏腴田園及所產魚鹽,最為財賦之藪,可資中國之潤,不可以西北長城塞外風土為比。倘不討平臺灣,匪特賦稅缺減,民困日甚,即防邊若永為定制,錢糧動費加倍,又邊防持久,萬一懈弛,兵及冒死窮民,以為逋逃之窟,遺害叵測。且鄭成功有十子,延之數年長成,假有一二機覺才能,收拾殘黨,結連外國,聯絡土番,羽翼復長,終為後患。督臣姚啓聖調兵製器,獎勵士卒,精敏嚴暇,叱咤立辦,排造船隻,無所不備,矢志滅賊,非臣所能及。惟是生長北方,雖有經綸全才,汪洋巨浪中,恐非所長。臣謂督臣宜駐廈門,居中節制,別有調遣。臣得專統前進,行間將士,知有督臣,後

趲糧運策應,則壯志勝於數萬甲兵。今若與臣偕行,征糧何以催趲,封疆何有仰賴?安內攘外,非督臣斷難彈壓綏急。所有督臣題定功罪賞格,俾臣衛例而行,則大小將士,咸皆懍遵。(靖海紀略)

癸亥,我師取臺灣,鄭克塽將偽鎮營兵官齊門,歸鎮紅毛、赤嵌二城,堅北死戰。

偽延平王鄭克塽、偽侯劉國軒,差偽禮官鄭平英、偽賓客司林惟榮等,齎表請降。表云:臣祖成功篳路以闢東土,臣父經棘草而雜文身,寧敢負固而阻險?自援夜郎,抑亦保全遺黎,孤棲海角而已。乃者舳艫西下,自揣屈蹢之蹶感,念此氣血東來,無非覆露之所暨。顏行何敢再逆?革心以表後誠。昔也威未見德,無怪鳥駭於虞機;今者信已知迷,敢後蹻遊於仁圃。

癸亥七月,鄭克塽差偽兵官馮錫珪等,齎降本叩彭湖軍前。施琅差侍衛吳啓爵、筆帖式常在,往臺灣,看驗偽官兵薙髮。克塽復差馮錫珪等同啓爵、在,齎降本并繳延平王印一顆,冊一副,輔政公鄭總印一顆,武平侯劉國軒印一顆,忠誠伯馮錫范印一顆,左武衛將軍何祐印一顆,尚有招討大將軍印一顆,稱有戶口兵馬冊籍未造,暫留候繳。

琅攻取彭湖,獲紅衣大銅礮十二位,每位重四五千觔。礮子大者二十餘觔,中者十七八觔,次者十四五觔。生鐵大礮二位,每位重七千餘觔,礮子三十餘觔。

雞籠城貯鐵礮,明崇禎三年鑄,兵部尚書何喬遠監造,鄭成功得之鎮江者。

彭湖臺灣,向屬夷島。明末造國初,鄭寇竊據,迨鄭歸命,夷島亦入版圖。為海中島,海中島各一方,耳無帝,目無王。古若茲,況漢唐、勝國末。鄭寇強,據其壤,恣跳梁。乘潮汐,颺帆檣,肆侵掠,擾閩疆。皇赫怒,整斧斨,命樓船,下扶桑,寇日蹙,乃求降。陳兼隨,梯且航,置郡縣,破天荒,貢皮幣,賦蔗糖,銷兵氣,日月光。(曹之璜集)

朱逆附略

康熙辛丑六月初三日,上諭:臺灣衆民,據督臣滿保等所奏,臺灣百姓,似有變動。滿保於五月初十日,領兵起程。朕思爾等俱係內地之民,非賊寇之比。或為饑寒所迫,或為不肖官員剋剝,遂致一二匪類,倡誘衆人殺害;特知罪不能免,乃妄行強拒。其實與衆何涉?今若遽行征勦,朕心大有不忍。故諭總督滿保,令其暫停進兵。爾等若即就撫,自諒原爾罪;若執迷不悟,則遣大兵圍勦,俱成灰燼矣。臺灣只一海島,四面貨物,俱不能到,本地所產,不敷所用,祇賴閩省錢糧養生。前海賊佔據六十餘年,猶且剿服,不遺餘孽;今匪類數人,又何能為?諭旨到時,即將因迫情由訴明,改惡歸正,仍皆朕之赤子。朕知此事非爾等本願,必有不得已苦情,與其坐以待斃,不如苟且偷生,因而肆行擄掠。原其致此之罪,俱在不肖官員,爾等俱係朕歷年愛養良民,朕不忍勦除,故暫停進兵。若總督提督總兵官統領大兵,前往圍勦,爾等安能支持?此旨一到,諒必就撫,不得執迷不悟,妄自取死。特諭。朱寇聲報至郡,總兵歐陽凱令遊擊周應龍帶兵四百人,并調新港、目加溜灣、蕭壠、麻豆四社土番隨往。應龍傳諭,殺賊一名,賞銀三兩;殺賊目一名,賞銀五兩。

土番性貪淫。殺良民四人。縱火燒民居。復斃八人。被逅股栗。賊黨借兵番殺掠爲辭。鼓煽村莊。由是紛紛嚮應。號召野番。殺總兵。全臺陷沒。（平臺紀略。）

周應龍駐兵楠仔坑。軍士風餐露宿。每多怨咨。羽書告急。立調北路番爲先鋒。所過奪民衣食。掠淫淡婦。妄殺平民。概不禁制。居民遭番戕害。各里社會立僞旗。賊勢益振。遊說府中紛紛逃難。縣官出入單騎無侍從。新港土番。糾衆至府。自言劫奪百姓。殘殺之。縣官不敢與聞。（臺灣會匪述。）

朱一貴。原名朱祖。飼山養鴨。作亂後土人呼爲鴨母帝。賊夥遂稱海中浮玉帶。爲一貴造逆之符。既得郡治。一貴自稱義王。僭號永和。以道署爲王府。餘則有平臺國公、開臺將軍、鎮國將軍、內閣科部、巡街御史、等僞號。散踞民屋。劫取戲場蟒袍蟒服。出入八坪。炫耀街市。戲衣不足。或將桌圍椅背有綵色者披之。冠不足。或以紅綠綢紵色布裹頭。以背縛紮甲。

變後居民避難。絡繹海上。風恬浪靜。寸艇飛渡。不畏重洋之險。大師自六月十六日進鹿耳門。十七日下安平鎮。二十二日復府治。未及浹月奏捷。先是童謠有云。頭戴明帽。身穿清衣。五月永和。六月康熙。

先鄭逆流寇沿海州郡。進破金廈兩島。賊退守臺、彭。越二年乃滅之。朱一貴爲亂。未兩月便授首。二事遲速不同何也。蓋鄭逆竊踞海上。歷有年所。黨與尙多。且踞彭湖。是臺灣多一門戶。故其道主緩圖。而爲萬全之計。朱一貴雖號稱十餘萬賊。皆係烏合之衆。時水師副將許雲。度勢已不支。擇民船使歸內地。廠內戰艘。未成者。悉焚之。賊故不得取彭湖。又與賊將杜君英相攻殺。故其道主急攻。而得制勝之術。此其所

以異也。然而有同焉者。臺灣南、北、中、三路。皆有港門可入。中路鹿耳門最稱險要。乃前者將軍施琅督師。期諸將取鹿耳門。後者總督滿保議稱三路並發。及期。仍令齊攻鹿耳門。何也。蓋鹿耳門一入。便登安平鎭。港內戰艘均在是。已斷其出海之路矣。安平隔港卽臺灣府。賊失鹿耳門。必退守七鯤身。我師由陸可以直攻其首。由水可以衝攻其腹。水陸合攻。賊必不支。府地又無城郭可守。便當引去。南北二路。黨與孤危。不過傳檄可以立定矣。此其所以同也。抑聞之康熙癸亥年。克鄭逆舟進港時。海水作漲。康熙辛丑年。克朱一貴舟進港時。海水亦作漲。前後若合符節。蓋由聖人在上。海若效順。王師所指。神靈呵護。理固然耳。然在臣子效命。必求萬全。老將行師。自有授受。所以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者。此中蓋有機焉。夫機有二義。一曰機謀之機。謀則至精至確。故其機不可失。而後一舉有必勝之方略。一曰機械之機。械則至愼至密。故其機不可露。而後有發有百效之韜鈐。況臺灣爲海疆要地。用兵乃國家之機事。持籌者使將士奉令以往。成功而退可矣。而不必使明其故者。蓋有深意在也。（平臺紀略。）

島嶼之在外海者。皆荒煙草樹。無能窟宅。盜安所憩。在內海者。則汛防星列棋布。稍有見聞。便行擒捕。皆無由伏。惟臺灣一區。沃壤千里。人衆百萬。五穀狼藉。貨物豐充。近海諸郡。皆資臺灣所產。而且地當東南之交。則生番隔絕。港有砂石之阻。則門戶陂險。至於重洋遠隔。風信難定。所以前代狡賊。踞此爲巢。後奪

之紅毛。又奪之鄭成功。閩粵之害。惟此數爲蓋甚耳。康熙六十年間。朱一貴復倡爲亂。是雖太平本治之時。而一二奸民蹴夫。猶不忘亂。心如此也。然則治之當如何。無事之日。責在賢良之司。老成之帥。熟識風土。體察人情。愛民甫兵。培植元氣。安不忘危。彌亂未萌。萬一有事。法宜急平。毋使滋蔓。蓋乘其羽翼未大張。根本未甚固。則易爲力。此其機不可失者也。然要必其熟識於臺、彭之形勢。三十六島之漕澳。南北中路之港門。風雲妙合之天時。番民莊社之情形。與夫用兵機宜。素講其理而親其事者。然後可任以大權。而功立成。至於輸納餉糧。以及舟艦甲仗。咄嗟立辦。選將行師。一呼立應。使內地不擾。而軍務畢集。人事先定。而天時可卜。此非責惟在於大府之平時留心。斯臨事調遣裕如耳。（理臺末議。）

八月十三日夜。臺灣颶風大作。倒壞衙署、倉廒、民房、傷損船隻、人民田禾。

上召入九卿詹事科道而諭。臺灣颶風大作。官兵商民。傷損甚多。朕心甚爲不忍。前朱一貴等謀反。大兵進勦。殺戮已多。今又遭風災。書云。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地方茲言信然。總因臺灣地方官平日但知肥己。刻剝小民。激變人心。聚衆叛逆。及大兵進勦。征戰殺戮。上干天和。颶風陡發。倒塌房屋。淹沒船隻。傷損人民。此皆不肖有司貪殘所致。今宜速行賑恤。以慰臺民。

九卿議照保安沙城地震散賑之例。倒房一間。銀一兩。壓死大口一口。銀二兩。小口一口。銀七錢五分。被風傷船。壓死兵丁。應照出兵病故官兵每名賞銀五兩。給伊等妻子。臺灣縣倒房五千八百八十一間。壓死男婦大小三十八口。共賑銀五千九百四十四兩五錢。鳳山縣倒房三千三百六十五間。壓死男婦大小二十九口。共賑銀三千四百十九兩二錢五分。諸羅縣倒房一千四百四十二間。壓死男婦大小八口。共賑銀一千四百五十六兩七錢五分。各營壓死兵丁一百二十名。共賞銀六百兩。又敕下蠲免三縣六十年額徵民番銀二萬二千二百十五兩四錢零、粟十三萬八千九百五十二石六斗零。被災民番大口給粟二斗。小口給粟一斗。臺灣縣民五千五十八口。共賑粟九百三十七石五斗。鳳山縣民番八千八百六十七口。共賑粟一千四百八十七石六斗。諸羅縣民番八千五百六十六口。共賑粟一千三百六十五石三斗。

漳浦諸生藍鼎元。著有東征集、平臺紀略。諸羅教諭蔡芳有平臺始末。同安黃耀炯有靖臺實錄。言之詳矣。漳浦明經陳夢林鹿耳門卽事八首。并自注。附錄於左。征颿搖曳海無波。回首滄桑一瞬梭。前後三從此地入。安危幾度險中過。頑民革面干戈戢。諸將承恩節鉞多。獨有書生仍故我。白頭杖策待如何。　東港由來各一天。與朝寵被獨無偏。地袤南北二千里。人樂耕漁四十年。習染漸澆爭靡麗。民風尙力雜機權。當時赦罪容愁思。滿目煙花正鬬妍。　地震民祇禍不華。（庚子春。有高永爲害。諸師府白晝云。辛丑歲。一人乘偽別人山後大澳中。鰤傳甲仗丙盛。中坐帥一人。名朱一貴云云。鐵道以爲妖言。杖斃於市。辛丑。某賊附郡府。議所立。凶以來觀者以千百計。取平。道人入現觸。偏覺無其處。亦異事也。是年冬。十一月。地大震。蔬多動搖。辛丑冬。鬮龍無一擁者。蒼妖固異則有半日。大難將至。捫蛇僻會三字則免。從仰賊語也。就平。附伏誅。）處室燕雀自喧嘩。無端半夜風塵起。幾處平明旌旆遮。收聲橫

箭穿赤甲。（時官軍冠羽，賊裹紅巾，多以竹箭攢射，賊衆垂斃。）將軍戰血帳黃沙。（副將許雲、千總陳元、游擊羅萬倉、林文煌、游擊游崇功、趙奇奉、守備胡忠義、把總林富、石琳、林彥、俱陣亡。把總李茂吉，不屈，罵賊死。）傳聞最是游公壯，登岸飄然不顧家。（四月二十九日，游崇功自安平登岸，管船者有下船者，崇功厲聲曰：官者兵民之望，官一下船，則兵民心散，大事去矣。時賊已逼郡，或勸登岸，崇功自誓此身報國所有，今日那知有家。遂舉衆竟去，崇功迎戰，凡手刃數十百人，崇功既殉，其家亦赴海死。）

萬頃洪濤沙線灣。參差竹樹亦平城。非關草盜全無策。謾說元戎有勝兵。風自西來知順逆。斬從港入任縱橫。潮頭頃刻高尋丈。天佑皇圖孰與爭。（六月十六日，辛午，西風大作，潮長六七尺，艨艟駢行，齊入鹿耳門，遂克安平。）

沙積甘泉信有神。廟謨宏遠古無倫。鯤身合戰齊驅力。西港分奇使虎臣。（十七、十九日，賊犯鯤身，我兵大破之。二十二日，殊死戰，藍廷珍遣林亮、董方等，分兵由西港仔登岸，賊大敗，兵臨府城，諸路兵合，遂克郡治。）草竊頓消冰見晛。天兵到處雨清塵。等閑一月全臺定。何似有苗格七旬。

刀劫火輪萬衆凋。黑風紅雨又漂搖。（八月十三夜，颶風發，屋拔木，大雨如注，颶雨紛飛，編盡，風雨乃止，民居倒塌無數，紅點。颶船發，十無一存，死傷者千餘人。）縱看肆赦銜丹鳳。忽聽鷄詔下九霄。扶病人扶郊艦冷。拊循力盡長官憔。（時死傷載道，歲今春夏，閩米價騰涌，文武官倡，一日兩粥，平糶散賑，賊民出入，至秋，人心乃定。）輕移薄俗從今日。只在先皇十六條。

絕島重洋古堞堤。棄留曾費幾躊躇。原資保障安封內。寧屑刀錐增幣餘。亂後賦須仍舊額。法寬農好治新疇。眼看磽确草萊盡。尺寸何當重國儲。

南從虎尾北雞籠。建邑當年議頗同。（壬寅，巡使請於半線增設彰化縣。）地邇諸番宜扼吭。址因故鎮更稱雄。天心悔禍民更始。帝德昭明日在東。（[illegible]翼之。）寄語王官好著意。無忘前事曠天工。

康熙六十一年七月，余奏請勅緝餘孽寬免株連疏略云：臣聞得朱一貴餘孽王忠、劉育等逃匿內山，

不時出沒。本年四月初九日夜，殺竹仔腳塘兵。鎮臣藍廷珍遣弁追捕，於五月初三等日，擒賊林千、林榮、朱昆生等供：王忠等先於四月內欲到三林港僱船出海，因無船隻，遂入得寶寮；今又至內山清水寮潛伏。鎮臣令弁兵搜緝未獲，將寮房燒燬。臣竊思內山南北兩路相通，水陸隘口甚多，賊奔竄不常，弁兵防禦稍疏，即受其害；若不竭力搜捕，終爲臺郡之患。查凡承緝賊犯，原有定例；今已逾一年，尚無蹤跡。伏祈皇上敕部嚴勒限期緝拏，限滿無獲，從重處分；文武官弁內有能設法擒獲者，即從優議敘。庶人人鼓舞，協力同心，爭相搜捕，王忠等指日可擒。再朱一貴作亂時，令民剃髮，以爲記認；其中或被奸匪倡誘，或被抑勒脅從。去年聖諭，明如日月，剛宣布之後，士民俱慶更生。自首惡既誅，緝獲餘孽，解赴省城審訊，陸續供扳之人，不時拏解，牽連不已，人心時懷驚懼。仰請聖主施寬大宏恩，敕下督撫將拿獲真犯，審明正法，其餘免其株連，曉諭黎庶，予以維新；則大法既昭，而海嶼小民，安居樂業，永戴皇仁世世矣。敕部議行。雍正元年四月十五日，千總何勉在鳳山林仔獲王忠并劉富生、陳都等三名。余隨其摺將報獲逸賊日期奏聞，超擢何勉北路營參將，世襲拖沙喇哈番。

臺灣始入版圖，爲五方雜處之區，而閩、粵之人尤多。先時鄭逆竊踞海上，開墾十無二三。迨鄭逆平後，招徠墾田報賦。終將軍施琅之世，嚴禁粵中惠、潮之民，不許渡臺；蓋惡惠、潮之地素爲海盜淵藪，而積習未忘也。琅沒，漸弛其禁，惠、潮民乃得越渡。雖在臺地者，閩人與粵人適均，而閩多散處，粵恆萃居，其勢常不

敵也。康熙辛丑朱一貴爲亂，始事謀自南路粵莊中，樹旗倡亂人安平，甫渡府治，南路粵莊則率衆先迎，稱爲義民。粵莊在臺，能爲功首，亦爲罪魁。今始事謀亂者既已伏誅，則義民中誠可分別錄用，以旌向義；加以嚴行保甲，勸宣聖諭，使食毛踐土之衆，一其耳目，齊其心志，則粵民皆良民也，何以禁爲？故曰聖王不易民而化。（理臺末議）

南路淡水三十三莊，皆粵民墾耕。辛丑變後，客民（閩人呼粵人曰客仔）與閩人不相和協。再功加外委，數至盈千。奸良莫辨。習尚好勇，喜格鬭，倚恃護符，以武斷於鄉曲；保正里長非粵人不得承充，而庇惡掩非，率循隱不報。余時飭所司調劑而檢察之。報滿擬陳請將外委多人分發閩廣各標營差操，能者授以職，不堪委用者斥還本籍；不惟可清冒濫，亦以殺其勢也。尋被譴讞質於杭，不果。

臺海使槎錄卷五

番俗六考

臺灣，蕞爾番地也。雕題鬋髮，蟠雜蜂屯。海外于役，實以綏輯爲難。恭聆聖訓，以臺地士庶，盡閩之漳、泉，粵之惠、潮，無長子孫以世居者；諸番適土著之民，其令有司撫恤之。余始來此，見其肝腑淳樸，質勝而野。迫歷其境，止其舍，日驗其飲食動息，與中土人民無二。長跪送迎，悚然知惕。既以儀從兵弁，秋毫不犯，則又驩然交欣，攜行，老稚攀依不忍舍。此固天性未漓，豈降才爾殊耶？近者社中間有讀四子書、習一經者，鼓舞化導，不可變狉榛而文物耶？番社不一，俗尚各殊，比而同之，不可也。余撮其大要，凡六，概行南北兩路，令於各社風俗歌謠，分類詳註，爲番俗六考。於以識我朝重熙累洽，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守土者懍遵謨訓，殫心撫循，毋謂異類而莫之恤，修教齊政，以昭中外同風之盛，實有厚望焉。

北路諸羅番一

新港、目加溜灣（一名灣裏）、蕭壠、麻豆、卓猴。

居處

作室名閫。先以竹木結成椽桷，編竹爲牆，蓋以茅草，爲兩大扇；中豎大梁，備酒豕，邀請番衆，舉上兩扇。

合番屋.狀如覆舟.寬二丈餘.長數丈.前後門戶疏通.夫妻子女.同聚一室.門兩旁上下.丹雘采色.燦然可觀.舍內地平無塵.前廊竹木鋪設.如橋舺棚.頗亦有致.堅木板為階梯.木極堅韌.或以相思木為之.又一種木.文理樛結.如檳榔狀.從內山採出.番亦不名何木.高可五六尺.入室者拾級而入.

飲食

飯凡二種.一占米.煮食.一篾筒貯糯米.置釜上蒸熟.手團食.日三飧.出則裹腰間. 酒凡二種.一舂秫米使碎.嚼米為麴.置地上.隔夜發氣.拌和藏甕中.數日發變.其味甘酸.曰姑待.婚娶築舍.捕鹿出此酒.沃以水.群坐地上.用木瓢或椰椀汲飲之.酒酣歌舞.夜深乃散.一將糯米蒸熟.拌麴入篾籃.置甕口.津液下滴.藏久色味香美.遇貴客始出以待.敬客必先嘗而後進.凡捕魚於水清處見魚發發.用三叉鏢射之.或手網取之.小魚熟食.大則醃食.不剖魚腹.就魚口納鹽.藏甕中.俟年餘生食之. 捕鹿名曰出草.或鏢或箭.帶犬追尋.獲鹿即剝割.群聚而飲.臟腑醃藏甕中.名曰膏蚌鮭.餘肉交通事貿易納餉.

衣飾

衣黑白不等.俱短至臍.名籠仔.用布二幅.縫其半於背.左右及腋而止.餘尺許.垂肩及臂.無袖.披其襟.衣長至足者.名[illegible].暑則圍二幅半烏布.寒則披氈.近亦有倣漢人衣褲者.番婦衣短至腰.或織茜毛於領.或緣以他色.腰下圍幅布.旁無襞積.為桶裙.膝以下.用烏布十餘重.堅束其脛至踝.頭上珠飾.名曰沙其落.瑪瑙珠名曰卑那荅.頸掛銀錢.約指螺貝及紅毛錢.瓔珞纍纍.盤繞數匝.名曰夏落.臂釧.束洋鐲.銅起花鐲.或穿瑪瑙為之.手腕名曰龜老.若遇種粟之期.群聚會飲.挽手歌唱.跳躑旋轉以為樂.名曰遇描堵.

麻達走遞公文.插雉尾於首.手背繫薩豉宜.以鐵為之.狀如捲荷.長三寸許.展足鬬捷.腳掌去地尺餘.挾及其臀.沙起風飛.手鐲與薩豉宜相擊.丁當遠聞.瞬息數十里. 習紅毛字者.曰教冊.用鵝毛管削尖.注墨汁於筒.湛而橫書.自左而右.登記符檄錢穀數目.暇則將鵝管插於頭上.或貯腰間.

婚嫁

婚姻名曰牽手.訂盟時.男家父母遺以布.麻達.(番未娶者.)成婚.父母送至女家.不皆媒妁.至日.執豕酌酒.請通事土官親戚聚飲.賀新婚.名曰描習仔哩.夫婦反目.即離異.男離婦.罰酒一甕.番銀三餅.女離男.或私通被獲.均如前例.其未嫁娶者不禁.若配合已久.造高架.坐婦於上.舁迎諸社中.番眾附道色布.歸宴同社之眾.則永無離異.

喪葬

番死曰馬歹.不論貧富.俱用棺埋厝內.以平日衣服器皿之半殉之.喪家衣俱著皁色.以示不變.父母兄弟之喪.俱一年.夫死.一年後改適.必自為擇定.告前夫父母及所生父母而後嫁.

器用

耕種.如牛車.犁.耙.與漢人同.屋內器皿各殊.汲水用匏.飯俱用椰椀.螺殼.捕鹿用鏢箭.炊飯用鐵鐺.亦用木扣.陶土為之.圓底縮口.微有唇起以承甑.以石三塊為竈.坐木扣於上以炊.近亦築竈.間置桌椅及五綵瓷器.非以資用.為觀美耳. 螺錢.皆漢人所磨而成.圓約三寸.中一孔.以深白者為上.每圓值銀四五分.如古貝式.各社皆然.

附番歌

新港社別婦歌

馬無艾幾唎.(我愛汝美貌.)唷無晃米唪.(不能忘.)加麻無知各交.(實實念.)麻各巴圭里文蘭彌勞.(我今去捕鹿.)查美毅呵阿學沈沈唷無晃米唪.(心中鬱鬱不能忘.)奚如直落圭哩其文蘭.(待捕得鹿.)查下力柔下麻勾.(回來與相聚.)

蕭壠社種稻歌

呵搭嘀其礁.(同伴在此.)加朱馬池唎唭麻如.(及時播種.)包烏投烏達.(要求降雨.)符加量其斗逸.(保佑好年冬.)知葉搭蓄礁斗逸.(到冬熟後.)投滿生唭嘛僉鑑.(都須備祭品.)被離離帶明音免單.(到田間謝神.)

麻豆社思春歌

唉加安呂燕.(夜間難睡.)音那馬無力圭吱腰.(從前遇著美女子.)礁嗎圭礁勞音毛嗜.(我昨夜夢見伊.)沒生交耶音毛夫.(今要娶伊[illegible]門.)孩如未生吱連.(心中歡喜難說.)

灣裏社誡婦歌

朱連麼吱匏裏乞.(婦汝求人持知.)加直老巴綠煙.(原為傳代.)加年呀嘎加犁世.(須當好名聲.)描年巴恩勞勞呀.(切勿做出醜事.)車加犁末礁嘮描.(彼此俱好看.)

附載

土番初以鹿皮為衣.夏月結麻枲縷縷掛於下體.後乃漸易幅布.或以達戈紋.(番自織布名.)為之.數年來新港、蕭壠、麻豆、目加溜灣諸番.衣褲半如漢人.冬裝綿、嗶嘰、諸羅山亦有倣效者.(北路.)

余與黃巖顧坡公過大洲溪.歷新港社、加溜灣社、麻豆社.雖皆番居.然嘉木陰森.屋宇完潔.不減內地村落.顧君曰.新港、加溜灣、歐王、(即蕭壠.)麻豆.於偽鄭時為四大社.令其子弟能就鄉塾讀書者.蠲其徭役.以漸化之.四社番亦知勤稼穡.務蓄積.比戶殷富.又近郡治.習見城市居處禮讓.故其俗於諸社為優.歐王近海.不當孔道.尤富庶.惜不得見.過此恐日遠日偷矣.然觀四社男婦被髮不褌.猶沿陋習. 各社終身依婦以處.皆以門楣紹瓜瓞.父母不得有其子.故一再世而孫且不識其祖矣.番人皆無姓氏.有以也.(杵向犯避.)

新港、加溜灣二社.為一邑孔道.凡奉差至者.將照身一出.棟保人尋.不知何事.并不知何名.甚則支給酒食.夜則安頓館舍.然燈進饌.折勒規例.隨行供應夫車.一人必坐一乘.日撥數起.或二三十起.欲概行應

村，則民力可憐，抗阻則殺身非小。（東寧政事集）

四社地邊海，空闊。諸番飲裕者中為室，四旁列種果木，廡囷圈溷，次第井井，環植莿竹至數十畝。（諸羅志）

郡中造船，出水最難，所司檄四社番衆牽挽，歲以為常。鬪金一鳴，鼓力並進。事畢，官酬以煙、布、糖丸。新港、蕭壠、麻豆、各番，昔住小琉球，後遷於此。

孫元衡加溜社詩：自有艷兒能漢語，難言冠冕不相宜。叱牛帶雨晚來急，解得沙田種芋時。

北路諸羅番二

諸羅山。哆囉嘓。（一作倒咯嘓）打貓。

居處

結室曰必堵混。每興工糾合衆番，互相為力。通門於兩脊頭，不事繪畫，舉家同室而居，僅分袵席而已。

飲食

酒二種：一用未嫁番女口嚼糯米，藏三日後，略有酸味，為麯舂碎，糯米和麯，置甕中，數日發氣，取出攪水而飲，亦名姑待酒；一種與新港等社同。飯亦如之。 每年以二月二日為年，一社會飲，雖有差役，不遑顧也。

衣飾

番婦頭帶小珠，曰賓耶產。盤髮以青布，大如笠。頸項圍繞白螺錢，曰描打臘。男婦衣服純白，俱短至臍。掩蔽下體及束腓，專用皁布。 每換年，男女豔服簪野花，或織以金絲藤，相聚會飲。手帶鐵鐲環，名曰沙簍卑。將散，麻達手腕縛草垂地，鬪走而歸，曰勞羅東。隨插此草戶上三日，以為大吉。 社中亦間有倣澳人戴帽著褲者。

婚嫁

婚姻曰牽引那幼。番名搭覓貓。初訂姻，男家贈頭箍，以草為之，名搭搭干；或以車螯一盂為定。將成婚，男婦兩家各煩親鄰，引男至女家婚配。通社飲酒相慶，名曰馬女無夏。男家更以銅鐵手釧及牲醴送女家。或夫婦離異，男離婦者罰粟十石；婦離男者亦如之。男未再娶，婦不得先嫁；反是，罰番錢二圓。私通被獲，投送土官，罰酒一瓮，鳴於衆；再罰番錢二圓。未嫁娶之男女不計也。 哆囉嘓社，成婚後，男女俱折去上齒各二，彼此謹藏，以矢終身不易。

喪葬

家有喪，曰描描產。移死者於地，男女環繞，一進一退，撫掌而哭。用木板四片，殮葬竹圍之內，蓋一小茅屋，上插雞毛，并小布旗，以平生什物之半懸死者屋內。喪服披烏布於背，或粹烏帶於肩，服三月滿。夫死，婦守喪亦三月，即改適，先告父母，後自擇配。與新港等社期年除服、先後擇配，不同。

器用

捕鹿弓箭及鏢，俱以竹為之。弓無背，背密纏以藤，苧繩為弦，漬以鹿血，堅韌過絲革。射搭箭於左，箭舌長二寸至四寸不等，傅鐵鏃如漢製而鋼其脊。鏢桿長五尺許，鐵鏃鋒銛，長二寸許，有雙鉤，長繩繫之。用時始置箭端，遇鹿麑一發即及，雖奔逸而繩掛於樹，終就獲焉。亦用以防夜。於竹寮高處巡哨，持挨牌以敵身，木皆斜紋，箭不能入。 諸番與漢人貿易，家中什物亦有磁器、瓮、鐺之屬，近亦間設桌、椅。又製匏盧為行具，大者容數斗，出則隨身，旨蓄、毯衣悉納其中，遇雨不濡，遇水則浮。 寢以竹片鋪地，藉以鹿皮。富者列木牀於舍，以為觀美，夜仍寢於地，枕木如小凳。

附番歌

哆囉嘓社麻達遞送公文歌

喝逆唭蘇力（我遞公文），麻什速唭什速（須速到）。沙迷唭呵奄（走如飛），因忽其描林（不敢失落）。因那唭嚕包通（若有遲誤，倘為通事所罰），事唭洪喝兜。

打貓社番童夜遊歌

麻呵那乃留唎化呢（我想汝愛汝），麻什緊吁嗶化（我實心待汝），化散務那乃嗶麻（汝如何愛我），麻夏劉嗶因那思呂流麻（我今回家，可將何物贈我）。

諸羅山社豐年歌

麻然玲麻什勞林（今逢豐年大收），譬南無假思毛者（約會社衆），字烈然嘛沙無嘎（都須歡喜飲酒），字烈嘮來奴毛沙喝嚐（齊來飲），麻什描然麻什什（願明年還似今年）。

北路諸羅番三

大武郡。貓兒干（一作麻芝干）。西螺。東螺。他里霧。猴悶。斗六（一名柴裏）。二林。南社。阿束。大突。眉裏。馬芝遴。

居處

自新港、蕭壠、麻豆、大武郡、南社、灣裏以至東螺、西螺、馬芝遴，填土為基，高可五六尺，編竹為壁，上覆以茅。茅簷深邃垂地，過土基方丈。雨暘不得侵，其下可舂可炊，可坐可臥，以貯笨車、網罟、雞塒、豕欄。架梯入室，極高聳宏敞。門繪紅毛人像。他里霧、斗六門亦填基為屋，較此則卑狹矣。 麻達夜宿社寮，不家居，恐去社遠，致妨公務也。

飲食

飯一曰占米，清晨煮熟，置小籐籃內，名蕍籃；或午或晚臨食時，沃以水。一糯米，炊蒸為飯，製酒與哆囉嘓諸社同。 每年以黍熟時為節，先期定日，令麻達於高處傳呼，約期會飲，男女著新衣，連手蹋地，歌

呼嗚嗚。捕鹿採魚，自新港以至瀨水俱相等。各社俱不敢食犬。東西螺食豬肉，退毛燔燎；肝則生食，腸則熟而食之。二林捕魚，番婦或十餘、或數十，於溪中用竹籠套於右胯，衆番持竹竿從上流驅魚，番婦齊起齊落，扣魚籠內，以手取之。

衣飾

衣達戈紋，用苧織成，領用茜毛織以紅紋，為衣長只尺餘，釘以排扣，下體用烏布為蔽，長二尺餘；炎天則結麻片為之，縷縷四垂，圍繞下體，以為涼爽，且便於渡水。他里霧以上，多為大耳，其始先用線穿耳，後用螺殼灰漆木，或螺錢、或竹圈，用白紙裹之，塞於兩耳，名曰馬卓。裸人叢笑篇云：番造大耳，幼鑽園竇，實以竹圈，自少至壯，漸大如盤，污以土粉，取飾觀云。或曰：番婦最喜男子耳垂至肩，故競為之。二林不為大耳，竹帶銅錫鐲，長衣麻達，頂髮分兩邊，梳結兩髻，曰對對。東西螺番，幼時剃髮，約十餘歲留髮，待成婚後，剃去周圍之髮，所留頂髮，較辮稍大。臂腕束以鐵鐲，有兩手用五六十者，或用蛤鐲，或約手腕以草，長垂至地，如塵拂狀。日下俠落，編籐束腹，每倒身為之，以圖就細。凡差役皆麻達所任，束腹奔走，俗為趫捷，成婚則去之。馬芝遴番，頭帶木梳，或插竹簪，或插螺錢、鹿角簪，名曰夏基網。

婚嫁

自幼訂姻，用螺錢，名阿里擲。及笄，女家送飯與男家，男家亦如之。定婚期，番媒於五更引婿至其家，天明告其親識，飲稱賀。亦有不用定聘，薄暮男女梳妝結髮，偏社戲遊，互以嘴琴挑之，合意遂成夫婦。琴以竹為弓，長可四寸，虛其中二寸許，釘以銅片，另繫一小柄，以手為往復，唇鼓動之。其俗惟長男娶婦於家，餘則出贅。南社番夫婦雖反目，終不離異。下四社任意離合。東螺社幼時兩家情媒說合，男家用螺錢三五枚為定，娶時再用數錢，或姊妹妯娌迎新婦入門，男女並坐杵臼上，移時而起，女戴搭搭干，用籐為之，嵌以蛤圈及燒石珠，插以雉尾為飾。三日後，新婦隨姑詣母氏會飲。

喪葬

父母死，服皂衣，守喪三月，屍埋厝邊，富者棺木，貧者草席，或鹿皮襯土而殯，生前什物，俱殉其半。

器用

出入必佩小刀，舍中縣鹿頭角，有殺者沐髮，用以盥之，即退。夜無燈，用松木片植石上然之，名搭貯。番婦用圓木挖空為機，圍三尺許，兩口如槽，名普魯，以苧麻捻線，或用犬毛為之，橫竹木桿於機內，卷舒其經，緯緞線為綜，梛緯而織，名達戈紋，又織麻布，名老佛。鼻簫長可二尺，亦有長三尺者，截竹竅四孔，通小孔於竹節之首，用鼻橫吹之，或如簫直吹，名獨薩里。又打布魯，以木為之，如喇叭狀，聲亦相似，皆麻達遊戲之具。

附番歌

大武郡社捕鹿歌

覺夫麻熙蠻乙丹。(今日歡會飲酒。)麻覺音那麻嘈斗六府嗎。(明日及早捕鹿。)麻熙個達仔斗描。(回到社中。)描音那阿隔仔斗六府嗎。(人人都要得鹿。)斗六府嗎麻力擺鄰隨。(將鹿易銀完餉。)嗅隨作額熙蠻乙。(餉完再來會飲。)

二林馬芝遴貓兒干大突四社納餉歌

吧圓吧達敘每鄰。(耕田園。)其嗎耶珍那。(愛好年歲。)夫甲馬溜文蘭。(捕鹿去。)其文蘭株屢。(鹿不得逃。)甘換溜沙麻力岐甘換。(易銀得完餉。)馬尤耶哰鄰其喇印唧。(可邀老幼愛惜。)閩含呵繁平萬唧嘮其喃貫迪。(我等回來換樂飲酒酣歌。)

南社會飲歌

吧老灣唭嗎流末矣。(耕田園好年歲。)吧思沙螺吧思轆鎖。(收得麻收得米。)馬溜文蘭唭打咳。(捕得鹿且多。)打茅打赤打鉋公申哪奢。(父子祖孫齊來飲酒。)招彌流嗙唭喃貫迪。(歡呼歌唱樂。)

他里霧社土官認餉歌

礁包須嗎呦嘶迪。(請社衆聽說。)因納唪東呀遁唪犁餉。(我今同來認餉。)因許麻吧那。(耕種須勤。)變化美禿無那。(切勿飲酒失時。)閩那東呀犁餉切耶。(依期輸餉。)閩留美禿喃唧嚦。(請衆等來飲酒。)

斗六門社娶妻自詡歌

夜描拔屢描下女。(今日我娶妻。)別書毛哈唧吽。(請來飲酒。)尤唧描嗶林尤林。(日後我生子生孫。)由拔屢別書毛哈唧呼。(至孫娶。又請來飲酒。)

東西螺度年歌

吧園吧達敘每鄰無那。(耕田園。)馬流平耶珍那麻留呵嗒。(愛年歲收成。)夫甲馬溜文蘭。(捕鹿。)甘換麻文欣麻力。(易銀完餉。)密林嗎流唧曉嚀含。(可去喝酒過年。)

阿束社誑亂歌

嗎留耶茉務嗎吧那。(我家貧窮。)麻里末文蘭布務務巴那。(遇鹿捕捉。)吧出呂唭甲買打招。(鹿走直向於山。)布務務物阿沙彌醋。(遇酒縱飲不醉。)

附載

大武郡之女，皆以細砂礪齒，望若編貝。(外紀。)大武郡社文身者愈多，耳輪漸大如椀，獨於髮加束，或為三叉，或為雙角，又以雞尾三羽為一翎，插髻上，迎風招颭，以為觀美。(稗海紀遊。)東西螺以北，番好飼馬，不鞍而馳驟，要狡獸，截輕禽，豐草長林，屈曲如意，擇牝之良者，倍價而易之，以備孳乳。斗六門舊有番長，能占休咎，善射，日率諸番出捕鹿，諸番苦焉，共謀殺之，血滴草，草為之赤，社草

曾赤。諸番悉以疫死，無噍類，今斗六門之番，皆他社來居者。（諸羅志）

臺灣令周鍾瑄詳報：估修船料，悉取材於大武郡社山，去府治四百餘里，鋸匠人夫日以數百計，爲工須數閱月，每匠工人，俱領官價，縱十餘兩，尚不足支一日之費，凡食用傭夫鄉項，每匠勻派，以補不足，工完方止，此爲工匠之苦。工料辦齊，郡縣徵僱，每縣約需車四百輛，每輛計銀三兩五錢，照丁派銀，保大丁多者，每丁派至三錢，保小丁少者，派四丁一輛，是每丁出銀八錢，合計三縣，共派四千有零，所鋸官價，縱每段三十餘金，此爲里民之苦。至重料悉派番運，內中如龍骨一根，須牛五十餘頭，方能拖載，而梁頭木舵，亦復如之，一經興工，番民男婦，日夜不寧。計自山至府，若遇晴明，半月方至，此爲番民之苦。今歲估修，不過數隻，皆已如此，若明歲大修三十餘隻，番屬遺黎，恐難承受，不去爲盜，有相率而死耳。當事允其請，力爲禁止。

東螺貓兒干間，有讀書識字之番，有能背誦毛詩者，口齒頗真，往來牌票，亦能句讀。阿東番童，舉略讀下論，志大諸柄似斷上論，并能默寫。蒙師謂諸童聰慧，日課可兩頁，但力役紛然，時作時輟，不能底於有成耳。

舊阿東社，於康熙五十七年大肚溪漲，幾遭淹沒，因移居山岡，今經其地，社寮就傾，而竹圍尚鬱然蔥蒨也。過此則極目豐草，高沒人身，中有車路，荒榛埋輪，涉大肚溪，行山麓間，竹樹蔽虧，遠岫若屏，幾不知爲文身之鄉矣。

斗六門舊社，去柴裏十餘里，在大山之麓，數被野番侵殺，後乃移出，今舊社竹圍甚茂，因以爲利，逐年十官派撥老番數人，更番輪守。

孫元衡過他里霧詩：翠竹陰陰散犬羊，蠻兒結屋小如箱，年來不用愁兵馬，海外青山盡大唐。（番稱內地爲唐。）舊有唐人三兩家，家家竹徑自迴斜，小堂蓋瓦窗明紙，門外檳榔新作花。　還過他里霧林燕潤逼夭青山更高，諸番能跳擲，前隊雄弓刀，臥篝惟功狗，（番人畜猛犬。）哨枝蠻伯勞。（伯勞，林莽他鳥，惟[illegible]）不因程計日，待獵看風毛。　西螺北行，秋陰近午霽妍和，綠野空明霽色多，雲盡山低飆到海，沙奔水亂各成河，蠻陬蠻蠻婁和子，吾諧醒醒歡且歌，未解卜居何地好，略關形勝有干戈。

余子寅仲冬過斗六門作：黯陰蕉葉依然綠，壠畔桃花自在紅，冬仲何殊春候暖，檳嬈嬌笑竹園東。

北路諸羅番四

大傑巔、大武壠、噍吧年、木岡、茅匏頭社（即大年眸）、加拔（一作茄茇）、霄裏、夢明明。（自附社以下，皆生番。）

居處

住屋曰逵務，平地築土作基，大木爲梁，剖竹結椽桷爲蓋，衆盤而覆之，落成，全家歡飲。

飲食

飯諳米水中經宿，雞鳴蒸熟，食時和以水，糯少則兼食黍米，酒用糯米炊熟，搗禾草作麯，攪米飯，藏甕中，過六日取出，沃水而飲，魚、蝦、鹿、麂，俱生食。

衣飾

番男以布八尺圍身，曰羅翁，腰以下用四尺圍蔽，或以達戈紋緣領，番婦項帶珠串，曰麻海歷，手足腕俱束以銅鐲，曰搭生壁，遇吉事則衣皆白色，羣聚飲咲，醉後歌唱跳舞以爲樂。

婚嫁

娶妻曰匏治需，未娶婦曰佳老歪，賀新婚曰備力力其搭舉。其俗先通後娶，將娶，則送珠仔爲定，名曰毛里萬，用木櫃碎布匹、達戈紋送至女家，三日後設酒大會，女家亦邀會飲，夫婦相離曰放手，男未再娶，女不敢嫁，先嫁者罰牛家不辭，通姦被獲，鳴衆聲罪，罰以酒家，未嫁娶男女，罰依前例。

喪葬

番死，名麻八歹，當未葬時，任社鳴鑼，喪家披髮，皁布裹頭面，止屬附曰親屬酹死者以酒，哭盡哀，以大甕缸作棺，瘞本居內，夫死一月服滿，婦告父母他適。

器用

飲食無碗箸，用匏斗，狀如葫蘆，口小腹大，可藏米數斗，各社皆有，大武壠、噍吧年二社尤多，貯物用篕及籐籃，耕種則用刀斧砍伐樹根，栽種薯芋，亦有塤築溝岸爲田，播插稻秧者。

附番歌

大傑巔社祝年歌

臨臨其斗寅（今遇年），薩哪唭什劍格唭卦甲（[illegible]），施里西奇文林（祭天地），匏打鄰其斗寅麻亮其斗寅（新[illegible]年過去年），嘮嗶嗄爲唭嚇閃（[illegible]）。

大武壠社耕捕會飲歌

毛務麻亮其斗寅（耕種過年），邁投嗎嗙務那其壁（同去打鹿，莫遇生番），嗎毛買仍艾奇打喉嚨（社衆呼飲酒），美樂唭密蓼奇打嗎嗎嚨（[illegible]）。

附載

大武壠內社九：大離蚌社、礁吧年社、邦尉社、內踏綱社、效里礁吧裏社、萬打籠社、蘆樁頭社、內優社、美壠社。（諸羅志）

大武壠南爲八里打難，東爲達里打猿，俱生番，與傀儡番通。

羅漢內門外門田，皆大傑巔社地也，康熙四十二年，臺諸民人招汀州屬縣民墾治，自後往來漸衆，耕

細探樵，每被土番鏢殺，或放火燒死，割去頭顱。官弁吉捕，而相近者，爲木岡、武洛、大澤機、澹之爲、內幽、諸社。生番環聚，紺治爲限，立界絕其出入，可以杜患矣。

非秀才子洪云：康熙三十八年，郡民謝鸞、謝鳳，偕塍興至羅漢門卜地，歸家俱病，醫療罔效。後始悟前曾乞火於大傑巔番婦，必爲設向。適郡中有漢人娶番婦者，因求解於婦，隨以口吮鸞、鳳臍中，各出草一莖，尋愈。番婦自言：初學咒時，坐臥良久，如一樹在前，臥而誦向樹立死，方爲有驗。諸羅志作法詛咒名向，先試樹木，立死，解而復蘇，然後用之；不則恐能向不能解也。入舍無敢肢篋探囊，拉其技者多老番婦。田園阡陌，數尺一杙，環以繩，雖山豕、麋、鹿，弗敢入。漢人初至，摘啖果蓏，立腫，求其主解之，轉瞬平復如初。近年附郭諸社，畏法不敢爲；稍遠則各社皆有，或於笭箵中取鵝卵石，置於地，能令飛走；喝之則止。

北路諸羅番五

內優、一作內幽。大武壠、抔猫。附 墩社、屯社、綱社、美壠。自墩社以下俱生番。

居處

倚山掘土，狀若穴居，以沙石版代甎瓦，或用木及茅竿草爲之，廣不一式，高不盈丈，生畜俱養於內，子女嫁娶則另築之。

飲食

疊嶂深溪，樹木蓊蔚，平原絕少，山盡沙石。種黍、秫、薯、芋，俱於石罅鑿孔栽種。黍、稗熟，留以作酒。先以水漬透，番婦口嚼成粉，置甕中，或入竹筒，亦用黍稈燒灰，攪成米麴，發時飯或黍秫和入，旬日便成新酒。客至，漉糟，番輪飲之。遠出則鑿地穴，置芋薯於中，火煨，以土覆之，隨手取食，可代餱糧。射生鹿麂，炙而食之，生亦不厭也。

衣飾

男女多著鹿皮，或織樹皮苧麻爲布，極粗厚，日以作裋，夜以覆體。今與漢人交易布匹，男以布尺餘遮前後體，舉斂以皮爲帽，不長剃鬁，吉事則以鳥羽爲飾，婦俱以布蒙頭。

婚嫁

男女私合，父母知之，則飲會議婚，同飲者倩一人爲媒，遂定偶。工作之暇，兩家訂期釀酒，成婚或娶或贅不等。

喪葬

男婦彌留，將生平所有之衣，盡著於體；既死，衣盡脫去，裸葬居內，哀哭數日，無居喪儀節。

器用

耕田用小鋤，或將堅木炙火爲鑿，以代農器。如刀、鏢、箭，與眾社無異。

北路諸羅番六

南投、北投、貓羅、半線、柴仔阬、水裏。

居處

居曰夏堵混，以草爲蓋，或木或竹爲柱，居蓋皆茅編成，邀眾番合於脊上，大小同居一室，惟未嫁者另居一舍，曰貓鄰。

飲食

食米二種：一占米，一糯米。每晨淘淨，入鹽甑內，置釜蒸食，外出裹腰間，手取食之。爲酒亦如內優等社。魚、蝦、鹿肉等物，先炙熟，再於釜內煎煮。半線以北，取海泥滷曝爲鹽，色黑味苦，名幾魯，以醃魚蝦。

衣飾

衣用達戈紋，或用皁布白布，俱短至臍。每年二月鬪力田之候，名換年，男女俱衣雜色綢紵，紅裡曰包襖，或妝蟒錦紬爲之。番婦頭帶紗頭箍，名荅荅悠。用白獅犬毛作線，織如帶，寬二寸餘，嵌以米珠，飲酒嫁娶時戴之。番取重此犬，發縱指示，百不失一；或以牛易之。尚有雜色項掛衣堵、瑪瑙珠名。眉打喇。螺錢名。數十人挽手而唱，歌呼躍蹶，音頗哀怨。麻達兩耳如環，實以木板螺殼；已娶者曰老鐵，則去塞耳，以分別長幼。半線以上，多揉樹皮爲裙，白如苧，晚行以禦霜露，曙則褪之。諸羅志。

婚嫁

婚姻曰牽混，未娶婦曰打貓堵。男家父母先以犬毛紗頭箍爲定，或送糯飯；長則倩媒。娶時宰割牛豕，會眾飲飲。男對女家亦如之。如有兩女，一女招男生子，則家業悉歸之；一女即移出。如無子，仍同居社寮。夫婦反目，男離婦，必婦嫁而後再娶；婦離男，必男娶而後再嫁。違則罰牛一隻、車一輛。通姦被獲，男女各罰牛車。未嫁娶者不禁。半線社多與漢人結爲副遯。副遯者，盟弟兄也。漢人利其所有，託番婦爲媒，先與本婦議明，以布數匹送婦父母與其夫，結爲副遯，出入無忌。貓兒干、東西螺、大武郡等社，亦踵此惡習；但不似半線太甚耳。

喪葬

番死，老幼裹以草席，瘞本厝內。平生衣物爲殉。親屬非皆，必洗身，始入厝。喪家不爲喪服，十日不出戶。眾番呼爲馬鄰。夫亡，婦改適，必逾兩月，告知父母姑舅，許諾，乃擇配。

器用

耕種、捕鹿，具與眾番同。惟採魚兼用罾笱，炊以三石塊爲竈，螺蛤殼爲碗，竹筒爲汲桶。

附番歌

南北投社賀新婚歌

引老綸堵泥。（聞新娶）其衣堵眉打喇。（我整飭其衣）斝乙丹綸堵泥。（慶賀新婚）引老斝夫麻熙斝乙丹。（爾須備我飲賀酒）

半線社聚飲歌

真角夫甲文南。（捕得鹿）支備辰呵打。（收得米）密林嗎流呵嘮。（做下酒）保務務其阿肖萬什呵嘮。（社眾齊來·賽戲會飲·）

附載

半線番童、楚善、謫下孟、大用、昌之、俱讀下論。宗夏讀上論。南國讀大學。

山有野牛。民間有飼者。眾番乘馬追捕之。價減熟牛一半。

余晚次半線。作憶昔隨下行。龍山將我情。今茲半線遊。秀色欲與爭。林木正蓊蘙。嵐光映晚晴。雨岡如迴抱。澗溪清一泓。（北路大社稱）里社數百家。對宇複架衡。番長羅拜跪。竹鬃兒童迎。（麻達用雙竹箍紅絨以迎）女孃齊度曲。頫首數嘤鳴。（番歌先以數聲嘤嚶發端）瓔珞垂項領。跣足舞輕盈。闘捷看麻達。飄颻雙羽擴。隨跣咪鏗鏘。（麻達戴宜見前）奮臂為朱英。（紅布懸竿下爭搶·麻達先至者奪之·）王化真無外。裸人雜我氓。安得當長吏。華風漸可成。

臺海使槎錄卷六

北路諸羅番七

阿里山五社。（踏枋·鹿堵·鹿樓·盧麻產·干仔霧·）奇冷岸。大龜佛。水沙連思麻丹。木武郡赤嘴。（一名剌嘓嘛·）麻咄目蛻。挽鱗倒咯。狎裏蟬轆䡲。干那霧。

居處

築室曰濃密。架木為梁。鑿縣石片為牆。（縣石·內山所出·鑿之成片·）上以石片代瓦。亦用以鋪地。遠望如生成石室。比屋相連。如同內地街衢。與外社迥殊。男女未婚嫁。另起小屋。曰籠仔。曰公廨。女住籠仔。男住公廨。

飲食

內山多麥豆。少米穀。芋薯則掘地為穴。積薪然火。置芋灰中。仍覆以土。飢則出而食之。黍米為酒。曰老勿。醱製會飲。與別社同。魚為醃。俟有臭味乃食。凡物生食居多。惟鹽取給於外。

衣飾

衣用鹿皮樹皮。橫聯於身。無袖。間有著布衫者。捕鹿時、以鹿皮搭身。皮帽皮鞋。馳逐荊棘中。番婦衣。自織達戈紋。又名府律式。掛青紅布把珠於項。亦漢人所製。收粟時、則通社歡飲歌唱。曰做田。攜手環跳。

進退低昂。惟意所適。

婚嫁

婚姻曰閔貰。未娶曰胡仔輴。亦曰麻達。未嫁曰麻里氏沐。不待父母媒妁。以嘴琴挑之。相從。遂擁眾挾女以去。勢同擄掠。後乃以刀、斧、釜、鐺之屬為聘。女家以雞、豕、達戈紋、酬之。通社群聚歡飲。與外社男贅女家不同。夫婦離異。女將原聘歸還。聽其他適。　水沙連北港。女將嫁時。兩頤用鍼刺如網巾紋。名刺嘴箍。不刺則男不娶。

喪葬

凡遇父母兄弟夫婦之喪。頭裹皁布。號哭十日。不言不笑。不履門外。葬用石板四片。築四方穴。屈曲屍膝。坐埋於中。上蓋以石板。覆以土。

器用

耕種用小鋤短刀。掘地而種。行則貨物貯皮囊。戴於頭上。炊用木扣以代鐺。

附載

水沙連雖在山中。實輸貢賦。其地四面高山。中為大湖。湖中復起一山。番人聚居山上。非舟莫即。番社形勝。無出其右。自柴里社轉小徑。過斗六門。崎嶇而入。阻大溪三重。水深險無橋梁。老籐橫跨溪上。往來從籐上行。外人至。輒股慄不敢前。番人慣行不怖也。其番善織罽毯。染五色狗毛雜樹皮為之。陸離如錯錦。質亦細密。四方人多欲購之。常不可得。番婦亦白皙妍好。能勤稼穡。人皆饒裕。（番境補遺）

阿里山。離縣治十里許。山廣而深峻。番剽悍。諸羅山、哆咯嘓、諸番皆畏之。遇輒引避。崇爻社餉附阿里山。然地最遼。越蛤仔難以南。有猴猴社云。一二日便至其地。多生番。漢人不敢入。各社夏秋划蟒甲。（獨木舟名）載鹿脯、通草、水籐、諸物。順流出。近社與漢人互市。漢人亦用蟒甲載貨以入。灘流迅急。船多覆溺破碎。雖利可倍蓰。必通事熟於地理。乃敢孤注一擲。　水沙連四周大山。山外溪流包絡。自山口入為潭。廣可七八里。曲屈如環。圍二十餘里。水深多魚。中突一嶼。番繞嶼以居。空其頂。頂為屋。則社有火災。岸草蔓延。繞岸架竹木浮水上。藉草承土以種稻。謂之浮田。隔岸欲詣社者。必舉火為號。社番划蟒甲以渡。嶼中圓淨開爽。青嶂白波。雲水飛動。海外別一洞天。（諸羅志）

阿里山乃總社名。內有大龜佛山之大龜佛社。霧山之干仔霧社。羅婆山之嘮囉婆社。束髻山之沙米箕社。八童關山之鹿堵社。溜籐山之阿拔泉社。朝天山之踏枋社。豬母嘮社。（一作肚武骨·）共八社。納餉者五社。盧麻產社今無番。皆民居。康熙五十六年。瘴癘死亡甚眾。遂徙居於阿拔泉社。附阿里山合徵者。又崇爻山後九社。崇爻社、竹腳宣社。（一作卸加宣·）描丹社、薄薄社、芝舞蘭社、多難社。（一作倒嗒喃·）芝密社、水輦社、筠椰椰社。或云八社之外。又有樵那女嗎社、打馬郎社、嗎老因籠社、巴只力社、貓密社、伊碎擺社。有至崇爻

社者。自倒咯嘓川土番指引。盤山逾嶺。涉澗穿林。計程五日夜方至。由民仔里武三日可至。蛤仔難俱峻嶺深林。生番錯處。漢人鮮至。或云水沙連過湖半日。至加老望埔。一日至描里眉。一日至眉加堞。一日至望加臘。一日至㘈骨。一日半至買楷無老。又一日半至民仔里武。二日半至蛤仔難社。由描里眉二日至斗截。半日至倒咯嘓。過大山數重。四日夜可抵崇爻社。路極崎嶇。坑塹險阻。難於跋涉。若陰雨水漲。更難計程。山溪水從山後行。路稍平易。

水沙連社。地處大湖之中。山上結廬而居。山下耕鑿而食。湖水縈帶。土番製蟒甲以通往來。環湖皆山。層巒險阻。屬番二十餘社。各依山築居。山谷巉巖。路徑崎嶇。惟南北兩澗沿岸可往來。外通斗六門、竹腳寮。乃各社總路隘口。通事築室以居焉。水沙連、集集、決里、毛碎、巒巒、木靠、木武郡。又子希社、佛子希社、亦木武郡糠。挽鱗倒咯、大基描丹、蛤里爛等社。名為南港。加老望埔、描里眉、斗截、平了、萬致、務倒、咯嘓。眉加碟。望加臘。㘈骨描里。八描里。旺買楷。無老。等社。名為北港。或云北港尚有買辟買。唐於老。二社。南港之番。居近漢人。尚知有法。而北港之番。與悠武乃等社野番接壤。性為兇頑。巴老完。問仔。肩觸甲。描播江。四社。昔屬水沙連統轄。今移於巴老完。合夥同居。與民仔里武俱通於悠武乃生番矣。通事另築寮於加老望埔。撥社丁。置煙、布、糖、鹽諸物。以濟土番之用。售其鹿肉皮筋等項。以資課餉。每年五月弔社。七月進社。共計十個月。可以交易完課。過此則雨多草茂。番無至者。

康熙六十年。阿里山水沙連各社。乘亂殺通事以叛。六十一年。邑令孫魯多方招徠。示以兵威火礮。賞以煙、布、銀牌。十二月。阿里山各社土官毋落等。水沙連南港土官阿籠等。就撫。雍正元年。正月。水沙連北港土官麻思來等亦就撫。

臺安太學黃與祚賦水沙連詩。二十（堅平）。餘社盡遶湖。南北沿崖仄徑紆。斗六門來通一線。諸番形勝島中無。　五色尨毛雜樹皮。織成罽毯世稀奇。蠻孃妍好殊垂項。不見傚田歌舞時。

余詠水沙連社三首。水沙連在高山中。一峽環湖映碧空。員頂浮明傍作屋。渡頭煙火小舟通。　十乘水上作浮田。竹木交加草蔓延。婆娑此間勤稼穡。能同輸賦足豐年。　湖中自嶼外重溪。三跨橫藤人自迷。此境若非番社異。武陵洞口認花蹊。

北路諸羅番八

大肚。　牛罵。　沙轆。　貓霧捒。（一作麻務捒。）　岸裏。　阿里史。　樸仔籬。　掃捒。　烏牛欄。

居處

大肚諸社。屋以木為梁。編竹為牆。狀如覆舟。體制與各社相似。貓霧捒諸社。鑿山為壁。壁前用木為屏。覆以茅草。簷角錯落。高不盈丈。門戶出入。俯首而行。屋式迥不同外社。

飲食

酒飯各二種。飯不拘秔糯。炊而食之。或將糯米蒸熟。舂為餅餌。名都都。酒用黍米浸水。越宿舂碎。和以草麴。三五日發氣。水浸飲之。一將糯米炊飯。拌麴置桶中。逾三日。澄汁為酒。番極珍之。魚、蝦、獐、鹿。與南北投等社無異。惟沙轆、牛罵。不食牛。牛死委於道旁。

衣飾

男婦頸貫骨簪。曰打拉。所掛之珠。曰立項。帶瑪瑙珠。曰牙猪螺牌。曰夏力什梁。衣服不論皁白。俱短至臍。與各社同。嫁娶俱著紅衣。貓霧捒、岸裏以下諸社。俱衣服皮。并以皮冒其頭面。止露兩目。

婚嫁

婚姻曰三間。男女先私通。投契。男以銀鍋約指贈女為定。曰貓六。女倩媒告之父母。因為主配。成娶或贅。屆期會衆設牲醪相慶。不諧仰離。婦不俟夫再娶先嫁。罰酒一甕。私通被獲。鳴通事土官。罰牛一。未嫁娶者勿論。岸裏各社。完婚三五日。男往女家。女往男家。各以酒物相餽。不則絕往來。

喪葬

番死喪葬及浴身入寮。與南北投等社同。守服十二日。不出戶。親戚送飯。十二月後。請番神姊祈禳除服。婦服滿。任自擇配。父母兄弟不過問。岸裏五社。喪葬與水沙連阿里史同。

器用

收貯禾黍。編竹為筐。大小不一式。出作則置飯於中。無升斗。以籠籃較準。與漢人交易。近亦置鍬、鋤、鼎、鐺、碗、筯。以為雅觀。

附番歌

大肚社祀祖歌

遡仔嗅麻隱嗱什。（今日過年。）疊阿麻喃仔武嘮馬礁乞咿珊。（都備新酒獻祭祖。）思引咿珊牟起林。（想祖上何等英雄。）夜嘮嶘力咿珊牟起林。（願子孫一如祖上英雄。）

牛罵沙轆思歸歌

嗎嗎嘎乞武力。（往山中捕鹿。）蘇多喃任嚕須岐撒文。（捉得鹿兒子與我宴。）買提嘮雖嗎嘎乞武力。（送還家。再來捕鹿。）爲買蘇散文喃任岐引吱。（兒與妻子在家盼望。）

貓霧捒社男婦會飲應答歌

爾貓呻嘆。（番請婦先歌。）爾達惹巫腦。（婦請番先歌。）爾貓力邁邁由系引呂乞麻喃。（番曰。汝婦人賢而且美。）爾達惹麻達馬鱗嘆什格。（婦曰。汝男人英雄。能捕鹿。）爾貓力邁邁猪馬乞打老末轆引奴薩。（番曰。汝婦人作衣。能織布。并能釀酒。）爾達惹達赫赫麻允倒可文南乞綢果嗎。（婦曰。汝男人上山。能捕鹿。又能耕田園。）美什果孩哪嶘哩句根嘆巫腦岐引奴薩。（今衆社皆大歡喜。和歡飲酒。）

附載

過沙轆至牛罵社，社屋隘甚，假番室牖外設榻，緣梯而登，雖無門闥，尋其高潔。余榻面山，叢竹蔽之，凡五日，苦不得一覩其麓。忽見開朗，殊快，不知山盡當作何狀，將登麓窺之。社人謂野番常伏林中射鹿，見人則矢鏃立至，慎毋往。予策杖披荊拂草而登，既陟巔，荊棘樛結，不可置足；林木如蝟毛，聯枝累葉，陰翳晝瞑，仰視太虛，如井底窺天，時見一規而已。雖前山近在目前，而密樹障之，都不得見。惟有野猿跳躑上下，向人作聲，若老人欬。又有老猿如五尺童子，箕踞怒視。風度林杪，作簌簌聲，肌骨欲寒。瀑流潺潺，尋之不得，而修蛇乃出踝下，心怖遂返。越日大雨，嵐氣甚盛，衣潤如洗，階前泥淖，足不得履，徬徨無賴，賦詩曰：番舍如蝸殼，茅簷壓路低；嵐風侵短牖，海霧襲重扉；避雨從留屐，支牀更著梯；澗溪新漲阻，徙倚欲雞栖。之有番婦至，貯首擁體，貌不類人，舉手指畫，若有所欲。余探得食物與之，社人竊見，揶揄之去，曰：此婦有病，善祟人，毋令得近也。稗海紀遊

岸裏內幽、礁吧年、茅匏、阿里史、諸社，礮近峻折，溪澗深阻，番矬健嗜殺，雖內附，罕與諸番接，種山射生爲食，績草作帽，鹿皮作衣，腰下結以方布，聊蔽前體，露臂跣足，薙毛飲血，登山如飛，深林邃谷能蛇鑽以入。舉物皆以負載，居家則裸，惟不去方布，周身刺繡斑駁，眼臉特甚；番女亦白皙，繞唇吻皆刺之，點細緻龍起，若盤瀨瀨頭，共相稱美。　樸仔籬、烏牛欄等社，有異種狗，狀類西洋，不大而色白，毛細軟如綿，長二三寸，番拔其毛，染以茜草，合而成線，雜織領袖衣帶間，相間成文，朱殷奪目，敬社之犬，惟存其鞹。諸羅志

岸裏、樸仔籬、阿里史、掃揀、烏牛欄五社，不出外出，惟向貓霧拺交易。樸仔籬逼近內山生番，居裏嘐、貓達貓、錯、南社，間出殺人。

過半線往大肚，則東北行矣。大肚山形，遠望如百雉高城。昔有番長名大眉，志謂每歲東作，衆番爭致大眉射獵，於箭所及地，禾稼大熟，鹿豕無敢損折者；箭所不及，輒被踐擾，不亦枯死。其子斗肉、女阿巴里，增大柳蔭，各社仍然敬禮，獲鹿必先貽之。沙轆番原有數百人，爲最盛；後爲無賴軒殺殆盡，只餘六人，潛匿海口。今生齒又浮餘人。辛丑七月，大風，糧粟歉收，閭爲則番傭工，以餬口。土官嘮卽目悖嘗能約束衆番，指揮口授，無敢違。社南地頗膏腴，可耕水田，漢人有欲售其地者，嘮卽佯許之，私謂衆番曰：祖公所遺，祇此尺寸土，可耕可捕，藉以給養殘喘；今售於漢人，侵佔欺弄，勢必盡爲所有，闔社將無以自存矣。我與某素相識，拒其請。余北巡至沙轆，嘮卽率各土官婦跪獻都都。番婦及貓女爲戲，衣錦紵，簪野花。一老嫗鳴金以爲進退之節。聚薪然火，光可燭天。番婦拱立，各給酒三大椀，一吸而盡，朱顏酡者絕鮮。攜手合闋，歌唱跳舞，繼復逐隊踴地，先作退步，後則踴躍直前，齊聲歡呼，惟聞得得之聲。次早將還郡治，土官遠送，婦女咸跪道旁，俯首高唱，如頌佛號。詢之通事，則云：祝願步步得好處。一社攀送，有戀戀意。抵郡後，聞將社名喚作迴馬社，以余與吳侍御北巡至此迴也。余因作紀六首。

沙轆行塵界北涯，裸人雜隊進殊儀；宵廚未識糯糯味，首頂饈盤衆婦先。　聚薪然火燭天燦，一嫗鳴金貓女趨；三椀飫吞齊賜酒，合圍挽手共歌呼。　將地分背卻退行，闔花簇飾闊身傾；直前退踊驅閭甚，高叫惟聞得得聲。　自開天使過崇時，番社遙臨並所期；內社土官能服誹，樹無遐盪盡猷爲。　臨發追攀不憚勞，行行爲爾匙遮蒐；趨伏地齊聲唱，一步爭如一步高。　諸官爲留不冋羣，煦嫗春溫未忍分；見說新名迴馬社，他年留紀海東雲。

北路諸羅番九

崩山八社（大甲東社、大甲西社、宛里、南日、貓盂、房裏、雙寮、吞霄）、後壠、新港仔、貓裏、加至閣、中港仔（以上四社，俱附後壠納餉）、竹塹、眩嘮巴。

居處

番室先豎木爲牆，用草結蓋，體制與別社同，稍卑隘，合家一室；惟娶婦贅婿，則另室而居。

飲食

番地少播秫稻，多種黍、芝麻，飯皆番米。又蒸黏黍舂筒中，俟發變稍乾，舂爲粉，拌黍穀藏於甕，數日後試其味，則投以水，蒸其液爲酒。魚蝦醃爲鮭，鹿兜醃爲脯，餘物皆生食。

衣飾

各社番皆束髮，未娶者或分梳兩髻於額角。惟此數社則剃髮至額，截竹筒捲竹，取其裏白，反而爲之，高寸許，以紅絲帶纏繞，又以烏絲線縛之，以白蝦殼爲方塊，可寸許，名曰哈達，變於項；或用貓殼，四用瑪瑙珠串束於手，以奮走爲雄；麻達纏五色籃束腹至胸，以便奔走；穿耳竇以竹圈，圈漸舒則耳竇大，垂至肩，乃實以木板，或嵌以螺錢；娶婦則去其束腹，摘其耳實。衣名几穢，長至膝，以布及達戈紋爲之，下體圍在二幅，亦名遮陰；間有衣鹿皮者。會飲，土官多用漢人蟒衣、卑靴、漢人絨帽。番婦衣几穢，圍遮陰，耳穿五孔，飾以米珠，名魯老卜；頸掛瑪瑙珠，名蠻忽因耶那；數十人連手頓足，歌唱爲懽。

婚嫁

娶妻曰諸貓麻哈呢。娶婦先以海蛤數升爲聘；竹塹間用生鹿肉爲定。蛤大如拇指，殼有斜文，生海邊石壁間，盡力採取，日不過數升，甚珍之。及嫁娶時，用海蛤一搭紀（搭紀，用竹篾編成，大口小底，高尺餘，可容數升），殺牛飲酒，數會宴日。父母娶婦，或一二年、三五年分居，視其婦孝與否耳，無一世同居者。一女則贅婿，一男則娶婦，男多則聽人招贅，惟幼男則娶婦終養；女多者聽人聘娶，惟幼女則贅婿爲嗣矣。婦服必逾年而後嫁娶。不和或因姦則離。夫未娶，婦不敢先嫁；嫁則罰婦及後夫并婦之父母各瑪瑙珠一串，或牛一隻，以歸後夫。不受罰，則糾集親衆負弓矢，持鏢刀，至後夫之家，拆毀房屋倉囷，土官通事不能禁。私通亦然。強者將其婦及姦夫立殺死，或與麻達通，祇罰婦酒一甕，麻達不問。女與麻達通亦不問。

喪葬

番死，男女老幼皆裸體，用鹿皮包裹，親屬四人舁至山上，用鹿皮展鋪如席，將平生衣服覆身，用土掩埋，服尚白色。既葬，本家及舁喪人三日不出戶，不舂不歌，番親供給飯食。一月後赴園耕耘，通社亦三日不赴園，以社有不吉事也。居喪，父母兄弟半月，夫婦一月。一月後婦不帶耳珠，著藍服，改適方如常。

器用

耕耘犂耙諸器，均如漢人。食器亦有鐵鐺、甆碗，阿里山水沙連內山諸番，尚用木扣。平埔諸社，多傚漢人。

附番歌

崩山八社情歌

沈嘟嚀葉嘆貧呀離乃嘮，(夜遇幽歡聲。) 末力咲弋達些，(我獨臥心悶。) 末里流希馬砌獨夏噫嗄喃。(又聞鳥聲鳴，想是情人來訪。) 達各黎目歌馬麥嗄斗嗶，(走出去看，卻是風吹竹聲。) 嘆下遙寧臨律嘆嗒噫嗄喃呀微。(終是情人心切，故爾。)

後壠社思子歌

夷底高毛白，(怪鳥飛去。) 咲目咲甘李老描希，(飛倦了，宿在樹上。) 末力希呂咲。(見此心悶。) 毛嗄咲嘆幽耶林嘮，(想起我兒子。) 目歌咲越耶，(回家去。) 仔者歷飲呂咲。(飲酒消愁悶。)

竹塹社土官勸番歌

旺奇冉乞別馬毛嗒耶呼，(社長請衆番來飲酒。) 打阿保留貓饒弋奇老久焉符，(我祖公最會捕鹿作田。) 弋探耶林尤耶林貢嗎吧搭蘆，(爾少年子孫，當聽我教導。) 由擺乞打保貓饒弋傳訶藏允，(當學我祖勤耕捕。) 打啊貓武呼別焉，(土官就愛惜爾。) 其耶林林毛嗒耶呼。(遲遲來飲酒。)

附載

渡溪後過大甲社，(即崩山。) 雙寮社、至宛里社，御車番人，貌甚陋，胸背雕青為豹文，男女悉翦髮覆額，作頭陀狀，規樹皮為冠，番婦穴耳為五孔，以海螺文貝嵌入為飾，捷走先男子。經過番社，求一勺水不可得，得見一人輒喜。自此以北，大概略同，至中港社，見門外一牛甚腯，因木籠中，俯首跼足，體不得展，社人謂是野牛初就靮，以此馴之。又云：前路竹塹、南嵌山中，野牛千百為羣，土番能生致之，候其馴，用之。今郡中輓車牛，強半皆是。自竹塹迄南嵌，八九十里，不見一人一屋，求一樹就陰不得。途中遇麋、鹿、麏、麚逐隊行，甚夥。既至南嵌，入深箐中，披荊度莽，冠履俱敗，直狐貉之窟，非人類所宜至也。(裨海紀遊。)

康熙壬戌，偽鄭守雞籠，凡諸軍餉，值北風盛發，船不得運，悉差土番接遞，男女老稚，背負供役，加以督運弁目酷施鞭撻，相率作亂，殺諸社商往來人役。新港仔、竹塹等社，皆附焉。鄭克塽令左協陳絳率兵征勦，土番盡遁入山，叢林蓊翳，無從捕緝，仍不時出沒剽掠。議就要道豎柵防守，困之。(海上事略。)

南日山後有巨石，前削嶙峋，出內山之頂，或名為冠石。後壠諸社，指石為的，登絕頂，東洋及山後諸社，可一覽而盡。(諸羅志。)

崩山番皆留半髮，傳說明時林道乾在彭湖，往來海濱，見土番則削去半髮，以為碇繩，番畏之，每先自削，以草縛其餘。

崩山八社所屬地，橫亙二百餘里，高阜居多，低下處少，番民擇沃土可耕者，種芝麻、黍、芋；餘為鹿場，或任拋荒，不容漢人耕種。竹塹、後壠交界隙地中有水道，業戶請墾無幾，餘皆依然草萊。故往年自大甲溪而上，非縣令給照，不容出境。大甲西社，離港十里；雙寮社，離港六里；後壠社，離港三里；竹塹社，離港十里；南嵌社，離港二十里。淡水社則直臨大海，各有通事往來郡治，貨物自南而北者，如鹽、如糖、如煙、如布匹、衣線；自北而南者，如鹿脯、鹿筋、鹿角、鹿皮、芝麻、水藤、紫菜、通草之類。

近竹塹為汝線生番，名猴社。

參將阮蔡文咏大甲婦詩：大甲婦，一何苦！為夫饁餉為夫鋤，為夫日日績麻縷。績縷須淨亦須長，撚勻合線緊雙股。鄭木虛中三尺圍，鑿開一道兩頭堵；輕圓漫捲不支機，一任元黃雜成組。間彩頗似虹霓生，綻花疑落仙姬舞。吾聞利用前民有聖人，一器一名皆上古。況茲杼軸事機絲，制度則毋供黼黻。土番蠢爾本無知，制器伊誰遠近取。日計苦無多，月計有餘縷，但得稍閒餘，軋軋事傀儡。番丁橫肩勝綺羅，番婦周身短布裋。大甲婦，一何苦！ 後壠(音壟)去縣日以遠，風俗日以變，洒此後壠番，北至中港限。音語止一方，他處不能辨。頭髮頂上薙，當額前後翦，鬖髮壓光頭，其形類覆盌。亦有一二人，公然戴高冕，黑絲及紅絨，纏之千百辮，大有古人風，所惜髮尾跣。男女八九歲，牙前兩齒剔，長大手自牽，另居無拘管，父母免青掌，翁亦無甥館。是處兩三間，郵莊何蕭散。高廠盆平原，黍稷有餘饒，所慮溼氣蒸，鋸木如連棧。巨匏老而堅，行汲給隣辦。溪水漲連旬，利涉身焉縮。豐年百禮偕，疾病鮮危殆。飲酒即高歌，其樂何衎衎。 竹塹詩：南嵌之番附淡水，中港之番歸後壠。竹塹周環三十里，封疆不大介其中。解番略與後壠異，土風習俗將無同。年年捕鹿邱陵比，今年得鹿實無幾。鹿場半被流民開，藝麻之餘兼藝黍。番丁自昔亦弱甚，鐵鋤掘土僅寸許。百鋤不及一犂深，那得盈寧畜妻子。鹿革為衣不貼身，尺布為裳露雙髀。是處差徭各有期，竹塹筑一社耳。鵲巢忽爾為鳩居，鵲兮無巢鳩焉徙。(阮，庚午舉人。)

北路諸羅番十

南嵌、坑仔、霄里、龜崙，(以上三社，附竹塹納餉。) 淡水、內北投、麻少翁、武嘮灣，(俗作朥，非。) 大浪泵、擺接、雞柔，(以上六社，附淡水納餉。) 大雞籠、山朝、金包裏，(以上三社，附雞籠納餉。) 蛤仔難、哆囉滿，(俗作喘，非。附蛤仔難納餉。) 八里分、外北投、大屯、里末、蜂仔峙、眉裏、八芝連、大加臘、木喜巴壠、奇武卒、秀朗、里族、答答悠、麻(一作毛。)里即吼、奇里岸、眩眩、小雞籠。

居處

澹水地湖濕，番人作室，結草構成，為梯以入，鋪木板於地，亦用木板為屋，如覆舟，極狹隘，不似近府縣各社寬廣，前後門戶式相類。

飲食

番多不事耕作，米粟甚少，日三飧，俱薯芋，餘則捕魚、蝦、鹿、麂，採紫菜、通草、水藤，交易為日用，且輸餉，亦用黍米嚼碎為酒，如他社。志謂澹水各社不藝圃，無蔥、韭、生菜之屬，雞最繁，客至殺以代蔬，俗尚冬瓜，官長至，抱瓜以獻，佐以粉餈，雞則以犒從者，鳥獸之肉，傳諸火，帶血而食，麋鹿刺其喉，吮生血，至盡，乃剝割，腹草將化者，綠如苔，置鹽少許食之。

衣飾

番婦頭無妝飾，烏布五尺蒙頭，曰老鍋，項上掛瑪瑙珠、螺錢、草珠，曰與仔贊，耳鑽八九孔，帶漢人耳環，每至力田之候，男女更新衣，曰換年，會衆飲酒，以示更新。

婚嫁

既娶曰麻民，未娶曰安轆，自幼倩媒，以珠粒為定，及長而娶，間有贅於婦家者，屆期約諸親宰割牛豕，以黍為粿，狀如嬰兒，取叶兆熊羆之意，夫婦相聚，白首不易，婦與人私，則將姦夫父母房屋拆毀，倍罰珠粒，分社番，以示教家不嚴，未嫁娶者不禁。

喪葬

番亡，用枋為棺，瘞於厝邊，以常時什物懸墓前，三日外，闔家澡身除服，又與別社期年三月十日者不同。

器用

無田器，耕以鋤，平時所佩鏢、刀、弓、箭之屬，厝內所用木扣、螺、椀之類。

附番歌

澹水各社祭祀歌

唭晚日居留什。（虔請祖公。）囒晚眉。（虔請祖母。）街乃密乃濃。（來請爾酒。）街乃密乃司買單悶。（來請爾飯共菜。）打梢打梢

樸嚨薩嘮寨唭。（庇佑年年好禾稼。）樸嚨薩嘮朱馬喈嘓喈。（自東自西好收成。）麻喬吱斯麻老麻薩拉。（捕鹿亦速擒獲。）

附載

鳳邑澹水溪，在泉州彭湖嶼東北，名北港，又名東番，永樂中，鄭和入海諭諸番，番獨不聽約束，和貽之家一銅鈴，使頸之，蓋狗之也。（名山藏。）

自府岐起小嶺，在海岸間行，巨浪捲雪拍轎下，衣袂為濕，至八里分社，有江水為阻，即澹水也，水廣五六

里，港口中流，有雞心礁，海舶畏之，乘蟒甲由澹水港入，前望兩山夾峙，曰干豆門，水道甚隘，入門，水忽廣，漶為大湖，渺無涯涘，行十許里，高山四繞，周廣百餘里，中為平原，惟一溪流水，麻少翁等三社，緣溪而居，甲戌四月，地動不休，番人怖恐，相率徙去，俄陷為巨浸，距今不三年，再指浚處，猶有竹樹梢出水面，三社舊址可識，麻少翁內北投在磺山左右，毒氣蒸鬱，觸鼻昏悶，諸番常以糖水洗眼，隔干豆門巨港，依山阻海，划蟒甲以入，地險固，數以睚眦殺漢人，官軍至，則竄澹水以北，諸番此最難治，武嘮灣、大浪泵等處，地廣土沃，可容萬夫之耕，八里分社，舊在澹水港西南之長豆溪，荷蘭時後壠最悍，殲之幾無遺種，乃移社港之東北，澹水各社土官，有正副頭目之分。（裨海紀遊。）

哆囉滿產金，淘沙出之，與瓜子金相似，番人鎔成條，藏巨甓中，客至，每開甓自炫，然不知所用，近歲始有攜至雞籠、澹水，易布者。斗尾龍岸番，皆偉岸多力，文身文面，狀同魔鬼，出則焚掠殺人，土番聞其出，皆號哭走避，鄭經統兵往勦，深入不見一人，時亭午酷暑，軍士皆渴，竟取甘蔗啖之，劉國軒守半線，率數百人至，見經，大呼曰，何為至此，令三軍速刈草為營，亂動者斬，言未畢，四面火發，文面五六百人，奮勇挑戰，互有殺傷，餘皆竄匿深山，竟不能滅，僅燬其巢而歸，阿蘭番近斗尾龍岸，狀貌亦相似，雞距番足趾楂枒如雞距，性善緣木，樹上往來跳躑，捷同猴狖，食息皆在樹間，非種植不下平地，其巢與雞籠山相近，常深夜獨至，出海濱取水，遇土番往往竊其首去，土番亦追殺不遺餘力，蓋其足趾楂枒，不利平地，多為土番追及，既登樹，則穿林度棘，不可復制矣。（番境補遺。）

雞籠山土著，種類繁多，秉質驍勇，慨居山谷，按其山川，則形勝奇秀，論其土地，則千里饒沃，溪澗深邃，足以設立州縣，惟少人工居址，荒穢未闢，皆為鳥獸蛇龍之窟，惜哉。

偽鄭時，上澹水通事李滄，願取金自效，希受一職，偽監紀陳福偕行，到澹水，率宣毅鎮兵並附近土著，未至卑南覓社，土番伏莽以待，曰吾儕以此為活，唐人來取，必決死戰，福不敢進，回至半途，遇彼地土番，泛舟別販，福率兵攻之，殺金二百餘，并繫其魁，令引路，刀鋸臨之，終不從，按出金乃臺灣山後，其地土番皆傀儡種類，未入聲教，人跡稀到，自上澹水乘蟒甲，從西徂東，返而自北而南，溯溪而進，而月方到，其出金之水，流從山後之東海，與此溪無與，其地山枯水冷，巉巖峻峭，洩水下溪，直至返流之處，住有金沙，土番善泅者，從水底取之，如小豆粒，巨細藏之竹簏，或秘之瓿甊，間出交易，彼地人雖能到，不服水土，生還者無幾。（海上事略。）

鵝鑾鼻、坑仔、諸番，體盡矮短，趨走促數，又多斑蘚，狀如生番。

康熙壬寅五月十六至十八三日，大風，漳州把總朱文炳帶卒更戍，船在鹿耳門外，為風飄至南路山後，歷三晝夜，至蛤仔難，船破登岸，番疑為寇，將殺之，社有何姓者，素與番交易，力為諭止，晚宿番社，番食以蔗，朱以片餅餉番，輒避匿不食，借用木罌瓦釜，番惡其汚也，洗滌數四，所食者生蟹、鳥魚，略加以

陋。活嚼生吞，相對驩甚，文婣臨行，贈以銀錢，不受；與以藍布舊衣，欣喜過望。兼具蟒甲以送。蟒甲，獨木挖空，兩邊翼以木板，用藤縛之，無油灰可艌，水易滲入，番以杓不時挹之，行一日至山朝，次日至大雞籠，又一日至金包裏。

蛤仔難有金井，水極冷，番淘金，先置火及酒於井旁，懸藤縋入，取井底泥沙，口含手掬，急挽而上，寒不可支，飲酒向火，良久乃如常，有得一二錢者，有數分者，亦有一無所得者；既非兼金，且散碎難鎔，冒死求利，番人每苦爲之。或云：後山倒咯灘南，有金沙溪，金沙從內山流出，近溪番婦淘沙得金，後爲蛤仔難番所據。

蛤仔難三十六社：礁䗶軒社、宇馬氏社、期班女懶社、八知美鯑社（一作巴魯女鯑）、嘮拔丹社、基密丹社、八知買驛社（一作巴魯馬悅）、礁仔壠岸社（一作礁嘮人岸）、麻里陳䗶社（一作貓里峰角）、辛也罕社（一作新仔羅罕）、其肴肴社、須老員社（一作老完）、八陳吉社、奇武煖社、抵密密社（一作芝密）、倒麥倒麥社、礁嘮貓社、巴老鬱社、賓耶知懶社、脾盤社、奇直拔社、賓仔貓力尾社、沈美鬮社、歪阿歪阿社（一作歪仔歪）、陳吉女鯑社、削骨削骨社、礁嘮密社、巴嘮辛仔員社、巴那穩社（一作巴老鬱）、溝鶺晚社（一作嘮鶺吻）、奇武流社、佳笠苑社（一作文甲飛）、冬仔爛社（一作掃也爛）；其餘四社：一作肉生、打鄰里、劉鯑丁踏（一作期尼笠）、毋罕毋罕、貓嘮府、繼汚泥者，未知孰是。

陳淵川中丞濟水各社紀程：濟水港水路十五里至千豆門，南港水路四十里至武嘮灣，此地可泊船。內雞心礁陸路六里至雷裏，六里至了阿，八里至秀朗，三十里至里末，三里至擺接，北港水路十里至內北投，四里至麻少翁，十五里至大浪泵，此地可泊船，三里至奇武仔，十五里至答答悠，五里至里族，六里至麻里即吼，二十里至峰仔嶼，上灘水路七十里至嶺腳，上嶺下嶺十里，渡海十二里至雞籠；又濟水港，北過港坐蟒甲上岸至八里分，十五里至外北投，十二里至雞柔山，十五里至大屯，三十里至小雞籠，七十里至金包裏，跳石過嶺八十里至雞籠社。番人逐鹿，竹至磺山絕頂，有水如池，澄然一泓。

臺海使槎錄卷七

南路鳳山番一

上淡水（一名大木連）、下淡水（一名麻里麻崙）、阿猴、搭樓、茄藤（一名奢連）、放綵（一名阿加）、武洛（一名大澤機，一名尖山仔）、力力。

居處

屋名曰朗，築土爲基，架竹爲梁，葺茅爲蓋，編竹爲牆，織蓮爲門。每築一室，衆番鳩工協成，無工師匠氏之費；無斧斤鋸鑿之煩，用刀一柄，可成衆室。正屋起脊，圍竹裁草，標左右如獸吻狀，名曰律武洛，名曰打藍，示觀美也。社四圍植竹木，貯米另爲小室，名曰圭茅，或方或圓，或三五間、十餘間毗連，亦以竹草成之，基高倍於常屋，下水上蟹，積穀於上，每間可容三百餘石，正供收入，遞年輪換，夜則鳴鑼巡守，雖風雨無間也。

飲食

種秫稻、黍、糯、白豆、菉豆、番薯，又有香米，倍長大，味醇氣馥，爲飯，逾二三日香美不餲。每歲種植，只供一年自食，不交易價雖數倍不售也。歲時宴會，魚、肉、雞、黍，每味算數，大會則用豕一，不治刑具，飲酒不醉。

興酣則起而歌而舞。舞無錦繡被體，或著短衣，或袒胸背，跳躍盤旋，如兒戲狀。歌無常曲，就見在景作曼聲，一人歌，群拍手而和。捕鹿除鹿臟外，筋肉悉呈土官。近番以鹿易酒。將捕鹿，先聽鳥音，占吉凶。鳥色白，尾長，即畫眉也。（番曰□任）音宏亮者吉，微細則凶。食物殷敗生蟲，欣然食之。酒以味酸爲醇。漢人至，則酌以待。飲甚，出番婦侑酒，或六七人、十餘人，各酌滿椀以進客，逐椀皆飲，衆婦歡然而退；倘前進者飲，後進者辭，遂分榮辱矣。客推盡辭不飲爲審。

衣飾

男裸全體，女露上身，自歸版圖後，女著衣裙，裹雙脛。男用鹿皮蔽體，或氈披身，名卓戈紋；青布圍腰下，即桶裙也，名鈔陰，武洛曰阿習。俱赤腳。土官有著履者。男女喜簪野花，圍繞頭上，名蛤網；插雞羽，名莫良，武洛曰伊習，力力曰馬甲奴葛，猶漢言簪也。性好潔，冬夏男女日一浴，赤體危立，以盂水從首淋下，拭以布；或浴於溪。用鹿豕脂潤髮，名奇馬。恐髮散亂，各以青布纏頭，或以草。冬夏不除。近亦有戴帽者。剃頭編辮者，拔髭鬚，名心力其薮薮。愛少惡老，長鬚者髭少亦老，至頭白不留一髮。每日取草擦齒，愈黑愈固。項懸螺錢，名興那。手帶銅鐲或鐵環，名圭留，力力社曰勞拔。腳帶鐵鐲，名石加來，皆以飾美。故男女並帶之。又麻達用咬根任（郎嬌□宜），擊鐲噹噹聲；另用鐵片繫腰間，以助行。傳送文移，行愈疾，聲愈遠。謂暮夜有惡物阻道，恃以不恐。穿耳惟茄藤、放縤、力力三社，或以木貫之，名勞宇。

婚嫁

不擇婚，不倩媒妁。女及笄，構屋獨居。番童有意者，彈嘴琴逗之。琴削竹爲弓，長尺餘，以絲線爲弦，一頭以薄篾折而環其端，承於近弰，弦末疊繫於弓面，齩其背，爪其弦，自成一音，名曰突肉。意合，女出而招之同居，曰牽手。逾月，各告於父母，以紗帕、青紅布爲聘（富者用紗帕，貧者青紅布），女父母具牲醪，會諸親以贅焉，謂子曰安六，婿亦同之。既婚，女赴男家，洒掃屋舍三日，名曰烏合。此後男歸女家，同耕並作，以諧終身。夫婦反目，夫出其婦，婦離其夫，不論有無生育，均分舍內什物，各再牽手出贅。近日番女多與漢人牽手者，媒妁聘娶文又加煩矣。

喪葬

土官故，掛藍布旛竿，鳴鑼，與屍偏遊通社，名曰班柔少里塞敖敖。通社閉戶，戶遊歸家。用板合成一函，置屍於內，殮以平日衣服什物各半；諸親各送青藍布一丈，或鹿皮一張，同什物與盤、葬所臥牀下。妻子遷居別室。本家及親友各餟以酒，奠畢，錮其戶歸，無論老少，仍別牽手。其子孫則胸背披藍布二片，謂之掛孝；約及期年去之。餘番有喪，悉如土官，惟不敢游屍耳。

器用

飲食用椰瓢，名奇麟。不用箸，以手攫取。近亦用相椀，名其矢。竹箸名甘直。竈支三木，泥以土，或用石砌。

名曰六難；鍋曰巴六。汲水用大葫蘆，曰大葫嵩。近亦用木桶。坐皆席地，或藉鹿皮。飲食宴會，蹲踞而食。近始製桌椅以待客，番衆仍架竹爲凳而蹲踞，席地之風少減矣。衣服多貯葫蘆內，遠出亦攜以藏行衣。近行用竹筒名斗籠，貯香米飯以糗飢。又編竹爲箱篋，其制圓，小者容一二斗，大者可三四石。番無升斗，以此概米、粟、黍、豆多寡，與北路大肚諸社同。藤籠以藤爲之，有底無蓋，或方或圓，或似豬腰形，用以貯物。至弓、矢、鏢、槊，亦與北路同。刀長止尺許，或齊頭，或尖葉，函以木鞘，男婦外出，繫於腰間。以堅木爲木牌，高三尺餘，闊二尺，繪畫雲鳥以蔽身。

附番歌

上淡水力田歌

唦呵呵里慢里慢那毛呵埋（此時係耕田之候），唭吵老唭描呾咳（天今下雨），唭吧伊加圭朗煙（及時耕種），唭麻列唭呵女門（下秧草）。唭描媒媒呾迦（好雨節來了），唭麻萬列其嗐列（播田明日好來飲酒）。

下淡水頌祖歌

巴干拉呀拉呀留（請祖公坐聽），礁眉囃嚨漢迦多羅我洛（論我祖先如同大魚），礁眉阿千洛呵迦（凡行走必在前），阿吱媽描歪呵迦刀（阿爭英雄）。嘮嗎礁卓拳呀迦呵吱嗎（如今我輩子孫不肖），無羅嗅迦（如風隨舞），巴干拉呀拉呀留（請祖公坐聽）。

阿猴頌祖歌

唦呵呵嘜仔滿嘞老（論我祖公），振芒唭糾迦（實是好漢），礁呵留約乜乜（衆佑無敵），礁留乜乜迦（誰敢相爭）。

搭樓念祖被水歌

唦呵呵唦呵喔（此係追念祖公之詞），加斗寅（祖公時），嗎搏唭嘮濃（被水沖壞），搭學唭施仔棒（衆番逃起），朔萬多務根（走上山內）。佳史其加斯加嘯（無有米），佳史唭嘮嗎（無田園），麻踏堀其搭學（衆番好辛苦）。

茄藤飲酒歌

近呵奴其歪（請同來飲酒），礁年臨萬臨萬其歪（同坐同飲），描呵那哆描呵欸（不醉無歸），代來那其歪（今日歡敘），多嗐哆萬那呵欸其歪（如今好去遊戲），礁描呵滿礁呵欸其歪（若不同去遊戲同家去）。

放縤種薑歌

黏黏到、落其武難馬涼道毛呀覓其唦嗎（此時是三月天，好去種薑），武朗弋礁拉老歪礁嗎唭（不論男女老幼），免洗溫毛雅覓刀嗎林唭萬萬（同去園好種薑），嗨米唭萬萬吧唎陽午涼藍米唭唎呵（俟薑出後再來飲酒）。

武洛頌祖歌

咦呵落後耶嗄（此句係起曲之詞），乜迦糾（先時），鎮喇鳥留歧跌唧（我祖先能敵傀儡），那唎平奇腰眉（鬧鼠可挑），鎮仔奇腰眉（如今傀儡畏懼），唭耳伍耳伍罩散嗄（不敢侵擾我界）。

力力飲酒捕鹿歌

文嘮、嘆嘡斧。（宋囊敵）丹衛嘆漫漫。（鹹了蓋）排裏嘆黎唉。（去搗米）伊弄嘆嘮力。（隨來酒）麻骨裏嘆嘮力。（醺成酒）好、鉋黍其麻因刀臨萬嘆嘮力。（請土官來飲酒）媽良嘆嘮力。（酒足復飲）毛丙力嘆文國。（去捕鹿）毛里居嘆丙力。（鹿裏圍）文嘮嘆嘡簽。（復來賽戲）

附載

土官有正副。大社五六人，小社三四人，各分公廨。（管事頭目，小稱公廨）有事則集衆以議。能書紅毛字者，號曰教冊。掌登出入之數，削鵝毛管，濡墨橫書，自左而右。由瀨水入深山，番狀如猿猱，長僅三四尺，語與外社不通。見人則升樹杪，人視之，則張弓相向。（鳳山志）

鳳山一邑，倉穀多於瀨水。各社堆貯，舊蓋倉廒，悉令土番看治。已屬派累，至司納出入，有社房，有對遊，或經管僕役，諸番原不與聞，及遇黴黮，衆之雀鼠侵耗，或官吏侵盜缺少，俱責令各番賠補。從前有司總利番民蠢愚，朝削侵吞，皆累實甚。余飭所司，倉廒祇許令土番在外協同看護，至倉內穀石及修理倉房，不得混派一粟一木，稍知警惕。

小琉球社對東港，地廣約二十餘里，久無番社。鄰同鄉郡、卑南覓，皆邑令代檢。山多林木，採薪者乘小艇登岸，水深難於維繫，將舟牽拽岸上，結寮而居，近因偵緝餘孽，所司絕其往來矣。

南路番童習漢書者，曾令背誦默寫。上淡水施仔洛讀至離婁；人孕礁巴加貓讀左傳鄭伯克段于鄢；竟能默寫全篇。下淡水加貓礁、加里文郎讀四書毛詩，亦能摘錄。加貓讀至先進；礁非讀大學；放縤社阿里莫讀中庸；搭樓社山里貓老讀論語。皆能手書姓名。加貓於紙尾書字完，呈上，指月衆陞數字，尤為番童中善解事者。

武洛社，八社中最小，性驚悍，逼近傀儡山。先是傀儡生番，欺其社小人微，欲滅之。土官糾集社番往鬪，大敗生番，殺其衆無算，由是傀儡懾服，不敢窺伺。其子孫作歌以頌祖功，多率捕鹿採薪，羣歌相和，音極亢烈。生番聞之，知為武洛社番，無敢出以攖其鋒者。余詩云：發聲一唱旋嗚呵，不解層居語曲何；傀儡深巖那敢出，為聞武洛採薪歌。

黃吳祚詠上淡水八社二首：初冬出草入山深，先向林間聽鳥音；幕雀飛來音較亮，諸番競喜逐前奔。社中留客勸銜杯，諸婦相將送酒來；試進一杯須盡飲，漫分辭受起嫌猜。

南路鳳山傀儡番二

北葉安、心武里、（北葉分出）山豬毛、加蚌、（一作蚌蜂）加務朗、勃朗、（一名錫干）施（一作率）汝臘、山里老、（一名山里留）加少山、七腳岸、（一名加六堂，未知孰是）加六堂、礁嘮其難、（一名礁嘮加勿）陳阿修、（一名八絲力，以上熟番）加走山、礁網曷氏、系率臘、毛系系、望仔立、加籠雅、無朗逸、山里目、佳者惹葉、擺律、柯覓、則加則加單。（以上新附番）

傀儡生番，動輒殺人，割首以去，髑髏用金飾以為寶。志言之矣。被殺之番，其子嗣於四箇月釋服後，必出殺人，取首級以祭。大武力力、尤拳悍，以故無敢輕履其境。飲食居處，傳說不一。有云：若瑯在深山中，昔蒙鹿皮，胸背間用熊皮蔽之；寢食大鑊，用火炙熟，刀劈喫之；以殼為什器，鑿卵剝去模皮，和鹽少許而食。盛鹿取其肉，用石壓去血水，曬乾。山山易鹽、布、米、珠、鑞鍋及鉛子、火藥，雖傾其所有以易，不顧也。芋稱長大而細膩，番以為糧，熟後陰乾，每食少許，以水下之，可終日不食。或云：武力社、率芒社、瓜覓社、唪歷社、七腳亭社、擺律社、加籠雅社、無朗逸社、望仔立社、勃朗社、陳阿修社、加務朗社、童嬌社、加蚌社、加少山社、毛系系社、礁網曷氏社、礁嘮律社，為港東里十九社。加走山社、系汝臘社、系率臘社、七腳岸社、北葉社、心武里社、山鹿老社、八歹社、加者膀眼社、拜完社、山豬毛社、山里目社、力力喇社，為港西里十三社。鳳山通事外委鄭宇云：礁巴覓甘轄六社，山豬毛社、山里目社、貿嘮臘社、大解懷社、毛那難社、加知務難社、加務朗社轄三社：柯覓社、擺律社、君崙留社、擺灣社轄十二社：礁巴覓工社、山嘮老社、加者甘難社、陳阿少里社、加力氏社、加則甸社、八歹因社、礁篆搭來社、加老律社、加者膀眼社、知嘮曰氏社、君云樓社、佳者惹葉社轄十一社：山里留社、加少山社、陳阿難益難社、擺也也社、加走山社、則加則加單社、大文里社、貓美加社、思里思里莪社、施汝臘社、卒武里社、加蚌社轄九社：礁網曷氏社、施率臘社、毛系系社、嘮律目社、施羅滿社、礁嘮其難社、八絲力社、加籠雅社、勃郎錫干社、望仔立社轄二社：無朗逸社、七腳亭社；又嵌歷社、童底社、萬膦臘社、屬山後卑南覓社，社轄共六十八社。又見別國有黎貓社、施仔社、加人工社、山務諾社、山卓考社。或又云共七十二社，層巒疊岫，人跡罕經，得之傳聞，無所證據，姑盡為錄出，以俟後之留心採訪者。

雍正癸卯秋，心武里女土官鬪沓為客民毅死，八歹社加者膀眼社，率領番衆數百，暗伏東勢莊，殺死客民三人，割頭顱以去。文武官示兵威，勒緝兇番，南社遞選，僅得二髑髏以歸。維時附近生番加走山社、礁網曷氏社、系率臘社、毛系系社、望仔立社、加籠雅社、無朗逸社、山里目社，甚遠番豕、卓戈紋、番鑑畜頗來歸化，計七百餘口，各社歲輸鹿皮五張。不衣不褲，惟於私處以布圍繞。土官衣狀如羅遙，風吹四股畢露。毛系系社女土官弟勞里阮，頭帶竹方架，四圍用紅兩纓織成，中有黃花紋，遠望如錦，鑲繞竹上，名遂拉嗎，亦有飾以孔雀毛者；云非土官不敢加首。

甲辰四月，復歸化山里留社土官珍里覓、擊佳者惹葉社公廨閩朗、則加則加單社公廨礁爬于卓、擺作社副土官彩文、柯覓社公廨奈菸卯等，獻送戶口冊，共五百二十名口，附貢迦喇巴。（番語鷹）八唎洞（卓帥）（戈枝）四番衆二，據稱聖天子愛養黎元，下逮番黎，聞風歸化。土官內有戴豹皮帽者，名力居，樓大羅屛，如豹頭形，眼中嵌玻璃片，週圍飾以朱英，帽後綴以豹尾，亦有戴頭箍者，名奧堯，插以鳥羽十餘枝，參差排列，垂髮二縷，云係其妻之髮。衣熊豹皮，名曰褚實，內披短衣，曰龜覓，下體盡露，惟於私處圍鳥布

一片，名曰突勿。亦有胸前搭紅綠草戈紋者，名曰螞拉祿。用紅嗶吱折碎，卽以草絲，番婦用口染成青綠，經緯錯綜，頗爲堅緻。各佩一刀，名曰鈕佳。另有網袋名紺敏，皮袋名落毋，皆以貯行裝者。

鳳山令楊毓健令鄭宇擁和生番，往來傀儡山，風土性情，言之極詳。因遂其路，鳳邑東南一帶，嶄巖峻嶂，足跡不至。山前則加蚌山、豬毛、望仔立等七十二社，上連諸羅之務來優，下及鳳山之謝必益。山後則卑南覓七十二社，北通崇爻，南極琅嶠。番爲傀儡番，巢穴每社各土官一，仍有副土官、公廨；小社僅一土官。大社轄十餘社，或數社不一，共五十四社。他如謝必益轄四社，琅嶠轄十四社，卑南覓轄六十八社，崇爻轄四社。山前山後，社百四十有奇。其居處悉於山凹險隘處，以小石片築爲牆壁，大木爲梁，大枋爲桷，鑿石爲瓦，不畏風雨，惟患地震。大枋大石爲牀，番布爲裯。食用器具，以葫蘆爲盌、爲椀、爲鉢、爲杓、爲箸。種薯、芋、黍米，以充食。穫時男婦老幼偕往，無牛隻、犁耙，惟用鐵鋤、鑿，栽種。芋熟，從大竹編上，火焙成乾，以爲終歲之需，外出亦資爲餱糧。農事之暇，男則採藤編籃，砍木鑿盆；女則績苧織布。惟土官家織紅藍色布，及帶頭織人面形，餘則不敢。各社生番持與熟番交易珠、布、鹽、鐵，熟番出與通事交易。土官畜雞、犬，卻不食。餘番則以竹木及糞家捕獸爲活。下山則腰佩短刀，手執鏢槍、竹箭、水牌等械，背負網袋，內貯貨物。披髮裸身，下體烏布圍遮；隆冬以野獸皮爲衣，熊皮非土官不敢服。天雨則以檳榔葉爲衣爲笠。天旱亦祈禱，通社男女五日不出門，不舉火，不食煙，惟食芋乾；得雨後亦不出門五日，謝雨，名曰起向。各社頭皆留髮，翦與眉齊；草箍似帽，以野草異卉。兩耳穴孔，用篾圈抵塞。土官、副官、公廨，至娶妻後，卽於肩背、胸膛、手臂、兩腋，以鍼刺花，用黑煙文之。正土官刺人形，副土官、公廨祇刺墨花而已。女土官肩臂手掌亦刺墨花。此卽尊卑之別。捕鹿射獵，以鹿皮爲袴爲履。鏢刀弓矢，皆所自製。最寶瑪瑙、銅鐲、米珠、鹽、布、嗶吱、梳、枇。親朋相見，以鼻彼此相就一點；小番見土官，以鼻向土官項後髮際一點。凡所轄社小番，栽種黍米、薯芋，土官抽取十分之二；至射獵麂、鹿、山豬等獸，土官得後一蹄。凡嫁娶則以鼎、珠、刀、布爲聘，土官取其半。山前山後諸社，例於五年土官暨衆番百十圍繞，各執長竹竿一，人以藤毬上擲，競以長竿刺之，中者爲勝，番衆擧酒爲賀，名曰託高會。酒酣，各矜豪勇，以殺人頭多者爲雄長，故殺人之案，歲不絕書。今歸化生番，習已漸易。番婦俱以鞦韆爲戲，各社戶前因大樹縛藤，縱送爲樂。日夕歌唱不絕口。散髮鬆鬆，短衣跣足。外出掘薯收芋，衣物俱於網袋貯之，行藏於首。未婚時，男女歌唱相合，男隨女肩水負薪，意既投，始告父母聘之；反目卽時分離，男再娶，女別嫁。土官彼此結婚，不與衆番婚娶。歸化番女亦有與漢人爲妻室者，往來倍親密。土官故，無論男女，總以長者承嗣。長男則娶婦，長女則贅壻，家業盡付之，甥卽爲孫，以衍後嗣。無姓氏，三世外卽互相嫁娶，孫祖或至同名，子多者名或與伯叔同。父母兄弟故，家業器用，一家均分，死者亦一分，埋葬於屋內，挖穴四圍立石，先後死者，次第坐葬穴中，無棺木，只以番布包裹其一分物件，從屍側，大石爲蓋，米粥和柴灰黏石縫。

使穢氣不泄。婦產死，山頂另開一堀埋之。本社有喪，通社男女爲服二十餘日，親屬六月。土官死，則本社及所屬各社老幼亦服六月。其服身首糊披烏布，通社不飲酒，不歌唱。父母之服，長男長女身披烏布，頭荷斗笠，謂不敢見天也。服滿，射鹿飲酒，除烏布，謂之撤服。歲時以黍米熟爲一年，月圓爲一月。語與八社異。有事他出，聽鳥音，吉則趨，凶則返。酒以黍米合青草花同舂，草葉包貯四五日外，清水灑之，貯甕一二日，卽有酒味。聚飲以木椀盛酒，土官先酌，次及副土官、公廨，衆番相繼而飲。社番間有角口，無相毆者。有犯，土官令公廨持竹木橫擊，將其器物盡爲棄擲。卑南覓社有犯及獲獸不與賊跡，以背叛論，卽殺之。

番貨莫如傀儡，而負嵎踞險，自昔爲然。紅毛僞鄭，屢思勦除，居高負險，數戰不利，率皆中止。近則稍稍漸多。野性難馴，且幼習鏢刀，拈弓矢，輕禽狡獸，鏢箭一發無遁，兇頑嗜殺，實爲化外異類。今聖朝臨御，惠澤廣被，有血氣莫不尊親，雖獷悍輕猱，亦知向化，源源來歸，非強致也。

南路鳳山瑯嶠十八社三

謝必益、豬嘮束、（一名地藍松）小麻利、（一名貓籠逸，一名貓臘）施那格、貓裏踏、寶刀、牡丹、蒙率、拔蟯、龍鑾、貓仔、上懷、下懷、龜仔律、竹　猴洞、大龜文、（或云傀儡）柯律。

居處

築屋於巖洞，以石爲垣，以木爲梁，蓋薄石板於厝上，厝名打包。前後栽植檳榔、蔞藤。至種芋黍時，更於山下竪竹爲籬，取草遮蓋，以爲棲止。收穫畢，仍歸山間。

飲食

諸番傍巖而居，或叢處內山，五穀絕少。斫樹燔根，以種芋魁；大者七八觔，貯以爲糧。收芋時，穴爲窖，積薪燒炭，置芋灰中，仍覆以土，聚一社之衆，發而噉焉；甲盡則乙，不分彼此。日凡三餐，不食雞。有傳紅毛欲殺生番，俱避禍遠匿，聞雞聲，知其所在，遂而殺之。番以爲神，故不食。深山捕鹿，不計日期，饑則生食咽水，佐以草木之實，云可支一月；或以粿芋爲糧，無火則取竹木相鑽而出火。海邊多石，各番於空洞處傾曬海水成鹽。收米三次爲三年，則大會；束草爲人頭，擲於空中，各番削竹爲槍，迎而刺之，中者爲麻丹卑，華言好漢也。各番以酒相賀，三日乃止。與傀儡略同。

衣飾

男婦用自織布圍繞，曰張面；婦短衣，曰鵲肉；男短衣，曰那袍。剪紙條垂首，曰加篤北；或爲草箍束髮，曰臘。手足亦用銅鐲，名打臘；或以鹿尾束脛，曰打鬧。出入負鹿皮，日藉以坐，夜則寢之。

婚嫁

各番結婚，不問伯叔之子，自相配偶。惟土官則不與衆番爲婚。男女於山間彈嘴琴，歌唱相和，意投則

野合。各以佩物相貽，歸告父母土官，男則具豕酒，倩土官親戚，偕入婦家。反目，男再娶，婦將所生子女別離。其俗貴母不重父，同母異父，俱爲同胞；同父異母，直如陌路。呼父曰阿瑪，稱叔伯母舅如之；呼母曰惟那，稱嬸母及妗亦如之。夫婦相稱以名。產後同所生子浴於溪中。與北路同。一產二男爲不祥，將所產子縛於樹梢至死，并移居他處。瑯嶠一社，喜與漢人爲婚，以青布四匹、小鐵鐺一口、米珠勳薜、爲聘。臨期備牲醪，白之所親及土官，成婚。番無姓名，以父名爲姓，以親名爲名。如剛名甲，父名乙，即以乙爲姓，甲爲名。衆番呼曰乙礁巴甲礁巴者，番人口吻語。

喪葬

番死，屋內鑿石洞，以淋石板封固。生者不別遷。喪服則衣白褂、圍白布。與別社以烏布爲服又不同。

器用

社內有製牀者，名曰篤篤，亦設而不用。與漢人交易鐵器、火藥，以爲捕鹿之具。鏢曰武洛，刀曰礁堞，弓箭曰木拉，鍋曰巴六，魚網曰下來。

瑯嶠侍客歌

立孫呵網直，（番來[illegible]）六呷呵読厝読厝，（島居不似內地。）那鬼呵網直務昌哩呵朗耶，（番來無佳物供應。）嗎疎嗒疎。（得罪得罪。）

瑯嶠各社，俱受小麻利番長約束。代殖薯芋、生薑，爲應差。小麻利即瑯嶠一帶主番也，番長及番頭目，男女以長承襲。所需珠米、烏青布、鐵鐺，漢人每以此易其鹿脯、鹿筋、鹿皮、卓戈紋。路多險阻，沿海礁石而行，經傀儡山，非數十人偕行，未敢輕踐其地。瑯嶠諸社，曠地民向多種植田畝，今有司禁止，悉爲荒田。沿海如魚房港、大繡房一帶，小船仍往來不絕。或云十八社外，尚有高士港社、是人傑社、佳落來社、傀裏社、咬人士社、滑爭滑社。

附載

卑南覓，係番社總名。在傀儡山後沿海一帶，地與傀儡山相連。中有高山聳起，相傳七十二社。（與南路）各社名不能盡記。漢社貿易，每在山腳沿海處所，約行程四五日，始窮其境。自卑南覓而北，有老郎社、奚落社、八里芒社、農仔農社、（一名南仔難。）須嘮零社、獨馬煙社、株栗社、貓武骨社、佳嘮奕社、貓聳社、白逸民社、佳落社、望綵社、嗎北崙崇爻社，地界百有餘里，人煙斷絕。自卑南覓而南，有呂家莽社、謝馬干社、知本社、朝貓離社、咬嚕鬧社、甫柑社、謝巳霄社、斡仔弼社、斡仔崙社、亮只峯社、打早高社、大鳥萬社，離瑯嶠地界六七十里，亦鮮人跡。貨則鹿脯、鹿筋、鹿皮、獐皮、麂皮、芋麻；果則蕉實、鳳梨、蕉、樣、柑、柚、檳榔、毛柿。土番日食薯、芋、黍、稷、金瓜，飼自喙用；鹿、豕、魚、酒，則上珍矣。服飾富者烏布爲衣，嗶吱爲抄陰，爲方褸，如平埔熟番之制。衣著短窄，貧者以鹿皮、芋衣蔽體。耕作無牛，亦無犂，鋤僅用一鐵，闊三寸，柄長一尺，屈足伏地而鋤。捕鹿用獵犬、弓矢、鏢刀、網羅。婚嫁，男女十餘歲時，男以鑾爲定；迨成婚，始無聘禮。反目，男女

各擇匹偶，方離。產兒用冷水浴。嬰胎爲不吉，委道旁，即徙居。父母亡，視若路人，惟爲兄弟姊妹服，亦僅除草珠而已。赴社水路，僅容杉板船。懸崖石壁，無可泊處，岌仔岌社有阬溝一道，船至，土番群立岸上，船梢拋索，土番接索挽進，即泊溝內；若無接挽，溝外無可泊處。犬龜文、謝必益諸社，俱有路可通。或云自黃崁湖入傀儡山行二日可至，鳥道盤旋，峻巖崛嶂，外此則穿荊度莽，越嶺攀藤，尤難施步矣。拔貢施世榜說。

紅頭嶼番在南路山後，由沙馬磯放洋，東行二更至雞心嶼，又二更至紅頭嶼。小山孤立海中，山內四圍平曠，傍岸皆礁，大船不能泊，每用小艇以渡。山無草木，番以石爲屋，卑隘不堪起立。產金，番無鐵，以金爲鏢鏃槍舌。昔年曾人利其金，私與貿易，因言語不諳，奮人殺番奪金；後復邀瑯嶠番同往紅頭嶼，番盡殺之，今則無人敢至其地矣。

或云：瑯嶠山後行一日至貓丹，又二日過丹哩溪口，至老佛，又一日至大鳥萬社，又三日過加仔難社、朝貓離社，至卑南覓社。番長名文吉，轄遠里武甲等七十二社，歲輸正供餉六十八兩零。南仔郎港可以泊船。由卑南覓一日至八里芒，又一日至加老突，文吉所屬番界止此。至打木安一日，又二日至芝母蘭，共五社；又行五日至直加宣社，俱係北路山後生番，另詳本社之下。凡此山後鏢耳墜鼻鮮通野番種類，無可查據，姑附識於此。

臺海使槎錄卷八

番俗雜記

生番

諸羅、鳳山，番有土番、野番之別。野番在深山中，疊嶂如屏，連峯插漢，深林密箐，仰不見天，棘刺藤蘿，舉足觸礙，蓋自洪荒以來，斧斤所未入。野番居穴處，血飲毛茹，種類實繁。其升高陟巔，越箐度莽之捷，可以追猿猱、逐駭獸。平地諸番恆畏之，無敢入其境。將多有雕料者，欲通山東土番，與七人爲侶，晝伏夜行，從野番中越度萬山，竟達東面。東番導遊各社，禾黍芃芃，比戶殷富。謂苦野番間隔，不得與山西通，欲約西番夾擊之。又曰：寄語長官，若能以兵相助，則山東萬人，鑿山通道，東西一家，共輸貢賦，爲天朝民矣。有當事者，能持其議，與東番約期夾擊，勦撫並施，翦滅兇山，與共險阻，則數年後，未必不鑿荊棘爲坦途，而化盤瓠爲良民也。（[illegible]）

諸羅山以上，皆在深溪峻嶺之間，惟知採捕麞、鹿，雜商貿易，鮮食衣毛，所異於禽獸者幾希矣。番之性畏剛而很，但見小而善疑，紋無非分之求。其技善奔走，穿藤緣壁，捷於猿猱。所用之器，鏢槍最利，竹弓竹箭，雖不甚銳，而射飛逐走，發無不中。僅使稍有知識，偶或勦勦，亦非易制之衆也。（諸羅雜識。）

臺灣生番.素習爲亂.苟有不足.則出山肆殺商民.然撫此類也.若專以威.則難擣其穴.或柔以恩.則難饜其貪.要當示之以威武.懷之以德意.馴馭有術.不敢背叛.且各社自樹其黨.不相統轄.力分則薄.較易羈束.又其俗尚殺人以爲武勇.所屠人頭.挖去皮肉.煑去脂膏.塗以金色.藏諸高閣.以多較勝.稱爲豪俠云.海上事略.

熟番

平地近番.不識不知.無求無欲.日遊於葛天、無懷之世.有擊壤鼓腹之遺風.往來市中.狀貌無甚異.惟兩目坳深.瞪視假稍別.其語多作都盧嘓轆聲.呼酒曰打喇酥.罐曰篤木固.相傳元人滅金.金人有浮海避元者.爲颶風飄至.各擇所居.耕鑿自贍.數世之後.忘其所自.而語則未嘗改.終歲不知春夏.老死不知年歲.有金錢無所用.故不知蓄積.秋成納稼.計終歲所食.有餘則盡付麴蘖.無男女皆嗜酒.屋必自構.衣必自織.績麻爲網.屈竹爲弓.以獵以漁.罔非自爲而用之.腰間一刃.凡所成造.皆出於此.惟陶冶不能自爲.得鐵、則取澗中兩石自槌之.久亦成器.社推一二人爲土官.非滇廣徵賦稅、操殺奪、擁兵自衛者比.稗海紀遊.

土番非如黔貴之貓、猓、猺、獞.各分種類.聚族而居者也.社之大者不過一二百丁.社之小者止有二三十丁.見在各社.有正副土官.以統攝番衆.然亦文身蒙頭.無分體統.考其實.即內地里長保長之役耳.東寧政事集.

社商

紅毛始踞時.平地土官.悉受約束.犯法殺人者.勦滅無孑遺.鄭氏繼至.立法尤嚴.誅夷不遺赤子.併田疇廬舍廢之.諸番讋鄭氏來.紅毛畏逃.今鄭氏又勦滅.帝與天威矣.故其人既戀又甚畏法.郡縣有財力者.認辦社課.名曰社商.社商又委通事、夥長.輩使居社中.凡番一粒一毫.皆有籍稽之.射得麋鹿.盡取其肉爲脯.并取其皮.二者輸賦有餘.然朘削無厭.視所有不異己物.平時事無巨細.悉呼男婦孩穉供役.且納番婦爲妻妾.有求必與.有過必撻.而番人不甚怨之.苟能化以禮義.風以詩書.教以蓄有備無之道.制以衣服飲食冠婚喪祭之禮.遠在百年.近則三十年.將見風俗改觀.率循禮教.寧與中國之民有異乎.余謂欲化番人.必如唐韋皋、宋張詠之治蜀.久任數十年.不貪旦暮之效.然後可.噫.蓋亦難言矣.然又有暗阻潛撓於中者.則社棍是也.謀長、夥長、通事.熟識番情.復解番語.父死子繼.流毒無已.社商有虧折耗費.此輩坐享其利.社商率一二歲更易.此輩雖死不移.利番人之愚.又欲番人之貧.愚則攫奪惟意.貧則力不敢抗.即有以冤訴者.番語侏離.不能達情.通事顛倒以對.番人反受呵譴.是舉世所當哀矜者.莫番若矣.乃以其異類.且歧視之.見其無衣.曰是不知寒.見其雨行露宿.曰彼不致疾.見其負重馳遠.曰若本耐勞.噫.若亦人也.馬不宿馳.牛無偏駕.否則致疾.牛馬且然.而況於人乎.抑知彼苟多帑.亦重裀矣.塞胡爲哉.彼苟無事.亦安居矣.暴露胡爲哉.彼苟免力役.亦暇且逸矣.奔走負戴胡爲哉.異其人.何必異其性.稗海紀遊.

社餉

贌社之稅.在紅夷即有之.其法每年五月初二日.主計諸官.集於公所.願贌衆商.亦齊其地.將各社港餉銀之數.高呼於上.商人願認.則報名承應.不應者減其數而再呼.至有人承應而止.隨即取商人姓名及所認餉額.書之於册.取其街市舖戶保領.就商徵收.分爲四季.商人既認之後.率其夥伴至社貿易.凡番之所有.與番之所需.皆出於商人之手.外此無敢買.亦無敢賣.雖可裕餉.實未免於累商也.臺灣南北番社.以捕鹿爲業.贌社之商.以貨物與番民貿易.肉則作脯發賣.皮則交官折餉.日本之人.多用皮以爲衣服包裹及牆壁之飾.歲必需之.紅夷以來.即以鹿皮興販.有鹿皮.有牯皮.有母皮.有麞皮.有末皮.鹿皮大而重.鄭氏照斤給價.其下四種.俱按大小分價貴賤.一年所得.亦無定數.僞册所云.捕鹿多則皮張多.捕鹿少則皮張少.蓋以鹿生山谷.採捕不能預計也.諸羅雜識.交納鹿皮.自紅毛以來.即爲成例.收皮之數.每年不過五萬張.或曰萬餘張.牯皮、母皮、末皮、麞皮、鹿皮.分爲五等.大小兼收.僞册報部.並未有止用大鹿皮及山馬皮之說.東寧政事集.番俗醇樸.太古之遺.一自居民雜沓.強者欺番.視番爲俎上之肉.弱者媚番.尊番爲升木之猱.地方隱憂.莫甚於此.社餉一項.鳳山下淡水八社番米.在僞鄭原數五千九百三十三石八斗.滿平後酌減爲四千六百四十五石三斗.諸羅社餉共七千七百八兩零.未邀裁減.從前猶可支持.以地皆荒.有出產.原多.自比年以來.流亡日集.以有定之額土.處日益之流民.累月經年.日事侵削.向爲番民鹿場麻地.今爲業戶請墾.成爲流寓佔耕.番民世守之業.竟不能存什一於千百.且開臺來.每年維正之供.七千八百餘金.花紅八千餘金.官令採買麻石又四千餘金.放行社費又二千餘金.總計一歲所出.共二萬餘金.中間通事、頭家.假公濟私.何啻數倍.土番膏血有幾.雖欲不竭得乎.今一切陋弊.革盡無餘.而正供應作何酌征.以蘇番黎之苦.周鍾瑄上滿制府書.

捕鹿

鹿場多荒草.高丈餘.一望不知其極.逐鹿因風所向.三面縱火焚燒.前留一面.各番負弓矢.持鏢槊.俟其奔逸.圍繞擒殺.漢人有私往場中捕鹿者.被獲.用竹桿將兩手平縛.鳴官究治.謂爲誤餉.相識者面或不言.暗伏鏢箭以射之.若雉兎.則不禁也.

番役

凡長吏將弁遠出.番爲肩輿.行笥襆被.皆其所任.疲於奔命久矣.什爲嚴止.余巡視南北兩路.概不令任諸力役.惟過淡水虎尾大肚.溪深水漲.用五六人擎扶箱與.犒以錢煙.假宿社寮及兵弁與從栖止處.悉酬以煙、布.諸番驩甚.謂爲從來未有.間以所食物予番.則驩然鼓腹.問何故跣足.曰非樂此.特無屨耳.可見人性皆同.

土官饋獻

新官涖任。各社土官瞻謁。例有饋獻。率皆通事、書記、醵金。承辦羊、豕、鵝、鴨、雞、泉、包酒。從中侵漁。不止加倍。余初抵臺時。正值農忙。兼值溪漲。往來僕僕。必致廢時失業。檄行鳳、諸二縣。禁止派勒赴府呈送禮物。通事報無可生發。亦不慫恿其來也。

番界

內山生番。野性難馴。焚廬殺人。視為故常。其實啟釁多由漢人。如業主管事輩利在開墾。不論生番熟番。越界侵佔。不奪不饜。復勾引夥黨。入山搭寮。見番弋取鹿麂。往往竊為己有。以故多遭殺戮。又或小民深入內山。抽藤鋸板。為其所害者亦有之。康熙六十一年。官斯土者議。凡逼近生番處所。相去數十里或十餘里。豎石以限之。越入者有禁。鳳山八社。皆通傀儡生番。放縤社外之大武、力力、枋寮口埔、嵌林、六根。茄藤社外之糞箕湖、東岸莊。力力社外之崙仔頂、四塊厝、加泵社口。下澹水社外之舊檳榔林莊、新東勢莊。上澹水社外之新檳榔林莊、柚仔林。阿猴社外之揭陽崙、柯柯林。搭樓社外之大武崙、內卓佳莊。武洛社外之大澤機溪口。俱立石為界。自加六堂以上至瑯嶠。亦為嚴禁。諸羅羅漢門之九荊林、澹水溪墘。（噍吧哖之番。）大武壠之南仔仙溪墘、茄茇社。山後哆囉嘓之九重溪、老古崎、土地公崎下、加冬之大溪頭。諸羅山之埔姜林、白望埔、大武巒埔、鹿麻產內埔。打貓之牛屎阬口、葉仔阬口、中阬仔口、梅仔阬山。他里霧之麻園山腳、庵古阬口。斗六門之小尖山腳外相觸溪口。東螺之牛相觸山、大里善山。大武郡之山前及內莊山。半線之投揀溪墘。貓霧拺之張鎮莊。崩山之南日山腳、吞霄、後壠、貓裏各山下。及合歡路頭竹塹之斗罩山腳。澹水之大山頂山前。并石頭溪、峰仔嶼社口。亦俱立石為界。由雞籠沿山後山朝社、蛤仔難、直加宜、卑南覓。民人耕種樵採所不及。往來者鮮矣。

吞霄澹水之亂

康熙己巳二月。吞霄通事黃申征派無虛月。社番苦之。會番捕鹿。申約先納錢米而後許出。土官卓个、卓霧、亞生等大譟。殺申及其夥十餘人。參將常泰進勦。以新港、蕭壠、麻豆、目加溜灣四社番為前部。死傷甚衆。復遣岸裏番繞出吞霄山後夾擊。設伏殺之。五月。澹水土官冰冷率衆射殺主賬金賢。及與賢善者盡殺之。與个霧等通。水師把總（失其名。）誘而執之。吞霄去半線百里。夾倒旗、太平、二山之間。路通內山。有險可恃。昔年防汛止於牛罵。隔吞霄六十餘里。故卓个、卓霧等敢於為亂。冰冷為官兵圍急。全社竄伏山上。削竹為籤。以溺浸之。火炙數次。堅銳如鐵。徧插於山。人不能前。後為把總誘執。騈斬其首。屍游各社。有請乞免游者。謂番頭過社。則一社皆竄。後將冰冷梟示澹水海岸。諸番遂斂迹而行。并不敢履其境。

馭番

生番殺人。臺中常事。此輩雖有人形。全無人理。穿林飛箐。如鳥獸猿猴。撫之不能。勦之不忍。則亦末如之何矣。惟有於出沒要隘必經之途。游巡設伏。大張砲火。虛示軍威。使彼畏懼而不敢出耳。然此皆由於地廣人稀。不闢不聚之故。不盡由侵擾而然。蓋生番所行之處。必林木叢茂。荊榛蕪穢。可以藏身。遇田園平埔。則縮首而返。不敢過。其殺人割截首級。烹剝去皮肉。飾髑髏以金。誇耀其衆。衆遂推為雄長。野性固然。設法防閑。或可稍為斂戢。究未有長策也。然則將何以治之。曰。以殺止殺。以番和番。征之使畏。撫之使順。闢其土而聚我民。害將自息。久之生番化熟。又久之為戶口貢賦之區矣。（東征集。）

臺灣歸化土番散處村落。或數十家為一社。或百十家為一社。社各有通事。總其指使。所居環植芳竹。社立一公所。名曰公廨。有事則集耕斂。備給家食。不留餘蓄。日事佃獵。取麋、鹿、麂、麞為生。其俗男女同川而浴。未婚娶者夜宿公廨。男女答歌。相慕悅而後為夫婦。拔去前齒。齒皆染黑。傳所謂黑齒雕題者乎。性好勇尚力。所習強弩、鏢鏢。知刀。別無長刃、利戟、藤牌、鳥鎗之具。或與鄰社相惡。稱兵率衆。群然鬨鬬。然未嘗有步伐止齊之規。鬬罷散去。或依密林。或伏莽草。伺奇零者擒而殺之。所得頭顱。攜歸社內。受衆稱賀。漆其頭。懸掛室內。以數多者稱為雄長。要其戰爭。長於埋伏掩襲之謀。利於巉巖草樹之區。使於風雨冥晦之候。若驅之於平坡曠野之地。則其技立窮。且可以制其死命者有二。其地依山。並不產鹽。斷絕其鹽。彼將搖尾求食矣。一也。春夏之際。其地雨多而霧濃。故一望蓊鬱。至隆冬之日。則一炬可盡。彼將鳥獸散矣。二也。夫生之殺之。其權在於我。土番豈能為吾患乎。若利其有而貪之以壟。任社商剝削而不之禁。令驅商之偷。鋌而走險。乃復不察地勢。審利害。苟且動衆。而曰土番能戰也。豈不謬哉。大凡土番雖稱殊悍。而頗近信。儻招之以義。撫之以恩。明賞罰、嚴警備、馭以導之。吾見耕者織者安於社。敬事赴公者服於途。其風猶可近古也。（理臺末議。）

社番不通漢語。納餉辦差。皆通事為之承理。而奸棍以番為可欺。視其所有。不異己物。藉事開銷。朘削無厭。呼男婦使稱供役。直如奴隸。甚至賂賣。或納番女為妻妾。以至番民老而無妻。各社戶口日就衰微。尤可異者。縣官到任。有更換通事名色。繳費或百兩或數十兩不等。設一年數易其官。通事亦數易其人。此種費用。名為通事所出。其實仍在社中償補。嘗宜既經繳費。到社任意攫奪。豈復能鈐管約束。因與道府約。嗣後各社通事。俱令於各該縣居住。社中有應辦理事件。飭令前往。給以限期。不許久頓番社。以滋擾累。盜貿盜娶者。除斷令離異。仍依律治之。至通事一役。如不法多事。即當革除。若謹愿無過。便可令其常充。不得藉新官更換。混行派費。違者計贓議罪。

肄業番童。拱立背誦。句讀鏗鏘。頓革侏離舊習。陳觀察大鎣有司教之責。請以有能讀四子書、習一經者。復其身。給樂舞衣巾以風厲之。癸卯夏。高太守鐸申送各社讀書番童。余勞以酒食。各給四書一冊。

時誌昔一帙。不惟令本正剝。亦使知有寒暑春秋。番不記年。或可漸易也。

附題詠

裸人叢笑篇十五首　孫元衡

皇威協海若。解角赤頭囚。昔從倭鬼役。今為王者民。酋長加以冠。族類裸其躬。蹁躚鞭韆戚。嬉戲刀劍鋒。

臺郎出守羅星宿。云是大唐王與公。五十二區山百重。南極蜈蜞北雞籠。渾沌不鑿天年終。

衙羅綏廬草。鬚鬣如植竿。獨竦兜鍪立。兩鼓頰角端。不髮亦不弁。雞卉翥以翰。謂當祝髮從風化。爾胡不髡能自完。堅困貫竹皮括輪。象日月分衛其身。圓若雙擲色若銀。我聞無腸之東聶耳國。趨走捧持猶捧珍。又云一耳為衾一為茵。非其苗裔強相效。嗚呼坎德胡不辰。

齒耳夫何以皓為。又笑取於漬汁而漆頤。厲骨辟穢芳其脂。媼氏毋寧悲染絲。

倒懸揠臟。如蠶蟄羊。絨竹為箍。約肚東腸。行犇登躍。食少力強。蜂遊猿臂。逐鹿踰岡。將刀斷之。挽手上堂。為語楚宮休餓死。苦習此術媚其王。

短布無長縫。尚元戒旒縞。補裙本陋制。不異鬱狉狉。狉狉鬚髮齒與其親。爾髻鬆齒婦其姻。雜俗殊風仁不仁。

聲承鼻息鬪簫音。銜亞齒際調琴心。女兒別居椰子林。雄鳴雌和終凡禽。不顧耶孃回面哭。生男猶婦若而獨。但知生女為門楣。高者為山下者谷。貓女賦新相鬬妍。醉歌跳舞蹴鴉翩。酋長朝來易版籍。東家廝

達西家仙。

接飛轶走。縱行橫旋。觸肌雕腋。勇者是儀。蛇文蟬翼。裳表背肢。背展鵰翅。胸貓豹螭。跳脫臂釬。瓔珞項披。蠢然身首猶觸尸。

海山在此。依於伏櫓。發發呦呦。羣行野伏。諸番即之。長鐵勁鏃。毒弩橫嚙。倍於殺戮。瞥藉商手。賦公局獲。

車既傾。貉有慾。揖藉猪食何苦辛。在朱頤於刖踊而剖腹。

爾之生也。懸刀代弧。爾之壯也。畜犬為徒。柔筌以臥。肉以飾。縱橫猛氣淩般庚。番猱狀勃不可呼。爭先奚翹當百夫。功多兩鈍乘匪寡。日昏螢螢嚀蹄隅。

虎山可深入。傀儡難暫逢。不競人肉競人首。職首委肉於豝豵。旗鬨飛。啾戳走。腰下血模糊。諸番起相尋。

崩泉下潤三尺波。女兒沒水如鸂鶒。中官投藥山之阿。至今仙氣留其窩。生男洗滌意非它。無稽無糜無洗痾。他日縱有勤業。為鯨為鯢為蛟鼉。

匙鼓蟲林人野哭。舉屍抓灰賊以煨。蝘蜓不敢侵。蝘蜓浸相逐。埋骨無期雨鵂居。安得鬼牛與鬼鹿。鬼變日夜傷幽獨。

金人竄伏來海宿。五世十世為天民。花開省識唐虞春。阡陌雖作如無人。披草藏笠。鉗口合脣。道路以目。

愛契天真。華人侮之默不嗔。秭秬粒如豆。其如薪。單嚼玉英粲。醒醜為佩。鼠屏五齊三事。而狄康不闘。華人華口益餘粱。一榼一瓢萬事足。豈盜者無傷古民。白刃酬交醒發觴。

秋日雜詩三首　孫元衡

諸番多窟宅。深就穩其安。竹蔽疑熊館。茅房結馬鞍。山荒朝獵豹。田熟夜防貛。此是羲皇上。文身似羽翰。

信此飄蓬服。浮家別異同。四時無正候。百物有奇功。版籍翻稽姓。鑿鄉卻路翁。稍醺聊可賞。應笑學鄒筒。

眼底天民在。熙熙共往來。忘年驚髮變。改歲待花開。即鹿羣看窟。安家密咒灰。唱歌爭教客。喚取女郎回。

土番竹枝詞二十四首　郁永河

生來甘不識衣衫。裸體年年耐歲寒。犢鼻也知難免俗。烏青三尺是圍闌。

文身舊俗是雕青。背上盤旋鳥翼形。一變又為文豹鞹。蛇神牛鬼共猙獰。

胸背斕斑直到腰。爭誇錯錦勝鮫綃。冰肌玉腕都文遍。只有雙蛾不解描。

番兒大耳是奇觀。少小都將兩耳鑽。截竹塞輪輪漸大。如錢如椀復如盤。

丫髻三叉似幼童。髮根偏愛繫紅絨。出門又插文禽尾。陌上飄颻各鬪風。

覆額齊眉繞亂莎。不分男女似頭陀。晚來女伴臨溪浴。一隊鴛鴦盪綠波。

鑑貝雕螺各盡攻。陸離斑駁碧兼紅。番兒項下重重繞。客至疑過繡嶺宮。

鍋鑼鐵鐲儼刑人。鬪怪爭奇事事新。多少丹青摹變相。畫圖那得似生成。

老翁似女女如男。男女無分總一般。口角有髭皆拔盡。緣眉都作婦人顏。

腰下人人插短刀。朝朝磨厲可吹毛。殺人屠狗般般用。鏖鹿能挑又索綯。

耕田鑿井自艱辛。緩急何曾叩比鄰。構屋斲輪還結網。百工具備一人身。

輕身趙捷似猿猱。編竹為箍束細腰。等得吹簫尋鳳侶。從今割斷伴妖嬈。

男兒待字早離娘。有子成童任遠颺。不重生男重生女。家園原不與兒郎。

女兒纔到破瓜時。阿母忙為構室居。吹得鼻簫能合調。任教自擇可人兒。

只須嬌女得歡心。那見堂開孔雀屏。既得歡心纔挽手。更加鑿齒締姻盟。

亂髮鬖鬖不作鬟。常將兩手自搔爬。飛蓬舉世無膏沐。一樣粗鬖是室家。

誰道番姬巧解襤。自將生米嚼成漿。竹筒為甕床頭掛。客至開筒勸客嘗。

夫攜弓矢婦鋤犁。無褐無衣不解愁。番罽一圍聊蔽體。雨來還有鹿皮兜。

莽葛元來是小舠。刳將獨木似浮瓢。月明海澨歌如沸。知是番兒夜弄潮。

竹弓楉矢赴鹿場。射得鹿來交社商。家家婦子門前盼。飽惟餘瀝是頭腸。

種秫秋來甫入場。舉家為計一年糧。餘皆釀酒呼羣輩。共聚中原十日觴。

十番方上掉都盧。對酒歡呼打刺酥。開說金亡避元難。颶風吹到始謀居。

深山負險聚遊魂。一種名為傀儡番。博得頭顱當戶列。髑髏多處是豪門。

臺灣近詠上黃巡使　藍鼎元

番黎素無知。渾噩近太古。祇為巧偽引。欲爭亦肆侮。睚眦動殺機。其心將莫禦。所幸非聯絡。社社自恐吾。

太上用夏變。衣冠與居處。使彼忘爲番。齊民消黨羽。其次俾投誠。罔敢生叛逆。無虐無令傲。服勞安作苦。
恩勝卽亂階。煦嘔鼠爲虎。所以王道平。不爲矯枉補。內山有生番。可以漸而熟。王化棄不收。獷悍若野鹿。
穿箐殺人首。飾金誇其族。自古以爲常。近者乃更酷。我民則何辜。晨樵夕弗復。不延宜有征。振威窮盲谷。
士鬬貽民憂。番馴賦亦足。如何計退避。盡棄俾肆毒。附界總爲戎。將避及牀褥。

題同年黃玉圃番社圖　呂謙恒

九重渙汗使臣知。萬里蠻荒跋涉時。耳目全開天海外。土風盡入竹枝詞。

題黃侍御番社圖　陸榮秬

日麗中天萬國環。八埏風俗版圖間。誰言黑齒雕題遠。只在鯤洲小水灣。　清時絕島似仙鄉。密箐深林
化日長。捉能野牛逞捕鹿。閒來飽啖夜舂粮。

番社雜詠二十四首　黃叔璥

絕島中華古未通。生來惟鬬此身雄。獨餘一面猙獰外。人鳥樓臺刺自工。文身　剖竹爲椽扇縛茭。空鑿
梁上始編茅。落成合社欣相賀。席地歡騰笑語高。作室　荒地欲犂圍更腴。誅茅燒草合秋枯。種時禾秸
諳風雨。雜植還教菽芡扶。種植　小樓貯粟號禾間。斲竹編茅蓋自開。應識名禾知木計。可專飲血事樵
山。禾間　番婦織作亦殊勤。斷木中空橫口分。尺布可堪持北去。但令知有達戈紋。達戈紋　錯鐵嵌聲擴變
清。何處鄉非旋旋鳴。北客初來聽不厭。那知此是夜舂聲。夜舂　未負耕犂未服鞍。誰教馴犢入欄收。番
兒自慣無鞍馬。大武山頭捉野牛。捉牛　仰沫巨魚縱縱波。矢無虛發巧如何。於今苦學漢人法。網罟旋罾
鼠事轉多。捕魚　地闢年來少鹿場。焚林設阱兩堪傷。檻作猶耳如黃犢。相逐平原互鬬強。捕鹿　盛植榕
椰覆四檐。濃陰夏月失炎炎。豬升取子飛騰過。不用如鉤長柄鐮。採檳　出草秋深盜夏初。刎頭割腹外
無餘。當官已報社商革。五穀雞豚一一儲。社餉　獸皮時出內山深。互市傳來在至今。莫道漢人竹未到。
熟番有路敢探尋。互市　不爲穴處不巢櫳。布毯牢將兩樹綑。此味睡鄉人不識。不須化蝶自翩翩。鞦韆
社中各自造樓高。貓踏更番未覺勞。棍柝肯嚴鏢箭利。盡教鼠竊遠潛逃。望樓　未經牽手尚腰圍。習慣
身輕走若飛。涼夜月明齊展足。羨他貓女頗同歸。[illegible]　製琴四寸截琅玕。薄片青銅竅可彈。一種幽音
承齒隙。如聞私語到更闌。口琴　配他弦索亦相宜。小孔橫將按拍吹。引得風來交唱後。何殊秦女欲仙
時。鼻簫　贅婿爲兒婦是家。還憐髮齒擦蔗花。何如高架迎歸去。偕老相期禮自嘉。迎婦　生兒出浴向河
濱。仙氣長留冷逼人。三保當年曾到處。南洋諸國盡稱神。浴兒　殊風雖陋尚堪論。恤老收窮古意存。長
者途逢皆卻步。朋儕相見亦寒溫。遜路　外沿大海內深溪。浮水葫盧每自攜。惟有土官乘筏過。衆擎如
蟻兩行齊。渡溪　曆書不識歲時增。月幾迴圓稍一登。鄰社招邀同報賽。竹盃席地俗相仍。會飲　男冠毛
羽女鬟鬢。衣極鮮華酒極酣。一度齊騰金一扣。不知歌曲但喃喃。賽戲　紅毛舊習篆成蝸。漢製今聞近

社皆。能說飛鴞難可化。泮林已見好音懷。[illegible]

採硫日記

郁永河撰

採硫日記卷上

仁和郁永河撰

我朝聲施遠被。僞鄭歸誠。臺灣遠在東海外。自洪荒迄今。未聞與中國通一譯之貢者。迺遂郡縣其地。設官分職。幢賦貢金。艅帆往來。絡繹海上。增八閩而九。甚盛事矣。余性耽遠遊。不避阻險。常謂臺灣已入版圖。乃不得一覽其槩。以爲未慊。會丙子冬。榕城藥庫災。燬硝磺火藥五十餘萬無纖遺。有旨責償典守者。而臺灣之雞籠、淡水。實產石硫磺。將往採之。余欣然應曰。吾事濟矣。丁丑春王。遂戒裝行。同人言子聖牛右陶、婁子紹衣、胡子愼履、何子襄臣、陳子子蔚、表弟趙履賢、表姪周在魯（字啟三）、鄭重。有僕役徐文、余興、龍德喜諸從。郊送者、曹子呂陽。同行者、王君云森也。

二十四日午刻。出南門至大橋。阻雨。留宿呂陽耶舍。

二十五日天稍霽。行三十里。渡烏龍江。宿霧初收。江光如練。望海門羅星塔影。如一針倒懸水中。因賦絕句。浩蕩江波日夜流。遙看五虎瞰山頭。（烏龍江在五虎山下。五石峙如虎形。）海門一望三千里。只有羅星一塔浮。晚至坊口。晤石君某、黃君貽侯。黃君爲諸羅令。長子石爲黃君潤陽。遂訂偕行。

二十六日度相思嶺。憶余自入閩。已六過此嶺。年來齒髮益衰。憮然興感。賦詩曰。閩中七載作勞人。六染

相思嶺上塵。獨有蒼蒼雙鬢色。經過一度一回新。晚宿漁溪。

二十七日曉行。肩輿在晨光薄靄中。村民擔豬來憤。往來城上。余貫山無日。不勝悵然。賦詩曰。山色曉逾潤。溪聲靜自流。人言隔城阪。犬吠出村陬。細雨沾衣溼。輕寒酣客愁。白雲眞可羨。舒卷在峯頭。午刻至蒲尾。輿夫以肩輿置小舟中。余雖乘舟。實坐輿上。舟人持竹篙挽舟。在岸上行。舟去甚疾。岸上擡船。舟中乘轎。亦一時奇事也。岸旁多老榕。根株盤結。離奇萬態。有十餘樹排聯半里。而仍爲一株者。余將維舟其下。至今念之。愛其榮茂如昔。爲賦詩曰。榕陰垂一畝。斤斧慨無庸。臃腫多雖餘。蜿蜒謝附枝。風霜經飽歷。歲月自榮滋。相見長如此。曾無凋落時。再過涵頭。煙火萬家。亦一大村落。惜余辛未過此。嘅其甚佳。流連信宿而去。今又六年矣。至晚宿興化郡。

二十八日行莆陽道中。旱麥已秀。風過成麥浪。蓋四月時令也。嶺南春早。於此可見。賦詩曰。曉起藍輿逐隊行。今朝眞得春晴。繡畦蓋麥初成穗。遙徑寒流自有聲。隴阪晝移青幛合。郊原風蹴綠波平。年來已識躬耕樂。何事勞勞又遠征。

二十九日渡洛陽橋至泉郡。值陸師提督吳公英以請覲離任。五營兵將。兜鍪鞬臨郊。列伍以迎。而子衿亦傾城爭出。趨蹌恐後。因賦所見。百里金戈繞路斜。紛紛鐵騎亂如麻。無端佔畢咿唔者。也曳藍袍候使車。晚宿郡城。

二月朔日宿沙溪。

初二日行四十里。至劉五店。即五通渡也。渡實支海。廣十餘里。登舟。颺風驟至。巨浪如山。帆掠水三尺。傾斜欲覆。浪入舟中。衣冠盡溼。抵岸即廈門地。顧視日影。已墮崦嵫。復行三十里。抵水仙宮。漏下已二十刻。旅舍陰甚。無容足地。姑就和鳳宮神廟坐以待曉。明日假水師裨將公署館焉。晤蕭山來子衞爲余覓舟。爲渡海計。值大風不輟。聞萬石、虎溪二巖。爲廈門山水之勝。拉石君、黃君、王君往遊。至萬石巖。巨石林立。欹斜合沓。若連楹複室。而迴環曲折。一徑可通。偏仄處、偃僂俯首側體然後渡。有時溪流淙淙。橫拂肩袂間。其實在澗底石下行也。洞中宏敞。有石几可憩。清泉可濯。奴子陳肴核。獻飲竟日。抵暮循舊路返。每值縫隘處。令一人當關。以猜枚鬥勝。勝者得斬關度。黃子進酒飲。不勝者至前隘處易勝者守關。而不勝者代之。凡歷十七關。始出洞。而新月一彎。已挂林杪矣。相共踏月歸。賦詩曰。何年月黑風狂夜。吹落峪牙疊一路。詩裏未經摩詰畫。櫂中難借米顛攜。雲流石罅疑天近。藻藏衣帶識洞低。纔磴不知來日永。欲尋歸路幾番迷。

初四日復偕往虎谿巖。登嵌嶺。巨石大可一二畝。高十餘丈。圓似鼓。仙磴緣石旁可登。有巨石斜覆鼓上。壁立插漢。位置殊怪。與萬石巖各擅其奇。賦詩曰。絕頂多奇石。峭峴聚一叢。懸崖臨巨壑。聳嶂吼長風。棧折危欄轉。筇支曲磴通。扶桑遙在望。落日晚潮紅。巖畔類垣小徑。云是僞鄭公子錦舍、聰舍讀書處。惟

有礀趨卿卿草閒。銅碇磨井。何地蔑有。祇為遊人增慨。然萬石虎谿二巖。巨石雖多。絕無峯巒峭削。小如拳。大如屋。率皆圓鈍椎魯物。卽有屑嶷而上者。望之亦纍卵耳。廈門孤懸海中。周廣二三百里。步步皆山。巖石無小大。悉作卵形。亦山川情性然也。余以登涉致勞。腰疾復作。擁而後行者累日。

十六日小恙。風亦稍止。舟人促行。遂登舟。俄而急雨驟至。雨過風復橫。海船在巨浪中。搖曳簸蕩。凡三晝夜無寧息。登舵望港口。左為廈門支山。右為海澄縣古浪嶼山。兩山對峙。蜿蜒入海。盡處有小山起中流。舟子言。是大旦門。海船出洋。必由此。余謂水流峽中。兩岸如門。謂之舉。是大旦門與金門、廈門。悉應從舉。不當從門也。若以形勢言。大旦門為廈門門戶。金門、廈門。又漳泉門戶矣。

十九日風息波平。石君董君皆至。方共敘三日闊。董君忽委頓。伏艎底大嘔。舟人伐鼓鳴鉦。揚帆起碇。約行二十里。抵向所見大旦門。有十二船皆依山泊宿。

二十日無風不能行。

二十一日黎明。聞鉦鼓聲。披衣起視。已乘微風出大旦門。一望蒼茫森無涯涘。同泊十二船。參差並進。望舟左數十里外。有黃土坡。隱隱可見。凡自廈門往臺灣水道。當自乾趨巽。舟師忽轉舵指坎。比午至黃土坡下碇。使從者問之。對曰。舟無風不行。依此暫泊耳。復問此何處。曰遼羅。是金門支山。蓋已去大旦門七八十里矣。視同行僅得三船。餘皆不復可見。頃之有微風。復起碇行。比暮。視黃土坡猶未遠。以風力弱。不勝帆也。始悟海洋汎舟固畏風。又畏無風。大海無櫓搖棹撥理。千里萬里。祇藉一帆風耳。憶往歲榕城時

梁谿季君蓉洲言。自凝合旋省。至大洋中。風絕絕十有七日。舟不移尺寸。水平如鏡。覘澈波底。有礁石可識。斯言誠然。既暮就寢。初更風漸作。寐聽舵間浪激聲。甚厲。而艙中董君呻吟聲。若相和不輟。夜半渡紅水溝。

二十二日平旦渡黑水溝。臺灣海道。惟黑水溝最險。自北流南。不知源出何所。海水正碧。溝水獨黑如墨。勢又稍窪。故謂之溝。廣約百里。湍流迅駛。時覺腥穢襲人。又有紅黑間道蛇及兩頭蛇繞船遊泳。舟師時時以楮鏹投之。屏息惴惴。懼或順流而南。不知所之耳。紅水溝不甚險。人頗泄視之。然二溝在大洋中。風濤鼓盪。而與綠水終古不淆。理亦難明。渡溝良久。聞鉦鼓作於舵間。舟師來告望見澎湖矣。余登鷁尾高處遐眺。祇覺天際微雲一抹如線。徘徊四顧。天水欲連。一舟蕩漾。若纖埃在明鏡中。賦詩曰。浩蕩孤帆入杳冥。碧空無際漾浮萍。風翻駭浪千山白。水接遙天一線青。回首中原飛野馬。揚舲萬里指晨星。扶搖乍徙非難事。莫訝莊生語不經。頃之視一抹如線者。漸廣漸近矣。午刻至澎湖之媽祖澳。相去僅十許丈。以風不順。帆數欹轉。不得入澳。比入已暮。

二十三日乘三板登岸。（三板卽腳艇也。海舟大。不能近岸。凡欲往來。則乘三板。至欲開行。又拽上大船載之。）岸高不越丈。浮沙沒骭。草木不生。有水師裨將統兵二千人。暨一巡檢司守之。澎湖凡六十四島澳。曰南天嶼、草嶼、西嶼、坪貓嶼、布袋澳、八罩山、

東嶼、坪水、崁尾、西吉、花嶼、鋤頭插、馬鞍嶼、東吉、將軍澳、布袋嶼、虎井嶼、船航嶼、岑雞嶼、豬母落水、桶盤嶼、月眉、後岙、西嶼頭、風櫃尾、雞籠嶼、鐵線澳、紅毛城、四角嶼、雙頭掛、嵵澳、案山仔、林投仔、牛心嶼、蛾仔澳、天妃澳、（有廟街門附）舖管港、（有城）鎮城、（有巡檢司）小菓葉、尚海、蛔仔澳、小池角、瓦硐港、大菓葉、大池角、雞籠港、沙港底、中墩嶼、竹篙灣、鼎灣嶼、叭門、陽嶼、雁靖嶼、赤嵌仔、小門嶼、陰嶼、土地公嶼、碇鉤嶼、姑婆嶼、雞善嶼、員貝嶼、青貝嶼、鼎嶼、悉斷續不相聯屬。彼此相望。在煙波縹緲間。遠者或不可見。近者亦非舟莫卽。澳有大小。居民有聚落。然皆以海為田。以魚為糧。若需米穀。雖升斗必仰給臺郡。以沙磧不堪種植也。居人臨水為室。潮至輒入人室中。卽官署不免。頃之。歸舟有習師羅魚者。持巨盤二枚。赤質白文。厥狀甚異。又網魚一尾。重可四五斤。猶活甚。余以付庖人。用佐午餐。庖人將剖魚。一鯊從腹中躍出。剖之。更得六頭。以投水中。皆游去。始信鯊魚胎生。申刻出港。泊澳外。舟人駕三板登岸。汲水畢。各謀晚食。余獨坐舵際。時近初更。皎月未上。水波不動。星光滿天。與波底明星相映。上下二天。合成圓器。身處其中。遂疑宇宙皆空。踞坐甚久。不忍就寢。偶成一律。東望扶桑好問津。珠宮璇室俯為鄰。波濤靜息魚龍夜。參斗橫陳海宇春。似向遙天飄一葉。還從明鏡度纖塵。閒吟抱膝檣烏下。薄露泠然已溼茵。少間黑雲四布。星光盡掩。憶予友言君右陶言。海上夜黑不見一物。則擊水以視。一擊而水光飛濺。如明珠十斛。傾撒水面。晶光熒熒。良久始滅。亦奇觀矣。夜半微風徐動。舟師理舵欲發。余始就枕。

二十四日晨起。視海水。自深碧轉為淡黑。回望澎湖諸島。猶隱隱可見。頃之漸沒入煙雲之外。前望臺灣諸山。已在隱現間。更進。水變為淡藍。轉而為白。而臺郡山巒畢呈目前矣。近岸皆淺沙。沙間多漁舍。時有小艇往來不絕。望鹿耳門。是兩岸沙角環合處。門廣里許。視之無甚奇險。門內轉大。有鎮道海防盤詰出入。舟人下碇候驗。久之。風大作。鼓浪如潮。蓋自渡洋以來所未見。念大洋中不知更作何狀。頗為同行未至諸船危之。既入鹿耳。又迂迴二三十里至安平城下。復橫渡至赤嵌城。日已晡矣。蓋鹿耳門內浩瀚之勢。不異大海。其下實皆淺沙。若深水可行舟處。不過一線。而又左右盤曲。非素熟水道者。不敢深入。所以稱險。不然。既入鹿耳。斜指東北。不過十里已達赤嵌。何必迂迴迴澍。何風惡。仍留宿舟中。

二十五日買小舟登岸。近岸水益淺。小舟復不進。易牛車從淺水中牽挽達岸。詣臺邑二尹蔣君所下榻。計自二十一日大旦門出洋。以迄臺郡。凡越四晝夜。海洋無道里可稽。惟計以更。分晝夜為十更。向謂廈門至臺灣水程十一更半。自大旦七更至澎湖。自澎湖四更半至鹿耳門。風順則然。否則。十日行一更。未易期也。嘗聞海船已抵鹿耳門。為東風所逆。不得入。而門外鐵板沙。又不可泊。勢必仍返澎湖。若遇月黑。莫辨澎湖島澳。又不得不重回廈門。以待天明者。往往有之矣。海上不得順風。尺寸為艱。余與同行十二船。未至。蔣君職司出入。有籍可稽。目余閱之。同至者僅得半。餘或遲三五日至七八日。最後一舟。逾十日始至。友人僕在焉。訊其故。曰風也。余曰同日同行。又同水道。何汝一舟獨異。曰海風無定。亦非一例。常有

兩舟並行。一變而此順彼逆。翩翩倏分。此中有鬼神司之。遂計迎送乎。余以舟中累日混蕩。頭涔涔然。雖憊兀倚榻。猶尋在波濤中。越二日始謁客。晤太守靳公、司馬齊公、參軍尹君、諸羅令董君、鳳山令宋君。又因齊司馬晤友人呂子鴻圖。握手甚歡。顧既不意余之忽爲海外遊。以爲天降余於異域。得見故人尤快。相過無虛日。取臺灣郡志。究其形勢。與呂子共相參考。蓋在八閩東南隅。隔海水千餘里。前代未嘗與中國通。中國人亦不知有此地。即輿圖一統志諸書。附載外夷甚悉。亦無臺灣之名。惟明會典太監王三保赴西洋水程。有赤嵌汲水一語。又不詳赤嵌何地。獨澎湖於明時屬泉郡同安縣。漳泉人多聚漁於此。歲征漁課若干。萬曆間琉球據之。明人小視其地。棄而不問。若臺灣之曾爲琉球與否。俱無可考。臺之民土著者爲土番。言語不與中國通。況無文字。無由記說前代事。迨萬曆間。復爲荷蘭人所有。（荷蘭人、今紅毛、）即建臺灣赤嵌二城。（臺灣城、今呼安平城、赤嵌城、今呼紅毛樓、）考其歲爲天啓元年。二城彷彿西洋人所畫屋室圖。周廣不過十畝。意在儲火砲防守水口而已。非有埤堄闉闍如中國城郭。以居人民者也。本朝定鼎。四方賓服。獨鄭成功盤守金廈門。屢煩征討。值鄭氏京口敗歸。欲擇地爲休養計。始謀攻取臺灣。聯艦並進。紅毛嚴守大港。（大港在鹿耳門之南、今已久淤、不通舟楫、）以鹿耳沙淺港曲。故弛其守。欲誘致之。成功戰艦不得入大港。視鹿耳不守。遂命進師。紅毛方幸必敗。適海水驟漲三丈餘。鄭舟無復膠沙之患。急攻二城。紅毛大恐。與戰又不利。悉收其醜類去。時順治十八年（缺字）一月也。於是成功更臺灣名承天府。設天興萬年二州。又以廈門爲思明州。而自就臺灣城居焉。鄭氏所謂臺灣城。即今安平城也。與今郡治隔一海港。東西相望。約十里許。雖與鯤身連。

實則臺灣外沙。前此紅毛與鄭氏皆居此者。誠以海口爲重。而緩急于舟爲便耳。成功沒於康熙元年。子經繼立。（經即錦舍、）經紈綺子。無遠略。其下諸將多來歸者。朝廷悉以一官畀之。由是歸誠者日益衆。康熙二十年鄭經亡。子克塽繼。年甫十四。幼不諳國事。而總督姚公（啓聖）設意圖勸。多設反間。間其用事諸人。人心離叛無固志。遂與提督施公（琅）先後進討。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六日戰於澎湖。二十二日再戰。王師克捷。已入天妃澳。臺灣門戶已失。鄭衆危懼。欲遷避呂宋不果。蓋其下皆謂克塽孺子不足謀國事。而歸誠反正。猶冀得爵賞。遂定計降。有旨原其罪。十月克塽率其族屬朝京師。授漢軍公。寧靖王朱（術桂）先依鄭成功歷三世。近四十年。聞克塽降。爲詩曰。流離來海外。止賸幾莖髮。如今事畢矣。祖宗應容納。與其二嬪同自經以殉。魯王世子猶安插河南。臺灣遂平。夫成功年甫弱冠。招集新附。草創廈門。復奪臺灣。繼以需糯守國。三世相承。卒能保有其地。以歸順朝廷。成功之才。信有過人者。況乎夜郎自大。生殺獨操。而仍奉永曆之紀元。恪守將軍之位號。奉寧靖王、魯王世子禮不衰。以視吳耿背恩僭號。相去不有間耶。臺灣既入版圖。改僞承天府爲臺灣府。僞天興州爲諸羅縣。分僞萬年州爲臺灣鳳山二縣。縣各一令一尉。臺灣縣附郭首邑。增設一丞。更設臺廈道轄焉。海外初闢。規模草創。城郭未築。官署悉無垣墻。惟編竹爲籬蔽內外而已。臺灣縣即府治。東西廣五十里。南北袤四十里。鎮、道、府、廳、暨諸屬兩縣衙署、學宮、市廛、及內

地寄籍民居多隸焉。而澎湖諸島澳亦在所轄。鳳山縣居其南。自臺灣縣分界。而南至沙馬磯大海。袤四百九十五里。自海岸而東至山下打狗仔港。廣五十里。攝土番十一社。上淡水、下淡水、力力、茄藤、放索、大澤磯、啞猴、答樓以上平地八社。輸賦應徭。曰茄洛堂、浪嶠、卑馬南三社。在山中。惟輸賦不應徭。另有傀儡山番并山中野番。皆無社名。諸羅居其北。攝番社。新港、加溜灣、（[illegible]）歐王、（音郎）麻豆等二百八社。外另有蛤仔難（音葛雅蘭）等三十六社。雖非野番。不輸貢賦。難以悉載。自臺灣分界而北至西北隅。轉東北隅大雞籠社大海。袤二千三百十五里。三縣所隸。不過山外沿海平地。其深山野番。不與外通。外人不能入。無由知其所限。約論臺郡平地形勢。東阻高山。西臨大海。自海至山。廣四五十里。自鳳山縣沙馬磯至諸羅縣北雞籠山。袤二千八百四十五里。此其大略也。雖沿海沙岸。實平壤沃土。但土性輕浮。風起揚塵蔽天。雨過流爲深坑。然宜種植。凡樹藝芃芃繁茂。稻米有粒大如豆者。露重如雨。旱歲過夜轉潤。又近海無潦患。秋成納稼倍內地。更產糖蔗雜糧。有秫必獲。故內地窮黎。至輻輳樂出於其市。惜無地尚多。來闢十一耳。五穀具備。尤多植芝蔴。果實有番樣、（[illegible]）黃梨、香果、波羅蜜。皆內地所無。過海即敗。苦不得入內地。荔枝龍眼。僞佳。然皆絕少。市中不多見。楊梅如豆。桃李澀口不足珍。番石榴不種自生。臭不可耐。而味又甚惡。蕉子冷沁心脾。膩齒不快。又產於冬月。尤見違時。惟香果差勝。檳榔形似羊棗。力薄殊遜瀕粵。椰子結實如毬。破之可爲器。有椰酒盈椀。肉附殼而生。用與檳榔共嚼。余愛二樹獨榦無枝。亭亭自立。葉如鳳羽。偃蓋婆娑。臨前植之。差亦不惡。瓜蔬悉同內地。西瓜盛於冬月。臺人元旦多啖之。皮

薄瓤紅。可與常州並驅。但遜泉之傳種耳。郡治無樹。惟綠竹最多。一望猗猗。不減渭濱淇澳之盛。惜止一種。輒數十竿爲一叢。生笋不出叢外。每於叢中排比而出。枝大於竿。又節節生刺。人入竹中。往往牽髮毀肌。莫不委頓。世有嵇阮。雖共入林。花之木本者。曰番花。葉似枇杷。枝必三叉。臃腫而肥。開花五瓣。色白近心漸黃。香如梔子。宜於風過暫得之。近則惡矣。自四月至十月開不絕。冬寒並葉俱盡。草花有番茉莉。一花千瓣。望之似菊。既放可得三日觀。不似內地茉莉。暮開晨落。然香亦少遜焉。街市以一折三。中通車行。傍列市肆。髣髴京師大街。但隘陋耳。婦人弓足絕少。間有纏三尺布者。使稱麗都。故凡陌上相逢。於裳下不足流盼也。市中用財。獨尚番錢。番錢者。紅毛人所鑄銀幣也。圓長不一式。上印番花。實則九三色。臺人非此不用。有以庫帑予之。每蹙額不顧。以非所習見耳。地不產馬。內地馬又艱於渡海。雖設兵萬人。營馬不滿十匹。文武各官。乘肩輿。騶黃犢。市中挽運百物。及民間男婦遠適者。皆用犢車。故比戶多畜牛。又多蔗梢。牛嗜食之。不費芻菽。鄭氏之治臺。立法尚嚴。犯姦與盜。死不赦。有盜伐民間一竹者。立斬之。民承峻法後。猶有道不拾遺之風。市肆百貨露積。委之門外。無敢竊者。天氣四時皆夏。恆苦鬱蒸。遇雨成秋。比歲漸寒。冬月有裘衣者。至重裘則無有也。海上颶風時作。然歲有常期。或逾期。或不及期。所爽不過三日。別有風期可考。颶之尤甚者曰颱。颱無定期。必與大雨同至。至必拔木壞垣。飄瓦裂石。久而愈勁。舟雖泊

陝，常至覆粉。海上人甚畏之，惟得雷聲即止。占颶風者，每視風向反常為戒。如夏月應南而反北，秋冬與春應北而反南（三月廿三日過蔡後，但應南風，白露後，十二月廿四日北風，惟七月北風多，主颶），旋必成颶，幸其至也漸，人得早避之。又曰：風四面皆至曰颱。不知颱雖暴，無四方齊至理，譬如北風颱，必轉而東，東而南，南又轉西，或一二日，或三五七日，不四面傳徧不止，是四面遞至，非四面並至也。颶驟而驟止，颱緩而驟久且烈。又春風畏始，冬風慮終。又六月間雷則風止，七月間雷則風至，又非常之風，常在七月。而海中鱗介諸物，游翔水面，亦風兆也。此臺郡之大略也。爰賦竹枝詞，以紀其槩。

鐵板沙連到七鯤，鯤身激浪海天昏。任教巨舶難輕犯，天險生成鹿耳門。

安平城旁自一鯤身至七鯤身，皆沙崗也。鐵板沙性重，得水則堅如石，舟泊沙上，風浪掀擲，舟底立碎矣。牛車千百，日行水中，曾無軌跡，其堅可知。

雪浪排空小艇橫，紅毛城勢獨崢嶸。渡頭更上牛車坐，日暮還過赤嵌城。

紅毛城即今安平城，渡船往來絡繹，皆在安平赤嵌二城之間，而沙堅水淺，雖小艇不能達岸，必藉牛車挽之。赤嵌城在郡治海岸，與安平城對峙。

編竹為垣取次增，衙齋清暇冷如冰。風聲撼醒三更夢，帳底斜穿遠浦燈。

官署皆無垣墻，惟插竹為籬，比歲增易。○無墻垣為蔽，遠浦燈光直入寢室。

耳畔時聞軋軋聲，牛車乘月夜中行。夢迴幾度疑吹角，更有秫頭蝘蜓鳴。

牛車挽運百物，月夜車聲不絕。○蝘蜓音偃忝，即守宮也。臺灣守宮善鳴，聲似黃雀。

蔗田萬頃碧萋萋，一望龍蔥路欲迷。綑載都來糖廍裏，只留蔗葉餉羣犀。

取蔗漿煎糖處曰糖廍。○蔗梢飼牛，牛嗜食之。

青葱大葉似枇杷，臃腫枝頭著白花。看到花心黃欲滴，家家一樹倚籬笆。

番花葉似枇杷，花開五瓣，白色，大本臃腫，枝必三叉，花心漸作深黃色，攀折累三日不殘，香如梔子，病其過烈，風度花香，頗覺濃郁。

芭蕉幾樹植墻陰，蕉子纍纍冷沁心。不為臨池堪代紙，因貪結子種成林。

蕉實形似肥皂，排偶而生，一枝滿百，可重十觔，性極寒。○凡蒔蕉園林，綠陰深沉，蔭蔽數畝。

獨榦淩霄不作枝，垂垂青子任紛披。摘來還共蔞根嚼，贏得脣間齒染脂。

檳榔樹無旁枝，亭亭直上，遍體皆鱗，葉同鳳尾。○子形似羊棗，土人稱為羊棗檳榔。食檳榔者，必蔞根蠣灰同嚼，否則澁口且辣。○食後脣口盡紅。

惡竹參差透碧霄，叢生如棘任風搖。那堪節節都生刺，把臂林間血已漂。

竹根迸筍以至於葉，節節皆生倒刺，往往牽髮毀肌，藩之皆根之萌也，故此竹植地即生。

不是哀梨不是楂，酸香滋味似甜瓜。枇杷不見黃金果，番檨何勞向客誇。

番檨生大樹上，形如茄子，夏至始熟，臺人甚珍之。

肩披鬢髮耳垂璫，粉面朱脣似女郎。馬祖宮前鑼鼓鬧，侏離唱出下南腔。

梨園子弟，垂髫穴耳，傅粉施朱，儼然女子。○土人稱天妃神曰馬祖，稱廟曰宮。天妃廟近赤嵌城，海舶多於此演劇酬愿。○閩以漳泉二郡為下南，下南腔亦閩中聲律之一種也。

臺灣西向俯汪洋，東望層巒千里長。一片平沙皆沃土，誰為長慮教耕桑。

臺郡之西，俯臨大海，實與中國閩廣之間相對；東則層巒疊嶂，為野番巢居穴處之所。鳥道蠶叢，人不能入，其中景物，不可得而知也。○山外平壤，皆肥饒沃土，惜居人少，土番又不務稼穡，當春計食而耕，都無蓄積，地力未盡，求闢十千一耳。

採硫日記卷中

余以採硫來居臺郡兩閱月，為購布、購油、購糖、鑄大鑊、冶刀斧鋤杓規、大小木桶、製秤尺斗斛、樸種畢備。布以給番人易硫土，油與大鑊所以煉硫，糖給工匠頻飲，并浴體以辟硫毒，鋤平土築基，刀斧伐薪薙草，杓出硫於鑊，小桶凝硫，大桶貯水，秤尺斗斛以衡量諸物，又購脫粟鹽豉盤盂釜碗箸等，率為百人具，計費九百八十金。買一巨舶載之，入費十七。然舟重不任載，心竊疑焉，遂止弗入，更買一舶，為載所餘，裝半舶。或曰：舟有大小，受載有量，今顧未盡量，何徒費為？余曰：吾忽心動，方欲使兩舶中分之，匪直載所餘也。言者匿笑去。王君意固便安，不欲更張，而中分之志遂寢。余事既畢，擬且日登舶，郡守靳公（名治揚，號斗南）、司馬齊公（名體物，號誠齋）咸謂余曰：君不聞雞籠淡水水土之惡乎？人至即病，病輒死。凡隸役聞雞籠淡水之遣，皆欷歔悲嘆，如使絕域。水師例春秋更戍，以得生還為幸。彼健兒役隸且然，君奚堪此？曷令僕役往，君留郡城遙制之，何如？余曰：茲行計役工匠番兒數百人，又逼近野番，不有以靜鎮之，恐多事，貽地方憂。況既受人託，又何惜一往？明日參軍尹君、復鳳山尉戚君（名嘉燁），皆吾鄉人，來止余行，曰：客秋朱友龍謀不軌，總戎王公命某弁率百人戍下淡水，纔兩月，無一人還者。下淡水且然，況雞籠淡水，遠惡尤甚者乎？又曰：縣役某與其侶四人往，僅以身返，此皆近事，君胡不自愛耶？余笑曰：吾生有命，蒼蒼者主之，水土其如余何！

余計之審矣。不可以不往。少君與守戎沈君[長齡]爲余作丸散、藥、及解毒辟瘴諸方爲贈。珍重再三。又吾鄉黃巖顧君。[敷公]隨父南金先生任打南糧儲道。往京口。聞治已亥被擄留臺。居臺久。習知山海夷險。與余一見如故交。亦來謂余曰。水土害人。鬼物爲厲。有識者所不計。若夫去險就夷。居安避危。胡可不審。君亦知海道乎。凡海船不畏大洋。而畏近山。不患深水。而患淺水。舟本浮物。有桅御風。有柁辟水。雖大風浪未易沉覆。若觸礁則沉。膠沙必碎。其敗立見。今自郡治至雞籠。舟依沙瀨間行。遇風無港可泊。險倍大洋。何如陸行爲得乎。君將借我往。若必從舟。則我請辭。余曰。謹受教。王君歸便安。卒登舟。挽之不可。余與顧君率平頭數輩。乘笨車就道。隨行給役者。凡五十五人。時四月初七日也。經過番社即易車。以黃犢駕。而令土番爲御。是日過大洲溪。歷新港社、嘉溜[或作茄藤]灣社、麻豆社。雖皆番居。然嘉木陰森。屋宇完潔。不減內地村落。余曰。孰謂番人陋。人言寧足信乎。顧君曰。新港、嘉溜灣、歐王、麻豆、於僞鄭時爲四大社。令其子弟能就鄉塾讀書者。蠲其徭役。以漸化之。四社番亦知勤稼穡、務蓄積。比戶殷富。又近郡治。習見城市居處禮讓。故其俗於諸社爲優。歐王近海。不當孔道。尤富庶。惜不得見。過此恐日遠日陋矣。然觀四社男婦被髮不褌。猶沿舊習。殊可鄙。自麻豆易車。應至倒咯[音洛]國。番人不解從者語。見晉官中途爲余治餐。遂余必適彼。爲御至佳里興。至則二鼓矣。問誰爲宿處。則營中也。無已乃之守戎趙君所。趙君名振。天雄人。孝廉。與余友侯君敬止善。談次及大雄平干鄭下拜嘉諸故人。皆能了了。蓋皆三十年事矣。漏下三十刻乃就寢。

初八日仍駁原車返麻豆社。易車渡茅港尾溪、鐵線橋溪、至倒咯國社。日已近暮。憶王君此時乘南風駕巨艦。瞬息千里。余至則後矣。乃乘夜渡急水、八掌等溪。遇則抵諸羅山。倦極坐息。天既曙。復渡牛跳溪、過打貓社、山疊溪、他里霧至柴里社宿。計車行兩晝夜矣。車中倦甚欲瞑。每至深崖陡塹。輒復驚覺。所見御車番兒。皆偏體雕青。背爲鳥翼盤旋。自肩至臍。斜銳爲網罟纓絡。兩臂各爲人首斷脰。猙獰可怖。自腕至肘。橫鐵鐲數十道。又有爲大耳者。

初十日渡虎尾溪、西螺溪。溪廣二三里。平沙可行。車過輒無跡。亦似鐵板沙。但沙水皆黑色。以臺灣山色皆黑土故也。又三十里至東螺溪。與西螺溪廣正等。而水深湍急過之。樯中牛憚溺。臥而浮。番人十餘扶輪以濟。不溺者幾矣。既濟值雨。馳三十里。至大武郡社宿。是日所見番人文身者愈多。耳輪漸大如椀。獨於髮加束。或爲三叉。或爲雙角。又以雞尾三羽爲一簇。插髻上。迎風招颭。以爲觀美。又有三少婦共舂。一婦頗有姿。然裸體對客。而意色恭然。

十一日行三十里至半線社。居停主人揖客甚恭。具饌尤腆。云過此多石路。車行不易。易少憩節勞。遂留宿焉。自諸羅山至此。所見番婦。多白皙妍好者。

十二日過啞東社、大肚社。一路大小積石。車行其上。終日蹭蹬殊困。加以林莽荒穢。宿草沒肩。與半線

以下如各天。至深淵之多。尤不勝記。番人狀貌轉陋。

十三日渡大溪。過沙轆社至牛罵社。社屋陰甚。値雨過溼。假番室牖外設榻。緣梯而登。雖無門闔。喜其高潔。

十四日陰霾大雨不得行。午後雨止。聞海吼聲。如錢塘怒潮。至夜不息。社人云。海吼是雨征也。

十五日十六日皆雨。前溪新水方怒。不敢進。

十七日小霽。余榻面山。而霧障之。凡五日。若不得一覩。其能忽見開朗殊快。念野番跳梁。茲山實爲巢穴。不知山後深山。當作何狀。將登巔望之。社人謂野番常伏林中射鹿。見人則矢鏃立至。慎毋往。余頷之。乃策杖披荊。拂草而登。既陟巔。荊莽樛結。不可置足。林木如蝟毛。連枝累葉。陰翳晝暝。仰覩太虛。如井底窺天。時見一規而已。雖前山近在目前。而叢樹障之。都不得見。惟有野猿跳躑上下。向人作聲。若老人欬。又有老猿如五尺童子。箕踞怒視。風度林杪。作簌簌聲。肌骨欲寒。瀑流潺潺。尋之不得。而脩蛇乃出踝下。覺心怖。遂返。

十八日又大雨。風氣益甚。衣潤如洗。堦前泥濘。足不得展。徘徊悵結。賦詩曰。番舍如蝸埕。茆簷壓路低。嵐風侵短牖。海霧襲重綈。避雨從留屐。支牀更著梯。前溪新漲阻。徒倚欲雞棲。頃之有番婦至。垢首擀臉。窺不類人。舉手指畫。若有所欲。余探得食物與之。社人望見。麾之去曰。此婦有病。善祟人。毋令得近也。

十九日晨起。忽霽。差爽人意。計二三日水落可涉。則前路匪遙矣。比午、方飯。南風颼颼起叢末。衣潤頓乾。

覺快甚。飯能。風漸橫。草木披靡。念南海船當已至。不然殆矣。王君奈何。遂搖夢之。薄暮有人自海濱來云。見二巨舟乘風而北。余駭。披襟坐大風中。至三鼓就枕。然竟夜無寐。

二十日辰刻風定。無從得二船耗。頗以爲念。余曰。君無憂。二船也。彼非南風不行。既久無南風。昨風又橫。無行理。何憂爲。士官使麻荅爲余問水。[麻荅。是番兒之壯健者。問水。探水之深淺也。]曰水急且高。未可涉也。

二十三日余念二船。遂叱馭行。行二十里至溪所。衆番爲戴行李。沒水而過。復扶車浮渡。雖僅免沒溺。實濕水而出也。渡凡三溪。率相越不半里。已渡過大甲社、[即崩山。]雙寮社、至宛里社宿。自渡溪後。番人貌益陋。變胸背雕青爲豹文。無男女悉翦髮覆額。作頭陀狀。規樹皮爲冠。番婦穴耳爲五孔。以海螺文貝嵌入爲飾。捷走[缺字]。一男子。經過番社。皆空室。求一勺水不可得。得見一人。輒喜。自此以北。大概略全。

二十四日過吞霄社、新港仔社、至後壠社。甫下車。王君敝衣跣足在焉。泣告曰。舟碎身溺。幸復相見。余驚問所以不死狀。曰。自初三日登舟。泊鹿耳門候南風不得。十八日有微風遂行。行一日。舵與帆不洽。斜入黑水者再。船首自俯欲入水底。而巨浪又夾之。舟人大恐。向馬祖求庇。苦無港可泊。終夜彷徨。十九日猶如昨。午後南風大至。行甚駛。喜謂天助。頃之風厲甚。因舵劣不任使。強持之。舵牙折者三。風中蝴蝶千百。繞船飛舞。舟人以爲不祥。[?]刻風益厲。有黑色小鳥集船上。[?]之不去。舟人咸謂大凶。焚楮鏹祝之。又不

去。至以手撫之。終不去。度呷呷向人若相告語者。少間風益甚。舟欲沉。向媽祖卜筊。求船安不許。求免死得吉。自棄舟中物三之一。至二更。遙見小港。衆喜倖生。以沙淺不能入。姑就港口下碇。舟人困頓各就寢。五鼓失碇。船無繫。復出大洋。浪擊舵折。鷁首又裂。知不可爲。舟人告曰。惟有划水仙求登岸免死耳。划水仙者。衆口齊作鉦鼓聲。人各挾一匕箸。虛作棹船勢。如午日競渡狀。凡洋中危急。不得近岸則爲之。船果近岸。拍浪即碎。王君與舟人皆入水。幸善泅得不溺。乘浪勢推擁登岸。顧視原舟。惟斷板折木相擊白浪中耳。余急問後船安在。王君曰。彼舟利涉。自十八日已先余舟數百里矣。尚何能知之。余聞王君言。意欲退車。復自計曰。驅馳千餘里。何惜數日程。不往探後船確耗乎。

二十五日與王君共一車兼程進。越高嶺三。至中港社午餐。見門外一牛甚腯。囚木籠中。俯首跼足。體不得展。社人謂。是野牛初就靮。以此馴之。又云。前路竹塹南嵌山中。野牛甚多。每出百千爲羣。土番能生致之。候其馴用之。今郡中挽車中。強半是也。飯竟。復登車。道由海墘橫涉小港。迂迴沙岸間三十餘里。王君指折舵碎舟脫死登岸處甚悉。觀沙間斷水廢板。尚有存者。惟相對浩歎而已。又浮一深溪至竹塹社宿。溪水溪急。役夫有溺而復起者。奴子車後浴水而出。比至。無復人色。有人自雞籠淡水來者。言二十日風後有一舶至。余聞之甚喜。詢王君曰。沉舟諸物。固無存理。然大鑊與冶器。必沉沙中。似可覓也。且一舟猶在。無中輟理。君無惜海濱一行。遂留王君竹塹社。余復馳至南嵌社宿。自竹塹迄南嵌八九十里。不見一人一屋。求一樹就蔭不得。掘土窟置瓦釜爲炊。就烈日下。以澗水沃之。各飽一餐。途中遇麋鹿麏麚逐隊行甚夥。驅獫猲獲三鹿。既至南嵌。入深箐中。披荊度莽。冠履俱敗。眞狐貉之窟。非人類所宜至也。

二十七日自南嵌越小嶺。在海岸間行。巨浪捲雪拍轅下。衣袂爲濕。至八里分社。有江水爲阻。即淡水也。深山溪澗滙爲此出水。廣五六里。港口中流有雞心嶼。海船畏之。潮沙去來。深淺莫定。余停車欲渡。有蟲億萬。如急雨驟至。衣不能蔽。偏體悉損。視沙間一舟。獨木鏤成。可容兩人對坐。各操一楫以渡。名曰莽葛。蓋番舟也。既渡。有淡水社長張大。磬折沙際迎。遂留止其家。視後船果已至。當風橫時。棄擲數物。餘皆獲全。然不過前船之餘。計所亡已什八矣。受命張大爲余治屋。余留居五日以待。

五月朔張大來告屋成。

初二日。余與顧君暨僕役平頭共乘海舶由淡水港入。前望兩山夾峙處。曰甘答門。水道甚隘。入門水忽廣爲大湖。渺無涯涘。行十許里。有茅廬凡二十間。皆依山面湖。在茂草中。張大爲余築也。余爲區畫以設大鑊者二。貯硫土者六。處夫役者七。爲庖者二。余與王君顧君暨臧獲共處者三。爲就地勢故。錯綜散置。向背不一。張大云。此地高山四繞。周廣百餘里。中爲平原。惟一溪流水。麻少翁等三社。緣溪而居。甲戌四月地動不休。番人怖恐。相率徙去。俄陷爲巨浸。距今不三年耳。指淺處。猶有竹樹梢出水面。三社舊址可識。滄桑之變。信有之乎。既坐定。聞飛湍倒峽聲。有崩崖轉石之勢。意必有千尋瀑流。近在左右。竟夜轟耳

不難。覓之累日。不可得見。

初五日王君自海岸馳至。果得冶器七十二事。及大鑊二具。餘悉問之水濱矣。又數日各社土官悉至。曰八里分、麻少翁、內北頭、外北頭、雞洲山、大洞山、小雞籠、大雞籠、金包里、南港、瓦烈、擺折里、末武溜灣、雷里、荻荻、繡朗、巴浪泵、呼音奇武卒、荅荅、牧里、族、房仔嶼、麻里、折口等二十三社。皆淡水總社統之。其土官有正副頭目之分。飲以燒酒。食以糖丸。又各給布丈餘。皆忻然去。復給布衆番易土。凡布七尺。易土一筐。衡之可得二百七八十觔。明日衆番男婦相繼以莽葛載土至。土黃黑不一。色質沉重有光芒。以指撚之。颯颯有聲者佳。反是則劣。煉法搥碎如粉。日曝極乾。鑊中先入油十餘觔。徐入乾土。以大竹爲十字架。兩人各持一端攪之。土中硫得油自出。油土相融。又頻頻加土加油。至於滿鑊。約入土八九百觔。油則視土之優劣爲多寡。工人時時以鐵鍬取汁瀝突旁察之。過則添土。不及則增油。油過不及。皆能損硫。土既優。用油適當。一鑊可得淨硫四五百觔。否或一二百觔。乃至數十觔。關鍵處雖在油。而工人視火候。似亦有微權也。余問番人硫土所產。指茅廬後山麓間。明日拉顧君偕往。坐莽葛中。命二番兒操楫。緣溪入溪盡爲內北社。呼社人爲導。轉東行半里。入茅棘中。勁茅高丈餘。兩手排之。側體而入。炎日薄茅上。暑氣蒸鬱。覺悶甚。草下一逕。逶迤僅容蛇伏。顧君濟勝有具。與導人行輒前。余與從者後。五步之內。已各不相見。慮或相失。各聽呼應聲爲近遠。約行二三里。渡兩小溪。皆履而涉。復入深林中。林木蓊翳。大小不可辨名。老藤纏結其上。若虬龍環繞。風過葉落。有大如掌者。又有巨木裂土而出。兩葉始蘖。已大十圍。導人謂楠也。楠之始生。已具全體。歲久則堅。終不加大。蓋與竹笋同理。樹上禽聲萬態。耳所創聞。目不得視其狀。涼風襲肌。寖忘炎暑。復越峻坂五六。值大溪。溪廣四五丈。水潺潺巉石間。與石皆作藍靛色。導人謂此水源出硫穴下。是沸泉也。余以一指試之。猶熱甚。扶杖躡巉石渡。更進二三里。林木忽斷。始見前山。又陟一小巔。覺履底漸熱。視草色萎黃無生意。望前山半麓。白氣縷縷。如山雲乍吐。搖曳青嶂間。導人指曰。是硫穴也。風至硫氣甚惡。更進半里。草木不生。地熱如炙。左右兩山多巨石。爲硫氣所觸。剝蝕如粉。白氣五十餘道。皆從地底騰激而出。沸珠噴濺。出地尺許。余攬衣即穴旁觀之。聞怒雷震蕩地底。而驚濤與沸鼎聲間之。地復岌岌欲動。令人心悸。蓋周廣百畝間。實一大沸鑊。余身乃行鑊蓋上。所賴以不陷者。熱氣鼓之耳。右旁巨石間一穴獨大。思巨石無陷理。乃即石上俯瞰之。穴中毒焰撲人。目不能視。觸腦欲裂。急退百步乃止。左旁一溪。聲如倒峽。即沸泉所出源也。還就深林小憩。循舊路返。衣染硫氣。累日不散。始悟向之倒峽崩崖轟耳不輟者。是硫穴中沸聲也。爲賦二律。造化鍾奇構。崇岡湧沸泉。怒雷翻地軸。毒霧撼崖巔。碧澗松長槁。丹山草欲燃。蓬瀛遙在望。煮石迓神仙。五月行人少。西陲有火山。孰知泉沸處。遂使履行難。落粉銷危石。流黃漬篆斑。轟聲傳十里。不是響潺湲。人言此地水土害人。染疾多殆。臺郡諸公言之審矣。余初未之信。居無何。奴子病矣。諸給役者十且病九矣。乃至庖人亦病。執爨無人。而王君水底餘生。復染危痢。水漿

不入。晝夜七八十行。漸至流溢枕席間。余一榻之側。病者環繞。但聞呻吟與寒噤聲。若唱和不輟。恨無越人術。安得偏藥之。乃以一舶悉歸之。而版築又以他事赴省。獨余不可去。與一病僕俱。時時督番兒課匠役。往來烈日下。與深草茂林中。日不少休。而一二社棍。又百計暗撓之。余既不識侏𠌯語。與人語。人又不解余旨。口耳並廢。直同聾啞。是余一身且有兼病。尚得以不病傲人乎。以余觀之。山川不殊中土。鬼物未見有徵。然而至輒病者。特以深山大澤。尚在洪荒。草木晦蔽。人跡無路。瘴癘所積。入人肺腸。故人至即病。千人一症。理固然也。余體素弱。十年善病。復以參朮代饔飧。猶苦不支。自臺郡至此。計觸暑行二十日。並馳凡四晝夜。涉大小溪九十有六。若深溝巨壑。峻坂陡崖。馳下如覆。仰上如削者。蓋不可勝計。平原一望。罔非茂草。勁者覆頂。弱者蔽肩。車馳其中。如在地底。草梢割面破項。蚊蚋蒼蠅。吮咂肌體。如飢鷹餓虎。撲逐不去。炎日曝之。項背欲裂。已極人世勞瘁。既至草廬中。四壁陶瓦。悉茆為之。四面風入如射。臥恆見天。青草上榻。旋拔旋生。雨至。室中如洪流。一雨過。屐而升榻者凡十日。蟬琴蚓笛。時沸榻下。階前潮汐時至。出戶草沒肩。古木樛結。不可名狀。惡竹叢生其間。咫尺不能見物。蝮蛇癭項者。夜閣閣鳴枕畔。有時鼾聲如牛。力能吞鹿。小蛇逐人。疾如飛矢。戶閾之外。暮不敢出。海風怒號。萬籟響答。林谷震撼。屋榻欲傾。夜半猿啼。如鬼哭聲。一燈熒熒。與鬼病垂危者。聯榻共處。以視子卿絕塞。信國沮洳。為何如。柳子厚謂播州非人所居。令子厚知有此境。視播州天上矣。余至之夜。有漁人結寮港南者。與余隔一水。欹枕而臥。夜半矢從外入。穿枕上布二十八扎。幸不傷腦。猶在夢鄉。而一矢又入。貫其臂。同侶逐賊不獲。視其矢。則土番射鹿物也。又有社人被殺於途。皆數日間事。余草廬在無人之境。時見茂草中有番人出入。莫察所從來。深夜勁矢。寧無戒心。若此地者。蓋在在危機。刻刻死亡矣。余以斑白之年。高堂有母。寧遂忘臨履之戒。以久處危亡之地乎。良以剛毅之性。有進無退。謀人謀己。務期克濟。心志素定。神氣自旺。匪直山鬼降心。二竪且遠避百舍。且余固以嗜遊來。余嘗謂探奇攬勝者。毋畏惡趨避。遊不險不奇。趣不惡不快。況蓬萊在望。弱水可航。將令馭龍淡武陵之不將褰裳恐後乎。

採硫日記卷下

余既窮幽極遠。歷海外無人之域。其於全臺山川、夷險、形勢、扼塞、番俗民情。不曾戶至而寸履焉。可不一言。俾留意當世者知之。閒嘗於清旦策杖。薄暮操舟。周覽探討。而得其槩焉。蓋淡水者。臺灣西北隅盡處也。高山嵯峨。俯瞰大海。與閩之福州府閩安鎮。東西相望。隔海遙峙。計水程七八更耳。山下臨江埤堄、為淡水城。亦前紅毛為守港口設者。鄭氏既有臺灣。以淡水近內地。仍設重兵戍守。本朝內外一家。不虞他寇。防守漸弛。惟安平水師撥兵十人。率半歲一更。而水師弁卒。又視為畏途。扁舟至社。信宿即返。十五六年城中無戍兵之跡矣。歲久荒蕪。入者輒死。為鬼為毒。人無由知。汛守之設。特虛名耳。循海東行百六七十里。至雞籠山。是臺之東北隅。有小山圓銳。去水面十里。孤懸海中。以雞籠名者。肖其形也。過此而南。則為臺灣之東面。東西之間。高山阻絕。又為野番盤據。勢不可通。而雞籠山之下。實近弱水。秋毫不載。舟至即沈。或云名為萬水朝東。水勢傾瀉。捲入地底。滔滔東逝。流而不返。二說未詳孰是。從無操舟往試。歸告於人者。海舟相戒。不敢出其下。故於水道亦不能通。西不知東。猶東之不知西也。此就西言。自淡水港而南。迄於郡治。而南至鳳山縣沙馬磯。亦有蟯港、打狗仔、下淡水三港。山中澗水所出。雖沙堅水淺。難容巨舶。每當潮汐。亦可進舟。設有寇盜伺隙。或紅毛思復故物。以數舶虛攻鹿耳。分制水陸。而出偏師掩襲各

港。據土列營。首尾夾擊。則我兵守禦勢分。三面受敵矣。今獨重鹿耳、安平二口。而於各港一切漏視。非計之得也。又郡治各邑。悉無城郭。戰守無憑。當事者亦屢圖之。以去山遠無水道。不可得石。往往中輟。近有建議植竹為城者。以竹種獨異內地。叢生合沓。削不容趾。而旁枝橫勁。條節皆刺。若夾植二三重。雖狐鼠不敢穴。矢礮不能穿。其勢反堅於石。而又無舂築之勞。但令比戶各植數竿。不煩民力。而民易從。非月之間。可使平地有金湯之壯。其說可採。所當亟為舉行。不待再計者。至若諸羅、鳳山諸邑。各有縣城。舍己邑不居。而寄居郡治。蓋邑之地若僑寓然。似宜各度地勢。植竹建城。不獨撫字為便。而犄角互援之勢亦成矣。近者海內恆苦貧。斗米百錢。民多饑色。賈人負販。日沸闤闠。臺郡獨似富庶。市中百物價倍。購者無吝色。貿易之肆。期約不愆。傭人計日百錢。趑趄不應召。屠兒牧豎。腰纏常數十金。每遇摴蒱。浪棄一擲不甚惜。余頗怪之。因留臺久。始得其故。蓋地自鄭氏竊踞。民間稻貯有年矣。王師克臺。倒戈歸誠。不煩攻圍。不經焚掠。蕩平之後。設鎮兵三千人。協兵南北二路二千人。安平水師三千人。澎湖水師二千人。三邑丁賦。就地放給。外藩庫又歲發十四萬有奇。以給兵餉。兵丁一人。歲得十二兩。以之充膳製衣履。猶虞不敷。寧有餘蓄。蓋皆散在民間矣。又植蔗為糖。歲產二三十萬。商舶購之。以貿日本、呂宋諸國。又米穀麻豆。鹿皮鹿脯運之四方者十餘萬。是臺灣一區。歲入財賦五六十萬。自康熙癸亥削平以來。十五六年間。總計不下千萬。入多而出少。較之內地州縣錢糧。悉輸大部。有去無回者。安得不彼日絀。而此日豐乎。又臺

土宜稼。牧種倍徙。治田千一。給數萬人食有餘。為貿販通外洋諸國。則財用不匱。民富土沃。又當四達之海。即今內地民人。携至輻湊。皆願出於其市。萑苻陸梁。孰不欲掩而有之。有如曩昔鄭氏者。乘間覬覦。實足為患。而內地沿海。且無寧宇矣。議者謂海外丸泥。不足為中國加廣。裸體文身之番。不足與共守。日費天府金錢無益。不若徙其人而空其地。不知我棄之。人必取之。我能徙之。彼不難移民以實之。噫。計亦疎矣。我朝自鄭氏竊據以來。海寇飄忽。在在入寇。江浙閩粵沿海郡縣。蹂躪幾遍。兵戈垂四十年不息。至沿海萬里。遷界。為清野計。屢煩大兵。迄不能滅者。以有臺灣為之巢也。今既有其地。而剪棄之。則琉球、日本、紅毛、安南、東京諸國必據之。琉球最稱小弱。素不為中國患。即有之。亦不能長守為中國藩籬。安南東京構兵不解。無暇遠圖。日本最大。獨稱強國。紅毛狡黠。尤精戰艦火器。又為西洋附庸。西洋人務為遠圖用心堅深。不可測識。幸去中國遠。窺伺不易。使有臺灣容足。則朝去暮來。擾害可勝言哉。鄭鑒不遠。何異自撤藩籬。以資寇與。不智者所不為也。犄角三城。控扼各港。堅守鹿耳外。此無良圖矣。然守臺灣尤宜以澎湖為重。澎湖者。臺灣之門戶也。三十六島。絕無嶠嶼。在在可以泊船。故欲犯臺灣。必先攻澎湖。澎湖既得。進戰退守。無不宜。欲守臺灣。亦先守澎湖。澎湖堅壁。敵舟環遊無泊。即坐而自困。昔鄭氏尚與王師鏖戰。澎湖既失。遂至窮蹙。蓋可驗也。乃臺民居恆思亂。每聚不軌之徒。稱號鑄印。散劄設官者。歲不乏人。敗露死杖下。仍多繼起者。非有豪傑之士。欲踵武鄭氏也。蓋臺民皆漳泉寄籍人。五十年來習見兵戈不

是提。又曰。觀鄭氏將弁投誠。皆得官封公侯。以是為嘗試捷徑。成則王。敗不失為進身階。故接踵走死地如歸。非惟不畏。習見之耳。往歲獲亂人。問何為叛。曰。我非叛。諸公何過詰叛。復問印劄有據。非叛而何。對曰。欲投誠圖出身耳。聞者絕倒。不知鄭氏方熾。有來歸者。輒護不惜一官畀之。不如是不足解其黨。今鄭氏反正。海宇又安。盜弄潢池。有亂無赦。寧與前此同日語乎。亦愚甚矣。故臺灣縣易藏奸宄。事較兩邑為繁。諸羅、鳳山無民。所隸皆土番。番有土番、野番之別。野番在深山中。岧嶢如屏。連峰插漢。深林密箐仰不見天。棘刺藤蘿。舉足觸礙。蓋自洪荒以來。斧斤所未入。野番生其中。巢居穴處。血飲毛茹者。種類實繁。其升高陟巔。越箐度莽之捷。可以追猿猱。逐駭獸。平地諸番恆畏之。無敢入其境者。而野番恃其悍。時出剽掠。焚廬殺人。莫能向邇。其殺人輒取首去。歸而熟之。剔取髑髏。加以丹堊。置之當戶。同類視其室髑髏多者。推為雄。如蟄如醉。不知向化。真禽獸耳。譬如虎豹遇之則噬。蛇虺攖之則嚙。苟不近其穴。彼無肆毒之心。亦聽其生植於兩界中耳。客冬有趨利賴科者。欲通東面土番。與七人為侶。晝伏夜行。從野番中越度萬山。竟達東面。東番知其唐人。爭款之。又導之遊各番社。禾黍芃芃。比戶殷富。謂苦野番間阻不得與西番通。欲約西番夾擊之。又曰。寄語長官。若能以兵相助。則山東萬人。鑿山通道。東西一家。共輸貢賦。為天朝民矣。又以小舟從極南沙馬磯海道送之歸。七人所得饋遺甚厚。番俗與西番大略相似獨平地至海。較西為盡。有當事者。能持其議與東番約期夾擊。勵撫並施。剗採焚山。夷其險阻。則數年之

後。未必不變荊棘為坦途。而化盤踞為良民也。若夫平地近番。冬夏一布。粗糲一飽。不識不知。無求無欲。恆往來市中。狀貌無甚異。惟兩目拗深瞪視。似稍別。其語多作都盧嘓轆聲。呼酒曰打剌酥。呼煙曰篤木固。略與相似。相傳臺灣空山無人。自南宋時。元人滅金。金人有浮海避元者。為颶風飄至。各擇所居耕鑿自贍。遠者或不相往來。數世之後。忘其所自。而語則未嘗改。男女夏則裸體。惟私處圍三尺布。冬寒以番毯為單衣。毯織樹皮雜犬毛為之。亦有用麻者。厚可一錢。兩幅連綴。不開領袖。衣時以頭貫之。仍露其臂。又有袒挂一臂及兩幅左右互袒者。婦人衣以一幅雙疊。縫其兩腋。僅蔽胸背。別以一幅縫其兩端以受臂。而橫斜肩上。上衣覆乳露腹。中衣橫裹。僅掩私。不及膝。足不知履。以烏布圍股。一身凡三截。各不相屬。老人頭白。則不挂一縷。箕踞往來。鄰婦不避也。髮如亂蓬。以青蒿為香草。日取束髮。蟣虱遊走其上。間有少婦施膏沐者。分兩髻盤之。亦有致妍者。亦露倩盼之態。但以鹿脂為膏。羶不可近。男子競尚大耳於成童時。向耳垂開各穿一孔。用篠竹貫之。日以加大。有大如盤。至於垂肩撞胸者。項間螺貝纍纍盤繞數匝。五色陸離。都成光怪。胸背文以雕青。為鳥翼網罟虎豹文。不可名狀。人無老少。不留一髭。并五毛盡去之。有疾不知醫藥。惟飲溪水則愈。婦人無冬夏。日浴於溪。浴畢。汲上流之水而歸。有病者浴輒愈。孕婦始娩。即攜兒赴浴。兒患痘疹。出其漿。復浴之。曰。不若是不愈也。婚姻無媒妁。女已長。父母使居別室中。少年求偶者。皆來吹鼻簫、彈口琴。得女子和之。即入與亂。亂畢自去。久之。女擇所愛者。乃與挽手。挽手者以

則私許之意也。明月女告其父母，仍挽手少年至，鑿上顎門牙旁二齒授女，女亦鑿二齒付男，期某日就婦室婚，終身依婦以處，蓋皆以門楣紹瓜瓞，父母不得有其子，故一再世而孫且不識其祖矣。番人皆無姓氏，有以也。番室做龜殼為制，築土基三五尺，立棟其上，覆以茅，茅簷深遠垂地，過土基方丈，雨暘不得侵。其下可炊、可舂、可坐、可臥，以貯笨車、網罟、農具、雞栖、豚柵，無不宜。室前後各為牖，在脊棟下，緣梯而登。室中空無所有，視有幾人為置幾榻。人惟一鹿皮，撑便臥，夏并鹿皮去之，藉地而已。壁間懸葫蘆，大如斗。旨蓄毯衣，納其中。竹筒數規，則新釀也。其釀法，聚男女老幼共嚼米納筒中，數日成酒，飲時入清泉和之。客至，番婦傾筒中酒先嘗，然後進客。客飲盡則喜，否則慍。慍客或惜之也。又呼其鄰婦各衣毯衣，為聯袂之歌以侑觴。客或狎之，亦不怒；其夫見婦為客狎，喜甚，謂己妻實都，故唐人悅之。（海外皆稱中國為大唐，稱中國人曰唐人。）若其同類為奸，則挾弓矢偵奸人射殺之，而不懟其婦。地產五穀，番人惟食稻黍與稷，都不知食麥。其饔飧不宿舂，曉起待舂而炊，既熟，聚家人手摶食之。山中多麋鹿，射得輒飲其血，肉之生熟不甚較，果腹而已。出不虞風雨，行不計止宿，終歲不知春夏，老死不知年歲。寒然後求衣，饑然後求食，不預計也。村落廬舍，各為向背，無市肆貿易，有金錢無所用，故不知蓄積，雖有餘力，惟知計食而耕，秋成納稼，計終歲所食有餘，則盡付麴糵，來年新禾既植，又盡以所餘釀酒，番人無男女皆嗜酒，酒熟，各攜所釀，聚男女酣飲，歌呼如沸，累三日夜不輟，餘粟既罄，雖饑不悔。屋必自構，衣必自織，耕田而後食，汲澗而後飲，績麻為網，屈竹為弓，以獵以漁，蓋畢世所需，罔非自為而後用之。腰間一刃，行臥與俱，凡所成造，皆出於此，惟陶冶不能自為，得鐵則取澗中兩石夾搥之，久亦成器，未嘗不利於用。剖匏截竹，用代陶瓦，可以挹酒漿，可以膾饋饔。鄉黨親戚，緩急有無不相通。鄰家米爛粟紅，饑者不之貸也。社有小大，戶口有眾寡，皆推一二人為土官。其居室飲食力作，皆與眾等，無一毫加於眾番，不似滇廣土官徵賦稅、操殺伐、擁兵自衛者比。其先不知有君長，自紅毛始據時，平地土番悉受約束，力役輸賦不敢違，犯法殺人者，勦滅無孑遺。鄭氏繼至，立法尤嚴，誅夷不遺赤子，併田疇廬舍廢之。其實土番殺人，非謀不軌也，酗釀誤之也，舉飲之際，誇力爭強，互不相下，拔鞘未釋手，白刃已陷其胸，閒有平時睚眦，醉後修怨，且日酒醒，曾不自知，而討罪之師已臨其門矣。顧今大肚、牛罵、大甲、竹塹諸社，林莽荒穢，不見一人，諸番視此為戒，相率謂曰：紅毛強，犯之無噍類；鄭氏來，紅毛畏之逃去；今鄭氏又為中國勦滅，盡為臣虜，真天威矣。故其人既畏且甚畏法，雖鄭氏於諸番徭賦頗重，我朝因之。秋成輸穀，似易而難於輸賦，彼終世不知白鏹為何物，又安所得此以貢其上。於是乃沿包社之法，郡縣有財力者，認辦社課，名曰社商；社商又委通事夥長輩使居社中，凡番人一粒一毫，皆有籍稽之。射得麋鹿，盡取其肉為脯，并收其皮。日本人甚需鹿皮，有賈舶收買，以鬻漳郡人，二者輸賦有餘，然此輩欺番人愚，朘削無厭，視所有不異己物，平時事無巨細，悉呼番人男婦孩稚供役其室無虛日，且皆納番婦為妻妾，有求必與，有過必撻，而番人不甚怨之。苟能化以禮義，風以詩書，教以蓄

有備無之道，制以衣服、飲食、冠婚、喪祭之禮，使咸知愛親、敬長、尊君、親上，啟發樂生之心，潛消頑憨之性。遠在百年，近則三十年，將見風俗改觀，率循禮教，寧與中國之民有以異乎？古稱荊蠻斷髮文身之俗，乃在吳越近地，今且蔚為人文淵藪，矧若閩地叛服不常，漢世再棄而復收之，自道南先生出，而有宋理學大儒，競起南中，人固不可常限，在上之人鼓舞而化導之耳。今幕郡百執事，朝廷以其海外勞吏，每三歲一遷，政令初施，人心未洽，而輒盼易之；視一官如傳舍，孰肯為遠效難稽之治乎？余謂欲化番人，必如周之分封同姓，子孫世守，或如唐韋皋、宋張詠之治蜀，久任數十年，不責旦暮之效，然後可。嗚呼，此亦難言矣。而又有暗阻潛撓於中者，則社棍是也。此輩皆內地犯法奸民，逃死匿身於僻遠無人之地，謀充夥長通事，為日既久，熟識番情，復解番語，父死子繼，流毒無已；彼社商者，不過高坐郡邑，催餉納課而已，社事任其播弄，故社商有虧折耗費，此輩坐享其利，社商率一二歲更易，而此輩雖死不移也。此輩正利番人之愚，又甚欲番人之貧，愚則不識不知，攫奪惟意，貧則易於迫挾，力不敢抗，匪特不教之，且時時誘陷之。即有以冤愬者，而番語侏離，不能達情，聽訟者仍問之通事，通事顛倒是非以對，番人反受呵譴，通事又告之曰：縣官以爾違通事夥長言，故怒責爾；於是番人益畏社棍，視之不啻帝天，是舉世所當哀矜者莫番人若矣！乃以其異類而歧視之，見其無衣，曰是不知寒；見其雨行露宿，曰彼不致疾；見其負重馳遠，曰若本耐勞；嗚呼，若亦人也，其肢體皮骨，何莫非人，而云若是乎？馬不宿馳，牛無偏駕，否且致疾，牛馬且然，而況人乎！夫樂飽暖而苦饑寒，厭勞役而安逸豫，人之情也，異其人，何必異其性！仁人君子，知不吐余言。

七月望，炎暑漸退，新涼襲人，有役夫自省中初至者十二人，方共具飯醪為中元祀鬼事，向空山羅拜，余笑而責之酒，其明日，有三人忽稱病。

十七日，病者又五人，北風大作。

十八日，風愈橫，而十二人悉不起，爨烟遂絕。

十九日至二十一日，大風拔木，三晝夜不輟，草屋二十餘間，圮者過半，夜臥聞草樹聲，與海濤澎湃震耳。

二十二日，風雨益橫，屋前草亭飛去，如空中舞蝶。余屋三楹，風至兩柱俱折，廬屋圮無容身地，冒雨攜斧斯，自伐六樹支棟，力憊甚，而萬山崩流，並下汎濫四溢，顧病者皆仰臥莫起，急呼三板來渡，余猶往來岸上，尚欲為室中所有計，不虞水勢驟湧，急趨屋後深草中避之，水隨踵至，自沒脛、沒膝，至於及胸，在大風雨中涉水行三四里，風至時時欲仆，以杖拄之，得山巖番室暫棲，暮無從得食，以身衣向番兒易隻雞充餒，中夜風力稍勁。

二十三日，平明風雨俱息，[illegible]，有黃色，呼番兒扶掖至山下，渡余登海舶，過草廬舊址，惟平地而已，余既倖生存，亦不復更念室中物，敝衣猶足蔽體，解付舟人，就日曝乾，復衣之，遂居舟中。

二十五日水既落。乘海船出港。至張大所。有病者殞舟中。爲瘞葬山下。以屍骨無渡海理也。
二十八日視舟中病者頗劇。因遣海船急歸。余獨留張大家。命張大爲余再治屋。
二十九日復大風雨四晝夜。洪水又至。走二嶺山避之。驚怖有甚於前。幸早遷得免涉水。然在空山中竟一日夜不得食。
初四日雨止風息。再返張大所。
初八日有一船入港。言初五日三船同自省中來。半渡遭風。一船已碎。其一不知所往。友人顧君敷公在焉。念之甚切。自此日日出海上望之。
十五日中秋節。番兒報役北茆屋成。尚有幕郡病夫二人不能歸者。從余走海岸沙際遙望。午後張大攜肴核至。與余就沙際飲。抵暮而返。不見一帆。
十六日乘午爲返茆屋中。與病夫二人俱。屋新約茆三區。區各三楹。余與二病夫各占一區。夜催孤影。四面猿啼鬼嘯。聲不輟。有蒙令李子鶴梅花詩屋詩一卷。借水可玩。坐常至夜分。一夕甫就枕。殘燈既熄。帳前有火光如盌。青色。去地三尺許。知其燐也。審視久之而滅。
二十五日忽聞有海船至。驚喜出戶。則顧君敷公至矣。問遭風漂泊何所。云是日西岸頗無風。半渡風至。舟人強持之。已見雞籠二嶼諸山。值潮落不得入港。陳某一船已觸岸爲齏粉。惝然轉柁歸西岸。泊定海鎭山下。舟中器具悉敗。治補製而大風又半月不輟。故遲來。幸無恙。而余前遣歸一船。亦以是日至。問病者歸去何若。則死過半矣。計兩船中復來夫役近六十人。明日再修茇突煎煉硫土。一如曩日。夜則與顧君共論前代海防及偽鄭故事。議其得喪。一夕就寢未寐。視屋外火光如箕。赤色耀目。余以見慣不怪。顧君駭曰。君榻下何故燃燭。余笑曰。火從君枕畔來。照吾榻下。君試反顧。必有所見。顧君遽躍起。方結衣欲出戶。火光漸滅。又一夕。有鳴鏑過枕畔。恐野番乘夜加遺。出戶觀之。不見一物。
十月朔硫事既竣。將理歸棹。命衆役夫向山前刈薪。午後又使人艤三板水涯以待。見四人並坐樹下。疑刈薪有先歸者。將問之。已不見。種種幻妄。皆鬼物也。人之居此。寧不病且殆乎。
初四日復出至張大家與別。遂登舟。
初七日未刻。値風便與顧君船同出大海。北風方勁。巨浪如山。行不數里。余舟檣折有聲。回視顧君一船。亦大呼檣折。二船在巨浪中。既無復入港理。隨風蕩漾。意必飄南方千里外。殆不能保。
初八日侵曉。風稍息。余攬衣出視。晨光初動。宿霧未收。而一輪紅日。從鷁尾水底湧出。三躍而後昇。大如車輪。海波盡赤。不瞬息已丈餘高矣。向聞登州日觀檳奇。殆未必如余所視也。將午。遙見遠山在有無間。猶疑爲海上雲氣。午後審視漸真。舟師謂是省城官塘山。夜半抵官塘。猶屬海外孤島。不連內地。
初九日自官塘趨定海鎭。已刻將近山。顧君一船已先至。相見如夢寐。二船檣折。無並全理。竟達台城。嗟

爲神助。望山上兩城遙峙。前人築爲犄角互守計者也。命舟師棹三板登岸。周覽一匝。略得形勢之概。沿海市肆非布。漁艇有大於海船者。覽畢登舟。乘順風南行。去岸甚遠。仍行大海五六十里。至五虎門。兩山夾峙。勢甚雄險。又有巨石錯亘入海。如五虎蹲踞中流。實閩省門戶也。門外風力鼓蕩。舟勢顚越。既入門。靜波瀾漪。與門外迥別矣。左望山巒斷處。爲梅花嶼。沙淤水淺。非潮長不能出入。史巡檢署在焉。是近海大村落。至則暮矣。命從者攜臥具。與顧君借登怡山僧院假宿焉。老僧粗解文義。可與語。壁間有詩。倚劍爲五言律。弱水歸帆遠。蓬窗日夜紛。青衫餘旅氣。寶劍有龍文。對島非州郡。遙瞻故國雲。鐘聲與禪誦。清磬得重聞。
初十日復登舟。苦水淺。必候潮至始行。行十里至閩安鎭。有副帥屯兵千人守口。再行十里。膠淺不前。
十一日行不數里。
十二日趁微風以棹佐之。望見南臺大橋。周子宣玉率數僕乘小艇來近。既見歡甚。余與宣玉共乘小艇同至大橋登陸。入城求晤羅時鐘蔚諸交好。惟婁子紹衣、何子襄臣、裘姪周在爸三人在。餘或歸家。或他適。不可得見。獨呂子鴻圖先我渡海歸。差可喜。再視城市故物。僅半載。處非人之境。不啻隔世。不知較化鶴歸來者何如。余向慕海外遊。謂弱水可掬。三山可即。今既目極蒼茫。足窮幽險。而所謂神仙者。不過裸體文身之類而已。縱有閬苑蓬瀛。不若吾鄉寒暖窟崖處竇鼓斷船。而奇睹好。足繫吾思也。僅遊歷所親。再爲土番竹枝以詠之。

生來曾不識衣衫。裸體年年耐歲寒。犢鼻也知難免俗。烏青三尺是圍闌。

烏青是黑布名。

文身舊俗是雕青。背上盤旋烏翼形。一變又爲文豹鞹。蛇神牛鬼共猙獰。

半線以北。胸背皆作豹文。如半臂之在體。

胸背爛斑直到腰。爭誇錯錦勝鮫綃。冰肌玉腕都文遍。只有雙蛾不解描。

番婦臂股文繡都遍。獨頭面蓬垢。不知修飾。以無鏡可照。終身不能一覘其貌也。

番兒大耳是奇觀。少小都將兩耳鑽。截竹塞輪輪漸大。如錢如椀復如盤。

番兒大耳如盤。立則垂肩。行則撞胸。同類競以耳大爲豪。故不辭痛楚爲之。

丫髻三叉似幼童。髮根偏愛繫紅絨。出門又插文禽尾。陌上飄颻各鬥風。

覆額齊眉繞亂莎。不分男女似頭陀。晚來女伴臨溪浴。一隊鸕鷀蕩綠波。

半線以北。男女皆翦髮覆額。狀若頭陀。○番婦無老幼。每近日暮。必浴溪中。

鑿貝雕螺各鬪攻。陸離斑駁碧兼紅。番兒項下重重遶。客至疑過繡佛宮。

銅箍鐵鐲儼刑人。門怪爭奇事事新。多少丹青摹變相。畫圖那得似生成。

老翁似女女如男。男女無分總一般。口角有髭皆拔盡。鬚眉都作婦人顏。
腰下人人插短刀。朝朝磨礪可吹毛。殺人似狗般般用。纔能樵薪又索綯。
　人各一刀。頃刻不離。斫伐割刺。事事用之。
耕田鑿井自艱辛。緩急何曾叩比鄰。構屋斲輪還結網。百工俱備一人身。
　番人不知交易借貸。有無相通。雖鄰人有粟。饑者不之貸也。畢世所需。皆自為而後用之。
輕身矯捷似猿猱。編竹為箍束細腰。等得吹簫尋偶侶。從今割斷作妖嬈。
　番兒以射鹿逐獸為生。腹大則走不疾。自孩穉即箍其腰。至長不弛。常有足追奔馬者。結褵之夕。始斷之。
男兒待字盈離娘。有子成童任遠颺。不重生男重生女。家園原不與兒郎。
　番俗以婿紹瓜瓞。有子不得承父業。故不知有姓氏。
女兒纔到破瓜時。阿母忙為構屋居。吹得鼻簫能合調。任教自擇可人兒。
　番女與鄰兒私通。得以自擇所愛。
只須嬌女得歡心。那見堂開孔雀屏。既得歡心纔挽手。更加鑿齒締姻盟。
亂髮鬖鬖不作編。常將兩手自搔爬。飛蓬畢世無膏沐。一樣綢繆是室家。
　番婦亂髮如蓬。蟣蝨遊走其上。時以五指代梳。
誰道番姬巧解饞。自將生米嚼成漿。竹筒為甕牀頭挂。客至開筒勸客嘗。
夫攜弓矢婦鋤耰。無褐無衣不解愁。番罽一圍聊蔽體。雨來還有鹿皮兜。
　鹿皮藉地為臥具。遇雨即以覆體。
竹弓楛矢赴鹿場。射得鹿來付社商。家家婦子門前盼。飽惟餘瀝是頭腸。
　番人射得麋鹿。以付社商收掌充賦。惟頭腸無用。得與妻孥共飽。
莽葛元來是小舠。划將獨木似浮瓢。月明海澨歌如沸。知是番兒夜弄潮。
　番人夫婦乘莽葛射魚。歌聲竟夜不輟。
種秫秋來甫入場。舉家為計一年糧。餘皆釀酒呼群醉。共醉平原十日觴。
　秫米登場。即以為酒。男女藉草劇飲歌舞。晝夜不輟。不盡不止。
梨園敝服已蒙茸。男女無分只尚紅。或曳朱襦或半臂。土官氣象已從容。
　土官購戲衣為公服。但求紅紫。不問男女。
土番舌上掉都盧。對酒歡呼打剌酥。聞道金亡避元難。颶風吹到始謀居。
　番語皆滾舌作都盧轂轆聲。

深山負險聚游魂。一種名為傀儡番。博得頭顱當戶列。髑髏多處是豪門。
　深山野番。種類實繁。舉傀儡番。以槩其餘。

跋

右探䃂日記三卷。國朝仁和郁永河撰。按是書見吳中吳翊鳳伊仲鈔篋所鈔本。不著撰人名氏。而書中所載詩如文身番俗是雕背一首。胸背斕斑直到腰一首。莽葛原來是小舠一首。覆額齊眉繞亂莎一首。六十七（字居魯滿洲人官吏科給事中）番社采風圖考錄之。稱仁和郁永河作。又書中有不若吾鄉[illegible]笙叢處。簫鼓畫船。雨奇晴好。足繫人思之語。殆西湖風致。益知其為仁和人矣。則定是書為永河所撰。似無疑義云。永河字履未詳。俟考。書為採硫于役所紀。而於全臺山川、夷險、形勢、扼塞、番俗民情。紀之特詳。於末卷尤暢言焉。倘明言俾留意當世者知之矣。實足與魯蕃傳臺灣始末偶紀。藍鹿洲平臺紀略。沈子大治臺灣私議。趙蓉松平定臺灣述略。謝退谷蛤仔難紀略。同為有用之書。所言殆如畫矩重規矣。又言欲化番人。必如唐韋皋、宋張詠之治蜀。久任數十年。不責旦暮之效。噫。豈獨為臺灣一郡言哉。莽葛船名。蛤仔難紀略。番社采風圖考。並作艋舺。音本同。而字各異耳。咸豐癸丑春盡日。南海伍崇曜跋。

蠡測彙鈔

鄧傳安著

自敘

傳安官海外近十年效拙者之為政亟恐歲月計之皆不足致不勉乎初為北路理番同知戴星于役嘗東至彰化界外之水沙連各社北至淡水之艋舺八里坌經雞籠山甚近迨治郡由假而真又嘗南至鳳山之埤頭延袤千里皆覽其山川形勢稽其民風土俗間有所得輒筆於書公餘之暇手披卷軸既因見見聞聞以參攷志乘及文集雜記之異同得失又念

聖朝聲教被遐邇荒陬士子皆知勵學為導以先河後海之原委俾不囿於所聞不迷於所往亦濟物之一端也文以足言斯有裨於學故而案牘應酬之作不與焉搜篋得若干首彙為一編非敢謂蠡測可以知海亦欲來者知區區濡觴尚非無本之學云爾道光庚寅初伏日浮梁鄧傳安鹿耕氏書於臺灣府署之鴻指園

蠡測彙鈔

浮梁　鄧傳安　鹿耕　著

臺灣番社紀略

臺灣四面皆海而大山亘其南北山以西民番雜居山以東有番無民番所聚處曰社於東西之間分疆畫界界內番或在平地或在近山皆熟番也界外番或歸化或未歸化皆生番也幸沾

皇化雖有歷年地益闢民益集番益馴猶恐番黎有不得輸之情爰設南北路理番兩同知以撫之北路熟番可紀者嘉義共十三社彰化共三十三社淡水共三十六社每社有通事土目約束其眾應徵皆由同知此外歸化生番嘉義則內優六社及阿里山八社而崇爻八社亦附阿里山輸餉彰化則水沙連二十四社其淡水之蛤仔難向在界外今入版圖改稱噶瑪蘭設官吏如淡水廳通判即兼理番不隸北路同知矣內優通事尚由官僉係如土司之世襲阿里山之副通事水沙連之社丁首皆治賦社輸餉事宜聞南路之卑南覓亦有官置社丁首夫賦社即民番互市也所謂歸化特輸餉耳而不薙髮不衣冠依然狉狉榛榛間或掩殺熟番而有司不能治為之大息安得如噶瑪蘭之改土為流乎南路理臺鳳兩縣番號在府志者臺灣祇三社皆平地番鳳山熟番亦祇六社餘俱歸化生番以余所聞惟山猪毛四社傀儡山二十七社實與鳳山相接瑯嶠一十八社山行須歷生番界水行則由下淡水小舟可通而沙馬磯頭為其盡處故由鳳山往者皆取水洋之捷若卑南覓七十二社則西南值鳳山北接崇爻又在嘉義山後府志紀其大概故繫於鳳山下耳今山猪毛已在界內[illegible]處有都司駐箚瑯嶠與沙馬磯頭皆見於藍鹿洲東征集瑯嶠嘗曰已稱樂郊不忍棄諸界外今益繁盛民雜閩粵番南歸化有司俱得通文告不比傀儡山之有番無民者矣鹿洲嘗為元戎檄卑南覓大土官文結令搜山擒賊賞以帽靴補服衣袍等件是生番中未嘗無衣冠文物今共女土官寶珠盛飾如中華貴家治事有法或奉官長文書遵行惟謹聞其先本逃難漢人踞地為長能以漢法變番俗子孫並奉祖訓不殺人不抗官然則雖在界外又何殊內地乎由卑南覓而崇爻其北為秀孤巒又北為琦峽又北為蘇澳已是海島盡處迤西乃達於噶瑪蘭自噶瑪蘭既開人跡罕到之處始知其名宜前此無及之者獨怪巴老遠獅頭獅尾至今尚未歸化而府志附於彰化番社之末其猴猴荃仔荃巴老鬱新仔羅罕奇立丹抵美簡抵美抵美踏新仔罕又毛搭吝即南搭吝珍汝女簡即珍珠美簡女老即里老奇武律即奇武荖勿罕勿罕即武罕毛老甫淵即猫里府燒奇立援即奇立板抵美福即抵美福哆勝美仔遠即哆囉美遠屏仔猫力即珍仔滿力擺里即擺蓋奇班宇難即奇蘭武蘭打那軒即打那岸凡二十二社今皆在噶瑪蘭界內當日並未歸化何以府志載在淡水番社中彰化為斗六阿里史二社俱設立通土而府志不載恐生熟番採雜似此者尚多非親居不能核實也我

國家車書一統聲教無外不宜於一島中判華夷溯臺灣初平時僅有臺鳳諸三縣已而於半線置彰化縣矣又於竹塹置淡水廳矣今又於蛤仔難三貂之東南增噶瑪蘭廳矣誠如鹿州所謂氣運將開非人力所能遏抑

者分界禁墾前人權宜於一時究竟曾日疆界無不踰越所當變而通之以番和番爲柔服伐貳內外合一根本郁滄瀛稗海紀遊云有賴科者欲通山東土番與七人爲侶晝伏夜行從野番中越度萬山竟達東面東番導遊各社禾黍芃芃比戶殷富謂苦野番間隔不得與山西通欲約西番夾擊之又曰寄語長官若能以兵相助則山東萬人鑿山通道東西一家共輸貢賦爲
天朝民矣攷賴科之名亦見於東征集是大雞籠通事曾招崇爻八社歸化者所謂野番似指淡水山後未知所稱土番即是崇爻抑係在崇爻以北姑存之以備一說

水沙連紀程

水沙連歸化生番共二十四社在彰化縣界外非與生番互市之社丁不能至而越界私墾有厲禁焉嘉慶二十年今淡水司馬吳檏庵性誠知縣事因奉檄往逐占墾埔裏社之漢民作詩以紀其事越七年而余來爲北路理番同知讀檏庵詩而嘉歎之適又有熟番潛入者當事慮涓涓不絕之虞爰檄申禁余念非親往不能察其況佳山水之得自傳聞何如目覩豈憚險遠而不一行顧眾入異域未可無衛於是先次廣盛莊令眾社丁屬徒百人益以屯丁四十人田頭社生番亦率眾來迓願爲先導乃張弓箙矢執戈揚盾以往過泊車坑口路陡而狹攀援上下如挽如縋又沿溪行數里登雞胸嶺從嶺上望社仔街社蓋二十四社之最近者既被漢民占墾生番不能禁俱遷往山內矣水裏社土目亦率眾番迓於嶺上過土地公鞍五里皆密樹過牛轀轆五里皆脩竹陰翳並不見日然樹林有瘴氣侵人未若竹林之幽淵可愛此入山之最異處海外所未見也過滿丹嶺至日頭社由與得暝心目頓開兩社番男婦跪迓道旁裝束不名一狀見官長皆欣然喜因留宿焉時當秋莫山氣夕佳社丁指點兩山相向形似龜蛇延佇久之次早過水裏社望見日月潭中之珠仔山藍鹿洲東征集所紀之水沙連即此因番未艤舟留俟回輿暢遊過猫蘭及審轆昔爲生番兩社自被占墾番徙社虛漢民既逐鞠爲茂草由審轆而東穿林下坡行坑中兩山夾峙夾以巨石溪流湍急淺處可厲深處不可涉登山伐木推而下之頃刻成筏如左氏傳之除道梁溠者以人衆易爲力耳亦有不可梁處仍擎兆渡水縱橫瀠迴更險於泊車坑險盡百弄與盡而曠遠見埔裏社一望皆平原此界外之最曠處也埔裏社番及招來諸熟番皆跪迓於路即延館於覆鼎金山下之番寮山之高不三丈登而眺遠四望如一乃知二十里平曠中惟埔裏一社係社俱依山草萊若闢可得良田千頃生番不能深耕薄殖薄收已有餘糧即招來之熟番亦不能如漢人之盡地力今熟番聚居山下者二十餘家猶藉當日民人占築之土闢以爲被誅茅爲屋器具粗備官長隨從多人皆免露處生番既供薪米并以牛豕犒衆閩椎牛屠豕聲不啻于京斯依之蹌蹌濟濟矣明日以熟番爲引導履勘田原新墾地不及三十甲尚未成田舊墾田十倍於此早已荒蕪此地東通秀孤巒南連阿里山北連未歸化之沙里興爲全臺適中之地而平曠膏腴彷彿內地莆田一縣具天地自然之美利惜其越在界外也民人生齒日繁番黎生齒日耗不知何故余經過處已見三社爲墟疑他處亦有似此者過埔裏社見其番居寥落不及十室詢知自被漢民擾害後社益衰人益少鄰近眉裏致霧安里萬三社皆强常與嗜殺之沙里興往來其情叵測偪處者實惴惴焉番性貴貨易土何所愛於曠土而不招熟番以自衛耶余既知以番招番之由仍召四社土目詰以曠地之可闢與否音須重譯以通而社丁及熟番之能生番語者各懷私見互有是非及求得能漢語之生番爲通事乃悉其實蓋眉裏諸社之不願開藉口於社仔社之因招墾而亡其理甚正埔裏社之孤立自危不但汲汲招墾即薙髮爲熟番亦所心願其情可憫矣且此次越入之熟番實緣生番招來異乎當日漢民之强占者特以開墾不利於社丁未免倂張其辭以聞於上當事慮有奸民混入其中漸次藏垢納汙不得不察實申禁耳余所見已異乎所聞并逆料熟番之開墾將來必無成功不必如往歲實力驅逐惟諭令具狀俟歲事既畢各還本社可以安番衆而復上官何多求焉遂於明日回輿爲水裏社之遊是歲道光三年也

番俗近古說

生番人希土曠地無此疆彼界但就居之所近隨意樹藝不深耕不灌溉薄殖薄收餘糧已不勝食積粟無糶無糴其所持以與社丁互市乃射獵所得之皮革骨角毛羽及山中諸藥物取之而不盡者既無貧之足憂又何富之可羨非所謂貧富不相耀歟古之爲市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耳九府圜法之權輕重蓋昉於征商以後其初固無泉布泉刀也今制錢爲
國寶而不流通於界外番錢來自外洋爲商賈所重而不行於生番社丁以番之所需入山貿社無非日用飲

食不貴異物賤用物生番之所以易見也夫輸餉之社歸化社也不輸餉之社野番也生番何能輸餉惟是社丁以賤社所得納稅於官耳其官險趨利與野番交易之番割官不過而問焉然則熟番之餉即漢之算唐之庸也生番之餉猶是周禮之征商也曷嘗責貢於界外乎界外不通語言焉解文字互市或有賒貨皆以結繩代券如期而償則去之蓋風之似上古者如此然而民分番漢漢恆欺番番分內外內能和外即如水沙連之社仔社褻皆生番聚居不知如何爲漢人所餌遂奪其地而墟其社埔裹社之膏腴固漢人所耽耽者熟番債以貨物竟得受地而墾雜居無猜春秋魏絳之論和戎所謂貴貨易土土可賈焉者洵不誣也賈誼云秦人家貧子壯則出贅史記滑稽傳淳于髡齊之贅壻也蓋以贅壻爲賤矣番俗入贅之男如子歸之女順以聽命無敢自遂賤孰甚焉古之去婦體有明文今已不行惟番俗娶妻曰牽手去妻曰放手不合則去亦猶古之道歟被髮衣皮固是戎俗然上古之民亦衣羽皮而榛榛狉狉沙連生番女或結辮男髮並散垂薇體之襦皆革女更增以抹胸或革或布中古之戎即上古之民也至土目見漢官必加裝飾衣襦皆紅嗶嘰又有束股及腓之袴女則衣白其襦袴或紅或綵攷之古襦袴本不相連袴之稱漢以後始有之但古之襦藏於內番之襦見於外耳其女衣尙白似古之一命展衣男之上下皆紅又似春秋傳之韎韋跗注覩衲服之振振慨然思載纘武功之道焉斷髮不同薙髮春秋傳艾陵之戰齊公孫揮因吳髮之短令其徒尋約以竊析馘今岸裏社番婦蓋其前髮以短髮覆額卑南界外之野番男亦薙髮下垂乃知短髮固如此但番僅翦髮之半仍以其半作髻不似吳人之全翦耳詩稱斯倉斯箱注謂箱爲車箱觀水裹社番結寮爲倉而以方箱貯粟累數箱爲一倉或古有小於倉之箱而非謂車之北服未可知也曲禮共飯不澤手注澤挼莎也禮飯以手記又云屨不上於堂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故衞褚師聲子因襪而登席觸出公怒是古者上堂登席以跣爲恭安得謂番無不跣及生番以手攫食不用匕箸之爲而野也噫自忠質文之遞嬗運事增新文日勝而質日遠何由反本修古尋千百之十一於書闕有間中不謂求諸海外驗諸荒陬因俗之至陋得禮之最初焉於是即經傳之或委或原有離有合附會以申其說竊比於不賢識小亦可備攷古者之采擇乎

海外寓賢攷

臺灣未爲鄭氏竊據先來沈太僕光文借荷蘭之一廛比得與之碩果太僕鄞人也全謝山太史眷眷於鄉先輩故鮚埼亭集中既爲太僕作傳又敘其斯庵詩集而於同時遯荒依鄭諸君子皆詳載原委如其說以訂正鄭志則當敘華亭徐都御史孚遠於太僕之前敘魯王於甯靖王之前而寓公益有光矣傳安考臺海外史魯王實薨於金門葬於後浦在成功未渡臺之先則有辨證謝山說祇可存疑都御史固名重幾社而成功肄業南雍時所從學詩者也其依鄭氏最早曾自廈門奉使見桂王於粵西明史本傳稱其遁入海死於島中鮚埼亭述公自歎曰司馬相如入夜郎教盛覽此平世之事也而吾以亡國大夫當之傷何如矣是豈非棲遲荒島之明證乃外史紀康熙三年甲辰僞鄭挈家東渡明諸王宗室及紳者王忠孝等皆相隨惟公扁舟歸華亭仍與謝山不合按公初結寨於定海之柴樓距舟山最近厥後閒關從亡與張蒼水尙書煌言與地同心皆江浙閒所指名者其不遽東渡殆與蒼水逝跡於象山之南田欲往相從耳及聞蒼水已亡澳然無所向乃航海來臺鬱鬱以死此當據鮚埼亭以符合史傳未可泥於外史矣況定明史稿之横雲山館亦華亭人詎有都御史得正邱首而桑梓不知之理耶鮚埼亭蒼水傳云成功喪敗之餘思取臺灣以休士公以書挽不聽當海濱之民不願遷界復招成功乘機取閩南而并遣書故侍郎王公忠孝都御史沈公佺期徐公孚遠監軍曹公從龍勸其力挽成功而卒不克及成功卒閩南遺老謀奉魯王監國公又以書約故尙書盧公若騰以下嗚呼成功取臺乃茲上之猶距千里尺書所能阻止當成功之卒閩南遺老尙在廈門謀奉魯王監國魯王庸是世子極皇非江東稱制之以海難其事疑信參半然蒼水鞠躬盡瘁幾不愧文信國依鄭諸公仍與蒼水通消息又豈願比遁入占城之陳宜中耶攷鮚埼亭陳光祿士京傳成功寵禮明之遺臣其最致敬者盧王沈徐諸公而外惟都御史辛公朝薦郭公貞一與光祿攷光祿未嘗渡臺其餘皆從鄭經於從未隨成功於先外史及海濱紀略並有歲月可攷覩鮚埼亭尤覈矣郭都御史與盧尙書皆同安人尙書家在浯州(金門)有遺愛於甬上故謝山爲作祠堂碑文稱其深入東甯臺灣志謂其遷跡澎湖社門攷外史尙書至澎湖病不二日死遺命題墓曰自許先生蓋志書以其未曾至臺故疑遷跡謝山以澎湖統於臺灣故渾言深入得外史而豁然矣王侍郎籍

惠安沈都御史籍南安同爲閩南遺老臺志俱爲立傳不知何以獨遺徐郭兩公其臺志有傳之揭陽辜朝薦鯌埼亭集中謂辜爲章若曾監軍不知爲何處人致之紀略實與護理鄭襲據臺拒絕身名俱喪有愧諸寓賢矣又臺志祇稱盧公遙甯紹兵備道王公以戶部主事權閩泉州府志雖言盧公巡撫鳳陽亦是甲申以前鯌埼亭則稱盧公以兵部尙書督師鄭王公以侍郎其所受職非閩中卽江東也如必甲申以前官乃可登載則斯庵沈公之稱太僕復齋沈公之稱都御史豈非甲申以後乎余故論列如右以備修志攷證焉

明魯王渡臺辨

鄞謝山全氏鯌埼亭集據沈斯庵太僕詩謂魯王曾偕鄭氏同入臺陽薨在成功沒後是康熙元年壬寅非順治十七年庚子太僕爲海外文獻其言若可信矣余久於臺灣訪斯庵詩集未得僅見江東旭日昇海濱紀略及鷺島道人夢庵海上見聞錄兩書最後得不知撰人名氏之臺海外史年經事緯紀載尤詳其人曾於靖海侯平鄭氏後來臺閱見親切不亞斯庵未可疑其無徵也夫僞鄭負固不服奉延殘明一綫不幸而受沈王於海之誣謝山憤焉不惜極力招雪若如阮夕陽集王薨於內地金門歲在庚子猶有形迹可疑必易其年月移其薨葬之地斯羣疑宵釋何幸有海外異聞之證實也攷外史魯王實以庚子十一月殂於金門成功令兵部侍郎王忠孝禮葬於後埔見聞錄號稱定本必曾經攷訂然亦同於外史不皆與沈太僕相矛盾而與阮集符合耶謝山申沈闢阮言之鑿鑿余初亦然其說今以理與勢揆之成功之取臺灣也實聽何斌密計抛荷蘭之

無備爲爲機會可乘然冒重險以決勝於異域實惴惴焉其時同行惟諸將二十餘人並無殘明遺老何況宗室無論魯王已薨僞世子極皐偕諸王及唐顯悅王忠孝諸遺老僅逡東郊卽使王在廈門成功方探虎穴何必挾一若贅旒之監國同行王又何所恃而慷慨請纓中流擊楫氏不待智者知也成功得臺未二年而歿洎鄭經自廈奔喪定亂襲位又明年歲在甲辰鄭氏所竄禮之遺臣自忠孝以下宗室自甯靖王以下始相率東渡依經前此幷無一人來臺不知沈斯庵何所得魯王而與之倡和臺灣大湖之魯王墓又何自而來皆疑事也竊意甯王既歿尊宗室者或卽稱世子爲魯王故太僕與往返聯吟王之薨誰赴告於海島太僕輓詩殆補作於成功取臺後歟王子孫既家於臺無由內渡或遂望爲墳以時致祭而附近之大湖因有王墓如金人既葬宋淵聖於鞏洛原而南宋尙攢空棺於東越稱欽宗陵非前事之相似者耶嗚呼魯陽揮戈愚忠可憫辜遂聖朝無諱闡發幽光無嫌鋪張揚厲似鯌埼亭之表章張蒼水尙書未免抑揚過當今不得援尙書祭王文十九年節旄一語爲薨在壬寅確證也鄭氏僭禮遯荒諸賢必不加害於其所左右之故主王若非得正而沒其子孫與鄭氏不共戴天斷無始終相依之理卽此而沈王之誣已不足深辨又何必改薨葬之時與地以遷就附會而予謚者以口實謝山其弗思耳矣

文開書院從祀議示鹿仔港紳士

書院必祀朱子八閩之所同也鹿仔港新建書院傳安因向慕寓公鄞沈太僕光文而借其敬名之字以定名書院成必以太僕配享樞國無疑矣攷太僕生平根柢

於忠孝而發舒乎文章其鄉人全謝山鯌埼亭集既爲作傳又序其詩謂咸淳人物天將留之以啟窮徼之文明今之文人學士可不因委溯原歟當日隨鄭氏渡臺與太僕並設教而人爭從遊者則有名重幾社之華亭徐都御史孚遠其忠孝同於太僕甘心窮餓百折不回者則有同安盧尙書若騰惠安王侍郎忠孝南安沈都御史佺期揭陽辜都御史朝薦同安郭都御史貞一其文章上追太僕兼著功績於臺灣者則有漳浦藍知府鼎元禮宜並祀傳安已於麗牲之碑發其端更爲引而伸之臺灣外學故國攷信於史乘然以徐都御史之開關從亡鯌埼亭表章甚力明史亦稱其遁入海死於島中而府志不載急應補入雖魯王實未渡臺鯌埼亭不免誤信異聞余曾婉爲辨證未可因一端而疑其他皆無據矣當沿海之不顧遷界也張蒼水尙書煌言以書招僞鄭乘機取閩南幷遺書徐王沈曹諸公力勸成功及成功卒遺老謀奉魯王監國蒼水復以書約盧尙書以下皆見於鯌埼亭蒼水神道碑中若僞鄭之致敬於辜都御史同於盧王沈徐諸公又見於陳光祿傳中惟謂辜爲漳耳是數子者不但魯王之忠臣亦僞鄭之諍友不得以一字之誤而疑辜公更不可因府志不載而略郭公也府志所載龍溪之李茂春明末鄕薦來臺居永康里臺海外史亦繫名於隨鄭經東渡紳士之末但志謂其日誦佛經人稱爲李菩薩似祇可入流寓傳未宜配食徽國矣勝國遺臣無論南都江東及閩粵所陷投旨可結銜文章體例宜然亦

聖朝獎忠遂良之至意如府志以太僕鄞沈公以副都御史繫南安沈公是已乃盧公但稱甯紹兵備道王

公但稱主事權關要是攷核未精並非自亂其例玆於
府志所闕者採鯖埼亭集以補郎志集並載者亦以鯖
埼亭為憑其藍鹿洲起自廢籍署廣州府知府由
世廟之五賢無方更宜以結銜見殊遇蓋其愼也全謝
山於翁洲之成仁祠祀典嘗以議示定海令大滌山房
之祀黃石齋先生嘗以議示杭守是前定典禮必愼厥
初今奉諸公栗主以祔食瀛國一隅之祀也儻他處亦
倣而依之焉知不藉此闡幽以通肸蠁於海島爰書此
以示有事於書院者

附貞南郝廣文紀後

吾師鄧耒蓬先生自作縣時所至以興學為事道光
二年由閩縣遷臺灣鹿仔港同知以海外學未盛課
之尤勤士無遠近咸裹糧而至越二年乃謀所以育
之而文開書院創焉文開者明季寓賢沈太僕光文
之表德先生以臺人知學由太僕故假其字以名塾
也比三年書院成行釋奠禮則奉子朱子為先師而
配以太僕及華亭徐都御史孚遠同安盧尚書若騰
惠安王侍郎忠孝南安沈都御史佺期揭陽辜都御
史朝薦同安郭都御史貞一而
國朝漳浦藍知府鼎元殿焉既為之記又作從祀議以
示之之數賢者或係心故國而遯迹炎荒或棄筆戎
行而立功徼外乃自太僕以下迄於今百餘年人至
不能舉其姓名其行事間見於私家傳記而學者未
能徧覩卓卓如藍鹿洲事迹宦蹟亦幾數典如忘得
先生搜葺而表揚之然後揭日月而行諸生入拜栗
主則指以相語曰是勝國之遺老也惓惓君父而百
折不回者也是我
朝之不負所學以大有造於吾臺者也出則考其流寓
之所及其行吟之區與所摩盾作書之地相與咨嗟
慨慕以想見其為人而願其行之出於已其感興豈
有盡耶晉史崇有言曰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弃
之物乃坻伏鬱湮不育夫士之生於時猶龍之生於
水若未嘗育而薄之而謂時之無士何異於水官弃
矣而責水之無龍耶先生於今年春奉
簡命升守臺灣復即郡城之崇文書院五子祠增奉八
賢栗主率諸生入祀如儀吾知全郡之士之率先生
教猶之乎鹿仔港也文章杭柢忠孝為基由諸寓賢
而上溯建陽暨乎濂洛觀摩成就月異而歲不同鉁
遊先生之門久又職在司教竊推明先生之教思書
數語於簡末以私示所領之士云道光戊子中秋後
一日署嘉義縣教諭事福寧府訓導受業黃鉁謹記

平傀儡山賊黨記後敘

臺灣南路傀儡山生番藏在府志共二十七社名曰歸
化其實桀驁頑為逋逃淵藪乾隆三十五年大穆降奸
民黃教謀逆臺灣縣志紀其大略但稱教遁入番社或
云死於軍中獲賊黨鄭純黃芳實諸法其陳宗寶石棗
二賊志未言其獲否及得讀南豐謝醒莽鳴盛為前知
鳳山縣事譚桂嶠先生作平傀儡山賊黨記乃知陳宗
寶獲自先生其出力捕宗寶逼迫至死者為生番加砵
社女土目冷冷可以補縣志之闕矣生番嗜殺居民覩
為異類惟漢奸挾貨以餌得與往來或娶番女為婦生
子稱土生仔往往構民番釁并倚番害民民甚苦之記
稱宗寶生長於番娶番婦生四子殆本生番之出又為
番贅壻實土生仔中之尤狡者耳先生知鳳山時潔已
恤隱忍信浹於民番宗寶方負固聚匪肆行無忌冷冷
實二十七社之渠以戚好故庇焉先生忽領知宗寶所
在乘夜馳往圍捕宗寶逃獲其黨三十餘人宗寶懼求
冷冷為告梅葬先生許自首免死宗寶果率妻子自縛
投案幸邀輕典輸徙仙遊之楓亭驛迨先生受代內渡
而宗寶逃歸糾黃教為亂其負恩甚矣嘗黃教之遁也
監司既登白備守令無不惴惴教已深入生番不出宗
寶尙出沒無常有近山閩粵匪徒附會為害未已大府
慮其復熾檄水師李遊擊長明綠營戴副將廷棟來臺
勦捕撫軍知先生素得民心亟令東渡相機行事先是
先生受代鳳山民餞送依依幾擁道不能行聞其重來
咸踴躍然曰賊不足平也公之德洽於吾民今復為恤民
除害來臺千里裹糧可無以供朝夕所需乎於是薪米
魚肉蔬果之饋接踵於庭凡有指使競為盡力宗寶聞
而泣曰吾不得生矣公不早去吾罪猶不至此今何逃
乎先生請於當事招生番而用之冷冷聞招亟率鄰社
土目番丁來見先生犒以酒食宣示
朝廷柔遠德意雖在界外亦宜歸懷冷冷稽顙以聽即
日發令捕賊先縛宗寶甥柯求以獻而宗寶逃入毛絲
絲社冷冷怒督番丁環討甚急戴李兩將一堵其外一
攻其中先生率佳左莊鄉兵繼之宗寶窮蹙曰吾何面
目復見譚公遂自刎死事聞大府以平賊撤兵入
告而益郡得無後患蓋教雖為渠魁實封牛賊耳輔以
狡黠之宗寶乃如虎而翼宗寶死教與石棗雖漏網料
無能為不妨以門死軍中存疑息事向使非先生東來
焉能摧枯拉朽於咄嗟間益以知善政得民之深而廉
吏之果可為也先生之行有繪圖於冊以旌其功者一

時僚采競烟跋詩文於後俾安早歲侍先大夫在郡得見先生承出圖冊相示時年尙幼未解借鈔諸詩文及官問中得交先生次君福鼎大令掄又未及詢悉原委恐詩如有所賢得讀謝君斯記而釋然矣記中說二十七社爲一十八社又未悉傀儡山之在生番中宗寶當日若據兹山先生不得向導安能夜往界外圖捕不稍區別無以傳信將來故爲之疏證如右先生名垣江西龍南人乾隆戊辰進士官終彰德通守當時人頌通明之聖至今猶思慕不諼云

書三生墳談後

自古守易於戰大都有險可恃有城可憑斯不患人無固志若臺灣昔日之諸羅縣所謂城者僅植竹以爲藩蔽無陴可登禦寇必須出城非能戰必不能守非能出奇制勝以少擊衆更不能曠日持久故吾讀卦峯陳君眞劉三生墳談之敍守諸羅始末自春至冬大小六十餘戰而歎其成立卓卓異於尋常守城方略也君知諸羅縣得民心已選升雲南之嵩明州受代未行值林爽文爲亂破縣戕官君幾被害卒受義民推戴會柴鎭軍大紀復諸羅而守之因再知縣事大紀果有韜略便能挫賊鋒於彰化孫太守景燧不至於死其翻然奮志保全危城者得君之運籌居多林逆驍黠賊陳梅計必得諸羅乃能據有全臺故不惜盡銳攻擊君念縣失則府不可守故競出死力以遏衛郡城方事之殷急需礮械君檢鹽水港舊有涌出大礮二十尊舁其最重自三千斤至千斤者來縣燃以擊賊立成虀粉迫賊日搭而兵勇日減又於各營盤外深溝高壘力戰退賊允合兵家先爲不可勝以待可勝之善策所惜追賊火燒莊得勝之後若知大里杙賊巢空虛密檄駐郡常制府青并請大紀約駐鹿仔港之任提軍承恩晉鎭軍吉保南北合兵批吭搗虛卒無應者費爲一失機會嗣又因賊黨屯集大埔林請約駐彰化之軍分兩路過其後而諸羅兵勇攻其前必能擒渠散黨乃晋吉保雖奉制府檄仍遷延不至賈爲再失機會迨林逆聞風遁逃晋吉保始來會大紀於鹽庭附近莊民環其合則爭持牛酒犒軍不意兩鎭相見即爭忿然作色各撤兵回民衆痛哭而逃各莊皆被賊燬城中義民無不解體大紀因撤笨港卒伍來縣致府縣音問隔絕糧盡食粄（閩人名去油存質之落花生曰粄）而若君言皆見聽何至於是嗚呼自有肺腸俾民卒狂觀於此而不太息痛恨者非人情也諸羅沐
聖慈錫名嘉義諸義民多得顯仕推致亂之由大紀功不掩罪又以矜伐見忌雖荷
當宁褒嘉卒未貸其一死但恨有罪浮於大紀者仍保首領以沒耳君瀕於死而得生者三守城之危其最著也先是被賊縛去將殺賴民衆號救好官而免最後以縱釋無辜虛報賞辟罪應死蒙
恩寬免感激著三生墳談若始終爲大紀所累罷官後入部說蓬逐復舊階終老牖下較大紀之不死於賊而死於法者所得孰多況今日讀其書猶勃勃有生氣耶君爲湖北蘄州人乾隆癸未進士與余先後同出大興翁覃溪先生之門余來臺後君三十餘年曠世相感爰撮當時辦賊之臧否書於卷末

書彰化縣忠烈祠碑記後

祠在彰化城內前知縣事今升淡水廳同知吳君性誠捐建以祀乾隆五十一年以後死難自文武官員幕客兵勇以逮婦女僕隸者也昔金川木果木之變成都當道立祠以祀死事之文臣二十有六人名曰慰忠青浦王侍郎昶爲之記今吳君蒐采之廣貴賤男女俱無遺實以忠而兼烈矣攷林爽文起事於彰化擾及全臺踰年始平官民死者彰化居多陳周全之逆惟彰化一縣受害若蔡牽由臺灣登岸未來北路彰化死者有兵無官吳君自撰碑記云死林逆之難若而人死陳蔡二逆之難若而人聚其栗主姓名惟曾遊戎瑞千總死於海寇海寇未知何人難逆指爲蔡逆也吳君又於每人栗主下各繫以四言讚語有詳有略婉而多風但以曾戲彥無由確知其歲月事實未若慰忠祠碑陰之載諸人籍貫履歷較若列眉矣嗚呼臺灣孤懸海外官斯土者不以爲履險而以爲履厚泄泄然肆於民上迨至變起倉卒謂一死可以塞責而
卹典不及招忠不祀雖以劉郡丞亨基之女及朱大令瀾之媳與女殉節甚烈而不能盡伊翁之從不皆然血膏原草耶吳君憫焉爰獨力經營而成此祠俾毅魂得以妥侑允合從政有所之義顧崇祀止及一縣惟知府事孫君景燧以致命於彰化入焉此外不過吳君之闡揚而泯沒者何限不重可哀耶其知彰化縣之俞君峻視事未久去疾過慮激而速反若使反遲則禍更烈嘗日業經請
卹至今父老歎其有功無罪聞未蒙請
卹之中尙有如俞君之勤事以死而爲衆所稱道者然則當事雖應別功過以
賢究不能無失善所望後來纂脩志乘者博訪而備言之

俾攷古者有所懲勸亦大慰忠魂於九原也夫

勸捐置五妃墓守祠義田疏引

明肆甯靖王遜荒海外值王師平臺從容就義其妃五人如志書所載袁王二氏及秀姑梅姐荷姐者皆從死如歸擬之古烈士何異齊二子之從田橫秦三良之從穆公也妃墓在城南魁斗山有司多士莫不矜其節烈豐碑樹於乾隆十一年范六兩使者其墓旁有祠并寘守祠墓一人由來舊矣頃經費無出每春秋之薦繁守冡之需餼仍取給於檀施非所以垂永久歷議置義田未果也夫節烈無論男女皆有浩然常存之氣故禋烝懍愴而油然生哀與敬者人有同情幸義舉已有開必先可無以善其後耶計守祠墓齋糧一人之食無幾而墓有培補及清明麥飯祠有斷壘及俎豆馨香過啬亦非所宜大約非得田四五十畝不可但願好義者推迎神報賽供佛飯僧之有餘以贊斯舉則咄嗟立辦矣攷甯靖王葬於鳳山竹滬莊何在魁斗山南三十里其地雖禁樵采然無置守冡之例表從死之妃卽所以表王也敢權郡防司馬周君琢堂現主崇文書院講席撫今懷昔慨捐番錢十圓以爲倡率余愧爲倍其數捐助并以疏引告郡城慕義者道光九年己丑七月朔知臺灣府事浮梁鄧傳安白

遊水裏社記

遊之適無過山水而水中有山尤佳小洲小渚一邱一壑誠不若孤山孤嶼若金若焦聳峙於江湖中者之得大觀顧濤驚浪湧涉險而遊遊者弗暢往往歎羨澄潭邃谷之爲勝境焉東征集所謂水沙連者山在水中者也其水不知何來瀦而爲潭長幾十里濶三之一水分丹碧二色故名日月潭珠山矻立潭中高一里許圍五之藍鹿洲嘗得一遊比諸武陵人誤入桃花源余慕之十餘年矣幸因攷官東渡又有事可假而行誠哉與茲山水有緣也於是反自埔裏社停輿而宿刺舟而遊舟名蟒甲或曰甲舵長而狹蓋刳獨木所爲有撥無篙遊漾緩行水分兩色處如有界限清深見沙游鱗往來倏忽時已初冬四山青葱如夏滿潭皆菱芡浮水白蓮如內地之六月菊自北而南艤舟山後攝衣披草而登不數十步見美人蕉一畝又見萬年菊一畝紅黃相映俱是蔓生木果亦天成石榴已殘林檎尙可食風淸雲澹爲諸花香怡懌忘疲惜荒蕪中無處可列坐而休耳鹿洲所云番黎繞嶼爲屋以居架竹木水上藉草承土爲浮田以耕者府志亦載之今皆不見但見茂木水中傍嶼結寮爲倉以方箱貯稻而已其實番黎不解蓄畬既視嶼腴如磽确又安用此浮田爲哉山麓望潭不知原委望遠山不知脈絡欲躡山頂以得寥廓之觀而草深樹密無路可尋悵悵而反仍令刺舟繞嶼緩行以愜幽意從舟中望傍嶼之寮廠體製頗稱藏自北港之

野番攷乾隆五十二年水裏社番毛天福以助討林爽文受賞府志載雍正四年水沙連社番骨宗作亂殘民巡道吳昌祚討擒之搜出頭顱八十餘顆亦後先之順逆不同矣彼嶼巢者番耶民耶遊者果無戒心奚用護衛之挾弓矢耶嗚呼臺灣乃海中一嶼耳嶼之中有斯潭潭之中又有斯嶼十里如贅四時皆春置身其閒幻耶眞耶仙耶凡耶溯鹿洲來遊時於今近百年矣儻向之憑恃險阻漸次剗削磨俾遊屐于于而來歡欣爭慕而不能去更因造物設施之巧而增以人工凡山之峙水之長皆有崇臺延閣層梯曲榭及嘉木異石芙蕖茵薈之點綴彼江左浙西諸湖山能獨擅其美耶山水有靈必不終棄於界外吾姑記之以俟後之遊者

臺灣府公建同善堂記

善所以養人也人苟好善則慕之者不遠千里非重險所能閼臺灣雖在海外實隸福建行省當歸
皇化之初賴一二賢有司導民以善故地日闢民日聚遂蕃庶以至於今府城同善堂者海內游客之所稅舍而久於其地之寓賢經營締搆以供行李者也其初因旅殯之無歸置義塚於郊外而瘞之鳩費有餘爰推澤枯之仁成柔遠之義創建會館一所自前堂後室以及東西兩序但求廊平有容棟而可久俾初至者得所止息留滯者得免栖皇并奉天后神主於上爲人所瞻依而以同善名其堂焉道光四年歲在甲申余以鹿仔港同知暫權府篆甫閱斯堂經始閱二年復以權篆再涖府城則落成已浹歲矣倡議爲陽湖汪味爽徐雪蕉山陰程秋帆襄事者嘉善朱潤川海鹽高東晟錢塘吳桐井陽湖莊菊堂而味爽秋帆兩君始終其事尤不辭勞瘁計費白金二千有奇功旣蕆仍議定經久章程凡養生送死賙窮恤匱所需或取諸租息或按年捐輸井井有條自閩粵兩籍而外凡四海九州彈冠挾策洋洋于于而來者無不在聯絡之中洵哉大同而不褻於私也攷同人之彖傳旣曰通天下之志矣大象又曰君子以類族辨物說者謂所以審異而志同也儻所同非辨善與不善斯有乖於君子之道而不可貞卽如臺郡熙攘往來其類不僅占籍之民閩粵各自爲類而閩之中又分漳泉粵之中又分潮嘉但以鄉里爲異同而善與惡

採而雜焉海外遂紛紛多事矣誠能閱同善之風而勃然興起何難偏黨漸化徙善遠罪而不自知即測水占風以來同亦無不袞樂郊樂土履險若夷其善氣之洋溢曷有旣耶抑又聞唐元和孔尚書節度嶺南貧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餘族用其才頁而廩其無告如呂黎南海神廟碑所稱則斯堂議舉有司當獨任其事而顧諉之寓賢似非無忘賓旅之誼所期過斯堂而顧名思義勉濟人之善政不苟同以爲斯世善庶無詒於民無愧於神即後來者皆因斯堂以觸目警心可也汪君名和鼎徐君名晉諧程君名裕朱君名浩高君名融吳君名同莊君名廷梅宜備書

重修螺青書院碑記

彰化縣南五十里東西螺兩保合建螺青書院以祀文昌帝君肪於嘉慶八年癸亥廟貌旣煥人文蔚起已而毀於兵圮於水至嘉慶二十二年丁丑衆紳士乃醵千餘金脩復越五年而余來爲鹿港同知楊茂才贊元乞文以記其事余謂非士子肄業之所而稱書院得毋以文昌列在祀典專司祿籍爲讀書人發祥所自乎今州縣學宮即古之鄉學城鄉或各建書院即古術序黨庠之遺意周禮黨正有春秋祭禜之儀祭法幽禜祭星也文昌在天爲司中司命之六星自古德行道藝之書必以孝弟爲首後世於文昌之神或求其人以實之又權輿於雅詩之張仲孝友然則書院之崇奉文昌宜也方今天下入仕以讀書得科第爲正途鄉會試榜名必書衡文者從暗中摸索以示至公即使因文見道僅能致其道藝無由知其德行此所以名實不相應而蔽之蓋於實覈也苟念赫然在上之神憑依在德信而有徵則歲時之薦馨曷若夙夜之嚮志庠序之敬業尚君門內之修行上以貫來下以實應人所仰服即神所默佑士習日不懈而及於古孰謂螺青人物之自奮於山川和會者徒博春夏絃誦三載賓興之名也哉滋斯舉者舉人楊啟元其弟廩膳生楊調元附學生楊贊元候選訓導胡克修羅桂芳附學生周大觀等宜并書

重修海東書院碑記

教之興固賴官師而鄉黨慕義之士亦與有力焉海東書院在臺灣府學之西肪於康熙五十九年旋爲考棚至乾隆五年巡臺御史兼督學大原楊公二酉復建爲書院時有貢生施士安捐田千畝爲膏火資嗣後屢有增脩凡分巡海外能盡厥職者無不以課士爲急余於道光四年春

命來臺每至書院必詔肄業諸生曰閩省自唐以後始有閩人然理學之盛莫過於閩臺郡被

聲教百餘年人文不讓內地諸生挾四書五經以專心於舉業自謂能學聖人之學矣抑思學其學者必志其志豈徒以文辭乎溯閩學之上繼濂洛皆由先立乎誠而戒欺以求慊若徒冀科目重入鄉會衕衕如獵遂爲不失令名恐先有愧於鄉先儒而去聖人之道日以遠非使者所望於諸生也於是士皆知奮越三年書院又需脩葺鹺監黃捷芳偕弟文學延材捐千餘金慨任其事閱兩月而落成講堂齋舍煥然一新拓於舊者三之一焉兩黃君能踵施明經之美於奕禩後不亦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敘

國初太倉王仲至著濂學景賢錄而陸桴亭先生爲之序陸先生固儒學宗主也所稱必信而有徵王仲至旣爲江夏劉廣文脩葺學宮又因姑蘇郡學志告成而別輯景賢錄余未得見其書惟因陸序以知書之大略陸先生謂學爲聖人弟子負之責也竊喜與余勗士之言相合景賢錄所載皆濂郡過化之賢者希賢即所以希聖也海外科學有功於書院者楊侍御而外則有覺羅公四明奇公寵格張公志緒糜公奇瑜未建書院以前嘉惠士林則有陳清端公及夏體谷林荔山蔣集公諸先生載在郡縣志彰彰可考其以寓賢設教爲海外開風氣郡志但載沈公光文而不識徐公孚遠此外缺略者尙多是宜如景賢錄之詳加編纂以爲多士效法者也臺郡百廢具舉惟郡志不脩近六十年增脩勿宜遲緩又書院舊爲考棚自書院復而考棚改建於道署廳事右偏府縣試士則各於其署紳士屢議別建而未果黃君汲汲慕義旣踵施君之美願更踵王仲至之美倡率衆紳以成此兩善舉庶海外風氣益蒸蒸日上矣跂予望之時道光七年歲在丁亥仲春之月督學臺澎觀察使者闕里孔昭虔記

黃君昆季脩書院落成乞余一言爲記時值境內不靖馳驅南北不暇握管鹿港司馬鄧君菽原古文家也時權郡篆朝夕過從因援筆安國賦几故事屬代撰勒石余素不敢掠人之善兼欲各存其眞爰附綴數語於後昭虔又識

新建鹿仔港文開書院記

道光四年傳安爲鹿仔港同知已二年矣勤於課士士皆思奮因文昌宮之左隙地甚寬請建書院其上傳安給疏引勸諭以海外文教肇自寓賢鄞縣沈斯庵太僕光文字文開有發借其字定書院名以志有開必先焉

工費既鉅鳩庀不時又明年鼠竊什僭罷昔勞不得安
奉檄攝郡篆淡茂乃及瓜期士民喜其事來益亟亟於
是役未幾而書院告成輪奐俱美講堂齋舍廊宇有容
規制渾堅信可經久傳安閱視甚歡將筮期鼓篋而先
爲文以記攷戴記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凡
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說者謂先聖是作者先
師是述者鄭注曰國無先聖先師則釋奠當與鄰國合
若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不必合今學宮奉孔子爲先
聖從祀者皆先師書院多祀先師而不敢祀先聖閩中
大儒以朱子爲最故書院無不崇奉海外亦然若如鄭
注則惟建陽之祀朱子可稱國故餘皆所謂合也臺灣
至
本朝康熙二十二年始入版圖前此猶是荒服豈有國
故不得不仰重於寓賢傳安前以沈太僕表德名書院
已爲從祀朱子權輿況太僕卒葬俱在臺子孫又家於
臺今雖未見斯庵詩集而讀府志所載諸詩文慨然懸
爲國故之彰彰者也其先太僕而依鄭氏後太僕而
東渡亦設教於臺者爲華亭徐都御史孚遠成功嘗從
徐公受學渡臺後優禮過於太僕公自歎如司馬長卿
入夜郎之教盛覽想當日海外從遊必有傑出若盛覽
之人惜府志不載而僅見於全謝山鮚埼亭集中今祀
太僕未可不祀徐都御史考府志所載避地遯荒國不
之人而係戀故君故國間關險阻艱難百折不回如二
公者惟同安盧尚書若騰惠安王侍郎忠孝南安沈都
御史佺期揭揚辜都御史朝薦並亟稱於鮚埼亭集其
郭都御史貞一府志雖闕可攷鮚埼亭及海濱紀略以
知其忠當進類而祀之至漳浦藍鹿洲鼎元曾從族兄

元戎廷珍平朱一貴之亂所著平臺紀略及東征集仁
義之言藹如不但堪備掌故以勞定國祀典宜然昔朱
子諄諄以行仁義存忠孝勉人茲奉諸公粟主以配享
諒亦神明所深許也諸公皆人師非經師孫業諸生仰
止前哲夏思立乎其大不僅以科名重人則長者藉者
院成功萬羅遊佚以補海外祀典亦未嘗無小補也是
役也閱四歲而竣工共費白金若干以歸官開田爲書
火所資計若干畝詳上其冊於大府聞於
當宁定邀
天語褒嘉如行省鳳池書院之蒙
特賜扁額如江南宿遷鍾吾書院之蒙
旌獎邑公紳士矣時傳安升補臺守將行書後事屬之
來者且因落成有記並書樂輸諸姓名於碑陰

附周琢堂大令書後

璽與浮梁鄧盱原先生同出大興朱文正公之門嘉
慶十三年戊辰又嘗同事秋闈先生以善教得民爲
治所至文教無不振興涖鹿仔港五年創建文開書
院歲在丙戌璽權彰化縣事書院尚未竣工其冬先
生權郡篆以璽受代賦閒訂爲郡城崇文書院山長
於明年春中來鹿見先生課士著誘學者昭若發矇
益知鹿港士子服教之深是秋先生卸郡篆復回鹿
港士庶踴躍以襄書院役即於歲終告成明年春先
生已拜
命爲郡伯尚釋奠於書院而後行時璽兼主彰化白沙
書院講席假端曾至鹿港先生導觀書院其壯麗
宏敞勝於崇文及讀先生所建碑記乃知取海外寓
賢沈太僕之表德以命名而搜采同時隨鄭氏渡臺

難貞肥遯之徐盧諸君子文東征作記之藍鹿洲共
八人以配享徽國朱文公於是共仰人師闡見益廣
矣攷鄭氏負固似周初之多方碩行諸賢如殷季之
夷齊在當日爲不知天命今
聖朝重熙累洽顯忠遂良漳海黃忠端公已奉
旨從祀
廟廷則遯荒諸賢皆在應襃之列斯舉之表微以補祀
典不大有功於名教耶先生涖郡後兩月璽再應召
赴崇文講藝臺東實有五子祠先生鳩工并書院脩
葺璽謂寓賢從祀禮以義起曷不推文開以及崇文
先生曰然爰於秋仲丁祭奉八賢粟主以配五子璽
不文未敢作記謹書顚末於前記之後

新建淡水廳城碑記

淡水廳治距郡城三百里而遙廳初環植刺竹爲衛故
以竹塹名城後又增礮臺於四門樓上生聚日久周遭
皆居民四門如故竹塹已有名無實夫民保於城無城
何恃以固臺郡自南而北若臺若鳳若嘉若彰或先或
後並仿崇墉獨淡水闕焉道光六年閩粵分類之役淡
水受害最後而勢甚岌岌賴制府孫公東來克奏膚功
迨去疾既盡即請建城垣捐廉千金以勸輸將得
旨嘉許時信齋李君愼彝以臺灣令權同知篆實肩其
事淡水民本好義感信齋之實心保障益赴功如恐不
及經始於是冬之十一月至九年之八月竣工傳安前
後治郡與聞是役之詳既已遍覽厥成可無文以應信
齋請耶攷春秋傳楚爲艾獵城沂晉士彌牟營成周功
皆豫立不愆於素古今事勢不同今南方城多用磚石
不似古之擇地取土峙幹栽振以築則無所謂平板幹

稱犒柔物土方議遠邇者淡水其難其慎而興斯役欲
求工堅先期料實料之大無如磚石矣信齋念海外磚
皆鬆脆難以經久內外兩面易磚爲石石條采自內山
石柱運自內地難計程期欲如內傳之畢事不過三旬
得乎淡城周四里計八百四十丈卽傳所謂計丈數略
基址也基底掘深數尺用石塡實然後層累而築下既
厚乇更安矣計城高一丈八尺基寬一丈六尺頂寬一
丈二尺卽傳所謂揣高卑度厚薄也四里之城約分一
十二段每段各派紳士督工其自下而上分爲三層石
條與細石相間砌至五尺乃用長石一道爲層內外如
一中用三合土碎石層層堅築至第三層乃磚石相間
城面鋪磚粘以石灰不留罅隙城垜共九百七十四座
礮臺之建如前其縱橫曲直之布置皆渠槩策而成工
用捐輸皆屬殷戶司出納不假手於在官卽傳所謂屬
役賦丈也所謂度有司慮財用也信齋相度有方然藏
星不常厥居其朝夕巡視諧協紳耆獎勵工匠并程功
積事以稟承於信齋者則爲竹塹巡檢易君金杓信齋
職在司馬易君爲其屬吏殆傳所謂書以授帥而歸以
成令者乎有城不可無池城既畢乃濬濠而橋其上并
爲水涵以走潦水向之竹今既爲城向之塹今復成濠
而又以其餘力脩治內外道路皆平城工於是無遺憾
矣信齋非拘聚米畫沙之韜略也惟是處事必周臨事
必果積誠所動人自無貳無戾樂於效命故雖三年報
竣而人不以爲遲雖糜白金至十萬有餘而人不以爲
費雖聚紳耆城嚴寒酷暑無少暇豫而人不以爲勞
雖億之費出於官捐者十之二餘皆取於士庶捐助雖
計畝輸粟按船出算而人不以爲苛盡惟公故溥師古

而不泥古詎僅無負上官之委任并足副
當宁之勤求矣溯塹地初闢北路埔爲荒涼其植刺竹
爲城之徐君治民爲設淡水廳之第三同知倚侯寓彰
化至王君錫縉乃自彰移治竹塹承其後者卽增設礮
臺之楊君愚也大約自南而北無不如履虎尾慄慄危
懼不謂六十年後竟得苞桑之固磐石之安若此王君
創建衙署於先信齋創建城垣於後皆籍隸四川之威
遠亦一異也信齋已升通守復以獲盜列薦備大工之
竣仍須俊敘行見入覲
天顏必得
題擢酬庸民思舊德雉堞卽甘棠矣維時始終斯役者
署淡水同知事今升噶瑪蘭通判前臺灣縣知縣李愼
彝四川成遠縣人嘉慶戊辰進士署竹塹巡檢兼司獄
事易金杓江蘇儀徵縣人總其成則在籍前署廣西柳
州府事候補同知林平侯候選知縣進士鄭用錫等襄
厥事則副貢生劉獻廷等官海外者前署臺灣鎮事金
門鎮總兵官陳化成福建同安縣人今臺灣鎮總兵官
劉廷斌四川溫江縣人前臺澎兵備道今陞陝西按察
使孔昭虔山東曲阜縣人嘉慶辛酉進士今臺澎兵備
道加按察使銜兼提督學政劉重麟陝西朝邑縣人廩
貢生前臺灣府知府今升四川成綿龍茂道徐鏴安徽
桐城縣人嘉慶己巳進士今臺灣府知府循例引
見知事鄧傳安江西浮梁縣人嘉慶乙丑進士署臺灣
府事臺防同知王衍慶山東聊城縣人乾隆壬子舉人
例得備書其樂輸姓名著於片碑道光九年歲次己丑
秋九月壬辰朔二十七日戊午建

彰化縣界外獅頭社潭中湧現小山記

獅頭社爲未歸化生番臺灣府志并獅尾巴老遠兩社
附於彰化縣番社末余嘗辨其誤矣獅頭亦稱獅仔頭
在水沙連大山之西南南北投社之南斗六門之北社
南有哮貓山祖坑水出其中北流滙而爲潭不知廣袤
幾十畝以在界外非番割不能到道光七年八月十五
日潭中忽湧起四小山絡繹相連如爾雅所釋屬者嶧
是土人稱頭浮二浮三浮四浮焉頭浮山高四丈餘寬
贏其高二之一長贏其寬四之一二浮山高五丈餘寬
贏其高三之一長倍其寬而贏兩丈三浮山高三丈餘寬
倍其高而不足長倍其寬而有贏四浮山高二丈餘寬
四倍其高而有贏長倍其寬而不足山體皆石初湧時
失水魚蝦倚躍山頂土番采食足給於鮮山麓泥沙
之壅皆被滌濯沖刷竟體嶙峋縐透瘦大似壺中九華
矣夫天地不愛道寶常見精神於山川彼醴泉湧地器
車出山禮經但設言以徵大順不謂異瑞竟如峯之飛
來是眞非幻可無紀載以示後耶臺灣沐
聖朝禮義信順之化已百有四十餘年民番俱安作息
茲山湧現在匪徒分類制府孫少保東來削平之後越
五月卽聞囘疆底定奏凱獻俘
恩綸遐沛雕
盛世不侈言符瑞而異事適當其時詎非祥徵不可也
自昔勝遊最喜水中有山如水沙連之水裏社珠山屹
立日月潭中是也然深入險遠卽號山水者亦以爲歉
豈若茲山距南投四十里而遙距縣城八十里而近他
日三社歸化人人可到吾知好遊者無慮會近求遠矣
會余將有脩府志之役爰紀此以俟載筆

澄臺觀海記

分巡臺澎兵備道聽事後行四方而高之臺曰澄臺高一丈五尺覆以屋護以欄拾級而登四遠在目而西望滄海萬頃茫然尤足開擴心胸故憑眺者以爲勝概余作郡臺陽嘗赴觀察約偶一登覽未數數至也南豐謝怡亭宗維時在余幕承以尊甫醒莽先生文集相示因得鈔錄澄臺觀海圖一記以備海外掌故醒莽未嘗來臺其從兄退莽與觀察奇寵格公賓主莫逆內渡後對眷眷於斯臺爰命工爲圖而屬醒莽作記記中但述公望遠知險撫今追昔廑廑於全臺安危之繫於尊官非夸賓心樂事也夫官海外者多不以爲履險而以爲肥豐如隙中觀鬥矣由知輕重緩急險易趨避誠如奇公不豫怠於平時自不張皇於臨事其神暇其慮周禍患之消於未萌者豈少耶余閱公名而未得見幸與公孫倉場侍郎和桂同學進士并同出今福建撫軍韓崶舲師之門迨服官來臺聽父老偶而言奇公善政則劉往彌殷矣乾隆三十五年庚寅即公再涖臺海分巡之歲也甲子一周余以臺守受代未行奉檄暫權道篆登臺懷賢遂以謝君斯記之紀公狀貌言辭而繪然如見所尊雖代庖僅三月未若公三載之澤浹於民然時將扃門試士驟聞北路民訛謠移莊元戎整旅啟行有以傳考之說進者余竊若弗聞但從容丹鉛兼旬而畢北路亦晏然無事或能與奇公之慮周神暇有合而不以隙中之觀貽譏士庶乎自海外設官以來惟陳清端公及奇公兩觀察最爲民思臺以澄名宜因奇公而并懷清端至建斯臺之高公拱乾府志未爲立傳但稱係陝西人殆無可紀之政績而藝文所載澄臺記乃竊比於凌虛超然夸矣退莽名本晝醒莽名鳴盛宜附書道光十年庚寅夏五月既望浮梁鄧傳安記

趙先生困學紀聞參注凡有二本一小字本先生所自刻一大字本南昌萬蒴鈞先生所刻兵燹後板俱不存書亦尠見余所得乃小字本取阮齋所藏大字本校之互有譌誤悉刊正之萬序稱先生所注凡千餘條以未克搜輯爲憾而先生自序則謂就其中鄙見以爲創獲者數十條別刊此本然則所謂千餘條者或先生晚年手自芟削歟先生所著有竹岡詩文稿竹陶九種十七圖分合表越舛編巽行聯略西江高士傳年譜集編方輿直指學算錄識小錄萬氏所著有北埜則鈔成帛雜著攻媿山房小集余皆未見類記於此以表先輩著述之勤而志小子孤陋之愧光緒十有四年三月新建後學陶福履

臺灣雜記

(述略之一)

季麒光著

臺灣雜記

雜記　　清　梁溪季麒光蓉洲著

金山、在雞籠山三朝溪後。山主產金。有大如拳者。有長如尺者。有圓扁如石子者。番人拾金在手。則雷鳴於上。來之即止。小者亦間有取出。山下水中沙金碎如屑。其水甚冷。番人從高望之。見有金。捧沙疾行。稍遲寒凍欲死矣。

火山、在北路野番中。晝則見烟。夜則見火。有大鳥自火中往來。番人見之多死。

奇冷山、即奇嶺社之山也。其山高百丈。臺灣從無冰霜。山上三月中尚有未化者。

水沙漣、在半綫東山中。方數丈。其口似井。水深而清。天將雨。潭中發響。水即混濁溢出。潭外番人。以此驗陰晴。

玉山、在鳳山野番中。山最高。人不能上。月夜望之。則玉色璘璘。其上有芋一棵。根盤數畝。葉已成林。有鳥巢其上。羽毛丘色。大於鵝鶴。土人俱指為鳳。

淖泥島、在臺灣之東南。其灘皆濕爛。人至泥上即陷沒。舟行颶至灘邊。亦不能出。高處有番居之。最富。紅毛什至其國。其南界可以入海。

臺灣多蛇。而內山尤大。曾有一蛇。盤草埔。番人用鏢標之。中其兩脅。蛇負痛旋捲半里。草地皆平而蛇死。

番人取其皮。闊五六尺。長三丈。又有一蛇。能起地比人。人見之即取上衣擲起。呼曰我高。蛇即翻身仰臥。舒足。殺千人必散髮示之。呼曰我多。蛇遂收足伏地。人即取身衣帶盡斷之。呼曰我去矣。蛇遂死。

暗洋、在臺灣之東北。有紅彝舟泊其地。無晝夜。山明水秀。萬花遍滿。而上無居人。謂其地可居。遂留二百人。給以一歲之糧。于彼居住。次年復至。則山中俱如長夜。所留之番已無一存。乃取火索之。見石上留字言。一至秋即成昏黑。至春始旦。黑時俱屬鬼怪。其人遂漸次而亡。蓋一年一晝夜云。

鶟猴林、在南路草目社外。與傀儡番相接。深林茂竹。行數日不見日色。路徑錯雜。傀儡番常伏於此。截人取頭而去。今土官加老斯統制之。

黑水溝、在澎湖之東北。乃海水橫流處。其深無底。水皆紅黃青綠色。重疊連接。而黑色一溝為險。舟行必藉風而過。水中有蛇。皆長數丈。通身花色。尾有稍向上如花瓣六七出。紅而尖。觸之即死。舟過溝水多腥臭。蓋毒氣所蒸也。

暹羅別記

暹羅國者、西洋一彝也。歷朝修貢。皆自廣州而入。其人知禮義。有朝鮮之風。其國皆平壤。無城郭。有山相距甚遠。山內多犀象及蘇木胡椒等樹。番民所居。傍皆栽檳榔。收時王分稅之。以售于中國。人王出入乘象。前導亦鳴金列戟。所戴如兜矛。而有銳向前。非玉非金。不知其何以為之也。所衣皆錦。而赤腳跣足。無靴履。此則番彝之俗矣。國民俱造高樓。云其地通黃河。四月水至皆黃色。王亦徙居遠山。民盡登樓以處。牛羊犬豕。亦畜於樓上。人則乘舟往來。蔬薪之需。以小舟貿易。夫黃河發源崑崙。北行入龍門。皆在西徼。今又南注於暹羅之城。豈其地與星宿海相連。而河流由此入海乎。抑行於中國者。又別有一道耶。且年有水則多收。無水則歉。禾播於田。隨水之大小必高出於水上。無淹沒之患。故水之來也。王必排儀出迎。八月水退。王又率臣民出送。始還舊居。民亦退居樓下矣。其國另有字與中國異。行禮以拱手上額為恭。所鑄有錢。兼用貝子。有銅器聲大而清。今暹羅銅鼓為音樂所用也。其往來之期。乘南風而來。臘月北風動則去。所帶貨物以布麥為貴。從別洋以行。非琉球呂宋之水道也。

臺灣紀略

（說鈴之一）

林謙光著

臺灣紀略 附澎湖

清 長樂林謙光芝楣著

形勢

臺灣，爲海中孤島，地在東隅，形似彎弓，中爲臺灣市，市以外皆海，由上而北，至淡水雞籠城界，與福建相近，其東則大琉球也，離灣稍遠，由下而南，至加洛堂郎嶠止，其西則小琉球也，與東港相對，由中而入，一望平原，三十餘里，阡耕錯翠，樹木蓊茂，即臺灣港之所也，而港外復有沙堤，名爲鯤身，自大鯤身至七鯤身止，起伏相生，狀如龍蛇，復有北線尾、鹿耳門，爲臺灣之門戶，大線頭、海翁窟，爲臺城之外障，舡之往來由鹿耳，今設官盤驗。

沿革

先是北線尾日本番來此，搭寮經商，盜賊出沒于其間，爲沿海之患，後紅毛乃荷蘭種，由咖𠺫吧來，假其地于日本，遂竟爲己有，築平安、赤嵌二城，倚夾板紅爲捍衛，而各社土番，聽其約束，設市于安平鎮城外，與商賈貿易，至壬辰年土民郭懷一反，酋王氏召土番擒之，戮于赤嵌城，民被土番殲殺，漸以消索，嘉至此，歸紅毛已三十餘年矣，辛丑年僞鄭成功敗自長江歸，漂泊無所，土人勾之往，乃發大小船千餘號，進何斌引港由鹿耳門入，潮水忽漲數尺，紅毛戰敗，遁入鎮城，堅閉不出，鄭兵沿山圍之，累月柴盡不得入，又乏外援，紅毛突圍遁歸，成功因改臺灣爲僞東都，設一府二縣，僞立府尹及天興萬年二縣，壬寅年五

月，成功卒，提督馬信立其胞弟鄭世襲，改號護理，癸卯年成功之子鄭經，自廈門來，與世襲爭國，世襲兵屈，退歸，經遂嗣位，後經至廈，委翁天祐爲轉運使，任國政，于是興市肆，築廟宇，新街橫街，皆其首建也，癸卯年，廈門敗，經由銅山入灣，改東都爲東寧省，前後招納內地兵民眷口以實之，甲寅年經兵入漳泉，委陳永華爲諮議參軍，留守國政，丁巳年兵潰，經守廈門，復命劉國軒攻開海澄縣，旋爲大兵恢復，鄭兵消去十有八九，遣劉國軒調殘兵守澎湖，旋發戶出粮，抽壯民爲兵，致民心離散，士卒喪氣，辛酉年經預立其庶子鄭欽爲監國，退閒于洲仔尾，築游觀之地，峻宇雕墻，茂林嘉卉，極島中之華麗，不理政務，嬉遊爲樂，未幾經卒，衆憚欽之嚴，迫之縊死，欽妻陳氏，即永華之女，亦登臺自縊，遂立鄭克塽爲主，年幼政出多門，福建總督姚將軍偵知之，密請南征，先行移劄與傅爲霖約爲內應，事泄爲霖被戮，僞續順公沈瑞亦以隱諜，（因要事兵威將官鄭賊之女亦自盡）朝廷允姚總督之奏，命靖海將軍侯施琅爲提督，與總督姚啓聖，巡撫吳興祚討之，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六月十四日，大師由銅山開駕，十五日兵入八罩灣，十六日進澎湖，大戰竟日，勝負未決，十七日舟停八罩灣，十八日進取虎井桶盤嶼克之，十九日將軍乘小舟暗渡海中，窺觀營壘，遙見澎湖媽宮台嶼上下砲城三座，風櫃尾一座，四角山砲城一座，雞籠山砲臺一座，東西嶼砲臺一列四座，西南內外塹西嶼頭一列砲臺四座，牛心灣砲臺一座，沿海之處，小船可以登岸者，盡設短墻，置砲石，連遶三十餘里，海兵星羅棋布，將軍決策，遂於二十一日誓師，二十二日分兵進勦，左師直入雞籠山，右師直入牛心澳，中權分爲八陣，每陣三疊，將軍居中調度，將左者興化鎮吳英，金門鎮陳龍，銅山鎮陳昌，將右者平陽鎮朱天貴，海壇鎮林賢，廈門鎮楊嘉瑞，提標中營羅士珍，旌旗蔽空，舳艫千里，自辰至申，戮力夾攻，擊沉熕船八隻，燒烏船二十六隻，其餘奔散無跡，平陽鎮朱天貴陣亡，海兵死傷無算，遂下澎湖，劉國軒知事不可爲，勸克塽繕表歸誠，乃齎印八顆，又延平王金印一顆，輔政公、武平侯、忠誠伯、武衛將軍等銀印四顆，稽首歸順，時明寧靖王朱術桂，向依鄭氏，臺灣破，闔室自縊，妻妾俱殉，先是澎湖最險，難以泊舟，至是水神効靈，九日海不揚波，舘湧甘泉，大師直抵臺灣，七月初三日，將軍飛章奏捷，八月初二日，揭旗入灣，文武官僚，薙髮迎師，兵不血刃，臺灣已歸我版圖矣。

建設

大師底定臺灣，設分巡道一員，領一府三縣，臺灣縣居中，轄四坊十五里九街六鄉，南爲鳳山縣，自臺灣府起，至沙碼磯頭止，共五百三十里，轄六里十四鄉二十餘社，過沙碼磯頭山之背，爲呂宋開洋處，北餘則土番負固，稀到城市，今土官加老師統之，北爲諸羅縣，自臺灣府起，至雞籠城止，共五千三百三十里，轄四里十四鄉四大社，人衆力役尤多，其餘二十四社，至雞籠城而界盡，過此則無路可行，亦無港可泊，用小艇涉海，猶有十日之程，至直腳宜前面，則人跡不到矣。商人所常泊之社，曰大武壠、倒咯嘓、諸羅山、打猫社、他里霧、東螺、猴悶、西螺、南社、麻支干、二林、三林、猫羅社、大武郡、半線、馬芝林、阿東、竹塹等社。

山川

南路之山曰大岡山，在臺灣之東南三十里，狀如覆舟，天陰埋影，晴霽則見，上有仙人跡、貍貓兒、碇纜斗甕在焉，相傳國有大事，此山必先鳴。又有小岡山、觀音山、鳳山、赤山、打狗山、半屏山、龜山、岡底山，皆在海濱，突起平地。若阿猴林則大樹蔽天，材木于是乎出。北路之山曰木岡，曰里沙放種、貫猪來種、半線、阿里雞籠，而金山則在雞籠山山朝溪後，中產精金，番人拾在手，霹靂隨起，下溪中沙金如屑，水極冷，取之者從高而墜，捽沙疾行，少遲立凍死。奇冷山即奇領社之山，高百丈，臺灣最峻，此山獨積雪，至春杪不化。玉山在野番中，月夜仰視，其色晶瑩如玉。

南路北路，溪港甚多，四通五達，中路離臺灣縣八里，曰鯽魚潭，採捕之利，足供軍需。計由臺灣府起，至淡水止，溪凡十八重，皆發源于山，以海爲歸云。

沙線　礁嶼

南港口有長沙線，自南港口起，至淡水海外止，不知其幾千里，北線尾與安平鎮城相連，與赤嵌城相對。復有大線頭、海翁堀，爲臺灣之外障。鹿耳門與北線尾相連，船隻出入之處，是臺灣之大門戶也。上淡水城對面，有兩石變峙海中，謂之石門。淡水城海中，有兩石雙起插天，謂之旗竿石。又有圭礁嶼，船遇之則碎。

城郭

安平鎮城，在一崑身之上，東抵灣街渡頭，西畔沙坡，抵大海，南至二崑身，北有海門，原紅毛夾板船出入之處，按一崑身週圍四五里，紅毛築城，用大磚桐油灰共搗而成，城基入地丈餘，深廣亦一二丈，城墻各垜俱用鐵釘釘之，方圓一里，堅固不壞，東畔設屋宇市肆，聽民貿易，城內屈曲如樓梯，上下非泉鹹淡不一，另有一井，僅小孔，桶不能入，水從壁上流下，其西南畔一帶，原係沙墩，紅毛載石壓築，水衝不崩。

赤嵌城亦係紅毛所築，在臺灣海邊，與安平鎮相向，其城方圓不過半里。

雞籠、淡水小城也，紅毛築之以防海劫，然利于南風，不利于北風。

戶役　賦稅

戶口自鄭成功開闢二十餘年，漳泉之民，逋逃其中，稍稱沃野，自大兵弔伐，人多歸籍，今供徭役者半歸內之三十四社，若新附諸番，尚從寬收之撫循，未可征其力役也。

臺灣皆濱沙堤，地力最薄，通府額派地丁銀共一萬四千八百八十二兩八錢二分零，稅偏在外。臺灣縣糧額銀五千二百三十四兩二錢七分零，鳳山縣糧額銀一千二百五十九兩二錢六分零，諸羅縣糧額銀八千三百九十八兩二錢八分零。

學校　選舉

臺灣歸順後，天子思厲鈍振瞶，乃設歲科二試以鼓勵之，每試府學入泮二十名，補廩五名至二十名，廩額滿止，增如之，縣學入泮十二名，補廩三名至十名，原額滿止，增亦如之，自康熙丁卯年始，其廩增全額從入文廟日，其額照內地例補足。

提督軍務侯張公雲翼，念海島文教，不可不鼓舞以開功名之路，特疏題准自丁卯年起，于福建鄉試正額外，另廣一名，以待臺灣之士，俟九年學成日，始與內地棘闈同校，故蘇峩得登丁卯榜，邑星燦得登庚午榜，林逢秋得登庚午武榜，文明先聲，蔚其在茲，今道府設立社學，教番童，漸有彬彬文學之風矣。

兵防

臺灣總兵，統兵一萬，共分十營，安平鎮三營，澎湖協鎮二營，南北二營，左右中三營。

津梁

臺灣無石，所有橋梁，皆磚艸砌成，溪流水急，衝而易壞，如大橋、頭烏鬼橋、鐵線橋，今皆無存，獨有嶺後一橋，在東安之界。

自臺灣至安平鎮，相去僅五里許，順風則時刻可到，風逆則半日難登，灣之津頭水淺，用牛車載人下船，鎮之渡頭淺處，則易小舟登岸，其餘各港船，可沿溪而入。

天時

天氣與中土殊，寒霜絕少，人不挾纊，三春常晴，至于霖雨，每在秋令，颱颶時起，土人謂正二三四月起者爲颶，五六七八月起者爲颱，颱甚于颶，而颶急于颱，將至時，先視所至之氣，如虹如霧，則預爲之防，凡遇風雨將作，海必先吼如雷，晝夜不息，旬日乃平。

地理

南北二路，滿塗蓬蒿，溪急水漲，但是沙坡坦平，車可運帆而行，地多震動，水淺石稀，土不堅實，故種植五穀，雖與中土同，而一年唯秋季一收，阻饑之患，所不能免，幸有薯芋之類，足以果腹。

風俗

彈丸外區，爲逋逃淵藪，近地多漳泉人，外多係土番，其人頑蠢，無姓氏，無祖先祭祀，自父母而外，無伯叔甥舅之稱，不知歲日，亦不自知其庚甲，性好殺人，截其頭洗剔之，粘以銅錫箔，供于家，男女皆跣足，不穿下衣，上着短衫，以幅布圍其下，番婦用背布裹脛，多帶花草，男子約十四五歲時，編藤圍腰，束之使小，故射飛逐走，迅于奔馬，自少長即斷去其半，以草纏之，齒用生蠟染黑，人各穿耳孔，其大可容象子，以木環貫其中，身有記刺，好事者徧刺其文，則紅毛字也，手帶鐲頭，或金銀，或銅錫，多者至數十雙，且有以鳥翅垂肩，以貝懸項，而相誇爲美觀者，俗重生女，不重生男，男則出贅于人，女則納婿于家，婚嫁時，女入廨中，男在外吹口琴，女出與合，當意者告于父母，設酒席邀飲，同社之人，即爲配偶，凡耕作皆婦人，夫反在家待哺，夫婦不合，不論有無生育，往往互相交易，暑月男女皆裸體對坐，淫慾之事，長則避幼，若弟妹子女略不羞避，婦甫生產，同嬰兒以冷水浴之，疾病不知醫，輒浴于河，言大士浴藥水中濟度諸番，云冬月亦入水澡浴以爲快，人死，結采于門，所有器皿衣服，與生人均分，死者所應得之分，同其屍埋于床下，三日後仍集同社，將死者取出，灌以酒，然後深瘞，不用棺槨，移居仍取出再埋，番屋高地四五尺，深狹如舟

形。前後無所間。梁柱皆畫五采。時剗洒掃。地無點塵。屋後多植椰樹修竹。暑氣不能入。家無被褥。以衣覆體。無廚灶。以三足架架鍋于地。粥則環向鍋前。用椰瓢汲食。飯則各以手團之而食。米隨用隨搗。凡穀粟衣服。皆貯于葫蘆瓠中。人好飲。取米置口中嚼爛。藏于竹筒。不數日而酒熟。客至出以相敬。必先嘗而後進。出入皆乘牛車。遇山路陡絕。則循藤而過。遇溪路深闊。則跳石而過。凡傳遞文件。兩手繫鈴搖之。其走如飛。所用標槍長五尺許。取物于百步之內。發無不中。弓則用竹爲之。以麻爲弦。矢則長鏃無翎毛。其耕田以草生爲華。秋成日謂之一年。更深入山中。其人狀如猿猱。長不滿三尺。見人則升樹杪。人欲擒之則張弩相向。亦有鑿穴而居。類太古之民者。土官有正有副。大社至六七人。小社三四人。隨其支派。各分公廨。有事成集于廨以聽議。小番皆宿外供役。有能書紅毛字者。謂之教冊。凡出入數皆經其手。削鵝管濡墨橫書。自左至右。非直行也。

物產

鳥之屬。有鴉、鵲、鸛、鶴、鸞、鷥、杜鵑、斑鳩、瓦雀、鵪鶉等類。鴻雁燕鷺。有而希見。鶴與鸕鷀則其所絕無者。

山無虎。但有豹。亦不噬人。故鹿、麖、獐、麂之屬成群偏野。爲之害。野牛最蕃滋。設柵欄圈之。有典牧之官蕃其數。農夫乏牛者。稟命于官而取之。至老而無力。則縱之去。

澤中有大龜。時游水濱。人取而食之。

果之美者檨爲最。狀如豬腎。味甘冽。可敵荔枝。越宿即爛。故難到遠地。次莫若波羅蜜、梨仔茇、王梨、芭蕉子、石榴、橘、柚、椰、檳榔、甘馬弼等類。各方共產荔枝。龍眼則間有之。

花異如四季、錦邊蓮。而蘭、桂、梅、桃、拒霜、刺桐之類次之。所少特牡丹耳。內山樹木之大者。多洪荒時物。人至不能識其名。

竹有大如斗。高數十尋者。　地多藤。盤旋里餘。可爲椗索。及縛茅屋。　磺產于上淡水。土人取之以易鹽米芬布。　鹽出于洲仔尾、淡水兩處。　泥鰍烏魚。出于坑仔口打狗港。　蟳蝦、出于蚊港。蚶、蛤、蠔、螺。海濱俱產。

附澎湖

澎湖舊屬同安縣。明季因地居海中。人民散處。催科所不能及。乃議棄之。後內地苦徭役。往往逃于其中。而同安漳州之民爲最多。及紅毛入臺灣。并其地有之。而鄭成功父子復相繼據險。恃此爲臺灣門戶。環繞有三十六嶼。大者曰媽祖嶼等處。港門口有兩礮臺。次者曰西嶼頭等處。各嶼唯西嶼稍高。餘皆平坦。自廈門至澎湖。有水如墨色。深不可測。爲舟行之中道。順風僅七更半水程。一遇颶颱。小則漂流別港。阻滯月餘。大則犯礁覆舟。故舟子有望風占氣之法。羅經針定子午。放洋各有方向。春夏由鎮海圻放洋。正南風坐乾亥向巽巳。西南風坐乾向巽。多由寮經放洋。正北風坐戌向辰。至夜半坐乾戌向巽辰。東北風坐辛戌向乙辰。或由圍頭放洋。正北風坐乾向巽。至夜半坐乾亥向巽巳。東北風坐乾戌向巽辰。至天明俱可望見澎湖西嶼頭。由澎湖至臺灣。俱向巽方而行。薄暮可望見。但澎湖初無水田可種。人或採捕爲

生。或治圃以自給。今幸大師底定。貿易輻輳。漸成樂土。營將外復設一巡檢治之。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

徐兢 撰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序

臣聞天子元正大朝會畢。列四海圖籍於庭。而王公侯伯。萬國梯航。此皆有以發之。故有司所藏。嚴密特甚。而使者之職。尤以是爲急。在昔成周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周知其利害。而行人之官。緒譯道路者。慶賀犒禬之類。凡五物之故。莫不有治。若康樂厄貧之類。凡五物之辨。莫不有書。用以復命於王。俾得以周知天下之故。外史書之。以爲四方之志。司徒集之。以爲土地之圖。誦訓道之。以詔觀事。土訓道之。以詔地事。此所以一人之尊。深居高拱於九重。而察四方萬里之遠。如指諸掌。昔沛公初入關。蕭何獨收秦圖書。及天下已定。而漢盡得知其阨塞戶口者。緊何之功。隋長孫晟之至突厥。每游獵。輒記其國土委曲。歸表聞於文帝。口陳形勢。手畫山川。卒以展異日之效。然則乘輶軒而使邦國者。其於圖籍。固所先務。矧惟高麗在遼東。非若侯甸近服。可以朝下令而夕來上。故圖籍之作。尤爲難也。皇帝天德地業。畢朝萬國。乃眷高麗。被遇神考。益加懷徠。選擇在廷。將命撫賜。恩隆禮厚。前未之有。時給事中臣允迪。以通經之才。超世之文。取甲科。著宿望。中書舍人臣墨卿。學問高明。見於踐履。恪守忠孝。臨事不回。就命而行。非獨其執節專對。不減古人之盾使。而風采聞望。自足以壯朝廷之威靈。聳外夷之觀聽。拜命未行。會聞王俁薨。遂以賀慰之禮兼往。臣愚猥承人之乏。聯使綰之末。事之大者。固從其長。而區區得以專達者。又不足以補報朝廷器使之萬一。退而自念曰。周爰咨詢。歌於皇華之時。則獨聞以事正使者之職。謹因耳目所及。博采衆說。簡汰其同於中國者。而取其異

爲。凡三百餘條。釐爲四十卷。物圖其形。事爲之說。名曰宣和奉使高麗圖經。臣嘗觀崇寧中。王雲所撰雞林志。始疏其說。而未圖其形。比者使行。取以稽考。爲補已多。今臣所著圖經。手披目覽。而遐陬異域。舉在於前。蓋倣聚米之遺制也。雖然。昔漢張騫出使月氏。十有三年而後歸。僅能言其所歷之國。地形物產而已。臣愚雖才不逮前人。然在高麗纔及月餘。授館之後。則守以兵衛。凡出館不過五六。而驅馳車馬之間。獻酬尊俎之上。耳目所及。非若十三載之久。亦粗能得其建國立政之體。風俗事物之宜。使不逃乎繪畫紀次之列。非敢矜博洽。飾浮詞。以塵冕旒之聽。蓋摭其事實。以復於朝。庶少道將命之責也。有詔上之御府。謹撮其大概爲之序云。

宣和六年八月六日。奉議郎充奉使高麗國信所提轄人船禮物賜緋魚袋臣徐兢謹序。

仲父既以書上御府。其副藏家。靖康丁未春。里人徐周賓借觀。未歸。而寇至失書所在。後十年。家君濟江西弭節於洪。仲父來省。或謂鄱有北客上宜生。嘗獲此書。亟訪之。其無恙者。特海道二卷耳。仲父嘗爲蕆言。世傳予書。往往圖亡而經存。余追畫之無難也。然不果就。噫。蓋棺事乃已矣。姑刻是留澂江郡齋。來者尚有考焉。乾道三年夏至日。左朝奉郎權發遣江陰軍主管學事徐蕆書。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目錄

第一卷
建國
第二卷
世次
第三卷
城邑
第四卷
門闕
第五卷
宮殿一
第六卷
宮殿二
第七卷
冠服

第八卷
人物
第九卷
儀物一
第十卷
儀物二
第十一卷
仗衛一
第十二卷
仗衛二
第十三卷
兵器
第十四卷
旗幟
第十五卷
車馬
第十六卷
官府
第十七卷
祠宇
第十八卷
道教
釋氏
第十九卷
民庶
第二十卷
婦人
第二十一卷
皁隸
第二十二卷
雜俗一
第二十三卷

雜俗二
第二十四卷
節仗
第二十五卷
受詔
第二十六卷
燕禮
第二十七卷
館舍
第二十八卷
供張一
第二十九卷
供張二
第三十卷
器皿一
第三十一卷
器皿二
第三十二卷
器皿三
第三十三卷
舟楫
第三十四卷
海道一
第三十五卷
海道二
第三十六卷
海道三
第三十七卷
海道四
第三十八卷
海道五
第三十九卷

海道六
第四十卷
同文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一

宋　徐兢撰

建國

臣聞夷狄君長。類以詐力自尊。殊名詭號。單于可汗。無足稱者。獨高麗自箕子之封。以德取侯。後世稍衰。他姓亦用漢爵。代居其位。上有常尊。下有等衰。故襲國傳世。頗可紀錄。今謹稽諸史。敘其歷代之王。作建國記云。

始封

高麗之先。蓋周武王封箕子胥餘於朝鮮。實子姓也。歷周秦。至漢高祖十二年。燕人衛滿亡命。聚黨椎結。服役蠻夷。浸有朝鮮之地而王之。自子姓有國八百餘年。而爲衛氏。衛氏有國八十餘年。先是。夫餘王得河神之女。爲日所照。感孕而卵生。既長。善射。俗稱善射爲朱蒙。因以名之。夫餘人以其生異。謂之不祥。請除之。朱蒙懼。逃焉。遇大水無梁。勢不能渡。因持弓擊水而咒之。魚鱉竝浮。因乘以濟。至紇升骨城而居。自號曰高句驪。因以高爲氏。而以高驪（鄭刻麗）爲國。凡有五部。曰涓奴部。（鄭刻下四部各有日字）絕奴部。順奴部。灌奴部。桂婁部。漢武帝滅朝鮮。以高麗爲縣。屬元菟郡。其君長賜之鼓吹伎人。常從郡受朝服衣幘。縣令主其名籍。後稍驕。不復詣郡。於東界築小城。歲時受之。因名幘溝凄。溝凄者。高麗名城也。於是始稱爲（鄭刻無爲字）王。王莽發其兵以誅匈奴。不至。降王爲侯。而麗人益寇邊。光武中興。麗遣邊吏。建始八年。遣使來朝。因復

王號。列爲外藩。安帝以後。部衆浸熾。雖少鈔寇。旋卽賓服。初涓奴爲王。既衰。而桂婁代之。至王宮。生而開目能視。國人惡之。及長。壯勇。和帝時。頻掠遼東。傳之王伯固。伯固死。有二子。長曰拔奇。（鄭刻有者字）不肖。次曰伊夷模。國人立焉。漢末。公孫康擊破伊夷模於其國九都山下。國人共立其子位宮。位宮亦有勇力。好鞍馬。以其祖宮生而能視。今王亦然。句驪謂相似爲位。故名（鄭刻有曰字）位宮。魏將毌丘儉將之。追至肅（今上御名）。刻石紀功而還。位宮五世孫劉。晉永嘉中。與遼西鮮卑慕容廆鄰。廆不能制。康帝建元初。廆子皝帥師伐之。大敗。後爲百濟所滅。其後慕容寶以其王高安爲平州牧。安孫璉。義熙中。遣長史高翼。獻赭白馬。以爲營州牧。高麗王。樂浪郡公。璉七世孫元。隋文帝時。率靺鞨寇遼東。唐太宗時。其東部大人蓋蘇文。賊虐不道。帝親征之。威震遼海。高宗又命李勣討平之。俘其王高藏。裂地而爲郡縣。建安東都護府於平壤城。以兵鎭守。後武后遣將擊殺其主乞比羽。而立其主乞仲象。亦病死。仲象子祚榮立。因有其衆四十萬。據於桂婁。臣於唐。中宗時。乃置忽汗州。以祚榮爲都督渤海郡王。其後遂號渤海。初歸之俘也。其酋長有劍牟岑者。立藏外孫舜爲王。又命高偘討平之。都護府既廢。遷舊城。頗入新羅。遺民散奔突厥靺鞨。高氏既絕。久而稍復。於唐末。遂王其國。後唐同光元年。遣使來朝。國王姓氏。史失不載。長興二年。王建權知國事。遣使入貢。遂受爵以有國云。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二

世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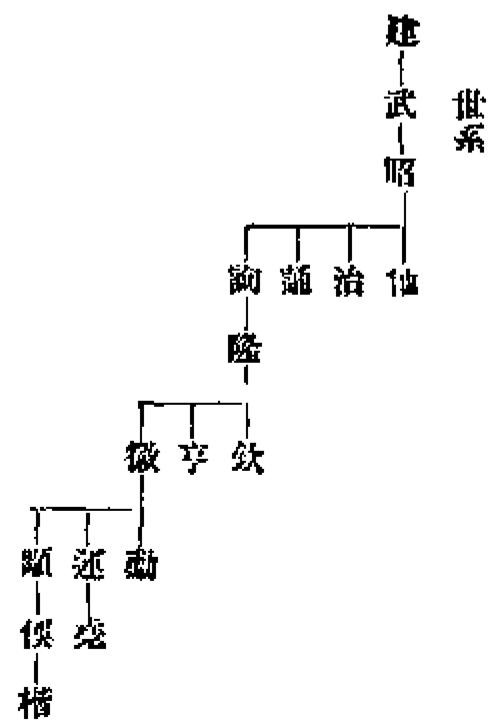
臣聞史家之法。傳遠者略。而近者詳。高麗歷世之王。臣既以槩敘之於前矣。若乃王氏建國。累世尊事本朝。至王俁與今王楷。又享禮加厚。不可不條著之。謹因其世次宗系。而嗣以楷之行事云。

王氏

王氏之先。蓋高麗大族也。當高氏政衰。國人以建賢。遂共立爲君長。後唐長興三年。遂自稱權知國事。請命於明宗。乃拜建元菟州都督。充大義軍使。封高麗王。晉開運二年。建卒。子武立。漢乾祐末。武卒。子昭立。至皇朝建隆三年。太祖皇帝御極。奄有萬國。昭遣使來朝。賜以功臣之號。仍加食邑。開寶九年。昭卒。子伷立。遣使請命。封高麗王。太宗皇帝卽位。改封大順軍使。太平興國七年。伷卒。弟治上章乞襲封。詔從之。淳化六年。契丹攻之。治畏懦無守。臣事北虜。遂闕朝貢。治卒。弟誦立。咸平三年。其臣朱仁紹入朝。具言國人思慕皇化。逼於強鄰。未能如願。朝廷嘉之。賜詔褒諭。大中祥符七年。誦卒。弟詢權知國事。大破契丹。復遣脩貢。且乞降尊號。頒正朔。又求封冊。眞宗皇帝。初欲俯從。議者難之。遂寢。止從班詔而已。天聖中。使人屢與女眞偕來。貢方物。天子加恩。報禮優異。後詢卒。子陞立。優柔不斷。政荒力屈。權於北虜。遂復臣事之。而貢使又絕。陞卒。私謚曰正。子德王欽。欽弟程王亨。皆朝貢不通。而朝廷亦能遣使。亨弟徽。熙寧四年。以權知國事。復脩方貢。七年九年。使人荐至。神宗皇帝。嘉其忠藎。元豐元年。命左諫議大夫安燾爲國信使。

起居舍人陳陸副之。自明州定海。絕洋而往。時徽病風痺。僅能拜命。且乞醫藥。上覽其奏。從之。三年四年。遣使來朝。六年徽卒。立凡三十八年。諡曰文。使子勳立。百日卒。弟國原公運立。命左諫議大夫楊景略爲祭奠使。禮賓使王舜封副之。右諫議大夫錢勰爲弔慰使。西上閤門副使宋球副之。七年七月。自密之板橋。航海而往。八年。哲宗皇帝踐祚。使來奉慰。又遣使來賀。運立四年卒。諡曰宣。子堯立。未朞歲。而以病廢。國人乃請其叔熙攝政。未幾而堯卒。諡曰懷。熙乃踐位。自元祐五年。至元符元年。貢使再至。三年遣使綏撫。遵元豐故事也。皇帝嗣位。通遣來奉。丕承先烈。溥海內外。無不臣妾。德被藩服。恩行海隅。適者崇寧元年。命戶部侍郎劉逵。給事中吳拭。持節往使。禮物豐腆。恩綸昭回。所以加惠屬國。而褒寵鎮撫之。以繼神考之志。迨大觀二年五月。由明州道梅岑。絕洋而往。時熙避契丹嫌名。改熙曰顒。然自神考有作。務來遠人。天相發設。王徽嗣以承其旨。殆非偶然。徽忠順循理。知尊中國。館待使華。處意勤厚。至遇賢人。亦有禮貌。治尚仁恕。享國久長。宜矣。崇寧二年。顒卒。年五十。世子俁立。自長興三年壬辰。迄今宣和六年甲辰。王氏有國九世。凡十七人。合一百九十三年云。

世系



高麗國王王楷

楷。王俁之世子也。壬寅春三月。俁病革。召李資謙入議嗣事。夏四月。俁薨。資謙等乃立楷爲王。楷居宇碩秀。形短面豐。肉勝於骨。性慧多學。亦甚聰明。在春宮時。官屬有過。必遣讁辱。既立。雖幼沖。國官頗畏憚之。適者信使至彼。受詔拜表。行燕饗禮。升降進退。綽有成人之風。亦當爲東夷之賢王也。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三

城邑

臣聞四夷之君。類多依山谷。就水草。隨時遷徙。以爲便適。固未嘗知有國邑之制。西域車師鄯善。僅能築牆垣。作居城。史家即指爲城郭諸國。蓋誌其異也。若高麗則不然。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高堞周屏。模範中華。抑箕子舊封。而中華遺風餘習。尚有存者。朝廷間遣使存撫其國。入其境。城郭巋然。實未易鄙夷之也。今盡得其建國之形勢而圖之云。

封境

高麗南隔遼海。西距遼水。北接契丹舊地。東距大金。又與日本琉球聃羅黑水毛人等國。犬牙相制。惟新羅百濟。不能自固其圉。爲麗人所幷。今羅州廣州道是也。其國在京師之東北。自燕山道陸走。渡遼而東之其境。凡三千七百九十里。若海道。則河北京東淮南兩浙廣南福建。皆可往。今所建國。正與登萊濱棣（舊刻作濱棣。）相望。自元豐以後。每朝廷遣使。皆由明州定海放洋。絕海而北。舟行皆乘夏至後南風。風便不過五日。即抵岸焉。舊封境東西二千餘里。南北一千五百餘里。今既幷新羅百濟。東北稍廣。其西北與契丹相接。（舊刻云。與契丹接連。）昔以大遼爲界。後爲所侵迫。乃築來遠城以爲阻固。然亦恃鴨綠以爲險也。鴨綠之水。源出靺鞨。其色如鴨頭。故以名之。去遼東五百里。經國內城。又西與一水合。即鹽難水也。二水合流。西南至安平城入海。高麗之中。此水最大。波瀾清澈。所經津濟。皆艤巨艦。其國恃此以爲天塹。水闊三百步。在平

壖城西北四百五十里。（鄭刻、有蓋水東西四百八十里句。）自遼已東，即舊屬契丹。今虜衆已亡，大金以其地不毛，不復城守，徒爲往來之道而已。鴨綠之西，又有白浪、黃嵓二水，自頗利城行數里，合流而南，是爲遼水。唐貞觀間，李勣大破高麗於南蘇，旣渡，怪其水淺狹，問之云是遼源。以此知前古未嘗恃此水以爲固，此高麗所以退保鴨綠之東歟。

形勢

高麗素知書明道理，拘忌陰陽之說，故其建國，必相其形勢，可爲長久計者，然後宅之。自漢末徙九都山下，後魏至唐，皆居平壤，至李勣平其地，建都護府，則嘗遷寄稍東，不詳其所，唐末復國，當是今所都地，蓋嘗爲開州，今尙置開成（鄭刻、城。）府。其城北據崧山，其勢自乾亥來，至山之脊，稍分爲兩岐，更相環抱，陰陽家謂之龍虎臂，以五音論之，王氏商姓也，西位欲高則興，乾西北之卦也，來岡亥落，其右一山屈折，自西而北，轉至正南，一峯特起，狀如覆盂，因以爲案，外復有一案，其山高倍，坐向相應，質（鄭刻、宮。）主丙壬，其水發源自崧山之後，北直子位，轉至艮方，委蛇（鄭刻、曲。）入城，由廣化門稍折向北，復從丙（鄭刻、南。）地，流出巳上，蓋乾爲金，金長生在巳，是爲吉卜，自崧山之半，下瞰城中，左溪右山，後崗前嶺（鄭刻、崗後嶺前。），林木叢茂，形勢若飮澗蒼虬，宜其保有東土，歷年之久，而常爲聖朝臣屬之國也。

國城

高麗自唐以前，蓋居平壤，本漢武帝所置樂浪郡，而唐高宗所建都護府也。以唐志考之，平壤城乃在鴨綠水東南，唐末高麗君長，懲累世兵革之難，稍徙而東，今王城在鴨綠水之東南千餘里，非平壤之舊矣。其城周圍六十里，山形繚繞，雜以沙礫，隨其地形而築之，外無壕塹，不施女牆，（太上御名、高宗諱名。）列延屋如廊廡狀，頗類敵樓，雖施兵仗以備不虞，而因山之勢，非盡堅高，至其低處，則不能受敵，萬一有警，信知其不足守也。外門十二，（鄭刻、十一、誤。）各有標名，舊志纔知其七，今盡得之，正東曰宣仁，（舊不見名、止曰東大門。）曰崇仁，（舊曰東門、鄭刻、求門。）東南曰長霸，（鄭刻、長朔、誤。）正南曰宣華，（舊不見門。）曰會賓，曰泰安，（舊曰其觀、今易此名。）西南曰安定，（舊曰訊値、乃設人方言也。鄭刻、訊値作訊知。）曰光德，（舊曰正州、亦必其路耳。州鄭非門名所宜。）正西曰宣義，曰狻猊，正北曰北昌，（舊曰崧山、特登山之路、非本名也。）東北曰宣祺，（舊曰金郊、今易此名。）西南

隅，王府宮室居之，其東北隅，即順天館，極加完葺，西門亦壯麗，蓋爲中朝人使設也。自京市司至興國寺橋，由廣化門以迄奉先庫，爲長廊數百間，以其民居隘陋，參差不齊，用以遮蔽，不欲使人洞見其醜，東南之門，蓋漾流至巳方，衆水所會之地，其餘諸門，官府宮祠道觀僧寺別宮客館，皆因地勢，星布諸處，民居十數家，共一聚落，井邑街市，無足取者，總其建國大概而圖之，其餘則互見於別篇。

樓觀

王城昔無樓觀，自通使以來，觀光上國，得其規模，稍能（太上御名、○諱。）治，初惟王城宮寺有之，今官道兩旁，與國相富人，稍稍僭侈，入宣義門，每數十家，則建一樓，俯近興國寺，二樓相望，左曰博濟，（鄭刻、淳。）右曰益平，王府之東，二樓臨衢，不見標牓，簾幙華煥，聞皆王族遊觀之所，人使經由，則有婦女窺覘於其間，衣服之飾，不異民庶，或云王每出遊，則其族始易錦繡也。

民居

王城雖大，磽确山壟，地不平曠，故其民居，形勢高下，如蜂房蟻穴，誅茅爲蓋，僅庇風雨，其大不過兩椽，比

富家稍置瓦屋，然十纔一二耳。舊傳惟娼優所居，揭長竿以別良家，今聞不然，蓋其俗淫祠鬼神，亦厭勝祈禳（鄭刻、禱。）之具耳。

坊市

王城本無坊市，惟自廣化門至府及館，皆爲長廊，以蔽民居，時於廊間，榜其坊門，曰永通，曰廣德，曰興善，曰通商，曰存信，曰資養，曰孝義，曰行遜，其中實無街衢市井，至有斷崖絕壁，蓁莽繁蕪，荒墟不治之地，特外示觀美云耳。

貿易

高麗故事，每人使至，則聚爲大市，羅列百貨，丹漆繒帛，皆務華好，而金銀器用，悉王府之物，及時鋪陳，蓋非其俗然也，崇寧大觀使者，猶及見之，今則不然，蓋其俗無居肆，惟以日中爲墟，男女老幼，官吏工伎，各以其所有，用以交易，無泉貨之法，惟紵布銀瓶，以準其直，至日用微物，不及匹兩者，則以米計錙銖而償之，然民久安其俗，自以爲便也，中間朝廷賜予錢寶，（中閒下、鄭刻、注云、闕六字。案文義、似無闕文。）今皆藏之府庫，時出以示官屬傳玩焉。

郡邑

州縣之建，實不副名，特聚落之繁處，自國之西北，與契丹大金接境，粗有壘塹，其東南濱海，亦有建於島嶼者，惟西京最盛，城市略如王城，又有三京四府八牧，又爲防禦郡一百一十八，爲縣鎭三百九十，爲洲島三千七百，皆設守令監官治民，惟牧守都護公廨數楹，令長則隨所在，舍於居民，吏政租賦之外，無健訟在官者，公田不足以資用，則亦仰給於富民云。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四

門闕

昔黃帝堯舜。取象於豫。乃設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後世聖人。又辨尊卑而爲之等。故天子之門。曰皐。曰庫。曰雉。曰應。曰路。凡五。諸侯則去其二焉。曰庫曰雉曰路而已。魯爲周公後。而新作雉門兩觀。且不逃春秋之譏。況其他侯乎。高麗門闕之制。亦頗遵古侯禮。雖其屢聘上國。亦頗效顰學步。然材之工拙。終以朴陋云。

宣義門

宣義門。即王城之正西門也。西爲金方。於五常屬義。故以名之。其正門二重。上有樓觀。合爲甕城。南北兩偏。別開門相對。各有武夫守衛。其中門不常闢。惟王與使者出入。餘悉由偏門也。自碧瀾亭以至西郊。乃過此門而後入館。王城之門。唯此最大且華。蓋爲國朝人使設也。

外門

王城諸門。大率草創。唯宣義門以使者出入之所。北昌門爲使者回程祠廟之路。故極加嚴飾。他不逮也。自會賓長霸等門。其制略同。惟當其中爲兩戶。無尊卑皆得出入。其城皆無夾柱。纔以甃甓。上爲小廡。隨山形高下而築之。自下而望崧山之脊。城垣繚繞。若蛇虺蜿蜒之形。長霸門通安東府。光德門通正州。宣仁門通楊金鐵三州。崇仁門通日本。安定門通凝廣淸三州。宣祺門通大金國。北昌門通三角山新炭松

子。布帛。所出之道也。

廣化門

廣化門。王府之偏門也。其方面東。而形制略如宣義。獨無甕城。藻飾之工過之。亦開三門。南偏門牓儀制令四字。北門牓周易乾卦繇辭五字。仍有春帖子云。鬱葱佳氣在三韓。日脚初升五鳳樓。百辟稱觴千萬壽。袞龍衣上瑞光浮。

昇平門

昇平門。即王宮之正南門也。上爲重樓。旁起兩觀。三門並列。制益宏大。四阿各有鴟火珠爲飾。自門之內。左右分爲兩亭。皆曰同樂。矮牆幾百堵相屬。以至神鳳門。而門之制。又壯大於昇平矣。東曰春德。通世子宮。西曰太初。通王居。偏坐又十餘步。即閶闔門。乃王奉迎詔書之所也。左右兩掖。有承天門。自是而上。山勢稍逼。中庭隘狹。去會慶殿門梯對。有外字不過數丈耳。昇平神鳳閶闔三門。制度文采。大抵相類。而神鳳爲冠。題牓之字。金書朱地。有歐率更之體。大抵麗人多法古。不敢以臆說已見而妄爲俗體也。

同德門

同德左右二門相對。其中即昇平門也。形制略似殿門而極高。惟無臺觀。昌德。會賓。春宮。承休。其制與同德不異。特闢門與承天二門差褊爾。

殿門

會慶殿門。在山之半。石梯磴道。高可五丈。蓋正殿之門也。並列三門。中門惟詔書得入。王與人使分左右而行。門外列戟二十四枝。甲胄之士。執其儀衛。守衛甚衆。特嚴於他門爾。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五

宮殿一

臣仰惟神宗皇帝，誕敷文教，覃被遐方，貫環面內者，梯航畢至，惟高麗尤加禮遇，因遣近侍，銜命綏撫，嘗稱睿旨，凡相見處，殿名稱謂，更不回避，以是知聖謨宏遠，不責蠻夷以小節，而嘉其忠順之大義也，夏竟北虜，延娛穹廬，四時隨水草遷徙，初無定都，若高麗自前史已載其依山谷而居，少田業，力作不足以自給，其俗節於飲食，而好脩宮室，故至今王之所居堂（太上御名〇林〇部署，下有仍在二字。）囿牆方頂，飛甍連甍，丹碧藻飾，望之潭潭然，依崧山之脊，蹭道突兀，古木交陰，殆若嶽祠山寺而已，今繪其形制，仍不廢其名也。

王府

王府內城，環列十三門，各揭名額，隨方見義，惟廣化門，正東通長衢，殿門十五，惟神鳳為最華，內府十六，尚書省為冠，九殿參差，會慶為正寢，三閤（閤部則）鼎峙，清燕為壯麗，復有小殿，以為燕居之所，日視事於便座，惟施茵褥於榻上，國官親侍，說列其側，總受王旨，次第傳出，大臣五日一見，每見直至大堂（部案見直至大堂，無），餘官則朔望之外，四見於王，總旨受命（事部則），凡有事當上（案部則，無凡有事當上五字，有則立於門外，惟執七字。），奏官皆（堂句，有則有職殺之堂句。）門授之，升階復位，皆脫屨膝行，而進退往來廷趨，必面王磬折，其謹如此，至餘屋宇，則皆草創，名浮於實，不足詳紀，析而圖之，或互見於諸篇也。

會慶殿

會慶殿在閶闔門內，別有殿門，規模甚壯，基址高五丈餘，東西兩階，丹漆欄檻，飾以銅花文彩，雄麗冠於諸殿，兩廊通三十間，中庭甃石，地虛不堅，行則有聲，常禮不敢居，惟人使至，則受詔拜表於庭下，燕會則設使副之席於殿之西楹東向，上節位於東序，中節位於西序，下節位於門之兩廡而北向，餘禮則別殿以別之。

乾德殿

乾德殿在會慶殿之西北，別有殿門，其制五間，視會慶殿差小，故事人使至彼，第三會王禮加勤，特出姬侍，則燕於其中，被使者至，惜以拘衣制不講，惟同會慶酬酢而止，若朝廷非專遣使，雖郡吏使臣持牒傳命，亦燕於此殿，特禮文有降殺耳。

長和殿

長和殿在會慶之後，直北一岡，地勢高峻，形制益隘，不逮乾德，兩廡皆帑藏，其東貯聖朝所錫內府之珍，其西以儲其國金帛之類，營備之卒，視他所加嚴焉。

元德殿

元德殿在長和殿之後也，地勢益高，營治草率，聞其王不常居，惟鄰國使適邊陲有警，則卽之發兵命將，若刑殺楔要之事，則與近臣親密者一二人議決於此。

萬齡殿

萬齡殿在乾德之後，寢（太上御名〇林），差小，而藻飾華麗，蓋寢室也，姬嬪侍女，於兩廡列室而環居，自崧山之半，下視其室奧，亦不甚寬敞，諒其姬侍之數，亦稱其居耳。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六

宮殿二

長齡殿

長齡殿。在乾德之東紫門內。其制三間。雖華煥不逮萬齡。而規模過之。每中朝使者欲行。前期必有先告介紹至。則於此受之。賈人之至境。遣官迎勞。舍館定。然後於長齡受其獻。計所直。以方物數倍償之。

長慶殿

長慶重光宣政三殿。舊記雖載其名。今問更新。重光長慶。易爲使（闕一字）殿。恐是今建閣（闕一字）之地。宣政。即外朝也。歲時與其臣屬會飲。王誕日。亦有節名。王俁以八月十七日生。謂之咸寧。其日。大會公族貴臣近侍於長慶。中國賈人之在館者。亦遣官爲筵伴。用華夷二部樂。亦有致語。嘗記其口號曰。當時瑞色照宮林。和氣濃濃破積陰。香火千家祈國壽。笙歌二部樂賓心。興酣日影移珠箔。舞罷花枝倒玉簪。須盡清歡酬美景。從容莫訴酒杯深。

延英殿閣

延英殿閣。在長齡之北。（[illegible]）制度大小。略如乾德。王於此視試進士。又其北曰慈和。亦爲燕集之處。前建三閣。曰寶文。以奉累聖所錫詔書。西曰清燕。以藏諸史子集書。（[illegible]）得其燕記文曰。

開府儀同三司守太保兼門下侍郎監（[illegible]）脩國史上柱國江陵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三

百戶臣金緣奉教撰。通奉大夫寶文閣學士左散騎常侍上護軍廣城郡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洪灌奉教書并篆額。王以聰明淵懿。篤實輝光之德。崇尚儒術。樂慕華風。故於大內之側。延英書殿之北。慈和之南。別創寶文清燕二閣。以奉聖宋皇帝御製詔敕書畫。揭爲訓則。必拜稽肅容。然後仰觀之。一以集周孔軻雄以來古今文書。日與老師宿儒。討論敷暢先王之道。藏焉脩焉。息焉游焉。不出一堂之上。而三綱五常之教。性命道德之理。充溢乎四履之間。越今年丁酉夏四月甲戌有二（[illegible]）日。特召守太傅尚書令帶方公臣俌。守太傅尚書公太原公臣倖。守太保齊安侯臣偦。守太保通義侯臣僑。守太保樂浪侯臣瑩。康門下侍郎臣偉。門下侍郎臣資謙。臣緣。中書侍郎臣仲琁。參知政事臣暎。守司空臣垂。和樞密院使臣軾。知樞密院事臣字之。同知樞密院事臣安仁等。詔高會於清燕閣。乃從容謂曰。予顧德不（[illegible]）字。（[illegible]）類賴天降康。廟社儲祉。金革偃於三邊。文軌同乎中夏。凡立政造事。大小云爲。罔不資稟崇寧大觀以來施設注措之方。其於文閣經筵求訪儒雅。遊宣和之制也。深堂邃席。延見輔臣。法太清之宴也。雖禮有陞殺。而優賢尚能之意。則其致一也。今入朝進貢使資諒。齎桂香御酒。龍鳳茗團。珍果寶皿。來錫嘉與卿等。樂斯盛美。臣僚習愫駭恐懼。退伏階陛。辭以固陋。不敢干盛禮。王趣令就座。溫顏以待之。備物以享之。其供張之設。器皿之列。籩豆之實。果核之品。則六尚之名珍。四方之美味。無一不具。復有上國玻瓈。馬瑙翡翠。犀兕瑰奇玩用之物。交錯於案上。塤篪柷敔。琴瑟鍾磬。安樂雅正之聲。合奏於堂下。玉執爵命近臣監勸曰。君臣交際。惟以至誠。其各盡歡。不辭而飲。左右再拜。告旨而卒爵。或獻或酬。和樂孔偕。及觴酒九行。且令退息。繼有中貴人。押賜襲衣寶帶。以將其厚意焉。既而復召。促席而坐。使飲食舉措各自便。或開懷以言笑。或縱目以觀覽。欄楯之外。壘石成山。庭除之際。引水爲沼。茜峯萬狀。清淳四徹。洞庭吳會幽勝之趣生。而終宴無憚煩之意。盡醉劇飲。夜艾而罷。於是搢紳士大夫。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以慈儉爲寶。而無肆溢之行。衣不御文繡。器不用雕鏤。猶慮一夫之不得所。一事之不合度。每日焦勞惻怛於宵旰之中。至於燕勞臣嘉賓。則發（[illegible]）內府之寶藏。傾上國之異恩。而窮日之力。以火繼之。猶不以爲侈。其尊賢重禮。好善忘勢之心。實可謂高出百王之上矣。臣嘗聞昔魯公用天子禮樂。以化成風俗。故於泮宮。則先生君子與之爲樂。其詩曰。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燕於路寢。則大夫庶士與之和宜。其詩曰。魯侯燕喜。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今吾君奉天子恩寵。以寵待臣鄰。故公卿大夫。傾天保報上之意。詩語法從。賦我有嘉賓之詩。瞽史歌工。作君臣相悅之樂。惟忻交通。禮儀率（[illegible]）度。當斯時也。人盡之和氣。天地之休應。上下之施報。風俗之化源。皆出於飲食術術。枝色戲笑之間。豈止永錫難老。既多受祉而已耶。必當億萬斯年。享太平之福。而對揚天子永永無疆之休。臣愁且拙。遭逢萬幸。代匱宰（[illegible]）府。不以臣之不材。特有書命之事。辭不獲已。謹拜手稽首而強爲之記。

臨川閣

臨川閣。在會慶殿西。會同門內。爲屋四楹。窗戶洞達。外無重簷。頗類營門。非燕集之地。其中藏書數萬卷而已。

長慶宮

長慶宮。在王府之西南。由嵩山麓。有二小徑。北通王府。東通宣義門長衢。老屋數十楹。王顒諸妹居其中。

後出適人。逢盧其地。完葺益甚。俄疾革。又卽之醫治。已而不起。因以爲祠奉之所。俱之侍姬。與其傭僕尉十數人守之。比使者銜命奉之隆。遵元豐舊制。祭奠前王。弔恤其嗣。皆於長慶拜而受之。

左春宮

左春宮。在會慶殿之東。春德門內。王之嫡長子。初立曰世子。既冠而後居之。屋宇制度。殺於王宮。其大門榜曰太和。次曰元仁。次曰育德。聽事之堂。無榜。梁棟脩偉。屏上書文王世子篇。亦建官屬十數人。右春宮在昇平門外。御史臺之西。王之姊妹諸女居之。（鄭本此條末有圖十二字・）

別宮

王之別宮。與其子弟所居。皆謂之宮。王母妃姊妹。別居者。（鄭刻）給宮受田。以奉湯沐。或空不居。許民射其利而供租賦。鷄林宮在王府之西。扶餘宮在由巖山之東。（鄭刻・中）又有辰韓（鄭刻・誤）朝鮮。長（鄭刻・常）安。樂浪。下韓。金遷。六宮。分置城內。皆王伯叔昆弟之居也。王繼母之宮（鄭刻・宅）號積慶。今公族不見顯位。而別宮十室九空。其田土昔傾於壽昌。（鄭刻・土昔二字誤作上昌・）今皆屬之王府。又爲官以掌之。（案此條末有圖四十四字・鄭刻非）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七

・冠服

臣聞東夷之俗。斷髮文身。雕題交趾。高麗自箕子封時。已教以田蠶之利。則當有衣冠矣。漢史稱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首飾。而太加主簿著幘如冠。小加著折風如弁。豈依倣商周冠弁之制而然乎。唐初稍服五采。以白羅爲冠。革帶金扣。（鄭刻云・帶皆金飾・革）逮我中朝。歲通信使。屢賜襲衣。則漸漬華風。被服寵休。翕然丕變。一遵我宋之制度焉。非徒解辮削衽而已也。然而官名參差。朝衣燕服。時有同異者。謹列之。作冠服圖云。

王服

王常服。（鄭刻・王上有高麗字・）烏紗高帽。窄袖緗袍。紫羅勒。中間繡金碧。其會國官士民。則加幞頭束帶。祭則冕圭。惟中朝人使至。則紫羅公服。象笏玉帶。拜舞抃蹈。極稱（鄭刻・謹）臣節。或（鄭刻・有闕字・）平居燕息之時。則皂巾白紵袍。與民庶無別也。

令官服

高麗建官。唐武德間有九等。一曰大對（鄭本・此下凡闕二百八十一字・以國相條・使副同知院奏事等官・通許服之句・誤接於下・）盧。總知國事。次曰太大兄。次曰鬱折。次曰大夫人使者。次曰衣頭大兄。掌機密。謀政事。遣發兵馬。選授官爵。次曰大使者。次曰大兄。次曰位使者。次曰上位使者。次曰小兄。次曰諸過節。次曰先人。又有掌賓客鴻臚卿。以大兄使者

爲之。又有國子博士。通事舍人。典書客。皆小兄以上爲之。又諸大城。置傉薩。比諸督。諸城置處閭近支。比刺史。亦謂之道使。其武官曰大模達。比衞將軍。皂衣頭大兄以上爲之。次曰末客。比中郎將。以大兄以上爲之。其次領千人以下。各有等差。今其官稱勳秩。往往稍倣中朝。或詰其由則曰。遵用開元故事。至其衣冠。亦或似之。前世臣服。以靑羅爲冠。絳羅爲珥。飾以羽毛。比年國官悉以紫文羅袍。紗製幞頭。其玉帶佩金魚。惟官至太史。太尉。中書令。尚書令者。則服之。

國相服

國相之服。紫文羅袍。毬文金帶。仍佩金魚。侍中。太尉。司徒。中書門下侍郎。平章事。參知政事。左右僕射。政堂文學。判尚吏部（鄭刻・以上皆闕字・以下誤接上條・一曰大對句下・○又案鄭刻・事上有盧字・蓋卽上條大對下・盧字之誤也・）事。樞密使。副同知院奏事等官。通許服之。

近侍服

近侍之服。紫文羅袍。御仙金帶。仍佩金魚。自左右常侍。御史大夫。左右丞。六尚書。翰林學士。承旨學士以上。及祗侍國朝使命接伴館伴官。悉服之。

從官服

從官之服。紫文羅袍。御仙金帶。御史中丞。諫官。給事。侍郎。州牧。留守。使副。閤門執贄。六尚直官。（鄭刻・宮）都知兵馬四部護使等。與其非泛恩數。悉服之。王之世子及王之兄弟亦然。

卿監服

卿監之服。紫（鄭刻・緋）文羅袍。紅鞓犀帶。仍佩銀魚。六寺卿。武省都丞郎。國子儒官。祕書典職以上悉服之。

朝官服

朝官之服。緋文羅袍。黑鞓角帶。仍佩銀魚。司業博士。史館校書。太醫司天兩省錄事以上悉服之。其（鄭刻・有於字・）階官亦限年數。必待遷升。而後改易也。館伴見中朝人使於館中。則各從二人服緋前導。惟不佩魚。當是倣本朝朱衣雙引之制也。

庶官服

庶官之服。綠衣木笏。幞頭烏鞾。（鄭刻・鞾）自進士入官。省曹補吏。州縣令尉。主簿司宰錄。悉服之。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八

人物

臣聞東南之夷。高麗人材最盛。仕於國者[illegible]。唯貴臣以族望相高。餘則或由進士選。或納貲為之。與夫世祿吏職。莫不有等。故有職。有階。有勳。有使[illegible]。有檢校。有功臣。有諸衛。仰稽本朝官制。而以開元禮參之。然循名責實不稱。溷淆混殽。徒為虛文耳。今使者入境。皆擇臣屬通敏者。付以將迎之禮。以州牧則有若刑部侍郎。知全州吳俊和。禮部侍郎。知清[illegible]州洪若伊。戶部侍郎。知廣州陳淑。以迎勞餞送。則有若銀青光祿大夫吏部侍郎朴昇中。開府儀同三司守太保中書侍郎中書門下平章事金若溫。開府儀同三司守太保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崔洪宰。開府儀同三司守太保門下侍郎兼中書門下平章事林文友。同知樞密院事拓俊京。李資德。凡此皆王之近臣也。除王府四會之外。與之燕飲酬酢。稱術如也。以私覿送遺。則有若戶部侍郎梁鱗。金惟棟。刑部侍郎林景清。工部侍郎盧令琚。中侍大夫黃君裳。工部郎中鄭俊。左司郎中李之甫。殿前承旨林富臣。朝散郎祕書丞金端。[illegible]閤門使金輔臣。閤門通事舍人李穎之。曹誠。內殿崇班胡仁穎。引進使王儀。閤門祗候高唐愈。敏仲衡。通事舍人李漸。梁文頫。中衛郎劉及。中亮郎彭京。忠訓郎王永。成忠郎李俊琦。金世安。保義郎李俊異。承節郎許宣。何景。陳彥卿。以傳命贊導。則有若正議大夫禮部尚書金富佾。通議大夫殿中監鄭覃。尚書李璹。中亮大夫知閤門事沈安之。中亮大夫閤門副使劉文志。閤門引進使金義元。閤門通事舍人沈起。王洙。金澤。李銳材。金純正。黃覿。李淑。陳

迪。閤門祗候尹仁勇。朴承。鄭琛。陳儔。通事舍人李德升。吳子曦。卓安。皆以才能辯博。乃膺是選。爰自相見。以迄言旋。其相與燕樂游觀。揖遜之儀。文采雍容。有足觀者。今姑自李資謙而下。圖其形者五人。并其族望而為之說。

守太師尚書令李資謙

高麗素尚族望。而國相多任勳戚。自王運娶李氏之後。而俁為世子時。亦納李女為妃。由是門戶始光顯。資謙之兄資義。在前代時。已為國相。坐非流竄。故資謙視覆車之戒。每自修飭。俁深信重之。使為春宮傅友。時楷尚沖幼。資謙擇博學多聞之士八人。以導翊之。如金端。鄭項自本朝。賜第歸國。正預選掄。壬寅夏四月。俁薨。諸弟爭立。先是。顒有五子。而俁居長。資謙已立楷。仲父帶方公俌。意欲奪其位。遂與門下侍郎韓皦如。樞密使文公美。謀為不軌。而禮部尚書李永。吏部侍郎鄭克永。兵部侍郎林存等。十餘人為內應。未及舉而謀洩。即擒捕下吏。資謙乃諷王。放俌於海島。而誅鋤惡逆。黨支數百人。故以定亂之功。進封太師。益加食邑采地。位尚書令。資謙風姿[illegible]。凝靜。儀矩雍容。好賢樂善。雖秉國政。頗知推尊王氏。在夷狄中。能扶奬王室。亦可謂賢臣矣。然而信讒嗜利。治田疇第宅。阡陌相連。制度侈麗。四方饋遺。腐肉常數萬斤。他皆稱是。國人以此鄙之。惜哉。

接伴正奉大夫刑部尚書柱國賜紫金魚袋尹彥植

尹氏素以儒學知名。繼在王俁時。為樞府。督朝貢至中國。而彥植乃其子也。世與李氏通好。又與資謙厚

善。楷在春宮。而彥植亦預引翼之列。故楷立而進官崇貴。彥植美風姿。人質偉頎。宛然有儒者之風。不可以蠻夷發之也。

同接伴通奉大夫尚書禮部侍郎上護軍賜紫金魚袋金富軾

金氏世為高麗大族。自前史已載其與朴氏族望相埒。故其子孫多以文學進。富軾豐貌碩體。面黑目露。然博學強識。善屬文。知古今。為其學士所信服。無能出其右者。其弟富轍。亦有時譽。嘗密訪其兄弟命名之意。蓋有所慕云。

館伴金紫光祿大夫守司空同知樞密院事上柱國金仁揆

金景融。王顒世太傅守中書令。仁揆即其子也。顒父徽。嘗娶金氏女。顒於仁揆。有元舅之尊。韓皦如等叛。李資謙挾王楷以誅鋤惡逆。而仁揆與有力焉。故進位司空。使居樞府。仁揆顏面美皙。貌魁秀。進止端重。口為所釋以接使華也。

同館伴正議大夫守尚書兵部侍郎上護軍賜紫金魚袋李之美

高麗每中朝人使至。必選擇人材。或經朝貢者。以為館伴。之美即資謙之子。風貌美秀。往嘗入覲天闕。作館累月。其國事無巨細。悉稟之。之美處決無不中禮。進趨詳雅。綽有華風。每言及朝廷。必惓惓有傾葵之意。其忠誠亦可嘉尚云。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九

儀物一

臣聞諸蠻之國，雖有君長，其出入則不過以旌旗十數自隨，與其臣屬，略無分辨。惟高麗素通朝聘，久被漸磨，故其君臣上下，動有禮文。王之巡行，各有儀物，神旗前驅，甲士導從，六衛之軍，各執其物，雖不盡合典禮，然而比之諸國，粲然可觀。此孔子所以欲居，而不以爲陋也。況箕子之國，而爲聖朝眷懷之厚者乎。今併繪其儀物於後。

盤螭扇

盤螭扇二，製以絳（鄭刻・紗）羅，朱柄金飾，中繡單螭，蜿蜒屈曲，一角無鱗，形實類龍，蓋蛟虬之屬也。王行則在前，衣錦袍拒風親衛軍執之，燕則立（鄭刻・止）於庭中，禮畢乃退（鄭刻・徹）。

雙螭扇

雙螭扇四，采色裝飾，略同單螭，但繡形並列，行禮則亦以親衛軍執之。

繡花扇

繡花扇二，製以絳羅，朱柄金飾，中繡牡丹雙花，扇之形制，比之螭文，其上微窄，行禮排立於螭扇之次，亦以親衛軍執之，三色之扇，各廣二尺，高四尺，其竿各長一丈云。

羽扇

羽扇四，其製援拾翠羽，編次爲之，下以銀飾，狀如文脊，塗以黃金，頗[illegible]華采，但難於保（鄭刻・寶）護，歲（鄭刻有月誤二字）久則羽毛脫落，其形上方，今皆圖其完形，如初制而未久者，庶可考也。其制竿長一丈，扇廣一尺五寸，高二尺，行禮則以金花曲幞脚頭錦衣親衛軍將執之。（鄭刻・此條闕十三字）

曲蓋

曲蓋二，其形六角，各有流蘇，絳羅被飾，上爲明珠，金銀間錯，其柄微曲，王之出入，不覆其下，惟以衛軍執之前驅數十步，以爲儀式，其制高一丈二（鄭刻・一）尺，廣六尺。

青蓋

其制（鄭刻云・青蓋之制）略同中國，絳羅爲裏，廣幅垂下，復加黃絲組綬，以爲采飾，間常用以紅，惟人使至，則以青羅罩之，蓋麗人以紅爲最貴，非國王不得用，今以（鄭刻・此）覆蓋，亦恭順聖朝，謙避使節之一端耳。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十

儀物二

華蓋

華蓋之制，文羅綺繡，間錯爲之，上有六角，各出流蘇，狀如瓔環，五采垂帶相比，仍有鈴聲，其蓋縱三尺，橫六尺，長二丈五尺，大禮則以金吾仗衛軍執之，立於閶闔門外。

黃幡

黃幡之制，以文羅爲之，上繡祥雲，其形上銳，兩角設流蘇，動搖有聲，幡之首尾，通長九尺，闊一尺五寸（鄭刻・一丈五尺・似誤），竿長一丈五尺，大禮則以與華蓋並列，而所執之軍服飾一等也。

豹尾

豹尾之制，建於矛上，大小不一，皆是隨其獸之形而取之，迎詔則以千牛衛軍執之在前，及門則立於同德昇平兩門也。

金鉞

金鉞之制，略同柱斧，於竿之杪，立一翔鸞，行則動搖，有飛騰之勢，王行則龍虎親衛軍將一人執之，從於後。

毬杖

毬杖之制，以木刻成，裹以白金，中有小竅，貫采毬而垂之。大禮則以散員校尉十人執之，立於會慶殿兩階下。

旂旐

旂旐之制，以絳羅爲之，大第相屬，繫於竿上，又於其杪，以白羽爲之飾。自翠山島已見之，惟領軍執事者各給焉，蓋藉以指麾之物，此衛軍所以旂頭爲高品也。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十一

仗衛一

臣聞高麗王城，仗衛比他郡，城壁蓋驍勇萃於此。當中朝使至，盡出之，以示榮觀焉。其制，民十六以上充軍役，其六軍上衛，常留官府，餘軍皆給田受業，有警則執兵赴敵，任事則執役赴勞，事已則復歸田畝，偶合前古鄉民之制。初高麗在魏世（原闕晉），戶不過三萬，至唐高宗下平壤，收其兵乃三十萬，今視前世，又倍增矣。其留衛王城，常三萬人，迭分番以守。制兵之略，軍有將，將有領，隊伍有正，步列有等，列爲六軍，曰龍虎、神虎、興威、金吾、千牛、控鶴，分爲兩衛，曰左衛、右衛，別以三等，曰超軍、海軍、猛軍（原闕，猛軍在海軍前）。撫臨盈之制（原闕二字），無營屯之居，惟給使於公，以衣服爲別而已。隨甲上下連屬，制（原闕）如逢掖，形狀詭異，金花高帽，幾及二尺，錦衣青袍，緩帶垂胯（原闕袴），蓋其國人質侏儒，特加高帽錦衣（原闕采），以壯其容耳。今繪圖各以名色列於後（原闕三十二字，此據鈔本）。

龍虎左右親衛旗頭

龍虎左右親衛旗頭，服毬文錦袍，塗金束帶，展腳襆頭，略類中朝服度，持小旗旆，以令六軍，蓋軍衛之隊長也。惟王府之內衛者二人，使者至，則益一人於（原闕有兵字）仗內，乘馬前導，蓋所以待（原闕使）使人，而供給皆做待王之人禮，至於此可謂至矣。

龍虎左右親衛軍將

龍虎左右親衛軍將，亦服毬文錦袍，塗金束帶，帽頭兩腳，折而上右，勢微屈，飾以金花。王出入，則十餘人執物扇金鉞以從。

神虎左右親衛軍

神虎左右親衛軍，服毬文錦袍，塗金束帶，金花大帽，仍加紫帶，繫於領下，如紘纓之屬，形製極高，望之巍然。昔齊永明中，高麗使至，服窮袴，冠折風，中書郎王融戲之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頭上定是何物？答曰：此（原闕有古字）古弁之遺像也。今觀高帽之制，其折風之俗，今猶然也。

興威左右親衛軍

興威左右親衛軍，服紅文羅袍，以五采團花點綴爲飾，金花大帽，黑犀束帶。王之左右二十餘人，出則執嬌文繡花大扇，由蓋從前後。常服自龍虎神虎以下，皆以紫幘，無金飾，諸衛中惟此一等人質差偉焉。

上六軍左右衛將軍

上六軍左右衛將軍，被介胄烏革，間綴爲之，文錦絡縫，使相連屬，自腰以下，垂十餘帶，飾以五采繡花，左佩弓劍，拱手鞠躬，立於殿門之上。惟受詔拜表日，會慶殿中門六人，兩偏門各四人，屹然山立，如土木偶，恭肅之容亦可尚也。

上六軍衛中檢郎將

上六軍衛中檢郎將，蓋有功於宮禁者，以次遷補，王所親信賴，以保捍內外。常服皆紫衣襆頭，惟大禮齋祭受詔拜表，則介胄而出，兜鍪不加於首，而負於背，蓋紫文羅巾，飾以珠貝，左佩弓劍，手執彈弓。王行則在前，有嚔（原闕嚔），則控弦不發，而爲之警，人皆肅然，飛鳥過，則以丸擊之，夜則乘炬而行，巡視不懈。嘗疑執彈之義，因之云，取御史彈劾之義耳。

龍虎中猛軍

龍虎中猛軍，服青布窄衣，白紵爲袴，復加隨甲，惟無兜鍪，首不施冑，背負而行，各執小矛，上繫白旗，大不盈尺，繪與爲飾。迎詔入城，受詔拜表，則在衆仗之後，夾道而趨，府會遊觀，惟不施甲冑。兵仗中獨此軍最衆，約三萬人。

金吾仗衛軍

金吾仗衛軍，服紫寬衫，彩（原闕彩字），圈著（原闕者），幞頭，以采上束，各隨其方之色，方爲一隊，隊爲一色，間織團花爲飾，執持幡旌儀物，立於閶闔門外。

控鶴軍

控鶴軍，服紫文羅袍，五采間織大團花爲飾，上折腳幞頭，凡數十人，以奉詔輿。王與人使私覿往來，則奉箱篚。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十二

仗衞二

千牛左右仗衞軍

千牛左右仗衞軍。服緋窄衣。首加皮弁。無角束帶。腰有二襜。飾以獸文。手執小戈。上貫一鼓。其制如鞉。亦有執鍠戟鐙杖豹尾之屬。與此服飾皆一等也。

神旗軍

神旗軍。以皮爲首。上爲木鼻。狀獸額。示服猛也。朱衣短後。復加兩襜。飾以獸文。唯迎詔受禮。則陳於前。張五方大神旗。載以車軸。隨所向安立。每車十餘人。山路閒關突兀。時方大暑。汗流浹背。比之他儀。尤爲勞耳。

龍虎上超軍

龍虎上超軍。服靑布窄衣。文羅頭巾。前襟與背。皆有團號。其制不一。王宮使令。咸以龍文。餘以盤花。悉皆塗金。雜作間繡。制作精巧。館中三節位側。布列三二十（郎劉千·）餘人。以導殺之。人使出入。則亦給使。上節

龍虎下海軍

龍虎下海軍。服靑布窄衣。黃繡盤鵰紅革。銅帶。執朱柄檛。順天門守衞二十餘人。每至館會。則列於庭中。

酒行。則辟皆而退。東西兩序。交互卷行。復出門外。

官府門衞校尉

官府門衞校尉。服紫文羅窄衣。展脚幞頭。右佩長劍。拱手而立。考其所任之職。總帥兵階。戰陣獲敵首。不願賜銀者。次第遷補。以留王府。守衞諸門。自會慶門並左右親衞將軍外。其餘內則廣化。外則宣義。諸門皆有之。至於寺觀官府。時亦用焉。然服與人材。皆所不逮。當是一時旋差以他名色人充代。非一等品秩也。

六軍散員旗頭

六軍散員旗頭。自紫燕島方見之。亦軍中之總領者。展脚幞頭。紫文羅窄衣。束帶革履。手執旗旆。仗衞儀物。領軍執非每隊各一人。行列進退。視以爲準。正中華人員之類也。

左右衞牽攏軍

左右衞牽攏軍。服紫窄衣。練鵲文錦絡縫。烏紗軟絹。（郎劉帶·）布褶革履。以馭衆馬。唯使副上節官有之。餘皆以龍虎超軍代之。

領軍郎將騎兵

領軍郎將騎兵。服飾其等不一。凡紫羅戰袍。白袴皂履。文羅爲巾。飾以珠貝者。皆麗人也。至服靑絲緊綵大花戰袍。其袴或以紫。或以黃。或以皂。兜鍪而巾制不豕。切附於頂。聞是契丹降卒。使副會於王府。還至奉先庫前岡阜之上。見前騶數十騎。爲鸞馳驟。跳梁鞍韉閒。輕銳蹻捷。意欲燿武。島夷僻遠。倘有勁卒。而急於人知。亦可笑也。

領兵上騎將軍

領兵上騎將軍。服紫羅窄衣。展脚幞頭。右帶虎韔。左持弓矢兵仗。內列凡百餘人。分爲兩隊。每人使出在前。至廣化門則下馬止而不入。歸館。則止於順天外門。（疑是門外·）行列則極齊飭。非比郞騎也。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十三

兵器

臣聞范曄書云，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萬物柢地而生出，故天性柔順，所以不若西戎之喜兵也。高麗國箕子八條所教之地，然其兵器甚簡而疏，豈原其性然耶。兵法曰，兵不犀利，與徒搏同。惟麗人之兵疏簡，此所以屢爲匈奴所扼，而不能與之校。雖然，異俗器械，各有所施，不可以不知，今具其名物圖之於左。

行鼓

行鼓之狀，稍類雅樂之搏拊也。中腔差長，而以銅環飾之，貫以紫帶，繫於腰下。軍行則在前，與金鐃間擊，其節頗緩。金鐃之形，與中華制度不異，故略而不圖。

弓矢

弓箭之制，形狀簡略，如彈弓。其身通長五尺，而矢不用竹，多以柳條，而復短小。發矢（謂射），不候引滿，舉身送之，雖矢去甚遠，而無力。殿門守衛仗內騎兵，及中檢郎將，皆以虎韔而挾之，備不虞也。

貫革

貫革之狀，略如鞦韆，兩邊皆有皮耳，動搖有聲，貫於矛上。每隊約二十餘人。大禮則以千牛左右仗衛軍執之。

鐙杖

鐙杖之設，國王受詔則有之。上（止[illegible]）爲馬鐙，其竿丹漆，使者前驅，千牛衛軍數十人執之。王行則在前，而鐙以滲金爲飾，餘制悉以鐵爲之。

儀戟

戟有二等，何殿門中各列十二枚，上下以金銅爲飾，形制極大。迎詔設燕，則兵仗中所列者，才及六尺許。大抵略同中華，而制作大小不等耳。

胡笳

胡笳之制，上銳下豐，其形差短。使者初至羣山島，巡尉將迎，舟卒服皆衣而吹之。其聲嗚咽，不成曲調，惟發羣噪，如蚊虻之聲。迎詔則在前行，每數十步，輒稍卻回而招興而吹，聲止乃行，然後聲鐃鼓爲節也。

獸牌

獸牌之制，木體革鞔，繪狻猊狀，上施五兩，而以雉尾飾之，欲以自障，且能刺人，而不使之洞見其犀利也。然徒似百戲小兒所執，恐不足以禦矢石。今高麗兵仗中二等皆有之，特小大之異耳。

佩劍

佩劍之飾，形長而刃利，白金烏犀閒錯，海沙魚皮以爲鞘，旁爲環紐，貫以朱組，或以革帶，以象玉具琫珌之屬，亦古之遺制也。門衛、校尉、中檢郎騎，皆佩之。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十四

旗幟

臣聞高麗儀制，每齋祭祀天，則建大旗十面，各隨其方之色，錯繪神物，號曰神旗。其制極廣，每旗皆用帛數匹，下以車軸，逐車以緋衣仗軍十餘人翼之，隨王所在，次第安立，四面各施大繩，以備風勢，高十餘丈。國人望神旗所植，則不敢向。惟詔書初入城，以至受禮，皆特用之，蓋尊上命也。餘有五方中旗，自上羣山島已見之，唯紅旗有飾，龍虎猛罪甲士所執。又有小白旗，大不盈掌，繫於矛上，略同兒戲，今並列於圖云。

象旗

象旗二，其制，身與旒皆黑，法水數也。中繪一象，前一胡兒持一金戈，復以大繩牽絜其首，有左顧之意。行則舉其後軸，隨地勢扶持而前，至行禮之時，則依方向建立，衆旗之位，以黑爲先。考之禮經，武車綏旌，德車結旌，則知建旗於車，自古已然，不特東夷也。

鷹隼旗

鷹隼旗二，其制，身與旒皆赤，法火數也。中繪鷹隼，翔騰而上，有疾而速之意。周官鳥隼爲旟，今此亦旗用鷹，亦偶合古制也。其行在象旗之次。

海馬旗

馬旗二，其制，身與旒皆青，法木數也。中繪一馬，前胸有髮，狀如火燄，蓋馬，火畜也。繪於青旗，以象木火相

生。位應青龍朱雀二神。其行在熊旗之次。

鳳旗

鳳旗二。其制。身與旒皆黃。法土數也。中繪飛鳳。鳳之爲物。身被五綵。位應中宮。蓋五行非土不生。故五方之色。備於羽毛。所宜取象。其行在太白旗之次。

太白旗

太白旗二。其制。身與旒皆白。法金水數也。中繪一人。金冠玉圭。黃衣綠帔。以象太白。下乘一龜。龜有蛇首。取其合形。蓋金爲水母。水能生金。位應白虎眞武二神。禮經載國君之行。前朱雀而後眞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於二旗互見。頗合古制。其行在馬旗之次。

五方旗

北方之旗。黑色一旒。其旒二幅。無繪繡之文。人使初至境。以迓入城。與諸旗爲前導。其行無次。其建無數。以青衣軍執之。初。國信使副依舊例給綃繡開結轉光旗四十面。詔書初入城。令舟人執而前導。輝映郊野。麗人駭觀。頗自愧其陋焉。

南方之旗。赤色一旒。中繪神人。手執木槍。差異他者。五方之旗。獨赤旗爲多耳。

東方之旗。青色一旒。中無繪繡。廣狹多少。與諸旗相對。

西方之旗。白色一旒。亦無繪繡。比之諸旗。數目差少。

中央之旗。黃色一旒。亦無繪繡。唯群山島紫燕島。祇迓信使。列於海岸則有之。又有一等。雜采間錯。中有轉光。四角繪雲氣。諸州巡尉。戰船邏兵執之。

小旗

小旗之制。紅旒白身。上繪綠雲。人使入城。國王迎詔。則龍虎軍數萬人。被甲執之。夾道而行。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十五

車馬

臣聞有國必有兵。而兵以車運。車以馬行。故古者制國。必視車乘之數。差其小大。而詩頌稱侯衛之富。率以馬爲言。高麗雖海國。而引重致遠。不廢車馬。然其土地險隘。道途磽确。非中華比。故轉輪之制。轡馭之法。亦異云。

采輿

采輿三。一以奉詔。又其一以奉御書。前一輿貯大金香毬。其制。用五色文羅間結錯。以錦繡。上爲飛鳳。四角出蓮花。行則動搖。下承以丹漆座。四竿各施龍首。以控鶴軍四十人捧之。前有二人執仗迎引。喝起止甚肅。王世子與國官迎詔。望輿於郊道拜之。

肩輿

肩輿之制。略類胡牀。藤穿翔鸞花文。丹漆間錯。塗金爲飾。上施錦茵。四竿各施綵絲結綬。自群山島以迓入城。每出館。必以肩輿奉使副。以其禮僭不敢乘。唯於前仗中行。以爲儀式耳。

牛車

牛車之設。制作率略。殊無法度。下有二輔輪。前轅以牛駕之。每載物於其上。必以草繩貫繫。方免傾覆。況其國率皆山路。行則𡾰屼動搖。特爲禮具而已。

王馬

王之所乘馬。鞍韉甚華。或金或玉。皆朝廷所賜也。常馭不施甲。唯入闕發弁受詔大禮。則於馬甲之上。復加鞍韉。蒙以繡帕。革帶與綮纓。皆有鸞聲相應。亦甚華煥。但比中國。於鞍後復加繡茵。亦猶侍從官之有褥坐也。

使節馬

高麗去大金不遠。故其國多駿馬。然國人不善控馭。其步驟皆自天然。不假人力也。鞍韉之制。惟王所乘。以絳羅繡韉。從以金玉飾。國官大臣。以紫羅繡韉。以銀為飾。餘如契丹之俗。亦無等差。初使人既到館。卜日受詔。而所奉鞍馬。略如王制。使者以其僭侈。固辭再四。乃易別馬。如國官所乘者。上節所乘。降使副禮一等。中節又隨等第而殺之。

騎兵馬

騎兵所乘。鞍韉極精巧。螺鈿為鞍。韉轡。以栢枝馬瑙石。間錯黃金。烏銀為飾。兩韉垂稍頸。與身倍麗。人謂之天馬。絛革鳴鸞。亦有古意。

雜載

麗國多山。道路坎壞。車輦不利。又無蹇驢可以引重。而人所負載甚輕。故雜載多用馬。其制以二器夾裝。橫跨於背。應用之物。悉置器中。絡首鞦腳。如乘騎之度。前引後驅。其行頗駛云。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十六

官府

臣聞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至周而詳。天地四時。仰觀俯察。以道運之。而政事舉矣。豈復有文具而實不應之弊哉。高麗之初。建官十有二級。雖夷語以為之名。不事馴雅。自漸皇化。設官置府。依放稱謂。而准職治事。尚涂夷風。往往文具而實不應。然而慕義之志。亦可尚云。

省監

官府之設。大抵皆竊取朝廷美名。至其任職授官。則皆不稱名。徒為文具觀美而已。尚書省在承休門內。前有大門。兩廡十餘間。中為堂三間。即令官治事之所。政事之所自出也。自尚書省之西。春宮之南。前開一門。中列三位。中為中書省。左曰門下省。右曰樞密院。即國相平章知院治事之所。禮賓省在乾德殿前之側。所以掌四鄰之賓客。八關司在外平門之東。所以掌齋祭之事。御史臺在左同德門內。所以張風憲之任。翰林院在乾德殿之西。所以處詞學之臣。尚乘局以貯車馬。軍器監以藏甲仗。以至賓省之典禮儀。閤門之職贊導。大盈倉對寶貨之藏。右倉即積粟之地。凡此皆在王居內城也。自廣化門外言之。官道之北。則尚書戶部。又其東。曰工部。曰考功。曰大樂局。曰良醞局。四門並北列而南向。各有標名。道之南。則兵刑吏三司。其門南列而北向。又東南數十步。即鑄錢監。稍北即將作監也。監門千牛金吾三衛。在北門內。而金吾稍近東。所以典兵衛之禁。大市京市二司。在南大街。而東西相望。所以平闤市之政。以至管弦有

坊。弓箭有司。牘頭有所。占天有臺。凡此皆在外城之內也。又有開成（鄭刻城）府。距城四十里。凡民庶婚田鬭訟之事。悉總之。

國子監

國子監。舊在南會賓門內。前有大門。榜曰國子監。中建宣聖殿。兩廡闢齋舍以處諸生。舊制極隘。今移在禮賢坊。以學徒滋多。所以侈其制耳。

倉廩

倉廩之制。不施闌檻。外為墻垣。唯開一門。以防盜竊。內城之內。舊有三倉。今所見者。特右倉耳。宜義門之外。有倉曰龍門。洪州山中。有倉曰富用。俗傳曰芙蓉。非也。大義倉舊在西門內（鈔本作內南門・今依鄭刻）。積米三百萬。經刳蝕。悉為煨燼。遂移於長霸門。麗人以衆水所會之地。可以厭火災耳。又有海鹽常平二倉。相去數百步。唯富用與右倉不常發。以儲兵革水旱之備。其積之狀。如圓屋。正詩所謂亦有高廩也。下築土基。其高數尺。藏草為苫。中積米穀一石。積而致之。其高數丈。出於墻外。上復以草蓋之。以蔽風雨。蓋米氣不泄。則陳腐。今高麗倉廩中。雖數歲而米亦新者。以積苫之法。略通其氣耳。國相每歲給米四百二十苫。致仕平章侍郎而下。二百五十苫。卿監郎官一百五十苫。兩班官四十五苫。諸軍衛錄事一十九苫。其武臣之備。皆侍郎而上之。與文官相埒。內外見任。受祿官三千餘員。散官同正。無祿給田者。又一萬四千餘員。其田皆在外州。佃軍耕蒔。及時輸納。而均給之。

府庫

奉先庫。在廣化門之東。去順天館官道之北。前門二間。稍東開門。左有一堂。其制極高。出於牆外。右有一樓。東面不施窗牖。唯於其柱榜云。貯水防火。蓋其中所藏。乃奉先王祭器牲牢及國忌給齋料於此。以施諸寺焉。

藥局

高麗舊俗。民病不服藥。唯知事鬼神。咒詛厭勝為事。自王徽遣使入貢求醫之後。人稍知習學。而不精通其術。宣和戊戌歲。人使至。上章乞降醫職。以為訓導。上可其奏。遂令藍茁等往其國。越二年乃還。自後通醫者衆。乃於普濟寺之東。起藥局。建官三等。一曰太醫。二曰醫學。三曰局生。綠衣木笏。日涖其職。高麗他貨。皆以物交易。惟市藥。則間以錢貿焉。

囹圄

囹圄之設。其墻高峻。形如環堵。中亦有屋。蓋古圜土之意也。今在官道之南。與刑部相對。輕罪則付刑部。盜及重罪。則付獄。縶以縲紲。無一人得逸者。亦有枷杻之法。然淹延不決。有至閱時經歲。唯贓金可免。凡決杖。以一大木。橫縛二手於上。使之著地而後鞭之。笞杖極輕。自百至十。隨其輕重而加損。唯大逆不孝。乃斬。次則反縛僇竹相承乘胸。次皮肉拆裂乃已。亦車裂之類也。外郡不行刑殺。悉械送王城。每歲八月慮囚。夷性本仁。死罪多貸而流於山島。累赦。則以歲月久近。量輕重原之。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十七

祠宇

臣聞高麗素畏信鬼神。拘忌陰陽。病不服藥。雖父子至親不相視。唯知咒詛厭勝而已。前史以謂其俗淫。暮夜。輒男女羣聚為倡樂。好祠鬼神社稷靈星。以十月祭天。大會名曰東盟。其國東有穴。號襚神。亦以十月迎而祭之。自王氏有國以來。依山繞城。於國之南。以建子月。率官屬具儀物祠天。後受契丹册。與其立世子。亦於（知□·闕）此行禮焉。其十月東盟之會。今則以其月望日。具素饌。謂之八關齋。禮儀極盛。其祖廟在國東門之外。唯王初襲封。與三歲一大祭。則具冕服冕圭親祠之。其餘則分遣官屬。歲旦月朔。春秋重午。皆享祖禰。繪其像於府中。率僧徒歌唄。晝夜不絕。又俗喜浮屠。二月望日。諸僧寺然燭極繁侈。王與妃嬪。皆往觀之。國人喧闐道路。其神祠在百里內者。四時遣官祠以太牢。又三歲一大祭。徧其境內。然及期以祀神為名。率斂民財。聚白金千兩。餘物稱是。與其臣屬分之。此為可哂也。自王居宮室之外。唯祠宇制作頗華。諸觀寺唯安和為冠。以奉累朝敕故耳。今取其人使道路所歷。與夫齋祠游覽耳目所及者。圖之。其餘不見制度。則略而不載。

福源觀

福源觀。在王府之北。太和門內。建於政和間。前榜曰敷錫之門。次榜曰福源之觀。殿內繪三清像。而混元皇帝。鬚髮皆紺色。偶合聖朝圖繪真聖貌像之意。亦可嘉也。前此國俗。未聞虛靜之教。今則人人咸

知歸仰云。

靖國安和寺

安和寺。由王府之東北。山行三四里。漸見林樾清茂。巖巒崎嶇。自官道南王輪寺過數十步。曲徑縈紆。橋松夾道。森然如萬戟。清流湍激。觸奔漱石。如鳴琴碎玉。横溪為梁。隔岸建二亭。半醮漣漪。曰□□曰漣漪。相去各數百步。復入深谷中。過山門閣。（閣·原校闕）傍溪行數里。入安和之門。次入靖國安和寺之額。即今太師蔡□（京·鄭刻）書也。門之西有亭。榜曰冷泉。又少北入紫翠門。次入神護門。門東廡有像曰帝釋。西廡室曰香積。中建無量壽殿。殿之側有二閣。東曰陽和。西曰重華。自是之後。列三門。東曰神翰。其後有殿曰能仁殿。二額皆今上皇帝所賜御書也。中門曰善法。後有善法堂。西門曰孝思。院後有殿曰彌陀。堂殿之間有兩廡。其一以奉觀音。又其一以奉藥師。東廡繪祖師像。西廡繪地藏王。餘以為僧徒居室。其西有齋宮。王至其寺。則自尊芳門過其位。前門曰凝祥。北門曰嚮福。中為仁壽殿。後為齋甕閑。有泉出山之半。甘潔可愛。建亭其上。亦榜曰安和泉。植花卉竹木怪石。以為遊息之玩。非特土木粉飾之功。竊窺中國制度而景物清麗。如在屏障中。國人以奎章宸藻在焉。奉之尤嚴也。今使者至彼。率三節官屬從。宣拜於御書殿下。飯僧祈福。日暮歸館。實宣和五年七月二日癸丑也。

廣通普濟寺

廣通普濟寺。在王府之南。泰安門內。直北百餘步。寺額揭於官道南向。中門榜曰神通之門。正殿極雄壯。過於王居。榜曰羅漢寶殿。中置金仙文殊普賢三像。旁列羅漢五百軀。儀相高古。又圖其像於兩廡焉。殿之西。為浮屠五級。高逾二百尺。後為法堂。旁為僧居。可容百人。相對有巨鐘。聲抑而不揚。故事以禮物之餘馬。及高麗所遣使副者。凡二匹。各以白金二斤。為香花果蔬之供。以作佛事。飯僧徒。使副不躬往。唯遣都轄提以下三節行禮焉。

興國寺

興國寺。在廣化門之東南道旁。前直一溪。為梁橫跨。大門東面。榜曰興國之寺。後有堂殿。亦甚雄壯。庭中立銅鑄幡竿。下徑二尺。高十餘丈。其形上銳。逐節相承。以黃金塗之。上為鳳首。銜錦幡。餘寺或有之。唯安和者書云。大宋皇帝聖壽萬□□□□□之意。出於誠心。宜其被遇聖朝眷寵懷綏之厚也。（此係·鄭刻闕四十餘字。）

國清寺

國清寺。在西郊亭之西。相去三里許。長廊廣廈。喬松怪石。互相映帶。（鄭刻·挽）景物清秀。側有石觀音。屹立崖下。每人使所過。道經國清寺門。其褐衣僧徒百十。雜遝出觀之。

王城內外諸寺

興王寺。在國城之東南維。出長霸門二里許。前臨溪流。規模極大。其中有元豐間所賜夾紵佛像。元符中所賜藏經。兩壁有推王顒書詩。崇寧使者劉逵等云。此文王朝德山。（也·微）遣使告神宗皇帝。模得相國寺本。國人得以瞻仰。上感皇恩。故至今寶惜也。稍西即洪圓寺。入長霸門。溪北為崇化寺。南為龍華寺。後隔一小山。有彌陀慈氏二寺。然亦不甚完葺。崇教院在會賓門內。普濟道日金善三寺。在太安門內。鼎足而峙。臨官道之北。由嵩山又有奉先彌勒二寺並列。稍西即大佛寺也。王府之東北。興春宮相距不遠。有二

寺。一曰法王。次曰印（即都刻）經。山太和北門入。則有龜山玉輪二寺。乃適安和寺所由之途也。廣眞寺在將作監之東。普濟寺在長慶宮之南。自崇仁門出正東。即洪護寺。又東北出安定門。則有歸法靈通二寺。唯順天館之北。有小屋數十閒。榜曰順天寺。自人使至館一月。僧徒晝夜歌唄不絕。榜云以祈國信使副一行平善。蓋由吏之信。非一時矯僞也。又紫燕島有濟物寺。羣山島有資福寺。殿與門廡之外。亦無堂室。其徒三二人而止爾。凡此者。以其屋宇隘陋且多。故略其圖而載其名焉。

崧山廟

崧山神祠。在王府之北。自順天館出。至兵部直北。沿溪行。過龜山寺兩譙觀。出北昌門。行五里許。山路崎嶇。喬松森蔭。俯視城中。如指諸掌。其神本曰高山。國人相傳。祥符中。契丹侵逼王城。神乃夜化松數萬。作人語。虜疑有援。卽引去。後封其山爲崧。以祠奉其神也。民有災病。施衣獻良馬以禱之。比者使至。六月二十六日丁未。遣官致祭。祠宇尙遠。唯至半山。設酒饌。望而拜之。遵彼典也。

東神祠

東神祠。在宣仁門內。地稍平廣。殿宇卑陋。廊廡三十閒。荒涼不葺。正殿榜曰。東神聖母之堂。以帟幕蔽之。不令人見神像。蓋刻木作女人狀。或云。乃夫餘妻河神女也。以其生朱蒙。爲高麗始祖。故祠之。舊例。使者至。則遣官設奠。其牲牢酌獻。如禮崧山神式。

蛤窟龍祠

蛤窟龍祠。在急水門上隙。小屋數閒。中有神像。舟行水淺不可近。唯舟師輩以小艇迎而祭之。頃者。使舟彼設祭之。明日。有一小蛇青色。咸謂神化。亦猶彭蠡順濟之顯異也。乃知神物。無乎不在。朝廷威靈所格。雖蠻貊之邦行矣。

五龍廟

五龍廟。在羣山島客館之西一峯上。循有小屋。在其後數步。今新制。獨有兩楹一室而止。正面立壁。繪五神像。舟人祠之甚嚴。又其西南大林中。有小祠。人謂崧山神別廟云。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十八

道教

臣聞高麗地濱東海。當與道山仙島。相距不遠。其民非不知向慕長生久視之教。第中原前此多事征討。無以清淨無爲之道化之者。所祚之興。符非混元始祖。故武德閒。高麗遣使句請道士。至彼講五千文。開釋玄微。高祖神堯奇之。悉從其請。自是之後。始崇道教。踰於釋典矣。大觀庚寅。天子眷彼遐方。願聞妙道。因遣信使。以羽流二人從行。遴擇通達教法者。以訓導之。王俁篤於信仰。政和中。始立福源觀。以奉高眞道士十餘人。然晝處齋宮。夜歸私室。後因言官論列。稍加法禁。或聞俁享國日。常有意授道家之籙。期以易胡教。其志未遂。若有所待然。

道士

道士之服。不以羽衣。用白布爲裘。皁巾四帶。比之民俗。特其袖少褒裕而已。

釋氏

浮屠之教。始出天竺。遂傳四夷。其法崇盛。高麗雖在海東。聞自淸涼法眼一枝東渡之後。僧徒頗知性理。嘗於普濟寺僧衆。見其揭榜示衆大略云。言不足以載道。久矣。大千經卷。皆藥病之說。正法眼藏。無所付囑。世尊於是擧花而示。有微笑者。至於子孫。言辯相示。謂之談禪。無乃妄乎。靈山之會。唯一迦葉。其可容易期於衆人。昔人猶愛羊存。而遺之大意不忘。又況言說之筌。足以得其意哉。抑聞之說。詩者。貴在以意

逆志。吾宗亦然。蓋言以索意。意之所隨。不可以言傳。則亦在乎默而識之。尚何數數於文言之末乎。觀此數百言。深契宗旨。佛像供具。皆悉脩潔。幡華經蓋。行列有序。大經則有華嚴般若。小者不可悉數。亦有本緒。自中國能爲華言者。皆令誦之。歷歷可聽。至其梵唄。則又鴂舌不復可辨矣。其鐃鈸形制小而聲悲。至其螺聲。則洪大如號嘷。先是元豐間上節使臣宋密。歿於紫燕島。自後使至。必於濟物寺飯僧致祭。上節以次羅拜墓下。比者銜命至彼。亦與前例。雖存歿恩義。理固宜爾。然人心初到異邦。遠懷鄉國。遽覩客殯。無不害澀。蓋出使絕域。唯遼東爲難。海洋阻隔。危險萬態。得獲全濟。復命於朝。豈不幸歟。自非倚仗王靈。則其不葬於鮫鯨之腹者幾希。豈釋氏專能持護哉。今圖其衣服制度。以考同異云。

國師

國師之稱。蓋如中國之有僧職綱維也。其上一等。謂之王師。王見則拜之。皆服山水衲袈裟。長袖偏衫。金跋遮下。有紫裳。烏革鈴履。人物衣服。雖略與中華同。但麗人大抵首無枕骨。以僧祝髮。乃見之。頗可駭訝。晉史謂三韓之人初生子。便以石壓其頭令扁。非也。蓋由種類賦稟而然。未必因石而扁。

三重和尚大師

三重和尚長老。（光師、鄭刻）律師之類也。服紫黃貼相。（廟師、鄭刻）福田袈裟。長袖偏衫。下亦紫裳。位在國師之下。講說經論。傳習性宗。擇聰慧辯博者爲之。

阿闍黎大德

阿闍黎大德。位降三重和尚一等。分隸教門職事。其服短袖偏衫。壞色挂衣五條。下有黃裳。國師三重。不過數人。而阿闍黎一等人數極衆。未究厥旨。

沙彌比丘

沙彌比丘。自幼出家。未經受具。壞色布衣。亦無貼相。（[illegible]）戒律既高。方易紫服。以第遷升。乃有衲衣。蓋高麗僧衣。唯以磨衲爲最重耳。

在家和尚

在家和尚。不服袈裟。不持戒律。白紵窄衣。束腰皁帛。徒跣以行。間有穿履者。自爲居室。娶婦鞠子。其於公上。負載器用。掃除道路。開治溝洫。脩築城室。悉以從事。邊陲有警。則團結而出。雖不閑於馳逐。然頗壯勇。其趨軍旅之事。則人自裹糧。故國用不費而能戰也。聞中間契丹爲麗人所敗。正賴此輩。其實刑餘之役人。夷人以其髡削鬚髮。而名和尚耳。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十九

民庶

臣聞高麗地封未廣。生齒已衆。四民之業。以儒爲貴。故其國以不知書爲恥。山林居（[illegible]）多。地鮮平曠。故耕作之農。不逮工技。州郡土產。悉歸公上。商賈不遠行。唯日中則赴都市。各以其所有。易其所無。熙熙如也。然其爲人。寡恩好色。泛愛重財。男女婚娶。輕合易離。不法典禮。良可哂也。今繪其國民庶。而以進士冠於篇。

進士

進士之名不一。王城之內曰土貢。郡邑曰鄉貢。萃於國子監。合試幾四百人。然後王親試之。以詩賦論三題。中格者官之。自政和間。遣學生金端等入朝。蒙恩賜科第。自是取士。間以經術時務策。較其程試優劣。以爲高下。故今業儒者尤多。蓋有所向慕而然耳。其服四帶。文羅巾。皁紬爲裘。黑帶革履。預貢則加帽。登第則給青蓋僕馬。遊遨城中。以爲榮觀也。

農商

農商之民。農無貲富。商無遠近。其服皆以白紵爲袍。烏巾四帶。唯以布之精粗爲別。國官貴人。退食私家。則亦服之。唯頭巾以兩帶爲辨。閒亦徒行通衢。吏民見者避之。

工技

高麗工技至巧其絕藝悉歸於公如幞頭所將作監乃其所也常服白紵袍皁巾唯執役趨事則官給紫袍亦聞契丹降虜數萬人其工技十有一擇其精巧者留於王府比年器服益工第浮偽頗多不復前日純質耳

民長

民長之稱如鄉兵保伍之長也即民中選富足者爲之其聚落大事則赴官府小事則屬之故隨所在細民頗尊事焉其服文羅爲巾皁紬爲裘黑角束帶烏革句履亦與宋預貢進士服飾相似也

舟人

高麗頭巾唯是重文羅一巾之價準米一石細民無貲可得復恥露頭與罪囚無別故作竹冠以冠之或方或圓初無定制短褐被體下無袴襠每舟十餘人夜則鳴櫓鼓楫製歌互答嘔啞如鵝鶩羣鳴略無聲律情態蓋其俗然也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二十

婦人

臣聞三韓衣服之制不聞染色唯以花文爲禁故有御史稽察民服文羅花綾者斷罪罰物民庶遵守不敢慢令舊俗女子之服白紵黃裳上自公族貴家下及民庶妻妾一概無辨頃歲貢使還國獲朝廷賜予十等冠服遂以從化今王府與國相家頗有華風更迭以歲月皆耶草偃矣今姑摭其異於中國者圖之

貴婦

婦人之飾不善[illegible]塗澤施粉無朱柳眉半額皁羅蒙首製以三幅幅長八尺自頂垂下唯露面目餘悉委地白紵爲袍略如男子製文綾寬袴裏以生絹[illegible]欲其褒裕不使著體檳榔勒巾加以采條金鐸佩錦香囊以多爲貴富家藉以大席侍婢旁列各執巾瓶雖盛暑不以爲苦也秋冬之裳間用黃絹或深或淺公卿大夫之妻士民游女其服無別或云王妃夫人以紅爲尚益加繪繡國官庶民不敢用也

婢妾

官府有媵國官有妾民庶之妻雜役之婢服飾相類以其執事服勤故蒙首不下垂盤於其頂攝衣而行手雖執扇羞見手爪多以絳囊蔽之

賤使

婦人之髻貴賤一等垂於右肩餘髮被下束以絳羅貫[illegible]以小簪細民之家特無蒙首之物蓋其直準

白金一斤力所不及非有禁也亦服旋裙製以八幅插腋高繫重疊無數以多爲尚其富貴家妻妾製裙有累至七八匹者尤可笑也崇寧間從臣劉逵吳栻等奉使至彼值七夕會館伴使柳伸顧作樂女倡謂使副曰本國梳掠頭髮似必是古來墮馬髻逵等答云墮馬髻乃東漢梁冀妻孫壽所爲似不足法伸等唯唯然至今仍貫不改豈自其舊俗椎結而然耶

貴女[illegible]

胥吏之服雖略相類亦無定制人始初入城夾道樓觀間時見凭欄有此一等女子幾十餘輩當是未嫁之人亦不披髮而黃衣又非吏服所宜嘗試詰之終不審諭或云是王府小兒之服耳

女子

民庶之家女子未嫁紅羅束髮其餘被下男子亦然特易紅爲黑繩耳

負

高麗法官婢世代相承故自王府國官觀寺皆給之其於執役肩不勝任負於背上其行甚駛雖男子不如也

戴

負戴之役其勞一等水米飯[illegible]器並貯銅罌不以肩舁加於頂上罌有二耳一手扶持攝衣而行背負其子考之於經斑白者不負戴於道路以其用力良勞非筋骨有加蓋不能也其子附之所謂襁負其子而至歟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二十一

皁隸

臣聞諸蠻之國雕題交趾被髮文身斷猴與居麋鹿與游豈復知設官蒞吏之法哉唯高麗則不然衣冠禮儀[illegible]君臣上下燦然有文法以相接也內設臺省院監外置州府郡邑設官分職選吏任事在上則舉其綱目在下則任其繁劇雖一國之事簡而當理追胥呼索但片紙數字民不敢失其期令也故自中書給事中樞密官以至夫民長無敢怠豫其國官吏過諸塗必跪拜鞠躬言事則膝行而前上手低面以聽奉之自非久陶聖化能若是乎今自吏職以迄騶使並列圖於左

吏職

吏職之服與庶官服色不異但綠衣時有深淺舊傳高麗倣唐制衣碧今詢之非也蓋其國民貧俗儉一袍之投動準白金一斤每經澣濯再染色深如碧非是別一等服也然省府補吏不限流品貴家之子弟時亦爲之今此青服當是吏之世襲者耳

散員

散員之服紫羅窄衣幞頭革履如中華班直殿侍之類也武臣子弟兵衛出職皆補之每人使至則捧盤持鬴執衣侍巾皆用之

人吏

人吏之稱。非比省府之職也。蓋倉廩司關州縣出納金穀布帛之流。皁衣幞頭。烏革句履。時於街市衙人中見之。或云趨官府。則間有易色衣者。

丁吏

丁吏。蓋丁壯之人。初置吏者也。舊說傳為頂禮。蓋是語音訛謬。自此升補為吏。由吏而後授官。自令官而下。各給丁吏。以備使令。視官品而為多寡之差。其常執事。則文羅頭巾。人使至。則加幘。每貴臣從者一二人。惟伴官副使從者與使副所給一等服飾耳。

房子

房子。使館之給役者也。每房自使副而下。以官品高下而為之多寡。其服文羅頭巾。紫衣角帶皁履。蓋擇善供應者為之。觀其守法謹甚。又善筆札。高麗俸祿至薄。唯給生菜蔬茹而已。常時亦罕食肉。每人使至。正當大暑。飲食臭惡。必推其餘與之。飲啗自如。而又以其餘。歸遺於家。至禮畢出館。泣數行下。大抵麗人之於中國。其情加厚。故雖房子。亦懷惓惓焉。

小親侍

小親侍。紫衣頭巾。復被其髮。蓋宮帷中所使小童也。王之貴戚與從臣。時亦給之。麗人大率未娶者。皆裹巾而被髮於後。既娶而後束髮。其為小親侍。皆纔十餘歲。稍長則出宮焉。

驅使

驅使與仙郎相類。大抵皆未娶之人。在貴家子弟。則稱仙郎。故其衣或紗或羅。皆皁也。又有一等緣袖烏巾。即庶官小吏之奴。名驅使者也。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二十二

雜俗一

臣聞王制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夫所謂廣谷大川。固未必遐方絕域。蓋特其中國之地。川俗或殊。則習俗各異。有不可得而同者。又況蠻夷之限在海外。其習俗豈一端哉。高麗於諸夷中。號為文物禮義之邦。其飲食用俎豆。文字合楷隸。授受拜跪。恭肅謹恪。有足尚者。然其實汚僻澆薄。厖雜夷風。終未可革也。冠婚喪祭。鮮克由禮。若男子巾幘。雖稍做唐制。而婦人鬈髻下垂。尚宛然髦首辮髮之態。貴人仕族。婚嫁略用聘幣。至民庶。惟以酒米通好而已。又富家娶妻至三四人。小不相合。輒離去。產子居別室。其疾病。雖至親不視藥。至死斂不拊棺。雖王與貴胄亦然。若貧人無葬具。則露置中野。不封不植。委螻蟻烏鳶食之。衆不以為非。淫祀諸祭。好浮屠宗廟之祠。參以桑門歌唄。其間加以言語不通。食饕行路。行喜奔走。立則多拱手於背。婦人僧尼。皆作男子拜。此則大可駭者。至於瑣碎不經。又未易以一二數。今姑總其耳目所聞見者圖之。併以土產資養之物附於后。

庭燎

麗俗尚夜飲。而祇待使人尤勤。每宴罷。常促夜分。自山島州縣。郡郊亭館。（郡郊云。自山島州郡·郊亭館舍·）皆於庭中束炬明燎。以倣負執之。使者歸館。則羅列在前。相比而行。

秉燭

王府公會。舊不燃燭。比稍稍能造。大者如椽。小者亦長及二尺。然終不甚明快。宣慶乾德之齋。庭（都刻脫中）設紅紗燭籠。用綠衣人搢笏執之。問之云是新入仕之人。蓋記謂初登第者。今知未必皆一等流品也。

挈壺

挈壺之職。名實近古。逐刻以擊鼓為節。中庭立表以揭牌。每時正。則一紫衣吏捧牌立於左。一綠衣人致躬報曰某時。然後搢笏指表易牌而退。

鄉飲（此條都刻脫）

麗俗重酒醴。公會惟王府與國官有牀桌盤饌。餘官吏士民惟坐榻而已。東漢惟豫章太守陳蕃特為徐穉設一榻。則知前古亦有此禮。今麗人於榻上復加小俎。器皿用銅。鱐腊魚菜。雖雜然前進。而不豐腆。酒行亦無節。以多為勸。每榻只可容二人。若會賓客多則隨數增榻。各相向而坐。國中少麥。皆國人販自京東道來。故麪價頗貴。非盛禮不用。在食品中。亦有禁絕者。此尤可哂也。

治事（此條都刻脫）

麗政尚簡。訟牒略無文。官府治事。坐不據按。但登榻指呼而已。吏捧批牘。跪陳於前。上手聽事。即時批決。了無稽留。已畢則棄。不設架閣。惟國朝詔命信使書。則王府有庫貯藏。以為備檢之具。其饋食奉璽。則俯首膝行。高拱手而奉之。威儀甚恭。夫夷狄而能然。是可嘉也。（其饋食云云。與上文氣不屬。似別一條之尾。疑錯於此。否則應移前吏捧案牘。跪陳於前二句。疑斷[illegible]者之耳。姑仍其舊。以俟考定。）

答禮（此條都刻脫）

麗俗官吏兵卒分守雖嚴。而起居之禮。間有不尊遜幅。凡國相從官。與其所轄往來相值。必肅容起立。餘官無統轄者。吏卒久不相見。雖通衢宮廷中。必拜之。而在官者亦俛而後與如答拜。蓋禮人不答。反其敬。禮失則求諸野。略可見矣。

給使（此條都刻脫）

給使之賤。視官品而為多寡之數。國相丁吏四人。騶使三十人。令官倍之。前有背蓋持之。在數十步外。乘馬許二人控馭。自是而降。前不張蓋。控馬不許用二人。民庶乘馬。惟自執鞭馭而已。丁吏多前騶。給使執巾瓶從物後隨。列卿而上丁吏三人。騶使二十人。正郎丁吏二人。騶使十五人。員外以上丁吏一人。騶使十人。初品共給三人。皆官奴隸也。世代相承為之。

女騎

婦人出入。亦給僕馬。蓋亦公卿貴人之妻也。從馭不過三數人。皁羅蒙首。餘被馬上。復加笠焉。王妃夫人。惟以紅為飾。亦無車輿也。昔唐武德正觀中。宮人騎馬多著羃䍦。而全身蔽障。今觀麗俗蒙首之制。豈羃䍦之遺法歟。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二十三

雜俗二

澣濯

舊史載高麗。其俗皆潔淨。至今猶然。每笑中國人多垢膩。故晨起。必先沐浴。而後出戶。夏月日再浴。多在溪流中。男女無別。悉委衣冠於岸。而㳂流褻露。不以為怪。浣濯衣服。湅㴻絲麻。皆婦女從事。雖晝夜服勤。不敢告勞。鑿井汲水。多近川為之。上作鹿盧。檻水於槽。槽形頗如舟云。

種藝

國封瀕東海。多大山深谷。崎嶇少平地。故治田多於山間。因其高下。耕墾甚力。遠望如梯磴然。其俗不敢有私田。略如丘井之制。隨官吏民兵秩序高下而授之。國母王妃世子王女。皆有湯沐田。每一百五十步為一結。民年八歲。投狀射田。結數有差。而國官以下。兵吏騶使進士工技。無事則服田。惟戍邊則給米。其地宜黃粱。黑黍。寒粟。胡麻。二麥。其米有秔而無秫。粒特大而味甘。牛工農具。大同小異。略而不載。

漁

國俗有羊豕。非王公貴人不食。細民多食海品。故有鰌鰒。蚌珠。母蝦。王文蛤。紫蟹。蠣房。龜脚。以至海藻昆布。貴賤通嗜。多勝食氣。然而臭腥味醎。久亦可厭也。海人每至潮落。矴舟島嶼而捕魚。然不善結網。但以

織布纔之，用力多而見功寡，唯蠟蛤之屬，潮落不能去，人掇拾盡力，取之不竭也。

樵

樵人初無專業，惟暇隙，則隨少長之力，於城外山取之，蓋旁城之山，於陰陽有忌，不許采斫，故其中多巨木合抱，脩陰可愛，使者舍於館，以至登舟，皆有司供給，以備炊爨，不啻用肩，惟以背負而行。

刻記

麗俗無籌算，官吏出納金帛，計吏以片木，持刀而刻之，每記一物，則刻一痕，已事則棄而不用，不復留以待稽考，其政甚簡，亦古結繩之遺意也。

屠宰

夷政甚仁，好佛戒殺，故非國王相臣，不食羊豕，亦不善屠宰，唯使者至，則前期蓄之，及期將用，縛四足投烈火中，候其命絕毛落，以水灌之，若復活，則以杖擊死，然後剖腹，腸胃盡斷，糞穢流注，雖作羹胾，而臭惡不絕，其拙有如此者。

施水

王城長廊，每十間張帟幕，設佛像，置大甕，貯白米漿，復有杯杓之屬，恣往來之人飲之，無間貴賤，而以僧徒主其事。

土產

高麗依山瀕海，地瘠而磽，然而有稼穡之種，麻枲之利，牛羊畜產之宜，海物唯錯之美，廣揚永三州多大松，松有二種，唯五葉者乃結實，羅州道亦有之，不若三州之富，方其始生，謂之松房，狀如木瓜，青潤緻密，至得霜乃拆，其實始成，而房乃作紫色，國俗雖果肴羹胾亦用之，不可多食，令人嘔吐不已，人參之榦特生，在在有之，春州者最良，亦有生熟二等，生者色白而虛，入藥則味全，然而涉夏則損蠹，不若經湯釜而熟者，可久留，舊傳形匾者，謂麗人以石壓去汁作煎，今詢之，非也，乃參之熟者，積垜而致爾，其作煎當自有法也，館中日供食菜，亦謂之沙參，形大而脆美，非藥中所宜用，又其地宜松，而有茯苓，山深而產硫黃，羅州道出白附子黃漆，皆土貢也，其國自種紵麻，人多衣布，絕品者謂之絁（疑絁字之誤·鄭刻闕），潔白如玉，而窘邊幅，王與貴臣皆衣之，不善蠶桑，其絲綫織紝，皆仰賈人自山東閩浙來，頗善織文羅花綾，緊絲錦罽，邇來北虜降卒（疑工字之訛·）工技甚衆，故益奇巧，染色又（大鄭·刻）勝於前日，地少金銀，而多銅，器用漆作不甚工，而螺鈿之工，細密可貴，松煙墨，貴猛州者，然色昏而膠少，仍多沙石，黃毫筆，軟弱不可容，舊傳為猩猩毛，未必然也，紙不全用楮，間以藤造，槌擣皆滑膩，高下數等，其果實，栗大如桃，甘美可愛，舊記謂夏月亦有之，嘗問其故，乃盛以陶器埋土中，故經歲不損，六月亦有含桃，味酸如醋，榛榧極（鄭刻脫）多，云倭國者，亦有來禽青李，瓜桃梨棗，味薄而形小，至於蓮根花房，皆不敢擷，國人謂其為佛足所乘云。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二十四

節仗

臣聞春秋之法，王人雖微，序在諸侯之上，蓋尊王命也，然當是時，周室紀綱圮壞，諸侯強大，有輕之之心，孔子託空言以為天下後世臣子法，猶諄諄如此，矧太平盛際，親遣王人，遠使外國，則彼之尊奉之禮，豈敢少懈哉，悲惟宋有天下，垂二百年，干戈浸偃，夷裔君長，不待詔告而信順之誠，堅若金石，蓋自容成氏以來，未有太平如此之盛，宜乎諸侯推尊王人，而禮文繁縟也，比年使命每至麗國，則其備鹵簿儀物之華，兵衛之衆，以迓詔書，以導旌節，禮其勤至，然是行也，適在王俁衣制未終，其鼓吹之類，皆執而不作，亦可謂知禮也已。

初神旗隊

神舟既抵禮成港，下矴訖，麗人具采舟來迎，使者奉詔書登岸，三節步從，入碧瀾亭，奉安詔書訖，退休於所舍，明日質明，都轄提轄官，對捧詔書入采輿，兵仗前導，諸仗之中，神旗為先，自西郊亭預建於館前，候詔書至，與餘仗相接，導衛入城，旗列十面，車載而行，每乘十餘人，自是之後，受詔拜表，則皆設於兵仗前也，青衣龍虎軍，鎧甲戈矛，幾及萬卒，分為兩序，夾道而行。

次騎兵

神旗之次，有錦衣龍虎親衛旗頭一名，騎而前驅，執小紅旆，（鄭刻旗）其次則領兵上將軍，其次則領軍郎將，

皆騎兵也。持弓矢佩劍。飾馬之具皆有鑾聲。馳驟甚疾。頗自矜耀。

次鐃鼓

騎兵之次。鳴笳之軍次之。鐃鼓之軍又次之。每百餘步。鳴笳軍必却行。面詔輿而合吹。聲止。則擊鐃鼓爲之節。

次千牛衛

鼓角之次。即有儀物。皆革鐙杖。千牛軍衛執之。相比而行。

次金吾衛

千牛衛之後。金吾仗衛軍次之。執黃幡豹尾儀戟華蓋。差別而行。

次百戲

金吾仗衛之後。百戲小兒次之。服飾之類。略同華風。

次樂部

歌工樂色。亦有三等之服。而所持之器。則有小異。其行在小兒隊之後。比使者至彼。會俁衣制未除。故樂部皆執其器而不作。特以奉詔命不敢不設也。

次禮物

禮物之匣。大小不一。其面標題所賜之物名件。而皇帝信寶封之。麗人尊奉寵賚。乃盛以雲舁。而翼以黃帕。每乘用控鶴軍四人。服紫綺花袍。上折腳幞頭。其行在樂部之次。

次詔輿

采輿之設。鞔繡錦綺。五色閒錯。制作華巧。前一輿安大金爐。次奉詔書。并祭王俁文。次奉御書。亦以控鶴軍捧之。拜表歸館。則不用其中一輿耳。

次充代下節

國朝故事。奉使高麗。下節皆卒伍。比歲稍許命官士人。藝術工技。以代其選。今使者之行也。人人仰體聖上懷徠之意。願爲執鞭。以觀異域之俗。又況陛辭之日。面奉聖語丁寧。實寮人皆感泣。而不以海洋之生死爲疑也。故有若成忠郎周通。承信郎趙漑。登仕郎熊將年。尹京文學江大亨。李諷。唐浚。翰林醫學楊實。進士有若吳正之。徐亨。黃大本。葉彥發。石（[illegible]）。憚陳。輿祖陶。挺孟徵。高伯登。李銳。崔世美。顧大鼐。金安止。王居仁。劉紳熙。副尉則有李昭。王澤。呂漸。徐琪。徐可言。施祐。鍾禹功。省府寺監胥吏則有若董琪。牛敏年。鄭（[illegible]）。非陳佐。楊大同。楊渙。劉宗武。孫洵。王祐。尹公立。孫琬。曾裕。王伯全。陳惟溉。王道深。楊革。張翼。桂林。范敏求。舒端。鄒琮。志張若朴。范寧之。朱蒼。康劉燮。胡允升。周郁。鄭伯成。其服紫羅窄衫。烏紗帽。塗金雙鹿帶。分爲兩序。從詔輿而行。

次宣武下節

宣武下軍。明州土兵。共五十人。服飾與充代不殊。但夾衛而行。使錦繡彩施耳。使者初出都門。降賜塗金器皿從物。再出節即供給之。人各執於前。鮮采奪目。以示榮耀於外國焉。

次使副

國信使副。從詔書入城。副□公會皆一馬並騎。其服紫衣。御仙花金帶。仍佩金魚。高麗伴使。騎馬在副使之右數步。相比而行。館使（[illegible]）又次之。

次上節

上節都轄武翊郎（[illegible]）大夫忠州刺史兼閤門宣贊舍人吳德休。其服紫衣金帶。行馬在正使之後。提轄朝奉大夫徐兢。緋衣佩魚。行馬在副使（[illegible]）之後。法籙道官太虛大夫蘂珠殿校籍黃大中。碧虛郎凝神殿校籍陳應常。紫衣皆秘。佩金方符。書狀官宣教郎滕茂實。花副道如提轄官之服。隨船都巡檢吳敏。指使兼巡檢路允升。路逵。傅叔承。許興文。管勾舟船王覺民。黃處仁。葛成仲。舒紹弼。賈垣。諸祕指使劉昭慶。武德。楊明。醫官李安仁。鄰洙。書狀使臣馬俊明。李公亮。其服紫衣塗金御仙花帶。引接荊珣。孫嗣與。服綠。各以官序行馬。從詔書入城。其侍使副行。則戴席帽而執鞭。導遵行禮。則亦張背蓋。彼國自有伴官相陪。多以引進官爲之。

次中節

中節管勾禮物官。承直郎朱明發。承信郎裴澤。范敏。迪功郎崔嗣仁。劉瑶。將仕郎吳（太上御名）。行遵。迪功郎汪忱。進士王處仁。占候風雲官。承信郎董之邵。王元。書符禁咒張洵仁。技術郭鑑。司馬瓊。使副親隨徐閎。張皓。李機。許興古。親從官王瑀。爲爵。宣武十將充代趙祐。正名程政。都轄親隨人吏王嘉賓。王仔。其服幞頭紫窄衣。塗金寶瓶帶。其行馬在上節之次。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二十五

受詔

臣聞周使宰孔賜齊侯胙。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恐隕越於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夫周室之衰。禮去其籍。僅有存者。齊侯雖伯。不敢廢禮。今天子威靈所被。旋蕩海表。而稽懷之意。情文胥稱。是宜麗人恪恭明命。如瞻天表。不敢少怠。以貽隕越。今圖其趨事執禮之勤。以備觀考。

迎詔

使副奉詔入順天館。十日內卜吉。王乃受詔。前期一日。先遣說儀官與使副相見。次日。遣屆（[illegible]）。使一員至館。都轄提轄官。對捧詔入采輿內。儀仗兵甲。迎導前行。使副館伴屆（[illegible]）。使同上馬。下節在其前步行。上中節騎馬後隨。國官先於館門外排立。候詔書出館。當道再拜訖。乘馬前導。至王府入廣化門。次入左同德門。至升平門外。上中節下馬。引接指使等馬前步行。上節後從。入神鳳門。至閶闔門外。使副下馬。國王與國官。以次迎詔。再拜訖。采輿入止會慶殿門外。

導詔

采輿既入止會慶殿門外。都轄提轄官。自輿中捧詔出。奉安於幕位。使副少憩。國王復降門下。西嚮立。使副與國王並行。導入中門。上節禮物等。分兩序入會慶殿下。以俟國王受詔。

拜詔

國王導詔入會慶殿。廷下設香案。面西立。使副位北上。面南立。上節官以次序立於使副之後。國官立班於王之後。王再拜躬問聖體。乃復位。舞蹈再拜已。國官舞拜。如王之儀。國信使稱有敕。國王再拜起。躬聽口宣。乃搢笏跪。副使以詔授使。使以詔授王。詔曰。高麗國王王楷。遽聞嗣國。甫謹侯方。諒推善繼之初。克纘統承之望。遐繼變故。深劇傷摧。肆遣命使之華。往畀象賢之寵。載蕃賚予。併示哀榮。宜祗服於王靈。用永遵於侯度。今差通議大夫守尚書禮部侍郎元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路允迪。太中大夫中書舍人清河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傅墨卿。充國信使副。賜卿國信禮物等。具如別錄。至可領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暄。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王受詔。乃授國官。出笏舞蹈如初之儀。國官亦如之。

起居

使副既導詔至於廷。王再拜興。避席。躬問聖體。使亦避席。躬答曰。近離闕下。皇帝聖躬萬福。各復位拜舞。如受詔之儀。先是自全抵廣。凡三州牧。問聖體。如王之儀。至其接送館伴官相見亦如之。

祭奠

壬寅春二月。使副被旨。以國信使事行。夏四月。聞俁薨。兼以祭奠弔慰。遵元豐制也。癸卯六月十三日甲午。使副到館。王既受詔。越二日。王先遣人告辦。都轄吳德休。往啓建佛事。次日。提轄官徐兢。押所賜祭奠禮物。陳列於前。至日質明。使副與三節官吏。奉詔與至長慶宮。三節休於次。使副易帶以烏犀。仍去式帔。時至入祭室。王楷素服立於東楹。使副再拜興。使跪宣御製祭文曰。維宣和五年歲次癸卯三月甲寅朔十四日丁卯。皇帝遣使通議大夫守尚書禮部侍郎元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路允迪。太中大夫中書舍人清河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傅墨卿。致祭於高麗國王之靈。惟王躬有一德。綱茲東土。孝友肅恭。惠迪神民。克紹於前文人。四國是式。而忠誠夙著。義篤勤王。旅貢在廷。服命惟謹。朕惟王外介海隅。而能知役志於享。乃心罔不在王室。嘉乃丕績。眷顧不忘。方將游倣使人。往諭朕志。示褒撫於爾邦。孰謂天不慭遺。遽聞大故。邦國殄瘁。震悼於懷。今錫爾恤典。用寘乃顯德。以輯甯爾邦。尚其來止。歆我寵靈。永垂佑於爾後人。服休無斁。尚饗。

弔慰

是日祭奠禮畢。少退。乃行弔慰禮。先於廷中設香案。西望天闕。王楷素服面西立。使位南面西上。副使又次之。副使以詔授使。使以詔授王。王稽顙號躬。再拜跪受之。詔曰。高麗國王王楷。惟爾先王。祗（今上御名。○賓）明德。宜綏厥位。貽予一人。天命難諶。遽以訃愍。痛惟永嘉。諒劇傷摧。纂嗣之初。戚惛是迪。勉思抑制。用副眷懷。今差國信使通議大夫守尚書禮部侍郎元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路允迪。副使太中大夫中書舍人清河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傅墨卿。兼祭奠弔慰。并賜祭奠弔慰禮物等。具如別錄。至可領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暄。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二十六

燕禮

臣聞先王燕饗之禮。以其爵等。而爲隆殺之節。其酌獻有數。其酬酢有儀。本朝講之詳矣。師古使今。不失先王之意。而高麗之制。執爵酌醴。卻行而前。所以寵賓客。乃有古人之遺風。諒其加厚於使華。以尊王人。施於其國者。未必概如此也。具載於圖。以志其向慕中國之意。

私覿

王既受詔已。王與使副。少休於次。王位東。使副位西。掌者以使副起居狀告於王。王遣介復命。引接官分左右。引王與使副出。立於會慶廷中。對揖訖。升殿。王立於東楹。使副立於西楹。各設褥位。王與使相向再拜訖。各致躬稍前。通問訖。復再拜。使少退。副使立於使位。與王對拜如初禮。各復位。然後分立於所占之席。立於其側。上節官通揖子參。都轄提轄以下不拜。止躬揖王。王亦躬答之。退立於東廡。次引中節庭下參四拜。王稍躬還揖訖。退立於西廊。王與使副就席坐。上中節亦然。次引下節拜舟人。亦庭下六拜。坐於門之東西。分兩序。北面東上。然後酒行。其獻酬之禮。則見於別篇云。

燕飲

燕飲之禮。供張帟幕之屬。悉皆光麗。堂上施錦茵。兩（廊兩·西）廊籍以緣。（緣席·廊）席。其酒味甘色重。不能醉人。果蔬豐腆。多去皮核。和饌雖有羊豕。而海錯勝之。卓面覆以紙。取其潔也。器皿多以塗金。或以銀。而以青陶

器爲貴。獻酬之儀。賓主百拜。不敢廢禮。自令官國相尚書以上。立於殿之東榮。在王之後。餘官以文武分東西兩序。立於庭中。中立一表。以著時刻。旁列綠衣人。搢笏執絳燭籠。立於百官之前。復令衛軍。各執儀物立於其後。麗人奉王甚嚴。每燕樂（闕）行禮。所列官吏兵衛。雖烈日驟雨。山立不動。亦未嘗改容。其恭肅亦可尚云。

獻酬

王與使副既就席坐。王遣介告使副曰。欲親起酌酒爲勸。使者固（闕）辭。至於再三。乃從之。各避席起立。對揖訖。執事者以使爵至王前。王跪執爵。以酌使者。鄰行而前。使亦跪受爵訖。復以爵授執事者。各復位坐。既定飲訖。起躬身對揖。略敘謝意。王又親酌副使酒。如使之禮。使副既受王獻畢。復親酌酒以酢王。如初禮。酒三行。乃如常儀。酒十五行。乃中休於次。少頃再就坐。自使副而下。送襲衣金銀帶各有差。酒再十餘行。夜分乃罷。王送使副出於殿門外。三節人以序行馬歸館。

上節席

上節之席。西面北上。器用塗金。禮如使副差殺。而王不親酌。唯遣尚書郎或卿監代之。先以其禮告於王。王可其言。再拜而退。乃言於使人曰。主遣某官勸上節酒。都轄提轄而下。躬身答之。初坐再勸。晚燕再就位。至於三勸。皆易巨觥酒盞。乃退。所遣官復再拜王於殿庭而退。

中節席

中節之席。東面北上。與上節相向。其果肴器皿。又降上節一等。其遣官勸酒。略如上節之儀。

下節席

下節之席。在殿門之內。北面東上。其席不施牀卓。唯以小俎藉地而坐。器用白金。果肴簡略。而酒行之數遼疎。視中節又降殺數倍耳。

館會

使者既入館。王遣官辦燕。謂之拂塵會。自是之後。五日一會。過節序。稍加禮焉。使副居其中。自分左右位。國官伴從與館伴。分東西居客位。都轄提轄以下。分坐於東西序。中下節以次。坐於兩廊。酒止十五行。夜分而罷。庭中不施燭籠。唯設明燎而已。又有過位之禮。館伴以書延使副於其位。如燕之禮。三節不偕往。唯從行引從指使之屬。以備使令。其後數日。使副延館伴官於所館之樂賓亭。用行庭之人。而果肴器皿。皆御府所給。四筵列寶玩古器。法書名畫。異香奇茗。瓌瑋萬狀。精采奪目。麗人莫不驚嘆。酒闌。隨所好。恣其所欲取而予之。

拜表

使者宣命禮畢。乃以書告行。欲赴天寧節上壽之意。王遣介致書懇留。使者固辭。王卜日持書。告以拜附表章。至日。使副率三節人至王府。王迎揖至會慶殿庭中。設案列褥位。如受詔之儀。王望闕再拜訖。搢笏跪。執事以表授王。王捧表舉行奉於使。使跪授訖。以表授副使。置表於引接官。然後就席。至會罷。乃以表匣置采輿中。兵仗迎導前行歸館。

門餞

拜表宣罷。乃於神鳳門設帟幕。設賓主之位。王與使副酌別訖。立於席之側。先引上節立於前。王親酌別酒巨觥。致辭而退。次引中節立於阼階。下節立於階下。勸酒如上節之禮。退出門外。候使副上馬。三節以次從行歸館。

西郊送行

使副回程。是日早發順天館。未刻。抵西郊亭。王遣國相具酒饌於其中。上中節位於東西廡。下節位於門外。酒十五行乃罷。使副與館伴。立馬於門外敘別。館伴就馬上親酌以勸使者。飲畢。各分袂。先是與接送伴官到館即相別。及回程。於此復與之相陪。以迄群山島放洋也。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二十七

館舍

臣聞子產相鄭伯如晉。晉以魯喪。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納車馬焉。晉人讓之。對曰。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廄繕修。車馬有取。賓從有待。賓至如歸。晉有愧辭。謝不敏焉。然則諸侯之國。所以待四方賓客者。尚以授館爲先。況外夷蕃服之於王人乎。惟麗人恭順有素。而朝廷綏撫有體。故其建立使館。制度華侈。有逾王居。臣嘉之。作館舍圖。（闕）

順天館

使副既奉詔入城之宣義門。直北行三里許。至京市司。又轉北行五里許。至廣化門。復轉西行二里。過一崗甚峻。稍向北行一里。即至順天館也。外門有枋。中門皆繡衣龍虎軍守之。惟作上中節上下馬之處。正廳九楹。規模壯偉。工制過於王居。外廊三十間。不設他物。唯館會則列中下節飲席焉。庭中有二小亭。當其中作幕屋三間。昔爲作樂之地。今以王俁哀制未除。不復見。麗之後。有過道。中建樂賓亭。左右翼兩位。以爲使副居室。內廊各十二位。上節分處之。西位之南。爲館伴官位。其北以奉詔書。兩序以居道官。東位有堂。爲都轄提轄位。又東爲書狀官位。亦有廊屋甚廣。中下節以次舟人居之。以北爲上。使副而下。各給房子。以備使令。東位之南。當其中爲清風閣。西位之北。依山勢爲香林亭。皆開軒對山。澗流環繞。喬松名卉。丹碧交陰。供帳器皿。無一不備。先是王徽建此。以爲別宮。自元豐朝貢之後。無以待中朝人使。故改爲

館。而以順天名之。（鄭刻、此條脫。）

館廳（鄭刻、標題脫。）

正廳五間。兩廈各二間。不設窗戶。通爲九楹。（以上十字、鄭刻脫。）榜曰順天之館。東西兩堦。皆施欄楯。上張錦繡簾幕。其文多爲翔鸞團花。四面盡張繡花圖障。左右設八角冰壺。惟與國官相見。館中飲會。則升廳焉。使副居其中。自餘賓主國官。分東西侍坐而已。

詔位

詔書位。在樂賓之西。館伴位之北。小殿五間。頗偏華煥。兩廊皆爲押伴醫官之室。今以爲二道官位。各以官序分居之。使副入館。先奉安詔書於殿。俟王卜吉日受詔。其日。率三節官拜於庭。都轄提轄對捧。上節前導出館。從衆與中使副以次從行。

淸風閣

淸風閣。在館廳之東。都轄提轄位之南。其制五間。下不施柱。唯以拱斗架疊而成。不張帟幕。然而刻鏤繪飾。丹艧華侈。冠於他處。唯以貯所錫禮物。崇觀中。揭名凉風。今易此名耳。

香林亭

香林亭。在詔書殿之北。自樂賓亭後。有路（鄭刻、有路下、誤接碧瀾亭一條、內自詔書入於亭、至祗於此耳句止、凡八十五字。）登山。去館可百步。當半山之脊。而（太上御名。鄭刻、名作構。）之。其制四稜。上爲火珠之頂。八面施欄楯。可以據坐。假松怪石。女蘿葛蔓。互相映帶。風至蕭然。不覺有暑氣。使副暇日。每與上節官屬。烹茶枰棋於其上。笑談終日。所以快心目而却炎蒸也。（鄭刻、登山云云、至此誤入第二百五內、並失標題。）

使副位

使副位。在正廳之後。中建大亭。其制四稜。上爲火珠。榜曰樂賓。使位在東。副使位在西。各占三間。中列金器皿。陳錦繡帷幄甚盛。庭中廣植花卉。正北一門。可以登山。卽過香林亭路也。

都轄提轄位

都轄提轄。其處一堂。其制三間。對闢二室。各以官序分居之。當其中以爲會食見客之所。前垂青幃。狀類酒帘。室中各施文羅紅幕。舊不用帳。今亦有之。榻上施錦褥。復加大席。以錦爲緣。室中器皿。如香奩酒榼。唾壺食匜。悉（鄭刻、脫以下五十七字。）以白金。貯水之具。皆用銅物。物悉備。堂之後。疊石爲池。溪流自山而下。入於其池。滿乃引出於書狀官位。活活有聲。供給之人。下他副一等。餘物稱是。

書狀官位

書狀官位。在都轄提轄之東。其室三間。其制差殺。亦分官序居之。後有一池。與西相通。餘流自東出於館外。與溪流相合。室中帷幕之屬。與都轄提轄位略同。特易銀以銅耳。（鄭刻、脫此條。標題亦缺。）

西郊亭

西郊亭。在宣義門外五里許。庭廡雖高。而營治草□□□□□□□□□□□□□□到以迓回程。而迎勞飲餞於此。下節舟人不能盡容。對門起大幕。列坐而飲之云。（鄭刻、脫此條。標題亦缺。）

碧瀾亭

碧瀾亭。在禮成港岸。次距王城三十里。神舟旣抵岸。兵衛金鼓。迎導（鄭刻、脫以上二十五字。標題亦缺。）詔書入於亭。亭有二位。西曰右碧瀾亭。以奉詔書。東曰左碧瀾亭。以待使副。兩序有室。以處二節人。往來各一宿而去。直東西有道。通王城之路。左右居民十數家。蓋使節旣入城。衆舟皆泊於港中。舟人分番以守。祗於此耳。（鄭刻、自詔書入於亭至此、誤入香林亭條、自樂賓亭後有路句下。）

客館

客館之設不一。順天之後。有小館十數間。以待遣使報信之人。迎恩館在南大街興國寺之南。仁恩館與迎恩相並。昔曰仙賓。今易此名。皆前此所以待契丹使也。迎仙館在順天寺北。靈隱館在長慶宮之西。以待狄人女眞。與成館在奉先庫之北。昔嘗以待醫官之所。自南門之外。及兩廊有館凡四。曰淸州。曰忠州。曰四店。曰利賓。皆所以待中國之商旅。然而卑陋草創。非比順天也。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二十八

供張一

臣聞周官掌次。掌王次之法。以待張事。諸侯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師田則張幕設案。夫王者之待諸侯。疑若其禮可簡。然當朝覲會同師田之時。尙且供張次舍。如此勤至。又況海外小侯。尊奉王人。則鋪張辦設。豈可苟哉。高麗自王氏以來。世爲本朝藩屛。而主上所以鎭撫之者。恩德厚甚。故每使節適彼。而供張之具。極華煥也。蓼蕭澤及四海之詩曰。鞗革沖沖。和鸞雝雝。蓋卽其儀物之中。而可以見其尊上之心。今譔敍麗人所以祗待使華者。作供張圖。

纈幕

纈幕。非古也。先儒謂繫繒染爲文者。謂之纈。麗俗今治纈尤工。其質本文羅花。色卽黃白相間。爛然可觀。其花上爲火珠。四垂寶網。下有蓮臺花座。如釋氏所謂浮屠狀。然猶非貴人所用。惟江亭客館於屬官位設之。

繡幕

繡幕之飾。五采間錯而成。不爲橫縱。逐幅自上垂下。亦有鸂鶒翔鸞花團等樣。而紅黃爲緣。其質本文紅羅。唯順天館詔殿正廳使副位會慶乾德殿公會則設之。

繡圖

繡圖紅身綠襈。五采間錯。山花戲獸。工巧過於繡帟。亦有花竹翎毛果實之類。各有生意。國俗張帟幕。每十餘幅則排一圖間之。不以當窗奧之中也。

坐榻

坐榻之制。四稜無飾。其上鋪大席青襈。而設於館中過道間。蓋官屬從吏燕息之具也。

燕臺

燕臺之狀。如中國之有几按也。四角殺其銳。白藤穿花。面分四隔。而以丹漆爲飾。並以塗金裝釘。復增紅羅繡幨。四面垂帶。相比如羽。惟王榻以倭末參制。易紅爲紫耳。坐牀之制。與中國同。而高大多三分之一。

光明臺

光明臺。擎燈燭之具也。下有三足。中立一幹。形狀如竹。逐節相承。上有一盤。中置一甌。甌中有口可以燃燭。若燃燈。則易以銅缸。貯油立炷。鎮以小白石。而絳紗籠之。高四尺五寸。盤面闊一尺五寸。甌高六寸。闊五寸。

丹漆俎

丹漆俎。蓋王官平日所用也。坐於榻上。而以器皿登俎對食。故飲食以俎數多寡分尊卑。使副入館。日饋三食。食以五俎。其器皿悉皆黃金塗之。凡俎縱廣三尺。橫二尺。高二尺五寸。

黑漆俎

食俎之制。大小一等。特紅黑之異。都轄提轄及上節館中日饋三食。食以三俎。中節二俎。下節則以連牀。每五人並一席而食之。

臥榻

臥榻之前。更施矮榻。三面立欄楯。各施錦綺茵褥。復加大席。莞簟之安。殊不覺有夷風。然此特國王貴臣之禮。兼以待華使也。若民庶。則多爲土榻。穴地爲火坑。臥之。蓋其國冬月極寒。復少纊絮之屬爾。

文席

文席。精粗不等。精巧者施於牀榻。粗者用以鋪地。織草性柔。摺屈不損。黑白二色。間錯成文。青紫爲襈。初無定制。

門帷

門帷之制。皆綃三幅。上有提襻。而横木貫之。狀如酒旂。蓋宮室之中。婦人用以映蔽之具也。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二十九

供張二

繡枕

繡枕之形。白紵爲囊。中實以香草。兩頭飾金盤。綫花文極巧。復以絳羅裝飾。如蓮荷之狀。三節供給。其制一等。

寢衣

寢衣之制。紅黃爲表。而以白紵裏之。裏大於表。四邊各餘一尺。

紵裳

紵裳之制。表裏六幅。腰不用橫帛。而繫二帶三節。每位各與紵衣同設。以待沐浴之用。

紵衣

紵衣。即中單也。夷俗不用純領。自王至於民庶。無男女悉服之。

摺疊扇

摺疊扇。金銀塗飾。復繪其國山林人馬女子之形。麗人不能之。云是日本所作。觀其所饋衣物信然。

杉扇

杉扇不甚工。惟以日本白杉木劈削如紙。貫以綵組。相比如羽。亦可招風。

白摺扇

白摺扇。編竹爲骨。而裁藤紙鞔之。間用銀銅。釘飾以竹。數多者爲貴。供給趨事之人。藏於懷袖之間。其用甚便。

松扇

松扇。取松之柔條。細削成縷。槌壓成綫。而後織成。上有花文。不減穿藤之巧。唯王府所遺使者最工。

草履

草履之形。前低後昂。形狀詭異。國中無男女少長。悉履之。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三十

器皿一

臣聞前史。稱東夷器用俎。今高麗士俗猶然。觀其制作古樸。頗可愛尚。至於他飲食器。亦往往有尊彝簠簋之狀。而燕飲陳設。又多類於莞簟几席。蓋染箕子美化。而彷彿三代遺風也。謹摭其概圖之。

獸爐

獸爐。以銀爲之。刻鏤制度精巧。大獸蹲踞。小獸作搏攫之形。返視張口。用以出香。惟會慶乾德公會。則置於兩楹之間。迎詔焚爇香。公會則爇篤耨龍腦旃檀沈水之屬。皆御府所賜香也。每隻用銀三十（鄭作・千）斤。獸形連座。高四尺。闊二尺二寸。

水瓶

水瓶之形。略如中國之酒注也。其制用銀三斤。使副與都轄提轄官位設之。高一尺二寸。腹徑七寸。量容六升。

盤琖

盤琖之制。皆似中國。惟琖深而釦斂。舟小而足高。以銀爲之。間以金塗。鏤花工巧。每至勸酒。則易別杯。第量容差多耳。

博山爐

博山爐。本漢器也。海中有山名博山。形如蓮花。故香爐取象。下有一盤。作山海波濤魚龍出沒之狀。以備貯湯薰衣之用。蓋欲其濕氣相著。煙不散耳。今麗人所作。其上頂雖象形。其下爲三足。殊失元制。但工巧可取。

酒榼

酒榼。蓋提挈之器也。上爲覆荷。兩耳有流。連環提紐。以金間塗之。唯勸酒則特用。而酒色味皆勝。其制高一尺。闊八寸。提環長一尺二寸。量容七升。

烏花洗

銀花不常用。唯使副私覿有之。點綴鏤花。烏文白質。輕重不等。面闊一尺五寸。量容一斗二升。

面藥壺

面藥壺。惟使副都轄提轄位用銀。餘以銅爲之。圓腹脩頸。蓋形稍銳。高五寸。腹徑三寸五分。量容一升。

芙蓉尊

酒尊之形。上有蓋。如芙蓉花之方苞也。間金塗飾。長頸廣腹。高二尺。量容一斗二升。

提瓶

提瓶之狀。頭長而上銳。腹大而底平。其制八稜。間用塗金。中貯米漿熟水。國官貴人。每令親侍。挈以自隨。大小不等。大者容二升。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三十一

器皿二

油盎

油盎之狀。略如酒罇。白銅爲之。其上無蓋。恐其傾覆。而以木楔窒之。高八寸。腹徑三寸。量容一升五勺。

淨瓶

淨瓶之狀。長頸脩腹。旁有一流。中爲兩節。仍有轆轤。蓋頸中間有隔。隔之上復有小頸。象簪筆形。貴人國官。觀寺民舍皆用之。惟可貯水。高一尺二寸。腹徑四寸。量容三升。

花壺

花壺之制。上銳下圓。略如垂膽。仍有方座。四時貯水簪花。舊年不甚作。邇來頗能之。通高八寸。腹徑三寸。量容一升。

水釜

水釜之制。狀如商鼎。以銅鑄成。有二（三・鄭刪）獸環。貫木可以負持。麗人方言。無大小皆謂之伽。僕射館中諸房皆給之。高一尺五寸。闊三尺。量容一石二斗。

水兜

水兜如水釜之形而差小。仍有銅蓋。用以汲水。以象中國之水桶也。上有二耳。可以檠挈。麗俗便於負戴。

故此器最多。高一尺。腹徑一尺二寸。量容一斗二升。

湯壺

湯壺之形。如花壺而差匾。上蓋下座。不使泄氣。亦古溫器之屬也。麗人烹茶。多設此壺。通高一尺八寸。腹徑一尺。量容二(原闕)斗。

白銅洗

白銅洗之形。與烏銀者相似。特無文采。而麗人稱之冰盆。又有一等赤銅者。制作差劣。

鼎爐

鼎爐之制。略如博山。上無花蓋。下有三足。惟觀寺神祠用之。高一二(原闕)尺。頂闊六寸。下盤闊八寸。

溫爐

溫爐之形。如鼎而有偃脣。腹下三足。為獸銜之狀。用以貯水。猶之几案。蓋冬月溫手之器也。面闊一尺二寸。高八寸。

巨鐘

大鐘在普濟寺。形大而聲不揚。上有蒲牢。中有雙飛仙。刻銘曰。甲戌年鑄。用白銅一萬五千斤。麗人云。昔者掛之在樓。聲聞契丹。單于惡之。今移於此。究其語大之旨。未必然也。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三十二

器皿三

茶俎

土產茶。味苦澀。不可入口。惟貴中國臘茶。并龍鳳賜團。自錫賚之外。商賈亦通販。故邇來頗喜飲茶。益治茶具。金花烏盞。翡色小甌。銀爐湯鼎。皆竊效中國制度。凡宴則烹於廷中。覆以銀荷。徐步而進。候贊者云。茶遍。乃得飲。未嘗不飲冷茶矣。館中以紅俎布。列茶具於其中。而以紅紗巾羃之。日嘗三供茶。而繼之以湯。麗人謂湯為藥。每見使人飲盡。必喜。或不能盡。以為慢己。必怏怏而去。故常勉強為之啜也。

瓦尊

國無秫米。而以秔合麴而成酒。色重味烈。易醉而速醒。王之所飲曰良醞。左庫清法酒。亦有二品。貯以瓦尊。而以黃絹封之。大抵麗人嗜酒。而難得佳釀。民庶之家。所飲味薄而色濃。飲歠自如。咸以為美也。

藤尊

藤尊。乃山島州郡所饋也。中亦瓦尊。外以藤周纏之。舟中蟯蜆相擊不損。上有封緘。各以州郡印文記之。

陶尊

陶器色之青者。麗人謂之翡色。近年已來。制作工巧。色澤尤佳。酒尊之狀如瓜。上有小蓋。而為荷花伏鴨之形。復能作盌楪桮甌花瓶湯琖。皆竊倣定器制度。故略而不圖。以酒尊異於他器。特著之。

陶爐

狻猊出香。亦翡色也。上有蹲獸。下有仰蓮以承之。諸器惟此物最精絕。其餘則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窯器。大概相類。

食罩

公會供饌。下承以盤。上施青罩。唯王與使副。加紅黃之飾。所以別精麤也。

藤篚

古者。幣帛用箱篚。今麗俗不廢。其篚白藤織成。上有錯文。為花木鳥獸之狀。裏用紅黃文綾。拓之大小相合。闊之一篚。其直準白金一斤。惟王府所用最佳。蓋郡邑土貢。餘官民庶者。制作草草。備禮適用而已。

鐵釜

鐵釜。蓋烹飪器也。以鐵為之。其上有蓋。腹下三足。回旋之文。細如毛髮。高八寸。闊一尺二寸。量容二升五勺。

水瓮

水瓮。陶器也。廣腹斂頸。其口差敞。高六尺。闊四尺五寸。容三石二升。館中用銅瓮。唯山島海道。以舟載水相遺。則用之。

草苫

草苫之用。猶中國之有布囊也。其形如綌。結草為之。凡米麪(原闕)薪炭之屬。悉用以盛。山行不利車。多以驛馬駄載而行。

刀筆

刀筆之鞘。刻木為之。其制三隔。其一藏筆。其二藏刀。刀形犀利。一刀差短。散員而下。官吏祗應房子親侍。皆佩之。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三十三

舟楫

臣聞風行水上。在卦爲渙。而舟楫之利。以濟不通。取象於此。後世聖知代作。百工加飾。故龍文鷁首。觸風截浪。一日千里。必使橫絕江河。如履平地。非特刳剡之簡而已也。乃若麗人生長海外。動涉鯨波。固宜以舟楫爲先。今觀其制度簡略。不甚工緻。豈其素安於水而狃狎之耶。抑因陋就簡。魯拙而莫之革耶。今謹即所見。列於圖。

巡船

高麗地瀕東海。而舟楫之工。簡略特甚。中安一檣。上無棚屋。惟設艣柁而已。使者入羣山門。有此等巡船十（鄭作千）餘隻。皆插旌旗。舟人邏卒。皆著青衣。鳴角擊鐃而來。各於檣之杪。建一小旆。皆曰洪州都巡。曰永新都巡。曰公州巡檢。曰保寧。曰懷仁。曰安興。曰暨川。曰陽城。曰暨源。皆有尉司字。實捕盜官吏也。自入境以迄回程。迎至餞行於羣山島。望神舟入洋。乃還其國。

官船

官船之制。上爲茅蓋。下施戶牖。周圍欄檻。以橫木相貫。挑出爲棚。面闊於底。通身不用板簀。惟以矯揉全木。使曲相比。釘之。前有矴輪。上施大檣。布帆二十餘幅（鄭作十五幅）。一垂下五分之一。則傲闊而不合縫。恐與風勢相拒耳。使者入境。自東而來。曰接伴。曰先排。曰管勾。曰公廚。凡十（鄭作千）餘舟。大小相若。惟接伴船有陳

設帷幕焉。

松舫

松舫。羣山島船也。首尾皆直。中爲舫屋五間。上以茅覆。前後設二小室。安榻垂簾。中敞二間。施錦茵褥。故爲華煥。唯使副與上節乘之。

幕船

幕船之設。三島皆有之。以待中下節使人也。上以青布爲屋。下以長竿代柱。四阿各以朱繩係之。

饋食

使者入境。而羣山島紫燕州（鄭作湖）。三州。皆遣人饋食。持書之吏。紫衣幞頭。又其次則烏帽。食味十餘品。而麪食爲先。海錯尤口。器皿多用金銀。而雜以青陶。盤棹皆木爲之。而黑漆。神舟泊不近島。必遣介乘舟饋獻於使者。故非迄三日。若過期風阻未行。則饋食不復至也。

供水

海水味劇鹹苦。不可口。凡舟船將過洋。必設水櫃。廣蓄甘泉。以備食飲。蓋洋中不甚憂風。而以水之有無爲生死耳。華人自西絕洋而來。既已累日。麗人料其甘泉必盡。故以大甕載水。鼓舟來迎。各以茶米酬之。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三十四

海道一

臣聞海爲衆水。而與天地同爲無極。故其量猶天地之不可測度。若潮汐往來。應期不爽。爲天地之至信。古人嘗論之。在山海經。以爲海鰌出入穴之度。浮屠書以爲神龍寶之變化。竇叔蒙海嶠志。以謂水隨月之盈虧。盧肇海潮賦。以謂日出入於海。衝擊而成。王充論衡。以水者地之血脈。隨氣之進退。率皆持臆說。執偏見。詳料近似。而未之盡。大抵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於太空之中。地承水力以自持。且與元氣升降。互爲抑揚。而人不覺。亦猶坐於船中者。不知船之自運也。方其氣升而地沈。則海水溢上。而爲潮。及其氣降而地浮。則海水縮下。而爲汐。計日十二辰。由子至巳。其氣爲陽。而陽之氣。又自有升降。以運乎晝。由午至亥。其氣爲陰。而陰之氣。又自有升降。以運乎夜。一晝一夜。合陰陽之氣。凡再升再降。故一日之間。潮汐皆再焉。然晝夜之晷。係乎日。升降之數。應乎月。月臨於子。則陽氣始升。月臨於午。則陰氣始升。故夜潮之期。月皆臨子。晝潮之期。月皆臨午焉。又日之行遲。月之行速。以速應遲。每二十九度過半。而月行及之。日月之會。謂之合朔。故月朔之夜潮。日亦臨子。月朔之晝潮。日亦臨午焉。且晝即天上而言之。天體西轉。日月東行。自朔而往。月速漸東。至午漸遲。而潮亦應之以遲於晝。故晝潮自朔後。迭差而入於夜。故所以一日午時。二日午末。三日未時。四日未末。五日申時。六日申末。七日酉時。八日酉末也。夜即海下而言之。天體東轉。日月西行。自朔而往。月速漸西。至子漸遲。而潮亦應之以遲於夜。故夜潮自朔後。迭差

而入於海.此所以一日子時.二日子末.三日丑時.四日丑末.五日寅時.六日寅末.七日卯時.八日卯末也.加以時有交變.氣有盛衰.而潮之所至.亦因之爲大小.當卯酉之月.則陰陽之交也.氣以交而盛出.故潮之大也.獨異於餘月.當朔望之後.則天地之變也.氣以變而盛出.故潮之大也.獨異於餘日.今海中有魚獸殺取皮而乾之.至潮時則毛皆起.豈非氣感而類應.本於理之自然也.至若波流而漩伏.沙土之所礙.山石之所峙.則又各有其形勢.如海中之地.可以合聚落者.則曰洲.十洲之類是也.小於洲而亦可居者.則曰島.三島之類是也.小於島則曰嶼.小於嶼而有草木.則曰苫.如苫嶼.而其質純石.則曰焦.凡舫船之行.既出於海門.則天地相涵.上下一碧.旁無雲埃.過天地晴霽時.皓日中天.遊覽四斂.恍然如遊六嶼之表.既不可以言喻.及風濤開發.雷雨晦冥.蛟螭出沒.神物變化.而心悸膽落.莫知所說.故其可紀錄者.特山形潮候而已.且高麗海道.古猶今也.考古之所傳.今或不覩.而今之所載.或昔人所未談.非固爲異也.蓋航船之所通.每視風雨之向背而爲之節.方其風之牽乎西.則洲島之在東者.不可得而見.唯南與北亦然.今既論潮候之大概.詳於前.謹列夫神舟所經島洲苫嶼而爲之圖.

神舟

臣側聞神宗皇帝遣使高麗.嘗詔有司造巨艦二.一曰凌虛致遠安濟神舟.二曰靈飛順濟神舟.規模甚雄.皇帝嗣服.纂紹孝思.其所以加惠麗人.實推廣熙豐之績.爰自崇寧.以迄於今.荐使綏撫.恩隆禮厚.仍詔有司.更造二舟.大其制而增其名.一曰鼎新利涉懷遠康濟神舟.二曰循流安逸通濟神舟.巍如山嶽.浮動波上.錦帆鷁首.屈服蛟螭.所以暉赫皇華.震懾夷狄.超冠今古.是宜麗人迎詔之日.傾國聳觀而歡

呼嘉嘆也.

客舟

舊例.每因朝廷遣使.先期委福建兩浙監司.顧募客舟.復令明州裝飾.略如神舟.具體而微.其長十餘丈.深三丈.闊二丈五尺.可載二千斛粟.其制皆以全木巨枋.搀疊而成.上平如衡.下側如刃.貴其可以破浪而行也.其中分爲三處.前一倉.不安艎板.唯於底安竈與水櫃.正當兩檣之間也.其下即兵甲宿棚.其次一倉.裝作四室.又其後一倉.謂之廥屋.高及丈餘.四壁施窗戶.如房屋之制.上施欄楯.采繪華煥.而用帟綵增飾.使者官屬.各以階序分居之.上有竹篷.平時積疊.遇雨則鋪蓋周密.然舟人極畏廥高.以其拒風.不若仍舊爲便也.船首兩頰柱.中有車輪.上綰藤索.其大如椽.長五百尺.下垂矴石.石兩旁夾以二木鉤.船未入洋.近山拋泊.則放矴著水底.如維纜之屬.舟乃不行.若風濤緊急.則加遊矴.其用如大矴.而在其兩旁.遇行.則卷其輪而收之.後有正柂.大小二等.隨水淺深更易.當廥之後.從上插下二棹.謂之三副柂.唯入洋則用之.又於舟腹兩旁.縛大竹爲橐以拒浪.裝載之法.水不得過橐.以爲輕重之度.水棚在竹橐之上.每舟十艣.開山入港.隨潮過門.皆鳴艣而行.篙師跳躑號叫.用力甚至.而舟行終不若風帆之快也.大檣高十丈.頭檣高八丈.風正則張布颿五十幅.稍偏則用利篷.左右翼張.以便風勢.大檣之巔.更加小颿十幅.謂之野狐颿.風息則用之.然風有八面.唯當頭不可行.其立竿以鳥羽候風所向.謂之五兩.大抵難得正風.故布帆之用.不若利篷翕張之能順人意也.海行不畏深.惟懼淺閣.以舟底不平.若潮落.則傾覆不可救.故常以繩垂鉛錘以試之.每舟篙師水手.可六十人.惟恃首領熟識海道.善料天時人事.而得

衆情.故一有倉卒之虞.首尾相應如一人.則能濟矣.若夫神舟之長闊高大.什物器用人數.皆三倍於客舟也.

招寶山

宣和四年壬寅春三月.詔遣給事中路允迪.中書舍人傅墨卿.充國信使副往高麗.秋九月.以國王俁薨.被旨兼祭奠弔慰而行.還元豐故事也.五年癸卯春二月十八日壬寅.促裝治舟.二十四日戊申.詔赴睿謨殿.宣示禮物.三月十一日甲子.赴同文館聽誡諭.十三日丙寅.皇帝御崇政殿臨軒親遣.傳旨宣諭.十四日丁卯.錫宴於永寧寺.是日解舟出汴.夏五月三日乙卯.舟次四明.先是得旨.以二神舟.六客舟兼行.十三日乙丑.奉禮物入八舟.十四日丙寅.遣供衞大夫相州觀察使直睿思殿關弼口宣詔旨.錫宴於明州之廳事.十六日戊辰.神舟發明州.十九日辛未.達定海縣.先期遣中使武功大夫容彭年.建道場於總持院七晝夜.仍降御香.宣祝於顯仁助順淵聖廣德王祠.神物出現.狀如蜥蜴.實東海龍君也.廟前十餘步.當鄞江窮處.一山巍然出於海中.上有小浮屠.舊傳海船望是山.則知其爲定海也.故以招寶名之.自此方謂之出海口.二十四日丙子.八舟鳴金鼓.張旗幟.以次解發.中使關弼登招寶山.焚御香.望洋再拜.是日天氣晴快.巳刻乘東南風.張篷鳴艣.水勢湍急.委蛇而行.過虎頭山.水淺港口七里山.虎頭山以其形似名之.度其地.已距定海二十里矣.水色與鄞江不異.但味差鹹耳.蓋百川所會.至此尤未澄澈也.

虎頭山

過虎頭山.行數十里.即至蛟門.大抵海中有山對峙.其間有水道可以通舟者.皆謂之門.蛟門云蛟蜃所宅.亦謂之三交門.其日申末刻.遠望大小二謝山.歷松柏灣.抵蘆浦拋矴.八舟同泊.

沈家門

二十五日丁丑.辰刻.四山霧合.西風作.張篷委蛇曲折.隨風之勢.其行甚遲.舟人謂之拒風.巳刻霧散.出浮稀頭.白峯.窄額門.石師顏.而後至沈家門拋泊.其門山與蛟門相類.而四山環擁.對開兩門.其勢連亘.尚屬昌國縣.其上漁人樵客.叢居十數家.就其中以大姓名之.申刻風雨晦冥.雷電雨雹欻至.移時乃止.是夜.就山張幕.掃地而祭.舟人謂之祠沙.實岳瀆主治之神.而配食之位甚多.每舟各刻木爲小舟.載佛

經糧糗.書所載人名氏.納於其中.而投諸海.蓋禳厭之術一端耳.

梅岑

二十六日戊寅.西北風勁甚.使者率三節人.以小舟登岸入梅岑.舊云.梅子真棲隱之地.故得此名.有履迹瓢痕.在石橋上.其深麓中有蕭梁所建寶陀院.殿有靈感觀音.昔新羅賈人往五臺.刻其像欲載歸其國.及出海遇焦.舟膠不進.乃還寘像於焦上.院僧宗岳者.迎奉於殿.自後海舶往來.必詣祈福.無不感應.吳越錢氏.移其像於城中開元寺.今梅岑所尊奉.即後來所作也.崇寧使者.聞於朝.賜寺新額.歲度緇衣.而增飾之.舊制.使者於此請禱.是夜.僧徒焚誦歌唄甚嚴.而三節官吏兵卒.莫不虔恪作禮.至中宵.星斗煥然.風幡搖動.人皆歡躍.云風已回正南矣.二十七日己卯.舟人以風勢未定.尚候其孰.海上以風轉至次日不改者.謂之孰.不爾.至洋中卒爾風回.則茫然不知所向矣.自此即出洋.故審視風雲天時.而後進也.申刻.使副與三節人.俱還八舟.至是水色稍澂.而波面微蕩.舟中已覺臲卼矣.

海驢焦

二十八日庚辰。天日清晏。卯刻。八舟同發。使副具朝服。與二道官望闕再拜。投御前所降神霄玉清九陽總真符籙。并風師龍王牒。天曹直符。引五嶽眞形。與止風雨等十三符訖。張篷而行。出赤門食頃。水色漸碧。四望山島稍稀。或如斷雲。或如偃月。已後過海驢焦。狀如伏驢。崇寧間。舟人有見海獸出沒波間。狀如驢形。當別是一物。未必因焦石而有驢也。

蓬萊山

蓬萊山。望之甚遠。前高後下。峭拔可愛。其島尚屬昌國封境。其上極廣。可以種蒔。島人居之。仙家三山中有蓬萊。越弱水三萬里。乃得到。今不應指顧間見。當是今人指以爲名耳。過此則不復有山。惟見連波起伏。噴豗洶湧。舟楫振撼。舟中之人。吐眩顚仆。不能自持。十八九矣。

半洋焦

舟行過蓬萊山之後。水深碧色如玻璃。浪勢益大。洋中有石。曰半洋焦。舟觸焦則覆溺。故篙師最畏之。是日午後。南風益急。加野狐颿。制颿之意。以浪來迎舟。恐不能勝其勢。故加小颿於大颿之上。使之提挈而行。是夜。洋中不可住維。視星斗前邁。若晦冥。則用指南浮針。以揆南北。入夜舉火。八舟皆應。夜分風轉西北。其勢甚亟。雖已落篷。而颭動搖撼。瓶盎皆傾。一舟之人。震恐膽落。黎明稍緩。人心向寧。依前張颿而進。

白水洋

十九日辛巳。天色陰翳。風勢未定。辰刻。風微且順。復加野狐颿。舟行甚鈍。申行風轉。酉刻雲合雨作。入夜乃止。復作南風。入白水洋。其源出靺鞨。故作白色。是夜舉火。三舟相應矣。

黃水洋

黃水洋。卽沙尾也。其水渾濁且淺。舟人云。其沙自西南而來。橫於洋中千餘里。卽黃河入海之處。舟行至此。則以雞黍祀沙。蓋前後行舟過沙。多有被害者。故祭其溺死之魂云。自中國適句驪。唯明州道則經此。若自登州版橋以濟。則可以避之。比使者回程至此。第一舟幾遇淺。第二舟午後三舟併折。賴宗社威靈。得以生還。故舟人每以過沙尾爲難。當數用鉛硾。時其深淺。不可不謹也。

黑水洋

黑水洋。卽北海洋也。其色黯湛淵淪。正黑如墨。猝然視之。心膽俱喪。怒濤噴薄。屹如萬山。遇夜則波間熠熠。其明如火。方其舟之升在波上也。不覺有海。唯見天日明快。及降在窪中。仰望前後水勢。其高蔽空。腸胃騰倒。喘息僅存。顚仆吐嘔。粒食不下咽。其困臥於茵褥上者。必使四維隆起。當中如槽。不爾則傾側輥轉。傷敗形體。當是時。求脫身於萬死之中。可謂危矣。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三十五

海道二

夾界山

六月一日壬午。黎明霧昏。乘東南風。巳刻稍霽。風轉西南。益張野狐颿。午正風厲。第一舟大檣。砉然有聲。勢曲欲折。亟以大木附之。獲全。未後。東北望天際。隱隱如雲。人指以爲半托伽山。不甚可辨。入夜風微。舟行甚緩。二日癸未。早霧昏曀。西南風作。未後霧散。正東望一山如屛。卽夾界山也。華夷以此爲界限。初望隱然。酉後過近。前有二峯。謂之雙髻山。後有小焦數十。如奔馬狀。雪浪噴激。遇山濺涛尤高。丙夜風急雨作。落帆徹篷。以殺其勢。

五嶼

五嶼在處有之。而以近夾界者爲正。定海之東北蘇州洋內。秦山馬島。皆有五嶼。大抵篙工指海山上小山爲嶼。所以數處五山相近。皆謂之五嶼矣。三日甲申。宿雨未霽。東南風作。午後過是嶼。風濤噴激久之。嵓崖森嚴亦且可愛。

排島

是日巳刻。雲散雨止。四顧澂霽。遠望三山並列。中一山如堵。舟人指以爲排島。亦曰排垛山。以其如射垛之形耳。

白山

是日午後。東北望一山極大。連亘如城。日色射處。其白如玉。未後風作。舟行甚快。

黑山

黑山在白山之東南。相望甚邇。初望極高峻。逼近。見山勢重複。前一小峯。中空如洞。兩間有澳。可以藏舟。昔海程云。是使舟頓宿之地。館舍猶存。今取道更不拋泊。上有民居聚落。國中大罪得貸死者。多流竄於此。每中國人使舟至。遇夜。於山巔明火於烽燧。諸山次第相應。以迄王城。是此山始也。申後舟過。

月嶼

月嶼二。距黑山甚遠。前曰大月嶼。回抱如月。舊傳上有養源寺。後曰小月嶼。對峙如門。可以通小舟行。

闌山島

闌山島又曰天仙島。其山高峻。遠望壁立。前二小焦。如龜鱉之狀。

白衣島

白衣島三山相連。前有小焦附之。仮柏積蘇。蒼潤可愛。亦曰白甲苫。

跪苫

跪苫在白衣島之東北。其山特大於衆苫。數山相連。碎焦環遶。不可勝數。夜潮衝激。雪濤奔薄。月落夜昏。斷濺沫之明。如火熾也。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三十六

海道三

春草苫

春草苫又在跪苫之外。舟人呼為外嶼。其上皆松檜之屬。望之鬱然。夜分風靜。舟行益鈍。

檳榔焦

檳榔焦以形似得名。大抵海中之焦。遠望多作此狀。唯春草苫相近者。舟人謂之檳榔焦。夜深潮落。舟隨水退。幾復入洋。舉舟恐懼。亟鳴櫓以助其勢。黎明。尚在春草苫。四日乙酉。天日晴霽。風靜浪平。俯視水色。澄碧如鑑。可以見底。復有海魚數百。其大數丈。隨舟往來。夷猶鼓鬣。洋洋自適。殊不顧有舟楫過也。

菩薩苫

是日午後。過菩薩苫。麗人謂其上曾有顯異。因以名之。申後風靜。隨潮而進。

竹島

是日酉後。舟至竹島拋泊。其山數重。林木翠茂。其上亦有居民。民亦有長。山前有白石焦數百塊。大小不等。宛如堆玉。使者回程至此。適值中秋。月出夜靜。水平明霞映帶。斜光千丈。山島林壑。舟楫器物。盡作金色。人人起舞弄影。酌酒吹笛。心目欣快。不知前有海洋之隔也。

苦苫苫　（門刊。作苦苫。按三十九卷讀成苫鈔。本作苦苫。）

五日丙戌。晴明。過苦苫苫。距竹島不遠。其山相類。亦有居民。麗俗謂蝟毛為苦苫。此苫（鄉刻此苫）山林木茂盛而不大。正如蝟毛。故以名之。是日拋泊此苫。麗人挈舟載水來獻。以米謝之。東風大作。不能前進。遂宿焉。

羣山島

六日丁亥。乘早潮行。辰刻至羣山島拋泊。其山十二峯相連。環遶如城。六舟來迓。載戈甲。鳴鐃鼓角為衛。別有小舟載綠袍吏。端笏揖於舟中。不通姓字而退。云羣山島注事也。繼有譯語官閤門通事舍人沈起來。參同接伴金富軾。知全州吳俊和。遣使來投遠迎狀。使副以禮受之。揖而不拜。遣掌儀官相接而已。繼遣答書。舟既入島。沿岸乘旗幟列植者百餘人。同接伴以書送使副及三節早食。使副牒接伴送國王先狀。接伴遣采舫請使副上羣山亭相見。其亭瀕海。後倚兩峯。相並特高。壁立數百仞（鄉刻數仞）。門外有公廨十餘間。近西小山上有五龍廟資福寺。又西有崧山行宮。左右前後居民十數家。午後使副乘松舫至岸。三節導從入館。接伴郡守趨廷設香案。拜舞望闕拜舞。恭問聖體畢。分兩阼升堂。使副居上。以次對再拜訖。少前叙致。復再拜就位。上中節當上序立。與接伴揖。國俗皆雅揖。都轄前致辭。再拜。次揖郡守。如前禮。退就席。其位使副俱南向。接伴郡守東西相向。下節舟人聲喏於庭。上節分坐堂上。中節分兩廊。下節坐門之兩廊。舟人坐於門外。供張極齊肅。飲食且豐腆。禮貌恭謹。地皆設席。蓋其俗如此。亦近古也。酒十行。中節下節。等降殺之。初坐接伴親斟以奉使者。復酌之酒半。遣人致勸。三節皆易大觥。禮畢。上中節趨揖如初禮。使副登松舫歸所乘大舟。

橫嶼

橫嶼在羣山島之南。一山特大。亦謂之案苫。前後有小焦數十繞之。石腳一洞。深可數丈。高闊稱之。潮至拍水。聲如雷車。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三十七

海道四

紫雲苫

七日戊子。天日晴快。早全州守臣。致書備酒禮。曲留使者。使者以書固辭乃已。惟受所餽蔬茹魚蛤等。因以方物酬之。午刻解舟。宿橫嶼。八日己丑。早發。南望一山。謂之紫雲苫。橫嶼差磊。其後二山尤遠。宛如雙眉凝翠焉。

富用山

是日午後。過富用倉山。即舟人所謂芙蓉山也。其山在洪州境內。上有倉廩。積穀且多。云以備邊鄙非常之用。故以富用名之。

洪州山

洪州山。又在紫雲苫之東南數百里。州建其下。又東一山。產金。盤踞如虎。謂之東源。小山數十。環拱如城。其山上有一潭。淵澄可鑑。不可測。是日申刻舟過。

鵶子苫

鵶子苫。亦名軋子苫。麗人謂笠為軋。其山形似之。因以得名。是日酉刻舟過。

馬島

是日酉後。風勢極大。舟行如飛。自軋子苫一瞬之間。即泊馬島。蓋清州境也。泉甘草茂。國中官馬。無事則羣牧於此。因以為名。其主峯渾厚。左臂環抱。前一石觜入海。激水回波。驚湍洶涌。千奇萬怪。不可名狀。故舟過其下。多不敢近。慮觸暗焦也。有客館曰安興亭。知清州洪若伊。遣介紹與譯語官陳懿同來。如全州禮。岸次迓卒旗幟。與羣山島不異。入夜。然大火炬。熒煌照空。時風政作惡。舟中搖蕩。幾不可坐。使者扶持。以小舟登岸相見。如羣山亭之禮。惟不受酒禮。夜分還使舟。

九頭山

九日庚寅。天氣清明。南風甚勁。辰發馬島。巳刻過九頭山。其山云有九峯。遠望不甚詳。然而林木叢茂。清潤可喜。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三十八

海道五

唐人島

唐人島。未詳其名。山與九頭山相近。是日午刻。舟過島下。

雙女焦（郷翻·雙交焦·）

雙女焦。其山甚大。不異島嶼。前一山雖有草木。但不甚深密。後一山頗小。中斷為門。下有暗焦。不可通舟。是日巳刻。舟自唐人島。繼過此焦。風勢愈亟。舟行益速。

大青嶼

大青嶼。以其遠望鬱然如凝黛。故麗人作此名。是日午刻舟過。

和尚島

和尚島。山勢重疊。林壑深茂。山中多虎狼。昔嘗有學佛者居之。獸不敢近。今蘭若寺。乃其遺迹也。故麗人謂之和尚島。是日未刻。舟過其下。

牛心嶼

牛心嶼。在小洋中。一峯特起。狀類覆盂。而中稍銳。麗人謂之牛心。它處皆見之。形有此山而差小者。亦謂之雞心嶼。是日未正。舟過此嶼。南風小雨。

聶公嶼

聶公嶼。以姓得名。遠視甚銳。逼近如堵。蓋其形區。縱橫所見各異。是日未末。舟過其下。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三十九

海道六

小靑嶼

小靑嶼如大靑嶼之形。但其山差小。而周圍多焦石。申初舟過。雨勢稍密。

紫燕島

是日申正。舟次紫燕島。即廣州也。倚山爲館。牓曰慶源亭。亭之側。爲幕屋數十間。居民草舍亦衆。其山之東一嶼。多飛燕。故以名之。接伴尹彥植。知廣州陳淑。遣介紹與譯官卓安持書來迎。兵仗儀禮加厚。申後雨止。使副與三節登岸到館。其飲食相見。如全州禮。夜漏下二刻歸舟。十日辛卯辰刻。西北風。八舟不動。都轄吳德休。提轄徐兢同上節。復以采舟詣館。過濟物寺。爲元豐使人故左班殿直宋密飯僧。畢歸舟。巳刻。隨潮而進。

急水門

是日未刻。到急水門。其門不類海島。宛如巫峽江路。山圍屈曲。前後交鎖。兩間即水道也。水勢爲山峽所束。驚濤拍岸。轉石穿崖。喧豗如雷。雖千鈞之弩。追風之馬。不足喻其湍急也。至此已不可張篷。惟以櫓棹。隨潮而進。

蛤窟

申後抵蛤窟拋泊。其山不甚高大。民居亦衆。山之脊有龍祠。舟人往返必祀之。海水至此。比之急水門。變黃白色矣。

分水嶺

分水嶺。即二山相對。小海自此分流之地。水色復渾。如梅岑時。十一日壬辰。早雨作。午刻潮落。雨益甚。國王遣劉文志持先書。使者以禮受之。酉刻前進。至龍骨拋泊。

禮成港

十二日癸巳。早雨止。隨潮至禮成港。使副遷入神舟。午刻。使副率都轄提轄官。奉詔書於采舟。麗人以兵仗甲馬旗幟儀物共萬計。列於岸次。觀者如堵牆。采舟及岸。都轄提轄。奉詔書入於采輿。下節前導。使副後從。上中節以次隨之。入於碧瀾亭。奉安詔書訖。分位少憩。次日遵陸入於王城。臣竊惟海道之難甚矣。以一葉之舟。泛重溟之險。惟恃宗社之福。當使波神效順以濟。不然則豈人力所能至哉。方其在洋也。以風颿爲適從。若或暴橫。轉至他國。生死瞬息。又惡三種險。曰癡風。曰黑風。曰海動。癡風之作。連日怒號不已。四方莫辨。黑風則飄怒不時。天色晦冥。不分晝夜。海動則徹底沸騰。如烈火煑湯。洋中遇此。鮮有免者。且一浪送舟。輒數十餘里。而以數丈之舟。浮波濤間。不啻豪末之在馬體。故涉海者。不以舟之大小爲急。而以操心履行爲先。若遇危險。則發於至誠。虔祈哀懇。無不感應者。比者使事之行。第二舟至黃水洋中。三柂併折。而臣適在其中。與同舟之人。斷髮哀懇。祥光示現。然福州演嶼神。亦前期顯異。故是日舟雖危。猶能易他柂。既易。復傾搖如故。又五晝夜。方達明州定海。比至登岸。舉舟臞瘁。幾無人色。其憂懼可料而知也。若以謂海道非難。則還朝復命。不應受重賞。以爲必死。則自祖宗以來。累遣使命。未嘗有飄溺不還者。惟恃國威靈。盡使忠信。可以必其無虞耳。今敘此以爲後來者之戒。比者使人之行。去日以南風。歸日以北風。初發明州。以其年五月二十八日放洋。得順風。至六月六日。即達羣山島。及回程。以七月十三日甲子。發順天館。十五日丙寅。復登大舟。十六日丁卯。至蛤窟。十七日戊辰。至紫燕島。二十二日癸酉。過小靑嶼。和尚島。大靑嶼。雙女焦。唐人島。九頭山。是日泊馬島。二十三日甲戌。發馬島。過軋子苫。望洪州山。二十四日乙亥。過橫嶼。入羣山門。泊島下。至八月八日戊子。凡十四日。風阻不行。申後東北風作。乘潮出洋。過苦苦苫。入夜不住。九日己丑。早過竹島。辰巳望見黑山。忽東南風暴。復遇海動。舟側欲傾。人大恐懼。即鳴鼓招衆舟。復還十日庚寅。風勢益猛。午刻復還羣山島。至十六日丙申。又六日矣。申後風正。即發洋。夜泊竹島。又二日。風阻不行。至十九日己亥。午後發竹島。夜過月嶼。二十日庚子。早過黑山。次過白山。次過五嶼。夾界山。北風大作。低篷以殺其勢。二十一日辛丑。過沙尾。午間第二舟三副柂折。夜漏下四刻。正柂亦折。而使舟與他舟。皆遇險不一。二十三日壬寅。望見中華秀州山。二十四日癸卯。過東西胥山。二十五日甲辰。入浪港山。過潭頭。二十六日乙巳。早過蘇州洋。夜泊栗港。二十七日丙午。過蛟門。望招寶山。午刻。到定海縣。自離高麗到明州界。凡海道四十二日云。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四十

同文

臣聞正朔。所以統天下之治也。儒學。所以美天下之化也。樂律。所以導天下之和也。度量權衡。所以示天下之公也。四者雖殊。然必參合乎天子之節。然後太平之應備焉。聖人之興。必建歲正。定國起。新一代之樂。而同律度量衡。蓋以至一而正萃動。其道當如此。仰惟國家大一統以臨萬邦。華夏蠻貊。罔不率俾。雖高句麗域居海島。鯨波限之。不在九服之內。然稟受正朔。遵奉儒學。樂律同和。度量同制。雖虞舜之時日東協。伯禹之聲教南暨。不足云也。古人所謂書同文。車同軌者。於今見之。且圖志之作。所以紀異國之殊制。若其制或同。則丹青之作。何華乎贅疣。謹條其正朔。儒學。樂律。度量之同乎中國者。作同文記。而名其檢畫云。

正朔

唐劉仁軌爲方州刺史。乃請所頒曆及宗廟諱曰。當削平遼海。班示本朝正朔。及戰勝。以兵經略高麗。帥其酋長赴登封之會。卒如初言。史臣壯之。然仁軌特服其力耳。未必其本心也。何以言之。臣觀麗人之事中國。其請降脅號。班正朔。勤勤懇懇。不絕於口。及爲強虜所迫。革面從之。而乃心朝廷。蓋知嚮慕。終不解於胸次。豈用兵之與用德。固自有次第哉。雖然。近則易服。遠則難懷。若麗境之望帝時。邈在大海之外。蓋其來也。泛巨航。爲使風。晝夜兼行。十數日始達四明。風或稍戾。踸踏山涌。纜絙傾湧。洄洑之水不留。且不

可爲。舟人往往絕粒。甚則柁折檣摧。傾覆之變。生於瞬息。亦已危矣。然自建隆開寶間。頗效臣節。不敢少懈。以迄於今。至與北虜。則封境之相距。纔一水耳。虜人朝發馬。夕已飲水於鴨綠矣。嘗大敗衂。始臣事之。用其年號。終統和開泰。凡二十一年。至王詢大破北虜。復通中國。乃於眞宗皇帝大中祥符七年。遣使請班正朔。朝廷從之。後遂用大中祥符之號。易去北虜開泰之名。至天禧中。北虜復破高麗。殺戮其民幾盡。王詢至棄國而逃於蛤窟。虜留城中八月。會西北山萬松皆作人聲。始驚擾引去。仍強班正朔於詢。詢以力屈。不得已而用之。自太平二年終十七年。至重熙終二十二年。淸寧終十年。咸雍終十年。太康終十年。大安終十年。壽昌終六年。乾統終十年。天慶至八年。凡一百年。而耶律爲大金所困。高麗遂去北虜之號。又以未請命於朝。不敢輒用正朔。故但以歲次紀年。而將有請焉耳。本朝之於高麗。如彼之遠。北虜之於高麗。如此其近。然而附北虜者。常以困於兵力。伺其稍弛。則輒拒之。至於臣事聖朝。則終始如一。拳拳傾戴。雖或時有牽制。不能如願。而誠意所向。堅如金石。有以見累聖綏之以仁。懷之以德。內有以得其心。闇巽乎北虜之強暴。徒以力制其外也。書曰。協時月正日。今北虜已滅。佇見高麗之使。以正朔爲請。而萬邦之時月日可協而正矣。

儒學

東夷性仁。而其地有君子不死之國。又箕子所封朝鮮之境。習俗素稔八條之教。其男子出於禮義。婦人由於正信。飲食以豆籩。行路者相遜。固異乎蠻貊雜類。椎頭髹趾。辮髮橫幅。父子同寢。親族同椸。僻怪也。自漢武帝列置四郡。臣妾內屬。而中華政化所霑漸被。雖更魏歷晉。視時污隆。雖作雖合。然義理之根諸中者。未嘗泯也。唐正觀初。太宗用魏鄭公之一言。以仁義爲治。恢廣學校。崇尙師儒。當是時。與議大臣。猶有疑而未知其爲益者。彼國乃遽遣其英秀子弟。請教京師。後長慶中。白居易善作歌行。鷄林之人。引領嘆慕。至以（按鄭刻云。下闕一百字。抄本亦闕五行。）風從。勃然而化。闔閭秩秩。服膺儒學。雖居燕韓之左僻。而有齊魯之氣韻矣。比者使人到彼。詢知臨川閣藏書至數萬卷。又有淸燕閣。亦實以經史子集四部之書。立國子監。而選擇儒官甚備。新敞黌舍。頗遵太學月書季考之制。次第諸生。上而朝列官吏。閑威儀而足辭采。下而閭閻陋巷間。經館書社。三兩相望。其民之子弟未昏者。則羣居而從師授經。旣稍長。則擇友各以其類。講習於寺觀。下逮卒伍童穉。亦從鄉先生學。於虖盛哉。且諸侯之就功。實假天子之威靈。諸侯之作德。實術天子之風化。麗人之於中國。海隅侯伯之邦爾。今也。文物之富如此。蓋自漸摩所致。不亦偉乎。譬猶日月三辰。假元氣以成列。而其照耀著見。乃所以爲天之明。草木百寶。資元化以敷華。而其蔽蕤流盛。乃所以爲地之文也。若夫其國取士之制。雖規範本朝。而承聞循舊。不能無小異。其在學生。每歲試於文宣王廟。合格者。視貢士。其舉進士。間歲一試於所屬。合格偕貢者。合三百五十餘人。旣貢。又命學士總試於迎恩館。取三四十人。分甲乙丙丁戊五等。賜第略如本朝省闈之制。至王親試官之。乃用詩賦論三題。而不策問時政。此其可嗤也。自外又有制科宏辭之目。雖文具而不常置。大抵以聲律爲尙。而於經學未甚工。視其文章。彷彿唐之餘弊云。

樂律

大樂與天地同和。而五聲之發。原於五行。八音之辨。生於八風。清濁高下。皆出於一氣。而手舞足蹈。有不

期然而然者。則蕢桴土鼓。皆足以寓其聲而吐其和。故自葛天氏之時。牛尾之歌。已見於載籍。後世聖人。作樂崇德。而以金石土革匏木絲竹之物。制爲鍾磬鞉鼓。塤篪笙竽。柷敔琴瑟管籥之器。以作以止。以詠以閒。以合天地之和。而致神祇祖考之格。至於夷蠻戎狄之音。亦用合湊。有靺師以掌其樂。有旄人以陳其舞。有鞮鞻氏以合其歌。歈凡以與衆樂。樂而樂以天下。初無間於夷夏。則兼收博采。所以示吾德之廣運也。詩云。以雅以南。以籥不僭。說者謂雅爲夏樂。南爲夷樂。二者合奏。以成和而協天地之中聲。然後爲備樂。然四方異域。飲食異和。衣服異制。器用異宜。則樂亦不得而同。故東方曰靺。南方曰任。西方曰侏離。北方曰禁。各有其義。而不可以混淆。若麗人則東夷之國。樂其本於靺乎。且三代之制。商曰大濩。周曰大武。箕子以商之裔。而受周封於朝鮮。則革其靺樂之陋者。當有濩武之遺音。肹蠁制作。經今千載。調聲應律。宜有可采者。熙甯中。王徽嘗奏請樂工。比往其國。數年乃還。後人使來。必賫貨奉工技爲師。每遣就館教之。比年入貢。又請賜大晟雅樂。及請賜燕樂。詔皆從之。故樂舞益盛。可以觀聽。今其樂有兩部。左曰唐樂。中國之音。右曰鄉樂。蓋夷音也。其中國之音。樂器皆中國之制。惟其鄉樂。有鼓板。笙竽。觱篥。空篌。五絃琴。琵琶。箏。笛。而形制差異。琴瑟柱膠而不移。又有簫。管。長二尺餘。謂之胡琴。俯身先吹之。以起衆聲。若女倡則謂之下樂。凡三等。大樂司二百六十人。王所常用。次管絃坊一百七十人。次京市司三百餘人。亦有柘枝抛毬之藝。其百戲數百人。聞皆敏捷特甚。然以時王俟衣制未稱。工人執其器而不作。聲律之度。不可得而考也。

權量

戴記曰。制禮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魯語曰。謹權量。審法度。四方之政行焉。蓋王者之統御諸侯。雖本乎德化刑威。而所以一其政者。尤以權量爲先。三代盛時。必自王府出嘉量等器。頒於邦國。掌之以其官。平之以其時。至於巡狩。又協而同之。使無內外遠近之殊。然後爲天子之政舉。苟四方諸侯。於此三者。一有小易。則黜削誅殛。在法無赦。孰謂其器用之末。而可忽耶。夫五度之制。則於分。忖於寸。蒦於尺。張於丈。信於伸。於以度庶物之短長。五量之制。躍於龠。合於合。登於升。聚於斗。角於斛。於以量庶物之多寡。五權之制。始於銖。兩於兩。明於斤。均於鈞。終於石。於以權庶物之重輕。然皆必以銅爲之者。乃取其同而不異。所以同天下而齊風俗耳。惜乎周道東微。政失其柄。昔之協律者。作長尺考鐘。而失樂之中聲。齊之相國者。以大斗給民。而市己之私恩。唐之考歷者。失玉衡璇璣之制。則無以參天道三辰之行。是其於耳目之近。猶不能審其同於法度之中。又況遠在海外之國。隔鯨波而涉鱷島。欲蘄其一而同之。豈不猶推舟於陸耶。高麗爲國。去中華三千餘里。自帝王極治。亦在羈縻之域。求聞有頒度量權衡而協其同者。我宋龍興。德符高厚。而際天所覆。極地所載。罔不臣妾。故麗人稽首面內。願爲藩屏。取正中國。度量權衡。用爲標的。斯所謂仁恩橫流。能懷帝者之未懷。武威遐鬯。能制王者之不制也。乃者使人銜命。適彼藪壤。獲其賂遺之禮。舟人適市。售其貿易之貨。默識其長短之式。多寡之數。輕重之等。陰以較中國之法。無或少若毫髮之差者。益賞其誠至也。夫謹於耳目之所及者。或慢於耳目之所不及。畏於刑威之所制者。或侮於刑威之所不制。今高麗道途迂窵。國都跨遠。既非耳目所可及。而主上含洪光大。待夷狄以寬典。又非規規然尙刑威以制之。彼乃能遵用度量權衡。若此其謹。蓋其心悅誠服。非勉強而爲然。豈不云乎。鬮石和

鈞。王府則有。夫以鬮石和鈞。惟王府之有。則其在私。不敢改作。而惟我法度之同。亦宜矣。

宋故尙書刑部員外郎徐公行狀

曾祖爽。皇任秘書省校書郎。贈金紫光祿大夫。

曾祖母葉氏。贈建安郡太夫人。

祖師回。皇任朝議大夫。贈光祿大夫。

祖母林氏。贈咸寧郡太夫人。

父閎中。皇任朝請大夫。直秘閣。贈少保。

母葛氏。贈衛國夫人。

公名兢。字明叔。姓徐氏。上世建州甌寧縣人。自光祿。始徙居和州之歷陽。秘閣爲鄂州法曹。夜夢與黃冠師遊大澤中。探懷出小冊。以授秘閣而去。讀之。蓋丁令威華表所留語也。後五日大水冒城郭。官府悉遷避。秘閣寓居黃鶴樓上。是夜實生公。公生數月。見字遣輒色喜踊躍。至十餘歲。穎異不羣。作舉子業。詞源浩然。識者器之。年十八。入太學。較藝數占高等。試大比輒推。政和甲午歲。以父任。補將仕郎。授通州司刑曹。車尙書郎徐礪被旨措置東南九路坑冶寶貨。辟公爲幹辦公事。靜江有黃嶙者。引大理國入貢。朝廷疑之。詔礪覈實。嶙交通中貴人。權傾五嶺。靜江帥周穜。變權失措。禮以屬公。公曰。是固易辨耳。呼其部曲來。前以立國歲月。山川風俗。雜詰之。皆瘖不能對。詐狀遂白。雍丘闕宰。以朝命攝事。邑有兄弟交訟者。久繫不決。公至。命守者設一席。俾偕坐臥。食必共器。閱旬日。乃感悟相持以泣。曰。令君教我至矣。願自新。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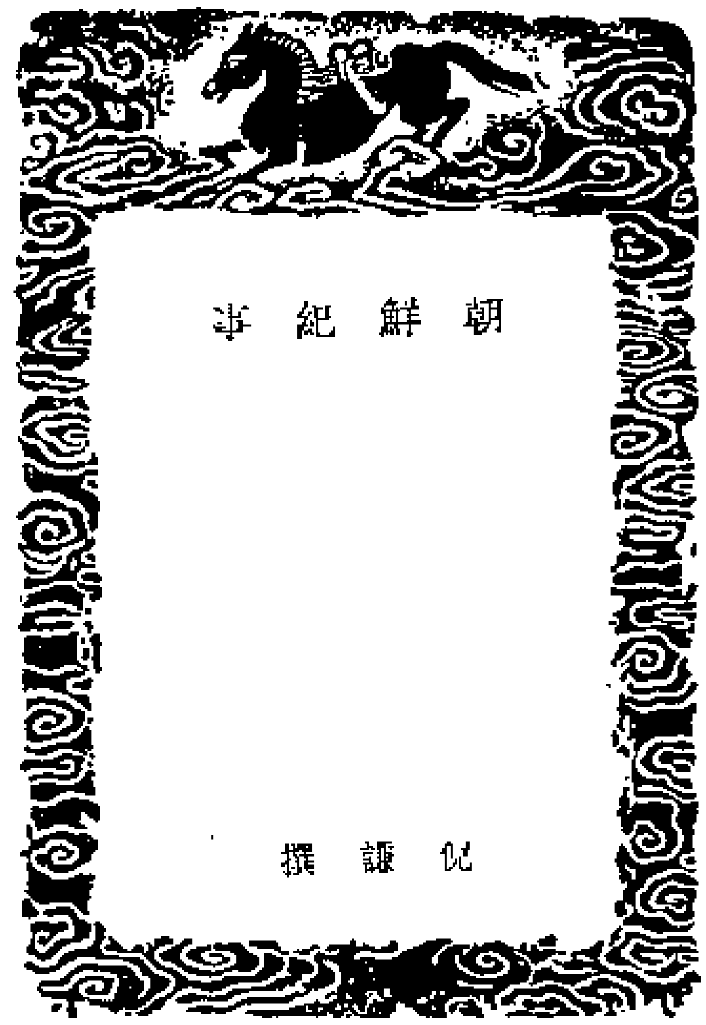
敢計曲直。其後吏以友愛稱。里閭化之。獄訟衰止。京西部使者。以佞倖進。消逃卒二百盜。築室邑中。肆爲暴盜。一邑大擾。公捕治之。使者詆上家。得旨抵邑。縱其徒鼓譟入獄。盡解所縛以出。公曰。位無高卑。遵三尺法。奉天子也。否則吾欺君矣。欺君殆人。吾不忍爲。於是密掩其室。復得因黨。開所屬賞之法。無一人得逸者。治學著聞。移攝鄭州原武縣事。單車造官。時提舉茶事者。挾其弟貴勢。要功肆虐。徙委塗流遣舟。威處郡邑。械繫滿道。檄公治後至者與慢令者。公數曰。令不賢。不能庇民。其忍至此極刑。乃疏其害聞諸朝。願以身贖無辜。害因訖息。僚令貧虐病民。公繩捕備至。邑人詣闕貸公留。其爭其車馬迎公家。驛祕閣不欲懸自相國。乃已。燕國鄭公謂同列曰。使縣令皆如徐兢。天下其有不治者乎。調濟州司士曹事。未審考。丁內艱。服除。監元豐庫。宣和六年。高麗入貢。請於上。願得能書者至國中。繼遣給事中路允迪報聘。即以公爲國信所提轄人船禮物官。因識高麗圖經四十卷。詔給札上之。其所自敘曰。漢張騫使月氏。十有三年而後歸。僅能言其所經之國地形物產而已。臣在高麗月餘。館有兵衛。出才五六。至於馳騙車馬之閒。獻酬舞俎之上。耳目所及。非若十三歲之久。而其建國立政之體。風俗事物之宜。繪畫紀次。殆無遺者。非敢矜博洽飾浮訛。以歷上聽。蓋擴其實。庶幾報器使之萬一。徽宗皇帝覽其書大悅。召對便殿。賜同進士出身。擢知大宗正丞事。兼掌書學。遷尚書刑部員外郎。時相所免。坐親嫌。謫監池州永豐監。丁外艱。服除。授淦江制置司參謀官。仍奉祠。主管南京鴻慶宮。自是三領台州崇道觀。公賀明銳。過事立悟。撥煩濟劇。出於談笑。機張鍵閉。人莫得而窺測。孝悌自天性。自敵犯淮甸。徙家信之弋陽。自以先隴隔絕。不勝悲思。而光祿皆佐饒祕閣。又皆葬江東。有祠在德興縣之崇佛宇。公歲時造祠下。蒸嘗不少怠。母兄令敷文

閣直學士林。至作時宰。南遷甫陽。公不遠千里。走省之。久之不忍去。曰傷在手足。何暇顧妻孥哉。公俶儻好施。視貨財如糞土。周人之難。急於謀身。河南少尹許滂借公渡彭蠡。滂舟覆。公拯之。全其家二百指。且厚致饋。滂後造謝。公一無所取。故人宋浦以事下大理。當恨錢四十六萬。行匄於市。公楮中有茶券。遂及其數。損以與之。補徙免。凡疏戚遠近。孤獨困窮。公脫之於疑悲。助之以婚姻葬斂者。蓋不可以一二計也。公部卒句學。而漁獵古今。探賾提要。下至釋老孫吳扁之書。山經地誌。方言小說。靡不貫通。在昔人前抵掌論事。常如一坐。文詞雋敏立就。下筆衮衮。不能自休。尤長於歌詩。過西楚霸王廟。留二十八字。中書舍人韓駒見之曰。後人殆不可措筆矣。蓋入神品。山水人物。二俱冠絕。嘗戲爲平遠。題長句其側以賞勸。駒每出以示人曰。明叔詩邪。畫邪。非詩邪。非畫邪。雖濡毫激墨。成於須臾。而張絹素或經歲不顧。世人所藏多出他手。或公所指授云。公處事無大小。皆妙有思致。他人窮智慮莫能及。洞曉音律。且善嘯。開命倚笛和之。聲嘹然猶出其上。遂飛鳥翔動。殆若鸞鳳來集。飲酒至二斗不亂。與客對。必引滿先酹。酒半。譚辯風生。或遊戲翰墨。吹簫彈琴。超然疑其爲神仙中人也。天下士聞公名。率願納交。微賤小夫及門。遇之亦必盡禮。有所求。無細大。響應。人之有善。喜若已有。故所至人翕然親愛之。雖竭節行焉。治圃數十畝。名洗硯池。幽勝甲江南。自號自信居士。奉祠者二十年。安於閒逸。若無足動其心者。惟弇戀墳墓。不從紹興辛未歲。還歷陽。焚黃告歸。及吳門。被病卒。嗚呼。以公抱負如此。而自壯歲去國。拓落無所施。雖公處之裕然。而有志之士。孰爲時嗟惜者。或至於涕泣也。公生以元祐六年五月八日。終以紹興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享年六十有三。累官至朝散大夫。賜三品服。娶陳氏。封宜人。後公五年卒。子男三人。曰集。早卒。曰藏。右承直

郎。江南西路轉運司幹辦公事。職從兄朝奉郎詰之後。後公十三年卒。曰蔵。右迪功郎。監淮西江東糧料所。戶部大軍庫。女二人。長適右奉議郎。知臨江軍新淦縣事。次適右宣教郎。知福州懷安縣事李延。孫男六人。曰元老。右修職郎。曰同老。曰明老。曰洋老。曰錯。將仕郎。其一未名。孫女八人。長適左迪功郎。鄂州州學教授劉璧。次適進士朱縉卿。次適將仕郎俞日。餘未行。諸孤奉公之柩。以是年閏十二月初一日乙酉。葬於弋陽玉亭鄉傾綴之吉原。公家藏多騎省遺物。世父贈光祿大夫時中寶一硯。旁著鼎臣二字。嘗謂幼兒曰。有能紹素業者。當以是與之。時公始結髮。能知憤激。刻意篆籀。世父舉以授公。而公之生有十歲。來歸之兆。故人謂公爲騎省後身。初少保命公題咸寧墓碑。不能成。禱於佛。取般若心經習書之。至寶字。偶見風檣飛動。因悟體勢。自此擅天下重名。徽宗尤所愛賞。嘗召至禁中。書進德脩業四字。袞丈許。至業字。公特出奇變。行筆之鉞。留中畫最後落。將勁端直。如側石墜千仞。上駭異稱善。左右皆失聲。其運筆精熟。周旋曲折。雖夜屏鐙燭。無毫髮差。其行遒麗超逸。楮韓顏柳。衆體兼備。晚好作草。尤遒懷素。天橫馳騁。其用無窮。天下言書者。以公爲宗。小學家之論曰。自李斯變小篆。而秦漢間無能繼者。碑碣所傳。非特筆法無取。而偏旁亦復舛謬。由魏晉迄唐。唯李陽冰號獨步。豈以此學中絕。故陽冰得以冒此名邪。元次山之甥李康叔。靜書浯溪峿臺二銘。頗得秦法。其視陽冰皆傾矣。而名不大顯。事固有幸不幸哉。騎省兄弟。祖述李斯小學。與雅克配叔重。而公又繼之。其原深矣。斯之遺迹。火於嶧山。自唐已不存。歐陽文忠公集天下金石刻甚備。而泰山之詔。僅有數十字。大觀間。河間劉跂登山。親周視刻石。始得其全。然距崩壞之亂。才十餘歲。其本之在人間者。固無幾。學者尟謂法斯。果皆多見也哉。公獲是刻。寶畜而諷玩之。既融得斯法。而又考按三代彝鼎敦之器。訓釋款識。悉有依據。至於大篆。筆力奇古。其沈著處。不異鑄刻。若非豪楮所能成。且復陶鑄醞釀。變入小篆。離析偏旁。諧合制字本意。嗚呼。前古名筆。固屈指可數矣。九原不作。後來倘有繼之者邪。公歿迨今十五年。其葬也。遽未及銘。孝伯世家歷陽。且託姻公門。散逸公行事大略。以俟作者紀而誌之。鑱石實墓上。謹狀。

乾道三年四月初十日左迪功郎寧國府宣城縣主簿主管學事張孝伯狀。

宋徐兢撰宣和奉使高麗圖經。遭靖康之變。已亡其圖。乾道三年。從子蒧始刻於澂江郡齋。仁和趙氏小山堂。又有高麗本。不知刻於何時。今俱不可得見矣。近世流傳。惟明末海鹽鄭休仲重刊本。其開脫字凡數千。第二十七卷。又錯簡不可讀。同里胡夏客。曾以鈔錄宋本讐對。亦僅正十數字而已。予家所藏。雖繕寫不工。較爲完善。因參合鄭本刊以行世。中有與鄭本互異。及小有脫譌處。仍俟博古家藏有宋刻者。訂正焉。乾隆癸丑端陽。歙鮑廷博書於知不足齋。



紀錄彙編卷之六十五

朝鮮紀事

倪謙

景泰元年正月丁丑朔○丙戌遼東起程都司差東寧衛指揮一員百戶四員率領軍馬二百護送鎮守都御史李純巡按御史劉孜左府都督守遼東都司王祥出城宴餞別自遼東　鴨綠江舊有捌站今廢官齋帳房隨行過高麗衝頭館站車領至浪子山下人家宿○丁亥浪子山起程過背陰山盤道嶺至辛寨人家宿○戊子辛寨起程高嶺至東山關東口宿東關係華夷界限○己丑出東關過分水嶺至龍鳳山下營○庚寅龍鳳山起程過八度斜列嶺至鳳凰山下營○辛卯鳳凰山起程過開州站至東湯站朝鮮義州兵馬節制使趙石岡遣通事金滿吉里送米酒下程迎犒下營宿○壬辰湯站起程將近鴨綠江石岡率軍兵供帳迓於江上宴罷先往馬軍後發過江抵義州城外石岡率僚屬迎　詔入義順館其朝服儀制俱與華同行禮畢王遣尹曹判書尹烟來迎拜　詔罷謁見設宴館堂侍宴者平安右道首領官羅弘緒察訪李秦倫義州判官朴孟朝文散大夫麟山郡事宜烟司驛院事文險護軍楊佑宴罷宿○癸巳留義順館給遼東軍馬酒飯行糧遣回約回期至館接石岡設宴宿○甲午順義起程自北至各處俱有軍馬迎送四十里至所串館定寧郡事某設宴過五十里至良策館泰川郡事李昀龍州郡事高某設宴宿○乙未良策起程四十里至車輦館鐵山郡事某設宴過五十里至林畔館通訓大夫定州牧使洪益生宣州郡事吳仲守設宴宿○丙申林畔起程四十里至雲興館郭山郡事崔潤王設宴過五十里至新安館隨川郡事某博川郡事鄭得孫設宴宿○丁酉新安起程七十里至嘉平館嘉山郡事某設宴過五十里至安興館王遣禮曹參判李邊來問安設宴盛飾女樂三十餘輩兩行各抱樂器升堂跪迎進云此奉王命自京携至以奉權進辭卻之退侍宴者平安道都觀察使韓確安州牧使朴以寧宴罷遣辭回復命確同往有郡樂奇宿○戊戌安興起程七十里至肅州館肅州郡事某設宴過六十里至安定館順安縣令禹元珠設宴宿○己亥安定起程六十里至西京平壤府確先於十數里外遣伶戲來迓抵近郊列香亭龍亭儀仗鼓樂率僚屬迎　詔樂人皆着襆頭束帶執仗者皆着戎冠裳花衫金釘帶與花同陳百戲環繞作百獸率舞能堅苦幡幢者四上書曰萬國同歡淨蹈舞兩儀相對自生成天下太平垂拱裏海東無事鑿耕中迎導入城至大同館門外東南二面各樹鰲山綵綢山上下列伶妓諸戲入館行禮畢王遣琇尹師頭來問安拜　詔罷設宴宴罷辭迴復命又有黃海道首領官金處禮察訪宋重孫迓亦辭回平壤府官則少尹金光睟判官宋仁昌宿○庚子西京起程六十里至生陽館中和郡事劉强咸從縣令朴叅設宴過六十里至黃海道黃州都觀察使申旬謹率僚屬迎　詔列香亭龍亭黃儀仗鼓樂雜戲及鰲山綵綢皆與西京同入治行禮畢王遣判漢城府事李孟珍來問安設宴侍宴者豐川郡事自仁寬海州牧判官金壤黃州牧判官尹期長過縣監崔經王又遣禮曹正郎安自立來議受　詔勑及　賜物儀曰稱殿下有病日久世子代掌國事今亦病不能行禮王令子代行議曰王久病　朝廷亦知世子病則予不知也然則世子病幾何時爲何病曰病腰疽將一月矣曰病將一月則尹曹正病中所遣其初見江上時何以不言有病今始言病詐也毋得因朝廷有事輒懷二心且瘡瘍之疾膿潰即安非若感傷奇症不可以月日也如果病疽當以潰膿于在此坐待其愈始行十日不愈待半月半月不愈待一月無不愈者若再言不愈詐可知矣即當捧　詔還朝奏聞朝廷臣至朝鮮國王世子俱託病不出無人受詔因捧　詔還　朝廷自有處置自立聞諫言驚愕無措乃曰望且徐行不必坐待小官即便馳回啟白是夜來迎辭去宿○辛丑黃州起程七十里至鳳山郡行長淵縣監李師鳴松和縣監徐晉設宴過三十里至劍水館不下馬過三十五里至龍泉館守瑞興都護府使羅貨載寧郡事李伯倫行康翎縣監黃里軒設宴詢得尹中官甥金和林在麾下因以餘與之食又以一卓與其守墳家人金仲生宿○○壬寅龍泉起程四十里至城安館平山都護府使柳楊植谷山郡事庾智設宴過工曹參判南佑良進馬五百匹赴京來見面諭　朝廷威德而去三十里至寶山館行知遂安郡事張自息設宴過三十里至金岩館新溪縣令李森設宴京畿道首領官崔敬身察訪推誰開城府郡事李克效來問安宿○癸卯金岩起程三十里與輿葛館行牟津縣令張希俊設宴過三十

里至金郊館牛峰縣令奇效檢兎山縣吳用揆設宴過三十里至開城府京畿道都觀察使朴仲林率僚屬迎　詔例香亭龍亭黃儀仗鼓樂雜戲及鰲山綵棚俱與黃海道同入府行禮畢王遣指宗政大夫許正寧來問安設宴出王京携至女樂卻之而退侍宴者開城府留守李季疄斷事官余伯行經歷李師曾有卻詩王又遣漢城府尹金河來見復議禮事言世子一國之本自得病來舉國遑遑禱於山川鬼神以祈祐豈敢虛詐今證已潰膿口尚未合醫者云若寒動皮膚必至引風復發致傷性命但望天使垂憫乞免世子郊迎容其扶病具禮受　詔則萬萬幸也謙顧其辭情懇切諒是實病遂允其陳定與儀注而去（後還朝未幾王薨世子襲封未幾亦薨）○甲辰開城起程三十五里至東坡館楊州都護府使閔謙朔寧郡事金恕臨津縣監張有良設宴過五里至臨津江水已解乘舟而渡尹戶曹朴觀察冊中置酒二十五里至原平府守原平都護府使柳規行川寧縣監韓繼徹設宴宿○乙巳原平起程四十里至碧蹄館王遣議政府左議政黃甫仍左參贊鄭苯左副承旨李季甸來問安設宴侍宴者楊州縣監洪演宿○閏正月丙午朔四更碧蹄起程四十里至接官廳工曹觀察設小鐙遲明至慕華館宗親百官具香亭龍亭黃儀仗鼓樂雜戲迎　詔行道入城至景福門東南二面盛結鰲山舞妓進至勤政殿宣　詔受勑皆如里禮畢世子扶病於殿東幄中相見茶話諭以　朝廷恩意而別退太平館王子首陽君瑈安平君瑢臨瀛君璆錦城君瑜永膺君琰和義君瓔桂陽君璔義昌君玒漢南君玈寧城君瑔壽春君玹翼峴君璭永豊君瑔來見次百官來見畢首陽君代王設宴館設正使副使二席南面主席來向謙謂首陽曰此禮足見尊　朝廷今旣代王宴可

只分東席坐乃易席就宴諸王子以次奉觴至席罷未宴前王先遣禮曹參判李邊來達意曰天使遠來小邦無可爲奉止有女樂數輩奉權聞一路水俱不用今望天使容其奉侍少盡微意又曰殿下有病不能親待十分惶恐惟此樂妓若少見容殿下心說病亦頗減不然愈加惶恐病亦增矣謙峻辭卻之又曰小邦差人進貢赴京　朝廷俱作樂宴待況天使辱臨敢不用樂謙曰　朝廷所用是男樂今是女樂如何可用又曰　朝廷用男樂是　朝廷體小邦用女樂是小邦風俗況小邦止有女樂無男樂不敢復命其餘途間曾有卻樂詩但持此去復命可矣遂錄二詩畀之乃去故宴時不曾用樂自此在館中其館伴官工曹判官鄭麟趾漢城府尹金和司庖膳官迎接都監判事洪某唐慶賢副使鄭有臨尹處信判官李禮長林效善趙克仁通事官三軍副司直安至善三軍司勇張義○丁未王遣左承旨李宜洽領議政何演來問安小宴席西向主席東向午後首陽又設宴如初禮至席罷○戊申王遣都承旨李思哲禮曹參判李邊送皮襖胡帽衣服繼遣中官送庖羞又遣左議政黃甫仍來問安偕司馬黃門去謁成均館宣聖廟陪行者李禮曹鄭戶曹金漢城到廟門外下輪入幄盥沐訖入廟上香行禮其廟扁曰大聖殿廟制靈星門儀門正殿兩廡聖賢俱塑像並與華同其春秋丁祭俱用　朝廷頒降雅樂謁罷升堂其官有大司成少司成謁見次館生謁見館生曰生員府州郡縣學生曰生徒皆着儒巾藍衫與華同但巾用軟羅爲之坐定生員權書案於前講書曰汝國音難曉免講茶罷行官與諸生送出館別有謁廟詩至館有答鄭工曹詩中書院事金效成來設宴○己酉王遣左副承旨李季甸右參贊鄭申孫來問安小宴有答鄭工曹

詩午後判漢城府事李孟畛來設宴○庚戌王遣右承旨李師純吏曹判事李堅已來問安小宴有送鄭工曹詩承旨副知院事申叔舟成三問息刀酬之以詩午後首陽偕諸王子來設宴○辛亥王遣同副承旨鄭而漢左贊成朴從遇來問安小宴繼遣中官送庖羞午後漢城府尹高得宗來設宴有答叔舟三問詩○壬子王遣右承旨李師純左參贊鄭苯來問安小宴午後中樞院事安進來設宴有答叔舟三問詩○癸丑王遣左承旨李季甸禮曹判書許詡來問安小宴繼遣中官送庖羞午後領議政何演左議政皇甫仍左贊成朴從愚左參贊鄭苯右參贊鄭甲孫來設宴有登樓賦○甲寅王遣兵曹判書閔伸左副承旨李季甸來問安小宴繼遣中官送庖羞自此每日飯後申叔舟具書籍於案講校音韻旋義午後漢城府城尹高得宗來設宴○乙卯辭行王遣禮曹參判李邊都承旨李思哲來留言謙謝　思馬先行在境一日一站將西至東八站俱草村處則速行至遼東庚不搜揖待馬行數日天使一日數站迎至前相遇同行矣遂聽其留繼遣戶曹參判朴以昌來問安小宴午後慶昌府尹鄭陟來設宴有梅竹詩○丙辰王遣左副承旨李季甸刑曹參書趙惠來問安小宴午後首陽君來設宴○○丁巳王遣吏曹參判李審右承旨李師純來問安小宴繼遣中官送庖羞午後吏曹判書李堅已戶曹判書尹炯禮曹判書許詡兵曹判書閔伸刑曹判書趙惠工曹判書鄭麟趾來設宴○戊午王遣右副承旨金沆之工曹參判李思任來問安小宴午後中樞院使李升平來設宴○己未王遣都承旨李思哲右參贊鄭甲孫來問安小宴繼遣禮曹參判李邊來請遊漢江樓乃與司馬黃門乘馬自南城出陪行者工曹判書鄭麟趾漢城府尹金

和知院申叔舟成三問及迎接都監衆官至樓下王預遣左副承旨李季甸禮曹判書許詡設宴樓上相迓登樓宴頃都監持華扁請前跪索詩留於樓上即席賦詩三章與之每一詩出則衆官聚首爭看皆縮頸吐舌禮度驚惶酒罷請遊漢江下樓登舟復酌一賦章綠崖迴流而上復返樓下月出始還○庚申王遣右承旨李師純禮曹參判李邊來問安小宴安平君李瑢遣宗簿判官黃義軒來送字書酬之以詩判漢城府事李孟畛來設宴○辛酉王遣左副承旨李季甸判漢城府李孟畛來問安小宴申叔舟來送紙墨筆酬之以詩請遊楊花渡渡瀬漢江乃乘轎自東城出北至王預遣都承旨李思哲兵曹判書閔伸設幄相迓入入幄毀茗罷步舟石巔供帳甚盛蒼松環繞舉酒極目風帆沙鳥景殊幽曠席上賦詩一章酒罷請遊漢江登舟復酌賦詩一章沿流而下至喜雨亭王又遣官預置酒亭中席上又賦詩一章至暮還○壬戌王遣右副承旨金浣之刑曹判書趙來問安小宴繼遣中官送庖羞午後中樞院事李先齊來設宴有漢江遊記○癸亥王遣都承旨李思哲左參贊鄭苯來問安小宴繼遣禮曹參判李邊來送土布爲行贐固卻至再與之辨難數四不從而去午後首陽君偕諸王再來設宴餞行○甲子王遣都承旨李思哲吏曹判書李堅巳問安小宴午後中書院事安進來設宴○乙丑王遣左副承旨李季甸戶曹參判朴以昌來問安小宴宴罷起程出郊至慕華館王與世子病不能送首陽偕諸王子預設館中候餞席上賦詩一章留別百官預皆依山設席候送館夾道拜賦亦賦詩一章留別至於松亭都監衆者宴賦詩一章留別晚至碧蹄館王預遣左儀政皇甫仍禮曹判書許詡右副承旨金浣之都承旨李思哲禮參判李邊設

宴候陪行者金和申叔舟成三問○丙寅碧蹄起程至東坡接待過晚至開城王預遣光德大夫鄭孝全設宴待宴者京畿道都觀察使朴仲林有開城寓宿詩○丁卯開城起程至金郊又至興議接待過至金岩設宴宿○戊辰金岩起程至寶山又至安城接待過至龍泉詣尹中官墳上致祭因設宴宿○巳巳龍泉起程至劍水又至鳳山接待過至黃州王預遣光德大夫曰李重設宴待宴者黃海道都觀察使申自謹宿○庚午黃州起程至生陽接待過至平壤府大同館王預遣光祿大夫韓梳設宴待宴者平安道都觀察使韓確宿○辛未平壤起程城中○壬申肅寧起程三廟廟皆木主有謁箕子廟詩出城西謁箕子墓有謁墓詩至安定接待過至肅寧設宴宿○壬申肅寧起程至安州安興館王預遣工曹判書鄭麟趾設宴待宴者安州牧使朴以寧工曹以詩留別即席和答叔舟三問亦和以呈復和答之宿○癸酉安州起程麟趾以寧具舟送過薩水舟中置酒賦詩留別工曹和之涉岸別午濟博川三問復和以呈和答之至嘉平接待過至新安設宴宿○甲辰新安起程至雲興接待過有孝女四月詩至林畔設宴宿○乙亥林畔起程至車輦接待過至良策設宴宿○二月丙子朔良策起程至所官接待過至義州義順館義州兵馬節制使程起至右闕設宴王遣中樞院事安進具兵馬方物赴京謝恩會聚於此遼東軍馬俱在館迎接○丁丑在館右闕設宴給遼東軍馬酒飯行糧有留金別和叔舟三問詩往復和答數章○戊寅義順起程至鴨綠江右闕石宿設宴登舟賦詩爲別即席和答之宴罷登舟舟中復酌涉岸又舉酒留連不捨醉後左右强扶上馬遂別與安進偕行至遼東同入朝出境不錄

計自鴨綠江至城凡歷公館二十八處

共一千二百七十屆

朝鮮紀事

廣信府同知鄭　濟

推官方　重校正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紀録彚編卷之六十五終

輶軒紀事

姜日廣著

序

輶軒紀事者太史姜燕及奉使朝鮮往還海外之事而彙之爲紀者也何以紀明使　天子之威靈糾屬國以禮而懷之以德庶幾不辱使命云夫遼亡陸梗則由登入海道於使者爲始事矣揚帆截浪衝颶犯磯爭命長鯨之口而萬一無恙天也又旅順小平及鮮林畔小泉諸境虜酋偵卒出沒其間遮殺往來以爲常此危事也從來　詔使　詔頒足了公事矣今也不然蓋以海外爲閫外者介恃其遠每上書陳請氣憤語夸朝議紲之功罪兩案問之水濱不可得則以　詔使兼閫視情形體面不可徇也激亦不可此難事也鮮實無腆我之奸商黠民視爲奇貨往往依附使星之末光而漁獵其國鮮人甚患苦之大史同誠議痛絕此習拒請託質明神先聲已聞於鮮矣至則奉揚　天子之仁而盡竭其煩費廩資牽餼力汰豐華土物餽遺若將浼焉其王隸將命者無能爲役下令將殺之齎以必受而峻拒自若歸舟行李蕭然如蓬萊閣下入舟時此清事也鮮俗故文雅而般入羅棋之風猶有存者故感化特易使者節省存恤之德意霑被國中一聞旋軫士女皆扶老攜幼來自數百里外焚香膜拜雨泣遮留車軹不得行有以生祠聞者雖移書力止祠已巋然午道不日成之矣此奇事也燕及自是異人不有危事難事清奇事表見域外而第以文章氣節鳴區內也豈燕及亦猶人乎哉若乃探奇諸島意自豁如昇日袖雲摩崖寄興如氣可吞鯨之題署眞不自誣且域外之山川草木又若有所待焉而生其氣色也摹寫變幻雖隨境轉有與境俱麗者有與境俱古者有與境俱峭蒨俱綿遠者雲譎霞詭綺爛珠圓讀之使人神往斯固鴻儒之藻思抑亦燕及之餘緒乎予嘗反覆紀中疊三致意焉不能以已者爲鮮之關係中國者重也其曰中國南鄰倭北鄰虜僅一朝鮮爲扞蔽我　國家篤厚朝鮮意深遠矣有味乎其言之哉往者關白發難闖入其都城蹂躪之我之師武臣拯救不力反重擾焉鮮心失恃於我猶不我貳至於今虜復駭其蹋揚我方自救不暇未有以庇也然則皇華蕭將直以空名莅之耳乃其君臣上下延接餽送不愆於禮而有餘於情如王有新喪易服惟命降位序立亦惟命雖員使有詞亦不侵不叛之世忠縮結于　聖朝者深也況以失遼之故累鮮流冗實逼處其土轢轢嗷嗷賴存活者亡算然眾難厭也久難獨也其情已見乎詞東江大帥輒借牽制之名橫索其供億施者告倦使者已慮其終矣故勸諭關王加惠遼民者甚諄切一則曰天下一家有分土無分民願王始終德意一則曰遼民生聚海外漸成巨鎮亦足爲屏蔽貴邦一飯之德他日或有以報也其折毛文龍曰將軍以孤軍介立所賴朝鮮聲援而所以乏餉之故悉索於鮮萬一鮮隙懷二心將軍無容足地矣又曰足餉莫如選兵如併二人之食以飽一人此至計也文龍雖唯唯而退退能辦此否乎他如王輔發斃之以戰死也叙述中被以生氣饒感慨焉何居存忠義也亦所以厲文龍文龍果能如大史指練成一軍雄視海東勢必善鮮爲犄角鮮不窘于征繕而鮮完鮮完而我之扞蔽遼且固矣使臣謀國意思深長至此哉當是時大史名重中外魏璫欲引以爲重不可得矯詔削籍隨發殺機扁舟西還停棹遼浦予蹤跡訪之神情灑然令予不作慰藉語予問及使事因出此編相示且屬予序嗟嗟死生富貴之溺人也久矣能輕死生而又能輕富貴能輕富貴而又能厚自豎立以副其識見者古所未有大史自做秀才時文必師古行恥倘俗其自待固不小輶軒之上已營四海於目中矣崇禎元年長至日舒曰敬書於隻立軒中

輶軒紀事

新建 姜曰廣 居之 著

天啟乙丑皇太子生遣廷臣頒慶天下故事海外諸國獨朝鮮與中國等禮臣具題得旨時遼亡陸道梗久不遣廷臣命下禮臣院長集院中諸公久議議決禮臣復題以翰林院編修姜曰廣充正使工科給事中王夢尹副之詔曰可各賜正一品服一襲廣則大紅織金麒麟羅一青羅一綠羅一從行家人具得旨稱職官朝廷恤臣子遐役恩殊渥先是廷臣藉藉言東江事會王詠議疏奏宜差官閱視上是之卽命頒詔兩臣便道詳閱予聞詣閣辭弗獲以虛海兩喇重命計不旋踵矣而朝紳居海上者來危言渡海須春夏交俟風蓋以東海秋冬風剛水勁至坼舟故也予又惴惴懼命爲罪爰控禮臣爲條奏以候風請蒙諭旨涉海與從陸不同如議行予乃與王詠議訂丙寅二月庚申集登州如期抵登則王詠議已先兩日至開府李公祝垣暨楊大將軍大和迎宴蓬萊閣閣構丹崖山頂雄傑偉觀海濤擊撞直擣城下望海如鏡與天無際沙門鼉牛大小竹諸島遠近點點浮波濤中天末見有一山抹如空青微出入之依約欲盡者問之爲旅順鐵山也萬里長風巨波盪豁心胸幾欲發狂叫絕越日晤詠議商事宜禁商賈存國體也家人外卽醫生墨客不挾與夫毋用慣經者妨奸僞也乘船外用划船便應援也用號船宿糧糗也副置柁桅多儲矢石水兵挑伉健者以行嚴備患也諏甲子吉虔祭天妃併矢之今日之役兩臣如手一繫往一錢歸者有如此水祭畢歸各有密語予者王胡兩璫使鮮歸以六十扛餽大璫陰送河間乃得無禍予曰人有不

同且予此行已置禍福度外矣楊大將軍則時來談航海事大較危險云一日登蓬萊閣候海市忽海船三五來水面乍見乍沒頃刻抵城下僅得兩舟予心識之歸亦不敢語人春暮風多後水意漸惡恐予因促將士行四月戊寅吉申禱天妃尋至水城閱舟舟仍舊且粗加修飭制僅等江湖中下官舫癸未將官領舟督謁予而諭敢有違禁私藏奸商偶充水卒者收案致法以壬辰理裝出署忽外白海欲市予疾馳上蓬萊閣從官指示今山抬頭張口者是也見青白氣飄揚異形成象高者樓臺橫者城郭斷續卷舒大小聚散閃閃不一歘又闢洞門或簇人馬或標旗幟旗幟又或拔易觀者嘖嘖稱奇頃風力少勁又忽不知所往矣嗟嗟世事轉盼流遷寧獨一蜃哉嗣後一再見之大約象以意會惟牽牛島了了分明因悟徐生稱神仙欺秦皇帝者卽以此故一曰望之如雲一曰至則爲風攝去也今登州南門譙樓爲望仙樓遺趾相傳徐生於此望仙云事旣戒擇甲午登舟舟師告以舟輕買浪予命載土石壓鎮之庚子揚帆先后開府李公太守王公明初餞蓬萊閣戊戌李公以出海期具疏奏聞屆期出關天風沸沸若馭雲驥高浪低昂舟約數丈許倏忽抵廟島矣廟島流平深進多可泊舟海防汛軍之所駐也上有唐王故城積石磊砢漸欲蹂躪其門碑爲風雨剝蝕亦如蛀蟲所纍絡以苔鮮古意可掬新刱有公署署後卧一石石上畫松精明可玩自石崖剖得者人言仙人所畫礩石無鏟仙人從何處着筆耶署旁一小閣吐納波光綴目新眺沙堤環羅岫嶂屏立映帶幽潭淺渚閒延佇移時杳然忘却身世便思把臂安門羨期也折而北有石鏡每日光注射

延曜入石察愈精詳不辨何時爲雷擊碎不能作一大圓鏡耳以風不利滯島中予閒以輕舸委浪徘徊潭渚者竟日四望清照彌望皎然將官佐以談龍恩威閃怪奇詭可聽時岸餘風溜水面俱成龍形日光爍之金鱗點點浮動欣然如將遇之焉北二三里許爲珠璣島其下產石子如珠璣狀圓潔光瑩可愛卽東坡取養石菖蒲者邇好事者更擇取作手談具云距砣磯島約二百餘里砣磯島多硯石雪浪金星琢成遜硯宛有一幅雜海圖矣出廟島便覺寒吹凌人予時以五月披裘不耐凜冽又舟行反覆簸蕩如附桔槔窗櫺喇喇響墜舟中器雷動作左右舞東茶瓶亦飄從者迭驚擾予叱死矣蒙頭卧皆嘔吐狼藉予激昂攤衾強坐不得定亦卧頭擊岑岑也倚局舟師過島下呼視予跨桔閣見大欽小欽峭如堵牆漸漸倒立最高處鐫阿彌陀佛四字過欽島卽皇城至皇城方呼家人作樂咲之曰是目光蕩漾視物輒動搖如與波上下然聞王詠議委頓殊甚因笑語之曰子懼乎曰吾何懼乎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夫乃今知之矣必曰之間者先賢之詞長乎哉入島往往浪激實舟近鼉小港避之藏舟於鼉乙巳登島復下令從舟俱移出港北次掩詠島新刱有寺壇宇虛肅佛像壯嚴僧徒亦自楚楚具大乘威儀予兩人禮佛作福而去寺側一祠祀遼亡死事者張何劉杜而下具列焉拜瞻低回覺義風凜然益增凄冽四顧雄濤噴薄又恍看錢塘子胥怒潮也寺僧爲予言寺初創時地忽湧產五色芝碧色者居半交口咄咄佛聖現靈至此予曰此乃忠義熱血逐東風灑至此化成者距寺里許有小閣其高可眺予夜移宿子夜聞寺鐘初動披衣起候

覩日出四望溟濛忽光氣含吐互相明滅久之赤光一線湧起水底俄成一金盤捧托火輪拋擲搖曳漸升高漢雲霞錯彩波濤騰赤眞奇觀也島山兩礁石如人跌坐人呼爲觀音羅漢礁至丙夜恆光發燭天平明視之頑石耳抑所謂澤中有火是耶非耶復以候風棲遲者二日其間鬱塵不到默視靜坐最宜病夫飯後散步山巔回睇所過島南馳如六鰲在崋上忽叢薄發聲啾啾豈逸翮奮至此疑亦島產也島產有黃連茅蒼栞猴文栞野韭至離披道左詫問之是唐王征遼軍士遺種慨然思大宗遺烈北望旅順虜騎縱橫不勝嗚劍之志嗇袂而歸急索筆書署作氣可吞鯨四字島惟經太宗駐蹕者蛇虺今獨絕予聞之謂從者曰大哉天子之靈乎予是行也而又何患焉戊申風利開大洋水天沓渺一色惟見渾茫中片日孤圓共相蕩浴吐吞而已日旰望鐵山插入海中如人伸臂狀將至其溜駛甚相傳爲龍窩稱航海一關云又百十里至小平島島對峙成門激水雖進入口時風末力薄舟前却戰崖下舟眾疲且愁嘆予起焚香叩天妃未幾西南風再振舟從急溜奔入若有數百人牽挽者舟中咸譟以助之倏忽泊島內矣島西斷連金州老崖聞虜偵騎恆至予甚移舟去崖二百步以遠矢石是日截洋橫渡舟覓同歡器擲空中也比夜飄泊予通夕睫不交但聞殷殷濤聲相續又水濱不知何鳥夜半上下作鳥噫聲如雞遼民無家之嘆者因爲欷歔泣下云島南北具開嶽洞北向者爲勝崩嶝傾坂幾壁吐齊予躡磴而上濡筆題曰巢雲洞併紀歲月而還復留二日候風且禱汲也是日戒嚴將官先遣健卒乘高瞭約賊至則搖旗召急返舟出小平尤苦蹐

礁綵亘潮初落如人髻出沒水中辛亥至廣鹿島諸島中此爲差大矣縱幾三十里橫殺之其凹衍藏風處可屯水次可漁可鹽先時有人數十家居此宛一桃源也近難民蟻附非復樂土上有關聖龍王廟予造謁祭禱予數千貿貿啼饑求賑予兩人相對淒然無策命將官割胙俵之使家管一臠而已將泊時見兩大魚如屋噴水高帆檣數丈卒其游泳不至鼓作舟人疾呼撒米予命掖從三舍避之此眞東海長鯨又愧無任公乎伎倆不能與旗鼓相當也乙卯過長山舟駛甚疑之莽然如阿閦國一現耳丙辰抵石城是日各山競市星巧石城陡絕水中未受兵居故家尙有存者居民多漁業婦人操舟亦擅沒人之技鹹次芍藥玫瑰散生擲華微度馥香惜嗽敷者空將淚眼見之使花笑人也以從舟失風未至停待之見船衆象飲煙酒煙酒者燃酒葉於管煙出則吸之亦甚能醉人蓋海苦毒霧蒸蒸飲此以敵其氣聞遊南海者亦然從舟至卽揚帆是日風色既異又雜借旁風舟竟蟣轉予亦委頓不堪命且收鹿島候正風舟師告以鹿島直長無一面可泊帆風飽不得中下盲追皮島亭午忽白霧坌布天日窮歷如在胃絮中但聞頭上雷聲硼磕長年頻呼仔細俄颶風四作厲濆環擁柁不攝舟帆如一葉翻轉艙受水激入又人人面不辨指舟中急惶懼啼予亦起兀坐循省平生默叩上帝久之舟中盡號呼天妃不已未幾天際漸分黑白可辨風亦微定人人慶更生云是爲五月之己未也是日遂與王諫議相失薄暮又苦無風二更粗得棲泊由小平達皮島千數百里每晚舟紆迴出入暗礁間者數矣庚申大將軍毛文龍來顧舟中心怪其容色慘淡略寒溫

別后知以鞍山之役新失利故也予至日數問王舟至否徬徨崖下者日有半蓋王諫議遇咸時忽橫颷衝激至獐子島撇二百餘里矣至見則悲喜交集具道非危險情景聞王從者相摸索抱持大哭哭罷乃結袂約人水死矣何從容也予不覺失笑方虜攻甯遠敗歸也朝廷以牽制無功詰責毛帥虜知毛帥之急解兔也陽渡河致之毛帥倉卒出兵尾後士自載不足競師又多無械氣先奪虜遂兵轉戰縱左右翼繞我兵殺傷無筭是役也失一名將王輔王輔者遼人也善讀書義決慷慨力能左右射虜聞而畏之會兵不利俱甯哭遁輔噫唶曰丈夫一死慶會耳所騎馬攢箭如蝟毛蹐矣騰躍上他馬推鋒人復戰所易馬復踣乃仰天大號曰惜乎天生王輔如此死不能縛虜酋首致北闕揚名天下雖然海以東無不知王輔者死足矣嗟乎此義士予聞其言爲流涕焉以辛酉登戊島方約王諫議扶詔行則朝鮮國王已遣通官持帖迓矣予詰其帖鐵用藍對以國喪予知不受因傳諭之曰東合紅朝廷大慶重也開讀后東籤表紅裏藍可耳移時外白有兩陪臣稟見呼入陪臣曰天使涉險遠臨國王不及躬迓謹遣陪臣問安併有薄獻予曰遠煩問勞國王禮也惟意焉而可矣亦却之皮島孤懸海中遼民聚集依山成市南兵約三千俱贅集其上島西望三十里卽朝鮮邊境所謂鐵山者毛帥亦駐焉衆市不下皮島然皆掃地爲業略具生事壬戌毛帥同入鐵山者爲言抨擿之者而悌然語稍激予譬之曰大將軍但須戮力行間毋問人言矣譬措大病人訕已將索人暄攘口語也抑將下帷修本業耶夫主憂臣辱誰不同仇毋寧實有他念抑見各不同耶以告

耳且將軍亦知言官深意乎大將軍專制海上久擁重權朝廷設不一問非政體矣故臺省間有煩言所以尊朝廷非獨爲將軍也毛帥又曰古語有之兵難遙度朝中總成夢語也如所云置之死地而後生大率類是予曰凡論事者理明則毋務動氣卽如死地後生固誠兵法但淮陰局在對壘所謂決機呼吸將勇者勝矣若夫曠日持久無故而先立於死地以自求斃事豈復有幸乎大將軍何不以此條明章奏而輒盛氣口角徒滋紛紜無益也毛帥曰近覲朝廷意旨專倚關門此地置之度外矣夫呼吸不相應而欲責人展布不亦難乎予曰將軍無怪其然也頃者虜長驅叩關夫人而明見之矣紹袁撫以孤軍抗狂虜殺虜士馬過半使虜狼狽歸巢此眞社稷功聖天子卽有特簡聖天子之明也且海外之接濟如故邇時之綸旨頻加豈得謂漠視東江乎毛帥曰人之不至於斯也不知毛文龍之苦也倘邀上台之靈少加培成使寬牽制一局必圖報稱予曰將軍誤矣將軍以徒步至大將軍位欲報則報朝廷耳將軍果能滅此而後朝食萬戶侯又豈足道哉不佞備員史局當爲大書特書其事爲國家報將軍也且將軍自有將軍之功目今招輯流亡餉衣斷獲使虜不得用遼人耕遼地此卽將軍之功也若其他則未之敢知也吾雖孱弱一書生然鄙性硜硜遇事衝口卽發斷不能飾無爲有若眞見人功而或横口抹殺俱爲懷私誤國天道神明是歸當不復能渡海矣毛帥唯唯而退已而牌諭朝鮮革一切供應盡其例有所謂辦茶湯者費猶不貲云癸亥遠接使見遠接使者逡次主周旋應對者也王以國吏曹學判金鎏爲之金君因請宴於蛇浦地方官以次謁見凡燕暨他禮俱先具儀注開送屆期行之惟謹從者台笠衣白其商氏之遺俗乎贊爲毛志飾也紹紳衣冠翩翩華制矣品官則巾圈辨之凡冠進賢必昂前以耀其圈行持蹈躡飲煩揖讓明恭也俗故隆風雅下至輿台厮役亦解誦詩掉文中國詩文畢備惟飲食少可通者燀亦不甚餕遠接使筵次稟稱惶恐不腆之供二百年舊規大人摽而去之小邦事大之誠缺焉幾伸矣予曰惟意不惟物人生日食一飽而已受享幾何忍煩費困此一方民乎遠接使曰商賈之不至也小邦感且不朽若供億蠲革事實創聞寡君恐用是驚皺以移督陪臣不能奉承左右陪臣其何說之辭予曰王多儀以修敬予省費以宣仁夫道各自盡而已酒五行禮畢遠接使洗爵復進予曰酒以成禮也禮成則退宴歸外閒喧言鮮賈通虜將謀不利於使者將官當以告請駐關上觀變予曰甯有是耶君命也且焉往又哄傳予所宿竭白氣竟夕亘天予亦不問時予河魚疾不食者兩日竟力疾以行甲子由鐵山口入鮮關毛帥張幕餞高嶺語次及閣視平予曰古來名將成功且先有成畫如韓信耿弇趙充國諸賢抑何前言後効較然不爽毫髮也將軍頻言牽制所以制虜死命者安在別後請先畫一全圖指陳地利何處可攻何處可守然後明言用兵餉幾何需時日幾何要使吾兩人了然於心將軍諒非孟浪者旋時廟謨方略毛帥亦唯唯而別入鮮關懸崖臨深側道褊狹行者股摇不禁人有惴慄之懼可十里許道漸寬夷山川亦自麗綺黛邑黔空又聳奇趣晶晶浮眼鼻也其地萬山攢簇卑者相附高者相摩絡繹奔會環如張圍兩崖樹木稠合翠谷寂然引霧煖煙淸風

自轉一渙劃然中流若君孤逝間有淵潴津河裁得容舫每遇已窮至度越處烏道斜通俛仰艱苦大體如此矣丙寅至林畔館林木高茂傑出望若屯雲水田漠漠甚可託業怡生丁卯宿定州館館側有亭翼如山際三面敞豁登覽曠然其後有勁松恠石負勢競上互相軒邈風來振之甦翔舞翥上也驛館供役選子衿嫺文學者充之入則當屣戶外循牆而走容止可觀應對多用婦人惟不敢入使者署其婦人行汲負以首勢逼則數十斤舉掉背趨道上亦一神通也晚過王諫議所予曰我常至此一切供億彼夷面烏語喃喃者卽面行慢我何知焉無已其籌識之乎米鹽若干油燭若干用物具是矣日覩昔之事畢而歸其籍於王其執敢因吾以爲利因傳示地方節制使觀察使等官咸不可强之再執之再予乃手書相曉曰聖天子篤厚東國故使者至此凡吾所以來亦思少推聖德故舊供億以明不煩而當事執不見許何也夫聚利而動孔穴滋焉得毋有名借秦天使而陰自求口實者乎以東國多賢必不其然矣示出通官入曰大人之慈陋邦至此也敢不如命併示所過地方官其一切供帳等物俱候臨發面查給主者己巳早過納清亭曉星山亦杳邃有趣其水曰加麻平灙清淺衣以藤蘿彌生明景亭側張射侯鵠心大書虎賫二字志敵愾也庚午由嘉山嶺至安州其嶺盤旋聳秀甚物亦復沖瀞安州門台轄湊不如聚落陂牆艾蕭寘縮蕭條去城數十武卽海矣從行將官從鐵山移舟泊城下是日將官謁見予示舟衆爾則肅壁詣城守毋擾雜舟次以求細益於鮮民其有不如約制者將官治罪同晚宴主湣官問安送禮部之官卽拜辭凡問安官

鍾宴亦不與也示不宿命也自鐵山至安州避鮮雜處
避民種燎磽棄地恆不有秋鮮又接濟以地遙併益不
及彌月哨草根充虛于是流冗略似非復人類宛轉在
地哭聲震天咸嗷然嘈嘈曰奔命天朝乎作鞑鬼矣予
往返下車慰藉未嘗不欷歔泣下云以六月壬申早發
將官求護入王京予曰爾謂是行也文往耶武往耶以
文往則無所用爾以武往則二三人之肉其足歷難乎
乃伏地固以請予惻然曰如爾心未必如我心何謝不
腆鮮以沒於利將焉用往腆鮮以辱國吾不汝宥晚矣
揮之起是日宿肅州癸酉至順安抵平壤卽鮮西京其
地平原曠野桑麻相望沃衍殷充亦一都會也未至城
三十里曰清江昔隋伐高麗高麗用乙支文德詐迎隋
宇文述信之還軍渡被擊鮮人至今曰隋兵百萬化爲
魚也夫隋唐之際平壤屢抗前旌矣觀其城亦易舉耳
豈非對盧耨薩能乎鄭元璹之對太宗也曰東夷善守
城未可猝攻是矣邇平秀吉之難抑又何解也夫事固
在人哉暮抵城爇燃火炬火光照耀雜戲充塗作百獸
率舞態其節制使觀察使太守等官具朝服郊迎詔前
列龍亭儀仗鼓樂一如華趨入館官屬以次謁見晚宴
宴用小童歌舞風味樸略鮮之事倣古也亦有商氏之
遺倘乎其歌童具用幼時傷疾者爲之閹人亦然甲戌
質明謁文廟次箕子祠次檀君東明王祠城以西白錦
繡山蜿蜒迢遞伏而再起者箕子衣冠之所藏也墓封
而不石旁卽憫忠壇神宗征倭時死事者採塚上長松
蔽翳白雲森沉令人淒然不勝懷忠之感乙亥遠接使
艤舟城下邀泛大同江登浮碧樓綵光亭望箕子區畫
井田處遺跡犁然亭樓俯視與江爲然德巖上秀宇層

明望兼川陸江光山色隱隱交接欄楯也丙子發西京
過雨風柯微陰見白雲數十道從石罅中蒸蒸滃起如
釜中氣久之瀰漫山谷遠近諸峯僅餘絕頂亦如諸島
點點出沒海濤中晚抵生陽館館枕山麓前峯起過几
案目無可舒兼値雨對卽杜門卧炎熇中高卧北窗上
聽松風弄雨淙護亦栩栩然適也丁丑行雨餘道上山
容若滌草木驕人至黃州觀察使等官迎詔一如西京
儀其最勝者稱太虛樓高華軒敞亦偉特之觀也東則
長松翳郁遠近交風緜縈蕩漾下拂荷池香風時至張
足披襟樓舊名廣遠予鄭魏莊靖公易以今名云戊寅
發黃州宿鳳山己卯早發過石沸洞阡陌條暢開勢明
遠從騎時躡入麥畦所在驚起雉雛粥粥如喚令人倦
夢頻殘矣士橋一奇石特起素湍觸之石齒吟流泠然
清碎庚辰宿龍泉館辛巳抵平山壬午抵開城館館前
石嶺鬪鮮賭麗過此奇石磊疏二欲出將斷復綴磈礧
齟齬錯峙萬形或如指竪筍攢或呀如口鼻或窪如坎
臼或如蒼龍蛻骨或如走猊如伏犀或如大黿側立草
木附之因以高下蒼翠詭錯播風駭紛其上樵徑泉蹤
縱橫明滅諸壑走水成溪將至溪側復隱沒蹟草而不
恆流時緩時急偶一迸瀉駭如士女何處裂帛每聞此
聲於灌叢亂石間殊覺幽絕也其稱勝者北爲屏風巖
層崖壘起面面俱齊其間剝痕聚皺加以鳥篆蟲書青
黛點綴眞是萬疊雲屏自貪山館行可十里許予謂其
地殊有異通官前曰卽匯邦所稱慈秀山者是也山光
滴翠青壁側成嶂巘如頓圭琮石多奇甃疑米顚袖物
往往刻劃巖洞成星牖月窗之奇中則漱吐滑泉而玉
溜泉爲最水俱隱匿側出縱邀層承掛流注奔瀑緣壁

珠東西兩道競飛鏦琤互答至崖下旋淞相渟匯瀹成
潭泓澄可數鬚髮對試之味冽而甘上有雜樹倒懸斜
倚垂蔭森沉其石可鈞中現一平面好事者鑱爲佛像
予坐石上久之覺夏含涼氣忽聞山際笳管聲仰視之
則荷蔽中躋蹐一人如猿之嘯木末也爲發一笑予命
去之曰山間聽泉惟松風鳥語差合天籟若雜以管簫
此與花下焚香茶中著果何異恭度車踰嶺山更崇峭
行者猶挽相持緣蹬力進時見明霞翠峯俯視平林又
爐香在下矣豬灘斷岸硐然清流映帶修竹琅玕數百
竿峭蒨疊玉倒影入溪淡水幽淬綠淨可染風韻淒清
再進則吾助川迴淵石爲奇上游澗道斗折環迴源狹
流平絛絛徐逝至此忽奔騰湃澎盤旋不已漩渦爭躍
如挾雷鼓聲震崖谷一石突怒高張鬭水屹然砥柱何
其烈也予謂如此石者方應具袍笏拜之呼爲石丈開
城舊依山足號曰神嵩風氣環固人物殷繁亦一都會
也觀察使等官率屬迎詔亦如西京儀王遣官問安有
加禮三亦然之館在城外溪流當戶貫抱長林林幽泉
香石細泉響飄泛夕涼迎人衣袂癸未早發通官以例
請謁權氏承恩錄承恩錄者我高皇帝親灑宸翰以寵
陪臣權近者也事詳敘中不具載行可二三里忽見台
笠成林猥擠匝雜指天摩穹前有數百十黃髮齯齒老
人叩車幢祗口喃喃不辯何語予色然驚疾呼問故通
官爲言此來念佛謝恩者予亦下車慰藉之皆稽首膜
拜去自是所過爲常至椒觀翠崖陡斷一壑廣川瀰渺
含綠萑蒲芙蕖與沙禽水鳧共出沒天光雲影中宛若
如也盡前此彌日見奧倏造平淡目不給賞矣過梧木
院周巒疊勢旋迴外寬中盂類智巧所施設水窮處一

黿伏鳥篆之則拳石也晚宿東坡館以在坡州東因借長公名之賢者無地不重如此道左有石魁鼎屭偶峙好事者亦錢爲立佛刻畫精妙眉目津津欲與人笑語由東坡至碧蹄碧蹄至慕華館館僕於倭今張幕代之頒甲申古入京開詔先是王已遣官至平壤請期矣屆期丙夜發碧蹄質明入臻次更賜服王率通國陪臣議政府中欽以下數百人具香亭龍亭儀仗金鼓雜戲迎詔東西廡結綵山彩棚予兩人扶詔行通官導蹕駐國王行迎詔禮相距半里許王翹而拜予諦視之亟呼通官曰王毋下拜衣素者何通官疾趨王所來以新喪復予傳語曰朝慶公也國喪私也爲臣子者不得以私廢公王復詞曰忠孝一道也烏鳥私情原可直告君父予曰王獨不聞移孝作忠乎三年之喪何時不可自致夫頒詔則此一日也一日之誠不能爲君父勉之乎王復詞曰小邦越在海外衣服之不備至大人寬之予曰遁辭也貴國以聲名文物見美海外久矣以整傾人蠢之主而云衣服不備豈所以風示觀聽耶且自我祖宗錫賚錦綺文帛者今皆安在又將焉用之王復詞曰踰月之喪如此心不安何予曰不安於禮顧安於非禮耶如使者頒詔日本琉球儀節并舛焉用求之吾聞天朝之待夷狄任其俗自爲聲教蓋也夫朝鮮亦猶我中華之教也廢而嘉服王豈不聞使者以華禮厚國王而國王反以夷俗自處其謂之何王復詞曰不毀亦獲罔禮教是固一道也予曰夫禮者臣子所自盡也使人爭其失已非矣而必於執迷殊失使者此來仰望賢王之意王復詞曰歷承明教夫豈敢執迷區區寸私惟大人始終哀憐之予勃然曰天顏不違咫尺其執以屑越放命令

日之舉於禮爲愆使者知而不言言而不力則罪坐使者使者陳義至再而終不克循則罪坐國王王服不易詔必不開王其三思無忽王卒復詞曰敢不如命易服禮畢予乃行入國門見其人物宮室都雅偉麗白嶽龍蟠漢江天塹洋洋乎大國風矣詔升殿殿設北闕句聽傳贊王率陪臣拜故事頒詔畢王近闕受詔敕展誦執事者先東西立王歷階而上長跪北面受詔讀畢捧詔授東立者西立者授敕王不受目攝陪臣陪臣相覷不悟久之王乃令捧詔者先請詔入闕庭復令捧敕者東立然後受敕讀之予因語王諫議曰王亦知禮如此吾輩可更不慎乎禮畢王拜余兩人亦拜王左右各橐筆從諧言動亦猶古史之遺也王坐定呼都承旨致詞曰國王恭候聖躬萬安余曰聖明天保萬福王曰不穀東海之外臣也無緣望見聖天子一聞皇嗣爲生不勝慶幸余曰麟趾呈祥普天欣舞王其亦有同心忠悃見矣王曰大人之渡海光臨也其飛天仙人之降乎但敝邑自經倭難物力彫殘矣令館之不安廩貲之不備獲戾賓多王諫議曰知王忠恪朝廷遇使者有禮矣王曰不穀獲明詔之煌國也敢拜大人涉險之賜也余曰微聖明之篤東國不及此肅將簡書使臣常分也請辭王曰二大人從行何其簡也不腆之供方懼文不稱情而大人盡卻是益增不穀之罪也余曰遐民之瑣尾也微貴國存類其立盡矣哀此子遺又何心對此厚自奉乎退而憩諸館館側有樓軒窈玲瓏通望周博木覓諸峯引領遙合左睨右瞰且列且驅歷歷明淨山色送青映簾侵座樹隙沙明如殘雪在山飛花碎點其下雜紫縱橫萬壑煙浮蒼出隱見與晴嵐相蕩蕩暮則輕煙半垂

纓帶山阜射以夕陽紫綠萬狀朱太史題曰山雨樓憶雨時山容更勝耳王拜於館尋迎宴殿中宗親及大臣皆得從王後以次行酒予每卻之觴行二王嚬蹙言曰不穀斬焉衰疚禮不與於賓筵又重以大人之命儼然特易吉服惴衷竊所未安予曰以頒慶而特易嘉服敬君也禮成而退從本服孝親也忠孝備矣云胡不安先是儀注中所開使者與國王相見禮正使東立次副使國王面正使西立王諫議退呼遠接使語之曰此誤矣國王立應面副使遠接使對曰凡儀注具倣舊例不敢少有差池王諫議曰夫禮從義起者也今計東西通序之容反不立主下乎殆於不可遠接使以啟王勿聽王諫議同予力爭之王乃曰謹如命雖然如其誤也非不穀之罪也其來久矣乙酉賓明謁文廟廟製約略倣成均諸子衿拜跪俱如禮惟巾服差異云以語言不達輒講因憶太祖時命翰林侍講火原潔編華夷譯語書成刊布自是使者其得夷情予以匆卒奉命未及購求是書至登乃訪一遼民歸自鮮者命次其語予書而識之然終不能熟習悶欒以語鮮人鮮人皆相顧驚愕往又閱一先輩使鮮錄鮮人京人首魚相難此魚惟眼可食也使臣舉匙徑取魚目鮮人爲屈服焉夫使人國者何一一可忽乎哉而聖謨淵塞矣退至館取經書善本閱之了無異同舊所傳論孟有規磨字及壁書古文多幾篇者皆妄也晚與王諫議弔王喪王闢辭以殯出陰令館伴錄祭文稿以獻館伴者王京主周旋應對者也王以禮曹掌判李廷龜爲之丙戌王至館謝文請拜予曰使者過國有喪則弔之禮也昨蒙賜拒不獲申情敢煩稱謝已而王送答禮卻之至再詞甚懇復作書卻之丁亥

予病甚王聞送藥餌予聞鮮夙不直晉人與王諫議約各囑賢書留其國王來問疾因餽之兼囑列布王受書三嘆予儀者金趙王背堂太史證治準繩也戊子辭歸王不聽作書告之復不聽王來館面留設宴因及遼民事遼民之寄生鮮也亡賴子飢窘輒羣入鮮廬舍掇酒食鮮人微反唇即擊碎其釜甑罌甕猶嘗把臂昂出鮮民旣患苦之而國王以貿遷貨物歲輸米若干石久之非其好也心恚毛帥甚然以先請封故毛帥貨爲道地不敢訟言坐間絮與陪臣咕囁耳語語罷輒對予欲及之予兩人心知其事然念遼民急度無可奈何姑勸勉以大義王數徙言他而別至是日王乃言曰麗爲脊國近以遼民雜食茲土主客俱困矣夫以天朝四海之大接濟爲艱其何有於彈丸小國政恐皮之不存毛將安附天朝顛末之思耶余曰遼民流離茲土聖天子用憫惻焉食不甘味是以使者復咄闍視之命天下一家有分土無分民賢王仰體聖慈始終其德不亦休乎王曰若此乎羣臣狠狠疾首以告而天朝漠不見聽何薄小邦之深也余曰昔闔白之亂汝國宗社而旣屋矣神宗皇帝至疲中國物力中國黎民死傷者樹車相望爲爾妾夷大難扶持安全以有今日以王之賢明天子超然遠覽獨破異議特賜貢封以撫有東國東國不思天朝大德乃有望耶王諫議曰卽今大慶不難使我竄登涉險阻以至於斯亦一體關切誼也余又曰遼民生聚海外漸成巨種獨不足侍齒貫國乎近廣甯之捷遼民宜力實多無他父兄子弟之仇人自爲戰也聖天子思及其鋒而用之必招集而遣諸故土用之以攻虜貲國一飯之德他日亦或有以報也王意折復曰聞虜新敗於

廣甯其然乎余曰廣甯之捷巳見邸報新貢撫用兵如神謀無遺策虜酋領巢一擲精鋭盡殲此天亡胡之日也王曰果爾更足爲朝廷稱慶余曰賢王志切同仇也虜不足滅也蓋先是王未至時議政府李元翼等數百人亦叩館求見備揭言其彫弊煎迫矣燕畢予兩人復求歸王力請遊漢江從之己丑由城東可二十里至江次國之顯官皆從焉其地長江如帶委複縈迴峯巒傑出舊有樓冠其頂趨曰東國第一山川隔水遠山抹黛現秀意若渡江揖客者余一望遠指曰佳哉從逆者一一指點某爲某山余笑曰如相文字政使自佳何必識其姓名耶巳而泛舟舟制麗倣若浮屋旁列華筵清風微動錦纜徐牽遥望水際積雜光碎沿江茅屋疏籬隱映桑柘竹樹青翠蔚薇迤邐江光綴以林端嵐氣鬱靄靠微大是李營邱佳畫時從官命漁人舉網網方布忽驚鮮撥刺躍入滿座譁駭因請烹以佐酒予指山似金君曰有如此下物勿復爲煩江上買船酒艘往來絡繹布帆冉冉如飛予問此水達安州耶僉對曰然予時巳心識之又問從遊諸君樂乎曰樂余曰恨虜未伏辜耳聞者憮然改容余又曰諸君國器俱戮力王室不必作新亭泣也從遊者曰當虜酋發難天朝但頓兵不戰困圉數年虜勢拂逆自亂耳甯至禍舉今日哉余曰虜雖小而强强則不可與爭鋒小則終可以坐困諸君避席曰要言也是日予雖挾殘志亦爲謡醉歸而月色在地人半行樹影中仰觀星斗皆光大適在上隨人林間遶火與草際飛螢遠近明滅忽流螢掠車而度予不覺欲作車上偈也歸寓復登山雨樓廣公之興政復不淺欲追修禊事顧影孑然徘徊而已庚寅起行巾車承王旨

覽藏與不出主東端再三酉且盛誇蚕頭之勝必扳遊一日不得巳從之峯在漢江下游大江前横一峯峭挫獨出頂鋭而趾嚙裂其腹呑吐風浪鞈鞈鏜鏜餘猶鼠小峯皆逡巡欲進不敢遂獨秉島拔奮水中如擄臂趣遂欲爭雄長蚕峯稜角削成風格自矜昂首不顧作睨天拭背狀意恥碌碌與濫繹伍影落大江江光蕩搖無巳若又姤其直方故相簸弄予嘯咏其下久之巳而夕陽西下山影盡落江中山山俱動予細覩啞然失笑曰爾等亦入風波中耶宛矣宛矣浮煙深處忽起漁歌予命停簫管聽之俄長風從海門來颯颯吹衣砉肌欲粟凜乎其不可留也余亦興盡而返至館王遣一通政使及都承旨二人送賂郤之王復令館伴使及遠接使五人力懇且言麾郤則無顏面矣予堅勿受王恐將命者無能下旨特殺通政使都承旨時三人久跪門外號求生館伴遠接使亦伏地哀請余笑曰所謂自殺伊家人也夫往來各有道何相逼耶且王以此殺其臣豈所謂使臣以禮者哉王聞亦寢前旨詰朝王晨行王至館餞先是遠接使告以毛帥移文索餉語涉張皇王不懌余兩人復理前語寬譬之王意乃解巳而曰兩大人守身如珠玉愛民如慈母甘棠遺德世在三韓箇邦將復見峴山故事矣余曰使者輶軒涉闕而巳其於民也庸得若是乎抑或者其鳥愛也王曰此邦之人實受大福豈不穀一人之私王出復次於薿合淚拜惓惓囑保身余登車行一通官褰曰王尙駐坡上瞻望也又一通官至曰國王瞻望弗及揮淚踰時去也余聞之亦爲惕然是日傾國人民遮道膜拜餘亘數十里所至紛贈歌謠然詞俚不足紀開城平壤以暑雨攀轅留者至枳車不得

行婦人孺子畢集焉通官案中有百里外裹糧來者今已候三日矣予復下車慰勞爲言奉旨閱視不敢久羈也癸巳宿坡州甲午抵開城乙未入城弔王建故宮殿殿居松嶽山趾滿月臺址猶存王圖霸業氣欲煙滑但餘野艸蕭疎流泉鳴咽已耳晚遠接使稟稱國王比聞天使傷遼民落淚國王亦用惻惻已下令旨促貲海忠清道迎米矣予兩人爲致謝辭丙申早發過慈秀山宿龍泉時予復大病不能討其幽峻雖此身實在龍泉從睡夢中度作臥遊矣以病留龍泉者兩日夜定後崍虎命傳聲嘯斯野館守護便虎忽蹤入人隊中啣一馬驅噉然去衆噪逐之至子夜罷戊戌過小平宿鳳山小平平岡寬衍上有長松森列萬株交互成帷綠陰蔽雞引清吹謖謖生涼虬枝鵝幹更奇矯適人予低回其下還接使亟呼張幕予語之曰此自然者地設以待客久矣己亥抵黃州作書與各道觀察使止百姓莛立碑亭先在開城遠接使以此相聞故也以閏六月辛丑至中和忽聞虜壓境距不過百餘里從者頁怖急余曰我輩如許嚴重此正人瞪目時豈可少見周章取輕屬國且爾不記予前遊漢江間江水通道安州意耶正慮有今日耳此去江僅三四里事急便可輕身入海但須近有遼船也晚問遠接使曰貴國懼虜至乎曰不也予曰何所恃而不恐曰小國有備禦之兵余退令人刺取得要領貲則虛備是夜知江畔多舟余遂恬鼾大睡壬寅早問邊警云賊去矣取邊報觀之果然燃襟提閭舍毆鹵畜產亦不下數百計而鮮人靜受虜斥薄無摧敗功昨所謂備禦者効亦可覩矣間諸夷以死高麗調之豈獨以其敦樸少通變云爾哉癸卯阻雨晉平壤者一日過王

諫議所王笑語予曰看來予輩一切不顧絕是一活告予予曰予平生以擬巢作窠定固宜與此老同傳也因相與大笑丙午抵肅州丁未抵安州將官窠山灑綠溢堤所乘船殺其尾因驗視修繕留者二日金君邀飲於百祥樓樓介峙孤城中負河吻海時見鷗雲歷山海氣吞野氤氳縹緲風帆競飛西則原隰演迤汀渚歷亂富夕陽西下處適可半嶺留紅啣碧蒸變雲煙盡成異彩加以島歸樵負往來煙景中不斷此樓尤宜晚對矣辛亥宿嘉山壬子復阻雨癸丑至定州甲寅至林畔遠接使請曰日者聞諸道路小邦通好於虜有是耶陪臣殊自失於此余曰足下安所受此蜚語而稱之如君言即奴事酋耳必祝髮左衽貽玷千秋知貴國君臣賢者有死不爲也時淡漸染戶秋聲漸漸在樹矣而地方太守與父老數千人等復再四扳留余又更端爲言曰久風高恐海拆舟也多淚起者竟以越日乙卯行將出關毛帥迎附山際命將官演放地砲是日宿鐵山丙辰質明下令一日閱將士一日試諸生一日祭遼亡死事者毛帥至署予因理向別時語毛帥出所畫圖形曰虜老寨後爲長白山山後爲渾河遡三岔河入渾河躡其後戶此一奇着也余曰杜將軍向不渡此何陷沒也昔總宗時李秉趙輔大討叢山一出渾河越石門土木河至分水嶺一由鴉鶻關過鳳凰城摩天嶺至潑豬江中軍則從薄刀山粘魚嶺過五嶺渡蘇子河至古城聞此皆鳥道縣絕人不得並行騎不得成列之地趙將軍又何以鼓行深入一舉克捷耶毛帥因甚言虜狡且狂大非董山比未易得志予曰不然虜技止此耳自昔金元能大有爲者以燕雲諸郡久陷入胡虜用中國以攻中國

故也遼地沃壤千里其人皆剽悍猾黠虜不能撫而用之以資將軍此天賜將軍成大功也頃聞其地斗米匹布不啻五七千錢衰竭之形見矣大將軍誠能練成一隊精銳雄視海東然後約榆關分道並進漸復開鐵諸城扼其要害以麼之譬如室鼠於穴中自可餓殺即或保固覘可乘間出奇多方遮擾使疲於奔命亦軍法所謂三驚當一至也夫以大國小計無過此者毛帥曰今所患在無餉耳余曰夫足餉之法莫如選兵替之二釜飯以食二人則二人飢以食一人則一人飽矣且昔光武昆陽之戰謝元淝水之戰曹操官渡之戰其皆以少勝多此則兵貴精不貴多之明驗也夫兵無選鋒曰北彼衆人百萬豈得稱強哉今縣官之接濟難增來鄉之纔屬日眾將軍不早爲處分直有攜手困窮已耳又非獨此將軍以孤軍獨立所賴朝鮮聲援而時以乏食之故悉索於鮮萬一鮮隙懷二心併恐將軍無容足之地也己未俯告修齋畢盡屬遼死事者予兩人再至哭之是夕毛帥張幕海崖最高處請望雲從島因觀月出長風浩浩波濤洶湧星斗四垂魚龍出沒青光際空鑠金萬頃宛一金相琉璃世界矣亦一奇觀也予問對此茫茫彼何國也將官曰對去即爲淮安風利帆便兩晝夜半抵廟灣矣予聞之爲竦然惕云庚申毛帥解新來鄉者驗視予命人詢虜事來鄉者曰民輩初不識虜何等狀也甚之如鬼見即長跽頁首待誅頃習與處知亦猶人耳又曰虜自甯遼敗歸氣已萎其牛鹿皆謂民等上天氣候轉耶萬一我落大發馬手中仍以撥兒予我足矣大發馬者尊稱中國人語也撥兒則厮役也虜得遼民爲之故云辛酉以揚帆期祭告天妃遠接使復迎宴

蛇浦王遣官問安者亦至金君言別愴然聲淚俱咽以禮賜貝郑之壬戌登舟王諫議顧余高拱曰出虎穴矣性命將吾有乎余笑曰恐未也君其問之水濱由鐵山開洋指石城日午颶風逆鼻鷄毛騰沸舟師曰風信至矣薄暮果濱作盲風挾怪雨爲霖合波涌擊從舟小益不支竟夕號呼求拯雨天深黑各舟倫不自保但遙聲應慰而已予不耐淚浸裯亦被坐待變呼善水者入舟敗即揭負登崖越日雨不絕如注予借宿民舍荒敗沮洳古屋冷爐暗蟲切響深引淒其甲子陰暇漸解午大放晴明予在興頓發蹣跚踔泥中出討得南崖風呀然成洞洞可容數十人下瞰深潭人馱屏跡予遂步晉武趾相代垂二分在外師猿緣下入洞香天妃救苦四字水清石寒淩神凜骨非復人間忽雲氣起腳底擁擁蓬勃余哆祸巖雲閉其中登岸擇光明處放之雲片片出袖飄若絮煙漸高而沒久之一縷白緣余衣殺間從者疑氣道次蘆絮捉裾撮之應手散滅乃知是雲也乙丑以候風復留一日丙寅早發與王諫議約至常山西余舟以風利不得泊竟指鹿鹿矣越日諫議來爲言常山東崖回合眡堤屈盤一泓凝碧白雲時封鏁海天於戶外亦巨靈之巧乎也丁卯指小平三望崖風易又轉返故處矣頻頻閟絕己巳至小平夜可二鼓閣中飄泊暗礁戒心特甚然躍木爛夜如撒弄珠玉可玩蓋海水光白與他水云復以樵汲留小平者彌日自小平紆程至旅順特欲觀旅順也是日適海嘯予幸舟早發登舟入署府未幾暴風猋翻吼地勢欲捲拏山西擲之海余數問王舟至否比入口口外水天已相接矣島中水立亦數丈兵房住堤上者驚濤俱陵越壓瓦片片飛墮水中浪花仰激雖去水數十武猶灑然嘆者人而蟲豕之聲如萬當奔逐如秦擊驅山鐸山山拔搖又如昆陽巨鹿之戰數百萬鐵騎馳驟劍槊相磨又一奇觀也是爲七月之甲戌壬從舟以後發半晌遂覆溺焉丁丑天霽波平歷覽旅順形勢阨隘類兒頸一彈丸地近挑斷鹽場堡柘之然地當海口浪湧積沙淤塞且潮落上下具可搴裳涉也惟北有南關壘甚展風受眾張攀緒城之爲虜所襲殺張攀者亦遼人也慷慨足智計先是以百人守此堡虜大兵卒至攀取十餘黃蓋耩驢背左右騁令兵遽作佛呼聲虜疑見疑道以爲堡內適會兵也卒之一免而不再免豈非命哉悲夫悲夫假令張攀王輔在不可當一面哉國家患不得師武臣力耳然兩人未死之先人亦無有知王輔張攀者悲夫悲夫戊寅發旅順至皇城己卯賀明禮佛作醮庚辰至廟島時風日流麗海碧似秋歸帆亂飛一瞬千里予雖病困中視聽漸次新發忽見閃颭泛水獨穪穿雲衆竄翩翩投島蓋矣晚王諫議來商閱視疏草予曰明旨原便道詳閱身所過目所風撼事直陳要於字字可對曆爻可矢神明而已其他情面議論吾何知焉諫議曰此吾心也遂出疏草相示予讀疏首遼兵情形一段云大概遼兵即遼民堪用者不過二三萬予建擊節曰即此已得之矣因與一一酌訂之越日海防將官見有問予者曰論者謂虜不會鞍馬長技而事舟楫然乎予曰予向亦爲是說比來乃知不爾中國南隣倭比隣虜僅一朝鮮扞蔽鮮人乘汎走舸疾如風雨萬一生心爲虜用命但命一將領之來侵則我淮揚青登盡無寧宇矣虜以騎兵叩關其全力自在也昔金主亮將由海道襲宋浙江高宗命建營

李實將舟師禦之至石臼島禱於海神因風縱火燒虜數百艘膠西之捷論者胡不一考耶將官曰何必遠引前者虜有訛言虜三五舟泊皇城黃縣人民俱鳥獸竄矣余聞之而又悚然惕云壬午入水城布帆無恙旋面望洋殆如夢殘酒醒適同鄉王太守來勞苦船中悲喜益不自勝一時情景處在東山之卒齊矣予出舟顧王諫議齊聲交慶更生予笑謂王吾兩人今日不覓神仙耶因悟向思安期羨門者妄也嗟嗟世事大都如此矣開府李公太守王公後先復飲於蓬萊閣癸未賀明祭謝天妃李公語即畢歸國期具疏入告以七月壬辰別登州起行辛酉抵京甲子風朝復命具疏併奏聞觀情形事宜越日得旨下部議復是役也歷歲者再歷月者十計程者凡一萬八千余強半病中記者十之六七然朝夕飲水每懊廉及所幸王諫議事出同心諫議當別有記云史氏曰吾行海外而乃知天下小也我國家獨厚朝鮮恩深遠矣

朝鮮志

撰人不詳

朝鮮志卷上

撰人不詳　　清　南匯吳省蘭泉之輯

檀君肇國．箕子受封．皆都平壤．漢置四郡二府．自是三韓瓜分．馬韓統五十四國．辰、卞韓各統十二國．厥後新羅、高句麗、百濟三國鼎峙．新羅之地．東南至海．西至智異山．北至漢水．高句麗東至海．南至漢．西北踰遼河．百濟西南至海．東至智異山．北至漢．新羅滅高句麗、百濟．及其衰也．弓裔據鐵原．稱後高句麗．甄萱據完山．稱後百濟．高麗始祖．統合三韓．西北以鴨綠爲限．東北以先春嶺爲界．至我康獻王．建都漢陽．定爲八道．中曰京畿．西南曰忠清．其西抵大海．皆古馬韓之域．高句麗．百濟分據其地．東南曰慶尚．其東南抵大海．本辰韓之地．南曰全羅．其南抵大海．本卞韓之地．後爲百濟所有．西曰黃海．其西抵大海．古朝鮮、馬韓舊地．後爲高句麗所有．唐高宗滅高句麗．不能守其地．新羅遂幷之．及季世爲弓裔所據．高麗始、祖．盡有其地．東曰江原．其東抵大海．本濊貊之地．後爲高句麗所有．西北曰平安．西抵鴨綠江．北接靺鞨．本朝鮮故地．後爲高句麗所有．新羅文武王．與唐將李勣攻滅之．東北曰咸鏡．東抵豆滿江．北接靺鞨．本

高句麗之地．八道之中．忠清、慶尚、全羅三道．地廣物衆．州郡雄巨．最爲富庶．俗尚詩書．人才之出．比諸道倍多．平安、咸鏡二道．境接靺鞨．俗尚弓馬．兵卒精強．

京都

北鎮華山．有龍蟠虎踞之勢．南以漢江爲襟帶．左控關嶺．右環渤海．

景福宮 即王宮．

勤政殿 受朝正殿．

思政殿 在勤政殿北．接見士大夫．講論治道之所．

康寧殿 在思政殿北．

交泰殿 在康寧殿北．

含元殿 在康寧殿西北．

養心殿 在康寧殿西．

丕顯閣 在思政殿東偏．夜引儒臣．論難經史之所．

麟趾堂 在交泰殿東．

紫微堂 在交泰殿東．

清讌樓 在交泰殿東．

忠順堂 在後苑．王常不忘朝廷．揭此名堂．以寓敬順之誠．

隆文樓 在勤政殿東．

隆武樓 在勤政殿西．

慶會樓 在思政殿西．樓臨池．池深廣可泛舟．中有二島．

欽敬閣 在康寧殿西．築紙爲山．高七尺許．置閣中．內設巧機．用玉漏水激之．使自輪轉．五雲繞日．朝夕出沒．又設司辰武士玉女．及十二神之儀．每時至．武士擊鉦．玉女奉時牌而出．十二神各于方所．輒自起立．時至則玉女迎入．神亦還伏．其運若神．莫測其妙．山之四面．陳豳風四時之景．以爲稼穡艱授時敬天之所．

報漏閣 在慶會樓南．殿唯二層．三神在上．司時者撞鐘．司更者擊鼓．司點者扣鉦．十二神在下．各執辰牌．時至．皆自出．時至還入．皆刻木爲像．激水爲機．不假人力．隨時自報．不差毫釐．爲術最妙．街中鐘鼓皆倚之爲．

以此像聖．

簡儀臺 在宮城內．西北．累石爲臺．繚以石欄．置簡儀其顚．臺西植銅表．鍊青石爲圭．圭面刻丈尺寸分．乃用影符取日中之影．推得二氣盈縮之端．又於景福宮西．起暗室．設小簡儀．測天象．察氣候．候雲物．用影符

之制。築臺設仰釜。內刻周天度數。置十二神。外列方位晨昏。南北刻漏。穿小竅以測日晷。使愚民知時早晚。

資善堂 世子引僚屬講說之所。在東宮。

昌德宮 在景福宮東之別宮。

仁政殿 受朝正殿。

宣政殿 在仁政殿東。亦論治道之所。

匪躬堂 在延英門南。

昌慶宮 在昌德宮東。

明政殿 受朝正殿。

文政殿 在明政殿南。

仁陽殿 在明政殿西。

景春殿 在明政殿北。

通明殿 在景春殿北。

環翠亭 在通明殿北。

倫序亭 在後苑。宴接宗親兄弟諸君之所。

社稷壇 在京城內西。

先農壇 在東郊。

先蠶壇 在東郊。

厲壇 在北郊。

宗廟 在京城內東。

文廟 在成均館明倫堂之南。

慕華館 在城西郊外。館前立迎詔門。以寓尊敬朝廷之意。

各司

宗親府 掌宗室諸君之府。

議政府 總百官。平庶政。理陰陽。經邦國。

忠勳府 錄功臣之府。

儀賓府 尚王女者之府。

敦寧府 王親外戚之府。

義禁府 掌奉教推鞫之事。

吏曹 掌文選、勳封、考課之政。

戶曹 掌戶口、貢賦、田糧、食貨之政。

禮曹 掌禮樂、祭祀、宴享、朝聘、學校、科舉之政。

兵曹 掌武選、軍務、儀衛、郵驛、兵甲、器仗、門戶管鑰之政。

刑曹 掌法律、詳讞、詞訟、奴隸之政。

工曹 掌山澤、工匠、營繕、陶冶之政。

漢城府 掌京都口籍、市廛、家舍、田土、四山、道路、橋梁、溝渠、逋欠、負債、鬪毆、巡邏、檢屍、車輛等事。

司憲府 掌論執時政、糾察百官、正風俗、伸冤抑、禁濫偽等事。

開城府 掌治舊都。

忠翊府 原從功臣之所。

承政院 掌出納王命。雖任甚重。必選堪爲宰相者爲之。由此而陞爲六曹參判。及二品銜職。

司諫院 掌諫諍論駁之事。

掌隸院 掌奴隸簿籍及決訟之事。

宏文館 掌內府經籍。及著述文翰之任。其職最重。議政府館閣吏曹。共議擇揀。然後方許除授。更日値宿。講論治道。分御筵。賜宮醞。以寵之。

藝文館 掌製撰辭命。

成均館 掌教誨。作成人才之任。

尚瑞院 掌印章。符牌。節鉞。

春秋館 掌在王左右。書言動。記時政。

承文院 掌事大交表文書。

通禮院 掌朝儀引接。

奉常寺 掌祭祀・議謚等事・

宗簿寺 掌糾察宗室愆過之任・

校書館 掌印頒經籍・及香祝印篆之任・

司饔院 掌供御膳・及內府供饋等事・

內醫院 掌和劑御藥・

尙衣院 掌供御衣襨・及內府財貨等物・

司僕寺 掌輿馬廐牧之任・

軍器寺 掌造兵器火炮等事・

內資寺 掌內供米・麵・酒・醬・油・蜜・

內贍寺 掌諸宮殿供進酒醴・

司導寺 掌御廩米穀・

禮賓寺 掌賓客宴事・宗宰供饋・常監護遮賦所管飯食・進案時親自助舉・

司贍寺 掌造楮貨・及貢布等事・

軍資監 凡四所・掌軍需儲穀・都中有二介・濟運所會・江上有二倉・

濟用監 掌進獻紬布・人參・毛皮・及綵染織造等事・

繕工監 掌土木營繕・

司宰監 掌魚鹽燒木柴炬・

掌樂院 掌教閱聲律・

觀象監 掌天文・地理・曆・候・刻漏等事・

典醫監 掌醫藥・

司譯院 掌譯諸方言語・

世子侍講院 掌侍講經史・規諷道義・

宗學 掌宗室教誨・

修城禁火司 掌宮都城・修築宮殿公廨・坊里救火・

典設司 掌帳幕排設等事・

豐儲司 掌米・豆・草・藁・紙・地等物・

廣興司 掌百官祿俸・工匠軍兵雜給料・

典艦司 掌京外舟艦・

典涓司 掌治宮庭・

社稷署 掌灑掃壇壝・

宗廟署 掌守衛殿廟・

平市署 掌勾檢市廛・平斗・斛・丈・尺・低昂物價・

司醞署 掌酒醴・

義盈庫 掌油・蜜・黃蠟・素物・

長興庫 掌席子・油芚・紙地・

氷庫 掌藏氷・

掌苑署 掌園囿花菓・

司圃署 掌園圃蔬菜・

養賢庫 掌成均館儒生供饋米豆・

典牲署 掌養犧供祭祀・

司畜署 掌飼雜畜・供宴享・

造紙署 掌造表箋咨文紙・及諸般紙・

惠民署 掌醫藥・救民庶疾病・

圖畫署 掌繪畫之事・

典獄署 掌獄囚・

活人署 掌救活都城病人・凡病人無歸者・官給粥料藥物・冬給煖炭・夏給氷・

瓦署 掌造瓦磚・

歸厚署 掌棺槨・供卿相禮葬者・及士大夫賻與・民庶貧乏者亦給・

中學 掌教誨小學之士・他學同・

南學

東學

西學

中部 掌管內檢察非法・及橋梁道路里門警守・家代打量・人屍檢驗等事・他部同・

東部

南部

西部

北部

中樞府 凡宰相・或因病事故解務者・授之・以示優待・

五衛都總府 掌治五衛軍務・

訓練院 掌科試武才・習讀武經・鍊閱軍陣・

世子翊衛司 掌陪衛東宮・

讀書堂 在東湖幽靜處・妙選年少・文學有重望者・除本職・任仕務・輪番而往・內府當務・隨意探討・使之專習詞章・以資後日大用地・凡飾設什器・紙地・筆・墨・饌・飯・酒・醴・燈・燭・諸具・無一不備・每遣中使・賜御醞珍羞・以示優異・作曲選者・時人擬之登瀛・

風俗

崇尚信義。篤好儒術。禮讓成俗。柔謹爲風。 士大夫喪葬祭禮。一依朱文公家禮。父母之喪。率皆廬墓三年。若有不謹者。不齒士列。其閒或有啜粥終喪。不食鹽菜。或手自炊爨。以供奠事。 婚娶必通媒納采。不娶同姓。 士大夫皆立家廟。四時必享。忌日則子孫不食肉。祭其主於寢堂。六品以上祭三代。七品以下祭二代。庶人只祭考妣。若嫡長子無後則衆子。衆子無後。則妾子奉祀。旁親無後者祔祭。嫡妾俱無子者。告官立同宗支子爲後。 士族婦女。夫死則守節終身。士大夫妻亡者。三年後改娶。若因父母之命。或年過四十無子者。許期年後改娶。 每歲王祀先農。躬耕藉田。以供粢盛。 王妃享先蠶。養蠶于後苑。以率女工。 每歲季秋。王行養老宴。參宴者皆除一級。孝子順孫義夫并侑之。王妃宴婦人於內殿。并侑節婦。皆有賜物。年百歲以上者。歲賜米。堂上官以上。年滿七十者。功臣父母妻。堂上官妻。並月致酒饌。 二品

以上年躋德邵者。春秋賜宴。謂之老英會。 孝友節義烈女。隨其行跡。或賞職賞物。或旌門復戶。清白吏見存者褒獎。身歿者。子孫亦皆敍用。戰亡人子孫。亦存恤錄用。 宗親大臣之卒。舉哀輟朝。遣官弔祭。官庇喪事。因公在外身死者。亦致賻祭。宗室雖秩卑。期親以上。亦皆弔賻營葬。侍講官及臺諫。勿論品秩高卑。一皆賻給。遭親喪者亦如之。 設歸厚署。備棺槨。以周民間倉卒之需。 敗常犯贓者。婦人再嫁者。書名三司。其子孫不齒士類。 五子登科者之親。歲賜米。歿則致祭贈爵。 中文武科者。賜恩榮宴。其親存者。則令所在官給酒樂以榮之。名曰榮親宴。歿則設祭。謂之榮墳。中第一名者賜米。 凡民因貧乏過期未嫁者。皆嫁失時者。皆給資財。飢寒孤獨者。與老而無托者。亦給衣料。 宏文館官員。更日直宿。王日開講筵。宰相從臣。亦令輪參。又有夜對。以盡群下之情。 官至一品。年七十而係國家輕重者。不許致仕。賜教書几杖以優之。 堂上官。嘗行二品以上職者。視其秩追贈三代。 士大夫及軍卒。父母年七十。則一子歸養。八十則二子歸養。九十則諸子歸養。 每歲夏月。頒冰于宗親。及文武堂上官。堂上官年老在散者。活人署病。刑獄囚人並給。 歷代及本國忠臣孝子烈女。所行卓異者。宜撰成書。名曰三綱行實。譯以方言。頒中外。使婦人小子。無不曉解。 國中設成均館。及設養賢庫。常養生員進士五百人。累年居館。力學篤行。而屢舉不中。年滿五十者敍職。雖非生員進士。通小學四書一經者。亦升補于館。東西四坊各有學舍。教卿大夫子弟。及凡民俊秀。年八歲以上。閭巷小童。不得肄學者。設童蒙教誨。 州郡亦設鄉校。皆倣成均四學之制。觀察使巡到其邑。師長儒生。皆試講製課勤惰以勸懲。春秋釋奠。觀察使守令親行之。又大饗儒生。 成均館儒生。每歲春秋。議政府六曹諸館閣堂上官。命題製述。科次高等。優等者三人。直赴文科殿試。 成均館升補儒生。及四學諸生。每年六月定考官。逐日製述。或講論通考。優等者五十人。許赴生員進士覆試。諸道亦然。 世子逐日問安視膳。與師傅賓客僚屬。日三講論。凡接師傅時。下階迎送。每月十五日會講。必設大餉。一書講畢。則大設宴餉。又有賜物。 新除授京外堂下官職者。參謁于

議政府吏曹兵曹。毋過十日。 立崇義殿。以前朝王氏之後主之。給廩祿祭田。以奉其祀。 前代新羅百濟高句麗王陵。官禁田柴。 歷代始祖。及有功德及民者。皆立廟降香祝。令所在官春秋致祭。 設厲壇于北郊。漢城府官。每春秋祭無主孤魂。州郡亦如之。 囚人冬月則給鋪席。夏月則淨掃獄中。洗滌枷杻。使無寒凍疵蒸之患。又定醫官。備藥物救之。貧不能食獄者。官給廩料。 京外設常平倉。穀貴則增價以貿布。穀賤則減價以賣布。以濟窮民。又設別倉。當春貸民。以贍耕種。秋償其數。以備來歲。每年以爲常。

若値水旱凶歉、則在在設賑濟場以救之。郡縣每歲春秋、行鄉飲酒禮。又京外小民、每里立鄉長、家出米布、使鄉長掌之、春秋設酒共會、以申其好、謂之講信。凡有疾病患難、交相救護、若有死喪、備棺槨葬瘞以庇之。

曾經三品職及臺諫侍讀官者、子孫承蔭、每歲正月、試才補官。無蔭者之子孫、擇其俊秀、許三品以上官保舉、吏曹更試經書、隨才補闕。若不稱職、并罪舉主。

科舉每子午卯酉年爲之。設三場。初場試論義二篇、中場賦表二篇、終場策問。會試則初場講四書五經、能通者、許赴中場、試賦表記、中二籍、終場策問、通考取之。殿試則策時務、以第高下。若遇大慶、及王親幸學宮、則有別舉。

王時時親行釋奠、或不時幸學、與師儒講論、或橫經問難、或行大射禮、或親策儒生。

凡中科者、殿庭唱榜、御前賜酒、賜花輿蓋、優人呈戲、鼓吹前導、三日遊街以榮之。若幸學試取、即日唱榜者、拜賜鞍馬袍笏、尤以爲榮。

聖節及正至、王率世子百官、行望闕禮。每遣使上表時、王率世子百官、行焚香四拜禮、王親捧表、臨授使者。仍下庭鞠躬、具黃屋儀仗以出、祇送郊外。我國赴京使臣、或賚奉敕書回還之時、結綵棚迎郊外、一如華使。凡進獻禮物、王親自檢視。

宗親年滿十五、入宗學受業。每日抽籤、講習以爲課勸。

禮曹每月考講四學諸生所讀書。

京外儒生、逐日所讀、及其師職姓名、籍錄、藏于禮曹。每科舉後、所訓儒生、中及第三人、或生員進士十人以上者、加階。

祭服、朝服、公服、一依華制。

每四時八節日、及季夏土旺日、鑽木取火。

遺失小兒、漢城府本邑、保授願育人、官給衣料。

古都

開城府、本高句麗東北口、高麗始祖自鐵原徙都。廣州、本百濟始祖溫祚王右都。

右今皆屬京畿

稷山 本慰禮城。百濟始祖溫祚王、高句麗東明王第三子。東明王薨、避琉璃王、自卒本扶餘南奔、開國建都于此。

公州 本百濟熊川郡。文周王自北漢山城徙都、至聖王移都扶餘。

扶餘縣 本百濟。聖王自熊川來都、號南扶餘。義慈王時、新羅金庾信、與唐蘇定方攻滅之。唐師既去、新羅盡得其地。

右今皆屬忠淸道

全州 甄萱起兵都於此、稱後百濟。

益山 本馬韓國。後朝鮮王箕準、箕子四十一代孫也。避衛滿之亂、浮海而南、至韓地開國、仍號馬韓。百濟始祖溫祚王并之。

濟州 本耽羅國、或稱乇羅、在全羅南海中。

右今皆屬全羅道

慶州 新羅古都。始祖赫居世開國建都。

高靈縣 本大伽倻國。自始祖伊珍阿豉王、至道設智王、凡十六世、五百二十年、新羅滅之。

金海府 本駕洛國、或稱伽倻、後改金官國。自始祖首露王、至仇亥王、凡十世、四百九十一年、仇亥降于新羅。

東萊縣 古萇山國。

義城縣 古召文國。

淸道郡 本伊西國。

慶山縣 本押梁國。

尙州 本沙伐國。

開寧縣 本甘文國。

咸昌縣 本古寧伽倻國。

咸安縣 本阿尸良國。

固城縣 本古資國。并爲新羅所取。

右今皆屬慶尙道

江陵府 本濊國。漢武帝元封二年、遣將討之、定爲臨屯郡。

三陟府 本悉直國、降于新羅。

春川府 本貊國。

鐵原府 本高句麗鐵圓郡。弓裔起兵取之、自松岳郡來都、國號泰封。

右今皆屬江原道

平壤府 本三朝鮮、高句麗之故都。唐堯戊辰歲、有神人降太伯山檀木下、國人立爲君、都平壤、號檀君、是爲前朝鮮。周武王克商、封箕子于此、是爲後朝鮮。傳至四十一代孫準、燕人衛滿奪其地、都王險城、即平壤、是爲衛滿朝鮮。其孫右渠時、漢武帝遣將討之、以王險爲樂浪郡。

龍岡縣 本古黃龍國、爲高句麗所并。

成川府 本沸流王松讓故都。高句麗始祖東明王自北扶餘來都卒本川、松讓以其國降。

右今皆屬平安道

古跡

面嶽 在京都中・高麗肅宗六年・命崔思諏尹瓘等・相南京之地・則盧原驛・海村・龍山等處・山水・不合建都・唯三角山面岳之南・山形水勢・符合古文・請於主幹中心・壬坐丙向・隨形建都・從之・東至大峯・南至沙里・西至岐峯・北至面嶽爲界・

馬巖影殿 在開城府成均館前・高麗恭愍王爲魯國公主大建影殿于此・窮極奢麗・今只遺址・

九齋學堂 古基在府北松岳山紫霞洞・高麗顯宗以後・干戈甫息・未遑文敎・文憲公崔冲・收召後進・敎誨不倦・學徒坌集・遂分九齋・曰樂聖・大中・誠明・敬業・造道・率性・進德・大和・待聘・謂之侍中崔公徒・凡應擧者・必詣徒中隸名・及冲歿後・凡赴擧者・亦皆隸名九齋中・謂之文憲公徒・東方學校之興・蓋自冲始・

滿月臺 在松岳山下・高麗延慶宮正殿前階也・遺址尙存・

延福亭 古基在府東大門外龍巖下・高麗毅宗闕城東沙川龍淵寺南・有石壁削立・龍川曰虎灘・築堤爲湖・滀水汎涵・樹木莪蔚・命內侍李唐柱等・構亭其側・名曰延福・奇花異草・列植四隅・以水淺不可舟・築堤爲湖・月泛舟前宴・徹夜不止・羣臣皆大醉・攜花倒載而還・或沈醉忘歸・衛士甚怨・不勝艱・

歸法寺 古基在府炭峴門外・毅宗每逢佳月・借此寺之射房爲道場・擇徒中及第學優未官者・爲敎導・授以九經三史・則或先進來遊・則刻燭賦詩・榜其次第・呼名以入・設小酌・童冠列左右・奉樽俎・進退有儀・長幼有序・相與酬唱・及日暮・皆作洛生詠以罷・觀者莫不嘉歎・

右畿內

弓樹 在光州南門外・枝幹輪囷・大數十圍・高七十餘尺・邑人以發葉早晩・占年之豐歉・今枯・

崔氏園 在靈巖郡西・諺傳新羅人崔氏園中・有瓜長尺餘・一家甚異之・崔氏女潛摘食之・有娠・彌月生子・其父母惡其無人道而生・棄之竹林・居數十日・女往觀之・鳩鷲來覆翼之・還告于父母・父母往見・異之・取而養之・及長・祝髮爲僧・名道詵・入唐・學一行禪師地理之法而還・踏山觀水・多有神驗・後名其地曰鳩林・

毛興穴 在濟州南三里・高麗史古記云・厥初無人物・三神人從地湧出・長曰良乙那・次曰高乙那・三曰夫乙那・三人遊獵荒僻・皮衣肉食・一日見紫泥封木函・浮至東海濱・就而開之・內有靑衣處女三・及諸駒犢・五穀種・三人以年次分娶之・始播五穀・且牧駒犢・子孫蕃盛・今州南山北麓有穴・是其地也・

右全羅道

泡母亭 在忠州風流山・高數十丈・諺傳昔有仙女名[illegible]・自號泡母・嘗遊其上・香霧一洞・晦明忽開之・遣使迎入宮・號眞完夫人・

天政臺 在扶餘縣北十里許・江北岸巖・有巖如臺・下臨江水・諺云・百濟時欲拜宰相・則書當選者名・緘封置巖上・須臾取看・名上有印跡者爲相・故名・或稱政事巖・

釣龍臺 在扶蘇山下・有一怪石・跨于江渚・石上有龍攫之跡・諺傳蘇定方伐百濟・臨江欲渡・忽風雨大作・以白馬爲餌・而釣得一龍・須臾開霽・遂渡師伐之・故江曰白馬・巖曰釣龍臺・

落花巖 釣龍臺西有巨巖・諺傳百濟義慈王・爲唐兵所敗・宮女奔迸・登是巖・自墮于江・故名・

蘇定方碑 在縣西二里・唐高宗遣定方・與新羅金庾信・伐百濟滅之・立石紀功・

右忠淸道

始林 在慶州府南・新羅脫解王夜聞始林樹間有鷄鳴聲・遣人視之・有金色小櫝・掛樹枝・白鷄鳴于其下・王收櫝開之・有小男兒在・王喜曰・此豈非天遺我令胤乎・乃收養之・名曰閼智・以其出於金櫝・故姓金氏・因名其林曰鷄林・因以爲國號・

琴松亭 在府金鰲山頂・新羅人玉寶高遊覽之處・寶高入智異山・學琴五十年・自製新調三十曲・彈之有玄鶴來舞・遂名玄鶴琴・又云玄琴・世傳寶高得仙道・

鮑石亭 在金鰲山西麓・鍊石作鮑魚形・故名焉・流觴曲水・遺跡宛然・百濟甄萱・攻陷高鬱府・逼至郊畿・時新羅景哀王與妃嬪宗戚・出遊鮑石亭・置酒娛樂・忽聞兵至・倉卒不知所爲・王與夫人走歸城南離宮・從臣伶官宮女・皆被陷沒・萱縱兵大掠・入處王宮・令左右索王・逼令自盡・強辱王妃・縱其下亂其嬪妾・立王表弟金傅爲王・

瞻星臺 在府東南・新羅善德王時・鍊石築臺・上方下圓・高十九尺・通其中・人由中而上下・以候天文・

月明巷 在府金城南・新羅憲康王遊鶴城・至開雲浦・忽有一人・奇形詭服・詣王前歌舞讚德・從王入京・自號處容・每月夜歌舞于市・竟不知所在・時以爲神・其歌舞處・後人名爲月明巷・因作處容歌・處容舞・假面以戲・

萬波息笛 新羅神文王時・東海中有小山浮來・隨波往來・王異之・泛海入其山・上有一竿竹・命作笛・吹此笛則兵退病愈・旱雨雨晴・風定波平・號萬波息笛・歷代傳寶之・至孝昭王・加號萬萬波波息笛・今亡・

玉笛 長尺有九寸・其聲淸亮・俗云東海龍所獻・歷代寶之・傳至於今・

玉帶 新羅眞平王元年・有神人降於殿庭・謂王曰・上帝命我傳賜玉帶・王跪受・凡郊廟大祀皆服之・

井田 在府地・新羅時遺基尙存・

上書莊 在金鰲山・北高麗太祖之興・新羅崔致遠・知太祖受命・上書有雞林黃葉・鵠嶺靑松之語・羅王聞而惡之・致遠卽帶家・隱於伽倻山海印寺終焉・其後羅人服之・乃以其所居・名上書莊・

黃龍寺 在府月城東・新羅眞平王・命所司築新宮於月城東・有黃龍現其地・王疑之・改爲佛寺・賜號曰黃龍・寺有率居所畫老松・根幹鱗皴・枝葉盤屈・烏雀往往望之飛入・及到蹭蹬而落・歲久色暗・寺僧以丹靑補之・烏雀不復至・

題詩石 在陝川郡海印寺洞・俗云・紅流洞・洞口有武陵橋・渡橋向寺而行・五六里許・有崔致遠題詩石・其詩曰・狂噴疊石吼重巒・人語難分咫尺間・常恐是非聲到耳・故敎流水盡籠山・後人因名其石曰致遠臺・

讀書堂 在郡伽倻山・世傳崔致遠隱伽倻山・一朝早起出戶・遺冠屨於林間・莫知所歸・寺僧以其日薦冥福・爲畫影藏於讀書堂・堂之遺址在寺西・

瓜亭 在東萊縣南・高麗鄭敍・謫歸田里・乃築亭種瓜・撫琴作歌・以寓戀君之意・詞極悽惋・自號瓜亭・其歌詞至今傳於樂譜・

右慶尙道

棘城 在黃州南二十五里・高麗人防紅巾於此・西爲賊所殺・累經兵燹・白骨暴野・天陰雨濕・鬼物頻現・薦爲厲氣・鄰相傳染・民多夭札・國家春秋降香祝・致祭・其患遂絕・

弓多窟 在海州東三十里・其窟口有二丈餘・穴暗・人持火乃入・至五里許・其穴窈而深・且有水・不得窮焉・諺傳弓多新羅・入此穴・達於九月山頂之穴・相距百餘里・窟內燃火・不十餘日・則煙氣出於九月山穴・

右黃海道

石窟

石池

石井 俱在江陵寒松亭・四仙遊息之跡・茶具也・

酒泉石 在原州酒泉縣南•道旁有石•狀如半破酒槽者•世傳石槽•爲在西川邊•就而飲者•無不足也•邑吏憚於往來•欲轉置於縣•衆共移之•忽大雷雨•石碎爲三•一沉於淵•一不知所在•一即此石也•

右江原道

麒麟窟 在平壤府浮碧樓下•東明王養麒麟馬於此•後人立石誌之•世傳王乘麒麟馬入此窟•從地中出朝天石升天•其馬跡至今在石上•

井田 在府外城內•箕子區畫井田•遺跡宛然•

青雲橋

白雲橋 俱在府九梯宮內•東明王時物也•

右平安道

朝鮮志卷下

山川

三角山 在京畿楊州之境•一名華山•一名負兒岳•自江原道平康縣之分水嶺•連峯疊嶂•起伏迤邐•西至楊州西南•爲道峯山•又爲三角山•實京城之鎭山也•

白岳 在京都宮城北•

仁王山 在白岳•

白雲洞 在仁山麓•

木覓山 即都城內山•一名引慶山•俗稱終南•易覺以獸•

蠶頭峯 又名龍頭峯•大明一統志稱龍山在楊花渡東岸•即此•孤立不接山•勢入江心斗斷•四望曠闊無礙•爲勝境絕•故客稱焉•

漢江 在木覓山南•古稱漢山河•新羅時爲北瀆•修中祀•高麗稱沙平渡•俗號渡迷津•其源出江陵五臺山•至忠州西北•與達川合•至原州西•與安昌水合•至楊根西•與龍津合•至廣州界•爲渡迷津•爲漢津•爲三田津•爲豆毛浦•至京城南•爲漢江渡•自此而西流•爲露梁•爲龍山江•又西爲西江•至陽川北•爲楊花渡•至交河西•與臨津合•至通津北爲祖江•入於海•

龍山江 在都城西南十里•慶尚•江原•忠清•京畿上流漕轉•皆集於此•商船官船•往來不絕•

西江 在都城西十五里•黃海•全羅•忠清•京畿下流漕轉所泊之地•

楊花渡 即西江下流•

楮子島 在三田渡•西江水歧爲二派•環島洄伏而出•乃上松林逍遙•其中有亭可憩•有泉湧出•最爲幽絕•

栗島 在西江門•麻浦前•

箭郊 在都城東七八里許•三面阻山•一面帶水•平原曠野•水草豐饒•爲畜牧之地•有臺曰華陽•取騎馬於山之處•

右都城近處

冠嶽山 在果川西五里許山•

青溪山 在廣州西十里•

松岳山 開城府鎭山•又稱鵠嶺•在府北五里•

紫霞洞 在松岳山下•洞府幽阻•溪水清漣•殊爲瀟洒•

進鳳山 在府東南內外•杜鵑花盛開•世稱進鳳山躑躅•

天磨山 在府北•諸峯嶙峋插天•蜀之疊翠•謂之天磨•

聖居山 在府西北黃海道平峯縣境•與天磨山相連•一名九龍山•又名平那山•上有五峯•其落名有小池•稱五聖•昔聖骨將軍虎景自扶蘇山有谷•一日與同里九人捕鷹•會日暮•就宿岩竇•有虎當竇口大吼•十人相謂曰•虎欲啗我輩•試投冠•攫者當之•遂投之•虎攫聖骨冠•聖骨出•欲與虎鬪•虎忽不見•而竇崩•九人皆不得出•聖骨還報平那郡•郡人來葬九人•先祀山神•其神見曰•予以寡婦主此山•幸遇聖骨將軍•欲與爲夫婦•共理神政•請封爲此山大王•言訖•與聖骨俱隱不現•郡人因封聖骨爲大王•立祠祭之•以九人同亡•改山名曰九龍•聖骨之孫寶育•出家入智異山修道•還居此山之北岬•

大興洞 在天磨聖居兩山之間•樹木甚蔚•泉石光潔•夏則綠陰蓋地•木蓮花開•清香滿洞•秋則赤楓黃葉•倒映水底•眞佳境也•

朴淵 在天磨聖居兩山之間•狀若石甕•窺之正黑•有盤石湧出•中心曰島巖•水從絕壁懸瀑下垂•可十餘丈•宛如白虹映空•飛雪濺瓦•聲震天地•諺傳昔有朴進士者•吹笛淵上•龍女感之•引以爲夫•故名朴淵•其母來哭•墜死下淵•遂名姑母潭•潭上有神祠•遇旱•高麗文宗嘗遊此•登島巖上•忽風雨暴作•石巖震動•文宗驚怖•時李靈幹從•作書數龍之罪•投於淵•龍即出其背•乃杖之•淵水爲之盡赤•

五冠峯 在開城府北下•有寺名曰甘露•高麗李子淵入元朝•登潤州甘露寺•愛湖山勝致•謂從行三老約曰•吾宮書成形勢•歎翫賞聞•及還•與三老約曰•天地間凡有形者•無不相似•汝我國山川清秀•其形勢豈無與京口相近者乎•汝宜以尋山精稜•無憚不尋•期以十年爲期•三老曰唯•凡六涉寒暑•始得之於府城西湖•潤州甘露寺雖美•但務搆飾之工•特勝耳•至於天作地生自然之勢•殆未及此•凡樓閣池臺之制度•一倣潤州之•

禮成江 在府西三十里•高麗朝宋使皆於此發船•故謂之禮成•

碧瀾渡 在府西三十六里•宋使自禮成門又三日抵岸•有館曰碧瀾亭•由此登陸•崎嶇四十餘里•乃其國都者是也•今稱碧瀾亭•

天寶山 在楊州東二十五里•山有檜岩寺•高麗時西域僧指空到此云•山水之形•宛同天竺阿蘭陀之寺•於側寄•始建寺•未畢而死•其徒懶翁等營之•爲屋凡二百六十二間•棟宇像設•宏壯美麗•甲於東方•

驪江 即漢江上流•在驪州客館北•臨江有樓•曰清心•沿江有長林•日入大數•周十餘里•登樓望之•如在畫圖中•

龍門山 在楊根郡東三十三里。一名彌智山。

月溪遷 在郡西三十里。窮絶山嶺。下臨江水。俗稱棧道為遷。

五冠山 在長湍府西三十里。山頂有五峯。團圓如冠。故名。高麗人文忠事母至孝。居山下去京三十里。為養祿仕。朝出暮還。晨昏定省不少衰。歎其母老。作木雞歌。名曰五冠山曲。傳于樂譜。山下有靈通寺。洞府深邃。山勢周遭。溪水洄匯。樹木蓊鬱。其西樓陟峻。為松都第一。

邀月巖 在五冠山下。靈通洞口。有巖石平廣可坐。鑿石為臼。人皆云古人樂琴立柱處。或云仙人所遊。或云仕王所寧。有泉盤回。其峻如簷。其下為瀑。瀑底皆石。双魚遊戲。歷歷可數。

花巖 在五冠山下。靈通洞口。一名花潭。左有翠壁峭立。如屏遮蔽。岩像有蹲踞。當作亂投。紅映水底。潭有小島。四面如削。其上四隅。亦有鼎峯窟臼。

聖居山 在五冠山東北。山與天摩聖居諸山相連。絶壁削立。三面如削。岩穀之間有寺。名曰洛山。循南面摩鋪。天磨。寺東有一獨峯。高聳攀天。上架盤石。曰正覩達。寺南又有一峯。曰存蘊峯。成化乙丙春夜。布穿。如有。寺前皆瀑布。明月映之。則寺後石間自折。松立東門外。屹然與兩峯鼎峙。

寶鳳山 在府西二十里。檜巖東。山勢如鳳飛舞。故名。

石壁 在府東三十里。有長湍渡。一名頭書律。即臨津上流。兩岸青石壁立。綿亘十里。清江流其中。景致可觀。春花秋楓。紅綠倒影。乘舟賞之。宛如仙境。

臨津渡 在府南三十七里。其源出咸鏡道安邊府界。

扶蘇山 在豐德郡十五里。山有敬天寺。有石塔十三層。刻十二會相。人物變態。形容森爽。其制作精巧。天下無雙。諺傳元脫脫丞相以寵願刹。發遣其妻願。遣元朝工匠造此塔。至今有脫脫夫婦畫像。又寺之東閣。有怪石。俗稱之沈香石。

孔巖津 一名北浦。在陽川。有廣文水中有寶。因以為名。高麗恭愍王時。有民兄弟偕行。弟得黃金二錠。以其一與兄。至津同舟而濟。弟忽投金於水。兄怪而問之。答曰。吾平日愛兄篤。今而分金。忽萌忌兄之心。此乃不祥之物。不若投諸水而忘之。兄曰。汝之言誠是矣。亦投金於水。

右京畿

屏風山 在清風北一里。蒼壁削立如屏。周遭五六里。大川縈廻其下。山腰有風穴。

城山 在水原府南三里。山下有石窟。高丈餘。廣可十餘尺許。深入無際。頭有水湍潺而出。深可沒膝。清冷如冰。邑人持炬十納而入。究未竟。疑懼而返。

椒水 在清州東。其味如椒。而冷似冰。浴則已疾。

俗離山 在報恩縣東。九峯突起。亦名九峯山。新羅時釋俗論。居寺中起。山頂有文藏臺。疊石天成。高擬牛空。其高不知其幾丈。其廣可坐三千人。臺上有坎如鑊。其中有水湍湍。旱不縮。雨不溢。分為三派。流落牛空。一派東流為洛東江。一派南流為錦江。一派西流而北為達川。入于金遷山下。有八橋九迂之號。山之南岸。一紆餘回曲轉自此至彼。凡之迂迂。疑其絶處。向率則又繞迂迂。如此九曲。而乃抵于法住寺。故名九迂。九迂之中。一水回曲。循曲有橋。橋凡八。故名八橋。第一橋曰水精橋。橋上有飛閣。人從閣中行。

黃山 一云天護。在連山縣東。新羅金庾信。將兵與唐蘇定方攻百濟。百濟將軍階伯。迎戰黃山之野。設三營。四戰皆勝。兵寡力屈而死。甄萱從高麗太祖。討其子神劍。神劍兵敗而降于此。軍至黃山佛舍。

白馬江 在扶餘縣西。良丹浦。及公州之錦江。合流為此江。入林川郡界。為古多津。

藏軍洞 在石城縣北。洞門甚狹。有人見之。疑若無洞。深入其內。稍廣闊。可藏百餘兵。諺傳唐將蘇定方伐百濟時。藏兵於此。故因以名之。

元帥山 在恩津縣南。高麗忠烈王十七年。哈丹侵軼。王請兵于元。元遣平章薛闍干領兵來助。王以將帥會。命將等將二軍。與元兵與丹戰于縣北猜川之界。正在山下。大捷。追至公州熊津。伏尸三十餘里。斬獲不可勝計。俗至今呼駐軍之地為元帥山。

溫泉 在溫陽郡西。水熱如沸湯。浴病有效。

右忠清道

開雲浦 在蔚山郡南。新羅憲康王遊於此。嘗為海神所見。至今浦有名焉。

七點山 在三叉水之間。山有七峯如點。故名。俗傳駕洛時。旵始仙人所遊之地。

金井山 在東萊縣北。山頂有石。高可三丈。上有井。周十餘尺。深七寸許。有水常滿。旱不竭。色如黃金。俗傳有一金色魚。乘五色雲自天而下。游泳其中。以此名其山。

溫井 在東萊縣北。其熱可熟雞子。新羅時王屢幸於此。設石四隅立銅柱。其穴猶存。俗傳病者浴之輒愈。

內迎山 在清河縣北。山有大中小三石。列于岩上。人撼三石之巨石。以手摇之。則動。兩手撼之則不動。新羅真平王避兵此山。

龍頭山 在寧海府西二十里。其頂有井。水旱無增減。俗傳初山頂有一峯。聳至天。為鑿井其地。水甚清激。邪人附之。則變為泥也。

冰山 在義城縣東南四十里。大巖下有石穴。穴口高三尺。廣四尺八寸。橫入五尺一寸。下闊一尺。深可丈許。方一尺。其下回曲。深淺難量。立夏後冰始凝。極熱則冰堅。最為風穴。又有穴在若下。淫雨則冰釋。春秋不寒不熱。直冬則溫氣如春。是為冰穴。

鼇山 在淸道郡南二里。山東有一谷。名曰萬沙洞。天將風雨。先期而鳴。聲出於洞。入洞內則雨。出洞外則風。大鳴則即日有驗。小鳴則二三日乃驗。

龜山 在尚興縣東三十里。山巔有風穴。廣三尺二寸。長二尺八寸。風自穴出甚寒。夏初必冰。

洛東江 在尚州東三十六里。源出太白山黃池及文殊山。匯流于尚州之東北。合于龍宮河豐津。南流為洛東江。入善山府界。自此至入海。縱貫嶺南。數郡地以名。而總稱洛東江。又稱伽倻津。

恭儉池 在尚州北二十七里。高麗時司錄崔正份。因古城築之。堤長八百六十步。周一萬六千六百四十七尺。民稱諸漢之利。池中蓮花爛開。春風則數里。遊之士人。爰池岸置亭樹以遊焉。

鯉埋淵 在善山府東十二里。東岸有奇岩。岩下有龍穴。天旱先祈于冷山之頂。繼沉虎頭於此。或祭龍以禱輒雨。

鳥嶺 在聞慶縣西二十七里。俗號草岾。兩道山勢。皆為南道絶險。

龍湫 在鳥嶺下。碣峯陡西北一里。有瀑布。四面及底皆石。北深不可測。俗傳龍所居。

曉陽山 在醴泉府十五里。有古城。三面皆石壁。古有軍倉。洞府深邃。泉石絶勝。

串岬遷 在龍宮縣二十二里。即龍湖之東崖。一名兔遷。鑿石為棧道。縈紆屈曲。為六七里。俗傳高麗始祖南征。至此不得路。有兔緣崖而走。遂闢路以行。因稱兔遷。其北斷崖。有石城遺址。古之防戍處。

伽倻山 一名牛頭山。在陜川郡北。高麗始興。崔致遠知其當受命。上書有雞林黃葉鵠嶺青松之語。新羅王惡之。致遠即帶家隱于伽倻山之海印寺。

吟風瀨

泚筆巖 在海印寺洞。是地撰峯。四時怒瀑噴風。聲如雷吼。巨石嶮巖。苔蘚不蝕。滑如俱巖壁。可廳細毫。故名。皆致遠所遊處。致遠即入唐爲高麗翰林學士者也。

水落巖 在龍川縣東十三里。栗川峽。山南流水。流入山腰岩石間。作瀑布數十丈。分三派直下而來。士人以爲金剛道釋學。則西派竭。廢觚道釋學。則東派竭。忠淸道則中派絕流。以此占某高水學。

右慶尙道

萬景臺 在全州府東南十里。高德山北麓。有石峯奇秀。狀如屏風。其上可坐數十人。四面林木森蔚。石壁如畫。西望郡山島。北通俱峯嶺。東南眞大山。氣象千萬。

羣山島 在萬頃縣西海中。周六十里。山之形如君王陵者。大明一統志。凡十二峯連絡如城。可以藏船。凡漕運往來者。皆候風於此島。中有大館。曰群山亭。及五龍山廟。

邊山 在扶安縣西二十五里。一名瀛洲山。峯巒盤曲百餘里。重疊高峻。岩谷深邃。宮室舟船之材。高麗皆取于此。俗傳虎豹見人即避。夜行無阻。

無等山 在光州東十五里。一云武珍岳。一云瑞石山。穹隆高大。蟠盤五十餘里。淸州渼巖山。度爲道南海巨濟等島。皆在眼底。山西南崖。有石峯數十餘立。高可百尺。山名瑞石以是也。天旱欲雨。與久雨欲晴。山輒鳴。聲聞數十里。

月出山 在靈巖郡南五里。諺稱小金剛山。

九井峯 月出山最高頂。有岩屹立。高可二丈。旁有一穴。僅容一人。從其穴而上。其巔可坐二十人。其平處有凹。而貯水如盆者九。號九井峯。雖旱不竭。諺傳九龍所在。

動石 九井峯下。有三石特立屏岩之上。高可丈餘。周可十圍。西臣山嶽。東臨絕壁。其重雖用千百人。不能動搖。而一人搖之。則欲墜而不墜。故亦稱靈石。郡之得名以此。

漢拏山 在濟州南二十里鎭山。其曰漢拏者。以雲漢可拏引也。其巔有大池。人喧則雲霧。咫尺不辨。五月雪猶在。八月乃駁裘。

明月浦 在州西六十里。浦口可泊船。

財巖 在明月浦西五里。其形如屋穹窿。其上鋪白沙。其下有大穴。人以炬入其中。寬廣可八十步許。產石鍾乳。其西北有二岩。名小爽財。俱產石鍾乳。其中寬廣亦五十步許。

智異山 在南原府東六十里。山勢高大。盤踞數千里。女眞白頭山之脈。遙延至此。故又名頭流。一名方丈。杜詩方丈三韓外。註及通鑑。皆云方丈在帶方郡。即南原之稱者是也。新羅爲南岳。時中祀。環山而居者。凡十數州。其北則咸陽。其東南則晉州。其西則南原。奇峯峭壁。不可勝數。天王峯。般若峯最高。山腰或有雲雨雷電。其上則晴朗。諺傳太乙居其上。羣仙之所會。龍象之所居也。東南之山。雙溪。金剛。諸寺最大。山東有斷俗寺。崔致遠讀書處。

靑鶴洞 在智異山中。路甚險狹。纔通一線。人乃曲折而行。纔數里許。乃得廣曠之域。四隅皆良田沃壤。宜于播植。唯靑鶴棲息其中。故以名焉。蓋古之遁世者所居。頹垣壞塹猶在。諺傳崔致遠所遊處。

馬耳山 在鎭安縣南七里。有一石山。雙峯聳立。名曰馬耳山。四面峭絕。人不能升。惟雌峯北崖可升。諺傳東峯上有小池。西峯頂平闊有泉。可避寇。天旱禱雨有驗。其頂樹木森。新羅稱西多山。載小祀。我太定王所幸。次山下。遣官致祭。以形似。賜名馬耳山。

右全羅道

金水門 在黃州西三十里。海州及龍岡安岳之水相激處。

總秀山 在平山府北三十里。本使到此。作記立碑以刻。詔使往來。

慈悲嶺 在瑞興府西六十里。一名岊嶺。自平壤通京都要路也。多虎害。路遂廢。今由洞仙嶺以行。

吾助川 在牛峯縣興義驛南。源出嘛居山。源入精嶽。岸上有石。湍激如屏。高丈餘。甚奇偉。

龍淵 在遂安郡。有巖如門。噴出瀑泉。飛流而下。瀦爲深淵。冬不冰。旱不竭。雨亦不溢。崖石高起。可坐五六人。奇壁若鑑。穴轉而深。狀若喇嚨。莫敢窺其源。

九月山 在文化縣西十里。即阿斯達山。一名弓忽山。一名甑山。一名三危。世傳檀君初都平壤。後移白岳。即此山也。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鮮。檀君乃移於唐藏京。後還隱此山。化爲神。又

白沙汀 在長淵縣西五十八里。長七八里。廣三四里。南有蓮池。北有勝仙亭。峯頭有斗岳。三面環海。白沙平鋪。隨風流轉。堆積成岸。種於海棠。紅翠相映。遊賞者相屬。

右黃海道

五臺山 在江陵府西一百四十里。東滿月。南麒麟。西長嶺。北象王。中智爐。五峯環列。大小均敵。故名之。

于筒水 在五臺山西臺之下。泉湧出。即漢水之源。

仙遊潭 在杆城郡南十一里許。山麓周遭成谷。谷中有潭曰仙遊。有小峯斗起。中入湖心。上有長松數株。舊有亭。今廢。春則躑躅挾岸亂發。夏則薔薇滿溪。

永郎湖 在郡南五十五里。周三十餘里。汀回渚曲。巖石奇怪。湖東小峯。半入湖心。有古亭基。是永郎仙徒遊賞之地。

烈山湖 在郡烈山縣東二里。有大湖。周數十里。包跨陵谷。北諸湖最大。諺傳昔大水包烈山之谷。新羅烈山縣。而縣沉在水底。天晴波靜。則縣址依然可見。

鳴沙 在郡南十八里。沿海沙平。皓若雪色。人馬行。則有聲錚錚如金。碧沙大抵嶺東皆然。而杆高城之間。最多海棠叢發。紅白相映。

浦口山 在高城郡東九里。高城浦有岩斗起。屏疊如階。其上可坐百餘人。岩北又有一峯奇石。東望海中五里許。有石峯如列屏峯下。有石龜龍蟠虎踞。奇怪異狀。又有二石相對。如人偶語。石皆白色。輝映碧海。望之如畫。

三日浦 在郡北七八里。外有重峯疊嶂合抱。內有三十六峯。洞壑淸邃。松石奇古。水中有小島。蒼石盤陀。其上松檜陰森。花亂開。湖水明瑩可鑑。昔新羅四仙遊此。而三日不返。故得是名。水南又有小峯。峯有石龕。峯之北崖石面。有丹書六字曰。永郎徒南石行。神道入石。風磨雨洗。宛然如新。世傳永郎仙徒所書。

昭陽江 在春川府北六里。源出麟蹄縣之瑞和縣。與府之麒麟縣水。合流至府東北。爲靑淵。爲牛灘。爲舟淵。爲猪淵。爲昭陽江。

寒溪江 在麟蹄縣東五十里。山下有城。有川自城中流出。即成瀑布而下。懸流數百尺。望之如白虹垂天。白頂左右皆大山。洞府深邃。溪水縈擴。而渡者三十六。樹木如霽。上蔽雲霄。旁無樵栽。松柏尤高。不見其巔。又其南峯作絕壁。其高千仞。奇怪異狀。雖鳥不能飛度。其下淸泉。瀦成潭。盤石平衍可坐。又東有洞。洞口其狹。纔容緣崖。鑿穴呀呀。峯峙峭拔。如猛獸虎蹲。如翼騰飛者無數。其形勢甲於嶺西。

金剛山 在淮陽府東一百六十七里。山名有五。一曰金剛。二曰皆骨。三曰涅槃。四曰楓嶽。五曰枳怛。自會陽府之分水嶺至此。凡八百三十餘里。山凡一萬二千峯。岩皆雪立。東臨滄海。杉檜參天。望之如畫。西爲雪嶽。有神佛所居。凡二峯。可見日月之出。內外山共有百八寺。表訓。正陽。長安。摩訶衍。普德窟。榆岾。最著名刹云。

萬瀑洞 在金剛山中。百道流泉。湧出谷中。其狀非一。故名。谷口有峯。曰香爐峯。瀑流有巖。人皆挹爲之。乃得通。其名曰手巾巖。石心有凹如杵臼。諺傳觀音洗手處。有一潭。曰碧霞潭。潭前有巨石。來觸岸壁。飛沫噴激。石旋水盤如碧甕。凡十二潭。其水皆不可勝計。故曰萬瀑洞。其下曰珠潭。又有一石。形如龜伏潭中。曰龜潭。又有一潭。深不可測。其大者曰火龍潭。其上有峯。曰獅子巖。巖有普德窟。懸絕壁。架棧爲洞。柱于外。以銅鎖釘于巖石。浮在空中。人登則搖。中譬佛龕。飾以珠玉。外施鐵綱。以防手擾。名曰觀音門。

右江原道

龍興江 在永興府東北二里。古名橫江。其源有四。一沸流水。一出馬踰嶺。一出安邊。下有滄浪。一出陽德縣境。以至水若。與松魚灘合。名橫川。過龍興堂。至舊寧寺西絕壁下。名龍潭。中有白石。形如白馬。有時見。知水深淺。傅邑城東北。為此江南流入海。

國島 在安邊府東六十里。島去岸十里許。入自西南隅。水際白沙如練。其下平地五六畝。舟南沙西。形若牛壁。崖中有屋基。其上人石浮周有所居也。其上山勢若峽。勢不甚高。登望蒼之。又無樹木。疑之一土坡也。

則皆方直。備比而立。其岸石則皆平鋪排列。一面可坐一人。然不怪奇也。行數百步。其石可數百尺。有一小窟。其傍有舟而攀方直。長短若一。皆非斷文。每一條。其頂各戴一小石。若准長柱頂者。仰面而觀。可緣可攀。可數一百尺。

一入。漸狹不能容舟。窺其窟。深不可測。其左右東立之石。如外面更整齊。其上石脚下垂者。皆平正如權衡。若一一鑿之。又有一面如屏障者。石與窟無異。而卑不甚高。其下皆平易。其則石排列者。可坐千人。遊觀者必悉。

於此。東南又行數百步。有匠石精巧。作方鑽錯。雖以盛水則小磵石。長五六十尺。人謂鐵鎖石。蓋造物奇怪。難以言形。

磨雲嶺

磨天嶺 在端川郡。以其高峻。勢與雲天。故東北第一關。

白山 在鏡城府西一百十里。山勢甚峻。至五月雪始消。七月復有雪。山頂樹木矮小。土人亦謂之長白。

白頭山 在會寧府西七八日程。山凡三層。高二百里。橫亘千里。其巔有一潭。周八十里。南流為鴨綠江。北流為松花江。混同江。東北流為蘇下江。為速平江。東流為豆滿江。大明一統志云。周八十里。東流為阿也苦河。疑指速平江也。

右咸鏡道

錦繡山 在平壤府五里。山下有箕子墓葬遺基。

牡丹峯 在錦繡山。

德巖 在大同門下。屹然臨水。故府人謂之德巖。

酒巖 在府東北十里。諺傳酒從出窟。因爲得名。

大同江 在府東一里。一名浿江。又名王城江。其源有二。一出寧遠郡加音洞。南流至孟山縣北。又折而西。流至德川郡界。與三灘合而南流。至价川郡界。為順川江。至順川郡界。為城津。至孟山郡界。為南家淵。自北而東流。至江東縣界。為雉巖灘。一出陽德縣北文音山。西南流至成川府界。為沸流江。又折而南流。至江東縣界。與平壤江派。灘合流。為西津江。至府城東北。為馬灘。至府城東。為大同江。自此而西流。為九津溺水。下與平壤江合流。至中和縣西。為梨津江。至龍岡縣東。出急水門入海。

白銀灘 在府東北四里。

綾羅島 在府北二里。周十二里。

鳳德山 在安州東二十里。山頂有九層浮屠。

清川江 一名薩水。源出妙香山。經安州北城下。西流三十里。與博川江合入海。隋宇文述等伐高句麗。師渡薩水。因乙支文德詐降。還軍至清川江。軍半渡。文德追擊其後軍。殺右屯衛將軍辛世雄。隋軍俱沒。所謂隋兵百萬化爲魚者此也。

堂於嶺 在定州西十五里。郭山郡界。

西門嶺 在嘉山郡西二里。俗名石門嶺。

鳳頭山 在郡北一里。

白馬山 在義州南三十里。有龍馬出遊。故名。

鴨綠江 在州西北。一名馬訾。一云靑河。一曰龍灣。西去遼東都司五百六十里。其源出胡地白頭山。至州北。於赤島東分三派。一南流爲九龍淵。名曰鴨綠江。水色似鴨頭。故名之。一西流爲西江。一從中流。名曰小西江。至黔同島。復合爲一。至水靑梁。又分二派。一西流與狄江合。一南流爲大總江。入于西江。朱子曰。女眞起處。有鴨綠江。傳云。天下有三處大水。曰黃河。長江。鴨綠。蓋是也。高皇帝詩。鴨綠江清界古封。強無詐息樂時豐。逋逃不納千年祚。禮義咸脩百世功。漢代可稽明載冊。遼征須考照遺蹤。情懷造到天心處。水勢無波戍不攻。

龍骨山 一名龍虎山。在平安道龍川郡東八里。山西臨大海。北臨鴨綠江。江外松骨諸山。如在几案之下。最爲絕勝。

龍巖 在龍川郡西四十五里。湖水往來。巖上有龍爪痕。

劍山 在宣川郡西二十里。峰巒嵯峨。如劍鋒。故名。

凌漢山 在郭山郡東北七里。大明一統志作凌花山。

妙香山 在寧邊府東一百三十里。一名太白山。山之大。莫之與比。地多香木冬青。仙佛遊居焉。

博川江 古稱大寧江。大明一統志作大定江。在博川郡西十五里。源出昌城府。經雲山。過泰川縣。合于安州之老江。入于海。

劍鶴山 在咸從縣東八里。左右絕壁。如劍如鶴。故名。

楡山 在成川北七十里。巨川橫流其下。右有周三十里之城。可容千兵。諺稱天作之城。中有赤墳平衍。

絕骨山 在府西北二里。有十二峰。一名巫山十二峰。

沸流江 在成川客館西三十步。其源二。一出陽德縣吳江山。一出孟山縣大佳洞。三十里合流。俗稱遊東表津。山底有四石穴。水入穴中。湧流沸騰而出。故名沸流江。又與孟山郡甚家洞合。至府入于大同江。

右平安道

狄踰嶺 在江界府南二百六十九里。即熙川郡界。西北雄關。

樓臺

濟川亭 在都城南十里許。前臨漢江。後擁木覓。南對冠岳諸山。

望遠亭 在楊花渡北岸。每登覽者。眺及紅水極遠。

樂天亭 在都城東十餘里。乃雅俗佳賞閱武之所。

七德亭 在漢江西白沙江。雅集閱武處。

狎鷗亭在豆毛浦南岸上。蕭府院君韓明澮別墅。明澮嘗奉使入中朝。請名於翰林學士倪謙。謙以狎鷗。而爲之記。其後奉使入中朝。則求詩於搢紳武臣等數十人。亭名遂聞於中朝。

淡淡亭在麻浦東岸。安平大君別墅。今廢。

右都城近處

雲錦樓在水原府客館東。樓前有池深廣。夏月芙蕖盛開。故名。

清心樓在驪州客館北。俯臨驪江。北有八丈巖。西有笠巖。高可二十餘丈。上有松亭。樓之東北五里許。有神勒寺。其背翁峰。常開于樓中。

迎賓館在驪州客館東岸。高峻開豁。與清心樓相對。俱爲絕勝。

臨津亭在坡州臨津南岸。

右京畿

雲錦樓在江陵府客館北。巋然傑特。制度奇偉。樓南有池深廣。芙蕖。池中有島。島上種竹。

勵節祠在府館西北。府使趙云仡。有惠政。邑人立祠祭之。俗呼生祠堂。

寒松亭在府東十五里。東臨大海。蒼松鬱然。亭畔有茶泉。石竈。石臼。即述郎仙徒所遊處。

鏡浦臺在府東北十五里。浦之周二十餘里。水淨如鏡。不深不淺。纔沒人肩。四面中央如一。西岸有峯。峯上有臺。臺畔有煉丹石臼。浦之東口有板橋。曰江門橋。橋外有竹島。島北有白沙河。周五六里許。河外蒼海萬里。直望日出。最爲奇靜。赤日浮海。

海雲亭在府南鏡湖之南。東臨蒼海。

竹西樓在三陟府客館西。絕壁千仞。奇岩叢列。其上架樓。曰竹西樓。下臨五十川。川水匯爲深潭。水清徹底。日光下透。遊魚歷歷可數。爲嶺東絕景。

凌波臺在府東十里。海中。其上有石竅。可坐十人。立木中。高可入九丈。其上可坐數十人。

召公臺在府五嶼山上。觀察使黃喜。賑活民庶。捐俸既還。京民爲其德。而相與就所遊處之地。累石爲臺。以寓甘棠之思。故名。

秘仙臺在襄陽府北。雙成湖東。有峯峭拔。上有虯松數株。望之如畫。上可坐數十人。傍有細徑如線。

祥雲亭在府南。松林蔚然。有松連十里。青翠成陰。仰不見白日。松間廬舍無數。惟鶴西鳥鳴。鳩如紅錦。

月松亭在平海郡東。蒼松萬株。白沙如雪。松間鳥不驚。遊人雖。新羅仙人述郎等遊憩于此。

望洋亭在郡北。東臨大海。

萬景樓在杆城郡清澗驛。東有石峯突起。其高數十仞。上有虯松數株。樓下亂石嵯峨。水清徹底。風濤噴薄湧石。

蒼松臺在郡明波驛。有崇峴。文海邃。松林蔽日。昔有茂松。府院君尹子雲。奉使來遊。因名。

四仙亭在高城郡南三日浦。新羅四仙來遊三日。故名。

叢石亭在通川郡北。有數十石柱。高可八九丈。離立海中。石皆六稜。如削玉。方直平正。如中繩墨者。凡四峯。亭在海岸。臨叢石。故名。新羅述郎。南郎。永郎。安詳。遊賞於此。號稱四仙。

凌虛樓在安邊府客館東。

七寶臺在歙谷縣北。有竹島。外有大海。小島羅列海中者七。故名。環繞東面。三面皆大湖。

孤石亭在淮陽府。岩石孤立。高可十餘丈。東臨淵水。新羅王嘗遊此亭。

錦江亭在寧越郡錦障江岸絕壁之上。東臨錦江。南望金鳳。蘭亭村畔。樹木蒼翠。村烟水氣。掩藹諸峯。有斷雲之外。

倚風亭在旌善郡。風穴之旁。穴在大陰山谷石間。其下冬溫夏冷。則穴氣不消。

二樂樓在春川府昭陽江岸。景致清絕。

清虛樓在府西。石壁削立。下有澄潭。

右江原道

倚風樓在慶州府西北。壯麗軒豁。

燕子樓在金海府客館東。北跨虎溪。結構壯麗。南有七點山。三叉河。一望可了。

涵虛亭在燕子樓北。引虎溪爲蓮池。亭在池中。極其清灑。

將星樓在昌原府。兵馬節度使之營。

撫夷樓在巨濟縣。在絕島中。樓在縣西三十里許海岸上。

萬景樓

海晏亭在蔚山郡南。水軍節度使之營。後據峻嶺。前臨大海。

風詠樓在晉州客館東北。壯麗開豁。

大和樓在蔚山郡西數里。有大川南流。東折而入海。到樓前。水尤潤闊。森茫無際。樓在岩陡之上。有冬柏樹叢生。側垂花開。爛然。東望海口。雲水接天。氣岩嶢嶄。

觀鰲亭在郡東南。水軍節度使營。前臨大海。

雙碧亭在梁山郡西城上。城下有水。水西有竹林。竹交映。故名。巾帙人嶽。清有詩。

澄心亭在雙溪之北。下臨清湖。水神爽氣清。故名。

明遠樓在永川郡客館東南。三面有川。川下有大川。樓東西有堂。東曰清涼。西曰雙清。

東水樓在郡西清道驛東南有石崖上。一水合流於其前。境最清幽。

海雲臺在東萊縣東。有山陡入海中。若蠶頭。頭上有冬柏杜鵑松杉。叢翠成林。四時如一。春冬之交。冬柏花落。深沒馬蹄。東南臨大海。挾路數里。新羅崔致遠嘗築臺遊賞。遺蹟尚存。

映湖樓在安東府南五里江岸上・高麗恭愍王南幸至府・登此樓・遂乘舟上下・仍書額賜之・額至今猶在樓上・

觀魚臺在寧海府東海岸上・俯臨大海・極目無際・風定波恬・臺下游魚・歷歷可數・故名・

嶺南樓在密陽府館東・山樓倚郭・三面敞豁・登覽曠然・下有長江・江外有大野・野有叢林・群翠極目・江從曲嶮飄而走・浮見長林倒影・水明瀟灑・殆非人境・其勝爲嶺南第一・故名・樓東有湖堂・西有臨境軒・信梅酒落・

秋月軒在昌寧縣館西・地勢高敞・三面能聽・軒北有池・池中有島・

矗石樓在晉州客館西南・長江在其下・衆峯環于外・瓦壁崛遶・長洲曝巨・江之南邐迤之東・有巨竹千挺・影勝致・爽塏之最・樓東西皆有堂・東曰凌虛・西曰臨鏡・其西又有雙清堂・又有滴翠心軒・皆梅清洒・

學士樓在咸陽郡客館西・新羅崔致遠爲太守時所建・故名・

觀水樓在三嘉縣客館南十餘步許・樓前有水・樓之西偏・有淨慈堂・

光風樓在安陰縣客館北・樓前有江・江外有林藪・西偏有霽月堂・連構最清絕・

換鵝亭在山陰縣客館西・俯瞰江流・連構道士觀・縣名山陰・故取王右軍事名之・

新安樓在丹城縣東五里・東臨大江・江之東偏・石壁如懸・巉巖可觀・

右慶尚道

快心亭在全州府城東南數里許・溯流而上・山斷水洄・架石爲基・作亭其上・

民樂亭在扶安縣客館西峯上・大野微茫・一望無際・西有海口・潮水往來・

培風軒在興德縣客館西峯上・西臨海口・東望大野・西與民樂亭相對・

凝虛亭在羅州東城上・倚郭南樓・眺望遼遠・南望月出・東望無等・西有錦城山・又大江橫帶於前・

石犀亭在光州城南一里許・二川合流・盛夏漲雨・每有水患・故用李某時故事・作石犀以鎮之・二水之衝・有山布高・如犀卧・構亭其上・因石犀名之・亭頗高爽蕭灑・

冬柏亭在長興縣北三十里・有山陡入海中・三面皆水・其上冬柏樹叢蔚・連亙六里・爲湖南勝地・

碧波亭在珍島郡東三十里・郡在海島中・亭當渡口・俯臨大洋・

聽潮樓在咸平縣客館南・南臨大海・潮聲常在樓中・故名・

廣寒樓在南原府城南二里許・地勢高平敞豁・樓前有長川・眺望清絕・

龍潭臺在平昌縣南二里許・山巖有奇岩・高可百尺・前望無際・下臨澄潭・號曰龍潭・岩旁有僧舍・

右全羅道

慶迎樓在忠州客館東・樓下有池深廣・夏月芙蕖盛開・

寒碧樓在清風郡客館東・俯臨大江・山水之勝・最爲湖西・東有明月亭・

聚遠樓在公州客館東・樓西有池・周五六畝・樓以叢竹・池心有島・島上有茅亭・

錦江樓在公州北二里・錦江南岸・當府北往來通衢・景致清爽・

宣化樓在清安縣客館東・地勢高爽・瞰闊・中朝詞臣東人李明外有詩・

馭風亭在保寧客館北・北枕高山・南控大野・登者如馭冷風・故名・

右忠清道

芙蓉堂在海州客館西・有大池・芙蓉盛開・堂在池中・極有清致・

聚遠樓在延安府客館東・臨飛鳳山・俯臥龍池・青草湖・金蓮浦・在其左右・樹林蔭映・望如鋪延・最爲勝處・

廣遠樓在黃州客館東・詔使因有記・前後詔使皆有詩・

右黃海道

七寶亭在咸興府東軒南池中・景致幽麗・

浩浩亭在利城縣客館東・東臨大海・前臨平野・

右咸鏡道

乙密臺在平壤府錦繡山頂・平坦敞豁・舊乙密臺・又稱四虛亭・

浮碧樓在乙密臺下永明寺東・中朝人使臣皆有詩・

風月樓在府城中・樓下有池深廣・植芙蕖・前後詩人題詠有記・

望遠樓在大同江東岸・

詠歸樓在南浦・距府城十里・挾途左右・爲遊觀地・

練光亭在府東城隅岩上・所內輸泉有記・

快哉亭在大同館北・

百祥樓在安州北城內・

迎薰樓在定州客館南・仍名定遠樓・惟常使臣・改以迎薰・

納清亭在州東四十里・廣內驛名之・使命事道・紀之・

15 B

第九十七冊

敵愾亭在嘉山定大寧江上。

觀德亭在龍川郡東二里。

運籌樓在寧邊府城內。

決勝亭在府夫伊浦津上。

偃武亭在鎮頭津上。

降仙樓在成川府客館西。俯臨沸流江。江之西岸。有十二奇峯。削立如屏。人稱之巫山十二峯。殊致清迥。

仁風樓在江界府城西。

右平安道

東籬耦談

金正喜 撰
金敬淵 記

序

丁丑秋日黃山秋史訪余東籬書堂論易說詩義數則讀金石文字一千卷復取所蓄諸石題品之仍及東國山水多勝絕而圖經不詳惟古今人游記在耳亦錯出散見殆不可讀乃欲悉蒐輯之爲山書一通恨卒遽不能只就其常所念誦者各得數十條錄之爲此卷雖辭無詮次疎少不足觀然尙可見今日所樂也昔余入金剛夜投摩訶衍猶有二少衲狀貌端潔年皆二十餘自北關游歷到此頗說東南山水甚悉時余二日在楓葉中土皆隱膚石不露尖如入紅海赤海阿賭羞映爲之疾方閉覩孤寄佛火瑩碧淒清不寐聞二少衲相與言諸人金剛游記多粗率不耐讀惟金農巖一書有神氣但農巖未嘗窮奧此山所記者只遵大路行耳余不覺驚起略叩山事且問九龍淵程路二少衲前對言九龍瀑高一百七十丈然高卑不及隻溪瀑落不及雙瀑奇崛不及土王城圓渾不及朴淵亦斥以各擅所長也余至今不能忘惜其言之無傳故又附記之東籬逸史金敬淵書

東籬耦談一

朝鮮金正喜阮堂
金敬淵覃齋記

金剛山

金剛山萬二千峰峰巒洞壑水泉淵瀑無非白石結作故山一名皆骨言山無寸土也乃至萬仞之巓百丈之潭渾是一石此天下所無也山中央有正陽寺寺有歇惺樓坐其上可得一山眞面目如在瓊瑤窟裏淸氣爽朗令人不覺換滌腸胃開塵土正陽西有長安表訓二寺內多元時及前朝古跡從正陽寺北入爲萬瀑洞有九淵之勝洞壁有楊士彥蓬萊楓嶽元化洞天八大字字畫飛動如生龍活虎飄飄然有羽化意內有摩訶衍普德窟凌空架虛結構如神功鬼力殆非意慮所到最上爲衆香城在萬仞峰巓地皆白石而有磴級中安一立石如佛像無眉目是天成左右石牀上又兩行排列小小石像亦無眉目諺傳曇無竭住此前臨絕壑萬丈惟從西北角微逕以入萬峰皜如水石潭洞曲曲奇巧不可盡記名庵小寮龍絡溪上殆如金翅鳥帝釋宮殿不似人間有者上頂曰毗盧峰直上剛風登陟則雖夏猶寒山西北有盡源洞別成一界東爲內水站卽鎭脊脈也逾脊卽楡站寺也楡店東北有九龍洞大瀑自高峰飛下穴爲大石臼者九層層皆有一龍守之山匡水道皆光潔白石傾危峻側不可接足森戟鏦烈不可偪覩楡店以西謂之內山以東謂之外山水流入東海自古皆無虎蛇夜行不禁茲乃天下之奇異當爲閫中第一名山

嶺東六湖

高城三日浦淸妙中穠麗幽閒中開朗如淑女靚粧可愛可敬江陵鏡浦臺豁達中雄渾窅遠中安穩則不可名狀歙谷侍中臺明朗中森嚴平易中深邃如名相開府可親而不可侮此三湖爲湖山第一其次則杆城花潭如月臨淸泉永郞湖如珠藏大澤襄陽靑草湖如鏡開書匣此三湖奇勝亞於上三湖殆非人世間所有三日浦湖中有四仙亭卽新羅永郞述郞南石行安詳所遊處四人不仕結爲友遊山水間世傳得道仙去湖之南石壁有丹書卽四仙題名也邑治東又有海山亭西顧則金剛千疊東望則滄海萬里南臨則長江一面閎遠雄壯兼大小幽夐之致南江上流有鉢淵寺傍有鑑湖昔楊士彥構亭於湖上手寫飛來亭三大字揭壁一日所揭飛字忽風吹捲入天中不知所之詢其日卽楊化去日時也人謂楊一生精神在飛字及氣散也與之俱散此實可異也鏡浦則一小麓東向而峙臺在其上前有湖水周回二十里水深不過人腹可行小船東有江門橋橋外白沙堤重重互遮湖水通海堤外碧海連天昔崔致翶冠到臺上題詩曰蓬壺一入三千年銀海茫茫水淸淺鸞笙今日獨飛來碧桃花下無人見或曰詩無一點烟火氣此仙語也或曰太虛而幽此鬼詩也蓋歸而卽逝

叢石

金剛一麓直入海中如島嶼南麓北海中有大石柱隨麓身一行排立根入海中上與麓身齊高相距未滿百步柱高可百仞凡石峰上銳下麓此則上下如

東籬耦談二

朝鮮金正喜阮堂
金敬淵覃齋記

金剛山

天一臺白雲淨盡世所稱萬二千峰者一一呈露如掌中果其殊狀異態不可備述大都皆皎潔如玉奇巧如鏤絕無塵土氣亦絕無癡頑意昔明人吳廷簡見黃山以爲平生所見皆土堆石塊耳今見是山良然

萬瀑洞全以大盤石爲底石皆白色如玉溪水自毗盧峰以下衆壑交流奔趨爭先咸會于是洞石之欹崎磊落槎牙巉巖者又離列錯置以與水相爭水遇石必奔騰擊搏以盡其變然後始拗怒徐行爲平川爲淺瀨間遇懸崖絕壁又落而爲瀑瀑下又匯而爲潭瀑長自六七丈至一二丈潭廣自七八畝至三數畝其名爲龜爲船爲青龍黑龍爲凝碧爲眞珠爲青琉璃黃琉璃而碧霞最奇麗火龍最雄大此其大略也

摩訶衍背擁衆香城若負扆前則穴望臺無竭諸峰環列如屏障信名藍也衆香諸峰皆作燭銀色晶熒閃爍不可定視峰姿固奇而得落照爲益奇正陽所覩又不如也

船潭巨石中陷狀類舟船衡可二丈縱裁半之溪水懸注其中高幾一丈餘水畢至石與船之左右等然後乃復從石嘴墜下爲小泓以上數里溪之爲瀑爲潭者益衆水石甚清壯殆欲與萬瀑伯仲但少峰壁左右橫帶耳

一是柱非峰矣柱體圓圓中如斲削痕自下達上似木匠刀鋸柱之上或古松點綴柱下海波中小石柱無數或竪或倒與波濤相嚙蝕酷似人作造物賦形至巧至奇此天下奇觀而又必天下之所無也

海上名亭

通川叢石亭襄陽洛山寺杆城淸澗亭蔚珍望洋亭三陟竹西樓平海越松亭并據海結構海水絕碧與天爲一前無遮礙而海岸如江汀浮峙小石奇巖錯立岸上隱映於滄波之間海邊皆雪色沙履之戛戛有聲如步珠玉沙上海棠爛開往往松林落落參天入其中使人意想忽變不知塵世之爲何境形骸之爲何物怳惚然有淩空步虛之意一涉茲境自爲異人經過者雖十年之後眉宇猶有烟霞山水氣

俗離山

俗離堪輿家謂石火星然石勢高大重疊峰巒皆石尖叢聚形如初發芙蓉又如遠列炬火山下洞府紆回深遠有八曲九潭之名山旣秀石而泉出於石故水味淸冽色亦紺碧可愛環一山多異洞別窟幽泉奇石幽恥窈窕之狀亞於金剛俗離南有幻寂臺洞千峰萬壑巉巖幽邃人不知其徑路俗離一枝與靑華相對兩山之間龍湫以上通謂之龍游洞洞中平地皆盤石大川自西至北闊展平鋪於石上遇石之稜層處則爲小瀑遇石之狹凹處爲小湍遇石之方廣處爲小池遇石之圓坎處爲小井遇平坦處水如眞珠簾遇洞洑處水如香烟絲石如槽如鼎如盆如臼如石假山如小島嶼如羊虎如雞犬奇奇怪怪而水環繞旋轉或澎湃或渟滀或激射或倒射兩崖樹木蕭瑟谷風淒冽殆天下之奇觀也西踰嶺脊爲外仙游洞稍下爲葩串洞天綵遮大溪日夜瀉下於石洞石崖之間千回萬轉不可殫述比金剛萬瀑洞雖壯小遜而奇巧淸妙過之蓋金剛以後無此水石矣

丹邱

丹陽一境在萬山中無十里之野有江溪巖洞之勝世稱有二潭三巖二潭者島潭在永春境江流匯瀦深闊水中聳出三石峰各離立而一行如弦直鑱鑽奇巧但恨低小無巍峩截嶭之容龜潭在淸風境兩岸石盤巘天翳日江瀉其間石峽重重互遮如門戶左右有降仙臺彩雲峰玉笋峰臺則臨江高巖離立盤陀上可坐百人二峰則萬仞純是一石而玉笋尤挺直如巨人拱立三巖者在郡西南峽中大溪從石洞流下溪底及兩岸俱石岸上奇巖或作小峰岫或如牀榻展布或有城碑鋪築上有古松老樹或偃仆或點綴溪水到長凹石則如石槽貯水到圓凹石則如石瓮盛水水石相激日夜喧豗傍不聞人語左右峽脊喬林蓊鬱百鳥鳴啾實非世間境界上曰上仙巖中曰中仙巖下曰下仙巖邑東南有雲巖一小離突兀隆起下有石壁山峽之水旋繞於石壁下有溪山之致

金剛外山

海山亭前臨南江如襟帶東眺大海不十里而近銀濤雪浪蕩潏几席間海中有白石數三屹然玉立即所謂七星峰矣

候日出見天東赤氣微暈俄而色漸洞赤雲物受之皆成五朵濃淡異態頃刻萬變而已日冉冉從海中出大如紫銅盤旋又墜入爲波濤所汨沒出入良久既乃躍而騰空海波始赤如金至是汪汪若銀汞萬里一色從者咸大讙叫稱奇余平生所見亦未嘗有

三日浦周遭可十餘里外有三十六峰環之中則小島兀然朱藂出其上曰四仙亭環島皆恠石上有石松數株類皆瘦短不能作夭矯勢風至滲然有聲亦自可驚

門巖二石對立人往來道其間若門色白而狀頗奇花草斑駁其上如繡自此數里開奇石棊置白沙如雪海鷗飛鳴往來或去人丈餘而不驚避意態甚閒最委曲徐行顧盼吟哦不覺鞍馬之爲勞也

至海上叢石有大石柱四離立水中高皆十丈以上曰四仙峰峰皆束數十小石柱爲體石皆方直六面其束皆整比如櫛類用繩尺刀鋸爲之者不獨四峰者然耳環亭數里縱橫顚倒而散布者亦無不然計其伏於土中者累累皆是有能以海濤蕩潏漱齧空岸土而盡出之則不知當爲幾千百叢石造物之巧何以至此奇哉奇哉是日天甚晴坐亭上東望目力所極惟海而已更無一物芥滯於胸次令人浩然有鼓棹蓬萊之思會日暮風力甚大雪浪騰上幾及柱之半澎湃吼怒勢甚可畏凜然難久留也向吾見金剛以爲半生所見皆土堆石塊今又覺半生所見皆滑流蹄涔耳

朴淵

朴淵兩山夾水而下忽陡斷爲大石壁磅礴奇壯不假層累高凡三十仞壁上下皆有潭上潭直穿石以成其規如滿月其色深綠當中有圓石隆然若穹龜之伏於淵而出其背下潭廣袤幾六七畝其黑黝然類有物伏焉上潭之水匯而注于下潭者爲瀑其始

猶書壁耳既而懸空直下如滾雪如垂虹奇逸不可狀飛沫噴薄人在數十步外面髮皆濕如立雨中陰雲解駁旭日射之晃朗璀璨目眩神聳余方大叫稱美而子益自淨慈至相與縱觀劇論以爲生平所創目不知廬山如何耳

華陽諸勝

葩谷石色尙欠瑩膩其最皓潔可愛者獨有水北一處耳其餘則皆未稱上品且其水勢邐迤少奇變終遜於楓岳之碧霞潭矣

仙游洞開廣寬平雖若不及葩谷而水石極奇壯左右又有巖壁之勝偉麗幽夐殆無可比宜居葩谷之上矣

屛川在閭慶地距華陽四十里許洞皆石石皆白色宛然一葩谷也規模雖小而奇處或過之

龍湫自屛川循溪下數里左右巖壁甚壯偉水匯上下二湫沈沈黝碧陰森不可久坐也

外仙游洞亦閭慶地距華陽五十餘里水由石中行嵌空玲瓏清絕可愛規模似內仙游而奇壯不及

陽山寺在閭慶曦陽山一名鳳是寺以在大路傍故僧頑俗不使人愛也然寺上下五六里開水石往往奇勝其稱落石臺者恰似葩谷模樣寬廣不及而修長則過之其稱白雲臺者格面又稍別觀者或以爲勝葩谷仙游或以爲不如蓋其寬廣不及葩谷奇壯不及仙游而兼有二者之勝要之姿態似不足也

曦陽山無多峰巒獨一主峰以石爲體石色正如三角之仁壽露積二峰絕無破碎塵土氣但形體未甚峭銳以此少環奇之態耳

白雲山

白蓮堂在寺左偏面前峰嶺疎峙捌松被之峭蒨葱蔚若雲霞然溪水演迤其下白礫清淨瑩徹若鏡有魚數十頭常游焉自白蓮堂緣溪而上凡數百步皆白石玲瓏絕無魂磊推壘之累水行其間隨勢傳瀉深淺紆直皆曲有姿態從此而入可達曹溪曹溪者古寺也今廢久矣其下有瀑泉甚勝溪中白石陂陁傾委幾十數丈泉流橫曳作兩折而下折處輒爲小泓清淺可弄石色瑩膩如玉溪南巖樹帶亦可觀

大抵意態奇麗彷彿若楓岳之碧霞潭而小要當爲一山最勝處緣流秘之故遊人絕無至者其實自寺至此不能數里徑路又甚夷余於一日中再往返杖履猶有餘力山僧固甚諱勝游者自齒莽耳

寒溪

寒溪寺與行十里爲玉流泉泉從石上流下穿石爲小泓泓上下皆瀑約長數百尺十里爲舊寺基自此以上路極峻絕在輿上如直登天行三里下輿步行十步一休喘息如鍛三四里得一石臺正對瀑布巷

壁磅礴不知幾千尺瀑從其顚下墜飛舞夭矯如散絲如垂練日光正照忽作彩虹色或被山風橫吹則飄散霏微如烟如霧蹤跡之殆不知其爲水也嘗見李孝光記雁蕩瀑浮浮如蒼烟乍大乍小忽被風逆射盤旋久不下云云今見之信然

楓岳之游雖似磨驢只踏故步而以日長如年故兩宿之頃亦得從容上下於正陽萬瀑之中自詡以上泉石實非他方所可擬衆香城亦自奇殊在正陽背逕逕値夕陽大覺心目疎朗以此知人或貶毀者不惟想像太過亦由經歷山水不多故耳今行始定此山之品吾東方決無可與伯仲者名聞天下不虛也（以下尺牘）

灑鄖險絕無此而泉石殊無可羅處

鶴浦不負所聞如三日浦之類直在下風但於雨中駐馬沙峰少時而歸不惟意思匆匆景色亦似遜晴時也

侍中臺當一登歷形勢閱閱殊勝三日浦而從容可愛或遜之比之鶴浦則又遠不及.

月岳瓌奇峭峻特淸明秀潔不足耳泉石亦往往有佳處所謂德周寺者在一山高深處幽夐可喜且爲勝處而前此未見人稱道以此知世間好山水多不見品於人而名稱登譽不足以定品格耳

東籬耦談三

朝鮮金正喜阮堂

金敬淵單齋記

雪岳

普門菴在雪岳東側自襄陽登岳菴據五分之四而高爲南對雪岳萬峰負勢競上簡簡竦厲凜然有不可干之色菴前近地有香爐臺奇巖層積坐其上指點蠶峰令人叫絕揔覽衆妙與正陽鳳頂略同若論駭心動魄則彼反有遜焉自內山五歲菴踰嶺未及普門六七里許行踰嶺脊東向俯視但見萬劍束鋩千戟攢枝屹屹直上騰騰飛動乍遇之令人錯愕終焉直怵嘗覽海內奇觀惟黃山圖似之或恐其巉秀森嚴勝此而有未可知矣普門菴東臨大海可觀日出下有萬丈簾瀑其爲具勝遂不可及

食堂泉石在普門下流十里地巖泉灑落洞府宏暢夾以丹崖翠巘而不至襯礙雪岳遠峰層見於雲罅閒者隱隱可坐而挹也若以諸山泉石通較而定品則此爲上乘無疑雖如曲淵之十二瀑支離谷之九淵造化雖巧不合於徜徉枕漱自當別論惟閉門巖水簾洞可相高下而猶嫌其過於幽晦谷口有數三佳處坐地欠妥帖石理欠瑩潤不無愧色外是而萬瀑碧霞潭松面仙游洞華陽葩串洞尙州瓶泉崖職陽白雲臺皆不能盡美無疵碧霞有激射之快而地步苦窄仙游有幽夐之致而風韻不足葩串以盤石見長而大體板冗瓶泉以玲瓏爲巧而全無映帶雖白雲臺上戴碧峰下展白石差可俯仰而猶未具森列停滀之致令人意味易窮焉可與食堂等論哉自餘瑣瑣不足與較雖有一二未經眼者聞有名稱而參互見聞槩未有傑然者吾東泉石之觀蓋止此矣

土王城瀑布在食堂十餘里許巨壁參雲瀑流中劈而下流旣展廣流不屈曲其勢甚壯勿論上乘（寒溪瀑名）殆可與開先爭雄若論其高則不翅數千丈海風江月之句惟此瀑當之東距滄溟不滿二十里祈雨時人有溯其頂者水源頗豐大旱未嘗斷流自前往來者只從道上泛覩稱壯未嘗爲之攀揚余停策良久細看其北邊對地有土岡可以攀上若就其顚作臺則爲嶺東一快觀也

青鶴洞

青鶴洞上下十餘里窈窕幽夐殊不淺野兩匡巖絕淵水沈黑若巨甕蓄鐵沸成層溝或連耳數百步閒有展拓寬轉處頗可嗽弄所欠水不澄瑩石皆支黜觀音灘以上夾溪有圓峰峭壁可供聘挹者數三處石潭記所謂石門求之邈如也食堂巖則廣可布百人食牀而無奈其石色醜黑坐藝蔽仄鏡潭亦欠圓成比襄陽食堂則不翅奴主之別坐巖上衆峰環衛巖若鬼神西北叢雲峰巍然雄峙氣象可畏一入洞中若與人世隔絕幽致亦可悅也沿溪西入歷抱回巖負回巖行可六七里至九龍淵觀其結局短窄不可與楓岳支離谷爭雄而最勝者一淵輒一瀑瀑淵相承層層成級勢若貫珠其爲首尾只百餘步而東西緣巖左右斜睨玲瓏歷落足爲奇賞也自下而數凡五瀑高可二三十丈第四瀑最妙所謂鴝巢則在別澗去龍淵幾數十里巖泉無可觀揔論一洞之勝則食堂巖以下不及萬瀑百淵九龍淵則具體而微

栗谷品題恐不免為溢美而契玄名偶之欲以此壓倒葩串萬瀑者多見其持論不根矣

鏡浦臺

鏡浦臺外海內湖具從容闊大之致足為天下勝覽不知如何而登之自令人終日忘歸然須廣披胸襟大著眼目而後可領其要閒有親短癖潔者規規吹索於渚涯之閒而謂無足觀則亦淺之為知也

香湖

香湖瀟灑可愛而亭閣所據稍似低微若以文章比

則鏡浦為大家而此為名家其猶王孟之於李杜乎

華嚴寺

華嚴寺在彌水坡東側環擁叢嶂俯臨滄海坐寺樓可觀日出下有六七分泉石清絕可賞水催相連周繞禪房南嶺有聖人臺巨巖平帖可坐百餘人南挹天吼山東俯永郎青草兩大湖縹緲憑虛令人有數嘗洗海之意

海嶽圖

祇園布金之廣梵殿參雲之傑摠為一橋所壓飛虹偃月之勢危乎人在半空王喬之所控鶴應真之所飛錫其皆由是而出入矣 長安寺

金臺之貌普德之懸其閒太峻隘僅通杖屨若使朱子品題得無與越水閩山等耶平碧霞始快意眾香之倒影尤奇斯亦難得也已 碧霞潭

山分內外一以神秀一以玄博合之為萬玉圖窟大抵建觀勝近觀再游勝始游所以迴翔往復乃至六七度瓘錦者如此夥是已 內山摠論

觀瀑之快不如隱身而橫空迴立猶有石梁能致鶴

巢欸矣松推朽肯四仙消息搔首問青天可矣 偈頂臺

天下壯觀人知有岳陽樓也然因其所小為小之則洞庭為蹄涔君山為培塿耳獨不見夫屏障蓬萊軒檻扶桑灝氣所輸納亭浮萬象之表乎不恨生東國頓有此亭矣夫 海山亭

六六峰外十洲森矣瀲灩平湖宛在中央此四仙亭之為妙也游三日不厭留六字不滅豈凡情所咎題品 三日湖

金雞唱耶人上高頂目力所及紅漲萬頃蹈蹈其望杲杲猶遲幻輪頻昇翔陽始躋陸離上下之際變態在茲矣 門巖觀日出

大略側岸聳立如截剛鐵疏鑿所未施石棱榮絲人行瀌瀌雲浪蕩過馬腹亦傍海之偉觀也 叢遷

海濱故多奇石獨此勁瘦嵌空戴松而對峙一何蒼峭颯颯風帆之過騎驢者興亦活矣 通川門巖

橫豎欹整石皆六稜何法象也意者太陰玄精流注於巨鼇之背而為此倚薄乎付之真宰可矣四柱屹然餘濤所莫撼何論砥柱之捍河也 叢石亭

溶溶漾漾藏湖於淺山之內其勝於軒豁呈露者多矣 侍中臺

嶙峻其屹棲鶻之壁灣環其黑伏龍之澤偉哉造化融結費力禱旱則應雲輒觸石東州之原秋稼山積 禾積淵

巨壁玄潭三級成瀑龍蟄於下士棲於上庶同其德而終竊其號而已耶 三釜淵

谷雲九曲此為源頭水鳴鏘然石如重壁自花溪泝洄而上凡十餘里先生之杖屨未嘗不疲矣 谷雲疊石臺

九曲之中何所不適而猶視七仙為外府者豈不以各擅其勝難為長弟而然耶 七仙洞

七寶山幽奇中能兼疎朗會象臺妙過天一天一所覽多冗長可删此則屬目皆端淑且天一據檻土而所矚者三面此則當中玉立四圍皆秀峰平生所罕覩也或謂山色欠潔白亦偏見也沈香濃色自然神異未可以黑白容評或似蠶山或似石假或似蜃樓玲瓏恍惚自令人心醉石閒多奇松映蔚尤奇尤奇登開心臺望千佛萬獅奇怪萬狀臺上無塵祓渾是

金沙玉地正值梨花盛開似非人界也千佛瀑高可百仞大乘菴在其上平對海門瀑可易得而菴勝無雙矣 以下尺牘

香山大略峰巒欠峭發獨怪其洞壑窄陋無可散策處融峙都闕而卻能與金剛競爽者未知其由所謂龍虎控抱金碧熀燿之實則信有之矣上院三瀑金法二菴其縹緲奇奧在金剛可居上品此其擅勝之所在者耶

昨想興栗經夜月精今早入山城登四王峰值霧氣作祟指點海嶽及殷長縣郭頗能盪胸而歸休於貝寺摠論一山面目固不如遠望之奇而迫而視之亦能磅礴磊落足與天摩爭雄而與衆寺稼之疎敏月精谷口之幽邃未可多得井泉在在清冽亦金剛之所愧廣石則雖欠瑩滑鋪張可寓坐石上回望四王數峰亦可以凝思而吟矣

七寶之遊甚是得意若論山中品格等一域十餘名山可居第三亦有金剛所未該者始知清淑所鍾不圍於邊隅

象賢上源步步可坐東覲音則絕勝無比盖高敞幽
奧兩孫其極諸菴星列萬嶺玉森楓岳中亦少其匹
矣此山內外交鐵處奇峰簇列使吾一覽必西顧寂
照而一唾之矣
妙香大致山强水弱環山數百里無一大洞壑可以
漱口濯足者惟在在精藍金碧炳煥僧有道氣不廢
梵誦爲可喜若細論其勝則上院三潹之奇縹緲雲
虹金仙兩菴之妙超出埃壒以此而持比楓岳中品
略相中也大體通考則楓岳上之下此可二下矣以
彼久擅鬼望而以實較量不及雪岳大有逕庭自此
吾愛吾廬之意倍覺深濃理屐他山恐遂懶廢

東籬耦談四

朝鮮金正喜阮堂
金敬淵覃齋記

丹邱

論兩潭者甲乙恆未定余則謂島潭巧妙旣極而境
又幽邃閒曠誠絕區矣然其娛奇雄傑龜潭自是獨
擅凡巧妙幽曠者求之或易而奇傑最難島潭其少
遜矣
石門隆舟巖又奇甚而各自爲勝島潭不足統之非

若龜潭諸峰左右六七里森然目擊開也
龜潭峰巒比三角峭妙似不足而騰矯雄奇不啻數
倍盖左右羣山蜿蜒湊會於此而被江水劈之磅礴
特奇耳故自還以外亦無類此者
島潭驟見固奇惟以谷深而不迫岸闊而能聚故久
看益不厭
島潭宜月夜泛舟龜潭則森陰不可夜游朝日最好
看
島潭雖妙絕畢竟是我自觀他若龜潭則意象卻是
浩洋殆不分我與山水伯仲之決其在斯矣
龜潭之勝國內江上通闊宏偉過此者何限乃其揚
奇蓄靈自作一區極流峙之環觀者歷選八域恐無
其儔
舍人巖之玉流潭彷彿谷雲白雲潭而少貶焉然其
置巖於咫尺地則白雲安能企及
仙巖水石比谷雲九曲未必超乘而峰壁帶護谷雲
所無於此不特贏數籌
上巖頗奇壯而近羅中巖極淸潔而殊隘下巖澹且

奧矣而乏二者之長故未易品敍然中巖之潔潔之
至者乎
浮舟龜壁下看峰巒聯合之變盖天下妙觀
島潭水色本淸瀉況以晴宵月魄射琉璃鉢貯金蛟
龍隨波騰躍欲變化汎空翻衣光難定使我魄動不
得臥漁人釣徒不知奇爲息鼾齁三山下客見三山
便歸去小舟誰肯月裏過刻詩崖石與游人欲看島
潭須月夜余在島潭舟中歌此詩使笛人倚而和之
中峰古柳有棲鶴飛鳴銜月而去亦一奇也三淵在島潭舟中夜見月出遂起以舞舟中人有爲我言之者
余游山不喜入巖窟中人言風穴多奇觀游者輒由
躬灌炬而入余蓋三至而不一入人言南窟產鍾乳
飮者目明又有銅柱金觀音玉馬石鹿仙人掌銅爐
石牀之屬皆人世所未覩又有江水可以汎舟固勸
余一游而余固不入其後余由島潭登石門崖鑿爲
峒舟人言中有石鍾考之有音余自峒口窺之有一
巨石彪脝若豕腹以杖叩之磔磔然始知風穴南扈
人所稱奇觀者皆不可信類此

余山水之性與衆異世皆言好山水耶或不尤意一
泉一石衆人之過而不顧者余或欣然甚適古人惟
韓退之同余意夫坐茂樹而終日濯淸泉而自潔衆
人不能言也仙巖固幽窅但石大磈㟼壅泉流余甚
厭之由丹邱入仙巖道隅自多奇嘗遇雨憩鹿巖大
槐下俯見巖底水色淸漪有白鷺影翩散如老道士
而不知鷺所在鷺亦不知吾所在而見人影落水爲
之一嬌不覺發一大笑
舍人巖水淺而湛石少而潔自有留人意

崙屈石磴幽昧非君子之覩峻拔發奇士之趣

朝鮮國紀

黃洪憲著

朝鮮國紀

明 檇李黃洪憲懋中著

朝鮮周封箕子國箕氏世居東土周末燕攻其西取地二千餘里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初燕以衛滿亡命聚黨千餘人東渡浿水居西界後襲朝鮮朝鮮王箕準浮海南奔率其衆居韓地金馬郡號馬韓王後百濟溫祚王幷其國漢武帝取爲眞番臨屯樂浪元菟四郡漢末爲公孫氏所據魏滅公孫晉幷於高麗高麗本扶餘別種王高璉居平壤（即漢樂浪郡地）已而東徙鴨綠江東南千餘里後唐時王建代高氏幷有新羅百濟又徙東松岳以平壤爲西京子孫遣使朝貢宋遼金歷四百餘年元至元中西京內屬置東甯總管府洪武元年以即位遣符寶郎偰斯奉璽書諭國王顓二年顓遣使奉表賀即位請封爵且貢方物詔封爲高麗國王賜龜紐金印誥命及大統曆金綺幷賜王母妃相國諸陪臣文幣因使還復以書諭顓令濬城隍足兵食修祀典毋崇尙釋氏又賜六經四書通鑑漢書十二月顓遣陪臣張子溫等上表謝封爵幷賀明年正旦貢方物中宮東宮皆有獻三

年春遣使頒科舉詔于高麗國八月高麗遣三司使姜德贊上表謝賜冕服貢方物幷納元所授金印九月顓遣臣偰長壽奉箋獻方物賀皇太子千秋節四年中書省奏高麗國郎將李英因入朝貢多齎出貨物請加禁止詔勿禁五年安置歸德侯陳禮歸義侯明昇於高麗仍賜王顓紗羅文綺令善待之顓請遣子弟入太學上謂中書省曰高麗欲子弟入學甚善但恐其遠離父母彼此懷思令國王與臣下熟議以聞七月顓遣禮曹判書吳季南等奉表貢方物表言暹羅國恃其險遠不奉

朝貢且多蒙古人留居其國宜徙之蘭秀山爲逋逃藪恐貽寇患乞發兵討之上賜璽書言暹羅隸爾國蒙古亦人類蘭秀山逋寇示以朕詔一呼可至勿用兵六年諭中書省曰曩因高麗貢獻煩數遣延安答里往諭朕意令一歲迭至困罷其民涉海險遠如渠往使洪師範歸國覆溺幸有脫歸者言其故不且致疑古諸侯事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若九州外遠番世一見而已貢物亦無過侈高麗去中國稍近人知文物禮樂非他邦比宜令三年一聘或比年一聘貢物惟土布十匹足矣中書省其以朕意諭之七年顓遣臣周誼等奉表貢方物中稱白苧布三百送大府監中書省奏元時有貢府監主進方物本朝無有上命還其貢降璽書切責之十年高麗遣使爲故王之請諡號上曰王顓被弒已久今始來請諡將假朝命以鎮服其民且掩其弒逆之迹耳勿與因降勅切責顓十二年勅遼東守將潘敬葉旺勿受高麗降人以生邊釁十三年遼東都指揮使潘敬業遣人送高麗禮曹判書周誼至京賜夏衣一襲勅曰東夷巧詐叛服靡常今逆賊既弒其君又殺朝使未

幾乃遣使飾非前者不令來朝彼顧堅請入貢與之約又不如約自今毋令擅入我境貢獻止與邊不許入京十六年高麗遣使張伯崔涓貢方物以違命卻之令禮部諭其國十七年諭遼東守臣絕高麗貢獻十八年國人立王禑爲王禑貢布萬疋馬千匹謝是秋封禑爲高麗國王賜其故王顓諡恭愍先是恭愍王無子養寵臣辛旽之子禑爲子恭愍王爲嬖臣洪倫內豎崔萬生等所弒李仁人擅國誅倫等立禑已而禑遣將寇遼東李成桂爲副將至鴨綠江與諸將議不宜得罪上國乃還兵禑懼傳位于其子昌時恭愍妃安氏以國人黜昌立王氏孫定昌君瑤誅禑昌遂李仁人二十年指揮僉事高家奴等市馬高麗還言國王表請不受馬直上諭延安侯唐勝宗擇可者償以直不堪者量減仍報其王知之先是遼陽瀋陽兵亂民轉徙高麗及高家奴等往市馬而故元降將咬住等以爲言上令索之至是高麗因遼市馬幷遣瀋流民二百八十餘口來歸二十一年高麗千戶陳景來降言舊爲元帥崔瑩部曲因國王禑率都軍相崔瑩李成桂欲寇遼東成桂使景屯文州以糧餉不繼退師王怒殺成桂之子成桂乃以兵攻王城囚王及崔瑩景懼禍不敢歸時景妻子已爲遼東白帖木兒招諭入境故與其屬韓成李帖木兒來降上勅遼東嚴守備仍遣人偵之二十四年瑤遣使朝貢又令其子奭朝明年正旦詔位尙書下是年令市高麗馬萬匹索閹人二百瑤昏迷信讒妄殺戮國人不附共推李成桂主國事李成桂者全州人也遠祖翰仕新羅爲司空六代孫兢休入高麗十三代孫安社生行里行里生椿椿生子春是爲成桂父成桂既爲衆所推二十五年知密

直司事趙胖等以其國都評議司奏王言瑤不道其子
奭亦癡騃縱酒色與禑黨元珦實等謀復禑位守門下
侍中鄭夢周嘗以前欲攻遼東為成桂所阻致令朝廷
索取馬匹從臾瑤誅成桂及趙俊鄭道傳南誾等國中
臣民以安妃命退瑤私第擇宗親無可立者衆推門下
侍郎李成桂主國事上曰朕中國綱常所在高麗限隔
山海僻處東夷非我中國所治且事多隱曲難據信禮
部移文從其自為聲教成桂更名旦徙居漢城遣使請
更國號詔仍號朝鮮旦復遣使請印誥卻方物索道傳

旦懼送鄭總等三人至言道傳病不能行表實總等所
撰上留三人不遣仍諭旦勿用小人以保三韓二十六
年遼東指揮使司奏朝鮮國近遣守邊千戶招誘女直
人潛渡鴨綠江欲寇遼東上遣勑切責仍勑遼東守臣
謹守邊防絕朝鮮貢使二十九年請印誥不許三十一
年府部奏朝鮮雖奉貢不絕而累生釁端請招之上慮
興師殃民第令禮部移文責之旦老請芳遠為嗣旦卒
賜諡康獻永樂元年芳遠遣陪臣奏世系非李仁人後
請改正 初祖訓載朝鮮國李仁人及子成桂先後弒四
王而永樂初祭海嶽祝文又稱成桂為仁人嗣故芳遠
有是請詔許之朝鮮使臣言洪武中賜金印龜紐建文
時更之請復舊制上遣使賜以金印誥命復因其請賜
九章冕服及五經四書大學衍義諸書六年芳遠遣世
子禔奉表貢馬金銀器及方物賜織金文綺紗羅衣五
襲并賜其陪臣鈔幣有差七年遣中官黃儼賜芳遠綵
幣五十表裏諭令進馬助國用至則酬直芳遠獻馬萬
匹助征北虜上賜勑獎諭仍賜白金千兩紗羅千匹綵
絹五百匹十五年上嘉朝鮮國勤修職貢遣使賚勑賜

芳遠白金二千兩文綺表裏二百匹紗羅絨錦五十匹
馬二十四匹仍賜其妃文綺表裏八十匹十六年芳遠
自陳年老請以嗣子裪理國事命光祿少卿韓確等齎
誥封裪為王并賜為善陰騭書一帙洪熙元年宣宗即
位頒詔于朝鮮國諭禮部尚書呂震曰遠國朝貢固有
常分然我祖宗以來待下素厚今朕即位之初凡事必
循舊典勿失遠人之心自後凡朝廷大事如大行登極
皇子生冊立中宮東宮上徽號等皆遣使頒詔其國國
王請封亦遣使行禮凡聖節元旦冬至皇太子千秋節
國王皆遣使奉表朝賀貢方物其餘慶慰謝恩無常期
凡使臣至俱賜宴并賜衣服綵段等物有差每年十一
月賜大明一統歷宣德元年以裪貢獻之勤遣中官尹
鳳齎勑往勞賜王及妃紗羅錦綺綵帛又賜五經四書
性理大全通鑑綱目上謂禮部尚書胡濙曰聖人之道
與前代得失俱在此書嗣裪勤學朕故賜之使小國之
民得蒙其惠亦朕心所樂也二年遣中書昌盛等齎勑
往賜裪白金千兩紵絲紗羅錦帛二百四十匹別勑裪
進馬五千匹資邊用至則酬直先是永樂二十一年勑

朝鮮送馬二萬匹令遼東都司以官貯布絹十萬酬之
向因缺數未給至是戶部以請上曰遠夷不可失信敕
復稽緩者罪之三年賜朝鮮國世子六梁冠裪奏洪武
中賜國王冕服九章陪臣冠服一等者比朝臣第三等
得五梁今世子冠服乃同陪臣一等請更制故有是命
四年遣使齎勑賜裪白金三百兩紵絲紗羅五十匹綵
幣三十匹上因謂侍臣曰高麗遣在海外修貢益勤厚
往薄來古之道也裪遣使獻海青鷹犬上賜裪瓷器因
諭曰國中多珍禽奇獸然朕所欲不在此後勿獻上聞

中官使朝鮮多需求無厭因勑裪曰使臣至惟待以飲
食足矣毋遺以物王父子敬事朝廷逾久逾篤朕所深
知非左右近習所能間也王無慮焉先是朝鮮貢物有
金銀龍頭盞之屬上勑裪曰金玉非爾國所產措辦必
艱自今貢獻惟以土物效誠而已裪感悅遣孟昀等奉
表謝七年遼東都司言諸衛屯種缺耕牛詔朝鮮選牛
一萬送遼東給軍仍遣員外郎李顯運絹布五萬匹償
其直八年遼東總兵官巫凱奏朝鮮國擅攻建州衛請
詰問之先是朝鮮國奏毛憐建州人許為忽刺溫野人

糾衆犯其邊境而建州毛憐二衛亦奏忽刺溫野人頭
目答兀等掠朝鮮人口朝鮮乃疑建州所為故加以兵
上遣人各齎勑諭之至是凱復奏其事上曰遠夷爭競
是非未明豈可偏聽但謹邊備而已裪奏欲遣弟子詣
國學或遼東學校讀書上賜五經四書大全諸書令就
本國務學九年上初開木蘭河等衛指揮兀哲里等言
黑龍江七姓野人議侵朝鮮因其使遣勑裪令守將嚴
為之備正統二年建州左衛都督猛可帖木兒為七姓
野人所殺其子童倉與叔凡察等五百餘家潛住朝鮮
後得罪欲歸建州恐為朝鮮拘留以聞于朝上勑裪將
凡察等家送至毛憐衛復勑毛憐衛都指揮同知郎卜
兒罕令人護送出境毋致侵害三年賜王遠遊冠絳紗
袍翼善冠龍衣玉佩赤舄及常時視事冠服四年建州
等衛都指揮李滿住等奏都督凡察指揮童倉等聽朝
鮮招引叛去裪上奏自明并陳述累朝安邊詔勑上賜
勑諭曰李滿住虛捏奏情朕已具悉王父子世守禮法
永篤忠貞凡察等既在彼安生樂業不必遷移第戒其
安分守法勿作非為以累王之令德五年勑諭裪曰比

者爾奏凡察誘姪童倉逃往建州慮其與李滿住同謀生釁伎援本國朕遣勅諭令仍還境城王宜解釋舊怨寬以撫之復諭凡察等仍還境城不則聽與李滿住同處毋妄生釁端以自取罪六年勅諭綯曰凡察棄其本土逃居境城後得罪于王而復逃回朝廷憐其播遷困苦赦宥前過加之撫綏不至失所王近奏其同李滿住謀引野人刼王貢使今又聞其糾衆欲以夏秋間掠王境王不可忘備如彼革心自止王亦棄其前過勿與校先是凡察等言率衆徙建州綯遣軍馬追殺其部落及阻留一百七十餘家已勅綯遣去令彼完聚至是綯復奏曰小邦遭遇聖朝累世蒙恩凡察舊居境城阿木河即高皇帝賜役之地其兄猛哥帖木兒等被深處于狄哈攻刼不能自存臣祖惻之授以萬戶職事爲創公廨給妳僕衣糧鞍馬撫綏備至臣父又陞以上將軍職事後被七姓野人等攻殺之并殺其子阿古並其房屋財物凡察等仳離失所臣撫恤之一如先臣撫恤其兄近歲忽以耕農打圍爲由徙居本國東陲後潛逃依李滿住此時臣未及知誰爲追殺其黨此者或以婚姻懷土

或被同類開諭而還非臣阻之也李滿住昔居豬婆江在臣國邊方隨其所索皆給與之恩惠非淺後屢引忽剌溫殺掠臣邊今凡察與同惡又謀引忽剌溫乃胯等侵掠臣邊約日同發乃復誣臣瀆奏其背恩稔惡甚矣乞諒臣荷寵于聖代惘臣受侮于小人特令凡察等遣還舊居庶小國邊民獲免寇患上覽奏勅復綯王國累世恭謹朝廷禮待加優彼凡察李滿住輩不過異類畜之其飢窮來歸則矜憫而豢之所不絕者亦冀彼得所止或不敢竊王之境耳彼負王德朕既勅屢諭之然

其志已離勢難復合强之終不爲用不若姑聽之便十二月綯奏本國僻在邊鄙語音與中國異凡聖諭及使臣至國必資通譯乃知迴者遼東鐵嶺衛軍李相被虜至國頗識文墨語音純正乞留本國訓習華音以通上國之情許之七年上以建州朝鮮爭訟不已搆怨日深命錦衣衛指揮僉事吳良等齎勅諭朝鮮拘境城入口會衆而審願還者即付領回願留者聽於是良等同建州頭目款赤及朝鮮委官審得童阿哈里等八十五名皆世居朝鮮父母墳塋在焉又受本國報事不願回還其餘有已故者有他徙者實非朝鮮拘留上因戒凡察

安分守法毋得復索仍諭綯飭邊臣備之又勅綯曰近開鴨綠江一帶東甯等衛有過犯之徒逃至王國或被國人誘脅去者不問漢人女直皆擒解來京毋貽爾國中之累初瓦剌密令女直諸部誘脅朝鮮綯拒之而白其事于朝上嘉其忠誠以勅奬諭并賜之綵幣八年遼東軍旗龔弗名等八人爲達賊所虜轉鬻兀良哈得脫至朝鮮綯給路費衣糧送至京上賜綯綵幣仍遣勅奬諭十年倭犯朝鮮綯先後遣將擒失剌沙也門及沙彌反剌等械送至京上勅諭綯曰王忠誠衛國屢獻海俘睽用嘉悅顧倭奴鼠竊狗偷罔有悛心王宜嚴爲守備若其寇邊朝廷命官軍勦滅之或復侵軼王境當遣將擣巢盡俘其類以息邊患仍賜白金綵幣有加時北虜犯邊詔朝鮮備馬三萬赴京景泰元年二月綯遣李合等貢馬五百匹奏曰北虜寇邊搆釁邊警不絕馬之耗損者十六七未能依數充辦詔已至者受之償其直未至者止勿貢綯卒命太監尹鳳等諭祭并持節冊封綯子珦爲王五月勅珦曰近得遼東奏報開原瀋陽等處

達賊入境虜掠人畜攻圍撫順所城池審知各賊乃建州海西野人女直頭目李滿住凡察董山刺塔爲北虜迫脅入寇已勅遼東總兵官設法擒勦念彼素與王國有仇恐乘機來寇王宜飭邊將整軍馬愼烽堠遇賊出入潛遏即便截殺以除邊患十一月封珦嫡長子宏暐爲世子三年珦卒賜諡恭順封宏暐爲王五年賜宏暐米叟從其請也六年宏暐病請以其叔瑈權署國事詔可七年請讓位于瑈上遣內臣冊封瑈爲王天順二年瑈奏世子璋病故請立次子晄從之三年登州衛海船遭風漂至朝鮮所獲賞賜遼東官軍布花等物賴因人撈救得之十七瑈遣人送至鴨綠江仍給旗帳衣糧遣回上嘉王敬事朝廷賜勅奬諭先是瑈私納建州衛山授中樞密使諜聞上遣勅諭之瑈辭以勅旨許其往來于是復勅瑈曰宣德正統間以王國與彼交侵勅令釋怨息兵各保境土未嘗許其交通往來且彼既受朝廷官職王又加之是與朝廷抗衡也事在已往朕不深咎令後宜謹守法度以絕私交全令翌瑈惶恐貢馬謝罪四年夏四月朝鮮誘殺毛憐衛都督郎卜兒哈并執

其妻已沙哥等其子阿比車聚衆復仇事聞上勅瑈曰王言郎卜兒哈通謀扇亂故依法置罪然王之法止可行于王國不得行于鄰境是宜奏聞朝廷暴白其罪今王輒害伊父子九人其族類聞之能不忿然思報乎朕爲王慮亟將已沙哥等送至遼東都司朝廷令阿比車收領完住庶可見以解仇不然王雖恃富强難免其非時擾害也又勅毛憐衛都指揮尚冬哈令諭阿比車撤回人馬毋相仇殺冬十月瑈奏本國幹朶理等世居會甯鎭北與阿比車通謀犯邊掣其親黨依李滿住恐締

謀擄毀兵禍不息上命遼東守鎮官戒諭滿住等五年建州衛野人乘夜至義州掠人畜幷殺並江收禾民瑈奏聞于朝兵部議朝鮮嘗誘殺郎卜兒哈繼又誘致都指揮厄克因縱兵給其家屬自取仇恨宜諭之安分守法毋自作弗靖庶使邊衅釋怨從之成化三年諭朝鮮國毋獻珍奇以其歷貢海青白鵲等物故也瑈遣陪臣高台弼來奏所獲建州賊馬上厚賜之且勑瑈曰董山等世受國恩以爲藩衛近者暘爲朝貢陰肆盜邊不得已用兵致討惟王世守禮義忠于國家宜閉絕關隘以

杜其奔迸之路更能遣兵相應伺便而邀之則王之功愈茂而忠愈彰矣勉樹勳名時不可失四年瑈遣中樞府知事康純等統衆萬餘渡鴨綠潑豬二江攻破兀彌府諸寨斬賊酋李滿住及其子古哈等三百八十六級生擒二十三人獲牛馬等畜二百餘焚其積聚二百一十七所至是仍遣台弼獻俘上命禮部從厚賞賚加賜王金綺及西洋布幷賜康純等金幣有差仍遣官齎勑獎諭是年瑈卒賜諡惠莊遣太監鄭同持冊封世子晄爲王巡按遼東御史侯英奏遼東連年被寇瘡痍未起今歲復不稔軍無見糧內臣沿途騷擾勞費百端且朝鮮雖稱外國其人多讀書知禮使匪其人必爲所輕乞追寢成命還廷臣有學行者往上是之詔今後齎賞遣內臣其冊封等禮仍選廷臣有學行者充正副使往六年晄病革其子幼且病以其兄故世子璋之子娎權署國事晄卒賜諡襄悼封娎爲王復從其請追贈娎生父璋爲王諡懷簡七年娎奏往年天兵討建州本國效順擒斬野人李滿住其子紫而哈反今欲報仇聚衆肆毒乞勑邊臣應援詔可十一年娎復奏建州野人糾聚毛

憐等衛夷人侵擾不已乞朝廷戒勑從之十三年娎奏朝廷禁外國互市銅錢弓角等物然小邦北連野人南鄰島倭五兵之用俱不可缺高皇帝嘗賜火藥火砲禮遇異于諸藩今乞弛禁市弓角詔令每歲市五十不得過多十四年朝鮮貢使遣有盜張政等盡掠其賞賚諸物射傷使臣錦衣官校捕獲之都御史王越曰朝鮮世効臣節今被盜刦其財傷其人有失夷情且虧國體宜先令通事曉諭來朝使臣候會審處決梟示以彰國法仍支還原刦財物以慰遠人之心從之十五年建州會伏當加等復糾衆盜邊詔朝鮮出兵夾擊娎遣右議政尹弼商節度使金嶠等引兵渡江進搗賊巢斬首十六級生擒男婦十五人幷獲遼東被虜婦女七人及驅其牲馬燬其廬舍十六年春二月娎遣陪臣漁世謙來獻捷賜宴禮部初太監鄭同使朝鮮娎遣陪臣許熙伴送熙還道遼東建州虜騎掠其從卒三十餘人馬二百三十餘匹他所齎什物稱是報擣巢也至是娎奏至願勑諭夷虜追還所掠人畜凡欲令邊將乘便攻之兵部議朝鮮奉藩惟謹宜降勑嘉娎忠敬及諭以遼東連年用

兵未可出師之故并勑守臣整飭邊防及遣譯者多方索還所掠報可十九年娎長子㦕爲世子上諭羣臣曰娎敬事朝廷異他國不同宜厚與之其世子賜金織紵絲紗羅各四表裏仍降勑諭娎娎遣陪臣金𨭧謝恩賜金幣有差宏治初娎累歲貢獻加例七年卒賜諡康靖八年封世子㦕爲王十二年㦕奏國人屢有違禁下海者因潛往海島復私誘軍民漸不滋蔓乞許本國自行搜還其係上國地方者請勑官司發遣於是遼東守臣亦奏近海軍民有逃聚海島者請及時逐散從之十五年冊立㦕嫡長子顒爲世子賜織金紗羅紵絲衣各一襲逾年顒卒㦕病風請以國事付其弟懌詔令權署國事以俟後命正德十三年懌遣陪臣南袞貢方物因西請改正會典所載宗系許之嘉靖八年朝鮮使臣柳溥復陳建國始末以請詔付使館十二年上以朝鮮朝貢如期自宴賞常例外特加一宴以示褒奬十八年懌遣戶曹參判柳仍淑等奉表貢方物賀上廟號尊諡及睿宗獻皇帝祔太廟配享明堂禮成上特御奉天門引見其使臣賜宴禮部二十三年漳州民李王乞等載貨

通番值颶風漂至朝鮮懌遣人捕獲械送遼東都司上加懌忠順賜白金綵幣二十四年正月權國事王世弟李峼遣刑曹判書閔齊仍以其王李懌訃來告上命內使及行人往賻二十五年峼卒弟峘立峘遣臣解送遺海番人至邊咨稱福建人民故無泛海至本國者頃自李王乞等始往日本市易爲風所漂今又獲馮淑等前後共千人以上皆挾帶軍器貨物及火器奸闌出市恐起兵端遼東都司以聞上令巡按御史查參海道官員仍賜峘金幣以旌忠順二十一年峘以洪武永樂間所賜樂器敝壞奏求律管仍乞遣樂官赴京肄習以遵聖朝禮樂之制許之三十六年封長子頵請爲世子三十八年倭犯朝鮮峘遣官兵李鐸等擊之盡殪遣禮曹參判尹毅中等賀冬至因以爲奏并歸倭所掠我民三百餘人上降勑獎諭賜金幣仍賜鐸毅中等銀幣有差三十九年峘遣陪臣柳榮等入賀聖節至遼東被虜傷從官一人詔自今朝鮮貢使俱遣官兵送迎仍賜綵幣卹死者家隆慶元年七月峘遣陪臣李榮賢等上表貢方物賀肅皇帝尊諡禮部議尊諡稱號故無稱賀禮然不

嘗槩以律遠恣特受之仍賜綵幣有差其冬峘卒賜諡恭憲遣官弔祭封其子婿署國事李昖為王萬歷三年重修大明會典昖復遣陪臣請明世系乃得改正如今文云朝鮮東西濱海北鄰女直西北至鴨綠江東西相距二千里南北四千里分八道京畿忠清慶尚全羅黃海江原平安咸鏡各統府州郡縣俗柔謹重禮讓喜讀書為詩文婚娶必通媒納采不娶同姓士大夫喪葬祭悉依文公家禮科舉定于子午卯酉年崇釋尚鬼惡殺戮折風巾女人被髮屈紒居茅茨衣多麻苧色尚白飲食用俎豆官吏閑威儀燕享鄉射皆如禮以蹲踞為恭因田制俸祿用秔四時節日及季夏土旺日鑽木改火法無苛條其敗常犯贓及婦人再嫁者書名三司其子孫不齒士類山川九都神嵩北嶽海鴨綠江為大產金銀銅鐵水晶鹽細苧布細花布龍文簾席白硾紙狼尾筆紫花列果下馬長尾雞貂豽海豹皮八稍魚昆布秔黍麻榛松人參茯苓薏苡其餘不能殫載云

朝鮮國紀一卷

明黄洪憲撰洪憲字懋中秀水人隆慶辛未進士官至少詹事掌翰林院事嘗奉使朝鮮得覩其國先世實紀因次其傳受次序及興廢大要為此書然所錄甚略不及史傳之詳備也

使琉球錄

陳侃撰

紀錄彙編卷之六十六

使琉球錄

陳侃

使琉球錄序

皇明德化誕敷際天所覆聲教咸暨琉球越在海表世奉正朔唯謹每易代抗章乞封則遣近臣將事嘉靖壬辰世子尚清以嗣國請　皇上仁覆無外聿脩舊章時侃待罪左省俾充正使往而以行人高君副之　命南下歷詢往跡則自成化己亥清父真襲封時距今五十餘祀獻缺文逸倀倀莫知所之攷一統志星槎勝覽等書登載互逸罔可據依甲午仲夏觧纜閩江賴　天子威靈海若効順再旬達其國宣　詔勑錫章服如儀尚清率國人稽首踴躍歡呼稱職貢匪懈已事遄返十月朔還閩可以卜日齋沐而見　上矣惟前輩使外國率有紀録或賦咏非以炫詞華也窮荒絕裔亦造物者之所陶鎔而風聲曠邈品藻弗及若道途之險易山川之怪竒風俗之微惡人物之醜好以至昆蟲草木之變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之不齊非特探奇好事者所欲知而使事之周爰咨諏自不可少也因與高君日紀聞見凡道途山川風俗人物之實起居日用飲食之細皆得諸耳目之所親究乃知舊存紀載殆郢書燕說之類志其略辨其異此録之所不容已也君子之飽道腴者或寓目焉其大亨之筵薦以海錯庶幾一下筯乎不然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覆瓿之具爾若繼今使者取以爲摘埴索塗之助容可乎

嘉靖甲午陽月望日四明陳侃書於閩之長春堂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恭膺

天命爲天下君凡推乎庶政必斟酌夫古禮其於錫爵之典未嘗以海内外而有間爾琉球國遠在海濵久被聲教故國王尚真夙紹顯封已踰四紀茲聞薨逝屬國請封世子清德惟克類衆心所歸宜承國統朕篤念懷柔之義用嘉敬順之誠特遣正使吏科左給事中陳侃副使行人高澄齎詔往封爾爲琉球國中山王仍賜以皮弁冠服等物爾宜慎乃初服益篤忠勤有光前烈凡國中耆俊臣僚其同寅翌贊協力匡扶尚殫事上之心恪盡臣藩之節保守海邦永底寧謐用弘我同仁之化共享太平之休故茲詔示俾咸知悉

嘉靖十一年八月

皇　帝　之　寶

皇帝勑諭琉球國故中山王尚真世子尚清惟爾世守海邦繼膺王爵欽順天道世事

皇明爾父尚真自襲封以來恭勤匪懈比者薨逝良用悼傷爾以冢嗣國人歸心理宜承襲茲特遣正使吏科左給事中陳侃副使行人司行人高澄齎詔封爾爲琉球國中山王并賜爾及妃冠服綵幣等物爾宜祗承君命克紹先業脩職承化保境安土以稱朕柔遠之意欽哉故諭

頒賜

國王

紗帽一頂展角全

金廂犀束帶一條

常服羅一條
大紅織金胷背麒麟圓領一件
青褡護一件
綠貼裏一件
皮弁冠服一副
柒旒皁皺紗皮冠一項 旒珠金事件全
玉圭一枝 袋全
五章絹地紗皮弁服一套
大紅素皮弁服一件
纁色素前後裳一件
纁色素蔽膝一件 玉鉤全
纁色粧花錦綬一件 金鉤玉玎璫
紅白素大帶一件
大紅素紵絲舄一雙 襪全
丹礬紅平羅銷金夾包袱四條
素白中單一件
紵絲二疋
黑綠花一疋
深青素一疋
羅二疋
黑綠一疋
青素一疋
白氁絲布一疋
妃
紵絲二疋
黑綠花一疋
深青素一疋
羅二疋
黑綠一疋
青素一疋

白氁絲布十疋
廣 運
之 寶
嘉靖十一年八月十七日
諭祭文
維嘉靖十一年歲次壬辰 月朔日
皇帝遣正使吏科左給事中陳侃副使行人司行人
高澄
諭祭琉球國中山王尚眞曰惟王嗣守海邦四十餘
載敬
天事上誠恪不渝宜永壽年爲朕藩屏胡爲遘疾遽
爾告終訃音來聞良用悼惜遣官
諭祭特示殊恩靈其有知尚克歆服
祭品
牛一隻 猪一口
羊一腔 饅頭五分
粉湯五分 蜂糖糕一盤
象眼糕一盤 高頂茶一盤
響糖五箇 酥餅酥飣各四箇
纏碗五箇 降眞香一炷
燭一對重一斤 焚燭紙一百張
酒二瓶
使事紀略
嘉靖丙戌東琉球國中山王尚眞薨越戊子世子尚
清表 請襲封下禮部議禮恐其以奚齊奪申生也
又恐其以牛易馬也令琉球長史司復覈其實戒毋
誑越辛卯長史蔡瀚等覈諸與民逮於勳戚同然一
辭僉曰尚清乃先王眞之冢嗣立爲世子有年昔先
王辱徼福於 天朝願終惠於義嗣者具文申部宗
伯題之越壬辰春禮部肇上其議請差武使往封給

事中爲正行人爲副侃與澄適承之焉 命下之日
時夏五望也有爲予等深計者曰海外之行險可知
也 天朝之使遠冒乎險而小國之王坐享其封恐
非以華馭夷之道盍辭之以需其領乎予等曰 君父
之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況我生各有命在天豈必
海外能死人哉領封之說出於他人之口則爲公議
出於予等之口則爲私情何以辭爲勿聽六月各
賜一品服一襲侃以麒麟澄以白澤俱大紅織金羅
爲表絹爲裡羅褡護青羅襬手裏亦用絹使外國必
加服者欲其稱國王位賓主也帶以玉則自備又各
賜家人口糧四名慨茲遐役優以縟御 恩至渥也
八月侃等始治裝戒行行之若是徐徐者因封琉球
舊案禮部失於回祿 請查頒賜儀物於 內府各
監局彌月而后克明復造於所司亦難卒製故弗克
行非敢久稽 君命越癸巳五月侃至三山澄亦以
六月至閩之三司諸君承禮部咨文巳將過海事宜
會裁巳定造船之制訪於耆民得之大小廣狹惟其
制價計二千五百兩有奇予等初欲各具一艘見其
費之廣也而遂不敢無益於國而侈其費財之蠹也
惟舊制以鐵梨木爲柁桿取其堅固厚重今以輕價
索之而難於得易以他木予等必欲倍價以購後果
得之財固當惜柁乃一船司命其輕重有不難辨者
七月二日定𨆂即船之底木福州府備茶豕二羊二
予等主祭三司諸君率府縣官亦與陪焉重王事也
定𨆂之後方鳩舟人僝功矣侃等與衆官時巡督之
十一日遣承差齎本赴京謹 題爲求封事切照嘉
靖十一年琉球國世子尚清奏 表請封 欽蒙差
臣等充正副使齎捧 詔勅前往琉球封尚清爲中
山王臣等隨即辭 朝前來福建造船船完之日過
海行禮所有齎去 詔勅關弘治正德年間脩撰倫

文叙編脩沈燾等曾差往安南國因彼國欲留　詔
勑爲國之賓俱辭得題奉　欽依聽其請留臣等思得
琉球國襲封事例遂年無從查考萬一尚清亦如彼
國請留　詔勑臣等堅執不從恐拂彼敬奉之心聽
其請留又非臣等所敢專擅如蒙乞　勑禮部查議
應否聽其請留庶臣等有所遵守而臨期不至錯誤
矣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鄭珂齎捧謹題請　旨九月
承差至京赴通政司投進奉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
欽此隨該禮部覆題云看得　欽差吏科等衙門左
給事中等官陳侃等題稱齎捧　詔勑前往琉球國
封世子尚清爲中山王惟謹留　詔勑乞要查議
一節即查有倫文叙等事例合無准其所奏本部行
令各官臨時斟酌如彼國王請留之意果出誠懇亦
宜俯順夷情聽其請留等因奉　聖旨是欽此十一
月承差齎儀制司手本至閩侃等伏覩　璽旨馭夷
以誠敬不忝若　明命是月琉球國進貢船至予等
聞之喜閩人不諳　海道方切憂之喜其來得詢其
詳異日又報琉球國船至乃世子遣長司蔡廷美來
迓予等則又喜其不必詢諸貢者而有爲之前驅者
矣長司進見道世子遣問外又道世子亦慮閩人不
善操舟遣看針通事一員率夷稍善駕舟者三十人
代爲之役則又喜其不必藉諸前驅而有同舟共濟
者矣大寒明春憂用以懌即此而觀世子其賢矣乎
敬使所以敬君也敬君所以保國也懷德畏威邦其
永孚於休越甲午三月舟始畢工其舟之形制與江
河間坐船不同座船上下適均出入甚便坐其中者
八窓玲瓏開爽明霽眞若浮屋然不覺其爲船也此
則艙口與船面平官艙亦止高二尺深入其中上下
以梯艱於出入面雖啟牖亦若穴之隙所以然者海
中風濤甚巨高則衝低則避也故前後艙外猶護以

遮波板高四尺許雖不雅於觀美而實可以濟險因
地異制造作之巧長一十五丈濶二丈六尺深一丈
三又分爲二十三艙前後竪以五桅大桅長七丈二
尺圍六尺五寸餘者以次小而短舟後作黃屋二層
上安詔勑尊君命也中供天妃順民心也舟之器具
舵用四副其一置其三防不虞也櫓用三十六枝風
微逆或求以人力勝備急用也大鐵錨四約重五千
斤大棕索八每條圍尺許長百丈惟舟大故運舟者
不可得而小也脚船二不用則載以行用則藉以
登岸也水四十櫃海中惟甘泉爲難得勺水不以惠
人多備以防久泊也通船以紅布爲圍幔五色旗大
小三十餘面刀鎗弓箭之數多多益辦佛朗機亦設
二架凡可以資戎事者靡不周具所以壯國威而寒
外醜之膽也二十五日出塢塢即造船之所亦設祭
如定睽之時其間若鹽浮水若治絲皆有祭文祭禮
皆如初靡神不舉靡愛斯牲者　王事孔艱利涉大
川故也四月十八日舟先發於南臺南臺距海百餘
里大舟畏淺必潮平而後行日行數里故先之架舟
民稍用一百四十人有奇護送軍用一百人通事引
禮醫生識字各色匠役亦一百餘人官三員千戶一
員百戶二員各給銀十二兩爲衣裝之費餘各給工
食銀五兩三錢五分舊時用四百餘人今革其十分
之一從約也舊例猶有金銀九十餘器金廂帶四條
備二使過海之用福州府造冊開報四文與之職等
素有清約無事華侈茶鍾酒盞用銀者相應備辦銀
酒素銀撒盞銀節盂金廂帶皆不必用雖舊有成案
似宜遵奉但裁而行之存乎其人毋得妄見妄費以
汚職等名節造完之日令首領官一員齎領前去回
還之日照數給領若此者眞行也非以要譽也二十
六日予等啟行三司諸君送至南臺飮餞于几醮酒

于尊爵三行予等起謝曰曩時海國之役必數年而
始克竣聞之舟不易成也今來及其日月而有航海
之期誰之功也敢不再拜諸君皆歌蒸民之詩以贈
亦再拜遂別是晚信宿舟中翼日至樂長司舟亦隨
行中途爲淺所傷具厥載其狀伏於階下求爲之援
予等欲藉其爲前驅即日將行事已亟不可辭判詞
於提舉司令申海道假環海衛所禦寇之舟暫遣其
歸此固爲越亦爲楚也適分守海道都閫諸君繼至
海道亦以　王事爲亟遂遣之五月朔予等至廣石
大舟亦始至二日祭海登舟巡守諸君請宴爲餞是
日北風大作晝昏如夕舟人皆疑予等亦有懼心有
愛之者勸遲遲其行遲而得已於行姑少待焉可也
終不能已遲之何益今人旣集矣渙之恐難卒萃舟
不速行器具易竊有司費也後緩則更倍之遂別諸
君概然登舟連日風逆五日始發舟不越數舍而止
海角尚淺至八日出海口方一望汪洋矣風順而爲
波濤亦不洶湧舟不動而夷舟相爲先後出艙
觀之四顧廓然茫無山際惟天光與水光相接耳雲
物變幻無窮日月出沒可駭誠一奇觀也雖若可樂
終不能釋然於懷九日隱隱見一小山乃小琉球也
十日南風甚迅舟行如飛然順流而下亦不甚動過
平嘉山過釣魚嶼過黃毛嶼過赤嶼目不暇接一晝
夜兼三日之路夷舟帆小不能相及矣在後十一日
夕見古米山乃屬琉球者夷人歌舞於舟喜達於家
夜行徹曉風轉而東進尋退尺失其故處又竟一日
始至其山有夷人駕船來問夷通事與之語而去十
三日風少助順即抵其國奈何又轉而北逆不可行
欲泊於山麓險石亂伏於下謹避之遠不敢近舟蕩
不寧長年執舵甚堅與風爲敵不能進亦不能退上
下於此山之側然風甚厲浪亦未及於舟中尚未懼

相持至十四日夕舟剌剌有聲若有分崩之勢大桅原非一木以五小木攢之束以鐵環孤高衝風搖撼不可當環斷其一衆恐其遂折也驚駭呼囂亟以釘鍥之聲少息原舟用釘不足艌麻不密板聯不固罅縫皆開以數十人轆轤引水水不能止衆曰不可支矣齊呼天妃而號剪髮以設誓予等不能徹夜不寐坐以待旦忽一家人匍匐入艙抱予足口噤不能言良久方云速求神佑船已壞矣予等聞此心戰神怖無可奈何嘆曰各抱　詔勅以終吾事餘非所計也於此將焉求之而又將焉逃之是時惟長年數人色不少動但云風不足懼速求罅縫而塞之可保無虞衆亦知其然舟蕩甚足不能力心悸目眩何罅之求於是有倡議者曰風逆則蕩順則安曷回以從順入心少寧衣袽有備上可圖也有一人執舵而云海以山爲路一失此山將無所歸漂於他國未可知也漂於落漈未可知也守此尚可以生失此恐無以救矣通士從旁賛之予等亦知其言有據但衆股慄啼號不止姑從衆以紓其懼彼亦勉强從之旋轉之後舟果不蕩挑燭尋罅皆塞之罔水不能入衆心遂定冀午風自南來舟不可往久從而北始悔不少待也計十六日旦當見古米山至期四望惟水杳無所見執舵者曰今將何歸衆始服其先見徬徨躑躅無如之何予等亦憂之亟令人上桅以覘去遠見一山巔微路若有小山伏於其傍詢之夷人乃曰此熱壁山也亦本國所屬但過本國三百里至此可以無憂若更從而東即日本矣申刻果至其地泊焉十八日世子遣法司官一員來具牛羊酒米瓜菜之物爲從者犒亦有酒果奉予等通事致詞曰　天使遠臨世子不勝忻踴聞風伯爲從者驚世子益不自安欲躬自遠迓國事不能暫離謹遣小臣具菜果將問安之敬予

等愛其詞雅受之時予之舟已過王之衆欲得東風惟順夏曰誠不易得也予復遣夷衆四千人駕小船四十艘欲以大纜引予之舟通事乃曰海中變出不測豈宜久淹從者世子不遑寢食謹遣衆役挽舟以行敢告船分左右各維一纜迤邐而行若常山蛇勢亦一奇觀也一晝一夜亦行百餘里十九日風逆甚不可以人力勝遂泊於稜山之奧法司官率夷衆環舟而宿未嘗敢離左右泊至五日予衆苦之在舟日久鬱隆成疾求登岸以避之而不可得泣訴於予予曰乘桴浮海子路喜之未知浮海之險若此也人至四千力亦衆矣不能挽一舟以行虎賁三千猶足以成武功孰謂浮海爲易耶二十三日世子復遣王親一員益以數舟而來風亦爲息始克行法司官左右巡督鼓以作氣自逆旦夷衆亦勇於用力無少懈至二十四日猶未克到世子復遣長司來曰世子聞至稜山刻期拱候六日不詹中心孔棘恐爲從者憂謹遣小臣奉慰予等二十五日方達泊船之所名曰那霸港計六石登舟至此幾一月矣予二人局於一艙不便出入暑氣薰蒸脾胃受疾寢食弗安兼以風濤之險日驚於心得保殘喘以終　王事嗚呼艱哉是日登岸上翼然亭有扁曰迎恩世子遣衆官大小百餘員隨　龍亭候於亭下予等捧　詔勅安於龍亭衆官行五拜三叩頭禮前行導引至　天使館距港約五里不移時而至　龍亭安於中堂衆官復行禮如初進見予等亦行禮而退予等呼長司問曰世子不迎　詔勅何也對曰洪武禮制凡　詔勅至國世子候於國門之外數代相承不敢違制以行予等曰守制國之經也臣之良也大以字小惟信之懷敢爲一己是便而裂信毀制乎聽之然世子雖不至館館中皆官正議事禮無不肅用無不周下逮從人各有餼

禀時給廩餼亦使之安每每三日遣大臣一員問安具酒二壺果盒二架酌酒於手跪而言曰世子念　天使舍崇麗而卑陋是就恐不能安朝夕令小臣問候起居予受其酒乃曰賓至如歸不惟其物惟其誠世子誠矣胡弗安之有欲畢復獻牛羊菜菓初皆麾之後見其意勤懇間亦或受毎一饋予等亦遍及於從人無弗均六月哉生明報長史舟至北山又越五日始抵國較之予舟夾旬之隔詢之乃知桅折帆傾非夷衆之熟於操舟幾何而不飫魚腹也越既望行祭王禮王墓不知所在有寢廟一所在國門外即於廟祭焉封其生者而又祭其死者厚也所以勸天下之忠也祭先於封者尊也所以勸天下之孝也忠孝之道行於四夷胡越其一家矣祭品皆　欽定之數牲牷維腯酒醴維醇罔敢弗絜先迎至廟候設定後用　龍亭迎　諭祭文予等隨行將至廟世子素衣黑帶候於外門戚乎其容儼然若在憂服之中予等拱而入其寢廟神主居東西向予等居西衆向　龍亭居中南向世子居南北向宣　諭祭文畢世子出露臺北向謝　恩進班予等交拜揖至中堂予等南向坐定世子令長吏致詞曰清蝸處海角辱玉趾遠臨當匍匐奔迓有制不敢違越徒懷慚悚今又辱百及先人幽明倍感敬具清酤二卣以獻左右聊用合歡其敢曰休享予等曰　朝廷之制臣子所當共守予賓主焉者也人欲爲善誰不如我敢辭世子又曰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禮也斯可以燕樂嘉賓之心今皆無之正以此耳幸毋辭予等愛其言敬不踰制忠也樂不忘親孝也忠孝之人可以言禮諾之酒數行皆親獻禮儀卒度閒弗怠坐久頃別隨遣法司官同長史至館致世子辭曰今日勞從者爲先人寵光小國無以爲獻謹具黃金十兩爲

壽予等訝曰世子知道而亦以此浼我乎令持去不從作書與之曰君子交際之間有禮焉有義焉禮以將敬義以揆物賓主各欲自盡而已今日之舉　君命是將敬共　王事乃其職也欵我以華延亦云厚矣而又惠我以裒歸不已過饋乎在世子行之固盡禮在侃等受之則爲非義授受之間天理人欲判焉辨之明而守之固敢自欺乎辭不更發恩無再貽世子果知禮義者待其昔不復再饋祀事畢越七月二日封王是日黎明世子令衆官候於館門之外導引詔勑之國國門距館路三十里界在山海之間險側高卑不齊不能如砥矢將至國五里外有牌坊一座扁曰中山自此以往路皆平坦可容九軌旁壘石墻亦若百雉之制世子候於此　龍亭至行五拜三叩頭禮導引之國門門曰歡會門透迤數步即王之宮宮門三層有數級之階至正殿巍然在山之巔設龍亭于正中行大　封拜國禮王升降進退舞蹈祝呼肅然如式先期五日長史已請儀注習之孰矣禮畢揖予等至別殿復行見禮衆官亦拜見如初王暫退出臨羣臣是日維艮是　天子新命與一國正始羣臣但四拜爲賀臣之尊者親者奉觴爲壽夷俗以此爲敬君臣之間亦行之朝罷別殿設宴金鼓笙簫樂翕然齊鳴　王奉酒勸清而烈來自暹羅者比之麴米春醸人更不須一盞予等但嘗之而已籩豆之實備水陸之珍卿臕燒炙之膳既旨且多然不能自制也皆假予等所帶庖人爲之蓋夷俗簾地而坐無燕享醵會之事不知蒸調和劑之味故假以開其陋耳獻酬交錯至晡而止予等令儀從迎　詔勑至館王再拜曰小國無以爲寶書以爲寶　先朝詔勑藏之金櫃已八葉於茲矣今辱賁臨幸留鎮國不爾予小子自愧不類爲先人羞予等見留否之質長史

數臣各捧一道而來　奎璧輝映絢采一堂遂許留之王喜甚頓拜而別予等至館王親一員同長史來饋禮物爲色麾之長跪不起不得已姑取扇布二物以答其誠餘不之受復與一書曰士君子立身大節不過禮義二者前書備布想已知之賢王亦知　朝廷之大法乎今　聖天子御極議禮制度萬物維新羣工濟濟皆秉羔羊之節晉如鼫鼠若愁如摧如而已侃等叨居近侍方斷　命正欲播　君德於無疆守臣節於不辱爲　天朝增重乃敢自冒非義以貽滿橐之譏耶與者受者其戾一也欲聲清議其罪不恭王見書令長史來言曰　聖天子威德被海外清閩之常號號不自安唯恐不道爲　聖朝棄況　天使降　左右者乎敬君之心華夷無二昨聞高諭敢犯　朝廷二十二日復設宴名曰拂塵使琉球與使他國不同安南朝鮮之使開讀　詔勑之後使事畢矣陸路可行止事遄返不過信宿琉球在海外候北風而後可歸非可以人力勝者日久不免會多會多不無情褻勢所必至也踽踽涼涼豈非一日安耶是宴之設籩豆尚楚而方物不復陳矣但令四夷童歌夷曲爲夷舞以侑其觴傴僂曲折亦足以觀舞罷令世子介子執弟子禮奉酒三爵將行復躬捧玉盃乃　武宗所賜者引滿勸白辭以不善飲一酌而止越二十五日之夕颶風暴雨倏然而至茅舍皆蕭捲予館亦兀兀不安寢不能起坐中堂門牖四壁蕩然無存因念港口之舟恐不及繫遣人視之僉曰昏黑不辨牛馬而岐路安可分向待之風雨果惡亦不可強質明而往王已差法司官率夷人數百守於舟側矣詢之舟人乃夜半時至也法司亦夷官之尊者路且遙不避而來予因嘆曰華夷之人風雨晦暝之夕塞向墐戶以避之猶恐未安衝風冒雨而行者必其

骨肉顛沛而不容已孰能視他事如家事而艱險不辭者乎夷之君臣其亦可感也夫八月中秋節夷俗亦知爲美請賞之因得徧遊諸寺寺在王宮左右不得輕易往來有曰天界寺有曰圓覺寺此最鉅者餘小寺不暇計寺山門殿宇弘敞壯麗亞於王宮正殿五間中供佛像一位左右皆藏經數千卷夷俗尚佛故致之多上覆以板繪以五彩下用蓆數重清潔不可容疑殿外亦鑿小池甃以怪石池上雜植花卉有鳳尾蕉一本樹似棕而葉似鳳尾四時不改柯易葉此諸夏所無者徜徉良久塵慮豁然但僧皆夷俗不可與語亦不敢見然亦知烹茶之法設古鼎於几上煎水將沸用茶末一匙於鍾以湯沃之以竹刷瀹之少頃奉飲其味甚清是日王因神降送迎無暇遣王親侍遊至未刻邀坐宴不甚豐而情意則款洽矣諸從人皆召至堦下令通事歡飲旅進旅退各以班序至辭而止向夕回館明月如晝海光映白松影篩青今輿人緩步徐行縱目所適心曠神怡樂茲良土忘其身之在海外也二十三日王使至館相訪令長史致詞曰清欲謁左右久矣因日本人寓茲役焉不可測其衷候其出境而後行非敢慢也予等但應曰已知之矣海外之國唯彼獨尊深居簡出乃其習也井底之蛙其可語以天日之高明也哉亦具殽核留坐移時別去二十九日請餞行陳蓆於亭中觀龍舟之戲舟制與運舟之法放華人亦知奪標以爲樂但運舟者俱小吏與大臣子弟也各簪金花具彩服雖濡於水而不顧以示誇耀之意越月七日復請餞予等訝其煩也深拒之懇之再三而後行至則見其席之所列皆非昔比山蔬海錯糗餌粉酏雜陳於前者制造精潔味甚芳旨但止數品不能如昔之豐詢之左右乃知前此之設皆假諸閩人此則宮中妃嬪親製

以木獄斤之敬耳臨行長史蔡黃金四十兩王乃言曰送賄之禮振古有之非清敢自褻其毋辭予等曰於義可受輒受辭之餽不以爲嫌但予等以　君命來受此而歸是以　君命貨之也惡乎敢王愕然曰　天使言必稱　君動必比義清知過矣遂不敢强復手持泥金倭扇二柄乃曰　天使遠來賜清以弁服即清之師也此别不復再會揮此或可以繫一念耳予等憫其情愛之各荅以所持川扇彼喜不自勝再拜而去十二日登舟官民送者如蟻皆以漢官威儀不得復覩至有泣下而不忍去者亦足以見夷人天性之良莫不羡衣冠文物之美拘于法而不得入是可哀也泊舟之港出海僅一里中有九曲夾岸皆石惟藏風而後可行坐守六日王日使人侍於其側且致慰詞仍遣看針通事一員夷稍數人護送又遣王親長史等官駕昔日所假之舟進　表謝　恩十八日風少息挽舟而出亦斜倚於岸衆恐其傷予石大驚幸前月親督修艌不爲所傷復止二十日始克開洋與夷舟同行二十一日夜颶風作陡舟蕩不息大桅原以五木攢者竟折去須臾舵葉亦壞幸以鐵梨木爲柄得獨存舟之所恃以爲命者桅與舵也當此時舟人哭聲震天予輩亦自知決無生理相顧嘆曰天命果如此以討死者得之矣狐死尚正首丘嗚呼狐之不能若也舟人無所庸力但大呼天妃求救予等爲君民請命亦叩首無已果有紅光燭舟人相報曰天妃至矣吾輩可以生矣舟果少寧翼日風如故尚不敢易舵衆皆靡暇食以待斃不復生船艙上水同行夷舟遂相失不知所往二十三日黑雲蔽天風又將作有欲易舵者曰舵無尾不能運舟風弱猶可以持烈則不可救有不欲易者曰當此風濤去其舊而不得安其新將柰何衆不能決請命於予等曰風

濤中易舵靜則可以生動則可以死中心冲冲亦不能決令其請珓於天妃乃得吉兆衆遂躍然起舵舵柄甚重約有二千餘斤平時百人舉之而不足是時數十人舉之而有餘兼之風恬浪止倏忽而定定後風浪復厲神明之助不可誣也舵既易衆始有喜色二十六日忽有一蝶飛繞於舟僉曰山將近矣疑者曰蝶者甚微在樊圃中飛不過百步安能遠涉滄溟此殆非蝶也神也或將有變速令舟人備之復有一黃雀立於桅上雀亦蝶之類也令以米飼雀雀啄盡立去是夕果疾風迅發白浪拍天巨艦如山漂蕩僅如一葦稍後距水不下數丈而水竟過之長年持舵者衣盡濕則艙中受水又可知也風聲如雷而水勢助之真不忍聞舟一斜側流汗如雨予等懼甚衣服冠而坐欲求速溺以紓其懼又相與歎曰　聖天子威德被海內外百神皆爲之効職天妃獨不救我輩乎當此風濤中而能保我數百民命真爲奇功矣當爲之立碑當爲之奏聞于　上言訖風若少緩舟行如飛徹曉見閩之山矣舟人皆踴躍鼓舞以爲再生稽首於天妃之前者若崩厥角也二十八日至定海所十月初二日入城痛定思痛不勝傷感凡接士大夫叙其所以間之無不慶幸嗟嗟二人何德獲此嘗荷　聖天子威福以致神明之佑不偶然也令越旬日同行之舟尚未至或不免漂溺之患焉嗚呼危哉嗚呼危哉予因是而又有所感浮海以舟駕舟以人二者濟險之要務也令官府造作什器官之尊者視爲末務而不屑於查理官之卑者視爲奇貨而惟巧於侵欺以故種種皆不如法不久即壞房舍器用之物壞則可修猶未甚害惟舟之壞即有覆溺之患雖有船師在舟亦無及矣前所云米山之險其明効也後之使海外者重官不必三員隨行先擇有司賢

者二員委其造船令其同行彼躬命所關督造必不苟且萬一藩臬不從以之請於　上命可也彼於駕舟者閩縣河口之民約十之八因夷人駐泊於其地相與情稔欲往爲貿易耳然皆不知操舟之術上文所云長年數人乃漳州人也漳州以海爲生童而習之至老不休風濤之驚見慣渾閑事耳其次如福清如長樂如鎮東如定海如梅花所者亦皆所用人各有能有不能惟用人者擇之果得其人猶可以少一二此貴精不貴多之意也一則可以節國之費一則可以衛衆之生故不惜辭之煩爲後使者忠告

羣書質異

大明一統志　琉球國在福建泉州之東海島中其朝貢由福建以達於　京師國之沿革未詳漢以來不通中華隋大業中令羽騎尉朱寬訪求異俗始至其國語言不通掠一人以反後遣武賁郎將陳稜率兵至其國虜男女五百人還唐宋時未嘗朝貢元遣使招諭之不從　本朝洪武中其國分爲三曰中山王山南王山北王皆遣使　朝貢嗣是惟中山王來朝其二山蓋爲所併矣風俗男子去髭鬚婦人以墨黥手爲龍虎文皆紵繩纏髮從項後盤至額男以鳥羽爲冠裝以珠玉赤毛婦以羅紋白布爲帽織鬭鏤皮并雜毛爲衣以螺爲飾而下垂小貝其聲如佩無君臣上下之節拜伏之禮父子同床而寢婦人産乳必食子衣食用手無匙筯得異物先進尊者死者浴其屍以布帛纏之裹以葦草土不起墳無他奇貨尤好剽掠故商賈不通不駕舟楫惟縛竹筏急則羣舁之泅水而逃俗尚山海之神祭以殺酒戰鬭殺人即以所殺人祭其神王所居壁下多聚髑髏以爲佳所居曰波羅檀洞塹柵三重環以流水樹棘爲藩殿宇多刻禽獸無賦歛有事則均稅無文字不知節朔

覘月盈虧以知時覘草榮枯以計歲山川黿鼊在國
西水行一日高華嶼在國西水行三日湖島在國水
行五日落漈水至彭湖漸漸低近琉球謂之落漈漈
者水垂下不回也凡兩岸漁舟至彭湖遇颶風作漂
流落漈回百無一二　土產闘鏤樹硫黃胡椒䍡豺
狼
按琉球國在泉州之東自福州視之則在東北是
以去必孟夏而來必季秋乘風便也國無典籍其
沿革不能詳然隋兵刧之而不服元使招之而不
從我　太祖之有天下也不加兵遣使首効歸附
其忠順之心無以異於越裳氏矣故特　賜以閩
人之善操舟者三十有六焉使之便往來時朝貢
亦作指南車之意焉耳在昔其國三分今中山併
而爲一者得非沃弱晉强之故與風俗男子不去
髭亦不剃冠但結髻於首之右凡有職者簪一金
簪漢人之裔髻則結於髮之中俱以色布纏其首
黃者貴紅者次之青綠者又次之白斯下矣王受
一纏帕衣則大袖寬博製如道服然腰束大帶一
亦各如纏首之布之色辨貴賤也足則無貴賤皆
着草履入室宇則脫之一則藉地而坐恐塵污一
則以跣足爲敬故王見神臣見王及賓主相見皆
若是也唯接見予等則加冠具服履揖遜之間每
見其疾首蹙額畚弗勝其束縛之勞矣其婦人真
以墨黥手爲花草鳥獸之形而手足及無飾髻如
童子之角總於後而簪珥不加不知足而爲之履
男女皆可用也第富屋則以蘇蓆藉履底少加皮
緣即爲美觀上衣之外更用幅如帷蒙之背上見
人則以手下之而蔽其面下裳如裙而倍其幅褶
細而制長覆其足也其貴家大族之妻出入則戴
箬笠坐於馬上女僕三四從之俱無布帽毛衣螺

佩之飾亦無産乳必食子衣之事也其君臣之分
雖非華夏之嚴而上下之節亦有等級之辨王之
下則王親尊而不與政也次法司官次察度官刑
名也次那霸港官司錢穀也次耳目之官司訪問
也此皆土官而爲武職者也若大夫長史通事等
官則専司朝貢之事設有定員而爲之職者也王
并日而視朝自朝至於日中昃凡三次陪臣見之
皆槎手膜拜尊者親者則延至殿内賜坐賜酒其
卑踈者則移時長跪於階下焉凡遇元旦　聖節
長至日率衆官具冠服設　龍亭行禮　親禮盖
久漸文教非復曩者之陋矣父之於子少雖同寢
及長者而有室則異居食亦用匙筯得異味先進
尊者及子爲親喪數月不肉食亦其俗之可嘉死
者以中元前後日溪水浴其屍去其腐肉收其骸
骨以布帛纏之裹以葦草襯土而殯上不起墳若
王及陪臣之家則以骸匣藏於山穴中仍以木板
爲小牖戶歲時祭掃則啟鑰視之盖恐木朽而骨
暴露也地無貨殖是以商賈不通若以爲防摽掠
則其國小法嚴凡有竊物者即加以剔刵之刑人
誰敢犯朝貢往來具乘大船海邊漁鹽亦乏小艇
未嘗不駕舟楫而縛竹爲筏也俗畏神神皆以婦
人爲尸凡經二夫者則不之尸矣王府有事則哨
聚而來王率世子及陪臣皆頓首百拜所以然者
以國人凡欲謀爲不善神即夜以告就擒之聞昔
倭寇有欲謀害中山王者神即禁錮其舟易而水
爲鹽易而米爲砂尋就戮矣爲其守護斯土是以
國王敬之而國人畏之也尸婦名女君首從動經
三五百人各戴草捲携樹枝有乘騎者有從行者
入王宮中以遊戲一唱百和聲音哀慘來去不時
唯那霸港等處不至以此多不良者家兼有漢人

故也閩人爲王倩作宴者身親見之且傳聞封王
日必見天使是日不來此則真有殺人祭神則非
也王宮之室建於山巔國門扁曰歡會府門扁曰
漏刻殿門扁曰奉神四圍皆石壁無有波羅擅動
之名亦無聚髏爲佳之說門外有石砌砌下有小
池泉自石龍口中噴出名曰瑞泉王府汲之供飲
食取其甘潔也道路坦夷曾不設塹樹棘以爲險
殿宇朴素亦不雕鏤刻獸以爲奇至於賦斂則竊
古人井田之遺法但名義未解備王及臣民各分
土以爲穌食上下不交征有事如昨封王所用布
帛粟米力役之征則暫取諸民而不常也雖無經
生卜士之流然亦諳漢字奉正朔豈至視月盈虧
以知時視草榮枯以計歲哉　山川則南有太平
山西有古米山馬齒山北有硫黃山熟北山灰住
山稜山七島山盖不止黿鼊等嶼彭湖等島而已
落漈不知所在殆遠去琉球而非經過之處也昨
見古米山所急難多閩舟有至此而故者亦不亞
於落漈之際矣　土產無闘鏤樹亦無胡椒硫黃
雖產至北山而取之亦甚艱無熊羆豺狼虎豹猛
獸是以多野馬牛豕價廉甚每一值銀二三錢而
已豕雖賤人有以終歲不獲食者貧約故也凡殺
生不血刃但以水溺而火其毛不畜犬亦鮮鵝鴨
鶯燕鸛鶴之族俱無唯烏鴉麻雀而已有蛇蝎蝎
亦螫人焉蛇則不爲害閩前使逃者怪之驚無是
事也穀則有稻秫稷麥菽蔬則有瓜茄薑蒜葱韭
等品果則有芭蕉甘蔗石榴橘柿之類人言冬瓜
可以解渴甘蔗巨如盌形皆非也至於壁間有虫
形如中國之蝎虎者聲如雀則罕異焉
贏虫錄　琉球當建安之東水行五百里土多山峒
峒有小王各爲部隊而不相救援　國朝進貢不時

王子及陪臣之子皆入太學講書習禮待甚厚

按福州梅花所開洋順風七晝夜始可至琉球也水程計之殆將萬里矣若夫建安則建寧屬邑也又在福州之西北而云水行五百里不知自何洋發舟而若是乎其近易耶琉球固多山而崆峒則少王之子弟雖出分各山而未嘗不聽徵調如祭王封王等日則各率所部戎服而列伍以防衛則其有事而相爲救援可知矣歸附 國家之初朝貢固無定期今每二年而一舉至於今子弟入太學僅於洪武二十二年而創見之嗣是唯遣陪臣之子進言讀書大司成教以誦詩學禮處以觀光之館夏葛而冬裘朝饔而夕飧禮待不亦厚乎邇如慕廷美鄭賦梁梓蔡瀚等皆俊秀可教曾北學中國受業名儒今皆補爲長史都通事等官進見之時儀不忒而言有章未必不自讀書中來也其他則苦禮法之拘衣冠之縛矣

星槎勝覽　琉球國山形抱合而行一曰翠麗一曰大崎一曰斧頭一曰重曼高聳叢林田沃穀盛氣候常熱酋長遵理不科民下釀甘蔗爲酒煮海爲鹽能習讀中國書好古畫銅器作詩効唐體地產沙金黃蠟

按琉球國之山形雖南北一帶而生不甚抱合亦無翠麗等四山之名且形勢卑小不高聳林木樸樕不茂貧厥田沙礫不肥饒是以五穀雖生而不見其繁碩也氣候不常熱雨過即凉秋冬亦雨霜雪其地近北故也政令簡便各食分土故曰酋長遵理不科民下造酒則以水漬米越宿令婦人口嚼手搓取汁爲之名米奇非甘蔗所釀亦非美姬含米所製其南番酒則出自暹羅釀如中國之露酒也陪臣子弟與凡民之俊秀者則今習讀中國

書以儲他日長史通事之用其餘但從倭僧學書番字而已古畫銅器非其所好其所好者惟鐵器綿布焉蓋其地不產鐵土不植綿故民間炊爨爰用螺殼紅女織紝惟事麻縷如用以釜甑爨以鐵耕者易自王府而後敢用之否則犯禁而有罪焉至於作詩則弄文墨恭禪衆者間亦能之而未必唐體之効也地不產金亦無黃蠟及玻璃等物通國貿易惟用日本所鑄銅錢薄小無文每十折一每貫折百殆如宋季之鵝眼綖貫錢也曾聞其國用海巴今弗用矣然與其用是錢孰若用海巴之猶涉於貝哉

集事淵海　琉球與泉州之島曰彭湖者煙火相望其人驍健以刀稍矢劍鼓爲兵器旁有毗舍那國語言不通袒裸盱睢殆非人類

按地之相去近則可望遠則視之而弗見也琉球去彭湖不下數千里山川出雲蒸氣作霧則光景且伏矣煙火可得而相望乎閩中士夫常曰霽日登鼓山可望琉球蓋所望老小琉球也若大琉球則雖離婁之目亦豈能明見萬里之遠哉若曰其人驍健則誠是也蓋生有膂力柔饑渴勞苦熟嘗梘舟之時雖終日不食終夜不寢而亦未嘗告病匪直賤者若是雖酋長之貴亦慣勤動大風暴雨雖夜必興相徒行露立之於港避以防舟之漂蕩焉而寒濕不能使之疾也國無醫藥民亦不夭札或壯老始生瘡瘍地雖卑濕而不見其痿痺殘疾之人是豈盡出於稟賦哉亦由其薄滋味寡嗜慾元氣固而腠理密也第人尚忿爭有不平即以刃殺人度不免亦剖腹自斃所用兵器如刀劍弓矢之類亦嚴利勁直弓稍長如掘檐射則樹於地而兩手彎之矢可至二百步許盔甲製以皮革進退

節以金鼓鄰國日爲勍敵焉其國西南則暹邏東則日本間東偏有人鳥語鬼形不相往來豈即所謂毗舍那國耶

杜氏通典　琉球國王姓歡斯氏名渴剌兜土人呼之爲老羊妻曰多拔荼居舍大十有六間王乘木獸令左右輿之凡宴會執酒者必得呼名而後飲上王酒者亦呼王名然後對杯共酌歌呼蹋蹄音頗哀怨扶子女上膊搖手而舞又曰民間民户必安獸頭

按琉球國嗣王姓尚氏名清父名真祖名圓自上世以來皆命名以漢字妃皆選自民間女子土人稱王曰敖那稱妃曰札喇無呼老羊并多拔荼之稱也至於陪臣則無姓氏但以先世及以所轄之地爲姓名如王親孔加迷盃器法司官寧活安舟也皆地名也若大夫金良長史蔡瀚蔡廷美都通事鄭賦梁梓林盛等凡有姓者皆出自 欽賜三十六姓者之後裔焉王之居舍向南者七間向西者七間以南者舊制不利於風水及以西者爲正殿閣二層上爲寢室中爲朝堂與臣下坐立凡閣門俱五色土珠爲簾櫳中三間略加金碧傍有側樓亦有平屋皆以板代瓦廉不遠地而堦亦近除僅如中國公侯之宅無越制也王出入乘有輿非木獸以十六人扛之傘蓋用五色從者數百人鼓吹導前戈矛擁後乃以土珠小團扇四柄貼金葫蘆一對爲儀衛不知所衣焉宴會不特禮儀簡朴陪臣舞稱觴以壽王王與之坐而共飲但不至於呼名也樂用弦歌音頗哀怨嘗聞 其曲有人老不少年之句亦及時爲樂之意如唐風之山有樞也更以童子四人手繫折而足婆娑以爲舞焉所謂蹋蹄之歌女子之戲皆非也大抵琉球俗朴而忠民貧而儉富貴家僅有瓦屋二三間其餘則茅

狹土地不勝風雨飄搖之患入不善陶雖王屋亦無獸頭況民間乎傳者訛矣

使職務要　洪武永樂時出使琉球等國者給事中行人各一員假以玉帶蟒衣極品服色預於臨海之處經年造二巨舟中有艙數區貯以器用若干又藏棺二副棺前刻天朝使臣之柩上釘銀牌若干兩倘有風波之惡知其不免則請使臣仰臥其中以鐵釘之舟覆而任其漂泊也庶人見之取其銀物而葬其柩於山崖俟後使者因便載歸遇者鑿泊沒之禍奏准待藩王繼立遣陪臣入貢丐封及　命使臣齎詔勑駐海濱以賜之此得華夷安危之道雖萬世守之可也

按我　朝封錫藩王之制如安南朝鮮則遣編脩給事中等官爲使占城琉球則遣給事中行人等官爲使各給以麒麟白澤公侯伯駙馬之服　恩榮極矣故感激圖報之下往往有人且安南朝鮮國陸路可通矣若占城及琉球則海邦也必於廣東福建臨海之處經年造二巨舟以涉大川余等以一舟所費已及二千五百兩有奇若人各一舟非唯倍其費抑亦不克共濟矣故止造一舟至於藏棺釘牌之事原無事例縱有之亦無益也故今有司不設備焉大抵航海之行亦危矣凡親愛者之慮靡不周有教之以舟傍設桴如羽翼者有教之以造水帶者有教之多備小船者殊不知滄溟萬里風波莫測凡此舉不足恃也所恃者唯朝廷之威福與鬼神之陰隲焉耳若乃領封之說則舉自前使占城者正副畏難不肯航海以舉事曠日持久累國不獲已而領自海濱非　命旨也嵇古諸侯凡嗣立俱以士服入見　天子而後受封今之四夷即古荒服諸侯也雖不克入覲　天王

七二

俾其於海濱領封亦無不可蓋中國尊而當安外夷賤而當危也豈直省不貲之費而已哉經國者爲之建白可也

大明會典　琉球自洪武年間其中山王山南王山北王皆遣使奉　表箋貢馬及方物洪武十六年賜國王渡金銀印并文綺等物山南王亦如之後賜中山王山南王山北王紵絲紗羅冠服王妃紵絲紗羅王姪王相寀官絹公服永樂以來國王嗣立皆請命冊封自是惟中山王來每二年　朝貢一次每船一百人多不過百五十人

貢物

馬　硫黃　蘇木　胡椒

螺殼　海巴　生紅銅　牛皮

刀　櫂子扇　錫　瑪瑙

烏木　磨刀石　降香　木香

按琉球貢物唯馬及硫黃螺殼海巴牛皮磨刀石乃其土產至於蘇木胡椒等物皆經歲易自暹羅日本者所謂櫂子扇即倭扇也蓋任土作貢宜其惟正之供而通取諸物亦其獻琛之敬則夫　特璽之　賜章服之　頒得非顯忠　嘉善之典歟

天妃靈應記

神怪之事聖賢不語非忽之也懼民之惑於神而遺之道也侃自髫歲承傅師之傳佩敬而遠之之戒凡禱祠齋醮飛符噀水誦經念佛之類闔宦有從事者禁之不可則出避之或過其宮則致恭効程子焉適者琉球國請封　上命侃暨行人高君澄往將事飛航萬里風濤叵測　璽書鄭重一行數百人之生厥繫匪輕爰順輿情申閩人故事禱於天妃之神且官舫上方爲祠事之舟中人朝夕拜禮必虔真若懸命於神者靈貺果昭將至其國逆風蕩舟漏不可禦羣

七四

乞神風定塞柳乃得達及成禮還解纜越一日夜風大作檣折舵毀羣詠如初須臾紅光若燭籠自空來舟皆喜曰神降矣無恐頃風未已又明日黑雲四起議易舵未決卜珓於神許之易之時風恬浪靜若在沼沚舵舉甚便若捕箸然人心舉安允荷神助俄有蝶戲舟及黃雀止檣或曰山近矣或曰蝶與雀飛不上百步山何在其神使報我以風乎予以其近於載鴟鳥之義頷之曰謹備諸已而颶風夜作人力罔攸施衆謂予及溺矣予二人朝服正冠坐祝曰我等真誠恪共　朝命神亦聰明正直而一者庶幾顯其靈語畢風漸柔黎明達閩神之精英烜赫能捍大患如此謂非　皇上懷柔百神致茲効職哉然非身遇之安敢誣也按之祭法廟而事之允宜在宋元時已有封號廟額　國朝洪武永樂中屢加崇焉予二人縮廩附造舟餘直新之木石崇崎行祠則從行者獻錢以脩行當聞之　朝用彰神貺因紀其槩高君讓侃筆舉以造巡按御史方君涯題之又命福郡倅姚一和視勒諸石

夷語附

天文門

天 甸尼　日 飛祿　月 都急

風 噓濟　雲 枯木　雷 邦眉

雨 盧也　雪 由其　星 波世

霜 失毋　雹 科立　霧

露 禿有　電 波得那　天晴 甸奴奴法立的

起風 嗑濟祿貼輻　天陰 甸尼奴奴木的　明日 阿者

下雨 嗑也福祿　下雪 由其福祿　霞 嗎嗑尼

昨日 乞奴　風雹 嗑濟科立

地理門

地 只泥　土 足只　江 客刀度

七九

河 嗑哇　海 五也　山 牙馬奴
水 民足　水 谷赤里　路 密集
石 依石　井 依嗑敟　墻 拿別
城 速　泥 也祿　沙 是那
灰 活各力　橋 松只　磚 牙及亦失
尾 嗑哇敟　岸 倭失　遠 乇加撒
近 即加撒　長 拿盆失　短 密失拿失
前 馬乇　後 吾失祿　左 分達里
右 民急里　上 吾乇　下 世莫
東 加失　西 尼失　南 末南木
北 乞大

時令門

春 法祿　夏 拿都　秋 阿及
冬 由臨　冷 睜牙撒　熱 嗑子撒
寒 辟角祿撒　暑 奴祿撒　陰 枯木的
陽 法立的　晝 皮祿　夜 由祿
早 速多　晚的 約姑里　時 土祿
氣 赤急　年 多失　節 節些谷尼
正月 燒哇的　二月 甯哇的　三月 撒哇的
四月 升哇的　五月 惡哇的　六月 祿谷哇的
七月 式的哇　八月 的法只哇　九月 失哇的
十月 的桑柱的　十一月 失木都及　十二月 失哇思

花木門

茶 札　花 法拿　米 谷米
樹 拿急　果 吾乇　松 馬足
栢 馬足那急　竹 達急　笋 達急
棗 那那也　草 谷撒　瓜 吾利
菜 菜　梅 吾乇　葉 尼
香 稿　蓮花 花孫奴法　龍眼 龍暗
茄 利是　甘蔗 利急　胡椒 谷燒

蘇 阿哇

鳥獸門

龍 達都　虎 乇喇　鹿 加月
馬 馬馬　獅 失失　牛 吾失
兎 吾撒急　熊 谷馬　象 摿
雞 乇立　鵝 各嗑　猪 吾哇
驢 仝　騾 仝　狗 亦奴
皮 嗑哇　鼠 撻　鶯 打吝嘍
魚 亦鶻　羊 非都只　蛇 密密
猴 撒祿　龜 嗑也　雀 孫思乇
鳳凰 失鳥　麒麟 其彝　孔雀 公少
獅子 失失　獬豸 害乇　仙鶴 司鶴火
象牙 查查華　玳瑁 嗑也那各　牛角 吾失衁奴
喜雀 孔加查思　鶴頂 乇立尼谷只

宮室門

門 勤那　窓 慢多　房 赤葉
樓 格嗑　井 依嗑喇　河 嗑哇
御 密集　丹墀 密集　御橋 枳只
皇 谷恰谷　館驛 館牙　尾房 嗑哇喇

器用門

匳 不力千　甲 約羅太　刀 吝知
箭 牙力　弓 由米　弦 苍奴
鎗 牙力　桌 代　盤 松只
盆 大莉　瓶 鰾　床 噠谷
船 福乇　樟 花時　舵 看失
櫓 羅　蓬 賀　筋 枳只
帶 文帖　畫 葉　書 福密
筆 分帖　字 開的　墨 思墨
紙 嗑也　硯 思利　鎖 沙合奴
碗 麻佳里　屏峰 瓢市　香爐 稿炉

花瓶 法拿飄　香盒 福法各　倭扇 倭叩季
箱子 凱　酒鍾 撒各子急　茶鍾 海嗑子急
棊子 乞是　玉帶 各必衣石乞　金鍾 扁孔加加尼里

人物門

皇帝 倭的毎　王妃 奴喇　國王 拔那
王子 敖那吾哇　朝廷 倭毎奴　大夫 大福
長史 丈思　使者 使臣　通事 度日
正史 申思　副使 副司　唐人 大必力周那
師傅 失傀包　和尚 鮑子　父親 阿全都
母親 阿也　琉球人 倭急拿　日本人 亞馬必奴周
大明皇王 大苗倭　朝貢使臣 使嗑的者　兄 先托
妻 眠多木　子 吾哇　琉球國王 倭的拿教拿

人事門

跪 非撒倭都急　說 嗑達里　拜 排是
與 吾達里癹亦　走 乇姑　去 亦急
來 外亦利　你 吾喇哇　我 昂哇
有 阿力　無 乃　好 約達撒
没 哇祿撒　買 烏利　賣 高葉
睡 眠不里　請來 孟美失　見朝 大立葉亦急
人朝 大立葉密達　鞠躬 烏遞皮　底頭 烏其利
立住 立吝只歪　叩頭 嗑藍子　謝恩 密凖古亂蕾
朝貢 嗑得那　平身 各失吾奴必約　慶賀 密由利歪
表章 虎烏　賞賜 非進的　起來 揭加
進貢 嗑得那　進表 漂那阿傑約　遠本 盆那阿傑的
報名 乞名　辭朝 慢多羅　回去 慢多羅
是起 速多密的　下程 林斤　筵宴 札半失
勅書 看谷少　拿來 莫只箇　好看 約達撒
不好 生祿撒　放下 吾着刻　作揖 撒哇机是利
給賞 非近的　方物 木那哇　多少 亦如撒
言語 谷只　曉的 失達哇　不曉的 民約失達哇

聖旨 出奴奴失　御前謝恩 悉牙密悉谷里　且慢走 烏其利藍子其馬
上紫走 拼谷亦乞　上御路 悉牙密即的里　再叩頭 麻達嗑藍子馬

衣服門

段 怨司　紗 徽　羅 羅
紬 亲　絹 都谷七　布 木綿
靴 各足　韈 都谷七　鞋 三杁
帽 帽　紗帽 紗帽　帶 夫必
網 網巾　圓領 急那　衣服 急那
彩段 法拿那如　綿布 奴奴木綿　夏布 拿都木綿
竹布 達乞木綿　葛布 葛布　官 活見
改機 盖乞　倭絹 活見　西洋布 尼失木綿

飲食門

酒 撒急　肉食 夫　茶 札
飯 翁班尼　麵 以利家巴　菓 乔也
菜 菜　水 民是　酒飯 撒急翁班尼
鮮魚 必波莫知　喫茶 吊乞利比　喫飲 吊乞利翁班乞
喫肉 吊乞利失失

身體門

頭 嗑盬子　耳 眉　肩 馬由
回 乜　口 谷之　牙 華
鼻 花那　手 帖　脚 惡失
心 多各羅　身 虔　髮 加藍
眉毛 不洯　鬚 品其

珍寶門

金 乖加尼　銀 南者　銅 盬加尼
鐵 谷穌盬尼　錫 失禄加尼　錢 熟尼
鈔 支石　玉 衣石　珠 達馬
石 衣石　瑪瑙 吾馬那達馬　珊瑚 牙馬那達馬
珍珠 達馬　水晶 民足達馬　玉石
琥珀 宅喇　犀角 吾失祖奴　倭刀

硫黃 與敖

數目門

一 的　二 答子　三 密子
四 由子　五 亦子亦子　六 木子
七 拿拿子　八 甲子　九 木木奴子
十 吐　十一 吐的子　十二 姑姑好子
十三 吐容子　十四 吐由子　十五 赤赤子子
十六 吐木子　十七 吐拿拿子　十八 吐甲子
十九 吐姑奴子　二十 達子吐　一錢 亦止買毎
二錢 尼買米　三錢 杉買毎　四錢 深買毎
五錢 吾買毎　六錢 穌谷買毎　七錢 式止買毎
八錢 法只買毎　九錢 姑買毎　一兩 乾買毎
十兩 碎牙谷乾毎　一百兩 碎牙姑　一千箇 森油吐失
一萬箇 森吐失　千歲 森那　萬萬歲 麻

通用門

買 吾利　賣 高葉　來 外亦利
去 亦急　說 嗑達力　看 容只
求 谷毛里　起身 急撊知亦　起去 急撊知亦
起來 撊知　回去 慢多羅　說話 嗑達力
不敢 揚容敝　曉的 失達哇　知道 失知
付吞 仝　回賜 仝　好看 約達徹
不好 哇穌敝　買賣 亞及耐　有無 阿力及
東西 加尼尼大　不知道　明早起身 阿者達多
寄 知

夷字附

い 以　ろ 路　は 麗　に 尼　ほ 布　へ 比
と 度　ち 知　り 利　ぬ 奴　る 而　を 倭
わ 生　か 加　よ 有　た 他　れ 呂　そ 雖
つ 子　ね 尼　な 那　ら 剌　む 武　う 烏
ゐ 倚　の 怒　お 窩　く 古　や 牙　ま 末
け 去　ふ 不　こ 孤　え 依　て 的　あ 惡
さ 沙　き 其　ゆ 又　め 末　み 美　し 實
ゑ 世　ひ 亦　も 毋　せ 世　す 是　ん 敵

夷國上下文移往來書札止寫此數字凡音韻略相類者即通用也

廣信府同知鄒　潘
推官方　董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校正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紀錄彙編卷之六十六終　湖州府後學吳任旦履訂

使琉球錄後序

天下事履之而後知及之而後喻未有不身試之而知其然者壬辰歲陳思齋暨余被使琉球　命人皆曰航海之役危矣哉盍訪諸前使而稽其所錄耶越旬獲覩　詔勑琉球舊章始知前爲給舍董君旻司副張君詳于時二君已不禄矣而録諸梓者復遺失而莫之可稽良用憂懼乃取載諸書而參考之見其爲說頗異臆純夷或有是也及今夏五月至其國土東風使使歸其間得於見聞之久詢訪之真者似與諸所載少不同是非獨舛訛之故或風以化移俗因時異月異而歲不同耳故因紀使事而復質之諸書以見　今日聲教之大同而蠻夷之不變也雖不足續王會之圖成風土之紀然於後之奉　使者則未必無小補云

嘉靖甲午十月乙亥古燕高澄序

使琉球紀

(說鈴之一)

張學禮著

序

古者使臣。不過句服侯服之內。而皇華四牡。歌咏勞無窮焉。今立菴張公遠使絕域。海若陽侯。皆識御史驄矣。其爲歌咏勞宜何如哉。迺甫登陸解裝。輒書其道里風濤之險。述其奉揚休命。下國欽誠委順之情。美哉。一何其質而不華。文而有體也耶。立菴歸朝。公卿故人。勞苦問訊。常把玩是編。感其忠摯誠悃。可格神明。而又無乘槎鑿空之詩。即以此當成周盛時郊勞贈答可也。異日相天子。成郅隆之治。重譯來者報曰。海不揚波。已三年矣。則今日所記波濤風雨之鄉。安知非異日鯨水石帆。安流呼嘯之地也哉。其可以想立菴矣。讀畢。聊書其首。時康熙甲辰端月。欽差總督浙江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太子少師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趙廷臣頓首拜題。

使琉球紀

琉球。東海小國也。唐宋以來。世奉正朔。王姓尚。名質。自明季請封未果。使者留滯閩中。順治三年。福建平。通事謝必振至江寧。具投經略洪承疇。轉送進京。禮部題勑印未發。不使。遣封必振取繳勑印。飄流日本。十一年七月。始來部請冊封。循舊典。應差科員行人。學禮與令副使王垓資階是選。召對太和殿。正副使俱賜一品麒麟服。玉帶束珠頂。賜御酒勑印。差官護送。前往辭朝。蒙世祖召詢家世。學禮奏臣弟學聖系任福建巡撫。臣有子六人。長子學明見任江南分巡道。次子學賢見任參領管佐領事。三子學齊廣平知縣。四子學行吏部筆帖式。五子學信廩生。六子學任廩生。候補筆帖式。嫡孫政力世職阿達哈哈番。世祖閱奏大悅。卿乃巨族老臣。福祿來偕。子孫繩繩。此去無妨。賜茶畢。辭行。十月抵江寧。因遇逆隨行醫官趙政之。熊耀陵。次年正月。至武林。天文生朱廷楓病故。移咨督撫。請補。三月入閩。造船。藩司詳稱。舊例能木用鐵力。其木產於廣西。由海道運。今海氛未靖。未可計程至也。故請緩期。因留閩四載。新補天文生黃道隆又故。仍請補。奉旨。海氛未靖。欽差官暫行撤回。俟平定之日。另行差遣。十五年。進京繳勑印。世祖宣至殿上。賜茶。謝恩。仍入兵垣辦事。是年裁左右科員。改授江南道御史。掌河南道。奉差河東巡鹽事竣。值鼎湖升遐。今上即位。維新出治。考核臣工。奉旨。張學禮已差冊封琉球。爲何不去。禮部回奏。奉旨則報聞。已念遐方跂待日久。貢役物故多人。遷延或有隱情。再奏再駁。竟議革職。所以勸遠略也。元年十月。忽奉上

傳。撰擧諸王拔仍差册封琉球。事竣之日。以原官用。藥依留務。所以勵賢勞也。補左天文生李光宏。太常吳燕時。聘請從客陳賢等。於十一月就道。二年四月抵閩。督撫設席於南臺。閱視船隻。其船形如梭子。上下三層。闊二丈二尺。長十八丈。高二丈三尺。桅艙左右二門。中官艙。次房艙。後立天妃堂。船尾設戰臺。桅杆。桑木湊合。高十八丈。俱用鐵裹。杆頭有斗。可容數人。瞭風瞭望。艙內有水井二口。設官司啓閉。不妄用涓滴。船底用石鋪壓。上層列中砲十六位。中層列大砲八位。是日設祭封桅砲訖。詢舵之所來。云有紅毛國進貢請兵船數隻。已回。留三隻現泊江上。因購得鐵力木舵。隨往泊所視之。有侍郎總兵二員。從役三四十人。其人面白髮黃。眼綠鼻高。戴黑圓帽。執紅棍者為尊官。穿紅哆囉呢。從員穿青絨。高底木屐。前高後低。其船底用鐵包縫。以船漲桅杆三節。如風大用一節。風小用二節。再微用三節。每節有盤無斗。盤容數人。其船堅而且穩。左右前後俱有大砲。過海最善。所造二舟雖堅。猶不及。而寬廣過之。特撥水師守備王祚昌。魏文耀。千總陳閩施恩。兵丁二百五十餘名。長隨五十餘名。傳宣一員。聽用四員。管水井二員。通事二員。管舵管羅鏡二員。督吏門皂轎傘役百餘名。吹手十六名。舵工二十餘名。水手六十餘名。探吉於五月初四日登舟。初八日迎供天妃像。十一日靖海設宴。次日督撫藩臬出餞於南臺。從官以下。犒豆有加。以光使臣。昭國體也。十七日泊林浦。十八日過鼓山。十九日過羅星塔。二十日過閩安鎮。鎮將李逵擧鄭洪。以烏船百餘。兵三千。護送出海。次猴嶼。祭天妃。二十二日候風广石。風汛不定。復回猴嶼。再過閩安。避風羅星塔下。閱十日。風汛定。再過猴嶼。見海花所放。城荒樓瓦。礫滿目。淒然。通官謝必振冥示天妃

姓蔡。此地人。為父投海身亡。後封天妃。本朝定鼎。尚未封。於是上廟行香。許事竣請封。初七日西南風微起。向闕叩辭。時長子思明已解任。送至海口。不忍分離。必欲隨侍。再四拒之。乃止。出海口中流。風作。舟遊做左右。礮流旌軍。電閃虹飛。砲聲震動。海如沸。坐戰臺。順而喜曰。馬之雜倖在人。舟之旋折。亦復如是。有軍如此。何煩朝廷南顧憂為。是日至白洋。大風息。雲霧散。忽見賊船一隻。隨令遊擊領兵發砲。船碎賊船殺賊百餘。遂開舉帆長往。鄭之舟師亦辭歸矣。初九日。浪急風猛。水飛如立。舟中人顛躋。嘔逆呻吟不絕。水色有異。深青如藍。舟子曰。入大洋矣。頃之。有白水一線。橫亘南北。舟子曰。過分水洋矣。此天之所以界中外者。隨見萃魚翠鬣。有人立者。有飛舞水面者。有作相撲狀者。魚之脊翅豎如大桅。周圍旋繞。舟子曰。水族聞封舟過海。數作來朝。此祥徵也。海洋之水。綠白紅藍。歷歷如繪。汲起視之。其清如一。不能解也。十一日早。忽見一山橫於舟前。首尾約長千丈。隨將洋鏡照之。非山非雲。乃巨魚耳。於是令僧道設醮施食。其魚漸沉。與水相平。猶如沙嶼。盧蔡至晚漸消。十二日過黑洋。風恬浪靜。天水若一。日出則海水皆紅。月現則碧天皎潔。時有大沙魚二尾。長二丈餘。隨舟左右。每一尾有小魚二尾隨之。亦不離左右。形如河魨。花紋可愛。又見一魚長丈餘。身黑尾紅。腦上方白如玉印。是夜欲於戰臺實深無風。忽聽船傍崩水聲。其船動搖。繼噴水滿船。舟子曰。此乃大魚戲水。勿驚。速日無風。船浮水面。膠滯不前。通官謝必振冥已雖梅花所七日。不見一山。舟中水米且竭。枵腹三月矣。惟有順流七島。莫洗兩舟。予與七島去中山。遠有爲王命。不可令舵工上斗瞭望。見東北一山。形圓平如覆盂。四面無址。原無居民。心甚疑。十五日。有風自

北來。又見一山如長蛇。蜿蜒水中。至晚抵山下。見柴薪堆積。知有居民。恐有礁石。不敢近。遶山行。以待天明。居民驚疑。遁入深山。差王大夫鄭迥使上山探問。云是琉球北山。與日本交界。舉舟歡忭。隨有地方官進水薪。居民亦至。問所見小山。云乃尤家埠硫磺山也。北去日本。東去弱水洋矣。過此。當飄蓬萊扶桑。不知何日西還矣。倘神不假北風。引舟南行。過此將安之乎。驚定追思。喜逾望外。泊一宿。差琉人破浪先往。十八日南風起。風逆不能起椗。地方官撥小船百餘。牽挽出口。十九日將近伊藍埠。有二龍懸掛。尾鬣俱見。風雲四起。影播蕩麗。搖曳大桅。決鐵纜。已失二三。舟中人怖絕。恍惚晦冥。似有天吳海童奔逸左右者。守備王祚昌。魏文耀告曰。皇靈遠降絕域。百神來集。速出免朝牌示之。牌懸如故也。頃之。乃悟。易鑒以硃。一懸鷁首。一投海中。天漸開。雲漸散。風仍大作。土人稱此是龍潭。不可泊。轉至山南。予因連日受驚而病。登岸調養。三日方愈。廿五日。次溫鎮。抵那壩港。法司等官來迎。士民歡鬨。金鼓不絕。國人先年請封到閩有六十人。故者四十餘家。屬來問詢。知人在者。喜逾重生。已故者。哀傷欲絕。不覺傷感。是日中山王備龍亭。恭迎勅印。移館驛。已備民房。現在修理。因在船守候六日。七月初一日進館。王差法司呈供應冊。云向來供應俱照此冊。因三年不雨。五穀不登。不能如前。予念其困窮。一應供億十減八九。擇十七日行冊封禮。鼓樂導引。傾國聚觀。不啻數萬。儀衛若雲。王出城三里至守禮坊下。具朝服行九叩禮。乘轎進城。至中山殿前。將勅印供奉。行九叩禮。付官張宿擎上左臺宣讀。王跪聽。宣畢。將勅印并恩賜蟒緞粧花綾綢四十八疋。付王收受。行九叩禮。王妃勅諭。付官孟道脈上右臺宣讀。王妃跪聽。宣畢。將蟒緞粧花綾

紬四十八疋。付王轉付妃收受。又行九叩禮。事畢。與王交拜。更衣赴宴。舊例器用金銀。折席予仰體朝廷柔遠之意。概行除免。使臣例有七宴。重陽有龍舟。國無優伶。笙簫擊鼓而歌者。大夫以下等官。錄則十齡幼童。皆各官子弟為之。歌章大義。首祝天子萬壽。繼頌使臣有光海邦。此大較也。次日大雨三日。通國加額云。聖天子恩澤遠播。蔭我海邦。世世戴之。大典既竣。戒員役宿館中。候風回舟。舊例過海。以夏至前後兩三日歸。以冬至前後兩三日。是月十一日冬至。十二日登舟。王率屬諸署餞送。不忍別。至晚方回。十四日東北風起。出那壩港。暫抵馬齒。過孤米。十六日颶風大作。暴雨如注。船傾側將危。與副使王公登戰臺。匍匐風雨中。哀籲天妃。風愈大。桅搖撼將倒。桅右欹則龍骨現於左。桅左欹則龍骨現於右。（龍骨定船木也）忽折半截。相連不斷。船愈側。哭聲震天。余曰。兩人奉使無狀。應死。吾等葬於魚腹。何辜。衆皆曰。大數已定。同死無怨。桅出入波濤。蓬半浮水面。半罩戰臺。相繫牽帶。舟人曰。桅不速斷。舟必中裂。於是再禱以請。風勢如故。余仰天大呼曰。皇帝懷柔百神。天妃血食中土。不在祀典內耶。使臣願投海中。桅可速去。冀活餘人。歸報天子。神之賜也。隨有火光熒熒。自風雨中起。譟聲斷截其桅。即令守備魏文耀。千總陳蘭。斫去蓬索。蓬桅逝而船始平。但風浪搏擊。舵不能定。舵左轉。舵右者隨而仆。舵右轉。舵左者隨而仆。浪由船尾進。從鷁首出。羅多凍死。舟皆裹冰。榜人凍冱。不能施力。痛易其衣。初以布。次以綢緞裘袄。凡一晝夜。十七日雨漸止。風仍大作。通官曰。昨險不死。或有可生。須再禱。各許愿。設簿登記。時黑雲密布。上下晦冥。心寒股裂間。必振曰。汝言可生者何。云大桅雖去。頭桅尚存。可生者一。舵乃二繩復於水底。夾於龍骨。一繩斷。舵即

洋今勒索無悉可生求二十八日舟子忽報曰歸索斷舵浮于水危在頃刻矣予令曰如能下水者賞銀五十兩有一人出應令飲酒而下入水即起予又曰能換繩者賞銀百兩有一二少壯者出應皆隨下隨起入水不能起舵不可船從風順流隨波上下又一晝夜不知幾千里也十九日風息禱神起舵三禱三從易繩下舵風乃止設使易舵時風起則船必覆今禱而隨心入舟無恙神之佑也二十日東北風起損斷蓬桅東風大作拆帆房爲帆繼以被皆可禦風舟行如飛二十一日有一鳥綠嘴紅足形若雁鷺集戰臺舟人曰天妃遣來引導也相狎如馴鳥二十二日海水漸淡中國相近但恐過閩或抵粵耳行至申刻望見一山浮於天際二十三日舟子曰是浙江之定海北是普陀西是九山也喜甚臨稽勞舟人午後忽見賊船四隻揚帆從東北來不遠數里矣通官謝必振守備王祚昌告曰我船蓬桅俱無若遇風對敵萬不能奈何余曰豈可束手待之急令各官督內司長臨各備弓箭銃砲手鉛其餘舟人取壓船石貯備對仗忽天際雲霧昏蔽垂蔽我舟有頃復霽賊帆滅迹矣晚至福寧舟人曰恐是賊窩不可近此去閩安只有兩艘再出大洋可以直進又恐西北風起傍九山下延迴而進日晡遠望山上隱隱有火光山下船桅如林不敢近二十四日舟子報曰船已到五虎門矣正過落湖臨放砲守口兵丁驚疑亦開砲迎敵急令鼓吹揚旗示之然後官役出迎直透閩安李總鎮樹聞曰舟中人口無恙乎余曰前朝舊例封舟過海恐飄流別島不能復回隨帶耕種之具又感員役損失後事俱備今隨行數百餘人無一損失皆朝廷之福也詢二號船隨風飄至江南崇明之城尾山南行一晝夜將至廣東始得順風而轉已至閩安二月矣謝恩船遲半月到因風壞船復回修整故來遲耳大船進口先用小船剳進南臺埠藩督撫司道出郭迎稍禮儀洽悟於去時二十五日進城至天妃廟行香余與副使王公各出貲酬愿如所許數員役亦然督撫委王守備修葺廟宇余仍置金冠繡袍答神惠也季冬二十二日起行督撫餞送至延寧度歲正月至衢州長子思明來迎云拜別後不敢歸坐待于浙耳抵杭州督撫司道設席西湖與表弟王大哉盤桓數日三月過姑蘇至京口五月過山東河水涸船不能進日行不數里七月抵通州初十日同副使王公齎琉球陪臣并隨封官謝恩復命琉球進貢土物綿盔甲一副鍍金鞍轡一副琉鞘刀琉黃磨刀石蕉布琉扇琉紙胡椒赴禮部交典本旨宴犒并隨分官員隨行中山王贈金百兩副使九十兩兩臣固辭王另疏上聞奉旨着張學禮王垓收領又與副使赴徵一品服色部云此係恩賜不必徵是役也去程三月歸僅一旬其間涉險至再皆獲安全皇靈遐暢域格幽顯甘雨隨車百神效職復勒奇觀山川風俗筆不能載聊紀一二傳示後人至熙朝盛典曠世遭逢余兩臣亦忝竊寵云爾欽命冊封琉球正使賜一品服兵科副理事前欽差巡按河東監察御史臣張學禮恭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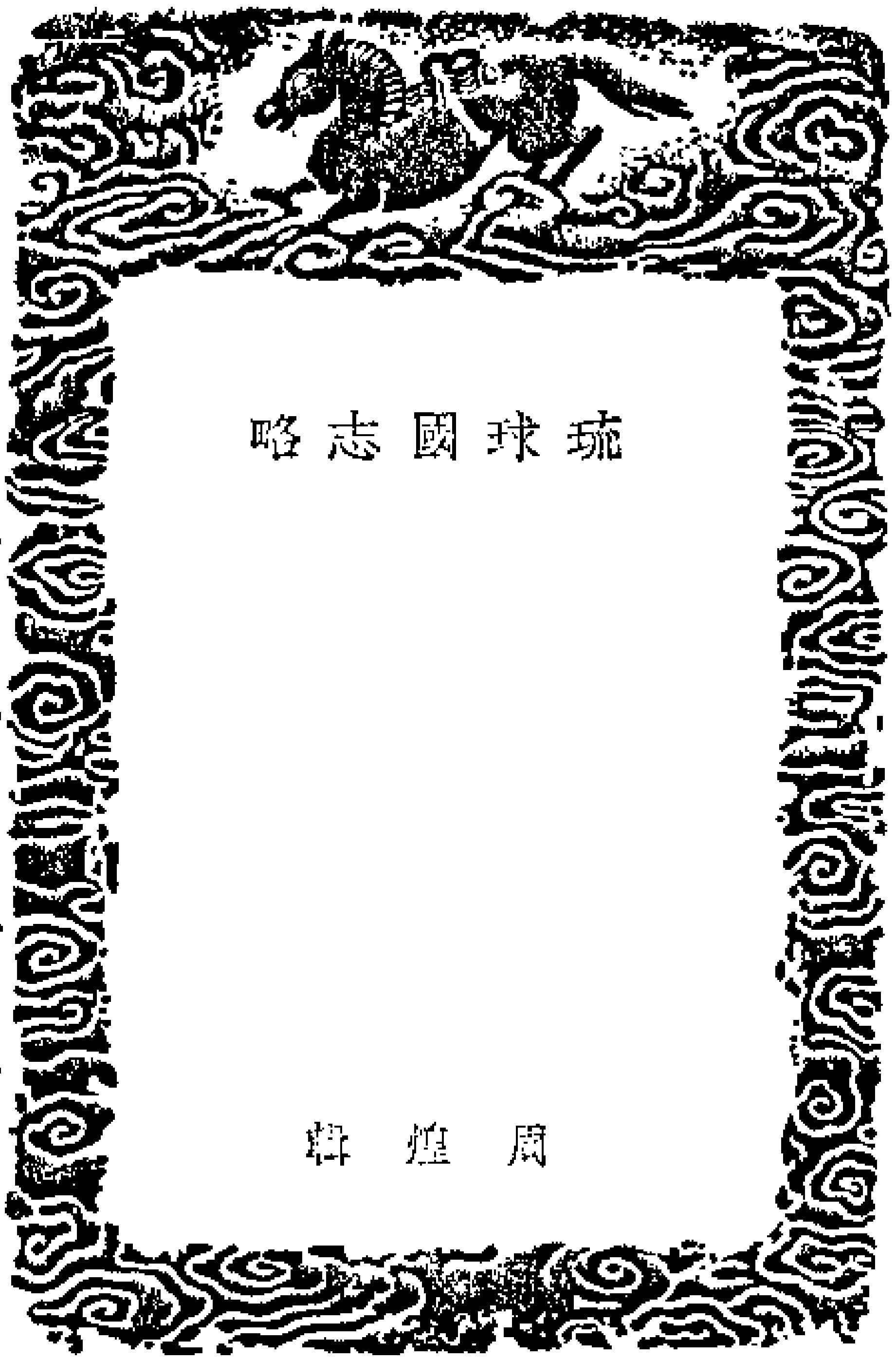
中山紀略

琉球海中小國也所出土產惟蕉布硫磺其烟刀紙張摺扇漆器之類皆來自日本國有米麥祗可供膳王府民皆食番茹狀如薯蕷宴賓客席甚儉薄魚肉糟酒可享數人歡款洽而已一席不過一二器即夫妻兒女從不同食食之所餘皆棄之客來相訪不分上下東西任隨客意自坐盤膝于地坐下方叩一首烟酒茶湯接遞而至如客返亦即一首送出主人不送迎若無聞也官宦之家俱有書室客軒庭花竹木四時雜列架列四書唐詩通鑑等集板翻高關傍譯土音本國之書亦廣但不知所載何典所言何事耳設官之法自唐宋至元王之長子應襲爵者至中國入國子監讀書習禮其父薨始歸國受封至洪熙時賜其來往風波驚險不測特免之賜三十六姓人教化三十六島子孫世襲通使之職習中國之語言文字至今尚封謝恩朝貢皆諸姓之後俱有姓名若土官有名無姓也取士之法不尚文不考試舉賢良方正由秀才歷法司設官長屬衙門從役惟百姓輪直其執法甚嚴不狥情面即官長父子兄弟犯法輕則徒流重則處死不曲庇絲毫也百姓見官長經過男女皆去帽脫履俯伏道傍俟過而后敢行小心畏法若是道不拾遺夜不閉戶甚有太古之風有犯罪者大夫聞之法司法司察其因由曲直令曲者死亦不敢逃留也有犯法重者令自刎頸投繯不敢妄辨求生男女不剃胎髮男至二十成立娶妻之後將頂髮剃去惟留四餘挽一髻于前額右傍簪小如意亦分貴賤品級國王用金而起花者王之伯叔兄弟

用光金。三法司紫金。大夫用銀起花者。大夫通使等職。用光銀。百姓用玳瑁明角竹簪而已。婦女亦然。衣服傚袖長袍。腰繫全幅錦緞。長丈餘。兩傍插扇子烟袋小刀之類。足穿無根皮鞋。冠以紙爲胎。糊布裹之。分貴賤。長七寸。闊二分。週迴三轉。共爲一圈。王用五色花綾。王之伯叔兄弟子姪用黃花綾。宗族用黃光綾。法司紫金用紫光綾。大夫通使等官用紅縐。初進王府者爲秀才。用紅光絹。王府役人及雜職用紅布。百姓皆用青綠布。此定制也。彼國人雖與中國同。而稱謂大別。金曰額膩。銀曰客難。爺曰安知。大曰倭補煞。小曰彌煞。紅曰呀嗎煞。白曰十六煞。男曰會排嗎。女曰會衢宮。幼小曰蛙藍嬖。父母曰倭牙。吃曰米小利。飯曰安班。酒曰藏兒。好曰優嘩煞。不好曰撈煞。醉曰威帝。睡曰覺曰般帝。人名俱有四五字者。如馬燗敏達。羅如喀難蠻司姑之類。惟有阿彌多夜弗蘇二名。呼喚者甚多。國中有迎恩亭。即天使登岸之所。離海口三里許。在那壩港地方。其間里巷相連。人居稠密。過此則天使館。向來冊封員役俱駐於內。館中有廳堂廚房。樓閣亭閣。盆栛書室。小軒。週圍寬敞。與燕中報國寺相類。館內鋪設桌椅牀帳及碗碟什物。俱照中國制度。設專司牧府在康候。天使至日。方敢動用。今館雖傾頹。後樓上尚有故明使臣杜三策題梅花詩百首於壁間。其餘吟詠甚多。外有匾額字蹟。皆故明歷代名公之遺跡也。館前有空地百畝。每日午後。婦女或老或少。携筐挈筥。聚集於此。爲貿易。貿遊玩也。傍晚方歸。其間亦有殊色。搖曳而來。風俗。女子自幼即刺黑點於指上。年年加刺。至十二三歲出嫁時。竟成梅花。至衰老手背皆黑矣。髮長四五尺。頭梳一髻。光如油。黑如墨。不修眉髩。不帶釵鐶首飾。不施脂粉。穿大領衣。色尚白。有時以手世衣。有時以衣蓋腦。若飛衣之狀。如有夫之婦犯奸。男女俱死。亦有女子不嫁人者。竟離父母自居。專接外島貿易之客。女之親戚兄弟。毋論貴賤。仍與外客親戚往來。不以爲恥。若遇本處有室者。亦不苟合也。那壩港至中山王城。約二十餘里。殿在山頂。其殿康熙元年冬天火焚。至今尚未建。殿後有一小峰。名虎埠。下有小廟。無像。但設香供於地。殿前有石壁。高數丈。闊二十餘丈。平如斧削。中間有一穴。穴口嵌一鐵龍頭。龍口內有泉水噴出。從空作下。即大旱之年。水亦不竭。王城西北里許。有一大池。池內有鯉鯽魚。又一山。松柏參天。名

花四布。王城之西南。有中山王之祖塋。塋中無塚。惟石碑上刻琉球中山王祖塋。塋前五峰相對。左右有情。後有崇山。沙水相映。明堂寬闊。可容萬馬。遠山圍抱。中山王家廟離那壩港數里。官民經過。下馬步行。廟前有海水來朝。金碧相映前後。殿中所供牌位。自唐宋以來。子孫不替。守廟是僧。那壩之東北三里。有三清殿。殿前二松大數圍。高二十餘丈。枝葉茂盛。勢若飛舞。三清殿東有天妃廟。廟雖窄隘。幽邃可觀。廟東有演武場。場南有長虹橋。闊有丈餘。長五里。橋下大水名曰豐湖。通海。過橋有松嶺。嶺長二十里許。松楸滿目。蒼翠鬱然。亦琉球之一景也。舊例使臣有七宴。迎風宴、事竣宴、中秋宴、重陽宴、冬至宴、餞別宴、登舟宴、器用金銀折席、琉刀、小刀、蕉布、琉烟、嵜布、琉扇、琉紙、琉鞝。并折席。巳上俱免。祗領席。從員役亦然。守備千總通官等三十餘員。每員廩給免去九分。每日支米麵各一斗。牛羊豬肉各十觔。鮮乾魚各十觔。雞鴨各十隻。燒酒油鹽醬醋各十觔。柴十束。長隨內司跟用各官五十餘員。俱半廩給。每日支米麵各五升。牛羊豬肉各五斤。鮮乾魚各五斤。雞鴨各五隻。燒酒油鹽醬醋各五斤。柴五束。僧道及各項匠作吏書門

皂等役百餘名。口糧每日支米麵各三升。牛羊豬肉各三斤。鮮乾魚各三斤。雞鴨各三隻。燒酒油鹽醬醋各三斤。柴三束。兵丁及各宮隨役二百餘名。俱月糧每日支米麵各二升。牛羊豬肉各二斤。鮮乾魚各二斤。雞鴨各二隻。燒酒油鹽醬醋各二斤。柴二束。封舟過海。例有從客偕行。姑蘇陳翼字友石。多才藝。王持帖請授世子等三人。舉世子名曰彌多羅。王之壻名曰喳弗蘇。三法司子名曰喀難敏達羅。寓天界寺。習一月。移至中山王府。又月餘。授世子懸寶操平沙落雁關雎三曲。授王婿秋鴻漁樵高山三曲。授法司子流水洞天塗山三曲。求者無虛日。皆稱曰友石先生。西湖吳燕時字羽嘉。業岐黃。切脈知生死。國中求治者無不立愈。亦有數人受其傳。八月中秋節。王設宴。是日席設正殿。兩使北座。從客向西。中山王向東北陪。其欽天監太醫院守備千總各官設席別院。俱三法司紫金大夫陪。內司長隨中軍廳用各官設席別院。俱大夫陪。冊封吏書僧道各役。俱長使通使陪。其兵丁跟役。俱秀才雜職陪。其通官二員。時在左右。傳遞問答。不預席。設鼓樂。有走馬弄刀刺鎗舞劍踢毬走索諸戲。至晚方散。重陽節。王又設宴如前。早至王府小飯。次看龍舟。中國午日競渡。琉球在重陽。於城西之龍潭。潭中二山並峙。一名石筍。一名龍岡。樹上設小席。湖水澄清。微波不動。舟有五。各分五方旗幟。每船用水手四十八人。往來飛轉。金鼓震天。午後上宴。幼童百餘人。皆貴戚子弟。又一少年僧。生成頭長尺五。眉髮雪白。如纖絲鶴髮。佇立庭中。一童子挽雙髻杖。掛葫蘆。次於壽星之右。一童子生成背駝眼細。戴箬冠。穿鶴服。手攀蟠桃。如東方朔。於壽星之左。有黑鹿一隻。拜於壽易之前。鳴鑼擊鼓。衆童子環繞歌舞。內穿錦衣。外白綾半臂。插菊花。以應佳節。顧行。王纜留題額。正殿。東南屏藩。家廟、河山帶礪。三清殿。蒼生司命。天妃廟。中外慈母。王公亦有附屬。其請封各官王念其遠出多年。各加俸米不等。惟紫金大夫蔡國器年老加俸米。以原官致仕。其國南北約三千餘里。四面濱海。無盜賊。爲治簡朴。頗有華風。敦尚禮教。宗族親睦。余留日無多。見聞有限。略存其概。以俟後賢廣爲考訂。以備采風之助云爾。時康熙三年。歲次甲辰。書於閩之公署。三韓張學禮識。



翰林院侍講臣周煌謹奏爲恭進琉球志略。仰求聖鑒事。竊臣西蜀單寒。毫無學識。由進士蒙恩拔置史館。遊歷多年。幸竊中祕之藏。粗習編摩之役。伏念臣自奉使之初。親承聖訓。以前此使臣。頗有紀錄。意存潤飾。詢聞異辭。茲當就耳目所及。加以訂正。務求徵信。無事鋪張。臣銜命戰兢。每懷靡及。遂卽於往返途次。及使館餘閒。隨時採摭。略具草稿。續自回京數月以來。分門比類。以次告竣。臣愚竊謂前疑盡釋。誠神護之非誣。近事有徵。較陳編而略備。謹齋心盥沐。恭繕成書。上呈睿覽。外具該國地圖二幅。並錄臣銜恩紀事詩二册。隨書恭進。統祈皇上垂慈訓示。臣不勝惶悚屏營之至。謹奏。

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奉旨留覽。欽此。

琉球國志略總目

凡例
採用書目
首卷
御書
詔敕
諭祭文
圖繪
琉球星野圖 琉球國全圖 琉球國都圖 諭祭先王廟圖 册封中山王圖 中山王圖
天使館圖 球陽八景圖 封舟圖 玻璃漏圖 羅星圖 針路圖
卷一
星野
卷二
國統

卷三
封貢
卷四上
輿地　建置　疆域　形勝　城池　砲臺附
卷四下
風俗　形質　氣稟　習尙　俗節　節令　服飾　舍宇附
卷五
山川　國中山　屬島山　海　潮候　風信　針路附　水泉　橋梁
卷六
府署　王府　世子府附　使館　學校
卷七
祠廟　寺院附

卷八
勝蹟
卷九
官秩
卷十
賦役
卷十一
典禮
卷十二
兵刑
卷十三
人物　賢王　忠節　忠義　孝義　烈女　文苑　方外
卷十四
物產
卷十五
藝文
卷十六
志餘

凡例

一、琉球國於元延祐間曾分爲三。遂以中山自別於山南山北。前明洪武初。三王並封。至永樂中。尙巴志復合爲一。宜改稱矣。而相沿不察。且私謂中山能併山南北。有矜誇之意。故仍其舊。大抵中山世號忠順。本不敢若倭人僭立元和、寬永等名號。而但以琉球爲國名。中山爲王號而已。國朝康熙元年。頒賜王印。印文止琉球國王之印六字。不稱中山。今上以淸篆告成。另鑄新印頒給。印文仍前。而先後使臣汪楫、徐葆光、所錄。尙以中山冠其書名何耶。臣愚以爲詔書不沒其中山舊號者。詔必宣示。令衆共聞。故俯從其王與國人之意。而印則視內地諸道關防。祗應以琉球括之。今臣所編纂。務從其實。恪遵印文。惟稱琉球國志略云。

一、前代詔敕。凡前錄所收者。隨事存錄。至國朝歷舉御書、詔敕、諭祭、諸文。並恭錄卷首。以昭聖代典謨。

一、圖書自昔並稱。圖繪之設。本以摹狀形勢。令彈丸黑子可按圖而得耳。今所繪祇擇其有關天文、地理、及中華聲教者。衍爲數則。若島夷日用瑣屑如舊錄器玩之屬。槩從略焉。

一、使之有錄。自明陳侃始。侃直曰使錄。郭汝霖、蕭崇業、皆曰使錄。俱止一篇。謝杰使事補遺。始分八款。曰原委、使禮、册封、用人、啓行、敬神、國俗、弊俗。外集有日東交市記。又瑣言二條。曰事權。曰恤役。至夏子陽使錄。則海圖之外。亦列八款。曰題奏、使事、禮儀、造舟、用人、敬神、質異、使務。國朝張學禮則紀略、雜錄、各

自成卷。汪楫則疏抄外。中山沿革志爲二卷。雜錄五卷。曰使事、疆域、俗尙、物產、神異。至徐葆光中山傳信錄。較爲賅備。然條類繁多。不相統系。稽考難於檢閱。今臣所纂。擬脊萃前使諸錄。互相考證。訂其譌舛。併參前史。旁及百家紀載有關琉球事實者。彙收甄輯。質以親所見聞。爰成琉球志略一書。書似較前錄稍詳。而云略者。以得自儦程匆遽之餘。實不敢自信無誤。且冀稍比於古使臣每懷靡及之意焉。

卷首於凡例。書目、圖繪外。首例御書詔敕、諭祭文。次則星野、國統、封貢、輿地、山川、府署、祠廟、勝蹟、爵秩、賦役、典禮、兵刑、人物、物產、藝文、志餘。爲目十有六。而各目中有須條析者。則列小目附之。分爲十六卷。

一、琉球之有新志。猶是使錄之舊例爾。但錄係使臣一人之事。而志則關一國故實所存。方今中外一統。琉球被化。尤深且久。似宜從中國諸道郡縣之例。故以志體擬錄。庶益堅其向化悃忱。抑或可宜付史局。採臣所纂。俾附職方。則出自聖明鑒裁。非臣所敢擅請也。

採用書目

欽定明史
大淸會典
淵鑑類函
大淸一統志
福建通志
太學錄
隋書
南史
唐書
宋史
元史
明實錄
明一統志

明會典
明陳侃嘉靖甲午使錄
高澄甲午操舟記
郭汝霖嘉靖辛酉使錄
蕭崇業萬曆己卯使錄
謝杰己卯使錄　撮要補遺　日東交市記
夏子陽萬曆丙午使錄
胡靖崇禎癸酉記錄
國朝張學禮使琉球紀　中山紀略
汪楫册封疏抄　中山沿革志　使琉球雜錄
海東吟稿
林麟焻竹枝詞
海寶使琉球詩
徐葆光中山傳信錄　使琉球詩
中山世繫圖
中山世鑑
中山詩文集
指南廣義
杜氏通典
贏蟲錄
星槎勝覽
集事淵海
使職要務
廣輿記
鄭若曾日本圖纂
朝野僉載
寰宇記
池北偶談
職方外紀
殊域周咨

渡海輿記

琉球國志略首卷

御書

聖祖仁皇帝御筆。

中山世土。康熙二十一年。賜王尚貞。

世宗憲皇帝御筆。

輯瑞球陽。雍正二年。賜王尚敬。

皇上御筆。

永祚瀛壖。乾隆四年。賜王尚敬。

詔敕

順治十一年封王尚質詔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帝王祇德應治。協於上下。靈承於天。時則薄海通道。罔不率俾。為藩屏臣。朕懋纘鴻緒。奄有中夏。聲教所綏。無間遐邇。雖炎方荒略。亦不忍遺。故遣使招徠。欲俾仁風暨於海澨。爾琉球國粵在南徼。乃世子尚質。達時識勢。祇奉明綸。既令王舅馬宗毅等獻方物。禀正朔。抒誠進表。繳上舊詔敕印。朕甚嘉之。故特遣正使兵科副理官張學禮、副使行人司行人王垓、齎捧詔印。往封為琉球國中山王。仍

錫以文幣等物。爾國官僚及爾氓庶。尚其輔乃王。飭乃侯度。協攄乃蓋。守乃忠誠。慎乂厥職。以凝休祉。綿於奕世。故茲詔示。咸使聞知。賜王印一。緞幣三十匹。妃緞幣二十匹。

臣按前使臣張學禮記。將敕、印、付官張宿耀上左臺宣讀。王跪聽。宣畢。將敕、印、并恩賜蟒緞、裝花綾綢、四十八匹。付王收受。王妃敕諭。付官孟道賑上右臺宣讀。王妃跪聽。宣畢。將蟒緞、裝花綾綢四十八匹。付王轉付妃收受。則似有兩敕。設兩臺。而匹數亦與詔文不符。謹錄之以俟參致。

康熙元年封王尚質敕

皇帝敕諭琉球國世子尚質。爾國慕恩向化。遣使入貢。世祖章皇帝嘉乃抒誠。特頒恩賚。命使兵科副理官張學禮等、齎捧敕印。封爾為琉球國中山王。乃海道未通。滯閩多年。致爾使人物故甚多。及學禮等奉掣回京。又不將前情奏明。該地方督撫諸臣亦不行奏請。迨朕嗣位。詰問方悉此情。朕念爾國傾心恪貞。宜加優恤。乃使臣及地方各官遲遛遲悞。豈朕柔遠之意。今已將正副使、督撫、等官。分別處治。特頒恩賚。仍遣正使張學禮、副使王垓、令其自贖前罪。暫還原職。速送使人歸國。一應敕封事宜。仍照世祖章皇帝前旨行。朕恐爾國未悉朕意。故再降敕諭。俾爾聞知。

康熙二十二年封王尚貞詔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朕躬膺天眷。統御萬邦。聲教誕敷。遐邇率俾。粵在荒服。悉溥仁恩。奕葉承祧。并加寵錫。爾琉球國、地居炎徼。職列藩封。中山王世子尚貞、屢使來朝。貢獻不懈。當閩疆反側、海寇陸梁之際。篤守臣節。恭順彌昭。克殫忠誠。深可嘉尚。茲以序當纘服。奏請嗣封。朕惟世繼為家國之常經。爵命乃朝廷之鉅典。特遣正使翰林院檢討汪楫、副使內閣中書舍人加一級林麟焻、齎詔往封為琉球國中山王。爾國臣僚以及士庶。尚其輔乃王慎修德政。益勵悃忱。翼戴天家。慶延宗祀。實惟爾海邦無疆之休。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康熙二十一年六月十一日。

康熙二十二年封王尚貞敕

皇帝敕諭琉球國中山王世子尚貞。惟爾遠處海隅。虔修職貢。屬在冢嗣。序應承祧。以朝命未膺。罔敢專擅。恪遵典制。奉表請封。朕念爾世守臣節。忠誠可嘉。特遣正使翰林院檢討汪楫、副使內閣中書舍人加一級林麟焻、齎敕封爾為琉球國中山王。并賜爾及妃文幣等物。爾祇承寵眷。懋紹先猷。輯和臣民。慎固封守。用安宗祉於苞桑。永作天家之屏翰。欽哉毋替朕命。故諭。

頒賜國王

蟒緞二匹。青綵緞三匹。藍綵緞三匹。藍素緞三匹。閃緞二匹。衣素緞二匹。錦三匹。

紗四匹。羅四匹。綢四匹。

頒賜王妃

青綵緞二匹。藍綵緞二匹。粧緞一匹。藍素緞二匹。閃緞一匹。衣素緞二匹。錦二匹。

紗四匹。羅四匹。
康熙二十一年六月十一日。

康熙五十八年封王尙敬詔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朕恭膺天眷。統御萬邦。聲敎誕敷。遐邇率俾。粤在荒服。悉溥仁恩。奕葉承祧。並加寵錫。爾琉球國。地居炎徼。職列藩封。中山王世子曾孫尙敬。遣使來朝。貢獻不懈。當閩疆反側。海寇陸梁之際。篤守臣節。恭順彌昭。克殫忠誠。深可嘉尙。玆以序當纘服。奏請嗣封。朕惟世繼爲宗。國之常經。爵命乃朝廷之鉅典。特遣正使翰林院檢討海寶、副使翰林院編修徐葆光、齎詔往封爲琉球國中山王。爾國臣僚以曁士庶。尙其輔乃王愼修德政。益勵悃忱。翼戴天家。慶延宗祀。實惟爾海邦無疆之休。故玆詔示。咸使聞知。
康熙五十七年八月　日。

康熙五十八年敕諭王世子尙敬

皇帝敕諭琉球國中山王世子曾孫尙敬。惟爾遠處海隅。虔修職貢。屬在冢嗣。序應承祧。以朝命未膺。罔敢專擅。恪遵典制。奉表請封。朕念爾世守臣節。忠誠可嘉。特遣正使翰林院檢討海寶、副使翰林院編修徐葆光、齎敕封爾爲琉球國中山王。并賜爾及妃文幣等物。爾祇承寵眷。懋紹先猷。輯和臣民。愼固封守。用安宗社於苞桑。永作大家之屛翰。欽哉毋替朕命。故諭。

頒賜國王
蟒緞二匹。靑綵緞三匹。藍綵緞三匹。藍素緞二匹。閃緞二匹。衣素緞二匹。錦三匹。
紗四匹。羅四匹。綢四匹。

頒賜王妃
靑綵緞二匹。藍綵緞二匹。粧緞一匹。藍素緞二匹。閃緞一匹。衣素緞二匹。錦二匹。
紗四匹。羅四匹。
康熙五十七年八月　日。

乾隆二十一年封王尙穆詔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朕恭膺天眷。統御萬方。聲敎誕敷。遐邇率俾。粤在荒服。悉溥仁恩。奕葉承祧。並加寵錫。爾琉球國。地居炎徼。遠隔重洋。世列藩封。屢膺朝命。代修職貢。恭順彌昭。玆以中山王世子尙穆、序當纘服。奏請嗣封。朕惟世繼爲家國之常經。爵命乃朝廷之鉅典。特遣正使翰林院侍講全魁、副使翰林院編修周煌、齎詔往封爲琉球國中山王。爾國臣僚以曁士庶。尙其輔乃王愼修德政。益勵悃忱。翼戴天家。慶延宗祀。實惟爾海邦無疆之休。故玆詔示。咸使聞知。
乾隆二十年十二月　日。

乾隆二十一年敕諭王世子尙穆

皇帝敕諭琉球國中山王世子尙穆。惟爾遠處海隅。虔修職貢。屬在冢嗣。序應承祧。恪遵典制。奉表請封。朕念爾世守藩服。恭順可嘉。特遣正使翰林院侍講全魁、副使翰林院編修周煌、齎敕封爾爲琉球國中山王。并賜爾及妃文幣等物。爾其祇承寵眷。克懋先猷。和輯臣民。增修德政。永延宗社之嘉庥。長作天家之屛翰。欽哉毋替朕命。故諭。

頒賜國王
蟒緞二匹。靑綵緞三匹。藍素緞三匹。藍綵緞三匹。閃緞二匹。衣素緞二匹。錦三匹。
紗四匹。羅四匹。綢四匹。

頒賜王妃
粧緞一匹。靑綵緞二匹。藍素緞二匹。藍綵緞二匹。閃緞一匹。衣素緞二匹。錦二匹。
紗四匹。羅四匹。
乾隆二十年十二月　日。

諭祭文

康熙二十二年諭祭故王尙質文

維康熙二十二年。歲次癸亥。八月庚子朔。越六日乙巳。皇帝遣正使翰林院檢討汪楫、副使中書舍人林麟焻、諭祭於故琉球國王尙質之靈曰。朕受天景命。君臨萬邦。殊方海澨。罔不賓服。凡有恪共藩職。累世輸誠。則必生加錫命之榮。歿隆賻卹之典。所以旌揚歸附。柔懷荒遠。垂爲國憲。昭示億年。爾琉球國中山王尙質、式廓前徽。誕膺世祚。作藩屛於南海。綏島服以咸寧。輯圭瑞於中邦。位民人而胥靖。浮航貢篚。深遵王享之規。踰險來章。虔秉朝宗之志。方謂河山永固。帶礪之祚常存。何期霜露遽零。松柏之姿忽謝。眷言藩服。朕實傷焉。爰沛後綸。優加祭卹。嗚呼。爾敦以下奉上之節。忠誠克勵於遐方。朕弘視遠如邇之仁。錫賚宜崇乎異數。肆陳芬苾。尙其來歆。

康熙五十八年諭祭故王尙貞文

維康熙五十八年。歲次己亥。六月壬寅朔。越祭日丁卯。皇帝遣册封琉球國正使翰林院檢討海寶、副使翰林院編修徐葆光、諭祭於故琉球國中山王尙貞之靈曰。朕撫綏萬邦。中外一體。越在荒服。咸畀洪恩。矧效忠既篤於生前。斯賜卹彌隆於身後。眷言爲代。宜賁寵光。爾琉球國中山王尙貞、肅凜朝章。丕揚世緒。秉彝靈於天府。水靜鯨波。奉正朔於大庭。風淸島服。靖共匪懈。恩早錫於九重。貞順彌加。時將躋乎三紀。方謂期頤未艾。何圖徂謝遄聞。深用愴懷。特頒祭卹。嗚呼。作屛翰於遐方。始終臣節。被綸綍於幽夕。炳煥綸褒。用薦苾芳。尙其歆格。

康熙五十八年諭祭故王尙益文

維康熙五十八年。歲次己亥。六月壬寅朔。越祭日丁卯。皇帝遣册封琉球國正使翰林院檢討海寶、副使翰林院編修徐葆光、諭祭於故琉球國王尙益之靈曰。朕承天庥。撫馭區宇。罔有內外。並予樹綏。凡所賓

貢。不忘存恤。有施必報。雖遠弗遺。所以示懷柔、昭鉅典也。爾琉球國王嗣尚益、承先受祚。繼志輸忠。世著勤勞。奉共球而內嚮。代修朝請。航溟渤以歸誠。乃在職止於三年。嗣封闕於再世。容言藩服。方期多歷之是膺。勉樹嘉猷。正意修齡之難得。訃音遠告。褒卹特申。錫命未逮於生前。而榮施寔隆於身後。爰頒祭醴。用遣專官。嗚呼。玉册遥傳。庶慰乘王之志。綸函覃被。聿昭撫遠之忱。載設牲犧。靡非歆格。

乾隆二十一年諭祭故王尚敬文

維乾隆二十一年。歲次丙子。七月丁卯朔。越二十有七日癸巳。皇帝遣翰林院侍講全魁、册事府右春坊右中允周煌、諭祭於故琉球國中山王尚敬之靈曰。朕惟恩昭柔遠。眷藩服於東瀛。典著飾終。煥綸褒於北闕。奕世之效忠既篤。中朝之賜卹彌殷。爾琉球國中山王尚敬、纘緒球陽。作屏華嶼。納賮琛乎萬里。曰求厥章。奉珪瑞者卅年。予嘉乃德。方期保艾。膺鞏礪以延休。何意奄徂。感春秋之屢易。茲以宣恩於嗣服。並深追軫於重泉。式薦苾芬。用昭優渥。嗚呼。衔嘉聲於世土。業永河山。賁顯寵於天朝。光增窀穸。歆茲賁醴。庶克欽承。

康熙二十二年諭祭海神文二道

維康熙二十二年。歲次癸亥。六月壬申朔。越二十日辛卯。皇帝遣册封琉球國正使翰林院檢討汪楫、副使中書舍人林麟焻、致祭於海神曰。惟神、顯異風濤。效靈瀛海。扶危脫險。每著神功。捍患禦災。允符祀典。茲因册封殊域。取道重溟。爰命使臣。潔將禋祀。尚其默佑津途。安流利涉。克將成命。惟神之休。謹告。

維康熙二十二年。歲次癸亥。十二月戊戌朔。越八日乙巳。皇帝遣册封琉球國正使翰林院檢討汪楫、副使中書舍人林麟焻、致祭於海神曰。惟神、誕昭靈貺。陰翊昌圖。引使節以遄征。越洪波而利濟。殊邦往復。成事無愆。克暢國威。實惟神佑。聿申昭報。重薦苾芬。神其鑒歆。永有光烈。謹告。

康熙五十八年諭祭海神文二道

維康熙五十八年。歲次己亥。五月癸酉朔。越祭日癸巳。皇帝遣册封琉球國正使翰林院檢討海寶、副使翰林院編修徐葆光、致祭於海神曰。惟神、顯異風濤。效靈瀛海。扶危脫險。每著神功。捍患禦災。允符祀典。茲因册封殊域。取道重溟。爰命使臣。潔將禋祀。尚其默佑津途。安流利涉。克將成命。惟神之休。謹告。

維康熙五十九年。歲次庚子。二月戊戌朔。越祭日丁卯。皇帝遣册封琉球國正使翰林院檢討海寶、副使翰林院編修徐葆光、致祭於海神曰。惟神、誕昭靈貺。陰翊昌圖。引使節以遄征。越洪波而利濟。殊邦往復。成事無愆。克暢國威。實惟神佑。聿申昭報。重薦苾芬。神其鑒歆。永有光烈。謹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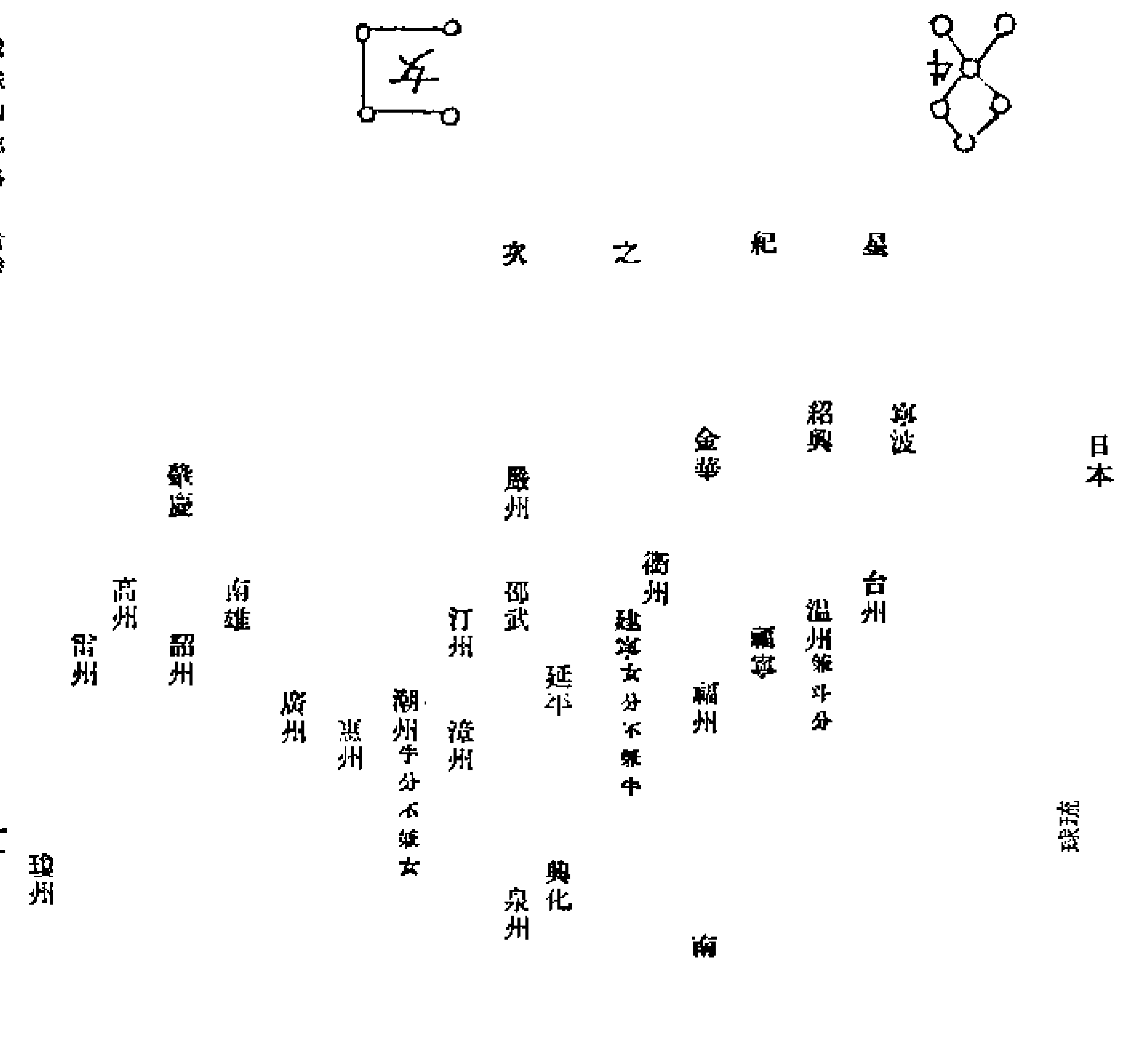
乾隆二十一年諭祭海神文二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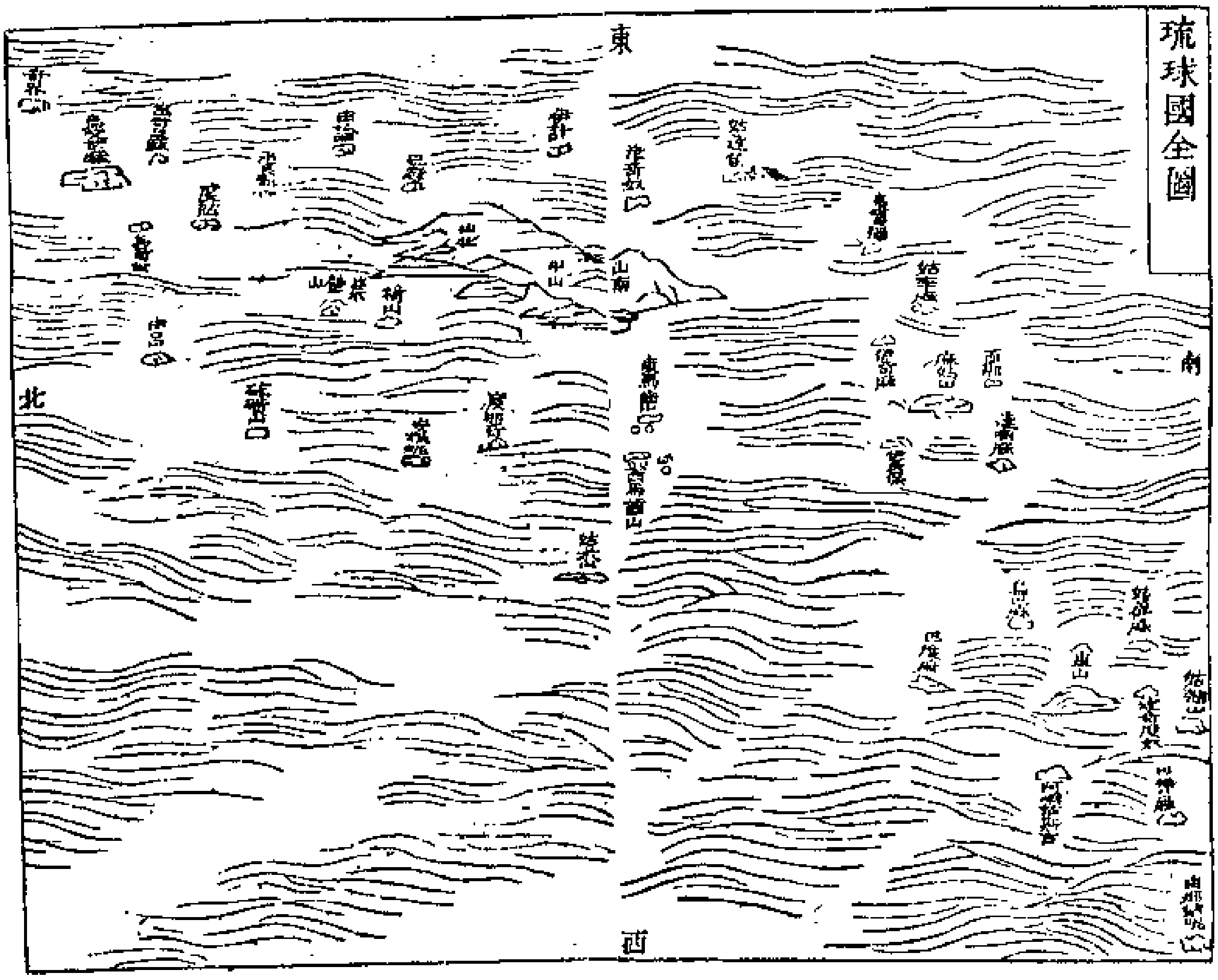
維乾隆二十一年。歲次丙子。六月丁酉朔。越六日壬寅。皇帝遣册封琉球國正使翰林院侍講全魁、副使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周煌、致祭於海神曰。惟神、顯異風濤。效靈瀛海。扶危脫險。每著神功。捍患禦災。允符祀典。茲因册封殊域。取道重溟。爰命使臣。潔將禋祀。尚其默佑津途。安流利涉。克將成命。惟神之休。謹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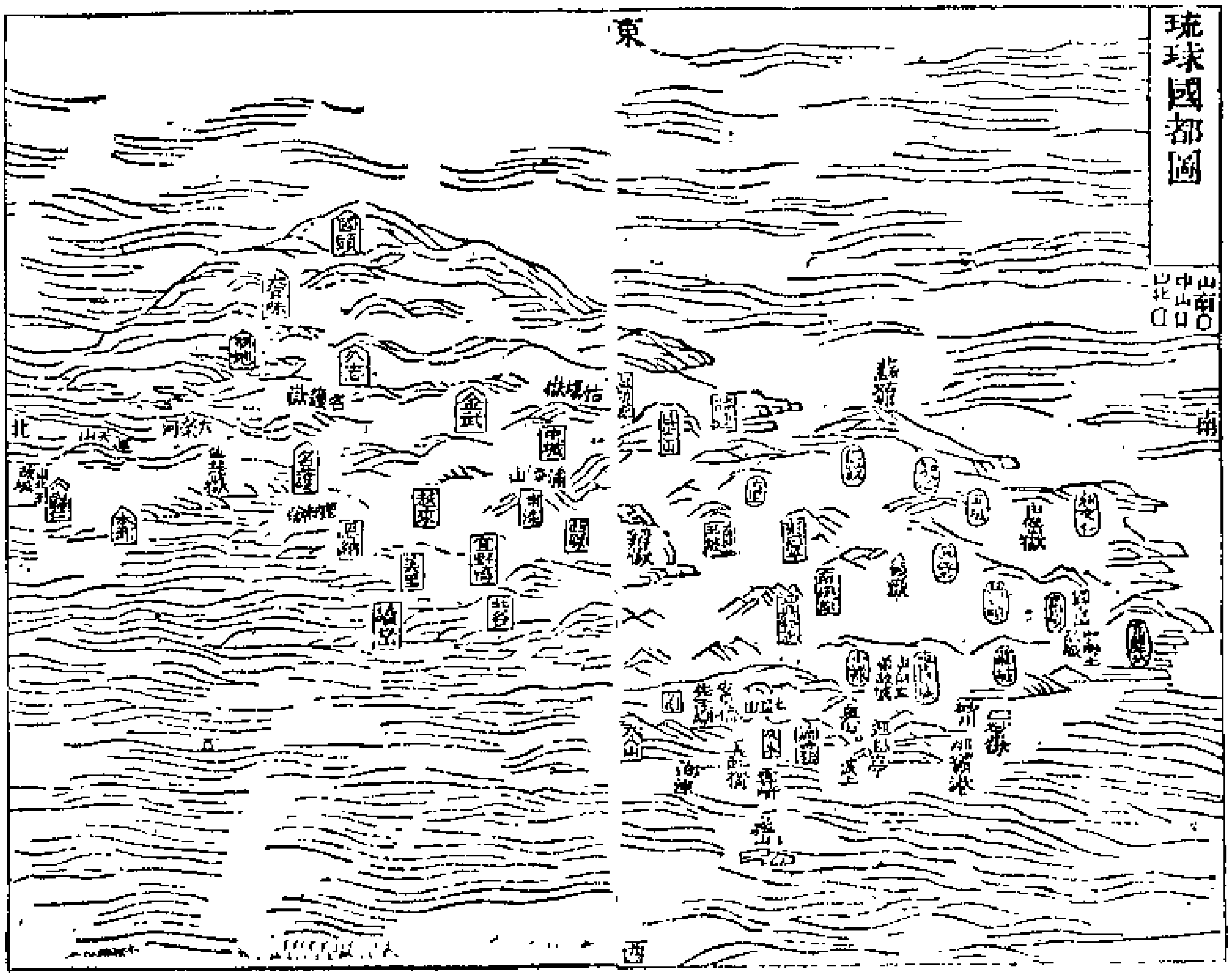
維乾隆二十二年。歲次丁丑。二月癸亥朔。越十三日乙亥。皇帝遣册封琉球國正使翰林院侍講全魁、副使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周煌、致祭於海神曰。惟神、誕昭靈貺。陰翊昌圖。引使節以遄征。越洪波而利濟。殊邦往復。成事無愆。克暢國威。實惟神佑。聿申昭報。重薦苾芬。神其鑒歆。永有光烈。謹告。

圖繪

琉球星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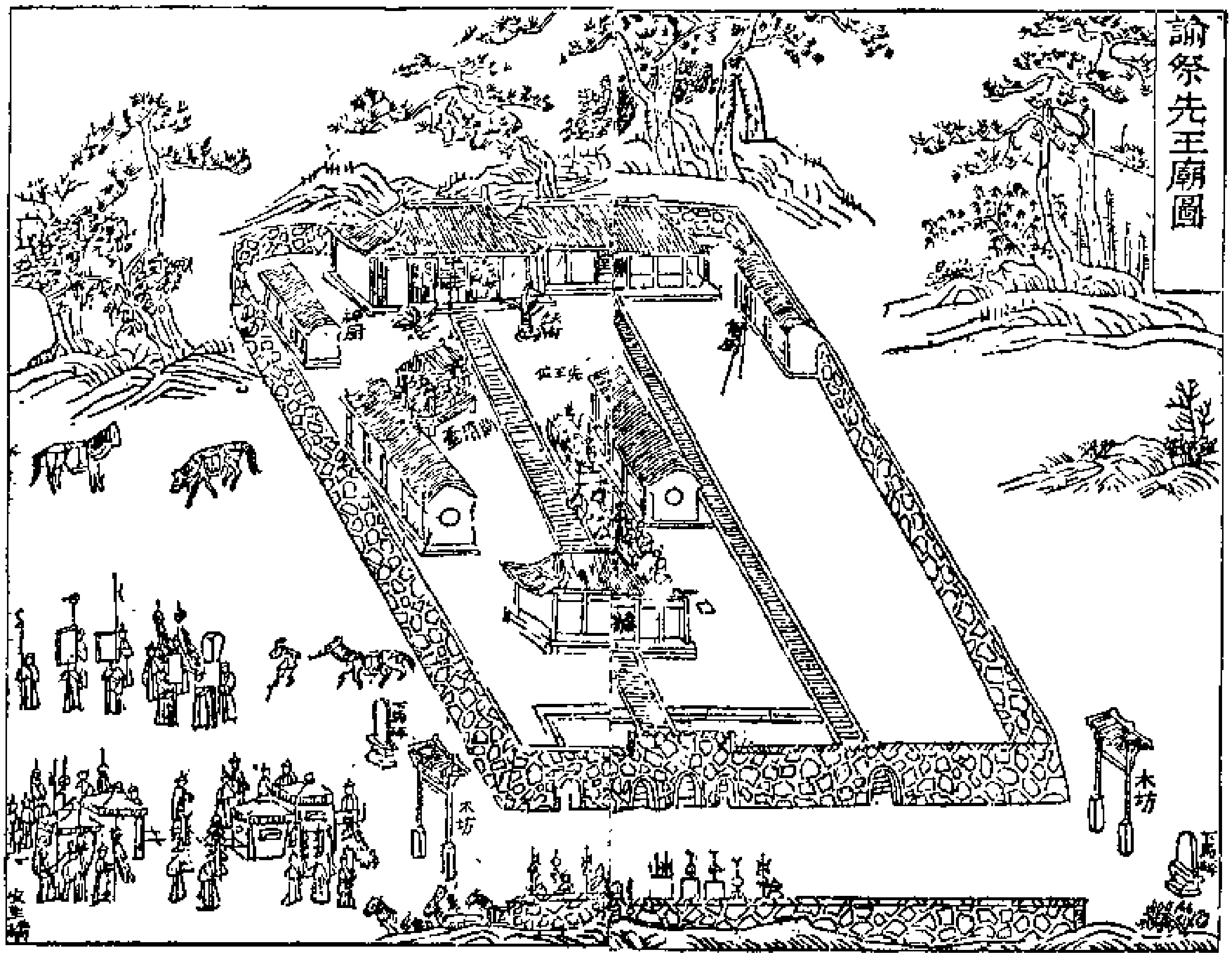



琉球國全圖
東
西
南
北


琉球國都圖
東
西
南
北

琉球國志略　首卷　一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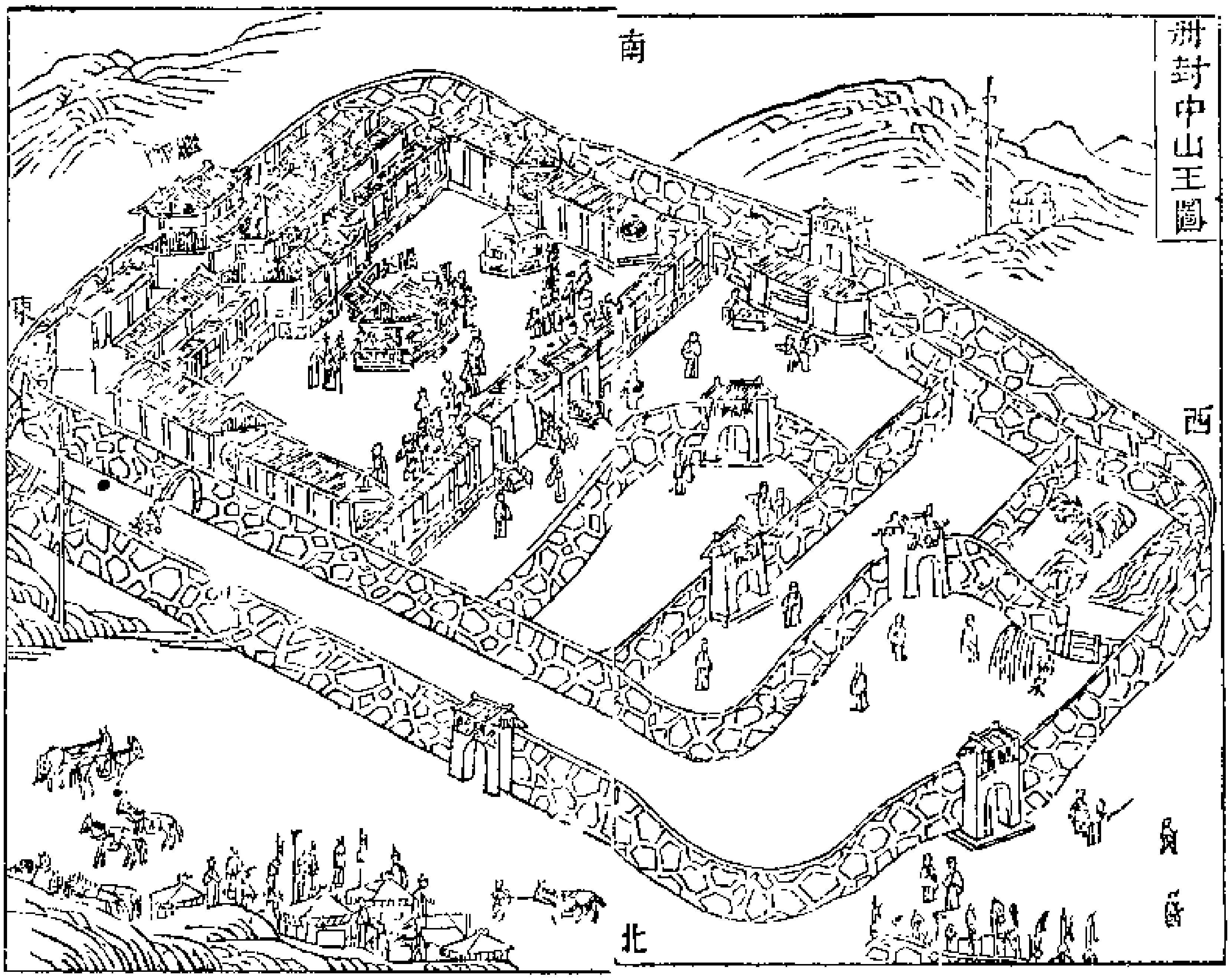
琉球國志略　首卷　一七



諭祭先王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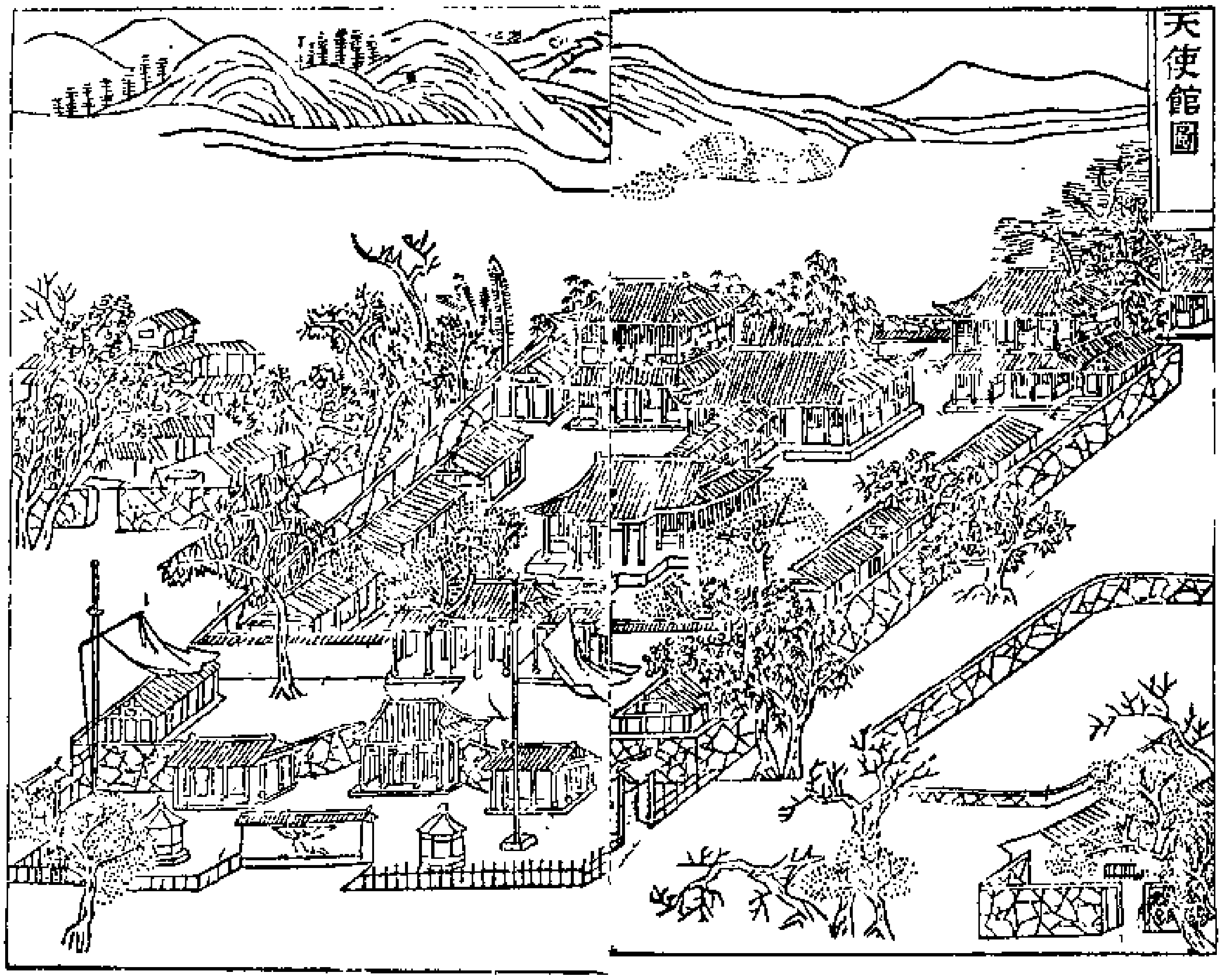
琉球國志略　首卷　一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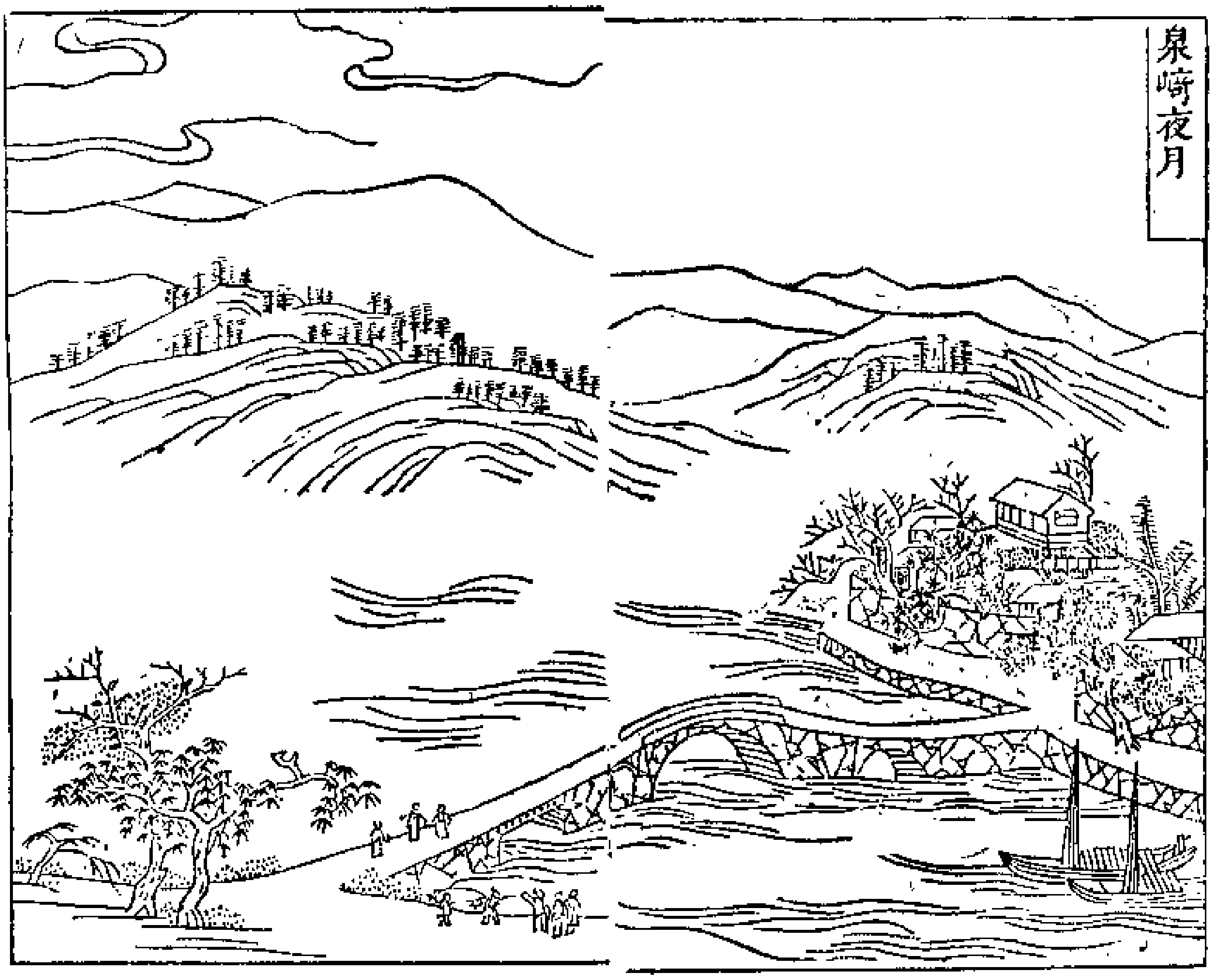
琉球國志略　首卷　一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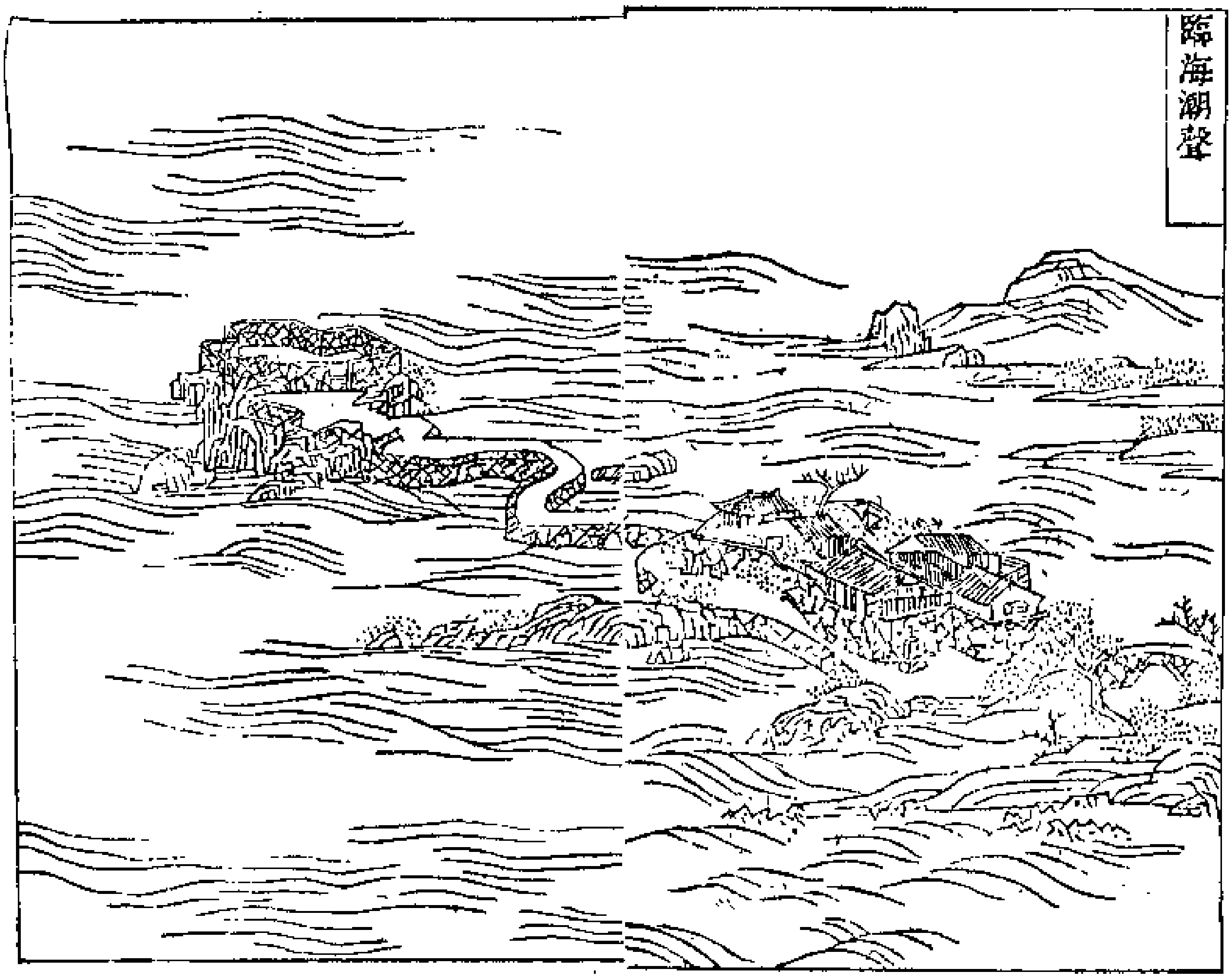
册封中山王圖

中山王圖
年十八歲乾隆四年
己未 月 日生


天使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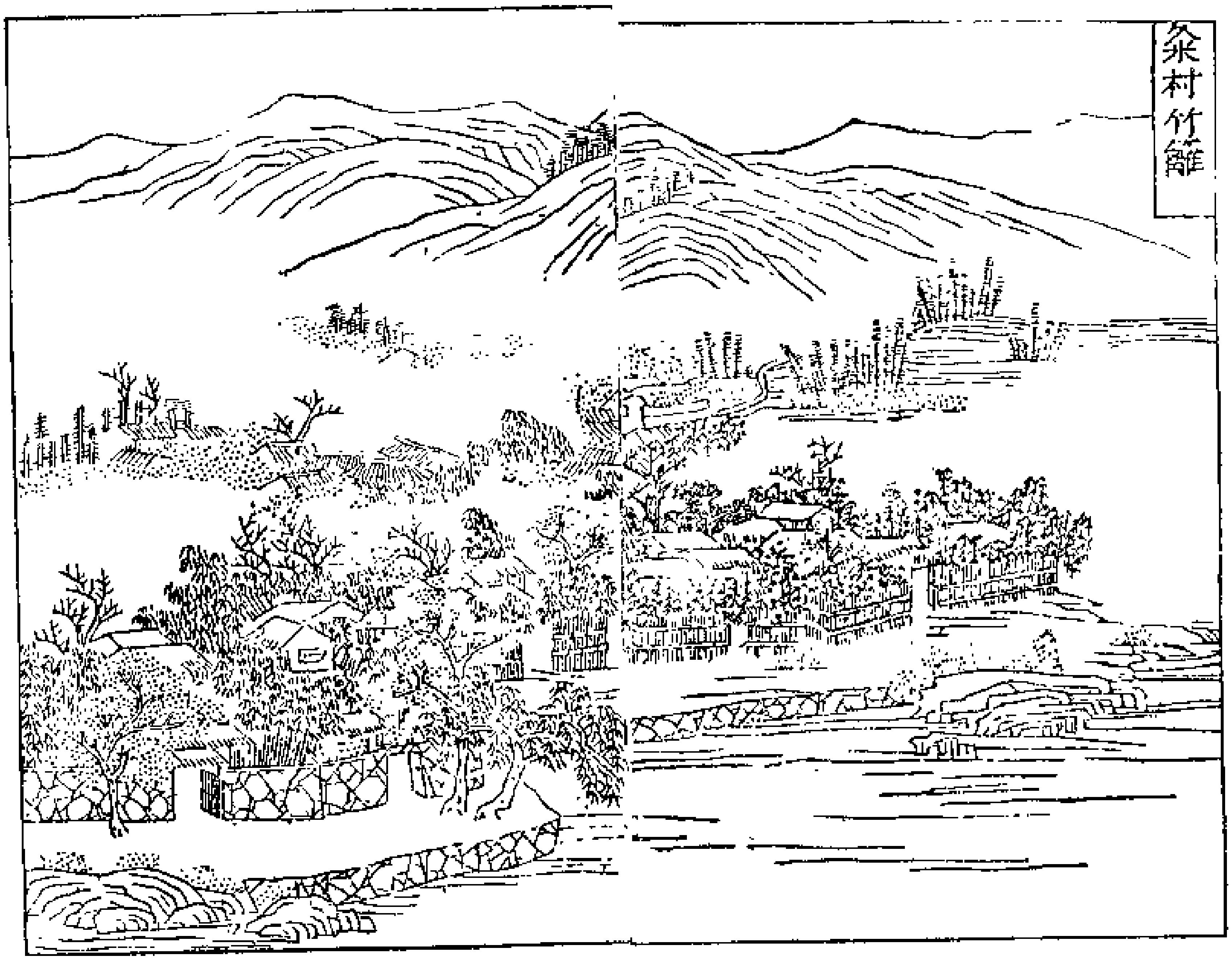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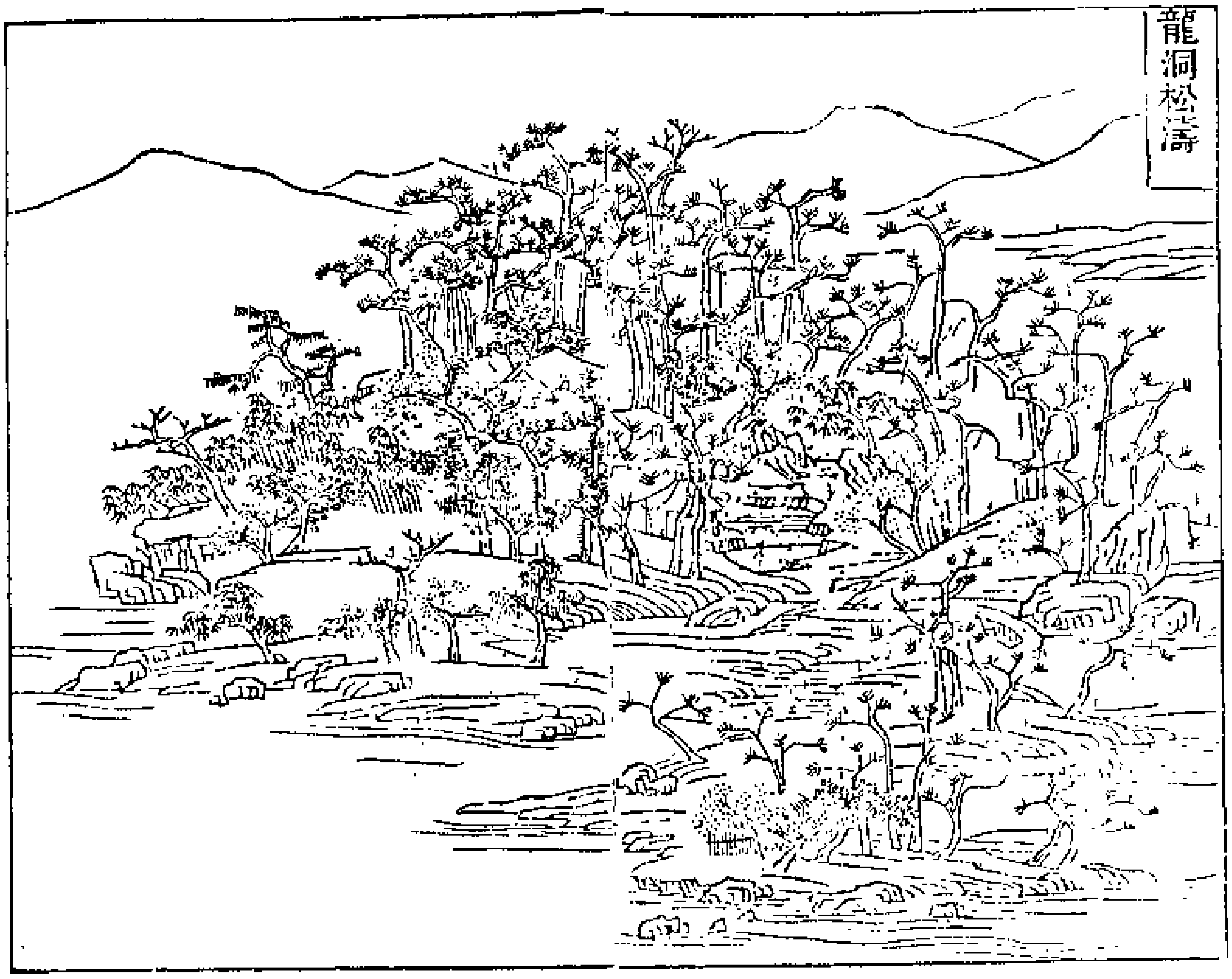
泉崎夜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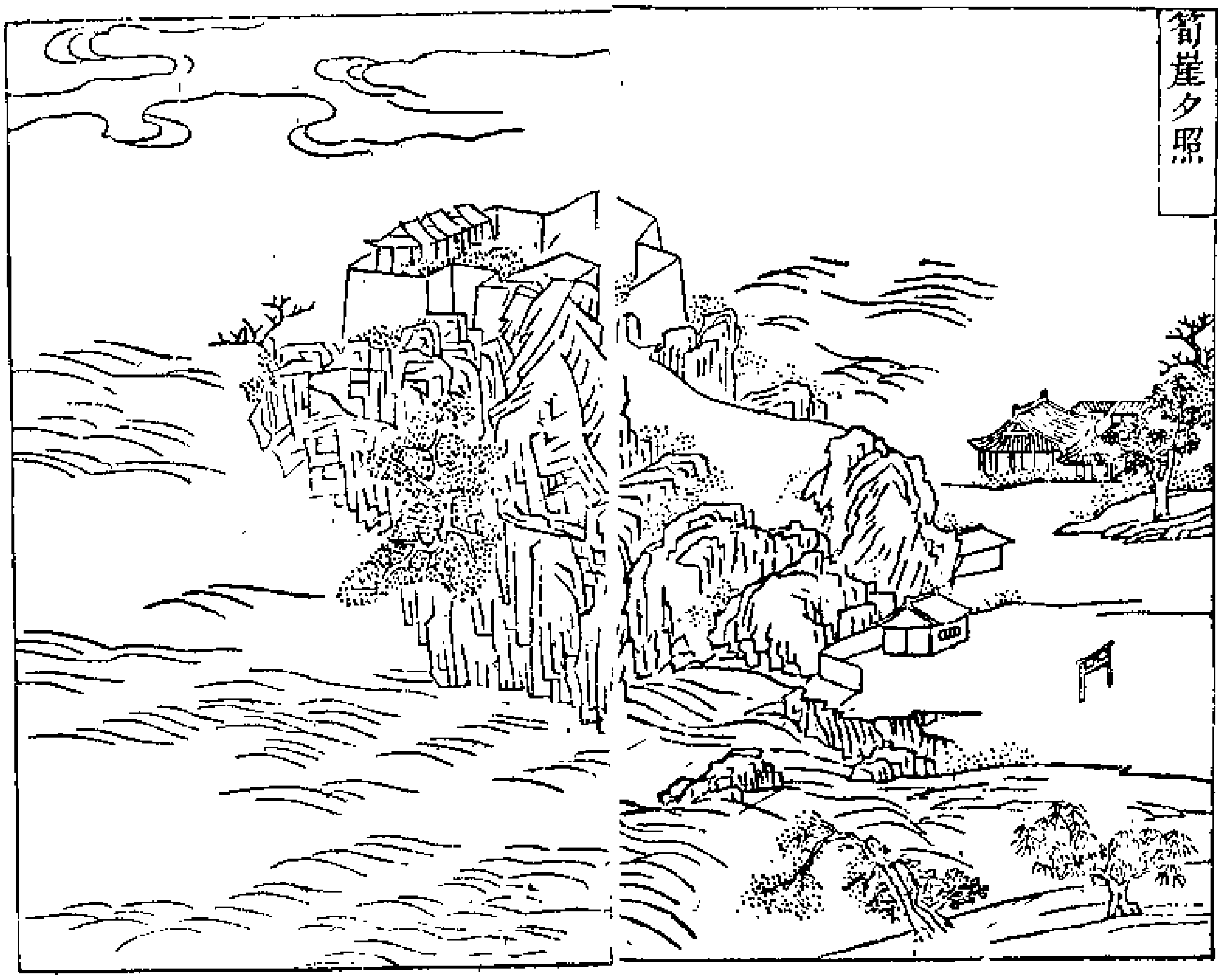


臨海潮聲

19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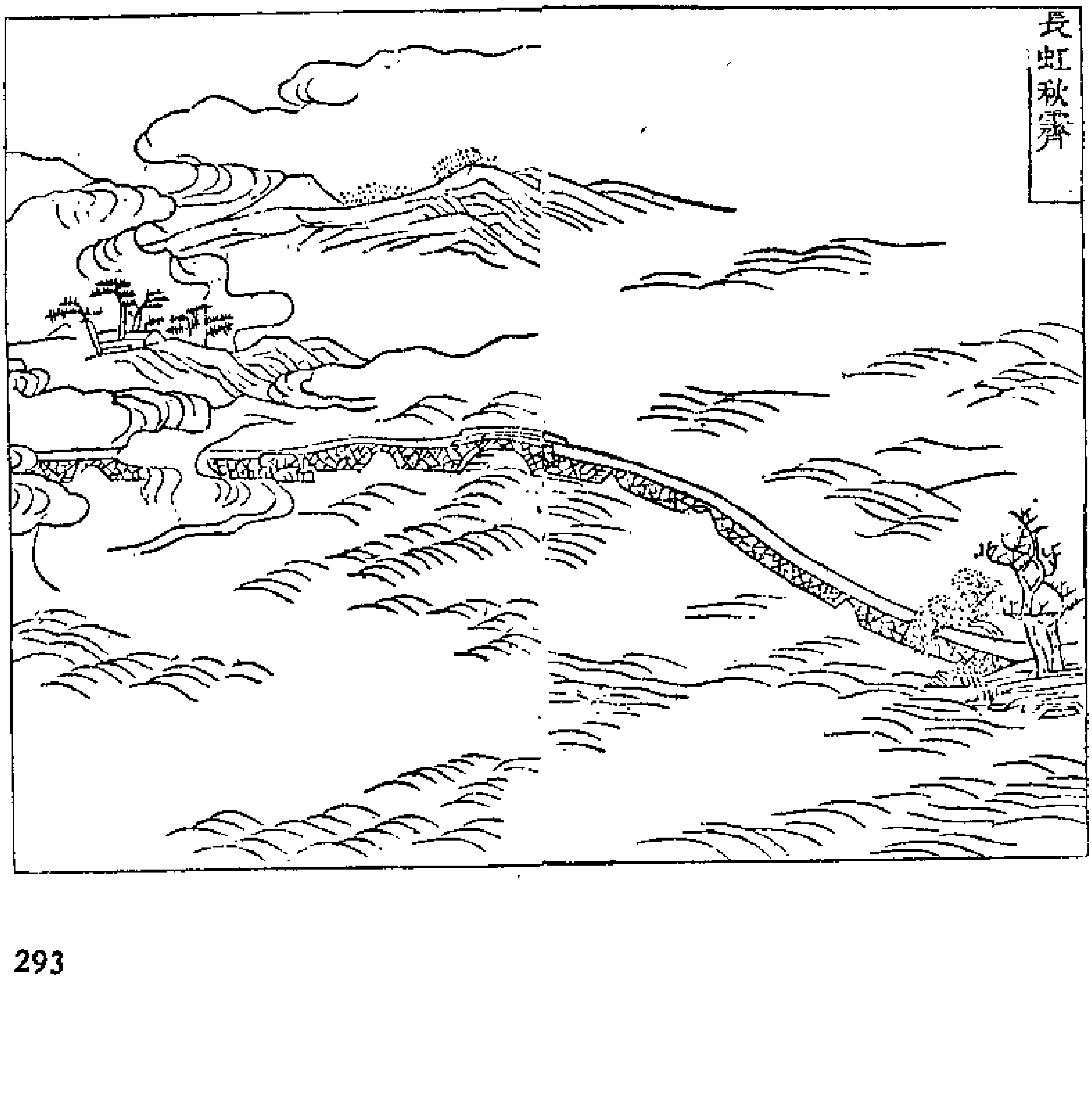

粂村竹籬


龍洞松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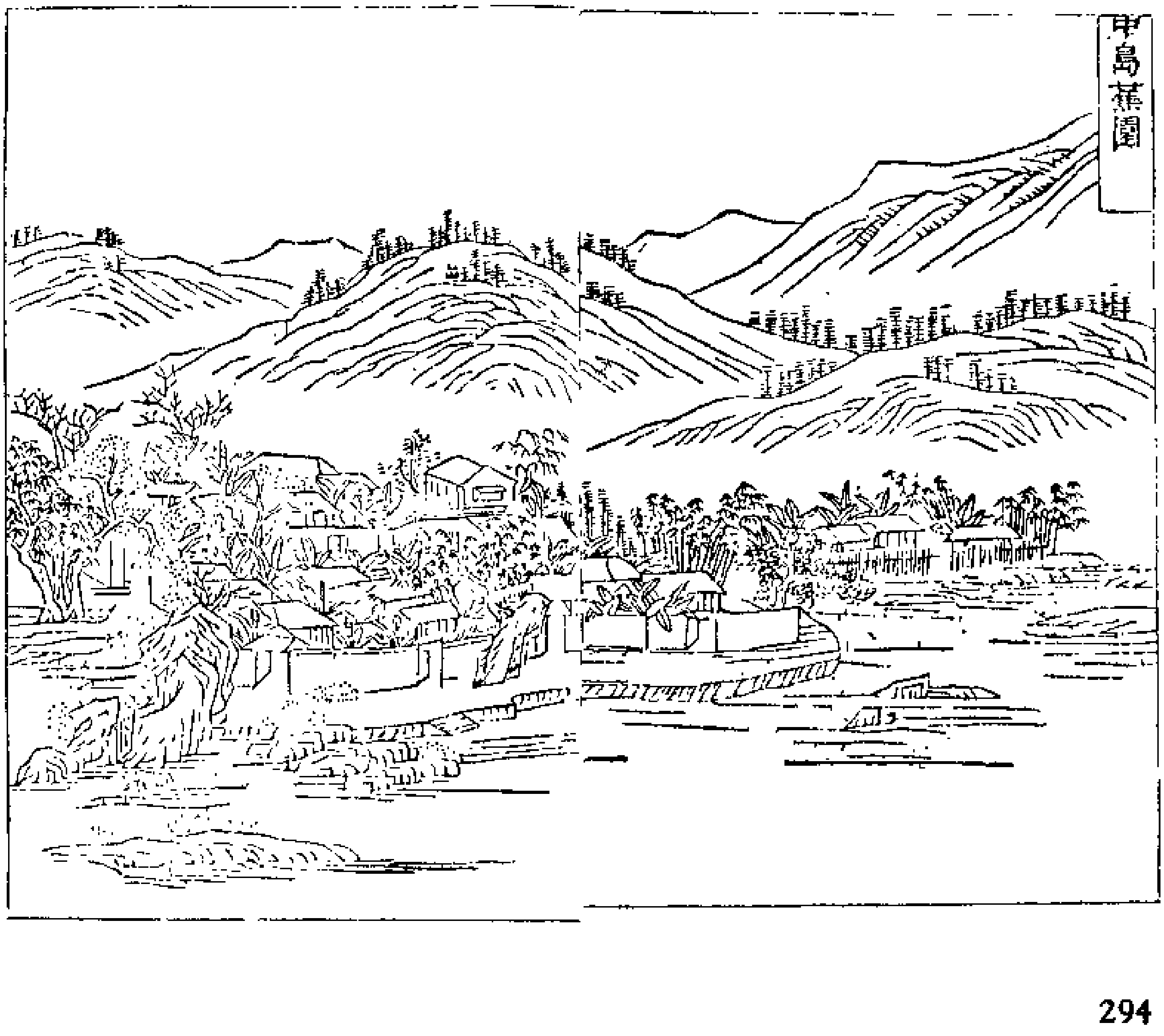
琉球國志略 首卷

琉球國志略 首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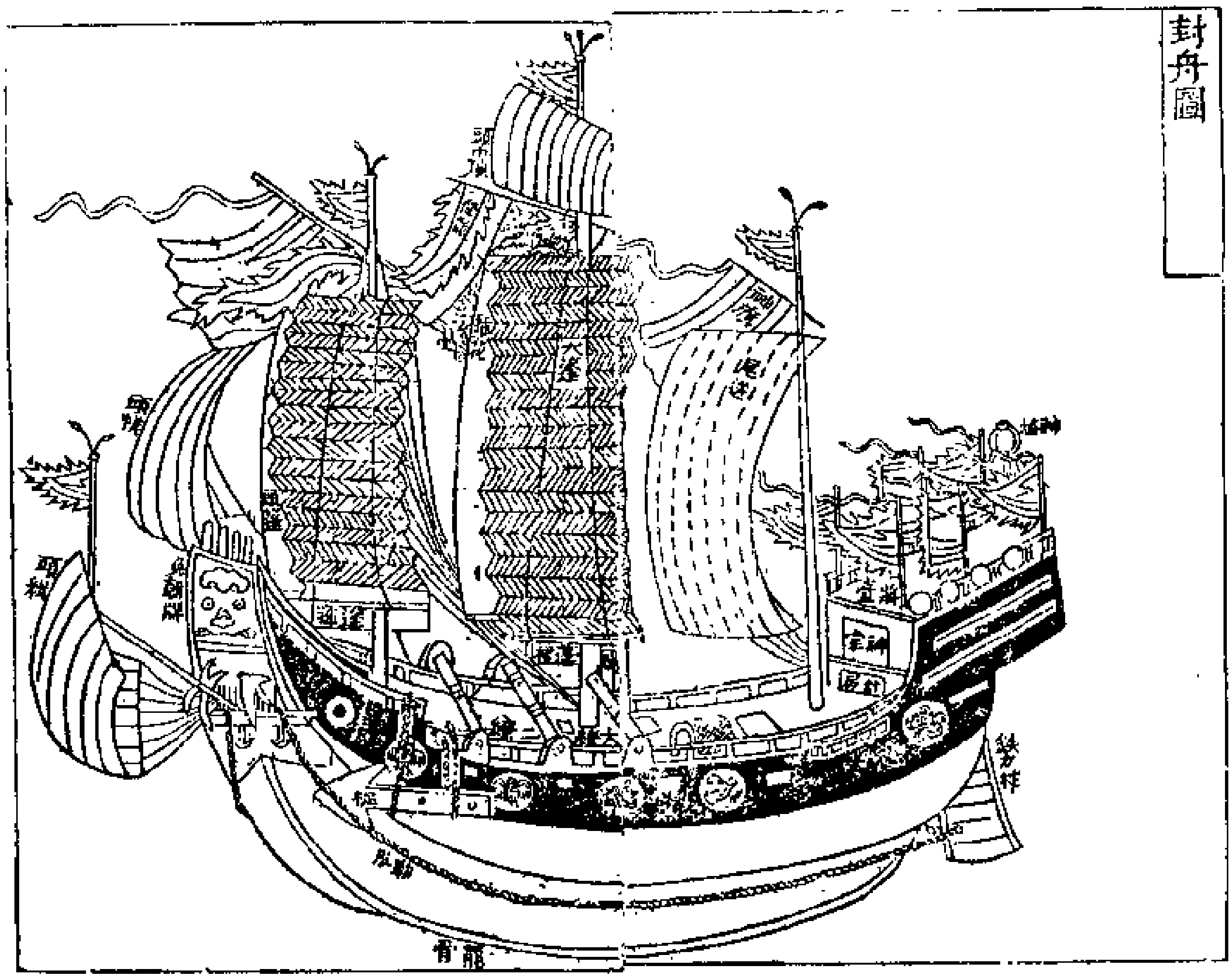
琉球國志略 首卷

城嶽靈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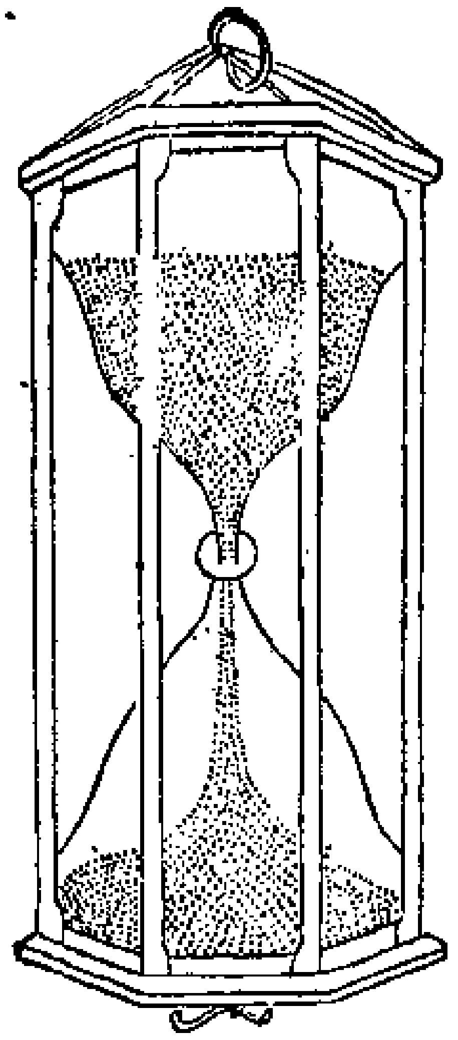


甲島蕉園

封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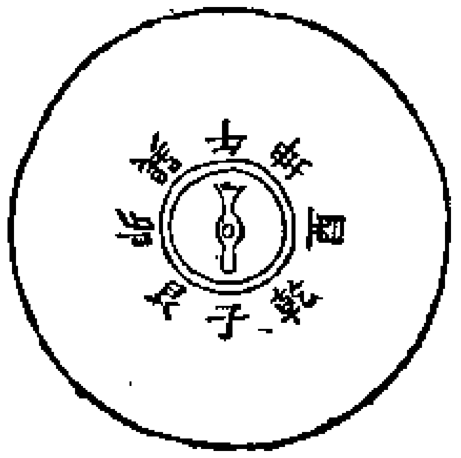


玻璃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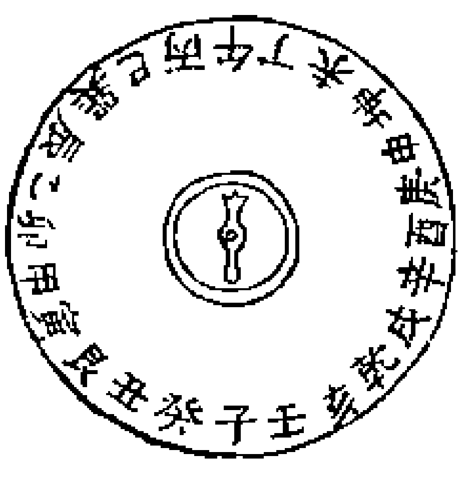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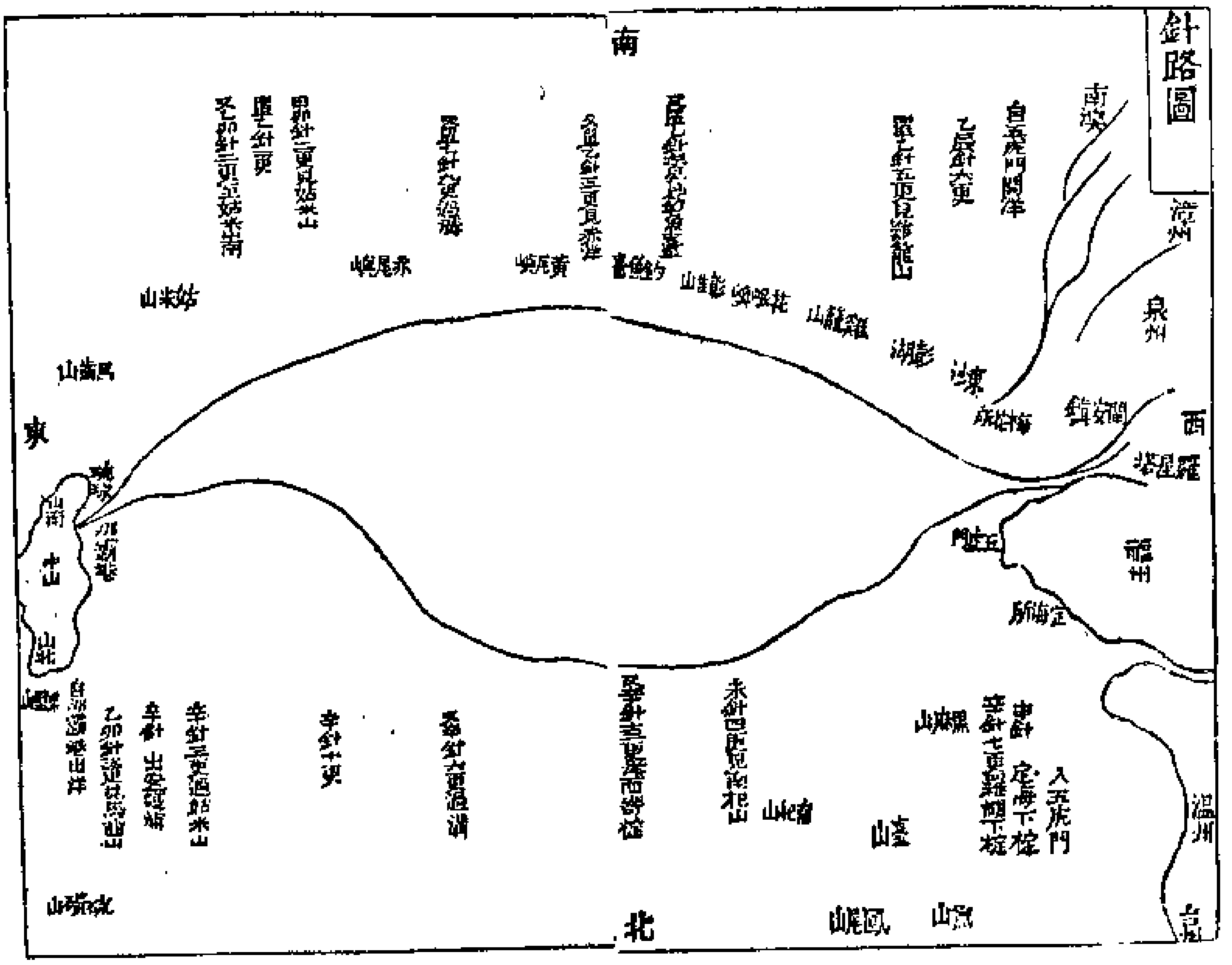
羅星圖

八方定位



二十四向定位





琉球國志略卷一

清　周煌恭輯

星野

王者體國經野，仰觀俯察，以施其裁成參贊之方尚已。是以周禮大司徒、職土訓以周知九道之廣輪，大易通卦驗、立圭測以審視五星之經緯。欽惟聖祖仁皇帝北辰星共，乾坤合德，念琉球僻處東南海外，思有以定其分度次舍之象，與正其陰陽寒暑之宜，特遣精習理數內臣，聯䑺飛渡，測景占辰，務本夫張衡蠡秀之規，以準其遠近緯直之實，而海邦萬世之指南也。我皇上繼天立極，幬羅羣生，薄海內外，龍虎景從，寰舉攸好，近以西定伊犁，仍命大臣前往相度，蓋豎亥所不能步、大章所未及測者。又先後有同揆，巳臣管蠡之微，冀窺萬一，謹錄成章，以著無外之盛，志星野。

康熙五十八年，聖祖仁皇帝特遣內廷八品官平安、監生豐盛額、冊使海寶、徐葆光同往琉球國測量。

按琉球分野，與揚州吳越同屬女牛星紀之次，供在丑宮。舊測北京北極出地四十度，福建北極出地二十六度三分。今測琉球北極出地二十六度二分三釐，地勢在福州正東偏南三里許。舊測福建偏度去北極中線偏東四十六度三十分。今測琉球偏度去北極中線偏東五十四度，與福州東西相去八度三十分，每度二百里，推算徑直海面一千七百里。凡船行六十里爲一更，自福州至琉球姑米山四十更，計

二千四百里。自琉球姑米回福州五十更。計三千里。乃總南北行里數。故稍爲紆遠耳。始知從前勵稱萬里者。皆約略揣云。

臣按夏子陽錄云。以一統輿圖視之。則在東南。以閩省視之。則在閩之東北。故去必仲夏。乘西南風。來必孟冬。乘東北風。茲役多用乙針直指姑米。蓋度中山又似實居艮方。姑據所見。附啟臆斷。

琉球國志略卷二

國統

天生民。立之君。自堯舜以來。正朔相承。尊無二上。國統脈脈可紀。至若四隅荒眇。彈丸黑子之地。莫不各君其國。而聲教之所未通。即皆甲子無稽。世次湮滅。理有固然。其列於圖經。如內地郡國志者。惟朝鮮最詳。而琉球即次之。則唯其回面內向。沐浴雅化之已久也。我朝定鼎燕京。琉球率先歸附。不敢自王。敦請襲封。嗣後貢職恪共。世守藩臣之分。遐邇混壹。鎮撫荒徼。享祚綿遠。長作東南屏蔽。有由來矣。臣使役甫竣。諏詢往迹。知中山一區。沿革互乘。匪特隋書歟斯。茫無可據。即如洪永初封。亦非姓尚。爰按前錄。博採歷史。并其國中撰述。亦必詳譯覈審。上自天孫。遞至今爵。原流悉著。年世皆陳。務期信者有傳。疑者備考。且以告守茲土者。毋恃險隘。毋敢驕淫。毋作威福。毋忘鑒戒云。志國統。

天孫氏　琉球始祖。其初有一男一女。生於大荒。自成夫婦。曰阿摩美久。生三男二女。長男爲天孫氏。爲國主始也。次男爲諸按司始。三男爲百姓始。長女曰君君。次女曰祝祝。爲國守護神。一爲天神。一爲海神。今寺院有三首六臂女神。手執日月。名曰天満大自在天神。并誌云。名辨戈天。崇祀特隆。蓋即此也。隋書云。王姓歡斯。名渴剌兜。國人呼王爲可老羊。王妾曰多拔茶。其即天孫氏之世歟。天孫歡斯國語音皆相混。故誤耳。傳二十五代。姓氏俱無攷。起洪荒乙丑。至宋淳熙十三年丙午。逆臣利勇鴆而弒之。舜天立。浦添按司舜天討之。利勇死。諸按司推舜天爲王。天孫氏遂亡。凡一萬七千八百零二年。

舜天。日本人皇後裔大里按司朝公子。爲浦添按司。宋淳熙間。天孫氏逆臣利勇篡弒自立。舜天討之。衆推爲王。年二十二。嘉熙元年薨。在位五十一年。壽七十二。子舜馬順熙嗣。有傳。　**舜馬順熙**。舜天長子。淳熙十二年生。嘉熙二年立。年五十四。淳祐八年薨。在位十一年。壽六十四。子義本嗣。　**義本**。舜馬順熙長子。開禧二年生。淳祐九年立。年四十四。即位。國中大饑。三年疫疾。人民半失。其數義本召群臣曰。饑疫并行。不德所致。群臣舉天孫氏後裔惠祖嫡孫英祖。使攝試國政事。賢遂。不肯。疾疫遂止。攝政七年。義本讓位。遁隱北山。在位十一年。壽五十四。

舜天至義本。凡三傳。共七十三年。

英祖。天孫氏裔惠祖世主孫。宋紹定二年生。長爲伊祖按司。寶祐元年。攝政。景定元年。受義本讓位。年三十二。元大德三年薨。在位四十年。壽七十一。子大成嗣。有傳。　**大成**。英祖世子。淳祐七年生。大德四年立。年五十四。至大元年薨。在位九年。壽六十二。子英慈嗣。有傳。　**英慈**。大成次子。咸淳四年生。至大二年立。年四十二。皇慶二年薨。在位五年。壽四十六。子玉城嗣。有傳。　**玉城**。英慈第四子。元貞二年生。延祐元年立。年十九。世賞政敗。內外嬖。諸按司不朝。大里按司稱山南王。今歸仁按司稱山北王。玉城惟有首里等數國。自稱中山王。國分爲三。時當兵相攻戰。至元二年薨。在位二十三年。壽四十一。子西威嗣。　**西威**。玉城長子。至和元年生。至元三年立。年十歲。政歸母妃。牝雞亂政。至正十年薨。在位十四年。壽二十三。時浦添按司察度有德。人心悅服。國人廢世子。奉察度爲王。

英祖至西威。凡五傳。共九十九年。

察度。浦添間切謝那村奧間大親之子。始爲浦添按司。西威薨。世子五歲。母妃亂政。元至正十年。國人廢世子而立之。明洪武二十八年薨。在位四十六年。年壽無考。子武寧嗣。有傳。　**武寧**。察度世子。至正十六年生。洪武二十九年立。年四十一。違父遺命。荒於禽色。遂復追遊。諸侯背叛。永樂三年薨。在位十年。

臣按洪武二十八年。察度卒。武寧以二十九年立。明實錄永樂改元。武寧始訃告于朝。二年。遣行人時中往祭賻。并詔武寧襲爵。三年。時中使琉球還。當是時。尚巴志既滅山南山北。並滅中山。武寧遂以三年薨。巴志又奉其父思紹爲王。故五年思紹以父武寧之喪來告也。若世纘圖及中山世鑑俱云。武寧在位二十六年。以永樂十九年卒。巴志以二十年立。則是謂巴志滅武寧而自立。追封其父思紹爲王。故紀年不合耳。至明實錄間有故王已薨。尚書王貢者。則以未及赴喪故也。徐錄云。武寧永樂四年受封。薨於永樂三年。亦非是。

察度至武寧。凡二傳。共五十六年。

思紹。初爲山南王佐敷按司。其子尚巴志糾山南王無道。糾合義兵攻之。并攻山北王中山王。次第滅之。奉思紹爲王。永樂四年立。五年。以父武寧之喪。來告。實非父子也。成祖賜與武寧詔。思紹嗣爵。永樂十九年薨。在位十六年。壽無考。子尚巴志嗣。

臣按中山世鑑。謂宣德初。封尚巴志爲中山王。乃追封其父思紹爲王。非也。追封之王。主不入廟。今先王廟中有思紹神主。況實錄又鑿然可據也。

尚巴志。思紹嫡子。洪武五年生。三十五年。年三十一。嗣佐敷按司。後奉思紹爲王。永樂二十年立。年五十一。正統四年薨。在位十八年。壽六十八。子尚忠嗣。有傳。　**尚忠**。巴志次子。洪武二十四年生。正統五年立。年五十。九年薨。在位五年。壽五十四。子尚思達嗣。　**尚思達**。尚忠子。永樂六年生。正統十年立。年三十八。十四年薨。在位五年。壽四十二。無子。叔尚金福嗣。　**尚金福**。巴志第六子。洪武三十一年生。景泰元年立。年五十三。四年薨。在位四年。壽五十六。子尚泰久嗣。　**尚泰久**。金福

爲子。永樂十三年生。景泰五年立。年四十。天順四年薨。在位七年。壽四十六。子尚德嗣。**尚德。**泰久第三子。正統六年生。天順五年立。年二十一。君臨不從。朔詩論殺。暴虐無道。鬼界島叛。不朝貢數年。自將伐之。歸朝自滿。成化五年薨。在位九年。壽二十九。世子幼。國人廢之。奉內間里主御鎖側爲王。

思紹至尚德。凡七傳。共六十四年。

臣按明史實錄云。金福卒。其弟布里與其子志魯爭立。則爭者必應立之世子耳。而中山世鑑乃云。泰久、尚金福第一子志魯、又與金福之第幾子耶。景泰六年詔書則曰。金福既殁。其弟尚泰久。敕書亦曰。傳及爾兄。金福繼逝。爾乃王弟。宜紹國封。汪錄引世續圖則云。泰久係尚志達之弟。志疑當作思。思達乃尚忠之子。而金福爲思達之叔。假泰久果係思達之弟。則泰久亦爲尚忠子。而非金福子。尤非金福弟。明甚。蓋實錄據請封疏。原無舛謬。而世續世鑑二紀。亦不勝矛盾矣。

尚圓。字思德金。伊平人。其先不可知。父尚稷。爲伊平里主。圓生有異相。長爲內間里主。稱御鎖側。尚德淫虐。民歸尚圓。尚德卒。子幼。國人廢而弑之。迎圓爲王。成化十二年薨。在位七年。壽六十二。世子尚眞年十二。王弟尚宣威立。遜位有隙。

臣按中山世鑑云。尚圓當尚金福時。始給黃帽。泰久時。領內間里主。即今邁國理官。又云。久旱。耕其田不雨而潤。民號爲異。因懼。載妻子隱避十四年。尚金福聞其賢。召爲黃帽官。轉御鎖側。即今耳目官云云。自尚忠至金福。三世共止十四年。泰久僅七年。何以云隱避一十四年耶。且金福在泰久之前。何以金福時始給黃帽。泰久時旋領內間。而十四年隱避之後。金福復召爲黃帽官。此金福又果何罔耶。以臆揣之。始給黃帽當是尚忠前事。領內間當是尚思達前事。後所云尚金福聞其賢。當是尚泰久聞其賢耳。

臣又按世續圖云。尚圓王、成化六年庚寅即位。在位七年。成化十二年己未七月二十八日卒。夫六年爲庚寅。則十二年當是丙申。汪錄因辨之矣。今據圓覺寺西序碑所鐫。當作丙申。當是字訛無疑。

殿下書成化十三年丁酉登信。

臣又按世續圖云。成化十三年丁酉。尚宣威即王位。在位僅六月。丙申八月四日卒。既於丁酉即王位。而先以丙申卒耶。此丙申不知何指。且圓以丙申七月二十八日卒。宣威以丙申八月四日卒。則相距僅六日耳。何以云在位六月乎。世鑑云。尚圓卒。世子尚眞年十三。宣威攝國事六閱月。國人樂附。後引尚眞接就王位。己東歸立。退隱於越來。其年卒。據此、則是退隱後之年耳。若即爾是讓位之年。則圓以丙申七月卒。至年終僅五閱月。丁酉攝位六閱月之說。俱不符矣。又云。宣威、尚圓之弟。宣德五年庚辰生。壽四十八。尤謬。宣德五年爲庚戌。若以丙申八月卒。則壽止四十七矣。

尚宣威。尚圓弟。少有賢見。眞子陽維指國與子立一年。未請封卒。嗣九歲。從汝國頭至中山。爲黃帽官。圓卒。宜威立。成化十三年。引疾讓就王位。已東歸立。退隱越來。是年八月薨。壽四十八。國中君臣報之。今其子孫尚存。立凡六閱月。**尚眞。**尚圓世子。成化元年生。十三年立。年十三。嘉靖五年薨。在位五十年。壽六十二。子尚清嗣。有傳。**尚清。**尚眞子。汪錄世纘圖作天續王子。疑天續爲眞之誤。弘治十年生。嘉靖六年立。年三十一。三十四年薨。在位二十九年。壽五十九。子尚元嗣。有傳。**尚元。**尚清

次子。嘉靖七年生。三十五年立。年二十九。隆慶六年薨。在位十七年。壽四十五。子尚永嗣。**尚永。**尚元次子。嘉靖三十一年生。萬曆元年立。年二十一。十六年薨。在位十六年。壽三十五。無子。尚寧嗣。**尚寧。**尚眞孫。尚懿子。尚永無子。萬曆十七年立。年二十六。四十年。倭入中山。縶執王。不屈。倭內疑之。曰有由歸無歷平受天朝封號也。卒放回。泰昌元年薨。在位三十二年。壽五十七。無子。尚豐嗣。**尚豐。**尚永弟。尚久第四子。萬曆十八年生。天啟元年立。年三十二。崇禎十三年薨。在位二十年。壽五十一。子尚賢嗣。**尚賢。**尚豐第三子。天啟五年生。崇禎十四年立。年十七。國朝順治四年薨。在位七年。壽二十三。弟尚質嗣。**尚質。**尚賢弟。崇禎二年生。順治五年立。年二十一。康熙七年薨。在位二十一年。壽四十一。子尚貞嗣。**尚貞。**尚質子。順治二年生。康熙八年立。年二十五。四十八年薨。在位四十一年。壽六十五。子尚益嗣。**尚益。**尚貞世子尚純之子。康熙十七年生。純爲世子先卒。四十九年以嫡孫立。年三十三。五十一年薨。在位三年。壽三十五。子尚敬嗣。**尚敬。**尚益世子。康熙三十九年生。五十二年立。年十四。乾隆十六年薨。在位三十九年。壽五十。子尚穆嗣。有傳。**尚穆。**尚敬世子。乾隆四年生。十七年立。年十四。

臣按汪楫錄據世續圖。尚清王稱爲天續王。卜稱第五子。徐葆光錄則云。中山王無稱天續王者。直稱爲尚眞第五子。然中山王亦多有他號者。如尚圓稱歟權金、尚寧稱康籍、尚豐稱宗盛、尚賢稱秀英、尚質稱直高之類。天續得無亦係尚眞之別稱歟。不然。何以傳元及永。已歷三世。忽又及圓之孫寧。又及元之孫豐耶。但有疑當闕。斷以爲非尚眞子。不可。即以爲尚眞子。亦未見其可也。

琉球國志略卷三

封貢 招撫冊封襲爵 入覲貢事附

書云。不寶異物。則遠人格。故越裳旅獒。徵風聲之遠。而古先哲王。輒因以日懋厥德焉。國家文治覃敷。超唐軼虞。凡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如衆星拱極。悉主悉臣。百餘年來。賛琛獻異。使館包匭絡繹來庭。有雖山所未及。輯王會所難盡圖者。猗歟盛已。琉球東南蕞爾。隋招之不至。元擊之不服。迄明初。始入貢稱臣。世爲屬國。然亦由明祖遣使敦諭。而後致之。我世祖章皇帝膺天受命。甫及三年。琉球則不需徵會。即閩守臣。輸誠入貢。非夫赫聲濯靈。遠邇懾畏。何以得此。而其卒先效順。世修侯度。唯謹。亦足多也。聖祖仁皇帝六十餘年以來。三錫崇綸。賚予稠叠。且免其貢馬及常貢內非其國所產。緊予捐除。世宗憲皇帝嘉其恭順。量寬貢期。該國君臣。益深感戴。恪共典禮。歷久彌虔。恭逢皇上御極。綏文奮武。萬國梯航。東撫遐旅。南懷緬甸。西掃伊犁大宛。罔不率俾。矧琉球世守藩封者哉。今兹臣忝膺介遣。遠資簡命。開讀之日。拜瞻三朝寵綸。鸞翥龍翔。後先輝映。洵爲藩邦世寶。榮寵莫踰。爰集封貢事宜。并以前代招撫諸事。附見於篇。寅昭聖朝綏來雅化。度越前古。亦以徵東風入律。海不揚波。良非虛語云爾。志封貢。

明洪武五年。太祖遣行人楊載。賚詔至國。詔曰。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無有遠邇。一視同仁。自元

政不綱。天下兵爭者十有七年。朕起布衣。開基江左。命將四征不庭。西平漢主陳友諒。東縛吳王張士誠。南平閩越。北清幽燕。朕爲臣民推戴。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是用遣使外邦。播告朕意。使者所至。稱臣入貢。惟爾琉球。在中國東南。遠處海外。未及報知。茲特遣使往諭。爾其知之。中山王察度遣弟泰期奉表貢方物。（中山世鑑云。貢物馬、刀、金銀酒海、金銀粉匣、瑪瑙、象牙、螺殼、海巴、擢子扇、泥金扇、生紅銅、錫、生熟夏布、牛皮、降香、速香、檀香、木香、黄熟香、蘇木、烏木、胡椒、硫磺、磨刀石。）

臣按。隋大業元年。海師何蠻上言。海上有烟霧狀。不知有幾千里。乃流求也。流求之名。始見於此。三年。四年。煬遣使招之。不服。元世祖至元中。曾命將往伐。無功而還。成宗元貞初。亦以師征。卒不聽命。至明太祖洪武初。遣行人楊載往諭。而方貢乃來。此琉球通中國之始也。

七年。王又遣泰期等入貢。并上皇太子箋。太祖賜大統曆及文綺紗羅。賜泰期衣幣靴襪。副使蕭耀燕之及通事從人皆有賜。是年泰期復來貢。并上皇太子箋。

八年。太祖命附祭琉球山川於福建。（先是天下山川。太祖皆親祀。太常以琉球入朝。亦請祀。已閱年來。至是命禮部會官中國山川親祀。非禮始改命。）

九年。太祖命刑部侍郎李浩齎賜文綺、陶鐵器。且以陶器七萬、鐵器千。就其國市馬及硫磺。王遣泰期從浩入貢馬四十匹。浩言其國不貴紈綺。惟貴磁器、鐵釜。自是賞賚多用是物。

十年。王又遣泰期等表賀元旦。貢馬及硫磺。

十一年。十三年。貢方物。賜賚悉如例。

十五年。王又遣泰期及亞蘭匏等貢馬及硫磺。太祖賜幣帛有加。命尚佩監奉御路謙送泰期等返國。

十六年。王遣亞蘭匏等表賀元旦。貢方物。山南王承察度亦遣其臣師惹等奉表入貢。太祖賜王鍍金銀印及幣帛七十二匹。賜山南王幣帛如之。時二王與山北王互相攻伐。遣中使梁民敕王。敕曰。王居滄海之中。崇山環海爲國。事大之禮不行。亦何患哉。王能體天育民。行事大之禮。自朕即位十有六年。歲遣人朝貢。朕嘉王至誠。命尚佩監路謙報王誠禮。何期復遣使來謝。今令內使監丞梁民同前奉御路謙賚符。賜王鍍金銀印一。近使者歸言。琉球三王互爭。廢農傷民。朕甚憫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王其罷戰息民。務修爾德。則國用永安矣。并敕諭山南王承察度（前明通志作承宗度。）山北王帕（通志作怕。）尼芝。敕曰。上帝好生。寰宇之內。生民衆矣。天恐生民互相殘害。特生聰明者主之。邇者琉球國王察度。堅事大之誠。遣使來報。而山北王承察度亦遣人隨使者入覲。鑒其至誠。深可嘉尚。近使者自海中歸。言琉球三王互爭。廢棄農業。傷殘人命。朕聞之。不勝憫憐。今遣使諭二王。能體朕意。息兵養民。以綿國祚。則天祐之。不然悔無及矣。山南王、山北王皆遣使入謝。各賜衣幣。

十七年。王遣阿不耶等入貢。賜鈔幣。

十八年。表賀元旦。貢方物。太祖賜王海舟一。山南王如之。補給山南王、山北王駝紐鍍金銀印各一。

十九年。王遣亞蘭匏等貢馬百二十匹。硫磺萬二千斤。賜宴及鈔。

二十年。王遣亞蘭匏等貢方物。進皇太子箋。獻馬。山南王承察度叔汪英紫氏、山北王帕尼芝、亦各遣使入貢。

二十一年。王遣使甚模結致等貢馬。賀天壽聖節。

二十三年。表賀元旦。貢方物。世子武寧亦貢馬五匹。硫磺二千斤。胡椒二百斤。蘇木三百斤。通事屋之結等私攜胡椒三百斤、乳香十斤。爲門者所獲。當入官。詔還之。仍賜屋之結等六十人鈔各十錠。

二十四年。王及世子武寧遣亞蘭匏、嵬谷致等貢馬及方物。山南王叔汪英紫氏亦遣使表賀天壽聖節。

二十五年。王及世子武寧各進表箋。貢馬。并遣從子日孜每、闊八馬、寨官子仁悅慈入監讀書。太祖各賜衣巾靴襪。并夏衣一襲、紗五錠。秋又賜羅衣各一襲及靴襪衾褥。（此國人就學之始。）山南王亦遣從子三五郎尾、及寨官子實他盧尾、賀段志等入監讀書。賚如中山例。遣歸惠州海豐所送至京採硫磺遭風人才孤那等二十八人。賜閩人善操舟者三十六姓。以便往來。（今所存者七姓。蔡、毛、阮、二鄭。又萬曆間續賜者。實阮、金、鄭、林、蔡五家。）賁通事程復、葉希尹以寨官兼通事職。加冠帶。從王請也。

二十六年。王遣使麻州等貢方物。已又遣使諳禮結致等貢馬。偕寨官子段志每入監讀書。太祖命賜夏衣靴襪。秋又賜羅綺衣各一襲。傔從各給布衣。

二十七年。王遣亞蘭匏等貢方物。賜宴於會同館。賚亞蘭匏品秩冠帶。以通事程復、葉希尹、充千戶。從王請也。賜王相秩同中國王府長史。稱王相如故。

二十八年。王遣王相亞蘭匏貢方物。山北王珉、山南王叔汪英紫氏、亦遣使入貢。賜鈔有差。

二十九年。王兩遣使貢方物。山北王攀安知、山南王承察度、山南王叔汪英紫氏、亦入貢。祖遣三五郎亹（實錄前作尾。今作亹。）等歸省。賜銀鈔綵幣有差。會世子武寧遣使入貢。偕寨官子麻奢理、誠志魯二人入監。三五郎亹復與俱來。請卒業。太祖許之。仍賜衣山靴襪。

三十年。王兩遣使貢馬及硫磺。山北王、山南王叔汪英紫氏、亦入貢。

三十一年。王遣亞蘭匏等貢馬及硫磺。世子武寧貢如之。女官生姑魯妹偕入謝恩。以昔常在京讀書也。

三月。太祖命以冠帶賜王。并賜臣下冠服。

永樂元年。太宗遣使以即位詔諭王。王遣從子三吾良亹奉表賀。且貢方物。太宗遣行人邊信、劉亢、齎賜絨綺幣賜王。還奏稱旨。擢信爲湖廣道監察御史。亢爲工科給事中。未幾。王卒。子武寧遣三吾良亹訃告於朝。山南王弟汪應祖遣長史王茂入貢。山北王攀安知遣使善住古耶貢方物。丐賜冠帶衣服。太宗許之。

二年正月。太宗遣行人時中往祭。賻以布帛。詔武寧襲爵。詔曰。聖王之治。協和萬邦。繼承之道。率由常典。故琉球國中山王察度。受命皇考太祖高皇帝。作屏東藩。克修臣節。暨朕即位。率先歸誠。今既殁。俾武寧

乃其世子。特封爾爲琉球國中山王。以承厥世。惟儉以修身。敬以養德。忠以事上。仁以撫下。克循蕃道。作鎮海邦。永延世祚。欽哉。四川山南王承察度無子。遺命王弟汪應祖攝國事。遣隗谷結致貢方物。且奏乞如山北王例。賜冠服。（太宗謂吏部尚書蹇義曰。國必有統。衆必有屬。既能爲衆人又從推戴。且舊王所屬。宜從所請。以安遠人。遂遣使冊封之。既如所請。已而禮部尚書李至剛奏其使擅市處州市磁器。當逮問。成祖曰。遠人知求利而已。朝廷於遠人當懷之。不足罪。遂遣歸。琉球遣使請重福建布政司將紀所有請命。成祖諭中官曰。近邇與琉球通好。自是彼邦樂事。豈可乘其危而利之。鄰有善人。猶能撫而視。朝廷統御天下。欲其各得所。可坐視爲之使。理人之貧。豈給之乎。遂命試往琉球。使風知之去。）

三年。行人時中使琉球還命。復職。中初爲四川布政司右參議。罪當戍。上書願改過。遂命使至是還職。王遣三吾良亹奉表、貢方物、謝恩。已又遣蔡璟結制等賀萬壽聖節。山北王入貢。山南王亦入貢。又遣寨官子李傑赴國子監受學。賜衣如例。

四年。王及山南王、山北王。皆表賀元旦。王遣寨官子石達魯等六人入監。王進閹者數人。太宗曰。彼亦人子。無罪而刑之。何忍。命禮部還之。禮部言恐阻遠人歸化之心。請但賜敕。止其再進。太宗曰。諭之以空言。不若示之以實事。今不遣還。彼欲媚朕。必有繼踵而來者。天地以生物爲德。帝王乃可絕人類乎。卒不受。

臣按汪楫志云。世纘圖云。洪武二十九年王即位。凡在位二十六年。按其國繼世。類先自立而後請于朝。故所紀嗣位之年。與中朝遣封之時多不合。而其後憚于供應。並有遲至十餘年乃上請者。然明初貢使時通。封卒年歲。不應參差如是。即云洪武二十九年嗣位。中更端難。赴告愆期。則在位二十六年。則永樂之末。宜尚無恙。何五年遂有祭賻之典耶。臣謹稽前史及其國纂記。詳考始末。務求至當。疑者仍闕。參之國統。可以互見。

五年。世子尚思紹遣三吾良亹貢馬及方物。別遣使以其父武寧訃告。太宗命禮部賜祭賻。詔思紹嗣王爵。

六年。王遣使阿勃吾斯奉表、貢方物、謝恩。山南王亦貢馬。各賜鈔幣。

七年。王遣使賀萬壽聖節。山南王亦貢馬。各賜衣幣。

八年。王遣三吾良亹入貢。山南王亦遣使賀萬壽聖節。皇太子皆賜之鈔幣。王遣官生模都古等三人入監。皇太子各賜巾服靴等物。冬。太宗賜琉球生李傑等冬衣靴襪。禮部尚書呂震曰。昔唐太宗興學校。新羅、百濟皆遣子入學。當時僅附給廩膳。未若今日賚予周備也。太宗曰。遠方慕中國禮義。故遣子入學。必足於衣食。然後樂學。太祖高皇帝命賚給之。著于令典。所謂山成萬物而不遺者。安得遠之。賜通事林佑冠帶。佑本閩人。

九年。王遣三吾良亹賀元旦。偕王相子懷德、寨官子祖魯古入監。又遣使坤宜堪彌貢馬及方物。使人有匿不盡貢者。監察御史廉得其實以聞。太宗曰。此非國王意也。宥之。王遣使謝貢方物。敕賜王鈔及綵幣。陞長史王茂爲國相。兼長史事。命長史程復致仕還鄉。皆從王請也。復本江西饒州人。一作朱復。

十年。王遣使賀元旦。山南王亦入貢。已又遣使賀萬壽聖節。太宗賜鈔幣。又賜琉球生夏布襴衫絛靴。

十一年。王兩遣使貢馬。偕寨官子鄔同志久等三人入監。（三人一作三十人。）已又與山南王各貢馬。賜鈔及永樂錢。模都古等三人奏乞歸省。太宗曰。遠人來學誠美事。思親而歸亦人情。宜厚賜以榮之。賜衣幣及鈔爲道里費。仍命兵部給驛傳。留學者皆賜冬夏衣。

十二年。王遣使賀元旦。遣三吾良亹貢馬及方物。皇太子賜琉球生蔡智每等二人羅布衣等物。從人皆有賜。太宗賜鄔同志久等三人衣鈔。

十三年。太宗遣行人陳季芳（一作著。）等齎詔封山南王汪應祖世子他魯每爲琉球國山南王。時應祖爲其兄達勃期所弒。各寨官合兵誅達勃期。推他魯每攝國事。表請襲封。故遣使往。并賜誥命冠服及鈔萬五千錠。王及山北王俱遣使貢方物。世子尚巴志亦遣使宜是結制貢馬及方物。賜文綺三十表裏。

十四年。王遣三吾良亹貢馬及方物。謝遣使不謹之罪。（先是貢使直佳魯恣殺。太宗敕諭王曰。比王所遣直佳魯等來京。朕優待之。及還至福建。乃肆搶掠。殺死官軍。毆傷中官。奪其衣物。直佳魯首罪當大辟。已命法司如律。其同惡馬結制等六十七人與之同惡。亦當死。特王故。特遣歸。俾王自治。自今遣使宜戒約之。毋犯朝憲。）已又遣使貢馬。山南王遣使入貢謝恩。賜琉球生夏衣。

十五年。王及山南王俱遣使入貢。已又與世子尚巴志各遣使貢馬。

十六年。王兩遣使貢方物。賜使者冠帶鈔幣有差。

十七年。王三遣使貢馬及方物。

二十年。王遣使賀元旦。已又遣貢方物。

二十一年。世子尚巴志遣使奉表、貢方物。皇太子命禮部宴勞之。（世鑑云。二十一年癸卯。秋。遣使奏曰。我琉球國分爲三者。百有餘年。戰無止時。臣民塗炭。臣巴志不堪悲歎。爲此發兵。山南山北。今歸太平。伏願陛下不違舊規。許臣襲封。遍賜土產馬及方物。大明皇帝賜詔云。爾琉球國分人民塗炭。百有餘年。比爾義兵復致太平。是朕素意。自今以後。慎終如始。永綏海邦。子孫保之。欽此。按巴志之奏及成祖之諭。明史實錄皆不載。姑存以備考。）

二十二年二月。王訃聞於朝。遣官賜祭賻。九月。遣行人周彝齎敕以行。

臣按徐葆光錄稱。思紹、永樂五年嗣位。十九年卒。以沿革志稱二十三年卒爲非。又以明實錄二十年以後。尚書王貢如常。至二十二年始訃於朝。未詳其故。臣竊以實錄止據本國疏文比事屬辭。沿革志雖採世纘圖。實以實錄爲主也。詳見國統。

臣又按汪楫志稱。山南王承察度遣從子三五郎尾（又作亹。）入學。中山王察度遣從子三吾良亹入謝。自是兩人無疑。第良亹既爲察度從子。則是武寧兄弟行矣。而武寧遣訃告哀及入謝。皆曰姪。至思紹凡四遣入貢。亦皆曰姪。豈數人名稱皆同。抑臣主不以世系爲序耶。臣因詳考其故。蓋國人名字。皆王所賜。子孫不改。多係采地。間有以官爲名者。至後人有能光宗者。又別賜采地。則更他名矣。且名字係有

定製。大抵所名不過三四十數。比戶多彼此同名者。問之曰。此琉球名也。亦別有姓名。備而不用。如按司、國皆呼爲安知。山北王有攀安知者。必其上世有爲按司者。故以官名也。若斯之類。不一而足。豈僅贜座之陳、選小冠之子宜哉。惟久米村唐人三十六姓。及本國常充貢使選者。有姓字名號。做效中華。聞亦各別有琉球名與衆同。其姓名止爲朝貢設。國中不用也。想明初國俗納樸。故爾。

洪熙元年。仁宗遣中官柴山齎敕至國。封世子尚巴志嗣中山王。敕曰。昔我皇考太宗文皇帝。躬膺天命。統御萬方。恩施均一。遠邇歸仁。爾父琉球國中山王思紹。聰明賢達。茂篤忠誠。敬天事大。益久弗懈。我皇考良用嘉。今朕纘承大統。念爾父沒已久。爾其嫡子。宜俾承續。特遣內官柴山齎敕命。爾嗣琉球國中山王。爾尙立孝立忠。恪守藩服。修德務善。以福國人。斯稱爵祿之榮。延於無窮。尙其祗承。無怠無怨。仍賜冠帶、襲衣、文綺。方仁宗遣山時。宣使已[illegible]至。冊世子冊成。國[illegible]是時[illegible]元。是年凡四遣使貢馬及方物。

臣按夏子陽錄作宣德三年事。有副使阮姓。闕其名。且詔諭封自巴志始。父思紹係追封。但抄舊錄。未見實錄故爾。

宣德元年。王遣使貢方物。謝恩。附奏曰。臣祖父曾蒙朝廷大恩。封王爵。賜皮弁冠服。洪熙元年。臣承襲爵。而冠服未蒙頒賜。宣宗命行在禮部精定制製以賜之。先是仁宗遣封巴志。賜冠帶。而王復以爲請。以皮弁故。宣宗謂禮部尙書胡濙曰。遠人歸誠。以是爲榮。時賜冠服。亦爲異數。古人有恤請纓以榮遠以訓。朕與卿等尤宜念之。又遣鄭義才進香長陵。賜海舟一。已又兩遣使貢馬及硫磺。賜襲衣綵幣有差。

二年。王兩遣使貢方物。山南王他魯每亦遣使進香長陵。

三年。王遣鄭義才貢馬及方物。謝賜皮弁海舟。宣宗遣使齎敕勞王。并賜王紵絲紗羅錦緞。已又遣內官柴山、副使阮漸齎敕賜王金織紵絲紗羅絨錦。

四年。王遣使表貢賀萬壽聖節。已又兩遣使貢馬及方物。山南王亦兩遣使入貢。賜宴及鈔幣。又命山南王使齎敕及鈔絹歸賜王。汪志云。自是山南王不復遣使。蓋并于中山矣。永樂十三年以後山北王不復入貢。則山北先山南而亡者十四年矣。

五年。王四遣使入貢。宴賚如例。仍賜王鈔。

六年。王兩遣使入貢。又表貢馬及金銀器皿。謝賜錦幣。

七年。宣宗命內官柴山齎敕至國。令王遣人齎往日本。諭其朝貢。明年。日本遂來朝。命行在工部給王使漫泰來結制海舟一。是年王四遣使入貢。宴賚如例。

八年。王兩遣使入貢。宴賚如例。

九年。王遣使貢馬及方物。已又遣使謝賜衣服、海舟。命貢使齎敕及幣歸賜王。

十年。王遣使謝。禮部尙書胡濙言。比年言節一切冗費。以安軍民。今四裔使臣。動以百數。沿途擾於供給。宜敕諸路鎮兵官并都布按三司。繼今審其來者。量遣正副使從人一二十人赴京。餘悉留彼。款給待之。

正統元年。英宗頒賜大統曆。王遣貢使伍是堅至。命齎回敕諭王及日本國王源義教。敕曰。我國家統

有天下。薄海內外。罔不臣服。列聖相承。無間遐近。一視同仁。爾爲國東藩。世修職貢。益永益虔。王遣使來朝。貢馬及方物。禮意勤至。朕嗣承祖宗大寶。期與四海蒼生同樂雍熙。朕王篤於事大。良可嘉尚。使者還。特賜王及王妃白金彩幣。以答盛意。王其欽哉。天道仁卹有民。永保藩邦。以副朕意。王再遣使貢馬及方物。使者至福建。知閩中其貢物以閩。其白綿紬九十疋巴五萬八千。失於台嶼。有司以福建入使者讀請給貨。英宗命行在禮部如例給之。使者以市綿紬以舉。司王賜復以爲言。英宗諭禮部曰。海巴螺殼。遠人資以爲貨。取之奚用。命悉還之。仍著爲令。

二年。王遣使漫泰結制等貢馬及方物。附奏本國舊官冠服。皆國初所賜。年久朽敝。乞更賜。又言本國遵奉正朔。而海道險阻。受賜之曆。每至一歲方至。乞賜本國可依頒降造用。大統曆福建布政司給與之。

三年。王遣使漫泰結制等貢馬及方物。賜幣有差。

四年。王遣使梁求保入貢。已又遣阿普禮是等入貢。宴賚如例。總督福建監察御史成規言。琉球國往來使臣。俱於福建停留館穀之需。所費不貲。比者通事林惠、鄭長所帶番梢人從二百餘人。除日給廩米外。其茶鹽醯醬等物。出於里甲。相沿有例。乃故行刁蹬。勒折銅錢。今未半年。已用銅錢七十九萬六千九百有餘。按數取足。稍緩輒肆詈毆。里甲人不足與較。而累民之風。漸不可長。已行福州等府縣。止將例應供給之物按日支與。不許私以銅錢方當出辦。須多遺錢米久計。乞令該部定議。于人支日廩之外。其加少許。餘其自辦。其林惠等不行鈐束。坐視紛擾。請執治。事下行在禮部。以爲于例止日給廩米。一切供應。宜悉罷之。其通事人員不行鈐束。[illegible]英宗以遠人[illegible]容令移文戒諭之。

五年。王遣使步馬結制等貢馬及方物。宴賚如例。先是朝貢未嘗[illegible]入於福建。至是令止論正副使[illegible]以令。

六年。英宗遣遇東影山遭風往瓜哇國市貢物通事沈志良等。福建按察司奏琉球國通事沈志良使者阿普斯古。[illegible]磁器等物。坐採蘇木。往爪哇國遭風遠沮。妾解送貢。今已拘收候旨。英宗曰。遠人宜加撫綏。況遭險失所。尤宜矜憫。其番以原物還之。給與糧工料修船。遣還本國。

七年。世子尚忠遣長史梁求保入貢。以巴志訃告請封。遣給事中俞忭、行人劉遜齎詔敕至國。封世子尚忠爲王。詔曰。昔我祖宗恭天明命。君主天下。無間遠邇。一視同仁。海外諸國。咸建君長。以統其衆。朕承大寶。祗奉成憲。用圖永寧。故琉球國中山王尚巴志。克自先朝。恭事朝廷。勤修職貢。始終如一。茲既云亡。其世子尚忠。敦厚恭慎。克類前人。上能事大。下能保民。今遣正使給事中俞忭、副使行人劉遜。齎敕封爲琉球國中山王。以主國事。爾大小頭目人等。其欽承朕命。盡心輔翼。恪行善道。俾國人咸樂太平。副朕仁覆蒼生之意。并敕王曰。爾遣長史梁求保奏爾父王尚巴志亡沒。良深悼念。特遣使命爾爲琉球國中山王。以主國事。爾宜篤紹爾父之志。益堅事上之誠。敬守臣節。恭修職貢。善撫國人。和睦鄰境。庶幾永享太平之福。仍賜王及妃皮弁冠服、金織襲衣、幣、布等物。忭等未至。忠已兩遣使貢馬及賀明年元旦。猶稱世子。

九年。王四遣使入貢。賜使臣梁回海舟一。

十年。王兩遣使入貢。宴賚如例。

十一年。王兩遣使入貢。宴賚如例。

十二年。世子尚思達遣長史梁球一作求。以其父尚忠訃告請封。三月。命給事中陳傅、行人萬祥。諭祭故王

尚忠。封世子思達為王。敕曰。爾比遣長史梁球等奏爾父王尚忠亡歿。良深悼念。特封爾為琉球國中山王。繼承爾父。主理國事。爾宜篤紹先志。敬守臣節。恪修職貢。備任賢良。善撫國人。和睦鄰境。以保爾土。仍以皮弁冠服、常服及織金紵絲、羅、緞等物賜王。復詔諭其國臣庶。盡心輔翼。各循坪分。毋或僭踰。俾凡國人同樂雍熙。副朕一視同仁之意。王遣通事程鴻等貢馬及方物。宴賚如例。

十三年。王遣使入貢。

十四年。王遣梁同等貢馬及方物。已又遣馬權度等入貢。王叔尚金福亦貢馬及方物。賜衣、幣、冠帶。仍命齎敕并綵幣歸賜王及王妃、王叔。

景泰元年。王遣使百佳尼入貢。景帝命齎敕并文綺、綵幣歸賜王及妃。已又遣梁回貢馬及方物。宴賚如例。通事程鴻言船壞。願以賜幣造船。禮部請移文福建三司。聽其自造。不得擾民。

二年。王遣使察都等入貢。已又遣亞間美等入貢。察都請自備工料造船。禮部言宜令候本國進貢通事率駛等回日。附載歸國。景帝命左給事中喬毅、琉球國志作陳謨。行人童守宏、宣一作宏。諭祭故王思達。封王叔尚金福為王。

三年。金福兩遣使入貢。猶稱王叔。蓋命未達也。

四年。王四遣使入貢。未幾王卒。王弟布里與其子志魯爭立。焚燒府庫。兩傷俱絕。所賜鍍金銀印亦鎔壞。國人推尚泰久主國事。

五年。泰久以國難告。并請鑄印頒賜。命所司給之。已又遣使入貢。命齎敕及綵幣歸賜王弟。

六年。王弟兩遣使入貢。命給事中嚴誠、琉球國志作李秉彝。行人劉儉、充正副使。齎詔敕封王弟尚泰久為王。詔曰。帝王主宰天下。恒一視而同仁。藩屏衆庶國中。或同氣以相嗣。朕躬膺天命。撫馭諸侯。琉球國王尚金福既歿。其弟尚泰久性資英厚。國衆歸心。茲特遣使齎敕封為琉球國中山王。凡彼國中遠近臣庶。宜悉心輔翼。罔或乖違。長堅忠順之心。永享太平之福。故茲詔示。咸使聞知。又敕王曰。爾自先世恪守藩維。傳及爾兄。遂隆繼述。敬天事上。久而愈虔。屬茲薨逝。軫于朕懷。爾乃王弟。宜紹國封。特遣使齎詔封爾為琉球國中山王。賜爾及妃冠服、綵幣等物。爾尚砥礪臣節。懷撫國人。欽哉。

七年。遣使入貢。猶稱王弟。及冊封後。遣使入謝。又別遣使入貢。

天順二年。王三遣使入貢。

三年。王遣使李敬貢馬及金銀器皿。敬言本國王府失火。延燒倉庫銅錢。請照永樂、宣德間例。所帶貨物。以銅錢給賜。禮部以銅錢係中國所用。難以准給。宜將估計鈔貫。除舊大分以庫折支生絹。其四分移文福建布政司收貯紵絲、紗、羅、絹、布等物。依時值准給。從之。已又遣使亞羅佳其等入貢。宴賚如例。

四年。王遣使入貢。

五年。王遣使王察等貢馬及方物。

六年。王遣使程鵬等貢方物。宴賚如例。已又遣使入貢。以泰久訃告。英宗命吏科右給事中潘榮、行人司行人蔡哲充正副使。往祭故王泰久。齎詔封世子尚德為王。詔曰。朕紹帝王之統。撫祖宗之緒。主宰天下。一視同仁。撫馭華夷。靡間遐邇。惟爾琉球國僻居海島。密邇閩中。慕義來庭。受封傳業。蓋有年矣。故國王尚泰久克篤勤誠。敬天事大。甫餘六載。遽爾告終。先業攸存。可無承繼。其世子尚德。性資仁厚。國衆歸心。今特遣正使吏科右給事中潘榮、副使行人司行人蔡哲。齎詔往封為琉球國中山王。仍賜以皮弁冠服等件。凡國中官僚士庶。宜同心輔翼。作我外藩。謹循理度。永堅率俾之忠。睦族睦鄰。丕冒底寧之化。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七年。王遣使蔡嵩山等入貢。宴賚如例。

成化二年。王遣使程鵬等貢馬及方物。賜宴及衣幣。

三年。王遣長史蔡璟入貢。賜幣。

四年。王遣使程鵬。已又遣使讀詩貢馬及方物。俱賜衣幣。

五年。王遣長史蔡璟入貢。已又遣使查農是等入貢。宴賚如例。王卒。世子幼。國人擁之。共立御鎖側尚圓為王。廣東市舶司奏。九月。有覆風飄船。亦知是琉球貢船。欲貿貨往閩。遣船回國。帝嚴令廣東巡撫嚴加禁審。驗其貨非方物。仍給令使逐貢。事由福建故道。并貼地方官盤詰下人。不得與而任其失向化之心。

六年。王遣使程鵬貢馬及方物。宴賚如例。福建按察司奏琉球貢使程鵬至福州。與指揮劉玉私通貨賄。俱應究治。詔逮指玉付所司。

七年。尚圓遣使蔡璟等入貢。以父尚德薨。來告請封。憲宗命戶部都給事中邱弘、行人司行人韓文充正副使。齎儀物行慰弔禮。封世子尚圓為王。弘至山東病卒。改命兵科給事中管榮、一作官榮。僧文往。貢使蔡璟以織金蟒龍衣。為蟒衣衛校尉所劾。禮部劾之。璟因稱是國王受賜子先例者。移咨新無擅入內屬。仍敕諭王知之。

八年。王遣長史梁應貢馬及方物。宴賚如例。福建三司官奏。琉球國先因進貢。留居內地。遂成家業。遣通事部議。其人若承戶部勘合許入籍者。留餘如請。

九年。王遣王舅武實入貢謝恩。奏稱王叔遣人往滿剌加國收買貨物。遭風飄至廣東。有司轉送福建。給其口糧工料。修船回國。詔許之。

十年。王遣使沈滿志等貢馬及方物。宴賚如例。仍以鈔絹酬其自貢物值。滿志等乞如舊制折給銅錢。不許。

十一年。王遣使程鵬入貢。所奏乞如常例歲一朝貢。時都御史以福建守臣言琉球使臣登岸焚劫。所宜不懲。宜令鵬等齎敕省諭。出定貢期。憲宗敕王曰。王使朝貢。已如例賞賜遣還。近福建鎮守官奏通事蔡璋等還次福州殺人劫財。弄法甚今。因使臣還。特降敕省諭。王宜尚守禮法。例二年一貢。只許百人。多不過加五人。除正貢外。不得私附貨物。并途次騷擾。有累國王忠順之意。其省之。

十二年。王遣使梁應等入謝。會憲宗立皇太子。應因奏乞如朝鮮、安南例。賜詔齎回。禮部以海外國例不頒詔。憲宗特命降敕。并以錦幣歸賜其王及妃。是年王卒。

十三年，王遣使李榮奉表謝恩，已又遣使程鵬貢馬及方物，復請歲一遣使朝貢，不許。
十四年，世子尚真遣長史梁應等請襲封，命兵科給事中董旻、行人司右司副張祥充正副使，齎詔封世子尚真爲王，賜皮弁冠服、金鑲犀帶，并以綵幣賜王及妃。應等具奏乞仍一年一貢，不許。
十五年，王遣使李榮朝貢，迎封冊，賜宴及衣幣。
十六年，王遣使馬怡世入謝。附奏：臣伏覩祖訓條章，許臣國不時朝貢，故自臣祖父以來，皆一年一貢。邇年蒙禮部議處大臣以臣國使有違法規利者，令臣二年一貢。此誠臣之罪也。然臣祖宗所以殷勤効貢者，實欲依中華眷顧之恩，杜他國窺伺之患。乞如舊制。憲宗不許，敕王曰：爾國因爾國使臣入貢，往往假以進貢爲名，污我中國臣工，其實以爲己利。又不能拘束護從，以致殺人縱火、強劫民財，又私造盜賊表服，俱有顯跡，故定爲二年一貢之例。朝廷富有萬方，豈爲爾一小國而設者？究實說，此例既定，難再紛更。特敕諭王其審之。
十八年，王遣使貢馬及方物，乞以陪臣子蔡賓五人於南京國子監讀書，命有司歲給衣服廩饌如例。又王以不時進貢爲請，禮官以小事大，如子事父，禮固甚然，其實假進貢以規市販之利，宜勿聽。仍敕王曰：朝廷定爾國二年一貢，已其前數。臣之事君，遵守之數可也，屢違敕命可乎？所以阻抑者，非爲惜費，蓋二年一貢，正合中制，勿恤小之冠實在此。王其欽遵，毋事紛更。禮部又言：琉球國進貢爲例，到京少則四五十人，多則六七十人，俱給賞有差，難因各國進貢，率多奸弊，每國只許五七人，不過十五人到京，餘俱留邊以俟。今福建以例止審正議大夫程鵬等十五人赴京，然已給賞，餘六七十人俱留布政司，宜令官爵以次均給，止不誤削太監失本監之賞。從之。

二十年，王遣使程鵬貢馬及方物，奏：永樂間所賜海船就壞，止存其三，乞自備工料於福建補造。部議許造其一。
二十二年，王遣使蔡璟貢馬及方物。王咨部請遣官生蔡賓等五人歸國省親。帝曰：昔聖祖在太學諸生三年不歸省者斥之，則遠人豈可久留不遣？其即放歸，以延定省之私。
二十三年，王遣使馬審禮等貢方物，謝恩，孝宗賜冠帶衣幣，仍命頒詔，賜王及妃錦幣。
弘治元年，王遣使皮揚那等入貢。時從浙江入貢，帝命却之，以貢道當由福建，且貢非其時。禮部言遠人之情可念，減賞從人，請宥其罪。從之。時蔡賓亦隨貢使至，言成化中曾赴南京國子監，今武宗朝例宜，時爲祭酒，特加撫恤，乞容執贄於宜所致謝。許之。
三年，王遣使馬仁等進香，別遣王舅麻勃都入貢。奏稱：本國來貢人員，近只許二十五人赴京，物多人少，途致疏失。又例貢船抵岸，所在有司只給口糧百五十名，其餘多未得給，命來京人員許增五人，增口糧二十名。
五年、七年，王皆遣正議大夫梁德入貢，賜王錦緞，宴賚如例。
九年、十三年，王皆遣正議大夫鄭玖入貢，賜王錦緞，宴賚如例。
十五年，王遣使入貢。
十六年，命廣東守臣發所獲國王遣使往滿剌加國收買貢物、遇風舟覆、漂至海南登岸之吳詩等百五十二人，於福建守臣處給糧養贍，候本國貢使歸之。

十七年，王遣使補貢。王具言前使遭風未回，致失二年一貢之期，至是補貢納之。武宗登極，命行人左輔頒詔至國。
正德二年，王遣王舅亞嘉尼施等貢馬及方物。奏乞每歲一貢。禮部議，以貢期因入貢違期，故爲此奏，且所俱非宜，勿聽。武宗特許之。長史蔡賓奏乞自備工料，修造貢船二隻，部議船既屬餘，不必改造。賓復奏，武宗同賓等入，出令二船拆卸補造，毋勿違式。
四年，王遣正議大夫程璉入貢。
五年，王請遣官生蔡進等五人入國子監讀書，許送南監，給衣廩如例。
六年，王遣正議大夫梁能，七年遣正議大夫梁寬等入貢，宴賚如例。
十年，王遣長史陳義，十一年遣正議大夫梁龍貢馬及方物，宴賚如例。
十二年，王遣正議大夫陳義入貢。
十三年，王遣長史蔡遷，十五年遣長史金良貢馬及方物，宴賚如例。
嘉靖元年，王遣王舅達魯加尼，進香貢方物，慶賀詔，賜王及妃錦幣，敕王仍遵先朝舊例二年一朝貢，每年不得過百五十人，仍命福建巡撫御史查驗放。
三年，王遣長史金良等二十人入貢。良官先有正議大夫鄭繩附貢方物，風漂未至，爽文在此，請得先遵許之。明年鄭至，賣方物以再，比至是復無賞。守臣以聞，世宗命此後使中貢奏道遠方物，令所司驗進。仍令繩齎敕諭日本國王，令捕寇倭人以獻。
五年，官生蔡廷美等請就國子監讀書，命禮部給衣廩如例。是年王卒。
七年，第五子尚清（王志作天賜王卜第五子，徐錄云尚真第五子），遣正議大夫鄭繩等入貢請封，繩等回至海中溺死。
九年，又遣蔡瀚入貢，申前請。禮部以襲封重典，命福建鎮巡官查訪申報。瀚請遣蔡廷美等四人歸娶，給賞有差。大學士作十一年事。瀚又言來經日本，國王源義晴托齎表文，乞較其使臣宋素卿之罪，并乞新勘合金印，復修貢禮。部議倭情譎詐，不可遽信，敕琉球國王遣人傳諭日本，令擒獻首惡，送回被虜者。
十一年，正議大夫金良齎國中人民結狀請封，世宗命吏科左給事中陳侃、行人司行人高澄充正副使，齎詔勅封世子尚清爲王。詔曰：朕躬膺天命，爲天下君，凡推行乎庶政，必斟酌乎古禮。其於錫爵之典，未嘗以海內外而有間焉。爾琉球國遠在海濱，久被聲教，故國王尚真，夙紹顯封，已踰四紀，茲因薨逝，國請封世子尚清，德惟克類，衆心所歸，宜承國統。朕篤念懷柔之義，用嘉敬順之誠，特遣使齎詔封爾爲琉球國中山王，仍賜以皮弁冠服等物。王宜慎乃初服，益篤忠勤，有光前烈，國中耆俊臣僚，其同寅翼贊，協力匡扶，尚輝卑上之心，恪盡臣藩之節，保守海邦，永底寧謐。又敕王曰：惟爾世守海邦，繼膺王爵，敬順天道，世事皇明。爾父尚真，自襲封以來，恭勤匪懈，比者薨逝，良用悼傷。爾以冢嗣，國人歸心，理宜承襲。茲特遣使封爾爲琉球國中山王，并賜爾及妃冠服、綵幣等物。爾宜祗承君命，克紹先業，修職承化，保境安民。

以稱朕柔遠之意。

十三年，遣正議大夫梁椿入貢，奏稱世子時詔命猶未逢也。朝鮮請覲琉球貢使，在京五日一出之禁，從朝鮮國王李懌請也。

十四年，陳侃等使還，言海中值風濤之險，多藉神庥不致顛覆，乞賜祭以答神貺。禮部議，令福建布政司設祭一壇，陞侃為光祿寺少卿，澄為尚寶司丞。王遣王舅毛實等入貢謝恩，仍以錦幣雜物賜王。先是王以金四十兩饋侃等，不受，奏聞，并以金與。世宗命侃等受之。

十七年，王遣使陳賦入貢，宴賚如例。

十九年，王遣長史梁梓貢馬及方物。奏請造海舟四，許之。

二十年，王遣使殷達魯等入貢，宴賚如例。

二十一年，長史蔡廷美招漳州人陳貴等駕船之國，因與潮陽船爭利互殺，遂安置貴等於舊王城，盡沒其貨。貴等夜奔，為守者多所掩殺。於是縛貴等為賊，械送福建。廷美齎表將赴京，陳奏巡按徐宗魯會三司官評審以聞，留廷美等待命。得首貴等違法通番，着重治。琉球既與交通，今乃敢擅奪貨利，擅殺我民，且誣以賊誣逆，不恭莫此為甚。蔡廷美本宜拘留重處，念素係朝貢之國，姑且放回。後若不悛，即絕其朝貢。令福建守臣備行彼國知之。

二十二年，王遣正議大夫陳賦等貢馬及方物，宴賚如例，并以禮幣報王。王請遣官生梁炫等歸娶，時炫等就學南監已踰七年，詔給資糧驛騎遣人護歸。

二十四年，王遣長史梁顯入貢，送還朝鮮漂流人口，宴賚如例。

二十六年，王遣使陳賦入貢。賦與蔡廷會偕來。廷會祖籍本國人，永樂中撥往琉球充水手，而貫籍在閩，會來與給事中黃宗概上世有親，遂與交通，饋謁夤緣，遂同達部，請并與賦。世宗曰：陳賦無罪，賞如例，廷會交結朝臣，法當重治，念因貢使，姑革賞賜，仍行撫按官將廷會在閩番貨勘明入官。

二十八年，王遣正議大夫梁顯入貢，宴賚如例。

二十九年，王遣官生蔡朝用等五人詣京，請入監讀書，許之。

三十二年，王遣長史梁炫入貢，宴賚如例。

三十四年，王遣正議大夫梁碩入貢，又請放官生蔡朝用等歸國省親，許之，遣使送歸。是年王卒。

三十六年，尚清第二子尚元遣正議大夫蔡廷會等入貢請封。先是三十五年，倭寇自浙敗還入海，至琉球境，世子尚元遣兵邀擊之，得中國被掠人金坤等六名，至是獻還。因乞每歲自行修造貢舟，不候題請。世宗嘉其忠順，許之，仍賜敕獎諭，賞銀五十兩、綵幣四表裏，有功人員亦加賞，及廷會等俱厚賜。

三十七年，命給事中吳時來、行人李際春充正副使，齎詔封世子尚元為王。時來疏論大學士嚴嵩奸邪狀，嵩言其畏航海之險，故生事妄言，世宗怒，杖戍時來，改命刑科給事中郭汝霖偕際春以行。

三十九年，汝霖等尚未行，正議大夫蔡廷會入貢，奉表謝恩。時科臣郭汝霖等以海中風濤叵測，倭人出沒不時，恐使者有他虞，損威辱國，請如正德中封占城故事，遣人代進表文方物，而身留福建待報。下禮部議，言琉球在海中諸國，頗稱守禮，故累朝以來，待之優異，每國王嗣立，必遣侍從之臣，奉命服節冊以往，今使者未至，乃欲遣受冊命，則是委君貺於草莽，其不可一也。延會本夷人，且為求封而來，既以小事大之禮，無世子專遣之命，其不可二也。昔正德中流賊為梗，使臣中道安，撫按官暫為留住，候事寧前進，閩下占城國王，為安南所侵，竄居他所，故令使者賚回敕命，乃一時權宜，且此失國之君也，遣無稱之詞，以致天朝撫失國之君以擬其主，其不可三也。福航通道，不獨之於彼所傳以占，待夷人之好，風濤之險耳，不知禮貫之論，豈使之往來，果何由而得無患也，其不可四也。當時占城雖為同源，猶然其王沙古卜洛猶歎請遣使為變邦光寵，且延會非世子面命，又無印信文移，若遽輕信其言，與一世子以遣使為至榮，謂語拜為非時，不肯受封，復上書請使如占城將竝徙其咎哉，其不可五也。令福建守臣以前譌讓事使，至於未受封而先謝恩，亦非敬典，宜止許入貢方物，俟受封後方進謝恩表文。世宗從之。

四十一年，汝霖等始奉詔至國，詔曰：朕受天命，主宰寰宇，凡政令之宣布，惟成憲之是循。其於錫封之典，遐邇均賚。爾琉球國遠處海隅，聲教漸被，修職效義，閱世已久。故國王尚清顯荷冊封，踰二紀，茲者溘逝。爾國請封世子元，朕念厥象賢，衆心歸附，是宜承紹國統，特遣正使刑科右給事中郭汝霖、副使行人司行人李際春，齎詔往封為琉球國中山王，仍賜以皮弁冠服等物。王宜謹守禮度，益篤忠勤，凡國中官僚耆舊，尚其同心翼贊，以佐王修明勵行，用保藩邦。故茲詔示，咸俾悉知。王遣王舅源德偕汝霖等入謝，詔陞汝霖為光祿寺少卿，際春為尚寶司丞。初王以金四十兩餽汝霖等，為謝卻之，至德賚所餽金請命，世宗謂朝廷命使無受餽之義，詔嘉汝霖等辭卻，以二臣遠行奉使，各賜銀幣。

四十二年，王遣正議大夫鄭憲入貢，送還中國漂流人口，世宗降敕獎諭，賜銀幣。憲因奏本國亦有流入中國者，乞命守臣恤遣，下其議於瀕海所司。

四十四年，王遣長史梁灼貢馬及方物，送回本國北山守備鄭都所獲中國被掠人口，世宗嘉王忠順，再敕獎諭，仍賜銀五十兩、綵幣四表裏，灼、都各二十兩、一表裏。

隆慶元年，王遣使入貢，宴賚如例。

二年，王遣使入賀，宴賚如例。

三年，王遣守備由必都等歸日本掠去人口，守臣以聞，穆宗以王屢效忠誠，賞銀幣同前，仍賜敕獎勵；由必都等給銀幣有差。

五年，王遣正議大夫鄭憲入謝，又歸被掠人口，再敕獎勵，賜銀幣，給賞如前，遣官生梁炤等三人歸國，從王請也。明年，王卒。

萬曆元年，尚元世子尚永遣使入貢請封，禮部行福建鎮巡官查勘，又送還被掠人民，獎賚如例。

二年，遣王舅馬中叟、長史鄭佑等十八人入賀登極，宴賚如例。

三年，世子兩遣使入貢。

四年，世子遣正議大夫蔡朝器等貢方物，如例給賞外，神宗命每五日另給雞鵝米麵酒果，以示優異。命戶科左給事中蕭崇業、行人司行人謝杰充正副使，齎皮弁、玉圭往封尚永為王。崇業等疏言四事：一、頒去詔敕，如該國懇留，宜如例俯循。

其表一枝彩幢神舍共新祖二疋一道，船宜事實府係詞以指揮二員，道完一併國行。一欲貪物川弓矢器械以及觀覽古風、鶴水族土品、卜技藝之流，事詳酌量取用，悉如所請。

五年，遣正議大夫梁灼入貢；表稱世子。時崇業等尚未行也。

八年，崇業等始齎詔敕至國。詔曰：朕受天明命，君臨萬方；薄海內外，罔不來享。延賞錫慶，恩禮攸同。惟爾琉球國遠處海濱，恪遵聲教，世守職貢，足稱守禮之邦。國王尚元紹序膺封，臣節罔諐；茲焉薨逝，悼切朕衷。念其侯度有常，王封當繼。其世子永，賢惟象賢，宜能得衆，宜承國統，永建外藩。特遣正使戶科左給事中爾崇業、副使行人司行人謝杰，齎詔往封爲琉球國中山王；仍賜以皮弁冠服等物。凡國中官僚耆舊，尚其協心翼贊，畢力匡扶；懋猷勿替於承先，執禮益虔於事上；綏茲有衆，同我太平。則亦爾海邦無疆之休。又敕王曰：惟爾先世守此海邦，代受王封，克承忠順。迨於爾父元，畏天事大，益用小心，誠節懋彰，寵恩是被。遽焉薨逝，良用悼傷。爾爲冢嗣，克修厥美，羣情既附，宜紹爵封。茲特遣使封爾爲琉球國中山王，并賜爾及妃冠服綵幣等物。爾宜恪守王章，遵述先志，秉禮守義，奠境安民，庶慰朕無外之仁，以永保爾有終之譽。王遣王舅馬良弼入謝，偕陪臣子鄭迥等三人就學；命送南監，給衣糧如例。

九年，王遣正議大夫梁燦入貢。

十一年，王遣使梁灼入貢。

十五年，王遣正議大夫鄭禮謝恩，別遣使貢方物。明年，王卒。

十九年，尚寧遣使鄭禮入貢，言國方多事，未暇請封。部咨該國世子，宜速請襲，俾鎮壓國人；毋以地方多事爲辭。

二十三年，國人哈那等船飄溫州；浙江巡撫劉元霖以聞，神宗命優恤遣還。

二十七年，寧遣使鄭道等入謝，請封。部議不必遣官，但取具該國王具結司等官印結，與世子奏本到部，頒封。神宗命遣冊封武臣一員同往。

二十九年，命兵科給事中洪瞻祖、行人司行人王士禎充正副使往。時禮部右侍郎署尚書事朱國祚言：琉球國僻處東南，世修職貢，時當承襲，應遣使如例，延至今既經世子倚奏請，相應准封。其賚用皮弁冠服、絹綵等項，宜照例辦付；遣官已奉明旨，但恐其中乞留變，引會與必以文臣爲請，惟聖明裁定。得旨如議。　時浙江巡撫劉元霖報獲海船，係琉球國差探封貢，兼息其中，類倭數人，衣笠刀仗皆倭物；會同館譯問赴史蔡奎，不能辨。神宗命待該國貢審回奏，再遣瞻祖等往。已而瞻祖以憂去，以兵科右給事中夏子陽代之。

三十二年，寧遣王舅毛繼祖等入賀冊立東宮，并謝賜遣本國漂流人口；各賜衣服帽鈔。

三十三年，神宗命夏子陽等作速渡海，以彰大信；仍傳諭彼國，以後領封海上，著爲定規。先是二十三年，琉球使臣於霸等爲世子請封；撫臣許孚遠以倭氛未息，議遣使齎勅至閩頒，遣慣海武臣同彼國使臣往。得旨：待世子表請，然後如議頒封。迨二十八年，請封表至，則有用武臣之旨。二十九年，世子再疏乞遵文臣出使舊例。於是夏子陽等方擬入閩，而巡按方元彥以海多警，華報類仍，倂撫臣徐學聚請仍遣武臣前往。子陽等具言：冊國當不可輕，使臣義當有終，乞堅成命，以慰遠人。俱未報，而禮部侍郎李廷機言：宜斷行領封初旨，非武臣之說而避之。於是御史錢桓、給事中蕭近高各具疏力言其不可，且云：冊使當在欽命未遣之先，不

當在冊使既行之後。宜行撫按速造海船，勿誤今年渡海之期。俟事竣復命，然後定爲畫一之規；先之以文告，令其領封海上，永爲遵守。從之。子陽等齎詔敕至國。詔曰：朕躬膺天命，誕受多方；爰暨海隅，罔不率俾。聲教所訖，慶賞惟同。爾琉球國僻處東南，世修職貢；自我皇祖，稱爲禮義之邦。國王尚永祗奉王封，恪遵侯度。倏焉薨逝，良惻朕心。其世子寧，賢足長人，才能馭衆；闔國請命，恭順有加。念非國統攸歸，人心胥屬，宜膺寵渥，用固我藩籬。特遣正使兵科右給事中夏子陽、副使行人司行人王士禎，齎詔往封爲琉球國中山王，仍賜以皮弁冠服等物。凡國中官僚耆舊，尚其殫忠輔導，協力匡襄，堅事上之小心，衆承先之大業，永綏海國，共享昇平。惟爾君臣，亦世世永孚于休。又敕王曰：惟爾上世以來，建邦海外，代膺封爵，長固藩維。爾父永恪守王章，小心祗畏，忠誠茂著，稱我優嘉。遽至長終，良深悼惻。爾爲冢嗣，輿系衆賢；既允羣情，宜嗣位號。茲特遣正使兵科右給事中夏子陽、副使行人司行人王士禎，齎敕封爾爲琉球國中山王，并賜爾及妃冠服綵幣等物。爾宜益謹侯度，克紹先猷，保乂人民，奠安境土；庶幾恢朕有截之化，抑亦貽爾無疆之休。

三十四年，子陽等事竣復命；陞子陽爲太常寺少卿，士禎爲光祿寺丞。王遣王舅毛鳳儀、正議大夫阮國入謝。且以倭等前子陽等所辭金上於朝。神宗命來使齎回王所。英洪永間賜國人三十六姓知書者授大夫、長史，以爲朝貢之司；習海者授通事，總爲指南之備。今世久人湮，文字音語、海路更針，常至違誤，乞依往例更賜。部議之。

三十六年，王遣使鄭子孝等十三人入貢，宴賚如例。

三十八年，王遣王舅毛鳳儀、長史金應魁急報倭警，致緩貢期；巡撫陳子貞以聞。

四十年，浙江總兵官楊崇業奏報倭情，言探得日本以三千人入琉球國，執中山王，遷其宗器；宜敕海上嚴加訓練。而兵部疏言：倭入琉球，獲中山王，則三十七年三月事也。時巡撫丁繼嗣奏：琉球國使柏壽、陳華等執本國咨本，言王已歸國，特遣使修貢。臣竊見琉球列在藩屬，固已有年；但邇來奄奄不振，被擄日本，即令縱歸，其不足爲國明矣。況在人股掌之上，保無陰陽其間？且今來船方抵海壇，突然登陸；又聞已入泉境，盤據城中，出港去來，倏忽迹大可疑。今又非入貢年分，乃云以歸國報聞，海外遼絕，何與不知，誑則知之。使此情果真，而貢之入境有常體，何以不服盤驗，不先報知，而突入會城？貢之尚方有常物，何以突增日本物於硫磺、馬、布之外？貢之尚有常數，何以人伴多至百餘名？此其情態，已非平日恭順之意；況又有倭爲之驅哉！但執所執有辭，不應驟阻，以啓疑貳之心。宜留正使及人伴數名，候題請處分，除餘者遣返本國。非常貢之物，一併給付帶回。庶不失疏遠之義，且以壯天朝之威，正天朝之體。奉下禮部覆如撫臣言。

四十四年，王遣通事蔡廛來言：還聞倭寇造戰船五百餘隻，欲協取雞籠山，恐其流突中國，爲害閩海；故特移咨奏報。福建巡撫黃承玄以聞。

天啟元年，頒登極詔於福建布政司，轉令衙指揮蕭崇基齎詔之廛。

三年，尚豐遣使蔡堅等貢硫磺、馬匹，請封。尚豐，尚元第三子、尚久之子，元之孫也。先是定期二年一貢，萬曆間，國被倭難，詔停貢已十年；至是以爲言，部議本國休養未久，暫擬五年一貢，俟彙封後另議。

五年，豐遣使入謝，并乞封典。

六年，豐遣使入貢。

七年，豐遣正議大夫蔡廷等入貢，宴賚如例。

崇禎二年。豐遣使入貢。再申前請。禮官何如寵以履險爲難。請令陪臣領封。不從。命戶科左給事中杜三策、行人司司正楊掄充正副使。賫詔及儀物往封尚豐爲王。

六年。三策等始至國。王遣使入謝。

九年。王遣使入貢。宴賚如例。

十二年。王遣使蔡堅等入貢。明年。王卒。

十七年。尚豐第三子尚賢遣使金應元入貢請封。會中朝道阻。不得歸。

大淸順治三年。福建平。尚賢請封使者與通事謝必振等至江寧。投經略臣洪承疇。轉送入京。禮部言前朝敕印未繳。未便授封。遣通事往諭。

六年。尚賢弟尚質自稱世子。遣本國通事周國盛齎表歸誠。隨通事入朝。

七年。質遣王舅阿榜琨、正議大夫蔡錦等。奉貢入賀。船漂沒。未達。

八年。世祖章皇帝令來使周國盛齎敕歸諭世子。

十年。世子遣王舅馬宗毅、正議大夫蔡祚隆等貢方物。繳前朝敕印。請封。備言其國王沒。敕印隨葬。惟尚寧未葬。故即以寧敕繳。

十一年。又遣官進貢請封。賜國王蟒緞二、綵緞六、藍緞二、素緞二、閃緞二、錦三、紬四、羅四、紗四。賜王妃綵緞四、閃緞一、藍緞二、素緞三、錦二、羅四、紗四。賞王舅綵緞表裏各四、正議大夫綵緞表裏各三、藍緞一、紬二、羅二。使者綵緞表裏各二、藍緞一、紬一、紗一、羅一。通事從人紗緞紬布銀兩各有差。遣兵科愛惜喇庫哈番張學禮爲正使。行人司行人王垓爲副使。賫詔書一道、鍍金銀印一顆。令二年一貢。進貢人數不得過一百五十人。許正副使二員從人十五名入京。餘俱留邊聽賞。學禮等疏請十事。部議賜一品麟蟒服。於欽天監選取天文生一人、南方自擇醫生二人。賜儀仗、給驛護送。外給從人口糧至福建。修造海船。選將弁二、兵二百人隨往。因海氛未靖。還京未行。聖祖仁皇帝御極。念遠人延佇日久。諭學禮等卒遣行。康熙二年至國。詔仍順治十一年所頒。敕則康熙元年也。

三年。王遣陪臣吳國用、金正春、奉表謝封。進貢。且疏言捧讀敕諭。因臣使物故甚多。濡留日久。將正副使併督撫諸臣處治。但中外均屬臣子。臣躬承天庥。不能少爲諸臣之報。而反重爲諸臣之累。臣何人斯。豈能宴然。請宥。聖祖命還學禮等原職。賜國王蟒緞二、綵緞四、藍緞二、素緞二、閃緞二、錦二、紬二、羅二、紗二。賞王舅綵緞表裏各四、羅四、綵緞三、靴一雙。紫金大夫綵緞表裏各四、羅三、靴一雙。使者綵緞表裏各二。折紗布四。通事從人緞布有差。王又另疏進學禮等所辭宴金。正使一百兩。副使九十兩。請令二臣收受。部議不可。奉旨道琉球國所與宴金。仍著使臣收受。

四年。王遣使進香。幷賀登極。進貢。其貢物有在梅花港口遭風漂溺者。奉旨。免其補進。

五年。補進貢物。聖祖命發回。又令應進瑪瑙、烏木、降香、木香、象牙、錫、速香、丁香、檀香、黃熟香等十件。不係

土產。免其進貢。其硫磺留福建督撫收貯。餘所貢方物。令督撫差人解發。其來使不必督發到京。即給賞遣回。

六年。令貢使仍齎表入覲。明年。王卒。

八年。尚質世子尚貞遣使入貢。於常貢外。加進紅銅及黑漆嵌螺茶碗。照例給賜。惟正使不係王舅與副使正議大夫賞同。

十年。進貢。於常貢外。加進番烟、番紙、蕉布。其被風飄失貢物。免其查議。

十三年。進貢。於常貢外。加進紅銅及火爐、絲烟。

十八年。補進十七年貢。除赴京存留官伴外。其餘員役。令先乘原船歸國。

十九年。世子遣使進貢。聖祖諭琉球國進貢方物。止令貢硫磺、海螺殼、紅銅。其餘不必進貢。（貢物舊有金銀罐、金銀粉匣、金銀酒海、泥金綵畫圍屛、泥金扇、泥銀扇、畫扇、蕉布、苧布、紅花、胡椒、蘇木、腰刀、大刀、鎗、盔甲、馬鞍、絲綿、螺盤。後以免進外。有加貢物無定額。熟硫磺一萬二千六百觔。海螺殼三千個。紅銅三千觔。）

二十年。世子遣使入貢。聖祖以尚貞恪共藩職。當耿精忠叛亂之際。屢獻方物。恭順可嘉。賜敕褒諭。仍賜錦幣五十。又於常貢內免其貢馬。著爲例。

二十一年。世子遣耳目官毛見龍、正議大夫梁邦翰、上言先王尚質於康熙七年告薨。貞嫡嗣。使襲爵。具遞國結狀請封。禮部議。航海道遠。應令貢使領封。見龍等固請。部議執不可。聖祖特允之。遣翰林院檢討汪楫、內閣中書舍人林麟焻爲正副使。楫等疏陳七事。一請頒御筆。一請照例諭祭海神。一渡海之期不必專候貢使。一請帶修船官匠一同渡海。一請給關防以稽詐冒。一請增兵護行以壯國威。一請預支俸銀爲辦裝貲。禮部奏議不行。仍令會同戶兵工三部再議。奏上。聖祖大書中山世土四字賜王。特許帶修船匠役隨行。製祭文二道。祈報海神。幷給俸二年以往。

二十二年。楫等至國時。方治兵攻臺灣。遂不候造船。徑取戰艦渡海。六月楫等至國。諭祭故王尚質。册封尚貞爲王。王遣法司王舅毛國珍、紫金大夫王明佐等謝封。楫等回京。復爲題請。遠人向化。請賜就學禮部議准行。王又另疏進楫等所辭宴金一百九十二兩。請令二臣收受。部議不可。奉旨道琉球國所與宴金。仍著使臣收受。

二十三年八月。奉聖祖諭。汪楫等奉使琉球。往回甚速。黽勉盡職可嘉。著吏部議敘具奏。

二十五年。王遣官生梁成楫、蔡文溥、阮維新、鄭秉均等四人入太學。附貢使耳目官魏應伯、正議大夫曾夔。船桅折傷。秉均飄至太平山修船。

二十七年。貢使到京。於正貢外。加屛風紙二千張、蕉布五十匹。聖祖命成楫等三人照都通事例。日廩甚優。四季賜袍掛、衫褲、靴帽、被褥。俱備。從人皆有賜。又月給紙、筆、墨、硃、銀一兩五錢。特設教習一人。又令博士一員督課。

三十年。王遣貢使耳目官溫允傑、正議大夫金元達、到京。羅官生歸國。賜宴。各給黃素緞綢布等。乘傳厚

給遣貲。以待貢使例遣耳目官一員爲正使、正議大夫一員爲副使、不具奏官名。餘官附書。

三十二年、王遣馬廷器、王可敬等入貢、宴賚有差。

三十四年、王遣翁敬德、蔡廷瑞入貢。

三十六年、王遣毛天相、鄭弘良入貢。

三十八年、王遣毛龍圖、梁邦基入貢。

四十年、王遣毛得範、鄭職良入貢。得範至杭州病卒。

四十二年、王遣毛興龍、蔡應祥入貢。

四十四年、王遣溫開榮、蔡肇功入貢。

四十六年、王遣馬元勳、程順則入貢。

四十八年、王遣向英、毛文哲入貢。國中多災、宮殿盡焚、颱颶頻作、人畜多死、草木皆枯。是年王卒。

四十九年、尚貞世子尚純子尚益以嫡孫嗣立。

五十年、益遣孟命時、阮維新入貢。

五十一年、尚益卒、未及請封。

五十二年、尚益世子尚敬嗣立、遣毛九經、蔡灼入貢。灼至福州病卒。

五十四年、敬遣馬獻功、阮璋入貢。

五十六年、敬遣夏執中、蔡溫入貢、且告曾祖尚貞與其父尚益之喪、請封。

五十七年、遣翰林院檢討海寶、編修徐葆光充正副使往。

五十八年、又遣向乘乾、楊聯桂入貢。聯桂至通州病卒。六月、海寶等至國、諭祭故王尚貞、尚益、冊封尚敬爲王。

五十九年、海寶等自琉球回。代請官生入學、并請給天妃春秋祀典。禮部議、俱准行。王遣王舅向龍翼、紫金大夫程順則入貢、并謝封、貢金鶴盔甲馬鞍等物、宴賚有差。除鍍金鶴二、鍍金盔甲一副、鑲手腕護金金鞘帶腰刀二、黑漆靶鞘腰刀二、黑漆靶鞘鍍金銅結束腰刀二十、黑漆靶鞘鍍金銅結束腰刀十、黑漆鍍金馬鞍一、帶鐙金金線鞍韉障泥四歸、土育、土絲二百斤、蕉苧布二百、土苧布一百、白鋼錫五百觔、紅銅五百觔。以上皆謝封貢物。舊例有胡椒、今缺、以鋼錫代之。其常年貢物、止白鉛一千斤、紅銅三千斤、硫磺一萬二千八百斤。硫磺納福建藩庫。貢使賚銅錫赴京。前明於福州特設市舶提舉一員專理琉球貢事、以內官領之。本朝省并、其事歸本府海防同知。今貢使猶稱之曰提舉云。王又另疏進海寶等所辭宴金一百九十二兩、請令二臣收受。部議不可。奉旨宴金仍著使臣照舊例收受。

六十年、王遣毛廷輔、梁得宗入貢。聖祖諭將琉球國王照安南國王於常貢緞匹數目外、增添緞匹加賞。交來使賚回賜王、其正副使通事人等各加賞緞匹有差。

六十一年、王遣毛弘健、陳其湘入貢、附遣官生四人入監。至閩洋、觸礁俱溺死。

雍正元年、王遣王舅翁國柱及官偕入貢、復遣官生鄭秉哲等四人入監、路卒一人。

二年、世宗憲皇帝召見王舅翁國柱於乾清宮、御書匾額「輯瑞球陽」四字賜王、及玉緞等物、交與翁國柱齎回。仍賞國柱銀幣。法瑯鑪瓶盒一分、白玉盒一對、漢玉玦一件、白玉觚觥二件、三壽玉盃一件、青玉觶一件、漢玉螭虎筆洗一件、青玉三登花插一件、白玻璃大瓶四、白玻璃盒瓶六、藍玻璃、白地龍鳳瓷瓶十二、青花白地龍鳳瓷鍾十、藍磁碟十二、霽紅碟十二、霽紅碗十、填白八寸盤十二、二十、青花龍鳳八寸盤十二、五彩瓷碗十、四樣填漆茶碗十、紫檀木盒端硯一方、紫檀松花盒端硯一方、一百兩。上用緞八匹。納病故官生蔡宏訓銀三百兩。賞一百兩、鄭秉哲等三人共二百兩、著翁國柱帶回交宏訓之母養贍。王遣毛健元、蔡淵入貢。

三年、王遣紫巾官向得功及鄭士綱入貢。

四年、召見紫巾官向得功於乾清宮、賜王玉緞等物、交得功齎回。仍賞得功銀幣。內造緞二十匹、玉方鼎一件、玉石雙聯杯一件、玉蕉葉觚花插一件、玉龍鳳方盒一件、玉蒲虎雙螭瓶一件、四、霽紅磁碗六、青龍紅花七寸盤十二、霽紅白魚七寸盤二十、青花如意五寸盤二十、填白暗龍宮碗十四、霽紅盤十二、霽紅瓷碗十、霽藍盤十二、紅龍鳳茶碗六、青花龍鳳盞碗十二、五鍾十、法瑯盤碟盒一分、紫檀木盒蘇硯一方、紫檀木盒端硯一方、賞紫巾官向得功內造緞八匹、銀一百兩。王遣毛汝龍、鄭廷楷入貢、并進謝恩禮物。世宗命將進到四年貢物存留、准作六年正貢。其六年應進表文、仍令照例遣使赴京恭進。嗣因汝龍等呈請表文方物一併來京、部議不許、仍令將六年表文於八年正貢時一併恭進。

遣官生鄭秉哲、鄭謙等歸國。

六年、王遣毛鴻基、鄭秉彝入貢

八年、王遣王舅向克濟及蔡文河入貢。

九年、禮部議、琉球國王奏進貢方物、請遵依舊典二年一貢、不敢愆期。應如所請。奉諭旨、朕因琉球地處重洋之外、來表修貢、遠涉風濤、深爲軫念、曾經降旨將雍正八年貢物准作十年正貢。今該國王奏請按期入貢、情詞懇切、具見誠悃。知道了。著仍遵前旨、若十年貢物已經遣使起程、即准作十二年正貢、十一年不必遣使前來。將此行文該國王知之。

十年、賞王舅向克濟王磁器物。黃地暗龍磁碗一對、紅玻璃碗一件、綠玻璃碗一件、白玉雙圓一件、紅玻璃水盛一件、牛油石蒲盒一件、銅法瑯花瓶一件、青綠鼎一件、填漆小圓盤八件、哥窯四聚花瓶一件、紫檀匣一件、霽紅瓶二件、霽青瓶一件、雙管瓶一件、磁白雙圓瓶一件、霽紅磁小瓶一件、青花磁式盒一件、五彩茶盃一副、正窯酒鍾四件。王遣溫思明、鄭儀入貢。

乾隆元年、王遣毛光潤、鄭國柱入貢。光潤至福建病卒。

二年、王遣王舅向啓猷及金震入貢。

三年、王遣向維豪、蔡培入貢。

四年、皇上以王遣使慶賀忠誠可嘉、降敕獎諭、併御書匾額「永祚瀛壖」四字賜王、及文綺等物。

五年、王遣王舅翁鴻業及蔡其棟入貢、并進謝恩禮物。其棟至福州病卒。

六年。禮部議琉球國謝恩禮物照雍正四年之例存留。准作二年一次正貢。奉旨依議。

七年。王遣毛文和、蔡用弼入貢。

九年。禮部議將琉球國進到禮物存留。准作九年正貢。其九年應進表文。仍令照例遣使赴京恭進。奉旨依議。

十一年。王遣毛允仁、梁珍入貢。

十三年。王遣向永成、鄭秉哲入貢。

十五年。王遣毛元烈、阮爲標入貢。元烈至福建病卒。又遣都通事阮超羣等送回十四年內地被風失舟吳永盛等四船九十二名。其林士興等六船一百三十名。因船身堅固。先已撥給桅木。廪餼資送回籍。閩浙總督喀爾吉善、巡撫潘思榘以聞。奉旨賜國王蟒緞二匹。閃緞二匹。錦二匹。綵緞四匹。素緞四匹。以示嘉獎。其伴送之都通事阮超羣、東觀旭等。亦著該督撫優加獎賞有差。

十六年。福撫潘思榘奏。琉球國使臣毛如苞等二號貢船一隻。在洋遭風。飄回本島。修葺補進。并將閩縣遭風船戶蔣長興等、常熟縣商民嚴長順等三十九人。留養兩年。隨船護送來閩。奉旨。於常例外賜國王蟒緞二匹。閃緞二匹。錦二匹。綵緞四匹。素緞四匹。以示優獎。其在船官伴人等。亦著該撫分別賞賚有差。

是年。王卒。世子尚穆遣陪臣鄭國貞告哀。署福建巡撫新柱以聞。

十七年。世子穆遣向邦鼎、楊大壯入貢。

十九年。世子穆遣毛元翼、蔡宏謨入貢。兼請襲封。疏云。琉球國中山王世子臣尚穆謹奏。爲懇循例封襲以光世土以效忠勤事。竊以敝國荒僻彈丸。眇茲尺土。沐天朝深仁厚澤。有加撫巳。臣元祖尚質。於順治十一年荷蒙天恩。頒給王爵印篆。爲中山王。永奠海邦。臣高祖尚貞。於康熙二十一年。恭沐詔敕册封。臣曾祖純、祖益。未及請封。早已辭世。臣父敬。於康熙五十七年。明蒙册封爲中山王。嗣爵以來。夙夜惟寅。矢勤矢愼。虔輸忠誠。恪恭匪懈。於乾隆十六年正月二十九日薨逝。念臣小子穆恭循典例。以嫡繼統。謹遣陪臣耳目官毛元翼、正議大夫蔡宏謨等。虔齎奏請。伏乞聖恩體循臣父事例。差遣天使。按臨蛟島。俾臣穆弁綸音於海表。永守藩疆。膺詔命於波區。代供貢職。則頂祝皇恩浩蕩。世世不朽矣。伏祈睿鑒。敕部施行。臣穆不勝惶悚待命之至。謹具奏以聞。

琉球國中山王世子臣尚穆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奉表上言。伏以玉版恢圖。煥規模於舊制。寶綸沛澤。際雍熙於藩臣。率土莫不尊親。衆星拱北。普天咸稱神聖。諸水朝宗。欽洽臣民。巍巍宇宙。恭惟皇帝陛下。覆育同天。光華麗地。躬桓蒲穀。恭歸王會之圖。侯甸要荒。盡入職方之府。臣穆世沐帝澤。代守海藩。胙土分茅。自古之帝王大典。請封襲爵。今日之臣子微忱。謹遣陪臣毛元翼、蔡宏謨等。仰請綸音。望龍墀而悚慄。叩希天眷。躋鳳詔以遙頒。伏願至德彌崇。覃恩愈廣。制儀制禮。因舊典以廣新恩。教孝教忠。由內臣而及外吏。將見川岳效靈。九有規昭光之盛。江河獻瑞。萬方沾熙皞之隆矣。臣穆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恭進以聞。

乾隆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琉球國中山王世子臣尚穆謹上表。

二十年五月初七日。遣翰林院侍講全魁、編修周煌充正副使往封。

二十一年七月初八日。臣魁臣煌至國。先行諭祭故國王尚敬。以八月二十一日宣讀詔敕。册封尚穆爲琉球國中山王。是年。王遣向全才、阮超羣入貢。

二十二年正月。臣魁臣煌自琉球還。代請官生入國子監讀書。并陳天威遠播。神應彌昭。請加天后封號。別頒諭祭文二道。事下禮部。部議俱准行。王遣王舅法司官馬宣哲、紫金大夫鄭秉哲入貢。奉表恭謝天恩。貢金鶴盔甲馬鞍等物。賞賚有差。

琉球國志略卷四上

輿地建置 疆域 形勝 城池 砲臺附

淮南子謂八埏之外有八極。裨海之外復有大瀛海環之。其旨廓落。不足徵信。固然矣。顧乾坤定位。覆載難名。指實固闕臆說。虛理則若譚常。書人多謂琉球北有落漈之患。漈即尾閭。臺灣淡水外亦然。據此則琉球以東。別無地矣。何以向有鳥語鬼形之毗舍那國。蠕蠕於琉球東隅。烟霧間耶。是弱水之外。更有洲嶼。扶桑以後。猶多島嶼。誠不容以蛙黿之見。窺之也。國家幅員遼闊。在職方者。不勝僂計。琉球處萬里外。視版圖所繪。僅如毛髮。比獨能尊事天朝。世世滋恭。因是以仰賴皇威。永保厥土。歸壤帰伏。一視中華。蒲穀之班。涵海安恬。無復擾時鷸蚌之擬。臣於使竣。輒按方輿。得其道里遠近之數。與其村縣統轄之詳。而形勢要害。以次附錄。務期異同有考。今古殊觀。庶展卷覽區。燦然如指上螺紋。爰以備史氏採擇之萬一。志輿地。

建置

流虬。隋使羽騎尉朱寬至國。於萬濤間見地形如虬龍浮水中。始曰流虬。中山傳信錄。

流求國居海島之中。當建安郡東。水行五日而至。土多山洞。其王姓歡斯。名渴剌兜。不知其由來。有國代數也。隋書。

流鬼。見新唐書。

宋嘉定五年，西北諸島始來貢。咸淳二年丙寅，北夷大島來朝，自後每年來貢。中山世鑑。

瑠求在漳泉福州界，與澎湖諸島相對，西南北岸皆水。元史。舊志亦作瑠求。

元延祐元年，國王玉城嗣位，世衰政廢，內為色荒，外為禽荒，諸按司不朝，國分為三：大里按司據佐敷、知念、玉城、具志頭、東風平、島尻、喜屋武、摩文仁、眞壁、兼城、豐見城十一國，稱山南王；今歸仁按司據羽地、名護、國頭、金武、伊江、大宜味、恩納七國，稱山北王；中山惟有首里王城、那霸、泊、浦添、北溪、中城、越來、讀谷山、具志川、勝連、首里三平、西平、南平、眞地平。等數國。中山世鑑。

明洪武十六年，命內使監丞梁民同率御路謙齎符賜王鍍金銀印一。十八年，補給山南王、山北王駝紐鍍金銀印各一。明小貢錄。

洪武二十三年庚午，南夷宮古島、八重山島始來貢，其後每年來貢。中山世鑑。

永樂二十一年癸卯秋，尚巴志遣使奏曰：我琉球國分為三者百有餘年，臣巴志為此發兵，山南、山北今歸太平，伏願陛下聖鑒，不違舊規，給臣襲封。中山世鑑。自後國雖合一，仍稱中山王。

國朝順治八年，世祖章皇帝遣使封尚質為中山王，賜印一顆，印文止稱琉球國王，詔勅文稱琉球國中山王如故。

疆域

琉球國國都，元延祐間分為三，宣德時并為一國，分為三省：中山為中頭省，屬府十四；山南為島尻省，一作尻。屬府十二；山北為國頭省，屬府九。府，土名間切。府所屬曰村頭。土名母剌。地形東西狹，其寬處可有數十里，南北長四百四十里。自中山首里南至喜屋武邊海，緊行一日半；北至國頭邊海，緊行三日半。

臣按：汪楫錄云：幅員周迴可五六千里，東西長，南北狹，非惟國都失實，即以屬島準之，亦非是。

進貢由福建海道，來以冬至，自姑米山起，五十更；六十里為一更，計三千里。回以夏至，至姑米山止，四十更。二千四百里。姑米至國都四百八十里，徑直海面，西距福建布政司一千七百里，距京師七千八百三十二里。國人至今自呼琉球地曰屋其惹。

臣按：屋其惹，徐葆光錄謂其舊土名，非也。細考之，乃土音如此，合之作者，則仍是琉球兩字耳。

轄三十六島：東四島，西三島，西北五島，東北八島，南七島，西南九島，水程南北三千里，東西六百里，遠近環列。語言推姑米、葉壁與中山為近，餘皆不相通，擇能中山語者給黃帽為酋長，又遣黃帽官蒞治之，主轄徵賦，名奉行官，亦名監撫使，處島人，土人稱之曰親雲上。讀如牌金，三字兩音也。太平山、大島、八重山各三員，齒山二員，小島各一員，惟巴麻、國音讀阿字，…山也。伊計、椅山、硫磺山四島不設。

中山省首里、泊、久米、那霸不入間切，眞和志以下共十四間切。

首里。王宮所在，不稱間切，屬村縣二十一：崎山，在王宮東。金城，在王宮西南。內金城。新橋，在王宮東北。赤平，在王宮北。儀保，在赤平村北。西儀保。末吉，在王宮北。山川。新川。殿川。寒川。大中。鳥堀。汀白次。赤田。姑場川。桃原。當藏。眞和地。立岸。

泊。土音土馬意，一字三音。在首里西五里。屬村縣二：東境。西境。

那霸。在首里西四十里。屬村縣六：東縣。西縣。泉崎。若狹町。辻山。辻音失汁，一字兩音。渡地。

久米。米字土音若念搭，一字三音。今訛為久米，在那霸東。屬村縣四：東門村。西門村。北門村。南門村。亦名大門村，舊有營門寺，又名營門地，皆洪武中賜閩人三十六姓居之，不他徙，故名唐營，亦稱營中，讀若唐榮。以村中貴者為總理唐榮司。

眞和志。在首里西五里。屬村縣十二：識名。國場。牧志。天久。松川。與儀。鑑田。安里。湊川。古波藏。仲井間。上間。

南風原。在首里南七里。屬村縣七：宮平。津嘉山。舊有玉那覇，今并入。內嶺。本部。喜屋武。讀如毀，三字一音。神里。平川。

東風平。在首里南二十五里，地在山南省界中。屬村縣九：東風平。富盛。志多伯。世名城。友寄。高良。山川。首里同名。宜壽次。當銘。

西原。在首里東七里。屬村縣十六：幸地。小橋川。安室。桃原。首里同名。我謝。翁長。平郎。小那霸。棚原。末吉。首里同名。石嶺。嘉手刈。小波津。與那城。與那城府同名。內間。吳屋。

浦添。在首里東三十里。屬村縣十一：浦添。伊祖。牧港。安波茶。澤岻。屋富祖。城間。西原。西原府同名。內間。西原同名。勢理客。前田。

宜野灣。在首里東三十里。屬村縣十二：宜野灣。謝名。普天間。新城。具志川。具志川府同名。城田。嘉數。安仁屋。伊佐。喜友名。野嵩。我如古。

中城。在首里東四十里。屬村縣十九：中城。姑場。熱田。當間。島袋。粤間。和宇慶。屋宜。津灞。安谷屋。伊集。渡口。喜舍場。添石。瑞慶覽。新垣。安里。眞和志同名。中順。比嘉。

北谷。亦稱北溪，在首里北四十里，此府多稻田。屬村縣十二：北谷。滸川。砂邊。野國。野里。玉代勢。屋良。桑江。嘉

手納。平安山。伊禮。前城。
讀谷山。在首里北六十里。屬村縣十二。讀谷山。亦稱座喜味。高志保。瀨名。宜間。波具知。大灣。伊良皆。渡
慶次。波平。長濱。瀨名嶺。根波。
勝連。在首里東北六十里。屬村縣十。勝連。神谷。比嘉。中城同名。平敷屋。平安名。內間。浦添同名。新垣。中城同名。龜島。濱村。
南原。
與那城。在首里東北五十里。屬村縣六。仲田。平安座。安勢里。上原。池宮城。伊計。
越來。在首里北五十里。屬村縣十。越來。尚圓王弟宣威采地。代尚圓立。六月讓位尚眞。退老於此。今其子孫世爲此村領主。照屋。安慶田。湖屋。上地。諸
見里。山內。宇慶田。大古廻。中宗根。
美里。在首里北六十里。屬村縣十八。嵩原。高原。恩納。亦稱東恩納。以別北山之恩納。石川。古謝。伊波。野原。松本。田
里。楚南。比屋根。與儀。眞和志同名。宮里。知花。池原。嘉手苅。登川。山城。
具志川。在首里東六十里。屬村縣十五。安里。眞和志同名。上江洲。宇堅。祝嶺。中嶺。天願。高江洲。田場。
田崎。安慶名。江洲。大田。榮野比。川崎。兼嘉段。

山南省屬間切十二。
大里。在首里南二十里。屬村縣十七。與那原。與古田。[illegible]稻國。板良敷。仲程。與那霸。稻福。上與那
原。大城。宮城。古堅。目取眞。島袋。中城同名。南風原。南風原府同名。高宮城。眞境名。當眞。
玉城。在首里南四十里。屬村縣十一。玉城。中村渠。富里。絲數。垣花。富名腰。前川。當山。和名。
奥武。志堅原。
豐見城。在首里南十五里。有山南王弟故城。國中祈雨例在此。屬村縣十七。豐見城。饒波。長堂。翁長。西原同名。眞玉橋。盛島。與平。
高嶺。儀保。首里同名。亦稱宜保。我那霸。渡嘉敷。高安。伊良波。名嘉地。田頭。保榮茂。嘉數。宜野灣同名。
小祿。在首里南二十里。屬村縣十一。小祿。上原。當間。中城同名。笨宮城。古音。笨爲五十。宮爲讀。城爲五十姑。三字大音。大嶺。儀間。湖城。
具志。多加良。安次嶺。赤嶺。
兼城。亦曰金城。在首里西南三十里。屬村縣十。兼城。座波。照屋。越來同名。嘉數。宜野灣豐見城同名。波平。武富。安波根。絲滿。在海
濱村。其奇。湖平。志茂田。

高嶺。土名多嘉嶺。在首里西南三十里。屬村縣五。大城。大里同名。眞榮里。國吉。與座。屋姑。
佐敷。亦稱佐鋪。在首里南二十里。屬村縣八。佐敷。新里。屋比久。手登根。外間。津波古。與那嶺。小谷。
知念。在首里南三十里。屬村縣十。知念。敷名。久手堅。山口。鉢嶺。久高。外間。佐敷同名。知名。安座眞。
下敷屋。
具志頭。在首里南三十里。屬村縣六。具志頭。波名城。中座。喜納。新城。宜野灣同名。與座。高嶺同名。
麻文仁。麻亦作摩。在首里南四十里。屬村縣五。麻文仁。米次。石原。松嶺。小渡。
眞壁。在首里南四十里。屬村縣八。眞壁。田島。眞榮平。絲洲。宇榮城。古波藏。眞和志同名。新垣。中城勝連同名。名城。
喜屋武。在首里南四十里。當國中極南濱海邊上。屬村縣五。喜屋武。南風原同名。上里。福地。山城。大里同名。東邊名。

山北省屬間切九。
金武。在首里東北九十里。屬村縣五。金武。宜野座。奧松。漢那。惣慶。
恩納。在首里北一百里。屬村縣九。恩納。安富祖。名嘉眞。山田。眞榮田。仲泊。古良波。谷茶。富津
喜。
名護。在首里北一百五十里。屬村縣九。名護。屋部。世富慶。安和。喜瀨。幸喜。松堂。許田。宮里。美里同名。
久志。在首里東北一百五十里。屬村縣十一。久志。松田。邊野古。嘉陽。宜作次。瀨嵩。汀間。松濱。田栗
良、川田。宇富良。
羽地。在首里北一百七十里。屬村縣六。池城。屋嘉。伊指川。眞喜屋。源河。謝敷。
今歸仁。在首里北二百里。屬村縣十二。今歸仁。親泊。謝名。宜野灣同名。中城。中城府同名。運天。亦稱上運天。崎山。首里同名。玉城。玉城府同名。
平敷。仲宗根。與我。天底。林木叢茂。不見天日。我部。
本部。在首里北三百里。南風原同名。屬村縣七。伊野波。浦崎。渡久知。崎濱。瀨底。伊豆味。謝花。
大宜味。在首里東北三百里。屬村縣五。屋嘉比。喜如嘉。田港。根路銘。津波。
國頭。在首里東北三百十里。屬村縣四。國頭。邊土名。伊地。宇郎。
東四島

姑達佳。譯為久高。在國東一百四十五里。夏錄作孔達佳。山多螺石、海松。產赤秫米、黃小米、海參、龍蝦、佳蘇魚、五色魚。

津奇奴。譯為津堅。在國東三十五里。產海松。

巴麻。譯為濱島。南北二島。在國東三十五里。

伊計。譯為池島。在國東三十五里。四島皆環相近。

西三島

東馬齒山。在國西一百三十里。大小五島。夏錄云。俗呼渡嘉敷。米、產牛、馬、粟、布、文貝、螺、佳石。屬間切一。渡嘉敷。豐見城同名。

西馬齒山。大小四島。屬間切一。座間味。地瘠磽。人多黑色。無泉水。久久乃出。產海松、魚、螺、蚌。別有姑巴汛麻山。近姑米山。無人居。產鹿。

姑米山。譯曰久米島。在國西四百八十里。產五穀、大棉、紬、白紙、蠟燭、雞、豚、牛、馬。由福州至國。必針取此山為準。屬間切二。安河。具志川仲里。城作金城。名地二間切。

西北五島

度那奇。譯曰渡名喜島。近姑米山。多牛。

安根呢。一作阿姑尼。譯曰粟國島。又為安護仁。與度那奇俱近姑米山。語音亦相類。屬鐵樹。比他處良多。

椅山。亦曰椅世麻。亦曰伊江島。在中山北山之間。四面黃沙。潮退隔中里許。水退可徒涉登山。上有榕田。民種黍稷。

葉壁山。土名伊平屋島。在國西北三百里。夏錄云。俗呼為臣馬。產米、五穀、棉花、蕉絲、海膽、毛魚。

硫磺山。一名黑島。多鳥。又名鳥島。在國西北三百五十里。與姑米山相對。不生草木。置採硫磺戶數十家。歲運米粟食之。硫以二舍長泊府官遣領之。其人日為硫氣薰灼。皆如羊不鮮明。相近有灰堆山、尤家埠、移山奧。

東北八島。國人皆曰烏父世麻。過此為土噶喇七島。土噶喇亦作度加喇。

由論。在國東北五百里。產蕉、果、木。

永良部。亦為伊闌埠。在國東北五百五十里。有溫泉。

度姑。譯曰德島。土音讀德字為姑。在國東北六百里。

由呂。一作由路。在度姑東北三十八里。

烏奇奴。又曰淨野。在度姑東北四十里。

佳奇呂麻。呂一作路。又作加喜呂麻。在國東北七百七十一里。

大島。土名烏父世麻。在國東北八百里。水行三日可達。其島長一百三十里。自稱小琉球。分七間切。有四間切、東間切、笠利、名瀨、屋喜、佳用、古見等。分屬二百餘村。大首長十二員。小首長一百六十餘員領之。有四書五經唐詩等書。產米、粟、麥、豆、橡木、蕉布、棕櫚、竹、犍、檳榔、松。雞鵝鳥多。石鼎、鯖。有牛、霞、魚、海爪。蠏小側爪子。果有橘子。燒酒、米肌、蕉、糖、蘇鐵皆有之。

奇界。亦名鬼界。在國東北九百里。人多烏鐵樹木。

臣按汪楫錄。七島者口島、中島、諏訪瀨島、惡石島、臥蛇島、平島、寶島也。人不滿萬。惟寶島較大。國人統呼之曰土噶喇。或曰即倭也。然國人甚諱之。殊不知有日本者。臣閱覽其國所儲經書。悉係日本所刻。仍用漢文。旁印鉤挑字母。且有寶曆、永祿、元和、寬永、天和、貞享、元祿諸名色。又皆日本僭號。則與日本素相往來明矣。一說七島本國所屬。尚寧王被虜。割地與之。王乃歸。即七島也。今非所屬。故不詳。前使臣汪楫至時。適七島人在其國。欲仰覲天朝使者。因得一見。至問之。則奮乎版曰琉球國屬地。是未免國人諱之耳。汪又云。北山寂無人來。或云倭常執王。割地乃得返。即北山。當則非也。

南七島。國人皆曰太平山。

太平山。舊為密古。後為迷姑。今為麻姑。在國南二千里。夏錄云。俗呼宮古。用艮寅針至中山。福州自東涌開洋。至釣魚臺。北風用單卯。乙辰針可達。周圍五六十里。歲貢例每年五月。歸貢布於中山。

臣按汪楫錄云。太平山去國甚近。豈二千里可云近耶。殆未之詳考也。

伊奇麻。譯曰伊喜間。一作伊計間。在太平山東南。

伊良保。一作姑良部。在太平山西南。

姑李麻。譯曰古巽閒。一作來麻。土名來曰姑李。在太平山正西。

達喇麻。一作太良末。在太平山正西。

面那。一作水名。土音水曰面。子名曰那。在太平山西南。

烏噶喇。一作宇噶味。在太平山西北。

西南九島。國人皆曰八重山。

八重山。一名北木山。土名彝師加紀。在太平山西南四百里。去中山二千四百里。山從福州彭家山用乙辰針可達。察度王當洪武時二大島平闊。即八重山。太平山也。較太平尤饒裕。多樹木、黑木、黃木、赤木、草、諸產牛、馬、雞石、出麻布、棉布、海參、紅酒、名密林酒、玉、蚊、硨磲、玳瑁、珊瑚、羊肚、松紋、海之海松、海柏、寶石。每年五六月與太平山來貢中山。

烏巴麻。二島，譯曰宇波閒，一作小濱，在八重山西南。

巴度麻。譯曰波渡閒，一作鳩間，在八重山西南。

由那姑呢。譯曰與那國，在八重山西南。以上四島皆近臺灣。

姑彌。一作西表，臺與國，石西表閒，在八重山西，於諸島為大。

達奇度奴。譯為富武，一作武富，在八重山西姑彌東。

姑呂世麻。譯為久里島，一作黑島，在八重山西少北。

阿喇姑斯古。譯曰新城，在八重山西。

巴梯呂麻。譯曰波照間，在八重山極西北。

臣按：隋書，大業四年，煬帝遣武賁郎將陳稜浮海至高華嶼，又東行二日至鼅鼊嶼，又一日至流求。明一統志亦云：鼅鼊嶼在國西，水行一日。高華（一作英）嶼在國西，水行三日。今皆無其名。又元史：瑠求境與澎湖諸島相對。明一統志亦云：澎湖島在國西，水行五日。然考澎湖與臺灣相近，實非國之屬島也。至鄭若曾所著琉球圖，以針路所取去國都二三千里之彭家山、釣魚臺、花瓶嶼、雞籠、小琉球等山，錯列在那霸港左近；去國都二千里之太平山，僅置於中山歡會門之前。前人則既詳辨之已。

形勝

中山雄踞東溟，土磽地險。三十九府碁列於中，三十六島星羅於外。洵海表之鉅藩也。北恃葉壁、尾閭控其後。敵廣落漈，南懸那霸、馬加鎮其前。舟檣衝礁處，則以逸待勞。如長蛇之陣，擊首則尾應，出則因得便。指若犄鹿之形，扼吭而角犄。宜乎倭曾不敢從。大島不復武。長為天家之屏翰，世守瀛嶠之金甌歟。

地形狹長，海水環注，井極深，多鹹苦。然在處山隈窪曲，有甘泉湧出。

王城高峙中山絕頂，俯視南北，遙矚群島。四面海洋，皆在眉睫中。左聳龍岡，右蹲虎崒，當諸閭切孔道。有居重馭輕、由中制外之勢。自萬歲嶺東至王府，衢路太直，特結圍墩一所，疊礪石砌成，上植鳳尾蕉十餘叢。藉之以上培國脈，下阜民生。亦堪輿家羅星水口補湊之法所不可缺者。

久米村舊為普門寺地。明洪永間賜閩人三十六姓，因以居之。奧山作案，辻阜為屏，泉崎水縈帶其間。中島石卓立如印，真所謂天馬行空，鬼藥相生。但帷幄重疊，霞轉未備，乃港堤突出，園廣如屏，加以木石分植，宛似龍形，有文明之象。允宜磐穆甲諸科，而俊髦雄出，嶄然見頭角也。

臣按：汪楫錄稱：那霸港口礁石峰巒，左右環繞，毫實無一人一物。土人謂無險可守，惟港口數里皆鐵

板沙，非生長斯土者，不能引舟入港。大海中既不得泊，近山又虞觸礁，且遙望雉堞，翼如也。有望而返耳。以故從不設備。然萬曆間薩洲島倭猝至，王被執去，所謂鐵板沙者，亦不足恃。彼此則與吾人城小而堅，又不設備，卒無救某邱之潰。古今同轍，所以云有備無患也。倘恃險而恬，庶用其民，雖金城湯池，無所用之。是知保邦之勝算，又在德不在險矣。

城池　臺砲附

王城。在首里中山絕頂，累礪石為垣，高四五丈，廣四五里。四門：前曰歡會門，西向，即國門也；後曰繼世門，東向；左水門，俯向右久慶門，北向。進歡會門為瑞泉門，右有二拱門，有刻漏樓，倣中國鼓樓，為內城，皆無雉堞。

臣按：外閒切及各島以城名者甚眾，要皆不立城郭，徒有其名，故不錄。

砲臺。有三，俱在那霸港口。中流有巨石，名馬加，四圍皆鐵板沙，沙足踰鐵，嶔崟屹峙，當海之衝，潮長則沒，舟不得行，國人詩為金鑰。南北跨海築長堤，兩砲臺巍峙，皆累礪石砌成，極堅緻，方廣數許，上以垛堞，北堤中作橋門三，以通潮，橋四百臨海，亦門外有山麓臨海橋畔一，康熙三十五年程順則立；五十二年，尚刻碑陰，俱東迎恩亭前，有修堤碑一，康熙五十五年紫巾官衙對築，堤中有新學石碑一，額曰丁掟；新修城碑文，嘉靖三十三年國王尚清時立，餘皆漫字，石刻蝕不可讀。又一石，題一篆字，篆下有小字云，遊往萬經一石一字。海湖中別有小砲臺，突起小嶼，四面環水，上狹下廣，方長可數畝，無雉堞，近奧山。遇島、姑米山、馬齒山俱有砲臺，亦曰烟臺，為往來舟楫舉號火處。

琉球國志略卷四下

風俗　形質　氣候　習尚　儀節　節令　服飾　舍宇附

琉球國俗，臣至日所見，如席地危坐、盤盂依倣俎豆、行酒必主人先飲而後酌客之類，皆為近古。猶是時世家大族，始擬瓦屋，邇乃棟宇漸興，頗知營造。要之初猶儉嗇朴野，幾與雕題、鑿齒、反踵、貫胸、裸袒、涅面者埒。今歷染華風，頓除蠻習，誠有如夏子陽所云端踏雖主之陋，浸為王化所移，不可盡誣杜氏之謬也。志風俗。

隋書：深目長鼻，亦有小慧。

朝野僉載：人形短小，似崑崙。今亦有魁梧俊偉者。首里、久米、泊、那霸四村，秀美尤多。姑米山所見，間有豐頤修髯，殊異常夷。

胡靖錄：國中無名利紛心之累，民間無有餘不足之憂，人無所事事，亦不萃然好聚，或一二靜對清言，茹烟而已。是以人無勞心，多致天年。夏錄云：邇來漸有機械，渾沌日雕琢矣。

集事淵海：其人驍健。夏錄云：但能耐饑寒，任勞苦，尚血氣，不平則齒齦裂眦相忿爭，或持刀刺之，旋自引刀自剖腹死。以上形質。

謝杰使錄補遺：地無木棉，隆冬亦衣苧，較閩加密，用以禦寒。富貴者或衣絲棉，貧子衣苧五六觔重，即溫

一冬。我衆十月西歸。身猶衣葛。由氣候之煖也。

夏子陽錄。氣候常熱。以海島卑溼而近於東。隆冬時間有霜雪。

又云。田多瘠磽。穀亦豐歉不齊。俗傳受封之後。必大有年。頃駐節月餘驗之。果歲豐時和。雨露之澤。良不偶耳。

徐葆光錄。多煖少寒。無冰。霜雪希降。草木常青。蚊至冬不收聲。十一月。秋田插蒔。徐葆光冬耕詩。寒風颯颯知爲臘。霜下巫山耕未深。十月芋田葉未老。旨蔬已遍移秧針。菊花英盛已春暢。六月收田十月栽有稻。無開爾香熟梅花不是一年開。以上氣候。

隋史。無文字。徐錄稱舜天時依日本國書。制字母四十七名依魯花。イ。依。ロ。魯。ハ。花。ニ。義。ホ。夫。ヘ。揮。ト。都。チ。知。リ。利。ヌ。奴。ル。祿。ヲ。烏。ワ。哇。カ。嗑。ヨ。夭。タ。達。レ。カ。ソ。蘇。ツ。即。ネ。你。ナ。那。ラ。　ム。某。ウ。烏。井。依。ノ。奴。オ。烏。ク。姑。ヤ。耶。マ。馬。ケ。其。フ。夫。コ。庫。エ。衙。テ。梯。ア。牙。サ。沙。キ。基。ユ。夭。メ。眉。ミ。米。シ。志。エ。衣。ヒ。虧。モ。毛。セ。世。ス。使。ン。亡聽。此外另造一字以濟國語之窮者。合之共四十八字。有一字可作二三字讀者。有二三字可作一字讀者。略倣中國切音三十六字母意。或借以反切。或取以連讀。如春色二字。琉人呼春爲花魯二音。則合書ハロ二字。即爲春字。色爲依魯二音。則合書イロ二字。即爲色字。若有音無字。則合書二字反切行之。如村名泊。與泊舟之泊。並讀作土馬伊。則一字三音矣。村名喜屋武。讀作腔字。則又三字一音矣。語言亦多以五六字讀作一二字者。得中國書。多用鉤挑旁記。逐句倒讀。實字居上。虛字倒下。逆讀。語言亦然。文移中亦參用中國一二字。上下皆國字也。據元陶宗儀云。琉球國進貢中華。表文用木爲簡。高八寸許。厚三分。闊五分。飾以髹。釦以錫。貫以革。而横行刻字於其上。字體科斗書。又云。日本國中自有國字。字母四十有七。能通識之。便可解其音義。其聯綴成字處。彷彿蒙古字法。以彼中字體寫中國詩文。雖不可讀。而筆勢縱横。龍蛇飛動。恍有顛素之遺。今表疏皆中國書。如陶所云。或其未通中國以前。字體如此。但今國中字母亦四十有七。以國音寫中國詩文。與顛素無異。汪錄云。皆草書。無楷字。信然。國僧多游學日本。歸教其國中子弟。則其爲日本國書無疑。臣皆見其國中四書。悉照中國官板印刷裝釘。兩旁字母鉤挑。疎密分明。細如絲髮。詢之云。自福州購回。福州殊無是也。偶見有寶歷、寬永、日本諸僧號。始信徐錄不謬。夏子陽錄。僧識番字。亦識孔氏書。以其少時皆往倭國。習於倭僧。陪臣子弟十三四歲。皆從之習字讀書。若三十六姓。復從舊時通事習華語。以儲他日長史通事之用。作詩惟僧能之。然頗曉音韻而已。至以效唐則過也。

杜氏通典。婦人產。必食子衣。以火自炙。令汗出。食皆用手。偶得異味。先進尊者。今俱不然。

謝杰補遺。俊而不勤。貧而不盜。渾樸而有等。縉官之家。有繁何茹菇者。女力織作。男反坐而食之。

夏子陽錄。男子多仰給於婦人。司牝雞之晨者。十室而九。

汪楫錄。俗習于惰。紅婦較耕男爲勤。家織蕉布。非是則無以爲衣也。負薪運水。亦婦人爲之。

張學禮錄。小心畏法。道不拾遺。夜不閉戶。臣茲役見道旁有以竹杖夾物件插於牆隙者。問之。云係見遺失者。拾而插之。以俟本人來取。即他人亦無肯取之也。後又聞有竊盜者。則黠吏乘隙封人衆。番官難於稽察。故間有之。

汪楫錄。國人無姓。或以所生之地爲名。或以上世所官之地爲名。至充貢使。或爲使者。旋乞姓名書手版上。與本名迥異。臣履其國。細詢之。乃知其名祖父子孫兄弟皆同。或國中集事。則書其名於上。旁別註某子某男之類。以故事多延緩。至有功王賜以姓。始敢稱姓。實則各有私姓。家藏閥譜。王城以紫巾官入國史院者專掌之。若古者獻民數之遺。不僅首里久米有姓也。然即二府人平居極親暱。相比隣。問以所識者之名氏。惜如也。間以田名。則應口而對矣。若姓名則曰唐名。

張學禮錄。士大夫恆好奕。僧院輒以奕供客。有倦意則授以枕。枕如小文具。中藏三四層。人各枕其一。

徐葆光錄。棋局高尺許。脚三四寸。面厚七八寸。極堅重。黑子磨黝石爲之。白子磨螺蛤頂骨爲之。人皆善奕。謂之悟棋。下時不用四角黑白勢子。局終數空眼多少。不數實子也。亦有象棋。

汪楫錄。士大夫無事。輒聚飲。好以擲骰行酒。疊聲而謳。擲三弦和之。其音哀怨。抑而不揚。秋夜四望。絲肉盈耳。近亦有習中國弦索歌曲者。云係飄風華人所授。

又云。無貴賤老幼。遇中國人必出紙乞書。不問其工拙也。得使臣書。尤恭謹。僂身拱手。高舉加額而後啓視。臣見其國俗凡有所受。必高舉爲禮。一茶一烟皆然。即尊長受之卑幼亦然。不獨得使臣書始然也。

張學禮錄。女子有不嫁人者。離父母自居。專接外島貿易之客。女之親戚兄弟。毋論貴賤。仍與外客序親往來。不以爲恥。臣茲役甫至。風聞土妓甚衆。謂之侏儒。實則傾城二字之音也。外島且置總理。因移會唐榮總理司。諭其嚴爲驅逐。毋令蠱我華人。以上習俗。

附會。士人呼王爲可老羊。妻曰多拔茶。夏錄云。今稱王曰敖那。稱妃曰札喇。豈方言或以世異乎。徐錄。琉球國王曰倭急奈敖那。國王曰哭泥華。王妃曰倭男札喇。臣細訪之。國語多有音無字。即國字譯者第就漢文之音同者代之。究非的字也。今稱曰御主加那志。御主二字。音如屈詩。又如勿蘇。稱妃曰御妃。音爲屈。非國之女人則稱妃曰倭男札喇加那子。國人讀可字音如加。老字音如那。蓋附書係其國人始以漢字與國語同音者譯加那兩字。初未嘗知華音爲可老也。敖與加國音相近。故夏錄因作敖字。徐錄則只據其音書之。不知御音如屈。主音如時。因以相近哭泥之音代之。若解御音爲屈。則屈非正。御妃正字耳。至國人呼男曰會儿噶。女曰會南姑。亦只男女二字。其音若是。故呼册使曰阿儿噶加那子。呼妃曰倭男札喇加那子。倭男即會南音也。想徐錄必誤。譯夏錄札字係乱字省文。故將番正文譌字。遂大遺庭矣。大抵夷語音多字少。與華人酬接。今俱用漢文。可不深究也。若可老音如加那。則拔茶音正與札喇不遠。又不得槩譏夏史之不足信也。故夏錄、張錄、徐錄、末皆以國語附之。實多謬譌傳會。間有一二合者。率皆淺俚無適於用。今俱略之。又彼國以御字作尊字用。如御用御座乎等書札皆用之。對華人則不敢用。

夏子陽錄。王視朝。羣臣其夷服。拱手膜拜。跪移時不起。

又云。過先王廟前。輒下馬拱手而行。居官言事。必具酒二壺。至其家跽而酌之。酌畢。告以所事。

張學禮錄，百姓見官長經，男女皆去屐脫履，俯伏道旁，俟過而後行。今不去屐，若坐則兩手據地，蛻行而過。

汪楫錄，屋內必布細席，內裹草薦，以布爲緣，名曰腳踏棉。

徐葆光錄，室中皆席地坐，無椅桌之用，飲食諸具皆低小。

胡靖錄，客至脫履以進，始知坐字兩人從土，禮云戶外二屨，其謂是歟。

汪楫錄，客入無拱揖之煩，坐定，主人則以烟架置客前，聽客自取。架列火爐一、唾壺一、烟匣一，今俗呼烟爲淡巴菰，讀呼白瓷甲盛盛。烟管橫其上。一室中常置數架，人各授一具。

徐葆光錄，飲食置碗之具，如古俎豆彝器，或方或員，皆著腳，高廣各尺許。水火爐製用輕儲，銅裹錫裹，一盛水，一盛火，外作一木架盛之，下二層黑漆盛三四事，中藏茗具。國王命秀才二人値之，客出遊，則擔以隨。茶甌色黃，描青綠花草，出土噶喇，其質少粗；無花但作水紋者，出大島。甌上有朱黑漆木蓋，下有空心托子。甌頗大，斟茶止二三分，用果一小塊貯匙內，此學中國獻茶法。若彼國烹茶法，以茶末雜細米粉少許入碗，沸水半甌，用小竹帚攪之，起沫滿甌面爲度，以敬客。士大夫家有一種淦金間采，製作甚精，郊飲各擔一具，中四器置食物，旁置酒壺二，盞筯略備。民家食榼，或方或員，皆作三四層，列木爲之，曲隐几仿古式，榼身如扇形，高尺許。燈架如鏡架，着小座，高半尺許，席地坐用之。燈殼四方木格，上寬下窄，白紙糊之，空其頂，施木柄釘柱上。民間燈多不用燭，以木作燈，四方糊紙，籠油盞其中，置地席上。讌事，凡有宴會，執酒者必待呼名而後飲，上士酒者亦呼上名，銜盃共飲。夏子陽云，今不然。胡靖錄，餚餅蔬乾製，無間湯，各盤貯而不相共。飲酒止以一杯相傳，有我台彼分我分彼合之別。張學禮錄，宴賓，席甚簡淡，飾肉標酒，可當數人，殺款洽而已。一席不過一二器，即妻子從不同食。客來不分坐次，隨客自坐。今賓主平等，皆危坐，或有卑幼者，則跪伏于前，然後危坐。卑幼者命安坐，始敢盤坐，或主人係卑幼，賓亦因改危坐。坐下，烟茗酒饌，按題而至，客退竟出，主人絕不迎送。

隋書，嫁娶以酒餚珠貝爲聘，或男女相悅，便相匹偶。

明一統志，浴死者之屍，以布帛纏之，裹以葦草，亦知造墳。

夏子陽錄，今官民之家，遇有吉凶之慶，親知具酒二壺相賀；有喪則鄰里聚送，親者盡哀而泣，送至墓，掩壙而歸。木主請僧題之，男皆圓寂大師，定女皆禪定尼，絕無考妣之稱。

汪楫錄，嫁女不治奩具，父母走送之婿家，衣仍白，國俗不諱也。送葬者亦剪紙垂布爲旛前導，棺制三尺，長僅及身之半，屈死者足殮之。

徐葆光錄，墓皆穴山爲之，既窆，壘以石。貴家則砌石方整，亦建拜臺，墓門遠望如橋門。吏士有在層崖之上者。女墓前排棕葉片扇、白巾，男墓前白布竿、立杖、草履、木屐，若插花筒、置香爐，則男女墓皆同。

臣聞舊俗每三年開函一視，復封之；今則不爾。亦有以三和泥築成者。國中無道士尼姑，惟有僧，亦有男巫女巫。

渡海者家立長竿，置小木舟其上，長尺許，桅舵帆檣皆備；另作薄木片風輪五葉，安船首尾，以候風之有無順逆；歸乃撤之，即古五兩旗遺意也。

凡祈巫，皆以石爲神，神嶽叢祠，皆無神像，設香爐，炷香灑酒，搓手膜拜。若渡海，則凡在船人眷，同日齋往數十處神祠遍禱，奉一石置船上，歸國又遍酬之。

夏子陽錄，國中有女王者，王宗姊妹之屬，世由神選以相代。五穀成時，女王渡海至姑達佳山，採其穀穗嚼之，各山乃敢穫；若未嘗先穫者，食之立斃。又云，凡月初三、十八、二十三夜，皆修吉菓拜待；初三夜焚香對月拜；十八夜焚香立待，待升明而拜，拜畢乃敢坐；二十三日焚香坐待，待月出則拜，謂可延齡益壽。今皆無之。吉果糯米粉爲餅，火焙熟之，白淨如雪，國王每朔望餽天使食物有之，圓大如盤，聞此惟王府得爲之，民間只三指寬、三四寸長而已。姑米山人呼曰雪米鳥蝌。以上儀節。

隋書云，望月盈虧以紀時節，候草榮枯以爲年歲。

臣按此皆未通中國之初，然爾今歷世凜奉正朔，貢使至京，必候賜時憲書資回，而國中時設通事官，豫依萬年書推算應用。舊通云，琉球國因蠻典官，臨奉教令，印造遞日通書，頒行國中，以俟天朝頒賜時憲。書頒到日，通國皆用時憲，共得遵一王之正朔，益于僻島尊王慕化之誠也。琉球雖窮島荒陬，固長在光天化日之下矣。因併錄其俗之節令，以備採風。

元旦至初六拜賀，如中國。

徐葆光錄，正月十六日，男女俱拜墓。是月女子皆蹴毬、板舞爲戲。板舞者，橫巨板於木橙上，兩頭對立，一起一落，就勢躍起四五尺許，不傾跌欲倒也。徐葆光踏蹴詞，一板橫擱兩頭起，落蹲雙見飛仙鶻，反如那身輕借勢低昂，各踏翻鋪節高下，一邊下踏蹴躡一邊起，打鼓不和。那霸正月彩虹齊跳擲不避，紅鞋裙裾髮歌動六尺之桃，疑若平地。師客村婆跳笑，逼會躍愈起，復波可與。

二月，國中同定吉日祭麥神；十二日，各家俱浚井，汲取新水洗額，云可免病。

三月三日，作艾糕相餉，遣同定吉日，又祭麥神，謂之大祭。

五月五日，競渡，泊、那霸、久米，一共龍舟三。角黍蒲酒，拜節同中國；定吉日祭稻神，此祭未行，稻雖登場，不敢入家。

六月，同選吉日又祭稻神，亦謂之大祭；又同選吉日作六月節，國中蒸糯米爲飯相餉。

七月十五日盂祭祀先，自十三日夜，列火炬二於大門外，以迎祖神；十五日盂祭畢送之。臣至國，適上旬，出經道旁，民舍小童各手一紙幡，對立招展，問之，爲中元迎送祖神也。亦有延僧作盂蘭盆薦祖者。

八月初十、十五、兩日，各家蒸糯米交赤小豆爲飯相餉。徐葆光有白露先後三日守天孫，今雖其俗。

九月，放紙鳶。

十二月初八日，通國作糯米糕，棧葉包裹三四層，和葉烝食，相餉，名曰鬼餅，亦驅儺之意。（徐錄作庚子午日。）二十四日送竈。次年正月初五日迎竈。正、三、五、九，此四月，名為吉月，婦女相率至沿海灣崎洞中拜水神祈福。每月朔望，婦女取缺器至殿堂設，汲湖水，陳獻道神及獻天后宮前石神。（以上節令。）

附詩。男女皆以白紵細縛髮，從項後盤繞至額。男子冠裝以珠貝，飾以赤毛，形製不同。婦人以雜紋白布為帕，其形方。織鬪鏤皮，并雜色紵、雜毛為衣，緣毛垂螺為飾，下垂小貝，其聲如佩。綴鐺施釧，懸珠於頸。織藤為笠，飾以毛。今俱無之。

張學禮錄：男女不剃胎髮。男二十歲立，完姻之後，將頂髮削去，惟留四餘。今則孩童至五六歲皆髠然如僧。即十三四便有薙髮者，未薙前則呼小名，名之類約有四十餘，隨其所用，惟父子不得同，孫則同祖之名。既薙後則改呼田名，如某地筑登之。至二十以上有職事者，謂之某地筑登之。惟久米人七歲後稱若秀才，給米二石；薙髮後，先拜孔聖，次拜國王，王籍其名，謂之秀才，給米三石。康熙癸亥年，各裁一石。首里、泊、那霸子弟仕至里官，始有俸也。未剃頂時，髮上插簪，簪八九寸許，如婦人簪；冠則易短簪，一梅花頭，一耳挖形。夏錄云：首里人髻偏右，久米人髻居中，今悉居中。附詩云：男子剃去髮鬚。夏錄云：今剃居上，髮令齊者間有之。徐錄云：惟三種人髮盡剃如僧：一醫官，一王府茶役曰宗叟，一司灑圍人。今醫官亦不剃。

簪制：王用龍頭金簪；妃鳳頭金簪；官僚最貴者起花金簪，次者金頭銀柱，餘皆用銀；百姓則用銅。命婦士妻觀其夫。民間則以玳瑁，皆倒插髻中，翹額上。士妓若中國人，選以銀簪，則弗禁。別無首飾，珠翠皆不用。凡花有香有色者，俱不戴，惟木菌則縈蝶髻畔。不穿耳。年十五，即針刺手指背，以墨點之，歲歲增加，至中年纍然矣。或方或員，形狀不倫。南史云：作蟲蛇之文。夏錄云：作花卉文。張錄云：作梅花文。皆不實。衣服，男女寬博交衽，袖廣二尺許，長不掩指，右襟末缺五六寸，袖口不緝，夾衣則兩面可反覆穿之，皆無鈕無帶，總名曰衾。以織成莕紋細布為之，亦有紫質染繪成文者。裏衣短小，男女皆作襞積，如中國女衣，項上一鈕，胸右一帶。外衣惟男子以帶束之，別有大帶，長一丈四五尺，寬六七寸，圍於腰。帶錦細花最貴，錦大花次之，龍蟠紅黃緞又次之，雜花色者不拘。胸前將前襟摺起凸然，烟包、紙袋、小刀、梳篦之屬，皆懷之。幼童及僧衣兩脅下摺不縫。帽則初以帕蒙首，後易薄檻木片為骨，以帕蒙之，前七層或九層，後十一二層，紫最貴，黃次之，紅又次之，青綠斯下矣。中又以紺之花素為別。國王見天使，仍明時衣冠，烏紗帽，雙翅側衝上向，盤金朱纓垂頷下。更有皮弁，受封後詣館謝，及望舟宴時，皆著之。蹕居常亦裹五色帕，而攝政者則花錦帽，遠望如屋漏痕。又有片帽，以黑色絹為之，漫頂，下垂，作六稜，寒時皆戴之。雨笠以麥藁及藤為之。皮笠，四圍黑漆其外而朱其裏，係官役所戴。女人衣不設帶，左右手曳襟以行，襟袖視男子較長。士妓多衣紅衫，俗呼紅衣人。汪錄云：良家婦行路上，手持尺布以自別。徐錄云：妓襟用紅絹為緣。今俱無之。男婦皆無中衣，今間有之。婦裳至知，疊其下為兩層，風不得開。髻垢輒洗之，散髮行走，不以為異也。抱兒惟一手叉置腰間。屐無貴賤男女，皆草履，名曰三板，編草為底，上橫平綮，中界寸繩，著時舉足入綮，納繩于拇指

二指之間。貴官近亦著襪，或布或革，及踝而止，別為一竅，棲拇指。貴家女衣襟上即本色或異色細紗作鱗比五層狀，亦有比甲，背後下垂處或作燕尾形。

明一統志：地不產奇貨，人無劇技，商賈不通。時望舟楫，縛竹為筏，急則群舁之，泅水而遁。夏錄云：舟船之制，與中國略同。如小艇則刳木為之，陪臣人貢航海，必別以巨舟縛竹為筏，未之見也。徐錄云：前明洪永中，賜海舟，後每請自備工料，於福州改造，今本國亦能自造如式。各島之船，大小皆尖底，太平山船加飾欄檻，小船皆刳獨木為之，或不勝載，則並兩為用。

王肩輿照中國式，或八人，或十六人，轎上亭蓋帷幔，樑木為之。國相以下，轎高不踰三尺，席底趺坐，四圍以席，遠望如籠檻。貴族亦有用羅漢杉木雕鏤金漆、錦邊繪裏、紗縠為蔽，皆用兩人，以木杠貫其頂而擡之。

馬高者絕少，善山行，上下沙磧中，不見躓蹶。終歲食青，不識棧豆，故雖村戶下貧，亦多畜馬。鞍制略同中國，朱漆描金，前後加紅帕四條以為飾。貧者只用紅氈一條，勒絭用五色相間蕉布全幅入手兩盤垂之，猶及馬腦。鐙以木或銅鐵為之，式如曲杓，一邊有繩繫鞍下，空其口以使赤足穿踏。騎馬者不用鞭。官家女人騎馬，擁領蔽面，多側坐鞍上，兩足共一鐙，人控徐行。（以上輿飾。）

屋宇不甚高，以近海多風，去地必二三尺，以避地溼。每一間，瓦脊四出，如亭子樣，瓦皆覆瓦，粘蓋極厚，非此不能禦颶風也。門牖皆無戶樞，上下俱刻雙溝道，設門扇其中，為方格，以紙糊之，左右推移，以為啓閉。外限複設板門，重疊一處，閉時遞次至末扇，內有臍栓，自落限設。屋用樫木，紋理細潤堅直，千年不蠹，出奇界島尤良，然價貴難購，故久米有從仕多年尚處茅屋者。壁無粉堊，多用研粉花箋及名書畫表之。為室內地板上，無貴賤悉鋪腳踏，非輭智短小，屋矮故也。中間多作神龕，以香爐盛青石其中，白沙實之，為玩。或云：即祖神也。蓋家不設神主，貴家始有祠堂，又多以天、地、君、親、師五字供奉者。竹簾以金塗細竹為之，挂四周，內可見外，外不見內，然皆一行作屋，無重構複室也。居無墉墻，惟疊海崖礁石砌成。貴家有斲磨極平者。屋上門前多安瓦獅及立片石刻石敢當者，俗皆謂門戶必安獸頭、骨角，殆以此厭。屋中開軒多旁向，或東或西，庭院中設小山石，樹烏木、榕、楫、樫木、福木、木及佛桑、紫薇、山丹、榴、桃、蘭、竹之類。更地多芊草，極細軟如茵。或盈小石池，畜金魚、螺、蜯。其中石上植鐵蕉，牆上密栽慎火草，庭隅必立石椿，於石旁貯水，椿前用甌砌如小池，填以石箭，池前鋪一石，或方或員，以備盥洗手足之用。蓋國人晨起，即盥漱其中，不用熟水故也。村逕皆極寬潔，多編細葉小竹，或列植十里香作屏籬，時時剪剔，令整齊方平，久米最盛，為中山八景之一。（徐葆光久米村竹籬詩：村村編竹籬，籬滿秋徑，客作迷東西，四隔籬相喚。）米屋亦懸地四五尺，遠望如草亭，下施十六柱，柱間空處可通人行，上為板閣，村民有數家共一亭者。

女集，向在天使館東天后宮前後從馬市街，今移在辻山沿海坡上，早晚兩集，無男人，俱女為市。市物惟魚鹽米菜及粗窯陶木器，間有土織蕉棉布，亦極薄惡，價復不賤。道中無肩擔背負，凡柴薪米豆累百餘

勸者。女人悉以首帨罩頂之。垂手曳袖。無偏袒者。聞首里市集。亦女人爲之。店肆惟使館前略有數間。近皆移空。以居從役。以上食宇。

琉球國志略卷五

山川　國中山　屬島山　海　潮候　風信　針路附　水泉　橋梁

臣竊聞前代洪武時。嘗敕祀琉球山川之神于南京。尋改附祀于福建。與泰隆已。茲秋奉命到國。輒訪其境內之名山川。而番官以三山五嶽對。徐流覽其都邑。祇中國一大培塿耳。嶽云乎哉。按星槎勝覽謂琉球山抱合而生。有翠麓、一作麗。大崎、斧頭、重曼等名。今俱無有。而前明陳侃、胡靖、暨本朝使臣張學禮等圖錄。又皆繪山南山北離立海中。與中山隔別。不知山南北固與中山聯在一島也。臣詳考圖經。細分原委。於山則先國中之顯著者。次及屬島之有聞者。於海則風潮與封貢暨常所往來諸地之針路尤晰。而水利橋梁。相因而見。雖不敢擬諸山經水注。而以覘異域流峙之大較。則與侈談蓬島、誕說瑤池者。業有間矣。志山川。

國中山

崎山。在王府前世門之東。爲中山龍脈。上有望仙閣。下爲甕壇。壇側建茶亭。去亭百步。有石巖。琦梵書碑一。大盈丈。下瞰大溪。雲霧紛彩。映灼杳靄。不可名狀。古松偃蹇。怪石崢嶸。有堂曰東苑。前使往往會飲焉。外十數里。竹徑紆迴。寮茨盤曲。不陰翳。小直如削。洵爲第一勝處也。東望林木蔥蔚。佐敷、知念諸山。西見一山。巍然首聳。即辨嶽也。汪楫崎山道中詩。竹籬十里若爲栽。細葉當枝費剪裁。絕似峽山山下路。夢迴疑向此中來。升節山。在王府東北。有故宮人宅。石虎山。在王城北赤平村下。有天

院。虔龜山。在王城北末吉村。亦稱末吉山。重岡疊巘。山中有寺。南望見海。山下有萬壽寺。寺中有孫康王舊影。後燬于火。勒馬岩。在王城西。下瞰龍潭。狀若可愛。萬松嶺。在首里安謝村。一名萬歲嶺。山北爲名。蓋取嵩呼之義。以作中山都會。徧與並上命於天。俾爲斯龍。大明弘治丁巳仲秋。古日本僧扶桑散人稱不材識。泊山。在首里西五里。有橋跨海。南有泊津。復流入海。天久山。在泊村西北。沿海與波上對峙相望。下有聖現寺。東行。大石峭立。城方近圓。居湖頭衝。奥山。在那霸港西。水中潮至則漫沒數十里。潮退則沙平可涉。舊爲蛇窟。相傳有物如龍圍之。蛇相率渡水去。築堤防潮。引泉種松。建龍渡寺。徐葆光詩。水遶平如鏡。山圍翠作堆。分明湖浪落。不見蜃飛來。客去山更寂。回首帆成晴。明月知誰寄。鶴頭山。在奥山東。高松森立。四望有泉。從岩底噴流。供諸村汲飲。旁湖亭板數字。平等湖漁舟夕照。爲那霸近所第一勝處。辻山。國人讀爲朱汁山。一字兩音。汪楫作背芝山。小石阜峙海岸。沿海下皆突塚。亦多佃者。女集在焉。下爲演武場。

波上。在辻山東北。一名石筍崖。山下海中出石芝、石松。多白色。嵌空玲瓏。仍其扶疏之態。由崖石磴四層。有板閣三楹。旁爲護國寺。右殿左小神宮。八月十八夜。多候潮于此。爲中山八景之一。汪楫波上詩。海之水離離。刻屈分天風。高出山嶼壁。一激復浩浮。回頭發長嘯。紛紛成白虹。海之水冷冷。在天一色青。陳石在不變。況若舞紫虬。茫茫將何處。浮光入青冥。徐葆光篇崖夕照詩。日日晚來遊。殘霞水外浮。心隨日下。不從潮東流。雪崎山。在辻山東北。近海有洞。可供玩賞。國人多以正、三、五、九月。男女齊至拜禱。

龜山。在雪崎東北海邊上。孕石碣山。非末吉之龜山也。識名山。在眞和志。有神應寺。東苑八景。識名積翠。即指此。七星山。在牧志村。其山疑地。小阜纍纍。許爲城嶽。叢茂成林。密叢陰翳。四山皆松。

壺家山。城嶽東。爲國中陶窯。中島。在泉崎南。與奧山隔潮遙對。昔多蒼樹。今廢。爲中山八景之一。徐葆光中島蕉園詩。蕉影壓頭合。人家在綠雲。機聲織明月。幅幅冰綃紋。浦添山。在首里東三十里。山水明秀。土田膏沃。中山龍脈小

姑場山。在姑場村。有姑場嶽。嘗爲王孫采地。以上俱中山省。

石火山。在豐見城饒波村山下。有水東北流爲饒波。小祿山。在首里南二十里。儀間山。在那霸濱岸山下。有垣花村。多米廩。垣花第一種植棋弈。清漣擬於上游。徐葆光垣花村詩。欲問山南路。初近使館。大嶺。在海邊村。無他樹。竊盡皆叢植。泉石頗佳。徐葆光大嶺詩。孤村背嶺住。一徑野。向此岡行。人家蔑籬稍成樹。畬田耕帶沙。岡峯半臥日。潮去岸留痕。回首山南石。陵嶒蠡海涯。高嶺。土名多嘉嶺。在首里西南三十里。有山南王故城。東北有八頭。國吉山。在高嶺東南。櫻島山。在麻文仁村。山形如櫻。升屋嶽。碧峰故名。以上俱山南省。

金武山。在首里東北九十里。上爲金峯。下有洞。有千手院。有富藏洞。恩納山。在首里北一百里。一名佐渡山。名護山。在名護間切。去首里北一百五十里。上有烏松。陡蓋。與園有嶽祠。稱名護嶽。佳楚山。在今歸仁府。一名字勝嶽。最高。爲中山第一峯。蓮天山。一名上運天。在名護山北。下有運天江。多稻田。以上俱山北省。

屬島山。凡島皆山也。既以島名。不復列。茲特述其島中之小山著名者。摘書一二。不能詳也。清水山。菊花山。永朗山。俱在大島。籛山。在太平島。山甚高。土名七姑山。上有碧於亭。金城山。在姑米山。松杉蔽天。下有甘泉。瀑石巖直下。如瀑布。以上俱外島。

海　潮候　風信　針路附

環島皆海也。海面西距黑水溝。與閩海界。福建開洋至琉球。必經滄水。過黑水。古稱滄溟。溟與冥通。幽元之義。又曰。東溟。琉地固巽方。實符其號。東鄰日本薩摩洲。指南廣義作沙摩是麼。常所交市國。一葦可航。北望野古。可通遼高麗。南通彭淡水。後之溜山。恰與龔暨後之澥水。同尉尾閭沃焦之壤。而三十六島。唇齒相依。臂指

316
19B
第九十七冊

亘用。水中復有沙洲。隱現斷續于各島間。直若草蛇灰線。馬跡蛛絲。以故氣脉牽聯。地土物候。大同小異。是海固不可以道里計。而限陽之海。則實有無形之區限在焉。若其舟航之便利。鱗介之蕃滋。又足以聚其人民而遂其生長。建邦斯土者。其永視海波之不揚。而長視中國萬年有道之聖人。恪共爾職。慎固吾圉。我皇上覆載同仁。中外一體。自必深嘉樂予。加惠撫綏。而不忍膜外視之者矣。

水之進退有度。朝而至者爲潮。夕而至者爲汐。然世之論者不一。山海經以爲海鰌出入之故。夫鰌特一微物耳。顧能橫四海之大而鼓之以盈縮耶。浮屠氏謂爲神龍變化之迹。殊不知龍見于春夏。蟄于秋冬。則秋冬之潮汐。又何物變化而致其往來乎。抱朴子則云。兩水相合相激而成。然必疾風暴雨。始足以張其勢。乃雨霽水枯。未聞其或輟也。要皆支離誕妄。不足爲典要。及觀盧肇之賦。以日出於海。衝激而成。而高麗圖經謂天包水。水承地。地沉則水溢。地浮則水縮。余襄公之論。獨以爲水之應月。各從其處月臨卯酉。則水漲于東西。月臨子午。則水平于南北。綜是數說。應月之論爲最。與邵康節經世書所云海潮者月之喘息相脗合。臣竊視陰凝水精。皆可映月而取明水。於八月望夜尤速且多。可驗應月之說爲不誣矣。福州與各直省潮水。率皆與月爲進退。琉球獨較福州每潮率後三辰。望日福州午時潮滿。琉球則滿以戌時。餘日因以遞遲。似不與月運同行。然據望日晝潮以戌時滿。而望前夜潮。則實于望日辰時滿。雖謂之早于福州兩辰亦可。況凡物必有所自始。而其來也有漸。琉球地偏東極。而尾閭在其後。安知非月始離海之精。琉球受光獨近。得氣尤盛。初出之光華。與內地方中之精彩略等。且水生于酉而歸于東。而物從其朔。潮之生也恆自東。則琉地之潮。逐月始生而即溢。又何足異乎。故八卦先天之坎位。月象也。而後天之坎位。乃一六生成之所。疇謂潮汐非應月而生者哉。雖然。覆幬之大。非可以常見拘。據各洋舶往來所見潮候。又各不同。西洋一日一潮。定以申盈。以寅退。是有汐而無潮。爲暹諸國。則一日兩潮。計晝夜各兩潮兩汐。即錢塘潮古亦有偶三日不至者。臣所以不能不復參之理氣之說也。華鎮謂潮汐者。天地噓吸之氣。陰陽消長之理。自然而成。似爲通論。足括羣言。（潮候。）

封舟例以夏至後乘西南風至琉球。以冬至後乘東北風回福州。然北風凜烈。不比南風和緩。故歸程尤難。考嘉萬封舟回閩。最稱安吉者。惟蕭崇業。其放洋日期。乃十月二十四日。故海船老夥長皆言無論冬至遲早。總以十月二十後東風順送爲吉。若冬至前後。則風勢日勁。浪從船上過矣。正月風颶最多。應期不爽。高撫行舟之理。二月則多霧。恐風順過山不見。反致逼山。且龍蟄甫驚。常多出海。復有龍風之患。前使海寶等回閩。於二月十六日放洋。十七日即見二龍起于船之左右。水沸立二三丈。益信十月二十後之說爲不刊也。

清明以後。地氣自南而北。則南風爲常。霜降以後。地氣自北而南。則北風爲常。反是颶颱將作矣。正二三四月多颶。五六七八月多颱。颶驟發而條止。颱漸作而多日。九月則北風或至連月。俗稱九降風。間有颱起。或驟如颶。船在洋中。遇颶猶可。遇颱難當。十月以後多北風。颱颶無定期。舟人視風隙以來往。凡颶將至。天色有黑點。急收帆嚴柁以待之。稍遲則收帆不及。或至傾覆。颱將至。天邊斷虹見若片帆者曰破帆。

稍及半天如鱟尾者曰屈鱟。若見北方者。比他方尤虐。又海面驟變多穢。如米糠及海蛇浮游。皆颱颶徵。十二月二十一日起。一日應來年一月。或一日風作一次二次。則來年所應之月。颱亦一兩作。多次亦如之。記而驗之。無不應者。

暴期。正月初三日。（龍神會。）初四日。（接神颶。）初八日。（龍神會。）初九日。（玉皇颶。此日有颶。各颶皆驗。此日無颶。則各颶多不驗。）十一日。（龍神會。）十三日。（關帝颶。）二十五日。（龍神會。）二十九日。（烏狗颶。又龍神會。）二月初二日。（白鬚颶。）初三日。（龍神朝帝。）初七日。（春明暴。）初九日。（龍神朝帝。）十二日。（龍神朝帝。）二十一日。（觀音暴。）二十九日。（龍神朝帝。）三月初三日。（眞武暴。又龍神朝星辰。）初七日。（閻王暴。又龍神朝星辰。）十五日。（眞君暴。多風。）二十三日。（天妃誕。媽祖暴多雨。）二十七日。（龍神朝星辰。）二十八日。（諸神朝帝。）四月初一日。（白龍暴。）初八日。（佛子颶。又龍會太白。）十二日。十七日。（俱龍會太白。）二十三日。（太保暴。）二十五日。（龍神太白暴。）五月初五日。（屈原颶。又天帝龍王朝玉皇。）十一日。（天帝龍王朝玉皇。）十三日。（關帝颶。）二十一日。（龍母暴。）二十九日。（天帝龍王朝玉皇。）六月初九日。（地神龍王朝玉皇。）十二日。（彭祖暴。此日至念四日皆係大颱旬。）十八日。（彭祖婆暴。）二十四日。（雷公誕。此暴最准。名爲洗炊籠颱。）二十七日。（地神龍王朝玉皇。）七月初七日。初八日。初九日。（皆神煞交會。）十五日。（鬼颱。又神煞交會。）二十七日。（神煞交會。）八月初一日。（龍君颱。）初三日。（龍王大會。）初五日。（係大颱旬。）初八日。（龍王大會。）十四日。（伽藍暴。）十五日。（魁星暴。）二十一日。二十七日。（皆龍神大會。）九月初九日。（重陽暴。）十一日。十五日。（皆龍神朝帝。）十六日。（張良暴。）十九日。（觀音暴。又龍神朝帝。）二十七日。（冷風暴。）十月初五日。（風信暴。）初八日。（東府君朝玉皇。）初十日。（水仙王暴。）十五日。（東府君朝。）二十日。（東嶽朝天。）二十六日。（翁爹暴。）二十七日。（東府君朝。）十一月十四日。（水仙暴。）二十七日。（普安颱。）二十九日。（西嶽朝天。）十二月二十四日。（送神颱。又名掃塵風。自此日至年終。每遇大風。名送年風。）二十九日。（火盆颱。）

凡遇暴期。不在本日。則前後三日。又日値箕壁翼軫四宿。亦主起風。皆宜謹避。（以上風信。）

琉球在海中。與浙閩地勢東西相値。但平衍無山。船行海中。以山爲準。福州往琉球。出五虎門。取雞籠山、花瓶嶼、彭家山、（或作平佳。）釣魚臺、黃尾嶼、赤尾嶼、姑米山、馬齒山、（以上山皆取北邊。）收入那霸港。回福州。出那霸港。由姑米山取溫州南杞山、臺山、里麻山、（一名霜山。）收入定海所。進五虎門。指南廣義云。自五虎至姑米。四十更。自姑米至定海。五十更。一更六十里。以沙漏定之。漏用玻璃瓶兩枚。細口大腹。一枚盛沙滿之。兩口對合。中通一線以過沙。倒懸針盤上。沙盡爲一漏。復轉懸之。計一晝夜約二十四漏。每二漏半有零爲一更。風緩船遲。雖及漏刻。尚不及更。風疾船速。未及漏刻。已逾六十里。爲過更也。

高澄操舟記。澄人謝敦齊曰。西南諸國。行不二三日。即有小港避風。若琉球則去閩萬里。中道無止宿地。

陳侃使錄。嘉靖十二年癸巳。封王尚清。五月。侃至閩。七月初二日。與副使高澄照題准定式。定議造船。（長十

（七丈。寬三丈一尺六寸。深一丈三尺三寸。擇日務與使臣之年庚合。非是罔利。）十三年三月。船竣。五月初八日。自广（以冉切）石放洋。初九日。小琉球。初十日。過赤嶼。一晝夜兼三日程。十一日夕。見古米山。十二日。至山下。十三日。北風。十四日夕。舟裂。十五日。遂漏。十六日。見葉壁山。申刻。泊山。十八日。小舟四十艘挽。十九日。風逆。暫泊移山之灣。二十五日。至那霸。（共十八日。）九月十二日。登舟。風逆。二十日。開洋。二十一日。颶作。桅柁折。二十三日。易柁。二十六日。舟行如飛。二十七日黎明。見福建山。二十八日。至定海。（共七日。）十月初二日。入城。（針路無考。）

郭汝霖使錄。嘉靖三十四年乙卯。封王尚元。九月。至福州。十一月。起工造船。倭警。三十九年八月。再定艤。十一月。興工。（舟長十五丈。寬二丈九尺七寸。深一丈四尺。）四十年五月二十九日。梅花開洋。過東湧、小琉球。三十日。過黃茅。閏五月初一日。過釣魚嶼。初三日。赤嶼。無風。初七日午。風。見土納奇。申刻。見古米山。幾下葉壁。初七日未刻。見那霸港。初八日。驟雨。初九日辰刻。到那霸。（共十一日。）十月十八日。開洋。二十日夜二鼓。柁失。拋貨。二十一日。換柁。肚縄斷。鑿二船繫柁。二十六日。至清水。二十七日。見寧波山。二十九日。至福寧。入五虎門。（共十一日。）十一月初二日。入城。（針路不載。）

蕭崇業使錄。萬曆四年丙子。封王尚永。十月。至閩。五年七月。定艤。旋壞。十月。再定艤。（舟長十四丈。寬二丈九尺。深二丈四尺。）七年五月二十二日。梅花開洋。直至三十日。不見山。孤燕繞桅。飛青蜓入神舍不去。三龍起於海。六月初一日。過葉壁山。初五日。泊那霸港。（共十四日。）十月二十四日。開洋。二十七日。北風暴。柁牙折。柁葉失。二十九日晚。見台州山。三十日。次溫州。十一月初一日。經凝山。初二日。進定海。（共九日。）初五日。入城。

蕭崇業過海圖。梅花頭正南風。單辰針六更。辰巽針二更。取小琉球。乙卯針四更、彭佳山。單卯針十更、釣魚嶼。乙卯針四更、黃尾嶼。單卯針五更、赤尾嶼。單卯針五更、姑米山。乙卯針六更、馬齒山。

夏子陽使錄。萬曆三十年癸卯。封王尚寧。十月。入閩。甲辰八月二十二日。定艤。丙午三月。告竣。（船度未載。）五月二十四日。自梅花所開洋。過白犬嶼。又取東沙丁風。用辰巽針。八更。取小琉球山。未風。乙卯針。二更。二十五日。過雞籠山。申酉風。甲卯針。四更。二十六日。過半佳山。亥風。乙卯針。三更。未風。乙卯針。三更。取花瓶嶼。二十七日。丁未風。乙卯針。四更。取釣魚臺。丙午風。乙卯針。四更。二十八日。過黃尾嶼。柁牙數折。丙風。乙卯針。七更。丁風。辰巽針。一更。二十九日。過古米山。三十日。又辰巽針。六更。過度那奇山。又辰巽針。一更。至馬齒山。六月初一日。至那霸港。（共八日。）十月十五日。登舟。二十一日。開洋。二十二日。過古米山。二十三日。一麻

雀入船。斷虹見西北。北風大發。柁縄斷。夥長鈎取續之。二十四日巳刻。柁折。易副柁。柁牙連折。二桅損裂。夜初。副柁又折。二十五日酉刻。又易柁。二十六日。麻術篷飛。船上二十七日。柁葉失去。起柁幹。二十八日。舟裂入水。集棉布數百疋絞之。二十九日。離黑水入滄水。風大幾逼山。神火示現。見礁。急轉柁免。三十日。入紫嶼。十一月初一日。到五虎門。（共十一日。）舟淺。損裂。水入。各覓小船扶救。僅以身免。初三日。入城。

杜三策從客胡靖錄。崇禎元年。封王尚豐。六年五月二十三日。登舟。（舟長二十丈。廣六丈。深五丈。載五百人。）六月初四日。梅花開洋。初八日。喜過姑米山。初九日。到那霸港。（共六日。徐錄九日。）十一月初八日。登舟。初九日。開洋。十一日。颶風大作。斃一柁工。柁牙日折幾十次。十九日。異鳥集檣杪。二十日。到五虎門。（共十二日。徐錄十一日。）

國朝張學禮使錄。順治十一年。封王尚質。十二年三月。入閩造船。十五年。以海氛未靖。暫回。康熙元年。復遣行。二年四月。入閩。五月初四日。登舟。（舟長十八丈。寬二丈二尺。深二丈三尺。）候風至六月初七日。梅花開洋。初九日。過分水洋。十一日。見巨魚如山。十二日。過黑洋。自梅花七日不見山。十五日。見北山。十九日。泊伊蘭埠地。近龍潭。二龍見。大桅決。鐵箍失二三。轉至山南。二十五日。次溫鎮。抵那霸港。（共十九日。）十一月十一日。冬至。十二日。登舟。十四日。開洋。過姑米山。十六日。颶大作。桅半折。舜簾斷。桅十八日。勒索斷。柁浮。十九日。風止。起柁。二十一日。異鳥集觀臺。二十三日。見浙江山。二十四日。到五虎門。（共十一日。）

汪楫疏鈔。康熙二十二年。封王尚貞。移文閩督。選二鳥船。（長十五丈。寬二丈六尺。海防新綸大營鳥船一。長十二丈三尺。寬二丈五尺。閩安中營鳥船一。長十二丈二尺。寬二丈六尺五寸。）六月二十三日。開洋。雙魚導引。萬鳥迴翔。二十四日酉刻。過釣魚臺。二十五日。過赤嶼。薄暮祭溝。二十六日。過馬齒山。至那霸港。（計四日。洋舶針簿。汪楫海行云。乙辰八更。取雞籠頭。用辰多巽三更。取梅花嶼。單卯十更。取釣魚臺。北邊過乙辰四更。過黃尾嶼。甲卯十更。取姑米山。乙卯七更。取馬齒山。甲寅并甲卯。取那霸港。）十一月二十四日。開洋。二十七日。過姑米山。二十八日夜初。颶大作。大桅鐵箍斷十三頂。縄斷。金栓裂尺餘。十二月初二日。見南杞山。初四日。泊定海。（共十一日。）

徐葆光傳信錄。康熙五十八年。封王尚敬。閩督預取寧波商船二號備用。（船長十丈。寬二丈八尺。深一丈五尺。）五月二十二日。出五虎門。開洋。（前此皆由梅花所。由五虎門自此始。）夜。丁未風。乙辰針三更半。二十三日。丁未風。乙卯針二更。二十四日。丁午風。乙卯針。過米糠洋。二大鳥集桅。夜四更。當見雞籠山。不見。復四更。二十五日。丁未風。單乙針。二更。乙卯針一更半。夜。正南風。單乙針。一更半。二十六日。正南風。轉丁午。復丁未。單乙針。一更。晚。丙午風。乙卯針。夜丁午風。乙卯針一更。單卯針二更。二十七日。丁午風。夜丁風。乙辰針二更半。連日用卯針二十七更半。船

身東北下六更許。諸山皆不見。二十八日。改用乙辰針。丁未風。二更半。日入。丁午風。辰巽針。二更。二十九日。見葉壁山。日中。坤申庚風。又子癸風。迴針東南行。取讀谷山。日入。丑艮風。丙巳針。又用丙午單卯針。取那霸港。六月初一日。登岸。（共十日。）五十九年二月十六日。開洋。南風。乾亥針。一更半。單乾針四更。日入。見姑米山。夜丁未風。轉坤未風。乾戌針。三更半。頭巾頂繩連斷三次。十七日。二龍見。水沸立。西北風。單子針。一更。夜坤未風。乾戌針。一更。十八日。用單乾。乾戌針。四更。日入。西南風。乾戌針。四更半。十九日。辛酉風。單庚針。一更。午轉壬子癸風。單酉針。日入。子癸風。又丑癸風。單戌針。三更半。二十日。東北艮寅順風。午轉甲卯風。辛戌針。四更。日入。乙辰風。夜過溝。巽巳風。辛酉針。三更半。二十一日。大霧。有鳥集桅。夜東北大順風。庚申針。二更。二十二日。東北風。庚酉申針。四更半。日入。雙燕集桅。乙卯風。庚酉針。一更。二十三日。日入。壬子風。庚酉針。二更。未明。見山。二十四日。單申針。一更。至魚山。日晡。轉北風。丁未針。三更。日入。至鳳尾山。二十五日。無風。舟停。二十六日。壬亥風。用單未坤未針。三更。日入。單未針。一更。二十七日。見盤山。東北風。用坤申庚針。四更。離北關一更許。日入。一更。至凝山。二十八日。夜。颶作。旋走乙辰針。二更半。二十九日。至稻山。東北風。用申庚酉針。日晡。與二號船齊至定海所。謝恩船先一日到。三十日。進五虎門。（共十五日。）

臣謹按。琉球海道。雖與福州東西徑直。然船身宜上。不宜太下。歷考前使。自陳侃有錄以來。封舟不至落北者。惟前明册使夏子陽、及本朝使臣汪楫。餘皆多用卯針。以致飄過北山。臣茲役深鑒前車。獨携指南廣義。主用卯針之說。折衷於夏汪二錄。時飭本舟夥長。敬謹遵用。以故出五虎開洋。三日之間。直至姑米。方謂媲美前封。迺臣等奉使無狀。陡遭巨颶。閗礁壞船。幾至顚覆。幸以詔敕在舟。神靈顯應。保護天章。紅光示見。俾臣等獲登彼岸。使事有終。莫非深荷皇上生成之德。覆幬之仁。謹述茲役往琉回閩針路。附載於篇。

乾隆十九年。琉球國中山王世子尙穆、遣其陪臣毛元翼、蔡宏謨等。賫表。恭請襲封。二十年五月初七日。大學士會同翰林院掌院等。揀選。帶領引見。奉旨。侍講全魁充正使。編修周煌充副使。欽此。禮部條列封例上聞。蒙恩賜正一品麒麟服。臣等於二十一年二月初四日。恭請聖訓。次日赴禮部。祇領節。詔敕。諭祭文。新鑄清篆駝紐印。銀幣等物。初九日。馳傳出都門。以四月二十四日抵閩。而將臣喀爾吉善、撫臣鍾音、已先選備福州民船二座充用。（船長十一丈五尺。寬二丈七尺五寸。深一丈四尺。加上艙八尺。前九艙。中八艙。後七艙。水櫃二。水桶二。共受水六百二十石。）擇六月初二日。恭捧詔勅。奉安官艙正中。由南臺江登舟。初五日。至太平港。初六日。祭江。取水。申刻。到怡山院。諭祭海神。天后宮行香。初七日。至金牌門上。道。初九日。巳刻。到五虎門。未時。祭海。初十日。早潮出五虎門。過官塘、進士門、開洋。單午風。乙辰針。至日入。行船六更。夜。單午風。單乙針。行船五更。見雞籠山頭。十一日。上午。坤未風。單乙針。二更。下午。單西風。單乙針。至日入。行船四更。見釣魚臺。（連日俱有大魚夾舟左右。試三試四。又有鳥繞檣而飛。）夜。單丙風。單乙針。行船四更。十二日。單午風。單乙針。一更。見赤洋。轉單丁風。單乙針。至日入。行船五更。夜。單午風。單乙針。四更。見

夜過溝。祭海。十三日。丁午風。甲卯針。行船二更。見姑米山。風輕。轉單午。單乙針。日入。行船一更。夜丁午風。乙卯針。二更。姑米人登山舉火爲號。舟中以火應之。十四日。單甲風。姑米頭目率小舟數十。牽挽至山西下椗。十五日。單卯風。小舟又挽至山北下椗。距岸約三四里許。（自閩洋至姑米北岸。計五日。）礁石犖确。鐵沙蕩激。舟未得近。十六日。風止。舟膠。十七、十八日。俱東北逆風。十九日。寅刻。雷雨風暴。二十日。卯刻。虹見。東北風。辰刻。雨。二十一日。卯刻。微雨。東北風。二十二日。東北大風。接封大夫鄭秉和請易小舟登岸。暫避。臣等慮其驚衆。不許。是夜。風轉暴。二十三日。暴甚。船身播蕩。嘔伏者相枕。鄭秉和再請登岸。臣等僉以詔敕在舟。豈容暫離。若率以行。衆將何恃。不如勿動。以安人心。有議以繩繫腰而縋入小舟者。其說愈陋。復力止之。二十四日。風愈暴。椗索賑下。颶斷。衆議以地多礁石。欲起帆。隨風漂流。臣等以利害婉示之。問筊于神。神許以再泊此地。可保終吉。因謂之曰。風勢如此。不致逼山者。帆未起也。脫一起帆。瞬息齏粉矣。且柴蔬水米俱盡。開將何往。乃止。是夜四鼓。椗索十餘。一時皆斷。柁走。龍骨觸礁而折。底穿入水。時既昏黑。衆大出雨。帆葉磨擱。吹沒殆盡。倏見神火飛向桅末。焚招風旗而墜。又海面一燈浮來。若烟霧籠罩狀。于是衆悉呼曰。天妃遣救至矣。須臾。船身直趨向岸。一礁石透入船腹。不動亦不沉。因令解放杉板。（本舟小船。）下水。臣等乃獲捧詔敕節印。陸續登岸。同舟二百餘人。舉皆更生。僉謂仰賴我皇上如天之福。阽危獲安。且舉頌天后廣庇之德。隨感而孚云。是日起。島人日送蔬米。公館中。供應彌謹。二十九日。王世子遣耳目官等來候。七月初四、初五日。王世子連撥國中海船。迎載。初七日。臣等護捧詔敕節印賜物。奉安船上。仍迎請天后神像登舟。遂乘西南風開駕。夜過馬齒山。初八日。至那霸港。（自遭風登岸。易海船至那霸。計二十三日。）十月中旬。琉球國更造新船。配用原

船桅柁繩纜。臣等卽于本月二十六日。恭奉節印登舟。中山王尙穆、先詣迎恩亭候送。跪請聖安。十一月初一日。冬至。初七日。東風微起。封舟同謝恩進貢兩舟。乘潮出港。午過颶。仍同收回。潮落風狂。幾復觸礁。嗣因風信已過。波浪日惡。至二十日。中山王遣陪臣敦請進館。須候春信。始可開洋。臣等謹奉節印再入館中。十二月十二日。二號船到。臣等飭將原船修補。擇乾隆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八日登舟。三十日。卯時。東北風。遂率三舟一同開洋。用乙卯針。行三更。午時。至馬齒山安護浦下椗。二月初一日。西南風。初二日。未刻。轉西風。初三日。北風甚壯。初四日。寅時。單癸風。用午針出港。巳刻。轉丑風。單辛針。三更。午時。過姑米山。單申針。五更。初五日。早。乙辰風。單辛針。五更。夜。辰巽風。單辛針。六更。過溝祭海。初六日。單艮風。辛針。六更。轉辰巽風。單辛針。四更。初七日。風同。辛針。三更。申刻。大霧。不見山。寄椗。初八、初九日。俱大霧。西南風。初十日。早。白虹見。霧暫開。見台州石盤山。午。復大霧。白虹再見。轉午風。戌時。東北風起。椗用未針。見溫州南杞山。亥時。雷電風雨交作。船欲急落帆篷。只用半篷。十一日。東北風。單辛針。七更。晚至羅湖。下椗。十二日。風同。用申針。收入定海所。下椗。十三日。巳刻。進五虎門。午時。至亭頭。二號船已於初六日先至。臣等至怡山院。行諭祭海神禮。進貢船同日至。謝恩船是日至定海。（共十四日。）十六日。入城。（以上針路。）

水泉

瑞泉。在首里王城歡會門內。城踞山巔，而泉脈上湧，極甘冽，大旱不竭。石壁峭立，高廣數十丈，於泉眼以鐵盤嵌之。泉從龍口噴流，跳珠飛沫，沁入肌骨。下承以小方池，旁通小溝，伏流直灌龍潭，分溉田疇，民皆利賴焉。外樹欄圍之，設司守之，日供王府茗飲。册封時，則日遣紅帽汲送之，押送兩石封缸，以漆箍盛之，加封記焉。徐葆光和國王日題瑞泉二解詩：斷斛積甘漉寒泉，傍嵌金鐵候泉隙，高月得得飽山霖，綠帽朝朝送水行，年年出戲無點渴，向來滿天已全舒，何當一勺流相賜，夢說中冷在我喉。龍潭。王城北。瑞泉下流匯爲潭，可兩畝，長數里，隄岸堅整，與圓覺寺前圓鑑池通。上跨觀蓮橋，清漣瀲灩，雜植芙蓉，遊魚可數。國中競渡，多在于此。重陽日王宴天使，亦設棚隄北，作龍舟之戲焉。奇泉。在王府西南毛氏園內。吉泉。在東吉村盛山下。坣泉。在桃原村。泊津。在泊村，西流入海。那霸港。首里西十里，直通大洋。馬加石對峙如門，底皆鐵板沙，左右甚險。二凡封舟貢船必往來，皆於此泊焉。設渡船二，以通山南行旅。漫湖。通海，即那霸港所停蓄處，池狹東水而入，四溢各岸，切遶近舟迫，可數十里而漸聚，轉見山下，奧山岩中島，瀧滙流脈絡貫通。潮落則坦然可徒步，潮漲則一望瀰漫，故名。一作漫湖。傍水中一石，甚奇聳，正對久米村。日泉。在眞和志牧志村。相傳見紅日墜地生泉，泉上有古松。旺泉。在眞和志城嶺內。天眞泉。在宜野灣普天間村松嶺院傍。無漏溪。在北谷村。宋淳祐中，溪有黑蛟爲害，義本王募生男女以祭，宜野灣農民女捨身養母，感神滅蛟。玉泉。在玉城。每歲祈雨處。饒波。在豐見城石火山下，東北流。樂平泉。在儀間山慈花村東。玉湖。在眞玉橋村。砂川。在大嶺村下。有砂嶼在海中一里許，正南爲瀨姑山。徐葆光砂川詩：沙淨潮初上，數里隨潮波，飛作雨，破浪隨成嶼，石立疑擬洲，川橫嶼勢低，瀨姑如可望，點點波浮處。泉。在高嶺村山南王故城下。徐葆光泉詩：勺水無聲處，冷冷傍故城。實谷汲只守在山後，石罅爲泉脈，松岡作溜聲，夕陂遲臥馬，一掬漱餘醒。芳泉。與泉相近。富藏河。在金武山下千手院傍。諸喜泉。在名護山點瀨。嶽泉。在名護松堂村上。手水。在許田村。昔有客遇一女，乘水，女手水進之，故名。許田湖。在許田村下。大泉川。在宇勝下，西南流。親川泉。雙劍溪。俱在今歸仁親泊村。運天江。在今歸仁運天村，亦名運天津，西流。北山舟多泊此。以上國中。

白川。在姑米山。上行瀑。在姑米山安嘉村。凡瀑皆懸流順瀉，惟此瀑自下而上，盤踰山脊，乃旁溢四注。蓋兩山相距不遠，本山陡峭，泉脈直衝地底，伏流湧見，而對山府瞰，勢亦邪仄，不及本山之峻，旁沙土高突中見石竅，凹山趾通谷泉眼，激有力不暇旁溢，迴距互乘，鬱薄爲狀，恍如醉漢爭鬭，前者勢蹶，後者勢遊，搏之兩者雖不遜頭，數已却步而退，尺寸亦激而行之，可使在山，與其勢使然也。面那水。近伊良保西南。赤嶼。在大島，有大石如四柱，廣一里，純紫色，無人居。溫泉。北山、硫礦山俱有之。

橋梁

龍淵橋。在圓鑑池上。天女橋。觀蓮橋。俱圓覺寺前蓮池上。臨海橋。那霸池北迎恩亭上，作三門以通潮。旁有臨海寺，殿閣有記，見藝文。泉崎橋。在漫湖滸，疊門拱月，每當皓魄澄虛，一彎倒影，如玻璃世界中，不復有凡俗想，爲中山八景之一。徐葆光泉崎夜月詩：明月瀉潮來，橋上不知暮。遙見渡頭人，紛紛趨西去。地近臨塹故云。金城橋。在首里王城西南。茶崎橋。在立岸村。長虹橋。在眞和志牧志村長虹堤上，旁多鹽場，爲中山八景之一。徐葆光長虹秋霽詩：跨海臥長堤，秋來宜晚霽，雕旋彩虹生，月在虹腰上。安里橋。在眞和志安里村先王廟右。八幡橋。在八幡嶺上，旁有八幡宮，供八幡大士。泊橋。在泊村，亦名高橋。眞玉橋。在豐見城北玉湖之上，爲往山南要路。汪楫題以安瀾，橋宕之。石火橋。在豐見城石火嶺下。徐葆光石火橋詩：沙海不知處，盤山覺路迷。尋烟從絕磴，鑿澤擬危橋，前嶺火相接，隔嶺人互相，山山名字別，驛路問蹊畦。大里橋。在高嶺村山南王故城下，舊爲石橋，水門三，今架木爲之。

琉球國志畧卷六

府署王府　世子府附　使館　學校

古稱品夷卉服，則穴居土處可知。按隋書稱國王所居曰波羅檀洞，塹柵三重，環以流水，樹棘爲藩。蓋其時棟宇之制未備，而亦遂異乎巢窟之舊矣。今則閈閎輪奐，階戺軒崇，大改前模。至于安奉詔敕，供頓使臣公所，則多倣中國矩度，縱未足云壯麗，亦既燥溼不虞，無發從者不直此也。方當聖朝重熙累洽百有餘年，舉萬類而甄陶之，凡在城外波臣，咸知向學，文教誕興，則又且俎豆尼山，欲師儒弟子，膠庠之盛，無異華風，前此未有也。志府署。

王府

王城在首里田萬松嶺東上數里許，衢道修廣，有坊，牓曰中山。道南有安國寺，對街爲世子第。中路砌石爲大墩，內植鳳蕉一叢。更進又一坊，牓曰守禮之邦。汪錄云：此牌初封王尚永時，額有是稱守禮之邦，故以爲額。道左有天界寺，寺西南爲王墓。對街爲大美殿。更進爲歡會門，即王府城也。高踞山巔，礪石砌成，削磨如壁，搚斷磊磊，遠望如聚髑髏。故隋書因其形似，誤謂王所居多聚髑髏。其下耳城外石崖上，左刻龍岡，右刻虎萃。城四面門各一，前西向，即歡會門；後東向，爲繼世門。汪錄：世子嗣位由此門入。左南向，爲水門；右北向，爲久慶門。進歡會上崖，有門西北向。

牓曰瑞泉。門左有碑。前使徐葆光題中山第一泉字。左右甬道。有左掖右掖二門。通入王宮。更進有樓西向。牓曰刻漏。上設銅壺漏水。更進
有門西北向。爲廣福門。即王府門也。城周迴三四里。有馬道。無雉堞。
王殿在山頂。康熙元年燬。五十一年重建。前使臣張學禮時。殿尚未建。額曰東南屏翰。冊封在世子殿。前爲奉神門。左右三門並峙。在廣福
門內。與殿皆西向。山形本南北向。以中國在海西。表忠順面內之意故也。殿九間。左右夾室一。殿前月臺
建碧亭覆之。中階七級。石欄周護。雕刻花鳥。頗工緻。殿上有樓。爲御書樓。樓高敞壯麗。鍍梯當檻立。正中
懸恭聖祖仁皇帝御書中山世土匾額。左奉世宗憲皇帝御書輯瑞球陽匾額。右奉皇上御書永祚瀛壖
匾額。臣等於開讀日。拜瞻宸翰。天章炳煥。日月光華。誠海邦世寶也。下爲王聽政位。中壁懸上古伏羲畫
卦像。龍馬負圖立其前。汪錄作孔子像。絹色蒼古。微有剝蝕。非近代物。前使臣海寶題中山王府詩。中山世土見詩言。進稱縱緻目成宣只睹。三爲坐搶來賓使。爲作臣新觀崇閣。松旗花嚟喚芳甸。旗營爛柯帶雲桿。數命采風傳我風。史編爲經緯東瑯。此使臣徐葆光拜瞻御書輯瑞球陽匾額紀二章。爲蘇煌煌詔有神。斬[illegible]五世會三申。並封已許天間久。升賜時轉梁尚新。玉札中綸爲瞻務。滄波一渡作迴津。漢田可堅與輪孔。不怕雨楊東海壓。龍章世載貞山嶽。拜舞樓頭五色開。始信天文近象臺。西從幽谷觀光來。河山帶何留千葉。驚風餘舞照八垓。真隨乘槎到雲漢。華頂咫尺見昭回。
殿庭方廣數十畝。分砌三道。方磚鋪之。左廂北向爲
南樓。窗壺垂簾。樓隅隙地畝許。蟠松與鳳蕉錯植。奇石間。前使汪楫題曰聽濤。右廂南向爲北宮。匾曰忠
順可嘉。亦用制閩中匠。凡宴天使皆於此。以其地面南。故殿屋皆固樸。多柱礎。一間至用二十餘柱。屋梁舉手可
接。以處山岡。且防海颶。
世子府第。在安國寺南。別有世子殿。在中城。徐錄云。國王時往遊。

天使新館

館在那霸。去迎恩亭里許。面南。一倣中朝官廨制度。前築照墻。東西轅門。外柵四周。柵內東西門房各四
楹。以居國之執事人員。左右鼓角亭各一。旗竿二。上施冊封黃旗各一。大門署曰天使館。門內東西班房
各六楹。以處書吏隸役。儀門署曰天澤門。前明冊使夏子陽題。年久失去。前使徐葆光隸書補題。門內甬
道至月臺前。徐葆光稱榕樹。左右各兩株。庭中廣可數畝。陪臣行禮於此。正中爲大堂。前楹前使張學禮、
王垓、隸書天威遠播匾。屏門上前使汪楫、林麟焻、題敕命堂匾。汪楫又聯于門曰。帝德著懷柔。正朔萬年
頒上國。臣心表忠信。南風三日到中山。中楹前使海寶、徐葆光題皇綸三錫匾。臣魁題其左曰。聲灑扶桑。
左右楹間。徐葆光復書二牓。一載前明冊使姓名。洪武五年。詔中山王察度。使行人楊載。永樂二年。封武寧。使行人時中。五年。封思紹。不詳使。洪熙元年。封尚巴志。使中官柴山。正統
十年。封尚思達。使給事中俞忭。行人劉遜。十三年。封尚思達。使給事中陳傳。行人萬祥。景泰二年。封尚金福。使給事中喬毅。一作陳謨。
行人童守宏。六年。封尚泰久。使給事中嚴誠。一作李秉彝。行人劉儉。天順六年。封尚德。使吏科給事中潘榮。福建龍溪人。行人蔡哲。
成化六年。封尚圓。使兵科給事中官榮。行人韓文。尚宣威未請封。成化十三年。封尚真。使兵科給事中董旻。行人司司副張祥。
嘉靖七年。封尚清。使吏科給事中陳侃。浙江鄞縣人。行人高澄。順天固安人。四十一年。封尚元。使吏科左給事中郭汝霖。江西永豐人。
行人李際春。河南杞縣人。萬曆四年。封尚永。使戶科左給事中蕭崇業。雲南臨安衛人。行人謝杰。福建長樂人。二十九年。封尚
寧。使兵科右給事中夏子陽。江西玉山人。行人王士禎。山東濰水人。崇禎元年。封尚豐。使戶科左給事中杜三策。山東東平州人。行人

司司正楊掄。雲南籍上元人。尚賢請封未舉。一載本朝歷遣使臣姓名。康熙二年。封尚質。使兵科副理官張學禮。遼陽人。行人王垓。山東膠州人。二十一年。封尚貞。使翰林院檢討汪楫。江南儀徵人。內閣中書舍人林麟焻。福建莆田人。尚純未立先卒。子尚益未請封。五十八年。封尚敬。使翰林院檢討海寶。滿洲鑲白旗人。翰林院編修徐葆光。江南吳江人。今上乾隆二十一年。封尚穆。使臣全魁。臣煌忝任斯役。謹續題其後。後爲中堂。安奉詔敕所。
臣煌恭題曰。聲教東漸。復敬書一聯曰。聖化被扶桑。萬里而遙路日近。皇華臨辨嶽。九州之外仰天高。左
右爲兩使臣房。堂後左右板閣各一。汪楫題其左曰長風閣。林麟焻題其右曰停雲樓。久廢。徐葆光重書
之。且系以詩。左右廊房各九楹。以居從人。東院有水井一。礪墻周圍如城。高丈餘。堂屋皆上用甎瓦。下用
方磚。壁悉用厚板。役舍則以蘆簾覆土。其上樓上鋪蹋踏棉。餘舍鋪設桌椅牀帳。及諸什物。悉照中國製
造。設專司掌之。堂後徐葆光構小東軒。疊石種蕉。以供燕適。今廢。臣煌重植鳳蕉一叢。徐葆光敕命堂前榕樹詩。使館遙綸世一開。
皇冊命已三來。天氣穆淸風時降。樹有餘陰爲手栽。門合海隅迴山月。枝蟠龍爪壓風雷。絲綸好與勤封殖。若木光中拱上台。○汪楫長風閣喜雨詩。三年荒徼望甘霖。一夜傾盆送好音。有腳春來天子惠。隨車雨是使臣心。蕉花穿月紅全濕。椰葉迴風綠更深。見說雙人歡且舞。老夫高臥亦長吟。徐葆光停雲樓詩。身似孤雲復此停。樓頭舉目海天青。行人昔識今何在。鴻爪從來偶一經。停雲孤嶼從身孤。疊日流觀山海圖。一出隨風樓絕島。無心也憶故山無。又小東軒詩。中庭花藥好。魁圍小樓隔。臥聽當窗雨。規留半月圓。一夢消院詞。湘醉作秋眠。燈影清虛泛。吳江乍艋船。又使院種蕉詩。編籬莫遇風。況曾日出隅。人徒咸充院。而復甚地居。主人夙敬客。菲薄咸搭疏。庭宇因疏鬱。爽鬱乃不舒。樹樹夕陰十年。計何足邑稱葉。並鬱卓木鮮。一如分列植。百本取諸鐵樹。餘霞兩飛瑩。圻一夕頃紛敷。繁線影突翠。秋對光欽晞。炎風颯爾來。颯然秋與俱。人事或欲速。齊鬱亦良圖。設物各得所。安往非吾廬。

天使舊館 支應七司附

舊館。在使館西南。大門上有小板閣。八門。大堂三楹。萬曆中冊使杜三策業取唐人海東萬里灑扶桑句以
灑露名之。前使王垓書駐節匾。堂中楹明使臣杜三策書懷柔及匾。後有樓。樓西隙地數畝。前封澗出
平安壽鑑新居之。胡靖記云。偕行人揭名四面小樓名曰觀海。杜三策題四律。有一帆多島來風力。萬里長懸掛日心。興來欲泛張騫斗。歸去還尋賈傅詩。鬢句。樓今廢。張學禮記云。樓上有明杜三策梅花詩。百首今已壞滅。並詩亦不傳。胡靖觀海樓詩二首。夜眺魚龍出水吟。一瞬對月倒醉客心。醉遲天曙。殘霧銀潮萬頃金。敗陣欲眾無客魁。回步城故國心。平生道跡知多少。此處探猶可尋。支離避況此來最萬頃波光入彩。毫難畫。煙雲龍出海。臨池明月亂鳴。浮槎欲泛人河斗。來興遺疑昔夜初。不飲中山酒是夢。不知身在海天涯。或云。彌世公館即其地。

天使館旁。支應分設七司。一館務司。掌館中應行事件。一承應所。掌館中修茸物件。一掌牲所。掌羊豕雞
鴨支送等事。一供應所。掌酒米小菜支送等事。一理宴司。掌七宴事。一書簡司。掌書帖往來等事。一評價
司。掌平定物價等事。每司遣大夫一員。紅帕三人。雜差等二十人。主其事。七司外又有總理司。亦名長史
所。設紫金大夫一人。長史四人。筆者十二人。總理七司大小事及上下文移。其朝夕供應奔走。別有庫官
等爲之。

附 那霸公館。有二。一在舊使院前。一在天使館東下天妃宮左岸。係泉滙等支設爲送接迎那霸錢穀故設二官公所。

附 姑米島公館。亦有二。一在金城間切。一在內間切。在內間者臣等往役過風登岸時寓居之。臣煌題其堂曰實典流輝。復集一聯云。賦常嶽山孝。擁節不遙天咫尺。聚民迎節拜。恰呼爾見漢威儀。

學校

學校。在久米村泉崎橋北聖廟東偏。康熙十三年。立廟。（廟制詳見祠廟典禮）尚未立學。五十六年。紫金大夫程順則啓請建明倫堂。又於堂北祀啓聖幷四配神主。五十七年。冬堂成。書經書略備。國王又敬刊聖諭十六條。命程順則演其文義。月吉讀之。官師則紫金大夫一員司之。每三六九日詣講堂。稽察諸生勤惰。兼理中國往來貢典。講解師則擇久米內文理精通者一人爲之。不拘大夫、都通事、秀才。皆可。歲廩十二石。訓詁師則擇句讀詳明者一人爲之。歲廩八石。程順則有廟學紀略。蔡文溥有中山學校序。頗詳悉。俱見藝文。久米七歲以上初學者。則就塾於上天妃宮以教之。首里亦設鄉塾三所。外村小吏百姓之子弟。則以寺爲塾。以僧爲師。皆學國字。有草書無楷字。近那霸等村。亦多家塾。讀書之聲。有中宵朗朗弗輟者。殊可嘉也。

乾隆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代請官生入學讀書疏

翰林院侍講臣全魁、臣周煌謹奏爲據詞代請事。臣等蒙恩簡用。遠使琉球。事竣將旋。中山王臣尚穆詣館宴餞。令陪臣通事向臣等致詞云。海隅下國。疊被皇仁。寵賚榮褒。綸音寵錫。但僻處彈丸。荒陋成俗。向學有心。執經無地。先于康熙二十二年。經前使汪楫等代請陪臣子弟四人入學讀書。奉部議准。遣官生阮維新等入學在案。嗣于五十九年。經前使海寶等援例代奏。復蒙許遣。今幸天使臣至國。敢祈陳明遠人向化之誠。俾得再遣入學讀書。下國不勝悚企等語。臣等理合據詞繕摺代奏。伏候聖鑒。敕部議覆施行。謹奏。即日奉旨。該部議奏。欽此。

禮部謹奏爲遵旨議奏事。乾隆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內閣抄出翰林院侍講全魁、周煌奏稱。臣等使琉球將旋。中山王令陪臣通事致詞云。海隅下國。荒陋成俗。向學有心。執經無地。先于康熙二十二年。經前使汪楫等代請陪臣子弟四人入學讀書。奉部議准。遣官生阮維新等入學在案。嗣于五十九年。經前使海寶等援例代奏。復蒙許遣。今幸天使臣至國。敢祈陳明遠人向化之誠。俾得再遣入學讀書。下國不勝悚企等因。具奏到部。查康熙二十三年。冊封使臣翰林院檢討汪楫等。五十九年。使臣翰林院檢討海寶等。事竣回京。俱奏稱。該國王懇求轉奏。令陪臣子弟入監讀書。經臣部覆准具奏。奉旨依議。欽此。隨據該國王前後遣令官生到京。臣部並劄國子監讀書三年。遣令歸國。各在案。今翰林院侍講全魁等旣稱該國王尚穆向化輸誠。懇請陪臣子弟入學讀書。應如所請。准其于應貢之年。遣令來京。臣部劄行國子監肄業。俟命下之日。行文福建巡撫轉行該國王遵照可也。謹奏。于乾隆二十二年五月初一日奏。本日奉旨依議。欽此。

琉球國志略卷七

祠廟寺院附

周官宗伯職祈宣報之典最繁。所以昭誠敬。廣仁孝也。國家歲事有常。百神効職。山海寧謐。琉球仰遵聖教。頗知秩祀無虧。諸不在祀典者。罔敢僭黷。是以舉行蜡臘。崇飾宮牆。而壇廟城叢。亦皆式禮莫愆。允合生三事一之義。若乃像教之設。雖儒者所不道。要其大旨。足以警醒貪嗔。揆之神道設教遺意。初無大悖。且點綴名山邃谷。上以備祝釐淨地。下亦供登覽勝遊。未爲不善也。因彙略表其尤著者焉。志祠廟。

社壇。在首里末吉村。祭國中山川處。

雨壇。有二。一在首里城。十月下種時。迎龍神像設壇祈雨處。一在玉城村。又曰雲城。國王每歲祈雨處。

雩壇。在首里崎山東苑內。舊國王設壇祈禱處。

雷神廟。在那霸護國寺前。祀雷聲普化天尊。故俗呼天尊廟。汪錄云。永樂中。冊使自京師塑像偕來。崇祀頗虔。王尚賢新之。其上梁文有祈迎濟安之語。猶遣懋遷之誠。舊誌作三清殿。今無此稱。徐錄云。供玉皇殿。左右懸綃幟二。寶書雷神號也。張錄云。殿前二松。大數圍。高二十餘丈。今無。殿前百步。有方池畝許。池下新栽松近百餘株。中建碧雲宮。塑天尊像。司命圖殿。廟懸大鐘一。鐫字曰。王大世主。庚寅慶生。茲現法王身。量大慈願海。新鑄巨鐘。以寄捨天尊殿。以上祝萬歲之寶位。下濟三界之群生。辱命相國住持安潛爲銘。銘曰。華鯨鑄就。花若

以休。極破谷夢。正符天心。有道合豐。夫不佳。彰飛氏德。起近巖吟。成古皇淨。流歸扶桑。
泰七年丙子九月二十三日住持橫雀師長辨謹之大工國吉本行智賢并與那福中西。

臣按景泰七年爲王尚泰久時。中山世鑑云泰久以永樂十三年乙未生。距庚寅應五年。尚圓亦以是年生。泰久於景泰五年甲戌嗣位。四十歲。至天順四年庚辰薨。壽四十六。則非庚寅生矣。而世鑑又云。諸由寺大鐘。皆王所鑄。故銘文或書丙子。或書丁丑。皆署景泰年號。若尚圓則以成化六年庚寅即位。至十二年丙申薨。壽六十二。更無涉矣。世纘圖則謂尚德王始鑄大鐘。考尚德以正統六年辛酉生。亦與庚寅不合也。豈世鑑所云泰久以乙未生。或考之未審耶。

文廟。在久米。泉崎橋北。南向。紅牆朱扉。左右立下馬碑。內欞星門三。進門。廣庭。甬道上設拜臺。大殿三間。木主。先師孔子神位。刊於左右四配位。位各手一經。中樑蒼璧聖題。舊書萬世師表匾一。康熙十三年建。副使汪楫、林麟焻各有記。見藝文。五十六年。紫金大夫程順則復啓建明倫堂。又於堂中近北壁分三小間。祀啓聖公并四配位。兩廡者祀毋。中山國王命順則致刊聖諭十六條演義。於月吉讀之。久米之子弟就學其中。順則立碑記之。又有制學祀略。前使徐葆光爲書啓聖祠。明倫堂。國學三大牌。立碑一。俱見藝文。臣煌蓮籍例展謁。拜瞻之下。進諸秀才。悉加獎勉。諄宣我皇上右文盛心。通事官傳示。衆皆忻忻拱聽。似有會心者。其規制未備。則如啓聖公主位。仿公塑殿上。未增祀二十。賢亦未建兩廡配饗。食賢臣回內地請郡邑儀規。移咨國王知之。其將於祀典。詳見典禮。

天妃宮。有三。一在那霸天使館東。曰下天妃宮。門南向。則夏子陽、王士禎。立張學禮等神祠龍前廣數十畝。有方沼池。門左右石神二。甬道寬敞。殿中安設。堂內有崇禎六年冊使杜三策、楊掄匾。康熙二年。冊使張學禮、王垓。靈濟匾。康熙五十八年。冊使徐葆光書懸云。那霸城天妃宮。船官分上下。舊來冬往。安瀾二至。金華勢。有鐘一。銘文與天尊廟同。唯相國缺名。當作尊命相國安潛爲其銘。宋作良蔣丁丑年。一在久米村。曰上天妃宮。夏錄云。嘉靖中。冊使郭汝霖所建。門南向。亦爲石神二。甬道左右寬數畝。周圍繚垣。正中爲天妃神堂。右一楹。祀關帝。左爲久米幼童誦讀地。門額匾夏子陽、王士禎、杜三策匾。前神堂匾久失。康熙中。徐葆光取宋宣和及元天曆兩賜額合書之。曰。順濟靈慈之宮。堂內有杜三策、楊掄諸匾。元許匾。臨中。張學禮、王垓。安禮匾。徐葆光作坐天經職。汪楫、林麟焻匾。朝宗永賴匾。林麟焻匾一。累朝崇路褒神功。勒碑自歸江。胡遜疑撰。頻現紅燈宣聖化。重譯涵深溶流世。盤世紳昭。萬世垂休。永清海嶽。宗蕩。胡人。天妃族。故末稱宮姑。徐葆光錄一。從今海之洪波。順人情。應念東西南北。綜其神之靈。一心忠孝。慈仁。臣等姑米遇颶。抑上感。宸神光。全舟。二官。餘人。俱一時拯救。非到此漏。行昔。臣煌謹奏。安順大能。成匾一。神爲錫其爲乎。呼吸通天。登彼岸。臣何力之有也。忠義若水。無平生。如一。敬抒微忱。爲昔神貺。有鐘一。銘文與下天妃宮同。一在姑米山。係新建。茲役遇礁。神燈示見。且姑米爲全琉門戶。封貢海道往來標準。臣煌謝聞。臣魁公啓國王。代建新宮。以報靈貺。中山王尚穆現在造員下興海工。臣煌使旋。有日新製匾額各一。區曰。玉山仙艫。曰。風恬澤神光。一序靈心共參運。偶洋標迎。邁萬年。感曜鐘安區（姑米地名）更爲立碑以紀其事。

臣謹按天后氏族里居存沒之蹟。錯出前紀。街談巷說。傳聞異辭。據徐葆光錄天妃靈應記云。天妃姓林氏。莆田湄洲人。（張訊云。蔡氏。殺蔡人非是。）宋都巡檢愿（一作孚。）第六女。以建隆元年庚申三月二十三日生。彌月不啼。名曰默。生而神靈。少與群女照井。有神捧銅符出以授妃。群女奔駭。自是屢顯靈異。常乘片席往來海上。或驅篤前趨。馬渡江。人咸稱爲通賢靈女。或稱神姑。一日方織。忽據機瞑坐。顏色變異。母蹴問之。妃而泣曰。父無恙。兄歿矣。頃之信至。父與兄渡海舟覆。父若有挾之者。得不死。兄以柁摧。救不及。雍熙四年九月初九日昇化。室處二十八歲。（張訊云。救父投海身亡。誤。）時顯靈應。或示夢。或示神燈。海舟獲庇無數。士人相率

祀之。

天后封號

宋徽宗宣和五年。給事中路允迪使高麗。八舟溺其七。獨允迪見神朱衣坐檣上。遂安歸。聞於朝。賜廟額順濟。高宗紹興二十六年。始封靈惠夫人。賜廟額靈應。三十年。海寇至江口。神見風濤中。寇潰就獲。泉州上其事。加封昭應。孝宗乾道二年。興化疫。神降於白湖。去湖丈許得甘泉。飲者立愈。又海寇至。霧迷其道。至廟前就擒。加封崇福。淳熙十一年。助巡檢姜特立捕溫台寇。加封善利。（汪楫作靈慈昭應崇福善利夫人。靈慈乃廟號。凡加封皆原靈惠始封之號。以上封夫人。凡四封。）光宗紹熙三年。以救疫旱功。特封靈惠妃。寧宗慶元四年。以救潦功。加封助順。嘉定元年。平大奚寇。以霧助擒賊。金兵至淮甸。戰花黶鎮及紫金山。神見像。再捷。三戰。遂解合肥圍。加封顯衛。十年。救旱獲海寇。加封英烈。嘉熙三年。錢塘潮決。至艮山祠。若有限而退。加封嘉應。寶祐二年。救旱。加封協正。三年。加封慈濟。四年。以浙江隄成。加封善慶。五年。教授王里請於朝。封妃父積慶侯。母顯慶夫人。女兄以及神佐皆有錫命。景定三年。反風膠海寇舟就擒。加封顯濟。（以上封妃。凡宋共十四封。）

元世祖至元十八年。以海運得神佑。封護國明著天妃。又進顯佑。成宗大德三年。以漕運効靈。加封輔聖庇民。仁宗延祐元年。加封廣濟。文宗天曆二年。加封靈感助順福惠徽烈。（共二十字。）廟額靈慈。（元皆封天妃。凡五加封。）

明太祖洪武五年。封昭孝純正孚濟感應聖妃。成祖永樂七年。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自後遣官致祭。歲以爲常。莊烈帝封天仙聖母青靈普化碧霞元君。又加青賢普化慈應碧霞元君。（明封聖妃一。改封天妃一。改封元君二。凡四封。）

本朝康熙十九年。收復臺灣。神靈顯應。提督萬正色以聞。加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仍永樂七年舊。）遣官諭祭。

臣謹按天妃廟祀。自元至元中。於直沽、平江、周涇、泉福、興化等處。皆有廟。皇慶以來。歲遣使賚香遍祭。明嘉靖中。冊使陳侃使還。乞賜祭以答神貺。禮部議令布政司設祭一壇。萬曆三年。冊使蕭崇業始請秩祀海神。合舉祈報二祭。至今封舟出海因之。康熙二十二年。冊使汪楫等還。疏請照瀆諸神著地方官行春秋二祭。部議未准。五十八年。冊使海寶等具疏再請。得旨。各地方官春秋致祭。編入祀典。臣等茲役自閩海往還。祈神獲佑。竊疑封號尚襲前明。即諭祭文內但云海神。不言天妃。敬瀝微忱。乞加封號。並請明頒諭祭。俱蒙聖慈俞允。崇報從隆。名實悉稱。典禮周詳。超軼千古矣。

乾隆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請加封號諭祭疏

翰林院侍講臣全魁、臣周煌謹奏爲天威遠播。神應彌昭。敬瀝微忱。仰祈睿鑒事。臣等蒙皇上天恩。簡使

海外。陛辭之日。訓誨周詳。賫命以來。惟冀克竣典禮。無貽阻越。順往返帆有滯留。風波不無艱阻。今得臨赴行在。瞻仰天顏。皆由我皇上再造之鴻恩。故能使天妃效靈。更生有慶。所有微臣等感激之私。有不得不陳請於聖主之前者。伏查天妃於康熙十九年收復臺灣。神靈顯應。福建提督臣萬正色奏請加封。經禮部議准。封為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則是仍明永樂間封號也。又查前明冊封琉球。有祈報海神文二道。康熙二十一年。前使臣汪楫等奏請諭祭海神。其略云。海神天妃。靈感最著。是以海神為天妃矣。臣等茲役。遵例於怡山院致祭。按其地有天妃宮。僅一拈香。而諭祭之典。則又設位於江岸。實望祭也。伏讀祭文內所引事實。似指天妃。然但云致祭於海神。未明著天妃之號。臣等竊疑海自有神。嶽瀆載於祀典。似不得即以天妃為海神明矣。伏念臣等始渡海時。以六月初十日出五虎門。十三日已見琉球之姑米山。十四日近山下椗守風之次。適當暴期。波浪滔天。舟身震撼。嘔逆顛仆者無數。臣等屢籲於神。神出發示。謂寧泊此。毋捨去也。於是肅將簡命。虔告天妃。神若默佑生靈。當為神乞加封號。並請於冊封之年。朔頒諭祭。奈臣等忠信未孚。延至二十四日夜。颶風大作。椗索十餘。一時皆斷。舟走觸礁。龍骨中折。底穿入水。時既昏黑。兼值雷雨。距岸約六七百步許。自分此時百不一生。呼籲之頃。忽神火見於桅頂。又海面燈光浮來。若烟霧籠罩狀。舉舟之人。皆所共見。乃皆呼曰。天妃救至矣。須臾。舟稍向岸。賴一礁石透入舟腹。得不沉溺。復不漂流。以故解放本舟小船。次第救免。臣等於萬疊駭濤之中。賫奉節詔賜物登岸。實皆荷我皇上洪福。恩同覆載。履險終平。而天妃呵護之靈。尤其彰明較著者。是用彈竭愚忱。仰懇皇上天恩。敕部議加封號。更請於冊封之年。別頒諭祭文二道。與海神並舉。抑或於諭祭海神文內。明著天妃之號。庶崇報益隆。名實允稱。為此繕摺恭奏。伏候聖裁。臣等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奏。即日奉旨。該部議奏。欽此。

禮部謹題為遵旨議奏事。乾隆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內閣抄出翰林院侍講全魁、周煌、奏稱。天妃於康熙十九年收復臺灣。神靈顯應。福建提督臣萬正色奏請加封。經禮部議准。封為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則是仍明永樂間封號也。又查前明冊封琉球。有祈報海神文二道。康熙二十一年。前使臣汪楫等奏請諭祭海神。其略云。海神天妃。靈感最著。是以海神為天妃矣。臣等茲役。遵例於怡山院致祭。按其地有天妃宮。僅一拈香。而諭祭之典。則又設位於江岸。實望祭也。伏讀祭文內所引事實。似指天妃。然但云致祭於海神。未明著天妃之號。臣等竊疑海自有神。嶽瀆載於祀典。似不得即以天妃為海神明矣。伏念臣等始渡海時。以六月初十日出五虎門。十三日已見琉球之姑米山。十四日近山下椗守風之次。適當暴期。波浪滔天。舟身震撼。嘔逆顛仆者無數。臣等屢籲於神。神出發示。謂寧泊此。毋捨去也。於是肅將簡命。虔告天妃。神若默佑生靈。當為神乞加封號。並請於冊封之年。朔頒諭祭。奈臣等忠信未孚。延至二十四日夜。颶風大作。椗索十餘。一時皆斷。舟走觸礁。龍骨中折。底穿入水。時既昏黑。兼值雷雨。距岸約六七百步許。自分此時百不一生。呼籲之頃。忽神火見於桅頂。又海面燈光浮來。若烟霧籠罩狀。舉舟之人。皆所共見。乃皆呼曰。天妃救至矣。須臾。舟稍向岸。賴一礁石透入舟腹。得不沉溺。復不漂流。以故

解放本舟小船。次第救免。臣等於萬疊駭濤之中。賫奉節詔賜物登岸。實皆荷我皇上洪福。恩同覆載。履險終平。而天妃呵護之靈。尤其彰明較著者。是用彈竭愚忱。仰懇皇上天恩。敕部議加封號。更請於冊封之年。別頒諭祭文二道。與海神並舉。抑或於諭祭海神文內。明著天妃之號。庶崇報益隆。名實允稱、等因具奏到部。臣等謹按會典。四海龍神各有封號。東海稱顯仁龍王之神。西海稱正恆龍王之神。南海稱昭明龍王之神。北海稱崇禮龍王之神。有司以歲時秩祀。會典內開載天后亦稱海神。康熙十九年。敕封海神天妃為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二十年。福建提臣萬正色以天后著靈。奏聞於朝。詔封昭靈顯應仁慈天后。五十九年。翰林院檢討海寶等奏稱。奉旨冊封琉球。於怡山院祭天妃。往返海道。賴無危險。經臣部議准。該地方官春秋致祭。編入祀典。乾隆二年。福建總督郝玉麟疏稱。臺灣守備陳元美等在洋遇風。虔禱天后。俱獲安全。褒封宜加。亦經臣部議准加封。其字樣交內閣撰擬進呈。欽定福佑羣生四字。欽遵各在案。是向來冊封琉球使臣所祭。實係天后。而非南海昭明龍王之神已確有可據。今該侍講全魁等奏稱萬疊駭濤之中。賫奉節詔賜物登岸。實皆荷我皇上洪福。恩同覆載。履險終平。而天妃呵護之靈。尤其彰明較著者。仰懇天恩。敕部議加封號。更請於冊封之年。別頒諭祭文二道。與海神並舉。抑或於祭文內明著天妃之號等語。應如所奏。恭請加封。其封號字樣。應照例交內閣撰擬進呈。恭候欽定。嗣後諭祭天后祈報文二道。著明天后封號。即於怡山院天后宮舉行祭事。於禮乃為允協。並請別頒諭祭南海龍神祈報文二道。於江岸望祭。庶禮儀咸備。而祀典逾隆矣。恭候命下之日。行文該處欽遵辦理。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旨。乾隆二十二年五月十四日。奉旨依議。欽此。

內閣謹奏為請旨事。據禮部來文內稱。本部議覆翰林院侍講全魁、周煌題請加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福佑羣生天后。以酬神貺。其加封字樣。交內閣撰擬等因。移咨前來。臣等謹擬加封字樣進呈御覽。伏候欽定。乾隆二十二年六月十八日。奉旨用誠感咸孚。欽此。

天后靈蹟

臣謹按天后救濟靈蹟。不勝枚舉。茲但就歷使封舟顯應。條錄於左。（洪武元年。冊使中官柴山遇險獲濟事。詳顯靈錄。以後無攷。今斷自陳侃始。）

嘉靖十三年。冊使陳侃、高澄。舟至姑米山。發漏呼禱。得塞而濟。歸值颶風。桅檣俱折。忽有紅光燭舟。乃請筊起柁。又有蝶雀示象。冠服祈請立碑。風乃弛。還請春秋祀典。詳甲午使錄。

嘉靖四十年。冊使郭汝霖、李際春。閏月。颶將發。有二雀集舟之異。及颶發失柁。汝霖等為文以告。風乃息。更起柁。一異鳥集桅不去。詳癸亥使錄。

萬曆七年。冊使蕭崇業、謝杰。針路舛錯。且柁葉失去。虔禱之次。俄有一燕一蜻蜓飛繞船左右。遂得易柁。詳己卯使錄。

萬曆三十年。冊使夏子陽、王士禎。舟過花瓶嶼。無風而浪。禱於神。得風順濟。歸舟柁索四斷。失柁者三。大桅亦折。水面忽見神燈。異雀來集。東風助順。詳丙午使錄。

崇禎元年，册使杜三策、楊掄歸舟颶作，折柁牙數次，勒索皆斷。舟中有奇楠木高三尺，三策等捐千金購刻神像，俄有奇鳥集檣端，舟行若飛，一夜抵閩。詳癸酉使錄。

本朝康熙二年，册使張學禮、王垓歸船過姑米，颶作，桅左右欹，龍骨半折，忽有火光熒熒，聚起風雨中，截斷仆桅，柁旋不止，勒索皆斷。禱神起柁，三請三應，易繩下柁，有一鳥若雁，綠嘴紅足，集戰臺上，舟人喜曰：天妃遣來引導也。遂達定海。詳記錄。

康熙二十二年，册使汪楫、林麟焻歸舟，颶三晝夜，舟上下仰仄，水滿艙中。虔禱天妃，許請春秋祀典，桅箍斷而桅不散，舵繩斷而舵不落，與波上下，竟保無虞。詳使錄。

康熙五十八年，册使海寶、徐葆光多用卯針，幾至落漈，虔禱得改用乙辰針。又筊許二十八日見山，果見葉壁，復禱，得西北風，一夜抵港。歸舟至鳳尾山，旋風轉船，篷柁俱側，呼神復正。至七星山，颶作，舵走，幾觸礁，呼神獲免。詳傳信錄。

臣等茲役，舟泊姑米候風，忽颶颷作，迎三晝夜。六月二十四日，夜半，舵繩盡斷，龍骨觸礁而折，底穿入水。呼籲之頃，衆見神火起於桅頂，使招風旗而落。又海面燈光浮來，若烟霧籠罩狀，船遂牢擱礁上，得不沉溺，以次獲濟登岸。歸舟至石盤，阻霧不進，禱得見山，既起椗，霧復合，風雨雷電交作，落帆篷不下，舟欹甚，再禱再霽，賴以安行。臣又聞謝封二號船去時，亦於六月二十四日夜在洋被浪擊損右舷杉板，漂失，神前燈已滅，踰時復燃，舟以漸駛，得抵溫州云。

關帝廟。在上天妃宮神堂之右。册使汪楫匾曰：莫不尊親。徐葆光聯云：亦心祭册扶桑日，正氣時通大海風。程順則有記，見藝文。

龍神廟。在上天妃宮大門內左廂，北向。徐葆光聯云：受朝宗而宅海，數國器以行舟。國王蒞國，以舟航海東，見城，假埭祈之。

水神廟。舊在琉鹽場北，近奧山。今未詳其處。

先王廟。在眞和志安里村，廟前松岡數仞，左右溪澗環繞，安里橋下入海，復有海水來朝，廟號龍機，壘石為牆，左右立木坊，及下馬碑。石路修廣，古樹森列，正中作通門三，左右角門二，前堂三楹，匾額書二字，為舉殿宴之所，更進兩首東西廊各三楹，堂前兩落，正廟七楹，正中向外通為一龕，安奉諸王神位，舜天居正中，左昭舜馬、順熙、英祖、大成、英慈、西威、武寧、尚巴志、尚思達、尚泰久、尚圓、尚宣威、尚清、尚永、尚豐、尚貞、尚益，共十五位；右穆義本、大成、玉成、察度、思紹、尚忠、尚金福、尚德、尚元、尚寧、尚賢、尚質、尚純、尚敬，共十五位。皆牌神主，惟舜天、英祖、察度、尚圓四主稱尊號，又加稱曰尊敦，英祖曰宗，察度曰秀英，尚圓曰尚高。左壁向右木主一，書歷代有功王親神位；右壁向左木主一，書先代王妃神位。檻上前使臣張學禮、王垓題河山帶礪，汪楫、林麟焻題永勵賦成，海寶、徐葆光題忠貞萬代，臣等亦書匾額四字，懸其次堂。西神廚二楹，東為佛堂，前後六楹，另三楹為僧房，即崇元寺。

圓覺寺內亦有先王神位，中一龕五主，正中祀尚圓，傳龍隆廣昔，高其祖，世為不祧之祖。中左第一主祀尚真，為高祖；中右第一主祀尚純，為曾祖；中左第二主祀尚益，為祖；中右第二主祀尚敬，為禰。左一龕正中尚穆，左第一主尚清，右第一主尚永，左第二主尚寧，右第二主尚質。右一龕正中尚貞，左第一主尚元，右第一主尚豐，左第二主尚賢，皆祧主也。與傳信錄所記大異。

臣按先王廟乃歷代祧祖，非一姓也。圓覺寺自尚圓始為本宗。

天王寺內亦有神主，佛堂左一龕神主三，一為尚稷，乃始祖尚圓之父也；一為尚久，乃尚寧王之父，尚元第三子也。二人皆王父，未為王，故別奉於此。旁二主為王妃。右一龕四主，皆王妃。

天界寺內有尚豐神主，乃尚寧王之父，寺中皆女主，供王妃及王姊妹出嫁者。龍右案，亦多錫祠。

嶽祠

國中皆以石為神，凡神嶽叢祠之所，礪垣四周，雜木蔽虧，巨石離立數座，設香爐於前，灣酒、設牲果，波海祈禳、酬恩報賽，惟就石膜拜獻供，不立神像也。在處有之，今略記其有名可指者。

城嶽。在眞和志古波藏村，古松森立，可數百株。東三十餘步有泉，名旺泉，從石洞出，味甘潔，為中山八景之一。徐葆光城嶽靈泉詩：瑞泉托王居，巨榜揭金闕，玉乳滋巖溜，靜浴自幽絕。又城嶽詩：一邱古廟只叢榛，叢祠無人敢作薪，渡海人歸還賽祀，廟旁爭說酒石筍神。

辨嶽。在崎山西南，繞四周蓋木尤密，小門內拒南向，門外木峯二所，左傍有小石塔及石燈臺左右各五，入門，石砌北向而東折，至頂，有石香爐，為祭山神處。木峯前平地方廣，南向見海，東南方有石牆垣，皆為祭海神處。嶽神名祝祝，天孫氏第二女也。國王登位受封，皆齋戒親祭，每年正五九月，祭山海及渡國神，皆於此。祓遊官行禮。

入頭嶽。在高嶺東北。

佳楚嶽。在今歸仁村，一名宇嵐嶽，嶽高為中山第一峯。

名護嶽。在名護村，山出奚嶽。

恩納嶽。在恩納村，以上國人稱為五嶽。

姑場嶽。在中城村。

蘇姑那嶽。在佐敷村。

砂嶽。在小祿大嶺村海中一嶼，上許巨石嶔奇，磊落如屋，石根穿漏，垂若鐘乳，下可容百餘人。徐葆光砂嶽詩：祇海無頑石，山根鐵板沙，映波橫鐵面，洄沫吐鋒芽，翳匹舒雲葉，凝顛結浪花，醉來斗帳坐，一一問仙槎。

寺院附

圓覺寺。在王宮北，久慶門外，為天德山，國王本宗香火所在，規制頗倣中國叢林，山門高敞，有稱實然，左右金剛神，龍蛇牝牡，以閣役。山所審。寺門外方池數畝，名圓鑑池，清泉瀦蓄，荇藻交橫，水通入龍淵，芙蕖滿池，林木蓊鬱，有觀蓮橋，跨其上，中峙一亭，山亭其上，供辨才天女，即斗姥也，名天女堂。架橋過之，名天女橋，更西有龍淵橋，亦名龍淵橋，入寺，佛殿七間，佛龕頗麗，更進大殿，亦七間，名龍淵殿，中為佛堂，左右奉本宗先王主，左廡為方丈，右廡為客座，皆鋪席滿室，纖塵不染，前檻板闌，隨隔處之，方丈左為香積廚，廚側有井泉，名石冷泉，方丈前為蓬萊庭，客座有小庭，中有小山，名古松嶺，相傳有神木，數百年物，今無，別有數小松及諸花樹，奇石錯立，嵯峨為鮮，兩廡左側室有獅子窟，對案前有鐘樓，樓前有雜花園，奇花繁豔，鋪錦欲眩，國人指稱圓覺八景，寺係明弘治時王尚真所建，池前

土阜上有三山亦大瑪昔詔。見藝文。林麟焻圓覺寺贈明三和尚詩。關名四王遺。袈裟印并叶。虎溪雙不借。袈裟一笠持。笑契三生語。來尋獃獃師。傳心宗派在。何唱禪關誰。徐葆光圓覺八景示附了遊詩。圓覺寺在中山頂。山門禪榭倚龍淵。洪圓池中水生蓮。天女拿外層寶花著殿中古松蒼。香枝倒下。許冷泉。閱霧雜華四時好。朱幡朝夕湖香煙。中山世祀三百載。八景自昔名僧傳。我來欲訪略一得。自是萬子林與拜。僧迎入指示。本師塔壁題詩留。歷尺珠林舊遺詩。寺題仙泉空翛然。

天王寺。在圓覺寺東北。門前臨溪。有古松四株。寺東有天王橋。堂上額亦名龍淵殿。制與圓覺彷彿。板閣光滑如鑑。古色斑駁。盈壁本年久剝蝕。積黑有白暈。如貝如錦。絕可人意。中全金剛千七尾。及列左右。龕祀先王之父及后妃一。毓每歲癸七年內子詩。上刻天龍寺錄。寺在浦添有二篇。存其一於此。

天界寺。去寺牆坊不數武。門北向。寺西有石碣高丈許。方廣封固不樹。中山王登山。尚圓以來。皆葬於此。殿宇兩進。殿亦圓覺。山門右神二。佛殿正中。設位今皇帝萬歲龍牌。及旁供火神。皆如圓覺。內殿祀先王之父及王妃王女。左肝室。右客座。庭中松樹蒼翳。皆盤旋有奇觀。秘榔數株。榔樹一株。極高大。左階架鐘一。尚德王時鑄。其銘文本相國寺鐘。銘曰。琉球國君世高王。乘大願力。新鑄巨鐘。寄捨相國寺。以備以銘九。皈王基之鞏固。安國利民。聖天子駐法。三化。奈文修武。對聯梵音。聲聞之秋。载自巨鐘。新鑄就。高樓掛桐角機心。風端扣起。感水豔。天上人間妙社祈。時成化己丑十月七日。住持溪隱寺有仙名巡元。能詩。以上稱首里三大寺。

安國寺。在子府劉國中宗僧多錄此寺中。

仙江院。天王寺在往錄云。付荒株中。門戶竭然。創宗實航計。題元僧白雲錄。

達華院。與萬松院。天界之支寺也。在天王寺之南。本姓征元仁。別開院于北山。名達嶽。仍名萬松院。徐葆光詩。不樹道路香雜尊石徑。都好古院深。手植小松今偃蓋。層層能作老龍吟。

興禪寺。在圓覺寺之。庭中花樹甚多。徑道曲折。幽園竹退隱之所。名花環。松梅蟠地作虬龍形。僧律嚴整。經案靜潔。林麟焻詩。昔扣招提有板扉。蒼松老幹翻飛。戲今弟子成行腳。獨與禪上翠微。徐葆光詩。一壑清幽寰回出。石客相從問本師。老衲不曾通世語。豎向爭指食人詩。

廣德寺。在達華院南。花木幽雅。僧字亦高潔。院後杜鵑山茶樹皆數十株。以瓶分立。不相間雜。尤爲諸寺花樹之冠。

建善寺。吳淞通熟。在廣德寺西。諸寺客座皆居右殿。此獨居中。正對廣庭。院後高廳咱。環衛如屏。殿左右隙地泉。涌爲雙流。注於兩小池。稍疊石爲山。諸寺中所僅有者。

慈眼院。在首里立岸村。上有觀音堂。

天龍院。在平村石虎山。

萬壽寺。在末吉村鶴山下。寺中有尚貞王像影堂。在中間。

手水觀。在名山新田村。

萬松院。在名護嶽。爲上天授山龍華院。僧元仁字東峯。來華新建。仍用龍華院舊名。徐葆光天授山萬松院歌。爲東峯上人賦。我聞中山萬松境。舊有名僧號不凡。同作苦行三老衲。現身宗實俱工詩。元仁實存有遺集。流傳海外皆宗之。仙島同遊自相和。治漢萬松授遺。至今忽過三十載。我來已晚徒搶嘆。萬松舊院改龍華。老衲滅度今誰在。董下琉璃惟古松。雙屋松下人難得。幽樹迴坊覺喜叢色相似告宿。計自頭徒溢有東峯。開院北山仍萬松。自訂山作山書壇。天花雲石相熟雜。山名天授不可到。但求詩句標幽讖。乾坤迦葉宇遊一夜直見寶宗風。我役腐毛窮水陸。山海之觀本縱橫。蓬瀛風尺鴻芒鞋。開法心神已飛送。自身笛佇婦盈影。移鴨開山志亦繼。頗師更作遊圖看。萬壑松風撼空濤。

大日寺。在金城村。尚圓王時建。供大日如來。付名靈寶。

神宮寺。

松壽院。俱在安野村普天間村。

臨海寺。在那霸北礁上。額名定海。汪楫錄。臨海寺額。爲國王所建。門東向。佛堂西嚮。三楹。山東有閣一。石垣四周。潮至牆下。爲中山八景之一。有鐘。明天順三年鑄。胡靖臨海寺觀潮詩二首。龜龕閱若海門。歷物古音今湧紀年。時與濤聲相節奏。一天秋水月孤圓。海邊寥闊白雲高。曉色蒼茫映碧濤。忽送金樂風上下。如龍吼月和寒濤。徐葆光臨海潮聲詩。是鐘如潮生。夕唄應潮止。老僧眠我聞。常定潮聲裏。

護國寺。在山上。國一作護國。名安國寺。亦名波山寺。亦名三光院。有神手劍而立。名曰不動王。有寶劍大。一過琉球水清。嘯中。嘯作訊是爲佛。庭中鳳尾蕉數十本。與奇石錯植。望疊高下。殊有意致。殿下有鐘。大小各一。癸七年丙子鑄。與天妃宮文同。亦國王所建。當名石鷲。有從石林戢保。甘霖詩。石林現爲藝與點。寺今稱圭爲壽寺。胡靖輔國寺觀海四首。歲年觀海志。此日始登臨。滄浪千重暮。潮來一片霞。胸中存地闊。眼底插天深。頓覺乾坤寬。波濤自古今。數峰青無際。徘徊寂真從微茫。但一水茫茫。是千峯漾衛匯出迴然愛綠濤。僂飛風大。迢瞬繩歸宗寺古依松竹。峰崖石筍懸。洪濤衝岸畔。孔鳥掠峯前。下上天成雨。卓掛水坐圓坪臨增似空。郵數我染田。海嶼倒何極。探奇絕險中。飄然翻雲浪。漱馬御天風。興與雲飛逸。而同鶴既空。囂身轉不倦。已比扶桑東。

波上寺。在護國寺後石筍崖上。即護國之佛寺也。國中寺多於近寺中另建板閣。如神堂之八幡宮。蘇與之天滿宮皆此類。稱清四周。板閣二所。雖立不相屬。閣外險地數畝。下臨石壁。拔祀國人常以八月十八夜。候潮於此。寺前茵阜卉茸。如行綠野。禪徑中庭錄云。閣中供關中祀阿彌陀佛。左樂師右觀音。殯營觀之背。無懸香一捲及額片幅一。掛而已。蠻本皆御書四字。餘皆揭書背鑒元和二年壬戌大字。不解何義。

臣按汪楫疑元和爲李唐年號。以唐時琉球未通中國。不知乃係倭人僭號也。臣付見日本馬場信武所撰八卦通變指南內列三元指掌一條云。上元起永祿七年甲子。元和九年癸亥止。中元起寬永元年甲子。天和三年癸亥止。下元起貞享元年甲子。今元祿十六年癸未。據此則壬戌適爲元和八年。恐二年字汪錄偶誤記耳。

臣又按徐葆光錄謂其國平日皆行寬永錢。註云。日本寬永元年。當前明天啓二年壬戌。亦非。寬永元年屬甲子。宜當天啓四年。

廣嚴寺。在天妃廟南小巷中。名爲牛山。徐葆光詩。寫阜煙浪柏冪萍行樹小。古一庭秋。高人謝客穿林去。石上殘籽子未收。

海藏寺。在廣嚴寺後。門前一石佛。字畢凝。陳前懸鐵鐸一。風急自響。

法音軒。在海藏院前。小屋數椽。閣槛並廣。前有草。樹梅似乃。顧云步槛上。

龍翔寺。在天界寺東，嶺崖峻，亦多花竹。

萬興寺。在天使館後，依山爲基，花木蒼鬱，係取通爲護國寺下院。僅有井，今廢。疊石爲臺，構其上，佛龕供不動王，井三，首大碧天孫神。有井泉甚甘美，庭中諸木森列，榕樹交映，野蕨作綠，鳥不驚，時往遊焉。相宜圍外，監外周垣可五六畝，中起一板閣，祀天滿大自在天神，局鑰不開，所祖者門外膜拜，故爐香不熄，從未敢撥而去。汪楫詩：山巷盡陰合，尋常扃鑰門，外陰分樹影，濺水浸雲根，碧局當庭設，茶鐺近客盈，關閑僧不解，相對轉忘言。

龍渡寺。在東泊水中央山上，舊爲蛇窟，僧心海治因之，遂相與渡水去，因築堤成湖，引泉灌花，廣植五大盆，階前方沼，小亭二所，遍植佛桑鳳蕉，頗可玩。寺旁躡級而上，飛出山後，松陰交蔭，湖光滿池，坪方廣如掌，敞開偶莫之辨境也。徐葆光遊奧山次韻四首：古寺城山麓，輕橈得路通，一筇穿窈窕，雙屐踏玲瓏，山淺浮萍碧，花繁滿徑紅，登臨同客意，照映撥潮風。隔山時聞笛，我也疊泉響，梵其音，撥奇花拂子名，藤風吹袖逝，人影落湖明，勞海爲等閒，心何處，半松林樵耕樹，一聲斷蟲鳴，午夢驚，先歌聽不住。石徑從落子，詩席間分陰，弦外輕流響，琴聲向夕沉，小舟晚斷落，偏向封山陰。潮上鷗類起，月來人欲迴，攜屐從頭底，泥吹白鷺開，使風無餘事，聆遊盡日歸。

普門寺。在久米村，今廢。

西福寺。今廢。

東禪寺。徐錄云：在泉崎橋之東，今考其地，在東禪寺後，僧僧寺舊別結草菴以居。

東福寺。舊錄在久米東北，圓覺寺下院也，規遺宏麗，大興當時。徐葆光詩：飛鳥宜塵事，晴言遍細衣，空門混鐘視，禪話時依依，寂寞東禪寺，紗壁出雲微，暗門掩薔薇，書徑行蹤稀，場來宿秋鳩，向夕敲岩扉，茶聽正經畢，鳳紐碧碾飛，府徑隔三紫，碧瑤拂晴櫳，此詩少通俗，默坐雕是非，松陰霜月落，脫屣坐忘歸。

清泰寺。在東禪寺北，今廢，爲蔡氏家祠。

聖現寺。在泊村天久山，石墻四圍，方十數畝，中國一區，老松盤鬱。

神德寺。在眞和志安里村八幡橋西北，寺門東向，供不動神，上有八幡宮，南向，爲尚德王所建，供八幡大士。

崇元寺。爲先王廟，在國殿司香火。

神應寺。在眞和志識名山下。

松山軒。在東禪寺西，舊名兒林。

和光寺。在久米村。

琉球國志略卷八

勝蹟

勝蹟者，地以人傳，人以事傳，窮海之濱，足跡罕至，雖有奇巖幽壑，極瑰尤詭異之觀，孰從而傳之。琉球之有勝蹟，則自得通中國始也。其地環山繞海，波濤之所盪激，淸淑之所鍾毓，自宜高高下下，時出勝槩。脊蹌披沙揀金，豈曰無得，而況皇華數臨，絃誦遙降，前習於拜趨之節，浸潤乎詩書禮樂之容，山爲增輝，水爲增媚，而況於人乎。臣職忝清班，文慚華國，誠不敢望如白詩見珍於雞林，昔取貴於新羅，而夙夜兢兢，捧盈是惕，稱幸心神無越，與禮告成，因得流覽蛾封，緬思賢蹟，徵文考獻，頗非一端，蓋所以著天地之大，而聖朝聲教之遠被，亦於是見焉。志勝蹟。

迎恩亭。在那霸港堤上。明洪武時，武寧王建，凡封舟到港，陪臣班列，皆集亭下，迎詔敕，國王率官前迎詔，從步至亭中，恭請聖安，則自焚役始。徐葆光詩：一片仙颿下九天，海東屬島盡聯闐，迎恩亭下潮初滿，百隊爭迎萬斛船。

却金亭。在那霸港，封舟登岸處，爲前明嘉靖七年册使陳給事侃，浙江鄞縣人，却贐處。爲夏言建碑，舊未曾至中山也，似字汝言，嘉靖五年進士，或以此，亦未可知。

息思亭。在舊天使館內。嘉靖三十七年，册使郭汝霖有息思亭說云：琉球天使館自門而入，正堂三間，自正堂引而後爲後堂三間，余因于東北隅蔭廢于西隅之後得三間，官會聽處之兩旁翼以耳房，各大開門，書與息寓焉。居月餘，蹉琉之人爲予卜後垣空地，闢土瓦茅，豎柱而亭之，予因扁曰息思，以咏以歌，庶忘其身之在異鄉已。

22 A
第九十七冊

灑露堂。在天使館內。萬曆四年，冊使蕭崇業有灑露堂記云：使館故有匾，弗稱。唐人云：海東萬里灑扶桑。堂在國館也。余以灑露名之。副使謝杰記云：灑露堂者，天使館之堂也。讀謝蕭使公所以名斯堂也。

東苑。在崎山上。前使臣汪楫書匾，有記。門四向。入門，西阜為地，板閣南面二間；更進而南，三間。天啓五年，諸使指揮同知蔡堅搆。蕃潮背臨世類。今久東北阜一，形如覆盂。汪楫云：起望壇。南下兩轉，山巖上鐫梵字一，狀如覆字；右鐫一碑岩旁。下有小方池。激泉從石罅中出，畜金魚其中。前植竹萬竿。舊古松數十株，皆盤根石上。梅蕉蘆有數。東行為望仙閣。前使臣林麟焻題匾。麟焻云：昔有中那在泉日登北崗望海云：遙見觀三山。巳使人有詩云：中山雖斷島嶼，三十六峯羅列環抱。赤海外之泉日也。山隄接一方之勝。閣後擷登臨之美。勸日遊刻，盡良供覽，王休暇登臨遊遊。紅那名枚耳。登其有黃金白銀闕可見，諸仙人長生之處，皆在此。彼蓬萊諸是之主。甚倖一遊，終非仙才，良可歎也。閣後小板閣，為能仁堂。南面出堂東過，可容坐數。少西見林木鬱然，則掛幟也。相傳苑內有八景：東海朝曦。島為久高，朝旭中出之東。屬島姑遠，住為久高，故云。西嶼流霞。南郊麥浪。北峯積翠。為識名積翠，以識名村在首里之北也。石洞獅蹲。雩亭龍泉。松徑濤聲。仁堂月色。　林麟焻望仙閣詩：崎山少住秋聲凄，衝寒寂寂長開閉。有時鳴鷺傾飛出，由南山北復騰鶩。客看望仙樓閣聳，登之可以閒心納。來孝遙岑絕頂，藤蘿修竹紛相錯。嶺霧陡起海雲盪，世聯鼓響鳥。蚪松扁蟄岸峰甲，石鑿壯林難探遊。閒雖所築崇飛島，王休暇時遊觀。茅茨約略存樸素，不丹不雘殊匠巽。同此使此，風冒雙下，駐九為巢。韓被水利世世，世鑒古來尻首揚。蒼茫七島相攢聚，是時新秋木葉凝。秋山巨浪排風怒，方壺員嶠不可攀。但從隙見青巒瑞，日明歲宴。異樂夜定有笙鶴來，瑤壇皆就覓仙蹤。未到此地成虛遊，神芝百木遠碧谷。玉林瑤樹光斑爛，安得餌之鍊金骨，一任日月雙跳丸。奧館發狂浮大白，將吏祗勸冠簪冠。涼風蓬勃拂衫袖，遊蹤欲下仍盤桓。歸來閒日狼藉啖，仙令重遊心飛翻。徐葆光詩：一曲崎山路，幾迴登苑晴。藤蘿綠石，盡地趣為表。一澗門路，林鳥行客，飛盈身漏，海上望鄉生忘機。極目指無界，超然八表空。虛閒識名峯，日上久高紅。宮闕仙山近，樓臺媛氣通。鶯來高擷上，坐御列仙風。背携以從，簡今來未故親。依山叢麓，礎尚樹皆為欄。景色明空翠，烟雲洗碧丹。亭中靚幽在，潺湲未能安。疊疊兩山秀，都歸東苑偏。瀟洒晴帶雨，嵐色午浮烟。倫懷存述攜，清遊繼昔賢。嶽紗能何幽，觴寶瓜瓞篇。

蓬亭。亦在東苑內。汪楫云：國王游觀之所，扁三楹，壁有篆曰：報蓬淡飯。飽卽休。王命撤之，亦蓋東所書。今亦失去。其臣與常有記，見藝文。

同樂苑。在姑場川。亦有八景：冠賢旗幢，眞壇洗筆，將盟莽逕，觀海亭，翠陰洞，摘茶巖，稱蘭堤。

觀旭峯。一名望日臺。張學禮圖記。近圓覺寺側。

神木。在圓覺寺內，一名古松嶺。胡靖圓覺寺古松詩：知是天工巧自栽，逃嶂海色迥蓬萊。孤根勁挺高三尺，古幹橫斜蓋二尋。夜靜龍鱗明月照，天空鶴影傍雲來。等閒已過千年歷，曾見三花幾度開。　徐葆光神木詩：皿覺古松號神木，廣厦深蔭朱欄曲。三尺孤根二百年，虬枝屈鐵撐蒼綠。佛龕長明無盡燈，珠幡上殿懸瓔珞。右廂東隅溯南向，國王家廟神龍龕。始祖尚圓宗尚貞，曾四代分昭穆。至今廟貌如新加，龍孫火旗華服。康熙元寺兩興築，綠扉向闢中大殿閣。中間蘇北貴臣藏，殿至國八十斛，中山之始木三分。山北山南鼎峙足，自背巴志好兵兵，左右趨那盡鏟肉。豈知未及五六傳，天道好還反平復。尚圓繼起伊平尉，仁一綫如遠祿。綿綿昭祀比松年，與國中山貫山北國。麻長依木不爲濯濯，願與何假勤林。

金宮。在宜野灣村湖名村。舊傳王母、天女也。得其地，見石物，皆金飾。父老傳迎接司道大夫取之，曰：此地宜所孕也。作祠，額金宮。

戲馬臺。在今謝仁親泊村。

聚殿。在首里金城村。

白金巖。在佐敷縣滿村。巨石聳立，前通一門，中可容數百人。松樹蔽之。徐葆光遊山南，與大夫蔡溫等聯句於此。村有金巖寺，邊土有村特出。孤碑兩村。溪深有渡，為上達金樹。分門，村女有居障山。四洞酒渦白金巖。石瀉上，其光色，眞可收，由砂白翠巖出。

龍洞。在奥山。萬松蒼茂，每清風徐來，颯與潮聲答響，為中山八景之一。徐葆光龍洞松濤詩：中山松最奇，臨水更盤旋。盤迴翻潮颶，靜滿秋船。

金峰洞。在金武村山下。

蝕石。在那霸港口，土名馬加。徐葆光詩：巨石當港口，天設海門壯。突兀鎮中流，朝夕穩浮漾。旅泊使臣船，崖蝕如海淵，來低頭回數故。中山形勢雄，群灘流束。北峯右翼，琉璃左蹲馬齒。島外島三十六，遙遙若迎揖。四境那霸萬北嶼，板沙四周，雙齋崎相依。得此石中流，長堤更新劍，宛如遊龍，到海回頭望盤，一夫外禦，抵千峰。所以此邦人，罹害自無執，封寶共升平，萬古鳥鳳鳴。

受劍石。在今歸仁故城內。山北王末年，一石為神，戰敗以石不佑，砍分為四，今石痕猶在。

山南王故城。在高嶺村。今山南王子孫那姓居之。徐葆光高嶺城詩：高嶺餘空壘，其拔岡尋往踪。敝馬踏荒岡，文明支稀舊宮。荒涼臨環中，犁人一到，徒倚立斜陽。

山南王弟故城。在豐見城山。徐葆光詩：豐見山頭虎豹蹲，蔚圖歸獄氣猶存。頹垣空鎖寒烟草，牛羊與樵村錯割。一段曾重立，鳩空中角是誰在。故城高樹遠相望，一段重西風暮色昏。

山北王故城。在今歸仁村。

佐敷殿。在首里新橋村。尚巴志為世子，采地封佐敷，故名。後以居宮人。

尚圓王舊宅。在浦添內間村。王始爲內間里主，舊嘗宜居於此。

麻氏舊居。在南殿西。徐葆光詩：尋幽小步麻西村，一曲盤塘未掩門。稀樹陰成雲滿徑，捲圖人老竹生孫。隔岸翠竹翦翦影，隔岡文蝶疊石。根半醉歸來巖，笑聞泉崎勢外，孫綿瓜。

毛家園。在金城村王府西，俯射文毛氏居此。園內有凌霄亭甚麗。

遊園。爲法司蔡溫別墅，在首里王府北。園裡草亭未名。余已題名茅茨。榮共品家泉。味蔚韭，同嘗采堪瓊。海外荒經興雅，埠泰平。村裏有鳴。徐葆光詩：遊園一曲倚王城，勝築依然靜寄情。松樹乍迎翻粗。

碧於亭。在大平島築山上。

塋兆附

山北王墓。在今國仁運天村，土人呼百按司墓。

尚圓王祖塋。在葉壁山中。有一山宛轉如游龍。

中山王祖塋。在王城西南。汪楫云：塋中無塚石，碑鐫中山王祖塋。前五峯相對，左右有情，沙水相映，兩山閒曠。

琉球國志略卷九

爵秩

自古屬國封號，祇及其王；而其臣之品秩，不與聞焉。琉球越在重洋，聖天子授之王印，以示尊寵；亦政不欲遙制之爾。前使臣徐葆光傳信錄，有官制一篇，云：從其臣紫金大夫蔡溫得其大槩。紫金大夫程順則又以所輯官制進，臣觀其體制，亦頗典要；乃徐察其實，十不符二、三。始知蔡、程二君係奉其王令新定品秩，尚未舉行；嗣以三法司恥居正二品班，疑之閣十餘年，更定大改前規。臣卯之日所得接諸人，率多不諳故典，無一能言之。鄭子歧後於儐別之次，前所稱蔡溫者尚在，通謁求見，臣面問其略，祇已耄鈍昏眊，諳焉不詳。今亦惟就所見聞，少為臚列。大抵官雖有品，不必品有其人；官雖分職，不必職專其事，而君臣之通義，無逃天地之間，要亦較然可觀也。志爵秩。

國王。世子嗣位，稱權國事，奏請襲封；及見册使，宣册中山王世子明宜子嗣位。洪武初，賜駝紐鍍金銀印，封為琉球國中山王。以先時山南、山北兼受封，故別之。秩正二品，降皇子親王一等，改方屆帶，國中稱政，亦許其弁上加翟毁前後各十旒，鑾玉常服，蟠龍烏紗帽。國朝不改品印，文只稱琉球國王。敕文仍加中山二字，冠服悉循其舊。

臣按：徐葆光錄有元侯、郡侯、邑侯、都伯、邑伯等爵，今皆未見。

王子。親理一府或二府，赤地五色金花帕，龍花錦帶，其長子世領一郡，稱某間切按司。

按司。赤地五色花帕，大花錦帶，王子按司不係品，有才德者授國相職。

臣按：國中按司有三等：一為王子及貴臣遙領之按司，一為王所領之郡不設按司，一為各土著世業之按司；或授以朝列，或遷充王府，皆令常居首里。徐錄云：舊制每府一按司，涖治之，權重兵爭，尚真王改令聚居首里，遙領其地，歲遣察侍紀官一員知其府事，歲終上其成於按司。

國相。二員，左相紫地五色花冠，錦花帶；右相黃地五色花冠，錦花帶；俱正一品。

法司官。三員，從一品。一司除授刑法，一司錢穀出入，一司總儕國務，然事雖分守，每事必三人協議，議定上之國相，王受成而已。徐錄：分天地人三曹，今亦無此稱，遇請封及謝恩慶賀大典，則遣一員充正使，紫金大夫一員副之。例以首里向兩家、毛、翁、馬、夏、七姓為之。故法司多王叔、王舅，由紫巾官入國史院，加法司銜；及耳目官有功者升授；久米、那霸、泊三府人不得為，偶有為者，則入居首里，子孫遂為首里人。紫綾冠，錦帶；有功紫地織花冠錦帶。

紫巾官紫金大夫加法司銜。俱正二品，紫綾帕，黃地龍蟠帶；以上皆金簪。

紫巾官紫金大夫。俱從二品，紫綾帕，黃地龍蟠帶，金花銀柱簪。

耳目官。四員，正三品。一司賓，土名御鎖側；一典賓，一作司賓，土名御物城；一司理，一司利，土名平等側；一司稽，一作管泊，土名泊地頭。皆稱親方，土名申口。紫綾帕，黃地龍蟠帶；以下皆銀簪。遇貢期，則遣一員充正使，正議大夫副之。

正議大夫加耳目官銜。土名申口座，從三品，冠帶同。

吟味官。徐錄作贊議。正議大夫。俱正四品，黃綾帕，赤地龍蟠帶。

那霸官。察侍紀官。中議大夫。長史。中議大夫、都通事皆為之。都通事。俱從四品，冠帶同。

正殿遏闥理官。正五品，黃綾帕，雜色花帶。

副通事加遏闥理官銜。從五品，冠帶同。

正殿勢頭官。正六品，黃絹帕，雜色花帶。

加勢頭官。從六品，冠帶同。

里之子親雲上。副通事。正七品。

筑登之親雲上。從七品，俱冠帶同六品。

正殿里之子。土名座敷，又承，正八品，紅絹帕，雜色花帶。

里之子座。（從八品。冠帶同。）

正殿筑登之。（正九品。）

筑登之座。（從九品。冠帶同八品。）

臣按自里之子親雲上至筑登之座及綱中或呼副通事通事。筆者。若筆者。秀才。若秀才。臣所謂品不必有其人職不必專其事者。此類是也。

久米府官紫金大夫四員總理唐榮司一員。（即於四員中以一員統轄一村事務。及辦理朝貢時偽文移。）

正議大夫。中議大夫。長史。都通事。加邏幽理衙副通事。副通事。通事。（皆久米人習漢文者作此職。）

臣按三十六姓。皆洪永兩朝所賜。至萬曆中。存者止蔡、鄭、梁、金、林、五姓。續賜者阮、毛、兩姓。每姓子孫。亦不甚繁衍。除寄籍起家貴顯者有之。自大夫長史以下。由秀才升授。今取士之法。惟憑總理司、及諸長史、與中教習。僉詞薦舉。即許出身。徐葆光謂秀才每年於十二月試之。出四書題。令作詩一首。或八句。或四句。能者籍名。升為副通事。由此漸升至紫金大夫。臣細訪之。從無此例。

琉球三省。中山十四府。山南十二府。山北九府。每府除酋長外。遣察侍紀一員。掌筆帖一員。治之。每逢冊封之期。領郡按司率察侍紀親理府事。屬島如八重山、麻姑山、姑彌島、度姑島、烏父島、奇界島。每島除頭目酋長外。遣監撫使一員。掌筆帖二員。治之。餘三十島。則設撫使一員。掌筆帖一員。三省及各島頭目總名保長有地頭。（土音之潑弟。）俗呼首里大屋子。（土音奴夫即姑。）最尊。次大掟。（土音無脫之。）又次南掟。（土音奇恤之。）又次西掟。（土音日升之。）又次掟。（土音沒勿之。）又次手文士。（土音援姑姑。）遞相統轄。惟地頭銀簪。（餘俱銅簪。帽用黃綠布不一。）

臣士之家。有上中下三等。上等自里之子始入流品。中等自筑登之始入品。下等略同。未入品者。許紅綃帕。若農工商中有勤勞者。令戴青綃紅綃黃綃等帽。以旌異之。

俸米有三等。（有俸米。不論品職尊卑。各有應得之米。王府按時給領。官職則已有采地。官尊者。賦一郡。或兩郡。賦一邑。或數邑。或非畝。子孫以次遞減。至曾孫則不減。永為世祿。有功米。俗呼切米。功字之訛也。官尊而有功者。查功者俸米采地之外。加切米。或數百石。或數十石。無定制。臨時視功為數。其切米亦有三等。有終其身者。嫌罪官亦給。有定限數年或數世者。限滿則止。有永為世祿者。）

僧亦有秩。自房頭陞升法印。至座師而上。人爲最尊。

琉球國志略卷十

賦役（錢法附）

東瀛之島。如暹羅、蘇門滿喇加、高句麗、爪哇、日本、交趾、占城等國。凡十數。而琉球最貧。明初始受封入貢。亦因以貿遷有無。以供國用。本朝列聖矜恤窮荒。度越前代。屢免方貢馬匹。且加意懷柔。弛海舶市貨之禁。國中物力。始是稍紓。故能仰體皇上深仁。子惠黎庶。輕徭薄稅。以治其邦。但地小土磽。山多人少。其度支贏縮。輸納條款。求之冊見。未悉其詳。臣謹錄其有據者。以存屬國穡稼民瘼事之梗槪云。志賦役。

夏子陽錄。中山田賦。稍寓古人遺法。上下各食其土。無他誅求。惟過世及請封。則從其始日。即派取穀米。孝布於各屬島。預爲積貯數年。以供宴犒。事竣乃止。

臣按其田有公私之別。公田有二。一爲王府公田。每畝收穀。歲有定額。農民代耕。輸米入倉。王家儲供及各官俸祿功米支給。悉資於是。一爲各官采地公田。分給各官。與農民均分。凡田土應派公費雜項。則出於官所應分數內。二項田皆不得售買。私田則係民間應募墾闢及自行開墾者。除每畝量納官米外。聽爲世業。仍許售買。然價值甚昂。畝約二三百金。受役之法。各地頭每歲比戶派定人數。有事按名受役。每人役二日。大事則派役之。官府無役隸。與皂係其采地之人來受役。視官秩爲多寡。皆月更。

其雞豕蔬菜之數。以米石多少爲準。以時供送。
錢法。國中常用寬永錢。每遇册封。則另鑄小錢。開局兌換。非鉛非鐵。大不及鵝眼。無輪廓文字。蓋其中以受貫。一百可長寸許。或三十爲一貫。或五十。或一百以至一千。皆自成貫。以草繩穿定。細頭緊札。以紙封固。用黑硃小印鈐記之。或貫繩散斷。印文模損。則不堪用。事畢則按數繳還。兌回銀錢。然亦有私鑄。中國人不能辨。時有受其欺者。誤攜以入市。市人不受也。五十五貫當銀一兩。
徐錄稱洪武永樂皆賜錢。天順二年。請照永樂宣德間例。以銅錢給賜。禮部議寢之。本朝無賜錢例。故國中少中國錢。

琉球國志略卷十一

典禮

臣聞天地之氣。吹萬不同。而喁喁于于。罔不與天地相應。是故風之所及遠矣。琉球荷國家招懷柔撫。百有餘年。其恪共職貢。頗爲志敬而節具。自不可與一切羈縻者同論。先後使臣。每樂于此觀禮焉。故事封舟到港。世子以攝行國事。守次不出。祇遣陪臣迎迓于義未協。今茲之役。世子親率諸陪臣。預詣海隅竚候。臣等恭捧詔敕登岸時。跪迎道左。復趨至迎恩亭。恭請聖安。雝雝肅肅。似服習有素者。嗣是臣等濺舉諭祭册封諸大典。悉復寅恭有加。禮儀卒度。至與臣等酬接。一一謹率舊章。雖事涉瑣細。無足紀錄。然臣竊念該國王以臣等忝膺簡命。備致悃文。敬使臣正所以尊天朝也。因併節錄其槩。附見正禮之末。抑臣又聞風聲之樹。自近而遠。聲教之訖。遠如其近。詩云。皇皇者華。志美盛也。蓋萬國之觀瞻視此矣。故以該國請封朝廷遣使之典。先爲志典禮。

先一歲。該國世子取具通國臣民結狀。遣其國貴臣耳目官等。齎表請封。福建撫臣以聞。禮部上其議。特命選正副使二員。廷見遣之。前明夏子陽錄。賜一品服。給事中以麒麟。行人以白澤。俱大紅織金羅爲表。絹爲裏。綠羅搭護。青羅褶子。帶亦用絹。帶以玉。則自備。本朝仍之。帽用東珠頂。賜服俱麒麟。則自前封使臣海寶徐葆光始。以同官翰林故也。葆光紀恩詩云。前事兵垣主出疆。行人白澤副麟章。自注。前例琉球封以兵科爲正使。賜

麒麟。行人副之。賜白澤。茲行並選瀛洲侶。極品均頒御府藏。此役二人皆用翰林。皆賜正一品麒麟服。節重假威臨絕域。官卑加秩敵蕃王。儲臣捧册邀榮遠。壓帽蟠珠照海光。臣茲之役。忝備介員。皆從其例。殊榮異數。後先輝映云。

迎詔禮

封舟七月初八日午刻至那霸港。潮水正滿。迎舟十數。皆其國陪臣之貴近者。奉世子命來接。又獨木舟數百槳水中。島民無數。悉施長絙引舟至御金亭下。搭浮橋。直接亭階。陪臣班列。儀仗鼓吹。皆集亭左右。迎請龍亭登岸。衆官前導。王世子吉服跪迎道左。復至迎恩亭中香案前。行三跪九叩頭禮。恭請皇上聖躬萬安。臣等謹對聖躬萬安。禮畢。復導迎至館。奉安詔敕節印。王世子旋至館候問。臣等對拜。待茶畢。送歸府。

諭祭禮

七月二十七日。行諭祭禮。臣等參酌前使臣汪楫、徐葆光二錄。更定諭祭儀注。

先一日。長史等官灑掃廟中堂。以便迎請龍亭。設香案於廟中。司香二人。設開讀臺於滴水西首。設開讀位。東南向。設先王神主位於露臺東首。西向。設世子俯伏位於先王神主位之下。北向。設世子拜位於露臺中。北向。衆官拜位設在世子後。左右列。設奏樂位於衆官拜位之下。亦北向。諭祭日。黎明。法司官率衆官金鼓儀仗齊集天使館。啓門參見畢。請龍亭進公館中堂。捧軸官捧諭祭文。奉安龍亭內。彩亭二。載祭帛祭品。奏樂。

引禮通官唱排班。各官行三跪九叩頭禮畢。前導至安里橋。世子素衣角帶。率衆官跪於橋頭道左。龍亭暫駐。世子衆官平身。天使趨前。分立龍亭左右。引禮通官唱排班。世子率衆官行三跪九叩頭禮畢。世子前導至廟門外。由東角門進。立於先王神主側。龍亭由中門進至廟內中堂。天使隨入左右立。宣讀官展軸官由西角門入至開讀臺下。東向立。司香者舉案詣龍亭前添香。世子上露臺。率衆官行三跪九叩頭禮畢。復立於先王神位下。捧軸官由廟東邊門進。天使授諭祭文於捧軸官。捧軸官由中門出。上開讀臺。宣讀官展軸官次之。捧軸官立案右。展軸官立案左。對展。宣讀官就開讀位。世子率衆官俯伏於先王神位下。西北向。引禮通官唱主祭官就位。天使詣先王位前。上香獻爵。不行禮。引禮官唱開讀。讀畢。引禮官唱焚帛。世子平身。至焚帛所。捧軸官捧謄黃加帛焚之。焚畢。捧軸官捧諭祭文由正中門入。奉安龍亭內。世子率衆官回露臺。再行三跪九叩頭謝恩禮畢。天使詣先王神位前。行一跪三叩頭禮。世子率衆官俯伏於先王位側。禮畢退班。世子捧先王神主由廟東邊門進廟內。安於東偏神座。世子謝天使。行一跪三叩頭禮。天使答拜。世子出更衣。天使易服。世子揖至前堂。天使居東。世子居西。皆四拜。拜畢安坐。正使東首。副使西首。俱面南坐。世子西首面東北坐。不設樂。茶酒皆親獻。天使辭。紫金大夫代獻。天使酬獻。世子亦辭。引禮通官代獻。席終。天使與至滴水前。世子下階揖別。衆官出門跪送。是日世子遣官詣館謝天使。次日遣官入王城答謝。

册封禮

八月二十一日，行冊封禮。臣等參酌前使臣汪楫、徐葆光二錄，更定冊封儀注。

先一日，所司張幄結綵於天使館，備龍亭三座，綵亭二座，國中經過處所，皆結綵，造板閣一楹為闕庭，設於王殿庭中，中設殿陛左右層階，設御案五於闕庭中，中案奉節，左案奉詔敕，右案置印，邊左置賜王幣，邊右置賜王妃幣，設香案於闕庭前，設司香二人於香案左右，設世子受賜予位於香案之前，設宣讀臺於殿前滴水之左，設世子拜位於露臺正中，設眾官拜位於世子後，左右層列，世子左右立引禮官二員，眾官左右立贊禮官二員，陳儀仗於王殿左右，設奏樂位於眾官拜位之下。冊封日黎明，法司官眾官皆吉服候於館外，金鼓儀仗畢備，天使啓關，參見畢，迎請龍亭入公館中堂，正使捧節，副使捧詔敕，捧印官隨行，各安奉龍亭中，捧幣官捧緞匹，置於左右彩亭中，奏樂排班，眾官行三跪九叩頭禮畢，前導世子率眾官伏迎於守禮坊外，龍亭暫駐，世子眾官平身，天使趨前，分立龍亭左右，引禮官唱排班，世子率眾官行三跪九叩頭，接詔禮畢，世子前導，入國門，立殿下，龍亭進至奉神門，執事者脫節衣，奉節授正使，奉詔敕授副使，奉印授捧印官，捧幣官分捧緞幣，隨行至闕庭正中，各安奉御案上，天使分立左右，捧詔官捧敕官立殿陛下，宣讀官立開讀臺下，司香者舁香案於御案前焚香，奏樂，引禮官引世子由東階升，眾官各就拜位，世子詣香案前，樂止，引禮官唱跪，世子眾官皆跪，引禮官唱上香，案右司香者捧香，跪進於世子之左，世子三上香訖，平身，奏樂，引禮官引世子出露臺，就拜位，率眾官行三跪九叩頭，拜詔禮畢，平身，樂止，副使詣前正中立，捧詔官捧敕官由東階升，奏樂，副使取詔授捧詔官，取敕授捧敕官，高舉下殿陛，同宣讀官上宣讀臺，奉詔敕並置案上，引禮官唱跪，世子眾官皆跪，引禮官唱開讀，樂止，捧詔敕官以次對展，宣讀官讀畢，引禮官唱平身，世子眾官皆平身，奏樂，捧詔敕官各捧詔敕升殿陛，副使仍安奉御案上，捧詔敕官下東階，國王率眾官行三跪九叩頭，謝封禮畢，平身，樂止。天使宣制曰：皇帝敕使賜爾國王及妃緞幣，引禮官引國王由東階升，法司官隨行至受賜予位，跪，奏樂，正使取國王緞匹，副使取王妃緞匹，一一傳授國王，國王高舉，法司官跪接，傳置案上，畢，平身，引禮官引國王復位，率眾官行三跪九叩頭，謝賜禮畢，平身，樂止。天使宣制曰：請字篆文告成，另鑄新印，皇帝敕使賜爾國王領受，引禮官引國王由東階升，法司官隨行至受賜予位，跪，奏樂，天使取印親授國王，高舉，法司官跪接，仍傳置案上，畢，平身，引禮官引國王復位，率眾官行三跪九叩頭，謝賜印禮畢，平身，樂止，引禮官引國王由東階升至香案前，跪請留詔敕為傳國之寶，法司官捧前代詔敕一一呈驗，天使驗明，允所請，副使捧詔敕親授國王，國王平身，仍安奉御案上，法司官捧舊印授國王，國王跪授天使，仍併置御案上，奏樂，引禮官引國王復位，率眾官行三跪九叩頭，謝恩禮畢，平身，正使取節，執事者加節衣，仍置御案上，詔敕印幣，法司官等捧入內殿，節案、舊印案仍設闕庭中，各派官員敬謹守護，國王請天使拜御書，引上殿謁，天使瞻拜禮畢，國王請天使更衣，同往北宮，奏樂，並四拜禮畢，安坐，獻茶，一如前儀，席終，國王前導，仍至御案前，正使奉節，副使奉印，各安奉龍亭內，天使隨出奉神門，與國王揖別，各乘輿，國王先行，率眾官出候歡會門外，龍亭回過，國王以下跪送，天使至出輿，國王揖別，眾官皆跪送，是日國王遣官詣館謝天使，次日遣官入王城答謝。

謝冊使禮

國王既受冊封大典，擇八月二十四日，率百官于王府庭中行北面謝恩之禮，二十六日，詣天使館拜謝。是日鼓吹儀仗照例全備，國王先至更衣處，差長史一員來稟，國王轎至頭門，巡捕官跪請轎進至儀門，王欲下轎，巡捕官跪請如前，國王至滴水前下轎，天使進前迎接，一揖，拱上大堂，受拜一跪三叩首，禮畢，天使請國王更衣，揖讓登席，一如前儀，席終，國王辭回，一揖，天使送至滴水，同一揖，國王上轎，一揖，天使亦一揖，國王轎至儀門，巡捕官跪送。

國王冠服儀仗路供附

國王戴皮弁，（常服烏紗帽，旁斜插兩翅。汪錄云：王欲着皮弁以朝祭之服，請天使，甚賀訝而遣之，以為僭，合以前服，今從其舊。）服蟒衣玉帶，垂裳結佩。（謝杰補遺：王受封後，服玉帶以出，諸之曰：帶賜耶，服玉何也。長史對曰：相沿已久，國相大夫束花金，長史束光金，王若無賜，恐國人疑見輕，以王之服飾，反出國相大夫下，爾猶存國體，以釋眾惑，乃仍之。）乘十六人肩輿，鼓吹八人，鳴金四人，方梃二人，紅隔路二人，旗十二人，鉞叉二人，曲鎗二人，狼牙鈎二人，長鈎四人，鉞斧四人，長桿鎗三十二人，月牙叉四人，雞毛帚十二人，馬尾帚二人，大刀二人，黃纛二人，花纛二人，君馬四人，提爐二人，黃緞闍扇二人，綠珠團扇二人，印箱二人，衣箱二人，紅桿鎗四人，長腰刀四人，黑腰刀二人，長砍刀四人。（徐錄：有武士戴銅假面，衣漆甲帶刀者數十人。今無。）大掌扇一人，金爐二人，（以下俱近侍小童執，名從度具示。）金葫蘆二人，綠珠兜扇二人，小鵝毛扇四人，蠅拂二人，金漆匣二人，自法司以下皆從行，紫帕者近二十人，黃帕百餘人，是日國王經行之處，久米人于泉崎橋頭上道旁列盆花數十種，朱欄繞之，中刻木作麒麟形，題云：非龍非彪，非熊非羆，王者之瑞。獸那霸人於下天妃宮前，植大松數株，疊假山數堆，作白鶴二，子母鹿三四，池上結一大葡萄棚，池中浮水刻蝦魚數箇，竹欄環之，旁豎木坊，匾曰：偕樂。坊柱懸一長版，題曰：鹿濯濯，鳥翯翯，牣魚躍。王歸則撤之，他日王出，復設如故。

宴禮

張學禮錄，舊例，使臣有七宴，迎風宴，事竣宴，中秋宴，重陽宴，冬至宴，餞別宴，登舟宴。徐葆光錄，諭祭第一宴，冊封第二宴，中秋第三宴，重陽第四宴，餞別第五宴，拜辭第六宴，望舟第七宴，今與徐同。

諭祭宴似不宜宴，然與飲胙之意略近，是日不奏樂，不簪花，天使世子肅容堂上，各一席，隨弁左廡，國相陪之，從客右廡，紫金大夫陪之，俱各一席，皆高座，兩廡及堂左右，至半席給、口月糧等，分坐，以長史或正議大夫中議大夫陪之，通事時在天使左右傳譯，不預席。

冊封宴，天使于王殿右廂正中設席，隨弁左間，皆面南，從客于王殿左廂設席，面北，至半席給、口月糧等設于奉神門左右房及廣福門內，是日奏樂簪花。

中秋宴，王府庭中于右廂滴水前造戲臺一所，帷幕四週，天使及隨封員役皆坐位如前，惟從客坐位移王殿右序向西，以便觀演爽劇。（樂工十餘人，俱著紅帕，給童數十人，皆戚臣子弟俊秀者習之，衣彩衣，著紅靴，先演舞隊，作一老人登場，唱祝聖歡，歡罷退，小童齊唱太平歡，樂工以樂和之，皆條侏不可解，譯者稱其裝）

老人。有舞[illegible]上恩[illegible]天國王帶鐵百世、中外昇平、共慶福祉。今宮中秋佳節、天使[illegible]正、[illegible]人共樂之日也。次笠舞、次花索舞、次花毬舞、次竹拍舞、次武舞、次獅毬舞、次桿棒舞、續演雜劇、悉其國中故事。凡舞劇皆以[illegible]三五、短衣小袖[illegible]之。小童只演科白、唱則樂工皆踞幃後。庭中設烟火數架、又有數人以紙為[illegible]、燃爆齊發、奔走成戲、宴畢出城、大[illegible]東道、送歸使館。所有歌曲關白、大略與前錄相同、然皆淫哇鄙俚、不足備錄。徐氏之採張錄、有走馬弄丸、割刃聽劍、踏毬走索諸戲、今悉無之。

重陽宴、是日先設坐於龍潭之北、觀競渡。龍舟三、朱一、白一、黑一、衣飾旌幟、各如其色。久米、那霸、泊村人各辦一舟。舟中執棹、則皆首里貴戚子弟暗習者。（汪錄云、國中競渡以五月、[illegible]中朝端午也。實亦端午各設于本村、宴天使則因現在龍舟於競渡之、以供遊觀。）金鼓震海、歌聲應節。（汪錄有歌詞云、三龍舟出海中游、彩旗歌唱[illegible]。鳳凰[illegible]天朝仁如海深、球國歌唱[illegible]。國中[illegible]萬世心、一朝[illegible]。[illegible]大清日月當天照、[illegible]有餘。先期演城、今所歌略同。）龍舟戲畢、仍開宴於王府、座次演劇、與中秋宴同、不設烟火。

餞別宴、座次演劇如前。

拜辭宴、如前儀。宴畢、國王揖送、先至世子第中、更設小座、手奉三爵為別。

望舟宴、國王至天使館設宴、禮如前儀、面致金扇一握為別。

臣等宴禮既畢、沿吉登舟候風。中山王臣尚穆親率陪臣以下、詣迎恩亭、恭送節印、跪請聖安。俱如前禮。王遣法司王舅、紫金大夫等、齎表謝恩、并貢物、自附常年貢船一號、隨封舟同發。

中山王謝恩表

琉球國中山王臣尚穆誠懽誠忭、稽首頓首、謹奉表上言。伏以帝澤旁流、九邊遍播史臣之册。皇仁廣被、四海悉歸王會之圖。恩沛九重之膏、甘露時降。瑞兆五雲之彩、醴泉常生。歡溢臣民、慶騰宇宙。欽惟皇帝陛下慮周萬物、治冠百王。乃聖乃神、煥規模于典禮。允文允武、隆體統于海陬。臣穆嗣守藩封、代供貢職。拜荷鳳詔褒封之典、社稷生輝。仰沐龍章錫予之章、蟒居增色。對天使而九叩、望象闕以三呼、拜命增虔、撫躬益勵。謹遣陪臣馬宣哲、鄭秉哲等、齎捧表章、恭陳帝座。伏願德合坤乾、恩同川嶽。蔵被冒者萬國、莫不尊親。沾雨露者四方、盡皆頂祝。將見文麟獻瑞、調玉燭以無疆。彩鳳來儀、鞏金甌于有永矣。臣穆無任瞻天仰聖、踴躍懽忭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乾隆二十一年十月十二日、琉球國中山王臣尚穆謹上表。

奉硃批、覽王奏謝、知道了。該部知道。

又謝恩兼陳封舟情形疏

琉球國中山王臣尚穆謹奏、為恭謝天恩、兼陳封舟情形、仰祈睿鑒事。臣穆彈丸小國、僻處海隅、荷沐皇上鴻慈、允臣嗣封。乾隆二十一年、欽差正使翰林院侍講全魁、副使翰林院侍講周煌等、持節齎捧詔敕幣帛、欽頒新印、于本年七月初八日按臨臣國。臣穆即率百官臣庶、于迎恩亭恭請皇上聖躬萬安。奉詔敕安于天使館、擇吉于七月二十七日、先蒙諭祭臣父王臣尚敬、隨于八月二十一日、荷蒙宣讀詔敕、封臣穆為中山王、欽賜臣並妃蟒緞綵緞等物。臣穆率領百官拜舞、叩頭謝恩外、隨請于天使、懇留詔敕、為

傳國之寶。蒙天使查驗前封卷軸、依議許留。付臣一併珍藏。復蒙頒賜清篆鍍金銀印一顆、臣穆恭設香案拜受訖。其順治十一年所領鍍金銀印一顆、臣謹親交天使、代送繳銷。竊惟聖朝加意撫柔、有同覆載、臣穆忝膺寵命、曷勝感激。惟是臣夙夜歉仄、不能自安者。六月十七日、據姑米地方報稱、冊封頭號寶船、于十四日因風不順、停在姑米港口、拋下碇索候風。臣隨即遣官問候天使起居、直至二十四日夜、颶風暴大作、碇索已斷、封舟觸礁致壞。幸賴皇上之洪福、聖朝之庥恩、天使親奉詔敕登岸、隨封二百餘人皆獲安全。臣得報之下、恐懼靡寧、星夜趲備海船、差法司官馬宣哲等迎接。七月初八日、始到那霸、得見天使、詢無恙、大喜且疑。但護封二號船、被風飄回、十二月十二日已抵臣國、始知洋面遭颶、經危之事。臣心惴惴、既乃安然。為此特遣陪臣法司王舅馬宣哲、紫金大夫鄭秉哲、使者向廷璞、都通事毛如苞、通事鄭鴻勳、金宿等、齎捧表章、士儀赴京、叩謝天恩。仰冀睿慈俯鑒下悃。臣穆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上奏以聞。乾隆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琉球國中山王臣尚穆謹奏。奉硃批、覽王奏謝、具見悃忱。知道了。其進貢方物、念中國加惠外藩、不欲頻煩貢獻。但航海遠來、又不便令其攜帶回國。著將所進方物、留作下次正貢。該部知道。

貢物

金鶴二（銀[illegible]岩座全）。盔甲一副（護手護膝全）。金靶鞘腰刀二。銀靶鞘腰刀二。黑漆靶鞘鍍金銅結束腰刀二十。黑漆靶鞘鍍金銅結束鎗十。黑漆靶鞘鍍金銅結束袞刀十。黑漆灑金馬鞍一（轡[illegible]全）。金彩畫圍屏四。扇五百。土棉二百。練蕉布二百。紋蕉布一百。土苧布一百。白鋼錫五百觔。紅銅五百觔。

又請存舊禮以勞使臣疏

琉球國中山王臣尚穆謹奏、為頒封事竣、懇存舊禮、以勞使臣事。乾隆二十一年、蒙欽差正使翰林院侍講全魁、副使翰林院侍講周煌等、持節恭奉詔敕幣帛篆印、于本年七月初八日按臨臣國。二十七日先蒙諭祭臣父王臣尚敬。續于八月二十一日、荷蒙宣讀詔敕、封臣穆為中山王、欽賜臣並妃蟒緞綵緞等物。此誠皇上天高地厚之殊恩、而臣穆永代之榮光也。竊惟天使入國以來、撫綏海邦、臣民無不感仰。惟臣穆所深愧者、臣國邊海、無以將敬。故于宴款之際、代物以金、雖自知乎菲薄、實是繼以為例、乃辱使臣屢辭。往還再三、固卻不受。在使臣冰兢自矢、允矣有恥不辱、為天朝使節之光矣。但念使臣間關勞瘁、遠涉風濤、皆為臣穆之故、藉物表敬、禮不將儀、心已難安。況重以姑米之險、行李損失、辛苦倍常、尤臣所悚惕靡寧者也。臣于臨行時、復將屢宴前金、特差法司大夫長史等官、專送懇受。使臣仍復送還、清白之操、可謂始終無間。獨是微臣酬德報功、莫展萬一、殊慚衍禮有闕、寸志莫伸。謹將送還屢次宴金二封、共計一百九十二兩、具本附遣陪臣法司王舅馬宣哲、紫金大夫鄭秉哲等齎進、懇乞欽賜使臣收受。臣穆不勝惶恐激切之至。謹上奏以聞。乾隆二十一年十月十二日、琉球國中山王臣尚穆謹奏。奉硃批、覽王奏

知道了。使臣奉命册封，自應仰體朕意，不欲滋擾外藩。所送宴金，不必收受。著仍令該國使臣帶回。該部知道。

奉謁供應

天使初進館，陪臣進謁天使。法司王舅、紫金大夫、紫巾官為一班，一跪三叩頭，天使立受，揖答之。耳目官、正議大夫、中議大夫為一班，一跪三叩頭，天使立受，拱手答之。那霸官、長史、遏闥理官、都通事為一班，一跪三叩頭，天使坐受，抗手答之。白事必長跪，命坐賜茶。法司官等設氊堂內，耳目官等坐廊下，那霸官等坐蓐臺下。朔望及每五十兩日，王俱遣陪臣起居，餽食進謁如儀。天使各即以餽物款酌之，別贅以扇、筆、字畫、香墨等物。（徐錄云：起居日餽生豬羊各一、雞二、蛋、魚、海蛇、海參、石鮔、車螯、鹽條、魁蛤、醃、醢、秫、胡椒、甘蔗、菓、燒餅、佳蔬、魚各一盤，燒酒一甕，炭一包，燭四枝。朔望加吉史米肌、鐵汁、滚酒之餽，今同。）

天使日有供應：米一斗，麪粉四觔，豬肉五觔，羊肉三觔，雞二隻，蛋十枚，生乾魚各四觔，鰇二枚，西瓜二圓，蔬菜十一觔，米醬、醬油、醋、鹽、菜油各四盞，豆腐三觔，薄菜半觔，燭四枝，燒酒二瓶，炭十觔，柴四束。每日國王以瑞泉水供客，綠水甕貯之，加封鎖其上，派紅帕察度奴示輪值押送，兩使各二石。隨弁二員，每日供應米四升，豬肉三觔，羊肉一觔，生魚二觔，乾魚二觔，雞一隻，蛋十枚，菜五觔，豆腐一觔，米醬、醬油、菜油、鹽、醋各一盞，燒酒六盞，燭二枝，炭五觔，柴二束。全廩給每日米四升，肉二觔，生魚一觔，乾魚二觔，雞一隻，蛋五枚，蔬菜一觔，豆腐一觔，豆醬、菜油、醋、鹽各一盞，燒酒三盞，小燭二枝，柴二束。半廩給每日米三升，肉一觔，乾魚一觔，雞一隻，蔬菜一觔，豆腐一觔，豆醬、菜油、醋、鹽各一盞，燒酒二盞，柴二束。口糧每日米三升，肉一觔，乾魚一觔，蔬菜一觔，豆腐半觔，豆醬、菜油、醋、鹽各半盞，燒酒一盞，柴一束。月糧每日全。

國中諸禮

冬至、元旦，國王皮弁執珪，先拜歲德，（國謂歲德所向方設位拜之。）北向遙賀皇上萬萬歲，三跪九叩頭。禮畢，登殿受國中諸臣賀禮，如明制。就班一揖，跪，三拜，興，一揖，跪，又三拜，興，又一揖。（夏子陽錄云：元旦行禮後，各官易常服，王亦衣常服，錦衣，戴五色錦帽，坐闕二層，衆官跪階下，呼太平曲。畢者接箸和歌，尊者捧觴為壽，王亦答拜賜之酒觴。）每月十五日，久米大夫以下朝王，賜茶酒。本國諸臣則止賜茶。上元，國王受賀，如元旦禮。

皇上萬壽聖誕，王率陪臣北向祝，如元旦禮。

國王誕日受賀，如元旦禮。各官升遷，俱於此日計功定爵。

國有大慶則赦。凡遷徙者皆放還，職官或遷秩，或增祿米。

聖廟春秋二祭，遵用二仲上丁。孔子用太牢，啟聖用少牢，爵帛粢盛籩豆之類，悉遵會典。其祭品本國所無者，以土產代之。前期三日，與祭者皆齋戒。前一日演禮省牲。丁日，王遣紫金大夫祭啟聖祠，遣法司官祭聖廟，皆行三跪九叩頭，飲福受胙禮。

辨嶽。國王嗣位及受封，皆親祭。每年正、五、九月，國王齋戒，舉行祭山海及護國神禮，或遣官致祭。

蜡祭。每年五、六月收穫後，各地方舉行報賽田神諸禮。（世鑑云：古初未知稼穡，阿摩美久初分稲粟，種子久高島、知念、大川、玉城諸處。春稻夏熟，至今所在皆夏四祭，久高以二月，知念等以四月。）

禱雨。每于十月墾種後，先三日齋，各官詣龍王殿及天尊廟拜禱，又請龍王神像升龍舟，至豐見城，設雨壇拜祭。旱甚，國王親詣崎山雩壇躬禱，或詣雨城躬禱，圓覺寺、護國寺皆令衆僧祈禱。

先王廟春秋二祭，或親祭，或遣官，三日齋，樂用天孫太平歌。圓覺、天王、天界三寺內，本宗香火，有時祭，有月祭。（名曰盆祭。）三日齋。忌辰有特祭，朔望獻茶。

琉球國志略卷十二

兵刑

小國之大勢，弱則久存，強則速敗。琉球之俗，頗諱言兵，而刑章亦甚簡略，豈所稱畏天保國者歟。當其先世三王爭疆，干戈未已。後卒并為中山，迨尚寧王之世，恃其險阻，傲睨強鄰，倭人入執其王，久乃釋歸。則知鐵板為門，不足深恃，況區區三首六臂之神所稱鄰寇來侵，能易水為鹽化米為沙者，尤荒忽而略無據乎。今自洪永建封，尚姓享祚垂四百年，而奉事聖朝，尤為恭順。其旁近島夷，皆知琉球之于中國，如滇王之見寵于漢世，不敢少萌覬覦。其君臣亦遂得宴然高枕，與內地臣民分樂利之萬一，蓋幾幾乎刑可措而兵不用矣。茲特搜討古今，存其崖略，不厭不備，則其如何所云焉志兵刑。

隋書。國有四五帥，統諸洞，洞有小王，往往有村，村有鳥了帥，並以善戰者為之。自相樹立，理一村之事。有刀、矟、弓、箭、劍、鈹之屬。其處少鐵，刀皆薄小，多以骨角助之。編紵為甲，或用熊豹皮。王乘木獸，令左右輿之而行，導從不過數十人。小王乘機，鏤為獸形。國人好相攻擊，人皆驍健善走，難死而耐創。諸洞各為部隊，不相救助。兩陣相當，勇者三五人出前跳噪，交言相罵，因相擊射。如其不勝，一軍皆走，遣人致謝，即共和解。收取鬬死者，共聚而食之，仍以髑髏將向王所，王則賜之以冠，使為隊帥。大業間，將軍陳稜招之不服，獲

其布中而返。

臣按附書所稱諸洞。疑即今之間切。小王疑即按司。烏了帥疑即庇那之屬。

夏子陽錄。兵器惟盔甲與刀。頗稱堅利。餘諸不載。皆脆弱。徒具文耳。弓長如屋簷。射則樹於地。以兩手彎之。發矢甚遠。

徐葆光錄。弓長七尺餘。卓地高齊屋簷。箭比中國箭較短一握許。射必卓地。執靶時不在正中。乃就下窄處。扣弦發矢。皆用決拾。如古制。舊錄云。射二百步外。則未之見。

臣按國中軍器略具。亦解製火藥。砲位多用銅鑄。要皆備舟艦水戰之用。故弓必卓于船上始發。而矢必扣于下方狹處。實可百餘步。

汪楫錄。國中不見有兵。册封日。自王廟至首里。約十數步。即對立二人。執長竿如鎗。其末加短綃。迫視之。中無寸鐵也。近王城有鎗刀十數對。即王之儀衞云。

臣按明初三王爭衡。兵革不息。至中山尚巴志併山南山北二王爲一。漸獲安居。尚德王時。奇界島叛。尚眞王時。八重山叛。尚清王時。烏父島叛。皆時發兵攻討。尚眞王因於那霸江口築左右砲臺。聚兵守之。那霸見世館。俗呼親見世。屬島頭目、酋長、等。每年來聚。則於館中犒之。中有可賞可罰者。則召入見世館正之決之。其罪重者。屬成咸來。恐有騷動。則聚兵卒爲防禦亂之患。

演武場在辻山旁。

臣又按其國兵制。略做寓兵於農之意。五家爲伍。五伍又各相統。其稱親雲上筑登之者。皆習弓箭。家有刀甲。有事則皆領率。時派定農民。如百夫長、千夫長之屬。徐錄云。除儀衞使、武備司。而外。武職太略。不知皆文官兼之也。以上兵制。

謝杰補遺。民患剽掠。無輕重。輒加開腹之刑。

夏子陽錄。忿爭持刀刺人者。輒引刀自剖腹而死。否則下於理決。抵償而無繫獄。法司、紫巾官、極稱貴倨。有犯亦抵法。止令坐地。不綁縛。輕則流徙太平山。錮之終身。

張學禮錄。執法甚嚴。不徇情面。即官長父子兄弟犯法。輕則徒流。重則處死。不曲庇絲毫也。民有犯罪者。大夫聞之法司。法司察其曲直。令曲者死。亦不敢遲留也。有犯法重者。竟自刎投繯。不敢妄辨求生。如有夫之婦有妻之夫犯淫。男女俱死。縲噴末誠。

汪楫錄。國中不設官廨。無聽訟之所。民有犯罪當死者。輒自殺。重者刳其腹。輕者徙沿馬齒、硫磺、諸山。又輕則令自閉室中。不得出戶。或三年、二年。乃縱之。近亦設搒掠之具。然不甚施用。國有大慶則赦。凡遠徙者皆放還。

臣按其國刑法。有死刑三。一凌遲。一斬首。一鎗刺。用木樁作十字架。綑手足。以鎗刺其心令死。即梟首于其處。樁倒乃止。輕刑五。一流。流有三等。有酌定流于某島安

留。不准放還。有悛悔不悛。族人共具保結。請加流罪者。則解以木戦船遣。所流之島頭目等申其改過。許之還。否則至四復流遠島。仍前在中途。再不悛顚。時流於三十六島外之別島。英有犯罪遠者。則縛其手足。以獨木小舟配遣西馬齒山。顚抄過至外島。標多有謀沒者。一曝日。一夾。一枷。有輕重二等。輕者數十斤。重者數百斤。一笞。以竹爲板。初犯笞若干。夾一次。曝日一次。再犯三犯。以次遞加。亦有時竟立斬者。立配流外島者。以上刑法。

琉球國志略卷十三

人物　賢王　忠節　忠義　孝義　列女　文苑　方外

臣聞醴泉無源。芝草不根。五行之精。原不擇地而產。矧夫烏反哺、羊跪乳。蜂蟻知有君臣。雁鴻以況夫婦。故人而自外於爲人之道。即飛走之不若。以此而推。則琉球之有人物。固其所矣。國家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凡在內地之忠孝節義。上自薦紳。下逮蓽屋。莫不闡揚幽隱。給帑建坊。以垂彝祺。臣幸得採風海外。輒復據所見聞。從寬節錄。陳之鼇座。以爲諸藩有志者勸。而其近天子之光。涵濡於百年之澤者。抑愈知所自勵也夫。志人物。

賢王

舜天。日本人皇後裔。父朝公。大里按司。宋淳熙七年。庚子。年十五。屢有奇徵。及長。爲浦添按司。人奉其政。斷獄不遠。值天孫氏二十五世政衰。逆臣利勇。恃寵執權。鴆其君而自立。舜天討之。利勇死。諸按司推奉即位。賞功罰罪。民安國樂。始立文字。

英祖。天孫氏裔。惠祖世主孫。生有瑞徵。十二歲。名聞國中。二十。通經傳。國人師事焉。長爲伊祖按司。宋寶祐初。義本德薄。以羣臣僉舉。命攝政。歷七年。義本遜位。隱於北山。遂自立。重農貴粟。庶政修舉。時西北諸島及北夷大島相繼朝貢。國富以強。

大成。英祖世子。元大德四年嗣位。能以禮讓接物。以仁義措事。國治民安。

英慈。大成第二子。元至大初嗣位。爲治遵用舊章。疏通知事。深而有謀。

察度。父爲浦添間切謝那村奧間大親。業農。質性純厚。天女來格而生察度。始爲浦添按司。有德。國人附服。元至正中。西威薨。世子幼。母妃亂政。衆廢世子。奉以爲王。即位後。災變日銷。國家豐饒。明洪武初。遣行人楊載頒詔至國。奉貢歸誠。樂天事大。遠夷宮古、八重山島。相率朝貢。太祖授以鍍金銀印。封爲中山王。復向慕文教。時遣子弟及國秀入監讀書。太祖賜閩人三十六姓。以充朝貢譯使。文明日啓。漸染華風。倭人不敢覬覦。

尚巴志。思紹子。初嗣父爲佐敷按司。賞罰不遠。視民如傷。南方諸侯。歸之者衆。山南王恃勝而驕。窮欲于人。朝暮遊宴。巴志合諸按司攻滅之。并攻山北。中山。皆次第降。山北王自殺。遂滅武寧而奉思紹爲王。及嗣位。復滅山南王。自元延祐中國土三分。至是又合爲一。賜尚姓自茲始。

尚圓。字思德。金伊平人。或云。義本讓位。歸北山。圓即其後。或云。葉壁有天孫嶽。圓即天孫氏之裔。父尚稷。爲里主。圓生有異瑞。年二十四。始渡國頭來仕中山。尚金福時。始給黃帽。尚泰久時。俾主內間。內間民皆親愛之。時久旱苗槁。獨其田不雨而潤。民皆傳爲異。圓懼。攜妻子隱避一十四年。德日懋。中山王聞其賢。召爲黃帽官。轉御鎖側。即今耳目官也。誾誾侃侃。萬事當理。德著民懷。尚德嗣位。多行不義。圓諫云。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不勝。尚德怒不聽。再避歸於內間。德卒。世子幼。衆欲立圓。圓曰。世子在。孰敢奸此位乎。衆弒世子於眞玉城。迎圓。圓讓不能。乃至首里嗣王位。除其虐政。順民所喜。山林隱遯。隨材器使。遠近皆爽。悉歸心焉。

尚眞。尚圓世子。天姿明敏。謙己受益。繼述父業。治道大明。政刑咸備。享國年長矣。

尚淸。尚眞王子。聰明智果。剛強英毅。能振其祖父遺緒。國中事多所興革。至今法守。東北屬國大島。恃其險遠。朝貢屢絕。王遣將往征。守度如常。

尚敬。字允中。恤民愛士。尤尊禮老成。國中政務。皆親謀獨斷。歷久兆僻。沿海鹹鹵。王飭撥庫儲。修砌隄岸及那霸等處溝洫。民弗苦旱潦。山原高阪。悉募民墾闢。栽種萎松杉。蔚爲世業。尊事天朝。職貢彌謹。護恤難商。給釋相望。屢頒敕諭獎勵。其奉母太妃。克盡孝道。性習沖淡。不邇聲色。務無姬媵。宜其民物安阜。膺爵最久云。

忠節

馬順德。官國頭按司。尚元王時。二大島弄兵。隨至那霸。王自往撫之。得疾危甚。順德籲天祈代。王痊果死。王扶翼。官其子。令世襲爲國頭領主。

鄭迵。字利山。祖本閩人。賜籍中山。都通事祿次子。嘉靖中。入太學讀書歸。累官至法司。球例法司無用三十六姓者。有之自迵始。夏子陽使錄作迵。迵字格橋。官長史。未嘗爲法司也。祿三子。其長曰達。次曰迵。季曰過。萬曆間浦添孫慶長。即察度王後。與於日本。自薩摩洲舉兵入中山。執王及羣臣以歸。留二年。迵不

屈。被殺。王危坐不爲動。慶長異之。卒送王歸國。

忠義

長田宮盛按司侍士宮盛。廉潔慈愛。爲綠數按司所併。夫人投岩死。其子小按司年十五。長田攜至輿座村。匿於從兄慶留庇椰所。詐爲綠數偵知。令侍士志堅原率兵搜捕。慶留有子名慶路子。其女乙鶴。請與小按司易服代死。後長田復與慶留謀復主仇。知綠數上巳出郊戲馬爲樂。奉小按司仝慶路子伏兵道側。要綠數歸而殺之。復立小按司爲主。乙鶴別見列女。

孝義

鶴壽。平良按司長子。聘保榮茂按司女乙達呂。鶴壽三歲。母亡。未幾保榮茂亦卒。無子。鶴壽長。將贅焉。繼母愛其子。毒鶴壽。譖其壻曰。令平良離乙達呂婚。女不從。義母復毒平良。放之八頭山石穴中。欲餓斃之。乙達呂感夢。告其母。蒭歸醫治。目復明。保榮茂夫人送還平良。且語之故。平良悟。大怒。逐其繼妻。鶴壽泣請曰。兒自幼稱賴母以生。母前所爲。乃偶誤耳。豈可以一旦之誤。而忘罔極之德哉。且母去弟幼。將誰倚耶。泣下如雨。平良感其意。不加譴。迎乙達呂而使鶴壽繼保榮茂之後爲按司。乙達呂別見列女。

謝納。大謝名庇椰長子。次子入神宮寺爲僧。名慶運。大謝名有駿馬。鎖側官高平良求之不得。鴆之。納銜恨。往告其弟。弟曰。慶運僧也。僧戒殺生。況殺人乎。納叱曰。父仇不共戴天。汝雖僧。身自空桑來耶。因與密謀。托爲戲技。藏劍於竹內。即以竹負戲具。偵高平良在小灣。遂爲獅舞象鬪之戲。以侑酒。納忽把平良袖大呼曰。我大謝名之子也。今日得報汝矣。拔劍斬之。有司憐其孝。特原焉。

毛鶴。毛龜。中城按司國鼎子。鼎爲勝連按司阿公所譖。王即命阿公率兵討之。鼎伏劍滅其族。鶴龜適隨其生母歸山南查國吉外家。時鶴年十三。龜年十二。生而英俊。父居常教之擊刺。聞變乃泣請於母。欲以閒殺阿公。母以二劍授之曰。此汝兄弟生時。爾父以賜我者。今以付汝。汝能報仇。吾之願也。然汝兄弟勢無生歸之理。吾隨汝死。亦即縊矣。二子步至勝連。伺阿公春遊。即懷劍而前。阿公喜且醉。解衣帶賜二子。併賜鶴劍。鶴因而刺之。阿公及其羣從無一生者。

列女

眞鶴。宜野灣尺章氏女。宋淳祐中。義本王嘗國。北谷村無漏溪有惡蛟。常興暴風雨爲患。王議捐萬金。募童男女爲犧祭之。眞鶴父亡母寡。貧甚。時年十四。弟思德年十二。聞募爭欲捨身得金養母。眞鶴爭之力。乃潛囑其弟事母。而獨往北谷自投。孝感天神。出現變作。滅蛟除害。王大喜。以配王子。思德亦尚主焉。

乙鶴。慶路子女。祖慶留庇椰匿宮盛按司子。爲綠數按司所覺。令侍士志堅原追捕。乙鶴年十五。謂其父慶路子曰。事急矣。請以兒服衣小按司。兒仍衣小按司服。敵可紿也。已及搜捕。乙鶴復曰。祖與父均盡心於小按司者。爲報仇地也。如被獲。事不諧矣。願乞捨身代小按司死。慶路子初不忍。乙鶴詞益迫切。乃斬首出示志堅原。圍遂解。後小按司復有宮盛。以夫人禮追祀乙鶴焉。

大里按司妻。不知其名氏。爲大里按司繼室夫人。大里貪黷。吞併大城按司。大城有臣皆殺其。擄其夫人

長子於儀間村數年，糾衆與鮫川按司合兵誅大里，仍奉長子爲大城按司。大里夫人攜二子匿於荻堂村長子乳母之家。時長子度羅壽九歲，次子嘉寧松六歲。彼普嘉眞察獲，將殺之。夫人奔至按司所，反覆哀懇。乃議殺長子，流次子於津堅島。夫人曰：若然，願流長子，殺次子。按司問故，曰：長子乃妾前夫人之子，次子妾所生也。按司與普嘉眞曰：俗皆愛所生而嫉前妻子，今反棄己子以救前室所生，誠賢婦也，可如其言。度羅壽復乞先嘉寧松而死，按司與普嘉眞深感其義，皆宥之。

豐姐，悌陀喜瀨女，初嫁爲眞壁按司夫人。未幾，眞壁爲國吉按司所併，無子。夫人逝歸父家。高嶺按司聞其美，欲娶之，召侍士由查論意。悌陀喜瀨許之。婚有日矣，夫人聞之，仰天哭曰：吾自城亡，覓按司白骨函之，而不即從死者，豈有他哉，爲存祭祀耳。父母不諒，欲奪吾志，吾豈忍偷生以失節耶。乃閟戶自縊。父母發而救之，適由查至，歸告高嶺。高嶺怒，親強委禽焉。夫人取懷中骨出示之曰：眞壁雖白骨，妾暫時不離，豈從他耶。遂欲自刎。高嶺急止之，因謂悌陀喜瀨曰：爾有貞烈之女，顯名後世，吾得聞烈女之言，亦改前非，請宥吾罪。

乙達呂鶴壽妻，保榮茂按司女。初，茂與平良按司友善，一日相與結男女未生緣。後平良生男鶴壽，保榮茂生女即乙達呂。鶴壽三歲，母亡，後母愛己子而忌之。稍長，陰以藥瞽其雙目。無何，女亦孤，鮮兄弟，母夫人將背鶴壽而援其業。平良遣其弟饒波庇椰告鶴壽不幸爲廢人，謹辭前約，願別婚他族。夫人以語女。女曰：先按司婚約於前，奈何死按司而變前約。爲鶴壽雖瞽，兒未生前定約之夫也。背父棄夫，其禽獸已。饒波復媿諭之。女曰：煩吾子從九泉下親告吾父，若見許諾，詞無貳矣。饒波回語平良，平良曰：愚女不顧家門，執拗乃至是耶。繼室復譖曰：若鶴壽不在，女自別嫁矣。殺之不可，曷放之於外，俟女婚更議召回。未幾，乜饒波憑惡之，遂放於八頭山石穴中。是夕，女夢一神女備告以故，且指示其放所，寤以告母，乃遣人如夢中所示向覓之，偕來。夫人召醫治目，復明，因遂歸平良，成禮如約。

許氏，美里嵩原村酋長許田女，有殊色，二十而寡，矢志守節。鄰右爭求娶之，父母欲奪焉，強逼再三，氏乃剪髮而辭之，節操彌勵。

蔡氏，名亞佳度，久米村人蔡籍女。年十七，嫁陳氏子，十八而寡。陳氏門衰祚絕，無孤可立。氏不得已，大歸母家，守節不嫁，紡績窮晝夜。壽六十八，臨訣時，出所積紡績餘金，囑其族人曰：我婦守父家，賴俯背贍養。今願付所遺，爲蔡氏建一宗祠，令子姪誦讀其中，吾目瞑矣。適得浩泰寺廢地，遂購而建祠焉。族姪孫溫有碑記其事。

文苑

程順則，字寵文，久米村人。勤學勵志，言行交修，位紫金大夫。愛民潔己，不營微利。年七十餘，卒之日，貯籍外無餘貲，國人至今猶爭道之。所著有燕遊草、中山官制考。其一時先後並聲藝苑者，久米則有曾益，字虞臣，著執圭堂草；蔡鐸，字聲亭，著觀光堂遊草；鐸子溫，字文若，著澹園集；鐸族子文溥，字天章，著四本堂集。首里則有周新命，字熙臣，著翠雲樓集。何文聲亦有詩名，徐葆光嘗題其集。

方外

日秀，不知所自。明時泛海至金武山，住富藏河千手院。年歲頗豐，民爲之謠曰：神人來兮富藏水清，神人遊兮白沙化米。後作波上三年，復回北山。

際外，仙江院僧，名宗實，能詩。學元僧白雲集體，與萬松院不羈、天王寺瘦梅、相伯和、前使汪楫稱球陽三詩僧。徐葆光使中山時，猶在，贈詩有云：海外三僧海內傳，瘦梅化去不羈仙，山中師老惟師在，數臘春來七十年。蓋道其實云。

琉球國志略卷十四

物產　穀　貨　蔬　果　草　木　禽　獸　鱗　介　蟲

天地之風氣日闢，王者之長育無外。故知玉帛萬國，尚在中原；會稽羣神，未盡分野。向使統而有之，則禹貢之包匭筐篚，當不僅在蠙魚絲枲之屬矣。國家中外一統，百貨來同，奇琛異寶，何所不有。琉球孤懸絕島，素稱磽瘠。初免其馬貢，繼紓其歲獻，固列祖之所包荒，聖上之所矜惜，何有於昆刀丸浣，而煩職方之羅列耶。然而地不愛寶，人不愛情，不惟其物，惟其情，芹曝之喩，所由來矣。又況其狙獷荒怪，而不在常貢之數者，正復不少。恢人怪所未見，聖人亦有不知。飛車砮矢，爰有自來；豹鼠鯢魚，均無可棄。志物產。

穀之屬。稻。中山地磽人稠，山多田少。十月布秧，五六月熟。地氣煖，本宜兩稻，因八月後多大風，故止一熟。姑米山、八重山產米最多。米惟國王及貴族官家得食，小民皆食番薯。赤秔米。黃小米。俱出姑達佳島。

黍。粱。麻。芝麻。菽。俗曰豆，有綠、赤、白、黑、黃豆、大刀豆、赤種、大豆即黃豆。小麥。有二種。異產有番薯。在處有之。有數種，藍薯蔓生，府地皆可種，生熟皆可食，土人以爲糧。

貨之屬。絲。土人不知育蠶。姑米山多植桑，蠶甚纖粗，不如中國。棉。夏錄云：土不宜棉，今間有之。姑米、葉壁、八重、太平諸島出，但稀貴。綢。有土綢，以中國絲織成。有繭綢，出姑米山。布。有棉布，以土棉織成。有絲布，以絲苧麻織成，一名羅布。有蕉布，蕉皮內絲織成。有麻布，以麻織成。皆花紋相間。紫紐紬，亦有用五色染成者，皆以自服。若綢適最貴，用本色。蓆。有藺草編成，有極細密者。人家坐臥及舖地諸物皆用之。出姑米、太平、八重諸山。茶。夏錄云：土不宜茶，今亦間有之，自閩中來。

多。鹽。曬海滷成者，色極白，宜野樹，今訛仁，有鹽樹。酒。燒酒，國中自釀，味甚烈，歲進及供應，多以水滲入。新酒，太平山出者名太平酒，八重山出者名密林酒。醴酒，出土噶喇，嚼米肌，嚼米汁而成，如乳酪，曲甘淡，閩日則酸。國王頒賜，冊封天使有此，或曰以此擲汁中。

擇年取作燒酒，味醇冽，比中國人間其黃女子口中嚼成，多不敢飲。琉人競取以爲絕佳。

臣按：隋書謂釀米麴爲酒，味甚薄，或亦其加水者歟。

紙。有數種，皆穀樹皮爲之。俗呼棉紙，薄紙，護壽紙尤佳。大護壽寬可四尺，直可二尺許。中護壽寬可二尺，直可尺五。小護壽視中者寬直略減一二寸，而紙料亦遜不及。有花紙，俗呼圍屏紙，出土噶喇，有綠紋相間者尤佳，然方幅皆僅如中護壽，不宜書。甚猥豐，聞亦稍可愛。有高麗紙，云自高麗來，七幅可作一幅，亦耐久。徐葆光琉球紙詩：蔗米釀紙扶桑繭，十里擣就細如蠶。一縑一紙殊不得，島客來貢數端兩給。從入手白於練，側理海苔凝一片，匠刀裁截徑尺方，磐對手尉鋪霜面。我島羽似細函凍，寒光耀腕茧成冰，捲疊窖籠加什襲。翹翹劉剌踏溪蹤，十載京師了小僧，解經寺懸都護迎，高麗紙得其粗，單頁白朝鮮外方幅，篋貯此同兩邦賦，其皆擅東邦，竹筍留一木通，望洋咨咎歎鬚風。箋。徐葆光云：川紙毛爲之，箋僅長四寸許，今所用多福州來者。油。有魚油，鯨魚脂爲之。燈油，樺油，樹子爲之，樽油絕少，呼噶喇。蠟。出姑米山。子榨成，尤佳，亦可作蠟，然不易得。燭。如中國柏油爲之，色如蠟而微黑，鋪道紙上，俟凝剝去之，絕無油迹。糖。有紅黑二種，出大島。糖。蔗小，作汁煎成，亦有冰糖，白糖。閩天使館閒時，國人設廠造糖其中。

烟。土音淡巴菰。扇。有團扇，或骨或白，灑金作畫，有泥金五彩者名玉扇扇，惟王宮中有之。有摺扇，名檳子扇，單面不褶，今亦有雙面。又一種名倭扇，外兩竹中夾，向外，惟附人得用，土音曰倭几。又有猪扇，則爲什扇，男子用之，婦人用者缺其旁，如缺月狀，名月扇。

金。見夏錄云：地有砂金，曰神物也，人不得擅取。夏錄云未驗有無。銀。多自日本來，作長錠，或彈子大，國人謂之銀餅。舊餅一兩抵中國八錢，新餅一兩抵中國七錢。珠。蛤蜯中間有之，圓而無色光，錄云地滯小而大實不成也。蘇鐵。出大島。

刀。有腰刀，長桿者爲袞刀。徐葆光琉球刀歌：我本書生非刹客，誰家天命麗海邦，介壽勉將操玉册，禮成宴列高會，敦主人贈我雙刀。鞘鮫皮錦像蛟身，拔鞘作尺許品英射，日寒生毛發，霜前轉觸銛光幻，折鐵回紋細相間，探得扶桑十日畢，近者鬼工千日鍊。薄相何論壓此群，繡間玉鐲雖鈍，我聞日本鐵最精，刃輪一尺神威成，持之出境屬禁死，此邦何以供吹氣，中外一家通玉帛，三十餘世皆銷兵，鞘頭寸鐵不加飾，楣梁木具存其名，錄就名刀附華客，歸與上國爲干城。方今四寇正放逐，鯨鯢削刃勞輕緩，與誓君盤材武決拾命中力，如虎得此輪君逍遙，飛早爲副車收邊功。漆器。多自日本來。石。硯材鹹而鬆，似精樂石。礪石出葉壁山。石芝，沿海沙礫上多有之，有根有葉，大如盆，小如指，叢生水中，姿若擬出，潮落拾之。潮松潮柏，有紅白二種，大者可三四尺，根嵌潮底，取之易脆，齧色久輒變，難以致遠。珊瑚。松紋。徐錄云：俱出八重山，國中未皆有。硫磺。出硫黃島，世以充貢，亦出土噶喇。

蔬之屬。菜。有白菜，芥菜，菠菜，甕菜，茴香菜，絲瓜，茄子，瓠子，冬瓜，蘿蔔，蒜，韭，葱，薤，芹，蕨，筍，豇豆，扁豆，萵苣，紫菜，木耳。防風。根如小蘿蔔，可蒸食。蘧。俗呼冬瓜，醃之味佳。石花菜。生海灘上，如苔，煮之去渣，其汁凝成塊，亦可蒸食。

異產有紅菜。細如亂髮，紅花菜而少扁。雞脚菜。麒麟菜。似生海灘上，質粗硬，有黃白二種，一名鹿角菜。海帶菜。一名昆布，生海中，可食，出八重山，池北島。松露。土音苔蕈，九十月中生大松樹下土中，實圓白色，類菌，諸其志城者尤良，灰色者生竹根中，不可食。辣蒿。樹似，有數種，開花白色，結子有大如指而赤者，有略小微黃者，很長寸餘，有小如豆而圓赤者。女芳。蕨菜。生水田中。茯苓菜。

果之屬。稻。蕉。色紅，節短，一年皆有，有小者用以通糖。西瓜。木瓜。橘。五六月色青綠，便採食，味酸，至冬紅乃甘，有數種。香橙。金柑。佛手柑。杏。梅。小如

龍眼。二種，皆自閩來，葉不甚繁植。荔枝。蒲萄。桃。栗。柿。核桃。櫻桃。楊梅。別有一種，極小，土人謂以充段，或云即覆盆子。枇杷。小而微長，其實酸。

果之異產有蕉實。色類花開，一穗數尺，色紅，每花一瓣，中有心五六條，瓣落則結實，如手指攢附，熟時色綠，以草掩覆之，則黃如蜜，如甘，名甘露。橘子。實如櫻桃而小，出大島，一名芝子。

草之屬。花不別見，凡草本者入草類，木本者入木類。萱。有重瓣，有單瓣，葉具齒有文，一名數冬，花特小，葉有背白相間紋。茸。草梅連產，及東流尤多。蘭。可贈，又有一種，心可點茄。天門冬。麥門冬。

紫蘇。天芋。獨脚蓮。芸香。叢生，花一莖數十朵，結子如青莢，有毛。觀音蘭。豆蔻花。砂仁草。三枝葉相似，皆供蒸炊用。烏木草。葉圓如茶花，長丈餘，每葉滑邊有白線，亦有無白邊者。一葉。似烏木葉，叢生，出土只一葉，無枝無花。鬱金。桔梗。牛蒡。牽牛。葵。玉簪。金錢。書帶草。車前。

蒲。艾。鳳仙。雞冠。水仙。百合。剪秋羅。秋海棠。蝴花。聚八仙。葉如蘭而柔，八月葉底土中挺莖三尺餘，花如鼓旗，生莖頂，有黃紅色數種。胭脂花。有紅白黃三種，結子中如粉可食。藤。有紫藤，蔓生，花如葡萄；又一種蔓生，葉極小，花紫色，光鮮，天界寺內有。薜荔。蘋。馬齒莧。仙人掌。雁來紅。燈籠草。開小白花，結子如燈籠，始青後黃，外皮漸脫，內層如紅紗，包中一子，亦如燈籠，國人呼爲九蓮燈。午時花。略似燈籠草，開花以正午，色紅，大如錢。午時蓮。蓮。國學池及八幡寺池下，池多有。蘭。四時皆有，俗呼爲孔子花，種產，有國頭蘭，出八重山，姑米島，西表地。有風蘭，葉比蘭較長，抽葉如川蘭，香幾竹，以爲盆，懸掛風前，極易茂。有名涌蘭，葉細而勁，與桂葉間，大僅如指，三四月開花，與蘭無異，一箭八九朵，香味清越，出名護嶽巖石間，不假水土，或寄樹椏上，或以棕皮裹縛之。棄蘭，一名芷蘭，葉如鳳尾，花如珍珠。蘭棒蘭，狀如珊瑚樹，綠色，無葉，花從椏間出，似蘭較小，亦寄樹椏上，可活，花味甚馨，引金絲當。又有松蘭，竹蘭。菊。種不一，有太白，仙影，厚見，清明，秋山，鷺山紅，晚錦，黃鷹，粉紅，晚霞等目。異產有野牡丹。土名梓花，葉與牡丹無異，二三月花開最繁，如鈴鐸，紫鮮，檀心如碗大。野蘭。花小如菊，葉似蕭公，極芳烈，其莖嚼之以爲口香，種出太平島，沿海沙土中，又有一種，葉如蓼薺，疑即中國菁藁。寶菊。色不一，花如中國鳳仙，葉粗厚，似野蒿。山花。土名吉箭，葉如纖樓海棠，花如牽牛，花差小，鴉翠色，四五月開，十一月結子如豆莢。山蘇花。一名鐵蓮，無花無實，出土尚不及尺，葉如鳳尾而小。吉姑羅。一名火鳳，人家牆上多植之以避火，盤花葉，似箇玉樹草，葉似慎火草，土人呼爲綠木。徐錄云：花似黃菊，紅者爲蠟藤木，誤。

木之屬。松。最多，一種出七嶺，閩枝軟矮，試天矯不假人力。柏。檜。亦多，矯地作攀。榕。樟。楓。柳。杉。自閩分種。槐。櫟。樸櫚。黃楊。桐。桐，葉似桐而紅。朱桐，中心抽莖，莖花數十朵。白桐，葉花略似朱桐，稍少。桄榔。椰。俱略似棕櫚，特高大，天界寺多有。榕。有單瓣，千瓣者，有大紅，淡紅，白數種，不結實。桂。八月開花尚少，十月後大放。木蘭。木蓮。

雪毬。山茶。杜鵑。山丹。茉莉。長春。紫薇。海棠。天竺子。一名南天竺。夾竹桃。扶桑。一名佛桑，千葉者有大紅，淡紅，黃諸色，單葉者惟大紅一種，中心獨出花瓣外一寸許，如燭淚形狀，故一名照殿紅，四時皆花，六月尤盛。相思木。邪臘。疑即紫薇。庭梅。土音什樹子，花樹略似郁李。異產有樫木。一名羅漢松，木理堅膩，國中最貴，棕梓皆用之，出奇界島尤良。福木。葉如冬青，特大，對節生，似櫻子，厚而光澤，一名紫檀木，樹身直上數丈，四時不凋，葉可染綠色，開小黃花，結實如栗，可食。呀喇菩。葉似福木，亦對節生，白花似梅，實圓，可榨油，與福木俱號君子樹。徐錄云：葉紋對稱如纖，中邊映日通明，作金黃色，高檐樹葉如此，疑即此也。鐵樹。一名鳳尾蕉，一名海棕櫚，葉勁挺，對出如鳳尾，好鐵，凡大院落及衢路旁皆植之，島人種其根，爲樹以爲備。徐葆光詩：蕉挺棕櫚身，樹汁歸處紙繫，紙圍尾張，向日。檳。一名油樹，子可榨油。黑木。一名烏木。黃木。赤木。一名紅木。福滿木。高數尺，葉似木樨，花如橘子，秋熟紅色，可食，亦可染物，作背黃色，名山米，又名野麻，恐疑即營樹。古巴中心微。

梯斯。土音闍利子。高數丈，葉大如柿，葉花五權，八九月實，似青果大而少肥，香甘，中有仁如榛仁。徐葆光云：國中有之，名戊土，國人殊未嘗見。右納。樹高數丈，葉如白楊，夏季開花，如中國秋葵，黃瓣紫心。地分木。葉如穀樹，小白花叢生，冬月開。有毒，可藥魚。刀橘。葉細如嵩，開小白花，其芳烈，一名十里香，結實如天竺子稍大，月中紅，纍纍滿樹，人家多植以代垣屏。梯沽。樹極高大，葉如柿，有葉抽作品字形，對節生，四月開花，紅色，長尺許，每枝直抽攢花數十朵，花葉如紫木筆，出太平山。

惡達慈姑。樹高丈許，葉類桃子，如荀荀，楓，枝條纖細如柳，小葉如楠，亦作品字，九月開花，葉間細蕊攢如扁豆花形，纍纍深紅色，名慈姑奶，不可食。萩。柴。木理細，色紫，似無花，只可供爨，故名曰柴。吸力。土音吃力，字形作方月，樹高數丈，葉如枇杷，夏月結子成殺如火樹，姑米山尤多。阿咀呢。葉長，旁有刺，久成林，迷處堅利，可為籬障，葉可造席，慢可織索，開花者為男木，花白，香盛，剛合尖，左右旋疊十餘朵直上，五棱踈織如杖，長數寸，芳烈如橘，女木無花，結實大如瓜，纏紋起釘，竹六棱，可食，云即波羅蜜，別稱一名鳳梨。

竹之屬：苦竹。猫竹。虎斑竹。鳳竹。竿竹。篩竹。烏竹。大竿竹。矢竹。笏竹。異產有觀音竹。叢地叢生，長尺許，寬三四寸，紫色。

禽之屬：雀。鴿。烏。鷺。雞。鶺鴒。鳩。鷗。梟。鶖鴰。燕。七月來，不巢人屋。徐葆光秋燕詩：春社中原秋社時，天邊見客故依依，來巡不肯巢人屋，斜

日空山竝翅飛。鷹。九月中東北風，外島颺來，煬然以白露日至，驗之信然。徐葆光鷹來詩：霜白九月黃花開，西風鐵翮高登臺，海雨數點楓林落，知是鷹來是雁來。雁。不恒有。鷄。產多，一種特小，短足長尾，出七島，名七島鷄。徐葆光詩：潮裡雞鳴欹迷村館，枕先知是客晨，那知夜扶桑枝上時。鬥雞金距，自閩中購，亦不多。至不多有。鴨。異產有古哈魯。金黃毛羽，長嘴，短尾，四月鳴。麻石。翅羽綠色，白眉，九月來。伊石求子。似麻石。烏鳳。一名上堀鳥，似燕，八月來。恨煞。毛羽似鷹而差小，八月來。容蔗。翅灰褐色，頭徐紅，錄云八月來非。石求竇。毛羽似雀，春乃鳴。莫讀史。綠毛二種，俱十月來。

獸之屬：牛。馬。從番島，終歲食青，不食秣豆，故甚民皆畜以代耕，有事則役於公家，洪永間例以充貢，凡常令人渡海市之。豕。山豬。出今歸仁村及大島。羊。鹿。姑達佳、西馬齒、魚蝎山、姑巴汎麻山皆有之，姑米獸魚躍岸化為鹿，鹿長熟，以香嗆水亦化為獸魚。犬。大者傷人，有獒，多私畜之。猫。猿。今亦少。

臣按：隋書及明一統志稱有豹猿熊羆，今按其地皆無之。又云無牛羊驢馬，驢則絕無，而馬最多，皆無足據。徐錄云無虎兔猿，則誠然。

鱗之屬：魚。有鮫魚、鰻魚、鯖魚、鰹魚、鰤魚、鰹魚、金魚、鯉魚、箭魚、鰡魚、鱸魚、獸魚。異產有鯨。鯔。如白鳥飛，入水即為魚。徐葆光有文鰩鯔是鯔句。五彩魚。有綠色、紅色、翠藍色、黃色，雜紅章五采相間，土人就其色其形呼之。魁魚。由姑米山。石鮔。似鰈魚而大，首圓，下生八手，鱗尾。毛魚。細小，外視似魚，咀嚼有味，七月朔入月朔前後五日於海中成陣出，他月則否。佳蘇魚。馬鮫魚乾為之，徐錄云：削黑鮫魚肉乾之，其長及尺，梭形，色如朽木，出久米者良，以溫水洗之，包蕉葉中入火略煨，洗淨，漬以肉汁，削切成片，頗可口。一石眉巴魚。色紅。阿鰍姑魚。他麻魚。勿持眉巴魚。阿甲臺魚。海馬。馬首魚身，得者先以進國王。一拉不知魚。即綠魚。海蛇。國王閩安天使，必具海蛇一束，長二三尺，乾直如朽索，黑色，捋捋可脂，國人以為饌，云性熱，能療瘋疾，非結。針魚。身長如針，亦名鱵。靴魚。頭長如靴。

介之屬：龜。黿。鼈。蟹。螺。蛤。蛙。蚌。異產有龍頭蝦。一名鰕，大者一二尺，皆紅色。玳瑁。甲如龜殼，背尾形尖，頭有滿紅色，國人以為長壽。

蠔。味甚佳，如蠣而大，發噬堅立。五色蟹。多穴海岸中，兩螯左大右小，大以外殼小，以取食，惟大螯特赤，名曰照火。苦喇喀。大螺可吹，亦名吹螺。綠螺。大如盆，可作酒杯杓匙及飾鐙碗器物，常以充貢。呀低媽苦。周生爪五，長三四寸，亦名鱟鬼魚。寄生螺。小螺生嶼岸沙中，以火逼，輒走出，中身如蟹，殼冷復自入。徐葆光詩：庭頭小小螺，居寄居介族，一數推戶身，螺輪局糞，行無著，借空殼，非稱螺倒非蟹，晦看他堅閉深藏郭，未當時許伏人攻，幸免又換金寫屬，莫道寄名腸。黨心常不足。左旋螺。徐葆光詩：頁見文螺異，處中獨左旋，從輪斜捲月，九曲小迴天，學隔窮仙履，除側眼新從東海獻，能吐日邊鮮。槐螺。殼尖如槐，有刺，亦名槐魚。車螯。似蛤大者可作浴盆，小者可作盤，有戶，瑞為釜，齡之如牙，作階。貝。小者如指頭，外白，有紅暈物。文貝。綠間道，大者紫赤斑玭。陰地納喀。似蛙，又殼圓如小荷葉。喀達哈。螺似貝，白色，其上凸下平，周兩邊如鋸齒，蓋螺只一邊有。海膽。背生刺如蝟，能運行，可醃食。

蟲之屬：鼠。拾唐貓皆供玩，不能捕鼠故也。蝦虎。尤多，作聲如麻雀，冬夏皆然。蜥蜴。如蛇，四足，背有金色綠脈，蛃蛃皆是也。蛇。九月出，傷人，首號姑米山尤多，長起甲似如蠟。蟪蛄。有長尺餘者，不甚傷人。蚊。微，畢有驚發噬少減。蠅。亦多如蚊，終歲不蟄。金翅蟲。背上兩翼及足皆金色，中國常以供花勝，陰好棲陶，晉不去，因被擒。

琉球國志略卷十五

藝文

鳴春鳴夏，皆吹息之自然。一葉一花，由化工之締造。我皇上文思天縱，容藻日新，猶復博覽旁搜，稽古典學，亓鏘金石，載賡風歌。天山敕勒之謠，爰與卷阿流火之什，交誦迭賡。金聲而玉振之，登球陽沐浴譜化，百有餘年，聲華所暵，獨無吉光片羽，足備采風者之取擇乎。臣川足跡所及，極遠萬羅，凡中國人士有事東洋，記載吟詠，悉加甄錄。即未至其地而文切彼事者，亦間為拾取，以資博聞。至其國中撰著，雖不多見，跡所流傳，亦時有雅馴者存焉。輒復覓其吹索，存其二三，以比於鼪躋樫塵，罔非海澨之所樂受云爾。志藝文。

謝恩疏　康熙三年　中山王尚質

琉球國中山王臣尚質謹奏：臣質海隅庸劣，遭際聖朝，荷先帝柔遠之仁，撫字優渥，十餘年來，雖海道未通，所賜臣敕印，滯閩多日，然島嶼之歸，悃臣民之向化，未嘗一日有遐邇之間也。恭逢皇上踐阼，特命維新，臣僻處一隅，遠隔萬里，不能匍匐梯航，躬蹈階墀，在天王聖明，詎遽復殺不庭之誅，臣實深深，乃臣不揣冒昧，敢有披瀝於君父之前者。皇上仁孝天成，不改父道，仍遣正使兵科副理官張學禮、副使行人司行人王垓，賚捧先帝敕印將臣於本年七月十七日，臣恭設香案，望闕叩頭，焚爇宜讀，窃知皇上軫念微臣，

倍加恩賚。臣彈丸荒陬。即捐糜頂踵。不知何以報天恩於萬一也。但臣捧讀先上敕諭。爲臣使人。物故甚多。滯閩日久。將正副使併忤撫諸臣。分別處分。臣撫躬捫心。感愧無地。伏念物故多人。各有命數。已蒙我皇上格外殊恩。死有餘榮。至庀材鳩工。繕兵選將。破浪衝風。艱險萬里。以竣大典。臣不敢謂非諸臣仰道皇上恩寵臣至意以至此也。臣已躬承天庥。竊幸億萬斯年。世守藩屏。不能少爲諸臣之報。而反重爲諸臣之累。中外均屬臣子。臣何人斯。豈能宴然清夜乎。伏祈皇上推繼述先意之誠。廣錫類羣工之恩。憫念臣懇切愚衷。敕下吏部。悉加優敍。庶皆霑雨露。無非天恩。臣踧踖愚忱。得以稍舒矣。臣再有請者。先帝詔書。皇上敕諭。臣已懇留。奉爲傳國之寶。且使臣子子孫孫。永戴恩於無已也。理合題明。臣曷勝激切悚息待命之至。爲此具本。令陪臣吳國用、金正春、抱賫謹具奏聞。

謝恩疏　康熙二十二年　　中山王尚貞

琉球國中山王臣尚貞謹奏爲恭謝天恩。兼陳封舟瑞應。以展葵悃。以彰使節事。臣貞彈丸小國。僻處海隅。感沐皇仁。已經再世。蒙天恩特遣正使翰林院檢討汪楫、副使內閣中書舍人加一級林麟焻。賫捧詔敕、幣帛。封臣貞爲琉球國中山王。臣與通國臣民。恭設香案。叩頭跪聽宣讀畢。又蒙皇上特恩。賜臣御筆。煌煌天翰。遙頒小邦。榮光燭天。不特臣守藩之爲榮。即奕世之爲光矣。臣歷查前代請封。雖蒙恩准遣使。而奉命以後。每遲至三四年而後臨臣國。甚有十餘年而後臨臣國者。如前封順治十一年遣使。直至康熙二年始臨臣國。若使臣汪楫、林麟焻之朝拜命而夕就道。且當海氛多事之時。衝風冒險而來。從前所未有也。更有未見之瑞應。不敢不爲我皇上陳之。臣國僻在海東。去中國不可以道里計。往者封舟開駕。惟恃西南風而行。中道絕無停泊之處。故二三十日而至者有之。月餘而後至者有之。甚至水米俱盡。更有不可言者。從未有自五虎門開洋。三晝夜而逮小國者也。臣差有大夫通事、舵工、伙長、迎護封舟渡海。親見舟行之際。萬鳥繞蓬而飛。兩魚夾舟而送。經過之處。恍若步屧。不知已抵琉球內地矣。通國耆老臣民。無不以爲此開闢以來所未有。不啻從天而降。此皆皇上之文德功烈。格天感神。且有御筆在船。所以有如此之瑞應也。臣自受封以後。颶風不作。雨澤應期。五穀有收。窮民得食。臣身亦加安泰。此皆皇上之恩賜也。而兩使臣之克副任使。眞不愧皇上之特簡矣。臣以爲宜宣付史館。記載其事。以彰盛朝之瑞應。以紀皇上之實政。至兩使臣成勞議敍。知皇上自有鑒裁。非臣所敢妄奏。但查前封使臣張學禮等。以數年渡海。經先臣奏請。蒙加復職之恩。則今日之兩使臣。勤勞茂著。似不可不從優議敍。以勵臣工者也。至於皇上所頒詔敕。臣懇留爲傳國之寶。已經兩使臣查驗前封卷軸。付臣一併珍藏。理合題明。皇上所頒御筆。臣舉國瞻仰。惟有舞蹈忭忻。不能仰酬萬一。奉上土產物件。少佈涓滴微忱。統祈慈鑒。爲此具本。特差法司官王舅毛國珍、紫金大夫王明佐等。賫奏謝恩。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上奏聞。

謝恩表　康熙五十八年　　中山王尚敬

琉球國中山王臣尚敬誠惶誠忭。稽首頓首。謹奉表上言。伏以聖武弘昭。特重內屏之任。皇文丕振。復崇外翰之權。隆體統於藩臣。安內而兼攘外。煥規模於舊制。緯武即是經文。拜命增虔。撫躬益勵。恭惟皇帝陛下道隆堯舜。德邁湯文。統六合而垂衣。敎仁必先敎孝。開九重以典禮。作君又兼作師。臣敬世守藩疆。代供貢職。荷龍章之遠錫。鮫島生輝。沐鳳詔之追揚。丹楹增色。對天使而九叩。竊效嵩呼以三呼。謹遣陪臣向龍翼、程順則等。虔賫土物。聊表芹私。伏願乾行不息。澤沛彌崇。統王會以開圖。合車書者千八百國。占天時而應律。驗順祥於三十六風。將見文麟獻瑞。彩鳳來儀矣。臣敬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使琉球錄序　　明冊使夏子陽

皇上之御極二十八年。琉球中山王世子尚寧奏請襲封。時蓋嗣位一紀矣。初以關酋侵擾。海上戒嚴。故乞封稍緩。而會前撫臣代稱世子恭正嗣。守封疆。關酋不能脅。天子嘉其恭順。數下禮臣議所使。廷推至再。最後從世子請。仍遣文臣二人往。如令甲。於是子陽以兵科給事中充正使。而行人司則王君士禎副之。癸卯三月。入閩治舟以行。凡三年工始告竣。遂以丙午仲夏泛海。抵中山。諏吉册封畢事而旋。報命且有日。適採進使所紀。綜以時變。質以周咨。稍篡飾之以爲錄。錄成。余宜有序。蓋余于役而益仰我皇上之明聖也。先時余等在閩。使舟尙不獲就。適有訛倭將爲使事伺者。閩中二三臣慮損國威。欲請更成命。余輩奉命而出。海外具瞻。奈何以不信示之。而使妄窺吾怯。其損國威更甚。疏上。天子主余議。趣守臣速爲治舟。毋淹朝命。已復飭沿海內地。不得陰通嶼夷。啓生戎心。比使事往還。卒恃無恐。嗟乎。向非廟謨堆斷。明見萬里。則海上之舟。幾爲道旁舍。余等躑躅進退。且貽秦越者嗤矣。余又追憶時昔。關酋犯順。跳踉我朝鮮一時。掖垣典戎之臣。率馳驅覘師。倥傯無寧晷。琉球距日本咫尺耳。朝鮮既失。則琉球亦難獨存。我東南之地。凡典夷通。前所訛言。或亦可爲隱憂。賴國家赫聲濯靈。倭奴遁跡。半壤救寧。以故中山一彈丸區域。天所覆。世世奉冠帶。稱爲東海波臣。即余承乏兵垣。亦懸藉寵靈。萬里作使。不以武衛而以文綏。大異時昔馳驅倥傯狀。迺際明盛。何幸如之。頃余駐中山時。倭舶卒至。命爲約束從役。祇持天朝大體。倭卒斂戢不敢肆。至有避道竊觀。嘖嘖漢官威儀。已復從使館頌謁。稽首而去。余甚異焉。夫琉球不大於朝鮮也。中山世子未鍵於曩日也。嗣位之初。倭爲援。受封之後。倭爲讋。此其故不在倭。不在琉球。而在我國家耳。夫維天子恩威並暢。制馭得宜。即犬馬猶然怙服。安知海外殊域。漸被聲教。而欝蒸文明。不以中山爲前矛。而余列姿載下臨。凡終賴國家無事之福。以佇觀重譯來王之盛。則斯役也。以昭明主。以裘清時。以徵德化。亦載筆之一快也。故諸具錄中者不贅。而敍余所快覩歷歷如此。語有之。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是惟今日哉。

中山沿革志序　　冊封使汪楫

琉球。隋書、宋史皆曰流求。元史則曰瑠求。時皆未與中國通。故紀名各異。隋煬帝大業三年。令羽騎尉朱寬入海訪求異俗。海師何蠻言之。遂與俱往。抵其國。語言不通。掠一人而返。明年。寬復受命往撫之。不服。武賁將陳稜率崑崙軍人通語言者往。終不服。逆戰。爲稜所敗。掠男女千人。嗣是遂絕。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海船副萬戶楊祥請以六千軍往降之。給金符暨詔以行。出海洋遙掠一山。軍小挫。未至瑠求引還。

成宗元貞三年，福建省平章政事高興上言琉求可圖狀，遣省都鎮撫張浩等襲之，禽生口百三十人。抗命如故。明洪武五年，命行人楊載詔諭，而中山王察度遂遣使入貢，明太祖待之，恩禮有加。於是山南王承察度、山北王帕尼芝，亦相繼稱臣服，俱受封於朝。其後二王使不復至，云爲中山所併，然年時皆不可攷。終明之世，亦無有疑而致問者。臣楫備員史官，嘗思搜羅放軼，補舊乘之闕，會有冊封之役，入國首以此爲問，皆謝不知。世系沿革，亦祕不以告，蓋國有厲禁，一切不得輕洩也。嗣以諭祭故王，入其祖廟，預敕從吏具筆札，俟行禮時密錄其神主以歸。已又購得琉球世纘圖一卷，卷中番字多不可辨，委曲探索，始知其國南宋始稱王，明初始通中國。元延祐間國剖爲三，明宣德時復合爲一。自宋至今，代已四易，所謂姓歡斯者無據，謂皆尚姓亦非也。爰就圖中所載，可識者書之，疑者闕之，參以實錄，約略詮次，爲中山沿革志二卷，用備稽考云。

使琉球雜錄序

汪楫

琉球自明洪武初通中國，歷今三百餘年，奉使至其地，姓名可紀者凡三十餘人。考其譔著，惟嘉靖中陳侃作使琉球錄，上之於朝，于是中山風土，始爲學士大夫所稱說，然其言弗質也。萬歷中蕭崇業因之，少有增益，又附紀前此奉使者爵里姓氏，紕漏實多。嗣後夏子陽又因之，至崇禎中杜三策從客胡靖所刻琉球圖記，則荒誕謬妄，百無一實矣。國朝康熙三年，使臣張學禮歸自中山，有紀事一書，質實無支語，已鏤板行，後爲所知譏讓，謂海外歸來，稍夸誕以新耳目，誰相證者，而寂寥如是。學禮乃毀所鏤板，而他客輒以意爲之，今刻遂與原本大異。臣受命後，即遍購諸書以行，按籍核之，合者殊少，爰即聞見所及，雜錄成編，編分五卷：曰使事，曰疆域，曰俗尚，曰物產，曰神異，皆據事質書，期不失實而已。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周知其利害，而小行人之職，使適四方，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屬，各各條錄，則爲一書，用反命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故，是知適四方者必有錄，自古然矣。若比於搜神、括異、志怪之書，則臣不敢以所未見侈詭異之談也。

中山傳信錄序

冊使 徐葆光

琉球見自隋書，其傳甚略。北史、唐書、宋元諸史、因之。正史而外，如杜氏通典、集事淵海、星槎勝覽、嬴蟲錄等書，所載山川風俗物產，皆多舛漏。前明洪武五年，中山王察度始通中朝，而明一統志成於天順初，百年中爲時未久，故所載皆仍昔誤，幾無一實焉。嘉靖甲午，陳給事侃奉使，始有錄歸上於朝，其疏云：訪其山川風俗人物之詳，且駁羣書之謬，以成紀略、質異二卷。末載國語國字，而今鈔本什存二三矣。萬歷中，再遣使蕭崇業、夏子陽，皆有錄，而前後相襲。崇禎六年，杜三策從客胡靖記尤俚誕。本朝康熙二年，兵科張學禮使略、雜錄二卷，頗詳於昔。二十二年，檢討汪楫撰中山沿革志二卷、雜錄五卷，典實遠非前比。然於山川輿圖，仍有闕略，風俗、制度、物產等，亦俱未備。蓋使期促迫，摻討倉卒，語言文字，彼此訛謬，是以所聞異詞，傳焉疑信。今臣奉命爲檢討臣海寶副，以往，自己亥六月朔至國，候汛踰年，至庚子二月十六日始行，計在中山凡八閱月。封宴之暇，先致語國王，求示中山世鑑及山川圖籍，又時與其大夫之通文字

譯詞者，遍遊山海間，遠近形勢，皆在目中。考其制度禮儀，觀風問俗，下至一物異狀，必詢名以得其實，見聞互證，與之往復，去疑存信，因并海行針道、封宴諸儀、圖狀并列，編爲六卷。雖未敢自謂一無舛漏，以云傳信，或庶幾焉。且諸史於外邦載記，大率荒略。今琉球雖隔大洋，新測科試，與福州東西相值，僅一千七百里，世世受封，歲歲來貢，與內地無異。伏觀禁廷新刊輿圖，朝鮮、哈密、拉藏屬國等圖，皆在焉，海外藩封，例得附於其次。若仍前誕妄，不爲釐正，亦何以見聖朝風化之遠，與海邦內嚮之久，以附職方，稱甚盛哉。故於載筆時尤兢兢致慎云。

圓覺寺碑

明 許天錫

大琉球，東南海島之國，自昔不通中華，勝國初，嘗招諭不至。洪惟我太祖高皇帝應天啓運，混一區宇，薄海內外，罔不臣服。於時率先入貢，賜被優渥，別於他邦。永樂初，始受冊封王爵，百餘年來，修貢滋謹。弘治丁巳秋，國大夫程璉、長史梁能、通事陳義、奉今尚真王命，朝貢於京師，竣事，道三山，謁翰林庶吉士許天錫曰：球陽有邦，歷世遠矣。惟今王大有令德，思輯用光，常遵舊典，請以陪臣之子入太學，得一聞天朝仁義禮樂之化，以壯國體。試言其槩，國故操舊有，昔王以正朔請尊之，因奉用大統曆法，先世深居固衛，以武其下，王惟推誠布德，躬巡境內，賑恤窮僻，蠲省其稅賦，遇孤寡，輒出貲給之，民咸戴怍。王寬仁不嗜殺，亦未嘗曲法以輕貸人，猶能謹於國陽。伏刱圓覺禪寺，規模宏敞，儀物備至，以爲祝釐之場。王每遊豫，必與民同，實國之瑰觀也。茲欲勒石於是寺，以彰王德，賜之以言。某曰：如子之說，則王之賢，誠可謂超遠特立於百世之上者矣。乃爲之歌辭，俾昭示於後裔。詞曰：球陽有國，繫於裨海，弗庭於華，奚啻千載。惟我皇明，仁厚萬方，率先嚮義，來享來王。聖教漸加，十有餘世，風清氣回，儲祥發祉。爰生賢王，適號尚真，離羣絕類，舍舊圖新。脩刑省罰，恤孤振窮，春行秋巡，厚下安宅。上熙下怡，廿有餘祀，崇德厚澤，川流岡峙。有美大人，薄言孔昭，我作詩章，庸代歌謠。

琉球國新建至聖廟記

汪楫

自州縣皆得建學，而吾孔子之廟祀，始遍天下，然學以外無所謂廟也。舉州守邑，令博士弟子奔走對越以爲之禮，鐘鼓管絃籥磬柷敔以爲之樂，牛羊鹿豕酒脯籩豆以爲之獻享，不如是則與浮屠道士之事佛老者無以異，故孔子之祀，行於廟而備於學。嗚呼，至矣！今天子重道崇儒，常以興教化、勸學校、考吏之殿最，於是職方版圖，莫不以修學新孔子廟爲務。而琉球國遠在海東萬里外，亦建至聖廟於國門之外米村，蓋創始於康熙之十二年，立國以來所未有也。夫琉球自隋唐以後，國名始見於史，皆又千餘年，至明初始修職貢，通中國。皇清受命，首列藩封，歷三十年而祀聖人於今天子踐阼十年之後，謂非皇帝盛德大業，度越千古，有以漸被之而然歟？廟爲屋二重，其外臨水爲屏牆，翼以短欄，如櫺星門，中倣戟門之制，半樹楔以止行者。堂外爲露臺，東西拾級以登，皆與浮屠道士家異制。堂內樹後楹爲神座，塑王者像，垂旒搢圭，而署其主曰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座左右四人雁行立，各手一卷，則詩、書、易、春秋四經也。余惟孔子以道德爲百世師，顏、曾、思、孟配享，載於祀典，不可闕。其專治何經？海外之禮法者，惟孔子，而所以尊

吾孔子者，實惟此詩、書、易、春秋之故。若知此四經者，非弟子之徒之所能為，而又見夫聖廟之有四配，與詩、書、易、春秋之數適相當也。遂入予以一經而祀之。若曰：吾以祀吾經云爾。總之皆以祀吾孔子云爾。嗚呼，琉球之君若臣，其可不謂信經之篤而尊聖之至者歟。雖然，君子之舉事也，始定其規模，繼必求其美善。今日者廟既成矣，因廟而擴之為學，則豈不緊而制大備。吾聞琉球之取士也，舉秀才於童子中，而不以文藝試於有司。此意最為近古。然當其始，童稚必稟於父師，而其人亦莫不自勵以待擢。迨其後德業之消長，一聽其人之自為，吾不知果皆率循強勉而勿怠否也。夫秀才者，將以儲異日長史大夫之用，則教之不可無專師，試之不可無成法。誠因廟而擴之為學，擇國中敦行誼工文章者為之長，俾以時訓督其子弟，修舉釋菜釋奠之禮。國之中或難其選，則宜疏其事而請於朝，乞如往昔教育故事。聖天子聲教誕敷，方將登四海於文明之治。吾知其必得當也。如此，則琉球之經學日明，因所及以益廣其未備，於以表率友邦。凡有志於聖人之學者，無不奉琉球為指歸。嗚呼，豈不盛哉，豈不盛哉。

琉球國新建至聖廟記

冊使 林麟焻

康熙二十有二年夏六月，予同太史汪公奉命封琉球，由廣石揚帆，天風自南，不三日而抵其國。由駐節通事官循故事以謁孔子廟天妃宮為請。予思天妃司海道，既著靈異，琉球祀之宜矣。若吾夫子之廟，稽諸往載，琉球未聞有祀者，於是進諸大夫而詢之。咸跪而言曰：聖廟之建，肇自康熙八年。陪臣入貢中國，見夫學宮巍峨，布滿天下，瞻慕感勤，歸而陳諸王前，度材命工，厥廟斯興。予聞其言，肅然起敬，斐潔齋祇謁。至則觀輪奐其美，丹雘黼黻，恍登堂而親申如天如之容。繚以周垣，堅以雘雘，筍業在列，如入室而聞金石絲竹之音。雖講經肄業之舍稍未有備，而規制弘闊，其與中國亦幾無以異焉。夫自吾夫子春秋後，中國崇祀聖人，垂三千年，而外夷無聞。今琉球一旦先之，嗚呼偉矣。謹按星槎勝覽諸書及前代華公使錄所記，盛稱琉球雖僻處一隅，在瀛海中最為守禮之邦，歲奉職貢，恭順謹畏，得尊君親上之義。官制，冠服有別，鄉學里選，由俊秀而升，試以文藝，然後服官。國中拱手膜拜，遭過尊者，輒伏地不敢仰視。風俗淳厚，路不拾遺，人重犯法，無鬭掠爭閧之事。賦稅則王及臣民分土以為祿食，上下不交征，庶幾古井田遺法焉。獨惜其未有祀孔氏以為遺憾。今聖天子在上，重道右文，加意學校，以仁義禮樂懷柔萬方。中山賢王果能觀感淬礪，建立聖廟，儀型其國，此邦風俗之美，教化之行，豈不視昔有加哉。吾夫子嘗欲居九夷矣，或曰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又其告子張也，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然則聖廟既建，人知嚮學，爭自濯磨，俾秩衣兜帽之俗，成彬彬然有儒雅之風，是又忠信篤敬行於蠻貊之明驗也。九州之外，島嶼雜國，貫胸雕題，介於琉球者，動以萬計，誠見聖道至大，極天際地，靡不覆幬。吾知窮髮之鄉，日月出沒之所，必有聞風而俎豆者矣。秉彝好德，人心攸同。中山賢王之率先倡化，與其諸大夫之導君以善，皆可尚也。抑予更有進焉：廟之崇祀聖人，非徒殿輪奐其美，丹雘黼黻已也。凡釋菜釋奠合舞合聲，以至鄉射讀法諸大典，必一一倣中國而行之，庶幾不為具文。王與諸大夫其勗之哉。予故樂記其盛，而為之援筆以告。

琉球國學碑銘

徐葆光

中國無孔子廟，皆學也。自京都至於十四直省，府州縣無慮數千百，靡不設學，學之中闢堂殿，以釋奠於先師，歲再舉，著不忘其自；正所以為學也。若徒廟祀孔子，與浮屠氏之宮何以異。且聖德侔天地，戔戔牲豆，曷克報稱。而以廟為中山之祀孔子也，四十餘年矣。其未立廟也，人之謂中山云何；及廟既立，人之稱中山者又云何。賢王之世世嚮化，與賢公卿都人士之遵王路而道日新也，皆於是可覘已。余方奉使時，檢前使劉、汪、林兩使臣中山孔廟記，知其興起也有端。及來是邦，封禮未行，先拜廟廷，楹廡秩如，室序泉如，俛仰之間，又肅然而生敬矣。大夫程君順則有碑記建廟顛末，實成於康熙之十三年甲寅之歲。時尚未有明倫堂也。今觀其廟之左方，有室新建，堂構維傑，上室奉啓聖公及四配神主，兩廡設學教授，歲立講解訓詁師二員，惟其人豐廩餼，咨體貌，而以通事秀才之儁者，若而人皆從業焉，月有講，歲有考。六經之文與上諭十六條等書，凡有裨於行誼者，皆箋刻而講則之。斌斌乎其日懋，則斯堂之為之也。八月上丁釋奠之辰，公卿人士咸執帛價，舉國欣欣，以就典禮，齋宿維三，鼎俎有實，品列上下，有度有文。遠人環觀者，皆翕然稱之。大夫又以啓聖公祠、明倫堂、儲學三大勝，來乞言。余瞿然知中山之能尊我夫子也。閟宮之詩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大夫啓請建廟成學，以教其民，其自今日進於治歟。夫中國皆由學而有廟，今中山則由廟而有學，登闕里之堂而觀其車服禮器之惟一，又何先而何後歟。海闊出日，罔不率俾，堂哉皇哉，殆不越乎學之一言而已。爰拜手而為之銘曰：水東流兮歸大荒，中有國兮鄉扶桑，歲職貢兮戴我皇，就日月兮望道大光，廟貌兮有赫有奕，拜祀兮祝辭重譯，魚為牲兮舊為脯，物從土兮禮則古，絃誦兮兩廡，顯顯海中兮鄒魯，六學昌兮毋忘厥祖，士由世選兮爾藩爾輔，其永永獻琛於游考兮來賓旅。

琉球國新建至聖廟記

中山陪臣程順則

夫以聖人而君天下，不如以聖人而師天下也。君天下者，澤及於一時；師天下者，舉凡古今來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舟車所至、日月所照之處，靡不被教化焉。噫，豈偶然哉。蓋嘗稽古危微之旨，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至我孔子而集其大成，所以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作春秋，使天下後世之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無不相安於名分，靡有亂者，較之君天下者何如也。琉球遠在海外，去中國萬里，宜若不聞聖道者。然自明初通貢獻，膺于儕，至洪武二十五年壬子，洎陪臣子弟始入太學，復遣閩人三十六姓往隸焉。萬曆間，紫金大夫蔡堅始繪聖像，率鄉中縉紳祀於其家，歲之儼然，令人興仰止之思，不可謂非聖教之流於海外也。至皇清定鼎，聲教誕敷，斯文丕振，較前尤盛。時有紫金大夫金正春，於康熙十一年議請立廟，王允其議，遂卜地久米村，命匠氏庀材，延以斧斤，施以丹雘，至康熙十三年告竣，越明年塑像於廟中，左右列四配，如中國制。王乃命儒臣行春秋二丁釋奠禮。既新輪奐，復肅俎豆，猗歟盛哉。從此視車服禮器，恍如登闕里之堂，躬逢其盛也。師天下之功，不於此而見其無外哉。臣順則奉王命紀建廟顛末，謹搦筆而記，以勒諸石，永垂不朽云。

新建啓聖公祠記　程順則

稽古帝王之興，必以配考配郊社，重厥本也。況集羣聖之大成，而爲萬世師者，而可不尊其所自出耶。皇帝握符御宇，發教屬敷，文命之化，遍及遐陬。故琉球雖僻處東溟，人頗知學，已鼎建文廟，春秋行釋奠禮矣。唯是尼山振想，實發源於鄹邑。今孔子既有廟，而啓聖公弗祀，則所云尊其所自出者之謂何。予乃同長史等官議，按中國例，啓請建祠。王允其請，既發帑金，命匠氏庀材，立祠於廟左。於康熙五十七年秋七月起工，隨至季冬報竣。中設啓聖公神主祀之，左右以四氏配饗，悉遵天朝舊制，非創也。維茲之舉，而水源木本寓焉，是亦可以教孝矣乎。而吾王之尊聖，必溯其所從生者而祀之，亦足千古矣。

廟學紀略　程順則

琉球國僻處海外，風俗質朴。自明初通中朝，封王爵。時王子洎陪臣子弟始入太學。至洪武二十五年，復遣閩人三十六姓往錫焉。雖東魯之教澤漸濡，而尼山之儀容未覩。及萬曆間，紫金大夫蔡堅始繪聖像祀於家，望之儼然，令人興仰止之思。嗣紫金大夫金正春恐家祀近褻，非尊聖重道意，於康熙十一年請立廟，王允其議，迺卜地久米村。至康熙十三年，令匠氏庀材，不日成之。越明年，塑像於廟。又明年，行春秋釋菜禮。既新輪奐，復肅俎豆，恍如登闕里之堂，躬逢其盛也。創始之功，洵不誣矣。稽於康熙二十二年，冊封正使翰林院檢討汪公楫、副使內閣中書舍人林公麟焻，登到，書中山世土四大字賜王，復奏允陪臣子弟入國子監讀書，均異數也。然皆立廟以後事，可知崇聖教，即邀帝眷，其理微矣。從此容藻輝皇，如睹龍文鳳彩。監生歸國，與人言孝言忠，孰非聖澤之所及者遠且大耶。順則仰瞻曠典，感激懽忭，載筆特書，以誌一時之盛云。

中山學校序　中山陪臣蔡文溥

粵稽古帝王之撫天下也，未有不廣立學宮而能昌明世道、淳厚民風者也。蓋學校之設，原以養人才。人才之生，實以備國用。三代之時，自國都至於州閭以及鄉黨，皆有學校，以廣教化。凡禮樂刑政之事，盡出於學，而士之所見所聞，無非先王之前言往行。故士習日以醇，而人才日以盛。豈非由上之人化之教之，得其道耶。迨其後去先王之世久，學校之教衰，爲治者不以禮教而以法令，是以科條愈煩，民風愈澆。豈今人之不古若歟，亦無以化導之使然耳。中山雖在海外，自大明以來通中國，賓典不絕，沐聖天子文教者，蓋三百餘年矣。今世家子弟，徒嗜賞樂，日好遊觀者常多，而篤志芸牕、精通經史者甚少。是亦由父兄之教不嚴，遂致子弟之業不修也。今我新嗣君勤修學問，講論治平，凡所設施，皆憲章古聖賢之道。上行下效，捷如影響。故自王都以及鄉邑，莫不翕然感發興起。康熙乙未歲，會議於各鄉中隨分捐資，公建學堂，而選士之通經善行者爲師，以教子弟。誠一時之盛事，萬世之良模也。於是從遊者皆爭先恐後，就師肄業，而知言忠信，行篤敬，有彬彬鄒魯之餘風焉。賢君嘉文教大行，特遣近使巡宣鈞諭，勸勉諸生曰：爾曹潛心肄業，孤甚嘉之。但學必以不倦爲功，積久而成，不可以旦夕求其效也。且所謂學者，不但誦讀章句而已，蓋小而進退應對之節，大而修身齊家治國之道，其教人倫、篤宗族、和鄉黨、美風俗之事，無不出

於學也。故爲師者當以此施教，爲弟子者當以此講習，爲國取士，亦不外此，可不勉歟。嗚呼，吾君之所以振興文教，化導士人者，至矣大矣。由是師之所教，學者所習，皆以實學而不以虛文。凡所以致知力行之事，忠君澤民之道，莫不盡心講求，庶期無愧於聖賢，出期有用於邦國，養成德器，他日登廊廟，皆可以爲菁莪棫樸之選也。佇見都邑之間，風醇俗美，戶誦家絃，臣與臣言忠，子與子言孝，躋中山於一道同風之盛矣。予才慚製錦，學愧操刀，未獲副股肱之勤，徒切生花之夢，莫能頌揚休風於萬一，不揣固陋，以敘其事云爾。

琉球國創建關帝廟記　程順則

予至中華，見所在神祠血食鄉土者甚多，獨關帝廟貌，清肅莊嚴。上自公卿大夫，下至健兒牧豎，莫不凜然起敬，瞻禮恐後也。帝果何以得此於人哉。蓋吾嘗聞英雄之生也，其氣足以凌霄漢，其節足以激怒濤。夫當漢獻孱弱，羣雄割據，有一才一技者，孰不思有所依附以成功名。而帝獨識昭烈爲帝室之胄，委心事之，間關勞苦，百折不回。且其時江東有權，許都有操，亦足稱一代人傑，乃顛倒賢豪，卻敵一世，而獨有帝在其眼中。蓋吳雖得地利，而不知輔漢，魏則挾天子令諸侯，均非光明磊落之所爲。視帝之忠義，奚啻天壤也。其心折於帝也宜哉。且熟讀春秋，手不釋卷，舉凡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瞭然於胸，所以一舉一動，皆本麟經而出之。予嘗謁帝廟，聯有云：後文宣而聖，山東一人，山西一人。由此觀之，中朝以帝爲聖，其尊帝可謂至矣。茲琉球國已建孔子廟，而獨於帝缺其祀典，豈帝之聲名止洋溢於中夏，而不能遠播於海外歟。予謂不然。歲癸亥，爲今上御極之二十有二年，冊封正使翰林院檢討汪公楫、副使內閣中書舍人林公麟焻，知吾國有欲爲帝立廟意，乃捐俸五十金以爲之倡。我王嘗爲立像祀之。從此俎豆馨香，帝之鑒爽，實式憑焉。然或則疑之，謂琉球王位世及，相傳弗替，小心恭順，兵革不興，祀帝之意果何爲也者。不知帝之正氣，可以塞天地；帝之大義，可以貫古今。能使後之爲臣子者，靡不知有君父焉，豈獨廉頑立懦、寬鄙敦薄已哉。若止論其武功，則古今戰勝攻取，號稱萬人敵者，夫豈無人，而何以獨帝之聲名至今存也。然則立廟之意，固在此而不在彼。

書手摹石臺孝經後贈中山王　徐葆光

孝爲百行之原，孝經爲六經之要，無貴賤古今一也。自古帝王由此則治，反此則亂，列於典籍者，班班其在也。子曰：我行在孝經。於弟子中詔參加詳，蓋道統係之矣。秦火虐燄，不及簡壁，發之魯共，藏之河間，孔安國以隸古定寫之，迨至漢武之世，其文則著。由茲以降，韋昭、王肅諸家，皆有訓詁。至唐明皇，乃集定諸注，手書八分，建碑石臺，至今巍如也。我皇上以身爲孝，由此以治天下者，垂六十年於茲。古今經籍，靡不邃究，而於孝經尤三致意焉。既命集爲衍義，朝夕觀覽，又御書於石，以示臣下。四海萬姓，仰如日星，蓋未嘗不一日心在此經也。中山世封，無間內外，聖道日東，六籍咸備矣。而於孝經尤重，王化之遠布，海邦之闔治，皆於是可覘已。及奉命來冊封，例先擇吉諭祭於先王，既及境，王猶稱世子，守次不郊勞，其循禮也如此。迨祭日，世子素服成容，升降俯仰，威儀卒度，遠人來觀，可謂曰孝。既受封後，詢其士俗，觀其政令條

理非然。有駁駁日向內治之勢。王年雖少。知其能纘承先服。推此於國。心甚嘉之。古人出使賦詩贈言。以相親厚。禮也。同使之臣。既嬰乎其有作矣。余忝介列。詞又無文。伏思我皇孝治。此邦共守。百家奧說。義細在經筵中。適有石臺八分墨搨。遂摹一通。爲屏幛以奉王左右。朝夕觀覽。以守至治。此使臣之志也。抑尤有進者。經文著於孝武。其享國也五十餘年。經義備於明皇。其享國也亦五十餘年。三代以下。國祚久長。無踰此兩君者。今我皇上萬年永定。古今莫並。六十年來。化日初長。四海仁壽。上下安樂者。亦此經之助居多。王宜於春秋。荷其寶此。仰法皇帝懋勸典學。躬行以暨百姓。海隅日出。罔不率俾。國祚其有涯乎。

遊山南記

徐葆光

那霸江以南。皆故時山南王地也。自迎恩亭渡。沿江有村曰垣花。左帶南砲臺。抵海。右褁小祿。延連豐見城。村中米廩數區。屋茅蔭樹。一徑南出道儀。見山高不數仞。可騎而越也。己亥十一月二十一日。偕紫金大夫蔡溫、都通事紅士顯、從客翁長祚、黃士龍、吳份、弟曾光等。上下騎從百餘人。渡江截山而南。微風從西北來。吹衣不冽。取道田畔。其溝澮處。水陷馬足。綠秧初蒔。氣候如中國二月時。南踰坡嶺。三四牧牛嘷岡上。徑漳田循海南爲大嶺鄉。灌木環密。漁戶數十家。村盡有泉。西流入海。山石岌巍。怪特佇馬久之。是時午潮漸起。彌漫遙見海中橫嶺鬱然。大夫指曰。此砂嶽也。其下砂川。三十里皆細沙。潮至成川。水石粼粼。螺蛤可數。沒馬足半尺許。馬性狎水爭馳。飛流濺瀑。前後相蹴。如行細雨中。遙見嶽下數馬躞蹀。踏潮往來。如海面上行。乃主人遣爲設頓張幄處也。既至嶽下。山頂雜樹撥翠。無間罅。下皆巨石撐牙。石根穿漏。如可動搖。時日正午。乍昏雨驟至。人騎百餘。避石下無沾溼者。飯畢。復騎而南。潮益深。馬行益疾。過潮平、志茂田等郡。又二十里至一郡。曰絲滿。墟前數十家。面海石益奇。以槎渡馬。讌白金巖下。巖高十餘丈。一面砥平如削。古樹陰翳。石洞蔽虧。郡男女皆隱身石罅中。竊窺客。大夫請聯句題石厓上。日下舂。復騎至高嶺。山南王故城也。曰大里城。故壘如疊甑。中空荒蕪無殿宇。道旁民家冢牢。石多文城。或刻螭虎形。折而西行。譯者曰。此國吉山也。下嶺。有泉渟瀯。曰惠泉。嶽亭掬飲。清甘。俄至大里橋。此山南外城濠也。大夫曰。尚巴志喪山南時燬之。今以木梁之。磵聲淙淙。時已昏。大夫預檄諸郡民遞燃巨葦數十導行路谷中。崎嶔下上。不辨厓徬。由眞玉橋、和久田、泉崎橋歸館。夜漏三鼓矣。是遊也。去涉海歸度嶺。往來六十里。譯者曰。中國人嚮無問塗者。茲行殆鑿空云。

茶亭記

中山陪臣　眞　常

蓋聞茶之珍於天下。雖起於神農氏。惜未見道者。李唐時有陸鴻漸者。論茶之風味。辨水之美惡。著茶經三篇。以傳於後世。便於口養。或用祭祀。或通神仙。皆是物也。今上自天朝。下逮士庶。暨海外蕃國。未嘗一日可以去茶。茶之爲用大矣哉。若無陸羽。則不能顯茶之德。無茶則羽亦不能得其芳譽。陸羽可謂最得茶之妙而受益於茶者也。伏惟我中山王上沐皇恩。矢忠矢敬。慕上古之風。師中華之俗。留意風雅。淑躬宗絅。於是一日命紫巾官夏德宣相地擇吉。築茶亭一座。於見朝之暇。汲水烹茗。爲休息之所。經之營之。不丹不雘。毋傷民力。毋勞百工。斯誠吾王慈之深仁之至也。夏氏受奉教命。壬戌之秋。作中夷則。諏卜

靈地於崎山之陽。築茶亭於雩壇之下。不日厥功告成矣。其爲地東南開闊。或封土塊者。春秋咏花賞月之標致也。西北鑿小池。或移松樹者。冬夏乘涼禦寒之名區也。中架小座臨南嶽者。茶亭也。峰回路轉。飛流噴瀉於巖中者。芳泉也。縱目瀛海。賈舶漁舟。隨潮下上。汪洋欵際涯矣。此澤梁無禁之美利也。回觀原野。農夫耒耜。麥隴稻畦。民產樂有餘矣。此農時不奪之流風也。至若月影照欄。松風響徑。太平氣象豐歲休徵。又何莫非茲亭之佳勝。視聽之美觀哉。竊以我王之德。體天地之心。夏氏之誠。佐栽培之功。所以斯亭雖夏氏之所營。實我王之所就。古之所謂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此之謂歟。是爲之記。

重修南北砲臺記

中山陪臣　蔡　溫

霸江百川所會。與海相通。貢船暨西北諸艘。往來中山之咽喉也。南距饒波。北抵泉崎。東逶宇平板敷。近人規小利。或築泥土。築田陌川。苦其狹隘。爲涸滿。其尤甚者。至塞川以爲田。瀰土泥水。流入霸江。江將塞矣。明君賢相。特命向文思等疏濬斯江。或播田地以廣其川。或除爛泥以深其水。宇平板敷等處。復通長川。順流臨海寺西。築石橋三座。迎恩亭北橋石橋一座。渡地村臨江築堤。架木橋二座。計橋五座。垣花村加二橋。共木橋三座。泉崎橋改修。敕志南派之水。決以西注。自康熙丁酉五月初五日起。至明年閏八月二十日告成。或曰。臨海寺南石。何爲不除。文思曰。斯石係乎風水。凡江海颶颱不時。若非斯石。船隻難泊也。康熙五十七年戊戌十二月記。

諭祭中山王即事

任　梓

海風瀲瀲馬蕭蕭。龍旆徐過眞玉橋。國主望塵遙下拜。聖朝膏使尉陀驕。
三尺黃麻下闕宮。紫雲雙護日曈曨。陰霾著物無由見。盡在絪縕一氣中。

冊封禮成即事

夜雨廉纖快曉晴。相看携手賀昇平。海風不動秋風勁。吹作嵩呼萬歲聲。
龍跳天門下碧虛。光芒萬丈掩琉璵。強鄰一任誇多寶。敢把珍奇鬬御書。
紫巾黃帕繞丹墀。蹴躞鯨鳴羽扇欹。獨上龍亭呼萬福。錦衣紗帽好威儀。
石城百尺擁王宮。雉堞規模自不同。巖壑迴環松影外。樓臺隱見海光中。

馬耕田歌

任　梓

中山山多稻田寡。耕不見牛時見馬。曳犁負軛當町畦。編草絡頭泥沒髁。噴沫徒憐氣渦爽。蹋蹄安知材盡下。王良伯樂無時無。不待悲鳴淚先灑。側聞洪武開國時。付來此地求駿馬。連檣累船動千匹。賠買不惜傾高貲。涉險衝波有底急。每觸舊史常懷疑。維時布衣起江左。渙號止及東南陲。壯士健者兒騰踔步卒。敢向中原窺。閩人太僕但充位。登牀嚴蹴皆庸詞。誰歟忽建鑿空計。外厩紙索長風吹。飄颻遠致列雲錦。騎出奚官熊與羆。永辭絕域朝皇路。寸長一技皆得施。不走沙場戰畎畝。吁嗟爾馬生何遲。今制三年兩入貢。使者執鞭大夫控。天子垂裳顧曰嘻。此物何煩跨海送。異域從教寶驌驦。天家絕不求麟鳳。終老邱園何足惜。甚辱泥塗亦堪痛。吁嗟爾馬無自傷。不逢湯武逢虞唐。縱有龍媒四十萬。中山只作華山陽。

八月十七夜過波上候潮　汪楫

中山忽過中秋節。迎宵對月鄉心切。客言十八潮生辰。萬里波翻定奇絕。我聞此語神爲王。隔夜傳呼啓門泉。海潟大都無險峨。望遠須登嶙峭。夷官遙指波上好。勝地佳名夙所悅。半夜騎馬到山腳。皎月繁星一時滅。天欲地側風怒號。列炬如林不得爇。歇鞍徒行杖馬箠。或作蹻蹶或蹩躠。小憩爭依石凳穩。冥坐只覺山根裂。神女揶砂蟇目閉。水怪搏風萬夫咽。擬凭絕壁窺鮫宮。轉類深車入鼠穴。不分空濛都晦昧。眞慚勝游成虺虺。呂梁默符衝雲開。東坡密詠廬峰列。顧我胡能匹二公。正直感通同一轍。崖空誰將銀燭晃。掠波恍見金蛇掣。須臾天地還精觀。放眼依然對滲淡。剪餘十丈五丈雲。捕剩千堆萬堆雪。石筍崖下浪如瀲。匌匒乍定偏潰激。波底石片能作花。朵朵芙蓉手堪掇。惜哉可望不可親。鐵網徒令青玉缺。洄水巧鬥煩老漁。擘出蒼皮寧蟬蛻。意中得失渾錯料。字外游觀殊小別。歸來作歌紀所見。天淡雲收笑才竭。

中山竹枝詞　汪楫

道是佳人亦復佳。一生赤腳守荊釵。宵來忽作商人婦。竟戴銀簪不脫鞋。土妓不得簪銀。蓮遇官長必脫草履跣足。據地候其過。乃起若中國人主其家。則銀簪矣。今之外矣。

兩耳無環髮不殊。孰爲夫婿孰羅敷。譯人笑說公毋惑。驗取腰間帶有無。國俗男子二十始薙頂髮。爲小髻。服與婦人無別。唯男子必以大帶束腰。女則曳裙而垂。皆無衣帶。

中山竹枝詞　林麟焻

手持龍節渡滄溟。璀璨扁章護白靈。猶比胡威臣所切。颶風先到却金亭。

徐福當年採藥餘。傳聞島上子孫居。每逢井服聞閻問。欲乞扁秦求火書。

日斜沙市趁墟多。村婦青筐耕綠莎。莫惜簪花無酒盞。人歸買得小紅螺。

四稜明河牛斗橫。拏莖衝鼓欲三更。思鄉坐擁黃綢被。靜聽盤窗蟋蟀聲。

三十六峰瀛海環。怒潮日夜響潺湲。樓西一抹青林裏。露出烟鬟馬齒山。

射獵山頭望海雲。割鮮傾酒醉斜曛。紙錢挂近松楸老。知是歡斯部落墳。

心齋生白室能虛。棐几焚香把道書。讀罷獨開窗幽獨。藤牆西角對棕櫚。

廟門斜映虹橋路。海鳥高巢古柏枝。自是島夷知向學。三間瓦屋祀宣尼。

王居山第免園開。松櫟棕花倚石栽。多少從官思授簡。不知若箇是鄒枚。

峯神門內列燭行。乞把天書鎮大荒。喚取金鱗開宿詔。侏儒感泣說先皇。

闔宮瓷椀歷山原。將享今看幾葉孫。二十七王禋祀在。蠡圭錫鬯見君恩。

舞章昔紀祚都夷。槃木白狼歸漢時。何似島王懷聖德。工歌三拜鹿鳴詩。

宗臣清俊好兒郎。學畫宮眉十樣粧。翅袖招要小垂手。簪花研樹舞山香。

望仙樓閣倚崔嵬。日看銀山十二回。筵稍綵雲飛咫尺。不教弱水隔蓬萊。

織腰馬上側乘騎。草羅銀釵折柳枝。連臂哀歌上靈曲。月明齊賽女神祠。

久將異域歲將徂。門前灰迹似買胡。三老亦知歸意速。時時風色相鷗烏。

諭祭中山王尚貞尚益禮成恭紀廿四韻　徐葆光

海島無雷澤。天王歸賜遙。吉辰儀具舉。幽壤禮成昭。專介來恩重。馳綸走使軺。經年遲節命。十日降雲霄。仙詔諸靈護。龍光奕葉邀。戒期開正寢。列陛設行朝。鐃吹軍儀肅。鞬鞬馬步驕。海沈香爇路。火浣吊欄橋。排仗雲霞麗。後晨風雨銷。嚴崧飛翠蓋。鐵樹引雲霸。抃舞肩相踵。嗚嚶語絕囂。望塵迎王案。識闕備工察。縞素簪冠首。銜牙未珥腰。拜庭新祝號。宣祭追巫招。悱惻天心格。鏗鏘玉蹋飄。屏藩勤益茂。枝幹恨連凋。薦服輿頻告。曾孫幽倘貂。十年今賜恤。三世幸承祧。禮薦牲牢潔。登歌箭管調。兩楹設銀綺。三爵奠蘭椒。昭穆欣同祔。恩光被一朝。刻銘留鼎彝。頒冊秘瓊瑤。涌凝鮫人泣。恩濃蜃戶謠。伏鯨長守窟。怒颶不驚條。獻雉趨王會。浮航指斗杓。萬年同壽域。世世戴唐堯。

冊封禮成恭紀四章　徐葆光

海邦萬里歲朝宗。奉冊天朝禮最恭。中外一家同壽域。祖孫五世共登封。國泉瑞應天邊詔。翠蓋陰成嶺上松。六十年來三遣使。日邊偏荷聖恩濃。

十里連岡走翠虬。雲斑夾路引珠斿。仗前爭擁夷民拜。域外如親帝里遊。玉檢輝煌天上冊。朝儀照耀海中洲。蓬萊仙館環相望。只恐爐烟隔遠眸。

中山宮殿壓山椒。設闕王庭儼內朝。乍啓瑤函瞻日麗。高宣天語入雲飄。龍章五色從中賜。御璽三封奕世邀。九列親方隨拜舞。紫羅帕首錦纏腰。

大典重光教曾門。玉函帶礪誓長存。十年攝事猶稱子。此日膺封始拜恩。舞蹈庭中蕃禮肅。起居闕下譯詞溫。使臣將命無餘事。載筆歸來獻至尊。

中秋宴小樂府十章　徐葆光

丹桂飄雲落。金風拂殿來。仙洲娛上客。偏舞曲新裁。

當筵呈帖子。第一起神歌。海國羲皇代。天孫降福多。

皇恩如海深。海深不盈掬。隊隊綵衣童。聲聲太平曲。

朱笠垂瓔珞。珊珊搖雜貝。繁絃何滔滔。和雅與心會。

野頭翠袗郎。面項琵琶部。後行引吭歌。前行蹋節舞。

宮漏秋來永。方諸月正中。燕開長不夜。樂奏迭無終。

魚龍勸夜闌。幾度仰雲端。似聽霓裳曲。天風落廣寒。

國酬傾祖飲。王人偏作賓。譯詞鄉勸酹。語驗意偏親。

星流湯谷沸。火迸爍龍旋。涼夜浩如水。當杯月正圓。
皓魄流華采。清暉開九行。重輪瞻聖德。中外共瑤瀛。

重陽宴龍潭曲樂長言絕句　徐葆光

搖搖錦旗夾城腰。蛇子蛇孫鱗蜿蜿。松縫黑水新龍卵。虎頭公子二十餘。歸乘巨浪騎鯨魚。黑橋三點銅鼓鳴。銀浦雲流學水聲。烟底翡波乘一葉。海綃紅文香淺清。歌蚪相觀振金環。舞袖垂尾長髮瀾。亂捲黃河向身寫。秋肌稍覺玉衣寒。秋寒拂拭留碧空。涼夜波間吟古龍。玉宮桂樹花未落。燭龍雨行照飛閣。方花古礎排九楹。銀雲榴榴瑤殿明。玉壺銀箭稍難傾。錯鐘高飲千日酒。主人稱觴客長壽。山頭老桂吹古香。玉喉篠篠排空光。亂袖交竿管兒舞。午夜銅槃膩燭黃。槃舟海上尋神仙。斫桂燒金待晚筵。天河落處長洲路。遙望齊州九點烟。

琉球三十六島圖歌　徐葆光

琉球屬島三十六。畫海爲界如分疆。羅列眾星皆內拱。中山大宅居中央。往來稅賦有期會。冬夏候汛輸舟航。其北太島號爺馬。境鄰倭國分東洋。太平諸山作南鎮。臺灣直北遙相望。前王察度通朝貢。島尙始附中山強。星槎蓬錄缺地紀。其國有禁多周防。封舟此來落國北。葉壁六點斜相當。勸花回針取那霸。船頭但見椅山黃。姑米馬齒渺何許。面南極望空青蒼。今來三月遍諮訪。海濱踏盡船傍徨。洲嶼雖能舉一二。更船遠近猶迷方。主人慨識出圖籍。題寫六六何周詳。其從尺幅三千里。對音釋字標其旁。其中各島語言別。譯詞受事中山王。顓顓獨居乃悲順。無一自大如夜郎。聖人聲教彌六合。河源佛國歸堂皇。天下全圖成一覽。朱書墨界窮毫芒。琉球彈丸綴閩海。得此可補東南荒。朝來張挂向東壁。紅旭冉冉升扶桑。

中山竹枝詞　徐葆光

小船遙起半天中。一尺檣懸五寸蓬。渡海歸人當有信。竿頭昨夜是南風。（渡海之家。例造小木船。桅帆畢具。豎竿頭立庭中。候風以卜歸期。自國歸國皆以消風爲候。）

女子垂髫不繫腰。招風長袖學芭蕉。不知螺髻東西墮。飛珥簪長尾倒翹。（女衣名衾子。腰無帶。披身上。頭髻甚鬆。東西偏墮。古倭墮髻也。女簪式如耳。長尺許。倒插髻中。尾翹額上。）

纖纖指細玉抽芽。三五初交點點瑕。墻上空憐小垂手。迴風如捲落梅花。（女十五。黥手指背。黥點如梅花。）

海濱魚市早潮凝。細徑斜通失汁山。頭戴荷筐趁墟去。歸來順置翠雲鬟。（辻山。一名失汁山。女集所。）

海光晴漾碧天雲。三五龍姑自作群。石筍崖邊朝不斷。寄崎洞裏拜龍君。（波上山。一名石筍崖。寺中有神。手劍而立。名不動。波上山東有小山。名寄崎。下有洞。正三五九月。謂之吉月。女子相約拜洞以爲常。）

中秋滿月照空村。雞犬無聲晝掩門。八月庚辰惟白露。家家三日守天孫。（白露節。國中爲大節。前後三日。閉門不出。靜坐守天孫。天孫氏國中開闢世祖也。）

小窗傍晚向西開。忽見纖纖落鏡臺。除算初三拜新月。隔墻先約小姑來。（俗有待月之期。初三夜。焚香對月拜。十八夜。焚香立待月升。升畢乃坐。廿三夜。焚香坐待月升。）

海波日出靜無塵。子午盈期又一新。銀盌今日潮闕夜。汲取新潮獻竈神。（每月十五。女子抱罐取潮水獻竈。）

題使院種蕉圖　蔡文溥

數株蕉扇半遮空。仙客栽培興不窮。虛檻龍陰消暑氣。幽窗伴月引涼風。飄搖影出高墻外。掩映綠浮一院中。擬似輞川當日坐。好將圖畫獻未央宮。

冊封天使四首　蔡文溥

熙朝恩寵航溟海。萬里紋宮紫氣臨。五色彩雲天子詔。一泓秋水使臣心。東藩恪守共球職。北闕頻封雨露深。爲詠皇華光遠地。高懸遙望想商霖。

徐太史枉過四本堂誌喜　蔡文溥

陋巷蕭疏一草堂。翩翩旌旆下寒鄉。村儈也識朱輪客。咸道文星戳路光。

同樂苑八景　蔡文溥

延賢橋

江芷汀蘭映水清。風飄香氣到前庭。曾傳東閣招賢地。可勝圖樓聚德星。

憫農壇

明王軫念草萊民。時上農壇盛歎新。省斂省耕行補助。海邦無處不生春。

洗硯塘

一曲銀塘供洗筆。光浮星斗自成文。金鱗列隊爭吞墨。彷彿龍宮獻彩雲。

望春臺

臺上新晴宿霧披。綵旗掩映日遲遲。春和淑氣催黃鳥。正是農工播種時。

觀海亭

峰高路轉徑凌雲。亭上風光自不羣。縱目遙觀滄海外。登臨何異讀奇文。

翠陰洞

人間似隔紅塵外。錯認桃源有路通。陰鎖洞門閑寂寂。惟餘鶴夢月明中。

摘茶巖

香出瓊樓閬苑種。長承雨露葉蒼蒼。春來每向巖頭摘。先製龍團獻我王。

種樂堤

閒道仙家廷壽草。移栽堤上自成叢。莫教劉阮長來採。留與君王佐藥籠。

東苑八景　程順則

東海朝曦

宿霧新開斂海東。扶桑萬里渺飛鴻。打魚小艇初移棹。搖得波光幾點紅。

西嶼流霞

海角晴明嶼色丹。流霞早晚漲西巒。若教騷管詩人見。定作箋頭錦繡看。

南郊麥浪

錦阡繡陌麗南墟。天氣清和長麥秧。一自東風吹浪起。綠紋千頃映溪光。

北峰積翠

北來山勢獨嵯峨。鬱鬱層層翠較多。始識三春風雨後。奇峰如黛擁青螺。

石洞獅蹲

仙桃花發洞門開。猛獸成羣安在哉。將石琢爲新白澤。四山虎豹敢前來。

雲亭龍涎

凌雲亭子有龍眠。吐出珠璣滾滾圓。今日東封文筆秀。好題新賦續甘泉。

松徑濤聲

行到徂徠萬籟清。銀河天半早潮生。細聽又在高松上。蕤葉迎風作水聲。

仁堂月色

東方初月上山堂。萬木玲瓏帶晚粧。照見蟲華新綵筆。千秋東苑有輝光。

琉球國志略卷十六

志餘

志之有餘。所以收遺散補軼事也。故雜記叢談。頗多節錄。以備參考。臣因擇其事之稍倚可附者。別次篇末。雖其言不足爲典要。然以資談苑之搜採。存後起之徵據。或亦少有裨益。志志餘。

張學禮紀略。封舟過海。例有從客偕行。蘇州陳翼。字友石。多才藝。王請授世子彌多羅、王壻思弗蘇三、法司子喀難敏達羅三人琴。寓天界寺。習一月。移至中山王府。又月餘。授世子思賢操、平沙落雁、關雎三曲。授王壻秋鴻、漁樵、高山三曲。法司子流水、洞天、塗山三曲。西湖吳燕時。字羽嘉。精岐黃術。國中求治者立愈。亦有數人受其傳。

徐葆光錄。國中無琴。但有琴譜。國王遣那霸官毛光弼於從客福州陳利州處學琴。三四月。習數曲。并請留琴一具。從之。

汪楫錄。有神與一條。康熙二十年九月十四日。黎明。夢與同官喬萊登一山。仰瞻有碧霞元君廟。疑爲泰山。神下拜。神衣飾如妃后。命坐。辭。神曰。公操偕人之柄。坐宜也。因坐。已復賜食一器。覺以告萊。二十一年。元旦。謁關帝。得籤詩。有一紙官書火速催。扁舟東下浪如雷句。三月。與中書林麟焻同充册封琉球國使。林益字石來。舊則字石林。乃知夢與籤詩。莫非預定。獨疑於泰山神無涉。行次杭州。榜時方祓請。禽祭天

妃。及登舟。由諸天妃宮。見臨水碧霞元君。越日。於後兒巷得天妃經一函。詳書歷朝封號。始知崇禎十三年。加封碧霞元君。示夢者。蓋即天妃也。

又云。使臣登舟。必先迎兩天妃。奉柁樓上。而以拏公從祀。拏公者。福建拏口人。當行賈。臥舟中。聞神語曰。某日將行毒於某處。公盍伺之。至期。果見一人抛毒物水中。公投水收取盡食之。遂卒。以是面作靛色。後爲土神。明兵攻閩。不即下。出牌督曰。入城不留一人。公化爲耆老。進曰。若改留爲殺。當獻城。從之。請以水燈爲號。時獲廬門水深不設備。而居民以神誕日放燈於此。明兵望燈入。公擁沙助之。遂克城。果不殺一人。後封宣封護國天下兵馬司協佑尊王。海船必奉之者。以海上多礁嶼。毋惟神力導引云。臣役亦循例奉迎香火上船。姑米之險。石壠之霧。神實有靈焉。因詳訪閩人云。公實卜姓。以業拏舟爲神。故稱拏公。今各省藩司庫神。皆明時命以公主之。故人亦多奉爲財神。

又云。封舟過東沙山。有兩大魚。傅舟左右行。或前或後。首尾時見。長略與船等。入夜。星光爛然。白鳥不可數計。環檣而飛。迎櫂之神鴉。不足異矣。臣役到閩。相傳封舟渡海。必有大魚導引。不特汪使時有之。但他時不登耳。臣出洋後留心察之。果見大鯊魚。或二或四。夾舟而行。將至姑米。萬鳥亦復迴翔。及近山。反無一徃。舟人云。是宿洋鳥。止則浮宿水面。飛則嘯窠而起。又有紅蜻蜓繞桅而飛。臣錄云。颶風將起之兆也。後果驗。

又云。過溝。風濤大作。投生豬羊各一。潑五斗米粥。焚紙船。鳴鉦擊鼓。諸軍皆甲露刃。俯船作禦敵狀。問溝之義。曰中外之界也。食之復兵之。恩威並濟之義也。

夏子陽錄。洪永時。出使琉球等國者。給事中行人各一員。假以玉帶蟒衣極品服色。預於臨海之際。經年作舟。藏明器二具。前刻天朝使臣。上釘大銀牌一面。有急知不免。則請使臣仰臥其中。以鐵鋦之。任其漂泊。庶有人見。取其銀而瘞之于山。俟後使得載歸耳。夏子陽曰。琉球之役。皆渺汪洋。茫無際涯。或見絕島孤山。一點空青。半落天外。幸而濟則幸矣。不然。我躬不閱。遑恤我後。是以前使久已去之。要之只在造舟用人處喫緊。其所足恃。惟式憑國家寵靈與使平生忠信兩者而已。如曰設桴製造水帶。則愈淺矣。

張學禮紀略。詣封各官。王念其遠出多年。各加俸米不等。

徐葆光錄。前明琉球人不剃頂髮。亦不用網巾。萬歷中册使謝杰。挈樂人。有俳優某從行。攜網巾數百事。至無傳者。謝使迴册封禮久不行。云本國既服中華冠帶。如陪臣有一不網巾者。册事不舉。琉人競市一空。閩人至今相謔強市者則云。琉球人藏網巾也。

又云。親泊村戲馬臺東。有獲劍溪。山北王有寶劍名重金丸。兵敗。擲于志慶眞河。百年後流至水濱溪。光插天。伊平屋人得之。獻中山王。今爲王府第一寶劍。

汪楫錄。傳聞國祀六臂女神。手執日月。名曰辨戈天。靈異特著。以婦人不二夫者爲尸。尸名女君。王及世子陪臣。莫不稽首致敬。國有不良。神輒告王。擒之。鄰寇來侵。神能易水爲鹽。化米爲沙。尋即解去。故國人事神甚謹。明有使臣某至國。請王。國無城郭兵甲。何以禦外侮。王偏言女神之靈。使臣曰。脫神偶不靈。奈

何。其後倭忽大至。王被執。久之始釋。王曰。神之靈。遂爲天使一言敗之乎。國是不復以辨戈天爲言。臣按使館後善興寺右。有天滿神。云即祀天孫氏女處。圓鑑池天女堂。稱辨才天女。戈字疑才字之誤。天字下當加女字。於義爲順。姑闕之。

徐葆光錄。中山僧有臨濟宗、眞言教二種。臨濟宗爲禪門禮誦外。多學爲詩。眞言教爲人祈禱符咒。正五九月尤多祈福。俱戒葷酒。居首里諸寺。皆臨濟宗。在那霸者。惟東禪寺、清泰寺及廣嚴寺三處爲禪宗。餘皆眞言教也。國禁僧不得渡海入中國。惟至日本參學者有之。僧衣多用朱黃色等紬絹爲之。袈裟外更有一衣。如背心狀。名斷俗。僧披剃後。有名著籍上之理梵司。皆有廩米。圓覺寺爲國王本宗香火所在。僧祿特重。歲八十石。天王寺、天界寺、崇元寺歲二十四石。臨海寺亦二十四石。護國寺四十石。二寺在海濱。爲國王許愿獻佛之所。故祿石次之。他則不論僧衆多少。每年支米八石。一云支口糧四名。每名一石三斗五升。共五石四斗云。

三十國記

釋法顯撰

三十國記上

晉釋法顯撰

法顯昔在長安深慨律藏殘缺於是遂以弘始二年歲在己亥與慧景道整慧應慧嵬等同契至天竺尋求戒律初發跡長安度隴至乾歸國夏坐夏坐訖前行至耨檀國度養樓山至張掖鎮張掖大亂道路不通張掖王慇懃遂留為作檀越於是與智嚴慧簡僧紹寶雲僧景等相遇欣然同志便共夏坐夏坐訖復進到燉煌有塞東西可八十里南北四十里共停一月餘日法顯等五人隨使先發復與寶雲等別敦煌太守李浩供給度沙河沙河中多有惡鬼熱風遇則皆死無一全者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遍望極目欲求度處則莫知所擬唯以死人枯骨為標識耳行十七日計可千五百里得至鄯鄯國其地崎嶇薄瘠俗人衣服粗與漢地同但以氈褐為異其國王奉法有四千餘僧悉小乘學諸國俗及沙門盡行天竺法但有精粗從此西行所經諸國類皆如是唯國國胡語不同然出家人皆習天竺書天竺語住此一月日復西北行十五日

到偽夷國偽夷國僧亦有四千餘人皆小乘學法則齊整秦土沙門至彼都不得預僧列法顯得符行堂公孫經理住二月餘日於是還與寶雲等會共惡偽夷國人不修禮義遇客甚薄智嚴慧簡慧嵬遂返向高昌欲求行資法顯等蒙符公孫供給遂得直進西南行路中無居民涉行艱難所經之苦人理莫比在道一月五日得達于闐其國豐樂人民殷盛盡皆奉法以法樂相娛衆僧乃數萬人多大乘學皆有衆食彼國人民星居家家門前皆起小塔最小者可高二丈許作四方僧房供給客僧及餘所須國王安堵法顯等於僧伽藍僧伽藍是瞿摩帝大乘寺三千僧共揵椎食入食堂時威儀齊肅次第而坐一切寂然器鉢無聲淨人進食不得相喚但以手指麾慧景道整慧達先發向竭叉國法顯等欲觀行像停三月日其國中十四大僧伽藍不數小者從四月一日城裏便掃灑道路莊嚴巷陌其城門上張大幃幕事事嚴飾王及夫人采女皆住其中瞿摩帝僧是大乘學王所敬重最先行像離城三四里作四輪像車高三丈

餘狀如行殿七寶莊校懸繒幡蓋像立車中二菩薩侍諸天侍從皆金銀彫瑩懸於虛空像去門百步王脫天冠易著新衣徒跣持華香翼從出城迎像頭面禮足散華燒香像入城時門樓上夫人采女遙散衆華紛紛而下如是莊嚴供具車車各異一僧伽藍則一日行像四月一日為始至十四日行像乃訖行像訖王及夫人乃還宮耳其城西七八里有僧伽藍名王新寺作來八十年經三王方成可高二十五丈彫文刻鏤金銀覆上衆寶合成塔後作佛堂莊嚴妙好梁柱戶扉窗牖皆以金薄別作僧房亦嚴麗整飾非可言盡嶺東六國諸王所有上價寶物多作供養人用者少既過四月行像僧韶一人隨胡道人向罽賓法顯等進向子合國在道二十五日便到其國國王精進有千餘僧多大乘學住此十五日已於是南行四日入葱嶺山到於麾國安居安居已止行二十五日到竭叉國與慧景等合值其國王作般遮越師般遮越師漢言五年大會也會時請四方沙門皆來雲集已莊嚴衆僧坐處懸繒幡蓋作金銀蓮花著繒座

後鋪淨坐具王及群臣如法供養或一月二月或三月多在春時王作會已復勸諸群臣設供供養或一日二日三日五日供養都畢王以所乘馬鞍勒自副使國中貴重臣騎之并諸白㲲種種珍寶沙門所須之物共諸群臣發願布施布施已還從僧贖其地山寒不生餘穀唯熟麥耳衆僧受歲已其晨輒霜故其王每讚衆僧令麥熟然後受歲其國中有佛唾壺以石作色似佛鉢又有佛一齒國人為佛齒起塔有千餘僧盡小乘學自山以東俗人被服粗類秦土亦以氈褐為異沙門法用轉轉勝不可具記其國當葱嶺之中自葱嶺已前草木果實皆異唯竹及安石留甘蔗三物與漢地同耳從此西行向北天竺在道一月得度葱嶺葱嶺冬夏有雪又有毒龍若失其意則吐毒風雨雪飛沙礫石遇此難者萬無一全彼土人即名為雪山人也度嶺已到北天竺始入其境有一小國名陀歷亦有衆僧皆小乘學其國昔有羅漢以神足力將一巧匠上兜術天觀彌勒菩薩長短色貌還下刻木作像前後三上觀然後乃成像長八丈足趺

八尺齋日常有光明諸國王競興供養今故現
在於此順嶺西南行十五日其道艱阻崖岸嶮
絕其山唯石壁立千仞臨之目眩欲進則投足
無所下有水名新頭河昔有人鑿石通路施傍
梯者凡度七百度梯已躡懸絙過河河兩岸相
去減八十步九譯所記漢之張騫甘英所不至
衆僧問法顯佛法東過其始可知耶顯云訪問
彼土人皆云古老相傳自立彌勒菩薩像後便
有天竺沙門賫經律過此河者像立在佛泥洹
後三百許年計於周室平王時由茲而言大教

宣流始自此像非彌勒大士繼軌釋迦孰能令
三寶宣通邊人識法固知冥運之開本非人事
則漢明之夢有由而然矣度河便到烏長國烏
長國是正北天竺也盡作中天竺語中天竺所
謂中國俗人衣服飲食亦與中國同佛法甚盛
名衆僧住止處為僧伽藍凡有五百僧伽藍皆
小乘學若有客比丘到悉供養三日三日過已
乃令自求所安常傳言佛至北天竺即到此國
已佛遺足跡於此跡或長或短在人心念至今
猶爾及曬衣石度惡龍處亦悉現在石高丈四
濶二丈許一邊平慧景道整慧達三人先發向
佛影那竭國法顯等住此國夏坐坐訖南下到
宿呵多國其國佛法亦盛昔天帝釋試菩薩化
作鷹鴿割肉貿鴿處佛即成道與諸弟子遊行
語云此本是吾割肉貿鴿處國人由是得知於
此處起塔金銀校飾從此東下五日行到犍陀
衛國是阿育王子法益所治處佛為菩薩時亦
於此國以眼施人其處亦起大塔金銀校飾此
國人多小乘學自此東行七日有國名竺刹尸
羅竺刹尸羅漢言截頭也佛為菩薩時於此處

以頭施人故因以為名復東行二日至投身餧
餓虎處此二處亦起大塔皆衆寶校飾諸國王
臣民競興供養散花然燈相繼不絕通上二塔
彼方人亦名為四大塔也從犍陀衛國南行四
日到弗樓沙國佛昔將諸弟子遊行此國語阿
難云吾般泥洹後當有國王名罽膩伽於此處
起塔後膩伽王出世出行遊觀時天帝釋欲開
發其意化作牧牛小兒當道起塔王問言汝作
何等答曰作佛塔王言大善於是王即於小兒
塔上起塔高四十餘丈衆寶校飾凡所經見塔
廟壯麗威嚴都無此比傳云閻浮提塔唯此為
上王作塔成已小塔即自傍出大塔南高三尺
許佛鉢即在此國昔月氏王大興兵衆來伐此
國欲取佛鉢既伏此國已月氏王篤信佛法欲
持鉢去故興供養供養三寶畢乃校飾大象置
鉢其上象便伏地不能得前更作四輪車載鉢
八象共牽復不能進王知與鉢緣未至深自愧
歎即於此處起塔及僧伽藍并留鎮守種種供
養可有七百餘僧日將中衆僧則出鉢與白衣
等種種供養然後中食至暮燒香時復食鉢可

容二斗許雜色而黑多四際分明厚可二分瑩
徹光澤貧人以少華投中便滿有大富者欲以
多華而供養投百千萬斛終不能滿寶雲僧景
只供養佛鉢便還慧景慧達道整先向那竭國
供養佛影佛齒及頂骨慧景病道整住看慧達
一人還於弗樓沙國相見而慧達寶雲僧景遂
還秦土慧景應在佛鉢寺由是法顯獨進向佛
頂骨所西行十六由旬便至那竭國界醯羅城
中有佛頂骨精舍盡以金薄七寶校飾國王敬
重頂骨慮人抄奪乃取國中豪姓八人人持上
印印封守護清晨八人俱到各視其印然後開
戶開戶已以香汁洗手出佛頂骨置精舍外高
座上坐以七寶圓碪碪下琉璃鍾覆上皆珠璣
校飾骨黃白色方圓四寸其上隆起每日出後
精舍人則登高樓擊大鼓吹螺敲銅鈸王聞已
則詣精舍以華香供養供養已次第頂戴而去
從東門入西門出王朝朝如是供養禮拜然後
聽國政居士長者亦先供養乃修家事日日如
是初無懈倦供養都訖乃還頂骨於精舍中有
七寶解脫塔或開或閉高五尺許精舍門前朝

朝恒有賣花香人凡欲供養者種種買焉諸國
王亦恒遣使供養精舍處方四十步雖復天震
地裂此處不動從此北行一由旬到那竭國城
是菩薩本以銀錢貿五莖華供養定光佛處城
中亦有佛齒塔供養如頂骨法城東北一由旬
到一谷口有佛錫杖亦起精舍供養杖以牛頭
栴檀作長丈六七許以木筒盛之正復百千人
舉不能移入谷口四日西行有佛僧伽梨精舍
供養彼國土亢旱時國人相率出衣禮拜供養
天即大雨那竭城南半由旬有石室博山西南
向佛留影此中去十餘步觀之如佛真形金色
相好光明炳著轉近轉微髣髴如有諸方國王
遣工畫師摹寫莫能及彼國人傳云千佛盡當於
此留影影西百步許佛在時剃髮剪爪佛自與
諸弟子共造塔高七八丈以為將來塔法今猶
在左邊有寺寺中有七百餘僧此處有諸羅漢
辟支佛塔乃千數住此過冬三月法顯等三人
南度小雪山雪山冬夏積雪山北陰中遇寒風
暴起人皆噤戰慧景一人不堪復進口出白沫
語法顯云我亦不復活便可時去勿得俱死於

是遂終法顯撫之悲號本圖不果命也奈何復自力前得過嶺南到羅夷國近有三千僧兼大小乘學住此夏坐坐訖南下行十日到跋那國亦有三千許僧皆小乘學從此東行三日復渡新頭河兩岸皆平地過河有國名毗茶佛法興盛兼大小乘學見秦道人往乃大憐愍作是言如何邊地人能知出家為道遠求佛法悉供養所須待之如法從此東南行減八十由旬經歷諸寺甚多僧衆萬數過是諸處已到一國國名摩頭羅又經捕那河河邊左右有二十僧伽藍可有三千僧佛法轉盛凡沙河已西天竺諸國國王皆篤信佛法供養衆僧時則脫天冠共諸宗親群臣手自行食行食已鋪氈於地對上座前坐於衆僧前不敢坐牀佛在世時諸王供養法式相傳至今從是以南名為中國中國寒暑調和無霜雪人民殷樂無戶籍官法唯耕王地者乃輸地利欲去便去欲住便住王治不用刑有罪者但罰其錢隨事輕重雖復謀為惡逆不過截右手而已王之侍衛左右皆有供祿舉國人民悉不殺生不飲酒不食蔥蒜唯除旃荼羅

旃荼羅名為惡人與人別居若入城市則擊木以自異人則識而避之不相搪揬國中不養豬雞不賣生口市無屠行及酤酒者貨易則用貝齒唯旃荼羅獵師賣肉耳自佛般泥洹後諸國王長者居士為衆僧起精舍供養供給田宅園圃民戶牛犢鐵券書錄後王王相傳無敢廢者至今不絕衆僧住止房舍牀褥飲食衣服都無缺乏處處皆爾衆僧常以作功德為業及誦經坐禪客僧往到舊僧迎逆代擔衣鉢給洗足水塗足油與非時漿須臾息已復問其臘數次第

得房舍卧具種種如法衆僧住處作舍利弗塔目連阿難塔并阿毗曇律經塔安居後一月諸希福之家勸化供養僧作非時漿衆僧大會說法說法已供養舍利弗塔種種香華通夜然燈使彼人作舍利弗本婆羅門時詣佛求出家大目連大迦葉亦如是諸比丘尼多供養阿難塔以阿難請世尊聽女人出家故諸沙彌多供養羅云阿毗曇師者供養阿毗曇律師者供養律年年一供養各自有日摩訶衍人則供養般若波羅蜜文殊師利觀世音等衆僧受歲竟長者

居士婆羅門等各持種種衣物沙門所須以布施僧衆僧亦自各各布施佛泥洹已來聖衆所行威儀法則相承不絕自渡新頭河至南天竺迄于南海四五萬里皆平坦無大山川止有河水從此東南行十八由旬有國名僧伽施佛上忉利天三月為母說法來下處佛上忉利天以神通力都不使諸弟子知未滿七日乃放神足阿那律以天眼遙見世尊即語尊者大目連汝可往問訊世尊目連即往頭面禮足共相問訊問訊已佛語目連吾却後七日當下閻浮提目連既還于時八國大王及諸臣民不見佛久咸皆渴仰雲集此國以待世尊時優鉢羅比丘尼即自心念今日國王臣民皆當奉迎佛我是女人何由得先見佛即以神足化作轉輪聖王最前禮佛佛從忉利天上來向下下時化作三道寶階佛在中道七寶階上行梵天王亦化作白銀階在右邊執白拂而侍天帝釋化作紫金階在左邊執七寶蓋而侍諸天無數從佛下佛既下三階俱沒於地餘有七級現在後阿育王欲知其根際遣人掘之下至黃泉根猶不盡王益

信敬即於階上起精舍當中階作丈六立像精舍後立石柱高三十肘上作師子柱內四邊有佛像內外映徹淨若琉璃有外道論師與沙門諍此住處時沙門理屈於是共立誓言此處若是沙門住處者今當有靈驗作是言已柱頭師子乃大鳴吼見證於是外道懼怖心伏而退佛以受天食三月故身作天香不同世人即便浴身後人於此處起浴室浴室猶在優鉢羅比丘尼初禮佛處今亦起塔佛在世時有剪髮爪作塔及過去三佛并釋迦文佛坐處經行處及作諸佛形像處盡有塔今悉在天帝釋梵天王從佛下亦起塔此處僧及尼可有千人皆同衆食雜大小乘學住處一白耳龍與此衆作檀越令國內豐熟雨澤以時無諸災害使衆僧得安衆僧感其惠故為作龍舍敷置坐處又為龍設福食供養衆僧日日衆中別差三人到龍舍中食每至夏坐訖龍輒化形作一小蛇兩耳邊白衆僧識之銅盂盛酪以龍置中從上座至下座行之似若問訊遍便化去年年一出其國豐饒人民熾盛最樂無比諸國人來無不經理供給所

須寺北五十由旬有一寺名火境火境者惡鬼名也佛本化是惡鬼後人於此處起精舍以精舍布施阿羅漢以水灌手水瀝滴地其處故在正復掃除常現不滅此處別有佛塔善鬼神常掃灑初不須人工有邪見國王言汝能如是者我當多將兵衆住此益積糞穢汝復能除不鬼神即起大風吹之令淨此處有百十小塔人終日從之不能得知若至意欲知者便一塔置一人已復計數人人或多或少總不可得知有一僧伽藍可六七百僧此中有辟支佛食處泥洹

地大如車輪餘處生艸此處獨不生乃曬衣地處亦不生艸衣條著地跡今故現在法顯住龍精舍夏坐坐訖東南行七由旬到罽饒夷城城接恒水有二僧伽藍盡小乘學去城西六七里恒水北岸佛爲諸弟子說法處傳云說無常苦說身如泡沫等此處起塔猶在度恒水南行三由旬到一林名呵梨佛於此中說法經行坐處盡起塔從此東南行十由旬到沙祇大國出沙祇城南門道東佛本在此嚼楊枝刺土中即生長七尺不增不減諸外道婆羅門嫉妬或斫或

拔遠棄之其處續生如故此中亦有四佛經行坐處起塔故在從此南行八由旬到拘薩羅國舍衛城城內人民希曠約有二百餘家即波斯匿王所治城也大愛道故精舍處須達長者井壁及鴦掘魔得道般泥洹燒身處後人起塔皆在此城中諸外道婆羅門生嫉妬心欲毀壞之天即雷電霹靂終不能得壞出城南門千二百步道西長者須達起精舍精舍東向開門戶兩廂有二石柱左柱上作輪形右柱上作牛形池流清淨林木尚茂衆華異色蔚然可觀即所謂祇洹精舍也佛上忉利天爲母說法九十日波斯匿王思見佛即刻牛頭栴檀作佛像置佛坐處佛後還入精舍像即避出迎佛佛言還坐吾般泥洹後可爲四部衆作法式像即還坐此像最是衆像之始後人所法者也佛於是移住南邊小精舍與像異處相去二十步祇洹精舍本有七層諸國王人民競興供養懸繒幡蓋散花燒香日夜不絕鼠銜燈炷燒花幡蓋遂及精舍七重都盡諸國王人民皆大悲惱謂栴檀像已燒却後四五日開東小精舍戶忽見本像皆大

歡喜共治精舍得作兩重還移像本處法顯道整初到祇洹精舍念昔世尊住此二十五年自傷生在邊夷共諸同志遊歷諸國而或有還者或有無常者今日乃見佛住處愴然心悲彼衆僧出問顯等言汝從何國來答云從漢地來彼衆僧歎曰奇哉邊地之人乃能求法至此自相謂言我等諸師和尚相承已來未見漢道人來到此也精舍西北四里有榛名曰得眼本有五百盲人依精舍住此佛爲說法盡還得眼盲人歡喜刺杖著地頭面作禮杖遂生長大世人重之無敢伐者遂成爲榛是故以得眼爲名祇洹衆僧中食後多往彼榛中坐禪祇洹精舍東北六七里毗舍佉母作精舍請佛及僧此處故在祇洹精舍大援落有二門一門東向一門北向此園即須達長者布金錢買地處也精舍當中央佛住此處最久說法度人經行坐處亦盡起塔皆有名字乃孫陀利殺身謗佛處出祇洹東門北行七十步道西佛昔共九十六種外道論議國王大臣居士人民皆雲集而聽時外道女名旃遮摩那起嫉妬心乃褱衣著腹前似若懷

身於衆會中謗佛以非法於是天帝釋即化作白鼠齧其腰帶斷所懷衣墮地地即劈裂生入地獄及調達毒爪欲害佛生入地獄處後人皆標識之又於論議處起精舍精舍高六丈許中有坐佛其道東有外道天寺名曰影覆與論議處精舍夾道相對亦高六丈許所以名影覆者日在西時世尊精舍影則映外道天寺日在東時外道天寺影終不得映佛精舍也外道常遣人守天寺掃灑燒香然燈供養至明旦其燈輒移在佛精舍中婆羅門恚言諸沙門取我燈自

供養佛爲爾不止婆羅門於是夜自伺候見其所事天神持燈繞佛精舍三帀佛養佛已忽然不見婆羅門乃知佛神大即捨家入道傳云近有此事繞祇洹精舍有九十八僧伽藍盡有僧住處唯一處空此國中有九十六種外道皆知今世各有徒衆亦皆乞食但不持鉢亦復求福於曠路側立福德舍屋宇牀卧飲食供給行路人及出家人來去客調達亦有衆在供養過去三佛唯不供養釋迦文佛舍衛城東南四里瑠璃王欲伐舍夷國世尊當道側立立處起塔城西

五十里到一邑名都維是迦葉佛本生處父子相見處般泥洹處皆悉起塔迦葉如來全身舍利亦起大塔從舍衛城東南行十二由旬到一邑名那毗伽是拘樓秦佛所生處父子相見處般泥洹處亦有僧伽藍起塔從此北行減一由旬到迦維羅衛城城中都無王只有衆僧民戶數十家而已白淨王故宮處作太子母形像乃太子乘白象入母胎時太子出城東門見病人迴車還處皆起塔阿夷相太子處與難陀等撲象捔射箭處東南去三十里標地今泉水出後世人治作井令行人飲之佛得道還見父王處五百釋子出家向優波離作禮地六種震動處佛爲諸天說法四天王守四門父王不得入處佛在尼拘律樹下東向坐大愛道布施佛僧伽梨處此樹猶在瑠璃王殺釋種子先盡得須陀洹立塔今亦在城東北數里有王田太子樹下觀耕者處城東五十里有王園園名論民夫人入池洗浴出池北岸二十步舉手攀樹枝東向生太子太子墮地行七步二龍王浴太子身浴處遂作井及洗浴上池今衆僧常取飲之凡諸

佛有四處常定一者成道處二者轉法輪處三
者說法論議伏外道處四者上忉利天爲母說
法來下處餘則隨時示現焉迦維羅衛國大空
荒人民希疎道路怖畏白象師子不可妄行
從佛生處東行五由延有國名藍莫此國王得
佛一分舍利還歸起塔即名藍莫塔塔邊有池
池中有龍常守護此塔晝夜供養阿育王出世
欲破八塔作八萬四千塔破七塔已次欲破此
塔龍便現身持阿育王入其宮中觀諸供養具
已語王言汝供若能勝是便可壞之持去吾不
與汝爭阿育王知其供養具非世所有於是便
還此中荒蕪無人掃灑常有羣象以鼻取水灑
地取雜花香而供養塔諸國有道人來欲禮拜
塔遇象大怖依樹自翳見象如法供養道人大
自悲感此中無有僧伽藍可供養此塔乃令象
灑掃道人即捨大戒還作沙彌自挽草木平治
處所使得淨潔勸化國王作僧住處已爲寺今
現有僧住此事在近自爾相承至今恒以沙彌
爲寺主從此東行三由旬太子遣車匿白馬還
處亦起塔從此東行四由旬到炭塔亦有僧伽

藍復東行十二由旬到拘夷那竭城城北雙樹
間希連河邊世尊於此北首而般泥洹及須跋
最後得道處以金棺供養世尊七日處金剛力
士放金杵處八王分舍利處諸處皆起塔有僧
伽藍今悉現在其城中人民亦稀曠止有衆僧
民戶從此東南行十二由旬到諸梨車欲逐佛
般泥洹處而佛不聽戀佛不肯去佛化作大深
塹不得渡佛與鉢作信遣還其家立石柱上有
銘題自此東行五由旬到毗舍離國毗舍離城
北大林重閣精舍佛住處及阿難半身塔其城

裏本菴婆羅女家爲佛起塔今故現在城南三
里道西菴婆羅女以園施佛作佛住處佛將般
泥洹與諸弟子出毗舍離城西門迴身右轉顧
看毗舍離城告諸弟子是吾最後所行處後人
於此處起塔城西北三里有塔名放弓仗以此
名者恒水上流有一國王王小夫人生一肉胎
大夫人妬之言汝生不祥之徵即盛以木函擲
恒水中下流有國王遊觀見水上木函開看見
千小兒端正殊特王即取養之遂使長大甚勇
健所往征伐無不摧伏次伐父王本國王大愁

憂小夫人問王何故愁憂王曰彼國王有千子
勇健無比欲來伐吾國是以愁耳小夫人言勿
愁憂但於城東作高樓賊來時置我樓上則我
能却之王如其言至賊到時小夫人於樓上語
賊言汝是我子何故作反逆事賊曰汝是何人
云是我母小夫人曰汝等若不信者盡仰向張
口小夫人即以兩手搆兩乳乳各作五百道墮
千子口中賊知是我母即放弓仗二父王於是
思惟皆得辟支佛二辟支佛塔猶在後世尊成
道告諸弟子是吾昔時放弓仗處後人得知於
此立塔故以名焉千小兒者即賢劫千佛是也
佛於放弓仗塔邊告阿難言我却後三月當般
泥洹魔王嬈固阿難使不得請佛住世從此東
行三四里有塔佛般泥洹後百年有毗舍離比
丘錯行戒律十事證言佛說如是爾時諸羅漢
及持戒律比丘凡夫者有七百僧更撿校律藏
後人於此處起塔今亦在從此東行四由旬到
五河合口阿難從摩竭國向毗舍離欲般涅槃
諸天告阿闍世王即自嚴駕將士衆追到河上
毗舍離諸梨車聞阿難來亦復來迎俱到河上

阿難思惟前則阿闍世王致恨道則梨車復怨
則於河中央入火光三昧燒身而般泥洹分身
作二分一分在一岸邊於是二王各得半身舍
利還歸起塔度河南下一由旬到摩竭提國巴
連弗邑巴連弗邑是阿育王所治城中王之宮
殿皆使鬼神作累石起墻闕雕文刻鏤非世所
造今故現在阿育王弟得羅漢道常住耆闍崛
山志樂閑靜王敬心請於家供養以樂山靜不
肯受請王與弟言但受我請當爲汝於城裏作
山王乃具飲食召諸鬼神而告之曰明日悉受
我請但無坐席各自齎來明日諸大鬼神各持
大石來石方四五步坐訖即使鬼神累作大石
山又於山麓以五大方石作石室可長三丈廣
二丈高丈餘有一大乘婆羅門子名羅汰私婆
迷住此城裏爽悟多智事無不達以清淨自居
國王宗敬師事若往問訊不敢並坐王設以愛
敬心執手執手已婆羅門輒自灌洗年可五十
餘舉國瞻仰賴此一人弘宣佛法外道不能得
加陵衆僧於阿育王塔邊造摩訶衍僧伽藍甚
嚴麗亦有小乘寺都合六七百僧衆威儀庠序

可觀四方高德沙門及學問人欲求義理皆詣
此寺婆羅門子師亦名文殊師利國內大德沙
門諸大乘比丘皆宗仰焉亦住此僧伽藍凡諸
中國唯此國城邑爲大民人富盛競行仁義年
年常以建卯月八日行像作四輪車縛竹作五
層有承櫨揠戟高二丈餘其狀如塔以白氎纏
上然後彩畫作諸天形像以金銀琉璃莊校其
上懸繒幡蓋四邊作龕皆有坐佛菩薩立侍可
有二十車車車莊嚴各異當此日境內道俗皆
集作倡伎樂華香供養婆羅門子來請佛佛次

第入城入城內再宿通夜然燈伎樂供養國國皆爾其國長者居士各於城中立福德醫藥舍凡國中貧窮孤獨殘跛一切病人皆詣此舍種種供給醫師看病隨宜飲食及湯藥皆令得安差者自去阿育王壞七塔作八萬四千塔最初所作大塔在城南三里餘此塔前有佛腳跡起精舍戶北向塔塔南有一石柱圍丈四五高三丈餘上有銘題云阿育王以閻浮提布施四方僧還以錢贖如是三反塔北三四百步阿育王本於此作泥犁城中央有石柱亦高三丈餘上有師子柱上有銘記作泥犁城因緣及年數日月從此東南行則爲小孤石山

三十國記下

晉釋法顯撰

過摩竭提國從泥犁城而東南又行九由旬至一小孤石山山頭有石室石室南向佛坐其中天帝釋將天樂般遮彈琴樂佛處帝釋以四十二事問佛一一以指畫石畫跡故在此中亦有僧伽藍從此西南行一由旬到那羅聚落是舍利佛本生村舍利佛還於此村中般泥洹即此處起塔今亦現在從此西行一由旬到王舍新城新城者是阿闍世王所造中有二僧伽藍出城西門三百步阿闍世王得佛分舍利起塔高大嚴麗出城南四里南向入谷至五山裏五山周圍狀若城郭即是蓱沙王舊城城東西可五六里南北七八里舍利佛目連初見頞鞞處尼揵子作火坑毒飯請佛處阿闍世王酒飲黑象欲害佛處城東北角曲中耆舊於菴婆羅園中起精舍請佛及千二百五十弟子供養處今故在其城中空荒無人住入谷傳山東南上十五里到耆闍崛山未至三里有石窟南向佛本於此坐禪西北三十步復有一石窟阿難於中坐禪天魔波旬化作鵰鷲住窟前恐阿難佛以神足力隔石舒手摩阿難肩怖即得止鳥跡手孔今悉存故曰鵰鷲窟山窟前有四佛坐處又諸羅漢各各有石窟坐禪處動有數百佛在石室前東西經調達於山北嶮巇間横擲石傷佛足指處石猶在佛說法堂已毀壞止有塼壁基在其山峯秀拔端嚴於五山中最高法顯於新城中買香華油燈倩二舊比丘送法顯上耆闍崛山華香供養然燈續明慨然悲傷收淚而言佛昔於此住說首楞嚴法顯生不值佛但見遺跡處所而已即於石窟前誦首楞嚴停止一宿還向新城出舊城北行三百餘步道西迦蘭陀竹園精舍今現在衆僧掃灑精舍北二三里有尸摩賒那尸摩賒那者漢言棄死人墓田摶南山西行三百步有一石室名賓波羅窟佛食後常於此坐禪又西行五六里山北陰中有一石室名車帝佛泥洹後五百阿羅漢結集經處出經時鋪三空座莊嚴校佛舍利佛在左目連在右五百數中少一阿羅漢大迦葉爲上座時阿難在門外不得入其處起塔今亦在搏山亦有諸羅漢坐禪石窟甚多出舊城北東下三里有調達石窟離此五十步有大方黑石昔有比丘在上經行思惟是身無常苦空得不淨觀厭患是身即提刀欲自殺復念世尊制戒不得自殺又念雖爾我今但欲殺三毒賊便以刀自刎始傷再得須陀洹既半得阿那含斷已成阿羅漢果般泥洹從此西行四由旬到伽耶城城內亦空荒復南行二十里到菩薩本苦行六年處此處有林木從此西行三里到佛入水洗浴天按樹枝得攀出池處又北行二里得彌家女奉佛乳糜處從此北行二里佛於一大樹下石上東向坐食糜樹石今悉在石可廣長六尺高二尺許中國寒暑均調樹木或數千歲乃至萬歲從此東北行半由旬到一石窟菩薩入中西向結跏趺坐心念若我成道當有神驗石壁上即有佛影現長三尺許今猶明亮時天地大動諸天在空中白言此非過去當來諸佛成道處去此西南行減半由旬貝多樹下是過去當來諸佛成道處諸天說是語已即便在前唱導導引而去菩薩起行離樹三十步天授吉祥草菩薩受之復

行十五步五百青雀飛來繞菩薩三帀而去菩薩前到貝多樹下敷吉祥草東向而坐時魔王遣三王女從北來試魔王自從南來試菩薩以足指按地魔兵退散三女變老自上苦行六年處及此諸處後人皆於中起塔立像今皆在佛成道已七日觀樹受解脫樂處佛於貝多樹下東西經行七日處文鱗盲龍七日繞佛處佛於尼拘律樹下方石上東向坐梵天來請佛處四天王奉鉢處五百賈客授麨蜜處度迦葉兄弟師徒千人處此諸處亦起塔佛得道處有三僧

伽藍皆有僧住衆僧民戶供給饒足無所乏少戒律嚴峻威儀坐起入衆之法佛在世時聖衆所行以至于今佛泥洹已來四大塔處相承不絕四大塔者佛生處得道處轉法輪處般泥洹處阿育王昔在小兒時當道戲遇釋迦佛行乞食小兒歡喜即以一掬土施佛佛持還泥經行地因此果報作鐵輪王王閻浮提乘鐵輪案行閻浮提見鐵圍兩山間地獄治罪人即問羣臣此是何等荅言是鬼王閻羅治罪人王自念言鬼王尚能治罪人我是人主何不作地獄治罪人耶即問臣等誰能爲我作地獄主治罪人者臣荅言唯有極惡人能作耳王即遣人遍求惡人見泄水邊有一長壯黑色髮黃眼青以脚鉤兼魚口呼禽獸禽獸來便射殺無得脫者得此人已將來與王王密教之汝作四方高牆內植種種花果并好浴池莊嚴校飾令人渴仰牢作門戶有人入者輒捉種種治罪莫使得出設使我入亦治罪莫放今拜汝爲地獄主有比丘次第乞食入其門獄卒見之便欲治罪比丘惶怖求請須臾聽我中食俄頃又有人入獄卒納置

碓臼中擣之赤沫出比丘見已思惟此身無常苦空如泡如沫即得阿羅漢既而獄卒捉納鑊湯中比丘心顏欣悅火滅湯冷中生蓮華比丘坐上獄卒即往白王獄中奇怪願王往看王言我前有言今不敢往獄卒言此非小事王宜疾往更改先言王即隨入比丘爲說法王得信解即壞地獄悔前所作衆惡由是信重三寶常至貝多樹下悔過自責受八齋王夫人問王常遊何處羣臣荅言恒在貝多樹下夫人伺王不在時遣人伐其樹倒王來見之迷悶躄地諸臣以

水灑面良久乃蘇王即以磚累四邊以百甖牛乳灌樹根身四布地作是誓言若樹不生我終不起誓已樹便即根上而生以至于今今高減十丈從此南三里行到一山名雞足大迦葉在此山中劈山下入入處不容人更入極遠有旁孔迦葉全身在此中住孔外有迦葉洗手土彼方人若頭痛者以此土塗之即差此山中常有諸羅漢住彼方諸國道人年年往供養迦葉心濃至者夜即有羅漢來共言論釋其疑已忽然不見此山榛木茂盛又多獅子虎狼不可妄行法

顯還向巴連弗邑順恒水西下十由旬得一精舍名曠野佛所住處今現有僧居復順恒水西行十二由旬到迦尸國波羅㮈城城東北十里許得仙人鹿野苑精舍此苑本有辟支佛住常有野鹿栖宿世尊將成道諸天於空中唱言白淨王子出家學道却後七日當成佛辟支佛聞已即取泥洹故名此處爲仙人鹿野苑世尊成道已後人於此處起精舍佛欲度拘驎等五人五人相謂言此瞿曇沙門本六年苦行日食一麻一米尚不得道況入人間恣身口意何道之

有今日來者慎勿與語佛到五人皆起作禮復北行六十步佛於此東向坐始轉法輪度拘驎等五人處其北二十步佛爲彌勒授記處其南五十步翳羅鉢龍問佛我何時當得免此龍身處此處皆起塔見在中有二僧伽藍悉有僧住自鹿野苑精舍西北行十三由旬有國名拘睒彌其精舍名瞿師羅園佛昔住處今故有衆僧多小乘學從東行八由旬佛本於此度惡鬼處亦嘗在此住經行坐處皆起塔亦有僧伽藍可百餘僧從此南行二百由旬有國名達嚫是

過去迦葉佛僧伽藍穿大石山作之凡有五重最下重作象形有五百間石室第二層作師子形有四百間第三層作馬形有三百間第四層作牛形有二百間第五層作鴿形有百間最上有泉水循石室前繞房而流周圍迂曲如是乃至下重順房流從戶而出諸層室中處處穿石作窗牖通明室中朗然都無幽暗其室四角頭穿石作梯上處小如人形緣梯而上正得昔人一脚所躡處此寺名爲波羅越波羅越者天竺名鴿也其寺中常有羅漢住此土丘荒無人民居去山極遠方有村皆是邪見不識佛法沙門及婆羅門及諸異學彼國人民常見人飛來入此寺于時諸國道人欲來禮此寺者彼村人則言汝何以不飛耶我見此間道人皆飛道人方便荅言翅未成耳達嚫國險道路艱難欲往者當賫錢貨施彼國王王然後遣人送展轉相付示其逕路法顯竟不得往承彼土人言故說之耳從波羅㮈國東行還到巴連弗邑法顯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諸國皆師師口傳無本可寫是以遠涉乃至中天竺於此摩訶衍僧伽藍得一

部律是摩訶僧祇眾律佛在世時最初大眾所行也於祇洹精舍傳其本自餘十八部各有師資大歸不異於小小不同或用開塞但此最是廣說備悉者復得一部抄律可七千偈是薩婆多眾律即此秦地眾僧所行者也亦皆師師口相傳授不書之於文字復於此眾中得雜阿毗曇心可六千偈又得一部綖經二千五百偈又得一卷方等般泥洹經可五千偈又得摩訶僧祇阿毗曇故法顯住此三年學梵書梵語寫律道整既到中國見沙門法則眾僧威儀觸事可觀乃追歎秦土邊地眾僧戒律殘缺誓言自今已去至得佛願不生邊地故遂停不歸法顯本心欲令戒律流通漢地於是獨還順恒水東下十八由旬其南岸有瞻波大國佛精舍經行處及四佛坐處悉起塔現有僧住從此東行近五十由旬到多摩梨帝國即是海口其國有二十四僧伽藍盡有僧住佛法亦興法顯住此二年寫經及畫像於是載商人大舶汎海西南行得冬初信風晝夜十四日到師子國彼國人云相去可七百由旬其國大在洲上東西五十由旬南北三十由旬左右小洲乃有百數其間相去或十里二十里或二百里皆統屬大洲多出珍寶珠璣亦出摩尼珠地方可千里王使人守護若有採者十分取三其國本無人民止有鬼神及龍居之諸國商人共市易市易時鬼神不自現身但出寶物題其價直商人則依價直取物因商人來往不住故諸國人聞其土樂相率來居於是遂成大國其國和適無冬夏之異草木常茂田種隨人無有時節佛至其國欲化惡龍以神足力一足躡王城北一足躡山頂兩跡相去十五由旬於王城北跡上起大塔高四十丈金銀莊校眾寶合成塔邊復起一僧伽藍名無畏山有五千僧起一佛殿金銀刻鏤悉以眾寶中有一青玉像高二丈許通身七寶炎光威相嚴顯非言可載右掌中有一無價寶珠法顯去漢地積年所與交接悉異域人山川草木舉目無舊又同行分披或留或亡顧影唯己心常懷悲忽於此玉像邊見商人以晉地一白絹扇供養不覺悽然淚下滿目其國前王遣使中國取貝多樹子於佛殿旁種之高可二十丈其樹東南傾王恐樹倒故以八九圍柱拄樹當拄處植生穿柱而下入地成根大可四圍許柱雖中裂猶裹在其外人亦不去樹下起精舍中有坐像道俗敬仰無倦城中又起佛齒精舍皆七寶作王淨修梵行城內人信敬之情亦篤其國立治已來無有饑荒喪亂眾僧庫藏多有珍寶無價摩尼其王入僧庫遊觀見摩尼珠即生貪心欲奪取之三日乃悟即詣僧中稽首悔前罪心告白僧言願僧立制自今已後勿聽王入其庫看比丘滿四年臘然後得入其城中多居士長者薩薄商人屋宇嚴麗巷陌平整四衢道頭皆作說法堂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鋪施高座道俗四眾皆集聽法其國人云都可五六萬僧悉有眾食王別於城內供五六千人眾食須者則持本鉢往取隨器所容皆滿而還佛齒常以三月中出之未出十日王莊校大象使一辯說人著王衣服騎象上擊鼓唱言菩薩從三阿僧祇劫苦行不惜身命以[illegible]妻子及挑眼與人割肉貿鴿截頭布施投身餓虎不悋髓腦如是種種苦行為眾生故成佛在世四十九年說法教化令不安者安不度者度眾生緣盡乃般泥洹泥洹已來一千四百九十七年世間眼滅眾生長悲卻後十日佛齒當出至無畏山精舍國內道俗欲植福者各各平治道路嚴飾巷陌辦眾華香供養之具如是唱已王便夾道兩邊作菩薩五百身已來種種變現或作須大拏或作睒變或作象王或作鹿馬如是形像皆彩畫莊校狀若生人然後佛齒乃出中道而行隨路供養到無畏精舍佛堂上道俗雲集燒香然燈種種法事晝夜不息滿九十日乃還城內精舍城內精舍至齋日則開門戶禮敬如法無畏精舍東四十里有一山山中有精舍名跋提可有二千僧僧中有一大德沙門名達摩瞿諦其國人民皆共宗仰住一石室中四十許年常行慈心能感蛇鼠使同止一室而不相害城南七里有一精舍名摩訶毗訶羅有三千僧住有一高德沙門戒行清潔國人咸疑是羅漢臨終之時王來省視依法集僧而問比丘得道耶其便以實答言是羅漢既終王即案經律以羅漢法葬之於精舍東四五里積好大薪縱橫可三丈餘高亦爾近上著栴檀沈水諸香木四邊作階上持淨好白氎周匝蒙積上作大轝床似此間轜車但無龍魚耳當闍維時王及國人四眾咸集以華香供養從轝至墓所王自持華香供養供養訖轝著積上酥油遍灌然後燒之火然之時人人敬心各脫上服及羽儀傘蓋遙擲火中以助闍維闍維已收檢取骨即以起塔法顯至不及其生存唯見葬時王篤信佛法欲為眾僧作新精舍先設大會飯食僧供養已乃選好上牛一雙金銀寶物莊校角上作好金犁王自耕頃四邊然後

宮給民戸田宅書以鐵劵自是巳後代代相承無敢廢易法顯在此國聞天竺道人於高座上誦經云佛鉢本在毗舍離今在揵陀衛竟若干百年（法顯聞誦之時有定歲數但今忘耳）當復至西月氏國若干百年當至于闐國住若干百年當至屈茨國若干百年當復來到漢地住若干百年當復至師子國若干百年當還中天竺到中天竺已當上兜術天上彌勒菩薩見而歎曰釋迦文佛鉢至即共諸天華香供養七日七日已還閻浮提海龍王持入龍宮至彌勒將成道時鉢還分爲四

復本頞那山上彌勒成道已四天王當復應念佛如先佛法賢劫千佛共用此鉢鉢去已佛法漸滅佛法滅後人壽轉短乃至五歲十歲之時粳米酥油皆悉化滅人民極惡捉木則變成刀杖共相傷殺其中有福者逃避入山惡人相殺盡已還復來出共相謂言昔人壽極長但爲惡甚作諸非法故我等壽命遂爾短促乃至十歲我今共行諸善起慈悲心修行仁義如是各行信義展轉壽倍乃至八萬歲彌勒出世初轉法輪時先度釋迦遺法弟子出家人及受三歸五戒齋法供養三寶者第二第三次度有緣者法顯爾時欲寫此經其人云此無經本我止口誦耳法顯住此國二年更求得彌沙塞律藏本得長阿含雜阿含復得一部雜藏此悉漢土所無者得此梵本已即載商人大船上可有二百餘人後係一小船海行艱險以備大船毀壞得好信風東下二日便值大風船漏水入商人欲趣小船小船上人恐人來多即斫緪斷商人大怖命在須臾恐船水漏即取麤財貨擲著水中法顯亦以軍持及澡灌并餘物棄擲海中但恐商

人擲去經像唯一心念觀世音及歸命漢地衆僧我遠行求法願威神護祐得到所止如是大風晝夜十三日到一島邊潮退之後見船漏處即補塞之於是復前海中多有抄賊遇輒無全大海彌漫無邊不識東西唯望日月星宿而進若陰雨時風亦無准當夜闇時但見大浪相搏晃然火色黿鼉水性怪異之屬商人荒遽不知那向海深無底又無下石住處至天晴已乃知東西還復望正而進若值伏石則無活路如是九十日許乃到一國名耶婆提其國外道婆羅門興盛佛法不足言停此國五月日復隨他商人大船上亦二百許人賫五十日糧以四月十六日發法顯於船上安居東北行趣廣州一月餘日夜二鼓時遇黑風暴雨商人賈客皆悉惶怖法顯爾時亦一心念觀世音及漢地衆僧蒙威神祐得至天曉曉已諸婆羅門議言坐載此沙門使我不利遭此大苦當下比丘置海島邊不可爲一人令我等危嶮法顯與檀越言汝若下此比丘亦并下我不爾便當殺我汝其下此沙門吾到漢地當向國王言汝也漢地王

亦敬信佛法重比丘僧諸商人躊躇不敢便下于時天多連陰海師相望僻誤遂經七月餘日糧食水漿欲盡取海鹹水作食人分好水可得二升遂便欲盡商人議言常行時正可五十日便到廣州今已過期多日將無僻耶即便西北行求岸晝夜十二日長廣郡界牢山南岸便得好水菜但經涉險難憂懼積日忽得至此岸見藜藿菜依然知是漢地然不見人民及行跡未知是何許或言未至廣州或言已過莫知所定即乘小船入浦覓人欲問其處得兩獵人即將歸令法顯譯語問之法顯先安慰之徐問汝是何人答言我是佛弟子又問汝入山何所求其人便詭言明當七月十五日欲取桃臘佛又問此是何國答言此青州長廣郡界統屬劉家臣已商人歡喜即乞其財物遣人往長廣太守李嶷敬信佛法聞有沙門持經像乘船汎海而至即將人從至海邊迎接經像歸至郡治商人於是還向楊州劉法于青州請法顯一冬一夏夏坐訖法顯遠離諸師久欲趣長安但所營事重遂便南下向都就諸師出經律法顯發長

安六年到中國停六年還三年達青州凡所遊歷減三十國沙河已西迄于天竺衆僧威儀法化之美不可詳說竊惟諸師未得備聞是以不顧微命浮海而還艱難具更幸蒙三尊威靈危而得濟故以竹帛疏所經歷欲令賢者同其聞見是歲甲寅晉義熙十二年歲在壽星夏法顯記迎法顯道人既至留共冬齋因講集之際重問遊歷其人恭順言輒依實由是先所略者勸令詳載顯復具敘始末自云顧尋所經不覺心動汗流所以乘危履險不惜此形者蓋是志有所存專其愚直故投命於必不全之地以達萬一之冀於是感歎斯人以爲古今罕有自大教東行未有忘身求法如顯之比然後知誠之所感無窮否而不通志之所將無功業而不成成夫功業者豈不由忘夫所重重夫所忘者哉

依蘇文忠公墨蹟抄之中或有字不敢以意增改也

三十國記下

佛國記一卷

宋釋法顯撰杜佑通典引此書又作法明蓋中宗
諱顯唐人以明字代之故原注有國諱改焉四字
也法顯晉義熙中自長安遊天竺經三十餘國還
到京與天竺禪師參互辨定以成是書胡震亨刻
入祕冊函中從舊題曰佛國記而震亨附跋則以
為當名法顯傳今考酈道元水經注引此書所云
於此順嶺西南行十五日以下八十九字又引恆
水上流有一國以下二百七十六字皆稱曰法顯

傳則震亨之說似為有據然隋志雜傳類中載法
顯傳二卷法顯行傳一卷不著撰人地理類載佛
國記一卷註曰沙門釋法顯撰一書兩收三名互
見則亦不必定改法顯傳也其書以天竺為中國
以中國為邊地蓋釋氏自尊其教其誕謬不足與
爭又于闐即今和闐自古以來宗回回教法
欽定西域圖志考證甚明而此書載其有十四僧伽藍
衆僧數萬人則所記亦不必盡實然六朝舊笈流
傳頗久其敘述古雅亦非後來行記所及存廣異
聞亦無不可也書中稱宏始二年歲在己亥按晉
書姚萇載記宏始二年為晉隆安四年當稱庚子所紀
較前差一年然晉書本紀載趙石虎建武六年當
咸康五年歲在己亥而金石錄載趙橫山李君神
碑及西門豹祠殿基記乃均作建武六年庚子復
後差一年蓋其時諸國紛爭或踰年改元或不踰
年改元漫無定制又南北隔絕傳聞異詞未可斷
史之必是此之必非今仍其舊文以從闕疑之義
焉

四庫提要補正

胡玉縉撰

佛國記一卷

法顯晉義熙中自長安遊天竺經三十餘國還到京與天竺禪師參互辨
定以成是書案晉書姚萇弘始二年爲晉隆安四年
俞樾小浮梅閑話云佛國記始於後秦姚興弘始二年與慧景道整慧
應慧嵬等同發長安度隴至乾歸國耨檀國度養樓山至張掖鎮又遇
智嚴慧簡僧紹寶雲僧景等諸人或分或合或先還慧景度小雪山道
斃道整留中天竺不還獨法顯順恆水東下乘商人大舶泛海至青州
長廣郡界計自發長安六年到中國（即中天竺）停六年還三年往返凡十五
年從陸路往從海道返其中事蹟頗亦詭異玉縉案晉安帝隆安凡五
年改元興凡三年改義熙提要義熙中當改隆安中乃合又案弘始爲
姚興年號非姚萇萇字亦誤

大唐西域記

釋玄奘譯
釋辯機撰

原序

若夫玉毫流照甘露灑於大千金鏡揚輝薰風被於有截故知示現三界粵稱天下之尊光宅四表式標域中之大是以慧日淪影像化之跡東歸帝獻宏闡大章之步西極有慈恩道場三藏法師諱元奘俗姓陳氏其先穎川人也帝軒提象控華渚而開源大舜賓門基歷山而聳構三恪照於姬載六奇光於漢祀書奏而承朔月遊道而聚德星縱壑駢鱗培風齊翼世濟之美鬱為景胄法師籍慶誕生含和降德結根深而蒞茂導源浚而灑長奇開之歲霞軒月舉聚沙之年蘭薰桂馥洎乎成立藝殫坟索九皐載響五府交辟以夫早悟真假夙照慈慧鏡真筌而延佇顧生涯而永息而朱紱紫纓誠有界之徽綱寶車丹枕實出世之津途由是擯落塵滓言歸閒曠令兄長捷法師釋門之棟幹者也擅龍象于身世挺鶖鷺於當年朝野挹其風猷中外羨其聲彩既而情深友愛道睦天倫法師服勤請益分陰靡棄業光上首擢秀檀林德契中庸騰芬蘭室抗策平道包九部而吞夢鼓枻元津俯四韋而小魯自茲徧遊談肆載移涼燠功既成矣能亦畢矣至於泰初日月燭耀靈臺子雲鞶帨發揮神府於是金文暫啟佇秋駕而雲趨玉柄纔撝披霧市而波屬若會斲輪之旨猶知拜瑟之微以瀉瓶之多聞泛虛舟而獨遠迺於轘轅之地先摧鍱腹之誇并絡之鄉遽表浮杯之異遠邇宗挹為之語曰昔聞荀氏八龍今見陳門雙驥汝穎多奇士誠哉此言法師自幼迄長遊刃元籍名流先達部執交馳趨末忘本摭華捐實遂有南北異學是非紛糺永言於此良用憮然或恐傳譯踳駁未能筌究欲窮香象之文將罄龍宮之目以絕倫之德屬會昌之期杖錫拂衣第如遐境于是背元灞而延望指葱山而矯迹川陸綿長備嘗艱險陋博望之非遠嗤法顯之為局遊踐之處畢究方言鐫求幽賾妙窮津會於是詞發雌黃飛英天竺文傳貝葉聿歸震旦太宗文皇帝金輪纂御寶位居尊載佇風徽召見青蒲之上迺眷通識前膝黃屋之間手詔綢繆中使繼路俯摛睿思乃製三藏聖教序凡七百八十言今上昔在春闈裁述聖記凡五百七十九言啟元妙之津書揄揚之旨蓋非道映雞林譽光鷲嶽豈能緬降神藻以旌時秀奉詔翻譯梵本凡六百五十七部具覽遐方異俗絕壤殊風土著之宜人備之序正朔所暨聲教所覃著大唐西域記勒成一十二卷編錄典奧綜覈明審立言不朽其在茲焉

尚書左僕射燕國公製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大唐西域記十二卷唐沙門元奘譯僧辯機撰按唐書藝文志載是書作元奘撰鄭氏藝文略則作大唐西域記十二卷元奘撰西域記十二卷辯機撰分為兩書明焦竑經籍志亦仍其誤惟陳振孫書錄解題作大唐三藏法師元奘譯大總持寺僧辯機撰與今本合考是書後有辯機序略稱元奘法師以貞觀三年杖錫遐征游言旋軔謁帝洛陽肅承明詔載令宣譯辯機為大總持寺弟子撰斯方志則是書為元奘所譯而辯機撰文成書可無疑矣昔晉法顯作佛國記其文頗略唐書西域列傳較為詳贍此書所序諸國皆唐書所不載則史所錄者朝貢之邦此所記者經行之地也辯機記稱句下間有注文或曰唐言某某或曰某印度境疑為原注又有校正譯語云舊作某某訛者及每卷之末附有音釋疑為後人所加第十一卷僧伽羅國條中有明永樂三年太監鄭和見國王阿烈苦奈兒事自今錫蘭山即古之僧伽羅國也至祈福民庶作無量功德共三百七十字亦注者附記之語吳氏刊本誤連入正文也所列凡一百三十八國中摩揭陀一國釐為八九卷記載獨詳所述多佛典因果之事而舉其地以實之晁武公讀書志稱元奘至天竺求佛書因記其所歷諸國凡風俗之宜衣服之制幅幀之廣隘物產之豐嗇悉舉其梗概蓋未詳檢是書姑據名為說也我

皇上開闢天西咸歸版籍

欽定西域圖志徵實傳信凡前代傳聞之說一一釐正至于西方譯語亦無不為之辯訂舛訛足以昭示奕禩此書音譯既多乖互而侈陳靈怪尤屬誕漫無稽然山川道里頗有足備參考者姑錄存之以廣異聞焉

大唐西域記卷一

唐 釋元奘譯
釋辯機撰

三十四國

阿耆尼國　屈支國
跋祿迦國　笯(奴故反)赤建國
赭時國　㤄(數感反)捍國
窣(蘇沒反)堵利瑟那國　颯秣建國
弭秣賀國　劫布呾那國
屈霜(去聲)你迦國　喝捍國
捕喝國　伐地國

貨利習彌伽國　羯霜(去聲)那國
呾蜜國　赤鄂衍那國
忽露摩國　愉(色俱反)漫國
鞠和衍那國　鑊沙國
珂咄羅國　拘謎(莫閉反)陀國
縛伽浪國　紇露悉泯健國
忽懍國　縛喝國
銳秣陀國　胡寔健國
呾剌健國　揭職國
梵衍那國　迦畢試國

歷選皇猷遐觀帝錄庖羲出震之初軒轅垂衣之始所以司牧黎元所以疆畫分野暨乎唐堯之受天運光格四表虞舜之納地圖德流九土自茲已降空傳書事之冊逖聽前修徒聞記言之史豈若時逢有道運屬無爲者歟我大唐御極則天乘時握紀一六合而光宅四三皇而照臨元化滂流祥風遐扇同乾坤之覆載齊風雨之鼓潤與夫東夷入貢西戎即敘創業垂統撥亂反正固以跨越前王囊括先代同文共軌至治神功非載記無以贊大猷非昭宣何以光盛業元奘輒隨遊至舉其風土雖未考方辨俗信已越五踰三含生之疇咸被凱澤能言之類莫不稱功越自天府暨諸天竺幽荒異俗絕域殊邦咸承正朔俱霑聲教贊武功之績諷成口實美文德之盛鬱爲稱首詳觀載籍所未嘗聞緬惟圖諜誠無與

二不有所敘何記化洽今據聞見於是載述然則索訶世界(舊曰娑婆世界又曰娑訶世界皆訛)三千大千國土爲一佛之化攝也今一日月所照臨四天下者據三千大千世界之中諸佛世尊皆此垂化現生現滅導聖導凡蘇迷盧山(唐言妙高山舊曰須彌又曰須彌婁皆訛略)四寶合成在大海中據金輪上日月之所迴薄諸天之所遊舍七山七海環峙環列山間海水具八功德七金山外乃鹹海也海中可居者大略有四洲焉東毗提訶洲(舊曰弗婆提又曰弗于逮訛也)南贍部洲(舊曰閻浮提洲又曰剡浮洲訛略)西瞿陀尼洲(舊曰瞿耶尼又曰劬伽尼訛也)北拘盧洲(舊曰鬱單越又曰鳩樓訛也)金輪王乃化被四天下銀輪王則政隔北拘盧銅輪王除北拘盧及西瞿陀尼鐵輪王則唯贍部洲夫輪王者將即大位隨福所感有大輪寶浮空來應感有金銀銅鐵之異境乃四三二一之差因其先瑞即以爲號則贍部洲之中地者阿那婆答多池也(唐言無熱惱舊曰阿耨達池訛也)在香山之南大雪山之北周八百里矣金銀瑠璃頗胝飾其岸焉金沙彌漫清波皎鏡大地菩薩以願力故化爲龍王於中潛宅出清冷水給贍部洲是以池東面銀牛口流出殑伽河(殑巨升反舊曰恒河又曰恒伽訛也)繞池一匝入東南海池南面金象口流出信度河(舊曰辛頭河訛也)繞池一匝入西南海池西面瑠璃馬口流出縛芻河(舊曰博叉河訛也)繞池一匝入西北海池北面頗胝師子口流出徙多河(舊曰私陀河訛也)繞池一匝入東北海或曰潛流地下出積石山即徙多河之流爲中國之河源云時無輪王應運贍部洲地有四主焉南象主則暑濕宜象西

寶主乃臨海盈寶北馬主寒勁宜馬東人主和暢多人故象主之國躁烈篤學特閑異術服則橫巾右袒首則中髻四垂族類邑居室宇重閣寶主之鄉無禮義重財賄短製左衽斷髮長髭有城郭之居務殖貨之利馬主之俗天資獷暴情忍殺戮毳帳穹廬鳥居逐牧人主之地風俗機慧仁義昭明冠帶右衽車服有序安土重遷務資有類四主之俗東方爲上其居室則東闢其戶旦日則東向以拜人主之地南面爲尊方俗殊風斯其大槩至于君臣上下之禮憲章文軌之儀人主之地無以加也清心釋累之訓出離生死之教象主之國其理優矣斯皆著之經誥問諸土俗博觀今古詳考見聞然則佛興西方法流東國通譯音訛方言語謬音訛則義失語

謬則理乖故曰必也正名乎貴無乖謬矣夫人有剛柔異性言音不同斯則繫風土之氣亦習俗之致也若其山川物產之異風俗性類之差則人主之地國史詳焉馬主之俗寶主之鄉史誥備載可略言矣至於象主之國前古未詳或書地多暑濕或載俗好仁慈頗存方志莫能詳舉豈道有行藏之致固世有推移之運矣是知候律以歸化飲澤而來賓越重險而款玉門貢方奇而拜絳闕者蓋難得而言焉由是之故訪道遠遊請益之隙存記風土黑嶺已來莫非胡俗雖戎人同貫而族類群分畫界封疆大率土著建城郭務田畜性重財賄俗輕仁義嫁娶無禮尊卑無次婦言是用男位居下死則焚骸喪期無數剺面截耳斷髮裂裳屠殺群畜祀祭幽魂吉乃素服凶則皂衣同風類俗略舉條貫異政殊制隨地別敘印度風俗語在後記出高昌故地自近者始曰阿耆尼國(舊曰烏耆)

阿耆尼國東西六百餘里南北四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六七里四面據山道險易守泉流交帶引水爲田土宜糜黍宿麥香棗蒲萄梨柰諸果氣序和暢風俗質直文字取則印度微有增損服飾氈褐斷髮無巾貨用金錢銀錢小銅錢王其國人也勇而寡略好自稱伐國無綱紀法不整肅伽藍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經教律儀既遵印度諸習學者即其文而翫之戒行律儀潔清勤勵然食雜三淨滯於漸教矣從此西南行二百餘里踰一小山越二大河西得平川行七百餘里至屈(居勿反)支國(舊曰龜茲)

屈支國東西千餘里南北六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七八里宜糜麥有粳稻出蒲萄石榴多梨柰桃杏土產黃金銅鐵鉛錫氣序和風俗質文字取則印度粗有改變管絃伎樂特善諸國服飾錦褐斷髮巾帽貨用金錢銀錢小銅錢王屈支種也智謀寡昧迫於強臣其俗生子以木押頭欲其匾㔸也伽藍百餘所僧徒五千餘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經教律儀取則印度其習讀者即本文矣尚拘漸教食雜三淨潔清耽翫人以功競國東境城北天祠前有大龍池諸龍易形交合牝馬遂生龍駒㤜戾難馭龍駒之子方乃馴駕所以此國多出善馬聞諸先志曰近代有王號曰金花政教明察感龍馭

乘王欲終沒齒觸其耳因削瀆陰以至於今城中無井取汲池水龍變爲人與諸婦會生子驍勇走及奔馬如是漸染人皆龍種恃力作威不恭王命王乃引搆突厥殺此城人少長俱戮略無噍類城今荒蕪人煙斷絕荒城北四十餘里接山阿隔一河水有二伽藍同名照怙釐而東西隨稱佛像莊飾殆越人工僧徒清肅誠爲勤勵東照怙釐佛堂中有玉石面廣二尺餘色帶黃白狀如海蛤其上有佛足履之迹長尺有八寸廣餘六寸矣或有齋日照燭光明大城西門外路左右各有立佛像高九十餘尺於此像前建五年一大會處每歲秋分數十日間舉國僧徒皆來會集上自君王下至士庶捐廢俗務奉持齋戒受經聽法竭日忘疲諸僧伽藍莊嚴佛像瑩以珍寶飾之錦綺載諸輦輿謂之行像動以千數雲集會所常以月十五日晦日國王大臣謀議國事訪及高僧然後宣布會場西北渡河至阿奢理貳伽藍（唐言奇特）庭宇顯敞佛像工飾僧徒肅穆精勤匪怠並是耆艾宿德博學高才遠方俊彥慕義至止國王大臣士庶豪右四時供養久而彌敬聞諸先志曰昔此國先王崇敬三寶將欲遊方觀禮聖迹乃命母弟攝知留事其弟受命竊自割勢防未萌也封之金函持以上王王曰斯何謂也對曰迴駕之日乃可開發即付執事隨軍掌護王之還也果有搆禍者曰王令監國婬亂中宮王聞震怒欲置嚴刑弟曰不敢逃責願開金函王遂發而視之乃斷勢也曰斯何異物欲何發明對曰王昔遊方命知留事懼

有讒禍割勢自明今果有徵願垂照覽王深敬異情愛彌隆出入後庭無所禁礙王弟於後行遇一夫擁五百牛欲事刑腐見而惟念引類增懷我今形虧豈非宿業即以財寶贖此羣牛以慈善力男形漸具以形具故遂不入宮王怪而問之乃陳其始末王以爲奇特也遂建伽藍式旌美迹傳芳後葉

從此西行六百餘里經小沙磧至跋祿迦國（舊謂姑墨國又曰亟墨）

跋祿迦國東西六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五六里土宜氣序人性風俗文字法則同屈支國語言少異細氈細褐鄰國所重伽藍數十所僧徒千餘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國西北行三百餘里度石磧至凌山此則葱嶺北原水多東流矣山谷積雪春夏合凍雖時消泮尋復結冰經途險阻寒風慘烈多暴龍難陵犯行人由此路者不得赭衣持瓠大聲叫喚微有違犯災禍目覩暴風奮發飛沙雨石遇者喪沒難以全生山行四百餘里至大清池（或名熱海又謂鹹海）周千餘里東西長南北狹四面負山衆流交湊色帶青黑味兼鹹苦洪濤浩汗驚波汨淴龍魚雜處靈怪間起所以往來行旅禱以祈福水族雖多莫敢漁捕清池西北行五百餘里至素葉水城城周六七里諸國商胡雜居也土宜糜麥蒲萄林樹稀疎氣序風寒人衣氈褐素葉已西數十孤城城皆立長雖不相稟命然皆役屬突厥自素葉水城至羯霜那國地名窣利人亦謂焉文字語言即隨稱矣字源簡略本二十餘言轉而相生其流寖廣粗有書記竪讀其文遞相傳授師資無替服氈

毼衣皮氎裳服褊急齊髮露頂或總剪剃繒綵絡額形容偉大志性恇怯風俗澆訛多行詭詐大抵貪求父子計利財多爲貴良賤無差雖富巨萬服食麤弊力田逐利者雜半矣

素葉城西行四百餘里至千泉千泉者地方二百餘里南面雪山三垂平陸水土沃潤林樹扶疎暮春之月雜花若綺泉池千所故以名焉突厥可汗每來避暑中有羣鹿多飾鈴鐶馴狎於人不甚驚走可汗愛賞下命羣屬敢加殺害有誅無赦故此羣鹿得終其壽

千泉西行百四五十里至呾邏私城城周八九里諸國商胡雜居也土宜氣序大同素葉南行十餘里有小孤城三百餘戶本中國人也昔爲突厥所掠後遂鳩集同國共保此城於中宅居衣服去就遂同突厥言辭儀範猶存本國從此西南行二百餘里至白水城城周六七里土地所產風氣所宜逾勝呾邏私西南行二百餘里至恭御城城周五六里原隰膏腴樹林蓊鬱從此南行四五十里至笯（奴故反）赤建國

笯赤建國周千餘里地沃壤備稼穡草木鬱茂花果繁盛多蒲萄亦所貴也城邑百數各別君長進止往來不相稟命雖則畫野區分總稱笯赤建國從此西行二百餘里至赭時國（唐言石國）

赭時國周千餘里西臨葉河東西狹南北長土宜氣序同笯赤建國城邑數十各別君長既無總主役屬突厥從此東南千餘里至怖（[illegible]）捍國

怖捍國周四千餘里山周四境土地膏腴稼穡滋盛多花果宜羊馬氣序風寒人性剛勇語異諸國形貌醜弊自數十年無大君長酋豪力競不相賓伏依川據險畫野分都從此西行千餘里至窣堵利瑟那國

窣堵利瑟那國周千四五百里東臨葉河葉河出葱嶺北原西北而流浩汗渾濁汨淴漂急土宜風俗同赭時國自有王附突厥從此西北入大沙磧絕無水草途路彌漫疆境難測望大山尋遺骨以知所指以記經途行五百餘里至颯秣建國（唐言康國）

颯秣建國周千六七百里東西長南北狹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極險固多居人異方寶貨多聚此國土地沃壤稼穡備植林樹蓊鬱花果滋茂多出善馬機巧之伎特工諸國氣序和暢風俗猛烈凡諸胡國此爲其中進止威儀近遠取則其王豪勇隣國承命兵馬強盛多是赭羯赭羯之人其性勇烈視死如歸戰無前敵從此東南至弭秣賀國（唐言米國）

弭秣賀國周四五百里據川中東西狹南北長土宜風俗同颯秣建國從此北至劫布呾那國（唐言曹國）

劫布呾那國周千四五百里東西長南北狹土宜風俗同颯秣建國從此國西行三百餘里至屈（居勿反）霜（[illegible]）你迦國（唐言何國）

屈霜你迦國周千四五百里東西狹南北長土宜風俗同颯秣建國從此國西二百餘里至喝捍國（唐言東安國）

喝捍國周千餘里土宜風俗同颯秣建國從此國西四百餘

里至捕喝國（唐言中安國）

捕喝國周千六七百里東西長南北狹土宜風俗同颯秣建國從此國西四百餘里至伐地國（唐言西安國）

伐地國周四百餘里土宜風俗同颯秣建國從此西南五百餘里至貨利習彌伽國

貨利習彌伽國順縛芻河兩岸東西二三十餘里南北五百餘里土宜風俗同伐地國語言少異從颯秣建國西南行三百餘里至羯霜（[illegible]去）那國（唐言史國）

羯霜那國周千四五百里土宜風俗同颯秣建國從此西南行二百餘里入山山路崎嶇谿徑危險既絕人里又少水草東南山行二百餘里入鐵門鐵門者左右帶山山極峭峻雖

行狹徑加之險阻兩旁石壁其色如鐵既設門扉又以鐵錮多有鐵鈴懸諸戶扇因其險固遂以為名出鐵門至覩貨邏國(舊曰吐火羅國訛也)其地南北千餘里東西三千餘里東阨葱嶺西接波剌斯南大雪山北據鐵門縛芻大河中境西流自數百年王族絕嗣酋豪力競各擅君長依川據險分為二十七國雖畫野區分總役屬突厥氣序既溫疾疫亦衆冬末春初霖雨相繼故此境已南濫波已北其國風土並多溫疾而諸僧徒以十二月十六日入安居三月十五日解安居斯乃據其多雨亦是設教隨時也其俗則志性恇怯容貌鄙陋粗知信義不甚欺詐語言去就稍異諸國字源二十五言轉而相生用之備物書以橫讀自左向右文記漸多逾廣窣利多衣氎

少服褐貨用金銀等錢模樣異諸國順縛芻河北下流至呾蜜國

呾蜜國東西六百餘里南北四百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東西長南北狹伽藍十餘所僧徒千餘人諸窣堵波(即舊所謂浮圖也又曰鍮婆又曰塔婆又曰私鍮簸又曰藪斗波皆訛也)及佛尊像多神異有靈鑒東至赤鄂衍那國

赤鄂衍那國東西四百餘里南北五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伽藍五所僧徒尠少東至忽露摩國

忽露摩國東西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其王奚素突厥也伽藍二所僧徒百餘人東至愉(朔俱反)漫國

愉漫國東西四百餘里南北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六七里其王奚素突厥也伽藍二所僧徒寡少西南臨縛芻河至鞠和衍那國東西二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伽藍三所僧徒百餘人東至鑊沙國

鑊沙國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六七里東至珂咄羅國

珂咄羅國東西千餘里南北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東接葱嶺至拘謎(莫閉反)陀國

拘謎陀國東西二千餘里南北二百餘里據大葱嶺中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西南鄰縛芻河南接尸棄尼國南渡縛芻河至達摩悉鐵帝國鉢鐸創那國淫薄健國屈浪拏國呬(火利反)摩呾羅國鉢利曷國訖栗瑟摩國曷邏胡國阿利尼國瞢健國自活國東南至闊悉多國安呾邏縛國事在還記活國西南至縛伽浪國

縛伽浪國東西五十餘里南北二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南至紇露悉泯健國

紇露悉泯健國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西北至忽懍國

忽懍國周八百餘里國大都城周五六里伽藍十餘所僧徒五百餘人西至縛喝國

縛喝國東西八百餘里南北四百餘里北臨縛芻河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人皆謂之小王舍城也其城雖固居人甚少土地所產物類尤多水陸諸花難以備舉伽藍百有餘所僧徒三千餘人並皆習學小乘法教城外西南有納縛(唐言新)僧伽藍此國先王之所建也大雪山北作論諸師唯此伽藍美業不替其佛像則瑩以名珍堂宇乃飾之奇寶故諸國君長利之以攻劫此伽藍素有毗沙門天像靈鑒可恃冥加守衛近突厥葉護可汗子肆葉護可汗傾其部落率其戎旅奄襲伽藍欲圖珍寶去此不遠屯軍野次其夜夢見毗沙門天曰汝有何力敢壞伽藍因以長戟貫徹胷背可汗驚寤便苦心痛遂告羣屬所夢咎徵馳請衆僧方伸懺謝未及返命已從殞沒伽藍內南佛堂中有佛澡罐量可斗餘雜色炫燿金石難名又有佛牙其長寸餘廣八九分色黃白質光淨又有佛掃箒迦奢草作也長餘二尺圍可七寸其把以雜寶飾之

凡此三物每至六齋法俗咸會陳設供養至誠所感或放光明

伽藍北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金剛泥塗衆寶廁飾中有舍利時燭靈光

伽藍西南有一精廬建立已來多歷年所遠方輻湊高才類聚證四果者難以詳舉故諸羅漢將入涅槃示現神通衆所知識乃有建立諸窣堵波基址相隣數百餘矣雖證聖果終無神變蓋亦千計不樹封記今僧徒百餘人夙夜匪懈凡聖難測大城西北五十餘里至提謂城城北四十餘里有波利城城中各有一窣堵波高餘三丈昔者如來初證佛果起菩提樹方詣鹿園時二長者遇被威光隨其行路之資遂獻麨蜜世尊為說人天之福授其五戒十善也既聞法誨請所供養如來遂授其髮爪焉二長者將還本國請禮敬之儀式如來以僧伽胝(舊曰僧伽梨訛也)方氎布下次下鬱多羅僧次僧却崎(舊曰僧祇支訛也)又覆鉢豎錫杖如是次第為窣堵波二人承命各還其城擬儀聖旨式修崇建斯則釋迦法中最初窣堵波也城西七十餘里有窣堵波高餘二丈昔迦葉波佛時之所建也從大城西南入雪山阿至銳秣陀國

銳秣陀國東西五六十里南北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西南至胡寔健國

胡寔健國東西五百餘里南北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多山川出善馬西北至呾剌健國

呾剌健國東西五百餘里南北五六十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西接波剌斯國界從縛喝國南行百餘里至揭職國

揭職國東西五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四五里土地磽确陵阜連屬少花果多菽麥氣序寒烈風俗剛猛伽藍十餘所僧徒三百餘人並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東南入大雪山山谷高深峯巖危險風雪相繼盛夏合凍積雪彌谷蹊逕難涉山神鬼魅暴縱妖祟羣盜橫行殺害為務行六百餘里出覩貨邏國境至梵衍那國

梵衍那國東西二千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在雪山中也人依山谷逐勢邑居國大都城據崖跨谷長六七里北背高巖有宿麥少花果宜畜牧多羊馬氣序寒烈風俗剛獷多衣皮褐亦其所宜文字風教貨幣之用同覩貨邏國語言少異儀貌大同淳信之心特甚隣國上自三寶下至百神莫不輸誠竭心宗敬商估往來者天神現徵祥示祟變求福德伽藍數十所僧徒數千人宗學小乘說出世部王城東北山阿有立佛石像高百四五十尺金色晃耀寶飾煥爛東有伽藍此國先王之所建也伽藍東有鍮石釋迦佛立像高百餘尺分身別鑄總合成立城東十二三里伽藍中有佛入涅槃臥像長千餘尺其王每此設無遮大會上自妻子下至國珍府庫既傾復以身施羣官僚佐就僧酬贖若此者以為所務矣臥像伽藍東南行二百餘里度大雪山東至小川澤泉池澄鏡林樹青葱有僧伽藍中有佛齒及劫初時獨覺齒長五寸餘廣減

四寸復有金輪王齒長三寸廣二寸商諾迦縛娑（舊曰商那和修訛也）
大阿羅漢所持鐵鉢量可八九升凡三賢聖遺物並以黃金
緘封又有商諾迦縛娑九條僧伽胝衣絳赤色設諾迦草皮
之所績成也商諾迦縛娑者阿難弟子也在先身中以設諾
迦草衣於解安居日持施衆僧承茲福力於五百身中陰生
陰恒服此衣以最後身從胎俱出身既漸長衣亦隨廣及阿
難之度出家也其衣變爲法服及受具戒更變爲九條僧伽
胝將證寂滅入邊際定發智願力留此袈裟盡釋迦遺法法
盡之後方乃變壞今已少損信有徵矣從此東行入雪山踰
越黑嶺至迦畢試國

迦畢試國周四千餘里北背雪山三垂黑嶺國大都城周十
餘里宜穀麥多果木出善馬鬱金香異方奇貨多聚此國氣
序風寒人性暴獷言辭鄙媟婚姻雜亂文字大同覩貨邏國
習俗語言風教頗異服用毛氎衣兼皮褐貨用金錢銀錢及
小銅錢規矩模樣異於諸國王刹利種也有智略性勇烈威
懾鄰境統十餘國愛育百姓敬崇三寶歲造丈八尺銀佛像
兼設無遮大會周給貧窶惠施鰥寡伽藍百餘所僧徒六千
餘人並多習學大乘法教窣堵波僧伽藍崇高弘敞廣博嚴
淨天祠數十所異道千餘人或露形或塗灰連絡髑髏以爲
冠飾

大城東三四里北山下有大伽藍僧徒三百餘人並學小乘
法教聞諸先志曰昔健馱邏國迦膩色迦王威被鄰國化洽
遠方治兵廣地至葱嶺東河西蕃維畏威送質迦膩色迦王
既得質子特加禮命寒暑改館冬居印度諸國夏還迦畢試
國春秋止健馱邏國故質子三時住處各建伽藍今此伽藍
即夏居之所建也故諸屋壁圖畫質子容貌服飾頗同東夏
其後得還本國心存故居雖阻山川不替供養故今僧衆每
至入安居解安居大興法會爲諸質子祈福樹善相繼不絕
以至于今伽藍佛院東門南大神王像右足下坎地藏寶質
子之所藏也故其銘曰伽藍朽壞取以修治近有邊王貪婪
凶暴聞此伽藍多藏珍寶驅逐僧徒方事發掘神王冠中鸚
鵡鳥像乃奮羽驚鳴地爲震動王及軍人辟易僵仆久而得
起謝咎以歸

伽藍北嶺上有數石室質子習定之處也其中多藏雜寶其
側有銘藥叉守衛有欲開發取中寶者此藥叉神變現異形
或作師子或作蟒蛇猛獸毒蟲殊形震怒以故無人敢得攻
發石室西二三里大山嶺上有觀自在菩薩像有人至誠願
見者菩薩從其像中出妙色身安慰行者大城東南三十餘
里至曷邏怙羅僧伽藍傍有窣堵波高百餘尺或至齋日時
燭光明覆鉢勢上石隙間流出黑香油靜夜中時聞音樂之
聲聞諸先志曰昔此國大臣曷邏怙羅之所建也功既成已
於夜夢中有人告曰汝所建立窣堵波未有舍利明旦有獻
上者宜從王請旦入朝進請曰不量庸昧敢有願求王曰夫
何所欲對曰今日有先獻者願垂恩賜王曰然曷邏怙邏佇
立宮門瞻望所至俄有一人持舍利瓶大臣問曰欲何獻上
曰佛舍利大臣曰吾爲尒守宜先白王曷邏怙邏恐王珍貴
舍利追悔前恩疾往伽藍登窣堵波至誠所感其石覆鉢自
開安置舍利已而疾出尚拘衣襟王使逐之石已掩矣故其
隙間流黑香油

城南四十餘里至霫（蘇立反）蔽多伐剌祠城凡地大震山崖崩
墜周此城界無所動搖

霫蔽多伐剌祠城南三十餘里至阿路猱（奴高反）山崖嶺峭峻
巖谷杳冥其峯每歲增高數百尺與漕矩吒國䅴（上句反下貝）那
呬羅山髣髴相望便即崩墜聞諸土俗曰初䅴那天神自遠
而來欲止此山山神震恐搖蕩谿谷天神曰不欲相舍故此
傾動少垂賓主當盈財寶吾今往漕矩吒國䅴那呬羅山每
歲至我受國王大臣祀獻之時宜相顧望故阿路猱山增高
既已尋即崩墜

王城西北二百餘里至大雪山山頂有池請雨祈晴隨求果
願聞諸先志曰昔健馱邏國有阿羅漢常受此池龍王供養
每至中食以神通力并坐繩牀陵虛而往侍者沙彌密於繩
牀之下攀援潛隱而阿羅漢時至便往至龍宮乃見沙彌龍
王因請留食龍王以天甘露飯阿羅漢以人間味而饌沙彌
阿羅漢飯食已訖便爲龍王說諸法要沙彌如常爲師滌器
器有餘粒駭其香味即起惡願恨師忿龍願諸福力於今悉
現斷此龍命我自爲王沙彌發是願時龍王已覺頭痛矣羅
漢說法誨喻龍王謝咎責躬沙彌懷忿未從誨謝既還伽藍
至誠發願福力所致是夜命終爲大龍王威猛奮發遂來入
池殺龍王居龍宮有其部屬總其統命以宿願故興暴風雨
摧拔樹木欲壞伽藍時迦膩色迦王怪而發問其阿羅漢具
已白王王即爲龍於雪山下立僧伽藍建窣堵波高百餘尺
龍懷宿忿遂發風雨王以宏濟爲心龍乘瞋毒作暴僧伽藍
窣堵波六壞七成迦膩色迦王恥功不成欲填龍池毀其居
室即興兵衆至雪山下時彼龍王深懷震懼變作老婆羅門
叩王象而諫曰大王宿植善本多種勝因得爲人王無思不
服今日何故與龍交爭夫龍者畜也卑下惡類然有大威不
可力競乘雲馭風蹈虛履水非人力所制豈王心所怒哉王
今舉國興兵與一龍鬪勝則王無伏遠之威敗則王有非敵
之恥爲王計者宜可歸兵迦膩色迦王未之從也龍即還池
聲振雷動暴風拔木沙石如雨雲霧晦冥軍馬驚駭王乃歸
命三寶請求加護曰宿殖多福得爲人王威懾強敵統贍部
洲今爲龍畜所屈誠乃我之薄福也願諸福力於今現前即
於兩肩起大煙焰龍退風靜霧卷雲開王令軍衆人擔一石
用塡龍池龍王還作婆羅門重請王曰我是彼池龍王懼威
歸命唯王悲愍赦其前過王以含育覆燾生靈如何於我獨
加惡害王若殺我我之與王俱墮惡道王有斷命之罪我懷
怨讎之心業報皎然善惡明矣王遂與龍明設要契後更有
犯必不相赦龍曰我以惡業受身爲龍龍性猛惡不能自持
瞋心或起當忘所制王今更立伽藍不敢摧毀每遣一人候
望山嶺黑雲若起急擊揵椎我聞其聲惡心當息其王于是
更修伽藍建窣堵波候望雲氣於今不絕聞諸先志曰窣堵
波中有如來骨肉舍利可一升餘神變之事難以詳述一時
中窣堵波內忽有煙起少時間便出猛焰時人謂窣堵波已
從火燼瞻仰良久火滅煙消乃見舍利如白珠旛循環表柱
宛轉而上昇高雲際縈旋而下王城西北大河南岸舊王伽
藍內有釋迦菩薩弱齡齓齒長餘一寸其伽藍東南有一伽
藍亦名舊王有如來頂骨一片面廣寸餘其色黃白髮孔分
明又有如來髮髮色青紺螺旋右縈引長尺餘卷可半寸凡
此三事每至六齋王及大臣散花供養頂骨伽藍西南有舊

王妃伽藍中有金銅窣堵波高百餘尺揭諸土俗曰其窣堵波中有佛舍利升餘每月十五日其夜便放圓光燭耀露盤聯輝達曙其光漸斂入窣堵波

城西南有比羅娑洛山(唐言象堅)山神作象形故曰象堅也昔如來在世象堅神奉請世尊及千二百大阿羅漢山巔有大盤石如來即之受神供養其後無憂王即盤石上起窣堵波高百餘尺今人謂之象堅窣堵波也亦云中有如來舍利可一升餘

象堅窣堵波北山巖下有一龍泉是如來受神飯已及阿羅漢於中漱口嚼楊枝因即植根今為茂林後人於此建立伽藍名鞞鐸佉(唐言嚼楊枝也)自此東行六百餘里山谷接連峯巖峭峻越黑嶺入北印度境至濫波國(北印度境)

大唐西域記卷一

大唐西域記卷一

音釋

歟　宏闡　清　姬載　浚　徽　朱紱　檀　挺　中　扃　鼓　轅　鍱　腹　紛　糺　捐　元　瀟　御　隤　嗟　驕　塔　交　薛　潷　棟　驟　擺　秀　鑿　遁　長　逵　懍　然　蹄　駿　迹　嗤　笑　鏑　纓　擿

第一卷

屆　茇　飆　秣　鄂　衍　崔　噲　漂　堵　㵎　嵯　渠　大　概　粗　剔　慘　烈　嬰　兩　淮　鞞　鐸　佉　漆　韋　僧　伽　澄　刺　呾　叉　咄　迦　頗　鉢　猫　貧　絹　鹹　莖　積　靡　祇　旋　頞　蘊　釋　倏　膚　箄

大唐西域記卷一音釋

大唐西域記卷二

三國

濫波國　那揭羅曷國　健馱邏國

詳夫天竺之稱異議糺紛舊云身毒或曰賢豆今從正音宜云印度印度之人隨地稱國殊方異俗遙舉總名語其所美謂之印度印度者唐言月月有多名斯其一稱言諸群生輪迴不息無明長夜莫有司晨其猶白日既隱宵燭斯繼雖有星光之照豈如朗月之明苟緣斯致因而譬月良以其土聖賢繼軌導凡御物如月照臨由是義故謂之印度印度種姓族類群分而婆羅門特為清貴從其雅稱傳以成俗無云經界之別總謂婆羅門國焉若其封疆之域可得而言五印度之境周九萬餘里三垂大海北背雪山北廣南狹形如半月畫野區分七十餘國時特暑熱地多泉濕北乃山阜隱軫丘陵舄鹵東則川野沃潤疇隴膏腴南方草木榮茂西方土地磽确斯大概也可略言焉夫數量之稱謂踰繕那(舊曰由旬又曰踰闍那又曰由延皆訛略也)踰繕那者自古聖王一日軍行也舊傳一踰繕那四十里矣印度國俗乃三十里聖教所載唯十六里窮微之數分一踰繕那為八拘盧舍拘盧舍者謂大牛鳴聲所極聞稱拘盧舍分一拘盧舍為五百弓分一弓為四肘分一肘為二十四指分一指節為七宿麥乃至虱蟣隙塵牛毛羊毛兔毫銅水次第七分以至細塵細塵七分為極細塵極細塵者不可復析析即歸空故曰極微也若乃陰陽歷運日月次舍稱謂雖殊時候無異隨其星建以標月名時極短者謂剎那也百二十剎那為一呾剎那六十呾剎那為一臘縛三十臘縛為一牟呼栗多五牟呼栗多為一時六時合成一日一夜(晝三夜三)居俗日夜分為八時(晝四夜四於一一時各有四分)月盈至滿謂之白分月虧至晦謂之黑分黑分或十四日十五日月有小大故也黑前白後合為一月六月合為一行日遊在內北行也日遊在外南行也總此二行合為一歲又分一歲以為六時正月十六日至三月十五日漸熱也三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盛熱也五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雨時也七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茂時也九月十六日至十一月十五日漸寒也十一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盛寒也如來聖教歲為三

時正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熱時也五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雨時也九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寒時也或爲四時春夏秋冬也春三月謂制呾邏月吠舍佉月逝瑟吒月當此從正月十六日至四月十五日夏三月謂頞沙荼月室羅伐拏月婆達羅鉢陀月當此從四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秋三月謂頞濕縛庾闍月迦剌底迦月末伽始羅月當此從七月十六日至十月十五日冬三月謂報沙月磨祛月頗勒窶拏月當此從十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故印度僧徒依佛聖教坐兩安居或前三月或後三月前三月當此從五月十六日至八月十五日後三月當此從六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前代譯經律者或云坐夏或云坐臘斯皆邊裔殊俗不達中國正音或方言未融而傳譯有謬又推如來入胎初生出家成佛涅槃日月皆有參差語在後記

若夫邑里閭閻方城廣峙街衢巷陌曲徑盤紆闤闠當塗旗亭夾路屠釣倡優魁膾除糞旌厥宅居斥之邑外行里往來僻於路左至於宅居之制垣郭之作地既卑濕城多壘甎暨諸墻壁或編竹木室宇臺觀板屋平頭泥以石灰覆以甎墼諸異崇構製同中夏苫茅苫草或甎或板壁以石灰爲飾地塗牛糞爲淨時花散布斯其異也諸僧伽藍頗極奇製隅樓四起重閣三層榱梠棟梁奇形彫鏤戶牖垣墻圖畫衆彩黎庶之居內侈外儉奧室中堂高廣有異層臺重閣形製不拘門闢東戶朝座東西至於坐止咸用繩牀王族大人士庶豪

右莊飾有殊規矩無異君王朝座彌復高廣珠璣間錯謂師子牀敷以細氎蹈以寶机凡百庶僚隨其所好刻彫異類瑩飾奇珍衣裳服玩無所裁製貴鮮白輕雜彩男則繞腰絡腋橫巾右袒女乃襜衣下垂通肩總覆頂爲小髻餘髮垂下或有剪髭別爲詭俗首冠花鬘身佩瓔珞其所服者謂憍奢耶衣及氎布等憍奢耶者野蠶絲也𦇧摩衣麻之類也顩（魚檢反）鉢羅衣織細羊毛也褐剌縭衣織野獸毛細耎可得緝績故以見珍而充服用其北印度風土寒烈短製褊衣頗同胡服外道服飾紛雜異製或衣孔雀羽尾或飾髑髏瓔珞或無服露形或草板掩體或拔髮斷髭或蓬鬢椎髻裳衣無定赤白不恒沙門法服唯有三衣及僧却崎泥縛些那（桑箇反）三衣裁製部執不同或緣有寬狹或葉有小大僧却崎（唐言掩腋舊曰僧祇支訛也）覆左肩掩兩腋左開右合長裁過腰泥縛些那（唐言裙舊曰涅槃僧訛也）既無帶襻其將服也集衣爲襵束帶以絛襵則諸部各異色乃黃赤不同剎帝利婆羅門清素居簡潔白儉約國王大臣服玩良異花鬘寶冠以爲首飾環釧瓔珞而作身佩其有富商大賈唯釧而已人多徒跣少有所履染其牙齒或赤或黑齊髮穿耳修鼻大眼斯其貌也夫其潔清自守非矯其志凡有饌食必先盥洗殘宿不再食器不傳瓦木之器經用必棄金銀銅鐵每加摩瑩饌食既訖嚼楊枝而爲淨澡漱未終無相執觸每有溲溺必事澡濯身塗諸香所謂栴檀鬱金也君王將浴鼓奏絃歌祭祀拜祠沐浴盥洗

詳其文字梵天所製原始垂則四十七言遇物合成隨事轉用流演枝派其源浸廣因地隨人微有改變語其大較未異本源而中印度特爲詳正辭調和雅與天同音氣韻清亮爲人軌則鄰境異國習謬成訓競欲澆俗莫守淳風至於記言書事各有司存史誥總稱謂尼羅蔽荼（唐言青藏）善惡具舉災祥備著而開蒙誘進先遵十二章七歲之後漸授五明大論一曰聲明釋詁訓字詮目流別二曰巧明伎術機關陰陽曆數三曰醫方明禁呪閑邪藥石針艾四謂因明考定正邪研覈眞僞五曰內明究暢五乘因果妙理其婆羅門學四吠陀論（舊曰毗陀訛也）一曰壽謂養生繕性二曰祠謂享祭祈禱三曰平謂禮儀占卜兵法軍陣四曰術謂異能伎數禁呪醫方師必博究精微貫窮玄奧示之大義導以微言提撕善誘彫朽勵薄若乃識量通敏志懷逋逸則拘縶反關業成後已年方三十志立學成既居祿位先酬師德其有博古好雅肥遁居貞沉浮物外逍遙事表寵辱不驚聲聞已遠君王雅尚莫能屈迹然而國重聰叡俗貴高明褒贊既隆禮命亦重故能強志篤學忘疲游藝訪道依仁不遠千里家雖豪富志均羈旅口腹之資巡匄以濟有貴知道無恥匱財娛遊惰業媮食靡衣既無令德又非時習恥辱俱至醜聲載揚如來理教隨類得解去聖悠遠正法醇醨任其見解之心俱獲聞知之悟部執峯峙諍論波騰異學專門殊途同致十有八部各擅鋒銳大小三乘居止區別有宴默思惟經行住立定慧悠隔諠靜良殊

隨其衆居各制科防無云律論絓是佛經講宣一部乃免僧知事二部加上房資具三部差侍者祇承四部給淨人役使五部則行乘象六部又導從周衛道德既高旌命亦異時集講論考其優劣彰別善惡黜陟幽明其有商搉微言抑揚妙理雅辭贍美妙辯敏捷於是馭乘寶象導從如林至乃義門虛闢辭鋒挫銳理寡而辭繁義乖而言順遂卽面塗赭堊身全塵土斥於曠野棄之溝壑既旌淑慝亦表賢愚人智樂道家勤志學出家歸俗從其所好罹咎犯律僧衆科罰輕則衆命訶責次又衆不與語重乃衆不共住不共住者斥擯不齒出一住處措身無所羈旅艱辛或返初服若夫族姓殊者有四流焉一曰婆羅門淨行也守道居貞潔白其操二曰剎帝利（舊曰剎利略也）王種也奕世君臨仁恕爲志三曰吠奢（舊曰毗舍訛也）商賈也貿遷有無逐利遠近四曰戍陀羅（舊曰首陀訛也）農人也肆力疇壠勤身稼穡凡茲四姓淸濁殊流婚娶通親飛伏異路內外宗枝姻媾不雜婦人一嫁終無再醮自餘雜姓實繁種族各隨類聚難以詳載君王奕世唯剎帝利篡弒時起異姓稱尊國之戰士驍雄畢選子父傳業遂窮兵術居則宮廬周衛征則奮旅前鋒凡有四兵步馬車象象則被以堅甲牙施利距一將安乘授其節度兩卒左右爲之駕馭車乃駕以駟馬兵帥居乘列卒周衛扶輪挾轂馬軍散禦逐北奔命步軍輕捍敢勇充選負大櫓執長戟或持刀劍前奮行陣凡諸戎器莫不鋒銳所謂矛盾弓矢刀劍鉞斧戈殳長矟輪索

之屬皆世習矣夫其俗也性雖狷急志甚貞質於財無苟得於義有餘讓懼冥運之罪輕生事之業詭譎不行盟誓爲信政教尚質風俗猶和凶悖群小時虧國憲謀危君上事迹彰明則常幽囹圄無所刑戮任其生死不齒人倫犯傷禮義悖逆忠孝則劓鼻截耳斷手刖足或驅出國或放流裔自餘咎犯輸財贖罪理獄占辭不加荊朴隨問款對據事平科拒違所犯恥過飾非欲究情實事須案者凡有四條水火稱毒水則罪人與石盛以連囊沉之深流校其眞僞人沉石浮則有犯人浮石沉則無隱火乃燒鐵罪人踞上復使足蹈既遣掌案又令舌舐虛無所損實有所傷懦弱之人不堪炎熾捧未開花散之向焰虛則花發實則花焦稱則人石平衡輕重取

驗虛則人低石舉，實則石重人輕。毒則以一羖羊剖其右髀，隨被訟人所食之分，雜諸毒藥置剖髀中，實則毒發而死，虛則毒歇而蘇。舉四條之例，防百非之路。

致敬之式，其儀九等：一發言慰問，二俛首示敬，三舉手高揖，四合掌平拱，五屈膝，六長跪，七手膝踞地，八五輪俱屈，九五體投地。凡斯九等，極唯一拜。跪而讚德，謂之盡敬。遠則稽顙拜手，近則舐足摩踵。凡其致辭受命，褰裳長跪。尊賢受拜，必有慰辭，或摩其頂，或拊其背，善言誨導，以示親厚。出家沙門既受敬禮，唯加善願，無止跪拜。隨所宗事，多有旋繞，或唯一周，或復三帀，宿心別請，數則從欲。

凡遭疾病，絕粒七日，期限之中，多有痊愈，必未瘳差，方乃餌

藥。藥之性類，名種不同，醫之工伎，占候有異。終沒臨喪，哀號相泣，裂裳拔髮，拍額椎胸。服制無聞，喪期無數。送終殯葬，其儀有三：一曰火葬，積薪焚燎；二曰水葬，沉流漂散；三曰野葬，棄林飼獸。國王殂落，先立嗣君，以主喪祭，以定上下。生立德號，死無議諡。喪禍之家，人莫就食，殯葬之後，復常無諱。諸有送死，以為不潔，咸於郭外浴而後入。至於年耆壽耄，死期將至，嬰沉痾，生涯恐極，厭離塵俗，願棄人間，輕鄙生死，希遠世路。於是親故知友，奏樂餞會，泛舟鼓棹，濟殑伽河，中流自溺，謂得生天。十有其一，未盡鄙見。出家僧眾，制無號哭，父母亡喪，誦念酬恩，追遠慎終，寔資冥福。

政教既寬，機務亦簡，戶不籍書，人無徭課。王田之內，大分為四：一充國用，祭祀粢盛；二以封建輔佐宰臣；三賞聰叡碩學高才；四樹福田，給諸異道。所以賦斂輕薄，徭稅儉省，各安世業，俱佃口分。假種王田，六稅其一。商賈逐利，來往貿遷，津路關防，輕稅後過。國家營建，不虛勞役，據其成功，酬之價直。鎮戍征行，宮廬宿衛，量事招募，懸賞待人。宰牧、輔臣、庶官、僚佐，各有分地，自食封邑。

風壤既別，地利亦殊，花草果木，雜種異名。所謂菴沒羅果、菴弭羅果、末杜迦果、跋達羅果、劫比他果、阿末羅果、鎮杜迦果、烏曇跋羅果、茂遮果、那利薊羅果、般㮈娑果。凡厥此類，難以備載，見珍人世者，略舉言焉。至於棗、栗、椑、柹，印度無聞；梨、柰、桃、杏、蒲萄等果，迦濕彌羅國已來，往往間植；石榴、甘橘，諸國皆樹。墾田農務，稼穡耕耘，播植隨時，各從勞逸。土宜所出，稻麥尤多。蔬菜則有薑、芥、瓜、瓠、葷陀菜等。蔥蒜雖少，噉食亦希，家有食者，驅令出郭。至於乳、酪、膏、酥、沙糖、石蜜、芥子油、諸餅麨，常所膳也。魚、羊、麞、鹿，時薦肴胾。牛、驢、象、馬、豕、犬、狐、狼、師子、猴、猨，凡此毛群，例無味噉，噉者鄙恥，眾所穢惡，屏居郭外，希迹人間。

若其酒醴之差，滋味流別。蒲萄甘蔗，剎帝利飲也；麴糵醇醪，吠奢等飲也；沙門、婆羅門飲蒲萄甘蔗漿，非酒醴之謂也。雜姓卑族，無所流別。然其資用之器，功質有殊；什物之具，隨時無闕。雖釜鑊斯用，而炊甑莫知。多器坏土，少用赤銅。食以一器，眾味相調，手指斟酌，略無匕箸，至於病患，乃用銅匙。

若其金、銀、鍮石、白玉、火珠，風土所產，彌復盈積。奇珍雜寶，異類殊名，出自海隅，易以求貨。然其貨用交遷，有無金錢、銀錢、貝珠、小珠。印度之境，疆界具舉，風壤之差，大略斯在，同條共貫，粗陳梗概，異政殊俗，據國而敘。

濫波國周千餘里，北背雪山，三垂黑嶺。國大都城周十餘里。自數百年王族絕嗣，豪傑力競，無大君長，近始附屬迦畢試國。國宜粳稻，多甘蔗，林樹雖眾，果實乃少。氣序漸溫，微霜無雪。國俗豐樂，人尚歌詠，志性怯弱，情懷詭詐，更相欺誚，未有推先。體貌卑小，動止輕躁。多衣白氎，所服鮮飾。伽藍十餘所，僧徒寡少，並多習學大乘法教。天祠數十，異道甚多。從此東南行百餘里，踰大嶺，濟大河，至那揭羅曷國。北印度境。

那揭羅曷國東西六百餘里，南北二百五六十里，山周四境，懸隔危險。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無大君長主令，役屬迦畢試國。豐穀稼，多花果。氣序溫暑，風俗淳質，猛銳驍雄，輕財好學。崇敬佛法，少信異道。伽藍雖多，僧徒寡少，諸窣堵波荒蕪圮壞。天祠五所，異道百餘人。城東二里有窣堵波，高三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編石特起，刻彫奇製，釋迦菩薩值然燈佛，敷鹿皮衣，布髮掩泥，得受記處。時經劫壞，斯迹無泯。或有齋日，天雨眾花，群黎心競，或修供養。其西伽藍，少有僧徒。次南小窣堵波，是昔掩泥之地，無憂王避大路，遂僻建焉。城內有大窣堵波故基，聞諸先志曰：昔有佛齒，高廣嚴麗，今既無齒，唯餘故基。其側有窣堵波，高三十餘尺，彼俗相傳，不知源起，云從空下，峙基於此。既非人工，寔為靈瑞。

城西南十餘里有窣堵波，是如來自中印度陵虛遊化，降迹於此，國人感慕，建此靈基。其東不遠有窣堵波，是釋迦菩薩昔值然燈佛於此買花。

城西南二十餘里至小石嶺，有伽藍，高堂重閣，積石所成。庭宇寂寥，絕無僧侶。中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

伽藍西南，深澗陗絕，瀑布飛流，懸崖壁立。東岸石壁有大洞穴，瞿波羅龍之所居也。門徑狹小，窟穴冥闇，崖石津滴，磎徑餘流。昔有佛影，煥若真容，相好具足，儼然如在。近代已來，人不徧覩，縱有所見，髣髴而已。至誠祈請，有冥感者，乃暫明視，尚不能久。昔如來在世之時，此龍為牧牛之士，供王乳酪，進奉失宜，既獲譴責，心懷恚恨，以金錢買花，供養受記窣堵波，願為惡龍，破國害王。即趣石壁，投身而死。遂居此窟，為大龍

王，便欲出穴，成本惡願。適起此心，如來已鑒，愍此國人為龍所害，運神通力，自中印度至。龍見如來，毒心遂止，受不殺戒，願護正法，因請如來：常居此窟，諸聖弟子，恒受我供。如來告曰：吾將寂滅，為汝留影，遣五羅漢常受汝供。正法隱沒，其事無替。汝若毒心奮怒，當觀吾留影，以慈善故，毒心當止。此賢劫中當來世尊，亦悲愍汝，皆留影像。影窟門外有二方石，其一石上有如來足蹈之迹，輪相微現，光明時燭。影窟左右，多諸石室，皆是如來諸聖弟子入定之處。影窟西北隅有窣堵波，有如來經行之處。其側窣堵波，有如來髮爪。鄰此不遠有窣堵波，是如來顯暢真宗，說蘊界之處也。影窟西有大盤石，如來嘗於其上濯浣袈裟，文影微現。城東南三十餘里至醯羅城，周四五里，竪峻險固，花林池沼，光鮮澄鏡。城中居人淳質正信。復有重閣，畫棟丹楹。第二閣中有七寶小窣堵波，置如來頂骨，骨周一尺二寸，髮孔分明，其色黃白，盛以寶函，置窣堵波中。欲知善惡相者，香末和埿，以印頂骨，隨其福感，其文煥然。又有七寶小窣堵波，以貯如來髑髏骨，狀若荷葉，色同頂骨，亦以寶函緘絡而置。又有七寶小窣堵波，貯如來眼睛，睛大如柰，光明清徹，皦映中外，又以七寶函緘封而置。如來僧伽胝袈裟，細氎所作，其色黃赤，置寶函中，歲月既遠，微有損壞。如來錫杖，白鐵作鐶，栴檀為笴，寶筒盛之。近

有國王聞此諸物並是如來昔親服用恃其威力迫脅而歸既至本國置所居宮中曾未浹辰求之已失爰更尋訪已還本處斯五聖迹多有靈異迦畢試王令五淨行給侍香花觀禮之徒相繼不絕諸淨行等欲從虛寂以為財用人之所重權立科條以止諠雜其大略曰諸欲見如來頂骨者稅一金錢若取印者稅五金錢自餘節級以次科條科條雖重觀禮彌衆

重閣西北有窣堵波不甚高大而多靈怪人以指觸便即搖震連其傾動鈴鐸和鳴從此東南山谷中行五百餘里至健馱邏國舊曰乾陀衛訛也北印度境

健馱邏國東西千餘里南北八百餘里東臨信度河國大都城號布路沙布邏周四十餘里王族絕嗣役屬迦畢試國邑里空荒居人稀少宮城一隅有千餘戶穀稼殷盛花果繁茂多甘蔗出石蜜氣序溫暑略無霜雪人性恇怯好習典藝多敬異道少信正法自古已來印度之境作論諸師則有那羅延天無著菩薩世親菩薩法救如意脅尊者等本生處也僧伽藍千餘所摧殘荒廢蕪漫蕭條諸窣堵波頗多頹圮天祠百數異道雜居

王城內東北有一故基昔佛鉢之寶臺也如來涅槃之後鉢流此國經數百年式遵供養流轉諸國在波剌斯城外東南八九里有畢鉢羅樹高百餘尺枝葉扶疏蔭影蒙密過去四佛已坐其下今猶現有四佛坐像賢劫之中九百九十六佛

皆當坐焉冥祇警衛靈鑒潛被釋迦如來於此樹下南面而坐告阿難曰我去世後當四百年有王命世號迦膩色迦此南不遠起窣堵波吾身所有骨肉舍利多集此中

畢鉢羅樹南有窣堵波迦膩色迦王之所建也迦膩色迦王以如來涅槃之後第四百年君臨膺運統贍部洲不信罪福輕毀佛法畋遊草澤遇見白兔王親奔逐至此忽滅見有牧牛小豎於林樹間作小窣堵波其高三尺王曰汝何所為牧豎對曰昔釋迦佛聖智懸記當有國王於此勝地建窣堵波吾身舍利多聚其內大王聖德宿殖名符昔記神功勝福允屬斯辰故我今者先相警發說此語已忽然不見王聞是說喜慶增懷自負其名大聖先記因發正信深敬佛法周小窣堵波處建石窣堵波欲以功力彌覆其上隨其數量恒出三尺若是增高踰四百尺基址所峙周一里半層基五級高一百五十尺方乃得覆小窣堵波王因喜慶復於其上更起二十五層金銅相輪即以如來舍利一斛而置其中式修供養營建纔訖見小窣堵波在大基東南隅下傍出其半王心不平便即擲棄遂住窣堵波第二級下石基中半現復於本處更出小窣堵波王乃退而歎曰嗟夫人事易迷神功難掩靈聖所扶憤怒何及慚懼既已謝咎而歸其二窣堵波今猶現在有嬰疾病欲祈康愈者塗香散花至誠歸命多蒙瘳差大窣堵波東面石陛南鏤作二窣堵波一高三尺一高五尺規模形狀如大窣堵波又作兩軀佛像一高四尺一高六尺擬

菩提樹下加趺坐像日光照燭金色晃耀陰影漸移石文青紺聞諸耆舊曰數百年前石基之隙有金色蟻大者如指小者如麥同類相從齧其石壁文若彫鏤廁以金沙作為此像今猶現在大窣堵波石陛南面有畫佛像高一丈六尺自胸已上分現兩身從胸已下合為一體聞諸先志曰初有貧士傭力自濟得一金錢願造佛像至窣堵波所謂畫工曰我今欲圖如來妙相有一金錢酬工尚少宿心憂負迫於貧乏時彼畫工鑒其至誠無云價直許為成功復有一人事同前迹持一金錢求畫佛像畫工是時受二人錢求妙丹青共畫一像二人同日俱來禮敬畫工乃同指一像示彼二人而謂之曰此是汝所作之佛像也二人相視若有所懷畫工心知其疑也謂二人曰何思慮之久乎凡所受物毫釐不虧斯言不謬像必神變言聲未靜像現靈異分身交影光相昭著二人悅服心信歡喜大窣堵波西南百餘步有白石佛像高一丈八尺北面而立多有靈相數放光明時有人見像出夜行旋繞大窣堵波近有羣賊欲入行盜像遂出迎賊黨怖退像歸本處住立如故羣盜因此改過自新遊行邑里具告遠近大窣堵波左右小窣堵波魚鱗百數佛像莊嚴務窮工思殊香異音時有聞聽靈仙聖賢或見旋繞此窣堵波者如來懸記七燒七立佛法方盡先賢記曰成壞已三初至此國適遭火災當見營構尚未成功大窣堵波西有故伽藍迦膩色迦王之所建也重閣累榭層臺洞戶旌召高僧式昭景福雖然

圮毀尚曰奇工僧徒減少並學小乘自建伽藍異人間出諸作論師及證聖果清風尚扇至德無泯第三重閣有波栗濕縛唐言脅尊者室久已傾頓尚立旌表初尊者之為梵志師也年垂八十捨家染衣城中少年便誚之曰愚夫朽老一何淺智夫出家者有二業焉一則習定二乃誦經而今衰耄無所進取濫迹清流徒知飽食時脅尊者聞諸譏議因謝時人而自誓曰我若不通三藏理不斷三界欲得六神通具八解脫終不以脅而至於席自介之後唯日不足經行宴坐住立思惟晝則研習理教夜乃靜慮凝神綿歷三歲學通三藏斷三界欲得三明智時人敬仰因號脅尊者焉

脅尊者室東有故房世親菩薩於此製阿毗達磨俱舍論人而敬之封以記焉

世親室南五十餘步第二重閣末笯曷剌他唐言如意論師於此製毗婆沙論論師以佛涅槃之後一千年中利見也少好學有才辯聲聞遐被法俗歸心時室羅伐悉底國毗訖羅摩阿迭多王唐言超日威風遠洽使臣諸印度日以五億金錢周給貧窶孤獨主藏臣懼國用乏匱也乃諷諫曰大王威被殊俗澤及昆蟲請增五億金錢以賑四方匱乏府庫既空更稅有土重斂不已怨聲載揚則君上有周給之恩臣下被不恭之責王曰聚有餘給不足非苟為身侈靡國用遂加五億惠諸貧乏其後畋遊逐豕失蹤有尋知迹者償一億金錢如意論師一使人剃髮輒賜一億金錢其國史臣依即書記王恥見高

心常怏怏欲罪辱如意論師乃招集異學德業高深者百人而下令曰欲收視聽遊諸真境異道紛雜歸心靡措今考優劣專精遵奉洎乎集論重下令曰外道論師並英俊也沙門法衆宜善宗義勝則崇敬佛法負則誅戮僧徒於是如意詰諸外道九十九人已退飛矣下席一人視之蔑如也因而劇談論及火煙王與外道咸諠言曰如意論師辭義有失夫先煙而後及火此事理之常也如意雖欲釋難無聽覽者恥見衆辱齰斷其舌乃書誡告門人世親曰黨援之衆無競大義羣迷之中無辯正論言畢而死居未久超日王失國興王膺運表式英賢世親菩薩欲雪前恥來白王曰大王以聖德君臨為含識主命先師如意學窮元奧前王宿憾衆挫高名我

承其誘欲復先怨其王知如意揚人也美世親雅操焉乃召諸外道與如意論者世親重述先旨外道謝屈而退

迦膩色迦王伽藍東北行五十餘里渡大河至布色羯邏伐底城周十四五里居人殷盛閭閻洞連城西門外有一天祠天像威嚴靈異相繼城東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即過去四佛說法之處先古聖賢自中印度降神導物斯地實多即伐蘇蜜呾羅（唐言世友舊曰和須蜜多訛也）論師於此製衆事分阿毗達磨論城北四五里有故伽藍庭宇荒涼僧徒寡少然皆遵習小乘法教即達磨呾邏多（唐言法救舊曰達摩多羅訛也）論師此製雜阿毗達磨論伽藍側有窣堵波高數百尺無憂王之所建也彫木文石頗異人工是釋迦佛昔爲國王修菩薩行從衆生欲惠施不倦喪身若遺於此國土千生爲王即斯勝地千生捨眼

捨眼東不遠有二石窣堵波各高百餘尺右則梵王所立左乃天帝所建以妙珍寶而瑩飾之如來寂滅寶變爲石基雖傾陷尚曰崇高梵釋窣堵波西北行五十餘里有窣堵波是釋迦如來於此化鬼子母令不害人故此國俗祭以求嗣化鬼子母北行五十餘里有窣堵波是商莫迦菩薩（舊曰睒摩菩薩訛也）恭行鞠養盲父母於此採果遇王畋遊獵毒矢誤中至誠感靈天帝傅藥德動明聖尋即復蘇

商莫迦菩薩被害東南行二百餘里至跋虜沙城城北有窣堵波是蘇達拏太子（唐言善牙）以父王大象施婆羅門蒙譴被擯顧謝國人既出郭門於此告別其側伽藍五十餘僧並小乘學也昔伊濕伐邏（唐言自在）論師於此製阿毗達磨明證論

跋虜沙城東門外有一伽藍僧徒五十餘人並大乘學也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立也昔蘇達拏太子擯在彈多落迦山（舊曰檀特山訛也）婆羅門乞其男女於此鬻賣跋虜沙城東北二十餘里至彈多落迦山嶺上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蘇達拏太子於此棲隱其側不遠有窣堵波太子於此以男女施婆羅門婆羅門捶其男女流血染地今諸草木猶帶絳色巖間石室太子及妃習定之處谷中林樹垂條若帷並是太子昔所遊止其側不遠有一石廬即古仙人之所居也仙廬西北行百餘里越一小山至大山山南有伽藍僧徒尠少並學大乘其側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昔獨角仙人所居之處仙人爲婬女誘亂退失神通婬女乃駕其肩而還城邑

跋虜沙城東北五十餘里至崇山山有青石大自在天婦像毗摩天女也聞諸土俗曰此天像者自然有也靈異既多祈禱亦衆印度諸國求福請願貴賤畢萃遠近咸會其有願見天神形者至誠無貳絕食七日或有得見求願多遂山下有大自在天祠塗灰外道式修祠祀毗摩天祠東南行百五十里至烏鐸迦漢荼城周二十餘里南臨信度河居人富樂寶貨盈積諸方珍異多集於此

烏鐸迦漢荼城西北行二十餘里至婆羅覩邏邑是製聲明論波你尼仙本生處也遂古之初文字繁廣時經劫壞世界空虛長壽諸天降靈導俗由是之故文籍生焉自時厥後其源泛濫梵王天帝作則隨時異道諸仙各製文字人相祖述競習所傳學者虛功難用詳究人壽百歲之時有波你尼仙生知博物愍時澆薄欲削浮僞刪定繁猥遊方問道遇自在天遂伸述作之志自在天曰盛矣哉吾當祐汝仙人受教而退於是研精覃思捃摭羣言作爲字書備有千頌頌三十二言矣究極今古總括文言封以進上王甚珍異下令國中普使傳習有誦通利賞千金錢所以師資傳授盛行當世故此邑中諸婆羅門碩學高才博物強識

婆羅覩邏邑中有窣堵波羅漢化波你尼仙後進之處如來去世垂五百年有大阿羅漢自迦濕彌羅國遊化至此乃見梵志捶訓稚童時阿羅漢謂梵志曰何苦此兒梵志曰令學聲明業不時進阿羅漢逌尒而笑老梵志曰夫沙門者慈悲爲情愍傷物類仁今所笑願聞其說阿羅漢曰談不容易恐致深疑汝頗嘗聞波你尼仙製聲明論垂訓於世乎婆羅門曰此邑之子後進仰德像設猶存阿羅漢曰今汝此子即是彼仙猶以強識翫習世典唯談異論不究真理神智唐捐流轉未息尚乘餘善爲汝愛子然則世典文辭徒疲功績豈若如來聖教福智冥滋曾者南海之濱有一枯樹五百蝙蝠於中穴居有諸商侶止此樹下時屬風寒人皆飢凍聚積樵蘇蘊火其下煙焰漸熾枯樹遂然時商侶中有一賈客夜分已後誦阿毗達磨藏彼諸蝙蝠雖爲火困愛好法音忍而不出於此命終隨業受生俱得人身捨家修學乘聞法聲聰明利哲並證聖果爲世福田近迦膩色迦王與脇尊者招集五百賢聖於迦濕彌羅國作毗婆沙論斯並枯樹之中五百蝙蝠也余雖不肖是其一數斯則優劣良異飛伏懸殊仁今愛子可許出家出家功德言不能述時阿羅漢說此語已示神通事因忽不現婆羅門深生敬信歎惑久之具告鄰里遂放其子出家修學因即迴信崇重三寶鄉人從化於今彌篤從烏鐸迦漢荼城北踰山涉川行六百餘里至烏仗那國（唐言苑昔輪王之苑囿也舊曰烏場或曰烏茶皆訛北印度境也）

大唐西域記卷二

音釋

疇壠 [illegible] 苫茅 [illegible] 門闕 [illegible] 鉢 [illegible] 褊衣 [illegible] 跣 [illegible] 濯 [illegible] 服玩 [illegible] 椎髻 [illegible] 捍 [illegible] 盥洗 [illegible] 拘 [illegible] 摩 [illegible] 侈 [illegible] 澡漱 [illegible] 矛盾 [illegible] [illegible]

戈殳 矟 囹圄 刵劓
刖足 愞弱 癖 摩逜 揃
餌藥 飼獸 殂落 讒譖
諱 耄 饕餐 肴胾
醇醪 匕箸
斯 規 追 阿迭
戲 跛 篤 妙少 摧挫
蝙蝠 不肖 宛圍

大唐西域記卷二音釋

大唐西域記卷三

八國

烏仗那國　鉢露羅國
呾叉始羅國　僧訶補羅國
烏剌尸國　迦濕彌羅國
半笯（奴故反）嗟國　曷羅闍補羅國

烏仗那國周五千餘里山谷相屬川澤連原穀稼雖播地利不滋多蒲萄少甘蔗土產金鐵宜鬱金香林樹蓊鬱花果茂盛寒暑和暢風雨順序人性怯懦俗情譎詭好學而不功禁呪為藝業多衣白氈少有餘服語言雖異大同印度文字禮儀頗相參預崇重佛法敬信大乘夾蘇婆伐窣堵河舊有一

千四百伽藍多已荒蕪昔僧徒一萬八千今漸減少並學大乘寂定為業善誦其文未究深義戒行清潔特閑禁呪律儀傳訓有五部焉一法密部二化地部三飲光部四說一切有部五大眾部天祠十有餘所異道雜居堅城四五其王多治瞢揭釐城城周十六七里居人殷盛瞢揭釐城東四五里大窣堵波極多靈瑞是佛在昔作忍辱仙於此為羯利王（唐言鬭諍舊云哥利訛也）割截肢體瞢揭釐城東北行二百五六十里入大山至阿波邏羅龍泉即蘇婆伐窣堵河之源也派流西南春夏含凍晨夕飛雪雪霏五彩光流四照此龍者迦葉波佛時生在人趣名曰殑祇深閑呪術禁禦惡龍不令暴雨國人賴之以蓄餘糧居人眾庶感恩懷德家稅斗穀以饋遺焉既積歲時有逋課殑祇含怒願為毒龍暴行風雨損傷苗稼命終之後為此池龍泉流白水損傷地利釋迦如來大悲御世愍此國人獨遭斯難降神至此欲化暴龍執金剛神杵擊山崖龍王震懼乃出歸依聞佛說法心淨信悟如來遂制勿損農稼龍曰凡有所食賴收人田今蒙聖教恐難濟給願十二年一收收糧儲如來含覆愍而許焉故今十二年一遭白水之災

阿波邏羅龍泉西南三十餘里水北岸大磐石上有如來足所履跡隨人福力量有短長是如來伏此龍已留跡而去後人於上積石為室遐邇相趨花香供養順流而下三十餘里至如來濯衣石袈裟之文煥焉如鏤

瞢揭釐城南四百餘里至醯羅山谷水西派逆流東上雜花異果被澗緣崖峯巖危險谿谷盤紆或聞諠語之聲或聞音樂之響方石如榻宛若工成連延相屬接布崖谷是如來在昔為聞半頌（唐言伽他舊曰偈梵文略也或曰偈陀梵音訛也今從正音宜云伽他伽他者唐言頌頌三十二言）之法於此捨身命焉

瞢揭釐城南二百餘里大山側至摩訶伐那（唐言大林）伽藍是如來昔修菩薩行號薩縛達多王（唐言一切施）避敵棄國潛行至此遇貧婆羅門方來乞匃既失國位無以為施遂令羈縛擒往敵王冀以賓財迴為惠施

摩訶伐那伽藍西北下山三四十里至摩愉（唐言豆）伽藍有窣堵波高百餘尺其側大方石上有如來足蹈之跡是佛昔蹈此石放拘胝光明照摩訶伐那伽藍為諸人天說本生事其窣堵波基下有石色帶黃白常有津膩是如來在昔修菩薩行為聞正法於此析骨書寫經典

摩愉伽藍西六七十里至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如來昔修菩薩行號尸毗迦王（唐言與舊曰尸毗王略也）為求佛果於此割身從鷹代鴿代鴿北二百餘里入珊尼羅闍川至薩裒殺地（唐言蛇藥）僧伽藍有窣堵波高八十餘尺是如來昔為帝釋時遭饑歲疾疫流行醫療無功道殣相屬帝釋悲愍思所救濟乃變其形為大蟒身僵屍川谷空中遍告聞者感慶相率奔赴隨割隨生療饑療疾其側不遠有蘇摩大窣堵波是如來昔為帝釋時世疾疫愍諸含識自變其身為蘇摩蛇凡有噉食不康豫珊尼羅闍川北石崖邊有窣堵波病者至求多蒙除

差如來在昔為孔雀王與其羣而至此熱渴所逼求水不獲孔雀王以觜啄崖涌泉流注今遂為池飲沐愈疾石上猶有孔雀遺跡

瞢揭釐城西南行六七十里大河東有窣堵波高六十餘尺上軍王之所建也昔如來之將寂滅告諸大眾我涅槃後烏仗那國上軍王宜與舍利之分及諸王將欲均量上軍王後來遂有輕鄙之議是時天人大眾重宣如來顧命之言乃預同分持歸本國式遵崇建窣堵波側大河濱有大石狀如象昔上軍王以大白象負舍利歸至於此地象忽蹎仆因而自斃遂變為石即於其側起窣堵波

瞢揭釐城西五十餘里渡大河至盧醯呾迦（唐言赤）窣堵波高

五十餘丈無憂王之所建也昔如來修菩薩行爲大國王號曰慈力於此刺身出血以飼五藥叉（舊曰夜叉訛也）

曹揭釐城東北三十餘里至遏部多（唐言奇特）石窣堵波高四十餘尺在昔如來爲諸人天說法開導如來去後從地踊出黎庶崇敬香花不替

石窣堵波西渡大河三四十里至一精舍中有阿縛盧枳低濕伐羅菩薩像（唐言觀自在合字連聲梵語如上分文散音即阿縛盧枳多譯曰觀伊濕伐羅譯曰自在舊譯爲光世音或云觀世音或觀世自在皆訛謬也）威靈潛被神迹昭明法侶相趨供養無替

觀自在菩薩像西北百四五十里至藍勃盧山山嶺有龍池周三十餘里淥波浩汗清流皎鏡昔毗盧釋迦王前伐諸釋

四人拒軍者宗親擯逐各事分飛其一釋種既出國都跋涉疲弊中路而止時有一鴈飛趣其前既以馴狎因即乘焉其鴈飛翔下此池側釋種虛遊遠適異國迷不知路假寐樹陰池龍少女遊覽水濱忽見釋種恐不得當也變爲人形即而摩拊釋種驚寤因即謝曰羈旅窮人何見親附遂款殷勤陵逼野合女曰父母有訓祇奉無違雖蒙惠顧未承高命釋種曰山谷杳冥爾家安在曰我此池之龍女也敬聞聖族流離逃難幸因遊覽敢慰勞契命有燕私未聞來旨況乎積禍受此龍身人畜殊途非所聞也釋種曰一言見允宿心斯畢龍女曰敬聞命矣唯所去就釋種乃誓心曰凡我所有福德之力令此龍女舉體成人福力所感龍遂改形既得人身深自慶悅乃謝釋種曰我積殃運流轉惡趣幸蒙垂顧福力所加曠劫弊身一旦改變欲報此德糜軀未謝心願陪遊事拘物議願白父母然後備禮龍女還池白父母今者遊覽忽逢釋種福力所感變我爲人情存好合敢陳事實龍王心欣人趣情重聖族遂從女請乃出池而謝釋種曰不遺非類降尊就卑願臨我室敢供灑掃釋種受龍王之請遂即其居於是龍宮之中親迎備禮燕爾樂會肆極歡娛釋種覩龍之形心常畏惡乃欲辭出龍王止曰幸勿遠舍鄰此宅居當令擁據土稱大號總有臣庶祚延長世釋種謝曰此言非冀龍王以寶劍置篋中妙好白氎而覆其上謂釋種曰幸持此氎以獻國王王必親受遠人之貢可於此時害其王也因據其國不亦

善乎釋種受龍指誨便往行獻烏仗那王躬舉其氎釋種執其袂而刺之侍臣衛兵諠亂階陛釋種麾劍告曰我所仗劍神龍見授以誅後伏以斬不臣咸懼神武推尊大位於是沿弊立政表賢恤患已而動大衆備法駕即龍宮而報命迎龍女以還都龍女宿業未盡餘報猶在每至燕私首出九龍之頭釋種畏惡莫知圖計伺其寐也利刃斷之龍女驚寤曰斯非後嗣之利非徒我命有少損傷而汝子孫當苦頭痛故此國族常有斯患雖不連綿時一發動釋種既沒其子嗣位是爲嗢呾羅犀那王（唐言上軍）

上軍王嗣位之後其母喪明如來伏阿波邏羅龍還也從空下其宮中上軍王適從遊獵如來因爲其母略說法要遇聖聞法遂得復明如來問曰汝子我之族也今何所在母曰旦山畋遊今將返駕如來與諸大衆欲引王母曰我惟福遇生育聖族如來悲愍又親降臨我子方還願少留待世尊曰斯人者我之族也可聞教而信悟非親誨以發心我其行矣還語之曰如來從此往拘尸城娑羅樹間當入涅槃宜取舍利自爲供養如來與諸人衆陵虛而去上軍王方遊獵遠見宮中光明赫奕疑有火災罷獵而返乃見其母復明慶而問曰我去幾何有斯祥感能令慈母復明如昔母曰汝出之後如來至此聞佛說法遂得復明如來從此至拘尸城娑羅樹間當入涅槃召汝速來分取舍利時王聞已悲號躃踊久而醒悟命駕馳赴至雙樹間佛已涅槃時諸國王輕其邊鄙

貴重舍利不欲分與是時天人大衆重宣佛意諸王聞已遂先均授曹揭釐城東北踰山越谷逆上信度河途路危險山谷杳冥或履緪索或牽鐵鎖棧道虛臨飛梁危搆椓杙躡蹬行千餘里至達麗羅川即烏仗那國舊都也多出黃金及鬱金香達麗羅川中大伽藍側有刻木慈氏菩薩像金色晃昱靈鑒潛通高百餘尺末田底迦（舊曰末田地訛略也）阿羅漢之所造也羅漢以神通力攜引匠人升覩史多天（舊曰兜率陀又曰兜術陀訛也）親觀妙相三返之後功乃畢焉自有此像法流東派從此東行踰嶺越谷逆上信度河飛梁棧道履危涉險經五百餘里至鉢露羅國（北印度境）

鉢露羅國周四千餘里在大雪山間東西長南北狹多麥豆出金銀資金之利國用富饒時唯寒烈人性獷

弊薄於仁義無聞禮節形貌鄙陋衣服毛褐文字大同印度言語異於諸國伽藍數百所僧徒數千人學無專習戒行多濫從此復還烏鐸迦漢荼城南渡信度河河廣三四里西南流澄清皎鏡汨淴漂流毒龍惡獸窟穴其中若持貴寶奇花果種及佛舍利渡者船多漂沒渡河至呾叉始羅國（北印度境）

呾叉始羅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酋豪力競王族絕嗣往者役屬迦畢試國近又附庸迦濕彌羅國地稱沃壤稼穡殷盛泉流多花果茂氣序和暢風俗輕勇崇敬三寶伽藍雖多荒蕪已甚僧徒寡少並學大乘大城西北七十餘里有醫羅鉢呾邏龍王池周百餘步其水澄清雜色蓮花同榮異彩此龍者即昔迦葉波佛時壞醫羅鉢呾邏樹苾芻也

故今彼土請雨祈晴必與沙門共至池所彈指慰問隨願必果

龍池東南行三十餘里入兩山間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高百餘尺是釋迦如來懸記當來慈氏世尊出興之時自然有四大寶藏即斯勝地當其一所聞諸先志曰或時地震諸山皆動周藏百步無所傾搖諸有愚夫妄加發掘地爲震動人皆顛仆傍有伽藍圮損已甚久絕僧徒城北十二三里有窣堵波無憂王建也或至齋日時放光明神花天樂頗有見聞聞諸先志曰近有婦人身嬰惡癩竊至窣堵波責躬禮懺見其庭宇有諸糞穢掬除灑掃塗香散花更採青蓮重布其地惡疾除愈形貌增妍身出名香青蓮同馥斯勝地也是如來在昔修菩薩行爲大國王號戰達羅鉢剌婆（唐言月光）志求菩提斷頭惠施若此之捨凡歷千年

捨頭窣堵波側有僧伽藍庭宇荒涼僧徒減少昔經部拘摩羅邏多（唐言童受）論師於此製述諸論城外東南南山之陰有窣堵波高百餘尺是無憂王太子拘浪拏爲繼母所誣抉目之處無憂王所建也盲人祈請多有復明此太子正后生也儀貌妍雅慈仁夙著正后終沒繼室憍婬縱其昏愚私逼太子太子濈泣引責退身謝罪繼母見違彌增忿怒候王閑隙從容言曰夫呾叉始羅國之要鎮非親子弟其可寄乎今者太子仁孝著聞親賢之故物議斯在王或聞說雅悅姦謀即命太子而誡之曰吾承餘緒垂統繼業唯恐失墜忝負先王更

叉始羅國之禁帶吾今命尒作鎮彼國國事殷重人情詭雜無妄去就有所基緒凡有召命驗吾齒印印在吾口其有謬乎於是太子銜命來鎮歲月雖淹繼室彌怒詐發制書紫泥封記候王眠睡竊齒為印馳使而往賜以責書輔臣跪讀相顧失圖太子問曰何所悲乎曰大王有命書責太子抉去兩目逐棄山谷任其夫妻隨時生死雖有此命尚未可依今宜重請面縛待罪太子曰父而賜死其敢辭乎齒印為封誠無謬矣命旃荼羅抉去其眼眼既失明乞丐自濟流離展轉至父都城其妻告曰此是王城嗟乎饑寒良苦昔為王子今作乞人願得聞知重伸先責於是謀計入王內廄於夜後分泣對清風長嘯悲吟箜篌鼓和王在高樓聞其雅唱辭甚怨悲怪而問曰箜篌歌聲似是吾子今以何故而來此乎即問內廄誰為歌嘯遂將盲人而來對旨王見太子銜悲問曰誰害汝身遭此禍釁愛子喪明猶不覺知凡百黎元如何究察天乎天乎何德之衰太子悲泣謝而對曰誠以不孝負責於天某年月日忽奉慈旨無由致辭不敢逃責其王心知繼室為不軌也無所究察便加刑辟時菩提樹伽藍有瞿沙(唐言妙音)大阿羅漢者四辯無礙三明具足王將盲子陳告其事唯願慈悲令得復明時彼羅漢受王請已即於是日宣令國人吾於後日欲說妙理人持一器來此聽法以承泣淚也於是遠近相趨士女雲集是時阿羅漢說十二因緣凡厥聞法莫不悲哽以所持器承其涕泣說法既已總收衆淚置之金槃而自

誓曰凡吾所說諸佛至理理若不真說有紕繆斯則已矣如其不爾願以衆淚洗彼盲眼眼得復明明視如昔發是語訖持淚洗眼眼遂復明王乃責彼輔臣詰諸僚佐或黜或放或遷或死諸豪世俗移居雪山東北沙磧之中從此東南越諸山谷行七百餘里至僧訶補羅國(北印度境)

僧訶補羅國周三千五六百里西臨信度河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依山據嶺堅峻險固農務少功地利多獲氣序寒人性猛俗尚驍勇又多譎詐國無君長主位役屬迦濕彌羅國城南不遠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莊飾有虧靈異相繼旁有伽藍空無僧侶城東南四五十里至石窣堵波無憂王建也高二百餘尺池沼十數映帶左右彫石為岸殊形異類激水清流汩濦漂注龍魚水族窟穴潛流四色蓮花彌漫清潭百果具繁同榮異色林沼交映誠可遊玩傍有伽藍久絕僧侶窣堵波側不遠有白衣外道本師悟所求理初說法處今有封記傍建天祠其徒苦行晝夜精勤不遑寧息本師所說之法多竊佛經之義隨類設法擬則軌儀大者謂苾芻小者稱沙彌威儀律行頗同僧法唯留少髮加之露形或有所服白色為異據斯流別稍用區分其天師像竊類如來衣服為差相好無異從此復還呾叉始羅國北界渡信度河東南行二百餘里度大石門昔摩訶薩埵王子於此投身飼餓烏菟(音徒)其南百四五十步有石窣堵波摩訶薩埵愍餓獸之無力也行至此地乾竹自刺以血啖之於是乎獸乃啖焉其中

地土洎諸草木微帶絳色猶血染也人履其地若負芒刺無云疑信莫不悲愴捨身北有石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彫刻奇製時燭神光小窣堵波及諸石龕動以百數周此塋域其有疾病旋繞多愈石窣堵波東有伽藍僧徒百餘人並學大乘教從此東行五十餘里至孤山中有伽藍僧徒二百餘人並學大乘法教花果繁茂泉池澄鏡傍有窣堵波高三百餘尺是如來在昔於此化惡藥叉令不食肉從此東南山行五百餘里至烏剌尸國(北印度境)

烏剌尸國周二千餘里山阜連接田疇隘狹國大都城周七八里無大君長役屬迦濕彌羅國宜稼穡少花果氣序溫和微有霜雪俗無禮義人性剛猛多行詭詐不信佛法大城西南四五里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所建也傍有伽藍僧徒寡少並皆習學大乘法教從此東南登山履險度鐵橋行千餘里至迦濕彌羅國(舊曰罽賓訛也北印度境)

迦濕彌羅國周七千餘里四境負山山極峭峻雖有門徑而復隘狹自古隣敵無能攻伐國大都城西臨大河南北十二三里東西四五里宜稼穡多花果出龍種馬及鬱金香火珠藥草氣序寒勁多雪少風服毛褐衣白氎土俗輕僄人性怯懦國為龍護遂雄隣境容貌妍美情性詭詐好學多聞邪正兼信伽藍百餘所僧徒五千餘人有四窣堵波並無憂王建也各有如來舍利升餘國志曰國地本龍池也昔佛世尊自烏仗那國降惡神已欲還中國乘空當此國上告阿難曰我

涅槃之後有末田底迦阿羅漢當於此地建國安人宏揚佛法如來寂滅之後第五十年阿難弟子末田底迦羅漢者得六神通具八解脫聞佛懸記心自慶悅便來至此於大山嶺宴坐林中現大神變龍見深信請資所欲阿羅漢曰願於池內惠以容膝龍王於是縮水奉施羅漢神通廣身龍王縱力縮水池空水盡龍翻請地阿羅漢於此西北為留一池周百餘里自餘枝屬別居小池龍王曰池地總施願恒受供末田底迦曰我今不久無餘涅槃雖欲受請其可得乎龍王重請五百羅漢常受我供乃至法盡法盡之後還取此國以為居池末田底迦從其所請時阿羅漢既得其地運大神通力立五百伽藍於諸異國買鬻賤人以充役使以供僧衆末田底迦入寂滅後彼諸賤人自立君長鄰境諸國鄙其賤種莫與交親謂之訖利多(唐言買得)今時泉水已多流溢

摩揭陀國無憂王以如來涅槃之後第一百年命世君臨威被殊俗深信三寶愛育四生時有五百羅漢僧五百凡夫僧王所敬仰供養無差有凡夫僧摩訶提婆(唐言大天)闊達多智幽求名實譚思作論理違聖教凡有聞知群從異議無憂王不識凡聖因情所好黨援所親召集僧徒赴殑伽河欲沉深流總從誅戮時諸羅漢既逼命難咸運神通陵虛履空來至此國山棲谷隱時無憂王聞而悔懼躬來謝過請還本國彼諸羅漢確不從命無憂王為羅漢建五百僧伽藍總以此國持施衆僧

健馱邏國迦膩色迦王以如來涅槃之後第四百年應期撫運王風遠被殊俗內附機務餘暇每習佛經日請一僧入宮說法而諸異議部執不同王用深疑無以去惑時脅尊者曰如來去世歲月逾邈弟子部執師資異論各據聞見共為矛盾時王聞已甚用感傷悲歎良久謂尊者曰猥以餘福聿遵前緒去聖雖遠猶為有幸敢忘庸鄙紹隆法教隨其部執具釋三藏脅尊者曰大王宿殖善本多資福祐留情佛法是所願也王乃宣令遠近召集聖哲於是四方輻湊萬里星馳英賢畢萃叡聖咸集七日之中四事供養既欲法議恐其諠雜王乃具懷白諸僧曰證聖果者住具結縛者還如此尚衆又重宣令無學人住有學人還猶復繁多又更下令具三明備

六通者住，自餘各還。然尚繁多，又更下令：其有內窮三藏、外達五明者住，自餘各還。於是得四百九十九人。王欲於本國，苦其暑濕，又欲就王舍城大迦葉波結集石室。脇尊者等議曰：不可。彼多外道，異論糾紛，酬對不暇，何功作論？衆會之心屬意此國。此國四周山固，藥叉守衛，土地膏腴，物產豐盛，賢聖之所集往，靈仙之所遊止。衆議斯在，僉曰允諧。其王是時與諸羅漢自彼而至，建立伽藍，結集三藏，欲作毗婆沙論。是時尊者世友戶外納衣，諸阿羅漢謂世友曰：結使未除，諍議乖謬，尒宜遠迹，勿居此也。世友曰：諸賢於法無疑，代佛施化，方集大義，欲製正論。我雖不敏，粗達微言，三藏玄文，五明至理，頗亦沉研，得其趣矣。諸羅漢曰：言不可以。若是，汝宜屏居

疾證無學，已而會此，時未晚也。世友曰：我顧無學，其猶洟唾，志求佛果，不趨小徑。擲此縷丸，未墜于地，必當證得無學聖果。時諸羅漢重訶之曰：增上慢人，斯之謂也。無學果者，諸佛所讚，宜可速證，以決衆疑。於是世友即擲縷丸，空中諸天接縷丸而請曰：方證佛果，次補慈氏，三界特尊，四生攸賴，如何於此欲證小果？時諸羅漢見是事已，謝咎推德，請為上座。凡有疑議，咸取決焉。是五百賢聖先造十萬頌鄔波第鑠論（舊曰優波提舍論訛也），釋素呾纜藏（舊曰修多羅藏訛也）。次造十萬頌毗奈耶毗婆沙論，釋毗奈耶藏（舊曰毗那耶藏訛也）。後造十萬頌阿毗達磨毗婆沙論，釋阿毗達磨藏（或曰阿毗曇藏略也）。凡三十萬頌，九百六十萬言，備釋三藏，懸諸千古，莫不窮其枝葉，究其淺深，大義重明，微言再顯，廣宣流布，後進賴焉。迦膩色迦王遂以赤銅為鍱，鏤寫論文，石函緘封，建窣堵波，藏於其中。命藥叉神周衛其國，不令異學持此論出，欲求習學，就中受業。於是功既成畢，還軍本都。出此國西門之外，東面而跪，復以此國總施僧徒。迦膩色迦王既死之後，訖利多種復自稱王，斥逐僧徒，毀壞佛法。

覩貨邏國呬摩呾羅王（唐言雪山下），其先釋種也，以如來涅槃之後第六百年，光有疆土，嗣膺王業，樹心佛地，流情法海。聞訖利多毀滅佛法，招集國中敢勇之士，得三千人，詐為商旅，多齎寶貨，挾隱軍器，來入此國。此國之君特加賓禮。商旅之中又更選募，得五百人，猛烈多謀，各袖利刃，俱持重寶，躬賢所

奉持以獻。上時，雪山下王去其帽，即其座，訖利多王驚慴無措，遂斬其首。令群下曰：我是覩貨邏國雪山下王也，怒此賤種公行虐政，故於今者誅其有罪。凡百黎庶，非尒之辜。然由國輔宰臣，遷於異域。既平此國，召集僧徒，式建伽藍，安堵如故。復於此國西門之外，東面而跪，持施衆僧。其訖利多種屢以僧徒覆宗滅祀，世積其怨，疾惡佛法。歲月既遠，復自稱王，故今此國不甚崇信，外道天祠，特留意焉。

新城東南十餘里，故城北大山陽，有僧伽藍，僧徒三百餘人。其窣堵波中有佛牙，長可寸半，其色黃白，或至齋日，時放光明。昔訖利多種之滅佛法也，僧徒解散，各隨利居。有一沙門遊諸印度，觀禮聖迹，伸其至誠。後聞本國平定，即事歸途，遇諸羣象橫行草澤，奔馳震吼。沙門見已，升樹以避。是時羣象相趨奔赴，競吸池水，浸漬樹根，互共排掘，樹遂顛仆。既得沙門，負載而行，至大林中，有病象瘡痛而臥，引此僧手，至所苦處，乃枯竹所刺也。沙門於是拔竹傅藥，裂其裳裹其足。別有大象持金函授與病象，象既得已，轉授沙門。沙門開函，乃佛牙也。諸象圍繞，僧出無由。明日齋時，各持異果，以為中饌。食已，載僧出林，數百里外，方乃下之，各跪拜而去。沙門至國西界，渡一駛河，濟乎中流，船將覆沒。同舟之人互相謂曰：今此船覆，禍是沙門。沙門必有如來舍利，諸龍利之。船主撿驗，果得佛牙。時沙門舉佛牙俯謂龍曰：吾今寄汝，不久來取。遂不渡河，迴船而去。顧河歎曰：吾無禁術，龍畜所欺。重往印度，學

禁龍法。三歲之後，復還本國，至河之濱，方設壇場，其龍於是捧佛牙函以授沙門。沙門持歸，於此伽藍而修供養。

伽藍南十四五里，有小伽藍，中有觀自在菩薩立像。其有斷食誓死為期願見菩薩者，即從像中出妙色身。

小伽藍東南三十餘里，至大山，有故伽藍，形製宏壯，蕪漫良甚。今唯一隅起小重閣，僧徒三十餘人，並學大乘法教。昔僧伽跋陀羅（唐言衆賢）論師於此製順正理論。伽藍左右諸窣堵波，大阿羅漢舍利並在。野獸山猨採花供養，歲時無替，如承指命。然此山中多諸靈迹，或石壁橫分，峯留馬迹，凡厥此類，其狀詭譎，皆是羅漢沙彌羣從遊戲，手指麾畫，乘馬往來，遺跡若斯，難以詳述。

佛牙伽藍東十餘里北山崖間，有小伽藍，是昔索建地羅大論師於此作衆事分毗婆沙論。小伽藍中有石窣堵波，高五十餘尺，是阿羅漢遺身舍利也。先有羅漢，形量偉大，凡所飲食與象同等。時人譏曰：徒知飽食，安識是非？羅漢將入寂滅也，告諸人曰：吾今不久當取無餘，欲說自身所證妙法。衆人聞之，更相譏笑，咸來集會，共觀得失。時阿羅漢告諸人曰：吾今為汝說本因緣。此身之前，報受象身，在東印度居王內廄。是時此國有一沙門，遠遊印度，尋訪聖教，諸經典論。時王持我施與沙門，載負佛經而至於此。是後不久，尋即命終。乘其馱經福力所致，遂得為人，復鍾餘慶，早服染衣，勤求出離，不遑寧居，得六神通，斷三界欲。然其所服，餘習尚然，每自節身，

三分食一。雖有此說，人猶未信。即升虛空，入火光定，身出煙焰，而入寂滅，餘骸墜下，起窣堵波。王城西北行二百餘里，至商林伽藍，布剌拏（唐言圓滿）論師於此作釋毗婆沙論。

城西行百四五十里，大河北，接山南，至大衆部伽藍，僧徒百餘人。昔佛地羅（唐言覺取）論師於此作大衆部集真論。從此西南踰山涉險，行七百餘里，至半笯蹉國（笯奴故反 北印度境）。

半笯蹉國周二千餘里，山川多，疇壠狹，穀稼時播，花果繁茂，多甘蔗，無蒲萄，菴沒羅果、烏淡跋羅、茂遮等果，家植成林，珍其味也。氣序溫暑，風俗勇烈，裳服所製，多衣氎布。人性質直，淳信三寶。伽藍五所，並多荒圮。無大君長，役屬迦濕彌羅國。城北伽藍，少有僧徒。伽藍北有石窣堵波，實多靈異。從此東南行四百餘里，至曷邏闍補羅國（北印度境）。

曷邏闍補羅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極險固，多山阜，川原隘狹，地利不豐，土宜稼穡，同半笯蹉國。風俗猛烈，人性驍勇。國無君長，役屬迦濕彌羅國。伽藍十所，僧徒寡少。天祠一所，外道甚多。自濫波國至於此土，形貌麤弊，情性獷暴，語言庸鄙，禮義輕薄，非印度之正境，乃邊裔之曲俗。從此東南下山渡水，行七百餘里，至磔迦國（北印度境）。

大唐西域記卷三

音釋

跋踄（上如故反下七何反）怯愞（上苦劫反下[illegible]）譎詭（上古穴反下居委反）[illegible]衣（下去[illegible]）

瞽揭（[illegible]）摩揄（[illegible]）稽（[illegible]）餧遺（[illegible]）僵屍（[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躡（[illegible]）作（[illegible]）麗（[illegible]）餌（[illegible]）盧（[illegible]）

馴狎（[illegible]）秩（[illegible]）[illegible]劍（[illegible]）咀嚼（[illegible]）

犀（[illegible]）頓躃（[illegible]）縕索（[illegible]）棧道（[illegible]）

躓蹬（[illegible]）晃昱（[illegible]）汩漾（[illegible]）淹（[illegible]）

酋豪（[illegible]）掬（[illegible]）挾目（[illegible]）閑隙（[illegible]）鶻鶚（[illegible]）紕繆（[illegible]）

丐（[illegible]）內廄（[illegible]）鼓和（[illegible]）悲愴（[illegible]）

乞（[illegible]）啜之（[illegible]）泊（[illegible]）芒刺（[illegible]）隘狹（[illegible]）

寒勁（[illegible]）輕僄（[illegible]）確（[illegible]）矛盾（[illegible]）紊紛（[illegible]）

輻湊（[illegible]）

腴（[illegible]）淒曀（[illegible]）鄙（[illegible]）鑠（[illegible]）

斥逐（[illegible]）咽摩（[illegible]）安堵（[illegible]）解散（[illegible]）淩（[illegible]）

讚（[illegible]）傳藥（[illegible]）馱河（[illegible]）傑大（[illegible]）磔迦（[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指麾（[illegible]）

大唐西域記卷三音釋

大唐西域記卷四

十五國

磔迦國　至那僕底國
闍爛達羅國　屈（居勿反）露多國
設多圖盧國　波理夜呾羅國
秣菟羅國　薩他泥濕伐羅國
窣祿勤那國　秣底補羅國
婆羅吸摩補羅國　瞿毗霜那國
堊醯掣呾羅國　毗羅刪拏國
劫比他國

磔迦國周萬餘里東據毗播奢河西臨信度河國大都城周

二十餘里宜粳稻多宿麥出金銀鍮石銅鐵時候暑熱土多風飈風俗暴急言辭鄙褻衣服鮮白所謂憍奢耶衣朝霞衣等少信佛法多事天神伽藍十所天祠數百此國已往多有福舍以贍貧匱或施藥或施食口腹之資行旅無累

大城西南十四五里至奢羯羅故城垣堵雖壞基址尚固周二十餘里其中更築小城周六七里居人富饒即此國之故都也數百年前有王號摩醯邏矩羅（唐言大族）都治此城王諸印度有才智性勇烈鄰境諸國莫不臣伏機務餘閑欲習佛法令於僧中推一俊德時諸僧徒莫敢應命少欲無為不求聞達博學高名有懼威嚴是時王家舊僮染衣已久辭論清雅言談贍敏眾共推舉而以應命王曰我敬佛法遠訪名僧眾推此隸與我談論常謂僧中賢明肩比以今知之夫何敬哉於是宣令五印度國繼是佛法並皆毀滅僧徒斥逐無復孑遺

摩揭陀國婆羅阿迭多王（唐言幼日）崇敬佛法愛育黎元以大族王淫刑虐政自守疆場不供職貢時大族王治兵將討幼日王知其聲問告諸臣曰今聞寇至不忍鬭其兵也幸諸僚庶赦而不罪賜此微軀潛行草澤言畢出宮依緣山野國中感恩慕從者數萬餘人棲竄海島大族王以兵付弟浮海往伐幼日王守其阨險輕騎誘戰金鼓一震奇兵四起生擒大族反接引現大族王自愧失道以衣蒙面幼日王踞師子牀羣官周衛乃命侍臣告大族曰汝露其面吾欲有辭大族對曰

臣主易位怨敵相視既非交好何用面談再三告示終不從命於是宣令數其罪曰三寶福田四生攸賴苟任豺狼傾毀勝業福不祐汝見擒於我罪無可赦宜從刑辟時幼日王母博聞強識善達占相聞殺大族也疾告幼日王曰我嘗聞大族奇姿多智欲一見之幼日王命引大族至母宮中幼日母曰嗚呼大族幸勿恥也世間無常榮辱更事吾猶汝母汝若吾子宜去蒙衣一言面對大族曰昔為敵國之君今為俘囚之虜隳廢王業亡滅宗祀上愧先靈下慚黎庶誠恥面目俯仰天地不能自喪故此蒙衣王母曰興廢隨時存亡有運以心齊物則得喪俱忘以物齊心則毀譽更起宜信業報與時推移去蒙對語或存軀命大族謝曰苟以不才嗣膺王業刑政失道國祚亡滅雖在縲紲之中尚貪旦夕之命敢承大造面謝厚恩於是去蒙衣出其面王母曰子其自愛當終介壽已而告幼日王曰先典有訓宥過好生今大族王積惡雖久餘福未盡若殺此人十二年中菜色相視然有中興之氣終非大國之王當據北方有小國土幼日王承慈母之命愍失國之君娉以稚女待以殊禮總其遺兵更加衛從未出海島大族王弟還國自立大族失位藏竄山野北投迦濕彌羅國迦濕彌羅王深加禮命愍以失國封以土邑歲月既淹率其邑人矯殺迦濕彌羅王而自尊立乘其戰勝之威西討健馱邏國潛兵伏甲遂殺其王國族大臣誅鋤殄滅毀窣堵波廢僧伽藍凡一千六百所兵殺之外餘有九億人皆欲誅戮無

遺噍類時諸輔佐咸進諫曰大王威懾強敵兵不交鋒誅其首惡黎庶何咎願以微躬代所應死王曰汝信佛法崇重冥福擬成佛果廣說本生欲傳我惡於未來世乎汝宜復位勿有再辭於是以三億上族臨信度河岸殺之三億中族下沉信度河流殺之三億下族分賜兵士於是持其亡國之貨振旅而歸曾未改歲尋即殂落于時雲霧冥晦大地震動暴風奮發時證果人愍而歎曰枉殺無辜毀滅佛法墮無間獄流轉未已

奢羯羅故城中有一伽藍僧徒百餘人並學小乘法世親菩薩昔於此中製勝義諦論其側窣堵波高二百餘尺過去四佛於此說法又有四佛經行遺迹之所

伽藍西北五六里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是過去四佛說法之處

新都城東北十餘里至石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如來往北方行化中路止處印度記曰窣堵波中有多舍利或有齋日時放光明從此東行五百餘里至至那僕底國(北印度境)

至那僕底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稼穡滋茂果木稀疏編戶安業國用豐贍氣序溫暑風俗怯弱學綜真俗信兼邪正伽藍十所天祠八所

昔迦膩色迦王之御宇也聲振隣國威被殊俗河西蕃維畏威送質迦膩色迦王既得質子賞遇隆厚三時易館四兵警

衛此國則質子冬所居也故曰至那僕底(唐言漢封)質子所居因爲國號此境已往洎諸印度土無梨桃質子所植因謂桃曰至那你(唐言漢持來)梨曰至那羅闍弗呾邏(唐言漢王子)故此國人深敬東土更相指告語是我先王本國人也

大城東南行五百餘里至荅秣蘇伐那僧伽藍(唐言闇林)僧徒三百餘人學說一切有部衆儀肅穆德行清高小乘之學特爲博究賢劫千佛皆於此地集天人衆說深妙法釋迦如來涅槃之後第三百年中有迦多衍那(舊曰迦旃延訛也)論師者於此製發智論焉

闇林伽藍中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處小窣堵波諸大石室鱗次相望不詳其數並是劫初已來諸果聖人於此寂滅差難備舉齒骨猶在遶山伽藍周二十里佛舍利窣堵波數百千所連隅接影從此東北行百四五十里至闍爛達羅國(北印度境)

闍爛達羅國東西千餘里南北八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二三里宜穀稼多粳稻林樹扶疎花果茂盛氣序溫暑風俗剛烈容貌鄙陋家室富饒伽藍五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大小二乘專門習學天祠三所外道五百餘人並塗灰之侶也此國先王崇敬外道其後遇羅漢聞法信悟故中印度王體其淳信五印度國三寶之事一以總監混彼此忘愛惡督察僧徒妙窮淑慝故道德著聞者竭誠敬仰戒行虧犯者深加責罰聖迹之所並皆旌建或窣堵波或僧伽藍印度境內無不

周徧從此東北踰峻嶺越洞谷經危途涉險路行七百餘里至屈露多國(北印度境)

屈露多國周三千餘里山周四境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土地沃壤穀稼時播花果茂盛卉木滋榮既鄰雪山遂多珍藥出金銀赤銅及火珠雨石氣序逾寒霜雪微降人貌麤弊既癭且尰性剛猛尚氣勇伽藍二十餘所僧徒千餘人多學大乘少習諸部天祠十五異道雜居依巖據嶺石室相距或羅漢所居或仙人所止國中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在昔如來曾至此國說法度人遺迹斯記從此北路千八九百里道路危險踰山越谷至洛護羅國此北二千餘里經途艱阻寒風飛雪至秣羅娑國(亦謂三波訶國)自屈露多國南行七百餘里越大山濟大河至設多圖盧國(北印度境)

設多圖盧國周二千餘里西臨大河國大都城周十七八里穀稼殷盛果實繁茂多金銀出珠珍服用鮮素裳衣綺靡氣序溫熱風俗淳和人性善順上下有序敦信佛法誠心質敬王城內外伽藍十所庭宇荒涼僧徒尠少城東南三四里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傍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復從此西南行八百餘里至波理夜呾羅國(中印度境)

波理夜呾羅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宜穀稼豐宿麥有異稻種六十日而收穫多牛羊少花果氣序暑熱風俗剛猛不尚學藝信奉外道王吠奢種也性勇烈多武

略伽藍八所傾毀已甚僧徒寡少習學小乘天祠十餘所異道千餘人從此東行五百餘里至秣菟羅國(中印度境)

秣菟羅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土地膏腴稼穡是務庵沒羅果家植成林雖同一名而有兩種小者生青熟黃大者始終青色出細斑㲲及黃金氣序暑熱風俗善順好修冥福崇德尚學伽藍二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習學天祠五所異道雜居有三窣堵波並無憂王所建也過去四佛遺迹甚多釋迦如來諸聖弟子遺身窣堵波謂舍利子(舊曰舍梨子又曰舍利弗訛略也)沒特伽羅子(舊曰目乾連訛也)布刺拏梅呾麗衍尼弗呾羅(唐言滿慈子舊曰彌多羅尼子訛略也)優波釐阿難陀羅怙羅(舊曰羅睺羅又曰羅云皆訛略也)曼殊室利(唐言妙吉祥舊曰濡首又曰文殊師利或言曼殊尸利譯曰妙德訛也)諸菩薩窣堵波等每歲三長及月六齋僧徒相競率其同好齎持供具多營奇玩隨其所宗而致像設阿毗達磨衆供養舍利子習定之徒供養沒特伽羅子誦持經者供養滿慈子學毗柰耶衆供養優波釐諸苾芻尼供養阿難求受具戒者供養羅怙羅其學大乘者供養諸菩薩是日也諸窣堵波競修供養珠旛布列寶蓋駢羅香烟若雲花散如雨蔽虧日月震蕩谿谷國王大臣修善爲務城東行五六里至一山伽藍疏崖爲室因谷爲門尊者鄔波毱多(唐言近護)之所建也其中則有如來指爪窣堵波

伽藍北巖間有石室高二十餘尺廣三十餘尺四寸細籌填積其內尊者近護說法化導夫妻俱證羅漢果者乃下一籌

異室別族雖證不記石室東南二十四五里至大涸池傍有窣堵波在昔如來行經此處時有獼猴持蜜奉佛佛令水和普徧大衆獼猴喜躍墮坑而死乘茲福力得生人中

池北不遠大林中有過去四佛經行遺迹其側有舍利子沒特伽羅子等千二百五十大阿羅漢習定之處並建窣堵波以記遺迹如來在世屢遊此國說法之所並有封樹從此東北行五百餘里至薩他泥濕伐羅國(中印度境)

薩他泥濕伐羅國周七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土地沃壤稼穡滋盛氣序溫暑風俗澆薄家室富饒競爲奢侈深閑幻術高尚異能多逐利少務農諸方奇貨多聚其國伽藍三所僧徒七百餘人並皆習學小乘法教天祠百餘所異道甚多

大城四周二百里內彼土之人謂爲福地聞諸先志曰昔五印度國二王分治境壤相侵干戈不息兩主合謀欲決兵戰以定雌雄以寧氓俗黎庶胥怨莫從君命王以爲衆庶者難與慮始也神可動物權可立功時有梵志素知高才密賚束帛命入後庭造作法書藏諸巖穴歲月既久樹皆合拱王於朝坐告諸臣曰吾以不德忝居大位天帝垂照夢賜靈書今在某山藏於某嶺於是下令營求得書山林之下羣官稱慶衆庶悅豫宣示遠近咸使聞知其大略曰夫生死無涯流轉無極含靈淪溺莫由自濟我以奇謀今離諸苦今此王城周二百里古先帝世福利之地歲月極遠銘記湮滅生靈不悟

遂沉苦海溺而不救夫何謂歟汝諸含識臨敵兵死得生人中多殺無辜受天福樂順孫孝子扶侍親老經遊此地獲福無窮功少福多如何失利一喪人身三途冥漠是故含生各務修業於是人皆兵戰視死如歸王遂下令招募勇烈兩國合戰積屍如莽迄於今時遺骸遍野時既古昔人骸偉大國俗相傳謂之福地

城西北四五里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覩皆黃赤色甚光淨中有如來舍利一升光明時照神迹多端城南行百餘里至俱昬荼僧伽藍重閣連甍層臺間峙僧徒清肅威儀閑雅從此東北行四百餘里至窣祿勤那國中印度境

窣祿勤那國周六千餘里東臨殑伽河北背大山閻牟那河中境而流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東臨閻牟那河荒蕪雖甚基址尚固土地所產風氣所宜同薩他泥濕伐羅國人性淳質宗信外道貴藝學尚福慧伽藍五所僧徒千餘人多學小乘少習餘部商搉微言清論元奧異方俊彥尋論稽疑天祠百所異道甚多

大城東南閻牟那河西大伽藍東門外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曾於此處說法度人其側又一窣堵波中有如來髮爪也舍利子沒特伽羅諸阿羅漢髮爪窣堵波周其左右數十餘所如來寂滅之後此國為諸外道所詿誤焉信受邪法捐廢正見今有五伽藍者乃異國論師與諸外道

大唐西域記卷四　九

及婆羅門論義勝處因此建焉閻牟那河東行八百餘里至殑伽河河源廣三四里東南流入海處廣十餘里水色滄浪波濤浩汗靈怪雖多不為物害其味甘美細沙隨流彼俗書記謂之福水罪咎雖積沐浴便除輕命自沉生天受福死而投骸不墮惡趣揚波激流亡魂獲濟時執師子國提婆菩薩深達實相得諸法性愍諸愚夫來此導誘當是時也士女咸會少長畢萃於河之濱揚波激流提婆菩薩和光汲引俯首反激狀異眾人有外道曰吾子何其異乎提婆菩薩曰吾父母親宗在執師子國恐苦飢渴翼斯遠濟諸外道曰吾子謬矣曾不再思妄行此事家國綿邈山川遼敻激揚此水給濟彼飢其猶却行以求前及非所聞也提婆菩薩曰幽途罪累尚蒙此水山川雖阻如何不濟時諸外道知難謝屈捨邪見受正法改過自新願奉教誨渡河東岸至秣底補羅國中印度境

秣底補羅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宜穀麥多花果氣序和暢風俗淳質崇尚學藝深閑呪術信邪正者其徒相半王戍陀羅種也不信佛法敬事天神伽藍十餘所僧徒八百餘人多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天祠五十餘所異道雜居

大城南四五里至小伽藍僧徒五十餘人昔瞿拏鉢剌婆唐言德光論師於此作辯真等論凡百餘部論師少而英傑長而弘敏博物强識碩學多聞本習大乘未窮元奧因覽毗婆沙論退業而學小乘作數十部論破大乘綱紀成小乘執著又製俗書數十餘部非斥先進所作典論覃思佛經十數不決研精雖久疑情未除時有提婆犀那唐言天軍羅漢往來覩史多天德光願見慈氏決疑請益天軍以神通力接上天宮既見慈氏長揖不禮天軍謂曰慈氏菩薩次紹佛位何乃自高敢不致敬方欲受業如何不屈德光對曰尊者此言誠為指誨然我具戒苾芻出家弟子慈氏菩薩受天福樂非出家之侶而欲作禮恐非所宜菩薩知其我慢心固非聞法器往來三返不得決疑更請天軍重欲覲禮天軍惡其我慢蔑而不對德光既不遂心便起恚恨即趣山林修發通定我慢未除不時證果

大唐西域記卷四　十

德光伽藍北三四里有大伽藍僧徒二百餘人並學小乘法教是衆賢論師壽終之處論師迦濕彌羅國人也聰敏博達幼傳雅譽特深研究說一切有部毗婆沙論時有世親菩薩一心元道求解言外破毗婆沙師所執作阿毗達磨俱舍論辭義善巧理致淸高衆賢循覽遂有心焉於是沈研鑽極十有二歲作俱舍雹論二萬五千頌凡八十萬言矣所謂言深致遠窮幽洞微告門人曰以我逸才持我正論逐斥世親挫其鋒鋭無令老叟獨擅先名於是學徒四三俊彥持所作論推訪世親世親是時在磔迦國奢羯羅城遠傳聲問衆賢當至世親聞已即治行裝門人懷疑進而諫曰大師德高先哲名擅當時遠邇學徒莫不推謝今聞衆賢一何惶遽必有所下我曹厚顏世親曰吾今遠遊非避此子顧此國中無復鑒遂衆賢後進也僻辯若流我衰耄矣莫能持論欲以一言頽其異執引至中印度對諸髦彥察乎真僞詳乎得失尋即命侶負笈遠遊衆賢論師當後一日至此伽藍忽覺氣衰於是裁書謝世親曰如來寂滅弟子部執傳其宗學各擅專門黨同道疾異部愚以寡昧猥承傳習覽所製阿毗達磨俱舍論破毗婆沙師大義輒不量力沉究彌年作為此論扶正宗學智小謀大死其將至菩薩宣暢微言抑揚至理不毀所執得存遺文斯為幸矣死何悔哉於是歷選門人有辭辯者而告之曰吾誠後學輕陵先達命也如何當從斯沒汝持是書及所製論謝彼菩薩代我悔過授辭適畢奄尒云亡門人奉書至世親所而致謝曰我師衆賢已捨壽命遺言致書責躬謝咎不墜其名非所敢望世親菩薩覽書閱論沉吟久之謂門人曰衆賢論師聰敏後進理雖不足辭乃有餘我今欲破衆賢之論若指諸掌顧以垂終之託重其知難之辭苟緣大義存其宿志況乎此論發明我宗遂為改題為順正理論門人諫曰衆賢未沒大師遠迹既得其論又為改題凡厥學徒何顏受愧世親菩薩欲除衆疑而說頌曰如師子王避豕遠逝二力勝負智者應知衆賢死已焚屍收骨於伽藍西北二百餘步菴沒羅林中起窣堵波今猶現在

菴沒羅林側有窣堵波毗末羅蜜多羅唐言無垢友論師之遺身論師迦濕彌羅國人也於說一切有部而出家焉博綜衆經研究異論遊五印度國學三藏元文名立業成將歸本國途

大唐西域記卷四　十一

次衆賢論師窣堵波也撫而嘆曰惟論師雅量清高抑揚大義方欲挫異部立本宗業也如何降年不永我無垢友猥承末學異時慕義曠代懷德世親雖沒宗學尚傳我盡所知當制諸論令贍部洲諸學人等絕大乘稱滅世親名斯為不朽用盡宿心說是語已心發狂亂五舌重出熱血流涌知命必終裁書悔曰夫大乘教者佛法之中究竟說也名味泯絕理致幽元輕以愚昧駮斥先進業報皎然滅身宜矣敢告學人厥鑒斯在各慎介志無得懷疑大地為震命遂終焉當其死處地陷為坑同侶焚屍收骸旌建時有羅漢見而歎曰惜哉苦哉今此論師任情執見毀惡大乘墮無間獄國西北境殑伽河東岸有摩裕羅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清流交帶山

瑜石水精寶器去城不遠臨殑伽河有大天祠甚多靈異其中有池編石為岸引殑伽水為派五印度人謂之殑伽河門生福滅罪之所常有遠方數百千人集此澡濯樂善諸王建立福舍備珍羞儲醫藥惠施鰥寡周給孤獨從此北行三百餘里至婆羅吸摩補羅國北印度境

婆羅吸摩補羅國周四千餘里山周四境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家室富饒土地沃壤稼穡時播出鍮石水精氣序微寒風俗剛猛少學藝多逐利人性獷烈邪正雜信伽藍五所僧徒寡少天祠十餘所異道雜居此國境北大雪山中有蘇伐剌拏瞿呾羅國唐言金氏出上黃金故以名焉東西長南北狹即東女國也世以女為王因以女稱國夫亦為王不

知政事丈夫惟攻伐田種而已土宜宿麥多畜羊馬氣候寒烈人性躁暴東接土蕃國北接于闐國西接三波訶國從末底補羅國東南行四百餘里至瞿毗霜那國中印度境

瞿毗霜那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崇峻險固居人殷盛花林池沼往往相間氣序土宜同末底補羅國風俗淳質勤學好福多信外道求現在樂伽藍二所僧衆百餘人並皆習學小乘法教天祠三十餘所異道雜居大城側故伽藍中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高二百餘尺如來在昔於此一月說諸法要傍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處其側則有如來髮爪二窣堵波各高一丈餘自此東南行四百餘里至堊醯掣呾邏國中印度境

堊醯掣呾邏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七八里依據險固宜穀麥多林泉氣序和暢風俗淳質翫道篤學多才博識伽藍十餘所僧徒千餘人習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九所異道三百餘人事自在天塗灰之侶也城外龍池側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如來在昔為龍王七日於此說法其側有四小窣堵波是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自此南行二百六七十里渡殑伽河西南至毗羅刪拏國中印度境

毗羅刪拏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氣序土宜同堊醯掣呾邏國風俗猛暴人知學藝崇信外道少敬佛法伽藍二所僧徒三百人並皆習學大乘法教天祠五所異道雜居大城中故伽藍內有窣堵波基雖傾圮尚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於此七日說蘊界處經之所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斯在從此東南行二百餘里至劫比他國舊謂僧迦舍國訛也中印度境

劫比他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氣序土宜同毗羅刪拏國風俗淳和人多學藝伽藍四所僧徒千餘人並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十所異道雜居同共遵事大自在天城東二十餘里有大伽藍經製輪奐工窮剞劂聖形尊像務極莊嚴僧徒數百人學正量部法數萬淨人宅居其側

伽藍大垣內有三寶階南北列東西下是如來自三十三天降還也昔如來起自勝林上升天宮居善法堂為母說法過三月已將欲下降天帝釋乃縱神力建立寶階中階黃金左水精右白銀如來起善法堂從諸天衆履中階而下大梵王執白拂履銀階而右侍天帝釋持寶蓋蹈水精階而左侍天衆凌虛散花讚德數百年前猶有階級逮至今時陷沒已盡諸國君王悲慨不遇壘以磚石飾以珍寶於其故基擬昔寶階其高七十餘尺上起精舍中有石佛像而左右之階有釋梵之像形擬厥初猶為下勢傍有石柱高七十餘尺無憂王所建也色紺光潤質堅密理上作師子蹲踞向階彫鏤奇形周其方面隨人罪福影現柱中

寶階側不遠有窣堵波是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其側窣堵波如來在昔於此澡浴其側精舍是如來入定之處精舍側有大石基長五十步高七尺是如來經行之處足所

履迹皆有蓮花之文基左右各有小窣堵波帝釋梵王之所建也

釋梵窣堵波前是蓮花色苾芻尼欲先見佛化作轉輪王處如來自在天宮還贍部洲也時蘇部底唐言善現舊曰須扶提或曰須菩提譯曰善吉皆訛也宴坐石室竊自思曰今佛還降人天導從如我今者何所宜行嘗聞佛說知諸法空體諸法性是則以慧眼觀法身也時蓮花色苾芻尼欲初見佛化為轉輪王七寶導從四兵警衛至世尊所復苾芻尼如來告曰汝非初見夫善現者觀諸法空是見法身聖迹垣內靈異相繼其大窣堵波東南有一池龍恒護聖迹既有冥衛難以輕犯歲久自壞人莫能毀從此西北行減二百里至羯若鞠闍國唐言曲女城國中印度境

大唐西域記卷四

音釋

[illegible]

泯絕上彌忍反

大唐西域記卷四音釋

大唐西域記卷五

六國

羯若鞠闍國　阿踰陀國
阿耶穆佉國　鉢邏耶伽國
憍賞彌國　鞞索迦國

羯若鞠闍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西臨殑伽河其長二十餘里廣四五里城隍堅峻臺閣相望花林池沼光鮮澄鏡異方奇貨多聚於此居人豐樂家室富饒花果具繁稼穡時播氣序和洽風俗淳質容貌妍雅服飾鮮綺篤學遊藝談論清遠邪正二道信者相半伽藍百餘所僧徒萬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習學天祠二百餘所異道數千餘人

羯若鞠闍國人長壽時其舊王城號拘蘇磨補羅(唐言華宮)王號梵授福智宿資文武允備威慴贍部聲震鄰國具足千子智勇宏毅復有百女儀貌妍雅時有仙人居殑伽河側棲神入定經數萬歲形如枯木遊禽棲集遺尼拘律果於仙人肩上暑往寒來垂蔭合拱多歷年所從定而起欲去其樹恐覆鳥巢時人美其德號大樹仙人仙人寓目河濱遊觀林薄見王諸女相從嬉戲欲界愛起染著心生便詣花宮欲事禮請王聞仙至躬迎慰曰大仙棲情物外何能輕舉仙人曰我棲林藪彌積歲時出定遊覽見王諸女染愛心生自遠來請王聞其辭計無所出謂仙人曰今還所止請俟嘉辰仙人聞命遂還林藪王乃歷問諸女無肯應娉王懼仙威憂愁毀悴其幼稚女候王事隙從容問曰父王千子具足萬國慕化何故憂愁如有所懼王曰大樹仙人幸顧求婚而汝曹輩莫肯從命仙有威力能作災祥倘不遂心必起瞋怒毀國滅祀辱及先王深惟此禍誠有所懼稚女謝曰遺此深憂我曹罪也願以微軀得延國祚王聞喜悅命駕送歸既至仙廬謝仙人曰大仙俯方外之情垂世間之顧敢奉稚女以供灑掃仙人見而不悅乃謂王曰輕吾老叟配此不妍王曰歷問諸女無肯從命惟此幼稚願充給使仙人懷怒便惡呪曰九十九女一時腰曲形既毀弊畢世無婚王使往驗果已背傴從是之後便名曲女城焉

今王本吠奢種也字曷利沙伐彈那(唐言喜增)君臨有土二世三

王父字波羅羯邏伐彈那(唐言作增)兄字曷邏闍伐彈那(唐言王增)王增以長嗣位以德治政時東印度羯羅拏蘇伐剌那(唐言金耳)國設賞迦王(唐言月)每謂臣曰鄰有賢主國之禍也於是誘請會而害之人既失君國亦荒亂時大臣婆尼(唐言辯了)職望隆重謂僚庶曰國之大計定於今日先王之子亡君之弟仁慈天性孝敬因心親賢允屬欲以襲位於事何如各言爾志眾咸仰德嘗無異謀於是輔臣執事咸勸進曰王子垂聽先王積功累德光有國祚嗣及王增謂終壽考輔佐無良棄身讎手為國大恥下臣罪也物議時謠允歸明德光臨土宇克復親讎雪國之恥光父之業功孰大焉幸無辭矣王子曰國嗣之重今古為難君人之位興立宜審我誠寡德父兄遐棄推襲大位其能濟乎物議為宜敢忘虛薄今者殑伽河岸有觀自在菩薩像既多靈鑒願往請辭即至菩薩像前斷食祈請菩薩感其誠心現形問曰爾何所求若此勤懇王子曰我惟積禍慈父云亡重茲酷罰仁兄見害自顧寡德國人推尊令襲大位光父之業愚昧無知敢希聖旨菩薩告曰汝於先身在此林中為練若苾芻而精勤不懈承茲福力為此王子金耳國王既毀佛法爾紹王位宜重興隆慈悲為志傷愍居懷不久當王五印度境欲延國祚當從我誨冥加景福鄰無強敵勿昇師子之座勿稱大王之號於是受教而退即襲王位自稱曰王子號尸羅阿迭多(唐言戒日)於是命諸臣曰兄讎未報鄰國不賓終無右手進食之期凡爾庶僚同心勠力遂總率國

兵講習戰士象軍五千馬軍二萬步軍五萬自西徂東征伐不臣象不解鞍人不釋甲於六年中臣五印度既廣其地更增甲兵象軍六萬馬軍十萬垂三十年兵戈不起政教和平務修節儉營福樹善忘寢與食令五印度不得噉肉若斷生命有誅無赦於殑伽河側建立數千窣堵波各高百餘尺於五印度城邑鄉聚達巷交衢建立精廬儲飲食止醫藥施諸羈貧周給不殆聖迹之所並建伽藍五歲一設無遮大會傾竭府庫惠施群有唯留兵器不充檀捨歲一集會諸國沙門於三七日中以四事供養莊嚴法座廣飾義筵令相推論校其優劣褒貶淑慝黜陟幽明若戒行貞固道德純邃推昇師子之座王親受法戒雖清淨學無稽古但加敬禮示有尊崇

律儀無紀穢德已彰驅出國境不願聞見鄰國小王輔佐大臣殖福無怠求善忘勞即攜手同坐謂之善友其異於此面不對辭事有聞議通使往復而巡方省俗不常其居隨所至止結廬而舍唯雨三月多雨不行每於行宮日修珍饌飯諸異學僧眾一千婆羅門五百每以一日分作三時一時理務治政二時營福修善孜孜不倦竭日不足矣初受拘摩羅王請自摩揭陀國往迦摩縷波國時戒日王巡方在羯朱嗢祇邏國命拘摩羅王曰宜與那爛陀遠客沙門速來赴會於是遂與拘摩羅王往會見焉戒日王勞苦已曰自何國來將何所欲對曰從大唐國來請求佛法王曰大唐國在何方經途所亘去斯遠近對曰當此東北數萬餘里印度所謂摩訶至那國是也王曰嘗聞摩訶至那國有秦王天子少而靈鑒長而神武昔先代喪亂率土分崩兵戈競起群生荼毒而秦王天子早懷遠略興大慈悲拯濟含識平定海內風教遐被德澤遠洽殊方異域慕化稱臣氓庶荷其亭育咸歌秦王破陣樂聞其雅頌于茲久矣盛德之譽誠有之乎大唐國者豈此是耶對曰然至那者前王之國號大唐者我君之國稱昔未襲位謂之秦王今已承統稱曰天子前代運終群生無主兵戈亂起殘害生靈秦王天縱含宏心發慈愍威風鼓扇群凶殄滅八方靜謐萬國朝貢愛育四生敬崇三寶薄賦斂省刑罰而國用有餘氓俗無宄風猷大化難以備舉戒日王曰盛矣哉彼土群生福感聖主時戒日王將還曲女城設法會也從數十萬眾在殑伽河南岸拘摩羅王從數萬之眾居北岸分河中流水陸並進二王導引四兵嚴衛或泛舟或乘象擊鼓鳴螺拊絃奏管經九十日至曲女城在殑伽河西大花林中是時諸國二十餘王先奉告命各與其國髦俊沙門及婆羅門群官兵士來集大會王先於河西建大伽藍伽藍東起寶臺高百餘尺中有金佛像量等王身臺南起寶壇為浴佛像之處從此東北十四五里別築行宮是時仲春月也從初一日以珍味饌諸沙門婆羅門至二十一日自行宮屬伽藍夾道為閣窮諸瑩飾樂人不移雅聲遞奏王於行宮出一金像虛中隱起高餘三尺載以大象張以寶幰戒日王為帝釋之服執寶蓋以左侍拘摩羅王作梵王之儀執白拂

而右侍各五百象軍被鎧周衛佛像前後各百大象樂人以乘鼓奏音樂戒日王以真珠雜寶及金銀諸花隨步四散供養三寶先就寶壇香水浴像王躬負荷送上西臺以諸珍寶憍奢耶衣數十百千而為供養是時唯有沙門二十餘人預從諸國王為侍衛饌食已訖集諸異學商攉微言抑揚至理日將曛暮迴駕行宮如是日送金像導從如初以至散日其大臺忽然火起伽藍門樓烟焰方熾王曰罄捨國珍奉為先王建此伽藍式昭勝業寡德無祐有斯災異咎徵若此何用生為乃焚香禮請而自誓曰幸以宿善王諸印度願我福力禳滅火災若無所感從此喪命尋即奮身跳履門閫若有撲滅火盡煙消諸王覩異重增祗懼已而顏色不動辭語如故問諸王曰忽此災變焚蕩成功心之所懷何謂諸王俯伏悲泣對曰成功勝跡冀傳來葉一旦灰燼何可為懷況諸外道快心相賀王曰以此觀之如來所說誠也外道異學守執常見唯我大師無常是諦然我檀捨已周心願諧遂屬斯變滅重知如來誠諦之說斯為大善無可深悲於是從諸王東上大窣堵波登臨觀覽方下階陛忽有異人持刃逆王王時窘迫卻行進級俯執此人以付群官是時群官惶遽不知進救諸王咸請誅戮此人戒日王殊無忿色止令不殺王親問曰我何負汝為此暴惡對曰大王德澤無私中外荷福然我狂愚不謀大計受諸外道一言之惑輒為刺客首圖逆害王曰外道何故興此惡心對曰大王集諸國傾府庫供養沙門鎔鑄佛像而諸外道自遠召集不蒙省問心誠愧恥乃令狂愚敢行凶詐於是究問外道徒屬有五百婆羅門並諸高才應命召集嫉諸沙門蒙王禮重乃射火箭焚燒寶臺冀因救火眾人潰亂欲以此時殺害大王既無緣隙遂雇此人趨隘行刺是時諸王大臣請誅外道王乃罰其首惡餘黨不罪遷五百婆羅門出印度之境於是乃還都也

城西北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於此七日說諸妙法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跡之所復有如來髮爪小窣堵波說法窣堵波南臨殑伽河有三伽藍同垣異門佛像嚴麗僧徒肅穆役使淨人數千餘戶精舍寶函中有佛牙長餘寸半殊光異色朝變夕改遠近相趨士庶咸集式修敬仰日百千眾監守者煩其諠雜權立重稅宣告遠近欲見佛牙輸大金錢然而瞻禮之徒實繁其侶金錢之稅悅以心競每於齋日出置高座數百千眾燒香散花花雖積牙函不沒伽藍前左右各有精舍高百餘尺石基甎室其中佛像眾寶莊飾或鑄金銀或鎔鍮石二精舍前各有小伽藍伽藍東南不遠有大精舍石基甎室高二百餘尺中作如來立像高三十餘尺鑄以鍮石飾諸妙寶精舍四周石壁之上彫畫如來修菩薩行所經事跡備盡鐫鏤石精舍南不遠有日天祠祠南不遠有大自在天祠並瑩青石俱窮彫刻規模度量同佛精舍各有千戶充其灑掃鼓樂絃歌不捨晝夜大城東南六七里殑伽河南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在昔如來於此六月說身無常苦空不淨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跡之所又有如來髮爪小窣堵波人有染疾至誠旋遶必得痊愈蒙其福利大城東南行百餘里至納縛提婆矩羅城據殑伽河東岸周二十餘里花林清池互相影照納縛提婆矩羅城西北殑伽河東有一天祠重閣層臺奇工異製城東五里有三伽藍同垣異門僧徒五百餘人並學小乘說一切有部伽藍前二百餘步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基雖傾陷尚高百餘尺是如來昔於此處七日說法中有舍利時放光明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跡之所

伽藍北三四里臨殑伽河岸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昔如來在此七日說法時有五百餓鬼來至佛所聞法解悟捨鬼生天說法窣堵波側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跡之所其側復有如來髮爪窣堵波自此東南行六百餘里度殑伽河南至阿踰陀國中印度境

阿踰陀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穀稼豐盛花果繁茂氣序和暢風俗善順好營福勤學藝伽藍百有餘所僧徒三千餘人大乘小乘兼攻習學天祠十所異道寡少大城中有故伽藍是伐蘇畔度菩薩唐言世親舊曰婆藪槃豆譯曰天親訛謬也數十年中於此製作大小乘諸異論其側故基是世親菩薩為諸國王四方俊彥沙門婆羅門等講義說法堂也城北四五里臨殑伽河岸大伽藍中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

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如來為天人眾於此三月說諸妙法其側窣堵波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伽藍西四五里有如來髮爪窣堵波

髮爪窣堵波北伽藍餘址昔經部室利邏多(唐言執受)論師於此製造經部毗婆沙論

城西南五六里大菴沒羅林中有故伽藍是阿僧伽(唐言無著)菩薩請益導凡之處無著菩薩夜昇天宮於慈氏菩薩所受瑜伽師地論莊嚴大乘經論中邊分別論等晝為大眾講宣妙理菴沒羅林西北百餘步有如來髮爪窣堵波其側故基是世親菩薩從覩史多天下見無著菩薩處無著菩薩健馱邏國人也佛去世後一千年中誕靈利見承風悟道從彌沙塞部出家修學頃之迴信大乘其弟世親菩薩於說一切有部出家受業博聞強識達學研機無著弟子佛陀僧訶(唐言師子覺)者密行莫測高才有聞二三賢哲每相謂曰凡修行業願覲慈氏若先捨壽得遂宿心當相報語以知所至其後師子覺先捨壽命三年不報世親菩薩尋亦捨壽時經六月亦無報命時諸異學咸皆譏誚以為世親菩薩及師子覺流轉惡趣遂無靈鑒其後無著菩薩於夜初分方為門人教授定法燈光忽翳空中大明有一天仙乘虛下降即進階庭敬禮無著無著曰爾來何暮今名何謂對曰從此捨壽命往覩史多天慈氏內眾蓮花中生蓮花纔開慈氏讚曰善來廣慧善來廣慧旋繞纔周即來報命無著菩薩曰師子覺者今何所在曰

我旋繞時見師子覺在外眾中耽著欲樂無暇相顧詎能來報無著菩薩曰斯事已矣慈氏何相演說何法曰慈氏相好言莫能宣演說妙法義不異此然菩薩妙音清暢和雅聞者忘倦受者無厭

無著講堂故基西北四十餘里至故伽藍北臨殑伽河中有甎窣堵波高百餘尺世親菩薩初發大乘心處世親菩薩自北印度至於此也時無著菩薩命其門人令往迎候至此伽藍遇而會見無著弟子止戶牖外夜分之後誦十地經世親聞已感悟追悔甚深妙法昔所未聞誹謗之愆源發於舌舌為罪本今宜除斷即執銛刀將自斷舌乃見無著住立告曰夫大乘教者至真之理也諸佛所讚眾聖攸宗吾欲誨汝爾

今自悟悟其時矣何善如之諸佛聖教斷舌非悔昔以舌毀大乘今以舌讚大乘補過自新猶為善矣杜口絕言其利安在作是語已忽不復見世親承命遂不斷舌旦詣無著諮受大乘於是研精覃思製大乘論凡百餘部並盛宣行從此東行三百餘里渡殑伽河北至阿耶穆佉國(中印度境)

阿耶穆佉國周二千四五百里國大都城臨殑伽河周二十餘里其氣序土宜同阿踰陀國人淳俗質勤學好福伽藍五所僧徒千餘人習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十餘所異道雜居

城東南不遠臨殑伽河岸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高二百餘尺是如來昔於此處三月說法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復有如來髮爪青石窣堵波其側伽藍僧

徒二百餘人佛像莊飾威嚴如在臺閣宏麗奇製鬱起是昔佛陀馱娑(唐言覺使)論師於此製說一切有部大毗婆沙論從此東南行七百餘里渡殑伽河南閻牟那河北至鉢邏耶伽國(中印度境)

鉢邏耶伽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據兩河交周二十餘里稼穡滋盛果木扶疏氣序和暢風俗善順好學藝信外道伽藍兩所僧徒寡少並皆習學小乘法教天祠數百異道寔多

大城西南瞻博迦花林中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基雖傾陷尚百餘尺在昔如來於此處降伏外道其側則有髮爪窣堵波經行遺迹側有故伽藍是提婆(唐言天)菩薩作廣百論挫小乘伏外道處初提婆菩薩自南印度至此伽藍城中有外道婆羅門高論有聞辯才無礙循名責實反質窮辭雅知提婆博究玄奧欲挫其鋒乃循名問曰汝為何名提婆曰名天外道曰天是誰提婆曰我外道曰我是誰提婆曰狗外道曰狗是誰提婆曰汝外道曰汝是誰提婆曰天外道曰天是誰提婆曰我外道曰我是誰提婆曰狗外道曰誰是狗提婆曰汝外道曰汝是誰提婆曰天如是循環外道方悟自時厥後深敬風猷

城中有天祠瑩飾輪煥靈異多端依其典籍此處是眾生植福之勝地也能於此祠捐捨一錢功踰他所惠施千金復能輕生祠中斷命受天福樂悠永無窮天祠堂前有一大樹枝葉扶疏陰影蒙密有食人鬼依而樓宅故其左右多有遺骸

若人至此祠中無不輕捨身命既沐邪說又為神誘自古迄今習謬無替近有婆羅門族姓子也闊達多智明敏高才來至祠中謂眾人曰夫曲俗鄙志難以導誘吾方同事然後攝化亦既登臨俯謂友曰吾有死矣昔謂詭妄今驗真實天仙伎樂依空接引當從勝境捐此鄙形尋欲投身自取殞絕親友諫喻其志不移遂布衣服遍周樹下及其自投得全軀命久而醒曰唯見空中諸天召命斯乃邪神所引非得天樂也

大城東兩河交廣十餘里土地爽塏細沙彌漫自古至今諸王豪族凡有捨施莫不至止周給不計號大施場今戒日王者聿修前緒遵述惠施五年積財一旦傾捨於其施場多聚珍貨初第一日置大佛像眾寶莊嚴即持上妙奇珍而以奉施次常住僧次現前眾次高才碩學博物多能次外道學徒隱淪肥遁次鰥寡孤獨貧窮乞人備極珍玩窮諸上饌如是節級莫不周施府庫既傾服玩都盡髻中明珠身諸瓔珞次第施與初無所悔既捨施已稱曰樂哉凡吾所有已入金剛堅固藏矣從此之後諸國君王各獻珍服嘗不踰旬府庫充牣大施場東合流口日數百人自溺而死彼俗以為願求生天當於此處絕粒自沈沐浴中流罪垢消滅是以異國遠方相趨萃止七日斷食然後絕命至於山猿野鹿羣遊水濱或濯流而返或絕食而死當戒日王之大施也有一獼猴居河渚獨在樹下屏迹絕食經數日後自餓而死故諸外道修苦行者於河中立高柱日將旦也便即昇之一手一足執柱端

躡傍杙一手一足虛懸外伸臨空不屈延頸張目視日右轉逮乎曛暮方乃下焉若此者其徒數十冀斯勤苦出離生死或數十年未嘗懈息從此西南入大林中惡獸野象羣暴行旅非多徒黨難以經涉行五百餘里至憍賞彌國(舊曰拘睒彌國訛也)(中印度境)

憍賞彌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土稱沃壤地利豐植粳稻多甘蔗茂氣序暑熱風俗剛猛好學典藝崇樹福善伽藍十餘所傾頓荒蕪僧徒三百餘人學小乘教天祠五十餘所外道寔多

城內故宮中有大精舍高六十餘尺有刻檀佛像上懸石蓋鄔陁衍那王(唐言出愛舊云優填王訛也)之所作也靈相間起神光時照

諸國君王恃力欲舉雖多人衆莫能轉移遂圖供養俱言得眞語其源迹即此像也初如來成正覺已上昇天宮為母說法三月不還其王思慕願圖形像乃請尊者沒特伽羅子以神通力接工人上天宮親覩妙相彫刻栴檀如來自天宮還也刻檀之像起迎世尊世尊慰曰教化勞耶開導末世實此為冀精舍東百餘步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其側不遠有如來井及浴室井猶充汲室已頹毀

城內東南隅有故宅餘址是具史羅舊云瞿師羅訛也長者故宅也中有佛精舍及髮爪窣堵波復有故基如來浴室也

城東南不遠有故伽藍具史羅長者舊園也中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立高二百餘尺如來於此數年說法其側則有

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復有如來髮爪窣堵波

伽藍東南重閣上有故甎室世親菩薩嘗住此中作唯識論破斥難諸外道

伽藍東菴沒羅林中有故基是無著菩薩於此作顯揚聖教論

城西南八九里毒龍石窟昔者如來伏此毒龍於中留影雖則傳記今無所見其側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高二百餘尺傍有如來經行遺迹及髮爪窣堵波病苦之徒求願多愈釋迦法盡此國最後故上自君王下及衆庶入此國境自然感傷莫不飲泣悲歎而歸龍窟東北大林中行七百餘里渡殑伽河北至迦奢布羅城周十餘里居人富樂城傍有故伽藍唯餘基址是昔護法菩薩伏外道處此國先王拔於邪說欲毀佛法崇敬外道外道衆中召一論師聰敏高才明達幽微作為邪書千頌凡三萬二千言非毀佛法扶正本宗於是召集僧衆令相推論外道有勝當毀佛法衆僧無負斷舌以謝是時僧徒懼有退負集而議曰慧日已沉法橋將毀王黨外道其可敵乎事勢若斯計將安出衆咸默然無竪議者護法菩薩年在幼稚辯慧多聞風範宏遠在大衆中揚言讚曰愚雖不敏請陳其略誠宜以我疾應王命高論得勝斯靈祐也徵議有負乃稚齒也然則進退有辭法僧無咎僉曰允諧如其籌策尋應王命即昇論席外道乃提頓綱網抑揚辭義誦其所執待彼異論護法菩薩納其言而笑曰吾得勝

矣將復述而誦耶為亂辭而誦耶外道憮然而謂曰子無自高也能領語意此則為勝順受其文後釋其義護法乃與其聲調述其文義辭理不謬氣韻無差於是外道面已欲自斷舌護法曰斷舌非謝改執是悔即為說法信悟王捨邪道遵崇正法

護法伏外道側則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也基雖傾陷尚高二百餘尺是如來昔於此處六月說法傍有經行之迹及髮爪窣堵波自此北行百七八十里至鞞索迦山眷反國中印度境

鞞索迦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六里穀稼殷盛花果具繁氣序和暢風俗淳質好學不倦求福不回伽藍二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並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五十餘所外道甚多

城南道左有大伽藍昔提婆設摩阿羅漢於此造識身論說無我人瞿波阿羅漢作聖教要實論說有我人因此法執遂深諍論又是護法菩薩於此七日中摧伏小乘一百論師伽藍側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所建也如來昔日六年於此說法導化說法側有奇樹高六七尺春秋遞代常無增減是如來昔嘗淨齒棄其遺枝因植根柢繁茂至今諸邪見人及外道衆競來殘伐尋生如故其側不遠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復有如來髮爪窣堵波基址相隣林沼交映從此東北行五百餘里至室羅伐悉底國舊曰舍衛國訛也中印度境

大唐西域記卷五

音釋

[illegible]

大唐西域記卷五音釋

大唐西域記卷六

四國

室羅伐悉底國　劫比羅伐窣堵國

藍摩國　拘尸那揭羅國

室羅伐悉底國周六千餘里都城荒頓疆埸無紀宮城故基周二十餘里雖多荒圮尚有居人穀稼豐氣序和風俗淳質篤學好福伽藍數百圮壞良多僧徒寡少學正量部天祠百所外道甚多此則如來在世之時鉢邏犀那恃多王（唐言勝軍舊曰波斯匿訛略也）所治國都也故宮城內有故基勝軍王殿餘址也次東不遠有一故基上建小窣堵波昔勝軍王為如來所建大法堂也

法堂側不遠故基上有窣堵波是佛姨母鉢邏闍鉢底（唐言生主舊云波闍波提訛也）苾芻尼精舍勝軍王之所建立次東窣堵波是蘇達多（唐言善施舊曰須達訛也）故宅也善施長者宅側有大窣堵波是鴦窶利摩羅（唐言指鬘舊曰鴦掘摩羅訛也）捨邪之處鴦窶利摩羅者室羅伐悉底之凶人也作害生靈為暴城國殺人取指冠首為鬘將欲害母以充指數世尊悲愍方行導化遙見世尊竊自喜曰我今生天必矣先師有教遺言在茲害佛殺母當生梵天謂其母曰老今且止先當害彼大沙門尋即仗劍往逆世尊如來于是徐行而退凶人指鬘疾驅不逮世尊謂曰何守鄙志捨善本激惡源時指鬘聞誨悟所行非因即歸命求入法中精勤不怠證羅漢果城南五六里有逝多林（唐言勝林舊曰祇陀訛也）是給孤獨園勝軍王大臣善施為佛建精舍昔為伽藍今已荒廢東門左右各建石柱高七十餘尺左柱鏤輪相于其端右柱刻牛形于其上並無憂王之所建也室宇傾圮唯餘故基獨一塼室巋然獨存中有佛像昔者如來昇三十三天為母說法之後勝軍王聞出愛王刻檀像佛乃造此像善施長者仁而聰敏積而能散拯乏濟貧哀孤恤老時美其德號給孤獨焉聞佛功德深生尊敬願建精舍請佛降臨世尊命舍利子隨瞻揆焉唯太子逝多園地爽塏尋詣太子具以情告太子戲言金遍乃賣善施聞之心豁如也即出藏金隨言布地有少未滿太子請留曰佛誠良田宜植善種即于空地建立精舍世尊即之告阿難曰園地善施所買林樹逝多所施二

人同心式崇功業自今已去應謂此地為逝多林給孤獨園

給孤獨園東北有窣堵波是如來洗病苾芻處昔如來之在世也有病苾芻含苦獨處世尊見而問曰汝何所苦汝何獨居曰我性疏懶不耐看病故今嬰疾無人瞻視如來是時愍而告曰善男子我今看汝以手拊摩病苦皆愈扶出戶外更易敷褥親為盥洗改著新衣佛語苾芻當自勤勵聞誨感恩心悅身豫給孤獨園西北有小窣堵波是沒特伽羅子運神通力舉舍利子衣帶不動之處昔佛在無熱惱池人天咸集唯舍利子不時從會佛命沒特伽羅往召來集沒特伽羅承命而往舍利子方補護法衣沒特伽羅曰世尊今在無熱惱池命我召爾舍利子曰且止須我補竟與子偕行沒特伽羅曰若不遄行欲運神力舉爾石室至大會所舍利子乃解衣帶置地曰若舉此帶我身或動時沒特伽羅運大神通舉帶不動地為之震因以神足還詣佛所見舍利子已在會坐沒特伽羅俯而歎曰乃今以知神通之力不如智慧之力矣

舉帶窣堵波側不遠有井如來在世汲充佛用其側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中有如來舍利經行之迹說法之處並樹旌表建窣堵波冥祇警衛靈瑞間起或鼓天樂或聞神香景福之祥難以備敘

伽藍後不遠是外道梵志殺婬女以謗佛處如來十力無畏一切種智人天宗仰聖賢遵奉時諸外道共相議曰宜行詭詐眾中謗辱乃誘雇婬女詐為聽法眾所知已密而殺之埋

屍樹側稱怨告王王命求訪于逝多園得其屍焉是時外道高聲唱言喬答摩大沙門常稱戒忍今私此女殺而滅口既婬既殺何戒何忍諸天空中隨聲唱曰外道凶人為此謗耳

伽藍東百餘步有大深坑是提婆達多（唐言天授）欲以毒藥害佛生身陷入地獄處提婆達多斛飯王之子也精勤十二年已誦持八萬法藏後為利故求學神通親近惡友共相議曰我相三十減佛未幾大眾圍遶何異如來思惟是已即事破僧舍利子沒特伽羅子奉佛指告承佛威神說法誨喻僧復和合提婆達多惡心不捨以惡毒藥置指爪中欲因作禮以傷害佛方行此謀自遠而來至于此也地遂坼焉生陷地獄其南復有大坑瞿伽梨苾芻毀謗如來生身陷入地獄

陷坑南八百餘步有大深坑是戰遮婆羅門女毀謗如來生身陷入地獄之處佛為人天說諸法要有外道弟子遙見世尊大眾恭敬便自念曰要于今日辱喬答摩敗其善譽乃懷繫木盂至給孤獨園于大眾中揚聲唱曰此說法人與我私通腹中之子乃釋種也邪見者莫不信然貞固者知為訕謗時天帝釋欲除疑故化為白鼠齧斷盂係係斷之聲震動大眾凡諸見聞增深喜悅眾中一人起持木盂示彼女曰是汝兒耶是時也地自開坼全身墜陷入無間獄具受其殃凡此三坑洞無涯底秋夏霖雨溝池泛溢而此深坑嘗無水止伽藍東六七十步有一精舍高六十餘尺中有佛像東面而坐如來在昔于此與諸外道論議次東有

天祠量等精舍日旦流光天祠之影不蔽精舍日將落照精舍之陰遂覆天祠

影覆精舍東三四里有窣堵波是尊者舍利子與外道論議處初善施長者買逝多太子園欲為如來建立精舍時尊者舍利子隨長者而瞻揆外道六師求捔神力舍利子隨事攝化應物降伏其側精舍前建窣堵波如來于此摧諸外道又受毗舍佉母請

受請窣堵波南是毗盧擇迦王（唐言流離王舊曰毗流離王訛也）興甲兵誅釋種至此見佛歸兵之處毗盧擇迦王嗣位之後追怨前辱興甲兵動大眾部署已畢申命方行時有苾芻聞已白佛世尊于是坐枯樹下毗盧擇迦王遙見世尊下乘禮敬退而言曰茂樹扶疎何故不坐枯株朽櫱而乃游止世尊告曰宗族者枝葉也枝葉將危庇蔭何在王曰世尊為宗親耳可以迴駕于是覩聖感懷還軍返國

還軍之側有窣堵波是釋女被戮處毗盧擇迦王誅釋克勝簡五百女充實宮闈釋女憤恚怨言不遜詈其王家人之子也王聞發怒命令誅戮執法者奉王教刖其手足投諸坑穽時諸釋女含苦稱佛世尊聖鑒照其苦毒告命苾芻攝衣而往為諸釋女說微妙法所謂羈縛五欲流轉三途恩愛別離生死長遠時諸釋女聞佛指誨遠塵離垢得法眼淨同時命終俱生天上時天帝釋化作婆羅門收骸火葬後人記焉

誅釋窣堵波側不遠有大涸池是毗盧擇迦王陷身入地獄

處世尊觀釋女已還給孤獨園告諸苾芻今毗盧擇迦王却後七日為火所燒王聞佛記甚懷惶懼至第七日安樂無危王用歡慶命諸宮女往至池側娛遊樂飲猶懼火起鼓棹清流隨波泛濫熾焰飆發焚輕舟墜王身入無間獄備受諸苦

伽藍西北三四里至得眼林有如來經行之迹諸聖習定之所並樹封記建窣堵波昔此國羣盜五百橫行邑里跋扈城國勝軍王捕獲已抉去其眼棄于深林羣盜苦逼求哀稱佛是時如來在逝多精舍聞悲聲起慈心清風和暢吹雪山藥滿其眼已尋得復明而見世尊在其前住發菩提心歡喜頂禮投杖而去因植根焉

大城西北六十餘里有故城是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迦葉波佛本生城也城南有窣堵波成正覺已初見父處城北有窣堵波有迦葉波佛全身舍利並無憂王所建也從此東南行五百餘里至劫比羅伐窣堵國舊曰迦毗羅衛國訛也中印度境

劫比羅伐窣堵國周四千餘里空城十數荒蕪已甚王城頹圮周量不詳其內宮城周十四五里壘甎而成基址峻固空荒久遠人里稀曠無大君長城各立主土地良沃稼穡時播氣序無愆風俗和暢伽藍故基千有餘所而宮城之側有一伽藍僧徒三十餘人習學小乘正量部教天祠兩所異道雜居

宮城內有故基淨飯王正殿也上建精舍中作王像其側不遠有故基摩訶摩耶唐言大術夫人寢殿也上建精舍中作夫人

之像其側精舍是釋迦菩薩降神母胎處中作菩薩降神之像上座部菩薩以嗢呾羅頞沙荼月三十日夜降神母胎當此五月十五日諸部則以此月二十三日夜降神母胎當此五月八日

菩薩降神東北有窣堵波阿私多仙相太子處菩薩誕靈之日嘉祥輻湊時淨飯王召諸相師而告之曰此子生也善惡何若宜悉乃心明言以對曰依先聖之記考吉祥之應在家作轉輪聖王捨家當成等正覺是時阿私多仙自遠而至叩門請見王甚慶悅躬迎禮敬請就寶座曰不意大仙今日降顧仙曰我在天宮安居宴坐忽見諸天羣從蹈舞我時問言何悅豫之甚也曰大仙當知贍部洲中釋種淨飯王第一夫人今產太子當證三菩提圓明一切智我聞是語故來瞻仰所悲朽耄不遭聖化

城南門有窣堵波是太子與諸釋捔力擲象之處太子伎藝多能獨拔倫匹淨飯大王懷慶將返僕夫馭象方欲出城提婆達多素負強力自外而入問馭者曰嚴駕此象其誰欲乘曰太子將還故往奉馭提婆達多發憤引象批其顙蹴其臆僵仆塞路杜絕行途無能轉移人眾塡塞難陀後至而問之曰誰死此象曰提婆達多即曳之僻路太子至又問曰誰為不善害此象耶曰提婆達多害以杜門難陀引之開徑太子乃舉象高擲越度城壍其象墮地為大深坑土俗相傳為象墮坑也其側精舍中作太子像其側又有精舍太子妃寢宮也中作耶輸陀羅并有羅怙羅像宮側精舍作受業之像太

子學堂故基也

城東南隅有一精舍中作太子乘白馬陵虛之像是踰城處也城四門外各有精舍中作老病死人沙門之像是太子遊觀覩像增懷深厭塵俗于此感悟命僕迴駕城南行五十餘里至故城有窣堵波是賢劫中人壽六萬歲時迦羅迦村馱佛本生城也城南不遠有窣堵波成正覺已見父之處城東南窣堵波有彼如來遺身舍利前建石柱高三十餘尺上刻師子之像傍記寂滅之事無憂王建焉迦羅迦村馱佛城東北行三十餘里至故大城中有窣堵波是賢劫中人壽四萬歲時迦諾迦牟尼佛本生城也東北不遠有窣堵波成正覺已度父之處次北有窣堵波有彼如來遺身舍利前建石柱高二十餘尺上刻師子之像傍記寂滅之事無憂王之所建也

城東北四十餘里有窣堵波是太子坐樹陰觀耕田于此習定而得離欲淨飯王見太子坐樹陰入寂定日光迴照樹影不移心知靈聖更深珍敬

大城西北有數百千窣堵波釋種誅死處也毗盧擇迦王既克諸釋虜其族類得九千九百九十萬人並從殺戮積尸如莽流血成池天警人心收骸瘞葬

誅釋西南有四小窣堵波四釋種拒軍處初勝軍王嗣位也求婚釋種釋鄙其非類謬以家人之子重禮娉焉勝軍王立

為正后其產子男是為毗盧擇迦王毗盧擇迦欲就舅氏請益受業至此城南見新講堂即中憩駕諸釋聞之逐而罵曰卑賤婢子敢居此室此室諸釋建也擬佛居焉毗盧擇迦嗣位之後追復先辱便興甲兵至此屯軍釋種四人躬耕畎畝便即抗拒兵寇退散已而入城族人以為承輪王之祚允為法王之宗子敢行凶暴安忍殺害汙辱宗門絕親遠放四人被逐北趣雪山一為烏仗那國王一為梵衍那國王一為呬摩呾羅國王一為商彌國王奕世傳業苗裔不絕

城南三四里尼拘律樹林有窣堵波無憂王建也釋迦如來成正覺已還國見父王為說法處淨飯王知如來降魔軍已遊行化導情懷渴仰思得禮敬乃命使請如來曰昔期成佛當還本生斯言在耳時來降趾使至佛所具宣王意如來告曰却後七日當還本生使臣還已白王淨飯王乃告命臣庶灑掃衢路儲積花香與諸羣臣四十里外佇駕奉迎是時如來與大眾俱八金剛周衛四天王前導帝釋與欲界天侍左梵王與色界天侍右諸苾芻僧列在其後唯佛在眾如月映星威神動三界光明踰七曜步虛空至生國王與從臣禮敬已畢俱共還國止尼拘盧陀僧伽藍其側不遠有窣堵波是如來于大樹下東面而坐受姨母金縷袈裟次此窣堵波是如來于此度八王子及五百釋種

城東門內路左有窣堵波昔一切義成太子于此習諸技藝門外有自在天祠祠中有石天像危然起勢是太子在襁褓

中所入祠也淨飯王自臘伐尼園迎太子還也途次天祠王曰此天祠多靈鑒諸釋童稚求而必効宜將太子至彼修敬是時傅母抱而入祠其石天像起迎太子太子已出天像復坐

城南門外路左有窣堵波是太子與諸釋捔藝射鐵鼓從此東南三十餘里有小窣堵波其側有泉泉流澄鏡是太子與諸釋引強校能弦矢既分穿鼓過表至地沒羽因涌清流時俗相傳謂之箭泉夫有疾病飲沐多愈遠方之人持塗以歸隨其所苦漬以塗額靈祇冥衛多蒙痊愈箭泉東北行八九十里至臘伐尼林有釋種浴池澄淸皎鏡雜花瀰漫其北二十四五步有無憂花樹今已枯悴菩薩誕靈之處菩薩以吠

舍佉月後半八日當此三月八日上座部則曰以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當此三月十五日次東窣堵波無憂王所建二龍浴太子處也菩薩生已不扶而行于四方各七步而自言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今茲而往生分已盡隨足所蹈出大蓮花二龍踊出住虛空中而各吐水一冷一煖以浴太子

浴太子窣堵波東有二清泉傍建二窣堵波是二龍從地踊出之處菩薩生已支屬宗親莫不奔馳求水盥浴夫人之前二泉踊出一冷一煖遂以浴洗其南窣堵波是天帝釋捧接菩薩處菩薩初出胎也天帝釋以妙天衣跪接菩薩次有四窣堵波是四天王抱持菩薩處也菩薩從右脅生已四天王以金色㲲衣捧菩薩置金机上至母前曰夫人誕斯福子誠

可歎慶諸天尚喜況世人乎

四天王捧太子窣堵波側不遠有大石柱上作馬像無憂王之所建也後爲惡龍霹靂其柱中折仆地傍有小河東南流土俗號曰油河是摩耶夫人產孕已天化此池光潤澄淨欲令夫人取以沐浴除去風塵今變爲水其流尚膩從此東行曠野荒林中二百餘里至藍摩國（中印度境）

藍摩國空荒歲久疆埸無紀城邑丘墟居人稀曠故城東南有甎窣堵波高減百尺昔者如來入寂滅已此國先王分得舍利持歸本國式遵崇建靈異間起神光時燭

窣堵波側有一清池龍每出遊變形蛇服右旋宛轉繞窣堵波野象群行採花以散冥力警察初無間替昔無憂王之分建窣堵波也七國所建咸已開發至于此國方欲興功而此池龍恐見陵奪乃變作婆羅門前叩象曰大王情流佛法廣樹福田敢請紆駕降臨我室王曰尒家安在爲近遠乎婆羅門曰我此池之龍王也承大王欲建勝福敢來請謁王受其請遂入龍宮坐久之間龍進曰我惟惡業受此龍身供養舍利冀消罪咎願王躬往觀而禮敬無憂王見已懼然謂曰凡諸供養之具非人間所有也龍曰若然者願無廢毀無憂王自度力非其儔遂不開發出池之所今有封記

窣堵波側不遠有一伽藍僧衆鮮矣清肅皎然而以沙彌總任衆務遠方僧至禮遇彌隆必留三日供養四事聞諸先志曰昔有苾芻同志相召自遠而至禮窣堵波見諸群象相趨往來或以牙芟草或以鼻灑水各持異花共爲供養時衆見已悲歎感懷有一苾芻便捨具戒願留供養與衆辭曰我惟多福濫迹僧中歲月亟淹行業無紀此窣堵波有佛舍利聖德冥通群象踐灑遺身此地甘與同群得畢餘齡誠爲幸矣衆告之曰斯盛事也吾等垢重智不謀此隨時自愛無虧勝業亦既離群重申誠願欣然獨居有終焉之志于是葺茅爲宇引流成池採掇時花灑掃瑩飾綿歷歲序心事無怠隣國諸王聞而雅尚競捨財寶共建伽藍因而勸請屈知僧務自爾相廛不泯元功以沙彌總知僧事沙彌伽藍東大林中行百餘里至大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太子踰城至此解寶衣去瓔珞命僕還處太子夜半踰城遲明至此既允宿心乃形言曰是我出籠樊去羈鎖最後釋駕之處也于天冠中解末尼寶命僕夫曰汝持此寶還白父王今茲遠遁非苟違離欲斷無常絕諸有漏闡鐸迦（舊曰車匿訛也）曰詎有何心空駕而返太子善言慰喻感悟而還

迴駕窣堵波東有贍部樹枝葉雖凋枯株尚在其傍復有小窣堵波太子以餘寶衣易鹿皮衣處太子既斷髮易裳雖去瓔珞尚有天衣曰斯服太侈如何改易時淨居天化作獵人服鹿皮衣持弓負羽太子舉其衣而謂曰欲相貿易願見允從獵人曰善太子解其上服授與獵人獵人得已還復天身持所得衣陵虛而去

太子易衣側不遠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太子剃髮

處太子從闡鐸迦取刀自斷其髮天帝釋接上天宮以爲供養時淨居天子化作剃髮人執持銛刀徐步而至太子謂曰能剃髮乎幸爲我淨之化人受命遂爲剃髮踰城出家時亦不定或云菩薩年十九或云二十九以吠舍佉月後半八日踰城出家當此三月八日或云以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當此三月十五日太子剃髮窣堵波東南曠野中行百八九十里至尼拘盧陀林有窣堵波高三十餘尺昔如來寂滅舍利已分諸婆羅門無所得獲於涅疊般那（唐言焚燒舊云闍維訛也）地收餘灰炭持至本國建此靈基而修供養自茲已降奇迹相仍疾病之人祈請多愈

灰炭窣堵波側故伽藍中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故伽藍左右數百窣堵波其一大者無憂王所建也崇基雖陷高餘百尺自此東北大林中行其路艱險經途危阻山牛野象群盜獵師伺求行旅爲害不絕出此林已至拘尸那揭羅國（中印度境）

拘尸那揭羅國城郭頹毀邑里蕭條故城甎基周十餘里居人稀曠閭巷荒蕪城內東北隅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准陀（舊曰純陀訛也）之故宅也宅中有井將營獻供方乃鑿焉歲月雖淹水猶清美城西北三四里渡阿恃多伐底河（唐言無勝此世共稱耳舊云阿利羅跋提河訛也典言謂之尸賴拏伐底河譯曰有金河）西岸不遠至娑羅林其樹類槲而皮青白葉甚光潤四樹特高如來寂滅之所也其大甎精舍中作如來涅槃之像北首而臥傍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

基雖傾陷尚高二百餘尺前建石柱以記如來寂滅之事雖有文記不書日月聞諸先記曰佛以生年八十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入般涅槃當此三月十五日也說一切有部則佛以迦剌底迦月後半八日入般涅槃當此九月八日也自佛涅槃諸部異議或云千二百餘年或云千三百餘年或云千五百餘年或云已過九百未滿千年精舍側不遠有窣堵波是如來修菩薩行時爲群雉王救火之處昔於此地有大茂林毛群羽族巢居穴處驚風四起猛焰飈逸時有一雉有懷傷愍鼓濯清流飛空奮灑時天帝釋俯而告曰汝何守愚虛勞羽翮大火方起焚燎林野豈汝微軀所能撲滅雉曰說者爲誰曰我天帝釋耳雉曰今天帝釋有大福力無欲不遂救災拯難若指諸掌反詰無功其咎安在猛火方熾無得多言尋復奮飛往趣流水天帝遂以掬水泛灑其林火滅煙消生類全命故今謂之救火窣堵波也

雉救火側不遠有窣堵波是如來修菩薩行時爲鹿救生之處乃往古昔此有大林火炎中野飛走窮窘前有駛流之阨後困猛火之難莫不沉溺喪棄身命其鹿惻隱身據橫流穿皮斷骨自強拯溺蹇兔後至忍疲苦而濟之筋力既竭溺水而死諸天收骸起窣堵波是鹿拯溺西不遠有窣堵波是蘇跋陀羅（唐言善賢舊曰須跋陀羅訛也）入寂滅之處善賢者本梵志師也年百二十耆舊多智聞佛寂滅至雙樹間問阿難曰佛世尊將寂滅我懷疑滯願欲請問阿難曰佛將涅槃幸無擾也曰吾聞

佛世難遇正法難聞我有深疑恐無所請善賢遂入先問佛言有諸別衆自稱爲師各有異法垂訓導俗喬答摩(舊曰瞿曇訛略也)能盡知耶佛言吾悉深究乃爲演説善賢聞已心淨信解求入法中受具足戒如來告曰汝豈能耶外道異學修梵行者當試四歲觀其行察其性威儀寂靜辭語誠實則可于我法中淨修梵行在人行耳斯何難哉善賢曰世尊悲愍含濟無私四歲試學三業方順佛言我先已説在人行耳于是善賢出家即受具戒勤勵修習身心勇猛已而于法無疑自身作證夜分未久果證羅漢諸漏已盡梵行已立不忍見佛入大涅槃即于衆中入火界定現神通事而先寂滅是爲如來最後弟子乃先滅度即昔後度蹇兔是也善賢寂滅側有窣堵波是執金剛躃地之處大悲世尊隨機利見化功已畢入寂滅樂于雙樹間北首而臥執金剛神密迹力士見佛滅度悲慟唱言如來捨我入大涅槃無歸依無覆護毒箭深入愁火熾盛捨金剛杵悶絶躃地久而又起悲哀戀慕互相謂曰生死大海誰作舟檝無明長夜誰爲燈炬金剛躃地側有窣堵波是如來寂滅已七日供養之處如來之將寂滅也光明普照人天畢會莫不悲感更相謂曰大覺世尊今將寂滅衆生福盡世間無依如來右脇臥師子牀告諸大衆勿謂如來畢竟寂滅法身常住離諸變易當棄懈怠早求解脱諸苾芻等歔欷悲慟時阿泥律(盧骨反)陀(舊曰阿那律訛也)告諸苾芻止止勿悲諸天譏怪時末羅衆供養已訖欲舉金棺詣涅疊般那所時阿泥律陀告言且止諸天欲留七日供養于是天衆持妙天花遊虛空讚聖德各竭誠心共興供養停棺側有窣堵波是摩訶摩耶夫人哭佛之處如來寂滅棺殮已畢時阿泥律陀上昇天宮告摩耶夫人曰大聖法主今已寂滅摩耶聞已悲哽悶絶與諸天衆至雙樹間見僧伽胝鉢及錫杖拊之號慟絶而復聲曰人天福盡世間眼滅今此諸佛空無有主如來聖力金棺自開放光明合掌坐慰問慈母遠來下降諸行法爾願勿深悲阿難銜哀而請佛曰後世問我將何以對曰佛已涅槃慈母摩耶自天宮降至雙樹間如來爲諸不孝衆生從金棺起合掌説法城北渡河三百餘步有窣堵波是如來焚身之處地今黃黑土雜灰炭至誠求請或得舍利如來寂滅人天悲感七寶爲棺千㲲纏身設香花建旛蓋末羅之衆舉棺發引前後導從北渡金河盛滿香油積多香木縱火以焚二㲲不燒一極襯身一最外爲諸衆生分散舍利唯有髮爪儼然無損焚身側有窣堵波如來爲大迦葉波現雙足處如來金棺已下香木已積火燒不然衆咸驚駭阿尼律陀言待迦葉波耳時大迦葉波與五百弟子自山林來至拘尸城問阿難曰世尊之身可得見耶阿難曰千㲲纏絡重棺周殮香木已積即事焚燒是時佛于棺內爲出雙足輪相之上見有異色問阿難曰何以有此曰佛初涅槃人天悲慟衆淚迸染致斯異色迦葉波作禮旋繞興讚香木自然大火熾盛故如來寂滅三從棺出初出臂問阿難治路次起坐爲母説法後見雙足示大迦葉波現足側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也是八王分舍利處前建石柱刻記其事佛入涅槃後涅疊般那已諸八國王備四兵至遣直性婆羅門謂拘尸力士曰天人導師此國寂滅故自遠來請分舍利力士曰如來降尊即斯下土滅世間明導喪衆生慈父如來舍利自當供養徒疲道路終無得獲時諸大王遜辭以求既不相允重謂之曰禮請不從兵威非遠直性婆羅門揚言曰念哉大悲世尊忍修福善彌歷曠劫想所具聞今欲相陵此非宜也今舍利在此當均八分各得供養何至興兵諸力士依其言即時均量欲作八分帝釋謂諸王曰天當有分勿恃力競阿那婆答多龍王文鄰陀龍王醫那鉢呾羅龍王復作是議無遺我曹若以力者衆非敵矣直性婆羅門曰勿諠爭也宜共分之即作三分一諸天一龍衆三留人間八國重分天龍人王莫不悲感分舍利窣堵波西南行二百餘里至大邑聚有婆羅門豪右巨富確乎不雜學究五明敬崇三寶接其居側建立僧坊窮諸資用備盡珍飾或有衆僧往來中路殷勤請留罄心供養或止一宿乃至七日其後設賞迦王毀壞佛法衆僧絶侶歲月驟淹而婆羅門每懷懇惻經行之次見一沙門龐眉皓髮杖錫而來婆羅門馳往迎逆問所從至請入僧坊備諸供養旦以淳乳煮粥進焉沙門受已纔一嚌齒便即置鉢沉吟長息婆羅門侍食跪而問曰大德惠利隨緣幸見臨顧爲夕不安耶爲粥不味乎沙門愍然告曰吾悲衆生福祐漸薄斯言且置食已方説沙門食訖攝衣即去婆羅門曰向許有説今何無言沙門告曰吾非忘也談不容易事或致疑必欲得聞今當略説吾向所歎非薄汝粥自數百年不嘗此味昔如來在世我時預從在王舍城竹林精舍俯清流而滌器或以澡漱或以盥沐嗟乎今之純乳不及古之淡水此乃人天福減使之然也婆羅門曰然則大德乃親見佛耶沙門曰然汝豈不聞佛子羅怙羅者我身是也爲護正法未入寂滅説是語已忽然不見婆羅門遂以所宿之房塗香灑掃像設儀肅然其敬如在復大林中行五百餘里至婆羅痆(女黠反)斯國(舊曰波羅奈國訛也中印度境)

大唐西域記卷六

音釋

[illegible]

大唐西域記卷六音釋

大唐西域記音釋卷六

大唐西域記卷七

五國

婆羅痆(女黠反)斯國　戰主國
吠舍釐(力支反)國　弗栗恃國
尼波羅國

婆羅痆斯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西臨殑伽河長十八九里廣五六里閭閻櫛比居人殷盛家積巨萬室盈奇貨人性溫恭俗重強學多信外道少敬佛法氣序和穀稼盛果木扶疏茂草靃靡伽藍三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並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百餘所外道萬餘人並多宗事大自在天或斷髮或椎髻露形無服塗身以灰精勤苦行求出生死

大城中天祠二十所層臺祠宇彫石文木茂林相蔭清流交帶鍮石天像量減百尺威嚴肅然懍懍如在大城東北婆羅痆河西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高百餘尺前建石柱碧鮮若鏡光潤凝流其中常現如來影像婆羅痆河東北行十餘里至鹿野伽藍區界八分連垣周堵層軒重閣麗窮規矩僧徒一千五百人並學小乘正量部法大垣中有精舍高二百餘尺上以黃金隱起作菴沒羅果石為基陛甎作層龕龕匝四周節級百數皆有隱起黃金佛像精舍之中有鍮石佛像量等如來身作轉法輪勢

精舍西南有石窣堵波無憂王建也基雖傾陷尚餘百尺前建石柱高七十餘尺石含玉潤鑒照映徹慇懃祈請影見衆像善惡之相時有見者是如來成正覺已初轉法輪處也其側不遠窣堵波是阿若憍陳如等見菩薩捨苦行遂不侍衛來至於此而自習定其傍窣堵波是五百獨覺同入涅槃處又三窣堵波過去三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

三佛經行側有窣堵波是梅呾麗耶(唐言慈即姓也舊曰彌勒訛略也)菩薩受成佛記處昔者如來在王舍城鷲峯山告諸苾芻當來之此贍部洲土地平正人壽八萬歲有婆羅門子慈氏者身真金色光明照朗當捨家成正覺廣為衆生三會說法其濟渡者皆我遺法植福衆生也其於三寶深敬一心在家出家持戒犯戒皆蒙化導證果解脫三會說法之中度我遺法之徒然後乃化同緣善友是時慈氏菩薩聞佛此說從座起白佛

言願我作彼慈氏世尊如來告曰如汝所言當證此果如上所說皆汝教化之儀也

慈氏菩薩受記西有窣堵波是釋迦菩薩受記之處賢劫中人壽二萬歲迦葉波佛出現於世轉妙法輪開化含識授護明菩薩記曰是菩薩於當來世衆生壽命百歲之時當得成佛號釋迦牟尼釋迦菩薩受記南不遠有過去四佛經行遺迹長五十餘步高可七尺以青石積成上作如來經行之像像形儀異威嚴肅然肉髻之上特出髮靈相無隱神鑒有徵於其垣內聖迹實多諸精舍窣堵波數百餘所略舉二三難用詳述

伽藍垣西有一清池周二百餘步如來嘗中盥浴次西大池周一百八十步如來嘗中滌器次北有池周百五十步如來嘗中浣衣凡此三池並有龍止其水既深其味又甘澄淨皎潔常無增減有人慢心濯此池者金毗羅獸多為之害若深恭敬汲用無懼浣衣池側大方石上有如來袈裟之迹其文明徹煥如雕鏤諸淨信者每來供養外道凶人輕蹈此石池中龍王便興風雨

池側不遠有窣堵波是如來修菩薩行時為六牙象王獵人利其牙也詐服袈裟彎弧伺捕象王為敬袈裟遂拔牙而授焉

拔牙側不遠有窣堵波是如來修菩薩行時愍世無禮示為鳥身與彼獼猴白象於此相問誰先見是尼拘律樹各言事

迹遂編長幼化漸遠近人知上下道俗歸依其側不遠大林中有窣堵波是如來昔與提婆達多俱為鹿王斷事之處昔於此處大林之中有兩群鹿各五百餘時此國王畋遊原澤菩薩鹿王前請王曰大王校獵中原縱燎飛矢凡我徒屬命盡茲晨不日腐臭無所充膳願欲次差日輸一鹿王有割鮮之膳我延旦夕之命王善其言迴駕而返兩群之鹿更次輸命提婆群中有懷孕鹿次當就死白其王曰身雖應死子未次也鹿王怒曰誰不寶命雌鹿嘆曰吾王不仁死無日矣乃告急菩薩鹿王鹿王曰悲哉慈母之心恩及未形吾今代汝遂至王門道路之人傳聲唱曰彼大鹿王今來入邑都人士庶莫不馳觀王之聞也以為不誠門者白至王乃信然曰鹿王何遽來耶鹿曰有雌鹿當死胎子未產心不能忍敢以身代王聞歎曰我人身鹿也爾鹿身人也於是悉放諸鹿不復輸命即以其林為諸鹿藪因而謂之施鹿林焉鹿野之號自此而興伽藍西南二三里有窣堵波高三百餘尺基址廣峙瑩飾奇珍既無層龕便置覆鉢雖建表柱而無輪鐸其側有小窣堵波是阿若憍陳如等五人棄制迎佛處也初薩婆曷剌他悉陀(唐言一切義成舊曰悉達多訛略也)太子踰城之後棲山隱谷忘身殉法淨飯王乃命家族三人舅氏二人曰我子一切義成捨家修學孤遊山澤獨處林藪故命爾曹隨知所止內則叔父伯舅外則既君且臣凡厥動靜宜知進止五人銜命相望營衛因即勤求欲期出離每相謂曰夫修道者苦證耶樂證耶

二人曰安樂為道三人曰勤苦為道二三交爭未有以明於是太子思惟至理為伏苦行外道節麻米以支身彼二人者見而言曰太子所行非真實法夫道也者樂以證之今乃勤苦非吾徒也捨而遠遁思惟果證太子六年苦行未證菩提欲驗苦行非真受乳糜而證果斯三人者聞而歎曰功垂成矣今其退矣六年苦行一旦捐功於是相從求訪二人既相見已匡坐高論更相議曰昔見太子一切義成出王宮就荒谷去珍服披鹿皮精勤勵志貞節苦心求深妙法期無上果今乃受牧女乳糜敗道虧志吾知之矣無能為也彼二人曰君何見之晚歟此猶狂人耳夫處乎深宮安乎尊勝不能靜志遠迹山林棄轉輪王位為鄙賤人行何可念哉言增忉怛耳菩薩浴尼連河坐菩提樹成等正覺號天人師寂然宴默惟察應度曰彼鬱頭藍子者證非想定堪受妙法空中諸天尋聲報曰鬱頭藍子命終已來經今七日如來歎惜斯何不遇垂聞妙法遽從變化重更觀察營求世界有阿藍迦藍得無所有處定可授至理諸天又曰終已五日如來再歎愍其薄祐又更諦觀誰應受教唯施鹿林中有五人者可先誘導如來爾時起菩提樹趣鹿野園威儀寂靜神光晃曜毫含玉彩身真金色安詳前進導彼五人斯五人遙見如來互相謂曰一切義成彼來者是歲月遽淹聖果不證心期已退故尋吾徒宜各默然勿起迎禮如來漸近威神動物五人忘制拜迎問訊侍從如來漸誘示之妙理兩安居畢方獲果證

施鹿林東行二三里至窣堵波傍有涸池周八十餘步一名救命又謂烈士池聞諸先志曰數百年前有一隱士於此池側結廬屏迹博習技術究極神理能使瓦礫為寶人畜易形但未能馭風雲陪仙駕閱圖考古更求仙術其方曰夫神仙者長生之術也將欲求學先定其志築建壇場周一丈餘命一烈士信勇昭著執長刀立壇隅屏息絕言自昏達旦求仙者中壇而坐手按長刀口誦神呪收視反聽遲明登仙所執銛刀變為寶劍凌虛履空王諸仙侶執劍指揮所欲皆從無衰無老不病不死是人既得仙方行訪烈士營求曠歲未諧心願後於城中遇見一人悲號逐路隱士覩其相心甚慶悅即而慰問何至怨傷曰我以貧窶傭力自濟其主見知特深信用期滿五歲當酬重賞於是忍勤苦忘艱辛五年將周一旦違失既蒙笞辱又無所得以此為心悲悼誰恤隱士命與同遊來至草廬以術力故化具肴饌已而令入池浴服以新衣又以五百金錢遺之曰盡當來求幸無外也自時厥後數加重賂潛行陰德感激其心烈士屢求効命以報知己隱士曰我求烈士彌歷歲時幸而會遇奇貌應圖非有他故願一夕不聲耳烈士曰死尚不辭豈徒屏息於是設壇場受仙法依方行事坐待日曛曛暮之後各司其務隱士誦神呪烈士按銛刀殆將曉矣忽發聲叫是時空中火下煙焰雲蒸隱士疾引此人入池避難已而問曰誡子無聲何以驚叫烈士曰受命後至夜分昏然若夢變異更起見昔事主躬來慰謝感荷

大唐西域記卷七　六

厚恩忍不報語彼人震怒遂見殺害受中陰身顧屍歎惜猶願歷世不言以報厚德遂見託生南印度大婆羅門家乃至受胎出胎備經苦厄荷恩荷德嘗不出聲洎乎受業冠婚喪親生子每念前恩忍而不語宗親戚屬咸見怪異年過六十有五我妻謂曰汝可言矣若不語者當殺汝子我時惟念已隔生世自顧衰老唯此稚子因止其妻令無殺害遂發此聲耳隱士曰我之過也此魔嬈耳烈士感恩悲事不成憤恚而死免火災難故曰救命感恩而死又謂烈士池

烈士池西有三獸窣堵波是如來修菩薩行時燒身之處劫初時於此林野有狐兔猨異類相悅時天帝釋欲驗修菩薩行者降靈應化為一老夫謂三獸曰二三子善安隱乎無驚憚耶曰涉豐草遊茂林異類同歡既安且樂老夫曰聞二三子情厚意密忘其老弊故此遠尋今正饑乏何以饋食曰幸少留此我躬馳訪於是同心虛己分路營求狐沿水濱銜一鮮鯉猨於林樹採異花果俱來至止同進老夫唯兔空還遊躍左右老夫謂曰以吾觀之爾曹未如猨狐同志各能役心唯兔空還獨無相饋以此言之誠可知也兔聞譏議謂狐猨曰多聚樵蘇方有所作狐猨競馳銜草曳木既已蘊崇猛焰將熾兔曰仁者我身卑劣所求難遂敢以微躬充此一餐辭畢入火尋即致死是時老夫復帝釋身除燼收骸傷歎良久謂狐猨曰一何至此吾感其心不泯其迹寄之月輪傳乎後世故彼咸言月中之兔自斯而有後人於此建窣堵波從此順殑伽河流東行三百餘里至戰主國(中印度境)

大唐西域記卷七　七

戰主國周二千餘里都城臨殑伽河周十餘里居人豐樂邑里相隣土地膏腴稼穡時播氣序和暢風俗淳質人性獷烈邪正兼信伽藍十餘所僧徒減千人並皆遵習小乘教法天祠二十異道雜居矣大城西北伽藍中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印度記曰此中有如來舍利一升昔者世尊嘗於此處七日之中為天人眾顯說妙法其側則有過去三佛座及經行遺迹之處隣此復有慈氏菩薩像形量雖小威神嶷然靈鑒潛通奇迹間起大城東行二百餘里至阿避陀羯剌拏僧伽藍(唐言不穿耳)周垣不廣彫飾甚工花池交影臺閣連甍僧徒肅穆眾儀庠序聞諸先志曰昔大雪山北覩貨邏國有樂學沙門二三同志禪誦餘閑每相謂曰妙理幽元非言談所究聖迹昭著可足跡所尋宜詣異域觀禮聖迹於是二三交友杖錫同遊既至印度寓諸伽藍輕其邊鄙莫之見舍外道風露內累口腹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時此國王出遊近郊見諸客僧怪而問曰何方乞士何所因來耳既不穿衣又垢弊沙門對曰我覩貨邏國人也恭承遺教高蹈俗塵率其同好觀禮聖迹慨以薄福眾所同棄印度沙門莫顧羇旅欲還本土巡禮未周雖遊勤苦心遂後已王聞其說用增悲感即斯勝地建立伽藍且題其篆之制曰我惟尊居世上貴極人中斯皆三寶之靈祐也既為人王受佛付囑凡厥染衣咸當惠濟建此伽藍式招羈旅自今已來諸穿耳僧我此伽藍不得

八

止舍因其事迹故以名焉阿避陀羯剌拏伽藍東南行百餘里南渡殑伽河至摩訶娑羅邑並婆羅門種不遵佛法然見沙門先訪學業知其強識方深禮敬殑伽河北有那羅延天祠重閣層臺奐其麗飾諸天之像鐫石而成工極人謀靈應難究那羅延天祠東行三十餘里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大半陷地前建石柱高餘二丈上作師子之像刻記伏鬼之事昔於此處有曠野鬼恃大威力噉人血肉作害生靈肆極妖祟如來愍諸眾生不得其死以神通力誘化諸鬼導以歸依之敬齊以不殺之戒諸鬼承教奉以周旋於是舉石請佛安坐願聞正法克念護持自茲厥後無信之徒競共推移鬼置石座動以萬數莫之能轉茂林清池周其左右人至其側無不心懼

伏鬼側不遠有數伽藍雖多傾毀尚有僧徒並皆遵習大乘教法從此東南行百餘里至一窣堵波基已傾陷餘高數丈昔者如來寂滅之後八國大王分舍利也量舍利婆羅門蜜塗瓶內分授諸王而婆羅門持瓶以歸既得所黏舍利遂建窣堵波并瓶置內因以名焉後無憂王開取舍利瓶改建大窣堵波或至齋日時燭光明從此東北渡殑伽河行百四五十里至吠舍釐國(舊曰毗舍離訛也中印度境)

吠舍釐國周五千餘里土地沃壤花果茂盛菴沒羅果茂遮果既多且貴氣序和暢風俗淳質好福重學雅正雜信伽藍數百多已圮壞存者三五僧徒稀少天祠數十異道雜居露

大唐西域記卷七　九

形之徒實繁其黨吠舍釐城已甚傾頹其故基址周六七十里宮城周四五里少有居人宮城西北五六里至一伽藍僧徒寡少習學小乘正量部法傍有窣堵波是昔如來說毗摩羅詰經長者子寶積等獻寶蓋處其東有窣堵波舍利子等於此證無學之果舍利子證果東南有窣堵波是吠舍釐王之所建也佛涅槃後此國先王分得舍利式修崇建印度記曰此中舊有如來舍利一斛無憂王開取九斗唯留一斗後有國王復欲開取方事興工尋則地震遂不敢開其西北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傍有石柱高五六十尺上作師子之像石柱南有池是群獮猴為佛穿也在昔如來曾住於此池西不遠有窣堵波諸獮猴持如來鉢上樹取蜜之處池南

不遠有窣堵波是諸獮猴奉佛蜜處池西北隅猶有獮猴形像伽藍東北三四里有窣堵波是吠摩羅詰唐言無垢稱舊曰淨名然淨則無垢名則是稱義雖取同名乃有異舊曰維摩詰訛略也故宅基址多有靈異去此不遠有一神舍其狀壘甎傳云積石即無垢稱長者現疾說法之處去此不遠有窣堵波長者子寶積故宅也去此不遠有窣堵波是菴沒羅女故宅佛姨母等諸苾芻尼於此證入涅槃

伽藍北三四里有窣堵波是如來將往拘尸那國入般涅槃人與非人隨從世尊至此佇立次西北不遠有窣堵波是佛於此最後觀吠舍釐城其南不遠有精舍前建窣堵波是菴沒羅女園持以施佛菴沒羅園側有窣堵波是如來告涅槃處佛昔在此告阿難曰其得四神足者能住壽一劫如來今

者當壽幾何如是再三阿難不對天魔迷惑故也阿難從坐而起林中宴默時魔來請佛曰如來在世教化已久蒙濟流轉數如塵沙寂滅之樂今其時矣世尊以少土置爪上而告魔曰地土多耶爪土多耶對曰爪土多也佛言所度者如爪上土未度者如大地土却後三月吾當涅槃魔聞歡喜而退阿難林中忽感異夢來白佛言我在林閒夢見大樹枝葉茂盛蔭影蒙密驚風忽起摧散無餘將非世尊欲入寂滅我心懷懼故來請問佛告阿難吾先告汝汝為魔蔽不時請留魔王勸我早入涅槃已許之期斯夢是也

告涅槃期側不遠有窣堵波千子見父母處也昔有仙人隱居巖谷仲春之月鼓濯清流麀鹿隨飲感生女子姿貌過人唯脚似鹿仙人見已收而養焉其後命令求火至餘仙廬足所履地迹皆有蓮花彼仙見已深以奇之令其繞廬方乃得火鹿女依命得火而還時梵豫王畋遊見花尋迹以求悅其奇怪同載而返相師占言當生千子餘婦聞之莫不圖計日月既滿生一蓮花花有千葉葉坐一子餘婦誣罔咸稱不祥投殑伽河隨波泛濫烏耆延王下流遊觀見黃雲蓋乘波而來取以開視乃有千子乳養成立有大力焉恃有千子拓境四方兵威乘勝將次此國時梵豫王聞之甚懷震懼兵力不敵計無所出矣是時鹿女心知其子乃謂王曰今寇戎臨境上下離心賤妾愚衷能敗強敵王未之信也憂懼良深鹿女乃昇城樓以待寇至千子將兵圍城已匝鹿女告曰莫為逆

事我是汝母汝是我子千子謂曰何言之謬鹿女手按兩乳流注千岐天性所感咸入其口於是解甲歸宗釋兵返族兩國交歡百姓安樂千子歸宗側不遠有窣堵波是如來經行舊迹指告衆曰昔吾於此歸宗見親欲知千子即賢劫中千佛是也述本生東有故基上建窣堵波光明時燭祈請或遂是如來說普門陀羅尼等經重閣講堂餘址也

講堂側不遠有窣堵波中有阿難半身舍利去此不遠有數百窣堵波欲定其數未有克知是千獨覺入寂滅處吠舍釐城內外周隍聖迹繁多難以具舉形勝故墟魚鱗間峙歲月驟改炎涼亟移林既摧殘池亦枯涸朽株餘迹其詳驗焉

大城西北行五六十里至大窣堵波栗呫婆舊曰離車子訛也別如來處如來自吠舍釐城趣拘尸那國諸栗呫婆子舊曰離車訛聞佛將入寂滅相從號送世尊既見哀慕非言可喻即以神力化作大河崖岸深絕波流迅急諸栗呫婆悲慟以止如來留鉢為作追念

吠舍釐城西北減二百里有故城荒蕪歲久居人曠少中有窣堵波是佛在昔為諸菩薩人天大衆引說本生修菩薩行時曾於此城為轉輪王號曰摩訶提婆唐言大天有七寶應王四天下覩衰變之相體無常之理冥懷高蹈忘情大位捨國出家染衣修學

城東南行十四五里至大窣堵波是七百賢聖重結集處佛涅槃後百一十年吠舍釐城有諸苾芻遠離佛法謬行戒律

時長老耶舍陀住憍薩羅國長老三菩伽住秣菟羅國長老釐波多住韓若國長老沙羅住吠舍釐國長老富闍蘇彌羅住娑羅梨弗國諸大羅漢心得自在持三藏得三明有大名稱衆所知識皆是尊者阿難弟子時耶舍陀遣使告諸賢聖皆可集吠舍釐城猶少一人未滿七百是時富闍蘇彌羅以天眼見諸大賢聖集議法事運神足至法會時三菩伽於大衆中右袒長跪揚言曰衆無譁敬哉念哉昔大聖法王善權寂滅歲月雖淹言教尚在吠舍釐城懈怠苾芻謬於戒律有十事出違十力教今諸賢者深明持犯俱承大德阿難指誨念報佛恩重宣聖旨時諸大衆莫不悲感即召集諸苾芻依毗奈耶訶責制止削除謬法宣明聖教

七百賢聖結集南行八九十里至濕吠多補羅僧伽藍層臺輪奐重閣翬飛僧衆清肅並學大乘其傍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處其側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南趣摩揭陀國北顧吠舍釐城中途止息遺迹之處

濕吠多補羅僧伽藍東南行三十餘里殑伽河南北岸各有一窣堵波是尊者阿難陀分身與二國處阿難陀者如來之從父弟也多聞總持博物強識佛去世後繼大迦葉任持正法導進學人在摩揭陀國於林中經行見一沙彌諷誦佛經章句錯謬文字紛亂阿難聞已感慕增懷徐詣其所提撕指授沙彌笑曰大德耄矣所言謬矣我師高明春秋鼎盛親承示誨誠無所謬阿難默然退而歎曰我年雖邁為諸衆生欲久

住世住持正法然衆生垢重難以誨語久留無利可速滅度於是去摩揭陀國趣吠舍釐城渡殑伽河泛舟中流時摩揭陀王聞阿難去情深戀德即嚴戎駕疾驅追請數百千衆營軍南岸吠舍釐王聞阿難來悲喜盈心亦治軍旅奔馳迎候數百千衆屯集北岸兩軍相對旌旗翳日阿難恐鬬其兵更相殺害從舟中起上昇虛空示現神變即入寂滅化火焚骸骸又中折一墮南岸一墮北岸於是二王各得一分舉軍號慟俱還本國起窣堵波而修供養從此東北行五百餘里至弗栗恃國北人謂三伐恃國北印度境

弗栗恃國周四千餘里東西長南北狹土地膏腴花果茂盛氣序微寒人性躁急多敬外道少信佛法伽藍十餘所僧徒減千人大小二乘兼功通學天祠數十外道寔衆國大都城號占戍拏多已頹毀故宮城中尚有三千餘家若村若邑也大河東北有伽藍僧徒寡少學業清高從此西行依河之濱有窣堵波高餘三丈南帶長流大悲世尊度漁人處也越在佛世五百漁人結侶附黨漁捕水族於此河流得一大魚有十八頭頭各兩眼諸漁人方欲害之如來在吠舍釐國天眼見興悲心乘其時而化導因其機而啓悟告諸大衆弗栗恃國有大魚我欲導之以悟諸漁人爾宜知時於是大衆圍繞神足陵虛至于河濱如常敷座遂告諸漁人汝勿殺魚以神通力開方便門威被大魚令知宿命能作人語具解人情尒時如來知而故問汝在前身曾作何罪流轉惡趣受此弊身

魚曰昔承福慶生自豪族大婆羅門劫比他者我身是也恃其族姓陵蔑人倫恃其博物鄙賤經法以輕慢心毀謗諸佛以醜惡語詈辱衆僧引類比形謂若駝驢象馬諸醜形對由此惡業受此弊身尚荷宿善生遭佛世目覩聖化親承聖教因而懺謝悔先作業如來隨機攝化如應開導魚既聞法於是命終承茲福力上生天宮於是自觀其身何緣生此既知宿命念報佛恩於諸天衆肩隨戾止前禮既畢右繞退立以天寶香花持用供養世尊指告漁人為說妙法旋即感悟輸誠禮懺裂網焚舟歸真受法既服染衣又聞至教皆出塵垢俱證聖果

度漁人東北行百餘里故城西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高百餘尺是佛在昔於此六月說法度諸天人此北百四五十步有小窣堵波如來昔於此處為諸苾芻制戒次西不遠有如來髮爪窣堵波如來昔于此處近遠邑人相趨輻湊焚香散花燈炬不絕從此西北千四五百里踰山入谷至尼波羅國（中印度境）

尼波羅國周四千餘里在雪山中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山川連屬宜穀稼多花果出赤銅犛牛命命鳥貨用赤銅錢氣序寒冽風俗險詖人性剛獷信義輕薄無學藝有工巧形貌醜弊邪正兼信伽藍天祠接堵連隅僧徒二千餘人大小二乘兼攻綜習外道異學其數不詳王刹帝利栗呫婆種也志學清高純信佛法近代有王號鴦輸伐摩（唐言光胄）碩學聰叡自

製聲明論重學敬德遐邇著聞都城東南有小水池以人火投之水即焰起更投餘物亦變為火從此復還吠舍釐國南渡殑伽河至摩揭陀國（舊曰摩伽陀又曰摩竭提皆訛也中印度境）

大唐西域記卷七

音釋

挪比（上阻[illegible]反下頻必反） 嚭犀（上息委反下[illegible]） 憫慣（[illegible]） [illegible] 弧（上烏[illegible]反下音胡） 切怛（[illegible]） 捩（[illegible]） 閼（音[illegible]） 殉（[illegible]） 遣之（[illegible]） 猖獗（[illegible]） 心（[illegible]） 饋食（[illegible]） 寘（[illegible]） 憤（[illegible]） 縫然（[illegible]） 連叢（[illegible]） 枯槁（[illegible]） 無謗（[illegible]） 姝婦（[illegible]） 提撕（[illegible]） 聚呫（[illegible]） 犛牛（[illegible]） 險詖（[illegible]） 肉卷（[illegible]） 辭（[illegible]） 光（[illegible]） 飛（[illegible]）

大唐西域記音釋卷七

大唐西域記卷八

一國

摩揭陀國上

摩揭陀國周五千餘里城少居人邑多編戶地沃壤滋稼穡有異稻種其粒粗大香味殊越光色特甚彼俗謂之供大人米土地墊濕邑居高原孟夏之後仲秋之前平居流水可以泛舟風俗淳質氣序溫暑崇重志學尊敬佛法伽藍五十餘所僧徒萬有餘人並多宗習大乘法教天祠數十異道寔多殑伽河南有故城周七十餘里荒蕪雖久基址尚在昔者人壽無量歲時號拘蘇摩補羅城（唐言香花宮城）王宮多花故以名焉逮乎人壽數千歲更名波吒釐子城（舊曰巴連弗邑訛也）初有婆羅門

高才博學門人數千傳以授業諸學徒相從遊觀有一書生徘徊悵望同儔謂曰夫何憂乎曰盛色方剛羇遊履影歲月已積藝業無成顧此為言憂心彌劇於是學徒戲言之曰今將為子求聘婚親乃假立二人為男父母二人為女父母遂坐波吒釐樹謂女壻樹也採時果酌清流陳婚姻之緒請好合之期時假女父攀花枝以授書生曰斯嘉偶也幸無辭焉書生之心欣然自得日暮言歸懷戀而止學徒曰前言戲耳幸可同歸林中猛獸恐相殘害書生遂留往來樹側景夕之後異光燭野管絃清雅帷帳陳列俄見老翁策杖來慰復有一嫗攜引少女並賓從盈路袨服奏樂翁乃指少女曰此君之弱室也酣歌樂讌經七日焉學徒疑為獸害往而求之乃見獨坐樹陰若對上客告與同歸辭不從命後自入城拜謁親故說其始末聞者驚駭與諸友人同往林中咸見花樹是一大第僮僕役使驅馳往來而彼翁者從容接對陳饌奏樂賓主禮備諸友還城具告遠近期歲之後生一子男謂其妻曰吾今欲歸未忍離阻適復留止棲寄飄露其妻既聞具以白父翁謂書生曰人生行樂詎必故鄉今將築室宜無異志於是役使之徒功成不日香花舊城遷都此邑由彼子故神為築城自爾之後因名波吒釐子城焉

王故宮北有石柱高數十尺是無憂王作地獄處釋迦如來涅槃之後第一百年有阿輸迦（唐言無憂舊曰阿育王訛也）王者頻毗娑羅（唐言影堅舊曰頻婆娑羅訛也）王之曾孫也自王舍城遷都波吒釐重築

外郭周於故城年代浸遠唯餘故基伽藍天祠及窣堵波餘址數百在者二三唯故宮北臨殑伽河小城中有千餘家初無憂王嗣位之後舉措苛暴乃立地獄作害生靈周垣峻峙隅樓特起猛焰洪鑪銛鋒利刃備諸苦具擬像幽塗招募凶人立為獄主初以國中犯法罪人不校輕重總入塗炭後以行經獄次擒以誅戮至者皆死遂滅口焉時有沙門初入法眾巡里乞食遇至獄門獄吏凶人擒欲殘害沙門惶怖請得禮懺俄見一人縛來入獄斬截手足磔裂形骸俯仰之間肢體糜散沙門見已深增悲悼成無常觀證無學果獄卒曰可以死矣沙門既證聖果心夷生死雖入鑊湯若在清池有大蓮花而為之座獄主驚駭馳使白王王遂躬觀深讚靈祐獄主曰大王當死王曰云何對曰王先垂命令監刑獄凡至獄垣皆從殺害不云王入而獨免死王曰法已一定理無再變我先垂令豈除汝身汝久濫生我之咎也即命獄卒投之洪鑪獄主既死王乃得出於是頹牆堙壍廢獄寬刑

地獄南不遠有窣堵波基址傾陷唯餘覆鉢之勢寶為廁飾石作欄楯即八萬四千之一也無憂王以人功建於宮焉中有如來舍利一升靈鑒間起神光時燭無憂王廢獄之後遇近護大阿羅漢方便善誘隨機導化王謂羅漢曰幸以宿福位據人尊慨茲障累不遇佛化今者如來遺身舍利欲重修建諸窣堵波羅漢曰大王以福德力役使百靈以宏誓心匡護三寶是所願也今其時矣因為廣說獻土之因如來懸記

興建之功無憂王聞已慶悅召集鬼神而令之曰法王導利含靈有慶我資宿善尚極人中如來遺身重修供養今爾鬼神戮力同心境極贍部戶滿拘胝以佛舍利起窣堵波心發於我功成於汝勝福之利非欲獨有宜各營搆待後告命鬼神受旨在所興功功既成已咸來請命無憂王既開八國所建諸窣堵波分其舍利付鬼神已謂羅漢曰我心所欲諸處同時藏下舍利心雖此冀事未從欲羅漢曰王命神鬼至所期日日有隱蔽其狀如手此時也宜下舍利王承此旨宣告鬼神逮乎期日無憂王觀候光景日正中時羅漢以神通力伸手蔽日營建之所咸皆瞻仰同於此時功績咸畢

窣堵波側不遠精舍中有大石如來所履雙迹猶存其長尺

有八寸廣餘六寸矣兩迹俱有輪相十指皆帶花文魚形映起光明時照昔者如來將取寂滅北趣拘尸那城南顧摩揭陀國蹈此石上告阿難曰吾今最後留此足迹將入寂滅顧摩揭陀也百歲之後有無憂王命世君臨建都此地匡護三寶役使百神及無憂王之嗣位也遷都築邑掩周迹石既近宮城恒親供養後諸國王競欲舉歸石雖不大眾莫能轉近者設賞迦王毀壞佛法遂即石所欲滅聖迹鑿已還平文彩如故於是捐棄殑伽河流尋復本處其側窣堵波即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佛迹精舍側不遠有大石柱高三十餘尺書記殘缺其大略曰無憂王信根貞固三以贍部洲施佛法僧三以諸珍寶重自酬贖其辭云云大略斯在

故宮北有大石室外若崇山內廣數丈是無憂王為出家弟役使神鬼之所建也初無憂王有同母弟名摩醯因陀羅（唐言大帝）生自貴族服僭王制奢侈縱暴眾庶懷怨國輔老臣進諫王曰驕弟作威亦以太甚夫政平則國治人和則主安古之明訓由來久矣願存國典收付執法無憂王泣謂弟曰吾承基緒覆燾生靈況爾同胞豈忘惠愛不先匡導已陷刑法上懼先靈下迫眾議摩醯因陀羅稽首謝曰不自謹行敢干國憲願賜再生更寬七日於是置諸幽室嚴加守衛珍羞上饌進奉無虧守者唱曰已過一日餘有六日至第六日已既深憂懼更勵身心便獲果證昇虛空示神迹尋出塵俗遠棲巖谷無憂王躬往謂曰昔拘國制欲致嚴刑豈意清昇取證聖果既無滯累可以還國弟曰昔嬰愛網心馳聲色今出危城志悅山谷願棄人間長從丘壑王曰欲靜心慮豈必幽巖吾從爾志當為崇樹遂召命鬼神而告之曰吾於後日廣備珍羞爾曹相率來集我會各持大石自為牀座諸神受命至期畢萃眾會既已王告神曰石座縱橫宜自積聚因功不勞疊為虛室諸神受命不日而成無憂王躬往迎請止此山廬故宮北地獄有大石槽是無憂王匠役神功作為此器飯僧之時以儲食也

故宮西南有小石山周巖谷間數十石室無憂王為近護等諸阿羅漢役使鬼神之所建立傍有故臺餘基積石池沼漣漪清瀾澄鑒隣國遠人謂之聖水若有飲濯罪垢消滅

山西南有五窣堵波崇基已陷餘址尚高遠而望之鬱若山阜面各數百步後人於上重更修建小窣堵波印度記曰昔無憂王建八萬四千窣堵波已尚餘五升舍利故別重建五窣堵波製奇諸處異問起以表如來五分法身薄信之徒竊相評議云是昔者難陀王建此五藏以儲七寶其後有王不甚淳信聞先疑議肆其貪求興動軍師躬臨發掘地震山傾雲昏日翳窣堵波中大聲雷震士卒僵仆象馬驚奔自茲已降無敢覬覦或曰眾議雖多未為確論循古所記信得其實

故城東南有屈（居勿反）吒阿濫摩（唐言雞園）僧伽藍無憂王之所建焉無憂王初信佛法也式遵崇建修植善種召集千僧凡聖兩眾四事供養什物周給頹毀已久基址尚存伽藍側有大窣堵波名阿摩落迦阿摩落迦者印度藥果之名也無憂王遘疾彌留知命不濟欲捨珍寶崇樹福田權臣執政誡勿從欲其後因食留阿摩落果玩之半爛握果長息問諸臣曰贍部洲主今是何人諸臣對曰唯獨大王王曰不然我今非主唯此半果而得自在嗟乎世間富貴危甚風燭位據區宇名高稱謂臨終匱乏見逼強臣天下非己半果斯在乃命侍臣而告之曰持此半果詣彼雞園施諸眾僧作如是說昔一贍部洲主今半阿摩落王稽首大德僧前願受最後之施凡諸所有皆已喪失唯斯半果得少自在哀愍貧乏增長福種僧中上座作如是言無憂大王宿期宏濟據疾在躬姦臣擅命

積寶非己半果為施承王來命普施眾僧即召典事於羹中總煮收其果核起窣堵波既荷厚恩遂旌顧命阿摩落伽窣堵波西北故伽藍中有窣堵波謂建犍椎聲初此城內伽藍百數僧徒肅穆學業清高外道學人銷聲緘口其後僧徒相次殂落而諸後進莫繼前修外道師資傳訓成藝于是命儔召侶千計萬數來集僧坊揚言唱曰大擊犍椎招集學人羣愚同止謬有扣擊遂白王請校優劣外道諸師高才達學僧徒雖眾辭論膚淺外道曰我論勝自今已後諸僧伽藍不得擊犍椎以集眾也王允其請依先論制僧徒受恥忍垢而退十二年間不擊犍椎時南印度那伽閼剌樹那菩薩（唐言龍猛舊譯曰龍樹非也）幼傳雅譽長擅高名捨離欲愛出家修學深究妙理位

登初地有大弟子提婆者智慧明敏機神警悟白其師曰波吒釐城諸學人等辭屈外道不擊揵椎日月驟移十二年矣敢欲摧邪見山然正法炬龍猛曰波吒釐城外道博學爾非其儔吾今行矣提婆曰欲摧腐草詎必傾山敢承指誨黜諸異學大師立外道義而我隨文破析詳其優劣然後圖行龍猛乃扶立外義提婆隨破其理七日之後龍猛失宗已而歎曰謬辭易失邪義難扶爾其行矣摧彼必矣提婆菩薩夙擅高名波吒釐城外道聞之也即相召集馳白王曰大王昔紆聽覽制諸沙門不擊揵椎願垂告命令諸門候隣境異僧勿使入城恐相黨援輕改先制王允其言嚴加伺候提婆既至不得入城聞其制令便易衣服卷僧伽胝置草束中褰裳疾

驅負戴而入既至城中棄草披衣至此伽藍欲求止息知人既寡莫有相舍遂宿揵椎臺上於晨朝時便大振擊眾聞伺察乃非客遊苾芻諸僧伽藍傳聲響應王聞究問莫得其先至此伽藍咸推提婆提婆曰夫揵椎者擊以集眾有而不用懸之何為王人報曰先時僧眾論議墮負制之不擊已十二年提婆曰有是乎吾於今日重聲法鼓使報王曰有異沙門欲雪前恥王乃召集學人而定制曰論失本宗殺身以謝於是外道競陳旗鼓諠談異議各曜辭鋒提婆菩薩既昇論座聽其先說隨義析破曾不浹辰摧諸異道國王大臣莫不慶悅建此靈基以旌至德

建擊揵椎窣堵波北有故基昔鬼辯婆羅門所居處也初此城中有婆羅門葺宇荒藪不交世路祠鬼求福魍魎相依高論劇談雅辭響應人或激難垂帷以對舊學高才無出其右士庶翕然仰之猶聖有阿溼縛窶沙(唐言馬鳴)菩薩者智周萬物道播三乘每謂人曰此婆羅門學不師受藝無稽古屏居幽寂獨擅高名將非神鬼相依妖魅所附何能若是者乎夫辯資鬼授言不對人辭說一聞莫能再述吾今往彼觀其舉措遂即其廬而謂之曰仰欽盛德為日已久幸願褰帷敢伸宿志而婆羅門居然簡傲垂帷以對終不面談馬鳴心知鬼魅情甚自負辭畢而退謂諸人曰吾已知之摧彼必矣尋往白王唯願垂許與彼居士輪論劇談王聞駭曰斯何人哉若不證三明具六通何能與彼論乎命駕躬臨詳鑒辯論是時馬

鳴論三藏微言述五明大義妙辯縱橫高論清遠而婆羅門既述辭已馬鳴重曰失吾旨矣宜重述之時婆羅門默然杜口馬鳴叱曰何不釋難所事鬼魅宜速授辭疾褰其帷視占其怪婆羅門惶遽而作曰止止馬鳴退而言曰此子今晨聲聞失墜虛名非久斯之謂也王曰非大盛德誰鑒左道知人之哲絕後光前國有常典宜旌茂實

城西南隅二百餘里有伽藍餘址其傍有窣堵波神光時燭靈瑞間發近遠眾庶莫不祈請是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

故伽藍西南行百餘里至鞮羅釋迦伽藍庭宇四院觀閣三層崇臺累仞重門洞啟頻毗娑羅王末孫之所建也旌召高才廣延俊德異域學人遠方髦彥同類相趨肩隨戾止僧徒千數並學大乘中門當塗有三精舍上置輪相鈴鐸虛懸下建層基軒檻周列戶牖棟梁壖垣階陛金銅隱起厠間莊嚴中精舍佛立像高三丈左多羅菩薩像右觀自在菩薩像凡斯三像鍮石鑄成威神肅然冥鑒遠矣精舍中各有舍利一升靈光或照奇瑞間起鞮羅釋迦伽藍西南九十餘里至大山雲石幽蔚靈仙攸舍毒蛇暴龍窟穴其藪猛獸鷙鳥棲伏其林山頂有大磐石上建窣堵波其高十餘尺是佛入定處也昔者如來降神止此坐斯磐石入滅盡定時經宿焉諸天靈聖供養如來鼓天樂雨天花如來出定諸天感慕以寶金銀起窣堵波去聖逾邈寶變為石自古迄今人未有至遙望

高山乃見異類長蛇猛獸群從右旋天仙靈聖肩隨讚禮山東岡有窣堵波在昔如來佇觀摩揭陀國所履之處也山西北三十餘里山阿有伽藍負嶺崇基疏崖峙閣僧徒五十餘人並習大乘法教瞿那末底(唐言德慧)菩薩伏外道之處初此山中有外道摩沓婆者祖僧佉之法而習道焉學窮內外言極空有名高前烈德重當時君王珍敬謂之國寶臣庶宗仰咸曰家師隣國學人承風仰德儔之先進誠博達也食邑二城環居封建時南印度德慧菩薩幼而敏達早擅清徽學通三藏理窮四諦聞摩沓婆論極幽微有懷挫銳命一門人裁書謂曰敬問摩沓婆善安樂也宜忘勞弊精習舊學三年之後摧汝嘉聲如是第二第三年中每發使報及將發迹重裁

書曰年期已極學業何如吾今至矣汝宜知之摩沓婆甚懷惶懼誡諸門人及以邑戶自今之後不得居止沙門異道遞相宣告勿有犯違時德慧菩薩杖錫而來至摩沓婆邑邑人守約莫有相舍諸婆羅門更詈之曰斷髮殊服何異人乎宜時速去勿止此也德慧菩薩欲摧異道冀宿其邑因以慈心卑辭謝曰爾曹世諦之淨行我又勝義諦之淨行淨行既同何為見拒婆羅門因不與言但事驅逐逐出邑外入大林中林中猛獸群行為暴有淨信者恐為獸害乃束縕持杖謂菩薩曰南印度有德慧菩薩者遠傳聲問欲來論議故此邑主懼墜嘉聲重垂嚴制勿止沙門恐為物害故來相援行矣自安勿有他慮德慧曰良告淨信聞已更

深恭敬謂德慧曰誠如所告宜可速行即出深林止息空澤淨信縱火持弓周旋左右夜分已盡謂德慧曰可以行矣恐人知聞來相圖害德慧謝曰不敢忘德於是遂行至于宮謁門者曰今有沙門自遠而至願王垂許與摩沓婆論王聞驚曰此妄人耳即命使臣往摩沓婆所宣王旨曰有異沙門來求談論今已瑩灑論場宣告遐邇佇望來儀願垂降趾摩沓婆問王使曰豈非南印度德慧論師乎曰然摩沓婆聞心甚不悅事難辭免遂至論場國王大臣士庶豪族咸皆集會欲聽高談德慧先立宗義洎乎景落摩沓婆辭以年衰智昏捷對請歸靜思方酬來難每事言歸及旦昇座竟無異論至第六日歐血而死其將終也顧命妻曰爾有高才無忘所恥摩沓婆死匿不發喪更服鮮綺來至論會眾咸諠譁更相謂曰摩沓婆自負才高恥對德慧故遣婦來優劣明矣德慧菩薩謂其妻曰能制汝者我已制之摩沓婆妻知難而退王曰何言之密彼便默然德慧曰惜哉摩沓婆死矣其妻欲來與我論耳王曰何以知之願垂指告德慧曰其妻之來也面有死喪之色言含哀怨之聲以故知之摩沓婆死矣能制汝者謂其夫也王命使往觀果如所議王乃謝曰佛法元妙英賢繼軌無為守道含識沾化依先國典褒德有常德慧曰苟以愚昧體道居貞存止足論齊物將宏汲引先摧傲慢方便攝化今其時矣唯願大王以摩沓婆邑戶子孫千代常充僧伽藍人則垂誡來葉流美無窮唯彼淨信見匡護者福延于世食

用同僧以勸清信以褒厚德于是建此伽藍式旌勝迹初摩
沓婆論敗之後十數淨行逃難隣國告諸外道恥辱之事招
募英俊來雪前恥王既珍敬德慧躬往請曰今諸外道不自
量力結黨連羣敢聲論鼓唯願大師摧諸異道德慧曰宜集
論者于是外道學人欣然相慰我曹今日勝彼必矣時諸外
道關揚義理德慧菩薩曰今諸外道逃難遠遊如王先制皆
是賤人我今如何與彼對論德慧曰有負座竪素閑餘論顏
淵後自侍立於側聽諸高談德慧拊其座而言曰牀汝可論
衆咸驚駭異其所命時負座豎便即發難深義泉涌清辯響
應三復之後外道失宗重挫其銳再折其翮自伏論已來爲
伽藍邑戶德慧伽藍西南二十餘里至孤山有伽藍曰尸羅
跋陀羅（唐言戒賢）論師論義得勝捨邑建焉竦一危峯如窣堵波
置佛舍利論師三摩呾吒國之王族婆羅門之種也少好學
有風操遊諸印度詢求明哲至此國那爛陀僧伽藍遇護法
菩薩聞法信悟請服染衣諮以究竟之致問以解脫之路既
窮至理亦究微言名擅當時聲高異域南印度有外道探賾
索隱窮幽洞微聞護法高名起我慢深嫉不阻山川擊鼓求
論曰我南印度之人也承王國內有大論師我雖不敏願與
詳議王曰有之誠如議也乃命使臣請護法曰南印度有外
道不遠千里來求較論唯願降跡赴集論場護法聞已攝衣
將往門人戒賢者後進之翹楚也前進請曰何遽行乎護法
曰自慧日潛暉傳燈寂照外道蟻聚異學蜂飛故我今者將

摧彼論戒賢曰恭聞餘論敢摧異道護法知其俊也因而允
焉是時戒賢年甫三十衆輕其少恐難獨任護法知衆心之
不平乃解之曰有貴高明無云齒歲以今觀之破彼必矣逮
乎集論之日遠近相趨少長咸萃外道宏闡大猷盡其幽致
戒賢循理責實深極幽元外道辭窮蒙恥而退王用酬德封
此邑城論師辭曰染衣之士事資知足清淨自守何以邑爲
王曰法王晦迹智舟淪湑不有旌別無勵後學爲宏正法願
垂哀納論師辭不獲已受此邑焉便建伽藍窮諸規矩捨其
邑戶式修供養戒賢伽藍西南行四五十里渡尼連禪河至
伽耶城城甚險固少居人唯婆羅門有千餘家大仙人之祚
胤也王所不臣衆咸宗敬城北三十餘里有清泉印度相傳

謂之聖水凡有飲濯罪垢消除城西南五六里至伽耶山谿
谷杳冥峯巖危險印度國俗稱曰靈山自昔君王馭宇承統
化洽遠人德隆前代莫不登封而告成功山頂上有石窣堵
波高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靈鑒潛被神光時燭昔如來
於此演說寶雲等經伽耶山東南有窣堵波迦葉波本生邑
也其南有二窣堵波則伽耶迦葉波捺地迦葉波（舊曰那提迦葉訛也）
（舊諸迦葉並略波字也）事火之處
伽耶迦葉波事火東渡大河至鉢羅笈菩提山（唐言前正覺山如來將證
正覺先登此山故云前正覺也）如來勤求六歲未成正覺後捨苦行示受乳
糜行自東北遊目北山有懷幽寂欲證正覺自東北岡登以
至頂地既震動山又傾搖山神惶懼告菩薩曰此山者非成

正覺之福地也若止於此入金剛定地當震陷山亦傾覆菩
薩下自西南止半崖中背巖面澗有大石室菩薩即之跏趺
坐焉地又震動山復傾搖時淨居天空中唱曰此非如來成
正覺處自此西南十四五里去苦行處不遠有畢鉢羅樹下
有金剛座去來諸佛咸於此座而成正覺願當就彼菩薩方
起室中龍曰斯室清勝可以證聖唯願慈悲勿有遺棄菩薩
既知非取證所爲遂龍意留影而去（影在昔日賢愚咸覩洎于今時或有得見）
諸天前導往菩提樹逮乎無憂王之興也菩薩登山上下之
迹皆樹旌表建窣堵波度量雖殊靈應莫異或花雨空中或
光照幽谷每歲罷安居日異方法俗登彼供養信宿乃還前
正覺山西南行十四五里至菩提樹周垣壘甎崇峻險固東
西長南北狹周五百餘步奇樹名花連陰接影細沙異草彌
漫緣被正門東闢對尼連禪河南門接大花池西阨險固北
門通大伽藍壖垣內地聖迹相隣或窣堵波或復精舍並贍
部洲諸國君王大臣豪族欽承遺教建以記焉
菩提樹垣正中有金剛座昔賢劫初成與大地俱起據三千
大千世界之中下極金輪上侵地際金剛所成周百餘步賢
劫千佛坐之而入金剛定故曰金剛座焉證聖道所亦曰道
場大地震動獨無傾搖是故如來將證正覺也歷此四隅地
皆傾動後至此處安靜不傾自入末劫正法浸微沙土彌覆
無復得見佛涅槃後諸國君王傳聞佛說金剛座量遂以兩
軀觀自在菩薩像南北標界東面而坐聞諸耆舊曰此菩薩

像身沒不見佛法當盡今南隅菩薩沒過胸臆矣金剛座上
菩提樹者即畢鉢羅之樹也昔佛在世高數百尺屢經殘伐
猶高四五丈佛坐其下成等正覺因而謂之菩提樹焉莖幹
黃白枝葉青翠冬夏不凋光鮮無變每至如來涅槃之日葉
皆凋落頃之復故是日也諸國君王異方法俗數千萬衆不
召而集香水香乳以溉以洗於是奏音樂列香花燈炬繼日
競修供養如來寂滅之後無憂王之初嗣位也信受邪道毀
佛遺迹興發兵徒躬臨翦伐根莖枝葉分寸斬截次西數十
步而積聚焉令事火婆羅門燒以祠天煙焰未靜忽生兩樹
猛火之中茂葉含翠因而謂之灰菩提樹無憂王覩異悔過
以香乳溉餘根洎乎將旦樹生如本王見靈怪重深欣慶躬
修供養樂以忘歸王妃素信外道密遣使人夜分之後重伐
其樹無憂王旦將禮敬唯見蘖株深增悲慨至誠祈請香乳
溉灌不日還生王深敬異壘石周垣其高十餘尺今猶見在
近設賞迦王者信受外道毀嫉佛法壞僧伽藍伐菩提樹掘
至泉水不盡根柢乃縱火焚燒以甘蔗汁沃之欲其焦爛絕
滅遺萌數月後摩揭陀國補剌拏伐摩王（唐言滿冑）無憂王之末
孫也聞而歎曰慧日已隱唯餘佛樹今復摧殘生靈何覩舉
身投地哀感動物以數千牛構乳而溉經夜樹生其高丈餘
恐後剪伐周峙石垣高二丈四尺故今菩提樹隱於石壁上
出二丈餘
菩提樹東有精舍高百六七十尺下基面廣二十餘步壘以

青甎塗以石灰層龕皆有金像四壁鏤作奇製或連珠形或
天仙像上置金銅阿摩落迦果（亦謂寶瓶又稱寶壺）東面接爲重閣簷
宇特起三層榱柱棟梁戶扉寮牖金銀彫鏤以飾之珠玉廁
錯以填之奧室邃宇洞戶三重外門左右各有龕室左則觀
自在菩薩像右則慈氏菩薩像白銀鑄成高十餘尺精舍故
地無憂王先建小精舍後有婆羅門更廣建焉初有婆羅門
不信佛法事大自在天傳聞天神在雪山中遂與其弟往求
願焉天曰凡諸願求有福方果非汝所祈非我能遂婆羅門
曰修何福可以遂心天曰欲植善種求勝福田菩提樹者證
佛果處也宜時速返往菩提樹建大精舍穿大水池興諸供
養所願當遂婆羅門受天命發大信心相率而返兄建精舍

弟鑿水池於是肅修供養勤求心願後皆果遂爲王大臣凡得祿賞皆入相捨精舍既成招募工人欲圖如來初成佛像曠以歲月無人應召久之有婆羅門來告衆曰我善圖寫如來妙相衆曰今將造像夫何所須曰香泥耳宜置精舍之中并一燈照我入已堅閉其戶六月後乃可開門時諸僧衆皆如其命尚餘四日未滿六月衆咸駭異開以觀之見精舍內佛像儼然結跏趺坐右足居上左手斂右手垂東面而坐肅然如在座高四尺二寸廣丈二尺五寸像高丈一尺五寸兩膝相去八尺八寸兩肩六尺二寸相好具足慈顏若真唯右乳上塗瑩未周既不見人方驗神鑒衆咸悲歎殷勤請知有一沙門宿心淳質乃感夢見往婆羅門而告曰我是慈氏菩薩恐工人之思不測聖容故我躬來圖寫佛像垂右手者昔如來之將證佛果天魔來嬈地神告至其一先出助佛降魔如來告曰汝勿憂怖吾以忍力降彼必矣魔王曰誰爲明證如來乃垂手指地言此有證是時第二地神踊出作證故今像手倣昔下垂衆知靈鑒莫不悲感于是乳上未周塡廁衆寶珠瓔寶冠奇珍交飾設賞迦王伐菩提樹已欲毀此像既覩慈顏心不安忍迴駕將返命宰臣曰宜除此佛像置大自在天形宰臣受旨懼而歎曰毀佛像則歷劫招殃違王命乃喪身滅族進退若此何所宜行乃召信心以爲役使遂於像前橫壘甎壁心慙冥闇又置明燈甎壁之前畫自在天功成報命王聞心懼舉身生皰肌膚攫裂居未久之便喪沒矣宰臣馳返毀除障壁時經多日燈猶不滅像今尚在神功不虧既處奧室燈炬相繼欲覩慈顏莫由審察必於晨朝持大明鏡引光內照乃覩靈相夫有見者自增悲感如來以印度吠舍佉月後半八日成等正覺當此三月八日也上座部則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成等正覺當此三月十五日也是時如來年三十矣或曰年三十五矣

菩提樹北有佛經行之處如來成正覺已不起于座七日寂定其起也至菩提樹北七日經行東西往來行十餘步異花隨迹十有八文後人於此壘甎爲基高餘三尺聞諸先志曰此聖迹基表人命之脩短也先發誠願後乃度量隨壽修短數有增減

經行基北道左磐石上大精舍中有佛像舉目上望昔者如來於此七日觀菩提樹目不暫捨爲報樹恩故此瞻望

菩提樹西不遠大精舍中有鍮石佛像飾以奇珍東面而立前有青石奇文異彩是昔如來初成正覺梵王起七寶堂帝釋建七寶座佛於其上七日思惟放異光明照菩提樹去聖悠遠寶變爲石

菩提樹南不遠有窣堵波高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菩薩既濯尼連河將趣菩提樹竊自惟念何以爲座尋自發明當須淨草天帝釋化其身爲刈草人荷而逐路菩薩謂曰所荷之草頗能惠耶化人聞命恭以草奉菩薩受已執而前進受草東北不遠有窣堵波是菩薩將證佛果青雀羣鹿呈祥之處印度休徵斯爲嘉應故淨居天隨順世間羣從飛繞効靈顯聖菩提樹東大路左右各一窣堵波是魔王嬈菩薩處也菩薩將證佛果魔王勸受輪王策謀不行殷憂而返魔王之女請往誘焉菩薩威神衰變冶容扶羸策杖相攜而退

菩提樹西北精舍中有迦葉波佛像既稱靈聖時燭光明聞諸先記曰若人至誠旋繞七周在所生處得宿命智

菩提樹西北不遠有窣堵波謂鬱金香高四十餘尺漕矩吒國商主之所建也昔漕矩吒國有大商主宗事天神祠求福利輕蔑佛法不信因果其後將諸商侶貿遷有無汎舟南海遭風失路波濤飄浪時經三歲資糧罄竭糊口不充同舟之人朝不謀夕戮力同志念所事天心慮已勞冥功不濟俄見大山崇崖峻嶺兩日聯暉重明照朗時諸商侶更相慰曰我曹有福遇此大山宜於中止得自安樂商主曰非山也乃摩竭魚耳崇崖峻嶺鬐鬣也兩日聯暉眼光也言聲未靜舟帆飄湊於是商主告諸侶曰我聞觀自在菩薩於諸危厄能施安樂宜各至誠稱其名字遂即同聲歸命稱念崇山既隱兩日亦沒俄見沙門威儀庠序杖錫凌虛而來拯溺不踰時而至本國矣因即信心貞固求福不回建窣堵波式修供養以鬱金香泥而周塗上下既發信心率其同志躬禮聖迹觀菩提樹未暇言歸已淹晦朔商侶同遊更相謂曰山川悠闊鄉國遼遠昔所建立窣堵波者我曹在此誰其灑掃言訖旋繞至此忽見有窣堵波駭其由致即前瞻察乃本國所建窣堵波也故今印度因以鬱金爲名菩提樹垣東南隅尼拘律樹側窣堵波傍有精舍中作佛坐像昔如來初證佛果大梵天王于此勸請轉妙法輪

菩提樹垣內四隅皆有一大窣堵波在昔如來受吉祥草已趣菩提樹先歷四隅大地震動至金剛座方得安靜樹垣之內聖迹鱗次差難遍舉

菩提樹垣外西南窣堵波奉乳糜二牧女故宅其側窣堵波牧女於此煮糜次此窣堵波如來受糜處也

菩提樹南門外有大池周七百餘步清瀾澄鏡龍魚潛宅婆羅門兄弟承大自在天命之所鑿也次南一池在昔如來初成正覺方欲浣濯天帝釋爲佛化成池西有大石佛浣衣已方欲曝曬天帝釋自大雪山持來也其側窣堵波如來於此納故衣次南林中窣堵波如來受貧老母施故衣處帝釋化池東林中有目支隣陀龍王池其水清黑其味甘美西岸有小精舍中作佛像昔如來初成正覺于此宴坐七日入定時此龍王警衛如來即以其身繞佛七帀化出多頭俯垂爲蓋故池東岸有其室焉目支隣陀龍池東林中精舍有佛羸瘦之像其側有經行之所長七十餘步南北各有卑鉢羅樹故今土俗諸有嬰疾香油塗像多蒙除差是菩薩修苦行處如來爲伏外道又受魔請於是苦行六年日食一麻一麥形容毀悴膚體羸瘠經行往來攀樹後起處

菩薩苦行卑鉢羅樹側有窣堵波是阿若憍陳如等五人住處初太子之捨家也彷徨山澤棲息林泉時淨飯王乃命五人隨瞻侍焉太子既修苦行憍陳如等亦即勤求

憍陳如等住處東南有窣堵波菩薩入尼連禪那河沐浴之處河側不遠菩薩於此受食乳糜其側窣堵波二長者獻麨蜜處佛在樹下結跏趺坐寂然宴默受解脫樂過七日後方從定起時二商主行次林外而彼林神告商主曰釋種太子今在此中初證佛果心凝寂定四十九日未有所食隨有奉上獲大善利時二商主各持行資麨蜜奉上世尊納受長者獻麨側有窣堵波四天王奉鉢處商主既獻麨蜜世尊思以

何器受之時四天王從四方來各持金鉢而以奉上世尊默然而不納受以為出家不宜此器四天王捨金鉢奉銀鉢乃至頗胝瑠璃馬瑙車𤦲真珠等鉢世尊如是皆不為受四天王各還宮奉持石鉢紺青映徹重以進獻世尊斷彼此故而總受之次第重疊按為一鉢故其外則有四際焉四天王獻鉢側不遠有窣堵波如來為母說法處也如來既成正覺稱天人師其母摩耶自天宮降於此處世尊隨機示教利喜其側池岸有窣堵波在昔如來現諸神變化有緣處現神變側有窣堵波如來度優樓頻螺迦葉波三兄弟及千門人處如來方垂善導隨應降伏時優樓頻螺迦葉波五百門人請受佛教迦葉波曰吾亦與爾俱返迷途於是相從來至佛所如來告曰棄鹿皮衣捨祭火具時諸梵志恭承聖教以其服用投尼連河捺地迦葉波見諸祭器隨流漂泛與其門人候兄動靜既見改轍亦隨染衣伽耶迦葉波與二百門人聞其兄之捨法也亦至佛所願修梵行

度迦葉波兄弟西北窣堵波是如來伏迦葉波所事火龍處如來將化其人先伏所宗乃止梵志火龍之室夜分已後龍吐烟焰佛既入定亦起火光其室洞然猛焰炎熾諸梵志師恐火害佛莫不奔赴悲號愍惜優樓頻螺迦葉波謂其徒曰以今觀之未必火也當是沙門伏火龍耳如來乃以火龍盛置鉢中清旦持示外道門人其側窣堵波五百獨覺同入涅槃處也

目支隣陀龍池南窣堵波迦葉波救如來溺水處也迦葉兄弟時推神道遠近仰德黎庶歸心世尊方導迷徒大權攝化興布密雲降注暴雨周佛所居令獨無水迦葉是時見此雲雨謂門人曰沙門住處將不漂溺泛舟來救乃見世尊履水如地蹈河中流水分沙現迦葉見已心伏而退

菩提樹垣東門外二三里有盲龍室此龍者殃累宿積報受生盲如來自前正覺山欲趣菩提樹途次室側龍眼忽明乃見菩薩將趣佛樹謂菩薩曰仁今不久當成正覺我眼盲冥于茲已久有佛興世我眼輒明賢劫之中過去三佛出興世時已得明視仁今至此我眼忽開以故知之當成佛矣

菩提樹垣東門側有窣堵波魔王怖菩薩之處初魔王知菩薩將成正覺也誘亂不遂憂惶無賴集諸神衆齊整魔軍治兵振旅將脅菩薩於是風雨飄注雷電晦冥縱火飛烟揚沙激石備矛盾之具極弦矢之用菩薩於是入大慈定凡厥兵仗變為蓮華魔軍怖駭奔馳退散其側不遠有二窣堵波帝釋梵王之所建也

菩提樹北門外摩訶菩提僧伽藍其先僧伽羅國王之所建也庭宇六院觀閣三層周堵垣墻高三四丈極工人之妙窮丹青之飾至於佛像鑄以金銀凡厥莊嚴廁以珍寶諸窣堵波高廣妙飾中有如來舍利其骨舍利大如手指節光潤鮮白皎徹中外其肉舍利如大真珠色帶紅縹每歲至如來大神變月滿之日出示衆人（印度十二月三十日當此正月十五日也）此時也或放光或雨花僧徒減千人習學大乘上座部法律儀清肅戒行貞明昔者南海僧伽羅國其王淳信佛法發自天然有族弟出家想佛聖迹遠遊印度寓諸伽藍咸輕邊鄙於是返迹本國王躬遠迎沙門悲哽若不能言王曰將何所負若此殷憂沙門曰我憑恃國威遊方問道羇旅異域載罹寒暑動遭凌辱語見譏誚負斯憂恥詎得歡心王曰若是者何謂也曰誠願大王福田為意於諸印度建立伽藍既旌聖迹又擅高名福資先王恩及後嗣曰斯事甚善聞之何晚於是以國中重寶獻印度王王既納貢義存懷遠謂使臣曰我今將何持報來命使臣曰僧伽羅王稽首印度大吉祥王大王威德遠振惠澤遐被下土沙門欽風慕化敢遊上國展敬聖迹寓諸伽藍莫之見館艱辛已極蒙恥而歸竊圖遠謀貽範來葉於諸印度建一伽藍使客遊乞士息肩有所兩國交歡行人無替王曰如來潛化遺風斯在聖迹之所任取一焉使者奉辭報命羣臣拜賀遂乃集諸沙門評議建立沙門曰菩提樹者去來諸佛咸此證聖考之異議無出此謀於是捨國珍寶建此伽藍以其國僧而修供養乃刻銅為記曰夫周給無私諸佛至教惠濟有緣先聖明訓今我小子丕承王緒式建伽藍用旌聖迹福資祖考惠被黎元唯我國僧而得自在及有國人亦同僧例傳之後嗣永永無窮故此伽藍多執師子國僧也菩提樹南十餘里聖迹相鄰難以備舉每歲比丘解雨安居四方法俗百千萬衆七日七夜持香花鼓音樂遍遊林中禮拜供養印度僧徒依佛聖教皆以室羅伐拏月前半一日入雨安居當此五月十六日以頞濕縛庾闍月後半十五日解雨安居當此八月十五日印度月名依星而建古今不易諸部無差良以方言未融傳譯有謬分時計月致斯乖異故以四月十六日入安居七月十五日解安居也

大唐西域記卷八

大唐西域記卷八

音釋

蟄瀛 [illegible] 堙甄 [illegible] 嫗 [illegible] 覬覦 [illegible] 祓服 [illegible] 羅 [illegible] 扣擊 [illegible] 吒 [illegible] 訴 [illegible] 閣 [illegible] 鞮羅 [illegible] 耐猷 [illegible] 邪 [illegible] 漭 [illegible] 楔 [illegible] 傑 [illegible] 堵垣 [illegible] 舊 [illegible] 甞 [illegible] 蕨 [illegible] 歐血 [illegible] 擽 [illegible] 𩛠 [illegible] 拏 [illegible] 攖 [illegible] 鬚 [illegible] 謬 [illegible] 勠 [illegible] 䫏 [illegible] 槐 [illegible] 攫 [illegible] 翠 [illegible] 臺 [illegible] 鞭 [illegible] 塗 [illegible] 矩 [illegible] 猶 [illegible] 醯 [illegible]

彷徨 [illegible] 夔蟲 [illegible]

大唐西域記音釋卷八

大唐西域記卷九

一國

摩揭陀國下

菩提樹東渡尼連禪那河大林中有窣堵波其北有池香象侍母處也如來在昔修菩薩行為香象子居北山中遊此池側其母盲也採藕根汲清水恭行孝養與時推移屬有一人遊林迷路彷徨往來悲號慟哭象子聞而愍焉導之以示歸路是人既還遂白王曰我知香象遊舍林藪此奇貨也可往捕之王納其言興兵往捕是人前導指象示王即時兩臂墮落若有斬截者其王雖驚此異仍羈象子以歸象子既已羈縶多時而不食水草典廄者聞王王遂親問之象子曰我母盲冥累日飢餓今見幽厄詎能甘食王愍其情志故遂放之

其側窣堵波前建石柱是昔迦葉波佛于此宴坐其側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四佛座東渡莫訶河至大林中有石柱是外道入定及發惡願處昔有外道鬱頭藍子者志逸烟霞身遁草澤於此法林棲神匿迹既具五神通得第一有定摩揭陀王特深宗敬每至中時請就宮食鬱頭藍子凌虛履空往來無替摩揭陀王候時瞻望亦既至已捧接寶座王將出遊欲委留事簡擇中宮無堪承命有少息女淑慎令儀既親且賢無出其右摩揭陀王召而命曰吾方遠遊將有所委尒宜悉心慎終其事彼鬱頭藍仙宿宗敬時至來飯如我所奉勤誠既已便即寶少女承旨瞻候如儀大仙至已捧而寘座鬱頭藍子既觸女人起欲界染退失神通飯訖言歸不得虛遊中心愧恥詭謂女曰吾比修道業入定怡神凌虛往來略無暇景仰人屬聞之久矣然先達垂訓利物為務豈守獨善忘其兼濟今欲從門而出履地而往使夫觀見之徒咸蒙福利王女聞已宣告遠近是時人以心競灑掃衢路百千萬眾佇望來儀鬱頭藍子步自王宮至彼法林宴坐入定心馳外境棲林則鳥鳥嘍喝臨池乃魚鼈諠聲情散心亂失神廢定乃生忿恚即發惡願願我當來為暴惡獸狸身鳥翼搏食生類身廣三千里兩翅各廣千五百里投林啄諸羽族入流食彼水生發願既已忿心漸息勤求頃之復得本定不久命終生第一有天壽八萬劫如來記之天壽畢已

當果昔願得此弊身從是流轉惡道未期出離

莫訶河東入大林野行百餘里至屈屈(居勿反)吒播陀山(唐言雞足)高巒峭嶮極深壑洞無涯山麓谿澗喬林羅谷岡岑嶺嶂繁草被巖峻起三峯傍挺絕崿氣將天接形與雲同其後尊者大迦葉波居中寂滅不敢指言故云尊足摩訶迦葉波者聲聞弟子也得六神通具八解脫如來化緣斯畢垂將涅槃告迦葉波曰我於曠劫勤修苦行為諸眾生求無上法昔所願期今已果滿我今將欲入大涅槃以諸法藏囑累於汝住持宣布勿有失墜姨母所獻金縷袈裟慈氏成佛留以傳付我遺法中諸修行者若苾芻苾芻尼鄔波索迦(唐言近事男舊曰伊蒲塞又曰優婆塞皆訛也)鄔波斯迦(唐言近事女舊曰優婆斯又曰優婆夷皆訛也)皆先濟渡令離流轉迦葉承旨住持正法結集既已至第二十年厭世無常將入寂滅乃往雞足山山陰而上屈盤取路至西南岡山峯險阻崖徑槃薄乃以錫杖扣而剖之如割山徑既開逐路而進槃紆曲折迴互斜通至于山頂東北面出既入三峯之中捧佛袈裟而立以願力故三峯斂覆故今此山三脊隆起當來慈氏世尊之興世也三會說法之後餘有無量憍慢眾生將登此山至迦葉所慈氏彈指山峯自開彼諸眾生既見迦葉更增憍慢時大迦葉授衣致辭禮敬已畢身昇虛空示諸神變化火焚身遂入寂滅時眾瞻仰憍慢心除因而感悟皆證聖果故今山上建窣堵波靜夜遠望或見明炬及有登山遂無所覩

雞足山東北行百餘里至佛陀伐那山峯崖崇峻巘崿隱嶙間石室佛嘗降止傍有磐石帝釋梵王摩牛頭栴檀塗飾如來今其石上餘香郁烈五百羅漢潛靈於此諸有感遇或得睹見時作沙彌之形入里乞食或隱或顯靈奇之迹差難以述佛陀伐那山空谷中東行三十餘里至洩(私列反)瑟知林(唐言杖林)竹林修勁被山滿谷其先有婆羅門聞釋迦佛身長丈六常懷疑惑未之信也乃以丈六竹杖欲量佛身恆於杖端出過丈六如是增高莫能窮實遂投杖而去因植根焉中有大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於此七日為諸天人現大神通說深妙法杖林中近有鄔波索迦闍耶犀那者(唐言勝軍)西印度剎帝利種也志尚夷簡情悅山林遊處幻境心遊異院內外典籍窮究幽微辭論清高儀範閑雅諸沙門婆羅門外道異學國王大臣長者豪右相趨通謁伏膺請益受業門人十室而六年漸七十耽讀不倦餘艺捐廢惟習佛經策勵身心不捨晝夜印度之法香末為泥作小窣堵波高五六寸書寫經文以置其中謂之法舍利也數漸盈積建大窣堵波總聚於內常修供養故勝軍之為業也口則宣說妙法導誘學人手乃作窣堵波式崇勝福夜又經行禮誦宴坐思惟寢食不遑晝夜無怠年百歲矣志業不衰三十年間凡作七拘胝(唐言億)法舍利窣堵波每滿一拘胝建大窣堵波而總置中盛修供養請諸僧眾法會稱慶其時神光燭曜靈異昭彰自茲厥後時放光明

杖林西南十餘里大山陽有二溫泉其水甚熱在昔如來化出此水於中浴焉今者猶存清流無減遠近之人皆來就浴沉痾宿疹多有除差其旁則有窣堵波如來經行之處也

杖林東南行六七里至大山橫嶺之前有石窣堵波昔如來兩三月為諸人天于此說法時頻毗娑羅王欲來聽法乃疏山積石疊階以進廣二十餘步長三四里

大山北三四里有孤山昔廣博仙人棲隱于此鑿崖為室餘址尚存傳教門人遺風猶扇孤山東北四五里有小孤山山壁石室廣袤可坐千餘人矣如來在昔于此三月說法石室上有大磐石帝釋梵王摩牛頭栴檀塗飾佛身石上餘香于今郁烈

石室西南隅有巖岫印度謂之阿素洛宮(舊曰阿修羅又曰阿須倫又曰阿蘇羅皆訛也)往有好事者深閑咒術磨儔命侶十有四人約契同志入此巖岫行三四十里廓然大明乃見城邑臺觀皆是金銀瑠璃是人至已有諸少女佇立門側歡喜迎接甚加禮遇于是漸進至內城門有二婢使各捧金盤盛滿花香而來迎候謂諸人曰宜就池浴塗冠香花已而後入斯為美矣唯彼術士宜時速進餘十三人遂即沐浴既入池已恍若有忘乃坐稻田中去此之北平川中已三四十里矣

石室側有棧道廣十餘步長四五里昔頻毗娑羅王將往佛所乃斬石通谷疏崖導川或壘石或鑿巖作為階級以至佛所從此大山中東行六十餘里至矩奢揭羅補羅城(唐言上茅宮城)

上茅宮城摩揭陀國之正中古先君王之所都多出勝上吉祥香茅以故謂之上茅城也崇山四周以為外郭西通峽徑北闢山門東西長南北狹周一百五十餘里內城餘址周三十餘里羯尼迦樹遍諸蹊徑花含殊馥色爛黃金暮春之月林皆金色

宮城北門外有窣堵波是提婆達多與未生怨王共為親友乃放護財醉象欲害如來如來指端出五師子醉象于此馴伏而前

伏醉象東北有窣堵波是舍利子聞阿濕婆恃苾芻（唐言馬勝）說法證果之處初舍利子在家也高才雅量見重當時門生學徒傳以受業此時將入王舍大城馬勝苾芻亦方乞食時舍利子遥見馬勝謂門生曰彼來者甚庠序不證聖果豈斯調寂宜少佇待觀其進趣馬勝苾芻已證羅漢心得自在容止和雅振錫來儀舍利子曰長老善安樂耶師何人證何法若此之悅豫乎馬勝謂曰爾不知耶淨飯王太子捨轉輪王位悲愍六趣苦行六年證三菩提具一切智是吾師也夫法者非有非空難用詮叙唯佛與佛乃能究述豈伊愚昧所能詳議因為頌說稱讚佛法舍利子聞已便獲果證

舍利子證果北不遠有大深坑傍建窣堵波是室利毱多（唐言勝密）以火坑毒飯欲害佛處勝密宗信外道深著邪見諸梵志曰喬答摩國人尊敬遂令我徒無所恃賴汝今可請至家飯會門穿大坑滿中縱火積以朽木覆以燥土凡諸飲食皆

雜毒藥若免火坑當遭毒食勝密承命便設毒會城中之人皆知勝密于世尊所起惡害心咸皆勸請願佛勿往世尊告曰毋得懷憂如來之身物莫能害於是受請而往足履門閫火坑成池清瀾澄鑒蓮花彌漫勝密見已憂怛無措謂其徒曰以術免火尚有毒食世尊飯食已訖為說妙法勝密聞已謝咎皈依

勝密火坑東北山城之曲有窣堵波是時縛迦大醫（舊曰耆婆訛也）於此為佛建說法堂周其壖垣種植花果餘址蘖株尚有遺迹如來在世多于中止其傍復有縛迦故宅餘基舊井墟坎猶存

宮城東北行十四五里至姞栗陀羅矩吒山（唐言鷲峯亦謂鷲臺舊曰耆闍崛山訛也）接北山之陽孤標特起既棲鷲鳥又類高臺空翠相映濃淡分色如來御世垂五十年多居此山廣說妙法頻毗娑羅王為聞法故興發人徒自山麓至峯岑跨谷陵巖編石為階廣十餘步長五六里中路有二小窣堵波一謂下乘即王至此徒行以進一謂退凡即簡凡夫不令同往其山頂則東西長南北狹臨崖西垂有甎精舍高廣奇製東闢其戶如來在昔多居說法今作說法之像量等如來之身

精舍東有長石如來經行所履也傍有大石高丈四五尺周三十餘步是提婆達多遥擲擊佛處也其南崖下有窣堵波在昔如來于此說法華經精舍南山崖側有大石室如來在昔於此入定

佛石室西北石室前有大磐石阿難為魔怖處也尊者阿難

于此入定魔王化作鷲鳥于黑月夜分據其大石奮翼驚鳴以怖尊者尊者是時驚懼無措如來鑒見伸手安慰通過石壁摩阿難頂以大慈言而告之曰魔所變化宜無所懼阿難蒙慰身心安樂石上鳥迹崖中通穴歲月雖久于今尚存精舍側有數石室舍利子等諸大羅漢于此入定舍利子石室前有一大井枯涸無水墟坎猶存精舍東北石澗中有大磐石是如來曬袈裟之處衣文明徹皎如雕刻其旁石上有佛腳迹輪文雖暗規模可察北山頂有窣堵波是如來望摩揭陀城于此七日說法山城北門西有毗布羅山聞之土俗曰山西南崖陰昔有五百溫泉今者數十而已然猶有冷有煖未盡溫也其泉源發雪山之南無熱惱池潛流至此水甚清美味同本池流經五百枝小熱地獄火勢上炎致斯溫熱泉流之口並皆彫石或作師子白象之首或作石筒懸流之道下乃編石為池諸方異域咸來此浴浴者宿疹多差溫泉左右諸窣堵波及精舍基址鱗次並是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此處既山水相帶仁智攸居棲淪之士蓋亦多矣溫泉西有卑鉢羅石室世尊在昔恒居其中後壁洞穴是阿素洛宮也習定苾芻多居此室時出怪異龍蛇師子之形見之者心發狂亂然斯勝地靈聖所止嘉迹欽風忘其災禍近有苾芻戒行貞潔心樂幽寂欲於此室匿迹習定或有諫曰勿往彼也彼多災異為害不少既難取定亦恐喪身宜鑒前事勿貽後悔苾芻曰不然我方志求佛果摧伏天魔若此之害

夫何足言便即振錫而往室焉于是設壇場誦禁咒旬日之後穴出少女謂苾芻曰尊者染衣守戒為含識歸依修慧習定作生靈善導而今居此驚懼我曹如來之教豈若是耶苾芻曰我守淨戒遵聖教也匿迹山谷遠謝諠雜忽此見譏其咎安在對曰尊者誦咒聲發火從外入燒我居室苦我枝屬唯願悲愍勿復誦咒苾芻曰誦咒發身非欲害物往者行人居此習定期于聖果以濟幽塗覩怪驚懼喪棄身命汝之辜也其何辭乎對曰罪障既重智慧斯淺自今已來屏居守分亦願尊者勿誦神咒苾芻于是修定如初安靜無害吠布羅山上有窣堵波昔者如來說法之處今有露形外道多依此住修習苦行夙夜匪懈自旦至昏旋轉觀察

山城北門左南崖陰東行二三里至大石室昔提婆達多于此入定

石室東不遠磐石上有斑采狀血染傍建窣堵波是習定苾芻自害證果之處昔有苾芻勤勵心身屏居修定歲月遐遠不證聖果退而自咎歎曰無學之果終不時證有累之身徒生何益便就此石自刺其頸是時即證阿羅漢果上昇虛空示現神變化火焚身而入寂滅美其雅操建以記功

苾芻證果東石崖上有石窣堵波習定苾芻投崖證果之處昔在佛世有一苾芻宴坐山林修證果定精勤已久不得果證晝夜繫念無忘靜定如來知其根機將發也遂往彼而成之自竹林園至山崖下彈指而召佇立以待時此苾芻遥覩

聖眾身意勇悅投崖而下猶其淨心敬信佛語未至于地已獲果證世尊告曰宜知是時即昇虛空示現神變用彰淨信故斯封記

山城北門行一里餘至迦蘭陀竹園今有精舍石基甎室東闢其戶如來在世多居此中說法開化導凡拯俗今作如來之像量等如來之身初此城中有大長者迦蘭陀時稱豪貴以大竹園施諸外道及見如來聞法淨信追惜竹園居彼異眾今天人師無以館舍時諸神鬼感其誠心斥逐外道而告之曰長者迦蘭陀當以竹園起佛精舍汝宜速去得免危厄外道忿恚含怒而去長者于此建立精舍功成事畢躬往請佛如來是時遂受其施迦蘭陀竹園東有窣堵波阿闍多設

咄路王(唐言未生怨舊曰阿闍世訛略也)之所建也。如來涅槃之後，諸王共分舍利，未生怨王得以持歸，式遵崇建，而修供養。無憂王之發信心也，開取舍利，建窣堵波，尚有遺餘，時燭光景。

未生怨王窣堵波側窣堵波，有尊者阿難半身舍利。昔尊者將寂滅也，去摩揭陀國，趣吠舍釐城。兩國交爭，欲興兵甲。尊者傷愍，遂分其身。摩揭陀王奉歸供養，即斯勝地，式修崇建。其傍則有如來經行之處。次此不遠，有窣堵波，是舍利子及沒特伽羅子等安居之所。

竹林園西南行五六里，南山之陰，大竹林中，有大石室，是尊者摩訶迦葉波於此與九百九十九大阿羅漢以如來涅槃後結集三藏。前有故基，未生怨王為集法藏諸大羅漢建此堂宇。初大迦葉宴坐山林，忽燭光

明，又覩地震，曰：是何祥變，若此之異？以天眼觀，見佛世尊於雙林間入般涅槃，尋命徒屬趣拘尸城。路逢梵志，手執天花。迦葉問曰：汝從何來？知我大師今在何處？梵志對曰：我適從彼拘尸城來，見汝大師已入涅槃，天人大眾咸興供養，我所持花自彼得也。迦葉聞已，謂其徒曰：慧日淪照，世界闇冥，善導遐棄，眾生顛墜。懈怠苾芻更相賀曰：如來寂滅，我曹安樂，若有所犯，誰能訶制？迦葉聞已，深更感傷，思集法藏，據教治犯。遂至雙樹，觀佛禮敬。既而法王去世，人天無導，諸大羅漢亦取滅度。時大迦葉作是思惟：承順佛教，宜集法藏。於是登蘇迷盧山，擊大犍椎，唱如是言：今王舍城將有法事，諸證果人宜時速集。犍椎聲中傳迦葉教，遍至三千大千世界，得神通者聞皆集會。是時迦葉告諸眾曰：如來寂滅，世界空虛，當集法藏，用報佛恩。今將集法，務從簡靜，豈待羣居不成勝業？其有具三明、得六神通、聞持不謬、辯才無礙，如斯上人，可應結集。自餘果學，各歸其居。於是得九百九十九人，除阿難在學地。大迦葉召而謂曰：汝未盡漏，宜出聖眾。曰：隨侍如來，多歷年所，每有法議，曾未棄遺。今將結集，而見擯斥，法王寂滅，失所依怙。迦葉告曰：勿懷憂惱。汝親侍佛，誠復多聞，然愛惑未盡，習結未斷。阿難辭屈而出，至空寂處，欲取無學，勤求不證。既已疲怠，便欲假寐，未及伏枕，遂證羅漢。往結集所，叩門白至。迦葉問曰：汝結盡耶？宜運神通，非門而入。阿難承命，從鑰隙入，禮僧已畢，退而復坐。是時安居初十五日也。於是迦

葉揚言曰：念哉諦聽！阿難聞持，如來稱讚，集素呾纜(舊曰修多羅藏訛也)藏。優波釐持律明究，眾所知識，集毗奈耶(舊曰毗那耶藏訛也)藏。我迦葉波集阿毗達磨藏。兩三月盡，集三藏訖。以大迦葉僧中上座，因而謂之上座部焉。

大迦葉波結集西北，有窣堵波，是阿難受僧訶責，不預結集，至此宴坐，證羅漢果。證果之後，方乃預焉。阿難證果西行二十餘里，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大眾部結集之處。諸學無學數百千人，不預大迦葉結集之眾，而來至此，更相謂曰：如來在世，同一師學，法王寂滅，簡異我曹。欲報佛恩，當集法藏。於是凡聖咸會，賢智畢萃，復集素呾纜藏、毗奈耶藏、阿毗達磨藏、雜集藏、禁咒藏，別為五藏。而此結集凡聖同會，因而謂之大眾部。

竹林精舍北行二百餘步，至迦蘭陀池。如來在世，多此說法。水既清澄，具八功德。佛涅槃後，枯涸無餘。迦蘭陀池西北行二三里，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也，高六十餘尺。傍有石柱，刻記立窣堵波事，高五十餘尺，上作象形。石柱東北不遠，至曷羅闍姞利呬城(唐言王舍)。外郭已壞，無復遺堵。內城雖毀，基址猶峻，周二十餘里，面有一門。初，頻毗娑羅王都在上茅宮城也，編戶之家頻遭火害，一家縱逸，四鄰罹災。防火不暇，資產廢業。眾庶嗟怨，不安其居。王曰：我以不德，下民罹患，修何福德可以禳之？羣臣曰：大王德化邕穆，政教明察，今此細民不謹，致此火災，宜制嚴科，以清後犯。若有火起，窮究先發，罰其首

惡，遷之寒林。寒林者，棄屍之所，俗謂不祥之地，人絕遊往之迹。令遷于彼，同夫棄屍。既恥陋居，當自謹護。王曰：善。宜遍宣告居人。頃之，王宮中先自失火，謂諸臣曰：我其遷矣。乃命太子監攝留事，欲清國憲，故遷居焉。時吠舍釐王聞頻毗娑羅王野處寒林，整集戎旅，欲襲不虞。邊候以聞，乃建城邑。以王先舍于此，故稱王舍城也。官屬士庶，咸徙家焉。或云至未生怨王乃築此城。未生怨太子既嗣王位，因遂都之。逮無憂王遷都波吒釐城，以王舍城施婆羅門，故今城中無復凡民，唯婆羅門減千家耳。

宮城西南隅有二小伽藍，諸國客僧往來此止，是佛昔日說法之所。次此西北有窣堵波，殊底色迦(唐言星曆舊曰樹提伽訛也)長者

本生故里。

城南門外道左，有窣堵波，如來於此說法及度羅怙羅。從此北行三十餘里，至那爛陀(唐言施無厭)僧伽藍。聞之耆舊曰：此伽藍南菴沒羅林中有池，其龍名那爛陀，傍建伽藍，因取為稱。從其實議，是如來在昔修菩薩行，為大國王，建都此地，悲愍眾生，好樂周給，美其德號施無厭，由是伽藍因以為稱。其地本菴沒羅園，五百商人以十億金錢買以施佛。佛於此處三月說法，諸商人等亦證聖果。佛涅槃後未久，此國先王鑠迦羅阿逸多(唐言帝日)敬重一乘，遵崇三寶，式占福地，建此伽藍。初興功也，穿傷龍身。時有善占尼乾外道見而記曰：斯勝地也，建立伽藍，當必昌盛，為五印度之軌則，踰千載而彌隆。後進

學人易以成業，然多歐血，傷龍故也。其子佛陀毱多王(唐言覺護)繼體承統，聿遵勝業，次此之南又建伽藍。呾他揭多毱多王(唐言如來)篤修前緒，次此之東又建伽藍。婆羅阿迭多(唐言幼日)王之嗣位也，次此東北又建伽藍。功成事畢，福會稱慶，輸誠幽顯，延請凡聖。其會也，五印度僧萬里雲集。眾坐已定，二僧後至，引上第三重閣。或有問曰：王將設會，先請凡聖，大德何方，最後而至？曰：我至那國也，和上嬰疹，飯已方行，受王遠請，故來赴會。問者驚駭，遽以白王。王心知聖也，躬往問焉。遲上重閣，莫知所去。王更深信，捨國出家。出家既已，位居僧末，心常怏怏，懷不自安：我昔為王，尊居最上，今者出家，卑在眾末。尋往白僧，自述情事。於是眾僧和合，令未受戒者以年齒為次。故此伽藍獨有斯制。其王之子伐闍羅(唐言金剛)嗣位之後，信心貞固，復於此西建立伽藍。其後中印度王於此北復建大伽藍。於是周垣峻峙，同為一門。既歷代君王繼世興建，窮諸剞劂，誠壯觀也。帝日王大伽藍者，今置佛像，眾中日差四十僧就此而食，以報施主之恩。僧徒數千，並俊才高學也。德重當時、聲馳異域者，數百餘矣。戒行清白，律儀淳粹。僧有嚴制，眾咸貞素。印度諸國皆仰則焉。請益談玄，竭日不足，夙夜警誡，少長相成。其有不談三藏幽旨者，則形影自愧矣。故異域學人欲馳聲問，咸來稽疑，方流雅譽。是以竊名而遊，咸得禮重。殊方異域欲入談議門者，詰難多屈而還；學深今古，乃得入焉。於是客遊後進詳論藝能，其退飛者固十七八矣。二三博物

衆中大諸賢不推其貌頗其名若其高才博物强識多能明
德哲人聯暉繼軌至如護法護月振芳塵于遺教德慧堅慧
流雅譽于當時光友之清論勝友之高談智月則風鑒明敏
戒賢乃至德幽邃若此上人衆所知識德隆先達學貫舊章
述作論釋各十數部並盛流通見珍當世伽藍四周聖迹百
數舉其一二可略言矣伽藍西不遠有精舍在昔如來三月
止此爲諸天人廣說妙法次南百餘步小窣堵波遠方苾芻
見佛處昔有苾芻自遠方來至此遇見如來聖衆內發敬心
五體投地即發願求輪王位如來見已告諸衆曰彼苾芻者
甚可悲惜福德深遠信心堅固若求佛果不久當證今其發
願求轉輪王于當來世必受此報身體投地下至金輪其中
所有微塵之數一一塵是一輪王報既耽世樂聖果斯遠
其南則有觀自在菩薩立像或見執香鑪往佛精舍周旋右
繞
觀自在菩薩像南窣堵波中有如來三月之間剃剪髮爪有
嬰疾病旋繞多愈其西垣外池側窣堵波是外道執雀于此
問佛死生之事次東南垣內五十餘步有奇樹高八九尺其
幹兩枝在昔如來嚼楊枝棄地因植根柢歲月雖久初無增
減次東大精舍高二百餘尺如來在昔于此四月說諸妙法
次北百餘步精舍中有觀自在菩薩像淨信之徒興供養者
所見不同莫定其所或立門側或出簷前諸國法俗咸來供
養觀自在菩薩精舍北有大精舍高三百餘尺婆羅阿迭多

王之所建也莊嚴度量及中佛像同菩提樹下大精舍其東
北窣堵波在昔如來于此七日演說妙法西北則有過去四
佛坐處其南鍮石精舍戒日王之所建立功雖未畢然其圖
量一十丈而後成之次東二百餘步垣外有銅立佛像高八
十餘尺重閣六層乃得彌覆昔滿胄王之所作也滿胄王銅
佛像北二三里甎精舍中有多羅菩薩像其量既高其靈甚
察每歲元日盛興供養鄰境國王大臣豪族賫妙香花持寶
旛蓋金石遞奏絲竹相和七日之中建斯法會其垣南門內
有大井昔佛在世有大商侶熱渴逼迫來至佛所世尊指其
地以可得水商主乃以車軸築地地既爲陷水遂泉涌飲已
聞法皆悟聖果

伽藍西南行八九里至拘理迦邑中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
建也是尊者沒特伽羅子本生故里傍有窣堵波尊者于此
入無餘涅槃其中則有遺身舍利尊者大婆羅門種與舍利
子少爲親友舍利子以才明見貴尊者以精鑒延譽才智相
比動止必俱結要終始契同去就相與厭俗共求捨家遂師
珊闍耶焉舍利子遇馬勝阿羅漢聞法悟聖還爲尊者重述
聞而悟法遂證初果與其徒二百五十人俱到佛所世尊遙
見指告衆曰彼來者我弟子中神足第一既至佛所請入法
中世尊告曰善來苾芻淨修梵行得離苦際聞是語時鬚髮
落 裳變戒品清淨威儀調順經七日結漏盡證羅漢果得
神通力沒特伽羅子故里東行三四里有窣堵波頻毗娑羅

王迎見佛處如來初證佛果知摩揭陀國人心渴仰受頻毗
娑羅王請于晨朝時著衣持鉢與千苾芻左右圍繞皆是耆
舊螺髻梵志慕法染衣前後翼從入王舍城時帝釋天王變
身爲摩那婆首冠螺髻左手執金瓶右手持寶杖足蹈空虛
離地四指在大衆中前導佛路時摩揭陀國頻毗娑羅王與
其國內諸婆羅門長者居士百千萬衆前後導從出王舍城
奉迎聖衆頻毗娑羅王迎佛東南行二十餘里至迦羅臂拏
迦邑中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尊者舍利子本生故
里井今尚在傍有窣堵波尊者于此寂滅其中則有遺身舍
利尊者大婆羅門種其父高才博識深鑒精微凡諸典籍莫
不究習其妻感夢具告夫曰吾昨宵寐夢感異人身被鎧甲
手執金剛摧破諸山退立一山之下夫曰夢甚善汝當生男
達學貫世摧諸論師破其宗致唯不如一人爲作弟子果而
有娠母忽聰明高論劇談言無屈滯尊者年始八歲名擅四
方其性淳質其心慈悲朽壞結縛成就智慧與沒特伽羅子
少而相友深厭塵俗未有所歸于是與沒特伽羅子於珊闍
耶外道所而修習焉乃相謂曰斯非究竟之理未能窮苦際
也各求明導先嘗甘露必同其味時大阿羅漢馬勝執持應
器入城乞食舍利子見其威儀閑雅即而問曰汝師是誰曰
釋種太子厭世出家成等正覺是我師也舍利子曰所說何
法可得聞乎曰我初受教未達深義舍利子曰爾說所聞馬
勝乃隨宜演說舍利聞已即證初果遂與其徒二百五十人

往詣佛所世尊遙見指告衆曰我弟子中智慧第一至已頂
禮願從佛法世尊告曰善來苾芻聞是語時戒品具足過半
月後聞佛爲長爪梵志說法聞餘論而感悟遂證羅漢之果
其後阿難承佛告寂滅期展轉相語各懷悲感舍利子深增
戀仰不忍見佛入般涅槃遂請世尊先入寂滅世尊告曰宜
知是時告謝門人至本生里侍者沙彌遍告城邑未生怨王
及其國人莫不風馳皆悉雲會舍利子廣爲說法聞已而去
於後夜分正意繫心入滅盡定從定起已而寂滅焉
迦羅臂拏迦邑東南四五里有窣堵波是尊者舍利子門人
入涅槃處或曰迦葉波佛在世時有三拘胝(拘胝者唐言億)大阿羅
漢同于此地無餘寂滅舍利子門人
窣堵波東行三十餘里至因陀羅勢羅窶訶山(唐言帝釋窟也)其山
巖谷杳冥花林蓊鬱嶺有兩峯岌然特起西峯南巖間有大
石室廣而不高昔如來嘗于中止時天帝釋以四十二疑事
晝石請問佛爲演釋其迹猶在今作此像擬昔聖儀入中禮
敬者莫不肅然敬懼山嶺上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
所東峯上有伽藍聞諸土俗曰其中僧衆或于夜分望見西
峯石室佛像前每有燈炬常爲照燭因陀羅勢羅窶訶山東
峯伽藍前有窣堵波謂亘(許鄧反)娑(唐言鴈)昔此伽藍習翫小乘
小乘漸教也故開三淨之食而此伽藍遵而不墜其後三淨
求不時獲有苾芻經行忽見羣鴈飛翔戲言曰今日衆僧中
食不充摩訶薩埵宜知是時言聲未絕一鴈退飛當其僧前

投身自殞苾芻見已具白衆僧聞者悲感咸相謂曰如來設
法導誘隨機我等守愚遵行漸教大乘者正理也宜改先執
務從聖旨此鴈垂誡爲誠明導宜旌厚德傳記終古于是建
窣堵波式昭遺烈以彼死鴈瘞其下焉
因陀羅勢羅窶訶山東北行百五六十里至迦布德迦(唐言鴿)
伽藍僧徒二百餘人學說一切有部伽藍東有窣堵波無憂
王之所建也昔佛于此爲諸大衆一宿說法時有羅
者于此林中網捕羽族經日不獲遂作是言我惟薄福恒爲
弊事來至于此網捕無獲乃趣佛所揚言唱曰今日如來于
此說法令我網捕都無所得妻孥飢餓其計安出如來告曰
汝應縕火當與汝食如來是時化作大鴿投火而死羅者持

歸妻孥共食其後重往佛所如來方便攝化羅者聞法悔過自新捨家修學便證聖果因名所建為鴿伽藍舍利五色西菩其下迦布德迦伽藍南二三里至孤山其山崇峻樹林鬱茂名花清流被崖注壑上多精舍靈廟頗極剞劂之工正中精舍有觀自在菩薩像軀量雖小威神感肅手執蓮花頂戴佛像常有數人斷食要心求見菩薩七日二七日乃至一月其有感者見觀自在菩薩妙相莊嚴威光赫奕從像中出慰喻其人昔南海僧伽羅國王清旦以鏡照面不見其身乃覩贍部洲摩揭陀國多羅林中小山上有此菩薩像王深感慶圖以營求既至此山寔唯肖似因建精舍興諸供養自後諸王尚想遺風遂於其側建立精舍靈廟香花伎樂供養不絕

孤山觀自在菩薩像東南行四十餘里至一伽藍僧徒五十餘人並學小乘法教伽藍前有大窣堵波多有靈異佛昔於此為梵天王等七日說法其側則有過去三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伽藍東北行七十餘里殑迦河南至大聚落人民殷盛有數天祠並窮雕飾東南不遠有大窣堵波佛昔於此一宿說法從此東入山林中行百餘里至洛殷瀰羅聚落伽藍前有大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佛昔於此三月說法此北二三里有大池周三十餘里四色蓮花四時開發從此東入大山林中行二百餘里至伊爛拏鉢伐多國中印度境

大唐西域記卷十

十七國

伊爛拏鉢伐多國　瞻波國
羯朱嗢祇羅國　奔那伐彈那國
迦摩縷波國　三摩呾吒國
耽摩栗底國　羯羅拏蘇伐剌那國
烏荼國　恭御陀國
羯餕[illegible]伽國　憍薩羅國
案達羅國　馱那羯磔迦國
珠利耶國　達羅毗荼國
秣羅矩吒國

伊爛拏鉢伐多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北臨殑伽河周二十餘里稼穡滋植花果具繁氣序和暢風俗淳質伽藍十餘所僧徒四千餘人多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二十餘所異道雜居近有鄰王廢其國君以大都城持施眾僧於此城中建二伽藍各減千僧並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大城側臨殑伽河有伊爛拏山含吐烟霞蔽虧日月古今仙聖繼踵棲神今有天祠尚遵遺則在昔如來亦嘗居此為諸天人廣說妙法大城南有窣堵波如來於此三月說法其傍則有過去三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

三佛經行西不遠有窣堵波是室縷多頻設底拘胝唐言聞二百億舊曰億耳訛也苾芻生處昔此城有長者豪貴巨富晚有繼嗣時有報者輒賜金錢二百億因名其子聞二百億洎乎成立未曾履地故其足蹠毛長尺餘光潤細軟色若黃金珍愛此兒備諸玩好自其居家以至雪山亭傳連隅僮僕交路凡須妙藥遞相告語輒而以授曾不踰時其家富如此世尊知其善根將發也命沒特伽羅子而往化焉既至門下莫由自通長者家祠日天每晨朝時東向以拜是時尊者以神通力從日輪中降立于前長者子疑日天也因施香飯而歸其飯香氣遍王舍城時頻毗娑羅王駭其異馥命使歷問乃竹林精舍沒特伽羅子自長者家持來因知長者子有此奇異乃使召將長者承命思何安步泛舟鼓棹有風波之危乘車馭象懼蹎蹶之患於是自其居家至王舍城鑿渠通漕滿芥子御舟安止長者以引至王舍城先禮世尊世尊告曰頻毗娑羅王命使召汝欲見足下毛耳王欲觀者宜結跏坐伸腳向王國法當死長者子受佛誨而往引入延謁王欲視毛乃跏趺坐王善其有禮特深珍愛亦既得歸還至佛所如來是時說法誨喻聞而感悟遂即出家于是精勤修習思求果證經行不捨足遂流血世尊告曰汝善男子在家之時知鼓琴耶曰知若然者以此為喻絃急則聲不合韻絃緩則調不合雅非急非緩其聲乃和夫修行者亦然急則身疲心怠緩則情舒志逸承佛指教奉以周旋如是不久便獲果證

國西界殑伽河南至小孤山重巘嶕嶢昔佛於此三月安居降薄句羅藥叉山東南巖下大石上有佛坐跡入石寸餘長五尺二寸廣二尺一寸其上則建窣堵波焉次南石上則有佛置捃稚迦即澡罐也舊曰軍持訛略也跡深寸餘作八出花文佛坐跡東南不遠有薄句羅藥叉脚跡長尺五六寸廣七八寸深減二寸藥叉跡後有石佛坐像高六七尺次西不遠有佛經行之處其山頂上有藥叉故室次北有佛足跡長尺有八寸廣餘六寸深可半寸其跡上有窣堵波如來昔日降伏藥叉令不殺人食肉敬受佛戒後得生天此西有溫泉六七所其水極熱國南界大山林中多諸野象其形偉大從此順殑伽河南岸東行三百餘里至瞻波國中印度境

瞻波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北背殑伽河周四十餘里土地墊溼稼穡滋盛氣序溫暑風俗淳質伽藍數十所多有傾毀僧徒二百餘人習小乘教天祠二十餘所異道雜居都城壘甎其高數丈基址崇峻卻敵高險在昔劫初人物伊始野居穴處未知宮室後有天女降跡人中遊殑伽河濯流自媚感靈有娠生四子焉分贍部洲各擅區宇建都築邑封疆畫界此則一子之國都贍部洲諸城之始也城東百四五十里殑伽河南水環孤嶼崇崖峻上有天祠神多靈感鑿崖為室引流成沼花林奇樹巨石危峯仁智所居觀者忘返國南境山林中野象猛獸群遊千數自此東行四百餘里至羯朱嗢祇羅國彼俗或謂羯蠅揭羅國中印度境

羯朱嗢祇羅國周二千餘里土地泉濕稼穡豐盛氣序溫暑風俗順敦尚高才崇貴學藝伽藍六七所僧徒三百餘人天祠

千所異道雜居自數百年王族絕嗣役屬鄰國所以城郭丘墟多居村邑故戒日王遊東印度于此築宮理諸國務至則葺茅爲宇去則縱火焚燒國南境多野象北境去殑伽河不遠有大高臺壘甎石而以建焉基址廣峙刻雕奇製周其方面鏤衆聖像佛及天形區別而作自此東渡殑伽河行六百餘里至奔那伐彈那國(中印度境)

奔那伐彈那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居人殷盛池館花林往往相間土地卑濕稼穡滋茂般橠娑果既多且貴其果大如冬瓜熟則黃赤剖之中有數十小果大如鶴卵又更剖之其汁黃赤其味甘美或在樹枝如衆果之結實或在樹根如茯苓之在土氣序調暢風俗好學伽藍二十餘

所僧徒三千餘人大小二乘兼攻綜習天祠百所異道雜居露形尼乾寔繁其黨

城西二十餘里有跋始婆僧伽藍庭宇顯敞臺閣崇高僧徒七百餘人並學大乘教法東印度境碩學名僧多在于此其側不遠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昔者如來三月在此爲諸天人說法之處或至齋日時燭光明其側則有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去此不遠復有精舍中作觀自在菩薩像神鑒無隱靈應有徵遠近之人絕粒祈請自此東行九百餘里渡大河至迦摩縷波國(東印度境)

迦摩縷波國周萬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土地泉濕稼穡時播般橠娑果那羅雞羅果其樹雖多彌復珍貴河流湖陂交帶城邑氣序和暢風俗淳質人形卑小容貌黧黑語言少異中印度性甚獷暴志存强學宗事天神不信佛法故自佛興以迄于今尚未建立伽藍招集僧侶其有淨信之徒但竊念而已天祠數百異道數萬

今王本那羅延天之祚胤婆羅門之種也婆塞羯羅伐摩(唐言日胄)號拘摩羅(唐言童子)自據疆土奕葉君臨逮于今王歷千世矣君上好學衆庶從化遠方高才慕義客遊雖不淳信佛法然敬高學沙門初聞有支那國沙門在摩揭陀那爛陀僧伽藍自遠方來學佛深法殷勤往復者再三未從來命時尸羅跋陀羅論師曰欲報佛恩當宏正法子其行矣勿憚遠涉拘摩羅王世宗外道今請沙門斯善事也因茲改轍福利宏遠子昔起大心發宏誓願孤遊異域遺身求法普濟含靈豈徒鄉國宜忘得喪勿拘榮辱宣揚聖教開導羣迷先物後身忘名宏法于是辭不獲免遂與使偕行而會見焉拘摩羅王曰雖則不才常慕高學聞名雅尚敢事延請曰寡能褊智猥蒙流聽拘摩羅王曰善哉慕法好學顧身若浮踰越重險遠遊異域斯則王化所由國風尚學今印度諸國多有歌頌摩訶支那國秦王破陣樂者聞之久矣豈大德之鄉國耶曰然此歌者美我君之德也拘摩羅王曰不意大德是此國人常慕風化東望已久山川道阻無由自致曰我大君聖德遠洽仁化遐被殊俗異域拜闕稱臣者衆矣拘摩羅王曰覆載若斯心冀朝貢今戒日王在羯朱嗢祇羅國將設大施崇樹福慧五印度沙門婆羅門有學業者莫不召集今遣使來請願與同行于是遂往焉此國東山阜連接無大國都境接西南夷故其人類蠻獠矣詳問土俗可兩月行入蜀西南之境然山川險阻嶂氣氛沴毒蛇毒草爲害滋甚國之東南野象羣暴故此國中象軍特盛從此南行千二三百里至三摩呾吒國(東印度境)

三摩呾吒國周三千餘里濱近大海地遂卑濕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稼穡滋殖花果繁茂氣序和風俗順人性剛烈形卑色黑好學勤勵邪正兼信伽藍三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並皆遵習上座部學天祠百所異道雜居露形尼乾其徒特盛去城不遠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昔者如來爲諸天

人于此七日說深妙法傍有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去此不遠伽藍中有青玉佛像其高八尺相好圓備靈應時效從此東北大海濱山谷中有室利差呾羅國次東南大海隅有迦摩浪迦國次東有墮羅鉢底國次東有伊賞那補羅國次北有摩訶瞻波國即此云林邑是也次西南有閻摩那洲國凡此六國山川道阻不入其境然風俗壤界聲問可知自三摩呾吒國西行九百餘里至耽摩栗底國(東印度境)

耽摩栗底國周千四五百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濱近海陲土地卑濕稼穡時播花果茂盛氣序溫暑風俗躁烈人性剛勇邪正兼信伽藍十餘所僧徒千餘人天祠五十餘所異道雜居國濱海隅水陸交會奇珍異寶多聚此國故其國人大抵殷富城側窣堵波無憂王所建也其傍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自此西北行七百餘里至羯羅拏蘇伐剌那國(東印度境)

羯羅拏蘇伐剌那國周四千四五百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家室富饒土地卑濕稼穡時播衆花滋茂珍果繁植氣序調暢風俗淳和好尚學藝邪正兼信伽藍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習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五十餘所異道寔多別有三伽藍不食乳酪遵提婆達多遺訓也

大城側有絡多末知僧伽藍(唐言赤泥)庭宇顯敞臺閣崇峻國中高才達學聰明有聞者咸集其中警戒相成琢磨道德初此國未信佛法時南印度有一外道腹錮銅鍱首戴明炬杖策

高步來入此城振擊論鼓求欲論議或有問曰首腹何異曰吾學藝多能恐腹拆裂悲諸愚闇所以持照時經旬日人無問者詢訪髦彥莫有其人王曰合境之內豈無明哲客難不酬爲國深恥宜更營求訪諸幽隱或曰大林中有異人其自稱曰沙門强學是務今屏居幽寂久矣于兹非夫體法合德何能若此者乎王聞之已躬往請焉沙門對曰我南印度人也客遊止此學業庸淺恐黷所聞敢承來旨不復固辭論義無負請建伽藍招集僧徒光讚佛法王曰敬聞不敢忘德沙門受請往赴論場外道于是誦其宗致三萬餘言其義遠其文約包含名相網羅視聽沙門一聞究覽辭義無謬以數百言辯而釋之因問宗致外道辭窮理屈杜口不酬既折其名負耻而退王深敬德建此伽藍自時厥後方宏法教

伽藍側不遠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也在昔如來于此七日說法開導其側精舍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有數窣堵波並是如來說經法之處無憂王之所建也從此西南行七百餘里至烏荼國(東印度境)

烏荼國周七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土地膏腴穀稼茂盛凡諸果實頗大諸國異草名花難以稱述氣序溫暑風俗獷烈人貌魁梧容色黧黮言辭風調異中印度好學不倦多信佛法伽藍百餘所僧徒萬餘人並皆習學大乘法教天祠五十所異道雜居諸窣堵波凡十餘所並是如來說法之處無憂王之所建也

國西南境大山中有補澀波祇釐僧伽藍其石窣堵波極多靈異或至齋日時燭光明故諸淨信遠近咸會持妙花蓋競修供養承露盤下覆鉢勢上以花蓋笴置之便住若磁石之吸針也此西北山伽藍中有窣堵波所異同前此二窣堵波者神鬼所建靈奇若斯

國東南境臨大海濱有折利呾羅城(唐言發行)周二十餘里入海商人遠方旅客往來中止之路也其城堅峻多諸奇寶城外鱗次有五伽藍壁閣崇高尊像工麗南去僧伽羅國二萬餘里靜夜遙望見彼國佛牙窣堵波上寶珠光明離離然如明炬之懸燭也自此西南大林中行千二百餘里至恭御陀國(東印度境)

恭御陀國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瀕近海隅山阜隆崿土地墊濕稼穡時播氣序溫暑風俗勇烈其形偉其貌黑粗有禮義不甚欺詐至于文字同中印度語言風調頗有異焉崇敬外道不信佛法天祠百餘所異道萬餘人國境之內數十小城接山嶺據海交城既堅峻兵又敢勇威雄隣境遂無强敵國臨海濱多有奇寶螺貝珠璣斯為貨用出大青象超乘致遠從此西南入大荒野深林巨木干霄蔽日行千四五百里至羯餕(力氣反)伽國(南印度境)

羯餕伽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稼穡時播花菓具繁林藪聯綿動數百里出青野象隣國所奇氣序暑熱風俗躁暴性多狷獷志存信義言語輕捷音調質正辭旨風

則頗與中印度異焉少信正法多遵外道伽藍十餘所僧徒五百餘人習學大乘上座部法天祠百餘所異道甚衆多是尼乾之徒也羯餕伽國在昔之時氓俗殷盛肩摩轂擊舉袂成帷有五通仙棲巖養素人或凌觸退失神通以惡咒術殘害國人少長無遺賢愚俱喪人烟斷絕多歷年所頗漸移居猶未充實故今此國人戶尚少

城南不遠有窣堵波高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傍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跡之所國境北垂大山嶺上有石窣堵波高百餘尺是劫初時人壽無量歲有獨覺于此入寂滅焉自此西北山林中行千八百餘里至憍薩羅國(中印度境)

憍薩羅國周六千餘里山嶺周境林藪連接國大都城周四十餘里土壤膏腴地利滋盛邑里相望人戶殷實其形偉其色黑風俗剛猛人性勇烈邪正兼信學藝高明王刹帝利也崇敬佛法仁慈深遠伽藍百餘所僧徒減萬人並皆習學大乘法教天祠七十餘所異道雜居

城南不遠有故伽藍傍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昔者如來曾于此處現大神通摧伏外道後龍猛菩薩止此伽藍時此國王號娑多婆訶(唐言引正)珍敬龍猛周衛門廬時提婆菩薩自執師子國來求論議謂門者曰幸為通謁時門者遂為入白龍猛雅知其名盛滿鉢水命弟子曰汝持是水示彼提婆提婆見水默而投針弟子持鉢懷疑而返龍猛曰彼何辭乎對曰默無所說但投針于水而已龍猛曰智矣哉若人也知

幾其神察微亞聖盛德若此宜速命入對曰何謂也無言妙辯斯之是歟曰夫水也者隨器方圓逐物清濁彌漫無間澄湛莫測滿而示之比我學之智周也彼乃投針遂窮其極此非常人宜速召進而龍猛風範懔然肅物言談者皆伏抑首提婆素挹風徽久希請益方欲受業先騁機神雅懼威嚴昇堂譔坐談元永日辭義清高龍猛曰後學冠世妙辯光前我惟衰老遇斯俊彥誠乃寫瓶有寄傳燈不絕法教弘揚伊人是賴幸能前席雅談元奧提婆聞命心獨自負將開義府先遊辯囿提振辭端仰視威顏忘言杜口避坐引責遂請受業龍猛曰復坐今將授子至真妙理法王誠教提婆五體投地一心歸命曰而今而後敢聞命矣龍猛菩薩善閑藥術餐餌養生壽年數百志貌不衰引正王既得妙藥壽亦數百王有稚子謂其母曰如我何時得嗣王位母曰以今觀之未有期也父王年壽已數百歲子孫老終者蓋亦多矣斯皆龍猛福力所加藥術所致菩薩寂滅王必徂落夫龍猛菩薩智慧宏遠慈悲深厚周給羣有身命若遺汝宜往彼試從乞頭若遂此志當果所願王子恭承母命來至伽藍門者驚懼故得入焉時龍猛菩薩方讚誦經行忽見王子而謂曰今夕何夕降趾僧坊若危若懼疾驅來至對曰我承慈母餘論語及行捨之士以為含生寶命經諸格言未有輕捨報身施諸求欲我慈母曰不然十方善逝三世如來在昔發心逮乎證果勤求佛道修習戒忍或投身餧獸或割肌救鴿月光王施婆羅門頭慈力王飲餓鬼血諸若此類尤難備舉求之先聖何代無人今龍猛菩薩篤斯高志我有所求人頭為用招募歲來未有捨欲行暴劫殺則罪累尤多害無辜穢德彰顯惟菩薩修習聖道遠期佛果慈霑有識惠及無邊輕生若浮虛身如朽木不違本願垂允所求龍猛曰誠哉斯言也我求佛聖果我學佛能捨是身如響是身如泡流轉四生往來六趣宿契宏誓不違物欲然王子有一不可者其將若何我身既終汝父亦喪顧斯為意誰能濟之龍猛徘徊顧視求所絕命以乾茅葉自刎其頸若利劍斷割身首異處王子見已驚奔而去門者上白具陳始末王聞哀感果亦命終

國西南三百餘里至跋邏末羅耆釐山(唐言黑蜂)岌然特起峯巖峭險既無崖谷宛如全石引正王為龍猛菩薩鑿此山中建立伽藍去山十數里鑿開孔道當其山下仰鑿疏石其中則長廊步簷崇臺重閣閣有五層層有四院並建精舍各鑄金像量等佛身妙窮工思自餘莊嚴唯飾金寶從山高峯臨注飛泉周流重閣交帶廊廡疏寮外穴明燭中宇初引正之建此伽藍也人力疲竭府庫空虛功猶未半心甚憂戚龍猛謂曰大王何故若有憂色王曰輒運大心敢樹勝福期之永固待至慈氏功績未成財用已竭每懷此恨坐而待旦龍猛曰勿憂崇福勝善其利不窮有興宏願無憂不濟今日還宮當極歡樂後晨出遊歷覽山野已而至此平議營建王既受誨奉以周旋龍猛菩薩以神妙藥滴諸大石並變為金王遊見

金心口相賀迴駕至龍猛所曰今日畋遊神鬼所惑山林之中時見金聚龍猛曰非鬼惑也至誠所感故有此金宜時取用濟成勝業遂以營建功畢有餘于是五層之中各鑄四大金像餘尚盈積充諸帑藏招集千僧居中禮誦龍猛菩薩以釋迦佛所宣教法及諸菩薩所演述論鳩集部別藏在其中故上第一層唯置佛像及諸經論下第五層居止淨人資產什物中間三層僧徒所舍聞諸先志曰引正王營建已畢計工人所食鹽價用九拘胝(唐言億)金錢其後僧徒忿諍就王平議時諸淨人更相謂曰僧徒諍起言議相乖凶人伺隙毀壞伽藍于是重閣反拒以擯僧徒自爾以來無復僧衆遠矚山巖莫知門徑時引善醫方者入中療疾蒙面入出不識其路

從此大林中南行九百餘里至案達羅國(南印度境)
案達羅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號瓶耆羅土地良沃稼穡豐盛氣序溫暑風俗猛暴語言辭調異中印度至于文字軌則大同伽藍二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天祠三十餘所異道寔多
瓶耆羅城側不遠有大伽藍重閣層臺工窮剞劂佛像聖容麗極工思伽藍前有石窣堵波高數百尺並阿折羅(唐言所行)阿羅漢之所建也所行羅漢伽藍西南不遠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於此說法現大神通度無量衆
所行羅漢伽藍西南行二十餘里至孤山山嶺有石窣堵波陳那(唐言童授)菩薩於此作因明論陳那菩薩者佛去世後承風

染衣智願廣大慧力深固愍世無依思弘聖教以爲因明之論言深理廣學者虛功難以成業乃匿迹幽巖棲神寂定觀述作之利害審文義之繁約是時崖谷震響烟雲變采山神捧菩薩高數百尺唱如是言昔佛世尊善權導物以慈悲心說因明論綜括妙理深究微言如來寂滅大義泯絕今者陳那菩薩福智悠遠深達聖旨因明之論重弘茲日菩薩乃放大光明照燭幽昧時此國王深生尊敬見此光明相疑入金剛定因請菩薩證無生果陳那曰吾入定觀察欲釋深經心期正覺非願無生果也王曰無生之果衆聖攸仰斷三界欲洞三明智斯盛事也願疾證之陳那是時心悅王請方欲證受無學聖果時妙吉祥菩薩知而惜焉欲相警誡乃彈指悟之而告曰惜哉如何捨廣大心爲狹劣志從獨善之懷棄兼濟之願欲爲善利當廣傳說慈氏菩薩所製瑜伽師地論導誘後學爲利甚大陳那菩薩敬受指誨奉以周旋于是覃思沈研廣因明論猶恐學者懼其文微辭約也乃舉其大義綜其微言作因明論以導後進自茲已後宣揚瑜伽盛業門人有知當世從此林野中南行千餘里至馱那羯磔迦國(亦謂大安達羅國南印度境)
馱那羯磔迦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四十餘里土地膏腴稼穡殷盛荒野多邑居少氣序溫暑人貌黧黑性猛烈好學藝伽藍鱗次荒蕪已甚存者二十餘所僧徒千餘人並多習學大衆部法天祠百餘所異道寔多城東據山有弗婆勢

羅(唐言東山)僧伽藍城西據山有阿伐羅勢羅(唐言西山)伽藍此國先王爲佛建焉奠川通徑疏崖峙閣長廊步簷枕巖接岫靈神警衛聖賢遊息自佛寂滅千年之內每歲有千凡夫僧同入安居罷安居日皆證羅漢以神通力凌虛而去千年之後凡聖同居自百餘年無復僧侶而山神易形或作豺狼或爲猨狖驚恐行人以故空荒闃無僧衆
城南不遠有大山巖婆毗吠伽(唐言清辯)論師住阿素洛宮待見慈氏菩薩成佛之處論師雅量弘遠至德深邃外示僧佉之服內弘龍猛之學聞摩揭陀國護法菩薩宣揚法教學徒數千有懷談議杖錫而往至波吒釐城知護法菩薩在菩提樹論師乃命門人曰汝行詣菩提樹護法菩薩所如我辭曰菩薩宣揚遺教導誘迷徒仰德虛心爲日已久然以宿願未果遂乖禮謁菩薩樹者誓不空見見當有證稱天人師護法菩薩謂其使曰人世如幻身命若浮渴日勤誠未遑談議人信往復竟不會見論師既還本土靜而思曰非慈氏成佛誰決我疑于觀自在菩薩像前誦隨心陀羅尼絕粒飲水時歷三歲觀自在菩薩乃現妙色身謂論師曰何所志乎對曰願留此身待見慈氏觀自在菩薩曰人命危脆世間浮幻宜修勝善願生覩史多天於斯禮覲尚速得見論師曰志不可奪心不可貳菩薩曰若然者宜往馱那羯磔迦國城南山巖執金剛神所至誠誦持執金剛陀羅尼者當遂此願論師于是往而誦焉三歲之後神乃謂曰伊何所願若此勤勵論師曰願留此身待見慈氏觀自

在菩薩指遣來請成我願者其在神乎神乃授祕方而謂之曰此巖石內有阿素洛宮如法行請石壁當開開即入中可以待見論師曰幽居無覩詎知佛興執金剛曰慈氏出世我當相報論師受命專精誦持復歷三歲初無異想呪芥子以擊石巖壁豁而洞開是時百千萬衆觀覩忘返論師跨其戶而告衆曰吾久祈請待見慈氏聖靈警祐大願斯遂宜可入此同見佛興聞者怖駭莫敢履戶謂是毒蛇之窟恐喪身命再三告語唯有六人從入論師顧謝時衆從容而入入之既已石壁還合衆皆怨嗟恨前言之過也自此西南行千餘里至珠利耶國(南印度境)
珠利耶國周二千四五百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土野空曠

藪澤荒蕪居戶寡少羣盜公行氣序溫暑風俗姦宄人性獷烈崇信外道伽藍頹毀粗有僧徒天祠數十所多露形外道也
城東南不遠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嘗於此處現大神通說深妙法摧伏外道度諸天人
城西不遠有故伽藍提婆菩薩與羅漢論議之處初提婆菩薩聞此伽藍有嗢呾羅(唐言上)阿羅漢得六神通具八解脫遂來遠尋觀其風範既至伽藍投羅漢宿羅漢少欲知足唯置一牀提婆既至無以爲席乃聚落葉指令就坐羅漢入定夜分方出提婆于是陳疑請決羅漢隨難爲釋提婆尋聲重質第七轉已杜口不酬竊運神通力往覩史多天請問慈氏慈

氏爲釋因而告曰彼提婆者曠劫修行賢劫之中當紹佛位非爾所知宜深禮敬如彈指頃還復本座乃復抑揚妙義剖析微言提婆謂曰此慈氏菩薩聖智之釋也豈仁者所能詳究哉羅漢曰然誠如來旨於是避席禮謝深加敬歎從此南入林野中行千五六百里至達羅毗荼國(南印度境)
達羅毗荼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號建志補羅周三十餘里土地沃壤稼穡豐盛多花果出寶物氣序溫暑風俗勇烈深篤信義高尚博識而語言文字少異中印度伽藍百餘所僧徒萬餘人並皆遵學上座部法天祠八十餘所多露形外道也如來在世數遊此國說法度人故無憂王於諸聖迹皆建窣堵波建志補羅城者即達磨波羅(唐言護法)菩薩本生之城菩薩此國大臣之長子也幼懷雅量長而弘遠年方弱冠王姬下降禮筵之夕憂心慘悽對佛像前殷勤祈請至誠所感神負遠逝去此數百里至山伽藍坐佛堂中有僧開戶見此少年疑其盜也更詰問之菩薩具懷指告因請出家衆咸驚異遂允其志王乃宣命推求追迹乃知菩薩神負遠塵王之知也用深敬異自染衣已篤學精勤令聞風範語在前記
城南不遠有大伽藍國中聰叡同類萃止有窣堵波高百餘尺無憂王所建也如來在昔於此說法摧伏外道廣度人天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自此南行三千餘里至秣羅矩吒國(亦謂枳秣羅國南印度境)
秣羅矩吒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四十餘里土田潟鹵

地利不滋海渚諸珍多聚此國氣序炎熱人多黧黑志性剛烈邪正兼崇不尚游藝唯善逐利伽藍故基實多餘址存者既少僧徒亦寡天祠數百外道甚衆多露形之徒也城東不遠有故伽藍庭宇荒蕪基址尚在無憂王弟大帝之所建也其東有窣堵波崇基已陷覆鉢猶存無憂王之所建立在昔如來於此說法現大神通度無量衆用彰聖迹故此標建歲久彌神所願或遂

國南濱海有秣剌耶山崇崖峻嶺洞谷深澗其中則有白檀香樹栴檀你婆樹樹類白檀不可以別唯於盛夏登高遠矚其有大蛇縈者于是知之猶其木性凉冷故蛇盤也既望見已射箭為記冬蟄之後方乃採伐羯布羅香樹松身異葉花果斯別初採既濕尚未有香木乾之後修理而析其中有香狀若雲母色如冰雪此所謂龍腦香也

秣剌耶山東有布呾洛迦山山徑危險巖谷敧傾山頂有池其水澄鏡派出大河周流繞山二十帀入南海池側有石天宮觀自在菩薩往來遊舍其有願見菩薩者不顧身命厲水登山忘其艱險能達之者蓋亦寡矣而山下居人祈心請見或作自在天形或為塗灰外道慰喻其人果遂其願從此山東北海畔有城是往南海僧伽羅國路聞諸土俗也從此入海東南可三千餘里至僧伽羅國唐言執師子非印度之境

大唐西域記卷十

大唐西域記卷十 六

音釋

猿乃可切 猢俱切 大 飲音寺 猾音備 犺音告 閬頓切 瓦 皷去奇切

大唐西域記音釋卷十 七

大唐西域記卷十一

二十三國

僧伽羅國雖非印度之國路次附出　恭建那補羅國

摩訶剌侘國　跋祿羯呫婆國

摩臘婆國　阿吒釐國

契吒國　伐臘毗國

阿難陀補羅國　蘇剌侘國

瞿折羅國　鄔闍衍那國

擲枳陀國　摩醯濕伐羅補羅國

信度國　茂羅三部盧國

鉢伐多國　阿點婆翅羅國

狼揭羅國　波剌斯國雖非印度之國路次附見

臂多勢羅國　阿軬荼國

伐剌拏國

僧伽羅國周七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四十餘里土地沃壤氣序溫暑稼穡時播花果具繁人戶殷盛家產富饒其形卑黑其性獷烈好學尚德崇善勸福此國本寶渚也多有珍寶棲止鬼神其後南印度有一國王女娉隣國吉日送歸路逢師子侍衛之徒棄女逃難女在輿中心甘喪命師子王負女而去入深山處幽谷捕鹿採果以時資給既積歲月遂孕男女形貌同人性種畜也男漸長大格猛獸年方弱冠人智斯發請其母曰於我何謂乎父則野獸母乃是人既非族類如何配偶母乃述昔事以告其子子曰人畜殊途宜速逃逝母曰我先已逃不能自濟其子於後逐師子父登山踰嶺察其遊止可以逃難伺父去已遂擔負母妹下趨人里母曰宜各慎密勿說事源人或知聞輕鄙我等於是至父本國國非家族宗祀已滅投寄邑人人謂之曰爾曹何國人也曰我本此國流離異域子母相攜來歸故里人皆哀愍更共資給其師子王還無所見追戀男女憤恚既發便出山谷往來村邑咆哮震吼暴害人物殘毒生類邑人輒出遂取而殺擊鼓吹貝負弩持矛群從成旅然後免害其王懼仁化之不洽也乃縱獵者期於擒獲王躬率四兵衆以萬計掩薄林藪彌跨山谷師子震吼人畜辟易既不擒獲尋復招募其有擒執師子除

大唐西域記卷十一 一

國悲者嘗酬遠賞式旌茂績其子聞上之令乃謂母曰飢寒已甚宜可應募或有所得以相撫育母曰言不可若是彼雖畜也猶謂父焉豈以艱辛而興逆害子曰人畜異類禮義安在既以違阻此心何冀乃袖小刀出應招募是時千衆萬騎雲屯霧合師子踞在林中人莫敢近子即其前父遂馴伏於是乎親愛忘怒乃剸刃於腹中尚懷慈愛猶無忿毒乃至刳腹含苦而死王曰斯何人哉若此之異也誘之以福利震之以威禍然後具陳始末備述情事王曰逆哉父而尚害況非親乎畜種難馴凶情易動除民之害其功大矣斷父之命其心逆矣重賞以酬其功遠放以誅其逆則國典不虧王言不貳於是裝二大船多儲糧糗母留在國周給賞功子女各從一舟隨波飄蕩其男船泛海至此寶渚見豐珍玉便於中止其後商人採寶復至渚中乃殺其商主留其子女如是繁息子孫衆多遂立君臣以位上下建都築邑據有疆域以其先祖擒執師子因舉元功而為國號其女船者泛至波剌斯西神鬼所魅產育羣女故今西大女國是也故師子國人形貌卑黑方頤大顙情性獷烈安忍鴆毒斯亦猛獸遺種故其人多勇健斯一說也

佛法所記則曰昔此寶洲大鐵城中五百羅剎女之所居也城樓之上豎二高幢表吉凶之相有吉事吉幢動有凶事凶幢動恒伺商人至寶洲者便變為美女持香花奏音樂出迎慰問誘入鐵城樂讌歡會已而置鐵牢中漸取食之時贍部

洲有大商主僧伽者其子字僧伽羅父既年老代知家務與五百商人入海採寶風波飄蕩遇至寶洲時羅剎女望吉幢動便賫香花鼓奏音樂相攜迎候誘入鐵城商主於是對羅剎女王歡娛樂會自餘商侶各相配合彌歷歲時皆生一子諸羅剎女情疏故人欲幽之鐵牢便伺商侶時僧伽羅夜感惡夢知非吉祥竊求歸路遇至鐵牢乃聞悲號之聲遂昇高樹問曰誰相拘繫而此怨傷曰爾不知耶城中諸女並是羅剎昔誘我曹入城娛樂君既將至幽牢我曹漸充所食今已太半君等不久亦遭此禍僧伽羅曰當圖何計可免危難對曰我聞海濱有一天馬至誠祈請必相濟渡僧伽羅聞已竊告商侶共望海濱專精求救是時天馬來告人曰爾輩各執我毛鬣不迴顧者我濟汝曹越海免難至贍部洲吉達鄉國諸商人奉指告事一無貳執其毛鬣天馬乃騰驤雲路越濟海岸諸羅剎女忽覺夫逃遞相告語異其所去各攜稚子凌虛往來知諸商人將出海濱遂相召命飛行遠訪尚未踰時遇諸商侶悲喜俱至涕淚交流各掩泣而言曰我惟感遇幸會良人室家有慶恩愛已久而今遠棄妻子孤遺悠悠此心誰其能忍幸願留顧相與還城商人之心未肯迴慮諸羅剎女策說無功遂縱妖媚備行矯惑商侶愛戀情難堪忍心疑去留身皆退墮羅剎諸女更相拜賀與彼商人攜持而去僧伽羅者智慧深固心無滯累得越大海免斯危難時羅剎女王空還鐵城諸女謂曰汝無智略為夫所棄既寡藝能宜勿

居此時羅剎女王持所生子飛至僧伽羅前縱極媚惑誘請令還僧伽羅口誦神咒手揮利劍叱而告曰汝是羅剎我乃是人人鬼異路非其匹合若相逼惱當斷汝命羅剎女知誘惑之不遂也凌虛而去至僧伽羅家謂其父僧伽曰我是某國王女僧伽羅娶我為妻生一子矣齎持寶貨來還鄉國泛海遇風舟檝漂沒唯我子母及僧伽羅僅而獲濟山川道阻凍餒艱辛一言忤意遂見棄遺詈言不遜罵為羅剎歸則家國遐遠止則孤遊羈旅進退無依敢陳情事僧伽曰誠如所言宜時即入室居未久僧伽羅至父謂之曰何重財寶而輕妻子僧伽羅曰此羅剎女也則以先事具白父母而親宗戚屬咸事驅逐時羅剎女遂以訴王王欲罪僧伽羅僧伽羅曰羅剎之女情多妖惑王以為不誠也而情悅其淑美謂僧伽羅曰必棄此女今留後宮僧伽羅曰恐為災禍斯既羅剎食唯血肉王不聽僧伽羅之言遂納為妻其後夜分飛還寶渚召餘五百羅剎鬼女共至王宮以毒咒術殘害宮中凡諸人畜食肉飲血持其餘屍還歸寶渚旦日羣臣朝集王門閉而不開候聽久之不聞人語於是排其戶闢其門相從趨進遂至宮庭闃其無人唯有骸骨羣官僚佐相顧失圖悲號慟哭莫測禍源僧伽羅具告始末臣庶信然禍自招矣於是國輔老臣羣官宿將歷問明德推據崇高咸仰僧伽羅之福智也乃相議曰夫君人者豈苟且哉先資福智次體明哲非福智無以享寶位非明哲何以理機務僧伽羅者斯其人矣夢察

禍機感應天馬忠以諫主智足謀身歷運在茲惟新成詠衆庶樂推尊立之為王僧伽羅辭不獲免允執其中恭揖群官遂即王位於是沿革前弊表式賢良乃下令曰吾先商侶在羅剎國死生莫測善惡不分今將救難宜整兵甲拯危恤患國之福也收珍藏寶國之利也於是治兵浮海而往時鐵城上凶幢遂動諸羅剎女覩而惶怖便縱妖媚出迎誘誑王素知其詐令諸兵士口誦神咒身奮武威諸羅剎女蹎墜退敗或逃隱海島或沉溺洪流於是毀鐵城破鐵牢救得商人多獲珍寶招募黎庶遷居寶洲建都築邑遂有國焉因以王名而為國號僧伽羅者則釋迦如來本生之事也

僧伽羅國先時唯宗淫祀佛去世後第一百年無憂王弟摩醯因陀羅捨離欲愛志求聖果得六神通具八解脫足步虛空來遊此國弘宣正法流布遺教自茲已降風俗淳信伽藍數百所僧徒二萬餘人遵行大乘上座部法佛教至後二百餘年各擅專門分成二部一曰摩訶毗訶羅住部斥大乘習小乘二曰阿跋耶祇釐住部學兼二乘弘演三藏僧徒乃戒行貞潔定慧凝明儀範可師濟濟如也

王宮側有佛牙精舍高數百尺瑩以珠珍飾之奇寶精舍上建表柱置鉢曇摩羅伽大寶寶光赫奕聯暉照曜晝夜遠望爛若明星王以佛牙日三灌洗香水香末或灌或焚務極珍奇式修供養

僧伽羅國古之師子國又曰無憂國即南印度其地多奇寶

又名寶渚昔釋迦牟尼佛化身名僧伽羅諸德兼備國人推尊為王故國亦以僧伽羅為號也以大神通力破大鐵城滅羅剎女拯恤危難於是建都築邑化導是方宣流正教示寂留牙在於茲土金剛堅固歷劫不壞寶光遙燭如星麗空如月炫宵如太陽麗晝凡有禱祈應答如響國有凶荒災異精意祈請靈祥隨至今之錫蘭山即古之僧伽羅國也王宮側有佛牙精舍飾以衆寶輝光赫奕累世相承敬禮不衰今國王阿烈苦奈兒鎖里人也崇祀外道不敬佛法暴虐凶悖靡恤國人褻慢佛牙大明永樂三年皇帝遣中使太監鄭和奉香花往詣彼國供養鄭和勸國王阿烈苦奈兒敬崇佛教遠離外道王怒即欲加害鄭和知其謀遂去後復遣鄭和往賜諸番并賜錫蘭山國王王益慢不恭欲圖害使者用兵五萬人刊木塞道分兵以劫海舟會其下預泄其機鄭和等覺亟回舟路已阨絕潛遣人出舟師拒之和以兵三千夜由間道攻入王城守之其劫海舟番兵乃與其國內番兵四面來攻合圍數重攻戰六日和等執其王凌晨開門伐木取道且戰且行凡二十餘里抵暮始達舟當就

（招請佛牙至舟靈異非常光彩照曜如前所云訇霆震驚遠見隱避歷涉巨海凡數十萬里風濤不驚如履平地獰龍惡魚紛出乎前恬不為害舟中之人皆安穩快樂永樂九年七月初九日至京師皇帝命於皇城內莊嚴栴檀金剛寶座貯之式修供養利益有情祈福民庶作無量功德）佛牙精舍側有小精舍亦以眾寶而莊校焉中有金佛像此國先王等身而鑄肉髻則貴寶飾焉其後有盜伺欲竊取而重門周檻衛守清切盜乃鑿通孔道入精舍而穴之遂欲取寶像漸高遠其盜既不果求退而歎曰如來在昔修菩薩行起廣大心發弘誓願上自身命下至國城悲愍四生周給一切今者如何遺像悋寶靜言於此不明昔行像乃俯首而授寶焉是盜得已尋持貨賣人或見者咸謂之曰此寶乃先王金佛像頂髻寶也爾從何獲來此鬻賣遂擒以白王王問所從得盜曰佛自與我我非盜也王以為不誠命使觀驗像猶俯首王覩聖靈信心淳固不罪其人重贖其寶莊嚴像髻重置頂焉像因俯首以至於今

王宮側建大廚日營萬八千僧食食時既至僧徒持鉢受饌既得食已各還其居自佛教流被建斯供養子孫承統繼業至今十數年來國中政亂未有定主乃廢斯業

國濱海隅地產珍寶王親祠祭神呈奇貨都人士子往來求採稱其福報所獲不同隨其珠璣賦稅有科國東南隅有駿迦山（舊曰楞伽訛也）巖谷幽峻神鬼遊舍在昔如來於此說駿迦經（舊曰楞伽經訛也）

國南浮海數千里至那羅稽羅洲洲人卑小長餘三尺人身鳥喙既無穀稼唯食椰子那羅稽羅洲西浮海數千里孤島東崖有石佛像高百餘尺東面坐以月愛珠為肉髻月將迴照水即懸流滂霈崖嶺臨注谿壑時有商侶遭風飄浪隨波泛濫遂至孤島海鹹不可以飲渴之者久之是時月十五日也像頂流水眾皆獲濟以為至誠所感靈聖拯之於即留停遂經數日每月隱高巖其水不流時商主曰未必為濟我曹而流水也嘗聞月愛珠月光照即水流注耳將非像佛頂上有此寶耶遂登崖而視之乃以月愛珠為像肉髻當見其人說其始末國西浮海數千里至大寶洲無人居止惟神棲宅靜夜遙望光燭山川商人往之者多矣咸無所得自達羅毗荼國北入林野中歷孤城過小邑凶人結黨作害羈旅行二千餘里至恭建那補羅國（南印度境）

恭建那補羅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土地膏腴稼穡滋盛氣序溫暑風俗躁烈形貌黧黑情性獷暴好學業尚德藝伽藍百餘所僧徒萬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綜習天祠數百異道雜居

宮城側有大伽藍僧徒三百餘人實惟俊彥也伽藍大精舍高百餘尺中有一切義成太子寶冠高減二尺飾以寶珍盛以寶函每至齋日出置高座香花供養時放光明

城側大伽藍中有精舍高五十餘尺中有刻檀慈氏菩薩像高十餘尺或至齋日神光照燭是聞二百億羅漢之所造也

城北不遠有多羅樹林周三十餘里其葉長廣其色光潤諸國書寫莫不採用林中有窣堵波是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其側則有聞二百億羅漢遺身舍利窣堵波也

城東不遠有窣堵波基已傾陷餘高三丈聞諸先志曰此中有如來舍利或至齋日時燭靈光在昔如來於此說法現神通力度諸群生城西南不遠有窣堵波高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是聞二百億羅漢於此現大神通化度眾生傍有伽藍唯餘基址是彼羅漢之所建也從此西北入大林中野獸暴害群盜凶殘行二千四五百里至摩訶剌侘國（南印度境）

摩訶剌侘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西臨大河周三十餘里土地沃壤稼穡殷盛氣序溫暑風俗淳質其形偉大其性傲逸有恩必報有怨必復人或凌辱殉命以讎窘急投分忘身以濟將復怨也必先告之各披堅甲然後爭鋒臨陣逐北不殺已降兵將失利無所刑罰賜之女服感激自死國養勇士有數百人每將決戰飲酒酣醉一人推鋒萬夫挫銳遇人肆害國刑不加每出遊行擊鼓前導復飼暴象凡數百頭將欲陣戰亦先飲酒群馳蹈踐前無堅敵其王恃此人象輕陵鄰國王剎帝利種也名補羅稽舍謀猷弘遠仁慈廣被臣下事之盡其忠矣今戒日大王東征西伐遠賓邇肅唯此國人獨不臣伏屢率五印度甲兵及募召諸國烈將躬往討伐猶未克勝其兵也如此其俗也如彼人知好學邪正兼崇伽藍百餘所僧徒五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綜習天祠百數異道甚多

大城內外五窣堵波並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無憂王建也自餘石甎諸窣堵波其數甚多難用備舉

城南不遠有故伽藍中有觀自在菩薩石像靈鑒潛被願求多果

國東境有大山疊嶺連嶂重巒絕巘爰有伽藍基於幽谷高堂邃宇疏崖枕峰重閣層臺背巖面壑阿折羅（唐言所行）阿羅漢所建羅漢西印度人也其母既終觀生何趣見於此國受女人身羅漢遂來至此將欲導化隨機攝受入里乞食至母生家女子持食來施乳便流汁親屬既見以為不祥羅漢說本因緣女子便證聖果羅漢感生育之恩懷業緣之致將酬厚德建此伽藍伽藍大精舍高百餘尺中有石佛像高七十餘尺上有石蓋七重虛懸無綴蓋間相去各三尺餘聞諸先志曰斯乃羅漢願力之所持也或曰神通之力或曰藥術之功考厥實錄未詳其致精舍四周雕鏤石壁作如來在昔修菩薩行諸因地事證聖果之禎祥入寂滅之靈應巨細無遺備盡鐫鏤伽藍門外南北左右各一石象聞之土俗曰此象時大聲吼地為震動昔陳那菩薩多止此伽藍自此西行千餘里渡耐秣陀河至跋祿羯呫（昌葉反）婆國（南印度境）

跋祿羯呫婆國周二千四五百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土地鹹鹵草木稀疏煮海為鹽利海為業氣序暑熱迴風飈起土俗澆薄人性詭詐不知學藝邪正兼信伽藍十餘所僧徒三百餘人習學大乘上座部法天祠十餘所異道雜居從此西北行二千餘里至摩臘婆國（即南羅羅國南印度境）

摩臘婆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據莫訶河東南土地膏腴稼穡殷盛草木榮茂花果繁實特宜宿麥多食餅麨人性善順大抵聰明言詞雅亮學藝優深五印度境兩國重學南西摩臘婆國東北摩揭陀國貴德尚仁明敏強學而此國也邪正雜信伽藍數百所僧徒二萬餘人習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數百異道實眾多是塗灰之侶也國志曰六十年前王號尸羅阿迭多（唐言戒日）機慧高明才學贍敏愛育四生敬崇三寶始自誕靈洎乎沒齒貌無慍色手不害生象馬飲水漉而後飲恐傷水性也其仁慈如此在位五十餘年野獸狎人舉國黎庶咸不殺害居宮之側建立精舍窮諸工巧備盡莊嚴中作七佛世尊之像每歲恆設無遮大會招集四

方俗徒修施四事供養或以三衣道具或以七寶珍奇奕世和承美業無替

大城西北二十餘里至婆羅門邑傍有陷坑秋夏霪滯彌淹旬日雖納衆流而無積水其傍又建小窣堵波聞諸先志曰昔者大慢婆羅門生身陷入地獄之處昔此邑中有婆羅門生知博物學冠時彥內外典籍究極幽微曆數元文若視諸掌風範清高令問遐被王甚珍敬國人宗重門人千數味道欽風每而言曰吾爲世出述聖導凡先賢後哲無與我比彼大自在天婆藪天那羅延天佛世尊者人皆風靡祖述其道莫不圖形競修祗敬我今德踰於彼名擅於時不有所異其何以顯遂用赤旃檀刻作大自在天婆藪天那羅延天佛世尊等像爲座四足凡有所至負以自隨其慢傲也如此時西印度有苾芻跋陀羅樓支唐言賢愛妙極因明深窮異論道風淳粹戒香郁烈少欲知足無求於物聞而嘆曰惜哉時無人矣今彼愚夫敢行凶德於是荷錫遠遊來至此國以其宿心具白於王王見弊服心未之敬然高其志强爲之禮遂設論座告婆羅門婆羅門聞而笑曰彼何人斯敢懷此志命其徒屬來就論場數百千衆前後侍聽賢愛服弊故衣敷草而坐彼婆羅門踞所持座非斥正法敷述邪宗苾芻清辯若流循環往復婆羅門久而謝屈王乃謂曰久濫虛名罔上惑衆先典有記論負當戮欲爐鑄鐵令其坐上婆羅門窮迫乃歸命求救賢愛愍之乃請王曰大王仁化遠洽頌聲載途當布慈育忽

行殘酷恕其不逮唯所去就王令乘驢遍告城邑婆羅門恥其戮辱發憤歐血苾芻聞已往慰之曰爾學苞內外聲聞遐邇榮辱之事進退當明夫名者何實乎婆羅門憤恚深詈苾芻謗毀大乘輕懷先聖言聲未靜地便坼裂生身陷墜遺迹斯在自此西南入海交西北行二千四五百里至阿吒釐國南印度境

阿吒釐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珍寶盈積稼穡雖備興販爲業土地沙鹵花果稀少出胡椒樹樹葉若蜀椒也出薰陸香樹樹葉若棠梨也氣序熱多風埃人性澆薄貴財賤德文字語言儀形法則大同摩臘婆國多不信福縱有信者宗事天神祠館千餘所異道雜居從摩臘婆國西北行三百里至契吒國南印度境

契吒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人戶殷盛家室富饒無大君長役屬摩臘婆國風土物產遂同其俗伽藍十餘所僧徒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習學天祠數十外道衆多從此北行千餘里至伐臘毗國南印度境即北羅羅國

伐臘毗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土地所產氣序所宜風俗人性同摩臘婆國居人殷盛家室富饒積財百億者乃有百餘室矣遠方奇貨多聚其國伽藍百餘所僧徒六千餘人多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數百異道寔多如來在世屢遊此國故無憂王於佛所止皆樹旌表建窣堵波過去三佛座及經行說法之處遺迹相間今王刹帝利種也卽昔

摩臘婆國尸羅阿迭多王之姪今羯若鞠闍國尸羅阿迭多王之子壻號杜魯婆跋吒唐言常叡性情躁急智謀淺近然而淳信三寶歲設大會七日以殊珍上味供養僧衆三衣醫藥之價七寶奇貨之珍旣以總施倍價酬贖貴德尚賢尊道重學遠方高僧特加禮敬去城不遠有大伽藍阿折羅阿羅漢之所建立德慧堅慧菩薩之所遊止於中製論並盛流布自此西北行七百餘里至阿難陀補羅國西印度境

阿難陀補羅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人戶殷盛家室富饒無大君長役屬摩臘婆國土宜氣序文字法則遂亦同焉伽藍十餘所僧徒減千人習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數十異道雜居從伐臘毗國西行五百餘里至蘇剌侘國西印度境

蘇剌侘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西據莫醯河居人殷盛家產富饒役屬伐臘毗國地土鹹鹵花果稀少寒暑雖均風飄不靜土俗澆薄人性輕躁不好學藝邪正兼信伽藍五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多學大乘上座部法天祠百餘所異道雜居國當西海之路人皆資海之利興販爲業貿遷有無去城不遠有郁鄯多山山頂有伽藍房宇廊廡多疏崖嶺林樹鬱茂泉流交境聖賢之所遊止靈仙之所集往從伐臘毗國北行千八百餘里至瞿折羅國西印度境

瞿折羅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號毗羅摩羅周三十餘里土宜風俗同蘇剌侘國居人殷盛家產富饒多事外道少信佛法伽藍一所僧百餘人習學小乘法教說一切有部天祠數十異道雜居王刹帝利種也年在弱冠智勇高遠深信佛法高尙異能從此東南行二千八百餘里至鄔闍衍那國南印度境

鄔闍衍那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土宜風俗同蘇剌侘國居人殷盛家室富饒伽藍數十所多以圮壞存者三五僧徒三百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習學天祠數十異道雜居王婆羅門種也博覽邪書不信正法去城不遠有窣堵波無憂王作地獄之處從此東北行千餘里至擲枳陀國南印度境

擲枳陀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五六里土稱沃壤稼穡滋植宜菽麥多花果氣序調暢人性善順多信外道少敬佛法伽藍數十所有僧徒天祠十餘所外道千餘人王婆羅門種也篤信三寶尊重有德諸方博達之士多集此國從此北行九百餘里至摩醯濕伐羅補羅國中印度境

摩醯濕伐羅補羅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土宜風俗同鄔闍衍那國宗敬外道不信佛法天祠數十多是塗灰之侶王婆羅門種也不甚敬信佛法從此還至瞿折羅國復北行荒野險磧經千九百餘里渡信度大河至信度國西印度境

信度國周七千餘里國大都城號毗苫婆補羅周三十餘里宜穀稼豐粟麥出金銀鍮石宜牛羊橐駝騾畜之屬橐駝卑

小唯有一峯多出赤鹽色如赤石白鹽黑鹽及白石鹽等異域遠方以之爲藥人性剛烈而質直數鬬諍多誹讟學不好博深信佛法伽藍數百所僧徒萬餘人並學小乘正量部法大抵懈怠性行弊穢其有精勤賢善之徒獨處閑寂遠迹山林夙夜匪懈多證聖果天祠三十餘所異道雜居王戍陀羅種也性淳質敬佛法如來在昔頗遊此國故無憂王於聖跡處建窣堵波數十所烏波毱多大阿羅漢屢遊此國演法開導所止之處皆旌遺迹或建僧伽藍或樹窣堵波往往間起可略而言

信度河側千餘里陂澤間有數百千戶於此宅居其性剛烈唯殺是務牧牛自活無所係命若男若女無貴無賤剃鬚髮

服製袈裟類苾芻而行俗事非教小見非斥大乘聞諸先志曰昔此地民庶安忍但事凶殘時有羅漢愍其顛墜為化彼故乘虛而來現大神通示希有事令眾信受漸導言教諸人敬悅願奉指誨羅漢知眾心順為授三歸息其凶暴悉斷殺生剃髮染衣恭行法教年代浸遠世易時移守善既微餘風不殄雖服法衣曾無戒善子孫奕世習以成俗從此東行九百餘里渡信度河東岸至茂羅三部盧國（西印度境）

茂羅三部盧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居人殷盛家室富饒役屬磔迦國土田良沃氣序調順風俗質直好學尚德多事天神少信佛法伽藍十餘所多已圮壞少有僧徒學無專習天祠八所異道雜居有日天祠莊嚴甚麗其日

天像鑄以黃金飾以奇寶靈鑒幽通神功潛被女樂遞奏明炬繼日香花供養初無廢絕五印度國諸王豪族莫不于此捨施珍寶建立福舍以飲食醫藥給濟貧病諸國之人來此求願常有千數天祠四周池沼花林甚可遊賞從此東北行七百餘里至鉢伐多國（北印度境）

鉢伐多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役屬磔迦國多旱稻宜菽麥氣序調適風俗質直人性躁急言含鄙詞學藝深博邪正雜信伽藍十餘所僧徒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習學四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天祠二十異道雜居城側有大伽藍僧徒百餘人並學大乘教即是昔慎那弗呾羅（唐言最勝子）論師於此製瑜伽師地釋論亦是賢愛論師德光論師本出家處此大伽藍為天火所燒摧殘荒圮從信度國西南行千五六百里至阿點婆翅羅國（西印度境）

阿點婆翅羅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號朅䴵溼伐羅周三十餘里僻在西境臨信度河隣大海濱屋宇莊嚴多有珍寶近無君長統屬信度國地下濕土斥鹵穢草荒茂疇壟少墾穀稼雖備菽麥特豐氣序微寒風飄勁烈宜牛羊橐駝騾畜之類人性暴急不好習學語言微異中印度其俗淳質敬崇三寶伽藍八十餘所僧徒五千餘人多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十所多是塗灰外道之所居止城中有大自在天祠祠宇彫飾天像靈鑒塗灰外道遊舍其中在昔如來頗遊此國說法度人導凡利俗故無憂王於聖迹處建六窣堵波從此

西行減二千里至狼揭羅國（西印度境）

狼揭羅國東西南北各數千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號窣菟黎濕伐羅土地沃潤稼穡滋盛氣序風俗同阿點婆翅羅國居人殷盛多諸珍寶臨大海濱入西女國之路也無大君長據川自立不相承命役屬波剌斯國文字大同印度語言少異邪正兼信伽藍百餘所僧徒六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習學天祠數百所塗灰外道其徒極眾城中有大自在天祠莊嚴壯麗塗灰外道之所宗事自此西北至波剌斯國（雖非印度之國路次附見舊曰波斯訛也）

波剌斯國周數萬里國大都城號蘇剌薩儻那周四十餘里川土既多氣序亦異大抵溫也引水為田人戶富饒出金銀鍮石頗胝水精奇珍異寶工織大錦細褐氍毹之類多善馬橐駝貨用大銀錢人性躁暴俗無禮義文字語言異於諸國無學藝多工技凡諸造作隣境所重婚姻雜亂死多棄屍其形偉大齊髮露頂衣皮褐服錦㲲戶課賦稅人四銀錢天祠甚多提那跋外道之徒為所宗也伽藍二三僧徒數百並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法釋迦佛鉢在此王宮國東境有鶴秣城內城不廣外郭周六十餘里居人眾家產富西北接拂懍國境壤風俗同波剌斯形貌言語稍有乖異多珍寶亦富饒也拂懍國西南海島有西女國皆是女人略無男子多諸珍寶貨附拂懍國故拂懍王歲遣丈夫配焉其俗產男皆不舉也自阿點婆翅羅國北行七百餘里至臂多勢羅國（西印度境）

臂多勢羅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無大君長役屬信度國土地沙鹵寒風淒勁多菽麥少花果而風俗獷暴語異中印度不好藝學然自淳信伽藍五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並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二十餘所並塗灰外道也城北十五六里大林中有窣堵波高數百尺無憂王所建也中有舍利時放光明是如來昔作仙人為國王所害之處此東不遠有故伽藍是昔大迦多衍那大阿羅漢之所建立其傍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處建窣堵波以為旌表從此東北行三百餘里至阿軬荼國（西印度境）

阿軬荼國周二千四五百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無大君長役屬信度國土宜穀稼菽麥特豐花果少草木疎氣序風

寒人性獷烈言詞朴質不尚學業然於三寶守心淳信伽藍二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多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五所並塗灰外道也城東行不遠大竹林中伽藍餘址是如來昔於此處聽諸苾芻著亟縛屣（唐言靴）傍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也基雖傾陷尚高百餘尺其傍精舍有青石立佛像每至齋日或放神光次南八百餘步林中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昔日止此夜寒乃以三衣重覆至明旦開諸苾芻著複納衣此林中之有佛經行之處又有諸窣堵波鱗次相望並過去四佛坐處也其窣堵波中有如來髮爪每至齋日多放光明從此東北行九百餘里至伐剌拏國（西印度境）

伐剌拏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役

屬迦畢試國地多山林稼穡時播氣序微寒風俗獷烈性忍暴志鄙弊語言少同中印度邪正兼崇不好學藝伽藍數十荒圮已多僧徒三百餘人並學大乘法教天祠五所多塗灰外道也城南不遠有故伽藍如來在昔於此說法示教利喜開悟含生其側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處聞諸土俗曰從此國西接稽薑那國居大山川間別立主無大君長多牛馬有善馬者其形殊大諸國希種隣境所寶復此西北踰大山涉廣川歷小城邑行二千餘里出印度境至漕矩吒國（亦謂漕利）

大唐西域記卷十一

大唐西域記卷十二

二十二國

漕矩吒國　弗栗恃薩儻那國
安呾羅縛國　闊悉多國
活國　瞢健國
阿利尼國　曷邏胡國
訖栗瑟摩國　鉢利曷國
呬摩呾羅國　鉢鐸創那國
淫薄健國　屈（居勿反）浪拏國
達摩悉鐵帝國　尸棄尼國
商彌國　朅盤陀國

烏鎩國　佉沙國
斫句迦國　瞿薩旦那國

漕矩吒國周七千餘里國大都城號鶴悉那周三十餘里或都鶴薩羅城周三十餘里並堅峻險固也山川邐迤疇壟爽塏穀稼時播宿麥滋豐草木扶疎花果茂盛宜鬱金香出興瞿草草生羅摩印度川鶴薩羅城中涌泉流派國人利之以溉田也氣序寒烈霜雪繁多人性輕躁情多詭詐好學藝多伎術聰而不明日誦數萬言文字言詞異於諸國多飾虛談少成事實雖祀百神敬崇三寶伽藍數百所僧徒萬餘人並皆學大乘法教今王淳信累葉承統務興勝福敏而好學無憂王所建窣堵波十餘所天祠數十異道雜居計多外道其徒極盛宗事務（[illegible]反）那天其天神昔自迦畢試國阿路猱山徙居此國南界務那呬羅山中作威作福爲暴爲惡信求者遂願輕侮者招殃故遠近宗仰上下祗懼鄰國異俗君臣僚庶每歲吉辰不期而會或資金銀奇寶或以羊馬馴畜競興供奉俱申誠素所以金銀布地羊馬滿谷無敢覬覦唯修施奉宗事外道克心苦行天神授其咒術外道遵行多効治療疾病頗蒙痊愈從此北行五百餘里至弗栗恃薩儻那國

弗栗恃薩儻那國東西二千餘里南北千餘里國大都城號護苾那周二十餘里土宜風俗同漕矩吒國語言有異氣序寒勁人性獷烈王突厥種也深信三寶尚學遵德從此國東北踰山涉川越迦畢試國邊城小邑凡數十所至大雪山婆

羅犀那大嶺嶺極崇峻危隥敧傾蹊徑槃迂巖岫迴互或入深谷或上高崖盛夏合凍鑿冰而度行經三日方至嶺上寒風淒烈積雪彌谷行旅經涉莫能佇足飛隼翱翔不能越度足趾步履然後翻飛下望諸山若觀培塿贍部洲中斯嶺特高其嶺無樹唯多石峯攢立叢倚森然若林又三日行方得下嶺至安呾羅縛國

安呾羅縛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無大君長役屬突厥山阜連屬川田隘狹氣序寒烈風雪淒勁豐稼穡宜花木人性獷暴俗無綱紀不知罪福不尚習學惟修神祠少信佛法伽藍三所僧徒數十然皆遵習大衆部法有一窣堵波無憂王建也從此西北入谷踰嶺度

諸小城行四百餘里至闊悉多國

闊悉多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無大君長役屬突厥山多川狹風而且寒穀稼豐花果盛人性獷暴俗無法度伽藍三所僧徒尠少從此西北踰山越谷度諸城邑行三百餘里至活國

活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無別君長役屬突厥土地平坦穀稼時播草木榮茂花果具繁氣序和暢風俗淳質人性躁烈衣服氈褐多信三寶少事諸神伽藍十餘所僧徒數百人大小二乘兼功綜習其王突厥也管鐵門已南諸小國遷徙鳥居不常其邑從此東入葱嶺葱嶺者據贍部洲中南接大雪山北至熱海千泉西至活

國東至烏鎩國東西南北各數千里崖嶺數百重幽谷險峻恒積冰雪寒風勁烈多出葱故謂葱嶺又以山崖葱翠遂以名焉東行百餘里至瞢健國

瞢健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四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五六里土地風俗大同活國無大君長役屬突厥北至阿利尼國

阿利尼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帶縛芻河兩岸周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土風俗大同活國東至曷邏胡國

曷邏胡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北臨縛芻河周二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土宜風俗大同活國從瞢健國東踰峻嶺越洞谷歷數川城行三百餘里至訖栗瑟摩國

訖栗瑟摩國覩貨邏國故地也東西千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五六里土宜風俗大同瞢健國但其人性暴惡行異東北至鉢利曷國

鉢利曷國覩貨邏國故地也東西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土宜風俗大同訖栗瑟摩國從訖栗瑟摩國東踰山越川行三百餘里至呬摩呾羅國

呬摩呾羅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三千餘里山川邐迤土地沃壤宜穀稼多宿麥百卉滋茂衆果具繁氣序寒烈人性暴急不識罪福形貌鄙陋舉止威儀衣氈皮褐頗同突厥其婦人首冠木角高三尺餘前有兩岐表夫父母上岐表父下岐表母隨先喪亡除去一岐舅姑俱殁角冠全棄其先强國王釋種也葱嶺之西多見臣伏境隣突厥遂染其俗又見侵掠

自守其境故此國人流離異域數十堅城各別立王穹廬毳帳遷徙往來西接訖栗瑟摩國東行二百餘里至鉢鐸創那國

鉢鐸創那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據山崖上周六七里山川邐迤沙石彌漫土宜菽麥多蒲萄胡桃梨柰等果氣序寒烈人性剛猛俗無禮法不知學藝其貌鄙陋衣多氈毼伽藍三四所僧徒寡少王性淳質敬崇三寶從此東南山谷中行二百餘里至淫薄健國

淫薄健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山嶺連屬川田隘狹土地所產氣序所宜人性之差同鉢鐸創那但言語少異王性苛暴不明善惡從此東南踰嶺越谷陿路危險行三百餘里至屈（居勿反）浪拏國

屈浪拏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二千餘里土地山川氣序時候同淫薄健國俗無法則人性鄙暴多不營福少信佛法其貌醜弊多服氈毼有山巖中多出金精琢析其石然後得之伽藍既少僧徒亦寡其王淳質敬崇三寶從此東北登山入谷途路艱阻行五百餘里至達摩悉鐵帝國（亦名鑊侃又謂護蜜）

達摩悉鐵帝國在兩山間覩貨邏國故地也東西千五六百

餘里南北廣四五里狹則不踰一里臨縛芻河盤紆曲折堆阜高下沙石流漫寒風淒烈唯植麥豆少樹林乏花果多出善馬馬形雖小而耐馳涉俗無禮義人性獷暴形貌鄙陋衣服氈褐眼多碧綠異於諸國伽藍十餘所僧徒寡少

戶棄尼國昏馱多城國之都也中有伽藍此國先王之所建立疏崖奠谷式建堂宇此國之先未被佛教但事邪神數百年前肇弘法化初此國王愛子嬰疾徒究醫術有加無瘳王乃躬往天祠禮請求救時彼祠主爲神下語必當痊復良無他慮王聞喜慰迴駕而歸路逢沙門容止可觀駭其形服問所從至此沙門者已證聖果欲宏佛法故此儀形而報王曰我如來弟子所謂苾芻也王既憂心即先問曰我子嬰疾生死未分沙門曰王先靈可起愛子難濟王曰天人神謂不死沙門言其當終詭俗之人言何可信遲至宮中愛子已死匿不發喪更問神主猶曰不死疾當瘳王便發怒縛神主而數曰汝曹羣居長惡妄行威福我子已死尚云當瘳此而謬

戮死不可忍宜戮神主殄滅靈廟於是殺神王除神像拯獲勞河迴駕而還又遇沙門見而敬悅稽首謝曰曩無明導佇足邪途流弊雖久沿革在茲願能垂顧降臨居室沙門受請隨至宮中葬子既已謂沙門曰人世糾紛生死流轉我子嬰疾問其去留神而妄言必痊差先承指告果無虛說斯則其法可奉唯垂哀愍導此迷途遂請沙門揆度伽藍依其規矩而便建立自爾之後佛教方隆故伽藍中精舍為羅漢建也

伽藍大精舍中有石佛像像上懸金銅圓蓋眾寶莊嚴人有旋繞蓋亦隨轉人止蓋止莫測靈鑒聞諸耆舊曰或云聖人願力所持或謂機關秘術所致觀其堂宇石壁堅峻考厥眾議莫知實錄踰此國大山北至尸棄尼國

尸棄尼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五六里山川連屬沙石遍野多菽麥少穀稼林樹稀少花果寡少氣序寒烈風俗獷勇忍於殺戮務於盜竊不知禮義不識善惡迷未來禍福懼現世災殃形貌鄙陋皮褐為服文字同覩貨邏國語言有異越達摩悉鐵帝國大山之南至商彌國

商彌國周二千五六百里山川相間堆阜高下穀稼備植菽麥彌豐多蒲萄出雌黃鑿崖析石然後得之山神暴惡屢為災害祀祭後入平吉往來若不祈禱風雹奮發氣序寒風俗急人性淳質俗無禮義智謀寡狹技能淺薄文字同覩貨邏國語言別異多衣氈褐其王釋種也崇重佛法國人從化莫不淳信伽藍二所僧徒寡少國境東北踰山越谷經危履險行七百餘里至波謎羅川東西千餘里南北百餘里狹隘之處不踰十里據兩雪山間故寒風淒勁春夏飛雪晝夜飄風地鹹鹵多礫石播植不滋草木稀少遂至空荒絕無人止波謎羅川中有大龍池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十餘里據大葱嶺內當贍部洲中其地最高也水乃澄清皎鏡莫測其深色帶青黑味甚甘美潛居則蛟螭魚龍黿鼉鼇鱉浮游乃鴛鴦鴻雁鴐鵝鷫鴇諸鳥大卵遺荒野或草澤間或沙渚上池西派一大流西至達摩悉鐵帝國東界與縛芻河合而西流故此以右水皆西流池東派一大流東北至佉沙國西界與徙多河合而東流故此已左水皆東流波謎羅川南越山有鉢露羅國多金銀金色如火自此川中東南路無人里登山履險唯多冰雪行五百餘里至朅盤陀國

朅盤陀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基大石嶺背徙多河周二十餘里山嶺連屬川原隘狹穀稼儉少菽麥豐多林樹稀花果少原隰丘墟城邑空曠俗無禮義人寡學藝性既獷暴力亦驍勇容貌醜弊衣服氈褐文字語言大同佉沙國然知淳信敬崇佛法伽藍十餘所僧徒五百餘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

今王淳質敬重三寶儀容閑雅篤志好學建國已來多歷年數其自稱云是至那提婆瞿呾羅（唐言漢日天種）此國之先葱嶺中之荒川也昔波利斯國王娶婦漢土迎歸至此時屬兵亂東西路絕遂以王女置於孤峯極危峻梯崖而上下設周衛警晝巡夜時經三月寇賊方靜欲趨歸路女已有娠使臣憂懼謂徒屬曰王命迎婦屬斯寇亂野次荒川朝不謀夕吾王德感妖氛已靜今將歸國王婦有娠顧此為憂不知死地宜推首惡或以後誅訊問諠譁莫究其實時彼侍兒謂使臣曰勿相尤也乃神會耳每日正中有一丈夫從日輪中乘馬會此使臣曰若然者何以雪罪歸必見誅留亦來討進退若是何所宜行僉曰斯事不細誰就深誅待罪境外且推旦夕於是即石峯上築宮起館周三百餘步環宮築城立女為主建官垂憲至期產男容貌妍麗母攝政事子稱尊號飛行虛空馭風雲威德遐被聲教遠洽隣域異國莫不稱臣其王壽終

葬在此城東南百餘里大山巖石室中其屍乾腊今猶不壞狀羸瘠人儼然如睡時易衣服恒置香花子孫奕世以迄於今以其先祖之世母則漢土之人父乃日天之種故其自稱漢日天種然其王族貌同中國首飾方冠身衣胡服後嗣陵夷見迫強國無憂王命世即其宮中建窣堵波其王於後遷居宮之東北隅以其故宮為尊者童受論師建僧伽藍臺閣高廣佛像威嚴尊者呾叉始羅國人也幼而穎悟早離俗塵遊心典籍棲神玄旨日誦三萬二千言兼書三萬二千字故能學冠時彥名高當世立正法摧邪見高論清舉無難不酬五印度國咸見推高其所製論凡數十部並盛宣行莫不玩習即經部本師也當此之時東有馬鳴南有提婆西有龍猛北有童受號為四日照世故此國王聞尊者盛德興兵動眾伐呾叉始羅國脅而得之建此伽藍式昭瞻仰

城東南行三百餘里至大石崖有二石室各一羅漢於中入滅盡定端然而坐難以動搖形若羸人膚骸不朽已經七百餘歲其鬚髮恒長故眾僧年別為剃髮易衣大崖東北踰嶺履險行二百餘里至奔穰舍羅（唐言福舍）葱嶺東岡四山之中地方百餘頃正中墊下冬夏積雪風寒飄勁疇壟舄鹵稼穡不滋既無林樹唯有細草時雖暑熱而多風雪人徒纔入雲霧已興商侶往來苦斯艱險聞諸耆舊曰昔有賈客其徒萬餘橐駝數千齎貨逐利遭風遇雪人畜俱喪時朅盤陀國有大羅漢遙觀見之愍其危厄欲運神通拯斯淪溺適來至

此商人已喪於是收諸珍寶集其所有構立館舍儲積資財買地鄰國鬻戶邊城以賑往來故今行人商侶咸蒙周給從此東下葱嶺東岡登危嶺越洞谷谿徑險阻風雪相繼行八百餘里出葱嶺至烏鎩國

烏鎩國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南臨徙多河地土沃壤稼穡殷盛林木鬱茂花果具繁多出雜玉則有白玉黳玉青玉氣序和風雨順俗寡禮義人性剛獷多詭詐少廉恥文字語言少同佉沙國貌醜弊衣皮褐然能崇信敬奉佛法伽藍十餘所僧徒減千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自數百年王族絕嗣無別君長役屬朅盤陀國

城西二百餘里至大山山氣巃嵸觸石興雲崖隒崢嶸將崩未墜其巔窣堵波鬱然奇制也聞諸土俗曰數百年前山崖崩圮中有苾芻瞑目而坐軀量偉大形容枯槁鬚髮下垂被肩蒙面有畋獵者見已白王王躬觀禮都人士子不召而至焚香散花競修供養王曰斯何人哉若此偉也有苾芻對曰此鬚髮垂長而被服袈裟乃入滅心定阿羅漢也夫入滅心定者先有期限或言聞犍椎聲或云待日光照有茲警察便從定起若無警察寂然不動定力持身遂無壞滅段食之體出定便謝宜以酥油灌注令得滋潤然後鼓擊警悟定心王曰俞乎乃擊揵椎其聲纔振而此羅漢豁然高視久之乃曰爾曹何人形容卑劣被服袈裟對曰我苾芻也曰然我師迦葉波如來今何所在對曰入大涅槃其來已久聞而閉目悵

若有懷尋道問曰釋迦如來出興世耶對曰誕靈導世已從寂滅聞復悄若久之乃起拜嘘空現神變化火焚身遺屍墜地王收其骨起窣堵波從此北行山磧曠野五百餘里至佉沙國舊謂疏勒者乃稱其城號也正音宜云室利訖栗多底疏勒之言猶爲訛也

佉沙國周五十餘里多沙磧少壤土稼穡殷盛花果繁茂出細氈褐工織細氈氍毹氣序和暢風雨順序人性獷暴俗多詭詐禮義輕薄學藝膚淺其俗生子押頭匾㔸容貌粗鄙文身綠睛而其文字取則印度雖有删訛頗存體勢語言辭調異於諸國淳信佛法勤營福利伽藍數百所僧徒萬餘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不究其理多諷其文故誦通三藏及毗婆沙者多矣從此東南行五百餘里濟徙多河踰大沙嶺至斫句迦國舊曰沮渠

斫句迦國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堅峻險固編戶殷盛山阜連屬礫石彌漫臨帶兩河頗以耕植蒲萄梨柰其果實繁時風寒人躁暴俗唯詭詐公行劫盜文字同瞿薩旦那國言語有異禮義輕薄學藝淺近淳信三寶好樂福利伽藍數十毀壞已多僧徒百餘人習學大乘教國南境有大山崖嶺嵯峨峰巒重疊草木凌寒春秋一貫谿澗浚瀨飛流四注崖龕石室棊布巖林印度果人多運神通輕舉遠遊棲止於此諸阿羅漢寂滅者衆以故多有窣堵波也今猶現有三阿羅漢居巖穴中入滅心定形若羸人鬚髮恒長故諸沙門時往爲剃而此國中大乘經典部數尤多佛法至處莫斯爲盛

也十方頌爲部者凡有十數自茲已降其流實廣從此而東踰嶺越谷行八百餘里至瞿薩旦那國唐言地乳即其俗之雅言也俗語謂之渙那國匈奴謂之于遁諸胡謂之豁旦印度謂之屈丹舊曰于闐訛也

瞿薩旦那國周四千餘里沙磧太半壤土隘狹宜穀稼多衆果出氍毹細氈工紡績絁紬又產白玉𪉖玉氣序和暢飄風飛埃俗知禮義人性溫恭好學典藝博達伎能衆庶富樂編戶安業國尚樂音人好歌舞少服毛褐氈裘多衣絁紬白氎儀形有體風則有紀文字憲章聿遵印度微改體勢粗有沿革語異諸國崇尚佛法伽藍百有餘所僧徒五千餘人並多習學大乘法教王甚驍武敬重佛法自云毗沙門天之祚胤也昔者此國虛曠無人毗沙門天於此棲止無憂王太子在

呾叉始羅國被抉目已無憂王怒譴輔佐遷其豪族出雪山北居荒谷間遷人逐物至此西界推舉酋豪立爲君長當此之時也東土帝子蒙譴流徙居此東界群下勸進又自稱王歲月已積風教不通各因田獵遇會荒澤更問宗緒因而爭長忿形辭語便欲交兵或有諫曰今何遽乎因獵決戰未盡兵鋒宜歸治兵期而後集於是迴駕而返各歸其國校習戎馬督勵士卒至期兵會旗鼓相望旦日合戰西主不利因而逐北遂斬其首東主乘勝撫集亡國遷都中地方建城郭憂其無土恐難成功宣告遠近誰識地理時有塗灰外道負大瓠盛滿水自而進曰我知地理遂以其水屈曲遺流周而復始因即疾驅忽而不見依彼水迹峙其基堵遂得興功即斯國治今王所都於此也城非崇峻攻擊難克自古已來未能有勝其王遷都作邑建國安人功績已成齒耋云暮未有胤嗣恐絕宗緒乃往毗沙門天神所祈禱請嗣神像額上剖出嬰孩捧以回歸國人稱慶既不飲乳恐其不壽尋詣神祠重請育養神前之地忽然隆起其狀如乳神童飲吮遂至成立智勇光前風教遐被遂營神祠宗先祖也自茲已降奕世相承傳國君臨不失其緒故今神廟多諸珍寶拜祠享祭無替於時地乳所育因爲國號

王城南十餘里有大伽藍此國先王爲毗盧折那唐言遍照阿羅漢建也昔者此國佛法未被而阿羅漢自迦濕彌羅國至此林中宴坐習定時有見者駭其容服具以其狀上白於王王遂躬往觀其容止曰爾何人乎獨在幽林羅漢曰我如來弟子閑居習定王宜樹福宏讚佛教建伽藍召僧衆王曰如來者有何德有何神而汝鳥棲勤苦奉教曰如來慈愍四生誘導三界或顯或隱示生示滅遵其法者出離生死迷其教者羈纏愛網王曰誠如所說事高言議既云大聖爲我現形既得瞻仰當爲建立營心歸信宏揚教法羅漢曰王建伽藍功成感應王苟從其請建僧伽藍遠近咸集法會稱慶而未有揵椎扣擊召集王謂羅漢曰伽藍已成佛在何所羅漢曰王當至誠聖鑒不遠王遂禮請忽見空中佛像下降授王揵椎因即誠信宏揚佛教

王城西南二十餘里有瞿室餕伽山唐言牛角山峰兩起巖隒四

絕於崖谷間建一伽藍其中佛像時燭光明昔如來曾至此處爲諸天人略說法要懸記此地當建國土敬崇遺法遵習大乘

牛角山巖有大石室中有阿羅漢入滅心定待慈氏佛數百年間供養無替近者崖崩掩塞門逕國王興兵欲除崩石即黑蜂群飛毒螫人衆以故至今石門不開

王城西南十餘里有地迦婆縛那伽藍中有夾紵立佛像本從屈支國而來至止昔此國中有臣被譴寓居屈支恒禮此像後蒙還國傾心遙敬夜分之後像忽自至其人捨宅建此伽藍

王城西行三百餘里至勃伽夷城中有佛坐像高七尺餘相好允備威肅凝然首戴寶冠光明時照聞諸土俗曰本在迦濕彌羅國請移至此昔有羅漢其沙彌弟子臨命終時求酢米餅羅漢以天眼觀見瞿薩旦那國有此味焉運神通力至此求獲沙彌噉已願生其國果遂宿心得爲王子既嗣位已威攝遐邇遂踰雪山伐迦濕彌羅國迦濕彌羅國王整集戎馬欲禦邊寇時阿羅漢諫王勿鬬兵也我能退之尋爲瞿薩旦那王說諸法要王初未信尚欲興兵羅漢遂取此王先身沙彌時衣而以示之王既見衣得宿命智與迦濕彌羅王謝咎交歡釋兵而返奉迎沙彌時所供養佛像隨軍禮請像至此地不可轉移環建伽藍式招僧侶捨寶冠置像頂今所冠者即先王所施也

王城西百五十六里大沙磧正路中有堆阜並鼠壤墳也聞之土俗曰此沙磧中鼠大如蝟其毛則金銀異色爲其群之酋長每出穴遊止則群鼠爲從昔者匈奴率數十萬衆寇掠邊城至鼠墳側屯軍時瞿薩旦那王率數萬兵恐力不敵素知磧中鼠奇而未神也洎乎寇至無所求救君臣震恐莫知圖計苟復設祭焚香請鼠冀其有靈少加軍力其夜瞿薩旦那王夢見大鼠曰敬欲相助願早治兵旦日合戰必當克勝瞿薩旦那王知有靈佑遂整戎馬申令將士未明而行長驅掩襲匈奴之聞也莫不懼焉方欲駕乘被鎧而諸馬鞍人服弓弦甲縺凡厥帶系鼠皆齧斷兵寇既臨面縛受戮於是殺其將虜其兵匈奴震懾以爲神靈所佑瞿薩旦那王感鼠

厚恩建祠設祭奕世遵敬特深珍異故上自君王下至黎庶咸修祀祭以求福祐行大其穴下乘而趨拜以致敬祭以祈福或衣服弓矢或香花肴饍亦既輸誠多蒙福利若無享祭則遭災變

王城西五六里有娑摩若僧伽藍中有窣堵波高百餘尺甚多靈瑞時燭神光昔有羅漢自遠方來止此林中以神通力放大光明時王夜在重閣遙見林中光明照曜於是歷問僉曰有一沙門自遠而至宴坐林中示現神通王遂命駕躬往觀察既覩明賢心乃祗敬欽風不已請至中宮沙門曰物有所宜志有所在幽林藪澤情之所賞高堂邃宇非我攸聞王益敬仰深加宗重為建伽藍起窣堵波沙門受請遂止其中頃之王感獲舍利數百粒甚慶悅竊自念曰舍利來應何其晚歟早得置之窣堵波下豈非勝迹尋詣伽藍具白沙門羅漢曰王無憂也今為置之宜以金銀銅鐵大石函等以次周盛王命匠人不日工畢載諸寶輿送至伽藍是時也王宮導從庶僚凡百觀送舍利者動以萬計羅漢乃以右手舉窣堵波置諸掌中謂王曰可以藏下也遂坎地安函其功斯畢於是下窣堵波無所傾損觀覩之徒歎未曾有信佛之心彌篤敬法之志斯堅王謂群官曰我嘗聞佛力難思神通難究或分身百億或應迹人天舉世界於掌內眾生無動靜之想演法性於常音眾生有隨類之悟斯則神力不共智慧絕言其靈已隱其教猶傳餐和飲澤味道欽風尚獲斯靈深賴其福勉哉凡百宜深崇敬佛法幽深於是明矣

王城東南五六里有麻射僧伽藍此國先王妃所立也昔者此國未知桑蠶聞東國有也命使以求時東國君秘而不賜嚴勅關防無令桑蠶種出也瞿薩旦那王乃卑辭下禮求婚東國國君有懷遠之志遂允其請瞿薩旦那王命使迎婦而誡曰爾致辭東國君女我國素無絲綿桑蠶之種可以持來自為裳服女聞其言密求其種以桑蠶之子置帽絮中既至關防主者遍索唯王女帽不敢以檢遂入瞿薩旦那國止麻射伽藍故地方備儀禮奉迎入宮以桑蠶種留於此地陽春告始乃植其桑蠶月既臨復事採養初至也尚以雜葉飼之自時厥後桑樹連陰王妃乃刻石為制不令傷殺蠶蛾飛盡乃得治繭敢有犯違明神不祐遂為先蠶建此伽藍數株枯桑云是本種之樹也故今此國有蠶不殺竊有取絲者來年輒不宜蠶

城東南百餘里有大河西北流國人利之以用溉田其後斷流王深怪異于是命駕問羅漢僧曰大河之水國人取給今忽斷流其咎安在為政有不平德有不洽乎不然垂譴何重也羅漢曰大王治國政化清和河水斷流龍所為耳宜速祠求當復昔利王因迴駕祠祭河龍忽有一女凌波而至曰我夫早喪主命無從所以河水絕流農人失利王於國內選一貴臣配我為夫水流如昔王曰敬聞任所欲耳龍遂目悅國之大臣王既迴駕謂群下曰大臣者國之重鎮農務者人之命食國失鎮則危人絕食則死危死之事何所宜行大臣越席跪而對曰久已虛薄謬當重任常思報國未遇其時今而預選敢塞深責苟利萬姓何恪一臣臣者國之佐人者國之本願大王不再思也幸為修福建僧伽藍王允所求功成不日其臣又請早入龍宮於是舉國僚庶鼓樂飲餞其臣乃衣素衣乘白馬與王辭訣敬謝國人驅馬入河履水不溺濟乎中流麾鞭畫水水為中開自茲沒矣頃之白馬浮出負一旃檀大鼓封一函書其書大略曰大王不遺細微謬參神選願多營福益國滋臣以此大鼓懸城東南若有寇至鼓先聲震河水遂流至今利用歲月浸遠龍鼓久無舊懸之處今乃有故迦側伽藍荒圮無僧

王城東三百餘里大荒澤中數十頃地絕無蘖草其土赤黑聞諸耆舊曰敗軍之地也昔者東國軍師百萬西伐此時瞿薩旦那王亦整齊戎馬數十萬眾東禦強敵至於此地兩軍相遇因即合戰西兵失利乘勝殘殺虜其王殺其將誅戮士卒無復孑遺流血染地其迹斯在戰地東行三十餘里至媲摩城有彫檀立佛像高二丈餘甚多靈應時燭光明凡有疾病隨其痛處金箔帖像即時痊復虛心請願多亦遂求聞之土俗曰此像昔佛在世憍賞彌國鄔陀衍那王所作也佛去世後自彼凌空至此國北曷勞落迦城中初此城人安樂富饒深著邪見而不珍敬傳其自來神而不貴後有羅漢禮拜此像國人驚駭異其容服馳以白王王乃下令宜以沙土坌此異人時阿羅漢身蒙沙土餬口絕糧時有一人心甚不忍昔常恭敬尊禮此像及見羅漢密以饌之羅漢將去謂其人曰從後七日當雨沙土填滿此城略無遺類爾宜知之早圖出計猶其坌我獲此殃耳語已便去忽然不見其人入城具告親故或有聞者莫不嗤笑至第二日大風忽發吹去穢壤雨雜寶滿衢路人更罵所告者此人心知必然竊開孔道出城外而穴之第七日夜宵分之後雨沙土滿城中其人從孔道出東趣此國止媲摩城其人纔至其像亦來即此供養不敢遷移聞諸先記曰釋迦法盡像入龍宮今曷勞落迦城為大堆阜諸國君王異方豪右多欲發掘取其寶物適至其側猛風暴發煙雲四合道路迷失媲摩川東入沙磧行二百餘里至尼壤城周三四里在大澤中澤地熱濕難以履涉蘆草荒茂無復途徑唯趣城路僅得通行故往來者莫不由此城焉而瞿薩旦那以為東境之關防也從此東行入大流沙沙則流漫聚散隨風人行無迹遂多迷路四遠茫茫莫知所指是以往來者聚遺骸以記之乏水草多熱風風起則人畜惛迷因以成病時聞歌嘯或聞號哭視聽之間怳然不知所至由此屢有喪亡蓋鬼魅之所致也行四百餘里至覩貨邏故國國久空曠城皆荒蕪從此東行六百餘里至折摩馱那故國即沮末地也城郭巋然人煙斷絕復此東北行千餘里至納縛波故國即樓蘭地也推表山川考採境壤詳國俗之剛柔繫水土之風氣動靜無常取捨不同事難窮驗非可仰說隨所遊至略書梗概舉其聞見記諸慕化斯固日入已來咸沐惠澤風行所及皆仰至德混同天下一之宇內豈徒單車出使通驛萬里者哉

記贊曰大矣哉法王之應世也雖化濟迎神道虛涵盡形識于沙界絕起謝于塵劫形識雖盡應生而不生起謝雖絕示寂滅而無滅豈迦維降神娑羅潛化而已固知應物効靈感緣垂迹闡祇利利貌允釋迦繼域中之尊握方外之道于是拋金輪而臨制法界擁玉毫而光撫含生道洽十方智周萬物雖出希夷之外將庇視聽之中三轉法輪於大千一音振辯于羣有八萬門之區別十二部之綜要是以聲教之所霑被駐殊猶非風軌之所鼓扇故與西域聖賢之業遐矣天

入之乘備矣然後忘動寂於堅固之林遺去來於幻化之境莫離乎有待匪逐乎無物尊者迦葉妙選應真將報佛恩集斯法寶四含總其源流三藏括其樞要雖部執茲興而大寶斯在粤自降生洎乎潛化聖迹千變神瑞萬殊不盡之靈迹無窮之教彌新備存經誥詳著記傳然尚群言紛亂異議舛馳原始要終罕能正說此指事之實錄尚衆論之旨歸況正法幽元至理沖邈研覈奧旨文多闕焉如是以前修令德繼軌譯經之學後進英彥踵武缺簡之文大義鬱而未彰微言闕而無問法教流漸多歷年所始自炎漢迄于聖代傳譯盛業流美聯暉元道未摭眞宗猶昧匪聖教之行藏固王化之由致我大唐臨訓天下作孚海外考聖人之遺則正先王之舊典闡茲像教鬱爲大訓道不虛行宏在明德遂使三乘奧義鬱于千載之下十方遺靈闕于萬里之外神道無方聖教有寄待緣斯顯其言信矣夫元奘法師者疏清流于雷澤派洪源于嬀川體上德之禎祥蘊中和之淳粹履道合德居貞履行福樹慈因命偶昌運拔迹俗塵閑居學肆奉先師之雅訓仰前哲之令德負笈從學遊方請業周流燕趙之地歷覽魯衛之邦背三河而入秦中步三蜀而抵吳會達學髦彥遍効請益之勤冠世英賢屢申求法之志銜問儀諸考厥衆謀競常專門之義俱嫉異道之學情發討源志存詳考屬四海之有截會八表之無虞以貞觀三年仲秋朔旦褰裳遵路杖錫遐征資皇化而問道乘冥祐而孤遊出鐵門石門之阨

踰淩山雪山之險驟移灰管達于印度宣國風于殊俗喻大化于異域親承梵學詢謀哲人宿疑則覽文明發奧旨則博問高才啟靈府而究理廓神衷而體道聞所未聞得所未得爲道場之益友誠法門之匠人者也是知道風昭著德行高明學蘊三冬聲馳萬里印度學人咸仰盛德既日經笥亦稱法將小乘學徒號木叉提婆(唐言解脫天)大乘法衆號摩訶耶那提婆(唐言大乘天)斯乃高其德而傳徽號敬其人而議嘉名至若三輪奧義三請微言深究源流妙窮枝葉煥然會悟怡然理順質疑之義詳諸別錄既而精義通元清風載扇學已博矣德已盛矣于是乎歷覽山川徘徊郊邑出茅城而入鹿苑遊杖林而憩雞園迴眺迦羅之國流目拘尸之城降生故基與

川原而膜儀遺蹤舊址對郊阜而茫茫覽神迹而增懷仰元風而永歎匪唯夢秀悉取蒸雜遐周而已是用詳釋迦之故事舉印度之茂實頗採風壤存記異說歲月遒邁寒暑屢遷有懷桑土無忘返迹請得如來肉舍利一百五十粒金佛像一軀通光座高尺有六寸擬摩揭陀國前正覺山龍窟影像金佛像一軀通光座高三尺三寸擬婆羅痆斯國鹿野苑初轉法輪像刻檀佛像一軀通光座高尺有五寸擬憍賞彌國出愛王思慕如來刻檀佛像一軀通光座高二尺九寸擬劫比他國如來自天宮降履寶階像銀佛像一軀通光座高四尺擬摩揭陀國鷲峯山說法華等經像金佛像一軀通光座高三尺五寸擬那揭羅曷國伏毒龍所留影像刻檀佛像一

軀通光座高尺有三寸擬吠舍釐國巡城行化像大乘經二百二十四部大乘論一百九十二部上座部經律論一十四部大衆部經律論一十五部三彌底部經律論一十五部彌沙塞部經律論二十二部迦葉臂耶部經律論一十七部法密部經律論四十二部說一切有部經律論六十七部因論三十六部聲論一十三部凡五百二十夾總六百五十七部將宏至教越踐畏途薄言旋軔載馳歸駕出舍衛之故國背伽耶之舊郊踰葱嶺之危隥越沙磧之險路十九年春正月達于京邑謁帝雒陽肅承明詔載令宣譯爰召學人共成勝業法雲再陰慧日重明黃圖流鷲山之化赤縣演龍宮之教像運之興斯爲盛矣法師妙窮梵學式贊深經覽文如已轉音猶響敬順聖旨不加文飾方言不通梵語無譯務存陶冶取正典謨推而考之恐乖實矣有搢紳先生動色相趨儼然而進曰夫印度之爲國也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書稱天書語爲天語文辭婉密音韻循環或一言貫多義或一義綜多言聲有抑揚調裁清濁梵文深致譯寄明人經旨沖元義資盛德若其裁以筆削調以宮商實所未安誠非讜論傳經深旨務從易曉苟不違本斯則爲善文過則艷質甚則野讜而不文辯而不質則可無大過矣始可與言譯也李老曰美言者則不信信言者則不美韓子曰理正者直其言言飾者昧其理是知垂訓範物義本元同庶祛蒙滯將存利喜違本從文所害滋甚率由舊章法王之至誠也緇素僉曰俞

乎斯言譯矣昔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于修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孔門文學嘗不能贊一辭焉法師之譯經亦猶是也非如童壽逍遙之集文任生肇融叡之筆削況乎園方爲圓之世斲彫從朴之時其可增損聖旨綺藻經文者歟辯機遠承輕舉之胤少懷高蹈之節年方志學抽簪革服爲大總持寺薩婆多部道岳法師弟子雖遇匠石朽木難雕幸入法流脂膏不潤徒飽食而終日誠面牆而卒歲幸藉時來躬斯嘉會負燕雀之資廁鵷鴻之末爰命庸才撰斯方志學非博古文無麗藻磨鈍勵朽力疲曳蹇恭承志記論次其文尚書給筆札而撰錄焉淺智褊能多所闕漏或有盈辭尚無刊落昔司馬子長良史之才也序太史公書仍父子繼業或名而不字或縣而不郡故曰一人之精思繁文重蓋不暇也其況下愚之智而能詳備哉若其風土習俗之差封疆物產之記性智區品炎涼節候則備寫優薄審存根實至于胡戎姓氏頗稱其國印度風化清濁羣分略書梗槩備如前序各儀嘉禮戶口勝兵染衣之士非所詳記然佛以神通接物靈化垂訓故曰神道洞元則理絕人區靈化幽顯則事出天外是以諸佛降祥之域先聖流美之墟略舉遺靈粗申記注境路槃紆疆埸迥互行次即書不在編比故諸印度無分境壤散書國末略指封域書行者親遊踐也舉至者傳聞記也或直書其事或曲暢其文優而柔之推而述之務從實錄進呈皇極二十年秋七月絕筆殺青文成

油素塵黷聖鑒詎稱天規然則冒遠窮遐實資朝化懷奇纂異誠賴皇靈逐日八荒非專夸父之力鑿空千里徒聞博望之功鷲山徙于中州鹿苑掩于外囿想千載如目擊覽萬里若躬遊覽古之所不聞前載之所未記至德焉被殊俗來王淳風遐扇幽荒無外庶斯地志補闕山經頒左史之書事備職方之遍舉

大唐西域記卷十二終

四庫提要辨證

余嘉錫撰

大唐西域記十二卷（唐釋玄奘譯 辯機撰）

晁公武讀書志載是書，作玄奘撰，不及辯機。鄭樵通志藝文略，則作大唐西域記十二卷，玄奘撰。西域記十二卷，辯機撰。又分爲兩書。惟陳振孫書錄解題作大唐三藏法師玄奘譯，大總持寺僧辯機撰。與今本合。考是書後有辯機序，略云，玄奘法師以貞觀三年，褰裳遵路，杖錫遐征。薄言旋軔，謁帝洛陽，肅承明詔，載令宣譯。辯機爲大總持寺弟子，撰斯方志。則陳氏所言爲得其實矣。

嘉錫案，此書撰人，讀書志通志略書錄解題所題不同，然皆各有所本，非由創說。舊唐書方伎傳玄奘傳云：「貞觀初，隨商人往遊西域。在西域十七年，經百餘國，採其山川謠俗，土地所有，撰西域記十二卷。」唐釋彥琮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六云：「前又洛陽奉見日，敕令法師修西域記，至是而成。」又載其進表云：「玄奘資識淺短，遺漏寔多，兼拙於辭語，恐無足觀覽。」（玄奘法師表啓此篇，亦同時異。）是明謂爲玄奘所自撰。唐劉軻玄奘塔銘云：「廿年秋七月，法師進新譯經論，并進奉敕撰西域記十二卷。」（見金石萃編卷一百十三。）唐釋道世法苑珠林卷一百傳記篇雜記部云：「大唐西域傳一部十三卷，皇朝西京大慈恩寺沙門玄奘奉敕撰。」唐釋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一音大般若經第四踰繕那三字云：「今依西域記，三十里爲定。玄奘法師親考遠近，撰此行記，奉對太宗皇帝所問，其言眞實，故以爲憑。」南部新書辛卷云：「玄奘撰西域記十二卷，著作郎敬播爲之序。」此皆以西域記爲玄奘撰，不及辯機，與讀書志合。新唐書藝文志道家類有玄奘大唐西域記十二卷。（宋史藝文志地理類，有沙門辯機大唐西域記十二卷，無玄奘書。）此則分玄奘辯機所著爲兩書，與通志藝文略合。玉海卷十六引中興書目云：「唐西域記十二卷，玄奘譯，辯機撰。」通考卷二百經籍考僞史類引晁氏曰：「或云玄奘譯，大總持寺僧辯機撰。」（案今讀書志袁本衢本均無此二語。）是以此書爲玄奘及辯機所同撰，與書錄解題及今本合。此三說者，皆有所本，而皆不同，無以定其是非，遂啓後人疑竇。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九十二據舊唐書玄奘本傳及南部新書，以爲玄奘所自撰，以玉海所言爲非是。且謂辯機惡僧，豈能著書。余初頗以爲然。及考釋智昇開元釋教錄卷八，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六所載玄奘譯經時，綴文大德九人，均有會昌寺沙門辯機。又釋道宣續高僧傳卷五玄奘傳云：「既承明命，返迹京師，遂召沙門慧明靈潤等，以爲證義；沙門行友玄賾等，以爲綴緝；沙門知證辯機等，以爲錄文；沙門玄謨，以證梵語；沙門玄應，以定字僞。其年五月，創開翻譯。微有餘隙，又出西域傳一十二卷。沙門辯機，親受時事，連紕前後。」乃知此書實出自辯機手筆，與後序相合。其只題玄奘之名者，以譯經之事，玄奘爲之總領，猶之晉書只題房玄齡，隋書只題魏徵耳。唐釋慧琳一切經音義（此書光緒間始自日本傳入，四庫全書不著錄。）卷八十二西域記音義，雖只題三藏沙門玄奘奉敕撰，然其卷末於辯機自序並加音釋，可知辯機序之附卷末，唐本已然，非後來之所附益。且可知唐本實只題玄奘一人之名，此舊唐書以及讀書志之所本也。其後傳本，或題玄奘撰，或題辯機撰，例不畫一。新唐志據所見本著錄，通志因之，遂誤分爲兩書。其中興書目書錄解題及今本題爲玄奘譯辯機撰者，蓋又爲南北宋間人斟酌綜之云耳。提要之說，尙爲考之未詳。

讀書志載有玄奘自序，此本佚之。惟前有尙書左僕射燕國公張說序，後有辯機自序。句下間有注文，或曰唐言某某，或曰某印度境，疑爲原注。又有校正譯語，云舊作某某訛者，及每卷之末，附有音釋，疑爲後人所加。第十一卷僧伽羅國條中，有「明永樂三年，太監鄭和見國王阿烈苦奈兒事，是今之錫蘭山，即古之僧伽羅國也。」至「新福民庶，作無量功德。」共三百七十字，亦注者附記之語。吳氏刊本，誤連入正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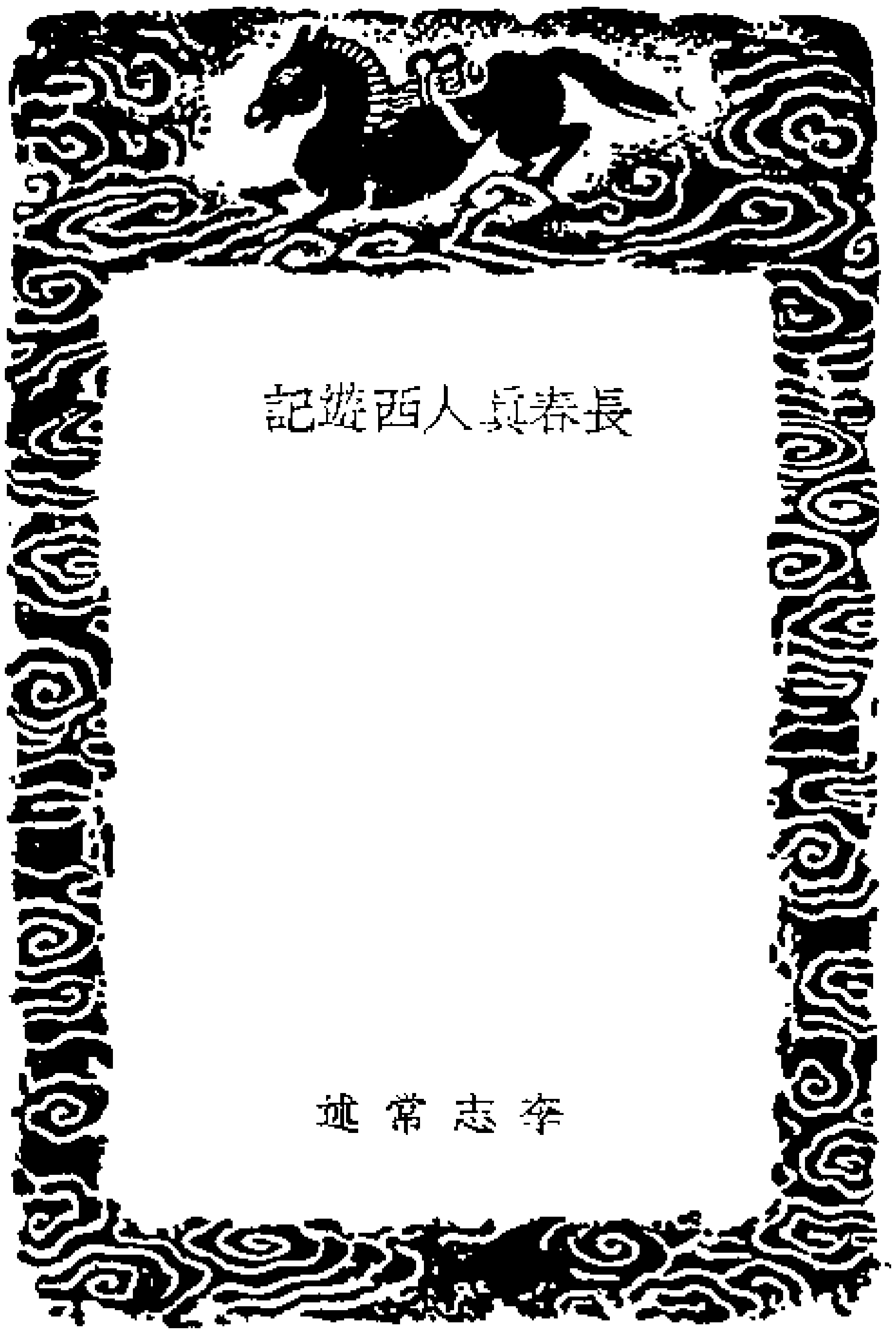
楊守敬日本訪書志卷六有宋藏經刊本大唐西域記十二卷，跋云：「明吳琯古今逸史有刊本，四庫據以入錄。其第十一卷僧伽羅國下，有明永樂三年太監鄭和見國王阿烈苦奈兒事，此校者之語，吳氏誤連入正文。想吳氏所得，必傳鈔本，故有斯誤。其實此書，明南北藏本皆有之，皆不附鄭和事。（張說序，明藏本實有此序，與宋本同，楊氏誤也。）此本爲宋理宗嘉熙三年安吉州資福寺刊本，在轉字號。首題大唐西域記，次行題尙書左僕射燕國公製，不署張說名。序後題大唐西域記卷第一，又下行題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又下行題大總持寺沙門辯機撰，再下一行題三十四國，再下三十四國之目，再下爲總序，末有辯機後序。蓋玄奘奉詔譯此書，而辯機但排纂潤色之也。故晁公武讀書志謂玄奘撰者以此。通志略分玄奘辯機爲二書，則大謬矣。（按通志略之誤，原於新唐書藝文志，楊氏於此失之不考。）讀書志又載有玄奘自序，則據其目錄後總序而言，非本有而脫之也。（按讀書志云：西域記十二卷，右唐僧玄奘撰。其自序云：[illegible] 黑嶺以來，莫非胡俗。雖戎人同貫，而族類羣分，畫界封疆，大率土著，建城郭，務殖田畜，性重財賄，俗輕仁義，嫁娶無禮，尊卑無次，婦言是用，男位居下，死則焚骸，喪期無數，剺面截耳，斷髮裂裳，屠殺羣畜，祀祭幽魂，吉乃素服，凶則皁衣。同風類俗，略舉條貫，異政殊制，隨地別敘。印度風俗，語在後記。[illegible]）唯余於日本三緣山所見高麗藏本前有秘書著作佐郎敬播序，則宋元明藏及日本古活字本皆無之。（按敬播作序，見於南部新書。考慧琳一切經音義 [illegible]）至明藏本之脫誤，不下數百言，而吳琯本更不足道矣。四庫提要以每卷之末附有音

釋。疑爲後人所加。余所見惟古鈔卷子本無之。凡宋元藏本皆有釋音。余在日本曾得鈔本隨函錄三十卷。後晉釋可洪撰。按宋史藝文志道家類。有可洪藏經音義隨函三十卷。宋人刻藏經。分載入之」楊氏所藏之宋藏本西域記。後歸江安傅氏。雙芬樓據以影印入四部叢刊。吾友陳援庵嘗語余云。提要謂吳琯逸史本西域記卷十一「今之錫蘭山。即古之僧伽羅國也。王祈福民庶。作無量功德三百七十字。是注者附記之語。吳氏刊本誤連入正文。四庫全書本遂改爲小注雙行。附海金壺本守山閣本皆因之。今以資宋本及高麗藏本與明本對校。其卷十一式條供養之後。明本實竄入五百十六字。自提要所指今之錫蘭山即古之僧伽羅國也。以上尙有「僧伽羅國。古之師子國」至「精慧懇祈。靈祥隨至」下接今之錫蘭山云云。一百四十六字。亦宋本高麗藏本所無。提要僅知其後半三百七十字爲後人附注。由未見宋元藏本故也。

所述多佛典因果之事。而與其地以實之。晁公武讀書志稱玄奘至天竺求佛書。因記其所歷諸國。凡風俗之宜。衣服之制。幅幀之廣隘。物產之豐嗇。係舉其梗槩。蓋未詳檢其書。姑據名爲說也。

案讀書志云。「西域志十二卷。右唐僧玄奘撰。玄奘西遊天竺。求佛書。旣歸。記其所歷諸國風俗。其自序云云。」自序已見前。衢袁兩本及通考卷二百皆同。並無提要所引之語。此不知以何

書誤作讀書志。不可解也。



長春眞人西遊記序

長春眞人。蓋有道之士。中年以來。意此老人。固已飛昇變化。侶雲將而友鴻濛者久矣。恨其不可得而見也。己卯之冬。流聞師在海上。被安車之徵。明年春。果次于燕。駐車玉虛觀。始得一識其面。尸居而柴立。雷動而風行。眞異人也。與之言。又知博物洽聞。於書無所不讀。由是日益敬其風。而願執弟子禮者。不可勝計。自二三遺老。且樂與之遊。其餘可知也。居無何。有龍陽之行。及使者再至。始啓途而西。將別。道衆請還期。語以三載。時辛巳夾鍾之月也。迨甲申孟陬。師至自西域。果如其言。識者歎異之。自是月七日入居燕京大天長觀。從疏請也。噫。今人將事行役。出門傍徨。有離別可憐之色。師之是行也。崎嶇數萬里之遠。際版圖之所不載。雨露之所弗濡。雖其所以禮遇之者。不爲不厚。然勞憊亦甚矣。所至輒徜徉容與。以樂山水之勝。賦詩談笑。視死生若寒暑。於其胸中曾不蔕芥。非有道者能如是乎。門人李志常。從行者也。掇其所歷而爲之記。凡山川道里之險易。水土風氣之差殊。與夫衣服飲食百果草木禽蟲之別。粲然靡不畢載。目之曰西遊。而徵序於僕。夫以四海之大。萬物之廣。耳目未接。雖有大智。猶不能徧知而遍識也。況四海之外者乎。所可考者。傳記而已。僕謂是集之行。不特新好事者之聞見。又以知至人之出處。無可無不可。隨時之義云。戊子秋後二日。西溪居士孫錫序。

長春眞人西遊記卷上

元　眞常子李志常述

父師眞人長春子。姓邱氏。名處機。字通密。登州棲霞人。未冠出家。師事重陽眞人。而住磻溪龍門十有三年。眞積力久。學道乃成。暮年還海上。戊寅歲之前。師在登州。河南屢欲遣使徵聘。事有齟齬。遂已。明年。住萊州昊天觀。夏四月。河南提控邊鄙使至。邀師同往。師不可。使者攜所書詩頌歸。繼而復有使自大梁來。道聞山東爲宋人所據。乃還。其年八月。江南大帥李公(全)彭公(義斌)來請。不赴。爾後隨處往往邀請。萊之主者難其事。師乃言曰。我之行止。天也。非若輩所及知。當有留不住時。去也。居無何。成吉思皇帝遣侍臣劉仲祿。縣虎頭金牌。其文曰。如朕親行。便宜行事。及蒙古人二十輩。傳旨敦請。師躊躇間。仲祿曰。師名重四海。皇帝特詔仲祿。踰越山海。不限歲月。期必致之。師曰。兵革以來。此疆彼界。公冒險至此。可謂勞矣。仲祿曰。欽奉君命。敢不竭力。仲祿今年五月。在乃滿國兀里朶得旨。六月。至白登北威寧。得羽客常眞諭。七月。至德興。以居庸路梗。燕京發士卒來迎。八月。抵京城。道衆皆曰。師之有無。未可必也。過中山。歷眞定。風聞師在東萊。又得益都府安撫司官吳燕、蔣元。始得其詳。欲以兵五千迎師。燕等曰。京東之人。聞兩朝議和。衆心稍安。今忽提兵以入。必皆據險自固。亦將乘桴海上矣。誠欲事濟。不必爾也。從之。乃募自願者。得二十騎以行。將抵益都。使燕、元馳報其帥張林。林以甲士萬郊迎。仲祿笑曰。所以過此者。爲求訪長春眞人。君何以甲士爲。林於是散其卒。相與按轡以入。所歷皆以此語之。人無駭謀。林復給以驛騎。次濰州。得尹

公冬十有二月同至東萊傳皇帝所以宣召之旨師知不可辭徐謂仲祿曰此中艱食公等且往益都俟我上元醮竟當遣十五騎來十八日即行於是宣使與衆西入益都預選門弟子十有九人以俟其來如期騎至與之俱行由濰陽至青社宣使已行矣聞之張林言正月七日有騎四百屯於臨淄青民大駭宣使逆而止之今未知所在師尋過長山及鄒平二月初屆濟陽士庶奉香火迎拜于其邑南羽客長迎前導飯於養素庵會衆僉曰先月十八日有仙鶴十餘自西北來飛鳴雲間俱東南去翌日辰巳間又有數鶴來自西南繼而千百焉或頡或頏獨一鶴拂庵盤桓乃去今乃知鶴見之日即師啓行之辰也皆以手加額留數日二月上旬宣使遣騎來報已駐軍將陵艤舟以待明日遂行十三日宣使以軍來迓師曰來何森對以道路梗梗特往燕京會兵東備信安西備常山仲祿親提軍取深州下武邑以斷路構橋於滹沱括舟於將陵是以迎師曰此事非公不克辦次日絕滹沱而北二十二日至盧溝京官士庶僧道郊迎是日由麗澤門入道士具威儀長吟其前行省石抹公館師於玉虛觀自爾求頌乞名者日盈門凡士馬所至奉道弟子以師與之名往往脫欲兵之禍師之道蔭及人如此宣撫王巨川楫上詩師答云旌旗獵獵馬蕭蕭北望燕師渡石橋萬里欲行沙漠外三春遙別海山遙良朋出塞同歸雁破帽經霜更續貂一自元元西去後到今無似北庭招師聞行宮漸西春秋已高倦冒風霜欲待駕回朝謁又仲祿欲以選處女偕行師辭之曰齊人獻女樂孔子去魯余雖山野豈與處女同行哉仲祿乃令曷剌馳奏師亦遣人奉表一日有人求跋閻立本太上過關圖題蜀郡西遊日函關東別時羣胡皆稽首大道復開基又以二偈示衆其一云雜亂朝還暮輕狂古到今空華空寂念若有若無心其二云觸情常決烈非道莫參差忍辱調猿馬安閑度歲時四月上旬會衆請望日醮于天長師以行辭衆請益力曰今齊兵革未息遺民有幸得一覩眞人蒙道蔭者多矣獨死者冥冥長夜未沐薦拔遺恨不無耳師許之時方大旱十有四日既啓醮事雨大降衆且以行禮爲憂師於午後赴壇將事俄而開霽衆喜而歎曰一雨一晴隨人所欲非道高德厚者感應若是乎明日師登寶元堂傳戒時有數鶴自西北來人皆仰之焚簡之際一簡飛空而滅且有

五鶴翔舞其上士大夫咸謂師之至誠動天地南濱老人張天度子眞作賦美其事諸公皆有詩贊宣使劉公從師北行道出居庸夜過羣盜於其北皆稽顙以退且曰無驚父師五月師至德興龍陽觀度夏以詩寄燕京士大夫云登眞何在泛靈槎南北東西自有家碧落雲峰天景致滄波海市雨生涯神遊八極空雖遠道合三清路不差弱水縱過三十萬騰身頃刻到仙家時京城吾道孫周楚卿楊彪仲文師謂才才卿李士謙子進劉中用之陳時可秀玉吳章德明趙中立正卿王銳威卿趙昉德輝孫錫天錫此數君子師寓玉虛日所與唱和者也王觀逢辰王眞哉濟甫亦與其遊觀居禪房山之陽其山多洞府常有學道修眞之士棲焉師因挈衆以遊初入峽門有詩云入峽清遊分外嘉羣峰列岫載查牙蓬萊未到神仙境洞府先觀道士家松塔倒懸秋雨露石樓斜照晚雲霞卻思舊日終南地夢斷西山不見遐其地爽塏勢傾東南一望三百餘里觀之東數里平地有涌泉清冷可愛師往來其間有詩云午後迎風□日行遙山極目亂雲橫萬家酷暑薰腸熱一派寒泉入骨清北地往來時有信東皋遊戲俗無爭（耕夫牧豎[illegible]）溪

邊浴罷林間坐散髮披襟暢道情中元日本觀醮午後傳符授戒老幼露坐熱甚悉苦之須臾有雲覆其上狀如圓蓋移時不散衆皆稱歎又觀中井水可給百衆至是逾千人執事者謀他汲前後三日井泉忽溢用之不竭是皆善緣天助之也醮後題詩云太上弘慈救萬靈衆生薦福藉群經三田保護精神氣萬象欽崇日月星自揣肉身潛有漏難逃科教入無形且遵北斗齋儀法（[illegible]）漸陟南宮火鍊庭八月初應宣德州元帥移剌公請遂居朝元觀中秋夜有賀聖朝二曲其一云斷雲歸岫長空凝翠寶鑑初開大光明宏照亘流沙外直過西天人間是處夢魂沈醉歌舞華筵道家門別是一般清暢開悟心田其二云洞天深處良朋高會逸興無邊上丹霄飛至廣寒宮悄攀下金鍵盛見姮娥奔送玉兔嬋娟坐忘機觀透本來眞任法界周旋是天氣清肅靜夜安閒復作二絕云長河耿耿夜深深寂寞寒窗萬慮沈天下是非俱不到安閒一片道人心其二云清夜沈沈月向高山河大地絕纖毫惟餘道德渾淪性上下三天一萬遭朝元觀德州之乾隅功德主元帥移剌公因師欲北行羅佛堂殿寢安尊像前後雲房洞室皆一新之十月間方輸師堂璧史以其寒將止之師不許曰鄒律尚且回春況聖賢陰有所扶持邪是月果天氣溫和如春絕無風沙由是獲史得畢其功有詩云季春邊朔苦寒同走石吹沙振大風旅雁翅垂南去急行人心倦北征窮我來十月霜猶薄人訝千山水尚通不是小春和氣暖天教成就塑堂功彝阿里鮮至自斡辰大王帳下使來請師繼而宣撫王公巨川亦至曰承大王鈞旨如師西行請過我師首肯之是月北遊望山曷剌進表回有詔曰成吉思皇帝敕眞人邱師又曰惟師道逾三子德重多端其終曰雲軒既發於蓬萊鶴馭可遊於天竺達磨東邁元印法以傳心老氏西行或化胡而成道顧川途之雖闊瞻几杖以非遙爰答來章可明朕意秋暑師比平安好指不多及其見重如此又敕劉仲祿云

無使眞人飢且勞可扶持緩緩來師與宣使議曰前去已寒沙路綿遠道衆所須未備可往龍陽乘春起發宣使從之十八日南往龍陽道友遠別多泣下師以詩示衆云生前暫別猶然可死後長離更不堪天下是非心不定輪回生死苦難甘翌日到龍陽觀過冬十一月十有四日赴龍巖寺齋以詩題殿西廡云杖藜欲訪山中客空水（一作山）沈沈淡無色夜來飛雪滿巖阿今日山光映天白天高日下松風清神遊八極騰虛明欲寫山家本來面道人活計無能名十二月以詩寄燕京道友云此行眞不易此別話應長北蹈野狐嶺西窮天馬鄉陰山無海市白草有沙場自歎非元聖何如歷大荒又云京都若有餞行詩早寄龍陽出塞時昔有上林鞋櫬則今無發夢魂思復寄燕京道友云十年兵火萬民愁千萬中無一二留去歲幸逢慈詔下今春須合冒寒遊不辭嶺北三千里（[illegible]）仍念山東二百州窮急漏誅殘喘在早教身命得消憂辛巳之上元醮於宣德州朝元觀以頌示衆云生下一團腥臭物種成三界是非魔連枝帶葉無窮勢跨古騰今不奈何以二月八日啓行時天氣晴霽道友餞行於西郊遮馬首以泣曰父師去萬里外何時復獲瞻禮師曰但若輩道心堅固會有日矣衆復泣請果何時邪師曰行止非人所能爲也兼遠涉異域其道合與不合未可必也衆曰師豈不知願預告弟子等度不獲已乃重言曰三載歸三載歸十日宿翠幌口明日北度野狐嶺登高南望俯視太行諸山晴嵐可愛北顧但寒沙衰草中原之風自此

隔絕矣。道人之心，無適不可。宋德芳輩指戰場白骨曰：我歸當薦以金籙，此亦余北行中因緣一端耳。北過撫州。十五日，東北過蓋里泊，盡邱垤鹹鹵地，始見人烟二十餘家。南有鹽池，迤邐東北去。自此無河，多鑿沙井以汲。南北數千里，亦無大山。馬行五日，出明昌界。以詩紀實云：坡陀折疊路彎環，到處鹽場死水灣。盡日不逢人過往，經年時有馬回環。地無木植惟荒草，天產邱陵沒大山。五穀不成資乳酪，皮裘氈帳亦開顏。又行六七日，忽入大沙陀，其磧有矮榆，大者合抱。東北行千里外，無沙處絕無樹木。三月朔，出沙陀，至魚兒濼，始有人烟聚落，多以耕釣為業。時已清明，春色渺然，凝冰未泮。有詩云：北陸祁寒自古稱，沙陀三月尚凝冰。更尋若士為黃鵠，要識修鯤化大鵬。蘇武北遷愁欲死，李陵南望去無憑。我今返學盧敖志，六合窮觀最上乘。三月五日，起之東北，四旁遠有人烟，皆黑車白帳，隨水草放牧。盡原隰之地，無復寸木，四望惟黃雲白草。行不改途，又二十餘日，方見一沙河，西北流入陸局河，水濡馬腹，傍多叢柳。渡河北行，三日入小沙陀。四月朔，至斡辰大王帳下，冰始泮，草微萌矣。時有婚嫁之會，五百里內首領皆載馬運助之。皁車氈帳，成列數千。七日，見大王，問以延生事。師謂須齋戒而後可聞，約以望日授受。至日，雪大作，遂已。大王復曰：上遣使萬里請師問道，我曷敢先焉。且諭阿里鮮見畢，東還須奉師過此。十七日，大王以牛馬百數，車十乘送行，馬首西北。二十二日，抵陸局河，積水成海，周數百里，風浪漂出大魚，蒙古人各得數尾。並河南岸西行，時有野薤得食。五月朔亭午，日有食之，既，衆星乃見，須臾復明。時在河南岸（蝕自西南，生自東北）。其地朝涼而暮熱，草多黃花，水流東北，兩岸多高柳，蒙古人取之以造廬帳。行十有六日，河勢繞西北山去，不得窮其源。西南濼驛路，蒙古人喜曰：前年已聞父師來，因獻黍米石有五斗，師以斗棗酬之。渠喜曰：未嘗見此物。因舞謝而去。又行十日，夏至，量日影三尺六七寸。漸見大山峭拔，從此以西，漸有山阜，人烟頗衆，亦皆以黑車白帳為家。其俗牧且獵，衣以韋毳，食以肉酪。男子結髮垂兩耳，婦人冠以樺皮，高二尺許，往往以皁褐籠之，富者以紅綃，其末如鵝鴨，名曰故故，大忌人觸，出入廬帳須低回。俗無文籍，或約之以言，或刻木為契。遇食同享，難則爭赴。有命則不辭，有言則不易，有上古之遺風焉。以詩敘其實云：極目山川無盡頭，風烟不斷水長流。如何造物開天地，到此令人放馬牛。飲血茹毛同上古，峨冠結髮異中州。聖賢不得垂文化，歷代縱橫只自由。又四程，西北渡河，乃平野，其旁山川皆秀麗，水草且豐美。東西有故城，基址若新，街衢巷陌可辨，制作頗中州。歲月無碑刻可考，或云契丹所建。既而地中得古瓦，上有契丹字，蓋遼亡士馬不降者西行所建城邑也。又言西南至尋思干城萬里外，回紇國最佳處，契丹都焉，歷七帝。六月十三日，至長松嶺後宿，松栝森森，干雲蔽日，多生山陰澗道間，山陽極少。十四日，過山，度淺河，天極寒，雖壯者不可當。是夕，宿平地。十五日，曉起，環帳皆薄冰。十七日，宿嶺西，時初伏矣，朝暮亦有冰，霜已三降，河水有澌，冷如嚴冬。土人云：常年五六月有雪，今歲幸晴暖。師易其名曰大寒嶺。凡遇雨多雹。山路盤曲，西北且百餘里，既而復西北，始見平地。有石河長五十餘里，岸深十餘丈，其水清冷可愛，聲如鳴玉。峭壁之間，有大葱，高三四尺。澗上有松，皆十餘丈。西山連延，上有喬松鬱然。山行五六日，峯回路轉，林巒秀茂，下有溪水注焉，平地皆松樺雜木，若有人烟狀。尋登高嶺，勢若長虹，壁立千仞，俯視海子，淵

深恐人。二十八日，泊窩里朵之東。宣使往奏皇后，奉旨請師渡河。其水東北流，瀰漫沒軸，絕流以濟，入營，駐車南岸。車帳千百，日以醍醐湩酪為供。漢夏公主皆送寒具等食，黍米斗，白金十兩，滿五十兩可易麪八十斤。蓋麪出陰山之後二千餘里，西域賈胡以橐駝負至也。中伏帳房無蠅。窩里朵，漢語行宮也，其車輿亭帳，望之儼然，古之大單于未有若此之盛也。七月九日，同宣使西南行，五六日，屢見山上有雪，山下往往有墳墓。及升高陵，又有祀神之迹。又三二日，歷一山，高峯如削，松杉鬱茂，而有海子，南出大峽，則一水西流，雜木叢映于水之陽，韭茂如芳草。夾道連數十里，北有故城曰曷剌肯。西南過沙場二十里許，水草極少，始見回紇決渠灌麥。又五六日，踰嶺而南，至蒙古營，宿拂廬。旦行，迤邐南山，望之有雪。因以詩紀其行：當時悉達悟空晴，發軫初來燕子城（撫州是也）。北至大河三月數（即陸局河也，四月望到，約二千餘里），西臨積雪半年程（即此地也，山常有雪，東至陰局河約五千里，七月盡到）。不能隱地回風坐（道家有回風隱地，攀斗藏天之術），卻使彌天逐日行。行到水窮山盡處，斜陽依舊向西傾。鄉人告曰：此雪山北，是田鎮海八剌喝孫也。八剌喝孫，漢語為城，中有倉廩，故又呼曰倉頭。七月二十五日，有漢民工匠絡繹來迎，悉皆歡呼歸禮，以彩幡華蓋香花前導。又有章宗二妃曰徒單氏、曰夾谷氏，及漢公主母欽聖夫人袁氏，號泣相迎。顧謂師曰：昔日稔聞道德高風，恨不一見，不意此地有緣也。翌日，阿不罕山北鎮海來謁，師與之語曰：吾壽已高，以皇帝二詔丁寧，不免遠行數千里，方臨治下。沙漠中多不以耕耘為務，喜見此間秋稼已成，余欲於此過冬，以待鑾輿之回，何如？宣使曰：父師既有法旨，仲祿不敢可否，惟鎮海相公度之。公曰：近有敕諸處官員，如遇真人經過，無得稽其程，蓋欲速見之也。父師若留於此，則罪在鎮海矣。願親從行，凡師之所用，敢不備。師曰：因緣如此，當十日行。公曰：前有大山高峻，廣澤沮陷，非車行地，宜減車從輕騎以進。用其言，留門弟子宋道安輩九人，選地為觀，人不召而至，壯者效其力，匠者效其技，富者施其財，聖堂方丈、東廚西廡、左右雲房（無瓦皆土木），不一月落成，榜曰棲霞觀。時稷黍在地，八月初霜降，居人促收麥，霜故也。大風傍北山西來，黃沙蔽天，不相物色。師以詩自歎云：某也東西南北人，從來失道走風塵。不堪白髮垂垂老，又蹈黃沙遠遠巡。未死且令觀世界，殘生無分樂天真。四山五岳多遊遍，八表飛騰後入神。八日，攜門人虛靜先生趙九古輩十人，從以二車，蒙古驛騎二十餘，傍大山西行。宣使劉公、鎮海相公又百騎，李家奴，鎮海從者也。因曰：前此山下精截我腦後髮，我甚恐。鎮海亦云：乃滿國王亦曾在此為山精所惑，食以佳饌。師默而不答。西南約行三日，復東南過大山，經大峽。中秋日，抵金山東北，少駐，復南行。其山高大，深谷長坂，車不可行，三太子出軍，始闢其路。乃命百騎挽繩縣轅以上，縛輪以下。約行四程，連度五嶺。南出山前，臨河止泊，從官連幕為營。因水草便，以待鋪牛驛騎，數日乃行。有詩三絕云：八月涼風爽氣清，那堪日暮碧天晴。欲吟勝概無才思，空對金山皓月明。其二云：金山南面大河流，河曲盤桓賞素秋。秋水暮天山月上，清吟獨嘯夜光毬。其三云：金山雖大不孤高，四面長拖拽腳牢。橫截山腰心腹樹，干雲蔽日競呼號。渡河而南，前經小山，石雜五色，其旁草木不生，首尾七十里。復有二紅山當路。又三十里，鹹鹵地中有一小沙井，因駐程挹水為食。傍有青草，多為羊馬踐履。宣使與鎮海議曰：此地最難行處，相公如何則可？公曰：此地我知之久矣。同往諸師公曰：前至白骨甸，

地皆黑石。約行二百餘里。達沙陀北邊。頗有水草。更涉大沙陀百餘里。東西廣袤。不知其幾千里。及回紇城。方得水草。師曰。何謂白骨甸。公曰。古之戰場。凡疲兵至此。十無一還。死地也。頃者乃滿大勢。亦敗于是。遇天晴晝行。人馬往往困斃。惟暮起夜度。可過其半。則日向午。得水草矣。少憩俟晡時即行。當度沙嶺百餘。若舟行巨浪然。又明日辰巳間。得達彼城矣。夜行良便。但恐天氣黯黑。魑魅魍魎爲祟。我輩當塗血馬首以厭之。師乃笑曰。邪精妖鬼。逢正人遠避。書傳所載。其孰不知。道人家何疑此事。日暮遂行。牛乏。皆道弃之。馭以六馬。自爾不復用牛矣。初在沙陀北。南望天際若銀霞。問之左右。皆未詳。師曰。多是陰山。翌日。過沙陀。遇樵者再問之。皆曰然。於是途中作詩云。高如雲氣白如沙。遠望那知是眼花。漸見山頭堆玉屑。遠觀日脚射銀霞。橫空一字長千里。照地連城及萬家。從古至今常不壞。吟詩寫向直南誇。八月二十七日。抵陰山後。回紇郊迎。至小城北。酋長設蒲萄酒及名果大餅渾葱。裂波斯布人一尺。乃言曰。此陰山前三百里和州也。其地大熱。蒲萄至夥。翌日。沿川西行。歷二小城。皆有居人。時禾麥初熟。皆賴泉水澆灌得有秋。少雨故也。西即鼈思馬大城。王官士庶僧道數百。具威儀遠迎。僧皆赭衣。道士衣冠與中國特異。泊於城西蒲萄園之上閣。時回紇王部族勸蒲萄酒。供以異花雜果名香。且列侏儒伎樂。皆中州人。士庶日益敬。侍坐者有僧道儒。因問風俗。乃曰。此大唐時北庭端府。景龍三年。楊公何爲大都護。有德政。諸夷心服。惠及後人。于今賴之。有龍興西寺二石刻在。功德煥然可觀。寺有佛書一藏。唐之邊城往往尚存。其東數百里。有府曰西涼。其西三百餘里。有縣曰輪臺。師問曰。更幾程得至行在。皆曰。西南更行萬餘里即是。其夜風雨作。園外有大樹。復出一篇示衆云。夜宿陰山下。陰山夜寂寥。長空雲黯黯。大樹葉蕭蕭。萬里途程遠。三冬氣候韶。全身都放下。一任斷蓬飄。九月二日。西行。四日。宿輪臺之東。迭屑頭目來迎。南望陰山。三峯突兀倚天。因述詩贈書生李伯祥。生相人。詩云。三峯並起插雲寒。四壁橫陳繞澗盤。雪嶺界天人不到。冰池耀日俗難觀。人云向此冰池之間觀看則魂識昏昧。巖深可避刀兵害。其巖險固逢亂世堅守則得保其族。水衆能滋稼穡乾。下有泉灌可以溉灌田不每歲秋成。名鐵北方爲第一。無人寫向畫圖看。又歷二城。重九日。至回紇昌八剌城。其王畏午兒與鎮海有舊。率衆部族及回紇僧皆遠迎。既入。齋于臺上。洎其夫人勸蒲萄酒。且獻西瓜。其重及秤。甘瓜如枕許。其香味蓋中國未有也。園蔬同中區。有僧來侍坐。使譯者問看何經典。僧云。剃度受戒。禮佛爲師。蓋此以東昔屬唐。故西去無僧道。回紇但禮西方耳。翌日。並陰山而西。約十程。又度沙場。其沙細。遇風則流。狀如濤瀾。乍聚乍散。寸草不萌。車陷馬滯。一晝夜方出。蓋白骨甸大沙分流也。南際陰山之麓。踰沙又五日。宿陰山北。詰朝南行。長坂七八十里。抵暮乃宿。天甚寒。且無水。晨起西南行約三十里。忽有大池。方圓幾二百里。雪峯環之。倒影池中。師名之曰天池。沿池正南下。左右峯巒峭拔。松樺陰森。高踰百尺。自巔及麓何啻萬株。衆流入峽。奔騰洶湧。曲折彎環。可六七十里。二太子扈從西征。始鑿石理道。刊木爲四十八橋。橋可並車。薄暮宿峽中。翌日方出。入東西大川。水草盈秀。天氣似春。稍有桑棗。次及一程。九月二十七日。至阿里馬城。鋪速滿國王暨蒙古塔剌忽只領諸部人來迎。宿于西果園。土人呼果爲阿里馬。蓋多果實。以是名其城。其地出帛。目曰禿鹿麻。蓋俗所謂種羊毛織成者。時得七束爲禦寒衣。其毛類中國柳花鮮

潔細軟。可爲線爲繩爲帛爲綿。農者亦決渠灌田。土人惟以瓶取水。戴而歸。及見中原汲器。喜曰。桃花石諸事皆巧。桃花石謂漢人也。師自金山至此。以詩紀其行云。金山東畔陰山西。千巖萬壑攢深溪。溪邊亂石當道臥。古今不許通輪蹄。前年軍興二太子。修道架橋徹溪水。三太子修金山二太子修陰山今年吾道欲西行。車馬喧闐復經此。銀山鐵壁千萬重。爭頭競角誇清雄。日出下觀滄海近。月明上與天河通。參天松如筆管直。森森動有百餘尺。萬株相倚鬱蒼蒼。一鳥不鳴空寂寂。羊腸孟門壓太行。比斯大略猶尋常。雙車上下苦敦攧。百騎前後多驚惶。天池海在山頭上。百里鏡空含萬象。縣車束馬西下山。四十八橋低萬丈。河南海北山無窮。千變萬化規模同。未若茲山太奇絕。磊落峭拔如神功。我來時當八九月。半山已上皆爲雪。山前草木暖如春。山後衣衾冷如鐵。連日所供勝前。又西行四日。至答剌速沒輦。漢語河也水勢深闊。抵西北流從東來。截斷陰山。河南復是雪山。十月二日。乘舟以濟。南下至一大山。北有一小城。又西行五日。宣使以師奉詔來。去行在漸近。先往馳奏。獨鎮海公從師西行。七日。度西南一山。逢東夏使回。禮師於帳前。因問來自何時。使者曰。自七月十二日辭朝。帝將兵追算端汗至印度。明日。遇大雪。至回紇小城。雪盈尺。日出即消。十有六日。西南過板橋渡河。晚至南山下。即大石林牙。大石學士林牙小名其國王遼後也。自金師破遼。大石林牙領衆數千走西北。移徙十餘年。方至此地。其風土氣候與金山以北不同。平地頗多。以農桑爲務。釀蒲萄爲酒。果實與中國同。惟經夏秋無雨。皆疏河灌溉。百穀用成。東北西南。左山右川。延袤萬里。傳國幾百年。乃滿失國。依大石。士馬復振。盜據其土。繼而算端西削其地。天兵至。乃滿尋滅。算端亦亡。又聞前路多阻。適壞一車。遂留之。十有八日。沿山而西。七八日。山忽南去。一石城當途。石色盡赤。有駐軍古跡。西有大塚。若斗星相聯。又渡石橋。並西南山行五程。至塞藍城。有小塔。回紇王來迎入館。十一月初。連日雨大作。四日。土人以爲年。傍午相賀。是日虛靜先生趙九古語尹公曰。我隨師在宣德時。覺有長往之兆。頗倦行役。嘗蒙師訓。道人不以死生動心。不以苦樂介懷。所適無不可。今歸期將至。公等善事父師。數日示疾而逝。蓋十一月五日也。師命門弟子葬九古于郭東原上。即行。西南復三日。至一城。其王亦回紇。年已耄矣。備迎送禮。供以湯餅。明日。又歷一城。復行二日。有河。是爲霍闡沒輦。由浮橋渡。泊于西岸。河橋官獻魚於田相公。巨口無鱗。其河源出東南二大雪山間。色渾而流急。深數丈。勢傾西北。不知其幾千里。河之西南。絕無水草者二百餘里。即夜行。復南望大雪山而西。山形與邪米思干之南山相首尾。復有詩云。造物崢嶸不可名。東西羅列自天成。南橫玉嶠連峯峻。北壓金沙帶野平。下枕泉源無極潤。上通霄漢有餘清。我行萬里慵開口。到此狂吟不勝情。又至一城。得接水草。復經一城。回紇頭目遠迎。飯於城南。獻蒲萄酒。且使小兒爲緣竿舞刀之戲。再經二城。山行半日。入南北平川。宿大桑樹下。其樹可蔭百人。前至一城。臨道一井。深踰百尺。有回紇叟驅一牛挽轆轤汲水以飲渴者。初帝之西征也。見而異之。命蠲其賦役。仲冬十有八日。過大河。至邪米思干大城之北。太師移剌國公及蒙古回紇帥首載酒郊迎。大設帷幄。因駐車焉。宣使劉公以路梗留。坐中白師曰。頃知千里外有大河。以舟梁渡。土寇壞之。況復已及深冬。父師似宜來春朝見。師從之。少焉。由東北門入。其城因溝岸爲之。秋夏常無雨。國人疏二河入城。分繞巷陌。比屋得川。

方算端氏之未敗也。城中常十萬餘戶。國破而來。存者四之一。其中大率多回紇人。田園不能自主。須附漢人及契丹河西等。其官長亦以諸色人為之。漢人工匠。雜處城中。有岡高十餘丈。算端氏之新宮據焉。太師先居之。以回紇艱食。盜賊多有。恐其變出。居於水北。師乃住宮。嘆曰。道人任運逍遙。以度歲月。白刃臨頭。猶不畏懼。況盜賊未至。復預憂乎。且善惡兩途。必不相害。從者安之。太師作齋。獻金段十。師辭不受。遂月奉米麵鹽油果菜等物。日益尊敬。公見師飲少。請以蒲萄百斤作新釀。師曰。何必酒邪。但如其數得之待賓客足矣。其蒲萄經冬不壞。又見孔雀大象。皆東南數千里印度國物。師因暇日出詩一篇云。二月經行十月終。西臨回紇大城墉。塔高不見十三級。(以甎刻鏤玲瓏外無層級內可通行)山岸已過千萬重。秋日在郊猶放象。夏雲無雨不從龍。嘉蔬麥飯蒲萄酒。飽食安眠養素慵。師既住冬。宣使洎相公鎮海遣曷剌等同一行使臣領甲兵數百。前路偵伺。漢人往往來歸依。時有算曆者在旁。師因問五月朔日食事。其人云。此中辰時食至六分止。師曰。前在陸局河時。午刻見其食既。又西南至金山。人言巳時食至七分。此三處所見各不同。按孔穎達春秋疏。月體映日則日食。以今料之。蓋當其下即見其食既。在旁者則千里漸殊耳。正如以扇翳鐙。扇影所及。無復光明。其旁漸遠。則鐙光漸多矣。師一日至故宮中。遂書鳳棲梧詞于壁。其一云。一點靈明潛啓悟。天上人間。不見行藏處。四海八荒惟獨步。不空不有誰能覩。瞬目揚眉全體露。混混茫茫。法界超然去。萬劫輪回遭一遇。九元齊上三清路。其二云。日月循環無定止。春去秋來。多少榮枯事。五帝三皇千百輩。一興一廢長如此。死去生來生復死。輪回變化何時已。不到無心休歇地。不能清淨超於彼。又詩二首。其一云。東海西秦數十年。精思道德究重元。日中一食那求飽。夜半三更強不眠。實跡未諧霄漢舉。虛名空播朔方傳。直教大國垂明詔。萬里風沙走極邊。其二云。弱冠尋真傍海濤。中年遁跡隴山高。河南一別昇黃鵠。塞北重宣釣巨鼇。無極山川行不盡。有為心跡動成勞。也知六合三千界。不得神通未可逃。是年閏十二月將終。偵騎回。同宣使來白父師。當二太子發軍復整舟梁。土寇已滅。曷剌等詣營請太子言。師欲朝帝所。復承命云。上駐蹕大雪山之東南。今則雪積山門百餘里。深不可行。此正其路。請為我請師來此聽候。良便來時。當就彼城中遺蒙古軍護送。師謂宣差曰。聞河以南千里絕無種養。吾食須米麵蔬菜。可回報太子帳下。壬午之春正月。杷欖始華。類小桃。俟秋採其實。食之味如胡桃。二月二日春分。杏花已落。司天臺判李公輩請師遊郭西。宣使洎諸官載蒲萄酒以從。是日天氣晴霽。花木鮮明。隨處有臺池樓閣。間之蔬圃。憩則藉草。人皆樂之。談元論道。時復引觴。日昃方歸。作詩云。陰山西下五千里。大石東過二十程。雨霽雪山遙慘淡。春分河府近清明。(邪米思干大城大石有國時名為河中府)園林寂寂鳥無語。(花木雖茂並無飛禽)風日遲遲花有情。同志暫來閑眺覽。高吟歸去待昇平。望日乃一百五旦。太上真元節也。時僚屬請師復遊郭西。園林相接。百餘里。雖中原莫能過。但寂無鳥聲耳。遂成二篇。以示同遊。其一云。二月中分百五期。元元下降日遲遲。正當月白風清夜。更好雲收雨霽時。市地園林行不盡。照天花木坐觀奇。未能絕粒成嘉遯。且向無為樂有為。其二云。深蕃古跡尚橫陳。大漢良朋欲徧尋。舊日亭臺隨處列。向年花卉逐時新。風光甚解流連客。夕照那堪斷送人。竊念世間酬短景。何如天外飲長春。三月上旬。阿里鮮至自行宮傳旨

云。真人來自日出之地。跋涉山川。勤勞至矣。今朕已回。亟欲聞道。無倦迎我。次諭宣使仲祿曰。爾持詔徵聘。能副朕心。他日當置汝善地。復諭鎮海曰。汝護送真人來。甚勤。余惟汝嘉。仍敕萬戶播魯只以甲士千人衛過鐵門。師問阿里鮮以途程事。對曰。春正月十有三日自此初發。馳三日東南過鐵門。又五日過大河。二月初吉。東南過大雪山。積雪甚高。馬上舉鞭測之。猶未及其半。下所踏者復五尺許。南行三日至行宮矣。具師至次第奏訖。上悅。留數日方回。師遂留門人尹公志平輩三人于館。以侍行五六人同宣使辭。三月十有五日啓行。四月過碣石城。預傳聖旨。令萬戶播魯只領蒙古、回紇軍一千護送。過鐵門。東南度山。山勢高大。亂石縱橫。衆軍挽車。兩日方至前山。沿流南行。軍即北入大山破賊。五日至小河。亦船渡。兩岸林木茂盛。七日舟濟大河。即阿母沒輦也。乃東南行。晚泊古渠上。渠邊蘆葦滿地。不類中原所有。其大者經冬葉青而不凋。因取以為杖。夜橫轅下。轅覆不折。其小者葉枯春換。少南山中有大實心竹。士卒以為戈戟。又見蜥蜴。皆長三尺許。色青黑。時三月二十九日也。因作詩云。志道既無成。天魔深有礙。東辭海上來。西望日邊去。雞犬不聞聲。馬牛更遞鋪。千山及萬水。不知是何處。又四日得達行在。上遣大臣喝剌播得來迎。時四月五日也。館舍定。即入見。上勞之曰。他國徵聘皆不應。今遠踰萬里而來。朕甚嘉焉。對曰。山野奉詔而赴者天也。上悅。賜坐食。次問真人遠來。有何長生之藥以資朕乎。師曰。有衛生之道。而無長生之藥。上嘉其誠實。設二帳于御幄之東以居焉。譯者問曰。人呼師為騰吃利蒙古孔。(譯語謂天人也)自謂之邪。人稱之邪。師曰。山野非自稱。人呼之耳。譯者再至曰。舊奚呼。奏以山野四人事重陽師學道。三子羽化矣。惟山野處世。人呼以先生。上問鎮海曰。真人當何號。鎮海奏曰。有人尊之曰師父者。真人者。神仙者。上曰。自今以往。可呼神仙。時適炎熱。從車駕廬於雪山避暑。上約四月十四日問道。外使田鎮海、劉仲祿、阿里鮮記之。內使近侍三人記之。將及期。有報回紇山賊指斥者。上欲親征。因改卜十月吉。師乞還舊館。上曰。再來不亦勞乎。師曰。兩旬可矣。上又曰。無護送者。師曰。有宣差楊阿狗。又三日。命阿狗督回紇酋長以千餘騎從行。由佗路回。遂歷大山。山有石門。望如削蠟。自巨石橫其上若橋焉。其下流甚急。騎士策其驢以涉。驢遂溺死。水邊尚多橫屍。此地蓋關口。新為兵所破。出峽復有詩二絕。其一云。水北鐵門猶自可。水南石峽太堪驚。兩崖絕壁攙天聳。一澗寒波滚地傾。夾道橫屍人掩鼻。溺溪長耳我傷情。十年萬里干戈動。早晚回軍復太平。其二云。雪嶺皚皚上倚天。晨光燦燦下臨川。仰觀峭壁人橫度。俯視危崖柏倒懸。五月嚴風吹面冷。三焦熱病當時痊。我來演道空回首。更卜良辰待下元。始師來覲。三月竟。草木繁盛。羊馬皆肥。及奉詔而回。四月終矣。百草悉枯。又作詩云。外國深蕃事莫窮。陰陽氣候特無從。纔經四月陰魔盡。(春冬霖雨四月純陽無雨)却早彌天旱魃凶。浸潤百川當九夏。(以水溉田)摧殘萬草若三冬。我行往復三千里。(三月去五月回)不見行人帶雨容。路逢征西人回。多獲珊瑚。有從官以白金二鎰易之。近五十株。高者尺餘。以其得之馬上。不能完也。繼日乘涼宵征。五六日達邪米思干。(大石名河中府)諸官迎師入館。即重午日也。

長春眞人西遊記卷下

宣差李公東邁。以詩寄東方道衆云。當時發軔海邊城。海上干戈尚未平。道德欲興千里外。風塵不憚九夷行。初從西北登高嶺。(即野狐嶺)漸轉東南指上京。(陸局河東畔東附顯上京也)迤邐直西南下去。(西南乃千里到凡里柴又西南二千里到陰山)陰山之外不知名。(陰山西南一重大山一道小水出正到邪米思干大城師館于故宮千)師既還館。館據北崖。俯清溪十餘丈。溪水自雪山來。甚寒。仲夏炎熱。就北軒風臥。夜則寢屋顛之臺。六月。極熱。浴池中。師之在絕域。自適如此。河中壤地宜百穀。惟無蕎麥大豆。四月中麥熟。土俗收之。亂堆於地。遇用即碾。六月始畢。太師府提控李公獻瓜田五畝。味極甘香。中國所無。間有大如斗者。六月間。二太子回。劉仲祿乞瓜獻之。十枚可重一擔。果菜甚贍。所欠者芋栗耳。茄實若指而色紫黑。男女皆編髮。男冠則或如遠山帽。飾以雜綵。刺以雲物。絡之以纓。自酋長以下。在位者冠之。庶人則以白麼斯(布屬)六尺許。盤于其首。酋豪之婦。纏頭以羅。或皂或紫。或繡花卉織物象。長可六七尺。髮皆垂。有袋之以縣者。或素或雜色。或以布帛爲之者。不梳髻。以布帛蒙之。若比邱尼狀。庶人婦女之首飾也。衣則或用白氈縫如注袋。窄上寬下。綴以袖。謂之襯衣。男女通用。車舟農器制度頗異中原。國人皆以鍮石銅爲器皿。間以磁。有若中原定磁者。酒器則純用琉璃。兵器則以鑌。市用金錢。無輪孔。兩面鑿回紇字。其人物多魁梧。有膂力。能負戴重物。不以擔。婦人出嫁。夫貧則再嫁。遠行踰三月。亦聽他適。異者或有鬚髯。國中有稱大石馬者。識其國字。專掌簿籍。遇季冬。設齋一月。比暮。其長自刲

羊爲食。與席者同享。自夜及旦。餘月則設六齋。又于危舍上跳出大木。如飛簷。長闊丈餘。上構虛亭。四垂纓絡。每朝夕。其長登之禮西方。謂之告天。不奉佛。不奉道。大呼吟于其上。下則男女聞之。皆趨拜其下。舉國皆然。不爾則棄市。衣與國人同。其首則盤以細麼斯。長三丈二尺。骨以竹。師異其俗。作詩以紀其實云。回紇邱墟萬里疆。河中城大最爲強。滿城銅器如金器。一市戎裝似道裝。翦簇黃金爲貨賂。裁縫白氈作衣裳。盤瓜素椹非凡物。赤縣何人構得嘗。暑寄山甚寒。烟雲慘淡。師乃作絕句云。東山日夜氣濛鴻。晚(一作曉)色彌天萬丈紅。明月夜來飛出海。金光射透碧霄空。師在館。賓客甚少。以經書遊戲。復有絕句云。北出陰山萬里餘。西過大石半年餘。遐荒鄙俗難論道。靜室幽巖且看書。七月哉生魄。遣阿里鮮奉表詣行宮稟論道日期。八月七日。得上所批答。八日。即行。太師相送數十里。師乃曰。回紇城東新叛者二千戶。夜夜火光照城。人心不安。太師可回安撫。太師曰。在路萬一有不虞。奈何。師曰。豈關太師事。乃回。十有二日。過碣石城。十有三日。得護送步卒千人。甲騎三百。入大山中行。即鐵門外別路也。涉紅水澗。有峻峯高數里。谷東南行。山根有鹽泉流出。見日即爲白鹽。因收二斗。隨行日用。又東南上分水嶺。西望高澗若冰。乃鹽耳。山上有紅鹽如石。親嘗見之。東方惟下地生鹽。此方山間亦出鹽。回紇多餅食。且嗜鹽。渴則飲水。冬寒貧者尚負餅售之。十有四日。至鐵門西南之麓。將出山。其山門險峻。左崖崩下。澗水伏流一里許。中秋抵河上。其勢若黃河流。西北乘舟以濟。宿其南岸。西有山寨。名團八剌。山勢險固。三太子之醫官鄭公途中相見。以詩贈云。自古中秋月最明。涼風屆候(一作)夜彌清。一天氣象沈銀漢。四海魚龍耀水精。吳越樓臺歌吹滿。燕秦部曲酒肴盈。我之帝所臨河上。欲能干戈致太平。泝河東南行三十里。乃無水。即夜行過班里。城甚大。其衆新叛去。尚聞犬吠。黎明飯畢。東行數十里。有水北流。馬僅能渡。東岸憩宿。二十二日。田鎮海東迎。及行宮。上復遣鎮海問曰。便欲見邪。且少憩邪。師曰。入見是望。且道人從來見帝無跪拜禮。入帳折身叉手而已。既見。賜湩酪。竟乃辭。上因問所居城內支供足乎。師對。從來蒙古回紇太師支給。邇者食用稍難。太師獨辦。翌日又遣近侍官合住傳旨曰。眞人每日來就食可乎。師曰。山野修道之人。惟好靜處。上令從便。二十七日。車駕北回。在路屢賜葡萄酒瓜茶食。九月朔。渡河(一作)橋而北。師奏話期將至。可召太師阿海。其月望。上設幄齋莊。退侍女左右燈燭輝煌。惟闍利必鎮海宣差仲祿侍於外。師與太師阿海阿里鮮入帳坐。奏曰。仲祿萬里周旋。鎮海數千里遠迓。亦可入帳與聞道話。於是召二人入。師有所說。即令太師阿海以蒙古語譯奏。頗愜聖懷。十有九日。清夜再召師論道。上大悅。二十有三日。又宣師入幄。禮如初。上溫顏以聽。令左右錄之。仍敕誌以漢字。意示不忘。謂左右曰。神仙三說養生之道。我甚入心。使勿泄于外。自爾扈從而東。時敷奏道化。又數日。至邪米思干大城西南三十里。十月朔。奏告先還舊居。從之。上駐蹕于城之東二十里。是月六日。暨太師阿海入見。上曰。左右不去如何。師曰。不妨。遂令太師阿海奏曰。山野學道有年矣。常樂靜處行坐。御帳前軍馬雜遝。精神不爽。自此或在先。或在後。任意而行。山野受賜多矣。上從之。既出。帝使人追問曰。要禿鹿馬否。師曰。無用。于時微雨始作。青草復生。仲冬過半。則雨雪漸多。地脈方透。自師之至斯城也。有餘糧則惠飢民。又時時設粥。活者甚衆。二十有六日。即行。十二月二

十三日。雪寒。在路牛馬多凍死者。又三日。東過霍闡沒輦（大河也）。至行在。聞其航橋中夜斷散。蓋二十八日也。帝問以震雷事。對曰。山野聞國人夏不浴于河。不浣衣。不造氈。野有菌則禁其採。畏天威也。此非奉天之道也。嘗聞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者。天故以是警之。今聞國俗多不孝父母。帝乘威德。可戒其衆。上悅曰。神仙是言。正合朕心。勅左右記以回紇字。師請徧諭國人。上從之。又集太子諸王大臣曰。漢人尊重神仙。猶汝等敬天。我今愈信眞天人也。乃以師前後奏對語諭之。且云。天俾神仙爲朕言此。汝輩各銘諸心。師辭退。遂正旦。將帥醫卜等官賀師。十有一日。馬首遂東。西望邪米思干千餘里。駐大果園中。十有九日。父師誕日。衆官炷香爲壽。二十八日。太師府提控李公別去。師謂曰。再相見也無。李公曰。三月相見。師曰。汝不知天理。二三月決東歸矣。二十一日。東遷一程。至一大川。東北去賽藍約三程。水草豐茂。可飽牛馬。因盤桓焉。二月上七日。師入見。奏曰。山野離海上。約三年回。今茲三年。復得歸山。固所願也。上曰。朕已東矣。同途可乎。對曰。得先行便。來時漢人問山野以還期。嘗荅云三歲。今上所詢訪。敷奏訖。因復固辭。上曰。少俟三五日。太子來。前來道話。所有未解者。朕悟卽行。八日。上獵東山下。射一大豕。馬踣失馭。豕傍立不敢前。左右進馬。遂罷獵還行宮。師聞之。入諫曰。天道好生。今聖壽已高。宜少出獵。墜馬。天戒也。豕不敢前。天護之也。上曰。朕已深省。神仙勸我良是。我蒙古人騎射少所習。未能遽已。雖然。神仙之言在衷焉。上顧謂吉息利荅剌汗曰。但神仙勸我語。以後都依也。自後兩月不出獵。二十有四日。再辭朝。上曰。神仙將去。當與何物。朕將思之。更少待幾日。師知不可遽辭。徊翔以待。三月七日。又辭。上賜牛馬等物。師皆不受。曰。

祇得驛騎足矣。上問通事阿里鮮曰。漢地神仙弟子多少。對曰。甚衆。神仙來時。德興府龍陽觀中嘗見官司催督差發。上謂曰。應于門下人。悉令蠲免。仍賜聖旨文字一通。且用御寶。因命阿里鮮（河西人也）爲宣差。以蒙古帶喝剌八海副之。護師東還。十日。辭朝行。自荅剌汗以下。皆攜蒲萄酒珍果。相送數十里。臨別。衆皆揮涕。三日。至賽藍大城之東南。山有蛇。兩頭。長二尺許。土人往往見之。望日。門人出郊。致奠於虛靜先生趙公之墓。衆議欲負其骨歸。師曰。四大假軀。終爲朽物。一靈眞性。自在無拘。衆議乃息。師明日遂行。二十有三日。宣差阿狗追餞師於吹沒輦之南岸。又十日。至阿里馬城西百餘里。濟大河。四月五日。至阿里馬城之東園。二太子之大匠張公固請曰。弟子所居營三壇。四百餘人。晨參暮禮。未嘗懈怠。且預接數日。伏願仙慈渡河。俾壇衆得以請教。幸甚。師辭曰。南方因緣已近。不能遷路以行。復堅請。師曰。若無他事。卽當往焉。翌日。師所乘馬突東北去。從者不能挽。於是張公等悲泣而言曰。我輩無緣。天不許其行矣。晚抵陰山前宿。又明日。復度四十八橋。緣溪上五十里。至天池海。東北過陰山後。行二日。方接元歷金山南大河驛路。復經金山東南。北並山行。四月二十八日。大雨雪。翌日。滿山皆白。又東北並山行。三日。至阿不罕山前。門人宋道安輩九人。同長春、玉華會衆。宣差郭德全輩。遠迎入棲霞觀。歸依者日衆。師下車時。雨再降。人相賀曰。從來此地經夏少雨。縱有雷雨。多于南北兩山之間。今日霑足。皆我師道廕所致也。居人常歲疏河灌田圃。至八月。麥始熟。終不及天雨。秋成則地鼠爲害。鼠多白者。此地寒。多物晚結實。五月河岸土深尺餘。其下堅冰亦尺許。齋後日使人取之。南望高嶺積雪。盛暑不消。多有異事。少西海子傍有風冢。

其上土。白氣多粉裂。其上二三月中。卽風起。南山巖穴先鳴。蓋先驅也。風自冢間出。初旋動如羊角者百千數。少焉。合爲一風。飛沙走石。發屋拔木。勢震百川。息于巽隅。又東南澗後有水磨三四。至平地則水漸微而絕。山出石炭。又東有二泉。三冬暴漲如江湖。復潛行地中。俄而突出。魚蝦隨之。或漂沒居民。仲春漸消。地乃陷。西北千餘里。儉儉州出良鐵。多青鼠。亦收床麥。漢匠千百人居之。織綾羅錦綺。道院西南望金山。其山多雨雹。五六月間。或有大雪深丈餘。北此（一作）地則有沙陀。出肉蓯蓉。國人呼曰唆眼。水曰兀速。草曰愛不速。深入陰山。松皆十丈許。會衆白師曰。此地深蕃。太古以來。不聞正教。惟山精鬼魅惑人。自師立觀。疊設醮筵。旦望作會。人多以殺生爲戒。若非道化。何以得然。先是壬午年。道衆爲不善人妒害。衆不安。宋公道安晝寢方丈。忽有天窗中見虛靜先生趙公曰。有書至。道安問從何來。曰。天上來。受而視之。止見太清二字。忽隱去。翌日。師有書至。厭事漸消。又醫者羅生橫生非毀。一日。墜馬觀前。折其脛。卽自悔曰。我之過也。對道衆服罪。師東行書教語一篇示衆云。萬里乘宣馬。三年別故人。干戈猶未息。道德偶然陳。論氣當秋夜。（對上論道坐此故云）遠鄉及暮春。思歸無限衆。不得下情伸。阿里鮮等白師曰。南路饒沙石。鮮水草。使客甚繁。馬甚苦。恐留滯。師曰。分三班以進。吾徒無患矣。五月七日。令宋道安、夏志誠、宋德方、孟志溫、何志堅、潘德沖六人先行。十有四日。師挈尹志平、王志明、于志可、鞠志圓、楊志靜、綦志清六人次之。饒行者夾谷妃、郭宣差、李萬戶等數十人。送二十里。皆下馬再拜泣別。師策馬亟進。十有八日。張志素、孫志堅、鄭志修、張志遠、李志常五人又次之。師東行十六日。過大山。山上有雪。甚寒。易騎于拂廬。十七日。師不食。但時時

飲湯。東南過大沙場。有草木。其間多蚊虻。夜宿河東。又數日。師或乘車。尹志平輩諸師曰。奚疾。師曰。余疾非醫可測。聖賢琢磨故也。卒未能愈。汝輩勿慮。衆憮然不釋。是夕。尹志平夢神人曰。師之疾。公輩勿憂。至漢地當自愈。行又經沙路三百餘里。水草絕少。馬夜進不息。再宿乃出。地臨夏人之北陲。廬帳漸廣。馬易得。後行者乃及師。六月二十一日。宿漁陽關。師尚未食。明日。度關而東五十餘里。豐州元帥以下來迎。宣差俞公請泊其家。奉以湯餅。是日輒飽食。繼而設齋。飲食乃如故。道衆相謂曰。清和前日之夢。驗不虛矣。時已季夏。北軒涼風入坐。俞公以繭紙求書。師書之曰。身閑無俗念。烏宿至雞鳴。一眼不能睡。寸心何所縈。雲收溪月白。炁爽谷神清。不是朝昏坐。行功扭捏成。七月朔。復起。三日。至下水。元帥夾谷公出郭來迎。館於所居。來瞻禮者無慮千人。元帥日益敬。有雞雁三。七夕日。師遊郭外。放之海子中。少焉。翔戲於風濤之間。容與自得。師賦詩曰。養爾存心欲薦庖。逢吾善念不爲肴。扁舟送在鯨波裏。會待三秋長六梢。又云。兩兩三三好弟兄。秋來羽翼未能成。放歸湖海深沉處。浩蕩波瀾快野情。翌日乃行。是月九日。至雲中。宣差總管阿不合與道衆出郭。以步輦迎歸於第。樓居二十餘日。總管以下。晨參暮禮。雲中士大夫日來請教。以詩贈之云。得旨還鄉早。乘春造物多。三陽初變化。一氣自沖和。驛馬程程送。雲山處處羅。京城一萬里。重到卽如何。十有三日。宣差阿里鮮欲往山東招諭。懇求與門弟子尹志平行。師曰。天意未許。雖往何益。阿里鮮再拜曰。若國主臨以大軍。生靈必遭殺戮。願父師一言垂慈。師良久曰。雖救之不得。猶愈於坐視其死也。乃令清和同往。卽付招諭書二副。又聞宣德以南諸方道衆來參者多。恐隨庵困於接待。令尹

公約束。付親筆云。長行萬里。一去三年。多少道人。縱橫無拘者。尹公到日。一面施行。勿使教門。有妨道化。衆生福薄。容易轉流。上山即難。下坡省力耳。宣德元帥移剌公遣當使持書至雲中。以所乘馬來。師八月初東邁楊河。歷白登天城懷安。渡渾河。凡十有二日。至宣德。元帥具威儀出郭西。遠迎師入居州之朝元觀。道友敬奉逾昔。四十字云。萬里遊生界。三年別故鄉。回頭身已老。過眼夢何長。浩浩天空闊。紛紛事杳茫。江南及塞北。從古至今常。道衆且云。去冬有見虛靜先生趙公牽馬自門入者。衆爲之出迎。忽而不見。又德興安定亦有人見之。河朔州府王官將帥及一切士庶。爭以書疏來請。若輻輳然。止回答數字而已。有云。王室未寧。道門先暢。開度有緣。恢宏無極。羣方帥首。志心歸向。恨不化身分酬衆望。十月朔。作醮於龍門川。望日。醮於本州朝元觀。十一月望。宋德方等以向日過野狐嶺。見白骨所發願心。乃同太君尹千億醮於德興之龍陽觀。濟渡孤魂。前數日稍寒。及設醮。二夜三日。有如春。醮畢。元帥賈昌至自行在。傳旨。神仙自春及夏。道途匪易。所得食物驛騎好否。到宣德等處。有司在意館穀否。招諭在下人戶得來否。朕常念神仙。神仙無忘朕。十二月既望。醮于蔚州三館。師于龍陽住冬。旦夕常往龍岡閒步。下視德興。以兵革之後。邨落蕭條。作詩以寫其意云。昔年林木參天合。今日邨坊遍地開。無限蒼生臨白刃。幾多華屋變青灰。又云。豪傑痛吟千萬首。古今能有幾多人。研窮物外閒中趣。得脫輪回泉下塵。甲申之春二月朔。醮於縉山之秋陽觀。觀在大翮山之陽。山水明秀。松蘿烟月。道家之地也。以詩題其概云。秋陽觀後碧巖深。萬頃煙霞插翠岑。一徑桃花春水急。彎環流水洞天心。又云。峯山一帶碧嵯峨。上有羣仙日夜過。洞府深

沈人不到。時聞巖壁洞仙歌。燕京行省金紫石抹公。宣差便宜劉公以下諸官。遣使者持疏。懇請師住大天長觀。許之。既而以驛召。乃度居庸而南。燕京道友。來迎于南口神遊觀。明旦四遠父老士女。以香花導師入京。瞻禮者塞路。初師之西行也。衆請還期。師曰。三載歸。三載歸。至是果如其言。以上七日入天長觀。齋者日千人。望日。會衆請赴玉虛觀。是月二十五日。喝剌至自行宮。傳旨。神仙至漢地。以清淨道化人。每日與朕誦經祝壽。甚好。教神仙好田地內愛住處住。道與阿里鮮。神仙壽高。善爲護持。神仙無忘朕舊言。仲夏。行省金紫石抹公。便宜劉公。再三持疏。請師住持大天長觀。是月二十有二日。赴其請。空中有數鶴前導。倏西北而去。自師寓玉虛。或就人家齋。常有三五鶴飛鳴其上。北方從來奉道者鮮。至是聖賢欲使人歸向。以此開化耳。八會之衆。皆稽首拜跪。作道家禮。時俗一變。玉虛井水舊鹹苦。甲申乙酉年。西來道衆甚多。水味變甘。亦善緣所致也。季夏望日。宣差相公劄八傳旨。自神仙去。朕未嘗一日忘神仙。神仙無忘朕。朕所有之地。愛願處即住。門人恆爲朕誦經祝壽則嘉。自師之復來。諸方道侶雲集。邪說日寢。京人翕然歸慕。若戶曉家諭。教門四闢。百倍往昔。乃建八會于天長。曰平等。曰長春。曰靈寶。曰長生。曰明眞。曰平安。曰消災。曰萬蓮。師既歸天長。遠方道人。繼來求法名者日衆。嘗以四頌示之。其一云。世情無斷滅。法界有消磨。好惡縈心曲。漂淪奈爾何。其二云。有物先天貴。無名不自生。人心常隱伏。法界任縱橫。其三云。徇物雙眸眩。勞生四大窮。世間渾是假。心上不知空。其四云。昨日念無蹤。今朝事亦同。不如齊放下。度日且空空。每齋畢。出遊故苑瓊華之上。從者六七人。宴坐松陰。或自賦詩。相次賡和。間因茶罷。令從者歌

遊仙曲數闋。夕陽在山。澹然忘歸。由是行省及宣差劄八相公北宮園池幷其近地數十頃爲獻。且請爲道院。師辭不受。請至于再。始受之。既而又爲頒文榜。以禁樵採者。遂安置道侶。日益修葺。後具表以聞。上可其奏。自爾佳時勝日。師未嘗不往來乎其間。寒食日作春遊詩二首。其一云。十頃方池閒御園。森森松柏罩清煙。亭臺萬事都歸夢。花柳三春却屬仙。島外更無清絕地。人間惟有廣寒天。深知造物安排定。乞與官民種福田。其二云。清明時節杏花開。萬戶千門日往來。島外茫茫春水闊。松間獵獵暖（一作）風回。遊人共嘆斜陽過。達士猶嗟短景催。安得大丹冥換骨。化身飛上鬱羅臺。乙酉四月。宣撫王公巨川請師致齋于其第。公因話咸陽終南竹木之盛。請師看庭竹。師曰。此竹殊秀。兵火而後。直不可多得也。我昔居于磻溪。茂林修竹。眞天下之奇觀。思之如夢。今老矣。歸期將至。當分我數十竿。植寶玄之北軒。聊以遮眼。宣撫曰。天下兵革未息。民甚倒懸。主上方尊師重道。賴師眞道力。保護生靈。何遽出此言耶。願垂大慈。以救世爲念。師以杖叩地。笑而言曰。天命已定。由人乎哉。衆莫測其意。夏五月終。師登壽樂山巔。四顧園林。若張翠幄。行者休息其下。不知暑氣之甚也。因賦五言律詩云。地土臨邊塞。城池壓古今。雖多壞宮闕。尚有好園林。綠樹攢攢密。清風陣陣深。日遊仙島上。高視八紘吟。一日。師自瓊島回。陳公秀玉來見。師出示七言律詩云。蒼山突兀倚天孤。翠柏陰森遶殿扶。萬頃煙霞常自有。一川風月等閒無。喬松挺拔來深澗。異石嵌空出太湖。盡是長生閒活計。修眞薦福邁京都。九月初吉。宣撫王公以熒惑犯尾宿。主燕境災。將請師作醮。問所費幾何。師曰。一物失所。猶懷不忍。況闔境乎。比年以來。民苦徵役。公私交罄。我當

以觀中常住物給之。但令京官齋戒以待行禮足矣。餘無所用也。於是約作醮兩晝夜。師不憚其老。親禱于元壇。醮竟之夕。宣撫喜而賀之曰。熒惑已退數舍。我輩無復憂矣。師之德感。一何速哉。師曰。余有何德。祈禱之事。自古有之。但恐不誠耳。古人曰。至誠動天。此之謂也。重九日。遠方道衆咸集。或以菊爲獻。師作詞一闋。寄恨歡遲。云。一種靈苗體性殊。待秋風冷透根株。散花開百億黃金嫩。照天地清虛。九日持來滿座隅。坐中觀眼界如如。類長生久視。無凋謝。稱作伴閒居。繼而有奉道者。持蔺紙大軸來求親筆。以鳳棲梧詞書之云。得好休來休便是。贏取逍遙。免把身心使。多少聰明英烈士。忙忙虛負平生志。造物推移無定止。昨日歡歌。今日愁煩至。今日不知明日事。區區著甚勞神思。一日。或有質是非于其前者。師但默然不應。以道義釋之。復示之以頌曰。拂拂拂。拂盡心頭無一物。無物心頭是好人。好人便是神仙佛。其人聞之。自媿而退。丙戌正月。盤山請師黃籙醮三晝夜。是日天氣晴霽。人心悅懌。寒谷生春。將事之夕。以詩示衆云。詰曲亂山深。山高快客心。羣峯爭挺拔。巨壑太蕭森。似有飛仙過。殊無宿鳥吟。黃冠三日醮。素服萬家臨。五月。京師大旱。農不下種。人以爲憂。有司移市立壇懇禱。前後數旬無應。行省差官賫疏。請師爲祈雨醮三日兩夜。當醮請聖之夕。雲氣四合。斯須雨降。自夜半及食時未止。行省委官奉香火來謝曰。京師久旱。四野欲然。五穀未種。民不聊生。賴我師道力感通上眞。以降甘澍。百姓僉曰。神仙雨也。師答曰。相公至誠所感。上聖垂慈。以活生靈。吾何與焉。使者出。復遣使來告曰。雨則既降。奈久旱未浹。足何。更得滂沱大作。此旱可解。願我師慈悲。師曰。無慮。人以至誠感上眞。上眞必以誠報人。大雨必至。齋未竟。雨勢

海立。是歲有秋，名公碩儒皆以詩來賀。一日，有吳大卿德明者，以四絕句來上，師復次韻答之。其一云：燕國蟠宮即此州，超凡入聖洞賓儔。一時鶴駕歸蓬島，萬劫仙鄉出土丘。其二云：我本深山獨自居，誰能天下衆人譽。軒轅道士來相訪，不解言談世俗書。其三云：莫把閑人作等閑，閑人無欲近仙班。不于此日開心地，更待何時到寶山。其四云：混沌開基得自然，靈明翻小大椿年。出生入死常無我，跨古騰今自在仙。又題文仲元所得一元保元素三仙圖云：得道眞仙世莫窮，三師何代顯靈蹤。直教御府相傳授，閑向人間類赤松。又奉道者求頌，以七言絕句示之云：朝昏忽忽急相催，暗換浮生兩鬢絲。造物戲人俱是夢，是非得日又何爲。師自受行省衆官疏以來，慨天長之衆位殿閣，常住堂宇，皆上頹下圮，至于窗戶堦砌，毀撤殆盡。乃命其徒日益修葺，頹漏者補之，傾斜者正之。斷手于丙戌，皆一新之。又創修寮舍四十餘間，不假外緣，皆常住自給也。凡遇夏月，令諸齋舍不張鐙，至季秋稍親之，所以豫火備也。十月下寶元，居方壺，每夕召衆師德，以次坐高談清論，或通宵不寐。仲冬十有三日夜半，振衣而起，步于中庭，既還坐，以五言律詩示衆云：萬象彌天闊，三更坐地勞。參橫西嶺下，斗轉北辰高。大勢無由遏，長空不可韜。循環誰主宰，億劫自堅牢。丁亥，自春及夏又旱，有司祈禱屢矣，少不獲應。京師奉道會衆一日謁師爲祈雨，既而消災等會亦請作醮，師徐謂曰：吾方留意醮事，公等亦建此議，所謂好事不約而同也。公等兩家但當殷勤。遂約以五月一日爲祈雨醮，初三日爲賀雨醮。三日中有雨，是名瑞應雨；過三日雖得，非醮家雨也。或曰：天意未易度，師對衆出是語，萬一失期，能無招小人之謗邪？師曰：非爾所知也。及醮竟日，雨乃作。翌日盈尺，越三日，四天廓清，以終謝雨醮事。果如其言。時暑氣煩燠，元帥張資允者請師遊西山，再四過觀，師赴之。翼日，齋罷，雨後遊東山庵，師與客坐于林間，日夕將還，以絕句示衆云：西山爽氣清，過雨白雲輕。有客林中坐，無心道自成。既還，元帥第樓居數日，來聽道話者，竟夕不寐。又趨大谷庵齋，次日請夢庵齋。其夕，大雨自北來，雷電怒合，東西震耀。師曰：此道之用也。得道之人，威光烜赫，無乎不在，雷電其能匹也？夜深客散，師偃息草堂，須臾風雨驟至，怒濤一震，窗戶幾裂，少焉收聲，人皆異之。或曰：雷霆當洊至，何一擊而息邪？有應者曰：無乃至人在茲，雷師爲之霽威乎？既還，五月二十有五日，道人王志明至自秦州，傳旨改北宮仙島爲萬安宮，天長觀爲長春宮，詔天下出家善人皆隸焉，且賜以金虎牌，道家事一仰神仙處置。小暑後，大雨屢至，暑氣愈熾，以七言詩示衆云：溽暑薰天萬里遙，洪波拍海大川潮。嘉禾已見三秋熟，旱魃仍聞五月消。百姓共忻生有望，三軍不待令方調。實由造化行無外，時賜豐年助聖朝。自瓊島爲道院，樵薪捕魚者絕跡，數年園池中魚鳥蕃育，歲時遊人往來不絕。齋餘，師乘馬日凡一往。六月二十有一日，因疾不出，浴于宮之東溪。二十有三日，人報已午間雷雨大作，太液池之南岸崩裂，水入東湖，聲聞數十里，黿鼉魚鱉盡去，池遂枯涸，北口山亦摧。師聞之，初無言，良久笑曰：山摧池枯，吾將與之俱乎？七月四日，師謂門人曰：昔丹陽嘗授記于余云：吾歿之後，教門當大興，四方往往化爲道鄉，公正當其時也。道院皆敕賜名額，又當住持大宮觀，仍有使者佩符乘傳，勾當教門事。此時乃公功成名遂歸休之時也。丹陽之言一一皆驗，若合符契。況教門中勾當人內外悉具，吾歸無遺恨矣。師既示疾于寶玄，一日數如偃中。門

弟子止之，師曰：吾不欲勞人，汝等猶有分別在，且匽溷奚異哉。七月七日，門人復請曰：每日齋會，善人甚衆，願垂大慈，登堂上，以慰瞻禮。師曰：我九日上堂去也。是日午後，留頌云：生死朝昏事一般，幻泡出沒水長閑。微光見處跳烏兔，玄量開時納海山。揮斥八紘如咫尺，吹噓萬有似機關。狂辭落筆成塵垢，寄在時人妄聽間。遂登葆光堂，歸眞焉。異香滿室。門人捻香拜別，衆欲哭臨，侍者張志素、武志據等遽止衆曰：眞人適有遺語，令門人宋道安提舉教門事，尹志平副之，張志松又其次，王志明依舊勾當，宋德方、李志常等同議教門事。遂復舉似遺世頌畢，提舉宋道安等再拜而受。黎明，具麻服行喪禮，奔走赴喪者萬計。宣差劉仲祿聞之，愕然嘆曰：眞人朝見以來，君臣道合，離闕之後，上意眷慕，未嘗少忘。今師既昇去，速當奏聞。首七之後，四方道俗遠來赴喪，哀慟如喪考妣，於是求訓法名者日益多。一日，提舉宋公謂志常曰：今月上七日，公與我同受師旨，法名等事，爾其代書，止用吾手字印。此事已行，姑沿襲之。繼而清和大師尹公至自德興，行祀事，既終七，提舉宋公謂清和曰：吾老矣，不能維持教門，君可代吾領之也。讓至于再，清和受其託。遠邇奉道會中善衆不減往者。戊子春三月朔，清和建議爲師構堂于白雲觀，或曰：工力浩大，糧儲鮮少，恐難成功。清和曰：凡事要人前思，夫衆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但事不私己，教門竭力，何爲而不辦？況先師道德在人，四方孰不瞻仰，可不勞行化，自有人贊助此緣。公等勿疑，若或不然，常住之物，亦用淨盡，各操一瓢，乃所願也。宣差便宜劉公聞而喜之，力贊其事，遂舉鞠志圓等董其役，自四月上丁除地建址，歷戊己庚，役有平陽、太原、堅、代、蔚、應等羣道人二百餘，賫糧助力，肩搆是堂，四旬告成，其間同結菴緣者，不能備紀。議者以爲繼搆之勤，雖由人力，亦聖賢陰有以扶持也。期以七月九日大葬仙師。六月間，霖雨不止，皆慮有妨葬事。既七月初吉，遽報晴霽，人心翕然和悅。前一日將事之初，乃炷香設席，以嚴其祀。及啓柩，師容色儼然如生，遠近王官士庶僧尼暨衆觀者凡三日日萬人，皆以手加額，嘆其神異焉。翹而唱播四方，傾心歸慕，來奉香火者不可勝計。本宮建黃籙寶齋道場三晝夜，豫告齋旬日。八日辰時，元鶴自西南來，尋有白鶴繼至，人皆仰而異之。九日子時後，設靈寶清醮三百六十分位，醮禮終，藏仙蛻于堂，異香芬馥，移時不散。臨午致奠，黃冠羽服與坐者數千人，奉道之衆又復萬餘。既奠，翼日大雨復降。人皆嘆曰：天道人事，上下和應，了此一大事，非我師道德純備，通于天地，達于神明，曷克如是乎，誠非人力所能致也。權省宣撫王公巨川，咸陽巨族也，素慕元風，近歲又與父師相會于燕，雅懷昭映，道同氣合，尊仰之誠，更甚疇昔，故命莅葬事，自爲主盟。京城內外，屯以甲兵，備其不虞，能散之日，略無譁擾，於是親榜其堂曰處順，其觀曰白雲焉。師爲文未始起稿，臨紙肆筆而成，後復有求者，或輒自增損，故兩存之。嘗夜話，謂門弟子曰：古之得道人，見於書傳者略而不傳，失其傳者可勝言哉。余幸對汝衆舉近世得道之士，皆耳目所親接者，其行事甚詳，其談道甚明，暇日當集全眞大傳，以貽後人。師既沒，雖嘗口傳其概，而後之學者，尙未見其成書，惜哉。

附錄

詔書

成吉思皇帝勅眞人邱師。省所奏應詔而來者。備悉。惟師道踰三子。德重多端。（方一作）命臣奉厥元纁。馳傳訪諸滄海。時與願違。天不人遂。兩朝屢詔而弗行。單使一邀而肎起。謂朕天啓。所以身歸。不辭暴露于風霜。自願跋涉于沙磧。書章來上。喜慰何言。軍國之事。非朕所期。道德之心。誠云可尙。朕以彼酋不遜。我伐用張。軍旅試臨。邊陲底定。來從去背。實力率之故然。久逸暫勞。冀心服而後已。是用載揚威德。略駐車徒。頃念雲軒既發于蓬萊。（島一作）鶴馭可遊于天竺。達磨東邁。元印法以傳心。老氏西行。或化胡而成道。顧川途之雖闊。瞻几杖以非遙。爰答來章。可明朕意。秋暑。師比平安好。指不多及。

聖旨

成吉思皇帝聖旨。道與諸處官員。每邱神仙應有底修行底院舍等。係逐日念誦經文告天底人。每與皇帝祝壽萬萬歲者。所據大小差發賦稅都休教著者。據邱神仙底應係出家門人等隨處院舍。都教免了差發稅賦者。其外詐推出家。影占差發底人。每告到官司。治罪斷案。主者奉到如此。不得違錯。須至給照用者。右付神仙門下收執。

照使所據神仙應係出家門人精嚴住持院子底人等。並免差發稅賦。准此。癸未羊兒年三月 御寶 日。

宣差阿里鮮面奉成吉思皇帝聖旨。邱神仙奏知來底公事。是也煞好。我前時已有聖旨文字與你來。教你天下應有底出家善人都管著者。好的歹的。邱神仙你就便理合只你識者。奉到如此。癸未年九月二十四日。

宣差都元帥賈昌傳奉成吉思皇帝聖旨。邱神仙。你春月行程別來至夏日。路上炎熱艱難來。沿路好底鋪馬得騎來麼。路裏飲食廣多不少來麼。你到宣德州等處。官員好覷你來麼。下頭百姓得來麼。我這裏常思量著神仙你。我不曾忘了你。你休忘了我者。癸未年十一月十五日。

請疏三

燕京行尚書省石抹公謹請眞人長春公住持天長觀者。竊以必有至人。而後可以啓箇中機。必有仙闕。而後可以待方外士。天長觀者。人間紫府。天上（主一作）福田。若非眞神仙人。誰稱此道場地。仰惟長春上人。論超羣品。道悟長生。舌根有花木香。胸襟無塵土氣。實人天之眼目。乃世俗之津梁。向也乘青牛而西邁。不憚朝天。今焉奉紫詔而南回。正當傳道。幸無多讓。早賜光臨。謹疏。癸未年八月 日。

宣撫使御史大夫王教請眞人師父住持燕京十方大天長觀者。竊以應變神龍。非蹄涔所能止。無心野鶴。亦何天不可飛。故蒙莊出遊漆園增價。陳摶歸隱雲臺生光。不到若賢人難了如此事。伏惟眞人師父。氣清而粹。道大而高。已膺縹緲之名。暫被玉璽之詔。以千載爲旦暮。以八極爲門庭。振柱史之宗風。提全眞之法印。昔也三朝之教主。今茲萬乘之國師。幾年應詔北行。本擬措安于海內。一旦回輪南邁。可能獨善于山東。維太極之故宮。實大燕之宏構。國家元辰之所在。遠近取則之所先。必欲立接人之基。莫如宅首善之地。敢輒伸于管見。冀少駐於霓旌。萬里雲披。式副人天之望。四方風動。舉聞道德之香。謹疏。癸未年八月 日。

燕京尙書省石抹公謹請邱神仙久住天長觀者。竊以時止時行。雖聖人不凝滯于物。爰居爰處。而君子有恆久之心。於此兩端。存乎大致。長春眞人。重陽高弟。四海重名。爲帝者之尊師。亦天下之教父。昔年應聘。還自萬里尋思于。今日接人。久住十方天長觀。上以祝皇王之聖壽。下以爲生靈之福田。恒因識察於細人。非敢勸搖於仙仗。不圖大老。遂有遐心。況京師者諸夏之本根。而遠近取此乎法則。如謂舍此而就彼。是謂下喬而入幽。輒敢堅留。幸不易動。休休莫莫。無爲深山窮谷之行。永永長長。而作大極瑤華之主。謹疏。丙戌年八月 日。

侍行門人。

虛靜先生趙道堅。 沖虛大師宋道安。
清和大師尹志平。 虛寂大師孫志堅。
清貞眞人夏志誠。 清虛大師宋德方。
保光大師王志明。 沖虛大師于志可。
崇道大師張志素。 通眞大師鞠志圓。

通元大師李志常、 頤眞大師鄭志修、
元眞大師張志遠、 悟眞大師孟志穩、
清眞大師綦志清、 保眞大師何志清、
通元大師楊志靜、 沖和大師潘德沖、
特旨蒙古四人從師護持、
蒙古打、 喝剌八海、
宣差阿里鮮、
宣差便宜使劉仲祿、

長春眞人西遊記二卷、其弟子李志常所編、於西域道里風俗、多可資攷證者、而世鮮傳本、予始從道藏鈔得之、鄙俗小說演唐元奘故事、亦稱西遊記、乃明人所作、蕭山毛大可據輟耕錄、以爲出處機之手、眞郢書燕說矣、記云、辛巳歲十月、至渾監城、回紇王來迎入館、十一月四日、土人以爲年、旁午相賀、攷回回術、有太陽年、彼中謂之宮分、有太陰年、彼中謂之月分、而其齋期則以太陰年爲準、又不在第一月、而在第九月、滿齋一月、至第十月一日、則相賀如正旦焉、其所謂月一日者、又不在朔、而以見新月爲準、其命日又起午正、而不起子正、故有十一月四日土人旁午相賀之語、然回回術有閏日無閏月、與中國不同、故每年相賀之期無一定也、其云斡辰大王者、皇弟斡亦斤也、太師移剌國公者、阿海也、燕京行省石抹公者、明安之子咸得不也、吉思利答剌罕者、哈剌哈孫之曾大父啓昔禮也、乙卯閏二月辛亥、竹汀居士錢大昕跋、

邱長春以丁亥七月卒、而元太祖之殂、亦卽在是月、此事之可異者、當拈出之、竹汀居士記、

憶昔與竹汀游元妙觀、閱道藏、竹汀借此鈔訖、而爲之跋、今轉瞬已十年、竹汀於今歲十月二十歸道山矣、甲子十一月十八日、硯北居士段玉裁識、

長春眞人之經西域也、取道於金山、爲科布多之阿里泰山、記云、金山南面有大河、渡河而南、是今額爾齊斯河、金山東北與烏魯木齊屬之古城南北相直、今自科布多赴新疆、驛路直南抵古城、近古城之鄂倫布拉克台、蘇吉台、噶順台皆沙磧、是卽白骨甸也、博克達山三峰高峙、去古城北數日程卽見之、故記云、涉大沙陀、南望陰山、若天際銀霞、詩云、三峰並起插雲寒也、云、陰山前三百里和州者、謂博克達山南吐魯番、爲古火州地、訛火爲和耳、唐北庭大都護府治在今濟木薩之北、府建於長安二年、記言楊何爲大都護、足補新唐書方鎭表之闕、端府者、端卽都護字之合音、輪臺縣亦長安二年置、縣治約在今阜康縣西五六十里、據新唐書地理志、自庭州西延城西至輪臺縣二百二十里、塞外沙磧難以計程、記云、三百餘里、蓋約言之、元和郡縣志以爲輪臺在州西四十二里者、誤、輪臺東爲阜康縣、縣治在博克達山陰、故南望陰山、九月十日、並陰山而西、約十程、度沙場、又六日、至天池海、沙場者、晶河城東至托多克、積沙成山、浮沙難行、東距阜康縣一千一百里、故云十餘程、其間亂流而過、當有洛克倫河、呼圖壁河、瑪納斯河、烏蘭烏蘇河、記不顧言、塞外之水、山雪所融、夏日盛漲、過時則涸、九月正水竭之時、蓋不知有河也、自托多克過晶河、山行五百五十里、至賽喇木淖爾東岸、淖爾正圓周百餘里、雪山環之、所謂天池海、並淖爾南行五十里、入塔勒奇山峽、諺曰果子溝、溝水南流、勢甚湍急、架木橋以度車馬、峽長六十里、今爲四十二橋、卽四十八橋遺趾、記云、出峽入東西大川、次及一程、至阿里馬城、今出塔勒奇山口、南行一百七十里、至惠遠城、阿里馬城者、卽今西阿里瑪圖河、在拱宸城東北、出塔勒奇山口、西南至阿里瑪圖河僅

百里。記云。又西行四日。至荅剌速沒輦。水勢深闊。抵西北流。乘舟以濟。原注云。沒輦河也。荅剌速沒輦。是今伊犂河。以西行四日計之。當在今察林渡之西。渡河南下。至一大山。疑今鉛廠諸山。又西行十二日。度西南一山。當是濟塔斯嶺。又沿山而西。有駐軍古跡。大冢若斗星相聯。是今特默爾圖淖爾南岸。地多古翁仲。記云。又西南行六日。有塞闌沒輦。由浮橋渡。色渾流急。深數丈。勢傾西北。塞闌沒輦。今之那林河。自渡伊犂河以南所經之程。卽今伊犂戍喀什噶爾兵往來之路。出鄂爾果珠勒卡倫。傍特默爾圖淖爾。東南經布魯特游牧。以至回疆。此長春眞人赴行在時所經也。其歸程則渡那林河而直北。由特默爾圖淖爾之西。以達吹河之南。乃轉而東北。渡伊犂河。其渡處在察林渡之東。故百餘里卽至阿里馬城。自阿里馬城出塔勒奇山口。經賽喇木淖爾。與往時程同。過賽喇木淖爾。不復東折而東北行。其分路處在于珠翠卡倫地東北。山行由沁達蘭至阿魯沁達蘭。入塔爾巴哈台界。以至原隰之金山大河。歸其途徑較直。然計自阿里馬城至金山。亦不下二千里。而記言。至天池海。過陰山後。行二日。方接元隰金山南大河驛。山路崎嶇。必不能速進如此。且方接云者。久詞也。蓋二字下脫十字。眞人以四月初六日自阿里馬城行。凡二十日至金山。爲是月二十五日。下文云。並山行。四月二十八日大雨雪。二十八日尚未出金山。則謂二十五日至金山無疑矣。適從與定貧假讀此記、西域。余所素經。識其相合者如此。道光二年四月大興徐松跋。距長春眞人歸抵金山之歲。凡十一壬午矣。

長春西遊記二卷。爲元邱長春弟子眞常子李志常所述。憲宗紀。元年。以道士李眞常掌道教事。卽其人也。前有孫錫序。作於戊子二月。蓋睿宗監國之歲也。長春以太祖辛巳二月八日發軔宣德州。赴太祖西域之召。至癸未七月。回至雲中。往返二年餘。眞常實從。山川道里。皆其親歷。且保元初之碑。譯文得其本音。非如世剩以後。文人著述。則往往窒閡不能通者有之。此冊爲葉巽紫給諫所贈。定庵皆借鈔。旣而徐星伯復就鈔於定庵。而爲之跋。他日以示余。星伯居伊犂者數年。方時松湘浦先生帥新疆南北兩路。腦星伯周咨彼中輿地。馳驅幾徧。今跋中疏證處。皆其得之目驗。其中尤有得於余心者。謂天池海卽今賽喇木淖爾。證以白晶河山行至賽喇木淖爾東岸。淖爾正圓。周百餘里。並淖爾南行五十里。入塔勒奇山峽。水勢南流湍急。架木橋以度車馬。峽長六十里。今爲四十二橋。卽四十八橋遺址也。今昔情形。如合符節。此爲其他書籍之所不載。非星伯身至其所。烏能得之。又謂長春回時。自天池海東北行至原隰金山。南大河前驛路。於二字之下。脫去十字。此有里程可稽。其爲傳寫遺誤無疑。至白骨甸卽今古城北之沙磧。陰山三峰卽今博克達山。端府之端爲都護之合音。都闌沒輦卽今那林河。皆確不可易。余頗錄存記尾。星伯謂余。凡記中所述。在今新疆者。旣爲其考矣。其金山以東。那林河以西。則俟余補足之。星伯所疏證精核。乃爾余何能爲役。顧余於記中地理。皆皆一一考之。惟是跡所未至。不過穿穴於故紙堆中。旁參互證。以爲庶幾得之耳。今具列於左。不獨以塞星伯之諾責。亦將求是正於星伯也。長春之行也。二月十一日度野狐嶺。卽太祖紀敗金將定薛於野狐嶺者也。在今張家口外。十五日。東北過蓋里泊。金史撫

州之豐利縣有蓋里泊。今在張家口北百里。三月朔。出沙陀。至魚兒濼。魚兒濼、元時又曰荅兒腦兒。太祖甲戌年賜宏吉剌按陳作分地。張德輝紀行云。昌州以北入沙陀。凡六驛而出沙陀。又一驛。過魚兒泊。與此正同。今爲達兒海子。在克什克騰部落北。沙河西北流入陸局河。四月朔。至斡辰大王帳下。陸局河者。元時怯魯連河。亦曰臚朐河。陸局、臚朐之轉也。今爲喀魯倫河。斡辰大王、太祖第四弟鐵木哥斡赤斤。所謂國王斡嗔那顏者也。時太祖西征。斡嗔居守。五月十六日。河勢遶西北山去。不得窮其源。喀魯倫河發源肯特山。南流及平地。始轉東流。長春由河南岸泝河西行。故不見其北來之源也。自此以下至窩里朶。數千里中。俱無地名。惟長松嶺又保漢名。不知蒙古呼爲何山。然以長春行程考之。自陸局河西南濼驛路。至六月二十八日。泊窩里朶之東。計行四十二日。窩里朶者。帳殿也。地理志。太祖十五年。遷都和林。於時皇后窩里朶。當在和林。蓋必先審和林之所在。然後可以稽其驛程之所經。和林自太祖作都。至憲宗。四朝皆都於此。然和林志前明已無其書。元一統志近亦求之不得。明一統志於和寧城惟言西有哈喇和林河而已。而於哈喇和林河所在。則又不詳。明廣輿圖據元朱思本圖爲底本。而於北方地理。疏舛殊甚。以昔令哥爲流入斡難河。則其他不足問矣。齊次風先生水道提綱。於和林河亦兩歧其說。蓋提綱專據康熙中皇輿圖。皇輿圖於色勒格河之北。有小河南流入色勒格河者。曰喀喇烏倫河。其音與哈喇和林相近。不能不疑。當曰都城。或在此河之東。實則不然。歐陽圭齋高昌偰氏家傳。和林有三水焉。一並城南山東北流。曰斡耳汗。一經城西北流。曰和林河。一發西北東流。曰忽爾班達彌爾。三水距城北三十里。合流曰偰輦傑河。元人指述和林。未有如圭齋之明晰者。斡耳汗、今鄂爾渾河也。忽爾班達彌爾、今塔米

爾河也。偰輦傑、今色勒格河也。然則和林在色勒格河以南明矣。其經和林城西而北流者。正今之哈瑞河也。當爲元時和林河。哈瑞河入色勒格河。其合流處。當在和林北三十里。非三水俱合流也。若鄂爾渾合於色勒格。蓋在和林東北千餘里矣。記云。泊窩里朶之東。宣使往奏皇后。奉旨請師渡河。其水東北流。瀰漫沒軸。絕流以濟。此水乃今呼納伊河及哈瑞之支流也。其所謂長松嶺。盛夏有冰雪。嶺百餘里有石河。長五十里者。卽今鄂爾渾河。東流將會喀拉河處。河經山峽。故曰石河。雍正中西北距準噶爾。其時黑龍江至鄂爾坤軍營者。過汗山。卽西北渡土拉河。西北行。踰喀里呀拉山。乃濟鄂爾渾河。以長春行程推之。當亦經此。長松嶺、或卽喀里呀拉山。已在北極出地四十九度處。是以寒甚。然則先自西南濼驛路四程西北渡河者。土拉河也。六月十四日過山渡淺河者。博羅河也。其曰西山迤延者。乃鄂爾渾河以西之山。故曰西山。長春於此渡河。可見山。行五六日。峰回路轉。嶺勢若長虹。壁立千仞。俯視海子。淵深恐人。則已在厄勒濟河之側矣。阿不罕山在金山東北。今阿集爾罕山也。鎭海傳。太祖命屯田於阿魯歡立鎭海城。阿魯歡者。亦卽阿集爾罕山也。八月八日。自阿不罕山前傍大山西行。又西南約行三日。復東南。過大山。經大峽。中秋日。抵金山東北。少駐。復南行。其山高大。深谷長坂。車不可行。乃命百騎挽繩懸轅以上。縛輪以下。約行四程。連度五嶺。南出山前。臨河止泊。長春由阿集爾翠山前西行。傍大山者。卽傍阿爾泰山之東大幹。今烏蘭古木。中過布吉斯海子之北。乃向西南行。當取道於今科布多。再西南。乃科布

多河、額爾齊斯河發源處,爲阿爾泰最高之脊,所謂東南過大山,經大峽中,秋日抵金山者,當謂此,又行四程,連度五嶺,南出山,臨大河,以地約之,則大河應爲烏隴古河,劉郁西使記所謂龍骨河,與別失八里南北相直,近五百里者也,渡河行沙磧中,經北庭而西,星伯跋中詳之,陰山後鼈思馬大城,問侍坐者乃曰,此唐時北庭,案鼈思即別失,歐陽圭齋曰,北庭今別失八里也,則元時別失八里,正在於此,重九日至回紇昌八剌城,地理志西北地附錄有彰八里,當即此,耶律希亮傳,中統元年,阿里不哥反,希亮踰天山至北庭都護府,二年,至昌八里城,又踰馬納思河,則昌八里在今瑪納斯河之東也,自鼈思以西,惟昌八剌、阿里馬爲大城,星伯謂阿里馬在今拱宸城北阿里瑪圖河,余案元初譯作阿里馬者,惟此記及湛然集,有從容庵錄序,末題曰,移剌楚才晉卿序於西域阿里馬城,其他見於元史者,或作阿力麻里,或作察密立,或作葉密里,皆即此城,猶謂阿里馬本回紇所稱,自蒙古人稱之,則皆異矣,苟以漢文譯之,則又異矣,明時哈密以西付之荒昧,阿里馬先爲別失八里國所有,後爲瓦剌所有,我朝乾隆十九年以前爲準噶爾大酋之庭,稱曰伊犂,亦稱其河爲伊犂河,伊犂恐即葉密立之轉,唐時應有伊列河之名,有元一代,絕無稱述,蓋已無知之者,準人不解載籍,雖有托忒文字,但能記籍帳耳,何從遠稽突厥名稱耶,瓦剌即額魯特,逐水草遷徙,無城郭,所謂阿里馬城者,久已平毀,至乾隆二十九年,乃即伊犂河北建惠遠城,今曰伊犂城,非故趾,則阿里馬所在,固無以知之,或即在阿里瑪圖河側耶,答剌速沒輦與塔剌斯皆近,然距阿里馬四日程,以遠近約之,則星伯謂即伊犂河者爲近,或伊犂河在元時有是稱,若今塔剌斯河,遠在吹河之西,未必四程能達也,大石林牙、遼宗姓,於遼亡後,率衆西行,開闢萬里,建國西土,是爲西遼,太祖滅乃蠻,太陽罕,其子屈出律奔契丹,既而襲執其主,僭爲太上皇,據其位有之,仍契丹之號,亦稱乃蠻,事在戊辰、己巳之間,閱十餘年,太祖征西域,滅之,劉仲祿持敕召長春,云在乃蠻國者,此也,賽蘭城,據西使記,在塔剌寺西四日程,塔剌寺者,今塔剌斯河也,明史外國傳有賽蘭,在塔失干之東,塔失干、今塔什干城也,在錫林河之北,南距那林河猶遠,元時往西域之道,必由賽蘭,蓋從塔剌斯西行過賽蘭,乃西南行渡霍闡河,長春自十一月五日發賽蘭,閱六日渡霍闡河,又閱十一日過大河,至邪米思干,此大河應指城東之河,北流入那林河者,邪米思干亦曰尋思干,尋即邪迷之合音,耶律晉卿又謂之尋思虔,譯曰尋思、肥也,虔、城也,今謂之賽瑪爾罕,蓋自北庭至此,大率西行,過此則大率南行,最爲西征扼要之地,故於此宿兵,而以耶律楚材鎮碣石,地理志作柯傷,明史外國傳作渴石,云南有大山屹立,出峽口,有石門,色似鐵,即記所謂鐵門也,新唐書,吐火羅有鐵門山,其來舊矣,大唐西域記曰,出鐵門,至覩貨邏國,其地東阨葱嶺,西接波剌斯,南抵大雪山,北據鐵門,過雪山爲濫波國,即在北印度境,於時追若弗叉算端,南踰雪山,故謂之印度,太祖旋師後,復遣將追至忻都,窮及申河,算端死乃返,則在印度國中矣,阿里鮮所言正月十三日自邪米思干初發,三日東南過鐵門,又五日過大河,二月初吉東南過大雪山,南行三日至行宮,蓋阿里鮮先赴行在,正太祖追算端至印度時,故踰雪山後又三日乃達,長春於四月五日達行在,則已回至雪山避暑,故長春過鐵門後,行十二日抵雪山而止,所渡之阿母河,元史見他處

者,亦作哈木河,亦作阿木河,元秘史作阿梅河,即佛書之縛芻河也,其水今西北流,入騰吉斯海,大雪山、今爲和羅三托山,自東而西,綿亘千里,長春之再見也,其行由鐵門外別路,山根有鹽泉流出,見日即爲白鹽,東南上分水嶺,西望高澗若冰,乃鹽耳,蓋在鐵門山之西,其西北即大鹽池,郭寶玉傳,太祖封大鹽池爲惠濟王者也,西使記,二十六日過納商城,二十九日山皆鹽,如水晶狀,納商乃渴石之轉,長春亦於十二日過碣石城,十四至鐵門西南之麓,正屆出山,抵河上,其勢若黃河,西北流者,其水即流入大鹹池者也,葱嶺西流之水,皆會於此,故其勢洶湧,九月朔,渡河橋而北者,即此河,蓋長春既見帝,遂扈從北行矣,余讀元史,皆疑太祖紀十九年甲申,帝至東印度國,角端見,班師,耶律楚材傳亦云,甲申,帝至東印度,駐鐵門關,有一角獸,作人言,謂侍衛曰,汝主宜早還,帝以問楚材,對曰,此名角端,能言四方語,好生惡殺,天降符以告陛下也,帝即日班師,蓋本於宋子貞所作神道碑,欲以歸美文正,然非實錄也,唐書東天竺際海,與扶南、林邑接,太祖西征,無由至彼,角端能言,書契所無,晉卿何自知之,讀湛然集,晉卿在西域十年,惟及尋思干止耳,未嘗出鐵門也,今讀此記,則太祖追算端,惟過大雪山數程,其地應爲北印度,晉卿實未從征,無由據爲聞,且班師爲壬午之春,非甲申也,元史襲謬特甚,有元載籍,有關史學者亦少矣,此記,豈可因其爲道家言而略之,道光壬午秋七月,桐鄉程同文.

徐星伯先生出示長春眞人西遊記,且詢記中日食事,案,元太祖辛巳,當宋嘉定之十四年,金興定之五年,前一年庚辰,耶律楚材進西征庚午元術,以本術推之,辛巳年天正朔丙戌,以里差進一日得丁亥,至五月朔得甲申,與宋、金二史天文志所書合,日食之異在里差,記言見食在陸局河南岸,陸局即龍駒,張德輝記謂之龕陸連,今日克魯倫河,自發源南流,折而東北行,其曲處偏于京師西五度許,記以四月二十二日抵河南岸,行十六日,河勢遶西北山去,則見食之地距河曲六七程,偏西約二度,北極出地約四十七度,金山當今科布多之阿爾泰山,山極高約四十八度,偏西約二十九度,邪米思干城,即撒馬兒罕,其地極高四十三度,偏西五十度,以今時憲書步交食術約略上推,是時月在正交,日躔小滿後八度奇,值畢十度,與宋志所書日在畢合,陸局河南見食在正午,其食甚實緯在北二十五分奇,日躔高六十四度餘,南北差約二十五六分,則月心正當日心,且其時日近最高,月近最卑,日徑三十一分奇,月徑三十二分奇,日小月大,故見食既,金山偏于陸局河西約二十七度,子時當蚤七刻奇,日躔高五十三度餘,南北差約三十五六分,月心當日心南日十分,以減併徑三十二分,與日徑三十一分相比,約得七分,故金山見食七分也,邪米思干城偏于陸局河西約四十八度,于時當蚤十三刻,日躔高四十三度餘,南北差約四十分,月心當日心南約十五六分,以減併徑,與日徑相比,得五分強,六分弱,故邪米思干於辰刻見食六分也,雖視行隨地不同,則食甚時刻及食分亦異,然所差不遠,已足見其大略,里差之說,素問、周髀已言之,元代疆域愈遠,故其理愈顯,歐邏巴人以爲獨得,謬矣,記又言,自陸局河西南行,又至

日影三尺六七寸。古人揆日。皆以八尺表。是地夏至日揆約高六十六度。北極出地約四十六七度。蓋當土拉河之南。哈噠哈河之東。近今喀爾喀、土謝圖汗中右旗地。記又言辛巳十一月四日。漢益城土人以爲年。傍午相賀。錢辛楣研業集云。回回齋期。以太陰年爲準。第九月滿齋一月。至第十月。則相慶賀如正旦。其所謂月一日者。以見新月爲準。其命日又起午正。故每年相賀之期無一定。辛楣之說。本宣城梅氏。今校回回術。太陽宮分年百二十八年閏三十一日。太陰月分年三十年閏十一日。開皇己未春正前日入太陰年三百三十一日。以此推開皇己未至元太祖辛巳。太陽年積六百二十二。太陰年積六百四十一。辛巳白羊宮入太陰年之第一月。而中土之十一月。爲彼中之第十月。貝琳七政推步例謂之答亦月。正回俗所言大節。其俗旣以見新月之明日爲月之一日。又以午初四刻屬前日。則是年十一月四日傍午。適當彼中之正旦。辛楣之說信矣。并書卷末以質之先生。道光二年六月十三日。陽湖張穆誌。

案此書跋。尾尚有烏程沈君子敦金山以東釋一篇。至爲精審。以所箸落颿樓文稿併刻入叢書。故不複出。道光二十七年四月十五日。平定張穆記。

西游錄注

耶律楚材撰
盛如梓删略
李文田注

西遊錄注

元耶律楚材撰　盛如梓删略　順德李文田注

中書令國初時扈從西征。行五六萬里。留西域六七年。有西遊錄。述其事。人所罕見。因節略於此。

公戊寅春三月

元太祖十三年也。

出雲中。

湛然居士集有過雲中贈李尚書詩。

抵天山。

漢書西域傳。車陸國王治天山東乾當國。晉灼武帝紀注曰。天山近蒲類國。去長安八千餘里。師古曰。天山即祁連山。　祁太史韻士西陲要略曰。哈密之山。即天山。山之北三百餘里爲巴里坤。柳谷水在城東北。源出天山。耤資灌田者。

沙大磧。

宋程大昌北邊備對曰。大漠言沙磧廣莫。望之漠漠然。漢以後史家變稱爲磧。磧者、沙積也。其義一也。

大唐西域記。從此西行六百里。經小磧。至跋祿迦國。

踰沙漠。

祁韻士萬里行程記云。安西州舊名大灣。後復設安西府。今改爲州。出北門五里許。過一涸河。即入沙磧。土人呼爲戈壁。即古瀚海也。地以沙石爲骨。如鎔鍊而成膚。

逮行在所。

此指元太祖和林之行在。邱處機西遊記所云。皇帝舊兀里朵者也。西遊記。辛巳六月廿八日。泊窩里朵。漢語行宮也。又稱爲乃滿國兀里朵。蓋太祖滅乃蠻後。即置行在於此。以便西伐也。

明年。

己卯年也。是爲元太祖十四年

大舉西伐。道過金山。

北邊備對曰。金山、隋唐間突厥阿史那氏得古匈奴北部之地。居金山之陽。案湛然居士集卷一。有過金山用人韻詩。　西域釋地云。烏魯木齊博克達山。三峯峭拔入雲。山腰有潭。周十餘里。土人稱海子。山南有俗所呼七箇達坂者。即此。按唐書。西州交河縣北行。經柳谷。度金沙嶺。至北庭都護城。又按杜甫時注。自交河北行八十里。至龍泉館。北入谷。百三十里。經柳谷。度金沙嶺。百六十里。經石會備戍、至北庭都護府。今烏魯木齊爲唐北庭都護故治。土魯番爲西州古治。以相距道里攷之。此達坂即所謂金沙嶺。今嶺畔有陡坡。沙子細碎滑馬足。金沙嶺沙之名當以此。　皇輿西域圖志云。按今阿勒坦爲古金山。唐書稱阿史那氏居金山之陽。蓋謂西北之金山者是也。

時方盛夏。雪凝冰積。斲冰爲道。松檜參天。花草彌谷。金山而西。水皆西流入海。

金劉祁北使記。出北界行。西北向。地浸高。並夏國。前七八千里。山之東。水盡東。山之西。水亦西。地浸下。

祁韻士西陲要略云。新疆諸水分流異趨。南路之水皆克流。出自南北山中。若喀什噶爾之烏蘭烏蘇。葉爾羌之玉河。和闐之哈喇哈什、玉隴哈什二河。烏什之瑚什奇。阿克蘇之渾巴什。庫車之渭干。喀喇沙爾之開都。悉東會於土魯番之羅卜淖爾。凡南北山積雪融化之水。皆入之。淪渟蓄伏流地中。即古蒲昌海也。北路之水。若伊犁諸河多西流。塔爾巴哈台之額爾齊斯諸河。多東流。烏魯木齊之瑪納斯河多北流。或歸入淖爾。或流經葦湖。或伏入沙磧。以及雪融會合之水甚多。

其南有回鶻城。

元史西北地附錄曰。畏兀兒地。至元二十年。立畏兀兒四處站。及交鈔庫。明世法錄曰。火州元號畏兀兒。東七十里。距柳陳城西百里。爲土魯番。即古高昌國治。　案遼史兵衞志屬國軍有回鶻。有甘州回鶻。有沙州回鶻。有和州回鶻。此和州回鶻城也。宋洪皓松漠紀聞曰。回鶻甘、涼、瓜、沙。舊皆有族帳。惟居四郡外地者。頗自爲國。有君長。

名別石把。

西使記曰。龍骨河復西北行。與別失八里南以相直。近五百里。　元史西北地附錄曰。別失八里。至元

十五年。授八撒察里虎符掌別失八里畏吾城子里軍站事。十七年。以萬戶綦公直戍別失八里。十八年。從諸王阿只吉請。自太和嶺至別失八里。置新站三十。二十年。立別失八里和州等處宣慰司。二十三年。遣侍衛新附兵千人屯田別失八里。置元帥府。　明史西域傳云。別失八里。西域大國也。南接于闐。西抵撒馬兒罕。東抵火州。北連瓦剌。元世祖設宣慰司。　西遊記作鼈思馬大城。　歐陽元高昌偰氏家傳。北庭者。今之別失八里城。

有唐碑。

西遊記曰。北庭端府。景龍三年。楊河大都護有德政。有龍興西寺二石刻在。功德煥然可觀。寺有佛書一藏。唐之邊城。往往尚存。　槐西雜志。特納格爾。爲唐金滿縣地。尚有殘碑。　西域釋地曰。庫車丁谷山在城北。有古寺。多唐碑。浮圖高數十丈。　西域水道記。巴爾庫勒淖爾四源。東南源曰招摩多沙烏魯木齊。治曰鞏甯城。城南阻阿拉癸山。東扼博克達山。山之陰爲阜康縣。又東並山行。一百九十里。爲唐沙鉢鎮。即阿史那賀魯所處之莫賀城。又東五十里。爲濟木薩西突厥之可汗浮圖城。唐爲庭州金滿縣。又改後庭縣。北庭都護治也。元于別失八里立北庭都元帥府。亦治于斯。故城在今保惠城北二十餘里。地曰護堡子破城。有唐金滿縣殘碑。碑石立爲二。俱高八寸。廣六寸。一石七行。一石六行。

所謂瀚海軍。

元劉郁西使記曰。瀚海地極高寒。雖酷暑。雪不消。今之所謂瀚海者。即古金山也。　唐書地理志。北庭大都護府。本庭州。貞觀十四年。平高昌。置有瀚海軍。長安二年置。

瀚海去城數百里。

西域釋地云。哈密東至安西州。西至土魯番。俱有沙磧。乏水草。不毛之地數百里。謂之瀚海。今呼爲戈壁。

海中有嶼。其上皆禽鳥所落羽毛。

史記匈奴傳。驃騎將軍去病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如曰。翰海、北海名。張守節正義曰。按翰海自一大海名。羣鳥解羽伏乳於石。因名也。　李光廷西域圖考曰。按文正西遊錄云。戊辰途行在所。至即唐之高昌云云。此以今濟木薩爲瀚海。與劉郁西使記殊。且皆蒲類海。亦未確也。　西域釋地云。巴里坤名會寧城。有海子。即古蒲類海。一名婆悉海。俗呼爲海子。在城北沙山之下。東西袤一百餘里。對岸廣數十里。後漢書。張璫言呼延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間。元和志言伊州納職縣北直抵蒲類海。唐之伊州。即今哈密。距巴里坤相近。而巴里坤又爲漢蒲類國地。是此海子爲蒲類海無疑。

城西二百里。有輪臺縣。

新唐書地理志。庭州西延城西至輪臺縣。共三百二十里。　西遊記。鼈思馬大城。其東數百里。有府曰西涼。其西三百餘里。有縣曰輪臺。師問曰。有幾程得至行在。皆曰。西南更行萬餘里。即是。

唐碑在焉。

西域水道記有説。

城之南五百里。有和州。

元史耶律希亮傳。由苦先至哈剌火州。　元史西北地附錄。阿里麻里之下有合剌火者。

即唐之高昌。

遼史兵衛志。屬國軍有高昌。　明史。火州。其地多山。青紅若火。故名。火州東有荒城。即高昌國都。漢戊己校尉所治。西北連別失八里。後爲土魯番所併。

亦名伊州。

湛然居士集十二懷古詩。瀚海過西伊。自注云。伊州之西北有瀚海。伊州又謂之西州。　西域釋地曰。元和志言伊州納職縣北直抵蒲類海。唐之伊州。即今哈密。

高昌西三四千里。有五端城。即唐之于闐國。

元史西北地附錄作忽炭者。是也。烏思麥里傳作斡端。拜延八都魯傳亦作斡端。憲宗紀則作擴端。均此五端二字之聲轉。今稱和闐者。是其地也。明史作阿端。又沿古名作于闐。均非兩地。　西域釋地云。葉爾羌、漢莎車國地。唐以後併入于闐。又曰。和闐。漢于闐國。唐置于闐都督府於此。回人謂漢人爲黑台。和闐即黑台之訛。相傳漢任尚棄其衆於此。

河出烏白玉。

西陲要略云。葉爾羌之山。則有密爾岱山。在城南二百餘里。產玉。有瑪爾瑚盧克山。在城西南四百餘里。產玉。又有一大山。在葉爾羌西南。與密爾岱山相連。回人呼爲塔什達巴罕。疑即所謂蔥嶺者是也。水則有玉河。自密爾岱山流出。南分支入和闐。和闐境內一帶山皆積雪。水則有哈喇哈什河。有玉隴哈什河。有哈琅圭塔克河。俱多產玉。且資灌田。

過瀚海千餘里。有不剌城。

西北地附錄作普剌。　耶律希亮傳。至不剌城。　李光廷西域圖考曰。不剌城即西使記孛羅城之轉音。城南有陰山。即松樹頭嶺。山頂有池。今賽喇木泊在四山之中。即池也。

不剌南有陰山。東西千里。南北二百里。

西遊記曰。初在沙陀北。南望天際若銀霞。問之左右。皆未詳。師曰。多是陰山。翌日。過沙陀。遇樵者。再問之。皆曰然。　湛然居士集卷一有過陰山和人韻詩六首。

山頂有池。周圍七八十里。

西陲要略曰。伊犂之水。有賽里木淖爾。在城東北隔山二百餘里。凡境內之水。皆朝宗於伊犂河。惟賽里木淖爾不與焉。　西域釋地。賽里木諾爾在伊犂城東北二百餘里。塔爾奇嶺之東。其北有川。名博羅塔拉。

池南地皆林檎。樹陰蓊翳。不露日色。　出陰山。有阿里馬城。

西使記曰，出關至阿里麻里城，市井皆流水交貫。　西使記云，出關至阿里麻里城，當云出關至阿里麻城，衍一里字，此即湛然集之阿里馬城，非西北地附錄之阿力麻里也。

西人目林檎曰阿里馬，附郭皆林檎園，故以名，附庸城邑八九。

至元譯語曰，蒙古語梨曰阿里馬。

多蒲萄梨果，播種五穀，一如中原。　又西有大河，曰亦列。

劉郁北使記曰，興定四年十二月，出北界行，地浸高，前七八千里，又前四五千里，地甚燠，歷城百餘，皆非漢名，又幾萬里，至回紇國之益離城，即回紇王所都云云，案益離即亦列之轉，蓋以亦列水得名也，西遊記曰，沿天池正南下阿里馬城，又西行四日，至答刺速沒輦，沒輦、河也，徐松跋云，阿里馬城者，即今西阿里瑪圖河，在拱宸城東北，出塔勒奇山口，西南至阿里瑪圖河，僅百里，又西行四日至答刺速沒輦，是今伊犁河，以西行四日計之，當在今察林渡之西渡阿。　亦列河，李光廷曰，當是今瞻德城西之察罕烏蘇河，以伊犁統名之耳。　西域釋地，伊犁河在伊犁城南一里許，源出哈什空吉斯二河，洪流深廣，境內之水皆歸焉，過城南，折而西北流，七百餘里，入哈薩克界，遇沙而伏，按唐書，貞觀中，西突厥分其部為二，以伊列水為界，顯慶二年，蘇定方為伊麗道行軍總管，討西突厥，所稱伊麗，即今伊犁，以水為名，犁與麗同名，列則音相近耳。

其西有城曰虎司窩魯朵，即西遼之都。

明陳士元諸史譯語云，斡耳朵，華言帳房也，遼史稱斡魯朵，音之轉也，西使記云，過六堋兩山間，土平民夥，溝渠映帶，多故壘壞垣，問之，蓋契丹故居也，計其地，去和林萬五千里而近，遼史天祚本紀，耶律大石建都城，號虎思斡魯朵，又遼史兵衛志，屬國軍有胡母思山蕃，胡母思，即本紀之虎思矣，又部族表，遼太祖天贊二年，破胡母思山蕃，又諸部表有忽母思部，均即此錄之虎司，自大石建都後稱為斡耳朵者也。　遼史營衛志，居有宮衛，謂之斡魯朵。　金史百官志，斡里朵、官府治事之所也。

附庸城數十。　又西數百里，有塔剌思城。

西使記曰，二十八日過塔剌寺，案西遊記有著刺速沒輦，原注，沒輦、河也，是塔剌思即著刺速之對音，此城以河得名，其上游已名為著刺速河，此錄稱為亦列河，在西遼河中府都之東也，此河西行數百里，繞此城，即此錄之塔剌思城，又即劉郁所過之塔剌寺矣。

又西南四百餘里，有苦盞城。

西使記曰，四日過忽章河，渡船如公糾然，土人云，河源出南大山，地多產玉，疑為昆崙山。

八普城。

元史西北地附錄有巴補，即此錄八普之音同字異也。

可傘城。

西北地附錄作柯散，即此錄可傘之異文也，𢺶思麥里傳作可散城。

芭欖城。

西遊記，壬午之春正月，杷欖始華，類小桃，俟秋，採其實食之，味如胡桃。　湛然集記西遊事詩，親嘗芭欖寧論價，自釀蒲萄不納官，其他詩言杷欖蒲萄者，不可枚舉。

苦叢多石榴，其大如拱，甘而差酸，凡三五枚，絞汁盈盂，渴中之尤物也。

苦盞，元史西北地附錄作忽氊，明史西域傳作火占，元史薛塔剌海傳，從征虎忽翰諸國，即此苦盞城地矣。　又元史郭寶玉傳曰，收別失八里、別失蘭等城，次忽章河，據此傳，知苦盞與忽章同音，蓋以河得名。

芭欖城邊皆芭欖園，故以名。　其花如杏而微淡，葉如桃而差小，冬季而花，夏盛而實。　八普城西瓜大者五十斤。

松漠紀聞曰，西瓜形如匾蒲而圓，色極青翠，經歲則變黃，其瓞類甜瓜，中有汁，尤冷，明張賓詩賞錄引耶律楚材西遊錄云，八普城西瓜大者重五十斤，可以容狐，今此文無可以容狐四字，為老學叢錄刪節。

長耳僅負二枚。　苦叢西北五百里，有訛打剌城。

元史本紀十四年，取訛荅剌城，即此訛打剌三字之對音也，西北地附錄作兀提剌耳。　又本紀，十五年秋，攻斡脫羅兒城，克之，與此亦音近，疑所探不一音，故致重複，且西域強悍，未必非取後復叛，故兩次征克也。　李光廷西域圖考云，畏兀兒入元，為別失八里，西境城曰昔先，即今庫車之對音，元史耶律希亮傳云，從征至渾八升城，今阿克蘇南有渾巴什莊，世祖自二王所召還，由昔先城至哈剌火州，出伊州，涉大漠，逕亦曰苦叢，文正西遊錄云，苦叢西北五百里，有訛打剌城，皆是地也。

附庸城十數，此城渠酋，嘗殺命吏數人，商賈百數，盡掠其財貨，西伐之舉由此也。

元史本紀，太祖十四年夏六月，西域殺使者，帝帥師親征，取訛荅剌城，擒其酋哈只兒只蘭禿。

訛打剌西千餘里，有大城，曰尋斯干。

西使記曰，過𢯱思干城，大而民繁，元史太祖本紀曰，十五年，克尋思干城，又曰，十六年，攻薛迷思干城，今案太祖克此城，後復叛，故十六年再攻之，薛迷思干、即尋斯干也，西北地附錄作撒麻耳干。　元史按竺邇傳曰，太祖西征尋斯干，郭寶玉傳曰，下𢯱思干城，又曰，引兵涉𢯱思干，入鐵門屯大雪山，耶律阿海傳曰，下尋斯干等城，明世法錄曰，撒馬兒干，古罽賓國，在懸度山西，唐以其地為修鮮都督府，拜其五部督，元駙馬帖木兒主其國，東有養兒沙鹿海牙賽蘭達失干，西有渴石迭里迷諸城，並隸焉。

尋斯干者，西人云肥也，以地土肥饒故名。

西遊記曰，尋思干城，萬里外回紇國最佳處。　杜環經行記曰，薩末建土沃人富，小有神祠，名拔諸，湛然集十二懷古詩，感恩承聖敕，寄信到尋思，自注，尋思虔、西域城名，西人云，尋思、肥也，虔、城也，通謂之肥城。

甚富庶。用金銅錢無孔郭。**環城數十里皆園林。飛渠走泉，方池圓沼，花木連延。誠爲勝槩。瓜大者如馬首。穀無黍糯大豆。盛夏無雨。以蒲萄釀酒。有桑不能蠶。皆服屈眴。**

湛然集卷七戲作二首。屈眴輕衫裁鴨綠。蒲萄新酒泛鵝黃。卷五乞扇詩。屈眴山裁白玉盤。幽人白翡案琅玕。元史輿服志曰。質孫、漢言一色服也。勳戚大臣近侍。賜則服之。下至樂工衛士。皆有此服。精粗之制不同。總曰質孫。

以白衣爲吉。以靑衣爲喪服。故皆衣白。

陳誠使西域記。哈烈國主以白布纏頭。辮髮後髽。男子髡首。纏以白布。婦人以白布蒙首。

尋思干西六七百里。有蒲華城。土產更饒。城邑稍多。

元史太祖本紀。十五年。克蒲華城。耶律阿海傳。下蒲華城。西北地附錄。忒耳迷之下。有不花剌。似卽本紀之蒲華。元朝世法錄曰。卜花兒在撒馬兒罕西七百里。以道里計之。撒馬兒干卽尋思干。則卜花兒卽蒲華矣。耶律阿海傳。從帝攻西域。下蒲華、尋斯干等城。湛然集卷五。贈蒲察元帥詩。其七。閑乘羸馬過蒲華。又到西陽太守家。又卷六有蒲華城夢萬松老人詩。

尋思干乃謀速魯蠻種落梭里檀所都。

北使記曰。有沒速魯蠻回紇者。性殘忍。肉必手殺而啖。雖齋、亦酒脯自若。西遊記曰。至阿里馬城。鋪速滿國王來迎。宿於西園。鋪速滿及沒速魯蠻。皆謀速魯蠻之轉聲也。又按遼史諸部表。有嗇速完部。金史羣牧十二處有蒲速斡。此云謀速魯蠻種。似一類也。湛然集卷十二。懷古一百韵注云。大石林牙。遼之宗臣。挈衆而亡。不滿二十年。克西域數十國。幅員數萬里。傳數主。凡百餘年。頗尙文教。西域至今思之。廟號德宗。卷五河中春遊詩注云。尋斯干有西域梭里檀故宮在焉。

蒲華、苦盞、訛打剌城皆隸焉。

西域圖考云。元太祖紀。十四年己卯。西域殺使。帝親征。取訛答剌城。訛答剌、卽阿克蘇城也。石的石河。卽烏什之舉底爾河也。

蒲華之西。有大河入於海。

太祖本紀。十五年夏五月。駐蹕也石的石河。但是時克蒲華城、及尋思干城。此大河非也石的石河。卻是今阿母河。以元秘史及西遊記知之矣。

其西有玉里犍城。

元史本紀。十六年秋。皇子朮赤、察合台、窩闊台。分破玉龍傑赤等城。下之。玉里犍、卽玉龍傑三字之對音。蒙古謂宮曰斡。故名玉龍傑赤也。元秘史曰。過阿梅河。至兀籠格赤城下營。兀籠格尤與玉里犍聲近矣。元史曷思麥里傳作月槐栲赤之地。耶律希亮傳。五月。西行至孛劣撒里、六月。至換札孫。又西行九百里。至也里虔城。又從二王遷至不剌城。案孛劣撒里、卽不剌城。換札孫、卽虎司之轉。此西遼都也。九百里至也里虔城。卽玉龍傑赤也。又卽玉里犍三字之對音。遷至不

剌城。又卽孛劣撒里。蓋翻譯本一人。而前後不相照。作傳者又不相照。作傳者又不識蒙古語。故使讀者茫然耳。

梭里檀母后所居。富庶。又盛於蒲華。

此母后當是直爾古之妻。其時乃爲直爾古之國。而尊其后爲皇太后也。

又西瀕大河。有班城。

元史本紀。十六年辛巳夏四月。駐蹕鐵門關。秋。帝攻班勒紇等城。自察罕傳。察罕西域板勒紇城人。初察罕生于河中。其夜。天氣淸澈。月白如晝。西域謂白爲察罕。故名察罕。案河中、卽尋思干城。板勒紇、卽班城也。

又西有䫫城。

西遊記曰。鐵門南岸西有山寨。名團八剌。山勢險固。此䫫城與團城聲轉也。故記云。由此東南行三十里。過班里城。則此城在班里之西。故知䫫城卽彼記之團八剌也。大唐西域記曰。羯霜那國西南行二百餘里。入山。山路崎嶇。谿徑危險。既絕人里。又少水草。東南山行三百餘里。入鐵門。鐵門者、左右帶山。山極峭峻。雖有狹徑。加之險阻。兩旁石壁。其色如鐵。既設門扇。又以鐵錮。多有鐵鈴。懸諸門扇。因其險固。遂以爲名。出鐵門。到覩貨羅國云云。此䫫城蓋唐之吐火羅國故也。

自此而西。直抵黑色印度城。亦有文字。

劉郁北使記曰。有印都回紇者。色黑而性愿。其書契約束。並回紇字。筆苴其管。言語不與中國通。西使記曰。印毒國去中國最近。軍民一千二百萬戶。卽漢身毒也。艾儒略職方外紀曰。中國之西南。曰印弟亞。卽天竺五印度也。在印度河左右。漢書西域傳。無雷國北與捐毒接。師古曰。捐毒、卽身毒、天篤也。本皆一名。語有輕重耳。臣召南案天篤卽天竺。後漢書傳之天竺。卽此傳之捐毒。而後世又曰印度國也。

與佛國字體聲音不同。佛像甚多。

西使記曰。乞石迷西。蓋傳釋迦氏衣鉢者。松漠記聞曰。回鶻奉釋氏最甚。共爲一堂。塑佛像其中。每齋。必刲羊或酒酣。以指染血塗佛口。或捧其足而嗚之。謂之親敬。誦經則衣袈裟。作西竺語。大唐西域記。迦濕彌羅國。舊曰罽賓訛也。

不屠牛羊。但飲其乳。土人不識雪。歲二熟麥。盛夏置錫器於沙中。尋卽鎔鑠。馬糞墮地沸溢。月光射人如夏日。其南有大河。冷如冰雪。湍流猛峻。注於南海。

新唐書地理志曰。天竺西境小國五。至提颱國。其國有瀰蘭大河。一曰新頭河。自北渤崑山來。西流至提颱國。北入于海。職方外紀曰。東印度有大河。名安日。國人謂經此水一浴。所作罪業。悉得消除。

土多甘蔗。取其液釀酒熬糖。印度西北行。有可弗叉國。

元史郭寶玉傳。辛巳。可弗叉國惟算端罕破乃滿國。引兵據挦思干。聞帝將至。棄城南走。入鐵門屯大

雪山、寶玉道之、迄奔印度。　按唐書西戎傳、波斯國東與吐火羅康國接、北鄰突厥之可薩部。按所云可薩者、蓋即今俄羅斯之可薩斯克、此錄之可弗叉國也。

數千里皆平川、無復丘垤、不立城邑。

職方外紀曰、亞細亞西北之盡境有大國、曰莫斯哥未亞、東西徑萬五千里、南北徑八千里、中分十六道、有窩兒加河、最大、支河八十、皆以為尾閭、而以七十餘口入北高海。　大唐西域記、從信度國西南行千五六百里、至阿點婆翅羅國。國周五千餘里。自阿點婆翅羅國北行七百餘里、至臂多勢羅國。屬西印度境。國周三千餘里。從此東北行三百餘里、至阿軬荼國。屬西印度境。國周二千四五百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無大君長、役屬信度國。從此東北行九百餘里、至伐剌拏國。國周四千餘里。復從此西北踰大山、涉廣川、歷小城邑、行二千餘里、出印度境、至漕矩吒國。

民多羊馬、以蜜為釀。　此國晝長夜促、羊膊熟、日已復出。正符唐史所載骨利幹國事。

元史土土哈傳、欽察去中國三萬餘里、夏夜極短、日暫沒即出。　地理志、西北地附錄曰、昂可剌者、因水為名、附庸於吉利。吉思去大都二萬五千餘里、晝長夜短、日沒時、炙羊肋熟、東方已曙、即唐史所載骨利幹國也。　新唐書地理志曰、仙娥河北岸有富貴城。又正北如東過雪山松樺林及諸泉泊、千五百里、至骨利幹。又西十三日行、至都播部落。又北六七日、至堅昆部落。有牢山、劍水。骨利幹、都播二部落、北有小海、冰堅時、馬行八日可渡。海北多大山。其民狀貌甚偉、風俗類骨利幹、晝長而夜短。　又回鶻列傳、骨利幹處瀚海北、勝兵五千、草多百合、產良馬、首似橐它、馳數百里。其地北距海、去京師最遠。又北度海、則晝長夜短、日入烹羊胛熟、東方已明、蓋近日出處也。

但國名不同、豈非歲時久遠、語音訛舛。

庶齋老學叢談曰、許獻臣僉事說、奉吉剌日不落、只一道黑氣遮日、煮羊胛熟、日又出也。保定劉敬之往任斷事官、親見之。此亦符唐史骨利幹國事。但地名又不同、或有沿革。觀此、則日月不出入乎地中。務北極之下以為晝夜、信而有證。

尋思干去中原幾二萬里。　印度去尋思干又等。可弗叉去印度又等。

西使記曰、新唐書載拂菻去京師四萬里、在西海上、所產珍異之物、與今日道里正同、蓋無疑也。

雖縈迂曲折、不為不遠、不知幾萬里也。

雙溪集丁零詩注、東朝太宗嘗詔和瑞等入北海、往復數年、得日不落之山。

俞浩西域考古錄引西遊錄

戊寅春三月、出雲中、抵天山、涉大磧、踰沙漠、達行在所。明年、大舉西伐、道過金山、時方盛夏、雪凝冰積、斵冰為道、松檜參天、花草彌谷。金山而西、水皆西流入海。其南有回鶻城、名別石把、有唐碑、所謂瀚海軍也。卷十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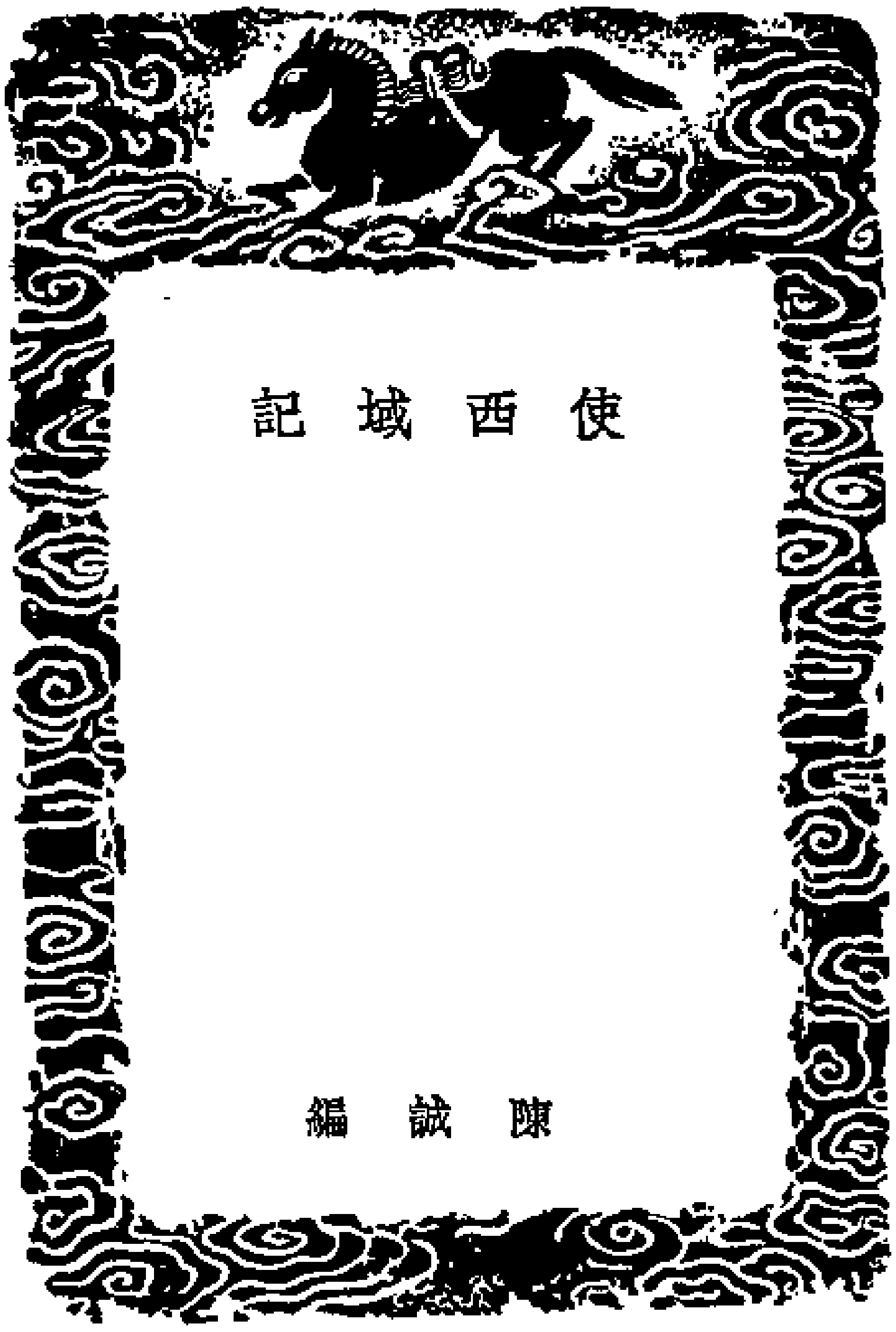
俞注云、所書回鶻傳云、回鶻之亡、其遺帳伏山林閒、狐盜諸蕃以自給。懿宗時、大酋僕固俊、自北庭擊

吐蕃、斬尚恐熱、傳首京師。於是西庭二州俱恢復、遣使請命於朝。其後史亡其傳、然其國卒不振、時以羊馬至邊互市云。此回鶻五城之所由也。瀚海軍在北庭。按祗初郭元振所置。別石把、即別失八里之轉。元有別失八里行中書省。

瀚海去城數百里、海中有嶼、其上皆禽鳥所落羽毛。城西二百里、有輪臺縣、唐碑在焉。城之南五百里、有和州、即唐之高昌、亦名伊州。

李注云、西域圖志曰、唐伊州、為今哈密。又曰、今鎮西府、古伊州、闢展、古高昌。

考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唐北庭都護府所管三軍、防制突騎施堅昆、統瀚海天山伊吾瀚海軍、在城內、兵一萬二千人、是也。同上。



叙略

永樂閒。中官李達、吏部員外郎陳誠等。使西域。遣西域諸國哈烈、撒馬兒罕、火州、土魯番、失剌思、俺都淮等處。各遣使貢文豹西馬方物。誠上使西域記。所歷凡十七國。山川風俗物產悉備焉。

使西域記

明 吏部員外郎 陳誠編

哈烈

哈烈一名黑魯。在撒馬兒罕西南。去陝西肅州嘉峪關萬一千一百里。其地四面多山。中有河。西流。城近東北山下。方十餘里。國主居城東北隅。壘石為屋。平方若高臺。不用棟梁陶瓦。中敞虛室數十間。窗牖門扉。雕刻花紋。繪以金碧。地鋪氈毯。無君臣上下。男女相聚。皆席地趺坐。國主衣窄袖衣。及貫頭衫。戴小罩剌帽。以白布纏頭。辮髮後髡。服制與國人同。但尊稱之曰鎖魯檀。蓋華言君王也。上下相呼。皆稱名。相見惟稍屈身。初相識。行大禮。則屈一足三跪。男女皆然。飲食不設筯。醴酒多用衛菊。飲則坐於地。大宴會則設小凡案。貴者飲。下人皆跪。行則陳幣帛。次進珍寶。又次進金銀錢。布之坐上。餘者撒坐間。左右執事者競拾之。諠譁大笑。名曰登錢。市中交易。用大小三等銀錢。下人私造無禁。造成輸納稅於國主。用印記。無印者禁不用。市易諸物。皆有徵稅。什取其二。以貲國。不置斗斛。惟用權衡。不設官府。設管事者。稱之曰刀完。國主與管事者凡有事施。用紙直書其事。各以花押為記。花押之制。以金銀為戒指。上鐫其事名。國無法律。不施刑罰。傷人命亦止於罰錢。婚姻以姊妹為妻妾。同居男女相混。男子髡首。纏以白布。婦女亦白布蒙首。略露雙眸。喪則易以青黑。居喪止百日。葬不用棺。以布纏裹瘞之。皆於墳塋設祭。家不祀祖宗。亦

不祀鬼神。惟重拜天之禮。凡拜天者聚會。則擇日行之。無月朔甲子。擇日每七日爲一轉。周而復始。聚拜之所。築一大土屋。衆列班其中。一人大呼。則皆拜。每歲二月十月爲把齋月。盡不飲食。至暮乃食。周月始食葷。則聚衆射胡盧。其制。植長竿高數丈。竿末懸胡盧。中藏白鴿一隻。跪馬射之。以破胡盧鴿飛者爲得采。國人有通回回教經典者。衆稱曰滿剌。爲國主所尊敬。城中設大土室。中設一銅器。周圍數丈。上刻文字如古鼎狀。遊學子弟皆聚此。若中國太學然。有善步走者。日可行三二百里。蓋自幼習步。有急務。令持箭走報。其俗侈靡。用度無禮節。其土饒沃。氣候多暖少雨。土產有白鹽銅鐵琉璃金銀珊瑚琥珀珠翠之屬。多育蠶。善爲紈綺。木有桑柳榆槐。松檜白楊。果有桃杏梨李。葡萄石榴。穀有麻豆菽麥粟。獸有獅豹良馬。牛羊雞犬。獅子生於阿木河盧林中。云初生時目閉七日始開。土人候於目閉之時取之。調習其性。稍長大則不可馴馭云。

撒馬兒罕

撒馬兒罕在哈烈東北。去陝西肅州嘉峪關九千七百餘里。去哈烈二千八百餘里。地寬平。土壤肥腴。有大谿達城東北流。城廣十餘里。開六門。其有子城。國主居室。稠密。西南諸番百貨多聚此。交易用銀錢。本國自造。其俗禁酒。屠牛羊者審其血。城東北隅有土屋。爲拜天之所。規制甚精。柱皆青石。雕鏤花紋。中設講經之所。以泥金書經。裹以羊皮。物秀美。工巧過於哈烈。而風俗土產與哈烈同。

俺都淮

俺都淮在哈烈東北。去撒馬兒罕千三百六十里。城居大村。周十餘里。人民繁庶。風土物產同哈烈。今爲哈烈屬國。

八答商

八答商。一名八里。在俺都淮東北。周十餘里。居平川。地產無險要。其商近山。食物豐饒。西南諸番人亦聚此市貨。今哈烈沙哈魯遣子守之。

失迭里迷

失迭里迷在撒馬兒罕西南。去哈烈二千餘里。城在阿木河東岸。城內外居民數百家。孳畜蕃息。河東岸西多蘆林。獅子所產處也。

沙鹿海牙

沙鹿海牙在撒馬兒罕東五百餘里。城在小岡上。廣數里。西北臨河。名火站。水勢衝急。架浮梁以渡。亦有小舟。南近山。居人依崖谷。多園林。西行過一大川。二百餘里無水。間有水多鹹。地生臭草。叢高尺餘。枝葉如蓋。煑其液成膏。即阿魏。又有小草高一二尺。枝葉生秋涸。葉細如藍。秋深露凝結枝上如珠。食之味甘如餳。採煑爲糖。名達郎古賓。

塞藍

塞藍在達失干之東。去撒馬兒罕千三十里。城周二三里。四面平曠。居人稠密。樹林深蔚。五穀蕃殖。秋夏

聞。草上生黑蜘蛛甚小。嚙人徧體皆痛。治之法以薄荷枝掃痛處。又以羊肝擦之。誦經一晝夜。痛方息。而徧體皮膚皆脫。六畜被傷者多死。凡止宿必擇近水之地可以避之。

渴石

渴石在撒馬兒罕西南。約二百六十里。城居大村。周十餘里。環城多水田。南北近山。行數里俱小山。多蒁思桃果樹。又西行三百里餘。有大山屹立。中有石峽。高數十丈。如斧截痕。峽口有門名□□關。路通東西。

養夷在塞藍之東三百六十里。城居亂山間。東北有大溪。西流入大川。行百里多荒城。蓋其地界乎別失八里蒙古部落之間。別失八里沙漠之地也。今馬哈麻王子主之。

馬哈麻

馬哈麻者。元之餘裔。襲封居此。無城郭宮室。隨水草畜牧。君則設帳鋪氈毯。寒暑坐臥於上。其王帶小罟剌帽。簪鵓鴿。衣禿袖衫。削髮貫耳。婦女以白裹首。纏項衣窄袖衣。飯食惟肉酪。間食麵。不飲酒。惟飲乳汁。間種穄麥。及羽毛布爲衣。地有松檜榆柳。細葉梧桐。六畜牛馬最廣。多雪霜。風氣極寒。深大谷六月亦飛雪。人性獷戾。君臣上下無體統。詢其國人云。故彊東連哈密。西至撒馬兒罕。後爲帖木兒駙馬侵奪。今西至賊忽麻。北與瓦剌相接。東南抵于闐阿端。千闐有河。河中產玉。又有哈石之地。亦產寶石金銀云。

火州

火州在柳城西七十里。城北近山。其地多熱。山青紅若火。故名火州。城方十里餘。僧寺多而居民少。東有荒城。蓋古高昌國地治也。漢西域長史、戊己校尉亦居此。今隸別失八里。

柳城

柳城。古中柳縣。在火州東。去哈密千餘里。經一大州至其國。地皆沙磧。無水草。道傍多骸骨。土人相傳有鬼魅。行旅或早暮失侶。多迷死。出大州。度流沙河。有山青紅如火焰。山下城乾然。廣二三里。即□陳城。四面多田園。流水環繞。樹木陰翳。土宜穄麥豆麻。桃杏小棗瓜葫蘆之屬。而葡萄最多。小而甘。無核者名鎖葡萄。畜有牛羊馬駝。氣候和暖。人習醇朴。男子椎髻。婦人蒙皁布。垂髻於額。俱依胡。男子削髮戴小罩剌帽。號回回妝。婦女白布裹頭。號畏兀兒妝。方音皆畏兀兒之語。風俗大略與火州同。

土魯番

土魯番在火州之西。古里即古交河縣之樂安城。城方一二里。地平。氣候多暖少雨雪。土宜麻麥。有桃李棗杏葡萄。畜多牛馬。城中有屋舍。居人信佛法。多建僧寺。故老云其國在漢爲車師。唐以伊西節度之地。城西二十里有小城名崖兒。城中居民。下有斷崖。其下二水交□□□□□□□□廣僅二里。百餘家。相傳故交河縣治所。又云古車師國王居此。今其地併入土魯番矣。

鹽澤

鹽澤在崖兒城西南。去土魯番城三十里餘。城居平川。廣二里。居民百家。城北有岸矮山。產白鹽。鹽白可琢爲器。盛肉菜食之。不必和鹽。故名鹽澤。

28 A

哈密

哈密居平川。城周三四里。開二門。東有溪西北流。地鹼鹵。間有楸杏。良耕須糞壤。所植惟豌豆二麥。其北有山。與瓦剌相界。其西接火州等城。故哈密爲西北諸國往來要路。人性獷悍。與蒙古回回雜處。禮俗各異。

達失干

達失干在賽藍之西。去撒馬兒罕七百里。城周二里。居平原。四外多園林果樹。土宜五穀。居民稠密。負載則任車牛。

卜花兒

卜花兒罕西北七百餘里。城周十餘里。居平川。民富庶。戶以萬計。地卑下。氣候溫和。冬月亦食鮮菜。土產五穀桑麻絲緜布羊魚天鵝雞兔皆有之。

文皇初平內難。即遣給事中胡濙。以訪仙爲名。潛行人間。又遣內臣鄭和等。將兵航海。使東南諸夷。最後則中使李達、吏部郎陳誠。使西域。得其風俗程頓。紀之以還。正與鄭和星槎勝覽堪互讀。但星槎較行已久。此則睹者甚尠。且水陸亦不同程也。陳誠以永樂十一年十月返命。偕哈烈等國使臣來朝貢。上厚禮之。次年六月遣歸。又命誠及中使魯安。齎勅伴送。及誠還朝。僅得轉布政司參議以出。後亦不顯。文皇初以遐國伏戎爲慮。以故輶車四出。幾于上窮碧落下黃泉矣。其後胡濙附此竊極榮寵。而陳誠所得止此。是必有說。先是洪武末年。給事中傅安等使哈烈、撒馬兒罕諸國。留十餘年。至永樂七年還朝。并帶各國貢使至。得西馬五百五十匹。上仍命安伴送諸使還國。亦無甚賞。僅以工科改禮科而已。後安終此官。沈德符識。

西域釋地

祁韻士輯

西域釋地一卷。姻丈祁鶴皋先生謫戍時所著書之一也。天山南北。西域山川。條分件繫。攷古證今。簡而核矣。至喀什噶爾、烏什、庫車之譯名。與欽定新疆識略不同者。先生成書在丁卯、戊辰閒。傳聞異詞。早登簡札。非誤也。巴顏喀喇山之卽古崑崙也。欽定河源紀略有定論矣。先生以非所親歷。略之。而於蔥嶺之南北兩支。星宿海之滸源重發。則稱辨焉。昔人爲輿地之學者。每云目驗。衡之先生。亦猶是義爾。頃者。淳父侍郎寫定遺書。先以此本開彫。屬瀛爲釐訂體例。因綴數言。弁諸册首。

道光十有六年八月初吉姻愚姪張瀛暹拜敍

西域釋地

前史官壽陽祁韻士鶴皋輯

古之西域。今爲新疆。伊犂其總匯之區也。出嘉峪關。由安西州西行千五百一十里至哈密。爲新疆門戶。天山自西來。橫亘其閒。南北兩路從茲而分。自哈密循天山之南。迤邐西南行千三百里至吐魯番。又八百七十里至喀喇沙爾。又九百五十里至庫車。又七百三十里至阿克蘇。其西北二百里至烏什。西南千三百五十五里至葉爾羌。其東南七百七十里至和闐。西二百九十里至英吉沙爾。又西北二百一十里至喀什噶爾而極。是爲南路。自哈密踰天山之北。迤邐西北行三百二十五里至巴里坤。又七百二十里至古城。又四百五十里至烏魯木齊。又八百三十里至庫爾喀喇烏蘇。其北七百六十里至塔爾巴哈台。西一千九十里至伊犂而極。是爲北路。攷漢書西域傳所載南道北道皆在天山迤南。今之所謂南北路。乃合天山迤北而中分之。兩路雖分。皆稱新疆。總屬於伊犂。東西相距凡七千餘里。南北三千餘里。周圍二萬餘里。東界安西州。東北界阿拉善及喀爾喀。北界科布多。西北界哈薩克。西南界布魯特及霍罕安集延。南界西藏。東南界青海。此全境之大略也。先是北路之地爲準噶爾所據。南路之地爲回部所據。國初哈密卽內屬。土魯番亦奉表貢。餘部尚未臣服。準噶爾有渾台吉噶爾丹者。其先本元之臣僕。稱衛拉特。卽今額魯特。其部有四。曰綽羅斯。是爲準噶爾。曰都爾伯特。曰和碩特。曰土爾扈特。後以輝特代之。準

噶爾世爲四衛拉特部長。傳至噶爾丹。恃其強虐鄰部。擾及喀爾喀。康熙三十五年。聖祖仁皇帝親臨朔漠。授大將軍費揚古方略。大破之於昭莫多。噶爾丹走死。其姪策妄阿喇布坦獻噶爾丹尸及女鍾濟海。班師還。策妄阿喇布坦既代噶爾丹爲渾台吉。漸驕橫。以計襲哈密。入西藏。我軍擊走之。策妄阿喇布坦死。于噶爾丹策凌嗣。性尤狡。每伺侵喀爾喀。雍正十年。額駙超勇親王策稜奉命率軍進討。大敗之於額爾德尼昭。以其乞和。乃罷兵。當其時準噶爾據有天山南北地。通役諸回。供貢賦取給。號富強。我軍留屯巴里坤及土魯番。屢有偏師告捷。然未及搗穴犂庭也。既而噶爾丹策凌死。子策妄多爾濟那木札爾殘暴。庶兄喇嘛達爾札篡之。其族達瓦齊又篡喇嘛達爾札而自立。酗虐滋甚。所屬不堪命。內亂。都爾伯特台吉策凌率衆內附。輝特台吉阿睦爾撒納亦降。具言準噶爾將亡。狀願乞進兵爲嚮導甚力。高宗純皇帝以降衆日集。錯處喀爾喀邊境。非久計。莫若因其地。其俗而安集之。且準噶爾人民陷水火。宜拯。乃定議出師。時乾隆十有九年也。明年。將軍班第等統師進勦。所過簞食壺漿。迎師恐後。師以二月啓行。五月直抵其幕庭。即今伊犂也。達瓦齊敗遁。旋就擒。準噶爾平。回部諸城聞之。相率乞降。未幾。阿睦爾撒納以覬爲渾台吉。弗遂。煽衆宰桑喇嘛等作亂。師再進。二十二年伊犂始定。初。回酋有大小和卓木兄弟二人。兄曰布喇呢敦。弟曰霍集占。世居葉爾羌。自其父瑪哈墨特爲準噶爾所忌。誘執之。禁諸阿巴噶斯。瑪哈墨特死。二子仍被禁有年。伊犂既平。釋令返故土。不意其糾衆叛。諸回應之。大軍還擊。霍集占兄弟抗拒。繼乃克庫車。徇阿克蘇。略烏什。收和闐。破葉爾羌。喀什噶爾諸城。以次降。賊窮竄西遁。布喇呢敦死于近。霍集占竄巴達克山部。爲其汗素勒坦沙所戮。以尸獻。二十四年回部平。蓋自興師以來。前後凡五載。叛黨悉就殲滅。南北兩路蕩清。新疆底定。皆賴宸謨廣運。廟算丕昭。闢從來未闢之土。竟兩朝未竟之緒。聖德神功。超越千古。爰是繕城堡。畫區圻。開兵屯。設將軍及都統參贊辦事領隊各大臣。鎮撫其地。安輯其民。制度大備。與內地郡縣無異。實千古所未有也。致歷代史所稱中國號令班於西域者。莫如漢唐。都護校尉兼置。都督節度遞設。紀載斐詳矣。由今致之。三十六國叛服靡常。安西四鎮與革屢易。大抵羈縻勿絕。非能式廓版圖。元代起自和林。削平西北。幅員最廣。然角端之見印度。海水之淺欽察。史臣夸大之詞。祇述兵威所極。踵云達噶喝齊。設官監治。于久遠奠定之謨。未暇籌及。孰若我國家建不拔之基。規模宏遠若此。允宜垂諸方冊。昭示來茲者矣。謹就新疆全境。分敍地理四至。著于篇。

伊犂 漢及北魏爲烏孫國。唐爲西突厥。明稱瓦剌。即衛拉特之訛。後改號準噶爾。乾隆二十年準噶爾滅。定今名。蓋取唐書伊麗水而名之。其地爲北路極邊。至京師萬七百餘里。至嘉峪關五千二百餘里。東距庫爾喀喇烏蘇千餘里。又東距烏魯木齊千九百餘里。東北距塔爾巴哈台千五百餘里。南皆大山。距阿克蘇千餘里。通烏什及庫車。東南通喀喇沙爾。爲土爾扈特游牧。西與北卡倫外皆哈薩克游牧。西南卡倫外爲布魯特游牧。通喀什噶爾。

塔爾巴哈台 舊爲準噶爾北境。本爲楚呼楚。後定今名。至京師萬三百餘里。至嘉峪關五千餘里。東南距庫爾喀喇烏蘇七百餘里。東阻大山及戈壁。西南距伊犂千五百餘里。東北距科布多二十四站。西與北卡倫外皆哈薩克游牧。

庫爾喀喇烏蘇 亦準噶爾故地。後定今名。至京師九千五百餘里。至嘉峪關三千八百餘里。東距烏魯木齊八百餘里。西距伊犂千餘里。南阻大山。西北距塔爾巴哈台七百餘里。

烏魯木齊 漢車師後王庭地。唐初設庭州於此。後改北庭都護府。設後庭縣。元爲回鶻五城。本準噶爾東境。後定今名。至京師八千六百餘里。由土魯番軍台至嘉峪關三千三百餘里。由巴里坤營汛至嘉峪關二千八百餘里。東北距古城四百餘里。又東距巴里坤千一百餘里。西距庫爾喀喇烏蘇八百餘里。東北通科布多。西北通塔爾巴哈台。南阻大山。距喀喇沙爾千三百餘里。距土魯番五百里。

古城 唐北庭都護府所領之地。其時金滿、輪台、蒲類、海西四縣。皆隸北庭都護。此爲何縣所選之城不可考。祇以古城名之。至京師八千一百餘里。至嘉峪關二千五百餘里。東距巴里坤七百餘里。南阻大山。西距烏魯木齊四百餘里。北界科布多。

巴里坤 漢蒲類國地。本名巴爾庫勒。譯曰巴里坤。至京師七千五百餘里。至嘉峪關千八百餘里。南近天山。距哈密三百餘里。西距古城七百餘里。東北通阿拉善及喀爾喀游牧。

喀什噶爾 漢疏勒國。唐設疏勒都督府於此。其地爲南路極邊。喀什。譯言初。噶爾。創也。以初創此地故名。又稱哈什哈爾。譯義同。至京師萬一千九百餘里。至嘉峪關七千二百餘里。東南距英吉沙爾二百餘里。又東距葉爾羌五百餘里。西南卡倫外通巴達克山諸部。西北卡倫外皆布魯特游牧。通霍罕安集延諸部。東北卡倫外亦布魯特游牧。通伊犂。別有種名樹窩子。通烏什。僅七百餘里。

英吉沙爾 漢依耐國地。本名英阿雜爾。又名英噶薩爾。後定今名。英吉。譯新。沙爾。城也。以新立此城名之。至京師萬一千五百餘里。至嘉峪關七千餘里。東南距葉爾羌三百餘里。西南卡倫外爲布魯特游牧。通巴達克山諸部。西北距喀什噶爾二百餘里。

葉爾羌 漢莎車國地。北魏爲渠沙國。唐以後併入于闐。本名葉爾奇木。或稱葉爾欽。後定今名。葉爾。謂土宇。奇木。急呼爲羌。廣大之謂。言其土宇寬大也。至京師萬三百餘里。至嘉峪關六千五百餘里。東南台路。距阿克蘇千三百餘里。東南距和闐七百餘里。西南大山。即古蔥嶺。卡倫外。爲布魯特游牧。通巴達克山部。東南有徑通西藏。西北距喀什噶爾五百餘里。北阻瀚灘戈壁。南卡倫外亦布魯特游牧。

和闐 漢于闐國。唐設于闐都督府於此。回人謂漢人爲黑台。和闐即黑台之訛。相傳漢任尙棄其衆於此。至京師萬五百餘里。至嘉峪關六千六百餘里。西南東三面皆大山。西北距葉爾羌七百餘里。東北距阿克蘇六百餘里。又有徑通庫車所屬之沙雅爾僅五百餘里。

烏什 漢及北魏爲尉頭國。附爲疏勒地。唐設尉頭州。宋仍稱疏勒。元明爲巴什伯里。即別失八里。準噶爾時名爲圖爾瑞。今名烏什。烏什者。猶言峯巒飛峻也。至京師萬五百餘里。至嘉峪關五千七百

餘里。西北倚大山。西北卡倫外為布魯特游牧。有徑名栁窩子。通喀什噶爾七百餘里。北通伊犂。東南距阿克蘇二百里。

阿克蘇　漢及北魏為溫宿國。元明為巴什伯里地。今名阿克蘇。阿克。謂白。蘇。即水也。河水色白。故名。至京師萬二千餘里。至嘉峪關五千五百餘里。東距所屬拜城四百五十里。賽里木五百三十里。又東距庫車七百餘里。由台路自南而西。距葉爾羌千三百餘里。西北距烏什二百里。北皆大山。距伊犂千餘里。東北卡倫外通土爾扈特游牧。

庫車　漢龜茲國。唐設安西都護府於此。庫車。猶言衚衕。其地為邊西南要路故名。至京師九千五百餘里。至嘉峪關四千七百餘里。東北距喀喇沙爾九百餘里。西距阿克蘇七百餘里。西南由所屬之沙雅爾通和闐。東南阻沮洳。西北大山通伊犂。

喀喇沙爾　漢焉耆國。唐置焉耆都督府於此。後改碎葉鎮。宋為西州回鶻。本準噶爾牧場。名哈爾沙喇。後定今名。喀喇。言黑。沙爾。城也。至京師八千六百餘里。至嘉峪關三千八百餘里。東北距土魯番八百餘里。東南阻戈壁及沮洳。西南距所屬庫爾勒百六十里。布古爾五百五十里。又西南距庫車九百餘里。北有珠勒都斯。為土爾扈特和碩特游牧。西北通伊犂。

土魯番　漢車師前王庭地。又名前部。晉為高昌郡。北魏為高昌國。唐滅之。以其地為西州。置安西

都護府。後徙都護於龜茲。猶置都督府於此。貞元中沒入吐蕃。五代時為回鶻所據。宋東號輝和爾。即畏吾兒也。元平之。設畏吾都護。太祖次子察哈台封于此。明為火州地。嗣稱土魯番。至京師七千七百餘里。至嘉峪關二千七百餘里。南距所屬闢展二百餘里。又東北距哈密千三百里。東南距所屬羅卜諾爾五百餘里。西南距喀喇沙爾八百餘里。北皆大山。西北距烏魯木齊五百里。

哈密　漢伊吾盧地。設宜禾都尉屯田於此。晉屬敦煌郡。北魏置伊吾郡。唐為西伊州。尋改伊州。置都督府。後陷吐蕃。五代時號胡盧磧。元封族子瑚納會利于此。明建哈密衛。今仍舊名。其地為南北兩路分岐處。至京師六千四百餘里。東距安西州界五百餘里。又東距嘉峪關千五百餘里。南阻戈壁。西南距土魯番千三百里。北為天山。距巴里坤三百餘里。自西而北。有徑多戈壁。名為小南路。通古城。

以上疆域

昔人言。天下山脈起於崑崙。山脈所起。即水源所出。顧崑崙究在何地。其距中國道里遠近。史册所載。言人人殊。就今新疆之山攷之。皆發脈于葱嶺。起西南。趨東北。蜿蜒內向。袤延數千里。亘南北兩路之中。疑古所謂崑崙者。與今葱嶺相近。然自張騫鑿空。史遷已有烏睹崑崙之說。降及近代。益無可攷。茲不具論。論其可據者。大抵新疆境內諸山。東以天山為主。西以葱嶺為宗。葱嶺者。葉爾羌之西南大雪山。回人呼為塔爾塔什達巴罕者也。山脈起葱嶺。分為二支。其一南折而東。越和闐。通青海。環抱安、肅、甘、涼之境。為南郝連。漢書所謂南山者是。其一西折而北。越喀什噶爾。通伊犂、烏什、阿克蘇。直趨土魯番、哈密。為北郝

連。漢書所謂北山者是。郝連即天字之切音。山之陽為土魯番、哈密。山之陰為巴里坤。其迤西諸山。巍然高而大者以數百。其最著者。在北路則有伊犂之額琳哈畢爾罕。塔爾巴哈台之楚呼楚。烏魯木齊之博克達。在南路則有喀什噶爾之玉斯圖阿爾圖什。葉爾羌之密爾岱。和闐之桑谷樹雅。烏什之貢古魯克。阿克蘇之穆蘇爾達巴罕。喀喇沙爾之博爾圖達巴罕。重巖疊嶂。所在不一。類多積雪。俗概以雪山呼之。雖隨地異名。實葱嶺一脈所分也。就新疆之水言之。南北兩路。河流異趨。與山之共為一脈者不同。大抵南路之水皆東流。出自南北山中。最著者若喀什噶爾之烏蘭烏蘇。葉爾羌之塔里木。和闐之哈喇哈什、玉隴哈什、哈琅圭塔克。烏什之瑚什奇。阿克蘇之渾巴什。庫車之渭干。喀喇沙爾之開都。其下流皆東匯于土魯番之羅卜諾爾。又南北山中積雪融化之水亦入之。瀦渝渟蓄。伏流地中。即古所謂蒲昌海。一名鹽澤也。北路之水。在伊犂者。如伊犂、薩瑪爾諸河多西流。在塔爾巴哈台者。如額爾齊斯諸河多東流。在烏魯木齊者。如瑪納斯諸河多北流。或注諸爾。或歸葦湖。或伏沙磧。以及雪融會合之水。不可勝紀。語云。山本同而末異。水本異而末同。其說諒矣。或疑史載西域山川多與今不合。謂由元太祖平西域。盡易前代地名以蒙古語。于是皆不可攷。不知名目雖更。山水猶昔。鄭樵云。郡縣有時而更。山川千古不易。殆非撫有其疆域。奚由詳攷其山川。國朝自戡定新疆以來。南北兩路山水。按之圖籍。證所見聞。莫不瞭然可稽。西陲地理之書。何殊直省郡國之志。茲分載其山川形勢如左。

伊犂　將軍所駐。名惠遠城。

格登山　惠遠城西南百里。乾隆二十年大軍勦準噶爾。其酋達瓦齊結營此山。兵近萬。而淖背巖以自固。巴圖魯侍衛阿玉錫等三人率二十二卒。策馬仰攻。破其營。降六千五百騎。達瓦齊遁。尋被擒獻。勒石山巔紀功。

額琳哈畢爾罕山　城東北四百餘里。乾隆二十年再定伊犂。將軍兆惠等由此進兵。

塔爾奇山　城東北九十里。一作闥勒奇。大軍定伊犂時。由博羅塔拉越此山之嶺而入。峻險如關。閻路曲折。通一線。為果子溝。林木茂密。疑非凡境。又近伊犂有庫隴癸亦山隘口。將軍兆惠曾乘夜以八十餘人奪險盤賊千此。是為六戰圖之一。

阿勒坦額墨爾都圖山　城西北四百餘里。

空郭羅鄂博　城東北三十里。

博羅布爾噶蘇山　城東二百一十里。將軍班第、參贊大臣鄂容安殉節處在其東。

那喇特達巴罕　城東南通喀喇沙爾。達巴罕。猶言嶺也。自此而西至察林河。為厄魯特游牧。

伊犂河　城南一里許。源出哈什、空吉斯二河。洪流深廣。境內之水皆歸焉。過城南。折而西北。流七百餘里。入哈薩克界。過沙而伏。按唐書貞觀中。西突厥分其部為二。以伊列水為界。顯慶二年。蘇定方為伊麗道行軍總管。討西突厥沙鉢羅汗。至曳咥河。敗之。乘雪夜行。至其牙帳。斬獲數萬。沙鉢羅走石國。乃分十姓之地。置濛池、崑陵二都督府。曳咥河在今伊犂河之東。濛池、崑陵皆在伊犂河之

西唐時碎葉川亦在其地。至所稱伊麗，即今伊犂。以水爲名。犂與麗同音，列則音近相轉耳。

哈什河　城東北七百餘里。伊犂河之上源也。由圖塔流出，水極清駛，西至博羅布爾噶蘇，有空吉斯河，自東南來會之，自此始名伊犂河。

空吉斯河　城東南六百餘里。亦伊犂河上源。

薩瑪爾河　城西北二百里。

策集河　城西北百六十里。

奎屯河　城西北二百五十里。

綽羅烏蘇河　城西北八十里。

和爾郭斯河　城西北百二十里。

賽里木諾爾　城東北二百餘里，塔爾奇嶺之東。其北有川，名博羅塔拉，策妄阿喇布坦游牧處，今爲察哈爾游牧。

烏哈爾里克河　圖里沁河　皆在城東北。

博羅布爾噶蘇河　在城東。

察布察爾河　特克斯河　皆在城東南。

特穆爾里克河　格根河　哈爾奇喇河　察林河　皆在城西南。

特博爾津喀喇烏蘇諾爾　在城西北。

善塔斯達巴罕　在西南卡倫外百餘里，嶺畔多產野蔥。自此行三百餘里，爲特穆爾圖諾爾水，周六百餘里，西北南三面皆山，山麓爲布魯特游牧。沿岸潮沙可鎔爲鐵。特穆爾譯云鐵，圖者有也。以水產鐵故名。並產大魚。由諾爾南岸越巴爾渾山，渡塔爾坡河，行三百餘里，西南過察爾奇圖山，經穆蘇爾達巴罕之西麓，行五百餘里，踰鐵里治克山，南折而東，計四百餘里至喀什噶爾城。所至水草不乏。昔伊犂派赴喀什噶爾換防之兵，因穆蘇爾達巴罕冰雪難行，皆由此路往返云。

塔爾巴哈台（北路參贊大臣所駐，名綏靖城。）

鄂勒錦楚爾山　綏靖城東二百餘里。

巴克圖山　城西四十里。

茂海柯淩山　城東二百餘里。

賽里山　城東八百餘里。山之陽名和博克薩里，準噶爾未滅時，此其牧地，今爲土爾扈特游牧。

烏里雅蘇圖山　城北十里。

巴爾魯克山　城東南百餘里，爲厄魯特游牧。

沁達蘭山　城西南三百餘里，接伊犂界。

額米爾河　城南七十里。河有兩源，一自東南，一自東北，流經茂海柯淩山麓會合，而西入阿拉克

圖玻勒諾爾。

裕勒雅爾河　城西二百餘里。

額爾奇斯河　城東北六百餘里，爲科布多界。此水發源東南山中，滚洄環繞，匯入齋桑諾爾，又西北復出，流入俄羅斯境。

齋桑諾爾　城東北五百餘里，爲額爾齊斯河所匯。

額貴格森諾爾　城西南卡倫外三百餘里。

阿拉克圖玻勒諾爾　距額貴格森諾爾一里許，亦在卡倫外。

札噶蘇諾爾　在城東北，近額爾齊斯河。

札噶爾巴什諾爾　在城東北，近烏梁海。

特伊犂諾爾　在城東南戈壁中。

庫爾喀喇烏蘇（烏魯木齊領隊大臣分駐，名慶綏城。）

哈什山　在慶綏城西南山之陽，即伊犂哈什河源所出。

濟爾噶朗河　在城西南，爲土爾扈特游牧。乾隆二十年，將軍兆惠駐師于此，聞伊犂宰桑等煽亂，移兵往勦，甫至鄂壘札拉圖，突遇賊。乘夜擊之，殲千餘人，適其會噶爾藏多爾濟等糾衆邀歸路，力戰全隊退屯巴里坤，是爲六戰鬭之一。

敦穆達河　在城西南。

奎屯河　博爾圖古河　皆在城東南。

蓮花池　城西二里許，小邱形周如釜，中有池水極涼，約深數丈，四時不涸不長。每夏白蓮自水底挺出，花朵稍小，間有如盌大者，莖或長至一二丈可異也。

精河　在精河城外，爲土爾扈特游牧。

硯海　在精河城西北。

烏魯木齊（都統所駐，名鞏寧城，即迪化州，俗呼紅廟子。）

博克達山　聳峙城東南二百餘里，望之如在目前。三峯削拔入雲，山頂有潭，周數十里，山腰有潭，周十餘里。土人稱爲海子。山南有俗所呼七箇達坂者，即此山嶺最高處，路通土魯番，爲軍台孔道。過嶺凡七上下，計四十餘里。按唐書西州交河縣北行經柳谷，度金沙嶺，至北庭都護城，又按杜甫詩注，自交河北行八十里至龍泉館，北入谷百三十里，經柳谷，度石磧沙嶺百六十里，經石會漢戍，至北庭都護府。今烏魯木齊爲唐北庭都護故治，土魯番爲西州故治，以相距道里致之，此達坂即所謂金沙嶺也。今嶺畔有陡坡，沙子細碎，沿嶺皆是，金沙、磧沙之名當以此。

福壽山　城南一里許，本名虎應山，每山頭雲霧迷漫，夏必雨，冬必雪。後定今名，建塔其上。

紅山　城東南三里，山色皆赤，上建玉皇廟，以赤土塗壁，故俗呼烏魯木齊爲紅廟子云。

烏魯木齊河　紅山之下、有溪河二、自南山流出、匯合北流、經迪化滿漢兩城之間、

溫泉　城東二十里、泉上有亭覆之、旁建龍王廟、

昌吉河　城西九十里、流經昌吉縣城之東、

洛克倫河　城西百餘里、流經昌吉縣城之西、

呼圖壁河　城西百八十里、流經呼圖壁之東、

圖古里克河　城西二百里、

塔西河　城西二百餘里、

瑪納斯河　城西三百二十里、流經瑪納斯、即綏來縣之西、距縣城十里、水極深闊、中產細鱗白魚、頗肥美、

庫爾齊勒河　城東四十里、

察罕果爾河　在城東、

特納格爾河　城東百二十里、流經阜康縣城西、

鹽池　有大小二池、一在城南二十里、名小鹽池、周二里許、一在迤南百二十里、昂吉爾圖諾爾軍台之前、周八十餘里、

古城（烏魯木齊領隊大臣分駐、名孚遠縣、）

吉木薩河　在孚遠城西、流經吉木薩城之東、

察罕烏蘇河　在城西時和堡、

雙岔河　在城西、環育昌堡北流、

木壘河　在城東、流經木壘城之西、

千佛洞　吉木薩城西南十餘里、山中樹木叢茂、相傳乾隆三十五年、有人病目瞽、已失明矣、入山樵採、目暴脹、痛不可忍、遙聞山間人語之云、山下泉水洗目宜愈、若是者三、其人匍匐而下、耳畔水聲淙淙、覩而洗之、痛良已、再三掬洗、目忽明、乃悟向語之者、非人也、因望空謝、尋舊徑欲歸、瞥見土石裂處、粉垣半露、隱約有洞、亟歸告其儕、攜鍤具往、土盡洞出、然甚深黑、燭之形如半月、有大佛臥其中、金面跣足、顏色如新、洞中銅佛像尺餘至三五寸者甚多、不知何代所供養也、其人感佛拯救、尋落髮爲僧、住此山、募修莊嚴、至今極其壯麗、洞中銅佛九尊、曾入貢云、

巴里坤（烏魯木齊領隊大臣分駐、名會甯城、）

天山　即祁連山、在城東一百五十里、深巖峭壁、盤道縈迴、古松亭亭、遍滿山谷、俗稱南山達坂、今呼爲松樹塘嶺、北面最陡峻、盤旋行三十餘里、始至其巔、建關帝廟、最靈異、廟西數十步、小峯頂有唐貞觀十四年碑、大書大唐左屯衛將軍姜行本勒石之紀文十五字、碑額拓頗不易、近有作僞者、文字舛劣可笑、按紀文達公筆記云、侯君集平高昌碑、姜行本碑、（斯役也、侯君集爲帥、姜行本僅偏裨、故可並稱、）均在嘉峪關外幽石

圖嶺脊、闢石圖譯言碑也、守將砌以瓴石、不使人讀云、讀之則風雪立至、屢試不爽、然則此本乃後人轉摹別刻、又不足深辨也、又有漢永和二年碑、篆書、其文曰、惟漢永和二年八月、敦煌太守裴岑、將郡兵三千人、誅呼衍王等、斬馘部衆、克敵全師、除西域之災、蠲四郡之害、邊境乂安、振威到此、立海祠以表萬世、此碑舊在山巔、嗣恐風雨剝蝕、移建巴里坤北門外關帝廟中、

海子　即古蒲類海、一名婆悉海、俗不知其名、呼爲海子、在城西北沙山之下、東西袤一百餘里、對岸廣數十里、行人早行過此、往往見有樓臺殿閣城垣街衢之狀、按後漢書張璫言、匈奴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間、又元和志言、伊州納職縣北、直抵蒲類海、唐之伊州、即今哈密、距巴里坤相近、而巴里坤又爲漢蒲類國地、是此海子其爲蒲類海無疑、

鹽池山　在城東、天山至此截然而止、伏入地中矣、附近有鹽池、故以呼其山云、

喀什噶爾（參贊大臣所駐、名徠甯城、）

玉斯圖阿爾圖什山　徠甯城西北九十里、

穆什山　城西北百五十里、

密里山　城西南百五十里、以上三山連岡不斷、接葉爾羌、

伊蘭烏瓦斯河　城東北百二十里、

圖舒克塔什河　城西北九十里、

烏蘭烏蘇河　城西北二百一十里、有兩源出布魯特境、入喀琅圭卡倫之北、合而爲一、南流、始名烏蘭烏蘇、遶城南四十里、名雅瑪雅爾河、有一水自烏帕喇特南來注之、又一水自奈曼西來折而北注之、

雀色爾河　源出城西喀卜喀山、流遶城南、一名七里河、

泰里布楚克河　城南三十里、

托庫河　圖巴里克河　皆在城南、

霍斯庫魯克嶺　在西南卡倫外、乾隆二十四年、參贊大臣明瑞等、追擊逆回布喇呢敦、霍集占于此、爲六戰圖之一、

阿爾楚爾山　在西南卡倫外、副將軍富德等、追擊布喇呢敦、霍集占于此、爲六戰圖之一、

伊西洱庫爾諾爾　在西南卡倫外、近巴達克山界、大軍追擊布喇呢敦、霍集占至此、賊絕諾爾隘口、據山阻水而陣、我軍分布力擊、立旗招降、賊大潰、紛紛乞降、霍集占手刃之不能止、乃棄山逃入巴達克山、軍進追索、布喇呢敦道死、霍集占爲巴達克山部所戮、以尸獻、乃勒石紀功而還、

英吉沙爾（領隊大臣駐之、）

庫森搭斯琿河　出城西英琿山東北流、遇沙而伏、

葉爾羌（辦事大臣駐之、）

密爾岱山　城西南二百餘里。一名米勒台又名圖勒山。極高峻。福山皆玉。備五色。俗呼礤子石。其即古所謂崑山歟。

蔥嶺　亦在城西南。與密爾岱山相連。回人呼為塔爾塔什達巴罕。明一統志亦有此稱。山峭拔特出。峯巒層疊。綿亘無際。分二支。一向東南達和闐境。為南祁連山之祖脈。一向西北達喀什噶爾境。為北祁連山之祖脈。漢書西域傳所言三十六國西限蔥嶺。即此山也。按顏師古西域傳注。引西河舊事云。蔥嶺其山高大。上悉生蔥。故以名焉。今伊犂西南卡倫外有善塔斯嶺。滿山徧產野蔥。即此山之分支。是嶺以蔥名。原非妄語。

玉河　城西南百六十里。自密爾岱山中流出。按漢書言河有兩源。一出蔥嶺。一出于闐。此即所云蔥嶺河也。水勢極駛。中產雜色玉子。故俗呼為玉河。東流又名塔里木河。

喀喇烏蘇河　在城南。乾隆二十三年。將軍兆惠勦逆回霍集占于葉爾羌。直薄其城。偵賊游牧在城南英義奇盤山。欲乘虛擣其輜重。取道城東。渡河未及半而橋圮。從四百餘騎。遇賊萬餘。地沮洳。人馬難行。且戰且退。結營固守。是為通古思魯克之戰。六戰圖之一。明年春。援兵至。圍解。今其地名洗泊云。

和闐（領隊大臣駐之）

雪山　在城南。自葉爾羌分支入境。以積雪故名。然西域之山多積雪。不止和闐為然也。回人呼為桑谷樹雅。金玉皆產其中。東南遙達西藏。東則綿延數千里。直抵青海之庫爾坤山。東麓為巴延喀喇達巴罕。北即星宿海矣。

哈喇哈什河　在城西哈喇哈什之地。

玉隴哈什河　在城東玉隴哈什之地。

哈瑯圭塔克河　在城南哈瑯圭塔克之地。以上三河皆產玉。自雪山發源。夾城北流。漢書所謂其河多玉石者也。流遶和闐城北三百餘里。始匯合為一河。與葉爾羌之玉河合。東流數千里。注入羅卜諾爾。漢書所稱于闐河。即此三水匯合為一河耳。按晉天福中。鴻臚卿張匡鄴使于闐。著行程記云。玉河在于闐城外。其源出崑山。流一千三百里至于闐。疏為河三。一白玉河。一綠玉河。一黑玉河。五六月水漲。玉隨流而至。多寡視水之大小。七八月水退可取。土人謂之撈玉。以今驗之。河流猶昔云。

克里雅河　源出南雪山三百九十里。

車哷河　源出西南雪山二百八十里。

塔克河　源出東南雪山八十里。

烏什（辦事大臣所駐名永甯城）

貢古魯克山　在永甯城北。山自西而東。綿亘無極。西北有巴克塔山口。通布魯特游牧。又其北庫

車山口。雅滿蘇山口。皆通布魯特。乾隆二十年。大軍平準噶爾。達瓦齊由格登山竄經庫魯克嶺。將往喀什噶爾地。烏什伯克霍集斯紿擒以獻。庫魯克疑即貢古魯克之訛。

巴什雅哈瑪山　城西南百里。為布魯特游牧。

屯珠索山　在城南。接葉爾羌界。

瑚什奇河　自城西北底里卡倫東流分為二。南一支遶城西又分為三。繞城東北復合為一。與北一支合流。至察哈拉克出境。

阿克蘇（辦事大臣駐之）

穆蘇爾達巴罕　在城北。穆蘇爾譯言冰。達巴罕譯言嶺。即所謂冰嶺者也。嶺北為伊犂境。嶺南為阿克蘇境。南北兩路相接。取道於此。冰雪滿山。最為難行。由嶺北噶克察哈爾坡度雪海。山行二十餘里至嶺。無草木沙土。橫側平陂。無在非冰。層巒疊巘千百仞。橫空峻峭如岩垂者。皆冰為之。冰裂處。窅不見底。但聞流水聲。澎湃如雷鳴。踰嶺南行八十里。至塔木哈塔什台。河流浩瀚。即冰山湧出之水。東南流數千里入羅卜諾爾。

渾巴什河　城西五十里。源出冰嶺。

滴水崖　在城東溫巴什。其地產銅。

鹽池澤　城西四十里。亦產銅。

庫車（辦事大臣駐之）

丁谷山　在城北。上有古寺。多唐碑浮圖高數十丈。

硇砂山　城北百餘里。產硇砂。

渭干河　在城西。自北山流出遶城南。

鄂根河　在所屬沙雅爾回城境。乾隆二十三年。大軍圍庫車。逆回霍集占來援。我軍一殲之于托和鼐。再殲之于鄂根。即此地也。

喀喇沙爾（辦事大臣駐之）

珠勒都斯山　在城北珠勒都斯之地。其山北連雪山。回環千餘里。水草豐茂。為土爾扈特和碩特游牧。

博爾圖達巴罕　在城東北。

開都河　俗呼通天河。或訛為海杜河。源出北雪山中。遶城西五里。水闊。東南流。先是有沙拉斯瑪琥斯者。準噶爾二十四鄂拓克之二。聚牧此河之西。乾隆二十四年作亂。大軍殲滅之。

漭湖　在所屬布古爾回城境。四面湖水環繞。其中蘆葦茂密。僅有土橋一。往來西域者。必于此過渡。此外別無逕路可通也。按漢書焉耆國有葦橋之險。班超至西域。焉耆者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即此地也。

土魯番（烏魯木齊領隊大臣分駐。名廣安城。）

天山　在城東北。按祁連山分南北。此即北祁連也。杜佑通典云。祁連自張掖以西至於庭州皆周徧。蓋統南北祁連而言耳。

鹽山　在城北。即博克達山之陽。相傳有羅漢鹽磧。故名。

火山　在城東。嵩州志載作火焰山。自土魯番東至哈喇和卓諸回城。山皆赤色。如火焰形。故明時有火州之名。按魏書云。高昌郡東西三百里。南北五百里。四面多大山。國有八城。多石磧。氣候溫暖。北有赤石山。所載與今正合。

貪汗山　在城北。山之陰。即為烏魯木齊境。

羅卜諾爾　在城東南五百餘里。闢展西南三百餘里。諾爾。猶言澤也。周數千里。為新疆東南第一大澤。澤中有回村二。島居各四五百戶。其人不種五穀。不知游牧。惟捕魚為食。語言與陸居回子無異。但不解諷經禮拜。時有入庫爾勒回城者。不能食肉及黍穀。食輒大吐不止。以庫爾勒多魚。故偶一來。他處不往也。每年貢水獺皮九張。設六品伯克于土魯番轄之。按此諾爾古有數名。一名蒲昌海。一名鹽澤。見漢書。一名泑澤。見水經注。一名輔日海。一名牢蘭。一名臨海。見括地志。或謂之普洛池。皆今所謂諾爾也。回疆諸大水。及雪山、冰嶺融化之水。悉注入其中。渟而不流。潛行地下。其南沙磧數百里。時有小水上泛。伏流之跡宛然。東南大山阻隔。路不通直青海城水至彼復出。為星宿海。即元史所稱火敦腦兒也。是黃河之源。實出星宿海之上。地脈潛通。未可混而為一。康熙中。遣使探河源。已辨始發星宿海之非。迨乾隆二十四年平定回部後。復行履勘。始知古所云河有重源。注于鹽澤之說。確然無疑。或以羅卜諾爾謂即火敦腦兒。則又失之遠矣。

哈密（辦事大臣駐之。）

天山　在城北百三十里。即祁連山。俗呼雪山。是為南北路要隘。按元和志云。一名時羅漫山。一統志云。唐伊、西二州。皆有天山。蓋二州東西相距千餘里。此山跨越界內。故皆有此名。又按漢永平十六年。都尉竇固等破匈奴呼衍王于天山。伊吾廬即今哈密之地。又哈密西有烏克克嶺及畢柳達坂。皆要隘也。

枸密山　在城西北。

松谷水　在城東。元和志云。柔遠縣柳谷水有東西二源。出縣東北天山。南流十五里合流。即此水。

瀚海　東至安西州。西至土魯番界。俱有沙磧乏水草不毛之地。數百里。謂之瀚海。一作旱海。今呼為戈壁。按漢書云。車師、伊吾在隴沙以西。廣志云。流沙在玉門關外。東西數百里。有三斷。名曰三隴。通志云。前庭縣有大沙海。在柳中縣東南九十里。亦名旱海。今土魯番為車師前庭故地。哈密為伊吾故地。皆有瀚海。疑即所謂隴沙者也。然新疆戈壁。又不獨此二境為然矣。

已上山川

漢書西域傳補注

徐松撰

漢書西域傳補註二卷，內閣中書徐松星伯所作也。指綜事類，切直形勢，萬里之廣，二千餘年之久，如幡凌斂，如指植掌。昔范蔚宗自贊其書，體大思精，爲天下之奇作。星伯此註，不其然歟。星伯前以翰林謫戍伊犂六年，撰新疆志略若干卷，既歸奏上之，於是即所經覽，證引往說，而爲此註。夫讀漢書者不必至西域，至西域者不必能著書，而星伯非親歷新疆南北路，悉其山川道里風土，亦不能考證今古，卓然成一家言。然則星伯之謫戍，乃星伯之厚幸，抑亦天下後世讀漢書者之厚幸也。爰索其本序而刻之。道光九年十一月，陽湖張琦。

漢書西域傳補註卷上

清　大興徐　松撰

西域傳　補曰，史記大宛傳無數萬兵馬，與漢擊使西國者古昔國獨如城廣狹勢，點城國也。後書烏孫傳有東城，西南夷傳有南越此城，郭門界中國之西，故曰西域。語通鑑太初三年貳師將軍降宛王，漢遂通西域，聽在是年史遷云，史記所書年止黃太初，以後則西不錄，是西域之義在史記後。史公但據張騫所至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烏孫及漢所遣使者安息、奄蔡、犂靬、條支、身毒諸國作大宛傳。班孟堅撰漢書，乃分大宛傳爲張騫李廣利兩傳，又綜以當文，益以城郭諸國，創爲西域傳。序傳云：西戎即序，夏后是表，周穆觀兵，荒服不旅，漢武勞神，圖遠甚勤，王師驒驒，致誅大宛，姻結烏孫，使命乃通，條支之國，臨窮水濱，都護是立，總督城郭，三十有六，修奉朝貢，各以其職，是也。顏書作注，雖或未備，有所引伸，以補曰別之。

卷第六十六上。師古曰：烏孫國已後分爲下卷。補曰：古監漢書紀表志傳合爲百篇，顏書作註，雖依舊目，而文之繁富者，皆論或析爲數卷，五行志分爲五，王莽傳分爲三，其餘第分爲上下二篇，如高惠紀、王子侯表、百官公卿表、食貨志、郊祀志、地理志、司馬相如傳、趙宋寶路、王賈傳、揚雄傳、匈奴傳、外戚傳、敘傳，及此篇是也。孔穎達曲禮疏云：上者對下生名，本以語多，簡策重大，分爲上下，更無義也。卷字據宋本增，下卷同。註：崇禮上俗本有自字。

班固　補曰：據宋本增，汪校本作漢班固撰。

漢書九十六。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註。補曰：汲古閣本題作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註，按舊唐書本傳，貞觀七年拜秘書少監，出爲郴州刺史，未行，太宗似

以爲秘書少監。奉詔與博士等撰定五禮。十一年。禮成。進爵爲子。時承乾在東宮。命師古注班固漢書。承乾表上之。十五年。太宗下詔將有事於泰山。所司與公卿并諸儒博士詳定儀注。多從師古之說。然爲論者所非。是歲上漢書。時正爲作少監也。

西域以孝武時始通。補曰。山海經海內東經國在流沙外者。大夏、月支之國。逸周書王會解載伊尹獻令正北大夏、莎車、姑他。西域諸國。始於夏殷。史記大宛傳。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

本三十六國。補曰。此本其初言之。匈奴傳。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已爲匈奴。其時蓋已有三十六國歸匈奴者。惟匈奴之外。惟二十六國也。荀悅漢紀載西域三十六國云。婼羌國、且末國、精絕國、戎盧國、渠勒國、皮山國、烏秅國、西夜國、蒲犂國、依耐國、無雷國、捐毒國、桃槐國、休循國、疏勒國、尉頭國、烏貪國、卑陸國、郁立師國、單桓國、蒲類國、西且彌國、劫國、狐胡國、山國、車師國。凡二十七國。小國但小者七百戶。大者千戶。扞彌國、于闐國、難兜國、莎車國、溫宿國、龜茲國、尉犂國、危須國、焉耆國。凡此九國。次大國。小者千餘戶。大者六七千戶。今按荀氏所說國名。與漢書異。卑陸即卑陸國。郁立師國所治之番渠類谷。與蒲類國。考此傳所載。凡國五十二。附見之國。如條支、奄蔡、黎軒、天篤不與焉。傳言三十六國在烏孫之南。則烏孫不在數中。又言宣帝時破姑師。分以爲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國。則孝武時有姑師國。而無車師前後國。及山北六國。車師都尉國。車師後城長國。烏貪訾離。赤谷國。元帝時。罽賓、烏弋山離、安息、大月氏、康居五國。不屬都護。捷枝、輪臺。皆漢所滅小金附國。漢不繫車師之役。不見漢可知。皆所不數。蓋三十六國者。婼羌國、樓蘭國、且末國、小宛國、精絕國、戎盧國、扞彌國、渠勒國、于闐國、皮山國、烏秅國、西夜國、子合國、蒲犂國、依耐國、無雷國、大宛國、桃槐國、休循國、捐毒國、莎車國、疏勒國、尉頭國、姑墨國、溫宿國、龜茲國、尉犂國、危須國、焉耆國、姑師國、墨山國、劫國、狐胡國、渠犂國、烏壘國也。王氏鳴盛不數難兜。以爲屬罽賓。傳明言屬都護。疑知其說非。

其後稍分至五十餘。師古曰。司馬彪續漢書云。至於哀平有五十五國也。補曰。分者。如姑師分爲車師前後及山北六國。車師分爲前後國。卑陸後國。又分爲烏貪訾離國。且彌國分爲東西。蒲類分爲蒲類後國。卑陸分爲卑陸後國之類。

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補曰。孝武時。匈奴東境有河西四郡。南境至南山下。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匈奴所得是也。故三十六國在其右部西。其後漢置四郡。取姑師。據隔。界于漢。匈奴紀傳。則三十六國在匈奴之南矣。三十六國。今回疆地。匈奴右部。今外蒙喀爾喀部落。及科布多。塔爾巴哈台地。烏孫國在西域北山之陽。

南北有大山。補曰。通鑑注。南山在于闐之南。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北山在車師之北。即唐志所謂西州交河縣北柳谷金沙嶺等是。以今地理證之。西藏部阿里噶達克喇城東北三百十里。有岡底斯山。即古崑崙。釋氏謂之阿耨達。其山分四幹。向北者曰僧格喀巴布。當和闐正南。僧格喀巴布分二支。一支東趨爲崑崙。此傳所稱南山。以在西域之南也。一支過和闐西北。越千六百餘里。發爲齊齊克里克嶺、喀什噶爾嶺。又西爲和什庫珠克嶺。而北折爲喀克善山。又折而東爲阿喇古山。復東爲喀克善山。綿千八百餘里。統名葱嶺。又東爲天山。過闢展北至巴里坤東北而止。是爲西域之北山。蓋西域三面皆山。惟東面缺。西域南面大山。今藏衛羌南之岡底斯山、英德齊盤山、庫克雅爾山、和闐南之哈朗歸山、克勒底雅山。是北面烏什北之貢古魯克山、阿克蘇北之木素爾嶺、庫車北之汗騰格里山、哈喇沙爾北之博羅圖山、穆壘通格山、裕勒都斯山、吐魯番北之博克達山、巴里坤南之庫舍圖嶺是。

中央有河。補曰。即塔里木河。河東流亘西域中。說文曰。河水出敦煌塞外崑崙山。

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補曰。今回疆輿地以爲道法計之。南北兩山間千二百餘里。西自和什庫珠克嶺東至鹽河五千餘里。漢武帝時測者也。

東則接漢。補曰。此據置敦煌郡後言之。始則屬匈奴。

阨以玉門、陽關。孟康曰。二關皆在敦煌西界。師古曰。阨塞也。補曰。敦煌者。敦煌郡也。郡有敦煌縣、龍勒縣。今之敦煌縣治以北。爲漢敦煌縣地。縣治以南。爲漢龍勒縣地。漢書地理志云。龍勒縣有玉門陽關。後魏改龍勒爲壽昌。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陽關在壽昌縣西六里。玉門關在縣西北百一十八里。是二關皆在今敦煌縣治之西南。肅州志云。敦煌縣西南一百五十餘里。有陽關是也。玉門關所移於晉昌縣。元和郡縣志。玉門關在晉昌縣東二十步。晉昌與瓜州同治。在今安西州城西南。故高居誨使于闐記云。肅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門關。又西百里出玉門關。又西至瓜州沙州。又西渡都鄉河出陽關。二關。汲古閣本作陽關。今據宋本改。

西則限以葱嶺。師古曰。西河舊事云。葱嶺其山高大。上悉生葱。故以名焉。補曰。今伊犂西南境喀喇斯嶺。即葱嶺之一山。山上悉生野葱。

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補曰。

葉爾羌、和闐南諸山。自和闐南復東出經羅布淖爾南。又東經安西州南。又東經青海、甘州、涼州、蘭州南。又東經渭水之南。爲武功太乙諸山。又東至西安府長安縣南五十里爲終南山。首西域南山至此而終也。初學記引五經要義云。終南山。長安南山也。一名太乙。又引輿地記曰。終南太乙山。在長安西南五十里。金城縣。漢書地理志。昭帝始元六年置。今甘肅蘭州府西界。

其河有兩原。一出葱嶺山。一出于闐。師古曰。闐字與寘同。音徒賢反。又徒見反。補曰。後書作于寘。讀若故。據以生義。河有兩原者。特據所知言之。其實河有三源也。河出葱嶺者二。一曰葱嶺南河。其河東源爲雅爾阿布河。西源爲澤普勒善河。合爲葉爾羌河。一曰葱嶺北河。其河西源爲喀什噶爾河。東源爲烏蘭烏蘇河。合爲喀什噶爾河。河出于闐者一。于闐即今和闐。其河東源爲玉隴哈什河。西源爲哈喇哈什河。合流爲和闐河。

于闐在南山下。補曰。南山者。今藏衛西克瑪克曲底雅山。在和闐城南。齊城南五百八十里。水經注謂之仇摩置。其南通西藏。

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補曰。和闐河二源。自南山出。東北流。玉隴哈什河經額里齊城東。哈喇哈什河經額里齊城西。又會北流三百餘里而合爲和闐河。又東北流四百餘里至噶巴克阿克集之地。葱嶺北河、葱嶺南河皆自西來會。

東注蒲昌海。補曰。和闐河與葱嶺南北河既合。經阿克蘇城南。有阿克蘇河自北來會。乃合而東流。是爲塔里木河。又東克勒底雅河自南來會。又東至庫車城東南。有庫車河自北來會。又東至哈喇沙爾城西南。有博斯騰淖爾水自東北來會。又東經哈喇沙爾城東南。入於羅布淖爾。羅布淖爾即蒲昌海也。自和闐河、葱嶺河合流之地至蒲昌海千四百餘里。

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補曰。水經注曰。河水又東注於泑澤。即經所謂蒲昌海也。水積鄯善之東北。龍城之西南。龍城地廣千里。皆爲鹽而剛堅。行人所經。畜産皆布氈臥之。掘發其下。大鹽方如巨枕。以次相累。類霧起雲浮。寡見星日。少禽多鬼怪。西接鄯善。東連三沙。爲海之北隘矣。故蒲昌亦有鹽澤之稱也。史記索隱曰。鹽澤。鹽水也。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蒲昌海。一名泑澤。一名鹽澤。一名輔日海。亦名牢蘭。亦名臨海。在沙州西南。說文曰。泑澤在昆侖下。今回部語謂之羅布淖爾。

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補曰。玉門陽關在今色爾騰海之東。羅布淖爾在今吐魯番城西南。白色爾騰海西北千餘里。不得云三百餘里。按水經注云。泑澤。河水之所潛也。其源渾渾泡泡。東去玉門陽關千三百里。是此書傳寫奪千字。王念孫先生曰。漢紀孝武紀作去陽關三千餘里。即千三百餘里之誤。郭璞西山經注及爾雅音義引漢書皆無千字。是後人據漢書刪之也。

廣袤三百里。師古曰。袤。長也。音茂。補曰。尚書正義引此傳文作廣袤三四百里。郭璞山海經注同。今羅布淖爾東西二百餘里。北有圓池三。南有方積池四。王念孫先生曰。本作廣袤三四百里。謂廣袤之不能知其確數。大約在三四百里之間也。水經注作廣輪四百里。又脫去三字。然據此知本注原有四字也。漢紀作廣袤三四百里。西山經注及通典並作廣袤三四百里。郭璞爾雅音義引漢書作廣輪三四百里。義實正袤。及史記大宛傳正義引爾雅釋水疏並引作廣袤三四百里。則今本脫去四字明矣。

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補曰。郭璞山海經注曰。其水停。冬夏不增減。水經注曰。其水澄渟。冬夏不減。初學記引此傳作其水渟冬夏不減。文選李善注引倉頡篇曰。亭。定也。又曰。停與亭同。古字通。說文有亭字。無停渟字。

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云。補曰。羅布淖爾水瀦於地下。東南行千五百餘里。至今敦煌縣西南六百餘里之巴顏哈喇山麓。伏流始出。山麓有巨石高數丈。山趾亦赤。皆赤色。蒙古語謂石爲齊老。謂北極星爲鳴達蘇。謂黃金爲阿勒坦。山麓之石遙望如北極星。故蒙古名其地曰阿勒坦噶達素齊老。伏流自巖上天池涌出。數百道。皆黃金色。東南流爲阿勒坦河。又東北流三百里入鄂敦塔拉中。其泉數百泓。即元史所謂火敦腦兒。譯言星宿海者也。又東南流百三十里。瀦爲札陵淖爾。又出淖爾。東南流。折而南五十里。瀦爲鄂陵淖爾。又自淖爾東北出。東流五十里。折而東南百四十里。又南流二百六十里。折而東南三百里。又東北二百四十里。經阿木奈瑪勒占木遜山南麓。即大積石山。漢書地理志金城郡河關縣積石山。在西南羌中。今在西寧府西南邊外五百三十餘里。即禹貢導河之地。自古言河源者多不了。獨此傳綜括詳盡。茲云鹽澤北瀚于闐。至弘歸海定遠道。並西域。本其家乘以爲國史。故所言地形。與今若合符節。惟謂鹽原出於積石。仍因山海經之訛。而後儒異議。有指河州之小積石爲禹貢之積石。轉以駁其所言積石爲妄。又謂孟堅載張騫窮河源事。乃臆度之辭。實見蒲昌海與積石遠隔。錯愁之論。不足依據。唐辨機西域記云。阿耨達池北面頗胝師子口流出徙多河。繞池一匝。入東北海。或曰潛流地下。出積石山。即徙多河之流。爲中國之河源云。蓋初唐人猶沿孟堅之說也。

自玉

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補曰。隋書裴矩傳。曰發敦煌至於西海。凡爲三道。北道從伊吾經蒲類海、鐵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國。達於西海。其中道從高昌、焉耆、龜茲、疏勒。度葱嶺。又經鏺汗、蘇對沙那國、康國、曹國、何國、大小安國、穆國。至波斯。達于西海。其南道從鄯善、于闐、朱俱波、喝槃陀。度葱嶺。又經護密、吐火羅、挹怛、忛延、漕國。至北婆羅門。達於西海。與此傳道異者。蓋時兩道皆在天山南。山北爲匈奴。故無道也。隋時有山南之兩道。又增山北一道。漢隋之南道。今不置驛。漢之北道。隋之中道。今謂之南道。往回疆者由之。隋之北道。今亦謂之北道。往烏魯木齊、伊犂者由之。魏書西域傳。又言出西域本有二道。後更爲四。出自玉門。渡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爲一道。自玉門渡流沙。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車師爲一道。從莎車西行一百里至葱嶺。葱嶺西一千三百里至伽倍爲一道。自莎車西南五百里。葱嶺西南一千三百里至波路爲一道。按至鄯善至車師。轉入西域者經行之處。漢書所不載。其餘二道皆經莎車。與漢之南道是言四出者實惟一道爾。已兩道分自敦煌。李廣利傳。起敦煌西爲人多。道上國不能食。分爲數軍。從南北道。

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師古曰。波河。循河也。鄯音上扇反。傍音步浪反。波音彼義反。此下皆同也。補曰。南山北者。謂爾俗山、英額齊盤山、庫克雅爾山、及和闐諸山之北。塞傳。正南山。謂此也。史記。秦始皇本紀。並勃海以東。正義曰。並。白浪反。並、傍皆傍之假借字。波讀亦近。傍後書班超傳注。波、傍也。音彼先生以波爲㴑之假借字。李廣利傳。從泝河山。顏君彼注云。泝逆流而上。則此云循河者。亦泝泝之義。河水東注。西行者泝。塔里木河。葉爾羌河之南岸。以達葉爾羌城。後漢紀作渡。則謂渡葱嶺南河。義亦通。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師古曰。氏。音支。補曰。山海經作月支。支、氏通。南踰葱嶺則罽賓。自車師前王廷。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爲北道。補曰。隨北山者。爲什阿克蘇、庫車、哈喇沙爾諸境之北山。路由山之南也。波河西行至疏勒者。沿塔里木河北岸。過阿克蘇。則沿烏蘭烏蘇河以至今喀什噶爾城。後葱嶺南北二河至阿克蘇。合爲塔里木河。以北南昌海。故此傳於山有傍南山北山之別。於河則但曰波河。不分南北。明西域中央只一大河。水經注以爲南河北河各自注海。則中央有二河。據此傳文。足明其誤。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補曰。大宛康居亦可從南道。康居之境南北長。車師城近北。出北道踰葱嶺。則從南道。故康居國書南道八國北陲。揚雄傳云。從南道踰葱嶺。經大宛。是大宛亦從南道之證也。奄蔡。通典注引杜佑曰。奄蔡後爲粟特國。焉耆在西域東。不得次於奄蔡之下。耆字衍文。流俗因焉字妄增。先生曰。景祐本無耆字。通典與景祐本同。則北宋本尚未誤。漢紀亦無。然漢書西域傳通典摘下仍有耆字。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耳。西域諸國大率土著。師古曰。言著土地而有常居。不隨畜牧移徙也。著。音直略反。補曰。大率者。不盡之詞。以有休循、捐毒諸國稱故不遽爲土著。一切經音義引字書。著相附著也。直略反。有城郭田畜。與匈奴、烏孫異俗。故皆役屬匈奴。師古曰。屬於匈奴。爲其所役使也。補曰。有城郭故謂之城郭國。匈奴傳注。城郭謂諸國爲城居者。今天山南回部。皆有城郭田畜。同漢時西域國。天山北爲古部落。遊牧同漢時匈奴烏孫俗。故謂舊時見下文顯對注。匈奴西邊日逐王。補曰。匈奴傳言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無日逐王之名。至狐鹿姑單于。始以左賢王子先賢撣爲日逐王。蓋置在太始時。此傳本孝武時言。當云右谷蠡。或右大將也。西邊者。匈奴右部界西域。置僮僕都尉。使領西域。補曰。匈奴左右大都尉。在二十四長之列。二十四長又各置相都尉。通鑑注。匈奴蓋以僮僕視西域也。通鑑梁紀注。領猶治理也。常居焉耆、危須、尉黎間。賦稅諸國。取富給焉。師古曰。給足也。補曰。三國在西域北道。而東西適中。故僮僕都尉治之。鄭吉傳。者匈奴困於西方。聞烏孫來保塞。恐兵復從東方起。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自周衰。戎狄錯居涇渭之北。師古曰。錯、雜也。補曰。匈奴傳。武王伐紂。放逐戎夷涇洛之北。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穆王伐畎戎。至穆王之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至於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隙。申侯怒。而與畎戎共攻殺幽王於驪山之下。遂取周地。鹵獲而居於涇渭之間。侵暴中國。涇、渭水名。漢志。安定涇陽下云。幵頭山。禹貢涇水所出。東南至陽陵入渭。過郡三。行千六百里。隴西首陽下云。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東至船司空入河。過郡四。行千八百七十里。涇陽故城在今平涼府西南。幵頭山在府西百四十里。陽陵故城在今西安府高陵縣西南三十里。過郡三。安定、

扶風、馮翊也。首陽、即今渭源縣鳥鼠山。在縣西二十里。船司空城。在今華陰縣北五十里。過郡四。隴西、天水、扶風、京兆也。今涇水自甘肅平涼府西幵頭山之涇谷東流。經平涼府城北。又東經涇州城北。又經陝西之長武、邠州、東南經淳化、永壽、醴泉、咸陽、涇陽、高陵。而入渭。渭水自甘肅渭州府渭源縣鳥鼠山東流。經鞏昌府北、寧遠、伏羌、通渭、秦州、清水。又經陝西之隴州、寶雞、岐山、扶風、郿縣、盩厔、武功、興平、鄠縣、咸陽、西安府北臨潼、高陵、華州、華陰。而入大河。涇水北今慶陽府、延安府、鄜州地。渭水北今鞏昌府、平涼府、邠州地。在周時爲西戎、白狄。及秦始皇攘卻戎狄。築長城。界中國。師古曰。爲中國之竟界也。補曰。通鑑。蒙恬斥逐匈奴。收河南地。爲四十四縣。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逶蛇而北。史記正義曰。從河傍陰山東至遼東。築長城爲北界。戎狄。汪校本作夷狄。然西不過臨洮。師古曰。洮音土高反。補曰。地理志。隴西郡有臨洮縣。故城在今臨洮府西南二百二十里。史記。秦始皇本紀。西至臨洮羌中。正義引括地志。臨洮、即今洮州。在京西千五百五十一里。從臨洮西南芳州扶松府以西。並古諸羌地。漢興至于孝武。事征四夷。補曰。謂以征伐爲事。廣威德。而張騫始開西域之迹。補曰。史記。大宛之迹見自張騫。其後驃騎將軍擊破匈奴右地。降渾邪、休屠王。師古曰。驃、音頻妙反。補曰。匈奴傳。元狩二年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得胡首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秋。單于怒昆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爲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昆邪、休屠王恐。謀降漢。漢使驃騎將軍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幷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按霍去病傳以此爲元狩三年事。去病於三年春爲驃騎將軍。則去病傳是。渾邪、匈奴傳功臣表皆作昆邪。顏注去病傳。渾、下昆反。渾音同。假借字。遂空其地。補曰。此記大宛傳。渾邪王率其民降漢。而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始築令居以西。師古曰。令音鈴。補曰。地理志。令居在金城郡。孟康注。令音連。匈奴傳。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水經注。湟水經允吾縣北爲鄭伯津。與澗水合。水出令居縣西北塞外。初置酒泉郡。補曰。地理志。酒泉郡。武帝太初元年開。應劭曰。其水若酒。故曰酒泉。匈奴傳。漢置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今肅州地。後稍發徙民充實之。分置武威、張掖、敦煌。師古曰。敦、音徒門反。補曰。地理志。張掖郡。故匈奴昆邪王地。武帝太初元年開。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武帝太初四年開。敦煌郡。武帝後元元年分酒泉置。應劭注。敦、大也。煌、盛也。張掖言張國臂掖。以威羌狄。武威今涼州府。張掖今甘州府。敦煌今肅州敦煌縣。列四郡。據兩關焉。補曰。陽關在南。玉門在北。大率出南北道者分由之。傳言出陽關自近者始。曰婼羌。婼羌在南道也。武帝時陽關早開。師出玉門迎軍。元始中。車師後王國開新道。通玉門。李廣利傳。伐大宛。天子使使遮玉門。軍師。大宛在北道也。而玄胡寧王恭守玉門關傳又言自玉門、陽關出南道。歷鄯善。是南道仍得相通。自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補曰。貳師破大宛在太初三年。至天漢二年。渠犂六國使使來獻。是因伐宛而懼也。李廣利傳。貳師將軍之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入貢獻。漢使西域者益得職。師古曰。賞其勤勞。皆得拜職也。補曰。通鑑作漢使入西域者益得職。胡三省曰。顏說非也。此言漢使入西域。諸國不敢輕辱。得其職耳。得職者。不失其職也。劉敞先生曰。胡解職字亦未了。職非職事之職。職猶所也。言自大宛王以殺漢使見誅。西域國皆不敢輕忽漢使。故漢之使西域者。皆得其所也。哀十六年左傳。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史記伍子胥傳作固其職也。是職與所同義。景祐曰。令亡罪者失職。武紀曰。有冤失職。使者以聞。宣紀曰。其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毋令失職。管子明法解篇曰。孤寡老弱不失其職。失職皆謂失所也。故得所亦謂之得職。趙廣漢傳曰。廣漢爲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師古彼注曰。得職、各得其常所也。是其證。於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補曰。今自哈喇淖爾至羅布淖爾有二道。一由哈喇淖爾北。一由哈喇淖爾南。皆經羅布淖爾南。至塔里木河之南岸巴爾噶順。凡千八百餘里。地皆沙漠。亭謂如下傳至校尉府有諸亭之亭。非乘法十里一亭也。而輪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補曰。此據昭帝時言之。輪臺史記作侖頭。錢氏大昕曰。侖、輪聲相近。顏君李廣利傳注。輪臺、國名。渠犂。武帝紀臣瓚注。西域胡國名。渠犂西域小國。漢滅之。以置田卒。渠犂田士千五百人。今分田輪臺。故各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師古曰。統領保護營田之事也。補曰。西域屯田

之官皆為校尉。此就尊加使者以別之，亦稱使者。史記霍使者護田積粟是也。鄭吉以使。改為都護，遂無使者校尉之名。而其副猶稱副校尉。後書云，武帝置校尉，領護西域。宣帝改曰都護，即謂此使者校尉也。通鑑注引此注，誤田作屯田。以給使外國者。師古曰，收其所種五穀以供之。補曰，據傳有樓蘭負水儋糧，送迎漢使。又曰，鄯善[illegible]須諸國稟食。又曰，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又曰，漢使至，非以幣物不得食。皆漢使因屯外國之證。所以省[illegible]之勞費。給使外國者，通考非作外國使者，或西域貢獻之使，據以此為廣給，義亦通。至宣帝時，遣衞司馬，補曰，百官公卿表，衞尉屬有諸屯衞候司馬二十二官。紀注云，衞司馬，即衞尉八屯之衞司馬。鄭吉傳，以侍郎遷衞司馬。使護鄯善以西數國。補曰，鄭吉傳，使護鄯善以西南道。及破姑師，未盡殄，師古曰，雖破其國，未能盡之。補曰，史記正義，姑師國名。裴駰集解引[illegible]曰，姑師即車師。錢氏大昕曰，車姑聲相近。宣帝紀，神爵二年秋，使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破車師。分以為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國。補曰，山，天山也。今吐魯番山，姑師地。正今吐魯番及奇臺縣、阜康縣。其分姑師為車師前後國、且彌東西國、卑陸前後國、蒲類前後國，共八國。後書以前後部、東且彌、卑陸、蒲類、移支為車師六國，不數西且彌與卑陸後國等，或已為他國所并。時漢獨護南道，未能盡并北道也，然匈奴不自安矣。補曰，史記樂毅傳，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索隱，護，謂總領之也。匈奴傳，單于病歐血，因此不敢入漢，請和親。其後日逐王畔單于，將眾來降，補曰，匈奴傳，神爵二年，握衍朐鞮單于初立，凶惡。日逐王先賢撣素與單于有隙，即率其眾數萬騎歸漢。護鄯善以西使者鄭吉迎之。既至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吉為安遠侯。補曰，鄭吉傳，神爵中，匈奴乖亂，日逐王先賢撣欲降漢，使人與吉相聞。吉發渠犂、龜茲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口萬二千人，小王將十二人，隨吉至河曲，頗有亡者，吉追斬之，遂將詣京師。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宣帝詔曰，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拊循外蠻，宣明威信，[illegible]功效茂著，其封吉為安遠侯，食邑千戶。功臣表作安遠侯，誤。是歲，神爵

三年也。補曰，按功臣表，鄭吉以三年四月壬戌封，先賢撣以三年四月戊戌封。而宣帝紀書神爵二年秋，匈奴日逐王先賢撣將人眾萬餘來降，使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迎日逐，破車師，皆封列侯。此迎日逐破車師為二年事，封侯為三年事，紀特總書之。當以此傳為正。乃因使吉并護北道，補曰，御覽引會稽典錄云，鄭吉既破車師，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曰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矣。師古曰，都，猶總也，言總護南北之道。補曰，鄭吉傳注，都，猶大也，總也。揚雄書，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謂置都護於城郭國也。按鄭吉既破車師，降日逐，并護北道，故封侯之詔已稱都護。是都護之置在二年秋。百官表作地節二年，初置，誤以神爵為地節。此傳作神爵三年，亦誤。僮僕都尉由此罷，補曰，通鑑注，日逐王既降，西域皆屬漢，故僮僕都尉罷。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補曰，是時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是其證。於是徙屯田，田於北胥鞬，師古曰，胥鞬，地名也。胥音先餘反，鞬音居言反。補曰，下言披莎車，是地近莎車。故水經注以為自輪臺徙莎車。然通檢漢書，絕不見莎車屯田之事，且遠于烏壘千餘里，非都護與田官相近之意，疑莎車為車師之誤。徙田北胥鞬，即下傳言田車師。特水經注已然，是酈氏所見漢書已同今本。披莎車之地，師古曰，披，分也。補曰，左傳披其地以塞夷庚，杜注云，披，猶分也。屯田校尉始屬都護。補曰，即下傳三校尉。都護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動靜，師古曰，督，視也。補曰，據通北道，故特言北道國。補曰，動靜二字當屬上諸外國為句。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可擊，擊之。師古曰，輯與集同。補曰，謂得便宜行事。都護治烏壘城，補曰，今庫車城屬策特爾、策達雅爾，及其東車爾楚軍臺，皆烏壘城地。宋祁曰，烏壘下姚本有城字。松按，姚因烏孫致誤。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補曰，舉陽關以該玉門。水經注引作玉門陽關。與渠犂田官相近，土地肥饒，補曰，渠犂西接龜茲，東南距川，與漢教[illegible]出之河南北濱灌，水入河北岸，故土地肥饒。自烏壘東南至河岸二百里。於西域為中，故都護治焉。補曰，[illegible]後書中西域所立其府治烏

壘城。顏君注中西域者，言最處諸國之中，近遠均也。至元帝時，復置戊己校尉，補曰，百官公卿表，戊己校尉，元帝初元元年置，有丞、司馬各一人，候五人，秩比六百石。按後書西域傳序，元帝置戊己二校尉。[illegible]言校尉有二人，據表言校尉[illegible]一人，[illegible]皆稱戊己，無言戊校尉、己校尉者。[illegible]烏孫傳有己校，[illegible]特兵有戊校、己校之分，尉則以戊己為稱。[illegible]又言[illegible]之制不同，先為有戊校、己校，兵有尉之官稱，則以戊己[illegible]有戊己校尉、戊校尉，各以校兵為名。顏君於表下注云，有戊校尉、己校尉，亦誤。至戊己之名，顏君說有二義，一說戊己校尉鎮安西域，無常治處，猶甲乙等各有方位，而戊與己四季寄王，故以名官。一說戊己位在中央，今所置校尉處三十六國之中，故曰戊己。松以為車師不當三十六國之中，顏君前說為是。吳氏仁傑又引[illegible]傳注，謂戊己居中為中，[illegible]二校之說，取其於屯田之中，又引王氏[illegible]說，戊己，土也，屯田以耕土為事，故取為名。松按，諸說皆非。校尉屯田車師，亦非無常治者，顏君前說亦不為得。唯漢官儀[illegible]之說為近。蓋屯田校尉所以鎮撫匈奴，安西域。西域在西為金，匈奴在北為水，戊己土，[illegible]生金，所以制水耳。屯田車師前王庭。補曰，後王庭近匈奴，故不可田。考漢時屯田，嘗在渠犂，昭帝時分置輪臺，宣帝時則田車師，皆不久即罷。至元帝時屯田車師前王庭，方與渠犂之屯並[illegible]。後書[illegible]車師戊己校尉屯田吏士不[illegible]。是時匈奴東蒲類王茲力支將人眾千七百餘人降都護，補曰，匈奴傳，[illegible]蒲類澤，[illegible]單于使者蒲類王，蒲類國在蒲類之[illegible]，即蒲類王也。茲力支不見。都護分車師後王之西為烏貪訾離地以處之。補曰，烏貪訾離王治在車師後國西，今[illegible]於西北界烏孫，都護得以護之。自宣、元後，單于稱藩臣，補曰，匈奴傳，呼韓邪單于、郅支單于皆遣子入侍，事在甘露元年。帝紀作五鳳四年，匈奴單于稱臣，遣弟入侍。西域服從，其土地山川王侯戶數道里遠近翔實矣。師古曰，翔與詳同，假借用耳。補曰，[illegible]

出陽關，自近者始，補曰，鄯善諸國以南道始，北道終。自鄯善至烏弋山離，南道也。以次西至西南，其道經[illegible]東南，以至[illegible]之西南。由烏弋山離傳，北西至安息四國，[illegible]中休循、捐毒二國，莎車[illegible]西山之東，不當烏弋山離道，故下[illegible]其國，自南道北行至北道，得[illegible]者也。以次東北至焉耆之北，即天山東，車師地於此終焉。曰婼羌。孟康曰，婼音兒。師古曰，婼音而遮反。補曰，御覽引說文曰，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聲。[illegible]兒婼聲相近也。顏君[illegible]用林說，見趙充國傳注。[illegible]羌[illegible]世[illegible]月氏兵四千人，[illegible]。婼羌國王號去胡來王。師古曰，言去胡來，言其去胡而來附漢也。補曰，[illegible]其去胡而來降漢，故以為王號。去陽關千八百里，補曰，傳言去陽關者十四國，婼羌為最近。鄯善為西域門戶，烏壘為都護治之所，[illegible]言陽關，紀其道里，其餘往來孔道[illegible]得通，故所不言。宋祁校言越本八作六。今校以[illegible]去陽關長安里數，作八者是。去長安六千三百里，補曰，長安，漢京兆尹縣，今西安府長安、咸寧兩縣地。傳於婼羌、[illegible]兩國，據去陽關、去長安，知陽關之去長安四千五百里。辟在西南，不當孔道。師古曰，辟，讀曰僻。孔道者，穿山險而為道，猶今言穴徑耳。補曰，趙充國傳，狼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與婼羌鄰者。孔道，[illegible]傳作空道。顏君注云，空，孔也。對言始鑿其孔穴，故西域傳謂之孔道。[illegible]先生曰，孔道者，大道也。其國僻在西南，不當大道也。老子道經，孔德之容，河上公注曰，孔，大也。太玄經[illegible]次五曰，孔道夷如，蹊路微如。說文云，孔，通也。大道亦謂之通道，今俗語猶云通衢大道矣。戶四百五十，口千七百五十，勝兵者五百人。補曰，勝，音升。[illegible]注曰，勝，任也。勝兵者，謂能勝五兵而戰也。傳惟[illegible]安息、烏弋山離三國不言戶口兵數。西與且末接。師古曰，且音子余反。補曰，[illegible]唐書吐谷渾傳作且沫，或作沮沬，接于闐西北。與姑墨接，兩姑墨[illegible]，蓋是因地為文，非有[illegible]。隨畜逐水草，不田作，補曰，後書西羌傳，南接蜀漢徼外蠻夷，西北接鄯善、車師諸國。所居無常，依隨水草。地少五穀，以產牧為業。仰鄯善、且末穀。師古曰，仰，以自給也。仰，音牛向反。補曰，鄯善亦仰旁國，此載

由鄯善以資且末。山有鐵。自作兵。兵有弓、矛、服刀、劍、甲。劉攽曰。服刀。拍髀也。師古曰。拍音拍。髀音俾。又音陛。補曰。御覽引作自作兵甲。有弓矛服刀劍。汪校本弓下無矛字。釋名曰。短刀曰拍髀。帶時拍髀旁也。西北至鄯善。乃當道云。補曰。鄯先稱與西域別。後皆不立西域傳。故因西域道里所經併書之。

鄯善國。本名樓蘭。補曰。水經注。牢蘭海東北扞泥城。故俗謂是為牢蘭海。因樓蘭得名。牢樓一聲之轉。匈奴傳單于遺漢書曰。樓蘭烏孫是其故國名之證。王治扞泥城。師古曰。扞音一旱反。補曰。御覽注云。扞音烏。汪校本泥作尼。據水經注。扞泥城其俗謂之東故城。蓋以伊循為新城也。據書目所都城方一里。去陽關千六百里。補曰。據書自玉門渡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去長安六千一百里。補曰。御覽凡書去長安者四十九。戶千五百七十。口萬四千一百。勝兵二千九百十二人。輔國侯、補曰。西域置輔國侯者二十二國。凡二十三人。卻胡侯、師古曰。卻音丘略反。其字從卩。卩音節。下皆類此。補曰。凡書卻胡、擊胡者。皆近匈奴之國。焉耆有卻胡侯、擊胡侯、擊胡都尉、擊胡君。危須又有擊胡都尉。鄯善都尉、補曰。西域置都尉者三十一國。惟此與精絕專國名為官。擊車師都尉、補曰。西域凡置二人。一在焉耆。左右且渠、補曰。此因匈奴官名。匈奴傳注。且音子餘反。分左右。各二人。擊車師君、補曰。焉耆亦有擊車師君。各一人。譯長二人。補曰。西域凡置三十九人。猶今之通事。凡書譯長二人者。蓋亦分左右。西域官皆用其國人。其所佩漢印綬。猶今之國都。皆自有官制。亦非定於一時。蓋書之名定於元鳳間。其前不得有鄯善都尉擊車師之稱。西北去都護治所千七百八十五里。補曰。即烏壘城也。凡傳書去都護治者五十一國。至山國千三百六十五里。師古曰。此國山居。故名山國也。補曰。下云山國東南與鄯善、且末接。是在鄯善西北。按水經注。河水又東逕墨山國南。治墨山城。西至尉犁。山居之說非也。西北至車師千八百九十里。補曰。其地相接。故每使鄯善擊車師。地沙鹵少田。補曰。傳國記。鄯善國其地多沙鹵。寄田仰穀旁國。師古曰。寄於它國種田。又糴旁國之穀也。仰音牛向反。補曰。鄯善田且末。國出玉。補曰。今未聞。多葭葦、檉柳、胡桐、白草。孟康曰。白草。草之白者。胡桐似桑而多曲。師古曰。葭。蘆也。葦。大葭也。檉柳。河柳也。今謂之赤檉。白草似莠而細。無芒。其乾熟時正白色。牛馬所嗜也。胡桐亦似桐。不類桑也。蟲食其樹而沫出下流者。俗名為胡桐淚。言似眼淚也。可以汗金銀也。今工匠皆用之。流俗語訛呼淚為律。補曰。此說胡桐淚是也。王說近是。胡桐之汁。非必蟲食其樹。大概治口齒。可已馬疾。白草亦說近是。蒼鼓、新苗與諸草無異。冬枯而不萎。高三四尺。性至堅。以之織物。其用如竹。惟哈喇沙爾城東者最佳。古地產者最堅實。心可為箭。宋祁曰。汪文丁字。別本作匠。汪校本無下無也字。今字。民隨畜牧逐水草。補曰。魏書曰。地多沙少水草。有驢馬。多橐它。師古曰。它古他字也。音徒何反。補曰。一切經音義。駝又作駞。同。徒何反。又音託。知水泉所出。御覽引它作佗。能作兵。與婼羌同。

初。武帝感張騫之言。甘心欲通大宛諸國。補曰。張騫傳。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則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欣以騫言為然。迺令因蜀犍為發間使。四道並出。出駹。出冉。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使者相望於道。一歲中多至十餘輩。補曰。史記。樓蘭、姑師當道苦之。師古曰。當其道。供給使者。受其勞費。故苦之也。補曰。姑師。注見西域有南道。攻劫漢使王恢等。補曰。據大宛傳。使者之絕。樓蘭姑師小國耳。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是攻劫之尤著者。故外國因以數擊。史記集解引徐廣曰。恢亦作悝。又

數為匈奴耳目。令其兵遮漢使。補曰。大宛傳。匈奴奇兵時時遮擊使西國者。驃二年。史記以西域使匈奴事在從票侯破姑師之後。蓋元鼎三年至元封初事。漢使多言其國有城邑。兵弱易擊。補曰。如大宛傳言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強弩射之。即盡虜破宛之類。於是武帝遣從票侯趙破奴將屬國騎。師古曰。屬國騎。補曰。元狩二年。置五屬國以處渾邪休屠降眾。及郡兵數萬擊姑師。補曰。大宛傳。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至匈河水。欲以擊胡。胡皆去。其明年擊姑師。破奴以功封浞野侯。從票侯破奴元封三年以匈河將軍擊樓蘭。封浞野侯。王恢數為樓蘭所苦。補曰。史記集解引徐廣曰。恢為中郎將。上令恢佐破奴將兵。破奴與輕騎七百人。補曰。大宛傳作七百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補曰。據功臣表。王恢以捕得車師王侯。是樓蘭、姑師二王皆被虜。因暴兵威以動烏孫、大宛之屬。師古曰。暴。揚也。補曰。史記暴作舉。動作困。提是時惟大宛未通。烏孫已與漢和親。不得言暴兵威以困之。舉兵是矣。還。封破奴為浞野侯。恢為浩侯。蘇林曰。浩音誥。補曰。浞野侯封於元封三年。浩侯封於元封四年。於是漢列亭障至玉門矣。補曰。史記作酒泉列亭障至玉門。言自酒泉郡列亭障至玉門也。亭障者。謂塞有障有亭。樓蘭既降服貢獻。匈奴聞。發兵擊之。補曰。匈奴傳。匈奴使奇兵侵犯漢邊。及捉婼方奪之武帝紀及郡邑附漢者。在元封四年。於是樓蘭遣一子質匈奴。一子質漢。後貳師軍擊大宛。補曰。武帝紀。太初元年秋。遣貳師將軍李廣利發天下謫民西征大宛。匈奴欲遮之。補曰。太初元年。李廣利引兵至郁成。即還。是年匈奴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以降漢。宋彪必欲遮貳師。且廣利士財數千。皆饑罷。不得育兵。

貳師兵盛。按廣利傳。往來二歲。還出敦煌。再出兵在太初三年。匈奴傳云其秋匈奴大入雲中、定襄、五原、朔方。殺略數千人。敗數千石而去。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單于欲遮之不敢。即三年秋也。不敢當。補曰。李廣利傳。因發敦煌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匹。驢、驘、橐駝以萬數。齎糧。兵弩甚設。五十餘校尉。是兵盛也。即遣騎因樓蘭候漢使後過者。欲絕勿通。補曰。因樓蘭者。使蘭候漢使。時漢軍正任文將兵屯玉門關。補曰。任文見匈奴傳。是年擊右賢王於酒泉張掖者。為貳師後距。師古曰。後距者。居後以距敵。補曰。距拒也。說文無拒字。依許書距當作歫。捕得生口。知狀以聞。上詔文便道引兵捕樓蘭王。補曰。太初二年。漢以貳師將軍伐大宛。使李陵將五校兵隨後。見李廣利傳。任文之後。從敦煌遠至鹽水。將詣闕。簿責王。師古曰。以文簿一一責之。簿音步戶反。補曰。匈奴傳。呼韓邪單于使來漢。輒簿責之。對曰。小國在大國間。不兩屬無以自安。願徙國入居漢地。上直其言。遣歸國。師古曰。以其言為直。亦因使候伺匈奴。補曰。通鑑候作伺。注云。司。讀曰伺。汪校本作伺。匈奴自是不甚親信樓蘭。征和元年。樓蘭王死。補曰。樓蘭既降。自元封三年至此。凡十六年。國人來請質子在漢者。欲立之。質子常坐漢法。下蠶室宮刑。補曰。三輔黃圖。蠶室。行腐刑之所也。顏注蠶室注見張安世傳注。故不遣。報曰。侍子。天子愛之。不能遣。其更立其次當立者。樓蘭更立王。補曰。即傳所謂後王。本紀注以為傳介子所殺樓蘭王。誤。漢復責其質子。補曰。據下傳文立王者。蓋在漢者。傳介子傳作前太子質在漢者。是時質者即尉屠耆。亦遣一子質匈奴。補曰。即安歸也。後王又死。匈奴先聞之。遣質子歸。

得立爲王。師古曰，匈奴在漢聞其國王死，故即遣質子還也。漢遣使詔新王，令入朝，天子將加厚賞。樓蘭王後妻，故繼母也。補曰，樓蘭用匈奴俗。謂王曰，先王遣兩子質漢，皆不還。補曰，據此，則安歸當屬者於後王爲兄弟，故水經注亦稱尉屠耆爲前王質子。奈何欲往朝乎。王用其計，謝使曰，新立，國未定，願待後年入見天子。然樓蘭國最在東垂，補曰，史記索隱引樂彥曰，垂，邊也。近漢，當白龍堆，乏水草，補曰，匈奴傳注，孟康曰，龍堆形如土龍身，無頭，有尾，高大者二三丈，埤者丈餘，皆東北向，相似也，在西域中。鹽澤北，即白龍堆，按因今噶順沙磧千餘里無水草。常主發導，補曰，大宛傳爲發導譯抵康居。索隱曰，發導譯，發驛令人導引。負水儋糧，送迎漢使，補曰，今經沙漠者，皆須攜水草，昭齊語注，皆曰負糧曰送迎，往作迎送。又數爲吏卒所寇，懲艾不便與漢通。師古曰，艾讀曰乂。補曰，漢陽志王紋傳，漢史監氏顏君注，艾，創也。匈奴傳，匈奴亦創艾。後復爲匈奴反間，師古曰，間，當居莧反。補曰，安歸故匈奴所質文。數遮殺漢使。補曰，按傅介子傳，樓蘭王殺漢使者衛司馬安樂、光祿大夫忠、期門郎遂成三輩。其弟尉屠耆降漢，具言狀。補曰，匈奴謂質曰屬者，蓋以匈奴監爲名，久在漢，故曰降。元鳳四年，大將軍霍光白遣平樂監傅介子往刺其王。補曰，傅介子傳，介子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曰，龜茲道遠，且驗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平樂監，功臣表作平樂廄監，安世傳，爲侍中中郎將，監平樂屯兵，晉平樂觀也。介子輕將勇敢士，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爲名。既至樓蘭，詐其王欲賜之，補曰，傅介子傳，至樓蘭，樓蘭王意不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曰，漢使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王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即出金幣以示譯。譯還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王喜，與介子飲，醉，將其王屏語。補曰，傅介子傳，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殺之，補曰，傅介子傳，刃交胸，立死。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誅王，當更立王弟尉屠耆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自令滅國矣。介子遂斬王嘗歸首，師古曰，嘗歸者，其王名也。昭紀書安歸，今此作嘗歸，紀傳不同，當有誤者。補曰，傅介子傳則見皆作安歸，或因紀有安歸之語，遂文致誤。馳傳詣闕，師古曰，傳，音張戀反。補曰，漢官儀，奉璽書使者乘馳傳，其驛騎也，三騎行，晝夜千里爲程。縣首北闕下。補曰，北闕，未央宮之北門，在北司馬門之北。長安志引顏注曰，未央雖南向，而上書奏事謁見之徒皆詣北闕，是則以北闕爲正門。又引關中記曰，未央宮北有玄武闕，所謂北闕。按蘇武傳，宛王殺漢使者，頭縣北闕。匈奴傳，南越王頭已縣於漢北闕下，而陳湯傳甘延壽請縣頭藁街蠻夷邸間，二語實以藁街在長安城內，故藁街即北闕下之街。封介子爲義陽侯。補曰，功臣表以元鳳四年七月乙巳封。乃立尉屠耆爲王，更名其國爲鄯善，補曰，說文，鄯，鄯善，西胡國也。段氏曰，此時始製鄯字。爲刻印章，補曰，御覽漢舊儀，傅叔單于黃金印，橐駝鈕，文曰單此匈璽，異之此于單于。賜以宮女爲夫人，補曰，漢舊儀，宮人擇宮婢年八歲以上，侍皇后以下，年三十五出嫁。備車騎輜重，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補曰，李善二京賦注引埤蒼云，輜重，有衣車也。段氏云，說文宜以前有衣爲軿車，後有衣曰輜車。丞相、將軍率百官送至橫門外，師古曰，橫，音光。補曰，三輔黃圖，長安城北出西頭第一門曰橫門，其外郭有都門，有棘門，門外有橫橋。古讀橫光同部，水經注作水逕橫城，顏氏以此明之光城，蓋光橫聲相近。宋祁曰，淳化本作丞相將軍百官，景德監本及浙本作丞相率百官，無將軍字，越本作丞相將軍率百官，今注校同淳化本。祖而遣之。師古曰，爲設祖道之祭也。補曰，劉屈氂傳注，祖者，送行之祭，因設宴飲焉。王自請

天子曰，身在漢久，今歸，單弱，而前王有子在，恐爲所殺。補曰，通考引殺作拒。國中有伊循城，補曰，鄯善世傳，使大宛越將伊循城，按漢南山屬土壩。其道，御覽引修作循，後書獻帝紀、奐修傳作奐循，循修實一字。水經注，河水逕伊循城北，又東注泑澤，在扜泥城，是伊循在樓蘭國西界。其地肥美，補曰，伊循城爲注賓河所經，故地肥美。願漢遣一將屯田積穀，師古曰，埴，音竹力反。補曰，水經注云，敦煌索勵，字彥者，有才略，刺史毛奕表行貳師將軍，將酒泉、敦煌兵千人至樓蘭屯田，起白屋，召鄯善、焉耆、龜茲三國兵各千，橫斷注賓河。河斷之日，水奮勢，激波淦陸，勵厲聲曰，王尊建節，河隄不溢，王霸精誠，呼沱不流，水德神明，古今一也。勵躬祝祭，水猶未減，乃列陣被杖，鼓譟讙叫，且刺且射，大戰三日，水乃迴減，灌浸沃衍，胡人稱神，大田三年，積粟百萬，威服外國，是伊循屯田之事也。令得依其威重。於是漢遣司馬一人，補曰，蓋亦八屯之司馬。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塡撫之。其後更置都尉。補曰，都尉秩高於司馬，此爲官與鄯善都尉異。伊循官置始此矣。補曰，水經注言鄯善國治伊循城，蓋以地肥美，後都之。鄯善當漢道衝，補曰，說文作衝，通道也。西通且末七百二十里。自且末以往，補曰，且末以西，入今和闐境。皆種五穀，土地草木、畜產、作兵略與漢同，有異乃記云。

且末國王治且末城，補曰，按水經注，南河又東逕且末國北，又東右會阿耨達大水，其水北流逕且末南山，又北逕且末城西。且末河東北流逕且末北，又流而左會南河。且末河蓋今之克勒底雅河，是且末在今和闐東境。去長安六千八百二十里。補曰，且末至鄯善七百二十里，鄯善至長安六千一百里，故且末去長安六千八百二十里。其去陽關當二千三百二十里。戶二百三十，口千六百一十，勝兵三百二十人。補曰，漢紀以爲小國。輔國侯、左右將，補曰，西域置左右將者十九國，凡四十人。譯長各一人。西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二百五十八里。北接尉犂，補曰，且末北界且末河，蓋與尉犂以河爲界。尉犂云南接鄯善、且末，是尉犂在且末東北界。南至小宛可三日行。補曰，顏於發傳注云，不知其道里多少，故以日數言之。按傳有言里數者，有言行若干日者，此當爲步行。據小宛去長安里數，則且末至小宛三百九十里，是步行可三日也。有蒲陶諸果。補曰，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曰，西域出蒲萄，荊州出芋蓏。西通精絕二千里。補曰，俗本作三千，今從宋本改。按下精絕國言去長安八千八百二十里，則且末至精絕正二千里也。魏書云，且末西北方流沙數百里，夏日有熱風，爲行旅之患，風之所至，唯老駝預知之，即鳴而聚立，埋其口鼻於沙中，人每以爲候，亦即將氈擁蔽鼻口，其風迅駛，斯須過盡，若不防者，必致危斃。是卽通精絕之路也。

小宛國王治扜零城，師古曰，扜，音烏。去長安七千二百一十里。補曰，去陽關當二千七百一十里。戶百五十，口千五十，勝兵二百人。補曰，尤小于且末。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補曰，西域置左右都尉者十九國，凡四十人。西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五百五十八里，補曰，以在且末南，故遠三百里。東與婼羌接，辟南不當道。師古曰，辟讀曰僻，下皆類此。補曰，戎盧、于闐、難兜三國，皆云南接婼羌，而此與婼羌獨言東西者，蓋小宛與二國所接之山谷，近於南，其實羌包有南山，此亦當云南也。

精絕國王治精絕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二十里。補曰，去陽關當四千三百二十里。戶四百八十，口三千三百六十，勝兵五百人。補曰，漢紀以爲小國。精絕都尉、左右將、譯長各一人。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七百二十三里。補曰，水經注，南河又東逕精絕國北。傳又言婼羌南接精絕，是精絕

北境以河爲界遂河鄉渠犂與都護治。南至戎盧國四日行，地阸陿。補曰說文阸塞也陝隘也段氏曰阸之言扼也陝俗作陿此漢書相沿用俗字又按說文陿字下云陿陜也是漢時有此語。西通扜彌四百六十里。師古曰扜音烏。補曰不言里者與且末文見義按鑑云東南接且末南接精絕渠黎亦曰東南接且末南接精絕渠黎西至扜彌五百八十里是知精絕國境東西長也。

戎盧國，王治卑品城，去長安八千三百里。補曰去陽關當三千八百里。戶二百四十，口千六百一十，勝兵三百人。補曰漢紀以爲小國。傳凡無官之國十三。師古國小故所不具。車師都尉及後城長不爲國故亦無官。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五十八里，東與小宛、南與婼羌、西與渠勒接，辟南不當道。補曰傳言不當道之國三皆與婼羌相接。

扜彌國，補曰史記作扜罙索隱曰扜罙國名也漢作扜彌字之訛彌罙音同。王治扜彌城，補曰漢紀作拘彌。去長安九千二百八十里。補曰扜彌至精絕四百六十里精絕至長安八千八百二十里故扜彌去長安九千二百八十里也去陽關當四千七百八十里。戶三千三百四十，口二萬四十，勝兵三千五百四十人。補曰漢紀以爲次大國。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各一人，補曰西域置騎君者十一國凡二十一人。譯長二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五百五十三里，南與渠勒、東北與龜茲、西北與姑墨接，師古曰龜音丘茲音慈正言屈支也屈音居勿反。補曰與龜茲接壤故扜彌質於龜茲。西通于闐三百九十里。補曰史記集解引徐廣曰漢紀云拘彌去于闐三百里按後漢書永建四年于闐王放前殺拘彌王興自立其子爲拘彌王是知接壤也。今名寧彌。補曰今漢紀作寧彌也扜彌爲寧彌亦猶拘彌爲彌音今名俗本作今曰。

渠勒國，王治鞬都城，師古曰鞬音居言反。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補曰去陽關當五千四百五十里。戶三百一十，口二千一百七十，勝兵三百人。補曰漢紀以爲小國。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八百五十二里，東與戎盧、西與婼羌、北與扜彌接。補曰不言南者彼處在東于闐在西。皆南接婼羌。此南亦婼羌可知。

于闐國，補曰史記作于窴索隱曰窴音田又音殿西域記作瞿薩旦那國此云地乳即其俗之雅言也俗謂之渙那匈奴謂之于遁諸胡謂之豁旦印度謂之屈丹舊曰于闐訛也一切經音義瞿薩旦那此譯云地乳國其地忽然隆起其狀如乳神童飲吮因以名焉按爲今和闐地。王治西城，補曰後魏書云其地方亘千里連山相次所都城方八九里新唐書其居曰西山城。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補曰于闐去扜彌三百九十里扜彌去長安九千二百八十里故于闐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也去陽關當五千一百七十里。戶三千三百，口萬九千三百，勝兵二千四百人。補曰漢紀以爲次大國按新唐書勝兵四千人蓋其時幷有戎盧扜彌渠勒皮山五國地故兵强也。輔國侯、補曰後書西域傳有輔國侯仁。左右將、左右騎君、東西城長、補曰後魏書于闐城內有大城五又云城東有大水城西亦有大水然則于闐所治之西城爲今和闐城其東城或玉隴哈什城歟東西城長蓋分治之。譯長各一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九百四十七里。補曰後魏書東去鄯善千五百里。南與婼羌接。補曰後魏書于闐在蔥嶺之北二百餘里。

今之葱山婼羌蓋在南山中也。北與姑墨接。補曰今南北二河皆逕和闐北界姑墨在北河之北也後魏書北去龜茲千四百里。于闐之西，補曰水經注引作以西。水皆西流，補曰西域記瞿薩旦那國南北千餘里東西三千餘里東扼蔥嶺西接波剌斯南大雪山北據鐵門縛芻大河中境西流按大雪山在于闐南山之南又東北據蔥嶺則覩貨邏地在蔥嶺西南縛芻在其中當正當蔥嶺西矣。注西海。補曰水經注引作注于西海酈氏言其水至安息注雷翥海。其東水東流，補曰後魏書于闐城東有大水北流號樹枝水即黃河也一名計式水城西亦有大水名達利水與樹枝水會俱北流按此二水即于闐河以東流。注鹽澤，河原出焉。蘇林曰取中國河也。補曰水經注引原作源異物志曰蔥嶺之水分流東西西入大海東爲河源蔥嶺在于闐西也。多玉石。師古曰玉石玉之璞也一曰石之似玉也。補曰後魏書城東三十里有首拔河出玉石又曰山多美玉唐西域記言產白玉黳玉今和闐采玉皆于水所采皆璞師古前說是注中玉石二字據宋本增。西通皮山三百八十里。補曰西域記斫句迦國東八百餘里爲于闐後魏書蒲山國在于闐南疑南爲西之訛。

皮山國，王治皮山城，補曰後魏書蒲山國故皮山國也居皮城是皮山城亦曰皮城。去長安萬五十里。補曰于闐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皮山去于闐三百八十里故去長安一萬零五十里也去陽關當五千五百五十里。戶五百，口三千五百，勝兵五百人。補曰漢紀以爲小國。左右將、左右都尉、騎君、譯長各一人。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二百九十二里，西南至烏秅國千三百四十里，鄭氏曰烏秅音鷃拏。師古曰烏音一加反秅音直加反急言之聲如鷃拏耳非正音也。補曰鄭君讀烏爲鷃與鷃雙聲秅按皮山去都護四千二百九十二里烏秅去都護四千八百九十二里是烏秅遠于皮山僅六百里此言兩國相去千三百四十里疑有誤。南與天篤接，補曰張騫傳言賈人往市之身毒國注引鄭氏曰身毒篤又引李奇曰一名天篤浮屠胡是也後漢書杜篤傳又作天竺一切經音義云天竺今作篤天竺或言身毒或言賢豆皆訛也正言印度印度名月月有千名斯一稱也良以彼土賢聖相繼開悟羣生照臨如月因以名也後漢書云從月氏高附國以西南至西海東至磐起國皆身毒之地。北至姑墨千四百五十里。補曰水經注河水自蒲犂國東逕皮山國北亦與姑墨以河分界也。西南當罽賓、烏弋山離道，補曰後魏書蒲山國西南三里有凍凌山按子合云東接皮山西南接烏秅國實云東至烏秅西南接烏弋山離是出皮山至罽賓必先經子合與烏秅不言者略也。西北通莎車三百八十里。補曰子合云北接莎車子合在皮山之西故皮山西北通莎車。

烏秅國，王治烏秅城，補曰後魏書權於摩國故烏秅國其王居烏秅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補曰皮山之去長安已萬五十里烏秅遠於皮山不容去長安反近疑有誤。戶四百九十，口二千七百三十三，勝兵七百四十人。補曰漢紀以爲小國。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八百九十二里，北與子合、蒲犂、補曰蒲犂云南接子合是蒲犂又在子合北。西與難兜接，補曰縣度亦在國西或與難兜爲界歟。山居田石間。補曰水經注作佃于石壁間唐西域記朅盤陀國在兩山間崖阜高下沙石流漫寒風淒烈植麥豆少樹林乏花果。有白草。補曰後書云西夜國生白草有毒國人煎以爲藥傅箭所中即死按此非鄯善之白草故別言之。累石爲室。民接手飲，師古曰自高山下谿澗中飲水故接連其手如猨之爲。出小步馬，孟康曰種小能步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小馬也細步皆其能耳即今所謂百步千跡者也言其小伶乎。補曰依顏君所說今俗謂之胖丸但馬之能步能騃各各不同豈一國所出盡能如一按唐西域記言此多出善馬馬形雖小而耐馳涉則孟氏之說不爲非也。有驢無牛。其西則有縣度，師古曰縣繩而度也縣古懸字耳。補曰水經注引郭義恭曰烏秅之西有懸度之國山谿不通引繩而度故國得其名也。去陽關五千八百八十八里、

補曰、焉耆之與都護，相去二千餘里，而此縣度去陽關都護道里遠相似者，蓋縣度與陽關皆偏南，故雖遠而路徑直也。去長安當一萬三百八十八里。去都護治所五千二十里。補曰、據此文，是烏秅城至縣度山一百二十八里。

縣度者，石山也。補曰、石山，通典引作名山。云在渴槃陀國南四百里。谿谷不通，補曰、谿谷，御覽引作谷磴。以繩索相引而度云。補曰、郭義恭曰、縣度之國，蓋人因山爲國耳。

西夜國，補曰、後書云西夜一名漂沙。後魏書悉居半國，故西夜國也。元和郡縣志古西夜國人姓西夜，又作西攄。王號子合王，補曰、范史謂漢書誤以西夜子合爲一國，然考之傳文，依耐、無雷、烏秅、子合不言西夜，莎車言西夜不言子合。此傳亦明言西夜與胡異，復別言子合出玉石，然爲二國。惟蒲犁下蒙言西夜子合，而水經注所引之古本仍無西夜二字，且漢書之例，固有連言二國者，如烏弋山離云與罽賓接，山國云與尉犁且末接，豈得以文義相屬，遂指爲一國乎。此傳所言地理，證以他史，皆與子合之事合。疑書西夜國王號子下，有戶口兵數及四至之文，傳本奪佚，因以號子與子合事連屬爲一，遂成范氏之誤，以不察後事，故疑書云其王號子合，治呼犍，是號子合者其王之稱，范氏誤以城名，西夜國王號爲句，子合王治呼犍谷爲句，是猶未考後魏書也。治呼犍谷。師古曰、犍音鉅言反。補曰、佛國記作犍。佛國記自子合南行四日入蔥嶺山，新唐書子合在蔥嶺北三百里，是呼犍蓋蔥嶺中谷名。去長安萬二百五十里。補曰、去陽關當五千七百五十里。戶三百五十，口四千，勝兵千人。補曰、漢紀以爲小國。東北到都護治所五千四十六里，東與皮山、補曰、佛國記法顯自于闐行二十五日到子合國，蓋于闐西南皮山，由皮山以達子合。西南與烏秅、北與莎車、補曰、後魏書蒲悉居半國居故莎車城在子合西北。西與蒲犁接。補曰、蒲犁言南接子合，則此爲西北也。蒲犁及依耐、無雷國，師古曰、耐音乃代反。皆西夜類也。補曰、五國同種，故並稱類。西夜與胡異，補曰、以漢武帝紀注髮羌西域胡國名，是漢時名西域皆胡，故烏孫傳皆稱西域曰胡，說文引之西胡，段氏曰說文西胡凡三見，皆謂西胡以別匈奴之北胡。其種類羌氐行國，師古曰、言不土著也。補曰、商頌氐羌，箋、氐羌夷狄國在西方者也。羌與氐爲一。隨畜逐水草往來。而子合土地出玉石。補曰、特言之以別西夜。

蒲犁國，王治蒲犁谷，補曰、蓋亦蔥嶺谷。去長安九千五百五十里。補曰、去陽關當五千五十里。戶六百五十，口五千，勝兵二千人。補曰、漢紀以爲小國。東北至都護治所五千三百九十六里，補曰、自蒲犁由莎車至都護治當作二千三百一十二里。東至莎車五百四十里，補曰、子合云西接蒲犁，北接莎車，此云東至莎車，蓋東北也，五當作七。北至疏勒五百五十里，補曰、疏勒在莎車西，故得北至疏勒。水經注、河水自依耐東注逕蒲犁國北，疏勒城北河。南與西夜、子合接，補曰、水經注引無西夜二字。西至無雷五百四十里。補曰、蒲犁在無雷東北，西下當有南字。侯、都尉各一人。寄田莎車。補曰、蓋由依耐以往。種俗與子合同。補曰、上言蒲犁類西夜，此言種俗同子合，互文見義。

依耐國，王治。補曰、錢大昕先生曰、上文皆言某國王治某城，此不言者，闕文也。下文難兜國王治同。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補曰、去陽關當五千六百五十里。戶一百二十五，口六百七十，勝兵三百五十人。補曰、漢紀以爲小國。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七百三十里，補曰、依耐由蒲犁至都護治當作二千五百餘里。至莎車五百四十里。補曰、依耐北接疏勒，莎車在疏勒東北，故蒙上爲文。至無雷五百四十里。補曰、依耐南接子合，子合西南接烏秅，西接難兜，難兜西至無雷，是無雷在依耐西南，傳文誤之，無雷距蒲犁五百四十里，依

耐在二國適中，此數疑有誤。北至疏勒六百五十里，補曰、水經注、河水自無雷東注，逕依耐國北，此與疏勒以河爲界。南與子合接，俗相與同。師古曰、與子合同風俗也。少穀，寄田疏勒、莎車。補曰、東北二國與二國接壤，故得寄田。

無雷國，王治盧城，補曰、惕甫先生曰、此本作無雷國王治無雷城，後之且末國王治且末城、精絕國王治精絕城例也。無雷城字作盧，且上與前相似，故傳訛作盧，文亦無字耳。御覽引此正作無雷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補曰、去陽關當五千四百五十里。戶千，口七千，勝兵三千人。補曰、漢紀以爲小國。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四百六十五里。補曰、無雷由依耐、蒲犁至都護治當作二千八百五十二里。南至蒲犁五百四十里，補曰、無雷之東爲難兜，難兜之東爲烏秅，烏秅之北爲蒲犁，蒲犁在無雷東北，當蒙上東北爲文，南字衍也。南與烏秅、補曰、烏秅北蓋與蒲犁犬牙相錯，故得接。難兜西接無雷。北與捐毒、西與大月氏接。師古曰、捐毒即身毒、天篤也，本皆一名，語有輕重耳。補曰、捐毒在蔥嶺北，今布魯特地，身毒在南，今印度地，二國絕遠，顏君此言何之顏？緣蒼先、水經注亦誤以身毒爲捐毒。衣服類烏孫，俗與子合同。補曰、不言寄田者，去莎車遠歟。

難兜國，王治。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補曰、去陽關當五千六百五十里。戶五千，口三萬一千，勝兵八千人。補曰、漢紀以爲大國。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五十里。西至無雷三百四十里，西南至罽賓三百三十里。補曰、水經注引作三百四十里。南與婼羌、補曰、注據引釋婼羌，以爲婼羌小國，最近陽關，去長安六千里，在都護東南，與鄯善、子合接者，去長安且萬里，東北乃至都護，安得與難兜相接，必誤。按郭義恭曰、婼羌在西域之南山中，從婼羌西至蔥嶺數千里，有月氏餘種，曰蔥茈羌、白馬羌、黃牛羌，各有酋豪，北與諸國接，不知其道里廣狹，蓋同爲羌種，故傳以婼羌目之。顏氏以爲誤，非也。北與休循、補曰、水經注言河水自休循東逕難兜國北，是休循在難兜東北。西與大月氏接。補曰、難兜西至無雷，而二國皆西接大月氏，是無雷之北有大月氏地。五穀、蒲陶諸果，有銀銅鐵，作兵，補曰、有金，故作兵。與諸國同，屬罽賓。補曰、唐西域記鉢露羅國，補羅國無大君長，皆役屬迦濕彌羅國。

罽賓國，補曰、隋唐書罽賓在蔥嶺之北，罽賓國也。唐書作在蔥嶺南，按當以南爲是。王治循鮮城，補曰、後魏書罽賓國都善見城，精舍曰善見城方四百餘鮮，御覽引作脩鮮，按循鮮之作脩鮮，亦猶循循之作脩脩。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補曰、去陽關當七千七百里。不屬都護。戶口勝兵多，補曰、隋作云勝兵者萬餘人。大國也。補曰、唐西域記罽賓國周七千餘里，自古號爲戰無能敵伐。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千八百四十里，東至烏秅國二千二百五十里。補曰、烏秅在難兜東，難兜言東北至烏秅，反言東者，無有言南接烏秅，蓋難兜之南有烏秅地直在。東北至難兜國九日行。補曰、水經注、河水自罽賓東北，又西逕罽賓國北。西北與大月氏、補曰、與大月氏中隔雪山。西南與烏弋山離接。補曰、後魏書罽賓居在波路西山中，其地東西八百里，南北三百里。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賓。師古曰、西君大夏，謂居大夏之王也。補曰、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則罽賓在東，不專於南。塞種分散，往往爲數國。師古曰、即所謂釋種者也，亦語有輕重耳。補曰、顏君謂塞種，塞釋相近，本一姓，按梁荀濟論佛教表言漢書西域傳塞種本允姓之戎。

兼居敦煌、爲月氏所逐、遂往蔥嶺南奔、又謂塞種實五身毒、大夏、塞種仍其種與、塞種爲釋種、其說與顧氏異、然考牟子清言孝明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明日傳問羣臣、通人傅毅對曰、臣聞天竺有道者號曰佛、輕舉能飛、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于是遣羽林將軍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之大月氏國、寫取佛經四十二章、在蘭臺石室、是釋氏之法實出于大月氏、大月氏國即塞王故地也、元和姓纂亦云塞姓、天竺胡人之裔、後即稱釋也。

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也。罽賓地平、溫和、有目宿、補曰、史記大宛傳、馬嗜目宿、漢使取其實來、於今中國有之、惟西域者花紫異。雜草奇木、補曰、隋書漕國出安息香、木香、石蜜、半蜜、黑鹽、阿魏、沒藥、白附子、一切經音義云、鬱金出罽賓國。檀、櫰、梓、竹、漆。師古曰、櫰、音懷、即槐之類也、葉大而黑、補曰、翻譯名義云、[illegible]、下引山海經云、中曲山有木、如棠而圓葉、赤實、實如木瓜、食之多力、翻譯名義云、是一木、惟玉篇云、[illegible]、此文即作櫰、[illegible]所本。種五穀、蒲陶諸果、糞治園田。地下溼、補曰、[illegible]故下溼。生稻、補曰、顏注食貨傳注、五穀即黍稷麻麥豆也、五穀不數稻、故別言之。冬食生菜。補曰、[illegible]、其地暖、草木冬不死。其民巧、雕文刻鏤、補曰、罽賓今[illegible]、其地饒玉、有鬼工。治宮室、補曰、隋書漕國山有順天神者、儀制極華、金銀鍱爲屋、以銀爲地、亦治宮室之事。織罽、補曰、一切經音義引字林、罽之方文者曰毦、又引通俗文、織毛曰罽、邪文曰毦、按說文、罽、魚网也、西胡毳布也、[illegible]毛爲之。刺文繡、好治食。補曰、懷祖先生曰、治食二字、義無所取、紀作好酒食、是也、下文大宛俗耆酒、與此同、今本酒作治者、涉上文治園田治宮室而誤。有金、銀、銅、錫、以爲器。市列。師古曰、市有列肆、亦如中國也、補曰、水經注、罽賓土地平和、無所不有、金銀珍寶、異畜奇物、踰於中夏大國也、懷祖先生曰、市列上脫有字、漢紀作有市肆列也。以金銀爲錢、文爲騎馬、幕爲人面。晉灼曰、錢文面作騎馬形、漫面作人面目也、如淳曰、幕音漫、師古曰、晉說是也、幕即漫耳、無勞借音、今所呼幕皮者、亦謂其平而無文也、補曰、通考云、錢面[illegible]、幕、錢背也、故[illegible]錢背穴。出封

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爵、師古曰、封牛、項上隆起者也、郭義恭廣志云、罽賓大狗大如驢、赤色、數里以呼之、沐猴即獼猴也、補曰、後書西域傳、封牛、一切經音義引作犎、又云、周成難字作犎、音封、今有此牛、形小、肩上有[illegible]、王氏讀書雜志云、獼猴、[illegible]、說文曰、猴、夔也、又[illegible]沐猴、孔雀、御覽引續漢書[illegible]與魏臣紹曰、於闐王所上孔雀尾、[illegible]文采九色、罽賓近于闐、故亦有之、今回疆有孔雀。珠璣、珊瑚、虎魄、璧流離。孟康曰、流離、青色如玉、師古曰、魏略云、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紺、紅、紫十種流離、孟言青色、不博通也、此蓋自然之物、采澤光潤、踰於衆玉、其色不恆、今俗所用、皆銷冶石汁、加以衆藥、灌而爲之、尤虛脆不貞、實非真物、補曰、說文、珠、蚌之陰精、璣、珠不圓者、一切經音義引字林、璣、小珠也、廣雅、[illegible]、琥珀、生地中、其上及旁不生草、深者八九尺、大如斛、削去皮、成琥珀、如斗、初時如桃膠、凝堅乃成、[illegible]夜亦有光、[illegible]、皆從山名、[illegible]、此[illegible]青色、一切經音不可破、亦非鑄冶所能銷、唯有鬼神有通力者能破之、[illegible]、法云、[illegible]、此文云、[illegible]、石之有光者也、段氏謂璧[illegible]、即此傳之璧流離、漢武梁祠堂畫及[illegible]山碑皆有[illegible]、今本漢書注[illegible]、與[illegible]相近、又[illegible]氏青色、[illegible]有壁也。它畜與諸國同。自武帝始通罽賓、自以絕遠、漢兵不能至、其王烏頭勞數剽殺漢使。師古曰、剽、劫也、音頻妙反、補曰、唐書西域傳、罽賓、隋漕國也、其王姓昭武、唐西域記云、土俗驍悍。烏頭勞死、子代立、遣使奉獻。漢使關都尉文忠送其使。補曰、百官公卿表、關都尉、秦官、武帝紀、天漢二年、有關都尉[illegible]、[illegible]、漢官、[illegible]關都尉。王復欲害忠、忠覺之、乃與容屈王子陰末赴、補曰、容屈王、蓋其旁小王、如康居五小王。共合謀攻罽賓、殺其王、補曰、所殺者烏頭勞之子、通鑑作以爲烏頭勞是。立陰末赴爲罽賓王、授印綬。補曰、西域外國王、皆漢立者有印綬。後軍候趙德使罽賓、補曰、劉昭百官志、大將軍營有軍候、秩比六百石、餘將軍亦有軍候、李

陵傳、有軍候管敢、陳湯傳、有軍候假丞杜勳。與陰末赴相失、師古曰、相失、失意也。陰末赴鎖琅當德、師古曰、琅當、長鎖也、若今之禁繫人鎖矣、琅、音郎、補曰、懷祖先生曰、琅當上本無鎖字、後人疑其文不足、而加之也、古者以鐵索拘罪人、謂之琅當、說文作鋃鐺、云瑣也、琅當即鎖也、故師古云琅當長鎖也、不得又於琅當上加鎖字、又王莽以鐵鎖琅當其頸、鎖字亦後人所加、琅當其頸、即鎖其頸、不得又加鎖字、御覽引王莽傳有鎖字、則所見本已誤、白帖引作以鐵琅當其頸、無鎖字。殺副已下七十餘人、補曰、副蓋德之副、參[illegible]。遣使者上書謝。孝元帝以絕域不錄、放其使者於縣度、補曰、縣度在烏秅國西、去烏秅二千二百五十里、則縣度在罽賓東北蓋二千一百餘里。絕而不通。成帝時、復遣使獻謝罪、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補曰、通鑑繫此事於河平四年。杜欽說大將軍王鳳補曰、杜欽傳、欽爲大將軍莫府、國家政謀、鳳常與欽慮之。曰、前罽賓王陰末赴本漢所立、後卒畔逆。師古曰、卒、終也。夫德莫大於有國子民、罪莫大於執殺使者、所以不報恩、不懼誅者、自知絕遠、兵不至也。有求則卑辭、無欲則嬌嫚、補曰、文選[illegible]嬌嫚、師古注、[illegible]引說文、嫚、侮易也、段氏云、古無嬌字、凡云嬌即驕也。終不可懷服。凡中國所以爲通厚蠻夷、補曰、通考引無以字、懷祖先生曰、爲字涉下爲字而衍。愜快其求者、爲壤比而爲寇。師古曰、比、近也、爲其土壤接近、能爲寇也、比音頻寐反、補曰、通考引求作欲、爲本在下有也字。今縣度之阸、非罽賓所能越也。補曰、唐西域記、自烏刹尸國東登山履險、度縣[illegible]行千餘里、至[illegible]國、[illegible]。其鄉慕、不足以安西域、師古曰、鄉、讀曰嚮。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師古曰、城郭、謂西域諸國也、補曰、顏注陳湯傳注、西域諸國爲城郭者、言不隨畜牧遷徙、以別于匈奴也。前親逆節、補曰、謂親爲逆節。惡暴西域、師古曰、暴、謂章露也。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補曰、懷祖先生曰、本作悔過來。悔與上文逆字相應、今本改之、後漢書西域傳注引作悔過來服。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補曰、所謂賈胡賈客。欲通貨市買、以獻爲名、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補曰、非有獻之實。凡遣使送客者、欲爲防護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師古曰、言經歷不屬漢者凡四五國也、更、音工衡反、補曰、皮山南即西夜屬、疑即皮山南[illegible]之屬、[illegible]。斥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刁斗自守、師古曰、夜有五更、故分而持之也、刁斗、解在李廣傳、補曰、五更之名、顏氏家訓云、假令正月建寅、斗柄夕則指寅、曉則指午、自寅至午、凡歷五辰、冬夏之月、雖復長短參差、然辰間遼闊、盈不過六、縮不至四、進退常在五者之間、更、歷也、經也、故曰五更、李廣傳注、孟康曰、刁斗以銅作鐎受一斗、晝炊飯食、夜擊持行、故名曰刁斗、蘇林曰、形如鋗、無緣、師古曰、鐎、溫器也、鋗、即銚、今俗或呼銅銚。尚時爲所侵盜。驢

畜負糧、須諸國稟食、得以自贍。師古曰、贍、給也、贍足也、[illegible]曰、[illegible]。國或貧小不能食、補曰、言不能供食。或桀黠不肯給、補曰、師古曰、桀、[illegible]。擁彊漢之節、餒山谷之間、師古曰、擁、讀曰擁、[illegible]也、言能自保護、各[illegible]城守、不肯給食也。乞匄無所得、師古曰、匄、亦乞也、音工大反、補曰、乞有去音、與匄轉注。離一二旬、則人畜棄捐曠野而不反。師古曰、離、遭也、[illegible]也、旬、十日也。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師古曰、嘔、音一口反、補曰、御覽引[illegible]、[illegible]引[illegible]曰、大頭痛小頭痛山、皆在[illegible]之東、[illegible]西經之者身熱頭痛、夏不可行、行則致死、唯冬可行、尚嘔吐、山有毒氣、草之所爲也、冬乃枯歇、故可行也。又有三池、補曰、北史、查知國有三池、傳曰

大者有[illegible]至、次者有臨賓、小者有兒子。行人經之，必分乃得過，不然多墮死。又有三池、盤石阪，補曰：西域記：又始[illegible]國東南行二百餘里，度大石門，水經注引作嶠石之險。道陿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師古曰：崢嶸，深險之貌也。崢，音仕耕反。嶸，音宏。補曰：後魏書[illegible]其國西有[illegible]中往往有棧道，下臨不測之淵。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補曰：水經注引作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補曰：佛國記云：順嶺西南行十五日，其道艱阻，崖岸險絕，其山唯石，壁立千仞，臨之目眩，欲進則投足無所，下有水名新頭河。昔人有鑿石通路施傍梯者，凡度七百，梯度已躡懸絙過河，河兩岸相去減八十步。水經注引法顯所言，即此傳[illegible]。畜隊，未半阬谷盡靡碎；師古曰：隊，亦墜也。靡，散也。隊音直類反。碎，音先對反。補曰：[illegible]阬谷之碎。人墮，勢不得相收視。補曰：[illegible]彼此不得救。險阻危害，補曰：水經注引作險阻。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師古曰：九州，冀、兗、豫、青、徐、荊、揚、梁、雍也。五服，甸、侯、綏、要、荒。補曰：胡三省注通鑑引[illegible]此注而論之曰：此禹之法也。周時方九州，有幽、并，無徐、梁。又分為九服。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眾，涉危難之路，罷弊所恃以事無用，師古曰：罷，讀曰疲。所恃謂中國之人也。無用謂遠方蠻夷之國。非久長計也。補曰：通考引作之計。使者業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師古曰：業已立其道之，不能即止，可至皮山也。補曰：[illegible]注通之通鑑[illegible]改從校者作還之。於是鳳白從欽言。罽賓實利賞賜賈市，其使數年而壹至云。

烏弋山離國，王補曰：獨[illegible]傳作山離烏弋。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補曰：去陽關七千七百里。陳湯傳服虔注：烏弋山離[illegible]不在三十六國中，去中國一萬里。不屬都護。戶口勝兵，大國也。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十日行，東與罽賓、補曰：罽賓西南與烏弋山離接，並互文見義。北與撲挑、師古曰：撲，音普木反。補曰：[illegible]撲挑[illegible]。西與犁靬、條支接。師古曰：犁，讀與驪同。靬，音鉅連反，又音巨言反。補曰：犁靬，張騫傳作黎軒，[illegible]作犁鞬，[illegible]作犂靬。史記[illegible]引[illegible]犂軒一名大秦。水經注引釋氏西域記：大秦一名犂靬。[illegible]之波斯。行可百餘日，乃至條支。補曰：後書云：自皮山西南經烏秅，涉懸度，歷罽賓，六十餘日行至烏弋山離國，復西南馬行百餘日至條支。國臨西海，補曰：後書云：[illegible]臨西海，[illegible]三面路絕，[illegible]西北[illegible]陸道。暑溼，田稻。補曰：後書云：土氣暑溼。[illegible]有大鳥卵如甕。師古曰：[illegible]甕，汲水瓶也。[illegible]音於貢反。[illegible][illegible]人眾甚多，補曰：隋書云：勝兵二萬餘人。往往有小君長，安息役屬之，以為外國。師古曰：安息以條支為外國，如言蕃國也。補曰：後書云：[illegible]善眩。師古曰：眩，讀與幻同。[illegible]日：[illegible]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後書西域傳注引魏略曰：大秦國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縛自解，跳十二丸，巧妙非常。安息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也。師古曰：元中記云：崑崙之弱水，鴻毛不能起也。爾雅曰：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也。補曰：史記[illegible]引魏略云：弱水在大秦西。又引玄中記云：[illegible]有崑崙之弱水，[illegible]非[illegible]。[illegible]由西有木水，西有白玉山，玉山西有[illegible]王母。[illegible]自條支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云。補曰：後書引作西行二百餘日。[illegible]失以為近日入者，在大秦國之西。按前漢使

皆自烏弋以還，其有至條支者，[illegible]所[illegible]，非班君之病。史記正義引魏略云：大秦在安息、條支西大海之西，故俗謂之海西。從安息界乘船直截海西，遇風利時三月到，風遲或一二歲。烏弋地暑熱莽平，師古曰：[illegible]有草莽而平坦也。一曰莽莽平野之貌。補曰：顏君於此傳及下烏孫國莽平同用此注，據下文有草木，不必謂有草莽，[illegible]釋文云：莽，[illegible]遠郊之色。莽即莽蒼，[illegible]為長。其草木、畜產、五穀、果菜、補曰：[illegible]杜環大食國經行記云：粳米白麪不異中華。其果有扁桃，千年棗[illegible]，其大如斗而圓，味甚美，餘菜亦與諸國同。葡萄大者如雞子。香油貴者有二，一名耶塞漫，一名沒匝師。香草貴者有二，一名查塞[illegible]，一名[illegible]蘆茇。食飲、宮室、市列、補曰：大食國經行記云：四方輻輳，萬貨豐賤，錦繡珠貝，滿於市肆。駝馬驢騾，[illegible]于街巷。[illegible]石為[illegible]廬舍。錢貨、兵器、補曰：唐書：大食國兵刃勁利。金珠之屬，補曰：北史：波斯國，古條支國也。土地平正，出金、銀、鍮石、珊瑚、琥珀、車渠、瑪瑙，多大真珠、頗黎、瑠璃、水精、瑟瑟、金剛、火齊、鑌鐵、銅、錫、朱砂、水銀。皆與罽賓同，而有桃拔、師子、犀牛。孟康曰：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或為天鹿，兩角者或為辟邪。師子似虎，正黃，有髯耏，尾端茸毛大如斗。師古曰：師子即爾雅所謂狻猊也。耏，亦頰旁毛也。[illegible]補曰：後漢書章帝紀章和元年，月氏國獻扶拔、師子。二年，安息國獻師子、扶拔。班超傳亦作符拔。此不獨烏弋有此獸。注引續漢書曰：符拔似麟而無角。俗重妄殺。師古曰：重，難也。言其仁愛，不妄殺也。補曰：烏弋已入北天竺界，故戒殺生。圖澄[illegible]云：天竺國修浮圖道，不殺伐，遂以成俗。其錢獨文為人頭，幕為騎馬。補曰：言獨者，諸國同罽賓，惟此正異。太平寰宇記條支國下列錢貨，其文為人[illegible]，為騎馬，蓋引此傳而兼取之。以金銀飾杖。師古曰：杖，謂所持兵器也。音直亮反。補曰：[illegible]注中兵字[illegible]杖[illegible]。絕遠，漢使希至。補曰：後漢書云：前世漢使皆自烏弋以還。自玉門、陽關出南道，歷鄯善而南行，補曰：西南也。至烏弋山離，南道極矣。轉北而東得安息。

安息國，王治番兜城，[illegible]林曰：番，音盤。兜[illegible]。補曰：[illegible]云：居和櫝城。[illegible]國在[illegible]西，都蔚搜城。[illegible]云：城有九[illegible]以流水。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補曰：傳言大月氏西至安息四十九日行，今二國去長安里數[illegible]。不屬都護。北與康居、東與烏弋山離、補曰：東當從[illegible]作南。西與條支接。補曰：後漢書云：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蠻國，從阿蠻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賓國，從斯賓南行度河，又西南至于羅國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極矣。土地風氣、物類、所有民俗與烏弋、罽賓同。亦以銀為錢，文獨為王面，幕為夫人面。補曰：此又與烏弋異。王死輒更鑄錢。有大馬爵。師古曰：廣志云：大爵頸及身膺蹄都似橐駝，色蒼，舉頭高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補曰：史記正義亦引此文，[illegible]大如[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七八尺，恒伺[illegible]人[illegible]而食之，[illegible]人皆持弓矢以為之備。[illegible]安息[illegible]有此雀，故[illegible]書云：安息王獻[illegible]大鳥，時謂之安息雀，[illegible]。其屬小大數百城，補曰：後書云：其東界木鹿城，號為小安息。地方數千里，最大國也。補曰：水經注引竺芝扶南記曰：安息國去私訶條國二萬里，國土臨海上，即漢書天竺安息國也。戶近百萬，最大國也。臨媯水，補曰：媯水，即水經注所謂[illegible]。安息都城臨媯水，故水經注云：河水又西逕月氏國南，又西逕安息國南，通考云今謂烏滸河。商賈車船行旁國。補曰：安息西界臨歸尋海，又有陸道，繞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故北[illegible]船[illegible]。書革旁行為書記。[illegible]日：[illegible]行為書記也。師古曰：今西方胡國及南方林邑之徒，書皆橫行，不直下也。革，謂皮之不柔者。補曰：法苑珠林云：造書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書左行；少者蒼頡，其書下行。[illegible]先生曰：書革謂字本作[illegible]，謂[illegible]革成字而旁行之，以為書記也。今作書革書，[illegible]下文[illegible]師[illegible]，史記大宛傳作畫革[illegible]曰畫革[illegible]御覽、水經注引並作畫革。武帝始遣使至安息，王令將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

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補曰：事見史記大宛傳。因發使隨漢使者來觀漢地，以大鳥卵及犂靬眩人獻於漢。補曰：三輔黃圖云：合歡殿在建章宮旁，四海夷狄器服珍寶火浣布切玉刀巨象大雀獅子宮馬充塞其中。天子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補曰：敦煌傳載胡注曰：漢太后時西夷獻國來朝賀，詔令爲之聞，諸大夫陳時以爲夷狄翫道，不可施行。後數日，何謂陳忠案漢舊書，乃知世宗時黎靬獻見幻人，天子大悅，與俱巡狩，乃知古有此事。安息東則大月氏。

大月氏國，補曰：汪校無王字。治監氏城，補曰：史記大宛傳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市城，即監氏也。後書作藍氏，後魏書作盧監氏。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補曰：據改定當益里數算，大月氏當去長安一萬二千二百一十二里，去陽關七千七百一十二里，改定里數見烏孫下。不屬都護。戶十萬，口四十萬，勝兵十萬人。補曰：史記正義引萬震南州志曰：大月氏地萬餘，國王稱天子，國中騎乘常數十萬，西城郭宮殿與大秦國同，人民赤白色，便習弓馬，土地所出及奇瑋珍物，被服鮮好，天竺不及也。東至都護治所四千七百四十里，補曰：當作四千九百七十四里。西至安息四十九日行，南與罽賓接。土地風氣，物類所有，補曰：御覽引異物志曰：月氏俗乘四輪車，或四牛或八牛，所容二十人。通考引異物志曰：月氏國有羊，尾重者十斤，割之供食，尋生如故。民俗錢貨，與安息同。出一封橐駝。師古曰：脊上有一封也。封言其隆高，若封土也。今俗呼爲封牛。封音峯。補曰：後魏書波斯國獻一峯黑橐駝。居杜環大食國經行記云：其駝小而緊背，有孤峯，良者曰驟千里。大月氏本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十餘萬。補曰：顏注匈奴傳：控，引也。控弦，謂能引弓者。故彊輕匈奴。師古曰：自恃其彊盛而輕易匈奴也。補曰：通考引作故恃彊輕匈奴，按顏注恃與輕對舉，是舊本有恃字。本居敦煌、祁連間，補曰：據隋書，月氏王昭武居祁連山北之昭武城。史記正義云：初月氏居敦煌以東，祁連山以西。按張氏蓋以今甘州南山爲祁連也。河西四郡未開時，渾邪休屠諸部皆匈奴地，月氏安得居之。故顏君張騫傳注易之曰：祁連山以東，敦煌以西。至冒頓單于攻破月氏，補曰：按匈奴傳，冒頓質於月氏，月氏欲殺之，冒頓亡歸，故立爲單于，使右賢王擊走月氏，事蓋在孝文三年間。而老上單于殺月氏，補曰：慎無先生曰：月氏下脫王字，當依張騫傳補。松按本紀注引作殺其王，通考引作殺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月氏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師古曰：解在張騫傳。補曰：顏君於彼注云飲器爲飲酒之器，以韋昭皆爲注，非也。都嬀水北，爲王庭。補曰：史記云：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嬀水南。蓋大夏時都水南，大月氏徙治水北也。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補曰：後魏書小月氏國都富樓沙城，其王本大月氏王寄多羅子也。寄多羅爲匈奴所逐，西徙，後令其子守此城，因號小月氏。被服略與羌同，其俗以金銀錢爲貨，隨畜牧移徙，亦類匈奴。趙充國傳：匈奴使人至小月氏傳告諸羌。

大夏本無大君長，城邑往往置小長，民弱畏戰，故月氏徙來，皆臣畜之。補曰：史記云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共稟漢使者。師古曰：稟同受節度也。補曰：漢使大月氏，如中郎將江故服門守漢，是王氏鳴盛曰：月氏既不屬都護，豈有遵受大夏反受節度之理。顏氏風給之義，其與俱同，松按即上文所謂須諸國稟食也。有五翖侯：師古曰：翖即翕字。補曰：張騫傳有傅父布就翖侯，李奇曰：翖侯，烏孫官名。匈奴傳康居與諸翖侯計，是烏孫、康居皆有翖侯，匈奴傳又言小王翖侯爲翖侯。一曰休密翖侯，補曰：數翖侯以東爲上也。治和墨城，補曰：後魏書伽倍國故休密翖侯，人居山谷間。去都護二千八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千八百二里。補曰：五翖侯道里最爲紛舛，據去都護首之，則休密去雙靡九百里，雙靡去貴霜二千一百九十九里，貴霜去肸頓二十二里，肸頓去高附七十九里，據去陽關首之，則休密去雙靡

二十里，雙靡去貴霜二百里，貴霜去肸頓二百二十一里，肸頓去高附一千八十一里，顧休密去陽關較雙靡爲遠，古籍注傳寫有訛奪，今各以後魏書校正。後魏書云休密翖侯在大月氏東一千五百里，是當作去都護三千四百七十四里，去陽關六千二百一十二里。

二曰雙靡翖侯，治雙靡城，補曰：後魏書折薛莫孫國故雙靡翖侯，在伽倍國西，人居山谷。去都護三千七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千七百八十二里。補曰：據後魏書雙靡在休密西五百里，當作去都護三千九百七十四里，去陽關六千七百一十二里。三曰貴霜翖侯，治護澡城，師古曰：澡音藻。補曰：後魏書鉗敦國故貴霜翖侯，在折薛莫孫西，人居山谷間。去都護五千九百四十里，去陽關七千九百八十二里。補曰：據後魏書貴霜在雙靡西六十里，當作去都護四千三十四里，去陽關六千七百七十二里。四曰肸頓翖侯，師古曰：肸，許乙反。治薄茅城，補曰：後魏書弗敵沙國故肸頓翖侯，在鉗敦西，居山谷間。去都護五千九百六十二里，去陽關八千二百二里。補曰：據後魏書肸頓在貴霜西一百里，當作去都護四千一百三十四里，去陽關六千八百七十二里。五曰高附翖侯，治高附城，補曰：後魏書閻浮謁國故高附翖侯，在弗敵沙南，居山谷間。後書曰月氏得高附，在貴霜王併諸翖侯之後，漢書敘入五翖侯，非其實也。尋其實，皆近謂高附當作都密。去都護六千四十一里，去陽關九千二百八十三里。補曰：據後魏書高附在肸頓南一百里，當作去都護四千二百三十四里，去陽關六千九百七十二里。若以偏南不當孔道，則去陽關減近數十里。凡五翖侯，皆屬大月氏。補曰：高附之去大月氏約七百餘里。

康居國，補曰：史記索隱居音渠，正義居其尼反。王冬治樂越匿地。師古曰：樂音來各反。補曰：鄭樵通志康居國王治卑闐城，蓋冬所居。樂越匿地爲行七日至夏所居蕃內九千一百四里，以下去長安去都護皆據卑闐城言之。傳文疑有奪誤。到卑闐城。師古曰：闐音徒千反。補曰：大宛國有貴山城，是卑闐爲城名。陳湯傳：沙墨居界至闐池西，西域圖地名此堆治之地，而其王冬夏皆不居之，猶今哈薩克部以塔什干城爲都會，而其汗王冬夏各有游牧之所，惟死則反葬於塔什干城也。哈薩克所即古之康居。通考引作治樂越匿地，卑闐城以卑闐在樂越匿地。說所西域記載：赤建國都城周二十餘里，稱險固，多居人。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補曰：據下去都護里數，當作去長安一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里。去陽關當是八千二百八十八里。不屬都護。至越匿地馬行七日，補曰：越上脫樂字。至王夏所居蕃內九千一百四里。師古曰：冬寒夏暑，則徙別居，不一處。補曰：蕃內地大約在卑闐城之西，故稱在其東者，去蕃內地五千里，不得去卑闐轉九千餘里也。唐西域記云：颯秣建國周千六七百里，東西長，南北狹。戶十二萬，口六十萬，勝兵十二萬人。補曰：國小於烏孫而大于大月氏。東至都護治所五千五百五十里。與大月氏同俗。補曰：大月氏在南道，康居在北道，而俗同者，後魏書云康國者，康居之後，王本月氏人，被匈奴所破，西踰葱嶺，遂有其國，枝庶各分王，故俗同於月氏也。通考於此下引地和暖，饒桐柳蒲萄，多牛羊，出好馬，疑此處有脫文。東羈事匈奴。師古曰：爲匈奴所羈縻也。補曰：按顧氏炎武云言不純臣，但羈縻事之，與烏孫視烏同意。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並爭。補曰：五單于者，謂保偽爲呼韓邪單于，薄胥堂爲屠耆單于，呼揭王爲呼揭單于，右奧鞬王爲車犂單于，烏藉都尉爲烏藉單于。漢擁立呼韓邪單于，補曰：宣帝紀甘露三年，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蓋當之際，遣兵護輔呼韓邪單于，定其國。而郅支單于怨望，殺漢使者，補曰：初元中郅支單于怨漢擁護呼韓邪單于，乃求其侍子，漢遣衛司馬谷吉送之，郅支單于乃殺吉。西阻康居。師古曰：依其險阻以自保固也。補曰：按匈奴傳，郅支既殺使者，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彊，恐見襲擊，欲遠去，會康居王數爲烏孫所困，使迎郅支單于置東邊，合兵取烏孫，郅支遂與相結，引兵而西到康居。其後都護甘延壽、副校尉陳湯發戊己校尉

西域諸國兵至康居，誅滅郅支單于，語在甘延壽、陳湯傳。是歲，元帝建昭三年也。補曰：甘延壽傳延壽為郎中諫大夫，使西域都護騎都尉，與副校尉陳湯共誅斬郅支單于。陳湯傳建昭三年湯與延壽出西域，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己校尉屯田吏士，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並郅支城，四面圍城大呼乘之，單于被創死。軍候假丞杜勳斬單于首，凡斬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至成帝時，康居遣子侍漢，補曰：通鑑繫於元延二年。胡三省注云：元帝時康居遣子入侍，陳湯上言其非王子，今復遣子入侍。徐氏松林云：區慕仁入朝。貢獻。補曰：通鑑注云：既遣子入侍，所又來貢也。然自以絕遠，獨驕嫚，不肯與諸國相望。補曰：不肯望同諸國。都護郭舜數上言：補曰：舜為都護，當在永始中。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補曰：按匈奴傳本始二年匈奴與烏孫攻及當此，遠移死亡不可勝數，於是畜產耗損，此為盛時。及其稱臣妾，補曰：謂呼韓邪入朝稱臣。非以失二國也。補曰：通鑑注言匈奴之強弱不繫二國之所輕。漢雖皆受其質子，補曰：匈奴傳鴻嘉元年搜諧單于遣子左祝都韓王朐留斯侯入侍，並烏孫小昆彌時亦有侍子在京師。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補曰：通鑑注：三國謂匈奴、烏孫、康居。亦相候司，補曰：通鑑注云：司讀曰伺。見便則發；補曰：三國見有便宜互相侵略。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為中國生事。補曰：通鑑注謂自武帝以來以宗室女下嫁烏孫也。然烏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補曰：距謂絕之，於義不順。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師古曰：訖，竟也。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飲啗都護吏，師古曰：飲音於禁反。啗音徒濫反。補曰：都護吏謂都護屬吏尉以下，康居自以不屬都護，故侮其使。邑汪校作啗。故為無所省以夸旁國。師古曰：言故不省視康居也。補曰：通鑑注：夸者自矜翔其能使漢也。旁國，鄰國也。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賈市為好，辭之詐也。補曰：通鑑注謂特欲行賈以市易，其為好辭者詐也。匈奴百蠻大國，師古曰：於百蠻之中最大國也。補曰：祗者言狄通稱，故匈奴亦蠻之屬。何焯傳故有威於百蠻，又云如此而安何以復長百蠻。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自下之意，師古曰：言單于見康居不拜漢，以之為高，自以事漢為太卑而欲改志也。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師古曰：不復使於其國也。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補曰：通鑑注：章，明著也。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師古曰：言二郡八國皆以此事為困苦。補曰：敦煌郡戶萬一千有奇，酒泉郡戶萬八千有奇，故為小郡。康居在北道而從南道，與匈奴已入北大郡，故在更從西南，故得從南道，苦之。通考作苦之。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絕遠之國，師古曰：所過謂所經過之處。驕黠謂康居使也。罷讀曰疲。耗音呼到反。非至計也。漢為其新通，重致遠人，師古曰：以此聲名為重也。終羈縻而未絕。補曰：漢官儀馬曰羈，牛曰縻，言制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縻也。陳湯傳中國與夷狄有羈縻不絕之義。

其康居西北可二千里，有奄蔡國。控弦者十餘萬人。與康居同俗。補曰：史記正義引漢書解詁云奄蔡即闔蘇也，又引魏略云西與大秦通，東南與康居接，其國多貂，畜牧水草，故時羈屬康居也。後書云奄蔡改名阿蘭聊國，後魏書粟特國在蔥嶺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溫那沙。史記正義又引括地志云奄蔡國也。臨大澤，無崖，蓋北海云。補曰：說文崖，高邊也。言遠望不見高岸，舉其似耳。後漢書粟特居於大澤。何秋濤曰：郅支西奔遠之北海上。康居有小王五：補曰：陳湯傳有康居副王抱闐，抱闐蓋王，謂即小王。

一曰蘇䪥王，治蘇䪥城，師古曰：䪥音下戒反。補曰：新唐書史國或曰佉沙，曰羯霜那，居獨莫水南，康居小王蘇薤城故地，有鐵門山，左右帶崖，石色如鐵。西域記羯霜那國西南行二百餘里入山，山路崎嶇，蹊徑危險，絕人里，又少水草，東南山行三百餘里入鐵門。鐵門者，左右帶山，山極峭峻，雖有狹徑，加之險阻，兩旁石壁，其色如鐵，既設門扉，又以鐵錮，多有鐵鈴懸諸門扇，因其險固，遂以為名。出鐵門至覩貨邏國。按此在康居極南境。去都護五千七百七十六里，補曰：去康居二百二十里所當。云史國北去康國二百四十里。去陽關八千二十五里。補曰：較以去都護計數，去陽關當八千四百六里。此不同者，蓋從北道內出入蔥嶺，由南道經鄯善陽關也。二曰附墨王，治附墨城，補曰：唐書何國或曰屈霜你迦，曰貴霜匿，即康居小王附墨城故地，西城距國都千四百五十里，東西狹，南北長。按此在康居極東境。去都護五千七百六十七里，去陽關八千二十五里。補曰：蘇薤、附墨在康居東南，去陽關正同，去都護相差九里，疑有誤。三曰窳匿王，師古曰：窳音庾。治窳匿城，補曰：唐書石國或曰柘支，曰柘折，曰赭時，治柘折城，故康居小王窳匿城地。西南有藥殺水，入中國謂之真珠河，亦曰質河。東南有大山，生瑟瑟。西域記赭時國周千餘里，西臨葉河，東西狹，南北長。按此在康居極北境。去都護五千二百六十六里，去陽關七千五百二十五里。補曰：唐書言石國東南五百里距䥫汗那，則當作去都護六千五十里，去陽關八千六百八十里。四曰罽王，治罽城，補曰：唐書安國一曰布豁，又曰捕喝，西濱烏滸河，治阿濫謐城，即康居小君長罽王故地。西域記捕喝國周千六七百里，東西長，南北狹。按此在康居東境。去都護六千二百九十六里，去陽關八千五百五十五里。補曰：西域記自捕喝國西四百餘里至伐地國，是罽城在附墨西六百餘里。陳文去都護之數，相距五百二十九里，似近之。去陽關則相距千三十里，疑誤。五曰奧鞬王，師古曰：奧音於六反。鞬音居言反。治奧鞬城，補曰：唐書火尋或曰貨利習彌，曰過利，居烏滸水之陽，康居小王奧鞬城故地。西域記貨利習彌伽國，阿姆河東西二三十里，南北五百餘里。按此在康居東南境。去都護六千九百六里，去陽關八千三百五十五里。補曰：西域記捕喝國又西四百餘里至伐地國，又西南五百餘里至貨利習彌伽國，又西南三百餘里至羯霜那國，是陳書所紀都護之數過于蘇薤一百三十里，陽關之數遜于蘇薤三百三十里，則核之罽城，雖準鄉之數以為相距六百十里者近之，其陽關又較近二百里，誤尤甚。凡五王，屬康居。

大宛國，王治貴山城，補曰：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率都沙那國亦名蘇對沙那國，本漢大宛國。後魏書者舌國，故大宛國也，都貴山城。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補曰：謹改定，由核里數，算當去長安一萬一千五百二十二里，去陽關七千三十二里。戶六萬，口三十萬，勝兵六萬人。補曰：國又小於大月氏。副王、補曰：康居有副王，後書班超傳月氏有副王。輔國王各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四千三十一里，補曰：當作四千二百八十里。北至康居卑闐城千五百一十里，補曰：卑闐城在蔥嶺西北，故以大宛為南者，以鄰卑闐城之西，大宛在西。西南至大月氏六百九十里。補曰：休循言西北至大宛，西至大月氏，是大月氏在西南。北與康居、南與大月氏接，補曰：三國壤相接，故張騫自匈奴亡，懼月氏西走，乃至大宛，言懼至月氏，不知向西南而道西行。漢至大宛，大宛乃送之康居，康居傳致大月氏也。土地風氣物類民俗與大月氏、安息同。補曰：安息俗同罽賓、烏弋。罽賓云種五穀，地下濕，生稻。烏弋山離亦云暑濕，以稻。故史記大宛傳云大宛俗土著，耕田，田稻麥。大月氏與安息同俗，大宛同安息，是以與大月氏同也。大宛左右以蒲陶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至數十歲不

敗。補曰，例寶駿鏡文智遐叢曰，中國貯果甚多，且復為渡海運，賞其果夏沸秋尚有餘，若諸酒者釀，掩鮮而食，甘而不餡，顧而不酸，冷而不寒，味甚汁多，除煩解悶，又釀以為酒，甘於麴糵，善醉而易醒，遺之聞以滋潤，醉味況其食之，即他方之果，寧有匹者。又引魏文詔曰，邑先入為故城，胡人奢侈，厚於養生，家有蒲萄酒，或至千斛，經十年不敗。俗耆酒，馬耆目宿。師古曰，耆讀曰嗜。補曰，俗通考作人，今西域回人無不嗜酒者。補曰，目宿即中國種之，四月後種，馬嗜食之尤易肥壯。宛別邑七十餘城，補曰，史記云屬邑大小七十餘城，衆可數十萬。多善馬。補曰，通考引異物志曰，大宛馬有肉角數寸，或有解人語及知音舞與鼓節相應者。又引隋西域圖記云，其馬騮馬烏馬多赤耳，黃馬赤馬多黑耳，唯耳色別，自餘毛色與常馬不異。馬汗血，補曰，藝文類聚引神異經云，西南大宛宛邱有良馬，其大二丈，鬣至膝，尾委於地，蹄如升，腕可握，日行千里，至日中而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孟康曰，言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集生駒，皆汗血，因號曰天馬子云。補曰，武帝紀應劭注曰，大宛舊有天馬種，蹋石汗血，汗從前肩膊出，如血，號一日千里。按汗從前肩膊出者，本後漢東平王蒼傳語，今伊犁馬之強健者，前膊更脊往往有小瘡出血，名曰傷氣，必在前肩膊者，以用力多也。前後未目驗，故不知其審，注校孟康作師古。張騫始為武帝言之，補曰，史記漢使者往既多，其少從率多進熟於天子，言曰，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上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善馬。補曰，張大宛傳，漢使壯士車令等往也。宛王以漢絕遠，大兵不能至，愛其寶馬不肯與。補曰，大宛傳，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為輩來，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奈我何。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妄言，師古曰，謂詈辱宛王。補曰，大宛傳，漢使怒，妄言，椎金馬而去。宛遂攻殺漢使，取其財物。補曰，大宛傳，其東邊郁成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遣貳師將軍李廣利，補曰，李廣利傳，拜廣利為貳師將軍。武師將軍，廣當云，東會居延撥波山之隘，漢將兵前後十餘萬人伐宛，補曰，按李廣利傳，初伐宛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及再伐宛，出敦煌六萬人，益發戍甲卒十八萬，是不止十餘萬。連四年。補曰，伐宛始於太初元年秋，至四年春乃還。宛人斬其王毋寡首，補曰，顧書李廣利傳注作毋寡，宛王名，按陳湯傳作毋鼓，宛古音讀如鼓。獻馬三千匹，補曰，據李廣利傳，漢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漢軍乃還，補曰，李廣利傳，兵弗得入中城，乃罷引歸。語在張騫傳。補曰，當作李廣利傳。貳師既斬宛王，更立貴人素遇漢善者名昧蔡為宛王。師古曰，昧音秣，蔡千曷反。補曰，李廣利傳注服虔曰，蔡，千葛反，音際。史記索隱昧蔡，大宛將。後歲餘，宛貴人以為昧蔡諂，使我國遇屠，師古曰，諂古諂字。補曰，說文，諂，諛也，讇或从臽，史記作諛。相與共殺昧蔡，立毋寡弟蟬封為王，補曰，史記作毋寡昆弟。遣子入侍，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鎮撫之，又發使十餘輩抵宛西諸國，師古曰，抵，至也。求奇物，因風諭以伐宛之威。師古曰，風讀曰諷。補曰，史記作因風覽以伐宛之威德。宛王蟬封與漢約，歲獻天馬二匹。補曰，水經注，廣武城西南二十許里，水西有馬蹄谷，漢武帝聞大宛有天馬，遣李廣利伐之，始得此馬，有角為奇，胡馬感北風之思，遂頓羈絕絆，驟首而馳，晨發京城，夕至敦煌北塞外，長鳴而去，因名其處曰候馬亭。漢使采蒲陶、目宿種歸。補曰，齊民要術引陸機與弟書曰，張騫使外國十八年，得苜蓿歸。大宛傳作取其實來。天子以天馬多，又外國使來衆，益種蒲陶、目宿離宮館旁，極望焉。師古曰，今北道諸州舊安定北地之境，往往有目宿者，皆漢時所種也。補曰，西京雜記云，樂遊苑中自生玫瑰樹，樹下多苜蓿，一名懷風，時或謂光風，風在其間，常蕭蕭然，日照其花有光彩，故名苜蓿為懷風。茂陵人謂為連枝草。述異記曰，張騫苜蓿園，今在洛中，苜蓿本胡中菜，張騫始於西國得之。離宮館，大宛傳作離宮別觀，李

善文選注、則非一所也。自宛以西至安息國，補曰，謂大月氏、康居、不屬。者，康居併北大月氏爲治。雖頗異言，然大同，自相曉知也。其人皆深目，多須髯。善賈市，爭分銖。補曰，今安集延猶人近之。補曰，漢書律歷志云，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二十四銖爲兩，此文蓋十銖黍之重。貴女子，女子所言，丈夫乃決正。補曰，以為正而決隨從之。其地皆絲漆，補曰，惜祖先生曰，皆本作無，無絲漆，不知鑄鐵器。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它兵器。補曰，史記大宛傳作鑄錢器，徐廣曰，多作鐵字，又或作錢字，是氏仁傑曰，野下文當從史記為正。兩貴傳，有金銀銅鐵為器，非不知鑄鐵也。補曰，吳氏仁傑云，邁等皆自是兩事。師古曰，漢使亡卒降其國者，教之也。補曰，吳氏仁傑云，弩本作於兵器也。大宛諸國但有弓矛所謂它兵者，謂弓矛之外者也。得漢黃白金，輒以為器，不用為幣。補曰，黃金即漢所賜大宛幣，吳氏仁傑云，黃金謂銅，白金謂銀，鉛，皆可作兵器。器者，若邪之谷涸而出銅，欲冶子因以爲劍，稀云山有銅，自作兵器，究傳云有銀銅鐵作兵器，總而言之，赤堇之山破而出錫，古者通以錫銅為兵器。自烏孫以西至安息，近匈奴。補曰，匈奴傳北服渾庾、屈射、丁零，又言益西近烏孫，丁令為今俄羅斯國地，西接安息。匈奴嘗困月氏，師古曰，附著也。補曰，即謂冒頓老上事。故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到國，補曰，信如外國之符節。國傳送食，師古曰，食，音飤，不敢留苦。師古曰，不敢留苦之也。及至漢使，非出幣物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補曰，畜謂馬也。所以然者，以遠漢，而漢多財物，故必市師古曰，市，買也，音于萬反。乃得所欲。及呼韓邪單于朝漢，後咸尊漢矣。補曰，神爵後西域無敢叛漢。

桃槐國，王去長安萬一千八十里。師古曰，槐音回。補曰，計其道里，當亦蔥嶺西小國，按西域記，覩貨邏國東扼蔥嶺，西至呾密國，其國東西六百餘里，又東至悉羯摩國，其國東西四百餘里，又東至至鞠和衍那國，其國東西二百餘里，又東至鑊沙國，其國東西三百餘里，又東至珂咄羅國，其國東西千餘里，東接蔥嶺，是蔥嶺西多小國，桃槐即其類歟。戶七百，口五千，勝兵千人。補曰，漢紀以為小國，按此下疑有奪文。

休循國，補曰，後漢紀作休脩，亦稍譌。王治鳥飛谷，在蔥嶺西，補曰，唐西域記，蔥嶺者，據贍部洲中，南接大雪山，北至熱海千泉，西至活國，東至烏鍛國，東西南北各數千里，崖嶺數百重，幽谷險峻，恆積冰雪，寒風勁烈，多出蔥，故謂蔥嶺，又以山崖蔥翠，遂以名焉。水經注引郭義恭廣志曰，休循國居蔥嶺，其山多大蔥。御覽引西域諸國志曰，蔥嶺高行十二日可至頂。去長安萬二百一十里。補曰，據皮定全其里數校算，當作去長安一萬六百二里，去陽關六千一百二十里。戶三百五十八，口千三十，勝兵四百八十人。補曰，漢紀以為小國。東至都護治所三千一百二十一里，補曰，當作三千三百六十四里。至捐毒衍敦谷二百六十里，補曰，與蔥嶺西同。西北至大宛國九百二十里，補曰，較捐毒近百一十里。西至大月氏千六百一十里。補曰，大宛東南為休循，西南為大月氏，是大月氏在休循西，休循蔥嶺大月氏山嶺外，故傳言總蔥嶺外大月氏。民俗衣服類烏孫，因畜隨水草，本故塞種也。

捐毒國，王治衍敦谷。補曰，西域記百弁俱奈國爲蔥嶺東岡，此其西岡之谷歟。去長安八千八百六十里。補曰，據皮定全其里數校算，當作去長安一萬三百四十二里，去陽關五千八百四十二

氏。

戶三百八十。口千一百。勝兵五百人。補曰。後紀以為小國。東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六十二里。補曰。當作二千一百四里。至疏勒。補曰。傳書凡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是也。皆屯東邊文。南與蔥領屬。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補曰。蔥嶺與南山此居蔥嶺中。最近北也。無人民。西上蔥領。則休循也。補曰。水經注。河水西逕休循國。蔥嶺之西。水皆西流。是知休循在蔥嶺外。西北至大宛千三十里。北與烏孫接。補曰。與大宛烏孫皆隔蔥嶺。衣服類烏孫。隨水草。依蔥領。補曰。唐西域記。波謎羅川。據大蔥嶺內。本塞種也。補曰。休循、捐毒二國。今東西布魯特種人。山峻多雪。不可耕。故逐水草居。

莎車國。補曰。通鑑注。莎。素禾翻。王治莎車城。補曰。據魏書。渠莎國居故莎車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補曰。據前漢去長安遠之。當作去長安八千八百十里。去陽關四千三百十里。戶二千三百三十九。口萬六千三百七十三。勝兵三千四十九人。補曰。後紀以為次大國。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騎君、備西夜君、各一人。補曰。南接西夜。故備之。都尉、二人。譯長、四人。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七百四十六里。補曰。以去陽關數減之。當作一千五百七十二里。西至疏勒五百六十里。補曰。疏勒叉書南至莎車五文。此西北也。西南至蒲犂七百四十里。補曰。自莎車歷蒲犂依耐無雷。皆趨蔥西南。有鐵山。出青玉。補曰。今葉爾羌河所經之密爾岱山。出青玉。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至剞閭氏。乃命剞閭氏供養六師之人于鐵山之下。天子祭鐵山。郵懸以為即莎車國鐵山。宣帝時。烏孫公主小子萬年。補曰。楚主之子元貴靡次大樂皆莎於萬年。莎車王愛之。莎車王無子死。死時萬年在漢。補曰。萬外孫也。莎車國人計欲自託於漢。又欲得烏孫心。即上書請萬年為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奚充國送萬年。萬年初立暴惡。國人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莎車王弟呼屠徵殺萬年。并殺漢使者。補曰。馮奉世傳。莎車與旁國共殺漢所置莎車王萬年。并殺漢使者奚充國。自立為王。約諸國背漢。補曰。馮奉世傳。時匈奴發兵攻車師城。不能下而去。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於是攻劫南道。與歃盟畔漢。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按北道地節三四年事。會衛候馮奉世補曰。衛尉屬官。有諸屯衛候。使送大宛客。補曰。按奉世傳。奉世以衛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即以便宜發諸國兵擊殺之。補曰。奉世傳。奉世與其副嚴昌計。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擊莎車。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更立它昆弟子為莎車王。還拜奉世為光祿大夫。補曰。據奉世傳。以為光祿大夫水衡都尉。是歲元康元年也。補曰。據後書漢末有莎車王延。哀平五年死。諡忠武王。子康代立。

疏勒國補曰。晉書世語見後漢紀。後魏書疏勒國在姑默西。白山南百餘里。漢時舊國。新唐書云。一曰佉沙。唐西域記云佉沙國。舊謂疏勒者。乃稱其城號也。正音宜云室利訖栗多底。疏勒之言。猶為訛也。王治疏勒城。補曰。新唐書王居迦師城。按西域圖志。疏勒有盤橐城。為耿恭所據。中城又有兩城。一據中又作稍中。稍中即盤橐山云。都城方五里。按後書耿恭傳之疏勒城。非疏勒國地。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補曰。疏勒遠於莎車五百六十里。此五十當作七十。去陽關當四千八百七十里。戶千五百一十。口萬八千六百四十七。勝兵二千人。補曰。後紀以為小國。疏勒侯、擊胡侯、輔國侯、都尉、補曰。後書班超

傳。有都尉黎弇、侯嚴。左右將、左右騎君、左右譯長、各一人。補曰。譯長上無左右。據此則非脫。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二百一十里。補曰。當作二千一百三十二里。南至莎車五百六十里。補曰。實莎車西北也。後魏書疏勒居南有黃河。有市列。補曰。後魏書云。土多稻、粟、麻、麥、銅、鐵、錫、雌黃、闕。周五千餘里。稼穡殷盛。花果繁茂。出細氈。西當大月氏、大宛、康居道也。補曰。後魏書云。西帶蔥嶺。故蔥嶺道當由之。

尉頭國。王治尉頭谷。補曰。孟白山之谷。去長安八千六百五十里。補曰。據此定為疏勒里數積算。當作去長安九千二十八里。去陽關四千五百二十八里。戶三百。口二千三百。勝兵八百人。補曰。後紀以為小國。左右都尉各一人。左右騎君各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千四百一十一里。補曰。當作千七百九十里。南與疏勒接。山道不通。補曰。疏勒都尉山南。故以為阻。西至捐毒千三百一十四里。徑道馬行二日。補曰。徑謂山徑之徑也。今自烏什至喀什噶爾徑二千二百二十里。即指烏問烏孫假路凡六百餘里。是歟。田畜隨水草。補曰。城郭國。故必書近烏孫。故隨水草。衣服類烏孫。

漢書西域傳補註卷下

西域傳卷第六十六下　班固　漢書九十六

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烏孫國。大昆彌補曰。未稱昆彌時。稱烏孫王。匈奴傳以翁主妻烏孫王。治赤谷城。師古曰。烏孫於西域諸戎。其形最異。今之胡人青眼赤鬚。狀類獼猴者。本其種也。補曰。焦氏易林云。烏孫氏女。深目黑醜。是其形異也。烏孫舊治赤谷城。神爵中。分為大小昆彌。別為部。大昆彌仍其舊治。後魏書云。居赤谷城。在龜茲西北。是烏孫在山南之證。今阿克蘇城北冰山土色紅。亦疑是其地。陳湯傳。郅支數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去長安八千九百里。補曰。溫宿之去長安當八千七百二十八里。烏孫在溫宿北。故里數略同。戶十二萬。口六十三萬。勝兵十八萬八千八百人。補曰。西域最大國。相大祿。補曰。傳有中子大祿。左右大將、二人。補曰。宋祁云。浙本無左右二字。按傳有大樂為左大將。漢夫人為右大將妻。浙本非也。侯三人。大將都尉、各一人。補曰。各一人者。有左右也。傳有左右大將都尉。宋祁引浙本大將作大夫。似誤。大監二人。大吏一人。舍中大吏二人。騎君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千七百二十一里。補曰。以去長安較之。當作千六百六十二里。但言東。知其在山北。西至康居蕃內地五千里。補曰。陳湯傳。郅支借康居兵擊烏孫。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居者且千里。是蕃內地在康居境內四千餘里。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樠。師古曰。莽平。言草莽而平也。

曰，莽，平野之貌。樠，木名，其心似松，音武元反。補曰：烏孫之境，西自捐毒之北，東盡迄碧之北，夾白山之陽，袤三千五百餘里，故曰地莽平。樠山故多樠，山高寒。樠有二訓，一曰松心，一曰木名，皆松心者近之，所謂樠，樠當木名者，此傳及左傳樠木之下，山樠因成，顏師古樠也。諸書惟廣韻不誤，今本說文云：樠，松心木，段氏以爲有奪誤，觀若所據至可。今本說文有奪爲人。樠，鄭帝反，又莫昆、武元二反，據樠傳注音莫奔反。不田作種樹，師古曰：種樹，謂植也。補曰：近山故不田作。隨畜逐水草，與匈奴同俗。國多馬，富人至四五千匹。民剛惡，貪狼無信，多寇盜，最爲彊國。故服匈奴，師古曰：故，謂舊時也。服屬於匈奴也。補曰：史記，單于令長守於西城。後盛大，補曰：大宛傳，昆莫收養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數萬，習攻戰。取羈屬，不肯往朝會。師古曰：言總羈屬之而已。補曰：匈奴傳，歲正月，諸長少會單于庭，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蹛林，課校人畜計。東與匈奴、補曰：烏孫之地，蓋盡天山之陽，直至烏耆以北，其東則車師，是與匈奴接。西北與康居、補曰：西西北爲接康居，故傳又言北附康居。西與大宛，補曰：捐毒、休循北境皆烏孫地，故大宛在正西。南與城郭諸國相接。補曰：謂姑墨、溫宿、龜茲、焉耆。懷祖先生曰：相字後人所加，此傳凡言某國與某國接者，接上皆無相字，此亦當然。漢紀、通典並作南與城郭諸國接，無相字。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縣度，大月氏居其地。補曰：南越者，徙罽賓，罽賓在西南也。後烏孫昆莫擊破大月氏，補曰：張騫傳，烏孫王號昆莫，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敦煌間，小國也。大月氏攻殺難兜靡，奪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翎侯抱亡置草中，爲求食，還，見狼乳之，又烏銜肉翔其旁，以爲神，遂持歸匈奴，單于愛養之。及壯，以其父民衆與昆莫，使將兵，數有功。時月氏已爲匈奴所破，西擊塞王，塞王南走遠徙，月氏居其地。昆莫既健，自請單于報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補曰：據張騫傳，昆莫殺月氏王，其夫人爲王，臣大夏也。顏於彼注云以大夏爲臣，爲之作君也。而烏孫昆莫居之，故烏孫民有塞種、大月氏種云。補曰：皆其民去之不盡者。始張騫言烏孫本與大月氏共在敦煌間，補曰：敦煌之西。在元朔元年，騫

時無此部。今烏孫雖彊大，可厚賂招，令東居故地，補曰：史記作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妻以公主，與爲昆弟，補曰：匈奴傳，劉敬奉宗室女翁主爲單于閼氏，約爲兄弟以和親。今用其法於烏孫也。以制匈奴。語在張騫傳。補曰：此君於騫傳亦言語在西域傳，所謂錯綜其行事也。武帝即位，補曰：汪校引劉氏曰：即位字當作中。令騫齎金幣往。補曰：騫傳，騫拜爲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鉅萬。昆莫見騫如單于禮，師古曰：昆莫自比於單于。騫大慚，謂曰：補曰：據大宛傳，騫知蠻夷貪，故謂之。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師古曰：還賜，謂將賜物還歸漢也。昆莫起拜，其它如故。補曰：其它仍如單于禮。初，昆莫有十餘子，中子大祿彊，善將，師古曰：言其材力優強，能爲將帥。補曰：大祿者，居大祿之官。將衆萬餘騎別居。大祿兄太子，太子有子曰岑陬。師古曰：岑，音仕林反。陬，音子侯反。補曰：史記作岑娶。太子蚤死，師古曰：蚤，古早字。謂昆莫曰：必以岑陬爲太子。昆莫哀許之。大祿怒，補曰：史記作大祿怒，其不得代太子也。迺收其昆弟，將衆畔，謀攻岑陬。補曰：史記作謀攻岑娶及昆莫。昆莫與岑陬萬餘騎，補曰：史記作昆莫老，常恐大祿殺岑娶。令別居，昆莫亦自有萬餘騎以自備。國分爲三，大總羈屬昆莫。補曰：史記作而其大總取羈屬昆莫，亦不敢專約於騫。騫既致賜，諭指曰：補曰：指，旨也。張騫傳注曰：以天子意指曉告之。烏孫能東居故地，則漢遣公主爲夫人，結爲昆弟，共距

匈奴，不足破也。烏孫遠漢，未知其大小，師古曰：遠，音于萬反。又近匈奴，服屬日久，其大臣皆不欲徙。昆莫年老，補曰：冒頓死于孝文六七年間，昆莫生于冒頓未破月氏之前，至元鼎時年蓋六十餘。國分不能專制，乃發使送騫，補曰：大宛傳作發導譯送騫，騫使烏孫歸在元鼎二年，明年騫卒。因獻馬數十匹報謝。補曰：張騫傳注云：與騫相隨而來，報謝天子。其使見漢人衆富厚，歸其國，其國後乃益重漢。匈奴聞其與漢通，怒欲擊之。補曰：是時匈奴伊穉斜單于死，子烏維立爲單于。又漢使烏孫，乃出其南，抵大宛、月氏，相屬不絕。師古曰：抵，至也。屬，音之欲反。補曰：烏孫在北山下，漢使之南道者由南山下，由北道者皆循中河北岸，皆在烏孫南。烏孫於是恐，補曰：漢通大宛、月氏，則烏孫後。使使獻馬，補曰：張騫傳，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願得尚漢公主，爲昆弟。補曰：事在元封初。天子問羣臣，議許，曰：必先內聘，補曰：內，讀曰納。然後遣女。烏孫以馬千匹聘。師古曰：入聘財。漢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以妻焉。補曰：王建女於武帝爲孫行，江都國除於元狩六年，是王子侯者，至元鼎五年免，蓋細君無親故嫁外國，自王建死至此十四五年。賜乘輿服御物，補曰：劉昭輿服志，公主、貴人紫綬，非服其服，如其綬色，黃金辟邪首爲帶鐍，飾以白珠，各令適。爲備官屬宦官侍御數百人，補曰：據劉昭百官志，諸公主，每主家令一人，丞一人，其又引漢官曰：主簿一人，僕一人，私府長一人，家丞一人，直吏三人，從官二人，此有宦官侍御數百人者，皆特置，異于常制。贈送甚盛。補曰：玉臺新詠石崇王明君辭序：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烏孫昆莫以爲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爲左夫人。補曰：按匈奴傳，常以太子爲左屠耆王，是匈奴尚左，昆莫先匈奴女者，仍畏匈奴也。

公主至其國，自治宮室居，補曰：烏孫雖逐水草，而有城郭，故得居宮室。玉臺新詠引作自治宮室。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以幣帛賜王左右貴人。昆莫年老，語言不通，公主悲愁，自爲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補曰：玉臺新詠作吾家之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爲室兮旃爲牆，補曰：匈奴傳注曰：穹廬，旃帳也，其形穹隆，故曰穹廬。按周禮其毳毛爲氈，旃爲氈之段借字，玉臺新詠作氈。以肉爲食兮酪爲漿。師古曰：食，讀曰飤。補曰：匈奴傳，以視不如湩酪之便美也。懷祖先生曰：肉上本無以字，後人以上下文皆八字，而此句獨少一字，故加以字耳，不知穹廬爲室，旃爲牆，肉爲食，酪爲漿，皆相對爲文，不得獨於肉上加以字也。御覽、北堂書鈔、藝文類聚、文選注引皆無以字，玉臺新詠亦無以字。居常土思兮心內傷，師古曰：土思，謂懷思本土。願爲黃鵠兮歸故鄉。師古曰：鵠，黃鵠，音下沃反。補曰：……天子聞而憐之，間歲遣使者持帷帳錦繡給遺焉。師古曰：間歲，謂每隔一歲。昆莫年老，欲使其孫岑陬尚公主。補曰：史記作昆莫曰：我老，乃令其孫岑娶妻翁主。公主不聽，上書言狀，天子報曰：從其國俗，欲與烏孫共滅胡。補曰：言此者，以恩諭公主。岑陬遂妻公主。昆莫死，岑陬代立。岑陬者，官號也，補曰：官號不見前者，或昆莫官不當置。名軍須靡。昆莫，王號也，名獵驕靡。後書昆彌云。師古曰：昆莫本是王號，而其人名獵驕靡，故書云昆彌。昆取昆莫，彌取驕靡，彌、靡音有輕重耳，蓋本一也，後遂以昆

蜩靡其王號也。補曰。非爲其下號。注校補其宇。按烏孫人名多有靡字。是其證。若如此。昆彌亦仍其語。昔未必取靡昆莫。號岑也。錢氏大昕曰。昆彌。即昆莫。彌莫聲相轉。莫之爲彌。猶晉有桓班。而名號未改。非取王名之一字。而猶以爲號也。都公主。生一女少夫。師古曰。名少夫。公主死。補曰。公主在烏孫四五年而死。漢復以楚王戊之孫解憂爲公主。補曰。楚王戊以景帝三年自殺。公主於武帝爲兄弟子行。岑陬尚江妻岑陬。補曰。在太初中。岑陬胡婦子泥靡尚小。岑陬且死。以國與季父大祿子翁歸靡。補曰。季父大祿。即前中子大祿。曰泥靡大。以國歸之。補曰。約作泥靡年長。立爲昆彌。翁歸靡既立。號肥王。復尚楚主解憂。生三男兩女。補曰。上言岑陬胡婦子。是解憂配岑陬時無子女。長男曰元貴靡。次曰萬年。爲莎車王。補曰。莎車傳。曾小子萬年。此云次子。互異。莎車在地節中。傳終言之。次曰大樂。爲左大將。補曰。下又作左大將樂。長女弟史。爲龜茲王絳賓妻。小女素光。爲若呼翎侯妻。師古曰。弟史、素光。皆女名。補曰。烏孫有布就翎侯。見張騫傳。此若呼翎侯。蓋如五翎侯之比。昭帝時。公主上書。言匈奴發騎田車師。補曰。匈奴使四千騎田之。見下傳。車師與匈奴爲一。補曰。言二國并力。共侵烏孫。唯天子幸救之。漢養士馬。議欲擊匈奴。會昭帝崩。補曰。匈奴傳。烏孫公主上書。下公卿議救。未決。昭帝崩。宣帝初即位。公主及昆彌皆遣使上書。補曰。常惠傳。本始二年。遣惠使烏孫。公主及昆彌皆遣使因惠言。言匈奴復連發大兵。侵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補曰。車延、惡師。二地名。功臣表。下摩侯虖賀。以將家屬國人惡師居。即此地。按匈奴傳。以此事屬於昭帝。公主上書時與此異。收人民去。使使謂烏孫。趣持公主來。師古曰。趣讀曰促。補曰。常惠傳作使使求公主。匈奴傳。范明友。烏桓故。匈奴繇是恐不能出兵。即使使之烏孫。求欲得漢公主。欲隔絕漢。昆彌願發國半精兵。補曰。劉向傳。安民上書人國戶半。自給人馬五萬騎。補曰。烏孫勝兵十八萬。此五萬騎。是未得半。故宣帝紀但言國精兵。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漢兵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並出。語在匈奴傳。補曰。匈奴傳。本始二年。漢大發關東輕銳士。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皆從軍。遣御史大夫田廣明爲祁連將軍。四萬餘騎出西河。度遼將軍范明友三萬餘騎出張掖。前將軍韓增三萬餘騎出雲中。後將軍趙充國爲蒲類將軍。三萬餘騎出酒泉。雲中太守田順爲虎牙將軍。三萬餘騎出五原。凡五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塞各二千餘里。按宣帝紀。是年秋。調兵。三年春乃出兵。遣校尉常惠使持節護烏孫兵。補曰。據惠傳。公主、昆彌遣使因惠言。是惠已自烏孫還。至是又持節護使。功臣表。常惠以校尉光祿大夫持節。護昭帝紀注云持節而爲使。昆彌自將翎侯以下五萬騎。從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補曰。匈奴傳。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氐羌。後此祖傳注。南山以西爲右。匈奴之西方接烏孫。按匈奴傳。蒲類將軍兵當與烏孫合擊匈奴蒲類澤。烏孫先期至。是從西方入者。即自蒲類之西矣。谷蠡。宣帝紀注引師古曰。蠡音都盧反。谷讀從谷音。蠡音犂。蠡音同假借字。又從容帝紀注。庭則王所居。此言匈奴以左右賢王、左右谷蠡最大。故來其庭。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補曰。常惠傳注引晉灼曰。居次。匈奴女號。若言公主也。行。胡浪反。匈奴傳。漢天子我丈人行。名王犁汙。補曰。匈奴傳。右賢王、犁汙王四千騎分三隊。又有右犁汙王。咸南犁汙王。蓋次於賢王。右犁汙在右部。按在匈奴以西以右爲正。都尉、補曰。都尉在千長上。蓋左右大都尉。千長、騎將以下。補曰。匈奴傳。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相、都尉、當戶、且渠之屬。四萬級。補曰。常惠傳作三萬九千人。匈奴傳作三萬九千餘級。馬、牛、羊、驢、橐駝七十餘

萬頭。補曰。常惠傳作得馬、牛、驢、騾、橐駝五萬餘匹。羊六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所虜獲。補曰。常惠傳。烏孫皆自取鹵獲。惠從吏卒十餘人隨昆彌還。封惠爲長羅侯。是歲。本始三年也。補曰。功臣表。長羅侯以本始四年四月封。傳因敘用兵事。併言之。漢遣惠持金幣賜烏孫貴人有功者。補曰。時公主亦獻有騣騰。書驗。大昆彌遣使。在宣帝時。所賜公主博具。元康二年。補曰。惠以老弱以前罷之於神爵元年爲大鴻臚。傳文有大鴻臚。則元康爲神爵之誤。今按本始四年。距神爵二年凡十一年。烏孫有大功。不應十一年乃往賜之。不足據一也。常惠傳。惠因使邀龜茲。宣帝不許。大將軍霍光風以便宜從事。霍光薨於地節二年。若至神爵元年。光死已八年。不足據二也。且傳敘絳賓云。常惠使烏孫時。烏孫公主正遣女來京。此自京過龜茲。又得尚於元康元年來朝。常惠傳明言斬姑翼而還。未言後至烏孫。烏孫是時遣女入京而過龜茲。絳賓娶之。不足據三也。即以爲神爵之傳之。傳云。遣大鴻臚。先是烏孫昆彌翁歸靡因常惠上書。詔下公卿議。望之以爲烏孫絕遠。天子不輕許。神爵二年。遣公主配元貴靡。未出塞。翁歸靡死。烏孫上書云云。望之復以爲不可。之時。非直謂爲大鴻臚時也。此傳因之。始云大鴻臚本傳而用此傳。不足據四也。合諸傳考之。惠於本始四年賜烏孫。地節元年即斬姑翼還京。至元康二年。詔惠將兵。擊威武車師旁。其時車師王在烏孫。故烏孫因惠上書。是元康不誤。烏孫昆彌因惠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爲嗣。得令復尚漢公主。結婚重親。補曰。謂兩重婚親。畔絕匈奴。願聘馬、騾各千匹。詔下公卿議。大鴻臚蕭望之。補曰。元康二年。望之自少府遷大鴻臚。議。以爲烏孫絕域。變故難保。補曰。蕭望之傳作其美。言與結婚非長策也。不可許。上美烏孫新立大功。補曰。元康二年。上本始三年。僅六年。故曰新。又重絕故業。師古曰。重。難也。故業。謂先與烏孫婚親也。遣使者至烏孫。先迎取聘。補曰。取聘財。昆彌及太子、補曰。太子即元貴靡。左右大將、補曰。注校下有都字。都尉皆遣使。凡三百餘人入漢迎取少主。補曰。取當爲娶。上乃以烏孫主解憂弟子相夫爲公主。補曰。弟子謂弟之子。蓋楚王延壽之女弟行。與宣帝爲姑也。宋祁校云。越本弟下無子字。按楚主在烏孫已四十年。不應尚有少弟。置官屬侍御百餘人。補曰。用細君故事。舍上林中。學烏孫言。師古曰。舍。止也。補曰。舍苑中。以其容事。天子自臨平樂觀。會匈奴使者、外國君長大角抵。設樂而遣之。補曰。平樂觀。在上林中。武帝紀。元封六年夏。京師民觀角抵于上林平樂館。東方朔傳。董偃常從遊戲北宮。馳逐平樂。觀雞鞠之會。角狗馬之足。使長羅侯補曰。汲古閣本作長羅侯。光祿大夫惠爲副。補曰。蕭望之傳。神爵二年。遣長羅侯惠使送公主配元貴靡。凡持節者四人。送少主至敦煌。未出塞。補曰。出塞。出玉門陽關也。細君自敦煌至塞東爲一千五百餘里。聞烏孫昆彌翁歸靡死。烏孫貴人共從本約。補曰。從岑陬之約。蕭望之傳作背約。謂背翁歸靡之約。立岑陬子泥靡代爲昆彌。號狂王。補曰。泥靡不與主和。故號曰狂。惠上書。願留少主敦煌。惠馳至烏孫。責讓不立元貴靡爲昆彌。補曰。蕭望之傳作責以負約。因立元貴靡。還迎少主。事下公卿。望之復以爲烏孫持兩端。難約結。補曰。蕭望之傳作亡堅約。前公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境未得安。師古曰。竟讀曰境。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立而還。信無負於夷狄。中國之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補曰。通鑑注。師古曰。繇讀曰徭。公主在絕域。附益之使。興發勞人。其原起此。天子從之。

微漢少主，狂王復尙楚主解憂，補曰：楚主時年將六十。生一男鴟靡，不與主和，又暴惡失衆。漢使衞司馬魏和意、副候任昌送侍子，補曰：通鑑注：侍，所侍也。蓋之國侍子前所送在京者。公主言狂王爲烏孫所患苦，易誅也。遂謀置酒會，罷，使士拔劍擊之。劍旁下，師古曰：不正下。補曰：俗本作正下之。狂王傷，上馬馳去。其子細沈瘦師古曰：瘦音使。補曰：名見劉歸子。會兵圍和意、昌及公主於赤谷城。數月，都護鄭吉發諸國兵救之，迺解去。補曰：通鑑繫此事於甘露元年，非也，蓋在五鳳中。漢遣中郎將張遵補曰：遵蓋期門中郎將。持醫藥治狂王，賜金二十斤，采繒。補曰：下傳賞金二十斤，繒三百匹，此繒字下似有脫文。因收和意、昌係瑣，補曰：通鑑注：係，繫也。瑣，即今鎖字也。從尉犂檻車至長安斬之。補曰：和意、昌受誅在烏孫，故從尉犂行。蓋此時漢北道近河北岸，在今道之南也。車騎將軍長史張翁補曰：百官公卿表前後左右將軍皆有長史。留驗公主與使者謀殺狂王狀，補曰：期門中郎將秩比二千石，將軍長史秩千石。蓋以翁爲遵之副，遵返和意、昌還長安，故翁留也。下副使季都，蓋亦同時使者。主不服，叩頭謝，張翁捽主頭罵詈。師古曰：捽，持其頭。音材兀反。補曰：說文：捽，持頭髮也。金日磾傳捽胡投何羅殿下，晉灼曰：胡，頸也。捽持頭持頸皆曰捽。主上書，翁還，坐死。副使季都別將醫養視狂王，補曰：醫養，謂如醫者及飲養。狂王從十餘騎送之。補曰：但言公都，是翁時已還，故書都將。都還，坐知狂王當誅，見便不發，下蠶室。補曰：公主和意謀殺狂王，因漢意也，特以不死爲罪。和意、昌、張翁、季都之獲罪，皆不知朝廷之意。初，肥王翁歸靡胡婦子烏就屠，狂王傷時驚，與諸翖侯俱去，居北山中，補曰：即今冰嶺以東至博羅圖山所謂天山，以在烏孫北，故曰北山。此又烏孫在山南之證。揚言母家匈奴兵

來，補曰：北山之陰，即今伊犂烏魯木齊以北，皆匈奴地也。故衆歸之。後遂襲殺狂王，自立爲昆彌。漢遣破羌將軍辛武賢補曰：辛慶忌傳：武賢以神爵元年自酒泉太守爲破羌將軍，二年五月罷，歸酒泉太守官，後七年，復爲破羌將軍，征烏孫，是以爲武賢再拜在甘露元年。將兵萬五千人至敦煌，遣使者案行表，穿卑鞮侯井以西，孟康曰：大井六通渠也，下泉流涌出，在白龍堆東土山下。補曰：宋祁云：南當作西。通鑑注：謂將欲立表穿渠於卑鞮侯井以西。按今敦煌縣引黨河穿六渠灌縣西，下流入哈喇淖爾，其西即大沙磧，蓋古六通渠遺跡歟。欲通渠轉穀，積居廬倉以討之。補曰：通渠轉穀，故水運也。廬倉，謂邊倉。國朝乾隆中大將軍兆惠師行，於黨河議行水運，詳見余西域水道記中。倉，汪校作倉。初，楚主侍者馮嫽師古曰：音了。嫽者，其名也，故以爲名。補曰：詩陳風佼人僚兮，傳：僚，好貌。釋文：僚本亦作嫽。說文：嫽，女字也。一曰：好貌。方言：嫽，好也。蓋依據通婦人以爲美稱，故君御以未知所出。能史書，補曰：通鑑注：史，史也。史書，令史書。按段氏曰：漢人謂隸書爲史書，故孝元帝、孝成許皇后、王尊、嚴延年、西域馮嫽並云能史書。和帝陰皇后、北海靖王睦、樂成靖王黨、安帝生母左姬、魏胡廣史皆云善史書。大抵皆通於時用，如貢禹傳云郡國擇便巧史書者以爲右職，文苑外傳胡公云，漢官假佐取內郡善史書者給諸佐府也。蓋文志言史書令史，亦謂能史書之令史。然則胡氏謂史書爲史書，亦非也。習事，補曰：通鑑注：習，曉事，外習西域諸國事也。嘗持漢節爲公主使，行賞賜於城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爲烏孫右大將妻，右大將與烏就屠相愛，都護鄭吉補曰：段會宗傳：爲西域都護三歲，更盡還。如淳曰：邊吏三歲一更。今鄭吉以神爵二年爲都護，至甘露元年已八年不更者，或吉時未定此制。使馮夫人說烏就

屠，以漢兵方出，必見滅，不如降。烏就屠恐，曰：願得小號。補曰：願得小昆彌之號。宣帝徵馮夫人，自問狀。補曰：此必鄭吉上書言之。遣謁者竺次、補曰：謁者屬光祿勳。期門甘延壽爲副，補曰：期門秩比六百石，期門比郎而無員，屬郎中令。甘延壽傳試弁爲期門。送馮夫人。馮夫人錦車持節，服虔曰：錦車以錦衣車也。補曰：通鑑引此注作服虔，漢紀作錦車。詔烏就屠詣長羅侯赤谷城，補曰：烏就屠仍居北山中，當赴赤谷，與常惠、武賢同討而稱至烏孫也。立元貴靡爲大昆彌，烏就屠爲小昆彌，補曰：以長幼爲大小。皆賜印綬。破羌將軍不出塞還。補曰：以上甘露元年事。後烏就屠不盡歸諸翖侯民衆，補曰：烏就屠而與諸翖侯俱去。漢復遣長羅侯惠將三校，補曰：陳湯傳：引軍分行，別爲六校，顏師古曰：一校則別爲一部軍，故稱校。按辛慶忌傳：時惠爲右校，亦是分中左右三校矣。屯赤谷，因爲分別其人民地界，補曰：辛慶忌傳：爲右校丞，隨長羅侯常惠屯田烏孫赤谷城，與歙侯戰，陷陳卻敵。蓋分其人民有不從者，故與之戰。大昆彌戶六萬餘，小昆彌戶四萬餘，補曰：是時戶不足十二萬也。以上當爲二年事。然衆心皆附小昆彌。元貴靡、鴟靡皆病死，公主上書言年老土思，願得歸骸骨，葬漢地。天子閔而迎之，公主與烏孫男女三人補曰：據下文言孫三人，此當作孫。先生曰：孫男女三人者，公主之孫男孫女共三人也。御覽引此無烏字。俱來至京師。是歲，甘露三年也。補曰：據宣帝紀，公主歸于京師在三年冬。時年且七十，賜以公主田宅奴婢，補曰：宋祁校舊本主作婢。奉養甚厚，朝見儀比公主。後二歲卒。補曰：黃龍元年。三孫因留守墳墓云。補曰：劉昭百官志云：公主子孫奉墳墓者，亦隨時見會，位在博士議郎下。元貴靡子星靡代爲大昆彌，弱，師古曰：言其尚幼少。馮夫人上書，願使烏

孫，補曰：馮夫人蓋隨公主來歸。鎮撫星靡。漢遣之，卒百人送焉。補曰：俗本送下有烏孫二字。都護韓宣補曰：韓宣代鄭吉當在元帝初。奏烏孫大吏、大祿、大監皆可以賜金印紫綬，補曰：通鑑注：漢列侯金印紫綬，今特賜之。以尊輔大昆彌，漢許之。後都護韓宣復奏，星靡怯弱，可免，更以季父左大將樂代爲昆彌，漢不許。後段會宗爲都護，補曰：段會宗傳：竟寧中以杜陵令五府舉爲西域都護。按竟寧元年封騎都尉甘延壽爲列侯，蓋延壽更以會宗代之。招還亡畔，安定之。師古曰：有人衆亡畔者，皆招而還之，故安定也。補曰：衆附小昆彌，故亡畔。星靡死，子雌栗靡代。小昆彌烏就屠死，子拊離代立，師古曰：拊讀與撫同。補曰：說文：拊，揗也。段氏云：古作拊揗，今作撫循。按事在成帝建始初。爲弟日貳所殺。漢遣使者立拊離子安日爲小昆彌。補曰：按段會宗傳，安日爲會宗所立。日貳亡，阻康居。補曰：陳湯傳：西域都護段會宗爲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敦煌兵以自救。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議數日不決。上召湯見宣室，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矣。屈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即日貳攻圍之事。按段會宗以竟寧元年爲都護，此事在建始元二年，王商時爲右將軍，尚未爲相也。漢徙己校屯姑墨，師古曰：屯戊己兩校兵，此直徙己校也。補曰：以姑墨爲近烏孫。欲候便討焉。補曰：以上皆建始二年事。安日使貴人姑莫匿等三人詐亡從日貳，刺殺之。師古曰：詐叛亡而投之，因得以刺殺。都護廉褒補曰：段會宗以建始二年更盡，廉褒以三年代爲都護，見百官公卿表，又傳言都護韓宣、段

傳皆云康[?]，[?]與[?]相[?]。賜姑莫匿等金人二十斤，繒三百匹。補曰：以上爲建始河平間事。後安日爲降民所殺，補曰：安日之立，蓋已十二三年。段會宗傳：小昆彌爲國民所殺，諸翎侯大亂。漢立其弟末振將代。補曰：段會宗傳，徵會宗爲左曹中郎將光祿大夫，使安輯烏孫，立小昆彌兄末振將，按會宗[?]兄再[?]。[?]說又四使西域，此爲使西域之一，在永始二年。漢立其弟，會宗傳作兄，以下文及會宗傳末振將兄子殺之，是兄字誤。時大昆彌雌栗靡健，翎侯皆畏服之，告民牧馬畜無使入牧，師古曰：勿入昆彌牧中，恐其相侵也。補曰：入牧，[?]謂入所牧[?]，[?]令[?]其[?]處[?]內地牧馬[?]畜，[?]牧[?]馬一之類。國中大安和翁歸靡時。師古曰：[?]於翁歸靡時也。小昆彌末振將恐爲所并，使貴人烏日領詐降，刺殺雌栗靡。補曰：按段會宗傳，在立末振將之明年，是永始三年事。漢欲以兵討之而未能，遣中郎將段會宗，補曰：段會宗傳不載此事。此爲使西域之二。持金幣與都護圖方略，補曰：段會宗之再爲都護，史[?]於鴻嘉二年，自鴻嘉三年至永始四年，凡六歲，當有二都護。按傳于讓[?]居下，有都護郭舜，[?]傳[?]郭舜於[?][?]孫，建[?]，則舜正在永始時，此云都護或即舜歟。立雌栗靡季父公主孫伊秩靡爲大昆彌。補曰：伊秩靡，或大樂子。漢沒入小昆彌侍子在京師者。補曰：[?]其有[?]。久之，大昆彌翎侯難栖殺末振將，補曰：段會宗傳作末振將病死，與此異。末振將兄安日子安犂靡代爲小昆彌。師古曰：末振將之兄名安日，安日之子名安犂靡。補曰：段會宗傳作犂靡。漢恨不自責誅末振將，補曰：宋祁校[?]本無將字，按汪校本無。復使段會宗即斬其太子番丘。師古曰：番音盤。還，賜爵關內侯。是歲，元延二年也。補曰：段會宗傳，元延中，復遣會宗發

戊己校尉諸國兵，即誅末振將太子番丘。會宗恐所發兵大眾，[?]地選精兵三十弩，徑至昆彌所在，召番丘責以末振將骨肉相殺，殺漢公主子孫，未伏誅而死，使者受詔誅番丘，即手劍擊殺番丘。會宗還奏事，公卿議會宗權得便宜，以輕兵深入烏孫，即誅番丘，宣明國威，宜加重賞。天子賜會宗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按此爲會宗使西域之三。會宗以翎侯難栖殺末振將，雖不指爲漢，合於討賊，奏以爲堅守都尉。補曰：以賞功特設此官。責大祿、大吏、大監以雌栗靡見殺狀，奪金印紫綬，更與銅墨云。補曰：劉昭輿服志注引東觀書云：公侯金印紫綬，中二千石至四百石皆銅印墨綬。末振將弟卑爰疐師古曰：疐音竹二反。補曰：按匈奴傳，哀帝建平二年，烏孫庶子卑援疐翎侯人眾入匈奴西界，寇盜牛畜，頗殺其民。單于聞之，遣左大當戶烏夷泠將五千騎擊烏孫，殺數百人，略千餘人，毆牛畜去。卑爰疐恐，遣子趨逯爲質匈奴，[?]即其人也。[?]通，息夫躬傳注，蘇林曰：[?]音嗾，[?]之嗾。師古曰：嗾[?]，[?]以傳注服虔[?]獸[?]之[?]，[?]以[?]是。本共謀殺大昆彌，將眾八萬餘口北附康居，補曰：以番丘見誅也。謀欲藉兵師古曰：藉，借也。補曰：古多以藉爲借。兼并兩昆彌。補曰：息夫躬傳，烏孫兩昆彌弱，卑爰疐強盛，居彊煌之地，擁十萬之眾，東結單于，遣子往侍。兩昆彌畏之，親倚都護。師古曰：倚，依附也。音於綺反。補曰：段會宗傳，漢遣會宗使安輯，與都護孫建并力。哀帝元壽二年，大昆彌伊秩靡與單于並入朝，漢以爲榮。補曰：哀帝紀二年正月，匈奴單于、烏孫大昆彌來朝，按伊秩靡[?]此時[?]烏孫留若單于。至元始中，卑爰疐殺烏日領以自效，漢封爲歸義侯。兩昆彌皆弱，補曰：按王莽傳言大昆彌中國外孫，是伊秩靡至始建國時猶在。卑爰疐侵陵，補曰：謂侵陵兩昆彌。都護孫建襲殺之。補曰：段會宗傳稱都護孫建，在元延中，不應元始中何在西域，或再任也。自烏孫分立兩昆彌後，漢用憂勞，且無寧

歲。師古曰：或撫或討，或誅制之，故多事也。補曰：王莽傳，始建國五年，烏孫大小昆彌遣使貢獻，莽見匈奴諸邊並侵，意欲得烏孫心，乃遣使者引小昆彌使置大昆彌使上。保成師友祭酒滿昌劾奏使者曰：夷狄以中國有禮誼，故詘而服從。大昆彌，君也。今序臣使於君使之上，非所以有夷狄也。奉使大不敬。莽怒，免昌官。西域諸國以莽積失恩信，焉耆先畔，殺都護但欽。

姑墨國，補曰：[?]曰：按魏書見溫宿紀，魏書作姑默。唐西域記：跋祿迦國，東西六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王治南城，補曰：後書班超傳，姑墨石城。唐西域記：跋祿迦國大都城周五六里。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補曰：據改定里數推算當作去長安八千四百五十八里，去陽關三千九百五十八里。戶三千五百，口二萬四千五百，勝兵四千五百人。補曰：漢紀不[?]，當[?]大國。姑墨侯、輔國侯、都尉、左右將、左右騎君各一人，譯長二人。東至都護治所一千二十一里。補曰：宋祁校云：監本作千二十一里。本作二千二十一里，今以改定里數較之，當作千二百二十里。南至于闐馬行十五日，補曰：自姑墨南行度地圖，可[?]大沙磧至于闐，沙行往往失路，難以里計。北與烏孫接。補曰：姑墨之北，山皆烏孫地，當今拜城北也。出銅、鐵、雌黃。補曰：今[?]水[?]地有上下銅廠。東通龜茲六百七十里。補曰：唐西域記：跋祿迦國土宜、氣序、人性、風俗、文字、法則，同屈支國，[?]地相接故同。王莽時，姑墨王丞殺溫宿王，并其國。補曰：亦以地接，故并之。

溫宿國，王治溫宿城，師古曰：今雍州醴泉縣北有山名溫宿嶺者，本因漢時得溫宿國人令居此地田牧，因以爲名。補曰：地理志張掖郡有居延縣，安定郡有月氏道，上郡有龜茲縣，亦類此。去長安八千三百五十里。補曰：據改定里數推算當作去長安八千七百二十八里，去陽關四千二百二十八里。戶二千二百，口八千四百，勝兵千五百人。補曰：漢紀以爲大國。

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譯長各二人。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三百八十里，補曰：據改定里數當作一千四百九十里。西至尉頭三百里，補曰：後魏書[?]尉頭，在[?]溫宿[?]北也。北至烏孫赤谷六百一十里。補曰：水經注，水[?]姑墨西北，[?]赤沙山，東南流，逕姑墨國西，赤沙山[?]即赤谷之[?]山，姑墨西北，正溫宿之北。土地、物類所有與鄯善諸國同。補曰：漸近鄯善也。東通姑墨二百七十里。補曰：後魏書溫宿在姑墨西北，今阿克蘇城至溫宿二百八十里。

龜茲國，補曰：唐書龜茲，一曰丘茲，一曰屈茲。唐西域記作屈支國，東西千餘里，南北六百餘里。王治延城，補曰：後書班超傳注引作居延城。唐書，王居伊邏盧城；唐西域記：屈支國大都城周十七八里。後書班超傳及梁書傳龜茲又有它乾城，按[?]書自焉耆西南經二大河至龜茲，二大河者，今[?]都河及[?]，[?]龜茲東[?]也，延城蓋在今渭[?]河北岸。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補曰：據改定里數當作去長安七千七百八十八里，去陽關三千二百八十八里。戶六千九百七十，口八萬一千三百一十七，勝兵二萬一千七十六人。補曰：漢紀以爲大國。大都尉丞、輔國侯、安國侯、擊胡侯、卻胡都尉、擊車師都尉、左右將、補曰：後書班超傳有左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左右力輔君各一人，東西南北部千長各二人，補曰：龜茲西域之國，故有四部。卻胡君三人，譯長四人。補曰：亦分東西南北。南與精絕、補曰：亦隔[?]，何相接。東南與且末、補曰：後書班超傳注引作東與且末。

是書縮字。西南與杅彌、（師古曰：杅音烏。補曰：杅彌云東北與龜茲接。）北與烏孫、（補曰：據後魏書龜茲都城在白山南一百七十里，故並白山與烏孫分界之。）西與姑墨接。（補曰：唐西域記，龜茲西行六百餘里，經小積乎，亦至跋祿迦國。水經注，龜茲西去姑墨六百七十里。）能鑄冶，（補曰：梁書劉之遴傳，外國澡灌一口，有銘云元封二年龜茲國獻，是能鑄冶之證。）有鉛。（補曰：唐西域記，土產黃金、銅、鐵、鉛、錫。）東至都護治所烏壘城三百五十里。（補曰：三蓋五字之訛，見下溫宿國注。以今道計之，凡六百餘里。）

烏壘，（補曰：水經注云治烏壘城，今傳文奪之。）戶百一十，口千二百，勝兵三百人。（補曰：亦小國。）城都尉、（補曰：蓋掌一城之兵，烏壘、渠犂同置。）譯長各一人。與都護同治。（補曰：漢書同治，疑則有堆點，以與將吏，如今西域回城中則伯克之類。據後漢都護在烏壘城，或則城名歟。）其南三百三十里至渠犂。（補曰：水經注於渠犂下云西北去烏壘三百三十里，是酈氏所見漢書本此作東南也。）

渠犂。（補曰：武帝紀天漢二年，渠犂六國來獻。鄭吉傳亦作渠犂。）城都尉一人，（補曰：水經注龜茲東川水與西川枝水合流，逕龜茲城南，合為一水，水間有故城，也校所守也。酈氏之意以水間故城為渠犂田官之城，是田官不與渠犂同城之證。水經渠犂在龜茲東南，不應田官在龜茲之南。按後書云班超定西域，居龜茲延城，是故城或超所居耳。）戶百三十，口千四百八十，勝兵百五十人。（補曰：鄭吉傳發渠犂、龜茲諸國五萬人。）東北與尉犂、（補曰：敦薨水自今博斯騰淖爾西之河，渠犂在河西，尉犂在河東。）東南與且末、南與精絕接。（補曰：且末之西有精絕，二千里，故龜茲至渠犂皆接之。）西有河，至龜茲五百八十里。（補曰：水經注，敦薨水又屈而南，逕渠犂國西。故史記曰西有大河，即斯水也。又東南流逕渠犂國，蓋酈氏之意以河即敦薨水，今證以目驗，知其不然。敦薨水即今海都河，水經注亦明言出焉耆之北敦薨之山，其水不得至龜茲，一也。渠犂在烏壘東南，敦薨水去之尚遠，不得逕其國西，二也。龜茲東川止由渠犂東南入大河，敦薨水果出渠犂西，則隔于東川，無由逕河，三也。蓋敦薨所經者，尉犂之國。水經注所謂敦薨之水自西海逕尉犂國者也。渠犂與尉相鄰耳。此云西有河，指龜茲東川，今之烏恰特薩伊河。水經注云東川水逕烏壘南，又東南注大河，所謂烏壘南，即渠犂之西。今烏恰特薩依河已不與大河通，而故道尚存，由渠犂之西迤南可達龜茲東界，知水經注所引史記即此傳文者，酈氏蓋據漢書在宣元間猶名史記，至明帝時班固終作史記，故酈氏又於焉耆下引史記，皆此西域傳文。）

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犂。（補曰：萬通西域在太初三年，鄭吉傳自張騫通西域，李廣利征伐之後，初置校尉屯田渠犂。）是時軍旅連出，師行三十二年，（補曰：自元光二年馬邑誘單于，絕和親，為用兵之始，其後迄年用兵至太初三年，西域貢獻，凡三十二年。）海內虛耗。（補曰：貢禹傳，往者漢家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征和中，貳師將軍李廣利以軍降匈奴。（補曰：武帝紀征和二年，匈奴入上谷、五原，殺略吏民。征和二年即單于六年。匈奴傳又云其年貳師降，是以貳師降為二年，而武帝紀、功臣表、李廣利傳皆作三年，是匈奴傳誤。）上既悔遠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補曰：搜粟，百官公卿表又作治粟。桑弘羊於太始元年自大司農貶為搜粟都尉。）與丞相御史（補曰：通鑑繫此事於征和四年，其時丞相為田千秋，御史大夫。）奏言：故輪臺以東，（補曰：輪臺國為貳師所屠，故稱故。宋祁云舊本以東有以字，元祐考異及越本無以字，當除之。）捷枝、渠犂皆故國，（補曰：水經注，東川水逕龜茲東北，歷赤沙、積梨南，而積梨當即捷枝，是渠犂在今庫車城東南，捷枝在庫車城東北，亞考作捷枝。）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補曰：皆引河水溉之。後魏書云輪臺南三百里有大河東流，號計式水，即黃河也。）處溫和，田

美，（補曰：今回疆恒暖。）可益通溝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時孰。其旁國少錐刀，貴黃金、綵繒，可以易穀食，宜給足不可乏。（師古曰：言以錐刀及黃金、綵繒與此旁國易穀食，可以給田卒，不憂乏糧也。補曰：吳氏仁傑曰：錐當作錢，其旁國少錢，蓋以為諸國如罽賓、烏弋、安息皆有錢貨，惟渠犂旁國少此，故貴黃金、綵繒，可以用此易五穀。史記大宛以西，其地無漆、絲，不知鑄錢器，亦謂是也。錐刀字見左傳杜注，錐刀，喻小事也。若作少錐刀，恐無意義。黃金，後魏志作錢。吳氏仁傑曰：舜典金作贖刑，孔傳曰：金，黃金也。孔穎達疏古者金、銀、銅、鐵總名為金，黃金為今之銅也。宜給足不可乏，當作可不乏。師古此承上文而言，故有與旁國可以相給，又以錐刀、黃金、綵繒易穀食，宜給足不乏也。不乏二字之間不當有可字，此涉上文可以易穀而衍，顏氏謂宜作可不乏，非也。）臣愚以為可遣屯田卒詣故輪臺以東，置校尉三人分護，（補曰：欲分田卒，故增置一校尉，通鑑作二人。）各舉圖地形，（補曰：舉陵山居其北，至溪谷山，地圖所過山川地形，按地形見孫子。）通利溝渠，務使以時益種五穀。（師古曰：益，多也。補曰：冊府元龜引益多作多益，似是。）張掖、酒泉遣騎假司馬為斥候，（補曰：軍法諸有軍司馬，曲有軍候，又有軍假司馬，假候為之副貳。通鑑注曰：斥，拓也。候，望也。言開拓道路候望也。）屬校尉，（補曰：斥候士皆屬於校尉。）事有便宜，因騎置以聞。（師古曰：騎置，即今之驛馬也。補曰：顏君文帝紀注曰置者，置傳驛之所，因名置也。按置傳驛者，謂分置傳與驛。凡用傳車者曰乘傳，用馬者曰驛騎。又曰遞此騎置猶說文言置騎。）田一歲，有積穀，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師古曰：累，謂妻子家屬也。累音力瑞反。重音直用反。補曰：趙充國傳終不敢捐其累重，匈奴傳敺畜產遠遁，是累重也。且民敢徙，如今之移戶。）就畜積為本業，（師古曰：畜讀曰蓄。補曰：即一歲所得之積以為本業。）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補曰：水經注，敦薨水又西南流逕連城，引注此以為即酈氏以為即此連城也。）以威西國，輔烏孫，為便。（補曰：通鑑注，時烏孫公主欲以子。）臣謹遣徵事臣昌分部行邊，（師古曰：分部行邊，巡行邊塞也。補曰：昭帝紀有徵事，文穎注曰：徵事，比六百石，皆故吏二千石不以贓罪免者為之。）嚴勑太守、都尉，（補曰：前漢之制，郡有太守，有都尉。）明遂火，（補曰：遂通作燧。烽火也。）選士馬，謹斥候，蓄茭草。（補曰：茭，引酈氏曰茭，乾芻也。）願陛下遣使使西國，以安其意。（補曰：蓋以。）臣昧死請。（補曰：獨斷云漢承秦法，群臣上書皆言昧死言。王莽盜位，慕古法，去昧死曰稽首。）上迺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補曰：通鑑見群臣上乃言曰：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

（師古曰：三十者，每口轉增三十錢也。補曰：高帝紀如淳注引漢儀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治庫兵車馬。又惠帝紀應劭注曰：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唯賈人與奴婢倍算。今日增三十，是百五十錢為一算，其時有司有此奏而未行，故顏氏之說。先帝征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是重困老弱孤獨也。（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補曰：以今道里計之，輪臺在車師西南一千三四百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師古曰：開陵侯，匈奴之降者。補曰：功臣表開陵侯成娩，以故匈奴介和王將兵擊車師，不得。此傳見征和四年。）危須、尉犂、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者（補曰：六國皆近車師者，三國外或且末、山國、焉耆、狐胡子弟非必侍子，按征和元年樓蘭王死，其侍子以下不遣，是則有。）

子弟也。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師古曰：畜，謂馬牛羊等也。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補曰：六國之王。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師古曰：食讀曰飤。補曰：車師降後，諸國兵罷歸，國兵已罷，其國之小，不能供億漢軍。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以竟師，師古曰：上遂各自載糧，而在道已盡，不於降家得畜產之食，不足不能終師旅之事也。補曰：謂漢破車師時，所食至多，而士所載以歸者，不足自給，以至道盡。彊者盡食畜產，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玉門迎軍。補曰：明年始置酒泉郡，故僅言酒泉。吏卒起張掖，不甚遠，補曰：遣酒泉吏卒出玉門迎軍，又使張掖吏卒至酒泉接應，二郡接壤，故言不甚遠。然尚廝留甚衆。師古曰：廝留，言其前後相蹶，不相逮及也。廝音斯。補曰：廝留，即殽留，廝、殽聲近，音假字。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匄若馬。師古曰：謂中國人爲秦人，習故言也。匄，與也。若，汝也。補曰：通鑑注云：據漢時匈奴謂中國人爲秦人，至唐及國朝則謂中國爲漢，如漢人、漢兒之類，皆習故而言。秦人亦猶漢東晉也。按匈奴傳衛律謂匈奴爲秦人，亦以此。降匈奴者謂之秦人。又漢使者久留不還，補曰：通鑑注：久留不還，謂蘇武等也。故興遣貳師將軍，師古曰：興軍而遣之。補曰：姚與下無師字，故注只興軍釋之。欲以爲使者威重也。補曰：即留匈奴之使，欲使匈奴長而歸之。古者卿大夫與謀，師古曰：與讀曰豫。參以蓍龜，不吉不行。師古曰：謂其卿大夫及事而問之人。補曰：蓍龜所以決疑，非爲不行。迺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爲文學者，師古曰：視讀曰示。爲文學，謂學經術之人。補曰：御史，謂御史大夫。二千石者，太子太傅、少傅、將作大匠、詹事、大長秋、

典屬國、水衡都尉、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皆是。大夫、郎者，郎中令屬官，大夫，謂太中大夫、中大夫、光祿大夫、諫議郎，郎謂中郎、侍郎、郎中。文學，即大夫郎之堪備顧問者。武帝紀注：淮南衡山修文學。迺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補曰：郡屬國都尉，謂郡守及郡與屬國之都尉。趙破奴以浞野侯坐事，故此趙破奴別是一人。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補曰：馬見縛，兵敗之兆。或以爲欲以見彊，師古曰：見，顯示。補曰：示中國者縛馬除之之意。宋祁曰：別本欲字下有武字。劉攽考異：無武字，故除之。夫不足者視人有餘。師古曰：言其示弱也。視亦讀曰示。補曰：此申明見彊，以其見彊，知其不足也。易之，補曰：謂以易卜之。服虔曰：天子發書易。卜得大過，爻在九五，孟康曰：其繇曰：枯楊生華。鄭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喻匈奴破不久也。補曰：大過上五體巽，五在兌下爲馬，是巽爲繩，兩巽相承，縛馬之象；大過、乾者坤在，坤爲鬼方，故爲匈奴。蓋走，故曰匈奴困敗。匈奴困敗。補曰：此占書之詞，凡對縛馬者有此三說，其下又雜考之風氣占驗也。沈欽韓先生曰：匈奴上「曰」字，曰者衆人之言也。大過九五象傳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故衆皆曰匈奴必困敗矣。漢紀有曰字。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蓍，皆以爲吉，補曰：通鑑注：公車方士，方士之待詔公車者。太史屬太常，治星，謂占天文之家。望氣，如周官之眡祲者。按：此太史、太卜屬太常，有令丞，治其事者之屬。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師古曰：令，使也。利之時，使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於鬴山，必克。師古曰：行將，謂遣將帥行也。鬴山，山名也。鬴，古釜字。補曰：按說文以鬴爲釜之或字。卦諸將，貳師最吉。師古曰：上遣諸將而於卦中貳師爲吉也。補曰：懂祖先生曰：師古所說，于文義不順，其意作卜，言卜諸將，貳師最吉，下文云卜漢軍一將不吉，則其證。今作卦者，涉上下文卦字而誤，漢紀正作卜。故朕親發貳師下鬴山，補曰：按匈奴傳，遣貳師將軍七萬人出五原，則鬴山者，五原塞外山也。匈奴傳又云：使右大都尉與衛律將五萬騎遮擊漢軍於夫羊句山狹。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師古曰：甘，不致也。繆，妄也。補曰：張氏坤易繫辭引相馬經法師春曰。

大過，本兆卦也。外兌內巽，兌世之兆，所以敗也。惠氏又云：大過，震遊魂，故云木兆卦。五世又成震，初六辛丑土，乃震之財，故云外兌內然。大過九四丁亥水也，而受制於辛丑之土。九四應世，初六爲應，故云兆克世。當時諸臣以漢爲內卦，匈奴爲外卦，故皆云吉，而實反是也。重合侯得虜候者，補曰：是時重合侯莽通將四萬騎出酒泉千餘里。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師古曰：於軍所行之道及水上埋牛羊。補曰：匈奴傳：衛律飾胡巫言先單于怒，謂太子傳戎胡巫上林中。蓋匈奴有此巫蠱之術。單于遺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補曰：漢將皆有勝負，此成者通軍，貳師敗也。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饑渴，師古曰：能讀曰耐。補曰：言能耐饑渴，而不困中國之人非與也。失一狼，走千羊。補曰：此亦述匈奴之言，謂因失一狼，千羊亦不能自存，狼喻將，羊喻士卒。迺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師古曰：言死及被虜略，并自離散也。補曰：匈奴傳：漢新失大將軍士卒數萬人。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師古曰：隧者依深險之處開通行道也。補曰：隧，小道而避敵鈔寇也。依說文當作𨸏，塞上亭守烽火者也。燧者西羌傳作亭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補曰：詩大雅傳云：優，寬也。說文：優，饒也。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補曰：百官公卿表：征和四年，大鴻臚戴仁，免，旦除大守田廣明爲鴻臚。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伯所弗能爲也。師古曰：伯讀曰霸。五霸尚恥不爲，況今大漢也。補曰：通鑑注：欲使刺單于以報忿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師古曰：提掖者，恐其或私賫文書也。補曰：通鑑注：提謂提挈之也，掖謂兩人夾持其兩掖，搜索者，恐其挾兵刃。今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爲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師古曰：言邊塞有闌出逃亡之人，而主者不禁；又長吏利於皮肉，多使障候之卒獵獸，故令烽火有乏；又其人勞苦，因致奔亡，凡有此失，皆不集於所上文書。補曰：顧炎武云：計者上計簿使也，郡國每歲遣詣京師上之，此上集，蓋即上計。漢之上計，使唐謂朝集使也。得者登也，言上集之簿亦不登載。得、登雙聲字。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迺知之。師古曰：既不上書，所以當時不知，至有降者來及捕生口，或虜得匈奴人言之，乃知此事。補曰：生口虜，虜之生得者，不得分爲二也。當今務在禁苛暴，補曰：禁苛暴者，吏苛暴者。止擅賦，補曰：通鑑注：擅賦，法令止不行。力本農，補曰：謂勸

農爲本。修馬復令，孟康曰：先是令長吏各以秩養馬，亭有牝馬，民養馬皆復不事。後馬多絕乏，至此復修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馬復，因養馬以免徭賦也。復者方目反。補曰：亭養牝馬，又見昭帝紀始元五年注。如孟所說，是修賦，即復不事之意，而以孟說爲非，未得其解。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師古曰：與上計者同來赴對也。補曰：師古所謂與計偕也。邊馬有損，馬死略盡，故之。由是不復出軍，而封丞相車千秋爲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補曰：據外戚恩澤侯表，車千秋以征和四年六月丁巳封。通鑑注云：富民侯食邑於沛郡蘄縣。又引劉攽注曰：欲百姓之殷實，故取其嘉名也。按車千秋傳：千秋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中，因號曰車丞相。是稱車千秋者在昭帝時，表傳皆據其後言之。初，貳師將軍李廣利擊大宛，還過杆彌，補曰：貳師後行攻輪臺，遂過龜茲，在北道，而過杆彌者，杆彌東北接龜茲。杆彌遣太子賴丹爲質於龜茲。廣利責龜茲曰：外國皆臣屬於漢，龜茲何以得受杆彌質？補曰：外國皆漢屬，受其質子，龜茲受於背漢。即將賴丹入至京師。昭帝乃用桑弘羊前議，補曰：武帝時欲田未果，故昭帝行之。以杆彌太

子賴丹爲校尉。補曰、鄭吉校尉之一。將軍田輪臺。輪臺與渠犂地皆相連也。補曰、渠犂在東、輪臺在西、皆近塔里木河北岸。龜茲貴人姑翼謂其王曰、賴丹本臣屬吾國、今佩漢印綬來迫吾國田。補曰、輪臺今玉古爾地、在庫車城東三百二十里、庫車城南即龜茲故國。必爲害。王卽殺賴丹。而上書謝漢。補曰、如陰求進之辭。漢未能征。宣帝時長羅侯常惠使烏孫還。補曰、事在地節元年。使宜發諸國兵。師古曰、以便宜發兵也。補曰、常惠傳、惠奏請龜茲國嘗殺校尉賴丹未伏誅、請便道擊之。宣帝不許、大將軍霍光風惠以便宜從事。合五萬人攻龜茲。補曰、常惠傳、惠與吏士五百人俱至烏孫、還過發西國兵二萬人、令副使發龜茲東國二萬人、烏孫兵七千人、從三面攻龜茲、兵未合、先遣畢成責以前殺校尉賴丹。補曰、常惠傳、兵未合、先遣人責其王以前殺漢使狀。龜茲王謝曰、迺我先王時爲貴人姑翼所誤、我無罪。執姑翼詣惠、惠斬之。補曰、按常惠傳、惠令縛姑翼來。時烏孫公主遣女來至京師。補曰、楚主女弟史。學鼓琴。漢遣侍郎樂奉補曰、據劉昭百官志、中郎將有五官中郎將、左右中郎將、號曰三署、署中各有中郎、議郎、侍郎、郎中、無員、事丞廉補三署郎年五十以上屬五官、其次分在左右署。送主女過龜茲。補曰、主爲烏孫而過龜茲、是烏孫在天山南龜茲北。龜茲前遣人至烏孫求公主女、未還。會女過龜茲、龜茲王留不遣、復使使報公主、主許之。後公主上書、願令女比宗室入朝。補曰、宗室、謂宗女。按劉昭禮儀志、歲正月上陵禮、百官四姓親家、婦女、公主、諸王大夫、會陵。又大鴻臚、京府東向、貴人、公主、宗室婦女以次立、後是宗女有朝會之事。而龜茲王絳賓亦愛其夫人、上書言得尚漢外孫爲昆弟。補曰、實與主女爲昆弟、不敢質言增也。願與公主女俱入朝。元康元年、遂來朝賀。補曰、劉昭禮儀志注引蔡質漢儀曰、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將、大夫、百官、各陪朝賀、蠻、貊、胡、羌朝貢畢、見屬郡計吏、皆陛觀。庭燎。宗室諸劉雜會、萬人以上、立西面。王及夫人皆賜印綬、夫人號稱公主。補曰、用公主之禮、當紫綬、印其金印紱。賜以車騎、旗鼓、歌吹數十人。補曰、劉昭百官志、大將軍營官鼓吹三十人、在鼓吹此蓋謂之如大將軍。歌吹者橫吹也。後書班超傳注引古今樂錄、橫吹胡樂也、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長安、寖興以爲武樂。綺繡雜繒琦珍凡數千萬。師古曰、琦、音奇。補曰、玉篇引埤蒼云、琦、瑋也。後書仲長統傳琦賂寶貨注引抱朴子曰、片玉可以琦、數千萬者言其直。留且一年、厚贈送之。後數來朝賀、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徼道周衛、出入傳呼、補曰、漢舊儀、皇帝起居儀、宮司馬內百官案籍出入、營衛周廬、晝夜誰何、並勳則左右侍帷幄者稱警、出殿則傳蹕、止人清道。撞鍾鼓。補曰、劉昭禮儀志、諸行出入皆鳴鍾、皆作樂。東京賦云、撞洪鍾伐靈鼓。如漢家儀。外國胡人皆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驘也。補曰、說文、驘、驢父馬母者也。驢爲牡、馬爲牝、即生驘、馬爲牡、驢爲牝、生駃騠。絳賓死、其子丞德自謂漢外孫、補曰、弟史號稱公主、故其子自謂外孫。成、哀帝時、往來尤數、漢遇之亦甚親密。東通尉犂六百五十里。補曰、渠犂在烏壘東南、烏壘東爲尉犂、止三百里、則渠犂東通、不得有六百餘也。疑六字有誤、或中隔山之水而路紆折、若由中道或故迂曲歟。

尉犂國、王治尉犂城、去長安六千七百五十里。補曰、右以烏壘計、則尉犂去長安、是其當爲烏壘孔近。去長安當作六千九百三十八里、去陽關當二千四百三十八里。戶千二百、口

九千六百、勝兵二千人。補曰、漢紀以爲次大國。尉犂侯、安世侯、左右將、左右都尉、擊胡君各一人、譯長二人。西至都護治所三百里。補曰、後書以龜茲在尉犂西北、蓋龜茲國大、其域傳至烏壘北。南與鄯善、且末接。

危須國、王治危須城。補曰、危須城當在今博斯騰淖爾東北。去長安七千二百九十里。補曰、以去都護里數計之、當作去長安六千七百三十八里、去陽關二千二百三十八里。戶七百、口四千九百、勝兵二千人。補曰、漢紀以爲次大國。擊胡侯、擊胡都尉、補曰、匈奴常在焉耆、危須、尉犂間、賦稅諸國、蓋三國聯合、故皆設擊胡官。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擊胡君、譯長各一人。西至都護治所五百里、至焉耆百里。補曰、水經注云、迴田焉耆之東、導于危須國西、是焉耆在西、危須在東、傳不言西、蓋上爲文。水經注引此傳文作西至焉耆。

焉耆國、補曰、西域記作阿耆尼國、東西六百餘里、南北四百餘里。王治員渠城。師古曰、員、音于權反。補曰、錢氏大昕以爲員渠即焉耆之轉、猶之尉犂國王治尉犂城、危須國王治危須城也。後書作南河城、水經注、敦薨水西源東流分爲二水、西南流、出於焉耆之西、經流焉耆之野、屈而東南流、注於敦薨之渚。右水東南流、又分爲二、左右焉耆之國、城居四水之中、在河水之洲、治員渠城。按敦薨水今曰海都河、海都河惟一水、注博斯騰淖爾、漢時人說是也。分爲二、又有一水自西北來入于敦薨水、其會合之地、亦分爲二、員渠城正當其分處、故後書班超傳言焉耆有葦橋之險、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他道厲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正營大澤中、可知城四面皆水、葦橋大澤、均海都河所溢也。今既無徵、然分出河入淖爾之水、又無西北來一水、海都河南四十里、有舊城、雉堞猶存、周圍九里、俗曰四十里城、疑爲員渠遺址。後魏書云、員渠城在白山南七十里、隋書云、漢時舊國也。西域記云、都城周六七里。去長安七千三百里。補曰、以去都護里數計之、當作去長安六千八百三十八里、去陽關二千三百三十八里、後魏書、焉耆東去瓜州二千二百里、按故瓜州在今安西州城西南八十里、陽關又在瓜州西南、故瓜州較近。戶四千、口三萬二千一百、勝兵六千人。補曰、漢紀以爲次大國、皆曰勝兵千餘人。擊胡侯、卻胡侯、輔國侯、補曰、後書班超傳有國相腹久。左右將、補曰、後書班超傳有左將北鞬支、左侯元孟、左侯元孟蓋屬于左右將者。左右都尉、擊胡左右君、擊車師君、歸義車師君各一人。補曰、後魏書、焉耆國在車師南。按功臣表有匈奴歸義侯樓剸王伊即軒、又有匈奴歸義王次公、此稱歸義車師君、蓋車師人之降漢者、封爲歸義君而處於焉耆。擊胡都尉、擊

胡君各二人。補曰、君亦分左右。譯長三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四百里。補曰、西域記云、從焉耆西南行二百餘里、踰一小山、越二大河、西得平川、行七百餘里、至屈支國。按踰一小山當即阿勒騰山、越二大河、當即敦薨水、恐焉耆至龜茲共九百餘里。焉耆去烏壘西百里、則烏壘至龜茲當五百五十也、故據此以訂正之。南至尉犂百里。補曰、後書班超傳、超自龜茲討焉耆、兵到尉犂界、焉耆王廣遣其大人迎超於尉犂、龜茲東北行、先至尉犂、後至焉耆、是尉犂在南。又按尉犂去烏壘三百里、危須經尉犂以至烏壘五百里、是危須去尉犂二百里、諸書東南去危須百里、故西南去尉犂亦百里。北與烏孫接。補曰、烏孫之東境止此。近海水多魚。補曰、水經注引史記曰、焉耆近海多魚鳥、史記者即此傳文。海者、敦薨水所瀦也。水經注云、東南流注于敦薨之藪、川流所積、潭水斯漲、溢而爲海。今曰博斯騰淖爾。魏書云、有海水周八四山之內、周匝其城、三十餘里、隋書云、口樂城南去海十里、班超傳國相腹久等恐被誅、亡入海是也。

烏貪訾離國、補曰、以下諸國、爲車師及匈奴故地、皆旁天山山路近而里數紛如、傳文不盡合也。王治于婁谷。補曰、以改定車師後國去長安里數計之、烏貪訾離在後國西千七百六十里、按車師已分爲前後及山北六國、不應其

後因輸只餘千餘里，計車師分國，卑陸、且彌，相距不遠，里數當據以四十戶小國，約在車師西三四百里，卑至昌吉，漢書車師後王之國也，故王治後爲車師所滅。去長安萬二百三十里。補曰：此里數有誤。戶四十，口二百三十一，勝兵五十七人。補曰：漢紀以爲小國，傳言其千七百人，或都護散之。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人。東與單桓、南與且彌，師古曰：且音子余反。補曰：且彌在天山東，烏貪訾離南與之接，其去車師不過千里，若去長安萬里，則爲烏貪訾離之西千四百餘里，不得言接，且已過天山西，亦不能南接且彌。西與烏孫接。補曰：後漢書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北道，後部西通烏孫，是今迪化州界，有烏孫地，故烏貪訾離西與之接。

卑陸國，補曰：三國志注引魏略作畢陸，卑字形之誤。王治天山東乾當國，師古曰：乾音干。補曰：武帝紀注晉灼曰：天山近蒲類國，去長安八千餘里。顏師古曰：即祁連山。後漢書竇固傳注以爲祈羅漫山，在西州交河縣東北，又於班超傳注云：天山去蒲類海百里。唐書地理志交河郡下，既言交河縣北天山，又言自西州西南有南平、安昌兩城，百二十里至天山西南入谷。按晉氏、顏氏不言所在，若班超傳注則在今巴爾坤，竇固傳注及唐志交河縣北之說則在今吐魯番，唐志西南入谷之說則在今哈喇沙爾城北。蒙古語謂天爲騰格里，今西域所稱汗騰格里山即天山，則在喀什城北。考匈奴傳貳師以兵擊車師，北至天山，是天山不在車師北之證，竇固傳注及唐志交河縣下之說非也。從漢蒲類國在柳中西北，北非在蒲類海可知，近世相承指巴爾庫勒淖爾南之山爲天山，蓋誤於章懷。余往來西域，登陟此山，雖云險峻，兩邊祇十五里，不足當天山之目，是班超傳注亦未爲是。蒙疑以今哈喇沙爾城北之博羅圖山爲天山，綿亙而北，至博克達山以東，故匈奴傳云祁連將軍出隴西，過焉耆山。焉耆即哈喇沙爾特穆爾圖山，謂其爲大山。師古引西河舊事云：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女無顏色。焉支即焉耆別稱，祁連與焉支者互文見義。水經注云焉耆東北隔大山與車師接，大蓋爲天字之訛。若以汗騰格里山當之，地既逼於車師，且此傳謂蒲類國在天山西，西南至都護治所可證天山實在烏壘東，傳在庫車北，是當烏壘西也。唐書言西州西南至天山，廣都國山，正在古交河城西南三百餘里，乾當國則今以爲乾谷之譌，當與今阿拉癸山谷近。去長安八千六百八十里。補曰：以國計之，卑陸前後國去長安約八千七百四里，乃得前後之中數。戶二百二十七，口千三百八十七，勝兵四百二十二人。補曰：漢紀以爲小國。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譯長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二百八十七里。補曰：與車師前國接，故去都護道里與前國略等。

卑陸後國，補曰：分爲後國，猶烏孫之有大小昆彌，後書無後國，或已并之。王治番渠類谷，師古曰：番音盤。去長安八千七百一十里。補曰：去長安數不足據，而就傳言之，是在卑陸西三十里。戶四百六十二，口千一百三十七，勝兵三百五十人。補曰：更小於卑陸國，戶四百，疑誤。輔國侯、都尉、譯長各一人，將二人。補曰：都尉、譯長皆少一人。東與郁立師、北與匈奴、補曰：卑陸不言，是後國在北，後書將則同卑陸也。西與劫國、南與車師接。補曰：言車師、後書卑陸接匈奴，其時已并後國。

郁立師國，補曰：後書作郁立國。王治內咄谷，師古曰：咄音丁忽反。補曰：諸不言天山者，略也。去長安八千八百三十里。補曰：國在卑陸後國之東，八百疑作一二百。戶百九十，口千四百四十五，勝兵三百三十一人。補曰：漢紀以爲小國。輔國侯、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東與車師後城長、補曰：以此傳言，是後城長在車師後國西。西與卑陸、北與匈奴接。補曰：後書云後屬車師所滅。

單桓國，補曰：後書劉珍傳：殺車師後王，立其子單桓，言後王單桓有王號，漢因其號以地爲國。王治單桓城，補曰：不在山中，故言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七十里。補曰：據改定車師前國里數。戶二十七，口百九十四，勝兵四十五人。補曰：案諸之小者不足爲國。輔國侯、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補曰：後書云後爲車師所滅。

蒲類國，補曰：後書云：蒲類本大國也，前西域屬匈奴，而其王得罪單于，單于怒，徙蒲類人六千餘口內之匈奴右部阿惡地，因號曰阿惡國。南去車師後部馬行九十餘日。人口貧羸，逃亡山谷間，故留爲國。蓋立國之始因海爲名，國既移徙，遺民逃亡天山之西，仍存舊號也。王治天山西疏榆谷，補曰：案今官榆故古名樹，榆爲邊郡方有長榆塞之稱，中西交通多榆，以榆名地如榆樹溝者往往有之。去長安八千三百六十里。補曰：後書言蒲類東南去長史所居千二百九十里，而長史去長安八千一百七十里，則蒲類去長安當作九千四百六十里，以去柳中九百十五里，疏榆谷約在喀喇書北三百七十餘里。戶三百二十五，口二千三十二，勝兵七百九十九人。補曰：漢紀以爲小國，後書作戶八百餘。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三百八十七里。補曰：見書去烏壘四百里，此在焉耆西北蓋懸絕，疑有誤字。後書云：蘆草，有牛、馬、駱駝、羊畜，能作弓矢，國出好馬。

蒲類後國，補曰：傳有小蒲類國，或即後國，疑使者移支國居其地。王去長安八千六百三十里。補曰：前國宜知田作，故有治地，此則畜遂水草也。補曰：蒿亦九千餘里，大城在前國西。戶百，口千七十，勝兵三百三十四人。補曰：小於前國，後書云：移支國戶千餘，口三千餘，勝兵千餘人，其人勇猛敢戰，以寇鈔爲事，皆被髮，隨畜逐水草，不知田作。輔國侯、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補曰：前蒲類且彌，均以天山左右，當在今大小裕勒都斯地，土膏腴，特耕牧所游牧。

西且彌國，王治天山東于大谷，師古曰：且，音子余反。補曰：天，大各本作于大，今從宋本。去長安八千六百七十里。補曰：西且彌距東且彌百里，當去長安九千七十里。戶三百三十二，口千九百二十六，勝兵七百三十八人。補曰：大於東且彌。西且彌侯、左右將、左右騎君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四百八十七里。補曰：里數有誤，約八百里也，後書不言疑爲東且彌所并。

東且彌國，王，補曰：後書班勇傳，勇斬後部王軍就，使別校誅斬東且彌王。治天山東兌虛谷，去長安八千二百五十里。補曰：後漢書東且彌去長史所居八百里，是去長安八千九百七十里。戶百九十一，口千九百四十八，補曰：四十八通典作八十四。勝兵五百七十二人。補曰：漢紀以爲小國，按後書云：戶三千餘，口五千餘，勝兵二千餘人，蓋并西且彌而強盛。東且彌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五百八十七里。補曰：里數有誤，九百里也。後書云：盧帳而居，逐水草，頗田作。

劫國，王治天山東丹渠谷，去長安八千五百七十里。補曰：人陽關四千七十里。戶九十九，口五百，勝兵百一十五人。補曰：漢紀

以當小國。補國侯、都尉、譯長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四百八十七里。補曰。在卑陸之西。則去都護當千數千一百也。

狐胡國。補曰。後漢先生曰狐胡當依御覽所引作狐胡字之誤也。王治車師柳谷。補曰。成書地理志自安西縣北入谷百三十里屬柳谷。從金沙嶺是孤胡在車師柳谷。胡部此後漢書謂先生曰孤胡與車師與地不當云治車師柳谷郁字涉下文車師前王治而衍。作治車柳谷衍車字。去長安八千二百里。補曰。交河城去長安八千九十里。入谷六十五里至柳谷。則去長安當作八千一百五十五里。戶五十五。口二百六十四。勝兵四十五人。補曰。漢紀以當小國。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至都護治所千一百四十七里。補曰。據下至焉耆里數四十七當作七十。至焉耆七百七十里。補曰。不言西者蒙上文。據此傳知孤胡去交河城六十五里。居焉耆百三十里。西至金沙嶺柳谷適當其里之中。

山國王。師古曰。常在山下。居不爲城治也。補曰。巳見上注。當作墨山國王治墨山城。去長安七千一百七十里。補曰。以去尉黎計之當作去長安六千六百九十八里。戶四百五十。口五千。勝兵千人。補曰。漢紀以爲小國。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西至尉黎二百四十里。補曰。去尉黎當五百四十里。西北至焉耆百六十里。西至危須二百六十里。補曰。墨山在尉黎東。且去危須近而焉耆遠。與數有誤。東南與鄯善、且末接。補曰。墨山國在博斯騰淖爾東岸東南徼鄯善蒲昌海。山出鐵。民山居。補曰。博斯騰淖爾南岸皆山。寄田糴穀於焉耆、危須。補曰。水經注言墨山城地廣千里皆爲鹽鹵。則其地不可耕。故寄田糴穀。

車師前國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補曰。唐書地理志交河縣有交河水源出縣北天山。今吐魯番廣安城西二十里雅爾湖有故城。周七里。即古交河城。城北三里許有山。澗兩水流過城東一谷出山五泉。泉西南入沙而伏。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補曰。交河城去都中八千一百七十里。則交河城去長安八千二百五十里。去當闕三千七百五十里。戶七百。口六千五十。勝兵千八百六十五人。補曰。漢紀以爲小國。後書云領戶千五百餘。口四千餘。勝兵二千人。輔國侯、安國侯、左右將、都尉、歸漢都尉、車師君、通善君、鄉善君各一人。師古曰。鄉讀曰嚮。補曰。車師叛服不常。故名官多以降附爲稱。譯長二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八百七里。補曰。赤案上西當衍字。以今里程計之約一千里。蓋因自博斯騰淖爾山故迂遠也。焉耆去都中九百十五里。故後書。至焉耆八百三十五里。補曰。據下至焉耆四百里。此去都護當作千二百三十五里。

車師後國王。補曰。汪校作後王國。傳有後王無國字。治務塗谷。補曰。後書云。自高昌北通後部金滿城五百里。金滿城即今濟木薩地。濟木薩之北稱都護府也。唐貞觀十四年平高昌。以其地爲西州。以可汗浮圖城爲庭州。浮圖即務塗之轉音。此書務塗谷當在山中。今濟木薩城北五里有破城。爲唐都護府遺址。而城南十五里入山。是今城在務塗谷之南也。後書後部有金且谷。西域圖志作金且谷。去長安八千九百五十里。補曰。後書務塗谷去洛陽九千六百二十里。後漢洛陽西至長安當九百五十里。以此減之。則去長安當作八千六百七十里。戶五百九十五。口四千七百七十四。勝兵千八百九

十人。補曰。益小于前國。後書云領戶四千餘。口萬五千餘。勝兵三千餘人。擊胡侯、補曰。傳有輔國侯狐蘭支。則此當有輔國侯。後書後部有擊胡侯。左右將、補曰。傳有左右將。與左將右將同。又有後部侯。疑是屬于左右將者。左右都尉、道民君、譯長各一人。師古曰。道讀曰導。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二百三十七里。補曰。今程約一千六百五十餘里。若經時山南。由交河城至都護當一千七百三十五里。按當與前部互易。

車師都尉國。補曰。此蓋漢置都尉監車師者。戶四十。口三百三十三。勝兵八十四人。

車師後城長國。補曰。按傳車師後王奔匈奴。匈奴與其兵。設後城長。是知後城長與車師都尉皆漢所置。以有人民名之爲國耳。戶百五十四。口九百六十。勝兵二百六十人。

武帝天漢二年。以匈奴降者介和王爲開陵侯。補曰。功臣表開陵侯成娩以匈奴介和王降侯。征和二年封也。此開陵侯作開陵。將樓蘭國兵。始擊車師。補曰。元封三年虜巳破姑師。其時西域未通。此後或有某地。至是始與匈奴爭之。故云始。匈奴遣右賢王將數萬騎救之。漢兵不利。引去。補曰。按匈奴傳。漢使貳師將軍擊右賢王於天山。匈奴大圍貳師。幾不得脫。漢兵物故什六七。繼以李陵敗降。是役兵不利也。此蓋專擊車師者。一漢未得車師。征和四年。補曰。當從武帝紀及功臣表作三年。遣重合侯馬通將四萬騎擊匈奴。補曰。是時貳師出五原。商丘成出西河。此馬通出酒泉。遂擊車師。匈奴傳作馬通。道過車師北。補曰。今巴里坤延迦化州路。復遣開陵侯將樓蘭、尉犂、危須凡六國兵。別擊車師。勿令得遮重合侯。諸國兵共圍車師。車師王降服。臣屬漢。補曰。匈奴傳重合侯軍至天山。匈奴使大將偃渠與左右呼知王將二萬餘騎。要漢兵。見漢兵彊。引去。閉譟而遁。重合侯遂擊車師。得其王及民衆而還。此漢爭車師者二。漢得車師。

昭帝時。匈奴復使四千騎田車師。宣帝即位。遣五將將兵擊匈奴。師古曰。謂本始二年。御史大夫田廣明爲祁連將軍。後將軍趙充國爲蒲類將軍。雲中太守田順爲虎牙將軍。及度遼將軍范明友。前將軍韓增。凡五將也。補曰。顏此注據武帝紀爲序。武牙漢書作虎牙。車師田者驚去。車師復通於漢。補曰。此漢爭車師者三。本此前後凡。匈奴怒。召其太子軍宿。欲以爲質。軍宿。焉耆外孫。不欲質匈奴。亡走焉耆。車師王更立子烏貴爲太子。及烏貴立爲王。與匈奴結婚姻。教匈奴遮漢道通烏孫者。補曰。此本始三年至地節元年。凡三年。

地節二年。漢遣侍郎鄭吉、校尉司馬憙。師古曰。憙。許吏反。補曰。鄭吉傳吉以從軍數出西域爲郎。吉字今半。將免刑罪人。補曰。通鑑注弛刑人。謂其刑。田渠犂。積穀。補曰。據吉傳此當地節二年秋。何焯以爲事在三年。誤。欲以攻車師。至秋收穀。吉、憙發城郭諸國兵萬餘人。自與所將田士千五百人共擊車師。補曰。下言三校尉。以五百人爲校。攻交河城。破之。王尚在其北石城中。補曰。府志高昌北有赤石山。山北七十里有貪汗山。石城在山中。蓋石城之據險者。有石城是知非城名。傳擊破車師兜訾城。未得。會軍食盡。吉等且罷兵。歸渠犂田。收秋畢。復發兵攻車師王於石城。王聞漢兵且至。

北走匈奴求救，匈奴未為發兵，王來還，與貴人蘇猶議欲降漢，恐不見信。蘇猶教王擊匈奴邊國小蒲類，（補曰：按匈奴傳，右左賢王、左右谷蠡最大國，然則稱小王皆小國矣。諸小王亦稱諸侯，匈奴傳貴匈奴內屬諸侯是也。匈奴有蒲類王。）斬首，略其人民，以降吉。車師旁小金附國，（補曰：今吐魯番有[illegible]地。）隨漢軍後盜車師，車師王復自請擊破金附。匈奴聞車師降漢，發兵攻車師，吉、憙引兵北逢之，（補曰：匈奴傳勒兵逢矣，烏孫鎮[illegible]以兵逆之。）匈奴不敢前。吉、憙即留一候（補曰：所留軍候。）與卒二十人留守王，（補曰：留守右城，留其王入匈奴。）吉等引兵歸渠犁。車師王恐匈奴兵復至而見殺也，乃輕騎奔烏孫，吉即迎其妻子置渠犁。（補曰：就校城也。）東奏事，（補曰：吉奏車師之捷。）至酒泉，有詔還田渠犁及車師，益積穀以安西國，侵匈奴。（補曰：吉行至酒泉得詔書如此，以吉傳推之，吉遂[illegible]。所謂安西國者，即今其[illegible]。）吉還，傳送車師王妻子詣長安，賞賜甚厚，每朝會四夷，常尊顯以示之。（補曰：此非本年事，傳終言之。）於是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別田車師。（補曰：別使吏卒之在渠犁者，非屯校兵也。按匈奴傳，地節三年，西域城郭共擊匈奴，取車師國，得其王及人衆而去。單于復以車師王昆弟兜莫為車師王，收其餘民東徙，不敢居故地，而漢益遣屯士分田車師地以實之，即此傳二年事也。此漢爭車師者四，車師復降。）得降者言，（補曰：自此以下，據通鑑為元康二年事。）單于大臣皆曰：車師地肥美，（補曰：[illegible]為今吐魯番地，[illegible]宜畜牧，宜種穀。）近匈奴，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也。果遣騎來擊田者，吉乃與校尉（補曰：此校尉即司馬，蓋非屯田之三校尉。）盡將渠犁田士千五百人往田。（補曰：通鑑作吉將渠犁田卒七千餘人，即用此傳文而訛千五為七。漢人文體以卒字並省，若果七千人，下文不得言田卒少也。）匈奴復益遣騎來，漢田卒少不能當，保車師城中。（補曰：交河城也。）匈奴將（補曰：左大將。）即其城下謂吉曰：（師古曰：即，就也。）單于必爭此地，不可田也。圍城數日乃解。（補曰：匈奴傳，匈奴遣左右奧鞬各六千騎與左大將再擊漢之田車師城者，不能下。）後常數千騎往來守車師，吉上書言車師去渠犁千餘里，（補曰：前國去烏壘千八百餘里，渠犁在烏壘西，宜千餘里。）間以河山，（師古曰：間，隔也。音居莧反。補曰：河謂交河水也，山謂[illegible]山、沙山、鐵門谷。）北近匈奴，漢兵在渠犁者勢不能相救，願益田卒。公卿議以為道遠煩費，可且罷車師田者。（補曰：據魏相傳，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上書諫，以為[illegible]，上從相言而止。公卿者，魏相等也。）詔遣長羅侯（師古曰：常惠也。補曰：惠凡五使西域，隨蘇武使一也，本始二年使烏孫二也，又持節護烏孫兵三也，本始四年賜烏孫四也，并此為五。）將張掖、酒泉騎出車師北千餘里，揚威武車師旁。胡騎引去，（補曰：宋祁曰：浙本作引兵去。[illegible]本及越本無兵字。按注校有兵字。）吉乃得出，歸渠犁，凡三校尉屯田。車師王之走烏孫也，烏孫留不遣，遣使上書，願留車師王，備國有急，可從西道以擊匈奴。漢許之。（補曰：匈奴傳，匈奴怨諸國共擊車師，遣左右大將各萬餘騎屯田右地，欲

以侵迫烏孫西域。西道即當右地者。）於是漢召故車師太子軍宿在焉耆者，立以為王，（補曰：[illegible]所立兜莫而更立軍宿。）盡徙車師國民令居渠犁，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車師王得近漢田官，與匈奴絕，亦安樂親漢。（補曰：此漢爭車師者五。漢得其民，匈奴得其地。）後漢使侍郎殷廣德責烏孫，（補曰：責其久留烏貴。）求車師王烏貴，將詣闕，（師古曰：烏孫遣其將之貴者入漢朝。補曰：汪校引劉頒父曰：漢求車師王烏貴耳，故詔闕，又賜以第與妻子居，非烏孫使將也。按師古誤以車師王之名烏貴為烏孫貴人，[illegible]）賜第與其妻子居。（補曰：妻子詣長安，今復賜烏貴與妻子居。是時車師已別立王，故稱其前王名以別之。當以求車師王烏貴六字為句，將詣闕三字為句。因上文烏孫相涉，誤衍一孫字，顏、劉不能校正。[illegible]之說非也。松按將詣闕猶言傳書將詣樂府耳。）是歲，元康四年也。其後置戊己校尉屯田，居車師故地。（補曰：通鑑注曰：元康二年，以車師地與匈奴，今何以得置？蓋匈奴後復附漢，故復屯田故地。松按當井從前王庭後國之地，疑亦於此時也。）元始中，車師後王國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門關，往來差近，（補曰：道近而易行。今小南路有小山五，長各半里許，頂上平而首尾截立，或謂是五船也。）戊己校尉徐普欲開以省道里半，避白龍堆之阸。（補曰：今哈密至[illegible]十三[illegible]。）車師後王姑句，（師古曰：句音鉤。補曰：匈奴傳作句姑。）以道當為拄置，（師古曰：拄者，支拄也。言有所置立而支拄於己，故心不便也。拄音竹羽反，又竹具反。補曰：汪校引劉頒父曰：當道為拄置者，新道出車師後王國，則漢使往來，後王當為之供億，故心不便也。拄置蓋猶言拄，說文作㭽。拄置即搘拄，置為擾之假借字耳。）心不便也。地又頗與匈奴南將軍地接，（補曰：在匈奴南，故與南將軍接。）普欲分明其界，然後奏之，召姑句使證之，不肯，繫之。（補曰：繫於校尉城。）姑句數以牛羊賕吏，（補曰：說文，賕，以財物枉法相謝也。呂刑，五過之疵惟來。馬本作惟求，云有請賕也。段氏云惟求者今之枉法贓。）求出不得。姑句家矛端生火，其妻股紫陬（師古曰：陬，子侯反。）謂姑句曰：（補曰：盜往告之。）矛端生火，此兵氣也，（補曰：開元占經引京房說曰：刀劍無故自[illegible]，[illegible]有此者，發兵，[illegible]有血污。）利以用兵。前車師前王為都護司馬所殺，（補曰：事不見傳，前王謂兜莫。）今久繫必死，不如降匈奴。即馳突出高昌壁，入匈奴。（補曰：隋書西域傳：高昌國者，漢車師前王之庭，漢武帝遣兵西討，師旅頓弊，其中尤困者因住焉。其地有漢時高昌壘，故以為國號。高昌者，今哈喇和卓也，[illegible]高昌之音近和昌之語近和卓。漢交河城東二十里，為今吐魯番，[illegible]哈喇和卓，即後漢之柳中，由此北入山為後部，東田即柳中城。）又去胡來王唐兜，（補曰：婼羌王。）國比大種赤水羌，（師古曰：比，近也。補曰：後漢西羌傳，羌種分凡百五十種，九種在賜支河首以西及在蜀漢徼北，[illegible]越巂白馬種、廣漢[illegible]，又有五十二種，八十九種[illegible]。）數相寇，不勝，告急都護。都護但欽（補曰：按匈奴傳，事在元始中。）不以時救助，唐兜困急，怨欽，東守玉門關。（補曰：守，[illegible]。）玉門關不內，即將妻子人民千餘人亡降匈奴。匈奴受之，而遣使上書言狀。（補曰：單于受置左谷蠡地，遣使上書言狀曰：臣謹已受。）是時，新都侯王莽秉政，遣

30 A

第九十七冊

中郎將王昌等使匈奴。補曰匈奴傳謂遣中郎將韓隆王昌副校尉甄阜侍中謁者甄翮長水校尉王颯使匈奴。告單于，西域內屬，不當得受。補曰顏注匈奴傳注曰既屬漢家不得復臣匈奴。單于謝罪。補曰匈奴傳單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憐為作約束自長城以南天子有之長城以北單于有之有犯塞輒以狀聞有降者不得受臣知父呼韓邪單于蒙無量之恩死遺言曰有從中國來降者勿受輒送至塞以報天子厚恩此外國也得受之。使者曰匈奴骨肉相攻國幾絕蒙中國大恩危亡復續妻子完安累世相繼宜有以報厚恩單于叩頭謝罪。執二王以付使者。補曰二王匈奴傳作二虜。莽使中郎王萌補曰匈奴傳作中郎將此萌字。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逢受。師古曰逢受謂先至待之逢見即受取也補曰息夫躬傳匈助戊己校尉保惡都奴之界匈奴傳服虔注惡都奴西域之谷名逢受匈奴傳作逆受。單于遣使送，補曰匈奴傳作送到國。因請其罪。師古曰請爲其罪也。使者以聞。莽不聽，補曰匈奴傳作有詔不聽莽所為亦稱詔書。詔下會西域諸國王，陳軍。補曰為大會陳兵以示威。斬姑句、唐兜以示之。至莽篡位，建國二年，補曰當作始建國。以廣新公甄豐為右伯，補曰按王莽傳始建國元年封甄豐為廣新公二年以豐命曹新室當分陝立二伯以豐為右伯太傅平晏為左伯。當出西域。補曰王莽傳莽曰豐為右伯當述職西出。車師後王須置離聞之，與其右將股鞮、左將尸泥支謀曰：師古曰鞮音丁奚反。聞甄公為西域太伯，當出，故事給使者牛羊、穀芻茭、導譯，補曰導譯導謂譯者。前五威將過，補曰王莽傳始建國元年秋遣五威將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五威將乘乾文車駕坤六馬背負鷩鳥之毛服飾甚偉每一將各置左右前後中帥凡五帥衣冠車服駕馬各如其方面色數將持節稱太一之使帥持幢稱五帝之使其東出者至玄菟樂浪高句驪夫餘南出者隃徼外歷益州貶句町王為侯西出者至西域盡改其王為侯北出者至匈奴庭。所給使尚未能備，今太伯復出，國益貧，恐不能稱。師古曰不副所求也補曰太伯謂甄豐。欲亡入匈奴。戊己校尉刁護聞之，師古曰刁音彫。召置離驗問，辭服，乃械致都護但欽在所埒婁城。師古曰埒婁城名埒音劣婁音樓補曰當即後書班超傳所謂陳睦故城所對也。置離人民知其不還，皆哭而送之。至，欽則斬置離。置離兄輔國侯狐蘭支將置離衆二千餘人，驅畜產，補曰驅匈奴傳作敺顏君注敺與驅同。舉國亡降匈奴。師古曰盡率一國之衆也。是時莽易單于璽，單于恨怒，補曰匈奴傳建國元年易單于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單于始用夏侯藩求地有距漢語後以求稅烏桓不得因寇略其人民釁由是生重以印文改易故怨恨王莽傳匈奴單于求故璽莽不與遂寇邊郡殺略吏民。遂受狐蘭支降，遣兵與共寇擊車師，殺後城長，補曰匈奴傳城作成顏君注後成車師小國名長其長帥按後成即此傳之後城長國顏君誤。傷都護司馬，補曰晉部護司馬以別於校尉司馬疑有分治後城長國者。及狐蘭兵復還入匈奴。補曰後城長國在後國西故兵還匈奴當經車師前國之北。時戊己校尉刁護病，遣史陳良屯桓且谷備匈奴寇。師古曰且音子余反。史終帶取糧食，補曰劉昭百官志戊己校尉有丞無史據此傳是有史二人據漢制護烏桓校尉有擁節長史一人護羌校尉有擁節長史一人此戊己校尉不言長史者護烏桓護羌二校尉秩皆比二千石其屬得置六百石之長史西域官惟都護與副校尉秩比二千石戊己校尉以六百石為之屬職同于丞史故後書即稱戊己校尉為長史則此二史者或戊己之副非其屬官也。司馬丞韓元、領諸壁右曲候任商領諸壘，補曰戊己校尉屬有丞一人司馬一人候五人此言司馬丞疑丞兼領司馬也劉昭百官志大將軍營五部部下有曲曲有軍

候一人比六百石其餘將軍亦有部曲右曲候右部之曲候戊己校尉軍壘也顏氏刪壘注軍壘曰壘此分言者壁壘非一處故互文言之領諸壁壘即所謂總知營事。相與謀曰：西域諸國頗背叛，補曰是時西域騷動詳本篇然背叛至始建國五年焉耆先叛殺都護但欽始著。匈奴欲大侵，要死。可殺校尉，將人衆降匈奴。如淳曰言匈奴來侵會當死耳可降匈奴也師古曰要音一妙反補曰要死匈奴傳作恐并死。即將數千騎至校尉府，脅諸亭令燔積薪，師古曰示為烽火也補曰亭置烽之地即傳所謂亭燧為烽火者假為寇至。分告諸壁曰：匈奴十萬騎來入，吏士皆持兵，後者斬！得三四百人，補曰匈奴傳作劫略吏卒數百人。去校尉府數里止，晨火燃。師古曰古然字補曰即燔積薪。校尉開門擊鼓收吏士。補曰見烽火故收吏士使入府。良等隨入，遂殺校尉刁護及子男四人、諸昆弟子男，補曰殺刁護四子及其昆弟之子。獨遺婦女小兒。師古曰遺留置不殺也。止留戊己校尉城，補曰即校尉府所在也按傳言姑句能出高昌壁是其時高昌有壁無城而後書匈奴車師共圍戊己校尉又校尉城不在交河城內明矣前彌校尉城上交河城不遠後漢因之建初元年救彭宗戊己校尉之圍西域車師於交河城是也此紹再定西域復置戊己校尉乃移治高昌壁耳。遣人與匈奴南將軍相聞。補曰匈奴傳作遣人與匈奴南犂汗王南將軍相聞南將軍蓋屬南犂汗王者。南將軍以二千騎迎良等。良等盡脅略戊己校尉吏士男女二千餘人入匈奴。單于以良、帶為烏賁都尉。師古曰賁音奔補曰按匈奴傳元為留南將軍所良帶徑至單于庭人衆別置零吾水上田居單于號良帶曰烏桓都將軍留居單于所數以將軍之號王莽傳始建國二年十一月立國將軍孫建奏西域將欽上言九月辛巳戊己校尉史陳良終帶共賊殺校尉刁護劫略吏士自稱廢漢大將軍亡入匈奴是其事也此者採建欽者但欽。後三歲，單于死，補曰烏珠留若鞮單于也以始建國五年立匈奴傳云立二十一歲建國五年死。弟烏累單于咸立，師古曰累音力追反補曰按匈奴傳咸為呼韓邪少子始建國二年莽拜咸為孝單于匈奴傳匈奴用事大臣右骨都侯須卜當即王昭君女伊墨居次云之壻也云常欲與中國和親又素與咸厚善見咸前後為莽所拜故遂越輿而立咸為烏累若鞮單于。復與莽和親。莽遣使者多齎金幣賂單于，補曰匈奴傳天鳳元年云當遣人之西河虜猛制虜塞下告塞吏曰欲見和親侯王歙莽遣歙歙弟騎都尉展德侯颯使匈奴賀單于初立賜黃金衣被繒帛。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盡收四人及手殺刁護者芝音妻子以下二十七人，皆械檻車付使者。到長安，莽皆燒殺之。補曰王莽傳莽燔燒良等於城北令吏民會觀之。其後莽復欺詐單于，和親遂絕。補曰欺詐謂前給言侍子登在令知其死。匈奴大擊北邊，補曰匈奴傳匈奴愈怒並入北邊北邊由是壞敗。而西域亦瓦解。焉耆國近匈奴，先叛，殺都護但欽，莽不能討。補曰按莽傳事在始建國五年。天鳳三年，迺遣五威將王駿、補曰王莽傳作大使五威將。西域都護李崇、補曰後漢紀作李宗。將戊己校尉，補曰即郭欽。出西域，諸國皆郊迎，送兵穀。補曰謂助兵與食兵如郭車師送兵是。焉耆詐降而聚兵自備。駿等將莎車、龜茲兵七千餘人，分為數部入焉耆，焉耆伏兵要遮駿。及姑墨、尉犂、危須國兵為反間，還共襲擊駿等，皆殺之。惟戊己校尉郭欽別將兵，補曰王莽傳駿命佐帥何封戊己校尉郭欽別將。後至焉耆。焉耆兵未還，欽擊殺其

老弱，引兵還。補曰：王莽傳，從車師還入塞。莽封欽為剿胡子。鄭氏曰：剿，音鄛。師古曰：剿，絕也，音子小反，字本作剿，轉寫誤耳。補曰：王莽傳作剿胡子。說文：剿，絕也。又引夏書曰：天用剿絕其命。蓋作剿者，尚書正字，後改剿作勦，从刀，刀又誤作力，遂相承用勦，剿廢矣。至莽傳，莽遣大司空征伐剿絕之矣，猶存古字。莽拜欽為填外將軍，又封何封為集胡男，皆見莽傳。李崇收餘士，還保龜茲。補曰：近都護者龜茲為大國，故依以為重。數年，補曰：自天鳳三年至更始元年，莽兵誅莽，凡八年。莽死，崇遂沒，西域因絕。補曰：漢書諸書傳，撰有被顯者作歧，凡也。凡國五十。補曰：據宣平間分五十五國，除去不屬都護者五國，故曰五十。自譯長、補曰：三十九人。城長、補曰：三人。君、補曰：以君名者二十二人。監、補曰：以監名者二。吏、補曰：以吏名者三。大祿、補曰：一人。百長、補曰：傳無。千長、補曰：八人。都尉、補曰：以都尉名者六十六人。且渠、補曰：二人。當戶、補曰：傳無。將、相至侯、王，補曰：將四十九人，相一人，侯四十八人，王七人。皆佩漢印綬，凡三百七十六人。補曰：此即匈奴傳所謂西域諸國佩中國印綬者。合傳所載官數，二百四十七人，又除不屬都護者，其數益寡。百長、當戶皆在匈奴傳。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賓、烏弋之屬，皆以絕遠不在數中，其來貢獻則相與報，補曰：者康居貢獻，則都護吏至其國；閻省奉獻，則送其使。不督錄總領也。

贊曰：補曰：荀紀武帝篇全錄此文，稍為本志，本志行本書也。孝武之世，圖制匈奴，師古曰：圖，謀也。補曰：漢紀作圖制。患其兼從西國，師古曰：從，音子容反。結黨南羌，迺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補曰：後書西羌傳曰：初開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門，隔絕羌胡，使南北不得交關。當謂西武帝所開四郡皆在河西，通典、御覽引此作河西四郡，玉門下漢紀有關字。通西域，以

斷匈奴右臂，補曰：漢書以取烏孫為斷匈奴右臂。劉歆上議以武帝立五屬國，起朔方，伐朝鮮，起元菟、樂浪，以斷匈奴左臂，說相傳注云：南面以西為右，此漢紀匈奴下有之字。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補曰：匈奴傳，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紀作遠遁漠北。武帝紀注，應劭曰：幕，沙幕，匈奴之南界。臣瓚曰：沙土曰幕。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補曰：高、惠、文、景、孝武為五世，獨斷云：呂后不入數。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彊盛。補曰：漢官儀，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置西北邊，分養馬三十萬頭。故能睹犀布、補曰：漢紀故能下有犀象二字。錢先生曰：布當為象，象布二字，篆文下半相似，漢紀、通典引並作犀象。瑇瑁則建珠厓七郡，師古曰：瑇，音代。瑁，音妹。補曰：地理志，粵地處近海，多犀、象、瑇瑁、珠璣、銀、銅、果、布之湊。珠厓七郡，漢紀作開建珠厓七郡。按武帝紀及地理志，元鼎六年定越地，以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珠厓、儋耳郡。元帝時罷珠厓、儋耳，則七郡當作九郡，漢紀無儋耳者，非。感枸醬、竹杖則開牂柯、越巂，師古曰：枸，音矩。補曰：按西南夷傳，番陽令唐蒙風曉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醬，蒙問所從來，曰：西北牂柯江。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蒙上書請通夜郎道，置犍為郡。其後西南夷數反，罷西夷，及元狩元年，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中國，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天子乃令王然于等十餘輩閒出西南夷。地理志，牂柯郡、越巂郡，皆元鼎六年開。本紀：元鼎六年，定西南夷，以為武都、牂柯、越巂、沈黎、文山郡。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補曰：通考引無安息二字。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如淳曰：文甲，即瑇瑁也。通犀，中央色白，通兩頭。補曰：文甲、通犀，漢紀作文貝、犀象。東方朔傳：宮人簪瑇瑁，垂珠璣。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孟康曰：四駿馬名也。師古曰：梢，音所交反。補曰：漢紀作協容、龍蹻、龍文、魚目、汗血、名馬。東京賦：承華之蒲梢。說文：驕，馬一目白曰驕，二目白曰魚。之類，此云龍文者，謂其文似龍。新譯經文如龍魚矣。

爾雅：馬二目白魚。西京雜記：帝得貳師天馬，以玫瑰石為鞍，鏤以金銀鍮石，以綠地五色錦為蔽泥。漢舊儀：中黃門騎馬、大宛馬、汗血馬、天馬、下馬。韋注：梢，稍馬名。稍，音所交反。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羣食於外囿。師古曰：食，讀曰飤。補曰：漢紀作巨象、獅子、猛獸、大雀之羣，實於外囿。本紀元狩二年，南越獻馴象。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補曰：三輔黃圖云：武帝建元三年開上林苑，東南至藍田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瀕渭水而東，周袤三百里，離宮七十所，皆容千乘萬騎。漢宮殿疏：方三百四十里。漢舊儀：上林苑方三百里，苑中養百獸，天子秋冬射獵取之。穿昆明池，補曰：昆明池在上林苑中。本紀元狩三年，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半，發謫吏穿昆明池。三輔黃圖云：昆明池在長安西南，周回四十里，有戈船、樓船各數十，上建戈矛，四角悉垂幡旄葆麾蓋。營千門萬戶之宮，補曰：本紀：太初元年，起建章宮。顏注：在未央宮西。三輔黃圖云：建章宮周二十餘里，千門萬戶。立神明通天之臺，補曰：神明臺在建章宮閶闔門內，通天臺亦曰候神臺，又曰望仙臺，在甘泉宮。武帝紀：元封二年作通天莖臺，注云：通天臺者，言此臺高上通于天也。漢舊儀云：高三十丈，望見長安城。興造甲乙之帳，師古曰：其數非一，以甲乙次第名之也。補曰：東方朔傳，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應劭曰：數多，故以甲乙第之。顏此注，並用應說。西京賦：[illegible]。落以隨珠、和璧，師古曰：落與絡同。補曰：漢紀作飾以隨珠、和璧，東方朔傳注引亦作絡。天子負黼依，襲翠被，馮玉几，而處其中。師古曰：依讀曰扆。扆，如小屏風，畫為黼文也。黼，白與黑謂之黼。又畫斧形。襲，重衣也。被，音皮義反。補曰：漢紀依作扆，黼依見禮記。[illegible]負扆。漢紀作扆。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補曰：酒池在長樂宮中，東西馬門內，其水來自未央，自未央北南入長樂宮北，繞甚殿，入夏殿之北，匯為池。三輔舊圖云：太上皇廟在長安城中香室街，酒池之北，是酒池在香室街。太平寰宇記云：武帝作酒池，以誇羌胡，飲以鐵盃，重不能舉，皆抵牛飲。三輔舊圖有秦酒池，長安志本書酒池為始皇所造，漢武帝行舟於中，是非自漢設之。作巴俞、都盧、海中碭極、漫

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晉灼曰：都盧，國名也。李奇曰：都盧，體輕善緣者也。碭極，樂名也。師古曰：巴，巴州人也。俞，水名，今渝州也。巴俞之人，所謂賨人也，勁銳善舞，本從高祖定三秦有功，高祖喜觀其舞，因令樂人習之，故有巴俞之樂。漫衍者，即張衡西京賦所云：巨獸百尋，是為漫延者也。魚龍者，為舍利之獸，先戲於庭極，畢，乃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漱水，作霧障日，畢，化成黃龍八丈，出水敖戲於庭，炫燿日光。西京賦云：海鱗變而成龍，即為此色也。俞，音踰。碭，音大浪反。衍，音弋戰反。戲，音許宜反。觀，音工喚反。補曰：漢紀俞作渝，衍作演，抵作觝。武帝紀：元封三年，作角抵戲，三百里內皆來觀。韋昭注引蔡質漢儀曰：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將大夫百官各陪位朝賀，作九賓徹樂，舍利從西方來，戲於庭極，畢，化成比目魚，又化成黃龍。以兩大絲繩繫兩柱中頭間，相去數丈，兩倡女對舞，行於繩上，對面道逢，切肩不傾，又蹋局出身，藏形於斗中，鍾磬並作，樂畢，作魚龍曼延，後漢相因用之，正旦唯無角抵耳，巴俞並用於大饗。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補曰：食貨志：渾邪王率數萬衆來降，漢發車三萬兩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凡百餘巨萬。天子為伐胡，故盛養馬，馬之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西胡降者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縣官不給。至於用度不足，迺榷酒酤，筦鹽鐵，補曰：本紀：天漢三年，初榷酒酤。食貨志云：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鑄白金，造皮幣，補曰：本紀：元狩四年，有司請收銀錫造白金及皮幣，以足用。按食貨志，白鹿皮方尺，緣以繢，為皮幣，直四十萬。又造銀錫為白金三品：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撱之，其文龜，直三百。算至車船，補曰：漢紀作船車。本紀：元光六年冬，初算商車。按食貨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軺車一算；商賈人軺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租及六畜。補曰：如淳以租及六畜為若馬口錢，見昭帝紀注。民力屈，財用竭，師古曰：屈，音其勿反。補曰：漢紀用作貨。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補曰：通考引作寇賊。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

之。補曰，漢紀作衣褐衣，持斧鉞，斷斬于郡國。本紀，天漢二年，泰山琅邪羣盜徐勃等阻山攻城，道路不通，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杖斧分部逐捕。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補曰，通考引而作且，仁聖作聖人。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縣度之阸。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為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補曰，淮南王諫伐閩越書，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彊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杜欽論見此傳。揚雄論見匈奴傳。漢紀作分別區域，縣絕外內。書曰，西戎即序。師古曰，禹貢之辭也。序，次也。補曰，史記索隱引王肅尚書注，西戎西域。禹既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補曰，漢紀作禹但就而序之，非威德之盛，無以致其貢物也。漢書西域傳序引非上威服作非盛德威。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眾分弱，無所統一。補曰，漢紀西域作西戎，分弱作微弱。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補曰，漢紀作匈奴能得，統作總。此言西域之無益于匈奴。與漢隔絕，道里又遠，補曰，道里，通考引作道路。又漢紀作尤，此言西域之無損于漢。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補曰，漢紀棄作失。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補曰，通考引作盛德。咸樂內屬。唯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尚為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數遣使置質于漢，願請屬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補曰，後漢書西域傳，匈奴單于因王莽之亂，略有西域，唯莎車王延最強，不肯附屬。建武十四年，莎車王賢與鄯善王安並遣使詣闕貢獻。十七年，賢復遣使奉獻，請都護。二十一年，車師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願得都護。天子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子。通考引作募人遠覽古今。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亦何以尚茲。師古曰，西戎即序，此已在前。書周公相成王，越裳氏重九譯而獻白雉，成王問周公，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獲此物也。譯曰，吾受命國之黃耇曰，久矣，天之無烈風雷雨也，意中國有聖人乎，盍往朝之。然後歸之。王稱先王之神所致，以薦宗廟。太宗，漢文帝也。卻走馬，謂有人獻千里馬，不受還之，賜道路費也。老子德經曰，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故引也。補曰，王鑒生于建武八年，明帝永平五年，始詣校書郎，修漢書，至章帝建初乃成，是作書正當明帝、章帝時。而此贊稱光武為聖上者，史通云，建武中司徒掾班彪作後傳六十五篇，其子固以父所撰未盡一家，乃起元高皇，終乎王莽，為漢書紀表志傳百篇。其事未畢，會有上書云固私改作史記者，有詔京兆收繫，悉斂家書封上。固弟超詣闕自陳，明帝引見，言固續父所作，不敢改易舊事。帝意乃解，即出固，徵詣校書。可見漢書之傳，多有叔皮所作，贊稱聖上，為叔皮之辭，孟堅因而不改。考叔皮卒于建武三十年，西域貢獻請都護在十四年至二十一年，叔皮目擊時事，書之故正也。汪成王問周公，汪校本成作在。

緬述

彭崧毓撰

緬述者。彭子蕃太守治騰越時。詢諸夷使譯而錄之者也。騰越有鐵壁關。使必敂關。乃得入云。按緬名始見於宋。至元史已云莫詳其何種。大抵漢哀牢塞外夷也。山川遼遠。恃負阻深。方元之猖盛。兵入其國。僅能以文降之。國朝乾隆時。頗擾邊。忠勇公傅恆率師往征。納其降。閱二十年。其王孟隕遣使齎表獻方物。乞封貢。由是冊爲王者。令十年一入貢。輸誠嚮化。比屬國焉。道光二十八年。永昌民回交訌。制府林公督師進勦。檄子蕃集練勇。徵土兵。勒兵犄其後。緬使者適奉王意。款關詢師故。子蕃具語之。戒以歸白若王。毋虞恐。毋納亂民。按故事犒賚之。皆拜謝去。夫蠻夷雖天性悍戾。然其嗜利惡患害之心則一也。卒視邊吏之廉汙爲逆順。漢始開益西南夷。其時刺史太守郡尉從事有政化清平。宣布威信者。則舉種內附。文犀封獸。光珠琉璃。罽毲帛疊之屬。充牣府藏。雖魋結盤并衣鳥言之衆。稽顙闕廷。其有以黷貨失遠夷心者。亦輒鄰寇掠相延。起爲邊患。此則柔服桀驁。在於長吏賢否。皆前世已然之迹也。今國家文德武烈。遠被日南。北抵之表。自上世所不能臣者。莫不懾慄奔走。請命下吏。子蕃領郡。適當邊徼。樹聲流惠。所控馭皆中方略。荒陬悅服。華夷俱寂。邊鄙不聳。民狎其野。兹非長吏得人之明效乎。前史載緬事不甚詳。國朝奉使至其地者。復罕記述。子蕃固循吏。又官邊郡。慨然諮訪。勒成兹書。將用是宣上威德。俾遠夷思錫命之榮。復誠之仁。恪共虔勤。世世享王。毋敢梗。且使後之吏兹土者。循覽推究。得靖邊綏遠之略。其用意

至深遠。其才略威惠。隱然折衝千里。亦可附見。非僅馳觀域外。備職方誦訓與內外史之采錄而已。昔朱輔爲益州刺史。白狼槃木唐菆等款塞請附。於是作遠夷樂德慕德懷德詩三章。韋皋節度劍南。招西山八國。奏上驃國奉聖樂。彼皆立功方鎮。風行殊俗者也。子蕃頃上計簿。朝京師。天子嘉其治行。且膺廷節。功名大著於海上。豈出彼兩人下哉。是書不分門類者。隨譯隨錄。未暇詮次故也。紀略附後者。采舊志及文移。示有所據也。其名曰述者。不居作之名也。王柏心撰。

緬述

清 江夏彭崧毓子蕃撰

道光二十八年正月朔日。緬甸國蠻暮紐纜冏紀麻哈冏臘呀咱登承其王命。遣使茄繆撒滿達也賚發齎文。至騰越鎮廳衙門呈投。探問永昌漢民聚衆抗官之事。蠻暮即新街。爲中外互市之處。距騰越邊界最近。因事修問。所以昭恭順也。紐纜。其大官名。茄繆。亦官之職。行人者。來文稱菓。稱鎮曰大人。廳曰大老爺。覆文稱字寄。稱其紐纜曰大官。來文用白棉料紙。墨書緬字。類梵經。譯者自左至右橫讀成文。質直無文義。辭多繁複。譯者以意序次之。乃可解。無外函。盛以紅布囊。囊口結繩處封以紅蠟。圓如餅。上有印文如菊花樣。蓋紐纜印也。余時爲騰越廳同知。覆以永昌巴民玩法。大兵勦捕。不日可平。無煩其國王遠念。使轉謝鎮軍。時駐永昌。會銜而不用印。來使留郡中休息。旬日遣歸國。賚勞皆如例。此茄繆者。皆隨貢使兩至京師。能通華言。詢以彼國之風土歲時。備述其概。質諸騰民之商於彼者。所言良不誣。因命小吏書之。得若干條。

緬甸在騰越南一千七百餘里。其道有五。或由茶山。或由木邦。或由鎮康。皆險僻。商販往來。多由南甸千崖盞達至蠻暮。而入貢正道。則自蠻暮敂鐵壁關。由隴川以進騰越。計程九日。

建國之地曰阿瓦。城三重。外城用磚。周十二里。爲門十二。中有本城。周六里。爲門四。商民居之。有街有市。

內地之商於彼者.自成聚落.曰漢人街.內城環王居.亦用磚.周四里.爲門四.常駐兵數千以守衛.城東北倚山.西南枕江.新街至阿瓦.可通舟.計程十數日.其舊都曰木梳城.乾隆間緬王甕喇爲得楞子所殺.而甕籍牙復敗得楞子.自立於木梳.尋徙阿瓦.

九紐城距阿瓦四程.乾隆五十五年.緬王孟隕入貢乞封.迎詔使於此.又有城曰直埂.亦商民聚集之所.

蠻幕、漾貢.爲南北兩大都會.蠻幕瀕江.多滇商.漾貢瀕海.多粵商.皆設官権其稅.

國之四境.東界暹羅.西接東天竺.南際海.北盡蠻幕.地袤三千里.廣五千里.舊稱屬國十八.今僅有七.曰魏薩離.曰格色.曰魚看.曰約.曰得楞.曰翠.曰有得亞.部落二百九十八.今所稱者.惟木邦、錫卜、猛拱、拔壠、挾殺、撰狗、戶拱、洞鳥、得外、夜儴諧、白石、近道及蠻幕、漾貢而已.餘亦不甚著.

緬之先曰莽.明季有莽瑞體.國初順治間.有莽猛白.得楞子之亂.甕喇被殺.甕籍牙自立.莽氏絕.今之王皆曰孟.

國王嗣位.無年號.無甲子.至今第接稱一千二百一十三年.相傳自漢和帝永元九年.雍由調受金印始.按康熙間土番入貢.疏稱一千八十七年.黎西國貢獅子.亦稱一千六百七十四年.見華亭董含蓴鄉贅筆.緬言遠方小夷國祚之久.然緬甸在國朝已易莽爲孟.其在漢曰撣國.在唐曰驃國.至宋而緬之名始見.元明以來.或附入中華.或棄之域外.沿革靡定.恐亦非必一姓相傳也.歲十有二月.四閏月爲一時.有春.有夏.有冬.無秋.單月大建.雙月小建.度歲無定日.三年一置閏.閏皆在五月.推測星度.亦能知日月薄蝕.惟時刻秒分不能無差耳.

歲朝以水澆佛.次及王及妃王子王孫.大小官屬.無不澆洗.軍民男女相見.亦皆以水互洗.如是者三日.謂之潑歲.又以大竹長丈餘.貯火藥其中.以火然之.升於空.如中國之爆竹.墮人屋上.常壞屋壓斃人.舉向其家稱慶.謂之成佛上天.

五月至八月.謂之齋月.國中禁烟酒.不宰殺.不嫁娶.不理詞訟.自王以下皆素服禮佛.廣行善事.

七月.王閱水師於江上.王妃及王子王孫大小官屬咸與焉.舟師有金船紅船黑船之分.合操三日.犒賞有加.是爲行慶大典.

八月朔至晦日止.國中廣張燈樂.達夜嬉遊.士女駢闐.歌笑無忌.略如中國之元夜節.

九月朔.居民戶外皆立燈杆.杆上懸燈.累累如貫珠.多者一戶立數杆.照徹街衢.月盡乃止.十五日夜.爭以鎗礮拋擲屋上.用祓不祥.

十一月.王閱兵於演武場.妃及王子王孫大小官屬皆與操練.犒賞儀與閱水師同.

十二月十五日夜.自王以至於國人.皆用香燭糯米蔬湯供禮緬佛.以除冬令.王居梁柱皆用金漆.壁用香木.飾以珠寶.瓦用錫.殿上設王座如塔.每視朝.與妃同坐其中.殿凡三十二間.皆有樓.樓梯凡六.前左有佛骨金塔.右有鐘鼓樓.衆官上殿.皆去鞋跣足.俯伏白事.

王妃有正宮東宮西宮.以下衆妃常八九人.正宮必親支宗屬.東西宮或親屬或大臣之女.惟正宮與王同居.同飲食.東西宮以下.皆別居外殿.不得舉火.飲食皆外家供給.

王妃侍王寢.有掌宮籤記注日期.身有娠.即報王.子多者常數十人.長即別居.惟正妃所生得嗣位.餘則以世澤爲貴賤.王子未嗣位以前曰恩也.猶華言世子也.

王之左右.有史官記言動.審畢.即藏於匱中.王不得啓視.

官制極貴者曰四大縕.（縕亦作溫）其次有縕以.（縕以亦作蘊）有絆縕、補縕、稿縕、絚縕.有瑞夕縕、雞縕、苗縕、溝縕、臘縕、夜縕.有綠那縕、箱拼遮縕.有遶也麻蘇紀.有直也頸紀.在外者曰紐縕.（紐縕亦作紐溫）紐縕之屬有借改.有直也紀.有那看.（看亦作昔）武官世襲者曰繆息紀.四大縕協理朝政.若我國相也.紐縕分地以治.得專賞罰.爲一方之大吏.又有緬軍師.秩視紐縕.稍次而禮過之.

國中議事有公廨.謂之聶駄.亦曰卷上.

王視朝.服小袖扣金袍.冠金葉帽.履尖頭金鞋.冠履俱以寶石爲飾.冬服金甲冑.亦多飾珠寶.平日燕居不衣冠.纏首以布或帛紬.無定色.褻體則以通幅帛紬.自肩及膝皆可蔽.謂之抄子.王子以下盡如之.布帛廣狹長短無差等.

王子王孫大小官屬.朝服俱冠氈帽.服大袖大領衣.王之親屬用錦緞.四大縕以下俱用倭緞.色用紅.惟緬軍師衣冠得用白.其國制尚白.殊禮也.王坐之四隅.張曲柄白繖.二王子以下.張金繖.自八柄以至一柄.各有差.冠上簪金花.胸前繫金縷花.自十二朵以至三朵.縷自十六股以至三股.亦有等.惟王子王孫不簪花.氈帽上簪以金綱.文官朝謁.執箭扇.如搢圭笏.武官俸佩刀.刀之飾亦有別.

王出乘象轎.或賜大臣象.以象多者爲貴.王子王孫乘金轎.四大縕以下乘綠轎.繆息紀借故各官皆騎馬.有鞍無蹬.以足大指夾扁紅豆代之.內地之商公舉一人爲客長.亦得乘轎.舁轎皆四人.或乘車.駕以馬.亦用人車.式如內地.有四輪有兩輪.

王妃朝服.戴金冠.飾以珠寶.服扣金衣.扣金桶裙.王子及四大縕妻亦如之.其餘命婦不戴冠.衣裙以花素別貴賤.命婦朝妃.月必數見.見必以贄.亦有時見王.

甦帽豐下銳上.如優戲中之中軍帽.多飾珠寶.五光燦然.桶裙如古帷裳之制.有襇縐.無襞縫.鞋如靸子.

王之宗屬.皆食采地.以戶給.四大縕以下.皆無俸.官於內者.取給於外.外之紐縕.必納餽而後可得.銀之多寡.視地之肥瘠.漾貢蠻幕.其最沃也.歲納有常數.王取其八.官取其二.外官受代.必先期齎送.否則必爲新官所窘辱.

兵制無營伍.亦無餉餽.有事按門戶抽派.出兵之家.裹糧以從.糧盡輒退.師出不盡以律.而賞罰勝負特嚴.勝者賞名號爲官.或予世襲.負者殺無赦.逃者孥戮.

陸戰以象陣爲先.水戰用舟師.觀駛亦甚捷有法.火器多西洋製造.其地蓋近佛郎機云.

男女皆蓄髮.男盤髻於顛角.女盤髻於頂心.人皆漆齒.以針刺其身.作鳥獸花卉形.塗以硃墨.漆成紅黑文.以文多爲貴.女子穿耳爲大禮.取鄰銅儀以稱慶.耳不綴環璫.以金銀爲塞其孔.如拇.上披抄子.下圍

緬俗.男女皆無姓.

男子欲識字.必投緬寺爲和尚弟子.習誦經.其禮甚鉅.後欲還俗.亦聽其便.王子亦有和尚師傅.字母凡三十五字.每字連十二字.一字又轉十二音.初學又有十九字.多喉音.

緬和尚極尊.國中犯法者.王不得以私宥.惟乞和尚以黃單覆之.卽免死.度爲和尚.和尚衣食皆民供給.子爲和尚.父母有跪而進食者.

寺院多建寶塔.富者捐金銀珠玉埋置其中.或密埋他處.不介子孫知.謂留待來生受用.又有奇珍異寶.多剖佛肉納其中藏之.剖合處隱然隆起.民居以竹爲壁.上蓋木片.中搭地樓.漢人街多掘地窖.以竹木易致火.故火禁嚴.午炊畢.卽有頭人挨查.以雞毛嵌插竈中.有火則治以罪.不然燈燭.

俗好水嬉.男女浴水中日數次.王子嗣位.亦有洗頭大禮.

男女不習擔荷.昇物者皆戴於首.男工負販.女習紡織.細布緬紗皆細密.男女以兩手抱臂稽顙爲恭敬.見貴官上人.則蹲身.示不敢比肩也.

食飯不用箸.以手撮入口.飲用勺.坐臥皆席地.或藉以氈.無茵褥.

婚姻無媒妁.男女許自擇.無嫁娶禮.貧而有力者.別營新屋.男女同移居之.無力者.贅入女家.衣飾之具皆男治.婦人事夫極護.飲食必跪進.惟離逖亦甚易.不合則去.無留戀.男子出.婦給銀如干.婦棄其夫則倍之.皆有定數.七日後.男得再娶.女得別嫁.

婦人犯姦.罰銀與其夫.亦有定數.卽聽判從姦夫去.命婦有犯.罰倍於民妻.惟王妃宮眷有犯.死無赦.民間有殺姦者.亦勿論.

盜於最嚴.無問贓之多寡.卽盜一針.亦論死.事主殺盜者勿論.人命訟王官.不抵罪.惟斷銀給死者之家.鬪毆以動手之先後判曲直.曲者罰銀與直者.傷重則銀增.傷輕則銀減.增減之數亦有定.戶婚田土皆入銀於官.多者勝.寡者負.

兩造涉訟各請一訟師對辯.斷定之後.或改請訟師覆對.亦可翻斷.但欲覆對必先入銀於官.

詞訟案牘及民間簿籍.皆以白石抹寫於樺皮或黑紙上.事畢卽拭去.惟官有奏記於王.及與內地文移.用貝葉金紙.其王與督撫移文.紙墨尤倍精潔.

刑有大辟.有去頭.去植者.置水牢以待重罪之犯.親王大臣犯死罪.縛置甕中.緘其口.沈之江心.不加刑戮.笞用籐.夾用竹.初夾腿.次及腰腹.次及胸.終不承.則夾頸.及顖則死矣.

宰殺有禁.煙酒有禁.惟不禁賭.設賭局.以官領之.收什一之利.如賦稅然.負者或不償.官爲勝者追比.

漢人與夷人訟.必與客長共聽之.漢人直.則治夷人以罪.夷人直.則罰漢人以銀.間有不從.則解送內地治罪.無敢抗刑.

漢人娶緬婦.不同歸.歸之日.婦棄其夫去.生男歸父.女歸母.

市物不用錢.代以鉛.或以鹽米.鉛市賤.銀市貴.多寡之數.一曰得.二曰勒.三曰悚.四曰列.五曰阿.六曰巧.

七曰苦也.八曰喜.九曰栗.十曰得旦.百謂之鴉.千謂之緬.輕重之數.一分謂之甏.四甏爲一摒.十摒爲一甲.十甲爲一元.十元爲一砵.物之重者以砵計.砵讀專蓊切.字書砵字音朴.并數名.漢商客紬以意假借之.得勒皆上聲.

古亦有音律.漢唐時曾進樂於中國.如韋皋所譜奉聖樂.今已失傳.惟口琴蘆笙銅鼓鐃鈸之屬.歲時歌舞.用以合奏.亦尚婉轉可聽.

疾病尚祈禳.拜佛誦經.多行善事.醫者有按摩法.藥有火散.無湯劑.治跌打損傷.多飲臭魚汁.

占卜用雞骨.或用茅草.亦靈驗.

喪葬之禮.王薨.國中齋戒持服七日.妃及王子卒.亦如之.官民有喪.其子孫亦齋戒持服七日.鄉鄰有喪.皆助以貲.無貲者.助以力.有不赴者.衆議罰.

王與妃用火葬.瘞殿內.新王嗣位.別營宮室以居之.王子以下.瘞城外.或兼用水葬.惟下賤及刑辟死者.不得用火葬.火葬焚其骨.水葬沉之江.王瘞骨以金罐.次以甎.次以布.築墳如浮屠.內有碑記.

土產有五穀.無蠶桑.多植木棉.婦功亦善紡織.而地極熱.人不知衣.衣布者亦絕少.悉以售入內地.以供民用.

鉛錫產木邦.玉石產猛拱.琥珀產戶拱.寶石璞玉之屬產擺壁、猛遮、擺狗各部落.燕窩產得外.磁產白石.井油產夜儸.講其地有三十二井.皆出油.可治瘡疾.並佐漆治之用.近遮產樹頭酒.一名翁咀.又有象鼻雞.鼻長五寸許.異物.木變石.竹變魚.猿猴.鸚鵡多白者.

王圃有池.豢黑鱷如虬.龍有鱗無角.有趾無爪.俗謂獅虎.以鐵檻圍池.有重罪犯人.投之池.俾獅虎噬之.獅虎能大能小.善變化.有走失者.豢蠋人卜知其所在.以一線垂水中.卽引起.仍攜歸池中.

捕象法.以家象爲媒.引野象入隘谷中.預設阱.使不得出.飼以芻菜.與之語.食卽馴伏爲人用.不食者輒百計制之.不爲屈人.亦弗強.仍縱之去.十年一貢.

天朝方物中.必有馴象.弭耳伏首.率舞而來.儼然從風.帖然向化.是獸也.蓋有人性焉.

附緬甸紀略 采騰越州志及近年案牘輯之

緬甸。古越裳地。接於南交。為禹貢梁州外境。在哀牢之外。漢所謂西南夷者也。漢曰撣國。唐曰驃國。宋而緬之名始見。元封以王。明初頒表。不過在三宣六慰土司之列。中葉浸強。蠶食諸土司。遂與明為敵。迨其季也。為木邦孟密所弱。萬歷十年。劉綎鄧子龍率兵大破之。直抵阿瓦。自是稍斂戢。二十三年。巡撫陳用賓用[illegible]綎開緬。緬頓衰。至我朝順治十八年。緬王莽猛弒兄自立。不通中國者六七十年。雍正七年。緬與整賣構兵。求進貢而不果。至乾隆十九年。緬王嚨喇為得楞子所殺。甕藉牙敗得楞。自立於木梳城。尋徙阿瓦。遂篡緬甸。而莽氏絕。二十五年。甕藉牙死。其子孟絡嗣。與各部構兵如故。孟養木邦以次歸緬。三十年。孟絡死。弟孟駁嗣。時犯車里九龍江。出入無忌。然不過蠢動已耳。而滇吏舉動張皇。恫愒進以擣禍機。三十一年二月三日。總督劉藻至於自殺。洎總督楊應琚至。事已靖矣。而聽副將趙宏榜之說。生事邀功。至於新街敗衄。遂兵燹無虛日。三十二年三月。楊應琚逮入都。而以承恩公明瑞代。九月。進兵分兩路。明瑞由木邦進。額爾登額由老官屯進。明年正月。明瑞歿。以忠勇公傅恒經略。兵至老官屯。緬人乞降。遂班師。四十一年。孟駁死。子贅角牙嗣。四十七年。為其下孟魯所殺。國人殺孟魯。立孟隕。孟隕者。甕藉牙之第四子也。初為僧。至是國人迎立之。時有七日易三王之說。孟隕踐位後。生孫孟既。襁褓能言。寺問前在白象金織各匠器甚豐。贅角牙之遺物也。孟隕以孫為贅角牙轉世後身。遂詔諭諸兄定議傳位於孫。凡來朝覲事。皆率孟既與俱。諸子亦遵父命。莫敢爭毀。五十三年。孟隕遣使業渺瑞洞細哈覺控委盧撒鴉三名。帶

小頭目十二人。跟役百餘人。恭齎金葉表文。金塔寶座。馴象八隻。並寶石象牙各物。由順寧府耿馬緬關。文其齎文壹件。稱孟隕因兄孟駁去世。姪贅角牙嗣位。無道被弒。國人誅除篡逆。迎我王管國事。因知孟駁父子行事錯謬。蒙大皇帝寬宥。不加征勦。感激自深。屢欲進貢。因暹羅國時相侵擾。移建城池。未得備辦。今幸地方安靜。特遣使進貢。攄誠懇祈轉奏進京。經總督富綱委員察驗無異。其情詞實為真切。遂會同巡撫譚尚忠據情入告。奉旨允行。六月。總督富綱令原任迤南道賀長庚、順寧營參將花連布、通事都司翁得勝等伴送緬使進京。一切賞賚供給從優。五十四年。緬使回滇。仍由總督委員護送由騰越出關回緬。五十五年。孟隕復遣使便居末駝等五人。帶領目役。恭齎金葉表文。馴象六隻。奇異花象一隻。長壽聖佛一尊。萬壽佛經一部。及土產各物。由騰越入關。並其緬文。內稱孟隕前次遣目進貢。仰蒙大皇帝恩准。得達觀光。已屬萬幸。乃蒙御賜各種珍物。又蒙賞還緬人孟五等四名。恩德如天。莫由圖報。今年八月。恭逢大皇帝八旬萬壽。萬國來朝。小國已經歸附天朝。理應進京慶祝。叩謝天恩。仍求轉奏大皇帝逾格恩施。敕賜阿瓦封號。並准十年進貢一次。俾子孫世世稱藩。永沐恩澤。再內禁止通商。以後邊地生計艱難。還求照舊開關。使甸緬所產棉花等物。得以銷售。舉國均蒙天恩等語。詔允封王開關。並御賜詩一章。敕命一道。珍珠手串荷包等物。令雲南糧儲道永慧。廣南營參將百福。齎赴緬宣封。奉派騰越州知州居述濂偕往。六月十五日出鐵壁關。十七日。賫還遷徙馬龍州木邦土司之姑母線氏等八名。知州居述濂帶送出關。道遇孟隕遣目阿渺大萬。並其三子。應也起官屯一帶迎候。沿途伺應極為恭順。十九日抵新街。

緬目孟幹備有船隻。揚帆直下。孟隕親出離阿瓦四站之九紐迎。恭迎詔使。七月初十日。永慧等抵阿瓦宣封。孟隕祇遵指示儀注。跪拜受封。並叩領敕書及御賜各物。使臣於十三日回舟。孟隕出城親送。並遣使恭齎表文貢物。隨同赴京謝恩。次年。緬使還緊。護送出關回國。自後每屆十年。照例遣使入貢。嘉慶二十五年。因緬甸水災。籲求展限。奏奉恩准。道光三年。道使補貢。十三年。孟隕歿。孟既襲位。循例納貢。恭順如常。孟既性懦弱多病。因夜間私行至細民孟窩門外。聞其妹馬奴歌聲。呼出見其色美。遂召進宮。立為妃。並封孟窩顯秩。寵任有加。國柄悉歸私室。封爵征伐。皆得擅專。孟既有弟薩鴉布低。強悍好武。凡有拔能武略者。皆羅致焉。因諫孟既疏孟窩。作王妃。妃與孟窩計。乘孟既病。矯命召薩雅布低入侍。欲害之。事洩。薩鴉布低遂星夜帶兵舉家過江。佔據渺繆。令其二子召集亡命。得數千人。妃與孟窩發兵追之。兵至。輒為薩鴉布低招留。並將帶兵官馘摧背。縛書字於其背。聲說孟窩姊妹擅權謀篡。陷害親王大臣。薩鴉布低誓清君側。布告中外相助。派人押回阿瓦。由是渺繆聲勢日壯。孟窩手下俱各解體。明二月。薩鴉布低率眾北還。距阿瓦十數里。紮立連營。城中為之振動。孟既盤次遣官。並命大和尚往見薩鴉布低。勸諭退兵。不報。孟既勢迫。願遜位。令息兵。薩鴉布低指名索孟窩。王不允。孟窩自願過江。遂被執。後復請王子率家們過江。亦被留。孟既計無所出。下詔令薩鴉布低進城襲位。薩鴉布低奉王子入城。而自輔之。時王子甫習齔。國事悉歸薩鴉布低。拷索孟窩家財。盤其所有。驅出乞食尋死。王妃閉置別室。復追殺孟窩黨與。國事稍定。此道光十六年事也。緬甸舊有讖書。內載讖語一千一百九十九年有三年無主之說。即指

是時。當陡鴉布低舉兵入國。其女苦力諫。女遂許配王子幹家們者。兩兄誚其欲作王妃。恐父傳位。不利於己。故諫。女遂自經。一說孟窩妹生女。欲配王子。王子已許陡鴉布低女。陡鴉布低不令王子尤妃女婚。故與妃有隙。按夷俗。異母姊妹可爲婚。是亦有因。陡鴉布低輔王子治國事。並不興位。仍本其兄爲名。後二年。有昔王子招集民徒。潛蓄異志者。隨被收論死。或云。乃陡鴉布低長子二人陷害所致。遂逼父夷位。更名孟坑。初名陡鴉布低。孟其食采地也。孟坑襲位後。孟隕臨病。故妃亦相繼殁。孟坑鑒兄前事。銳意振作。尤勤於訓練。風聲樹於鄰國。先是。孟隕與紅毛構兵。大爲紅毛所挫。謀貢燕窩山俱爲紅毛佔據。駐兵戍守。至是孟坑以智計遣驅散戍兵。紅毛亦不敢與爭。孟坑多子。而嬪出者最幼。其最長二子皆庶出。強武善騎。性尤桀驁。以渺緬集兵有功。欲謀奪嫡。遂各樹黨。並結王寵妃爲內援。事聞於王。乃誅二子。並殺寵妃。夷人骨肉相殘率如此。二十三年。孟坑遣使修貢。禮極誠敬。內地之商於外者。優禮如賓客。邊境靜謐。中外一家。彼蓋仰戴軒轅。漸開風氣。雖未驟易其獉狉之俗。而國中禁令亦能行於下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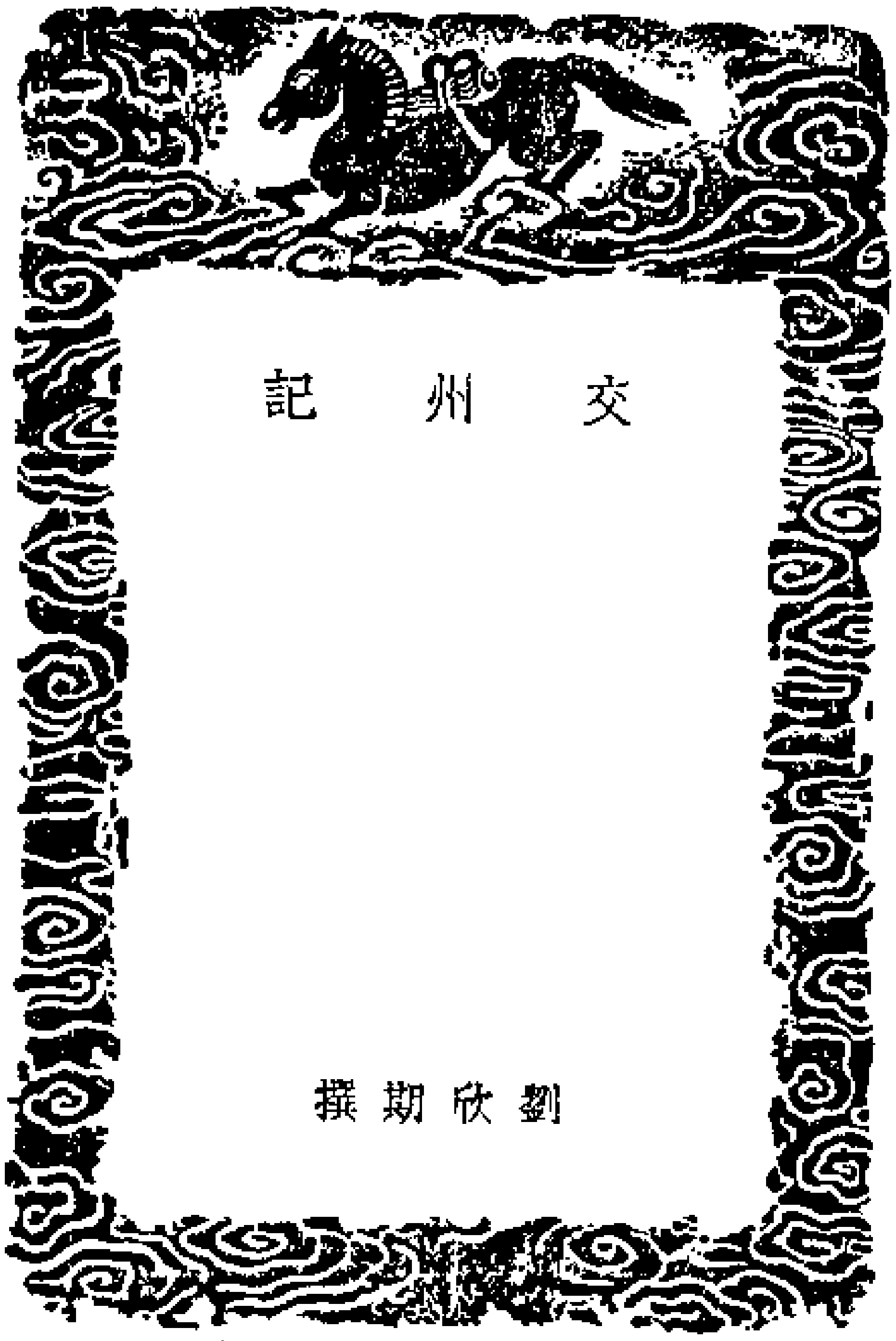
或有問於余者曰。緬、小國也。於中朝爲附庸。於暹越爲外境。吾子身膺郡寄。職觀方州。民事邊防。詎縣可遽。奚昧夫詳內略外之旨。而獨於緬是稱。應之曰。子言是也。然余何敢自忘其職哉。竊以我國家懷綏無外。莫不尊親。薄海窮荒。咸列藩服。如張立庵[楷]之使琉球。李子靜[仙根]之使安南。四牡皇華。各有鉅製。而緬甸輸誠納贐。仰沐綸封。奉使諸臣。親入其國。獨不聞有所紀載。得非采風者之疎乎。騰越界在邊陲。爲行李之所出入。見聞不繆。輒略書之。非敢有出位之思。聊以補當時輶軒之闕耳。若夫申修興勤恤閭閻。身在職司。曷敢廢墜。舉凡山川道里之志。戶役田賦之書。尤將援古證今。旁徵博采。期無挂漏。以著於編。而敢率爾操觚。以求吾子之言乎。或曰。吾子信無詳其所略而略其所詳也。紀外事正所以尊內也。騰越志之成。或且有取於是編矣。

大清道光戊申秋七月既望。江夏彭崧毓識於騰越廳署之靜遠書屋。

中人述緬事者。求之載記。絕少專書。乾隆三十四年。王蘭泉隨傅文忠南征。著征緬紀略。征緬紀聞各如干卷。自述其從軍始末。於彼邦政俗無與也。江夏彭公丁未官騰越時。諏詢夷使。隨筆記述。得五十餘事。凡國俗風土。民情物產。皆具。又采輯累年案牘。作緬國紀略附之。讀其書。因以諳求禦馭撫綏之術。亦典屬所當知也。今阿瓦木梳。夷爲英縣。問蕃方舊俗。閩粵人賈南洋者。皆不能言。且象之使不至。於今蓋五十年矣。晉覽爲之泫然。光緒戊申夏。胡思敬跋。

29 A

第九七冊



交州記卷一

晉 劉欣期撰
清 曾 釗輯

糠頭山在合浦海口。傳云。越王吞米於此。積糠所成。(御覽八百二十九。)

有一湖去合浦北四十里。至陰日。百姓樵捕。見銅船出水上。又有水牛在湖之中。(初學記七。)

按合流。太平寰宇記。(一百七十一。)引作合浦。考輿地志並無合流之名。則作合浦是也。然合璧事類引。亦作合流。未知其審。

毀南堤者。九眞路之所經。去州五百里。馬援積石爲塘。以通於海。達於象浦。建標爲南極之界。(御覽七十四。)

浮石山。海中而峙。高數十丈。浮在水上。(藝文類聚一。)有一山。神功刻鏤。若射堋。去石室口百步。夜常聞射聲。(藝文類聚八。)

按太平寰宇記引交州記云。居風山南接射堋山。據此則山在居風縣。以射堋名也。

居風山去郡四里。昔人從太守裴庠求市此山。云出金。既不許。卒有一婦行山。見金牛出食。斫得鼻鏁。長丈餘。人後往往見牛夜出。其色光耀數十里。(御覽六百四十四。)

按劉昭續漢志注二十三。引交州記云。光曜十里。與此稱數十里少異。

儋耳之東背一骨。(御覽三百六十九。)

交阯之人。出南定縣。足骨無節。身有毛。臥者更扶。始得起。(廣記三。)

趙嫗者。九眞軍安縣女子也。乳長數尺。不嫁。入山聚群盜。遂攻郡。常著金擒蹤屐。戰退。輒張帷幔。與少男通。數十侍側。刺史吳郡陸允平之。(御覽三百七十一。)

按軍安。當據黎崱志略作軍安。宋志隋志皆屬九眞郡。擒蹤。御覽四百九十九作蹋蹤。八百十一又作擒蹤。未知其審。

俗好鼓琴。牧豎於野。澤乘牛。唱歌遙遙之歌。(歌曲或牛力強羸則鞭也。)僮隸於月下擊掌。發烈謠以介其歌。(御覽五百七十二。)

一歲八蠶繭。出日南也。(文選李注五。)桑則大小二種。小桑孟春培之。枝葉繁茂。自三月至八月皆發蠶云。(黎崱安南志略十五。)

龍編縣功曹左飛曾化爲虎。數月。還作吏。(水經注三十七。)

兕出九德。有一角。角長二尺餘。形如馬鞭柄。(御覽三百五十九。)

犀出九德縣。其毛如豕。蹄有三甲。頭如馬。有二角。鼻上角長。額上角短。(藝文類聚九十五。)

章懷太子注後漢肅宗紀引云。有三角。鼻上角短。額上頭上角長。黎崱安南志略引云。頭有三角。鼻上角短。額上角長。並與藝文類聚異。

風母出九德縣。似猨。見人若慚屈頸。打殺。得風還活。(藝文類聚一。)

竹鼠如小狗子。食竹根。出封溪縣。(藝文類聚九十五。)

按御覽九百一十一。引作竹鼠。風疑衍文。

長鳴雞出日南。(御覽九百一十八。)

孔雀色青。尾長六七尺。能舒舞。足爲節。出嶺南諸處。(御覽九百二十四。)

蟟蟻。黃喙。喙長尺餘。南人以爲酒器。(廣記一。)

按御覽九百二十八引作黃喙二尺餘。酒器作酒榼。

刺史陶璜夜臥覺。見一女子枕其臂。始欲捉之。以爪搣(呼郭切。)其手。痛不可忍。放之。遂飛去。(御覽三百七十。)

武陵縣秋九月。黃魚上化爲鶉鳥。(御覽九百二十四。)

鮫魚出合浦。長三尺。背上有甲珠文。堅彊可以飾刀。又可以鑢物。(初學記三十。)

按可以飾刀。錦繡萬花谷後集卷四十。引作可以飾刀口。太平廣記引交州記同。

大貝出日南。如酒杯。小貝貝齒也。善治毒。俱有紫色。(藝文類聚八十四。)

九眞太守陶璜立郡鑿塹。於土穴中得一白色。形似蠶蛹。無頭。長數十丈。大十餘圍。軟軟動。莫能名。剖腹。

有肉如餅將塗以爲脯。是其香瑞，唉一杯三車盡食。御覽八百六十一。

太和中有人至武寧穴中，有大蚯蚓甚大。御覽九百四十七。

大吳公出徐聞縣界，取其皮可以鞔鼓。御覽九百四十六。

合浦東一百里有一杉樹，葉落隨風入洛陽城內，漢時善相者云，此休徵當出王者，故遣千人伐樹，役夫多死，三百人坐株上食，過足相容。藝文類聚八十九。

按御覽九百五十七引云二百里。

椰生南海，狀若海棕，實名椰子，大如椀許大，外有粗皮，如大腹子豆蔻之類，內有漿似酒，飲之不醉。大觀本草十四。

枸櫞如柚，核細。御覽九百七十二。

桶子如桃。御覽九百七十一。

多感子，黃色圍一寸。　蔗子如瓜大，亦似柚。　彌子圓而細，其味初苦後甘，食皆甘果也。齊民要術十。

都何樹似栟櫚，木中出屑如麵，可啖。齊民要術十。

君遷樹子如馬乳。御覽九百六十。

大觀本草卷二十二引云，其實中有乳汁，甜美香好，黃泰泉通志卷二十三引君遷細似甘蔗子，如馬乳。

蕙香似蘇合。藝文類聚八十一。

豆蔻似杭樹，味辛堪綜合檳榔，食治斷齒。御覽九百七十一。

谷水藤生嶺南及諸海山谷，狀若葛，葉似枸杞，多在路旁，行人之水處，便吸此藤，故以爲名。大觀本草十二。

金有華出珠崖，渭金華采者也，其山在新昌南，人昔於山中得金塊如升，迷失道，還從本處乃得出。御覽八百十一。

金華出珠崖，謂金有華采者。文選李善注五。

交州記卷二

朱崖在大海中南極之外。御覽一百七十二。

九眞去郡三里，有珍山，山有神石穴，値天亢旱，二千石親到，以水洗石，即雲雨立降。太平寰宇記一百七十一。

海中有浮石山，而峙高數十丈，去永平營百餘里，浮在水上，昔李遜征朱崖，欲審其虛否，牽長索於山底洞過。御覽四十九。

有浮石山在海中，虛輕可以磨腳，煮飲之止渴。御覽五十二。

居風山南接射堋山。太平寰宇記一百七十一。

風山在九眞郡，風門在山頂上，常有風。事類賦二。

按劉昭續漢志注，居風山有風門，常有風，據此，則風山上當脫居字，居風九眞郡縣名。

合浦八十里有涸洲，周迴百里。初學記八。

九眞郡西有弱水，毛羽皆沈，廣七八里，望見旁人騎馬，皆不得渡也。太平寰宇記一百七十一。

龍編縣西帶江，有仙山數百里。劉昭續漢志注二十三。

庶容有採金浦。劉昭續漢志注二十三。

慈廉江者，昔有李祖仁居於，兄弟十人，並慈孝廉讓，因此名江。（御覽六十五）

波斯王以金鋼聘斯調王女也。（御覽七百一十八）

朱吾，其民依海際，居不食米，止資魚。（劉昭郡國志注二十三）

九眞有一湖，去合浦四十里，至陰雨日，百姓見有銅船出水中，又有一牛出湖中，以雞酒爲祭，便獲魚倍。

若不設此祀，則漁得牛糞而已。（太平寰宇記一百七十一）

越人鑄銅爲船，在江湖，退時見。（劉昭郡國志注二十三）

翡翠出九眞，頭黑，腹下赤，青縹色，似鸚鵡。（御覽九百二十四）

孔雀，身青，尾長六七尺，能舒翼，足爲節，出諸處。（黃泰泉廣東志卷二十四）

合浦康頭山有一鹿，額上帶科藤一枚，四條直上，各一丈許。（太平廣記四百四十三）

合浦口有麢，角當額上，戴科藤一株，三四條，長可一尋，射師從禽，每見而不敢射。（黃泰泉廣東志二十四）

按御覽九百六引作有麢。考麢麢皆鹿類，未知其審。

荷蒲有潛水牛，上岸共鬬，角軟，還復出。（劉昭郡國志注二十三）

按安南志略引作句漏縣有潛水牛，上岸則角軟，入水則復堅，與此少異。

鰐魚出沙上，卵大如鵝卵，可食。（御覽九百三十八）

交趾封谿縣有隄防龍門，水深百尋，大魚登此門，化成龍，不得過，曝鰓點額，血流此水，常如丹池。（爾雅翼二十八。劉昭注續漢志二十三）

蚼蝦似瑇瑁，龜頭鼈身，蝦尾，色斑似錦文，大如笥，四足浸湖無指甲，前有黑珠，可以飾物。（黃泰泉廣東志二十四）

合浦㟴州有石室，其裏一石如彭形，見榴木杖，倚著石壁，採珠人常致祭焉。（御覽七百一十）

杭亦色，堪作船作牀。（御覽九百六十）

古度樹不花而實，實從皮中出，大如安石榴，色赤可食，其實中有如蒲蔾者，取之數日不貪，皆化成蟲，如蟻有翼，穿皮飛出，著屋甚黑。（齊民要術十）

龍眼，高五六丈，似荔支而小。（御覽九百七十三）

章懷太子後漢書和帝紀注引同。

白緣樹高丈，實味甘，美於胡桃。（齊民要術十）

椰子有漿，截花，以竹筒承取汁，作酒飲之亦醉。（御覽九百七十二）

按齊民要術引作承其汁，似脫取字。

蜜香樹似沈香無異，主辟惡去邪鬼尸注心氣，生南海諸山中，種之五六年便有香也。（大觀本草十二）

米豆出徐聞，子美似烏豆，枝葉類柳，一年種，數年採。（黃泰泉廣東志二十三）

按齊民要術引作木豆。

鬼目樹似棠梨，葉似楮，皮白，樹高大如木瓜，而小邪傾，不周正，味酸，九月熟。又有草昧子，亦如之，亦可爲糝，因其草似鬼目。（御覽九百七十四）

含水藤破之得水，行者資以止渴。（齊民要術十）

扶留有三種，一名穫扶留，其根香美，一名南扶留，葉青味辛，一名扶留藤，味亦辛。（齊民要術十）

附

劉澄之交州記曰，龍編縣有高山，瀝水之所出，今交州也。（初學記六）

姚文咸交州記曰，尉佗作朝殿以朝天子。（太平寰宇記一百五十七）

按劉欣期交州記，隋唐志皆不著錄，太平御覽徵引不少，而圖書綱目所列書一千七百餘種，獨無此記之名，殆亡於宋以前歟。劉欣期不見史傳，不知何時人，然以記稱太和封溪縣二條考之，太和爲晉海西公年號，封溪，晉志屬武平郡，宋志無，則劉欣期當爲晉時人。記又稱九眞郡軍安縣，考宋志引何志云，晉武帝之太康地志無，是軍安立於太康平吳之後。又記稱李遜征朱厓，考通鑑太元五年冬十月，九眞太守李遜據交州反，則欣期當爲太元以後人矣。記所載皆博核，足資志乘考據，惜其久佚，爰輯取羣書所引，以類相從，分爲二卷。其明稱劉欣期名者爲一卷，劉澄之、姚文咸二則附焉。姚不知何時人，劉澄之有江州記、揚州記、宜都山川記、宋初古今山川記，殆劉宋人也。道光元年秋中曾釗識。

右交州記二卷。晉劉欣期撰。國朝曾釗輯。是書義例。勉士廣文跋語並已詳。謂欣期爲東晉人。援據頗確。交州古徼南地。考隋志。漢楊孚有交州異物志。無名氏有交州雜事九卷。註記士燮及陶璜事。吳晉孫策傳註。晉王範有交廣二州春秋。太平御覽。晉黃恭有交廣記。阮通志均已著錄。而獨缺是書。今廣文乃輯成二卷。亦紀嶺南。載籍者所不忍遺也。內如卷一廣韻三。交趾之人出南定縣。足骨無節一條。亦見太平寰宇記一百七十。藝文類聚一。風俗出九德縣。似猨。見人若憂一條。亦見寰宇記一百七十一。御覽八百六十。陶璜築城於土穴中。得一物白色如豈蹄一條。亦見寰宇記一百七十一。原不必遍引以省繁複。至泥黎城。其城在定安縣東南。隔水七里。阿育王所遺塔講堂尙在。有采薪者時見金像一條。亦見寰宇記一百七十一。且明言劉欣期交州記。而獨缺。則偶遺也。亦可以知纂輯之難矣。庚戌淸明後十日。南海伍崇曜謹跋。

奉使安南水程日記

黃福 撰

紀錄彙編卷之六十四

奉使安南水程日記

黃福

永樂四年有事于安南舟車所抵耳目所得具筆于後

七月初一日入 辭是日會同館起馬宿龍江驛

初二日早龍江驛起船由大勝港過茅山渡望方山詢單橋午至大勝驛有仙人磯石橫于中流其勢巉巖其流洶湧舟人每爲之震讋又有三山磯三峰聯峙于岸其峻秀可觀是夕風雨橫江艤舟于岸逮中夜而作

初三日晚至和尚港其港遶山周回首尾通江僅百餘步港之兩岸茆檐竹崖豚栅鷄塒儼然如市次至黃蓮磯獨一山杚于江岸又之響隸磯确磯有觀音洞又南之雲頭磯雲峰侵冲漠狂瀾回汪舟行莫能支沿岸而緯者蟻附又之猊兒磯山青雲白耕牧雜然于下有政平訟理之氣象又之望夫磯其山連亘僅一里惟石巉巖芳草叢綠又之釆石驛時將及午入支江上有李白墓俗謂此地多旨酒以故居者樓閣重重臨流而市酒者比他率多又南二十里觀黃山又二里許望太平皆出支江之左也又三十里許曰東梁山在大江之左支江之右山勢甚怪西梁山又在大江之右與東梁山相望其勢相若此處出支江入大江亦扼要地有大信巡司在焉治居支江之左暮泊黑山磯是夕風雨大作中夜而興

初四日早至櫓港驛風雨如昨驛治在江之東岸近荻港有板子磯如釆石支江抱一小山而南行十里許與大江通磯之東約五里荻港驛在焉是日申時至驛晝夜兼行

初五日辰至大通驛其驛亦在支江之東南約數十步與大江合暮至池口驛是夕天清月白風息波平鼓枻而南如有助者

初六日五更至李楊河驛入長風夾傍有小徑舟子得以牽曳辰至安慶同安驛泊舟于張家洑港西岸有嶺林茂地僻時將未遂爲文于是嶺之巔祭其故屍于南保而行其文失矣

初七日平旦之雷港驛過急水溝仍東風入江一帆輕快過彭郎磯望小孤山已而至龍城驛彭澤縣側有狄梁公祠堂在焉而陶潛像亦置其右龍城發棹日將暮矣

初八日辰至彭蠡驛有湖口縣治在驛之東北過鄱陽湖口江水湖水于此合流而下南望廬山隱隱在雲霧表而不知其高下也湖水中有鞋山峙焉中流特立其勢類鞋名取此也江流西上有南湖嘴山巡司在焉午未至潯陽驛九江府治在焉由支江而南東望廬山最近問人云約三十里山外南康所隸山之中有竹林等寺山之側有五老等峰而周顛仙碑亭尖之後而今見興焉夜行如昨

初九日辰至富池驛驛隸興國州午未至蘄陽驛隸蘄州

初十日曉至蘭溪驛江岸有路牽者得行過赤壁望黃州下午未至齊安驛驛在黃州府城外與遞運所連枕江流舟行未十里風雨大作日行不已

十一日卯至陽邏驛驛隸黃岡縣過午至夏口驛驛在武昌城外舟次于驛所報名于典儀所

十二日早入 見回時將辰遂放舟而南午未至金口驛驛隸江夏縣風順帆輕篙者咸有豫色逮暮至簰洲驛驛隸嘉魚縣舟行過半夜至魚山驛驛亦隸嘉魚縣自金口驛以來湖水瀰漫多與江合吾舟悉由湖而行帆拂蘆荻花棹穿菱芡實水閒風順無洶湧之虞亦甚樂也

十三日辰至石頭口驛驛亦隸嘉魚縣舟亦從湖水經之鴨欄驛時將交申驛之前有石如砥柱峙于湍流轉而南有鴨欄磯又尋之白馬磯鴨欄北之白馬山高水急舟者未免用力驛之右有茶引批驗所及臨湘巡檢司三衙並枕江流俱隸臨湘縣又南有楊陂及臨湘一磯泰至城陵驛越十五里許過巴陵縣望岳陽樓君山臨山峙于西南如中流砥柱焉時風順月明波濤不作湖之行如履平地過夜半舟至鹿角驛驛在湖山之東以水急舟皆集于驛之南小河之所去邑一里許遂乘風挂席而前斯驛隸巴陵縣

十四日日將出至磊石驛驛之左有觀音閣閣之左有龍神祠祠側營酒垆一亭亭之壁有竹木之畫騷人詠唱筆跡率多如駢珠迸玉殆不可

以斯須徧覩也是日出洞庭巳時至營田驛驛
隸湘陰縣過未時至笙竹驛驛亦隸湘陰縣縣
治在驛之東南去泊舟之所不遠治縣者未之
見不知其爲人舟遂行至申末至彤關驛驛隸
長沙縣驛背小山竹木森然驛前有樓曰凝翠
倚山枕水可縱遊覽遂拄所而南是日夜將半
舟至臨湘驛驛在長沙府城外驛隸長沙縣
十五日早入　見遂辭而行至申末舟至湘潭驛
驛隸湘潭縣縣治在驛之後北去約一里許舟
行過半夜至淥口驛驛隸長沙醴陵縣驛治可
觀行三十里空洲在湘江中流江之兩岸花木
參差禽鳥咬哢遊子騷人吟懷旅思于是未有
確然而不動者也
十六日辰末至酒洲驛驛亦隸醴陵縣暮至郝石
驛驛隸湘潭縣夜半至皇華驛驛隸衡山縣驛
至縣十五里縣有南嶽歲時享祀
十七日卯末至霞流驛驛亦隸衡山縣未時至七
里驛驛隸衡陽縣驛之北有七里灘俗云漢嚴
陵曾釣于此詢無遺跡暮至臨烝驛驛隸衡陽
縣衡州府治在焉驛治在府之城外北門放舟
夜行驛之下三四里許一水自西北來通寶慶
一水自東南來通郴州耒陽縣
十八日辰至新塘驛驛亦隸衡陽縣驛過迴皆有
渠引水養魚生意可嘉巳末至柏坊驛驛隸衡
州府常寧縣夜至河州驛驛隸常寧縣
十九日早至歸陽驛驛隸永州府祁陽縣申至三
吾驛驛亦隸祁陽縣此驛間至方欲驛有九十
里夜行如前
二十日卯至方欲驛驛隸永州府零陵縣是日申
時至湘口驛驛亦隸零陵縣去永州府城十里

許驛之東南一水通道州驛之西北一水通廣
西二水至驛合流而北是夜泊舟于驛前
二十一日早行未末至石期驛驛隸永寧府東安
縣湖廣地方界分于此南至柳浦驛以往隸廣
西
二十二日丑至柳浦驛驛隸廣西桂林府全州驛
西行四十餘里有黃沙市河設浮橋連横于水
上司橋有判官僉使老人是日未時至山角驛
驛隸全州
二十三日早至城南驛驛隸全州是日申末至白
雲驛驛隸桂林府興安縣縣去驛半里許驛之
南北設閘三十六所驛以北閘十水流而北驛
以南閘二十六水流而南每處設軍二人守之
船過則放閘
二十四日五更至大龍驛是日未初至東江驛館
于紫極宮報名典儀所
二十五日早　見免禮
閏七月初五日報名典儀所
初六日早　辭免禮是日午後遂行至南亭驛驛
至臨桂七十里隸臨桂縣驛之前有榕樹一本
九枝其根盤錯延袤甚遠其陰婆娑殆有頃餘
人云自宋有之近五百年餘
初七日丑時至古祚驛驛隸陽朔縣遠有一百二
十里午後至昭潭驛驛隸平樂縣遠一百里有
平樂府治千戶所治在焉申時至廣運驛驛隸
平樂縣遠一百里是日戌時至昭平驛程一百
二十里隸平樂縣
初八日卯時至龍門驛程二百四十里隸平樂縣
午時至龍江驛程六十里申時至府門驛驛隸
蒼梧縣梧州府治千戶所治在焉驛之程一百

二十里
初九日巳時抵藤江驛驛隸藤縣縣之令有曰劇
順者聞有政聲驛之程百一十里是日戌時至
黃舟驛驛隸藤縣程百二十里
初十日午時至烏江驛驛隸平南縣縣治去驛不
遠程百二十里
十一日巳時至府門驛驛隸桂平縣潯州府衛治
在焉程百八十里此驛西有山曰西山去縣四
十里林崖深惡人所罕到猺獞居多每與大通
峽獞人合力剽掠居民受害甚可惡也至蔡癸
舟
十二日戌時至東津驛驛隸貴縣程八十里
十三日卯時至懷津驛程百六十里隸貴縣有縣
治千戶所在焉
十四日辰時至香江驛驛隸貴縣程八十里申時
至烏蠻驛驛隸橫州程八十里香江之來烏蠻
灘水險惡有十里餘逆舟甚難名曰烏蠻灘
十五日辰時至州門驛驛隸橫州州治與馴象衛
在焉程百八十里是日午後開船
十六日午後至火烟驛驛隸橫州程八十里驛之
北十餘步許有灘曰雷霹水甚險遠舟人每先
繫纜于岸之樹然後沿纜而進已復解纜而去
繼者復如之人勞事滯計無所出特命驛與永
淳縣置大纜系之便于舟人是日戌時至永淳
驛驛隸永淳縣程百八十里
十七日酉時至黃范驛驛隸宣化縣程八十里
十八日午時至建武驛驛在南寧府城之南有衛
治在焉程百二十里往一日半
十九日戌時發舟翼日辰時之左右江水合流處
二十一日午時至爻山驛驛隸宣化縣程四百里

有奇
二十二日午時至大盧由旱路行夜亦行
二十三日早至太平府館于千戶所與大理陳公
給事馮公僉事杜公同事務共炊爨
九月初三日早先來龍州整理事務行約二十里
有老軍王英追報馮給事軍前迴還就復回太
平
初六日早起馬來龍州夜暫駐于蹬勒驛尋即夜
行達旦至龍州館于頭目王二之空閣
十月初五日軍前令隨前進議留黎主事杜僉事
理龍州糧運事愚與大理陳公給事馮公遂行先之
馱海度糧運之難不可離去復於軍前白惟仍
留領督館于憑祥縣廳事事頗有緒遂復往軍
前
二十一日早起馬前進是日午末至坡壘關宿于
都督韓公之營
二十二日早行午過丘温堡暮宿于丘温南二十
里王都司行營
二十三日早行午過隘留關此關賊之塹壘尚在
其險異于他隘暮至鷄靈堡
二十六日早行暮至隘䕺關宿于陳都司營
二十七日早行晚至芹站堡宿于張都司營
十一月初九日起馬至昌江小堡宿
初十日午至市橋堡
十一日早行於呂都督營宿
十四日早至大營白議事畢
十八日復回暮宿于野
十九日至市橋堡宿
二十日晚至昌江堡宿
二十一日至芹站

二十三日至鷄靈堡宿
二十四日晚至丘温宿
二十七日起至坡壘宿
二十八日至憑祥縣仍治所事

廣信府同知鄭　瀚
推官方　重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校正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湖州府後學吳仕旦覆訂

紀録彙編卷之六十四終

南翁夢錄

黎澄 撰

紀錄彙編卷之五十

南翁夢錄序

語稱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況交南人物自昔蕃盛豈可以偏方而遽謂無人乎哉前人言行才調多有可取者至于兵火之閒書籍灰燼遂令泯滅無聞可不惜歟與思及此尋繹舊事遺亡殆盡猶得百中之一二集以爲書名之曰南翁夢錄以備觀覽一以揚前人之片善一以資君子之異聞雖則區區于小說亦將少助于燕談或問予曰君所書者皆是善人乎生聞見無不善乎予應之曰善者我所樂聞故能記之不善者非無吾不記耳曰錄以夢名其義安在曰彼中人物昔甚繁華時遷事變畧無遺迹惟我一人知而道之非夢而何達人君子共知之乎南翁澄自謂也

正統三年戊午重九日正議大夫資治尹工部左侍郎交南黎澄孟源序

紀錄彙編卷之五十

南翁夢錄

黎澄

藝王始末

安南陳家第八代王諱叔明明王第三子次妃黎氏所生也爲王子時號曰恭定性淳厚孝友恭儉明斷博學經史不喜浮華陳家舊例有子既長即使承正位而父退居北宮以王父尊稱而同聽政其實但傳名器以定後事備倉卒爾事皆取決于父嗣王無異于世子也初明王庶長子既立是爲憲王而嫡子始生長曰恭肅癡昧不任人事次曰祿星年未出幼而憲王歿且無嗣祿星承父命繼立是爲裕王庶兄恭靖拜太尉恭定拜左相恭定忠信誠確事君與親謹慎毫髮人無閒言接物不親不疎臨政無咎無譽明王棄世居喪三年淚不乾睫服除衣無絲色食不重味葷羶果海豚魚是南方珍味自此絕不到口事裕王十有餘年裕王夭而無嗣大臣議曰左相甚賢然兄無嗣弟之義乃以國母令召立恭肅子忘名爲王是時恭肅亦已早世子既立以衆議進拜大尉爲太宰左相爲太師左相弟恭宣爲右相恭肅子少不學好游俠人言妾母私通外人楊氏所生故爲宗族素所輕賤既嗣位居喪無戚容舉動多失禮擢用親昵小人蔑視祖父卿士不滿朞年宗族無狀者相與作亂既捕獲誅戮連累枉殺甚衆又潛謀盡去陳氏之有名目者乃殺太宰于家太師夜遁迨旦宗族官寮盡挈家奔都城爲之蕭索太師間道得至窮邊蠻峒意欲自盡左右持之峒人留寓旬月人願如之宗族官寮相繼尋至恭肅子遣軍追捕者亦皆歸投右相唱率羣寮勸請還都以淸君側太師嗚咽謝曰諸君早返城邑善護明君易亂致治尊安社稷其死亦受賜其得罪于主脫身逃竄待斃山林幸矣豈敢有他諸君幸勿相迫衆皆諠譁不已再三懇切上書誓死無易遁請就途肩輿出山遠近雲集歡聲震天將至都三百里老將阮吾郎數恭肅子出手書罪己辭位已而擁出迎謝恭肅子伏地請罪太師亦伏地相抱慟哭盡哀曰主上何至如此臣之不幸豈意有今日也右相拔劍厲聲曰天命討罪罪人安得多言相王豈可以煦煦之仁失于大義乃叱將軍挾去從有司備禮奉太師即王位廢恭肅子爲昏德公王入城謁廟涕泣告曰今日之事非臣意所及以社稷故不得辭免有乖忠孝慙懼在懷願自黜尊榮以少酬素志乃下令勿用王車輦衣服器物皆黒漆無以金寶丹朱其餘飲食服用依前節儉終身之喪歿世無改乃革亂政率舊章明賞罰用賢良以已子不才難堪大事朞年使弟右相嗣位而同聽政是爲睿王先是占城乘國釁數來寇睿王即位三年乃親伐占城敗績不返王以睿王之子親嗣位久之覘聽奸臣行不道王憂社稷傾覆涕泣而廢之號曰靈德公以王小子顒人嗣位是爲順王歷七載父王薨時洪武二十七年甲戌崩于安生山謚曰藝初藝王爲兒時八九歲侍明王適床上有竹奴試命詠之乃占口應曰有偉此君中空外勁削汝爲奴恐傷天性明王異之佯叱曰此不成語勿記錄乃戒師傅毋令作詩君子謂天命有兆誰能禦之後果然矣即位之後盡取兄弟姊妹子女孫侄之孤幼者鞠養宮中視同已出宗族遠近咸被恩憐有遭亂衣貧窶不能婚嫁者婚嫁之未葬者葬之末派支流莫不收錄翕然戚里藹若春和國人化之俗漸淳厚此上之君斯其賢者歟

竹林示寂

陳氏第三代王曰仁王既傳位世子乃出家脩行刻

苦精進慧解超脫爲一方祖師庵居安子山紫霄峰自號竹林大士其姊號曰天瑞多失婦道大士在紫霄聞姊病亟乃下山往視謂天瑞曰姊若時至自去見冥間問事則應曰願少待我弟竹林大士且至言訖還山數日至庵分付弟子後事奄然坐化天瑞亦以是日卒

祖靈定命

仁王示寂時其子英王未有嫡嗣止有庶子意且待嫡子而後定嗣位至荼毘後封骨時子孫環拜舍利飛入庶孫袖裏而放光既收又入英王拜曰敢不奉命收之乃定議以庶子爲世子既久嫡母生男不育庶子終嗣王位是爲明王

德必有位

明王既嗣王位久之嫡母生男至周晬時英王巡邊在外家事先決于嗣王有司以周晬禮請乃命以世子例行之有司以王故難之王曰何疑乎初以嫡嗣未生故我權在此位今既生矣待長復辟何難曰此事前古多危請慎思之王曰順義行之安危何足慮也卒以世子例行之碁年而嫡嗣歿王甚哀之君子謂明王誠心不顧于安危讓德克光于今古傳曰有德者必有其位其斯之謂歟

婦德貞明

陳睿王正妃黎氏靈德之母也初睿王出師不返妃乃披剃爲尼會藝王以靈德嗣位妃爲之辭讓不得乃涕泣謂親人曰吾兒薄福難堪大位足以取禍爾故主棄世未亡人惟欲速死不欲見世事況兒子之將危乎乃精修苦行朝夕經懺以報主恩不五六年然臂煉頂無不備至遂以入定示寂後至靈德見廢人皆服其先鑑先知且感事君之誠貞婦之節一歸佛氏便造門庭如此之深也誰不哀傷而嘉歎乎雖陳家先世妃嬪多有賢者而此妃出于其後又欲過之何其偉歟

聞喪氣絶

陳太王女號曰韶陽方坐蓐時王已旬月不豫數遣人起居左右紿曰王已平復無事至棄世日忽聞鐘聲連響曰得非不諱事耶左右紿之不聽乃慟哭長號氣絶瞑目而逝

文貞鯁直

朱安號樵隱交趾上福人也性廉直剛介居家篤好讀書學業精醇名聞遠近弟子盈門相繼躡青雲登政府者往往有之安恬澹寡欲不赴塵舉至元間陳氏明王徵拜國子司業授世子經尋遷太學祭酒明王歿其子裕王逸豫怠于聽政權臣稍多不法安數諫不聽又上疏乞斬姦臣七人皆權幸者時人號爲七斬疏既入不報安乃掛冠歸田里後裕王歿國嗣亂羣臣迎立藝王安聞之大喜杖策上謁旋乞還鄉以老病辭不受封拜乃賜號文貞先生厚禮送回久之壽終于家都城人士景仰高風莫不嗟悼昔安弟子爲執政者時來問候拜床下得與談話片言而去者甚以爲喜有不善者切責咄罵甚至呵叱不納其清直嚴正名聞一時凜然可畏吁其善哉

醫善用心

澄先人之外祖曰范公諱彬家世業醫事陳英王爲判太醫令常竭家資以蓄良藥積米穀人有孤苦疾病者寓之于家以給饘粥救療雖膿血淋漓不少嫌避如此來者待健而去來不絶人忽連年饑饉疫癘大作乃築房屋宿困窮饑者病者活千餘人名重當世後嘗有人扣門急請曰家有婦人卒暴血崩如注面色稍青公聞之遽往出門而王使人至曰宮中貴人有發寒熱者召公看之曰此病不急今人家命在須刻我且救彼不久便來中使怒曰人臣之禮安得如此君欲救他命不救爾命耶公曰我固有罪亦無奈何人若不救死在須刻無所望也小臣之命望在主上幸得免死餘罪甘當遂去救治其人果活少頃來見王責之免冠謝罪敷析真心王喜曰汝真良醫既有善藝又有仁心以卹我赤子誠副予望也後之子孫爲良醫官四五品者二三人世皆稱譽其不墜家業也

勇力神異

安南李氏時清化人黎奉曉生而魁偉異常飲食視人十倍年十二三身長七尺適有外寇侵境虜掠甚衆隣里窘皇罔措奉曉語其父母不可隨人奔仳但多作飯與兒子飽吃一頓今日殺賊救民易如反掌遂單持一短刀俗呼爲斫刀者伐木爲其直衝賊陣縱擊潰走盡獲隣邑被虜者千餘人而還李氏賞賜除授固辭不受乞賜田地以自耕食耳有司議定頃畝奉曉曰臣以斫刀破賊願擲斫刀所至爲界許之擲至十餘里悉以與之後人因此凡賞功田名之曰斫刀田使領軍辭以不能願居田里待用兵時請爲先鋒破陣報國而已後十餘年召爲先鋒以千餘人擊數萬餘賊衆封威遠將軍仍在田里壽終于家

夫妻死節

永樂丁亥大軍平交趾日頭目吳勉赴水死其妻阮氏仰天嘆曰吾夫事主一生受祿由中官至登政府今而此節是得所也又何慈乎妾若苟活豈無所之但夫道君恩一時辜負吾不忍也寧相隨爾言訖亦赴水死嗟夫死節者士大夫之所當然猶或難之宦官如此古所罕聞吳勉其丈夫乎至于阮氏以婦人臨危能識大節知夫得所而無憾又能重義輕生視死如歸可謂賢婦也歟世之愚婦以忿投水者多矣

至于以義亾身甚不易得也如阮氏者誠可嘉哉

僧道神通

李氏時嘗有妖物晝夜隱形啼叫于殿梁上連日不止時第二代王召僧覺海道士通玄同來厭勝覺海以數珠擊柱其聲應手而止通玄以令牌擊柱忽見大手出梁上將一蛤蚧擲地其妖乃止王占曰覺海心知海通玄道更玄神通能變化一佛一神仙

奏章明驗

交趾太清宮道士名道甚元世祖至元間爲陳太王祈嗣拜章畢乃白王曰上帝旣允奏章即命昭文童子降生王宮住四紀已而後宮有孕果生男兩髆上有文曰昭文童子字頗明顯因以昭文爲號年長其文始消至四十八歲臥病月餘諸子爲之建醮請減已壽以延父齡道士拜章起曰上帝覽章笑曰何乃戀俗欲久留乎然其子孝誠可允再留一紀病乃瘥後果有十二年壽

壓浪真人

宋仁宗時安南李王親率舟師伐占城至神投海口風浪連日不得航海關近山有道士獨居庵中乃召請祈禱道士曰王自有福力臣保萬一無憂明日發行勿生疑慮夜半風止詰旦行至海外遠望風浪如山舟師所向寧靜時復見此道士水上步行或前或後宛然明白但人不可近爾師還至神投山道士迎見王喜謝慰勞道士曰臣知王福重故無憂此神祐王福非臣也問之鄉人曰道士自此採藥久不在庵王大異之封爲壓浪真人賞賜金帛皆不受後入山去不知所之真人姓羅亾名人皆以壓浪呼之弱冠棄妻子入道其後裔有羅脩者舉進士仕陳藝王官至審刑院司而卒余所親識也

明空神異

交趾膠水鄉有空路寺昔有僧俗姓阮名明空來洽開平出家住此寺有德行頗知名一日明空從外來其同房僧戲隱門內躍出作虎聲以嚇明空明空笑曰汝脩行反作虎耶我當救汝後年僧沒尋國王李氏生世子年幾弱冠忽徧身生毛踴躍咆哮頭面漸變虎形王廣求術巫僧道皆無措手聞明空有法術遣人乘船請來明空以小鍋炊飯欲食水手使者笑曰水手人多自有食莫煩常住明空曰不然衆皆少嘗見我厚意四五十人各盛滿碗飯亦不盡人皆奇之臨晚上船戒使者與水手皆熟睡一覺待月出貪僧喚起乃開船不然我且不去使者懇請不得皆偃臥假寐惟覺船下風聲泠然移時月出呼起其船已在都下灣泊矣經行三百餘里也乃騰空入宮中索水以洗世子應手毛退體遂平復王問故對曰脩行人一念迷着纖洗而已無難也曰師得何神通而能空行曰非也臣宿有風疾比發時不見萬象不知何者爲空乃信步耳非神通也乃空行回去賜賚不受王遂錫以神僧封號因以空路名其寺云世子後爲王諡曰神王

入夢療病

東山寺僧名濯圓戒行清白慧解圓融數十餘年不下山適陳英王患眼月餘醫藥不効日夜疼痛夢見一僧以手摩眼王問僧自何來其名爲誰曰我濯圓也來救王眼夢覺眼痛便止數日平復訪于僧徒果有濯圓在東山者命人請來宛然夢中所見僧也王大異之封爲國師賞賜甚厚盡將散施不留一錢破衲還山若不經意自後行腳徧歷山川州縣聚落凡有淫祀邪神爲民害者盡舁訶斥伐其廟壇至于猛烈大神多有見形見夢郊迎請命者則爲之授戒戒其損血食使保護生民無敢犯者後世人循德之

尼師德行

清凉尼師俗姓范氏交趾世祿家女出家庵居清凉山毀服苦行戒律精勤慈鄉通暢常習禪定面貌酷似羅漢遠近僧俗莫不敬仰蔚爲一國尼徒宗師與諸大德齊名洪武間陳藝王賜號慧遠大師既老移居望東山一日忽謂其徒曰吾欲以此幻軀施與虎狼一飽乃入深山兀坐絕食三七日虎狼日日環踞莫敢近其徒懇請還庵閉門入定經一夏乃集衆說法因而奄然坐化年八十餘荼毗有舍利甚多官爲建塔于本山焉先是嘗囑弟子吾去後當分取吾骨留此間磨洗人疾病至收骨時衆議不忍乃盡函封經宿忽得肘骨在函外桌上衆皆異其靈驗使凡有人以病來禱弟子磨水與之一洗莫不立愈其誓願弘深乃至如此

感激徒行

陳太上之孫名道載號文肅者是仁王之從弟也自少有才名十四歲乞入試場遂發甲科仁王深器重之有意大用不幸短命而亾故未及爲相也仁王出家脩苦行文肅自此徒行曰主上行腳徧山川我幾不能隨從何恐乘車馬乎卒世不易仁王一時入城文肅來謁命官廚以海味食之笑語盡歡王占曰紅鬻剝龜腳黃香炙馬鞍山僧持淨戒同坐不同餐觀其君臣兄弟相得如此足感激也

疊字詩格

陳家第二代王曰聖王既傳位世子晚年頗間適嘗游天長故鄉有詩云景清幽物亦清幽一十仙洲此一洲百部笙歌禽百舌千行奴僕橘千頭月無事照人無事水有秋涵天有秋四海已清塵已淨今年游勝昔年游此詩作時蓋經元軍兩度征伐之後國中安樂故結意如此其命意清高疊字振響非老于詩

者焉能道此況自性清高天然富貴國君風味與人自別矣

詩意清新

竹林大士詠梅詩云五出圓葩金撚鬚珊瑚沉影海鱗浮箇三冬白枝前面此一瓣香春上頭甘露歌凝癡蝶醒夜光如水渴禽愁嫦娥若識花佳處桂冷蟾寒只麼休其清新雄健迥出人表千乘之君趣興如此誰謂人窮詩乃工乎又山房漫興二絕句云誰縛更將求解脫不凡何必覓神仙猿閒馬倦人應老依舊雲莊一榻禪是非言逐朝花落名利心隨夜雨寒花盡雨晴山寂寂一聲啼鳥又春殘其瀟灑出塵長空一色騷情清楚逸足超羣有大香海印集頗多絶唱惜其地遭兵火不得流傳余只記誦一二而已吁可惜哉

忠直善終

范遇范邁本姓祝氏交趾莊仁人也兄名堅弟名固皆少年登高科有才名至正間在陳明王歷官清要王以祝氏古無顯人乃改祝堅爲范遇固爲范邁王叔父爲上宰傳國柄不避嫌疑且與宰執有隙遇佻入上變告誣搆上宰國相率百官彈劾議直大辟獨范邁爲御史中丞固請緩獄愼刑時上宰被收而家臣察屬親戚奴僕下獄殺戮甚衆邁連上諫疏面折法司辯析冤屈人主威怒之前力爭不已王叔既幽死後得誣搆實跡坐其黨人王甚慚愧追贈叔父極隆乃賜邁詩云臺烏久矣噤無聲頓覺朝綱事匪輕殿上昂藏驄虎氣男兒到此是功名尋遷參知政事在政府多年有清名一日微恙索筆題詩云自從謫落下人間六十餘年一瞬看白玉樓前秋夜月朝真依舊傍闌干書畢擲筆而逝有鏡溪詩集行于世遇亦廉正能文與弟齊名官至審刑院使而卒

詩諷忠諫

至正間交趾陳元旦以陳家宗冑仕裕王爲御史大夫王不勤政權臣多不法元旦數諫不納裕王沒其侄昏德嗣立時事愈甚元旦上書不報乃乞骸骨而去有寄臺中察友詩云臺端一去便天涯回首傷心事事違九陌塵埃人易老五湖風雨客思歸儒風不振回無力國勢如懸去亦非今古興亡真可鑑諸公何忍諫書稀後內難起奔從藝王王即位拜司徒平章事居相位頗多年而卒其人通曉曆法嘗看百世通紀書上考堯甲辰下至宋元日月交蝕星辰纏度與古符合奉道精煉祈雨有應自號氷壺子

詩用前人警句

陳家宗冑有號岑樓者弱冠能詩二十七歲而卒有岑樓集行于世墳在烏鳶江上介軒阮忠彥亦有詩名不及相識行過烏鳶有追挽詩云平生恨不識岑樓一讀遺編一點頭簑笠五湖榮佩印桑麻數畝勝封侯世間此語誰能道萬古斯文去已休欲酹騷魂何處是煙波萬頃使人愁簑笠五湖一聯是岑樓之詩句也

詩言自負

阮忠彥早有才名頗自負嘗有長篇詩其畧云介軒先生廟廊器茂齡已有吞牛志年方十二大學生纔登十六充廷試二十有四入諫官二十有六燕京使其自負矜伐如此然事陳明王歷樞要登政府卒有令名不負儒者官至尚書左輔壽八十餘有介軒集行于世

命通詩兆

黎括字伯括清化人也少時游學都下其友人爲官者當元季時奉使燕京括送詩云驛路三千君據鞍海門十二我還山中朝使者煙波客君得功名我得

閒議者知括將貴後括登科果驟遷擢居政府先於其友云

詩志功名

范五老事陳仁王爲殿帥上將軍平生出身戎行頗好讀書倜儻有大志喜吟詩于武事若不經意然所領軍必爲父子之兵每戰必勝侍衛勤謹眞爲爪牙之臣嘗有詩云橫槊江山恰幾秋三軍貔虎氣吞牛男兒未了功名債羞聽人間說武侯

小詩麗句

陳家宗冑有號愛山者頗讀書學詩偏好花情多吟小詩時有麗句嘗有詩云寶鼎香銷沉水煙碧紗春帳薄如蟬洞章吟罷愁成海人在闌干月在天又曰爐畔香雲暗碧紗平分午睡不禁茶相思在望登樓怯一樹木綿紅盡花

詩酒驚人

演州人胡宗鷟少年登科頗有才名初未甚顯適至元宵有道人黎法官者張燈設席以延文客宗鷟受簡請題一夜席上賦詩百首飲酒百杯衆皆環視歎服無與敵者自是名震都下後以文學爲人師臣事陳藝王官至翰林學士承旨兼審刑院使詩酒無虛日年八十餘壽終于家

詩兆餘慶

澄太父之外祖曰阮公諱聖訓事陳仁王爲中書侍郎性甚仁厚少年登高科最能詩當時無敵後人稱爲南方詩祖嘗有田園漫興詩其一聯云巢烏寄林休伐木蟻封在地未耕田識者歎其仁心及物必有餘慶後其女配我曾祖生太父及陳明王次妃妃生藝王卒有贈典尊榮門閥昌盛之福果如識者所言其兆先見于此詩乎以至四世外孫如澄今者出自幽谷遷于喬木濫廁之餘濫同成器豈非先人之澤

未劉乃得生逢聖世深沐堯仁而有此奇遇也歟

詩稱相職

陳藝王初爲相時有送元使詩云安南老相不能詩空對金樽送客歸圓傘山高瀘水碧遥瞻玉節五雲飛其弟恭信性文雅好詩書後爲右相亦有尋幽詩云稿七八重虹宛轉水東西折綠縈迴不因看石尋梅去安得昇平宰相來

詩歎致君

冰壺司徒題玄天觀詩云白日升天易致君堯舜難塵埃六十載回首媿黄冠蓋爲相時不有功效而與此歎是亦憂愛在懷情歸忠厚詩人所可取也歟

賓客相歡

軍頭莫記東潮人也出身行伍酷好吟詩元統間伴送元使黄裳裳亦好詩者旬日江行相與唱和多有佳句裳甚歡之至界上留别詩云江岸梅花正白船頭細雨斜飛行客三冬北去將軍一棹南歸

紀錄彙編卷之五十終

湖州府後學吴仕旦覆訂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校正
推官方重
廣信府同知鄒濬

安南傳

王世貞撰

紀錄彙編卷之四十八

安南傳一

王世貞

安南古交趾秦并天下盡斥南荒服置桂林南海象郡秦亡南海尉趙佗起兵擊拼叛者稍稍易置故守令王之至其孫亡而漢因爲置九郡安南其一也光武時女子徵側徵貳反將軍援討平之立銅柱界後漢置交州又爲交趾郡至隋文帝平陳廢郡置州煬帝吏置郡唐武德中爲交州總管府至德中改安南都護府唐亡曲承美者土豪也據其地稱節度使而絕不通嶺表劉隱攻執之以其將楊延藝爲節度使延藝卒子紹洪嗣紹洪卒州將吳昌岌起而代昌岌卒弟昌文嗣昌文殘虐不有衆逆卒而其屬將吳處平矯知護楊暉杜景碩爭立管內俱亂起驩州刺史丁部領勇善戰卒兵悉逐捕亂者遂自稱大勝王三年傳位于璉璉立七年而宋師平嶺表乃使使貢方物求內附詔授安南都護進封交趾郡王貢歲歲不絕太宗時部領老死亡何璉亦死弟璿嗣尚幼牙將黎桓擅權錮璿盡食其族而代爲節度使事聞太宗怒發兵步騎自邕入舟師自廣入進其境咸敗歸師

坐軍法抵罪而桓歲使使來謝罪求封上春秋高稍厭兵而桓請無已貢物盛許之授安南都護進封交趾郡王桓雖佯爲服中國者而兵郡邑寇盜剽民居廪食子女萬計詔切責之桓即謝罪眞宗立進封南平王尋卒子龍鋮立未封爲弟龍廷所殺即封龍廷爲交趾郡王改名曰至忠復爲大將李公蘊所殺請封封公蘊如至忠進封南平王卒子德政嗣卒子日尊寇欽邕諸州安撫使余靖發兵與占城合而夾攻之乃上表謝爲罷兵尋擊虜占城王僭稱帝國中天子固知之亦莫較也卒子乾德嗣卒子陽煥嗣陽煥卒子天祚嗣乾德故側室子奔大理以其兵內不果孝宗朝進封安南國王卒子龍翰嗣卒子昊旵嗣謝表不至輟加恩云卒亡子以女昭聖主國事遂爲子夫陳日照所有日照故福州長樂人謝升卿也識書美姿貌而落魄不事家人產殺人變姓名之安南見國相會應試居首而王女從窓隙窺而悅因歸之有安南政封國王時元已破蜀輕兵下大理而使使招之日照未見強大狀下使獄破竹束體入而擊之元將怒率精騎日夜馳抵境大破其守兵乘勝圍國都日照跳匿海島元盡焚其宮廟發藏貲殺其人而

反日照還不得意奏于宋請傳位子威晃宋授威晃國王而尊爲大王元既滅宋威晃懼易名光昺請降元即故封授之尋卒子日烜嗣元所以督攝安南甚苦歲責供巨億不可支而復設達魯花赤忝其國事日烜意惡未決會元伐占城假道因發兵拒不前而元鎮南王急擊大破之復追破國都日烜走清化其弟益稷降元師拜爲安南國王久之賜暑還師其後軍爲日烜所迫多敗死者久之鎮南王復來伐入國都已而返元兵凡三破國殺獲幾十萬然終不可久而日烜亦進代身金人贖罪詔止不伐日烜卒子日

燇嗣日燇卒子日奎嗣日奎卒子日熵嗣日熵卒子日焯嗣日焯卒子日煃嗣日煃爲貢歲不乏然元亦取羈縻而已無所望之

大明洪武二年　高皇帝既已北定元遣詔諭海外諸國而世子日煃遣其少中大夫同時敏政大夫段悌黎安世等來朝貢方物因請封爾六月抵應天詔遣翰林侍讀學士張以寧典簿牛諒往使其國封日煃爲安南國王並金銀印龜紐詔略曰咨爾安南國王陳日煃惟乃祖乃父昔覲茲南土傳之子孫世世克恭臣職以永世祿朕荷天地之靈肅淸夷夏頃以書往報輒咸奉安樂而爾首奉表來賀懋茲勤意深可嘉尚是用册爾爲安南國王爾尚益茂令猷永爲藩輔欽哉別賜大統曆一織金文綺紗羅四十使者人文綺一羅一紗二以寧等十月抵國界而日煃以下五月先卒弟日熞嗣遣大夫阮汝亮來迎請詔印以寧不可乃復遣杜舜卿等請命先是占城貢祭役安南歲有貢頗苦怙迫而勢漸以益強遂典安南抗日煃數遣兵擊侵敗之于是占城上遣平章蒲旦麻都等告急乞援兵冬十二月壬戌明翰林編修羅復仁禮部主事張福特詔兩解俱罷兵復仁還奏安

南王贈遺使者黃金吉貝布不受上嘉之而加賜其國使人遝復仁等官是歲明中書省禮部臣言安南高麗既內附國山川宜有祭詔曰可而安南山二十一曰佛跡曰微園曰武寧曰先游曰普賴曰萬劫曰傑特曰安子曰地觀曰天奔曰神投曰龍岱曰文場曰安復曰卞曰立石曰香象曰崇曰都隆曰測曰分江六曰川盧曰富良曰天黃曰大歷曰蘇歷曰三帶水六安石淵曰石龍門曰玆廉曰浪泊曰越裳究曰九德究俱載祀典三年四月安南使杜舜卿等以王日煃卒來告哀請命上素服御西華門見遣翰林編

脩王廉往祭尋遣吏部主事林唐臣持詔封日煃爲安南國王四年二月侍講學士以寧編修廉吏部主事唐臣還自安南王日煃遣阮汝亮表謝恩獻方物以寧卒于道是歲冬日煃兄叔明殺日煃自立五年二月遣陪臣阮汝霖來朝貢馴象禮部已受表將入見主事曾魯取表副視之曰前王陳日煃今叔明何也白尚書詰使者得其故奏上上怒曰島夷何狡獪如此却不受六年正月叔明更遣使譚應昴等奉表謝罪貢方物請封應昴爲叔明言日煃實病死叔明遜于野國人請立之上曰日煃死尔國人當爲服叔明且以前王印視事俟能塡撫人民恭順無闕更議之仍賜應昴等紗羅有差七年三月遣正大夫阮時中陳謝貢方物且自稱年老授政弟端許之叔明雖巳授端政然實自專制八年端來貢九年復遣通議大夫黎亞夫來貢詔以其太數止之十年賜陳端上尊文綺旣至端巳死叔明更署弟煒代國事十一年遣使謝恩貢馴象方物且來告端喪詔賜煒文綺紗羅中使陳能吊祭端十二年二月禮部尚書朱夢炎奏定遣使安南相見禮凡使者抵境先報王遣人郊迎設香案王府正堂龍亭置公館王率寮屬至館具鼓吹身前導使者從至王府使者立龍亭左王與寮屬就位行五拜三叩頭禮使者與抗禮居左王居右時安南占城雖以詔故暢能兵而安南彊吏爲冠剽占城不巳上詔責叔明畧曰書不云乎毋爲亂首尔國與占城搆兵十餘年朕未覩是非所在然以社稷爲憐剽椎焚遺男女不得耕織朕兼愛海外元元甚愍之往者以詔諭爾等使寢戈紓忿爾寔不奉詔陽解陰搆毋乃首亂違書戒哉春秋列侯國無慮百數相繼迸滅無他皆君好戰二者巳耳爾其鑒之二十年九月明皇帝㑹萬壽節煒遣使獻誕馬三十詔答帑

帛有差久之叔明卒二十一年陳煒爲國相黎一元幽城外大陽坊十二月殺之立叔明子日焜立國事一元叔明婿也一名季犛二十一年明詔安南國殺君不道絕朝貢廣西都指揮使司布政使司毋得納使者至二十九年正月日焜始以叔明喪來告上謂禮部臣曰叔明弑日煃而有其國今一元又弑陳煒矣吏吊慰之是與亂賊厚也勿許時日焜又遣與取思南府地三十年正月明遣行人陳誠呂讓諭還地久不決誠讓貽書日焜使者不佞辱主上明命久未決無以復主上也使者令援古證今析利害以告執事在後漢時徵側叛馬援討平之立銅柱經內外界唐虞五管之一宋始自樹然乾德冠邊郭逵討之擒僞太子洪真乾德懼而割廣源門州思浪蘇茂桄榔之地降元初有天下尔先王光炳首稱臣脩貢迨日烜嗣改操于是世祖來討尔日烜豪荊棘竄島浮舶城郭宗社人民幾盡日燇鑒前之失祈命于元且曰向者天使辱臨小國迎送止祿州懼冒侵越之罪不敢過丘溫也則是丘溫以北地不在爾國明矣今爾國迺越淵脫蹄如嶅慶遠而盡有之將乘元末亂假僭僥倖而得之耶行人下車之日王之君臣皆曰此地故屬安南不言所以始也無乃爲大言誑我耶抑王懼以侵地得罪強自飾耶主上神聖不計王前罪乃許王飭罪耳其繫圖之日烜復書辨不巳且遺誠等黃金二錠白金四錠沉檀香百斤誠等却之日烜曰瞞也陸賈昔受之何辭誠曰尉佗以彈丸黑子地與彊漢抗是賈禍也陸賈受重賂分諸子是賈利也王以尉佗自處固耳乃欲陸賈我乎日焜無以難更咨戶部曰伏見上司爲思明府奏侵占地遣行人陳誠呂讓至下國令還之下國竊惟丘溫如嶅慶淵脫五縣自昔供輸下國賦役世世無異而洞登乃淵

縣之地天使往宋之路其思明府憑祥人每歲與下國淵縣人交割夫騎于憑祥界披羅唯關令思明人乃謂下國干其地洞登立站侵占何戾也夫立站者意以圖得其地耶地舊屬我又何侯圖夫所以建室舍者蓋上司有把截過界之命稍戢使吏宿耳巳乃復撤何預于侵又謂元時大軍二次捕交同軍設木平寨置軍塡責發交人助糧餉竊致元師二次來伐多不利歸史雖諱不詳然至鎮南王則曰王在內傍關賊兵大集以邀歸師王遂由單巳縣趨盃州間道出觀此則軍勢可知歸路奠辨豈有回軍未平而設寨以守又責交人助糧餉者哉又謂下國越過銅柱二百餘里侵占其所屬丘溫等五縣者計銅柱初立時至今一千三百五十餘年陵谷遷變誰復能辨又謂枸問老人黃伯顏供說云說云者伯顏亦思明人豈不同其欲雖千伯顏將何信耶久謂因前王官失于申明作聚牧贓畫圖具呈及以建武誌爲說者豈有廣成之高曾祖父不識古事識古事乃在廣城耶下國與思明接境思明之人往往侵占下國旧土殺掠人民牛畜下國僻在荒裔無所告愬思明狃小獲乃啚大利而誣至此下國固畏罪自反不暇何敢有侵占哉夫苟有侵占豈難退還今不侵占何以退還此五縣乃下國世世相傳所守之地必不敢付之思明惟　聖天子一視同仁與天地同德故下國以此自恃而敢傾心陳愬焉敢逃罪誠等還上召羣臣議或以其抗命當討上曰蠻夷相爭古有之彼恃頑不服當取禍耳毋動久之國相季犛復弒日焜而立其子胡奎自稱曰太上皇明建文君卽位侯使者來朝貢方物五年太宗皇帝自燕起遣詔諭安南諸國永樂元年胡奎遣使賀卽位別貢方物其辭曰昔我前王日煃首倡羣服輸衞先帝先帝是以嘉惠下國貢

賜之使絡繹南北無絕不幸日煃死喪支庶零洗無可嗣者臣胡奎不佞以陳氏甥爲衆推迫理國事且四年矣徼倖聖化四疆謐宇家頗人給然未蒙一位號無以供事上及主祀率下也天朝幸哀憐之下表禮部議安南絕遠多詐難信宜遣使廉察之詔可是月行人楊渤等持節諭其陪臣耆老曰得胡奎奏欲就封者果陳氏甥否陳氏得無絕否尔國人誠欲戴之否得別有簒殺之故否其悉心以荅毋詆秋八月分賜諸蕃王文綺紗羅諸物安南以行人呂讓丘智往十二月行人楊渤還以耆老臣衆表上與奎表合遂許封是月禮部郎中夏止善往封胡奎安南國王二年六月遣使者奉表謝恩詔還思明府侵地八月更勅安南王胡奎曰爾者占城奏尔攻掠彼地剽人畜蕩廬舍又邀奪貢道逼與冠服印章使臣屬甚非遵奉一統之義思明府臣來言尔奪其西平祿州末平寨此中國疆土也爾何得擅取之不悛必討無赦是月安南故臣裴伯耆詣闕告急曰臣事陳氏祖父皆執政大夫女又親屬也臣故少得左右陳王既長爲武節侯陳渴真裨將統兵填東海三十二年臣代渴真將而奸臣黎季犛弒主簒位屠戮勛貴族者無慮百數臣聞變勢不能抗棄軍遁海島附番舶得此至臣兄弟妻子肉季犛之几久矣季犛乃故經略使國老子世任心膂叨切榮寵子蒼亦貴仕也一旦得志遂覆陳宗擅易姓名曰胡一元子蒼曰胡奎僞號改元大逆無道陛下念陳氏忠順之跡憫此無告遡施吊伐臣得負弩前驅膏血草野以報陳氏足也上令有司給衣食逾數日而老撾宣慰使緣歹護前安南王陳天平來朝奏曰臣故安南王烜裔孫也先王奉事大國無敢虧傳至臣煒賊臣黎季犛當國擅作威福臣煒稍裁抑之便歹刀向煒而立其子顒顒即

日煃也亡何更弒顒而立其子𤇿尚在襁褓中更弒之而自立其子蒼爲大虞皇帝臣先被黜在外僅得免他子孫近者誅夷盡矣臣方欲集兵討賊復而季犛并來掩臣出奔竄間道抵老撾始得親闕廷也大與滅繼絕陛下之大恩也陳氏之遺燼得少燃者臣之大幸也上引見賜第居與裴伯耆處十二月安南賀正旦使者至上出天平示之使者識故王孫也錯愕下拜至流涕而裴伯耆以大義責之不能對三年正月遣監察御史李琦行人王樞切責安南國王奎令具實首罪安南兵寇明寧遠州掠吏士數百千去五月安南王奎遣使臣阮景真等隨謝罪曰臣父子實陳氏甥以彼宗族喪亡無可繼者故國人來而爲臣而臣飾賦率妻子躬力作奉上國之不暇曷敢抗天平且裔孫臣請歸而事之臣得完首領足矣祿州諸寨地巳退還臣俯伏俟命誅之宥之惟　陛下大度于是　上悅遣行人聶聰往爲約十一月聰還胡奎附表謝仍迎天平上于是勅廣西副總兵黃中呂毅將兵五千送天平歸國封胡奎順化郡公盡食所屬州縣天平陛辭賜羅綺紗甚厚四年二月中毅以兵送天平至丘溫奎遣陪臣黃晦卿等候廚饌及牛酒犒師晦卿及諸從者見天平皆拜舞欣躍中間晦卿奎不至何也曰奎踴躍俟命而天使儼然辱臨之敢不至第不幸有霜露之疾匍匐前道以俟中遣騎覘之無所見而迎者壺漿績于路遂前度隘留雞陵斫芹站山路險峻林木蒙密軍行不得成忽大呼伏發劫天平鼓躁振山谷且十餘萬人中等亟整兵擊之橋巳斷賊遙拜且曰遠夷何敢勞王師天平實疏遠小人眩惑聖聽欲滅我胡氏我幸得殺之以謝天子中等歸上狀　天子大怒遂決意興師討安南成國公朱能新城侯張輔請行許之仍勅雲南總兵

西平侯沐晟練甲士以蜀兵八萬益之七月戊子朔祭嶽鎮海瀆神以出師告辛卯命成國公能爲征夷將軍西平侯晟爲左副將軍新城侯輔爲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爲左參將雲陽侯陳旭爲右參將兵部尚書陳洽參贊軍事都指揮同知程寬指揮僉事朱能等爲神機將軍都指揮同知毛八丹朱廣指揮僉事王恕等爲游擊將軍都指揮同知魯麟王玉指揮使尚鵬等爲横海將軍都督僉事呂毅都指揮同知表兵江浩僉事方政等爲鷹揚將軍都指揮朱榮金銘吳旺指揮劉鉻等爲驍騎將軍發京衛浙江湖廣二廣雲貴四川諸衛步騎舟師及土舍達官奔命共八十萬人討安南能輔兵由廣西憑祥進兵入坡壘雞翎度富良江中路入晟兵由雲南路入别勅占城王巴的賴以國兵擾其境十月成國公能卒于軍輔爲征夷將軍是月將軍輔發憑祥渡坡壘關令都督同知韓觀以廣西兵運餉修道伐木築橋梁出游兵伺賊膺揚將軍毅等前哨攻隘留關取之敗賊三萬衆留兵守輔移檄數季犛父子二十罪度關軍營整肅秋毫無犯民悅降者相繼驃騎將軍榮等取雞翎關復敗賊三萬衆得軍資器械無數次日輔度雞翎諜芹站兩傍皆有伏遣呂毅黃中以兵擒捕之賊遁遂哨昌江市造浮橋築壘遣方政王恕哨探直抵富良江北而大軍自芹站西折至新福遣驃騎榮往約沐晟同遂三帶州偽僉都鄧原南策人莫遂莫遠等來見輔言賊恃偽東西都及宜洮沲富良海潮希麻平諸江自固緣江樹栅築土城綿亘九百餘里盡發諸府州縣民二百萬守之又于富良江南崖置椿水中盡取戰艦列椿内都守備嚴肆列象馬陣凡水陸號七百萬我師自新福移營三帶州造舟圖進取十二月副將軍晟奪宣江而軍次洮江北岸與多邦城

對壘將軍輔遣叅將陳旭會晟濟師驃騎榮等大破賊于嘉林江將軍輔留都督高士文舟師與沐晟應而自率大兵與副將軍合沿江柵皆逼水不可上惟多邦城下沙坦可駐師而賊設備密下設重壕壕內外布蒺刺輔處分部定夜四鼓遣都督黃中等啣枚舁攻具過重壕至西南城下以雲梯附城都指揮蔡福先登衆蟻趨上賊不支遂下師隨入賊又城內巷戰驅象前輔以畫獅蒙馬神機砲翼而前象被靡走賊大潰殺其帥梁民獻蔡伯樂囚獲人象無算賊棄西都走五年正月綢將軍輔晟等襲賊籌江柵大破之又攻困枚普賴二山萬劫江斬首二萬七千餘級獲偽國副工部曲又敗賊胡杜于盤灘江踰兩日輔等次洛江賊五百艘犯我軍逆戰大敗之獲艘艟百艘殺其將阮子仁等萬級擒黃世岡百餘人皆誅之遂窮追季犛父子至悶海口地下濕不可駐乃佯為還師至鹹子關今都督柳升守之賊果來躡輔回軍遇于富良江賊舟亘十餘里又以精卒數萬趨陸來戰輔與諸將奮擊大敗之斬偽翊衛將軍士餘萬級江水為赤乘勝追至悶海口季犛父子僅以數小舟遁偽吏部尚書范見覽等降季犛等走又安輔遣都督柳升前追之得舟三百求定衛卒王柴胡等七人獨詞得季犛所前格之縛送升軍李保保等十人又擒季犛諸子于海口山中次日土人武如卿等獲黎蒼等于求盎海口高望山安南平輔等露布獻俘闕下偽大虞國上皇黎季犛偽大虞國王黎蒼偽推誠守正翊贊弘化功臣云屯鎮兼歸化嘉興等鎮諸軍事節度大使洮江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持節領象路天長府路大都督府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入內檢校左相國平章軍國事賜金魚袋上柱國衛國大王黎澄偽大原鎮兼天關鎮驃騎上將梁國王黎　偽新

安鎮驃騎大將軍新興郡王黎　賊孫偽太子黎芮偽郡嗣王黎滷偽郡亞王黎蕤幼孫五郎賊弟偽臨安鎮兼大安海鎮驃騎將軍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入內相國平章事賜金魚袋上柱國唐林郡王黎季貔賊任偽望江鎮輔國大將軍入內判中都督河陽郡亞公黎原眘偽領龍興路都統府平陸縣上侯黎子綽賊任孫偽御輦一局正掌卿侯黎叔擴偽清亭侯黎伯駿偽石塘鄉侯黎廷爗偽朮祿高侯黎廷瓚賊將偽入內僉閒朝政兼內侍省都知知左班事諒山鎮推僉行軍行諒江路同知總管府事賜金魚袋柱

國東山鄉侯胡杜偽入內行遣同知尚書左司事樞密院副使阮光偽正奉大夫入內行遣門下左諫議大夫同中書公事兼三江路大守新安鎮制置使國子學祭酒賜金魚袋護軍黎景琦偽寧衛大將軍知威衛管左登翊軍賜金團符縣伯段鑿偽神勁營高伯陳湯夢偽鈞鈐衛中郎將領龍捷軍兼領壯勇營范六材凡二十五人上御正殿面詰季犛父子頓首請死下之獄先是上勅輔訪求陳氏後封之輔上言陳氏已絕無可繼者乞郡縣其地詔可立交阯都指揮使司以呂毅黃中掌之布政按察二司以尚書黃福兼掌之前工部侍郎張顯宗等為布政使以下官有差前來歸附裴伯耆為按察副使凡交州北江諒江三江建平新安建昌奉化清化鎮蠻諒山新平演州又安順化府十五衛十千戶所二州四十一縣二百八十地東西相距一千七百六十里南北相距二千八百里安都人民三百二十一萬有奇獲蠻人二百八萬七千有奇糧一千三百六十萬碩象馬牛合二十三萬五千九百有餘舟八千六百七十七艘兵器二百五十三萬九千八百五十二丘制詔大宰大司馬新城侯輔功最大西平侯晟次之其進封輔英國公晟黔國公賜金帶冠服晟殺十之一都督升封安遠伯黃中呂毅得贖罪餘千捕黎季犛及蒼者授三品官有差

廣信府同知鄒　潘
推官方　重校正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校正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湖州府後學吳仕旦覆訂

紀錄彙編卷之四十八終

安南傳二

王世貞

簡定者陳氏故臣也不肯事黎季犛而輕騎跳歸明既從下安南爲別將頗有功矣定知上雅不欲復陳氏後還待命頗與故所親陳希葛約竄行至興化州說擊盜鄧悉等下之聚衆至萬餘益南合慈威繼行剽下大堂應平石宜諸州邑勢轉盛遂自稱大越上皇改元興慶陳希葛爲太保都公八月鎮守尚書黃福來告急上命發都邑兵四萬征南將軍黔國公晟討之兵部尚書劉儁贊軍諮降者待以不死十二月黔國公與簡定戰于生厥江敗績都督呂毅尚書劉儁左參政劉昱皆死之上怒七年大發兵復拜英國公輔爲征夷將軍黔國公晟爲副將軍八月大破賊于鹹子關獲舟四百般斬又敗賊盧渡江又敗之于太平海口賊帥鄧景異獨身奔陳季擴季擴者發人奸黠自云陳王後也安南民不忍棄陳王則相率歸季擴別據地稍遠明兵而明兵悉銳追簡定至演州分晟兵從磊江南都督朱榮舟師從江中行抵牛鼻關輔自率騎卒趨地冊合美良簡定望見震恐潛行之民家棄馬走吉利柵深山內大索捕執定并其將相陳希葛阮汝勵等送京師磔于市八年正月英國公遂捕其黨阮師檜于東湖州斬首五千級獲僞將軍范支陳原卿等二千人悉阬之築尸爲京觀是月天子勞苦征夷將軍久暴師役召還輔于是英國公上言簡定國伏誅而陳季擴及其部陳原樽阮師胡具鄧景異鄧鎔潘季祐各率兵犄角相援未即下演州清化諸鎮道被殘而又塞神投福成江口道請多留兵付沐晟期盡賊乃已詔曰善其以征夷將軍麾下益晟五月晟進擊破季擴等于靈長海口斬首三

千十一月季擴使使上表請降詔以爲交阯布政使陳原樽阮師胡具鄧景異爲都指揮潘季祐爲按察副使趣之任然季擴實詐言緩師兵耳不復肯之任而掠如故詔英國公復往會討之破賊于月常江殺溺者一二萬十年八月復大破賊于神投海擒僞將衞大將軍鄧汝戲等數千人悉磔之十月其少保潘季祐道可雷山乞降輔承制季祐以按察副使理乂安而其將帥陳敏阮士勤等相繼降矣十一年十二月英國公輔等復大破賊于愛子江昆傳山躁藏其象陣斬僞少尉阮山等十二年五月獲季擴及其太傅阮師等送京師戮于市行賞安南征將士賜英國公輔黔國公晟金五百鈔二萬錠帛綿各五十餘有差亡何黎季犛釋自獄充戍廣西而季犛子蒼澄各以善兵器用累官俱至工部尚書爲別賜姓也豐城侯李彬以將軍鎮交趾定歲貢扇萬把翠羽萬箇十六年正月豐城侯上言清化巡檢黎利叛利故王季擴臣也善戰挾計數爲金吾將軍來降投巡檢而因人心不大德明故遂反行剽都邑自稱平定王拜弟石相國陂莽都督豐城侯使參將朱廣等討捕頗獲首六百餘而利剽如故十八年四月左參政馮貴右參政侯保與戰俱敗績死之二十二年七月仁宗皇帝即位遣中官山壽諭降授清化守是月都指揮陳忠敗死利攻茶籠郡守琴彭堅守不下洪熙元年七月宣宗皇帝即位詔參將陳智發兵救之智逗遛不即救茶籠潰琴彭戰死時宜化嘉興等賊周文莊等合雲南寧遠州紅衣賊出劫掠勢盛甚皆遙授利節度宣德元年二月參將智與都督方政等進擊利于茶籠州大敗歸四月太子太保成山侯王通爲征夷將軍都督馬瑛爲參將發步騎十餘萬討利尚書陳洽參軍事陳智方政削官爵白衣隷軍中自效九月

以廣西兵五千益王通十月黎利弟善據廣威州都指揮袁亮指揮王晃司廣閩森輔等禦賊僞爲敗者走亮追之渡河伏發亮被執森輔殺吏士陷者五百餘晃僅以餘兵歸坐失陷大將微十一月黎善衆數十萬來攻交阯城分三道俱拒却之成山侯通于是悉兵出擊善參將瑛別率兵大破賊于清威至石室合通俱抵應天駐寧橋諸將言地險惡多伏宜遠斥堠持重擇便通不從麾衆渡天雨且泥濘人馬蒲伏不成列而伏翠起衝遽軍遂大壞散死者二三萬人尚書陳洽亦與焉黎利時在乂安聞之自以精兵東會圍東關通敗後氣沮陰遣人許爲利乞封而撤清化遞南地歸黎氏其吏民悉出城赴關獨清化守羅通謂指揮何忠曰吾守此數賊恨深矣出賊尾而掩之必覆元師非君命而欲賣城賊乎不可遂與賊戰敗之十二月成山侯通來告急以太子太傅安遠侯柳升爲征虜副將軍保定伯梁銘又副之都督崔聚爲參將凡步騎七萬人太傅黔國公晟爲征南副將軍與安伯徐亨新寧伯譚忠爲左右副將軍發滇焚兵討師行遣太子少保兵部尚書李慶參軍事二年二月黎利來攻城急而成山侯日夜訓精兵五千出不意猝擊利大破之斬其司空丁禮司徒黎豸太監黎秘諸太尉少尉正督同督而下萬餘級利惶懼不能軍欲走諸將請乘勝急追之而通猶豫不決賊得以暇樹柵立寨掘壕塹脩器械四出攻掠未幾勢復張三月圍丘溫都指揮孫聚拒破之詔發四川湖廣諸省兵四萬五千人益征南征虜兩將軍四月利以八萬人破昌江中官馮智指揮劉順知府劉子輔俱死之五月黎利來乞和成山侯通等以聞九月九日安遠侯升等至交阯隘留關黎利僞爲其國人書詣軍門乞立陳氏後升不敢封奏聞上而趣兵進破關

臨大小數十如無敵者亦竟殊易之抵鎮夷關保定伯銘尚書慶俱坐瘴者病殺劇禮部郎中史安上事陳鏞言于慶曰土帥氣甚驕兵累月不得休困罷矣而少斥堠不據險推車而欲急發卒如敵伏何慶力疾以語升升唯唯抵倒馬坡獨以百騎前渡橋橋壞陷泥淖伏兵起升中刃死是夕來銘以驚死李慶又死崔聚困宿將然倉卒不復能約束吏士而吏士又新喪元帥沮且畏過昌江賊率象陣來衝師遂潰聚與史安陳鏞俱被執不屈死之七萬人無遺者成山侯諜知升敗益懼吏哨利請和棄交趾而教利行求得陳氏宅族爲者偽立爲請上上心厭南方事晨朝諸大臣而顧英國公輔曰交趾柰何輔曰安遠成山侯非將也而少發兵少發兵不足以制敵臣請出保以一年擒利上嘿然退而召尚書義原吉大學士士奇榮討兵力非能如太宗時也太宗三下交中國士馬物故幾萬轉漕度支大小費七十億得城三百餘而亡尺寸之利十餘年間叛者四五起今縱或勝平利後竟非我有也乃許之利奉表進代身金人及向所掠都督等萬三千三百九十一人馬騾千二百匹成山侯輒引還至京以擅矯制下獄當斬贖爲庶人三年五月行在禮部右侍郎李琦工部右侍郎羅汝敬勘實還黎利使使言陳暠者正月病死無後諸爲陳氏後者悉絶臣利謹守封疆俟命詔更遣汝敬往切責利俾更訪實以聞及索中國人無隱是月利圖廣原州州將閻色新固守不下四月汝敬還利附使貢方物且奏言陳氏子孫實已盡獨所喪吏士兵器家屬悉因成山侯師還之矣臣利有女九歲于亂兵中失之後乃知爲中官馬騏進充宮婢陛下幸既已赦臣罪歸此女臣卿戴恩德萬死無二六年五月利遣使何栗等入貢兼請封六月遣行在禮部右侍郎

張敵右通政徐琦持詔利權署安南國事六年二月利使阮文狗等附敵琦謝并貢金銀器皿方物九年利卒子麟嗣麟卒子濬嗣亡何濬庶長兄琮因會虓殺濬自立使來告哀乞封英宗天順四年遣通政參議尹旻給事中王豫持節封琮而會王濬弟灝率衆討誅琮事聞詔侍旻豫行而以五年命翰林侍讀學士錢溥改校冊灝初有國恥屈下欲殺所以見使臣禮溥七爲書貽之往復甚苦乃定憲宗成化七年王灝攸占城十七年復攸老撾來告急上諭之曰朕代天理物不忍兩國橫罹兵禍其已之孝宗弘治十一年皇太子出閣遣太子洗馬梁儲賜詔其王使使隨入貢謝恩武宗立遣脩撰倫文叙等賜詔正德十年其王晭復使使來貢方物十年國相陳暠等作亂弒晭國人立晭兄譓而暠率衆據諒山諸府地譓累有表貢及乞師討暠不得達而會其都指揮莫登庸降譓登庸者蜑人也勇而善戰繇武舉累遷隸暠以罪奔譓大喜用爲宜陽參將將而與陳暠戰大敗殺暠還進封川伯時國將鄭綏阮弘裕者世臣也坐爭權不相睦罷歸登庸多齎遺金珠賂王譓所親信文臣曰王知國所以弱乎在世臣植黨而市勝王不若拔寒賤有大將畧者任之王譓遂任登庸既已任則與所厚謀夜率兵遍圍王宮王譓間行得脫至清華嘉靖二年今皇帝遣編脩孫承恩等以即位告不得達而登庸遂立黎氏疎屬應爲王已相之易號令練兵積衆國人不復曉黎氏矣尋娶應母已又鴆殺應而立已子莫方瀛仍冒應名氏僭號曰統元凡王譓兩遣使來請兵俱爲登庸篡取不得進亡何王譓卒世子寧立結國人襲擊登庸大敗之登庸跳之海陽據上洪下洪荆門南策太平諸郡寧還國悉發兵二十餘萬起鄭綏將而攻圍海陽一月登庸固守不下而

別選兵萬餘舟行出大江竟擁都門寧錯愕走清華登庸掠庫藏及張世子旗蓋而還呼曰得王矣鄭綏兵大潰壞散奔又之寧復悉清華兵討登庸相拒不決登庸陰結土帥鄭遂鴆使襲寧復大敗九年登庸遂僭稱太上皇帝子方瀛爲國大王改號曰大正拜其腹心臣裴垍爲丞相鎮海陽武護爲兩軍都督鎮山西阮如桂爲北軍都督鎮京北阮伯驥爲南都督杜世卿爲東軍都督俱鎮山南阮立爲總太監鎮河北太監阮世恩爲中軍都督楊金鑒兵部范嘉謨禮部尚書阮驛雍苦執朝政十六年明皇太子生詔遣使告禮部尚書言言前往諭不達究所由未報詔促報而世子寧問道使陪臣鄭惟㥶來乞師而宜光總兵使武文淵左都督黃明哲等各據地請內應當是時天子銳意討登庸羣臣諫不聽亡何登庸使所親杜文莊來覘我師獲之文莊言方瀛都黎王故京有精兵四萬人戰象百舞象五馬五百匹舟五百艘而登庸出鎮都齋無城四圍鐵力木作排柵兵可五萬人象馬及舟如前而又言登庸六十餘矣騎捷不施銜勒所有國土十八黎王僅得清華數郡藉占城援耳嘗使其大帥譚百步以兵三萬來討大敗失百餘艘而去詔下文莊獄而使兩廣滇蜀諸鎮整兵待登庸聞之懼使使以地圖人民籍來獻請委國附然實無意特緩我師耳詔不許拜咸寧侯仇鸞爲征夷將軍兵部尚書毛伯溫參贊軍事得專生殺征蠻將軍安遠侯柳珣兼征夷副將軍兵部侍郎蔡經以二廣兵合征南將軍黔國公沐朝輔以雲南兵合凡三十萬人壓境登庸來言願得束身自投請決死尚書伯溫與左參政翁萬達計令兵食非能加我太宗時也不許而深入勝則可萬一負當壞散不振爲中國恥遂開軍門見之解縛待以禮而彼此俱盛戒不得

發登庸上表進代身金人贖罪仍請封詔拜爲安南都統使二品銀印兵遂罷歸尚書伯溫等以功進秩有差而登庸遂急擊林黎王矣登庸死于方瀛嗣負不絕論曰西南夷君長以十數安南爲最鉅地脈中國得十一戶口得十二漢置九郡後其賦稅出力比于中土焉人物如阮翁仲姜公輔輩皆自奮勵起爲將相有幹至宋始棄以畀其酋然猶授王官質子貢物饒富不敢妄與同也宋弱漸以恩寵縻其逆彼益驕不復視中國大矣元得志直北際萬里不譯而通欲修漢舊累發兵伐之三四入國都然摩要領當是時東南吏士物故者十餘萬轉饋餉之費不可勝計吏遣使好喻數彼巧撫厚幣賜餉而陰扞爲大都之闕庭終不可得其世亡之跡迨明太宗文皇帝拜征夷將軍大發兵討之擒僞王伏斧鑕闕下畫經界置吏受約束蠻樂夷俗畏恐明法峻厳孜孜得爲圖殷之末二十餘年大司農莫得丧乃百不當一耳宣皇帝難用兵采楊士奇楊榮議罷之南土稍息肩然交州均逆今云　洪武時傅將軍下雲南得大理郡大理古六詔唐時勝兵近百萬與中國抗幾併蜀今彬彬然內郡無應矣用兵等耳豈著後之策異耶非耶國家地巍于交州而取奇大理稍相折然去漢唐時則矣建議者非不斷津津復也往年莫氏之役與獨　主上銳而羣兇之此豈偷佚忘大哉菩理疾者必先究吭領要害而餘功建于肢節虜勢方跳梁歲殺掠吏士孤不得壯壯不得老而供餉坐疲矣舍吭領要害之究而事肢節非有大益且有與害昔吳王北破齊盟晉而越入吳王且未慮吳也而欲伐宋其臣諫曰王得宋小不能居而失吳王乃歸此征安南之說也伐宋非得策也吳國而後宋可伐也

廣信府同知鄒　濬

推官方　重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校正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湖州府後學吳仕旦覆訂

安南雜記

李仙根著

安南雜記

清 遂甯李仙根子靜著

交阯之地。卽安南。卽交州。卽日南。西北自交岡來。故曰交阯。東北界廣西。東界廣東。西界雲南。西南界老撾。卽古哀牢。南插入大海。中通占城。秦漢時皆郡縣也。黎氏王國在富良江西。後三峰山左。安子山右。傘圓山插入雲霄。富良江左右繚抱。前入大海。亦南荒一都會也。所屬有十三道。五十二府。二百一十九州縣。都統莫氏。惟高平一府四州。在北隅之東。俱無城郭。其人被髮。以香蠟梳之。故不散。跣足。足無履。圻以地皆淨沙也。男女衣皆大領。無分別。無裙褲。女有無摺圍裙。其王與官。或時冠帶靴襪。然非其好也。稱其貴人曰翁茶。翁茶者。大官也。其牛羊豬。燒去毛。卽割而食之。只有燒酒。時刻嗅檳榔。惟睡夢方停嚼耳。每用漿物塗其齒。黑而有光。見人齒白者反笑之。惟王宮用黃瓦。官民不敢用瓦。以草苫覆。棟以竹。房檐高四尺許。門高不過三尺。俛首折腰。乃得出入。卽王殿檐。高不過丈許。其屋外多種刺竹甘蕉椰子諸樹。其果四時生長無定。其氣候常煖。其土產惟稻。無二麥。有布最纖輕。有蠶桑。縣細曰交兗素紬。如蓮紬。闊二尺。多榕樹柑橘。有波羅密。果如南瓜。味微甜。中有子如刀豆。子皆可食。其象牙香樂蘇花胡椒荷香醬醋等物。皆自外來者。無桌椅。特爲使臣造二公座。甚高大。其宴桌。圓彩金漆。高可尺許。飾似花瓣。其文字與中土同。另作數十字。多加土傍。與使臣往復文書不用也。陳賀公館在富良江之東。去國二十里許。以竹

爲牆。每天使至一次。則加竹一重。其風俗嬌蕩無恥。洗浴便溺。男女裸體。往來坐立。不相迴避。雖貴家亦然。其豪家稍有牀褥。平民則無。貴者以綢爲兜。兩人擡之。大貴者有轎似車。上轎盤腳坐。或用八人四人擡之。最可笑者。其王傘扇轎夫。全體俱露。止用一股青布纏腰。從尻下要勒至臍。雖寒天不著寸衣。又皆形狀肥質。名曰好漢。鬪多係殺人援救者。其兵止穿大袖青衣一件。或二件。天暑卽裸。并無甲冑。其器械尚銃藤牌鎗刀諸物。頗精于飾。以之大用。殆不足也。頗讀書。知文字。而好怪異。無傳授。不甚貫通。尚巫鬼。不奉二氏之教。以能強言者爲功。故棋有四字批評。曰恩。曰疑。曰詐。曰傲。恩則不認理。疑則不信人言。詐則其言不可信。傲則自謂無罪也。此四字如銅牆鐵壁牢不可破。要在廟堂勝算。各邊臣措從威風。有以懾之耳。

安南紀遊

（說鈴之一）

潘鼎珪著

安南紀遊

清　晉江潘鼎珪子登著

安南。古越裳氏地。即周時所紀重譯入貢。姬公錫指南車以返者也。其俗。男女披髮。兩足大趾交曲相向。故取名交趾。自秦以降。肆服不常。中夏迭興。輙命將往征。威德最著。足以鎭服其邪心。在漢則有馬伏波將軍援。明張英國公輔。至今廟祀並嚴。然而馬將軍靈與威英國尤赫。自其王以下。罔不望門瞻禮。歲時禱祠焉。肆康熙二十七年冬。余偶有事于粵高涼。維時海網已開。諸艤艘聽往來取捷。海舟受風。飄入其國南偏曰萬寧州。州之港口。土名江平。天色晴明。望吾粵高欽廉三州山巒。隱隱如見。環海之外。即古珠崖產珠處。有明中葉。設中官監守。禁人盜採。有一小嶼。曰珠墩。賈人往往泊舟其下取水焉。自江平以內之其國都。分爲三孔道。俱沿海。余買其土舟入。不一日。抵華封。華封者。海嶼也。四望悉石山。重峯疊岫。百萬其形。從海底挺出。絕無沙土草木。怪松古柏。離奇盤困於石隙中。並錯骨簇筋以起山之高。或數百尺。或百十尺。或玲瓏相抱。或紆迴斷續。不可懸擬。亦不可方物。或望之如百獸形。如雄武夫介胄坐。如夏日火雲峯勃湧。或遠之而似。即之而非。或正視之而然。側視之而又不然。風雲目睫。變幻不測。余浮舟其內。凡四宿乃出。每到山窮海窒處。幾疑路塞不可通。良久乃復見一境界。如是者。一日殆不啻百迴。夜則繫舟石側。試其水淺深。約不下十尋許。山四週常不風。舟往來。幾忘涉海云。山盡仍復巨浸。汪洋無際。隨潮汐

取途。潮汐則行。滿則止。余始駭之。質之舟人。乃悉。蓋潮平則混爲一。汐退乃始分門出。其港率不可方舟焉。越數日。乃少小見民居村落。有墟曰丁酉。逢墟期。婦女數千人。貿易其地。自是稍見沃壤。又數日。達軒內。軒內者。去其國都只有十里。凡四方洋船販其國。悉泊焉。設官分鎭其地。有街市數十。曰天朝街。皆我中夏曰天朝。稱我中夏人曰天朝人。沿稱制也。自軒內舟行三日。達國都。則王府在焉。地無城郭。環大炮爲垣墻。軍民雜處。互市率女人。雖官之內子不爲忌。品秩悉依漢制。冠裳如之。士人讀書。多尙綱鑑性理。無崇祀宣聖所。晰詢明解學士縉。蓋學士縉時爲左布政。鎭其地。興文教云。書法遵宋體。盡國之人。點畫形勢無不同。不甚分醜好。余嘗與其士大夫國人講求其故。大都我中士人學書。合一字格式。學彼則裂一字之點畫分之。使其材質庸不同。然後合爲一字。亦一法也。書時。席地坐。兩手腕並不附麗於席。左執紙而右搦管。雖大廷射策作細楷字。無不然。尤最難也。軍制無定額。器械則純用炮火。刀劍次之。編伍悉依古田賦法。故其俗生女則喜。男則憂。男則娶於人。女則娶人。非有常產貲財。男多鄙棄不屑。間有中士人娶其女。生男。則聽取回。生女。則留不返。蓋女貴於男。男成丁。符於定額。宜編伍者。則官剔其額上。髮寸許。以別於民焉。國以兵衆多爲富強。然其爲數。衆每不踰三千。兵械數十萬。則倚爲伏波將軍識定也。環都城上下沿江五六十里。列戰艦。地絕寇警。則藏舟于岸。丹黃雕鏤。備極人工。蓋亦其國誇張示強之一事也。其俗重武。裂爵土。稱爲郡公。幾百十員。侯以下無算。文臣自執掌文書故事而已。三年開科策士。中式七人。授以州縣。方率貲時。即以其員往。地舊爲黎陳二氏。今該國則鄭姓。質之士人云。鄭姓先吾中夏人。世居安南青花。後據國。二氏子孫殆澌盡。又後値大風霜疫癘之變。乃復立其故主支孫爲天子。身自爲臣事之。奉貢于中朝。則稱安南王。臣某。號於國中。則曰天子。而鄭氏自爲安南王。有中朝使者至。則以其主見。正月朝賀如之。非是則不許出。設衛士百人。供給其衣食奉養。名曰衛之。實曰守之而已。自都城以南。數百里臨海。東南濱雲南。西北通粵西。正東界粵東。地縱橫綿亘數千里。州縣凡百有奇。土產則有銀鉛絲紙玳瑁桂漆檳榔之屬。燕窩象牙翡翠孔雀之類。甚盛富也。唯其俗狡險而鬬智。奸勝而貪財。女多苟合。乏廉恥有別之風。是其醜也。其地與吾中土聯屬者三。西北從西粵南寧取道。逾銅柱。浹二旬可達國都。俱土壤相接。正東從東粵欽廉以行。則須由海道。越龍門。渡江平華封。則有石山之險。非其土人總舟不可至。東南接滇南。水草毒人。不敢犯。雖其國有事征行。俱被他水以往。則又其地封錮險阻之大要也。唯正南面海。新海之口曰獨部。舟行達都城。漸入內江。五七日可至。復自都城。溯河源。逾月乃盡。岸闊不下吾中土諸江。沿江千數百里。盡沃土腴田。至獨部以外。乃屬大海。環海四遶數百里。地淺。汐退。水只七八尺許。舟出入必候潮平風緩乃行。土人於隘口樹椿椰柱爲界。望之類木柵然。蓋以防他國賊舟剽掠。尤其天險也。大抵是土未棄以前。壤地甚闊。自明初割棄東南十數州縣。鄭氏竊國。分其甥秘姓以守。後遂割據。號稱廣南。今迭年侵伐。雖並奉其主正朔。而各自盤踞城焉。屬交趾者曰義安。屬廣南者曰布政。中各以海爲界。重兵戍之。廣南地窄民少而兵強。安南地廣民多而兵弱。故雖兩賊殺。兩不能下也。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自周秦以來。千數百年。俱入中土版籍。迨明一朝棄去。雖曰安攘大經。實非

策也。經生不諳迂愚。謹因昔所閱歷。稽其輿圖。參以聞見。詳爲詮次本末如此。

龍門者。海嶼也。地枕交廣之間。當欽州正南爲外戶。自欽州發舟。不一日。至重峯叠巘七十有二。錯落大海中。大小各不相續。海澗多事。則往往爲賊盤據其中爲窟宅。康熙二十三年。開新設鎮于此。余己卯年秋。有事欽州。過其地。并爲誌之。

越史略

撰人不詳

四庫全書提要

越史略三卷。不著撰人名氏。紀安南國事。上卷曰國初沿革。爲趙佗以下諸王。曰歷代守任。爲西漢至石晉交州牧守姓名。曰吳紀。乃五代末吳權及其子昌岌昌文等事蹟。曰十二使君。乃昌文沒後牙將杜景碩等爭立事蹟。曰丁紀。則丁部領以下諸王。曰黎紀。則黎桓以下諸王。中卷、下卷皆曰阮紀。則自李公蘊得國後諸王事蹟。紀述特詳。惟以李爲阮。與史不合。案黎崱安南志略稱陳氏代立。凡李氏宗族及齊民姓李者。皆令更爲阮。以絕民望。則此書當爲陳氏之臣所作。崱志又載陳普嘗作越志。黎休嘗修越志。俱陳太王時人。太王者。陳日煚之謚。則此書或卽出普休二人手。未可知也。安南自漢迄唐。並爲州郡。五季末爲土豪竊據。宋初始自立國。此書自唐以前。大抵全襲史文。自丁部領以下。則出其國人之詞。與史所載殊有同異。蓋史臣但承赴告之辭。故如薨卒之類。往往較差一年。至名號官爵。或祇自行國中。而不以通於大朝。故亦有所錯互。其牴牾之處。頗可與正史相參證。又史稱陳日煚自帝其國。尊公蘊爲太祖神武皇帝。國號大越。此書原題大越史略。蓋舉國號爲名。而所列公蘊至昊旵八王。皆僭帝號。不獨陳日煚一代。則尤史所未詳。又玉海記交趾天貺、寶象、神武、彰聖、嘉慶、諸年號。此書皆與相合。特所列黎阮諸王。無不改元者。而史家並未悉載。則必當時深自諱之。故中國不能盡知耳。書末又載陳日煚以下紀年一篇。但錄所僭謚號改元。而不具事蹟。

其中所稱太上者。以史校之。當爲陳叔明。其稱今上者。當爲陳煒。而史載日煚至煒十二世。此書乃僅得十世。未詳其故。又考廉州府志紀康熙十三年海濱得鐘。題皇越昌符九年乙丑。說者疑爲宋時李乾德以後僭號。今此書稱今上昌符元年丁巳。當明洪武十二年。其九年正值乙丑。則爲陳煒僭號無疑。是亦足資考證矣。安南自宋以後。世非職貢。乃敢乘前代失馭之際。輒竊號國中。至著之簡策。以妄自誇大。實悖謬不足採。然吳楚僭王。春秋絕之。而作傳者亦不沒其實。故特依僞史例錄之。以著其罪。且以補宋元二史外國傳之所未備焉。

越史略卷一

國初沿革

昔黃帝既建萬國。以交趾遠在百粵之表。莫能統屬。遂界於西南隅。其部落十有五焉。曰交趾、越裳氏、武寧、軍寧、嘉寧、寧海、陸海、湯泉、新昌、平文、文郎、九眞、日南、懷驩、九德。皆禹貢之所不及。至周成王時。越裳氏始獻白雉。春秋謂之闕地。戴記謂之雕題。至周莊王時。嘉寧部有異人焉。能以幻術服諸部落。自稱碓王。都於文郎。號文郎國。以淳質爲俗。結繩爲政。傳十八世。皆稱碓王。越勾踐嘗遣使來諭。碓王拒之。周末爲蜀王子泮所逐而代之。泮築城於越裳。號安陽王。竟不與周通。秦末。趙佗據鬱林、南海、象郡。以稱王。都番禺。國號越。自稱武王。時安陽王有神人曰皋魯。能造柳弩一張。十放。殺軍萬人。武皇知之。乃遣其子始爲質。請通好焉。後王遇皋魯稍薄。皋魯去之。王女媚珠又與始私焉。始誘媚珠。求看神弩。因毀其機。馳使報武皇。武皇復興兵攻之。軍至。王又如初。弩折。衆皆潰散。武皇遂破之。王銜生犀入水。水爲之開。國遂屬趙。

趙紀

武帝

諱佗。姓趙氏。漢眞定人。秦始皇三十三年。已并天下。略定揚粵。以任囂爲南海尉。佗爲龍川令。至二世時。囂死。以佗代囂。秦滅。佗并有桂林、象郡之地。自立爲南越王。漢高祖既定天下。遣陸賈奉璽綬往。拜佗爲

南越王。漢高后五年。王自卽皇帝位。發兵攻長沙。招撫閩駱閩粵皆屬焉。有地東西萬餘里。御黃屋左纛。漢文帝立。復遣陸賈遺書問之。賈至。王懼謝。請復爲藩王。長供貢職。至漢武帝建元之年薨。謚曰武帝。在位十八年。孫胡立。是爲文王。

文王

諱胡。武帝孫也。漢武帝時。遣子嬰齊入侍。後王薨。謚曰文王。子嬰齊立。是爲明王。

明王

諱嬰齊。文王子也。初爲太子。入宿衛於漢。在長安娶樛氏女。生子興。及文王薨。至是卽位。立樛氏爲后。興爲太子。漢元鼎四年。王薨。謚曰明王。子興立。是爲哀王。

哀王

諱興。明王子也。初卽位。尊母樛氏爲太后。太后未嫁於明王。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及卽位。漢遣少季來諭王。王入朝。太后復與少季通。遂勸王入朝。其相呂嘉數諫止王。王不聽。太后恐嘉不從。置酒欲誅嘉。嘉知之。陰與大臣謀作亂。漢武帝聞嘉不聽。乃使韓千秋等將兵二千人以攻嘉。嘉乃與其弟及國人攻殺王及太后。盡殺漢使者。迎明王長子術陽侯立之。而謚曰哀王。

術陽王

諱建德。哀王庶兄也。元鼎五年。十一月。其相呂嘉、出兵擊韓千秋等。盡殺之。函封漢使節置境上。元鼎六年。漢以路博德爲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楊僕爲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以歸義侯二人爲戈船下瀨將軍。出零陵。下漓水。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郞兵。下牂柯江。同會番禺以攻嘉。嘉及王逃入海。博德使人追之。擒王及嘉。時戈船下瀨兵未下。而越地已平矣。遂分其地爲九郡。南海、蒼梧、(今梧州)鬱林、合浦、(今廉州)交趾、九眞、(今淸化府)日南、(今乂安府)珠崖、儋耳。(今瓊州)

右趙自武帝至術陽王。凡五主。始丁巳。終庚午。共七十四年而亡。自漢武帝元封元年以後。皆北人除授

歷代守任。

石戴、漢武帝時人。

周章、漢昭帝時人。

魏朗、子明、漢宣帝時人。

蘇定、漢光武帝時人。

馬援

後漢光武建武十六年。麊泠縣人徵側、雒將之女也。嫁爲朱鳶縣人詩索妻。性甚雄勇。所爲不法。太守蘇定繩之以法。側怒。乃與其妹貳起峯州兵。攻陷郡縣。九眞、日南、皆應之。略定漢南外六十五城。自立爲王。都麊泠。十七年。漢拜馬援爲伏波將軍以擊之。十八年。援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有餘里。至浪泊上。與側

戰。側不能支。退保禁溪。十九年。側窘困。遂走。爲援所殺。追擊其餘黨。至居風降之。乃立銅柱爲極界。分其地爲封溪、望海二縣。援又築爲螺城。其圓如螺。二十一年。秋。援還漢。

周敞、順帝時爲刺史。

張喬

順帝永和三年。象林蠻區憐反。攻殺長吏。以喬爲刺史。喬至慰諭。並皆降散。

夏方

桓帝延熹三年。九眞復反。拜方爲刺史。冬十一月。賊衆二萬餘人皆來降。

劉操、桓帝時人。

周敞、靈帝時人。

朱儁

靈帝光和四年。夏四月。烏滸蠻爲亂。州人梁龍等因之以反。有衆數萬人。帝命儁擊破之。以儁爲刺史。

賈琮

靈帝中平元年。州人屯兵執刺史。帝以琮爲刺史。琮至。爲撫綏之。州境乃安。百姓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淸平。吏不敢飯。琮任事三年。拜爲議郞。

阮進、漢中平中爲刺史。

士燮

燮、字彥威。蒼梧廣信人。父賜。桓帝時爲日南太守。燮少遊學漢東。好左氏春秋。爲之註解。又通尙書大義。父喪闋。舉茂材。除巫令。遷交州太守。謙恭下士。漢避亂者多往依焉。獻帝聞其賢。賜璽書褒諭。以爲綏南中郞將。領交州太守如故。建安末。燮遣子廞質於吳。又以珠、貝、犀、象及香果之珍美者。遣孫權。權嘉之。封龍編侯。弟三人。壹、䵋、武。並爲郡長。燮旣學問優博。又達於從政。處大亂之世。保全一方。二十餘年。疆場無事。民皆樂業。威尊無上。出入鳴鐘磬。備禮儀。笳簫鼓吹。闐咽道路。嘗有數十妻。居輜中。當時貴重。威震南蠻。尉佗不足數也。魏黃初七年。王薨。壽九十。在治四十餘年。孫權聞王死。析合浦以北爲廣州。呂岱爲刺史。合浦以南爲交州。戴良爲刺史。以陳時代王爲太守。王子徽等發兵拒良。後呂岱皆以計誅之。傳首武昌。

戴良、吳人。

呂岱、吳人。

陸允、吳人。

孫諝、吳人。

郯荀

先是吳以孫諝貪暴爲民患。故使荀忤察之。荀至。但調孔雀三十頭送建業。民憚遠不去。與郡吏吳興、殺

隋及荀。

吳興

翟弋

馬融

楊稷

劉俊

陶璜

晉武帝泰始三年。孫皓遣陶璜等攻楊稷。不克。遂襲董元營。獲其寶物。船載而歸。以璜領州督。璜又擊元殺之。稷以其將王素代元。璜又略其州。因以璜爲刺史。後璜見徵爲武昌督。時吳王已降於晉。晉詔璜復其本職。封宛陵侯。卒。璜在州三十年。恩威交著。及卒。舉州號哭。如喪父母。

吾彥代璜爲刺史。

顧秘代吾彥爲刺史。

陶威、璜子。

陶淑、威弟。

陶綏、淑子。

陶侃

晉元帝大興元年。十一月。詔加侃廣州刺史。都督交州諸軍事。

王諒

晉元帝永昌元年。以諒爲刺史。使收梁碩。碩圍諒於龍編。奪諒節。諒不與。乃斷右臂而取之。諒死。明帝太寧元年。遣將軍高寶攻碩。斬之。

阮放、晉成帝時爲刺史。

阮敷、穆帝時爲刺史。

朱輔、秦苻堅時爲刺史。

阮遜

杜瑗

晉孝武帝太元五年。九眞太守阮遜、據州叛。六年。杜瑗斬遜。州境乃平。

杜慧度

瑗子也。義熙七年。永嘉太守盧循來奔。攻破合浦。徑向州治。晉帝以慧度爲刺史。慧度率府兵擊破之於石碕。又與循戰於龍編南津。慧度以雉尾炬燒其船。火岸射之。循兵大潰。循溺水死。慧度取其屍斬之。函首詣建康。孝武帝初元元年。七月。林邑入寇。慧度擊破之。林邑乞降。慧度爲政。民畏而愛之。城門夜開。道

不拾遺。

杜宏文、慧度子。

王徽代宏文爲刺史。

檀和之

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命刺史檀和之討林邑。南陽人宗慤、性好武事。嘗言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及和之伐林邑。毅然請行。以慤爲振武將軍。林邑王范陽邁、聞軍出。上表請還所掠地。和之進軍圍林邑將范扶龍於區粟城。宗慤擊破之。五月。拔區粟城。斬扶龍。乘勝入象浦。陽邁傾國來戰。以甲被象。前後無際。宗慤又爲獅子形以拒之。象果驚走。林邑兵大敗。陽邁遁去。二十四年。和之還北。

劉牧、宋明帝時刺史。

劉勃

阮長仁、宋明帝時刺史。

沈煥、齊高帝時刺史。

阮叔獻

叔獻、長仁之從子。長仁卒。叔獻代領州事。以號令未行。求刺史於宋。宋以沈煥爲刺史。以叔獻爲武平、新昌二郡太守。叔獻既得朝命。遂發兵守險。不納煥。煥停鬱林。病卒。齊高帝建元元年。以叔獻爲刺史。叔獻既受命。乃斷絕貢獻。永明三年。命劉楷爲刺史。以討叔獻。叔獻懼。間道還斬。

劉楷、齊高帝時刺史。

房法宗、齊明帝時刺史。

伏登之

法宗長史也。以法宗多病。囚之別室。而奪其權。法宗好讀書。在囚中求書觀之。登之曰。使君安居。猶恐動疾。豈可看書。官弗與。齊以登之爲刺史。法宗還過嶺而卒。

阮凱、齊明帝時刺史。

阮斐、梁人。凱叛。斐斬之。代爲刺史。

侯諳、梁武帝時刺史。

楊瞟

初州人阮賁反。據龍編城。自稱南越帝。置百官。改元天德。國號萬春。梁武帝拜瞟爲交州刺史。陳霸先爲司馬。以擊賁。賁率衆三萬拒之。敗於朱鳶。又敗於蘇歷江口。賁奔嘉寧城。瞟進軍圍之。賁奔之新昌獠中。又率衆二萬出屯典澈湖。大造船艦。充塞湖中。是夜江水暴漲。霸先率所部兵隨流先進。諸軍鼓譟以從。賁不爲備。因大潰。退保屈獠洞。病卒。餘黨畏霸先兵勢。乃舉衆就降。賁子天寶入九眞。霸先舉兵討平之。以九眞爲愛州。

陳霸先

以討阮賁之功。授兵威將軍交州刺史。尋徵還北。

劉方

隋文帝仁壽二年。州帥阮佛子據越王城作亂。兄子大權據龍編。文帝以方爲行軍總管以討佛子。佛子懼。請降。煬帝大業中。以林邑反。帝改日南爲驩州。以方爲驩州道行軍總管。以討林邑。方軍至闍梨江。林邑兵皆騎巨象。四面而至。方乃多掘小坑。草覆其上。旣戰僞北。林邑逐之。象多陷死。因以銳師繼之。林邑大敗。俘馘萬計。方追之。屢戰皆捷。過馬援銅柱南八日。至其國都。林邑王梵志棄城遁。方入城。獲廟主十八。皆鑄金爲之。方刻石紀功而還。道病卒。

丘和

唐高祖武德五年。授和大總管。封譚國公。和復奏置都督府主。

劉延祐

唐高宗調露元年。改交州刺史爲安南都護府。以延祐爲都護。舊俚戶歲半租。延祐責令全入。衆始怨。延祐誅其渠李嗣僊。餘黨遂叛。圍府城。殺延祐。

曲覽

中宗時爲都護。以貪暴失衆心。爲司錄廿猛所殺。

張順、肅宗時爲都護。

張伯儀

張順子。肅宗至德二載。改安南曰鎭南都護府。以伯儀爲都護。代宗大曆二年。張伯儀更築羅城。三年。復爲安南都護府。

高正平代宗時爲都護。

趙昌

代正平爲都護。德宗貞元七年。昌奏置柔遠軍。

裴泰

代昌爲都護。爲府人王季元所殺。以趙均爲都護。

趙均

李象古

憲宗時爲都護。爲府人楊清所殺。

阮元喜

穆宗長慶二年。以元喜爲安南都護。以城門有逆水。恐州人多出反叛。因卜令城。時方築小城。相者卜曰。君力不足修大城。五十年後。必有高人於此定都建府也。至咸通中。高駢乃增築羅城。

韓約。朗州武林人。本名重革。

文宗太和中。廢州都督。咸用安南都護府。以約爲都護。

武渾、武宗時人。

裴元祐、武宗時人。

阮涿、宣宗時爲都護經略使。

王式

父起。王播之弟也。擢進士第。式巧於仕宦。遷殿中侍御史。大中中爲晉州刺史。徙安南都護。

李鄠

宣宗大中十二年。代王式爲都護。十二月。土蠻引南詔兵襲本府。陷之。鄠奔武州。二年。鄠集士兵攻群蠻。復取府城。懿宗責其失守。貶儋州司戶。咸通中。罷安南都護府。置行交州於海門鎭。尋復之。

王寬代鄠爲都護。

蔡襲

懿宗咸通中。南詔率蠻來寇。懿宗以湖南觀察使蔡襲代王寬。仍發許、滑、徐、汴、荊、襄、潭、鄂、諸道兵以禦之。蠻遂引去。時嶺南節度使蔡京忌襲功成。罷戍兵。襲以蠻寇未定。兵疲食盡。作十必死狀。申於中書省。時相信京言。終不省。四年春正月。南詔復率蠻兵五萬來攻。陷府城。援兵不至。襲左右皆徒步力戰。身中十矢。欲下船。不及。溺水而死。荊南虞候元惟德謂其衆曰。吾輩無船。入水則死。不若還向城。與蠻人鬪。以一身易二蠻。亦爲有利。遂自東羅門入。蠻不爲備。惟德縱兵擊之。殺二千餘人。明日。蠻將楊思縉出戰。惟德死之。蠻所殺虜。凡五十萬人。留兵二萬人。懿宗召還諸道兵。罷安南都護府。置行交州於海門鎭。以宋戎爲交州刺史。七月。復置都護府。咸通五年。以容管經略使張茵勾當安南軍府事。茵逗遛不進。夏侯孜薦高駢以代茵。

高駢

駢、字千里。崇文之孫也。世在軍中。折節讀書。好談論古人。少事朱叔明。有二鵰並飛。引弓祝之曰。我且貴。當中之。一發而二鵰俱貫。衆大驚。號落鵰侍御。以功遷秦州防禦使。時南詔寇有交州地。咸通五年。駢以驍衞將軍爲安南都護府經略招討使。悉以張茵所將兵委之。九月。駢至南峯州。蠻衆五萬方穫秋稻。駢掩擊大破之。遂進攻南詔。又破之。殺其將段酋遷及土蠻兵。斬首三萬餘級。乃廢都護府。置靜海軍。以駢爲節度使。駢據本州稱王。自群蠻爲寇殆十年。至是乃安。駢修築羅城。周回一千九百八十丈零五尺。高二丈六尺。脚廣二丈六尺。四面女墻高五尺五寸。敵樓五十五所。門樓五所。甕門六所。水渠三所。踏道三十四所。又築堤。周回二千一百二十五丈八尺。高一丈五尺。脚闊三丈。又造屋五千餘間。高駢以我州至廣海路。多潛石覆舟。漕運不通。遂命長吏林諷等疏鑿。夏四月五日起役。踰月之間。將欲開達。但中間値巨石綿亘者數丈。堅硬如鐵。刀下刃卷。斧施柯折。役者相顧。殆幾中止。五月二十六日。當晝。黑雲滃興。

怒風暴作，俄而霹靂大發，迅霆數聲，條爾開霽，而巨石已破碎矣。但餘兩處，至六月二十一日，復大震如初，而巨石一時瓦裂，事畢，因命其處曰天威涇。九年，懿宗以駢爲石金吾大將軍，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從天平節度使，尋卒。

高鄩

駢之從孫。懿宗朝，駢以鄩嘗爲先鋒，薦之代領我州。

曾兗

僖宗時代高鄩爲節度使，以撫字有聲，州人呼曾尚書，撰交州記一篇。

朱全昱，全忠兄，代袞爲節度使。

獨孤損

昭宗時爲宰相，哀帝授靜海節度使，以代全昱，州人號爲獄尚書。

曲顥、梁開平元年，代損爲節度使。

曲全美

顥弟也。明宗時，代顥爲節度使，後爲南海將梁克貞所執，送南漢，以阮進代之。

阮進

後唐明宗長興元年，南漢主劉龑、遣其將梁克貞等來伐我州，擒節度使曲全美，以其將阮進代之。

楊廷藝

愛州人，唐明宗長興中，廷藝發兵攻阮進，進逃歸，廷藝自稱節度使。晉天福二年，爲矯公羨所殺。

矯公羨

峯州人，後晉高祖天福二年春、三月，羨殺廷藝而代之，後爲吳王所殺。

右歷代守任，自西漢武帝元封元年辛未，至石晉高祖天福三年戊戌，凡一千四十八年，而吳始興。或北人除授，或本國自稱，無慮百餘人，見記者八十三人。

吳紀

前吳王

諱權、姓吳氏，先府之子也，事楊廷藝爲將軍。後晉高祖天福三年，冬、十二月，權自愛州舉兵攻公羨，公羨使人求救於南漢，劉龑以其子萬王宏操爲靜海軍節度使，將兵救公羨。宏操舟師自白藤江入，欲攻權，而權已殺公羨矣。權聞宏操至於海門，潛植鐵頭大杙，及漲潮，使以小舟挑戰，而陽北，宏操追之，潮退杙露，宏操扼戰不暇，而潮落甚急，舟盡礙於杙內，權奮擊大破之，溺死過半，殺宏操。權始稱王，以晉出帝開運元年王薨，在治凡七年。

楊平王

諱主將，姓楊氏，前吳王家臣也。吳王薨，自立爲王，吳王子昌岌奔茶鄉范令公家，主將以其弟昌文爲己

子。昌文弟南興、乾興，皆幼。久之，主將使人將兵至令公家索昌岌，令公潛匿昌岌於洞中。後漢隱帝乾祐三年，主將遣昌文及楊、杜二使將兵攻太平、唐阮二村，行至慈廉，昌文謂二使曰：我先王之德洽於民心，不幸遠喪，群臣主將自行不義，罪莫大焉。今又使我往伐無罪之邑，幸而勝之，彼終不服，爲之奈何？二使曰：唯命是聽。遂反兵襲平王，克之。昌文以平王與己有恩，乃降於張陽，使食其邑。平王在位七年。

後吳王南晉天策

南晉、諱昌文，吳王權之第二子也。以漢乾祐三年廢楊平王而自立，稱南晉。至周太祖廣順元年，遣使迎其兄昌岌，與之更相爲政，岌稱天策。時有華閭洞人丁部領，負谿山險固，不修臣職，二王欲討之。部領懼，遣其子璉入貢，璉至，二王責其不庭，執璉而往征之，踰月不克。王乃懸璉竿上，謂部領曰：不降，即殺之。部領怒曰：大丈夫豈以兒子之故，累大事耶？遂命十餘弓射璉。二王驚異，乃班師焉。時天策擅作威福，而南晉不復預政矣。顯德元年，天策薨，南晉王遣使於漢劉鋹，以王爲靜海節度使。宋太祖乾德三年，王率師攻太平、唐阮二村，王船上觀戰，爲伏弩所中而薨。時十二使君並起，各據州郡自治。天策在位三年，南晉十三年。顯德、周世宗年號。

右前吳王至後吳王，凡三主，始戊戌，終乙丑，共二十八年而亡。

十二使君

矯三制、名公捍，據峯州。

阮太平、名寬，一名記，據阮家。

陳公覽、名日慶，據唐林。

杜景公、名景碩，據杜洞。

阮遊奕、名昌識，據王稿。

阮郎公、名珪，據超類。

阮令公、名守捷，據仙遊。

呂左公、名瀧，據細江。

阮右公、名超，據扶列。

矯令公、名順，據洄湖。

范防遏、名白虎，據藤州。

陳明公、名覽，據布口。

右十二使君，始乙丑，終丁卯，凡三年，而丁先王始併。

丁紀

先王

諱部領、姓丁氏，華閭洞人。少孤，與母媼五人居山神祠側，門外有山，荷叢集上，蝎迹成天子字。王爲兒時，

輿羣竪牧牛於山野。皆推爲衆兒長。以君臣禮事之。相與嬉戲。則共交手爲橋以舁王。又取蘆花爲前導。以左右引象天子儀仗。暇日羣兒相率摘柴以供役課。晚歸其母。母見之喜。爲烹豚以饗之。鄉中父老皆相戒曰。此兒器宇非常。必能濟世安民。我輩若不早附。異日必悔其晚。率子弟往從之。居於涸澳柵。其叔獨據柵不從。王率衆攻之。不勝。弃至譚家灣橋壞。陷於濘。叔欲刺之。見二黃龍覆其上。叔懼而退。乃降。時境內無主。王聞陳明公賢而無嗣。乃以其子往依焉。明公一見。爲器重之。養爲己子。盡付以所部兵。使攻十二使君。皆平之。戊辰。明公卒。京府吏民多往歸之。王以趙宋太祖開寶元年。稱皇帝於華閭洞。起宮殿。制朝儀。置百官。立社稷。尊號曰大勝明皇帝。置大鼎於庭。養虎於檻。下令曰。有犯法者受烹嚙之罪。人皆懾伏。不敢違命。

己巳 二年。閏五月。封長子璉爲南越王。

庚午 三年。改元曰太平元年。 宋封王爲安南郡王。 立王后五人。(自有此年號始。)

辛未 太平二年。置文武僧道階品。以劉某爲都護府太師。阮匐爲定國公。黎桓爲十道將軍。宋聞王稱尊號。使遣王書。其略曰。中夏之於蠻貊。猶人之有四肢也。苟心腹未安。四體庸能治乎。矧爾交州。遠在天末。唐季多難。未遑區處。今聖朝誕撫萬國。太平之業。亦既成矣。俟爾至止。康乎帝躬。爾毋向隅。爲我小患。俾我爲絕蹻斷節之計。用屠爾國。悔其焉追。

壬申 太平三年。封子璿爲衞王。立季子項郎爲太子。命阮子猷如宋修好。

甲戌 太平五年。王得讖曰。杜釋弒丁丁。黎家出聖明。競頭多橫死。道路絕人行。

丙子 太平七年。

己卯 太平十年。春。越王璉使人殺太子項郎。 冬十一月。王夜宴。爲祗候內人杜釋所弒。及越王璉等。先是釋爲銅關吏。夜臥橋上。見流星入口。釋以爲休徵。遂萌弒逆之心。王既遇害。釋潛入宮中。匿於齋下。踰三日。渴甚。以手盛雨水而食。宮女見之。告定國阮匐。收斬之。與其將軍黎桓奉衞王璿即皇帝位。追尊王爲先王。母爲太后。王在位十一年。壽五十五。改元者一。

衞王

諱璿。先王次子也。先王爲杜釋所弒。阮匐、黎桓、共奉衞王即皇帝位。

二年。秋、七月。宋人伐我。衆以璿幼弱。共推黎桓爲帝。降璿爲衞王。

右丁先王至衞王。共二主。始戊辰。終庚辰。凡十三年而亡。

黎紀

大行王

諱桓。姓黎氏。長州人也。父覓。母鄧氏。初懷娠。夢腹生蓮花。俄而結實。收之分與人食。及寤。莫識其故。以天福元年七月十五日生。王母見其手色異常。語人曰。此兒長成。恐吾不及享其祿矣。逾數年而父母俱亡。本州有黎觀察者。見而異之。養爲己子。王遇冬寒。覆脊而臥。觀察視之。見有黃龍盤其上。由是益奇之。及

長。事南越王璉。先王嘉其勇智。累遷至十道將軍。殿前指揮使。太平十年。先王遇弒。衞王尚幼。王乃攝行國政。稱爲副王。阮匐、丁佃以王將不利於孺子。乃相率起兵。王出師攻之。斬佃於陣。執匐送京師殺之。衞王二年。宋太常博士侯仁寶請兵伐本國。宋以仁寶爲交州路轉運使。領諸軍來攻。時諒州聞兵至。以狀聞。太后命南柵人范巨備爲大將軍。率師拒之。師出之日。巨備直入省中。謂王曰。今主上幼弱。未知我輩勤勞。脫有尺寸之功。其誰知之。不如先策十道爲天子。然後出師。軍士聞之。咸呼萬歲。太后見人情悅服。使以龍袞加王躬。請即位。庚辰之年。王即位。封父爲長興王。母鄧氏爲太后。

辛巳 天福元年。春、三月。侯仁寶軍至浪山。陳欽祚至西結。劉澄至白藤江。王自將拒之。植杙拒江。宋兵退保寧江。王令詐降。以誘仁寶。北軍敗。擒斬之。欽祚等聞軍敗。引退。 上尊號爲明乾應運神武昇平至仁廣孝皇帝。

壬午 天福二年。立五王后。王遣徐穆等使占城。爲所執。王怒。自將討之。斬其王篦眉稅於陣。俘馘不可勝數。獲宮妓數百人。選其重器。收金銀寶貨以萬數。滅其城池。毀其宗廟。是歲還京。 大饑。

癸未 天福三年。初王征占城。經銅鼓山至婆和。以海路險阻難於去來。使開渠由是舟楫乃通。

甲申 天福四年。造百寶千歲殿於大雲山。其柱裹以金銀。東建風流殿。西建紫華殿。左建蓬萊殿。右建極樂殿。次構大雲樓。延起長春殿。其側起龍祿殿。蓋以銀瓦。

乙酉 天福五年。秋、七月。丁巳。王之誕辰也。使造舟江中。以竹作假山於舟上。號南山。遂設競渡禮。

丙戌 天福六年。宋授王靜海軍節度使。

丁亥 天福七年。王初耕籍田於隊山。得金銀甕一。耕於蟠悔山。得甕一。名其地曰金銀田。

戊子 天福八年。

己丑 天福九年。管甲楊進祿以驩、愛二州附占城。王親征擒之。復取二州。封第三子爲南封王。

庚寅 興統元年。春、正月。改元曰興統。宋命左正言宋鎬來封王。

辛卯 興統二年。封弟之子爲禦蠻王。居峯州。

壬辰 興統三年。春、王御乾元樓觀燈。

甲午 興統五年。封第十一子爲行軍王。居北岸吉覽州。

乙未 應天元年。正月。改元。命杜亨使於宋。 封義子爲扶帶王。居扶帶。

丙申 應天二年。王親征麻黃、大發、舟渡、三洞。拔之。

丁酉 應天三年。秋、七月。王征杜洞江賊擒之。 大水。

戊戌 應天四年。

己亥 應天五年。王親討何洞之十九州。平之。

庚子 應天六年。討峯州賊鄭航。擒之。命劉紹如宋。

辛丑 應天七年。征茵陸賊。賊見王張弩注矢欲射之。矢尋墜。再舉絃斷。懼而退。王御樓船入窮江追之。賊黨

於兩岸。與王拒戰。王兵陷於江。衛王璿中流矢死。王呼天三聲。賊自敗。

壬寅 應天八年。造銀兜鍪數千餘頂。頒賜軍人。

癸卯 應天九年。王幸驩州。鑿多蓋港。直至暗州。

甲辰 應天十年。王搜留得巨蛇。忽然逆流而去。　遣行軍王如宋。

乙巳 應天十一年。王薨於長春殿。謚之大行王。因爲廟號。在位二十七年。壽六十五。改元者三。葬長州德陵。

中宗

諱龍鉞。大行第三子也。母初候娥女。九歲。封南封王。大行初薨。王與東城王、中國王、開明王、爭立。凡閱月。國中無主。東城王敗。奔古城。爲所殺。元年正月。王即位。凡三日。爲開明王所弒。號中宗。壽二十五。

臥朝王

諱龍鋌。大行第五子也。中宗母弟。與統三年。封開明王。弒中宗而自立。

丙午 元年。王即位。尊號曰開天應運聖文神武則天崇道大勝明光孝皇帝。王性好殺人。有臨刑用茅纏以火燒之。又使俘人廖守心持鈍刃而解之。以遲其死。如此數日。其人哀號痛切。守心戲曰。汝不慣受死。王大笑以爲樂。凡征討所獲虜俘。則押赴江岸。潮退。令人作水牢。驅入其中。潮漲則呵呷而亡。又使登高木。從下伐之。王又幸支寧江。江多蛟。乃繫人於舟側。往來中流。令蛟害之。凡牲牢將供庖廚。先使人來入手刺殺之。然後付庖人。又削甘蔗於僧統郭昂頭上。陽爲失手。傷昂頭流血。王大笑。或畜夜殺貓。賜諸王食。食畢以貓頭示之。諸王皆嘔吐。每視朝。則使優人喋喋其口。以亂執政之奏事。又以守宮爲膾。以與人相爭而食。諸王叛。王討平之。伐驩。驩平。克之。改驩州爲太平府。尊母氏爲興國廣聖太后。

丁未 二年。定文武官制。一遵於宋。

戊申 三年。正月。改元景瑞元年。王親征都良、潤龍、二州。俘蠻人及馬數百匹。使人以杖擊蠻。因痛甚。蠻大呼。謗犯大行諱。王大笑。再命擊之。蠻人復呼。屢犯。王甚悅。又討愛州。俘其人作闌。實其中而笑之。

己酉 景瑞二年。秋七月。王征驩、唐、何、石、等州。　冬十月辛亥。王薨於寢殿。號臥朝王。王有痔疾。臥以視朝。年二十二即位。在位四年。年二十五。改元者一。

右黎自大行至臥朝。共三主。始庚辰。終己酉。凡三十年而亡。

越史略卷二

阮紀

太祖

諱蘊。姓阮氏。北江古法人也。母范氏。以太平五年二月十七日生。幼而聰容。器宇恢廓。遊學於六祖寺。僧萬行見而異之。曰。此非常人也。強壯之後。必能濟世安民。爲天下主。及長。慷慨有大志。不事產業。好涉獵經史。應天中。事中宗。及中宗爲臥朝所弒。群臣皆奔亡。惟王獨抱尸而哭。臥朝嘉其忠。拜左親衛殿前指揮使。王所居鄉中。有木綿樹。爲雷所震。其迹成文云。樹根杳杳。木表青青。禾刀木落。十八子成。震宮見日。兌宮隱星。六七日間。天下太平。萬行乃謂王曰。臣近見讖文之異。知黎當亡。而阮當興也。阮氏雖若公之寬慈仁恕。頗得衆心。臣年七十有餘。但以不及見盛治爲恨耳。王恐語泄。使萬行匿於芭山。景瑞二年。臥朝崩。嗣主幼沖。王年三十六。將隨龍軍五百人入宿衛。時在內祇候陶甘沐揣知王有欲受禪之意。遂以間微激之曰。主上冥頑。多行不義。天厭其德。弗克善終。嗣子沖幼。未堪多難。庶事煩擾。百神靡依。下民嗷嗷。欲求其主。親衛盍因此時遠追湯武之迹。近鑒楊黎所行。上順天心。下從人望。而猶守區區之小節耶。王雖內悅其言。而疑有奸謀。乃陽叱之曰。公何爲敢出是言。吾必執以送官。甘沐徐曰。臣見天時人事如此。故敢啓之。今欲送官。誠不辭死。王曰。吾安忍告公。但恐語泄而併誅耳。甘沐復謂王曰。國人皆謂阮當

代黎。國讖已見，不可掩也。轉禍爲福，今其時矣。親衛尙何疑乎。王曰，吾觀公志，與萬行不異。誠如此言，計將安出。甘沐曰，方今百姓疲弊，民不堪命，親衛若傳以恩德，彼必翕然從之，猶水之就下，孰能禦之。甘沐知事急，恐變生，乃諸朝中卿士，即日皆會於朝堂，謀曰，今者盤兆異心，上下離德，人怨先王之苛虐，不欲歸從嗣君，咸有推戴親衛之志，吾等不因此時立親衛爲天子，倉卒有變，得保其首領耶。於是共扶王正殿，立爲天子，百官皆呼萬歲。

元年，冬十一月，王卽位，大赦天下，焚網羅獄具。羣臣上尊號曰，奉天至理應運自在聖明龍見睿文英武崇仁廣孝天下太平欽明光宅昭彰萬邦顯應符感威震藩蠻睿謀神功聖治則天道政皇帝。追尊考曰顯慶王，妣明德太后。册王后六，立長子瑪爲太子，餘皆侯爵，王女十三人皆公主，以長女安國公主嫁於陶甘沐，封爲義信侯。王兄某爲武威王，弟爲翊聖王。陳綃爲相公，吳丁爲樞密使，歸碩輔爲太保，鄭文孝爲太傅，裴東淼爲左金吾，譚根爲左武衛，杜闕爲右武衛。　初古法鄉顯天寺犬生一白子，背上黑毛成天子字，至是王以甲戌生。

庚戌 二年，正月，改元順天元年。初王以華閭城湫隘，乃遷都大羅城。初遷時，泊舟城下，黃龍見於御舶，因號昇龍。改華閭爲長安府，北江曰天德。　古法曰天德府，昇龍京內起朝元殿，左置集賢殿，右置講武殿，左啓飛龍門，右啓丹鳳門，正陽啓高殿，堦曰龍墀，墀內翼以迴廊，周匝四面。乾元殿後置龍安、龍瑞二殿，左建日光殿，右建月明殿，後有翠華宮。城之四面啓四門，東曰祥符，西曰廣福，南曰大興，北曰曜德。又於城內起興天寺、五鳳星樓，城離方創勝嚴寺。

辛亥 順天二年，王親征愛州茵隆賊，平之。是歲又於城內起太清宮、萬歲寺、鎭福藏，城外建四天王寺、衣錦寺、龍興聖壽寺。又起含光殿於瀘東步。　占城國進獅子。

壬子 順天三年，建龍德宮於城外，以居太子，欲其周知民事。

十二月，神人留迹於東南峯盤石上，長廣三尺，深一尺。　眞臘國來貢。　王征演州。

癸丑 順天四年，御含光殿，觀競渡。　冬十月，王征渭、龍州蠻，克之。

甲寅 順天五年，命翊聖王討撒將杜長盛於金步步，克之，斬首萬計，俘獲士馬，不可勝數。　驩州獻麒麟。

改應天府爲南京。　眞臘來貢。

丙辰 順天七年，大熟，禾三十結，直錢七十文。賜境內三年租。起天光、天德二寺，及塑四天帝像。　地震。　望諸名山。　度京師人千餘爲僧道。

丁巳 順天八年，乾元殿震。　宋眞宗封王爲南平王。

戊午 順天九年，使阮清道如宋，求三藏經，得之。

庚申 順天十一年，命王子討占城，克之。　初乾元殿震，視朝於東殿，今又震，視朝於西殿。

辛酉 順天十二年，春二月，戊子，以王誕日爲天成節，築萬歲南山於廣福門外，多作飛禽走獸之狀，羅列其上。

壬戌 順天十三年，命翊聖王作大光塔。

癸亥 順天十四年，改潮陽鎭爲永安州。

甲子 順天十五年，命太子伐叅榆州，開國王伐都金州，築昇龍城。

乙丑 順天十六年，僧萬行化身。　眞臘來貢。　詔立番寨於驩州南界。

丙寅 順天十七年，命太子討演州。　遣使如宋。

丁卯 順天十八年，命太子討七源州，東征王討文州。

戊辰 順天十九年，春二月，王不豫，三月戊戌，薨於龍安殿，壽五十六，廟號太祖，葬天德府壽陵。在位二十年。改元者一。

太宗

諱德政，名佛瑪，太祖長子也。母黎氏。太祖卽位，封開天大王，又立爲太子。順天十一年，奉命平諸蠻賊有功。太祖薨，羣臣奉遺詔詣龍德宮請卽位。時翊聖、武德、諸王皆伏兵於廣福門外，欲襲王。王自祥符門入，至乾元殿，三府兵攻急，王命阮仁義擊之，三府兵敗，武德王爲黎奉曉所殺。是日王卽位於柩前，大赦，改元，以順天十九年爲天成元年。上尊號曰開天統運尊道貴德聖文廣武崇仁上善政理民安神符龍現體元御極億歲功高應眞寶曆通元至興興隆大定聰明慈孝皇帝。　初王生於長安府，府中民家牛無數自換其角。占者曰，丑生人爲天子。言訖不見。至是王以丑年生。　開國王據長安府以叛，王親征之。開國王降，詔免其罪。　五月，神人現迹於萬歲寺。以梁任文爲太師，吳尙丁爲太傅，陶處忠爲太保，阮道紀爲樞密，阮徹爲左參知政事，廖嘉眞中書侍郎，矯蓬爲右參知政事，何遠爲諫議大夫，歸文雷爲左腹心，阮仁義爲右腹心。置殿前禁軍十衛，一曰廣聖，二曰廣武，三曰御龍，四曰捧日，五曰澄海，每衛各分左右。　六月，以王誕日爲天聖節，築萬歲山於龍墀，有五峯，中峯立長壽仙幀，左右皆有白鶴，山上爲飛仙鳥獸之狀，由腹又有神龍蟠繞，開植旌旗，懸金璧，使伶兒在嵩中弄笛吹笙，歌舞爲樂。

己巳 天成二年，以諒州牧申紹泰尙平陽公主。愛州但乃甲叛，王親討擒之。　神人現迹於天勝寺。　龍現於乾元殿基。王曰，其殿已圮，惟基獨存，今龍現之，意其龍勝之地乎。乃增廣其規模而重修之，改名曰天安殿。殿左起宣德殿，右起延福殿，前曰龍墀，東置文明殿，西置廣武殿，墀之左右對曰鐘樓，以登聞冤獄之事。前安奉天殿，上建正陽樓，爲掌漏刻之處。後起長春殿，上建龍閣，其外築城曰龍城。　秋八月，驩州獻麒麟二。　冬十月，萬歲寺前雨白米成堆。

庚午 天成三年，起天慶殿，後架鳳凰樓。　冬十月，王幸烏路省，欲命大僚班黎偓佺使於宋。　大赦。

辛未 天成四年，驩州叛，王討平之。　造寺觀凡一百五十處。

壬申 天成五年，釋迦寺優曇樹開花。　四月，王幸杜洞江，耕耤田。　獻九穗禾，詔改其田曰應天。

癸酉 天成六年，春，定源州叛，王討平之。　九月，定源州叛，王討之。

甲戌 天成七年，四月，改元通瑞元年。詔羣臣奏事於王前者稱王曰朝廷。　秋九月，幸仙遊山重光寺，詔起

重興殿。古州法雲寺僧上言，寺中放光數道，隨光掘之，得石函一，函內有銀函，銀函內有金函，金函內有瑠璃瓶，瓶中有舍利。

乙亥 通瑞二年，天慶殿前生芝草。封王子日中爲承乾王。起造西市及長廊。建太和橋於蘇歷江。愛州叛，王親征，克之。王在愛州行宮，賞羣臣，密指定勝將阮慶曰：此必反矣。左右問其故，曰：此人瞻視異常，動止失節，見我有慚色，是故知之。其年果反。

丙子 通瑞三年，春、三月，以峯州牧黎順宗尚慶城公主。四月，設驩州行宮。都金、常新、平原等州叛。

丁丑 通瑞四年，以開皇王爲元帥，討都金等州，克之。烏路桑園中古佛湧。設競渡避。大水。

戊寅 通瑞五年，幸布海口，耕籍田。秋、八月，王御含光殿，觀競渡。九月，神人現迹於天勝寺。宋仁宗封王爲南平王。占城王子地婆料等來朝。

己卯 通瑞六年，春、正月，廣源州首領儂存福叛，稱昭聖皇帝，封長子智聰爲南衙王，改其州曰長其國。王親討之，師渡冷浮津，白魚入王舟。至廣源州，存福焚其部落而遁，縱兵追之，獲存福，其子智高脫身而走，執存福歸京斬之。夏、五月，廣源州獻生金一塊，重一百十二兩。六月，改元爲乾符有道元年。冬、十二月，眞臘國來貢。遣使於宋。

庚辰 乾符有道二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

辛巳 乾符有道三年，夏、五月，定宮女階品。六月，殿前指揮使丁祿、衞作等謀叛，事覺伏誅。冬、十一月，以明威侯知又安州。儂智高與其母阿儂，自雷火洞復據儻猶州，改其州曰大曆國。王命討之，生擒智高。王憐存福既被誅，因原其罪，昇以廣源、雷火、平、婆、思浪等州。

壬午 乾符有道四年，春、三月，王幸扇鷖海口，耕籍田。地震。交州叛。冬、十月，改元明道元年。詔中書省刪定律書。十一月，詔諸路各置亭候，以便四方之觀認。凡老弱及有大功已上犯罪者，得贖銅。鑄明道錢。梁茂材使於宋。

癸未 明道二年，夏、四月，愛州叛。五月，以開皇王爲都統大元帥，討愛州，奉乾王爲都統元帥，討文州。文州平。夏四月，王幸武寧州松山寺，見其舊殿中有石柱欹胈，上憫然有重修之意，石柱忽然復正，因命儒臣作賦，以紀其異。秋、九月，使魏徵如廣源州，賜智高郡王印，仍拜太保。詔造艦數百艘，皆作龍、鳳、魚、蛇、虎、鸚鵡之形。冬、十月，長春殿御座自動。

甲申 明道三年，二月，御座復動。癸卯，親征占城，以開皇王爲留守。甲申，發自京師。乙巳，次大惡海口，時波濤帖息，大軍利涉。自大安至姑山，紫雲捧日。至瑞淵，有片雲覆王舟，隨其行止。至思明海口，白魚入舟。王聞占城乍先列象陣於五湖江，以待官軍，遂詔軍士捨舟登陸。王乃部分士卒，建旗鳴鼓，欲擊之。賊見兵威甚盛，遂先潰，王追，斬三首，郭嘉德斬其王仁斗以獻，獲象三十頭，生擒五千人，餘爲亂兵所殺者無數。王爲憫然，下詔有殺占城人者斬。秋、七月，大軍入佛誓城，俘其宮女妻妾。八月，班師，至長安府，黃龍見於王舟。九月，王至自占城。冬、十月，改元天感聖武元年，大赦。十二月，置懷遠驛於嘉林，以館四方

客使。太保儂智高來朝。

乙酉 天感聖武二年，春、三月，立大內碑。夏、五月，造太平車，以黃金爲飾。

丙戌 天感聖武三年，夏、五月，起叡波宮於後苑，以居占城宮人。

丁亥 天感聖武四年，置望國鎮及歸德、保康、宣化、清平、永通、威化、安民七驛，各立碑候，以爲鋪遞歇宿之處。占城來貢，詔流其使於眞登州，以其王乖尼不恭故也。

戊子 天感聖武五年，儂智高以勿惡洞叛，命武威侯及太尉郭盛溢討之。交戰之日，天地晦冥，俄而轟雷震於洞中，其首長支體碎裂，羣洞懼駭，遂降。三月，立杜壇於長廣門外，以爲四時祈穀之處。秋、九月，朔，登林、勝扶、春光三國。冬、十二月，詔定打春牛法。范去了謀反，事覺，剮其肉於東西市。

己丑 天感聖武六年，春、三月，改元崇興大寶元年。秋、八月，鑿御溝於鳳城外，又開金鳴萬歲池，初鑿池時，中鱉然有聲，掘之，得黃金一塊，重五十兩，因以名。又築石山三峯於池上，建舞鳳橋。

庚寅 崇興大寶二年，置決旱、大發、文湖洞於宋壤西平州界。儂智高據宋界安德州勿陽洞，以其洞爲南天國，改元景瑞。愛州五縣江龍池甲叛。

辛卯 崇興大寶三年，惻瑞清沼、應明池於勝景園。置內外隨龍軍，命左驍衞將軍陳崧、將五縣人鑿个滻港。

壬辰 崇興大寶四年，智高請附於宋，宋不納，乃寇於宋。五月，智高攻破宋橫山寨，遂陷邕州，以其州爲大南國，自稱仁惠皇帝。

癸巳 崇興大寶五年，宋伐智高，使梁珠來乞師，詔以殿前指揮使武珥爲招討使，以援之。是月，宋狄青敗智高於歸仁，智高奔大但國。三月，鑄鐘置龍墀，令民之有寃抑不達者，鳴擊其鐘以聞。宋石鑑從特磨道擒智高母阿儂，阿儂年已六十餘矣。大但人函智高首獻於宋，斬阿儂於都市，由是諸儂遂滅。

甲午 崇興大寶六年，九月，戊寅，王不豫，冬、十月，辛卯，薨於長春殿，壽五十四，在位二十六年。〇此下當有脫元者六四字。葬天德府壽陵。

聖宗

諱日尊，太宗第三子也。母梅氏，太宗夢月入后懷，因有娠，以順天十四年二月二十五日生於龍德宮。天成元年，立爲太子，及長，通經傳，曉音律，尤長於武略。太宗命征伐，所向皆克。太宗薨，奉遺詔即位於柩前。十月，改元以崇興大寶六年爲龍瑞太平元年，尊母梅氏曰靈感太后，上尊號曰法天應運崇仁至德英文睿武慶感龍祥孝道聖神皇帝。詔焚綱羅獄具。出翠華宮女。賜東宮文武臣僚爵各有差。以裴嘉祐爲文明殿大學士，范森爲左威衞，陳改爲右威衞，劉凝爲左清道，王行爲右清道，改神衞匡聖都爲拱聖、廣德都爲忠武、廣武都爲昭武，及增置左右龍翼都，各一百人。丙午，葬太宗，立后八人，以阮道成爲太師，郭盛月爲太尉。建永壽殿。

乙未 龍瑞太平二年，修大內諸殿。癸丑，以王生日爲乾興節。占城來貢。秋、八月，王御水晶殿，觀競渡。

冬、十月。大寒。王謂左右曰。我居深宮之中。御獸炭。襲狐裘。冷氣猶且如是。況囹圄之中。縲絏之苦。曲直未分。腹之不充。形之不蓋。一爲寒風所逼。豈不死於無辜。我甚憫之。其令有司發府庫衾席賜之。仍日給二飯。賜境内今年稅錢之半。造東林寺。及東究山靜慮寺。 宋仁宗封王爲郡王。 遣使於宋。

丙申 龍瑞太平三年。設羅漢會於天安殿。 秋、八月。眞臘來貢。 造崇慶報天寺。發府銅一萬二千斤。鑄鐘留於其寺。王爲親製銘文。 冬、十月。己酉。下勸農詔。 改大宵御爲御史。

丁酉 龍瑞太平四年。春、三月。起大勝資天寶塔於崇慶報天寺。高數十丈。其制爲三十層。 夏、四月。王使員外郎梅元淸以獻麟二道於宋。 甲午。黃龍自瓊林園見於長春殿前。 安州道叛。 冬、十月。王幸道大旁海口。黃龍見於金鳳舟。因改爲祥龍。 十二月。起天福、天壽二寺。以黃金鑄梵王、帝釋像以安置。 占城來貢。

戊戌 龍瑞太平五年。起壺天八角殿於金鳴池。 三月。闢祥符門。起樓其上。 夏、五月。黃龍自龍德宮見於永壽殿。 六月。起鑒光殿。左立建禮殿。右立崇儀殿。殿前構獨柱六角蓮花鐘樓。 秋、九月。王幸波路海口。因幸塗巧築塔處。

己亥 龍瑞太平六年。春、三月。王蒐於諒州南平江。因幸驗馬中景元第。造崇嚴報德寺於武寧州。 夏、六月。黃龍見於永壽殿。 癸未。改元以龍瑞太平六年爲彰聖嘉慶元年。 秋、八月。丁丑。御水晶殿。觀賜羣臣戴幞頭著靴自此始。 丙戌。黃龍見於長春殿。賜塗山塔號曰祥龍塔。 還京師諸色人男爲黃男。 造延興十悔門 占城來貢、

庚子 彰聖嘉慶二年。禁御船火、拱聖火、隨龍火、及內庭人出入御堵。不得與在內小祇候相語。及通信物往來。遣者死罪。遇赦不原。 二月。壬申。王幸西源州捕象。獲白象三。 夏、六月。諒州牧申紹泰以兵入宋界西平州知祿縣捕本州逃亡人。虜其指使楊倨才及男女牛馬不可勝數。宋遣吏部侍郎余靖赴邕州議其事。王命裴嘉祐等赴邕會議。靖厚勞嘉祐。及附書乞還倨才。王不省。 秋、八月。王幸交海口。黃龍見於延春船。因改交海曰天符海口。 王親製占城樂曲及歈鼓音。使樂工歌之。 冬、十月。造行宮於貉潭以觀魚。 占城來貢。 渭龍州獻白象。

辛丑 彰聖嘉慶三年。羅順州獻白象。 沙荔洞叛。王親征。克之。 愛州五縣江叛。 祈嗣於芭山。黃龍見於境內。

壬寅 彰聖嘉慶四年。嘉林部進六脚三足龜。 秋、九月。使人採金於武健洞。採銀於下速縣。

癸卯 彰聖嘉慶五年。夏、六月。起洞仙宮於大內之東。 獻白龜。王命起寺於芭山以爲祈嗣之處。獲其珠以獻。 冬、十二月。起銀河門。 朝賀日。指使唱聖躬萬福。軍士應聲唱喏。 占城來貢。

甲辰 彰聖嘉慶六年。春、二月。日有重光。 夏、五月。造布海口行宮。 冬、十月。麻沙洞叛。王討克之。黃龍見於淸瀾船。 宋英宗加王同平章事。

乙巳 彰聖嘉慶七年。春、二月。觀魚於扶龍潭。 丙午。幸布海行宮。耕籍田。 夏、六月。王御天慶殿聽訟。時王

女洞仙公主侍側。王顧公主謂獄吏曰。吾之愛吾子。亦猶天下父母之愛其子也。百姓無知。自冒典憲。吾甚憫焉。應自今罪無輕重。一從寬宥。 秋、七月。忙貫州叛。王討降之。 八月。開上林園。丙辰。黃龍自大明殿見於會元殿。又見於布海行宮。癸未。幸究淵行宮。號其宮曰景興。貉潭行宮曰福春宮。 冬、十二月。黃龍見於暖蟾殿。又見於遊蟾閣。猗蘭元妃所居。 占城來貢白犀一。

丙午 彰聖嘉慶八年。春、二月。改元爲龍彰天嗣元年。 三月。黃龍見於太子宮中。 甲申。都曹陶袍獻白雀。 九月。獨樁標杖。 甲子。王使郎將郭滿築塔於仙遊山。 冬、十一月。幸啓瑞行宮省斂。 平陽公主男申道元尚天成公主。

丁未 龍彰天嗣二年。以員外郎魏仲和、鄧世資、爲都護士師。審家十人爲按獄吏。賜仲和世資每月俸錢各五十貫。禾各二百結。幷鹽魚等。審家各二十貫。禾一百結。以止其受賂之心。 夏、六月。辛亥。黃龍見於位仁行宮。 辛卯。王幸位仁省斂。及觀競渡。

戊申 天貺寶象元年。春、正月。眞登州獻白象二。九郎州獻白象一。 黃龍見於瓏璣殿。 二月。都鱗縣獻白象及白雀。 黃龍見於啓瑞行宮。 夏、五月。又見於會仙殿。 修戰艦。 秋、八月。龍舟無故自動離本處三尺。 九月。黃龍見於永春、淸瀾、二船。 宋神宗封王爲南平王。加開府儀同三司。 遣使如宋。

己酉 神武元年。春、二月。戊戌。詔親征占城國。 丁未。盟於龍墀。庚寅。發觀。丁巳。至又安州。黃龍見於金鳳舟。 庚申。次南界海口。黃龍又見於金鳳舟。 乙丑。使大僚班黃𧢻等攻日麗海口。克之。 己巳。度大長沙。庚午。次思容海口。 三月。癸酉。夜。龍見於景勝船。丙午。次尸唎皮奈海口。有二鳥並飛隨王舟。如導從之狀。六軍前進。次須毛江岸。見其將布皮陀囉等陣於江岸。官軍縱擊。斬布皮陀囉。占城死者不勝數。其主第矩聞軍敗。乃攜妻子夜遁。是夜引軍傳佛誓城。至何羅津。佛誓人降。 夏、四月。元帥阮常傑俘獲第矩於眞臘界。 夏、五月。王宴羣臣於占城王殿。又親舞盾擊毬於其墀。 王命編數佛誓城內外人家。凡二千五百六十餘區。並焚之。是月班師。癸巳。次思明海口。是夜黃龍見於御船。 六月。己巳。渡海。黃龍見於金鳳舟。 戊申。渡布政海口大小磊磊山。龍舟觸石而破。 辛酉。王至自占城。次朝東津。詔有司耑軍容儀陳儀衞。上御寶車。羣臣皆騎馬導引。占城王第矩戴麻骨冠。著白氈衣。以組繫腰。命與武都五人牽之。繫其黨屬以從。 秋、七月。奏捷於太廟。 丙辰。黃龍見於寶車。 冬、十一月。丁丑。赤羽夾日。 眞臘來貢。

庚戌 神武二年。夏、三月。造紫神殿。 五月。黃龍見於長春宮龍光殿。 秋、七月。乙卯。黃龍見於位仁宮。 九月。造東南二天王寺。

辛亥 神武三年。春、正月。御書佛字。長丈有六。 自春至夏不雨。 定贖杖刑銅數。 冬、十二月。王不豫。詔有司設人官職。都左右廂者杖八十。

壬子 神武四年。春、正月。庚寅。王疾病。崩於會仙殿。壽五十。廟號聖宗。在位十九年。改元者五。葬大德府壽陵。

仁宗

諱乾德。聖宗長子也。母猗蘭元妃黎氏。以龍彰天嗣元年正月生王於洞仙宮。即日立爲太子。王爲人日

角龍顏，手垂過膝，尤通音律，凡樂工所習歌曲，皆王所親製，以神武四年春正月即位於柩前，尊母猗蘭元妃爲太妃，上尊號曰憲天體道聖文神武崇仁懿義純誠明孝皇帝，以上陽太后同聽政。夏、四月八日，行浴佛禮，王御天安殿視朝，是日以大僚阮常傑爲檢校太尉，阮日成爲兵部侍郎，以下各有差。敕都護府囚、諒州牧楊景通獻白鹿，羣臣上表稱賀，拜楊景通爲太保。 眞臘來貢。秋、七月，黃龍見於永壽殿。 葬聖宗。 羣臣上中元節賀表。 王幸審巖行宮。 闕占城白氈賦。 迎法雲佛赴京師祈晴。祀傘圓山。 閤使魏徵以年老致仕，詔賜几杖。 詔選遴諸僧有投獻詩及僧官之職文字者，錄爲書家，以補其職之缺。 徙捧日坊於南市。 王御天安殿，羣臣上賀立表，造長廣門、太平門、上水洞門、迎秋祠、歸仁驛，凡五處。以王生日爲壽天節。 立后二人。

癸丑 二年，正月，改元曰太寧元年，尊太妃爲太后。 盛仁太后姓蘇，嫉以嫡母而不得預政，因謂王曰，老母劬勞，以有今日，及富貴而他人是居，將寘老母於何地乎。王雖沖幼，頗知彝上陽太后子，乃幽上陽太后及其侍女七十二人於上陽宮，逼令殉聖宗葬。 占城國來貢。 秋、七月，黃龍見於遊蟾閣。 八月，峯州獻白鹿。 宋神宗封主爲郡王。

甲寅 太寧二年，拱聖都火頭江曳家火，延燒大興門。 夏、四月，重修大興門，黃龍見。 白雀效瑞於禁庭。秋、九月，黃龍見。 宋王安石秉政，有獻言者，謂我國已爲占城所破，餘衆不滿萬人，可計日以取，於是以沈起、劉彝、知桂州，起、彝乃集溪洞士丁爲保甲，又於海濱造舟艦，教水戰，禁州縣不與我邊貿易，王知之，乃先發諸道兵十萬人，分爲二道，使阮常傑領水軍出永安，攻欽、廉，宗亶領陸軍出永平，攻邕州，我師所向無前，常傑攻陷欽、廉二州，復與宗亶會圍邕，宋廣西監蘇守節率兵救之，至崑崙關，常傑迎戰，大破之，斬守節，知州蘇緘以城固守，我爲飛梯以臨城，彼施以火炬，飛梯不能近，又以毒矢射之，城上人馬死者相枕，彼以神臂弓發我之象軍，多有殪者，城高而堅，攻之四十餘日不能下，獲宋人，教以土囊傅城而登，常傑從之，城遂陷，蘇緘舁邕州廨，先殺其家屬三十六人，後乃縱火自焚，軍士求緘不得，乃盡殺吏民五萬餘人，是役也，所殺獲邕、欽、廉三州人無慮十萬。

乙卯 太寧三年，春、正月，奏捷。 占城來貢。

丙辰 太寧四年，春、三月，王觀拌水城，黃龍見於王舟。 青龜負圖以見。 秋、七月，宋以廣南宣撫使郭逵、趙高爲招討使，總九將軍來伐我國，王命阮常傑領水軍拒之，昭文、宏眞二侯皆溺死如月江，兩軍相持月餘，常傑知宋軍力困，夜渡江襲擊，大破之，宋兵死者什五六，遂退取廣源州。 冬、十月，改元爲英武昭勝元年。 十二月，以內給事黎文盛爲兵部侍郎。

丁巳 英武昭勝二年，夏五月，設仁王會於天安殿。 秋、九月，築堤於如月江，長六萬七千三百八十步。 冬、十月，幸洛仁省斂，遂幸龍水海門，龍見於王舟。 占城來貢。

戊午 英武昭勝三年，閏正月，修大羅城。 二月，朔，詔罷秋餞宴禮。 使員外郎陶宗元領馴象五道於宋，請還廣源、蘇茂等州，宋人徵還所掠三州民兵。 大水入城內。

己未 英武昭勝四年，諒州獻白象。 雨雹。 五月，大熟。 天成公主獻六眸三足龜。 冬、十月，黃龍自常春閣見於其宮。

庚申 英武昭勝五年，春、三月，王幸窮江觀魚。 夏、四月，己亥，神龜負圖。五月，唐人林瓊獻紫芝。 秋、八月，甘露降。 王御盛光殿觀競渡。 閏月，設秋餞宴禮。 王幸智仁省斂。

辛酉 英武昭勝六年，冬十一月，日有重光。 占城來貢。 王還三州人丁於宋，宋亦以廣源等州還於我。使員外郎梁用律如宋，請大藏經。

壬戌 英武昭勝七年，春、二月，降欽聖公主於渭龍州牧何彝慶。 冬、十二月，紙候宏阮波斯謀反，伏誅。 占城來貢。

癸亥 英武昭勝八年，春、二月，王御天慶殿，閱定京城黃男爲三等。三月，選美女爲萬延宮女。 夏、五月，黃龍飛白紫宸殿，見於會仙殿。 五月，造洞仁宮。 六月，御車火。 秋、九月，麻沙洞叛。 冬、十月，親討克之。觀競渡。 占城來貢。

甲子 英武昭勝九年，夏、六月，使兵部郎中黎文盛如水平議疆界事，宋以文盛爲龍圖閣待制。 冬、十一月，詔國中造瓦屋。 占城來貢。

乙丑 英武昭勝十年，春、二月，丁亥，改元廣祐元年。 秋、八月，以黎文盛爲太師。 占城來貢。

丙寅 廣祐二年，春、正月，阮遠獻六眸龜，胸有圖書。 二月，眞臘來貢，有婆羅二人。 冬、十一月，起大覽山寺。競渡。 占城來貢。

丁卯 廣祐三年，夏、五月，起造秘書閣。 冬、十月，幸覽山，夜宴羣臣於山上，王製覽山夜宴詩二首留題。 宋哲宗加王同平章事。 占城來貢。

戊辰 廣祐四年，秋、九月，戊申，設十大苷家。 冬、十月，築覽山塔。 十二月，崇盛宮成。 占城來貢。

己巳 廣祐五年，二月，造冶泩徑。 宋兵入石犀州。 占城來貢。

庚午 廣祐六年，春、二月，合獻宮成。 宋哲宗封王爲南平王。遣使如宋。

辛未 廣祐七年，春、二月，王幸諒州，觀捕象。 見官黎全義獻五色龜，黎文盛獻白象一。 占城來貢。 競渡。

壬申 廣祐八年，夏、五月，造啓瑞行宮。 大熟。 十二月，改元會豐元年。

癸酉 會豐二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優曇樹開花。

甲戌 會豐三年，秋、九月，覽山寺成，賜名崇隆，同慶寺王書篆額。 占城來貢。 遣員外郎阮利用如宋。

乙亥 會豐四年，夏、五月，詔諸侯子入朝。 六月，聖極后甍。 眞臘、占城來貢。

丙子 會豐五年，冬、十一月，王觀魚於甥潭，時王御小舟，侍衛甚少，太師黎文盛久蓄姦謀，因以幻術起大煙霧，潭中晝冥，俄而王聞櫓聲稍近，意其有變，以戈撥之，煙霧隨戈而歛，見文盛舟已迫，果石匿其使人擒之，詔流文盛於梁江頭，初文盛家有大理奴，善爲幻術，文盛倚事之，至是乃反。

丁丑 會豐六年，秋、八月，白日星見。 赦都護府囚人。 冬、十一月，禁百姓造瓦屋大舟。 占城來貢。 競渡。

戊寅 會豐七年、秋、八月、地震。 彗見。 起陸地然山、設競渡禮。 九月、造崇禰殿於芳蓮池、左置師陽殿、來
鳳亭、右立映蟾殿、過雲亭。前起長鳴樓。後跨玩花橋。 遣員外郎阮文信如宋乞三藏經。 占城來貢。
己卯 會豐八年、捧日都獻六眸龜。 秋、九月、起安老山寺。 冬、十月、禁京城婦女不得效宮妝。 占城來貢。
庚辰 會豐九年、夏、四月、造僊遊山永福寺。 秋、七月、以婦文思爲上林國尚師。 十二月、大疫。
辛巳 龍符元化元年、春、正月、改元。 二月、王觀魚於窮江。遂幸應豐省耕。 夏、六月、王幸符仁省耕。 秋、七
月、賜百官秋衣。設宴禮。 造開元觀。 九月、王觀魚於窮江。黃龍見於翔龍舸。 冬、十一月、慶雲見。王御
象欄觀捕象。黃龍見。 十二月、改驩州爲乂安府。造起延祐寺。
壬午 龍符元化二年、春、二月、王幸應豐行宮省耕。 冬、十二月、立春。瑞雪降。 造開元、太陽、北帝三觀。 造
瑞雲車。 大水。 占城來貢。 遣員外杜英厚使於宋。
癸未 龍符元化三年、春、正月、詔京城內外皆築堤捍水。 二月、太后發府錢、贖諸貧家女之典命者、嫁與鰥
夫。 秋、八月、設龍翔都。 冬、十月、玄鹿來。 競渡。
甲申 龍符元化四年、春、三月、閱左右興男勇捷兵爲王捧都御龍兵、爲興聖廣武都百姓之大族者、爲武勝
兵、改田兒爲鐵林兵。 秋、九月、朔、延成侯以努獎忠義侯於天安殿。 占城來貢。 競渡。
乙酉 龍符元化五年、春、正月、莒蒲生花。 二月、祠高禖。 夏、六月、太尉阮常傑卒。 秋、九月、築延祐寺白瓷
塔二、築覽山石塔三。 冬、十月、東粲州湧生金。 十一月、朔、日食過半。 占城來貢。 大疫。
丙戌 龍符元化六年、春、三月、王幸覽山。 夏、五月、彗星見。 秋、七月、造銀羅城。 十一月、王將有事於宋、造
永隆二艘船及造戰船。 員外郎魏文相使於宋。 占城來貢。 天成公主進白象二。
丁亥 龍符元化七年、夏、六月、王幸章山。黃龍見。 冬、十一月、地震。 十二月、造都護府。
戊子 龍符元化八年、春、正月、築京山塔。 築隄於機舍港。 昭聖后薨。 占城來貢。
己丑 龍符元化九年、夏、四月、王禱逆蕪蘇厚、杞崇、謐厚、崇皆七本馮。 冬、十二月、造洞靈臺。
庚寅 會祥大慶元年、春、正月、設廣照燈會於大興門外。 三月、婦人黃氏獻鳳雛、毛羽具五色、九苞。是月、參
政徐文通獻白虎。 白馬生距。檳榔一本生十二株。 獻白雀。 秋、八月、占城國獻異象、所居有神光見。
遣員外郎陶彥使宋。
辛卯 會祥大慶二年、夏、四月、清化府獻檳榔一本生九株。 獻白龜。 白雀至禁庭。 日重輪。 大熟。 留
守張延福獻白雀。 冬、十一月、日重輪。 占城來貢。
壬辰 會祥大慶三年、春、正月、甘露降。 二月、清化人言海邊有異兒、年方三歲、解言語、自稱皇帝的子、號曰
覺皇。凡王所動止、無不先知。王命中使往問之、所言皆驗。乃迎以歸、居於報天寺。王以其靈異、愛之愈隆。
時王無嗣、欲立爲太子。羣臣不可、乃止。遂設齋會於禁中、欲令覺皇投人爲己子。有佛跡山僧徐路道行
者、聞之而不悅、乃使其姊徐氏赴會所、以數珠結印授之曰、至會所、則插在簷端、勿令人知見。徐氏如其
言、覺皇忽覺熱病、遂語人曰、所見徧滿國界、皆有鐵網羅罩、無路得入乖宮中。王命大索、乃獲徐氏所藏

數珠。遂收路繫於興聖廊、欲貢於群。崇賢侯入朝。路哀呼曰、願賢侯拯救貧僧。僧幸得脫、則入爲侯子以
報其德。侯許諾入見王、百般營救、謂覺皇實有神力、而爲路所咀解。是路勝於覺皇明矣。臣謂莫若赦路
之、訖生也。王原之。覺皇疾病、囑曰、我死後、宜造浮屠於僊遊山而葬之。 夏、四月、獻芝草、優曇花、及白鵲。
秋、九月、黃龍見於永光殿。 冬、十月、黑龍見於宮中。
癸巳 會祥大慶四年、秋、八月、黃龍見於大明殿。 獻白鹿。
甲午 會祥大慶五年、春、正月、瑞雪降。 三月、黃龍見於章山塔。總三匝。獻白雀、六眸龜。 冬、十月、以內常侍
黎伯玉爲大理寺。造勝嚴寺。設善法堂、四面起千佛樓、安千佛寶相。 競渡。 員外郎陶信厚阮象頤
使於宋。
乙未 會祥大慶六年、春、二月、進茄花、結三果。 三月、超類鄉崇福寺成。 夏、六月、日重輪。 秋、七月、獻金龜。
丙申 會祥大慶七年、春、正月、設廣照燈於大興門外、製木僧繫鐺。 夏、四月、獻檳榔珠。 六月、僧道行化身。
神宗生 冬、十一月、獻三足六眸龜。 占城來貢。 競渡。
丁酉 會祥大慶八年、春、正月、獻白鹿、玄鹿。 三月、上幸章山。黃龍見。 夏、四月、獻三足六眸龜、胸有善帝二
字。 司農州獻赤馬、生距。黃龍見於洞靈祈壽寶臺。 秋、七月、狗幽太后薨、謚曰符聖靈仁太后。 八月、
葬靈仁太后。火葬太后侍者三人。是夜、乩見。 冬、十一月、立崇賢侯子陽煥爲太子。
戊戌 會祥大慶九年、春、二月、真臘、占城來貢。 冬、十一月、甘露降。 禁家奴不得身上刺龍。 員外郎阮伯
慶賫象州於宋。
己亥 會祥大慶十年、冬、十月、盟國人於龍墀。 下詔伐麻沙洞、軍出之日、黃龍隨船而行。 成慶侯獻六眸
龜、胸有玉字。 王黎麻沙洞破之。 宋徽宗加王守司空。
庚子 天符睿武元年、春、正月、改元。 夏、六月、獻白雀。 秋、九月、黃龍見。 冬、十月、擣衆仙臺。 占城真臘來
貢。 競渡。
辛丑 天符睿武二年、夏、五月、大水至大興門。 秋、七月、造僊遊山廣教寺。 競渡。
壬寅 天符睿武三年、春、二月、除山崇善延齡寶塔成。 秋、八月、觀競渡、新製銀櫻引於鹵簿。 員外郎丁慶
安使宋。
癸卯 天符睿武四年、春、正月、誕聖節、新製推輪舞亭。 秋、八月、設秋筵宴禮。 冬、十月、幸應豐行宮、造飛橋。
過波剌江、築通符臺。 真臘來貢。 大熟。
甲辰 天符睿武五年、冬、十月、築鬱羅臺。 大旱、禱之乃雨。
乙巳 天符睿武六年、夏、四月、瑞聖公主獻六眸龜、胸有國士安寧四字。 六月、王幸應豐。黃龍見於行宮。
冬、十一月、黃龍見於洞靈宮。以內常侍牟都俞爲中相。
丙午 天符睿武七年、春、正月、禁春不得伐木。 二月、王御天安殿、觀諸王侯蹴毬於龍墀。 夏、五月、黃龍見
於永光殿。 秋、八月、神龜見、中有道定王關延寧公主八字。 冬、十一月、使令書家嚴常、徐延等使於宋。

至桂州。見其經略司。謂常、延、曰。今年京東湖南等處。並已調發兵馬。拒大金國。未審歸期在何日。此間舖馬斷絕。在在更少。闕使領送禮物。大金元帥等。以是歲執宋徽、欽二帝北歸。宋國大亂。

丁未 天符慶壽元年。冬、十二月。王薨於永光殿。壽六十二。在位五十六年。廟號仁宗。改元者八。葬天德府。

越史略卷三

神宗

諱陽煥。聖宗之孫。崇賢侯子也。母杜氏。生三歲。仁宗養於宮中。立爲太子。以天符慶壽元年十二月即位於柩前。殯仁宗於盛天殿。癸未。成服。乙酉。王御天安殿視朝。即日除服。因幸那岸觀宮女上火壇。殉仁宗葬。

戊申 大順元年。辛卯。詔以國喪禁國中不得騎馬。庚子。王初御經筵。以武衛黎伯玉爲太尉。內人火頭劉波楊耳爲太傅。中丞杜都俞爲諫議大夫。癸卯。使寶告於宋。訃仁宗之喪。及告以王初即位時。宋高宗避金人已渡江。都臨安矣。眞臘寇乂安州。乙丑。上尊號曰順天廣運欽明仁孝皇帝。庚午。王御天安殿。盟國人於龍墀。六月。以王生日爲瑞天節。立后三。尊養母宸妃爲太后。二月。眞臘寇乂安。命太傅阮平公討之。擒其將而還。

己酉 大順二年。春、正月。設廣成八萬四千寶塔會於天符閣。甲午。尊父崇賢侯爲太上王。母杜氏爲太后。居洞仁宮。秋、七月。仁宗靈位燈生兩穗。青竹蛇蟠於寶扆。

庚戌 大順三年。夏、五月。獻白雀。太上王薨。證悲王。六月。旱。禱而雨。占城來貢。靚渡。遣使於宋。

辛亥 大順四年。春、三月。詔家奴不得娶百姓女。宋高宗封王爲郡王。

壬子 大順五年。春、三月。黃龍見於麗光宮。秋、八月。眞臘、占城寇乂安州。詔太尉楊英珥討克之。阮承恩使於宋。

癸丑 天彰寶嗣元年。春、正月。改元。二月、大明殿延命燈發花寶幡舞。馬生距。夏、六月。黃龍見於永光殿。冬、十月。造延生五嶽觀。

甲寅 天彰寶嗣二年。春、二月。眞臘、占城、來貢。自春至夏不雨。冬、十二月。古法寺枯樹生花。

乙卯 天彰寶嗣三年。春、正月。古銅鐘見。神龜見。胸有一天永聖四字。

丙辰 天彰寶嗣四年。春、二月。乂安州地裂。江水如血。九月。詔京城內外三家爲一保。眞臘將蘇破稜寇乂安州。命太傅阮公平擊敗之。

丁巳 天彰寶嗣五年。夏、五月。內人午炎獻生金一塊。重六十六兩。秋、九月。王不豫。薨於永光殿。壽二十一。在位十年。廟號神宗。改元者二。葬天德府。

英宗

諱天祚。神宗第二子也。母感聖夫人。姓黎氏。王爲人隆準龍顏。仁慈寬恕。年方三歲。即位於柩前。上尊號曰體天順道睿文神武純仁顯義徽謀聖智御民育物群靈丕應大明至孝皇帝。改元以天彰寶嗣五年秋九月爲紹明元年。尊號感聖夫人爲太后。黃龍飛入城。冬、十月己酉。黃龍夜自太清宮飛入禁內。乙卯。盟國人於龍墀。

戊午 紹明二年。夏、四月。以王生日爲壽寧節。宋高宗封王爲郡王。立后一。

己未 紹明三年。翁申利自稱仁宗之子。據上源州以叛。僭號平皇。有衆千餘人。二月。詔諫議大夫劉禹偁擊之。爲利所敗。利出據西儂州。攻破富良府。欲向京師。命太尉杜英武討之。至嘯隣與利相遇。大戰。利軍大敗。死者不可勝數。利奔隆令州。十月。英武攻隆令州。破之。俘二千餘人。利奔諒州。爲太傅蘇憲成所擒。送京師斬之。

庚申 大定元年。正月。改元。二月。獻白蜘蛛。冬、十二月。詔諸典賣熟田。二十年內聽贖之。凡相爭田地。五十年外不得申訟。諸賣田地已有契不得贖。自春至夏不雨。王禱之乃雨。

辛酉 大定二年。秋、八月丙寅。黃龍夜見於永壽殿後橙樹。

壬戌 大定三年。春、二月。富良州首領楊嗣明尚詔容公主。三月。馬四足生距。夏、五月。太尉杜英武獻白龜。杜都俞獻白雀。以都俞爲太師。

癸亥 大定四年。夏、四月。獻六眸龜。胸有以行法公四字。秋、八月。宋妖人譚友諒入思琅州。自號呂先生。率衆寇廣源州。構廣慈宮。太后居之。夏、禮雨禱之有驗。黃龍見於永壽殿。

甲子 大定五年。夏、四月。彗見。秋、七月。造天資庫六所。

乙丑 大定六年。秋、八月。象放光。群臣上表稱賀。九月。獻白鵲。太后薨。諡昭孝。昔家阮昭獻白鶴。

丙寅 大定七年。春、二月。幸符仁耕耤田。

丁卯 大定八年。夏、四月。王御龍墀。觀捕象。

戊辰 大定九年。春、二月。獻赤馬生距。秋、九月。與隴冠叉安州。王舅太尉杜英武獄。徙英武爲昇田宏初
王沖幼。政無小大。皆委英武。而英武又私於太后。因益驕恣。居朝廷則攘臂厲聲。命官吏則隨指氣使。衆
皆側目。而不敢言。駙馬楊嗣則等。與殿前指揮使武帶、率軍士詣越城門外。大呼曰。英武出入掖庭。恣行
凶穢。聲聞於外。臣等請除之。毋貽後患。因收英武繫於其聖廊。太后令人送酒食。而密置金以賂帶等。時
具聖都火頭阮揚言於衆曰。汝等欲貪其賂。我與汝必不免於英武之手。不如殺之。以紓吾禍。執戈欲剌
之。左具聲讀乃奪其戈。止之曰。殿前謂我英武罪雖死。必當先稟上命。揚怒。詬之曰。殿前是武青。非武帶。
也。何其貪人之賂。而不顧公議耶。言訖赴井而死。英武既得罪。太后憂悶。思所以復英武職任者。英武累
蒙赦宥。復爲太尉。輔政如之。而雅任益隆。由是得擅威福之柄。常欲思報前怨。乃私以百餘人爲奉衛都。
凡有罪者悉委本衛都捕之。英武密言於王曰。往者武帶等擅以兵人禁庭。其罪莫大。請除之。王可其奏。
英武遂命奉衛都捕帶等下吏治之。獄成。詔降智明王爲侯。内侍杜乙等五人上木馬。玉堦火頭八人等
斬於西市。殿前指揮使武帶等二十人梟於江頭。駙馬楊嗣明等三十人流惡水。餘並徙爲田宏臨甲。果
如阮揚所言。是歲。禁閽寺不得擅入宮中。朝士不得往來王侯家。諸犯入奉衛都地分者。杖八十。入廊内
者死罪。中書火阮伯獻赤麒麟。夏。旱。禱而雨。

己巳 大定十年。夏、五月。榴挪一本生二十八株。秋、八月。王幸廣慈宮。觀競渡。

庚午 大定十一年。春、二月。獻六蹄龜。胸有篆文王以八萬四字。夏、四月。朔。地震。五月。天雨黃沙。冬、十
月。殿試。占城雍明疊來朝。請王封命。王遣阮蒙以兵五千如占城。雍明疊爲占城王。

辛未 大定十二年。

壬申 大定十三年。春、正月。擒龍山獠叛。大黃山獠儂可來叛。王親征之。九月。築圓丘壇於城南門。以爲
郊天之處。占城制皮囉筆來貢。

癸酉 大定十四年。秋、八月。競渡。大水。地震。冬、十月。歲星犯太白。十一月。占臘來貢。十二月。地震。

甲戌 大定十五年。春、三月。天雨黃沙。冬、十二月。御庫火。米價騰踴。造御天宮、延富閣、寶花亭。

乙亥 大定十六年。宋高宗封王爲南平王。至是又遣外郎阮國以賀送禮物。宋高宗賜王衣帶鞍馬。

丙子 大定十七年。秋。杜英武獻白孔雀。冬、十月。起國威行宮及孔子祠。十一月。起長廊。自子秋門至客
樓。宋高宗加王檢校太師。

丁丑 大定十八年。夏、六月。乙未。日月相鬪。詔新定律令若干條。諸殿前使及官職都火頭不得服私家役。
違者杖八十。諸色人著青衫者杖八十。徒爲犒軍。諸權勢家不得擅受百姓色人等。諸王侯夜間不得
來往城内。諸王侯家奴不得刺龍形於胸。秋。王幸清海行宮。大魚出東步。其形如牛。

戊寅 大定十九年。夏、五月。左司阮國以使宋回。言臣到宋國。見庭中有銅匭。以受四方之章疏。臣請陛下倣
其制。以達天下之情。王然之。爲置匭於朝廷。下令曰。有欲言事者。裁書投之。旬月之間。書疏填滿。有請投

無名書一道曰。太尉杜英武欲起兵入宮作亂。得書者以告英武。英武曰。公爲予索之。久不得其人。英
武淚奏曰。此必立案之人爲之。王以爲然。命收國以及其弟儀下吏治之。誣服。乃流國以於歸化寨。未幾
王欲召國以。英武使人以酖送國以。曰。服此藥可以辟瘴氣。國以知不免。服藥而死。冬、十月。造真教寺。
詔以府金塗梵王帝釋像。置天符、天祐二寺。

己卯 大定二十年。詔内明字及大僚班稱呼。太傅鄭靖上制崇班。供奉侍禁殿直稱呼太保。無官者稱呼管
甲。祗候火頭稱呼奉御。捕宏呼主都。天符天祐寺柱流血。

庚辰 大定二十一年。起二女及昔尤祠於布蓋坊。占城來貢。

辛巳 大定二十二年。秋、七月。起古州法雲寺。太后建盤靈照。平陸場叛。命少師裴公信攻破之。

壬午 大定二十三年。詔六十以上爲老劣。十七至十九爲第二等。十六以下爲黃男。詔自閹勢者杖八十。
刺左膊二十三字還本色。仲夏。地震。秋。造乘仙臺上層。蓋以金瓦。下層蓋以銀瓦。

癸未 政隆寶應元年。正月。改元。禁天下不得服用假珍珠。五月。宋孝宗即位。使賫禮物國書至欽州。王
遣使迎之。

甲申 政隆寶應二年。春、三月。重修天安殿。芒貫江弄洛蠻叛。命蘇憲誠討破之。

乙酉 政隆寶應三年。春。築廣照延命燈臺。秋。試學生。詔徙朝東門大羅城邦七十五尺。築以磚石。以避江
水衝嚙。占城來貢。

丙戌 政隆寶應四年。春、三月。幸景靈宮。觀洛道。洛道禮自此始。六蹄玉字綠文龜見。又獻六蹄紅龜。項有
赤文。腹下具五色。尾端有距。獻白黑孔雀。冬。大僚阮恩獻六蹄龜。胸有天子萬世萬萬世七字。獻
白鵝。

丁亥 政隆寶應五年。重修大興門。天極公主歸於諒州牧懷忠侯。

戊子 政隆寶應六年。獻優曇花。

己丑 政隆寶應七年。

庚寅 政隆寶應八年。季夏。迎蟾宮火。占城來貢。

辛卯 政隆寶應九年。龍洛道禮。永光殿無故自動。孟夏。詔修文宣王廟及后土祠。造太白閣。秋、七
月。地震。

壬辰 政隆寶應十年。冬。造貞靈夫人祠於西陽橋外。

癸巳 政隆寶應十一年。重修太和橋。宋致書買象以備南郊鹵簿。命大僚班尹子充賫象十頭如宋。

甲午 天感至寶元年。正月。改元。宋以我越爲安南國王。爲國王立國號自此始。降太子龍昶爲保國王。
立龍幹爲太子。龍昶性好色。宮中有寵幸者皆私通焉。王頗惡其無禮。元妃徐氏有寵。后乃使昶密傳私
情以惑之。欲徐氏自此見疏。徐氏具以其狀白王。王因怒廢之。一日。王出觀朝。乳母抱高宗從之。高宗啼不
止。王脫冠冠之。乃止。王奇之曰。成吾業者必此兒。十一月。立爲太子。降昶爲王。

乙未天成至寶二年、秋七月、王不豫。后請復立保國王。王曰、爲人子而不敬其親、爲人君而能愛其民乎。甲辰、疾大漸、謂太子曰、國家山奇水秀、人傑地靈、珠玉寶貝、靡不生焉、他國莫比也、宜愼守之。乙巳、王崩於瑞光殿、壽四十一、廟號英宗、在位三十九年、改元者三、葬天德府。

高宗

諱龍幹、英宗第六子也。母瑞珠后、姓杜氏。王方二歲、以天感至寶二年七月即位於柩前。尊母瑞珠后曰照天至理太后、上尊號曰應乾御極安文盛武睿瑞照符彰道至仁愛民理物睿謀神智化成政辟凝慈示懿綏猷建美功全業盛龍見神居聖明光孝皇帝。王方沖幼、政無巨細、悉委太傅蘇憲成。太后有廢立意、伺憲成之出、使以金帛賂其室呂氏、使語憲成。憲成曰、吾身居相位、受先王顧託、以輔幼主、今受人之賂而謀廢立、天下其謂我何。縱使衆人皆塗其耳目而無知者、則將何辭以對先王於地下乎。太后知其謀之不濟、然意終不改、乃召憲成謂之曰、公於國家、可謂忠矣。然公之齒亦已向暮、而非沖幼之君、公之所爲、其誰知之。不如立長君、則彼將德公之賜、而長保富貴、豈不隆哉。憲成曰、不義而富且貴、非忠臣義士所樂爲。況先王遺囑、言猶在耳、其如公議何。臣不敢奉詔。遂趨而出。太后乃遣促召保國王。保國王且疑且喜、遂以小舟由蘇瀝江而入。憲成乃召左右官職都論之曰、先王以吾與爾曹戮力王室、無貳厥心、故以幼主付託。今保國王以太后命、謂廢主上而自立、汝等宜盡其忠、竭其力、以聽吾約束。用吾命者賞延於世、逆吾命者顯戮於市、汝其勉之。官職都皆翕然聽命。頃之、保國王至銀河門、太后召、遂驅保國欲入。官職都止之曰、未聽詔旨、不敢奉命。王苟自强入、其犯之者、非我也、兵也。保國王圖之、漸懼而退。季秋、以

太后弟杜安順爲關內憲國侯、以憲成爲太尉。太寶山神光見。孟冬、盟國人於龍墀。

丙申貞符元年、宋孝宗賜王安南國王之印。太尉蘇憲成獻白雀。殿前指揮使黃炎獻白鹿。

丁酉貞符二年、古城人入乂安州東界。獻六眸龜、項有朱文。上源州首領楊倚叛。

戊戌貞符三年、仲夏、以生日爲乾興節。

己亥貞符四年、孟春、地震。仲夏、增修興教寺、詔以其寺爲英宗忌辰行香所。六月甲辰、兩日並見。己酉、太尉蘇憲成卒。輟朝七日、清膳三日。初、憲成寢疾、惟參知政事武贊唐夙夜侍側。諫議大夫陳忠佐以事務煩劇、不暇存省。及疾篤、太后問疾曰、如有不諱、其誰代之。憲成曰、平日所知、惟忠佐而已。太后曰、贊唐日侍湯藥、而公言不及、何也。對曰、陛下問其可否、故臣言及忠佐、如問其侍養、非贊唐而誰。太后嘉其忠、竟不用其言、乃以杜安順聽政。禁魚鹽鐵器不得至源頭博易。王與太后觀僧官子弟試謳般若經、又御鳳鳴殿、試黃男辦寫古人詩及運算。孟冬、又御崇章殿、試三教子弟辦寫古詩及賦詩、經義、運算等科。戊戌、獻三足六眸龜。

庚子貞符五年、詔三教修大內碑文。定王侯入朝例。夏、以令書家阮午爲副行遣。孟秋、大水。永光、行仙、二殿崩震。冬、以渭龍州首領何公輔尙華陽公主。

辛丑貞符六年、夏四月、熒惑入南斗。大饑、民死殆半。

壬寅貞符七年、春三月、以玉堦員外郎盧汝賀爲評簿司。夏、杜安順進白鵝。以中書火宋遂良爲中書令書家。以杜安順爲太師輔政。時人畏其威、凡有獄訟、背吏追不逮者、安順命巾車兒追之、即立至。時優人戲以一人爲刑部尙書、逢背逸獄不至、曰、汝何不稱爲太師巾車兒乎。如其言、果獲。冬十二月壬寅、王初御經筵。禁不得殺牛、不得以黃線縫衣裳。

癸卯貞符八年、春、蟲結窠子於二林寺木上、色如金銀。

甲辰貞符九年、冬、司農柵、鄭柵、烏米柵、叛。王命太傅王仁慧討之。仁慧以州人范品屯翁仲隘、張顏范杜屯沛鄉、段松屯可老。仁慧直攻滿沛、萬米二柵、拔之。至羅鎮寨、爲獠所與、官軍大敗。仁慧奔至安榆山、陷於溥、爲獠所擒而死。山獠相謂曰、今日有一婦人爲我所制。亡卒知仁慧已死、獨求山澤間、果得其屍。仁慧、宦官也、故似婦人。雨黑水。獻連穗禾、莖長七尺五寸。

乙巳貞符十年、春、建寧王龍昶帥兵一萬二千餘人伐靈柵山獠、以報羅鎮之役。軍於杜家村、使招諭之。首軍丁武官郎丁劍等皆降。龍昶擒之。武等哀叫、從人阮多錦以武等既被拘囚、必當恐懼、遂詬辱之、而溺於口。獠性兇悍、遂嚙其陰囊、多錦以手擊之、武失口、多錦亦仆地幾死。於是龍昶使官職作木魚箝武等口、杖殺之、而磔其屍。季夏、暴風大起、二寺門地裂。

丙午貞符十一年、夏四月、獲白象、賜名天資象、乃改元爲天資嘉瑞元年。駙馬郎保貞侯杜直獻玄鹿。

丁未天資嘉瑞二年、仲夏、太廟震。秋、西城僧至、王問其所能、曰、能降虎。王命祗候軍御黎能長館之、遣人捕虎以試其術。旬餘、僧謂能長、虎可伏矣。能長以聞。王命築檻於水平關、使僧入檻、僧方禹步誦呪、向虎

前、以杖扣其頭、虎咆哮執其杖、僧因奏曰、有惡人解臣呪術、請復加持、然後行之。王從其請、僧復加持久之。王欲窮其術、一日命僧復入檻、虎乃跳躍搏噬。僧恐懼退卻、莫知所爲、倚檻而死。仲冬、熒惑見。

戊申天資嘉瑞三年、春二月丁卯朔、日有食之。獻白鵝。夏、造聖儀宮。季夏、地震。大暴風。太師杜安順卒。以太傅吳履信輔政。秋、古宏甲叛。

己酉天資嘉瑞四年、春二月朔、日有食之。夏、日月色赤如血。地震。王命太傅吳履信、都官郎中黎能長、按少師莫顯績。能長等畏顯績、不敢推究。國人嘲之曰、吳補國是關、黎都官是蝶、按一盃莫績、但調璩而已。時王尙幼、顯績通於太后、故當時畏之。關、蝶、二者人名。大但僧惠明、戒日、等來朝。

庚戌天資嘉瑞五年、春二月、太后崩、諡靈道。三月、地震。詔流莫顯績於歸化寨。太傅吳履信卒、以太傅譚以蒙輔政。

辛亥天資嘉瑞六年、眞臘國來貢。以都官郎中黎能長爲左輔、鄭秀父爲參知政事。冬十二月、熒惑犯太白。

壬子天資嘉瑞七年、春正月、淸化古宏甲叛。初、甲人先見牛跡緣於蓮藤樹、尋跡視之、見白牛在樹上、復以他岐而下、入於江中、因忽不見。州人占曰、牛在下之物、而在木上、乃下而在上之象。因相率以反。是夏、詔譚以蒙發淸化府兵擊古宏甲。以蒙命多伐蕉江中、以礙賊船、賊縱橫不復成陣。以蒙急攻大破之、擒其

黎晚等檻歸京師。誅晚等上木馬。　冬、十二月。迎蟾宮火。破蘇歷江。築石塘。　演州胡族叛。以蒙討擒之。

癸丑 天貲嘉瑞八年。

甲寅 天貲嘉瑞九年。春。眞登州首領何黎叛。命譚以蒙討擒之。　仲夏。永壽殿金龍頭發光。　秋、七月。以金銀鑄梵王帝釋像。安置於二寺。　設競渡宴禮於後宮。　冬、觀魚於睡是日雨雹大如馬頭。死者甚衆。占城眞臘來貢。

乙卯 天貲嘉瑞十年。春、二月。王御大興門。設廣照燈會。己巳。御天安殿。設春鐙宴禮。　地震。　五月。地又震。眞臘來貢。　大疫。

丙辰 天貲嘉瑞十一年。孟秋。戊寅。明離閣災。　孟冬。試三教子弟。辦寫古人詩、進策、賦、詩、經義、等科。賜及第出身有差。

丁巳 天貲嘉瑞十二年。春、三月。幸龍水海口。造迎蟾宮。及行宮百餘所。　秋。詔國子入學。　進譚以蒙爲列侯。

戊午 天貲嘉瑞十三年。譚以蒙言於王曰。方今僧徒頗與役夫相半。自結伴侶。妄立師資。聚類萃居。多爲穢行。或於戒場精舍。公行酒肉。禪房淨院。私自姦淫。晝伏夜行。有如狐鼠。敗俗傷教。漸漸成風。此而不禁。久必滋甚。王可其奏。以蒙召集境內僧徒。留於殺倉。度其知名者數十人爲僧。餘悉涅手還俗。　王幸鎬瀆觀魚。　秋、左武勝廊災。　王御天慶殿。治判上林院獄。　孟冬。輔國太傅譚以蒙決都護府獄於鳳闕外。諒州產白鑞、綠銅、大青。

己未 天貲嘉瑞十四年。春、二月。王幸清化府。觀捕象。　夏、地震。　秋、省試學生。　後宮火。　以蒙獻白鵝、白雀。

庚申 天貲嘉瑞十五年。仲春。王幸玉山寨。觀捕象。　季夏。地震。秋、設競渡義競。

辛酉 天貲嘉瑞十六年。

壬戌 天貲寶祐元年。春正月。改元。羣臣請王加尊號。　夏、六月。地震。　冬、十月。王幸海淸行宮。每夜則命樂工翺鑾唱調擬占城曲。其聲淸怨哀切。左右聞之。皆泣下。僧副阮常曰。吾見詩序云。亂國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今主上巡遊無度。政教乖離。下民愁困。至此益甚。而日聞哀怨之音。無乃亂亡之兆乎。吾知車駕此還。不再幸其宮矣。後境內大亂。果如其言。

癸亥 天貲寶祐二年。正月。造新宮於寢殿西。中設天瑞殿。左起陽明殿。右起蟾光殿。前安正儀殿。上構敬天殿。增曰麗瑤。中啓永嚴門。右啓越城門。增曰銀虹。後啓勝壽殿。上構聚壽閣。左構日金閣。右構月寶閣。周圍設廊廡。增曰金晶。月寶閣右設涼石座。閣西起滑堂。後構宮圍閣。增曰鳳簫。後起透垣門。養魚池。池上構玩瀛亭。亭三面樹以奇花異木。池水通於江。其雕飾之工。土木之麗。古未有也。初敬天閣成。有鵲巢其上。而產雛。羣臣因之諫曰。昔魏明帝始構凌霄閣。有鵲巢焉。高堂隆曰。詩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今宮室

初成而鵲巢之。臣愚以爲有異姓居之。臣願陛下遠鑒高堂隆之言。先務克己修德。後乃興其工役可也。王默然良久。以問宦官范秉彝。范秉彝曰。閣成而鵲巢有產其雛者。此天錫陛下木支百世之休徵也。王悅。命促修之。百姓由是益困。　秋、七月。知乂安州殿前指揮使杜淸及州牧范延等上言。占城國主布池爲其叔布由所逐。以僞瀾二百餘艘。載其妻子。寓於几羅海口。欲以求救。八月。王命輔國太傅譚以蒙偕杜安等往議其事。以蒙至几羅。杜安曰。布池有船二百艘。狼子野心。不可盡信。諺曰。蟻孔潰堤。寸煙焚屋。今布池之衆。豈特蟻孔寸煙之謂也。願公思之。以蒙以語淸延。使爲之備。淸延曰。彼以難而求救於我。宜推誠相恤。今乃反見疑貳。無乃不可乎。以蒙怒。遂引軍還。淸延相謂曰。我等已忤輔國之心。必有後患。不如反襲布池。以爲自全之計。謀泄。反爲布池所覺。池懼。乃謂其衆曰。我等以難而來求救於大國。既無郵鄰之義。反欲擒我爲囚。矯英詐焉。因伺間以誘淸延。淸延使乂安人繫舟於占城僞瀾。以守之。占城人夜以竹炬置檜匿船中。一夜。守者疲困。撤備而臥。占城因燒火炬投於其舟。守者驚起。莫知所爲。皆投於水。爲占城所殺。及溺死者二百餘人。淸延軍大潰。而布池率衆亡歸其國。　九月。大黃人費郎反。先是大黃人築大城門。開林邑陀棠邑已叛。遂率衆逃歸而反。　上將軍阮保良、吏部尚書徐英珥。劾奏以蒙虐國害民。莫此爲甚。詔降以蒙爲大僚班。初保良造鑾日開。稽期。以蒙怒。命笞之。保良佯爲痛詐。不能起。以蒙叱起之。保良曰。杖痛如此。安能起乎。中心稍怨。　乙未。以祗候奉御陳紫爲元帥。領兵討大黃。仍命吏部尚書徐英珥率淸化府兵以討之。　甲寅。英珥次路浦江口。陳紫與費郎遇。兩軍交戰。英珥救之皆敗。爲郎所殺。

甲子 天貲寶祐三年。命輔國太保杜敬修討大黃。敬修怯懦。不敢深入。乃屯於越灣。分軍邀攻諸道。而敬修但往來章山安老間而已。又上書言鑾夏暑熱。師老糧絕。王乃召還。　五月。又命關內侯杜英允討之。又不克。引退。　黃龍見於聖日閣。八月。又見於聖壽殿。飛鵝御凝門及於天瑞殿御座。還爪跡所百餘所。又見於後宮者三。引其宮女黎娘並於殿頭。　十月。命以蒙將諸道兵築壘自婆潢徑以北沿路江口。抵文霄寨。以禦大黃人。　大風。

乙丑 天貲寶祐四年。初以蒙築壘成。作樓船競十艘。命宮良弩手居其上。以長索繫船尾。令之曰。賊至。則挽船過江而射之。如有不利。則挽其船以回。及以蒙被召還京。大黃人率其黨屯於北岸。戍人如以蒙所教。大黃人岸上鼓譟。挽船卒見其勢甚盛。各自驚怖。棄索而走。船漂賊岸。而弩手盡爲所殺。官軍大潰。費郎等恃其數勝。遂率志士縱獠宵鍵等攻拔一帶鄉村。焚廊豐行宮及倉廒部落屋宇殆盡。後至蜆洞爲洞人邀擊。大破之。　秋、八月。王命侍衞都火頭阮謂往招諭大黃人。謂至。費郎與其豪長一百七十餘人出降。　九月。壬辰。改元爲治平龍應元年。是月。寶山崩。　黃龍見於勝壽殿。　天瑞殿成。賜羣臣三日燕以落之。王頗徇於貨利。以買官鬻獄爲事。諸兩人相爭田地產物。而一人進納者。不問其情理曲直。皆以沒官。故府庫財貨山積。而百姓咨怨。盜賊蠭起。

丙寅 治平龍應二年。春、正月。王御敬天閣。觀拋飛圖。　二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三月。飛天宮火。　夏、五月。

造聖動寺。冬、十月。重修眞教寺。是歲境內饑亂。而王頗好遊幸。道塗梗阻。無所可適。乃於應明池別為應豐海清行宮。日率近臣宮女。以遊觀為樂。又以巨舟為御舶。以小舟為兩隊。使宮女伶人發棹。而引其左右。以倣行幸之儀。又以蠟封匹帛及海物之類。沉於池中。令人入水取之。以為祖宮所獻。羣臣見其遊蕩無度。皆畏懼莫敢言。伶人武高詐謂上品奉御鄭寧曰。適高過透池邊。見一異人。執手遊池而行。至莊羅樹下。忽引入水。高懼其溺。不敢前。頃之。水忽自裂。行至一處。見其宮殿嚴敞。侍衛甚嚴。高問是誰所居。其人曰。即吾所居。以管攝於此池也。遂具杯盤。與高對飲。酒闌。高謝求歸。其人惠以檳榔。送至莊羅樹下。因忽不見其人。而手中檳榔。已化為石矣。乃知池中有神物也。寧驚異。具奏於王。王聞其言。略無畏懼。乃使以鐵網之。至冬月。池水涸。王謂左右曰。有能以江水灌溢於此者。吾必厚賞。伎臣陳愔曰。臣能之。王以為然。使行其法。竟不驗。一日王幸於此池。聞城外有為劫掠者所叫。而尚耽於遊逸。佯為不聞。王性畏雷。每於動止之間。使先驚怖。近臣阮餘自言有降雷之術。會雷鳴。命餘降之。餘仰天禱咒。而雷聲愈厲。王詰之。餘曰。臣戒之久矣。豈憚彼猾強暴如此。

丁卯治平龍應三年。大黃人費郎復反。攻難宇邑。三月。國威州賊段可列王蒲反。夏、四月。詔以崇徵輔政。秋、八月。段尚、段主反。王命大發兵攻之。詔以崇出大通道。保貞侯出南册道。上品奉御范秉彝出可了道。祗候火頭陳舉出扶帶道。欲會攻尚。尚密遣人賂上品奉御范猷。請以其衆歸附。猷為力請於王。王遣使召以崇等軍還。尚遂得脫。自是以崇、秉彝與猷有隙。是歲王見盜賊蜂起。乃追悔前過。下詔曰。朕幼膺大業。深處九重。不知民事之艱難。自納小人之言。以取怨於下。民既咨怨。朕將曷依。今其改過自新。與民更始。諸有地產業之沒於官者。悉還之。

戊辰治平龍應四年。大饑。餓死者相枕。冬、十月。大水。十二月。宋欽州人黃守陵攻源州。以范猷知乂安州軍事。猷言於王曰。方今天下擾亂。姦賊蠭起。或有與臣姤罷。私為暴亂。雖臣之首領。不能自保。況陛下之盛德乎。願少加聖慮。容臣使得選其壯勇以自衞。庶免不虞之禍。王然之。於是猷乃招納亡命。嘯聚盜賊。號曰候人。公行劫掠。無所忌憚。盜賊因之遂起。而國威人亦率其徒屯於西結。文雷樂人屯於拖蔀江。自此道路阻絶。舟船不通。王命上品奉御范秉彝將藤州人討之。而猷又歸古蔑鄉。與烘人尚主等會攻藤州。藤州人請秉彝攻猷。不克乃還。

己巳治平龍應五年。春、正月。秉彝復帥藤人、快人攻猷。秉彝數敗。秉彝怒。斬其走者以殉。它日復戰。克之。猷奔於烘。秉彝籍其家而焚之。猷與秉彝意增怨惡。猪洞人阮破鄰領其部曲。夜盜隊倉官府財物。宋拿智嶠復攻諒州。戊時日夜見。三月。日暮忽冥。移時復見。丁未。秉彝又攻烘人尚主於衛橋。烘人潰。主陷於濘。為何文雷所刺。王命祗候奉御陳舉徵猷歸京師。秋、七月。秉彝至京師。將入奏事。有比之曰。王既先入猷言。怨公未解。秉彝曰。吾事上盡忠。而反為人譖耶。況有君命。吾其特逃。遂入。王使執之。及其子輔。囚於水院。欲加以刑。其將郭卜等聞之。領兵鼓譟而入。至大成門。為閽者所拒。卜等斫其扉而入。王聞事急。促召秉彝入金晶塔涼石處。俄而猷與其弟京等。皆自御堂出。以御槍殺秉彝及輔。卜等聞

秉彝死。遂使軍士突入涼石處。以王所御巾車。舁秉彝屍。以御席裹輔屍。由越城門出下潮東步。既而復入萬延宮。迎王子忱、王子昌歸於海邑。壬寅。我元祖大師舟師詣京師。迎王子昌、并母元妃譚氏、及同母妹二人。歸於海邑段氏家。遂於其家奉王子忱即位。時昌家臣劉紹、就元祖及逃藩人范恐言曰。忱雖長子。庶也。昌雖少、嫡也。唯二公圖之。元祖遂與恐迎昌歸從仁即位。徽稱勝王。降忱為王子。頃之。昌復歸於海邑。寓劉家村館。以我元祖仲女為元妃。以譚以崇為太尉。阮正中為參知政事。元祖為明字。恐為上品奉御。蘇忠嗣為殿前指揮使。餘各有差。王命猷往烘路訓練軍士。欲伐順流人。會烘人來迎。及期而猷尚與天極公主私。不登移時。遂與烘人相失。猷乃登舟由江路而去。至古州步。陸行至麻浪阿枼社。為北江人阮嵈、阮乃所執。送於王子昌殺之。秋、八月。順流快以秉彝之死。大率舟師攻京師。前軍泊於東步。由左掖門直入禁中。盜取寶物。大軍泊天河步。欲從千秋門入。至南傳觀。為列侯高銅伏於移閣。射一卒中乳。銅為之撫掌噬臍。士卒奔北而退。繼人應有官軍來攻。皆擠舟離岸。遇北風疾吹。盡為漂散。二軍聞船已失。皆自奔潰。京城人追殺之。死者三百餘人。

庚午治平龍應六年。春、正月。勝嚴寺地裂。蘇忠嗣自以私受王子昌封爵。恐罪及己。乃勒兵攻快海邑。執王子昌等歸於京師。丁未。王命上品奉御杜廣。如忠嗣家。逆王子昌。王子昌署官者。皆逃竄於安朗鄉。因與其黨謀捕諸受王子封爵者。以贖其罪。因移檄諸道兵。分為五隊以攻之。以茄人及清化府人攻即墨鄉。為其所敗。於是諸道兵聞之。皆引退。秋、七月。以崇收所受王子封爵者二十八人以獻。杜英允當門數之曰。汝為國大臣。既懷無君之心。私受賊子封爵。今反與吾並列。吾雖不才。復何顏與汝相見。以崇斷權而退。彗星出。冬、十月。王不豫。壬午。王寢疾。忽見二青衣執杖立座側。王問執杖者為誰。左右曰。無所見。是夜王薨於勝壽殿。年三十七。廟號高宗。在位三十六年。葬天德府壽陵。改元者四。

惠宗

諱昊旵。高宗第三子也。母元妃譚氏。以治平龍應六年十月即位於柩前。尊號曰。資天統御欽仁宏孝皇帝。尊母譚氏為太后。同聽政。十一月。殯高宗於崇陽殿。王與太后及羣臣皆除服。己酉。順流明字陳嗣慶帥舟師次細江步。請北岸蘇忠嗣同避高宗之喪。忠嗣亦和。疑武嗣慶乃回軍。是月。王使迎陳仲女。嗣慶不應。以太傅杜敬修為太尉。十二月。祗候奉御杜廣等執敬修。送於忠嗣。沉之大通步。以敬修謀殺忠嗣故也。丁巳。忠嗣開闔內侯杜世規、與祗候奉御杜廣、小侍衛人火頭裴例、謀廢立。因引軍至興聖苑。過廣例。欲襲之。以廣例軍衆。乃陽與謀曰。主上初喪。民情未定。盍各屏兵甲。自詣朝省。同謀協力。以匡王室。不亦善乎。廣例以為然。遂許諾。會日暮。約以明早。是夜忠嗣更增軍士。多於前日。欲圖廣例。明日。廣例如約。先會於秘書閣。以待忠嗣。忠嗣至四逆亭。先遣禆將陶啊。將兵由右掖門。入屯沙擧。祖與使阮宇、阮拖羅、屯千秋門。時例方飯。見列侯高銅。命之食。銅曰。事急矣。食可乎。例問故。曰。忠嗣軍士倍於前日。欲圖子矣。例乃投箸而起。執戈就龍門窺之。見陶啊軍鼓譟而入。例進擊。殺一人。退保門內。又開千秋

門有屯軍。遂由越門出延其門。為刲軍所追。例以戈擊之。又殺一人。刲軍少止。例至千秋門。遂脫。刲引軍襲世規。世規竄於高宗櫃下。求之弗獲。忠嗣執其守殯閣暨。問世規所在。暨對投世規。乃佯以手加額而指之。隨指而求。乃獲世規。忠嗣命斬於東市。先斫二脛。次解胸脊及門。世規神色自若。後剖其腹。乃死。是日。忠嗣收小侍衛入譚入。殺於長廣門外。以入附於王子忱。杜廣亦殺祗候班武利於門外。 己未。以忠嗣為招討大使。譚以蒙為太尉。 辛未。詔斬杜英允、尹享、阮元、阮仁、於封坡。 進以蒙王爵。

辛未 建嘉元年。春、正月。王復使迎陳仲女。嗣慶不應。 乙丑。遣文臣為都護府士師。 癸酉。復迎陳仲女。嗣慶使內殿直潘佐周、與其裨將潘隣、阮硬、送仲女於京師。會忠嗣與廣戰於朝東門。乃泊於大通步。 已卯。忠嗣假兵於鄰、硬。廣軍大潰。閏月。獲廣等。 庚寅。立陳仲女為元妃。 辛丑。王與太后御崇延門。鷄杜廣訟。廣等七人皆斬。 三月。以招討大使關內侯蘇忠嗣為太尉。 夏、四月。葬高宗。 阮字偏將阮做告忠嗣曰。字欲殺公。女婿阮麻邏因而反。忠嗣怒。奪字兵權。字懼。奔國威。 六月。忠嗣夜如嘉林第。與天極公主私通。為其夫關內侯王尚所殺。時字聞忠嗣已死。乃還京師。夜帥都黨盜御府貨物。王怒。詔捕字。字甚急。字竄於桔欄山獠。數月。衣食窮之。將謀歸嗣慶。至灘邑。邑中父老遮道請留曰。此地困於山獠久矣。明公苟能少留。則一帶邑皆蒙全活。其德公者不少。字乃決意居之。大會邑人。屠牛歃血而盟。喻以利害。衆皆許諾。字以其得衆。乃引兵攻破山獠。斬首而還。又為葬人數十餘。各執火炬。夜置山獠柵。使人守之。戒曰。汝見山獠屋火起。則速燃其炬而譟。夜半。使阮局焚山獠屋。守者見火發。亦燃其炬而譟。山獠驚起。倉皇欲拒戰。疑前後兵衆。不敢出。俱向柵前而射。又恐字引兵至。乃降。自此一帶郡縣。皆為字有。阮麻邏以忠嗣之死。往說我太祖。辭進兵安秥、快諸邑。麻邏與其妻蘇氏登舟。欲如順流道遇忠嗣將阮貞。為所殺。遂虜蘇氏以歸。蘇氏使人訴於太祖。太祖怒貞非義。遂謀圖貞。嗣慶葬忠嗣於穫鄉。太祖次海邑。使召貞。貞不至。乃使蘇氏誘以殺之。 烘人攻黃點隘。嗣慶使賴盛率兵。與快將阮堂拒之。堂為守隘人所擒。以致於烘。嗣慶怒。決江水灌諸邑而還。快人失望。歸附於烘。尚與文當乃譖嗣慶於王曰。嗣慶將發兵赴京師。欲圖改立。王怒。秋、七月。詔諸道兵討嗣慶。降元妃陳氏為御女。 烘人段尚、段文當、引兵會師。詔譴尚侯爵。 太傅戶翊能。詔譚以蒙復鎮攻。 嗣慶引兵伐麻雷人丁滅。敗之而還。 冬、十月。嗣慶復伐其邑。先攻隊山。殺獲甚多。滅奔山獠。 烘人攻南冊。范武等降之。使其將段持來守之。持來不能招集其衆。為武所襲。殺持來於芮邑。烘人又率衆渡江。攻南冊。南冊人竄於奇特山。武縊而死。南冊人使求救於嗣慶。嗣慶使其將丁瑰將兵擊烘。烘人敗走。又經略諒州。至三峙山。盡有其地。十二月。嗣慶大發兵次細江步。太后聞軍至。疑有廢立意。嗣慶乃翦髮誓天。又使天貞公主湊言己意無他。太后亦不之信。太后夜令收仁國王、及王子第六郎、第七郎、並沉於御案井。以杜改立之萌。既而使舁其屍。殯於琳光宮門外。侍臣皆畏太后。不敢視。惟小官鄭道哭之甚哀。曰。先君猶在。使三子如是乎。高宗初讖。皆有謠曰。高宗葬未畢。三屍積為一。

壬申 建嘉二年。春、正月。王及太后奉命涇洲。百官就其洲迎駕還宮。 順流明字陳嗣慶、與阮字會於朝由

步。誓為刎頸交。盡忠報國。共平禍亂。乃分大江之兩岸。各自統率。自上塊至鄰岸、沿北江道及陸路鄉邑。屬於嗣慶。自京岸至烏鳶。屬於字。期以三月。會攻烘人。 庚戌。進嗣慶侯爵。號彰誠。 以太后弟譚經邦總之。 嗣慶還細江步。 丁瑰攻諒州。降之。掠天極公主家財物而去。 二月。字攻吉利人吳賞于武窩。為流矢所中。乃還居西陽巷。旬餘。娛與婦人合。毒氣復發而卒。王使人招撫其衆。為其佐阮局所殺。王大怒。自將討局于西陽城外。至普蓋巷。官軍大敗。失王所御寶劍。王策馬而還至路作巷。乃脫。王與太后幸東岸。大僚班杜賞第。欲幸諒州。嗣慶聞之。乃引軍至京師。使其將賴盛、潘鄰、等兵至賞第。迎車駕還宮。王驚疑。是夜幸諒州。盛、鄰、等執轡叩頭。請留乃止。明日。彰誠侯陳嗣慶次東岸步迎之。乃還。駐蹕於慈廉步。嗣慶使人酒掃聖儀宮。車駕居其宮。王與太后謂佛尙曰。朕以非德。忝嗣洪圖。致遭亂離。將墜前業。以至宮闕。疑為播遷。今欲遜於天位。以讓賢德。言訖。引刀欲斷其髮。嗣慶及羣臣皆叩頭流涕。乃止。 庚午。車駕還宮。 彰誠侯嗣慶次於鶴橋。是日。命文武百僚皆聽命於彰誠。 夏、四月。嗣慶攻烘人於池邑。冬、十二月。譚經邦等以內明字尹信翊罪狀聞於嗣慶。嗣慶怒。發兵傅龍城。使殿前指揮使阮硬將官職都入禁中。大呼曰。信翊阿諛上意。濁亂國經。出入樞庭。不明名分。臣請除之。毋汗清議。信翊大懼。乃竄於香閣上。硬突入。捕送於嗣慶。繫鐵索五重。送於美縣館。

癸酉 建嘉三年。春、正月。太后密遣小侍衛火頭于常、徵扶樂道將潘世、北江道吳乃等。約以是月甲寅。共發兵襲嗣慶。甲寅。常、世、等進襲嗣慶軍於大興門外。欲因之遂入後宮。擒其母蘇氏。范市知其謀。乃潛將蘇氏踰城登舟而遁。時軍中不設備。見乃至。皆奔潰。嗣慶在大通步不之知。 辛酉。嗣慶引軍入禁中。焚衛嬪橋。回軍大通步。 嗣慶使人如北江。召其將阮嫩。嫩至。繫以鐵索五重。 壬戌。王命上塊督太尉王以蒙及烘侯段尚皆來會王。命尚及以蒙攻嗣慶。 二月。王自將擊嗣慶於米所。 嗣慶攻國威州。降之。三月。王與太后還聖儀宮。 乙丑。嗣慶縱信翊歸京師。因厚賂而謂之曰。公此歸。善為吾言於兩宮。明其始終臣節。勿聽小人之言。使予得以保全性命。信翊至京。王問嗣慶。信翊言嗣慶有篡逆之心。王與太后益忌之。 庚午。王太后還大內。 夏、四月。王命以蒙往井州三帶江諸軍以攻嗣慶。 五月。丁卯。越城門震。 六月。正儀殿震。 秋、七月。以尹信翊復為太傅。進侯爵。 南冊人范以等擊丁瑰。走之。 九月。嗣慶開阮嫩鐵索。嫩為人狀貌瑰異。襟量倜儻。雖居縲紲。神色自若。見勇士跳距。帶鐵索繞之。過於勇士。嗣慶見而異之。復以為將。以母姨之女妻之。仍授以神溪、个睍二邑。嗣慶將丁瑰反。嗣慶執而殺之。

甲戌 建嘉四年。正月。彰誠侯嗣慶、會諸道兵盟於東扶列杜太尉祠。欲攻京師。嗣慶分水陸二道。潘鄰、阮嫩、將國威兵。由平樂道攻陸路。嗣慶自領舟師。次施幕江。我太祖及嗣慶攻瀘江右岸。陳守達、陳獻琛、阮硬、攻瀘江左岸。王犁、阮改、攻朝東步浮梁。王自將討嗣慶。會大霧。黑昏。舟人莫辨。至米所。遇犁改軍。未交戰。犁改鼓譟。勒兵。官軍自潰。軍士皆棄舟登陸而走。犁改獲龍舟。我太祖欲進攻瀘江右岸。至安沿步。遇譚以蒙及安仁王傾北江道諸軍來。悉以銳師逆戰。二軍皆敗。守度、獻琛、等乘勝進至慈廉步。又克之。隣等遂至鄰市。遇烘將段禁、武忽、等擊之。皆敗走。度東步浮梁而歸。時王在茶亭。聞諸軍皆敗。大懼。命駕入禁

中。迎太后共上船。欲奔涼州。當過天德大寔。以懷慟哭止之曰。涼州道路遼遠。地多疫氣。非其所安。今陛下避難而適彼。譬如逃熱而趨火。有何益乎。願少留於此。使臣等率洪人復與彼戰。以爲後圖。萬一不利。然後行幸。亦未爲晚。王從之。以蠟書召洪人不至。因奔於洪上。深以爲憂。己卯。幸涼州。車駕至芮與鄉阮順第。少歇。是夜又行至多礎鄉鄉農家。農進膳食畢。又去宿丹麻洞陶年第。嗣慶在鵝橋。分命將帥。招撫諸道新堡兵。賴盎守遂作。潘鄰守超類。守度守朗隆。范茹守符隆。阮嫩守北江。時守度遇洪人段尙、段文當、諸段可如、兵與戰。洪人奔北。王聞嫩守北江。遂命安餓將中長、中裳、等拒於芮曳原。並爲嫩所殺。王乃與太后奔於牧寓關內侯王尙第。數日。嗣慶乃剃髮。使人以獻於王。及其詳己意。謂臣見疑小在側。壅遏忠良。蔽惑聖聰。民情鬱抑。無由上達。故因國人之怒。起兵以討此輩。剪除禍根。以慰衆心耳。至于君臣之分。不敢少犯。豈意深負專征之罪。致使車駕播遷。自揆臣身。罪當萬死。願陛下少霽威怒。返駕京師。以副人望。王不省。 嗣慶又使譚經邦率百官備法駕迎王還京。王欲從之。羣臣皆畜。侍婢言於太后曰。彼人久蓄異心。欲設計以俘囚耳。何謂迎耶。願陛下再三思之。太后然之。明日。王命駕還。入白太后。太后曰。王以國家之重。不得不歸。老母將何歸乎。王知太后雖還。意遂與之幸古弄。經邦等皆遮道叩馬首涕泣曰。京師方所觀望也。舍此不歸。欲將何往。又曰。臣觀嗣慶之心。忠亦無二。陛下何疑焉。王泣然下。謂羣臣曰。國家不幸。遭此多故。今太后遠涉艱險。朕其敢離朝夕之省問哉。促駕而行。時扈蹕者多散去。唯內侍判首陳欣等三十人與俱。王與太后登舟。幸三峙山寓黃伍舍。久之。以水土不便。乃迯次嵩步。是夜。稅駕於象奴村。二月。辛未。車駕入鳳山。旬餘。復還南册。 戊申。彰誠侯嗣慶、召諸王及百官。議改立。乃使人迎英宗子惠文王赴鵝橋立之。 是日。收太后族譚經邦等。並加鐵索。囚於美祿。 癸亥。盟國人於龍掛。三月。惠文王卽位於天安殿。改元乾寧。號元王。是日大雷雨。 洪人段軟攻北江東定山。東究人不設備。見軟來。以爲大軍齊至。遂大潰。軟素勇悍。得勝益驕。遂焚屋舍。殺掠雞犬殆盡。因解甲登山寺。擁鎗爲樂。時諸寺戍人皆擁鎗。嫩聞鎗。以兵邀而擊之。殺軟等。嫩乘勝追之。至法橋。爲洪人段宜伏於橋下。以戈擊之。透鎧甲。傷背。引兵而退。初嫩以東究與洪接壤。恐洪人掩襲。救之不及。預戒戍卒曰。見洪人則各擁寺鎗以爲警急令。嫩聞而來救。至是軟誤擁寺鎗。故爲所敗。 夏。四月。甘蕉將軍潘具反。嗣慶因之於美祿。甘蕉將軍杜偏反。嗣慶使潘鄰捕之。爲其所敗。復使賴盎往救之。又敗。太祖以二軍之敗。乃自將擊之。不克而退。

北江阮嫩反。嗣慶因歸其妻。嗣慶殺義信王於豁瀾。以其與嫩通謀。是日。嗣慶發兵略官府金銀貨物。因迎元王赴利仁行宮。使賴盎焚京都宮室十九所。 嗣慶次大通步。築壘於義住。 嗣慶將潘鄰欲舉兵應嫩。謀泄。嗣慶斬於大通州。 六月。嗣慶攻嫩於興儀宮。焚其宮。 丙午。王與太后自南册回宿於太寔。是日。以北江道將軍阮嫩爲侯。 丁未。至大內。太后密詔扶樂道將軍潘世誘烏金侯阮八。殺之。擊八傷頰。賴上卒急救遂免。 秋。七月。戊辰。詔築壘。自萬春城門至蓋市。以禦嗣慶。 八月。北江侯嫩攻烏金侯八於西陽橋。 己酉。嗣慶使譚爾獻土物。 九月。嗣慶使阮硬送經邦還京師。具言己意無他。王聞硬至徐僱。遂幸番率巷尹播家。硬去。乃還宮。 壬寅。試仕官子弟。 癸未。左輔阮正吏措取武庫器械。詔捕

之。正吏懼。奔北江。 丁亥。嗣慶引兵犯闕。王與太后幸兵會。是日。嗣慶縱軍士擄御府財物。因焚其宮室及京城人家殆盡。 己未。王與太后還京師。見宮室盡爲煨燼。遂次泰和橋側觀聖祠。使簡茅屋居之。

乙亥 建嘉五年。春。正月。詔曰。陳嗣慶聚兇黨。寇擾京師。水陸戰攻。痛關宗社。受於去冬。造餘逸燼。率彼師徒。肆行貪虐。擄掠我財物。焚蕩我宮室。以至京城巷陌。化成灰燼。朕因慰兆臣庶之怨。賴一祖六宗之靈。躬率六師。親行征討。咨爾將帥之衆。士卒之徒。咸聽詔言。各盡乃心。用寧朕意。 嗣慶引軍屯究遙。分其將士屯九皐、究翁以禦嫩。仍遣快路將軍阮堂、阮毗守地民堂。毗復與嫩通謀。以攻嗣慶。嗣慶又使賴盎守安沿扶列。自往攻堂、毗及嫩。 王使人攻安沿扶列。克之。 二月。封北江侯嫩爲王。 義住人朱傳以其邑附嫩。 三月。嗣慶攻快鄉。拔之。堂與其子吐出降。於是嗣慶遣堂、毗、築黃曲、安明、築安家壘。楊慈、築公主壘。嫩又攻明及堂、毗、皆克之。嗣慶聞堂敗。乃引兵救之。仍使其將守壘。獻探判料屯。於欄橋攻嫩將裴探。敗之。 五月。嗣慶以其妹陳三娘妻於堂。 王謂羣臣曰。朕欲遜於位。卿等以爲何如。羣臣皆涕泣止之。王不聽。乃與太后引刀剃髮。是日王自泰和營幸張骵鄉老第。回駕西陽橋。紙作巷內寄班杜安宅。嗣慶攻大黃。軍潰。其將阮堂溺死。 秋。七月。嗣慶焚洞仁宮。王使迎靈仁太后神主。歸於祝聖祠。 冬、十月。繫上林院獄。 十一月。嗣慶送還平天冠。 十二月。構草殿於杜安宅。

丙子 建嘉六年。春。正月。王與太后御草殿視朝。嗣慶還金椅。 三月。爾巷王命捕翹人於機舍巷。爲杲將杜乙所擊。王命召乙。乙不受命。顯信王叭討乙。乙終不服。 五月。杲將杜芮攻王。 戊午。王幸外寨。因遣使請兵於嗣慶。以討芮。芮奔於嫩。 己巳。徙列侯杜芮爲輸甲。 甲辰。王與夫人陳氏夜如順流。軍歸嗣慶。天明。遇其將王黎以舟來迎。時太后及王子公主皆避於烏金。嗣慶見王大喜。將士皆歡呼鼓舞。自是王與嗣慶決意攻北江王嫩。顯信王八、洪人段文當歸化何高等。 甲申。太后至安唱。時嫩高以太后命攻慈廉諸邑。皆拔之。 庚戌。嗣慶起草殿於西扶列。其規模一倣大內。 顯信王阮八降。 詔明字獨佐周爲招討使。 甲辰。王次於慈廉。命嗣慶討嫩。 詔徙嫩爲兵。 秋、八月。顯信王八反。陷兵合邑。將杜綱奔丹鳳。 冬、十二月。進我太祖爵列侯。獨佐周賴盎並關內侯。以嗣慶爲太尉。對拜不名。太祖長子柳爲關內侯。嗣慶長子海爲王。又以太祖爲內侍判首。每大宴。禮賜坐局天安殿。

丁丑 建嘉七年。夏。四月。太尉分諸軍爲六道討嫩。嫩引兵出其不意。擊范恩。恩軍陷於冷涇瀆口。爲嫩所殺者五十餘人。嫩乘勝復襲陸道。遇太尉軍。交戰。嫩軍遂潰。 王御涼石座。聽范恩敗軍。訟貶恩小侍衛人。杖八十。 仲夏。洪人段尙舉衆降。封尙爲王。 太尉引兵攻峯州。其鄉。其□皆拔之。丁卯。峰州諸屬邑皆出降。太尉復引軍攻顯信王八。克之。八奔安樂棚。自此一帶鄉邑悉平。 起高蔵山五峰。 永壽殿火。 孟冬。甲寅。夜地震。 王觀魚於隊山。

戊寅 建嘉八年。仲春。以麻論欄山獠明字白浪爲列侯。 孟夏。幸究逃州。觀捕魚。 戊寅。幸舊京。食荔支。詔諸獄案成。先令審刑院官預加考訂。然後聞奏。 己未。地震。 我太祖領諸道兵圍嫩於北江。仍命決其隄以灌諸鄉邑。賴盎隨其水勢攻之。嫩軍大潰。獲嫩妻子。嫩以百餘人退保扶寧。是日太尉引兵至寧

僻欲坐。戲指木上小枝謂左右曰。吾爲君等射中此枝。一發而中。衆皆旋服。坐頃。其僻爲顛。壓覆太尉。衆大懼。撤尾木以出之。而太尉無恙。 以關內侯賴靈知乂安州事。太祖與太尉嗣慶以其妹陳三娘嫁洪侯段文諳。文諳勇敢有智略。能得衆心。故洪人多歸之。 七月。大水。

己卯 建嘉九年。春二月。丙辰。雨雹。 乙丑。王聽都護府謐。降上林院士師阮官及其子鄧分壁爲皆家。 夏、六月。以劉炎爲上林院士師。 乙丑。王幸傍京朝東步觀。諸軍攻嫩不克。 南册范以卒。初太尉使王摯等將兵向南册與以俞謀其伐嫩。俞以疾篤。嗣慶使醫石章往治之。未至而卒。乙巳。嗣慶發兵往南册。道遇摯等。逗怒其不留。欲刑之。因使將軍阮改、阮木、引兵從至平橋。時嫩已先據其邑。改、木、力戰爭之。嫩兵自潰。太尉自陸路向安丁橋。遇將軍自挑。謂嫩兵已傳於安丁洞。太尉使攻之。不克。太尉復攻平橋。南册將黃个卒。阮利、智出降。南册平。 仲秋。王御長廣門。觀秋社。 冬、十二月。嫩病篤。太尉軍於朝東步。而嫩已死。庚午。嫩將牧探送太后及王子公主等於太尉以降。嫩大將阮盎宜於侍降險林。逾五日自度計窮。乃獻名馬以降。北江平。

庚辰 建嘉十年。春正月。以上品奉御陳豹爲關內侯。陳獻琛爲列侯。阮佐舜知審刑院事。 季春。雨雹。 三月。後宮火。 夏、四月。太尉嗣慶與太祖等發兵攻歸化寨何高。分爲二道。太尉及太祖由歸化江。賴靈、潘具、由宣光江。兩道俱進。其陷於陣爲高將阮乃所斬。高聞太尉軍四面圍之甚急。遂與其妻子俱縊而死自是上游路三帶江等皆平。太尉以潘具死國。請追封明信王。 六月。己未。朔。雨日並見。 仲秋。新宮成。 冬、十一月。王幸扶列步。觀鬪舟。

辛巳 建嘉十一年。季夏。惠文王崇卽元王也。崩。輟朝五日。消膳三日。 秋、九月。戊申。幸美林太尉第。

壬午 建嘉十二年。秋八月。彗星見於西南方。 孟冬。王與太后御天安殿。觀太尉子嗣道王簫納香讀。 九月。大水。

癸未 建嘉十三年。春、正月。太尉使人收寶信侯賴靈。靈縊而死。 孟冬。太尉伐壽棚山獠。 十二月。己卯。輔國太尉陳嗣慶卒於扶列第。王與太后臨其喪。哭之甚哀。諡建國王。 己丑。地震。 是冬。虎入諸村邑。

甲申 建嘉十四年。春、正月。丁未。葬建國王於美祿。是春。以太祖爲輔國太尉。謁佐周爲內侍判首。進上品侯。陳豹僭爲王。諡顯誠。 季秋。自上源頭至京師。江水赤如血。 冬、十二月。外寨佛跡山裂長三十丈。

乙酉 建嘉十五年。命太祖討乂安州降之。 王御大興門。觀設藏圖。詔選內寢女觀之。 夏、彗星見。 六月。王遜位於第二昭聖公主。諡昭王。尊王爲太上王。改元天彰有道。 己卯。盟國人於龍墀。 冬、十二月。上王以女主而幼爲憂。召謁佐周謀曰。朕以不德。獲戾於天。絕無繼嗣。傳位於女。以一陰而御衆陽。衆所不與。必致悔亡。以吾觀之。莫若違法唐堯。近體仁祖。擇其賢者而授之。今所見太尉仲子某年雖沖幼。相貌非常。必能濟世安民。欲以爲子而主神器。仍以昭王配之。卿等爲朕言於太尉。太祖亦未之信。左輔阮正史謂太祖曰。阮氏之有國也。賢君六七作。其餘德遺澤入人也深。一旦遽以異姓爲嗣。盜其試之。以觀我何如耳。苟因而受之。天下必謂太尉實有篡逆之志。太祖欲從之。上品奉御陳守度曰。左輔之言非也。假

如上王有子。反欲遜於二郎。援之於義。則不可索。今以無嗣。欲擇賢而付之。此乃上王遠法堯舜之盛讓。又何疑哉。況天位不可久曠。而上王遜避之意已決。別選他姓爲嗣。雖欲不臣事之。其可得乎。且上王以二郎爲嗣。乃天意也。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願太尉熟思之。冬、十二月。命內侍判首謁佐周、內行遣左司郎中陳智宏、將內外文武百僚。備法駕。赴星罡府。迎我太祖。以是年十二月初一日受禪。卽位於天安殿。尊順貞王后爲太后。降昭王爲昭聖王后。改元建中。太上王與其母譚太后。出居扶列寺。號惠光禪師。以建中二年八月丙戌。薨於普教寺。廟號惠宗。在位十五年有奇。改元者一。曰建嘉。凡十五年。壽三十三。殯於安華府寶光寺。

右阮朝自太祖至惠宗。凡八主。始庚戌。終乙酉。共二百一十六年而亡。

附陳朝紀年

太宗	建中元年乙酉	凡七年
	天應政平元年壬辰	凡十九年
	元豐元年辛亥	凡七年
聖宗	紹隆元年戊午	凡十五年
	寶符元年癸酉	凡六年
仁宗	紹寶元年己卯	凡六年
	重興元年乙酉	凡八年
英宗	興隆元年癸巳	凡二十一年
明宗	大慶元年甲寅	凡十年
	開泰元年甲子	凡五年
憲宗	開祐元年己巳	凡十二年
裕宗	紹豐元年辛巳	凡十七年
	大治元年戊戌	凡十一年

太王
睿宗
今王

天定元年己酉
紹慶元年庚戌
隆慶元年癸丑
昌符元年丁巳

凡一年
凡三年
凡四年

西洋朝貢典錄

黃省曾撰

西洋朝貢典錄序

吳郡黃省曾撰

西洋之跡著自鄭和鄭和永樂初爲內侍是時太宗皇帝入繼大統將長駕遠馭通道於南越東夷乃大賚西洋貿採琛異命和爲使貳以侯顯妙擇譯人馬歡輩從之行總率巨艦百艘發自福州五虎門維艄掛席際天而行自是由波斡濤犇檣擧帆涉歷數萬里往復幾三十年而身所至者僅二十餘國云自占城西南通國以十數蘇門最遠自蘇門而往通國以六七數

柯枝最遠自柯枝而往通國以六七數天方最遠蓋去中國數萬餘里矣故惟天方至宣德始通焉由是明月之珠鴉鶻之石沈南龍涎之香麟獅孔翠之奇梅腦薇露之珍珊瑚瑤琨之美皆充舶而歸凡窮島日域紛如來賓而天堂印度之國亦得附於職方雖曰天子威靈致然而二三中貴捧數行之詔蹈逆絕之境百尺所至靡不慄慴束向而稽首其殆不辱君命而善於懷柔者亦賢矣哉然考蕃泰漢以來冊記諸國見者頗鮮至□元號爲廣拓而占城瓜哇亦稱密邇迺堅不一屈內款至勒兵遠鬭者數年竟不得其要領至今遺笑於海上入我聖代聯數十國翕然而歸拱可謂盛矣不有紀述恐其事湮墜後來無所考余乃摭拾譯人之言若星槎瀛涯鍼位諸編一約之典要文之法言徵之父老稽之寶訓始自占城而終於天方得朝貢之國甚著者凡二十有三別爲三卷命曰西洋朝貢典錄云正德庚辰夏六月二十九日

西洋朝貢典錄卷上

吳郡黃省曾撰

占城國第一　眞臘國第二
爪哇國第三　三佛齊國第四
滿剌加國第五　浡泥國第六
蘇祿國第七　彭亨國第八
琉球國第九

占城國第一

其國在廣州之南可二千里南濟眞臘西接交趾東北際大海（福州長樂五虎門發十二帆晝夜程）由福州而往鍼位取官塘之山又五更取東沙之山過東甲之嶼又五更至南澳又四十更至獨豬之山又十更見通草之嶼取外羅之山又七更收羊嶼（海行之法以六十里爲一更以托避礁淺以鍼位取海道）國東北百里巨口曰新洲港港之游標以石塔其寨曰設比奈二夷長主之戶五六十餘港西南陸行百里爲王之都城其名曰占城壘石爲之四方有門門有防衛其王脩浮屠教王之冠三山金鈒花冠服五色花布長衣下圍色絲帨其出入乘象或小車服以二牛其臣燕

居之冠制如王飾以金綵辨品級服甘膜上色而帨下旣是其服色元黃紫無禁白用辟其過天部至也王則花冠織衣東八寶方帶腕金鐲服玳瑁履乘象出郭外而從者五百人或舞皮牌或擊鼓或吹椰筒或執兵皆夷王面返至則王股行以迎其王之宮峻而廣蓋以修瓦織以垣以甎壁之宮之門以堅木雕首獸以飾其臣之居高下有制民居過三尺用罰蓋以茅其定歲以月生晦爲一月十二月爲一歲無閏其俗午而興子而寢晝夜十更記以鼓以粉書革爲書記性愛其首（羊皮捉海或宿）

皮染黑或削細竹爲管蘸白粉書字如蚓蛇之狀或蝸其首即有殺之禍蚤其婚禮先會於女家旬之後男之父母宗族鼓樂以迎男婦歸則飲酒以慶其制刑五一曰杖脊杖以藤二曰劓三曰貫削木以堅木削銳樹之舟以貫罪人之後末出於口浮水而爲笑四曰烙面用之奸五曰斷手用之盜其國之怪異一曰鱷魚可以辨訟二曰蛇頭蠻是食與穢大國有名曰鱷魚凡訟不決令兩造騎牛渡潭曲者鱷魚食之直者雖過不食蛇頭蠻一曰屍致魚即其家女子生而無瞳子者夜將寢頭往食嬰兒糞尖兒被妖氣即不育頭仍飛回若獲飛去移其軀則虎則回不得合而死民生此女不白之官除殺者罪其家其常食曰檳榔裹以蔞葉包以蠣灰食不絕口飲曰蝦洒釀酒者造以飯和以藥封之甕中以生蚯爲熟凡飲則截織竹三尺竅其中插於甕人則圍坐視多寡而入水輪次以咂飲至味薄乃不入水見月則飲酒而歌其交易以淡金以銀其利魚鹽其俗耕田其穀宜三種其畜宜六擾國之馬如驢也三種黍稷稻六擾馬牛羊豕犬雞也其王元日沐浴用人膽以和部領獻以爲禮謂云通身是膽也其家亦以酒飲其王在位三十載則齋戒於深山一載而復位國人稱爲昔嚟馬哈剌札入山攝國事者曰我爲王不道願狼虎食我或病亡我薄年不死仍復位昔嚟馬哈剌札乃王尊至聖之子也

蠟其山有迦闌香一曰奇南其色紅紫是產也乃海外之特品有砥守以禁私採償以銀對多降香烏木國以爲薪烏木黑潤皆冠絕於他產有竹焉其狀如藤藤色如鐵寸有三節高幾二丈名曰觀音竹有獸焉其狀如牛黑質無毛鱗紋而三蹄鼻戴一角其□□□□□□□□□□□象有野水□必搴而出人之害攻者則斃而死有鵝鴨其雞足二寸紅冠白耳曲腰高尾人擁掌中亦啼多梅橘甘蔗椰子芭蕉子多茄瓜葫蘆有果焉其狀如瓜皮如荔支黃肉如鷄卵味如蓊子如雞腎味如栗其名曰波羅蜜其國之隸有賓童龍因其地與占城相接其國有雙溪之淵水極澄澈有日連還趾其居喪之事有三一曰縞服二曰設佛事薦死三曰擇地而葬婚姻偶合是多屍致魚之妖民咸廟祀之以禳其酋長出入從以百人讚唱曰亞曰僕其衣服民俗與占城同有山焉峻嶺而方曰靈山其俗耕田田稻山多黑紋藤杖以斗錫係易之紋疏者可一錫而三條海舶常樵汲於此或然水燈以求利涉其與占城鼎峙而望者有崑崙之山盤礴乎里其北有弓鞋之嶼山之下曰崑崙

洋其水不見山二十五托溝內可五十托過溝可三十五托舶之往西洋者善風七晝夜始盡此山其民漁採而食巢穴而處其狀椎而黑諺曰上怕七洲下怕崑崙針迷舵失人船莫存又有東西竺之山東竺一案而兩嶼西竺亦一案而門內之水可三十托外之水可三十五托龍牙對峙人有齊萊方丈之樂焉土不宜穀資於淡洋男女斷髮繫古城之布其物有木棉椰簟獸之夏涼而冬暖淡洋者四周皆山有大溪焉縱帶二千餘里而注於海其流清而甘過舶汲焉其田腴田稻民俗亦淳厚也其朝貢以三歲其傳位受皇帝之封洪武二年其主阿答阿者遣其臣虎都蠻來朝貢詔遣中官省管句甘桓等封爲占城國王四年遣使奉金葉表來朝貢十六年復遣子來賀聖節乃遣使賚與勘合文冊二十四年後來朝貢以其臣弑立命絕之永樂與其國有來物貢留定每三年一來正統後其國貢封行之其貢物象牙犀牛角孔雀孔雀尾橘皮抹身香龍腦薰衣香金銀香奇南香土降香檀香柏木燒碎香花梨木烏木蘇木花藤香雜花番紗紅印花布油紅綿布白綿布烏綿布圓璧花布花紅邊縵雜色縵番花手巾番花手帕兜羅綿被洗白布泥

論曰周公云德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不施焉則

君子不臣其人信斯言也迺觀占城洪武中數與安南鬬爭高皇帝降賜璽書諭令解睦卒恢悟相調保傳境土及正統後凡嗣王必請命而冊封焉則德政之被於諸國者深矣宜乎世世獻琛於天庭也

真臘國第二

按宋史西接蒲甘南抵加羅希國所部有六十餘聚落

其國在占城之南東臨於海乃海南都會之所王居之城方七十餘里有石河焉廣二十丈宮殿凡三十餘所歲壯麗其男女皆椎髻服以衫其利魚鹽齒羽其穀宜五種其俗崇侈飲饌之器皆以金銀爲之其土氣恆燠歲時列玉猿孔雀白象犀牛于前名曰百塔之會賓之日則然香而禮佛其刑有劓刖剌配斷支之等有殺人唐人之等番人殺唐人則誅番人殺番人則罰金而已其土物多黃臘孔雀翠羽多速香降香沈香其沈香之品有三綠洋爲上三濼

次之勃羅又次之有木焉其狀如松老而脂凝其名曰篤耨香其氣清遠士人以瓢取之有木焉其花如林擒榆葉而杏實其名曰歌畢陀其花如木瓜杏葉而楮實其名曰毗野有木焉其狀如卷羅榆葉而長條黃花而青子其名曰蘇方可用以染有魚焉其鼻如象能吸水上噴四足而無鱗其名曰建同其狀如魟尸如鸚𠾃八足其名曰浮胡其朝貢不常洪武六年其王忽兒那遣其臣柰亦吉郎等表獻方物永樂以後朝貢不常其貢物象牙蘇木胡椒黃蠟犀角烏木黃花木土降香寶石孔雀翎

論曰眞臘肇自剎利氏章矣至宋慶元閒大舉於占城墟其國更王眞臘氏是時戰象幾二十萬地方七千餘里蓋南海盛强國也洪武初迺自重譯而來賓能不謂聖世威靈之遠也哉

爪哇國第三

校圖朝志本古闍婆國元史爪哇傳自泉南登舟行者先至占城而後至其國

其國在占城南可一千里由占城而往針位取靈山靈山之水可六十托又五十更曰蜈蚣之嶼由嶼尾礁而西五更至昆山又十更望東蛇龍之山貫圖嶼雙嶼之中經羅幃之山山之水十有八托又五更取竹嶼又四更取鷄籠之嶼又十更至句欄之山可以治薪水又三十更至吉里門之山又五更至胡椒之山又三更至那參之山由是而至杜板又五更而至爪哇之新村其都

曰滿者伯夷滿者伯夷地名番舶來皆先至杜板而新村次蘇魯馬益然後至王治所按元史瓜哇國傳八節澗上接杜馬班王府其郭人訛爲杜板耶國無城郭其王之宮室磚牆而瓦門其制如樓蓋以板坐以藤席樓高三丈餘以磚爲之周二百餘步以堅木板代瓦宮室長短每三四人布紋藤席或花草席跏趺其上其民之居蓋以茅其藏百物咸以庫庫以磚爲之其高三四尺居人坐臥於其上其王被髮或冠金葉花冠躶而跣下圍絲嵌帨腰纏以錦綺佩以刃其名曰不剌頭其出入乘象或牛車其輔八人其國人男子被髮佩刃三歲以上貴賤俱佩不剌頭首尾雲花最上鑲鏃爲之以金爲柄或以犀角象牙雕琢人物之狀女子椎髻上衣下圍帨男女咸愛其首觸之則出刃以刺國無鞭笞其刑惟戮其戮也以藤反縛推行數步而刺焉殺人者避之三日則原即獲者死其番人居杜板者戸千餘杜板之水曰淡水杜板番名賭班元史曰杜馬班長太之閒多廣東漳州流寓海濱一淡泉人傳元將史弼高興征闍婆不得登岸絶水禱天泉湧出名聖水居新村者戸千餘一曰革兒昔原杜板東行半日至革兒昔原初亦古以國人闢居遂名新村村王廣東人番舶成聚貨寶俱備村之人甚富編交易菜藥纏盧舖肆驟次爲市居蘇魯馬益者戸千餘一曰蘇兒把牙新村南行一日抵淡港小舟行二十餘里始至港其地多猴狖港有洲焉林木森鬱中棲長尾猴萬餘老黑雄猴爲之長一老番婦隨之凡無子之婦持孕者禱之

酒肴花果餌饍禱於老猴老猴喜則食其餘有雌雄二猴米前來感歸即孕矣不食則無孕土傳唐之時有一民丁五百餘口皆無賴有僧至其家與化爲猴止留一嫗不化舊宅尚存按宋史山多猴不畏人呼以霄霄之聲則出或投以果實則其大猴二先至土人謂之猴王猴夫人食畢羣猴食其餘無求孕事居滿者伯夷者戸三百餘至蘇兒把牙小舟行七八十里番名漳沽登岸西南行日半至王國其國俗無椅食無匕筯其食也澈盥而團坐盛以酥飯撮而食飲水以檳榔蔞葉灰其賓也亦然其國人惟三等回回人唐人土人回回人皆諸番商之流寓者唐人皆廣漳泉人寓居者服食俱美潔土人形貌醜黑猱頭跣足崇信鬼教飲食穢惡蛇蟻蟲蚓火炙而食食寢皆與犬同其國有悶象之妖其上下稱交稱一千三百七十六年之考

於其建歲首以十月是月也王乘塔車出作竹鎗會[illegible]其葬死有三一曰火化二曰棄水三曰犬食其妻妾多殉死父母將死先請所欲以子[illegible]其民富其交易用中國歷代錢

其穀宜稻歲二穫其畜宜六擾其書記以刀刻茭葉文字如鎖俚凡爲權衡一分二釐爲姑邦姑邦四之而爲錢錢十六之爲兩兩二十之而爲斤凡爲量截竹爲之升之名爲姑剌其容一升八合斗之名爲捺黎其容倍於升者八其婦女以月盈之夕歌於路其音美軟凡歌者婦二三十人執手一婦首倡衆婦和之過門皆贈錢物其國人以圖畫相解說三紙圖人物鳥獸蟲魚之形如手卷以凡木爲軸坐地展圖朗說番人環聽焉其土氣恆燠其土物多蘇木金剛子白檀香肉豆蔻蓽撥斑貓鑌鐵龜筒多紅綠鸚鵡珍珠雞倒掛鳥孔雀檳榔雀珍珠綠斑鳩多白鹿白猿多蕉子椰子甘蔗石榴蓮房茄瓜有果焉其狀如石榴厚皮而白肉其名曰莽吉柿其狀如枇杷內有白肉甚美其名曰郎扳有草焉其葉如菸其莖如節三月而花其子如椹而緊細其名曰蓽撥食之已痃癖其根已核胦有蟲焉其首如鵝鴨大目盤背有紅點斑文其名曰蠵蛨佩之可以辟蠱有山焉峻而廣內多熊豹其名曰交欄之山人以射獵爲業相傳爲元史征瓜哇時登此造舟輸留病卒百餘人衍蕃者也其與瓜哇相接者曰重迦羅高山秀石下有石洞前後三門是容萬人焉

海爲鹽，釀秫爲酒，是多羖羊、雞鴨、木綿、椰子。其山下水程有五：一曰孫陀羅，二曰琵琶施，三曰丹重，四曰圓嶠，五曰彭里。（其人以寇鈔爲業，與吉陀崎諸國相鄰，商舶少能至也。）其朝貢無常。（洪武三年，其王昔里八達剌遣其臣八的占必等貢方物，并獻元所授宣論二通。十四年上金葉表來貢，及黑奴三百人。後絕其貢。永樂二年，其國東王遣使朝貢請印，章命給鍍金銀印，遣使賜之。正統八年，定每三年一貢。貢使別仍無常。）其貢物：胡椒、蓽茇、蘇木、黃臘、烏爹泥、金剛子、烏木、番紅土、薔薇露、奇南香、檀香、麻藤香、速香、降香、木香、乳香、龍腦、血竭、肉豆蔻、白豆蔻、藤竭、阿魏、蘆薈、沒藥、大楓子、丁皮、番木鼈子、悶蟲藥、碗石、蓽澄茄、烏香、寶石、珍珠、錫、西洋鐵、鐵鎗、鐵刀、芯布、油紅布、孔雀、火雞、鸚鵡、玳瑁、孔雀尾、翠毛、鶴頂、犀角、象牙、龜筒、黃熟香、安息香。

論曰：淳化間，國使陀湛言：中國有真主，至遣修朝貢禮云。故元世祖命史弼、高興發舟千艘，持一歲糧，虎符十，金符四十，銀符百，鈔四萬錠，大且勢矣，而卒敗沒以歸。至高皇帝以來，不煩一旅，朝貢且百五十餘年，曾不厭怠。不遇真主，則彼高枕海外可矣，亦安肯低心遠汎，以臣下於方內哉。

三佛齊國第四（番名浡淋邦）

其國在占城南，可一千里。東踞爪哇，西抵滿剌加，南倚大山，北臨大海，是爲舊港。由爪哇新村而往，鍼位五更至杜板，又五更至那參之山，又四更至胡椒之山，又四更至吉里門之山，又二十五更至三麥之嶼，又五更至火門大山，又五更至舊港。其淡港潮汐咸二港之兩涯，是多磚塔。自港而入，爲彭家門，由是至國。其俗與爪哇大同。其土沃而民富，水多地少，民皆岸傍維岸而居，水長而浮也，則遷於他，多習水戰。其博戲有三：一曰弈棊，二曰鬭雞，三曰把龜。其交易用中國歷代錢，以布帛。其穀宜稻，其畜宜六擾。其土物多黃速香、黃臘、降香、沈香。有鳥焉，其狀如鶩，黑翼，鶴頸，鷺喙，腦骨厚寸餘，外紅內黃，其名曰鶴頂，可以爲帶靶、擠機。有鳥焉，其名曰火雞，其狀如鶴，長喙，羊毫，而圓身，紅冠而青翼，黑足，利爪，善食炭，擊之不死。有獸焉，其狀如巨豕，其高三尺，其毫前黑而後白，豕喙而三路，其食草木，其名曰神鹿。其朝貢無期。（洪武四年，其國王哈剌札八剌卜遣其臣王的力馬罕亦里麻思奉金字表文來朝貢。六年復遣使賀正旦，并貢方物。八年復遣使從招諭拂菻國朝使來貢。十年遣使奉表請印綬，命賚駝紐鍍金銀印賜之。）其貢物：黑熊、火雞、孔雀、五色鸚鵡、諸香、兜羅綿被、芯布、白獺、龜筒、胡椒、肉豆蔻、番油子、米腦。

論曰：廣人陳祖義，國初竄舊港爲酋長，以寇鈔爲業，頗人苦之。鄭和至，有施進卿者白和，乃執祖義歸之京師，誅焉，而章紱進卿於其土云。然則和豈貿易珍寶之使哉？除異域之患，爲天子光，和亦賢矣。又聞之，和貌身長九尺，腰大十圍，洪音虎步。文皇帝初遣時，咨諸相者。袁生忠徹，袁生曰：鄭三保姿貌材智，內侍中無與倫比。故令統督以往，果所至畏服也。

滿剌加國第五

其地在占城南，可二千里。大海在其東南，老岸逃山在其西北。由舊港而往，鍼位十更，過官嶼之左，又五更至長腰之嶼，見三佛之嶼、蠻魚之嶼，又五更至甘巴門之水，其溜迅急，右曰仁義之礁，左曰牛尾之礁，前曰鬼嶼，又五更至彼宗之嶼，又五更取射箭之山，又五更至五嶼，循山而至其國。或曰入由龍牙山門，門之狀如龍角，是多寇鈔。以國有五嶼也，舊名五嶼。嘗羈事暹羅，而歲輸黃金焉。（永樂初，詔賜頭目雙臺銀印冠帶袍服，名滿剌加國，暹羅遂不復擾云。）其土氣朝煖而暮寒。有溪焉，經帶王宮而入於海，王則作梁溪上而蕭戒。纏首以白布，服花青布長衣而革履，出入肩與。其民男纏首以方帕，女撮髻短衫，下圍色布幌。其俗淳朴，其語言書記、婚喪與爪哇同。其居如樓，高可四尺許，片劈椰木，藤以縛焉，踞趺其上，飲食寢處。其刳舟以獨木。其交易以花錫，鑄如斗形，其重一斤而八兩，十斗小把，四之而爲大把，以藤束之。其利魚。其穀宜一種。其畜宜牛羊雞鴨，多甘蔗、蕉子、波羅蜜、野荔枝，多黃速香、烏木，多韭葱芥蒜、諸瓜。有樹焉，其皮如葛，根搗之浸以

為粉九如黍荳日乾以鬻其名曰沙孤米可以作飯有草焉其狀如茅其厚如筍皮子如荔枝其名曰茭蔁葉子可釀酒葉可織蓆有魚焉足高四尺龍首而鱗身俯牙其名曰龍是嚙人有獸焉其狀如虎而小黑質花紋而善幻其名曰星虎有香焉其脂如松香可燃照為燈錄而拭舟可以辟水其名曰打麻兒其明瑩如金珀可為帽珠者其名曰損都盧廝其與滿剌加接境有九洲之山其中多沈香黃熟香永樂之歲鄭和採香於此獲六株焉其徑八九尺其長八九丈是皆黑細花紋人所

未覩焉其屍頭蠻之妖與占城同其朝貢不絕永樂三年其頭目西利八兒速剌遣使奉金葉表來朝貢詔封為滿剌加國王給印及誥其王慕義願同中國屬郡歲效職貢乞請封其國西山為鎮國之山御製碑文賜之九年嗣王拜里迷蘇剌率其妻子及陪臣五百四十餘人朝貢命官往勞上御奉天門宴之十年遣使來貢十二年國王母家二十二年宣德九年國王復來正統十年以後屢遣使來貢其貢物番小廝犀角象牙玳瑁鶴頂鸚鵡黑熊黑猿白麂鎖袱金母鶴頂金廂戒指撒哈剌白苾布撒都細布西洋布花縵片腦梔子花薔薇露沈香乳香黃速香金銀香降真香紫檀香丁香烏木蘇木大楓子錫番鹽

論曰傳云海島邈絕不可踐量信然矣況夷心淵險不測握重貨以往自非多區畧之臣鮮不敗事也予觀馬歡所記滿剌加云鄭和至此乃為城柵鼓角立府藏倉廩停貯百物然後分使通於列夷歸艎則仍會焉智哉其區畧也滿剌加昔無名號素苦暹羅永樂初始建碑封城詔為王焉其內慕柔服至挈妻子來朝貢若藩宗之親矣則和之貯百物於此也曷有他慮哉智哉其區畧也

浡泥國第六

其國在占城西南可六千里其所統十有四州其俗崇浮圖教像而禮之善持齋戒其王之宮室覆以貝多之葉民居以草其男女椎髻以五采帛繫腰以花布為衫其俗好潔其途遇中國人也有醉者則與之歸寢其家其土氣夏涼而冬燠其利魚鹽其穀宜稻秫有秫酒多降真香黃蠟有片腦玳瑁其鎮曰長寧鎮國之山永樂六年國王麻那惹加那上言王倚境土皆屬職方國有後山乞封表為一方之鎮王率其子遐旺復以為請遂封今山名御製碑文刻石其上其朝貢不絕洪武四年國王馬謨沙遣其臣亦思麻逸進金表銀箋及方物永樂三年遣使封其國王麻那惹加那乃為王給印誥命六年王率其妃及家屬陪臣來朝至闕建遣內臣往勞之命所過諸郡設宴至京王奉金字表文及函珍物如進中宮東宮箋及方物上御奉天門宴王是年王卒於南京會同館輟朝三日祭賻甚厚詔謚恭順賜葬南京城南石子岡以西南夷人隸籍中國者守之樹碑立祠命有司春秋致祭復命其子遐旺襲封遣內官及行人護送還國十二年及洪熙元年俱來朝貢

其貢物珍珠寶石金戒指金絲環龍腦米腦梅花腦降香沈速香檀香丁香肉豆蔻黃臘犀角玳瑁龜筒螺殼鶴頂熊皮孔雀倒掛鳥五色鸚鵡黑小廝金銀八寶器

論曰余嘗遊金陵至石子岡過浡泥恭順王墓未嘗不嘆天子待島夷之至而處恭順之道也高皇帝時命都事沈秩御史張敬之往諭其國至於撤王座令列拜於庭且曰皇帝為天下主即吾之君父其致詞若此而吾二臣者又却其金刀貝布之贈則其慕中國而樂賓服者非一日矣乎

蘇祿國第七

其國在東海之洋其鎮曰石崎之山其男女皆髡髮首以皂縵腰圍水印花布其俗尚鄙慝其田瘠不宜於穀以漁鹽為業是食魚蝦螺蛤有蔗酒其利竹布珠璣珠徑寸者價以千金其朝貢無常永樂十五年其國東王巴都葛叭哈剌西王巴都葛巴剌卜各率妻子頭目來朝貢十九年遣使來貢其貢物梅花腦竹布綿布玳瑁降香蘇木胡椒蓽茇黃蠟番錫

論曰余於廣志漢書觀二寸珠事及讀列仙傳云高后時下書募三寸珠有朱仲者獻焉賜五百金魯元公主

復私以七百金從仲求得四寸珠以爲疑矣今星槎錄載蘇祿王所獻巨珠重幾八兩迺始信之宜乎金印之報錫也雖然不寶遠物則遠人格天朝之致此亦有由矣

彭亨國第八

其國在廣大海之南石崖環之如城其王好推髻香木爲飾以人爲牲而禱其土氣溫和其王妃以金爲圈四五佩於頂髮其民下以五色燒珠圈飾之其男女椎髻服以長衫繫以單衣其利魚鹽其土沃其穀宜稻有椰子酒多花錫降香沈香有樹焉其狀如杉其子如荳蔻皮有甲錯其脂名曰片腦一曰龍腦食之已痔其朝貢無常洪武十一年遣使奉金葉表貢番奴及方物永樂十二年復遣其臣蘇麻固門的里等來朝貢其貢物金水鑵檀香乳香速香片腦胡椒象牙

論曰祖訓有之諸夷限山隔海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眞聖王之讜言也迺復列不征諸夷國名示諸將來而盼㫋彭亨亦得載著金匱何其榮也其稱同居海中者有浡泥國有三佛齊國有百花國

琉球國第九

其國在泉州之東其地三分而爭一曰中山王二曰南山王三曰北山王高皇帝嘗有北山王怕泥芝之戒其略曰上帝好生恐害于生民自相殘害特生聰明者主之以育黎庶邇使者自海中歸言琉球三王互爭於農業少廢人命頗傷朕聞之不勝憐憫今因使者往復琉球特諭王體上帝好生息征戰而育下民可乎其山多抱合而峙一曰翠麓之山二曰大崎之山三曰斧頭之山四曰重曼之山皆峻極不可以上有黿鼊嶼高華嶼彭湖島其土氣恆燠耕田因稍膏腴宜穀其利魚鹽國無賦斂其男女服大袖連務之衫造以花印之布有甘蔗酒其土人善詩書好中國圖書古器洪武中中山王遣子姪就業太學其土物多沙金黃蠟有石流焉出於山谷其色如鵝子墜淨而無夾焚之有紫焰其名曰硫黃一曰崑崙玉能化五金傳之已疥多善馬高皇帝嘗遣使齎馬於國王察度諭曰王居滄溟之中崇山爲國環海爲固朕即位十有六年王歲遣貢朕甚嘉焉特命尚佩監奉御路謙報王誠禮王復使來致謝朕今更遣內使監丞梁民同前奉御路謙賫符賜王鍍金銀印一顆遣使者歸就於王處貿馬不限多少從王發遣故云其鼎峙大崎之山之東曰三島之國爲事琉球其民壘石依崖而居以避颶業多木棉琉球之貢有二載洪武中三王皆遣使奉表箋貢馬及方物永樂以來王嗣立皆請命冊封後惟中山王來朝每二年許貢一次由福建以達於京師其貢物馬硫黃蘇木胡椒螺殼海巴刀生紅錫銅牛皮摺子扇磨刀石瑪瑙烏木降香木香

論曰魏徵隋書言琉球無馬及洪武開屢貢良馬高皇帝遣使賜之符印就令購馬適知前史多不足信也蓋琉球漢魏以來不通中華至隋煬帝令朱寬入海求訪異俗自是頻往掠取人物而還耳未嘗安然揖讓於其地又何以得其詳也

西洋朝貢典錄卷上

譚瑩玉生覆校

西洋朝貢典錄卷中

吳郡黃省曾撰

暹羅國第十　阿魯國第十一
蘇門荅剌國第十二　南浡里國第十三
溜山國第十四　錫蘭山國第十五
榜葛剌國第十六

暹羅國第十

其國在占城西南可一千五百里由漳州而往鍼位見南澳取東董之山山之狀如唐冠又取銅鼓之山又經獨

豬之山又取外羅之山又過玳瑁之嶼嶼之水十有八托又過洋嶼又過靈山過伽喃模之嶼位在乙卯其出水之礁有三又過羅漢見赤坎之山又取崑崙之山又七更過眞王之嶼嶼之水十有七托又過大橫之山小橫之山又過筆架之山又過竹嶼由大峯之山而入港由占城而往者入由新門臺其地方千里是多山山形如城其土氣柔燠無定其王之宮潔而麗民居如樓高以檳榔之木覆以藤竹寢興食處於其上其王椎首以白布上無衣下圍絲嵌帨壓腰以錦綺出入乘象或肩輿用茭蕈之葉而爲蓋柄飾以金其王錯佩之人皆浮屠教是多僧尼有寺剎而持齋戒好習水戰常用師於鄰國其俗事皆決正於婦其婦椎髻長衫繫腰以青花色布男亦如之其纏首以白布其語如廣東之鄉音以椰子爲酒男子年二十則用嵌砂其送死富者葬以水銀貧者葬諸海濱有金色之鳥羣集而食之謂之鳥葬不盡則家人號哭沉骨於海而歸亦命僧齋誦而禮佛國之西北可二百里有市曰上水居者五百餘戶百貨咸集可通雲南之後其交易以金銀以錢以海𧴩

其利珍寶羽毛齒革其穀宜稻其畜宜六擾有石焉明淨如榴子其品如紅雅姑其名曰紅馬厮肯的石香香四等一曰降眞二曰沈香三曰黃速四曰羅斛多花錫象牙翠羽犀角多花梨木黃蠟多白象白鼠獅子貓有木焉其葉如櫻桃其脂液流滴如飴久而堅凝紫色如膠其名曰紫𨋄食之已折損其朝貢以三歲（洪武四年其國王參烈昭毗牙遣使臣祭思俚侈剌識悉替等來朝貢進金葉表并方物賀正旦八年遣使賫詔及印綬往賜之十六年給勘合文冊凡中國使至必驗相同永樂九年其王昭祿羣膺哆囉諦剌遣使奈必表貢方物仝畢衡爲國中式自後定例每三年一朝貢）其貢物象象牙犀角孔雀尾翠毛龜筒六足龜寶石珊瑚金戒指片腦米腦糠腦油腦紫梗香速香安息香黃熟香降眞香羅斛香乳香樹香木香烏香丁香阿魏薔薇水丁皮碗石紫梗藤竭藤黃硫黃沒藥烏爹泥肉荳蔻胡椒白荳蔻蓽撥蘇木烏木大楓子苾布油紅布白纏頭布紅撒哈剌布紅地絞節智布紅杜花頭布紅邊白暗花布乍連花布烏邊葱白暗花布細棋子花布織人聚花文打布西洋布織花紅絲打布剪絨絲雜色紅花被面織雜絲打布紅花絲手巾織人象雜色紅花文絲縵

論曰暹國世稱赤眉遺種尚矣而莫究其詳纖覽梁史云頓遜之國其俗多鳥葬親賓歌舞於郭外有鳥食盡乃去其骨沈海中云云與馬歡所見者符合且頓遜史云東可通交州而暹羅歟亦云西北可通雲南其跡又足徵然則暹國在梁殆爲頓遜也

阿魯國第十一

其國在滿剌加西南可八百里（好風四晝夜由淡水港入國）其地西接蘇門荅剌南環大山北臨大海其婚喪諸俗與爪哇同其利布帛鹽魚其穀宜稻其畜牛羊雞鴨有獸焉其狀如貓灰毛而肉翅其名曰飛虎獲之即死有樹焉其脂類蘇醛其色赤紫焚之烟如凝漆而清婉其名曰金顏香有伐樹而取堅皮而紫理其名曰黃速香其朝貢無常（永樂五年其王速魯唐忽先遣其臣滿剌哈三等附古里等國來朝并貢物）其貢物象牙熟腦

論曰西洋諸國永樂閒初來朝貢者四十有二其阿魯缺

蘇門荅剌國第十二

其國在滿剌加西南可一千里由滿剌加而往五更至假五之嶼嶼之水三十托又五更過吉貝之嶼之淺又四更至雞骨之嶼又八更至雙嶼又四更過單嶼之左又五更至阿魯國之港又十更至淡洋又五更至大魚之港又五更至巴剌之嶼又五更至急水之灣有泥塘而鼓浪焉又五更至國（國人稱爲古須文達那國通西洋總路滿剌加西南行五晝夜至濱海一村番名苔魯蠻繫船又東南行十餘里至國）其地南環大山北臨大海東抵阿魯國西距那孤兒黎代國有溪入於海是達潮

沙其土氣朝燠如夏暮寒如秋其夏秋之間是多瘴其山竝而土石俱黃國無城郭其俗淳其語言婚喪服飾與滿剌加同其民居如暹羅以椰子檳榔之木其蔬絲而不綿其漁於海朝出而暮歸其交易以金錢錫錢金曰底那兒（淡金爲之徑官寸五分面底有紋重官秤三分五釐一曰每四十八箇重金一兩四分）錫用錫其利硫黃其穀宜稻歲二穫其畜宜牛羊雞鴨羊（[illegible]）皆蹤毫（硫黃出於巖穴椒則山屆坤之後生如[illegible]染花黃白結椒成穗生青老紅摘取曬乾粒虛）（大官秤白銅易本處金錢若值銀一兩一日官秤三百二十斤易錢以銀錢二十箇重六兩）其土物多甘蔗芭蕉子芥古柿波羅蜜柑橘其柑橘四時不絕獅橘綠橘不酸摘而可藏有果焉其狀如消梨綠皮而臭核香烈而備五味其名曰俺拔其狀如芙實其葉而剌皮熟則裂開其肉白而味如栗其名曰賭兒烏多葱芥芫茴香瓜（西瓜長至二三尺者）其國之西曰那孤兒千餘其宜稻其畜宜牛羊其俗係頭而文面上下赤耕而食又西曰黎代戶二千餘其都倚山臨海多野犀牛二國皆聽事於蘇門其朝貢無常（永樂三年其酋[illegible]其後阿里來朝貢詔封爲蘇王及命五年至宣德六年屢遣使來貢表用金葉十年復請其子封爲王）其貢物馬犀牛龍涎撒哈剌梭眼錢石木香丁香降眞香

沈速香胡椒蘇木錫水晶瑪瑙番刀弓石青回回青硫黃

論曰鄭和在舊港執陳祖義至蘇門又執蘇幹剌雖古之義人烈士何以加焉昔蘇門王中他王藥鏃死王妻號於衆曰能報者身願爲偶有漁人舉兵滅之王妻卒踐盟配漁人嗚呼以賤臣而蠱國母亂王位敗倫賊化甚矣蘇門王之子長而殺漁人豈不偉哉蘇幹剌者漁人子也因黨衆而圖蘇門王之子和發兵執之且不敢專殺檻車京師兩除島夷之害和其賢臣也哉和其賢臣也哉

南浡里國第十三

其國在蘇門西可六百里一曰南巫里國由沙里八丹而入鍼位十更夜見翠藍之嶼又至中央之嶼又巡牛嶺之山以至其國口（蘇門西行三晝夜到）其地東接黎代西北際大海南統大山其王與民咸回回人主之宮室如樓籍以木是用爲廬其高可四丈樓之下圍養六擾民居與蘇門同其俗樸其交易以銅錢其利魚其畜宜牛羊雞鴨多犀角蓮花降香其西北海內有山焉龍涎平頂名曰帽山山之西有大海是曰西洋一曰那沒黎洋（西來

[illegible]）有海樹焉生於海底其狀如枝柯明潤如紅玉其高二三尺其名曰珊瑚可以已目翳（生山邊二丈上下淺水內番人撈取其根以爲數珠）其朝貢無常（永樂七年王[illegible]人自隨貢船[illegible]）

論曰南浡里戶不過千家而王與牛羊雜處其亦不足爲國也矣而往錫蘭山諸國者必經焉且其士常視浮海者首於紫庭斯可取也

溜山國第十四

其國在小葛蘭西南可二千里由彭加剌而往取北辰四指有半又取北辰三指有半又取北辰二指一腳之半又取北辰二指半腳又取北辰一指三腳之半又取北辰一指三腳又過鸚鵡嘴之山又五更見鐵砧之嶼又七更見佛舍座之水又五更見牙里之大山由是至溜宮之嶼而及其國其地四面濱海倚山爲都其都曰牒幹其上下皆回回人婚喪一如其教風俗淳美男類首以白布以金帕下帷帨女帨蓋首上短衣下亦圍帨其

膚體咸黑其土氣恒燠其交易以銀錢（重官秤二分三釐）其利魚肌其穀宜稻麥其畜宜牛羊雞鴨凡爲林以椰子爲腹花梨爲尉凡爲舟不以鍛鐵以椰縴縫之而貫之而楔之以龍涎鍊之而塗之凡取龍涎多於溜嶼其嶼石多蟠龍春而吐涎集鳥集之集魚嚼之其黃者如膠黑者如五靈白者如粲煎其氣腥或得之魚腹其大如斗圓如珠其價以兩而易凡兩易金錢一十有二凡斤易金錢一百九十有二凡取海肌山積之而豔之腐之凡取馬鮫魚斷之而暴之貯之其來易者爲暹羅之商爲

榜葛剌之西國之西海有石門狀如城闕者三有溜山焉凡八一曰沙溜二曰官嶼溜三曰人不知溜四曰起泉溜五曰麻里奇溜六曰加半年溜七曰加加溜八曰安都里溜皆可通商舶皆有聚落其通也有王焉又西有小窄溜是有三千是皆弱水即所謂弱水三千者也一曰有三萬八千餘溜舟風而傾舵也則墜於溜水漸無力以沒其小窄溜之民巢穴而處魚而食草木而衣

其朝貢無常永樂五年遣其臣來朝貢

論曰山海經諸古書及酈道元所引論弱水多矣雖通

人辨士莫之能明也茲復知有溜山弱水矣見聞雖延廣遠而天地之大終不能窮焉

錫蘭山國第十五

其國在南帽山西可三千里由蘇門答剌而往鐵位十二更見帽之山又西更半歷龍涎之嶼又十更過翠藍之嶼嶼之水三十托一曰梭篤蠻山山有七門四鼻而一嶼山人之出也則乘獨木之舟夏爲巢居冬爲穴處其體倮不可以布帛被之則浥爛綴樹葉而爲蔽山峯波羅蜜芭蕉子魚蝦以爲食又九十更見鸚鵡嘴之山又至佛堂之山又□更至牙里其下有沈牛之礁鼓浪焉外過之水三十托又十更至別羅里是謂錫蘭

國之港又北行五十里而至國其臨海之山有釋迦登岸之足跡其長可二尺許其陷之水四時不涸名曰佛水至者蘸拭其面目左有寺塑釋迦之臥像其身不朽其寢座以沉香木爲之飾以眾寶佛牙舍利俱藏焉其王鎖俚之人俗浮圖敬重象暨牛私解者辟或贖以牛頭金國人咸灰牛糞塗其體食惟其乳死則埋之白王而下晨用牛糞塗其居而後禮佛其拜兩手舒之前兩股舒之後胸腹著地以禮佛謂之五體投地其山之巔有神人阿聃之足跡陷於石者二尺許一曰人祖一曰盤古其海中勝望曰白浮之沙日而照也則光彩繽溢爲國人之游樂是多螺蚌其王宮之前曰珠池凡三年則採煉其採也取沙中之螺蚌納之池俟其腐爛水盈而珠出則取而納焉其地廣其民富饒其男裸下圍絲帨謂之賦腰纏首以白布女椎髻下圍白布其恆食以牛乳以醍醐以檳榔蔞葉食皆暗室其國人不髠喪則苦焉其葬也以火取骨而埋之喪之婦摽乳號哭而爲禮其交易以金錢其利玉石珠璣其穀宜稻菽其畜宜牛羊雞鴨金錢重官秤一分六釐中國麝香紵絲色絹青磁銅錢樟腦等物彼則以寶石珍珠易換

其貢石六物一曰紅雅姑二曰青雅姑三曰黃雅姑四曰青米藍石五曰昔藍泥六曰屈沒藍是寶石也皆產於參天之山顛洪雨之衝則流於山麓之沙中國人於是而拾採多芭蕉子波羅蜜甘蔗多椰子多能涎乳香

其朝貢不絕永樂九年以把絕剌使錫器敢且生擒國王亞烈苦奈兒及家屬命釋之擇其賢者立爲王十年詔諭其國王不剌亞麻巴思剌查正統十年國王遣其臣那把剌謨的里哈等朝貢天順二年其王葛力生夏昔剌把交剌悲獲遣使來貢

其貢物猫睛石珊瑚水晶金戒指撒哈剌象乳香木香樹香土檀香沒藥西洋細布蘇木蕃硫黃烏木胡椒碗石

論曰梵書載釋迦生於迦毗羅國淨飯王其父也至涅槃時度須跋陀羅右脇而臥今馬歡載錫蘭別羅里云即涅槃之地且云臥身尚存不朽以爲誕焉又何其言之分明如此也

榜葛剌國第十六

其國在翠藍嶼西北可七千里一曰東印度之國地方千里由蘇門答剌而往也取帽山翠藍西北而行順風二十日至浙地之港一曰浙地小舟以入五百里至鎖納兒之港港有城池街市又行二十站及坂獨哇而至國其國城郭壯麗其王有大殿四方而堊飾爲門凡九三門而入殿之柱裹以黃銅鏤以花獸其王之衣冠王之臣之衣冠俱回回製上下皆回回人婚喪一如其禮其民善富庶而淳好爲商賈其男子髠纏首白布服

圍俏長衫下圍色帨布頭女子椎髻短衫圍色布絲嵌
耳寶鈿項珮瓔珞手足約以金鐲戒指其土氣恆燠其
定歲以十二月國無閏刑止於流百職有印符行移掌
算者謂之巴斯刺兒有醫師卜人星官暨百工市肆咸
備其語謂之榜葛俚亦有吧兒語樂工謂之根肖速魯
奈凡夙興眾樂於富貴者之家擊小鼓一人擊鼓一
人吹瑣鈉一人其首飾先徐而後促與畢則予之酒物
倘伽凡款宴以檳榔凡宴享用樂婦歌舞以娛賓樂婦
之飾也服遙紅綠布之花衫下圍色絲帨肩項佩五色
硝子珊瑚琥珀珠之纓絡腕約青紅硝子之釧獨其俗
有虎戲鐵索拽虎而行其戲也解索虎蹲而據人躶以
擊虎虎乃咆哮作勢與人而對躍人時捽臂於虎口戲
而畢則虎伏於地謝戲之家飼虎以肉與人以倘伽其
交易以銀錢名曰倘伽以海𧵅名曰考嚟其利布帛其
穀宜五種歲二稔其畜宜六擾（銀錢重官秤三分徑官寸一寸二分底面有紋）
（海𧵅計斤）其酒之品有四一曰椰子酒二曰米酒三曰桐子
酒四曰茭蔁酒其布帛之品有六密布謂之卑泊廣二
尺長五丈六尺勻細而白黃布謂之滿者提廣四尺長

五丈緊而密布羅謂之沙納巴付廣五尺長三丈狀如
生平羅布紗謂之忻白勤搭嚟廣三尺長六丈纏首用
之如三梭者謂之沙塌兒廣二尺五寸長四丈兜羅綿
謂之蓊嗶蓊勒廣四尺長二丈背面有絨起可四五分
其土物有珊瑚珍珠水晶瑪瑙翠羽多芭蕉子波羅蜜
石榴酸子甘蔗多酥蜜多瓜蔥蒜芥茄蒜有駱駝有桑
皮紙有木蠶絲條而青葉朝花而暮斂如夜合其子如
李其名曰菴摩勒一曰餘甘食之已丹石毒其接天詔
之日用甲馬隊千餘設於左右長廊明光甲巨漢秉劍

持弓矢以侍孔雀翎之蓋百其設於丹墀象隊百設於
殿上其王陛八寶座横劍於膝遄有持銀杖者二人引
導五步一呼至中則止復有持金杖者二人引導如前
其王躬恭拜迎詔敕叩首而加額其開讀賞賜之訖也
是陳絨毯於殿以宴天使以牛羊爲燔炙以薔薇之露
諸香之蜜水而爲飲其朝貢無常（永樂六年其國王靄牙思丁遣使來朝貢九年至太倉命行人往宴勞之十二年又遣其臣巴一濟等來朝貢獻麒麟等物正統三年貢同表用金葉）其
貢物馬馬鞍金銀事件戧金琉璃器皿青花白磁撒哈
刺者扶黑荅立布洗白苾布兜羅綿糖霜鶴頂犀角翠

毛鸚哥乳香熾黃熟香烏香麻藤香烏爹泥紫膠藤竭
烏木蘇木胡椒
論曰榜葛剌其僥倘多儀之國也夫觀其於天朝正使
有金盔繫腰盆瓶之獻於副使有銀盔繫腰盆瓶之獻
於行人有金鈴紵絲長衣之獻於兵士有銀錢之獻非
饒富多儀曷克若此云

西洋朝貢典錄卷中

譚瑩玉生覆校

西洋朝貢典錄卷下

吳郡黃省曾撰

小葛蘭國第十七　柯枝國第十八
古里國第十九　祖法兒國第二十
忽魯謨斯國第二十一　阿丹國第二十二
天方國第二十三

小葛蘭國第十七

其國在別羅里西北可一千二百里由是而歸南巫里
也鍼位第一之日丁未丁午第二之日丙午第三之日

丙第四之日丙巳第五之日巽巳第六之日辰巽第七
之日乙辰乙卯以求南巫里焉其地東連大山西南北
濱海其王倚浮屠教其俗重象暨牛其風俗與錫蘭山
大同其和飯以酥日二食其交易以金錢（重官秤一分）其利
蘇椒其穀宜稻其畜宜牛羊牛黃羝羊青毛其朝貢無
常（永樂五年附蘇門荅剌國來朝貢）其貢物珍珠傘白綿布胡椒
論曰小葛蘭是樣編又云小唄喃云其國山連赤土日
中爲市而赤土者扶南之別種也西則婆羅娑國東則
波羅剌國南則闍羅且國不知何者爲小葛蘭也

柯枝國第十八

其國在小葛蘭西可二百里柯枝之港水可四托其地
東倚大山西南北濱海其王纏首以黃白布上無衣下
圍紵絲帨束腰以色紵絲其男女椎髻服以短衫圍以
單布其民之居用椰子木以椰葉織而蓋其藏百物以
庫以磚爲之其爲人五種一曰南毘是爲王族二曰回
回是爲仕族三曰哲地是爲富族四曰革令是爲牙
保五曰木瓜是爲賤類居限三尺衣限臍膝途遇哲地
以上則伏任負是非其狀如僻人其王倚浮屠教敬象

黈牛國有梵宇其佛像鑄以銅座以青石爲之座之周成砌水溝溝傍鑿井夙興必鳴鐘鼓汲水以灌佛頂羅拜而退其出家者名曰濁肥而皆娶其髮出胎不理不剃澤以酥捏而爲縷被於後灰牛糞以塗體以黃蕂束腰幅布掩形時常吹海螺妻隨以行其土氣恒燠無雪霜其雨以半歲晴以半歲（二月雨起即乘屋備苫備米物五月六月日夜下滂沱大雨衢市成河至七月雨止八月始晴次年又復如是）其交易以金銀錢金曰法南銀曰答兒（金重官秤一分一釐銀重四釐大如螺螄金錢一枚銀錢十五）其利胡椒珍珠珊瑚胡椒園種之富者居以待商以觔而易爲斤一十有六而爲封剌二十有五而爲播荷凡播荷以金錢一百易之靚銀之爲兩者五珍珠以分而易凡分至三以上以金錢一千八百易之靚銀之爲兩者百珊瑚以兩而易僞工翦旋以成珠磨淨而售其穀宜黍稻稷菽其畜宜六擾是多象其朝貢無常（永樂三年其國王可亦里遣其臣完者答兒來朝貢十年復遣使來請封其國之山詔封爲鎮國山御製碑文賜之）

論曰柯枝凡雨半載而霽霽半載而雨不知大化胡爲其然也昔魏徵敘赤土言其國冬夏常溫雨多霽少種庶幾矣必曰半載其果親目之乎然赤土今與小葛蘭爲鄰其即爲柯枝章章矣

古里國第十九

其國在柯枝西北可六百里東連坎巴夷替國西臨大海南連柯枝國北接狠奴兒國地方千里其王脩浮圖教殿而事之佛像謂之乃納兒以銅爲之殿甃以瓦以銅爲之鑿井於傍凡旦興王汲以浴佛是敬象牛（王每晨浴佛禮拜訖取黃牛淨糞盛以銅盆水調以塗壁地頭目富家亦如之又燒成白灰盛以布囊水調以塗額股是爲敬佛傳云昔有聖人其名某些適他國時命弟撒沒嚟以攝教撒設嚟鑄金牛爲誑國人曰此天神也國人皆敬禮某些歸毀其金牛撒沒嚟乘象遁去國人思之冀其歸往往月言月中必至又月中又言月盡必至逮今未絕也南昆人之敬象牛由此）其爲人五種南昆回回哲地革令專木瓜南昆不食牛回回不食豕互以爲禁婚娶各如其類其頭目二人是掌國事其男長彩縫首以白布丈短衫椎髻圍以色布珥金牌珠綴項佩珠寶珊瑚瓔珞手足俱約以金鐲以金寶戒指其容白而豔國人俗回回教者十之六行禮拜寺寺有三十餘凡七日一禮拜已而往來而歸權謂之法剌失衡謂之覓棃以銅爲之其制俱倍中國十分之六權似爲斤二百五十謂之一播荷其價金錢二百權香貨爲斤二百謂之一播荷布謂之撦黎其廣四尺五寸其長二丈五尺其價金錢十五色絲帨謂之西洋手巾其廣五尺其長一丈二尺其價金錢百算人謂之米納凡算以法計以四支十指其交易而成也擕手而誓無悔其交易以金銀錢金曰吧南銀曰搭兒（其錢面底有紋用六成金鑄造徑官寸三分八釐重官秤一分銀錢重三釐）其利椒椰椰子之種也富家千樹以爲恒業其資用也漿爲酒肉爲糖飯穰爲索殼爲碗爲酒食器亦可廂金木以架屋葉以蓋其穀宜稻其畜宜牛羊雞鴨國有樂婦以葫蘆殼銅絲而歌其位以女腹爲嫡傳之姊妹之子無姊妹之子則傳之弟無弟則遜於有德其刑有罰金

斷手足斷族之等不服者探之沸酒而驗之（以右手二指置油鍋黑而取出封裹下獄三日開視如爛壞即加刑否則鼓樂送回）其國有鹿兒能替其長馬凡匹價以金錢千其土物有薔薇露有金絲寶帶其造也赤金三觔抽絲如髮織結而成間以珠綴有珍珠珊瑚珠哲地居之公籍而取稅多萊菔胡荽蒜四時冬瓜其狀如小指其長二寸味如青瓜紫皮而大葉曰紫皮瓜多芭蕉子波羅蜜有樹結其高丈餘結如綠柿內子數十熟而自落者其名曰木鼈子有蝙蝠如鷹者在樹而懸宿有鷹鵝燕鴨多孔雀家畜之其朝貢無常（永樂三年遣使朝貢詔封爲古里國王給印及誥五年之冬復遣使來朝貢）其貢物寶石金繫腰珊瑚珠琉璃瓶琉璃碗佛郎雙刃刀寶鐵刀蘇合油阿思模達塗兒氣龍涎梔子花花氈單伯蘭布苾布紅絲花手巾番花人馬象物手巾線結花靠枕木香乳香檀香錫胡椒

論曰昔扶南俗事天神以銅爲象而有訟者以金環雞子投沸湯中令探取之若無情者必焦爛焉而今之古里亦有天神之說探手之法又云扶南去林邑七千餘里今校之亦合余疑古里即扶南之地云

永樂三年鄭和統大綜寶船賚詔敕封爲古里王及頒誥命銀印陞賞頭目品級冠帶建亭刻石其畧曰其國去中國十萬餘里民物咸若皞熙同風刻石於茲永垂萬世寶船至從二大頭目哲地未訥几見正使擇日論價船中內錦綺百貨議定乃書合同價數各存之頭目哲地與正使衆手相挐其牙人言曰某月日衆手拍一掌無悔哲地始攜珊瑚珍珠寶石來議價二三月方定驗於手頭目衆納凡算番物若干訶秤等物者干照麻打手之貨交易

祖法兒國第二十

其國在古里西北可二千里西北倚山東南臨海以石爲城爲屋層起如浮圖其民容體偉長而性樸其王纏首以白布服細花開服青花絲嵌舄領足有花靴其出入以輿馬前列象駝後吹叭喇鎖㖿擁行其民男纏首以色布服長衣足不跣女蒙首面以布其上下衆同回教有禮拜寺禮拜之日歲罷市塗體以薔薇露以沈香油蒸衣以沈檀俺八兒香其將禮拜也浴而塗體乃服淨衣焚香于胯下薰而往街市爲之芬芳不歇其婚喪悉行回回禮其土氣溫和其交易以金錢以紅銅錢金曰倘伽（金重官秤二錢徑一寸五分一面有紋一面人形銅徑四分）其穀宜五種其畜宜六擾多血竭蘆薈沒藥乳香木鼈子多芥瓜有雙峰駱駝有金錢豹有禽焉長身而鶴頸足四尺而二爪其狀如駱駝其名曰駝雞是食五穀有香焉其樹高可三丈葉有四角黃花而碧心其膠如飴其名曰安息食之已鬼症其味篤耨其色如紫檀其汁濃淨而無滓其名曰蘇合油塗之已風其朝貢無常（永樂中遣其臣朝貢方物）

論曰自柯枝而西去天方益近而流風沾被偕回回教者益謹至薰沐其身而始禮拜其虔信有之篤也哉

忽魯謨斯國第二十一

其國在古里西北可五千里其地倚山臨海其國富以石爲城是多番商其王爲回回教有禮拜寺日五度而禮拜恒齋沐其俗淳厚其人白身而魁偉其男卷髮長衫善騎射女編髮四垂黃漆其頂服長衫出則色布蒙首紅紗遮面耳絡寶金錢以寶飾肩花紋飾仔頂佩珠寶珊瑚瓔珞四腕俱約金銀鐲其婚喪用加的禮掌禮之官謂之加的（凡婚姻男家先宴加的親族某氏然後遣二媒通三代系籍之者而後成禮否則以錢爲禮以細白布爲大小衣盛淨水三灌屍以麝腦填口鼻服衣入棺以石砌壙葬淨沙五六尺惟至出屍入壙不拔蓋土氣成燥卑）其書記用回回字其市肆咸備國有酒禁飲者棄市其國勝兵其醫卜技藝皆冠於西洋其民有羊猿之戲（羊戲用木一尺許頂平正可容羊四蹄羊觀者樹地一人拍手念誦羊依而登立於木上又將木段六尺接上高丈許於中推轉後足跳上假舞狀人將木段令羊直地羊忽作死狀令舒前足即前舒之令舒後足即後舒之猿戲人擲令一人帕繞縛猴眼别令一人潛擊猴首猿解繫於千人中復服出學者）其交易以銀錢名曰那底兒（銀錢徑官寸六分面底有紋重官秤四分）其利玉石其穀宜稻麥其畜宜六擾其土氣有寒暑有霜雪少雨多露春而花開秋而葉落有山焉其陽多紅鹽其陰多白堊其東多丹雘其西多黃堊其珍寶之類有八一曰五色雅姑刺石二曰祖把碧三曰祖母喇四曰貓睛石五曰金剛鑽六曰珊瑚七曰五色玉器皿八曰大珠狀如龍眼者有之諸珀謂之撒白植其類有五一曰金珀二曰□珀三曰水神珀四曰蠟珀五曰黑珀織之類有四一曰十樣錦剪絨絨起一分長二丈闊一丈二曰五色梭幅三曰撒哈喇氈紗四曰青紅絲嵌手巾羊之類有四一曰九尾羊二曰大尾羊三曰狗尾羊四曰鬬羊（一等尾闊尺餘拖地重二十餘斤一等狗尾羊如山羊尾長二尺許一等高二尺七八寸前半截留毛後淨剪似羊角彎向前上帶鐵牌有勢有敵此羊快鬬）有獸焉其狀如貓質如玳瑁斑黑耳而性仁（好非梅嚮之以博資物）出則百獸伏地其名曰草上飛番名曰昔雅鍋失其果有四等有如蓮子色白而無核者有如白豆圓而白者有紅者有紫者有果焉狀如胡桃尖長色白內仁甘美者名曰把聃果其石榴花如杏果如錘有林檎桃甘蔗西瓜其萬年棗一名曰垛沙有凡三等有狀如拇指小核而結霜味如石蜜者有核爛而成軟塊味如柿者有狀如南棗而味澀是用養牲者其朝貢無常（永樂五年遣其臣將寶物并進金葉表文跟隨回國使臣貢寶物進表）

論曰西洋葬埋之禮微聚者鮮矣此獨能行焉且往往持倫合制可尚也已爲居中國彝倫之地有火其親者不有愧於斯邪不有愧於斯邪

阿丹國第二十二

其國在古里西可六千里其國濱海以石為城其民悍而勇騎步兵可二萬威鎮鄰國其上下皆回回教其語似阿剌壁其王[illegible]王冠金冠服黃袍帶以金寶有禮拜寺其王日一禮拜金冠易以白布纏首項有[illegible]銀飾黃袍易以白車而往其臣服有等其國人纏首以色布服撒哈喇梭幅錦繡足有靴鞋其女長衣項佩珍寶纓絡耳寶環四腕約寶鐲手足指

約以金環裳首以絲[illegible]露其面其金銀之工精巧為西方之冠其食造以酥蜜其民以石為居石之名曰羅股以傳覆之高五丈而三層有落室有酒爐有綵帛典籍之肆其交易以金錢以紅銅錢金曰哺嚟銅曰甫嚕斯其利[illegible]有其穀宜五種其畜宜牛羊雞犬[illegible]其土氣溫和其定歲以十二月為一歲以哉生明為一月其算歷如神某日而春登期枯者敷華某日而秋登期榮者凋落蝕而蝕潮而潮風而風雨而雨靡有違忒其貨採之物異者十有二品一曰貓睛之石二曰五色亞姑三曰大珠四曰珊瑚樹五曰金珀六曰薔薇露七曰麒麟八曰獅子九曰花福鹿十曰金錢豹十一曰駝雞十二曰白鳩土物多紫檀木薔薇花多萬年棗杷擔乾白葡萄松子榴杏有象有千里駱駝九尾羖羊其白毫無角角處有兩圓黑毛項如牛狗毫而盤尾者名曰綿羊有獸焉其狀如驢白身白面而青紋其名曰花福鹿其足前高九尺後高六尺跡三跂匾口而長頸舒首高一丈六尺首昂後低二肉角牛尾而鹿身其名曰麒麟是食五穀其狀如虎元質而無紋巨首而闊頦

其尾黑長如纓其吼如雷百獸見之伏不敢起者其名曰獅子其朝貢無常[illegible]

論曰國初天監外設回回司天監取回回人世官之用本國土板歷遞推算乃知璽主御世一善形遣各矣當聞之長老云月蝕非回回歷算安得不謬如此今阿丹人所算春秋候是尤奇也

天方國第二十三

其國在古里西南可二萬里[illegible] 其王皆回回教其俗和美而富見月之初生也上下皆稽首而禮天其容貌偉正紫色男纏首長衣足有皮鞋女蓋首面不露其語用阿剌壁國有酒禁其婚喪悉行回回禮其禮拜之寺曰天堂其堂四方而高廣謂之檻阿白以黃金為佛像以玉為座堂之周如城以五色石疊砌城之門四百六十有六其堂以沈香為梁梁有玉以黃金為閣以黃甘玉布

地以薔薇露龍涎香日塗堂之四壁馨香不絕以白玉為柱柱凡四百六十有七前之柱九十有九後之柱一百有一左之柱一百三十有二右之柱一百三十有五其堂之蓋以紵絲色用皁其守堂獅子二色咸黑他國至堂而焚香也歲一至不遠萬里而來以十二月十日為期[illegible] 其堂之左有古佛墓是為綠撒卜泥寶石之所築其長一丈二尺高三尺廣五尺其墓之垣布以黃甘玉高五尺其城四隅咸有寶塔禮拜者登焉有授法之堂皆五色石為之其土氣恆燠無雨雹霜雪四時皆燠草木常不零落其井靈曰降國人承露以食其交易以金錢名曰倘伽其利五石其穀宜五種其畜宜六擾[illegible] 其國西行百里曰驀底納城城之東曰漠罕驀德神人之墓墓頂有五色光旦夕煇煌不絕墓後有泉其名阿必滲滲其味甘美其泉能息波濤泛海者必汲藏於舟遇颶風而灑之也波濤隨息其土物有薔薇露俺八兒香有豹麂黃上飛麒麟獅子羚羊多龍馬有駝雞駱駝騾驢象鶴其花有纓枝花樹如大桑高

二丈歲二收有葡萄萬年棗石榴林檎梨西瓜巨桃一桃可用二人以舉其朝貢無常[illegible]

論曰天堂之謗久矣蓋慕其樂土也今觀其國所有迺知謗語為不虛焉但國史以默德伽別於天方而歆云即其地余詳考之謨罕驀德默德伽王也而天方之西有其墓焉則一國二名者矣

西洋朝貢典錄卷下

譚瑩玉生覆校

右西洋朝貢典錄三卷明黃省曾撰校省曾字勉之吳縣人事蹟附見明史文徵明傳中考鄭和七脩類稿永樂丁亥命太監鄭和王景弘侯顯三人往東南諸國賞賜宣諭今人以為三保太監下西洋不知鄭和舊名三保皆舊內侍有功者云云錢曾讀書敏求記三保下西洋委巷流傳甚廣內府之戲劇看場之平話子虛亡是皆俗語流為丹青耳今考鞏珍番國志下西洋似非鄭和一人鄭和往返亦似非一次惜乎國初事蹟記載闕如茫無援據徒令人與舊聞放失之嘆而已云云然

要之以一介之使遠涉鯨波能令陸懾水慄慴琛貢[illegible]固國家之聲靈亦由持節者撫馭得宜恩威並濟羈縻勿絕使永為外扞其功不在傅介子班定遠下是編但紀和所歷二十有三國道里山川風俗物產器用語言衣服靡不詳之雖視明史外國傳未得其半然傳為尤西堂侗撰西堂復有外國竹枝詞一卷今以所記者核對是編多有未經引用者且專就一事而論亦足以見前代招徠之術固不僅為談海外者廣異聞已也　四庫提要著錄附存目中亡友黃石溪明經舊藏鈔本校讎特付梓人　提要稱東川居士孫允伽清常道人趙開美二跋已不存俟覓補入道光庚戌花朝後二日南海伍崇曜謹跋

東西洋考

張燮著

東西洋考序

澄、水國也。農賈雜半。走洋如適市。朝夕之皆海供。酬酢之皆夷產。閭左兒、艱聲切而慣譯通。能檣舂而善風占。殊足異也。往歲、商若瑠苦。余條十三議上之。稍見蘇。時詣予引疑。間進而問徼外風土。諸種種異。因介詞伯金陵王君謀曰。是不可以無紀。並郡誌所逸也。於是孝廉張紹和父。博物辨騶辭。延之纂輯搜羅。閱月、二洋考成、受梓。予讀而驩然曰。異哉、吾儒之一耳一目之足以齊海內乎。彼僅隔一帶水。華風夷運。遞閩因陳。不曾陰陽寒暑之代乎。其前矣。要以茫茫堪輿。恢恢函蓋。我雖不得文教一之。其指南所至。風檣所屯。西產多珍。東產多鐵。今觀其各屬宇者。部領脅謹。莫非華也。豐城櫃屋。莫非式也。智者錦帔。莫非容也。竹雖筒吸。莫非俑也。蝶鈕踏曲。莫非節也。灼骨嚙指。莫非盟也。吹蠡飲血。莫非武也。則其異異同同者也。獨至嗜殺敢死。枕戈佩盾。朝君葬所。東奔西掠。不親親而親釋。不問醫而問巫。則諸番類然。寡獨天性。亦漸靡使之耳。傳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交南諸國。非秦、漢、以及國朝。所列冠帶也乎。史稱任延等出守。化行俗易矣。爾非閩距闞河。遠臣服之。寧梗化外。而勢不行也。因天所以格夷而令窮於華也。乃我士之民。自倭禁外。輕壓然桃航以導之。齎貨以要之。昵之如嬰孩。收之如兒席。上以佐帑需。下以廣生遂。波斯之藏。吐蠻紫貝之玩。充牣。非天以夷賜華、而不窮於夷、其較著也耶。嗟嗟。剃方圓而迭塞。九真那面

旋艍。無慮瀕矣。居夷出關。眷念良深。余弗克得之基樓。而習之三老長年。按性習之異同。總百蠻之結落。可市亦可賞者、夷耶。綢繆之其奚處。能生亦能殺者、海耶。彼遊之其奚道。讀衛自今一乘於成。波不沸而市不擾。水國澄藉樂郊。獨澄利也乎哉。是編也、足以觀矣。而第曰稗釋史之遺譚。資嗜士之夢游。非考實也。然自非王君好事。張君博物。予何從以躅躋睇方外之跡。不更足奇異乎。遂次第以弁諸首。

昔

萬曆丁巳嘉平月之廿日西蜀蕭基書於幸署水心堂

序

漢武開枸醬而渡夜郎。思走馬而征西宛。算舟車。佐兵革。抽解之征繁興。海內罷敝。唐宋而後。自高驪暨南海之石。而夷人來市於粵。自王審知招航海之商。而閩人泛粵以轉市於夷。殊俗從此雜處。雖來賓之慰國乎。而抱杞憂者、慮其習我內地也。我穆廟時除販夷之律。于是五方之賈。熙熙水國。刳艅艎。分市東西路。其捐載珍奇。故異物不足述。而所貿金錢。歲無慮數十萬。公私並賴。其殆天子之南庫也。販兒視浮天巨浪。如立高阜。視異域風俗。如履戶外。視酋長戎王。如挹幕尉。海上安瀾。以舟爲田。兢兢挑袋導引之榮。有如王耕斯懲。埔未靖之鯨鯢。及討不庭而誅後至。此推箭舉樟之乘。皆瀚海難鄰也。有漢之威遠而師偏不內耗。有唐宋之通貨。而情形不外洩。然則澄之舶政。豈非經國阜財。固圉強邊之最便者哉。古設外史氏。掌四方志。重譯獻琛之國。王者皆得祭其山川。混一弘規。例宜兼收夷夏。上下二十四代。我夷叛服互市沿革之變。史未嘗不特書。然未有徼郡國誌。勒成一家言。闡洋海聖化。被及退徼者。余友紹和張君、淹貫史籍。沈酣學海。將收千古歸之筆端。豈於耳目睹記失之。爰次洋考。用補前人所未備。是役也。司餉夢所王公、諧孝廉之船。馳域外之觀。開采訪之局。垂不刊之典。職纂權貨。而不僅備籌帑期何處責。與賢良方正。諸求此道。良足多焉。考中形勝、風俗、物產、針經、水程、莫不精之記乘。訂以長年。事其辭核。匡

幾無一字虛設。更纂藝文。以明雕題鑿齒之區。法令所不及。而文教迄之。洋洋乎上國之觀哉。嘗謂四夷產寶。中土產文。登是書於東西洋間。即梯航所貢明珠、大貝、翠羽、文犀。何多讓焉。余所爲掩卷而太息。望洋而興嗟者。始乎算緡。卒乎漏澤。始乎充軍實。卒乎輸內帑。功令所推求。中貴人所鑱削。即幸不身塡巨壑。然皆豬於海錯之吞舟。五方之賈。稍稍掉臂。不肯入漳。今虐璫已鋤。招集、茲其時矣。昔李勉掌廣州舶。初年夷貨增四五十柁。仁恕之所召也。試司理如城蕭公所條十三事。切時類。中流弊。一本仁恕之意。是書成。而蕭規具在。執是說以求民瘼。衡官常。固泉貨盈縮之源。人倫得失之際也。豈特鋪張盛爽之廣被。聲教之四訖。跨軼前代而已哉。

月溪主人周起元拜撰

貴遐都。爲滌除殘。有司受事。瑣瑣宣聖天子恩德。明珠大貝。悉聽賈人自有之。無敢掠此進尚方。今庶幾挾是編以報曰。是職方之外紀。主客之逸叢也。而以供史氏他日之採。無煩輶軒躬訊其地。椎臣不敏。赤以不尸素云耳。

萬歷戊午人日金陵王起宗書於三事餘思軒

序

昔輶軒使者。握槧懷鉛。採四方之方言謠俗。以備掌故。然皆震旦以內事耳。島嶼窅隔。波臣明之。自非躬履其地。未易辨悉。即履其地矣。自非深心遠綜。安能使萬方千門。指掌無爽也。余備員清漳。謬司権餉之役。蓋漳、海國也。其民畢力汗邪。不足供數口。歲張舩艎赴遠夷爲外市。而諸夷、遂如漳窔奧間物云。同寅如城蕭公、署郡篆。每與余萬目相將。圖維舶政。開進商民。細詢其疾苦。暇則粗及島外事。時有新譜。鑿鑿不絕。惜乎莫有善聽者莫能圖。而又稱詡諸國羅峙溟海外。大率盡此。據舶人所稱引。何以從來多未通中國。乃先代貢夷由閩粵來朝者。又何以賈舶不至者多。意必傳呼之訛。乃紀載闕然。良以增慨。誰爲合之。又誰爲分之乎。適公謂余曰。子其圖之。已。稍稍聞前令陶君。肖禮聘孝廉張紹和、叔維從事。功未及竣。時孝廉方滅跡山棲。□強出之。俾竟斯局。自秋杪至冬終。凡四閱月。考既成。而鋟劂亦隨就。余取而覽誦之。始悟舶人所稱某港者。即古之某國。譬之鴟飛天表。楚以爲乙。越以爲鳧。乃今而爲甯一矣。且夫山河之臚列。風土之舉錯。與夫順逆之異情。強弱之殊勢。成敗之屢變。譬喻之遞更。試一展卷。洪纖不遂。而又徐存権政始末。凡良有司之所造福。中貴人之所煽殃。華夷兼收。綜識悉備。則斯考之大較也。海上人爲余言。中貴人時。每歲橫索珍奇。以獻闕下。名爲方物。商人坐此破產。主上仁聖。下尺一。與商人蠲貨。撤中

東西洋考凡例

一島外諸國。惟交阯、占城、暹羅、彭亨、呂宋、蘇祿、舶人所稱。尚沿故號。若下港之爲爪哇。柬埔寨之爲眞臘。大泥之爲渤泥。舊港之爲三佛齊。麻六甲之爲滿剌加。啞齊之爲蘇門答剌。思吉港之爲蘇吉丹。遲悶之爲吉里地悶。文萊之爲婆羅。貓里務之爲合貓里。往往訛璞爲朴。將鵝稱魚。是必質之方言。參之郡乘。驗之諸俗方物。始能得其主名。用心良苦。今於開撥。輒書古號。若標題某國。則仍依舶人給引之舊。使俗眼易于披閱。而里耳可以不驚也。

一占城之先爲林邑。在唐爲環王。暹羅之先爲赤土婆羅剎。後又爲暹與羅斛二國。爪哇之先爲闍婆。亦曰社婆。三佛齊之先爲干陀利。滿剌加之先爲哥羅富沙。蘇門答剌之先爲大食。即宿學不能綜其變而名其源。歐陽永叔作五代史。尚誤稱占城前代不入中國。況豎儒哉。自非窮搜千卷。鮮不迷亂。余所稱引。俱本于先正所論次而折衷之。非敢臆見妄爲牽合也。

一諸國前代之事。史籍倍詳。而明興以來爲略。即國初之事。掌故粗備。而嘉隆以後爲尤略。每見近代作者。叙次外夷。於近事無可據指。輒用此後朝貢不絕一語搪塞。譬之爲人作家傳。叙先代門閥甚都。至後來結束殊略。豈非缺陷。余每恨之。間採于邸報所抄傳。與故老所備述。下及估客舟人。亦多借資。庶見

大全。要歸傳信。

一列國各立一傳。如史體。其後附載山川方物。如一統志體。以其為舶政而設。故交易終焉。

一集中所載。皆賈舶所之。若琉球、朝鮮、雖我天朝屬國。然賈人所未嘗往。亦不擬入。或曰日本、紅夷、何以特書。書其梗賈舶者也。

一司關者。其人強半見在。不便立傳。第賢者又不宜泯沒。聊于各名下為志數語。其有碑可採者。亦附載名下。以見緊思。倘碑出溢情。與本宦名實不相肖。則削不錄。

一紀稅璫者何。曰史不有宦者傳乎。開一展卷。如久病暫蘇。追念呻吟苦楚之候。悲喜交集。乃國醫之功不可諼也。即附逐璫疏于後。如譜良劑焉。

一舶人舊有航海針經。皆俚俗未易辨說。余為稍譯而文之。其有故實可書者。為鋪飾之。渠原載針路。每國各自為障子。不勝破碎。且參錯不相聯。余為鎔成一片。沿途直敘。中有迂路入某港者。則書從此分途軋入某國。其後又從正路提頭直敘向前。其再值迂路亦如之。庶幾尺幅具有全海。稍便披閱。若謂新學之雞犬識路。穩滿之蕊榭稍蘇。則吾豈敢。

一藝文逸事。不載者尚多。無論搜剔所未及。即余自能覩記者。亦僅行其一樹。聊待後人之補入。

張燮紹和識

東西洋考目錄

卷一

西洋列國考

交阯 清華 順化 新州 提夷 廣南

卷二

西洋列國考

占城 暹羅 六坤

卷三

西洋列國考

下港 加留把 東埔寨 大泥 吉蘭丹 舊港 占卑

卷四

西洋列國考

麻六甲 啞齊 彭亨 柔佛 丁機宜 思吉港 文郎馬神 池悶

卷五

東洋列國考 東番考附

呂宋 大港 南旺 玳瑁 中邦 呂蓬 磨荖央 以寧 屋黎 朔霧 蘇祿 高藥 貓里務 網巾礁老 沙瑤吶嗶嘽 班隘 美洛居 文萊 雞籠淡水

卷六

外紀考

日本 紅毛番

卷七

稅餉考 水餉 陸餉 加增餉 督餉職官 公署

卷八

舟師考 內港水程 二洋針路 祭祀 占驗 水醒水忌 逐日定風 潮汐

卷九

稅璫考

卷十

藝文考

卷十一

藝文考

卷十二

逸事考

東西洋考

主修姓氏

督餉別駕金陵王起宗校梓

署郡司李泰和蕭基訂正

龍邑令君荊溪吳奕參定

前澄令君檇李陶鎔咨訪

澄邑令君臨川傅𡒄參閱

纂修姓氏

海濱逸史龍溪張燮撰次

東西洋考卷一

明　龍溪張燮紹和著

西洋列國考

交阯（清化 順化 新州 提夷 廣南）

交阯、古南交也。秦為象郡。漢滅南越、置九郡。交阯其一也。光武時、女子徵側、徵貳反。馬援討平之。後改交州。隋復為交阯郡。唐置都護府。朱梁時、曲承美據地輸款。授承美節鉞。已復并于南漢。其後州將爭立。所部雲擾。丁部領及子丁璉、討平之。宋叅嶺表。璉內附。封交阯郡王。蓋於是淪為夷矣。璉弟璿嗣。為其將黎桓所篡。貢使不絕。

[illegible]

乃（[illegible]）。然屢爲寇害，漸失藩臣禮。桓卒，諸子爭立，及廷龍嗣，昔虐不道，李公蘊逐之，遂代爲王。（[illegible]）數傳至吳昂，無嗣，爲其婿陳日煚所有。（宋史八百二十餘年 [illegible]）元攻下之，封其子光昺爲王，世貢不絕。屢時時遣將蹂其地。高皇帝嘉平區宇，王陳日煃率先內附，遣學士張以寧、封爲安南國王。會日煃卒，姪日熞嗣，請詔印于以寧。祖之。吾受命封先王，何得予若？日熞乃請于朝，遣編修王廉、主事林唐臣，封日熞爲王，而賞以寧得使臣體。未幾，陳叔明篡立，叔明死，子日焜，爲其臣黎季犛所弒。（[illegible]）（[illegible]）故國大虞，稱太上皇，使其子胡𩁹爲國王，詐稱陳氏絕無後，而𩁹其甥也，請權國事。文皇帝許之。俄而陳氏之孫天平者，間道愬于朝，相𡚒慨，裴請天平還國，封天平安南國王，使都督呂毅、黃中、大理卿薛嵒，以兵護之。季犛具牛酒犒師。偵騎往，壺觴道相屬也，不爲虞。至芹站，伏發，殺天平及薛嵒。上大怒，拜成國公朱能爲征夷將軍，西平侯沐晟左副將軍，新成侯張輔右副將軍，發兵分道討之。（[illegible]）成國公薨，詔新城侯輔行大將軍事。兵闖坡壘隘，破二關而入，抵富良江。西平侯亦破猛烈關，突宣江口，出洮水，度富良江，與大軍會於三帶州。賊立柵屯守，師夜度，大破之。焚柵，煙焰漲天，乘勝攻下西都，燒其宮室，又破賊艘於木丸江，闖大破賊於鹹水關，窮追季犛父子，獲之。捷聞，詔求陳王後，已絕，乃郡縣其地。（[illegible]）

（[illegible]）論功進封輔爲英國公，晟黔國公，餘爵賞有差。亡何，餘孽簡定作亂，英國爲大將，率兵討擒之。踰年，陳季擴復叛，季擴簡定從子也。輔復往討，轉戰逾歲，始獲之。自英公下交南，凡三獲僞王，威震西南夷。因留鎮其地，而尚書黃福，掌藩臬，有威惠，遐外以寧。詔召輔歸，以豐城侯李彬代鎮。福亦以久得代。中貴人馬騏，暴而煩苛，失衆心。黎利遂乘之反。彬不能制，所攻沒郡邑十數。命成山侯王通，佩將印，發二廣兵四萬，幷鎮兵討之。凡十餘戰，利鋒盛，前逼交州。詔安遠侯柳升，以精兵七萬往犄角。升賊。升故皆從征安南者，銳而輕敵，自以千騎爲前鋒，敗利兵，前追之，伏發橋壞，升中槍死。成山侯懼不敢出，乃與利約和，以交阯棄之，引兵還。利於是送還文武官吏四百十七人，進代身金銀香象布帛謝罪。且乞封，而宣宗用大學士士奇、榮策，（[illegible]）遣少宗伯李琦、少司空羅汝敬等，持璽書赦利，求陳氏後立之。利詭陳氏已絕，更遣少宗伯章敞、納言徐琦，冊爲權署安南國事。利遣使入謝，解歲金五萬兩。然已改元順天，帝其國中矣。利死，子麟立，（[illegible]）遣使告哀，求冊。權署國事正統丙辰，以少司馬李郁、納言蔡亨，持節冊爲安南國王。（[illegible]）大久之死，子濬嗣。（[illegible]）請冊，朝貢不絕。大順時，爲庶兄琮所弒自立。（[illegible]）大僧黎壽城等，起兵殺琮，而立濬弟灝。（[illegible]）成化初，與鎮安土官岑宗紹相攻，爲岑氏所敗，占城王茶全，攻其化州，灝率兵

救之，占城退走，虜王茶全以歸。弘治間，灝死，子暉嗣。（[illegible]）暉死，子敬嗣。（[illegible]）未踰年而死，遺命立其弟誼。（[illegible]）誼立四年，死於弒。其黨黎廣、陵等，裴誼寵信母黨阮种、阮伯勝，恣行兇暴，民不堪命。阮氏竊國柄，淺誼別宅，逼令自盡。臣等與國人共舉其冢，黨與盡伏誅。竊見故國王黎灝第二子故臣錯，有子黎賙，堪任國事，乞賜襲封。詔許之。（[illegible]）初灝生二子，長即暉，次子錯，爲封鎮江王。暉生敬、誼。敬生醫、賙。誼被害時，錯與灝俱先死，故國人立賙。而灝之子僞花陽王灝、及弟䝉，以兄不得立。灝妻鄭綏女，諸妻鄭惟鐐女，是時鄭氏皆握柄於國。立賙非其意也，賙旣立，（[illegible]）多行不義，國人惡之。正德丙子，鄭惟𠒋、鄭綏，與其黨陳真、弒賙，而諒山都將陳暠者，稱陳氏後，以諒山之甲迫交州，殺鄭惟𠒋自立。陳真、鄭綏走之，暠病死，鄭綏等共立譓爲主於國。（[illegible]）其大臣阮弘裕等，討弒賙之罪。攻鄭氏，鄭氏出奔。時國柄未有所屬，莫登庸諷群臣推己典兵。（[illegible]）旣得志，漸除譓左右，易所親信防守之。譓潛起兵攻登庸，反爲所敗，出奔諸華。時嘉靖元年也。登庸乃僞立廣。（[illegible]）亡何，誅廣幷其母殺之，而自立。（[illegible]）時譓尙據清華，又安、順化、廣南、四道。登庸立其子方瀛居守，自稱太上皇，率兵攻譓，連破之。譓走，入哀牢國，憤悒死。子寧，甫七歲，故臣共立之於漆馬江。登庸屢攻不能克。鄭惟僚以黎寧命來請兵，下部議，拜咸寧侯仇鸞爲大將，尙書毛伯溫、監督及督臣蔡經等，分道入討。乃聚兵以聲恫喝，登庸懼，使納款，登庸於是爲降表請罪，獻代身金人，自贖。伯溫等爲壇南關軍相距，登庸股帽徒跣，伏壇下，稱詔赦之

（[illegible]）凱旋，伯溫等加秩有差。廷議黎寧非眞黎氏後，以登庸爲都統使，鎭安南。然帝其國自如也。登庸、方瀛、相繼死。孫福海嗣位，又死。子宏瀷幼，大臣阮敬等專權，國復亂。四十三年，貢使黎光賁，至京。光賁以國難，羈留南寧者十五年。至是乃遣，其後貢遂絕，萬曆間，莫茂洽爲都統使，茂洽死，國大亂數年，鄭惟憭子鄭檢、立黎維邦爲主。維邦死，子維潭嗣，盡逐莫氏，遺孽詣督臣請款，關檄質，移文撫州，前國王印，守臣詰之。維潭飾辭對，然請款欲堅，與約必以高平居莫氏，如黎氏漆馬江時。維潭心難之，遂去。頃之復款，其言其恢復之義，歸附之誠。高平乃其故土，且莫氏篡臣，不宜漆馬江爲比。守臣曰：莫氏先世雖篡，逆今日乃國家外臣也，使殺忍一隅，毋遂殄絕，是我國家所以鎭撫四夷，共其患難之道。維潭乃聽，二十四年夏，竄

撿受降。如登庸故事。[illegible]

督臣陳大科疏言。莫之篡黎。其事逆。先朝猶赦其罪。況黎之復讐。其名正。今日宜許

其順以夷治夷。祖宗成法。事下部議。如大科言。以維潭爲都統使。安南復定。萬曆間。黎維新嗣。維新纖闕

主。然政無織鉅。悉決於大臣鄭松。所擁虛器耳。三十五年。交南苦饑。叛酋集衆掠欽州。輒散去。督臣戴燿、

遣兵討捕之。移檄維新自縛叛酋。松縛金揚、扶安、扶忠、三人來獻。其與黨西逃遁者。歲爲南大患。督臣

周弘謨。請卅兵勦。以需大創。云其俗夷獠雜居。獷悍喜鬬。或翦髮。或椎髻。口赤齒黑。跣足文身。善熱好

洛。故便舟善水。性交愛人。倜儻好謀。驩演人淳秀好學。則從古傳爲美談。國中尚知重文。宜王。用制科取

士。亦猶中華之遺教也。其地分十三承政司。[illegible]

[illegible]舶人稱東京者。即其故都。其王居曰日南殿。

清化港。即舊清化府也。是漢九眞郡治之地。隨唐爲愛州。在交阯爲西京。今爲清華承政司。順化港、即舊

順化府也。今爲順化承政司。

廣南港。即舊乂安府也。漢爲日南。隋唐爲驩州。今爲廣南承政司。太傅阮某。鄭松之舅也。松既執國政。阮

不能平。擁兵出據于此。威行諸部。某卒。其子始能貳東京。

新州港、即舊新安府也。今爲海陽承政司。提夷港、亦交阯屬縣。以上風俗。大約與東京相類。[illegible]

[illegible]

形勝名蹟

佛跡山。[illegible] 荷漏山。[illegible] 東究山。[illegible]

[illegible] 仙遊山。[illegible] 金牛山。[illegible]

[illegible] 崑山。[illegible] 丘嶠山。[illegible] 安子山。[illegible]

[illegible] 屯山。[illegible] 大關山。[illegible]

[illegible] 鳳凰山。[illegible] 三島山。[illegible] 芙山。[illegible] 隴山。[illegible]

[illegible] 戲馬山。[illegible] 安鍾山。[illegible] 天琴山。[illegible]

[illegible] 橫山。[illegible] 繖圓山。[illegible]

[illegible] 艾山。[illegible] 富良江。[illegible]

[illegible] 如月江。[illegible] 天德江。[illegible]

米蘇江。[illegible] 宣光江。[illegible]

[illegible] 海潮江。[illegible] 龍門江。[illegible]

[illegible] 夜澤。[illegible]

[illegible] 龍溪。[illegible] 天威溪。[illegible]

[illegible] 東津渡。[illegible] 金溪究。[illegible]

[illegible] 越王城。[illegible]

[illegible] 翔城。[illegible] 大羅城。[illegible]

[illegible] 望海城。[illegible]

[illegible] 紅王宮。[illegible]

[illegible] 天使館。[illegible] 浪泊。[illegible]

[illegible] 銅柱。[illegible]

物產

金。[illegible] 珠。[illegible] 辟塞犀。[illegible]

[illegible] 珊瑚。[illegible] 犀角。[illegible]

[illegible] 象牙。[illegible]

[illegible] 貝。[illegible] 瑇瑁。[illegible]

[illegible] 翠羽。[illegible]

[illegible] 銅鼓。[illegible]

[illegible] 銅。[illegible] 丹砂。[illegible] 奇楠香。[illegible]

[illegible] 奇楠香油。

[illegible] 沈香。[illegible]

[illegible] 速香。[illegible]

[illegible] 安息香。[illegible]

[illegible] 糖香。[illegible] 蘇合油。[illegible]

[illegible] 東京布。[illegible] 絹。[illegible]

[illegible] 東京布。[illegible] 羚羊角。[illegible]

[illegible] 明角。[illegible] 烏角。[illegible] 鹿角。[illegible]

[illegible] 鯽皮。[illegible]

馬尾。[illegible]蠟。[illegible]燕窩。[illegible]胡椒。[illegible][illegible]肉。[illegible]荳蔻仁。[illegible]檳榔。[illegible]椰。[illegible]千歲子。[illegible]波羅蜜。[illegible]劉[illegible]。[illegible]菴羅果。[illegible]石栗。[illegible]

豆蔻。[illegible]古度。[illegible]石南樹。[illegible]皮州樹。[illegible]閩樹。[illegible]多威。[illegible]蓽茇。[illegible]酉求子。[illegible]大茄。[illegible]蘇木。[illegible]烏欖木。[illegible]棱竹。[illegible]棘竹。[illegible]白綠。[illegible]人子藤。[illegible]犀。[illegible]象。[illegible]兕。[illegible]白鹿。[illegible]麞。[illegible]猩猩。[illegible]狒狒。[illegible]果然。[illegible]白雉。[illegible]孔雀。[illegible]鸚鵡。[illegible]蚺蛇。[illegible]竹鼠。[illegible]鷓鴣魚。[illegible]紅飛鼠。[illegible]蠔子蜆。[illegible]

交易

賈舶既到，司關者將幣報，酋行四拜禮。所貢方物，具有成數。酋為商人設食，乃給木牌於廛舍，

聽民貿易。酋所須者，輦而去，徐給官價以償耳。廣南酋號令諸夷，埒于東京。新州、提夷皆屬焉。凡賈舶在新州、提夷者，必走數日程，詣廣南入貢。廣南酋亦遣給木牌。民過木牌，必致敬乃行，無敢譁者。販風稜之旁盤夷。順化多女人來市，女人散髻而飛旁帶，如大士狀。入門以檳榔貽我，通慇懃。士人嗜[illegible]。每直貨以賒。[illegible]

論曰：久矣夫交南之為郡縣也。文皇帝振衆之隨，六師所指，海立山飛，漢唐土宇，於茲重闢，厥績偉矣。迨英公內旋，銜命胥人，馬援猶來，賊羣則逸。宣廟以止戈為武，休息甚弘，然楚楚冠裳，棄成瞬介，不得與珠崖儕耳。同被華風，則大造者之新此一方，蓋秀也。二百餘年，羈縻勿絕，保境感思，因獻琛而稱藩，易姓代興，終款關而待命，雖僭竊未改，視黎桓時則有分矣。

東西洋考卷二

西洋列國考

占城

占城，古越裳地也。秦林邑，漢象林，及區連殺縣令自立，稱林邑王。數世中絕，外甥范熊代之。子逸，逸死，奴文篡立。[illegible]陷日南久之。[illegible]文死，子佛嗣，屢為晉兵所破，然亦世為交南患。[illegible]至孫文敵，為扶南所殺。大臣范諸農平其亂，自立為王，傳子陽邁。宋永初時，遣使來貢。[illegible]其後叛服靡常。交州刺史檀和之將兵擊之，深入其境。齊梁亦通使往來。隋時為大將劉方所破。[illegible]

[illegible]至唐而范始滅。國人立其姑子諸葛地。更號環王。元和初。都護張舟擊走之。徙國於占。占城之名所自始也。宋時。數破眞臘。[illegible]後眞臘大舉復讐。俘殺殆盡。更立眞臘人主之。元世祖。詔降虎符。授榮祿大夫占城郡王。卽其地立省撫安之。然竟負固。大軍南討。國王戰敗遁逃。然不果降。明興。高皇帝賜占城國璽書。國王阿荅阿者。遣使朝貢。蓋從此始歸款矣。四年。王爲安南所苦。奉表乞賜兵器樂人。俾安南知我爲聲教所被。不敢輒欺負。上憐之。相曰。南國既共內附。豈宜擅兵相攻。業詔安南無開兵釁。兵器不爾吝。但以安南故賜爾。是助爾構兵也。樂有聲律。方言各異。中國人不可遣。爾國人能習華語者。來習肄。十六年。遣子入賀聖節。永樂改元。遣使告諭卽位。其王占巴的賴。奉金葉表來貢。上使行人蔣賓、王樞。往報之。賚金綺有差。且勅安南毋相侵掠。從來請也。四年。遣中貴馬彬。諭以共伐安南。詔粵東諸將繕兵甲。由海道與占城會。賜占城王鍍金銀印。他物甚侈。王出兵助征。[illegible]五年。奏貢克復安南所侵地。獻俘貢方物。上下詔褒美。數年間。屢遣使來貢。悉厚答之。至命中貴彬護其使臣以歸。十三年。兵部尚書陳洽。馳奏初討安南時。占城王雖稟命出征。然實懷二心。愆期不進。又以金帛戰象資季擴。季擴以黎蒼女遺之。復約陳翁挺。侵升華府所轄地。罪下季擴一等耳。請發兵征之。上以交阯初平。不欲窮兵遠夷。遣使諭王歸我侵地。其後三年一朝貢。詔使亦仍往不絕。[illegible]景泰末。王摩訶貴殂。天順初年。弟槃羅悅馳使請封。命給事中江彤、行人劉寅之持冊往。王亦遣使來謝云。成化中。王茶全爲交阯所破。嗣王徙居赤坎邦。遣使請封如故事。而安南陪臣。據其故都。詭稱占城王。迎詔。使臣覊。又

謂眞王也。持封冊給之。嗣王古來。航海奔廣州投訴。更以來朝爲辭。督臣屠滽。命參議姜英。聚其事。時安南納叛將而助之虐。申言古來不當嗣。滽從僉議。謂冊印元有古來名。宜王其地。具疏以聞。仍移檄安南。道之順逆。安南亦不敢大肆其狠噬。乃還官軍二千。令東莞商人張宜。護送古來還國。弘治十八年。古來卒。沙古卜洛嗣。正德五年。奉詔冊封者。給事中李貫。行人劉廷瑞也。十二年。來朝。嘉靖二十一年。再至云。其俗果于戰鬬。尚釋教。王冠三山金花玲瓏冠。披錦縵。著玳瑁履。腰束八寶方帶。出遊乘象。或黃帽車。一人持檳榔盤前導。從者十餘輩。各執弓矢刀槍。[illegible]民望之膜拜一而止。臣妾冠茭葉冠。男蓬頭。[illegible]女後椎結。居處爲閣。名曰干闌。門戶皆北向。民居茅茨。不得踰三尺。衣紫衣。[illegible]惜玄黃者論死。椰葉爲席。以腦塗身。山牛不任耕。但殺以祭鬼。令巫祝之曰阿羅和。救他早脫生也。正月一日。牽象周行所居之地。然後驅逐出郭。謂之逐邪。四月遊船。十一月望日爲冬至。所部各獻方物。十二月望日。城外縛木爲塔。以衣服香藥從塔上。焚之祭天。釀酒甕中。佽以藥。賓主繞甕坐。筒而啜。且啜且注水。味盡而止。[illegible]無紙筆。以羊皮搥

薄。削竹爲筆。燻白灰爲字。[illegible]或擊鼓以警衆。或吹蠡以卽戎。古稱歲時採生人膽入酒飲之。又以浴身。謂之通身是膽也。嫁娶必用八月。女先求男。同姓還相婚姻。使婆羅門引婿見婦。握手相付。祝曰吉利吉利。[illegible]喪用火燕。以器瘞餘骨沈之。[illegible]王在位三十年。卽入山。茹素受戒。曰。我不道。當先虎狼食。或病死。從此國事不得復相關。傳子攝國。非年得無恙。復入爲王。國人呼爲昔嚟馬哈剌札甚。[illegible]

形勝名蹟

金山。[illegible] 鴉候山。[illegible]

不勞山。[illegible] 赤坎山。[illegible] 伽倆貌山。[illegible] 臨粟城。[illegible]

木城。[illegible] 半山塔。[illegible] 羅溽。[illegible]

物產

金。[illegible] 銀。[illegible] 錫。[illegible] 寶母。[illegible] 火珠。[illegible] 水精。[illegible] 菩薩石。[illegible] 犀角。[illegible] 象牙。[illegible] 瑇瑁。[illegible] 奇楠香。[illegible] 沈香。[illegible] 檀香。[illegible] 龍腦香。[illegible] 麝香。[illegible] 降眞香。[illegible]

丁香。[illegible] 乳香。[illegible] 薔薇水。[illegible] 猛火油。[illegible] 吉貝。[illegible] 朝霞布。[illegible] 絲紋布。[illegible] 白氎布。[illegible] 貝多葉簟。[illegible] 烏角。[illegible] 黃蠟。[illegible] 蘇木。[illegible] 烏橘木。[illegible] 吉竹。[illegible] 燕窩。[illegible] 胡椒。[illegible] 檳榔。[illegible]

之王有故欲追使人客至則令得其賞[illegible]

波羅蜜[illegible]

檳榔子[illegible]

蓽澄茄[illegible]

荳蔻[illegible]

甘[illegible]

象[illegible]

猩猩[illegible]

白猿[illegible]

白雉[illegible]

秦吉了[illegible]

鸚鵡[illegible]

山雞[illegible]

[illegible]

青鸞[illegible]

交易

賈舶抵岸，獻果幣于王，王設食待之。國人狠而狡，貿易往往不平，故往販者少。或謂取人膽者，非止獻王，亦以供象洗目。伺人于道，乘其不意斫殺之，取膽以去。若彼人驚覺，則膽破不中用矣。置衆膽煮瓮中，華人膽輒居上，故必取華人膽爲貴。五六月間，商人出必戒嚴。

暹羅 六坤

暹羅爲南海古赤土及婆羅剎地也。以赤土、故後人訛爲赤眉遺種。隋大業二年，募能通絕域者，屯田主事常駿等自南海郡乘舟使赤土，宣詔畢，爲奏天竺樂，曰：今是大國臣，非復赤土國矣。以鑄金爲多羅葉，隱起成文爲表，金函封之，遣子隨駿還報。此通中華之始也。隋書曰：王遣婆羅門鳩摩羅以舶三十艘來迎，月餘至其都，王遣其子那邪迦請與駿等禮見，先遣人送金盤貯香花并鏡鑷，金合二枚貯香油，金瓶八枚貯香水，白疊布四條，以擬供使者盥洗。其日未時，那邪迦又將象二頭，持孔雀蓋以迎使人，并致金花金盤以藉詔函。男女百人奏蠡鼓，婆羅門二人導路至王宮。駿等奉詔書上閣，王以下皆坐。宣詔訖，引駿等坐，奏天竺樂。事畢，駿等還館，又遣婆羅門就館送食，以草葉爲盤，其大方丈。因謂駿曰：今是大國中人，非復赤土國矣。飲食疏薄，願爲大國意而食之。後數日，請駿等入宴，王前設兩牀，牀上並設草葉盤，方一丈五尺，上有黃白紫赤四色之餅，牛羊魚鼈之肉百餘品。延駿升牀，從者坐於地席，各以金鍾置酒，女樂迭奏，禮遺甚厚。尋遣那邪迦隨駿貢方物，并獻金芙蓉冠、龍腦香，令婆羅門以香花奏蠡鼓而送之。唐貞觀時，婆利、羅剎與林邑使者偕來。唐書曰：婆利東即羅剎，常駿使赤土，遂通中國也。其後分爲暹與羅斛二國。暹瘠土不宜耕稼，羅斛土平衍而稼多獲，暹取給焉。元元貞初，暹遣使入貢，賜來使素金符佩之。元史曰：元貞元年進金字表，欲朝廷遣使至其國。比其表至，已先遣使，蓋彼未之知也。使急追詔使同往。以暹人與麻里予兒舊相讎殺，至是皆歸順，有旨諭暹人勿傷麻里予兒，以踐爾言。大德三年，暹國主上言：父時，朝廷嘗賜鞍轡白馬及金縷衣，乞循故事以賜。帝以丞相言彼小國而賜馬，恐其鄰忻都輩譏議朝廷，竟賜金縷衣，不錫以馬。迨至正間，暹降羅斛，遂稱暹羅斛。洪武四年，國王參烈昭毘牙遣使奉金葉表來朝。七年，使臣沙里拔職至，自言奉命來王，去秋八月，壞舟烏猪洋，漂至海南，所餘貢物惟蘇木、降香、兜羅錦來獻，不敢自外於包茅。上訝其無表，詭言舟覆，而方物迺存，必番商也，卻之。詔中書禮部曰：古者中國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九州之外則每世一朝，所貢方物不過表誠敬而已。高麗稍近中國，頗有文物[illegible]

之。九年，國王哆囉祿遣其子昭祿羣膺貢象及方物。下詔褒諭，賜暹羅國王印。自是始稱暹羅，從朝命也。二十年再貢。二十八年，哆囉祿殂，遣中使趙達往祭，敕賜嗣王昭祿羣膺及妃綺帛、歷布有差。永樂元年，遣使賀即位。二年，表貢方物，遣中使李興往勞，賜文綺紗帛。四年，貢使嗣至，表乞量衡式，許之，并賜古今烈女傳。是秋，國王遣使與琉球修好，遭風漂舟入閩。守臣籍記方物以請。上謂李至剛曰：爾邦結盟，美事也，朕豈有利焉。鄰有善人，猶能救人於危，況朝廷統御天下哉。令有司給糧，俟便風遣之去。七年，使凡兩至，首春以祭仁孝皇后，秋九月，更修職貢，厚報之。時南海叛民何八觀等逃匿島外，貸入暹羅，至是使歸，敕諭國王毋爲逋逃主。八年，貢使附送八觀等還，降敕嘉獎。十年冬，貢復至。十三年，昭祿羣膺殂，子三賴波磨札剌的剌嗣。暹羅於滿剌加，夙稱籠使之，微輸惟命，然猶歲歲開兵隙。十七年，詔暹羅國王，俾與滿剌加平。十八年，貢又至，遣中使楊敏護其使還國，并報禮王。十九年春，奉表謝侵滿剌加之罪。七月，貢如常儀。蓋是歲使又兩至云。二十一年，貢至，錫鈔幣如禮。其後率分三歲一貢。至成化間，汀州士人謝文彬者，以販鹽下海，飄入暹羅，因仕其國，後充貢使至留都，遇從子瓚于途，爲橐錦綺貿易事覺，下吏，竟遣歸。然成化後，大率六年一貢矣。嘉靖三十二年，使至，貢白象及方物。途中白象已斃，遣象牙一枝，使者以珠寶飾之，盛金盤內，并貯白象尾毛爲信。[illegible]上嘉其意而禮遣之。隆慶初年，東蠻牛中[illegible]求婚暹羅，暹羅拒之。東蠻牛恚甚，統沙外兵圍暹羅，破之。

王自經死。虜其世子及中朝所賜印以歸，次子嗣國，奉表請印，曰：暹羅部領數十國，非天朝印不得調兵。上命給予。[illegible]其後頗爲東蠻牛所制，嗣王整兵經武，志在復讐。萬曆間，東蠻牛復來寇，嗣王引兵迎擊之，殺其子，東蠻牛宵遁，不敢復窺暹羅。暹羅雄海外，隨移軍攻真蠟，真蠟降，從此年年用兵，遂霸諸國矣。比倭寇朝鮮，部臣議諸國兵攻倭，暹羅願備所部前驅自効，經略都御史宋應昌以聞，會倭酋死，遂去，不果行焉。其土下濕，氣候炎熱不齊，民悉樓居，樓密聯檳榔片，藤繫之甚固，藉以藤席竹簟，處其間。王宮高九丈餘，以黃金爲飾，雕鏤八卦，備極弘麗。[illegible]甚肅。[illegible]門自拜，膝行乃前。王與國人白布纏首，被服長衫，腰束嵌絲帨。王獨加以錦綺，跨象，或乘肩輿。尚釋教，國人効之。[illegible]百金之產，使以其半施佛。婦人多智，丈夫事無大小，悉歸與婦計之，聽其裁決。婦見華人，甚悅之，置酒款接，留宿甜狎，以爲常，夫不能禁也。[illegible]婚則羣僧迎婿至女家，僧取女紅帖男額，以爲吉祥。喪禮，以水銀灌之，葬于高阜，壘塔其上。貧家爲葬耳，以髮製紙，施[illegible]粉爲白點。田平而沃，稼穡豐熟。其俗勁悍，善水戰。[illegible]大將多用聖鐵裹身，刀矢不

能入聖域者、入臘骨也。[illegible]館教習譯字生者。

形勝名跡 [illegible]

大崙山。在王宮後。筆架山。[illegible] 黎頭山。 竹嶼。 椰樹澳。 黃河水。[illegible] 三寶港。[illegible] 金城。在王宮。[illegible] 金塔。[illegible] 三關。[illegible] 錫門。[illegible] 禮拜寺。[illegible] 三寶廟。[illegible]

物產

珠。[illegible] 珊瑚。[illegible] 琥珀。[illegible] 貓睛石。[illegible] 寶石。[illegible] 金。[illegible] 銅鐵。[illegible] 犀角。[illegible] 象牙。[illegible] 翠羽。[illegible] 玳瑁。[illegible] 龜筒。[illegible] 花錫。[illegible] 鉛。[illegible] 羅斛香。[illegible] 檀香。[illegible] 乳香。[illegible] 降香。[illegible] 片腦。[illegible] 薔薇水。[illegible] 兜羅綿。[illegible] 鹿角。 烏角。 蠟。[illegible] 阿魏。[illegible] 大風子。[illegible] 蘇木。[illegible] 沒藥。[illegible] 血竭。[illegible] 孩兒茶。[illegible] 蓮蓬。[illegible] 椰子。 酒。[illegible] 檳榔。[illegible] 鶴頂鳥。[illegible] 象。[illegible] 孔雀。[illegible] 鸚鵡。[illegible] 六足龜。[illegible] 白鼠。[illegible]

六坤、暹羅屬國也。風土與暹羅盡相類。第六坤地、故產椒、是暹羅所無。

交易

賈舶入港、約三日程至第三關。舟至、則偵者飛報于王。又三日、至第二關。又三日、至佛郎日本關。所至關、輒遞與其近地交易、不必先詣王也。既至王城、以幣帛椑橘之類貢王。然王深居不得見。其俗以海肌代錢、是年不用肌、則國必大疫。故相沿不改。[illegible] 貿易輸稅、各有故事。國人禮華人甚摯、倍于他夷、眞慕義之國也。

論曰、林邑夙通中華、居然雄國。暹羅自赤土藥附、亦使有衣被寢、且道明興、內附。洗沐害油、占城見苦交人、則屢詔飭其雛。暹羅蹴踐滿剌加、則十行折其鋭。蓋莫不羨從而仁慎焉。然占城從征、而有二心於交。暹羅當海內清夷、輒請遣子入學。當屬國苦擾、又請助戰擒倭。夫固二國之優劣也。

東西洋考卷三

西洋列國考

下港 加留吧附

下港、一名順塔、唐稱闍婆、在南海中者也。一名訶陵、亦曰社婆、元稱瓜哇。[illegible] 甲長為諸番之雄。王宮輒壠、高三丈、方三十餘里。屋高四丈。[illegible] 地覆板、藤花席、跏趺而坐。[illegible] 王蓬頭、頂金裝冠、衣綵嵌絲帆、腰束錦綺、佩短刀、跣足、跨象或乘牛。前導有金鉞珠旗及孔雀尾織之屬。[illegible] 國人見王、皆坐俟其過、乃起云。[illegible] 民居茅茨覆屋。[illegible] 男蓬頭、女椎結、衣裝纏胸以下。婚姻無媒妁、但以黃金為禮。將婚、男造女家。後五日迎婦、以牛車載綵棚。貯婦女其中、又作假新人新婦一雙、妝束和類、迎向禮拜寺訂盟、然後抵家。其俗有名而無姓。五月遊船。十月遊山。[illegible] 樂有橫笛、鼓板、白為夷舞。諸所謂太平闍婆之徵也。[illegible] 病不服藥、但禱佛祈禳。喪有水葬、火葬、犬葬、

惟逝者所欲而已。生子而一歲，以匕首佩之，名曰不剌頭。（[illegible]）把金銀象牙雕琢爲靶。無貧富悉佩腰間。値忿爭，即拔刃相刺。國人居相語曰：病死天之所厭，不如刺死者身自爲雄也。其輕命惜生類如此。劉宋元嘉時，始入中國。（[illegible]）唐貞觀中，遣使入貢。（[illegible]）上元間，國人推女子爲王，號悉莫。威令整肅，道不拾遺。大食君聞之，齎金一囊置其郊，行者輒避，如是三年。太子過，以足躪金，悉莫怒，將斬之。群臣固請，悉莫曰：而罪實本於足，可斷趾。群臣復爲請，乃斬指以徇。大食聞而畏之，不敢加兵。大曆、元和、咸通之間，使者屢至，朝命優答之。（[illegible]）宋淳化三年，其王穆羅茶遣使來貢，云中國有眞主，本國願得比於外臣。（[illegible]）大觀三年，再貢，詔禮之如交阯。元遣史弼、高興征之，終不能制。（[illegible]）我朝洪武二年，遣行人賜瓜哇國璽書。三年，王昔里八達剌遣使奉金葉表，貢方物及黑奴三百人，納元所授宣勅二道。已而我使至三佛齊，瓜哇要而殺之。（宋史曰：有仇，與三佛齊國相攻戰。）十三年，王八達那巴那務來貢。上絕其使，下詔責王。永樂元年，西王都馬板奉表賀即位。二年，東王孛令達哈遣使朝貢，請印，與之。西王亦歲歲貢

使來朝。五年，西王與東王戰，滅東王。時我舟過東王城，西王殺我百七十人。西王懼，遣使謝罪。勅責西王，令償死者金六萬。已，僅入貢萬金。禮官請索如約。上曰：朕利金耶，令遠人知畏耳。蠲其金，賜敕幣諭之。八年，貢馬及方物。十一年，復貢。是時三佛齊已降瓜哇，更名舊港。中貴人吳賓使瓜哇還，奏言滿剌加國王詭稱朝旨，從瓜哇索舊港地。瓜哇人不敢卸寶。上降勅附來使，歸諭之，俾無猜惑。十三年，都馬板更名楊惟西沙，專使謝恩。十六、十九年，凡再貢，而東王久不至。蓋先是爲西王所破。讒言欲立其子，竟亦不果，而遂滅也。正統二年，再貢，厚賜之。景泰時，請封，賜蟒衣、織蓋。天順四年，王都馬班貢使渡國，以綵幣賜其王及妃。鄭端簡謂其國人大抵三種：唐人、土人而外，西番賈胡居久者，服食皆潔。近紅毛番，建禮拜寺彼中，蓋其別種由來漸矣。

加留把、下港屬國也。半日程可到。風土盡相類云。

形勝名蹟

新村。（[illegible]）西山。（[illegible]）擬咀山。（[illegible]）猪馬從。（[illegible]）麻嗜巴歇村。（[illegible]）漳佶山。（[illegible]）郎兒野州。（[illegible]）鸚鵡山。（[illegible]）石撻。（[illegible]）吉利門。（[illegible]）闍

婆城。（[illegible]）婆露伽斯城。（[illegible]）淡水港。（[illegible]）

物產

金。銀。（[illegible]）眞珠。（[illegible]）犀角。（[illegible]）象牙。（[illegible]）玳瑁。（[illegible]）沈香。（[illegible]）檀香。（[illegible]）丁香。（[illegible]）銅鼓。（[illegible]）蠻筒。（[illegible]）紋布。（[illegible]）吉貝。（史見宋）藤花簟。（宋時貢）硫黃。（[illegible]）紅花。（[illegible]）蓽撥。（[illegible]）蘆薈。（[illegible]）阿魏。（[illegible]）胡椒。（[illegible]）青鹽。（[illegible]）木瓜。（[illegible]）檳榔。（史見宋）椰子。（[illegible]）蝦蟆丹樹。（[illegible]）波羅蜜。（[illegible]）蓽澄茄。（[illegible]）吉柿。（[illegible]）赤白豆蔻。海菜。（[illegible]）思[illegible]。（[illegible]）茴香。（史見宋）蘇木。（[illegible]）犀。象。（史見宋）白鹿。猴。（[illegible]）孔雀。（[illegible]）鸚鵡。（[illegible]）頻伽鳥。（[illegible]）倒掛鳥。（[illegible]）綠鳩。（[illegible]）

交易

舶將到，有酋來問，船主送橘一籠、小雨傘二柄，酋馳信報王。比到港，用果幣進王。立華人四人爲財副，番財副二人，各書記。華人諳夷語者爲通事，船各一人。其貿易，王置二瀰城外設立舖舍。（[illegible]）凌晨各上瀰貿易，至午而罷。王日徵其稅。又有紅毛番來下港者，起土庫在大瀰東，佛郎機起土庫在大瀰西，二夷俱哈板船，年年來往貿易，用銀錢。如本夷則用鉛錢，以一千爲一貫，十貫爲一包，鉛錢一包，當銀錢一貫云。下港爲四通八達之衢，我舟到時，各州府未到，商人但將本貨兌換銀錢鉛錢。迨他國貨到，然後以銀鉛錢轉買貨物。華舶開駕有早晚者，以延待他國故也。

東埔寨

東埔寨，即古眞臘國也。其國自呼甘孛智，後訛爲甘破蔗。今云東埔寨者，又甘破蔗之訛也。（[illegible]）先爲扶南屬國。王姓刹利氏，至質多斯那，遂兼扶南而有之，遂雄諸夷。既死，子伊奢那先代立。隋大業十三年，遣使貢獻，帝禮之甚厚。至唐，闢土浸闢，神龍以來，國分爲二，北多山阜，號陸眞臘，南近海，號水眞臘。久之仍合爲一。今賈舶至者，大都水眞臘地也。宋政和六年，使者來貢，賜朝服服之。（[illegible]）明年辭去。宣和二年，詔封其國王與

占城等。建炎間、以郊恩授王檢校司徒、加食邑。其國屢與占城戰。戰失利。至慶元時、大舉復仇、破占城。遂王其地。改國號占臘。蓋於是地方七千餘里矣。元之諸者占城也。嘗遣一虎符、一金牌、同往眞臘。爲所拘執。元貞中、始招諭賓服之。明興、國王忽兒那、獻琛內附。二十年七月、行人唐敬、還自眞臘、王遣使貢象五十九頭、香六萬觔。永樂改元、遣使者諭即位。二年八月、國王參烈婆毘牙、遣陪臣九人來貢、賜鈔幣有差。先是中貴人奉使彼中。將歸、有從兒三人夜遁去、索之不得。其王以國中三夷人充數。還朝、既引見。上曰、華人自逃。何與彼事。而責償之過。且若輩語言不通、風土復隔、將焉用此。而令背其離鄉之爲。命禮部給道里費、善遣之。尙書李至剛曰、臣意華人、必不甘逃遁彼土。或爲彼所匿。則此三人於法應罪。上曰、何須逆詐人主。但推天地之心、以待遠人、可也。三年、參烈婆毘牙殂、命鴻臚王孜、往祭之。封其子參烈昭平牙、爲王。賜綵幣。七年、奉金鏤表、貢馴象及方物。景泰三年再貢。王城周圍可二十里。城上石佛頭五、飾其中者以金。王宮及府第皆面東。宮殊壯麗。（風土記曰蒞事處有金窗櫺左右方柱上有鏡四十八面列於窗邊）王三日一視朝、坐七寶牀。上著朝霞吉貝、瞞絡腰腹、下垂至脛。頭戴金寶花冠、足履革履、耳懸金鐺。皆服白氎。（風土記曰男女椎髻以布圍腰出入則加）臣入見王、稽首階下（[illegible]）者三。王呼上階、則跪、以兩手抱膊。遶王環坐、議國事。訖、跪伏而去。（風土記曰國主坐衙欲見者則坐地上以與少頃內中隱隱有樂聲外吹螺迎）（[illegible]）國中有金塔、金橋。歲時一會。羅列玉猿、孔雀、白象、犀牛、於前。名百塔洲。（[illegible]）（[illegible]）所謂富貴眞臘也。生女九歲、擇僧道去其童身。名曰陣毯。（[illegible]）婚娶、男女兩家、俱八日不出門。晝夜然燈燭。人死、與從之野、聽烏鳶食、頃刻食盡者、以爲福報。居喪但髡其髮。女人於額上剪髮如錢大、曰用此報親。文字、以麂鹿雜皮、染黑。隨其廣狹、以意裁之。用粉如白堊類、搓爲小條子、拈於手中、就皮畫以成字。永不脫落。作字、皆從後書向前、卻不自上書下也。沃野彌望、一歲可三四穫。（[illegible]）其國謂儒爲班詰、僧爲苧姑、道爲八思班詰。不知所讀何書。但由此入仕、則爲清貴。儒時於打布之外、項上挂白線一條。以此自別。既貴、亦白線如舊。僧皆食肉。但不飲酒。肉亦時以供佛。王有大故、輒僧爲司南。（[illegible]）

形勝名蹟

陸伽鉢婆山。（[illegible]）伊奢那城。（[illegible]）婆羅提拔

城。（[illegible]）眞蒲。（[illegible]）[illegible]木州。（[illegible]）竹坡。（[illegible]）佛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銅臺。（[illegible]）內中金塔。（[illegible]）淡水洋。（[illegible]）

物產

犀角。（[illegible]）象牙。（[illegible]）鶴頂。翠羽。（[illegible]）銅。金顏香。（[illegible]）篤耨香。（[illegible]）沈香。（[illegible]）速暫香。（[illegible]）降香。（[illegible]）蠟。藤黃。（[illegible]）布。（[illegible]）夷瓶。明角。烏角。燕窩。胡椒。（[illegible]）紫梗。（[illegible]）大風子。（[illegible]）婆那娑樹。（[illegible]）瓜。菴羅樹。（[illegible]）毗野樹。（[illegible]）田羅樹。（[illegible]）歌畢佗樹。（[illegible]）椰子。檳榔。（[illegible]）豆蔻。（[illegible]）酒。（[illegible]）蘇方木。（[illegible]）犀。象。（[illegible]）孔雀。鸚鵡。建同魚。（[illegible]）浮胡魚。（[illegible]）

交易

船至篤奈、以柴爲城。酋長掌其獄政。果幣將之。遂成賈而徵償。夷性頗直。以所鑄官錢售我。我受其錢。他日轉售其方物、以歸。市道甚平。不犯司[illegible]之禁。間有鯁者、則熟地華人自爲戎首也。（風土記曰國人交易皆婦人能之所以唐人到彼必先納一婦人兼利其能買賣故也每日一墟自卯至午則罷無居舖但以蓆布舖地間亦有司貨地錢土人見唐人頗加敬畏呼之爲佛見則伏地頂禮近亦有欺負唐人由去人之多故也）

大泥吉蘭丹

大泥、卽古浡泥也。本閣婆屬國。今隷暹羅。其國以板爲城。（宋史曰城中居者萬餘人所統十四州）以銅鑄甲。（[illegible]）（[illegible]）其王所居屋、覆貝多葉。王服頗效中國。在王左右者、爲大人。王坐繩牀。出卽大布坐其上。衆舁之、名曰阮囊。民居覆草、椎髻、以五綵帛繫腰。花錦爲衫。市用金錢。國人宴會、鳴鼓、吹笛、擊鉦、歌舞爲樂。愛敬華人。見華人醉者、扶之以歸。婚聘之資、先以椰子酒、檳榔次之。指環又次之。後用金錢成禮。喪葬有棺。以竹爲轝。瘞棄山中。二月始耕、則祀之。如是者七年、不復祀矣。原田豐利。臘月七日爲歲節。地

熱多風雨。盛食無器，竝以竹編貝多葉貯之，食畢，輒棄擲。古稱其鄰有藥樹，取根煎爲膏服之，及塗其體，兵刃不能傷也。宋太平興國二年，其王向打遣使從商人蒲盧歇爲導，入都朝貢。其表以小囊緘封數重，非中國紙，類木皮而薄，瑩滑色微綠，長數尺，闊寸餘，橫卷之，僅可盈握。其字細小，橫讀之。使至，詔館於禮賓院，優賜遣歸。元豐五年，王錫理麻喏復遣使貢方物，乞從泉州乘海舶歸國，從之。明興，洪武四年，王馬謨沙遣使進金表銀箋，并貢方物。（國文獻通考曰遣御史張敬往諭其國王非遣其臣勞賀）之。詔賜金綺。永樂三年，遣使封其國王麻那惹加那乃，爲浡泥國王，賜印誥符幣。六年，王率其妻子來朝。遣使迎勞之。王上金表，獻珍物，妃箋獻中宮、東宮。上宴王奉天門。是年，王卒于都下，賜謚恭順，葬石子岡。（在安德門外文獻通考）曰樹碑立祠，有司春秋致祭。封其子遐旺爲王，賜玉帶金銀綺帛他物稱是。禮送還國。遐旺請封其國後山，賜名長寧鎮國，上自爲文。俾勒于石。十二年、及洪熙元年，皆來朝貢。萬曆間，國王病卒，無子，族衆爭立，國中相誅殺俱盡，乃立其女主爲王。初漳人張某，爲那督，那督者，大侖之號也。國亂既作，那督避禍出奔。女主既立，乃遣人迎那督，復其爵號。其女出入宮中，有心疾。一日，向女主言父欲反，女主大恐，急使人按那督家，那督自殺。已而國人訟那督無反狀，女主殊悔之，絞殺其女，官其子爲佟。（紅毛番近築土庫于中謀入彭湖市者番大泥國文也與紅毛番考）

吉蘭丹，即渤泥之馬頭也。風俗俱同渤泥。嘉靖末，海寇餘衆，遁歸于北，生聚至二千餘人，行劫海中，商船苦之。（咸酒吉蘭丹即小葛蘭國按小葛蘭與柯枝接壤而吉蘭丹在大泥吉蘭丹與錫金爲錢而稱枝與小古蘭亦俱用金錢以此相同所自赴也貨甚之但以大泥破舊吉）

形勝名蹟

長寧鎮國山。（永樂六年國王麻那惹加那乃卒子遐旺復以上言請封後山爲一方之鎮王境上山皆御製碑文刻石其山上云）

物產

金。（星槎勝覽曰大金錢名伽小金錢名） 犀角。 象牙。（宋史充貢） 鶴頂。（本見一統志） 玳瑁。（本見宋史） 翠羽。 錫。 速香。（宋史充貢） 降香。 片腦。（即龍腦香也） 吉貝布。（宋史） 明角。 獨皮。 錦魴皮。 燕窩。 西國米。 巴尼樹。（見一統志） 椰子。（見一統志） 藤。 竹。 貝多樹。 加蒙樹。 犀。 象。 孔雀。 鸚鵡。

交易

華人流寓甚多，趾相躡也。舶至，獻果幣如他國。初亦設食待我，後來此禮漸廢矣。貨賣彼國，不敢徵稅，惟與紅毛售貨，則湖絲百斤，稅紅毛五斤，華人銀錢三枚，他稅稱是。若華人買彼國貨下船，則稅如故。

舊港（舊名）

舊港，古三佛齊國也。初名干陀利，又名渤淋。在東南海中，本南蠻別種，居真臘、爪哇之間。王號詹卑，故今王所部，號詹卑國，而故都爲爪哇所破，更名舊港，以別於彼之新村云。（新村爪哇屬名）吉其地故稱沃土，諺云，一年

種穀，三年生金。言其米穀盛而多貿金也。冬無霜雪，累甓爲城。民散居城外，香油塗身，覆屋多用櫚葉。市用錢布，字仿梵書。以國王指環爲印。（宋史曰亦有中國文字上表章即用焉）俗習水戰，甚慣。（文獻通考曰其國死者於管木國）其國多水而少陸，部領乃聚岸作屋以居，僮僕環之。其餘民庶，悉架室木筏上，以木樁拴閘，水長則筏浮起，不能沒也。或將別居，則起樁去之，連屋移徙，不勞財力。其樂有小琴、小鼓、崑崙奴踏曲之類。劉宋孝武世，始貢中國。（南史曰干陀利國天監元年其王瞿曇脩跋陀羅以四月八日夢一僧謂之曰中國今有聖主）梁天監元年，其王夢中國有聖人，如是者再。因圖夢中所見，遣使獻玉盤。其容貌果與梁帝合，歲時望北頂禮。（十年其王夢見此僧曰汝若不信我當與汝往觀天子既覺心異之乃遣使奉表獻至中國既至見梁武帝容貌果如夢中）十七年、及普通元年，凡再至。後亦遂絕。唐天祐初，復通。授其使都蕃長蒲訶粟寧遠將軍。宋時，貢使絡繹。（所見物使人既至模寫丹青形還國比本畫則符國寶）（耶遣使來貢）（主遣使貢）（國降從之本）請建佛寺以祝聖壽，願賜名及鐘。詔以承天萬壽爲寺額，鑄鐘給之。時咸平六年也。其後貢獻不絕。每優賜遣歸。元豐時，使者入見，以金銀花貯真珠、龍腦撒殿。用昭殊敬。（宋史大中祥符元年王思離麻囉皮遣使來貢）

免赴闕，館於泉州。洪武二年，詔行人趙述往使其國。王怛麻沙那阿，遣使隨述奉金葉表來貢，賜曆及文綺。六年，復貢。八年，遣使從使者招諭拂菻。九年，王麻那者巫里表請紹封，詔授駝紐鍍金銀印，封三佛齊國王。久之，丞相胡惟庸事發，事連三佛齊，僅而貢絕。三十年，上念遠夷希至，謂禮臣曰：惟庸謀叛，三佛齊乃生間諜，紿我使臣至爪哇，爪哇知，禮送還朝。今度已悔禍，朕欲許其自新。暹羅在遠國中，最稱恭順，而爪哇則三佛齊所悉索敝賦以從者也。可移檄暹羅，達于爪哇，俾戒諭三佛齊，嘉與更始。禮臣如旨以行。永樂初年，三佛齊竟爲爪哇所破，廢爲舊港。是時南海粵民梁道明，竄泊茲土，衆推爲酋。閩廣流移從者數千人。廷議遣行人譚勝受，往招之。道明隨勝受來歸。（廣東通志云道明者南海人以永樂年間率其子及二千人來歸）西酋副酋施進卿，代領其衆。五年，中貴鄭和，奉使西洋，還過舊港，遇流賊陳祖義，祖義詐降，潛謀要劫。和料賊無歸順意，整兵以待。賊猝至，與戰，大破之，斬獲無算，械祖義至京伏誅。諸夷聞之讋懾，曰：真天威也。吾曹安意內向矣。是年，施進卿遣壻朝貢，詔命進卿爲舊港宣慰使，賜印誥冠服及文綺。後進卿卒，二十

一年，以子濟孫嗣印，燬于火，詔給之。

形勝名蹟

彭家山。在港外。承天萬壽寺。宋時建，今蹟猶存。

物產

珠。[illegible] 金。銀。宋時入貢。珊瑚。宋時入貢。犀角。宋時入貢。象牙。宋時入貢。琉璃。宋時入貢。[illegible]自然之物，彩澤光潤，踰於衆玉。[illegible] 摩娑石。[illegible] 水晶。宋時入貢。沈香。見宋史。安息香。一統志曰：樹脂，其形色類胡桃瓤，不宜於燒，然能發衆香，故人取以和香。龍腦香。宋時充貢，使者來朝，以瑩潔[illegible] 乳香。一統志曰：樹類榕，以斧斫之，脂溢于外，凝結而成。其品十有三：濕乳、瓶乳、袋香、黑榻、瓶末之別。宋時入貢。降香。金銀香。華夷考曰：其香如銀匠打銀，褐中有白蠟一般白塊在內，好者白多，[illegible] 木香。一統志曰：樹類絲瓜，冬取根曬乾。薔薇水。一統志曰：卽薔薇花上露，花與中國不同，土人多取其花浸水爲露，故多僞者，以琉璃瓶試之，翻搖數四，泡周上下者爲眞。蘇合油。一統志曰：[illegible]油無滓者爲上。猛火油。[illegible] 吉貝。椒。阿魏。[illegible] 蘆薈。沒藥。血碣。[illegible] 烏樠木。[illegible] 扁桃。[illegible] 沒石子。[illegible] 萬歲棗。[illegible] 火雞。[illegible]好食火炭，名火雞。

交易

舶至，獻果幣有成數，舟車人、商拉物價。雖議價金多少，然非價金，實價椒也。如值金二兩，則價椒百石。其大較云。喜買夷婦，他國多載女子易其椒以歸。舊港則用鉛錢矣。三佛齊夙稱蕃盛，國破以後，漸覺故都滿目蕭條，賈人亦希造。按文獻通考，萬曆丁丑，中國人見大盜林朝曦在三佛齊列肆，爲番舶長，如中國市舶官。

論曰：闍婆、眞臘，故島外緊華地也。東西之王，水陸之國，馴化已非一朝。渤泥、三佛齊，亦雄峙諸部，而或以守禦，或以易姓，華人逝入，司彼國鈞，傴中僂僂，概復驪驤遠夷，益以見皇猷之無外矣。

東西洋考卷四

西洋列國考

麻六甲

麻六甲，卽滿剌加也。古稱哥羅富沙。漢時已通中國。後道逝，起自扶南，三千餘里，皆屬之。其東界通交州，卽哥羅富沙地也。唐永徽中，以五色鸚鵡來獻。唐書曰：哥羅一曰箇羅，亦曰哥羅富沙羅。王姓矢利波羅，名米失鉢羅。後隸暹羅，歲輸黃金爲賦。蓋所部酋長，尙未稱國云。永樂三年，酋西利八兒速剌遣使上表，願內附爲屬郡，效職貢。七年，上命中使鄭和封爲滿剌加國王，賜銀印冠服，從此不復隸暹羅矣。九年，國王拜里迷蘇剌率其妻子及陪臣五百四十人來朝。命中貴海壽、禮部郎黃裳迎勞于郊，勅有司供帳飾館待之。尋陛見，貢方物。上御奉天門宴王，賜玉帶、羽儀、鞍馬、金銀錢鈔、錦綺，王妃冠服，其下賞賚各有差。居久之，禮送返國。廣東通志曰：[illegible] 王金繡龍衣一襲，金銀器皿帷幔衾褥具，賜妃[illegible]，八兒迷蘇剌及子姪陪臣文綺紗羅襲衣有差，就館[illegible]。[illegible]八月，賜黃金相玉帶、儀仗、鞍馬，并賜王妃冠服。九月辭歸，賜宴奉天門，別宴王妃、陪臣如例，賜勅勞[illegible]。王賜以金相玉帶一、儀仗一副、鞍馬二疋、黃金百兩、白金五百兩、鈔四十萬貫、錢二千六百貫、錦羅六百疋、紗羅千疋、金文綺二、金織通袖膝襴二，妃以下各有差。禮部餞于龍江驛，復賜宴禮。十年，遣使入貢。十二年，王母來朝，賜如王妃。十七年，王亦思罕答兒沙嗣，更率妻子來朝，言爲暹羅所侵，惟陛下卵翼之。上爲降詔諭暹羅國王，無開兵端。暹羅旋遣使來謝侵伐之罪。滿剌加所得保境息

貢者，皆中國賜也。二十二年，王西里麻哈剌來朝。宣德九年，王復至。後先賜予甚厚。其後貢使不絕。天順三年，王无答佛哪沙、子蘇丹芒速沙請封，遣使冊立為王。成化末，給事中林榮、行人黃乾亨奉使，溺海死，以故能道云。王以白布纏首，衣青花袍，躡皮履，乘轎。俗敦樸，尚回回教。居處如暹羅。婚喪大類爪哇。（[illegible]）民用陶錫網魚為業。屋如樓閣，然不更鋪板，但將木高低層布，連榻跌坐，飲食廚廁，皆在其間。男女椎髻，（[illegible]）肌膚黑漆，間有白者，華人也。後佛郎機破滿剌加，入據其國，而故王之祀遂斬。臣隸俛首，無從報仇，久乃漸奉為真主矣。古稱旁海人提龍，龜龍高四尺，四足，身負鱗甲，露長牙，遇人則嚙，無不立死。山有黑虎，虎差小，或變人形，白晝入市，覺者擒殺之。今合佛郎機，是稱三害云。

形勝名蹟

鎮國山。（永樂中，御製碑文封其國之西山，勒石其上，為鎮國。）五嶼。（[illegible]）龍雅山。（[illegible]）

物產

貓睛石。（[illegible]）珠。（[illegible]）犀角。（本朝先貢）象牙。（本朝先貢）玳瑁。（本朝先貢）翠羽。（[illegible]）斗錫。（[illegible]）片腦。（本朝先貢）乳香。（本朝先貢）蘇合油。燕窩？（[illegible]）明角。烏角。蠟。做打麻。（[illegible]）黃（見一統志）。沒藥。夷瓶。燕窩。檳榔。椰子。沙孤米。（[illegible]）蓽茇。（[illegible]）犀。象。黑熊。（本朝先貢）火雞。（[illegible]）鸚鵡。（[illegible]）

交易

本夷市道稍平。既為佛郎機所據，殘破之後，售貨漸少。而佛郎機與華人酬酢，屢肆辀張，故賈船希往者。直詣蘇門答剌，必道經彼國。佛郎機見華人不肯駐，輒迎擊于海門，掠其貨以歸。數年以來，波路斷絕。然彼與澳夷同種，片帆指香山，便與粵人為市，亦不甚藉商舶彼間也。

啞齊

啞齊，即蘇門答剌國，一名蘇文達那，西洋之要會也。王髮束類滿剌加。官屬具其。宮有內閣百餘，蓋他國所無云。相傳風俗頗淳，語言和媚。惟酋長好殺，殺人輒取血浴身。（[illegible]）田磽少熟，然賈舶遠往，財物充牣，雅稱富饒。貧民捕魚為生活，朝駕獨木舟，張帆破浪，抵暮卻回。國徵其賦以為常。其先為大食國，蓋波斯西境也。隋大業中，有牧者探穴得文石，篆言應瑞當王，聚衆彰略，遂王其地。（[illegible]）

（[illegible]）唐永徽以來，屢使朝貢。（[illegible]）至阿蒲羅拔以來，為黑衣大食。（[illegible]）至德初，代宗用其衆平西都。貞元中，使者三人來朝，悉拜中郎將，資遣之。宋乾德四年，遣僧西域，因賜王書招懷。自是賈舶歲通。（[illegible]）秦僭汾陰，亦許陪祀。（[illegible]）大中祥符五年，大食國老人無西忽盧華，年百三十歲，耳重輪，體貌甚偉，自言遠慕皇化，附舶來王。詔賜袍帶束帛，延炎後，以國衰，閉關謝貢。大食竟修貢如故事，則懷德者遠也。（[illegible]）入明，始稱蘇門答剌。洪武初，國王奉金葉表，貢馬及方物。永樂三年，王鍞丹罕難阿必鎮，遣使入貢，詔封為蘇門答剌國王，賜印誥金幣。五年，再使來貢。已而王與花面王戰，中流矢死。子弱不任脊膂。其妃飲泣，令于國曰：能復讎者，我與為夫，共圖國事。有漁翁聞之，率衆殺花面王。妃遂從漁翁。（[illegible]）久之，故王假子率所部殺漁翁王。王子蘇幹剌以衆奔嶺山。十一年，中貴人鄭和擒假王，俘至京伏法。漁翁王子感激聖天子威靈，條進方物甚夥。宣德中，貢使頻至。十年，封其王子嗣王。世世朝貢不絕。數傳後，凡再易姓而為今王。今王者，人奴也。先是其主為大將，使奴牧象而象肥，主以為能。

呼語之曰：而牧象良苦，其為我監捕魚稅。坐而受直，奴前謝。從此往稅捕魚，得大魚，輒遺其主，自取小者。主後聞之曰：奴忘其食指而奉我耶。命侍左右，出則捧檳榔盤後隨。一日，王召諸大酋議事，奴從主使劍入。王居愧尊嚴若神，而主跼蹐惟謹。奴出謂主曰：主自視雖貴，孰與王。主笑曰：臣何敢與王齒。奴曰：主第不欲王耳，是可取而代也。主驚顧無妄言，將赤吾族。奴因間進曰：吾主行擁重兵，出鎮海關，詰旦入辭，奴從而後。主誠乘間請屏左右，以城所私，王必不疑。五步之內，奴抽刃剸王，溉王頸血，為主盟手。主兵柄在握，誰敢不服。咄嗟而事可定矣。主詰朝果入辭，如奴約，白王曰：臣遠離宮殿，情懷戀戀，願有所私布，請屏左右。王叱左右出。奴突引王衛前剸王，掖其主上殿，號殿下曰：王為不道，吾殺之，吾為者主。時所擁兵悉集殿外，諸酋股慄，無敢聞者。因誅其偶語者若而人，餘悉拜官有差。主既為王，命奴代為大將，悉以所部屬。居亡何，奴弒王自立，是為今王。於是大為防衛于國，拓其宮，規制宏壯。宮凡六門，門不得闌出入，雖勳貴不得帶劍上殿。王出乘象，象列綺架亭，而帷其外。又列象百餘，披結俱如王所乘象，望者不知王在何許。鹵簿傳呼甚盛。犯者無赦。法制嚴於他國矣。

形勝名蹟

俱紛麼地那山。（[illegible]）[illegible]勝棚山。（[illegible]）

郎嶼。（在港口嶼上有三寶山）佐易水。（[illegible]）亡急水灣。龍涎嶼。（[illegible]）

（[illegible]）翠藍嶼。（[illegible]）

（[illegible]）

物產

寶石。（[illegible]）瑪瑙。（[illegible]）

（[illegible]）琥珀。（宋時貢）玳瑁。犀角。象牙。（[illegible]）鶴頂。琉璃。（[illegible]）

（[illegible]）照身鏡。（[illegible]）龍涎香。（[illegible]）

（[illegible]）片腦。（宋時獻）安息。木香。（本朝貢）乳香。（宋時獻）丁香。（本朝貢）薔薇水。（宋時獻）蘇合油。天鵝絨。（[illegible]）

鎖服。（[illegible]）兜羅綿。（[illegible]）毛[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花錦。（宋時獻）西洋布。（[illegible]）

（[illegible]）西錫。（本朝貢）寶鐵。（宋時獻）蠟。膃肭臍。（[illegible]）燕窩。胡椒。（[illegible]）千年棗。（宋時獻）

石蜜。（[illegible]）沒藥。孩兒茶。（[illegible]）血竭。

大楓子。（[illegible]）無名異。（[illegible]）[illegible]瓜。（[illegible]）

（[illegible]）樹象。（[illegible]）

駿馬。（[illegible]）鸚鵡。

交易

舶到，有把水瞭望，報王。遣象來接。舶主隨之人見，進果幣于王。王為設食，貿易輸稅，號稱公平。（[illegible]）此國遠，至者得利倍于他國。蓋宋時稱本肆多金、銀、綾、錦，工匠技術咸精其能，至今富饒猶昔也。

彭亨

彭亨者，東南島中之國也。（[illegible]）國拉山。山旁多平原，草樹繁茂，然鳥獸希少。沃土宜穀，蔬果亦饒。其城以木圍之，方廣可數里。誅茆覆屋。男女椎髻，衣長布衫，繫單衣。富者頭著金圈數枚，貧人則五色燒珠為圈束之。煮海為鹽，釀椰漿為酒。古稱上下親狎，民無寇盜。好佛誦經，而久乃寖澆也。俗漸好怪，刻香木為人像，殺生人血以祭，云用此祈禳。洪武十一年，遣使奉金葉表朝貢。永樂十二年，遣蘇麻固門的里來朝，并貢方物。其後二百數十年，而有柔佛之事。先是婆羅王子者，彭亨王妹之壻也。曾于彭亨柔佛之副王，桔悍好鬪。其子娶彭亨王女，將婚，副王送子之彭亨，彭亨王、宴柔佛副王，戒屆俱飲，酒半，婆羅王子以手指一巨珠，光耀倍常，副王心欲之，曰：王子以是珠見餉者，不惜重貨為報。王子固靳之。副王恚甚，歸而起兵攻彭亨矣。二國卜為婚媾，賊出意外，彭亨人人惴恐，不戰自散。王與婆羅王子奔金山。彭亨王妃者，浡泥王之妹也，率衆來援。副王焚掠其城郭宮室以歸。是時彭亨國中鬼哭三日。浡泥王迎其妹還浡泥，彭亨王隨之，而命其長子攝國。久之，王歸彭亨。其次子驍而多智，遂毒殺父，誅兄自立。至今尚為王，佞為毛思賊逋逃主，買所掠人，遠近苦之。（[illegible]）

（[illegible]）

形勝名蹟

石崖。（[illegible]）金山。（[illegible]）地盤山。（[illegible]）[illegible]。

物產

沙金。（[illegible]）犀角。象牙。鶴頂。玳瑁。花錫。（統見一志）沈香。（統見一志）速香。（本朝貢）降香。片腦。（[illegible]）嘉文席。（[illegible]）燕窩。胡椒。（本朝貢）西國米。椰子。（統見一志）檳榔。甚吉柿。蘇[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犀。象。

交易

舶抵海岸，國有常獻。國王為築舖舍數間。商人隨意廣狹，輸其稅而託宿焉。即就舖中以與國人為市。舖去舶亦不甚遠，舶上夜司更，在舖中臥者，音響輒相聞。

柔佛

柔佛，一名烏丁礁林。男子削髮徒跣，腰佩刀。婦人蓄髮椎結。王服與下無別，第帶雙刀耳。曾見王，乘刀于地，和南而立，各有尊卑位次。字用茭蔁，以刀刺之。又從烏籍。書潛大及秘密事情，外以繩縛之，泥封固，印識其上。宮室覆茅，插木為城，其外有池環之。港外多列沙垅。（[illegible]）無事，以船載貨國外，有警，或出征戰，則募合為兵，稱強國焉。婚姻，王與鄰國王家自相配偶，餘人締結亦論門閥相宜。王用金銀器盛食，民家磁器，都無匕筯，以手拈之而已。侍齋，見星方食，節序以四月為歲首。居喪，婦人方加剃，男子則再削髮。逝者，火葬也。其俗好鬪，屢開釁隙。彭亨、丁機宜之間，迄無寧日。先年有大庫吉寧仁，忠於王，王大信用。二王以兄疏己，謀殺吉寧仁。其後二王出，騎馬躓地死，從者皆見吉寧仁為祟。至今人家祀之，旋傳靈應。蓋夷俗尚鬼，其固然矣。

形勝名蹟

東西竺。（星槎勝覽曰：山與龍牙門相望，海洋中山形分對，若蓬萊方丈之間。）

物產

犀角。象牙。玳瑁。錫。片腦。蠟。嘉文席。（是東西竺所稿者。星槎勝覽曰：地出蕉心簟。想嘉文席之所自始也。）木綿布。（詳見星槎。）胡椒。

燕窩。西國米。血竭。沒藥。檳榔。（詳見星槎。）海菜。蓬吉柿。

交易

柔佛、地不產穀。土人時駕小舟，載方物，走他國易米。（星槎勝覽曰：田瘠不宜稼穡，歲仰□□淡洋米以食。）道逢賈舶，因就他處為市。亦有要之入彼國者。我舟至止，都有常輸。貿易只在舟中，無復舖舍。

丁機宜

丁機宜、爪哇屬國也。幅員甚狹，戶僅千餘。柔佛、黠而雄，丁機宜境相接也。柔佛、狡焉有啓疆之思，輒為國患。悉索敝賦無寧日。近始求通婚好，然安忍無親，善事之、猶恐其不得當也。其國以木為城，王居、旁列鐘鼓樓。出入騎象。以十月為歲首。性好潔。食啖所須，手自操割。民俗都類爪哇。大率爪哇一帶，酒稅甚厲，而酒禁乃甚嚴。民間搦酒其取水釀酒，國有常賦。然上族之家，輒不復御酒。惟細民無賴者，時時闌入醉鄉，則曹偶笑之。上族客至，以扶留藤、檳榔代茗。若開宴、則人具一大盤，盤有足，置地上，雜貯肴核，每進一物，客面皆畢，則客之從人、釋從後取食之，曰、不敢當終、酒主翁也。婚者、男往女家為持門戶，故生女勝男。喪用火葬。

形勝名蹟

獨石門。（以形類故名，其外水道甚險。）鐵釘嶼。鱷魚嶼。（以其形似鱷也。其水亦晝則南流，夜則北流。）

物產

犀角。象牙。黃蠟。嘉文席。西國米。血竭。沒藥。檳榔。海菜。

交易

夷亦只就舟中、與我人為市。大率多類柔佛。而俗較馴，而貨較平。自為柔佛所役。彼國有風聲鶴唳之虞。而舶人亦抱林木池魚之患。此揚帆者、所以掉臂希顧也。

思吉港

思吉港者、蘇吉丹之訛也。為爪哇屬國。其中凡數聚落。而吉力石、其主也。吉力石、有王百餘歲，能知吉凶。國在山中。賈舶從過其水澤，而未嘗泊船。彼民出諸饒洞，與華人貿易。華人所泊者，饒洞也。饒洞原野平衍，以石為城。其酋出入乘車，車以金飾亭，御四馬，或八馬，亦御黃犢。前導百餘，兩旁皆備。諸夷見王輒避匿不敢出。獨女人合掌伏道旁。其餘風俗、多類下港云。其與國為思魯瓦、為豬蠻、豬蠻多盜，故華人輒不肯駐。豬蠻有夾子名北梅，十餘歲時、輒重數百斤，為盜所劫，負之不能起。今為那村饒洞之後，為金後

山。修竹成林，茉莉白花，不假培植。人皆赤身，只一紙蔽其下體。種豆供餐。強者善射，逐獐鹿猿猱，火燎而食。飢噉其肉，渴飲其血，佐以樹酒。足跡未嘗下山。

形勝名蹟

保老岸山。（一統志曰：在蘇吉丹國。凡番舶來到，先見此山。頂聳五峯，時有雲覆其上，舶人呼為巴哪大山。）吉里問山。（與保老岸山相對，四面瀕海其島。）椒山。（在猪蠻國。）牛郎山。

義里山。白嶼。（即饒洞港口。）呂加黎洲。（饒洞國外十餘里。）杜板村。（即吉力石之港外，是元史所云杜並足也。）塔寺。（寺外有塔，故名。）八節澗。（元史曰：澗上接杜馬班王府，下通莆奔大海，乃爪哇咽喉必爭之地。史弼、高興會兵其處。）聖水。（在杜板村。星槎勝覽曰：海邊有水一泓，甘淡可飲，稱為聖水。元將史弼、高興征其國，舟中之水稍盡，二將祝天，拜插槍海中，泉隨槍而湧，汲而飲之，軍咸大振。）

物產

金。銀。珠。犀角。象牙。玳瑁。沉香。檀香。降香。錫。銅鼓。龜筒。束瓶。蠟椒。檳榔

椰子。血竭。豆蔻。蓽撥。蘇木。犀。象。孔雀。火雞。鸚鵡。頻伽鳥。倒掛鳥。

交易

吉力石、主瓜哇、而臣饒洞、蘇魯瓦、諸國。他國貨萃下港者，彼中亦時相通。我舟到時，諸國鱗次饒洞，只與華人貿易。雖在負隅，亦蕃盛之鄉也。向就水中為市，比來販者漸夥，乃漸築舖舍

文郎馬神

文郎馬神國、以木為城，城只一半，餘半皆山也。（按木鏈誌稱文郎人好居，無室宅，[illegible]。為柴與人交市，若上島之民，又馬[illegible]其十餘家，非西[illegible]居國不近，土人以其誕實，蠻曰馬讀，世稱漢子孫。今之文郎馬神，疑即其後，而播遷蠻土云。）王宮繡女數百人。王出乘象，或泛舟，以繡女自隨，或典衣，或持劍，或捧檳榔盤。王登舟、趺坐樓上。繡女坐地下，與王相向。或用女人刺舟，威儀甚盛。居民多縛木水上，築屋以居，如三佛齊。男人用五色布纏頭，腹背多裸，或著小袖衣，蒙頭而入，下[illegible]圍之。初[illegible]蕉葉為盤。及通中國，乃漸用磁器。又好市華人磁甕，畫龍其外。人死、貯甕中以葬。其俗□淫，姦者論死。華人與夷女通，輒削其髮，以女妻之，不聽歸也。女人蓄髮，髮皆短，見華人髮許長，心竊之，問何以致此。或紿之曰，我生長中華，用華水沐之耳。夷女競市船中水，欲以沐髮。華人故靳之，以為笑噱。（[illegible]及茉莉花插髻，不妨往復嘲[illegible]，無敢私通者。）入山深處，有村名烏龍里彈。其人盡生尾，見人輒掩面羞澀，欲走。然地饒[illegible]金。夷人攜貨往市之際，小銅鼓為號，貨列地中。主者退丈許，深山人乃前視貨，當意者，置金于貨之側。[illegible]者遂諾，欲售，則持貨去，不售，則懷其金歸矣。鄰境又有買哇柔，每夜半、盜斬人頭，以金裝之，故夜必嚴更以待。

形勝名蹟

金山。（[illegible]）丹戎世力山。末那突大山。

班節系體山。加伶嶼。

物產

沙金（是金山出者，夷人持貿往易，販往買歸）、鶴頂（文郎出者最多）、降香、蠟、藤席（紅白色，相間織成）、蒔藤（文郎亦有，盛此國）、蓽撥、獐皮、血竭、肉豆蔻、犀、孔雀、鸚鵡。

交易

故王有賢德，始開港時，待賈舶大有恩信。壬子三十一人，俱不令外出，恐投遂人也。其妃為賈哇柔國主之妹，故王既殂，嫡子嗣立，賈哇柔人導之為欺詐，賈貨輒稅償亡，至解纜，每多負逋，商人從此希造矣。其地女人悉蕩小舟，以飲食來市。至售貨物，則男人司之。市用鉛錢。

遲悶

遲悶者，吉里地悶之訛也。其國居重迦羅之東，田肥穀盛，沿山皆旃檀，至伐以為薪。其氣蒸人，鮮不病者。地又苦熱，旁午必俛首向水而坐，差可辟暑。男女斷髮短衫，夜臥不蓋體，俗亦以立為尊。夷人見王，則坐地合掌。無姓氏，不知年歲，亦無文字紀事，以石片子為記，如千石，則總于繩上一結。亦有倚長互毆，則兩遣各牽羊入，曲者沒其羊，直者仍帶羊以出。結繩束矢之風，其猶存于絕島乎。

形勝名蹟

犀頭山（頂有巨石若有廐，王嘗時腥之，有巨蛇由巖中出，食所從都盧，石頂人不敢臨）。

物產

檀香（獨盛他國）、蓽撥、豆蔻。

交易

市去城稍遠，賈舶至，王自出城外臨之，妻子及姬侍皆從，防衛甚盛。日有輸稅，然稅卻不多。夷人砍伐檀香樹，絡繹而至，與商賈易。倘王歸，則貿易者不得自來，慮有紛紜也。須請王更出，乃至。（岸提勝賢曰：商舶到彼，皆婦女到船交易，與所傳微異，豈習俗至今稍革耶。）

論曰：滿剌加奕世朝天，用深帝眷。答剌、彭亨，供歲包茅，均彼楛矢。其他諸國，前籍之所未名，雖重譯尚賒，而占雲覩出，未麗主將，淺染禁樹，夫固羲御之末光，谷王之餘潤也。

東西洋考卷五

東洋列國考

呂宋

呂宋，在東海中，初為小國，而後寖大。（晉學編曰：產黃金，以故亦富厚，人買機不寄爭趨。）永樂三年，國王遣其臣隔察老來朝，并貢方物。其地去漳為近，故賈舶多往。有佛郎機者，自稱干系蠟國，從大西來，亦與呂宋互市。酋私相語曰：彼可取而代也。因上黃金為呂宋王壽，乞地如牛皮大，蓋屋。王信而許之。佛郎機乃取牛皮，剪而相續之，以為四圍，乞地稱是。王難之，然重失信遠夷，竟予地。月徵稅如所部法。佛郎機既得地，築城營室，列銃置刀盾甚具。久之，圍呂宋，殺其王，逐其民入山，而呂宋遂為佛郎機有矣。干系蠟國王遣酋來鎮，數歲一更易。今華人之販呂宋者，乃販佛郎機者也。華人既多詣呂宋，往往久住不歸，名為壓冬，聚居澗內為生活，漸至數萬，間有削髮長子孫者。萬曆二十一年八月，酋郎雷氏敝裏系勝侵美洛居，役諸流寓二百五十人助戰。（敬和堂集曰：高甞為把總，攝惟秀安頓潘和五，洪亭五為哨官，鄭俯坊為通事，郭惟太等為兵。）夷人倨息臥船上，使華人日夜駕船，稍倦，輒箠之，或刺殺，苦毒備嘗。潘和五等謀曰：叛死，箠死，刺死，等死耳。不然，亦且戰死。不若殺酋以洩吾憤。勝則揚帆故鄉，即不勝、死未晚也。議既定，夜半入臥內刺酋，持酋頭大呼。夷人驚起，不知所為，悉被刃，或落水

死。和五等悉掇金寶兵器，駕其船以歸。失路之廣南，爲交阯所掠。獨郭惟太等三十二人走免。附舟返舍。舍既死，子郎雷貓吝擁兵駐朔霧，馳回代立爲舍。遣僧來訴。明年，閩撫遣賈舶招回久住呂宋華人。舍爲給糧以歸。致書及辭，亦訴父冤。[illegible]

許學遠其疏以聞。[illegible]於是潘和五竟留交，夷不敢還。夷人故奴視華人，徵賦溢格，稍不得當，呵辱無已時。犯者即嚴盜以法。自茲當既結，疑貳日深。夷益厮使我矣。其後又有機易山之事。自採金中貴，蠆尼四出，妄一男子張嶷，更爲新奇其說，上疏曰、呂宋有機易山，其上金豆自生，遣人採取之，可得巨萬無算。有詔下閩，廷臣力言其謬。不報。閩當事持之，乃遣海澄丞王時和、及百戶干一成，往勘其地。夷初聞使至，大駭。諸華人流寓者，見酋、言華無他，特奸人橫生事端。今遣使者來按茲土，使奸人自窮，便於還報耳。酋意稍解。令夷僧散花道旁、迎使者。諸流寓先結蓬席爲廠，如公署狀。酋盛陳兵衛，邀丞入，亦爲丞設食。然氣象甚閒。丞曰：汝華言開山，山各有主，安得開也。且金豆是何樹生來。丞無以對，數目嶷。嶷云：此地皆金，不必問豆所自。盖嶷欲借朝命臨之，襲破其國耳。至是不敢顯言。夷人皆大笑。酋留嶷，欲兵之，諸流寓苦解，俾歸，爲毀於司寇。適釋令登舟。時三十年四月也。丞歸，病悸死。嶷以奏事不實，坐誅，傳首海外。然夷竟疑中國有圖竊意。益嫌忌諸流寓。諸流寓無賴者，譌言今日之事，汝將攻。一旦天兵下海門，汝並寧爲石人乎。喈稍稍傳布，夷益疑。明年，夷遂決計謀殺諸流寓。詭言將征他國，凡華人寸鐵，輒厚售之。即切肉小刀，價亦數錢。華人利其直，楓聽鬻去。家家無復寸鐵。乃約日勒點名籍，分三百人爲一院，入即殺之。事稍露，諸流寓乃糾衆走菜園，屯聚爲亂。八月朔日，夷兵大起攻菜園。死傷無數。次日，聚大崙山，揭竿拒敵。夷亦少挫，酋旋悔禍。遣人請和。華人疑其誘我，撲殺彼使。夷怒，設伏城旁。初三日，華人在大崙山餓甚，不得食，冒死攻城。夷人伏發，然銅銃，擊殺華人萬餘。華人大潰，或逃散餓死山谷間，橫尸相枕，計損二萬五千人，存者三百口而已。是役倉皇無主，衆又糧與刃俱乏，故挫于困窮。齊漳遠矚，華人在大崙時，風雨大作，人立雨中，夜半望見長天有光燭燦。大地震動，每嚮突自相觸殺，夷乘其斃而居之。是月，漳亦大水，漂沒萬家，受禍同時。陽九之灼

厄也。後夷酋下令，招撫其所掠華人貨，悉封識貯庫中，移書閩當事，俾諸戚屬往領。明年，賈舶乃稍稍去。奸商賈某者，與酋善，輒冒領他貨，稱爲某子甲姻戚。細載乾沒云。三十三年，有詔遣商往諭呂宋，無開事端。至是，禍良已。酋者又成聚矣。佛郎機身長七尺，眼如貓，嘴如鷹，面如白灰。鬚密捲如烏紗，而髮近赤。其僧擁重權。國有大故，則酋就僧爲謀主。人論死者，僧誦經勸之首肯，然後行刑。[illegible]一婦女、歲時詣寺懺悔。有陰事，輒密向僧自輸。僧爲說法，鞭之數十，忍痛不敢言。夜留宿寺中，聽僧意所指。雖唯唯而已。婚姻、父母不能定，惟僧所決之。人死、貯以布囊，就寺以葬。所畜財產，半入僧室矣。先是，呂宋國王兄弟、勇甚。既爲佛郎機所殺，輒祟於國，國人每值死日，夷僧爲標牛脈之。標牛者，樹木爲場，驅牛數十頭於中，環射之，牛[illegible]死。以此逐鬼云。性婪甚。隣國不至，至則謀殺人。呂宋、滿刺加，遂至易社。在呂宋者，初曾攻破婆羅。婆羅放藥水毒殺之，故奔呂宋。其在中國香山盤據，爲日已久。今則馬非馬，鹽非鹽，儼然金城雄其灣中矣。[illegible]

形勝名蹟

覆鼎山。[illegible]文武樓。[illegible]大崙山。[illegible]半邊山。[illegible]加溢城。[illegible]大湖。假港。即呂宋港口

物產

金。[illegible]銀錢。[illegible]子花。即吉貝花蘇木。[illegible]椰。[illegible]

交易

舟至，遣人馳詣酋，以幣爲獻。徵稅頗多，網亦太密。我人往往留彼不返者，利其近，且成聚故也。費隙而後，彼亦戒心於我，恐族類既繁，後復爲亂，輒下令，每船至，人只二百爲率，毋溢額。船歸，所載回必倍以四百，毋縮額。我人當放舟時，多詭名充數，雜其[illegible]。中流輒逃回彼土。[illegible]

大港。是東洋最先到處。彼中一大部落也。砌石爲城，佛郎機以舍米鎮。米穀繁盛。他產不過皮角之屬。未至港、有雒架山。

南旺、在大港相連。再過爲密雁。爲雁塘。皆小小村落。所產皮角子花。

玳瑁港、地勢轉入，故稱玳瑁灣。而表山環其外。凡舟往呂宋，必望表而趨，故茲山推望鎮焉。灣名玳瑁，然

玳瑁非其所出，所出蘇木耳。再進爲里銀中邦，是海中一片高嶼。

呂蓬，在呂宋之南，產蝶蛤。

磨荖央，在呂宋之後，產子花、油麻、椰子。

以寧，從文武樓一葦可達。產只蘇木。其地有龍隱山、最大屋窯，亦名屋同。城郭森峙，夷倚也聚糧食處所也。其咽喉名漢澤。

朔霧，俗名宿霧。佛郎機未據呂宋時，先聚彼中，與其國人相親好。佛郎機之破呂宋，朔霧人有力焉。佛郎機德之。既奄有諸土，舉虜使其民，獨與朔霧爲婚媾。城戍儼然一大倚，擁重兵守之。向歲呂宋王之子，來報父寃，自稱奉命駐劄朔霧，是也。所產蘇木、子花、海菜。（以上俱呂宋屬國，佛郎機人主之者也。呂宋王如中國總兵官，巴禮如文吏，諸國皆呂宋王所遣。）（巴禮專政其國，所在各處禮拜寺咸有巴禮司教其化，節國風俗與呂宋略相類，故附列焉。）

蘇祿（高藥）

蘇祿，在東南海中。永樂十五年，其國東王巴都葛叭答剌、西王巴都葛叭蘇哩、峒王巴都葛叭剌卜各率其妻子酋目來朝，并貢方物。賜王冠服金鑲綿幣雜器，子女姻戚侍從賞賚有差。（會典曰：賜王紗帽、金廂玉帶、鈒花金帶、金蟒龍衣、金銀錢鈔、錦綺紗羅器皿等物。王妃冠服、鈔錠、紵絲、紗羅等物。餘冠帶衣服諸物。）三王者，東王爲長，西王亞之，峒王又亞之。客國來歸，鱗次闕下，亦嚮化之篤也。返次德州，東王以疾殂於驛亭。命有司營葬，更爲文樹碑墓道，留其姬妾內侍十人守墳，滿三載，然後遣國。遣使冊其子都麻合爲蘇祿國東王。十九年，遣使來貢。今貢舶到者，言其城據嶮巖之巔，稱天險，疑是峒王所都。佛郎機屢擁兵攻之，不能克。聚落不滿千家，山涂田瘠，開植粟麥，民食沙糊、魚蝦、螺蛤。氣候半熱。男女短髮，纏皁縵，繫小印布。煮海爲鹽，釀蔗爲酒，編竹爲布。時從鮫室中探珠，滿儋自成生涯云。

形勝名蹟

石崎山。（一統志曰：國以此山爲保障。）　犀角嶼。　珠池。（入夜登高望之，水面浮光。）

物產

眞珠。（一統志曰：色青白而圓，有至徑寸者。）玳瑁。（本朝充貢）珠殼。　片腦。（本朝充貢）番錫。（本朝充貢）降香。（本朝充貢）竹布。（本朝充貢）綿布。（本朝充貢）蓽茇。（本朝充貢）

黃蠟。（本朝充貢）蘇木。（本朝充貢）豆蔻。　鸚鵡。

交易

舟至彼中，將貨盡數取去，夷人攜入彼國深處售之，或別販旁國，歸乃以夷貨償我。彼國值歲多珠時，商人得一巨珠攜歸，可享利數十倍。若夷人探珠獲少，則所償數亦倍蕭索。顧逢年何如耳。夷人慮我舟之不往也，每返棹，輒留數人爲質，以冀後日之重來。

高藥，與蘇祿相近，出玳瑁。

貓里務（網巾礁老）

貓里務，即合貓里國也。地小土瘠。國中多山，山外大海，海饒魚蟲，人亦知耕稼。永樂三年，國王遣使回回道奴馬高、奉表來朝，并貢方物。國於呂宋鄰壤，故與呂宋使者偕來。其後漸成沃土，俗亦近馴，故舶人爲之語曰：若要富，須往貓里務。蓋小邦之善地也。有網巾礁老者，數爲盜海上，駕舟用長槳，其末如弧之裁半，虛中以盛水者入木滑舟，其行倍疾。望遠海中，僅微茫數點，倏忽賊至，趨避不及，輒脫者。貓里務既重遭寇害，死亡數多，遂轉貧困。賈舶往者，慮爲賊所劫，稍稍望別島以行。

形勝名蹟

羅黃山。（上有白石）

物產

蘇木。　子花。

交易

小國見華人舟，甚然以喜，不敢淩厲相加。故市法最平。礁老在海上行劫，第欲人之謂彼土也。舟往販者，每善待，蓋自藏其殺機焉。

沙瑤、吶嗶嘽（班隘）

沙瑤、吶嗶嘽，其地相連。吶嗶嘽在海畔，沙瑤稍紆入山隈，皆呂宋一帶，第不屬佛郎機部署。男女奮髮椎結。衣服無內外領，或用布丈餘抄摺，男子多裹以二三重，婦人一裹而止。男著皮履，婦人乃徒跣，足極細潤。耳皆穿大孔，令可容極重金鐶。衣服即錦綺，或甚奇細之布，必剪破服之。以衣服多爲富。字亦用紙筆，第畫不可辨。編版爲城，竪木覆茅爲宮。拜則兩手和南，伸身直伏，跪屈足而俯，兩手支地。人多奉佛，在處建拜寺甚夥。凡入寺者，將死，堆柴坐其上，自下焚之。男女之禁甚嚴，夫行在前，其妻與人嘲笑，夫徑刃其妻。所嘲笑之人亦不敢逃，聽其刺剸，蓋不問大小，概論死。其人願到家與妻子別，輒聽去，及期，妻子自送詣官，官令架高棚，登棚自剖其腹。孕婦以水灌之，仍用木瀣所生子，浴子水中，生而與水習矣。又有班隘者，即蚊罩山，山甚奇，往往有仙人出沒，山頭火光，日夜不斷，故亦名火山。險巇倍常，人跡罕到。其上極至半山而止。人皆扁頭赤身，亦佛郎機號令所不到處也。

形勝

海山。

物產

蘇木。　子花。

交易

舛十無他長物。我舟往販。所攜亦僅磁器鍋釜之類。極重至布疋。然貨少許。不能多也。舟至呂宋。亦有微贈。交易樸直。

美洛居

美洛居。俗譌為米六合。東海中稍蕃富之國也。酋出、威儀甚備。所部合掌伏道旁。男子削髮。女乃椎結腦後。嫁女、多市中國乘酒器。圍飾其外。富家至數十百枚。以示豪侈。讌會、設二大盆。乘酒置坐隅、人手一器。酌而飲之。長大者起為夷舞。年少環列旁觀。遂不敢登場也。先是佛郎機來攻。國人狠斜請降。赦其酋、令守舊為政於國。歲輸丁香若干。不設兵戍。令彼國自為守。和蘭既鞅張海外。無安輒處。忽舟師直搗城下。虜其酋語曰。若善事吾。吾為若主。殊勝白頸。（佛郎機人皆白皙故云）酋唯唯。又裨理國事如故。佛郎機聞之。怒曰。悔不殺奴汙吾刃。奴故反耶。亟治兵征美洛居。驅澗內華人命當一隊。刑法酷急。華人中途殺夷王。篡其舟遁歸。事具呂宋考。王子自朔霧馳還呂宋。嗣立為王。飲恨久之。盍出兵竟父所志。紅夷雖主美洛。每一二歲。大衆輒返國。既去復來。呂宋王兵抵境外。值紅夷空國言返。斬關以入。遂殺美洛居酋。立所親信主之。紅夷艦至。復破呂宋酋、逐之去。更立美洛居酋子為嗣。自是每歲征鬪。遞為勝負。華人某者、流寓彼中。慧而黠。有口辯。游說兩國間。分萬老高山山半為界。山北屬和蘭。而山南屬佛郎機。各罷兵、並雄茲土。

形勝

萬老高。（即兩國分界處）香山。（雨後香墮沿流滿山採拾不了故常帶沙泥之色王每歲發採之委積充棟以待他國之售民間直取餘耳）

物產

丁香。（東洋僅產於美洛居夷人用以辟邪曰多置此則國有王氣故二夷之所必爭）

交易

向時舟所攜貨。有為紅毛夷所特需者。倘遇佛郎機、必怒。罰此舟非關我輩來。直是和蘭接濟。將貨掠去。且橫殺人。故必緘固甚密。不令得見。若紅毛人見有佛郎機所需貨。怒亦如之。解紛之後。稍息睚眦。然一澗兩敵。商彼者亦難矣。

文萊

文萊、即婆羅國。東洋盡處。西洋所自起也。唐總章二年、王旃達鉢遣使者與環王使者、俱朝。自後久絕。永樂四年、遣其臣勿黎哥來朝。并貢方物。賜王及妃文綺。俗傳今國王為閩人。隨鄭和征此。留鎮其地。故王府旁舊有中國碑。先年曾為佛郎機所逐。國人走山谷中。放藥水流出。毒死佛郎機無數。佛郎機遂奔呂宋。其地故有一石城、一木城、後拆石城於長腰嶼。緣岸閉淛。今所道者、木城耳。王削髮、裹金繡巾。腰佩雙劍。出自步行。從者二百餘號。其親屬稱邦奇蘭。貴重與王相亞。王有金印一枚。重十六兩。印上篆文作獸形一隻。云是永樂間所賜者。夷人婚娶。請印印背上。恐或假寵中國以呵喝其部落。非果鑄自上方也。入

禮拜寺。每祭用犧。（吾學編云人多奉佛果食戒殺）民間不得食豬肉。食豬肉者論死。此地有毛思番、在處行劫。所得人貨。中分與王。

形勝名蹟

聖山。（夷人自[illegible]此[illegible]為天下第一山接于閩國北境通[illegible]山人跡罕到此沿其名耳）長腰嶼。毛文蠟。鯉魚塘。浮納招廟。（[illegible]）

物產

真珠。（本朝充貢）玳瑁。（本朝充貢）瑪瑙。（見一統志）車渠。（[illegible]本朝充貢）片腦。（[illegible]出東洋文萊國生深山中老而中空乃有腦有腦則樹無風[illegible]）黃蠟。（本朝充貢）蒻藤。

交易

華船到。進王方物。其貿易、則有大庫、二庫、大判、二判、稱官、等酋。主其事。船既難出港。最宜密行。有時貿易未完。必先駕在港外。

東番考（不在東西洋之數附列於此）

雞籠淡水

雞籠山、淡水洋、在彭湖嶼之東北。故名北港。又名東番云。深山大澤。聚落星散。凡十五社。（名山記云社或千人或五六百）無君長徭賦。以子女多者為雄。聽其號令。性好勇。暇時習走。足蹏皮厚數分。履棘刺如平地。不讓奔馬。終日不息。縱之、度可數百里。男女椎髻于腦後。裸逐無所避。女或結草裙蔽體。人遇長老。則背身而立。俟過乃行。至見華人。則取平日所得華人衣衣之。長者為裏衣。而短者蒙其外。凡十餘襲如褶帷。嬲之以示豪侈。別去、仍掛於壁。裸逐如初。男子穿耳。女子斷齒。（女年十五斷唇兩旁二齒）以此為飾。手足則刺紋為華美。衆社畢賀。賀亦不賚。賚者不任受賀。則不敢更言刺紋。男子惟女所悅。娶則視女可室者。遺以瑪瑙一雙。女不受、則他往。受則夜抵其家。彈口琴挑之。口琴、薄鐵所製。齧而鼓之。錚錚有聲。女延之宿。未明便去。不謁女父母。自是宵來晨去。必以星。迨產子。始往婿家迎婿。婿始見女父母。或云、既留為婿。則投以一箭、一鋤。傭作女家。有子然後歸。妊婦產門外。手挂兩杖。跪地而娩。遂浴子於溪流。過人死、以荊榛燒抉。列尸烘之。環哭而哭。既乾、將歸以藏。有祭、則下所烘。居數世一易地。乃悉汙其宮而埋於土。他夷人無此葬法也。四序以草青為歲首。土宜五穀。而皆旱耕。（名山記曰治畬種禾山花開則耕禾熟拔其穗粒比中華稍長）穀種落地。則禁殺人。謂行好事。從天公乞飯食。比收稻訖。乃摽竹竿於路。謂之插青。此時逢外人便殺矣。村落相仇。訂兵期而後戰。勇者數人前跳。被殺則皆潰。其殺人者、賀之曰壯士。前殺人也。見殺者、亦賀之曰、壯士。前故見殺也。次日即解嫌。和好如初。其地多竹。大至數拱。長十丈。伐竹構屋。而茨以茅。廣長數雉。聚族以居。無曆日文字。有大事、集而議之。位置如橫階陛。長者居上。以次遞下。無位者、乃列兩旁。至宴會、置壘團坐。酌以竹筒。時起跳舞。口烏烏若

歎曲焉。其人精用鏢、竹柄鐵鏃、長五尺九恩、銛甚。攜以自隨。試鹿鹿斃、試虎虎斃。居常禁不得私捕鹿。冬、鹿群出、則約百許人即之。鏢發命中、所獲連山社社無不飽鹿者。取其餘肉、離而臘之。鹿啣鹿腸、剖其腸中新咽草旨噉之。名百草膏。畜雞、任自生長。拔其尾飾旗。射雉、亦拔其尾。見華人食雞雉、輒嘔。居島中、不善舟。且酷畏海。捕魚則於溪澗。蓋老死不與他夷相往來。永樂初、鄭中貴航海諭諸夷。東番獨遠竄不聽約。家貽一銅鈴使頸之。蓋擬之狗國也。至今猶傳爲寶。富者至掇數枚。曰、是祖宗所貽云。厥初、朋聚濱海。嘉靖末、遭倭焚掠、稍稍避居山後。忽中國漁者從魍港飄至。遂往以爲常。其地去漳最近。故倭每委涎閩中偵探之使、亦歲一再往。

形勝

璜山。琉璜氣每作、火光沿山灌爇。 沙巴里。 大幫坑。 大圓堯港。

物產

薏苡。 甘藷。藷名番藷、以此自東番來也。異物志曰、甘藷似芋、亦有巨魁、去皮肌肉正白如脂肪、南人專食以當米穀。閩方草木狀曰、實如拳、皮紫而肉白、蒸鬻食之、味如薯蕷、蒸曝切如米粒、充饑糧、名藷糧。是 椰。 佛手柑。 酒。名山記曰、米甘香、採苦草雜米釀之、間有佳者、飲能一斗。 鹿。名山記曰、儦儦俟俟、千百爲羣。

交易

夷人至舟、無長幼皆索微贈。淡水人貧、然售易平直。雞籠人差富而慳。每攜貨易物。次日必來言售價不準。索物補價。後日復至、欲以元物還之、則賞物已罄、不肯受也。必疊捐少許、以塞所請、不則喧譁不肯歸。至商人上山、諸所嘗識面者、輒踴躍延致彼家、以酒食待我。絕島好客、亦自疎莽有韻。

論曰、合東洋諸國、僅足當西洋大國之三。呂宋既折入于系蠟。已非買夷之舊。直裝故號、與相羈縻而已。蘇祿、婆羅、買類竊珠、會均執玉。異防風之後至、同儋日之齊翻。宜其久也。雞籠雖未稱國、自門外要地。故列之附庸焉。

東西洋考卷六

外紀考

日本

日本、古倭奴也。漢光武時、遣使入朝。自稱大夫。安帝時、始稱倭奴國。靈帝光和中、其國亂、相攻伐。女子卑彌呼、能以鬼道惑衆。國人共立爲王。無夫。有二男子。給王飲食、通傳言語。魏志曰、有男弟佐治國、自爲王以來、少有見者。以婢千人自侍。惟男子一人給飲食、傳辭出入。居處宮室、常有人持兵守衛。卑彌呼死。更立男王。國人不服。乃立宗女臺與爲王。自魏至隋、朝聘不絕。隋書、開皇中遣使詣闕。上令所司訪其風俗。使者言倭王以天爲兄、以日爲弟。天明出聽政、日出便停理務、云委我弟。文帝曰、此太無義理。訓令改之。又大業三年、王遣朝貢使者曰、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國書云、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帝覽不悅。謂鴻臚曰、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明年、遣使裴世清使倭。倭數百人設儀仗、鳴鼓角來迎。後十日、遣大禮哥多毗從二百餘騎郊勞。王相見、大悅曰、我聞大隋禮義之國。故遣朝貢。我夷人僻在海隅、不聞禮義。是以稽留境內、不即相見。今故清道飾館、以待大使。冀聞大隋維新之化。清曰、皇帝德並二儀。以王慕化、故遣行人來此宣諭。復令使者隨清來貢。唐咸亨後、稍習夏音、惡倭名、更號日本。武后時、使臣眞人粟田、請從諸儒授經。副使仲滿、至慕華不肯去。自此文物日增矣。唐書曰、眞人冠進德冠、頂有華蘤四披、紫袍帛帶。好學能屬文、進止有容。武后宴之麟德殿。開元初、復請從諸儒授經。詔四門助教趙玄默即鴻臚爲師。獻大幅布爲贄。悉賞物貿書以歸。其副仲滿慕華不去、易姓名曰朝衡、歷左補闕、儀王友、多所該識、久乃還。建中元年、使者興能善書。其紙似繭而澤、人莫識。貞元末、使者朝。其學子橘免勢、浮屠空海、願留肄業、歷二十餘年。宋時、屢遣僧入貢方物。宋史曰、雍熙元年、奝然來朝。太宗存撫甚厚、賜紫、館太平興國寺。其國多中國典籍。奝然之來、復得孝經及越王孝經新義、皆金縷紅羅標、水晶爲軸。奝然請五臺寺、令所過續食。求印本大藏經、詔給之。最

（德元年僧寂照來朝不曉華言而繕寫甚妙問答以筆札詔號圓通大師賜紫方袍熙寧五年僧誠尋至天台國清寺願留詔使赴闕神宗以其遠人有戒業處之開寶寺盡賜同來僧紫方袍是後連貢方物）（而來者皆僧也元豐初通事僧仲回來賜號慕化懷德大師）日本舟爲風濤飄至者、悉厚給之。（按宋史乾道三年風泊日本舟至明州衆不得食行乞至臨安復百餘人詔日給錢米俟其國舟至日遣歸十年日本七十三人復飄至秀州給常平米之紹熙四年慶元六年嘉泰二年復有倭人風飄至者給錢米遣歸國）元世祖使趙良弼招之、不至。詔發水犀十萬征之。全師淪沒。（元史日本敗卒於閶脫歸者言官軍七月至平壺島移五龍山八月一日風破舟諸將各自擇堅好船乘之棄士卒山下衆議推張百戶爲主帥其約束方伐木作舟日本人來戰盡死餘二三萬爲其虜去盡殺蒙古漢人新附軍爲唐人不殺而奴之閶等是也久之莫青吳萬五亦逃還十萬之衆得還者三人耳）終元世竟不通。然亦不能爲寇。洪武二年、倭寇山東、淮安。明年、再入轉掠閩浙。上遣趙秩語其王良懷、爾能臣、卽來。毋患苦吾邊。不能、善自爲備。良懷言、蒙古嘗使趙良弼好語餂我。襲以兵。今使者得毋良弼後乎。其亦將襲我也。秩曰、聖天子盪平區夏。四裔來庭。此非蒙古時也。吾遠宣國家威德耳。豈狃汝耶。良懷氣沮。乃遣僧奉表稱臣入貢。上亦遣二僧往諭。然其爲寇掠自如。乃下令造海舟防倭。德慶侯廖永忠、請備輕舸以便追逐。從之。（吾學編曰永忠上言陛下定四海惟太平北虜遠遁萬里倭夷鼠伏海島時出爲寇彼以單舸肆掠來如奔狼去若驚鳥請令沿海造快船遇則大船薄之快船逐之彼欲爲寇不可得也上嘉其言）七年、來貢無表文。九年、表貢語譏。詔詰責之。十三年、再貢、皆無表。以其征夷將軍源義滿所奉丞相書來。書倨甚。命錮其使。明年、復貢。命禮臣爲檄數而卻之。已復納兵貢艘中、助逆臣胡惟庸。惟庸敗。事發。上乃著祖訓、示後世絕不與通。而令信國公湯和、江夏侯周德興、分行海上、視要害地、築城設衛所。兵戍之。犬羊盤錯矣。（吾學編曰信國公和致仕居鳳陽詣京奏曰日本小夷屢擾東海上郡縣者強爲朕行視要地築城防賊信國築登萊至浙沿海五十九城二十年設浙東西防倭衛所是年遣江夏侯周德興築福建海上十六城）永樂元年、王源道義、遣使入貢。賜冠服文綺、給金印。道義稍捕獲諸島寇來獻。賜賚甚豐。封其鎮山。錫勘合百道、與期、期十年一貢。八年、道義死。子源義持立。遣使冊封。頃之、我兵獻海上俘。其首皆倭人。群臣請誅之。上釋歸。下璽書義持、爾父畏天事大。職貢不愆。先烈之不圖、而輕犯上國。罪在必討。朕所隱忍者、未忘爾父之恭耳。爾熟計之。義持奉表謝罪。未幾復寇。遂左都督劉榮大破之。（吾學編曰都督劉榮總兵守遼東精海上壁伏兵何十七年倭入王家山島傳烽舉榮率精兵疾馳望海堝賊數千人直抵馬雄島登岸伏出戰追奔兵詣山下斬其歸賊奔入櫻桃園榮合兵攻之斬首七百四十二生擒八百五十七）是時方招來諸島夷。貢使絡繹。倭乘爲款詐。瀕海復騷。賴是捷始戢。論功封榮廣寧伯。宣德七年、命中使往諭。自後罷貢還掠。猖獗而已。倭益縱無忌。焚官庾、墟民舍。縛嬰兒竿上、沃以沸湯。卜孕婦男女、剖視賭酒爲樂。慘毒不忍言。成化時、廷臣議卻貢、竟從中格。正德四年、王源義澄、遣宋素卿來貢。素卿者、鄞人朱縞也。入倭、有寵於王。易姓名充使。守臣白發之。禮臣恐失外夷心。置不問。賜飛魚服遣歸。嘉靖二年、再奉使至。是時國王源義植、孱不能御其衆。諸酋爭貢、以邀互市及賞賚。右京兆大夫高貢、使宋素卿來。左京兆大夫內藝興、遣宗設、謙道先素卿至。俱到寧波。故事、夷使以先後至爲序。市舶中官賴恩、墨素卿賄。先素卿。宗設大忿。攻素卿。遂蹂諸旁縣。奪舟去。御史以聞。下素卿獄論死。因罷市舶。絕貢者十七年。至十八年、王源義晴、復貢。乞易勘合。不許。仍申約貢必如期。舟以三爲率。每舟不得過百人。不者卻勿受。夷性婪、鯁約如故。內地奸豪。往往與爲市、不償直。夷索逋急、則恫喝官府逐寇。兵出、則陰泄之

倭。速其去、且樹德也。如是久之。倭大恨。言我挾王寶來。不得直、何以還報。因盤據島中。海上亡命無賴之徒。交構爲亂。東南之禍大作。於時特設閩越中丞彈治之。撫臣朱紈、日夜飭兵甲、嚴糾察。上章暴勢豪交通罪。（紈曰去外國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瀕海之盜猶易去中國衣冠之盜尤難）紈竟爲豪所中自殺。賊益獗。三十一年、寇浙東。明年、犯太倉。破上海、崇德、嘉善、諸邑。時王忬爲中丞。指據粗有成緒、旋移大同去。李天寵代之。盧鏜、湯克寬、俞大猷、爲將。倭四出流劇諸道。與戰俱不利。三十三年、張經爲總督。經前督兩粵。有威惠。調粵兵鎮倭。兵未集、而工部侍郎趙文華、以祭海至。文華素緣相嵩貴。華頤指經。經自以大臣、位其上。不肯下。文華遂劾經養寇。幷及天寵。詔逮訊。時經已與賊大戰王江涇、破走之。斬首二千人。進攻陸涇壩。賊又敗之。倭大創。經上疏自理。不聽。竟論死西市。以周珫代經。胡宗憲代天寵。珫未幾去。以楊宜代、屬文華督察其師。倭來益衆。文華戰於陶宅。敗績。遂還朝。賊別部自日照、趨掠贛榆。自上虞、登掠高埠。皆不滿百人。官軍莫能禦。轉掠浙西南、直破南陵、溧水。橫行數千里。殺傷蔽野。至蘇州、始爲參政任環所敗。大猷等遂殲賊海上。斬獲頗多。而閩廣倭大至。三十五年十月、有倭由漳浦登岸。所過焚掠無計。漳自此歲歲苦倭。（[illegible]曰三十六年海寇許老謝策突至月港焚殺千餘家是冬倭泊浯嶼往來漳潮間流劫三十七年夏月港焚掠寇誘倭三千餘復泊浯嶼三十八年正月散出行劫二月倭數千自潮來寇延劫海）楊宜既罷去。宗憲代之。以阮鶚代宗憲。文華復出督師。時浙賊惟陳東最強。徐海後至。與東合勢。推甚。當事意在議撫。而鶚主剿。賊進圍桐鄉。鶚固守不能拔。乃解去。（葉麻唐阮中丞曰賊衆桐鄉公知縣入賊興知縣金燕乘守自留攻女牆之幷四十餘日乞援於胡寬不應賊香力御攻不能入持胡公旗請輸曰吾輿胡成矣公懇伏神鉞射之穿其股賊乃退）宗憲欲構二賊。遣人至海所、若爲好語者。東疑之。則厚賂海、使執東自贖。海許諾。乃計擒東以獻。而自率其衆別營梁莊。鶚遣官兵盡殲東巢。進攻海於梁莊。海死。兩浙皆平。（李文定曰海奔擁沈莊恐設守諸道兵觀望不敢進公料其重兵此之別選壯士夜潛渡海賊備焚之擁直甲突圍斷頸之賊逐滅）其明年、誅王直。直、徽人也。嘯通海上。有盜道。能號召諸夷。治艟艨巢五島中。奸商王激等、共集衆與相署。誘倭來、皆直等爲焉。宗憲欲招之。乃迎其母妻至杭。供具犒勞甚厚。先是、鄞諸生蔣洲者、上書督府、言能說直使禁戢諸夷。宗憲遣洲行。以陳可願副之。直爲言、日本方亂。誠令我輩得自歸、無難倭矣。遣養子毛臣、同可願還白直語。而傳送洲至豐後島。島主留洲。稍爲傳諭諸島。居二歲、乃遣僧德陽隨洲來貢。直亦許俱至。宗憲遣毛臣還報直。所以游說百端。至是、直乃來。御史王本固、疏言不宜招直。直至、覺有異。乃先遣激入見、曰吾等奉招而來。謂宜信使遠迎。宴犒交至也。今行李不通、而兵陳儼然。公毋誑我乎。宗憲曰、國法宜爾。毋我疑也。與約誓堅苦。直終不信。曰、果爾、可遣激歸。宗憲立遣之。復以指揮夏正爲質。直乃使毛臣、王激守舟而身入見。頓首言死罪。且陳與洲戮力狀。宗憲慰籍甚至。令居獄中俟命。疏聞。有詔誅直。始宗憲本無意殺直。以本固爭之強。宗憲不敢爲請。直死。王激、毛臣、殺夏正、率餘衆據舟山。徂之踰年乃解。三十八年、倭寇江北。巡撫李遂討平之。（李遂至如臯賊過白浦諸將請擊之遂曰戰賊得地賊方銳而我軍未集見大敵郎小挫遂復奔約勒軍中毋得言戰賊突遂日賊分道入過如臯必且合合則道有三自泰州通天長潤創臯陵驚擒要自黃橋遏瓜儀揚南都而棲淮攻之若從寘安而來海掠荒寇擁掠無所得至廟灣絕奚乃吾得地時也於是部遣精防過令歸得過天長瓜儀殉分兵擁賊後賊）

[illegible] 其寇閩最劇者、曰張璉。璉、饒人也。三十九年夏、由潮襲漳郡、無寧十。[illegible] 軍乘風所在爲亂。璉又攻破寧德、福清、永福諸邑、宗憲檄參將戚繼光往援。時賊據橫嶼、阻水爲營、官軍經年莫敢進。繼光所部用命、至則令軍中人持束草填河、力戰大破之。歸、乘勝剿福清牛田倭、又破之。繼光每至郡邑、從當事酣飲。父老請師期、繼光曰、吾兵疲且休矣、緩圖之。賊偵者歸告不爲備、酒酣輒督兵行數十里、黎明破其巢。郡邑人尚未知兵出也。繼光歸、賊復肆。四十年、寇漳州、陷鎮海、南靖、而月港人自稱二十四將、雄據海上久之。[illegible] 四十二年、賊陷興化、復命繼光往。時賊方巢平海、繼光督軍海戰、因風縱火、賊燬巢中、無脫者。因捕餘寇於迎江、仙游、追至漳浦、大破之。明年、討吳平、林道乾於詔安、滅之。當是時、微繼光、幾無閩。時閩中倭亦爲總兵劉克寬所敗、斬獲無算。自東南中倭以來、十餘年閒、中外騷擾、財力俱匱、蒼黔之屠膾已極。倭亦大傷、至盡島不還、降虜時海上逋寇曾一本等、復句引入犯、我亦嚴爲備、旋至旋撲、非如嘉靖之季矣。倭自平清盛秉政、一門竊據要路、爲捍蔽於國。萬曆十四年、平信長爲關白。其義子平秀吉者、先是母爲人婢、得娠、欲勿舉、念有異徵、育之。秀吉幼微賤、販魚爲業、醉臥樹下。信長出獵、吉驚起衝突、將殺之。見其貌穎異常、因留養馬、名木下人。嗣從征伐有功、爲大將。已而信長爲明智所殺。秀吉與行長誅明智、廢信長子、自立爲關白。倭奴既盛、散入諸國間。萬曆初、使

臣封琉球、閩中山王、往往爲倭所苦。至十八年、阻中山王勿道貢。閩撫以聞、朝議置艦艇不問。二十年正月、秀吉帥行長、清正等入犯朝鮮。朝鮮承平久、武備盡弛、王李昖闇懦恇怯、遂陷三道、太妃及世子爲倭所執。昖北走義州、絡繹告急。遣祖承訓往援、全師皆沒。上震怒、以宋應昌爲經略、率大將軍李如松督諸將東征、渡鴨綠江、戰平壤、大破之。倭奴宵遁、我師追討、遇伏發、戰碧蹄館、師遂少挫、自是連戰不利。大司馬石星、度內關有厭兵意、力主和議、以布衣沈惟敬往遊說焉。倭遣小西飛來議貢。[illegible] 中朝力陳其僞、章滿公車。大司馬持之堅、上爲下御史曹學程於獄、至論死。於是中外莫敢言、乃遣臨淮勳衛李宗城、及沈惟敬、持册封秀吉爲日本國王。使至、秀吉不受封、宗城遁還。朝鮮陪臣李元翼、外關白無意罷兵、議乘釜山漸弛、作攻復之計、爲惟敬所阻。久之、倭益肆、羽檄旁午、和議訖不成。上始悉大司馬星誤國狀、下獄論死。二十五年、邢玠爲經略、楊鎬爲經理。鎬督師躬自督戰、屢破清正、圍秀吉、秀吉糧盡請和。鎬曰、受降不受和也。倭窘甚。會大雨雪、我師沾濕不得駐、倭突圍出戰、我師敗歸。鎬坐褫職、萬世德爲經理。無何、秀吉死。倭人反首拔舍而還。世德追破之、斬獲甚夥。朝鮮以寧。當朝鮮鼎沸時、倭聲言入閩、閩撫張皇久之、事定而後解嚴。然殘倭流劫者、時時竊發海外、掠我賈舶。春秋防汛、遣刁斗發、而富人射利之徒、又詭給別引、挾貲走倭、覘其厚直、且陰輸中國情形、亂未歇也。三十九年、上命廷臣議嚴越販

之條。犯者殺無赦。奸計稍戢、而倭已將他部攻破琉球、虜中山王以去。中山王入倭之二年、得還國。上章補貢、自陳包茅不入之罪。廷議以中山王既降倭、恐藉貢使爲倭偵探、謝遣之。四十三年、琉球使者重來、泊閩海上。閩當事嚴之使歸、嚴內防也。四十四年夏、倭將有事東番、漂渡閩越間、在處爲螢門。閩遣材官董伯起偵之、徑擒之去。其明年、倭令村山等安命小舟、送伯起來歸、幷獻方物、上章求市。當事以章表不中式、拒不納、厚犒之、遣還。然比年以來、無日不中倭。秋變料羅、冬陷大金、春屯彭湖、大抵遇風飄搖、登岸取水、元非入犯。顧當者無不摧殘。官軍不能制、聽其揮斥、旋復解維他往。至夏五月、有倭舟爲風漂擊碎、流泊東涌中。丞臺命將以計擒之、旋以捷聞。閩自戒倭後、請升遊擊將軍一人、領舟師備倭、戎容亦稍振云。夫倭在東海中、分五畿七道三島、又附庸國百餘、故稱魁然。然唐宋之世、酷慕華風、爲不侵不叛之外國、雍容文雅。宋時滕木吉來朝、上令挽射、矢不能遠。詰其故、云國中不習戰也。宋史曰、海賈周世昌遭風至日本、七年得還。其國人滕木吉至、上召見之。以國人唱和詩來上、辭甚雕刻。屬海令滕木吉以所持木弓矢射、不能遠。詰其國不習戰鬭。至元而黠、至我國家而遂稱天驕之雄。蓋造物者、奚開東南幾希殺氣、而華人導之、禍遂烈耳。語云、喜盜輕生好殺、天性然哉。倭地北跨朝鮮、南盡閩浙。其往朝鮮也、自對馬島開洋、信宿至。閩浙、順風旬月至。其主居山城、故稱山城君。山城之南爲和泉、又南爲沙界。沙界之東南爲紀伊、紀伊之西爲伊勢、山城之西爲丹波、丹波左爲攝津、左之西爲攝摩、右爲但馬、右之西爲因幡。丹波西爲美作、左爲備前、左之西爲備中、右爲因幡、右之西爲伯耆。美作之西爲安藝、出雲之西爲石見、安藝、石見之西爲山口、者國、即古之周防州也。山口之西爲長門、關渡在焉。渡此而西爲豐前、其南爲豐後、又其南爲日向。豐前之西北爲筑前、西南爲筑後、筑後之南爲大隅、大隅之西爲薩摩。豐後東南懸海爲土佐、爲伊豫、爲阿波。阿波相近懸海爲淡路。土佐、豐後之閒爲佐加關。薩摩之北爲肥後。又其北爲肥前。肥前西懸海爲平戶。平戶之西爲五島。北爲多褹、爲伊岐。極北則對馬島。諸島皆有酋長。山城君弱、空名耳。倭不稟其號令、內相攻。盟則闘役、而豐後最大。其入貢必由博多、歷五島而行。回則經趨長門。每歲清明後至五月、重陽後至十月、常多東北風、利入寇。故防海者以三四五月爲大汛、九十月爲小汛。其人寇多薩摩、肥後、長門、三州人。次則大隅、筑前、筑後、博多、日向、豐前後、和泉、諸島耳。男子魁頭剃髮、黥面文身。婦人被髮屈紒、足皆徒跣。亦閒用履。勇而惡、不甚別生死。每戰、輒赤體提三尺刀、舞而前、無敢捍者。遁又爲蝴蝶陣、勢且益熾。夫中原百貨、所萃彼國之所必須。嚴絕百端、既不勝內熱、微開一線、又多發外猜、則衣袽之不可以已也、亦久矣。隋書曰、內官有十二等、一曰大德、次小德、次大仁、次小仁、次大義、次小義、次大禮、次小禮、次大智、次小智、次大信、次小信、員無定數。有軍尼一百二十人、猶中國牧宰。八十戶置一伊尼翼、如今里長也。十伊尼翼屬一軍尼。其服飾、男子衣裙襦、其袖微小、履如屨形、漆其上、繫之於腳。人庶多跣足。不得用金銀爲飾。故時衣橫幅、結束相連而無縫。頭亦無冠、但垂髮於兩耳上。至隋、其王始制冠、以錦綵爲之、以金銀鏤花爲飾。婦人束髮於後、亦衣裳、皆有襈。攕竹爲梳、編草爲薦、雜皮爲表、緣以文皮。有弓、矢、刀、矟、弩、䂎、斧、漆皮爲甲、骨爲矢鏑。雖有兵、無征戰。其王朝會、必陳設儀仗、奏其國樂。戶可十萬。其俗殺人強盜及姦皆死、盜者計贓酬物、無財者沒身爲奴。自餘輕重、或流或杖。每訊究獄訟、不承引者、以木壓膝、或張強弓、以弦鋸其項。或置小石於沸湯中、令所競者探之、云理曲者即手爛。或置蛇甕中、令取之、云曲者即螫手矣。人頗恬靜、罕爭訟、少盜賊。樂有五弦、琴、笛。男女多黥臂點面文身、沒水捕魚。無文字、唯刻木結繩。敬佛法、於百濟求得佛經、始有文字。知卜筮、尤信巫覡。

每正月一日必射戲飲酒好棋博握槊樗蒲之戲氣候溫暖草木冬青俗無盤俎藉以檞葉食用手餔之性質直有雅風女多男少婚嫁不取同姓男女相悅者即為婚婦入夫家必先跨火乃與夫相見婦人不淫妒死者斂以棺槨親賓就屍歌舞妻子兄弟以白布製服貴人三年殯於外庶人卜日而瘞及葬置屍船上陸地牽之或以小輿○[illegible]王以金丁文布為衣[illegible]佩銀飾裝八寸多少明貴賤○宋史曰奝然善隸書而不通華言問其風土但書以對云國中有五經書及佛經白居易集七十卷並得自中國五穀而少麥樂有中國高麗二部四時寒暑大類中國國之東境接海島夷人所居身面皆有毛國王以王為姓傳襲至今王六十四世文武僚吏皆世官其年代紀所記云初主號天御中主次曰天村雲尊其後皆以尊為號次天八重雲尊次天彌聞尊次天忍勝尊次瞻波尊次萬魂尊次利利魂尊次國狹槌尊次角龔魂尊次汲津丹尊次面垂見尊次國常立尊次天鑑尊次天萬尊次沫名杵尊次伊弉諾尊次素戔烏尊次天照大神尊次正哉吾勝速日天押穗耳尊次天彥尊次炎尊次彥瀲尊凡二十三世並都於筑紫日向宮彥瀲第四子號神武天皇自筑紫宮入居大和州橿原宮即位元年甲寅當周僖王時也次綏靖天皇次安寧天皇次懿德天皇次孝昭天皇次孝安天皇次孝靈天皇次孝元天皇次開化天皇次崇神天皇次垂仁天皇次景行天皇次成務天皇次仲哀天皇國人言今為鎮國香椎大神次神功天皇開化天皇之曾孫女又謂之息長足姬天皇國人言今為太奈良姬大神次應神天皇甲辰歲始於百濟得中國文字今號八蕃菩薩有大臣號紀武內年三百七歲次仁德天皇次履中天皇次反正天皇次允恭天皇次安康天皇次雄略天皇次清寧天皇次顯宗天皇次仁賢天皇次武烈天皇次繼體天皇次安開天皇次宣化天皇次天國排開廣庭天皇亦名欽明天皇即位十一年壬申歲始傳佛法於百濟國當此土梁承聖元年次敏達天皇次用明天皇有子曰聖德太子年三歲聞十人語同時解之七歲悟佛法于菩提寺講聖鬘經天雨曼陀羅華當此土隋開皇中遣使泛海至中國求法華經次崇峻天皇次推古天皇欽明天皇之女也次舒明天皇次皇極天皇次孝德天皇白雉四年律師道照求法至中國從三藏僧玄奘受經律論當此土唐永徽四年也次天豐財重日足姬天皇令僧智通等入唐求大乘法相教當顯慶三年次天智天皇次天武天皇次持總天皇次文武天皇大寶三年當長安元年遣粟田真人入唐求書籍律師道慈求經次阿閉天皇次皈依天皇次聖武天皇寶龜二年遣僧正玄昉入朝當開元四年次孝明天皇聖武天皇之女也天平勝寶四年當天寶中遣使及僧入唐求內外經教及傳戒次天炊天皇次高野姬天皇聖武天皇之女也次白壁天皇二十四年遣二僧靈仙行賀入唐禮五臺山學佛法次桓武天皇遣騰元葛野與空海大師及延曆寺僧澄入唐詣天台山傳智者止觀義當元和元年也次諾樂天皇次嵯峨天皇次淳和天皇次仁明天皇當開成會昌中遣僧入唐禮五臺次文德天皇當大中年間次清和天皇次陽成天皇次光孝天皇遣僧宗叡入唐傳教當光啟元年也次仁和天皇當此土梁龍德中遣僧寬建等入朝次醍醐天皇次天慶天皇次封上天皇當此土周廣順年也次冷泉天皇今為太上天皇次守平天皇即今王也凡六十四世畿內有山城大和河內和泉攝津凡五州共統五十三郡東海道有伊賀伊勢志摩尾張參河遠江駿河伊豆甲斐相模武藏安房上總常陸凡十四州共統一百一十六郡東山道有通江美濃飛驒信濃上野下野陸奧出羽凡八州共統一百二十二郡北陸道有若狹越前加賀能登越中越後佐渡凡七州共統三十郡山陰道有丹波丹後但馬因幡伯耆出雲石見隱伎凡八州共統五十二郡小陽道有播麼美作備前備中備後安藝周防長門凡八州共統六十九郡南海道有伊紀淡路伊豫土佐阿波讚耆凡六州共統四十八郡西海道有筑前筑後豐前豐後肥前肥後日向大隅薩摩凡九州共統九十三郡又有壹伎對馬多褹凡三島各統二郡是謂五畿七道三島凡三千七百七十二郡四百一十四驛八十八萬三千三百二十九課丁課丁之外不可詳見○續文獻通考曰倭奴常用漆器[illegible]男子被髮[illegible]佩短刀婦人拔其眉[illegible]髮並背而披之以髮長為[illegible]坐地男女[illegible]

形勝名蹟

壽安鎮國山。國之鎮山永樂初御製文賜之立碑其地

邪摩堆。是倭王都處即魏志所謂邪馬臺

阿蘇山。隋書曰石無故火起接天俗以為異因行禱祭

東奧州。產黃金處

五龍山。元師至平戶島移五龍山[illegible]破寨士卒十餘萬[illegible]

平戶島。元史曰大宰府西有平戶島可屯軍船

一岐島。元史曰風水不便再議定會於一岐島

八角島。日本[illegible]

高梁快樂院。續文獻通考曰其城築四圍名聚樂院內置大櫓[illegible]

相板關。赤門關。續文獻通考曰東號相板西號赤門二關各有船數千隻

千丈溪。續文獻通考曰二月至千丈溪點[illegible]選兵

物產

金。銀。[illegible]曰東奧州產黃金西別島出白銀以為貢賦

如意珠。隋書曰色青大如雞卵夜則有光云魚眼精也

青玉。見南史

瑪瑙。[illegible]

琥珀。宋時貢

水晶。宋時貢有紅白三色

水銀。[illegible]

螺鈿。宋時貢

石硫黃。宋時貢

銅。見一統志

鐵。

見一統志

錦。[illegible]志曰貢錦雜錦二十匹

文細絹。宋史曰多織絹薄緻可愛

花布。[illegible]宋時獻白細布

刀。倭刀甚利[illegible]

屏風。宋時貢[illegible]屏風今亦有入中國者[illegible]

扇。兩山墨談曰中國宋前惟用團扇[illegible]我朝永樂初始有持者[illegible]通用之

硯。見一統志

漆。一統志曰[illegible]

黑雉。見南史

山鼠。南史曰有獸如牛名山鼠又有大蛇吞此獸蛇皮堅不可斫上有孔乍開乍閉時或有光射中蛇則死矣

交易

自市舶能、而倭不能來。射利之徒。率多潛往。倭輒厚結之。欲以誘我。乃舶主之黠者。至冠進賢。衣綺紈。謊稱閩撫材官。與重申互市之約。彼雖在疑信。亦厚遣之。以庶幾幸而售耳。其意乃滋不可測矣。宋史曰用銅錢文曰乾元大寶

紅毛番

紅毛番、自稱和蘭國。與佛郎機鄰壤。自古不通中華。其人深目、長鼻、毛髮皆赤。故呼紅毛番云。顏師古曰西域諸戎其形最異今胡人青眼赤鬚狀類獼猴者其種也亦一名米粟果。佛郎機據呂宋而市香山。和蘭心慕之。因駕巨艦。橫行爪哇大泥之間。築土庫為屯聚處所。竟以中國險遠。垂涎近地。嘗抵呂宋。呂宋拒不納。又之香山。為澚夷所阻。歸而

狼卜累年矣。廣東通志曰紅毛鬼不知何國人萬曆二十九年冬大船頓至[illegible]足[illegible]長尺二寸壯大倍常[illegible]澄人李錦者、久駐大泥。與和蘭相習。而猾商潘秀、郭震。亦在大泥。與和蘭貿易往還。忽一日與酋麻韋郎談中華事。錦曰、若欲肥而橐。無以易漳者。漳故有彭湖嶼。在海外。可營而守也。酋曰、倘守臣不允奈何。錦曰、寀璫在閩。負金錢癖。若第善事之。璫特疏以聞。無不得請者。守臣敢抗明詔哉。酋曰、善。乃為大泥國王移書閩當事。一移中貴人。一備兵觀察。一防海大夫。錦所起草也。俾潘秀、郭震、齎之以歸。防海大夫陶拱聖、聞之大駭。白當道。繫秀於獄。震續至。遂匿移文不投。初秀與夷約。入閩有成議。遣舟相迎。然夷食指既動。不可耐。旋駕二巨艦、及二中舟。尾之而至。亡何、已次第抵彭湖。時萬曆三十二年七月也。是時汛兵俱撤。如登無人之墟。夷遂伐木築舍。自以鱗介得窺衣裳矣。李錦徐舉得一漁舟。附之入漳偵探。詭云為夷所擄。逃還。當事者已廉知其蹤。并繫之。議使錦、秀、諭令夷人還國。許以自贖。并拘郭震與俱。錦等既與夷首謀。不欲自言其不售。第云我國尚在依違而已。材官詹獻忠。捧檄往。乃多攜幣帛瓜酒。覬其厚償。海濱人又有潛裝華貨往市者。夷益觀望不肯去。屢遣官諭之。比見夷、語輒不馴。夷視之如發蒙振落也。而寀璫者、已遣親信周之範。馳詣海上、與夷訂盟。以三萬金為中貴人壽。貴人從中持之。盟已就。會南路總兵施德政、遣材官沈有容。將兵往諭。沈多才略。論說鋒起。從容謂夷曰。中國斷不容遠人實偪處此。有誑汝逗留者。即是愚爾。四海大矣。何處不可生活。騙又聞璫使在此。吏曰、堂堂中國。豈乏金錢巨萬。爾為鼠輩所誑。錢既不返。市又不成。悔之何及。麻郎見沈豪爽氣狀、曰、從來不聞此言。旁眾露刃相詬曰。中國兵船到此。想似要與我等相殺。就與相殺何如。沈厲聲曰、中

國甚惜殺賊。第爾等既說為商，故爾優容，爾何言戰鬭，想是元懷作反之心，爾未睹天朝兵威耶。夷語塞，又心悔恐為之範所賣，乃呼之範索所餉金錢歸，只以哆囉嗹、玻瓈器及夷刀、夷酒遺瑫，將乞市夷文代奏。而都御史、若御史，各上疏請剿，於是德政嚴守要害，厲兵秣甲，候旨調遣。兵民從海外入者，一錢不得著身，挾錢者治如法。蓋接濟之路遂窮。又聲言預作火攻之策，夷度終非必無濟理，又且坐困，乃以十月二十五日掛帆還。錦秀、震獻、忠等論死及戍有差。嗣奉旨使般商至大泥，移檄和蘭毋更為細人所誤云。

或謂和蘭長技惟舟與銃耳。舟長三十丈，橫廣五六丈，板厚二尺餘，鱗次相銜，樹五桅，船上以鐵為網，外漆打馬油，光瑩可鑑。舟設三層，傍鑿小窗，各置銅銃其中。每銃張機臨放，推由窗門以出，放畢自退，不假人力。桅之下置大銃，長二丈餘，中虛如四尺車輪，云發此可洞裂石城，震數十里。敵迫我時，烈此自沈，不能為虜也。其役使名烏鬼，嘗居高自投於海，徐出行濤中，如御平原。舵後銅盤，大徑數尺，譯言照海鏡，識此可海上不迷。奉天甚謹，祀所謂天主者於中。其倚所居、及臥內，俱哆囉嗹裝其四壁。每華商詣倚，守門者撞鐘為報，侍者二人出傳語，偕臥，或別完，則坐外開以俟，傳見乃進。或為設食，以一大片盜盤，中人分一刀，切而食之。與華人語，數侵華人，若華人與他夷人爭鬭，則為華人左袒。嘗謂華人曰：此身浮泊世間，須有鱗甲爪牙，令可畏，若猿牝雞耳。鐵其不嗜鬭，未嘗以理，翦其頭也。萬曆四十五年，在呂宋港口，遇華商船，大肆劫掠，殺主者之。

物產

金。銀錢。琥珀。瑪瑙。玻瓈。天鵝絨。瑣服。哆囉嗹。刀。

交易

商舶未有抵其地者，特暹羅、瓜哇、渤泥之間，與相互市。彼國既富，遇華夷貨有當意者，輒厚償之，不甚較直，故貨為紅夷所售，則價驟涌。

論曰：嘗天下之大，其猶上林乎。珍禽異羽，競響齊鳴，曾狐與剩巢，殊方片翮，分之固頸長脛短，合之皆腹蠢肯毛，猶倭、納梟也。不能革子之鴞，東行能無惡子之聲哉。和蘭繼至，蜂目已露，豺聲終焚，絕之、此為時矣。

東西洋考卷七

餉稅考

宋時，發舶海上，郡國有司臨水送之，嘗登泉山，見刻石紀歲月甚夥。爾時與蕃貢云。國在宋元，俱設市舶司。國初因之，後竟廢。成弘之際，豪門巨室，間有乘巨艦貿易海外者。奸人陰開其利竇，而官人不得顯收其利權。初亦漸享奇贏，久乃勾引為亂，至嘉靖而弊極矣。二十六年，有佛郎機船載貨泊浯嶼，漳泉賈人往貿易焉。巡海使者柯喬發兵攻夷船，而販者不止。都御史朱紈獲通販九十餘人，斬之通都。海禁漸嚴。顧海濱一帶，田盡斥鹵，耕者無所望歲，只有視淵若陵，久成習慣，富家徵貨，固得捆載歸來；貧者為傭，亦博升米自給。一旦戒嚴，不得下水，斷其生活，若輩悉健有力，勢不肯搏手困窮，於是所在連結為亂，潰裂以出。其久潛縱於外者，既觸網不敢歸，又連結遠夷，鄉導以入，漳之民始歲歲苦兵革矣。四十四年，奏設海澄縣治。其明年，隆慶改元，福建巡撫都御史塗澤民請開海禁，準販東西二洋。蓋東洋若呂宋、蘇祿諸國，西洋若交阯、占城、暹羅諸國，皆我羈縻外臣，無侵叛，而特嚴禁販倭奴者，比於通番接濟之例。此商船之大原也。先是發舶在南詔之梅嶺，後以盜賊梗阻，改道海澄。隆慶六年，郡守羅青霄以所部雕耗，一切官府所需倚辦里三老，良苦。於是議徵商稅，以及賈舶。賈舶以防海大夫為政。萬曆三年，中丞劉堯誨請

稅船以充兵餉。歲額六千。同知沈植、條海禁便宜十七事。著爲令。于時商引俱海防官管給。每引徵稅有差。名曰引稅。（東西洋每引稅銀三兩、雞籠淡水稅銀一兩。其後加增東西洋稅銀六兩、雞籠淡水二兩。）每請引、百張爲率。盡即請繼。原未定其地而限其船。十七年、中丞周寀、議將東西洋船、題定額數、歲限船八十有八、給引如之。後以引數有限、而願販者多、增至百一十引矣。其徵稅之規、有水餉、有陸餉、有加增餉。水餉者、以船廣狹爲準、其餉出於船商。陸餉者、以貨多寡、計值徵輸、其餉出於鋪商。又慮間有藏匿、禁船商無先起貨、以鋪商接買貨物、應稅之數、給號票、令就船完餉、而後聽其轉運焉。（西洋船面闊一丈六尺以上者、徵餉五兩、每多一尺、加銀五錢。東洋船頗小、量減西洋十分之三。陸餉胡椒蘇木等貨、計值一兩者、徵餉二分。雞籠淡水地近船小、每船面闊尺、徵水餉伍錢、陸餉亦如東西二洋之例。）一加增餉者、東洋呂宋、地無他產、夷人悉用銀錢易貨、故歸船自銀錢外、無他攜來、即有貨亦無幾。故商人回澳、征水陸二餉外、屬呂宋船者、每船更追銀百五十兩、謂之加征。後諸商苦難、萬曆十八年、量減至百二十兩。每歲夏仲至秋中、風汛屆期、賈客揚帆歸抵海外。經過南澳、浯銅、諸寨、及島尾、濠門、海門、各巡司、隨報餉館、逐程派舟護送、以防寇掠、實欲稽察隱匿寶貨云。

自萬曆四年、餉溢額至萬金。刊入章程錄。至十一年、累增至二萬有餘。二十一年、倭寇朝鮮、閩以境鄰、禁止通販。海上人輒違禁私下海、或假借縣給買穀捕魚之引、竟走遠夷。中丞許孚遠、深念之、恐復爲變、如嘉靖時、移檄招諭、凡留販人船、不論從前有引無引、日遠日近、俱許駕回、詣官輸餉如故事。凡私通及壓冬情罪、一切宥免。於是越販商人胡臺、謝楠等、二十四船、聞撫綏令、皆駕船回澳。二十二年、餉驟溢至二萬九千有奇。此因逆而順收之者也。其後當事疑稅餉贏縮、防海大夫在事久、操縱自如。所申報不盡實錄。議倣所在榷關例、歲擇全閩府佐官一人、主之。及瓜往返。示清核、毋專利藪。而泉人以兵餉匱乏、泉觀察、議分漳販西洋、泉販東洋、各詳隨艇相攙越、欲於中左所設官抽餉、如漳例。漳郡守持之、謂割漳餉以給泉兵、則漳餉當匱。且有不漳不泉、貨綵爲姦者、將柰何。奏記力言其不可。獨榷稅不屬海防、官聽上裁。（[illegible]）於是漳泉分販議寢不行。而上章請改設餉館、給關防。仍二十七年、上大榷天下關稅、中貴人高寀銜命入閩、山海之輸、半蒐羅以進內府、而船稅歸內監委官徵收矣。一時（[illegible]）正稅外索辦方物、費復不貲。諸虎而冠者、生翼橫噬。漳民洶洶、賴有司調停安輯之、不大譟。（[illegible]）三十四年、有旨封閉礦洞、各省直稅課、有司照常征解。命由下。海內方忻忭鼓舞。而所在稅璫、仍奏請轄解、及辦進方物。且言稅歸有司、奴視無所事事。乞召回。于是旨紛出。先後互異。稅銀聽解工部。又總解稅監。分進內庫。方物聽折辦。又勅該監照舊辦進。其布政司銀既定解。而稅監者、又欲州縣有司徑解。及代辦方物。有司莫知適從。紛然久之。藩司具咨戶部請壹一。

而部咨回覆、以藩司一邦之主。若金花稅糧等銀、何莫不由藩司。而州縣敢于徑解乎。近者南贛巡撫題奉明旨、各處稅課、都著類總解稅監、分解應用。是各處者、指各省直言也。類總解監者、明命布政司類總也。若由州縣徑解、當云各解、何須類總爲乎。方物乃稅監芹曝之誠、非有司貢獻之禮。撫臣既題革折辦、及措處加平等費、紛奉明旨照舊辦進。並未有有司備辦之旨。謀始慮終、正在今日。原當移令該監、備將解來明旨、開導其詳、使知類總二字、旨意昭然。徑解之舉、終屬悖謬矣。自是議稍定。當事復申前餉官之議、以海澄洋稅、原議輪委各府佐徵收。但外府官遠來作割非便、而增設供應人役、所費倍繁。不若于本府佐貳五員、歲委一員管理、事無專屬、既於原議不悖、且于事體爲宜。當路報可。於是本府官承委、歲一更代云。四十一年、上採諸臣議、撤寀璫還、詔減關稅三分之一。漳稅應減萬一千七百。當事悉能五關雜稅、獨以洋商糴大海之重利、即不減猶可支持、僅減三千六百八十八兩。然不可謂非聖世洪洞之恩也。

夫賈人占風犯濤、博十一於鱗介之國、幸而取贏、遠望故里關山、欣同隔世。有絕命綫乃墨者、既溺高擺之黠者、豪者、又從旁百計凌之、情倍可憐。當議蠲時、主者曰、孰使之走不測風濤、與蛟龍爭命也。比於征賤丈夫、不必議。此亦未足服商人之口、要以弊竇開而無變計、則中闇雖撤、遺毒尚沿、賦雖減、猶未減。惟是上下相維美意、行其良法。使害馬既去、鮫泣長收。縱蠲少猶多也。四十四年、推官蕭基、署郡符、嘗目商困、條上恤商釐弊凡十三事。（看得海澄餉稅、初值三千、其後增至萬、又加倍之、迨中使專擅、始溢二萬七千。近奉恩命減三分之一、僅減三千、乃蠲弊未盡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若直指悉報，可俾乘令甲，船事有重大難決者，悉詣府決之，而餉大夫亦凜凜奉德意惟謹，賈人子各得意去。譬之旱魃之後而登泰階，值觸石之吐炭矣。若通倭之禁，向歲稍弛，廷臣章數上，近乃嚴察申飭，犯者毀不待時。然禁嚴而倭患消滅，此又司關者所不得問也。

[illegible] 分守參知洪世俊、力贊之，條上中丞，窾。

水餉

萬曆三年、提督軍門劉　詳、允東西洋船水餉等第規則。時海防同知沈植議詳。船闊一丈六尺以上每尺抽稅銀五兩一船該銀八十兩　一丈七尺以上闊船每尺抽稅銀五兩五錢一船該銀九十三兩五錢　一丈八尺以上闊船每尺抽稅銀六兩一船該銀一百零八兩　一丈九尺以上闊船每尺抽稅銀六兩五錢一船該銀一百二十三兩五錢　二丈以上闊船每尺抽稅銀七兩一船該銀一百四十兩　二丈一尺以上闊船每尺抽稅銀七兩五錢一船該銀一百五十七兩五錢　二丈二尺以上闊船每尺抽稅銀八兩一船該銀一百七十六兩　二丈三尺以上闊船每尺抽稅銀八兩五錢一船該銀一百九十五兩五錢　二丈四尺以上闊船每尺抽稅銀九兩一船該銀二百一十六兩　二丈五尺以上闊船每尺抽稅銀九兩五錢一船該銀二百三十七兩五錢　二丈六尺以上闊船每尺抽稅銀十兩一船該銀二百六十兩　販東洋船每船照西洋船丈尺稅則徵抽十分之七

陸餉

萬曆十七年、提督軍門周　詳、允陸餉貨物抽稅則例。[illegible]

[illegible]

萬曆四十三年、恩詔量減各處稅銀。漳州府議東西二洋稅額、貳萬柒千捌拾柒兩陸錢叁分叁釐。今應減銀叁千陸百捌拾柒兩陸錢叁分叁釐、尚應徵銀貳萬叁千肆百兩。貨物抽稅見行則例。

[illegible]

[illegible]

別有貨物先年無開載者今依時估附記于後。

[illegible]

萬曆四十五年督餉通判王起宗詳番船載米回港徵稅如西國米例。

[illegible]

督餉職官

本府海防同知和繳署稅務凡七人。

羅拱辰 [illegible]

沈植。 [illegible]

周裔登。 [illegible]

姚應龍。 [illegible]

葉世德 [illegible]

王應乾 [illegible]

舒九思 [illegible]

各府佐貳官委署餉務只一人。

趙賢意 [illegible]

本府佐貳官輪署餉務凡十二人。

杜獻璠 [illegible]

[illegible]

沈有嚴 [illegible]

鍾顯 [illegible]

陳欽福 [illegible]

呂繼梗 [illegible]

[illegible]

龔朝典 [illegible]

張應奎 [illegible]

邵圭 [illegible]

[illegible]

盧崇勤○ [illegible]

[illegible]

興乎興待非乎公得南區者之哭民進首崗在蛋公泣公亦遊弊騎敬詰譁館上縱近在明救若減一令之一而必復議之不錢疆之難乎雖巧媒玄能嘘無把之敢議無來之飲也公總燃日事不可呆其患乎辭之則亟按本年務從例秋委郵入正賦抄額匆論一切均輸以技論稅則盤按往年自語者嫂久延疵者餉使免一切效徽良佐餉盤則隊接來年算商人益徵水閩將來舶兼免重徵益其始民有虛螺嘆而如上鎮之必不可減從科之即為數字貢盾之歎巳概聲哉而作矣嗟乎大論內貢山賦海縱輝丸為矣太倉穆米耳夫為知公協粒稅明嶽稱米而登之太倉乎哉是月也嶽取又主而賦所請風而釉驢無遠以令治辦人人如公以業羅半哉吾公所羅與品所難者如此其他治狀已駭口碑中歲不具贊

江一桂 山東臨朐人例貢督餉題朐署四十三年餉

丘廷經 廣東汝源人監貢督通判署四十四年餉補

王起宗 應天上元人官生督餉通判學四十五年餉公遇秀頭觸興利除弊之嚴稽有成請而所部不接南人誅為立碑○郡人曾紅林茂桂撰○碑略等商也稽澄之商船民則餉金多餘船與諸夷相賈島以我之絹執磁餌舟役之泉求香椒射利捷捷是以人爭理之第其山也設嶠破浪天為失為笛傳為其返也頭會買欽不膽噬血吮膩之售是以人又爭患害之誠中士之商舶鐵撥遊利害勢逸突曾許嶼理論先朝海防令歲於郡佐中歲委一負將日餉餉論丁巳我王侯以牛利承撲理其事侯余險世家也才若流賈豈若然岸一飄揚舉貨中恆自了了接貼商務備者備與知船初逆港著論貲體遡來免澀撥侯登時往驗風雨不辭植一先時每委役轉貨物秤明而後請驗從沒無其侯既將驅斯鑒闕空帆二令議紅毛食為傾舶貨被掠備存其半餉若全徵其誰堪之侯敢中益滋許其半饑傾三全久香漏號法籐錄及通船渡官侯其著論者先完論餉不用術楊使四其餘舶口上逆方物誠並強市舶外伍征者一切明禁使重闌有全舟報設往時從餉知故侯廉其實狀務從實慎但六道侯心切虛商和撫來左右其趣檢防宿畫甚四是以諸商議仗良琛以耗不歷而分不侯一辭也善侯營盤余邑矣其為政勤而謂棘而制豁而不煩剩罰平恕閏不沐浴其寶露者夫圭海之商即梁山之民也民有去思商有柞側侯豈轅穢益官盜直不其家槳識宜為頗蝦日大泊東隨淵涌波汝息夷吾列氣鑑鎭澄象此徒冥極險莫禁一葉為敵指商為針滴達取給匿今斯今不忍鱷鯨而長誠世天鑑此邦屏是峰貼蹟瑰為鬮帝遠為心訊汎者舶氏至如林一切衆生誠罪監辟獻呼告詩我盧我莊虎遂會寇蘇門繞深否公是與市案城陸剝某豐碑後來所紀

公署

督餉館 在縣治之右即靖海館舊址也萬曆十二年額海防改建為海防館威怒開船銅輸管因故爲督餉館○四十五年通判王起宗以餉館陋船往歲門歲門無駐劄處所謂於圭嶼西道公館一圍於驗船為盤奏記申請其略曰商船出海向□酒銅官兵于廠門盤驗始故廠竊近改委各館輸驗職參券之圍已驗故由澤身隘其地始知不恆者三被易地識館之識不得為之稽也夫廠門屬隸泉州為海銅汛地職等非關館上下者比必駐公館方可識盤廳門與設參府海防二署管洋船關說正春汛防漳之官泰府及泉州防館駐劄職請其地既無空閑公廨文離借撥民居不便者一改漳州官道涉泉境販非所舊之地又係船役之人勞難畢驅蹇經而颱壓人役不下數十人若渙散民房舖非搁防驗泉不他者二且本府巫廈門兩絕湖汐衝突波濤一遇風則輕舟難汛時日稽逗商船不無缺關不但者且職往來洋上相地度形圭嶼一山於于海口環山皆海適在中央乃商船必由之路又泄邑所屬之販三令第遣城堅其上為制式船其下巍說于圭嶼設立公館稽來盤驗即駐本嶼船之由岸也既可稽覈船之回港也亦便嘹望不以也于他境不既隔于風濤維易地不向及漁察則此職日盤而身臨者鮮餘詳示另議說識估計工料設計亦一勞永逸之計也一

論曰。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關市。此周制也。漢時。商各以其物自占。率二千而算一。軺車二算。船五尺以上一算。諸不自占。占不悉。沒其緡錢。告者以半畀之。從此網恭密矣。市舶之設。始于唐宋。大率夷人入市中國。中國而商於夷。未有今日之夥者也。夷人來市。似乎以逸待勞。然鱗介寔我版圖。紛然其擾。不若自此之彼。斌內永清。開舶以來。垂數十載。榷額之時羸時縮。榷司之誰濁誰清。榷政之遞因遞革。據臆覆按。抑可深長思矣。

東西洋考卷八

稅璫考

高寀者、順天文安人也。幼給事上前。累遷御馬監監丞。先是大學士張位、以國帑虛耗。請開採以充邊儲。比三殿之役。於是四方言利之徒。奸弁稍猾。率上章請遣中貴出督礦。歲輸巨萬萬。足供大工。又徐及榷稅。上俞其議。廷臣爭之強。不能得也。燕山衛指揮馮綱、千戶胡志、關請以寀使閩。帝命寀往閩。自市舶鎮守。先後報罷。四封老稚。久不識貂璫為何物。比寀銜命南下。金鉦動地。戈旗絳天。在在重足。莫必其生命。而黠吏逋囚。惡少年無生計者。率望羶而喜。營充稅役。便覺刀刃在手。鄉里如几上肉。寀在處設關。分遣原委官、及所親信為政。每於人貨湊集。置牌書聖旨其上。舟車無遺。雞豚悉算。然稅額必滯澄之賈舶為巨。寀躬自巡歷。所過、長吏望風披靡。漳守韓擢、每股掌玩之。澄令龍國祿者、強項吏也。分庭入見寀。不為屈。嚴約所部。不得為寀驅使。每事掣肘。不令飛而食人。寀遣人詣令白事。其人載張自豪。國祿庭笞之。寀在都、悲甚。欲其疏劾其阻撓。韓守謂寀曰、澄故習亂。所不即反者。以有龍令在也。倘令危民。何能即安。激而生變。若亦豈有賴焉。寀氣奪而止。自後每歲輒至。既建委官署于港口。又更設于圭嶼。既開稅府于邑中。又更建于三都。要以闌出入、廣搜捕。稍不如意。并船貨沒之。得一異寶。輒攜去曰、吾以上供。三十年、

買舶還港。寀下令，一人不許上岸，必完餉畢，始聽抵家。有私歸者，逮治之。繫者相望于道。諸商嗷嗷，因鼓譟爲變，聲言欲殺寀，縛其參隨至海中沉之。寀爲宵遁，蓋自是不敢復至澄。其開採之役，漳、浦嚴，亦與焉。寀不論有礦無礦，但與富人廬墓相連處，輒命發掘，必餉行賄乃止。其屢開之山，聚徒蹤治，竟得不償失。虛糜縣官爲名而已。三十二年，澄商潘秀、郭震等，攜渤泥國王文，以和蘭夷來市爲請，稱渠錫囊所載，舊浯嶼、元係彼國通商處所，乞修故事。夷舟徑抵彭湖。當事者嚴絕之。紅夷則遣人厚賂寀。大將軍朱文達者，與寀厚善，皆以其子爲寀乾子。寀謀之文達。曰：「市幸而成，爲利不貲，第諸司意有佐佑，惟公斷之。」文達喇喇向大吏言：「紅夷勇鷙絕倫，戰器事事精利。合閩舟師，不足攖其鋒。不如許之。」寀遣周之範，往報夷，因索方物。夷酋麻韋郎，贈餉甚侈，幷遣通事夷目九人，赴省候風未行。參將施德政，已奉憲檄，遣沈有容諭夷無爲細人所誤。德政勢兵料羅，少、候進止。麻韋郎，知當事無互市意，乃乘風歸。寀竟上疏爲夷乞市，上命中丞及御史，言：「璫疏不納，海上人，悉北向稱萬歲。」寀聞之，恧，是曰：「德政乃敗吾事。」蓋從此思甘心之矣。明年，德政擢神機營右副將軍後軍都督。文達私語寀，如許歸裝，悉異香大貝。寀心動，遣數百人邀之途，掠其裝以去。既胠篋，無他長物，始逡巡。三十四年，上命封閉礦洞，諸稅咸歸有司。璫威勢稍殺，然已廣擢太監，賜緋魚服。其在會城，築亭臺于烏石山平遠臺之巔，損傷地脈。又于署後建望京樓，規制宏壯。讒壻王家，諸棍受寀意指，諷人爲立碑平遠臺，頌寀功德，恬不爲怪。原奏官魏天爵、林宗文，百計媚寀，由是

得幸。忽進一方云：「生取童男女腦髓和藥餌之，則陽道復生，能御女種子。」寀大喜，多買童稚，碎顱刳腦，貧困之家，每割愛以售。惡少年，至以藥迷人稚子，因而就寀倖博多金者，稅署池中，白骨齒齒，嗣買少婦數人，相逐爲秘戲，以試方術。歌舞變童，又不下數十人，備極荒淫。天爵等術既售，益自爲得計，導之橫噬，如陰害毒螫，蒙被草木，無不焦枯，子衿路相遇，避塵稍緩，因辱隨之。縉紳奉使過里，與寀微芥蒂者，關前行旅，蹤迹搜掠。里市貧民，挾貨無幾，寀朝夕所需，無鉅細悉行票取，久乃給價，價僅半額，而左右司出入者，又復更橫索，錢始得到手。如是者，歲歲爲常。澄稅已屬有司轉解，然寀日遣稅棍，詭名督催，仍買取方物，迫勒減價。商民無所控天。閩中驛卒，習爲驕悍。獨寀稅役經過，輒縊頸欲死，每一人索馬三四匹，人夫稱是，往來驛路，雞犬騷然。四十二年，廣東稅璫李鳳病死，有旨命寀兼督粵稅。閩父老私計，粵稅祗閩稅爲鉅，寀必舍閩適粵。所在欣欣，祈解倒懸。然粵人已插血訂盟，伺寀舟至，必揭竿擊之。寧死不聽寀入也。寀既隴蜀望奢，神氣益飛揚不肆，如饑烏蹤躡兩樹間，攫物之念愈熾，遂造雙桅二巨艦，誑稱航粵，其意實在通倭。上豎黃旗，兵士不得詰問。時施德政爲閩都督，扼之海門，無從速發。中丞袁一驥，檄所部繩治之。而浦城人有爲璫役所苦者，伺於兩臺。袁逮其役使材官馬仕騏，下之理。四月十一日，寀所未償直商人數百輩，自金鐵以迨米鹽，所負金錢巨萬，群赴閩署求償，辭氣稍激。寀擇所練習亡命，群毆之，立斃數人，餘衆趨出。復從城樓射之，放火延燒民屋數十餘家。衆各奔潰，次早，遠近不平，各群聚閩署，約數千人，寀

露刃躍馬，率甲士二百餘，突犯中丞臺。是時皇太后哀詔新至，轅門解嚴。寀斬關而入。一驥叱曰：「汝反耶？」寀見一驥，辭鋒抗慨，意爲少阻，未敢遽犯，但劫一驥俱出，步至寀臺，脅副使李思誠、僉事呂純如、都司趙程等。後先擬至，始釋中丞返署。而諸司與寀偕還。時萬姓走護，大兵徐集，一殺寀無難。諸司慮傷國體，以理解散之，曰：「衆休矣，明旨自有處分，無狂鬭也。」衆乃解去。至次早，又留海防同知陳豸爲質，始聽思誠等出。中丞若御史上疏，暴寀諸奸狀。大小臣工，叩關之疏爲滿。上始下一璽疏，撤寀回京，徐聽處分。十六載之風霾，一朝開朗矣。寀雖奉嚴旨，然猶躑躅，未肯就道。必盡釋稅役諸械繫者，乃起行。識者謂大盜既已就擒，不妨寬假束縛，圖獻俘於闕下，今日馭璫，亦須如此。聊爲委曲，以聽早去。九月九日，寀發榕城，道材官黃龍、韋繼榮，護之以歸，遵朝命也。寀輜重塞途，日行僅一舍。馳賂乞援于大璫，既將抵京，不即歸命，公然引疾，棲遲里門。朝議哄然。久之，然後入見。上怒，命繫之。聞寀在禁室中，竟日股戰，後不知所終。[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潘相江西稅監也。上既撤寀，命相兼攝閩中稅務。四十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奉聖旨：所奏內官高寀不諳事體，以致人心不安，激變地方，撫按官差的當官員伴送來京定奪。其原管稅務并廣東稅務，俱著潘相併江西，潘相不妨原務兼攝督，待三殿工有次第，即與請停止。其地方不安，撫按官出示曉諭撫綏。該部院知道。七月十七日報到閩。然稅進羨餘，俱屬有司類解，藩司轉解，相儀使命時一遣往，不能大爲害。閩初又有提督市舶內官，莅閩京洪、范士明，俱宣德間遣；柴添、楊栄，俱正統間遣；李章、董讓，俱弘治間遣。然市舶之設，是主貢夷，及夷商來市者，與今海稅不同，第以均屬稅璫，故附列之。

論曰：以內庭執虎子之人，而吝籙憲準，手握利權，則夫竊帝之威而厲蒼黔，倖入之圖以結夷肺，彼寧復有柴名之顧、禍敗之虞哉。亂撓足以制郡縣，而橫決且至淩節鉞，山頹海泣，霜履冰堅，自其常勢耳。此古人所以歎鹿馬之易刑，而問豺狼之當道也。

東西洋考卷九

舟師考

海門以出，洄沫粘天，奔濤接漢，無復崖涘可尋、村落可誌、驛程可計也。長年三老，鼓枻揚帆，截流橫波，獨恃指南針爲導引。或單用，或指兩間，憑其所向，蕩舟以行。如欲度道里遠近多少，準一晝夜風利所至爲十更。約行幾更，可到某處。又沈繩水底，打量某處水深淺幾托。方言謂長如兩手分開者爲一托。賴此暗中摸索，可周知某洋島所在，與某處礁險宜防。或風濤所遭，容多易位，至風淨濤落，駕轉猶故。循習既久，如走平原，蓋目中有成算也。舟大者、廣可三丈五六尺，長十餘丈。小者、廣二丈，長約七八丈。弓矢刀楯，戰具都備，猝遇賊至，人自爲衛，依然長城，未易卒拔焉。造舶費可千餘金，每還往、歲一修緝，亦不下五六百金。或謂水軍戰艦，其堅緻不及賈客舶。不知賈舶之取數多，若兵艦所需縣官金錢，僅當三之一耳。每舶，舶主爲政，諸商人附之，如蟻封衛長，合併徙巢。亞此則財副一人，爰司掌記。又總管一人，統理舟中事，代舶主傳呼。其司戰具者、爲直庫，上檣桅者、爲阿班，司碇者、有頭碇、二碇，司繚者、有大繚、二繚，司舵者、爲舶工，亦二人更代。其司針者名火長，波路壯闊，悉聽指揮。審害有常，占風有候，此破浪輕萬里之勢，而問途無七聖之迷者乎。

內港水程

海澄港口。

圭嶼。

中左所。

西洋針路

鎮海衛太武山。

大小、柑橘嶼。

南澳坪山。

大星尖。

東姜山。

弓鞋山。

南亭門。

烏豬山。

七州山、七州洋。

黎母山。

海寶山。

交阯東京。

又從七州洋 銅鼓山。

獨珠山。

交阯洋。

廣南。

又從交阯洋 清華港。

又從交阯洋 順化港。

又從交阯洋 外羅山。

提夷、馬陵橋。

新州港。

羊嶼。

煙筒山。

新州交杯嶼。

靈山。

伽俑貌山。

占城國。

占城羅灣頭。

赤坎山。

鶴頂山。

柯任山。

毛蟹州。

東埔寨。

又從赤坎山 崑崙山。

小崑崙。

大橫山。

真嶼。

小橫山。

筆架山。

黎頭山。

圭頭。

竹嶼。

暹羅。

又從崑崙山 吉蘭丹。

大泥國。

又從崑崙山 六坤。

又從崑崙山 斗嶼。

彭亨國。

地盤山。

東西竺。

柔佛國。

羅漢嶼。

龍牙門。

五嶼。

吉里問山。

龐六甲。

崑宋嶼。

又從東西竺 鱸魚嶼。

長腰嶼。

獨石門。

丁機宜。

鐵釘嶼。

又從長腰嶼 龍雅山。

七嶼。

假頭嶼。

彭家山。

舊港。

又從彭家山 進峽門。

三麥嶼。

都麻橫港口。

覽邦港口。

錫蘭山港口。

下港。

又從滿剌加國五嶼。(分路入蘇門答剌，用單乾針五更取雞花嶼)雞花嶼。(第三灣正好過船，打水七八托，外二十托，用單戌針過淺，辛戌四更取雞骨嶼)雞骨嶼。(對開打水六十六托，有淺，船宜過，用乾戌針十更取雙嶼)雙嶼。([illegible]用乾戌并辛戌四更取單嶼)單嶼。(內打水十六托，外四十托，用辛戌針十更過長腰[illegible])([illegible])急水灣。([illegible]用辛酉針五更取啞齊國)啞齊國。(即蘇文答剌國也，其先名大食[illegible])

又從瑯琊洲。(用丁未針三更取東西董)東西董。([illegible]取失力大山)失力大山。(近山用坤未針五更取馬鞍嶼)馬鞍嶼。(用巽巳五更取塔林嶼)塔林嶼。(山尖有老古石，正路在西，用辰巽針三十更取吉寧馬哪山)吉寧馬哪山。([illegible]用單巳針七更，單丙六更，取勿里洞山)勿里洞山。(丙午十五更取)吉里悶大山。([illegible]用辰巽四更取保老岸山)保老岸山。([illegible])

其船上者([illegible]用巽巳四更取椒山)椒山。([illegible]七更收入)思吉港饒洞。([illegible])

又從保老山。(用乙辰針五更取吉力石港)吉力石港。(即爪哇之杜板村，所謂通番大國者也。[illegible])雙銀塔。(用丁未針[illegible])里山。([illegible])郎木山。([illegible])重迦羅。([illegible])火山。([illegible])大急水。([illegible])大小[illegible]螺。([illegible])蘇律山。([illegible])印嶼。([illegible])池悶。([illegible])

又從吉寧馬礁。(及往文郎馬神分路，用丙巳針五更取吧哩馬閘)吧哩馬閘。([illegible])三密港。([illegible])[illegible]嶼。([illegible])單戎世力山。([illegible])美啞柔港口。(是處盜多，盜好夜殺人，[illegible]是馬神國)文郎馬神國。(古稱[illegible])

東洋針路

太武山。(用辰巽針七更取彭湖嶼)彭湖嶼。(是泉州一要害地也，多置遊兵，[illegible]用丙巳針五更取虎頭山)虎頭山。(用丙巳七更取沙馬頭澳)沙馬頭澳。(用辰巽針十五更取筆架山)筆架山。(遠望紅豆嶼并浮甲山，進入爲大港)大港。(用辛酉針三更取哪哦山)哪哦山。([illegible]用辛酉針十更取密雁港)密雁港。(南是淡水港，水下一灣有小港)([illegible])

又從密雁港。([illegible]十更取六藏山)六藏山。(下有四嶼，用單巳針五更取郎梅嶼)郎梅嶼。(單午四更取)麻里荖嶼。([illegible])玳瑁港。([illegible])表山。([illegible])里銀中邦。([illegible])頭巾礁。(用單午五更取呂宋國)呂宋國。([illegible])貓里務國。([illegible])

又從呂宋。([illegible])

又從呂宋。([illegible])

以寧港。([illegible])

又從以寧港。([illegible])漢澤山。([illegible])海山。([illegible])

又從漢澤山。(用丙午針二十更[illegible])交阯。([illegible])[illegible]根礁老港。([illegible])紹山。([illegible])千子智港。([illegible])紹武淡水港。([illegible])

又從交阯。([illegible])犀角嶼。(外有三四白礁，南勢險，船用單坤針入蘇祿國)蘇祿國。([illegible])

又從呂蓬。(用坤未針五更取芒煙山)芒煙山。(用丁未針十更取磨葉洋)磨葉洋。([illegible]取小烟山)小烟山。(其上有仙人掌，用丁未針五更取七峯山)七峯山。([illegible])巴荖圓。([illegible])羅[illegible]山。(用丁未針三更取聖山)聖山。([illegible])崑崙山。([illegible]用坤未針取長腰嶼)長腰嶼。(舶過嶼門，用單午針五更取鯉魚塘)鯉魚塘。(收毛花嶼，即文萊港口)文萊國。(即婆羅國[illegible])

東番。([illegible])

祭祀

協天大帝者，漢前將軍漢壽亭侯關壯繆也。萬曆四十三年，上尊號。

天妃，世居莆之湄洲嶼。五代閩王時，都巡檢林愿之第六女也。母王氏。妃生於宋元祐八年(一云太平興國四年)三月二十三日。始生而地變紫，有祥光異香。幼時通悟祕法，預談休咎，無不奇中。鄉民以疾告，輒愈。長能坐席亂流而濟，人呼神女，或曰龍女。雍熙四年二月十九日昇化。(一云雍熙三年十月初十日)蓋是時妃年三十餘矣。厥後常衣朱衣，飛翻海上。里人祠之，雨暘禱應。宣和癸卯，給事中路允迪使高麗，中流震風，八舟俱溺，獨路所乘，神降于檣，遂無恙。使還奏聞，特賜廟號曰順濟。紹興己卯，江口海寇猖獗，神駕風一埽而遯。其年疫大作，掘坎涌泉，飲者輒蘇。累封昭應崇福云。乾道己丑，都巡檢使姜特立以妃默佑捕反有功，疏聞于朝，加封善利。淳熙間，加封靈惠。慶元戊午，調舟師平大奚寇，神在空中以霧障之，賊爲迷昏，而我師晴明如故，以此賊無脫者。開禧丙寅，虜逼淮甸，忽半漢旌旗雲集，望之則妃廟號也。賊披靡解圍。景定辛酉，巨寇泊祠下，禱神不允，萃肆褻慢，醉臥廡間。神縱火焚之，各自蹂踐而斃。有司以聞，累封助順顯衛英烈協正善慶等號。元以海漕有功，賜額靈濟。國朝永樂間，內官鄭和有西洋之役，各上靈跡，命修祠宇。己丑，加封弘仁普濟護國庇民明著天妃。自是遣官致祭，歲以爲常。冊使奉命島外，亦明禋惟謹。

舟神，不知創自何年，然舶人皆祀之。○以上三神，凡舶中來往，俱晝夜香火不絕。特命一人爲司香，不他事事。舶主每晨起，率眾頂禮。每舶中有驚險，則神必現靈以警眾，火光一點，飛出船上，眾悉叩頭，至火光

更飛入檣乃止。是日善防之。然畢竟有一準為驗。或舟將不免。則火光必颺去。不肯歸。

都公者、相傳為華人。從鄭中貴抵海外。歸、卒于南亭門。後為水神。廟食其地。舟過南亭。必遙請其神。祀之舟中。至船歸。遙送之去。

鯊山石佛頭。舟過者、必放綵船和歌。以祈神貺。

占驗（似可解、似不可解、似有驗、似又無驗。備波濤之驚。紅非妄也。而徵驗也。）

朝看東南黑。勢急午前雨。暮看西北黑。半夜看風雨。（右占天）

天外飛游絲。久晴便可期。清朝起海雲。風雨霎時辰。

風靜鬱蒸熱。雷雲必振烈。東風雲過西。雨下不移時。

東南卯沒雲。雨下巳時辰。雲起南山徧。風雨辰時見。

日出卯遇雲。無雨必天陰。雲隨風雨疾。風雨片時息。

迎雲對風行。風雨轉時辰。日沒黑雲接。風雨不可說。

雲布滿山低。連宵雨亂飛。雲從龍門起。颶風連急雨。

西北黑雲生。雷雨必聲訇。雲勢若魚鱗。來朝風不輕。

雲鉤午後排。風色屬人猜。夏雲鉤內出。秋風鉤背來。

亂雲天半邊。風雨來多少。風送雨傾盆。雲過都晴了。

紅雲日出生。勸君莫出行。紅雲日沒起。晴明未堪許。（右占雲）

風雨潮相攻。颶風難將避。初三須有颶。初四還可懼。望日二十三。颶風君可畏。七八必有風。汎頭有風至。

春雪百二旬。有風君須記。

二月風雨多。出門還可記。初八及十三。十九二十四。

三月十八雨。四月十八至。風雨帶來潮。傍船人難避。

端午汎頭風。二九君還記。西北風大狂。回南必亂地。

六月十一二。彭祖連天忌。

七月上旬來。爭秋莫船開。八月半旬時。隨潮不可移。（右占風）

烏雲接日。雨即傾滴。雲下日光。晴朗無妨。

早間日珥。狂風即起。申後日珥。明日有雨。一珥單日。兩珥雙起。

午前日暈。風起此方。午後日暈。風勢須防。暈開門處。風色不狂。

早白暮赤。飛沙走石。日沒暗紅。無雨必風。

朝日烘天。晴風必揚。朝日燭地。細雨必至。

返照黃光。明日風狂。午後雲遮。夜雨滂沱。（右占日）

虹下雨垂。晴明可期。斷虹晚見。不明天變。

斷風早掛。有風不怕。晚霧即收。晴天可求。

霧收不起。細雨不止。三日霧濛。必起狂風。（右占霧）

電光西南。明日炎炎。電光西北。雨下連宿。

辰闕電飛。大颶可期。遠來無慮。近則有危。

電光亂明。無風雨晴。閃爍星光。星下風狂。（右占電）

蝦蛄放洋。大颶難當。兩日不至。三日無妨。

海之沙塵。大颶難禁。若近沙岸。仔細思尋。

烏鰡弄波。風雨必起。二日不來。三日難抵。

東風可守。回來暫做。白蝦弄波。風起便和。（右占海）

月上潮長。月沒潮漲。大汎潮光。小汎月上。

水漲東北。南東旋復。西南水回。便是水落。

盤定且守。船走難穩。鉦定必凶。直至沙岸。

走花落釘。神鬼能散。要知釘地。大洪泥硬。（右占潮）

水星水醒

每月初一、卅日、初二三四五六、水醒。至初七、平交。十五水又醒。至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日、水俱醒。廿一日、水平如前。水醒、流勢甚緊。凡船到七州洋、及外羅洋。値此數日。斟酌船身。不可偏東。宜扯過西。自初八九十一二三四。水退流東。廿三四五六七八。水俱退東。船到七州洋及外羅。値此數日。斟酌船身。不可偏西。西則無水。宜扯過東。凡行船可探西水色青。多見拜浪魚。貪東則水色黑。色青、有大朽木深流。及鴨烏墜見。如白鳥尾帶箭。此係正針。足近外羅。對開貪東七更船。便是萬里石塘。內有一紅石山不高。如看見船身低下。若見石頭可防。可防水痕。忌日、忌行船裝載。大月初一、初七、十一、十七、廿三、卅日忌。小月初三、初七、十二、廿六、日忌。

逐月定日惡風

正月初十、廿一日。乃大將軍降。日逢大殺。午後有風。無風則雨。

二月初三、十七、廿七日。午時有大風雨。

三月初九、十二、廿四日。有大風雨。

四月初八、十九、廿三日。午時、有大風雨。

五月初十、十一、十九日。申酉時、有大風雨。
六月十九、廿七日。卯辰、有大風雨。
七月初七、初九、十五、廿七日。有大風。
八月初三、初八、十七、廿七日。有大風。
九月十一、十五、十七、十九日。有惡風雨。
十月十五、十八、十九、廿七日。府君朝上帝。卯時有大風雨。
十一月初一、初三、十九日。有大風雨。
十二月初二、初三、初五、初六、十二、廿八日。有大狂風。

潮汐

古今論潮備矣。長爲潮。退爲汐。匪朝至夕至之謂。或以爲海鰌出入。或神龍變化。或日出于海。或天河激涌。皆居中土不習見潮者之論。夫天地間、一氣耳。海潮者、地之喘息耳。記云、卯酉之月。氣以交而盛。朔望之日。氣以變而盛。故潮獨大。此以餘月餘日論也。周寮渠云、海居地上。地有俯仰。潮因有往來。氣升于北。則北盈而南虛。地必南俯。故潮皆南趨。氣升于南。則南盈而北虛。地必北俯。故潮皆北趨。此以地乘氣。潮因地論也。唯俯仰之形。與喘息之義。略有異矣。月臨於午。爲長之極。縣未及申酉。則極消。月臨於子。爲長之極。縣丑及寅卯、則極消。此以太陰之天盤論也。若每日之子午。亦有潮退。每日之卯酉。亦有潮至。至於八時皆然。豈刻不見太陰。安得復論天盤乎。余安道云、海之極遠者。其得氣尤專。故潮因之。東海南海。其候各有遠近之殊。豈非方之不同。而氣有獨盛與。若潮大於春夏。夜潮大於秋冬。潮之極盛。常在春秋之中。濤之極大。常在朔望之後。則天地之常數。通四海皆然者。濱人之候潮也。夜則以月。晝則以時。於指掌中從日起時。順數三位。長、半、滿、退、半、盡。以六字操之。無毫髮爽。海上漁者。於海嘯則知風。海動則知雨。潮退則出。潮長則歸。其方言云。初一十五。潮滿正午。初八廿三。滿在早晚。初十廿五。日暮潮平。又云、月上水翻流。月斜水半。月落水汐盡。潮則呼曰南流上。汐則呼曰北流旅。至舶舟洋海。雖遇風力。亦視潮信以定行往。或晦夜無月。惟瞻北斗爲度。至海外之潮已平。而內溪猶長。則氣從而未收。俗所云港尾水。又云迴流水、是也。海口以潮平爲度。其穿逆支流。仍以百里而緩三刻。不可以此而分遲速焉。見漳州志

論曰、造車室中。出而合轍。善舟者亦然。彼夫蜩貿不分。益潮多合。直狎夷曾爲鷗鳥。而谷王波臣。皆周周所可衡貿而濟也。嗟乎。望鼇冠山。元無殊於蟻粒。問蝸左角。亦何有於觸蠻。所可虞者。其平於衡波。而爭利之心爲險耳。

東西洋考卷十

藝文考

交阯

唐降敕於陵賀安南破環王敕　白居易

省所賀安南破環王國者。蠻夷犯闕。方鎮致討。兇徒喪敗。荒徼清平。卿素蘊忠誠。又連封域。疾既同於山藪。勢益壯於輔車。想聞捷也。當愜歡懇。故省所賀。深見乃懷。占城元和三年犯安南、據於驩愛、節度使遣兵擊走之、故有此制。

宋降交州制

率土來王。方推以恩信。舉宗奉國。宜洽於封崇。眷拱極之外臣。舉嚮親之茂典。備部領、世爲右族。克保遐方。夙慕華風。不忘內附。屬九州混一。五嶺廓清。恪陳溟濤。樂輸琛寶。嘉乃令子。稱首列藩。特被鴻私。以旌義訓。介爾眉壽。服茲寵章。可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封交阯郡王。宋史曰、丁部領爲交州帥、號大勝王、署其子璉爲節度使、凡三年遣位、璉與平遣使內附、詔以璉檢校太師、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八年遣使貢犀象香藥、朝廷議加部領、故降制。

宋賜黎桓詔

丁氏傳襲三世。保據一方。爾既受其倚毗。爲之心膂。克徇邦人之請。無負丁氏之心。朕且欲令璿爲統帥

之名。卿居副式之任。制裁制置。悉繫於卿。俟丁璿既冠。有所成立。卿之輔翼。令德彌光。崇獎忠勳。朕亦何吝。若丁璿將材無取。童心如故。然其奕世紹襲。職係星紀。一旦捨去節鉞。降同士伍。理既非便。居亦靡安。詔到。卿宜遣丁璿母子。並室來歸。俟其入朝。便當授日降制。授卿節旄。凡茲兩途。卿宜審處。丁璿到京。必加優禮。今遣供奉官張宗權齎詔諭旨。當悉朕懷。宋史曰。太平興國八年。黎桓自稱權交州三使留後。遣使上表。貢方物。并以丁璿表來上。帝賜桓詔。桓已專制其地。不聽命。

宋受黎桓制

王者懋建皇極。寵綏列藩。設邸京師。所以盛會同之禮。胙土方面。所以表節制之雄。矧茲路蕃之閫。克修職羽之貢。式當易帥。愛利建侯。不忘請命之恭。用舉酬勞之典。權知交州三使留後黎桓。秉資義勇。特禀忠純。能得邦人之心。彌謹藩臣之禮。往者丁璿。方在童幼。昧於撫綏。桓乃肺腑之親。專掌軍旅之事。號令自出。威愛並行。璿遂解三使之權。以徇眾人之欲。遠輸誠款。求領節旄。士燮彊明。化越俗而咸乂。尉佗恭順。宴漢詔以無違。宜正元戎之稱。以列通侯之貴。控撫夷落。對揚天休。可檢校太保使持節都督交州諸軍事、安南都護、充靜海軍節度、交州觀察處置等使。封京兆郡侯。食邑三千戶。宋史曰。雍熙三年。遣牙校張紹馮貢方物。上表求正領節鎮。三年秋。又貢。是歲十月。降制授桓使持節都督交州。仍賜號推誠順化功臣。

宋報交州詔

卿撫有南交。世受王爵。而乃背德奸命。竊暴邊城。棄祖考忠順之圖。煩朝廷討伐之舉。師行深入。勢壓始歸。迹非罪尤。在所矜恤。今遣使修貢。上章致恭。詳覩辭情。灼見悛悔。朕撫綏萬國。不限遐邇。但以邕欽之民。遭劫掠。久失鄉井。俟盡遣還省界。即以廣源等賜交州。宋史曰。神宗即位。封李日尊南平王。熙寧元年。加開府儀同三司。二年。表言占城國貢[illegible]

御製諭安南國王詔

前者朕命安南來見。期以三年遣使一朝。所貢表意而已。若非大之心永堅。何在物之盛。今使者黎公等至。仍前遠貢豐物。何不遵朕至意。豈彼中紊亂紀綱。更王易位。有所疑猜乎。然君臣之分未定。昔王莞皆於上。致令如斯。豈非天假手歟。朕又聞方今之王。亦族中人爲之。或者可呼。中國聖人有云。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也。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今陳煓篡位而爲之。必畏天地而謹事神。恤及黔黎。庶膺王爵。倘慢天地而虐庶民。又非久長之道。且安南限山隔海。遠居嶔谿。天造地設。帝命王於彼者。以主生民。中國有道之君必不伐。倘強無知者必征。今朕統天下。惟願民安而已。無強凌弱。衆暴寡之爲。安南新王。自當高枕。無慮加兵也。〇御製諭安南使臣[illegible]

[illegible]

御製諭安南陳叔明詔

朕聞春秋諸侯之國。皆自喪其國。然後相繼而滅亡者。云何。蓋逆君命而禍黔黎。故天鑒不可逃也。假使當時諸侯。惟天王之命是從。豈不同周之固。何期捨長富貴而貪高位。致富貴若草杪之朝露。豈不云乎。毋爲禍首。毋爲福先。爾叔明、自臨事以來。國中多事。民數流離。此果爾兄弟藝福而若是耶。抑民有怨而致是耶。易不云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天地之廣。長民者衆。若邦有道。固封疆勿外求。則世爲永福。若越境殃民。福命未可保也。爾安南、與占城恐爭。將十年矣。是非彼此。朕所不知。其寃未伸而讐未解。將如之何。爾叔明如聽朕命。息兵養民。以遂天鑒。後必無窮之福。若否朕命。又恐如春秋之國。自取滅亡也。昔人有云。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何也。殺伐之事好還。故知者不爲。爾其圖之。鑒春秋之失。毋蹈往轍。豈不美乎。〇諭占城安南二國詔〇朕居中國統天下。每欲使四夷俱安。近者內諸國皆來臣。朕貢獻方物。內國上言。安南出兵連年侵境。朕未知[illegible]吾今爲爾兩國言之。和睦鄰境。乃保國善道。故爲國者。各守其封。各安其民。上順天道。天必祐之。[illegible]

御製諭安南陪臣謝師言等歸勅

盛暑時、來涉山川之遙。肆進皆止。痊旄服寖。勞已至矣。然是修職貢、而以小事大之行。爾承國王之命。事畢而歸。雖云未終。涉水汙溉。非舟不濟。舟則舟矣。爾當中庸其心。疑然其神。則天假颶風。渡衡陽之浦。不期而濟之必矣。不然。巨魚尾浪。蒼背風生。蛟蜃噓氣。而雲橫八極。非誠心無二者。豈不危然。是時檣傾而舵摧。欲良工以完之。奚速成也哉。朕以天道人事。表裏而論。一如朕命吉哉。故茲勅諭。〇御製命中書回安南公文〇[illegible]

行移書驗故不輕催延彼得自由豈不有傾外夷者歟衛中毋昭示安南知會三年來貢陪臣行人許五人而止並見之物須教子敬重輕必來使自擇而至免勞彼此之民物不在多惟誠而已

開設交阯衙門詔（永樂五年三月初一日）

朕祗奉皇圖，恪遵成憲，弘敷至治，期四海之樂康，永保太和，俾萬物之咸遂，夙夜兢業，弗敢怠遑。仰惟皇考太祖高皇帝，混一天下，懷柔遠人，安南陳日煃，慕義嚮風，率先職貢，嘉其誠悃，錫賜恩封安南王，長有其土，子孫世襲，與國咸休。賊臣黎季犛、子黎蒼，久畜虎狼之心，竟爲吞噬之舉，殺其國主，戕其闔宗，草薙陪臣，虐罹慘酷，掊剋殺戮，荼毒生民，雞犬弗寧，怨聲載路，狐疑狙狡，鼠黠狼貪，詭易姓名爲胡一元，子胡奃，隱蔽其實，矯稱陳甥，誑言陳氏絕嗣，請詔襲封。朕念國人無所統屬，不逆其詐，遂信所云，俾成奸譎之謀，輒逞跳梁之念，全無忌憚，僭踰不爲，自以聖侔三皇，德高五帝，欺聖欺天，無倫無理，僭國號曰大虞，竊紀年爲紹聖，非惟恣橫於偏方，實欲抗衡於中國，作奉正朔，受制勝而焚之，招納逋逃，開道索而隱匿，朝貢之禮不行，兇暴之惰益肆，涵淹卵育，恭有罔大之心，蜂蠆蚊蝗，益勵侵陵之勢，覬覦窺覘廣西，據思明之數州，侵陵遠之七寨，擄其女子以備奚鉏，毆其人民以蹈湯火，欺占城之屬主，伐其國以逞兇，奪其土疆，要其貢賦，逼受僞印冠服，令其從己背朝，屢被殘殃，數來告急，朕矜恐昧，未終絕之，特遣使臣，曉以禍福，啓其自新之路，開其向善之門，諄切再三，俾其改悔，益見冥頑，狠愎稔惡弗悛，未幾安南王孫奔竄來京，訴陳其事，黎賊一聞，遂來効款，來釋誣罔之罪，迎立陳氏之孫，示彼至公，付何芥蒂，即遣送歸國，賊乃伏兵要殺於途，并殺朝使，朕遣人賜占城禮物，又殺使臣而奪之。昔苗民逆命，禹有徂征之兵，葛伯仇餉，湯有徯蘇之旅。朕以五兵戢藏之日，正萬國乂安之時，獨茲叛夷，妄干天憲，興言及此，惻然傷懷，志在弔民，豈忍窮武，實不得已，告于神祇，聿興問罪之師，爰舉九伐之典，用除殘暴，以解倒懸，乃命征夷將軍成國公朱能等，率偏師帶甲八十萬討之，特勅將士，臨陣來敵者、殺無赦，其來降者、悉宥，師渡富良江，賊率衆號七百萬來拒，鴟張螳怒之勇，以嬰[illegible][illegible]之威，兵刃纔交，勢即披靡，我師嚮之，如摧枯拉朽，斬首百萬級，直搗東都，遂平西都，四郊無結草之固，前徒有倒戈之師，黎賊父子，即時殄滅，其投兵乞命者即釋不誅，所至市不易肆，人民安堵，徧求陳氏子孫立之，其國官吏耆老，稱爲黎賊滅盡，無可繼承，陳請安南本古交州，爲中國郡縣，淪汙夷習，于茲有年，今幸迅埽欃槍，剗磔蕪穢，願復古州縣，與民更新，庶再覩華夏之淳風，復見禮樂之盛治，俯徇輿情，從其所請，合行事宜，條列于後。於戲，威武載揚，豈予心之所欲，元惡既殄，實有衆之同情，廣施一視之仁，永樂太平之治，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爲丁璿上宋太宗表　　黎　桓

臣族本蠻陬，僻處海裔，修職貢於率旅，假節制於方隅，臣之父兄，代承閫寄，謹保封略，罔敢怠遑，爰洎淪亡，將墜堂構，將吏耆耋，乃屬於臣，俾權軍旅之事，用安夷落之衆，士俗獷悍，懇請愈堅，拒而弗從，慮其生變，臣已攝節度行軍司馬，權領軍府事，願賜眞秩，令備列藩，于冒宸扆，伏增震越。宋史曰丁璉既死弟璿尚幼嗣立大將黎桓專

璿別館舉族禁錮之代領兵衆太宗遣以蘭州團練使孫全興八作使張濬左監門衛將軍崔亮爲陸路兵部署自邕州路入邕州刺史劉澄軍器庫副使賈湜供奉官王僎爲水路兵部署自廣州路入擊桓桓遣牙校江巨澄部方物來貢仍爲丁璿上表上知其欲緩王師遂不報王師進討斬首二千餘級六年春又破于白藤江口轉運使侯仁寶率前軍先進全興等頓兵候澄仁寶累促之不至及澄至并軍由水路至多羅村不遇賊復回花步桓詐降以誘仁寶遂爲害請將班師

平南獻俘露布　　明　張　輔

伏以天討有罪，聿興弔伐之師，武功告成，爰舉獻俘之禮，渠魁盡獲，海嶠肅清，蓋劇惡必鋤其本根，而絕患寧存乎萌孽，安南逆賊黎季犛，更姓名胡一元，及子黎蒼，更姓名胡奃者，僻居炎徼，負固海隅，豺狼之殘暴，蛇虺之遺毒，弒賊國主，潛移陳氏之宗祧，荼毒生民，數犯朝廷之邊境，攻圍詔使，侵暴鄰邦，僭稱大虞，竊紀年號，酷刑威衆，人懷孥戮之憂，横斂剝民，家被掊剋之害，銜冤叫地，無辜籲天，聖恩容許其自新，狂暴怙終而不改，擒過天朝之使，賊殺故主之孫，兇甚三苗，舜法豈容於原宥，罪浮反側，漢兵必事於窮除。臣等恭奉制書，總率師旅，鷹鸇鸇鶚，先雲氣而度斗南，貔虎熊羆，挾風威而踰嶺表，壓破重關之險，飛渡長江，遂拔多邦之城，殲夷羣醜，乃乘破竹之勢，分逐窮寇之夷，東都立平，西都亟下，餘孽如蟻蛭之聚，迅埽於盤灘，困牧賊黨猶燃火之然，撲滅於暒江，仙侶市歷安路，郡邑嚮風，士民上書陳其罪惡者，動以千計，士人效順願同追勦者，何啻萬人，乃督舟師，進逼膠水，遂鯨鯢於海口，困虎兕於柙中，猶冀偷生，須臾延命，因駐我師而設備，欲致彼賊以就誅，狂悖猶欲鴟張，醜類仍懷豕突，傳報賊衆，引兵糾集以來侵，憤激諸軍，鳴劍抵掌而往捕，臣彬、臣旭、被行既遠，都督柳升，猶報賊來，賊復入於黃江，船悉來於悶海，遣僞將朝射仁鑑等，犯鹹子關，臣輔遂用弩弓騎馬，督陳廣兵，調驍騎將軍吳旺、劉塔出、游擊將軍林帖木兒、神機將軍張勝、丁能、朱貴、橫海將軍王玉，都指揮黃義，指揮李敬等，領精兵而直前，急擊登岸之勁賊，都督僉事柳升、黃中、鷹揚將軍江浩、徐泰，都指揮徐正等，率舟師而力戰，猶勦游水之逆徒，殲其黨兇，魁其首將，溺水盡赤，長江屍塞而血腥，殺氣騰空，終日雲昏而霧慘，臣晟率都指揮柳宗等，領馬步官軍，水陸夾攻，大肆翦屠，餘燼潰散，臣彬、臣旭即報繼至，臣輔率驍騎將軍朱榮等，乘勝追襲，由兩江至於黃江，賊徒衆槊奔逃，獲海艦及其戰艦，直抵悶海，聞賊首輕舟復竄海濱，遂洗滌脅從，綏懷降附，臣晟等、率都指揮俞讓等，亦由嚕江直至龍王海口，獲到戰守船隻，釋其拘繫人民，臣輔等以賊巢既傾，兇徒盡散，遂振旅於膠水，復陳師於交州，脅殄賊以寧邊，督衛身而勵衆，議留臣旭、備禦黃江等處，臣輔、臣彬、領馬步官軍，倍道並進，直窮海陬，追擒賊首，臣輔仍調柳升等，臣晟調指揮李節等，各領戰艦，由水路窮追，師過清華府，磊江賊衆，猶舉蠆尾而致螫，欲逞螳臂以當輪，遂分調前隊官軍勦殺，戈船邀擊，而夾岸奔走，矛戟爭馳，而望風披靡，殘夷敗衄，士氣倍增，舟師至典史門，灘淺，嘵久水涸，賊衆指舟而先逝，我軍進棹而莫前，俄然雲作，沛然雨下，水漲數尺，信川祇之效靈，船過千艘，豈人力之能致，不待渡河而冰合，奚勞拜井以泉流，有開必先，庶罪人之斯得，惟勳丕顯，仰聖德之格天，師進演州府茶籠縣，探知首賊逃于乂安

府、狐疑猶豫、方謀三窟以庇身、皆勵風飛、不可一日而縱賊。臣輔率都指揮陳愷等、由土田縣、堀廠江東。臣彬率都指揮俞讓等、舉厥江西、各從陸路掩襲、游魂震慴、焚船欲竄於新平、餘黨鳥散、投杖來降於海口。臣輔復調黃中等、躬率大軍、馳騎至日南州、柳升等舟師、先於奇羅海口、敗殺賊徒、殲其醜類。五月十一日、其所領永定等衛軍士王柴胡等、生擒賊首黎季犛、黃中所領指揮陳欽等、於海口擒獲賊男黎澄。十二日、莫邃下頭目武如卿等、於套海畔、生擒賊首黎蒼、及男黎芮。臣晟、臣彬、尋跡追襲、亦至日南州、據阮太等報、初十日於奇羅海口、擒獲賊弟季貔、并姪黎源智等、其胡杜、范六才、阮彥光、段擬等、賊之爪距、亦既就擒。陳日昭、阮飛卿、阮護、杜滿等、賊之心膂、悉皆降附。過師枕席之上、簞食來迎、救民水火之中、室家相慶。寬宥迫脅、招撫流離、奉宣恩命、獲遂更生、埽魍魅於炎荒、息妖氛於瘴海。臣輔等稽諸載籍、安南本古交州、漢唐僅能羈縻、宋元猶被侵侮、僭竊跳梁、狃於故習、雖加兵而致討、終叛服而不常、擢截不容、神人共憤。今父子兄弟、皆綁縛於轅門、宗族偽官、咸生擒於麾下、自謂蠻煙瘴雨之僻處、歷代兵威所不能加、孰知聖德神功之齊天、六合全封而莫敵、戡定之速、邁三年之克鬼方、俘獲而還、隔六月之伐獫狁、雪前代之遺恨、解邦民之倒懸、將士歡呼、知天心之助順、蠻夷懾怖、信人道之惡盈、是皆聖略淵深、明見萬里之外、天威烜赫、坐收三捷之功、數百種雕題缺舌之民、咸躋壽域、幾千里魚鹽繁衍之地、盡入輿圖、復隆古之封疆、布中華之禮制、通前所平州府四十八處、縣一百八十六處、戶三百一十二萬五千九百、所獲象一百一十二、馬四百二十、牛三萬五千七百五十、船八千八百六十五、其所俘斬獲級、軍資器仗、別湊條上。今將生擒賊首偽大虞國上皇黎季犛等、獻俘闕下。臣等付無汗血之勞、獲伸敵愾之志、皆遐成算、得效微勤、平安南夷、克靖大憝、獻俘而告廟社、仰答神靈、儘醢以賜、梟夷用昭天憲、畢新萬年之治化、永樂四海之清寧。附尚世旗蚓捧个突世龔〇天地以生物燧心四時順序聖人以安民鋒德一 親同仁干醴戰而面宇誠平禮業修明而神做擬臺惟皇帝陛下奧天同逆 如日方中齊殊舞之安明王帝協帝邁國武之功烈廣大如天德論所加退國成版擊為律而身為虐東 局執而海同文人何奕陸之爽茂致外中華之擊致發稽賊士實古頑夷在談唐位能疑壓重宋元尤為 叛服達平黎醜仍頑夢風貫非虺而有群殺殘殊而莫悔何篇定之除擊復叙前光而幸撫之使官詩語 覆纖逆孤鼠之賊兹跋紛城恣蛇匪之薦侵噬邦人遂登廢設蠻家睢也之是執田里萬來雜臨犬吠之 不階盛傷踪物之心惟滋神人之慧鼍上身乘成殲孽滅至仁被乃愈康難漿惠餘不道從興警算用命 屬師天戈指而蟻穴盜誉風帆舉而鯨討頓心集魁既殄遺受悉疏共惟撫救之勤武魁遊蘇之盟班師 損族發文德之謹數行貢鼓封祖武助之廟戢興討舞犢于以光丘非桁彩于以數紛賊列九州不止 僉人之寘化均禹里道輸銅柱之功氣收廊請雨騏昨若貧由逖之效德冠古之陞功致今日之未平 雩尚代之遺慢也臣頑撕敬振辜過泄明吞開百罕之新德蓮掌二司之遁冒拜命惟道擬偉非堪易俗 移風廸承流而貧化彰番種思若激濁以攝斿道思卑受之具尚陸康陵之舟然退版之地業幾而懸穀 之心恭同凡眾南器之鋳室家相受擁際風雲之土雖感屑輝咸欽觀肘陛之請光予良樹生成之 大鎮臣心感激來能羿領具來朝天闕遠際征切仰瞻而下拜敢效垂封之三戚靜旂聖德於岡年

征南碑

明　田汝成 廣東提學副使

皇帝承運、文敷武讋、宇內熙皞、百靈薦祉、元儲應期、將以誕告多方、外諭四裔、迺屯明堂、朝羣辟、按圖獻寶、至於安南、曰、茲邦不庭、廿有餘稔、豈其叛哉、將往諸之。禮官肅將、瀕行、命有道臣稽曰、臣南裔黎氏之牆屑也、國有不令之雄、曰莫登庸者、實篡黎宗、遂臣莫莽、惟陛下憐察。皇帝若曰、信茲稱亂、其往討之、迺

命兵部左侍郎蔡公經、安遠侯柳公珣、經略邊務、以治大舉。蔡公簡委賢豪、參謀進策、而左參政翁君萬達、晉燭其凡、迺閱山川、發間諜、探要領、峙芻粟、備矛鋋、選偏裨、練卒乘、義問昭乎日星、威稜抗乎風霆。交人聞之大懼、登庸吐款、奉表而稱曰、臣黎氏之陪隸也。黎氏式微、國亂無象、臣以宗姻削平草竊、僭有寧宇。黎氏天絕、國嗣之長、危皋解佩印而歸之臣曰、天錫元寶、爾姑守之、請命以聽所立也。臣恐駭逃竄、國人周章、紫臣擁之、左推右輓、責以大義曰、不守錫寶、是不共天朝也。臣不得已、苟從夷俗、護印五年、而大將之裔蠢矣。復以爵臣之子十有一年、再齎遣使款關、而關令嚴不敢啓、方物弊不敢移易也、封題較然。臣父子旦夕稽首北望曰、天鑒在茲、夫黎氏不歸、而國之臣、臣又不誅、而國之臣之子、死罪死罪、復更何言。第黎氏忽亡、而國人譁擁、遯跡無所、謹以土地人民之數、咸籍錄之、登獻闕下。惟聞皇帝若曰、咈哉、豈其挾詐以緩我師、其往蹴之。迺命兵部尚書毛公伯溫、節制六省、咸寧侯仇公鸞、統提諸軍、勑曰、聽以軍往、迺即征之。毛公、蔡公、協忠同心、以作義勇、乃勑兩粵勁士、分為三軍、副總兵張經、將中軍、翁萬達、監之、參將李榮、將左軍、副使鄭宗古、監之、都指揮白泫、將右軍、僉事李文鳳、監之。勑滇南勁士、分為三軍、都指揮胡紹、將中軍、副使饒象賢、監之、都指揮方策、將左軍、副使鄭騮、監之、都指揮王文、將右軍、副使張綱、監之。幕府運籌、進止機宜、則惟翁君與焉。予是八蠻五谿、侮食左官之長、吳鉤越棘、狼蹤鳥章之士、伎牝介象、雲梯樓船之具、莫不嶽嶽從從、脈列蝟合、箕張翼舒、闐駢乎桂海。交人聞之、愈益大懼、登庸之使、躡跡轅門、攘攘哀懇、以降請。轅門僉議以為在古降儀、或牽羊以表順、或舁櫬以請誅、彷彿于斯、乃見捆抱。

登庸頓首敬諾、轅門迺啓、鎮南之關、襲龍輿、抗黃幄、陳兵森嚴、登庸徒跣囚首、白組繫頸、稽顙稱曰、臣斧鑕游魂也、無異豚豕、陛下不發乘軺、曳尺纓率而封之、縣首藁街、以昭誠不謐、是陛下以不忍舉黎之故、而宥微臣、微臣幸藉黎以延殘喘。臣聞命已來、魂魂飄喪、棲棲荒懸、又不足以感格皇乾、重煩訊使、詰責誠偽、死罪死罪。臣其順之情、觳觫之狀、繪圖不足為獻、剖心不能自明、惟陛下哀之。臣率土編戶也、獻之惟命、俘而放之四荒惟命、若以天地之量、覆育螻蟻、宥之故穴、亦惟命。謹以黎氏所侵四峒之地、先朝所錫金印、遣從子文明表獻、臣昧死言、不勝隕越。轅門僉議、以為其辭順、其儀恭、其哀無偽、違即征之、天之命也、服而舍之、武之經也、為之解組而遣之、按兵不進、以狀聞。皇帝若曰、嗚呼、皇天以予一人、撫鞠四海、匪威力是憑、匪玉帛山河是愛、惟蒼生塗炭是憂。黎民守職無狀、衆叛親攜、馴至天絕、莫氏宜力、北戶按堵、朕亦嘉之、其革王爵、易國號、降都統司、以莫氏為都統使、世掌其士、以共王命。詔至、諸軍解嚴、南土驩呼、緬懷鼎沸矣。是役也、君子以莫氏知命者四、緊組以請死也、歸地以贖罪也、函印而獻之、以完寶也、不貢方物、以明役也。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其得不死而且世官也、宜哉。當兵事之初興也、胥以藩僚分守左江、悉厥顛末、昔懲其勞、而今欣其靖也、迺述而銘之曰、粵有交州、蕞爾甌介、三代之際、擯於荒外、嬴秦通路、迺闢其疆、聲數漸被、勝漢而唐、五季紛綸、土酋竊據、涉宋而驕、益煩遊虞、大明受命、陳氏奉貢、

皇祖嘉之，俾仍舊封。季犛賊逆，毒蔓雕題。文皇征之，搗巢鯨鯢。案牘于陳，絕不可得。迺建省垣，約以繩墨。黎利再叛，蔓擁陳後。宣廟慈弘，包荒肆宥。錫符給印，樹為藩邦。三葉而降，遂發厥宗。莫氏承之，諸夷靡懷。不請而纂，于義則乖。皇帝赫怒，渙號徵師。如雷如霆，岳峙海馳。緯武經文，維兩司馬。烜烜元侯，從天而下。司馬有命，既嚴既明。翊用翁者，龐信以匡。鋪敦義勇，貔貅虎彝。朱翳日旐，玄甲雲屯。紳令撤之，儀如雎攉。截猾滅酋，畜武不究。交人聞之，喙喙喘喘。傾巢舉落，俯訴仰吁。逢跣繫組，蛾伏而進。願效牽羊，滿同鼻觀。匪寇匪寇，庶幾有辭。皇帝憫之，遂以德來。乃削其爵，而畀世官。比乎內吏，栫我籠羈。交人號呼，曰父母且。完我婦子，綏我室廬。擁擁天威，旰旰而在。滋滋天恩，含哺以戴。如春之育，如海之容。訓爾孫子，惟王之恭。虞格苗民，迹於七旬。交人來款，曾不浹辰。齊伐鬼方，三年而服。奉對交州，曾不遺鏃。我紀其事，勒之貞珉。伏波銅柱，又何足云。[illegible]

[illegible]

東西洋考卷十一

藝文考

占城

劉宋勉林邑與將帥詔

林邑介恃遐險，久稽王誅。龍驤將軍交州刺史檀和之，忠果到列，思略經濟，稟命攻討，萬里推鋒，法命肅齊，文武畢力，潔己奉公，以身率下，故能立勳海外，震服殊俗，宜加褒飾，參管近侍，可黃門侍郎，領越騎校尉，行建武將軍。龍驤司馬蕭景憲，協贊軍首，勤捷顯著，總勒前驅，剋殄巢穴，必能威服荒夷，撫懷民庶，可持節督交州廣州之鬱林寧浦二郡諸軍事。[illegible]

南齊報林邑詔

林邑雖僻介在遐外，世服王化。當根純，乃誠款懇到，率其僚職，遠績克宣，良有可嘉，宜沾爵號，以弘休澤。

可持節都督緣海諸軍事、安南將軍、林邑王。南史曰、陽邁子孫相傳爲王、夫人范當根純攻奪其國、篡立爲王。永明九年、遣使貢獻金簟等物、詔答之。

答林邑詔

林邑王范天凱、介在海表、乃心款至、遠脩職貢、良有可嘉。宜班爵號、被以榮澤、可持節督緣海諸軍事、威南將軍、林邑王。梁書曰、天監九年、文贊子天凱奉獻白猴、詔答之。

明封占城國王詔

咨爾占城國王、素處海邦、奠居南服。自乃祖父、世篤忠貞、向慕中朝、恪守臣職。今朕纘承天統、撫馭萬方、欲率土之咸寧、嘗馳書而往報。而爾能畏天命、知尊中國、即遣使稱臣、來貢方物、思法前人之訓、以安一境之民。眷爾忠誠、良可尙嘉。是用遣官齎印、仍封爾爲占城國王。尙愼終如始、永爲藩輔。

明賜占城王璽書 洪武二年

二月四日、虎都蠻奉虎象至、王之誠意、朕已具悉。然都蠻未至、朕之使已在途矣。朕之遣使、正欲報王知之。曩者、我中國爲胡人竊據百年、遂使夷狄布滿四方、廢我中國之彝倫。朕發兵討之、垂二十年、芟夷既平。朕主中國、天下乂安。恐番夷未知、故遣使以報諸國。不期王之使者先至、誠意至篤。朕甚嘉焉。今以大統曆一本、織金綺紗羅絹五十疋、專人送使者歸。且諭王以道、能奉若天道、使占城之人安以生業、王亦永保祿位、福及子孫、上帝實鑒之。王其勉圖勿怠。御製諭占城國王阿答阿者勅。○洪武十三年九月十八日、占城使至、爲朕上言、非王誠意[illegible]

遣祭占城等國山川碑記

朕觀天地閒、宗社奠位、臣民之上、郊廟社稷、以及嶽鎭海瀆之祭、不敢不恭。邇者占城安南遣使奉表稱臣、已封其王、則其國境內山川、悉歸職方。考之古典、天子望祭、雖無不通、未聞有遣使致祭其境者。今朕與普天之下、共享昇平之治、故具牲幣、遣使往祭于神。神既歆格、必能庇其國王、世保境土、使風雨以時、年穀豐登、民庶得以靖安。庶昭一代同仁之意。是用刻石、以垂永久。洪武三年、遣使往占城安南高麗山川、所至諸國皆勒石紀其事。○八年[illegible]

入貢表　宋占城王楊陁排

前[illegible]李良甫遣伏蒙聖慈、賜臣細馬二疋、旗五面、銀裝劍五口、銀纏槍五條、弓箭各五張、及箭等。蒙恩威[illegible]稽首。臣生長外國、遠隔天都、竊承皇帝聖明、威德廣大、臣不憚介居海裔、遣使入朝。皇帝不棄蠻夷、特加優賜。然臣自爲土長、聲勢尙卑、常時外國頻相侵擾、況以諸民庶、如芥隨風、易散流離、各不自保。近蒙皇帝賜臣內閑廐馬、及旗幟兵器等、鄰國聞之、知臣荷大國之寵、各懼天威、不敢謀害。今臣一國安寧、流民來復、非皇帝天德加護、何以至此。臣之一國、仰望仁聖、覆之如天、載之如地。臣自思惟、鴻恩不淺。且自天子之都、至臣所居之國、涉海踰遠、不啻數萬里。而所賜之馬及器械等、並安全而至。若聖德所及也。自前本國進奉、未嘗有旌旗弓矢之賜。臣今何幸、獨受異恩。此蓋天威廣被、壯臣士氣。臣雖殞身、無以上報。聊臣貢使往復資給備至、恩重山岳、不可具陳。今特遣專使李波珠、副使訶散等、進奉犀角十株、象牙三十株、玳瑁十斤、龍腦二斤、沈香百斤、夾箋黃熟香九十斤、檀香百六十斤、山得雞二萬四千三百雙、胡椒二百斤、簟席五、前物固非珍奇、惟表誠懇。臣生居異域、幸遇明時、不貴殊珍、惟貪良馬、儻皇帝念及外國、不鄙懸求、若使介南歸、願垂頒賜、臣之幸矣。本國元有流民三百、散居南海。曾蒙聖旨、許令放還。今有猶在廣州者。本國舊有進奉夷人、屬常占見、駐廣州。乞詔本州盡數點集兵籍、以付常占、令造船舶、乘便風、部領歸國、冀安生業、以資保衞。望於萬里威恩一心事上、臣之志也。宋史曰、淳化元年、新王楊陀排自稱新坐佛逝國、遣使李臻[illegible]

入貢表　宋占城王

占城國王楊普俱毗茶室離、頓首言。臣聞二帝封疆、南止届于湘楚、三王境界、北不及於幽燕。仰屬昌時、實邁往躅。伏惟皇帝陛下、乾坤授氣、日月儲英、出震居尊、承基御極、慈悲敷於天下、聲教被於域中、葉茂前王、功芳祖后、蒼生是念、黃屋非心。無方不是生靈、有土並爲臣妾。異風偏布、霈澤周行、凡沐照臨、共增鼓抃。臣生于邊鄙、幸襲藩封、蟻垤蜂房、聊爲遂性、龍樓鳳闕、尙阻觀光。再念自假天威、獲全封部、鄰無侵奪、俗有舒蘇。每遣下臣、聞事上國、崇陛下恩、[illegible]及豚魚。特因迴人、猶賜戎器、臣惟望闕焚香、歡呼拜受。心知多幸、爲答洪恩。聖君既念於賓王、微臣肯忘於述職。今遣專信臣布祿麥地加、副使臣除逾麻瑕珈耶等部署土毛、遠充歲貢、雖表楚茅之禮、實懷魯酒之慙。虔望睿明、甫宜鑒納。專信臣等迴日、軍容器仗、耀武之物、伏願重加賜賚。蓋念忝爲臣子、合告君親。服飾車輿、威儀斧鉞、不敢私制、惟望恩施。干冒冕旒、不任死罪。宋史曰、咸平二年、王楊普俱毗茶室離遣使[illegible]

暹羅

御製諭暹羅國王詔 洪武初年

君國子民。非上天之明命。后土洪恩。曷能若是。華夷雖間。樂天之樂。率土皆然。若爲人上。能體上帝好生之德。協和人神。則祿給世世無間矣。爾哆囉祿、內脩齊家之道。外造睦鄰之方。數遣使中國。稱臣入貢。以方今時王言之。可謂賢德。豈不名播諸番。今年秋貢象至朝。朕使使往諭。特賜暹國之印及衣一襲。俾當善撫邦民。永爲多福。故茲詔諭。想宜知悉。附洪武二十八年諭祭暹羅國王勅○朕自即位以來命使出疆周于四維歷邦國足履其境者三十六聲聞于耳者三十一風殊俗異大國十有八小國四十九較之於今暹羅最近邇者使至知爾先王已逝王紹先王之緒有道於家邦臣民歡悅茲特遣人祭已故者慶王紹位勅至其閒失法度閔逕子樂良光前烈王其敬之哉○永樂十七年諭暹羅國王勅○朕祗膺天命君主華夷體天地好生爲心一視同仁無間彼此王能敬天事大修職奉貢朕心所嘉已非一日比者聞剌加國王亦思罕答兒沙嗣立能繼乃父之志躬率妻子詣闕朝貢其事大之誠與王無異聞王無故欲加之兵夫兵者凶器兩兵相鬬勢必俱傷故好兵非仁者之心見滿剌加國王既已內屬則爲朝廷之臣彼如有過當申理於朝廷不務出此而輒加兵是不有朝廷矣此必非王之意或左右假王之名弄兵以逞私忿王宜深思勿爲所惑輯睦鄰國無相侵越並受其福豈不美哉

明禮部移暹羅國王檄

自有天地以來。即有君臣上下之分。且有中國四夷之禮。我朝混一之初。海外諸番。莫不來庭。豈意胡惟庸造亂。三佛齊乃生間諜。紿我信使。肆行巧詐。豈不知大琉球王與其宰臣。皆遣子弟入我中國受學。皇上賜寒暑之衣。有疾則命醫胗之。皇上之心。仁義兼盡矣。皇上一以仁義待諸番國。何三佛齊、背大恩而失君臣之禮。據有一蕞之土。欲與中國抗衡。倘皇上震怒。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越海問罪。如覆手耳。何不思之甚乎。皇上嘗曰。安南、占城、眞臘、暹羅、大琉球、皆脩臣職。惟三佛齊梗我聲教。夫智者憂未然。勇者能從義。彼三佛齊、可謂不畏禍者矣。爾暹羅國王、猶守臣職。我皇上眷愛如此。可轉達爪哇、俾以大義告三佛齊。三佛齊係爪哇統屬。其言彼必信。或能改過從善。則與諸國咸禮遇之如初。勿自疑也。三十年六月時[illegible]諸番國使臣客旅不通上曰洪武初海外諸番與中國往來商賈便之凡三十國胡惟庸謀亂三佛齊乃生間紿我使臣至彼爪哇國王聞知戒飭禮送還朝是後使臣阻絕諸國王之意遂不通惟安南占城眞臘暹羅大琉球自入貢以來至今來庭我待諸番國之意不薄但未知諸國之心若何今欲遣使諭爪哇國恐三佛齊中途阻之三佛齊係爪哇統屬禮部備述朕意移文暹羅國王令轉達爪哇知之於是禮部咨暹羅國王

爪哇

明賜爪哇國王璽書洪武二年

中國正統。胡人竊據百有餘年。綱常既墜。冠履倒置。朕起兵討之。垂二十年。海內悉定。朕奉天命。已主中國。恐遐邇未聞。故專報王知之。使者已行。聞王國人捏只某丁。前奉使于元。還至福建而元亡。因來居京師。朕念久離爪哇。必深懷念。今遣人送還。頒去大統曆一本。王知正朔所在。必能奉若天道。俾爪哇之民。安於生理。王亦永保祿位。福及子孫。其勉圖之勿怠。永樂十一年諭爪哇國王都馬板勅○前內官吳賓等還言王事朝廷待勅使有加無替比聞王以滿剌加國索舊港之地而王疑懼朕推誠待人若果許之必有勅諭今既無朝廷勅書王何疑焉下人浮言愼勿聽之今賜王文綺紗羅至可領也

奉劉宋太祖表　閣婆國王

宋國大主大吉天子足下。敬禮一切種智安隱天人師。降伏四魔。成等正覺。轉尊法輪。度脫衆生。教化已

周。入于涅槃。舍利流布。起無量塔。衆寶莊嚴。如須彌山。經法流布。如日照明。無量淨僧。猶如列宿。國界廣大。民人衆多。宮殿城郭。如忉利天宮。名大宋揚州大國大吉天子。安處其中。紹繼先聖。王有四海。閻浮提內。莫不來服。悉以茲水。普飲一切。我雖在遠。亦霑靈潤。是以雖隔巨海。常遙臣屬。願照至誠。垂哀納受。若蒙聽許。當年遣信。若有所須。惟命是獻。伏願信受。不生異想。今遣使主佛大陀婆、副使葛抵、奉宣微誠。稽首敬禮大吉天子足下。陀婆所啓。願見信受。諸有所請。唯願賜聽。今奉微物。以表微心。宋元嘉十二年國王師黎婆達陁阿羅跋摩遣使奉表遣是時附通中國云

大泥

宋入貢表　勃泥國王

勃泥國王向打稽首、願皇帝萬歲壽。今遣使人貢。向打聞有朝廷。無路得到。昨商人蒲盧歇、船泊水口。差人迎到州。言自中國來。比詣闍婆。遇猛風破其船。不得去。此時聞自中國來。國人大喜。即造舶船。令導達入朝貢。所遣使人只願平善、見皇帝。每年令人入朝貢。每年脩貢。慮風吹至占城界。望皇帝詔占城。令有向打船到。不要留。臣本國別無異物。乞皇帝勿怪。

舊港

宋賜三佛齊國使者詔

吾以聲教覆露方域。不限遐邇。苟知夫忠義而來者。莫不錫之華爵。耀以美名。以寵異其國。爾嘉悅皇化。浮海貢琛。吾用汝嘉。併超等秩。以昭忠義之勸。宋史曰熙寧十年使大首領地華伽囉來以爲保順慕化大將軍賜詔寵之

奉梁武帝表　干陀利國王

常勝天子陛下。諸佛世尊。常樂安樂。六通三達。爲世間尊。是名如來。應供正覺。遺形舍利。造諸塔像。莊嚴國土。如須彌山。邑居聚落。次第羅滿。城郭館宇。如忉利天宮。具足四兵。能伏怨敵。國土安樂。無諸患難。人民和善。受化正法。慶無不通。猶處雪山。流注雪水。八味清淨。百川洋溢。周迴屈曲。順趨大海。一切衆生。咸得受用。於諸國土。殊勝第一。是名震旦。大梁揚都天子。仁廕四海。德合天心。雖人是天。降生護世。功德寶藏。救世大悲。爲我尊生。威儀具足。是故至誠敬禮天子足下。稽首問訊。奉獻金芙蓉雜香藥等。願垂納受。梁書曰陀死子毗邪跋摩立十七年遣長史毗員跋摩奉表

麻六甲

勞滿剌加國王還國勅永樂九年

王涉海數萬里、至京師。坦然無虞。蓋王之忠誠。神明所祐。朕與王相見甚驩。固當且留。但國人在望。宜往慰之。今天氣向寒。順風南帆。實維厥時。王途中善飲食。善調護。以副朕眷念之懷。

啞齊

上宋太宗表　　大食舶主蒲希密

衆生垂象、回拱於北辰。百谷疏源、委輸於東海。屬有道之柔遠、罄無外以宅心。伏惟皇帝陛下、德合二儀、明齊七政、仁宥萬國、光被四夷。賡歌洽擊壤之民、重譯走奉珍之貢。臣顧惟殊俗、景慕中區、早傾向日之心、頗鬱朝天之願。昨在本國、曾得廣州蕃長寄書招諭、令入京貢奉、盛稱皇帝聖德、布寬大之澤、詔下廣南、寵綏蕃商、阜通遠物。臣遂乘海舶、爰率土毛、涉歷龍王之宮、瞻望天帝之境、庶遵玄化、以慰宿心。今雖屆五羊之城、猶賒雙鳳之闕。自念衰老、病不能興、遐想金門、心目俱斷。今遣李亞勿來貢、謹備蕃錦藥物、附以上獻。臣希密凡進象牙五十株、乳香千八百斤、賓鐵七百斤、紅絲吉貝一段、五色雜花蕃錦四段、白越諸二段、都爹一琉璃瓶、無名異一塊、薔薇水百瓶。宋史淳化四年李亞勿來貢舶主蒲希密至南海老病不能詣闕以方物附之上表來獻詔賜希密敕書錦袍銀器束帛至道元年舶主蒲押陁黎齎希密表來獻引對崇政殿云父希密泛舶廣州五稔未歸母令臣遠來尋訪其[illegible]家蒙恩降勅賜法錦袍紫綾纏頭間金銀飯盞瓶一對錢絹二十匹令臣來謝以方物致貢上賜襲衣冠帶被褥令閤門宴犒就館延閱數月遣回降詔書賜黃金準其所貢之直

呂宋

折呂宋採金議　　明高克正　邑人翰林院檢討

竊惟敝邑、介在海濱、頻年騷擾、民困日甚。迺採金使者、又見告矣。澄民習夷、什家而七。聞機易山、未有能舉其處者。有金與否、果可望氣而知乎。自中使四出、所得金幾何、可按籍計也。輒云海上開採、歲輸精金十萬、白金三十萬。將取之寄、抑輸之神乎。夷德亡厭、奸利更甚。安有瓦礫黃白、坐鋼以待我者。取之能必夷之不攜爭乎。能必我之取不爲大盜積乎。朔命已頒、奸商已揚揚乘隙而來。要若曹亦未知澄事耳。採金海上、非餘皇十餘艘、卒徒千餘人、不可行。而是十餘艘、千餘人者、非可空手而具、亡米而炊也。誰爲備之、而誰爲給之。至計窮而欲奪商船以應上命、斂民財以應上供、則土崩之形成、而脫巾之勢見。吾所慮者、不在風濤之外也。桑梓之地、疾痛與俱。惟台臺爲萬姓請命、以杜亂萌、澄邑幸甚。[illegible]按者曰奸商以採金爲名方能句引富民以與夷市[illegible]行貨此閩出黠賈通番販利[illegible]而官非聞也採金則歸必輸金[illegible]與每年通夷所入不足當黃金十萬白金三十萬之數其誰肯以身委風濤而[illegible]人不敢與奸商比而爲此也○第三疏○大約奸民之雄其能出貲以通番旬歲而倍蓰者必大力[illegible]也張嶷[illegible]小人[illegible]道路騷擾地方[illegible][illegible]

日本附

親魏倭女王詔　景初二年

制詔親魏倭王卑彌呼。帶方太守劉夏、遣使送汝大夫難升米、次使都市牛利、奉汝所獻男生口四人、女

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以到。汝所在踰遠、乃遣使貢獻、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今以汝爲親魏倭王、假金印紫綬、裝封付帶方太守假授。汝其綏撫種人、勉爲孝順。汝來使難升米、牛利、涉遠道路勤勞、今以難升米爲率善中郎將、牛利爲率善校尉、假銀印青綬、引見勞賜遣還。今以絳地交龍錦五匹、絳地縐粟罽十張、蒨絳五十匹、紺青五十匹、答汝所獻貢直。又特賜汝紺地句文錦三匹、細班華罽五張、白絹五十匹、金八兩、五尺刀二口、銅鏡百枚、真珠、鉛丹各五十斤、皆裝封付難升米、牛利、還到錄受。悉可以示汝國中人、使知國家哀汝、故鄭重賜汝好物也。附宋永初二年詔○倭讚萬里修貢遠誠宜甄可賜除授○宋大明六年詔○倭王世子興奕世載忠作藩外海稟化寧境恭修貢職新嗣邊業宜授爵號

元與日本書

朕惟自古小國之君、境土相接、尚務講信修睦。況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區夏、遐方異域、畏威懷德者、不可悉數。朕即位之初、以高麗無辜之民、久瘁鋒鏑、即令罷兵、還其疆域、反其旄倪。高麗君臣、感戴來朝、義雖君臣、歡若父子。計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麗、朕之東藩也。日本密邇高麗、時通中國、至於朕躬、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和好。恐知之未審、特遣使持書、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問結好、以相親睦。且聖人以四海爲家、不相通好、豈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圖之。又命趙良弼往使書○蓋聞王者無外麗與朕既爲一家王國實爲鄰境故嘗信使修好爲疆場之吏抑而弗通所獲二人勑有司慰撫俾齎牒以還遂寂無所聞繼欲通問屬高麗林衍構亂[illegible]王亦因此輟不遣使或已遣而中路梗塞皆不可知不然日本素號知禮[illegible]王之君臣寧肯漫爲弗思之事乎[illegible]書以往[illegible]使與之[illegible]來親仁[illegible]其[illegible]以[illegible]用兵夫[illegible]所樂爲也王其審圖之

御製諭日本國王詔

昔宋失馭、中土受殃。金元入主、二百餘年、移風易俗、華夏腥膻。凡志君子、孰不興憤。及元將終、英雄鼎峙、聲教紛然。朕控弦三十萬、礪刃以觀。未幾命大將軍律九伐之征、不逾五載、戡定中原。蠢爾東夷、君臣非道、四擾鄰邦。前年浮辭生釁、今年人來否眞。實非疑其然而往問、果較勝負於必然、實構隙於妄誕。於戲、僻居滄溟、罔知帝賜奇甸、傲慢不恭、縱民爲非、將必殃乎。故茲詔諭、想宜知悉。洪武三年[illegible]日本國王良懷○朕聞順天者昌逆天者亡自古帝王居中國而治四夷歷代相承咸由斯道惟彼元君[illegible]主中國[illegible]天[illegible]宗之[illegible]諸將用命[illegible]海內之[illegible]即帝位已三年矣比[illegible]遣使持[illegible][illegible]四夷高麗安南占城爪哇[illegible]入貢既而西域諸部各獻良馬來朝[illegible][illegible]特遣征虜大將軍率馬步八十萬出塞追獲[illegible][illegible]

上宋順帝表　昇明二年　　倭國王武

封國偏遠，作藩于外。自昔祖禰，躬擐甲冑，跋涉山川，不遑寧處。東征毛人五十五國，西服衆夷六十六國，渡平海北九十五國。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葉朝宗，不愆于歲。臣雖下愚，忝胤先緒，驅率所統，歸崇天極，道逕百濟，裝治船舫，而句驪無道，圖欲見吞，掠抄邊隸，虔劉不已，每致稽滯，以失良風。雖曰進路，或通或不。臣亡考濟，實忿寇讎，壅塞天路，控弦百萬，義聲感激，方欲大舉，奄喪父兄，使垂成之功，不獲一簣。居在諒闇，不動兵甲，是以偃息未捷。至今欲練甲治兵，申父兄之志，義士虎賁，文武效功，白刃交前，亦所不顧。若以帝德覆載，摧此彊敵，克靖方難，無替前功。竊自假開府儀同三司，其餘咸假授，以勸忠節。（宋帝詔除武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王。）

上宋太宗表　　僧奝然

日本國東大寺大朝法濟大師賜紫沙門奝然啓。傷鱗入夢，不忘漢主之恩；枯骨合歡，猶亢魏氏之敵。雖云羊僧之拙，誰忍鴻霈之誠。奝然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奝然附商船之離岸，期魏闕於生涯，望落日而西行，十萬里之波濤難盡，顧信風而東別，數千重之山岳易過。妄以下根之卑，適詣中華之盛。於是宣旨頻降，恣許荒外之跋涉，宿心克協，粗觀寓內之瓌奇。況乎金闕曉後，望堯雲於九禁之中；嚴扃晴前，拜聖燈於五臺之上。就三藏而稟學，巡數寺而優遊。遂使蓮華廻文，神筆出於北闕之北；貝葉印字，佛詔傳於東海之東。重蒙宣恩，忽趁來跡。季夏解台州之纜，孟秋達本國之郊，爰逮明春，初到舊邑。緇素欣待，侯

伯慕迎。伏惟陛下，惠溢四溟，恩高五嶽，世超黃軒之古，人直金輪之新。奝然空辭鳳凰之窟，更還螻蟻之封。在彼在斯，只仰皇德之盛；越山越海，敢忘帝念之深。縱粉百年之身，何報一日之惠。染筆拭淚，伸紙搖魂，不勝慕恩之至。謹差上足弟子傳燈大法師位嘉因等，拜表以聞。（僧奝然來朝還國後數年，遣其弟子嘉因奉表來謝。）

請計處倭酋疏　　明許孚遠（福建巡撫都御史）

爲偵探有據，廷議紛紜，懇乞審定大計，殄滅狂酋事。臣入境之初，據指揮沈秉懿、史世用稱，奉石尚書密遣，打探倭情，看得沈秉懿老而黠，不可使令，逗報石尚書。史世用貌頗魁梧，才亦倜儻，遂選取海商許豫，令世用扮作商人，同往薩摩州。二十二年三月，許豫回報，舊年七月，船收日本莊內國內浦港，距薩摩州尚遠。探得州酋滕義久、同許儀後，隨關白去名護屋地方，史指揮分別潛去尋覓同伴張一學等，密往關白居住城郭，探其動靜起居。八月，關白同義久、幸侃、儀後等回。九月初三日，豫備禮物，以指揮作客商，進見幸侃。幸侃曰，恐非商販。儀後答曰，亦大明一武士也。侃將自穿盔甲送豫。有大隅州正興寺倭僧玄龍，來問曰，船主得非密探我國之官耶。豫權答曰，是。因爾侵伐高麗，皇帝不忍，發兵救援，近遊擊將軍來講和好，福建許軍門欲發商船，未諳虛實，先差一船人貨來此，原無他意。倭僧將信將疑。十一月，義久會幸侃等，差倭使黑田喚豫，覆試前情，倭僧玄龍與豫面寫對答，甚爲足信，仍將文書一封，旗刀二事，付豫進送軍門，以圖後日貿易通利之意。延二十三年正月，豫始得回，并倭酋所上文書旗刀。幸侃送豫盔甲一

副。又莊內國倭酋滕一雲，送豫倭刀一把。根占國倭酋平重虎，送豫鳥銃一對，遂一呈報。一探得關白平秀吉，今稱大閤王，年五十七歲，子纔二歲，養子三十歲。平日姦雄詭詐，六十六州，皆以和議奪之。一從入高麗，被本朝官兵殺死不計其數，病死亦不計其數，弓盡箭窮，人損糧絕，設計講和，方得脫歸。一關白造船千餘，大船長九丈，闊三丈，用櫓八十枝；中船長七丈，闊二丈五尺，用櫓六十枝。諸倭云，候和婚不成，欲亂入大明等處。一日本點兵，十八歲至五十歲而止，若姦巧機謀者，雖七十歲亦用之。一日本長岐地方，廣東香山澳夷，每年至長岐買賣，透報大明消息，仍帶倭奴假作佛郎機，潛入廣東，覘伺動靜。一關白姦奪六十六州，必拘留子弟爲質，令酋長出師，以侵高麗，實寘死地，各國暫屈，誓恨不忘，猶義久尊，甚有望成敗之意。一浙江、福建、廣東三省人民，被擄日本，生長雜居，十有其三，住居年久，熟諳倭俗，多有歸國立功之志，乞思籌策，令其回歸。又據商人張一學，將到關白城郭，偵探事情開報。一平秀吉有三帥，名石田、淺野、大谷，大小謀議，俱是三人。一吉發兵，令自備乾米，絡繹接應，處處含怨。一豐後州酋首野柯踏，闘大明助兵，喪膽逃回，吉則殺一家。一兵入朝鮮內浦港，抽選七十人，回者止二十人；日向國大船裝倭三百，回者止五十人，損失甚多。一薩摩州乃船隻慣泊之處，今發往呂宋船四隻，交阯三隻，東埔一隻，暹羅一隻，佛郎機二隻，與販出沒，此爲咽喉也。一器械不過黃硝、烏鉛、硫黃，日本產出焰硝，隨處惡土煎煉亦多，惟烏鉛，大明所出，香山澳發船往彼販賣，煉成鉛彈。一日本有罪，不論輕重，登時殺戮。壬辰，吉兒病故，

妾殺乳母十餘人。癸巳，吉在名護屋，聞女婢通姦，將男女四人，燒大界野中，究殺七十餘口。一吉自擅政，山城君懦弱無爲，壬辰征高麗，將天正二十年，改爲文祿元年，自號大閤王，將關白付與義男孫七郎，字見吉，年三十，智勇不聞。一擄掠朝鮮良家子女，耕殖草宿，萬般苦楚，有秀才廉思謹等，被擄給衣食，欲拜爲軍師，謹等萬死不願。據此，臣又聞關白爲議封貢一事，本兵經略大臣，與臺省諸臣，持論不決，非月於此。臣在封疆，不容無言。竊料平秀吉一夜庶孽之夫耳，本以人奴，竊竊至此。彼國諸酋，思擬奪者甚衆，陰謀伐國，構怨亦深，如結薩摩州將幸侃，逼令州官義久，殺其弟中書以自明，義久不得已，佯爲降順，心未嘗一日忘秀吉也。豐後州官之妻，爲妾民間妻女，充塞閨內，淫虐百端，諸州質子，禁錮閣園，共不勝忿恨之情。日本原無征科之擾，而今令遠道輸糧，原無與大兵動大衆之舉，今則徵發騷然，舉國鼎沸。日事殺人而虎其噬，多行不軌而嚴其毒，故出則虞而臥則移徙，彼亦自知不免于禍，自底滅亡，可計日而待也。今夫謀動干戈，竊無辜之首，亦而欲盡寘死亡之地，此神明所不與。恃其取諸州之故智，以墟朝鮮，遂其破朝鮮之餘威，思犯中國，想憎當車，豈可久長。且彼雖數十萬衆，航海而來，我沿海舟師，以主待客，勝算在我。而又絕其嚮導，乘其所之，彼未可遽入吾地也。戰艦雖巨，而多離船，則不能守，守之則不能登陸。而戰兵數萬，計日須數百石糧，我堅壁清野，使無所掠食，則困斃立至。壬辰時，倭犯浙直閩廣，雖受荼毒，卒就殲滅。昨入朝鮮，不下一二十萬，死亡過半，使偏可知矣。蓋爾夷邦主者，不過一匹夫之勇，左

右羽翼，非素親信，什無有韓白之略，又或懷猶豫之謀，故以臣策之，必不能得志於我，而不識自焚，旋就顛蹶，亦理勢之必然。今中外洶洶，投骭如虎者，皆過也。若封貢之說，諸臣言之甚詳，無容復贅。嘗竊謂山城君，雖儒弱，名分猶存，一旦以天朝封號，加之僭逆之夫，且實山城君何地，崇姦怙亂，乖紀廢倫，非所以令衆庶而示四夷也。北虜俺答之孫把漢那吉、來投，我執以爲質，而彼卑辭求之，因而返其孫，與通貢市，假以王封，先帝有不殺之恩，北虜無要挾之迹，此機會偶有可乘，今非若此也。秀吉無故興兵，陷我屬國，碧蹄戰後，暫退釜山，尚未離朝鮮，而我以細人之謀，聽其往來，講封講貢，若謂許我封貢則退，不許封貢則進，要耶非耶。近朝鮮國王李昖、奏稱倭賊於金海釜山，築城造屋，運貯糧器，焚燒攻掠，無有已時，倘可謂退兵乞和耶。夫乞封、固非秀吉本謀，然藉名號以懾服諸夷，徒以恣狂逞之志，則秀吉亦姑聽從之，行長小西飛、惱於平壤王京之戰，既未能長驅直入，而又兵入朝鮮，死亡數多，恐無辭于秀吉，則亦姑假封貢之說，以紿秀吉而緩其怒，是以沈惟敬苟且之謀，得行其間，我經略總督諸臣，不過因惟敬而過信行長諸酋，又因行長諸酋而錯認秀吉，不知秀吉豺狼之暴，狐兔之狡，必不可信義處者也。觀請封表文末云，世作藩籬之臣，永獻海邦之貢，因封及貢，其情已露，於此要而得封，必復要而求貢求市，朝廷將何以處之。今當事之議，欲令倭盡歸島，不留一兵朝鮮，以聽命，顧彼方肆無忌憚，又安肯收兵還國，帖然順從，臣恐不能得此於彼也。即使物時退兵，旋復入寇，敗盟之罪，又將誰責耶。議者多謂封貢不成，倭必大舉，

不知秀吉妄鬪，情形久著，封貢亦來，不封貢亦來，特遲速之間耳。伏乞明詔天下，以倭酋平秀吉、干犯天誅，必不可赦之罪，策諭日本諸酋，以擒斬秀吉，則有非常之賞，破格之封，朝廷不封兇逆之夫，而封其能除兇逆者，以此曉然令於天下，然後姦雄喪膽，豪傑生氣，平秀吉、不久當殄滅無難也。臣以爲今日之計，莫妙於用間，莫急於備禦，莫重於征剿。何者，倭酋倡亂，惟在秀吉一人，諸州酋長，面降心異，中間有可藉威者，有可利誘者，秀吉原無親戚子弟股肱心膂之人，儻得非常奇士，密往圖之，五間俱起，不煩兵戈而元兇可擒，故曰莫妙于用間。備禦之策，屢奉申飭，亦嚴矣，臣惟遼陽天津，密邇京師，一由朝鮮度鴨綠江而上，一由山東海面，乘風疾趨，設有疏虞，震驚宸極，宜將東征之兵，挑選分屯兩地，以防不測，各省直兵防，更於今日嚴爲整備，俟其入寇，或遏或角，戮力殲之，此不可恃其不來、而一日懈緩者，故云莫急於備禦。然用間妙矣，恐未可必得志於彼，備禦急矣，恐未能使破膽於我，臣以爲彼不內犯則已，果其內犯，大肆猖狂，乞我皇上定議征討，特發內帑百萬，分助諸省，打造戰艦二千餘隻，選練精兵二十萬人，乘其空虛，會師上游，直擣倭國，此堂堂正正，名其爲賊，敵乃可服者也。故曰莫重於征剿。或者謂、興師遠涉，爲費不貲，臣計由東浙直閩廣，備倭兵餉，歲不下二百萬，積之十年，則二千萬，征剿所費，不過一歲之需而足，若倭奴蕩平，海防又可息肩，各處餉銀，可半省其半，一勞永逸，未有若斯舉矣。又聞元世祖舟師討倭，溺十萬衆五龍山下，議者恆爲口實，臣料世祖雖雄，其實胡人，不諳海上形便，當時將帥，必多逃官，彼以不

習波濤，不諳風汛之人，顛倒沈溺，百萬何用。今東南舟師，必習波濤，必知風汛，無致覆溺，試觀沿海商民興販各國者，百鮮失一，故元事非所論於今日也。夫人情畏倭而虛其來，又株守而懼於往，是以倭酋得恣嚇要求，誠知備禦之策，攻伐之謀，不患其來，復制其往，兵志謂未戰而廟算勝者，此舉是也。臣非不知諸臣值時勢之艱，從權縱羈縻之術，何敢輕爲燒阻，但灼知封貢非利，不封貢非害，敢效愚忠，仰贊廟謨，惟皇上斷而行之，則順逆之分明，華夷之防定，久安長治之計，從此可得矣。

論曰、文告表狀，古今之所馭夷，大率盡此，蓋喚則聯之以信，服則懷之以仁，梗則威之以兵，行遣惟文，傳信乃驗，濟此者、愈以悟一張一弛之道，而見同軌同文之徵矣。

東西洋考卷十二

逸事考

尚書大傳曰、堯南撫交阯，於禹貢荆州之南，垂幽荒之外，故越也。周禮、南八蠻、雕題交阯、有不粒食者焉。秦開越嶺，南立苍梧、南海、交阯、象郡。漢武帝元鼎二年，始并百越，啓七郡，置交阯刺史督領之，時又建朔方郡，已開北垂，遂辟交阯於南，爲子孫基阯也。交阯外域記曰、越王令二使者、主交阯、九眞二郡。漢遣伏波將軍路博德、討越王，越王令二使者、齎牛百頭、酒千鍾、及二郡民戶口籍，詣路將軍，乃拜二使者爲交阯、九眞、太守。見水經注。○按後漢書，男女同川而浴，故稱交阯。

蜀王子，將兵三萬討雒王，服諸雒將，因稱安陽王。後南越王尉佗舉衆攻安陽王，有神人名皐通、下輔佐，爲安陽王治神弩，一發殺三百人，南越王卻軍，住武寧縣，遣太子名始、降服安陽王，稱臣事之，安陽王不知通神人，遇之無道，通便去，語王曰、能持此弩王天下，不能者亡天下。通去、安陽王有女名眉珠，見始端正，珠與始交通，始問珠取父弩視之，始見弩、便盜以鋸截弩，訖逃歸報越王，越進兵攻之，安陽王發弩，弩折，遂敗。安陽王下船，徑出於海。見水經注。

馬援南入九眞、至無功縣，賊渠降，進入餘發，渠帥朱伯、棄郡、亡入深林巨藪，犀象所聚，羣牛數千頭，時見

象數十百爲羣、又分兵入無編、至居風、帥不降、并斬級數十百、九眞乃清。（駱南裔者、九眞路所經也。去州五百里、建武年馬援所開。○似見水經註）馬援所過、輒爲郡縣、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條奏越律與漢律駁者十餘事、與越人申明舊制以約束之。自後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見後漢書）

任延爲九眞太守。九眞俗以射獵爲業、不知牛耕。（東觀記曰、九眞俗燒草種田。[illegible]教人牛耕也）每致困乏。延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田疇歲廣、百姓充給。又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無適對匹、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以下、各省俸祿賑助之。同時相娶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爲任。於是徼外蠻夷、慕義保塞。遂止罷偵候戍卒。初平帝時、漢中錫光爲交阯太守、教導民夷、漸以禮義。化聲侔於延。王莽末、閉境拒守。建武初、遣使貢獻、封鹽水侯。嶺南華風、始於二守焉。（見後漢書）

永和二年、區憐攻象林。交阯刺史樊演、發兵救之。雖擊破反者、而賊勢轉盛。御史賈昌、使在日南、與州郡并力討之。不利、爲所攻圍。歲餘、兵穀不繼。帝以爲憂。召公卿問方略。拜祝良、九眞太守。張喬、交阯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眞、單車入賊中、招以威信。降者數萬。嶺外復平。（見後漢書）

李進、中平間代賈琮爲刺史。請交阯依中州例貢士。其後阮琴、以茂才任至司隸校尉。人才得與中州同選、蓋自進始。

建康元年、日南蠻夷、攻燒縣邑、扇動九眞、與相連結。交阯刺史夏方、招降之。後居風令、貪暴無度、縣人朱達等、攻殺令。衆至四五千人。進攻九眞、太守倪式戰死。都尉魏朗、討破之。渠帥猶屯日南、衆轉盛。延熹三年、詔拜夏方交阯刺史。方威惠久著、日南相率詣方降。（見後漢書）

周乘爲交州刺史、上書云、交州絕域、習俗貪濁。強宗聚姦、長吏肆狡、侵漁萬民。臣欲爲聖朝埽清一方。時屬城解綬者三十餘人。

士燮拜交阯太守、氣宇寬厚、謙虛下士。天下喪亂、不廢職貢。詔封龍度亭侯。建安末、吳孫權、遣步騭、刺交州。燮奉節度、脩貢不缺。封龍編侯。（水經註曰、龍編縣、初名龍淵。立州之始、蛟龍蟠編於南北二津、故改龍編）

交州治羸陵縣。元封五年、移治蒼梧廣信縣。建安十五年、治番禺縣。詔書以州邊遠、使持節并七郡、皆授鼓吹、以重威鎮。（見王範交廣春秋）

漢交阯、有橘官長一人、秩二百石、主貢御橘。吳黃武中、交阯太守士燮、獻橘十七實同一蔕、以爲瑞異、羣臣畢賀。（見南方草木狀）

龍編縣功曹左飛、化爲虎數月、還作吏。（見交州記）

呂岱爲交州刺史。交阯太守士燮卒、以燮子徽領九眞太守、以陳時代燮。表分海南三郡爲交州、以戴良

爲刺史。海東四郡爲廣州、岱自爲刺史。徽不承命、舉兵戍海口、拒良。岱督兵三千、晨夜浮海、與良俱進。徽不知所出、率兄弟六人肉袒迎。岱斬送其首。徽將甘醴等、率吏民攻岱。岱奮擊大破之。復進討九眞、斬獲萬計。遣從事南宣國化。林邑諸王、遣使奉貢。（見吳志）

日南張重、舉計入洛。正旦大會、明帝問日南郡、北向視日耶。重曰、今郡有雲中金城、必不皆有其實。日亦俱出於東耳。至於風氣暄暖、日影仰當。官民居止、隨情面向。東西南北、迴背無定。人性凶悍、果於戰鬬。便山習水、不閑平地。古人云、五嶺者、天地以隔內外。況綿途於海表、顯九嶺而彌邈。非復行路之徑阻。信幽荒之冥域者矣。（見水經註）

越人鑄銅爲船、在安定江。潮退時見。（出交州記）

王機遣使乞爲交州。會杜弘、溫邵、及交州秀才劉沈、謀反。陶侃擊破之。又遣別將討機、斬之。諸將請乘勝擊邵。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但一函紙足耳。下書諭之。邵懼而走、追獲於始興。加都督交州軍事。（見晉書）

日南野女羣行、不見夫。其狀晶白、裸袒無衣襦。（見博物志）

盧循寇交州。刺史杜惠度、以火攻燒其船艦、一時消散。循赴火死、傳首京師。封龍編侯。（見水經註。按晉書、循勢屈、先鴆妻子。又召伎妾問曰、我今自殺、誰能同者。多云、雀鼠貪生、就死人情所難。有云、官尚當死、某豈願生。於是悉鴆諸辭死者、自投於水。慧度取尸斬之。與此不同）

虞國爲日南太守、有惠政。出則雙鷹隨軒。及還會稽、鷹亦隨焉。既卒、猶棲墓不去。（見孔曄記）

高駢、爲安南都護時、南詔陷交阯。駢擊破之、進靜海軍節度使。（唐書曰、駢大破南詔[illegible]既捷、奏不至。[illegible]更命王晏權[illegible]李維周代駢。[illegible]南[illegible]拔安南、斬蠻帥段酋遷、降附諸洞二萬計。[illegible]天子覽書[illegible]詔以安南都護府爲靜海軍、授駢節度）

交州有鳥王如鵲、頭有毛冠、尾長一尺五寸、純黑色。欲取諸鳥、先蹲高枝、斫除枝柯、惟留三兩枝、以膠黏著。取鳥王繫其下。鳥王鳴呼、衆鳥聞聲爭集其處、或送果實、或送蟲蟻、皆送鳥王。諸鳥著膠、僕子下收之。（見寰宇記）

胡盧笙者、交阯人多取無柄之瓠、割而爲笙。上安十三簧、吹之音韻清響、雅合律呂。（見益部耆舊）

宋太宗、遣李若拙、以玉帶賜黎桓。桓出郊迎、然辭氣悖慢曰、向劫如洪鎮、乃外境蠻賊也。皇帝知非交州兵否。若交州叛命、則首攻番禺、次擊閩越、豈止如洪鎮而已。若拙曰、上初聞寇、雖未知所自、然以足下拔自牙校、授之節制、固當盡忠。豈有他慮。及見執送海賊、事果明白。然大臣僉議、朝廷建節帥以寧海表。今蠻賊寇害、是交州力不能獨制。請發勁卒數萬、會交兵剿滅之。上曰、未可輕舉。慮交州不測朝旨、或致猜駭。不若且委黎桓討擊。當漸蒔諭。今不復會兵也。桓避席曰、海賊犯邊、守臣之罪。聖君容貸、未加誅責。自今謹守職約、保永清於漲海。因北望頓首謝。（見宋史）

黎龍廷、遣黃成雅來貢。會含光殿、上以成雅坐遠、欲稍升位著。訪宰相王旦。旦曰、子產朝周、饗以上卿之

禮。子產固辭，受下卿禮而還。國家惠綏遠方，優待客使，固無嫌也。乃升雅子尙書省五品之次。見宋史

李天祈遣使入貢，詔館懷遠驛。安撫使范成大言：經略諸蠻，安南在撫綏之內，陪臣豈得與中國王官亢禮。政和間，貢使入境，皆庭參不報謁，宜遵舊制。詔從之。見宋史

元遣柴椿再諭陳日烜來朝，若不能自致，則積金以代其身，兩珠以代其目，副以賢士方技，以代其士民。不然，脩爾城池以待審處。見元史

交阯道士年九十九，別號游叟，因渡海船壞，結庵于金仙水石上，畜一雞，大如倒掛子，曰洽枕，飯即夢覺。又畜一胡孫，小如蝦蟇，以綫繫几案間，道士飯已，即登几食其餘。又有龜，狀如錢，置金盆中，時使出戲衣裙。常以詩自娛云：流動乾坤影，花沾雨露香，白雲飛碧漢，玄鳥過滄浪，月照柴扉靜，蛙鳴鼓角忙，龜魚呈瑞氣，無物汙禪牀。僧惠洪見之，戲曰：公小國中引道神也。後莫知所之。見瓊州志

莫登庸，本東莞蜑民。父流寓安南宜陽縣，社長名之曰莽，蕩無定跡之義也。以漁爲業。登庸有勇力，黎譓以爲都力士，竟至篡國，而終爲義子阮敬所媢。見月山叢談〇以上交阯

從林邑至日南盧容浦口，可二百餘里，從口南發，往扶南諸國，常從此口出也。故林邑記曰：盡紘滄之徼遠，極流服之無外，地濱滄海，衆國津徑。見水經注

紀粟出浦陽，渡便州至典由，渡故縣，至咸驩，咸驩已南，麞鹿滿岡，鳴咆命疇，警嘯聒野，孔雀飛翔，蔽日籠山。渡治口至九德。見林邑記

梭原以西，鳥獸馴良，不知弓矢，寡婦孤居，散髮至老。南移之嶺，崒不踰仞，倉庚懷春於其北，翡翠熙景乎其南，雖嚶讙接響，城隔殊非，獨步難遊，俗姓塗分故也。見林邑記

林邑城西南際山，東北瞰水，重塹流浦，周繞城下，東南塹外，因傍薄城，東西橫長，南北縱狹，北邊兩端迴折。出入城周圍人甎城二丈，上起甎城一丈，開方隙孔，上倚板，板上層閣，閣上架屋，屋上棚樓，飛觀鵄尾，迎風拂雲，緣山瞰嶽，但制造壯拙，稽古夷俗。城開四門，東爲前門，當兩淮渚濱於曲路，有古碑夷書，銘讚前王胡達之德。西門當兩重塹，北迴上山，山西卽淮流也。南門度兩重塹，對溫公壘，交州刺史溫放之征林邑，今東城南五里有溫公二壘是也。北門濱淮，路斷不通。城內小城，合堂瓦殿，南壁不開，兩頭聯牙擬旋題桷椽，多諸古法，迴廊曲掖，綺牖紫窗，椒房嬪媵，無別宮觀，路寢永巷，共在殿上，臨踞東軒，徑與下語，子弟臣侍，皆不得上。屋有五十餘區，連甍接棟，檐宇如承。神祠鬼塔，小大八廟，層臺重榭，狀似佛刹。郭無市里，邑寡人居，海岸蕭條，非生民所處。見水經注

比景縣，日中頭上影當，身下與影爲比，故以比影名縣。闞駰曰：比讀蔭庇之庇，影在己下，言爲身所庇也。見水經注

林邑王陽邁死，子咄立，慕其父，復改名陽邁。見南齊書

阮彌之征林邑，陽邁出婚不在，阮謙之領七千人，先襲區粟，未入壽泠，三日三夜，無頓止處，凝海直岸，遇風，陽邁攜婚部伍三百許船，夜於壽泠浦相遇，闇中大戰，謙之手射揚邁柁工，以風溺之餘，制勝難自此還。見水經注。按宋史曰：阮彌之遣隊主相道生三千人赴討，攻區粟城不克，引還。

宗慤隨檀和之圍區粟城。林邑王傾國來拒，其裝被象，前後無際，士卒不能當。慤制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遂克林邑。見宋史

小水岸雖隘，常吐飛溜，或雪霏沙漲，清寒無底，分溪別壑，津濟相通。檀和之東橋大戰，楊邁被創落象，即是處也。見水經注

隋煬帝時，常駿、使赤土還，入海，見綠魚羣飛水上，浮海十餘日，至林邑東，循山而行，海水色黃氣腥，舟行一日不絕，云是大魚糞。見北史

范頭黎死，太宗崩，詔於陵所刊石，圖頭黎之形於玄闕之外。見唐書

大中祥符四年，占城貢獅子，詔畜苑中，留二蠻人以給豢養，上憐其懷土，給資糧遣還。見宋史

占城、交阯、素仇，後同入貢，占城使者乞避交人。詔遇朔日朝文德殿，分東西立，望日則交人入垂拱殿，占城趨紫宸殿，大宴則東西坐。見宋史

有人往林邑，於海嶼上得鯨頭骨，如數百斛囷，頂上一孔，大如甕，俗以爲珠穴。見寰宇記

林邑人殺象，象怒，布陣以鬭，人登樹，取衣掛樹枝，緣他樹而走，象見衣，以爲人存，以鼻汲水灌樹枝倒，不見人，踏碎其衣而去。象病，首必向南死。肉粗，連皮煮易潞，牙筍足掌肉稍佳。見南安志

占城犯姦者，男女共入牛贖罪，負國王物者，以繩拘於荒塘，物充而後出之。見宋史

占城野水牛甚狠，是人家耕牛，走入山自生長，年深成羣，但見人身穿青者，必趕來抵觸而死。見華夷考

占城尸頭蠻，本是婦人，但無瞳人爲異，與家人同寢，夜深飛頭而去，食人穢物，飛回復合其體，即活如舊。若封固其項，或移體別處，則死矣。人病者，臨糞時遭之，妖氣入腹，必死。見星槎勝覽

林邑山、楊梅大如杯椀，以醞酒，號梅香酎，非貴人重客不得飲。見林邑記

海棗、身無閒枝，直聳三四十丈，樹頂四面，生十餘枝，葉如栟櫚，五年一實，實大如杯椀，味極甘美。泰康五年，林邑獻百枚。見南方草木狀〇以上占城

赤土豪富之室，恣意華靡，惟金鎖非王賜不得服用。見隋書

赤土甘蔗作酒，雜以紫瓜根，酒色黃赤，味亦香美。見隋書

勘合號簿，洪武十六年，始給暹羅，以後漸及諸國。每國勘合二百道，號簿四扇，如暹羅國，暹字勘合一百道，及暹羅字底簿各一扇，送貯內府；羅字勘合一百道，及暹字號簿一扇，發本國收塡；羅字號簿一扇，發布政司收。比遇朝貢，塡寫國王使臣姓名、年月、方物，令使者賫至，布政司先驗表文，次驗簿比號相同，方

許護送至京。每紀元，則更換給。（○見安南通志。以上交阯。）

訶陵有三十二大夫，大坐敢先爲最貴。（見唐書。）

闍婆不設刑禁，雜犯罪者，隨輕重出黃金以贖，惟寇盜者殺之。（見宋史。）

爪哇港口一州，長尾猢猻萬數，黑色老雄猴爲主，一老番婦隨側。婦人無嗣者，備菓酒往禱，老猴喜則食物，餘諸猴食盡，即有雌雄二猴，來前交感。婦回家便有孕，否則無孕。（見星槎勝覽。）

爪哇國，舊傳鬼子魔天，與一罔象，青面、紅身、赤髮，生子百餘，常食啖人。其中人被啖幾盡。忽一日雷震石裂，中坐一人，衆異之，遂爲國主。即領餘衆驅逐罔象，而除其害，復生齒安業。至今國之遺文後書一千三百七十六年。考之肇在漢時。至我大明宣德七年。（○見星槎勝覽。以上爪哇。）

眞臘城皆疊石，御無女牆，亦有監門者，惟狗不許入門。城甚方整，四方各石塔一座，曾受斬趾刑人，亦不許入。（東池在城東十里，周圍可百里，中有石塔、石屋，塔中有臥銅佛，臍中常有水流出。）

眞臘惟國主打純花布，大臣打疏花布，惟官人打兩頭花布，新唐人打兩頭花布，人亦不罪，以暗丁八殺故也。暗丁八殺，不識體例也。（國有丞相、將帥、司天等官，皆以金嵌爲之，金嵌紅四金徽綢者爲上，金嵌紅二金徽綢次之，金嵌紅一金徽綢又次之，止一金徽綢又其次也，下者止一紅綢。）（亦有綴輪紅者，金嵌柄以上官，呼巴丁，或呼暗丁八殺。柄呼頭辣的，嗷用中國紅絹，其紺直撫地，油嗷絲綢爲之，裙鄙矣。）人知蠻人醜黑，不知宮人及南棚（南棚乃府第也）婦女，多有其白如玉。一布纏腰之外，皆露胸酥。國主之妻亦如此。

國主凡五妻，正室一人，四方四人，嬪婢三五千。番主與正妻同坐金窗中，諸宮人次第列兩廊，供出入之役者，呼陳家蘭，不下三千。卻有丈夫與民間雜處，只額門前，削去其髮，塗以銀硃，及塗兩鬢傍，以爲陳家蘭別耳。（番婦產後，即作熱飯，拌之以鹽，納陰戶，凡一晝夜而除之，以此產中無病，且收斂常如室女。日即抱兒同往河內洗浴。夫適遠役，只可數夜，過十數夜，婦必曰：我非是鬼，如何孤眠。）

眞臘亦有通天文者，日月薄蝕，皆能推算。但大小盡與中國不同，閏歲彼亦置閏，但只閏九月，殊不可曉。一夜只分四更，每七日一輪，亦如中國開建除之類。有兩日最吉，三日平平，四日最凶。何日可出東方，何日可出西方，雖婦女皆能算之。十二生肖，與中國同，但呼名異耳。如以馬爲卜賽，雞爲蠻，豬爲直盧，牛爲箇之類。

眞臘爭訟，雖小必上聞。初無笞杖，但聞罰金。重事亦無絞斬，止掘地成坑，納罪人於內，實以土石，堅築而罷。次有斬指去鼻者，但姦與賭無禁，姦婦夫或知之，以兩柴絞姦夫之足，痛不可忍，竭貲與之方免。人家失物，疑人爲盜，以鍋煎油極熱，令伸手於中，果偷則手爛，否則皮肉如故。又爭訟莫辨曲直，國宮對岸有小石塔十二座，令一人各坐一塔，無理者，必生瘡癤，或咳嗽之類；有理者，略無纖事，以此剖判，謂之天獄。

眞臘地苦炎熱，日非數次澡洗，不可過。初無浴室盂桶，但家有一池，否則兩三家合一池，男女皆裸形入池。或三四日，城中婦女，至城外河中澡洗，河邊脫去所纏布，入水者動以千數，雖府第婦女亦預焉，踵頂皆見。唐人暇日，頗以此爲遊觀之樂。（有病多入水浸浴，及頻頻洗頭，便自痊可。）

眞臘盥用，皆不用箸，嫌其不潔也。唐人到彼，皆不言及中國糞穢之事，恐爲所鄙。登廁既畢，必入池洗淨，止用左手，右手留以拏飯。（[illegible]右手爲淨，左手爲[illegible]，每旦[illegible]用楊枝淨齒，又誦經咒。）

巨舟以硬樹破版爲之，匠者無鋸，但以斧鑿開成版，凡要木成段，亦以鑿鑿斷，起屋亦然。船上以茭葉蓋覆，卻以檳榔木破片壓之，此船名爲新拏，所粘之油，魚油，所和之灰，石灰也。小舟卻以一巨木鑿成槽，以火熏軟，用木撐開，腹大兩頭尖，可載數人，名爲皮闌。（以上俱見眞臘風土記。）

三佛齊人民，不輸租賦，有所征伐，隨時調發，自備兵器糧糗。（見宋史。）

治平中，三佛齊地華伽囉遣使至囉囉人貢，遇風，船幾覆，驚天，有老翁現雲端，浪旋息。時寇燬廣州天慶觀老君像，在瓦礫中，至囉囉觀之，即向所見也。及還告地華伽囉，遣人詣廣，鳩工重建，施錢十萬，置山田於亂塹，以充常住，鑄大鐘，覆以樓。明年，地華伽囉沒，鑄其爪髮，送道士雅之塑，至今祭焉。（見廣州志。）

神鹿，高三尺許，前半甚黑，後半白花，毛純可愛，止食草木，不食腥。出舊港國。（見華夷考。以上三佛齊。）

大食男子鼻高，黑而髯，女子白皙，出輒鄣面，日五拜天神，有禮堂容數百人，率七日，王高坐爲下，說法曰：死敵者生天上，殺敵受福，故俗勇于鬬。（見唐書。）

大食海中，見一方石，上有樹，幹赤葉青，樹上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皆笑，其手腳頭著樹枝，摘取一枝，小兒便死，收在大食王宮。（見唐書。）

大食國出胡羊，高三尺餘，其尾如扇，每歲春月割取脂，再縫合之，不取則脹死。（見方國志。按大食有大尾羊，細毛淨皮，尾上旁廣，一二十斤，行則以車載之，唐書謂之靈羊。）

嘉靖三十四年三月，司禮監傳諭戶部，取龍涎香百斤，檄下諸番縣，價每斤價一千二百兩，往香山澳訪買，僅得十一兩以歸，內驗不同，姑存之，亟取眞者，廣州獄夷囚馬那別的貯有一兩三錢，上之，黑褐色，密地都密地山夷人繼上六兩，褐白色。問狀，云：褐黑色者，採在水，褐白色者，採在山，皆眞不贗，而密地山商周鳴和等，再上通前十七兩二錢五分，馳進內辨。萬曆二十一年十二月，太監孫順爲備東宮出講，題買五斤，司劄驗香，把總蔣俊訪買，二十四年正月，進四十六兩，再取，於二十六年十二月，買進四十八兩五錢一分，二十八年八月，買進九十七兩六錢二分，自嘉靖至今，夷舶聞上供，稍稍以龍涎來市，始定買解事例，每兩價百金，然得此甚難。（○見廣東通志。以上舊港。）

成化間，撒馬兒罕使臣柱道至廣東，將往滿剌加市狻猊入貢，所過騷擾，布政使陳選奏言：狻猊本非澤國所產，假借聖旨，入海宣索，騷擾城中，貽譏海外。（見昭代典則。）

紅毛鬼投澳夷，拒不納，滿剌加伺其舟回，邀殺殆盡。（見廣東通志。以上麻六甲。）○

人到吉里地悶，多染疾病，十死八九，蓋其地瘴氣，及淫汙之故也。（○見星槎勝覽。右吉里地悶。）

佛郎機、在爪哇所二國用銃形製同，但佛郎機銃大，爪哇銃小，國人用之甚精，稍不戒，則擊去數指，或斷

一掌一臂。嘉靖初，佛郎機遣使來貢，行使皆金錢。其人好食小兒，每一兒，市金錢百文。廣之惡少，掠小兒競趨之。其法以巨鑊煎沸湯，以鐵籠盛小兒，置鑊上蒸之，出汗盡，乃取出，用鐵刷去苦皮。其兒猶活，乃剖腹去腸胃，蒸食之。居二三年，兒被掠益衆。海道汪鋐以兵逐之，不肯去。又用銃擊敗我兵。乃使善水者入水鑿沈其舟，盡擒之。汪鋐由此薦用，後爲吏部尚書。會北虜入寇，鋐建議，請設佛郎機銃於邊鎮。詔下所司施行。三邊賴其用。然鋐疏語諄復可厭，兵部郎中吳縉見而笑之。鋐怒，黜爲銅仁知府。或戲之曰：君被一佛郎機，打到銅仁府。（見月山叢談。[illegible]）

呂宋最嚴狡童之禁。華人犯者，以爲逆天，輒論死，積薪焚之。（以上呂宋。）

裴清使倭，東至　斯國。又東至秦王國。其人同於華夏，以爲夷洲，疑不能明也。又經十餘國，達海岸。自竹斯國以東，皆附庸於倭。（見隋書）

貞觀五年，日本使者入朝。帝矜其遠，詔有司毋拘歲貢，遣新州刺史高仁表往諭。與王爭禮，不平，不肯宣天子命而還。永徽初，獻琥珀大如斗，瑪瑙若五升器。（見唐書）

唐，日本王子來朝。王子善棋，勅顧師言爲對手。王子出楸玉局，冷暖玉棋子，云本國之東，有集眞島，島上凝霞臺，臺上有手談池，池生玉棋子，冬溫夏冷，故謂冷暖玉。又産如楸玉，其狀類楸，琢之爲局，光潔可鑑。師言與敵手，至三十三下，勝負未決。師言汗手凝思，方敢落指，謂之鎭神頭，乃是解兩征勢也。王子瞪目縮臂，已伏不勝。迴語鴻臚曰：待詔第幾手耶？鴻臚詭對曰：第三手。師言實第一國手矣。王子曰：願見第一。曰：王子勝第三，方得見第二；勝第二，方得見第一。今欲躁見第一，其可得乎？王子掩局曰：小國之一，不如大國之三，信矣。

倭國有天王，自開闢以來，相傳至今，不與國事，不轄兵馬，惟世享國王供奉而已。國王受國事，掌兵馬，盛衰强弱，更替不常。（見續文獻通考）

元豐時，明州言得倭國太宰牒，遣仲回等貢䌷二百匹，水銀五千兩。以仲乃海商，貢禮與諸國異，請自移牒報，而答其物直，從之。（見宋史）

日本人善嗜茶，道傍有茶店，邀人啜茶，如漢人入酒館。（見續文獻通考）

肥前州島，倚村山等安者，受彼武藏總儀之命，監主市易交關唐人者也。明石道友，乃領倭出販，巢窟舟發，偵探官董伯起來，返，旗書羅𪇊凱旋四字。（[illegible]）

（[illegible]）

倭自言爲泰伯之後。（見梁書）

論曰：逸事，非盡稗官之㲉餘，疏俗之瑣談也。或臚列于正史，而事近迂緩；或參考于國故，而事近纖屑；或館傳于前籍，而事近荒唐。本傳所不勝載者，咸彙而存焉。分之則碎金屑玉，合之皆珠船寶山。固席[illegible]所必資，抑孤報之旋採云爾。

外國竹枝詞

尤侗撰

自序

歷代史記列傳之末例及四裔讀史至此帷誌臥矣然要荒朝貢之盛未有過於有明者自太祖開國聲教漸被成祖繼之北征沙漠南定交阯復遣鄭和杪敗三下西洋於是屬國爲王畢獻方物今考會典一統志所載暨西域記象胥錄星槎瀛涯勝覽諸書風土瑰怪震駭耳目此固穆王轍跡之所未到漢家都護之所不能通也余與修明史既纂外國傳十卷以其餘暇復譜爲竹枝詞百首附土謠十首使夸象鞮譯嘐然與十五國同風不已異乎莊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余之爲此也或謂賦更盈於六合則余啞然退矣

康熙辛酉臘月朔日

外國竹枝詞一百十首

長洲 尤侗 譔

朝鮮

高句驪降下句驪。未若朝鮮古號宜。千里王京陳百戲。漢城猶見漢官儀。

古朝鮮幷入高句驪。隋征之不服。貶爲下句驪。洪武中入貢。奉詔更號朝鮮。以漢城爲王京。每詔使至。輒陳百戲。

長衫廣袖折風巾。硾紙狼毫灑字真。自序世家傳國遠。倘書稱內九疇人。

白硾紙狼尾筆書與中國同。又

楊花渡口杏花紅。八道歌謠東國風。最憶飛瓊女道士。上巢僧刹院深空。

國有八道。楊花渡在漢江。僧門秀許景樊後爲女道士。嘗作廣寒宮玉樓上梁文。

小兒八歲號黃昌。舞劍能誅百濟王。更唱嘉俳會蘇曲。朝來蠶繭已盈筐。

新羅國黃昌郎八歲爲王往百濟舞劍於市。王召入宮令舞。因刺殺之。七月望日王使王女率六部女子績於廣庭。八月望日乃考其工。負者設酒相與歌舞。謂之嘉俳。一女起舞。爲會蘇之歌。後朝鮮破新羅。擬爲黃昌郎會蘇二曲。

日本

日出天皇號至尊。五畿七道附庸屯。空傳歷代吾妻鏡。大閤終歸木下人。

隋時致書自稱日出處天子。國中稱天皇。以尊爲號。有五畿七道三島附庸國百餘。吾妻鏡紀本國

君臣事蹟。名妻鏡名也。木下人爲平秀吉。萬曆中纂奪僭國。自號大閤王。

吹螺擲扇舞刀都。聖教難華如有無。乞得中原音韻去。也來弄筆咏西湖。

王子七歲誦孝經。天雨曼陀羅華。使臣答里麻有咏西湖詩云。一株楊柳一枝花。原是唐朝賣酒家。惟有吾邦風土異。春深無處不桑麻。頗爲嘲笑之意。

琉球

飲食門中燕宴開。美姬含米上行盃。金簪長史雍容盛。競說新從太學來。

門名歡會。以金荊瘦國扇爲儀衛。美姬含米造酒。名曰米奇。官皆金簪。子弟入國子監讀書。歸爲長史。

布幘毛衣兜珮璫。雙雙織手繡鴛鴦。女君晚入奉神府。舞也婆娑歌滿堂。

婦人以羅紋白布爲帽。雜毛爲衣。螺爲飾。下垂小貝。其聲如珮。以墨黥手。爲花鳥之形。有奉神殿。神

以婦人爲尸。名女君。三四百人各戴草圈。攜樹枝乘騎入王宮游戲。一唱百和。音甚哀慘。

安南

二月常開仙艾花。霞從勾漏覓丹砂。伏波銅柱今何在。祇見飛鳶墮水涯。

艾山有仙艾。仲春開花。雨後落水。而羣魚吞之多化爲龍。勾漏山葛洪採丹砂處。

漢徙盧乘浪泊樵。珠崖棄後隔中華。遺民休抱亡陳恨。幾換黎家又莫家。

浿泊國中西湖側馬援銅柱爲站站置水陸象
季犁篡陳日焜永樂討之郡縣其地宣德復封黎
利嘉靖時爲莫登庸所奪

緬甸

金沙江上建牙軍，貝葉書星裝金葉文。釀取樹頭百甕
酒，醉騎香象望南雲。
地近雲南倚金沙江爲險元置邦牙宣慰司樹頭酒樹
似棕高五丈結實大如掌以麴納甕中懸樹下刺
實取汁成酒其葉即貝葉寫緬書表文用金葉

占城

金花冠上藏三仙，玳瑁裝穀束寶錢。任爾通身都是
膽，那堪黑夜過尸頭。
王採生人膽入酒與家人同飲曰通身是膽也尸
頭蠻乃婦人夜深飛頭而去食小兒糞尖飛回復
合其體若封其項或移體別處則死矣
十更漏夜鼓冬冬，午起子眠風俗通。三尺竹竿輪灌
酒，滿城歌舞月明中。
其國晝夜分十更用鼓打記非午不起非子不睡
見月則飲酒歌舞爲樂十人五人圍坐以竹竿插
入甕中輪次吸之

眞臘

富貴無如眞臘強，金盤銀椀貯奇香。殿頭百塔排儀
衛，交拜君王七寶牀。
王三日視朝坐七寶牀列玉猿孔雀旱象名百塔
洲以桑香佛舍爲儀衛以金銀器皿諺云富貴眞
臘也
交易經營盡女商，針梳爭買助新粧。家家夜夜燃燈

火，十歲人呼新嫁娘。
貿易皆用婦人中國針梳磁器等物最貴婚娶燃
燈不息女十歲即嫁

瓜哇

種傳猴象號稱猴，生小咖刀不剃頭。進駕坐車妻
小竹，鎗會上國風流。
香傳鬼母與猴象合生子百餘嘗食人忽一日雷
震石裂中坐一人衆異之遂爲國主領兵驅滅一
村男女兒惡有異僧取水噀之化爲猴猻獨一老
嫗不化隨老猴爲侶稱猴王猴夫人生一子一歲
則佩刀一把名不剌頭每十月爲春首有竹鎗會
夫婦並坐塔車至會所各執竹鎗妻執三尺木棍
立其中以鼓爲號二男交鋒三合二妻以棍隔之
曰那剌那剌即退散若殺死其王令勝者與死者
家金錢一個死者之妻即隨勝者男子而去
新村市舶聚貝商，番聽番歌步月行。更愛彩禽能倒
掛，聞香時向夜深鳴。
新村番名革兒中國人所居海灘有小池名聖水

元特高興史弼征闍婆乏水拜天禱祝插鎗地上
泉隨涌出每月圓夜番婦二十餘人連臂踏歌至
大家門首賜以鈔帛名步月行有五色鳥日間焚
香其旁取貯衾間夜則張羽倒掛散之

暹羅

白布纏頭青壓腰，海貝對貝解香燒。女兒斷髮男兒
髻，偏愛華人夜夜嬌。
行錢用貝燒羅斛香極清遠大小事悉決於婦其
夫聽命而已遇中國男子愛之必置酒歡飲留宿
其夫恬不爲怪曰吾妻美中國人喜愛也
赤眉遺種染腥風，封銲嵌　僧點紅生月裝身皆聖
鐵，死時烏葬海濤中。
男子年二十歲以錫珠數顆用桑封銲富者嵌砂
子一粒行動颯颯有聲婚姻請僧討童女喜紅點
男額名曰利市習水戰大將用聖鐵裹身刀矢不
能入聖鐵者人腦骨也人死將尸放海邊有各色
烏大如鵝飛下食之餘骨棄海中謂之烏葬

三佛齊

王號詹卑國姓蒲，金蓮花裏撒眞珠。泰山壇上曾陪
位，神鹿乘來獻瑞符。
宋祥符中貢使赴泰山陪祀元豐入貢以金蓮花
貯眞珠撒殿神鹿高三尺前黑後白毛短蹄三跲
寄居水筏自浮沉，柳葉掀翻滿浮林。填却洪波皆沃
土，一年種穀便生金。
國有舊港曰浮林水多地少民置木筏蓋屋而居
覆以柳葉田土甚肥諺云一年種穀三年生金

百花

三佛齊邊萬佛家，西來大士等河沙。紅猴白鹿俱歡
喜，日日春風開百花。
屬三佛齊俗尚佛教天氣恒煖如春無霜雪嘉樹
奇卉四時蔥鬱故名

文郎馬神

髮前綁女捧檳榔，相謔私貽茉莉香。縱欲髡髮羞華人，
髮墮水難添雲髻長。
玉田乘象或泛舟以繡女從輿衣持劍捧檳榔盤
華人與番女通被削其髮以女妻之不聽歸也女

鬆髻領見華人髮長羨之或紿曰我用華水沐耳
女競市舟中水華人故斯以炫嘲笑間攜香蕉葉
稍相贈

滿剌加

溪上環橋橋上亭蕉心藍細打麻縈奉天門外會蹝
蹝攜膜龍文勅御銘

王居有溪溪上造橋橋亭二十餘間市肆聚焉有
水草織蕉心簟又有打麻兒香水桑中來朝上御
奉天門賜宴封其國西山為鎮國御製碑銘命尚
書蹇義以金龍文篆書焉

龍牙犀角　龍牙門　龍涎嶼

瑞牙犀角可耕田相對龍門恰過船兒有龍涎香萬
至蘇門市上換金錢

龍牙犀角多良田龍牙門山門相對如龍角狀中
道過船龍涎嶼每至春間羣龍交戲而遺涎沫焚
之清香可愛貨於蘇門市每兩金錢十二枚

東西竺　九洲山

東西兩竺景幽幽一棹還堪歷九洲採得奎蕪八九

尺飄飄疑與白雲遊

東西竺山幽深如蓬萊方丈九洲產黃熟沉香鄭
和遣官兵採之有長六七丈徑八九尺者

賓童龍

雙溪水色四時清昔是如來舍衛城聞說目連遺址
在盂蘭經與孝經名

大目犍連居處人知喪禮持孝嚴

崑崙山一靈山

針迷舵失怕崑崙穴處與君何足論惟有黑紋藤竹
杖靈山頂上叩天門

崑崙箇然海中其人穴居樹巢諺云上怕七洲下
怕崑崙針迷舵失人船莫存靈山出黑紋相對藤
杖

交欄山

曾經元將造樓船蓬檣桅出滿山留下羽林生口
在如何不排片帆還

元將征闍婆遭風造船於此山中叢林藤竹桅檣
桅檣蓬箬畢備有中國人雜處皆昔病卒百餘留
養不歸而傳生育也

麻逸凍

椎髻長衫泰椅市伴夫七日竟焚身淫荒殉節能如
此愧衙淫奔鄭衛人

俗尚節義夫亡其婦削髮碎面絕食七日與夫尸
同寢多與並逝若過七日或延亦終身不嫁矣或
生焚夫尸則赴火而死

重迦邏

孫陀羅接琵琶拖滿地堆鹽種木綿前後三門開石
洞洞中可有大虛天

孫陀羅琵琶拖皆水程名中有石洞前後三門可
客一二萬人

吉里地悶

人無姓氏歲無時立者為尊坐者卑萬事總歸繩一
結亦文絲字為誰施

俗以立為尊見王則坐地合掌不知年歲亦無姓
氏文字以片石記事如千石則總於繩為一結

蘇吉丹

經頭跣足出乘車如虎如牛五百餘廝風莫向女人
國大海終防尾閭

其王五色布纏頭跣足乘車從者五百餘人各執
鎗劍如虎如牛象狀東至海水勢漸低女人國在
焉迤東則尾閭所泄非人世矣

丁機宜

春風建亥歷新開鐘鼓樓前騎象來市上醉人相視
笑扶留藤子勸君杯

以十月為歲首王居建鐘鼓樓騎象出入大家不
御酒客至以扶留藤檳榔代酒惟細民無賴時時
鬬人醉鄉衆共笑之

合貓里

網巾礁上駕漁舟亦有山田十斛收要富須尋貓里
務貧兒何用執鞭求

船人語云若要富須尋貓里務

浡泥

坐踞繩牀出阮窶竹編貝葉舞柳婆家家齋沐飯依
佛恭喜扶人入醉鄉

王坐繩牀出擁大布被衆呼之名阮窶以竹編貝
葉盛食飲椰子爲酒崇佛敬好齋沐愛敬華人路
有醉者則扶歸寢宿禮待若故舊

南巫里

海進網取黑珊瑚香降蓮花白與殊挑笑岣山脚下
住人人自道我阿孤

海中生樹撈取貨賣即黑珊瑚也山產降眞香名
蓮花降岣山脚下有居人二三十家問其姓氏則
曰阿孤檀言我便是王或問其姓曰阿孤檀我亦

是王也

蘇祿

尋常談酒喫魚鰕。瓦甕盛頭水郎花。採得巨珠歸漢闕。何須徑寸買靈蛇。

國有珠池人夜望之光浮水面。永樂中其王挈妻子來朝獻巨珠一顆重七兩五錢上大悅賜金冊冠帶歸國水郎花布也

彭亨

平原一半石崎嶇。刻木爲神粉更巫。女兒生小不穿袴。椎髻常盤五色珠。

風俗尙怪刻香木爲神殺人血祭女子繋單裙頂髻飾金圈四五或五色珠圈

波羅

一國東西有二王。石城湖打木城營。纏巿裹髮腰雙劍。猶向鵬山望故鄉。

有東西二王永樂中各入貢石城木城各一築岸閉潮石城折木城獨存今國王本闍人隨鄭和往因留鎭焉

古里

山城海市擁名王。好馬西來勤築韁。瓔珞步搖金跳脫。美人不藏滿宮粧。

多蓄好馬自西番來金錢千百爲疋婦女粧飾珠寶容白髮黑嬌美可觀

五等皈依乃納兒。葫蘆彈唱間銅絲。西風萬里舩人至。上岸先看永樂碑。

國有五等人爲南昆回回哲地革令木瓜王以銅鑄佛像名乃納兒衍衍彈唱以葫蘆殼爲樂器紅

銅絲爲絃番歌相和甚有音韻永樂中鄭和齎詔建碑云去中國十萬餘里民物咸若熙皞同風刻石於茲永樂萬世

忽魯謨斯

紅土銀硃白石灰。鶺鴒青綠鑄成堆。爭把底那游戲去。鐵牌給索鬭羊來。

國有五色土紅如銀硃白如石灰又有青綠鶺鴒以銀鑄錢名底那兒鬭羊角灣向前上帶小鐵牌行動有聲人養在家賭錢爲戲

祇珇斑斑草上飛。花紋福祿逐青獅。君王偏愛駝雞舞。作賦宣傳金幼孜。

國有奇獸名草上飛大如猫身祇珇斑百獸見之皆伏又產花福祿獅子永樂中貢駝雞加鶴長三四尺脚二指毛如駝行亦如之上命侍臣金幼孜賦焉

阿丹

兩山對峙自雌雄。玉貢流雌王紅好。獻中朝禮朝日。日光長照海門東。

國有兩山自爲雌雄或時自鳴產紅黃二玉寬端時劉朝日壇王衍通事撒文秀請往阿丹購之

九尾羚羊千里駝。青紗布縵戴嬌娥。金錢瓔珞垂垂動。不見紅顏奈爾何。

婦女若出則用青紗蔽面布縵兒頭不露形貌兩耳垂金錢數枚項掛瓔珞

竹步　木骨都束

竹步遙連木骨居。石城石屋總相宜。黃山行盡無青草。愛把金錢豹子騎。

二國風俗相同壘石爲城屋居之地皆黃赤草木不生金錢豹其土產也

佐法兒

刀牌馬隊獨峰駱。鑼鈸吹完瑣吶吹。新衣禮拜歸街市。一陣香風菴八兒。

國王出騎獨峰駝列馬隊刀牌手鑼鈸瑣吶鼓吹簇擁而行如遇禮拜以菴八兒香熏新衣經過街市香氣半日不散

佛郎機

蜈蚣船櫓海中馳。入寺還將紅杖持。何事佛前交印去。定婚來乞比丘尼。

蜈蚣船底尖面平長十丈闊三尺旁架櫓四十餘銃二十四每舟撐駕三百人雖無風可疾走俗信佛每六日禮拜手持紅杖而行婚姻詣佛前相配以僧爲証謂之交印

呂宋

當年失國一牛皮。何處天生金豆枝。可恨大崙遮殺後。燭頭不剩歷冬兒。

佛郎機以黃金來地如牛皮大蓋屋王許之乃剪牛皮相續爲四圍求地稱是築城居之遂滅呂宋華人流寓澗內者名歷冬衆至數萬妄男子張嶷詭稱機易山產金豆遣官往勘無有也疑坐誅酋疑華人攻殺之追至大崙山殲焉

和蘭

和蘭一望紅如火。互市香山烏鬼群。十尺銅盤照海鏡。新封砲號大將軍。

卽紅毛番船高三十丈銃長二丈餘發之可洞石

城震數十里今中國傳其法號大將軍舵後銅盤大徑數尺往來海道不迷稱照海鏡役使烏鬼行巨浪中如平地

美洛居

半分白頭半紅毛山北山南爭界高買得巨羅并鑿落酒酣起舞亦粗豪

先屬佛郎機和蘭來攻復降之曰若改事我殊勝白頭以佛郎機頸白也兩國相爭華人解之以山為界一南一北國中多市中國酒器豪飲長者起舞少者巡視不敢登場也

蘇門答剌

須文達那舊名邪何事漁翁稱老王一自天誅蘇幹剌孩兒不敢跳西洋

古須文達那國王為那孩兒所殺子幼王妻立誓有能報仇者願妻之共國事一漁翁領兵殺花面王王妻遂與之合稱為老王其後子長謀殺漁翁復其國翁子蘇幹剌走據山寨屢侵犯詔使鄭和發兵擒滅之王子感激貢方物甚夥

花面

富不驕淫貧不阿滿街雞鴨滿田禾傍人莫笑偎花面只恐君心花更多

即那孩兒男女大小皆於面上刺三尖青花為號上下自耕自食牛羊雞鴨雖市富不驕貧不盜

阿魯

耕田而食用牛犁織布而衣號考泥山家多畜虎飛虎肉翅剛撩三尺低

地宜稻穀布名考泥以中出飛虎如猫大前後足相連有肉翅能飛不遠人有獲者不服家食死

淡洋

阿魯山邊海水鹹淡洋一勺獨涓涓不知陸羽曾過此品作番家第幾泉

與阿魯山接周遶有港內通大溪奔流出海清淡味甘舟人過往汲用

錫蘭山

山上珠簾海上沙沙中磐石象青鴉中劫曾設幡幢供古寺猶有臥釋迦

山中產青鴉鶻石每遇大雨衝流沙中得之海上有珠簾沙產珠寺內有釋迦佛涅槃真身側臥鄭和捧詔以金銀寶旛布施

翠藍嶼

慣乘獨木捕魚蝦不種禾苗只貨椰怪底無衣紉樹葉深遮不合盜袈裟

釋迦佛經此山浴於水人竊其袈裟佛誓云後有穿衣者必爛皮肉由是男女倒髮無衣紉結樹葉以遮前後

溜山

八溜山中聚族居還傳三萬八千餘何人駕得凌風舸弱水飄飄縱所如

四面濱海如洲有石門如城闕依山聚居八村皆以溜名傳聞有三萬八千餘溜土人曰此弱水三千也

三島

蓬萊方丈及瀛洲此地何如三島侔中有健兒誇好事船船曾到大唐遊

凡男子得附舶至中國雖罄其貲身歸不虞鄉人稱為能事父兄皆贊焉

柯枝

柯枝不見一枝棲止有胡椒滿斛盈郊怪天公沒分曉半年雨落半年晴

每年二三月下陣頭雨至八月半方晴更不雨矣諺云半年雨落半年晴

大葛蘭

黑墳滿野懶耘苗乞米烏爹食亦饒纔過高郎又巫里長年三老莫停橈

厥土黑壤亦宜穀麥居民懶於耕作藉烏爹米供食高郎阜巫里洋皆險處不得泊也

小葛蘭

朝饘夕粥和蘇油佛教流行敬象牛牛大千斤比劉表腳高三尺爛羊頭

日食二餐用蘇油拌飯信佛尊敬象牛牛有數百斤者羊有青毛腳高三尺

小唄喃

唄喃國裏使吧喃陽少陰多女惑男珠玉珊瑚百貨有馬頭熱鬧似江南

用小金錢名吧喃日中為市西洋諸國之馬頭也或云即小葛蘭之訛

淡巴 甘巴里

石城瓦屋最清嘉滿地禾麻滿樹花苾布羅裳踰織錦淡巴端不羨甘巴

土廣最秀泉甘草肥石城瓦屋市肆整齊車馬威儀甚都土產苾布甘巴里小國人多織錦

卜剌哇

斥鹵難耕土不同，魚鹽饒有海王風。如何瓜種青門少，到處相逢三斗葱。

地廣斥鹵，無耕種之田，捕魚為業，有鹽池，以樹枝浸貝，久撈起成白鹽。有葱蒜，無瓜茄。

古麻剌

麻剌方州一百餘，中藏佛宇四千區。敦奔何幸名康靖，旗鼓山前築墓廬。

王幹剌義亦敦奔，永樂中率妻子來朝，歸次福州

卒，賜謚康靖，葬閩縣，有司祭焉。

西洋瑣里 小瑣里

西洋十六國誰何，瑣里偏攜方物多。又有與圖小瑣里，欲將紅撒鬪兜羅。

永樂中十六國遣使千二百人入貢，瑣里貢物獨盛。小瑣里并國上土地山川，瑣里貢兜羅錦被，小瑣里貢紅撒哈剌諸異布。

天竺

寶髻青螺錦罽裁，曇殊王子渡江來。五方雜奏鐃鈴樂，語爲常聞念善哉。

五印度國王服錦罽，頂結螺髻，餘髮下垂。鐃鈸鈴螺雜奏梵樂，有五色能言鳥。王子曇殊室利嘗至中國。

榜葛剌

宮殿車旗大國風，金銀拄杖導呼嵩。賓筵祇飲薔薇露，三爵猶非衛武公。

城郭非嚴，王宮寶座類中國佛殿。詔至，令金銀拄杖各二人呼導，宴使獨不飲酒，以薔薇露代之。

東方印度古毘耶，比屋堪封節義家。果有波羅香稻熟，土人自愛樹桑麻。

即東印土國。夫死妻不再嫁，妻死夫不更娶。若孤寡無依，一村人輪養之。勤於耕織，一歲三收。

勿斯里

天江水到自澆田，寶鏡能窺萬里煙。更上浮圖二百丈，誰家戰馬敢揚鞭。

百年不一雨，有天江水可浸田。江上有鏡，他國盜兵來輒先照之。大塔高二百丈，國被兵則據塔拒敵，可容二萬衆。

木蘭皮

海西最大木蘭舟，載酒千人汗漫游。六尺圓瓜三寸粒，黃羊生割百觔油。

一舟容萬人，中有酒肆。物產皆奇大，羊高數尺，尾大如扇，剖腹取脂，縫合仍活。

歐羅巴

三學相傳有四科，歷家今號小羲和。音聲萬變都成字，試作耶穌十字歌。

國有小學、中學、大學，分四科，曰醫、曰治、曰教、曰道。新慰書今用之，字以二十三母互配而成，凡萬國語言、風雨鳥獸之聲，皆可寫出，隨音成字。耶穌，天主也，以十字架法。

天主堂開天籟齋，鐘鳴琴響自高低。阜城門外玫瑰發，杯酒還澆利泰西。

利瑪竇始入中國，賜葬阜城門外二里溝，曰利泰西墓。天主堂有自鳴鐘、鐵琴、地球等器。國中玫瑰花最貴，取蒸為露，可當香藥。

哈密

天山下馬拜宛酋，故李將軍嶺上愁。舊是合羅公主宅，至今邊調唱伊州。

古伊吾廬地，唐伊州。匈奴過天山必下馬拜。望鄉嶺有李陵題字。合羅川回鶻公主所居，城基尚存。

金印朱衣罟罟冠，控弦來往黑風川。玉門關外朝天使，遮馬爭邀道路錢。

永樂中封忠義王，賜金印，胡服，母妻罟罟冠。西域貢使經哈密，索道路錢，乃聽出入。

赤斤蒙古

漢家留下月氏頭，西走沙州東肅州。猶是白山饒水草，老羌願拜酒泉侯。

古月氏國。漢酒泉郡在肅州西，去沙州百八十里，時徙居之。有白山，多草木。

罕東 安定 曲先

罕東金塔已來歸，安定耕川亦式微。惟有木蘭江夏住，不將白祫換青衣。

罕東內附，賁金塔寺城堡居之。安定王住牧沙糖川，曲先牙木蘭安插江夏，服色尚白，裴易以青。

土魯番

瀚海交河土魯番，千蠢六畜上祁連。不知重譯何年至，風雅長存三百篇。

即火州，文字同中國，有舊論、毛詩等書。

夜火飛煙出硇砂，洗頭羅漢石鬖髿。年年潑水裝胡戲，婦女長垂蘇幕遮。

王居北庭山，中出硇砂，常有煙氣湧起，至夕光若炬火，照見鳥鼠皆赤。蠢山石青黑，遠望紛如毛髮。

相傳十萬羅漢洗頭剃髮處三月九日為寒食澂水交潑為戲婦女戴汕帽名蘇幕遮

柳城

柳城不見柳毵毵旱海風沙鬼火炎只有蒲桃小鎖子西涼漸酒未輸酣

山色如火大風捲沙人馬相失白日鬼魅迷人謂之旱海有鎖子蒲桃甘而無核

黑婁

何愁五色令人迷百物皆從厥上黎黑水驪山鴉白可那堪墨子配元妻

其地山木草本禽獸皆黑男女亦然

于闐

阿耨山前三玉河月光盛處玉璃多織成花蕊斕衫舞半是龜茲半漢歌

有白玉綠玉烏玉三河國人視月光盛處必得美玉製花蕊布為衣工歌舞

亦力把力

清商一部出龜茲國語徵同畏兀兒葱嶺雖傳有熱

海年年飛雪壓氈帷

古龜茲國近葱嶺有熱海然氣候常寒深山大谷夏月飛雪

撒馬兒罕

鬱金香散佛頭開國寶長傳照世杯嘉峪關前旗鼓盛中官迎得後猊來

古罽賓國出鬱金香俱佛頭花照世杯其國舊傳有杯明徹照之可知世事成化中進二獅遣中使迎之

濁石

懸崖峽口鐵門開蒙古東征見角端此地何緣名濁石大村四面水游漫

城據大村四面水田峽口有門石色如鐵名鐵門關元始祖駐師見一角獸作人言耶律楚材曰此角端也

哈烈

石屋金牀遍屬氈葫蘆白鴿射長竿不圖學舍生徒聚文物彬彬大國觀

遍構壇華言王也每周月聚衆植長竿懸葫蘆中藏白鴿躍馬射之射中鴿飛為得采有學舍聚生徒講習經義

麻林 魯迷

麻林曾見貢麒麟獅子西牛未足珍能執干戈衛社稷始知異國有忠臣

永樂中麻林貢麒麟羣臣表賀上却之嘉靖中魯迷貢獅子二西牛二命畜內府北狄寇甘州總兵楊信令魯迷諸國貢使九十餘人禦之寡亦阿力等九人死焉上聞給棺送歸褫信職

天方

金闕香粱毳衍絲薔薇露水粉墻施墓門更砌黃甘玉爭拜先生司馬儀

古大食國以黃金為門沉香木為梁毳衍絲為蓋墻壁皆薔薇露龍涎香和土塗之有司馬儀聖人之墓以黃甘玉砌成

無霜多露四時春夜市歸來拜月新人在天堂極樂界金錢撒漫不知貧

無霜雪夜露甚重氣候常熱日落後乃為夜市月初生其王及民皆拜天呼佛爾天堂國稱極樂界以金鑄錢人無貧者

拂菻

珊瑚為枕木爲梁十二金人立國旁珍重鑄錢模異樣要將彌勒配君王

古大秦國有金人立門屬十二丸事一時落一丸鑄金銀錢面鑿彌勒佛背為王名

默德那

回回風土似江淮回去回來到處佳畜作酒漿牛作菜自生自殺自然齋

回回祖國城池宮室田畜市列與江淮略同其人散處各國俗重殺非同類殺者不食

香山濠鏡辨光芒妙女兒千進秘方最是同僑多意氣鄭莊千里不齋糧

回回識寶附船香山濠鏡澳貿易正德中進女伶兒千于永獻房中秘方

吃力麻兒 速麻里兒

力麻多毒速麻無雨地何緣鍾氣殊忽降面方白松虎也應齊食勝於菟

吃力麻林莽多毒蟲猛獸速里麻無大山林木亦無蟲獸之害常有白虎出松林中不傷人齋旬月後不見父老曰此西方白虎降精因更國號白松虎兒

烏思藏

拂廬大小上碉房氈毯縫衣琵琶裝日誦番經作佛事射生偏喜啖牛羊

王處大拂廬部人處小拂廬壘石巢居高十餘丈謂之碉房

大慶新封灌頂師金吾夾道半鑾儀帳中吃吃君王笑秘戲私傳演揲兒

武宗好佛自名大慶法王封番僧爲灌頂國師成化中劄實巴以秘密法進天子寵之用執金吾仗演揲兒法元順帝故事

元良哈

琵琶州上肉屏斜裂河邊牙帳低一自黃龍旗出塞打牲不敢向遼西

成祖親征麾鐵騎敗之會衆望見黃龍旗大驚羅拜請降其黨遂以打牲爲名

蒙古

燕支山色女如雲爲帳琵琶徹夜聞小妹漢宮今在否美人已屬石將軍

英宗北狩御爲兒帳也先妻妾彈琵琶奉酒嘗許以妹進上及送大駕石彪奪而納之

翠羽翬蟬錦繡幡火旗一隊醉酡酥遑頭爭看三娘子不羨昭君上馬圖

三娘子俺答婦封順義夫人中國傳其畫像貌甚美

附土謠十首

苗人

身被木葉插雉頭銅鼓家家衆鬭牛吹起蘆笙來跳月馬郎爭上竹樑樓

歲時召親戚撾銅鼓鬭牛於野剖其負者祭而食之女子十歲卽搆竹樓處野外以誘馬郎仲春吹蘆笙和歌徭詞謔浪謂之跳月意投者男負女去馬郎鬼子未娶者銀環飾耳婚則脫之

羅羅

斷頭棹尾水西羅蘆管千人捲白波新婦奉堂欒碗贏椀飲干懽覺如何

俗悍喜鬭諺云水西羅鬼斷頭棹尾以蘆管吸酒就盌飲之新婦見舅姑不拜裸面進鹽謂之奉堂

犵狫　羊獚

花桶裙攜紅桶裙家親殿上掃新墳更憐泥戶鞦韆戲日遂春風蛺蝶羣

以布圍腰謂之桶裙花布者爲花犵狫紅布者爲紅犵狫人死置棺崖間或河側以木主羅樹號家親殿祥獚以泥封戶元宵端午架鞦韆羣戲遂以淫奔

僰人

跛履持鏢彈二絃金環綴耳繞銀錢殷勤寄語鄉公道拋取茅毬好結緣

男子跛木履持鏢彈二絃琵琶婦人金環綴耳不裹浴於河冬月以茅花爲毬相拋偶意者奔之爭訟不入官府決於鄉公

猺人

花面丫頭鐵腳兒白衫赤褲踏春時豔歌一曲人何在到處青山楊柳枝

男子燒鐵烙足以油蠟頭齒如鄉女子簪花於面蹋歌偶奔者入巖崗插柳辟人

獞人

大寨鼓樂競相嫌十里迎郎提竹籃有客入門女字坐主人不用嫁金錢

婚姻婿家就親女家於五里外結草屋鼓樂迎導謂之入寨盛兵爲備小有言卽相殺人遠歸者家遣巫提竹籃貯裏衣逆還若爲之收魂也善爲金蠶蠱中人多死有覺之者爲女子坐則蠱不靈有善蓄之者亦能致富移送別家曰嫁金蠶

黎人

五母山中女及笄百花繡面勝胭脂那堪裙底無窮豬作劇時時誘散仔

婦女有裙無褲女伴互施針黹涅面爲花鳥春時笄女戲鞦韆以誘散仔攜手蹋歌名曰作劇散仔美男子也

仲家

日出高樓仲氏居長裙細褶衣青絲羅敷夫在君休問珍重相逢未嫁時

人好樓居衣裳尚青長裙細褶多者二十餘幅在室奔而不禁嫁則絕之

龍家

螺髻斑衣馬鐙冠纍珠滿以並珊瑚不學梭點貧無但到春來戲鬼竿

婦人繩布爲冠名馬鐙斑衣以五綵纍珠爲飾貧者代以薏苡春時立木於野謂之鬼竿男女旋躍擇偶旣奔則女家以牛馬贖之方通媒妁

八百媳婦

漢宮嘗說三千女曾長何如八百妻應得房中彭祖術卜年恰與定婚齊

外國竹枝詞

世傳土酋有妻八百各領一寨故名元征之道路不通而返明立八百大甸司

海國聞見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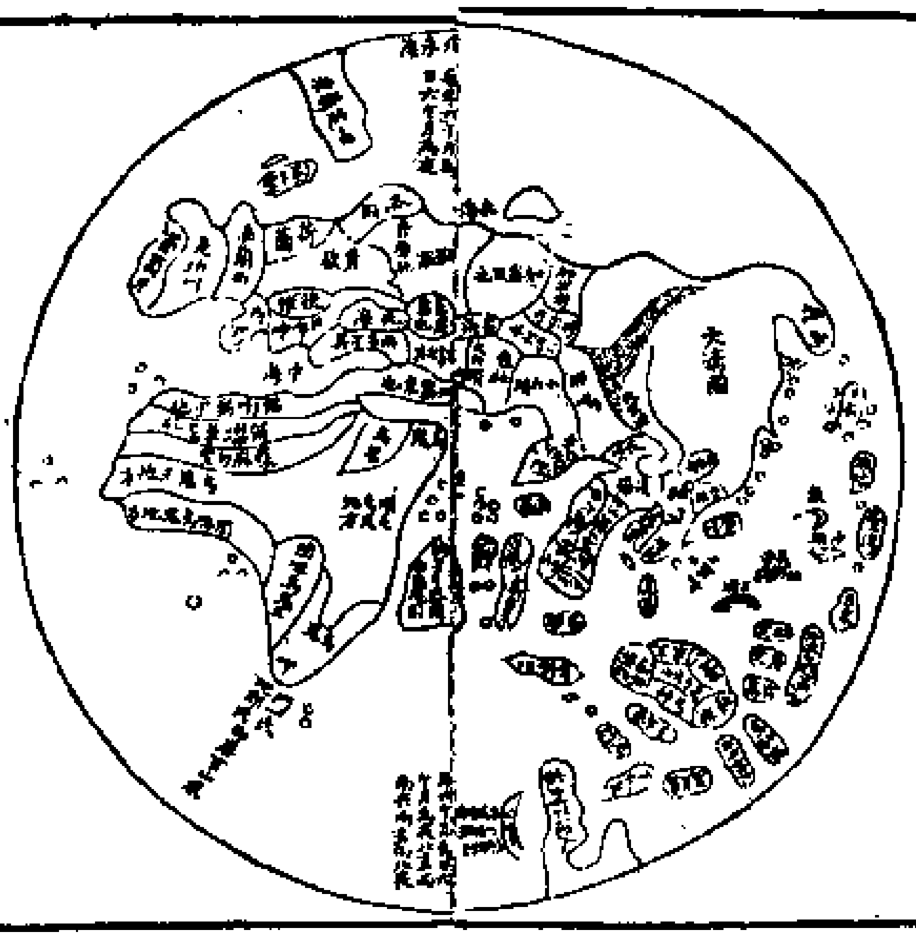
陳倫炯纂

夏璇淵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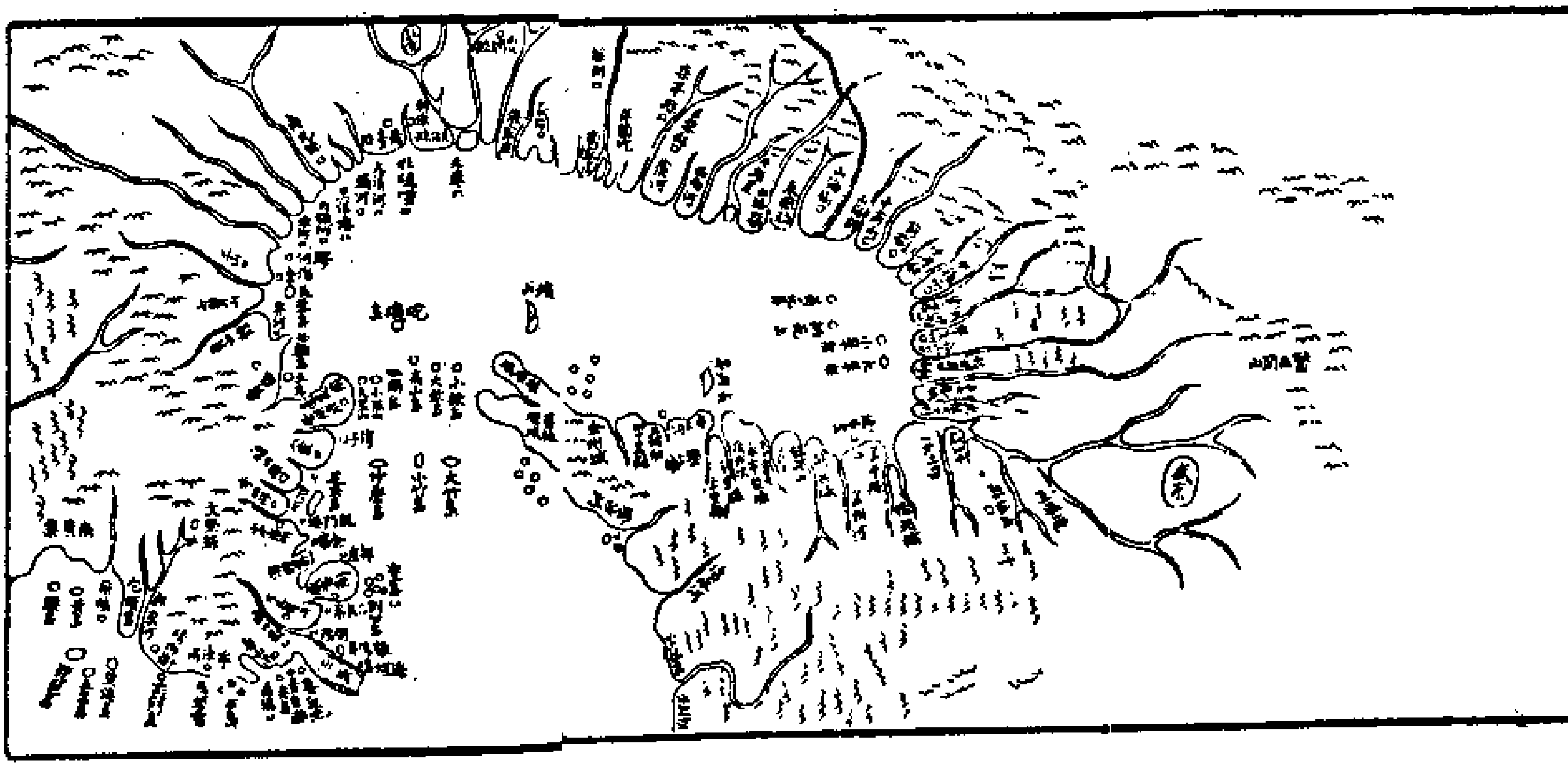
海國聞見錄附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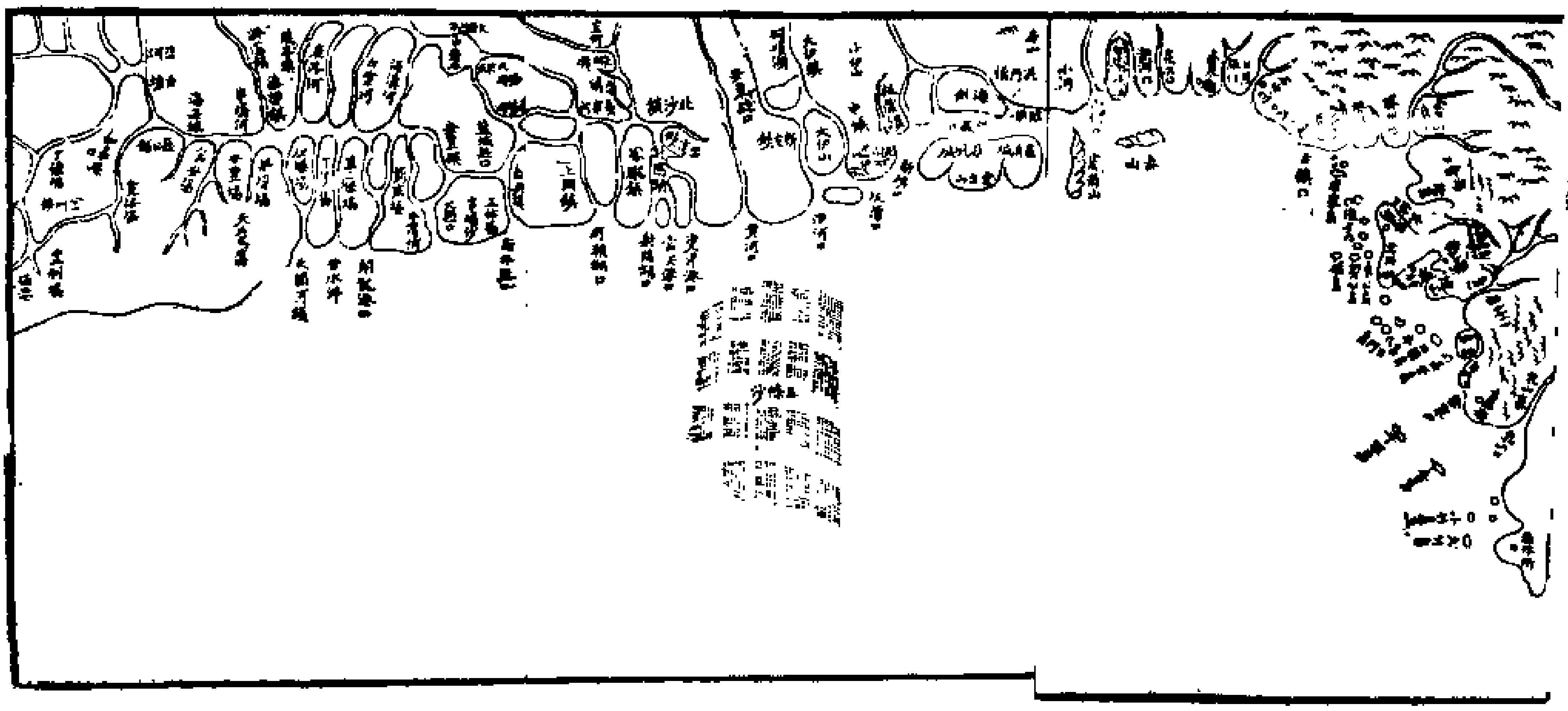
華亭夏璇淵繪并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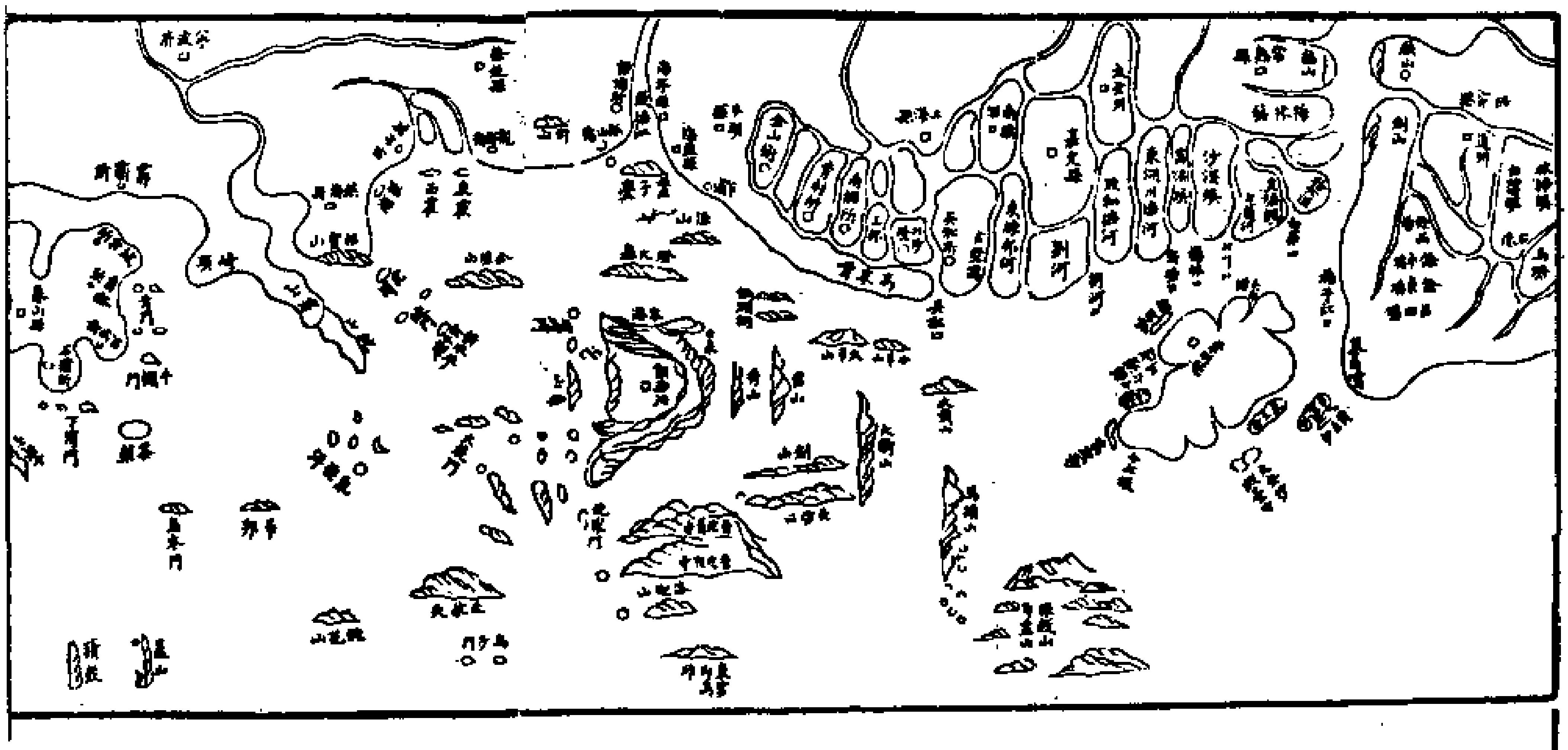
四海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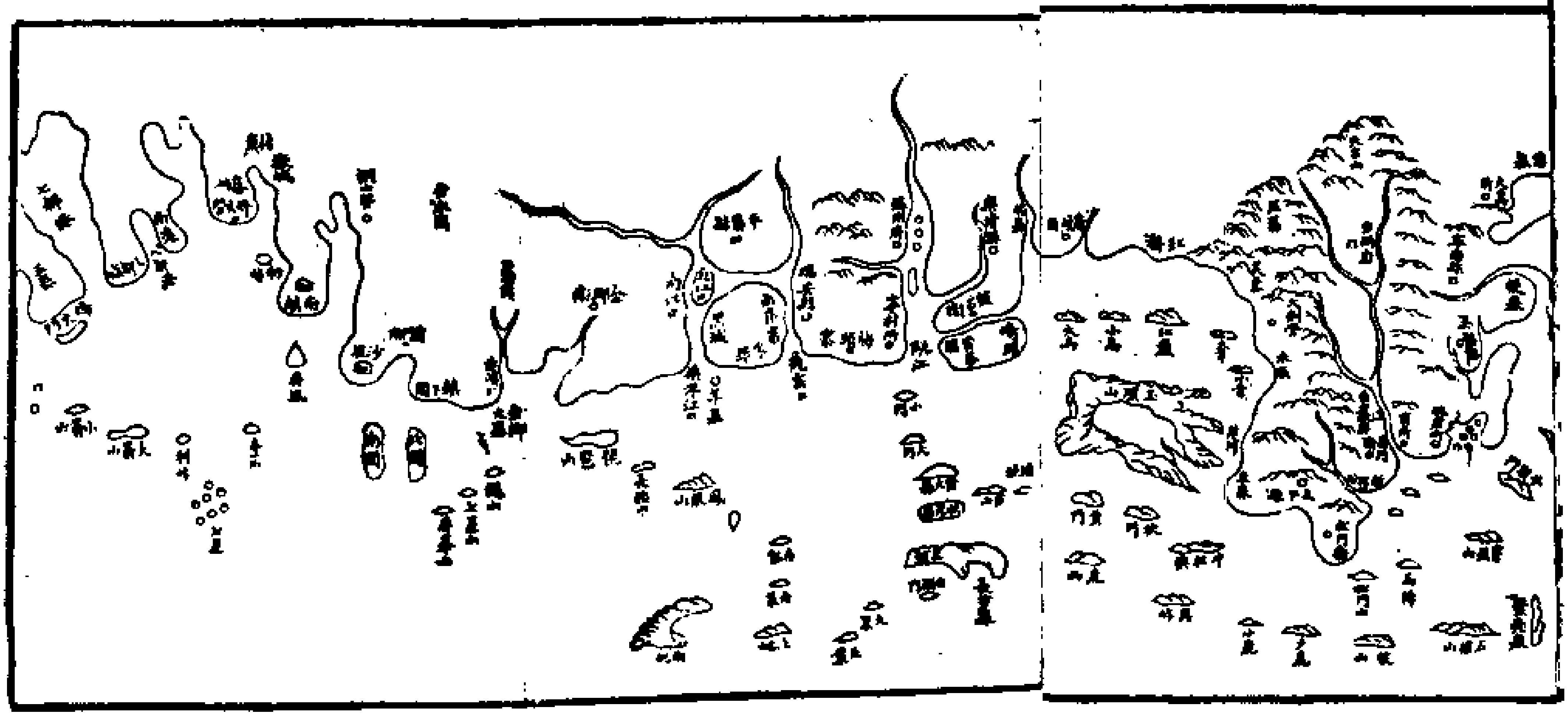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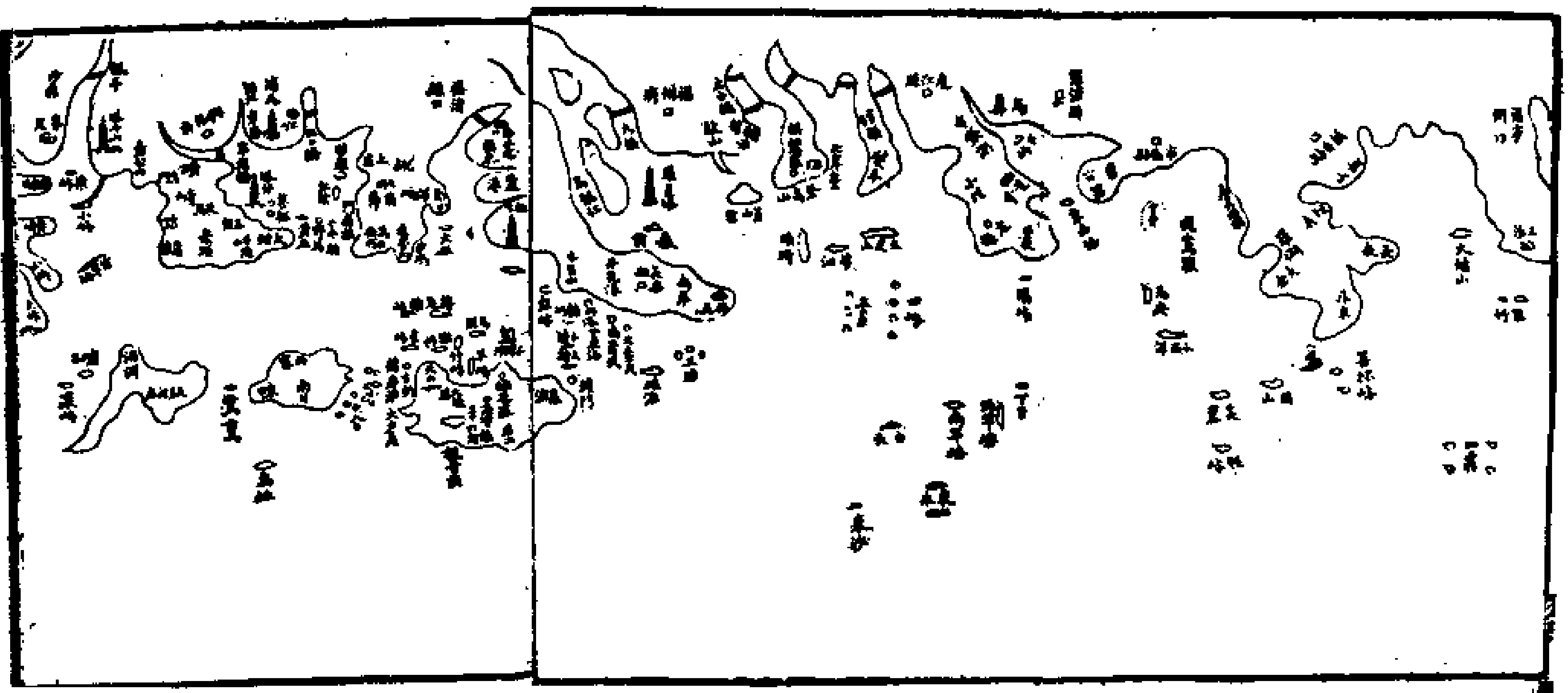
沿海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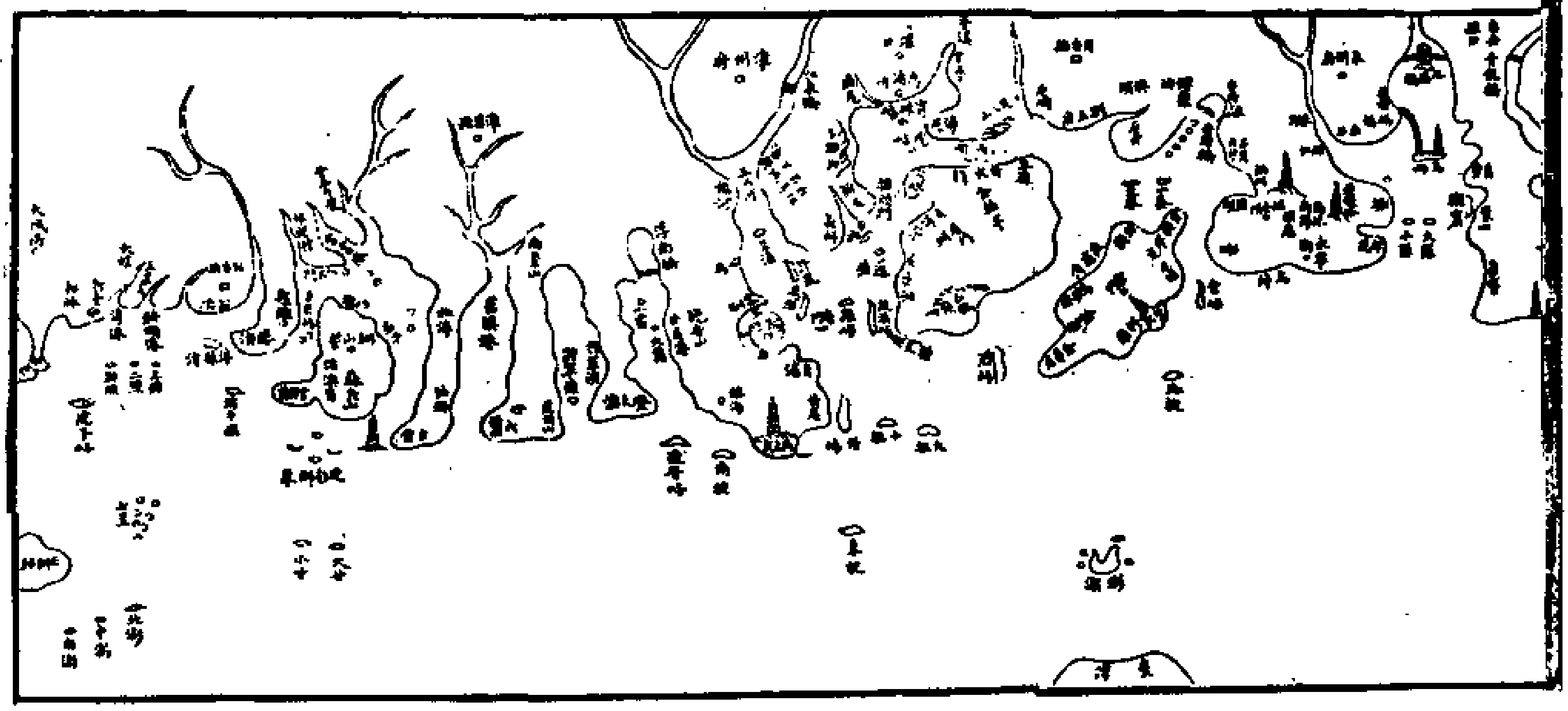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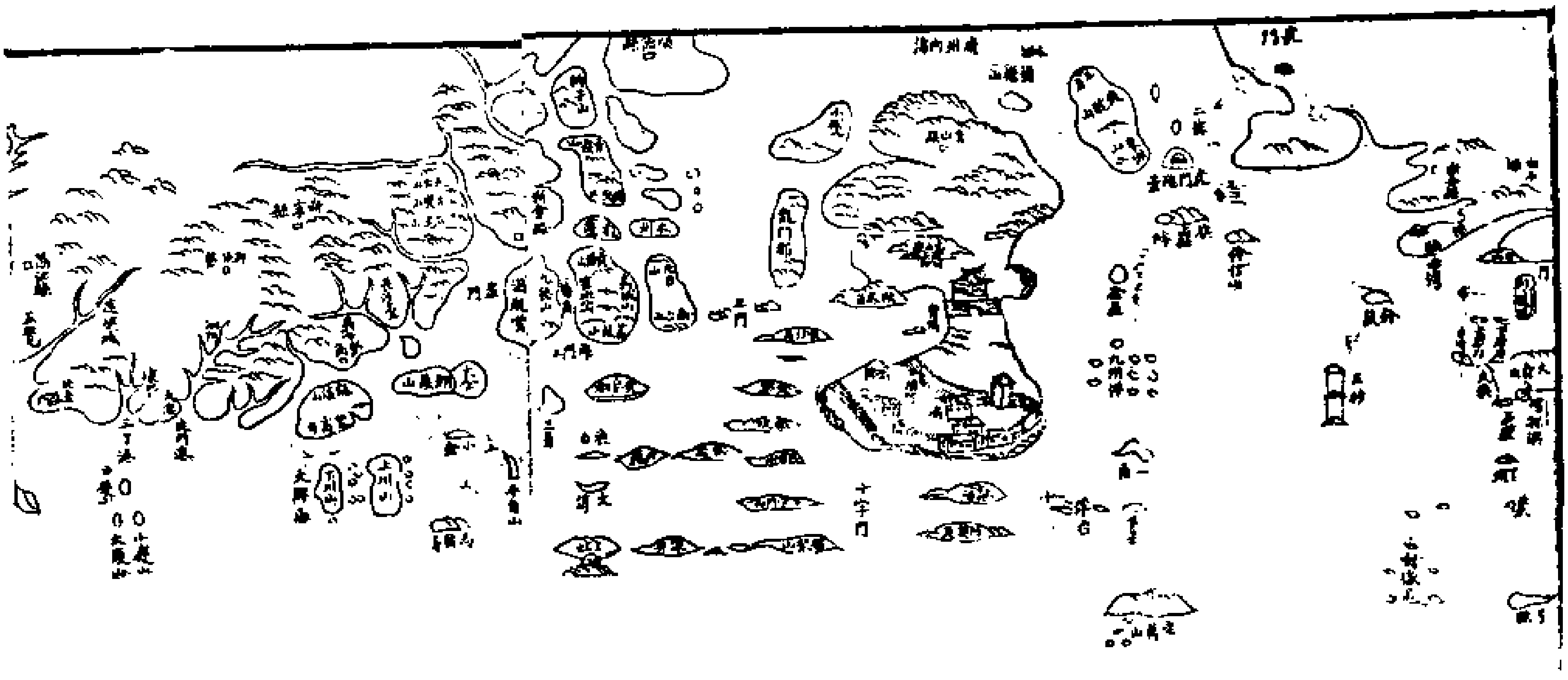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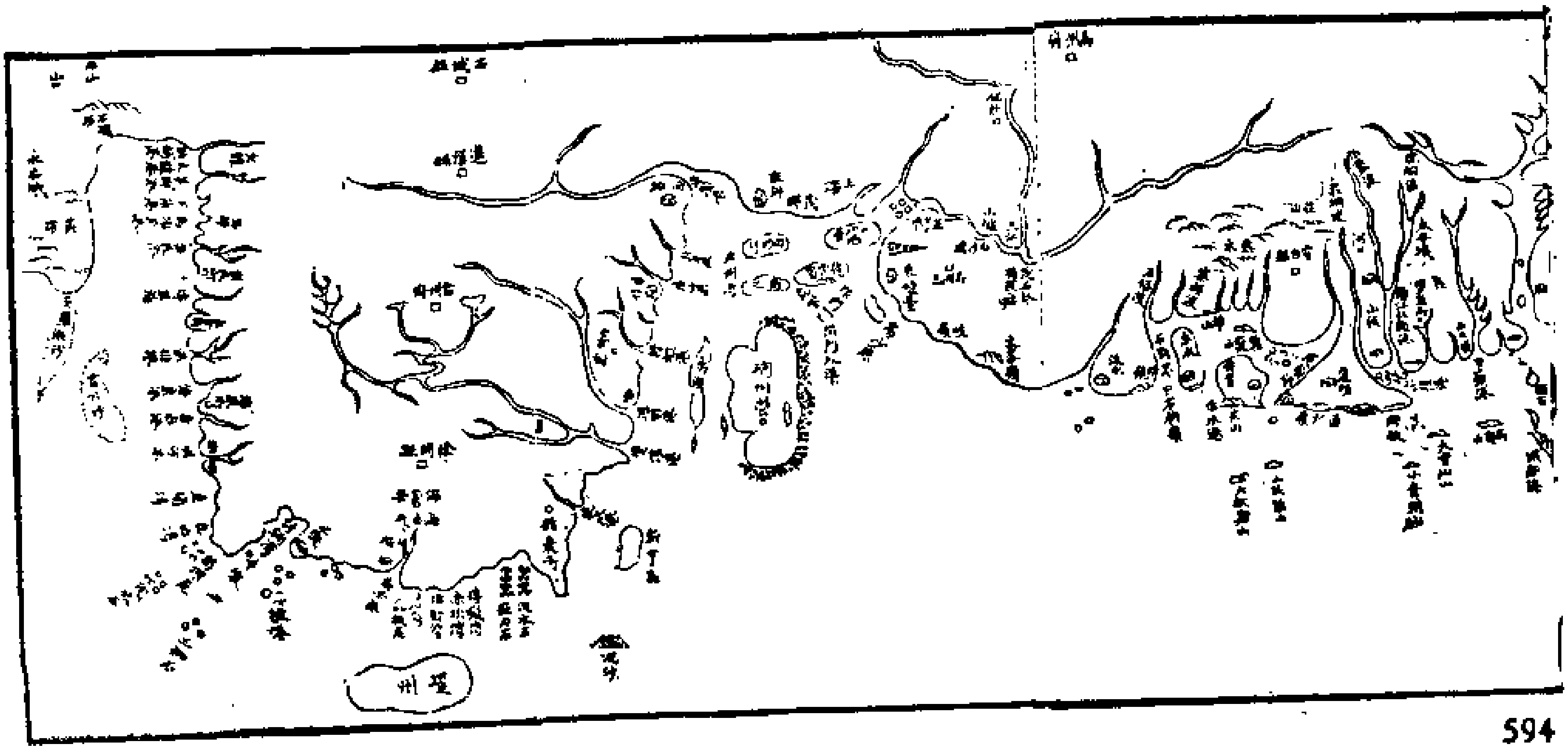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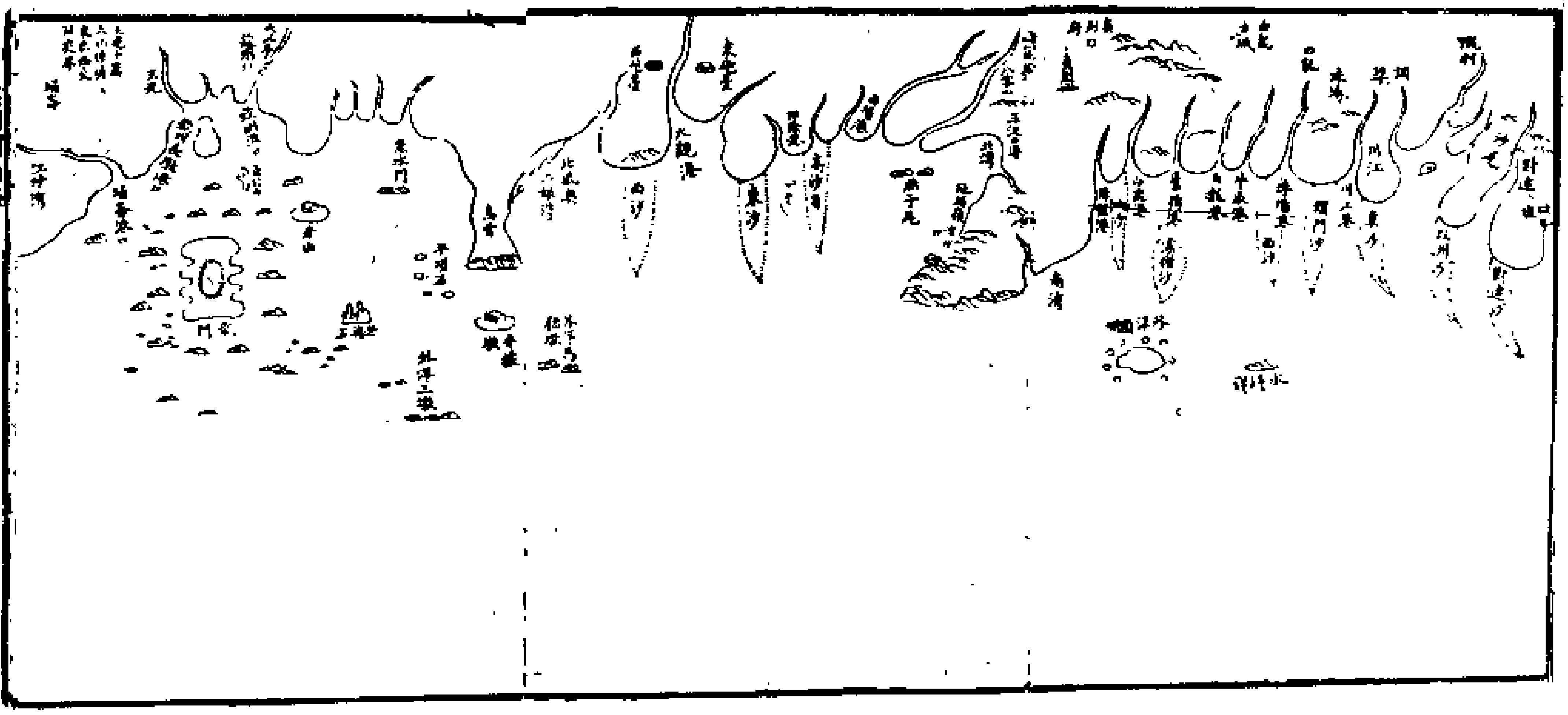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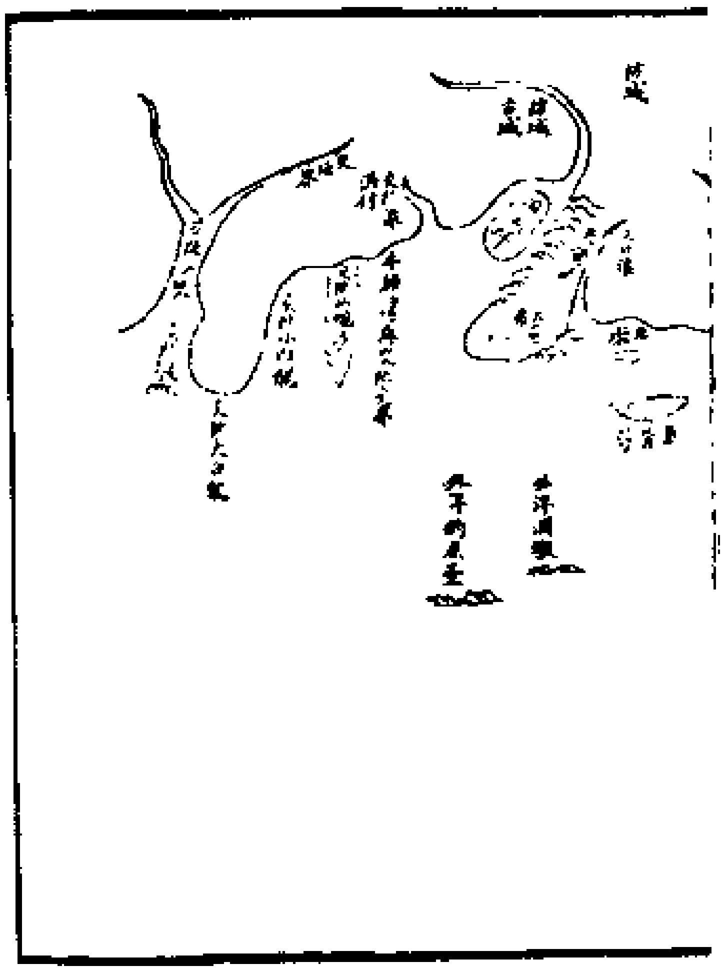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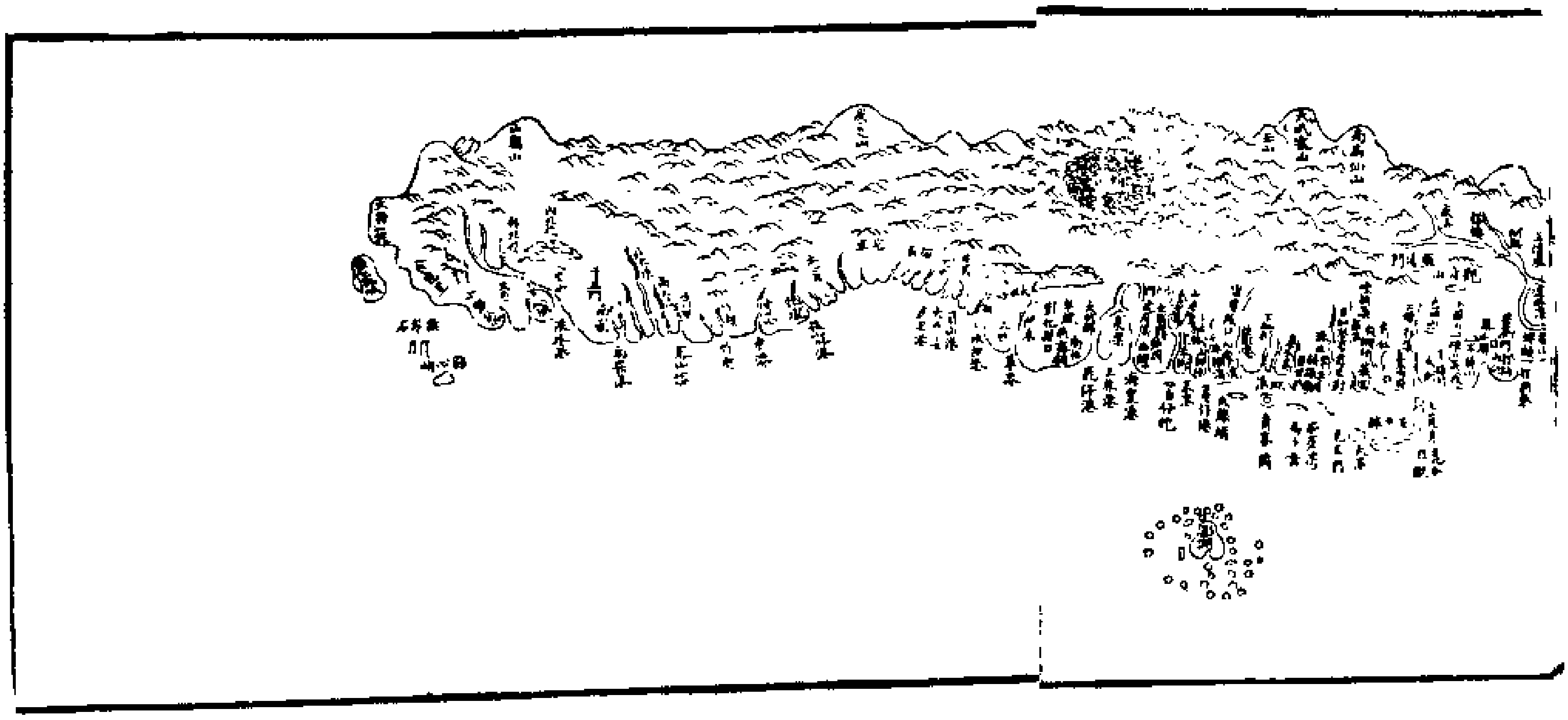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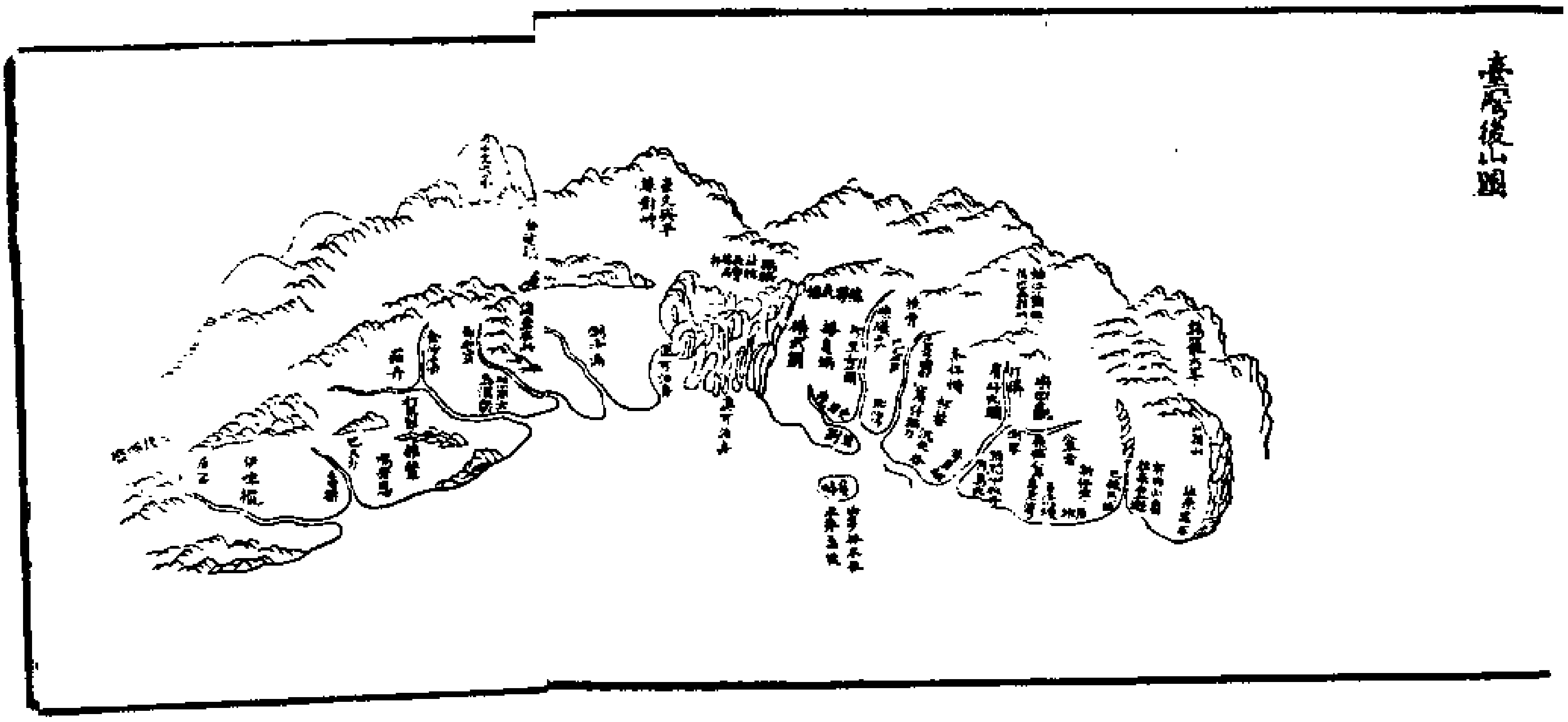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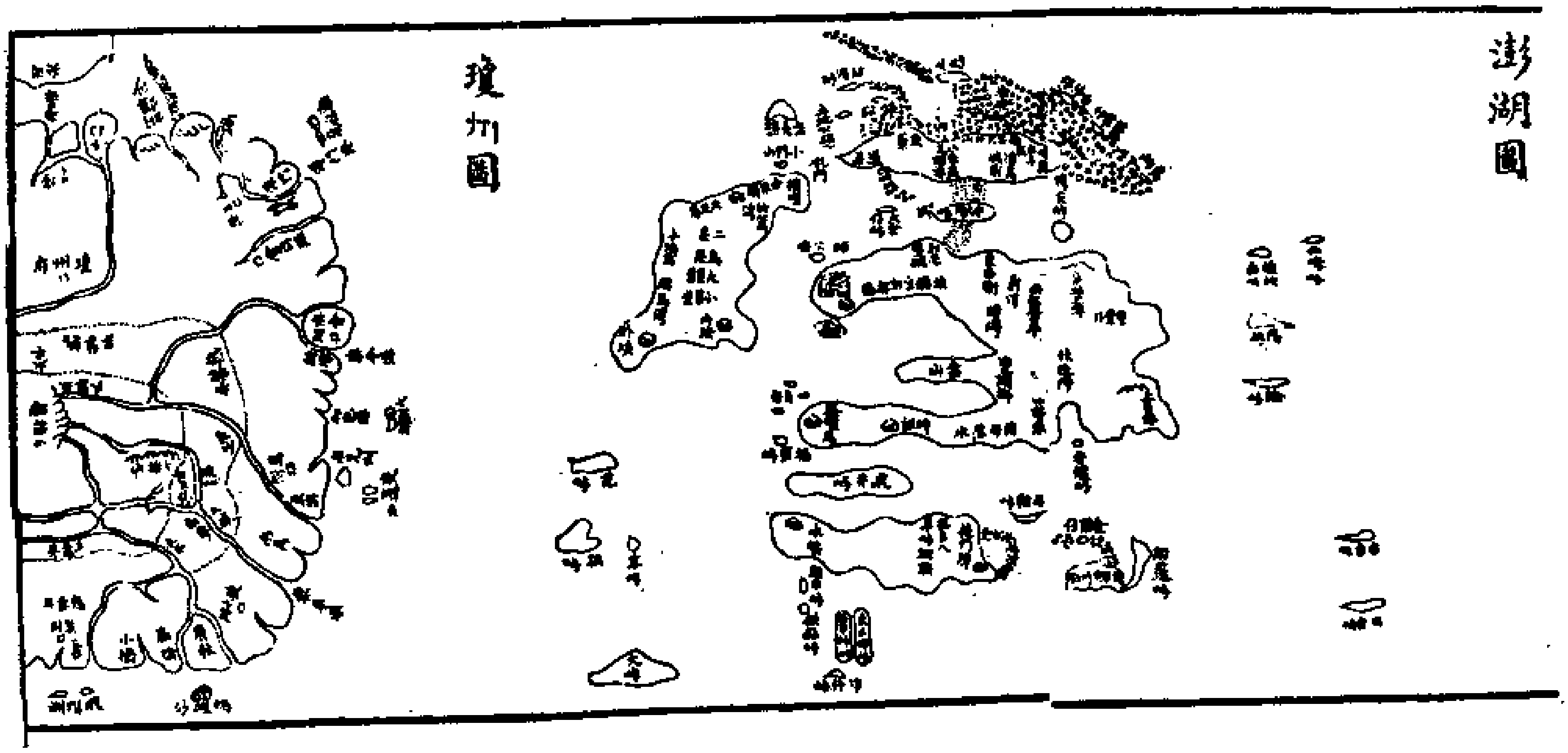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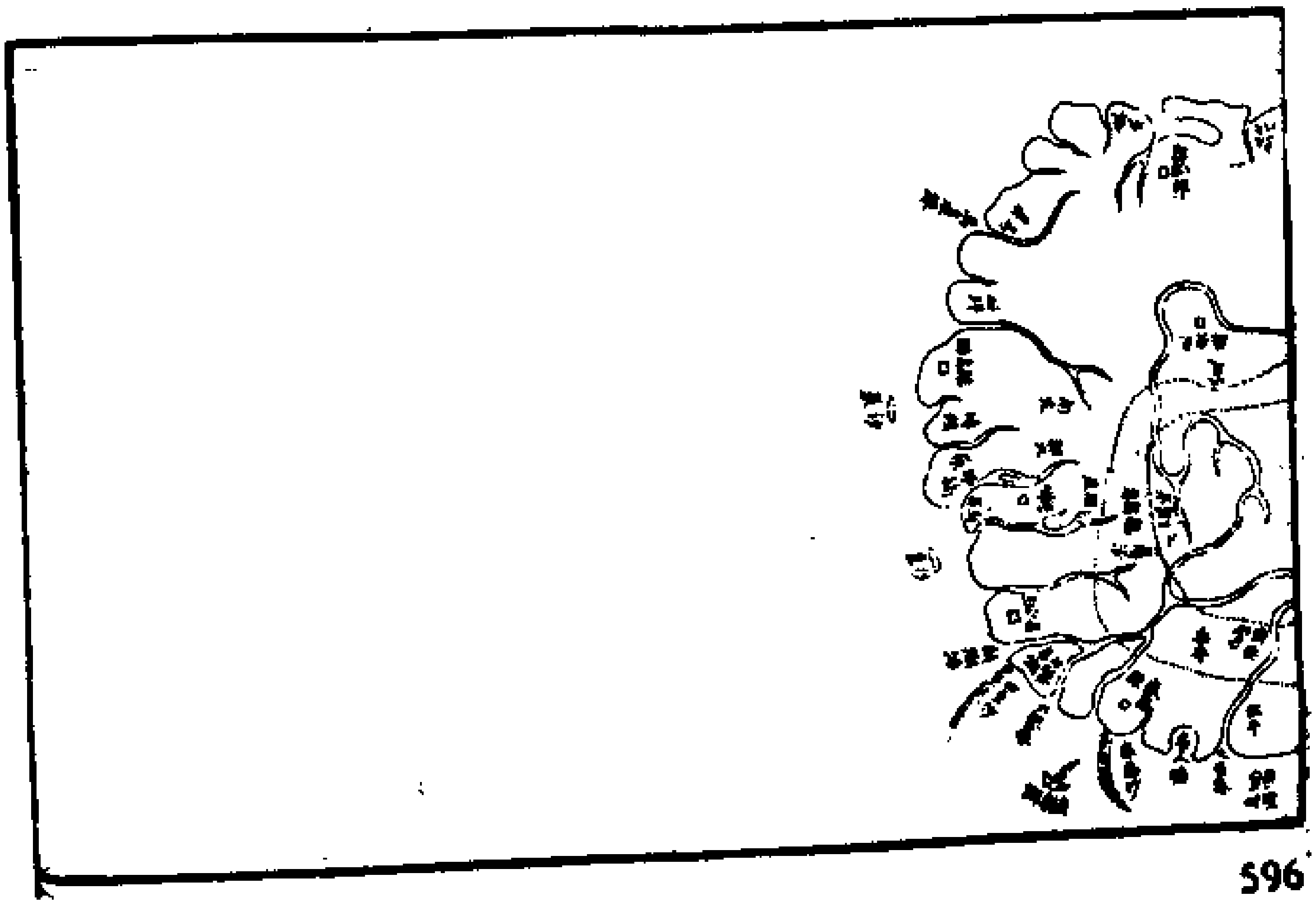
臺灣圖






臺灣後山圖


澎湖圖
瓊州圖



藝海珠塵

海國聞見錄

陳倫炯撰（倫炯字資齋同安人監生授侍衛官高雷廉總兵官）

南滙 吳省蘭 泉之輯

通潞 丁 增 升之校

序

先公少孤貧廢書學賈往來外洋見老於操舟者僅知針盤風信叩以形勢則茫然間有能道一二事實者而理莫能明先公所至必察其面勢辨其風潮觸目會心有非學力所能造者康熙壬戌

聖祖仁皇帝命征澎臺遴選諳海務者施公琅提督諸軍務求習於海道者先公進見聚米爲山指畫形勢定計候南風以入澎湖進剿

神策廟算應時戡定又奉施將軍令出入東西洋招訪鄭氏有無遁匿遺人凡五載敘功授職再遷至碣石總兵擢廣東副都統（按廣東通志碣石副都統陳昂福建人康熙五十七年任）皆海地也倫炯蒙

先帝殊恩得充侍衛親加教育示以沿海外國全圖康熙六十年

特授臺灣南路參將

皇上嗣位蒙

恩擢澎臺副將移臺灣水師副將

擢授臺灣總兵移鎮高雷廉又皆濱海地也倫炯自爲童子時先公於島沙澳阻盜賊出沒之地輒諄諄然告之少長從先公宦浙聞日本風景佳勝且欲周諮明季擾亂閩浙江南情實庚寅夏親遊其地及移鎮高雷廉壤接交趾日見西洋諸部估客詢其國俗考其圖籍合諸

先帝所圖示指畫毫髮不爽乃按中國沿海形勢外洋諸國疆域相錯人風物產商賈貿遷之所備爲圖誌蓋

所以志

聖祖仁皇帝暨先公之教於不忘又使任海疆者知防禦捍捕之扼塞經商者知備風潮警寇掠亦所以廣我

皇上保民恤商之德意也

雍正八年歲次庚戌仲冬望日同安陳倫炯謹誌

天下沿海形勢錄

天下沿海形勢從京師天津東向遼海鐵山黃城皮島外對朝鮮左延東北山海關寧遠蓋平復州金州旅順口轉繞江而與高麗右表東南山東之利津清河蒲臺壽光濰口登州圖至廟島成山衛登州與旅順口南北隔海對峙東聯皮島西匯兩京登萊是爲遼海登州一郡陡出東海盡於成山衛海船往盛京天津者以成山爲標準也成山衛轉西東則靖海大嵩鰲山靈山而至江南海州此皆登州西南之海也海州而下廟灣而上則黃河出海之口河濁海清沙泥入海則沉實支條縷結東向紆長潮滿則沒潮汐或淺或沉名曰五條沙中間深處呼曰沙行江南之沙船往山東者恃沙行以寄泊船因底平少觸無礙閩船到此則魄散魂飛底圓加以鐵釘三段架接高昂觸沙擱淺則碎折更兼江浙海潮外無藩捍屏山一綫水勢東向澎湃故潮汐之流比他省爲最急乏西風開避舟圍觸擱靡不爲壞是以海船往山東兩京必從盡山對東開一日夜避過其沙方敢北向是以登萊淮海稍寬海防者職由五條沙爲之保障也廟灣南自如皋通州而至洋子江口內狼山外崇明鐵鍋長江沙坂急溜其與相似而崇明上鎖長江下扼吳淞東有洋山馬蹟花腦陳錢諸山接連浙之寧波定海外島而嘉興之乍浦錢塘之鼈子亹爲浙之後戶寧波之鎮海雖沿海相聯要衝但外有定海爲之扞衛內海之堂奧也惟乍浦一處濱於大海東達漁山北達江南之洋山定海之衢山劍山外則汪洋直

海防者皆留意焉江浙外海以馬蹟爲界山北屬江山南屬浙而陳錢外在東北俗呼盡山山大澳廣可泊舟百餘艘山產水仙海產淡菜（蚌屬）海鰍（即小魚）賊舟每多寄泊江浙水師更當加意於此南之海島由衢山岱山而至定海東南由劍山長塗而至普陀普陀直東之外出落迦門有東霍山夏月賊舟亦可寄泊伺劫洋船回棹且與霜山南北爲犄角山腳水深非加長碇纜不足以寄普陀之南曰崎頭至昌國衛接聯內地外有韭山爲邦亦賊舟寄泊之所此皆寧波郡屬自寧波台州黃巖沿海而下內有佛頭桃渚松門楚門外有茶盤牛

頭積穀陡亮石塘枝山大鹿小鹿在在皆賊艘出沒經由之區南接樂清溫州瑞安金鄉蒲門此溫屬之內海樂清東崎玉環外有三盤鳳凰北杞南杞而至北關以及閩海接界之南關實溫台內外海巡寄泊樵汲之區不可忽也閩之海內自沙埕南鎮烽火三沙斗米北茭定海五虎而至閩安外自東湧大崙小崙闖山芙蓉北竿塘南竿塘東永而至白犬爲福寧福州外護左翼之藩籬南自長樂之梅花鎮東萬安爲右營外自磁澳而至草嶼中隔石牌洋外環海壇大島閩安雖爲閩省水口咽喉海壇爲閩省右翼之扼要也由磁澳之南安南鎮平海內處海壇是爲興化外有南日湄洲再外烏坵海壇所當留意者東北有東永東南有烏坵猶浙之南杞北杞積穀韭山東霍衢山江之馬蹟盡山是也泉州北崇武獺窟南祥芝永寧左右拱抱內藏郡治下接金廈二島以達漳州金爲泉郡之下臂廈爲漳郡之咽喉隸自太武而南鎮海六鰲古雷銅山懸鍾在在可以寄泊而至南澳以分閩粵泉漳之東外有澎湖島三十有六而要在媽宮西嶼頭北港八罩四澳北風可以泊舟若南風不但有山有嶼可以寄泊而平風帶浪飄滿白洋皆可暫寄以候潮流洋大而山低水急而流

迴北之吉貝沉礁一線直生東北一目未了內皆暗礁佈滿僅存一港蜿蜒非熟習深諳者不敢棹至南有大嶼花嶼貓嶼北風不可寄泊南風時宜巡緝澎湖之東則臺灣北自雞籠山對峙福州之白犬洋南自沙馬崎對峙漳之銅山延綿二千八百里西面一片沃野自海至山淺闊相均約百里西東穿山至海約四五百里崇山巒疊野番類聚建一郡分四縣山川形勢生熟番性蜂窠蟻穴誌考備載郡治南抱七鯤身而至安平鎮大港隔港沙洲直北至鹿耳門鹿耳門隔港之大線頭沙洲而至隙仔海翁隙皆西護府治而港之可以出入巨艘惟鹿耳門與鄉欽淡水港其餘港汊雖多大船不能出入僅平底之杉船四五百石之三板頭船堪以出進此亦海外形勢以扞內地沿海要疆南澳東懸海島扞衛漳之詔安潮之黃岡澄海閩粵海洋適中之要隘外有小島三爲北澎中澎南澎俗呼爲三澎南風賊艘經由暫寄之所內自黃岡大澳而至澄海放雞廣澳錢澳靖海赤澳此雖潮郡支山入海實爲潮郡賊艘出沒之區兢造港於外洋以伺掠夜西向於島澳以偷泊而海賊之尤甚者多潮產也赤澳一洋至甲子南至汲澳田尾遮浪汕尾碣門港大星平海雖屬惠州府屬潮川人性

與潮無異故於碣石中所石立大鎮下至大鵬佛堂門將軍澳紅香爐急水門由虎門而入粵省外自小星筆管沱濘福建頭大嶼山小嶼山伶仃山旗纛嶼九州洋而至老萬島嶼不可勝數處處可以樵汲在在可以灣泊粵之賊艘不但瞭艓海邊此處可以伺劫而內河槳船漁船舟皆可出海剽掠粵海之藏垢納汙者莫此爲甚廣省左扞虎門右扼香山而香山雖外護順德新會實爲省西之要地不但外海捕盜內河緝賊港汊四通奸匪殊甚且共域澳門外防番舶與虎門爲犄角有心者豈可忽視哉外出十字門而至谿舶此洋艘番舶來往必由之標準下接崖門三竈大金小金烏豬上川下川戰船溪馬鞍山此皆屬廣海陽江雙魚之外護也高雷之電白外有大小放雞吳川外有碙州下鄰街州白鴿錦囊南至海安自放雞而南至於海安中懸碙州暗礁暗沙難以悉載非深諳者莫敢內行而高郡地方實藉沙礁之庇也雷州一郡自遂溪海康徐聞向南斡出四百餘里而至海安三面濱海臨瓊百里對峙瓊州渡海百二十里自海安繞西北至合浦欽州防城而及交阯之江平萬寧州延長一千七百里故海安下廉州船宜南風上宜北風自廉之冠頭嶺而東白龍調埠

川江永安山口烏兔處處沉沙難以名載自冠頭嶺而西至於防城有龍門七十二逕逕逕相通逕者島門也通者水道也以其島嶼懸雜而水道皆通廉多沙欽多島地以華夷爲限而又產明珠不入於交阯是以粵連海角於廉天涯於欽瓊州屹立海中地從海安渡脈南崖州東萬州西儋州北瓊州與海安對峙瓊山文昌樂會陵水感恩臨高定安澄邁沿海諸州縣環繞熟黎而熟黎環繞生黎而生黎環繞五指嶺七指山五指西向七指南向周圍陸路一千五百三十里府城中路直穿黎心至崖州五百五十五里萬州東路直穿黎心至儋州五百九十里自海口港之西路沿海陸女昌之澗門港樂會之新潭那鄉港萬州之東澳陵水之黎菴港崖州之大蛋港西路沿海惟澄邁之馬裊港儋州之新英港昌化之新潮港感恩之[illegible]可泊船隻其餘港汊雖多不能寄泊而沿海之[illegible]所資爲艱險內山生黎獷悍殊甚若人可往熟黎而不可往生黎可往熟黎而不可到舊地熟黎夾介其間以水土習宜故也此亦海外稍大之島嶼惜乎田疇不廣歲仰需於高雷雖產楠沉諸香爭於廣南甲於諸番又非臺灣沃野千里所可比擬也

東洋記

天地之大何物不容輕清之氣包涵萬類星辰日月亦有所不及而聖人測理備至定四方製指南分二十四籌由近之遠莫出範圍故後世悉崇識虞國九州然而九州之外又有九州誰按四方外國地方海道人物風土粗據所見聞而略誌之俾後之君子有所採擇朝鮮居天地之艮方聯盛京對天津古箕子地分郡縣幅員里道制貢經由歷代史與輿圖備紀無庸贅說其南隅一洋日本國屬之對馬島順風一夜可抵明關白爲亂者是也自對馬島而南寅甲卯東方一帶七十二島皆日本倭奴之地而與中國通貿易者惟長崎一島長崎產之眾食難供食指開貿易入公家通計終歲所獲利就長崎按戶口均分國王居長崎之東北陸程近一月地名彌耶穀譯曰京受封漢朝王服中國冠裳國習中華文字讀以倭音子孫之權軍國政事柄於上將軍王不干預僅食俸米受山海貢獻上將軍有期朝見而已易代爭奪不爭王而爭上將軍倭人記載自開國以來世守爲王昔時上將軍行篡奪之山海應貢之物不產五穀不多嚴賜不順退爲臣仕然後順者如故至今無敢妄覬者官皆世官世祿遵漢制以刺史千石爲名稱

厚足以養廉故少犯法即如年幼學一街官街官者鄉保也歲給膳養五十金事簡而閒通文藝者爲高士優以禮免以徭俗尚淨潔街衢時爲拭滌夫妻不共湯飲餘婢僕尚棄之富者廚坐家席貧者履坐薦席名曰毯踏各家計戶毯踏之多寡爲戶口男女衣服大領闊袖女加長以帶束圍之花卉文采褌用白幅裹繞足著短襪以皮底男束帶以插刀髮鬢而薙項額留鬢髮至後枕稍寸餘向後一挽而與之鬢長者修之女不施脂而傅粉不帶鮮花剪綵簪以而插玳瑁緞髮如雲日加膏洗熏以楠沉髮挽前後爪甲無痕恐污垢至

於男女肖巨肌理不啻比勝中華亦非諸番所能比擬實東方精華之氣所萃人皆殺姓其單姓者徐福配合之童男女也爲福所居之地名曰徐家村其塚在熊指山下其國男子年五十餘賜姿矮奴者禮也故呼之曰倭奴俗尊佛尚中國僧敬祖先時掃墳塵得香花佳果非敬佛僧則上祖墳人輕生有犯法者事覺向荒山剖腹自殺無累他人立法嚴人無爭鬭語言寂寂呼僮僕鳴掌咸諾然無鬻賣人口傭工其滿即歸所統屬國二北對馬島與朝鮮爲界朝鮮貢於對馬而對馬貢於日本南薩峒馬與琉球爲界琉球貢於薩峒馬而薩峒

馬貢於日本二島之王俱聽指揮氣候與山東江浙齊長崎與普陀東西對峙水程四十更廈門至長崎七十二更北風從五島門進南風從天堂門進對馬島坐向登州薩峒馬坐向溫台地產金銀銅漆器磁器紙箋花卉染印海產龍涎香鰒魚海參佳蔬等類薩峒馬山高嶮巖溪深水寒故刀最利兼又產馬人壯健嘉靖間倭冦者薩峒馬是也日本原市舶永嘉因倭之漁者十八人被風人中國奸人引之爲亂兇燄鴟張雜以遠處土語遞相援掠冒稱倭奴役平回國僅十八人王正以法隨禁市舶中國聽我彼往至今無敢來者倭纖十八奇士普陀往長崎由東西正向直取而渡橫洋風濤巨險諺云日本好貨五島難過廈門往長崎乘南風見臺灣雞籠山北至米糠洋香櫞洋再見薩峒馬大山天堂方台正針糠櫞二洋者洋中水面若糠粃水泡若葷蔥呼之爲米糠洋香櫞洋薩峒馬而南爲琉球也居於乙方計水程六十八更中山國是也習中國字人弱而國貧產銅器紙螺甸硫磺無可交易其衣冠人物貢由福州久熟習見故不詳載自日本琉球而東水皆東流莊子所謂尾洩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也

東南洋記

東南諸洋自臺灣而南臺灣居辰巽方北自雞籠山至南沙馬崎延袤二千八百里與福興泉漳對峙隔彭湖水程四更隔廈門水程十有一更西面一帶沃野東面附際大海附近輸誠應役者名曰平埔土番其山重疊野番穴處雖以種類捕鹿而食署孝爲樸不知年歲以黍熟釀酒合歡爲年性好殺以人頭爲寶文身黥齒種種不一聽鳥音以卜行事吉凶男女野合成耦崇禎間爲紅毛荷蘭人所據就安平大港建砲臺城三層以防海口教習土番耕作令學西洋文字取鹿皮以通日本役使勞瘁番不聊生鄭芝龍者鯨鯢海上娶倭婦翁氏生成功隨指揮十倭奴聚泊臺灣說海外荒島不足以有爲仍寇江浙閩粵因竊其子曰倘不可爲臺灣有如虬髯之安及鄭成功寇鎮江敗歸阻守金廈始謀取臺灣會荷蘭之通事何斌逋夷負鉤鹿耳門知港路深淺說成功聯檣並進荷蘭嚴守安平大港成功從鹿耳門進水漲三丈餘入據臺灣與荷蘭相持甚久因喻之曰臺灣係我先王所有現存倭人爲你等所據今還我地資貨無染荷蘭悉衆而去至康熙二十二年鄭克塽歸順方入版圖以承天府爲臺灣府天興州爲諸羅縣萬年州爲臺灣鳳山二縣雍正二年分諸羅北之半

線爲彰化縣鳳山沙馬崎之東南有呂宋居巽方廈門水程七十二更北面高山一帶遠視若鋸齒俗名宰牛坑山有土番散於呂宋與沙馬崎西北東南遠拱中有數島惟一島與臺灣稍近者名曰紅頭嶼有土番居住無舟楫往來語言不通食薯芋海族之類產沙金臺灣曾有舟到其處呂宋大山北從宰牛坑延繞東南昔爲大西洋干絲臘是班呼所據地宜粟米長者五六分漳泉人耕種營運者甚盛年輸丁票銀五六金方許居住經商惟守一隅四方分定不許越界嚴納丁票聽憑貿易東南洋諸番惟呂宋嚴盛因大西洋干絲臘是班呀番舶運銀到此交易絲綢布帛百貨盡消爲番土產寔集西洋立教建城池聚夷族地原係無來由番今爲據轄漢人娶番婦者必入其教禮天主堂用油水畫十字於印堂名曰澆水焚父母神主老終歸天主堂挖坑土親屬而埋富者納貲較多葬埋堂上基內貧者埋牆外三年一清棄骸骨於深澗所有家貲明於公堂天主妻子作三股均分其蠱殊甚母傳女而不傳子即如牛皮火腿呪法縮小如沙令人食而脹斃又有蝦蟆魚蟲之類彼能呪解從口躍出成盆禁龍陽父子兄弟亦不得共寢席夜敞戶聽彼稽察扶床席驗有兩溫氣

者捕以貨罰晨鳴鐘爲日方許開市肆經營午鳴鐘爲夜閤市寂閉不敢往來昏鳴鐘爲日燈燭輝煌如晝營生夜半鳴鐘爲夜以閉市肆晝夜各以三時辰爲日爲夜使午捉夜禁斷地皆鬼市下接利仔友水程十二更至甘馬力水程二十一更二處漢人從呂宋舟楫往彼貿易利仔友之東南隔海對峙有五島班愛惡黨岷務猫務烟網巾礁腦中國俱有洋艘往通亦係無來由族類山海所產與呂宋同加鹿麂牛皮筋脯蘇木烏木降香速香黃蠟燕窩海參等類水程必由呂宋之利仔友海而南呂宋至班愛十更至惡黨二十三更至宿務二十四更至網巾礁腦五十八更人屬兩有知識家無所蓄需中國布帛以蔽身國各有王惟謹守國土其東南又有萬老高丁機宜二國居於巳方國土人物產類相似水程呂宋至萬老高一百七十四更至丁機宜二百一十更由呂宋正南而視有一大山總名無來由息力大山山之北爲蘇祿從古未奉朝貢雍正戊申六年至閩貢獻西鄰吉里悶又沿西文萊即古婆羅國再繞西末葛蕉喇大山之正南爲馬神其山之崇大長短莫能度測山中人跡所不到產野獸亦莫能名其狀蘇祿吉里悶文萊三國皆從呂宋之南分籌而朱葛礁喇必從

粵南之七州洋過崑崙茶盤向東而至朱葛礁喇一百
八十八更馬神亦從茶盤噶喇吧而往水程三百四十
更廈門由呂宋至蘇祿水程不過一百一十更共在一
山南北遠近相去懸殊矣又隔東海一帶爲芒佳虱大
山由馬神至芒佳虱水程二十七更復繞而之東即係
丁機宜東北係萬老高而蘇祿吉里問文萊朱葛礁喇
總名皆爲無來由繞阿番性喜銅鉦器皿皆鋼沿溪箸
屋爲居俗甚陋身不離刃精於標鎗見血即斃以朱色
布帛成幅衣身經商其地往來乘舺舨即小舟艘從持
利器相闘產珍珠冰片玳瑁海參燕窩烏木降香海菜
蘇等類而馬神番性相似人尤狡獪紅毛人曾據其港
口欲佔其地番畏火攻莫敢敵入山以避用毒草浸洗
上流使其受毒而自去產鋼鑽胡椒檳香降香科藤豆
蔻冰片鉛錫燕窩翠羽海參等類鑽有五色金黑紅者
爲貴置之暮夜密室光能透徹投之爛泥污中上幔青
布其光透出各番以爲首寶大如棋子値價十萬餘兩
西洋人購之爲至寶呂宋至吉里問三十九更至文萊
四十二更此皆東南洋番國而朱葛礁喇馬神非從呂
宋水程應入南洋各國因同蘇祿文萊南北大山是以
附載東南洋俾覽者識其形勢焉

南洋記

南洋諸國以中國偏東形勢用針取向俱在丁未之間
合天地包涵大西洋按二十四盤分之即在巽巳矣就
安南接聯中國而言海接廉州山續西北而環南直至
占城形似半月名曰廣南灣秦象郡漢交阯唐交州宋
安南明交阯陸接兩粵雲南風土人物史典備載後以
淳化新州廣義占城謂廣南因舅甥柔守淳化隨據馬
龍角砲臺北隔一水與交阯砲臺爲界自淳化而南至
占城爲廣南國亦稱安南王阮姓本中國人氏古日南
郡產金楠沉諸香鉛錫桂皮象牙綾絹燕窩魚翅赤菜

糖與交阯相類以交阯爲東京廣南爲西京強於交阯
南鄰祿賴東埔寨崑大嗎西南鄰暹羅西北接緬甸栽
莿竹爲城人善泅紅毛呷板風水不順溜入廣南灣內
者國遣小舟數百人背竹筒攜絪繩沒水密釘細纏於
呷板船底遠牽纏船以淺擱火焚而取其輜重今紅
毛呷板以不見廣南山爲戒見則主駕舟者曰假長國
有常刑廈門至廣南由南澳見廣之魯萬山瓊之大洲
頭過七州洋取廣南外之咕嗶囉山而至廣南計水程
七十二更交阯由七州西繞北而進廈門至交阯水程
七十四更七州洋在瓊島萬州之東南凡往南洋者必
經之所中國洋艘不比西洋呷板用渾天儀量天尺較
日所出刻晷時辰離水分度即知爲某處中國用羅經
刻漏沙以風大小順逆較更數每更約水程六十里風
大而順則倍累之潮頂風逆則減退之亦知某處心尚
懷疑又應見某處遠山分別上下山形用繩駝探水深
淺若干駝底帶蠟油以粘探沙泥各各配合方爲確準
獨於七州大洋大洲頭而外浩浩蕩蕩無山形標識風
極順利對針亦必六七日始能渡過而見廣南咕嗶囉
外洋之外羅山方有準繩偏東則犯萬里長沙千里石
塘偏西則恐溜入廣南灣無西風不能外出且商船非

本赴廣南者入其境以爲天送來稅物倍加均分猶若
不足比於紅毛人物兩空尚存中國大體所謂差毫釐
失千里也七州洋中有種神鳥狀似海雁而小喙尖而
紅腳短而綠尾帶一箭長二尺許名曰箭鳥船到洋中
飛而來示與人爲準呼是則飛而去間在疑似再呼細
看決疑仍飛而來稱紙謝神則翺翔不知其所之相傳
王三寶下西洋呼鳥插箭命在洋中爲記廣南沿山海
至占城祿賴繞西而至東埔寨廈門至占城水程一百
更至東埔寨水程一百一十三更東埔寨雖另自一國
介在廣暹二國之間東貢廣南西貢暹羅稍有不遜水

陸各得並進而征之番係白頭無來由裸體居多以布
幅圍下身名曰水幔讀平地產鉛錫象牙翠毛孔雀洋
布蘇木降香沉東諸香燕菜藤自東埔寨大山繞
至西南爲暹羅由暹羅沿山海而南爲斜仔六坤大哖
丁噶呶彭亨山聯中國生向正南至此而止又沿海繞
山之背過西與彭亨隔山而背坐爲柔佛由柔佛而西
爲麻喇甲即丁噶呶之後山也由麻喇甲而西出雲南
天竺諸國之西南爲小西洋戈什嚟暹羅沿山海至柔
佛諸國各皆有王均受於暹羅國所轄古分羅暹二國
後合爲暹羅國俗崇佛王衣文彩佛像肉貼飛金用金
皿陸乘象亭象轎舟駕龍鳳分官屬以招諭以裸體跣
足俯膝蹲踞見尊貴不衣褲而圍水幔尊敬中國理國
政掌財賦城郭軒豁沿溪樓閣羣居水多鱷魚從海口
至國城溪長二千四百里水深澗谷洋船隨流出入通
貢河支流夾岸大樹茂林猿猴朵雀上下呼鳴番村錯
落田疇饒廣時剩家棹舟耕種事畢而回無俟鋤芸
穀熟倍收穫而歸稻爲長二丈許以爲入貢土物因
播秧畢而黃河水至苗隨水以長水尺苗尺水丈苗丈
無滂傷之患水退而稻熟矣暹河入中國勢猛而急支
河入內城歸東埔寨暹羅以出海勢散而緩田疇藉以

肥饒故產米之國石可三星俗語捕鹿枝頭牽牛上樓
謂鹿爲水漂沒擱息於樹梢溪屋爲水注浸引牛於樓
人有被虎噬鱷吞者告於番僧僧咒拘而虎自至咒擄
綿紗於水而鱷自縛剖而視之形骸猶存有受疑者向
僧求咒即解是以俗重佛教富者卒後葬以塔即釋氏
塔也又有一種男女名謂尸羅蠻與人無異但目無瞳
子人娶之亦生男女夜眠魂變爲貍狗率類向水廁嗜
食糞穢將明附體者熟睡誤移其身魂不得附歸女爲
緣紀人感以藥相擦汁醒之眼淚長流而不可惡人染
痢者若不洗滌夜爲尸羅蠻食化作小物入穀道而

食腸腹故居邏之人以近水搭廁便於淨滌又有一種共人共者咒法名也刀刃不能傷王養以爲兵衛犯事應刑令番僧以咒勸化之使其自退其法方輿受刑國多祟魔相傳三寶到暹羅時番人稀少鬼祟更多與三寶鬭法勝許居住一夜各成寺塔將明而三寶之寺未及覆瓦祖鬼之塔已成引風以側之用頭巾頂插花代瓦幔覆今其塔尚側三寶寺殿今朽爛梭繩猶存於屋瓦洋艘於篷頂桅上加一布帆以提弔船身輕快爲頭巾頂又於篷頭之傍加一布帆以乘風力船無欹側而加快爲插花番病每向三寶求藥無以濟施藥投之溪

令其水浴至今番唐人尚以浴溪澆水爲治病外洋諸番以漢人呼唐人因唐時始通故也番俗死後焚而後葬爲消除罪孽又一種生前發願死後恬閒飼烏飼魚者恬閒即捨身也恬閒烏喫之山石之上羣烏鬱翔畢集然後內一烏紅嘴足先下而啄羣烏集下頃刻僅存髏骨收而埋之恬閒魚焚化存灰和麪作塊投之溪亦有先飼烏後飼魚兩者皆兼之矣國造巨艦載萬餘石求桅木於深山大樹先以咒語告求允許方敢下斧不則樹出鮮血動手者立亡用牛挽輦沿途番戲以悅之咒語以勸之少有不順則拔木而自回舊地挽至廠所其桅方息產銀鉛錫洋布沉束象牙犀角烏木蘇木冰片降香翠毛牛角鹿筋藤席佳文席藤黃大楓子豆蔻燕窩海參海菜以銀豆爲幣大者重四錢中者一錢次者五分小者二分五釐其名曰潑皆王鑄字號法不得剪碎零用我以海螺巴廈門至暹羅水程過七州洋見外羅山向南見玳瑁洲鴨洲見崑崙偏西見大真嶼小眞嶼轉西北取筆架山向北至暹羅港口竹嶼一百八十八更入港又四十更共水程二百二十八更而東聯東埔寨僅水程一百十三更何以相去甚遠蓋東埔寨南面之海一片盡爲爛泥故名爛泥尾下接大橫山小

橫山是以紆迴外繞而途遠也由暹羅而南斜仔六坤宋腳皆爲暹羅屬國大哖吉連卅丁噶嗽彭亨諸國沿山相續俱由小眞嶼向西分往水程均一百五六十更不等土產鉛錫翠毛佳文蓆燕窩海參科藤冰片等類相同惟丁噶嗽胡椒甲於諸番爲美番皆無來由族類不識義禮裸體挾刃下圍幅幔檳榔夾烟嚼穀米和水吞食易難容多艘而柔佛一國山雖聯於彭亨其勢在下水程應到崑崙用未針取茶盤轉西至柔佛計廈門水程一百七十三更番情與上諸國相似而所產相同較之略美而倍多年經商可容三四船就舟交易產沙金國以錫花小金錢爲幣重四五分銀幣不行由柔佛而西麻喇甲亦係無來由族類官屬名曰鷹那國王仍暹羅用漢人理國事掌財賦產金銀西洋布犀角象牙鉛錫胡椒降香蘇木燕窩翠毛佳文蓆等類金錢銀幣皆互用往西海洋中國洋艘從未經歷到此而止廈門水程二百六十更至於小西洋烏鬼國大西洋雖與大塊相聯西洋呷板來往語具大小西洋記麻喇甲南隔海對峙大山爲亞齊係紅毛人分駐凡紅毛呷板往小西洋等處埔頭貿易必由亞齊經過添備水米亞齊大山生繞過東南爲萬古屢與噶喇巴隔洋對峙

紅毛回大西洋者必從此洋出然後向西南過烏鬼呷繞西至大西洋就中國往噶喇吧而言必從崑崙茶盤俄用未針西循萬古屢山而至噶喇吧廈門計水程二百八十更原係無來由地方爲紅毛荷蘭所據分官屬名曰甲必丹外統下港萬丹池悶三處下港產胡椒萬丹另埔頭池悶產胡椒檀香而噶喇吧乃諸島番埔頭之盛者處船隻聚集貿易中國大西洋小西洋白頭烏鬼無來由島番番珍貨物食無所不至荷蘭建城池分埔頭中國人在彼經商耕種者甚多年給丁票銀五六金方許居住中國人口浩繁住此地何啻十餘萬近荷

蘭亦以新唐禁革不許居住今閩船而回茶盤一島居崑崙之南毗於萬古屢山之東皆南洋潮路水程分途處島番捕海爲生產佳文蓆頂細而長者年僅足二蓆之用入王家椅蟲蟻價四五十金次者二三十金再次十金彷一二金者猶錦繡布褐之相去也

小西洋記

小西洋居於西午丁未方從麻喇甲暹羅繞西沿山而至於白頭番國人即西域之裝絡纏頭耳衣西洋布大領小袖纏腰裹白頭故以白頭呼之國有二東爲小白頭西爲包社大白頭二國北接三馬爾丹即噶爾丹之

本國也而三馬爾丹之北鄰細密里也國而細密里也之西爲俄羅斯國小白頭東鄰民呀國民呀人黑穿着皆白類似白頭英圭黎荷蘭佛蘭西聚此貿易民呀之東接天竹佛國民呀之東南遠及暹羅民呀之南臨海民呀之北接哪嗎西藏及三馬爾丹國爲而小白頭南入於海之地曰戈什嗒東西南三面皆臨大海外懸一島曰西崙中產大珠戈什嗒東之沿海地名有三曰網襪臘係英圭黎埔頭曰房低者里係佛蘭西埔頭曰呢顏八達係荷蘭埔頭西之沿海地名有二曰孫喇曰網買皆英圭黎埔頭其地俱係紅毛羅買所建也 包社大白頭國東鄰小白頭北與小白頭皆聯三馬爾丹西北枕裏海西鄰東多爾其西南鄰阿黎米也南臨大海多爾其分東西二國皆回回東多爾其國不通海東鄰大白頭東北傍裏海北接惹鹿惹也西鄰西多爾其南接阿黎米也 裏海者諸國環而繞之東北細密里也西北俄羅斯東三馬爾丹西惹鹿惹也西南東多爾其南包社大白頭內注大海不通海棹其水惟從包社出海故爲裏海 惹鹿惹也一國亦不通海東傍裏海西傍死海北聯俄羅斯南接東西多爾其女人姿色美而毛髮紅氣味臭衣着同白頭貢於包社 死海者即

黑海源從地中北俄羅斯南西多爾其東惹鹿惹也西民哖呻四面環繞不通大海故爲死海而西多爾其民哖呻二國不通小西洋之海而濱於中海之東北中海係從大西洋之海而入語附大西洋記 阿黎米也東鄰包社大白頭北接東西多爾其西北濱於大西洋之中海西聯烏鬼國陸地一隅自西至西南與烏鬼之地隔對一海南臨大洋國爲多爾其所屬貢男女於多爾其爲奴婢 烏鬼國東北山與阿黎米也相聯向西南生出坤申方大洋何啻四五國之遠其盡處曰呷即中國支山入海盡處曰表表者標也佛蘭西曰呷英圭黎曰吸皆順毛烏鬼地方是以紅毛呷板從小西洋來中國者由亞齊之北麻喇甲之南穿海過柔佛出茶盤而至崑崙自呷而東至戈什嗒自戈什嗒而東至亞齊其海皆呼曰小西洋人黑白不同皆西域裝束長衫大領小袖裹頭纏腰面富庶產寶器生銀洋布丁香肉果水安息吧喇沙末油蘇合油等類以金爲臂鐲石爲寶

大西洋記

按紅毛等國居於西北辛戌乾方而烏鬼自坤申而繞極西至庚西方皆烏鬼族類之國總而名之曰大西洋地缺東南乾艮坤三方博厚相均而於巽未缺少故外生東南斷續諸國尚未適均而又於噶喇吧萬古屢之東南另生一地以補東南之缺按天圓分度十二月日月方行到之度正當烏鬼地方之呷處日月行度坤巽相對因人蹟不到尚未立名曾詢之佛蘭西人云昔時伊國呷板曾到彼處地有土人語音不通執其數人而去伊國王載之歸此所以地面正四方於適均之處未均而又補之也是以西洋人誌四方洋名以東南缺處之海洋爲小東洋與戈什嗒少西之小西洋相對以日本之洋爲大東洋與紅毛大西洋相對 自烏鬼地方係順毛烏鬼北與小西洋阿黎米也之山相聯沿海生向西南坤申方而盡呷處方繞向西北與問年烏鬼王國爲界又於呷之東面懸海大山係嗎里呀氏餉烏鬼一國問有舟楫通粵東自問年又向西北復繞出極西西方一帶皆問年總毛烏鬼地方又自西復往西北與蘇麻勿里烏鬼爲界中又一國亦名烏鬼國王西面皆沿海接聯北面一帶陸地俱聯蘇麻勿里東與接聯阿黎米也之順毛烏鬼爲界周圍皆屬烏鬼地方種類繁多肌骨皆黑生相不一地方廣闊難以族舉沿海亦有通舟楫貿易者各國以爭鬬擄掠爲事所掠人口活者俟紅毛經過售賣爲奴死者類牲畜剖塊曬乾爲食蘇

麻勿里亦係烏鬼西臨大洋北鄰彌黎呂黎惹林二國南北相聯人口稀少山林深邃多產奇狀野獸彌黎呂黎惹林西臨大洋北一帶與猫喇猫里也毗聯猫喇猫里也乃回回族類多爲海賊在中海西海刼掠西臨大洋北一帶與紅毛隔中海對峙海從西入東自隔海之西北而東沿中海有葡萄牙是班呀佛蘭西那嗎民哖呻西多爾其而盡中海之東處阿黎米也由阿黎米也而向西直出至西洋皆猫喇猫里也中海沿邊之地南北東諸國三面夾繞惟西通外海是爲中海海底珊瑚西洋人來中國者謂中海阿黎米也之地西聯烏鬼陸地處恨不能用刀截斷即於中海可通阿黎米也內海而出小西洋戈什嗒至亞齊出茶盤何用繞極西極西南極東南而至噶喇吧北上茶盤遠近相去年餘之遙也 葡萄牙者澳門之祖家也東北二面地鄰是班呀西臨大洋南俯中海 是班呀者呂宋之祖家也西北臨大洋東南俯中海西鄰葡萄牙東北接佛蘭西 佛蘭西者西臨大洋北接荷蘭南鄰是班呀東接那嗎南俯中海中海之東接聯那嗎 那嗎者天主國王處也北接黃旗東沿中海而至民哖呻由民哖呻沿東南中海而至西多爾其由西多爾其東沿中海至阿黎

米也由阿黎米也向西沿中海之南猫喇猫里也之地而出西洋就民哖呻之陸地東至死海北聯那嗎民哖呻者天主之族類也此從中海東北之地而言 荷蘭者噶喇吧之祖家也西鄰佛蘭西沿佛蘭西而至西北皆臨大海北面隔海對峙英圭黎東鄰黃旗南接那嗎由荷蘭北海而至黃旗 黃旗者均係紅毛種類素未通中國近有舟楫來粵皆生南接那嗎民哖呻東鄰普魯社爲界普魯社係俄羅斯種類也北接吝因西隔海與英圭黎對峙沿北海而至吝因 吝因者西北海之國亦係紅毛種類素未通中國西南隔海與英圭黎對峙

英圭黎一國懸三島於吝因黃旗荷蘭佛蘭西四國之外海自吝因沿海而東繞俄羅斯自俄羅斯而東至細吝里也皆爲北海不能行舟海氷不解故爲氷海自吝因而南至烏鬼諸國皆爲大西洋紅毛者西北諸番之總名淨鬚髮披帶豬毛帶青毡卷笠短衣袖緊襪而皮履高後底尋與俄羅斯至京師者相似高準碧眸間有與中國人相似者身長而心細巧凡製作皆堅緻巧思精於火礮究勘天文地理俗無納妾各國語言各別以擒刜爲禮而尊天主者惟千絲臘是班牙葡萄呀黃旗爲最而辟之者惟英圭黎一國產生銀哆囉哖羽毛緞嗶吱玻璃等類

崑崙 又呼崑屯

崑崙者非黃河所繞之崑崙也七州洋之南大小二山屹立澎湃呼爲大崑崙小崑崙山尤甚異上產佳果無人蹟神龍蟠踞昔荷蘭失臺灣遶海界禁未復因金廈二島平荷蘭掠普陀毀銅像銅鐘爲賊闊宮塑脫紗佛像刀刃不能傷火礮壞之取其所貿金銀財貨見像之剖以取臟貨悉收而去至崑崙意欲徙之龍與爲患轟火礮與龍鬬相持有日後荷蘭狀若顛狂自相戕以

曲腕挐背心日揸鯊揚帆而去。將至鷹嘲吧。船覆。僅存活者可十人。雍正丁未歲頁噶嘲吧海面立一中國婦人尸。桐棺浮往。視帷浮一銅鐘。共獲而歸。上鐫普陀白華庵。知爲昔荷蘭掠沉回浙洋艘。互相爭載。以歸神庇。公議求答。余咸末黃姓彥者本庵老僧答載回。通港之艘性此舟小而傳敝。順帆不及尺許。普陀別船堅緻。有彼坊紅毛者。有失風水者。佛力如此。前惟付之劫數耳。余少隨先君任浙閩之白華住持。訓疑者常言小沙彌時在山被紅毛劫掠逃匿。處張情景今恍惚將三十年。恨僧未之見也。康熙四十五六年間。紅毛又圖崑崙

不敢近山。居住就海傍立埔頭。以崑崙介各洋四通之所。嗜涎不休。有中國洋艘載磚瓦往易紅毛洋貨。以其本廉而利大。夜圖宿於沙洲。人寂寂稀少。後審窺知爲鰻魚步岸所吞。伐木圍柵稍寬。夜鬪山中語。促歸紅毛。爲水土不服。斃者甚多。又爲廣南番劫殺殆盡。仍虛其地。凡中國洋艘由崑崙者。備鷄鵝毛黨殼等類。到崑崙洋。天時稱晴霽。見黑雲一點。隨化爲含烟蜿蛇。播尾。即如江浙夏月湖中雲龍下。遂惟恐不及。狂風立至。幸不及時而霽。俗呼鼠尾龍。風白雲者其風尤甚。日遇二三次。或四五次。間或不遇者少。故以翎毛黨殼焚穢氣。以觸遠揚過崑崙則無

南澳氣

南澳氣居南澳之東南。嶼小而平。四面挂腳。皆嶁岵石。底生水草。長丈餘。灣有沙洲。吸四面之流。船不可到。入溜則吸擱不能返。隔南澳水程七更。古爲落漈。北浮沉皆沙垠。約長二百里。計水程三更餘。盡北處有兩山名曰東獅象。與臺灣沙馬崎對峙。隔洋名沙馬崎頭門。氣懸海中。南續沙垠。至粵海爲萬里長沙頭。南隔斷一洋。名曰長沙門。又從南首復生沙垠至瓊海萬州。曰萬里長沙。沙之南又生嶁岵石。至七州洋。名曰千

里石塘。長沙一門。西北與南澳。西南與平海之大星。鼎足三峙。長沙門南北約潮五更。廣之番舶洋艘往東南洋呂宋文萊蘇祿等國者。皆從長沙門而出。北風以南澳爲準。南風以大星爲準。惟江浙閩省往東南洋者。從臺灣沙馬崎頭門過而至呂宋諸國。西洋呷板從崑崙七州洋東萬里長沙外過沙馬崎頭門而至閩浙日本。以取弓弦直洋。中國往南洋者以萬里長沙之外渺茫無所取準。皆從沙內粵洋而至七州洋。此亦山川地脈聯續之氣。而於汪洋之中以限海國也。沙有海鳥大小不同。少見人。遇舟飛宿。人捉不識懼。搏其背吐魚蝦以

爲羹。余在臺丙午年時有閩船在澎湖南大嶼被風折桅。飄沙壞。有二十人駕一三板腳舟。用被作布帆回臺。饑斃五人。余詢以何處擊碎。彼僅以沙中爲言。不識地方。又云潮水溜入不得開出。余語之曰。此萬里長沙頭也。尚有舊時擊損一呷板。潮雖溜入。你等若以南風棹長潮再不得歸矣。大洋之水爲沙兩隔。飾次斷續。南北沙頭皆潮汐消頭。四面合流。外長而內退。外退而內長。須沿沙節次摔上。斷續沙頭。水退流乘南風。東向盡流南退。雖欲北上求生而南下者。正所以生也。何也。南風夾退潮。才能出溜。雖溜下。然而歸於大海。不入內溜。方得乘南風而歸。墾起而呼曰。曾到此地乎。不則何爲知之確且詳。有如目覩。壞呷板尚存。爲飛沙汙沒。飢抱海鳥爲餐。渴飲其血。爲長潮爲溜所吸。不得開頭三四日。無奈。舂管棹退潮溜入大洋。飄十二日到臺。余又語之曰。呷板飄壞。閩之粵東七八年矣。你之舟飄風於何處。言風信而度之。諒在斯矣。至於潮水分合。退爲長。長爲退。夾流雙開隔頭滙足。易知近隔難識遠。捍自有一定之理。在悉海國形勢於胸中。當會變通。有可到處。有不可到處。安能處處而指識。豈操舟者把死木之所爲哉。則如南澳氣受四面流水吸入而不出。古爲落漈。試問

入而不出。歸於何處。蓋氣下另有一海。以收納乎四入者。從上而入。必從下而出。如澳流湧急。投以草蓆。入而出於他處。此理甚明。並以誌之。

海國聞見錄二卷

國朝陳倫炯撰倫炯字資齋同安人父昂康熙二十一年從靖海侯施琅平定臺灣琅又使搜捕餘黨出入東西洋五年敘功授職官至廣東副都統（按副都統皆滿洲額缺陳昂得是官蓋出特典）倫炯少從其父熟聞海道形勢及襲父蔭復由侍衛歷任澎湖副將臺灣鎮總兵官移廣東高雷廉江南崇明狼山諸鎮又爲浙江寧波水師提督皆濱海地也故以平生聞見著爲此書上卷記八篇曰天下沿海形勢錄曰東

洋記曰東南洋記曰南洋記曰小西洋記曰大西洋記曰崑崙記曰南澳氣記下卷圖六幅曰四海總圖曰沿海全圖曰臺灣圖曰臺灣後山圖曰澎湖圖曰瓊州圖凡山川之扼塞道里之遠近沙礁島嶼之夷險風雲氣候之測驗以及外番民風物產一一備書雖卷帙無多然積父子兩世之閱歷參稽考驗言必有徵視勦傳聞而述新奇據故籍而談形勢者其事迥區以別矣其南澳氣記中稱萬里長沙者即列子所謂歸墟莊子所謂尾閭抱朴子所謂沃焦宋史琉球傳所謂落漈但諸書皆言注之不盈倫炯則推以潮長而此溜落潮落而此溜長如水自上入仍自下出其言確切近理足以決千古耳食之疑又史稱舟落漈者一去不返倫炯則謂乘潮長之時求出則外高內下反不得出如潮落乘南風棹船倘可出雍正丙午有閩船落漈者果如其說得還此語亦前人所未發惟所記七洲洋帶箭鳥謂由鄭和呼爲插箭爲記以導海船又記暹羅鬼與鄭和鬬法夜建寺塔今尚在

焉則番俗信鬼有此附會之談倫炯不爲辨正是亦少疏然是書主於記海道不主於考故實彼國既有此說據而錄之固亦無害宏旨爾

右地理類外紀之屬十七部九十八卷皆文淵閣著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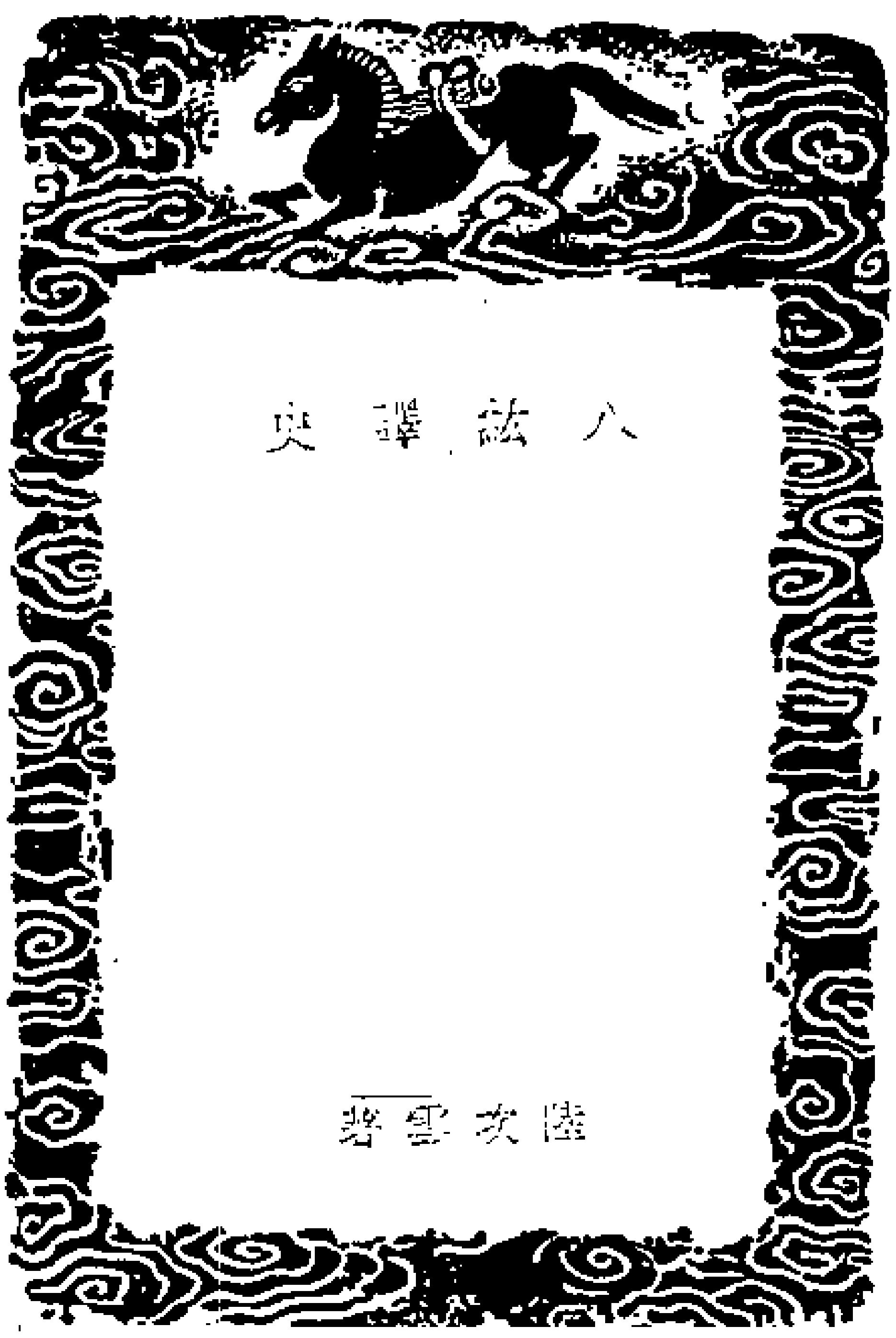
四庫提要補正

海國聞見錄二卷

胡玉縉撰

惟所記七洲洋帶箭鳥謂由鄭和呼爲插箭爲記以導海船又記暹羅鬼與鄭和鬬法夜建寺塔今尚在焉則番俗信鬼有此附會之談倫炯不爲辨正是亦少疏

提要但駁所記帶箭鳥二事案書中不載鹹海又誤以三馬爾丹即嗎爾丹裏海從包社出海黑海不通大海賈旗拿天主惟英圭黎呼之之類何秋濤朔方備乘曾訂之足補其未備



序

譯史一書。繼大荒經而作也。昔伯益繪海圖山。閔自劉歆。註於郭璞。極渺窮幽。無奇不萃矣。然所謂貫胸聶耳一目三身之國。名可得聞。人不可見。等諸誌怪齊諧。無從徵信。求其核而可信者。惟二十一史乎。其所紀毛裔來王者。代有所增。至明成實錄而大備。然猶未盡六合也。又得外紀一編。乃西域修士。傳教遐方。得之親歷。皆職方所未載者。余取而合之諸史。證諸通考、通志、通典、類聚、册府、稗雜、諸書。輯成一卷。使閱者廣大見聞。知天地之外。別有天地。不徒資泛覽閒觀而已。至於天中咸記叢談御覽之言。不敢濫採。以傳疑也。仍有闕文。其亦遵宣聖之訓也夫。

康熙癸亥夏五錢塘陸次雲題於星沙旅舍

例言

一、本朝統御中外。混一寰區。執玉帛而來朝者。不可勝紀。如荷蘭、阿路索、博爾都阿拉、貢獅獻琛。來自絕域。皆前古所未通者。俱為增載。以彰聲教之盛。

一、諸史所載。如交趾、吐番、高麗、韃靼事迹。繁多。余為節習見之常言。表殊方之異俗。事增文減。頗益省覽。

一、三韓之為內地。新羅百濟之入朝鮮。國去名存者。不復載入。然往往附見於他國。以為缺文。亦未容缺也。覽者將時遇之。

一、諸國有易姓改革之處。必為詳敘。使閱者知其世系。以便稽考。

一、凡諸國朝貢必書。遣侍子來學必書。使臣來學必書。乞賜經史必書。總以誌其有志向化之美。

一、龍伯焦僥。雖有其名。無人曾至其地。語屬荒渺。概不採入。

一、宇宙之大。無所不有。即正史所載。亦有奇幻之言。存之以俟考證。

一、西域奇人。梯航異國。週徧遐荒。為章亥所未及。其職方外史一書。令人聞所未聞。第其中處處闡明彼教。聽倦言繁。余悉芟除。僅取其三之一。

一、有一國而互見兩書。其名各異者。如默德那之於回回。滿剌伽之於馬路古之類是也。為之細加參考。訂而為一。

一各國之山川何限。余載其尤勝者。各國之物產何窮。余錄其最奇者。

次雲、識

八紘譯史卷之一

錢塘陸次雲雲士著
蓉江貢 煒鹿園校
受業曹 沅湘訂

東部

日本

日本、倭國。在大海中。浙閩之東北隅。漢滅朝鮮。通使稱王者三十餘國。初王名御天中主。傳二十三世。建武初。奉朝貢。光武賜以印綬。桓靈間國亂。女子卑彌呼年長不嫁。以妖術動人。共立爲主。受魏印誥。傳及其女。後復立男王。歷晉、宋、齊、梁。朝聘不絕。隋開皇時。王多利思比孤。遣使詣闕。上令訪其風俗。使者言王以天爲兄。以日爲弟。天明聽政。跏趺而坐。日出即止云。委之我弟。文帝曰。此大無義。訓令改之。大業初、遣使朝貢。其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帝覽不悅。隋裴世清使倭。度百濟。所歷有秦王國。其人同於中夏。云秦時徐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不得。懼誅。止夷澶二州。號秦王國。世屬於倭。唐時倭王天智。遣使者與蝦人偕朝。蝦人居海島中。其人鬚長四尺。其髮上指。咸亨初。遣使入貢。稱習夏

晉。惡倭名。更號日本。以國近日出所處故也。長安初。遣朝臣眞人粟田、闕使仲滿貢方物。朝臣眞人。猶唐尙書也。武后授二使以官。二使從唐儒臣授學傳經而返。眞元末。旹子橘免勢來朝。願留肄業二十年。而返。大中時。王子來朝。出楸玉局冷暖玉棋子以獻。云本國海外有集眞島。島上有凝霞臺。臺下有手譚池。池生玉子。不由製度。黑白自然。冬溫夏冷。謂之冷暖玉。又產楸木。琢爲棋枰。光潔鑒人。王子善圍棋。上勅待詔顧師言與對局。至十三著。猶無勝機。師言懼辱君命。凝思落子。指其局曰鎮神頭。兩解勢也。王子向鴻臚曰。待詔中國第幾手耶。顧實第一。謊曰第三。王子請見第一。鴻臚曰。王子勝第三方得見第二。勝第二方得見第一。竊請其可得耶。王子掩局而吁曰。小國之一。不如大國之三。信矣。今奕家傳有鎮神頭法。宋雍熙初。僧奝然來貢。乞賜印本大藏經。敕之歸國。宋亡。終元之世不肯奉命。明初遣趙秩往諭。來朝。後因通胡惟庸謀逆。絕之。永樂初。復來歸附。其後侵擾滋甚。至嘉靖時。巡撫張經勦敗之。爲趙文華讒忌論死。倭人復熾。後總制胡宗憲。總兵戚繼光相繼用兵。其患始息。其地於東海中最大。分五畿七道三島。道統州六十六州。統郡五百七十二。又屬國百餘。其著者曰狗邪韓、對海、瀚海、末盧、尹都、不彌、奴國、投馬、邪摩維秦王國。其人兇狡貪詐。好殺輕生。黥面文身。去髮留頂。裙襦橫幅。結束相連。不施縫綴。草履蔽足。指跟不著地。以便跳躍。男衣過膝。女衣如單被。穿其中以貫首。被髮跣足。其王至隋時。始制冠。以錦爲之飾以金玉。婚嫁不娶同姓。人皆多妻。不妬不淫。飲食以手。藉以檞葉。亦用籩豆。以蹲踞爲恭。以搓掌爲悅。將欲殺其人。則向其人長跪。蓋先禮而後兵也。其人急搓掌。庶幾可免。過貴長脫履而過。疾病不醫。就水濱灼水淋之。禱神祈愈。死有棺。作塚。初喪哭泣。親戚就屍歌舞。既葬。舉家入水浴潔。以祓不祥。灼骨以卜。好棊博握槊樗蒲之戲。初唯刻木結繩。後始知有文字。土宜穀少麥。交易用錢。文曰乾文大寶。亦用中國古錢。惟不用開元永樂二種。四時寒暑類中國。所製扇盆器皿皆精。刀長五尺。竹弓長八尺。足踏其稍。箭鏃爲燕尾形。發則必中。用兵雖數人必埋伏。國主世以王爲姓。號曰天正。王不與國事。世宰供奉而已。謀國掌兵。皆國相與關白主之。文武僚吏皆世官。賦法三分取一。工役僱募。犯法不論輕重殺之。行來渡海。命一人齋戒。名曰持衰。途中吉則贈之金。如疾病以爲持衰不謹。投諸水。大抵倭船之來。恆在清明之後。其時多東北風。積久不變。過五月風自南來。不利於行矣。重陽後。風亦有東北者。過十月風自西北來。亦非所利。故防海者以三四五月爲大汛。九十月爲小汛。其所向一視乎風。有備者率無其患。

【譯語】

瞧剌天。只地。非蔽日。讀急月。禿汁月。盧路星。一故都年。把。丟多手。又丟微且多。一。扶迷子。又丟且多。二。宻子倭且多。三。學子揺搖做。四。意子子難難多。五。後子。六。乃乃子。七。敘。八。个个乃子。九。多十。三字水。命。挨援水。嬰。

【山川】

阿蘇山。其山火光接天。云其中有夜光珠。故名。

【物產】

如意寶珠。色青。大如雞子。四射有光。云是魚目。

琉球

琉球、處東南海中。其國甚大。自漢迄宋。不通中國。隋開皇令朱寬入海。求訪異俗。知有琉球。令寬往撫之。不從。於是遣陳稜討之。虜其人千餘。知其王姓歡斯□渴剌兜。不知所由出也。後絕無聞。宋淳熙間。忽掠□州。喜得鐵鐵。見閉戶者。剜其門環而去。不復入。逼迫者。擲以匙筯。則拾而勿追。見鐵騎則爭刓其甲。受傷不悔。水行惟縛竹筏。急則舁之泅水而逃。明洪武時。遣行人楊載招諭琉球。其使隨載入貢。其國分中山、山南、山北。稱三王。永樂時。賜閩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令往來朝貢。正德中、琉球進玉脂燈。上行幸必攜之。幸香山。劉瑾竊以自照。燈忽放花如人面。眉目畢具。瑾乃驚曰。我成大事。封汝爲光明大元帥。花即凋萎作咤嘆聲。飛越數尺。濺瑾衣袍。氣腥如血。瑾以金如意碎之。未幾謀逆伏誅。嘉靖時、山南、山北。爲中山王尚思達所并。嘉靖時。國王尚清奏言。一統志中所載琉球落際之險。及謂國王所居壁下。多聚髑髏爲佳。其言非實。乞下史館改正。從之。其國初俗。國死者聚食之。且殺人以祭神。後染華風。不復爲此。然信鬼神。女巫最尊。名曰女君。數百人攜枝戴草。步騎縱橫。時入王宮游戲。歌音悽惻。王及妃后。跪拜迎之。云國人不軌。神即夜告。昔有倭奴謀逆。神爲禁錮其舟。米變爲沙。寇皆就戮。故敬憚之。王居山巔。宮殿樸素。日三視朝。臣下膜拜。地不產鐵。以螺殼爨。有米麥。祗供王府。民惟食番茄。狀似醬茄。宴客甚簡。蔬豆肉餚酒。用享數人。自唐宋至元。王之長子至中國。入國子監讀書。其父薨。始歸國受封。至洪熙時。慨其來往風波艱險不測。特免之。賜姓三十六人。教化三十六島。世襲通使之職。習中國語言文字。取士不考詩文。舉賢良方正。由秀才歷法司。男女生不剃胎髮。成婚後將髮削去。惟留四餘結一髻於前。五色布纏頭。額右傍簪小如意。王用金。下用銀。民用玳瑁角竹簪而已。不知醫學。衣服敞袖長袍。繫腰以縧。足曳無根皮履。衡以鳥羽爲冠。裝以珠玉。亦以紙爲胎。細布裹之。女人衣外更加幅布。見人取以蔽面。下用細摺長裙赤足。鑿井爲田。分田制祿。其國門額曰。秉禮之邦。刑嚴峻。有犯罪者。大夫聞之法司。法司令曲者死。有刎頸投繯。不敢遲留者。竊盜用刑則人驍健好鬭。輒刃殺人。度不能勝。即剖腹自斃。其傍有毘舍那者。鳥語鬼形。殆非人類。有沙華公國。至燒食生人。有小琉球。近泉州。霽日可望而見。自閩梅花所順風七日可至中山。然去必孟夏。來必季秋。乘風便也。

〔譯語〕

向尼天。只尼地。非蘇日、月、石頷賦金。喀難銀。倭捕煞大。彌煞小。呀喝煞紅。十六煞白。會根喝男。會南宮女。倭父母。

〔物產〕

蕉布。

鬬鏤樹皮。可組織。

金荊榴、色似真金。可爲杖几。香踏沈速。

朝鮮

朝鮮、周封箕子國也。傳四十餘世。漢初燕人衛滿據其地。武帝置四郡。至昭帝時。有高句驪者。夫餘種也。夫餘官得河伯女。閉於室。爲日影所照。遂孕一卵。大如斗。破而得男。名曰朱蒙。蒙善射。國王欲殺之。蒙走遇河。追者追至。蒙曰。我日之子、河伯外孫也。今奈何伐而魚鱉成梁。蒙得渡。至訖升骨城據焉。遂號曰高句驪。又數傳至漢末。國爲公孫度所據。至孫淵、爲曹魏所滅。魏正始初。遣毌丘儉王頎、征位宮。頎乘勝追至海濱。問其人曰。東海之外。復有人否。其國人言有人乘船捕魚。飄至一島。見其純女無男。掘地而孕。生子百日能行。三四年成人矣。又海勿有兩面人。得之。其語不通。不食而死。又得布衣一領。兩袖各長三丈。蓋沃沮之東極也。晉永嘉末、陷於高麗。其王高璉居平壤城。五代時、王建代高氏。闢地益廣。并古新羅百濟爲一。其後子孫朝貢。歷五代宋元不易姓。洪武初。封高麗國王。改號朝鮮。後爲國相李成桂廢。未自立。其國東西南三面瀕海。西北抵鴨綠江。東西二千里。南北四千里。分八道。其俗自箕子施八條之約。醇謹成風。人服大袖衫。戴折風巾。形如弁。士加插二羽。貴者紫羅爲服。裘皮帶黃革履。其冠曰蘇骨。多婦人髮髮垂肩。約以絳羅。裙襦加襈。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爲飾。俗多遊女。夜則男女羣聚爲戲。相說即婚。無財聘禮。受財者其恥之。以爲賣婢。王女不下嫁。必歸宗族。死者三年而葬。父母夫服喪三年。兄弟三月。形貌潔淨。好祀神祭釋。以十月祭天。多山少田。知文字。喜讀書。飲食用俎豆。官吏閑威儀。子弟之美者。傅粉妝飾之。名曰花郎。人爭事之。此則新羅舊俗。人首無枕骨。皆扁側。堂上設席。升必脫履。見尊者徐行。請必跪。應必唯。拜無不答。子拜父。猶答其半禮。拜則曳一脚。行必插手。每歲初、激水石相擲爲戲。王親往觀。十二月朔。王坐紫金門。注官外官付之國相。百官以米爲俸。皆給田。國無私。計口授業。有宏詞進士之科。試士後。王親試以詩賦論。謂之殿前重試。無官者。以世族子弟爲內侍。所製白硾紙、狼尾筆、滿花席、黃漆器、皆精絕。兵器陳備。鐵弩大刀。刑無慘酷。惟元惡及罵父母者斬。餘皆杖肋。死罪貸流諸島。累赦視重輕原之。國之北隅。名別十八。罪人流奴兒干者。必經此地。極寒。至八月海即凍合。暑時方解。人行冰上。困頓不堪。其國每歲委官至此。給散囚糧。須用站車。每車輓以四狗。其狗悉諳人情。站有分例。有剋之者。必嚙其主守。至死乃已。名曰狗站。

〔譯語〕

哈嫩二天。大地。害日。得月。

〔山川〕

扶蘇山。山下有一怪石。石有龍攫之迹。相傳唐蘇定金征百濟。臨江欲渡。風雨大作。以白馬爲餌。釣得一龍。天時遂濟。故江曰白馬江。岩曰釣龍臺。

〔物產〕

果下馬。高八尺。

長尾雞。尾長三尺。

扶桑

扶桑國、在東海東三萬餘里。冠編云。羲和爲黃帝日官。錫土扶桑。齊永元元年。其國有沙門慧深來。始知扶桑之地多桑木。兩條同根。相爲依倚。故曰扶桑。葉似桐。初生如筍。實如梨。績其皮可爲布。亦以爲錦。居板屋。無城郭。有文字。以桑皮爲紙。無甲兵。不攻戰。國法有南北獄。犯輕罪者入南獄。罪重者入北獄。有赦則放南獄。不赦北獄。在北獄男女相配。生男八歲爲奴。生女九歲爲婢。犯罪之身至死不出。國王行有鼓角導從。衣色隨年改。甲乙年青。丙丁年赤。戊己年黃。庚辛年白。壬癸年黑。有長角牛。以角載物。勝二十斛。國人養鹿。如中國畜牛。以乳爲酪。無鐵有銅。不貴金銀。市無租估。其婚、婿往女家門外作屋。晨夕灑掃。經年而女不悅。即驅之。相悅乃配合。親喪、七日不食。祖父母喪、五日不食。兄弟伯叔、三日不食。不制衰絰。嗣王立。三年不親國事。舊無佛法。宋大明二年。罽賓國有比邱游行其地。教令出家。風俗遂改。

八紘譯史卷之二

西部

荷蘭

荷蘭、在西海之西北隅。通番商。國饒富。有城郭宮室。甚精潔。多技巧。能製奇器。國俗與西洋相似。其人面目類倭。首戴大帽。形如箬笠。衣服上下一統。恰與腿臂相貼。銀柔刀利。市物以刀切銀而用。前古未通中夏。至本朝順治初年。由福建省入貢。亦遣侍子來朝。比歲不絕。

阿路索

阿路索、在中國西北。西洋之東北。有城郭。貴者衣貂衣。男女自定婚配。住木房。屬國最多。人稀地廣。天氣甚寒。其邊隅六月中有僵凍者。明季未通中國。至本朝康熙時。始進黑貂、魚牙、海青、自鳴鐘、玻璃鏡、諸物。其人語異西洋之語。文用西洋之文。西儒南懷仁譯通其辭。得其向化來賓之意。爲混江之西北。有阿路索屬國。名昔白利牙。其國有罪者放於此。歲久成一大國。有城池。今聞已有王矣。去阿路索萬餘里。

博爾都阿拉

博爾都阿拉國、亦處西隅。前此未通中國。至本朝康熙十七年。來進獅。併調御獅人。留於上苑。獅形稍類

於虎。毫合金色。淺淡如灰。其尾像拂。熟睡時每搖動。示人不寐。頸項相觸則綱焰飛出。食餘獸用口一吹。羽毛皆落。行必曠野。不處山隅。以彰無懼。遇人欲食。向之伏處哀悲。即爲捨去。凡護其行。産小獅。藏之深窟。足之所履。以尾拂去其泥。使人不可踪跡。登探毬人盜其子。獅怒追至。擲毬與之。獅且搏跳。三追三擲。遂捨其子。震吼而歸。

吐蕃

吐蕃、即西羌。種出三苗。舜徙三苗於三危。近甘州。接高昌。其俗子妻母。弟納嫂。故無鰥寡。種類繁多。周平王遷都。羌偪諸夏。隔山、伊、洛之際。遂雜居焉。秦始皇築長城。漢武令居塞上。置張掖、酒泉、燉煌、威武、四郡距之。晉懷帝時。有赤亭羌姚弋仲者。生子萇。初事苻秦。於長安稱帝。亦號秦。再傳而爲劉裕所滅。唐代宗時。吐蕃屢入大擾。爲郭子儀合回紇兵擊敗而去。宋時貢寇不常。元時盡取其地。封其僧八思巴爲大寶法王。明洪武以其地爲烏思藏。置指揮宣慰。封其僧贊善。爲闡教大乘大寶法王。有封灌頂國師、及贊善王、闡化王者。俱賜印誥。法王須法。能使孔雀搏空。天花亂墜。近今有能預知生死。稱爲活佛。比歲入朝。其俗地薄氣寒。風俗樸魯。法令嚴整。上下一心。議事自下起。因人所利而行。故能持久。主曰贊府。貴臣曰主簿。風雨雷雹。每隔日有之。不食驢馬肉。贊普有城。不處氈帳以居。號大拂廬。部人處小拂廬。贊與臣歲一小盟。三歲一大盟。君臣爲友者五六人。號共命。君死皆自殺。無文字。結繩爲約。刑雖小罪。抉目劓鼻。其樂吹螺擊鼓。以麥熟爲歲首。綴金銀於臂以別尊卑。以赭塗面。婦人辮髮。俗重浮屠。政事決於桑門。重死兵事。以戰沒爲甲第。敗怯者垂狐尾於首以示辱。疾病不知醫藥。鳴鼓焚柴以逐疫鬼。篤信咒詛。無蔬茹瓜果。喜畜生物。景泰初、西番貢一猫。譯者問猫何異。西上供使臣書示云。欲知其異。今夕試之。將猫置於鐵籠。盛諸空室。明日有數十鼠死籠外。使臣云此猫所在。數里無鼠。蓋猫王也。

〔譯語〕

難天。薩地。你麻日。老死月。

〔山川〕

崑崙山、是爲天柱。積雪不消。

可跋海。

黃河、其水從地湧出百餘泓。即大敦腦。爲河之源。

〔物產〕

草上飛。其形如犬。色如玳瑁。性純不惡。獅豹見之皆伏於地。乃獸之王。尊在狻猊之上。

黑驢。日行千里。齊圖虎。一蹄虎斃。

羱羊、重數百觔。

竹鷄屎、其色淡碧。扣之聲清似玉。有香能消諸毒。

金剛鑽。狀如紫石英。生水中盤石上如鍾乳。鐵鎚不傷。火燃不毀。以羚羊角扣之即碎。切玉如泥。

鍋鑠、烏思藏所轄。愈小愈貧。

高昌

高昌、即火州也。其地高敞。物產昌盛。故名高昌。又天氣常熱。山色如火。故亦名火州。按高昌世勳碑曰。畏吾兒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一夕有天光降於樹。國人即而候之。樹生瘿若人姙身。越九月而瘿裂。得嬰兒五。收養之。其最稚者曰卜古可罕。既壯。遂有其民人而爲之君。漢時、戊己校尉居焉。皆以其地爲高昌郡。元魏時、蠕蠕并其地。立闞伯州爲王。高昌稱王自此始。後國屢亂。國人推麴嘉爲王。焉耆附焉。高昌乃大元魏時遣使奉表求經史。唐武德中、獻雌雄狗各一。高六尺。長僅尺。性甚慧。能牽馬銜燭。云佛菻狗。唐太宗時、其王文泰壅貢道不朝貢。唐使人貰之。文泰曰。鷹飛於天。雉竄於蒿。猫游爲堂。鼠安於穴。各得其所。豈不快耶。唐發兵擊之。略定其地。爲西州。設交河、天山、柳中、蒲昌、高昌六縣。麴氏傳國九世而亡。及安史之亂。其地陷沒。復自爲國。歷宋明朝貢不絕。其人辮髮。貌類高麗。婦人。戴油帽。名蘇幕遮。因竹爲郡縣。故俗近華風。貴人食馬。賤者食羊。激水爲磑。地無雨雪盛暑。人皆穴處。鷙鳥飛起。或爲日氣所爍。仍墜河濱。

【山川】

火焰山、烟焰燭天。至夜照見禽鼠皆赤。

【物產】

火鼠、其綿絮衣一襲止用一兩。稍多、熱不可耐。

赤白鹽、白者如玉。赤者如金。

白疊子草、其實成繭。中有細絲織之。名曰氎布。

土魯番

土魯番、亦車師地。素屬高昌。勝朝入貢。其地峻壑窮崖。氣候常暖。不生草木。禽獸亦稀。國中有山。山石青黑。遠望紛如毛髮。人言十萬羅漢洗髮處。

魯陳

魯陳、古柳中地。其地經大川砂磧。無水草。牛馬過此輒死。道傍多骸骨。有鬼魅。行人失侶。白日迷亡。謂之旱海。氣候和暖。風俗淳樸。居人有回回、畏兀兒二種。

【山川】

旱海、非海而以海稱。見原野之曠也。

哈密

哈密、西域入貢要道也。漢時爲伊吾廬。明帝時遣將屯田其地。至章帝時罷屯田。伊吾遂不爲漢有。後班超復得其地。鄧太后時令復設屯田。如永元時。置一司馬統之。隋末內屬。置伊吾郡。唐貞觀初、裂其地爲伊州。遂爲郡縣。至石晉時、其地爲小月氏仲雲所據。元末、威武王安克帖木兒居此。明永樂時、入貢。封帖木兒子脫脫爲忠順王。所統有回回、畏兀兒、哈剌灰、三種。後數傳爲阿黑麻所據。屢失其國。不能復振。凡西域、天方、等三十八國貢使至者。咸譯哈密譯文。其闕其俗獷悍穴居。諸部雜處。故衣服異制。飲食異宜。

【山川】

天山、其國人過此。必下馬羅拜。

馬鬉山、有望鄉嶺。嶺上有李陵題字處。

合羅川、唐回鶻公主所居。城基尚在。

【物產】

野蠶、不煩人力成繭。若蠶之上絲可爲綿。

鑌鐵、上有自然花紋。剖礦石中得之。價倍過銀。

四味木、其實如棗。以竹刀取之則甘。鐵刀取之則苦。木刀取之則酸。蘆刀取之則辛。出天山上。

撒馬兒罕

撒馬兒罕、西域大國也。漢爲罽賓。隋爲漕國。去嘉峪關萬里。其王姓昭。武康國王之宗族也。至唐復名罽賓。貞觀中、貢俱物頭花。丹紫相間。其香遠聞。又獻褥特鼠。喙尖尾赤。能食蛇螫。患者嗅之即愈。開元時、遣使獻天文書及秘方奇藥。又獻上清珠。光明潔白。可照一室。視之有仙人玉女雲鶴之象。搖動其中。至代宗時、庫中每有異氣神光。上命審視檢之。知從珠出。遂寶之。凡有水旱兵役。禱之無不奇驗。明成化時、阿黑麻貢二獅子。請使諸大臣出迎。詔遣中官迎之。獅日食生羊二。醋蜜各二瓶。嘉靖時、其國稱王者五十三人。皆入貢。傳昔闌王得一獸。欲其鳴不可致。夫人曰。嘗聞獸見其類則鳴。何不懸鏡照之。王從之。獸視影悲鳴沖霄。一觸而絕。地宜五穀。王居高廠。市肆網絡。頗類中原。西南番貨多聚於此。其民雕文刻鏤。工刺文綉。尤善治室。市用銀錢。經齊金字。國東有養夷城。甚小。四面蕭然。沙鹿海牙。居依崖谷。有極臭草。煮爲阿魏。叢監有黑蜘蛛。嚙人致死。中者以薄荷枝擦以羊肝。方愈。達失干、迭里迷、皆其屬隸。

【物產】

狻猊、初生七日未開目時。取之易調習。以其筋爲琴絃。一奏餘絃皆斷。取獅乳一滴。幷他乳同置器中。諸乳皆化爲水。

鬱金香、色正黃。花與芙蓉相似。

水晶鹽、明如水晶。琢爲盤。以水濕之。可和肉食。

亦力把力

亦力把力、古龜茲也。漢烏孫公主女妻龜茲。龜茲王隨主女入朝。自以爲漢外孫也。歸國後。衣服宮室傚從周衛。皆師漢儀。城有三重。外城與長安城等。規模壯麗。唐太宗時、付命將阿史那社爾破其國。開元中、遣使獻遊仙枕。枕之則十洲三島皆入夢中。其國王稱師子王。衣黃衣寶冠。與宰相九人同治事。明時有歪思者弒其主。納黑失只罕自立爲王。號亦力把力。其地逐水草佳牧。大谷深山。炎天積雪。俗獷戾。服用

苦穢。不復似昔。驕蕩性甚淫。無紀律。多蓄孔雀。人取食之。有山吐泉。行數里入地。狀如餳。餳甚臭。服之齒落更生。元日鬬牛馬駱駝爲戲。

〔山川〕

熱海。

天竺

天竺、一名身毒。地方三萬餘里。分五國。即五印度也。國各有王。地各數千里。中印度屬國甚多。四印度亦各有屬國數十。自張騫使絕域。而名通中國。獻白光琉璃。稱光照暗室。後爲貴霜王所滅。屬月支氏。佛氏生於西方。漢明帝夢丈六金身。遣使天竺求佛。於是釋教入於中國。宋元嘉時。天竺屬國伽毘黎國。遣使獻金剛指環。赤白鸚鵡。後蘇摩黎國、斤陀利國、婆黎國。俱入貢。梁天監初、中天竺遣使獻琉璃唾壺。魏宣武時。南天竺遣使獻駿馬。隋煬帝遣裴矩通西域。天竺佛稀不至。唐武德中。中天竺王尸羅逸多勒兵象戰。破四天竺。皆使臣服。時唐浮屠元奘。奉命取梵經。至其國。尸羅逸多問中國聖人。元奘言太宗神武。狀王曰。我當東面朝之。又因梁懷敬奉使。持節至王。被問自古有摩訶震旦使者。至吾國乎。國人曰。無有。王喜極膜拜。受詔。遣使獻火齊。鬱金。菩提樹。後其屬國摩伽陀國、獻波羅樹。那揭國、獻方物。烏茶國。獻龍腦香。至宋世朝貢不絕。天竺之法。國王死。太子即位。餘子皆出家爲僧。不居本國。元太祖滅回回。進攻西印度。過獨角大獸。高數十丈。作人語曰。此非帝世界。宜速返。耶律楚材曰。此旄星之精。名曰角端。天遣告帝。不可違也。遂班師。明永樂時。遣太監侯顯齎詔往諭。王一不剌金石。遣大臣名金銀桂杖二人奉迎。執禮甚恭。鋪絨毯於殿以待使者。燔炙牛羊。禁不飲酒。恐亂其性。以薔薇露和香蜜水飲之。隨奉表獻方物。又有榜葛闌、即東印度也。永樂十二年。遣使貢麒麟。卻之。其地土廣人稠。財物豐衍。市用銀錢。海則田畝。一歲再收。王居極侈。禮法森嚴。男女紫色。男剃髮。身服從頭套下。下圍以帨。女短衫下圍色布。不施脂粉。自然柔艷。項繞纓絡。耳垂寶鈿。相傳先時其人獷悍。以善終爲不祥。戰死爲吉利。老聃騎青牛出關。至其地惡其強暴。乃於淨飯夫人口中託生爲佛。故後其俗殺性漸殊。刑有笞杖流徒。賦有十二。醫卜陰陽皆具。有一種人不食肉味。夫死妻不再嫁。妻死夫不再娶。有無倚者。一村養之。不容別村求食。有女稱術術者。粧飾倩麗。口唱番曲。又復善舞。宴飲佑觴。亦有從人名根肖速魯奈。作百戲。且能伏虎。以鐵索繫虎。行市中。入人家。解索坐虎於庭。裸而搏虎。虎怒交撲。仆虎數回乃已。或手投入虎喉。虎亦不傷。戲已仍繫之。人爭啖以肉。出錢勞戲者。

〔山川〕

聖水。能止風濤。番人以琉璃瓶貯之。遇風灑之即止。

〔物產〕

犏牛。角長四尺。十日一割。不割則死。人飲其血。壽五百歲。牛壽如之。

異象。能識人言。十人命負物至何處。往輒不爽。他國象遇之蹲伏。

獨角、角生額間。能解毒。國有毒蛇。蛇游水中。人獸飲之必死。百獸在水次。俟此獸來。以角攪水。毒解始敢舉飲。

能逆、形如牛。身似象小。低有兩角。一在鼻上。一在頂皮。如鎧甲。刀箭不能入。居水中可數十日。裂之可煅百獸。遇象馬必逐殺之。皮骨角蹄皆藥。

貓有肉翅。能飛。

椰樹甚大。餘可造舟車。葉可覆屋。實可療饑。漿可止渴。又可爲酒爲油爲糖爲醋。其節可爲釘。殼可盛飲。食蕉可當飯。稻一木而一室之利畢備。

陰樹、花如茉莉。夜開晨落。國人臥於樹下。至早花覆滿身。

菩薩樹、不花而實。人不可食。其枝下垂。附地生根若柱。歲久結成巨林。人蔭其下。無異屋宇。至有容千人者。以爲佛宇。

那核婆果、大如冬瓜。熟則果赤。剖之、中有十小果。大如雞卵。更破之。其汁黃赤。其味甘美。或在樹頭如眾果。結實或在樹根。如茯苓在土。

婆羅門

婆羅門、古師子國。屬於天竺。處西海中。廣二千餘里。先時南印度有國王女嫁隣國。路逢獅子。負女而去。遂孕男女。男長力格猛獸。問其母知昔事。曰人畜殊途。宜速逃逝。攜母妹趨本國。獅子追戀憤恚。暴害人物。王募能擒獅子者酬重賞。子欲往。母曰。彼雖畜類。父焉。爾何忍。子曰。人畜異類。禮安在。乃袖小刃出應募。獅子踞林中。人莫敢近。子即其前。父遂馴伏。乃剚刃於其胸中而死。王曰。逆哉。父而尚害。畜種難馴。重賞以酬其功。遠放以誅其逆。於是裝二大船。多儲糧糗。母留在國。周給從優。子女各從一舟。隨風飄蕩。男船泛海至寶渚。建都築邑。因爲獅子國王。女船泛至波剌斯西。神鬼所居。產育羣女。爲西大女國。獅子國中多奇寶。四時和適。冬夏無殊。五穀不拘時節。隨人種植。其地本無人民。惟鬼神與龍居之。客來市易。不見其形。但列珍寶。標其所值。商人依價取之。異域人聞其土樂。競至其處。遂成大國。晉義熙初。遣獻玉佛。高四尺二寸。形制特殊。五色潔潤。似非人工所至。在建康瓦官寺。宋淳化中。闍婆國使來。言其隣有婆羅門者。其人善察人情。先知吉凶。明時亦嘗入貢。其境負山面海。念佛修齋。風俗同於印度。

榜葛剌

榜葛剌國。乃東印度也。詔納樸兒。古天竺國也。又名金剛座國。乃釋迦得道之所。北印度名伐剌拏。俱古佛國。而四譯考及星槎勝覽。無伐剌拏名。詔納樸兒亦甚略。獨於榜葛剌。言其地廣人稠。財物豐衍。賦法十二。交移、刑法、陰陽、醫卜、百工、技藝、大類中國。其王殿庭壯麗。柱皆黃銅。儀衛華整。婦女寶鈿纓絡。田一歲二收。不用耘耔。禁不飲酒。明永樂時。國王靄才思丁來朝。貢麒麟。

莫臥爾

莫臥爾併四印度。惟南印度尚仍其舊。

〔山川〕

安日河、東印度有大河、名安日。國人謂經此水一浴、所作罪孽、悉得消除。

百爾西亞

百爾西亞、在印度河之西。地多雲。氣候極熱。人須坐臥水中方解。又無淡水。水從海外載至。他居三大州之中、商賈多聚此地。海內珍奇難致之物、往輒取之如寄。

度爾格

度爾格內有國曰亞剌比亞。土產金銀寶石。地在二海之中。氣候常和。一歲再熟。有樹如橡栗、夜露墜其上、即凝為蜜。百物俱豐。山生草木皆香。過之襲人衣袂。

〔山川〕

沙海、廣二千餘里。沙乘大風如浪。行旅遇之、偶為沙壓、倏爾成山。過者須乘駱駝。駝行甚疾、庶幾得免。

死海、國中有一海。水味甚鹽。不生波浪。不能沉物。人沉水試之、終不可入。海色一日屢變、文成五色。因其不生水族、故名死海。

〔物產〕

弗思尼鳥、壽數百歲。自覺將終、則聚香木一堆、立於其上、搖尾然火、自焚而死。其所遺灰、變成一蟲。蟲又變作前鳥。天下止有一鳥。故西士言物奇無兩者、為弗思尼。

佛菻

佛菻、漢大秦國也。元封初、貢大雞牛、高六尺。尾環繞其身。角端有肉。蹄如蓮花。帝使裝鋼石起望仙宮。不勞人力。其國又名海西。去長安四萬餘里。地方萬里。城四百。小國數十。十里一亭。三十里一堠。路無盜賊。但有猛虎獅子。行者非成羣不敢過。都城廣八十里。宮殿香木為梁。水晶琉璃為梲。異寶飾門。黃金為地。白石壘屋。瑩潤如玉。盛暑飲水上流、以消炎熱。有貴臣十二共治國。國有大災異、輒更立賢王。廢者不怨。其人頗類中國。有幻人能為幻術。有神醫能開腦取蟲、以愈目疾。歷晉唐宋亦間入貢。其地甚寒。王衣紅黃衣。以金線織絲布。或五色布纏頭。貴臣亦爾。其俗不尙戰鬪。隣國有爭。但以文字相問。大始加兵。賦稅以國事大小用費為差。刑輕者杖。重者以布囊沉之江中。其候時日。懸大金秤。上繫十二金丸。每至一時。一丸自落。略無差爽。鑄金銀錢。鑿刻勒佛。西海中有貿易者。不見其人。皆以其直置諸物傍。待領直。然後收物。名曰鬼市。

〔山川〕

水銀海、在佛菻國。當日沒之處、有水銀海。周圍四五十里。國人於近海十里許。掘坑數十。使健兒騎壯馬。人馬皆貼金。行近海際。日照金光炫耀。則水銀潮湧滾沸而來。人即回馬疾馳。若稍緩則為捲去。水銀追人不及。飛墮坑中。人因取之。與香草同煎。遂化其銀無異。

〔物產〕

駭雞犀、通天犀也。以之盛米哺雞。雞皆驚去。

獒、其形似狗。獰惡多力。

卻火雀、其羽似燕。投之火中。烈火即滅。毛翅無傷。

壟種羊、以羊臍種土中。聞雷而生。擊鼓驚之。臍斷即走。至秋可食。其臍內又復有種。

肉汁酒、池有蠕蟲。剖其肉。以石壓之。取草子釀其汁中。遂成美酒。

水雞珠、碧色。木雞鳥口中結沫所成。

千年棗、

阿勃參油、療疥癬。其貴如珍。

西錦奈祇花、取油塗身。可以去風。

緬甸

緬甸、地熱多蛇。城貼藥金紙。尙青。以粉作畫。衣俱白。其人形醜體黑。性柔而詐。善浮水。男皆綰髻。婦皆綰後。皆以麝香塗體。國王座下有青紅寶石。光怪射人。事佛敬僧。有事抱佛設誓。質之於僧。然後決。錢鑄國王之西。書貝葉。其國有孟養城。內建武侯祠。武侯至此。名其地曰剩村。勒石紀事。過金沙江。向木邦國。武侯立碑路旁。題字曰異日皇帝過此。明末永歷投荒。乃應其讖。永歷就擒後。雷碎其碑。

小西天

小西天、佛國。屋宇以竹為之。所居面雪山。山長一千六百里。皆積雪。炎暑不消。惟摩尼佛打坐石。廣數丈。無雪。以石旁草生為春。枯為冬。記歲時。老幼男婦皆名佛。衣皮食肉飲血。晨起誦心經畢。向南跪拜。願生南方極樂世界。不拘男女。以壽之長者稱佛老。為國長。晝夜不絕火。所炊木有焰無煙。以中國茶為至寶。

〔物產〕

四足鳥、其大如鵝。鳴似鶴。肉翅能飛。不能遠。其雛胎生。行則負雛於背。不踐稼稿。不食生蟲。殺之必見不祥。

樹頭酒、貝葉之樹曰稜。高五六丈。土人以瓠納其實中。懸瓶於下。劃開其實。流汁甚芳。即成旨酒。

渤泥

渤泥、闍婆屬國。在西南大海中。地炎熱。多風雨。樹木柵為國。王居樓覆以貝葉。王綰髻裸跣。腰纏花布。出入徒行。人多業漁。散髮跣足。濕椰漿為酒。無稻麥。捕牛負蟹。煮食沙糊。沙糊者、取樹實為漿。澄其粉以為餅。食無器皿。書無筆札。以刀刻貝多葉。事佛甚嚴。撫琴鳴鼓。擊鈸以為樂。洪武時入貢。其表文云。渤泥國王臣馬合謨沙。為這幾年天下不寧靜。俺在番那裏住地。呵沒主的一般。今有使臣來。開讀了皇帝的詔書。知道皇帝登了寶位。與天下做主。俺心裏好歡喜。本國地面是闍婆管下的小去處。怎消得皇帝記心。這幾日被蘇祿家沒道理。使歹人來把百姓每害了。託著皇帝的福。喜得俺家兒人沒事。如今別無好的東西。有些不中的物。使將頭目每替我身子。跟隨著皇帝跟前來貢上。其文質樸如此。

〔物產〕

把勒齒、似羊似鹿。腹中生藥石。能療種種異病。價至百換。

貝多葉、以之覆屋。與竹編之爲食器。

藥樹、取其根煎爲膏。服之并塗身。兵刃皆不能損。

麻剌

古麻剌、其國有徐州。有城四重。國人緇素。梵宇滿鄰。妓女歌舞獻佛。明時入貢。國有兩宿。三才圖會云。在東南海中。非是。

覽邦

覽邦、淡蘇勒國也。明帝時、龜茲甘取其國。漢遣班超平復之。魏文帝時。遣使送釋迦牟尼佛袈裟一領。長二丈餘。帝云。應是佛衣。當有靈異。命焚之。從烈火上。終日不損。王賜金獅子冠。都城方五百里。內有大城十二。小城數十。人手足皆六指。產子非六指者不育。地多沙礫。俗尚詭詐。生子柬頭使褊。其人文身碧眼。國主姓裴。唐宋元明。朝貢無間。

古里

古里、去中國十萬里。海濱爲市。乃西洋諸番之通會也。明初甘入貢。王好浮屠。國事決於將領。族分五種。煅牛糞爲灰。佩之。或塗肢體。尚信義。行者讓路。道不拾遺。無刑法。以石灰畫地爲禁令。其國王死。不傳子而傳甥。無甥則傳弟。訟盜賊理涖獄。使人以手探入沸油之中。以辨曲直眞僞。算以手足二十指。會計無差。牛重數百斤。不食其肉。

瑣里

瑣里、勢力微弱。俗同西域。又有西洋瑣里。其國差大。其人每故爲他國爲王。

蘇門答剌

蘇門答剌、一名須文達那。漢條支、唐波斯大食地也。漢靈帝時、來進鸚鵡。高七尺。解人言。魏神龜中。上游入貢云。大國天子。天之所生。願日出處。常爲漢中天子。唐貞觀中。獻水珠。行軍乏水。置之土中。涓流自出。其國嘗有人乘船入海。經涉八年。未極西岸。於海中見一方石。石上有樹。枝赤葉青。樹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不語而笑。手足皆動。摘取而下。其兒即死。遂持一枝見王。復命。唐開元遣使入貢。見帝不拜。曰。國人止拜天。不拜王也。有司責之。乃拜。有白衣大食、黑衣大食二種。唐代宗曾取其兵以平兩京。宋明朝貢不絕。其國田磽穀少。男子白布纏頭。腰圍錦。婦女椎髻。腰圍色布。其人一日之間。必三變色。或黑。或赤。或黃。每歲必殺十餘人。取血浴身。以卻疹疾。王居以瑪瑙爲柱。綠甘爲壁。水晶爲瓦。碌石爲磚。帷幕悉皆文錦。官有丞相大尉。馬高七尺。士卒驍勇。技藝成精。番船往來。民居間於中土。有禮堂。容數萬人。每七日王出禮拜。登高座。爲衆說法。其刑法。罪重者。懸竿射之。婚姻不擇骨肉。六月爲歲首。其隣國有故臨國。人如黑漆。有獸傴僂。有神水。涸之止風。有那孤兒國。即花面國。國小比一大村。猱頭裸體。人皆黥面。其屬國有勿斯

里。每經百年始一見雨。每二三年。間有老人自江中出。國人拜告吉凶。笑則豐。愁則歉。已復入水。國中有塔。上有神鏡。他國兵至。先照見之。有勿斯離。有天生樹。其果每年另結一種。有青鵝尾。地寒。積雪雪內生蛆。狀如瓠瓜。味極甘美。能治內熱。有麻離拔。貴人以金線桃花帛纏頭。有黎伐。附蘇門答剌入貢。有白蓮。地多珍寶。

〔物產〕

龍馬、馬與龍交所產。

駝鳥、高四尺。足似駱駝。卵大二升。噉羊爲食。

螺子黛、每顆價値千金。

龍涎香、龍嶼涎出。取以市道。

美葉、高六七尺。扶蔬如樹。下可坐臥。

蒔枝瓜、其瓜極大。一枚供十人食。

石榴、重五六斤。

臭果、長八九寸。剖之甚臭。內有白肉十四五片。其味最佳。

蒲桃、大如雞子。

彭亨

彭亨、在海島中。地多平原。草木稀少。

蘇祿

蘇祿、其國王有三。曰東王、西王、峒王。東王爲尊。明初來獻巨珠一顆。重幾八兩。民食沙糊、魚蝦、螺、蛤。釀蔗爲酒。煮海爲鹽。

〔物產〕

竹布、以細竹抽絲織以爲布。

百花

百花、古注輦國也。以多產奇花。故又名百花國。宋祥符中。遣使入貢。表辭駢雅。使臣捧眞珠碧玻璃升殿。布於御座之下。謂之撒殿。來經三載。其俗尚佛。富饒。其宴。國王與四侍郎共坐作樂。歌舞。食肉。而不飲酒。戰陣用象。物產甚多。

淡巴

淡巴、古狼牙修國也。宋天監中。遣使來朝。表皆佛語。使言其立國以來年逾四百。後乃衰弱。族有賢者。國人歸之。王囚執之。其鎖無故自斷。遂奔天竺。天竺妻之以女。淡巴王死。國人迎還。以之爲主。明時入貢。其國風以秀勝。地廣產多。民務耕織。頗有威儀。絕少竊盜。物產與眞臘同。

婆羅

婆羅、負山面海。國人狠戾。男女佩刀而行。殺人奔走他所。一月之內。被獲則償命。一月之外。卽不論矣。捫其婦人之乳。則言曰你愛我。若有私意卽刺殺之。

阿魯

阿魯、在西南海中。或云卽啞魯。非是。

大小葛蘭

大葛蘭、土木宜穀。民懶耕作。賴烏爹之米爲食。小葛蘭與柯枝接界。西洋諸國之要道也。田瘠少收。藉榜葛剌米爲食。

黑白葛達

黑白葛達、二小國也。土瘠民貧。投刑尚佛。

臘里

臘里、國同居之國於西海。

忽魯謨斯

忽魯謨斯、明時通貢。其地土沃民富。儀表豐偉。皆信佛教。壘石爲城。有壘屋至三五層者。男卷髮長衫善射。女編髮四垂。帛纏其頂。以青石磨水。點目唇作花紋爲飾。婚姻用媒妁。市用銀錢。國法禁酒。犯者棄市。醫卜技藝俱精。國有四山。出物四種。一出鹽如紅礬。有重數百斤者。可以爲器。碎之可食。一出紅土。可以爲珠。一出白土。可粉牆壁。一出黃土。其色似金。

【物產】

馬哈獸、角長過身。

圖羊、前截毛長拖地。後截有如剪淨。角上帶牌。畜之以圖。

呂宋

呂宋、小國。以地產黃金。故人富厚。俗淳恥訟。

【物產】

鷹有鷹王。飛則衆鷹從之。或得獲。候鷹王先取其睛。衆鷹方啖其肉。

奇樹、有一樹。獸不得近。過其下者卽斃。

阿丹

阿丹、小國。其王金冠寶帶。身衣黃袍。謁佛則易。褡布纏頭。衣白。屋皆石築。有赤金錢紅銅錢以相貿易。以十二月爲一歲。歲無閏。以見新月爲一月。四時以花木榮謝爲準。

南巫里

南巫里、小國也。或曰。卽南泥里。民千餘家。皆回回。王宮室架高樓。甚潔。聽政寢食。皆在其上。洋中有帽山。山下淺水。有珊瑚樹。依山居人。雖二三十家。皆稱王。服飾如阿丹。風俗似蘇門答剌。

【物產】

黑珊瑚、其色如墨。殘姿可愛。

柯枝

柯枝、古槃槃國。宋梁時始入貢。明時亦遣使來朝。其貢物有佛畫塔圖、菩提樹葉、舍利子。使人云。國王、瑣里人也。首纏黃白布。上不衣。下繫帨束腰。縫椰木葉。國人五種。一曰南昆。與王同類。次回回。次哲地。富有財者。次牙儈。又次里賤者。曰木瓜。木瓜穴居巢樹。捕魚爲業。男女裸體。紉木葉蔽其前後。遇人蹲伏。候過乃行。蓋避羞也。王尙浮屠。每旦汲井泉澆佛頂。氣候常熱。雨水最多。

花面

花面國、猱頭裸體。單布圍腰。人皆刺面。爲鳥獸花蕊之形。離奇煥目。其地氣候不常。然風俗淳厚。強不奪弱。富不驕貧。上下自耕而食。絕無盜竊。

沙哈魯

沙哈魯、古投和國也。民淳恥鬬。物產豐饒。居壁繪彩。上覆陶瓦。王冠朝霞冠。耳掛金環。足履寶屧。官府有將軍功曹郡縣等職。國無賦稅。隨意貢奉。以農桑爲業。國人乘象。市用銀錢。小如榆莢。私鑄者截腕。有穿耳刖足之刑。物產甚多。海中諸國。以廉價得其奇貨。國人不知也。唐通中國。明時入貢。

忽魯忽斯

忽魯忽斯、海中小國。明時入貢。

古里班卒

古里班卒、土瘠穀少。亦貢於明。

木骨都束

木骨都束、瀕海爲城。相連有竹步國、剌撒國。俱入貢。

日羅夏治

日羅夏治、海西小國。亦脩入貢。

溜山

溜山、一名牒幹。小國也。地無城郭。倚山聚居。風俗淳美。尙佛業漁。男女微黑。富人以織金手帕纏頭。以銀爲錢。或用海肌。其西有天生石門。如城闕然。中有八溜。各有所主。廣三千里。所云弱水三千。是也。其人巢居穴處。不識穀帛。但食魚蝦。以樹葉遮其先後。若商舶遇風。舟師不識。嶜入其溜水。漸無力。沉而不返矣。

【山川】

弱水、其性至柔。雖秋毫飄入。亦至底。

錫蘭

錫蘭、海中大國。其王瑣里人也。明時入貢。其俗尙釋。最重牛象。燒牛糞塗體。飲牛乳不食其肉。殺牛者死。

其禮佛也，手舒於前，腿伸於後，胸腹著地而拜。人稠國富，亞於爪哇。婚姻則親屬婦人拍胸哭泣，叫號爲賀。男去鬚留髮，以布纏首。土宜稻穀。所經海中有赤卵塢，其人穴居，男女裸體，有如野獸，食魚蝦及芭蕉子。俗云，若有寸布在身，即生爛瘡遍體。相傳昔者釋迦過海於此，澡浴，塢人竊盜其衣，釋迦咒誓，以故至今其人莫能衣服。海濱有一盤石，印一足跡，甚長，有水不乾，云是釋迦足跡。山下有寺，乃釋迦涅槃處，眞身尙在寺中。

〔山川〕

翠藍山、山頂有盤古足跡，其形甚巨。產有五色寶石。國人云，是乃盤古涙液結成，故有奇光異彩。

珠簾沙中有螺蚌，國王令人網取，傾入珠池，採珠爲用。

打回回

打回回、風土無考。

甘巴里

甘巴里、建國於西南海中大島之上。

八答黑商

八答黑商、山川明秀，人物溫厚。

加黑勒

加黑勒、西南一小國也，居人不及千家，無以資生，常受備於鄰國。

亦思把罕

亦思把罕、海中大國，國有堅城，王居亦麗，畏刑尙佛，惡殺喜施。

龍牙犀角

龍牙犀角、其地內平外尖，民皆蟻附而居。

龍牙門

龍牙門、在三佛齊之西北，兩山相對，狀似雙牙，客船過於其中，地多瘴氣。

假里馬丁

假里馬丁、山列翠屏，與交欄相望。

黎代

黎代、在那孤兒王之西，連搽泥界。

那哈

那哈、或云卽蘇門答剌師古須達那國。

如德亞

如德亞國，地近中海，天下諸國載籍，上古事蹟，多茫昧不明，或異同無據，惟德亞史書悉記無訛。諸邦推

爲宗國。地甚豐厚，人烟稠密，如德亞之西國，名逵馬斯谷城，有二層，不用磚石，是一活樹紐結，無隙甚厚，而高峻不可攀登。

則意蘭

則意蘭人、自幼以環繫耳，漸垂至肩而止。產水晶，國人皆琢以成棺，以斂死者。

以西把尼亞

以西把尼亞，國周一萬二千五百里，天下萬國相連一處者，中國爲冠，在異域者，以西把尼亞爲冠。國中奉天主教，皆一夫一婦，無有二色。君臣相見，以免冠爲禮。衆衣靑色，有書室，周列諸國經典書籍。賦稅十分取一，歲入養廩有餘。國多美酒，飲不至醉，醉者終身爲辱。坐用桌椅。立有仁會，遍恤煢獨，商船至有死而無主者，則爲收其行李，訪其親戚還之。國王遍處設官，撫恤孤寡。土肥饒，布極堅細，敝則搗以爲紙。

拂郎察

拂郎察、在以西把尼東北，地分十六道，屬國五十餘。是國之王自古迄今皆具一神異，能以手撫人瘰癧，應手而愈。國土膏腴，物力豐富，居民安逸。有山出石，藍色，質脆，可鋸爲板，當瓦覆屋。人性溫和，尙文好學。

意大里亞

意大里亞、在拂郎察東南，周圍一萬五千里，道人繼統，轄有一千一百六十六郡，其最大者曰羅瑪，古爲總王之都城，周一百五十里。地有大渠，商船珍寶，輻集於此。建一國殿，壯麗無比。教皇居此。教皇皆不婚娶，選大臣公推而立。西域列國之王雖非其臣，咸相致敬，稱之曰俾斯玻。大事莫決，必諮命焉。西北爲勿搦祭亞，無國王，世家共推一有功德者爲主。城建海中，以木爲樁，入水不腐，其上鋪石造室，備極精美。城內街衢，俱在海上，兩傍可通陸行。城中有艘二萬，又有一橋極闊，上列三街，其高可度風帆。有一泉出山石中，不拘何物，墜於其內，半月便生石皮，周裹其外。意大里亞之島有三，一西齊里亞，地豐厚，有大山，噴火不絕，四周多草木，積雪不消，常成晶石。其國人善譚論，極爲三舌人，精天文，造日晷法，自此地始。有巧工德大祿者，造百鳥，自能飛，卽微如蠅蟲，亦能運動。其傍有馬兒島，不生毒物，卽蛇蝎皆不螫人。一撒而地泥亞，亦廣大，生一草名撒爾多泥，人食之輒笑死。一哥而西加，有三十三城，所產犬能戰，一犬可當一騎。又近熱奴亞，一雞島，滿島皆雞，不須人豢。

亞勒瑪尼亞

亞勒瑪尼亞、在拂郎察之東北，國王不世及，乃其七大屬國之君所共推者，或用本國之臣，或用列國之君，須請命教皇立之。其氣候冬月極冷，富貴家煖室。士人爲兵，忠實可用，至死不貳。工作精巧，能於戒指內納一自鳴鐘。又有法蘭哥地人，質直易信，行旅過者，輒留之客，或不答，則大喜，延入具酒食，或爲計緩急。未室者妻之，謂此人已經嘗試，可信託也。多備葡萄造酒，但沽與他方過客，士人惟飲水而已。他國載酒至，不容入境。其屬國名傳厄美亞者，地生金，金塊有重十餘斤者，河底常有金如豆粒。有雞得林日亞國者，宮室用帷幔障壁。其王有一延客堂，周列珊瑚瑯玕以爲屏障。又有一大銃，二刻之間，可連發四十次。

法蘭得斯

法蘭得斯、在亞勒馬尼亞之西南、地不甚廣、人居稠密、有大城二百八十、小城六千三百六十八、人情樂易、好談論、善謳歌、婦女與人貿易、性貞潔、能手作錯金絨、不煩機杼、洋布最輕細者、皆出此地。

波羅泥亞

波羅泥亞、在亞勒馬尼亞東北、地多平衍、皆密林、國人採之不盡、又產鹽、其光如晶、其人美秀而文、未知有盜、國王不傳子、聽大臣擇立賢君、亦有立其子者、須前王在位時預擬乃得立、其地甚冷、冬月海凍、行旅於冰上、望星而行、有屬國波多理亞、地易發生、種一歲有三穫之、獲草萊三日內便長五六尺、海濱出琥珀、是海底脂膏、從石隙流出、見風始凝、每為大風衝至海濱。

翁加里亞

翁加里亞、在波羅尼亞之南、物產極豐、牛羊可供西域一方之用、有四水甚奇、其一從地中噴出、即凝為石、其一冬月常流、至夏反合為冰、其一以鐵投之便如泥、再鎔又成銅、其一水色沉綠、凍則便成綠石。

大泥亞

西域西北有四大國、曰大泥亞、曰諾而勿惹亞、曰雪際亞、曰鄂底亞、與亞勒馬尼亞相隔一海套、道阻難通、自為別一天下、其大泥亞國、沿海牛羊最多、牛輸往他國者、歲常五萬、海中魚撥水而行為魚湧、帆不能行、其諾而勿惹亞人性馴亞、喜接遠方賓旅、僑居者絕不索物價、絕無盜賊、雪際亞地分七道、屬國十二、西域之北、稱第一富庶、多五穀五金財貨、百物貿易、以物相抵、人好勇、亦善遇遠人、鄂底亞、在雪際亞之南、亦繁庶。

厄勒祭亞

厄勒祭亞、在西域極南、聲名遠聞、禮樂法度、文字典籍、皆為西土之宗、其人喜啖水族、不嗜肉味、亦嗜美酒、東北有緬馬泥亞國、生齒極衆。

【山川】

亞施亞河、其水白、羊飲之變黑、
亞馬諾河、其水黑、羊飲之變白。

莫斯哥未亞

莫斯哥未亞、西北之盡境、東西約五千里、南北八千里、中分十六道、兵力甚強、且非衆併、其地夜長晝短、冬至日止二時、氣極寒、雪下則凝、行旅徑乘車度雪中、其馬疾如飛電、室宇多用火溫、雪中行者為嚴寒所侵、血脈皆凍、如移入溫室之中、耳鼻輒墮於地、自外來者、先以水浸其軀、俟僵體漸甦、方可扶入、夏秋皆衣裘、多狐貉貂鼠之屬、熊皮為褥、永絕蠅虱、產皮處以充賦稅、國人多盜、人畜猛犬、見人則噬、晝藏窖中、夜開鐵籠、始放入嚙、置影閉戶、惟國主命習文藝、其餘雖貴戚大臣、亦皆禁學、恐其聰明過主、為主害也。有大鐘、以搖不以撞、搖非三十人不能、惟國主即位及誕日鳴之、所造大銃、長二丈七尺、一發用藥二石。

容二人、人內掃除、又有一密林、其樹悉為蜂房、國人各界其樹為恆產、嘗有人入密林、見一枯樹、大過合抱、攀緣樹巔、忽墮樹腹、蜜沒至口、計無所出、幸有熊登樹啗蜜、以掌探樹腹、其人牢握熊掌、熊驚躍、遂得拔出、近國海有島百千、其大者曰甘的亞、襍有百瓜、周二千三百里、西域西海至冰海、海島極大者、有諳厄利亞、有意而蘭大、其外小島不下千百、意而蘭大氣候溫和、多產獸畜、絕無毒物、多一小島、島中一洞、常出怪異之形、或云鍊罪地獄之口、諳厄利亞氣候融和、地方廣大、分為三道、其地有怪石、能阻舟、闊七丈、高二丈、隔石發大銃、人寂不聞、故名聾石、有湖長百五十里、廣五十里、中容三十小島、天靜無風、倏起大浪、舟楫遇之、無不破碎、有一島無根、因風移動、人不敢居、近有一地、死者不殮、移其尸於山、千歲不朽、犬最猛烈、一犬可殺一虎、遇獅亦不避也、人以魚為糧、或磨魚為麪、油為燈、骨造舟車屋室、亦可為薪、皮以為舟、遇風不沉不破、北海濱有小人國、高不二尺、不具鬚眉、男女無辨、跨鹿而行、鸛鳥常欲食之、小人與鸛相戰、或預破其卵、以絕種類、又有小島、其人性嗜酒、任飲不醉、年壽最長、近諳厄利亞國為格落蘭得、其地多火、火焰所至、便置金飯、熟物更不須薪。

【山川】

冰海、冬月海冰為風所擊、湧起成山。

窩兒加河、其河最大、支河八十、皆為尾閭、七十餘川、流入北海。

【物產】

亞爾爵虛日鳥、海風至冬極大、舟楫難行、有鳥巢於水次、一歲一乳、但自卵至翼、不過半月、此半月內海靜無風、商船待之以渡、

阿力滿草、可以辟穀、少嚼便能療飢、出甘的亞襍島中。

阨入多

阨入多、自古有名、極稱富厚、其地千年無雨、亦無雲氣、其國女人恆一乳生三四子、天下騾不孳生、惟此地騾能傳種、此方人夜睡無夢。

【物產】

亞飫刺鳥、此乃百鳥之王、羽毛黃黑、高二三尺、喙如鷹、巢於山巔、生子則令視日、目不瞬者留之、壽最長久、能搏羊鹿、積骸最多、有尋得其巢者、取其餘肉、可供終歲、

山貍、其形似麝、臍有肉囊、香滿其中、病即磨於石上、能療耳疾、

大布獸、其身則狼、人手人足、專入墓穴、發食人屍。

馬邏可

阨入多近地、為馬邏可與弗沙國、國人以蜜為糧、其俗以冠為重、非貴人老人不加於首、弗沙宮室華整、有一殿周三里、開三十門、夜燃燈九百盞、國人亦識理義、西為亞非利加、地最肥饒、一麥管秀三百四十一穗、稱為天下之倉、馬邏之南、有國名奴米弟亞、人性猶惡、不可教誨、其地有小利未亞、方千里、無江河。

過者備嘗旬之水。

亞毗心城

亞毗心城、地方極大。人黑如漆。惟齒目甚白。產五穀五金。以生金塊易物。國中道不拾遺。夜不閉戶。不知有盜。人極智慧。一名馬拿莫大巴者、國土最多。皆極愚蠢。氣候甚熱。沿海皆沙。人踐之即成瘡痛。黑人坐臥其中。無恙也。所居穢。如豕牢。喜食象肉。亦食人。市中有市人肉處。皆生啖之。奔走疾於驄馬。不衣衣、反笑人衣衣者。無兵刃。以木爲鎗。不知變。歲若鳥獸然。聞簫管琴瑟。起舞不止。性樸實。爲奴極忠於主。視其王若神。陰晴旱澇。皆往祈之。所產雞亦皆黑。烏木黃金最多。無鐵。善泅水。他國名爲海鬼。其亞毗心城屬國。有名諳哥德者。夜食不晝食。又止一餐不再食。以鹽鐵爲幣。又一種名步冬。頗知學問。重書籍。善歌舞。

〔物產〕

大象、一牙有重二百斤者。

亞爾加里亞、其獸如貓。尾後流汁。黑人阱於籠中。以刀削其乾汁。以爲奇香。

西爾得

西爾得、其地有兩大沙。其一在海中。隨水游移不定。其一在地。隨風飄泊。所至積如邱山。城郭田畝。皆被壓沒。又有工鄂國。地亦磽瘠。頗解義理。

井巴

井巴、衆十餘萬。極勇。無定居。以馬及駱駝乘載。遷徙所至。即食其人及鳥獸蟲蛇。必生命盡絕。乃轉他國。爲南方諸國之大害。

福島

福島、西北七島之總名也。其地甚饒。凡生人所需無所不有。絕無雨而風氣滋潤。易長草木百穀。不煩耕種。葡萄酒及白糖至多。商舶往來。必至此島市物。以爲舟中之用。

聖多默島

聖多默島、國千里。徑三百里。其地濃陰多雨。近日處雲愈重。雨愈多。此島之果俱無核。又有意勒納島。島獸果實甚繁。絕無人居。海舶從小西洋至大西洋者。恆泊此十餘日。樵採漁獵。備二三萬里之用而去。又聖老楞佐島、圍二萬餘里。人多黑色。散處林麓。無定居。出琥珀象牙極廣。

八紘譯史卷之三

南部

安南

安南、堯典所謂南交也。秦屬象郡。漢初南越尉佗兼有其地。漢武帝平南越。置交趾、九眞、日南三郡。光武中以任延守其地。教以禮義。遂有華風。建武中女子徵側徵貳反。馬援征平之。桓靈後。蠻獠據象郡爲林邑國。由魏晉至唐。屢爲州郡。五代時土豪曲承美據之。已而幷於劉隱。傳至劉鋹。交州大亂。有丁璉者舉兵擊鋹。鋹降於宋。丁璉亦內附。宋太祖封璉爲交趾郡王。璉死。其將黎桓篡立爲王。桓死。其臣李公蘊亦篡立爲王。傳九世無嗣。爲其壻陳日照代立。九傳至明永樂時。其王日焜。爲國相黎季犛篡弒。改國曰虞。詐稱陳氏已絕。黎姓其甥也。求權署國事。逾年陳王孫天平走京師。言黎氏篡弒事。送之歸國。季犛伏兵殺之。幷殺我使。永樂命沐晟張輔討之。擒季犛父子。訪求陳氏後已絕。乃立交趾布政司。郡縣其地。其後黎利復叛。屢征失利。宣德間遣使謝罪。因宥而封之。七傳而其臣莫登庸逐其君譓而自立。國號越。嘉靖帝命毛伯溫討之。登庸出降。詔以之爲都統。無何黎氏仍復其國。莫氏竄居南海。黎氏修貢不絕。其俗獷悍喜鬪。近亦崇儒。亦有釋道。不甚尊禮。取士亦三年考試。試有四場。一經義二四六三詩四策。賦稅三等。

上田十取三、中田取二、下田取一。稗文亦道中夏。民皆披髮跣足、口赤齒黑、衣多用白、無陰晴皆戴笠。見貴人脫之、否則謂之不敬。立常叉手、席坐盤足、謁侍者跪膝三拜。待客先以檳榔。文臣紗帽圓領、居恆戴黑尾高帽。武職衣哆囉呢、虎豹象服。平時青帽青袍、靴襪皆非所好、至私處則去之。天氣甚熱、夏時避暑水中。冬月無風可衣紗葛。草木不凋不落。稻有三種。人皆蓄猛。昔無麥、今有二麥。桂海虞衡志、安南有播流山、環數百里、皆如鐵圍、不可攀躋。中有一洞、惟一竅可入、而常自窒之。人物詭異、不與外通、疑即古交趾地。

〔譯語〕

雷天。得地。淘日。盪月。

〔山川〕

勾漏山、產丹砂。

艾山、上有仙艾、春仲開花、雨後落水、鱗魚呑啖、化而爲龍。

龍門江、傍有大穴、出鶺鴒魚、色綠口曲、亦能化蛟螭。

〔物產〕

紅飛鼠、茸毛肉翼、雌雄伏蔗花間、得其一、則其一不去。婦人採之以爲媚藥。

辟寒犀、冬月設於室中、溫暖如春。

大蜈蚣、盤旋樹上、能食人、結伴而行、彼不敢近。其皮可輓鼓、肉白如瓠、交人作脯以爲佳品。

蒙貴、狀如猿而小、捕鼠勝貓。

蟻子醬、溪峒人取蟻卵爲醬、視之如珍。

象牙簟、抽象牙絲織成者。

如何、九百年一實、形如棗、長五尺。

木綿樹、實如酒杯、中有絲綿、破一實得四五斤不等。

桄榔木、樹皮中生米、可以作餅。別有莎樹亦然。

雞舌香、其木甚辛、禽獸不至其下。

人子藤、子如人形、燒之可以集象。

九層皮、剝至九層、方見其肉、其味似栗。

辟珠、能辟銀鐵、附胎於椰子樹梢之上、謂之聚鐵。

紅毛鬼

紅毛鬼、倭之別種、在交趾南、入洋爲盜。其船有九桅者、首尾有舵、晝夜兼行、惟視羅經向往耳。日間上桅斗、照千里鏡、見遠舟如豆、則不可及、若大如指、即掛其帆而追焉、數百里逾時可及。既奪其貨、又掠其人。以彼國產椒、椒氣甚烈、得人役之炒椒、其人經年必死、故一夫價值百金。恆掠交人、交人必與死戰。

于闐

于闐、大國。張騫謂河源出於其地。晉太康時、遣使貢玉。齊梁時凡四入貢。隋大業中遣使來貢。云其王姓王、字卑示、錦帽金冠、髮不令人見。俗云見王髮、年必儉也。唐時其王姓尉遲、名屋密。貞觀初遣使入貢。唐高宗時、其王伏闍來朝、且助征伐。進方圓二玉、各五寸、光可鑑髮。上以示道士言解。言解曰、此一龍玉、一虎玉。圓者龍也、生於水中、爲龍所寶、若投於水、必有虹霓出焉。方者虎也、生於山谷、爲虎所寶、若以虎毛拂之、則紫光迸逸、百獸懾伏。試之果驗。石晉時其王李天聖自稱唐之宗屬、入貢、晉冊封之。宋時入貢甚頻。元時內廄伯顏至其國、於井中得一玉佛、色如截肪、照之光似水晶、表裏筋絡無不洞見。明時亦來入貢。其地桑麻禾黍、宛如中土。人皆靈巧、貌似中華。好歌舞。男子冠中國冠、婦人辮髮、縈瑟瑟明珠。珠之好者、一珠易一馬。親戚遠相見皆跪、得問遺書、戴于首而發之。家家門首皆建小塔、低者可二丈許。俗尚浮屠、僧尼尤衆。國王亦每持齋、相見輒跪、稍知禮節。人死以火化之。其葬一塔、以沙爲冢。以昔佛見雁死、以沙葬之、稱爲雁塔。後佛涅槃、循其故事、亦以沙葬而立塔焉。西有沙磧、鼠大如蝟、色類金、出入羣鼠爲從。初無蠶、乃鄰國不肯與。王求婚、其女告之曰、國無帛、可持蠶自爲衣。女聞、置蠶絮中、關守不敢驗、自是始有蠶。女刻石約無殺蠶蛾、蛾飛盡、得治繭。有玉河、國人視月光盛處、必得美玉。大觀中、從于闐求大玉。有使奉表云、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四天下、條貫主、阿舅大官家。你前時要者玉、自家用心力、只爲難得似你尺寸底。自家已令人兩河去勘、綴得似你尺寸底、便奉上也。時傳以爲笑。玉大踰三尺、昔所未有。

〔山川〕

戀嶺、有贊摩寺、羅漢比丘爲其王造覆盆浮屠處。石上有辟支佛趺坐雙足之印。有比摩寺、是老子化身爲佛之地。

白玉河、產白玉。

黑玉河、產黑玉。

綠玉河、產綠玉。每秋水涸、國王採玉、國人始得採之。

花蕊布、以花蕊織成。

芸輝草、色如玉、入土不朽。唐元載以之塗壁、號芸輝堂。

金星石。

默德那

默德那、即古回回祖國。初國王謨罕驀德、生而神靈、臣伏西域諸國、尊號爲別諳拔爾、猶華言天使云。其教以祀天爲本、而無設像。其經三十藏、凡三千六百餘卷。其書體旁行、有篆草楷三法、今西洋諸國皆用之。又有陰陽星曆醫藥音樂之類。隋開皇中、其教始入中國。地接天方。明宣德中、遣使隨天方使臣入貢。俗有城池宮室田畜市肆、與江淮風土不異。寒暑應候、民物繁庶、種五穀葡萄諸果。市殺非同類殺者不食、不食豕肉。每歲齋戒一月、更衣沐浴、居必易處。每日西向拜天、國人尊信其教、雖適殊域、累世不易。雖

鏤織文。尤極精巧。

〔物產〕

猫睛、小大按時。

祖母薩、能助生產。母吞之。男左女右。自手中擘出。

押不盧、人少飲卽死。刀斧不能入。至三日。投以別藥卽活。

火失剌把都、如木髓子而小。可治一百二十種病。

天方

天方、古筠沖地。一名天堂。其地風景融和。四時皆春。田沃稻饒。用回回曆。民居安業。食以馬乳拌飯。俗好善無科擾。自然淳化。稱爲極樂之界。有禮拜寺。寺分四方。各九十間。白玉爲柱。地鋪黃金。地中有丈餘黑石一片。云漢初得之天降。墻壁皆薔薇露、龍涎香水塗之。上以阜紵絲爲罩蓋。畜二黑獅子守門。每歲十二月十日。各番回回萬里之外亦來瞻禮。皆將所罩紵絲割取一方爲記而去。貨物甚多。至夜方市。以日中極熱故也。其國有人年七八十歲。願捨身濟衆者。絕不飲食。惟澡身啖蜜。經月便溺皆蜜而死。國人殮以棺。仍滿用蜜浸之。鐫年月于棺蓋之傍。百年後起封則成蜜劑。遇人折傷肢體。服少許立愈。其名曰木乃伊。

祖法兒

祖法兒、漢之大夏、唐之吐火羅也。國無城郭。俗尙樸素。尊回回教。王以白細番布纏頭。身衣文錦。出入乘輿。陳列象駝鼓吹。氣候常熱。市用金銀錢。文鑄人物。男拳髮長衫。女以布兜面。男多女少。故兄弟通室。婦人五夫者首戴五角。十夫者首戴十角。無兄弟者與他人結爲昆季。然後得妻。生子屬其長兄。其民如遇禮拜之日。必先沐浴。以薔薇露、沉香油塗體。更換新衣。薰以沉檀俺叭。始敢入寺。經過街市。旬日馨香。

〔山川〕

顛黎山、有穴。產神駒汗血。

〔物產〕

福祿、周身俱白。中有細花。宛然如畫。

駝雞、卽駝鳥。高七尺。色黑。足類駱駝。身有駝鞍。人可乘坐。鼓翅而行。日三百里。能啖鐵。

哈烈

哈烈、大國也。漢爲大宛。漢武帝聽張騫言。大宛出汗血天馬。遣使索之不與。乃命貳師大興師衆。兩伐其國。得數十匹。幷栽葡萄苜蓿之種以歸。魏時改國號曰洛那。隋時改國號曰蘇對沙那。其王姓蘇色匿。其北部曰石國。亦同入貢。唐時朝貢受封。後因高仙芝請伐。其國臣事大食。元明時俱入貢。其國以葡萄爲酒。富人藏酒。至多蓄數十年不敗。其城建平川。川廣百里。王居壘石爲屋。屋若高臺。無棟梁。牖欞皆金碧琉璃。門扉雕刻設綵綉爲蕪凝。上下相與匝坐。呼其名。雖王亦然。相見曲躬。道撒力馬力一語。以

手相抱爲禮。食無匕箸。無正朔年月時日。男髡首。衣尙白。有喪反衣青黑。無棺槨。人善走。日行三百里。氣候常熱。磁器絨綺甚精。田多稷。男女瀆亂。亦有學舍生徒誦習經義。人喜施予。屬國有俺都淮八剌。

〔物產〕

肉角馬、馬有肉角數寸。解人語。知音善舞。能與鼓聲相應。

酒杯藤、其花堅明可愛。用以酌酒。香如荳蔻。可以解酒。

白松虎兒

白松虎兒、先時有白虎出松林中。逢獸不食。遇人不傷。久之乃隱。國中之耆老曰。此西方白虎降精也。故以名國。

阿速

阿速、在西海中。其國稍大。其地涼暄適節。國人敬佛惡鬭。人無飢寒。故無盜賊。

乞力麻兒

乞力麻兒、山卑水淺。多猛獸毒蟲。民事射獵。

失剌思

失剌思、明時入貢。

納失者罕

納失者罕、國饒水草。產善馬。

黑婁

黑婁、人獸皆黑。近土魯番。世相結好。

哈失哈力

哈失哈力、一名阿力馬。

呵哇

呵哇、名存無考。

麻林

麻林、地產麒麟。

加異勒

加異勒、其民甚貧。傭於隣國。

敏眞誠

敏眞誠、國大多高山大水。縛木爲渡。日中爲市。諸賈皆集。見中國磁漆器。爭欲得之。產異香駝馬。永樂中、遣使入貢。

八答黑商

八容梁窩、山川明秀。尊佛教。聚集西南。

火剌扎

火剌扎國、無所產。

蘇文達那

蘇文達那、有云卽蘇門答剌。或辨是非。

占城

占城、古越裳氏。漢爲林邑。唐名占城。漢初有區逵者。自立爲林邑王。數傳後無嗣。後傳外孫范氏。范數傳其臣文敵立。文數傳而國亂。大臣諸農。起而自立爲王。宋文帝時、因其王陽邁傲。遣宗慤檀和之伐之。獲其珍異。皆未名之寶。銷其金人。得黃金數十萬斤。歷宋、齊、梁、陳、皆入貢。隋文帝遣將劉方攻其國。獲其廟主十八枚。皆金鑄。蓋有國十八葉矣。故地遂空。有梵志者。收其遺民。別建國邑。更名環王。唐貞觀初、遣使獻朝霞大火珠。又獻五色鸚鵡。後又獻通天犀。天寶中、獻火環。大如雞子。狀如水晶。日午時以艾藉珠。可以取火。云得之羅刹國。周顯德中、遣使來獻薔薇水。灑衣經歲猶香。猛火油得水愈熾。其國用以水戰。宋時屢入朝貢。淳熙間、占城以舟師襲破眞臘。後眞臘大舉復讎。勦殺殆無噍類。乃立眞臘人爲王。元時入貢。元亦嘗出師攻之。艤兵而能。明時亦頻入貢。其國南距眞臘。北距交趾。故恒與二國相攻。中國每爲和解。其俗獷悍。果於戰鬭。商船至。十取其二。尚釋教。王冠三山金花玲瓏冠。衣白羅革履無襪。及其臣宰。鞋束皆似金剛。乘象或黃牯車。戲朝、列美女三十人。侍從諸臣膜拜。臣茭葉冠。男蓬頭。女椎髻。民衣裳亦乘象。祭天地必焚衣於木塔之上。性好潔。日三五浴。腦麝塗體。沉速薰衣。地不產茶。惟以檳榔止渴。飲酒鼓樂。睡以蘆筒。殽以生蛆爲美。書用羊皮及黑木皮。無閏月。晝夜各分五十刻。畜多水兕水羊而無驢。罪輕者藤杖鞭之。當死者繩繫於樹。以梭鏢斷其喉。若故殺劫殺。令象以鼻捲擲於地。踏成泥粉。犯姦者罰牛贖罪。正統六年、行人吳惠使占城。其國夜鼓八更爲節。王當賀日以人膽沐身。謂之通身是膽。將領獻膽以貢。第不用中國人膽。以往年一用。其王卽死。故戒之也。王在位三十年。則入山茹素受戒。令子姪攝國。于齋天曰、我不道。當充虎狼食、或病死。則年無恙。復爲王。若民入山爲虎所噬。渡水爲鱷魚所食。王命國師誦咒書符。虎魚卽自投請命。山多香木。民入山採取。官稅其香。以黑皮書白字。十取其二。其國瀕海。自朔至望。潮東旋而西。自望至晦。卽西旋而東。此海中潮汐之變。其地有婦人號屍致魚者。目無瞳子。頭能夜間飛去食小兒。飛還體合如故。失其體則不合而死。漢武帝時、因墀國使者云、南方有解形之民。其頭與左右手皆能脫去而飛。若遇疾風。其手飄墮海外。想卽此也。

〔譯語〕

剌僚。天。打納。地。仰胡銳。日。仰不藍。月。

〔山川〕

金山、山石皆赤。夜放金光。狀如螢火。

不勞由、犯罪者送於此山。令其自死。

〔物產〕

鱷魚、能辨是非。由直獄有難斷者。令過鱷魚潭上。曲者鱷魚食之。直者不傷。

婦人魚、狀如婦人。形髮皆具。

野牛、見衣青者必觸而死。

寶母、狀如芙石。月望夜置之海濱。可集諸寶。

千步草、佩之香聞千步。

海棗、其大如瓜。五年一實。

觀音竹、色黑如鐵。

吉貝花、如鵝毳。抽其緒可織紈綺。

眞臘

眞臘、扶南屬國。漢成帝時、獻萬年蛤夜光珠。懸之宮中。照人無妍媸皆美。帝以賜飛燕合德。相傳其先有女人爲王。號曰柳葉。年少壯健。裸體披髮。有徼國混瑱者。夢神賜之弓。命征柳葉。混瑱乘船入海。柳葉欲取其船。混瑱射斷其楫。柳葉懼降混瑱。混瑱乃教以穿布貫頭。形不復露。納之爲妻。遂王其國。吳時遣中郎將康泰使其國。國人猶裸。惟婦人著貫頭。泰曰、國人實佳。但人褻露可怪耳。其王始令國中男子著橫幅。大家截錦爲之。貧者用布。晉武帝時、其國人迎致婆羅門憍陳如爲王。歷宋、齊、梁、朝貢不絕。唐貞觀中、貢白頭國二人。白首素髮。膚若凝脂。宋幾扶南爲眞臘所幷。唐神龍時、國分爲二。其南近海爲水眞臘。其北多山爲陸眞臘。後合爲一。其屬有參半眞里登流眉蒲甘等國。元時、周達觀使其國。著有眞臘風土記。言國主每夜臥一金塔上。有女身九頭蛇精。來與王寢。二鼓方去。若此精一夜不至。則王死期至矣。若王一夜不往。亦必獲禍。亦有儒釋道三種。呼儒爲班詰。於其頂掛白線以別之。呼道爲八思。呼釋爲苧姑。其教最盛。民間養女至八九歲。必命僧去其童身。名曰陣毯。陣毯後必用僧鼎贈身。否則此女終爲僧有。前此母女同寢。後卽聽其所之。文字以粉墨書於黑獸皮上。刑無笞杖。重罪坑之。次則斷別手足耳鼻。慳者闘金、辨盜曲直、令兩造各坐一小石塔上。直者泰然。曲者必病。謂之天獄。人死擲曠野中。俟鵰犬爭來食盡。謂之父母有福。否則謂之惡報。國王建塔以葬。交易皆婦人。商人到彼。必先納一婦以便通語。見唐人甚敬畏。呼爲佛。云地多雨。無霜雪。王頂金花冠。上簇寶珠。手足皆戴金鐲。俟以猫睛。坐五香七寶牀上。施寶帳。民俗亦革。故云富貴眞臘。俗事天神。以銅爲像。二面者四手。四面者八手。手各有所持諸法械器。有佛髮青紺色。隨手引之長短相稱。放之則旋屈如蠡。人身帳裝鐵。刀杖之不能入。歷法止閏九月。一夜止打四更。嗣王初立。其昆弟皆刑殘之。不許仕進。法無牢獄。有罪者燒斧極赤。令捧之以行。田得四收。又有野田。不種自熟。婦人不知針指。延羅人代治其事。其隣有西棚國。天隅有一竅極明。名曰天門。土人云女媧氏補天所不至也。

〔譯語〕

巴睢父。爹姑母。弗兄。補溫弟。

〔山川〕

陵伽鉢羅。山上建神祠。祭用人肉。

〔物產〕

風母。似猿。打死。得風即活。以菖蒲塞其鼻。則不復生。

卻塵獸。皮不沾塵。

大魚。望之如山。五六月中。其來即流毒氣。以白猪羊祭之。乃去。

浮胡魚。嘴如鸚鵡。八足。

嘉果魟、同魚、有四足。鼻如象鼻。噴水高五六丈。

金顏香、香乃樹脂。有黃白黑三種。白者最佳。能使衆香皆聚。

美人酒、美人口中含而造之。一宿而成。

爪哇

爪哇。唐爲訶陵。宋爲闍婆。元爲爪哇。唐上元間、國人推女子爲王。號悉莫。威令整肅。道不拾遺。大食君聞之。撒金一囊於其郊外。行者輒避。太子過之。蹴之以足。悉莫怒將斬之。羣臣請曰。罪本於足。可斷足趾。斬指以徇。大食聞而畏之。不敢加兵。咸通中。獻金花、椒、溫涼床、龍鱗席、鳳毛褥。山多猴。不畏人。呼以霄霄之聲即出。投以果實。有二大猴。猴王猴夫人先至食畢。羣猴方食其餘。又聞其國有一大洲。猿猴萬成一國。求子者時至其地。宋時入朝受封。元嘗征之。明時其國分而爲二。有東王、西王。西王脅殺明使。輸黃金謝罪。其國天無霜雪。王居不扃。民皆茅茨。民有番人、唐人、土人三種。土人有名無姓。蓬頭赤脚。食蛇蟻蟲蚓。生子一歲。佩以匕首。曰不剌頭。至老不釋。偶有鬭爭。即拔刀相刺。殺人逃三日而出。即無事矣。刑禁、輕者罰金。重者懸籐而死。民不爲盜。故云太平闍婆。書同瑣里。無紙筆。以尖刀刻於木葉之上。亦有字法。市用中國古錢。女人有毒。中國人接之。非死則病。舊傳鬼子魔於此地。與一罔象相合。生子百餘人。被啖盡。一日雷震石裂。中坐一人。衆駭異之。奉以爲主。驅逐罔象。始不爲害。旁有蘇吉丹國。裸體跣足。其東則女人國。愈東則爲尾閭。非人世矣。亦有飛頭食人者。衆其祠之。名曰蟲落。

〔物產〕

蝦蟆丹樹、其中出酒。又有桄榔柳花酒。

鹽。從山穴中湧出。

三佛齊

三佛齊、卽舊港。又名浡淋。東南海中大國也。唐宋時、朝貢不絕。貢物多珍異。有崑崙奴。崑崙奴者、能踏曲爲樂者也。其王號詹卑。人多姓蒲。居爪哇眞臘間。有十五州。其屬有單馬令、支牙斯、蓬豐、登牙儂、細蘭等。

土沃宜稼。諺云。一年種穀。三年生金。故民富。有椰子酒、檳榔酒、柳花酒。習水戰。服藥刀不能傷。國在海中。扼諸番往來之要。若商舶過而不入。卽出戰。期以必死。故諸國畏之。商舶稀少。水多地少。惟將領得陸居。民庶皆樹居於木筏之上。植椿爲固。欲移徙則起椿而去。不輸租賦。有事隨時調發。字用梵書。王出入乘船。身纏花布。其俗稱王爲龍精。不火食。食則大荒。不水浴。浴則水漲。惟食沙糊。浴薔薇露而已。國王皆金鑄其形。代代勿毀。

〔物產〕

火雞、與爾剌加者有異。頂有軟紅冠如紅絹二片。毛如羊而青色。爪甚利。傷人致死。擊之不損。好食燄炭。故以火名。

暹羅

暹羅、本暹與羅斛二國。暹乃赤眉遺種。土瘠難耕。羅斛土腴。暹人仰給。元時暹降於羅。合爲一國。明時朝貢不絕。自東粵香山縣登舟。順風四十日可至其國。來必五六月乘南風。去必十一二月乘北風。過此則不敢行。王宮殿壯麗。民皆樓居。覆檳榔片以代陶瓦。樓鋪藤席而無床几。其王受封。故留髮。民俱剪髮。白布纏首。腰束青巾。王加錦綺。出入乘象。無姓有名。爲官者稱握某。爲民者稱奈某。最下者稱隘某。王死以水銀灌腹。俗有鳥葬、火葬、水葬。隨死者所欲。小罪桎梏遊市。大罪殺之河畔。浮屍水中。好誦梵經。字皆橫書。敬富笑貧。長於水戰。市用海𧴩與銀。銀必用王家印。婦人多智。有事夫決於妻。妻與中國人交。夫以爲榮。愈多愈喜。男陽鑲嵌鈴珠玉。富貴金銀。貧用銅錫。行則琅琅有聲。婚娶羣僧迎送壻至女家。僧取女紅貼男額。稱利市。其貢香布。氣候常熱。

〔譯語〕

普剌天。佃國地。厥日日。晚月。

〔物產〕

奇鶬、身有六足。

奇木花、鬚類黑漆匙筯。以之飲食。油不沾污。

暹羅酒、萬國中推爲第一。

答兒密

答兒密、古丹眉流國也。宋朝入貢。其俗以板爲屋。跣足衣布。以白紵纏首。出入乘象。國無城郭。

討思來

討思來、古赤土國也。隋時通中國。明時入貢。其國近山。山流赤水。望之如火。杜氏通典載其王姓瞿曇氏。俗皆穿耳剪髮。無跪拜禮。以香油塗體。敬佛。重婆羅門。男女以朝霞朝雲雜色布爲衣。豪富者任其華飾。惟金鎖非王賜不得用。以甕造酒。其味絕佳。

滿剌加

滿剌加、即馬古路。明時入貢。其俗淳樸。尚回回教。王白布纏頭。身衣花錦。男女皆黑如漆。間有白者。唐人種也。婚喪頗爪哇。地瘠少收。人多泛海取魚蚌爲業。國有一山。泉流溪下。民於溪中淘沙取錫。紐炙賣筐以通市。丁香胡椒最多。折枝插地即活。樹傍他草盡稿。以其性熱故。

〔譯語〕

安剌天。布迷地。哈利日。補藍月。

〔物產〕

龜龍、四足。長牙囓人。其殼益文。戰時用以爲盾。

黑虎、能變人形入市。

火雞、其色紫赤。能食火。其卵殼厚。或斑或白。可爲酒盞。與三佛齊者不同。

做打、諏樹脂結成。然之有光。塗舟航水不能入。

雙雞、觀齊可以明目。

沙孤樹。其木可以磨而成粉。謂之沙孤米。

大嗔喃

大嗔喃、國甚小。風俗醇樸。善燒青白磁器。

小嗔喃

小嗔喃、亦小國。田瘠穀少。歲資榜葛剌米爲食。

啞魯

啞魯、小國。其俗淳厚。稍類爪哇。

〔物產〕

飛虎、其大不過如貓。灰色身有肉翅。飛不能遠。

亦思把罕

亦思把罕。在西南海中。國有堅城。王居侈麗。尚佛好施。有中國人寄居其地。

甘把里

甘把里、小國也。產薄民淳。喜相周給。故雖貧民、無丐者。

古里班卒

古里班卒、土瘠產薄。氣候不齊。夏日或寒或暑。

合貓里

合貓里、小國。多魚。民知耕稼。

打回

打回、國小。數爲隣國所侵。能修戰具。

日羅夏治

日羅夏治、國小。知耕。尚佛。少盜。

賓童龍

賓童龍、小國也。風土人物。略似占城。惟喪禮能持孝服。擇地而葬。超薦諸國。其王古城遣人爲之。故爲其屬國。王乘象。張紅蓋。其地即佛書所云舍衛城也。有目連居址尚存。亦有尸致魚。爲害比占城更慘。民爲立廟。以牲血祭之。奇楠香出此尤美。

交欄山

交欄山、小國也。元時。高興史弼征闍婆。失風吹至此地。有百餘病卒。留居於此。今國人是其苗裔。米穀稀少。射獵資生。

剌撒

剌撒、小國。倚海而居。壘石爲屋。不生草木。田瘠少收。所有惟麥。

重迦羅

重迦羅、地與爪哇相接。高山奇秀。內有一洞。前後三門。可容一二萬人。氣候常暑。風俗頗淳。國無君長。以年老有德者遞主之。又去數程曰孫陀羅、琵琶拖、曰丹重、曰圓嶠、曰彭里。與吉陀崎諸國相近。

卜剌哇

卜剌哇、山無草木。有鹽池。投樹枝於池中。撈起結成鹽塊。捕魚爲業。風俗頗淳。男女拳髮。女耳帶金錢。項掛纓絡。

麻逸凍

麻逸凍、在交欄之西。山峻地平。氣候稍熱。田腴倍收。國尚節義。婦人夫死則削髮絕食。多竟逝者。七日不死。親戚勸以飲食。亦終身不再嫁。至焚夫日多赴火死。

龍牙加貌

龍牙加貌、氣候常熱。田禾豐利。俗尚敦厚。以親戚尊長爲重。一二日不見。則攜酒殽相問。

九州山

九州山、近滿剌迦地。香木叢生。枝葉翠茂。明永樂間。太監鄭和遣兵入山採香。有長六七丈徑八九尺者。不知凡幾。

淡洋

淡洋、與滿剌迦相近。山周繞有港。內通大溪。奔流出海。其味清甘。舟人過此。必來汲飲。

馬八兒

馬八兒、與俱藍綱領南海諸番之國。而俱藍又爲馬八兒後障。

八紘譯史卷之四

北部

韃靼

韃靼、相傳以為夏桀之裔。昔湯放桀居於中野。民皆避之。桀曰。海外有人。與其屬五百人北徙沙漠。桀死。其子獯粥隨畜遷徙。因以成俗。後數傳而為獫狁。秦築長城距之。漢初、其王頭曼之子冒頓。以鳴鏑射父。其勢益強。圍高祖於白登。後從劉敬議與之和親。至其子叛約。武帝命衛青、霍去病、征之。乃遠遁去。其後五單于爭立。郅支單于、呼韓邪單于、俱入貢。後數傳分為南北單于。漢末、南單于亂。投歸中國。處之內地。分為五部。左賢王子劉淵起焉。因時之亂稱大單于。國號曰漢。淵子聰、至執懷愍北行。大亂。晉室未幾。劉氏亡。石氏興。國號趙。凡二世。秦滅之。有沮渠氏。國號北涼。凡二世。魏滅之。有赫連氏。國號大夏。凡三世。魏滅之。有拓拔氏。漢將李陵後也。國號元魏。傳世極久。然皆單于之遺種也。而其故地反為鮮卑所有。鮮卑衰而蠕蠕盛。突厥興而蠕蠕亡。突厥兜牟也。以此立名。則其國出於甲胄。相傳其國先在海隅。鄰國滅之。殺無噍類。惟留一小兒。斷其臂足。有牝狼銜肉養之。遂與狼交。生十男各為一姓。後乃強大。故其纛上建金狼頭。不忘本也。唐時突利頡利最強。旋亦衰寢。後回紇盛而突厥亡。至五代時。契丹據有其地。宋時蒙古

鐵木真起焉。威望隆重。諸部皆降。稱帝號於斡難河。用兵如神。約宋滅金。三傳而至忽必烈。國號曰元。并宋有焉。威振萬里。八傳至順帝而失國。明永樂兩征其地。仰見北斗在南。至正統時也先兵盛。帝親征之。陷於土木。尋送歸國。也先之孫曰滿大克汗。未幾被弒。諸子分部西北。離合不常。惟小王子最雄。小王子者。故元君之裔也。嘉靖時、吉囊俺答屢徙擾。後俺答授封順義王。與老把都王台吉等皆內附。其地氣候極寒。木皮三寸。冰厚六尺。人性好勇。娶先私會。以病為辱。病則燒石自熨。有微負。刻木封箭為信。逐畜為居。以氈為廬。盤屋於車以便遷徙。以馬頭為祀品。貴者食之。上下山谷。疾如風雨。有一種人夜行畫伏。身蒙鹿皮。喜食蛇蟻蜘蛛者。有一種人身羊足者。有一種長人一躍三丈者。有一種父母老殺而食之以為念親之恩。葬於腹中也。皆其東北諸種也。有得自得者。不以金為幣。止用珊瑚。有大剛國者。屑樹皮為錢。印王號以當幣。王死往葬。逢人輒殺之。謂以之事主也。嘗有殺人以萬計者。此其西北諸種也。

〔譯語〕

騰吉里天。鈴礼兒地。納監日。撒剌月。失你桓年。鏁必撒剌正月。豁者兒撒剌二月。兀格勒陳撒剌三月。可可亦撒剌四月。兀格魯撒剌五月。兀亦魯撒剌六月。古圖撒剌七月。十忽撒剌八月。忽察撒剌九月。客勒不禿兒撒剌十月。亦得勒忽撒剌十一月。可可勒兒撒剌十二月。紐擯撒剌閏月。癸兒遜察黑四季。察黑兀赤兒時刻。

〔山川〕

陰山。

不顛罕山、昔有白狼遇白鹿於此山。生巴塔赤罕。為兀之祖。

〔物產〕

角端、如牛。角生鼻上。能通諸國言語。

白翎雀、寒甚亦不南飛。

兀良哈

兀良哈、居東地。高辛氏之裔也。昔高辛氏遊海濱。過蟒城。觀顓頊之墟。封其子厭越於此。為冒頓之始祖。其後處鮮卑山。遂以鮮卑為號。漢桓帝時。有檀石槐者。其母仰天吞雹而孕。生十餘歲。勇健有智略。衆皆畏服。推以為長。東西部大人皆歸焉。數傳為鮮卑小種軻比能所滅。軻比能旋為人刺死。衆乃離散。在隴西為乞伏氏稱王。二傳為元魏所滅。在河西為禿髮氏稱王。二傳為乞伏氏所滅。在燕為慕容氏。其後最盛。魏封慕容涉歸為鮮卑王。涉歸有二子。長曰吐谷渾。次曰慕容廆。渾率其部落處河湟之間。以吐谷渾為國號。十五傳始稱可汗。至晉永嘉時、有國三百五十年而嗣絕。而廆居棘城。子皝嗣。請於晉稱燕王。皝卒。子儁嗣。稱帝於鄴。後慕容垂稱帝。燕分為三。慕容沖為西燕。慕容德為南燕。皆一再傳而亡。至元魏號曰契丹。復通中國。相傳其先有男子乘白馬。婦人乘灰牛。遇於木葉山。遂為夫婦。為八部之始祖。故八部祭祀必用白馬灰牛。用始來之物也。後有一主。名曰迺呵。特一髑髏在穹廬中。覆之以氈。人不得見。國有

大事。殺白馬灰牛以祭。始變人形。出視事已。即入穹廬。復爲髑髏。因國人竊視之。遂失所在。又有一主。號曰喎呵。戴野豬頭披豬皮。居穹廬。有事則出。退復隱入如故。後因妻竊其皮。莫知所往。又一主曰晝里昏呵。養羊二十口。日食十九。留其一。次日復滿二十之數。語甚怪異。存以俟考。契丹之俗八部。大人三年一會。有大人不能任事者。於各部內選雄勇之夫立之爲主。舊王退位。例以爲常。於是共推阿保機爲主。機妻斛律氏復有謀能服諸國。遂稱皇帝。阿保機死。子德光立。雁門以北十六州。盡爲其有。以幽州爲燕京。改元會通。國號大遼。稱石晉爲兒皇帝。後滅晉爲漢所敗而去。德光死。子璟立。璟好睡。國中稱曰睡王。周世宗平定三關。兵不刃血。璟曰。漢地還漢。余何惜耶。宋太祖曾命將收取幽薊未克。後宋遂修好。仁宗時來增歲幣。後延禧自稱天祚皇帝。爲金所滅。明洪武時。遼後惠寧王朵顏元帥來朝。分兀良哈爲三衞。曰朵顏。曰大寧。曰福餘。以處降人。其俗與譯語同於韃靼。

〔山川〕

黑山。云其國人死則魂歸此山。每年冬至。殺白馬白羊取血以祭。若非祭祀。莫敢登山。

〔物產〕

青羊純青。

黃豕純黃。

契兔。即邛邛。距虛相負而行。

白葡萄其色純白。

骨利幹

骨利幹處瀚海北。產良馬。首似橐駝。筋骼壯大。日中馳數百里。又北度海。則晝長夜短。日入烹羊胛熟。東方已明。蓋近日出處也。唐貞觀二十一年入朝。詔以其地爲元闕州。其王獻馬。帝取其異者。號曰十驥。

流鬼

流鬼。在北海之北。三面皆抵大海。無城郭。依島散居。掘地數尺。豎木爲屋。人皆皮服。婦人冬衣豕鹿。夏衣魚皮。地氣沍寒。早霜雪。堅冰之後。以木廣六寸。長七尺。施系其上。以踐附兵。逐及奔獸。俗無相敬之禮。不識四時節序。貞觀十四年。三譯來朝。其人言其國北行一月有夜叉人。皆豕牙翹出噉人。莫有涉其界者。

孛露

孛露。大小數十國。廣袤一萬餘里。地肥磽不一。肥者不煩耕治。布種自生。凡五穀百果草木。悉皆上品。金銀最多。國王宮殿。皆以黃金爲飾。獨不產鐵。兵器用燒木銛石。器物皆金銀銅三種爲之。有數國從來無雨。地中自有濕性。以資水澤。有一種泉水出於石罅。纔離數十步。即變爲石。地震極多。一郡一邑。常有沉墊無遺者。或平地突起山阜。或移山至於別地。故宮室蓋以薄板。以備震壓。俗無文字。結繩爲記。或以五色畫物形以當字。史書亦然。算數用小石子。亦精敏。以珍寶嵌面。金銀爲環。穿唇及鼻。臂腿或繫金鈴。復飾瓦寶。夜中光照一室。其國都連萬餘里。鑿山平谷爲坦途。布石以便驛使。傳命則數里一更。三日夜可

遂二千里。人性良善。似淳古之風。金銀最多。故無竊盜。亦不自知其富。或反作細微之務以營業。其間亦有惡地。人拾蟲蟻爲糧。以網四角掛樹而臥。蓋因地濕。又有毒蛇也。凡天下方言。過千里必須傳譯。其音能達萬里之外。惟中國與孛露而已。近有一大國名亞老歌。人強毅果敢。善用弓矢鐵杵。不立文字。政教號令。皆口傳說。辨論極精。聞者最易感動。凡出兵時。大將戒諭兵士。不過數言。無不感激流涕願效死者。

〔物產〕

異羊、可當騾馬。性甚倔強。有時側臥。鞭策不起。以好言慰之。即起而走。食物甚少。可絕物三四日。肝生一物。其形似卵。可療諸病。

厄馬鳥、長頸高足。通身無毛。足若牛蹄。不能飛而善走。卵可作杯。諸船市於他邦。謂云鵝卵。

拔爾撒摩樹、脂膏香烈。傅諸傷損。一晝夜肉合如故。數瘡無瘢。以之塗屍。千年不朽。

伯西爾

伯西爾、天氣融和。人罕無病。他方有病不能療者。至此即愈。有大山界孛露者。高甚。飛鳥莫能過。白糖蘇木更多。亦稱爲蘇木國。人善射。箭矢中的。連發數矢。相接如貫。無一失者。俗多裸體。獨婦人以髮蔽前後。少之時。藍顯及下唇作孔。以貓睛夜光諸寶石嵌入爲美。婦人生子。即起作務。其夫坐蓐調養。親戚俱來問候。不產米麥。不釀酒。用草根曬乾。磨麵作餅。凡物皆公用。人不自私。無君長書籍。亦無衣冠。散居聚落。喜啖人肉。西土常言其地缺三字。王、法、文、是也。今已稍稍歸化。頗成人理。

〔山川〕

阿勒戀河、又名馬良溫。河身曲折三萬里。莫知其源所出。

銀河、水味甘美。嘗平地湧出。退後布地皆銀沙銀粒。

〔物產〕

懶面獸、出蘇木國。人指爲懶。腹垂著地。不能行走。喜食樹葉。緣樹一週。須盡一日。

無名獸、其前似狸。其後似狐。人足鴞耳。腹下有房。可開可合。納子於其中。欲乳之方抱出。

虎、此地之虎。饑時百夫莫當。飽後可以一夫制之。且或斃於弱犬。

都白狼魚、伯西爾西人能居水中張目明視。恆追執都白狼魚。騎之如馬。以鐵鈎鈎魚首。曳之左右。轉捕他魚。

智加

智加、即長人國也。地方頗冷。人長一丈。遍體皆毛。昔時人更長大。曾掘地得人齒。闊三指。長四指餘。則全身可知矣。其人好持弓矢。矢長六尺。每握一矢。插入口中。至於沒羽以示勇。男女以五色畫面爲文飾。

金加西蠟

金加西蠟。出金銀鐵。有四坑。深者皆二百丈。土人以牛皮造軟梯下之。役者常三萬人。所得鹵。王什取其一。七日約得課銀三萬兩。山麓有城。名曰銀城。百物俱貴。獨銀至賤。貿易用銀錢。五等。大者八錢。小至五

分。金錢四等。大者十兩。小者一兩。

墨是可

墨是可、屬國三十。境內有兩大湖。甘鹹各一。鹹者水恆消長若海潮然。甘者中多鱗介。湖四面環山。山多積雪。人烟輻輳。集於山下。茲都城容三十萬家。富饒安樂。每用兵與他國相爭。鄰國即助兵十餘萬。其守都城。亦恆用三十萬人。今所建都城。周四十八里。不在平陸。直從湖中創起。豎木爲樁。密植水底。上加板似承城郭宮室。其木名則獨鹿。入水千年不朽。國王所重金銀鳥羽。鳥羽有奇彩者。取以供神。初不知文字。今有書籍。業務農工。人甚美秀。彼自言國有四絕。一馬、二屋、三街衢。四相貌。有一大山。山谷人最勇。善走善射。人發一矢。彼發三矢。百發百中。喜啖人肉。取人腦骨以爲飾。今亦漸習於善。最喜得衣。如商客與衣一襲。則一歲盡力爲之防守。北有墨古亞剛。不過千里。地極豐饒。人強多壽。生嘉穀一歲三熟。更北有古里亞加納。地苦貧。人皆露臥。以魚獵爲生。有募斯大人。性良善。以魚爲業。

花地

花地、富饒。人好戰。不尙文事。男女裸體。以木葉獸皮蔽前後。間飾金銀纓絡。人牧鹿若牧羊然。亦飲其乳。有新拂郎察往時西拂郎察人所通。稍生五穀。土瘠民貧。亦啗人肉。又有拔革老木魚名也。因海中產此魚。故以之名其地。土瘠人恐地純沙不生五穀。土人造魚腊時。取魚頭數萬。密布沙中。每頭種穀二三粒。後魚腐地肥。穀生暢茂。收獲倍於常土。又有殷地。出異獸。人捕獸取皮爲裘。亦以爲屋。其緣飾以金銀爲環。錯項穿耳。近海有河。不得其源。

旣未蠟

旣未蠟、新亞比俺加里伏爾尼亞。地相連屬。國俗略同。男婦衣羽毛虎豹熊羆等裘。飾以金寶。至其地愈北。其人愈野。無城郭君長文字。數家成一聚落。圍以木柵。俗好飲酒。日以仇殺爲事。即平居無事。亦以牛羊圖賭。凡壯男出戰。則一家咸持齋祈勝。戰勝家人迎賀。斷敵人頭以築牆。若欲再戰。行時老人輒指牆上髑髏相勉。女人則砍其指骨以爲身首之飾。得人肉則三分之。以一祭神。以一賞戰功。以一分給持齋助禱者。若獲大仇。則削其骨長二寸許。鑿顚作孔。以骨栽入齒寸許於外。用表其功。顚有樹三骨者。人咸畏之。戰之時所有寶物皆攜而去。誓不反顧。期必勝也。人皆多力。女人亦然。坐以右足爲席。男女皆以飾髮爲事。首飾甚多。亦帶螺貝。男女皆垂耳環。若偶觸其耳及環。則爲大辱。必反報之。所居門戶低隘。以備敵也。

譯史紀餘

陸次雲著

龍威秘書九集　荒外奇書六種

第三册

譯史紀餘　卷一至卷四　國朝陸次雲

譯史紀餘卷之一

錢塘陸次雲雲士著

巷江孫九升賽裳校

受業曹沅鄰湘訂

紀餘何所紀乎紀諸海也海非國也何紀乎譯史之後以一國必鄰一海一海能環數國有不可分屬者故統紀之所以彰八紘之大也

海

稗海四海通曰稗海

大瀛海稗海外之大海也中國者天下八十一分之一耳中國名曰赤縣內有九州中國外如赤縣者又復有九亦曰九州（皆子論而不議）一州皆環一稗海九州共環一大瀛海此謂八極而天下際焉

東海

渤海

碧海蓬萊在其中繞蓬萊者謂之員海

岐海環叢甌閣

幼海東海中之小海

大明海海中之風常有定候

太平海其境無涯其底甚淺自古及今不作洪波大（安得四海盡皆如此）

滇安似坦途

字露海

新以西把尼亞海

百西兒海

東紅海其色淡紅以為海底珊瑚所映

西海

青海

紫海

蒲類海

鹿渾海

可跋海

葛蒲海西海中之小海

潭彌海

陽紕海

大西洋海

小西洋海海潮極高極迅呼吸間湧起數十百里潮湧大船入山不可得出

榜葛蠟海

百爾西海

亞刺北海

西紅海或云海色之紅與東紅海更勝

利未亞海凡海多風獨利未亞海當赤道下暑若無（[illegible]）風天氣酷熱又名熱海舟行至此者食物俱壞人易（海書）染疾

何摺亞諾滄海

亞大蠟海

以西把尼亞海

南海

漲海大海之別流交阯諸國由此入貢

溟海即南溟也其色正黑或曰四海水色黑處皆謂之溟海

暗海或曰海氣蒸鬱不開之處皆謂之暗海

北海

瀚海之地群鳥於此解形積羽千里（想此地風高故爾）

渤澥海瀚海別流

伊連海

私渠海

蠮海百爾昨名海

冰海海水皆有火性撥之光起故不成冰獨北海之北陽和少及其候極寒冬日凝冰恒如山立至東風吹解之後如雪巘四移入夏始無其迹

有海外之海聞其名者

波的海

窩窩所德海

入爾馬尼海

大海

北高海

有名海而非海者

旱海 說見曾陳

沙海 說見麗爾格

有名海而不等於海者

水銀海 說見佛菻

死海 說見費爾格

異物

海人通體皆人鬚眉畢具特手指相連略如鳧爪西竺曾捕得之進之國王與之言不言與之食不食王以爲不可狎也縱之於海其人轉盼視人鼓掌大笑放步踏波而去至遠乃沒〇瑯琊代醉編嘗載昔有一人泛海忽見一人自水中出大如稚子坐於船頭之上舟人不敢驚動良久乃去大風旋起亦無他異

海女非白妓魚喝蘭達地曾於海中獲一女子口不能言與之食輒食久乃爲人役使活且多年見神像亦知拜伏身上有皮下垂宛如衣服被於四肢但著體而生不可脫卸

紅裳人宋待制查道奉使高麗見水濱一婦人紅裳雙袒鬠鬢紛亂肘後微有紅鬣查命扶於水中拜手感戀而沒

兩面人朝鮮漁人獲於遠地載之舟中不語不食而死

龍方與記海中有龍池方七百里群龍居此其水至清嘗蟄藏時伏如絲縷宛延縱橫可望而見舟行過之戒客毋嗽春夏間若遠見龍首以米撒之自去其形九似駝頭鹿角兎眼牛耳蛇項蜃腹鯉鱗鷹爪虎掌背有八十一鱗頭有尺木海島中亦有死者人得見之〇按神龍變化不測南宋宰相朱格非泛海舟中飛進一龍長僅數寸九似之形皆具格非再拜祝之良久飛去豈另有此種小龍乎

蛟蟂虬蜃窟宅島嶼之中其所居處每起光怪

吉弔蛇首龜身或止於水或棲於木龍生二卵其一爲龍其一必爲吉弔

鼈龍有三足者有六足者殼內有珠

鼉龍能橫飛不能直上海中夜有鼓聲乃鼉鳴應更報候

海蛇有三角者有四翼者有兩尾者有六足者能乘霧而飛御風而走

人面蛇生漲海之中能作人語

潛牛魚身似牛能上岸與牛鬭角軟還入水中浸之復堅則買勇再出

犀牛交阯多有其角不一角生於頟者爲兕犀生於鼻者爲胡犀雙角者爲兆犀有花紋而最貴者爲通天犀夜明犀其角能解毒辟寒又能分水行於大水其水自開然犀每自媿其形不欲照見必擇濁流而飲

海馬蘇門答剌國中多有或曰馬與龍交而生其骨至堅水火莫毀土中有海馬骨處凡馬皆不敢過

海驢生文登海中常於秋月出島産乳力能斃虎凡海馬海牛海驢皮皆應潮潮退毛伏潮來毛起又有龍羊偶見海濱神龍所化

鯊虎鯊魚虎頭魚體其足類龞以春晦陟於海島旬日而化爲虎惟足難化經月乃成其皮文直而踈與常虎有別

鯊鹿亦南海中鯊魚所化此魚每於春夏躍入洲中變而爲麋色較常鹿稍赤

海豬儼然一豬身在船上其色青黑雌雄同行一沒一浮向風而拜

海狗似狗而小毛色黃潤一雄百雌偏偶不倦其腎即膃肭臍其臍於臘月置水中水不凍疾走如飛其尾略如魚尾

冰鼠生於冰海之中毛長及尺可織爲綺又有乙荷瀾鼠其大如猫能以泥塗身倂刺死魚開口則滾入其腹嚙其腑臟而出又能破壞其卵

海獸有二種無名者一種形體稍方其骨軟脆有翼能鼓大風以覆海艘又一種獸二手二足其力甚猛遇海艘輒爲顛倒播弄以至覆沒

牛面魚相傳越王食魚未盡半棄海中故其種止具

半面

人面魚其毒在身其脾在目前朝有使臣使日本其國宴饗特進此魚使臣竟食其睛即令撤去國王欽其博識

都白狼魚爲鮫人騎於海中控御如馬

文鰩魚鳥翼魚身背如鸞鳥能自西海飛至東海

把勒亞魚身長數十丈首有二孔水貯孔中遇海船見首噴水勢若懸河傾注舟中舟即沉沒操舟者見其來急投以酒使之連吞數甕則俛首而逝

斯得白魚長二三十丈性最善見沉溺之人或爲水族所困必往鬬解脫之故海國之君禁漁人不得捕捉此種

薄里波魚其色隨物而變附土色同於土附石色同於石

仁魚其性至仁嘗負一小兒登岸誤以鬐觸傷其兒兒死魚不勝悲亦自觸石而死（如其仁如其仁）

劍魚又名琵琶魚嘴長丈許上有齟齬厓利如鋸與把勒亞魚鬬海水皆赤劍魚輒勝每喜以嘴觸船船即沉破

剌瓦魚即鱷魚之類利爪鋸牙長尾堅甲在水食魚登陸食人見人遠則哭之近則噬之人見之却走必逐而食之人返從而逐之彼亦畏人却走其目入水則鈍出水則明然居陸時少居水時多賴其不能一瞻無餘故水族得以隱避不懼蛟蜃惟畏仁魚仁魚惡其兇暴以鬐刺之鬐利如戟刺瓦洞腹而死

落斯馬魚長四丈許有足而短居海底罕出皮甚堅刺之不入額有二角如鈎睡時以角掛石盡日不醒（得非五鬣龍）

海魚有一種無名者大而有力能以首尾抱船舟人不敢擊之惟跪禱天神乃去

鼠鮎善食鼠搖尾於沙鼠以爲失水而舐其尾鮎即回首囓鼠而去

戴帽魚出安南國銳首無鱗骨如插箭

毬魚狀如鞠毬有紋如絲其味甚美

浮鮮非魚非蛟胸有兩乳卽懶婦魚取其脂照歌舞則明照績紡則暗

舼魚六足有殼有皮僅長尺許如欲他徙則豎半殼當舟張足皮當帆乘風而去（妙能自用）

鱟魚生南海其狀如冠廣尺餘色青黑甲瑩滑眼在背上口在腹下頭如蜣螂十二足似蟹在腹兩旁長五六尺尾長一尺牝牡相隨牝無目得牡始行背負乘風能知風候其血碧色其脂燒之可以集鼠性畏蚊螫之卽死隙日之光射之亦死

貝出交阯海中番人以之貿易小者幾寸大者盈尺紫貝愈疾霞貝伏蛋朱貝明目綬貝禦瘴

玳瑁生海洋深處其身似龜嘴如鸚鵡背甲一十二片斑文相錯其邊缺如鋸齒無足有四鬣前長後短文采可觀海人養之以鹽飼以小魚其老甲更明瑩

大蟹其殼如屋其螯箝人手足手足立斷能與虎鬬海濱樵採者荷椎擊之始無其患海中又有紅蟹又有飛蟹能飛善化國貢百足蟹長九尺此蟹之最異者其腹中之黃盈虧應月

海蝦紅色長三尺其頭可作尊盤其鬚可爲簪杖嶺表錄云海中有盈丈者

海馬馬首蝦身背如竹節雌者黃雄者青長數寸雌

産者握之卽易

海鏡狀如小盒能開能闔中有小紅蟹數隻寄居其中饑則出以覓食飽則復還與蟹相依爲命

海扇海中有物其形如扇文如瓦屋惟三月三日潮落乃見

魚虎又名土奴魚虎頭猬身徧體有刺能化爲猳猪

海蛤卽車螯雀雉入水所化春夏間吐氣幻作樓臺

海螺小者如拳大者如斗惟鸚鵡螺最異形如鸚鵡肉常離殼而出出則寄居蟲入而居之還則寄居蟲讓其復入

海蟾三足口能吐霧

海蜈蚣長七八尺能以氣吸蛇相去四五步外骨肉自消有蜈蚣處蛟龍勿近

海蜘蛛身若車輪文具五色腹內有珠能與龍鬬其絲若絙虎豹麋鹿觸之無能得脫海中人欲捕之者秉炬而行遇網卽焚不爲所害取其皮以爲履可以不航而涉

海蝴蝶昔有人浮海見一物飛來大如蒲帆撲掠行舟有粉墜如霜雪舟人以刀揮之隨手而下乃一大蝴蝶也稱之重八十斤噉之極美

海鶴身高五尺吞嘗爲如食鰍鱔島中嬰兒避之島人射得剝取其頂售與貢船皆同金玉其鶴千歲者能登木而棲未及千年終不集樹

海鷄毛色皆似家鷄惟足微然似鱉

海鷗色白數百爲群在漲海中與潮上下三月風至乃還洲嶼

蚊母鳥棲海濱捕魚而食每叫一聲蚊蚋從口飛出

飛涎鳥生南海中能灑涎著樹沾鳥而食

海覓乃石首魚所化雖變鱗爲羽腦中二小石猶存

亞爾爵虐曰鳥此鳥卵翼之時半月不生風浪

珠生於海水族皆有之龍珠在頷蛇珠在口魚珠在眼蛟珠在皮鱉珠在足蚌珠在腹諸珠皆不及蚌聞雷蚌瘦中秋無月則蚌無珠

金多生於林邑海島方丈山有金泥可鍊爲金色青其光照見鬼魅凡島中有金者其氣上赤下青若金有萬兩則光如盤鏡不獨飛如螢火

海島之生銀者其上時有雄鷄隱見其氣正白光似水銀流注在地攬之隨手而散已而復合

玉產於闐海中更饒奇玉天寶中西域來獻歎玉太康中林邑來獻水玉會昌中羅刹來獻火玉又扶桑國獻觀日玉如鏡皎然對日懸之觀見日中宮殿日中果有宮殿耶

珊瑚大紅海小紅海中最多在水柔出水剛產珊瑚處其下必有美玉

琅玕色青生於水者爲珊瑚生於山者爲琅玕同形異色又名珠樹

玻瓈出南海以有兩點紋者爲貴

水晶以南方出者爲貴南晶白北晶黑故求銀晶者必於倭島

琥珀爲松脂楓脂所化東海島中二木盛處往往有之

瑪瑙出西域會昌時曾以瑪瑙櫃入貢其高三尺其色茜紅

溦婆石生南海綠色無斑有金星磨之成汁番人寶之以金鑲作戒指食後吮之精以防毒今外國有吸

毒石貼瘡瘍上石即吸牢毒盡石墜浸以人乳毒出其毒可以再用疑即此種此方是有用之西

寶石產錫蘭海中山頂五色且備間有猫睛山峻參天莫能往取惟俟大雨衝流而下始撿得之其碧者名瑟瑟紅者名靺鞨

譯史紀餘卷之一終

譯史紀餘卷之二

錢塘陸次雲雲士著

受業 趙瑗㲄菴校
曹沅鄰湘訂

外國詩編

輯譯史而附外國詩文者何見天之生才不限遐裔特侏儒之語蟲魚之跡不能盡通僅取其近而可錄者亦同文之治徧及窮陬例凡在六合者皆不居長夜之中此則愚公之願也故復集是編於屬國中各具一班之采

朝鮮國詩

許　筠筠與兄篈文名東海嘗舉狀元才女景樊其妹也筠有朝鮮詩選傳於中國

送盧判官

秋山懸夕照客意已悲涼況復當此時送君歸故鄉相對尋檐下燈火吐清光佳人抱瑶瑟促柱傾壺觴殷勤須盡醉明發各茫茫

二許皆是清才可謂難兄難弟

王　徽高麗國王

王䆁中華常誦華嚴經咒曰願生中國一夕夢至京師觀燈呼已至京師者問之悉如夢中所見出七修類稿

夢觀燈詩

宿業因緣近契丹一年朝貢幾多般忽蒙舜日龍輪召便侍堯天佛會觀燈焰似蓮丹闕迥月華如水海雲寒移身幸入華胥境可惜終宵漏滴殘

李芳遠朝鮮國王

獻大明永樂皇帝

紫鳳銜書下九霄遐陬喜氣動氓謠久矜龍虎爭相
應未戮鯨鯢氣尙驕萬里江山歸正統百年人物見
清朝天敎老眼看新化白髮那堪不肯饒
未戮鯨鯢氣尙驕蓋指建文而言也讀之令人髮
指然芳遠乃成桂子也父子弑君而戮其國亂臣
賊子與成祖氣類相孚其作此語固宜

辛禑 恭讓王相朝鮮忠臣爲大將軍李成桂所放

僧僧舍

山北山南細路分松花含雨落紛紛道人汲井歸茅
舍一帶青烟染白雲

成石磷

送人之金剛山

一萬二千峰高低自不同君看日輪上何處最先紅

渾成

成 俔

古意

海底珊瑚高幾丈千年試作千尋網爲牛挽出滄溟
深蛟龍怒號霹靂擊扶桑日浸紅濤熱光華照耀黃
金闕季倫觀此等尋常金椎一擊紛如雲

申叔舟 天順四年張寧使朝鮮叔舟爲伴館使

陽德驛

北塞歸還途千里度陵谷日暮投陽德館宇半茅屋
輕風吹枯枝短垣依斷麓雨歇行雲低山深聽鳴鹿

白元恒

秋夜

草堂清夜雨初收小雨寒螢濕不流獨臥牀頭思往
事砌蟲啼破一簾秋

崔應賢

次慶州壁上韻

風趣回首幾番春案牘堆前白髮新夜半慣成林下
夢明朝依舊未歸人
尋常情至語未經人道

金 訢

對馬島舟中夜作

獨泛孤蓬卧未安西風一夕晚潮寒海天秋色尋無
處却向潘郎鬢上看

南孝溫

西江寒食

天陰籬外夕寒生寒食東風野水明無限滿船商客
語柳花時節故鄉情

金宗直

華山畿

塚上青青連理枝行人爭唱華山畿野棠花發當寒
食幾度春魂化蝶飛

許 篈 篈與弟筠皆舉狀元以宏文館選臺諫

感遇 篈女弟適金成立賢而不答故作此詩

君好堤邊柳妾好嶺頭松柳絮忽飄蕩隨風無定蹤
不如歲寒姿青青傲窮冬好惡苦不定憂心徒忡忡

江天曉思

西飛燕東流水人生倏忽春夢裏一夜狂歌不盡歡
十年惆悵情無已渚烟汀樹暮朦朧曲欄珠箔星在
東關疊鳴鼓逐曉發輕帆一片飛長空

尹國馨

感懷呈子魚吳參軍

麻衣偏拂路岐塵鬢改顏衰曉鏡新上國好花愁裏
艷故園芳樹夢中春扁舟烟月思浮海匹馬關河倦
問津七載干戈歎離別綠楊鶯語太傷神

梁亨遇

游龍山呈吳子魚先生

桃花開後杏花稀客子來時燕子飛山郭數村芳草
合野羅三面亂峰圍風塵岐路何年盡破帽長裾此
計非遙憶故鄉歸不得白鷗春水掩柴扉

梅月堂詩 作者姓氏不傳

和鍾陵山君詩

蛺蝶雙雙飛藥畦山禽饒語竹枝西一叢枸杞花初
遍五椏人參葉已齊翠竹林中香麝睡紫荊枝上画
眉啼千峰昨夜疏疏雨泛濫南池漲小溪

蓀谷詩 姓氏失傳爲師毛文龍搜得之者

公山逢宋廷玉

寇盜經年歲干戈滿漢陽所親皆喪亂不敢問存亡
西日瞻行殷東風入故鄉時危對君酌涕淚欲沾裳
毛師亦留心風雅搜得蓀谷詩一事足徵名將風
流

渡清川江

安州城外水如天立馬沙頭喚渡船帆帶晚烟依草
岸雁迷殘月下蘆田長途旅客思歸計向老筋骸憶
少年始信在家貧亦好近來雙鬢轉蕭然

舊懷

人間萬事不如意得失悠悠看塞翁好月樓臺還有
病落花時節每多風倘來軒冕虛無裏過去英雄寂
寞中五十之年何所在一聲長嘯望遙空

道中感懷

龍泉鳴吼匣中悲十月西風兩鬢絲黃葉滿山秋寺廢白沙連渚小橋危孤帆過後千峰夕匹馬行時百草衰牢落故居空入夢亂藤疎竹有茅茨

數律俱清老誰云海外無人

許筠詩選中不載姓婷氏應是朝鮮女子

古寺尋花

春深古寺燕飛飛深院重門客到稀我正尋花花盡落尋花還爲惜花歸

洵是女郎口角

李　氏 李淑媛自號玉峯主人學士趙瑗之妾遭倭亂死節

斑竹怨

二妃昔追帝南奔湘水間有淚寄湘竹至今湘竹斑雲深九疑廟日落蒼梧山餘恨在江水滔滔去不還

貞烈之人吐辭自別

採蓮曲

南湖採蓮女日日南湖歸淺渚蓮子滿深潭荷葉稀蕩槳嬌無力水濺越羅衣無心却回棹貪看鴛鴦飛

謾興贈郎

柳色江頭五馬嘶半醒半醉下樓時春紅欲瘦臨妝鏡試寫纖纖却月眉

自適

虛檐殘溜雨纖纖枕簟輕寒曉漸添花落後庭春睡美呢喃燕子要開簾

秋思

翡翠簾疎不蔽風新涼初透碧紗櫳涓涓玉露團團月說盡秋情草下蟲

七夕

無窮會合豈秋思不比浮生有別離天上却成朝暮會人間謾作一年期

成　氏

楊柳詞

青樓西畔絮飛揚烟鎖柔條拂檻長何處少年鞭白馬綠陰來繫紫絲韁

俞汝舟妻

貧女吟

夜久織未休戞戞鳴寒機機中一疋練終作阿誰衣

爲他人作嫁衣裳彼露此渾

賈客詞

朝發宜都渚北風吹五兩船頭各澆酒月下齊盪槳

許景樊 七歲能詩狀元筠篈之妹適進士金成立金死倭難守節自稱蘭雪主人

古別離

轔轔雙車輪一日千萬轉同心不同車別離時屢變車輪尚有迹相思獨不見

景樊謝家道韞蘇家小妹也與名媛鼎足

感遇

盈盈牕下蘭枝葉何芬芳西風一夕起零落悲秋霜秀色總消歇清香終不死感物傷我心流涕沾衣袂

鳳臺

秦女侶蕭史日夕吹參差崇臺騎彩鳳渺渺不可追天地以永久那識人間悲妾淚不可忍此生長別離

不見答於金措詞如此怨而不怒眞是雅音

湘絃曲

蕉花泣露湘江曲點點秋烟天外綠水府涼波龍夜

吟鸞娘輕戞玲瓏玉離鸞別鳳隔蒼梧雨氣浸江迷曉珠神絃聲徹石苔冷雲鬟霧鬢啼江姝瑤空星漢高超忽羽蓋金支五雲沒門外漁郎唱竹枝銀潭半掛相思月

送兄篈謫甲山

遠謫甲山去江陵別路長臣同賈太傅主豈楚懷王河水平秋岸關門但夕陽霜風吹雁翼中斷不成行

得體入情

無題

瑤絃織絨合歡牀腰壓紅錢小洞房夢覺秦樓分翡翠白沉湘浦斷鴛鴦粧鈿寶月明珠綴腰帶盤雲瑞錦裝十二斜行金雁柱碧沙如霧掩秋香

遊仙曲

氷屋珠扉鎖一春落花細雨滿綸巾東皇近日無遊幸閒殺瑤池五色麟

宮詞

宮墻處處落花飛侍女燒香對夕暉過盡春風人不見花門金鎖綠生衣

又

絳羅袱裏建溪茶侍女封緘結綵花斜插紫泥書敕字內官分送五侯家

又

綠羅帷幄紫羅茵香射霏微暗襲人明日賞花留玉輦地衣簾額一時新

德介氏 高麗妓

送行

琵琶聲裏寄離情怨入東風曲不成一夜高堂香夢

冷越羅裙上淚痕明

日本國詩

釋全俊 全俊姓神氏秀甚日本國高井縣人詩見宋學士集中

和宋學士贈詩

一回錯買離鄉舶抹過鯨波萬里間震旦扶桑無異士參方飽看浙西山

無名氏 嘉靖七年遇風飄至通州守禦所訊之乃朝鮮王試官出湧幢小品

無題

白浪滔滔上接空布帆十幅不禁風此身若葬江魚腹萬里孤臣一夢中

貢使 失名

能作此詩可以主試朝鮮矣

咏柳

湧金門外柳如金三日不來成綠陰折取一枝城裏去教人知道是春深

普福 使臣

在途有感

來遊上國看中原細嚼青松咽冷泉慈母在堂年八十孤兒爲客路三千心懷北闕浮雲外身在西山返照邊處處朱門花柳巷不知何日是歸年

釋天祥 以下三人見沐景顒滄海遺珠集

寄南珍

上人居處僻心與石泉清道在從違俗身閒不用名空階松子落雨逕蘚花生怪得稀相見年來懶到城

僧詩無釋子氣又有本色故佳

贈李生

異域無親友孤懷苦別離雨中春盡日湖外客歸時

花落青山路鶯啼綠樹枝從今分手後兩地可相思

送僧歸重慶

東西千萬里來去一身輕碧鳳山前別黃梅雨裏行江長巴子國地入夜郎城昔我經過處因君動遠情

哭宋士熙

衆山搖落日那忍哭先生老眼非無淚深交最有情人猶惜才調天可厭聰明書法幷詩律空留後世名

夢裏湖山爲孫懷玉作

杭城一別已多年夢裏湖山尙宛然三竺樓臺晴似西六橋楊柳晩如烟青雲鶴下梅邊墓白髮僧談石上緣殘睡驚來倍惆悵可堪身世老南滇

釋機先

挽逯光古先生

昨日來過我今朝去哭君那堪談笑際便作死生分曠達陶徵士蕭條鄭廣文猶憐埋骨處西北有孤雲

釋大用

挽逯古光

氣宇自豪邁孤超傲世時冥鴻冲漢志野鶴出塵姿筆勢雲烟起詩名草木知論交三十載死別抱長悲

嗜哩嘛哈 使臣

答大明高皇帝問日本風俗 洪武二十年

國比中原國人同上古人衣冠唐制度禮樂漢君臣銀甕篘新酒金刀膾錦鱗年年二三月桃李一般春

不愧使臣

答里麻 使臣或云卽嗜哩嘛哈

西湖

一株楊柳一株花原是唐朝賣酒家惟有吾邦風土

異春深無處不桑麻

此詩有譏貶中國之心非使臣所宜出錄之以存其事

釋左省

口號呈沈潤卿

二月天和乍雪晴見君似見祝先生醉中不覺虛簷滴吟作燈前細雨聲

占城國詩

貢使 失名

進貢初發占城

行盡河橋柳色邊片帆高掛遠朝天未行先識歸心早應是燕山有杜鵑

江樓留別

青嶂俯樓樓俯渡遠人送客此經過西風楊子江邊柳落葉不如離思多

高古

題葵花 貢使過姑蘇見葵花問何名人紿之曰一丈花卽題云云見近峯聞畧

花於木槿渾相似葉比芙蓉只一般五尺闌干遮不盡猶留一半與人看

工於賦物手

安南國詩

國王 失名列朝詩選攝交阯國王

被繫入中國詩謁藩臣

誤入中華大邑州小邦焉敢謁王侯可憐無主東鄰客却作中原大國囚雁過衡陽邊塞遠雲遮故里楚天愁有人問我家何在萬里長江不斷頭

貢使 宏治間貢使作此詩黃布政袞傳之見達聰日錄

過吉水弔文丞相

吉水江頭繫客舟緬懷丞相舊風流堂堂大義勤王
日耿耿孤忠就死秋北伐自期終復漢東征誰謂竟
亡周一身獨任綱常責肯戴南冠學楚囚

貢使知弔文丞相具見不凡

黎　僖（湛溪工部右侍郎萊山男）

康熙二十三年贈　天使周灣園禮部

衮衣方幸炙公顏何事匆匆餙駕還湘水無情催艦
易茁場有意繫駒難吟成好句三江月酒泛離筵萬
里山識得殷勤忠愛念　帝城咫尺五雲間

阮廷滚（慎軒僉都御史）

手捧　瑤章出鳳城皇華妙選屬儒纓　九重雨露
來　天上萬里江山照使星勁氣迸凌霜霧肅光風
乍見瘴嵐消共知　聖主恩波重夯聳心孚舉向傾

黃公寘（榕軒參政）

丹詔欽頒自　九重星軺到處總春風光分禹甸山
河外人在堯天雨露中傾向有星皆拱北朝宗無水
不流東節旋應自承　清問願道車書一統同

又

名賢挺出自洪支早步雲衢際盛時画省百年尊制
作星軺萬里任驅馳恩流北闕乾坤遍名在南天草
木知清節高風人景仰巍山何用立豐碑

又

朝廷德意賴公宣携得清風兩袖還夾道兒童爭擁
馬臨江旌旆似登仙含香應在雲霄上曳履還歸日
月邊說與交人休悵望　廟堂熙宋待高賢

阮擢用（禮科都給事中）

翩翩令望美才全玉節輝煌萬里宣江上旌旗爭照
燿座中禮樂自周旋燕郊地遠恩霑溥　鳳闕天高
仰望懸此後思君何處是台星遙指五雲邊

贈儀部詩多矣音皆雅正聊登六詩以誌其概

琉球國詩

貢　使（失名）

過西湖口號

昔年曾見此湖圖不信人間有此無今日得從湖上
過畫工還似欠工夫

此詩傳久矣其體近卑貭明時口號風氣

無名氏（下三首相傳為琉球國人所作出廣記）

題春雪

昨夜東風勝北風釀成春雪滿長空梨花樹上白加
白桃杏枝頭紅不紅驚問幾時能出谷燕愁何日得
泥融寒氷鎖却鞦韆架路阻行人去不通

游育王寺

春春處處精透

偶來覧勝鄮峰境山路行行雪作堆風攪空林饑虎
嘯雲埋老樹斷猿哀擡頭東塔又西塔揺步前臺更
後臺正是如來真境界臘天香散一枝梅

詠萍

錦鱗密砌不容針只為根兒做不深曾與白雲爭水
面豈容明月下波心幾番浪打因難滅數陣風吹不
復沉多少魚龍藏在底漁翁無處下鉤尋

此種詩近稗官家所載難入古人之席然得之異
域亦屬難得

譯史紀餘卷之二終

譯史紀餘卷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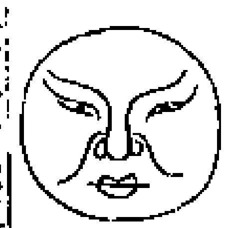
錢塘陸次雲雲士著
碁江孫九升彙嘉校
受業趙臣瑗穀菴訂

外國錢文

金鑄荘山泉通九府域中既爾異國亦然爰集錢
文博稽圖法刀環異製萬選彌精以廣流觀之識

罽賓國錢

前漢西域傳曰罽賓國以金銀為錢文為騎馬幕為
人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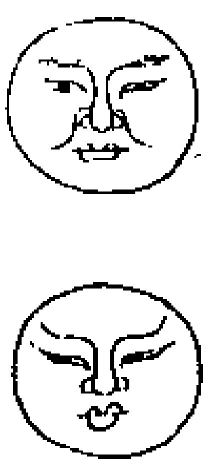
烏弋山離國錢

前漢西域傳曰烏弋山離國錢貨與罽賓同獨文為
人頭幕為騎馬

安息國錢

史記大宛傳曰安息國以銀為錢錢如其王面王死
輒更鑄效王面焉

大月氏國錢



前漢西域傳曰大月氏國以銀爲錢文爲王面幕爲夫人面王死輒更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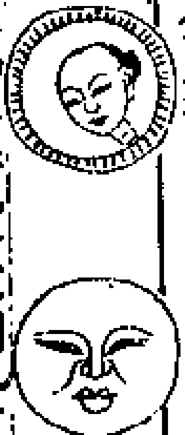
泥婆羅國錢

舊唐書西戎傳曰泥婆羅國以銅爲錢面文爲人背文爲馬牛不穿孔

何國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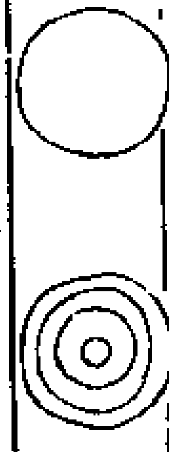
徐氏曰以銀爲之徑寸五釐不開孔面爲人面背爲草木狀

康國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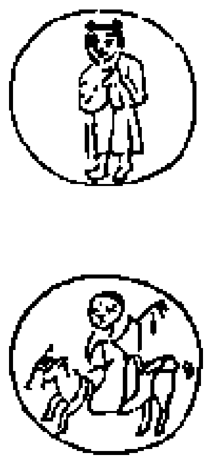
徐氏曰以銀爲之徑九分不開孔背面皆作人面面文側而背文正面文繞以連珠之狀舊唐書西戎傳曰康國生子必以膠置掌內欲其成長掌中持錢如膠之黏物

拔汗國錢



徐氏曰以金爲之徑七分五釐無文字又一種有三旋文並不開孔

條支國錢



樂史太平寰宇記曰條支國市列錢貨其錢獨文爲人乘爲騎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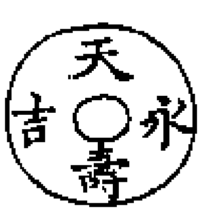
拂菻國錢

神宗國史曰拂菻國交易爲金銀錢無孔面鑿彌勒佛背鑿國王名

大食國錢

廣州記曰大食國出金最多凡諸貨易並使金錢面文象形形製甚小宋大中祥符間以金銀錢各千文入貢

因堆國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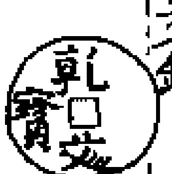


王子年拾遺記曰因堆國晉武帝時獻玉錢千緡其形如環環重十兩上有天壽永吉之字

日本國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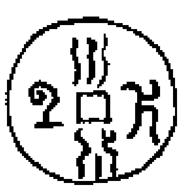
舊譜曰日本國錢四品並徑寸重五銖其文隸書一曰和同開珍二曰神功開珍三曰萬年通寶四曰隆平永寶其國延歷中鑄

乾文錢



宋會要云太平興國九年日本僧奝然等浮海而至云其國用錢文曰乾天寶

屋馱國錢



徐氏曰徑七分厚薄肉好不異中夏字若梵書不可復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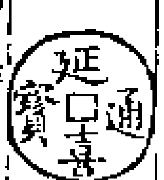
疎勒龜茲二國錢

徐氏曰其錢即五銖也大九分一面文背西涼張軌用之此二國地接涼境故用錢亦張氏之遺唐書西域傳曰葱嶺以東俗喜淫龜茲于闐置女肆征其錢

吐蕃國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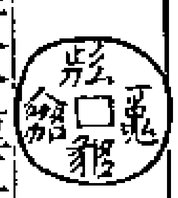
敦素曰此錢徑寸重五銖肉好精巧不減中國以銅
為之皆蕃字不可識背文如開元錢有甲文詢于泉
人謂之蕃錢

倭國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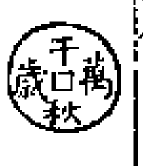
贊遊俤載曰倭國在東海中正朔一同中夏年號天
慶天恩其國用錢文曰延喜通寶

梵字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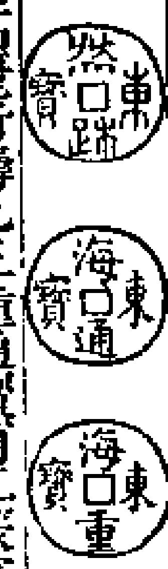
梵字錢徑八分重三銖六參銅色純赤文不可辨大
抵類屋馱吐蕃錢

千秋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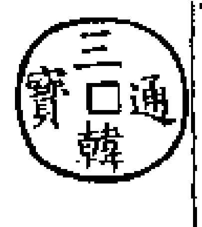
此遼國錢徑三分文曰千秋萬歲入貢時人多博得
之

海東三錢



雞林類事云高麗所鑄凡三種通寶有二篆字及真
行體重寶篆文製作頗精並徑九分重三銖六參

三韓錢



高麗圖經曰高麗他貨皆以物交易惟市藥則間以
錢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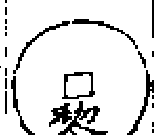
東國錢

徑寸重二銖四參文曰東國通寶輪郭渾重字畫明
坦亦高麗所鑄

闍婆國梵書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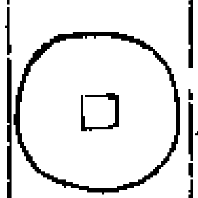
三朝國史曰闍婆國在南海中剪銀葉為錢諸蕃風
俗以銅銀錫鐵鍮雜鑄為錢計六十四箇為一兩

交趾國黎字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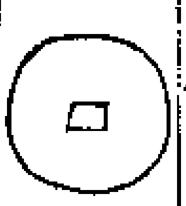
宋秘書丞朱正臣言前通判廣州見蕃商往交州貿
市齎黎字及砂鑞錢至州頗奔中國之法

大秦國　三佛國　佛泥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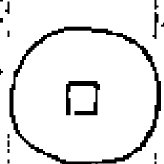
三國之錢同

東沃沮國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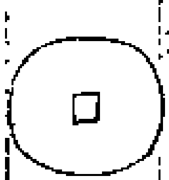
魏志曰其國嫁娶之法女家責錢錢畢乃復還壻

新羅國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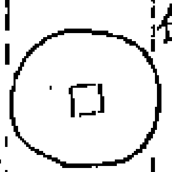
傳燈錄曰城於洪州開元寺受新羅僧金大悲錢二
十千令取六祖大師首歸海東供養

高昌國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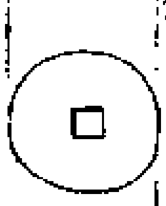
後周書異域傳曰高昌賦稅計田輸銀錢

波斯國錢



隋書西域傳曰國人年三歲已上出口錢四文新唐
書曰偷者輸銀錢

女國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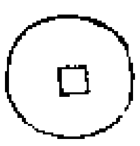


唐書西域傳曰東女羌別種也西海亦有女王故稱
東別之王死國人以金錢數萬納王族求淑女二立
之次為小王王死因以為嗣

大月氏國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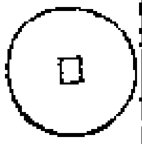
通典云大月氏國在大宛西錢貨與安息同

小月氏國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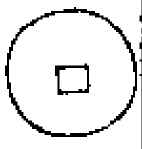
北史西域傳曰小月氏國以金銀爲貨

中天竺國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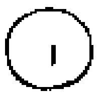
四分律曰西方錢有銅錢白鉛錫樹膠皮木金銀鉢等錢形亦不同有如王西方國長短等錢不同字亦隨時處有文漫圓徑如中國之製但實其中心不穿貫耳

于闐國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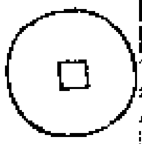
唐書西域傳曰葱嶺以東俗喜淫龜茲于闐置女肆征其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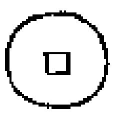
投和國錢



樂史太平寰宇記曰投和國其市中所貿易皆用銀錢小如榆莢私鑄者截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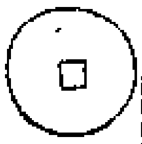
阿耆國　屈支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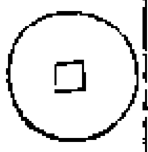
西域記曰二國貨用金銀錢小銅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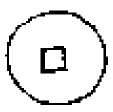
覩貨邏國　梵衍那國



二國錢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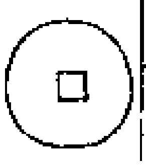
迦畢試國錢





西域記曰迦畢試國貨用金銀錢及小銅錢規矩模樣異於諸國

康居國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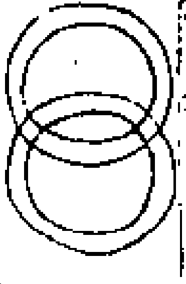


嘉節西蕃記曰國以六月一日爲歲首至此日王及人庶在國城東林下七日馬射至欲罷日置一金錢于帖上射中者則得一日爲王

三童國錢　軒渠國錢

太平寰宇記曰二國作金幣率效國王之面亦效王后之面若丈夫交易則用國王之面婦人用王后之面王死則更鑄

碎葉鐵國錢



徐氏曰寶鐵作之形如兩鐶相連枚各圍寸九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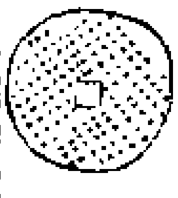
驃國錢

唐書南蠻傳曰驃古朱波也以金銀爲錢形如半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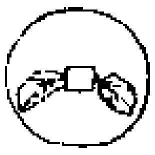
號登伽佗亦曰足彈陀

外國雜用異品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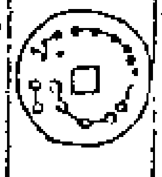
羅文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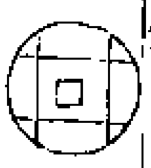
翅紋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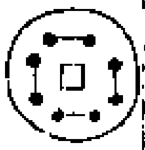
軒轅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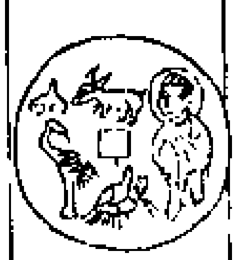
井文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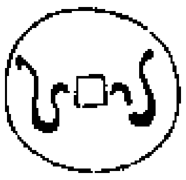
八星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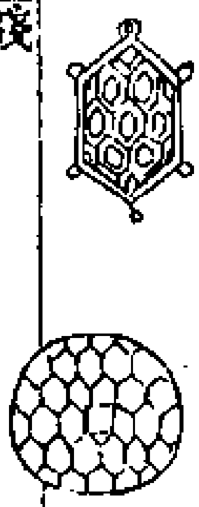
萬國錢



龍文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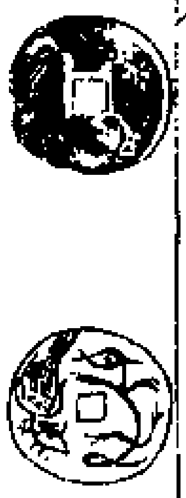


廻背文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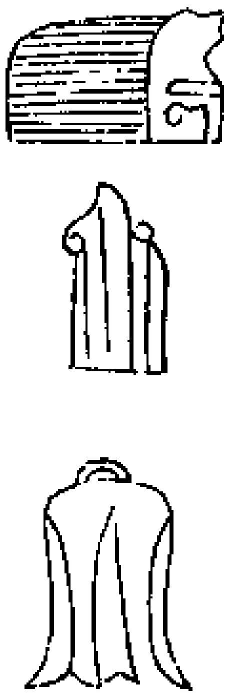


雙星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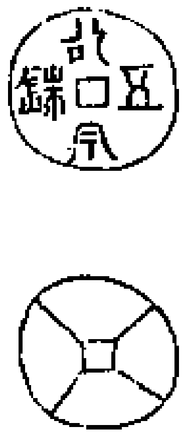
千秋錢



藕心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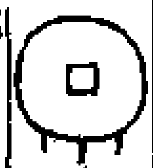


百爐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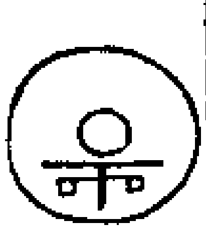
蟻鼻錢

黃河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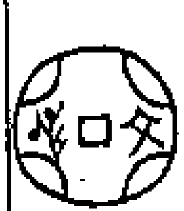
三字錢

一文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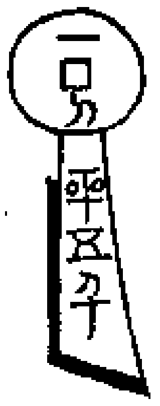


布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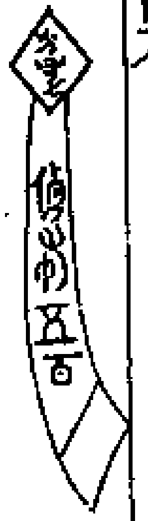
四曲文錢



漢刀



蒙城古刀



譯史紀餘卷之四

錢塘陸次雲雲士輯

受業 徐自沖守謙
曹 沅鄰湘 訂

外國書文

六書之傳舊矣今際薄海同文點畫聲音煌煌法守四方重譯梯航向化雖風聲土俗不無殊軌而以今日文教暨訖之遠則窮奇盡變博雅君子或得藉是以有考焉此編略載一斑以窺全豹使人知宇宙之外别有倉皇亦問奇者之一快也

高麗國書

送泰黨吳子魚大兄還天朝

[illegible]

國有中外殊人無彝夏别落地皆弟兄何必分楚越

[illegible]

肝膽每相照氷壺映寒月倚玉覺我穢唾珠復君絶

[illegible]

方期久登龍遽此成離訣關河路險巇秋郊方躅熱

[illegible]

此去慎行休毋令阻回轍東陲尚用兵海嶠日流血

[illegible]

須憑魯連子郄秦掉寸舌勿嫌九彝陋勉狥壯夫節

[illegible]

回回國書

天	آسمان	恩媽思阿
日	آفتاب	卜他夫阿
月	ماه	黑 媽
星	ستاره	勒他洗
雲	ابر	兒卜阿
風	باد	得 巴
雨	باران	恩剌把
露	شبنم	南卜舍
山	کوه	黑 科
河	جوی	衣 卓
月	رود	得 魯
星	دریا	呀兒得
土	خاک	克 哈
地	زمین	尹米則
京	خانبالغ	額力巴罕
國	[illegible]	戍克剌滿

春	بهار	兒哈卜
夏	تابستان	恩他思比他
秋	تیرماه	黑媽兒體
冬	زمستان	恩他思米即
早	بامداد	得搭榜
晚	شبانگاه	黑噶榜舍
朔	اجتماع	額媽體知以
望	استقبال	勒巴華體思以
君	پادشاه	黑沙的巴
臣	وزیر	兒即我
聖	پیغامبر	百昻伯
賢	حکیم	尹 期 黑
父	پدر	兒得迫
母	مادر	兒得媽
親	خویش	石 戍
師	استاد	得他思五
龍	اژدر	兒得日阿
虎	پلنگ	克卯迫
花	گل	勒 故
草	علف	夫勒阿
弓	کمان	恩媽克
刀	کارد	得兒噶
衣	جامه	默 扎
冠	تاج	知 他

百譯國書

天	法
雲	莫
日	扛
月	楞
風	倫
雹	力
雪	剌
霜	昧
京	歹都
國	圀
河	喃濃
海	喃剌泿泿
朔	楞惡
望	楞扛
晝	扛挽
夜	扛恨
茶	芽泥
果	抹
桑	慢
麻	伴
孔雀	奴永
鳳凰	奴泿哈
鴛鴦	必剌法
燕子	奴烟

敬	讓	笑	嗅
烟	吝	庫	直
皇帝	太子	父母	公婆
翁揲	六翁	孛乜	布芽
金	銀	銅	鐵
酣	恩	董	力
萬	雨	錢	分
悶	朧	貼	忿

高昌國書

天	雲	雨	雪
騰克力	卜力	呀木兒	哈兒
霜	雹	風	雷
起勞	滿都兒	烟	苦兒起列的

地	土	山	水
葉兒	禿伯喇	塔	蘇
地	國	鄉	村
把力	兀祿思	靄因	穵得安
樹	果	豆	麥
瑣各	者客大	卜兒察	阿兒把
虎	龍	鳳凰	麒麟
把兒思	盧	洗毋兒哈	哈
君	臣	父	子
罕	土失蠻	阿答	襖力
夫	婦	兄	弟
額兒	阿的尺	阿哈	以泥

盔	甲	鎗	刀
土祿哈	苦呀	尺答	必扯
衣	帽	布	絹
吞	卜兒克	卜思	土兒呼
金	銀	寶	珠
俺吞	苦木失	阿兒的泥	永諸
酒	飯	米	肉
瑣兒麻	阿失	土兀	額
經	書	史	冊
煖	必	土卍烟	察郎
喜	笑	拜	跪
塞問人	訓	羽恭	捌

緬甸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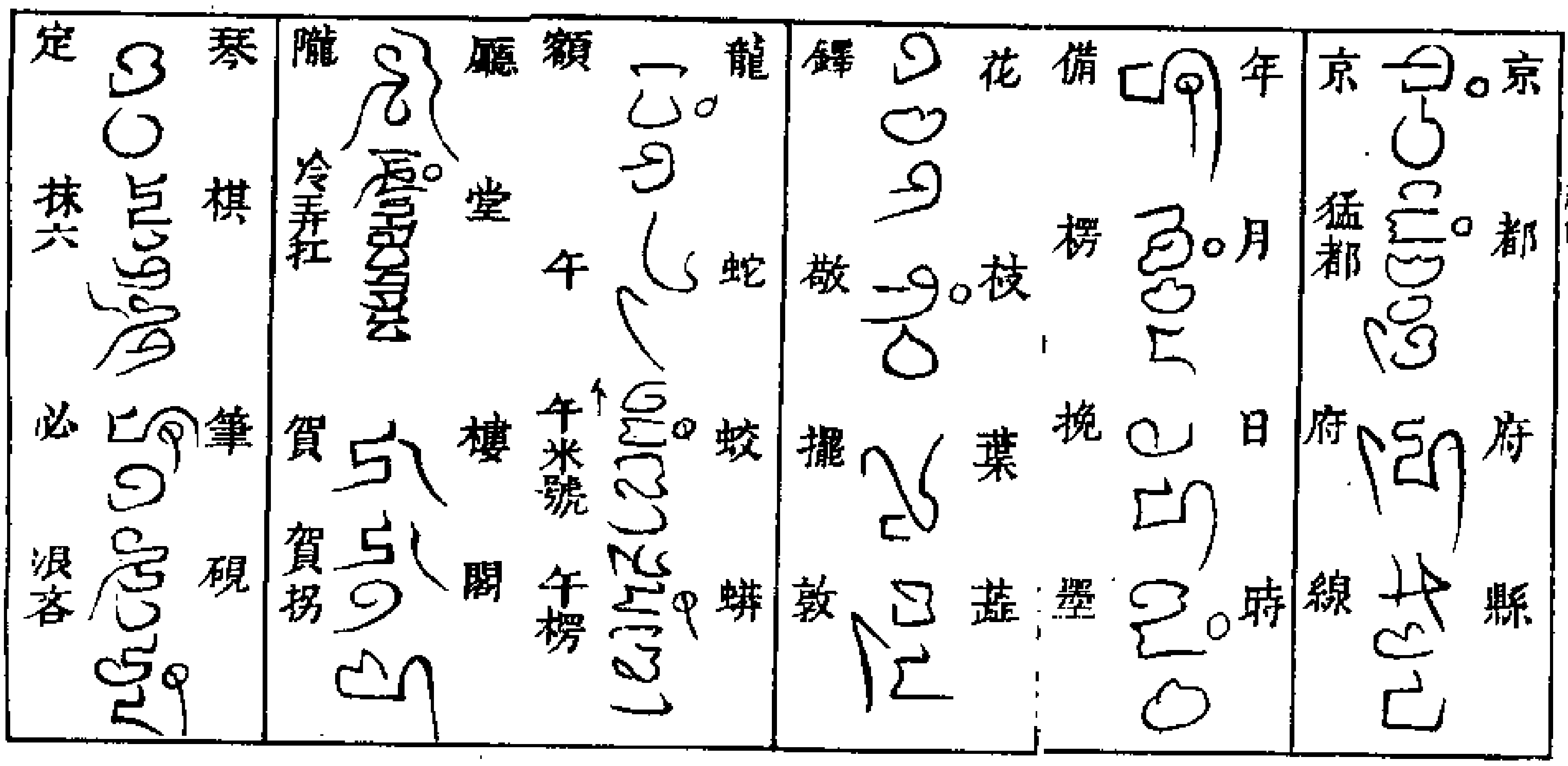
字	譯音
天	某
雲	定
雷	某骨路
雨	某喇
日	脈
月	剌
斗	庫揑戢
星	革來
江	麥列馬
山	擋
關	岡
津	戛豆
城	其路
都	然篤
京	歹都
國	白列歹
節	撒胖
歲	揑
陽	阿太
陰	阿噴
枝	阿苛
葉	板
花	阿喇
朵	阿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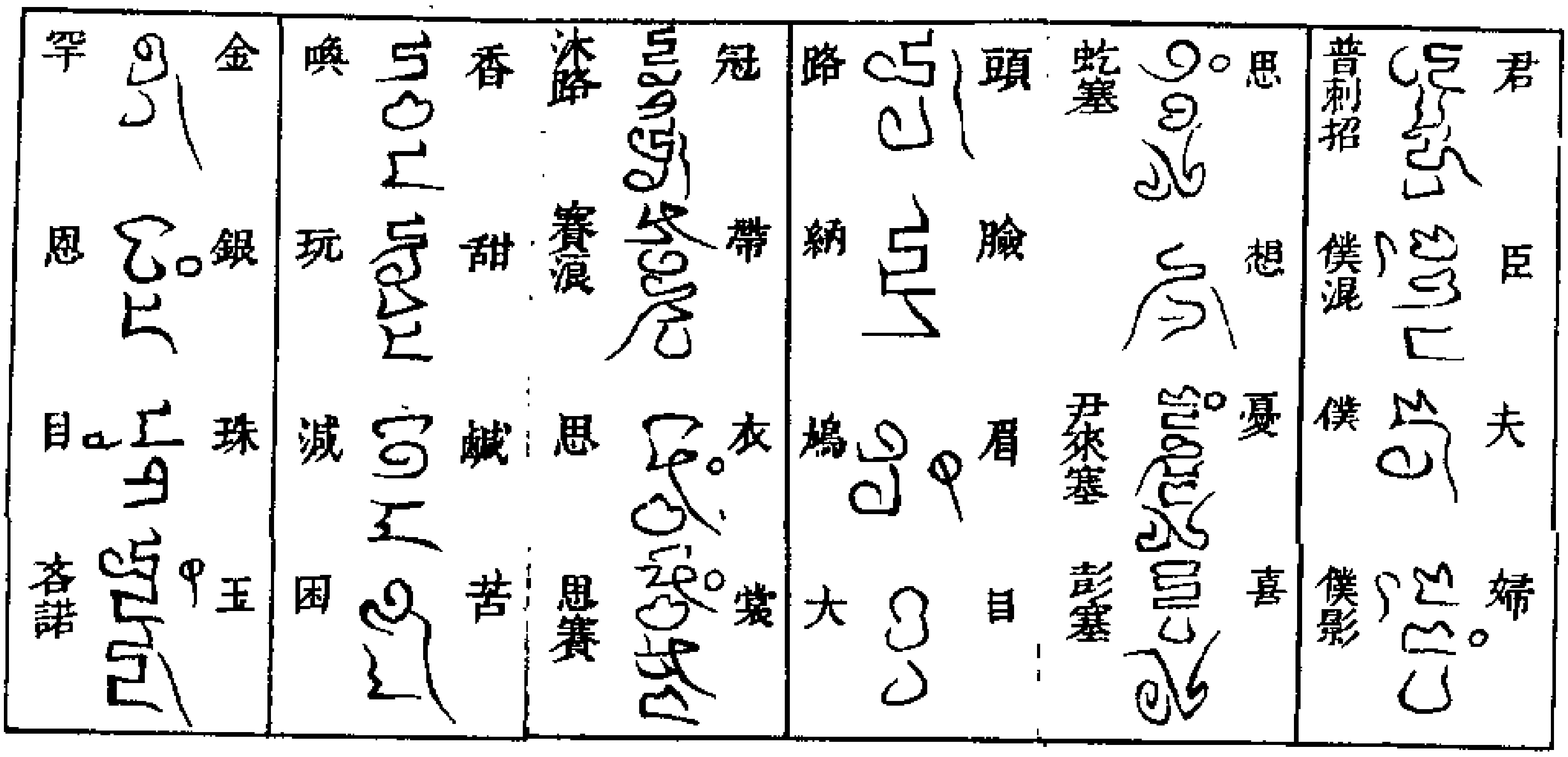
字	譯音
象	唱
馬	麥浪
牛	那
羊	赤
龍	那戛
蛇	麥類
虎	覔
豹	謝
朝廷	烏爹塢
皇后	米普喇
父	阿帕
母	阿米
宮	南到
殿	塔到印
房	印
城	其路
鐘	康浪
鼓	摺
旗	丹
鎗	闌
酒	細
飯	塔恭
醉	也必
飽	瓦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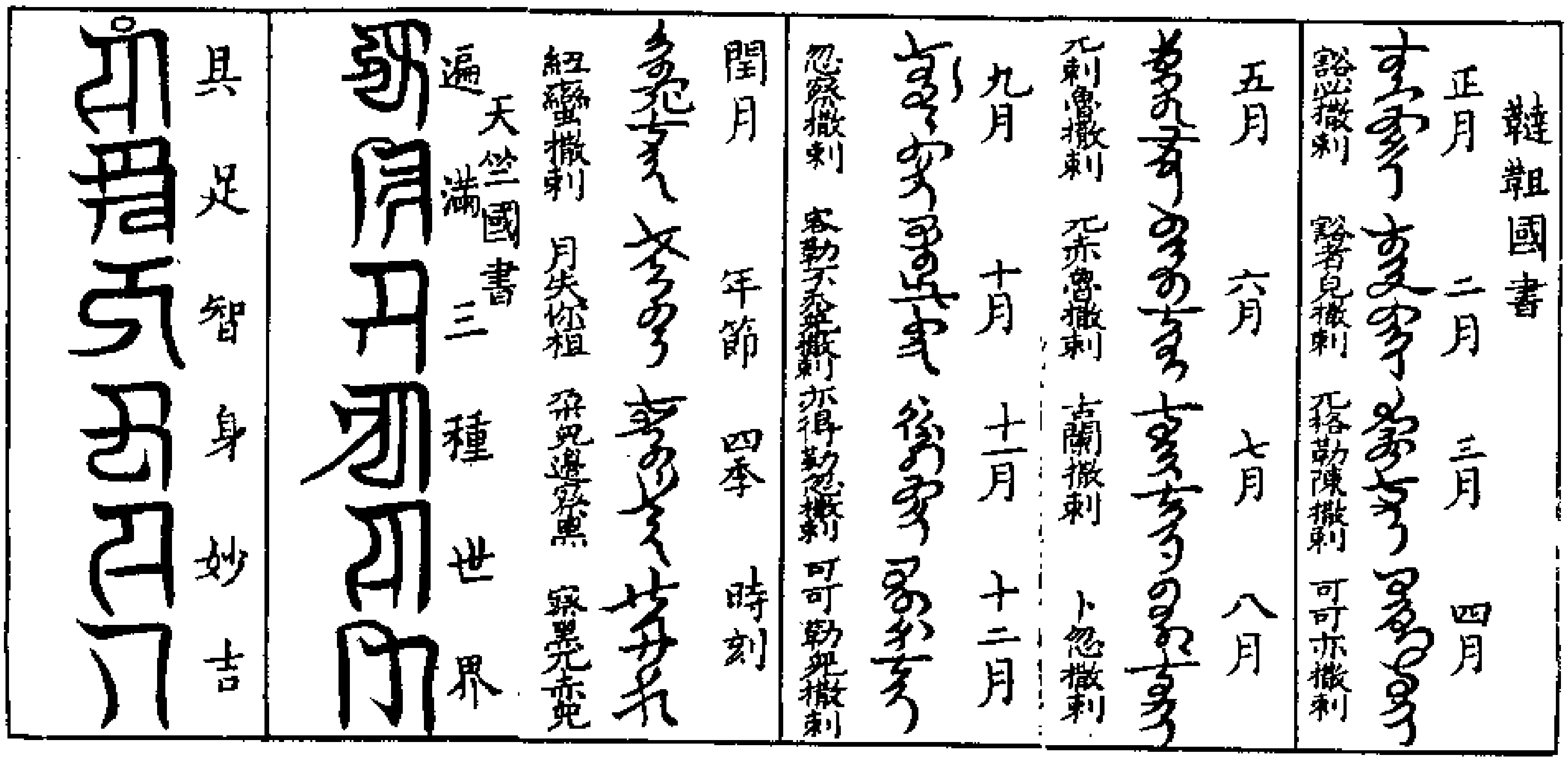
字	譯音
綾	賴
羅	阿革剌
綿	瓦保
錦	都央
頭	康
面	媽那
手	剌
脚	克類
金	稅
銀	位
錢	撒曰剌
玉	麥剌
紙	乍庫
墨	莽細
筆	竹丹
硯	繳便

八百國書

字	譯音
天	法
雲	莫
雷	法郎
雨	忿
烟	綏
霞	法領
霧	莫滾
露	南杭


京 都 府 縣
京 猛都 府 線
年 月 日 時
備 楞 挽 壂
花 枝 葉 蕋
鐸 敬 擺 敦
龍 蛇 蛟 蟒
額 午 午米號 午楞
廳 堂 樓 閣
隴 冷弄杠 賀 賀拐
琴 棋 筆 硯
定 抹六 必 浿吝


君 臣 夫 婦
普刺招 僕渑 僕 僕影
思 想 憂 喜
虼塞 君來塞 彭塞
頭 臉 眉 目
路 納 鳩 大
冠 帶 衣 裳
沐路 賽涙 思 思賽
香 甜 鹹 苦
喚 玩 滅 困
金 銀 珠 玉
罕 恩 目 吝諾


韃靼國書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谿谿撒刺 谿苦見撒刺 孔落勒陳撒刺 可可亦撒刺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孔刺魯撒刺 孔赤魯撒刺 古蘭撒刺 卜忽撒刺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忽察撒刺 客勒不兀撒刺 孔得勒忽撒刺 可可勒兒撒刺
閏月 年節 四季 時刻
紐蠻撒刺 月失兀祖 朶兒邊察罕 [illegible]
天竺國書
遍滿 三 種 世 界
具 足 智 身 妙 吉

祥具足闕有大慈

大悲者汝爲利

益有闕情闕故誦真

實名經真實名

經大利、唵麻聶

巴呢吽

八紘荒史

陸次雲著

八紘荒史卷之一

錢塘陸次雲雲士著
受業趙臣瑗敬菴校
　　曹沅鄰湘訂

繹史之外。復輯荒史者何。宇宙大矣。以爲理所必無。恆爲事所或有。故復爲廣集羣書。以資泛覽。存而不論可也。

善人國

善人國。男朱衣縞帶。女綵服恭坐。而不相犯。交譽而不相毀。人有患。力救之。不妄言。嘿嘿然而笑。倉卒見之。其態如凝。

君子國

君子國在東方。其人衣冠帶劍。驅使文虎。鳳凰出其郊。好禮讓不爭。土僅千里。人多疾病。故不蕃息。語云。北方有不釋之冰。南方有不死之草。東方有君子之域。西方有殘形之尸。圖贊曰。東方仁氣國。有君子。土多木槿。民人食之。又傳其國有女仙。取玉花餘成上藥。以相貽贈。

盤古國

盤古國在南海中。今人皆以盤古爲姓。

丈夫國

丈夫國在維島北。其人衣冠帶劍。相傳殷帝大戊。使王孟從西王母採藥。至此絕糧。不能進。乃食木實。衣木皮。留止異域。終身無妻。生二子。從背脅中出。王孟遂死。是爲丈夫之祖。其地去玉門關二萬里。圖贊曰。陰有偏化。陽無產理。丈夫之國。王孟是始。感靈所通。桑石無子。

女子國

女子國在巫咸北。純黃池之水以居。浴於水。即懷娠。生皆女子。若偶育男。三歲輒死。又台虺之水。女浴之即孕。併閩東南海上有女國。蓮開丈許。桃長二尺。女子遇南風。感而成孕。

東女國

女國在扶桑東千里。容貌端正。色潔白。體有毛。髮長委地。二三月。競入水。則妊娠。六七月產女。胸前無乳。項後生毫。中有乳汁。子百日能行。三四年成人矣。見人驚避。偏畏丈夫。食鹹草葉。似邪蒿而氣香。又有女國。乃西羌別種。俗以女爲王。與茂州鄰。有八千餘里城。所居名康延州。中有弱水。南流。用牛皮爲船。有女官、外官。以男爲之。王死。於王族中求令女二人立之。大爲大王。小爲小王。大王死。小王繼之。或姑死婦繼。所居皆重屋。王至九重。其王服青毛綾。下領衫。其袖委地。以文錦爲小髻飾。足履素靺。重婦人而輕丈夫。文字同于天竺。以十一月爲正。每十月。令巫者詣山中。持咒撒。有鳥入巫者之懷。剖視之。有穀。歲必登。有霜雪。必歉。

西女國

西女國。其先女主師子國王之妹也。兄妹皆爲獅子所生。其本國之王。惜其爲獸產也。取其兄妹各乘一船。泛大海。聽其所止而休。兄至婆羅門。遂有其國。妹泛波剌斯西。爲鬼神所居之地。與之交焉。乃育群女。爲西大女國。地多珍寶。拂懍國王歲遣大夫配焉。生男不舉。

浮鴿山女國

浮鴿山在海中。有女年三百歲。有女官道士四五百人。年俱百歲。學道山中。梁武帝時。遣使獻紅席。時帝方捨身。其使適至。云織席之草。有紅鳥棲焉。故以爲名。緝罽以獻。觀其狀。蓋鶴鳥也。

狗女國

狗女國（此即狗國。以其無男。故入女國。）

狗女國。初未聞其名。梁天監六年。晉安人渡海。飄至一島。登岸。皆女人。貌近中華。言語不可曉。其男人身狗頭。聲如犬吠。食有小豆。衣布。築土牆。形圓。戶如竇。

蛇女國

蛇女國在西北海中。以蛇爲夫。穴處而不噬人。尊一女爲君。下爲臣民。居宮室。無書契。信咒咀。直者無他。曲者立死。

猿女國

猿女國。在昆明絕徼之外。女子以猿爲夫。生男是猿。入山谷。晝伏夜游。生女長與之配。亦巢居穴處。

鬼女國

鬼女國。在南海東南。以鬼爲夫。鬼致禽獸以食之。女惟安享而已。

天女國

天女國。在北海之東。昔聞天女下降。爲其國主。國中有男女。如恆俗。又聞板桥之西。有女國。女悍男柔。女爲君。男爲妾媵。多者百計。

女蠻國

女蠻國。在南海。大中初。貢雙龍犀。其人危髻高冠。纓絡被體。謂之菩薩蠻。唐樂部遂製此曲。

大人國

大人國。在朝鮮之東。其人孕三十六年而生。其兒長大。能乘雲而不能走。按。周穆王時升瓦人之寢。蓋即此乎。又聞有大人者。在西北海外。長二千里。兩足相間去千里。腹圍一千六百里。不食諸食。惟日飲天酒五斗。名曰無路之人。大荒經、又載太荒之中。有樸父焉。夫婦並高千里。自輔天初立時。使其夫婦導開百川。懶不用意。謫之。並立相對東南。各露其勢。須河清時。方復其役。河圖玉版云。龍伯國人長三十丈。壽萬八千歲。佻人國長亦如之。洞冥記。支提國人長三丈。爾雅云。西南荒有大人。名曰先通。異物志。丁零之北。有大人焉。偃臥於野。其高如山。頓脚成谷。橫身塞川。其大不可以理道計。

長人國

長人國。在新羅之東。人長三丈。鋸牙鉤爪。黑毛覆身。不火食。噬禽獸。或搏人以食。得婦人以治衣服。其國連山數千里。有峽。固以鐵闔。號鐵關門。新羅常屯弩士數千。固守其地。成化時。蘇衛軍士赴崇明。泛海。飄至一島。山巔巉異。一人從林中出。長三四丈。深目黑面。獰醜不可喻。挾此數人。以藤貫掌心。繫於樹下而去。衆極力斷之。復返舟中。其人偕數大人追至。立水滸。以手攀纜。一勇士挈利刀截斷其指。大人負痛捨舟而去。其指長尺有四寸。辨之。乃一指中一節耳。今猶藏嘉定庫中。

長臂國

長臂國。在海東。身如中人。而臂長二丈。又有長股國。與長臂相近。脚長三丈。負長臂人入海捕魚。曰留國之邦。又曰喬國。今伎藝家以雙木續足。名曰蹻蹈。其戲像此。

小人國

小人國。一曰周饒。長三尺而冠帶。一曰焦僥。人長一尺五寸。唐虞時。入貢沒羽。故馬融有納焦僥之珍羽之句。漢時。亦屢入貢。傳云。黃帝時。務光長七寸。豈其類歟。又漢時東都獻短人長五寸。名曰巨靈。又東北之極。有靖人。長九寸。

西北荒小人國

西北方有小人。長一寸。其君朱衣玄冠。乘輅車。威儀甚都。人有遇之者。抓食之。其味辛。終年不爲物所咋。

并識萬物名字。又殺腹中三蟲。三蟲外。便可上仙。

遁池小人國

遁池國、陀移國人。皆長三尺。壽萬歲。

歐羅巴西小人國

歐羅巴西有小人國。高不滿二尺。跨鹿而行。大秦國南有小人國。其人亦樹。

羊胞頭小人國

小人生突厥之北。長僅二尺。頭少毛髮。突厥呼之爲羊胞頭。恆持弓矢與鳥相戰。康居國西北。亦有小人甚衆。其地出夜光明月之珠。魏時。河間王子充家。雨中有小兒八九枚墮於庭。長五六寸。自云家在海東南。因風飄至此。與之言。甚有所知。皆如史傳所述。嘉靖時。衛人胡秀攜一小人。長可一尺。眉目鬚髮。種種皆備。乃男子也。約年五十餘歲。云至東海大洋風浪中得此。同輩男女一十七人。衆商各分其一。但聞作啾啾聲。不知所言何事。見人亦不甚懼。能周旋。倦則睡息。酉陽雜俎。載李章武有人腊三寸餘。眉目分明。言得之僬僥國。

鶴民小人國

鶴民國。在西北海。人長三寸。日行千里。步疾如飛。每爲海鶴所吞。其人性能機巧。常刻玉爲己狀。或數百。聚於荒野水際。鶴以爲小人也。吞之而死。後見眞者。遂不敢食。多在山澗溪岸之旁。穿穴爲國。或三十步、五十步、爲一國。如此不啻千萬。春夏食露草。秋冬食草根。暑則裸形。寒則編細草爲衣。亦解服氣。海之外又有鵠國。男女皆長七寸。爲人自然有禮。壽三百歲。日行千里。百物不敢犯之。惟畏海鵠。吞之人在鵠腹中不死。而鵠一舉千里。亦與其人同壽。

菌人國

菌人國。其人絕小。朝生夕斃。有似芝菌。又銀山有樹。上生嬰兒。日出能行。日沒而沒。嶺海異聞注。香山有物如嬰孩。魚貫同行。見人輒笑。至地而滅。

姑射國

姑射國。在海中。疑姑射之山。有神人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此似南華之寓言也。而山海經載之。故亦錄入云。其海有大蟹。舉一螯。加於山頂。殼仍不露水面。又物性志云。姑射海中有陵魚。人面魚身。現則風濤大作。

佛國

佛國。寒暑調和。無霜雪。人民殷樂。無戶籍官法。耕王地者。輸地利。欲去便去。欲住便住。治不用刑。人民悉不殺生。不飲酒。惟除旃荼羅。名爲惡人。與人別居。若入城市。則擊木自異。人則避之。不相搪揬。又象教稱臨、毗彼佛父臨倪國王名屑頭。佛母名摩耶。佛未出家所娶妻曰耶輸陀。生子曰摩睺羅。出家十二年歸。妻子復聚。今僧徒無妻。非佛本教也。

不死民國

不死民。其人黑。能飲氣。居員邱之上。以赤泉駐年。神木延命。

佛樓沙國

佛樓沙國有青玉佛鉢。受三斗。貧人以花少許投之即滿。富人以花百十斛投之不盈。

支國

支國有活人草。人死。以草覆面即生。

軒轅國

軒轅國在窮荒之際。其國鸞自歌。鳳自舞。食鳳卵。飲甘露。民之不壽者八百歲。不敢西射。畏軒轅之邱。或曰其人人面蛇身。尾交於首。

因墀國

因墀國有解形之民。頭飛南海。左手飛東海。右手飛西海。至暮四體皆合。山海經、載王子夜之尸。一首一身。兩手兩足。皆斷異處。其人不死。郭璞、謂其形斷而神連。貌乖而氣合。圖贊、以為離不為疎。合不為密。又晉時因墀貢五足獸。問其使者是何變化。曰解形之民。手遇疾風。飄於海外。化為五足獸。一指為一足也。其人失去兩手。使人割肉為兩臂。則宛然如舊。

司幽國

司幽國。其人無配合。而以氣相通。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

常夢國

常夢國在西南。其人五十日一覺。以夢境為實。以覺為虛。又有常覺國。其人常醒。不知有夢。

狂人國

狂人國。國有狂泉。飲之者。以狂者為不狂。不狂者為狂。更相笑訕。

醉人國

醉人國。能為千日之酒。飲之者。一醉千日。一人數十醉。而一生之事已畢。

鬼國

鬼國。在貳負之尸北。人面一目。毘舍那有烏羽鬼形之民。當另是一國。東荒經、載東南方有人周行天下。身長七丈。朱衣縞帶。以赤蛇繞額。尾合於頭。不飲不食。朝吞鬼三千。暮吞鬼三百。名曰尺郭。此則鬼之雄矣。

駮馬西鬼國

鬼國。在駮馬國西行六十日。其國人夜遊晝隱。身著鹿皮衣。眼鼻與中國人同。惟口在頂上。噉鹿及蛇。

鬼母國

鬼母國。在南海小虞山中。一產千鬼。朝產之。暮食之。今蒼梧有鬼姑神是也。虎頭龍足。蟒目蛟眉。其形可

投。赴康中有楊二郎。販海遇颶。墜於水中。泛浮木抱之。漂至一島。登岸。行入洞中。見男女雜沓。爭來聚觀。多裸形。而聲音可辯。一婦人最尊。衆稱為國母。侍衛頗衆。問之曰。願住此否。楊曰。願。母與為夫婦。約二年。起居與世無異。皆有駛卒持書至曰。真仙邀赴瓊宴。即盡室往。楊往往獨處洞中。不勝冷寂。一日乞侍母行。母許之。凌虛而去。至一館宇。僊樂盤盂極豐潔。鬼母導楊隱於幃。戒屏息。移時宴罷。聞人哭聲。審聽之。其妻子也。楊從桌下出。家人以為鬼。妻唾之。唯妻泣曰。汝沒於海。故設道場修薦。何得在此。楊曰。我未死。具道所値。鬼母招喚。見楊不應。怒罵而去。少頃寂然。楊氏調補數月。其顏始復。又有福清楊氏。亦墮鬼國。其事相似。

羅剎國

羅剎國。在婆利之東。其人極陋。朱髮黑身。獸牙鷹爪。時與林邑人作市。輒以夜。晝日則掩其面。隋煬帝大業三年。遣使常駿等使赤土。至其地。

羅剎鬼國

羅剎鬼國。在東海大洋之中。明隆慶時。有賈船失風。飄蕩數日。入於一處。名曰暗海。天日無光。洪濤湧起。見波中有人千萬。若沒若滅。偪近舟航。衆人大恐。操舟者云。無妨。急命作飯。散投水中。其人漸去。去後。舟人曰。殺木之魂。精靈結聚於此。饑來索食。梵經所云飄墮羅剎鬼國。正謂此也。

夜叉國

夜叉國。在蘇都識匿國之界。有一大山。山有大窟。窟中深遠無際。人莫敢入。近窟居人有五百餘家。作關設鑰以守。一年再祭。人有走近窟口者。烟氣衝出觸之即死。

魅國

魅國。山海經作末國。即魅也。其形黑首三角。兩目上豎。斯亦夜叉之族。

羽民國

羽民國。在東南。卵生。有翼。能飛而不能遠。食鸞鳥之卵。舜時。獻火浣布。

毛民國

毛民國。人絕短小。身面皆毛。剛如豕鬣。晉永嘉時。都尉戴逢在海上。得一船。中有男女四人。狀皆如此。後死其三。止存其一。配之以妻。漸曉人語。自言是毛民國來。又神異經云。八荒之中有毛人焉。名曰猖獗。其北為勞民國。為人躁擾不定。

卵民國

卵民國。其民卵生如鳥。與羽民同。但羽民有翼。而此無翼。

勃峚國

勃峚國人長三尺。有翼。常乘雲日下。自曝其身。身熱乃歸。飲丹露。丹露者。日初出之珠璣也。漢元封五年。貢細鳥。以方尺玉籠盛數百頭。形如大蠅。狀如鸚鵡。聲聞數里。國人常以此鳥候時。亦曰候日蟲。帝置於

宮內。旬日飛盡。帝求之不復得。明年。忽見緝烏自集帷幄。或入衣袖。宮嬪皆悅。有烏集其衣者。輒蒙愛幸。武帝末稍自死。人猶愛其皮。服其皮者。常爲丈夫所媚。

勒題國

勒題國。人皆毛羽。無翼。而飛行日中無影。食黑河藻。飲陰山桂。其壽千歲。

無脊國

無脊國。其人穴居食土。身死埋之。其心不朽。百年後。復化爲人。三才圖會云。三蠻國民死復能生。亦與無脊相經。

細民國

細民國。其肝不朽。百年而化爲人。穴居野處。

一目國

一目國。在北海外。手足皆具。一目居面之中。深目國人亦一目。第止一手。又一國。人離兩目。皆豎立。名曰縱目。

柔利國

柔利國。其人一手一足。屈曲向前。

無腸國

無腸國。爲人長大。腹中空洞無物。所食之物。過而不留。

聶耳國

聶耳國。耳長及頰。異林云。耳垂至腹。以兩手攝之而行。出入能乘文虎。又有拘纓國。皆以一手把纓。亦猶聶耳。

大耳國

大耳國。耳大於身。夜臥。覆一耳以爲衾。展一耳以爲席。

離耳國

離耳國。近伯慮國。在朱崖海中。不食五穀。但噉蚌蛤。鏤雕其耳。分令下垂。以爲文飾。是卽儋耳。

彫題國

彫題國。近北胸國。在鬱水南。點涅其面。文以丹青。畫體爲鱗。是卽鮫人之族。

岐舌國

岐舌國。舌皆兩岐。語不可知。而目相曉。

三噫國

三噫國。其民四舌而三噫。

長頸國

長頸國。卽毘騫國。梁時聞焉。在頓遜之外大海洲中。去扶南八千里。傳其王身長丈二。頭長三尺。自古不死。莫知其年。知將來事。其子孫生死如常。南方號曰長頸王。國俗有室居衣服。噉粳米。言語小異扶南。不受估客。有往者。殺而噉之。又傳扶南東漲海朱諸薄國。有燃火洲。有樹生火中。人取其皮。績作布。色微青黑。有垢汚。投之火中。旋更精潔。毘騫王亦能作天竺書。書可三千言。說其宿命所由。與佛經相似。並論善事。

三首國

三首國。一身三首。野處巢居。覩則競見。食則競飽。又爾雅云。崑崙山上。有三頭之人。伺處琅玕樹下。遞臥遞起。以食爲實。

三身國

三身國。在鑿齒東。其人一首而有三身。因提紀曰。肅成氏有季子。性淫。帝放之於西南。季子偶馬而產子。人身而馬蹄。一人三身。

蒙雙國

蒙雙國之民。其先高陽氏。嘗將一夫一婦。放之於野。相抱而死。神鳥以仙草覆之。七年。男女皆活。兩體沾聯。一處二頭四足而行。遂遣其種。

一臂國

一臂國。卽比肩之民。其人一臂。一目。一鼻孔。爾雅、謂比肩之民。迭食而迭望。謂此。

奇肱國

奇肱國。其人一臂三目。其人善爲機巧。取百禽。能作飛車。從風遠行。成湯得之於豫州界。卽壞其車。不以示人。後十年。西風起。復命造車。使之乘風歸去。

結胸國

結胸國。在西南。臆前突出。如懷瓜瓞。

貫胸國

貫胸國。其人胸中有竅。相傳其先乃防風氏之二臣。以刃自貫其心。禹哀之。拔其刃。療以不死之草。其後人皆穿胸。按竹書。黃帝時。貫胸來賓。虞舜時。貫胸獻珠蝦。是前此已有其國。

交脛國

交脛國。其人足脛曲戾相交。

跂踵國

跂踵國。在西北方。踵不至地。以五指行。步如雀躍。

日林國

日林國。有神藥數千種。有石鏡。方數百里。光明瑩徹。可鑒臟腑。名仙人鏡。國人有疾。照其形。遂知病從何

起。卽取神藥餌之。立愈。其人壽三千歲。

白民國

白民國。在海外極南。人白如玉。湘烟錄、謂其。種玉以食。其所乘。能翼馬身。首有兩角。名曰乘黃。周成王時。以之入貢。有玉屑酒。飲一升。醉三載。芸窻私志、載神農時。白民進藥獸。人有疾。則與獸語。獸啣一草歸。服之卽愈。後黃帝命風后識其草。故庾卿曰。黃帝師藥獸而知醫。

黑人國

黑人國。在東海外。徧體純黑。而眼白。行人視之。同於鹿豕。射而食之。以爲甚美。

黑齒國

黑齒國。齒黑如漆。

元股國

元股國。其股皆黑。其人衣魚皮。食鷗鳥。有兩鳥夾之而飛。

龍國

龍國。在龍池之上。去會稽四萬五千里。山上大池方七百里。羣龍居之。池上多五花樹。龍仰之以爲食。螯分龍日。龍王分出諸龍。在世行雨。

鮫人國

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紡織。其眼泣淚成珠。東海有西楞魚。姑射山下有陵魚。皆人身魚尾。相聚大洋。是亦魚國。

氐人國

氐人國。在窫窳西。窫窳龍首人身。氐人魚身人面。大荒謂之互人。禹治河。觀於洪水。見白面人魚。曰。吾河精也。殆卽此類。

蟻國

蟻國。在極西。其色赤。其大若象。其聚千里。蟻王之大。更出羣蟻之上。按槐安國可以稱國。以蟻名國。亦宜。

蛇國

蛇國近交趾。盤山徧野。盡是虺蛇。有蛇王廟。過其廟者。必祭方安。否則行李器物之中。悉有蛇蟠旋其內。

蝦人國

蝦人國。在海島中。鬚長四尺。鬚上指。此人而似蝦者。有長鬚國。乃眞蝦也。唐天定初。有士人隨新羅使風吹至一處。人皆長鬚。號長鬚國。人物甚盛。忽有車馬數十。言大王召客。至一大城。使者導士人入謁。見王者拜士人爲駙馬。其主甚美。然亦有長鬚。宮嬪莫不爾爾。士人每歸。見其妻。微有不悅。賦詩曰。花無葉不妍。女有鬚亦醜。王笑曰。駙馬未能忘情於小女頤頷間乎。經年餘。忽一日。其君臣憂蹙。士問之。王泣曰。吾國有難。禍在旦夕。非駙馬不能救。煩一謁龍王。但言東海第三汊長鬚國有難求救。泣涕而別。士謁龍王。

王訪其來意。具說所以。王命速勘。使者返曰。長鬚國蝦。供大王此月之饌。今已追到。王笑曰。客因爲蝦壻耶。吾爲客減食。乃引視之。見鐵鑊中有蝦。色赤。其大如臂。見客跳躍。似求救狀。引者曰。此蝦王也。士人悲泣。龍王命放諸蝦。命二使送客歸。島畔忽至。回顧二使者。巨龍也。士視衆蝦浮聚汊中。不復見向時國邑。遇舟附返中原。乃傳其事。

猿國

猿國與婆彌爛國爲隣。去京師萬五千里。產猿。其形絕大。婆彌爛國播種。猿恆蹂躪其苗。國中屯集甲兵。與猿相戰。雖歲殺數萬。明年復來相擾。

猩猩國

猩猩國在大洋中。明嘉靖時。金陵商富玉。與衆泛海。遇暴風。舟溺。玉及衆商漂蕩抵絕岸。饑甚。値桃李。採食之。俄有披髮而人形者。接踵而至。身生毛。以木葉自蔽。逢人皆喜挾以歸。言語啁啾。微可曉解。每日只噉生菓。環島百千穴。悉一種類。雖在巖谷。亦秩秩有倫。各爲匹偶。不相雜揉。富知爲猩猩國。衆擇一艾女配富。旋生一男兒。容貌。微有長毫。時虞富竄伏。出輒運巨石窒其竇。既誕此兒。聽其自如。凡三歲。玉攜男獨步。望林杪見高桅。趨而下。得客舟求附。許之。抱男以登。羣來追者。遂得歸。男旣長大。賣茶於市。人目之爲猩猩八郎。

狒狒國

狒狒國卽梟陽。山海經、有梟陽國。或曰。狒狒爲梟陽。前導。建武中。南粵以之入貢。人面黑身。披髮。言如鳥語。能知人生死。

鼠國

鼠國在西域。大者如犬。中者如兔。小者如常鼠。頭悉白。商賈有經過其國者。若不祈之。則嚙其行李。

狗國

狗國係黃帝之後。卞明生白犬二。自相牝牡。遂爲此國。北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手搏猛獸。語爲犬嗥。妻皆人。能漢語。生男爲狗。生女爲人。自相婚配。穴居食生。妻女食熟。有華人誤至於其地。狗妻憐之。恐狗見而加害也。與十餘筯而使之逃。教其每行數里。則遺一筯。犬知有人。卽掉尾奔逐。每見一筯。惜其爲家物也。卽啣以歸。如是數返。追人不及。蓋狗性之吝物如此。

鶴人國

鶴人國在海外。人形鶴脚。遇雨一足佇立。一足上竪。展其掌以爲蓋。

馬脛國

馬脛國。卽釘靈國。其人馬脛馬蹏。膝以下皆毛。走過飛騎。聲如雁鶩。

牛蹄國

牛蹄國。卽蹄羌國。其人膝下垂毫。牛蹄倔勁。自鞭其脛。日行百里。

雁王國

雁王國。昔雁王銜果獻寶藏經迦尸國有五百雁爲侶。雁王有臣名曰素摩。俱爲獵師捕得。餘雁皆分飛去。惟素摩隨逐不捨。詣獵師言請放我王。願以身代。獵師憫之。問雁國所在。素摩曰。國居北海。其述其俗敦厚。君臣夫婦之義。獵師起敬放歸。其事傳之內典。

烏衣國

烏衣國在海中。昔有王謝過海。遇風舟破。謝附一板至一州。見皂服人曰。吾主人也。引至宮見王。王以女妻之。問女曰。此何國。曰。烏衣國也。後遣人以飛雲軒送歸。令謝入其中。閉目少息。已至家。梁上雙燕呢喃睨謝。乃悟所至燕子國也。至秋。燕將去。謝書一札繫燕尾曰。偶到華胥夢裏來。主人終日苦憐才。雲軒脫去無消息。淚灑東風幾百迴。燕復來。有詩云。昔日相逢冥數合。如今隔遠是生離。來春縱有相思字。三月天涯無燕飛。

讙頭國

讙頭國居南海。無者。人面鳥喙。捕魚而食。伏翼而行。博物志云。讙頭國並是仙人。

厭火國

厭火國。一名厭光國。近黑昆崙。形如獼猴。口中出火。亦能食火。有食火獸名曰禍斗。又大秦國及撣國之人皆能吐火。然皆幻術。非出自然。

青邱國

青邱國產四足九尾之狐。成王時。以之入貢。

三苗國

三苗國在赤水東。路史謂之三饒。

臷國

臷國在三苗東。其地不蠶不絲。不稼不穡。衣食自然。鳥獸馴擾。

博父國

博父國在鄧林之東。人皆兩手。握蛇而食。

毆絲國

毆絲國。其女子向樹而跪。嘔吐素絲。

私阿修國

私阿修國金遼山寺中有石竈。衆僧飲食將盡。向石竈作禮。於是飲食悉具。

俱振提國

俱振提國。尚鬼神。城北隔真珠江二十里。有神。春秋之時。國王所須物器。神廚中自然而出。祠畢亦滅。天后使人驗之。不妄。

扶樓國

扶樓之國。其人機巧變化。織金玉羽毛爲衣。能吐雲噴火。鼓腹則雷震。或化爲巨象獅子龍蛇犬馬之狀。或變虎。或口中吐人。或掌中備百獸之樂。旋轉屈曲於指。見人形或長數分。或復數寸。神怪欻忽。樂府皆傳此伎。俗爲婆候伎。則扶樓之音訛替也。

貊韓國

貊韓國。漢時獻飛猿獸。狀如鹿。青色。以青絲爲繩繫之。及死。帝惜之而不瘞。掛於苑門。皮毛爛朽。骨色猶青。人知其神異。更以繩繫其足。往視之。唯見所繫處存。而頭尾及骨皆飛去。

李讓國

李讓國在賀州西北三萬里外。至億年。山一淪。海一竭。魚蛟陸居。有赤鳥似鵰。以翼覆蛟魚。以尾扣天求雨。

菴羅國

菴羅國有菴羅果。似桃。此樹開花。生一女。年十五。顏色端好。國王收爲妃子。其王暮年。往毗沙門天神祈嗣。神像額上。剖出嬰兒。請神育養。神前地忽隆起。其狀如乳。神童飲吮成立。

衛羅國

衛羅國在西方。國王有女字曰配瑛。與鳳共處。鸞鳳常以羽翼扇女面。女忽有胎。王怪之。因斬鳳埋長林中。後生女。名皇妃。王女思哀。鸞鳳臨長林而歌曰。杳杳靈鳳。綿綿長歸。悠悠我思。永與願違。萬劫無期。何時來飛。是鳳忽然而生。抱女俱飛。遥入雲中而去。載洞元經。

尾濮國

尾濮。漢魏以後。在興古郡西南千五百里外。其人有尾。長三四寸。欲坐。先穿地穴。以安其尾。尾折便死。居木上。食人。俗又噉其老者。唯識母。不識父。其俗有賓客。殺老以供廚。故賓婚有日。老者必泣。其地有稷及陸稻。多鹽井。饒犀象。有弓矢革鎧。以赤猱猴皮垂錫珠翡翠爲冠幘。按木濮。即尾濮也。又蒲羅國人。亦生尾。長六七寸。食人。

林氏國

林氏國。其族乃騶虞與豹交而生。大如犬。此與梟陽國人之爲狒狒。皆非人類。

巴蠻國

巴蠻有五姓。初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劍於石穴。約能中者。舉以爲君。巴氏子務相乃中之。又令乘土船。約浮者當以爲君。惟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爲廩君。

吐火羅國

吐火羅國縛底野城。古波斯王烏瑟多習之所築。王初築此城。高二三尺。即壞。歎曰。吾無道。築此城不成矣。有小女名那息。見父悲曰。願王無憂。明旦令匠觀我所履之跡。築之即立。王異之。至明。女起。步西北。自

截石手小指。瀝血成蹤。匠隨血築之。其城遂建。女遂化爲海神。

鄯氏國

鄯氏國。其地最廣。都城方三百里。

軒渠國

軒渠。其國多九色鳥。名九尾鳥。亦名錦鳳。其青多紅少。謂之繡鸞。常從弱水西來。其幣貨同三童國。

驢分國

驢分。魏時聞焉。屬大秦。其治去大秦都二千里。從驢分城西之大秦。度海飛橋長二百四十里。發海道西行至焉。

漢槃陁國

漢槃陁國。正在須山。自葱嶺以西。水皆西流。世人云。是天地之中。其土人民決水以種。聞中國待雨而種。笑曰。天何由可期也。

波知國

波知國在鉢和西南。土狹人貧。依託山谷。其王不能總攝。有三池。傳云。大池有龍王。次者有龍婦。小者有龍子。行人經之設祭。乃得過。不祭多遇風雨。

賒彌國

賒彌國在波知之南。山居不信佛法。專事諸神。亦附嚈噠。東有鉢盧勒國。路嶮。緣鐵鎖而度。下不見底。後魏熙平中。遣使來朝。竟不能達。

烏萇國

烏萇國在賒彌南。婆羅門爲其上族。多解天文吉凶之數。其王動則訪焉。事佛多寺塔。極華麗。人有爭訟。服之以藥。曲者發狂。直者無恙。爲法不殺。犯死罪者。唯徙於靈山。西南有檀特山。山上立寺。以驢數頭運食。山下無人控御。自知往來也。

摩揭它國

摩揭它。一曰摩伽陁。本中天竺屬國。國無刑殺。抵死者放之窮山。罪有疑。飲以藥。視溲清濁而決輕重。

懸渡國

懸渡國山溪不通。引繩而渡。朽索相引二千里。土人佃於石間。壘石爲室。接手而行。所爲猿飲。卽烏耗國。漢、魏時皆通焉。

伏盧尼國

伏盧尼國。後魏時通焉。在波斯國西北。有大河南流。中有鳥。其形似人。亦有似橐駝馬者。皆有翼。常居水中。出水便死。城北有云尼山。出銀、珊瑚、琥珀。多獅子。

白洋國

白洋國老雞能呼人姓名。殺之則止。

盧扶國

盧扶國。燕昭王時來朝。度屯河。萬里方至。其國人皆壽三百歲。結草爲衣。親死。葬於野。以香木靈草掩尸。閭里弔送。號泣之聲動林谷。居喪水漿不入口。有至死者。皆爲埃塵。然後乃食。昔大禹隨山濬川。乃至其地。爲無老純孝之國。

浮折國

浮折國貢闐金之泥。如紫磨之色。鑄其色變白。有光如銀。以此泥封諸函匣。及諸宮門。鬼魅不敢干。漢世多以泥爲印。

頻斯國

頻斯國。魏時來朝。以五色玉爲衣。其衣如鎧。不食中國之味。自有金壺神漿。嘗一滴。壽千年。其國有楓木。高六七十里。雷電常出樹之半。上蔽不見日月。樹東有大石室。容萬人。壁上刻三皇之像。皆龍身。有竹簡長二寸。如大篆之文。言開闢已來事。或言蒼頡造書處。民多力。月中無影。其髮引之則長。置則自縮。其人年不可測。

輓沐國

輓沐之國。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父死。負其母而棄之。言鬼妻不可與居。楚之南。炎人之國。其親戚死。剮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乃成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其親戚死。聚柴而焚之。熏其烟上。謂之登烟霞。然後爲孝。

泥雞國

泥雞之國。周成王時來朝。其人稱自發其國。長從雲裏而行。聞雷霆之聲在下。或入潛沉。又聞波瀾之聲在上。王接之以賓禮。

然邱國

然邱國。成王時獻比翅鳥。雌雄各一。以玉爲樊。其使者衣雲霞之布。經歷百餘國。經途五十餘年。乃至洛邑。云比翼鳥過聖則來翔集。

跋屈城國

跋屈城國有得眼林。有如來經行之迹。昔此國有羣盜五百。橫行邑里。跋屈城國王捕獲抉去其眼。棄於深林。羣盜苦哀稱佛。是時如來聞悲聲。起慈心。吹雪山藥滿其眼。尋復得明。見世尊在前。發菩提心。歡喜頂禮。棄杖而去。因植根遂成茂林。

扶支國

扶支國有望舒草。紅色。葉如蓮葉。月出則舒。月沒則卷。

頓遜國

頓遜國有淫樹。晝開夜合。名曰夜合。亦云有情樹。花如牡丹。其香甚異。種有雌雄。若種乃生花。去根尺餘。有男女陰形。以別二種。種必相去不遠。若稍遠則無花也。雌實如李而大。雄實如桃而小。男食雌實。女雄實。可以愈疾。

贍婆登國

贍婆登國近林邑。稻每月一熟。有文字書于貝多葉。死者以金貫四支。加植沉龍腦。積薪燔之。

訶陵國

訶陵國在眞臘國之南。豎木爲城。造大屋重閣。以櫻皮覆之。以象牙爲床。以柳花爲酒。以手撮食。其人有毒。與常人居止宿處。即令身上生瘡。與之交會即死。若旋液沾著草木即枯。

孝億國

孝億國界周三千餘里。在平川中。以木爲柵。周十餘里。氣候常暖。性質直好客。軀貌長大。褰鼻黃髮。綠睛赤髭。面如血色。戰具唯稍一色。俗事妖。不識佛法。有妖祠三百餘所。每一日造食。一月食之。國無河澗。種植待雨而生。伺海潮落後。收魚爲食。

撥拔力國

撥拔力國在西南海中。不識五穀。食肉而已。針牛畜脈取血和乳飲。無衣。腰下用牛皮掩之。婦人潔白端正。國人自掠賣與外國商人。其價數倍。戰用象牙排。野牛角。大食頻討襲之。

昆吾國

昆吾國無水。自生朱鹽。月滿則如積雪。味甘。月虧如薄霜。味苦。月盡鹽亦盡。

琳國

琳國去長安九千里。生玉葉李。色如碧玉。數十年一熟。味酸。韓終嘗餌此李仙去。因名韓終李。

修彌國

修彌國元封四年獻駿騾。高十尺。毛色赤。有日月之象。帝以金爲鎖絆。以寶器盛芻以飼之。

鬱道國

鬱道國在蓬萊山東。含明國在蓬萊山上。蓬萊高二萬里。廣七萬里。水淺。有細石如金玉。得之不加陶冶。自然光淨。仙者服之。

孝養國

孝養國善養鳥獸。入海取虬龍。育於園室。以供祭祀。又南海之國。獻毛龍。一雌一雄。放置豢龍之宮。至夏代養龍不絕。以命族。

波祇國

波祇國亦名波弋國。有香草名荏蘼。一根百條。可爲布。所謂荏蘼布。亦名香荃布。婦人帶之。彌月芬馥。

丹丹國

丹丹國出辟寒香。漢光武時。入貢。每至大寒。於室焚之。暖氣翕然而入。人皆減衣。

昆明國

昆明國。三國時貢漱金鳥。形如雀。常翱翔海上。吐金屑如粟。至冬。此鳥即畏霜雪。魏帝乃起溫室以處之。名曰辟寒臺。故謂吐此金爲辟寒金。

合塗國

合塗國去中國七萬里。其人善服鳥獸。雞犬能使之言。雞犬死。埋之不朽。歷數年。於地中聞其鳴吠。掘起養之。復生如故。

野人國

野人國去騰越州四日。民以筏爲衣。以樹皮爲褌。

善苑國

善苑國貢一蟹。長九百尺。四螯。因名百足蟹。

聿斯國

聿斯國人能推命。故星家有聿斯經。

文身國

文身國。梁時聞焉。在倭國東北千餘里。人體有文如獸。其額上有三文。文大直者貴。文小曲者賤。土俗歡樂。物豐而賤。行客不齎糧。有屋宇。無城郭。國王所居。飾以金銀珍麗。繞屋爲壍。廣一丈。實以水銀。雨則流于水銀之上。市用珍寶。犯罪輕者鞭杖。罪重者使猛獸食之。其枉者獸避不食。遂原其罪。

古龜茲國

古龜茲國王阿主兒者。有神力。能伏毒龍。時有賈人買市人金寶。至夜錢化爲炭。境內數百家。皆失金玉。有男出家。成阿羅漢果。問之羅漢曰。此龍所爲。龍居北山。其頭若虎。今在某處眠耳。王乃易衣持劍。默出至龍所。見龍臥。將斬之　吾斬寐龍。誰知吾有神力。遂叱龍。龍驚起。化爲獅子。王即乘其上。龍怒作雷聲。王謂龍曰。爾不降。當斬爾頭。龍懼。作人語曰。勿殺我。我當與王乘。欲有所向。隨心即至。王許之。後常乘龍而行。

大漢國

大漢國在文身國東五千餘里。無兵戈。不攻戰。風俗並與文身國同。而言語異。其國有獸如牛。名曰山鼠。有大蛇吞之。蛇皮堅不可斫。

馬八兒國

馬八兒國入貢。國近占城。其貢有蝦蟆石顆。形如珠而成龍紋。大者過於彈丸。國有蝦淵。隱沙中。常抱珠戲於淵上。土人俟其去。取之。

婆利國

婆利國在南海中、去廣州程行二月、土氣熱如中國盛夏、穀一歲再熟、草木常榮、海出文螺紫貝、梁天監十六年、遣使入貢、其國有舍利烏、通人言、

烏傷國

烏傷國、魏宋雲使其國、國王問曰、卿是日出處人也、雲答曰、我國東界有大海水、日出其中、又問彼國有聖人否、雲具說周、孔、老、莊、之德、又說管輅善卜、華佗治病、左慈方術、如此之事、王曰、若如卿言、即是佛國、我當命終願生彼國、

于陁利國

于陁利國在南海洲上、天監元年、其王瞿曇脩跋陁羅、四月八日、夢見一僧謂之曰、中國有聖主、十年後、佛法大興、汝宜遣貢敬禮、汝若不信、我當與汝往觀之、遂於夢中來至中國、拜覲天子、既覺、心異之、即圖其夢中所見容、遣使幷畫工奉表獻玉盤等物、因摹帝容以質、宛然肖也、因寶函之、

乾陁國

乾陁國昔有王、神勇多謀、號伽當、討襲諸國、所向悉降、至五天竺國、得上細㲲二條、自留一、一與妃、妃衣其㲲、謁王、當妃乳上有鬱金香手印跡、王見、怒曰、爾著此手跡之服、何也、妃言向王所賜之㲲、王問藏臣、藏臣曰、㲲本有是、非臣之咎、王追商者問之、商言南天竺國娑陁婆恨王有宿願、每年所賦細㲲、並重疊積之、手染鬱金柘於㲲上、千萬重、手印悉透、丈夫衣之、手印當背、婦人衣之、手印當乳、王令左右披之、皆如商言、王拔劍曰、吾若不以此劍裁娑陁婆恨王手足、無以寢食、乃遣使就南天竺索娑陁婆恨王、使至其國、娑陁婆恨王與群臣紿報曰、我國雖有王名娑陁婆恨、原無王也、但以金爲王、設於殿上、凡統領教習在臣下耳、王遂起象馬兵南討其國、其國隱其王於地窟中、鑄金人來迎、伽色伽王知其僞、且自恃福力、因斷金人手足、娑陁婆恨王於窟中手足亦自落也、

滑國

滑國獸有獅子兩脚、駝、野驢、有角、人皆善騎射、著小袖長袍、用金玉爲帶、女人披裘、頭上刻木爲角、長六寸、以金銀飾之、兄弟共妻、無城郭、氈屋爲居、王坐金牀、隨太歲轉、無文字、以木爲契、羊皮爲紙、事天神、每日出戶祀神、而後食、一拜而止、死以木爲槨、父母死、其子截一耳、

吳明國

吳明國貞元八年、貢常燃鼎、鸞蜂蜜、云其國去東海數萬里、宜五穀、崇禮樂、俗尚神仙、一歲內乘雲控鶴者、往往而有、常燃鼎光潔類玉、飲修饌不火自熟、食之無疾、鸞蜂蜜者有五彩、大者如鴿、爲窠於深巖峻嶺間、占地數畝、採其蜜者不得過三合、如過之、則有風雷之異、食之髮白隨黑、

拘弭國

拘弭國、唐順宗時貢却火雀、履水珠、常堅冰、變晝草、却火雀似鸞、聲清、置於火中、火自散滅、宮人持炬燒之、終不損其毛羽、履水珠大如雞卵、王命善游者繫於左臂、遣入龍池、其人步驟波濤、如履平地、潛澄潭

中良久復出、徧體略無沾濕、常堅冰出大凝山、千年不釋、變晝草類芭蕉、一莖千葉、樹之百步、昏黑如夜、上曰、昔明向暗、何足貴也、命焚之、使初不樂、及退、謂鴻臚曰、本國以變晝爲異、今皇帝以向暗爲非、可謂明德、

大軫國

大軫國元和時貢重明枕、神錦衾、碧麥、紫米、云其國在海東南三萬里、當軫宿之位、故曰大軫、重明枕長一尺二寸、潔白逾水精、中有樓臺仙佛之狀、神錦衾冰蠶絲所織、能文鳳彩、殆非人工、得水則舒、遇火則縮、碧麥紫米、食之體輕、

南昌國

南昌國唐寶曆元年、獻玳瑁盆、浮光裘、夜明犀、國有紫海、水色如椹、可以染衣、玳瑁盆金玉飾之、貯水不竭、浮光裘光彩動搖、視者目眩、夜明犀光照百步、佩之夜遊不須蠟炬、寶曆二年、東國貢舞女二人、一曰飛鸞、二曰輕鳳、修眉皓齒、鬒氣襲人、衣無縫羅衣、世所未見、每發歌聲、音如鸞鳳、百鳥翔集、舞態艷逸、更似飛仙、歌能、上令藏之寶帳、恐爲風日所侵、由是宮中語曰、寶帳香重重、一雙紅芙蓉、後夫餘貢火玉、松風石、澄明酒、澄明酒飲之骨香、松風石中有松影、夏日對之則涼、火玉外有火光、冬日佩之則暖、

職方外紀

艾儒略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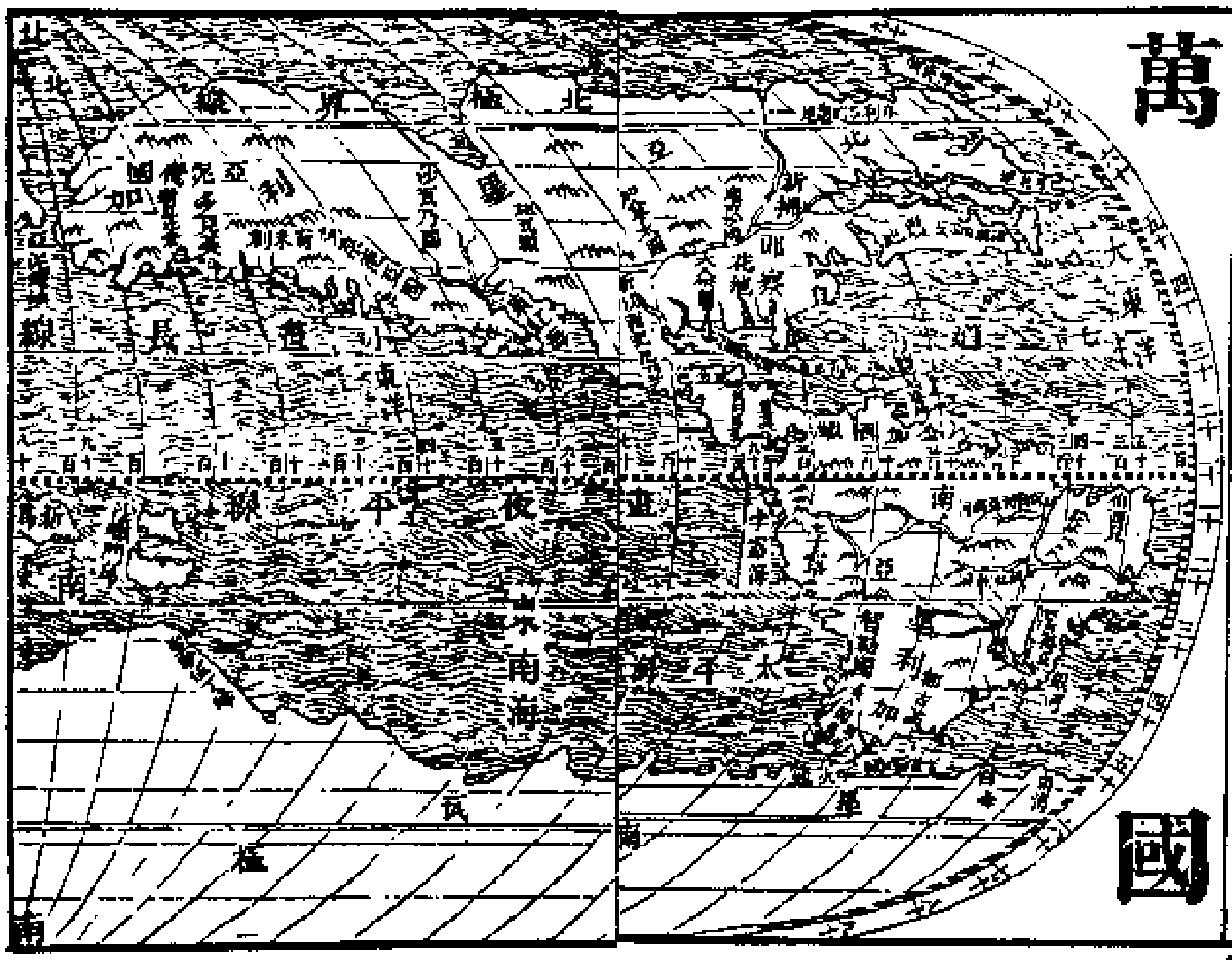
職方外紀五卷明西洋人艾儒略撰其書成於天啓癸亥自序謂利氏齎進萬國圖志龐氏奉命翻譯儒略更增補以成之蓋因利瑪竇龐我迪舊本潤色之不盡儒略自作也所紀皆絕域風土爲自古輿圖所不載故曰職方外紀其說分天下爲五大州一曰亞細亞州其地西起那多理亞離福島六十二度東至亞尼俺峽離福島一百八十度南起瓜哇在赤道南十二度北至冰海在赤道北七十二度二曰歐邏巴州其地南起地中海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北至冰海北極出地八十餘度徑一萬一千二百五十里西起西海福島初度東至阿比河距福島九十二度徑二萬三千里三曰利未亞州西南皆至利未亞海東至西紅海北至地中海極南南極出地三十五度極北北極出地三十五度東西廣七十八度四曰亞墨利加地分南北中通一峽峽南之地南起墨瓦蠟泥海峽南極出地五十二度北至加納達北極出地十度半西起福島二百八十六度東至三百五十五度峽北之地南起加納達南極出地十度半北至冰海其北極出地度數則未之測量西起福島一百八十度東盡三百六十度五曰墨瓦蠟尼加則彼國與之初通絕域道里尙莫得詳爲前冠以萬國全圖後附以四海總說所述多奇異不可究詰似不免多所夸飾然天地之大何所不有錄而存之亦足以廣異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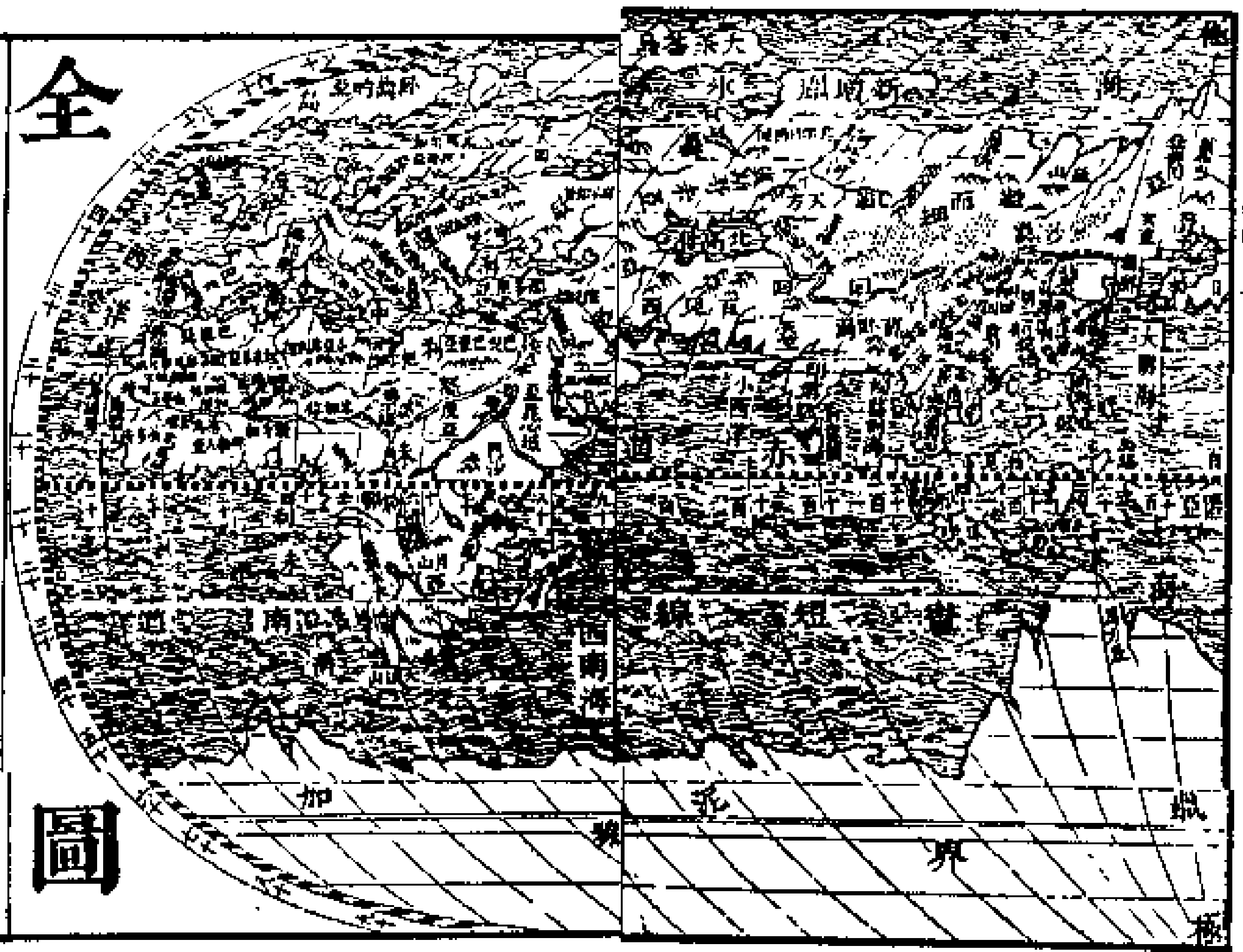
職方外紀序

造物主之生我人類于世也如進之大庭中令饗豐醼又娛歌舞之樂也嘗試仰觀天象而有日月五星列宿之麗則天似室廬列象似瑰寶之飾垣壁者然俯察地形而有山川草木之羅列芬芳則猶劇戲之當場者然其地空中飛鳥江海潛鱗地上百穀果實則集五齊八珍之薦列几筵者然然則造物主之恩厚亦極矣胡爲乎人每日用不知若將謂固然宜然而曾莫究其所以然也昔神皇盛際聖化翔洽無遠弗賓吾友利氏齎進萬國圖誌已而吾友龐氏又奉繙譯西刻地圖之命據所聞見譯爲圖說以獻都人士多樂道之者但未經刻本以傳迨至今上御極而民物重新駿駿乎王會萬

方之盛矣儒略不敏幸厠觀光戢慕前庥誠不忍其久而湮滅也偶從蠹簡得覩所遺舊稾乃更竊取西來所攜手輯方域梗槪爲增補以成一編名曰職方外紀私竊自哂殆不過如匠氏竹頭木屑之陳厄人蘋蘩蕰藻之獻優伶雜劇百戲之搬演無當大觀非關實學惟用以供有識臥游之萬一則亦或者小有補云且夫士抱雅志將以周遊四遠或爲采風問俗以宏教化或爲搜珍覓寶以充美觀或窮此疆爾界以察地形或訪聖賢名流以資師友或通有無貿遷以求贏羨或考羣方萬國山川形勝以證經傳子史之載紀或探奇覽秀以啓襟懷以開神智諸如此類即有志焉而勢不能無道里跋涉之勞舟車資費之經營以至寇賊風波意外之警又往往足爲我處矧人壽之幾何勢非假羽翮以翔遊或莫能偏歷八方以畢吾一生壯游之願也茲賴後先同志出游寰宇合聞合見以成此書不出戶庭可以周知遐遠在創聞者固未免或駭爲奇然而非奇實常或疑爲虛然而非虛皆實夫惟造物主之神化無量是故五方萬國之奇詭不窮倘一轉念思厥所繇返本還原徑固不遠區區之愚更有見於此耳而淇園楊公雅相孚賞又爲訂其蕪拙梓以行焉要亦契余不忘昔者吾友芹曝自獻之夙志而代終有成所願共戴天履地者既奓宅是庭饜是醼觀是樂因而遡流窮源循末求本言念創設萬有一大主宰而喟然昭事之是惕則區區蕪梓庶其不貽說鈴之誚乎若曰異聞異見姑以炫燿耳目則儒略何人而敢于學海名區呈此伎倆是又與于玩物喪志之甚者也

天啓三年歲在癸亥八月望日西海艾儒略識





職方外紀首　　守山閣叢書　史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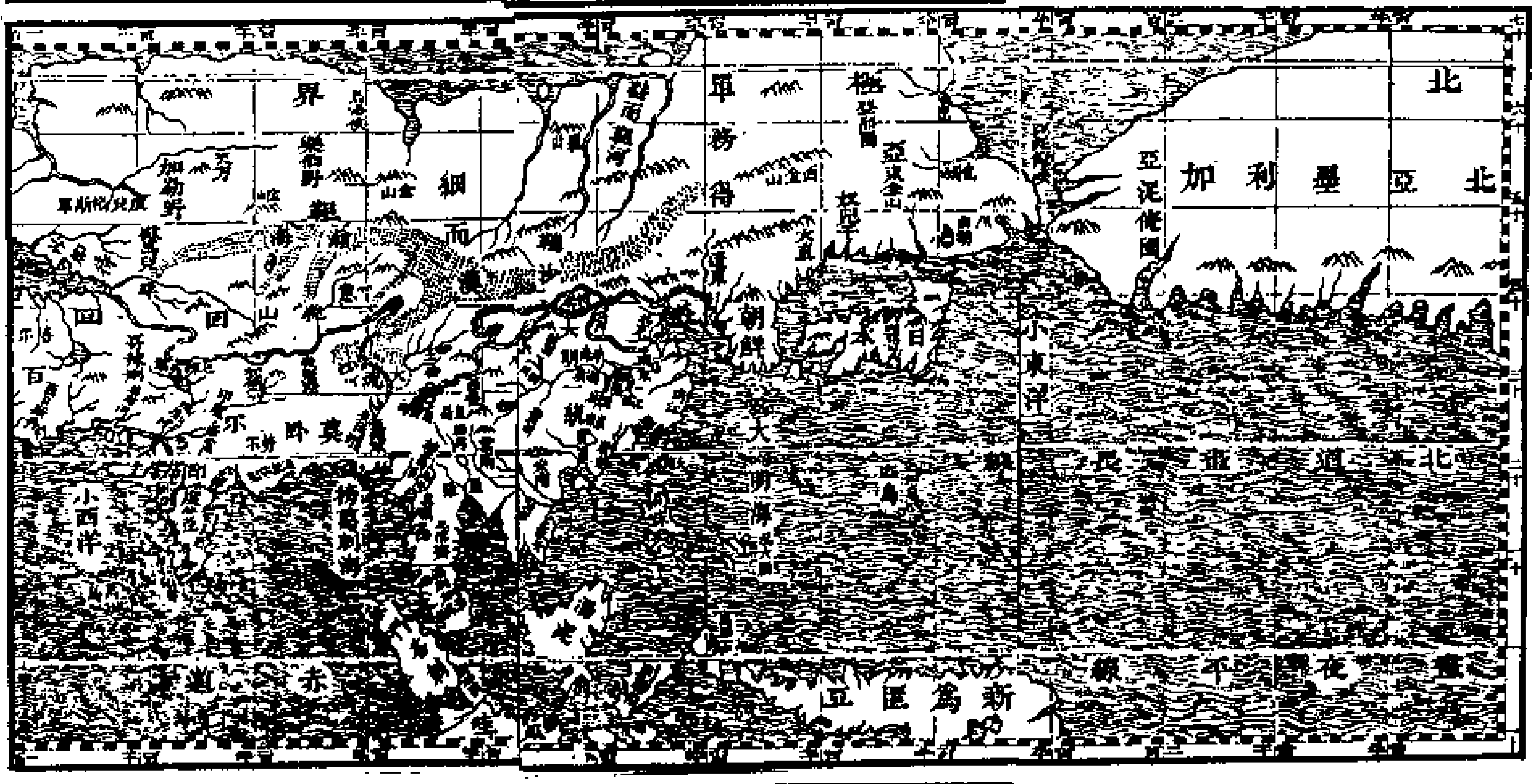
明艾儒略撰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五大州總圖界度解

天體一大圜也地則圜中一點定居中心永不移動蓋惟中心離天最遠之處乃爲最下之處萬重所趨而地體至重就下故不得不定居于中心稍有所移反與天體一邊相近不得爲最下處矣古賢有言試使掘地可通以一物縋下至地中心必止其足底相對之方亦以一物縋下至地中心亦必止可見天圓地方乃語其動靜之德非以形論也地既圓形則無處非中所謂東南西北之分不過就人所居立名初無定準地度上與天度相應天有南北二極爲運動樞兩極相距之中界爲赤道平分天之南北其黃道斜與赤道相交南北俱出二十三度半日躔黃道一日約行一度自西而東奈爲宗動天所帶是以自東而西一日一遍天耳日輪正交赤道際爲春秋二分規南出赤道二十三度半爲冬至規北出赤道二十三度半爲夏至規黃道之樞與赤道之樞亦相離二十三度半其週天之度經緯各三百六十地既在天之中央其度悉與天同如赤道之下與南北二極之下各二十三度半也又二極二至規外四十三度也分爲五帶其赤道之下二至規以內此一帶者日輪常行頂上故爲熱帶夏至規之北至北極規冬至規之南至南極規此兩帶者因日輪不甚遠近故爲溫帶北極規與南極規之內此兩帶者因日輪止照半年故爲冷帶赤道之下終歲晝夜均平自赤道以北夏至晝漸長有十二時之晝有一月之晝有三月之晝直至北極之下則以半年爲一晝矣往南亦然以南北距度攷之其勢不得不然也其在東西同帶之地凡南北極出入相等者晝夜寒暑節氣俱同但其時則有先後或差一百八十度則此地爲子彼地爲午或差九十度則此地爲子彼處爲卯餘可類推也人居赤道之下者平望南北二極離南往北每二百五十里則北極出地一度南極入地一度行二萬二千五百里則見北極正當人頂出地九十度而南極入地九十度正對人足矣從南亦然此南北緯度也至于東西經度則天體轉環無定不可據七政量之圖方可作初度而天文家

亦立一法算之以宗動天一周則日月行三百六十度故每時得三十度如兩處相差一時則東西便離三十度也今兩處觀月食各自不同則知差一時者其地方相離三十度以此推之東西之度可攷驗矣或但以里數攷之古來地理家俱從西洋最西處爲初度卽以過福島子午規爲始彷天度自西而東十度一規以分東西之度故畫圖必先畫東西南北之規後攷本地離赤道之南北福島之東西幾何度數乃置本地方位譬如中國京師先知離赤道以北四十度離福島以東一百四十三度卽于兩經緯線相交處得京師本位也但地形既圓則畫圖于極圓木毬方能肖像如畫于平面則不免或直剖之爲一圖或横截之爲兩圖故全形設爲二種一長如卵形南北極居上下赤道居中一圖如盤形南北極爲心赤道爲界又于二全圖外另各設爲一圖曰亞細亞曰歐邏巴曰利未亞曰亞墨利加也而墨瓦蠟尼加則國土未詳圖不另立云圖中南北規規相等皆以二百五十里爲一度赤道之度亦然其離赤道平行東西諸規則漸近兩極者其規漸小然亦分爲三百六十度其里數以次漸狹別有算法今畫圖爲方者其畫線不免于稍變畢竟惟圓形之圖乃得其眞也

職方外紀卷首終



職方外紀卷一

亞細亞總說

亞細亞者天下一大州也人類肇生之地聖賢首出之鄉其地西起那多理亞離福島六十二度東至亞尼俺峽離一百八十度南起瓜哇在赤道南十二度北至氷海在赤道北七十二度所容國土不啻百餘其大者首推中國此外曰韃而靼曰回回曰印弟亞曰莫臥爾曰百兒西亞曰度兒格曰如德亞並此州鉅邦也海中有鉅島曰則意蘭曰蘇門答剌曰瓜哇曰渤泥曰呂宋曰馬路古更有地中海諸島亦屬此州界內中國則居其東南自古帝王立極聖哲遞興聲名文物禮樂衣冠之美與夫山川土俗物產人民之富庶遠近所共宗仰其北極出地之度南起瓊州出地一十八度北至開平等處出地四十二度從南涉北共得二十四度徑六千里東西大抵略同其距大西洋路幾九萬圖闢未始相通但海外傳聞尊稱之爲大知納近百年以來西舶往來貿遷始闢其途而又耶穌會中諸士幸復徧歷觀光益爾中華風土今欲揄揚萬一則一統志諸書舊已詳盡至中華朝貢屬國如韃靼西番女直朝鮮琉球安南暹羅眞臘之類俱悉一統志中亦不復贅故略撮職方之所未載者于左

韃而靼

中國之北迤西一帶直抵歐邏巴東界俱名韃而靼其地江河絕少平土多沙大半皆山大者曰意貌中分亞細亞之南

北其北皆蠻而粗種也氣候極寒冬月無雨入夏微雨僅濕土而已人性好勇以病殁爲辱人罕得偏歷其地亦無文字相通故未悉其詳然大率少城郭居室駕屋于車以便遷徙產牛羊駱駝嗜馬肉以馬頭爲絶品貴者方得噉之道行飢渴卽刺所乘馬瀝血而飲復嗜酒以醉爲榮國俗大都如此更有殊異不倫如夜行晝伏身衣鹿皮懸尸于樹喜食蛇蟻蜘蛛者有人身羊足氣候寒極夏月層冰二尺者有長人善躍一躍三丈履水如行陸者有人死不葬以鐵索掛尸于樹者有父母將老卽殺食之以爲念親之恩必葬于腹而不忍委之邱隴者此皆蠻而粗東北諸種也迤西舊有女國曰亞瑪作搦最驍勇善戰嘗破一名都曰厄佛俗卽其地建一神廟宏麗奇巧殆非思議所及西國稱天下有七奇此居其一國俗惟春月容男子一至其地生子男輒殺之今亦爲他國所併存其名耳又有地曰得白得不以金銀爲幣止用珊瑚至大剛國惟屑樹皮爲餅如錢印王號其上以當幣其俗國主死後輿棺往葬道逢人輒殺之謬謂死者可事其主也嘗有一王會葬殺人以萬計者此皆蠻而粗西北諸種也

回回

中國之西北出嘉峪關過哈密土魯番曰加斯加爾多高山產玉石二種出水中者極美出山石中者以薪火燒石迸裂乃鑿取之甚費工力牛羊馬畜極多因不喫豕諸國無豕自此以西曰撒馬兒罕曰革利哈大藂曰加非爾斯當曰杜爾格斯當曰查理曰加木爾曰古查曰蒲加刺得皆回回諸國也其人多習武若商旅防寇非聚數百不可行亦有好學好禮者初宗馬哈默之教諸國多同後各立門戶互相排擊持戒亦有數端其大者在不得辨論教中事謂教如此立則當冥心順受雖理所未安弗顧也

印弟亞

中國之西南曰印弟亞卽天竺五印度也在印度河左右國人面皆紫色其南土曉天文頗識性學亦善百工技巧無筆札以錐畫樹皮爲書國王之統例不世及以姊妹之子爲嗣親子弟給祿自贍男子不衣衣僅以尺布掩臍下女人有以布纏首至足者其俗士農工賈各世其業最貴者曰婆羅門

大曰乃勒大抵奉佛多設齋醮今沿海諸國與西客往來者亦率奉天主正教其地有加得山中分南北南半則山川氣候鳥獸蟲魚草木之屬無不各極詭異其地自立夏以至秋分無日不雨反是則片雲不合酷暑難堪惟日有涼風解之其風自巳至申從海西來自亥至寅從陸東來草木異于常者不可居指西友鄧儒望嘗游其國獲覩草木生平未嘗見者至五百餘種其所產木以造舟極堅永不破壞多產椰樹爲天下第一其材幹可造車舟葉可覆屋實能療飢漿能止渴又可爲酒爲醋爲油爲飴糖堅處可削爲釘殼可盛飲食瓤可索綯種一木而一室之利畢賴之矣又有一奇木其一名陰樹花形如茉莉且晝不開至夜始放向晨盡落地矣國人好臥于樹下至晝花盈滿身其一木不花而實人不可食其枝飄揚下垂附地便生根若柱如是歲久結成巨林國人蔭其下無異屋宇至有容千人者其樹之中近原幹處則以供佛名菩薩樹鳥類最多有巨鳥吻能解百毒國中甚貴之一吻直金錢五十地產象異于他種能識人言土人或命以物至某地往輒不爽他國象遇之則跪伏有獸名獨角天下最少亦最奇利未亞亦有之額間一角極能解毒此地恒有毒蛇蛇飲泉水水染其毒人獸飲之必死百獸在水次雖渴不敢飲必俟此獸來以角攪其水毒遂解百獸始就飲焉勿搦祭亞國庫云有兩角稱爲國寶又有獸形如牛身如大象而少低有兩角一在鼻上一在項背間全身皮甲甚堅銃箭不能入其甲交接處比次如鎧甲甲面舉稱如鯊皮頭大尾短居水中可數十日從小豢之亦可馭百獸俱懾伏尤憎象與馬偶值必逐殺之其骨肉皮角牙蹄糞皆藥也西洋俱貴重之名爲罷達或中國所謂麒麟天祿辟邪之類其猫有肉翅能飛蝙蝠大如猫蛇種類極多大半俱毒地勢爲三角形末銳處闊不滿百步東西氣候無不各極相反此晴則彼雨此寒則彼熱此風濤蔽天則彼穩如平地矣故海舶有乘順風而過者至銳處則行如拔山此南印度之尤異也

莫臥爾

印度有五惟南印度尚仍其舊餘四印度皆爲莫臥爾併矣莫臥爾之國甚廣分爲十四道象至三千餘隻近百年內吞

併鄰國甚多嘗攻西印度其西印度王統兵五十萬馬十五萬象二百每象負一木臺容人可二十又載銃千門其大者四門每門駕牛二百又盛載金銀滿五十巨甕以禦之不勝盡爲莫臥爾王所獲又東印度有大河名安日强人謂經此水一浴所作罪業悉得消除五印度之人咸往沐浴冀得滅罪生天也其東近滿剌加處國人各奉四元行之一死後各用本行葬其屍至奉土者入土奉水火者投水火至奉氣者懸尸于空中亦大異也

百爾西亞

印度河之西有大國曰百爾西亞太古生民之始人類聚居言語惟一自洪水之後機智漸生人心好異卽其地創一高臺欲上窮天際天主惜其長傲遂亂諸人之語音爲七十二種各因其語散厥五方至今其址尙存名曰罷百爾譯言亂也謂亂天下之言也百爾西亞之初爲罷鼻落爾亞帽領其京都城百二十門乘馬疾馳一日未能周也國中有一苑囿造于空際下以石柱擎之上承土石凡樓臺池沼草木鳥獸之屬無不畢具大復踰于一邑天下七奇此亦一也後其國爲百爾西亞所併遂稱今名至今强大國主嘗建一臺純以所殺回回頭顱之臺成髑髏幾五萬廿年前其國主好獵一圍獲鹿至三萬欲侈其事亦聚其角爲臺今尙存也又東近撒馬兒罕界一塔皆以黃金鑄成上頂一金剛石如胡桃光夜照十五里其地江湖極大有一河發水水所及處卽生各種名花南有島曰忽魯謨斯在赤道北二十七度其地悉是鹽否則硫黃之屬草木不生鳥獸絶迹人著皮履遇雨過履底一日輒敗多地震氣候極熱人須坐臥水中沒至口方解又絶無淡水勺水亦從海外載至其難如此因其地居三大州之中凡亞細亞歐邏巴利未亞之富商大賈多聚此地百貨駢集人烟輻輳凡海內極珍奇難致之物往輒取之如寄土人嘗言天下若一戒指此地則戒指中之寶物也

度爾格

百爾西亞西北諸國皆爲度爾格所併內有國曰亞刺比亞中有大山名西乃上古之世天主垂訓下民召一聖人美瑟于此山賜以十誡書于石版左版三誡右版七誡今所傳十

戒是也土產金銀極精亦多寶石地在二海之中氣候常和一歲再熟有樹如橡栗夜露墜于其上卽凝爲蜜晨取食之極甘美更產百物俱豐自古稱爲福土其地有沙海廣二千餘里沙乘大風如浪行旅遇之輒爲沙浪所壓倏忽上成邱山凡欲渡者以羅經定方向測道里又須備糧糗及兼旬之水乘以駱駝駝行甚疾可日馳四五百里又耐渴一飲可度五六日其腹容水甚多客或乏水則剖駱飲其腹中水傳聞有鳥名弗尼思其壽四五百歲自覺將終則聚乾香木一堆立其上待天甚熱搖尾燃火自燒矣骨肉遺灰變成一蟲蟲又變爲鳥故天下止有一鳥而已西國言人物奇異無兩者皆謂之弗尼思云其西北舊有瑣瑪古極富厚名于西土因恣男色之罪天主降之重罰命天神下界止導一聖德士名落得者及其家人出疆遂降火盡焚其國至今小石遇火卽燃臭惡不可近產一果如橘柚形色鮮妍可玩破之則臭煙而已其地有一海長四百里廣百里水味極鹹性凝結不生波浪嘗湧大塊如松脂不能沈物雖用力按抑不能入會有國王異之往觀命人沈水試之終不可入海色一日屢變日光炫耀文成五色因其不生水族故命曰死海度見格之西北曰那多理亞國有山多璵石國人嘗往鑿之至一石穴見石人無算皆昔日避亂之民穴居于此死後爲寒氣所凝漸化爲石其地西界歐邏巴處中隔一海寬五里許昔有一名王曰失爾塞者造一跨海石梁通連兩地今爲風浪沖擊亦崩頹矣又有地名際剌產異羊羊之毧輕細無比雨中衣之略不沾濡卽潰以油毫不污染也一種異犬性好竊衣履巾帨之屬稍不愼輒爲竊匿矣有山生草木皆香過之則香氣馥郁襲人衣裾

如德亞 古名拂菻又名大秦唐貞觀中曾以經像來賓有景教流行碑刻可考

亞細亞之西近地中海有名邦曰如德亞此天主開闢以後肇生人類之邦天下諸國載籍上古事蹟近者千年遠者三四千年而上多茫昧不明或異同無據惟如德亞史書自初生人類至今將六千年世代相傳及分散時候萬事萬物造作原始悉記無訛諸邦推爲宗國地甚豐厚人烟稠密是天主生人最初賜此沃壤其國初有大聖人曰亞把剌杭約

當中國虞舜時有孫十二人支族繁衍天主分爲十二區厥後生育聖賢世代不絕故其人民百千年間皆純一敬事天主不爲異端所惑其國王多有聖德乃天主之所簡命也至春秋時有二聖王父曰大味得子曰撒剌滿嘗造一天主大殿皆金玉砌成飾以珍寶窮極美麗其費以三十萬萬其王德絕盛智絕高聲聞最遠中國所傳謂西方聖人疑卽指此也此地從來聖賢多有受命天主能前知未來事者國王有疑事必從決之其聖賢誠祈禱以得天主默啟其所前知悉載經典後來無不符合經典中第一大事是天主降生救拔人罪開萬世升天之路預說甚詳後果降生于如德亞白得稜之地名曰耶穌譯言救世主也在世三十三年教化世人所顯神靈聖蹟甚大且多如命瞽者明聾者聽喑者言跛者行病者起以至死者生之類不可殫述有宗徒十二人皆耶穌縱天之能不假學力卽通各羅言語文字其後耶穌肉身升天諸弟子分散萬國闡明經典宣揚教化各著神奇事蹟亦能令病者卽愈死者復生又能驅逐邪魔緣此時天下萬國大率爲邪魔誘惑不遵天主正教妄立邪主各相崇奉其所奉像又諸國不同不止千萬自天主降生垂教乃始聽悟眞理絕其向所崇信惡教而敬信崇向于一天主焉所化國土如德亞諸國爲最先延及歐邏巴利未亞大小千餘國歷今千六百餘年來其國皆久安長治其人皆忠孝良廉男女爲聖爲賢不可勝數茲爲略述教中要義數端一曰天地間至尊至大爲人物之眞主大父者止有其一不得有二一者卽天主上帝而已其全智全能全善浩無窮際萬神人物皆爲天主所造又恒賴其保持安養凡人禍福修短皆其主宰故吾人所當敬畏愛慕者獨有一天主也此外或神或人但能教人純一以事天主卽爲善人吉神若以他道誘人求福免禍是僭居天主之位而明奪其權也其爲凶神惡人無疑崇信祭祀此類不免獲罪一曰天地間惟一天主爲眞主故其聖教獨爲眞教從之則令人行眞善而絕不爲惡可升天堂永脫地獄若他教乃是人所建立斷未有能行眞善免罪戾而升天堂脫地獄者一曰人有形軀有靈魂形軀可滅靈魂不可滅人在世時可以行善可以去惡一至命終人品

已定永不轉移天主于時乃審判而賞罰之其人純一敬事天主及愛人如己必升天參配天神及諸聖賢受無窮眞福若不愛信天主違犯教戒者必墮地獄永受苦難也其苦樂永永無改更無業盡復生爲人及輪迴異類等事故實欲升天堂脫地獄只在生前實能爲善去惡無他法也一曰人犯一切大小過惡皆得罪于天主者也故惟天主能赦宥之非人與神所能赦亦非徒誦念徒施舍所能贖也今人生孰能無過欲求赦宥必須深悔前非勇猛遷改故初入教先悔罪有拔地斯摩之禮旣重犯求解罪有恭棐桑之禮遵依聖教守戒祈求必獲赦宥不然一生罪過無法可去地獄無法可脫也所以教中要義望人眞能改過遷善以獲赦免而享升天眞福自有專書備論云如德亞之西有國名達馬斯谷產絲綿絨罽刀劍頗料極佳城有二層不用磚石是一活樹糾結無隙甚厚而高峻不可攀登天下所未有也土人製一藥甚貴名的里亞加能治百病尤解諸毒有試之者先覓一毒蛇咬傷毒發腫脹乃以藥少許噉之無弗愈者各國甚珍異之

則意蘭 以下皆海島

印第亞之內有島曰則意蘭離赤道北四度人自幼以環繫耳漸垂至肩而止海中多眞珠江河生猫睛昔泥紅金剛石等山林多桂皮香木亦產水晶嘗琢成棺以殮死者相傳爲中國人所居今屋殿宇亦頗相類西有小島總名馬兒地襪不下數千悉爲人所居海中生一椰樹其實甚小可療諸病

蘇門答剌 一云須文達那

蘇門答剌地廣十餘度跨于赤道之中至濕熱他國人至者多病君長不一其地產金甚多向稱金島亦產銅鐵錫及諸色染料有大山有油泉可取爲油多沈香龍腦金銀香椒桂人强健習武恒與敵國相攻殺多海獸海魚時登岸傷人其東北滿剌加國地不甚廣而爲海商輻輳之地正居赤道下春秋二分正當于人頂氣候極熱賴無日不雨故人可居之產象及胡椒多佳果木終歲不絕人良善不事生業或彈琵琶閒游而已

瓜哇

瓜哇大小有二俱在蘇門答剌東南離赤道南十度海島各自有主多象無馬騾嗹香料蘇木象牙之屬不用錢以胡椒及布爲貨將人奸宄兇急好作魘魅邪術諸國每爭白象即治兵相攻擊爭白象者白象所在即爲盟主也

勃泥

勃泥島在赤道下出片腦極佳以燃火沈水中火不滅直焚至盡有獸似羊似鹿名把雜爾其腹中生一石能療百病西客極貴重之可至百換國王藉以爲利

呂宋

廣州之東南爲呂宋其地產一鷹有鷹王飛則衆鷹從之或得禽獸必鷹王先取其腸然後羣鷹方啖其肉又有一樹百獸不得近之一過其下即斃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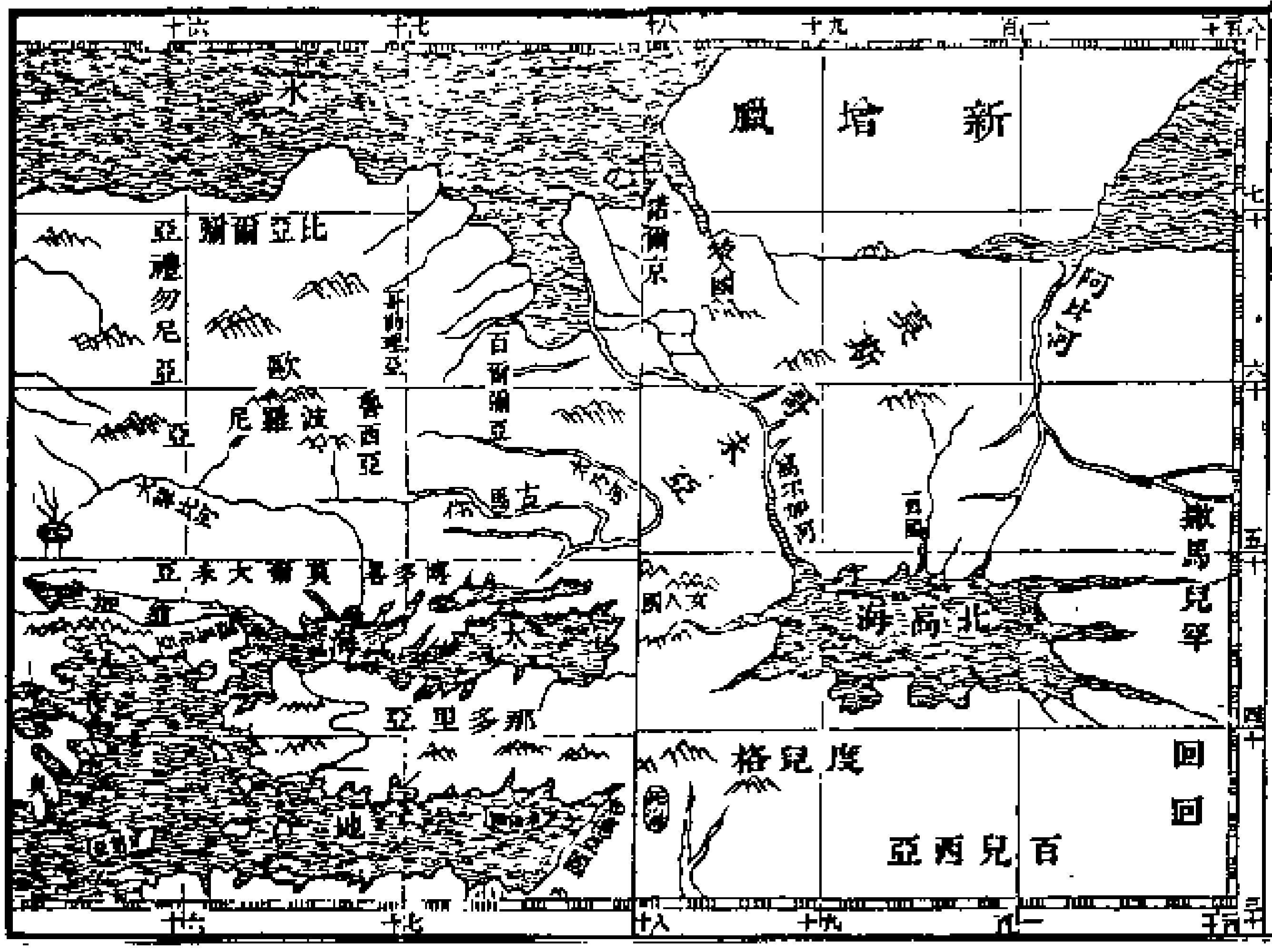
馬路古

呂宋之南有馬路古無五穀出沙谷米是一木磨粉而成產丁香胡椒二樹天下絕無惟本處折枝插地即活性最熱祛濕氣與水酒同貯旋即吸乾樹傍不生他草土人欲除草萊惟折其枝插地草立槁矣又產異羊牝牡皆有乳有大龜一殼可容一人或用爲盾以禦敵

地中海諸島

亞細亞之地中海有島百千其大者一曰哥阿島疊國人盡患疫內有名醫名依卜加得不以藥石療之令城內外遍舉大火燒一晝夜火息而病亦愈矣蓋疫爲邪氣所侵火氣猛烈能盪滌諸邪邪盡而疾愈亦至理也一曰羅得島天氣常清明終歲見日無竟日陰霾者其海畔嘗鑄一鉅銅人高踰浮屠海中築兩臺以盛其足風帆直過跨下其一指中可容一人直立掌托銅盤夜燃火于內以照行海者鑄十二年而成後爲地震而崩國人運其銅以駱駝九百隻往負之一曰際波里島物產極豐每歲國賦至百萬葡萄酒極美可度八十年又出火浣布是煉石而成非他物也地熱少雨嘗連晴三十六年土人散往他國今稍稍嘯集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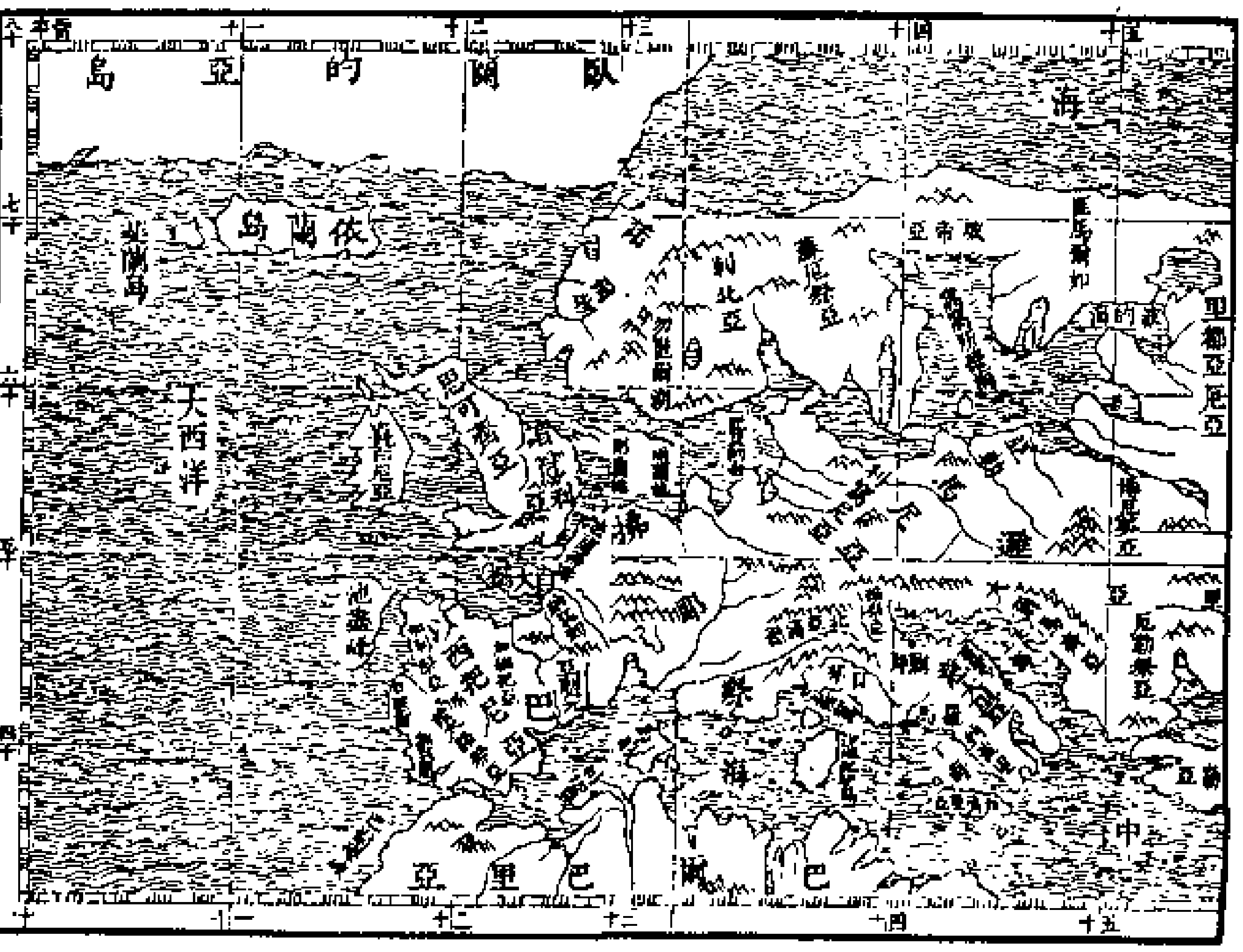
職方外紀卷一終



職方外紀卷二

歐邏巴總說

天下第二大州名曰歐邏巴其地南起地中海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北至冰海出地八十餘度南北相距四十五度徑一萬一千二百五十里西起西海福島初度東至阿比河九十二度徑二萬三千里共七十餘國其大者曰以西把尼亞曰拂郎察曰意大里亞曰亞勒馬尼亞曰法蘭得斯曰波羅尼亞曰翁加里亞曰大尼亞曰雪除亞曰諸勿惹亞曰厄勒祭亞曰莫斯哥未亞其地中海則有甘的亞諸島西海則有意而蘭大諳厄利亞諸島云凡歐邏巴州內大小諸國自國王以及庶民皆奉天主耶穌正教纖毫異學不容竄入國主互



爲婚姻世相和好財用百物有無相通不私封殖其婚娶男子大約三十女子至二十外臨時議婚不預聘通國之中皆一夫一婦無敢有二色者土多肥饒產五穀米麥爲重果實更繁出五金以金銀銅鐵錢爲幣衣服羢絲者有天鵝絨織金段之屬羊絨者有毯罽鎖哈刺之屬又有苧麻之類名利諾者爲布絕細而堅輕而滑敝則可搗爲紙極堅韌今西洋紙率此物君臣冠服各有差等相見以免冠爲禮男子二十已上槩衣青色兵士勿論女人以金寶爲飾服御羅綺佩帶諸香至四十及未四十而寡者即屏去衣素衣酒悉以葡萄釀成不雜他物其酒積至數十年當生子之年釀酒至兒年三十娶婦時用之酒味愈美諸種不同無葡萄處或用牟麥釀之其膏油之類味美而用多者曰阿利襪是樹頭之果熟後即全爲油其生最繁又易長平地山岡皆可栽種國人以法制之最饒風味食之齒頰生津在橄欖馬金囊之上其核又可爲炭滓可爲醃葉可食牛羊凡國人所稱貲產皆大小麥第一葡萄酒次之阿利襪油又次之畜牛羊者爲下其國俗雖多酒但會客不以勸飲爲禮偶犯醉者終身以爲詬辱飲食用金銀玻璃及磁器天下萬國坐皆席地惟中國及歐邏巴諸國知用椅卓其屋有三等最上者純以石砌其次磚爲牆柱木爲棟梁其下土爲牆木爲梁柱石屋磚屋築基最深可上累六七層高至十餘丈地中亦有一層既可窖藏亦可除濕瓦或用鉛或輕石板或陶瓦凡磚石屋皆歷千年不壞牆厚而實外氣難通冬不寒而夏不熱其工作如木工石工畫工塑工繡工之類皆頗知度數之學製造備極精巧凡爲國工者皆考選用之其駕車國王用八馬大臣六馬其次四馬或二馬乘載騾馬驢互用戰馬皆用牡騸過則弱不堪戰矣又良馬止飼大麥及稈不雜他草及豆食豆者足重不可行此歐邏巴飲食衣服宮室製度之大略也

歐邏巴諸國皆尚文學國王廣設學校一國一郡有大學中學一鄉一邑有小學小學選學行之士爲師中學大學又選學行最優之士爲師生徒多者至數萬人其小學曰文科有四種一古賢名訓一各國史書一各種詩文一文章議論學者自七八歲學至十七八學成而本學之師儒試之優者進

于中學曰理科有三家初年學落日加譯言辨是非之法二年學費西加譯言察性理之道三年學默達費西加譯言察性理以上之學總名斐錄所費亞學成而本學師儒又試之優者進于大學乃分爲四科而聽人自擇一曰醫科主療病疾一曰治科主習政事一曰教科主守教法一曰道科主興教化皆學數年而後成學成而師儒又嚴考閱之凡試士之法師儒羣集于上生徒北面于下一師問難畢又輪一師果能對答如流然後取中其試一日止一二人一人偏應諸師之問如是取中便許任事學道者專務化民不與國事治民者秩滿後國王遣官察其政績詳訪于民間凡所爲聽理詞訟勸課農桑興革利弊育養人民之類皆審其功罪之實以告于王而黜陟之凡四科官祿入皆厚養廉有餘尚能推賙貧乏絕無交賄行賂等情其諸國所讀書籍皆聖賢撰著從古相傳而一以天主經典爲宗即後賢有作亦必合于大道有益人心乃許流傳國內亦專設校書官看詳羣書經詳定訖方准書肆刊行故書院積書至數十萬卷毋容一字蠱惑人心敗壞風俗者其都會大地皆有官設書院聚書于中日開門二次聽士子入內抄寫誦讀但不許攜出也又四科大學之外有度數之學曰瑪得瑪第加亦屬斐錄所科內此專究物形之度與數度其完者以爲幾何大數其截者以爲幾何多二者或脫物而空論之則數者立算法家度者立量法家或體物而借論之則數者在音相濟爲和立律呂家度者在天迭運爲時立歷法家此學亦設學立師但不以取士耳此歐邏巴建學設官之大略也

歐邏巴國人奉天主正教在遵持兩端其一愛敬天主萬物之上其一愛人如已愛敬天主者心堅信望仁三德而身則勤行瞻禮工夫其瞻禮殿堂自國都以至鄉井隨在建立復有掌教者專主教事人皆稱爲神父俱守童身屏俗緣全一心敬事天主化誘世人其殿堂一切供億皆國王大臣民庶轉輸不絕國人羣往歸焉每七日則行公共瞻禮名曰彌撒此日百工悉罷通國上下往焉聽掌教者講論經典勸善戒惡女婦則另居一處而聽男女有別其愛人如已一是愛其靈魂使之爲善去惡冀享生天之福二是愛其形軀如我

不癡人天主亦不癡我故歐邏巴人俱喜施捨千餘年來未有因貧鬻子女者未有飢餓轉溝壑者在處皆有貧院專養一方鰥寡孤獨處其中者又各有業雖殘疾之人亦不廢如瞽者運手足痺者運耳目各有攸當務使曲盡其才而不爲天壤之廢物又有幼院專育小兒爲貧者生兒學之無力殺之有罪故特設此院令人撫育以全兒命其族貴而家貧者恥于送子入院更有兩全之法其院穴牆以設轉盤內外隔絕不相見送兒者數人不見置兒盤中扣牆則院中人轉兒入矣其曾領洗與否皆明記兒胸異時父母復欲收養則按所入之年月便得其子又有病院大城多至數十所有中下院處中下人有大人院處貴人凡貴人若羈旅若使客偶値患病則入此院院倍美于常屋所需藥物悉有主者掌之預備名醫日與病者診視復有衣衾帷幔之屬調護看守之人病愈而去貧者量給資斧此乃國王大家所立或城中人併力而成月輪一大貴人總領其事凡藥物飲食皆親自驗視之各城邑遇豐年多積米麥飢歲以常價糶之如所謂常平倉者人遇道中遺物或獸畜之類必覓其主還之弗得主則送之國中每年數日定一公所認識遺留失者與得者偕來會集如遇原主則與其領去如終不得主則或宰肉或賣價以散貧人若拾金銀寶物則書于天主堂門外令人家識先令預言其狀如一一符合即以還之不得主亦散于貧乏國中又有天理堂選盛德宏才無求于世者主之凡國家有大學動大征伐必先質之此堂問合天理與否擬以爲可然後行之國人病危悔過祈赦則分析產業遺一分爲仁用或以救貧乏或以助病院或以贖數國所虜或以修飾天主殿廷一切仁事悉從病人之意遺于子孫爲子孫之財遺于仁用謂已靈魂之財其聖教中人更有慕道最深拋棄世間福樂或避居于山谷或入聖人聖女所立之會而畢世修持者其入會須發三誓一守貞以絕色一安貧以絕財一從命以絕意凡歐邏巴諸國從十六七歲願入會中矢守童身者自國王大臣宗室以下男女不可勝紀其女子入會後惟父母至戚得往見之餘絕不相交接其會中居室累極宏敞亦自不礙遊息也其男子入會例有多端有專自修不務化人者有

務化人不能遠遊者又有化人而欲及天下者此則離本國捐朋友棄親戚偏歷遐方其視天下猶一家視天下人猶一體不辭險阻艱辛雖喪人之地亦身歷焉惟祈普天之下皆識眞主而救其靈魂升天以畢素志此歐邏巴敬天愛人之大略也

歐邏巴諸國賦稅不過十分之一民皆自輸無徵比催科之法詞訟極簡小事里中有德者自與和解大事乃聞官府官府聽斷不以己意裁決所憑法律條例皆從前格物窮理之王所立至詳至當官府必設三堂詞訟大者先訴第三堂不服告之第二堂又不服告之第一堂終不服則上之國堂經此堂判後人無不聽于理矣訟獄皆據實誣告則告者與證見即以所告之罪坐之若告者與訴者指言證見是仇或生平無行或嘗經酒醉即不聽為證者凡官府判事除實犯眞賍外亦不先事加刑必俟事明罪定招認允服然後刑之官亦始終不加罵詈即詞色略有偏向訟者亦得執言不服改就他官聽斷焉吏胥傷廩雖亦出于詞訟但因事大小以為多寡立有定例刊布署前不能多取故官府無恃勢剝奪吏胥無舞文詐害此歐邏巴刑政之大略也封內雖無戰鬬其有邪教異國恃強侵侮不可德馴如綫而粗度爾格等者本國除常設兵政外又有世族英賢智勇兼備者嘗以數千人結為義會大抵一可當十皆以保國護民為志其初入會者試果不憚諸艱方始聽入焉會在地中海馬兒達島長者主之遇警則鳩集成師而必滅寇成功他國亦有別會俱彷彿乎此即國王亦有與其共會者此又歐邏巴武備之大略也

以西把尼亞

歐邏巴之極西曰以西把尼亞南起三十五度北至四十度東起六度西至十八度周一萬二千五百里強域偏跨他國世稱天下萬國相連一處者中國為冠若分散于他域者以西把尼亞為冠以西把尼亞本地三面環海一面臨山山曰北勒搦何產駿馬五金絲綿細絨白糖之屬國人極好學有共學在撒辣蔓加與亞而加辣二所遠近學者聚焉高人輩出著作甚富而陡禄日亞與天文之學尤精古一名賢曰多斯達篤者居俾斯玻之位著書最多壽僅五旬有二所著書

籍就始生至卒計之每一日當得三十六章每章二千餘言盡屬奧理後人繪彼像兩手各持一筆章其勤敏也又有一王名亞豐肅者好天文歷法精研諸天之運列宿之躔撰成歷學全書世傳歲差本原皆其考定製為一定圖象為今歷家大用又將國典分門定類為七大部法紀極備復取天主古今經籍有註疏者不下千餘卷偏閱至十有四次又纂本國自古史書夫既身親國政又傍及著述種種如此後世稱曰賢者之王宜矣此國人自古虔奉天主聖教最忍耐又剛果且善遠遊海上曾有繞大地一周者國中有二大名城一曰西未利亞近地中海為亞墨利加諸船所聚金銀如土奇物無數又多阿利襪果有一林長五百里者一名多勒多城在山之巔取山下之水以供山上其運水甚艱近百年內有巧者製一水器能盤水直至山城而絕不藉人力其器晝夜自能轉動也又有渾天象其大如屋人可以身入其中見各重天之運動其度數皆與天合相傳製此象者注想十七年遂作三年曾未重作一輪其境內有河曰寡第亞納伏流地中百餘里穹窿若橋梁其上為牧場畜牛羊無算有塞惡未亞城之甘泉遠從遠山遞至駕一石梁梁上作水道擎以石柱綿亘數十里又一都城悉皆火石砌成故本國有言以西把尼亞有三奇有一橋萬羊牧其上有一橋水流其上有一城以火為城池也國中奉天主之堂雖多而最著者有三一以奉歌雅默聖人為十二宗徒之一首傳聖教于此國闢人尊為大師大保主四方萬國之人多至此瞻禮一在多勒多城刱建極美中有金寶祭器不下數千有一精巧銀殿高丈餘闊丈許內有一小金殿高數尺其工費又皆多于本殿金銀之數其黃金乃國人初通海外亞墨利加所攜來者貢之于王王用以供天主耶穌者近來國主又造一瞻禮大堂高大奇巧無比修道之士環居焉其內可容三國之王水泉四十餘處堂前有古王像六位每位高一丈八尺乃黑白玉琢成者堂內有三十六祭臺中臺左右有編簫二座中各有三十二層每層百管管各一音合三千餘管凡風雨波濤嘔吟戰鬬與夫百鳥之聲皆可模倣眞奇物也又有書堂闊三十步長一百八十五步周列諸國經典書籍種種皆備即海外

額勒濟亞國之古書亦以海船載來貯于此處其地原係喇野山林後因造此堂鳩工住集七年遂成一城云以西把尼亞屬國大者二十餘中下共百餘其在最西者曰波爾杜瓦爾分為五道向有本王後因乏嗣以西把尼亞之君係其昆仲乃權署其國事焉其境內大河曰得若經都城里西波亞入海故四方商舶皆聚都城為歐邏巴總會之地也土產杲實絲綿極美水族亦繁所出土產葡萄酒最佳即過海至中國亳不損壞國中共學二所曰厄勿辣曰哥應拔其講學名賢曾經國王所聘雖已解講亦終身給祿不絕歐邏巴高士多出此學近有耶穌會士蘇氏著陡禄日亞書最精最奧超數百年名賢之上其德更邁于文國都又有一地界兩河間周圍僅七百里而高士聚會修道之所有一百三十處又有天主堂一千四百八十所水泉二萬五千大方石橋二百通海大市六處由此可見其地之豐厚也侯家苑囿有周數十里者各種禽獸充牣其中異國名王過其地者往射獵焉隨處立有仁會徧恤孤寡煢獨或給衣食或助資賄或保護其家或葬死者商舶至或有死而無主者則為收其行李訪其親戚還之種種仁事他國雖各有會莫如此中之盛此外國王隨處遣官專撫恤孤子理其家產廣其生殖長則還所有且增益焉歐邏巴初通海道周經利未亞過大浪山抵小西洋而至中國貿遷者從此國始詳見別紀

拂郎察

以西把尼亞東北為拂郎察南起四十一度北至五十度西起十五度東至三十一度周一萬一千二百里地分十六道屬國五十餘其都城名把理斯設一共學生徒常四萬餘人併他方學共有七所又設社院以教貧士一切供億皆王主之每士計費百金院居數十人共五十五處中古有一聖王名類斯者惡回回佔據如德亞地初興兵伐之始制大銃因其國在歐邏巴內回回遂槩稱西土人為拂郎機而銃亦沿襲此名是國之王天主特賜寵異自古迄今之主皆賜一神能以手撫人瘰癧應手而愈至今其王每歲一日療人先期齋戒三日凡患此疾者遠在萬里之外預畢集天主殿中國王舉手撫之祝曰王者撫汝天主救汝撫百人百人愈撫千

入千人愈其神異如此國王元子別有土地供其祿食不異一小王他國不爾也國土極豐腴物力豐富居民安逸有山出石藍色質脆可鋸為板當瓦覆屋國人性情溫爽禮貌周全尚文好學都中梓行書籍繁盛甚有聲聞又奉教甚篤所建瞻禮天主與講道殿堂大小不下十萬初傳教于此國者原係如德亞國聖人辣雜琭乃當時已死四日蒙耶穌恩造命之復活即此人也

意大理亞

拂郎察東南為意大里亞南北度數自三十八至四十六東西度數自二十九至四十三周圍一萬五千里三面環地中海一面臨高山名牙而白又有亞伯尼諸山橫界于中地產豐厚物力十全四遠之人輻輳于此舊有一千一百六十六郡其最大者曰羅瑪古為總王之都歐邏巴諸國皆臣服焉城周一百五十里地有大渠名曰地白里穿出城外百里以入于海四方商舶悉輸珍寶駢集此渠自古名賢多出此地曾建一大殿圓形寬大壯麗無比上為圓頂悉用磚石磚石之上復加鉛板當瓦頂之正中鑿空二丈餘以透天光顯其巧妙供奉諸神于內此殿至今二千餘年尚在也耶穌升天之後聖徒分走四方布教中有二位一伯多琭一寶琭皆至羅瑪都城講論天主事理人多信從此二聖之後又累有盛德之士相繼闡明至于總王公斯璫丁者欽奉特虔盡改前奉邪神之宇為瞻禮諸聖人之殿而更立他殿以奉天主至今存焉教皇即居于此以代天主在世主教自伯多琭至今一千六百餘年相繼不絕教皇皆不婚娶永無世及之事但憑盛德輔弼大臣公推其一而立焉歐邏巴歷國之王雖非其臣然咸致敬盡禮稱為聖父神師認為代天主教之君也凡有大事莫決必請命焉其左右嘗簡列國才全德備或即王侯至戚五六十人分領教事此羅瑪城奇觀甚多聊舉數事宰輔之家有一名苑中造流觴曲水機巧異常多有銅鑄各類禽鳥遇機一發自能鼓翼而鳴各有本類之聲西樂編簫最有巧音然亦多假人工鼠力成音此苑中有一編簫但置水中機動則鳴其音甚妙此外又有高大渾全石柱外周盡鏤古今王者形象故事燦然可觀其內則空虛可容幾人

登臨上下如一塔然伯多琭聖人之殿悉用精石製造花素奇巧寬大可容五六萬人殿高處視在下之人如孩童然城中有七山其大者曰瑪山人煙最稠密第苦無泉遠來造一高梁長六十里梁上立溝接其遠山之水如通流河也有水泉飲之其味與乳無異汲之不竭酌之不溢近地曰羅肋多一聖殿即昔日聖母瑪利亞親身所居之室此室舊在如德亞國後為回回竊據天神虔空移至此地越海七千餘里國人欲致崇飾恐失其舊因周以玉牆覆以大殿今逢聖母誕日行旅來朝者常至數萬人儒略嘗親詣此殿今已屹然鉅鎮矣其西北為勿搦祭亞無國王世家共推一有功德者為主城建海中有一種木為椿入水千萬年不腐其上鋪石造屋復以磚石為之備極精美城內街衢俱是海兩傍可通陸行城中有艘二萬又有一橋梁極闊上列三街俱有民居閭閈了不異城市其高又可下度風帆國中精于造舟預庀物料一舟指顧可成他方重客每至其處閱視一兩時其工已成一巨舫可以航海者矣所造玻璃極佳甲于天下有勿里諾湖在山巔從石峽瀉下聲如迅雷聞五十里飛泉噴沫成珠日光爍之恍惚皆虹霓狀有一異泉出山石中不拘何物墜于其內半月便生石皮周裹其物又有沸泉有溫泉沸泉常沸高丈餘不可染指投畜物于內頃刻便可糜爛矣溫泉女子或浴或飲不生育者育能育者多乳所產鐵鑛掘盡踰二十五年復生第在本土任加火力鐵終不鎔之他所始鎔其南為納波里地極豐厚君長極多有火山晝夜出火爆石彈射他方恒至百里外昔一名士欲窮其故近其山為火燎死後移一聖人遺蛻至本國其害遂息有一城名亞既諾聖人多瑪斯著陡錄日亞者生于此地又地名哥生濟亞有兩河一河濯髮則黃濯絲則白一河濯絲髮俱黑其外有博樂業城因多公學名為學問之母昔有二大家爭為奇事一家造一方塔高出雲表以為無復可踰一家亦建一塔與前塔齊第彼塔直聳此則斜倚若傾而今已歷數百年未壞直聳者反將頹矣又有城名把都亞中有公堂縱二百步橫六十步上為樓覆以鉛瓦而中間不立一柱又把兒瑪一堂廣可馳馬亦無一柱惟以梁如人字相倚尋丈至盈尺皆然上壓

愈重則下挺持愈堅也從納波里至左里城有石山相間隔國人穴山以通道長可四五里廣可容兩車對視則如明星又有地出火四周皆小山山洞甚多入內皆可療病又各主一疾如欲得汗者入某洞則汗至欲除濕者入某洞則濕去因有百洞遂名曰一百所此皆意大里亞屬國也其大者六國俱極富庶西諺嘗曰羅瑪為聖勿搦祭亞為富彌郎為大那坡里為華熱拏亞為高福楞察為整各有專書備論意大里亞之名島有三一西齊里亞地極豐厚俗稱國之倉之庫之魂蓋言其富庶也亦有名山噴火不絕百年前其火特異火燼直飛踰海達利未亞境山四周多草木積雪不消常成晶石亦有沸泉如醋物入便黑其國人最慧善談論西土稱為三舌人最精天文造日晷法自此地始有巧工德大祿者造百鳥自能飛即微如蠅蟲亦能飛更有天文師名亞而幾墨得者有三絕嘗有敵國駕數百艘臨其島國人計無所出已則鑄一巨鏡映日注射敵艘光照火發數百艘一時燒盡又其王命造一航海極大之舶舶成將下之海計雖傾一國之力用牛馬駱駝千萬莫能運舟幾墨得營運巧法第令王一舉手舟如山岳轉動須臾下海矣又造一自動渾天儀十二重層層相間七政各有本動凡日月五星列宿運行之遲疾一一與天無二其儀以玻璃為之重重可透視真希世珍也其傍近有馬兒島不生毒物即蛇蝎等亦不螫人毒物自外至至島輒死一撒而地泥亞亦廣大生一草名撒而多泥人食之輒笑死狀雖如笑中實楚也西諺凡謂無情之笑皆名撒而多泥笑一哥而西加有三十三城所產犬能戰一犬可當一騎故其國布陣一騎國一犬反有騎不如犬者又近熱奴亞一雞島滿島皆雞自生自育不須人養又絕非野雉之屬

亞勒瑪尼亞

拂郎察之東北有國曰亞勒瑪尼亞南四十五度半北五十五度半西二十三東四十六度國王不世及乃其七大屬國之君所共推者或用本國之臣或用列國之君須請命教皇立之中國設共學十九所其氣候冬月極冷善造煖室微火溫之遂極煖土人散處各國以為兵極忠實可用至死不貳

各國護衛宮城或從征他國親兵皆選此國人充之本國人僅參其半其工作極精巧製器匪夷所思能于戒指內納一自鳴鐘地多水澤冰堅後人多于冰上用一種木屐兩足踹之一足立冰上一足從後激之乘滑勢一儼數丈其行甚速手中尚不廢常業也又有法蘭哥地人最質直易信行旅過者輒詈之客或不答則大喜延入具酒食或爲計綫急未室者則妻之謂此人已經嘗試可信托也多葡萄善造酒但沽與他方過客土人滴酒不入口惟飲水而已卽他國載酒至亦不容入境其屬國名博尼美亞者地生金掘井恒得金塊有重十餘斤者河底常有金如豆粒有羅得林日亞國者最侈汰西土宮室多用帷幔障壁其王有一延客堂四周皆列珊瑚琅玕交錯儼一屏障又有一大銃製作極巧二刻之間可連發四十次

法蘭得斯

亞勒馬尼亞之西南爲法蘭得斯地不甚廣人居稠密有大城二百八十小城六千三百六十八共學三所一學分二十餘院人情俱樂易溫良最好談論善謳歌其婦女與人貿易無異男人顯其性極貞潔能手作錯金絨不煩機杼西洋布最輕細者皆出此地

波羅尼亞

亞勒馬尼亞東北曰波羅尼亞極豐厚地多平衍皆蜜林國人採之不盡多遺棄樹中者又產鹽及獸皮鹽透光如晶味極厚其人美秀而文和愛樸實禮賓篤備絕無盜賊人生平未知有盜國王亦不傳子聽大臣擇立賢君其王世守國法不得變動分毫亦有立其子者但須前王在位時預擬非預擬不得立卽推立本國之臣或他國之君亦然國中分爲四區區居三月一年而徧其地甚冷冬月海東行旅常于冰上歷幾晝夜望星而行有屬國波多里亞地甚易發生種一歲有三歲之獲草菜三日內便長五六尺海濱出琥珀是海底脂膏從石隙流出初如油天熱浮海面見風始凝天寒出隙便凝每爲大風衝至海濱

翁加里

翁加里亞在波羅尼亞之南物產極豐牛羊可供歐邏巴一

州之用有四水甚奇其一從地中噴出卽凝爲石其一冬月常流至夏反合爲冰其一以鐵投之便如泥再鎔又成精銅其一水色沈綠凍則便成綠石永不化矣

大泥亞諸國

歐邏巴西北有四大國曰大泥亞曰諾而勿惹亞曰雪際亞曰鄂底亞與亞勒馬尼亞相隔一海其道阻難通西史稱爲別一天下南北經度自五十六至七十三其南夏至日長六十九刻其中長八十二刻其北夏至日輪橫行地面半年爲一晝夜地多山林產獸及海魚極大異于他方其大泥亞國沿海產菽麥牛羊儼多牛輸往他國者歲常五萬海中魚蔽水面舟爲魚湧輒不能行捕魚不藉網罟隨手取之不盡也近二十年內一國主名地谷白剌格酷嗜瑪得瑪第加之學嘗建一臺于高山絕頂以窮天象究心三十餘年累黍不爽其所制窺天之器窮極要妙後有大國王延之國中以傳其學今爲西土歷法之宗其諾而勿惹亞寡五穀山林多材木鳥獸海多魚鼈人性馴厚喜接遠方賓旅曩時過客僑居者絕不索物價今稍需卽饜足矣故其地絕無盜賊其雪際亞地分七道屬國十二歐邏巴之北稱第一富庶多五穀五金財貨百物貿易不以金銀卽以物相抵人好勇亦善遇遠方人鄂底亞在雪際亞之南亦繁庶

尼勒祭亞

尼勒祭亞在歐邏巴極南地分四道經度三十四至四十三緯度四十四至五十五其聲名天下傳聞凡禮樂法度文字典籍皆爲西土之宗至今古經尚循其文字所出聖賢及博物窮理者後先接踵今爲回回擾亂漸不如前其人喜啖水族不嘗肉味亦嗜美酒東北有羅馬尼亞國其都城周疊三層生齒極衆城外居民綿亘二百五十里有一聖文殿門開三百六十以象周天附近有高山名阿零薄其山頂終歲清明絕無風雨古者國王登山燎祀其灰至明年不動如故有河水一名亞施亞白羊飲之卽變黑一名亞馬諾黑羊飲之卽變白有二島一名厄歐白亞海潮一日七次昔名士亞利斯多偏窮物理惟此潮不得其故遂赴水死其諺云亞利斯多欲得此潮此潮反得亞利斯多一爲哥面府圍六百里出

酒與油蜜極美徧島皆橘柚香櫞之屬更無別樹天氣清和野鳥不至其地

莫斯哥未亞

亞細亞西北之盡境有大國曰莫斯哥未亞東西徑萬五千里南北徑八千里中分十六道有窩兒加河最大支河八十皆以爲尾閭而以七十餘口入北高海國內兵力甚強日事吞併其地夜長晝短冬至日止二時氣極寒雪下則堅凝行旅駕車度雪中其馬疾如飛電其室宇多用火溫雪中行旅爲嚴寒所侵血脈皆凍堅如冰石如驟入溫室之中耳鼻輒墮于地每自外來者先以水浸其軀俟僵體漸甦方可入溫室內故八月以至四月皆衣皮裘多獸皮如狐貉貂鼠之屬一裘或至千金者熊皮以爲臥褥永絕蟣虱產皮處卽用以充賦稅以遺鄰國多至數十車閭人多盜人競畜猛犬見人則噬晝置穽中夜聞鐘聲始放人盡匿影閉戶矣惟國王許習文藝其餘雖貴戚大臣亦禁學恐其聰明過主爲主辱也故其國有天主能知國主能知之諺今亦稍信眞教其王常手持十字國中亦流傳天主之經或聖賢傳記無禁矣俗最澆凡欲貿易須假托外邦商賈方取信國人若言本土則逆其詐矣有大鐘以搖不以擂搖非三十人不能惟國主卽位及其誕日鳴之所造大銃其長三丈七尺一發用藥二石可容二人入內掃除又有一蜜林其樹悉爲蜂房國人各畀其樹爲恒產嘗有人入蜜林見一枯樹大過合抱其人攀緣樹顚忽墮樹腹中蜜沒至口逾三四日計無所出幸有熊登樹啗蜜以掌探樹腹其人牢捉熊掌熊驚躍遂得拔出

地中海諸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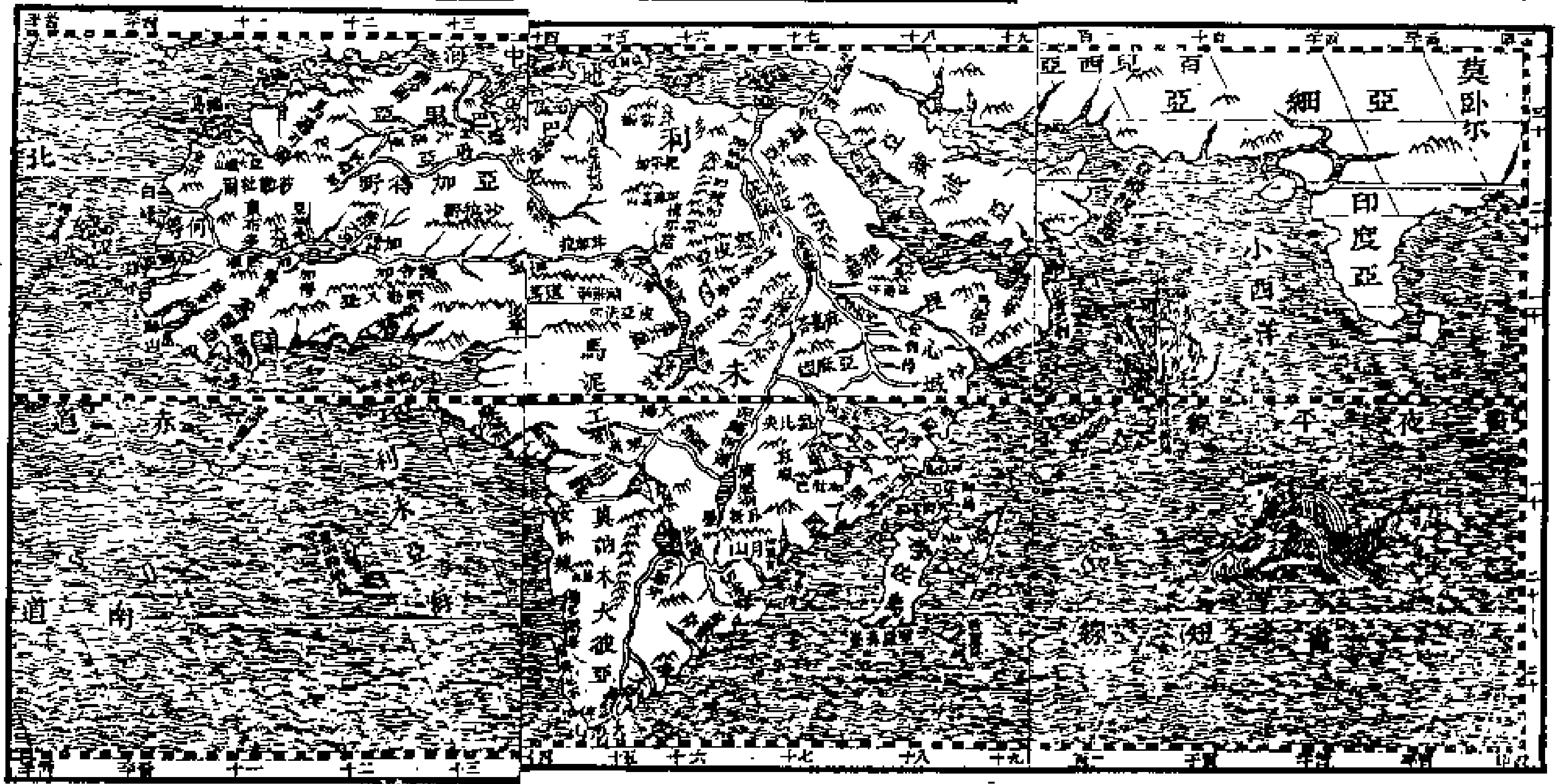
地中海有島百千其大者曰甘的亞舊有百城周三千三百里古王造一苑圍路徑交錯一入便不能出游者須以物識地然後可入生一草名阿力滿少嚌便能療飢地中海風浪至冬極大難行有鳥作巢于水次一歲一乳但自卵至翼不過半月此半月內海必平靜無風波商船待之以度海鳥名亞爾爵虐此半月遂名爲亞爾爵虐日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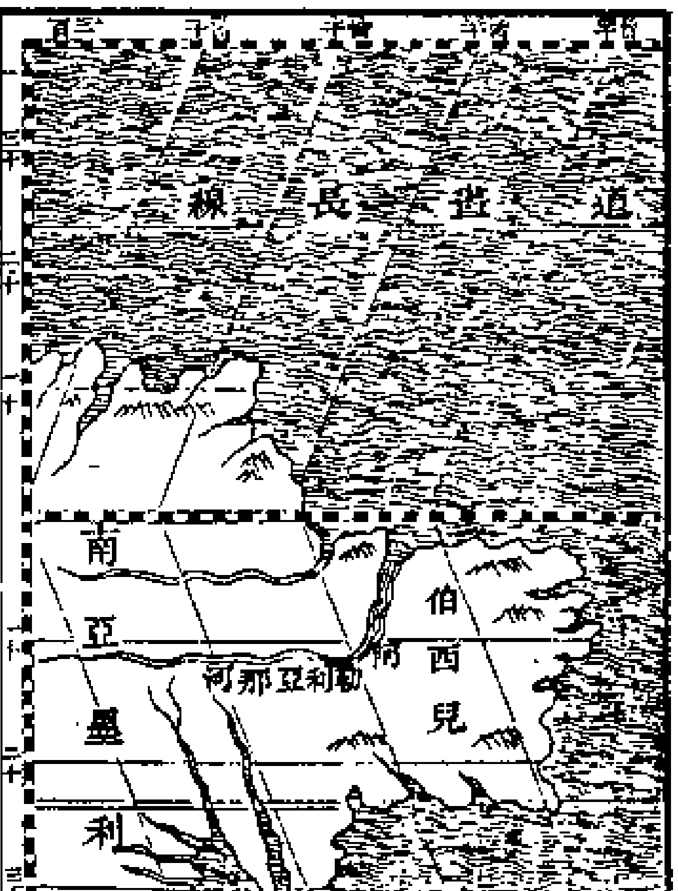
西北海諸島

歐邏巴西海迤北一帶至冰海海島極大者曰諳厄利亞曰

意而蘭大其外小島不下千百意而蘭大經度五十三至五十八氣候極和夏熱不擇陰冬寒不需火產獸畜極多絕無毒物其國奉敎之初因一王宮之婢能識認眞主遂及王后國王以訖一國其地有一湖插木于內入土一段化成鐵水中一段化成石出水面方爲原木也旁一小島爲中一地洞常出怪異之形或云鍊罪地獄之口也諳尼利亞經產五十至六十緯度三度半至十三氣候融和地方廣大分爲三道共學二所共三十院其地有怪石能阻聲其長七丈高二丈隔石發大銃人寂不聞故名聾石有湖長百五十里廣五十里中容三十小島有三奇事一魚味甚佳而皆無鬐翅一天靜無風倏起大浪舟楫遇之無不破一有小島無根因風移動人弗敢居而草木極茂孳息牛羊豕類極多近有一地死者不殮但移其尸于山千歲不朽子孫亦能認識地無鼠有從海舟來者至此遂死又有三湖細流相通達然其魚絕不相往來此水魚誤入彼波輒死傍有海窖潮盛時窖吸其水而永不盈潮退即噴水如山高當吸水時人立其側衣一沾水入即隨水吸入窖中如不沾水雖近立亦無害至迤北一帶海島極多至冬夜長數月行路工作皆以燈產貂類極多人以爲衣又有人長大多力徧體生毛如猱猴產牛羊鹿甚多犬最猛烈一犬可殺一虎遇獅亦不避也冬月海冰爲風所擊疊湧積如山人善漁獵山多鳥獸水多魚鼈人以魚肉爲糧或磨魚爲麵油爲燈骨造舟車屋室亦可爲薪其魚皮以爲舟遇風不沈不破如陸走則負皮舟而行其海風甚猛能拔樹折屋及攝人物于他處又聞北海濱有小人國高不二尺鬚眉絕無男女無辨跨鹿而行鸛鳥常欲食之小人恒與鸛相戰或預破其卵以絕種類又有小島其人性嗜酒任飲不醉年壽最長近諳尼利亞國爲格落蘭得其地多火以礬石障之仍可居處或宛轉作溝以通火火焰所至便置釜甑熟物更不須薪其火亦終古不滅

職方外紀卷二終





職方外紀卷三

利未亞總說

天下第三大州曰利未亞大小共百餘國西南至利未亞海東至西紅海北至地中海極南南極出地三十五度極北北極出地三十五度東西廣七十八度其地中多曠野野獸極盛有極堅好文彩之木能入水土千年不朽者迤北近海諸國最豐饒五穀一歲再熟每種一斗可收十石穀熟時外國百鳥皆至其地避寒就食涉冬始歸故秋末冬初近海諸地獵取禽鳥無算所產葡萄樹極高大生實繁衍他國所無地既曠野人或無常居每種一熟即移徙他處野地皆產異獸因其處水泉絕少水之所瀦百獸聚焉更復異類相合輒產奇形怪狀之獸地多獅爲百獸之王凡禽獸見之皆匿影性最傲遇之者若匍俯伏雖餓時亦不噬也千人逐之亦徐行人不見處反任性疾行惟畏雄雞車輪之聲聞之則遠遁又最有情受人德必報之常時病瘧四日則發一度其病時躁暴猛烈人不能制擲之以毬則騰跳轉弄不息其近水成羣處頗爲行旅之害昔國王嘗命一官驅之其官計無所施惟擒捉幾隻斷其頭足肢體徧掛林中後稍驚竄有鳥名亞旣剌乃百鳥之王也羽毛黃黑色高二三尺首有冠鉤喙如鷹隼飛極高巢于峻山石穴內生子則令視日目不瞬者乃留之壽長久老者脫去羽毛復生新羽與雛不異性鷙猛能攫羊鹿百鳥食之肉經宿則不食矣有冒險者尋得其巢取其

餘肉可供終歲有毒蛇能害其子則知先尋一種石置巢邊蛇毒遂解其性有知覺受人德亦必報焉西國大王恒用此鳥像爲號有山狸似麝臍後有肉囊香滿其中輒病向石上剔出之始安香如蘇合油而黑其貨亦于龍涎能療耳病又產一異羊甚鉅一尾便得數十斤其味最美有毒蛇能殺人土人有能制蛇者蛇至其前自能驅逐又非有方術禁制此等人世世子孫皆然有尊貴人行路必覓此人自隨又有如猿狀者名大布獸其身人其手足專穴人墓食人尸又有一獸軀極大狀極異其長五丈許口吐涎卽龍涎香或云龍涎是土中所產初流出如脂至海漸凝爲塊大有千餘斤者海魚或食之又在魚腹中剖出非此獸所吐也其地馬最善走又猛能與虎鬭虎豹熊羆之類種種不一土人多以田獵爲事貴人亦時出獵搏獅虎以爲娛界內名山有亞大蠟者在西北天下惟此山高極凡風雨露雷皆在山半山頂終古晴明視日星倍大昔人有畫字于灰上者歷千年不動無風故也國人呼爲天柱此方人夜睡無夢甚爲奇有月山在赤道南二十三度極險峻不可躋攀有獅山在西南境其上頻興雷電轟擊不絕不間寒暑其在曷噩剌國者出銀鑛甚多取之不可盡其在西南海者曰大浪山其下海風迅急浪起極大商船至此或不能過則退歸西洋船破敗率在此處過之則大喜可望登岸矣故亦稱喜望峯此山而東嘗有暗礁全是珊瑚之屬剛者利若鋒刃海船極畏避之凡利未亞之國著者曰阨入多曰馬邏可曰弗沙曰亞費利加曰奴米弟亞曰亞毘心域曰馬拿莫大巴曰西爾得散處者曰井巴島曰聖多默島意勒納島聖老楞佐島

阨入多

利未亞之東北有大國曰阨入多自古有名極稱富庶中古時曾大豐七載繼卽大歉七載當時天主教中有前知聖人名倚瑟者預教國人廣儲蓄令鄰國中之財悉用積穀至荒時出之不惟救本國之飢而四方財貨因來糴穀盡輸入其國中故富厚無比至今五穀極饒畜產極多凡他方百果草木移至此地卽茂盛倍常其地千萬年無雨亦無雲氣國中有一大河名曰泥祿河河水每年一發自五月始以漸而長

王入視水漲多少以爲豐歉之候大率最大不過二丈一尺最小不過一丈五尺至一丈五尺則歉收二丈一尺則大有年矣凡水漲無過四十日其水中有膏腴水所及處膏腴卽著土中又不泥濘故地極肥饒百穀草木俱暢茂當水盛時城郭多被淹沒國人于水未發前預杜門戶移家于舟以避之去河遠處水亦不至昔有國王專求救旱澇之法得一智巧士曰亞爾幾默得者爲作一水器以時注洩便利無比卽今龍尾車也國人極有機智好攻格物窮理之學又精天文因其地不雨併無雲霧日月星辰晝夜明朗夜臥又不須入屋內舉目卽見天象故其考驗益精他國不如也其國未奉眞教時好爲淫祀卽禽獸草木之利賴于人者如牛司耕馬司負雞司晨以至蔬品中爲葱爲蒜之類皆欽若鬼神祀之或不敢食其誕妄若此至天主耶穌降天少時嘗至其地方入境諸魔像皆傾頹繼有二三聖徒到彼化誨遂有名聖賢甚多其國女人恒一乳生三四子天下騾不孳生惟此地騾能傳種昔國王嘗鑿數石臺如浮屠狀非以石砌是擇大石如陵阜者鑱削成之大者下趾濶三百二十四步高二百七十五級級高四尺登臺頂極力遠射箭不能越其臺趾也有城古名曰孟斐斯今曰該祿是古昔大國之都城名闘西士其城有百門門高百尺街衢行三日始徧城用本處一種脂膏砌石成之堅緻無比五百年前此國最爲強盛善用象戰鄰國大小皆畏服之象戰時以彩色視象則怒而奔敵所向披靡都城極富厚屬國甚多今其國已廢城亦爲大水衝擊啮其下土因而傾倒然此城雖不如舊尚有街長三十里悉爲市肆行旅喧塡百貨具集城中尚有駱駝二三萬

馬邏可　弗沙　亞非利加　奴米弟亞

阨入多近地中海一帶爲馬邏可與弗沙國馬邏可地分七道出獸皮羊皮極珍美蜜最多國人以蜜爲糧其俗長以冠爲重非貴人老人不得加冠于首僅以尺布蔽頂而已弗沙地分七道都城之大爲利未亞之最宮室殿宇極其華麗高大有一殿周圍三里開三十門夜則燃燈九百盞國人亦略識理義阨入多之西爲亞非利加地最肥饒易生一麥嘗秀三百四十一穗以此極爲富厚西土稱爲天下之倉馬邏可

之南有國名奴米弟亞人性獰惡不可教誨有果樹如棗可食其地有小利未亞之水泉方千里無江河行旅過者須備兼旬之水

亞毘心域　馬拿莫大巴

利未亞東北近紅海處其國甚多人皆墨色迤北稍有白色向南漸黑甚者色如漆矣惟齒目極白其人有兩種一在利未亞之東者名亞毘心域地方極大據本州三分之一從西紅海至月山皆其封域產五穀五金金不善鍊恒以生金塊易物糖蠟極多造燭純以蠟不知用油國中道不拾遺夜不閉戶從來不知有寇盜其人皆習慧又能崇奉天主修道者手持十字或懸掛胸前極知敬愛西土爲默聖人爲其傳道自彼始也王行遊國中常有六千皮帳隨之僕從車徒恒滿五六十里一種在利未亞之南名馬拿莫大巴者國土最多皆極愚蠢不識理義其地氣候甚熱沿海處皆沙人賤之飾成瘡痏纍人坐臥其中安然無恙也所居極穢如豕牢喜食象肉亦食人市中有市人肉處皆生齕之故齒皆銼銳若犬牙然奔走疾于馳馬不衣衣反笑人衣衣者或塗油于身以爲美樂絕無文字初歐邏巴人到此黑人見其看誦經書講說道理大相驚訝以爲書中有言語可傳達也其愚如此地無兵刃惟以木爲標槍火炙其銳處用之極銛利身有瘴氣永不可除性不知憂慮若鳥獸然聞簫管琴瑟諸樂音便起舞不能止但其性朴實耐久教之爲善事卽盡力爲之爲人奴極忠于主爲主用力視死如歸遇敵直前了無避忌其俗大略不崇魔像亦知天地有主但視其王若神靈亦以爲天地之主凡陰晴旱澇皆往祈之王若偶一噴嚏舉朝皆高聲應諾又舉國皆高聲應諾大可笑也人性喜飲酒易醉所產雞亦皆黑獨家肉爲天下第一美味病者食之亦無害產象極大一牙有重二百斤者又有獸如猫名亞爾加里亞尾後有汗極香黑人穽于木籠中汗沾于木乾之以刀削下便爲奇香烏木黃金最多地無寸鐵特貴重之布帛喜紅色斑色及玻璃器又善浮水他國名爲海鬼其亞毘心域屬國有名諳哥得者夜食不費餚又止一食絕不再食以鹽鐵爲幣又一種名步冬頗知學問重書籍喜歌舞亦亞毘心域之類也

西爾得　工鄂

利未亞之西有海濱國名西爾得其地有兩大沙其一在海中隨水游移不定其一在地隨風飄泊所至積如邱山城郭田畝皆被壓沒國人甚苦之又有工鄂國地亦豐饒頗解義理自與西客往來國中大都崇奉眞教其王又遣子往歐邏巴習學文字講明格物窮理之學焉

井巴

利未亞之南有一種夷狄名曰井巴聚衆十餘萬極勇猛又善用兵無定居以馬及駱駝乘載遷徙所至即食其人及鳥獸蟲蛇必生命盡絶乃轉他國爲南方諸國之大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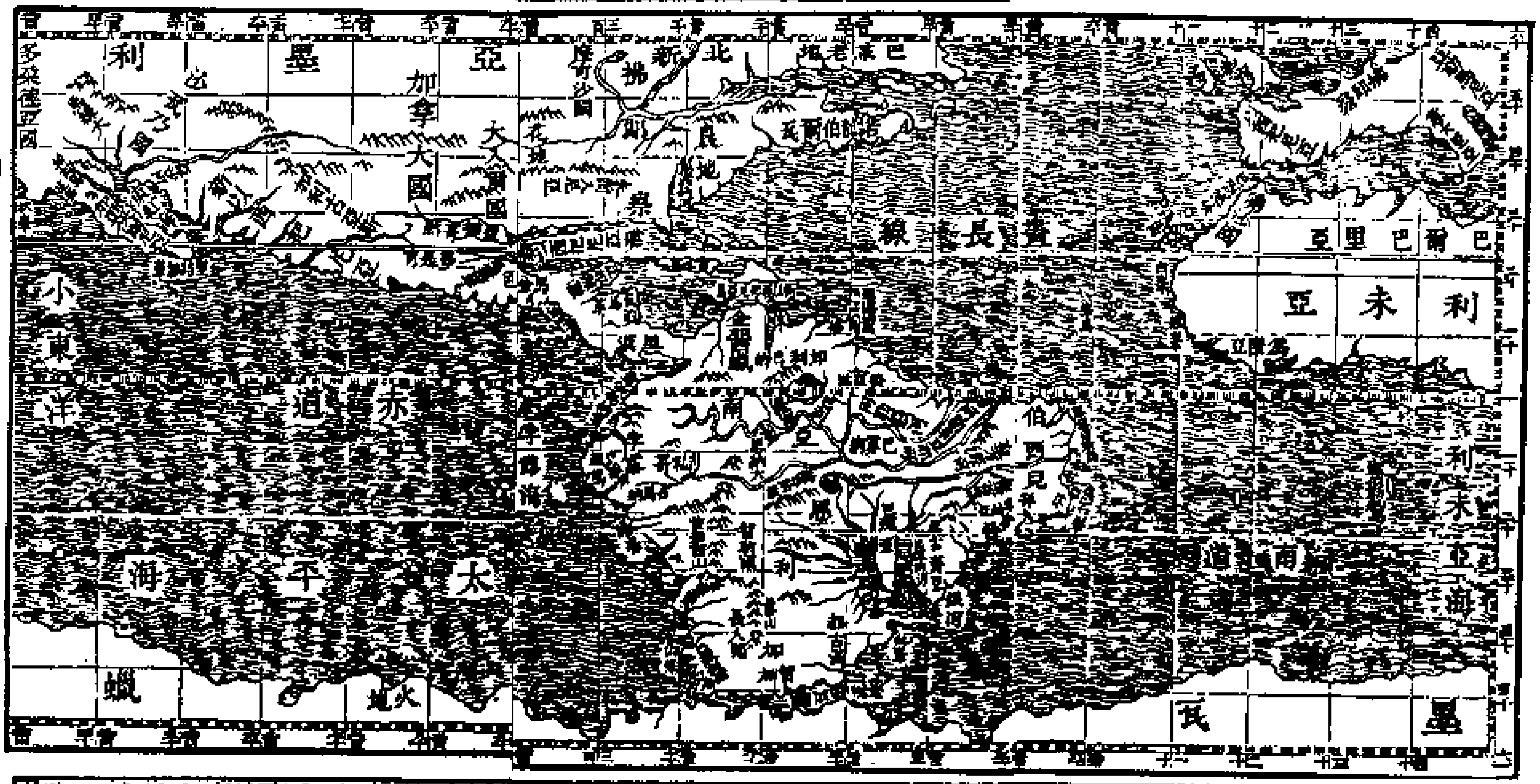
福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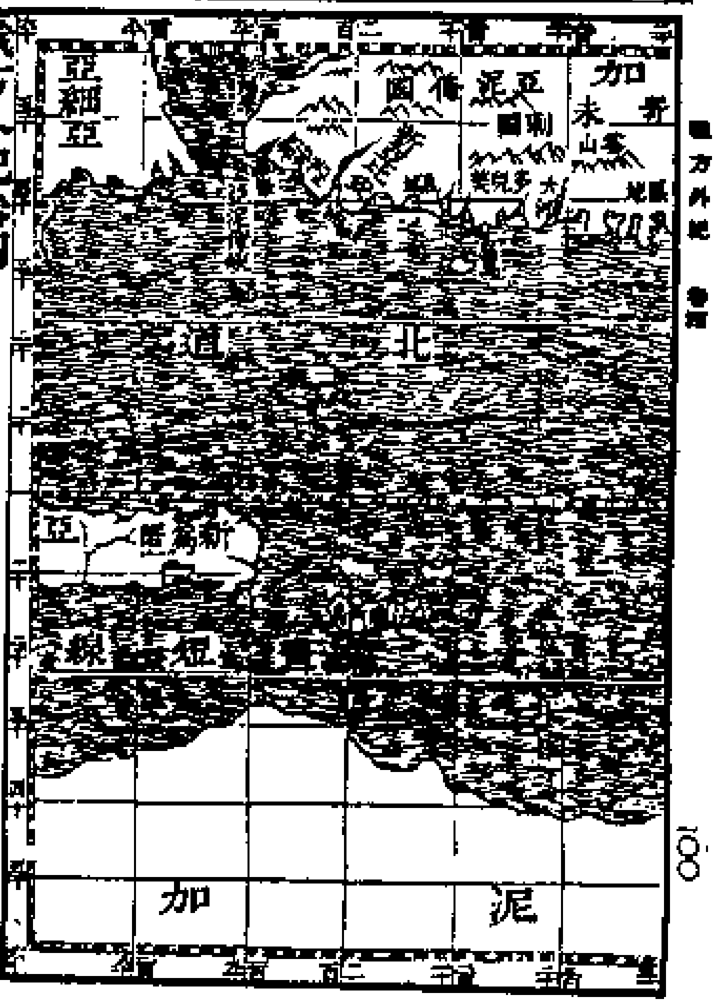
利未亞西北有七島福島其總名也其地甚饒凡生人所需無一不有絶無雨而風氣滋潤易長草木百穀亦不煩耕種布種自生葡萄酒及白糖至多西土商舶往來必到此島市物以爲舟中之用七島中有一鐵島絶無泉水而生一種大樹每日沒即有雲氣抱之釀成甘水滴下至明旦日出方雲散水歇樹下作數池一夜輒滿人畜皆沾足焉終古如此名曰聖迹水言天主不絶人用特造此奇異之迹以養人各國人多盛歸以爲異物

聖多默島　意勒納島　聖老楞佐島

聖多默島在利未亞之西赤道之下圍千里徑三百里其地濃陰多雨愈近日處雲愈重雨愈多凡在此島之果俱無核又有意勒納島鳥獸果實甚繁而絶無人居海舶從小西洋至大西洋者恒泊此十餘日樵採漁獵備二三萬里之用而去又赤道南有聖老楞佐島圍二萬餘里從十七度至二十六度半人多黑色散處林藪無定居出琥珀象牙極廣

職方外紀卷三終





職方外紀卷四

亞墨利加總說

亞墨利加第四大州總名也地分南北中有一峽相連峽南曰南亞墨利加南起墨瓦蠟泥海峽南極出地五十二度北至加納達北極出地十度半西起二百八十六度東至三百五十五度峽北曰北亞墨利加南起加納達南極出地十度半北至冰海北極出地度數未詳西起一百八十度東盡福島三百六十度地方極廣平分天下之半初西士僅知有亞細亞歐邏巴利未亞三大州于大地全體中止得什三餘什七悉云是海至百年前西國有一大臣名閣龍者素深于格物窮理之學又生平講習行海之法居常自念天主化生天地本爲人生據所傳聞海多于地天主愛人之意恐不其然畢竟三州之外海中尚應有地又慮海外有國聲教不通沈于惡俗更當遠出尋求廣行化誨于是天主默啓其衷一日行游西海嗅海中氣味忽有省悟謂此非海水之氣乃土地之氣也自此以西必有人烟國土矣因聞諸國王資以舟航糧糗器具貨財且與將卒以防寇盜珍寶以備交易閣龍遂率衆入海展轉數月茫茫無得路既危險復生疾病從人咸怨欲還閣龍志意堅決只促令前行忽一日舶上望樓中人大聲言有地矣衆共歡喜頌謝天主亟取道前行果至一地初時未敢登岸因土人未嘗航海亦但知有本處不知海外復有人物且彼國之舟向不用帆乍見海舶既大又駕風帆

迅疾發大砲如雷咸相詫異或疑天神或謂海怪皆驚竄奔逸莫敢前舟人無計與通偶一女子在近因遺之美物錦衣金寶裝飾及玩好器具而縱之歸明日其父母同衆來觀又與之寶貨土人大悅遂款留西客與地作屋以便往來閣龍命來人一半留彼一半還報國王致其物產其明年國王又命載百穀百果之種併移農師巧匠往教其地人情益喜居數年頗得曲折然猶滯在一隅其後又有亞墨利哥者至歐邏巴西南海尋得赤道以南之大地即以其名名之故曰亞墨利加數年之後又有一人名哥爾德斯國王仍賜海船命往西北尋訪復得大地在赤道以北即北亞墨利加其地從來無馬土人莫識其狀適舟人乘馬登岸彼中人見之大驚以爲人馬合爲一體疑獸非獸疑人非人急奔告本處官長以達國王國王遣人來覘亦錯愕不辨爲人但齎兩種物來一是雞豚食物等云爾若人類則享此一是香花鳥羽等云爾若天神則享此既而嘗其食物方明是人從此往來不絕其中大國與歐邏巴饋遺相通西士國王亦命教中掌教諸士至彼勸人爲善數十年來相沿惡俗稍稍變更其國在南亞墨利加者有孛露有伯西爾有智加有金加西蠟南北相連處有字革單加達納在北亞墨利加者有墨是可有花地有新拂郎察有拔革老有農地有寄未蠟有新亞比俺有加里伏爾尼亞有西北諸蠻方其外有諸島總名亞墨利加島云

南亞墨利加

孛露

南亞墨利加之西曰孛露起赤道以北三度至南赤道以南四十一度大小數十國廣袤一萬餘里中間平壤沃野亦一萬餘里地肥磽不一肥者不煩耕治種子自能生長凡五穀百果草木悉皆上品本地人自目爲天下之苑囿也其鳥獸之多羽毛之麗聲音之美亦天下第一地出金鑛取時金土互溷別之金多于土故金銀最多國王宮殿皆以黃金爲板飾之獨不產鐵兵器皆用燒木銛石今貿易相通漸知用鐵然至貴餘器物皆金銀銅三種爲之有數國從來無雨地中自有濕性或資水澤有樹生脂膏極香烈名拔爾撒摩傳諸

傷損一晝一夜肌肉復合如故塗瘡不瘢以塗屍千萬年不朽壞有一種異羊可當驢馬性甚倔強有時倒臥雖鞭策至死不起以好言慰之即起而走惟所使矣食物最少可絕食三四日肝生一物如卵可療諸病海國甚貴之天鵝鸚鵡尤多有一鳥名厄馬最大生曠野中長頸高足翼翎極美麗通身無毛不能飛足若牛蹄善奔走馬不能及卵可作杯器今番船所市龍卵即此物也產棉花甚多亦織爲布而不甚用之專易大西洋布帛及利諸布或鷄馬毛織爲服其地江河極大有泉如脂膏常出不竭人取燃燈或塗舟砌牆當油漆用又有一種泉水出于石罅纔離數十步即變爲石有土能燃火可當炭用平地山岡皆有之地震極多一郡一邑常有沉墊無遺者或平地特起山阜或移山至于別地皆地震之所爲也故不敢爲大宮室上蓋必以薄板以備震壓其俗大抵無文字書籍結繩爲識或以五色狀物形以當字即史書亦然算數用小石子亦精敏其文飾以珍寶嵌面或以金銀爲環穿唇及鼻臂腿或繫金鈴復飾重寶夜中光照一室其國都以達萬餘里鑿山平谷爲坦途更布石以便驛使傳命則數里一更三日夜可達二千里人性良善不長傲不飾詐頗似淳古之風因其地金銀最多任意可取故亦無竊盜貪吝亦不自知其富或反作細微無益之事以當業但陋俗最多近天主教中士人往彼勸化敎之經典書文與談道德禮義往時惡俗如殺人祭魔驅人殉葬等事俱不復然爲善反力于諸國有捐軀不辭者其間亦有最醜惡地土產極毒人拾蟲蟻爲糧以網四角掛樹而臥蓋因地氣最濕又有最毒之蛇人犯之必死其不敢下臥者恐寐時觸之也其土音各種不同有一正者可通萬里之外凡天下方言過千里必須傳譯其正音能達萬里之外惟中國與孛露而已近有一大國名亞老歌人强毅果敢善用弓矢及鐵杵不立文字一切政教號令皆口傳說辨論極精聞者最易感動凡出兵時大將戒諭兵士不過數言無不感歎流涕願效死者他談論皆如此

伯西爾

南亞墨利加之東境有大國名伯西爾起赤道以南二度至

三十五度而止天氣融和人壽綿長亦無病疾他方有病不能療者至此即瘳地甚肥饒多奇異鳥獸江河爲天下最大最有名有大山介孛露者高甚飛鳥不能過產白糖最多嘉木種種不一而蘇木更多亦稱爲蘇木國有一獸名懶面甚猛爪如人指有鬃如馬腹垂著地不能行盡一月不踰百步喜食樹葉緣樹取之亦須兩日下樹亦然決無法可使之速又有獸前半類狸後半類狐人足梟耳腹下有房可張可合恒納其子于中欲乳方出之其地之虎餓時百夫莫可當值其飽時一人制之有餘即犬亦可斃之也饕餮之害如此國人善射前矢中的後矢即破前筈連發數矢常相接如貫無一失者俗多裸體獨婦人以髮蔽前後少之時鑿頤及下唇作孔以猫睛夜光諸寶石嵌入爲美婦人生子即起作務如常其夫則坐蓐數十日服攝調養親戚俱來問候餽遺弓矢習慣亦莫覺其非也地不產米麥不釀酒用草根晒乾磨麵食物通國皆然世間風俗多有雜以理通如此類者然人情作餅以當飯凡物皆公用不自私土人能居水中一二時刻復能張目明視亦有能遊水最捷者恒追執一大魚名都白狼而騎之以鐵鉤鉤入魚目曳之東西走轉捕他魚素無君長書籍亦無衣冠散居聚落喜啖人肉西士常言其地缺三字王法文是也今已稍稍歸化頗成人理其南有銀河水味甘美常湧溢平地水退布地皆銀沙銀粒矣河身最大入海處闊數百里海中五百里一派尙爲銀泉不入鹵味其北又有一大河名阿勒遜亦名馬良溫河身曲折三萬里未得其源兩河俱爲天下第一

智加

南亞墨利加之南爲智加即長人國也地方頗冷人長一丈許徧體皆毛昔時人更長大曾掘地得人齒闊三指長四指餘則全身可知也其人好持弓矢矢長六尺每握一矢插入口中至于沒羽以示勇男女以五色畫面爲文飾

金加西蠟

南亞墨利加之北曰金加西蠟其地出金鑛天下稱首其鑛有四坑深者皆二百丈土人以牛皮造軟梯下之役者常三萬人其所得金銀國王什取其一七日約得課銀三萬兩其

山麓有城名曰銀城百物俱貴獨銀至賤貿易用銀錢五等大者八錢小至五分金錢四等大者十兩小者一兩歐邏巴自通道以來歲歲交易所獲金銀甚多故西土之金銀漸賤而米穀用物漸貴識者以爲後來當受多金之累然獲利既厚雖知不能絶也其南北地相連處名字革亶近赤道北十八度之下南北亞墨利加從此而連東西二大海從此而隔周圍五千餘里天主教未行之先其國已預知尊敬十字聖架國俗以文身爲飾

北亞墨利加

墨是可

北亞墨利加國土多富饒鳥獸魚鼈極多畜類更繁富家畜羊輒至五六萬頭又有層牛萬餘僅取其皮革餘悉棄去不用百年前無馬今得西國馬種野中生馬甚衆又最良有雞大于鵝羽毛華彩特甚味最佳吻上有鼻可縮伸如象縮之僅寸餘伸之可五寸許諸國未通時地少五穀今亦漸饒新田斗種可收十石又產良藥甚多其南總名新以西把尼亞內有大國曰墨是可屬國三十境內有兩大湖甘鹹各一俱不通海鹹者水恒消長若海潮土人取以煮鹽其甘者中多鱗介之屬湖四面皆環以山山多積雪人烟輻輳集于山下舊都城容三十萬家大率富饒安樂每用兵與他國相爭鄰國即助兵十餘萬其守都城亦恒用三十萬人但圍于封域鬬人言他方有大國土人君長輒笑而不信今所建都城周四十八里不在地面直從大湖中創起堅木爲樁密植湖中上加板以承城郭宮室其堅木名則獨鹿能入水千年不朽城內街衢宮室又皆宏敞精絶其國王寶藏極多所重金銀鳥羽鳥羽有奇彩者用以供神工人或輯鳥羽爲畫光彩生動初國內不知文字今已能讀書肆中有叢書者矣其業大抵務農工以尊貴爲長人面目甚美秀彼自言有四絶一馬二廳三街四相貌也昔年土俗事魔殺人以祭或遭災亂則以魔嫌人祭少故每歲輒加多至殺人二萬其魔像多手多頭極其險怪祭法以綠石爲山偃人背于上持石刀剖取人心人肢體則分食之所殺人皆取于鄰國故頻年戰鬬不休今掌教士人感以天主愛人之心亦知事魔之謬不復祭魔

食人矣其中有一大山山谷野人最勇猛一可當百善走如飛馬不能及又善射人發一矢彼發三矢矣百發百中亦喜啖人肉鑿人腦骨以爲飾今亦漸習于善最喜得衣如商客與衣一襲則一歲盡力爲之防守過北有墨古亞剛不過千里地極豐饒人强力多壽生一種嘉穀一歲可三熟牛羊駱駝糖蜜絲布之類尤多更北有古里亞加納地苦貧人皆露臥以漁獵爲生有寡斯大人性良善亦以漁爲業其地有山出二泉稠膩如脂膏一紅一墨色

花地　新拂郎察　拔革老　農地

北亞墨利加之西南有花地富饒人好戰不尚文事男女皆裸體僅以木葉或獸皮蔽前後間飾以金銀纓絡人皆牧鹿若牧羊然亦飲其乳有新拂郎察往時西土拂郎察人所通故有今名地曠野亦多險峻稍生五穀土瘠民貧亦嗜人肉又有拔革老本魚名也因海中產此魚甚多商販往他國恒數十艘故以魚名其地土瘠人愚地純沙不生五穀土人造魚腊時取魚頭數萬密布沙中每頭種穀二三粒後魚腐地肥穀生暢茂其收獲倍于常土又有農地多崇山茂林屢出異獸人强力果敢搏獸取皮爲裘亦以爲屋其緣飾以金銀爲環鉗項穿耳近海有大河闊五百里窮四千里不得其源如中國黄河之屬

寄未蠟　新亞比俺　加里伏爾泥亞

北亞墨利加之西爲寄未蠟爲新亞比俺爲加里伏爾泥亞地勢相連屬國俗略同男婦皆衣羽毛及虎豹熊羆等裘間以金銀飾之其地多大山一最大者高六七十里廣八百里長三四千里山下終歲極熱山半則温和至山巔極冷頻年多雪盛時深六七尺雪消後一望平濤數百里山出泉極大匯爲大江數處皆廣數百里樹木茂盛參天蔽日松實徑數寸子大于常數倍松木腐爛者蜂輒就之作房蜜瑩白味美採蜜者預穴水邊候蜂來隨之而去獲蜜甚多獨少鹽得之如至寶相傳餂之不忍食獅象虎豹等獸動輒成羣皮亦甚賤雉有大者重十五六斤地多雷雹樹木多被震壞有小鳥如雀于枯樹啄小孔千數每孔輒藏一粟爲冬月之儲

西北諸蠻方

北亞墨利加地愈北人愈野無城郭君長文字數家成一聚落四周以木柵爲城其俗好飲酒日以報仇攻殺爲事即平居無事亦以鬬爲戲而以牛羊相賭凡壯男出戰一家老弱婦女咸持齋以祈勝戰勝則家人迎賀斲敵人頭以築牆若欲再戰臨行其老人輒指牆上髑髏以相勸勉其女人則祈其指骨連爲身首之飾人肉則三分之以一銀所事魔神以一賞戰功以一分給持齋助禱者若獲大仇則削其骨長二寸許鑿頤作孔以骨栽入露寸許于外用表其功頤有樹三骨者人咸敬異之戰之時家中所有實物皆攜而去誓不反顧以期必勝也其尚勇好殺如此蓋由地本富饒人家星列又無君長官府以理法斷其曲直故小小爭競便相攻殺也此地人多力女人亦然每遷徙凡什物器皿糧糗子女共作一駝負之而行上下峻山如履平地坐則以右足爲席男女皆以飾髮爲事首飾甚多亦帶螺貝等物男女皆垂耳環若傷觸其耳及環則爲大辱必反報之所居屋卑隘門戶低甚以備敵也昔年極信邪魔持齋極虔齋時絶不言語一日僅食菽一握飲水一杯而已凡將與人攻戰者或將漁獵耕獲者或將喜樂宴飲者或忽遇仇家者輒持齋各有日數耕者祀兔與鹿求不傷稼獵者祭大鹿角以求多獲鹿角大者長五六尺徑五六寸也有大鶩島西國所謂島王者巫藏其乾腊一具數百年矣亦以爲神獵者祭之巫覡甚多凡祈晴雨則于衆石中尋取一石彷彿似物形者即以爲神而祭之一日不驗即棄去別求一石偶值晴雨輒歸功焉歲獲新穀亦必先以供巫其矯誣如此近歐邏巴行教士人至彼勸令敬事天主戒勿相殺勿食人遂翕然一變又彊毅有恒心既敬之後永不犯也俗既富足又好施予人家每作熟食置于門首往來者任意取之

亞墨利加諸島

兩亞墨利加諸島不可勝數其大者爲新以西把尼亞爲古巴爲牙賣加等氣候大抵多熱草木開花結實終歲不斷產一異草食之殺人去其汁則甚美亦可爲糧有毒木人過其影即死手持其枝葉亦死覺中其毒亟沈水中可免有鳥夜張其翼則發大光可自照野猪猛獸縱橫原野土人善走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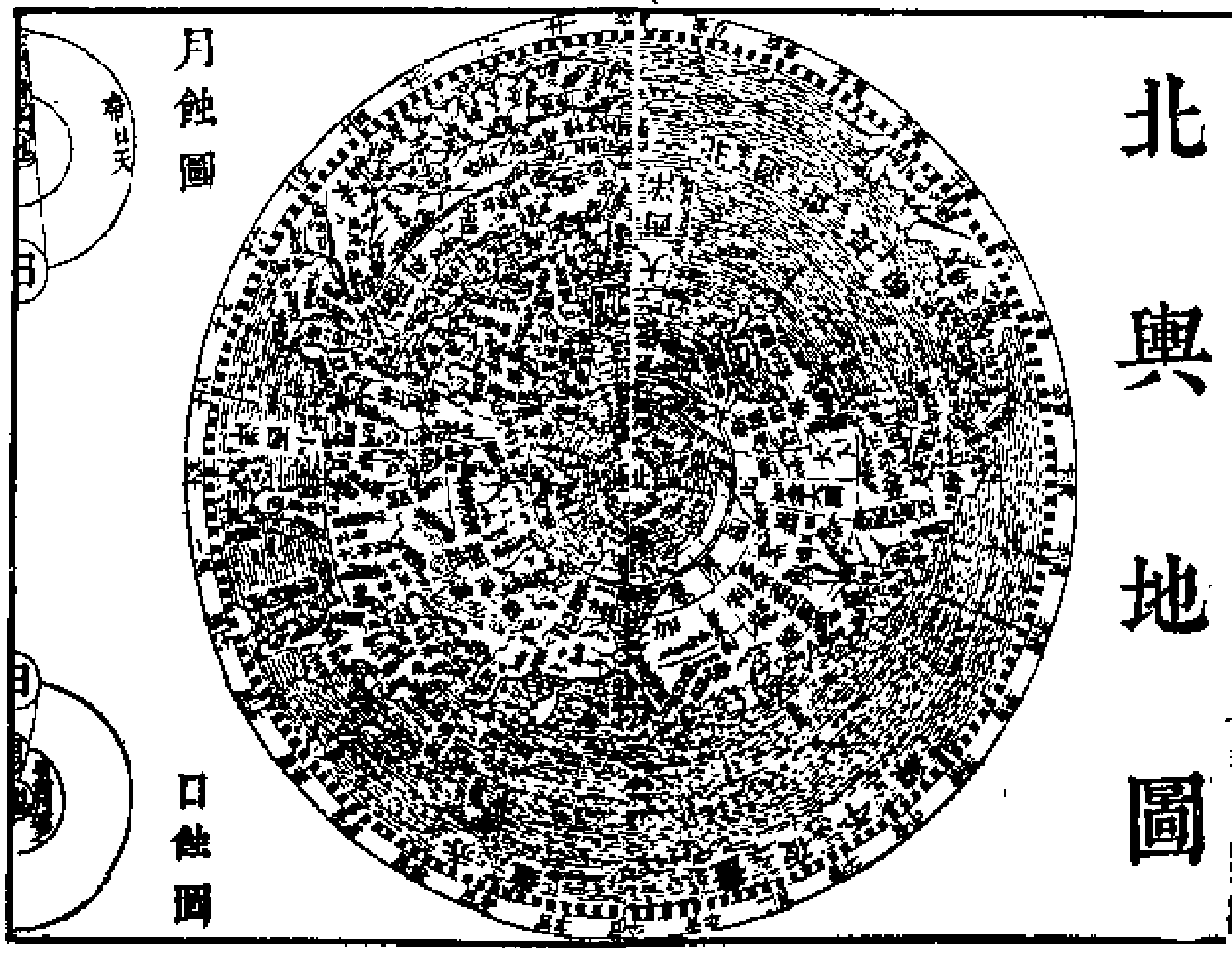
如弃馬又能負重若足力竭後以鍼刺股出黑血少許則疾走如初取黃金一歲限定幾日先期齋戒以祈神佑又有一島女人善射又甚勇猛生數歲即割其右乳以便弓矢昔有商船行近此島遇女子盪小舟來射殺商船二人去如飛不可追逐更有一島土人言其泉水甚異于日未出時往取其水洗面百徧老容可復如少又有一島名百而謨達無人居魔叢其上其側近海無風恒起大浪海船至此甚險四十年前曾有一船至彼魔齋登其舟舟中人皆驚仆獨一舵師不為動且詰問何物魔即應言舟中有何工作我當代汝舵師指授所為魔一一與言相反如命東即西命行即止舵師恍悟一法旋復顚倒命之舟即疾行甚如飛鳥海道三萬里三日而至抵家言起程之期人皆不信覩所寄書中日月果然其怪異如此又有一島墨瓦蘭嘗過此島不見人物謂之曰無福島又有珊瑚島以多生珊瑚樹故名之有新為匿島甚大其勢貌似利未亞之為匿故以為名亦曰入匿向未週繞此地意其與墨瓦蠟尼相連十餘年前乃知有海船過其南見為一島經度起赤道以南一度至十二度止緯度起一百六十五至一百九十止其土風未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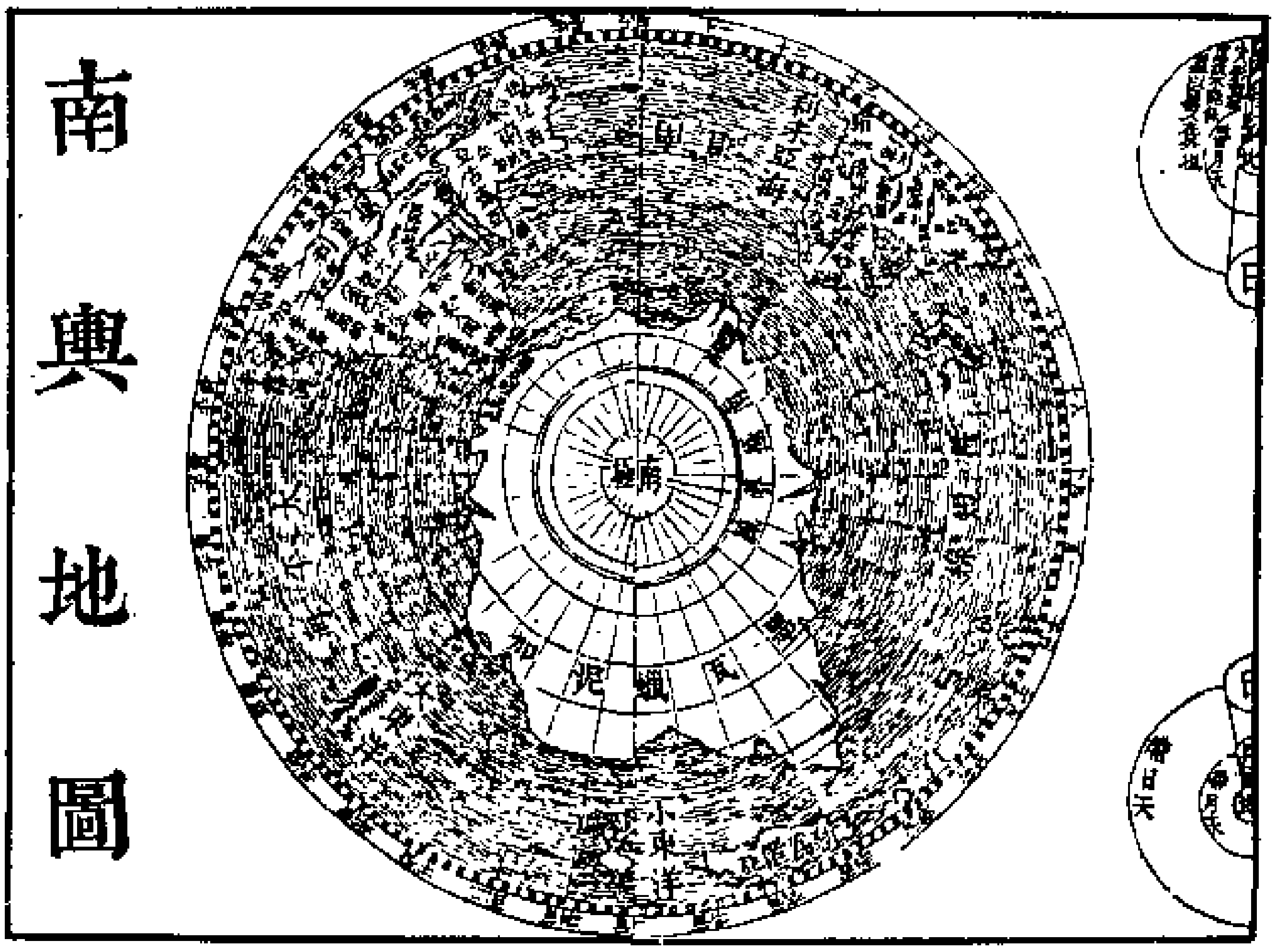
墨瓦蠟尼加總說

先是閣龍諸人既已覓得兩亞墨利加矣西土以西把尼亞之君復念地為圜體徂西自可達東向至亞墨利加而海道遂阻必有西行入海之處于是治海舶選舟師裹餱糧裝金寶繕甲兵命一强有力之臣名墨瓦蘭者載而往訪墨瓦蘭既承國命沿亞墨利加之東偏紆迴數萬里展轉經年歲亦茫然未識津涯人情厭斁輒思反國墨瓦蘭懼功用弗成無以復命按劍下令舟中曰有言歸國者斬于是舟人震慴賈勇而前已盡亞墨利加之界忽得海峽亘千餘里海南大地又復恍一乾坤墨瓦蘭率衆巡行間關前進祇見平原漭蕩杳無涯際入夜則燐火星流瀰漫山谷而已因命為火地而他方或以鸚鵡名州者亦此大地之一隅其後追厥所自謂墨瓦蘭實開此區因以其名命之曰墨瓦蠟尼加為天下之第五大州也墨瓦蘭既踰此峽遂入太平大海自西復東業知大地已週其半竟直抵亞細亞馬路古界度小西洋越利

未亞大浪山而北折遄海以還報本國徧繞大地一週四過赤道之下歷地三十萬餘從古航海之績未有若斯盛者因名其舟為勝舶言戰勝風濤之險而奏巡方偉功也其人物風土山川畜產與夫鳥獸蟲魚俱無傳說即南極度數道里遠幾何皆推步未周不浸述後或有詳之者

職方外紀卷四終





職方外紀卷五

四海總說

造物主之化成天地也四行包裹以漸而堅凝故火最居上而火包氣氣包水土則居于下焉是環地面皆水也然元黃始判本爲生人水土未分從何立命造物主于是別地爲高深而水盡行于地中與平土各得什五所豬曰川曰湖曰海川則流湖則聚海則瀦川與湖不過水之支派而海則衆流所鍾稱百谷王焉故說水必詳于海有二焉海在國之中國包乎海者曰地中海國在海之中海包乎國者曰寰海川與湖佔度無多不具論寰海極廣隨處異名或以州域稱則近亞細亞者謂亞細亞海近歐邏巴者謂歐邏巴海他如利未亞如亞墨利加如墨瓦蠟尼加及其他蕞爾小國皆可隨本地所稱又或隨其本地方隅命之則在南者謂南海在北者謂北海東西亦然隨方易向都無定準也茲將中國列中央則從大東洋至小東洋爲東海從小西洋至大西洋爲西海近墨瓦蠟尼一帶爲南海近北極下謂北海而地中海附焉天下之水盡于此裨海大瀛屬近荒唐無可證據

海名

海雖分而爲四然中各異名如大明海太平海東紅海孛露海新以西把尼亞海百西兒海皆東海也如榜葛蠟海百爾西海亞刺比海西紅海利未亞海何摺亞諾滄海亞大蠟海以西把尼亞海皆西海也而南海則人跡罕至不聞異名北海則冰海新增蠟海伯爾昨客海皆是至地中海之外有波的海窩窩所德海入爾馬尼海太海北高海皆在地中可附地中海

海島

海島之大者附載各國之後其小者不下千萬難以殫述大率在亞細亞者蘇門答蠟日本浡泥最大在歐邏巴者諳厄利亞最大在利未亞者聖老楞佐島最大在亞墨利加者小以西把尼亞最大在墨瓦蠟泥加者新爲匿亞最大而太平海中則有七千三百四十島此外有石礁或見水面或隱水中水中者船極畏之又有沙渚船値之則陷此時盡棄船中重貨雖百萬金錢所不恤乘潮至方得脫之否則斷無脫理

海族

海中族類不可勝窮自鱗介而外凡陸地之走獸如虎狼犬豕之屬海中多有相似者今聊據舶行所見述一二以新聽聞魚之族一名把勒亞身長數十丈首有二大孔噴水上出勢若懸河每遇海舶則昂首注水船中傾刻水滿船沈遇之者亟以盛酒巨木罌投之連吞數罌則俯首而逝淺處得之熬油可數千斤一魚名斯得白長二十五丈其性最良善能保護人或漁人爲惡魚所困此魚輒往圍解漁人之困焉故彼國法禁人捕之一名薄里波其色能隨物而變如附土則如土色附石則如石色一名仁魚西書記此魚嘗負一小兒登岸偶以鬐觸傷兒兒死魚不勝悲痛亦觸石死西國取海豚嘗藉仁魚爲招每呼仁魚入網即入海豚亦與之俱俟豚入盡呼仁魚出細而海豚悉羅矣一名劍魚其嘴長丈許有齒刻如鋸猛而多力能與把勒亞魚戰海水皆紅此魚輒勝以嘴觸船則破海船甚畏之一魚甚大長十餘丈闊丈餘目大二尺頭高八尺其口在腹下有三十二齒齒皆徑尺頤骨亦長五六尺迅風起嘗衝至海涯一魚甚大且有力海船嘗遇之其魚竟以頭尾抱船兩頭舟人欲擊之恐一動則舟必覆惟跪祈天主須臾解去一魚如鰻魚名曰剌瓦而多長尾堅鱗甲刀箭不能入足有利爪鋸牙滿口性甚獰惡入水食魚登陸人畜無所擇百魚遠近皆避第其行甚遲小魚百種常隨之以避他魚之吞啖也其生子初如鵝卵後漸長以至二丈每吐涎于地人畜踐之即仆因就食之凡物開口皆動下頦此魚獨動上頦口中亦無舌冬月則不食物人見之却走必逐而食之人返逐之彼亦却走其目入水則鈍出水極明見人遠則哭之近則噬之故西國稱假慈悲者爲剌瓦而多哭獨有三物能制之一爲仁魚蓋此魚通身鱗甲惟腹下有軟處仁魚鬐甚利能剌殺之一爲乙苟滿鼠屬也其大如猫善以泥塗身令滑俟此魚開口輒入腹嚙其五臟而出又能破其卵一爲雜腹蘭香草也此魚最喜食蜜蜂蜂家四周種雜腹蘭即弗敢入有名落斯馬長四丈許足短居海底罕出水面皮甚堅用力剌之不可入額有二角如鉤寐時則以角掛石盡一日不醒有海魚海獸大如海島者嘗有西舶就

一海島纔登岸行游半晌又復在岸造作火食漸大登舟解維不幾里忽聞海中起大聲回視向所登之島已沒方知是一魚背也有獸形體稍方其骨軟脆有翼能鼓大風以覆海舟其形亦大如島又有一獸二手二足氣力猛甚遇海舶輒顚倒播弄之多遭沒溺西舶稱爲海魔惡之甚也其小者有飛魚僅尺許能掠水面而飛又有白角兒魚善窺飛魚之影伺其所向先至其所開口待啖恒相追數十里飛魚急輒上人舟爲人得之舟人以雞羽或白練飄揚水面上著利鉤白角兒認爲飛魚躍起吞之便爲人所獲又有介屬之魚僅尺許有殼而六足足有皮如欲他徙則豎半殼當舟張足皮當帆乘風而行名曰航魚有蟹大踰丈許其螯以箝人首人首立斷箝人肱立斷以其殼覆地如矮屋然可容人臥又有海馬其牙堅白而瑩淨文理細如絲髮可爲念珠等物復有海女上體直是女人下體則爲魚形亦以其骨爲念珠等物可止下血二者皆魚骨中上品各國甚重之海鳥有二種其一宿島中者日常飛揚海面海船遇之則可占海島遠近其一本生長于海中不知登岸船上欲取之則以皮布水而以鉤著餌置皮上鳥就食之輒可鉤至如釣魚然又有鳥能捕魚者身生皮囊如網入水裹魚而出人因取之又有極異者爲海人有二種其一通體皆人鬚眉畢具特手指略相連如鳧爪而海曾捕得之進于國王與之言不應與之飲食不食王以爲不可狎復縱之海轉盼視人鼓掌大笑而去二百年前西洋喝蘭達地曾于海中獲一女人與之食輒食亦肯爲人役使且活多年見十字聖架亦能起敬俯伏但不能言其一身有肉皮下垂至地如衣袍服者然但著體而生不可脫卸也二者俱可登岸數日不死但不識其性情莫測其族類又不知其在海宅于何所似人非人良可怪

海產

海產以明珠爲貴則意蘭最上土人取海中蚌置日中曬之俟其口自開然後取珠則珠色鮮白光瑩有大如雞子者光照數里南海皆剖蚌出珠故珠色黯黯無光有珊瑚島其下多出珊瑚初在海中色綠而質柔軟上生白子土人以鐵網取之出水便堅有紅黑白三色紅色者堅而密白黑色者鬆

脆不堪用大浪山之東北有暗礁水涸礁出悉是珊瑚之屬猫睛寶石各處不乏小西洋更多琥珀則歐邏巴波羅尼亞有之沿海三千里皆是蓋爲風浪所涌堆積此地土人取爲器物龍涎香黑人國與伯西兒兩海最多嘗有大塊重千餘斤者望之如島然每爲風濤涌泊于岸諸蟲魚獸並喜食之他狀前已具論海水本皆鹽味然亦有不假煎熬自凝爲鹽塊者近忽魯謨斯處有山五色相圓亦純是鹽土人鑿山石鏇以爲器貯食物則不須和鹽蓋其器已是鹽自生鹹味也又有海樹太平海內淺處無草一望如林蔥蒨可愛

海狀

地心最爲重濁水附于地到處就其重心故地形圓而水勢亦圓隔數百里水面便如橋梁遠望者不可見須登桅望之乃見其前或夷或險而海中夷險各處不同惟太平海極淺亘古至今無大風浪大西洋極深深十餘里從大西洋至大明海四十五度以南其風常有定候至四十五度以北風色便錯亂不常其尤異者在大明東南一隅常有異風變亂凌雜倏忽更二十四向海船惟任風而飄風水又各異道如前爲南風水必北行倏轉爲北風而水勢尚未趨南舟莫適從因至摧破至小西洋海潮極高大又極迅急平地頃刻湧數百里海中大船及蛟龍魚鼈之屬常乘潮勢湧入山中不可出歐邏巴新爲蠟利未亞大浪山亦時起風浪甚險急至滿剌加海無風倏起波浪又不全海皆然惟里許一處以次第興後浪將起前浪已息矣海上雖多有風獨利未亞海近爲匿亞之地當赤道下者常苦無風又天氣酷熱船如至此食物俱壞人易生疾海深不得下碇船大不能用櫓海水暗流及潮汛飄泊至淺處壞者多在于此海水味鹹中有火性又勢常激盪故不成冰至北海則半年無日氣候極寒而冰故曰冰海海船爲冰堅所阻直須守至冰解方得去又苦冰山海中冰塊爲風所擊堆疊成山海船觸之定爲粉矣赤道之下則終歲常熱食物水酒至此色味皆變過之即復如常凡海中之色大率都綠惟東西二紅海其色淡紅或云海底珊瑚所映而然亦非本色也又近小西洋一處入夜則海水通明如火西儒嘗親見而異之持器汲起滿器皆火光又滴入掌中光亦瑩然可玩後來漸大消滅

海舶

海舶百種不止約有三等其小者僅容數十人專用以傳信不以載物其舟腹空虛可容自上達下僅留一孔四圍黏水不漏下鎮以石使舟底常就下一遇風濤不習水者盡入舟腹中密閉其孔復塗以瀝青使水不進其操舟者則細縛其身于檣桅任水飄蕩因其腹中空虛永不沉溺船底又有石鎮亦不翻覆俟浪平舟人自解縛運舟萬無一失一日可行千里中者可容數百人自小西洋以達廣東則用此船其大者上下八層最下一層塡以沙石千餘石使船不傾側震蕩全賴此沙石二三層載貨與食用之物海中最艱得水須裝淡水千餘大箭以足千人一年之用他物稱是其上近地平板一層則船內中下人居之或裝細軟切用等物地平板之外則虛其中百步以爲揚帆習武游戲作劇之地前後各建屋四層以爲尊貴者之居中有甬道可通頭尾尾復建水閣以爲納涼之處以俟貴者之游息船兩旁列大銃數十門以備不虞其鐵彈有三十餘斤重者上下前後有風帆十餘道桅之大者長十四丈帆闊八丈水手二三百人將卒銃士三四百人客商數百有舶總管一人是西國貴官國王所命以掌一船之事有賞罰生殺之權又有舶師三人歷師二人舶師專掌候風使帆整理器用吹掌號頭指使夫役探試淺水礁石以定趨避歷師專掌窺測天文晝則測日夜則測星用海圖量取度數以識險易以知道里又有醫官主一船之疾病亦有市肆貿易食物大舶不畏風浪獨畏山礁淺沙又畏火船上火禁極嚴蓋千人之命攸係然其起程但候風色未嘗選擇時日亦未嘗有大失也

海道

儒略輩從歐邏巴各國起程遠近不一水陸各異大都一年之內皆聚于邊海波爾杜瓦爾腹里西波亞都城候西商官舶春發入大洋從福島之北過夏至線在赤道北二十三度半逾赤道而南此處北極已沒南極漸高又過冬至線在赤道南二十三度半越大浪山見南極高三十餘度又逆轉冬至線過黑人國老楞佐島夾界中又踰赤道至小西洋南印度臥亞城在赤道北十六度風有順逆大抵亦一年之內可抵小西洋至此則海中多島道險窄難行矣乃換中舶亦乘春月而行抵則意蘭經榜葛剌海從蘇門答蠟與滿剌加之中又經新加步峽迦北過占城暹邏界閱三年方抵中國廣南廣州府此從西達中國之路也若從東而來自以西把尼亞地中海過巴爾德峽往亞墨利加之界有二道或從墨瓦蠟尼加峽出太平海或從新以西把尼亞界泊舟從陸路出孛露海過馬路古呂宋等島至大明海以達廣州然其艱苦從西而來不由東道西來之路經九萬里也行海晝夜無停有山島可記者則指山島而行至大洋中常萬里無山島則用羅經以審方其審方之法全在海圖量取度數即知海船行至某處離某處若干里瞭如指掌百不失一

職方外紀卷五終

坤輿圖說

南懷仁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坤輿圖說二卷

國朝南懷仁撰懷仁西洋人康熙中官欽天監監正是書上卷自坤輿至人物分十五條皆言地之所生下卷載海外諸國道里山川民風物產分為五大州而終之以西洋七奇圖說大致與艾儒略職方外紀互相出入而亦時有詳略異同案東方朔神異經曰東南大荒之中有樸父焉夫婦並高千里腹圍數（案此下當有腹圍之里數原本脫佚今姑仍之）自輔天初立時使其夫婦導開百川嬾不用意謫之並立東南不飲不食不畏寒暑須黃河清當復使其夫婦導護百川云云此書所載有銅人跨海而立巨舶往來出其胯下者似影附此語而作又神異經曰北方層冰萬里厚百丈有磎鼠在冰下土中焉形如鼠肉重千斤可以作脯食之已熱云云此書記此物全與相合又周密癸辛雜識曰西域有沙海正據要津其水熱如湯不可向近此天之所以限華夷也終古未嘗通中國忽一日有巨獸浮水竄其骨長數十里橫於兩涘如津梁然骨中有髓竅可容並馬於是西域之地始通中國賈往來者每以膏油塗其骨懼其枯朽而折則無復可通故耳云云此書記此事亦全與相合疑其東來以後得見中國古書因依仿而變幻其說不必皆有實跡然核以諸書所記賈舶之所傳聞亦有歷歷不誣者蓋雖有所粉飾而不盡虛構存廣異聞固亦無不可也

坤輿圖說卷上　　指海第十二集

西洋南懷仁撰

坤輿圖說者乃論全地相聯貫合之大端也如地形地震山岳海潮海動江河人物風俗各方生產皆同學西士利瑪竇艾儒略高一志熊三拔諸子通曉天地經緯理者昔經詳論其書如空際格致職方外紀表度說等已行世久矣今撮其簡略多加後賢之新論以發明先賢所未發大地之真理夫地與海本是圓形而合為一球居天球之中誠如雞子黃在青內有謂地為方者乃語其定而不移之性非語其形體也天既包地則彼此相應故天有南北二極地亦有之天分三百六十度地亦同之天中有赤道自赤道而南二十三度半為南道赤道而北二十三度半為北道按中國在赤道之北日行赤道則晝夜平行南道則晝短行北道則晝長故天球有晝夜平圈列於中晝短晝長二圈列於南北以著日行之界地球亦設三圈對於下焉但天包地外為甚大其度廣地處天中為甚小其度狹此其差異者耳查得直行北方者每路二百五十里覺北極出高一度南極入低一度直行南方者每路二百五十里覺北極入低一度南極出高一度則不特審地形果圓而並徵地之每一度廣二百五十里則地之東西南北各一週有九萬里實數也是南北與東西數適相等而不容異也夫地厚二萬八千六百三十六里零百分里之三十六分上下四旁皆生齒所居渾淪一球原無上下蓋在天之內何瞻非天總六合內凡足所佇即為下凡首所向即為上其專以身之所居分上下者未然也且予自大西浮海入中國至晝夜平線已見南北二極皆在平地

畧無高低道轉而南過大浪山已見南極出地三十五度則大浪山與中國上下相爲對待矣而吾彼時只仰天在上未視之在下也故謂地形圓而週圍皆生齒者信然矣以天勢分山海自北而南爲五帶一在晝長晝短二圈之間其地甚熱帶近日輪故也二在北極圈之內三在南極圈之內此二處地居甚冷帶遠日輪故也四在北極晝長二圈之間五在南極晝短二圈之間此二地皆謂之正帶不甚冷熱日輪不遠不近故也又以地勢分輿地爲五大州曰歐邏巴曰利未亞曰亞細亞曰南北亞墨利加曰墨瓦蠟泥加若歐邏巴者南至地中海北至靑地及冰海東至大乃河墨阿的湖大海西至大西洋若利未亞者南至大浪山北至地中海東至西紅海聖老楞佐島西至阿則亞諾海卽此州只以聖土之下微路與亞細亞相聯其餘全爲四海所圍若亞細亞者南至蘇門答喇呂宋等島北至新增白臘及北海東至日本島大淸海西至大乃河墨阿的湖大海西紅海小西洋若亞墨利加者全爲四海所圍南北以微地相聯若瑪熱辣泥加者盡在南方惟見南極出地而北極恒藏焉其界未審何如故未敢訂之惟其北邊與爪哇及瑪熱辣泥峽爲境也其各州之界當以五色別之令其便覽各國繁夥難悉原宜作圓球以其入圖不便不得不易圓爲平反圈爲線耳欲知其形必須相合連東西二海爲一片可也其經緯線本宜每度畫之今且惟每十度爲一方以免雜亂依是可分置各國于其所天下之緯自晝夜平線爲中而起上數至北極下數至南極天下之經自順天府起爲初度至三百六十度復相接焉試如察得福島離中線以上二十八度離順

天府以東二百十五度則安之于所也凡地在中線以上至北極則實爲北方凡在中線以下則實爲南方焉又用緯線以著各極出地幾何蓋地離晝夜平線度數與極出地度數相等但在南方則著南極出地之數在北方則著北極出地之數也假如視京師隔中線以北四十度則知京師北極高四十度也視大浪山隔中線以南三十五度則知大浪山南極高三十五度也凡同緯之地其極出地數同則四季寒暑同態焉若兩處離中線度數相同但一離于南一離于北其四季並晝夜刻數均同惟時相反此之夏爲彼之冬耳其長晝長夜離中線愈遠則其長愈多余爲式以記于圖邊每五度其晝在長何如則東西上下隔中線數一則皆可通用焉用經線以定兩處相離幾何辰也蓋日輪一日作一週則每辰行三十度兩處相離三十度並謂差一辰假如山西太原府列在于三百五十五經度而則意蘭島列于三百二十五經度彼此相去三十度則相差一辰故凡太原爲午則意蘭爲巳其餘倣此焉設差六辰則兩處晝夜相反焉如所離中線度數又同而差南北則兩地人對足底反行假如河南開封府離中線以北三十四度而列在于三百五十七經度又南亞墨利加之內近銀河之地如趙路亞斯等離中線以南三十四度而列于一百七十七經度彼此相去一百八十度卽六辰則彼此相對反足底行矣從此可曉同經線處並同辰而同時見日月蝕焉夫地圖所定各方之經緯度多歷年世愈久而愈準蓋其定法以測驗爲主當其始天下大半諸國地及海島不可更僕前無紀錄之書不知海外之復有此大地否也近今二百年來大西洋諸國

名士航海通遊天下週圍無所不到凡各地依歷學諸法測天以定本地經緯度是以萬國地名輿圖大備如此其六合之地及山川江河湖海島嶼原無名稱凡初歷其地者多以前古聖人之名名之以爲別識而定其道里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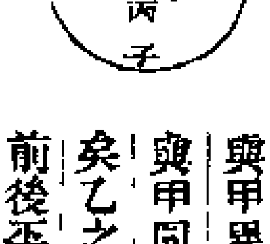
地體之圜

世謂天圓而地方此蓋言其動靜之義方圓之理耳非言其形也今先論東西次論南北以證合地圖之旨

日月諸星雖每日出入地平一遍第天下國土非同時出入蓋東方先見西方後見漸東漸早漸西漸遲

如第一圖午酉子卯爲日天甲乙丙丁爲地球令日輪在午而人居甲卽日正在其天頂得午時人居丙卽得子時日在其天頂衝也東去甲九十度居丁得酉時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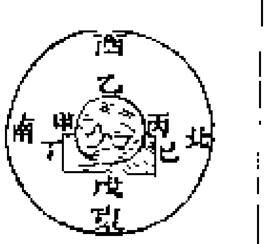
既過其天頂將沒于地則午甲丙子爲其地平也西去九十度居乙卽得卯時日向其天頂方出于地亦午甲丙子爲其地平也依此推算今日輪出地平在卯人居丁得午時居乙得子時矣此何以故地爲圜體故日出于卯因甲高與乙嚬隔日光不照故丁之日中乙之半夜也若地爲方體者如上甲乙丙丁則日出卯凡甲乙丁地百人宜俱得卯日入酉俱得酉不應東西相去二百五十里而差一度又七千五百里而差一時也故明有時差者不能不信地圖也又丁乙



與甲異地卽異天頂卽異日中而又與甲同卯酉卽丁之午前短午後長矣乙之午前長午後短矣獨甲得午前後平耳而今半晝分天下皆同何

也則明有半晝分者不能不信地圓也

自南而北地為圓體亦可推焉如第三圖酉南東北為周天甲乙丙為地之圓球丁戊己為地之方面若人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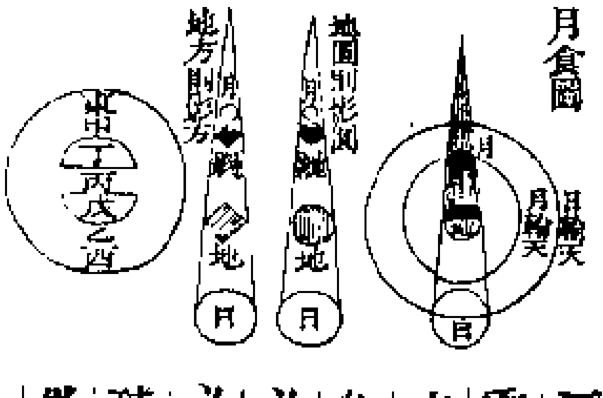


圓球之乙即見在南諸星從乙漸向丙即南諸星漸隱矣漸向甲者反是若人在平面之丁即得俱見南北二極之星其在戊在己亦如南北極諸星何由得漸次隱見乎則地之為圓體固可證矣

地圖

又地周三百六十度每度二百五十里其周圍實獨有九萬里令地為方四面其一面應得二萬二千五百里人居一面地平之上其二萬二千五百里之內亟宜見之乃今目力所及大略能見三百里即于最高山上未有能見四五百里者則地之圓體突起于中能遮兩界故也地水同為一圜球以月食之形可推而明之夫月食之故由大地在日月之間如上圖日不能施照于月故地射影于月而亦成圓形則地為圓可知或言舉大地如圜球則四旁在下國土窪處之海水不知何故得以

月食圖



不傾云云曰物重者各有體之重心此重心者在重體之中地中之心為諸重物各重之本所物之重心悉欲就之凡謂下者必遠于天而就地心凡謂上者必就天而遠于地心而地之圜球懸于空際居中無著常得安然而四方土物皆願降就于地心之本所東降欲就其心而遇

西就者不得不止南陸欲就其心而遇北就者亦不得不止凡物之欲就者皆然故凡相遇之際皆能相衡相逆而凝結于地之中心即不相及者以欲就故亦附離不脫致令大地懸居空際也如上圖丙為地中心甲乙兩分各為之半球甲東降就其心乙西亦降就其心兩半球又各有本體之重心如丁如戊甲東降必欲令本體之重心丁至丙中心然後止乙而降必欲其本體之重心戊至丙中心然後止故兩半球相遇于丙中心甲不令乙得東乙不令甲得西一衝一逆力勢均平遂兩不進亦兩不退而懸居空際安然永奠矣譬一門為二人出入在外者衝欲開之在內者逆欲閉之一衝一逆各力均平門必不動甲乙半球其理同也至四方八面一塵一土莫不皆然地道隤然而下疑職是故耳

地球南北兩極必對天上南北兩極不離天之中

心

夫地之中為諸天之中心從月食之理而明之新法曆書有本論其地球南北兩極正對天上南北兩極而永遠不離者從本極之高度明見之蓋天下萬國從古各有所測本地南北極之高下度于今之所測者不異其不離天極之所以然在萬物變化之功蓋天下各地萬物生長變化之功皆原太陽及諸星循四時之序照臨而成也在各國之地平上下高卑若干因而剛柔燥濕隨之而萬物各得其宜耳今使地之兩極不必其為向天上之兩極而離之或于上下或于左右則是天下萬國必隨之而紛擾動搖將原在乎赤道之北者忽易而為赤道之南赤道之南者忽易而為赤道之北近者變遠遠者變近夏之熱忽變乎冬之寒則四序顛倒生長

變化之功因之大亂而萬物滅絕矣譬乎此則地之南北兩極恒向乎天之兩極亘萬古而不移也夫何惑焉即使地有偶然之變因動而離于極則地亦必自具轉動之能以復歸于本極與元所向天上南北之兩極焉夫地球自具轉動之力與吸鐵石之力無二吸鐵石之力無他即向南北兩極之力也蓋吸鐵石原為地內純土之類故其本性之氣與大地本性之氣無異所謂純土者即四元行之一行並無他行以雜之也夫地上之淺土雜土為日月諸星所照臨以為五穀百果草木萬彙化育之功純土則在地之至深如山之中央如石鐵等礦是也審此則夫地球之全體相為葆合蓋有脈絡以聯貫于其間焉嘗考天下萬國名山及地內五金礦大石深礦其南北陡袤面上明視每層之脈絡未有不從下至上而向南北之兩極者也乙丁等從遠西至中夏歷九萬里而遙縱心流覽凡于瀕海陸袤之高山察其南北面之脈絡大概皆向南北兩極其中則別有脈絡與本地所交地平線之斜角正合本地北極在地平上之斜角五金石礦等地內深洞之脈絡亦然凡此脈絡內多有吸鐵石之氣又嘗考天下萬國與諸書圖五大洲凡名山大川皆互相綿亘至數千萬里之遙自南而北逶迤繞錯其列于地者顯而可見也其內之脈絡蟬聯通貫即何殊乎人身之脈絡骨節縱橫通貫而成其為全體也哉

地震

或問地震何故曰古之論者甚繁或謂地含生氣自為震動或謂地體猶舟浮海中遇風波即動或謂地體亦有剝朽乃剝朽者裂分全體而墜于內空之地當墜落

時無不搖動全體而致聲響者又有謂地內有蛟龍或鼇魚轉奮而致震也凡此無稽之言不足深辯惟取理之至正者而姑論其數端及其性情之自然者如左其一地震者因內所含熱氣所致也蓋地外有太陽恒照內有火氣恒燃則所生熱氣漸多而注射于空隙中是氣愈積愈重不能含納勢必奮怒欲出乃猝不得路則或進或退旋轉鬱勃潰圍破裂而出故致震動且有聲響也正如火藥充實于礟銃內火一燃而衝突奮裂乃必破諸阻礙而發大響也或疑氣似不能動地須知氣之力堅猛莫禦試觀夫風初亦莫非微氣所發積而至于走石拔樹頹屋覆舟夫氣之困鬱于地其奮發必力奮而震搖乎地體理之自然者也何足異哉欲證其所由然則有二端可以明之一震之時率在春秋之月蓋因此二時氣最易生也一震之所必在土理疏燥及多空窟之地以其易容多氣故山崩之處內多洞穴者其震猶更密也若地有空竅向天而可以噓散所蘊之氣者則縱不致震耳又海中之島亦多震者因外圍之海水與內所含之硝礦多致生熱氣熱氣既熾必發震也所以本土之人每多掘井欲其氣透而易散以免地震故也大凡地震之或先或後必久屬亢旱或并多風肆暴而致總之氣之爲烈耳其氣爲烈之故而有三焉其一凡地內之有空洞氣既充盈而又生新氣以增益之勢難並容不勝其鬱勃而奮力求出故致震搖也其二凡地被寒氣侵閼必自收縮乃蹙其內所含熱氣自爲流遁而遂亂相衝擊其地也其三地內所藏熱氣一被外之冷氣侵鬬則必退而斂約斂約愈極其力愈長而質愈稀清愈稀清亦愈欲舒放而得廣所斯乃搖動觸

震地體也夫震之久暫首係氣勢凡氣之厚且多者幾消薄與寡者速散大係地勢凡地之疏鬆者易開竅且硬者雖出因其久爲衝奮或速或斷而復續竟致久動矣其實一動非能久也凡致地震之烈氣積在地內不過數十百丈之深則遇低窪之處如江海山谷等易出而散因而震動不越一郡縣或一山谷之地面止若猛烈之氣藏于地內至數十百里之深則旣難發洩必致四面衝奮尋其所出之路因而震數省之地致數千里之遠也

山岳

先聖論地初受造時甚圓無深淺高卑之殊惟水徧圍其面而已但造物者將居民物于地面則開取淵坎令水歸之致露乾土即以所取之土致成山岳陵阜之類試觀海涯無不倚山陵之足江河多峽于阜嶺之中大約高山多近深谷可以驗其原生之意也然造成後又有變遷蓋諸國典籍所記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古所未有者或新發而始見是乃地震所致或風力或水勢所成也若究其山生之爲者不但飾地之觀豎地之骨直于人物有多益焉蓋或以毓五金或以捍四海或以通溪澤或以茂林叢或以蔽風雪或以臨莅騁或以界封疆或以禦寇盜或以隔飛走之圍或以廣藏修之居無算妙用則造物之原旨以全天寰宇之美而備生民之須耳今摘天下各國有名高山里數開列于左

阨勒齊亞國阨莫山高十三里一百九十二丈

西齊理亞國晝夜噴火之山名阨得納高十三里一百五十六丈

西洋德納里法島必个山高二十一里二百一十四

丈

阨勒齊亞國亞多山高二十四里一百零四丈

意大里亞國呀爾伯山高二十七里一百六十八丈

諾爾物西亞國山高三十里零二十丈

亞墨尼加州伯納黑山高五十五里一百二十丈

莫斯哥未亞國里弗依山高八十三里零七十二丈

亞細亞州高架所山高一百三十一里二百零四丈

海水之動

海水自然之動止有其一即下動也凡外動爲强則非自然可知矣其强動甚多其一外風所發風旣不一動亦不一其二自東而西凡從歐邏巴航海西向而行則順而速東向而行則逆而遲此動非特大海又于地中海可見其所以然從太陽自西而東行以生焉氣說見風其三自北而南凡航海者從北向南必順而速從南而北必逆而遲夏月行北海者常見冰塊之廣大如城如海島曾有見長三百餘里者從北而南流其所以然者北極相近之海大寒比年中多雲雨多冰雪與赤道相近之海大熱每日海水之氣甚多被日蒸發冲上空際蓋南海之勢處卑北海之勢處高故水北而南流也

海之潮汐

潮汐各方不同地中海逆北逆西或悉無之或微而難辨逆南逆東則有而大至于大滄海中則隨處皆可見也第大小速遲長短各處又不同近岸見大離岸愈遠潮愈微矣地中海潮水極微又呂宋國莫路加等處不過長二三尺若其他如大西拂蘭第亞國潮水長至一丈五尺亦有一丈八尺至二丈之處安理亞國隆第諾府現長至三丈其國之他處長至五六丈阿利亞國近

滿直府長至七丈近聖瑪諾府間長至九丈此各方海潮不同之故由海濱地有崖卑直曲之勢海底海內之洞有多寡大小故也況月之照海各方不同則其所成功亦不能同其長退之度或每以三候或長以四候或其長極速即騎馳猶難猝脫則一候倏淹覆四百餘里而又一候倏歸本所又始起長之時亦不同大概每日遲約四刻朔望所長更大嘗推其故而有得于古昔之所論者則以海潮由月輪隨宗動天之運也古今多宗之其正驗有多端一曰潮長與退之異勢多隨月顯隱盈虧之勢蓋月之帶運一晝夜一周天其周可分四分自東方至午自午至酉自酉至子復自子至東而潮一晝夜概發二次卯長午消酉長子消若隨處隨時略有不同是不足爲論別有其所以然也二曰月與日相會相對有近遠之異勢亦使潮之勢或殊假如望時月盈即潮大月漸虧而潮漸小三曰潮之發長每日遲四刻必由于月每日多用四刻以成一週而返原所蓋月之本動從西而東一日約行十三度從宗動天之帶動自東而西必欲一日零四刻方可以補其所逆行之路而全一週也四曰冬時之月多強于夏時之月故冬潮概烈于夏潮五曰凡物屬陰者概以月爲主則海潮既由溼氣之甚無不聽月所主持矣即月所以主持海潮者非惟光也蓋朔會時月之下面無光至與吾對足之地亦無光海當是時猶然發潮不息則知月尚有他能力所謂隱德者乃可通遠而成功矣蓋海水海底多蘊育濃熱之氣大概與硫磺硝等同情力者其氣被月之隱德感動有時潮發有時潮息如瘧疾者雖閉戶靜室中月星照不到然其身之氣仍被月星感動時而瘧發時

而瘧息然

或問海水潮汐向用爲何曰一則以免腐朽之患蓋水不動必朽腐然腐朽之水氣被太陽蒸升變爲濃雲爲風所拂帶至內地多生瘟疾人畜必死一則以淸外聚之垢蓋地土不惡之積由江河而歸于海乃潮長復發吐之也一則以䘏航漂渡之事蓋潮長則從海易就岸潮退則從岸易入海觀此則海潮之益不淺矣造物主豈無意乎　或問海水之鹹曷故曰多由于乾溼二氣之滲證曰凡滋味必從二氣之雜乃乾而甚燥必生鹹如灰溺汗等是也則海旣含多氣或風從外至或日從內生故其水不能不鹹也試用海水濯物必溫和乾燥較諸他水爲濁其沾濡如油何也又含土之乾氣故也又試觀海水或流沙內或被火蒸必甘何也失土氣之大分故也又試取浮薄空器塞口沉于海中其內所浸人之水必甘因水從微孔入少帶土氣故也又從海氣聚結之雨必甘何也氣上時其土之漏多墜失故也觀此多端海水之鹹從土極乾燥之氣而生也明矣雖然太陽之亢炎亦能致鹹驗之海面之水鹹甚于海底者近受日晒之射而底之水日光不及故也又試之夏月海水多鹹于冬月蓋日軌甚近之所使然矣又海底多有鹽脈貫通各處鹽之本性見水即化今海水洞流恒染鹽味此海水之鹹所由來第一根原也另有本論

江河

夫地內多藏積水常見鑿礦者多遇池瀆及速深之淵又隨處掘井者或淺或深無不得水之源又觀乾地屢開竅發水而或成湖澱或淹房屋人物也因知地中非函大積之水定無是事也　又造物者初收水于深淵時遺多分于地內又隨處開闢匿空隱渠以徧通潤澤之脈正如人體內多備脈絡筋骨以運血氣之潤澤也蓋地原本至乾非得水之潤自難凝結又不能養育卉木金石之類濟扶人物之用因知天地造成之初地面即多發泉川江湖以備後用　夫江河溪泉多由于海水證以四端一曰天下江川日日入海而不溢者必有他出若無出而不溢極難解矣二曰江河之洪大者非源于海更無此大源矣蓋地內從氣所變之水萬不足供大江之常流也三曰從古嘗有江湖泉川新出其味如海之鹹其魚亦如海內之形則江河非由于海而何四曰凡近海之地必多泉川愈遠于海者其川亦愈寡矣　又江河雖多從海而出但泉川亦有從氣變生者蓋地中所藏多氣旣不能出外又被圍山之冷攻之困漸變換而滴流致成泉溪之水源試觀最高之山大都有水泉甚甘甚冽然海水或相去甚遠其地或甚低其水又濁且鹹又何能致甘冽乎又觀人屋近于山麓閉其戶牖必多溼而發水何也其內藏之氣易變水也如山穴之內乎又入山中諸洞等旁多滴水成水渚乃溪澗之水源備矣　或問海卑地崇水何能逆本性上流于地面乎曰海水所由之匿空隱渠必曲非直乃水因潮長時強入其內不能復退惟有漸進勢不得不上湧矣況星辰之隱德必招攝海水以滋萬物而土爲極乾又招水以自慰其渴因濟外物之須則水之上流也觀其私性爲逆觀衆物之公性則不爲逆也正如凡遇空時水土必上火氣必下而是上下之動者論各元行之性爲逆論衆物之性不逆是也

天下名河

亞細亞洲

黃河元朝圖史載黃河本東北流歷西番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流過夷境凡二千五百餘里始轉河東又南流至蒲州凡一千八百餘里通計屈曲九千餘里

歐沸辣得河長六千里其流入海口處闊四十八里

安日得河長四千八百里闊約五里深十丈餘分七岔入海及水產金沙

阿被河長七千二百里此河開凍時有大冰如山岳衝擊樹木排至兩岸旁溢一千二百里土人遷移入山避之

印度河長四千里入海口處闊一百六十里

歐邏巴洲

大乃河長二千四百八十里分三岔入墨阿的湖

窩耳加河長一千六百里分七十二流入海

達乃河長四千八百里入大海

多惱河長三千六百里分七岔入海其河有橋長一十一里高十五丈

利未亞州

泥祿河長八千八百里分七流入海產葛爾各第羅蛇及海馬

黑河地內藏其水道至二百四十里遠有餘

北亞墨利加

加納大河海潮入此河至一千六百里流入海口處闊二百四十里

南亞墨利加

聖瑪得勒納河長三千六百里

巴里亞河深十五丈入海口處闊四百四十餘里

雅瑪瑣農江長一萬餘里闊八十四里深不可測入海口處闊三百六十六里其水勢悍急直射海水至三百二十餘里皆甜水其兩岸綿亘有一百三十餘國語言風俗俱不同

氣行

古或以氣無色不屬五外司疑為無有此說大謬可證者有六一曰無氣則天內空矣地何以懸空而得居于中萬物何以得生日月星辰何以得外光或以隱德養育萬生乎蓋物惟聯統庶得相濟相保空虛是所大忌避也二曰禽魚無所賴則不能飛飛者以翼御氣如人用手御水而得浮也三曰風寂時人急趨走則前面若有物觸之者然是非氣而何四曰入向空中揮鞭定有聲響凡彈射皆然夫聲從二物相擊而生若空中非有氣必無他物以生聲矣五曰一室之中而門相對開閉此一門則彼一門亦動又人在室中急行其窗之紙及諸係懸之輕物亦動非由氣而何六曰室中寂靜無風見隙影內塵埃滾滾上下所謂野馬者何也必氣使之然矣數端不足證有氣乎至其變幻莫測則因小大厚感之不倫耳非難明也氣惟實有而為不可無一則以資喘息之功一則以運天光物像及人物聲音之跡一則以存火水等類之性蓋氣一缺則人物之呼吸遂輟而內心火及其生機并滅又上天所射之光形物所發之像諸體所出之聲無所憑據無由至于所當至而資存其所包含內物之體也若言氣無色體可見遂謂之無則彼風聲臭味及鬼神人物之魂諸不屬人目者悉當謂之無乎夫外目所不及者有理之內目可及也

夫氣厚分有上中下三域上域近火近火常熱下域近

水土水土常為太陽所射足以發煖故氣亦煖中域上遠于天下遠于地則冷各域之界由何而分以絕高山為界上為上域風雨所不至氣甚清人物難居下為中域雨雪所結自此以下為下域矣第其冷煖之分處又有厚薄不等若南北二極之下因遠太陽則上下煖處薄中寒處厚若赤道之下因近大陽則上下煖處厚中冷處薄以是知氣域之不齊也

風

夫風之本質乃地所發乾熱之氣有多端可證一試春秋時多風何也是時空際多聚乾熱之氣二曉晨時多風何也日出而升必攝多氣三雪化時多風何也雪內多有乾氣是氣將分別于冷濕故生風四空際忽見火色知彼必有風何也火者乾熱之氣所致也五風愈大而物愈燥何也風之元質乾熱故也由是可知空際之氣雖動時或生風亦能如風之清涼人物然其實與風不同則風之元質多屬乾氣而乾氣中或亦有濕氣參之故春時之風與海上之風多致物朽可以為驗大海中黃道之下恒有東風故船往西行者必宜順風則行而疾如東行則逆風而進蓋太陽從冬至迄夏至輪轉恒行黃道下而其爆熯不絕照于空際正對之氣令之沖上然其故恒隨太陽從東而西則東邊之風氣必從隨之而恒補前氣之缺矣大海之水亦然恒隨太陽從東面而西蓋太陽西行無一息之停以其爆熱恒照而吸西海之水氣令之上沖而或雲霧因面在西之水面比在東之水面恒卑蓋東高西卑則海水從東而西流以補其缺此自然之理也　夫乾熱氣騰上至于中域為冷寒氣所扼既不得上而性輕又不得下則必致橫飛

也又其飛之速遲强弱由于氣之衆寡情濁及其上冲之力與勢也蓋氣之冲上者疾急一值阻拒其退飛亦必速迅由是可知風飛時其前後左右之氣無不動而隨之者是以氣動爲風者亦必有故也或問旋風何曰若上所論乾熱之氣入數雲內復各爆出適相撞結因各隨所向之地互相推逐以成旋輪譬之川水其急流時忽值山石阻遏無由可出卽回而爲旋窩也又燥之諸風凡從廣闊之地歸入陸巷而無路可出必回旋矣是風在平地値物多起在海中值舟多沉　夫風有多利姑舉四端其一拂動近氣令就平和以利呼吸人與諸生緣此以免閉塞之傷蓋近氣無風則積聚不散有傷生命故也其二帶雲成雨以滋內地蓋內地氣微旋生旋滅力不足成雲雨之功惟大海廣受日照猛起濕熱之氣遂蓬勃勃升至中域太陽返照光力不及之際遂乃變熱而涼先結成雲漸散成雨然使無風帶入內地則濕氣所成雲雨復歸初升原處何由利內地之人乎其三燥地所餘潮氣悅生動物並熟諸果其四助舟楫之力以通貨財以利天下是也

雲雨

雲乃濕氣之密且結者也地水之氣被日爆煖冲至空際中域一遇本域之寒卽乘所帶之熱而反元冷之情因漸湊密終結成雲則或薄而稀或厚而密者又由于氣之乾濕清濁相勝之異勢也薄稀者輕浮易爲風所撥散難以成雨是爲枯瘠無益之雲若厚密者多含潤澤故易化雨而益物則雨無他乃施雨之雲耳凡初雨之時必濛濛而細漸而近地則其雨點愈大矣蓋雨落時多細微雨點彼此相沾若下之路遠則相沾之爽多

而加重大故山頂比山根之雨點微小因雲離山頂近離山根遠故也又冬月比夏月雨點微小因冬月天冷時雲離地不遠夏天大暑日雲高離地更遠然雲遠則雨點從上而下一路彼此相沾之多而加重大雲近則路短而相沾之雨點小雨雹時亦然若當時有大風雹子而橫斜下其體更加重大蓋橫斜之路比正直之路更遠路遠則雹子相沾之多間有如彈丸大者若剖而細視之則灼見多小雹子沾于一處由此故也

四元行之序並其形

四元行不雜不亂蓋有次第存乎其間故得其所則安不得其所則强及其强力已盡自復歸于本所焉本所者何土下而水次之火上而氣次之此定序也其故有三一曰重輕重要卑輕要高以分上下重輕又有甚次之別因上之中有下下之中有上以分元行之四水輕于土氣重于火水在土之上氣在火之下然水以重言氣以輕言者較從其衆故也蓋水對一土曰輕對二火氣曰重氣對一火曰重對二水土則曰輕也以是知水必下而不上氣必上而不下矣二曰和情蓋情相和則近相背則遠假如乾冷成土濕冷成水土水以冷情相和故相近濕熱成氣濕冷成水水氣以濕情相和故亦相近乾熱成火濕熱成氣氣火以熱情相和故亦相近若背情之行相反則遠假如水冷而濕火熱而乾二情正背故以相遠問土火以乾情相和而極遠者以土火雖有相和之情重輕大異故權衡于二者之故可以定四行之序矣三曰見試蓋四行之序目前易試也火發爲焱嘗有從下至上尖殺之形西曰火形蓋不能安下而奮力以上必向極高是也氣偶入土水之中不得其安而

欲上行在土爲地震爲山崩在水爲漲爲泡試强一毬至水底忽然突出是也水若騰在氣域必被强而不得安迨强力已盡自復歸于本所如成雨者以太陽蒸地濕爲雲雲稀屬氣故輕而浮雲密屬水故重而墜墜者復其本所也土入水必下至水底而後安夫四元行必圓其理有二一則宇宙之全正爲一球球以天與火氣水土五大體而成天體旣圓則四元行之皆爲形圓也斷然矣一則四行皆在月天之下相切若有他形則火形之上或方或尖而不圓必于月天之下未能相切以致有空闕爲物性所不容矣四行之上旣圓則其下亦然苟下有他形則周乎地者亦不圓矣地旣無不圓則其相連之水與氣亦無不圓可知矣蓋凡物必圓而後能存如方則易散而毀矣以故非特天地與四元行皆圓至於人物肢體及草木果實無不皆圓也卽如滴水而必成珠此固物合以存不欲散而毀也

人物

天以下週圍大地無不有人居焉古者多疑赤道及南北二極下之地皆無人居蓋以其甚暑甚寒故也然航海者每週全地而驗之處處皆有人居足以知舊說之非是矣欲明其然則見于空際格致論中從東而西凡離赤道之南北一般遠之地則人物大同小異若其離赤道近遠大不同之地則人物亦隨之而大不同矣蓋天下變化之功大概從日月五星自東而西周天之運動而生其四元行之情如冷熱乾濕隨之而變然日月五星皆依黃道而行而黃道之半分在于赤道也普天之下人所公同者卽靈性也其五倫規矩之繁簡法度之疏密禮貌之華樸雖有不同終無出于理外者蓋所

同者其性而其所不同者則面貌及聲音也蓋凡物傳類者如禽獸等容貌多相同獨人不然人各一貌皆可識別不但天下之廣如此即一國一方一家皆如此容貌聲音無二人全同者此其中有主宰天下者之大意存焉蓋憑面貌以判彼此彝倫所係齊治攸關原非細故假使人面皆同必至夫婦各不相識父子皆不能辨人各肆志任情姦宄叢生無所不至雖欲治得乎彼禽獸大率同類相似者豈非以其無彝倫齊治關係故哉面貌異矣又復別以聲音蓋以人目異等又或夜遇無從識認更有此以證佐之也云爾

坤輿圖說卷上終

坤輿圖說卷下

亞細亞州

亞細亞天下一大州人類肇生聖賢首出其界南至蘇門答喇呂宋等島北至新增白臘及北海東至日本島大清海西至大乃河墨阿的湖大海西紅海小西洋國土不啻百餘大者首推中國此外曰韃而靼曰回回曰印第亞曰莫卧爾曰百兒西亞曰度兒格曰如德亞俱此州巨邦海中有大島曰則意蘭曰蘇門答喇曰爪哇曰渤泥曰呂宋曰木路各莫有地中海諸島亦屬此州界內中國則居其東南自古帝王聖哲聲名文物禮樂衣冠遠近所宗山川土俗物產朝貢諸國詳載省志諸書不贅西北有回回諸國人多嘗武亦有好學好禮者初宗馬哈默之教諸國多同後各立門戶互相排擊地產牛羊馬畜極多因不喫豕諸國無豕莫卧爾印度有五惟南印度仍其舊餘四印度皆為莫卧爾所併其國甚廣分十四道象三千餘嘗攻西印度其王統兵五十萬馬十五萬象二百每象負一木臺容人二十載銃千門大者四門每門駕牛二百盛載金銀五十巨甕以犒不勝盡為莫卧爾王所獲東印度有大河名安日謂經此水浴作罪悉得消除五印度人咸往沐浴東近滿喇加國各人奉四元行之一死後各用本行葬其屍奉土者入土奉水火者投水火奉氣者懸尸於空中最西有名邦曰如德亞其國史書載上古事蹟極詳自初生人類至今六千餘年世代相傳及分散時候萬事萬物造作原始悉記無訛因造物主降生是邦故人稱為聖土春秋時有二聖王父達味德子撒喇滿造一天主堂皆金玉砌成飾以珍寶窮極美麗費以三十萬萬王德盛

智高聲聞最遠中國謂西方有聖人疑即指此古名大秦唐貞觀中曾以經像來賓有景教流行碑刻可考如德亞之西有國名達馬斯谷產絲絹緞罽顏料極佳城不用磚石是一活樹糾結者厚無隙高峻不可攀登天下所未有

印第亞

印第亞即天竺五印度在印度河左右人面紫色善百工技巧無筆札以錐畫樹葉為書國王例不世及以姊妹子為嗣親子給祿自膳男不衣衣以尺布掩臍下女以布纏首至足其俗士農工賈各世其業最貴曰婆羅門次曰乃勒奉佛多設齋醮今沿海諸國率奉天主正教其地有加得山中分南北南半山川氣候鳥獸魚蟲草木各極詭異立夏至秋分無日不雨反是則酷暑難堪惟有涼風解之自巳至申從海西來自亥至寅從陸東東草木異常者難屈指所產木造舟極堅不破壞多生椰樹幹可造舟車葉可覆屋實能療饑漿止渴可為酒醋為油為飴糖可削為釘殼盛飲饌索綯有二奇木一名陰樹花形如茉莉晝不開夜始放晨盡落國人好卧於下花覆滿身一木不花而實不可食枝飄揚下垂附地生根著枉歲久結成巨林無異屋宇有容千人者樹中近原幹處以供佛名菩薩樹有巨鳥吻能解百毒一物直金錢五十象異他種能識人言或命貿物至某處往輒不爽他國象遇之則蹲伏有獸名獨角能解毒此地多毒蛇蛇飲泉水染毒人獸飲之必死百獸雖渴不敢飲俟此獸來以角攪其水毒遂解百獸始競飲又有獸形如牛大如象生兩角一在鼻上一在頂背皮甲甚堅交接處如鎧甲頭大尾短居水中可數十日從小

豢之亦可馭百獸俱懾伏値象與馬必逐殺之骨肉皮角牙糞皆爲藥西洋貴重之其猫有肉翅能飛蝙蝠大如猫地勢三角形末鋭處闊不百步東西氣候各極相反此晴則彼雨此寒則彼熱此風濤蔽天彼穩如平地海舶乘順風過者至鋭處行如拔山比南印度尤異

百兒西亞

印度河西有大國曰百兒西亞幅幀甚廣都城百二十門乘馬疾馳一日未能周有一苑囿造於空際下以石柱擎之上承土石樹臺池沼草木鳥獸畢具大踰一邑國王嘗建一臺以所殺敵人頭累之凡五萬國主好獵一圍獲鹿三萬聚其角爲臺今尚存東近撒馬兒罕界一塔以黃金鑄成上頂一金剛石如胡桃光夜照十五里江河極大有一河發水水所及處生各種名花百兒西亞西北諸國皆爲度兒格所併內有國亞喇比亞土產金銀多寶石地在二海中氣候常和一歲再熟有樹如橡栗夜露墜其上即凝爲蜜晨取食極甘美產百物俱豐古鄭福土其地有沙海廣二千餘里沙乘大風如浪行旅過此偶爲沙浪所壓倏忽成邱山凡欲渡者以羅經定方向測道里備糧糗及兼旬之水乘駱駝駝行甚疾日馳四五百里又耐渴一飲可度五六日其腹容水甚多客或乏水則剖駝飲其腹中水度兒格之西北納多理亞國有山多瑣石國人往鑿之至一石穴見石人無算皆昔時避亂之民穴居於此死後爲寒氣所凝漸化爲石又有地名際剌產異羊羊毧輕細雨中衣之不沾濡漬以油毫不污染有山生草木皆香過之香氣馥郁襲人衣裾

韃而靼

中國之北迤西一帶直抵歐羅巴東界俱名韃而靼江河絶少平土多沙大半皆山大者曰意貌中分亞細亞之南北其北皆韃而靼種氣候極寒冬月無雨入夏微寒僅濕土人性好勇以病死爲辱少城郭居室駕屋於車以便遷徙產牛羊駱駝嗜馬肉以馬頭爲絶品貴者方得啖之道行饑渴即刺所乘馬瀝血而飲嗜酒以一醉爲榮國俗大都如此更有殊異不倫夜行晝伏身蒙鹿皮喜食蛇蟻蜘蛛者有人身羊足氣候極寒夏月層冰二尺有長人善躍一躍三丈履水如行陸迤西舊有女國曰亞瑪作搦最驍勇善戰嘗破一名都曰厄弗俗其地建一神祠宏麗奇巧非思議所及國俗惟春月容男子一至其地生子男輒殺之今爲他國所併存其名耳又有地曰得白得不以金銀爲幣止用珊瑚至大剛國惟屑樹皮爲錢印王號其上當幣其俗國王死往葬逢人輒殺謬謂死者可事其主

則意蘭

印第亞之南有則意蘭島人自幼以環墜耳漸垂至肩而止海中多珍珠江河生猫睛昔泥紅金剛石等山林多桂皮香木亦產水晶嘗琢成棺斂死者相傳爲中國人所居今房屋殿宇亦頗相類西有小島總名馬兒地襪不下數千悉爲人所居海中生一椰樹其實甚小可療諸病

蘇門荅喇

蘇門荅喇島至濕熱人至其地者多病君長不一產金甚多及產銅鐵錫諸色染料有大山油泉可取爲油多沈香龍腦金銀香椒桂人強武恒與敵國相攻殺多海獸海魚時登岸傷人其東北滿喇加國地不甚廣爲海

商輻輳正在赤道下春秋二分氣候極熱賴無日不雨故可居產象及胡椒佳果木終歲不絶人良善不事生業或彈琵琶閒游

爪哇

爪哇大小有二俱在蘇門荅喇東南海島各有主多象無馬騾產香料蘇木象牙不用錢以胡椒及布爲貨幣人姦宄兇急好作魘魅妖術諸國每治兵爭白象白象所在即爲盟主

渤泥

渤泥島在赤道下出片腦極佳然火沈水中火不滅直焚至盡有獸名把雜爾似羊鹿其腹內生一石能療百病極貴重至百換國王藉以爲利

呂宋

廣州之東南爲呂宋其地產鷹鷹王飛則衆鷹從之或得禽獸俟鷹王先取其睛然後羣鷹方啖其肉又有一樹百獸不得近一過其下即斃矣

木路各

呂宋之南有木路各無五穀出沙谷米是一木磨粉而成產丁香胡椒二樹天下所無惟本處折枝插地即活性最熱袪濕氣與水酒同貯即吸乾樹旁不生草土人欲除草折其枝插地草即立槁又產異羊牝牡皆有乳有大龜一殼可容一人或用爲盾以禦敵

日本

日本乃海內一大島長三千二百里寬不過六百里今有六十六州各有國主俗尚強力雖有總王權常在強臣其民多習武少習文土產銀鐵好漆其王生子年三十以上以王讓之其國大抵不重寶石只重金銀及古

窑器

阿爾毋斯

阿爾毋斯其地悉是鹽及硫磺草木不生鳥獸絕迹人著皮履過雨過履底一日輒敗多地震氣候極熱須坐臥水中沒至口方解絕無淡水勺水皆從海外載至因居三大州之中富商大賈多聚此地百貨駢集人烟輻輳凡海內珍奇難致之物輒往取之

地中海諸島

亞細亞之地中海有島百千其大者曰哥阿島昔國人盡患疫有名醫依卜加得不用藥療令城內外遍舉大火燒一晝夜火息病愈蓋疫為邪氣所侵火氣猛烈能滌諸邪邪盡疾愈乃至理一曰羅得島天氣常清明終歲見日嘗鑄一鉅銅人高三十丈海中築兩臺盛其足風帆直過跨下一指可容一人直立掌托銅盤夜燃火以照行海鑄十二年乃成後地震而頹運其銅以九百駱駝往載一曰祭波里島物產極豐每歲國賦至百萬葡萄酒極美可度八十年出火浣布燦石而成非他物也

歐邏巴州

天下第二大州名曰歐邏巴南至地中海北至青地及冰海東至大乃河墨阿的湖大海西至大西洋共七十餘國其大者曰以西把尼亞曰拂郎察曰意大里亞曰熱爾瑪尼亞曰拂蘭地亞曰波羅尼亞曰翁加里亞曰大泥亞曰雪際亞曰諾勿惹亞曰厄勒祭亞曰莫斯哥未亞其地中海有甘的亞諸島西海有意而蘭大諳厄利亞諸島凡大小諸國自國王以及庶民皆奉天主聖教纖毫異學不容竄入國王互為婚姻世相和好財用

百物有無相通不私封殖其婚娶男子大約三十女子至二十外臨時議婚不預聘通國皆一夫一婦無有二色者土多肥饒產五穀以麥為重果實更繁出五金以金銀銅鑄錢為幣衣服蠶絲者有天鵝絨織金緞之屬羊羢者有毯罽鎖哈喇之屬又有利諾草為布細而堅輕而滑敝可搗為紙極堅靭君臣冠服各有差等相見以免冠為禮男子二十已上概衣青色兵士勿論女人以金寶為飾服御雜綺佩帶諸香至四十及未四十而寡者即屏去衣素衣酒以葡萄釀成不雜他物可積至數十年酒油之類味美者曰阿利襪是樹頭果熟後全為油國俗多酒食然不勸酒偶犯一醉終身以為辱飲食用金銀玻璃及磁器其屋有三等最上者純以石砌其次磚為牆柱木為棟梁其下土為牆木為梁柱石屋磚屋築基最深上累六七層高至十餘丈瓦或用鉛或輕石板或陶瓦磚石屋歷千年不壞牆厚而實冬不寒夏不溽其工作製造備極精巧其駕車國王用八馬大臣六馬其次四馬或二馬乘載騾馬驢互用戰馬皆用壯騸過則弱不堪戰矣諸國皆尚文學國王廣設學校一國一郡有大學中學一邑一鄉有小學小學選學行之士為師中學大學又選學行最優之士為師生徒多者至數萬人其小學曰文科有四種一古賢明訓一各國史書一各種詩文一文章議論學者自七八歲學至十七八學成本學師儒試之優者進於中學曰理科有三家初年學辯是非之法二年學察性理之道三年學察性理以上之學學成本學師儒又試之優者進於大學乃分為四科聽人自擇一曰道科主興教化一曰教科主守教法一曰治科主習政事一曰醫科主療疾病

皆學數年而後成學成師儒又嚴考閱之一師問難畢又輪一師一人遍應諸師之問如是取中便許任事學道者專務化民不與國事治民者秩滿後國王遣官察其政績廉得其實以告於王而黜陟之凡四科官祿入皆厚養廉有餘尚能推惠貧乏絕無交賄行賂等情諸國所讀之書皆古聖賢撰著一以天主經典為宗即後賢有作必合大道益人心乃許流傳設檢書官經看詳定方准刊行毋容一字蠱人心壞風俗者諸國奉天主教皆愛天主萬物之上及愛人如己故國人俱喜施捨千餘年來未有因貧鬻子女者未有饑餓轉溝壑者在處皆有貧院專養一方鰥寡孤獨及殘疾之人又有幼院專育小兒凡貧者無力養贍送至院院牆穴設有轉盤內外不相見扣牆則院中人轉兒入異日父母復欲收養按所入之年月便得其子又有病院大城多至數十所有中下院處中下人有大人院處貴人凡貴人若羈旅若使客偶患疾病則入此院倍美於常屋所需藥物悉有主者掌之預備名醫診視復有衣衾帷幔調護看守之人病愈而去貧者量給資斧此乃國王大家所立或城中併力而成月輪一大貴人總領其事各城邑遇豐年多積米麥饑歲以常價糶之人遇道中遺物或獸畜之類必覓其主還之弗得主則置之公所聽失者來取如符合即送復國中有天理堂選盛德宏才無求於世者主之凡國家大舉動大征伐必先質問合天理否以為可然後行諸國賦稅不過十分之一民皆自輸無徵比催科之法詞訟極簡小事里中和解大事乃聞官官設三堂先訴第三堂不服告第二堂又不服告第一堂終不服上之國堂經此堂判後人無不聽理凡官

府判事不先事加刑必俟事明罪定招認允服然後刑
之吏胥餘屬亦出於詞訟但因事大小多寡立有定例
刊布署前不能多取故官無恃勢刻奪吏胥無舞文詐
害封內絕無戰鬬其有邪教異國恃强侵侮不可德馴
本國除常設兵政外復有世族英賢智勇兼備者數千
人結爲義會以保國護民初入會時試果不憚諸艱方
始聽入遇警則鳩集成師一可當十必能滅寇成功

以西把尼亞

歐邏巴之極西曰以西把尼亞周一萬二千五百里世
稱天下萬國相連一處者中國爲冠若分散於他域者
以西把尼亞爲冠其地三面環海一面臨山產駿馬五
金絲紬絨白糖國人好學有共學二所遠近學者聚
焉國中有二大名城一曰色未利亞近地中海爲亞墨
利加諸船所聚金銀如土奇物無數多阿利襪果有一
林長五百里者一名多勒多城在山巔運水甚艱巧者
製一水器盤水至城不藉人力其器晝夜自能轉動又
有渾天象其大如屋人入其中見各重天之運動其度
數皆與天合境內有河曰寡第亞納伏流地中百餘里
穹窿若橋梁其上爲牧場畜牛羊無算國中天主堂雖
多有一創建極美在多勒多城金寶祭器數千有精巧
銀殿高丈餘闊丈許內復有小金殿高數尺其工費又
多於本殿金銀之數近來國王又造一大堂高大奇巧
無比修道之士環居內有三十六祭臺中臺左右有編
簫二座中各有三十二層每層百管管各一音合三千
餘管凡風雨波濤謳吟戰鬬與百鳥之聲皆可模倣以
西把尼亞屬國大者二十餘中下共百餘本國之西有
波爾杜瓦國都城有得若大河入海四方商船皆聚彼

歐邏巴總會之地產果實絲棉極美水族亦繁出葡萄
酒最佳過海至中國不壞國中共學二所其講學名賢
經國王所聘雖已解講亦終身給祿歐邏巴高士多出
此學又有一地界兩河周圍七百里天主堂一千四百
八十所水泉二萬五千石橋二百通海大市六處隨處
立有仁會遍恤孤寡瘋獨國王復遣官專撫孤子歐邏
巴初通海道周經利未亞過大浪山抵小西洋至中國
貿易者從此國始

拂郎察

以西把尼亞東北爲拂郎察周一萬一千二百里分十
六道屬國五十都城名把理斯設一共學生徒常四萬
餘併他方學共七所又設社院以教貧士一切供億皆
王主之中古一類斯聖王惡回回佔如德亞地興兵伐
之始製大銃其國在歐邏巴內回回遂稱西土人爲弗
郎機銃亦沿此名是國之王天主特寵自古迄今皆賜
一神能以手撫人瘰癧應手而愈每歲一日療人先期
齋戒三日凡患此疾者預集天主殿中國王舉手撫之
祝曰王者撫汝天主救汝撫百人百人愈撫千人千人
愈其神異如此國王元子別有土地供祿食他國不爾
也國土膏腴物力豐富居民安逸有山出石藍色質脆
可鋸爲板當瓦覆屋國人性情溫爽禮貌周全尚文好
學

意大理亞

拂郎察東南爲意大理亞周圍一萬五千里三面環地
中海一面臨高山地產豐厚物力十全四遠之人輻輳
於此舊有一千一百六十六郡最大者曰羅瑪古爲總
王之都歐邏巴諸國皆臣服焉城周一百五十里地有

大渠穿出城外百里以入於海四方商舶悉輸珍寶駢
集是渠教王居於此以代天主在世主教皆不婚娶永
無世及但憑盛德輔弼大臣公推其一而立焉列國之
王雖非其臣咸致敬盡禮稱爲聖父神師認爲代天主
教之君也凡有大事莫決必請命焉其左右簡列國才
全德備或即王侯至戚五六十人分領教事羅瑪城奇
觀甚多宰輔家有一名苑中造流觴曲水機巧異常有
銅鑄各類禽鳥遇機一發自能鼓翼而鳴各具本類之
聲有一編簫但置水中機動則鳴其音甚妙又有高大
渾全石柱外周鏤古王形像故事燦然可觀內則空虛
可容數人登臍上下如塔然聖伯多祿殿用精石製造
花素奇巧可容五六萬人殿高處視在下人如孩童城
中有大山曰瑪山人烟稠密苦無泉造一高梁長六十
里梁上立溝接遠山之水如通流河有水泉其味與乳
無異西北爲勿搦祭亞無國王世家共推一有功德者
爲主城建海中有一種木爲樁入水千年不朽其上鋪
石造屋備極精美城內街衢俱是海兩傍可通陸行城
中有艘二萬又有橋梁極闊上列三街俱有民居不異
城市其高可下度風帆國中精於造舟頃庀物料一舟
指顧可成造玻璃極佳甲於天下有勿里諾湖在山巔
從石峽瀉下聲如迅雷聞五十里日光耀之恍惚皆虹
霓狀又有沸泉溫泉沸泉常沸高丈餘不可染指投畜
物於內頃刻便糜爛溫泉女子或浴或飲不生育者生
育育者多乳所產鐵鑛掘盡踰二十五年復生在本土
任加火力終不鎔之他所則鎔其南爲納波里地極豐
厚有火山晝夜出火爆石彈射他方至百里外後移一
聖人遺蛻至本國其害遂息又地名哥生濟亞有兩河

一河濯髮則黃濯絲則白一河濯絲髮皆黑外有博樂業城昔二大家爭爲奇事一家造一方塔高出雲表以爲無可踰一家亦建一塔與前塔齊第彼塔直聳此則斜倚若傾今歷數百年未壞直聳者反將頹又有城名把都亞中有公堂縱二百步橫六十步上爲樓鉛瓦中間無一柱又把兒瑪一堂廣可馳馬亦無一柱惟以梁如人字相倚尋丈至盈尺皆然上壓愈重下挺持愈堅從納波里至左里城石山相隔國人穴山通道長四五里廣容兩車對視如明星又有地出火四周皆小山山洞甚多入內可療病各主一疾如欲汗者入某洞則汗至欲除濕者入某洞則濕去意大里亞名島有三一西齊里亞地極富庶亦有大山噴火山四周多草木積雪不消常成晶石沸泉如醋物入便黑國人最慧善談論最精天文造日晷法自此地始有巧工德大祿者造百鳥能飛即微如蠅蟲亦能飛更有天文師名亞而幾墨得者有三絕昔敵國駕數百艘臨其島彼則鑄一巨鏡映日注射敵艘光照火發數百艘一時燒盡又其王命造一極大舶舶成將下海雖傾一國之力用牛馬駱駝千萬莫能運幾墨得營運巧法第一舉手舟如山岳轉動須臾下海又造一自動渾天儀十二重層層相間七政各有本動凡日月五星列宿運行遲疾與天無二以玻璃爲之重重可透視傍近有瑪兒島不生毒物蛇蝎等皆不螫人毒物自外至輒死一哥而西加有三十三城產犬能戰一犬可當一騎其國布陣一騎間一犬反有騎不如犬者又近熱奴亞一鷄島滿島皆鷄自生自育絕非野雉之屬

熱爾瑪尼亞

拂郎察東北有國曰熱爾瑪尼亞國王不世及乃七大屬國之君所共推者或用本國臣或用列國君須請命教王立之國中設共學十九所冬月極冷善造煖室微火溫之遂煖土人散處各國爲兵極忠實至死不貳各國護衛宮城或從征他國皆選此國人充之工作精巧制器匪夷所思能於戒指內納一自鳴鐘多水澤冰堅後用一種木屐兩足躡之一足立冰上一足從後蹙乘滑勢一激數丈其行甚速手中尚不廢常業又有法蘭哥地人最質直易信行旅過者輒詈之宿或不答則大喜延入其酒食謂此人已經嘗試可信託也多葡萄善造酒但沽與他方過客土人滴酒不入口即他國載酒至不容入境其屬國名波夜米亞者地生金掘井恒得金塊有重十餘斤河底常有金如豆粒有羅得林日亞國最侈汰其王一延客堂四周皆列珊瑚琥珀交錯嵌一房隨有一大銃製作極巧二刻則連發四十次

拂蘭地亞

亞勒馬尼亞西南爲拂蘭地亞地不甚廣人居稠密有大城二百八十小城六千三百六十八共學三所一學分二十餘院人樂易溫良好談論婦人貿易無異男子其性貞潔能手作錯金絨不煩機杼布最輕細皆出此地

波羅泥亞

亞勒瑪泥亞東北曰波羅泥亞地豐厚多平衍皆蜜林採之不盡產鹽味極厚光如晶其人美秀和樸禮賓篤備絕無盜賊國王不傳子嗣大臣擇立賢君世守國法不變分毫亦有立子者須王在位時預擬非預擬不得立國中分爲四區區居三月一年而遍地甚冷冬月海

凍行旅於氷上歷幾晝夜望星而行其屬國波多理亞地易發生種一歲有三歲之穫草萃三日便長五六尺海濱出琥珀是海底脂膏從石隙流出初如油天熱浮海面見風始凝天寒出隙便凝每爲大風衝至海濱

翁加里亞

翁加里亞在波羅泥亞南物產極豐牛羊可供歐邏巴一州之用有四水甚奇其一從地中噴出即凝爲石其一冬月常流至夏反合爲冰其一以鐵投之便如泥再鎔又成精銅其一水色沉綠味則便成綠石永不化

大泥亞諸國

歐邏巴西北有四大國曰大泥亞曰諾而勿惹亞曰雪際亞曰鄂底亞與熱爾瑪泥亞相隔一海套道阻難通其南夏至日長六十九刻其中長八十二刻其北夏至日輪橫行地面半年爲一晝夜地多山林產獸及海魚極大其大泥亞國沿海產鼓麥牛羊最多牛輸往他國歲常五萬海中魚截水面舟爲魚湧輒不能行不藉網罟隨手取之不盡本國一世家名第谷建一臺於高山絕頂以窮天象究心三十餘年毫黍不爽所制窺天之器窮極要渺今爲西土歷法之宗其諾而勿惹亞寡五穀山林多材木鳥獸海多魚鱉人性馴厚喜接遠方賓旅昔時過客倘居者不索物價今稍需飲饌足其地絕無盜賊雪際亞地分七道屬國十二歐邏巴北稱第一富庶多五穀五金財貨百物貿易不以金銀以物相抵人好勇亦善遇遠方人鄂底亞在雪際亞之南亦繁庶

厄勒祭亞

厄勒祭亞在歐邏巴極南地分四道凡禮樂法度文字典籍皆爲西土之宗至今古經尚循其文字所出聖賢

及博物窮理者後先接踵今為回回擾亂漸不如前其人喜啖水族不嘗肉味亦嗜美酒東北有羅馬泥亞國都城周裹三層生齒極衆城外居民縣亘二百五十里一聖女殿門闢三百六十以象周天附近有高山名阿零海山頂終歲清明無風雨有河水一名亞施亞白羊飲之變黑一名亞馬諾黑羊飲之變白有二島一為厄歐白亞海潮一日七次一為哥而府圍六百里出酒與油蜜極美遍島皆橘柚香櫞之屬更無別樹天氣清和野鳥不至

莫斯哥未亞

亞細亞西北盡境有大國曰莫斯哥未亞東西萬五千里南北八千里中分十六道有窩兒加河最大支河八十皆為尾閭以七十餘口入北高海兵力甚强日事吞併其地夜長晝短冬至日止二時氣候極寒雪下堅凝行於冰車度雪中馬疾如飛室宇多用火温行旅為嚴寒所侵血脈皆凍如凝入温室耳鼻輒墮每自外來者先以水浸其軀俟僵體漸甦方可入温室八月至四月皆衣皮裘多獸皮如狐貉貂鼠之屬一裘或至千金者熊皮為臥褥永絕蟣虱產皮處用以充賦稅國多盜畜猛犬噬之晝至弃中夜聞鐘聲始放入厩匿影閉戶矣今亦稍信天主真教其王常手持十字俗最譎凡貿易須假托外邦商賈乃取信國人若言本土則適其詐有大鐘搖非三十人不能惟國王即位及誕日鳴之所造大銃長三丈七尺用藥二石內容二人掃除又有蜜林其樹悉為蜂房國人各界其樹為恒產

地中海諸島

地中海有島有千其大者曰甘的亞周二千三百里古

王造一苑囿路徑交錯一入不能出游者以物識地然後可入生一草名阿力満能療饑地中海風浪至冬極大難行有鳥名亞爾爵虐作巢於水次一歲一乳自卵至雛不過半月此半月海必平靜無風波商舶待之以渡海

西北海諸島

歐邏巴西海迤北一帶至冰海海島極大曰諳厄利亞曰意而蘭大其外小島不下千百意而蘭大氣候極和夏熱不擇陰冬寒不需火產獸畜最多絕無毒物有一湖插木於內入土一段化成鐵水中一段化成石出水面方為原木傍一小島島中一地洞常出怪異之形諳厄利亞氣候融和地方廣大分三道共學二所共三十院有怪石能阻聲長七丈高二丈隔石發大銃不聞名蘇石有湖長百五十里廣五十里中容三十小島有三奇事一奇魚味甚佳皆無鱗翅二奇天靜無風倏起大浪舟楫遇之無不破三奇一小島無根因風移動人弗敢居草木極茂孳息牛羊豕類極多近有一地死者不殮移尸於山千歲不朽子孫亦能認識地無鼠有從海舟來者至此遂死又有三湖細流相通其魚不相往來此水魚誤入彼水輒死傍有海窖潮盛時吸其水永不盈潮退噴水如山高悞吸水時人立其側衣沾未即隨水吸入窖中如不沾衣雖近立亦無害迤北一帶海島極多至冬夜長行路工作皆以燈產貂類甚繁皆以為衣又有人長大多方遍體生毛牛羊鹿最衆犬最猛烈可殺虎過獅亦不避冬月海冰為風所擊湧積如山山多鳥獸水多魚鼈以魚肉為糧或磨成麫油燃燈骨造舟車屋室皮可作船遇風不沈不破陸走負之而行海

風其猛拔樹折屋攝人物於他所又有小島其人飲酒不醉年壽最長近諳厄利亞國為格落蘭得其地多火以磚石障之仍可居或宛轉作溝通火火焰所至便置釜甑熟物不須薪火亦終古不滅

利未亞州

天下第三大州曰利未亞南至大浪山北至地中海東至西紅海聖老楞佐島西至阿則亞諾海大小共百餘國其地中多曠野野獸最盛有極堅好文彩之木能入水土千年不朽迤北近海諸國最豐饒五穀一歲再熟每種一斗可收十石穀熟時外國百鳥皆至其地避寒就食涉冬始歸故秋末冬初近海諸地獵取禽鳥無算產葡萄樹極高大生實繁衍他國所無地既曠野人或無常居每種一熟即移徙他處野地皆產異獸因其處水泉絕少水之所豬百獸聚焉復異類相合輒產奇形怪狀之獸有鳥名亞既剌乃百鳥之王羽毛黃黑色高二三尺首有冠鉤喙如鷹隼飛極高巢於峻山石穴生子令視日目不瞬者乃留養最長久老者脫毛復生新羽性鷙猛能攫羊鹿百鳥食之肉經宿則不食有險者尋其巢取其餘肉可供終歲蓄蛇能生其子其性有知覺則知先尋一種石攢巢邊蛇毒遂解有山狸似麝臍後一肉囊香滿其中輒病向石上剔出始安香如蘇合油而黑能療耳病又產異羊甚鉅一尾便數十斤味最美毒蛇能殺人土人能制蛇者蛇至其前自能驅逐此等人世世子孫皆然尊貴人行路必覓此人相隨其地馬善走又猛能與虎鬭界內名山亞大辣者在西北此山最高凡風雨露雷皆在半山山頂終古晴明視日星倍大國人呼為天柱此方人夜臥無夢甚奇有月山

極險峻不可踰者有獅山在西南境其上頻興雷電轟擊不絕不敢登者比在河中間有銀礦甚多取之不盡其在西南海曰大浪山海風迅急浪極大商船至此不能過則退歸西洋彼船率在此處過之則大喜可望登岸此山而東皆有暗礁全是珊瑚高者利若鋒刃海船最畏避凡利未亞之國著者曰厄日多曰馬邏可曰弗撒曰亞費利加曰奴米第亞曰亞毘心域曰莫訥木大彼亞曰西爾得散處者曰井巴島曰聖多默島意勒納島聖老楞佐島

厄日多

利未亞東北有大國曰厄日多自古有名極稱富厚中古時曾大豐七年繼即大歉七載天主教中前知聖人倫瑟者預令國人盡國中之財悉用積穀至荒時不惟救本國饑四方來糴財貨盡輸入其國故富厚無比今五穀極饒畜產最多他方百果草木移至此地茂盛倍常其地千萬年無雨亦無雲氣國中有大河名曰泥琭河河水每年一發自五月始以漸而長土人視水漲多少以為豐歉之候大率最大不過二丈一尺最小不過一丈五尺至一丈五尺則歉收二丈一尺則大有年凡水漲無過四十日其水中有膏腴水所極處膏腴即著土中又不泥濘故地極腴饒百穀草木俱暢茂當水盛時城郭多被淹沒國人於水未發前預杜門戶移家於舟以避之去河遠處水亦不至昔國王求救旱澇得智巧士亞爾幾墨得作一水器以時注洩便利無比即今龍尾車也國人極有機智好攻格物窮理之學文精天文因其地不雨併無雲霧日月星辰晝夜明朗故其考驗益精他國不如前好為淫祀繼有聖徒到彼化誨遂

出聖賢甚多其國女人恒一乳生三四子天下騾不孳生惟此地騾能傳種國王嘗鑿數石臺非以石砌是掘大石如陵阜者銳削成下趾闊三百二十四步高二百七十五級級高四尺登臺頂極力遠射不能越臺趾有城曰該祿是古大國都城名聞西土其城有百門門高百尺皆用本處一種脂膏砌石成之堅緻無比街衢行三日始遍五百年前最為强盛善用象戰鄰國大小皆畏服屬國甚多今其國已廢城亦為大水衝擊齧其下土因而傾倒然此城雖不如舊尚有街長三十里悉為市肆行旅喧塡百貨具集城中常有駱駝二三萬

馬邏可　弗撒　亞非利加　奴米第亞

近地中海一帶為馬邏可與弗撒國馬邏可地分七道出獸皮羊皮極珍美蜜最多國人以蜜為糧其俗以冠為重非貴人老人不得加冠於首僅以尺寸被頂而已弗撒地亦分七道都城最大宮室殿宇極華整高宏有一殿周圍三里開三十門夜燃燈九百盞國人亦略識理義厄日多之西為亞非利加地肥饒易生一麥嘗秀三百四十一穗以此極為富厚馬邏可之南有國名奴米第亞人性獰惡不可教誨有果樹如棗可食其地有小利未亞乏水泉方千里無江河行旅過者須備兼旬之水

亞毘心域　莫訥木大彼亞

利未亞東北近紅海其國甚多人皆黑色迤北稍白向南漸黑甚者如漆惟齒目極白其人有兩種一在利未亞東者名亞毘心域地方極大據本州三分之一從西紅海至月山皆其封域產五穀五金金不善鍊恒以生金塊易物糖蠟最多造燭純以蠟國中道不拾遺夜不

閉戶從無盜寇人極智慧崇奉天主正教修道者手持十字或掛胸前極敬愛西土多默聖人為其傳道自彼始王行遊國中常有六十皮帳隨之從車徒恒滿五六十里一在利未亞南名莫訥木大彼亞國土最多皆極愚蠢不識理義氣候甚熱沿海皆沙人踐之即成瘡痏黑人坐臥其中安然無恙所居極穢喜食象肉亦食人皆生噉之齒皆銼銳若犬牙然奔走疾如馳馬不衣衣反笑人衣衣或塗油於身以為美樂無文字初歐邏巴人傳教至此黑人見其看誦經書大相驚訝以為書中有言語可傳達其思如此地無兵刃以木為標鎗火炙其銳處用之極銛利身有羶氣永不可除性不知憂慮聞簫管琴瑟諸樂音便起舞不止其性樸實耐久教為善事即盡力為之為人奴極忠於主為主用力視死如歸遇敵無避亦知天地有主但視其王若神靈凡陰晴旱澇皆往祈之王若偶一噴嚏舉朝舉國皆高聲應諾大可笑也近亦多有奉天主教者但性喜飲酒易醉產鷄皆黑豕肉為天下第一美味病者食之無害產象極大一牙有重二百斤者有獸如貓名亞爾加里亞尾有汗極香穿於木籠汗沾於木乾之以刀削下便為奇香烏木黃金最多地無寸鐵特貴重之布帛喜紅色斑色及玻璃器善浮水他國名為海鬼亞毘心域屬國名諸哥得者夜食不晝食止一餐不再食以鹽鐵為幣又一種名步冬頗知學問重書籍善歌舞亦亞毘心域之類

西爾得　工鄂

利未亞西有海濱國名西爾得地有兩大沙一在海中隨水游移不定一在地隨風飄泊所至積如邱山城郭

田畝皆被壓沒國人苦之又有工部國地亦豐饒頗解義理有與西客往來國中崇奉天主其王遣子往歐邏巴學習文字講格物窮理之學

井巴

利未亞南有一種名曰井巴聚衆十餘萬極勇猛又善用兵無定居以馬駱駝乘載遷徙所至卽食其人及鳥獸蟲蛇必生命盡絕乃轉他國爲南方諸小國大害

福島

利未亞西北有七島福島其總名其地甚饒凡生人所需無不有絕無雨風氣滋潤易長草木百穀不煩耕種布種自生蒲萄酒及白糖至多西船往來必到此島市物爲舟中之用有一鐵島無泉水生一種大樹每日沒有雲氣抱之釀成甘水滴下至明旦日出方雲散水歇樹下作數池一夜輒滿人畜皆沾足終古如此木島去路西大泥亞半月水程樹木茂翳地肥美路西大泥亞人至此焚之八年始盡今種葡萄釀酒絕佳

聖多默島　意勒納島　聖老楞佐島

聖多默島在利未亞西圖千里徑三百里濃陰多雨愈近日處雲愈重雨愈多此島之果俱無核又有意勒納島鳥獸果實甚蘩絕無人居海舶從小西洋至大西洋者恒泊此十餘日樵採漁獵備一二三萬里之用而去又赤道南有聖老楞佐島國一萬餘里人多黑色散處林麓無定居出琥珀象牙極廣

亞墨利加州

亞墨利加第四大州總名也地分南北中有一峽相連峽南曰南亞墨利加南起墨瓦蠟泥海峽北至加納達峽北曰北亞墨利加南起加納達北至冰海東盡福島

地極廣平分天下之半初僅知有亞細亞歐邏巴利未亞三大州至百年前西國大臣名閣龍者深於格物窮理又諳習行海之法天主默啟其衷一日行遊西海嗅海中氣味忽有省悟謂此乃土地之氣必有人烟國土奏聞國王資以舟航糧糗器具貨財將卒珍寶閣龍率衆出海展轉數月危險生疾從人咸怨欲還閣龍志堅促令前行一日舶上望樓人大聲言有地衆共歡喜亟取道前行果至一地初未敢登岸因土人未嘗航海不知海外有人物乍見海舶旣大駕風帆迅疾發大砲如雷咸相詫異皆驚竄奔逸舟人無計與通偶一女子在近遺錦衣金寶玩好器具而歸明日其父母同衆來觀又與之資貨土人大悅遂款留西客與地作屋以便往來閣龍命來人一半留彼一半還報國王致其物產明年國王又命載百穀百果種擷農師巧匠往教其地人情益喜然猶滯在一隅其後又有亞墨利哥者至歐邏巴西南海尋得赤道以南大地卽以其名名之故曰亞墨利加數年後又有一人名哥爾得斯國王仍賜海舶命往西北尋訪復得大地在赤道以北卽北亞墨利加其大國與歐邏巴餽遺相通西國王亦命掌教諸士至彼勸人爲善數十年來相沿惡俗稍變其國在南亞墨利加者有白露伯西爾智加金加西臘南北相連處有字加單加達納在北亞墨利加者有墨是可花地新拂郎察瓦革了農地雞未臘新亞泥俺加里伏爾泥亞西北諸蠻方外有諸島總名亞墨利加島云

南亞墨利加　白露

南亞墨利加西曰白露大小數十國廣袤一萬餘里中間平壤沃野亦一萬餘里地肥磽不一肥者不煩耕治布子自能生長五穀百果草木悉皆上品本土人目爲大地苑圃其鳥獸之多羽毛麗聲音美亦天下第一地出金鑛取時金土互溷別之金多於土故金銀最多國王宮殿皆黃金爲板飾之獨不產鐵兵器用燒木銛石今貿易相通漸知用鐵然至貴餘器物皆金銀銅三種爲之有數國從來無雨地有濕性或資水澤有樹生脂膏極香烈名拔爾撒摩傳諸傷損一晝夜肌肉復合如故塗痘不瘢塗屍千餘年不朽一種異羊可當騾馬性甚倔強有時倒臥雖鞭策至死不起以好言慰之卽起而走惟所使矣食物最少可絕食三四日肝生一物如卵能療諸病海商貴之天鵝鸚鵡尤多一鳥名厄馬最大長頸高足翼翎美麗不能飛足若牛蹄善奔走馬不能及卵可作杯器今番舶所市龍卵卽此物產棉花甚多亦織爲布不甚用專易西洋布及利諾布或剪馬毛織爲服江河極大有泉如脂膏常出不竭取燃燈或塗舟砌牆當油漆用有一種泉水出於石磐離數十步卽變爲石有土能燃火平地山岡皆有之地震極多一郡一邑常有沈墊無遺或平地突起山阜或移山別地皆地震所爲不敢爲大宮室上蓋薄板以備震壓其俗無文字書籍結繩爲識或以五色狀物形以當字卽史書亦然算數用小石子亦精敏其文飾以珍寶嵌面以金爲環穿脣鼻脅腿或繫金鈴復飾車寶夜中光照一室其國都達萬餘里鑿山平谷爲坦途更布石以便驛使傳命數里一更三日夜可達二千里人性良善不傲不飾詐頗似淳古風因其地多金銀任意可取故無竊盜貪吝但陋俗最多自歐邏巴天主教士人往彼勅化教經典言文與談道德理義往昔惡俗如殺人祭魔驅人

殉葬等事俱不復然爲善反力於諸國有捐軀不辭者其間有極醜惡地土產極薄人拾蟲蟻爲糧以網四角掛樹而卧因地氣最濕又有毒蛇人犯必死不敢下卧恐蘇時觸之土音各種不同有一正音可通萬里之外近一大國名亞老哥人强毅果敢善用弓矢及鐵杵不立文字一切政教號令皆口傳說辭論極精聞者最易感動凡出兵時大將戒諭兵士不過數言無不感激流涕願效死者他談論皆如此

伯西爾

南亞墨利加東有大國名伯西爾天氣融和人壽長無疾病他方病不能療者至此卽瘳地甚肥饒江河爲天下最大有大山界白露者甚高飛鳥莫能過產白糖最多嘉木種種不一蘇木更多亦稱蘇木國一獸名懶面甚猛爪如人指鬃如馬腹垂著地不能行盡一月不踰百步喜食樹葉緣樹取之亦須兩日下樹亦然無法可使速有獸前半類狸後半類狐人足梟耳腹下有房可張可合恒納其子於中欲乳方出其地之虎餓時百夫莫當値飽一人制之有餘卽犬亦可斃之國人善射前矢中的後矢卽破前筈連發數矢相接如貫無一失者俗多躶體獨婦人以髮蔽前後幼時鑿頤及下唇作孔以貓睛夜光諸寶石嵌入爲美婦人生子卽起作務如常其夫坐蓐數十日服攝調養親戚俱來問候餽遺弓矢食物通國皆然地不產米麥不釀酒用草根晒乾磨麪作餅以當飰凡物皆公用不自私土人能居水中一二時刻張目明視亦有浮水最捷者恒追執大魚名都白狼而騎之以鐵鉤鉤魚目曳之東西走轉捕他魚甚無君長書籍亦無衣冠散居聚落喜啖人肉近歐邏巴土人傳天主教到彼今已稍稍歸化頗成人理其南有銀河水味甘美溝溢平地水退布地皆銀沙銀粒河身最大入海處闊數百里海中五百里一派尙爲銀泉不入鹵味其北有大河名阿勒戀亦名馬良溫河身曲折三萬里未得其源兩河俱爲天下第一

智加

南亞墨利加之南爲智加卽長人國地方頗冷人長一丈許遍體皆毛昔時人更長大曾掘地得人齒闊三指長四指餘則全身可知其人好持弓矢矢長六尺每握一矢插入口中至沒羽以示勇男女以五色畫面爲文飾

金加西蠟

南亞墨利加之北曰金加西蠟其地出金銀天下稱首鑛有四坑深者二百丈土人以牛皮造軟梯下之役者常三萬人所得金銀國王什取其一七日約得課銀三萬兩其山麓有城名銀城百物俱貴獨銀至賤貿易用銀錢五等大者八錢小至五分金錢四等大者十兩小者一兩歐邏巴自通道以來歲歲交易所獲金銀甚多故西土之金銀漸賤其南北地相連處名字家畢近赤道北十八度之下南北亞墨利加從之而通東西二大海從此而隔周圍五千餘里天主教未至其國頗知敬十字聖架國俗以文身爲飾

北亞墨利加　墨是可

北亞墨利加國土多富饒鳥獸魚鼈極衆畜類更繁富家牧羊嘗至五六萬有屠牛萬餘僅取皮革餘悉棄不用百年前無馬今得西國馬種野中生馬甚衆最良有雞大於鵝羽毛華彩味最佳吻上有鼻可伸縮如象鼻

僅寸餘伸可五寸許諸國未通時地少五穀今亦漸饒斗種可收十石產良藥甚多其南總名新以西把尼亞內有大國墨是可屬國三十境內兩大湖甘鹹各一俱不通海鹹者水消長若海潮土人取以熬鹽甘者中多鱗介湖四面環山山多積雪人烟輻輳集於山下舊都城容三十萬家大率富饒安樂每用兵與他國相爭鄰國助兵十餘萬守都城恒用三十萬但囿於封域鬭入言他方有大國土輒笑而不信今所建都城周四十八里不在地面直從大湖中創起堅木爲樁密植湖中上加板以承城郭宮室其堅木名則獨鹿入水千年不朽城內街衢室屋皆宏敞精絕國王寶藏極多所重金銀鳥羽工人輯鳥毛爲畫光彩生動國內初不知文字今能讀書肆中有譯書其業大抵務農工以尊貴爲長人面目美秀彼自言有四絕一馬二屋三街衢四相貌皆年土俗事魔殺人以祭或遇災亂每歲輒加祭法以綠石爲山頂人背於上持石刀剖取人心以擲魔面肢體則分食之所殺人皆取於鄰國故頻年戰鬭不休今歐邏巴傳教士人感以天主愛人之心知事魔謬不復殺魔食人中有一大山山谷野人最勇猛一可當百善走如飛馬不能及又善射人發一矢彼發三矢百發百中亦喜啖人肉鑿人腦骨以爲飾今漸習於善最喜得衣如商客與衣一襲則一歲盡力爲之防守遊北有墨古亞剛不過千里地極豐饒人强力多壽生一種嘉穀一歲可三熟牛羊駱駝糖蜜絲布尤多更北有古里亞加納地苦貧人皆露卧漁獵爲生有寡斯大人性良善亦以漁爲業其地有山出二泉稠膩如脂膏一紅一墨色

花地　新拂郎察　瓦革了　農地

北亞墨利加西南有花地富饒好戰不休不尚文事男女皆裸體僅以木葉或獸皮蔽前後間飾以金銀纓絡人皆牧鹿若牧羊然亦飲其乳有新拂郎察因西土拂郎察人所通故名地曠野多險峻稍生五穀土瘠民貧亦嗜人肉有瓦革了本魚名因海中產此魚甚多商販往他國恆數千艘故以魚名其地土瘠人愚純沙不生五穀土人造魚腊時取魚頭數萬密布沙中每頭種穀二三粒後魚腐地肥穀生暢茂收獲倍於常土有農地多崇山茂林屢出異獸人強力果敢搏獸取皮為裘亦為屋緣飾以金銀為環鉗項穿耳近海一大河闊五百里窮四千里不得其源如中國黃河

雞未臘　新亞泥俺　加里伏爾泥亞

北亞墨利加西為雞未臘為新亞泥俺為加里伏爾泥亞地勢相連國俗略同男婦皆衣羽毛及虎豹熊羆等裘間以金銀飾之其地多大山一最大者高六七十里廣八百里長三四千里山下終歲極熱山半溫和山巔極冷頻年多雪盛時深六七尺雪消一望平濤數百里山出泉極大滙為大江數處皆廣數百里樹木茂盛參天蔽日松木腐爛者蜂就作房蜜蠟白味美採蜜者預次水邊候蜂來釀之去獲蜜甚多獨少鹽得之如寶相傳餽之不忍食獅象虎豹等獸成羣皮甚賤雉大者重十五六斤多雷電樹木恆被震壞有小鳥如雀於枯樹啄小孔千數每孔藏一粟為冬月之儲

西北諸蠻方

北亞墨利加地愈北人愈野無城郭君長文字數家成一聚落四周以木柵為城其俗好飲酒日以仇殺為事即平居亦以鬬為戲以牛羊相賭凡壯男出戰一家老

弱婦女咸持齋祈勝戰勝家人迎賀斲敵人頭築牆若再戰臨行其者人指牆上髑髏相勸勉其女人則砍其指骨連為身首之飾人肉三分之一祭所事魔神一賞戰功一給持齋助禱者若獲大仇削其骨二寸許鑿頤作孔以骨栽入露寸許於外用表其功腦有樹三骨者人咸敬畏戰時家中寶物皆攜去誓不反顧以期必勝其尚勇好殺如此蓋由地本富饒人家星列無君長官府以理法斷其曲直故小小爭競便相攻殺此地人多力女人亦然每遷徙什物器皿糧糗子女共作一駝負之而行上下峻山如履平地坐則以右足為席男女皆飾髮為事首飾甚多亦帶蠑貝等物男女皆垂耳環若傷觸其耳及環為大辱必反報之居屋卑隘門戶低暗以備敵昔年信魔持齋極虔齋時絕不言語日僅食菽一握飲水一杯凡將與人攻戰或將漁獵耕獲或將嘗藥宴飲或忽遇仇家者輒持齋各有日數耕者祀兔鹿求不傷稼獵者祭大鹿角以求多獲鹿角大者長五六尺徑五六寸有大鷲鳥所謂鳥王巫藏其乾腊一具亦以為神祈獵者祭之巫覡甚多凡祈晴雨於衆石中尋取一石彷彿似物形者以為神而祭之一日不驗即棄去別求一石偶值晴雨輒歸功焉近歐邏巴行教士人勸令敬事造物真主戒勿相殺勿食人遂翕然一變又強毅有恆心既改永不犯俗富足好施每作熟食置門首任往來者取之

亞墨利加諸島

兩亞墨利加之島不可勝數大者為小以西把尼亞為古巴為牙賣加等氣候多熱草木花實終歲不斷產一異草食之殺人去其汁則甚美亦可為糧有毒木人過

其影即死手持枝葉亦死置中其毒亟沈水中可免有鳥夜飛其翼則發大光可自照野豬猛獸縱橫原野土人善走疾如奔馬又能負重足力竭後以鍼刺股出黑血少許則疾走如初取黃金一歲限定幾日又有一島女人善射甚勇猛生數歲即割右乳以便弓矢昔商舶行近此島遇女子盪小舟來射殺商舶二人去如飛不可追逐更有一島土人言其泉水甚異於日未出時往取其水洗面百遍老容可復少又有一島墨瓦蘭嘗過此不見人物謂曰無福島一珊瑚島以多生珊瑚樹故名有新為匿島甚大似利未亞之為匿故亦以為名

墨瓦蠟泥加亦名瑪熱辣泥加

天下第五大州曰墨瓦蠟泥加先聞龍諸人已覓得南亞墨利加西土以西把尼亞國王復命地為圓體徂西自可達東向至亞墨利加海道遂阻必有西行入海處於是選海舶舟師裹餱糧甲兵命一強力之臣墨瓦蘭者往訪墨瓦蘭承命沿亞墨利加東偏紆迴數萬里展轉經年人情厭斁輒思返國墨瓦蘭懼無以復命拔劍下令曰有言歸國者斬舟人震慴賈勇而前忽得海峽亘千餘里海南大地恍又一乾坤墨瓦蘭率衆巡行祇見平原漭蕩杳無涯際入夜燐火星流瀰漫山谷因命為火地他方或以鸚鵡名州者以其所產鸚鵡亦此大地之一隅謂墨瓦蘭開此區遂以其名命曰墨瓦蠟尼加墨瓦蘭既踰此峽入太平大海自西復東直抵亞細亞馬路古界度小西洋越利未亞大浪山而北折遵海還報本國遍遶大地一周四過赤道下歷地三十萬餘里從古航海未有若斯者名其舟為勝舶言戰勝風濤之險奏巡方偉功其人物風俗山川道庬鳥獸蟲魚俱

無傳說仰南極度數道里遠幾何皆推步未周不還逃以俟後或有詳之者

四海總說

造物主化成天地四行包裹以漸而堅凝火最居上火包氣氣包水土則居於下是環地面皆水也造物主於是別地為高深而水蟲行於地中與平土各得什五所滙曰川曰湖曰海川則流湖則聚海則潮川與湖不過水之支派海則衆流所鍾稱百谷王故說水必詳於海有二焉海在國之中國包海者曰地中海國在海之中海包國者曰寰海寰海極廣隨處異名或以洲域稱近亞細亞者謂亞細亞海近歐邏巴者謂歐邏巴海他如利未亞亞墨利加墨瓦蠟泥加及瑣爾小國皆可隨本地所稱或隨本地方隅命之在南者曰南海在北者曰北海東西亦然茲將中國列中央從大東洋至小東洋為東海從小西洋至大西洋為西海近墨瓦蠟泥一帶為南海近北極下為北海地中海附焉天下之水盡於此矣

海狀

地心重濁水附於地到處就其重心故地形圓水勢亦圓隔數百里水面傾如橋梁登桅望之則見其前或夷或險但海中夷險各處不同惟太平海極淺亘古至今無大風浪大西洋極深深十餘里從大西洋至大清海四十五度以南其風常有定候至四十五度以北風色錯亂不常尤異者在大清海東南一隅有異風變亂凌雜倏忽更二十四向海舶任風而飄風水又各異道如前南風水必北行倏轉為北風水勢尚未趨南舟莫適從因至摧破小西洋海潮極高極迅急頃刻湧數百里

海中大船及蛟龍魚鱉乘潮勢湧入山中不可出歐邏巴新增蠟利未亞大浪山亦時起風浪險急至滿剌加海無風倏起浪又不全海皆然惟里許一處以次第與後浪將起前浪已息利未亞海近為匿亞之地當赤道下者常苦無風天氣酷熱船至此食物俱壞人易生疾海深不得下碇船大不能用櫓海水暗流及潮湧至淺處壞者多在於此至北海則半年無日氣候極寒而冰故曰冰海船為冰堅所阻逗守至冰解方得去又苦海中冰塊為風擊推疊成山船觸之定為齏粉凡海中色大率都綠惟東西二紅海色淡紅或云海底珊瑚所映亦非本色近小西洋一處入夜海水通明如火持器汲起滿器俱火光滴入掌中光亦瑩然可玩後漸消滅

海族

海族不可勝窮自鱗介外凡陸地走獸海中多有相似者魚族一名把勒亞身長數十丈首有二大孔噴水上出勢若懸河見海舶則昂首注水船中頃刻水滿船沈遇之者以盛酒鉅木罌投之連吞數罌俛首而逝淺處得之熬油可數千斤一魚名斯得白長二十五丈性最良能保護人或漁人為惡魚所困此魚往鬬解漁人之厄故國法禁人捕之一名薄里波其色能隨物變如附土則土色附石如石色一名仁魚西書記此魚嘗負一小兒登岸偶以鬐觸傷兒兒死魚不勝悲痛亦觸石死西國取海豚嘗取仁魚為招每呼仁魚入網即入海豚亦與之俱俟豚入盡復呼仁魚出網海豚悉羅一名劍魚嘴長丈許有齟刻如鋸猛而多力能與把勒魚戰海水皆紅此魚輒勝以嘴觸船則破海舶甚畏之一魚甚大長十餘丈闊丈餘目大二尺頭高八尺口在腹下有

三十二齒齒皆徑尺頭骨亦長五六尺迅風起嘗衝至海涯一魚甚大有力海舶過之其魚竟以頭尾抱船兩頭舟人欲擊之恐一動舟必覆惟跪祈天主須臾解去一如鰐魚名剌瓦而多長尾堅鱗甲刀箭不能入足有利爪鋸牙滿口性甚獰惡入水食魚登陸人畜無所擇百魚遠近皆避第其行甚遲小魚百種嘗隨之以避他魚吞噬生子初如鵝卵後漸長以至二丈每吐涎於地人畜踐之即仆因就食之凡物開口皆動下顎此魚獨動上顎口中無舌冬月則不食物人見卻走必逐而食之人返逐之彼亦卻走其目入水則鈍出水極明見人遠則哭近則噬故西國稱假慈悲者為剌瓦而多哭獨有三物能制之一為仁魚鬐甚利能刺殺之一為乙苟滿鼠屬也其大如猫善以泥塗身令滑俟此魚開口輒入腹嚙其五臟而出又能破壞其卵一為雜腹蘭香草也此魚最喜食蜜蚕蜂家四周種雜腹蘭即弗敢入有名落斯馬長四丈許足短居海底罕出水面皮甚堅用力刺之不可入額有二角如鉤寐時以角掛石盡日不醒昔西船號一海島艤舟登島行遊復在島造作火食漸次登舟解維不幾里忽鬨起大聲回視所登之島已沒方知是一魚背有獸形體稍方其骨軟脆有翼能鼓大風以覆海舟其形亦大如島又有一擨二手二足氣力猛甚遇海舶輒顛倒播弄之多遭沒溺稱為海魔其小者有飛魚僅尺許能掠水面而飛有狗魚善窺飛魚之影伺其所向先至其所開口待啖恒追數十里飛魚急輒上舟為人得之舟人以雞羽或白練飄揚水面上著利鉤狗魚認為飛魚躍起吞之為舟人所獲又有麻魚狀極麤笨雖

餓時潛於海底魚聚處凡魚近其身卽麻木不能動因而食之倘人以手足近之亦必麻木又海蝦蟆產地中海與石同色餓時潛身石內鼻吐一紅線如小蚯蚓以餌小魚衆魚誤以爲石內小蟲競爭食之咸入其口西紅海內產風魚可以占風國人曬乾挂於房內以其身首所向卽爲風起之方有介屬之魚僅尺許有殼六足足有皮如欲他徙則豎半殼當舟張足皮當帆乘風而行名曰船魚有蟹大踰丈許其螯以箝人首人首立斷箝人肱人肱立斷其殼覆地如矮屋然可容人臥有海馬其牙堅白瑩淨文理細如絲髮可爲念珠等物復有海女上體是女人下體爲魚形其骨爲念珠等物可止下血二者皆魚骨中上品各國貴重之海鳥有二種一宿島中者日常飛颺海面海船遇之可占海島遠近一生長海中不知登岸船上欲取之以皮布水面以鉤著餌置皮上鳥就食輒可鉤至若釣魚然有鳥能捕魚者身生皮囊如網入水裹魚而出人因取之又有極異者爲海人有二種其一通體皆人鬚眉畢具特手指略相連如鳧爪西海曾捕得之進於國王與之言不應與飲食不嘗王以爲不可狎復縱之海轉盼視人鼓掌大笑而去二百年前西洋喝蘭達地曾於海中獲一女人與之食輒食亦肯爲人役使且活多年見十字聖架亦能俯伏但不能言其身有肉皮下垂至地如衣袍服者然但着體而生不可脫卸二者俱可登岸第不識其性情莫測其族類又不知其在海宅於何所似人非人良可怪

海產

海產以明珠爲貴則意蘭最上土人取海蚌置日中曬

之俟其口自開然後取珠則珠鮮白光瑩有大如雞子者光照數里南海皆剖蚌出珠故珠色黯無光有珊瑚島其下多珊瑚初在海中色綠而質軟上生白子土人以鐵網取之出水便堅有紅黑白三色紅者堅而密白黑者鬆脆大浪山東北有暗礁水涸礁出悉是珊瑚猫睛寶石各處不乏小西洋更多琥珀則歐邏巴波羅尼亞有之沿海三千里皆是因風浪所湧堆積此地龍涎香黑人國與伯西兒兩海最多有大塊重千餘斤者望之如島每爲風濤泊於岸諸蟲魚獸甚喜食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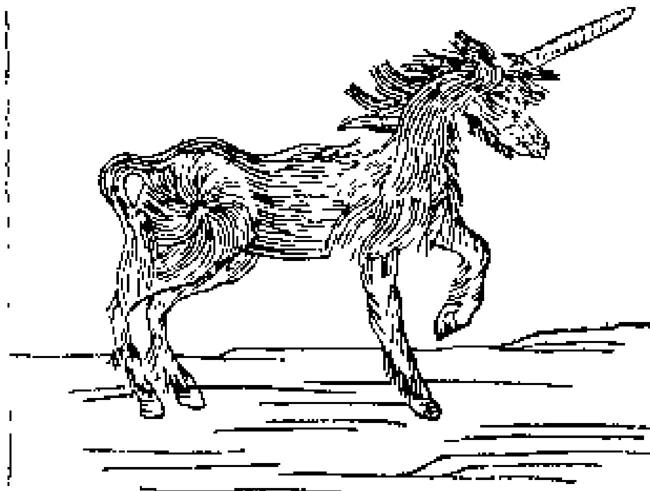
海舶

海舶百種不止約有三等小者僅容數十人用以傳書信不以載物其腹空虛自上達下惟留一孔四圍黏水不漏下鎮以石一遇風濤不習水者盡入舟腹密閉其孔塗以瀝靑使水不進操舟者縛其身於檣桅任風飄蕩其腹空虛永不沈溺船底有鎮石亦不翻覆俟浪平舟人自解縛萬無一失一日可行千里中者容數百人自小西洋以達廣東則用此舶其大者上下八層高約八丈最下一層鎮以沙石千餘石使舶不傾側震盪二三層載貨與食用之物海中得淡水最艱須裝千餘大桶以足千人一年之用他物稱是上近地平板一層中下人居之或裝細軟切用等物地平板外則虛百步爲揚帆習武游戲之地前後各建屋四層爲尊貴者之居中有甬道可通頭尾尾建水閣爲納凉以待貴者遊息船兩傍列大銃數十門其鐵彈有三十餘斤重者上下前後有風帆十餘道桅之大者二十丈周一丈二尺帆闊八丈約需白布二千四百丈爲之鐵猫重六千三百五十餘斤其纜編周二尺五寸重一萬四千三百餘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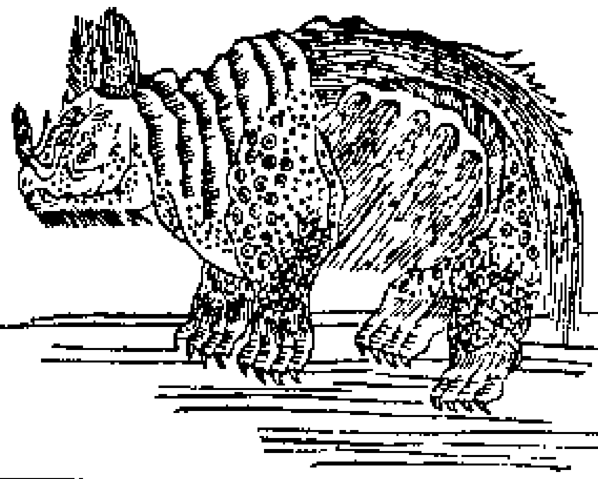
水手二三百人將卒銃士三四百人客商數百有船總管貴官一員是西國國王所命以掌一船之事有賞罰生殺之權又有船師三人通天文二士船師專掌候風使帆整理器用吹號頭指使夫役探試淺水礁石以定趨避通天文士專掌窺測天文晝測日夜測星用海圖量取度數以識險易知里道又有官醫主一船疾病有市肆貿易食物大船不畏風浪獨畏山礁淺沙又畏火船上火禁極嚴千人之命攸係其起程但候風色不選擇日時亦未嘗有大失若多船同走大者先行引路船後尾樓夜點燈籠照視燈籠周一丈四尺高一丈二尺皆玻璃板湊成行海晝夜無停有山島可記者指山島行至大洋中萬里無山島則用羅經以審方審方之法全在海圖量取度數卽知船行至某處離某處若干里瞭如指掌不待指山島爲準而其分寸不爽則更有過焉者矣蓋度數之法可以測天行黃赤道之分合九重天之高卑自尋常以至杪忽一一皆驗測海之法亦卽用此耳以此推之百不失一其詳見于西士熊三拔表度說

異物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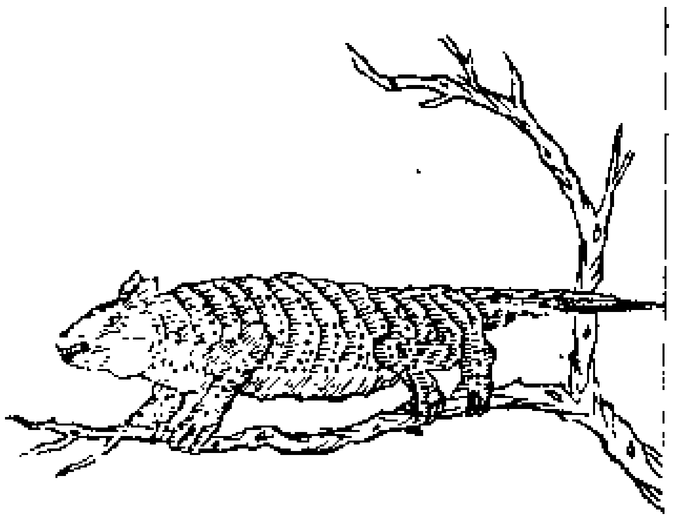
亞細亞州爪哇島等處有無對鳥無足腹下生長皮如筋纏于樹枝以立身毛色五彩光耀可愛不見其飲食惟服氣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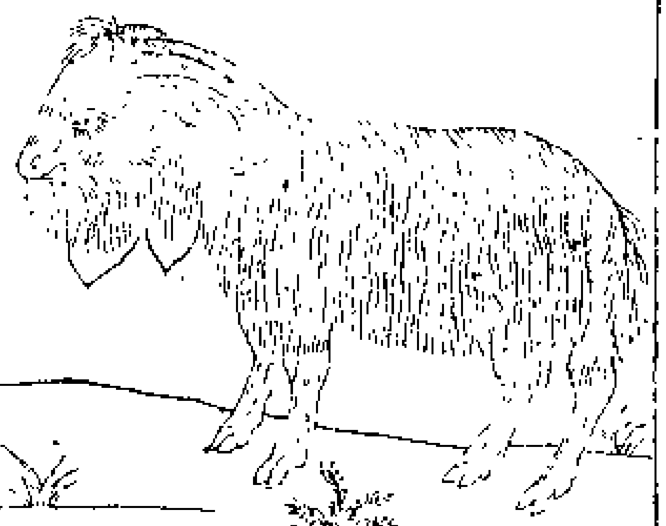
亞細亞州印度國產獨角獸形大如馬極輕快毛色黃頭有角長四五尺其色明作飲器能解毒角銳能觸大獅獅與之鬬避身樹後若誤觸樹木獅反嚙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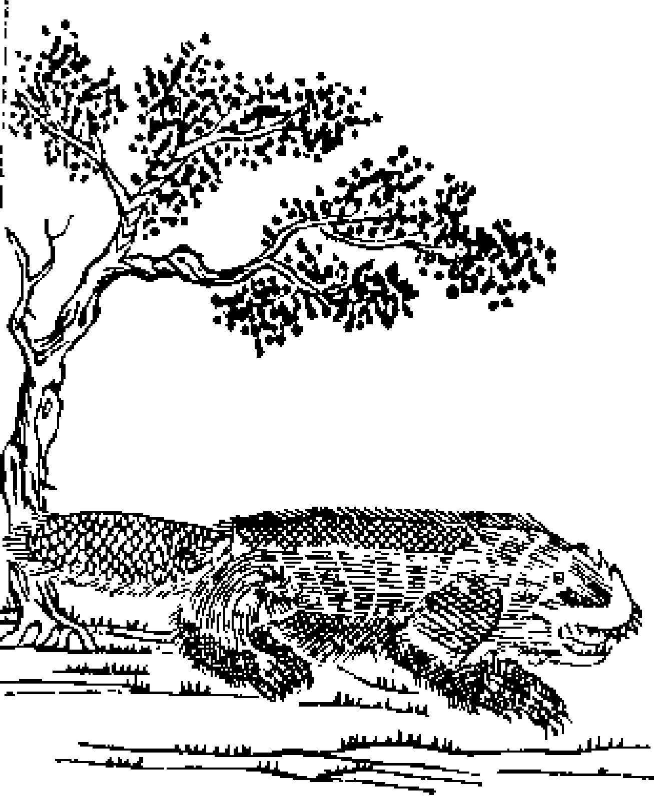
亞細亞州印度國剛霸亞地產獸名鼻角身長如象足稍短遍體皆紅黃斑點有鱗介矢不能透鼻上一角堅如鋼鐵將與象鬬時則于山石磨其角觸象腹而斃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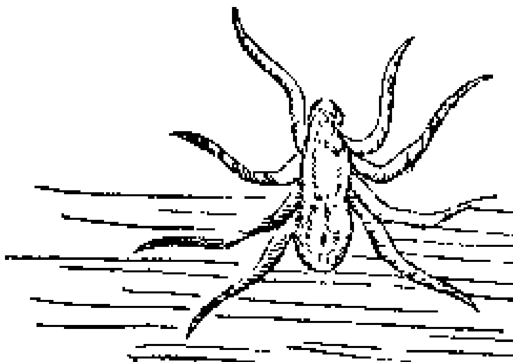
亞細亞州如德亞國產獸名加默良皮如水氣明亮隨物變色性行最慢藏於草木土石間令人難以別識



亞細亞州南印度國產山羊項生兩乳下垂乳極肥壯眼甚靈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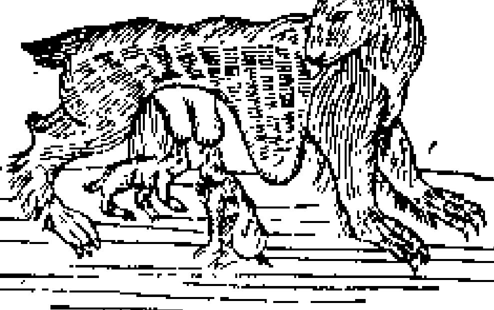
歐邏巴州意大理亞國有河名巴鐸入海河口產般第狗晝潛身於水夜卧旱地毛色不一以黑爲貴能嚙樹木其利如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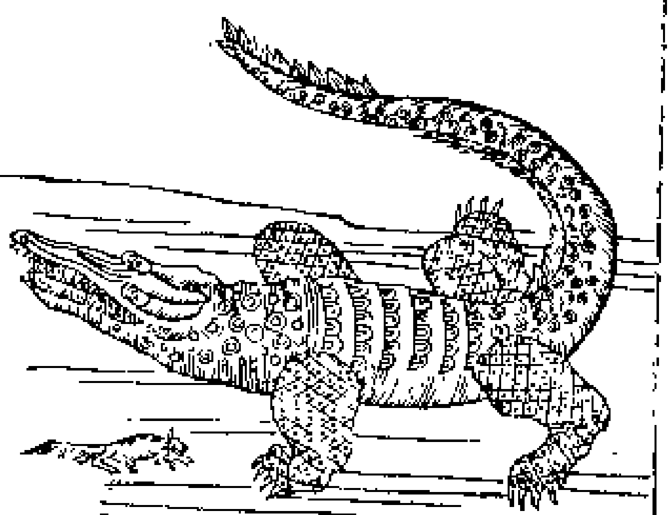
歐邏巴州意大理亞國有蜘蛛類名大懶毒辣凡螫人受其毒即如風狂或嬉笑或跳舞或仰卧或奔走其毒中人氣血比年必發療其疾者依各人本性所喜樂音解之

歐邏巴東北里都瓦你亞國產獸名獲落身大如狼毛黑光潤皮甚貴性嗜死屍貪食無厭飽則走入稠密樹林夾其腹令空仍覓他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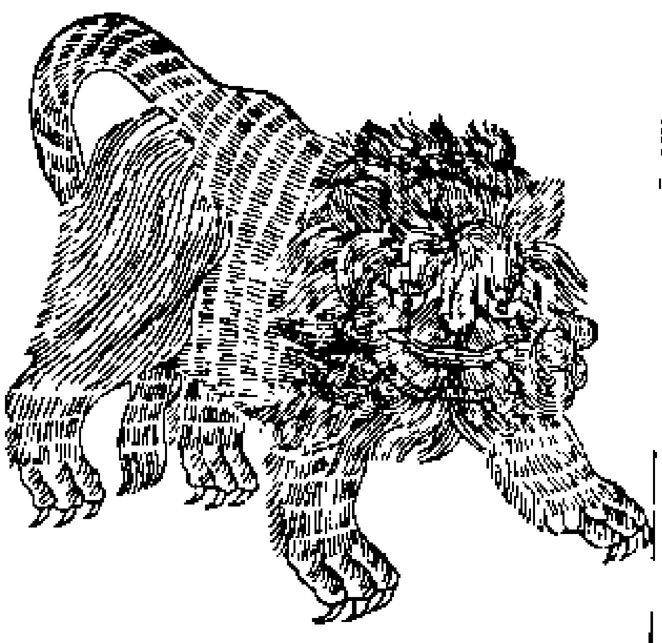
歐邏巴州熱爾瑪尼亞國獸名撒辣漫大辣產于冷濕之地性甚寒皮厚力能滅火毛色黑黃間雜背脊黑長至尾有斑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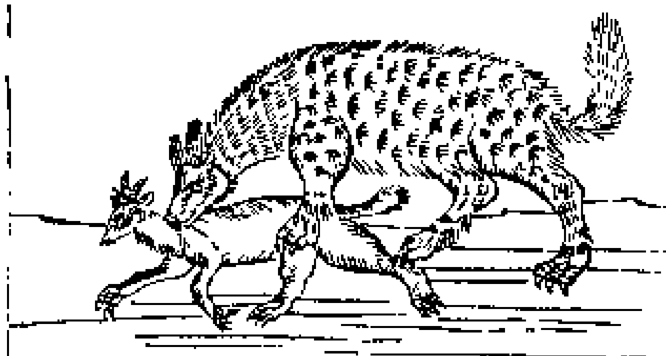
利未亞州額第約必牙國有狸猻獸身上截如狸下截如猴色如瓦灰重腹如皮囊遇獵人逐之則藏其子於皮囊內竄於樹木中其樹徑約三丈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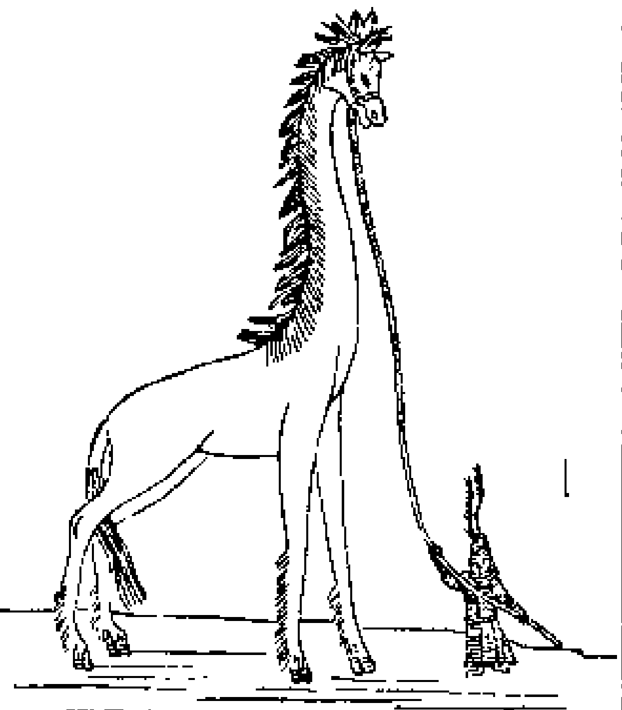
利未亞州東北厄日多國產魚名喇加多約三丈餘長尾堅鱗甲刀箭不能入足有利爪鋸牙滿口性甚獰惡色黃口無舌惟用上齶食物入水食魚登陸每吐涎于地人畜踐之即仆因就食之見人遠則哭近則噬冬月則不食物睡時嘗張口吐氣有獸名應能滿潛入腹內嚙其肺腸則死應能滿大如松鼠淡黑色國人多畜之以制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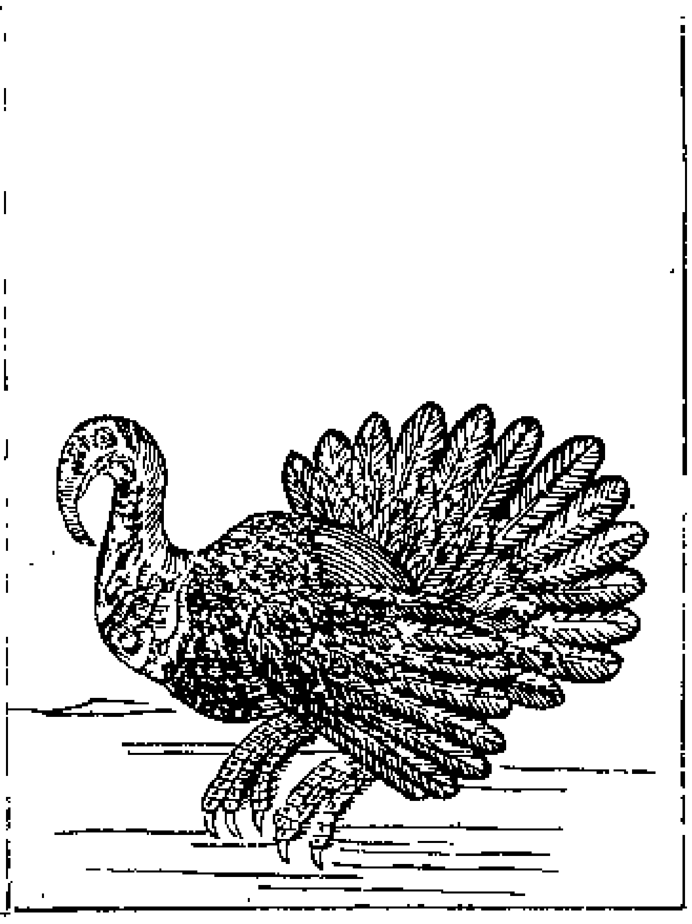
利未亞州多獅為百獸王諸獸見皆匿影性最傲遇者亟俯伏雖餓亦不噬于人逐之亦徐行人不見處反任性疾行畏雄雞車輪之聲聞則遠遁又最有情受人德必報常時病瘧四日則發一度病時躁暴猛烈人不能制擲以毬則騰跳轉弄不息



利未亞州有獸名意夜納形色皆如大狼目睛能變各色夜間學人聲音喚誘人而啖之



利未亞州西亞毘心域國產獸名蘇那西約首如馬形前足長大如馬後足短長頸自前蹄至首高二丈五尺餘皮毛五彩芻畜囿中人視之則從容轉身若示人以華彩之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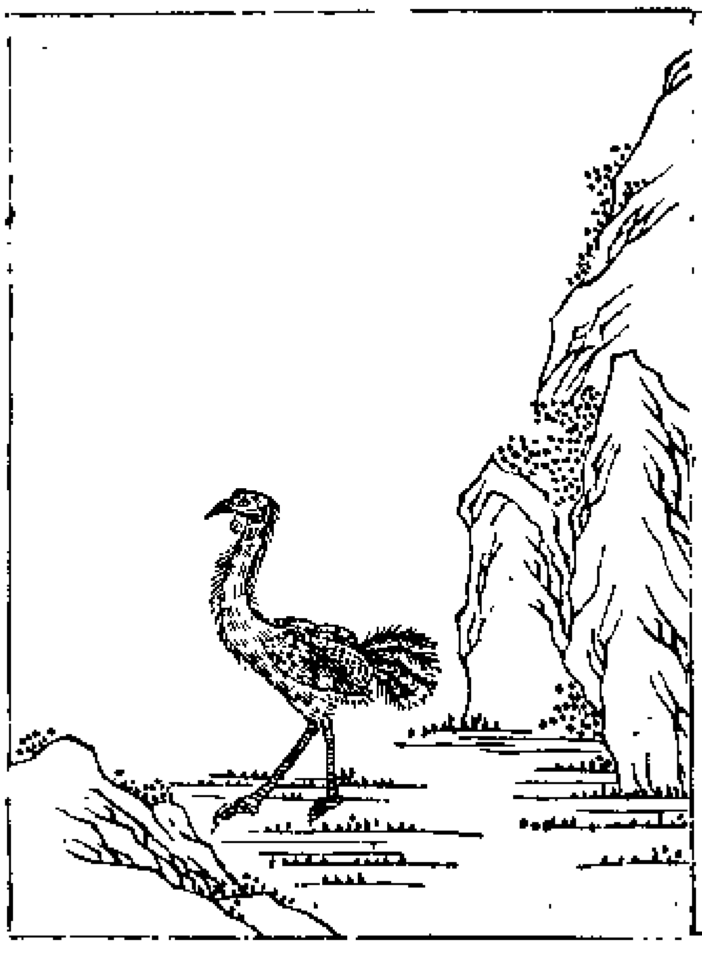


亞墨利加州白露國產鷄大于常鷄數倍頭較身小生有肉鼻能縮能伸鼻色有稍白有灰色有天青色不等惱怒則血聚於鼻上變紅色其時開屏如孔雀渾身毛色黑白相間生子之後不甚愛養須人照管方得存活

南亞墨利加州智勒國產異獸名蘇其尾長大與身相等凡獵人逐之則負其子於背以尾蔽之急則吼聲洪大令人震恐

南亞墨利加州伯西爾喜鵲吻長而輕與身相等約長八寸空明薄如紙

此地蛇大無目盤旋樹上凡獸經過其旁聞氣即緊縛之於樹間而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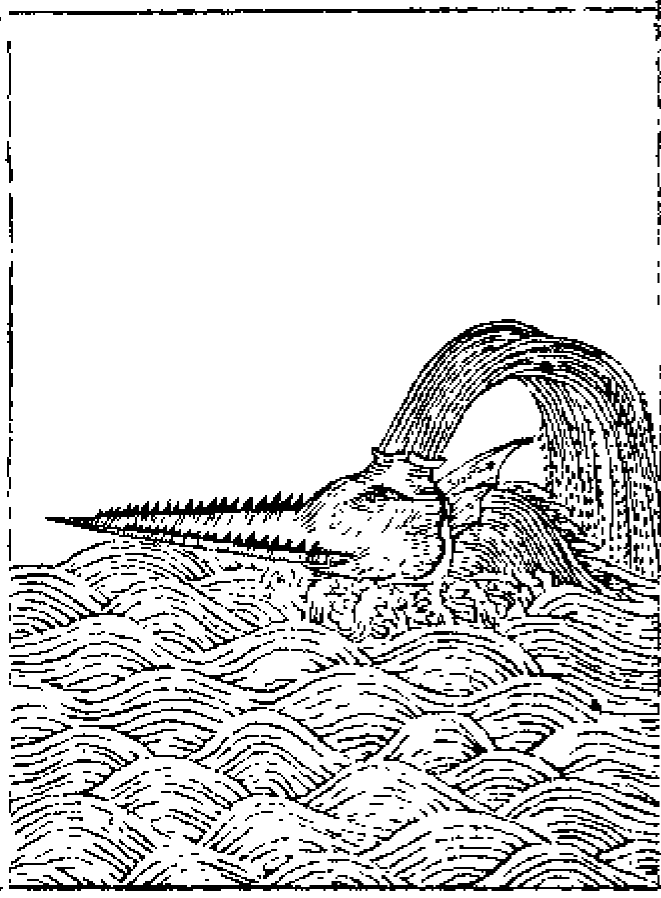


南亞墨利加州有駝鳥禽中最大者形如鵝其首高如乘馬之人走時張翼狀如棚行疾如馬或謂其腹甚熱能化生鐵

海中有飛魚僅尺許能掠水面而飛狗魚善窺其影伺飛魚所向先至其所開口待啖恒追數十里飛魚急輒上舟為舟人得之

大東洋海產魚名西楞上半身如男女形下半身則魚尾其骨能止血病女魚更效

把勒亞魚身長數十丈首有二大孔噴水上出勢若懸河見海舶則昂首注水舶中頃刻水滿舶沉遇之者以盛酒鉅木罌投之連吞數罌俛首而逝



劍魚嘴長丈許有齶刻如鋸猛而多力能與把勒亞魚戰海水盡紅此魚輒勝以嘴觸船則破海船甚畏之

海舶圖

海舶廣大容載千餘人風帆十餘道約二千四百丈布爲之桅高二十丈鐵錨重六千三百五十餘斤纜重一萬四千三百餘斤其詳見前海舶說終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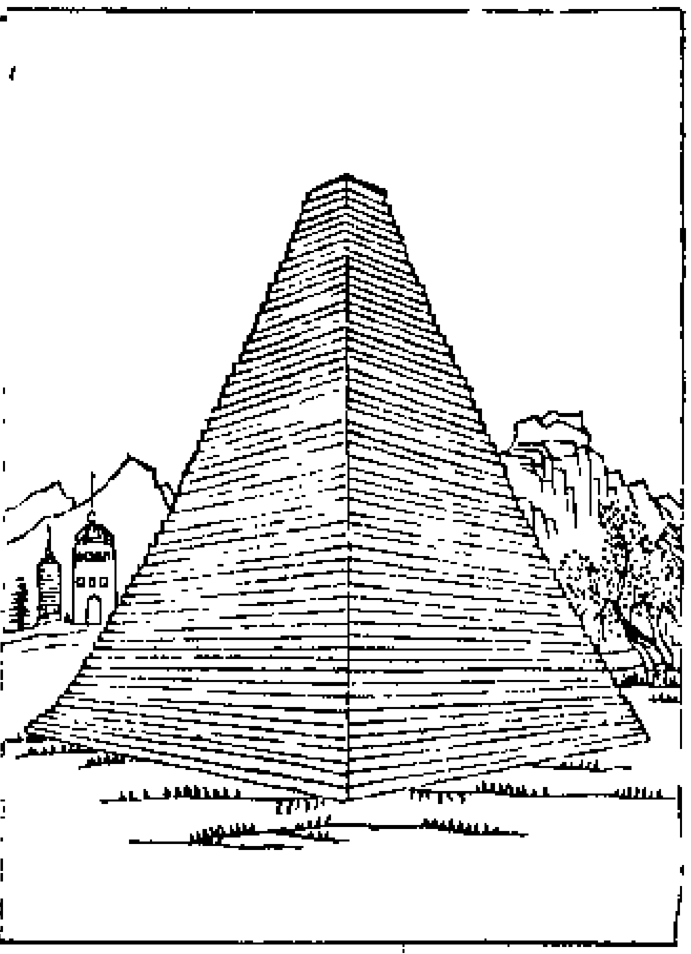
七奇圖

一亞細亞洲巴必鸞城

瑟彌辣米德王后創造京都城池形勢矩方每方長五十里周圍計二百里城門通共一百皆淨銅作成城高十九丈闊厚四丈八尺用美石砌成城樓上有園囿樹木景致接山水湧流如小河然造工者每日三十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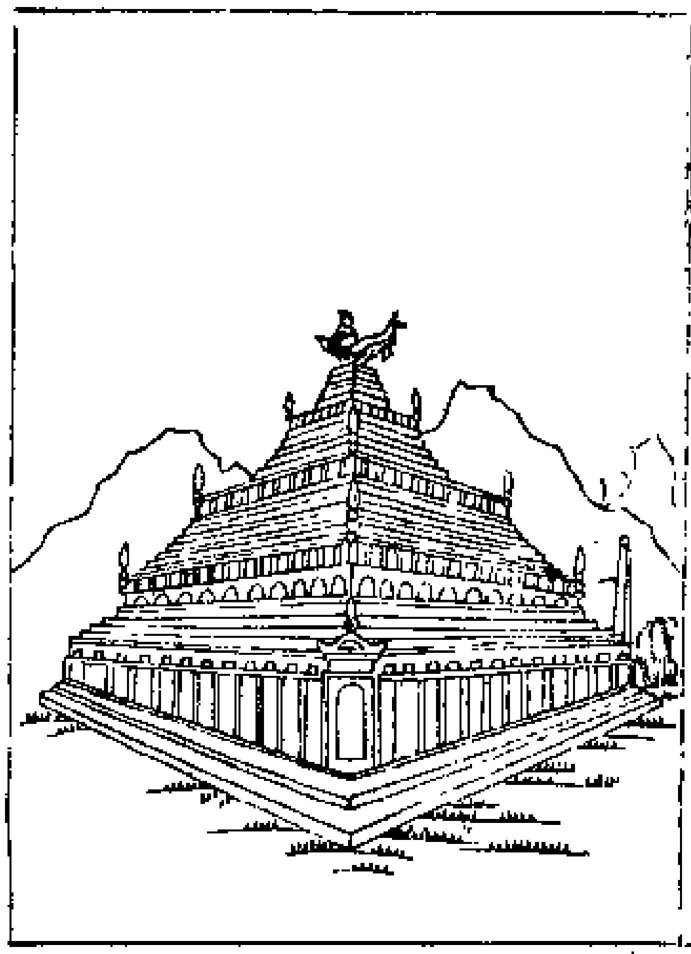
二銅人巨像

樂德海島銅鑄一人高三十丈安置於海口其手指一人難以圍抱兩足踏兩石臺胯下高擴能容大舶經過右手持燈夜間點照引海舶認識港口叢舶銅人內空通從足至手有螺旋梯升上點燈造工者每日千餘人作十二年乃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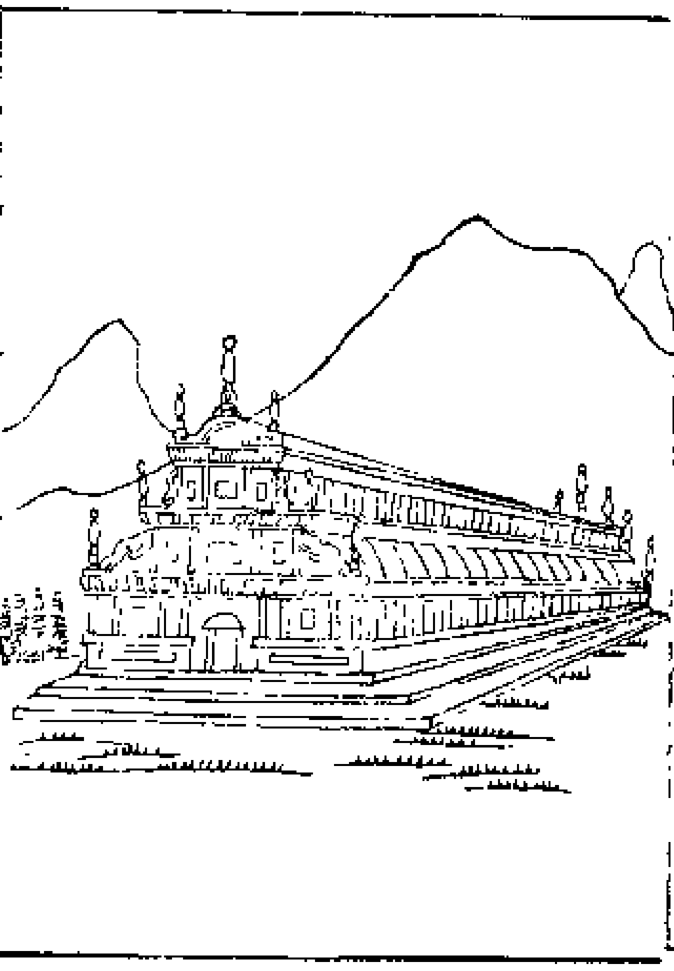
三利未亞洲厄日多國孟斐府尖形高臺

多禄茂王建造地基矩方每方一里周圍四里臺高二百五十級每級寬二丈八尺五寸高二尺五寸皆細白石爲之自基至頂計六十二丈五尺頂上寬容五十人造工者每日三十六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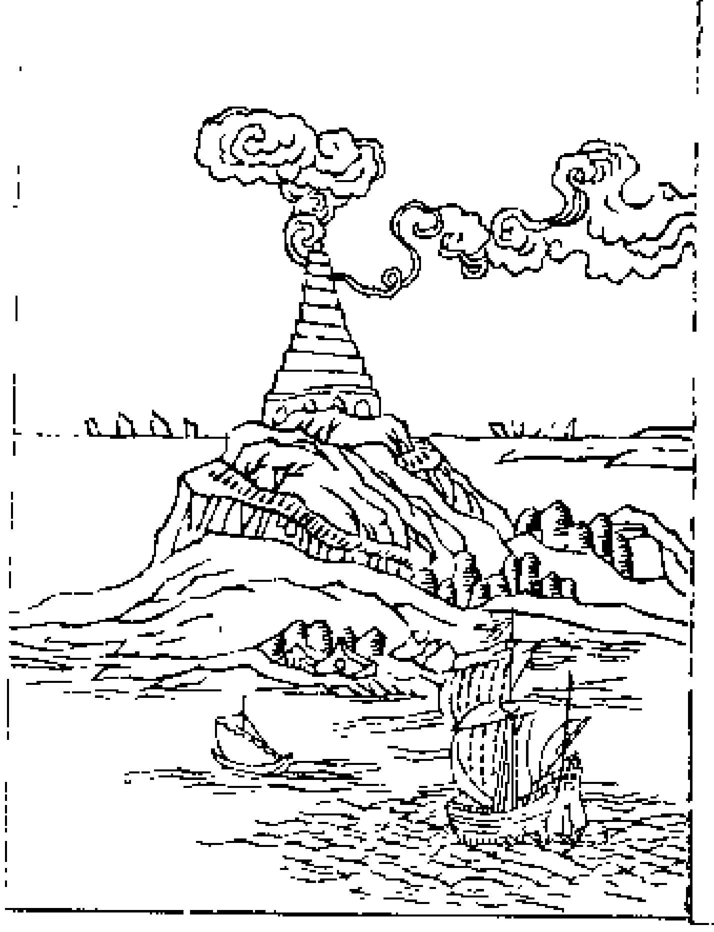
四亞細亞洲嘉略省嘉索禄王塋墓

亞爾德彌細亞王后追念其夫王建造塋墓下層矩方四面各有貴美石柱二十六株穿底圖拱各寬七丈餘內有石梯至頂頂上銅輦一乘銅馬二匹嘉索禄王像一尊其奇異一在製度二在高三工精四質料純細白石築造將畢王后憶念其夫王悲悶而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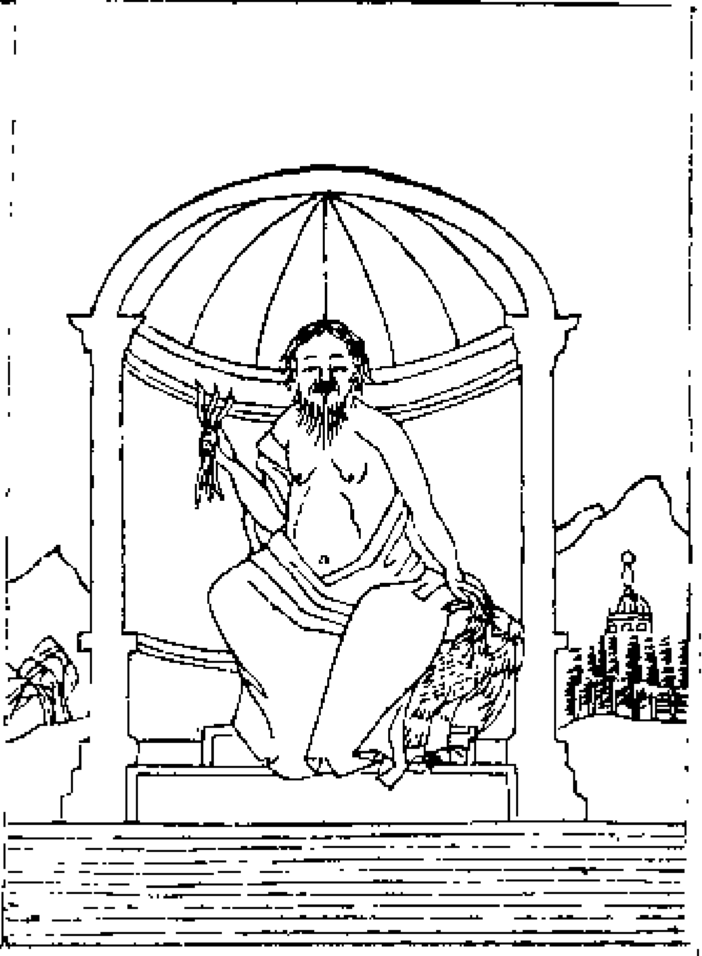
五亞細亞洲厄弗俗府供月祠廟

宏麗奇巧基址建在湖中以免地震擺倒高四十四丈寬二十一丈內有細白石柱共一百五十七株各高約七丈廟內甚多細石絕巧人像廟外四面各有橋梁一道以通四門橋最寬闊細白石作成正門前安置美石精工神像築工者至二百二十年乃成



六歐邏巴洲亞嘉亞省供木星人形之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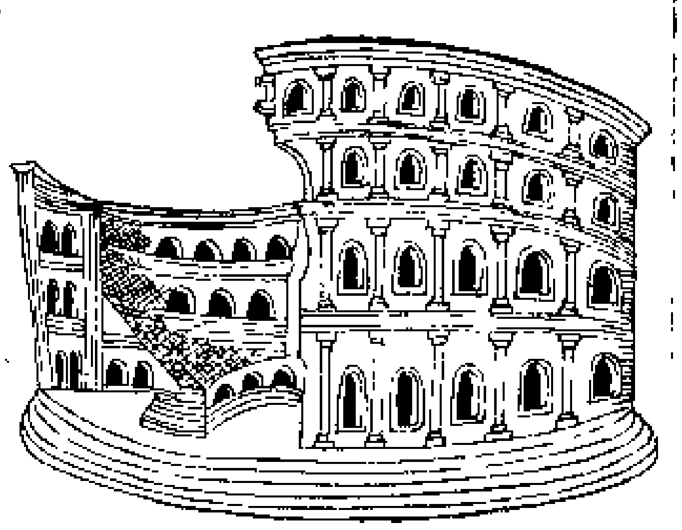
斐第亞天下名工取山中一塊最硬大石雕刻木星人形之像身體宏大工精細巧安坐廟中時有識笑者對工師曰設使這宏大之軀起立豈不沖破廟宇乎工師答曰我已安置之萬不能起立



七法羅海島高臺

厄日多國多禄茂王建造崇隆無際高臺基址起自郊山細白石築成頂上安置多火炬夜照海艘以便認識港涯叢泊

公樂場圖



古時七奇之外歐羅巴州意大理亞國羅瑪府營建公樂場一座體勢橢圓形周圍樓房異式四層高二十二丈餘俱用美石築成空場之徑七十六丈樓房下有畜養諸種猛獸多穴於公樂之時即放出猛獸在場相鬬觀看者坐圍團臺級層層相接高出數丈能容八萬七千人座位其間各有行走道路不相逼礙此場自一千六百年來至今現存

坤輿圖說卷下終

皇清道光廿一年歲次辛丑金山錢熙祚錫之甫校梓

坤輿外紀

（說鈴之一）

南懷仁著

坤輿外紀

極西南懷仁敦伯著

人稟四元行

莫臥爾國人稟四元行之一及其死也各用水行葬其屍稟土者入土稟水火者入水火稟氣者懸尸于空中

巨鳥異獸

印第亞有巨鳥吻能解百毒一吻值金錢五十枚能識人言命負物至某處往輒不爽他國象遇之則蹲伏其地多毒蛇泉水染其毒人畜飲之卽死有獸名獨角每日以角攪其水人畜鳥獸方敢飲有牛大如象生兩角一在鼻上一在頂背皮如鎧甲頭大尾短能居水中數十日百獸俱懾伏値象與虎必逐殺之骨肉皮角牙糞皆爲藥西洋貴重之其猫有肉翅能飛蝙蝠大如猫

石人

納多理亞國有山多變石國人往鑿之至一石穴石人無算皆昔時避亂之民穴居于此死後爲寒氣所凝漸化爲石

人異

韃而靼人性好勇以病歿爲辱啗馬肉以馬頭爲絕品貴者方得食之更有晝行夜伏身蒙鹿皮喜食蛇蟻蜘蛛者有人身羊足者有長人善躍一躍三丈者氣候極寒夏月層冰二尺

把雜爾

渤泥國有獸名把雜爾似羊鹿腹內生一石療百病極貴重至百換國王藉以爲利

小自鳴鐘

熱爾馬尼亞國其人工作精巧制器匪夷所思能於戒指內納一自鳴鐘有一大銃能于二刻間連發四十次

冬至日短

莫斯哥未亞國其地夜長晝短冬至日止二時氣候極寒室宇多用火温行旅爲嚴寒所侵血脈俱凍輒入温室耳鼻輒墮自外來者先以温水浸其軀俟僵體漸甦方可入室八月至四月皆衣裘

鷲石　三奇

諳厄利亞國有怪石能阻鑿長七丈高二丈隔[?]石發大銃不聞有湖長百五十里廣五十里有三奇事一魚味甚美皆無鰭翅二天靜無風倏起大浪破壞舟楫三有小島無根因風移動人弗敢居草木極茂滋息牛羊鹿豕甚多

亞既剌

利未亞國百獸所聚與類相合輒產奇形異狀之獸有名亞既剌乃百鳥之王羽毛五彩色高二三尺

首有冠鉤喙如鷹飛極高巢于峻山石穴生子令視日目不瞬者乃留之性鷙猛能攫羊鹿百鳥食之毒蛇能害其子此鳥先尋一種石置巢邊蛇毒遂解有山貍似麝臍後一肉囊香滿輒病就石上剔出始安香如蘇合油黑色能療耳病産異羊一尾重至十斤味至美土人冒險者能制毒蛇且探亞既剌巢中餘肉可供終歲之食

騾能傳種

厄曰多國女人恒一乳三四子不以爲奇騾能傳種生騾駒

亞爾加里亞

莫納木大彼亞國産象極大一牙有重二百斤者獸如猫名亞爾加里亞尾有汗極香阱于木籠汗沾于木乾之以刀削下便爲奇香

無核果

聖多默島産百果俱無核

樹脂　鳥卵

白露國有樹生脂膏極香烈名拔爾撒摩傷者傷[?]指一晝夜肌肉復合如故塗瘡不瘢塗屍千年不腐一鳥名厄馬最大長頸高足翼翎美麗不能飛足若牛蹄善奔走馬不能及卵可作盃器今番舶所市龍卵即此物

懶面

蘇木國一獸名懶面甚猛爪如人指鬃如鳥腹垂着地不能行盡一月不踰百步喜食樹葉緣樹取之亦須兩日下樹亦然有獸前半類狸後半類狐人足梟耳腹下有房可張可合恒納其子于中欲乳方出

長人

長人國又名智加國地方頗冷人長一丈許遍體皆毛好持弓矢矢長六尺每握一矢插入口中至沒羽以示勇男女以五色畫面為文飾嘗掘地得人齒潤三指長四指餘蓋昔時人更長矣

異雞

罷悉可國有雞大如鵝羽毛華彩味最佳吻上有鼻如象可伸可縮縮僅寸餘伸可五寸許惱怒則血聚于鼻正赤尾開屏如孔雀

無對鳥

爪哇島等處有鳥名無對無足腹下生長皮如筋纏于樹枝以立身毛色五彩光彩可愛不見其飲食惟服氣而已

獨角獸

印度國產獨角獸形大如馬極輕快毛色黃頭有角長四五尺其色明作飲器能解百毒其獸能觸大獅若悞觸樹角不能出反為獅噬

鼻角

印度國剛霸亞地產獸名鼻角身長如象足稍短遍體皆紅黃斑點有鱗介矢不能透鼻上一角堅如鋼鐵將與象鬬時則于山石磨其角觸象腹而斃之

乳羊

南印度國產山羊頂生兩乳下垂乳甚肥壯眼甚靈明

般第狗

意大理亞國巴鐸河產般第狗晝潛于水夜臥岸地毛色不一以黑為貴能嚙樹木其利如刀

大懶毒辣

意大理亞國有蜘蛛類名大懶毒辣凡螫人受其毒即如風狂或嬉笑或跳舞或仰臥或奔走其毒中人氣血比年必發療其疾者以各人本性所喜音樂解之

獲落

里多尼你亞國產獸名獲落身大如狼毛黑光潤皮甚貴性嗜死屍貪食無厭飽則去入稠密樹林夾其腹令空又覓他食

撒剌漫大辣

熱爾馬尼亞國獸名撒剌漫大辣產于冷濕之地性甚寒皮厚力能滅火毛色黑黃間雜背脊黑長至尾有斑點

狸猴獸

額第約必牙國有獸上截如狸下截如猴色如死灰重腹如皮囊遇獵人逐之則藏其子于皮囊內居于大樹中其樹徑約三丈餘

獅

利未亞州多獅為百獸王諸獸見之皆匿影性至傲遇者亞俯伏雖至飢不噬于人逐之亦遲行人不見處反任性疾行畏雄雞車輪之聲聞即遠遁又最有情受人德必報常時病瘧四日即發一瘧病時躁怒猛殺人不能制擲以毬則爲跳擲弄不息

意夜納

利未亞州有獸名意夜納形色皆如大狼目睛能變各色夜間學人聲音以誘人而啖之

蘇

智勒國產異獸名蘇其尾長大與身相等獵人逐之則負其子于背以尾蔽之急則吼聲洪大令人震恐

長吻鵲

伯西爾喜鵲吻長而輕與身相等空明薄如紙

無目蛇

伯西爾有蛇大而無目盤旋樹上凡獸經過其旁聞氣即緊縛之樹間而食

駱駝鳥

南亞墨利加州產駱駝鳥形似駱駝禽中最大者首高于乘馬之人走時張翼如棚疾于馬腹中甚熱能化生鐵

四絕

罷悉可國有四絕一馬二屋三街衢四相貌

七奇

一亞細亞州巴必鸞城二樂德海島銅人巨像三利未亞州厄日多國孟斐府尖形高臺四亞細亞州嘉略省茅索祿王塋墓五亞細亞州厄弗俗府供月祠廟六歐邏巴州亞嘉亞省石造供木星人形七羅法海島高臺

海族

海族不可勝窮自鱗介外凡陸地走獸海中多有相似此魚族一名把勒亞身長數十丈首有二大孔噴水上出勢若懸河見海船則昂首注水船中頃刻水滿船沉遇之者以盛酒鉅木罌投之連吞數罌俛首而逝淺處得之熬油可數千斤一魚名斯得白長二十五丈性最良能保護人或漁人為惡魚所困此魚往鬬解漁人之厄故國法禁人捕之一名薄里波其

色能隨物變如附土則土色附石如石色一名仁魚西書記此魚嘗負一小兒登岸偶以鬐觸傷兒兒死魚不勝悲痛亦觸石死西國取海豚嘗取仁魚爲招每呼仁魚入網卽入海豚亦與之俱俟豚入盡復呼仁魚出網海豚悉羅一名劍魚嘴長丈許有齒刻如鋸猛而多力能與把勒亞魚戰海水皆紅此魚輒勝以嘴觸船而破海船甚畏之一魚甚大長十餘丈濶丈餘目大二尺頭高八尺口在腹下有三十二齒齒長徑尺頤骨亦長五六尺迅風起嘗衝至海涯一魚甚大有力海船遇之其魚竟以頭尾抱船兩頭舟人欲擊之恐一動舟必覆惟跪祈天主須臾解去一如鱷魚名剌瓦而多長尾堅鱗刀箭不能入足有利爪鋸牙滿口性甚獰惡入水食魚登陸人畜無所擇百魚遠近皆避第其行甚遲小魚百種嘗隨之以避他魚吞啖生子初如鵝卵後漸長以至二丈每吐涎于地人畜踐之卽仆因就食之凡物開口皆動下頦此魚獨動上齶口中無舌冬月則不食物人見却走必逐而食之人返逐之彼亦却走其目入水則鈍出水極明見人遠則哭近則噬故西國稱假慈悲者爲剌瓦而多哭獨有三物能制之一爲仁魚蓋此魚通身鱗甲惟腹下有輭處仁魚鬐甚利能刺殺之一爲乙苟滿鼠屬也其大如猫善以泥塗身令滑俟此魚開口輒入腹嚙其五臟而出又能破壞其卵一爲雜腹蘭香草也此魚最喜食蜜養蜂家四周種雜腹蘭卽弗敢入有名落斯馬長四丈許足短居海底罕出水面皮甚堅用刀刺之不可入額有角如鈎寐時以角掛石盡日不醒又有魚大如山昔西舶海島繫舟登島

行遊復在島逕作火食漸次登舟解維不幾里忽聞起大聲回視所登之島已没方知是一魚背有獸形體稍方其骨軟脆有翼能鼓大風以覆海舟其形亦大如島又有一獸二手二足氣力猛甚遇海船輒顛倒播弄之多遭沒溺稱爲海魔其小者有飛魚僅尺許能貼水面而飛有狗魚善窺飛魚之影伺有所闘先至其所開口待啖恆追數十里飛魚急輒上舟爲人得之舟人以雞羽或白練飄揚水面上着利鉤狗魚認爲飛魚躍起吞之爲舟人所獲又有麻魚狀極龐鈍饑餓時潛于海底魚聚處凡魚近其身卽麻木不能動因而食之倘人以手足近之亦必麻木又海蝦蟆產地中海與石同色饑時潛身石內鼻吐一紅線如小蚯蚓以餌小魚衆魚倏以爲石內小蟲爭食之咸入其口西紅海內產風魚可以占風國人曬乾掛于房內以其身首所向卽爲風起之方有介屬之魚僅尺許有殼六足足有皮如欲他徙則豎半殼當舟張足皮當帆乘風而行名曰舡魚有蟒大踰丈許其鱗以箝人首人首立斷箝人肱人肱立斷其殼覆地如發屋然可容人臥有海馬其牙堅白鎣淨紋理細如絲髮可爲念珠等物復有海女上體如女人下體爲魚形其骨爲念珠服之可止下血二者皆魚骨中上品各國貴重之海島有二種一宿島中者常飛颺海面海船遇之可占海島遠近一生長海中不知登岸舶上欲取之以皮布水面以鈎着餌置皮上鳥就食輒可鈎手若釣魚然有鳥能捕魚者身生皮囊如網入水裹魚而出人因取之又有極異者爲海人有二種其通體皆人鬚眉畢具特手指畧相連如

鳧爪西海曾捕得之進于國王與之言不應與飲食不嘗王以爲不可狎復縱之海轉盼視人鼓掌大笑而去二百年前西洋喝蘭達地曾于海中獲一女人與之食輒食亦肯爲人役使且活多年見十字聖架亦能俯伏但不能言其身有肉皮下垂至地如衣袍服者然但着體而生不可脫卸二者俱可登岸第不識其性情與溯其族類又不知其在海宅于何所似人非人良可怪

海產

海產以明珠爲貴則意蘭最上土人取海蚌置日中曬之俟其口自開然後取珠則珠鮮白光瑩有大如雞子者光照數里南海皆剖蚌出珠故珠色黯無光有珊瑚島其下多珊瑚初在海中色綠而質軟上生白子土人以鐵網取之出水便堅有紅黑白三色紅者堅而密白黑者鬆脆大浪山東北有暗礁水涸礁出悉是珊瑚猫睛實石各處不乏小西洋更多琥珀則歐邏巴波羅尼亞有之沿海三十里皆是因風浪所湧堆積此地龍涎香黑人國與伯西兒兩海最多有大塊重千餘斤者望之如島每爲風濤湧泊于岸諸蟲魚獸並喜食之

地理備考全書
(一)
瑪吉士輯譯

目錄

地理志　地球論
地球循環論　地球五星序秩
五星離地遠近論　新查五星論
新五星離地遠近論 附日月地球各星環道全圖
太陰晦明消長論　日月蝕論
補釋月蝕可證地圓論　辨彗星論
恆星列宿論　辨天漢論
確璣圜線論 附南北二極圖　赤道圖
二至二帶圖　黃道圖
南北圜線圖　二分二至線圖
午線圖　天邊圈圖
確璣圈線全圖
地球圜線論 附平行線圖　三十二方圖
寒温熱道論 附五道圖
緯經二度論 附緯線二度圖 各平行線長短數目
地球時刻道論 附三十道日長數目

辨四季寒暑論 附地球繞日外四季寒暑圖

大西洋瑪吉士輯譯

地理志

夫地理者地之理也蓋講釋天下各國之地式山川河海之名目分為文質政三等其文者則以南北二極南北二帶南圜北圜二線平行上午二線赤寒促熱四道直經橫緯各度指示於人也其質者則以江湖河海山川田土州島灣峽內外各洋指示於人也其政者則以各邦各國省府州縣村鎮鄉里政事制度丁口數目其君何爵所奉何教指示於人也此三者地球之綱領也不可缺其一焉且地理以學而論之本乎天文由天文之理方知地形如何度數如何地面各處之所在天下人類之差別是以欲窮究此理之要先應思地體如球常光轉于日球之外相距甚遠然後能悉地身與各星相關而地理之所謂文者乃可推測

地球論

昔人論地體不過曰其長無盡其厚莫測上居人道下隱鬼方在天惟日東升西沒之日月星辰不過為地之點綴裝飾而已又有印度而云者地體圓扁迴圈與天邊相連如表畢與表面相合一般迨後人歷經實據始覺地體本圓如球昔論皆屬虛偽故今名為地球其實顯然有情形堪證譬如天氣清明毫無遮蔽有船開行人則立于岸邊觀望其船漸漸去遠初則不見其船身後則不見其船桅又如有船自遠而來初則但見其桅後則方見其船若海面為平者不能有此情形去船開行已遠身桅皆當不見來船既已臨近身桅皆當見之且船身比桅大去船何以自下而上先不見其身後不

見其桅來船何以自上而下先見其桅後見其身乎若在船之人亦如之去船先不見其平地後不見其高山來船先見其高山後見其平地可見地本係圓者此理之一也再前明正德十四年有二人一名瑪加蘭士一名德拉給從歐羅巴駕船向西而行一直西進永不改向或有阻隔亦遶暫爲轉舵迫駛過其處仍然向西行遶一千一百二十四日不料復抵當日開帆故處越數歲復有安遜毅哥二人等駕舟往返循環亦皆如是若地係直者何能從西而往由東而返皆因地體本圓故能循環此理之二也又凡有向北而走者但見北方各星如自下而上漸起漸高其南方各星又似自上而下漸垂漸低者若向南而走則見北斗星如漸降漸下行至赤道之間則北斗星即不見矣其南方各星又似自天邊而現漸起漸高者可見地由南西北亦係圓形此理之三也尚有一理最易明曉地體之圓在月蝕款內因此處未曾講明月蝕之故是以未載俟解月蝕款內再爲補註

地球循環論

夫地體之圓前已引證解明無可疑矣至其循環之理則何也昔人云地球懸于渾天之中靜而不動日月各星晝夜循環于其外迨前明嘉靖二十年間有伯羅尼亞國人哥伯尼各者深悉天文地理言地球與各政相類日則居中地與各政皆循環于日球外川流不息週而復始并非如昔人所云靜而不動日月各星循環于其外者也以後各精習天文諸人多方推算歷屢考驗方知地球之理哥伯爾尼各所言者不謬矣并察得地球之轉有二一則日週一則年週日週者本身之週而復始也晝夜運動西向東旋隨旋隨升凡十一時七刻十一分四杪方週故地上之人仰觀各星皆如東升西沒此乃地球東旋之明驗也且地球既晝夜旋轉地上之人何以不覺其動譬如乘舟或東行或西行縱風息浪靜之際在船之人并不覺得船身搖動惟覺岸邊山林屋宇動轉船東行視彼如西往船西往見彼如東行此理亦可爲證也年週者旋于日外之週而復始也因其隨旋隨升遍歷十二宮位凡三百六十五日二時七刻三分四十五杪方能一週故有四季之分寒暑之別也

地球五星序秩

按哥伯爾尼各之法以日居中地球與五星循環于其外本體無光皆受日光而明近遠之度數相別循環之日期不同因其法順情合理故今之講習天文者無不從之茲將日體之廣大盤旋之日期及地球五星等本體之大小離日之遠近循環之遲速開列于左

日徑長三百一十五萬里比地徑大一百一十倍身大一百三十二萬八千四百六十倍居天之中樞紐盤旋不離本位凡二十五日六時一週復始

水星徑長一萬一千三百里比地徑小一倍半身小十分之九離日一萬三千三百六十一萬里循環于日之外凡八十七日十一時四刻十四分三十杪方行一週本身西向東旋至十二時零四分週而復始

金星徑長二萬七千八百七十里比地徑微小比地身小一分有二離日二萬五千萬里循環于日之外凡二百二十四日八時二刻十一分二十七杪方行一週本身西向東旋至十一時五刻六分週而復始

地球徑長二萬八千六百五十里離日三萬四千五百萬里循環于日之外凡三百六十五日二時七刻二分四十九杪方行一週本身西向東旋至十二時週而復始

火星徑長一萬五千九百二十里比地徑小一半有餘比地身不足一半離日五萬二千六百一十三萬里循環于日之外凡六百八十六日十一時一刻三分二十七杪方行一週本身西向東旋至十二時二刻九分週而復始

木星徑長三十三萬一千二百一十里比地徑大十一倍有餘身大一千四百七十倍離日一十八萬萬里循環于日之外凡四千三百三十日六時二刻方行一週本身西向東旋至四時七刻十一分週西復始

土星徑長二十七萬五千二百九十里比地徑大九倍有餘身大八百八十七倍離日三十二萬九千二百萬里循環于日之外凡一萬零七百五十六日二時一刻十二分方行一週本身西向東旋至五時一刻一分週而復始

五星之內惟木土二星與地球皆有跟星相隨其地球之跟星即月也本體亦無光其所發之光乃受日光照射者其徑長七千八百二十里比地徑四分之一有餘比地身小四十九倍離地八十五萬九千五百里循環于地球之外故曰地之跟星其循環于地之外有二週一爲有定之週乃自某處起行循環一週仍歸其處也凡二十七日三時六刻十三分四杪一爲交會之週乃每月朔或望之際也凡二十九日六時二刻十四分三杪蓋月繞地行于本道地亦繞日行于本道至二十七日

三時六刻十三分四秒月雖仍歸起行之本處而地已離原處去遠二十七度故月至起行本處不能如前之交會必須多行二十七度方能與日地三者交會也其行二十七度需二日二時四刻數分故朔至朔或望至望每月必二十九日六時二刻十四分三秒也每年其循環地球十二次因其循環之十二次不足三百六十五日之數所以三年一閏五年再閏也本身西向東旋至二十七日三時六刻十三分四秒週而復始

其木星有四跟星第一離木星九十三萬八千四百二

十八里循環于木星之外凡一日九時一刻十二分三十三秒方週第二離木星一百四十九萬零四百四十五里循環于木星之外凡三日六時四刻十三分四十二秒方週第三離木星二百三十八萬四千七百一十二里循環于木星之外凡七日一時六刻十二分三十三秒方週第四離木星三百一十九萬五千三百二十六里循環于木星之外凡十六日八時二刻二分八秒方週

其土星有七跟星第一離土星四十九萬里循環于土星之外凡一日十一時一刻三分二十七秒方週第二離土星六十五萬四千五百里循環于土星之外凡二日八時六刻十四分二十二秒方週第三離土星九十二萬零五百里循環于土星之外凡四日六時一刻十分十二秒方週第四離土星二百一十萬里循環于土星之外凡十五日十一時二刻十一分方週第五離土星二百八十萬里循環于土星之外凡七十九日三時七刻三分方週第六比第一星相近離土星四十一萬一千九百七十四里循環于土星之外凡一日四時三

刻八分方週第七去土星尤近離二十四萬一千五百二十四里循環于土星之外凡十一時二刻七分方週再土星除七跟星相隨外尚有一圈繞于其體之外名之曰土星圈以至好千里鏡觀之見其如有二圈相叠約寬六萬三千里週圍離土星亦約六萬三千里旋于土星之外凡五時二刻二分十五秒方週按評論之至善者其圈非他乃無數之跟星萃聚各于本道圍繞其外其星雖非盡集于一所人視之相離甚遠惟見其光交射如一線之相連故人見其圈與土星相離也如此可見土星雖離日甚遠所受之日光無多然而四面環繞之跟星甚衆勢必受其衆光照耀而益明也

五星離地遠近論

五星離地之遠近均以離日之遠近爲準其離日有比地近者有比地遠者近者以地球離日之里數爲度除去星離日之里數若干下餘若干卽星之離地里數也遠者以星離日之里數爲度除去地球離日之里數若干下餘若干卽星之離地里數也以此推之五星離地之遠近卽可知矣此一定之理雖易明曉但五星與地

旋行于日之外遲速不同遠近各別其地球五星相離之遠近曷能槩論如各星地球錯綜而行時日不同然必有交會之期至星地交會或均在日上或均在日下勢必相離較近若各星已行至日上而地尚在日下或地行至日上各星又至日下其相離自然較遠今將五星離地至近至遠里數分列于後

水星與地球交會之際相離二萬一千一百三十九萬里時日當中相離四萬七千八百六十一萬里

金星與地球交會之際相離九千五百萬里時日當中相離五萬九千五百萬里

火星與地球交會之際相離一萬八千一百一十三萬里時日當中相離八萬七千一百一十三萬里

木星與地球交會之際相離一十四萬五千五百萬里時日當中相離二十一萬四千五百萬里

土星與地球交會之際相離二十九萬四千七百萬里時日當中相離三十六萬三千七百萬里

新查五星論

前論之金木水火土五星外另有五星亦循環于日之

外本體無光皆受日光而明遠近之度數相别循環之日期不同其前論之五星自上古以來逐日考查無不了然其後查之五星查出之年限未久故中華之書未有記載但西國已定其名是以今將五星本體之大小離日之近遠循環之遲速查出之年限查者之姓名按西域之名而譯之開列于左以備便覽

第一星西域名曰嗚啦呶乃按古書列仙傳之意卽華言土星之父也别名哂嗶喇又名咡哈喇係西國一千七百八十一年卽大清乾隆四十六年習天文人咡哈喇查出者其徑長十二萬二千一百二十里比地徑大四倍比地身大七十七倍離日六十六萬二千萬里循環于日之外凡三萬零五百八十九日四時二刻九分方行一週本身之旋因相離過遠視之甚小無可爲記故惟見其旋難定週而復始之期也又有六跟星亦係咡哈喇以後查出者第一跟星相離八十萬零一千一百里循環于其外凡五日十時五刻十分五十五秒方週第二跟星相離一百零二萬九千二百四十里循環于其外凡八日八時三刻十三分四十八秒方週第

三跟星相離一百二十一萬二千零四十里循環于其外凡十日十時七刻三分四十八秒方週第四跟星相離一百三十九萬零三百三十里循環于其外凡十三日五時三刻十三分三十八秒方週第五跟星相離二百七十七萬八千八百四十里循環于其外凡三十八日七刻三分方週第六跟星相離五百五十五萬七千零七十里循環于其外凡一百零七日八時二刻九分二十一秒方週

第二星西域名曰嗹唎嘶亦按古書列仙傳之意卽華言禾女神也係西國一千八百零一年卽大淸嘉慶六年習天文人吡啊哂查出者其徑長五千四百二十里比地徑小四倍比地身小數目未定離日九萬五千五百二十二萬里循環于日之外凡一千六百八十日六時方行一週本身之旋與上同故難定週而復始之期也

第三星西域名曰吧啦嘶亦按古書列仙傳之意卽華言學問女神也係西國一千八百零二年卽大淸嘉慶七年習天文人哦哩哋吥嘶查出者其徑長七千里比

地徑小三倍比地身小數目未定離日九萬五千八百九十二萬里循環于日之外凡一千六百八十日八時方行一週本身之旋與上同故難定週而復始之期也

第四星西域名曰哝嚅亦按古書列仙傳之意卽華言諸神之后也係西國一千八百零三年卽大淸嘉慶八年習天文人哈嘓吖查出者其徑長四千七百五十里比地徑小五倍比地身小數目未定離日九萬一千二百七十八萬里循環于日之外凡一千五百八十八日方行一週本身之旋與上同故難定週而復始之期也

第五星西域名曰呭嘶噠亦按古書列仙傳之意卽華言火女神也係西國一千八百零七年卽大淸嘉慶十八年習天文人哦哩哋嘓嘶查出者其徑長若干比地徑小若干比地身小若干因其過小數目均未能定離日八萬一千五百三十萬里循環于日之外凡一千一百六十一日二時方行一週本身之旋與上同故離定週而復始之期也

其第一星目力佳者雖不用千里鏡亦能見之但覺體小光微難辨其詳細其第二三四五四星更爲體小

光微若不假千里鏡之力則覩之而不能見也

新五星離地遠近論

新五星亦如金木水火土五星並行于日之外遲速不同遠近各別時日不一勢必有交會之期如五星不異故今將新五星離地至近至遠里數開列于後

嗚啦嗷與地球交會之際相離六十二萬七千五百萬里時日當中相離六十九萬六千五百萬里

嚛唎嘶與地球交會之際相離六萬一千零二十二萬里時日當中相離一十三萬零零二十二萬里

吧啦嘶與地球交會之際相離六萬一千三百九十二萬里時日當中相離一十三萬零三百九十二萬里

哝嚅與地球交會之際相離五萬六千七百七十八萬里時日當中相離一十二萬五千七百七十八萬里

呭嘶噠與日交會之際相離四萬七千零三十萬里時日當中相離一十一萬六千零三十萬里

再按西域天文書金木水火土五星及新五星與日月地球等皆有記號以便認辨今將各記號按其次序開列于後備覽

☉日　☿水星　♀金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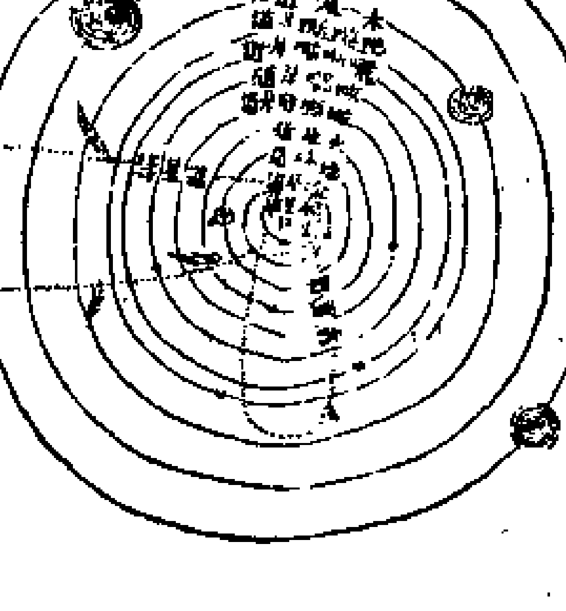
♁地球　♂火星　⚶呭啦嘶噠星

⚵哝嚅星　⚳嗹唎嘶星　⚴吧啦嘶星

♃木星　♄土星　♅嗚啦嗷星

☽月

日月地球各星環道全圖



圖上正中乃日以外大小按次十一圓圈爲各星相離遠近所行之本道自水星起至嗚啦嗷星止其道上所有之小圓圈乃該星跟隨星之循環道也又圖上各圓圈因紙地窄小故不能按離日之里數計算不過畧將其形式而已再各星之本道雖前圖皆畫圓形乃截長補短歸于遠近畫一然而其本形實係如卵者但非似彗星所行之本道長而且尖也故日居其間四方相離有遠近之別今將各星行于本道離日之至遠至近開列于後

水星離日至遠一萬五千八百五十萬零四千五百里至近一萬零八百七十一萬五千五百里
金星離日至遠二萬五千一百七十七萬二千九百七十里至近二萬四千八百二十二萬七千零三十里
地球離日至遠三萬五千零八十四萬零四百三十里至近三萬三千九百一十五萬九千五百七十里
火星離日至遠五萬七千五百五十五萬八千一百里至近四萬七千六百七十萬零一千九百里
木星離日至遠一十八萬八千七百八十七萬四千一

百里至近一十七萬一千二百一十二萬五千九百里
土星離日至遠三十四萬七千六百四十八萬一千六百八十里至近三十一萬零七百零一萬八千三百二十里
月離地至遠九十萬零七千二百三十里至近八十一萬一千七百七十里
新五星因發出年限未久除鳴啦吸星之外其餘四星離日至遠至近之別尚無考查詳明故未備載今將鳴啦吸星離日之至遠至近開載于後
鳴啦吸星離日至遠六十八萬八千七百四十六萬二千零七十里至近六十三萬五千二百五十三萬七千九百三十里
以上各數目乃約計而算因各國之里數算法或有不同故不可以此為不易之數目也

太陰晦明消長論

月球本體無光借太陽之光而明故凡循環于地球之外每有晦明消長隱露更生之別此非他故乃因人居地上見其有如此者而月之本體總係半邊光明也譬

如以線繫一球對燈光而轉于一人之外則此球若在燈人之間或上或下其被光照而明之半邊則對于燈其背陰而暗之半邊則對于人若離其間往右而轉人視之見其黑者漸漸退少亮者漸漸增多也凡轉至人在燈球之間或上或下其被光照而明之半邊則對于人其背陰而暗之半邊則對于外若離其間仍往右轉人再視之其亮者又漸漸退少黑者又漸漸增多也但球之所在不論前後左右其體受燈光而照者永是半邊並無差別其所以晦明消長乃人之所見者也月體亦然凡行于本道在日地之間或上或下其有光之半邊必然向日其無光之半邊必然向人此乃月朔之時也凡離于日地之間往西行本道越八分之一其有光者漸長無光者漸消人于地上觀之見其微露一彎光明故名為蛾眉新月此乃初三四之時也凡行本道至八分之二人于地上觀之見其光漸漸長至半規故名為上弦此乃初七八之時也凡行本道至八分之三人于地上觀之見其光益長至多半規猶卵形之式此乃十一二之時也凡行本道至八分之四卽半途之中其

光盈規人于地上觀之見其團圓如鏡此乃月望之時也凡行本道至八分之五其明又漸消晦又漸長人于地上觀之見其光初退一彎又如卵形之式此乃十八九之時也凡行本道至八分之六人于地上觀之見其光漸漸消去半規故名為下弦此乃二十二三之時也凡行本道至八分之七其無光者益增有光者益減人于地上觀之見其微餘一彎光明故名為蛾眉殘月此乃二十七八之時也凡行本道至八分已盡之一週復至日地之間其無光之半邊又向于人其有光之半邊

又向于日此乃再月朔之時也可見月與日合則為朔離則為弦對則為望但或合或對地月日三者不能常常正直故雖合而無日蝕雖對而無月蝕也蓋月地各行本道遲速不同至相合之際地與日正對而月在其間不上不下適當其中方有日蝕至相對之際月與日正對而地在其間不上不下適當其中方有月蝕若至相合之際地與日正對而月在其間或上或下所以每月皆有月朔而不能皆有日蝕也至相對之際月與日正對而地在其間或上或下所以每月皆有月望而不能皆有月蝕也再月之上弦下弦何以分辨蓋月光彎環者向西則為上弦月光彎環者向東則為下弦也

日月蝕論

夫日月之蝕古人不明其理以為不祥之兆故有向天祈禱祇解之舉更有惑于蝕字之名故以為天上有蟾蜍食之先吞後吐亦謂不祥之兆且有恐其將來食盡不吐之憂是以鳴鑼擊鼓然燭焚香并召僧道設壇誦經者名曰救護凡此皆因不明日月之蝕乃天地造化自然之理也夫日蝕月蝕果何故耶蓋地月各行于本道不息月乃地之跟星離地球八十五萬九千五百里循環于地球之外相離地球之遠近雖異于各星抑有交會之際其交會之際如日居上而地居下月在其中斯有日蝕緣地本黑暗必受日光而明凡有月過其中勢必掩蔽日光不能下照且月之正面受日光而明者向上其背面黑暗者向下故日蝕必在月朔乃此時日月地俱平直相對也其交會之際如月居上而日居下或月居東而日居西地在其中斯有月蝕緣月本體亦黑暗必受日光而明凡有地過其中勢必掩蔽日光不

能射照且月之循環地球之外必于十五日方能行至地球背面故月蝕必在月望乃此時月地日俱平直相對也再日月之蝕所蝕多寡不同故有三等之分一曰滿蝕一曰半蝕一曰圜蝕其滿蝕者乃本體全被蔽者也日月之蝕皆然日蝕者蓋月道非圜其形如卵故月行本道離日地有遠近之分雖本體較日甚小但近日則不能全蔽其光近地則可以全蔽其光也且滿蝕更有隨蝕隨現蝕後微停始現之別蓋日大月小日光照月月之黑影下垂尖銳離日愈遠其影愈尖勢必影隨

形轉地上之人若在月影之末其處黑影尖小月身一動其影即過人則即見日光故曰隨蝕隨現也地上之人若在月影之中其處黑影寬大月身雖動其影不能立刻過完及至黑影過完必稍斯須人則方見日光故曰蝕後微停始現也月蝕者地體大于月月細于地受日射之影中地大月小可以全蔽其所受之光月即黑故爲滿蝕且滿蝕亦有隨蝕隨現蝕後微停始現之別蓋日大地小日光照地地之黑影上射尖銳地離日愈遠其影愈尖亦必影隨形轉天上之月若離地遠其處

黑影窄小過之甚易毋庸耽延即刻可現人則即見月光故曰隨蝕隨現也天上之月若離地近其處黑影寬大過之較久必須遲滯不能即現人則微待方見月光故曰蝕後微停始現也其半蝕者有多半少半之分日月之蝕皆然蓋此際地月各行本道雖然交會未曾平直相對或上或下惟蔽半光故爲半蝕其圜蝕者乃中間黑暗週圍露光也惟日蝕則然蓋月體較日體甚小雖平直相對但月近日遠地其黑影未曾到地是以地上之人倘可見日之週圍圓光故爲圜蝕且日蝕非每

朔而有之因月行本道或左或右不能常與日地平直相對而交會也又月蝕亦非每望而有之因地行本道其影隨形而轉月行本道不能常常遇地之影也但日蝕月蝕每年至多不能越七次至少不能無二次且日蝕比月蝕較多但月蝕比日蝕易見至日之滿蝕甚少每十八年之間共約七十次乃四十一次日蝕二十九次月蝕也又不能天下各處皆然因有先後之分多寡之別故不能畫一也

補釋月蝕可證地圓論

上款已解明月蝕之故乃月上日下地在其中日所發之光爲地影遮蔽不能照于月身而地影射于月身也且影必如形一定之理若地體果方月中之地影必露圭角何以月蝕或滿或半或多半或少半人但見其黑影永爲圓者蓋地必圜形始有圜影此理之最易明曉者也

辨彗星論

夫彗星古者不明其理或以爲硫磺之氣由地上升而焚發盡即息或以爲五星之流火或以爲地上之流星或以爲至高之雲受日光照射而明更有以爲妖星出現主有水旱刀兵之災紛紛議論不一而足凡此皆不明彗星之理者也自乾隆二十四年以後西域之精習天文者逐日多方考察漸悉與理故將以前所有無據之議論一槩盡爲删革也蓋彗星之現至高且久硫磺氣焚由地而起何能及其高久即五星流火地上流星亦不過瞬息之光彗星則有數日皆現者數月皆現者且現必終夜光明其非流火流星也明矣如乾隆二十四年所現之彗星六月有餘更可知也況流火流星無

定期亦無定向而彗星則現有定期行有恒道即至高之雲日照而明一遇風吹或飄散或變形何能如其有定恒也至妖星之論尤屬荒唐彗星之現各國皆見若主災異理應各處皆然何以此國有刀兵彼國却無或彼國有刀兵又無彗星出現也此等議論乃古人不知彗星之運動惟見其時隱時現或有或無故以各無定之據爲證焉自咖哂吸及哈嘿等考查真確始悉彗星之本體與地球五星相同惟所行之本道與地球五星相異耳故今人無不從其定論其所定論者地球與金

木水火土五星均循環于日之外月及各跟星又循環于所跟者之外除此尚有別星亦循環于日外者名曰彗星其循環之道與地球五星等行法不同蓋地球五星繞于日外其循環之道近于圜形日在正中彗星亦繞于日外其循環之道近乎卵形日在一邊前圖詳明因其本道長圜是以所行似有多寡不同其近于日則所行甚速日漸分明遠于日則所行甚緩日漸隱沒故時隱時現人不能常見雖用至上之千里鏡觀之亦不得見越數十載各按其本行輪迴之期而現人方得見

也且彗星非一體之大小不同所行之道亦不同有直橫斜三者之分或如卵形而行或直道而來繞過日體仍直道而去各從其所向行于本道所行較地球五星甚緩往返之年限亦久故人不能深悉其定期如地球五星之準然有數星亦知其輪迴之限矣如前明嘉靖十年所現之彗星越七十六載于萬歷三十五年復現西域習天文者推算其行度乃倒退而轉即嘉靖十年所現者至康熙二十一年又現較前所差不足一年之期後之習天文者按前推算始定其期云至西洋之一

千七百五十七八年間即乾隆二十二三年此星必復現至期果然今以七十五六年之數計之道光十四五年間所現者亦此星也又康熙十九年所現之彗星光芒甚大查古書所載前一百零三年即明隆慶十一年所現者亦如此星按其運動行度推算此星乃一百零三年週而復始者至乾隆四十八年果復現今以一百零三年之數計之至道光六十六年其星必當復現也又康熙四十一年所現之彗星察其形體光芒即前康熙七年所現者按其運動行度推算此星乃三十四年

週而復始者越三十四載即乾隆元年其星復現至乾隆三十五年又現嘉慶九年又現道光十八年又現皆此星今以三十四年之數計之至道光五十二年其星亦必復現也迄今西域之精習天文者率查推算共識彗星二十有一皆循環于日之外各行本道運動不同可見彗星亦如五星之類不過行法稍異耳猶有一者異于五星即其光芒也其光芒按艸嗽等諸精習天文者所論并非他故乃日之太陽真火鍛鍊其星而星體所發之暈遠射也何以見之如彗星之初現也離日尚遠其光芒微細及漸漸近日則光芒漸漸長大其始退也離日尚近其光芒遠射甚長及漸漸遠日則光芒亦漸漸短小相離愈遠不惟光芒隱沒即本體亦不見矣且其光芒與日相對如日在右其光芒則左射日在東其光芒則西射常散見于背後也譬如烟物于空中若不動揮其烟必直上升若稍動之其烟必偏斜而上天上之彗星亦然再彗星分為三等一名有鬚者一名有尾者一名有髮者其有鬚者比日先出光芒在前本體在後其有尾者日落方現本體在先光芒在後其有髮

者與日相對地間其中光芒在本體之後故人視之如在本體週圍若髮之在本體然也更有數星其體甚小光芒微暗人視之如無光芒者也以上之辨論實係考察詳明確據至理毫無疑義前人紛紛虛謬之論豈其然哉

恆星列宿論

凡論星者七政列宿皆在其中但因各星所發之光亮有大小明暗之別且因其所行本道有不離本處者有離本處可以常見者有又離本處又不能常見者故此分為三等一曰恆星一曰游星即金木水火土五星等

是也一曰彗星其游彗二星前已詳明今惟將恆星之理詳細解釋夫恆星者乃本體有光之星也彼此相離之遠近永無差異惟因地球本體西向東旋故人見其與日球每日似由東而西也其數目與測其離地甚遠蓋天狼乃為離地之至近者尚離一百三十八萬秭里譬如火礮所發至快之彈子每一時能行三千三百六十里雖飛行七百萬年亦不能及其他之遠者更難測度推算矣有用極長之千里鏡測者其見五星與月較大數倍其見極星則比前轉小惟光略明耳蓋凡有光者遠觀之其光發散似大而暗近觀之其光團聚似小而明故用千里鏡觀恆星五星等之大小即此理也其本體之廣大應按近遠而擬議之今以日球較驗譬如日體比地球大一百三十二萬八千四百六十倍其離地不過三秭四京五兆里而人觀之其本體大不滿五寸若再離遠十倍不過三十四秭五京里其體則大不滿五分再離遠十倍不過三百四十五秭里其體則大不滿五釐再離遠十倍不過三千四百五十秭里其體

則大不滿五毫再離遠十倍不過三萬四千五百秭里其體則大不滿五絲再離遠十倍不過三十四萬五千秭里其體則大不滿五忽若論其光亦當如之且小至釐毫絲忽相離又既甚遠如何能見不過推其理而言之今天狼離地遠至一百三十八萬秭里之多難不用千里鏡而尚能見其體大如星光明遠射可見其體比日體甚大其光比日光尤明此離地至近之恆星尚然若是其他更何能論定哉是以不能盡為推算其體之大小離之遠近故凡精習天文者皆言各恆星之體相

離地球既已極遠尚能見其光明本體自必甚大也至于其數不假千里鏡之力而目能得見者約一千餘道後按嗹吧嘛喝者所算定之數二千零二十二星後之各習天文者逐日考察漸加漸多至嗳啦嚀嘶嘅者則論定數目增至三千四其身有大小之別故分為六等其至近者視之體大光明故為一等其次漸遠體光視第一等畧小者列為第二等再其次則愈遠體光視第二等畧小者列為第三等以次推之漸遠漸小次第而分故有六等焉若以千里鏡觀之則其數無窮矣蓋不用千里鏡觀之但得見其如一星然若用極長之千里鏡仔細察看則見其尚有四面環繞之星甚多聚集于一所也又昴宿不用千里鏡視之惟有七星名以千里鏡觀之按嘶哈者算有七十八星嗣後又有嘶喷者算有一百零八星之多參宿不用千里鏡視之則惟有三星若以千里鏡觀之按嘛哩嘐者算有八十星嗣後又有嘀嘘者算之約有二千星之多其他宿及各星等之數目若用至上之千里鏡觀之尚有見不真者焉能定論所此可見但有數星時隱時現或明或暗難以有一

定之明然觀之者斷難盡爲算得其數其循環之理亦如日月地五星等本身之發光且恆星本體之光與日相同日則離地較近雖然盤旋其光常明無所分别星則離地甚遠雖亦本體自有之光諒大小不等必非過體一般故旋至光大者向下所射可以到地視之得見若旋至光小者向下所射不能到地即不得見矣再其光亦非常明乃閃閃不定與五星之光定而常明者不同蓋五星受日光而明然其離地較恆星之離地甚近又光力充足故地中上升之氣不能遮蔽其恆星雖本體自有之光而明然其離地較五星之離地甚遠又光力微弱故地中上升之氣得以或蔽但五星或臨沒或始出之際因天邊之氣比天中之氣盛多故其光亦閃閃莫定不能常明若遇有風之時氣之蠕動甚速其光之閃閃更頻也今之習天文者皆言其恆星必如日球有别星環繞于其外惟因至高極遠難以計算故不能盡悉而定論哉

夫列宿者天文家以爲數星之環集借鳥獸之名而名之也蓋上古呢唔哆同吧嗅囉呢啞二國之牧童夜間

牧于田野仰觀天上各星集于一處或有多者或有少者其形不一因以地上庶物鳥獸等之名隨意而名之嗣後習天文者因其名已定且昔人皆仍之未改習慣自然故亦不肯改易仍照舊名即天文圖上亦按其名之形而繪之但其星之集本與所定鳥獸等之名毫不相似至其數目在天朝不過二十有八在西域最時亦不過三十有三居北方者二十有一居南方者一十有二今之人逐日考察陸續增至七十七宿在黃道者一十有二居北方者三十有四居南方者三十有一其黃道之十二即十二宮也共有一千一百四十四星至多者乃西宮內有二百零七星至少者乃戌宮內有四十二星至于南北二方之宿因漸加增至今共查得有一百零八宿緣此書專論地球而各星與之相關者不過畧言大概並非解釋天文故未備載其名也

辨天漢論

夫天漢者古人議論紛紛皆無證據非惟中華爲然即西域亦然緣彼時之人尚未深悉天文之理又無千里鏡察看不過因各聽說如華名河漢番名乳道各就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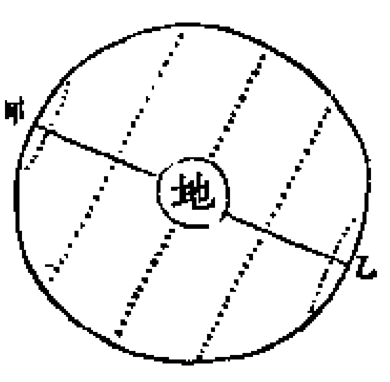
名以爲說辭也今將其無稽之談一槩剛除特爲察看真實循理而解釋之蓋天河于晴明之夜不用千里鏡而觀之但見其茫茫如白烟一道橫于空際似殘破間斷者若以至上之千里鏡而觀之乃無數甚小之星萃集一條其光輝射照甚多則紛紜散亂故但能辨其爲星而其星之數過多亦斷難推算且離地甚遠光力微弱是以無千里鏡觀之但能見其如白雲一道而不能辨其爲無數小星之萃集也

璿璣圜線論

以上各款俱已詳明日本居中五星地球等率各跟星同繞于日之外惟因地球之本體每日西向東旋故人居地上觀日月及各星均如由東而西轉于地體之外而地在其中因此見日月諸星皆似一晝夜週而復始也但各精習天文者觀天上諸星運動其所行之圜線盡是平排均勻而有大小之别其過于地之正中則圜線似覺甚大其過于地之兩旁則圜線似覺漸離漸小且有二處似覺不動者如天與各星循環之樞紐故名此二處曰天極其在北者曰北極其在南者曰南極又

料二極之間有一線貫于渾天之中而運動者故名之曰天軸也後圖詳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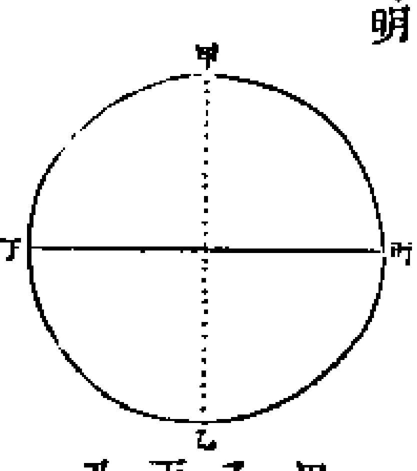
南北二極圖



甲爲北極乙爲南極甲乙一線爲天軸大圈乃天圜小圈乃地球也其小點線乃星所行之圜線也

又觀春秋二分之時日所行之圜線與南北二極相距均平正對當中平分天體爲兩半故以此中分之圜名曰赤道亦曰晝夜平線蓋凡日到此處皆天之下晝夜均平也後圖詳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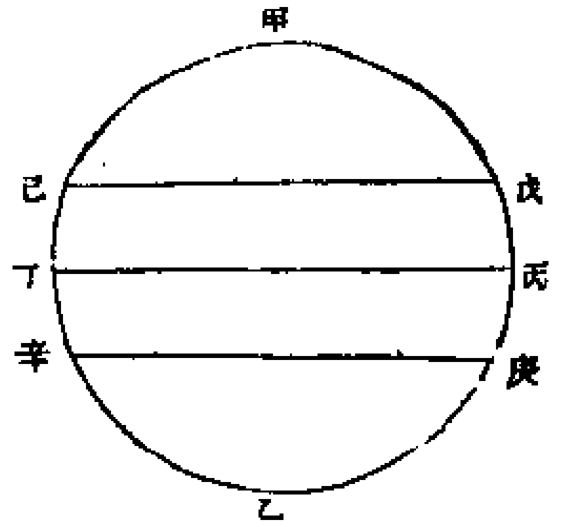
赤道圖



甲爲北極乙爲南極丙丁一線乃赤道也

又觀日似循環而行自冬至距夏至即于一處而起每日漸進直抵于一處而止又自夏至距冬至即于所抵之處而起每日漸退復歸于所起之處而止仍復前進往返不息週而復始因定其二處名之曰至蓋緣日至于是似覺停止而不逾也即于其所至之二處記畫二圈與赤道相平名之曰帶其在北者曰北帶其在南者曰南帶每離赤道二十三度二十八分後圖詳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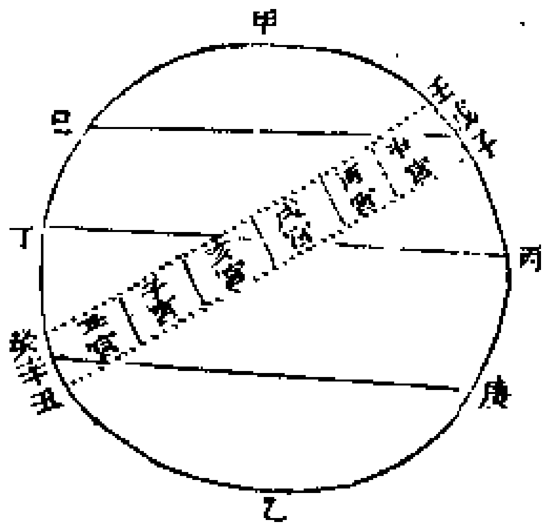
二至二帶圖



戊爲夏至辛爲冬至戊己一線乃北帶庚辛一線乃南帶也每帶相距赤道二十三度二十八分

又于南北二帶之間所至之處斜畫一圈一邊與北帶相連一邊與南帶相連名之曰黃道中線似爲日行之道實爲地行之本道也每日行約一度所有日月二蝕皆在中線之上自中線以上八度中線以下八度兩環相叠寬十六度名曰黃道五星所行之本道皆在其內其黃道有十二宮分之一宮三十度每宮約應一月日則每月似覺行過一宮其戌酉申未午巳六宮在赤道之北故名爲北宮其辰卯寅丑子亥六宮在赤道之南故名爲南宮日到戌宮乃春分到未宮乃夏至到辰宮乃秋分到丑宮乃冬至也後圖詳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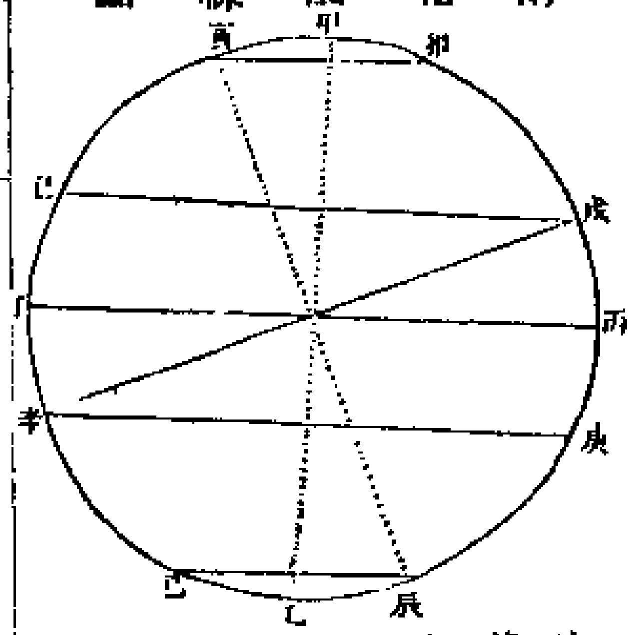
黃道圖



戊辛斜線爲黃道中線壬癸子丑二斜線所界之內乃黃道也寬十六度

又觀黃道離赤道二十三度二十八分其樞紐離赤道之樞紐亦應如之且日之類行于黃道凡逢冬夏二至之處其光准照半邊夏至則照北極而不能照南極冬至則照南極而不能照北極故于黃道樞紐之處記畫二圈離赤道之樞紐逕圍皆二十三度二十八分與赤道及二帶相平名之曰圍線其在北者曰北極圍線其在南者曰南極圍線也後圖詳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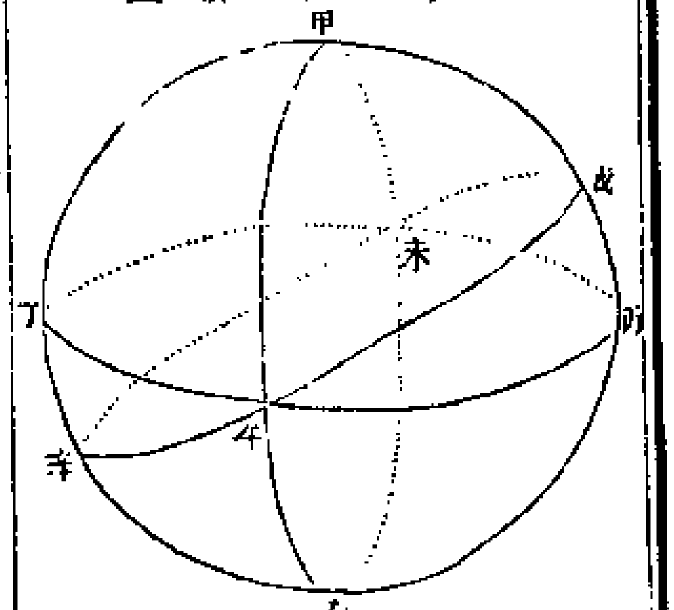
南北圈線圖



寅辰二字爲黃道樞紐之處寅辰斜線爲黃道之軸寅卯一線爲北極圍線辰巳一線爲南極圍線也

又觀日之類行凡至赤道與黃道交會之處晝夜勻停無多寡之分故從此處至南北二極取中直畫一圈名之曰春秋分線又觀日之類行凡至黃道與二帶相連之處晝夜不均有長短之別故從此處繞南北二極週圍記畫一圈名之曰夏冬至線後圖詳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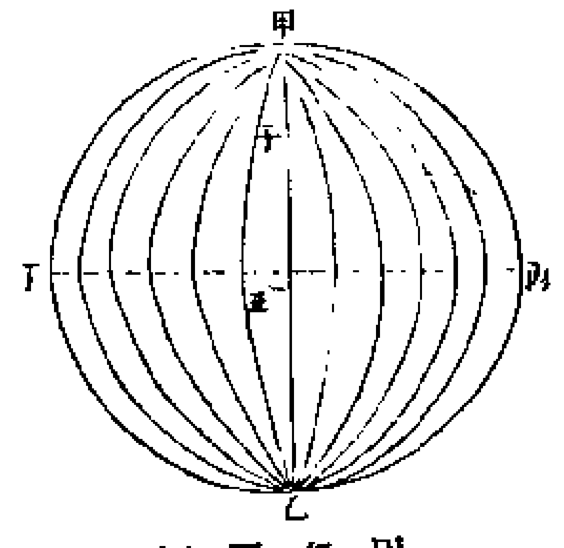
二分二至線圖



午未二字爲赤道同黃道交會之間處午爲春分之處未爲秋分之處甲午乙一圈爲春天一圈爲春秋分線戊爲夏至辛爲冬至甲乙丙丁一圈爲夏冬至一線也

又觀日類行于本道每日從東而起漸漸上升至午隱之處又似往西而墜漸漸落下且又觀日類行于本道凡至一處地上所居之人南北一直相對者不論遠近午正皆同因此即從其所至之處直往南北二極記畫一圈名之曰午線凡此線與赤道二帶二圍線接搭則爲直角又分天體爲東西二邊其午線共畫二十有四以示日類行之數每線相離十五度每度應兩刻故曰之類行每度四分也後圖詳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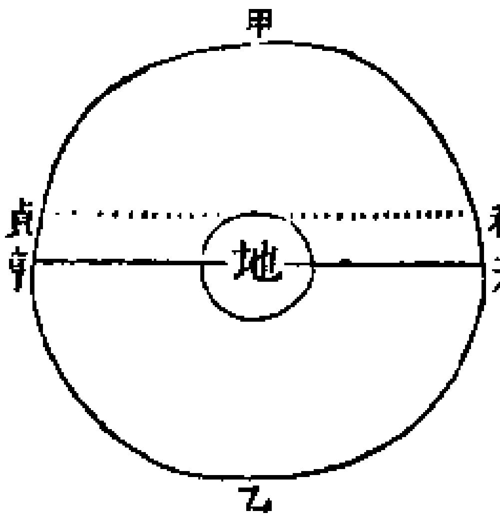
午線圖



甲子丑乙一圈爲午線其餘皆然共二十有四前面十二後面十二

又觀凡人立在海面上四圍環視但見海邊與天邊相連因此卽名之曰天邊圈但此圈隨在而得有高低之不同故其圈爲無定之圈惟過于地球之心分地體爲上下二面者乃爲有定之圈凡推測日星直貫升起之度數皆賴此圈爲準其極乃上下之天頂也而日與各星等皆似自天邊圈一邊而出一邊而入其出者爲東入者爲西距出入二邊各九十度正中之處上爲北下爲南也後圖詳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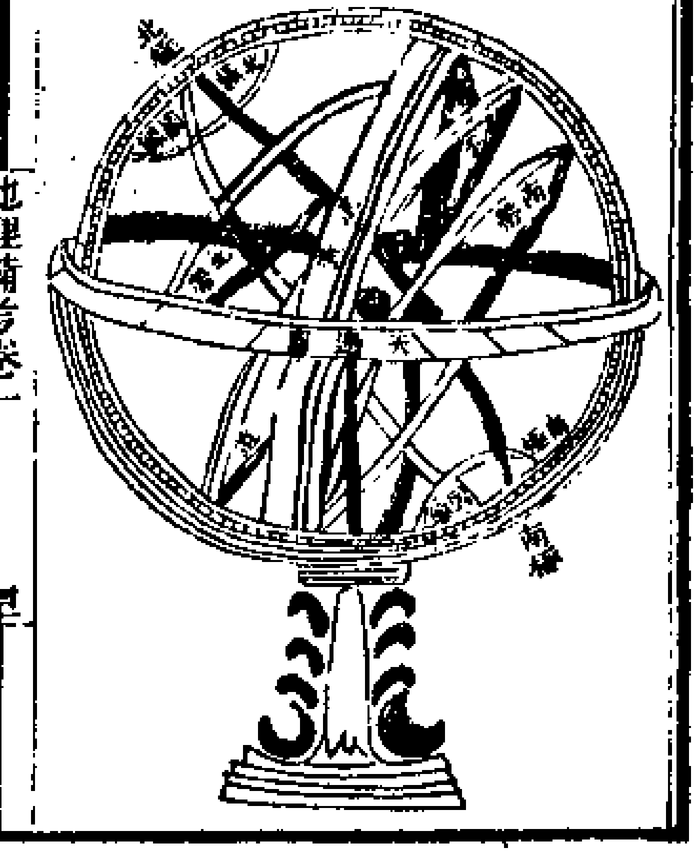
天邊圈圖



利貞一線乃天邊無定之圈元亨一線乃天邊有定之圈也甲字爲上天頂乙字爲下天頂

在後璿璣各圈線六大四小共十圈其大者乃赤道一圈黃道一圈春秋分線一圈夏冬至線一圈午線一圈天邊有定之圈其小者乃南北帶二圈南北極圈線二圈其午線雖分二十有四皆是一名故爲一圈其天邊圈雖卽境而成其數莫測亦是一名故亦爲一圈也

璿璣圖線全圖



地球圈線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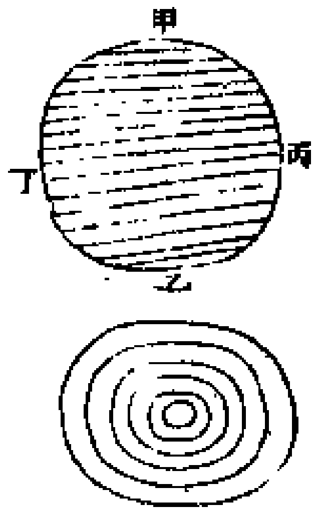
觀天文者因見諸星之行于本道及日之類行于黃道始造璿璣各圈線以定遠近之規模而論造化之歷象也察地理者欲布地面各處之所在相距之近遠無從入手乃借璿璣之形式而按各圈線之大小界畫于地球以定邦國之遠近而別各處之寒暑也且欲使地之體勢更爲顯然昭著是以二者合而爲一創造璿璣地球圖仍以璿璣各圈線之名而名之此乃地之所謂文者也前圖繪明備覽今將地球之軸二極樞紐大小圈線詳細解明

夫地軸乃人摹擬之線貫于地之中心而地借此每十二時由西向東而轉者其軸之兩端卽樞紐乃地極也一于北方一于南方與天之北極南極直對相應也

地球之圈線共十圈分爲大小二等其大圈線有六圈乃過于地之中心分地爲兩平半者其小圈線有四圈乃不能過于地之中心亦不能分地爲兩平半者也不論大小每圈皆分三百六十度每度六十分每分六十秒每秒六十微按中華二百五十里爲一度也

地球之赤道乃大圈之一也居地面之正中離南北二極同遠平分地體爲兩半在北者爲北方在南者爲南方按圈之本體分三百六十度按日之類行分二十四段每段十五度每十五度應四刻所以日之類行每度四分也赤道別名晝夜平線蓋此線凡與日正直相對則晝夜均平此線之樞紐乃地球南北二極也其徑度之遠近或往東或往西皆在此線之上而算凡有線與此線相平者則爲平行線後圖詳明

平行線圖



丙丁一線乃赤道餘皆平行線也

丙丁一線往上至甲乃北方往下至乙乃南方

人若由極而觀各平行線一若圈然其至大者乃赤道也

地球之二帶乃二小圈與赤道相平每離赤道二十三度二十八分其在北者曰北帶其在南者曰南帶

地球之黃道中線亦大圈之一也與赤道斜搭兩旁皆作二十三度二十八分之銳角其與赤道交會之處名曰春秋分處其與二帶相遇之處名曰夏冬至處此線乃地行本道也居于黃道正中分黃道爲兩半其兩端之處亦距地球兩極之處二十三度二十八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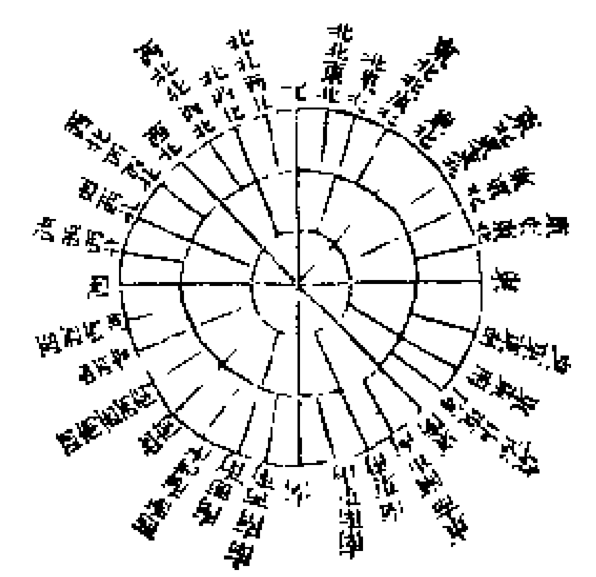
地球之南北極二圈線乃地球至小之二圈與赤道二帶相平者也離地球之兩極二十三度二十八分其在

北者曰北極圜線其在南者曰南極圜線
地球二分二至之圜線乃二大圈也此二圈在地球南北二極兩端之處十字交搭又與赤道爲直角并記四季之分至其過于赤道與黃道交會之處者名曰春秋分線其過于南北二帶與黃道相連之處者名曰夏冬至線
地球之午線乃一大圈過于地球之南北二極搭赤道爲直角而平分地球爲東西兩半均平者也其午線離總名爲一但赤道可分若干之處即可畫若干凡察地

理者定立午線每從所在有名之處先畫一線爲首隨後計算即從此線而起往東一百八十度往西一百八十度于背後相對之處而止因此暎咭唎人以畫于本國觀星台之午線爲首線咈囒西人以畫于吧嚟嘶京城觀星台之午線爲首線呂宋人以畫于咖嘀嘶地方之午線爲首線皆西洋人在京師欽天監即以越于京都觀星台之午線爲首線從此可見定午線之首任意而定各國皆以畫于本國京城或本國觀星台之午線爲首線也至名之爲午線者蓋凡日之類行及于此線則同在此線上一方地位午正莫不相同凡日之類行不能兩面光照其一面曰當正午一面則應正子若一面正午一面亦必正子也至于地球之上往往但畫二十四線每線相離十五度在赤道上計算也若地理圖上多有畫三十六線者每線相離十度易于計算也
地球之天邊圈乃一大圈平分地球爲兩半者也一半在上得日光而明一半在下背日光而暗此圈用以解明各星之升沒者蓋凡星之出于圈邊而上則曰升落于圈邊而下則曰沒其天邊圈非一各處不同蓋地

球體圓人若遷移他處則先所視之圈不能復見而見者則另爲一圈也其樞紐之處亦隨所在而易之其上極則直對人之頂者故爲上天頂其下極則直對人之足者故爲下天頂察地理者分天邊圈爲有定無定二等其有定者乃過于地之中心均分地球爲上下兩半者也其無定者乃人在海上而目爲海所限也與有定天邊圈相平其圈分爲三十二段每段十一度十五分應羅盤一方其三十二方後圖詳明

三十二方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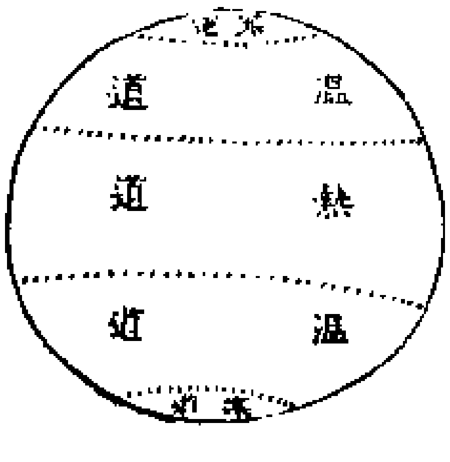
按大西洋咈囒哂暎咭唎等國四方偏隅之名不過二方相合而成譬如東南東北西南西北四方之偏隅也其名不過二正方相合大朝亦然但天朝除四正方即東西南北及各方偏隅即東南東北西南西北共八方外其餘未見其名且各西國三十二方非他乃以挨近之方相合而成如以正四方兩兩相合而得偏四方之名偏四方與正四方相合而得小八方之名小八方與至近之方或臨左或臨右相合而得次十六方之名共三十有二方故畫前圖詳覽

寒溫熱道論

地球大小各圈既已按處繪圖詳明無不詳備察地理者又觀其四小圈必橫分地球爲五段而各段中之處或在南或在北或在中勢必有寒溫熱三者之別各自不同故以每段而名之曰道其一乃熱道也在南北二帶之間者寬四十六度五十六分古之人以爲此段地方正當日光直射其地甚熱盡是荒沙故名之曰熱道迨後世之人稽查詳明始知古言錯悞蓋此段地方有長夜大露風雨及時而降不惟使其地之人能安居更爲

繁茂每年田禾稻穀兩季收割不但一處且各色香料藥材等惟此地出產并所產之五金寶玉較別段更爲精美如阿非里加阿細亞阿美里加三處地方所有在此段之中者其水土膏腴所產各物比地球諸處尤爲豐美也後人仍名熱道未曾改易蓋因日之類行乎本道不過于二帶之外其光比別段直射正照其地亦較別段微熱并非人所不能安居者也其二乃溫道也有二道焉一在北帶北極圜線之間者一在南帶南極圜線之間者每寬四十三度四分名之溫道者蓋因此段日之光照斜射非同熱道之正直相對故其地稍減其熱漸覺溫和也其三乃寒道也亦有二道焉一在北極圜線之內者一在南極圜線之內者每寬二十三度二十八分名之寒道者蓋因其此段每歲多半不見日光即或得日照臨其光亦不過斜射也且日凡在天邊下之時甚覺寒冷無處不凝結成氷其地雖不若熱溫二道之舒暢與人居之合宜然而其地亦有居人并非甚不能安者也後圖詳明

五道圖



緯經二度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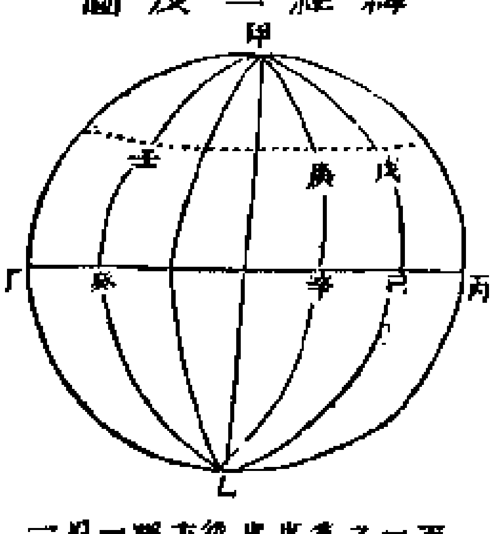
古之人以地體爲平坦東西之相距較南北甚寬故立緯線以量二極相離之遠近立經線以量東西相距之長短其緯度則從二極算起其經度則從鐵島算起蓋以爲昔鐵島地方之午線卽定西最末之午線也迨後世之人考查詳明深悉地球之形體而欲準定地面各處之所在仍用緯經二線之法其法先以地球分爲一百八十段每段橫畫一圈寬一度均與赤道週圍相平在赤道之北者九十圈南者亦九十圈其圈則爲平行

線其度則名曰緯度每一度六十分每一分六十秒又以赤道于地球上分爲三百六十格每格直畫一圈寬一度均達南北二極與赤道相搭爲直角其三百六十度分爲兩半不拘從何圈算起往東一百八十度往西亦一百八十度至背面相對之處而止其圈則爲午線其度則名曰經度也每度數亦與緯度相同則地球之上各處皆有平行線與午線相搭而各處之地位居于何度相離若干無不了然是以欲知不拘何所于地球上或在南或在北祇觀其居于第幾平行線與午線相搭之處卽可明矣今凡論地緯者乃一處之相距于赤道也凡論地經者乃一處之午線相距于第一午線也其緯度在于午線上計算從赤道而起往北九十度往南九十度其在北者則曰北緯度在南者則曰南緯度而地之愈近于極則其緯數愈多愈近于赤道則其緯數愈少各處之緯數至多不能越九十度蓋赤道之離二極也亦各九十度午線由赤道至于極亦各九十度也其經度在赤道上計算從第一午線而起往東一百八十度往西一百八十度其在東者則曰東經度其在

西者則曰西經度其定立午線之首前款已爲詳明其緯度因地球二極處形扁相離雖稍有差別然甚覺微細爲數無幾可以毋庸較論故諸察地理者一般計算未曾區別也但其經度之數有長短之別與緯度不同蓋因地球體圓自赤道南北兩分而前漸近于二極其平行線漸覺圈小而其午線之相離亦漸窄盡于樞紐之處故離赤道六十度之處其經度較之在赤道上者不過一半所以午線相離之至遠者在赤道上而經度之至長者亦在赤道上也故各處之經度凡論遠近總應歸赤道上計算也其經線可以按度數而算亦可以按時刻而算按度數而算則每一度分爲六十分每一分分爲六十秒按時刻而算則每十五度作爲四刻每一度作爲四分又每十五度有遲早一點鐘之差別在東者遲四刻在西者早四刻蓋日之顯行由東而西先過東邊之地方後過西邊之地方所以東邊得日在先西邊得日在後及至在西者方屆其時而在東者已越其時矣故東遲西早每十五度有一點鐘之差譬如京師時屆午正以東十五度之處則已交未初以西十五

度之處則尚係午初再東再西總以十五度爲限按此類推卽可知其時刻也今繪緯經二度圖于後以備覽

緯經二度圖



丙丁一線爲赤道線如戊字爲一處地方其緯度卽從己至戊之數其經度卽以甲癸乙一圈爲第一午線從癸至己卽其經度也若庚字爲一處地方其緯度卽從辛至庚之數其經度卽從癸至辛也如壬字爲一處地方則無緯度因其在赤道上其經度亦從癸至壬也如癸字爲一處地方則緯經二度皆無蓋因其在赤道上故無緯度在第一午線上故無經度也

以上所論以類推可見其一凡居于赤道上之處不見緯度蓋緯度從赤道起算直至二極必須離開赤道或往南往北一秒半秒方有可計算者凡居于第一午線上之處不見經度蓋經度從第一午線起算直至東西必須離開第一午線或往東往西一秒半秒方有可計算者所以若居于第一午線與赤道交會之處者緯經二度皆不見其理亦然其二凡同居一午線之上者或南或北彼此于赤道相距同遠則緯數相同時刻不異但因其所居南北不同方故彼此有晝夜長短之別譬如

在南者晝五十二刻夜四十四刻是晝長夜短也在北者則晝四十四刻夜五十二刻是晝短夜長也若北方晝長夜短則南方必晝短夜長此理之所必然也又若四季亦彼此相反在南者時屆春令在北者則爲秋令在南者時屆夏令在北者則爲冬令若北方春令則南方秋令北方夏令則南方冬令蓋其所居同線異方故緯數相同時刻相等晝夜相異四季相反也其三凡居兩面相對一午線之上者或在南或在北彼此于赤道相距同遠則緯度相同方位各異但因其所居東西相

對故彼此有子午正對之勢如在東者時亥午正在西者則酉子正若東方子正則西方必午正也又其晝夜之長短相等四季之時令相同蓋因彼此距于赤道同緯度之數目不異也

再各平行線因離于赤道漸遠其圈漸小每度數目雖仍為六十分每分六十秒然而較之赤道上者則愈遠愈為短少至二極之處而盡故今將各平行線較赤道祇有若干之數目算明詳圖開列于後以備查閱

平行線	分	秒	微
第一	五十九	五十九	[illegible]
第二	五十九	五十七	[illegible]
第三	五十九	五十五	[illegible]
第四	五十九	五十一	[illegible]
第五	五十九	四十六	[illegible]
第六	五十九	四十	[illegible]
第七	五十九	三十三	[illegible]
第八	五十九	二十五	[illegible]
第九	五十九	一十五	[illegible]
第十	五十九	[illegible]	[illegible]
第十一	五十八	[illegible]	[illegible]
第十二	五十八	[illegible]	[illegible]
第十三	五十八	[illegible]	[illegible]
第十四	五十八	[illegible]	[illegible]
第十五	五十七	[illegible]	[illegible]
第十六	五十七	[illegible]	[illegible]
第十七	五十七	[illegible]	[illegible]
第十八	五十七	[illegible]	[illegible]
第十九	五十六	[illegible]	[illegible]
第二十	五十六	[illegible]	[illegible]
第二十一	五十六	[illegible]	[illegible]
第二十二	五十五	[illegible]	[illegible]
第二十三	五十五	[illegible]	[illegible]
第二十四	五十四	[illegible]	[illegible]
第二十五	五十四	[illegible]	[illegible]
第二十六	五十三	[illegible]	[illegible]
第二十七	五十三	[illegible]	[illegible]
第二十八	五十二	[illegible]	[illegible]
第二十九	五十二	[illegible]	[illegible]
第三十	五十一	[illegible]	[illegible]

平行線	分	秒	微
第三十一	五十一	[illegible]	[illegible]
第三十二	五十	[illegible]	[illegible]
第三十三	五十	[illegible]	[illegible]
第三十四	四十九	[illegible]	[illegible]
第三十五	四十九	[illegible]	[illegible]
第三十六	四十八	[illegible]	[illegible]
第三十七	四十七	[illegible]	[illegible]
第三十八	四十七	[illegible]	[illegible]
第三十九	四十六	[illegible]	[illegible]
第四十	四十五	[illegible]	[illegible]
第四十一	四十五	[illegible]	[illegible]
第四十二	四十四	[illegible]	[illegible]
第四十三	四十三	[illegible]	[illegible]
第四十四	四十三	[illegible]	[illegible]
第四十五	四十二	[illegible]	[illegible]
第四十六	四十一	[illegible]	[illegible]
第四十七	四十	[illegible]	[illegible]
第四十八	四十	[illegible]	[illegible]
第四十九	三十九	[illegible]	[illegible]
第五十	三十八	[illegible]	[illegible]
第五十一	三十七	[illegible]	[illegible]
第五十二	三十六	[illegible]	[illegible]
第五十三	三十六	[illegible]	[illegible]
第五十四	三十五	[illegible]	[illegible]
第五十五	三十四	[illegible]	[illegible]
第五十六	三十三	[illegible]	[illegible]
第五十七	三十二	[illegible]	[illegible]
第五十八	三十一	[illegible]	[illegible]
第五十九	三十	[illegible]	[illegible]
第六十	三十	[illegible]	[illegible]

平行線	分	秒	微
第六十一	二十九	五	[illegible]
第六十二	二十八	[illegible]	[illegible]
第六十三	二十七	[illegible]	[illegible]
第六十四	二十六	[illegible]	[illegible]
第六十五	二十五	[illegible]	[illegible]
第六十六	二十四	[illegible]	[illegible]
第六十七	二十三	[illegible]	[illegible]
第六十八	二十二	[illegible]	[illegible]
第六十九	二十一	[illegible]	[illegible]
第七十	二十	[illegible]	[illegible]
第七十一	十九	[illegible]	[illegible]
第七十二	十八	[illegible]	[illegible]
第七十三	十七	[illegible]	[illegible]
第七十四	十六	[illegible]	[illegible]
第七十五	十五	[illegible]	[illegible]
第七十六	十四	[illegible]	[illegible]
第七十七	十三	[illegible]	[illegible]
第七十八	十二	[illegible]	[illegible]
第七十九	十一	[illegible]	[illegible]
第八十	十	[illegible]	[illegible]
第八十一	九	[illegible]	[illegible]
第八十二	八	[illegible]	[illegible]
第八十三	七	[illegible]	[illegible]
第八十四	六	[illegible]	[illegible]
第八十五	五	[illegible]	[illegible]
第八十六	四	[illegible]	[illegible]
第八十七	三	[illegible]	[illegible]
第八十八	二	[illegible]	[illegible]
第八十九	一	[illegible]	[illegible]
第九十	盡		

地球時刻道論

古之察地理者除以地球分為五道乃熱道一段寒道溫道各二段外又以六十道分之而寬狹不一南北二方各三十段名之曰時刻道其故有二一則指明各處地方彼此相去之遠近二則辨明各處地方晝夜時刻之長短但欲指明地球各處之所在或南或北或東或西緯經二度既已縝定詳明而各處所在必能洞悉胸中斯能不迷于所視顧後世之察地理者未嘗多用其法以指示各處所在今因此法可以指明各地晝夜長短之別實有補助故仍論之夫時刻道者乃地球一段地方間于二橫圈之中者也凡居每道上之人其時較于相挨道上者之時有二刻之差別又有一月之差別舉屢試屢驗凡居于赤道上之處晝夜均平日則六時夜則六時若所居相距赤道者凡日之躔行越于春秋分度愈近夏至之處晝則漸長夜則漸短日至其處而止愈近冬至之處晝則漸短夜則漸長日亦至其處而止且其晝夜之度時刻之數愈離于赤道或南或北則逐道漸漸愈為加增甚而至于南北二圈線之處其

晝之長者竟增至十二時之多再由二圈線至二樞紐之處竟增至六箇月之久有晝無夜皆為白日是以按時刻之差別若干即分地球為若干道自赤道起至日長六時二刻之處橫畫一圈為第一道自一道起至日長六時四刻之處又橫畫一圈為第二道因此每于多二刻差別之處即畫一圈至二圈線之處日則長至九十六刻圈則共畫二十四道又自二圈線起至二樞紐之處日長則逐月加增所以由圈線至日長一箇月之處橫畫之圈由日長一箇月之處至日長兩箇月之處又橫畫一圈因此每于多一箇月差別之處即畫一圈至二樞紐之處日則長至六箇月圈則共畫六道從此可見由赤道至圈線共有二十四道每道遞增二刻由圈線至樞紐共有六道每道遞增一箇月南北相同每方三十道統計六十道再二刻之道離赤道愈遠其道愈窄一箇月之道離圈線愈遠其道愈寬今將各道離赤道若干寬窄度數日長時刻開列于後以備便覽但其所論之月因中華與西域之月數不同且在北方者多一日在南方者少一日故改為按日而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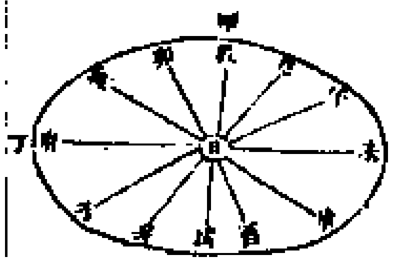
赤道	闊數	日長六時
第一道 離赤道八度三十四分	道闊八度三十四分	日至長六時二刻
第二道 離赤道十六度四十三分	道闊八度九分	日至長六時四刻
第三道 離赤道二十四度十分	道闊七度二十七分	日至長六時六刻
第四道 離赤道三十度四十六分	道闊六度三十六分	日至長七時
第五道 離赤道三十六度二十八分	道闊五度四十二分	日至長七時二刻
第六道 離赤道四十一度二十一分	道闊四度五十三分	日至長七時四刻
第七道 離赤道四十五度二十九分	道闊四度八分	日至長七時六刻

第八道 離赤道四十八度五十九分 道寬三度三十分 日至長八時
第九道 離赤道五十一度五十七分 道寬二度五十八分 日至長八時二刻
第十道 離赤道五十四度二十八分 道寬二度三十一分 日至長八時四刻
十一道 離赤道五十六度三十六分 道寬二度八分 日至長八時六刻
十二道 離赤道五十八度二十五分 道寬一度四十九分 日至長九時
十三道 離赤道五十九度五十七分 道寬一度三十二分 日至長九時二刻
十四道 離赤道六十一度十六分 道寬一度十九分 日至長九時四刻
十五道 離赤道六十二度二十四分 道寬一度八分 日至長九時六刻
十六道 離赤道六十三度二十分 道寬五十六分 日至長十時
十七道 離赤道六十四度八分 道寬四十八分 日至長十時二刻
十八道 離赤道六十四度四十八分 道寬四十分 日至長十時四刻
十九道 離赤道六十五度二十一分 道寬三十三分 日至長十時六刻
二十道 離赤道六十五度四十七分 道寬二十六分 日至長十一時
二十一道 離赤道六十六度八分 道寬二十一分 日至長十一時二刻
二十二道 離赤道六十六度二十分 道寬十四分 日至長十一時四刻
二十三道 離赤道六十六度二十八分 道寬八分 日至長十一時六刻
二十四道 離赤道六十六度三十二分 道寬四分 日至長十二時
二十五道 離赤道六十七度二十三分 道寬五十一分 日至長北方三十日 南方三十日
二十六道 離赤道六十九度五十分 道寬二度二十七分 日至長北方二箇月 南方二箇月
二十七道 離赤道七十三度三十九分 道寬三度四十九分 日至長北方三箇月 南方三箇月
二十八道 離赤道七十八度二十一分 道寬四度四十二分 日至長北方四箇月 南方四箇月
二十九道 離赤道八十四度五分 道寬五度四十四分 日至長北方五箇月 南方五箇月
三十道 離赤道九十度 道寬五度五十五分 日至長北方六箇月 南方六箇月

辨四季寒暑論

前地球循環款內已論地球本體之轉有二一則日週一則年週日週者本體之週而復始也晝夜運動西向東旋隨旋隨升年週者旋于日外之週而復始也因其隨旋隨升諸歷十二宮位是以有四季之分寒暑之別也今將四季寒暑之故特爲詳明夫地球循環日外之道乃黃道中線也其南北二極與天之南北二極常爲直對相應雖運行不息二極所指永不更移蓋因其軸若于黃道直竪則地球週圍循環日光常居赤道其二極總無近遠之別而日之光照終年南北相同既同何能有四季寒暑之別其軸若于黃道平橫則地球週圍循環日光一時居于赤道一時在北極頂上一時在南極頂上所有地上各午線之處無不絡繹而偏照雖其處不無四季寒暑但日體出乎二帶之外何能有夏冬二至也祇因其軸于黃道略爲偏斜有二十三度二十八分之銳角故地球週圍循環有時北極近日而南極則遠于日有時南極近日而北極則遠于日有時赤道與日相對凡至二極近日故有夏冬二季赤道與日相對故有春秋二季也蓋地球在春分之黃道與赤道交會處其二極同距日遠而所受日光照臨二方相同故北方溫和南方涼爽在北者則爲春在南者則爲秋若離春分之處向北而往則北方之天氣漸漸變爲暑熱是由春而夏南方之天氣漸漸變爲寒冷是由秋而冬也地球在夏至之黃道與北帶相連處其北極近于日南極遠于日而所受日光照臨二方相異故北熱而南冷在北者則爲夏在南者則爲冬若離夏至之處向南而旋則北方之天氣漸漸變爲涼爽是由夏而秋南方之天氣漸漸變爲溫和是由冬而春也地球在秋分之黃道與赤道交會處其二極亦同距日遠而所受日光照臨二方相同故北方涼爽南方溫和在北者則爲秋在南者則爲春若離秋分之處向南而往則北方之天氣漸漸變爲寒冷是由秋而冬南方之天氣漸漸變爲暑熱是由春而夏也地球在冬至之黃道與南帶相連處其南極近于日北極遠于日而所受日光照臨二方相異故南熱而北冷在南者則爲夏在北者則爲冬若離冬至之處向北而旋則北方之天氣漸漸變爲溫和是由冬而春南方之天氣漸漸變爲涼爽是由夏而秋也由此類推而上論各道日之長短寒暑之別俱可以明悉矣今畫此地球循環日外並四季寒暑二圖于後以便備覽

地球循環日外圖



甲乙丙丁一圖乃地行本道也其式如卵形四方距日有遠近之別前已解釋茲繪圖置日于其中者以明地行各宮之節氣並四季之時令也夫地之本道分爲十二段每段應一宮自乙字處起是爲第一段乃戌宮從右遞數第二段則爲酉宮第三段則爲申宮第四段則爲未宮第五段則爲午宮第六段則爲巳宮第七段則爲辰宮第八段則爲卯宮第九段則爲寅宮第十段則爲丑宮第十一段則爲子宮第十二段則爲亥宮也地行每約一月之期則過一宮春分之時地入辰宮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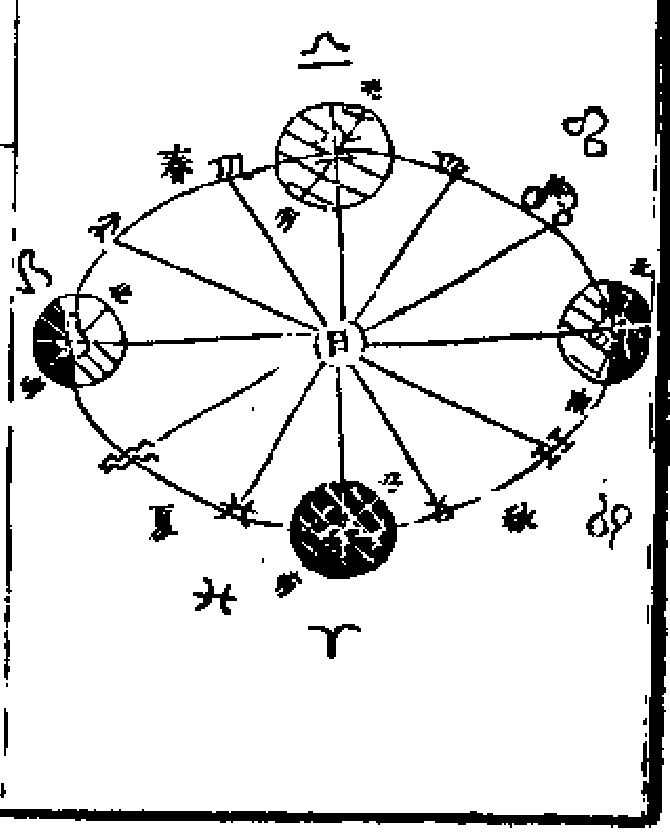
之人觀日如進戌宮穀雨之時地入卯宮地上之人觀日如進酉宮小滿之時地入寅宮地上之人觀日如進申宮夏至之時地入丑宮地上之人觀日如進未宮大暑之時地入子宮地上之人觀日如進午宮處暑之時地入亥宮地上之人觀日如進巳宮秋分之時地入戌宮地上之人觀日如進辰宮霜降之時地入酉宮地上之人觀日如進卯宮小雪之時地入申宮地上之人觀日如進寅宮冬至之時地入未宮地上之人觀日如進丑宮大寒之時地入午宮地上之人觀日如進子宮雨

水之時地入巳宮地上之人觀日如進亥宮也其十二宮按西域天文書皆用記號以便認辨今將其記號開列于後備覽

♈戌宮　♉酉宮　♊申宮　♋未宮
♌午宮　♍巳宮　♎辰宮　♏卯宮
♐寅宮　♑丑宮　♒子宮　♓亥宮

地球循環本道已爲解釋詳明今將地入每宮四季寒暑之別繪圖于後備覽

四季寒暑圖



黃道上四球乃地球也各球上北字乃爲北極南字乃爲南極中通一線爲地之軸與黃道相搭爲二十三度二十八分之銳角週圍循環二極定向永不更移各地球上白色者乃向日之半邊黑色者乃背日之半邊本體之轉雖一日週而復始然向于日者總是半邊凡地在辰宮人則見日如在戌宮乃北方春分之時南方秋分之時也地之赤道與日正對南北二極相距同遠受日光照臨二方相同故北方温和南方凉爽各處從赤道兩分或往北或往南太陽卯正而出酉正而沒晝夜盡爲均平日終六時夜間六時也自辰宮行至丑宮人則見日如在未宮乃北方夏至之時南方冬至之時也北極近于日南極遠于日北方受日光直照則熱南方得日光斜射故冷北方各處從赤道往北見日者多則晝長夜短按各處時刻道自六時增至六月南方各處從赤道往南見日者少則晝短夜長亦按各處時刻道自六時增至六月也自丑宮行至戌宮人則見日如在辰宮乃北方秋分之時南方春分之時也地之赤道與日再爲正對南北二極相距同遠受日光照臨二方亦

相同故北方凉爽南方温和各處從赤道兩分或往北或往南太陽亦卯正而出酉正而沒晝夜盡爲均平日終六時夜間六時也自戌宮行至未宮人則見日如在丑宮乃北方冬至之時南方夏至之時也南極近于日北極遠于日南方受日光直照則熱北方得日光斜射故冷南方各處從赤道往南見日者多則晝長夜短按各處時刻道自六時增至六月北方各處從赤道往北見日者少則晝短夜長亦按各處時刻道自六時增至六月也自未宮行至辰宮人則見日如在戌宮乃北方

又春分之時南方又秋分之時此十二宮一週之始終四季循環之次序也

海山仙館叢書

新釋地理備考全書卷二

目錄

氣論　雲論
風論　雷電論
流星論　虹論
光環論　日月重見論
北曉論　雨論
雪論　雹論
露論　霜論
霧論　冰論
潮論　水流論
泉論　河論
地震論　火山論

新釋地理備考全書卷二

氣論

大西洋瑪吉士著

凡運動流行於地球四面者名曰氣由地上升不過數十里而即止其去地近者則厚而密去地遠者薄而稀人物無不藉此而生活鳥獸亦皆以彼而輝耀其爲氣也無影無踪無臭無味視之莫見撫之莫獲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于密故有輕重剛柔之殊人物爲其所包羅以通呼吸而延壽命若絕之則難活矣且又易于聚散其散也則爲熱之故其聚也則爲冷之故是以所受之熱愈炎而愈散所受之冷愈寒而愈聚一散一聚無不流動焉夫何有是氣哉乃地上之山川人物水火金石穀蔬草木等萬物之所發者也試以其重驗之比水約輕八百五六十倍既有輕重其包羅人物之外者應重勢必壓伏難堪而人何以不覺其重蓋因所包羅者上下週圍均同故人不覺也譬如人入水底何以不覺其重若以身接飛泉下流何以又覺其重蓋在水底者上下週圍均爲水所載雖重而不覺其重也其接飛泉下流者水往下傾身之上者爲水所壓伏雖避而仍覺其重也又譬如將手入于桶水之中不覺其重若將桶開一孔以瀉水以手承之則手自被水壓而往下此何故也蓋手在水中週圍有水包之故不覺其重手在水下惟有上流之水下壓故覺其重也再譬如將海沫一團以線繫于大木桶之底隨後用水貯滿桶內海沫體質本極綿軟而其上壓之水甚多且重何以不能將海沫壓損蓋海沫中已浸滿水體外之水雖多乃週圍包之故不能壓損況其體中所浸之水雖少亦可敵外

面之水也氣之理亦然所以雖重而人不覺其重焉且氣比水尤輕水既週圍包羅不覺其重氣亦週圍包羅所以尤不覺其重也又氣越厚密越重越薄稀越輕地方所在越高其氣越薄稀而輕越低其氣越厚密而重是以人居地面則服其氣若去地遠則氣力薄而不能保其生命也嘗考嘉慶年間西域有人乘風球而上升去地約十四五里之遠其人即覺有耳聾者有手痺者又有受萬種悽涼莫可名言者諸各不同倘若離地愈遠不知更作何狀由此可見人祇可稍離地面而不可過于高遠也又因氣之輕重厚薄各處各時皆不相同故西域製造陰晴表以備度量其輕重焉凡運動流行之物皆有輕重之質而氣則除輕重外猶有剛柔之性其體質若有外力制之可以由大而縮小然其體質亦具有力或去其外力之制又可以舒小而復大也譬如以皮氣球將氣裝滿封固其口人或以手按之則氣必收縮而曲斂將手離開則必舒放而復元惟人手按之之際但覺其氣勢騰起而拒手若將氣球擲地勢必跳躍可見氣若非有剛柔之力何能如此再其剛柔之力有多寡之別若按之之力小其騰起之勢亦小按之力大其騰起之勢亦大且本性原有三等可見一則雖按之不論幾多年限其力始終如一並無稍減消滅實非他物之所能者也二則熱之愈甚其力愈大故人所抑之氣其力時刻欲舒若值甚熱之際其欲舒之力更甚也三則若無阻隔抑壓者其舒而發散實爲彌漫無窮也但氣之厚密各處不同故欲定其高之量非易所以氣之疑也愈遠于地而愈薄焉

雲論

雲者氣也其厚而下墜者則謂之霧其輕而上騰者則謂之雲苟被風吹散則人莫之見倘無風飄蕩則可以遮蔽太陽其所以使之上騰者乃日也其所以變化爲雲者乃江湖河海池沼川澤之氣也至夏時較冬爲尤甚乎小使其上騰之故確然有可證據譬如以溼布展曝于日光之下少時之間其濕盡去其布復乾又如以盤將水貯滿置于當天之下其水漸漸消耗以至乾涸一滴無存且水何以能竭哉不過因日曝然皆變爲氣而氣上騰變化爲雲耳除日之外則火亦可以令水變

爲氣也譬如將水放于火上炊之使滾轉瞬則有熱氣上騰若不將水撥開離火其水必漸熬乾一滴無存其所發之氣皆水之所變者也若以手覆于其上則手中必有熏蒸之水也其雲之上騰有時所高約幾或在山頂之上或在半山之中至于其色有青黃赤白黑五者之別一則因受日光射照而然一則因所化之氣各殊而然故雲有屬雨屬風屬雷之不同也

風論

夫氣既爲運動流行之物而其本性原寂靜不動上下四旁不偏不倚常爲均平者其理然也凡有一處失其均平之勢則週圍之氣皆因之而動其動也者則總名爲風其成風之由時常亦不離因大二者一則曰熱一則曰冷熱則令氣發散有此一處較彼一處先爲輕稀冷則令氣凝聚而彼一處比此一處更覺重密緣氣動有遲速之殊故風起有和迅之別嘗亦試驗嘗見四刻之內有行二三里者有行一百五六十里者凡風所以常變不定皆因其由來使然若其由來常如一轍則風亦始終不變也凡在海上駕舟之人常見熱道之間

週年東風名曰不易之恆風其故皆因日之躔行從東而西將在下之氣曝之使散其氣俟日過復凝于是其氣已散則東方之氣從西流而彌縫之故常隨日與西流動不息迴而復始所以恆變爲東風也又有言其處所以恆發東風者其故乃因地球本體一日一週也蓋地球每日由西而東旋轉其面上之氣自必流行其上從東而西如舟行逆水或由西而東其水過于舟身必從東往西而流也其風亦有時倘因他故稍爲變易其故不一今就南北二帶之風言之其風凡從一方而起無甚變幻其名爲二帶風者乃由赤道至北約三十度至南亦約三十度南帶北帶之間所發者也有三等之別其一名曰恆吹風北方永從東北而起南方永從東南而起近于赤道永從正東而起惟在赤道上及去赤道或南或北二三度之處雖恆吹東風然亦稍有變異不能永爲一定也其二名曰嘗令風乃六箇月從一方而起再六箇月從相對之方而吹其風凡轉對方之際每有烈風暴雨雷電交作乃春秋二分之時也其三名曰海地徐風乃每日自子時至午時則由地向海而吹自

午時至子時則由海向地而吹因其風微細所吹不過自起處約二三十里之遙即爲息故也

雷霆論

雷者空中烟電發燒之聲也其鳴爲雷霆又名霹靂其光則爲閃電又名雷鞭夫何以有是雷電哉凡大氣炎熱從地而必有能發之氣如硝磺等之類發洩而上騰至其氣在空中積滿之際則發而化爲雷電故于夏令之時居多若于冬令雖有亦鮮矣雷鳴之聲或亦皆因于硝氣迸發洩所至故雲中若無硝氣惟有電掣而無雷鳴又若雷鳴必先閃電而後霹靂其鳴之聲長短亦因有山以應其音是以其聲悠長若在谷中其聲更爲長而且巨聲之或大或小或疾或緩乃相離遠近故先見其光後聞其聲也其雷在熱道一帶地方時所恆有者在赤道之上則更甚焉所鳴之聲愈爲洪巨屋宇舟車及人物等無不震動凡雷行縱衡不定常于空中且進且退往返迴環一時則千盤萬旋而不已其所以致雷下降者每因雲積甚厚倘一遇風則吹散消滅而雷不鳴凡塔頂之金銅等物亦皆有吸雷下降之力故

凡雷鳴時在高處較低處爲尤多再雷鳴之時擅鎗放炮皆屬不宜蓋因鎗礮之聲均能動氣恐氣動而致雷下降也凡至雷鳴所有硝磺火藥等易燃之物必須安妥恐被雷火引著而轟擊也

流星論

流星者乃捷行之光也亦以能然之氣從地上騰其氣值天氣晴明而上騰本屬微細適逢焚燒而發光焰且焚著必由引線之路而行焚盡即滅緣其光如星輝故名曰流星總而言之空中凡所燃之火光皆從地面而上騰能焚之氣也

虹論

虹者乃日相映而現于空中之色象也其形如弓其色有七乃紅黃金黃綠藍洋藍紫是也但人視之惟見四色最易分辨乃紅黃綠紫其金黃與黃祗爲一色洋藍與藍亦並一色而紫色甚淡故人所見之色惟四焉其所以成虹之故乃日光斜射于細雨降淋因而照于人目也至虹之出現有高低大小不同若太陽所升未遠其弓則高而大若日升已高其弓則低而小視日爲高

係故其所現之弓有一二三四道不等一道乃人所常見者二道雖亦人所常見然而較之一道者則覺少三道人罕見之四道人見更罕焉凡見一道弓形其色之次第乃紅黃綠藍也二道弓形則分上下因下形之色深濃故爲第一上形之色淺淡故爲第二其色之次第上形乃藍綠黃紅下形乃紅黃綠藍與上形相對也三道弓形則分上中下因下形之色深濃故爲第一中形之色稍微淡故爲第二上形之色更甚淺淡故爲第三其色之次序上形與下形相同中形與上下相對也四道弓形亦從下遞算至上分爲第一二三四道其色之次序乃兩兩相對也凡虹之出現朝則在西方午則在北方暮則在東方常與日相對也

光環論

光環者乃光明之圈偶或環繞于日月各星之外者也其圈有時而光幾其色如虹有時不能辨色其所以有之故乃因空中所聚上騰之氣甚多或日或月並各星等之光照射直透所以成爲光環其環因氣上騰遠近而見故有大小之別也

日月重見論

日重見者乃雲上所形之日體也皆由太陽之光映射于浮雲內故人視之如另有別日也凡日遇有重見即有光環相隨于後且必有或雨或雪相繼而下日之重見有多寡不等而人之常見者則惟一焉其二雖亦人所時見然而較之于一者則覺少其三四五六人罕見之順治十八年噶囉呢啞有同時見七日者月重見者乃雲上映照之月體也其數之多寡與日約畧相同其所重出之月一時或旋繞于眞月之外一時或竝列于眞月之旁也

北曉論

北曉者乃北方空中常現之光也因其光每近于天邊猶如昧爽之光故名曰曉也凡初現于天邊之上其形如弓而此弓之所現于人目者光輝燦爛照曜外射後則漸漸升于天頂宛似光環週圍均有光芒各色不一也往常向西十度或十二度始爲消滅一時繼如光彩之雲或白或赤或黑顏色莫定其上皆有光條映射黑微繼以暈出條過仍發光芒一時或如光明之柱遇有

兩柱相逢之際則變爲帶雲轉瞬方顯光明其光有時或白或紅或藍色亦不等也其所以有此之故亦皆因雲中聚有能發之氣既發而發但非比電光之迅速也至于各色之不同者不過因其上騰之氣不一而然耳時常所見惟有一弓形若二弓三弓雖亦有之而見者罕矣凡出現之時均屬夜間日入後三四點鐘之際其現之久暫遲速亦無一定乾隆二十九年大西洋地方有出現二時餘之久方熄者其北曉之隱現莫定一時屢現不休一時並不出現惟極北之處較北方他處所現者爲尤多其素常現時乃自秋分起以至次年夏至或小暑而止按而咸哈嚅者推算其離地約有一百三十或七十里之高也

雨論

雨者乃空中所聚蒸溼之氣其積甚多其體沈重或因遇爲稠密或爲風所飄搖或因天氣薄稀彼此衝激不能停留于空中故化爲甘霖而下降也其蒸溼之氣凡浮而在上則爲雲飄而下降則爲雨有用顯微鏡窺察者見氣之上騰皆爲水泡極細如塵若完好如故則上

騰猶可停留倘彼此聚合稠密衝激破碎即變爲水較氣尤重勢必下墜譬如松香或木槵子水泡順風放去其泡漸漸颺高若遇兩泡相逢衝激破碎即化爲水而落下雨降之理亦然且落雨有大小多寡之別四季均有惟夏令較冬令尤多而大皆因夏日空中之停雲甚高而上騰蒸溼之氣極盛凡遇彼此衝激其雨必大有由然也至冬令停雲亦不甚高溼氣亦不甚盛雖偶有大雨淋漓較夏令究爲鮮矣春秋二季雨水調勻亦可類推也再以晝夜論雨之多寡則晝多夜少按赤道之處而言則愈近而愈多也況潤萬物皆資大小水故雨尤爲切要能滅酷夏之炎暑能養激泉之滋生灌溉田苗澤及草木無不仰賴于雨也降于地上積流于河海借日曬之力變爲溼氣上騰復化爲甘霖下降或騰或降週而復始永無間斷一時或被風飄散亂一時或因地面敧斜迴流無所不至其爲功于世也實大矣

雪論

雪者乃雲中蒸溼之氣將欲變爲雨點下墜先遇嚴寒而凝之也其寒不必近于地而而然如在空中溼氣停

留之處亦可凝結而成雪焉其色則白其形如絮紛霏不一下落延緩極北之處雨雪極多且大甚至掩覆屋宇至于極高之山所落之雪週年永不融化也

雹論

雹者乃雲中蒸溼之氣變爲雨點下降之時忽遇嚴寒而凝之也其形常圓如同水點凡雨滴甚多相遇凝結其雹則厚而且大能傷人物損害田畝其體沈重空中不能停留故其下降甚覺急速有時則下落者如冰夏日較冬日爲多也

露論

露者乃稠密之溼氣變爲極細水點夜間清晨在空中下降者也其夜間所降者名曰夜露無非日落之後所墜之潤液溼氣也其所以稠密之故乃因日沒而天氣漸涼是以空中不能停留而緩緩下降也其降之時無形無聲人莫見聞迨須臾之頃始覺沾潤又夜露所被足以害人但其爲害有輕重之分皆因各處地勢不同溼氣各異也其清晨所降者名曰朝露無非炎熱之時夜間從地面所發之溼氣與夜露相聚而下墜若也其氣因夜間清涼摶聚稠密其勢不能上騰高遠迨旭日始旦之候而天氣則漸熱漸散是以空中不能停留而緩緩下降也其雨少之處朝露愈多亦足以滋潤萬物至草木花葉之上清晨所綴水珠並非盡是朝露因草木本體原有溼氣發洩乃彼此維聚也且露水沾濡于各物之上若不滲乾必因日而蒸爲溼氣故日出天邊上升無幾而露則盡爲消滅矣倘遇天氣寒冷即結爲霜若積聚愈衆則被日光所吸即變爲霧也

霜論

霜者乃遇寒而結之露也本非爲雪其凝結則形如雪霰凡落于草木庶物之上或似針豎或如錐立下注之後始變成形若于空中凝結其體沈重則下降勢必如雹但其降也無聲故落後而成形者也

霧論

霧者乃濕氣重蒸重凝下降或積聚之露被日所吸遂醉爲霧但爲日光吸露而成者其散甚易此乃天朗氣清之預兆也有時其霧甚重迷漫天邊究而言之雖爲烝溼之氣而成但其體質並非甚密故不能爲雨而下降也凡多雨之處其霧亦盛潮溼之地較乾燥之處爲多有時轉瞬即消有時終日不散在北海之處雖秋季天氣晴明之時亦常有大霧溟濛甚至一二步之外對面不能見人日光亦不能透澈也凡鄰近有冰之處其霧更爲濃厚焉

冰論

冰者乃嚴寒所凝結之水也夫水本流行之物一凝則靜而不動其體堅實必須剖之始開鑿之方碎蓋水之凝結爲冰其體較前微輕即復化爲水亦不能照前之重也而其性光明透澈一凝爲冰即不透澈若復化爲水則仍復光明透澈也且凝結之量包涵甚大試觀貯水之器往往被其鼓裂凡石罅中若凝結充滿亦可裂開而山之崩墜亦或因其故且冰之堅牢惟按其所凝之體厚薄耳凡寒冷至極則凝結之冰可以堆積如山距赤道數十度之處見于海面者甚高且大宛如巨山半浮于水上半沒于水中冬令甚多如山相連春初以及穀雨之時每有人近于其山迨穀雨之後則無人敢近恐被融化傾墜而壓之也近于二極之處雖大暑之時亦不融化也其二極之冰甚多所以南方離赤道六十八度北方離赤道八十一度之處恆爲積冰所阻經夏不消有不能越而過者也

潮論

潮者乃海水之動而不失其常也每日十二時三刻四分必有二次之消長長足則漸消消盡而復長其長也則名曰上潮其落也則名曰下潮蓋日月衆星皆有吸水之力視遠近爲微甚而尤近于地者乃月是以地球週圍所包之海水凡在月正對之下者勢必被月吸起故各處地方月至當頭其處海水必然長高其長則爲上潮也但各處地方上潮不惟月至當頭爲然即月至下面天頂其上面地球之處亦如月在當頭仍爲長潮可見月至上面天頂上面地球正對處長潮而下面亦長月至下面天頂下面地球正對處長潮而上面亦長蓋地球上下二面各處正對之水其與月相離至近者則月吸之甚力其潮上起其與月相離至遠者則月吸之不力其潮下墜勢必相離于地球中心而蔽週圍各處之水遂高愈下所以地球上下二面之水各爲增長地球各處地方凡距上下二頂各九十度之間者其海水一上一下分流勢必消減而並落其落則爲下潮也又因月行于本道每至一午線之上必經由二次一則于上面一則于下面並須十二時三刻四分方能一週是以四海之水十二時三刻四分二次消長焉夫潮每一月之內定有兩次消長較平日爲尤甚名曰大潮即在月之朔望則然蓋因朔日之時乃日月相遇交會並在一處其所相吸之力更大故地球上面之潮其上也甚高而下面之潮其墜亦甚大也望日之時乃日月相距間對列在兩邊其所分吸之力亦大故地球上面之潮其長也較甚而下面之潮其墜亦較甚也其長既較平日甚大而其落亦比平日尤低理之所必然也又每月之內定有兩次消長較平日爲尤小名曰小潮即在月之上弦下弦則然蓋因上下二弦之時日月相距九十度之遠若月與潮長之處正對其落處乃日正對之下若日與潮長之處正對其落處乃月正對之下其因月吸而落之水又被日吸而長其因日吸而落之水又被月吸而長兩下分其水勢然而月則近于地其吸力

較大日則遠于地其吸力較小故此時之潮雖長而不能大其但因月吸之力勝于日吸之力而然者也再大潮每年之內有二次較各月尤大小潮亦有二次較各月尤小即在立春立秋之時則然蓋因凡至是時日近于地而其所吸之力較大所以潮之或長或落較他月爲尤甚且潮之長落乃因乎月故時常與月相隨由西而東焉是以月每于朔望而至一處午線之上其處即爲潮長次日月則必須遲至三刻四分方能再至是午線上而潮亦必須遲至三刻四分是處始能再爲長也

故凡各處十二時三刻四分之內有二次之長落六時一刻九分三十秒有一次之長落也凡加一處每日長潮落潮之時以後每一日多加三刻四分即明曉矣且日遲遲總以三刻四分爲度然潮之長落因地球並非四面盡皆包涵于水故各處不能相同況且山峽洲島攔阻水流所以潮或高或低或大或小或長落或不長落之別也

水流論

夫海水之動前于潮論已爲詳釋此外尙有別動之端其名曰流而流之動與瀉之動迥不相同亦不相碍其故皆因地球本體西向東旋是以洋海之水其流皆常由東而西但爲山峽洲島之阻隔不能盡屬順流故有分岐或變爲南向北流北向南流西向東流不等然終歸一派仍西向而流也總而言之其各流甚急且大常令舟行退回十分險要故駕舟之人凡遇其處務宜預爲留心防備以免失路遲悞之患也

泉論

泉者乃水之根源爲落雨融雪而成者也屢爲試驗凡江湖河海上騰之溼氣在空中旣變爲雲按天氣之熱冷而積聚化雨復因凝結變爲雪霜等而下降也前已釋明無可疑義夫雨雪等凡降于地面或仍變煙氣復爲上騰或遇鋪鬆滲入地中其入于地中者日積月累漸漸聚多及日久勢必由地之穴孔仍復鑽出其在山上者則爲山泉又名瀑布其在地中者則爲井泉又名地水其泉凡遇久旱之時則必爲涸竭即或有水外出亦甚微弱迨雨雪下降之後而涸者復流微者復湧可見其所以成泉者總以雨雪等爲本也又有不關乎雨

之落與不落而夏日則流冬日則涸者此乃因雪之故也蓋夏日炎熱其雪融化而滲入地中可以補其水氣之不足故見流也冬日寒冷其雪凝結而聚于地面無以濟其水氣之不逮故見涸也又有改流他處而本流之處盡涸者此乃因地震之故也蓋凡遇地大動之時將地中水路彌塞而他處又新綻裂故泉水由彼而流出也況水之來路不必皆在接近之處而流出或有數十里數百里不等者倘于中塞斷其出水處必然涸竭自應又從他處而流出也凡出水之處並非山頂或在山谷之中或于山坡之上其流皆由高而下必有別山更高居其臨近之處方能然也若在沙岡土阜之上均無泉水倘或掘地爲井皆可得泉雖有大小之分深淺不同而無水之地亦鮮矣

河論

夫泉水相合而爲澗爲溪澗溪之水相合而爲河爲江故河者乃澗溪之水滙聚而成者也或澗或溪或河或江其水皆流終歸于海所以海水之與地水彼此運動週而復始也河水旣入于海由海遡以至河源其地勢

自必次第漸高故河水之源總出于高處也且河身自來源至于海邊有數百里之長者亦有數千里之長者遠近異勢大小異形但其河身愈長而其地勢愈高也至于其水流之性有洶湧而急有遲滯而緩各自不同但或急或緩其水面之流較水中之流爲更急水中之流比水底之流爲尤急也

地震論

地震者乃地內硫磺等各石類之燃燒也實爲天下至危險之災人欲防之而不能避之而不得亦莫知其動者至于何處其預兆甚速難以逃匿倘或有時尙可以趨避然亦不識應至何處之爲宜也其爲硫磺等各石類燃燒而成者已有實據可證西域有嘞嘆哩者將鐵末硫磺與水三者和勻通共約重三十八斤掘地爲穴埋于其中踰數日其鐵末等發起以致地面震動墳起且有火焰發出也又乾隆二十年大西洋京都地動甚危所受損傷傾覆之害自古罕見且地面綻裂非惟一處從地縫中所出之黑塵劫灰甚多皆有硫磺氣味其縫中或有水翻滾亦有硫磺氣味總而言之凡地中有

溫泉及硫磺等各礦其處則必頻頻遭地震之患也所以然者乃地中劫灰硫磺各石等其性不一有相合者有相反者譬如灰與水二者之性相反若兩相值勢必焚而爆發其在地中者亦然凡相反者一遇聚合即焚燒爆發若地中之竅寬濶足以舒其所發之性則無地動倘地竅窄狹不能舒其所發之性其發必將週圍擠動焚盡而動方息也又地中有一竅焚燒而臨近各竅亦必被其殃及譬如火藥若有少許引線一處焚燒而各處亦必被其殃及其在地中者亦然故凡地動一處

既動而相離數十里之遠近者輒盼之頃皆動也又凡地中各處既燃其上面週圍之處均爲搖動如以重物擊壁之中心其壁之上下兩旁週圍必皆震動因其體之愈爲剛硬者其震動愈遠而地動亦然也再地動有本處之動而震動他處者有他處之動而震動本處者凡本處之動上下振動其動也大他處之動兩旁搖混其動也小再凡地動之際皆有聲響其故乃地中燄燒其氣發散之音也再凡有地之大震必有各預兆于其先其一天邊有黑雲出現緩緩上騰彌漫空中其二

地上酷熱上騰之氣被其散漫而大風暴發其三天氣極熱微風不動所有萬物無不煩燥也故凡或風暴或地震必先有異兆即天地寂靜萬籟無聲而樹木無風自動此皆危險之將至也再凡有地動大作之時彼處所有河海之水必然暴長汎濫蓋因地一動其水不能均平無偏故有或長或落異于尋常者譬如一木桶其中有水滿貯若置之不動則所盛之水四圍平正倘將木桶搖動其中之水勢必兩旁洗蕩一起一落漫溢于桶之外越少時方能如故在地之水亦然但非地震之甚巨者則不爾也總之其震動之或大或小皆非意料所及誠爲天地間非常之奇變也

火山論

火山者乃地中之火由此發竅而出之路徑也其穴口之所吐者于烟火中並有浮石溫石等隨火發出而所出之烟常爲黑色亦間或有白色者灰燼渣滓往外飛騰者甚多有時上騰空中密密如濃雲以致在臨近之地皆被其遮蔽日光而不明也凡火山有高低不等或高或低無不有漿水噴出其低者則火由穴口發出而

高者則山旁綻裂火由裂縫外出其山中噴出之石灰漿水等山之愈低者則愈爲常有愈高者則愈覺罕然蓋天下之火山現有火山者大小共六十八處其在洲上者二十有八其在島中者有四十今已無火其形仍舊者大小共九十二處其在洲上者四十有五其在島中者四十有七後釋其地再爲註明

終

新釋地理備考全書卷三

目錄

邦國法度原由政治貿易根本總論

新釋地理備考全書卷三

大西洋瑪吉士著

邦國法度原由政治貿易根本總論

地理志一書原以解釋各國爲本而各國古今之稱謂各殊先後之人民迥異欲測各國源流必追溯羅背其以不能不將自古迄今人類肇端略述其梗槩以備閱者得以洞悉各國本末之情形也夫天地開闢之事各國傳述紛歧以大西經史較之則大旨相同惟年數差異皆因日久無稽遂致以訛傳訛設印度國相傳自開

闢以來已越四百萬餘年咖唻哎國相傳已越十五萬年中華相傳自盤古氏起至燧人氏共八萬餘年啊嘘哪嘶國人則云先有吾國後有太陽咈咖喲啞國人則云先有吾人後有太陰㗂吐嘅國人則云天地始肇以來共有四日球其三日球皆已消滅其第四日球即現在之日球俟世界窮盡方滅以上皆荒唐不經之論甚爲謬妄況耕種炊爨製造諸存養生命之計各國經典俱記其始發年數如中國記伏羲神農黃帝之時創造存我生命等具可見自此以前天地之始必不遠耳不然自此以前既無飲食衣服諸事民將何賴而生縱上古之人穴居野處茹毛飲血然亦斷不能有數萬年或數百萬年之久且孔子刪述六經凡此無稽之談概而不道蓋經不傳疑而傳信也再稽大西綱鑑俱記從地始奠以來迄今大清道光二十五年共計五千八百五十二載（悉按中華史鑑自今年追溯伏羲共計四千六百九十七載自伏羲以前無書可稽之始但有一千一百五十五載耳）又按大西聖經天地之始第六日受生原祖男名啞噹女名呃𡃤配爲夫婦人類由是而始生此乃太古之事也自開闢以後越一千六百五十六年

至洪水爲患之時（即堯之七十載也）上爲日繁庶物滋茂歷時既久其技藝雖漸爲精巧然非學則日爲深重習俗澆漓積惡忘本縱欲敗度肆行無忌以致天威震怒是以專降洪水泛濫天下彼時除喏𡁷及其妻并三子三媳一家八口之外其餘人類盡爲滅絕且洪水泛濫之事各國皆有記載惟傳述紛歧并非盡一至水退以後天下較前變更不能如襲時之興盛也喏𡁷于災後率其妻子等八口始則同居一處其地名曰㗂㖃嚹嘘㗂而人類由是再爲孳長也繼則自此分離四散各赴一

方其長子名嚐者爲呃吓㗑𡁷啦嘈𡁷二國暨啞㗑𡁷東方之始祖也次子名嚹者爲哌𠯠嘜國及啞啡哩咖之始祖也三子名咀𠯠嚏者爲㗂嘟𡁷西北二方同嚹囉吧各國之始祖也是以其三人之名數百年前仍存于本處人皆稱頌歷古不朽但其時因值上古似無他業之營謀惟獵獸網禽以圖餬口之計蓋彼時禽獸蕃育交於中國故以力能驅逐殲滅者爲之主是以有㗂吻者聲名顯著因其武力絕人故爲一方之魁首于洪水後越一百零一年（即虞舜之六年也）興邦定國創建毀土名

曰吧𡁷囉呢啞是爲洪水後之第一國未幾有名啞嘶吠者乃嚐之次子也開創一國名曰呢嚇咊再越五十九載（即夏后啓七年也）即有嚟嘁之孫嗹嘶啦嘧者創建一國名曰呃呬𡁷後又建立四郡一名嘧吧嘶一名㗂嚹一名嗮咈吺一名嗹呢嘶設官分職秩然有序從此以後衆庶蕃衍各居一方恪遵傳之聖訓叛天命之性教惟啞嚹嘟一人仍爲虔尊真宰故特蒙上天寵眷擇爲兆民宗主是年乃洪水後四百二十七載（即夏后不降五十七年也）斯時黎庶未愆和好之情先爲爭鬭之嫌彼此相仇載㨿

干戈以強陵弱互相殘害是以啪吠嘅啞國王名叱咱嘮嚀者爲舉兵劫掠吞并邦國之首然其奪下手者尤非衆多所以劫奪啞囉嘟之一次藉彼退兵之際被啞㗑嘟率其家衆追及竭力戰鬭將該王所劫之物仍復奪回越未久歲值內亂㗂㗑嘟不得已而棄其本土咖嚹咦遷壯呃咱㗂國中彼時其地國富力強民康物阜朝臣濟濟武備文修無不竭盡忠誠以輔其君實爲當代諸國之冠昔日其地諸小國分據各不相屬至是時則盡行歸服成爲一統故其君爲大國皇帝而㗂嘁之

次子名嘶者乃開基之始祖也厥後歷代相傳以帝繼帝無不宵衣旰食以求治克勤克儉而爲國政令日就純美法度遴臻完善越二百載政治咸宜典型有序分設都邑建立閣院任賢使能以備參議軍機造庫修倉以爲積蓄糧餉由是則貿易浸興利有攸往而一國之人含哺而游鼓腹而歌得以安享其豐盛富庶之福也故文學技藝極一時之盛戰陣攻守得六畧之要其文武之法後則傳授與呃呦哂啞國人由呃嘞哂啞遞傳與囉嗎國人由囉嗎再傳與今日歐囉吧諸國漸次歷練日進精美呢咔啦與吧吣囉呢啞久分兩國至嘟囉咈之子呢㗂踐位有并吞之意未開拓之舉將吧吣囉呢啞歸于已有合爲一國迨呢嘁崩後其妻㗂嘁啦嗻斷緒承鴻業廣大邦基日漸昌盛是以啞㗑啞一洲之地半隸版圖其邦名曰啞嘶𡁷啞呾咪𠯠之子名咀嚽者乃兜呦哂啞國之始祖其于小啞嘟啞西方之海洲創設國是後有僑居之人由此地始遊嗿囉吧諒必如是也哂㗂吧國乃㗂嘶嘶咀者所建衆論皆云在洪水後二百五十八年之際（即少康二十六歲）約遲九十歲（即皇帝…）

年間他始有呃呾嚄國人遷入呃吻哂啞地方自改其名曰喲吽圖謀于彼處安置另立一國即照呃呾嚄國之政治法度措施但自有喲吽國以後所歷未幾即為潰散而呃𡁷哂啞國人仍如蠻目粗野之陋習後又有啞嚩啞數國之人移居其地將其國之鄙俗悉為改易其首自啞嚩啞而來者一名曦嚩𠯿一名喃咁咁于洪水後四百九十八年（即夏后孔甲二十一歲）在呃吻哂啞地方之喃咻嚒嘶及啞喲喋棲止喃咀咀後代事蹟未悉其詳惟曦嚩𠯿盡心竭力將呃吻哂啞四方遊民壽為安集故後嗣蒙昌邦基孔固爲以上各國源流皆上古事蹟因時代遠隔難以細考茲第述其大槩云爾

自啱𡁷以後歷古及今政俗藝務互市交易由此而起洪水之前各種技藝啱𡁷當盡悉其詳迨水患之後啱𡁷必傳授與三子其三子亦必各傳與後人後人去其先祖不遠所創立之國得以守其先人矩矱故未幾即有來往交接而于生計有益之技藝日進美善稼穡樹藝上古之人業經通曉蓋啱𡁷曾栽種葡萄𠰳啥之時咖喲唆地方已有無花果與否二實也鑑其器具未見

于呃吻哂啞地方之先早于聖經備載又啞嚩啞同呃呾嚄之古國于創建之時必已有耕種諸務否則舉國之人何以資生可見農事上古皆有之矣至貿易本隨農業而興雖不能陳明上古各國始於何時通商交易然按太西聖經所載片言略及知其先必有貿易也又按各國史書所載彼時互市未以金銀價值之先彼此交易已屬與來往可見以金利用太古尚未流通且其時并未製造權衡無以定觔兩亦未有戥稱無以辨眞僞也迨啊嚸𡁷時購買塋地始以白金估値其後則用日豐因人皆以銀易貨故鑄就記號花錢以分高低之星色而免平兌之煩瑣也至洪水後六百二三十年（即商王太甲年間也）已有商賈之說將本國土物前赴呃𠯿喊等各國售賣其所帶各貨除日用所需者間有珍寶雕鏤之物彼國皆盡能售賣可見其地業經有技藝精巧方能作用物而不勝玩物也凡論貿易之事必須辨明水陸二路其水路貿易較陸路貿易為難艱乃後所興起者啱𡁷之後人居于吧嚟嘶喲嚩海邊皆為乘舟航海以便貿易事務故上古之人因別而名之曰貿易商後

于呃吻哂啞地方名曰啡呢哂啞人者亦即此人也原其所居之地土瘠不毛祗得學習技藝以利其處且彼處之人尤以生意為首務按古史言凡有裨于貿易者皆其人所創作啞囉嘟之時已為大國其水路之生意無往不利呃吻哂啞沿海各處地方皆彼國人前往貿易至如天文一學當囉咯時（即商王沃丁年間也）即有數國得悉月循環復週之數始按月循行步推綜核若干月日以為一歲其以年分月以月分旬每旬七日者上古各國皆然蓋上古以牧羊為業之人恆居曠野仰觀天邊月光每二十八日有餘則見其形週而復始故定每旬餘為一月其務農之人須悉何月日期必須發越十二月四季之時令一週復始并無差異因定一年之期又按聖經所載上古已有觀候星之事可見其時天文之學雖未精詳而所曉者亦不鮮矣以上各藝業俱為呃呾嚄及啞嚩啞數國人所精習者也

呃喃嚟喔與呃叫㗋二國自建立以來日漸昌熾其中數百政令書缺有間今就啞嚩嚟啞國而論自哂嚧啦嚧嘶之子呢呢啞嘶嗣位（即夏后不降十三歲也）務于奢華不

勤政事因而國勢漸衰崩後雖有世三十年八百餘載并無傳述之事其嗣君皆耽酒色荒驕縱無道朝政日非因有梭改者是以古史無所記載也就呃呾嚄國而論雖歷代皆有明君繼緒然古史但以彼時兵革之行役國家之變亂為著述記載故其歷代之賢君善政美舉均未及殫述焉自啞咲啾啡嘶嚩艷紅海後（即商王祖辛十二祀也）哂嗦嘶喲哩嗣位乃為該國賢明之君克勤克勉盡心政治故武備文修極一時之美當其臨御及乃子乃孫嗣緒之際呃呾嚄國為當世至強其國人約二千七百萬餘口惟古史彰著炫人耳目且自喇嚟嘶喲哩登位迨至啵嘶嚟嘶臨御之時其間共有七百一十一載其國歷傳各王名諱不能盡悉該國尚遣人民自本國遷往他處開創國基故呃德喇嘶國得為聲名文物之邦寶頼喲㗊㖷于洪水後七百九十五年間（即商王外壬十二祀也）率呃呾嚄國嘛喲嘶人前赴彼處地方建國移其粗陋之風易其鄙野之俗也在哂嚼喀未至之先啞嚧喃嘶國人尚不知禮節不明人倫者得哂嚼喀化之而風俗丕變迨哂嚼喀殁有咖啦嚪嘶者仍循其教化之

方勤勉訓誨故其國人得以油然向化也方哂嚼喀及咖啦嚪嘶于啞聽喲嘶國教化其人民之際而前已受呃呾嚄與啞嚩啞各國人所教呃吻哂啞地方中之數國均已秩然有序故是時（即商王沃甲十三祀也）有才能兼備眾所推服欽仰者名啪喊喲唉進齎書策欲將呃吻哂啞所有不相統屬之各國盟會和好以免彼此吞併而禦外侮乘勢侵伐即以所籌備之策布告于列國之君繼則逞其才辯游說各國因得十二國聯屬會盟彼此互相保護嗣後每國遣使臣二人每歲二次前赴嚧咻嘩

吡𠲎地方會衆公議凡有裨于各國之善政立即酌定遵行也喝𠺕㘔唉因思欲延國祚綿長必須立款遵奉遂將𠱊咴咈嘶定并請善士歷數積蓄衆多之資財交出係會十二國之二十四人管理焉夫設此會衆之舉根本堅固實爲呃嘞嚌啞諸國之元機且諸國雖不歸爲一統然而緩急相關共享福庇于無窮也緣其彼此相合併力禦侮是以啤咡哂啞國每與兵侵奪其地無不敗北爲其所勝焉其會盟之計誠爲當時之妙策也因此呃嘞嚌啞各國昔者皆不相合彼此侵奪時有

兵革不休今則盡爲和睦彼此保護永得昇平之利是以偃武修文經商貿易越二百餘載後（即殷王祖甲年間）舊冊載遞本國土產貨物前赴各處貿易無往不利日漸昌盛并吞帶本國之人至𡁷咴喀嘶等處地方創建新國也若按呃嘞嚌啞各國未曾結盟之先而論每國各有領袖以主之興兵之時則爲元帥治國之事則爲主君判斷其詞訟首理其祭祀但不能擅自專主耳蓋每國之人皆分若干部落每部落各有首領其部落首領之權勢亦不爲小每有不相和睦之時各率其所轄之部落彼此互爲戰鬬或過君命逆其私意亦領所屬而攻擊之如此情形爲君者實無威服之權柄爲臣者恃有犯上之悖寡上下交征危亡之禍不從此而起乎故喝𠺕㘔唉不能不盡心竭力孜孜教導誘勸勉以改移其惡習也由啞嘚喇嘶國之事可見凡國之勢不合則弱而蔑殞聯則強而且大也洪水後一千一百一十七年（即殷王廪辛六祀也）啞嘚喇嘶國王名嘚嘐者武勇絕倫才能廣具是以聲名遠播揚溢四方因自思本國向分十二部落于政治事務深爲不便自身既具有爲之才力復

操可爲之權柄若將凡有阻礙不利于國政者盡行剷除毫無掣肘自必成功也因此志爲圖謀將已得庶民之心初則保而守之繼則堅而固之復儘力離散其附和首領之衆又裁汰國內之各衙署惟建會議公堂一所至其所恃者不但新立各章程之舉並且設立禮節招徠四方思結遠人輕稅薄斂懷柔撫綏是以其處昔爲彈丸之地茲則漸爲昌盛竟成通都大邑故其國其王較呃嘞哂啞各處更爲盡美盡善日增光榮國中大權盡歸于一人統制而各部落首領以前之強霸獨狠衡行無忌擾亂國政今皆漸爲淩替焉嗣後啞嘚喇嘶一國得以永享昇平之福也此爲聯邊呃嘞哂啞地方中一國大堡之約畧其餘各國亦相彷之惟啞嘚喇嘶國本無自操悠久之運未幾即有新興勢力者將一國之人心引誘轉向離國君及各尊爵之力亦不能勝之也蓋嘚嘐以啞嘚喇嘶一國之人分爲三等其一則爲尊爵紳衿其二則爲百工匠役其三則爲農夫庶民因一等之人權力甚大思欲削滅其勢故于二三兩等之人逾格恩施厚霈德澤迨其崩後嗣位之君名嘢嘚喀

嘶率由舊章仍錫厚惠因此下二等之人一則蒙君殊恩賞增榮顯一則百工技藝日進精巧是以產業興隆資財豐裕漸漸昌大無所倚賴于人心志高驕輒欲專主于己及嘢嘚喀嘶崩（即周康王十五年也）其二三等之人以此後必無如先君宵衣干食保愛元元之賢者足以克當重任而登大位故欲乘此際遇剷除國內名爵遂揚言惟以咇𠱊咴爲本國之君更無別主也（以咇𠱊咴者乃該國供奉宗神之首也其揚言以咇𠱊咴爲君者即不欲更立國王也）遂立會議官長以執政事嗣後有呃嘞哂啞之別國名曰嘚吧嘶未幾亦效其所爲驅逐國君設立官長也原嘚吧嘶國係咖噠嘁嘶者于洪水後約一千零六十七八年間（即殷王武丁年間也）帶領啡呢哂啞國人遷于是地所建立之國也其國自開創以來歷傳皆爲國君相繼嗣續至國末之君因與鄰邦戰鬬軍旅敗北故其國人亦效啞嘚喇嘶所爲乘機裁革王爵也從此呃嘞哂啞地方中其餘各國盡爲效尤紛紛逐君革爵設官秉政也再啞嘚喇嘶與嘶吧咴噠二國彼此各不相下當時較別國甚爲超卓遂將呃嘞哂啞各處之風俗民情政治事務倡率盡爲改易是以不

得不復述其變亂之事逐一分晰詳細陳明也蓋啞嘚喇嘶國末君名嘢嘚喀嘶者崩後吾儕居今稽古得窺其無君專主之心初則萌于啞嘚喇嘶國人後則滋蔓于各國也惟啞嘚喇嘶國人雖然革除國王之名爵實未盡削國王之權勢因設立官長一員常存不易名之曰啊咈吁威勢權柄約與國君相等其官仍係嘢嘚喀嘶後人歷傳繼緒迨日久乃思本國既得以自專之地今立啊咈吁官執掌國政永不更換與君有何異哉所以自立是官越三百三十一載（即周平王三十六年也）該國人復爲圖謀仍用執權職短年限削減其官職分位遂議定每官以三年爲期任滿即行更換究其國人之心尚未厭足而專主之欲愈得愈驕遂蔑視其君是以越五十五年（即周惠王七年也）又議每歲立官九員以任其職係公議選舉者于任滿卸事之時必需述職于民每至更換之期常有危險之舉不能善爲結局也以後啞嘚喇嘶國人惟以自主專擅爲心縱性強爲其欲靡度無所不至是時該國尚未定立法度其前王之制雖隨事興革更易漸爲裁革然專主之心一時興起亦不能拘束其悖

亂之性情因此國中諸才智之士始思定立各等政治禮平昔變亂不啻受害者無不仰望嗟啦咽才能畢具足任創造法律之事可以約束本國人狂猛刁抗之性惟嗟啦咽之為人雖才德純粹然性氣甚嚴遂于議立九官之後越五十六載（即周襄王二十四年也）纂修法制但其所立之法過為嚴酷故古時之史官有言曰嗟啦咽所書之例條誠為以血寫就並非墨迹書成蓋罪無大小盡定斬決其法實如火上添油愈增變亂越數十載以至畯喻之時（即周靈王年間也）蓋畯喻者乃望族之人係當時俊傑舉止良善才德兼備誠為出類拔萃故諸人公議推其為定立法度者之首而畯喻雖為公眾議舉但自心久為躊躇不肯慨然承任嗣後因念此事實為一國公便定立雖有諸多掣肘終不可以私廢公是以立意料理修改律例除殺命擬抵之罪外所有嗟啦咽定立之例條盡行刪革另創國中法度漸為修緝改删期于平允妥協遂將一國之人按貲財之多寡分為尊卑貴賤之四等其四等至貧卑賤之人不得為官作宰但凡有通國聚集會議選舉公務其人亦可參以己意以定

其事畯喻又恐通國皆得會議人多語眾勢必紊亂有誤于公因而另建議事廳大理寺二署其議事廳定額四百人每等之人一百名凡有應與庶民會議之事斯人預為籌備其大理寺乃才能幹員公議會聚因其人正直廉潔剛毅練達赫然著有威嚴之名素為民所欽仰倚賴故民無不言聽計從也且此等任官之人亦非民間任意揀選者必須訪其名望察其表彰果符其稱才德之實然後公議舉之為大理寺官員此乃畯喻所定國中政治章程之大畧其餘各國于斯時多有效其

舉以定國法也茲不及贅對嘶吧咴嗟國別名啦嚛嘹嘩呢啞因其國之制度于別國不同故不能不撮其要而著述之原嘶吧咴嗟亦如呃嘞哂啞分為列小國每國各有其主而天子則名嘞喇嘶為第一代之首君踐位在洪水後八百三十二年（即商王祖乙七祀也）歷代相傳遞四百一十四年（即周威王十一年也）至一代有兄弟二人者一名嘞嗶時嚜哪嘶一名啪嚨嚹嚓嘶同登君位嗣後相傳嗣君皆係二人登位至九百年之久其國永為二君此事誠屬奇異迨嘚嚓呃唉吡嘶踐位之時（即秦始皇帝年間也）復改

一人繼位為君也若論其國之政令自嘚基以來并無新奇至立法名士喇咕咴呃之時（即周襄王年間也）國政始為盡美盡善也而喇咕咴呃所立之法度規條與前詳之啞嚜嘞嘶等國大抵相同蓋議事廳及庶民會議等署以為護庇元元而免擅專自主之情者亦皆有之其與啞嚜嘞嘶等國大相懸殊者惟國有二君耳雖國君權勢有一定限制不能逾越然國君爵位乃歷代繼緒世襲罔替也更有一端喇咕咴呃立法以安一國之民即行兵之役亦皆為之顧料而不遺也是以奢侈華麗及凡可以蕩人心志遷人性情之物盡為嚴行禁止銀錢不准行使飲食祇許狗糲幼者則教之以尊老敬長壯者則教之以操兵練武故其國人不以戎事為艱辛及有軍旅之役而猛勇爭先強悍善戰其無敵之勇誠言語莫能形容也至喇咕咴呃之法度久行于嘶吧咴嗟國中未嘗改易若啞嚜嘞嘶國畯喻所立之法度因遭吡哂嘶嗟啦哟之暴虐狎侮侵位竊國僭竊為王盡為廢弛故不能如喇咕咴呃之悠久也當其時咖咴哂啞國王名嗟嚓哟者生貪嗜之心與兼併之意況又有啊

嚜嘞嘶國人曦吡啞嘶者被逐奔赴其國而慫恿之並圖報復啞嚜嘞嘶國人燒毀嚧咴哟嘶村之仇因而興兵數萬征伐其國（是時乃周敬王十六年也）惟咱咴哂啞之士卒或奢華過度或僕役辛勞是以精神衰弱筋力疲憊不能如昔年哂咯在位時伐啞嚜之勁旅也而啞嚜嘞嘶國中尚有英傑武勇之士心存報國庇身之念迨咱咴哂啞國人引步軍十萬馬軍一萬前來攻擊其國人惟率兵一萬迎敵戰于嗎啦哆哪地方大獲全勝敵軍敗北奔潰約逾二十載咱咴哂啞國王嗟嚓哟之子名嗿咴哟嘶者志圖報復親自率領馬步卅三萬二百一十萬眾復攻呃哟哂啞之啞嚜嘞嘶等國以雪先仇更思吞併被呃哟哂喀各國人奮勇衝鋒背城一戰其水陸二軍盡為敗績國王嗿咴哟嘶乘撫舟潛逃奔赴啞嚩啞地方此次之戰雖係呃哟哂啞得勝實屬僥幸然而其國日後之禍患皆由此勝而興也蓋非為征鬪時喪失其英勇之士卒乃國戰勝後厚獲夫敵國之貲財並非賊帥之時軍民等艱辛勞瘁實係攏戰之後與敵國來往交接以致呃哟哂啞各國盟好因其離間而彼此

背叛國人因藏敵仇而驕矜無忌交相爭鬪彼此侵奪均由覬覦敵財起意各生貪得無厭之求因此始有啞嚜嘞嘶與嘶吧咴嗟二國為首背盟侵伐而牽制各小國互為附和（是時乃周考王十年也）由是各國相為仇敵干戈不休紛紛滋擾漸入變亂甚至國貧民弱盡為衰微不可勝載也越九十三載（即周顯王三十一年也）遂有嗎嘶哆呢啞國王啡嚓嗶者乘無準備之地率兵潛襲盡降其眾乃為呃哟哂啞通國之主夫此舉為古史中第一不以戰而得之者也蓋啡嚓嗶竭其計巧盡其詭謀預以賄賂收買

人心復以重餌要結人情兼多方慫恿煽搖蠱惑使通
國之人皆墮其權術而呢吻哂啞合國歸于其有此國
盟會根本之義盡為毀失庶民會議之舉從風而靡闕
中宣布教化之人皆以貨取而屏黜新君雖有嘵嘵吐
嚹吶嘶一人忠誠無匹才德超卓盡其生平才辯之雄
談竭其撈世匡時之深衷孤掌難鳴羣小撓亂期必
中之方亂民心曲用阿諛之詞移人志向咈嚟啤立意
關闢其所屬疆士越于呢吻哂啞國界限之外但因其
克後早殞未果如願其子名啊嘞叫嚨哩者嗣位後除

啞嗹喲嘶嘵吧嘶二國外所有呃吻哂啞地方中各國
公立之為主帥以伐咱吠哂啞國而啞嘵喲嘶嘵吧嘶
二國尙不欲歸其統轄奈衆意難違祇得勉從所以啊
嘞叫嘵哩疑懼之心盡為解釋爰率步軍三萬馬軍五
千前赴咱吠哂啞國征勦焉其大獲全勝望風臣服不
但呢吻哂啞所識之國即素不知名及並無傳聞之天
涯諸邑等處古今史中無不詳細註載其緣由誠為天
下之奇傳也啊嘞叫嚨哩屢戰屢勝未逾數載遂崩于
吧呱囉呢啞國（是時乃周顯王四十六年也）嗣後其將軍等專務從
彼貪位之私心不顧恤其眷屬之鄉嗣將其所統轄之
國互相分割占據其間事務紛繁茲不多贅惟接述呢
吻哂啞國人之技藝學問後則續言囉嗎國之事可也
呢吻哂啞國自哂咯嘶嘛御（是時乃周景王七年也）至啊嘞叫嚨
哩登位之時（即周顯王三十五年也共二百零四載）其間文名顯著之人
不可勝計二百餘年以來百工技藝漸皆進于至精至
巧無以復加雖東方之人建造宮室堂宇赫然高大而
呢吻哂啞國人則美輪美奐更為超越壯觀誠為天下
第一工作之極盡巧妙者也以吧嘵咯與喲啞嘞之廟

堂二所為第一精美工程啡哩吔嘶者乃其國為首雕
刻名匠工作之美名傳後世迄今猶為稱讚不休也咻
哂嘶吧啦哂旺嘶喲嘛嚧嗚嘶三人為當時丹青妙手
繪畫如生呃吻哂啞國各種詩書文字最為與妙今之
披覽者難以敝述也且其國之人不獨工于務藝即格
物窮理者亦不缺之除嚓嘶啦嚓才學淵博道德純粹
為衆所欽仰者之外其門下弟子一名吧啦噔一名啊
哩吐哆嘵嘞一名喀嚨嘑嘵者亦皆仁義兼全才德倫
其也緣其國中才德之士甚為衆多若逐名備載實難

完竣今惟述其國人于軍旅之事日為學習而兵丁之
出戰原為愛國保家顯姓揚名故奮勇爭先並非因懼
其長上之督催也是以前者與咱吠哂啞國戰鬭時兵
數雖多少懸殊亦敢勇往迎敵而得大獲全勝此乃本
國前人立法盡善之美故能如斯也
嚨嗎喀者乃創建嚨嗎國之人也（建立時乃周平王十八年也）若按
其聚集不過數亡命匪徒奸滑游民而觀之則甚為非
關緊要之事也若按其建立至大至強之國使當時所
有各地方幾盡為歸附一興一衰為嚨嚕吧二次大變

而觀之則彼舉止措施不能不深為關係也原其人之
性情甚向于武況且嘩吠咧啞地方本分列國雖皆為
褊小然各不屬轄其政治與凡有武勇之才者實為利
祿之場是以囉嗎喀與諸鄰國非甲即乙時常爭鬭不
休而戰鬭乃為其人之專務與圖此可以自為昌大而
養育其身也惟囉嗎喀與鄰國征鬭其所守之法乃為
囉嗎國人日後所常守者因而得以日漸昌熾而王于
天下也蓋凡戰勝攻取并不屠戮勦滅反將其人民地
士合于本國而為一所以囉嗎國每戰勝一翻勢力愈

增一翻其所合隣國之民日見加少而本國之民則日
見加多也凡與交兵之國若見其所用之軍器精巧均
勝于己即將自用者盡為棄置而效從敵國者也又因
各敵國之諳練行為經歷以致其國人漸皆用兵并并
遂將蕭蕭是以囉嗎國官力強民康物阜也且囉嗎喀
雖恒與隣邦戰鬭而國內政事永無怠荒設立議事廳
一所以名望顯著才智幹練者百人會議商辦又創立
法度章程以理政治以東人欲凡朝政國事無不盡心
竭力圖謀自開基以來越三十六載（即周桓王三年也）按古史

所載者而測度之大約被其所派議事百人之中者私
弒焉以後嗣位之人皆出類拔萃非凡之品者也啵嗎
繼緒踐祚為其後之首君臨御以後設立本國教規禮
節復啓諸國人心以敬遵盟約之禮永毋違背本國軍
法以此為要其後四人一名嘟喀嚬吐喲嘑一名唆哥
嗎吠哂喲一名嚹吠吧嚆吡嚓嘶嗝一名嚓吠嚨喲嘛
嘿執掌邦畿之時均為賢君無不專務開闢疆土富國
強兵以光前裕後也迨七世之君名嚧吠嗳嚧嚙吡哧
咱者敗亂倫常篡弑妻父嚷吠嚨喲嘟嚟儕竊踐位為
君時殘忍暴虐無道已極其子名嚓吐哆嗟吠哆吡用
強姦污命婦哎啦喲嗷之妻名嘣嘟勦喲啞者以致通
國之人羞辱難堪均為激怒即將其父子眷屬盡行驅
逐出國嗣後并君位亦皆裁革永不共立也惟因嘗與
他國軍旅從事不能不推立主帥以為領兵之首是以
另立官長二員代理國君之權務每屆一年則滿即為
更換此舉于囉嗎國實深裨益也蓋是等官員因所操
權勢不能長久皆欲行一美舉以留名望于後也其新
任之官更為盡心辦理以為超邁舊任之官故囉嗎國

人日為率領攻討各處新結仇敵若論其國之人性本向武為勇敢所招無不亟勉從事通國之人皆能充當兵卒強壯善戰衛鋒對壘原為捍衛彊土保護妻孥遂數百年之久能為噫吠唎啞一帶地方盡歸于版圖之內何足怪哉夫囉嗎國人見內患已平更無近仇交戰始顧外方遠處之敵因覩咖吠嗟嚾國貲為勁對之雄者也原咖吠嗟嚾國係咪呢嗎啦國人于洪水後一千四百八十二年（即周厲王十年也）遷邇啞啡哩咖州之咲喇噫啦嘹即中海地也海濱所建之國在囉嗎國一百一十六年之前斯國之人仍按其祖甚之耻以貿易貨財為事務無不隨事而應咲喇噫啦嘹海濱周邊皆歸其掌握除噫啡哩咖海濱一帶地方幾皆為其所有此外其所屬之地已延及嘝囖吧之噫吔吧呢（噫吔吧呢即大呂宋也）如此其權勢赫然以致海面皆歸其管轄貿易盈屬其統率遂將啲吖啲唎與嚨咗喲呢啞二島俱為占據嗣後復謀侵奪哂呭哩啞島是為之人難以自行護衛而囉嗎國人被其恐嚇一時殆不敢與兵阻截自此以後囉嗎與咖吠嗟嚾二國常常兩相結抗永不休息且咖吠嗟

嚾雖然國勢富強究不能比勝于囉嗎也蓋咖吠嗟嚾雖已成巨邦之時囉嗎猶為最俑褊邑然咖吠嗟嚾國則風俗敗壞人民衰弱而囉嗎國則正當初建政治精勤咖吠嗟嚾國則招募異鄉之人充當軍卒代為衛鋒對敵囉嗎國則盡係本國之民嫻熟軍旅禦敵保國衛家是以二國雖甚相懸殊其以此征戰豈能禦之哉彼兩國初次之戰綿延二十三年之久囉嗎國貲因此戰始學其法而習水戰以先則未之諳也彼時有咖吠嗟嚾國船一隻遭風損敝于囉嗎海濱囉嗎國人則以斯

船為式三閱月即造成師船一移哪噫嚀者乃當時在任之官率兵駕船如與敵國水戰前人捷以其二國爭鬪之始末玆不及贅惟按嘞嘞囉之舉止可見囉嗎國人志尚義重實甚有能及之者也蓋嘞嘞囉當兩國交兵之際被咖吠嗟嚾國所擒押令其往說本國之人願將各俘交換彼同國至議事廳不第弗求交換並激切而言曰本國法度凡出戰疏失被俘于敵者從無拯救返國之例語訖遂毅然仍回敵國就死毫無懼怯顧戀之情也至于咖吠嗟嚾國雖習俗疲憊然仍不乏才

智幹練之人而囉嗎國與凡對敵者從無若啊呢吧吠之驍悍也斯人乃咖吠嗟嚾國者其父名啊嗟唎咖吠于其童稚之時以與囉嗎國人永有不共戴天之仇啓發于其心如此命衆備辦公祭獻于叭嘅噫吠之前並率其子啊呢吧吠至祭臺前詢其願否隨父征討囉嗎國是時啊呢吧吠年齒雖屬幼稚志氣素具勇敢不但甘心首肯並于神前發誓即求父以戰陣韜畧教誨父曰爾若誓于神前嗣後與囉嗎永結莫釋之仇吾即欣然訓導于汝啊呢吧吠立刻遵依嚴命而誓之且此次

明誓公然安敢違背自茲以後屢能動搖而移其志向也啊呢吧吠至二十五歲之際本國公舉為師驍敢引軍渡呢啲畧河越吡啲嚀與啊咗吡蝦嘅極之嶺未幾即抵噫咲唎啞國進兵攻勦囉嗎國獲三連敗四次勢將傾頹危在旦夕殘不能保存疆土也哂哂哩嚀之人皆按隊于啊呢吧吠麾下哂嘅咕嚕之君啵囉嘅嘜者乘勢亦背叛囉嗎國至于咲吠啊噫一帶地方殆皆乘勢遂棄囉嗎而叛離也如斯狼狽已極而囉嗎國之幸有者賴有三傑士一名噉吡喲嗎哂嘐一名嗎咗咪

嚹一名哂吡嘣以法保護始免歸于敵人之掌握也蓋囉嗎國于敵兵臨境之時通國之人衆聞嘈雜鬪心激切即欲迎敵攔禦而噉吡喲嗎哂嘐則留若罔聞既而遊觀以老其師暫為羈縻于前敵鬪振發于後堅頓兵行俄新軍當抵噉吠咪囉則率兵周回騷啦地方復收服哂噓咕嗟等處後因本國兵丁倦戰勞疲志氣頹惰方嬈憊即勸勉激厲以鼓其氣以壯其膽也斯二人者嗟嗎通國之人無不褒獎欽慕焉至于哂吡喲則尤為奇異超卓雖其戰則必勝攻則必克動作疏宜無不遂欲而獲故黎庶擬其由天而降常與神仙交接而其狠止如此兼令人堅信也至二十四歲時前赴噫吔吧呢啞國征討新咖喀嗟嚾嗞攻而拔勢如破竹（是年乃秦始皇帝末年也）復往啞啡哩咖征勦嘝喘得勝馬到成功靡不納款投降又率兵直進咖喀嗟嚾其國人心恇懼深為悚懼束手無策莫能禦之軍卒敗潰人民糜爛十六年之前啊呢吧吠凡與囉嗎交兵無戰不勝至此時本國之人不得不請之旋師護衛國家乃徒費辛勞亦無濟矣後則納款送質歸其屬下並立若無囉嗎國之命永不

准擅自與別國交兵之約（是年乃漢太祖高皇帝六年也）囉嗎國未伐咖吠嗟嚾之先戰則甚多勝則無幾迨伐咖吠嗟嚾之後戰則無幾勝則大捷當斯時諸國分而為二一則為囉嗎與咖吠嗟嚾二國戰鬪之場一則乃啊嘞唎德哩崩後麾下將軍等分據其所屬之國互相爭鬪之掌近今猶擾未休呢咖哂啞與呢唎嚏及啞嘣啞東方二處乃為其戰場也至于呢咖哂啞各城于是時得免他國之管轄分為同盟之三國一名呢哆哩啞一名啞咖嚦一名咱嘞哂啞此三國公同會議官長勞力之至大者

乃呃哆哩啞也而嗎嘶哆呢啞國君仍爲其地之長當時之君咔嚟嘷者因其數爲暴虐之舉失民心呃吻哂啞國人均爲嫌棄而呃哆哩啞國人則更深惱惡恨閉囉嗎國人之兵雖戰勝即迎請其師至本國協助驅逐暴君咔嚟嘷者出國呃吻喃啞國人得囉嗎國舉兵相濟遂勝之但此勝實于囉嗎國大有裨益也蓋嗎斷哆呢啞國之軍卒盡被逐去歸國並令其國君咔嚟嘷納款輸貢于囉嗎而呃吻喃啞各處又不能自爲專主其權柄皆歸于囉嗎而爲之藩屬也呃哆哩啞國人後

舉動之錯誤即倒更易以補救而其進籌之計策于本國則愈爲危險于囉嗎則更爲裨益也其人因初則迎請囉嗎國兵相助得以逐去咔嚟嘷者今則再爲迎請哂哩啞國君名唆喃喲嗎者率兵前來衞助以爲驅除囉嗎國人此際哆咪嚧嘲國之嘛呢吧咪亦往哂哩啞國求助蓋因唆喃喲嗎乃東方至大權勢者昔嘛嘞吔嘫哩于啞嘛啞所有管轄之地茲亦盡歸于其掌握也而唆喃喲嗎雖然嘛呢吧咪告以囉嗎國人于曦吹哂啞地方最爲易破等語仍不欲赴曦吹哂啞故不允其所請但率兵無幾前往呃吻哂啞相助呃哆哩啞國人不期皆被囉嗎國人衝擊敗潰唆喃喲嗎祇得逃奔啞嘛啞囉嗎國人復隨其後而追襲之水陸夾攻大獲全勝威逼唆喃喲嗎出具降服之約實爲貽辱不淺也（是年乃漢孝惠帝五年也）囉嗎國人于征服敵國之後仍准其各安本土率由舊章並不改其政治法度惟令之會衆結盟此舉乃虛假冒會之名實陰藏挾制之意可見嗣後凡其號令役使均不能推辭違抗也按囉嗎國人最善軍旅之事每戰皆易奏凱惟與嘛哆國王名嘅喲哩嗟嚨

者相持其國倘能抗拒延至二十六年之久而後征服然令人深覺罕異也原斯國交界有嗬嘢嘶山爲之界緣其山險峻已極人不易到況衆本國人民皆爲強壯精神健銳從不以逸樂而致衰弱故囉嗎國人敗之嘶呢吧咪更難收服也至所有呃吻喃啞與啞嘛啞各國始覺囉嗎權柄之重而不能避其管轄者無不欣悅有嘅喲哩嗟嚨之一君敢與囉嗎抗拒皆甘心歸于其麾庇也究竟嘅喲哩嗟嚨祇得隕其命運被囉嗎國人哂啦與嚧咕瓣連次攻擊敗潰竟爲嘶嘛勳滅國失命焉

（是年乃漢孝惠帝元年也）嗣後囉嗎國于嘔咔哩吻交兵無不得心應手及嗎嚟喲勝以咕嘶嚧之後（是年乃漢孝武帝元年也）啞咔哩吻各處盡爲俯首領命歸附于囉嗎即啊咪吡嘶山外所有各處國亦無不聳囉嗎國堅甲利兵之盛也蓋嚹嚟啞地方歸于囉嗎國爲一省之後遂有嘶咔哩嗟哆呢嘶與嚩囉吧北方條國之夷狄旌進其地而嗎嚟喲在啞咔哩吻如此英勇威震諸邦即將嘅嘣吧北方之人盡爲聞名悚懼倒戈旋奔而歸其本土也且囉嗎國于天下各處交兵攻討克捷之際國中非無同人爭

關于戈相向之事其本國之亂乃自此肇起以來即紛擾不休也蓋囉嗎國人民自驅逐國君裁革權柄以後雖得有自專自主之勢然而不能全備爲締議事釐官員之後嗣名爲吧喲嚟哂嘛日積月累皆得殊無數逾格優免偏庇姑息之恩而庶民又不能不仰仗其人凡事代爲經理是以定議而裁之因此黎庶與彼人常有辯論分爭永不和睦究竟總係左袒私惠日見其敗而自專自大日見其勝也此等辯論分爭囉嗎國人一存秉彝之德尚無危險之患其吧喲嚟哂嘛者皆有爲國忠

誠每每甘心遜讓推辭以慰庶民之意而庶民雖得有規例准許皆能爲顯職巨任並得遴選衆官員然而其人仍係揀選吧喲嚟哂嘛之人爲顯宦也迨征伐諸國之後各處之繁華豐盛雖不猶悉而西都儒弱貪婪之弊漸染其心即將剛面體統咸爲喪失以遂其欲況人心不齊各從黨類是以國家竟爲其子孫所傲遂有咧啦喇巨亂之事以啓官員與庶民永結不釋冤仇之衅而開好事之說客常爲撥亂謠惑之嘶斯時諸人受國之心不過徒有虛名耳其宜貴之人已然僥倖尊榮

嬌柔嬾弱易肯自屈于軍法森嚴之間其當兵之人俱係卑賤市井亡命下流易能自振于赫卓縉紳之中各兵丁除首領之外其餘均不再激皆隨本標之下交鋒戰鬪攻伐刧掠若因其首領之故即捨命傷生亦所甘心是以首領如令其諸行居鎮本國之人亦必允諾而不辭此等之人惟以戰場爲國家以主將爲官長凡其首領之論無不欽此欽遵也囉嗎國因屢有征伐勢不能不運兵不解常常駐紮預爲准備故國中之變亂蹟月遲久未得一時驟然而作此等軍士各相約束設此阻遏若非哂啦之兵囉嗎國自必爲嗎嚟喲之軍卒所征勦也畢竟以嘿嚟嚨咪者興（是年乃漢昭帝四年也）其征服嘰嚨之人實于囉嗎大有裨益也嗣後于咕咪嚨哩啞勝其對于嘣嚦未幾于呃咀嘑啞嘣啞等處無不戰勝攻取也夫如是故囉嗎以其爲一號之主後有咗嚧哆一名咖哂喲一名共謀于議事廳刺之以免囉嗎屬其一人之命斯二人者雖免囉嗎國歸于以嘿嚟嚨咪一人之掌握然其國究不能無別主之管轄也後乃落于嗎咗咯咳哆呢喲之手管轄未幾又被以嘿嚟嚨咪之姪名

嗹嚩吹噸噠囉嚹于嘿嚩吶水戰敗之後爲夸阿奄有其國（是年乃建始二年也）而囉嗎所有變國之士不欲其本國聽命于一人者斗斯時亦無可奈何是以盡爲自刎焉嚩噠囉嚩乃自名爲嚫嗎吐哆復稱是帝再無他人驅複驚動之也當囉嗎國內地變亂之際其軍士之威名尙播揚于中外彼時雖未定孰爲其本國之君而囉嗎國人已決然爲天下各國之主矣以其軍法嚴肅銳氣素強遂將呶吹噠嚩啪吵嗎啞吧嘞哂啞嚦哂哩啞嗎斯哆吧啞等各國之威風光榮盡爲掃滅惟囉嗎國之聲名卓然獨立行政於天下也嚩噠囉呶嗎禦未幾四方之國使雲集于囉嗎皆納款獻賦焉嘰叱吶此啞國使人求和吧哧嚩啞國昔與囉嗎仇深似海很積如山今則自願解釋使人結盟仰好天竺國命使前赴會盟其餘各國或畏其威或歸其屬無不俯逍命令也當其時水陸無警兵革休息嚩噠囉嚩親閉嘞嗡廟門（嘞嗡乃其國之神也凡有戰鬬之事其廟門則開至于太平無事則閉其廟門以示天下太平也）從此四海昇平景物熙和越三載（即漢孝哀帝建平三年也）耶穌乃降誕于咖嚀啞國（耶穌降誕之時按今計係于漢元壽二年今之述建平三年者因昔人計算錯誤因訛各國難均悉其誤并未更易但仍其舊也西洋各國皆書年號日一千八百若干載乃自耶穌降誕之時算起也）囉嗎國之政治始末業經敘述詳備今惟以其文學技藝稍爲臚錄焉當囉建維新之時囉嗎國人于所有文器之事皆未經心研索惟以軍旅政治農業稼穡三者是習迨攻克咖吹噠嚩國之後更無可畏外方仇敵咸就寧謐爰修文學既攻之則日新月益長進甚速蓋因既勝呃嘞哂啞後其國中所有珍奇精妙美觀之物盡爲囉嗎所獲嗣後啊嘞啞遭囉嗎攻拔凡其地積聚存貯者亦歸囉嗎所有是以囉嗎國人昔爲粗鄙肉券之人

今則彬彬文雅凡各國之文義新麗精奇與妙無不制悉當取高談雄辯之才以爲選列高位之大路也至文章詩賦者作撰述不乏其人其出類拔萃者乃嘞吹囉嘞咴呵嘐吵嘔吶啪嘹囉嘞噠哂哆等再嚩嚩嚩自嗅嗎吐哆以後所有皇帝除數君之外其餘皆爲殘暴之君動作無非敗德亂常誠有辱于人類也至國中政事其章雖未盡行裁汰而通國之人皆如僕使賤役毫不能專主自由且此等國君既以酷虐待民而已身亦不能自主又如彼兵所役既使天下聞名帳權而已身反畏三軍如此則囉嗎漸爲嘞囉吧王強至霸之國也總而言之欲激悉其國衰敗之情形即觀回國現在之制度足以盡知故毋庸贅敘其歷代臨御之皇帝及朝政殘敗之情節也但論昔囉嗎與兵征勦所降服者不過呃嘞哂啞咖吹噠噸啞嚩嗎等處內地之國人至嚩外夷狄尚未收服後嗣各帝欲出征嘞嚩吧各夷人如啞哩嘪嘆略呶嚓端及嘶嘪嘫嚩嚧嗡嚥等則爲銀與此等各處之夷雖昔日皆被囉嗎國之將軍在探明悉但彼時尚未征服況且各夷性雖粗蠢力實猛將來被囉嗎所降服者亦非其勇敢不足乃因囉嗎訂法森嚴賊帥精銳遂能平定焉按囉嗎史書所略有所記啞哩嘪國爲囉嗎攻勦竭力堅拒而後歸降其信嘞囉吧夷國亦非容易征服彼此殺傷甚眾戶積如山血流成海以致嘞囉吧各地方竟無荒涼至極皆爲曠野其人民或戰死于沙場或被擄而爲奴其投降者不過儒弱無能之輩耳如是甚況深爲無益于人類也然而諸夷既歸順于囉嗎日漸得以與之來往交接乃學習其國技藝文學言語風俗此舉實出于無奈緣土地

被人占據身體爲人奴僕上有貪婪之官剝削苛求至無顧恤下有強悍之兵指管約束甚爲嚴厲如此很狠已極祇以災祲轉易人事變遷殷念匪勉含忍負荷自思必有休息之日也再囉嗎國管轄之地日漸開拓以致勢力不逮權柄不足況且當時放肆邪作之弊已浸于國中又有極北之呃嘞及啞噠略等夷一時強進疆界以速其國之敗此等兇猛之夷由此而來報復前仇者或寄居于囉嗎未曾收服之啊哩嘪各地或寄居于現在呔呢嚥嘆啪囉呢啞呃囉嘶等所駐之嘞囉吧北邊與啞嚩啞西北各地方原其人素性兇定反覆無常因此日離本國前赴他處擄掠占據其先至霸侵者無不被囉嗎軍法嚴肅抗拒驅逐也但此次蜂擁並進不含之畏懼更爾其報復夙仇之心彼夷遂旋本國因同人尚未悉其底裡故先告以彼處民豐物阜田土肯腴等語復述戰鬬之事親友昆仲戒生殞命者不可勝計語言激切以聳本國人急欲復仇之心遂通國之人執弓操戈並攜妻子奴僕六畜器皿蜂擁而往以謀報冤渡忿以圖占地移居更有他方游民附和同行沿途所過之地如水湧流無不掃蕩淨盡遇室則縱火焚燒逢人則挺刃殺戮良莠莫辨玉石不分無論老幼男女尊卑貴賤靡不遭其蹂躪以致肝腦塗地血流漂杵其時修史之人欲述其事之始末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竟不能備載其災難也及啞吐啞嗡嗉踐位之際（即晉孝惠帝光熙元年也）始與奉耶穌之教臨御無幾乃自囉嗎遷移建都于啞吐啞嗡嚩嗶啪啦國勢大爲改變東西二方各自分爲兩處各有其主管轄（是年乃晉成帝咸和二年也）原啞吐啞嗡嗶東邊時所有囉嗎之兵把守嘞嗽與嚏嗽吡嗡河濱者皆爲

詡赴東方設術是巢乃如自撤西方之藩籬開門揖盜啓戶進狼也當是時囉嗎為西方之都啗吐咧喲喘啲嘛為東方之都如此與指實千嗹嗎甚為衰微以致被夷人侵奪占據之其昔日之光榮顯耀亘萬年不朽者今則一旦泯滅焉而諸夷首中之一人名嘛喺嗹噻者于西都即位為君自此以後各地方常被夷狄侵奪霸占不休也囉嗎國中所有宮室堂宇其工程亘非一時所能修造完竣者惜乎皆被其人拆毀亦需數百載方得傾覆蓋也其軍旅嚴肅知法設立甚有紀律故

傳留後世猶有效驗若非國君積惡成怨人民性情敗壞豈能為敵國仇人所勝哉嗟乎囉嗎國君德不望政不行先王之道日見其衰暴虐之心日見其盛歷代相傳祇以腐儒竊士是為專務通國政治置乎不問欲滿其貪得無厭之心遂不惜罄之公帑之資財靡盡一國之智巧以致王師敗績辱國損威莫大于此雖天下之繁華富麗俱已受享遠方絕域莫非已有究竟酷虐殘暴肆行無忌惟與化外夷狄狼心狗行並肩相偶自取其禍夫復誰尤其如是猶冀國祚綿長豈可得乎

再耶穌六百餘年間（即唐中宗嗣聖年間）吡啉吖呢啞（即今之暎咭喇國也）薩遜至膏至腸之省歸于囉嗹呢啞國人辦嗹地方歸于咭嘟咕國人曦嘶吧呢啞（即今之大呂宋國也）歸于呃嘟國人噫吠哩啞及各隣近之省歸于嗹吧哆哆國人至于囉嗎國之政治法度技藝文學等僅存微蹤細跡各處地方凡政事律例風俗衣冠言談話語人名國號盡為更新與古大相懸殊由是時以後數百年嘓囉吧一帶地方只有呃嘟之鄙陋風俗愛戀狀貌當此數百年之間文才學業殆將廢弛即顯宦縉紳等亦不能誦讀書寫

其餘之人更不攻習甚至性情愚昧毫無知識也至耶穌八百年（即唐貞元十六年也）咖吡嘛嗎啫嗽踐位為嘸嗎啢啊哩嘜二國之君兼攝噫吠唎啞國數省嗣後越數十載有暎咭唎國王名啊吶吠嚁嘟者斯二君各于本國盡心導引愚民令之攻習文學事業以消其暗昧性情而啓發知識也但當時民心愚昧至極故二君徒費精神不能遂其所欲是以嘓㗎吧地方皆為鄙陋愚蒙也嗣後因各君以所得之地分封國中之政治法度遂漸為更變也蓋導引諸夷攻勳其地之國君首領等以所得

之地與其大夫將軍按職分授並令出兵凡有征伐賭禦之役每地主應出軍若干名以備助戰捍衛之結約而大夫將軍等亦效其君之法在所封授之地與其麾下之人分授地方由其甘結內為相同所約無異然而運籌此法雖似足以保護地方防範寇仇究竟變為逼迫下屬欺壓小民之風縱紳衿豪貴之藉倚仗勢力任意縱橫強奪霸占賓屬雖堪以致庶民人等束手無策裹足不前終日困守而不能自由也其官紳士封授之田必皆分與庶民耕種是則紳士反為田主而庶民

反作佃丁其為佃丁者實如田主之奴僕也凡紳士若將田畝轉售或與人交換其佃丁亦永不能自主祇得相隨田土歸于他主而聽其役使也再各顯宦紳衿等若受同僚之凌辱皆率所屬攻擊報復而對手之人亦領麾下增禦護衛其攻者禦者兩家之親屬治下必然皆被累及永不得置身局外也各國君見其大夫將軍專動強霸欺壓殘民深為不恕況且各仕宦等不惟侮虐下民之事并有挾制君上之心若不另立夫官職即無以禦其強橫故籌計畫逾格錫恩于庶民鄉寨之

中以助其勢以分減權而庶民自休蔭施其被屈含冤漸得伸解至各處之埠于斯始立會議公所以行選舉官員代為經理約束既得自主之權實于黨類大有裨益蓋為變更也昔則愚蒙暗昧一無知識情慢荒全無勵奮今則講習討論以養其才亟勉勵以修其身復以貿易生涯傾心致志靡不專務本業始得大為興隆也夫貿易之復為茂盛各國之再相交接其故非一而致然原東方之都啥吐吶喲啫咱啦當極北之呃嘟與哇噠嗒等夷攻破西都之時獨彼未遭傾覆所以此

國中之文學事業仍存一二迨數百年後其地又為利市埠頭而天竺國之珍奇貨物巧妙工作尚可行銷其本國之人始與噫吠哩啞國人再為來往教以文學之事嗣後因囒啦嗦噉國人占據咈嘸啞國之都咀嚂嘸嘸凡嘓囉吧各奉耶穌教之君會盟共逐囒啦嚧噉因此嘓囉吧諸國之人與啞咖啞東方之人始通來往交接（是年乃宋哲宗紹聖三年也）各國三次或起咀嚂嘸嘸或歸本國無不會集于哼吐吶喲啫咱啦且嘓嘸吧各國此次興兵東征雖不以貿易為意但為救挽咀嚂嘸嘸起見不

料眾心莫齊徒勞無益未克如願而各國之生意曾賴此尚有裨益尤能經久而不間斷也迨各國干戈休戢之後有噫吠哩啞國人名咀嘁啞別名咈啦嚨喲者始逞羅龐故往來遠方更為便易被此交接日漸親密（是年乃元成宗大德六年也）從此噫吠哩啞各國之人始赴東方各處及呃咀嚉諸埠販買天竺土產奇巧各物帶歸本國發賣與嘓囉吧諸地方甚獲利益其去之至多者乃嗻嚪嚧與咀喫呱二國之人而嘓囉吧眾國于所運各奇巧之物漸覺嗜好焉至耶穌一千三四百年之間（乃元大德年間）

（即明建文帝年間也）嘏囉吧之貿易多係嚏吠哩啞國人經營彼時其人別名為嚨吧哧哆合夥至各地方開設公司行貿易所以往來販貨置造各物皆係其人且嚏吠哩啞國人既在嘏囉吧南邊勤力營運大有結局至耶穌一千四百年間其在嘏囉吧北方之人無不奮勉營謀當是時隣近吧哧哟咯海之喲嘝嗎哧咖嗬嘋等國猖狂已極于該處海面盜竊為患因此嘘毗嘵嘚咻哧嘂二府之人與嚏吠哩啞通商交易未幾不得不彼此結盟互相保護此巢深為利便而他方別府遂皆附和之以圖庇佑也不久啞哩嘇及嘣嘯哋二國之至富者八十城約同會盟互為護衛威嚴已極甚至別都亦皆求為和好大國之君亦畏懼其震怒也其各城曾約之人始立貿易章程公議辦理嘏囉吧餘國遂有各樣財物堆積存貯其至多者乃嘣嘯哋國哧嘘咁城而其貿易皆有次序嚨吧哧哆國人常與天竺土產並本國貨物前來彼處交易雖所換之貨微粗究屬于己適用者也哧嘘咁城既為嚨吧哧哆及會盟各國商賈聚集之所嘣嘯哋國人遂在該城與嘏囉吧南北各處之人互市交

易實為深有利益以致其國人皆盡心于工作也不久嘣嘯哋與其隣近各城皆得為嘏囉吧至富至庶之福土也嗣後嘆咭唎國王名嘰嘟啊哶哆者（是時乃元文宗致順元年也）見各城物阜民豐已察其故遂于本國人中勸勉其竭力經營盡心貿易蓋因其國之人當初猶如瞽目居于高處便利之美視而不見將來得享優裕之福毫無念及貿易工作置之度外全不經理本國所有土產物料盡供他國之人採辦故該國王招徠嘣嘯哋工匠居于國中並立安善章程以庇貿易未久嘆咭唎國始有呢絨疋頭織造成就焉以後百工技藝均令其學習紬緞製造精巧是以其國今為貿易第一等盈華蕃美之埠頭也再奉耶穌教各君往敉咀哈嚛嘙敗績之後因舊蒙古別名嘡哧嗝嘶吼各王發名播揚于歐囉吧及啞嘣啞至遠之方遂同結約和好以拒吐嘽嘡啞國人（其人即回回也）蓋因是時凡奉耶蘇教者皆被間民深為仇恨且其人前則雖然不過一羣遊居無定之輩凡有干戈之事即投軍應募後則漸為結黨成羣于啞嘣啞極美之國騷擾擄掠也其奉命為使前赴蒙古者多半皆為僧人緣其人素本雲遊四海力圖推善並不畏難苟安

因而遠方絕域無不歷遍其為首赴蒙古記錄沿途所經之地方古蹟者乃嗒嚙咖哧嘪也于耶穌一千二百四十六年（即宋理宗淳祐六年也）時有數僧人相隨同往賚教主會函一封投遞蒙古國王御前懇其國照庇佑在所轄各地方之奉教人等嗣後未幾前往蒙古印度等處者不乏其人迨耶穌一千三百八十九年之間（即明太祖洪武年間）蒙古國王名嘡嘆哧嚏者乃當世賢君即印度遠方絕域無不攻克彼時歐囉吧人已于其部落充當兵卒為數非鮮後由其地攜帶彼國火藥礮位運用之法旋歸歐囉吧地方但火藥礮位雖耶穌一千三百四十年間（即元順帝至元六年也）嘏囉吧已有啊嘿嘎國人名嘶咪哟嘶者造成然而所造者尚未齊備不過偶然而得者也蒙古國王嘡嘆哧嘲見此明晰礮位國勢日漸昌熾深為妬忌因此多方扞禦限欲前進及其崩後嘏囉吧之奉教諸人皆旋本國遂以印度等東方之邦國富民豐地饒物阜之語啓發本國人前往臨閱之心並言海面水路亦直達各處而西洋國人向來凡于駕舟之事皆專心經

理以致名馳四方現在嘆咭唎國之貿易得以興隆者實賴西洋人尋得好望海角之助而然其駕舟先則不過游亥啞哶哩咖近處海邊尋覓地方漸次循序而進後則漸漸向南駕駛幸于耶穌一千四百九十七年（即明孝宗弘治十年也）將舟駛越好望海角始為疏通赴東海及印度港腳中華日本等國之水路（中華日本等國鼎建之始未曾通達因西洋人泉者尚未得越好望海角至不知有中華之地及遍好望海角之後于明正德年間始知中華建國年限已經悠久故未備叙）教時西洋人專務由東方赴印度之際有咱嚙哌國人名哷嚯嘡者擬由西方而赴彼處遂與本國人言明已意而本國之人不但不肯聽信反以其言為孟浪之談哷嚯嘡復以己意陸續奏明嘣嘯哂嘆咭唎大西洋三國王駕前而三王皆不錄用未克酬其所願此事若係他人自必棄置度外而哷嚯嘡此行必須花費多金自身又屬囊空如洗然而仍為始終不變無奈祇得前赴嘆嘶吧呢啞國再三奏懇越八載之後幸蒙國后施恩方得如願原嘆嘶吧呢啞國有一人名嗒嚙嚀哩嘶者才學淵博交接寬廣滿朝之中無不欽佩因識哷嚯嘡為人賢哲并非無能無用之輩是以

與之深相契洽遂會同本處醫士一人素于天文之學高明超越者公同詳細察閱遂悉其所立之術次序井井十有其八必然能行故于心深為喜愛其後嚀哩嘶遂竭力保舉代為奏請因此國后恩准並願賞發自己銀兩以供其費俗迴其別友名咶嚏咀者預先支付應需銀兩所以勿庸國后發給于是哷嚯嘡備船三隻于耶穌一千四百九十二年（即明孝宗弘治五年也）開行西往此舉實為天下至艱至難者也啓舟之後所受辛勞不勝屈指衆梢水人等往往不相和睦又因行歷日久皆為

不悅逼其返爲反棹更以言語嚇之如不允從即欲棄擲海中惟閣那主爲人志堅意誠必要前進且行逾三十三日方探得前途已有洲島衆心稍爲平安及臨近其地不料所見地上並非印度所遇人民言形殊異遂知其爲新域向日未經人臨之者今之名爲啞咩哩咖者即此地也後公訛明茲不及贅再囉嗎國敗績之後歐囉吧除那皆遭大兩暗世衰道微國人肉恭文學依斁迄耶穌一千四百年間（即明成祖永樂年間以後）復如田禾旱槁得雨還甦漸爲匡正再爲文雅况新發得各邦土猝然

復興且有創造印刻綴撰書籍文修學術道美理者百工技藝于是乎得一時之全交接貿易於是乎獲萬年之盛故耶穌一千四五百年間諸史推爲今世第一要時也厥後歐囉吧之諸邦始爲定國立位雖然歷次或本國自爲作亂或隣邦互相交兵然而國內政治迄今更變實鮮也以上追述不過歷陳開闢以來名古國始末之要旨至于列國後世之情形係由後釋及本國再爲備細詳明焉

終

新釋地理備考全書卷四目錄

地球總論
歐囉吧州全志
大西洋國全志
大呂宋國全志
咳哆嘞國全志

本內或人或地名名皆按北音讀之但以北音繙譯未能全備故特用廣音以補其缺

凡遇啞字爲首則讀音若一若遇二啞字首讀廣音次讀北音

凡遇咖呀嘰三字皆以廣音讀之

新釋地理備考全書卷四

大西洋瑪吉士著

地球總論

夫地球原以土水二者爲本也土則分爲或山或谷或島或洲或至硬之磐石或至細之沙泥水則分爲或海或江或河或湖或莫測之淵淵或極淺之澗溪上下週圍天涯到處飛者飛潛者潛動者動植者植而人類不離于其面也古者之探訪地球也些須無幾以所尋得之地分爲三州一名啞細啞一名歐囉吧一名啞啡哩

咖三者之中並無[illegible]惟知一二迨耶穌一千四百九十二年（即明孝宗弘治五年也）尋出新域之後（新域詳見諸著第三卷）地理志者得增一州而名之曰啞咩哩咖嗣後各駕舟者歷時尋出啞細啞與啞咩哩咖中間之大海海島衆多或聚或散紛紛不一因此凡新著地理志之人皆以爲五大州也一歐囉吧二啞細啞三啞啡哩咖四啞咩哩咖五啊噻啞呢啞又諸語地理者既知地球圍線週圍共九萬里復以所得古今名處揔計三推度量地面週圍約有積方二垓五京七兆九億六萬里五大州內所尋之地所訪之島所遊至近之區處所徹極遠之邦土各方共計地則約有六京八兆八億二萬五千里水則約有一垓八京九兆一億三萬五千里水陸二面兩相比較地則一分水則三分至于人麗雖然議論紛繁各不相符然諸造地理書者既存心細意推極窮究各國版籍皆揣摩云其數上下約有九垓四京五兆若每州而分論歐囉吧則二垓二京七兆七億口啞細啞則五垓九京七兆三億口啞啡哩咖則六京口啞咩哩咖則

三京九兆口啊嚧啞呢啞則二京一兆口焉千億之衆分為五種或白或紫或黄或青或黑有五色之分其白者乃嘔囉吧一州啞嘣啞東西二方啞啡哩咖東北二方啞唉哩咖北方之人顏色純白面貌卵形而俊秀頭髮直舒而且柔乃其人之態度也其紫者乃啞啡哩咖北方啞嘣啞南方除天竺及啞嘣啞所屬數海島不同外其餘之人顏色黑紫鼻扁口大髮黑而且鬈乃其人之態度也其黄者乃印度一國啞嘣啞南方啞唉哩咖南方之人顏色淡黄鼻扁目突髮黑而且硬乃其人之態度也其青者乃啞唉哩咖大半之人顏色青緑面貌毛髮與黄者靡為相等也其黑者乃啞啡哩咖本地諸人顏色烏黔容凸顴扁口大唇厚髮黑而且捲猶如羊毫鼻扁而且大頰似獅準乃其人之態度也但其地亦有白色之人住居東北二方其人俱係嘔囉吧啞嘣啞二處擬時遷移栖遲于彼地者也又啞嘣啞南方及其各海島亦有黑人而形容體態與啞啡哩咖之黑人逈殊焉又天下萬國之人有下中上三等之分夫下者則字莫識書莫誦筆墨學問全弗透達所習所務止有漁

獵而已矣原此等人並無常居惟遊各處隨畜牧也夫中者則既習文字復定法制遂出于下等始立國家而其見聞仍為淺迫更無次序也夫上者則攻習學問培養其才操練六藝加利其用修道立德義理以成經典法度靡不以序河清海晏之時則交接邦國禮義相待軍興旁午之際則捍禦仇敵保護身家焉按以上五州萬國人之文詞而論約有八百六十樣之分也嘔囉吧則有五十三其至通用者共一十有七一大西洋一大呂宋一噫吠哩啞一咈嘯哂以上四者乃囉嗎國辣丁話所分派者也一啞哩嘎一嚒囒一咈啦喃吁一吠呢一嘺嗅一哪嗶以上六者乃古嘟哆呢咖話所分派者也一嘆咭唎其話乃辣丁嘟哆呢咖二國所相並者也一呢囉嘶一哄嘶哩啞一咱囉呢啞一吥嘁咾啞以上四者乃古嘶咖啦嘀呢啞話所分派者也一呃呦哂啞其話乃古呃呦哂啞國所留傳者也一回回其話乃回鶻又名回紇國所留傳者也啞嘣啞則有一百五十三其至通用者共一十有五一回回一啞啦嘚啞即天方也一咱吥哂啞一回黑一中華一滿州一蒙古一日本一高

麗一琉球一暹邏一越南一阿瓦一印度一西藏等話啞啡哩咖則有一百一十五其至通用者共五一咱囒嗶嘞一噎喃嘀嗚啞一咻嘰哩哂啞一嗐喃噠一嗓嚎等話其天方話亦通行于此州之北方啞唉哩咖則有四百二十二其至通用者除土話外多係别州之諸一唉咭唎一大呂宋一大西洋一咈囒哂一嚬囒一嘁喲嗎囒咖一嘺哂啞等話啊嚓啞呢啞則有一百一十七其至通用者惟嗎唻話也以上八百六十樣話若按省而分論之約有五千餘樣更按府縣村鎮而論則甚爲紛繁數莫能計指不勝屈矣今將各州及各州之邦國省郡按文質政三者次序衍繹逐一詳明開列于後以備查閱

嘔囉吧全志

嘔囉吧雖爲地球中五州之至小者然而其處文學休雅技藝精巧較之他處大相懸殊故自古迄今常推之爲首也

文論

位其地緯度離赤道往北三十五度起至七十二度止

經度自吧嘞嘶第一午線詳見第一卷午線論西十二度起至東六十度止

界東連啞嘣啞西至啞嗱嘯哋海南統黑海及地中海北至氷海

廣東北至西南長約一萬五千六百里北至南寬約一萬零八百里地面積方約五百九十一萬六千里

質論

山 嘔囉吧州各山不一其至高且大者有九一名啞咇嗶嘶山在嘛噠嚨噎吠哩啞咈嘯哂三國之間一名吡哩吽嘶山在大呂宋咈嘯哂二國之間一名啞嗶吔吸山直穿噫吠哩啞通國地方之長一名哥啦咱嘶山在哄哥哩啞北方一名哆吠哩喇山在嗐嚕嘁呀嘯哂啞二國之間一名咖唉吶啵啞山分嗁囉嘶國為二半於嘔囉吧半於啞嘣啞一名囉哆唄與嘿嗶山在吐呷嘰啞一名嘻嗶哩啞山在大呂宋一名嗚啦咇山在嘔囉吧啞嘣啞之間至于各山之高卑大小後釋其地再為詳細備述焉

火山 嘔囉吧共有四火山一名嚨嘛嘁喲在噫吠哩啞地

哪吥唎嘶國一名嘅嗱嘅在哂哂哩啞一名唉哥嚇一名咖噠嚧咱皆在嗘嘶嚙咃啞

谷 嘔囉吧之谷較啞嘣啞啞啡哩咖啞唉哩咖三州者甚小一名下嗱嗽嚨喲谷一名中嗱嗽嚨喲谷以上二谷皆在哄哥哩啞一名喇谷在噫吠哩啞一名咏嗯谷在吧嚧與嗎咭嚏之間一名囉嗱嗽谷在嘛噠嚨一名噠啦嘁谷在咖咻嗍啞以上六谷乃其至大者至于嘰嘣嘛呀嘶哥哂啞之各谷皆奇形異式其地窄而且長往往有湖于其間而形亦如之除此之外尚有嚨嗾啞

咈𠱁哂啞㕭咙嘚呀嗎嘶嗬喲囉嘞等谷皆在噢嘶喲
哩呢地方其在嗑嗑嘞大呂宋大西洋㗇嘞哂等國之
谷亦不一但無上六谷之大耳

海　歐囉吧內外共有一十四海迴環穿繞其至大者三
一名氷海爲北方之界一名啞𠯿嘞喲海爲西方之界
故又名曰西海一名地中海爲南方之界其餘小者十
一一名白海乃氷海之分派一名吧嘚喲哥海一名北
海一名㗅𠹌海一名嚧哆囒吠海以上四者皆係啞𠹵
嘞喲海之分派一名嗻呢喲海一名啞嘚𠹛咱啦嗬海

一名嗎咪嗎啦海一名黑海一名啞嗦㗭海以上五者
皆係地中海之分派一名咖嘶吡喲海此海原係天下
至大之湖是以俗名爲海居于歐囉吧之東與各海均
不相通也

海灣　歐囉吧共有十二海灣其至大者四一名嘞喲呢啞
海灣在嗬哂啞同呢囉嘶之間一名啡嘞喲啞海灣在
呢囉嘶以上二者皆係吧哆喲哥海之分派一名吡嘶
咖啞別名咖嘶哥呢啞海灣在㗇嘞哂同大呂宋之間
乃啞𠹵嘞喲海之分派一名嘁吶嘞海灣又名啞喲嚓
啞𠺕咯海在噫吠哩啞噢嘶喲啞啞吐呯嗑啞三國之
間乃地中海之分派其餘小者八一名哩嗃呢啞別名
嚓咖海灣在呢囉嘶乃吧哆喲哥海之分派一名嘶嚧
嗯咪哎海灣在嗩嘞乃北海之分派一名呱嚨嚨海灣
在大呂宋東邊一名嗃哷海灣在嗬嘞哂南邊一名嚧
啲呱海灣在噫吠哩啞西北方一名嗟咻嘍海灣在噫
吠哩啞一名嘯哷哆海灣在呢囉嘶一名嗤嚨呢咖海
灣在吐呯嗑啞南邊以上六者均係地中海之分派

海峽　歐囉吧共有十五海峽北方者八一名嗟呀吔嘶峽

在呢囌嘶之北一名咖喲呀峽乃通連北海與吧嘚喲
哥海者一名嘚噫峽一名大咱嘚喲峽一名小咱嘚喲
峽以上三峽皆咖喲呀峽之分派一名咖嘞峽在㗇嘞
哂與嘆咭喇之間一名𠹭噫嘚咱峽在嚧嘚囒吠海之
南一名北峽在嚧嘚囒吠海之北南方者七一名咱吧
嚧囒吠峽在大呂宋與亞啡哩咖之間乃通連啞𠹵嘞
喲海與地中海者一名嗑嚨哂喲峽在哥嘚哂呀與嗬
嘚喲呢啞二島之間一名嗬哂喲峽在哂哂哩啞與嚧
吠哩啞之間一名嗬噫嚨哆峽在噫吠哩啞與吐呯嗑
啞之間乃通連啞喲嘞啞咆咯海與啫呢喲海者一名
嗟嘚嗟叻囉峽在歐囉吧之吐呯嗑啞與啞𠺌啞之間
乃通連啞嘚嗡咱啦啊海與嗎嘚嗡啦海者一名啶吐
嘢喲啫咱啦峽乃通連嗎咪嗎啦海與黑海者一名嘞
𠺌峽在嚓嚓嘆啞與啞𠺌啞之間乃通連黑海與啞嗦
㗭海者

海角　歐囉吧共有三十三海角乃其至大者也啞嘚喲哥
海者三一名咱啦呢啞在嚓嘞哆啦之北一名北角在
嘞哂啞之北一名嗟嘶嚓又名嗟嘚嗆在嚓嘞嗎嘚嗯

極北嗹噫嘚喲海者九一名嘶咖嚨在叭囒啦呢啞之
北一名呵呢在嚓嘞哂西北一名嗚啦在嘶哥哂啞地
方一名嘞嚓在嘆咭喇西南一名嘞嘐啞嘚在嚧嘚嘞
吠西北一名啡呢嘶嘫嘚啦在大呂宋西北一名嚗嘞
在大西洋之西一名噫嚨嗦咙在大西洋之南一名嗹
嘶吡哈嘚在大西洋之西地中海者五一名呀嗟一名
吧嘞嘶一名嗅嗎哩嚓一名哥嘚嘶以上四者皆在大
呂宋地方一名哥嘚嚓在哥嘚嗎呀之北地中海各分
派者十四一名咹嚓在嚗嗎地方一名嗷吧吶嚓一名

嚷吐吧咊喲嚨嘞以上二者皆在咖啦吡哩啞地方一
名嗆嘞一名吧嚨嘚皆在哂哂哩啞地方一名嚧嘞哥
嚨呢在嚓啦嚨哩啞地方一名嚧嗎哩啞在呢嘚嚨
哆地方一名啵嚨嚓哆唎在噫吐喲哩啞地方一名嗎
嗟嚓一名嗎哩喲皆在嚓嘞啞地方一名哥嚨呢在嗬
啞喲嘚地方一名嘌嚨喲在嗟嘚呀嚨啞地方一名嚐
嘚嚓吶嚓一名嗟哥嚓皆在嘚哩嘆啞地方吧嘚喲嘚
海者二一名哆嘶嘆吶嘶在嚗嘚嚨吡啞地方一名嚷
嚨喲在啡嚓喲啞地方

河　歐囉吧共有四十九河乃其至長者也一名吡嘚啦
河注于氷海一名北嘟嘰喲河注于白海一名哆嘮吶
啞河一名吶嚧河一名嘟喲河一名嚓咖嘟嚨喲河一
名囉嘞河一名雖吐嘟啦河一名嗬嚓嘞河以上七河
皆注于吧嘞喲哥海一名嘶嘮嘞又名嗬嘮嘴河在咖
喲呀之北一名嗟嚨嘞河一名咪嗯河一名嗊嗬河一
名嘶咖嘞嗟河一名嗬嗟嚧河一名嘟喉嚱河一名嚁
河以上八河皆注于北海一名嗟喲河一名嗬嗬河以
上二河皆注于嘆嘭海一名嘭嗷河一名嚨嘁嘞吶河
一名嚧啞啦河一名嘭嗟吠河一名呀嚓喲河一名啞
嘟嘞河一名咪嗟河一名哩嗎河一名咖呱嘍河一名
啞嘁河一名吽囉河一名嘴呀河一名嗤嚨嘀河一名
嚓嘶河一名嚨叭河一名嚨嚐河一名嗎喲啞喲河一
名嗎嗟嘞嘰嚓呷河以上十八河皆注于啞嚨嘞喲海
一名喉吥嚕河一名嗒嗟嗤河一名嗊咪嗤河一名嗎
喲嚓河以上四河皆注于地中海一名嗄河一名啞喲
咱河以上二河皆注于嘁喲嚨海灣一名嘍嗽吡喲河
一名喲嚭吧嘞河一名喲嚭嘶嗟嘞河以上二河皆注

於黑海一名啞㖧河注於啞嗦咈海一名嗚嚧呀河一名嗚啦哷河以上二河皆注于咖嘶吡唵海

〔湖〕嘔囉吧共有二十六湖乃其至大者也北方者九一名㖸嘶吥湖一名㖸噠吥湖一名嗨嘞嚹湖以上三湖皆在喘哂啞地方一名嚷嗎湖一名㖞吶呀湖一名啦哆呀湖一名啤吥嘶湖一名噎嚹咧湖一名唎喀湖又名白湖以上六湖皆在呃囉嘶地方中央者七一名吽㗅嚧嚹湖一名咀吶吥啦湖一名嚧嗪嚹嘞湖一名嘶喀湖以上四湖皆在嘫嗌嚧地方一名喧吐㖠㗾湖在嘫嗌嚧與啞哩㖞之間一名吽些噠嘞湖一名吧啦嗽湖以上二湖皆在㗋哷哩咟地方南方者十一名嗎嘘哷湖一名嚧咖㗅湖以上二湖皆在嘫嗌嚧與嗹吠哩啞之間一名哼嚤湖一名呱嚹喀湖一名哼噀吟嘞湖一名咱嚧噬湖一名啵吥嚓嘞湖一名嚓啦哎湖以上六湖皆在噫吠哩啞地方一名嚓咃又名嘶嗾噠嚓湖在吐哷咩啞地方一名嗘吐呱啦湖在大西洋地方

〔島〕嘔囉吧共有六十六島乃其至大者也在氷海者五島一名嘶嗺哟吧嘶一名嘶嗪吥啦一名陞呀哟嘶一名咖嚹嗚鳴吠一名嚹哪明其中數島在啞嚹嚹哟海者十七島其大者有三一名大㖞一名噎嚹嚹吠一名嘰嘶嚹哟啞其小者十二一名㖞咪其中數島一名㖞嚹嚹其中數島一名嚹咖噠其中數島一名唳吥哩噠其中數島一名嗪嚹嗒啞其中數島一名哂嘁一名呱嚧嚎嘶一名咱哩喧啦一名嗐呱嚹哷一名噎嘞嚹一名啦嚹嚹一名嘞嗤一名哨嚹嚹呀其中數島一名㖞噠嘛哩啞其中數島在地中海者十一島其大者有三一名嗐咊哂呀一名嚾嚹哟呢啞一名哂哂哩啞其小者有八一名咈嚹㖦嚹嘛一名啞嚹嗺一名嗎哟嚹咖一名嗘嚹嚹咖一名嚹哩嘶其中數島一名嗪嚹吧一名嗪吧唎其中數島一名嗎嚹噠在吧嚹哟哥海者十一島一名啞嚹其中數島一名噠嚹一名嗪嚹一名嚹嚹一名嚹嚹嚹一名嗪嚹一名嗪呷嚹嚹啤一名啦嚹一名嚹嚹嘶噠呷一名嗪嚹一名啡哟呢啞在北海者四島一名哂嚹嚹一名嗪嚹嚹一名嚹嚹嚹一名嗪嚹哟啞以上四者其中均有數島在噎嚹嚹吠海者二島一名嚹一名嚹嚧哂啞在嚹吵海者四島一名嚹嚹

一名嚹嚓呢一名嚹嚹吶嚹一名咀嚹嚹以上四者其中均有數島在嚹呢嚹海者七島一名哥咊咈一名吧啤一名吒噠咖啦一名哟啞嚹一名嘶嚹嚹呢嚹一名吒嚹一名嚹嚹嚹以上七者其中均有數島在啞嚹嚓啞嚹嚹哩唎咖島其中數島在啞嚹嚹咱啦嚹海者四島一名嚹哟啞一名嚹哥嚹嚹哆一名嗪嚹嘶別名嘶噠嚹嚹嚹一名哂咖啦噠其中數島以上各島屬於何國及釋其國再為詳細述明也

〔枕地〕嘔囉吧共有七枕地枕地者乃其地三面環海一面與他處相連故名之其大者三第一嚹哂啞嚹嚹嚹呀之地其三面皆以嚹哟呢啞海灣吧嚹哟哥海北海啞嚹嚹哟海為界一面與啦嚹呢啞相連第二大西洋大呂宋之地其三面皆以咖嘶哥呢啞海灣啞嚹嚹哟海地中海為界一面與咈嚹哂相連第三嚹吠哩啞之地其三面皆以地中海嚹呢嚹海噠咻嚹海灣啞哟嚹啞吔咯海為界一面與嚹嘶嚹哩啞相連其小者四第一以嚹嚹哟啞之地其三面皆以北海吧吥哟哥海為界一面相連本國嚹嚹嗎嚹咖第二嚹嚹啞之地其三面皆以咀啡哆海灣嚹呢嚹海地中海啞嚹嚹咱啦嚹海為界一面相連本國呢嚹哂啞第三哥哩嚹啞之地其三面皆以黑海啞嗦咈海為界一面相連本國呢囉嘶第四吡呢吐之地其三面皆以啞嚹嚹哟海為界一面相連本國大西洋

〔徑〕嘔囉吧至大之徑惟二徑者左右臨海中間涉地兩端與他處之地相連故名之一名哥咻嚹徑在呢嚹哂啞地方通連咊嚹啞與哩嚹嚹啞二地一名吡嚹嗎嚹徑在呢囉嘶地方通連哥哩嚹啞與呢囉嘶二地

〔平原〕嘔囉吧較啞嚹啞啡哩咖啞嚹哩咖三州之地甚小而平原則深屬寬廣、一邊自嚹嚹起直至呢囉嘶之嚹嘶嚹、與咖嚹、一邊自吧嚹嘶起直至呢囉嘶之啞嘶噠啦吁、其間皆為一路平陽之地、其咈嚹嚹北方各處嚹嚹國、啞嚹嚹國北方、吥嚹哂啞國、咱囉呢嚹與呢囉嘶二國之大半、皆包于此平原之中也、

〔荒野〕嘔囉吧地方、若論廣莫之野、則無逾于荒蕪之地、則有其至闊者、自在呢囉嘶、一名咻荒地在嚹嚹咖、與嗚啦嚹之間、一名嚹咊咖荒地、在嚹咊咖河與嚹河之間、其在哥哩嚹啞、與吡嚹嚹之荒地、乃為至長者也、除呢

囉嘶外、其次者在嚹嚹嚹呀、嚹哂啞二處、地方而在嚹吥嚹、啦嚹呢啞、哂呢嚹啞者、乃為此二處之至大者也、在嚹嘶嚹哩啞、嚹嚹哩啞、嚹嚹嚹三國中者甚多、其在嚹吥嚹呢、與吥嚹嚹嚹者、人所共曉、而咈嚹哂之嚹嚹嘶、與明嚹吠地方多半為其附隨、至於嚹吥嚹嘶之吧唎地方、亦皆有之、

〔地氣〕嘔囉吧地方、大半位在北溫道、其居于北寒道者、祇有十二分之一、至于地氣、則可以分為四等、第一自緯三十五度起、北至四十五度、乃熱、第二自四十五度、至

五十五度乃溫、第三自五十五度至六十五度乃寒、第四自六十五度至七十二度乃極寒也、但四等之內、或熱、或溫、或爽、或極寒、皆有偪其太過、益其不及之故、其臨啞嚨嘲啲海一面之各國、冷則由南而北、漸漸加甚、熱則有海風向吹、以解散其暑氣也、其臨地中海一面之各地、冷則乍寒乍暖、不時變易、由西而東、漸為加增、熱則按風更變、全無定准、而東方之處、較之西方、微覺涼爽也、其桄啞𠺌啞一面之各處、冷則雖屬嚴凜、然由南而北、無甚差別、熱則因其冷之已甚、所以深為炎酷

也、若按四季而論、其第一二三等、雖各按時令、然皆有先後之別、遲早之分也、其第四等之地、祇有二季、居北寒道各處、寒凍卻極、甚至七八月間、水銀凝結、有越三月不夜之天、遂有數月尤長之夕、如此之久、只有北曉懸于空中、故冬長而且冽、乃因久無日光之故、夏短而且炎、乃因常有日照之由也、

地産 歐羅巴地方所産金銀寶玉、較之他州、雖屬微鮮、然其所有銅鐵錫鉛煤水銀等礦、及鹽田、均勝於別處、以補助之也、今將歐羅巴諸處所産各上項之至多者、開列于後、

鐵石産於亞羅嘶國、其餘寶石産於嗹嘶啲哩啞、嚨嘵嚓呢啞二國、金産於亞羅嘶嗹嘶啲哩啞嚨嘯啲哯啞等國、

銀産於嗹嘶啲哩啞、嚨嘵嚓呢啞、吥嚕哂啞、嘆國、嘸噒哂啞、嘁呀嘷嚨嚀嘯啲呢啞嚱、嘘啞等國、

銅産於嘆國、亞嚨嘶嗹嘶啲哩啞、嘁嚕嘁呀吐啤嘜啞、吥嚕哂啞大呂宋、嘸啲哂啞、嘁嘁嘯等國、

鐵、産於嘆國、嘸噒哂、吥嚕哂啞、𠺕嚕嘁呀𠺕哂啞、嘆嘶啲哩啞、哆嘯咖喇、大呂宋、吐啤嘜啞、吧嘁咃啦嚨 啲呢啞、嗱㘓等國、

錫産於嘆國、嚨嘵嚓呢啞、嘆嘶啲哩啞、吥嘁嘘啞等國、

鉛産於嘆國人呂宋、嘆嘶啲哩啞、吥嚕哂啞、啞嘯嘁嚪、嘸噒哂、嗱㘓嚨嘵嚓呢啞、嘁嘁啞、嚨嚪啲呢啞等國、

煤産於嘆國、吡咻咟咖、嘸噒哂、吥嚕哂啞、嘆嘶啲哩啞等國、

水銀産於大呂宋、嘆嘶啲哩啞、吧嘁咃啦等國、

鹽産於亞羅嘶嗹嘶啲哩啞、嘸噒哂、大呂宋、嘆國、大西洋、吥嚕哂啞、嚨嚨啞、嚀咻嗟嚨啞、嘀咻啲呢啞、哂哂哩啞、吧嘁咃啦嚨吹哩啞、嘀嚕嘁呀呃嘞哂啞等國、及嚨呢啞各海島、

草木 歐羅巴一州之地、臨北方者則多、近赤道者則寡、故凡熱域之草木、實為難得、然而其靠地中海各海邊、凡啞吡哩咖北方、與啞𠺌啞西南諸處、所有之花卉樹木百穀等、亦皆有之、頗無差異、且諸物中或草或木或五穀等、皆以地道為限、莫能到處相宜、設若啊咧㘓樹與葡萄黍稷之類、皆産于南方者、故生于東邊、愈多近于大海彌寡、若離赤道往北三十六度、則有四十九度外、全無矣、歐羅巴西方內諸處、較之啞𠺌啞東方北極出地同度者、頗為卑下、所産草木甚為懸殊、除四海同生之草木外、其餘可謂獨宜于二方極北之地者也、至於歐羅巴中央所産者、甚為不同、雖或有高山出顛至末、樹木最繁、花卉萬種、與歐羅巴自寒道至於啞噫嘯啲海各處所有者、往往亦皆有之、然祇宜於此一方者也、其各方所産草木穀卉之至多者、特載大略、以備閱覽、

橡樹在歐羅巴北方甚為高大、以致名曰樹王、椵松、樫松等樹、乃北方所共有者、黑楊皂角等樹、叢茂成林、亦在北方溫道之末、惟松樫二樹最多、其餘雖有而亦小也、離赤道往北六十八度、殆無樹木、至四十四度皆有丁香、香綾、雲香、及柏等樹、其水松則至四十六度、㘓吐嘛嘶啞、松樹及白楊樹至六十度、皆有其橡樹至六十二度、椵樹至六十三度、樫樹至六十七度、皆有至於所産五穀、皆足以供養歐羅巴一州之人、亞羅嘶啲嚨呢啞、啞哩嘍等國、五穀豐登、除本國食用外、尚可以外運

接濟他處、嘸嚨哂地方、麥菽甚豐、亞羅嘶啲嚨呢啞、哩嘍、麥菽二者皆有、嘧吹哩啞種杭稻、吐啤嘍啞種黍稷、嚨嚕嘁呀、嘸嗑嚨二國五穀其鮮、只有油麥可以當溫道末之寒冷也、麥至六十二度外則無、菽麥還可至六十四度、至於果菜雜糧、歐羅巴各處亦皆有之、至南方則愈為茂盛也、棒檬橘子、啊咧嘰果、桑椹、甘蔗等皆聚于歐羅巴之南方、其啊咧嘰樹至四十四度外即無、但在地中海邊所生者甚為高大、其棒檬橘子樹至四十三度、桃樹至五十度、無花果樹則可繳遠也、葡萄乃為歐羅巴至美之果品、各色繁多、或至四十五度、或至五十度方無、黃麻苧麻之類、歐羅巴中央特為用意栽種、桑樹、歐羅巴南方一帶栽種、以備養蠶也、至于顏料藥材等、生在熱道者較多、於他處其香料亦生於熱道者多、種類不一、然而通行常用者、各國山中皆有之也、

四靈 歐羅巴州、人則所在生齒日繁、地則各方種植日盛、禽亦林林充斥、獸亦總總成羣、若較之他州、頗覺鮮寡、至于亞墨利加尤為亡幾、蓋人烟日漸稠密、戶口日就繁滋、是以此一州人凡於其惡者猛者、務將除絕、若於其利

者裨者、始終豹豸所以增之、所以善之也、其州所產野
獸、近日幾乎迹微、但唆吖咯嘣啞、哈㘝哆、呲哩吽嘶等
山、尚有熊、獸毛色不一、而嘶嘰嚱、及嘶吁哋哪喊啞之
啞爾嗶、同啞咔呲等山、亦皆有之、種類各異、其豺狼狐
狸、豪豬二豬等、皆生于深山幽谷、曠野叢林之地、其麋
鹿麅兎松貂二鼠等、不缺于游畋狩捕、與圍射獵之人、
至于畜牲之數、日增月盛、甚爲奇妙、蓋其種昔則尚屬
矮小、似不雄駿、今則既配合于他方者、所生亦皆高大、
更增雄駿也、其至多者乃馬牛羊犬等、各處充盈、種類
繁多、至于野鳥、則鷹鶯鷂鳶等、徧林皆滿、家禽則鷄鴿
鴨鵝等、不可勝數、其文彩煇煌、可以爲飾之羽、如孔雀
等、其音韻宛轉、可以悅耳之鳴、如白鴿等、所在皆有、其
集于水畔而啄魚、如白鶴等、其飛于空際而啣各蟲、
如烏燕等、無不備具、至于蟲豸、較之他方雖覺甚寡、然
而其州尚有蛇、其種非一、其它虫蠐蛇等、亦皆有之、
各種魚屬紛多、至于魚類、原屬甚盛、滋味美極、海中者、
河中者靡弗若是、蓋類之中、或裸或鱗、或介或甲、種則
繁盛、味則甘濃焉、

政論

戶口 歐囉吧一州之人、共約有二垓二京七兆七億口、
教門 除回回國外、其餘歐囉吧各國、皆奉耶穌教、大同小
異、各從其門、至何國所奉何門、及述其地、再爲詳明、
政治 歐囉吧中所有諸國政治紛繁、各從其度、有或國王
自爲專主者、有或國主與羣臣共議者、有或無國君、惟
立冢宰執政者、彼此相異、玆不贅載、俟釋該國再行備
及、
文學 天下五州之內、所有文學技藝、其至備至精者、惟歐

囉吧一州也、其餘各州、亦皆有之、但未能如其造於至
極焉、譬如各文學鐫刻地理音樂等書、他州各國通行
者、殆皆係歐羅吧人所著作者也、其鑄造修製鐘表鎗
礮、風球、火船、陰晴表、寒暑針等、凡有裨于人類之器、其
雜物以及織造各色疋頭、大半皆創造于其地、更爲修
飾以增精美也、
史 夫歐囉吧久爲亞細亞之州、後其地因又於呃咡嘜相
近、又於啞㗂啞相連、故呃哵哂啞國始得離晴就明、棄
俗歸雅、且其人民才能既高、敏慧超羣、遂文藝理學政

治彝倫、靡弗盡心攻修、以臻其至、時有啡呢哂啞國人、
由啞㗂啞而來、在本州南方各處、教以貿易、汎渡事務、
建立貨局、邀請商賈、其後咖嗲嗟呢國人始至焉、而呃
哵哂啞國人、既由本國海邊雲集、噫吠哩啞地方、遂立
新國、即囉嗎也、是時不惟噫吠哩啞諸地歸其所有、抑
且㗎國及呀嘿啞、啞哩嗄、呃哵哂啞等國、皆爲其所得
焉、且囉嗎千叛百亂之後、日失其岸、國羅人亡、僉爲侵
歐囉吧東方極北之族降服、彼時天主教既始于亞㗂
啞、復入于歐囉吧、又徧布于四方、其咜吐咞喻囉哊哋

於斯興焉、傳國數百餘載、迨夷狄占據歐羅吧後、所建
新國非一、其嘆嚧地方歸於哇啷咕人管轄、其㕭嘶吧
呢啞地方、歸於嗹哂嘢哆人管轄、其嘆國地方歸唴嚹
嗦呢啞人管轄、其俄羅斯地方歸於古嘶吁喲喇嗹啞
國之嘎哵呃人管轄、後由吠呢哪嗹而至之啱嚹嗖
海寇占據嘛囒哂國之一省、由啞啡哩咖而至之回人
侵犯大呂宋國之數地、而囉嗎國則歸于天主教王管
轄、其昔者所屬各地方、大半皆被啡囒哂國王咖喇𠸎
嗎嘢奪者征服、歸其所有、更定新國、創業垂統、歐囉吧

現在諸國、乃耶穌降生後數百年間、始爲建立、至于各
國何時開創、何人統御、及歷傳始末情形、俟釋各國再
爲詳明、玆不贅述、
國 歐囉吧一州、分爲十六處地方、每處中或一國、或數
國不等、共大小八十八國、其一大西洋內一國、即名大
西洋國、其二大呂宋內二國、一名大呂宋國、一名唉哆
嘞國、其三啡囒哂內一國、門名啡囒哂國、其四𠺘嗌嚧
內二十二國、一名㗂哩㖊國、一名咱啢呢國、一名嗊咻
嘶國、一名嗊嗚喲國、一名嘘哂嗯國、一名嗦吁噼國、一
名𠺘嚓唯國、一名嚧嘁嘛嗱國、一名啞嗬嗍雖啞國、一

名嘶哩吥嗬呢國、一名嗚嚓國、一名爲嘞嚱喲嘶國、一
名咖啦喇嘶國、一名吽啡吵嘻吥國、一名嘛嘛嗬雖啞
國、一名嗡嘻嘛嘎哩喲國、一名嗳啡嘞國、一名吧嘞國、
一名啞嗙嚓嘛國、一名爲吵嘶嘘國、一名咱吶吧啦國、
一名𠺘唴國、其五啞哩嘠內三十六國、一名吧嘁嗳啦
國、一名嘎嘛嗽吧吽國、一名啞㗂嘁嘛國、一名嚱唴㗖
呢啞國、一名吧嗽國、一名唉嚓國、一名唉嚓咖嚓嘛國、
一名嚱唴㗖呢啞嘁嗎吥國、一名嗨咯嗳吥嘛呃嘶啡

嗒國、一名嗨咯嗳吥嘛呃嘶嗯嘞喇哋嘶國、一名嗬嘛
嘶喲喑嗬嘛嗽吥嘛呃國、一名嗈嗨嘟國、一名吥倫嗙唴
國、一名嚍唴嗽咯吥嘛呃嘁嗬國、一名嚍唴嗽嗨嘞嗌
國、一名嚱唴嗽啞嘛嗽吥嘛呃國、一名唉唴嘛嘧嗌國、
一名唉唴嘛哨吥呃吥嘛呃國、一名唉唴嘛咯嗽國、一
名嗗嘶咯嘞嘶國、一名嗗嘶嗗吐嗡喇嘶國、一名嗗嘶
嘐嗙嘶喲喑國、一名嘶呱嘛嘶吥嘛呃嗈嗯嗬嘶嗟國、
一名嘶呱嘛嘶吥嘛呃嘧嗯吵嗪國、一名哩嘾嗯喲
嘩嘛國、一名哩嘾嘵嘲吥嘛呃國、一名嚍嘛嗯咯國、一

名㕵嗔嗦嘞嘛啫嘛啉噝國、一名㕵嗔嗦嘞嘛㖒嗓噝國、一名咧吱噭吐嗷國一名㗂嗹哄吥嘛呃國、一名𠲜嘟唍㖞嘛哟國、一名吥唻㖼國、一名喁吥嘛呃國、一名嘘啤咯國一名吡嗷㗋國、其六嗅斯哟哩啞內一國卽名嗅斯哟哩啞國、其七吥嚀哂啞、內一國卽名吥嚀哂啞國、其八嘰嘛、內一國卽名嘪嘣岡、其九吡嘛咀咖、內一國卽名吡嘛呾咖國、其十嗯呋哩㘉、內九國一名嚌嘛哟呢啞國一名吧嘛嗎國、一名嚌嚎哪國一名嚧咖國、一名嚌嘞嘚國一名嚜嗎哩嗻國、一名哆斯咖喇國、

一名主教堂國、一名二哂哂哩啞國、其十一𠲜嘞嗎吋咖內一國卽名𠲜嘞嗎嘛咖國、其十二嗐嚕嘁呀、內二國、一名喘哂啞國、一名嗐嚕嘁呀國、其十三嘆咭喇、內一國卽名嘆咭喇國、其十四呃囉嘶內三國、一名呃囉嘶國一名嗻嗺呢啞國、一名咖啦嘚嗺啞國、其十五吐咡嗼啞、內四國一名吐咡嗼啞國、一名嚜咡嗺啞國、一名嚽啦嘵啞國、一名嚩嘛嗟嗺啞國、其十六呢嘞哂啞、內二國一名呃嘞哂啞國、一名嘘呢啞海島國、以上十六處、其大小八十八國、其國君或皇帝或教主或王或公或侯或伯或子或男或宰相至某國該君係何爵位、後述其地再爲註明、

大西洋國全志

大西洋古名嚧哂噠呢啞、今稱㖃嘛嘟呀哩、在歐羅巴極西、故于中華又俗曰大西洋國、

文論

[位]其地緯度、離赤道往北三十六度五十六分起、至四十二度七分止、經度自吧㗭嘶第一午線西八度四十六分起、至十一度五十一分止、

[界]東北二方、皆連大呂宋國、西南二方、皆至啞𠲜嚙哟海、

[廣]南至北、約長一千三百里、東至西、約寬五百里、地面積方約五萬一千二百五十里、

質論

[山]大西洋國、除海邊與各河岸之平原外、其餘皆崺嶙岡陵、由大呂宋國𪒠聯山嶺之分脈而來者、所向不一、其至高之峯、一名嗦啞啱岡、高約五百九十二丈零、一名咀嘞嘶岡高約五百八十五丈零、一名囉嚏哂嘘岡、

高約五百六十丈零、一名嚱嘶嚏嘞啦岡、高約五百一十六丈零、其餘尚有二十二峯、高則不外三百六十丈、低則不啻四十九丈零、

[谷]大西洋國、岡陵重疊、絡繹不絕、山谷各處、繁盛不一、其在嚊嗦𪒠、嗟啦嘶、嘶嚏嘶嚎嚏嗺二省之間、乃本國之至大者也、

[海隅]此國海隅惟二、一名嚎𠲜吧嘛、一名啦咯嘶、

[海曲]此國海曲則三、一名嗻嘺啞、一名咪啦、一名哂哟嘶

[海角]此國海角則六、一名嚎嚏呃海角、一名嚁咖海角、一名叹嘶吡噠吥海角、一名呾嘁啵哟海角、一名咖吥嘶呃唉囉海角、一名呾噠嗎喇啞海角、

[河]此國之河非一、其至長者源在大呂宋國、流入其地、其餘之源、皆在本處、二者多注于啞嚏嚙哟海、大小共有二十一條、一名咪嚏河、由大呂宋而來、約長七百五十里、其中惟有七十五里、大舟不能駕駛、連海之處名曰咖咪呃啞、一名咹嘚啦河、由大呂宋之啞嘛呀岡發源而來、連海之處名曰咖咪呃啞、一名嚓嗎河、由大呂宋而來、其中惟小舟可以駕駛、連海之處名曰嗺呀㘉

一名哂𠻘河、由啞咱嘘山發源而來、連海之處相近嗺呀㘉地方、一名咖呱哆河在本國之咀嘞嘶岡發源連海之處名曰嚱嘶嘁嗦嚏、一名啞嘁河、由咖嗶嗝嗦山發源而來、連海之處、乃水國吽嚏䌲、一名唻嚏河、由𠲜味吧山發源而來、連海之處名曰嗎嘛哂嗹、一名吽囉河、由大呂宋之嗚吥咱咬山發源而來、連海之處名曰咱吽哆、其中水流甚急、一名嗎嗎呀河在水國吽嗦省之山發源、連海之處名曰啞嘁囉、一名嚎嚏呃河在本國之嚱嘶嚏嘞啦岡發源、連海之處名曰啡呃嗦、此河乃本國發源之至大者、水流甚急、兩岸實爲壯觀、一名哩嘶河、在本國之嚅哩啞地方發源、連海之處、名曰嚤嘶、一名啞嘛嘚吧嚏河、在本國之啞嘛嘚吧嚏縣發源注于嗎哟嘛呀縣之田則息、一名啞喇嗐啞河、在本國㖾嚊哆嘶地方鄰近之處發源、注于㖾嚊哆嘶湖則止、一名嚏吠河、由大呂宋之啞嘛吧啦嘶岡發源而來、注于啞嚏嚙哟海、乃爲諸河中之至大者也、一名𪒠嘞河、在本國啞嚅嚏吠省發源、注于啞嚏嚙哟海、一名㖾嚏嗺啦河、在本國之嚎啉嗡岡發源、注于啞嚏嚙哟海、其中惟小舟可以駕駛、至冬令河口淤沙塞斷、各舟均不能出入也、一名啵嘛哟嗦河、在本國之嚎㖄喻岡發源、注于啞嚏嚙哟海、一名呱嘛嚏嗦河、在本國啞喇呀嘛嘁省發源、連海之處名曰呱嘛嚏嗦、一名吼嘸咻嚰嗦河、在本國啞喇呀嘛嘁省發源、連海之處、名曰嚩囉、一名嚓呱河、在本國啞喇呀嘛嘁省發源、連海之處名曰嗟嘁嗦、一名呱哟呀哪河、由大呂宋而來、穿越啞嘚嚏吠省入于啞嚏嚙哟海、以上各河、分支岔流、甚爲繁多、今不備載、

湖　大西洋國共有七湖、乃其至大者也、一名嘰吐呱啦湖、一名嘞敦吠湖、一名嚨呀又名吟吓嚓吠湖、一名吧吵湖、一名礙嘶咿略湖、一名唃吡哆湖、一名吒喲啞呃喲咖嗦湖、以上各湖、有通別水者、有不通別水者、其嘰吐呱啦與嚨呀相通、唃吡哆乃海水灌注而成、其口門間常有淤沙塞斷、以致水滿而溢、必須開挖疏通、以御其溢、

泉　大西洋國之泉、實甚衆多、其水皆為甘美、更有或溫、或鹹、或鐵氣、或礦味、各等泉、於醫病深為裨益、最有名聲、而人常赴洗浴焉、一名嘭嘞嘶、一名吼吧嘶、一名高噫蛛嘶、以上各泉皆在咪嚕省、一名嚏嗜哆、一名嗷嘅喲、一名吵喊嘶、一名嚎噫喃嗝、以上各泉皆在嗟啦嘶噫嘶嚎噫哋省、一名南噪啤哆囉、一名嗊爾嗟嚀、一名啞爾咖嘮士、一名呱嗟啵唎、以上各泉皆在啤辣省、一名哢啦嘶、一名國后溫泉、一名啞爾咖嘁哩啞、以上各泉皆在嘰嘶噫嘞嗎嘟啦省、一名咖啤嗦喲嚨哋在啞嗙噫叭省、一名嚎咶嗡在啞唎呀爾嘁省、

島　大西洋國海邊小島實為衆多、隣近其地、其至大者、一名啪嗝嗒呃嘶島、在嘰嘶噫嘞嗎嘟啦省、啪呢吐埠頭對面、一名嗌嘛島、在啞唎呀咴嘁省、嗷嗦埠頭對面、一名呢嘛啞島、在咖咪呢啞地方對面、一名桃樹島、在啦吧噫啪嘛哆哥嘛地方對面、一名啞唎嗌哪島、在咖啦吧噫辣地方對面、一名砂島、在喃嗅地方對面、但離大西洋國約三千三百三十三里、大海之中有啞嗦唎嘶數島、亦屬其國管轄、後于分省論中再為註明、

平原　大西洋國雖山岡徧地、然平原非鮮、其至大者、則在嗃嗚呀嚎噫呃嗆叭嚧嘟等河濱間、及吵喊嘶吓啦敷嚨呱爾噫嗏哂哩嚨嘶等城郭外、

地氣　大西洋國地氣大抵言之甚為平和、冬令至冷、小溪小河、雖然凝結成冰、究不能勝人行走、夏令至熱、寒暑針中、雖然水銀上升、究不能越三十度、惟其通國之地高低不等、或離海面較近、或離海面較遠、故有數處之地氣大相懸殊、由嗟啦嘶噫嘶嚎噫哋省之北、以至吧啦咗嚨城、由啤辣省以至嘰嘶噫嘞啦岡之西、所有諸處、乃為其國至冷之地、冬令之時常常落雪、其落於嗦啞啫咀嘞嘶嘰嘶噫嘞啦等岡穴中之雪、週年永不融化、其吽囉河兩岸地方與囉咖海角南方各處、乃為其國至熱之地也、至于四季節氣、可謂多歧、隨時而應、蓋因通國之地、有或高或低、或近於海邊、或遠於洋面之別、故各處之交春令、有或二十日或三十日先後之殊、自十月間直至來年正月內、則陰雨時若、自二月間至三月內、則天氣時發、其五穀百果之豐登缺歉、多賴于此時焉、凡有西南風作、則霪雨連綿、凡值東方風動、則寒暑按季、若遇西北之氣、則海邊諸處盡為清涼、週歲皆然、是以其國除數處隰澤之地外、其餘靡不佳美也、

地寶　大西洋國各色花石、在嘰吐噫嘞嚎嘶啞啦吡吠嗎咗辣嚎噫嘞嗷嘟、咴噫咹哂嘐咖嘶吆嘶嘶嗟嗦喋啦唎嘶等處所產、乃最美而且奇者也、其青磨灰等石、通國繁多、至砒霜、爽水二石、惟產數處、其火石產於啞哂嚻啦地、不灰木產于吧嗟嗶哴地、至于藍寶石、紫石英、細金星石、榴珠、紅寶石、水晶等、咀嘞嘶嘰嘶噫嘞啦、啵吺嗟唻哥嘞等岡、亦皆有之、其膠泥以造各式陶器者、產于嘰吐噫嘞嚌嘶啞唎噻啦咖嘶吺嘶咖啦哆嚓嘆吧啦等處、其黃土以為各樣磁器者、產于嚧噫嗄嗲地、煤則嗓咱噫嗲嗟哥噫所產充物、啼啞爾哥岡角、亦皆有之、黑礬硫磺、國中出產不乏、其黃金產於啞喲嚨呃嗙嘶嘰嘶噫嘞啦嚨吹嚓嗟嘶囉嘶嗎呢啞爾等岡、及嘹嘶河分派之嘅爾嗊河口、惟啞喲嚨之礦、現在開採、白金產于吒噫唧吐嗟岡及啞嘣咏噫吧啦咹嚨二城之間、鐵產於嗎嘢咖吓嚨咯、咖爾嗊哩喲咱爾呐嘶嘶嗟辣哆嗎爾非哈囉等處、鉛產於嗎爾啞、嘰嘶噫嘞啦、啉咦嗰嘞爾嚨嗢嘟嚷囉等處、錫產於嘁嘐嗌嘣嘞噫等、二地、窩宅產於啦嗎嘶嘁啦爾嘎嚐嘞嚨哥嘁咯啞吶非哪等處、銅產於咖嘛哆辣唉吶嘰嘶嗷爾嗟唻哥嘞啞唎呀爾嘁等處、水銀產於啞啦咈嗽哥嘰唎二地、吸鐵石產于嘶嗟嗓地、寶砂產于嗌嗨爾嗝地、至於鹽田、則沿海各處皆有所產、甚多用之莫盡也、

草木　大西洋國樹木茂盛、果實更繁、松、柏、栗、橡等樹、充斥成林、槐、楊、楓、椴等木、長殖各處、其梨、橘、桃、梅、櫻桃、核桃、杏仁、波羅、佛手、檸檬、無花果、啊唎嚌等、不但各種繁多、以致通國饒裕、抑且行於隣國者、則不勝其數也、至於葡萄、其種其味、所生最繁、別處莫及、其所釀之酒味實美、其酒多有積至數載、愈久愈美、價則彌高、終年運出外國者、實為甚多、靡弗珍之、至於菜蔬、如柳菜、生菜、芥蘭、茶、苦賣、菜、西瓜、甜瓜、黃瓜、茄子等、徧園皆植、種類紛歧、難以備述、至于五穀、黍則多產于咪嚕省、啤辣、嘰嘶噫嘞嗎嘟啦二省、亦有數地出產、荍則多產于嗟啦嘶噫嘶嚎噫哋啤辣、啞吠嗟二省、麥則多產于嘰嘶噫嘞嗎嘟啦啞嗲噫叭、啞唎呀吠嘁三省、以上三穀、乃為通國庶民所食者也、其大麥、油麥、高粱、稷子、逐歲收成、實為豐茂、杭稻則歷年種植、日見其多、薯芋則終日栽培、

漸爲均饒、至于菽類、如蠶豆、豌豆等、其種繁多、通國共有、荳扁豆等、其類本鮮、惟產數處、其收養牲畜各草、曦噺嚒嘞啦嚎嚒嘿嘟、二剛之上、所產乃國中之至多者也、

【國畜】大西洋國、所有大牢、種類雖美、食用不敷、而備其所需者、多賴呀喇嚨地也、其少牢則通國有之、而至多者乃曦噺嚒嘞啦剛、及啞嘮嚒吠省二處、各種羜羘、充牣其中、凡此地所出之羊毫品等、則超于別省、至於驛騾驛騾、亦不敷用、其驛馬之良善者、皆大呂宋所供者也、啞嘮嚒吠省波羅樹豐盛、故此省畜養豬彘、裕于舉國、除北方二省外、其餘無不均沾厥利、是以啞嘮嚒吠之醃腸、啦嘆呢之烟豚、勝於他處、鹿兔山豬、不乏乎國中、麋麞獐麅、祇得於園場、狼狸獾貉、騷鼠黃鼠狼等、亦皆有之、至於家禽雞鴿鴨鵝火雞等、所在充斥、若論野鳥、鳴鳩鷓鴣鵪鶉等、實爲其珍、至於百豸、蛇則通國皆有、而七寸蛇惟數處或見、若夫養蠶、除國中高地及啦嘆呢隣近之處外、餘則雖地土膏腴、足以種桑、然今實爲寥寥、非復昔日之盛也、而蜜林則甚屬豐茂、國人採之不盡、其至佳者、乃哹嚒剛之產也、若按魚而論、大西洋國臨海諸處、所產紛繁、種類甚多、茲不及贅、惟言鱉魚、雖常游于大洋之中、而其國人亦皆獵之、以取其油焉、

政論

【戶口】大西洋國人共約有三兆五億三萬口、

【教門】大西洋國所奉教門、乃囉嗎天主公教、其外國另奉別教之人、寄居其地、現在亦准各從其門、不爲禁止、但不許公然建堂、祇可私室禮拜、

【政治】大西洋國王位、歷代相傳、男女皆得臨御、長者則立之、

【軍】大西洋國兵馬、大清道光八年以前、四方寧輯、則共有步兵四萬、馬兵五千、軍興旁午之際、則增多約五萬卒、師舟則除雙桅十數艘礮之稽查巡船、及三桅運載兵丁糧餉器械之官船外、共有大兵船二十八隻、現則共有步卒三萬、馬軍三千三百餘名、此外尚有壯丁、以備不虞、太平之日、則各歸本業、變亂之時、則齊集營伍、數目莫定、兵船則除各官船巡船等之外、尚有戰船大小三十五隻、火船二隻、共礮位七百六十二門、

【城臺】大西洋國礮臺、各省內外皆有、此外更有堅固城池、其至多者、則在邊界與大呂宋接壤之處、其在海邊一帶者、除嚒吠河與呲呢哎埠之礮臺外、其餘金城湯池、亦不爲少、

【技工】天下諸邦、擅長技藝、大西洋國靡弗攻習、他處百工所造各物、較本國所製者、或有多相並肩、或有雖未能及其精美、究必盡心學習、以冀造極、譬如其國所造軍器、磁器、鐵利器、玻璃器、金銀器皿、各色紙劄、帽子、紬子、綿布、蘇布、印花布、綿線、襪、金銀辮、硝熟皮、糖糕、糖果等、與別國來售者、質無差異耳、

【貿易】大西洋國貿易之勢、較之昔日、頗爲疎淡、顧其地多肥饒、產生豐厚、故市中仍擁擠、四蕃輻輳、吧啦呀嚕嗎、唻噗噺、吧啦、喉嚨咽喉吧啦、嚁嚛啞咯啵啦嗕啪嚁嘘、哱嗆嘞、呃哩囉噺呃嚦啦等處、則內地之大埠頭也、哩噺嗞啞啪嚼哆嚛嚂吧呔、嚟囉嚯嗡啦喊啞嘞等處、俱海濱之大馬頭也、本國所出貨物、則酒、鹽、油、燒燒酒、苹、毫、蜂蜜、麻、布、洋印花布、乾鮮糖果、各雜貨等、外國所入貨物、則絨、綿、麻、紬、緞、茶、煤、表、銅、鐵、鋼、不醃肉類、色姻、紅嫻餅、各雜貨等、倘遭歉歲、則人五穀、由彼呂宋常入黑牛、

【形體】大西洋國人之形容也、不甚高、不過矮、四體相稱、不甚胖、不過瘦、骨格適宜、容顏既豐而且彩、肌膚微紫而偏白、目多於純黑、而巨甚睛、亦有微藍而露光、至於性質美秀而文、和愛樸實、雄壯而勇、禮貌寬厚、備冒險嘗大品、性頗急、但係秉夷柔順、倘然無矜、遭災不退、遇艱不激、雖多勤勞、慣苦亦有忘情、殊戀梓里、甚愛鄉人、極重異邦、決無藐藝、

【風俗】大西洋國人、舉止端方、交接溫和、其地之風俗敦厚、醇樸、廉靜、寡欲、貴賤相遇、免冠爲禮、故知相逢握手問候、一國雖酒多、而路上罕見醉人、各家凡款賓、則終日厚意相待、男娶女嫁、臨時議婚、不爲預聘、夫倡婦隨、沒世靡他、無敢二色、君臣衣冠、大典則各按其品、平時則隨意適便、男女服色、出入則各因其力、素常則並無定規、然而婦女多有以金寶爲飾、佩帶諸香者、其富貴人家、實屬豐華、若貧窮者、雖至於求乞之徒、未有因貧而露宿者、其村鄉之人、飄食粗衣、除粟米、麵頭、青菜、吸烟外、別無美味之物、

【宮室】大西洋國、或京或省、宮室殿宇、華麗高大、學校庠序、所在皆有、堂院塔橋、實屬非鮮、後釋名省再爲詳明、茲不及贅、

【史】大西洋國乃古嚧哂嗟呢啞地也、昔日所居人民不一、各皆分據、以爲已邑、並無國君、惟有舉臣匡扶政治、其後有啡呢哂啞國人聞知嘐嘩哩啞地方、民豐物阜、乃興兵侵犯、遂克而得之、越數載、啡呢哂啞國人被咖吥嗟呢國人驅逐、奪取即主於其地、越三百餘載、（即漢太祖）

高宗帝年間，又被囉嗎國人逐出，盡獲其地，改名曦嘶吧呢啞，分爲內外二處，大西洋則在其外處者。耶穌四百零九年至十六年之間（即晉安帝義熙五年至十二年也），其地又被旺嚧囉嚪嚪啞啦、奴嚒嗲嚹等國之人隨時陸續強進，而嚧哂嗹呢啞國但爲啞吡啦與嚪嚪二國人所得之。迨耶穌五百八十五年（即隋文帝開皇五年也），遂有哥嘜國王名啲嗹啣啲嘚者，率本國人占據其地，居住一百二十六年。至耶穌七百十一年（即唐睿宗景雲二年也），傳至囉嚹嚟哥王，被囘人所控南二年久，通國之地皆爲囘人侵奪已盡矣。由是以後，囘人與咖嘶嚧嚹國王時常交兵，干戈紛擾，永未休息，而嚧哂嗹呢啞數城亦漸爲咖嘶嚧嚹國君之所得也。至耶穌一千零九十四年（即宋哲宗紹聖元年也），咖嘶嚧嚹國王啞嚟𠹭者，因咈嚪哂國王囉𠰷吩哆之曾孫㗅嚟嚹者至咖嘶嚧嚹地方，與囘人交兵，深有汗馬功勳，是以將所克嚧哂嗹呢啞各地賜之，封爲伯爵，復以已女妻之。厥後嚧哂嗹呢啞伯之子啞嚟𠹭㗅嚟嚹者承襲父職，於耶穌一千一百三十九年（即金熙宗天眷二年也），與囘人戰鬪，大獲全勝，是以本國衆庶立之爲王，乃大西洋國開基之元君也。以後歷代嗣君漸爲征服囘民，遂得開闢益廣。至耶穌一千四百九十七年（即明孝宗弘治十年也），始疏通水路，至啞非哩咖、小西洋各地方，收服屬國不一。耶穌一千五百八十年（即明神宗萬曆八年也），大西洋國王嘆嚟哈㦽後因無子嗣位，有大呂宋國王啡哩𠹭者，乘時舉兵，佔據歸爲一統。後緣其國王常與嚬嚹國兵革從事，紛紛擾攘，致將大西洋昔者所有屬國大半喪失。原大西洋國人統轄于大呂宋國者，不過六十年之久，其間所遭貪刻殘暴酷虐，難堪，如陷水火之中，冀登衽席之上。於耶穌一千六百四十年（即明懷宗崇禎十三年也），通國計議，驅逐呂宋所派守官，以避虐政，而解倒懸，遂自立吧啦咹嚓公名啨嚀者爲本國之君。從此兩國始動干戈，屢戰不息，連至二十八年之久。後因大呂宋國智竭力窮，大失所望，自知徒勞無益，決難收復，於耶穌一千六百六十八年（即大清康熙七年也），只得勉立大西洋另爲一國、不歸統屬之約，兩國由是罷兵，截戢干戈，各守疆界也。耶穌一千八百零七、九十三年間（即大清嘉慶十二、十四十五年也），有咈囒哂兵三侵大西洋國，均被大西洋與㗅咭唎二國協力戰退，而咈囒哂未能如意。至耶穌一千八百十一年間，乃班師旋國。耶穌一千八百二十五年（即大清道光五年也），始立吧啦哂唎地方另爲一國，不屬大西洋國管轄。

省　大西洋國共有六省，中央二省，一名曦嘶噫嘞嗎啷啦，一名嗶嚹；南方二省，一名啞嘮噫叺，一名啞唎呀嚹𡁷；北方二省，一名叫囉咪嚹，一名嗟啦嘶噫嘶嚎噫咄。耶穌一千八百三十三年（即大清道光十三年也），其嗶嚹分爲二省，一名嗶嚹啞嚹嗹，一名嚹咩吵；其叫囉咪嚹分爲二省，一名叫囉，一名咪嚨。後釋各省之長寬界限、戶口、府縣等，仍按古制解明。

第一省　曦嘶噫嘞嗎啷啦，省城名哩嘶啵啞，東南二方至啞嘮噫叺省，西統啞噫囒啲海，北連嗶嚹省，長約六百里，寬約二百五十里，地面積方約一萬二千九百六十里，戶口共約八十二萬六千七百人，地多肥饒，其臨噫叺河者，更爲豐厚，地氣平和，河淡徧地，穀果最繁，領府十一，開列于左。

哩嘶啵啞府，乃大西洋國之京都也。城內長三十七里，寬則十二里，餘建于噫叺河，行邊出河濱，至于高陵，儼壘壘起，宮殿宏雅，其泊舟之所寬深平穩，四時無妨，一帶河邊皆有礮臺護衛要害，其局嚴肅，其中戶口共約二十六萬人，四方輻輳，實爲闤闠。耶穌一千七百五十五年（即大清乾隆二十年也），此府遭地震之災，所有宮殿屋宇盡爲傾覆，人民死喪，尸積如山，嗣後重修再建，故今屋室高大，其齊如一，塔樓獨出，街衢寬濶，其直如矢，四路通達，城中宮殿宏峻美麗，其至大者名啞咖噫，至於廟堂、學校、衙署、書庫及各院等不一而足，翰林院、國子監、觀星臺、古玩庫、軍功廠、藥草園、演戲臺等各所，在皆美輪美奐，甚爲壯觀。此府領縣三，一名𠼻嘁嗽，其地有田庄一座，深爲佳雅，一名嗽吥咖喇吔，其地有織造局一座，遠近馳名，一名嘣咩咖，其地皆爲美麗，更有田庄數座。

噫嚟嗽噫嗹府，其地屋宇廟堂較之哩嘶啵啞實屬稀少，而田園四方皆有葡萄林，徧地充斥。此府離京一百里，領縣五，一名吡嗹嘶，其地有田庄一座，游地數所，甚爲幽雅，一名咖呵嗐嘶，其地乃有城池之埠，礮臺二座，一名哈嚧嘶，其地有行宮一所，御庄隣附，一名嗎咾啦，其地有行宮一座，修院一所，皆爲𠽋囉吧中之絕麗者也，一名呃哩嚹嗹，其地並無奇蹟。

咖嘶嚧吶嗹府，其中屋宇寥寥，因地甚屬豐厚，離京八十里，領縣二，一名嗺嗹嗖嘟咖，一名啞哏嗹啦，其地之泊岸實屬寬廣，更有織蓆布局一處。

啞嘮哈吥府，其中屋宇與上二府頗爲相等，更有廟堂五座，醫院、紙局各一所，離京一百里，領縣三，一名咖吥吠嘶，其地溫泉甚多，能醫諸病，故四方之人赴浴如市，更有醫院一所，隣近左右，一名吵嗓嘶咖，一名嘶嗹啦，其地景色美麗，有行宮一座，田莊數所。

嘞噤啞府，建於哩嘶河邊，其地甚爲富庶，物產極豐，境勢佳美，屋室非鮮，其首堂主教府乃爲至大者也，更有學塾醫院各一所，玻璃廠一座，足供大西洋通國及各屬地之用，鄰近各山松林叢茂，此府離京四百里，領縣三，一名吧嗹哩啞，其地有旦堂一座，備極精巧，耶穌一千三百八十五年，即明太祖洪武十八年也，大西洋與大呂宋交兵於此，地大獲全勝，故建是堂以誌武功垂不朽焉，一名吡呢吐，其地金湯鞏固，故爾馳名，一名嘣吧嘀，其地土產麪麥大麥黍稷酒油，實爲豐盛，更有帽作一所，

啞嘟嘶吧嚨府，其中屋宇非鮮，大西洋國開基首王所建旦堂，迄今仍存，內有書庫一座，各種書籍靡弗備，其更有先王陵寢數座，土產麻布手巾棹布等，其綿市每日竹有二百五十張機織造，此府離京三百四十里，領縣二，一名吡嘘嘀吶蝀，其地在海邊，城垣非大而甚堅固，一名噻嗎嘀哂嘘，其地在海邊，有造船廠一所，哆嘛嘀府，其中屋宇齋造精巧，甚爲美觀，廟堂一座，赫然高大，凡嘅囉吧名筆丹青之畫圖畢集於內，更有太醫育嬰養濟等院各一所，織綿布機房一座，此府離京三百里，領縣三，一名吡嘟囉嘞，其地凡鎔化燒煉作坊甚多，一名嗝吧嘟嘘嘶，建於嘘叺河右邊，地氣平和，貿易豐盛，四圍田地膏腴，一名嚨嘛嘟啞哩，其地土產油酒五穀百果，極爲豐饒，圍獵禽獸甚多，嘅嚧府建於峻陵之上，道路難通，衛城四圍，屋宇寥寥，田地頗瘠，離京三百四十里，領縣一，名曰喇嘛哆喲嚏嘶，其地在明嘘山麓，嘀喲呦哂府建於高陵之上，屋宇人烟較嘅嚧府更爲零落，田地膏腴，土產酒美，更盛，離京約四百里，領縣一

名曰啞咕嗹，吒嗹嘮府，建於嘘叺河右邊，房屋甚多，而且華麗，寶貝興隆，田地饒腴，五穀葡萄酒啊唎嘰油所產豐盈，實爲大西洋國繁華衝要之地，離京二百里，領縣三，一名呢嘞唆，其地平原寬廣，土產五穀各豆葡萄啊唎嘰樹，實爲茂盛，一名哆嘞嘹曦嘶，其地屋宇衆多，週圍牆垣護衛，內有織綿布機房一所，一名嚨嘀嗎嘘啦喲嗎嘁嘶，其地鄰近嘘叺河左邊，禽獸充斥，有行宮一座，以備國王冬日圍獵駐御，

嚧啢吧嘀府，建於嚨嘟河右邊，泊所甚闊，巨舟皆可拋泊，屋宇稠密，廟堂九座，醫院二所，四圍景色幽雅，土產酒魚鮮果，而所出之鹽，實爲通國至盛之處，有時外運入百府之多，本地尚有餘存，誠似取之不竭，用之無窮也，離京九十餘里，領縣四，一名嚎嘘吥啦，其地在啞嘘嘀喲海邊，布罟甚多，一名啞嘀嗎嗹，建於嘘叺河左邊，其地寄附本國之酒發賣，一名啞嘀嘘啞咖嘞呀，一名啞嘀咖嚷嘀哆嚨，其地在嘘嘟河右邊，鹽池甚多，土產鹽席魚等物，

第二省，嗶嫩省，城名嘓嘆吧啦，自分爲二省之後，其嗶嫩啞吥嗹省城名嚨嘣嗶嫩，嗶嚀喲省城名咖嘶嘘囉吧嘟咕，此省東接大呂宋國，西至啞嘘嚨嘞海，南界曦嘶嘘嘞嗎嘟啦省，北連嗹啦嘶嘘嘶嚎嘘嗹省，長約六百里，寬約三百里，地面積方約一萬四千二百二十里，戶口共約九十六萬二千五百人，其地嶙巖參差，而物產極豐，人烟稠密，擱泉羅布，領府十一，開列於左，

嘓嘆吧啦府，建於山坡之上，樓臺陵夷，至於嚎嘘呢河右邊，形勢幽雅，甚壯觀瞻，屋宇堂院塔橋，實爲通減之

美，五穀豐茂，百果繁盛，日用所需，無不齊備，較之別處更爲美益，其中除書庫藥開古玩庫觀星臺外，尚有國學一所，實爲大西洋人文薈萃之區也，是學之內各門學業皆可習肄，故凡本國行成名立之人，皆由此出，土產磁器蘇布，其地實爲士人交易之區，離京四百八十里，領縣四，一名嗶嗡啦，其地在嚎嘘呢河右邊，泊所平穩，入口甚艱，土產油鹽酒果等，一名嗞嘟吠喲嘀嘀嗎，其地建於山麓，一名嗹吒，其地在嗹吒山麓，逐年藏冰運赴京都，一名吡吶嫰，

啞咘咖呢吔府，其地屋宇寥寥，惟有學塾醫院各一所，離省一百一十里，領縣一，名曰嚩曦嘶，其地在曦嘶嘵嘞啦岡麓，地勢甚低，入冬則日光難以射照，有小砲臺一座，甚屬堅美，啞嘁囉府，建於嚊嗎呀河口左邊，埠頭甚大，水土欠佳，屋宇人烟較之昔日甚覺寥落，四圍佳境，實多，土產油鹽酒魚蠔橘玻璃磁器等，離省一百五十里，領縣三，一名咪啦，其地冬日水禽甚多，一名嚨唎啞嚨，其地離海邊二十餘里，一名嗹嚨，

嗹嚨府，建於山谷之中，田地膏沃，房屋非多，廟堂醫院各二座，離省二百一十里，領縣二，一名嘞嘅嘀，其地在小河岸邊，土產多魚，一名啊嚟嘁嗹喲啦嚷咲嘶，嚨哆府，建於曦嘶嘘嘞啦岡西邊，屋宇人烟較多於他府，鎮市廣大，此地製造金銀寶石器皿，極盡精巧，生意昌盛，土產綿布牲畜魚等，因有小河甚多，穿繞其中，故其地雖高，仍爲膏腴，離省一百五十里，領縣三，一名吡哼嘀嚨，一名嚜喏嘞喲啞嘀嘁嘶，一名嚒嚟嘁嚷哆吁喲，以上三縣，其地均無奇蹟可載，

啦唉呃府建於山谷之中、隣近吽囉河左邊、屋宇甚多、地土肥饒、土產酒牲畜烟豚等、本國開基首君昔日曾於是府會集羣臣、定立法度、故此府至今赫赫有名、離省二百八十里、領縣四、一名啞嘍咖、其地土產蔴枲布疋、一名嚜嗎噛喲嚧哆嘶嘩囉嘶、一名吡哩噦、一名啞囒吶啸嘶、其地在吽囉河左邊、土產酒鹽、生理紛繁、

吡囁咻府建於山上、屋宇人烟較啦唉呃甚相懸殊、顧堂修院醫院各一座、離省三百五十里、領縣一、名曰啞咻唉嗹、其地為大西洋國邊疆要隘、與大呂宋國接壤、城池堅固、建於吽囉河左邊分派之啷啞小河岸

嗹啷嗝喋府建於廣濶平原之中、四面圍墻包護、其上峻塔高聳、共十五座、城則七門、內有礮臺一座、甚為嚴肅、離省二百七十里、領縣一、名曰嚜啫嗡喲嗶嘶蛤㗳、其地人烟寥寥

呱咽嗹府建於㖃嘶嘚嘞啦岡麓、其地週年之內、大半嚴寒、夏令有三月酷熱、土產綿布鮮果、聖堂六座、其首堂甚屬精麗美觀、離省三百里、領縣四、一名嘢嘁㖔、其地在㖃嘶嘚嘞啦岡中間、土產綿布襪子羊絨等、更有染房、礮光布局、溫泉、生理昌盛、一名嚎嚧咯嘶、其地在㖃嘶嘚嘞啦岡、土產羊絨大呢等、一名嗞囉嚟咯、其地在喋唿呃河口、隣近嘰嘶嚧嘞啦岡麓、一名嚜嚐、其地週圍多果園栗樹、葡萄林等、更有織造綿布羊絨機房

嘐呢啞喇嘶府、屋宇寥寥、人烟稀疎、乃幽僻之地也、離省二百餘里、領縣一、名曰嘟咈嚅嘶

咖嘶嚧囉吧啷咕府、建於喋嚨河邊、週圍城垣包護、其上有峻塔七座、屋宇頗密、而高大街衢潔淨而正直、廟堂一、其首堂新建、深為美觀、更有醫院二所、田地膏腴、物產豐裕、離省二百五十里、領縣二、一名嚎啞哆、其地在高山之上、四面有墻垣圍繞、其中礮臺甚為堅固壯觀、一名嚌喇嚟嗹嘶、其地無可詳述、

第三省啞嘮嚧吠、省城名呃嚅啦、東連大呂宋國、西至啞嚧嘣喲海、南接啞喇吽嘞㗭、省北枕嘰嘶嚧嘞嗎啷啦嗥嚹二省、長約五百餘里、寬約三百八十里、地面積方約一萬四千里、戶口共約三十八萬四千五百人、此省所產五穀百菓、羊毛、蠟餅、禽獸牲畜、油酒蜜蠟等、最為繁多、較之他省更為富庶、或人或地、或居住之房屋

或身體之形勢、皆屬華美、比之他省尤為絕麗、以其所有可供別處之乏、至於所運、一時難以籌算、若論地氣、在北方則甚屬清虛、至海邊則微有烟瘴、河溪非鮮、穿於其中、山岡頗高、分於別省、大湖惟二、溫泉甚多、大西洋國至堅之城、至固之池、皆在此省之中也、領府八、開列于左

呃嚅啦府建於山陵之上、四面平曠、田土五穀甚屬豐腴豐饒、地勢清雅、屋宇充斥、堂院瑰麗、學校庠序、醫修各院亦皆有之、昔日囉嗎國人所建石水梘一條、至今尚存、其地亞喲古廟所餘無幾、此府離京三百四十餘里、領縣二、一名嘰吐嚧嘞嚌嘶、其地半在高陵、半居山谷、金湯鞏固、田地膏沃、廟堂九座、醫院一所、更有車器庫一座、甚為寬廣、土產磁器陶器等物、貿易昌盛、一名新嗉嘘嚦咻、其地建在岡麓、地勢美麗莊觀、四圍田庄清雅、土產陶器

嗥嚧府建於廣陵之上、週圍城垣一道、旁衞峻塔四十、街衢潔淨、異色雅麗、地脈氣清、人安物阜、屋宇密布、堂院巍峩、更有四方礮臺一座、高接雲漢、遠眺五百里、甚

屬威嚴、土產五穀百菓油酒等、離省一百五十里、領縣三、一名嚹啦、一名嚧嚙吧、以上兩縣田地豐腴、物產充盈、與大呂宋國之唉嗹嚧哂啞交易甚巨、一名啯吧、其地之貿易稍次於二縣

嚆嚟蛤府建於高陵之上、屋宇人烟較上二府微鮮、田地相等、其地即耶穌一千一百三十九年、本國開基首君與回人交兵戰勝之處、至耶穌一千五百三十三年（即明萬曆元年也）、當時國王命建廟堂二座、牌坊一座于是地、以誌前王武功而垂不朽也、此府離省二百八十里、領縣四、一名嗨嚧啲啷、其地屋宇雖覺寥寥、田地實屬豐厚、一名嗬嚧嗟啦、其地在痾嚧嗟啦河右邊、屋宇人烟田地生意均為適中、並非巨埠、一名嗔嘛哆啦、其地在呱喲呀哪河岸邊、一名嘁啦嚅吼喃嗟嚙嚊㗅吐、其地在痾嚧嗟啦河口左邊、乃貿易埠頭也

㗭啦嘁嗦嚌府建於山谷之中、徧地澗溪穿繞、於內屋宇高大而且飃、街衢寬濶而且直、廟堂學塾亦皆有之、更有府第一座、凡公爵者居之、工作精巧、修飾華麗、乃通府至美之宮室也、隣近巨囿一所、週圍約四十里、佳

木蔥蘢、清泉蕩漾、麋鹿麕兎、充物其中、此府土產酒油五穀、離省一百里、領縣二、一名唦嘛嚧嘞、其地在小陵之上、墻垣四圍、屋宇寥寥、一名啞嘛嚧嘛哆呀、其地在啞喊河邊

呢哩囕嘶府建於山坡之上、隣近呱喲呀哪河右邊、其地金城湯池、乃大西洋國第一堅固者也、屋宇宏峻、人烟稠密、廟堂修院甚屬巍峩、其至麗者乃首堂也、更有學醫院各一所、鑄礮局、演戲臺各一座、其石水梘一道、實為奇巧工作、田地肥饒、物產豐盈、貿易昌熾、商賈輻

蘇離省一百六十里領縣二一名㘓喇嗎㘃㘓其地在
呱喲呀哪河右邊分派之咖壟小河岸邊一名喋哪其
地隣近呱喲呀哪河
㖞吥嗟㘃嗡哆府地多肥饒民極豐富屋宇雄峻人烟
稠密貿易甚爲昌盛土產貨物繁多五穀百果旣豐且
美織造羊絨綿布等物極其寬大所售紛繁離省一百
八十里領縣三一名咖㘓㖟㘓喲㘓哋一名嗎吥㖢其
地在峭直山坡之上天然保障無假人力一名吮囉其
地建在平原之處

咖啦哆府建於河邊四圍城垣護衞屋宇人烟土產貿
易較之上府頗爲寥落離省一百四十里領縣一名曰
㖬吥㗎
啞㘓㘃府建於山上人烟稀疏屋宇寥寥離省一百一
十里領縣三一名吪哪㗐㖟其地在河邊除屋宇堂院
外尙有行官一所一名㗂㗐吐其地建在山麓四面平
原甚爲膏沃一派景色皆屬雅緻一名咱㘃咲㖏啞其
地在呱喲呀哪河右邊乃大西洋國至堅固之小城也

第四省啞唎呀吥㘓省城名㗊囉東臨呱喲呀哪河乃
分大西洋與大呂宋二國之界水也西南二方皆至啞
㖟㘓喲海北連啞嘜㖟以省長約三百四十里寬約一
百里地面積方約三千四百里戶口共約一十二萬九
千八百人地氣平和田土膏腴道省穀果繁衍沿海魚
蝦雲集土人雄壯與武相稱若使駕舟貿易相宜此省
昔日原爲小國至本國歷代之君旣職勝回民之後始
收其地改爲一省然其國名迄今仍存領府三開列于
左
㗊囉府建於吼㘓㖠㖢㘃㗐河口城垣圍護街衢寬直
四面平原地土豐饒更有田庄點綴以增美麗景緻屋
宇高大人烟稠密廟堂偕醫各院非一而且壯觀土產
五穀百果人民多習於漁離京五百五十里領縣二一
名哂喇㘃㘃其地在小河邊人烟蕭疎水土欠佳一名
啦㗂㖭其地建在山麓土產百果極豐乃爲本縣人民
餬口之生計也
㗓㘓㘃府建於㗑呱河兩岸河上橫造石橋一道通達
兩邊來往行人屋宇宏峻而且麗堂院獨出人烟稠密
而且繁貿易惟勤地氣平和田土肥饒穀果豐登泉木
徧處四面廣植菊荷河中滿布罟網離省六十餘里領
縣三一名㘃㘃其地在小陵上四面樹木叢雜甚爲豐
茂山麓銀銅二礦採取不盡一名㖟㘃㘃㗐嗎㘃其地
在呱喲呀哪河右邊凡問徒罪之人均于此地安置一
名㘓啦㘃啞吥其地在呱喲呀哪河口之內耶蘇一千
七百七十四年（即大淸乾隆三十九年也）重修再建街衢則繩直如
矢而寬濶屋宇則款式歸一而高大較之昔日尤爲華
麗美觀也
啦㗂㘃府建於海濱其海隅亦名啦咯斯甚爲寬廣深
況無論巨舟大船皆可泊於其中屋宇人烟土產貿易
較之㗓㘓㘃府頗覺蕭條離省一百三十餘里領縣四
一名㖭啦㖟㗂喲咱㘓㘃㘃其地在哂㘓㘃小河邊泊
所寬大貿易繁盛一名啞㘓吥㖢啦其地隣近㘃㘓㘃
㖟河邊地舟之處亦甚廣濶更有礮臺護衞港口土產
魚蝦繁多一名㘃吓㖢其地在山谷中因所有溫泉能
治百病故其名赫赫聞于四方一名㘓㖢㘃㘃其地四
面田庄花園圍繞土多肥饒物產最繁本國開基首君
昔日常居是地建立學院一所以備教育人才其行成
名立之人每查啞㖢哩咖西發各處新地者多由于
縣而出焉
第五省㖢囉咪㘃省城名吧啦咖自分爲二省之後其
㖢囉省城名㗂㘃哆咪㘃省城名吧啦咖此省東連嗟
啦㘃㘃㘃㘃㘃世省及大呂宋國之咖㘃㘃省西至啞
㘃㘃喲海南接㗂㘃省北枕大呂宋國之咖㘃㘃省長
約二百五十里寬約一百五十里地面積方約三千零
四十里戶口共約九十萬零七千九百人地氣溫和田
土肥饒樹木叢生而成林牲畜蕃衍而成羣酒則次於
他省者僑則逾乎二百座民勤俗儉樂於貿易領府七
開列于左
吧啦咖府建於咖㗂哆河與㘃㘃嗟小河中間之平原
屋宇峻麗人烟稠密堂院多而且美田地厚而且豐土
產五穀百果洋帽革器鐵具麻布金銀器皿蜜餞糖菓
等物工價物值均屬甚廉離京九百里領縣二一名㘃
吧㗂㘃一名吧啦哆其地在咖㗂哆河右邊人烟屋宇
皆爲非鮮
㖢吥哆府建於㖢囉河右邊樓臺壘起地勢淸幽屋宇
高大街衢濶直堂院多於別府學塾教勝他鄉除京都
外此府實爲本國富庶之地也貿易與隆四方輻輳田
土膏腴物產極豐更有製造冠冕尺頭布疋磁器鐵具
等局工作精巧價值甚廉離京七百四十里離省一百
四十里領縣三一名㗂喏㘃嗟㘃㘃一名㘃㘃啞喲㗓
吥㗐一名吡哆囉㘃以上三縣皆爲僻區無可記載
吮㖞㖢吥府此地較之上府甚爲寥落除首堂
一座工程峻麗其餘並無奇蹟可以稱述屋宇人烟亦
甚蕭條離省六十里領縣一名曰咖㘃㘃㘃

嘰嗎啦唉嘶府建於平原之地屋宇建造精巧街衢修理寬闊本國開基首君昔日誕於是地故爲京師名揚四方其宮殿樓閣雖多傾圮然故基舊址仍有留存土産棹布鐵具牛皮糖菓等物離省四十里領縣二一名啞嗎哪哰其地在吽囉河分派之噠咪咖小河邊地氣溫和景物清雅堂院庠序亦皆有之河上石橋甚爲堅美一名咀嘞嘶其地溫泉甚多

雖呀喲府建於嚓嘱河口泊舟之所甚屬妥便更有礮臺護衛港口四面牆垣實爲堅固城分五門上建望樓堂院則庳非峻麗街衢則莫不闊直屋宇人烟皆係稠密貿易土産俱獲豐盈地生穀果足供通府之需河産魚蝦猶濟四外之運離省七十餘里領縣三一名嘣𠾶喲嚓嘱其地在嚓嘱河右邊河上石橋廣闊共有二十二孔田地膏沃物産饒裕一名𠱓噠嗎㘓吠哆吽囉一名嚓哚其地溫泉非一赴浴之人雲集

吧喇嚓囉嘶府建於咖呱哆河右邊河上石橋甚爲堅美城垣搭樓實屬威嚴屋宇華麗街衢潤直田地豐厚貿易昌隆離省四十里領縣三一名㘓嘶啵嗦𠾶其地

在咖呱哆河右邊拋舟之處甚爲穩便一名雖啦𠾶嗹喲其地隣近啞喊河口河中居網密布市頭生意茂盛一名㗅喇呀嚎乃大西洋國極北之地土産火腿甚多

呱嗹嚨府建於咪嗜河左邊與大呂宋國之㘓曦縣隔河相對離一礮之遙乃大西洋國堅固城池之一也屋宇寥寥人烟稀疎離省一百二十餘里領縣一名曰咖咪呢啞其地在咪嗜河左邊人烟寥落鹽池充斥

第六省噠啦嘶嘸嘶蘇嘸哋省城名吧啦唆嚨東連大呂宋國之㖠省西至吽囉咪嚨省南接嗶嗽省北枕大呂宋國之咖嚟嚨省長約三百三十里寬約二百二十里地面積方約四千五百五十里戶口共約三十一萬八千六百人其地雖係嶄巖嶙峯然而谷中則河溪徧處五穀茂盛百果最繁山中則牲畜充斥禽獸蕃衍蜜蠟極豐至若葡萄桑樹叢簇成林如論地氣冷則長至九月之久而甚爲凜烈熱則但有三月之速而極其炎酷領府四開列于左

吧啦唆嚨府建於山陵之上屋宇非多人烟寥寥田地雖爲肥饒而水泉不佳土産尺頭絲貨離京八百九十

里領縣二一名㗅喊嘶其地隣近吽囉河分派之噠咪咖小河右邊河上建造十八孔之石橋甚爲堅美城中礮臺學塾脩醫各院甚屬高大郭外溫泉湯池昔日實爲雲集之區一名嚎噠嘞嘢唠其地屋宇人烟均甚稀疎

嘰嘛噠府建於吽囉河右邊屋宇人烟甚覺寥落此地昔日原爲堅固之城人民亦盛今則所有園墻盡行坍塌離省一百四十里領縣一名曰囃哒㗅嚓其地在邊疆人烟雖屬寥落而城池實爲牢固

嚎哥喃嚁府建於吽囉河與嚨啵喃小河中間人烟屋宇較多於上二府內有織造尺頭絲貨機房一所甚爲寬大生意興隆土産葡萄酒極美離省二百里領縣一名曰嗔喃𠾶嗾其地在吽囉河分派之㘓啞小河右邊其中惟有石橋一座甚爲堅美餘則無可錄記

嘁啦哩啞喃府建於吽囉河分派之嘢吥嚩小河岸邊此府於耶穌一千八百三十三年（即大清道光十三年也）改爲省城其地屋宇宏峻人烟稠密田土肥饒景物清雅河上有石橋一座堅固美麗離省二百里領縣一名曰吡𠾶

喲嘞呱其地在山坡之上土産葡萄酒爲通省第一嘉美者市中則四方輻輳生意則商賈集週年發賣之酒價約五六百萬金

此大西洋國除六省外尚有數地歸其統屬一名亞嗦唎嘶海島在啞𠾶唎喲海與大西洋國相對一名嗎𠾪嘍㗅一名咖啵喊喃喲一名咹唎啦一名㘓哆唉及吡嗦哂吡一名嗼嗉嗅㗅以上五處皆在啞啡哩咖州一名小西洋及其屬轄各處皆在啞㗅啞州一名𠾪唎嗦囉吥等處皆在啊嗟啞呢啞州今惟言及啞嗦唎嘶海島至于啞㗅啞啞啡哩咖啊嗟啞呢啞三州內之各處地方後釋其地再爲詳細註明

夫啞嗦唎嘶乃群島之總名按大西洋國言卽鷹島也蓋昔人初尋是島見其地鷹鳥甚多故以此而名之焉共有九海島乃其至大者也南方者二一名曰噠嗎哩啞一名𠱓㗅喩唎中央者五一名𠾪嗹囉嗦一名𠱓嗯囉咀一名咖啦哂喲嚨一名嗡呀吥一名吡嘢北方者二一名㘓囉唎嘶一名哥吥嗎此外小島紛紛不一茲未備載其地離大西洋國約二千七百五十里緯度離

赤道往北三十六度五十八分起至四十度三十二分止經度自吧嚟嘶第一午線西二十七度起至三十四度止地氣溫和于體相宜夏令雖熱而有海邊之風消減冬季之冷更有陰雨烈風加增山頂則罕見凝雪地中則常遭震動海邊山勢峻峭壁立島內田土膏腴肥饒五穀百果所產紛繁飛禽走獸蕃衍充斥非豐非歉中平年景除各島之中週年自用外仍可以其土產運載五十舟之多赴四方各國銷售實爲富庶之鄉也戶口共約二十二萬五千人

吒嗹嗎哩啞島長約五十里寬約三十七里地勢東高西低土產麥黍稷酒大麥牲畜花石磁粉石灰等物

吒咾嗡𠳐島長約二百二十五里寬約六十里地勢兩邊高凸中間低窪滿山柏林叢簇茂盛溫泉甚多人皆赴浴島中一城名曰嘣嗹嘧唎咖吠貿易與陸商買雲集屋宇咸麗人民勤儉乃大埠頭也

嘧嘣嘌嘛島長約八十七里寬約五十里遐圍共約二百五十里山頂昔日出火迄今踪跡仍存樹木叢雜牲畜充斥田莊幽雅穀果豐登所造之酒實係中品土產

葡麻等物島中一城名曰喝呼啦城內廟堂修院學塾屋宇均為美麗壯觀貿易昌盛街市繁華大西洋國欽派鎮守總督一員駐劄於此統轄各島

吒嘘喇咀島長約一百五十里寬約二十五里土產葡萄酒較他處尤美牲畜甚多麥果實繁林木茂盛堪造船隻

咖啦哂吻𠯿島長約五十里寬約二十五里田土肥饒地氣溫和五穀百菓燒酒𡁲餅葡萄酒啊唎嗳油所產極嘉

嗷嘛呀島長約五十二里寬約四十里地氣平和田土膏腴酒非極美椒樹甚多土產五穀百果牲畜𡁲油麻布等物屋宇學校亦皆美麗耶蘇一千六百七十二年即大清康熙十一年也其山出火甚為猛烈

吡哥島長約二百里寬約六十二里地勢西邊則嶄巖參差而吡哥山頂獨出千其上高約六百丈昔日本為火山今則頂上惟有烟出晝夜不息山旁穴孔常有水出山麓平原廣濶土產五穀百菓其至多者乃葡萄所釀之酒甚甘美

㗎囉唎嘶島長約七十五里寬約三十七里四外山勢崱直中央層巒聳出其地雖多肥饒然而非遭地震即被烈風有荸農家之望徧山柏樹叢雜成林平原牲畜蕃衍成群避風之處除粟之外餘穀皆生甚宜白薯雞種葡萄海邊石上滿是茜草境中機房俱織羊絨

哥嘣嗝島長約七八里寬約三四里乃九島中之至小者也土產五穀牲畜羊絨等物

大呂宋國全志

大呂宋古名嘻嗶哩啞又名曦嘶吧呢啞今則仍稱曦嘶吧呢啞在嘝囉吧西南中華俗名大呂宋者因啊嗓啞呢啞州之小呂宋地歸其統屬故以此而名之焉

文論

位 其地緯度離赤道往北三十六度起至四十四度止經度自吧嗦嘶第一午線東一度起至西十二度止

界 東至地中海西連大西洋暨啞嘧𠳐哂海南統啞嘧𠳐哂海暨地中海北接咖嘶嘽呢啞海滸暨吡哩吽嘶山

域 西南至東北長約二千四百五十里東南至西北寬約二千零八十里地面積方約二十一萬八千七百六十里

質論

山 大呂宋國各處崇山峻嶺徧地絡繹不絕分南中北三方之山南方者三一名吶呱吠岡峯巒八其至峻者名曰咻哩啞嗦峯高約八百七十五丈零一名嗎哩啞𠺝岡峯巒二其至峻者名曰嘅咖啦峯高約四百四十五丈零一名哆嘞嗄岡峯巒一名呱嗹嚕哻峯高約三百八十四丈零中央者二一名咖嘛吡哆嘁哆呢咖山峯巒七其至峻者名曰嗡嘞哆嘶峯高約七百八十二丈零一名嚏嗶哩啞山峯巒二其至峻者名曰嗦咖嘞峯高約七百二十丈零北方者一名曰吡哩吽嘶山原此山自地中海起至啞嘧𠳐哂海止共有四名隨地而呼其在大呂宋嘣嘯哂二國之間為兩邦之界限者則名吡哩吽嘶山峯巒四其至峻者名曰嗎啦嘧吠峯又名吶嘟峯高約八百五十七丈零其在本國之嘞呱啦嗡吥嘶呱吡嘶咖啞啞啦嘁四省之間者則名吁嗹吥囉山峯巒三其至峻者名曰啞啦嗷嘛峯高約五百二

十八丈零其在本國之啞嘶嘟哩啞嘶嗼二省之間者則名啞嘶嘟哩啞嘶岡峯巒六其至峻者名曰吡呢啞嚾吠峯高約八百二十五丈零其在本國之咖嚟嚾省者則名咖嚟嚾吡哩吽嘶山峯巒五其至峻者名曰嘧嘞嘁嗼咖峯高約七百二十丈零其餘小岡紛紛不一未及備載

谷 大呂宋國山嶺既多谷亦非鮮其至大者一名嚨咖吥一名吧嘧吒一名嘯嘮嚾

平原 大呂宋國海隅非一其至大者則在吡嘶咖啞㗑嚾嘛哥嚕哂啞囉嘁咖吔嘶咀吧啦吥吠咖嘛嗹嘧嘞啞唎吁喲呱嚹嚾囉嗎嘧嘛咖嗎吥等處

海峽 大呂宋國海峽惟一名曰咀吧啦嘛吠乃其至大者也長約六十里寬約五十里通連啞嘧嘛喲海與地中海者

海角 大呂宋國海角甚多其至大者四方皆有東方者四一名嘢喲嘶在咖嗹嘞呢啞省一名吒哆咹哆兜喲一名嚟嗎喲喲嚟皆在呱唆囉省一名吧囉嘶在咻嘛哂啞省西方者二一名嘢嗌吡嗹一名咈呢嘶嘧嗦皆在

亞嘞囉省南方者三一名啞噠一名噠嘞嘫一名噠啦嘫啣咖哂皆在咱吧啦嘓吹峽北方者三一名痾嘓囉咖嘓在亞嘞嚾省一名吡呢啞斯在啞嘶嘟哩啞嘶省一名嗎嘸咖咕在吡嘶咖啞省

河大呂宋國所有之河或注於啞德嘓啲海或注於地中海其注啞嘜嘓啲海者七一名吡噠嘌啞河源在吡哩咔嘶山穿嘞吥啦省將大呂宋嘸嘯哂分為二邦一名嘞喻河乃啞嘶嘟哩啞嘶省之至大者也一名咪嚧河源在嘆哆吶嘟岡穿咖嘞嚾省將大呂宋大西洋分為二國連海之處名曰咖咪呢啞一名吽囉河源在嗚嘓嗚哆穿本國之舊咖嘶德嗽暨哏二省入大西洋國連海之處隣近啪嘓哆分派小河則五其一吡嗽呢嘓咖其二嚬嘞嘧啦嘟嗦其三呢嘓嘸其四啞嘓唑咀其五哆嘓咲嘶一名嘚叺河乃本國之至大者也源在啞嘓吧啦嘶岡過本國之新咖嘶嘧嗽暨嘰嘶嘧嘞嗎嘟啦二省入大西洋國連海之處隣近嘽嘶嘜啞分派小河則八其一嘭啦嘸其二嘸嚾那嘞嘶其三呱噠啦嗎其四啞嘓啪嘓咖其五啞啦咹其六嗎咖嘶嘌其七嚾

囉嘓其八嘿嘷嘞嘶一名呱啲呀㘈河源在本國之嘸嘭省穿本省暨曦嘶嘧嘞嗎嘟啦省入于大西洋國所有分派小河惟咀嘧啦河尚大其餘極小而且甚多茲未備載一名呱噠嘓嘰嘸嘓河源在本國咖啦嘷吠省極邊之地穿咋喑嘧嘓哆呱嘆嘁哩啞三省過咖啲嘶省分派小河則二其一呱噠哩嗎嘓其嘜呢嘓其注地中海者四一名嘿呱嘌河源在嘸咖啦岡穿味嘓哂啞省分派小河則二其一嘮哆其二嚾痾吶嗽一名𡃤咖嘓河源在啞嘓吧啦嘶岡西邊山坡上穿本國之啯噢咖暨呱嘜嚾二省分派小河則二其一嘉唿嘓其二啞嘓吧喲啞一名呱噠吡嘸呀嘓河別名嘟嘲又名嘟哩啞河源在啞嘓吧啦嘶岡穿本國啞啦嘓省之南方暨呱嘜嚾省之中央一名呃咴囉河源在雷嗒嚾谷中所穿本國之省非一分派小河則九其一嚾喻其二嘌嗎嘓啲嘘其三呱噠嘯嘷其四啞啦咹其五咖啃嘣其六嘍嘢嘞其七新咖其八嗬嘧啦嘩吧嘢嗦嚾嘣其九嘥嘧啦吧嘞嚾嚾此外尚有二河一名嘐啪嘞咖一名嘧嘓乃本國咖噠嘖呢啞省之小河也

湖大呂宋國所有之湖雖多皆甚淺小其至大者惟三一名啞嘓吥啡嗽湖在呱嚾嚾省一名啪咋嘓湖在新咖嘶嘧嗽省一名咖囉吽噠湖在啞啦啁省以上三湖廣闊淵深各種魚蝦盛出充斥

泉大呂宋國河流既多泉池徧地其中或溫或涼或鹹或鐵氣者或礬味者紛紛不一于醫治病甚為裨益一名哩嘁嘛泉一名啞吧以泉皆在嘶雞喔哆府一名啲哩嘐泉一名嚾嘘嗷泉皆在新咖嘶嘧嗽省一名嘞嘧嘶嗎泉在哏省一名吥嘌池在啞唎吽啲縣一名啞嘓吶啲嘐池在舊咖嘶嘧嘛省一名啞嘓嗒嘞池在咏嘓哂啞省此池之水質甚熱以上各泉池左近皆有醫院一所以備安置赴浴病人

島大呂宋國週圍海邊所有各島並非廣闊其至大者惟四一名嘌一名吧喲嘞一名嘸嘶一名啞囉嚾皆在咖嘞嚾省其在呃嗷囉河口者更小惟離本國二百二十五里于地中海所有數島皆屬廣大一名嗎嗎嘓嘌一名咪嗐嘓嘌一名嗑嘝嚾一名嘸嘓嘢嘧嗽除此之外更有小島數座在於其中以上諸島總名曰吧嘽啞

喇嘶島其地長寬戶口土產後論及省再為詳明

平原大呂宋國山雖甚多至於平原則各省皆有較大西洋國之所有者更為廣闊其在曦嘶嘧嘞嗎嘟啦哆噠嚧哂啞二省之中乃本國之至大者也

地氣大呂宋國地氣除春日及陰雨而外大抵燥炭之日多南方之地皆向啞啡哩咖州故其氣及夏日酷熱難堪人多發燒北方之地多近啦哩咔嘶山故其氣於冬令嚴寒凌人山頂積雪然而或南或北仍有海邊之氣山谷之風以消其炎夏之熇烈調其隆冬之冱寒東西二方或冷或熱較之南北更屬勻和若彼中央地面甚高從前面至平地高約一百四十四丈有乃嘸囉吧王高之地也故其週圍雖屬赫炎然有山谷之風為之除熱生涼冬日雖冷而本國之人亦不烘火

地寶昔者大呂宋國因其所產金銀各礦甚多且豐是以其地名揚四方今則不然除嘶嘞嘶岡哌噠嘓咖嘞嘓地之銀礦外其他處俱無矣若論金礦更屬稀罕其所以不見之故或土不復產人不復挖未得其解然尚有數礦其豐富者水銀則產於嘸嘭省嘧咪嗎噢地其礦非一所產尚盛雄黃則生於啞嘶咖嘰嘶地窩宅則產于嘸嘭省銅則產於大西洋國連界之邊錫錫則出在咖嘞嚾省鉛則徧地皆有所產非止一處鐵則所產仍如昔日之豐美至於石類白若生於啞嘓咖呢嘶煤與不灰木生於啞啦啁啞嘶嘟哩啞嘶二省之地牙硝硫砂硫磺石膏磨石青石火石各色花石等則非止一處出產至於寶玉如鑽石藍綠寶石紫石英石榴珠紅玉碧玉瑪瑙琥珀水晶等雖非衆多亦皆有之咹嘟嘜嘓產膠泥咊嘓哂亞出礆土若論鹽池則非止一塲也

植產大呂宋國之地大槩其為肥饒草木茂盛穀果豐登或草或木或穀或果種類甚多更屬紛歧徧地皆宜稼穡各處僉稱栽植木為噉囉吧極豐之地也若論松柏栗櫟槐楊楓櫟等甚易種植叢雜成林至於椽樹則分八種其生最繁所碑甚廣如言梓樣柑橘石榴銀杏無花菓啊唎嘰等多產南方各國充斥至於葡萄則無定數其類廣多其味極美山谷中則滿生藥草園囿內則徧植名花或至海邊各省其產尤為紛繁咖嚟囉省則所生之林木甚屬茂盛凡造船隻實為相宜若彼內省

罕見其種此國樹木既為豐茂五穀菜蔬亦猶是耳或黍或稷或菽或粟或至美之秫稻或極貴之麪麥其生最繁非惟一所至於何處所產何種或沃或瘠或豐或荒後釋各省再為註明

鳥獸大呂宋國所產馬匹實為通噉囉吧之良驥也凡生於本國安噠嚧西啞省者尤為雄駿騾騾亦美負馱非寡大牢則多產於嚱嘶嘚嘞嗎嘟啦咖嚟嚕二省之地所生豬豚豕豨種甚繁多少牢則多產於啞啦啊嘞呱啦二省之處所產嗼嚟嗒羊毛實佳美嘸嘀哂南方之地所產各種野獸麝弗皆見於斯國大呂宋北邊之省所生熊羆麋鹿實屬充牣於其山野兎多產於安噠嚧哂啞省豺狼惟生於本國深谷叢林羚羊則為吡哩吽嘶山之所產箭豬乃係咪吰哂啞省之滋生至於家禽野鳥皆與隣近各國相同若夫類蟲屬凡在本國諸省均有惟嚱嘶嘚嘞嗎嘟啦咹噠嚧哂啞二省恆遭蝗蚱之災皆由啞啡哩咖州飛來耳至於魚類外海內河並皆產生種類紛繁難以枚舉按其土人之好以外洋所產者為美其地中海所產者則不甚貴重也

政論

戶口大呂宋國人共約有一京三兆九億口

教門大呂宋國所奉教門惟囉嗎天主公教至於別教雖暗尊奉亦必嚴禁

國政大呂宋國王位歷代相傳男女皆得臨御惟長者則立之

軍大呂宋國兵馬四方寧輯之時則共有五萬餘卒軍興旁午之際則增至十七萬衆至于師舟則大小共有五十六隻

城邑大呂宋國城邑實多城池亦屬非鮮其在吧啡咪喃嘍吧吹哂囉喇啞唎吁喲咖嘞噠嘘喲咖喲嘶吧噠嘟嘶嘎唎嗢囖囉喲嚟咯城啡囉嘲嘲嚱吧嚟吧嘶喲嘁嗻呸囉喲吧哆呢啞等處乃為爭大者也至於咖喲嘶啡囉喇噠嘘喲等皆在海邊乃三座堅固之埠又為本國兵船灣泊之所

技藝大呂宋國工作技藝較之噉囉吧州數國雖屬稍拙然而其地仍有作坊數座所造各物亦為精巧華麗譬如嚱哩啞哆嚟嚜嘁哩啞咖啦嗱呋嗎啦喋啞喃嘸嘶

等處所有皮局製造精美其噠啦嚨嘀嘞嘙嚱嘶咖嚟等處所造大呢甚屬細密至于吧嘟嚱喃嘹嘤嚟之鏡啞喃哎嗎嚧哩哋二處之紙及各印花布吧咪嚜囉喲之綿布嚎啱嘍啞啞喃哥嚟二處之磁器吧噠嘶嘶之冠帽咖噠嚕呢啞吶噭嚨味喃哂啞噠啦嘁嚏等處之凡頭絲貨以上各地所造之物靡弗盡善盡美至於各種雜貨如棉布花帶金銀器皿銅鐵器具等亦不次於他處所造者吶嘁囉嗎啦喋咖喲嘶暨咪喃哂啞毘連之地亦產呀嘀米

貿易大呂宋國貿易有內外二者之分其內地者並非巨其邊外者實屬昌盛本國所出貨物則油鹽酒灯紙燒酒羊毛尺頭黑鉛鋼鐵硫礦水果鮮果馬匹咲嚟嗒羊各雜貨等外國所入貨物則五穀各豆乾鹹等魚粗細布疋各樣絲毛貨物錦緞麻布黃麻鹹肉燭油燭餅木料牲畜玻璃什物銅錫及各器皿等其嗎嘜哩吔吥嘛啞嘶嚏啦呢撒嚇哩啞哆嘜吧噠嘞嘶嘶哆呱嗆嘞嘶咖啦嗱呋啞喃吧嚜喲味咪哂啞嚗囉喲等處乃為本國內地之大埠頭也其嗎啦喋啞喃咲哩啞咖喃

嚏嚏喲啞唎吁喲呱嚇囉咖嘶嘚嚙啞唎噭嗡嘶嚕嘶吧喃嚟囉喲嗎噠囉咖喲嘶嚟嘁嘩啞嘞嘅嘀嚟呢啞啡囉喃咀唎吧嚮喃吔喃吔吧吐喲咹等處乃本國海邊之大馬頭也

形體大呂宋國地方寬濶土人形質紛紛不一大抵言之身量高大頭髮黑鮮面貌雖不甚白而形容多屬俊俏若彼婦女則最為妍媚身體苗條姿質靈秀至于性質則舉止慎重心志恆堅忠信明決交友情深

風俗大呂宋國之風俗貴賤非一尊卑不等其尊貴者靡不效法嘸嚰哂國其卑賤者仍從古制並無改易通國之人飲食甚為節儉衣冠不務奢華每餐必有豆惟酒則實屬寡飲飯後必午寢此俗則非止一國其國之人于稼穡貿易不甚奮勉乃為至大之病也是以隣近各國邪莊田多而且麗若彼大呂宋則惟有棚蔡遍滿郊外至於各省之人彼此大相懸殊與他邦迥異也其居於海濱者因與別國之人常有交接來往故言詞溫和人亦聰敏其居於中央者囿于本鄉之俗遂致固執已見故舉止驕盈人亦魯鈍

宮大呂宋國宮室甚多其至高大者乃噯嘶嘚哩啞嘛宮並附近之堂進深七百四十步面寬五百八十步其中備懸書圖甚多而且大觀前王陵寢亦甚華麗此外尚有啞嘞嘅嘶喀哈嘛嘚嘥嘹二宮皆在京師其餘如館院府塾等亦屬峻麗後釋各省再爲詳細註明茲不及贅

史 大呂宋國乃古噫嗶嘽啞地也昔時始居於其地者紛紛不一有亞非嘽咖州人由咁吧啦嘛吹海峽而至者有呀嘛國嗦嘛嗟人越吡哩吽嘶山而至者有啡呢哂啞與咖嘛嗟呃二國之人因其易而至者其究竟統制其地者惟咖嘛嗟呃國人至洪水後二千一百五十一年（即漢太祖高皇帝三年也）乃被囉嘛國人所逐盡奪其地而王之越六百餘載囉嘛衰敗之時遂有呃喴囉嘛嗝啞啦嗽等侵佔西方諸地至耶蘇六百載（即隋文帝開皇末年也）其地全爲囉嘶哥哆人所獲創建巨邦又越一百一十二年（即唐睿宗太極元年也）有伯爵叺嗅者因大受污辱於本國王囉牠嚟哥者激怒難堪暗引回人逐君佔國從此以後七百載之久征伐屢發干戈未息國分民散血流成河除

地理備考卷四

嘔嘶嘟哩啞嘶吡嘶咖啞二者暨喇呱啦省數處外其係全歸於回人之屬下而爲其所得者也嗣後回君所封總督鎮守各省先後無不背叛自立僭分稱王當是時本國侯啪啦喲者心切救國百計千方勸衆勉力執戈驅敵既獲大勝衆立爲王乃爲啞嘶嘟哩啞嘶第一王也繼體各君漸衍邦土以所得各地方仍爲分建數國嗣後列君互相婚配彼此幫助逐賊出境至耶蘇一千四百七十九載（即明憲宗純帝成化十五年也）啞啦嘣君非嘣嘽哆既娶咖嘶噫嗦后咊嗷啪嘣遂將列國歸於一統越十

三年啡嘀嘽哆王攻克咖啦嗱吹地之後所有回人衆爲征服當是時又有嘢嚹嘜者尋出新地（即亞美里加也）於曦嘶吧呢啞國皆屬大衆啡嘀嘽哆薨後嗅嘶喲啞嘧第一等公啡哩嗶者旣娶先王之女啡啞嘞爲妻遂即君位迨其子咖嘛嘣嘶者臨御之時大呂宋國勢爲嶥囉吧至富至強之邦也耶蘇一千五百八十載（即明神宗萬曆八年也）本國王啡哩嗶者吞并大西洋歸爲一統及其子登位之際大呂宋國所有回人子孫共約百萬之衆悉爲逐出境外自此以後本國貿易較之昔日漸爲零

地理備考卷四

落耶蘇一千六百四十載（即明懷宗愍帝崇禎十三年也）當時之君雖多方籌謀仍欲收服大西洋國究竟未獲如願祗得勉爲自居耶蘇一千七百載（即大清康熙三十九年也）其國王咖嘛囉嘶因乏子嗣臨崩遺囑傳國于咈蘭哂王嚧曦嘶之孫啡哩嗶者是以咈囒哂與嗅嘶喲哩啞二國之君互相舉兵爭競其地究爲咈蘭哂所得即遵遺言立孫爲王至耶蘇一千八百零八載（即大清嘉慶十三年也）本國王咖嘛囉嘶者因國政紛擾即退位立子啡嘀囃哆爲君當是時咈嘛哂國王哪嘙哏皆請其父子二人赴臨吧喲喲地

地理備考卷四

方遂羈囚莫釋而自立其弟爲大呂宋國王嗣後大西洋大呂宋英咭唎三國協力合軍挫敵救國興復大呂宋室而迎舊王之子啡嘀囃哆者還國登位迨啡嘀囃哆薨後其女咏噷啪嘛於耶蘇一千八百三十三載（即大清道光十三年也）即位爲后乃大呂宋國現在之君也

省 大呂宋國分析其地古今互異大小懸殊通邦之中分爲或國或截或省其國則九一名鄰咖嗅噫嗦一名售咖嘶噫嗦一名哏一名咖嚟嚧一名咖啦嗱吠一名呱嘍嗽一名味嘛哂啞一名啞啦唎一名喲呱啦其截

地理備考卷四

則三一名啞嘶嘟哩啞嘶一名咖嗟嗜呢啞一名吡嘶咖啞其省則二一名嘜嘶噫嘞嗎嘟啦一名唉啦嚧哂啞耶蘇一千八百三十三年（即大清道光十三年也）欽奉諭旨將本國各地暨所屬隣近諸海島改爲四十九省分上中下三等其上省則八中者則七下者三十有四內有二省在國外海島之間每省派一道員鎮守茲釋各地長寬界限戶口數目先論古國現分幾省後言省城所領何處按序開列解明備覽

第一國新咖嘶噫嗦東至呱嘍嚧西連曦嘶噫嘞嗎嘟啦暨哏南接嘀啲與味嘛哂啞北界舊咖嘶噫嗦長約七百五十里寬約六百里地面積方約二萬里戶口約一百四十一萬人地勢甚高恆遭風患故冬令之冷凜烈難堪地氣平和田土膏腴今分五省開列於左

嗎噫哩呲乃上等之省也省城亦名嗎噫哩呲係現在大呂宋國之京都建於嘀噫哪嘞嘶小河左邊地多沙瘠四圍峻嶺其中戶口約二十萬人形勢美麗街衢相称宮殿非一乃爲通省美觀廟堂雖多然非頭等精麗若彼屋宇實屬繁衆有玻璃窗扉者甚爲鮮少至各院

地理備考卷四

等如翰林院國子監觀星臺古玩庫筆功廠藥草園囿戲臺大醫院療育館等屋弗雄麗甚爲壯觀城外盤桓之處河上石建之橋甚屬雅緻此城實爲貿易之所四方輻輳人民勤謹交接俊雅土產各色花頭細緞地毯印花洋布綢緞裝衣等國家兵器作坊實爲廣大費用浩繁所領之地一名嘶囃哩嗟一名咖嘮嘛嘛嚹啪一名咁嗟啡一名嘞咖唎嘶一名嗶嗶一名啞嘛咖啦一名嘢嘛嘆嘩嘛一名嘬嘶嘢哩啞嘛

呱嗟啦啲嗦乃下等之省也省城亦名呱嗟啦啲嗦地

於㗾哮喲嘶小河左邊離京一百三十里戶口約七千
人屋宇雖係寥寥然而地倘有行宮廟堂石橋各一座
甚屬美觀昔日行成名立之人多由於此出焉土產疋
頭天下馳名織造機房貿易為繁多所領之地一名哂㗅
喑㕸一名吡哩嚇呀一名啲哩嘐一名嘩嚟吶
哆嘞哆乃中等之省也省城亦名哆嘞哆建於嚓叭河
左邊小陵之上離京一百五十里戶口約一萬五千人
昔日乃為各國王占據之處其地繁華雖較曩時漸覺
衰敗然而尚有王宮廟堂醫院學塾實屬峻嚴若彼首

堂更為輪奐屋宇高大街衢彎曲地氣殊惡夏日酷暑
泉水缺鮮土人常飲塹中積雨土產五穀百果酒油牟
紙牲畜等物所領之地一名啞嘟嚕嘶一名喃咖呢啞
一名哄㗂咖啦一名嗎啲哩嘞叭嘶一名嗟啦喊㗋
啯嗌咖乃下等之省也省城亦名啯嗌咖建於坵陵之
上離京三百五十里戶口約九千人屋宇高大街衢狹
窄廟堂各院等繁多其首堂工作則照古規土產蜜蠟
牲畜各色紋石所領之地一名嘞嗡喇一名㗾嗡嘞喃
啲一名呼呃嚈一名叭噠嚟啞
嚧噠哩啞咡別名喃吵乃下等之省也省城亦名嚧噠
哩啞咡建於平陽之地離京三百七十里戶口約八千
人屋宇宏峻街衢稍直其地織造疋頭紬緞各機房貿
易廣大更有水銀礦數座所產甚繁每歲發售貨馱牲
畜貿屬眾多所領之地一名啞爾嗎嗊一名嚈爾嗎喃
囉一名喘嚧哪嘞嘶一名㕸爾嚈吡呢噎一名噎爾嘩
哆㕸咡一名㗂嚟一名咖啦嗟啉嚈
第二國　舊咖嘶嚈㗋東至啞啦啊暨嘞㕸啦西連哴國
南接新咖嘶嚈㗋北界吡嘶㗅啞暨噎嘶嘟哩噎嘶長

約七百七十里寬約四百六十里地面積方約一萬五
千里戶口約一百二十五萬人地勢或高而崑崙或低
而複陸種種不一是以地氣亦不同或則酷熱或則嚴
寒各按本處其山岡之中或赤金或石灰或青礞石或
不灰木或白石英或花紋石所產紛繁其平原之地雖
甚寬濶而缺木料人行其地罕見樹林非惟一處為然
今分六省開列于左
吥𡃈呃嘶乃下等之省也省城亦名吥𡃈呃嘶建于坵
陵之上離京五百四十里戶口約一萬二千人其地房

屋雖然稠密大半皆係參差廟宇實屬繁多首堂更為
超羣田土膏沃地氣平和土產五穀百果所領之地一
名啞嘞吹一名嘞爾嗎
囉哥羅㾏乃下等之省也省城亦名囉哥囉㾏建於呃
嗾囉河邊戶口約八千人境勢清雅地氣佳善土產五
穀百菓乃商賈輻輳之處所領之地一名咖啦啊㗋一
名啞喃嚶囉一名啞哥嘞吹一名嚷嘶咖㖮一名哈囉
叵嚐嚈喃乃下等之省也省城亦名叵嚐嚈喃建於吡
嘶咖啞海邊戶口約一萬九千人屋宇稠密廟堂非鮮
其地泊舟之所實為深闊是以四方之舟雲集其中地
土膏腴貿易昌盛土產五穀百果黃麻牲畜郊外煤窰
不一而足所領之地一名啦嘞哆一名叵喇哩啞嘞一
名叵哆呢啞一名嚷嘶吡嚐嚈
嚓哩啞乃下等之省也省城亦名嚓哩啞建於山谷之
中相近𠰌囉河口離京四百八十里戶口約五千四百
人屋宇稀疎廟堂九座另外尚有修院七所醫院學塾
各一座其處建覺嚴寀然而地氣美善西北二方嶙嶒
參差五穀牲畜亦尚蕃衍每歲運赴他方羊毫實屬豐

盛所領之地惟一名曰喃嘶嗎
嚧嚬囄啞乃下等之省也省城亦名嚧嚬囄啞建於高
陵之上離京二百四十里戶口約一萬三千人屋宇稠
密廟堂宏峻其首堂與武學二所乃為至崑至浩工程
尚有水槽一道實為美觀街衢彎曲地氣寒冷土產五
穀百果等物其中疋頭玻璃紙劄各作坊非惟一所貿
易豐隆所領之地惟一名曰叵嘟嚷喃嚈㗂嚈
啞㗊啦乃下等之省也省城亦名啞㗊啦建於啞喃嗟
咱小河岸邊離京二百七十里戶口約四千人屋宇齋

條廟堂數座其中學院一所實為通省之美者也土產
棉布機房不一所領之地一名㗂啲嘞嚈喃吥一名啞
嘞㕸囉一名吡嘟嚷吹
第三國　哴東至舊咖嘶嚈㗋西連咖嚟嚹暨大西洋國
南接嚷嘶嚈嘞嗎嘟啦北界啞嘶嘟哩啞嘶長約七百
里寬約四百五十里地面積方約一萬四千餘里戶口
約一百一十四萬三千人此國或地氣或土產較上二
國尤為平和豐登今分五省開列于左
哴乃下等之省也省城亦名哴建於寬美山谷之中離
京九百三十里戶口約八千人其地昔為哴國京都屋
宇高大地多肥饒郊外盤桓之處甚屬雅緻清幽四圍
多出白玉土產疋頭貿易豐盈所領之地一名啞嘶囉
嘞呀一名嚨哈哏一名喃啡啦吹一名喃吡嘞
吧㗅哂啞乃下等之省也省城亦名吧㗅哂啞建於平
原之地離京一百八十里戶口約一萬一千餘人五穀
百果廣產最繁人民勤謹作坊非一屋宇稠密廟堂峻
麗其首堂則更壯觀醫院學塾亦皆有之郊外遊地
甚屬雅緻所領之地一名吵喃嗡嗎吹一名嚧喃嗟呢

亞一名噻𠺕喊𠯿一名咖哩咹
𠯿哩啞哆𠹛乃中等之省也省城亦名𠯿哩啞哆嚓建於吡𠾀呢喇咖小河左邊離京三百五十里戶口約二萬餘人地氣大抵甚屬佳善冬令之際頗冷且濕屋宇紛繁廟堂遍處田土極腴物力豐富五穀百果較之他省甚屬饒裕又有造船木料生於此地實係堅美其定頭冠帽磁器綿紗布花露水襪物等各作坊非惟一所現今貿易頗覺零落非復昔日之盛也所領之地一名哆喇啲哂咧嘶一名吡㗂啡呢喇

𠷑啦𠹛咖乃下等之省也省城亦名𠷑啦𠹛咖建於哆喇嗼嘶河邊離京五百里戶口約一萬四千人此城屋宇或昔日所造者或今時所構者無不規模宏峻工程精巧現則大半皆被敵寇傾毀然而尚有首堂一座修院數所學塾醫院等實壯觀瞻其河上石橋共有二十七孔甚爲觀美也曩時是處乃爲聲樂文物之邦而行成名立之人多由于此出焉土產五穀百果黃蔴牲畜所領之地一名吒哆㖣嘶嘸喹一名囉啲嚓咯城一名啤哈㖄一名𡂤嘶嘷哈

𡂤𠹛𠯿乃下等之省也省城亦名𡂤𠹛𠯿建於吽囉河右邊高陵之上離京西百六十里戶口約一萬人屋宇稠密廟堂繁多修醫各院亦屬非鮮土產五穀葡萄黃蔴羊毛等物所領之地一名哆𡂤一名啡喇嚎嘍嘞一名𡂤啦唎嘶一名吡啷嗢𡁷一名𠹛啤

第四國咖嚓𡂤東連哏暨啞嘶嘟哩啞嘶南至大西洋之味嚧省西北二方皆臨啞𡁷嘀啲海長約五百里寬約四百五十里地面積方約二萬零六百四十里戶口約一百三十五萬人地多肥饒山滿叢林冷溫泉池無一不備海邊地氣甚濕是以春分節令微早物產迅速若彼山谷及夫平原地氣炎酷與海邊各地大相懸殊也土產五穀不敷本處養贍地中食草實屬繁茂豐盈故其所牧牲畜庶蕃衍耳今分四省開列于左

哥嚕呢啞乃上等之省也省城亦名哥嚕呢啞建於海隅其泊舟之所實爲大呂宋國之至美者也離京一千二百里戶口約二萬三千人地多肥饒民康物阜商賈輻輳貿易豐盛港口兩邊礮臺甚屬堅固昔日所建峻塔迄今猶存屋宇稠密廟堂峻麗修醫各院書庫學塾

戲臺船廠靡弗畢具土產牲畜魚蝦等物其錦緞冠帽布疋手巾各作坊非惟一所所領之地一名吒啲啞哃一名嘛囉嘶一名吧𡁷喻一名嚩喃嗦一名啡囉喃

𠾀嘸乃下等之省也省城亦名𠾀嘸建於咪嚧河右邊戶口約一萬二千人昔日囉嗎國人所建城垣至今猶存其咪嚧河左邊所有溫泉名馳四方土產黃蔴棹布冠帽襪子等物作坊非一其地首堂與議事廳實爲諸室中之至美而壯觀者也所領之地一名嚎哆呐嘟一名嚓吧喲

㖊嘙嗦乃下等之省也省城亦名㖊嘙嘍建於咪嚕河左邊戶口約五千人田土膏腴物力豐富河上所建石橋工作精巧郊外所有溫泉浴疾靈效土產火腿葡萄酒咖咕啦等物所領之地一名嚓吧嗟囉啞一名𠹛嗟嘞一名㖊嗢哂啞

㗎嗟喊嗟𠯿乃下等之省也省城亦名㗎𡁷喊嗟𠯿建於海邊戶口約五千人地多肥饒穀果豐登貿易興隆四方雲集剪絨疋頭冠帽銅器各作坊甚屬紛繁所領之地一名嘱𡀔一名吧喲嘞一名𠯿嚈

第五國咖啦嗱吠東連咪喇哂啞南至地中海西北二方均接㗎嗟嚧哂啞長約八百里寬約二百六十里地面積方約一萬二千六百六十里戶口約九十萬人其地雖近赤道然而水土甚爲平善今分三省開列于左

咖啦嗱吠乃上等之省也省城亦名咖啦嗱吠建於吽囉河邊離京八百五十里戶口約八萬人其地昔日實爲壯觀今雖大相懸殊然而其中屋宇廟堂修醫各院尚屬峻麗若彼首堂王府更爲華美田土膏腴物產豐盈惟貿易漸衰非如曩時之盛也所領之地一名啞哩呀嗎一名囉砂一名嚆咱吩嘛一名嘫嘶咖喇一名吧嚓一名呱啲嘶一名啞喇嚎囉咖㖄一名嘩𡁷嗦一名𡁷喇嚧嘶吁

啞喇㗎哩啞乃下等之省也省城亦名啞喇㗎哩啞建於啞喇㗎哩啞河口戶口約一萬九千人其地泊舟之所深闊穩便地多肥饒貿易繁昌鄰近之山多產各色玉石瑪瑙等物所領之地一名嗦嗟啦一名嗟哩啞嘶一名咊啉咖喇一名嘁嘞嘶

嗎啦呀乃上等之省也省城亦名嗎啦呀建於地中海

海邊戶口約五萬二千人地多肥饒五穀百果無不豐登泊舟之所甚爲寬廣大小船隻皆可灣泊貿易昌熾四方輻輳其地乃通商埠頭故內省所有貨物無不運赴其處與各國商賈交易也所領之地一名嗎嘛嗶㗂一名嘁嘞嘶嗎啦呀一名喻吠一名咖啦囉嘞嗎一名咹喲嘧嗦一名啞喇嘧哆嘧一名嘰嘶嘧㗂

第六國呱嘜嚌東南二方皆臨地中海西連新咖嘶𡁷嗦暨咪喇哂啞北接啞啦啊貿咖嗟嚕吡啞長約七百里寬約二百里地面積方約九千里戶口約一百二

萬人地氣溫和海邊之風消散炎暑冬令融暖凡見氷凌深爲詫異今分三省開列于左

呱嗼嚧乃上等之省也省城亦名呱嗼嚧建於呱嗹啦雖呀喃河邊清雅豐饒平原之中離京八百里戶口約六萬六千人屋宇峻麗貿易興隆土産酒油五穀百果等物其地紬緞大呢各作坊非惟一所所領之地一名喃嘮一名喀嘛嘰一名嘿嚓啞一名嚓嘛𠺝哋哆囉一名呱嘞㗅一名啞嘛哂㗅一名𠮶啡嗹嗶一名嚟𠴰嚨

啞喇吁喲乃中等之省也省城亦名啞喇吁喲建於地中海海邊二山之間離京九百五十里戶口約二萬二千人屋宇高大街衢潤直泊所寬穩客船甚多貿易興隆四方輻輳實爲本國之大埠頭也出貨罵乞白礬黑鉛銀硃藍靛百葉葡萄酒葡萄乾等物以上各物有本地所產者有自別省至者所領之地一名咹𠺝哖嘚一名𠺝呢啞一名咹哩啞一名啞𠼻嘢喳一名𠸎哩𠾶㗅一名咪𠴨呱喃一名嘛㗂一名嘛𠱁

咖嘶𠺝喻嘚啦呸㗅喲乃下等之省也省城亦名咖嘶𠺝喻嘚啦呸㗅喲建於海邊戶口約一萬五千人其地上產貿易與上省相同惟屋宇畧爲稀少所領之地一名𡃁喃嘛嗶一名啞嘛嘢㗅一名嗺嘞囉嘶一名兆嗱咖嘛哆一名嗺㗆哩呀㗎一名兆呢嘶嘢㗅一名𡁷嘞㗅

第七國咊嘛哂啞東連呱㗅嚧西接嘢啦㗅咊南至地中海北界新咖嘶𠺝㗅長約三百三十里寬約三百一十里地面積方約一萬零五百里戶口約六十萬人其地銀銅錫硫黃白礬等礦不一而足更有鹽池所產茂盛五穀百果亦爲豐登今分三省開列于左

咊嘛哂啞乃中等之省也省城亦名咊嘛哂啞建於嚓呱㗅河邊清雅豐饒山谷之中離京九百六十里戶口約三十六萬人屋宇廟堂學塾修院厥弗宏峻華麗其首堂議事廳主教府織紬局四座更爲美觀地氣佳善土產充盈五穀百果葉蔴葡萄酒等歲皆豐登所領之地一名咖嘛㗂呢喲一名囉嘛咖一名啞嗱喲一名啞哩呀嘿一名咖啦咖嘰一名嗶哩喲一名嘩啦㗂㗅一名哆㗂喲

啞嘛吧㗎喲乃下等之省也省城亦名啞嘛吧㗎喲建於平原之中戶口約九千人屋宇稀疏廟堂鮮少土產布疋牲畜銅鐵器具等物所領之地一名嗺嚌哩啞一名嗺嘞喲一名啞嘛𡅏嚧一名啞嘛咖啦嘶

第八國啞啦啊東連咖哇嘚兆啞西接喲呱啦野新街咖嘶𠺝㗅二處南至呱㗅嚧暨新咖嘶𠺝㗅北界吡哩哖嘶山長約七百二十里寬約四百八十里地面積方約一萬里戶口約八十萬人其處山多而且高是以地氣紛歧谷中則熱山上則冷土產麥酒油蔴百果牲畜等物至於銅鐵錫白礬不灰木等礦亦皆有之今分三省開列于左

嚌啦呃嗽乃中等之省也省城亦名嚌啦呃嗽建於呃𡁷嚷河兩岸河上現造石橋通達來往離京七百二十里戶口約四萬三千人昔日屋宇廟堂甚屬華麗若峻迨國亂之後大半凌替凋敝土產五穀百果菽豆牲畜等物至於貿易較不及於別省與軍之後更爲衰收也所領之地一名嗟囉咖一名咖啦嗟嘆一名嗟啦嗦喲

嗚呃嘶咖乃下等之省也省城亦名嗚呃嘶咖建於平原之中戶口約三千餘人其地屋宇雖爲寥寥然而形勢甚屬華麗廟堂學塾醫院各院亦皆有之城外田土肖爲膏腴土產穀果蔬皆豐盈所領之地一名哈咖一名吧嘛吧嘶哆囉一名呱哋嘛嗶一名嗼嘰嗺㗆

嘊嘢呃嘛乃下等之省也省城亦名嘊嘢呃嘛建於山陵之上隣近呱嗟啦嗺呀喇河戶口約八千人地氣雖寒然人身體深爲舒暢城外田地甚多五穀百果豐盛牲畜所產充斥週圍之礦非鮮而爲煤滑石石絲等物乃其所生所領之地一名啞嘛嘢呢嘶一名咖嘶嗶一名啞嘛吧啦嘶

第九國喲呱啦東連啞啦啊西接啞啦嚱暨喲呸嘶嗎南至街咖嘶𠺝㗅北界㗁嘛哂國長約三百里寬約二百五十里地面積方約三千二百里戶口約二十四萬七千人通國之地或腴或瘠甚相懸殊土產黍稷大麥油麥豆栗等物各山之中造船木料甚盛更有五金之礦所產非鮮今改爲一省開載于左

喲呱啦別名喲呸嗺喲乃下等之省也省城亦名喲呸嗺喲建於平原之中乃堅固之城也戶口約一萬二千人屋宇高大廟堂峻麗街衢寬闊遊覽之地甚多田土肥饒貿易興隆所領之地一名嗼嘶𠺝㗅一名嘱𠺝㗅一名嘿嘞㗅一名嗟嘰㗅

第十國亞嘶嘟哩亞嘶東連舊咖嘶𠺝㗅西接咖嚓嘶南至嗅北臨亞徳嘛喇海長約四百六十里寬約一百五十里地面積方約三千里戶口約四十萬人彼南方者雖或崎嶇參差或幽谷深邃各自不同然而農家勤謹潤溉過處是以其地較之他方更爲美麗山頂之上滿結寒氷故其地氣冬令時節較之通國尤爲寒冽其餘三季雖僅潮溼仍屬佳善於體無害土產五穀百果

菓子佛手等物山中或銅或鐵或錫或煤或寫宅或代
赭石各等礦亦皆有之至于石類如鉛黃石金星石信
石白礬水晶紋石等所產足供別省之用所生駿馬甚
堪嘉尙今改爲一省開載于左

㖿𠵘㗊哆乃中等之省也省城亦名㖿𠵘㗊哆建於山
谷之中戶口約一萬人地多肥饒水土佳善屋宇廟堂
宏峻美麗所領之地一名亞𠵘㗊嘶一名咀嚍一名喰
𠵘啞

第二省咖嗟嘈呢啞東南二方皆臨池中海西邇啞啦
啣北至分㖫喃啝國之𠯋哩吽嘶山長約七百里寬約
五百里地面積方約一萬五千里戶口約一百一十五
萬人地氣佳善淵溪甚多穿繞通省或山上或谷中叢
林充斥穀果繁盛土產五金紋石水晶白玉白礬黑礬
𥖁砂藍寶石等機內作坊不一所造精巧人民勤愼貿
易興隆堅固城池井惟一處其主強者乃吧喴嘍嚍喇
嗟啦㖿喲哆嚍哆嚍嘞嘞嗾嗟咀嗹喲呯嗡嘷嘶嘯嘞嚍
各等城今分四省開列于左

吧喇嚧嘹喲乃上等之省也省城亦名吧喇嚧嘹喲建
於地中海海邊離京一千二百里戶口約十二萬人田
地肥饒貿易昌盛人民勤儉工作精美實爲大呂宋國
之大埠頭也城中屋宇廟堂皆爲宏峻華麗學塾修院
無不甚壯觀瞻更有礮臺數座護衛其地土產五穀百
果等物每歲所出之貨非鮮其至多者乃葡萄酒與燒
酒所領之地一名𠵘啦㗊唧咖一名嚧呱啦吠一名嚍
嘞嚍一名嘹嘶嘹喲一名嗎嗟囉一名嗟啦嚍一名𠵘
歌

嗟啦㖿喲乃下等之省也省城亦名嗟啦㖿喲建於海
邊離京一千一百里戶口約一萬一千人其處雖然常
遭烈風而地氣則仍爲佳善所產五穀百果實爲豐饒
但酒味甚薄屋宇室院較之昔日雖屬凋零然而其中
尙有數座實爲峻麗其地所有尺頭機房非惟一座工
作精巧所領之地一名嚁嘶一名嘎嘀嘶一名哆嘀哆
嚍一名啞咽啲哈

嘞嘛噠乃下等之省也省城亦名嘞嘛噠建於山坡之
上戶口約一萬八千人屋宇室院雖屬弗鮮然而其地
並非豐饒田土肥饒物產豐裕所領之地一名嚨嘀喊

嚍一名喉嘀嗦喲一名咖嘀哆喲一名嗚嘀嚨哑

咀嚨喲乃下等之省也省城亦名咀囉喲建於山麓戶
口約六千人其地金湯鞏固田土膏腴穀菓豐盈物產
相稱本國變亂之際此城深遭擄掠所有屋宇廟宇醫
修各院等多半凋零所領之地一名𠮨嗟嗎哩啞一名
咔呢嚍一名嚍哂嘶一名㖿囉喲一名哩玻喇一名咖
嘶嘹喱喲安吓哩啞

第三省吡嘶咖啞東連㘓吧啦豐嚍喇哂國西南二方
均接舊咖嘶嘹嚍北至咖嘶哷呢啞海灣長約三百里
寬約二百五十里地面積方約四千里戶口約四十五
萬人五穀百果其生最繁黑金紋石所產實盛造船木
料遍山充斥今分三省開列于左

吡嘶咖啞乃下等之省也省城名吡嘶喲建於平原之
中離京九百里戶口約一萬五千人屋宇高大廟堂華
麗街衢潔直遊地淸雅田上肥饒物產極豐貿易興隆
四方輻輳實大呂宋國之大埠頭也通國所有羊毛俱
積此地以便行銷於他方所領之地一名㗊嗟囉嘶嘯
囉一名啵喇哪呀嘞喲一名嘟哪嚍

𠵘吓嘶呱乃下等之省也省城名𠮨嘹吧嘶喲㖿建於
山麓離京九百里戶口約九千人貿易昌熾物產極豐
耶穌一千八百十三年（即大淸嘉慶十八年也）本國與㖫喇哂戰
鬪其地慘罹兵燹礮臺傾陷屋宇灰燼嗣後重修再建
較之昔日更爲美麗所領之地一名哩嚨啦嘆啞一名
嘹嗟啦呢一名吧啦嚍哂啞一名嚨嚨囉一名㗊哂咖
嚍一名嗗呢啞嚨

啞啦𠵘乃下等之省也省城名𠵘哆哩啞建於平原之
中戶口約一萬二千人其地屋宇堂院貿易土產均與

上省相類所領之地一名嘭嘀嚁嘝一名嚁嘀嘝啦嚍
一名㗂嘀嘟呢啞

第一省嘆嘶嚍嘞嗎嘟啦東連新舊咖嘶嚍嚍二地西
接大西洋鄰南咹嗟𠸄哂啞北界唬長約六百六十里
寬約四百六十里地面積方約一萬九千零二十里戶
口約六十五萬人其處田土雖多肥饒然而地氣則大
抵炎熱今改爲二省開列于左

吧嗟嚍嘶乃下等之省也省城亦名吧嗟嚍嘶建於嗊
喲呀喲河右邊平原之中離京八百里戶口約一萬二
千人乃堅固之城也河上石橋一座長一千八百步寬
二百步橋孔二十有八屋宇廟堂學塾修醫各院等實
爲峻麗地多肥饒貿易昌盛土產五穀百果菽酒牲畜
等物所領之地一名啞嘀吓㗊哈一名嚍哩嗢嚍一名
嚍嘞啦一名咹哩嗟一名咧嘞喲一名咖嗶嗰喲嘶

咖嚓嘞嘶乃下等之省也省城亦名咖嚓嘞嘶建於平
原之中戶口約一萬人田地膏腴其生最繁大牢少牢
所產充斥所領之地一名咖嚨嘀喲咖嚓嘞嘶一名啞
嘀吁嗟嚍一名嘎嗽哂啞一名吧啦嚓哂啦一名嘢嘿

亞一名啉嚧啉嗠
第三省咹嗹嚧哂亞東連咊嘛哂亞暨地中海西接大西洋國南至地中海北界㖷嘶噫嘞嗎嘟啦暨新咖嘶噫嗾長約一千一百五十里寬約五百里地面積方約三萬六千里戶口約二百一十萬人北省各山或則叢叢或則濯濯穀果絲綢蜜酒油鹽甘蔗牲畜莫不產於斯地更有銅鐵錫宅水銀硇砂各礦所生豐隆時屆夏令炎熱難堪土人凡事夜營晝輟以避其苦今改爲五省開列于左

嗎嘥哩亞乃上等之省也省城亦名嗎嘥哩亞建於呱嗹嘛㗊嘥嘛河左邊寬闊平原之中離京八百七十里戶口約九萬一千人地氣甚佳或於人命或於物育靡弗有禪田土膏沃物產豐盈屋宇廟堂甚屬宏峻人民勤奮作坊充斥所領之地一名呱嗹嘛咖嘞嘛一名咖嚨啦一名喧吐唎哟嘞一名嗚噫嘞穌一名咖嘛嚩嘞一名呃嗜㷼一名嗬㷼嘞一名㘓嘶嗹吧
嗚呃嘛㘓乃下等之省也省城亦名嗚呃嘛㘓建於海邊戶口約八千人其地泊舟之所甚屬廣濶所網魚蝦實爲充盈除通省日需外倘足供濟隣近各處食用所領之地一名亞㘓嚟噫一名嚩嚌嘛一名嘶吧啦一名吧嗱嘶一名亞啦嚟嘞
咖哷嘶乃上等之省也省城亦名咖哷嘶建於嘥島南角之上離京一千四百里戶口約五萬三千人此城乃嘁嚨吧至大至美堅固城池之一也屋宇堂院甚屬華麗庠序學校遍處羅列昔日貿易興盛今則頗覺凋零廓外田土膏沃海中鱗介充斥所領之地一名㕦啡嘛嘛㗊一名咖啦嚟一名啪嘛哆嘞亞㖊一名㖷哩嘞哂

哆呢亞一名囉吹一名嗹嚟㗊一名亞嘛叩哂穌一名嚟囉㗅
哥嘛哆呱乃中等之省也省城亦名哥嘛哆呱建於呱嗹嘛㗊嘥嘛河右邊離京八百里戶口約五萬七千人屋宇高大樓臺疊起四圍城垣塔樓傑出街衢寬而且曲路逕穢而不潔田土肥饒穀果充斥所領之地一名吧呃嘞一名叹㷼嘟嚜一名嚧嚟哟一名吩哟㘓嗎收嘞一名喳嗐嘮嚏一名咖嘛囉吹一名嚟哟哩亞一名吡哩呃嚩
嗽嗜乃下等之省也省城亦名嗽嗜建於山麓戶口約一萬九千人田地雖然肥饒土人不甚勤奮郊外園圃甚多其中源泉遍處所領之地一名亞嘛咖啦嘞亞嘛一名嗎嘛哆嘶一名咹嘛嚎嘛一名吧呃嚏一名嗚嗶吹一名哩嗶唎嘶一名咖囉哩嘞一名吧嚏嘶
第一島總名吧哩亞唎嘶在本國對面東方地中海內相離二百二十五里緯度離赤道往北三十八度五十分起至四十度五分止經度自吧嚟嘶第一午線西一度十分起至東二度五分止凡五大島一名嗎嚎嘛嚟島長二百里寬一百四十里戶口約十五萬五千人一名咪嘴嘛嚟島長一百三十里寬四十里戶口約六萬五千人一名嚏嘥嚏島長八十里寬四十里戶口約二萬七千人一名㗊嘛唎嘧嘶島長三十里寬二十里戶口約二千人一名咖嗶嘞嗾島長二十里寬十里戶口約一千人共爲一省亦名吧哩亞唎嘶乃下等之省也省城名吧嘛嗎建於嗎嚎嘛嚟島上地氣溫和田土肥饒土產五穀百果紋石鹽酒等物廟堂學塾乙修各院亦皆有之中古之時東方諸國貿易咸集其地所領之

處一名嗎嗶嗎嘛一名啵嗾嚏一名嚎嘞嘛一名嚟嗾呢吐一名嚧嗹噁穌一名嗎呀一名嚏嘥嚏
第二島總名咖嗶唎嘶在亞啡哩咖州西邊亞噫嘛哟海內凡海島大小二十座共爲一省亦名咖嗶唎嘶乃下等之省也省城名㕦吹呱嚼嘶建于首島嘧呐嚓啡之上其各島之長寬戶口土產等項後釋亞啡哩咖州再爲詳細註明
屬地大呂宋國或於亞啡哩咖或於亞美哩咖或於啊嚟亞呢亞三州之內有所轄地其在亞啡哩咖者一名嚪嗟一名吡嚥噫嘁嘞嘶一名亞嘥嚥嘞嘶一名㖷哩嚟亞一名咖嗶哩亞嘶各小處其在亞㖷哩咖者一名咽吧一名啪嘛哆嚟咯各海島其餘如㖷嗐哥新咖啦嗶吹吡嚧吧啦嗟吧啦吹嗙唎等處皆已背叛自立不歸統屬其在啊嚟亞呢亞者一名小呂宋一名嗎嚟嗹嘞各海島後釋各州再為詳明

咹哆嘞國全志

咹哆嘞建於大呂宋國咖嗹嚕呢亞省極邊吡嘿吽嘶山南坡小谷之中谷名亦曰咹哆嘞爲嚧嘢嘞河分派吧唎啦小河所穿者其地甚小長寬皆不上七十里嚩嘛哂國王與大呂宋國嗚嘛咾㖊府教主互相庇之其國人除自立領官一員職司會議外尚有嚩嘞哂國王與嗚嘛咾㖊主教所差副領官二員審問判斷其人民以本鄉樹林所產材木及鐵匠所造器具易本國所之穀果飼日用所需各物省城亦名咹哆嘞建於吧唎啦河邊戶口約二千人所領之地惟一名曰咖呢囉乃小村也土產鐵器

新釋地理備考全書卷五

大西洋瑪吉士輯譯

大西洋國全志

大西洋國古名嚧哂噠呢啞今稱啪㗂嘟咖哩在歟囉吧州極西其國土在北極出地三十六度五十六分起至四十二度七分止經線(凡論經線皆係自彿囒哂國京都吧㗎嘶第一年線算也後皆倣此)自西八度四十六分起至十一度五十一分止東北二方皆連大呂宋國西南二方皆至亞㥁嘞哟海南北相距約一千三百里東西相去約五百里地面積方

約五萬一千二百五十里烟戶三兆五億三萬口本國除海涯與河岸各平原外其餘各地皆岡陵重疊絡繹不絕河之至長者則八一名咪嚕一名㗛囉一名吽囉一名嚙嗚咖一名㗎㥁呃一名㗂叺一名𡅏啊鄁一名㖸哟啞哪湖之至大者則六一名嘁吐呱啦一名嘞嗷呋一名嚨咖一名吧吵一名𡅏嘶㖙咯一名㖯吡哆田土肥饒穀菓豐登花卉茂盛地氣溫和四季時若甚宜人物土產金銀銅鐵錫鉛窩宅水銀煤礬硫磺花石硃石寒水石紅藍寶石紫石英吸鐵石賚砂水晶磁器等靡弗豐盛至于朝綱王位歷代相傳男女皆得臨御惟以長幼為序所奉之教乃囉嗎天主公教若有外閣人寄寓本國或奉別教者不為禁止工肆林立技藝精巧貿易興隆四方輻輳原本閣昔日居民不一各皆分據地方以為己邑不立國君惟設宰臣司理政治其後有啡呢哂啞國人聞知其地民豐物阜乃興兵侵擾遂克而得之迨後被咖嚼噠呢國人驅逐奪取即主于其地三百餘載又被囉嗎國人所取至耶蘇四百零九年及十六年之間(即晉安帝義熙五年至十二年)又為亞啦啵與嗬嚙二國

之人所取至耶蘇五百八十五年(即隋文帝開皇五年也)遂為嘢嚶國王㗎囉唎啲占據于耶蘇七百十一年(即唐睿宗景雲二年也)傳至囉嚨嚟嘢王乃被回人所挫甫二年餘通國之地除亞嘶嘟唎嘶山與咖嚟囉地方外其餘皆盡為回人侵奪矣耶蘇一千零九十四年(即宋哲宗紹聖元年也)咖嘶㥁嚟國王亞嚸嘶者因彿嘀哂國王囉啪嗰哆之胄孫嘆嚟哈至咖嘶㥁嚟地與回人交兵屢有汗馬功勳是以即將所克嚧哂噠呢啞各地賜之封為伯爵復以己女妻之厥後嘆嚟哈之子亞嚸嚀嘆嚟哈承襲爵職于

耶蘇一千一百三十九年(即金熙宗天眷二年也)大敗回人本國黎庶立之為王是為大西洋國開基之元君也其後歷代嗣君漸次征服回人遂得開闢益廣耶蘇一千五百八十年(即明神宗萬曆八年也)時國君嘆嚟哈薨後絕嗣大呂宋國王啡哩咿乘時舉兵占據取歸一統越六十載即耶蘇一千六百四十年(即明懷宗崇禎十三年也)國人驅逐呂宋派委守官自立吧啦㗎嚀公名啱嗡者為本國之君耶蘇一千八百零七年(即大清嘉慶十二年也)有嘭嘞哂兵侵占大西洋國本國之君攜眷出奔所屬之吧啦嚕唎地方越

十四年即耶蘇一千八百二十一年(即大清道光元年也)復歸大西洋國再越四載始立吧啦哂唎地方自為一國不相管屬其先大西洋國分為六省今則改為八省一名嘩嘶嘛嗎嘟啦省首府名哩嘶㗂啞乃本國京都也建于㗂叺河右邊由河濱至于高陵樓臺壘起景色雅緻宮室堂院靡弗峻麗四方輻輳實為鬧市一名嗶噠啞嚨噠省首府名囉嗲一名ㅁ　吵省首府名咖嘶嚨囉吧哪咭一名啞嘮嚧叺省首府名呢嘛啦一名啞唎呼嘞嘁省首府名㗎囉一名吽囉省首府名啪㗂哆一

名咪嚕省首府名吧啦咖一名噠啦嘶嚧嘶嚟嘛哩省首府名吧啦咹彿其國通商衝繁之地內外不一吧啦咖㗂嗎咪嘆嘶吧啦咹嚧啯嘆吧啦嚁哩啞咯嘁啦嗗帕嘣噠哕㗂嘞呢哩嘁嘶咋嚈啦等處則內地之大埠頭也哩嘶㗂啞帕嘣哆嚧喇吧喇嘟囉咩㗂啦嘁啞嘞等處乃海邊大馬頭也除八省外尚有數處歸其統屬一名啞㗒喇嘶海島在亞㥁嘞哟海與大西洋國東西相對共有九島是為至大之島一名嗎嗹嘰啦一名咖啵嘁嘞哟一名㗎嘀啦一名吐哆嘆暨吡嘮哂吡一名

嘆嗓嘷哈以上五處皆在亞咔哩咖州一名小西洋暨其屬轄各處皆在亞嗰亞州一名㘚們嗦囉嘶等處皆在啊嚸啞呢啞州後釋其州再為詳明

大呂宋國全志　一

大呂宋國古名嘻嗶哩啞今稱㘓嘶吧呢啞在歟囉吧州西南其國土在北極出地三十六度起至四十四度止經線自東一度起至西十二度止東至地中海西連大西洋國暨亞㥁嘞哟海南統亞㥁嘞哟海暨地中海北接咖嘶哟呢啞海灣暨㗎哩吽嘶山西南距東北約

二千四百五十里東南距西北約二千零八十里地面積方約二十一萬八千七百六十里烟戶一京三兆九億口本國崇山峻嶺絡繹不絕河之至長者十二一名嗹噠嘀啞一名嘞嘀一名咪嚕一名吽嘞一名嚒叺一名呱哟呀哪一名呱嗹嘣嘞嘁嘣以上各河皆注于亞㥁嘞哟海一名嘢咖嘞一名呱嗹啦嚁呼嗰一名呢嗷囉一名嚕啪嘞咖一名嘸嘣以上各河皆注于地中海湖之至大者惟三一名亞嘣吥啡嗹一名啪咋嘣一名咖嚨吁噠或平原或山谷靡弗膏腴肥饒五穀百果實

為豐登草木茂盛禽獸蕃衍地氣參差不能盡一北則冷中則熱南方酷暑瀰溼土產金銀銅鐵錫鉛水銀寫宅爆礬硝磺硼砂石膏花石礪石青石火石藍綠寶石鑽石紅玉碧玉瑪瑙琥珀水晶紫石英石榴珠等莫不富庶至于朝綱王位歷代相傳男女皆得臨御惟以長幼為序所奉之教乃囉嗎天主公教別教旁門嚴行禁止工作技藝較嘔囉吧州之數名國雖為稍拙然而其地工肆亦非鮮少所造各物俱屬精巧通商貿易判若兩途陸路稍狹水程寬繁原本國乃古嘹啤哩啞地也在昔錫氓不一究為咖嚕嘍呢國人所得至洪水後二千一百五十一年（即漢太祖高皇帝三年也）乃彼囉嗎國人所逐盡奪其地而主其國越六百載囉嗎羸弱之時遂為北狄侵占耶蘇六百載（即隋文帝開皇末年也）其地盡為囉嘔嘶哆人所取刱建巨邦耶蘇七百十一年（即唐睿宗景雲二年也）被回人侵擾占據彼時本國侯咱啦嘞因回人自相不睦紛紛背叛遂激勵黎庶奮勉驅逐既獲大勝衆立為王是為啞斯嘟哩啞斯第一王也繼緒各君漸衍邦土以所得各地分建數國互相贊助逐賊出境耶蘇一千四百七

十九載（即明憲宗純帝成化十五年也）啞啦啯之君咔喇囉哆既娶咖嘶嘹啦后哌囄咱嘓為妻遂將列國歸于一統迨咔喇囉哆薨後嗅嘶啲哩啞國頭等公咔哩啤者既娶先王孤女啫啞嘞為妻遂即君位耶蘇一千七百載（即大清康熙三十九年也）時君咖喇囉嘶因之子嗣臨薨遺囑傳國與咈喇哂國王嘖嗘嘶之孫咔哩啤者是以嗼嘝哂與嗅嘶啲哩啞二國興兵互爭究為咔哩啤所得耶蘇一千八百零八載（即大清嘉慶十三年也）本國王咖喇囉嘶因國政紛擾遂傳位于其子是年其國被嘝嘝哂國王哪破喚者占據立其弟為君嗣後大西洋大呂宋嘰咭唎三國協力合軍救護之後立前王之子咔嘞囉哆為君迨薨後其女哌嗷咱喇于耶蘇一千八百三十三載（即大清道光十三年也）即位聽政乃大呂宋國現在之君也大呂宋國昔日分為十二國二省今則連國外海島共改為四十九省開列于後

第一國新咖嘶嘰噸改為五省一名嗎嘿哩吔首府亦名嗎嘿哩吔乃本國京都也建于嘀𠲁哪嘞嘶小河左邊地多砂磧四圍嶺環屋宇廟堂庠序醫院靡弗華麗

壯觀一名呱嗟啦哆𠹭首府亦名呱嗟啦哆𠹭一名哆嘞哆首府亦名哆嘞哆一名嗰嘰咖首府亦名嗰嗌咖一名嚧嗟哩啞喁又名嚙哆首府名嚧嗟哩啞喁

第二國舊咖嘶嘰噸改為六省一名吥嘀呢嘶首府亦名吥嘀呢嘶一名囉喱囉嘼首府亦名囉喱囉嘼一名吒嗜嘰嘀首府亦名吒嗜嘰嘀一名嗦哩啞首府亦名嗦哩啞一名嘿嚙囉啞首府亦名嘿嚙囉啞一名啞囉啦首府亦名啞囉啦

第三國哏改為五省一名哏首府亦名哏一名吧嘀哂啞首府亦名吧哦哂啞一名哌哩啞哆嘐首府亦名哌哩啞哆嘐一名嚨啦嚓咖首府亦名嚨啦嚓咖一名嘥嗶蘇首府亦名嗶蘇

第四國咖嚓嚨改為四省一名嘢嚕呢啞首府亦名嘢嚕呢啞一名嚧嚙首府亦名嘖嚙一名嘀嘜嚓首府亦名嘀嘜嚓一名嘣嘰嘁嗟蘇首府亦名嘣嘰嘁嗟蘇

第五國咖啦嗱吠改為三省一名咖啦嗱吠首府亦名咖啦嗱吠一名啞嘀嘆哩啞首府亦名啞嘀嘆哩啞一名嗎啦呀首府亦名嗎啦呀

第六國哏嘜嚨改為三省一名哏嘜嚨首府亦名哏嘜嚨一名啞咧吁哟首府亦名啞咧吁哟一名咖嘶嘘喻嗱啦吥嚛嘞首府亦名咖嘶嘘喻嗱啦吥嚛嘞

第七國咊嘀哂啞改為二省一名咊嘀哂啞禽府亦名咊嘀哂啞一名啞嘀吧嚓哟首府亦名啞嘀吧嚓哟

第八國啞啦啯改為三省一名嚿啦呢囉首府亦名嚿啦呢囉一名嗚呃嘶咖首府亦名嗚呃嘶咖一名嘹嚕呢嘀首府亦名嘹嚕呢嘀

第九國嘞哏啦改為一省名嘞哏啦又名鄉吥囉嘞首府亦名鄉吥囉嘞

第十國啞嘶嘟哩啞嘶改為一省名嘀𤁣喉哆首府亦名嘀𤁣喉哆

第十一國咖嗟嚕呢啞改為四省一名吧嘀嚓囉嘞首府亦名吧嘀嚓囉嘞一名嗟啦嘀嘞首府亦名嗟啦嘀嘞一名嘞嚓嗟首府亦名嘞嚓嗟一名咀囉嘞首府亦名咀囉嘞

第十二國吡嘶咖啞改為三省一名吡嘶咖啞首府名吡嘀咆一名嘶吥嘶呱首府名吒嚓吧嘶哟啾一名啞

啦哏首府名囉哆哩哃

第一省嘰嘶嘰嘞嗎嘟啦改為二省一名吧嗟嗡嘶首府亦名吧嗟嗡嘶一名咖嚓嘞嘶首府亦名咖嚓嘞嘶

第二省咹嗟嘰哂啞改為五省一名嘰囉哩啞首府亦名嘰囉哩啞一名嗚呃嘀嚨首府亦名嗚呃嘀嚨一名咖哟嘶首府亦名咖哟嘶一名嘢嘀嘐哏首府亦名嘢嘀嘐哏一名嗡嗜首府亦名嗡嗜

第一島吧哩啞唎嘶改為一省名吧哩啞唎嘶首府名吧嘀嗎

第二島咖嗱列斯改爲一省名咖嗱剌嘶首府名巴㗫嘅嘈嘶

其國通商衙繁之地有二處之分一名嗎嚊哩吔一名坏嘀哾嘶一名嚱啦哾嘰一名呱嘽啞哆嗦一名吧噠㗊吻一名嘢嘀哆呱一名咖啦嗱吠一名啞嘀吧嚤喲一名䊈嘀哂啞一名嚹嚹喲等處乃內地大埠頭也一名嗎啦㕧一名啞嘀嘆哩啞一名咖嘀嚨嚨嚙一名啞嘀吁喲一名呱嘜嚨一名嚁嘶一名吧嘀嘆嚨嚙一名嗎噠嚨一名咖喲嘶一名嘐嚨哩啞一名嚨嚹等處乃海邊大馬頭也除四十九省外尚有數地歸其統屬一名喉嚏一名吡嚇嚨嘁嚙嘶一名啞嚨嚤嚙嘶一名嘆哩嚓啞一名咖嗱哩啞嘶以上各處皆在啞咈哩咖州一名啊吧一名啪嘀嘜嚓咯海島皆在啞嘆哩咖州一名小呂宋一名嗎嚓啞嚙海島皆在啊嚤啞呢啞州後釋其州再爲詳明

咹哆嘞國全志

咹哆嘞國在大呂宋國之咖嗟嚕呢啞省極邊吡哩吽嘶山南坡小谷之中谷名亦曰咹哆嘞爲嗱嘢嘞河分派吧喇啦小河所穿者其地甚小長寬皆不及七十里咈嚙西國王與大呂宋國嗚嘀嚨嗶府主教互相覆庇其官除國人自立領官一員職司會議外尚有咈嚙西國王與嗚嘀嚨嗶主教派委副領官二員辦理事務其人民以土產材木及製造鐵器易木國所乏穀果與日用所需各物省城亦名咹哆嘞建于吧喇啦河邊烟戶約二千口所領之地惟一名曰咖呢嚨乃小村也土產鐵器

咈嚙西國全志

咈嚙西國古名奧嚨又名呀哩啞在歐囉吧州之中其國土在北極出地四十二度二十分起至五十一度五分止經線自東五度五十六分起至西七度九分止東至吧㗎嚏啞嚨嚨嚙喲呢啞等國西統啞嚏嚙喲海南接地中海暨吡哩吽嘶山北連嚙彫海暨吡嚙咟咖國南北相距約二千二百五十里東西相去約二千零六十里地面積方約二十七萬里烟戶三京二兆日本國西北二方埠陵窪窪平原甚廣東南二方岡嶺層層峯巒叠天河之至長者則二十有一一名嘞嘧一名咪吁㗎一名嘰嘶咖嚼嚨一名嘲嘆一名哩嚙一名嘀嚙吶一名嚨嘞一名嚙嚤一名喲嘽吶一名吧啦嘁一名嚨嘞吶一名嚨啞嚙一名嚨嘁嘞嘻嚙嚏嘶一名嘁嚙嚏一名咀嗡吹一名啞嘟嚙一名嘀嚏一名嘿嚨嚙一名嚨嚏嚙一名啞嚙吒一名呱嚙湖之至大者則九一名咖嚙嗷一名嚤嚙嚏一名嘆嚙吶一名嚙咖喲一名嚙嚥一名嘜一名呦嗎嚙嚙一名吡嘞一名吡咖哩啞西北地方壓而且寒田土肥饒穀果豐登惟之葡萄東南二方燥而且煖禽獸蕃衍草木茂盛葡萄充斥土產金

銀銅鐵錫鉛水銀寳宅煤鹽信礬寳石鑽石白玉水晶花石石膏硯硃礦粉等莫不富庶至于嗣繼王位歷代相傳惟男得以臨御冊立以長所奉之教通國之人奉羅嗎天主公教者十五分之十四奉別教者十五分之一至于外國人寄寓本國者所奉何教槩不禁止聽其自便至若工巧藝精匠肆林立貿易昌盛商賈輻輳較之別國尤爲衝繁原本國在昔盧嚙嚏人分派所居耶蘇生前四百八十載（即漢孝元帝初元元年也）乃被囉嗎國皇帝啟嘐嚤嗷嚙者征服統歸一省迨囉嗎衰弱之際遂有極北戎狄侵擾其地南方各省則爲嚨嚙嘢哆人所取西方各省則爲吥嚙嗡囉人兼併其餘各省皆歸于嚳嚙嘢人耶蘇四百八十一載（即齊高帝建元三年也）嚳嚙嘢首領嘢囉嚨嘶者旣逐各狄遂以呀哩啞國一帶地方盡歸掌握自立爲王肇造邦基改建國號名曰嚳嚙嚨耶蘇七百五十二載（即唐明皇帝天寶十一年也）傳至嗣王嗡嚙吡哩嘢者乃被國人所廢更立眾宰吡吡嘀爲君及其子咖嚙嚨嗎嘢收發祚不惟通國盡歸掌握而且西方各地三分已有其二焉耶蘇九百八十七載（即宋太宗雍熙四年也）其朝遂

亡國人更立公爵呱嚙咖嚀哆者爲君其時國內只有三省傳至咖者嚨嘶迨薨後絕嗣更立第三起咈哩啤之孫呱囉嚱嘶者爲君于時嘆咭喇國王嚱嚙啞嚙哆國與先君有甥舅之親覬覦分封乃舉兵搆地干戈不息至其孫咖嚙嚨嘶臨御後再見太平耶蘇一千五百七十四載（即明神宗顯帝萬歷二年也）傳至嘆嚓嗡在位時內變復生爲國人所弒其朝遂亡乃立第四起嘆嚓嗡爲君耶蘇一千七百七十四載（即大清乾隆三十九年也）傳至第十六起嚧嚱嘶國勢大亂至耶蘇一千七百九十二載更甚（即大清乾隆五十七年也）乃裁革王爵更立會議官員辦理國務越七載又改立領事官三員其首員名嚙嘁喰者因有弭亂除惡禁邪止叛將勇兵強平定國家之功于耶蘇一千八百零四載（即大清嘉慶九年也）通國之人共立爲皇帝耶蘇一千八百十五載（即大清嘉慶二十年也）與嘆咭唎等國戰敗于嘀嚨嚙嚨地方本國人復立前王嚧嚱嘶者爲王及薨國人更立其弟咖嚙嚨嘶爲王在位九載因亂被廢耶蘇一千八百三十載（即大清道光十年也）更立嚧嚱嘶咈哩啤爲王即現在之君也本國變亂以前共有三十三省大小不等

今則改爲八十六府或以經流之河爲名或以相近之
山爲名其序如左開列備覽
第一省噎哩啞嘘咈嘲嚨改爲五府一名嚷喲府首邑
名吧嚟嘶乃本國京都也建于嚷喲河兩岸其地或屋
宇或廟堂或宮第之雄麗或庠序之崚美甚屬壯觀工
程絶妙或牌坊或橋梁或街衢之寬直或花園之雅緻
原異精華景色尤佳匠肆林立製造精巧貿易昌隆商
賈要集一名喃呱嘶府首邑名啵嘁一名嗦嘶呢府首
邑名啦咲一名嚷喲喃呱嘶府首邑名嘁喇嗲唎嘶一
名嚷喲嗎喇吶府首邑名咲嚈
第二省咙唧嘘嘞改爲一府名噃喇府首邑名嚟唎
第三省啞喇哆啞改爲一府名吧喲咖嗜府首邑名啞
啦嘶
第四省吡咖喇喲啞改爲一府名嗦咲府首邑名啞嘅
第五省噃喇嚇喲啞改爲五府一名下嚷喲府首邑名
嚧唄一名咖嘛呱哆嘶府首邑名咖咦一名嚻哆府首
邑名嚓喲嚟一名嘀喇吶府首邑名啞嚦啄一名嚊嘞
府首邑名呢嘁啡

第六省嚐吧呢啞改爲四府一名啞嘱嘘吶嘶府首邑
名咲哂吔喇一名嗎嘱吶府首邑名嚟嚨一名嘀嗶府
首邑名嘘嚡喋一名高嗎嘛吶府首邑名嗆嚓
第七省嚡嘞喲改爲四府一名咪呼嚓府首邑名吧嘱
嘞嘟一名咪嚷嘞府首邑名咲喲一名咪嗃嘘府首邑
名嚢哂一名嗃嘶咀府首邑名呢吡喲嘛
第八省嘖吶改爲二府一名嗎吔吶府首邑名啦嘔嗃
一名嚍嘱哆府首邑名嘞吡
第九省咹咖改爲一府名嘖吶囉啞嘀府首邑名咹嚧

嘱
第十省吡嘞噠呢啞改爲五府一名噎唎嚡嘞吶府首
邑名嘞吶一名嘢喲嘟嚍嘱府首邑名嚓嘘吡哩嘆路
一名蜚呢嘶嘘啦府首邑名嘱咦啤嘱一名嚜嘯吡哼
府首邑名呱吶一名嚗啞嘱府首邑名嚛嘘嘶
第十一省嘜啞嘟改爲三府一名嘫嘘府首邑名吥嘱
嶼嘫嘘一名二嚷嘁嘞府首邑名嘧喇一名嚡吔吶府
首邑名啵啞噎
第十二省嘀呢改爲一府名下嘭嚂嘘府首邑名嚗嗆

嘞
第十三省嗏嗜咀嚂呫咪啞改爲一府名嘭嚂嘘府首
邑名嚂呫嘞咲
第十四省咡哩啞吶嘶改爲三府一名嚩嘞囉啞喇府
首邑名嘭嘱嘘嘞一名嘶啞嘞府首邑名嘀嘱哏一名
嚗啞嘱嘧咡府首邑名嚰囉嘁
第十五省嘟嘞吶改爲一府名嗜嘘嘞囉啞嘱府首邑
名嘟嘱
第十六省吡唎改爲二府一名嚕咡府首邑名吥省咀
一名嗜嘘嘞府首邑名嘭哆嚏
第十七省呢嘁嘱吶改爲一府名嚗嚨嘞府首邑名吶
嚨嘱
第十八省吥嘱嘜吶改爲一府名啞唎嘱府首邑名咮
嚧
第十九省嗎喇咄改爲一府名嘢嘢嘶府首邑名嘀嘞
第二十省嚟咪咩改爲二府一名高嚨吔吶府首邑名
哩嗱咀一名嘢嘞嚷府首邑名喲嚶嗜
第二十一省嘀嘁嘣吶改爲二府一名吥嚏嘘哆咲府

首邑名嘢嘞嘔嚓一名嘁嚰嘱府首邑名嘀哩啦
第二十二省唖嘔嘁嘶啞改爲二府一名下嗜嗯府首
邑名嚍嘶嘍啦嘶吥嘱呢一名高嘞嘧府首邑名嘢嘱
嗎咡
第二十三省咕嘟嘶咱嘘改爲三府一名高嗦吶府首
邑名嘁嚓嘔一名嘟咱府首邑名吡呓啄一名嘜啦府
首邑名嘘嘞嚓嘀嚗咡
第二十四省吥嚰嘀呢啞改爲四府一名喲吶府首邑
名嘀嗆嘞一名嘢嘘哆嘱府首邑名喲哟一名嗦吶嚗
啞嘱府首邑名嘀嗷一名嗩嘆府首邑名吥嚂呢
第二十五省哩嘀吶改爲二府一名嚛吶府首邑名哩
嚗一名嚗啞嘱府首邑名嘶吡哩嚇
第二十六省嘘嘔咻吶改爲三府一名嘁嚷嘞府首邑
名嘢嘞噃咱嘞一名哆嚡咲府首邑名呱嘁嚧一名高
啞嘀嘩嘶府首邑名咿
第二十七省吥嘘嗢嘘改爲四府一名嘟嘢咩嘶府首
邑名啞嘁噥一名下啞嘱嘩嘶府首邑名喲嚗一名吥
哩嘜嚗吶府首邑名嗎嘱嚷哩啞一名嘎嘱府首邑名

嚧啦嗆嚍
第二十八省都嗆嘘改爲八府一名高嚗啞嘱府首邑
名吥噎一名嘱嚷嘞府首邑名嘎嘧一名啞嘱嘘哩府
首邑名吡哩呱一名咖嘱府首邑名呢咲嘶一名呃嘘
嘔嘘府首邑名嚓嘘吡唎嘱一名嘀嘘府首邑名咖嘔
咖嚓吶一名嗑嘱呢府首邑名啞嘔吡一名高咖嚗吶
府首邑名嘟囉嚧
第二十九省嚶啞改爲一府名啞唎咀府首邑名嘁啞
第三十省嗌哂嚨改爲一府名東吡嚗咔嘶府首邑名

吡𠰻吡嚬

第三十一省嗎吡喇改爲九府一名唎唥吠府首邑名嗷𠰻哆一名哆𠰻哆呢啞府首邑名嗶哩哃一名囉咖囉呐府首邑名啞吖一名囉府首邑名咖喃一名啞囉嗆府首邑名囉嘧嘶一名嗟𠰻呢咖囉呐府首邑名嘜嘧哪一名嗹𠰻府首邑名喃咃一名囒嘧府首邑名嘜嘧嗎𠰻咥一名高吡哩吽嘶府首邑名嗟𠰻嗶

第三十二省啪𠰻呐改爲一府名下吡哩吽嘶府首邑名嘁

第三十三省哥𠰻嚧呀改爲一府名哥𠰻嚧呀府首邑名啞𡁷哂喲其國通商衝繁之地有二處之分一名吧嚟嘶一名嗊一名嚧喝一名匹哆嚱嘶嘧旺一名嗷嗆𠰻一名囃嘧嘶一名嘟嚧嚧一名咖𠰻咖㗖呐一名呢㗅嘶一名嚐嘧吡喇𠰻一名嗶嗆𠰻一名嚟喇一名嚱嘶嗟啦嘶吥𠰻呢一名囃吹一名味嘐嚓等處乃內地大埠頭也一名嗔嗆𠰻嗆一名嗷囉呢啞一名嚧嗶一名啞咈嘞一名嚓喲嗎嚇一名囉嗔一名囉呞𠹭一名吥𠰻嚀一名吧喲嘞一名嚧喲一名嗎𠰻嚧哩啞等處乃海邊大馬頭也除八十六府外倘有所轄地方在于啞𠰻啞啞啡哩咖啞嘆哩咖三州之內後釋其州再爲詳明

蘇嗌囌國全志

蘇嗌囌國古名嘌𠰻𡁷哂啞在嚱囖吧州之中其國土在北極出地四十五度五十分起至四十七度四十九分止經線自東三度四十三分起至八度五分止東至嗅嘶喲哩啞國之喲囉𠹭省西連嗱𠰻哂國南接嗅嘶喲哩啞國之喻吧𠰻哆嘁呢哂啞吺省暨囌𠰻喲呢啞

國北界啞哩嘡之吧嚷呱𠰻嗷吧呭二國南北相距約五百里東西相去約七百五十里地面積方約二萬四千里烟戶一兆九億八萬口本國週圍四方峯巒叠起絡繹不絕河之至長者惟四一名嘞嗯一名囉嗟㖡一名嚁哂吺一名嗺溯之至大者十圍一名喧嘶𠵫嚨一名咱呐吧啦一名嗎喲𠰻一名嚧咖吺一名吽咈吵嗯𠰻一名嚀啦一名嗝呐一名囌嚓唯一名嚧𡄔𠰻哼一名嘶咯一名呱嘁嘶嗟一名吡嗟嘶一名嗷一名嚓吧唯地氣雖屬溫和然有三者之分山上則冷平原則溫谷中則熱田土不一高則瘠下則沃平原之地非惟一處所產穀果適敷其需草木豐茂禽獸充斥土產金銀銅鐵錫鉛煤白玉紅玉碧玉瑪瑙水晶硫磺礦砂石膏信石及各種花石等靡弗備具至于朝綱不設君位惟立官長貴族等辦理國務所奉之教乃二一則爲囉嗎天主公教一則爲咖𠰻嚥嚂所修之天主教通國之人奉公教者二十分中之八奉修教者二十分中之十二人民勤愼製造精巧貿易昌隆匠肆林立原本國昔爲囉嗎國皇帝吺嘐嚟嚖𠰻者征服而統屬之迨囉嗎衰

弱遂有吥𠰻嗆嚷人強侵占據始爲㗅嚍哂國所有究爲啞哩嘡國所取焉至耶蘇一千三百載（即元成宗大德四年也）因啞哩嘡國皇帝啞哩啪𠰻哆者臨御之際嚴酷相虐暴虐已極國人遂叛誅戮督守以避水火之政越八載有嗚嚓嚱嚱喲嘶嗡嚧𠰻吺哩喲三國彼此會盟互相救援其餘各國亦皆絡繹接踵相效至耶蘇一千五百十三載（即明武宗毅帝正德八年也）凡會盟者共十有三國也耶蘇一千七百九十八載（即大清嘉慶三年也）蘇嗌囌國又爲㗅嚍哂兵馬佔據易其政治乃將一國改爲十九小國迨耶蘇

一千八百十五載（即大清嘉慶二十年也）嘲嚙哂之那㗅嗔敗績後蘇嗌囌國非惟復得自立爲國更有嗅嘶喲哩啞國會議將咱呐吧啦呱嚓嘶吽咈吵嗯𠰻三國附于宇下共爲二十二小國素不養軍每國各按戶口多寡應出壯丁若干以防不虞遂一開列解明備覽

其一嚀哩嚓國長三百五十里寬一百八十里地面積方三千八百八十里烟戶八萬八千口應出壯丁一千六百名地居東方通國分爲三處每處自立官長互相結盟各不統屬其三處一名嚀嗹嚓首郡嚧嘟一名咖嘘首郡吒嚓一名嚓嚀哩嚧首嗟嚧嘶

其二啪𠰻呢國長三百里寬二百里地面積方四千七百六十里烟戶三十五萬口應出壯丁五千六百二十四名地居中央至于朝綱不設君位共立官長二百九十九員辦理國務首郡亦名啪𠰻吡

其三呱嚓嘶國長三百餘里寬十餘里地面積方約二千五百四十里烟戶七萬口應出壯丁二百八十名地居南方至于朝綱不設君位共立官長七十六員辦理公務首郡名哂嗷

其四呱嗚喲國長一百八十里寬一百五十里地面積方一千九百五十里烟戶十七萬口應出壯丁一千二百八十名地居西方至于朝綱不設君位共立官長一百八十員辦理國事首郡名囉囌喲

其五嚏哂嗯國長一百三十里寬一百二十里地面積方一千四百八十里烟戶十萬零二千口應出壯丁七千八百零四名地居南方至于朝綱不設君位共立官長七十六員辦理公務首郡並無常處惟以吡嚧嗦喲嚧咖嗤囖咖𠰻嗷三地迭相爲首每至六載輪流更換

其六喽呀嘛國長一百五十里寬一百一十里地面積方一千一百里烟戸十四萬四千口應出壯丁二千六百三十名地居東方至于朝綱不設君位共立官長一百五十員辦理國事首郡亦名喽呀嘛

其七嚓嘩咥國長一百二十里寬一百一十里地面積方一千二百四十里烟戸二十一萬八千口應出壯丁三千七百名地居北方至于朝綱不設君位共立官長二百一十二員辦理公務首郡亦名嚓嘩咥

其八嘘嘞嚰嗱國長一百二十里寬一百里地面積方一千里烟戸十一萬六千口應出壯丁一千七百三十四名地居中央至于朝綱不設君位共立官長一百員辦理國務首郡亦名嘘嘞嚰嗱

其九啞嚰唦囉啞國長一百二十里寬八十里地面積方一千里烟戸十五萬口應出壯丁二千四百一十名地居北方至于朝綱不設君位共立官長大官一百五十員小官十三員會聚公議辦理國務首郡名啞囉

其十咈哩吥嚰呢國長一百二十里寬七十里地面積方六百四十里烟戸八萬四千口應出壯丁一千二百五十名地居中央至于朝綱不設君位共立官長一百四十四員辦理公務首郡亦名咈哩吥嚰呢

其十一嗚嚟國長一百三十里寬六十里地面積方六百七十里烟戸一萬三千口應出壯丁二百三十六名地居中央至于朝綱不設君位共立官長十三員總攝會議外尚有幾署人員分職司理首郡名啞嚰哆呣咈

其十二嗽曦喲嘶國長九十里寬六十里地面積方六百一十里烟戸三萬二千口應出壯丁六百零二名地居中央至于朝綱不設君位共立官長三百三十員辦

理公事首郡亦名嗽曦喲嘶

其十三咖啦唎嘶國長九十里寬五十里地面積方四百里烟戸二萬八千口應出壯丁四百八十二名地居中央至于朝綱不設君位共立官長八十員辦理國務首郡亦名咖啦唎嘶

其十四吽咈吵嚧嚰國長九十里寬五十里地面積方四百里烟戸五萬一千口應出壯丁九百六十名地居西方至于朝綱雖屬吥嚕嘶啞國王管轄然而尚有國君分派之官四十五員國人設立之官三十員會同公議辦理國事首郡亦名吽咈吵嚧嚰

其十五嗎嚰嚰囉啞國長一百里寬八十里地四積方四百六十里烟戸八萬一千口應出壯丁一千五百二十名地居北方至于朝綱不設君位共立官長一百員辦理公務首郡名嘫啦嚧啡嚰

其十六嗡嚧嚰嗊哩喲國長八十里寬六十里地面積方三百三十里烟戸二萬四千口應出壯丁三百八十二名地居中央至于朝綱不設君位通國分為二處每處自立官長辦理公務互相結盟各不統屬其二處一名上嗡嚧嚰嗊哩喲首郡名薩嚰嗱一名下嗡嚧嚰嗊哩喲首郡名嘶嘴

其十七唆嗶嘞國長一百二十里寬八十里地面積方三百五十里烟戸五萬三千口應出壯丁九百零四名地居北方至于朝綱不設君位民間自立官長辦理國務首郡亦名唆嗶嘞

其十八吧嘞國長八十里寬五十五里地面積方三百四十里烟戸五萬四千口應出壯丁九百八十名地居北方至于朝綱不設君位共立官長一百五十員辦理

公事首郡亦名吧嘞

其十九啞嚌嚧嚰國長一百里寬六十里地面積方一百九十里烟戸五萬五千口應出壯丁九百七十二名地居東方至于朝綱不設君位通國分為內外二處每處自立官長辦理公務互相結盟各不統屬內地首郡亦名啞嚌嚧嚰外地首郡名哆囉吒

其二十吵咈嚧國長七十里寬四十里地面積方二百二十里烟戸三萬口應出壯丁四百六十六名地居北方至于朝綱不設君位共立官長七十四員辦理國事首郡亦名吵咈嚧

其二十一咀吶吧啦國長七十里寬約二三十里地面積方約一百二十里烟戸五萬二千五百口應出壯丁八百八十名地居西方至于朝綱不設君位共立官長二百七十八員辦理公務首郡亦名咀吶吧啦

其二十二嗪嗅國長五十里寬三十里地面積方一百五十里烟戸一萬四千口應出壯丁二百五十名地居中央至于朝綱不設君位民間自立官長辦理國務首郡亦名嗪嗅

其國通商衢繁之地一名吧嘞一名嗱嚟唑一名咀嚐一名嗪喲咖囉一名咖啦唎嘶一名唉哩㗂一名吽咈吵嚧嚰一名嚹哥嘞等處皆為內地之大埠頭也

啞哩嗳國全志

啞哩嗳國又名咀嚰嗎呢啞在歐羅巴州之中其國上在北極出地四十五度三十分起至五十五度止經線自東二度三十分起至十八度止東至吥嚕嘶啞嗹嘶喲哩啞啵囉呢啞咖啦哥囉啞四國西連咈嘶嚰嚧嚰嚨咀咖三國南接嗞哩嗻哎哩嘥二國皆啞喲嚰啞

喲咯海北界北海與吧㘓喲嘢海嗹哌哪嗎爾咖國長
約二千四百里寬約二千二百里地面積方約三十三
萬六千里烟戶一京三兆九億口本國於北方各地或
坦夷平陽或荒砂澤㘓外其餘三方俱陵接連綿繹不
絶河之至長者則九一名嗟㕭吡喲一名嘞嘧一名嘿
咦嘶一名嘁嚓爾一名嘿哩吧一名嗟啦嘁一名㖠嘛
哳一名嚅呢喲嘶一名嘶嚱嘛嘟之至大者十二一名
喧嘶㖞嚄一名啞咦爾一名嗚嘛嚀一名喲一名啡嚱
嘛一名嚀嚓喲嘶一名嘢嘛嚱一名嚱嘞嚓一名㗅囉

一名嘶㖔嗲一名啦嚱嘶㕭嘛呢一名喳嘛唎嘶國內
地氣甚相懸殊其在中央常多溫和北方則嚴寒凜冽
地多瀾漽烟瘴傷人南方則稍爲煦暖峻嶺和風舒暢
宜人東方則與中央相同西方則與中央互異西南二
方則四季時若東北二方則變易無常至于出土除嚨
嘛嘶㕭嘛呢嚧吶㕭嘛呢吧哪喲㕭嘛呢質嘁吐嚱嘚
哩啞各地外其餘所產五穀百果花卉鳥獸甚爲豐茂
至若啙哪嘢呢啞嚤啞啤二處尤爲蕃衍土產金銀銅
鐵錫鉛水銀窩宅各色寶石玉石花石赭石滑石磁石
嗎起石黑礬白礬硝磺硃砂磁粉等甚爲豐富至于朝
綱或立王以臨御或封公以統理或設官以宰治變易
不一所奉之教有三一爲囉嗎天主公教一爲嘮嘚囉
修教一爲咖嘛嘁嚅修教國人奉囉嗎天主公教者約
有十分之七奉嘮嘚囉修教者約有五分之二奉咖嘛
嘁嚅修教者爲數無幾各種技藝四十年來靡弗精具
製造奇巧匠肆林立貿易昌盛商賈雲集原本國昔日
寄寓民人紛紛不一雖每遇戰鬪糾合相禦然戰後仍
彼此分據各從其酋迨囉嗎國無敵之頃征服四方本

國大半亦歸于屬下然猶未盡爲其統轄耶蘇八百載即唐德宗貞元十七年也㖿嘛哂國君咖嘛嘛𠾴嘶嗎嘢㕭者臨御後
將厥土地民人全爲收服越一百十一載即梁太祖乾化元年也
啞哩嘎國人又立㖿嘟嘢呢啞公㗅啦哆爲君從此以
後本國歷代各君并非繼緒相傳乃黎庶公立遂有異
派之君各以勢力重威得爲臨御因此紛紛滋亂其嚨
㗅嚓呢啞咭嘟嘢呢啞嚤啞嚨啞三家之人于是陸續
即位承接大統耶蘇一千四百三十八載即明英宗正統三年也
嗅嘶喲哩啞國人爲君之時始定世代相傳迨耶蘇

一千八百零六載即大清嘉慶十一年也㖿嘛哂國君嘛嘁嗄者
既攻入嗅嘶喲哩啞國即更易前制另立結盟章程再
越八載當𡄔嚟吧州軍興方亇之際各國公使會集于
嚨哋嘞地議定啞哩嘎諸國各守疆界互相結盟現在
其地分爲衆小國者皆由此始也通國分爲三十六小
國今則與嗅嘶喲哩啞咊嘈咽啞嗩嚨哌哪嗎爾咖四
國會同結盟是以共爲四十盟國一切政事必須公同
會議辦理每國各派公使一員齊集于㖿嘢哥嘛嘛喲
地方而嗅嘶喲哩啞國之公使恒爲會議首領再啞哩
嘎國之軍有二者之分一則額設兵丁一則接應兵丁
耶蘇一千八百二十二載即大清道光二年也公同會議凡結盟
之國各按人數多寡出兵若干以備守禦每百人應出
額設兵丁一名每二百人應出接應兵丁一名彼此聯
絡互相保護軍分十二隊隊則多寡不同通共約有兵
丁三十萬零三千四百餘名其統領之元帥乃各國會
議拜舉者也蓋係陸營並無水師茲釋其地惟將本處
各小國言之遞相開列俾明備覽其嗅嘶喲哩嘜㕭嘽
哂嚨哌哪嗎爾咖四國結盟各地後述其國再爲

詳明

其一吧嘁哋啦國長一千一百四十里寬八百四十里
地面積方四萬零四百里烟戶四百零七萬口應出兵
丁三萬五千六百名地居南方至于朝綱王位歷代相
傳惟男得以臨御首郡名嚜呢㖧乃本國京都也
其二嘁嘛嘭吧呷國長五百里寬三百六十里地面積
方九千六百里烟戶一百五十二萬口應出兵丁一萬
三千九百五十五名地居南方至于朝綱王位歷代相
傳子孫繼緒首郡名嘶嘟嘘呀嘀乃本國京都也
其三啞嘮嘁嘛國長八百七十里寬五百四十里地面
積方一萬九千一百六十里烟戶一百五十五萬口應
出兵丁一萬三千零五十四名地居北方至于朝朝王
位歷代相傳惟男得以臨御首郡名啞嘮嘁嘀乃本國
京都也
其四嚕嗹嚕呢啞國長五百里寬三百里地面積方九
千三百八十里烟戶一百四十萬口應出兵丁一萬二
千名地居中央至于朝綱王位歷代相傳子孫繼緒首
郡名嘘嘞嘶嗟乃本國京都也

其五吧㗊國長七百里寬三百四十里地面積方七千
五百四十里烟戶一百一十三萬口應出兵丁一萬名
地居南方至于朝綱頭等公爵統攝子孫繼緒世守首
郡名咖嘞嘶嚕嗄乃本國京都也
其六嘿嘶國長三百二十里寬二百里地面積方五千
三百五十里烟戶七十萬口應出兵丁六千一百九十
五名地居中央至于朝綱頭等公爵統攝男女皆得臨
御惟以長幼爲序首郡名嗟啦嚀嘶嗟乃本國京都也
其七嘿嘶咖嘶嘞國長四百里寬二百五十里地面積

方五千六百六十里烟戸五十九萬二千口應出兵丁五千六百七十九名地居中央至于朝綱頭等公爵統攝歷代相傳繼體之君未滿一十八歲不得即位或母后或至戚暫爲居攝俟其成立然後反政踐祚首郡名咖嚏喇乃本國京都也

其八囐啶嗦呢噁喊嗎嚹國土地版圖逼近隣國或爲四面環繞或爲兩相間攝以致四散距隔彼此不相聯絡故不能定其長寬里數總計地面積方約有一千八百二十里烟戸二十二萬二千口應出兵丁二千一百名地居中央至于朝綱頭等公爵統攝歷代相傳子孫繼緒首郡名喊嚧喇乃本國京都也

其九嗨咯𠹀呀嘛呢嘶嗹嘹國長四百里寬二百八十里地面積方六千四百六十里烟戸四十三萬一千口應出兵丁三千五百八十名地居北方至于朝綱頭等公爵統攝歷代相傳子孫繼緒首郡名嘶嗹嘹乃本國京都也

其十嗨咯𠹀呀嘛呃嘶嘵嘞唎哋嘶國長一百八十里寬一百里地面積方九百九十里烟戸七萬七千口應出兵丁七百十七名地居北方至于朝綱頭等公爵統攝歷代相傳子孫繼緒首郡名嗬嘛𠹀呀嘛呢乃本國京都也

其十二嗱嚧國長二百二十里寬一百五十里地面積方二千七百九十里烟戸三十三萬七千口應出兵丁三千零二十八名地居中央至于朝綱公爵統攝歷代相傳子孫世襲首郡名嗺嘶吧嗷乃本國京都也

其十三吓喻嚹啶國土地版圖並非相連或爲吓嗜哂喹國之省包括或爲啞嚕喊喇國之府環繞總計地面積方約有一千九百六十里烟戸二十四萬二千口應出兵丁二千零九十六名地居北方至于朝綱公爵統攝歷代相傳子孫世襲首郡亦名吓喻嚹啶乃本國京都也

其十四囐啶嘰咯吓喇呢嚬嗹國土地版圖不相聯絡錯落別國疆域之中總計地面積方約有二千二百里烟戸十四萬五千口應出兵丁一千三百九十四名地居中央至于朝綱公爵統攝歷代相傳子孫繼緒首郡名吓咯吓喇呃乃本國京都也

其十五囐啶嘰嚹嚀𡃑國長五百里寬一百二十里地面積方一千二百里烟戸十三萬口應出兵丁一千二百六十八名地居中央至于朝綱公爵統攝子孫世襲首郡名嚹嚀𡃑乃本國京都也

其十六囐啶嘰啞喇嗷吓喇呢國乃合啞喇嗷吓喇呢嗹嚛吡喇咯三處之地共爲一國總計地面積方約有六百九十里烟戸十萬零七千口應出兵丁一千零二十六名地居中央至于朝綱公爵統攝歷代相傳子孫繼緒首郡名啞喇嗷吓喇呢乃本國京都也

其十七咬嗱喇嚧嚹國土地版圖不相聯絡錯落別國疆域之中總計地面積方約有四百六十里烟戸五萬六千口應出兵丁五百二十九名地居北方至于朝綱公爵統攝歷代相傳子孫繼緒首郡名嚧嚹乃本國京都也

其十八咬嗱喇咱喇呢吓喇國土地版圖錯落吓嚕哂國疆域之中分爲上下二處總計地面積方約有四百三十里烟戸三萬八千口應出兵丁三百七十名地居北方至于朝綱公爵統攝歷代相傳子孫繼緒首郡名咱喇呢吓喇乃本國京都也

其十九咬嗱喇咯嗷國土地版圖不相聯絡分爲四幅二在嘿哩吧河之左二在嘿哩吧河之右總計地面積方約有四百里烟戸三萬四千口應出兵丁三百二十四名地居北方至于朝綱公爵統攝歷代相傳子孫承緒首郡名咯嗷乃本國京都也

其二十嚙嘶咯嘞嘶國長七十里寬五十里地面積方一百九十里烟戸二萬五千口應出兵丁二百零六名地居中央至于朝綱侯爵統攝歷代相傳子孫繼緒首郡名咯嘞嘶乃本國京都也

其二十一嚙嘶嚏吐嚙喇嘶原與嚙嘶嚗嘛嘶哸啫同爲一國耶蘇一千八百二十五載（即大清道光五年也）分而爲二本國地面積方約有二百七十里烟戸三萬口應出兵丁二百八十名地居中央至于朝綱侯爵統攝歷代相傳子孫承嗣首郡名嚏吐嚙喇嘶乃本國京都也

其二十二嚙嘶嚗嘛嘶哸啫國自分域之後地面積方約有三百二十里烟戸二萬七千五百口應出兵丁二百六十名地居中央至于朝綱與嚙嘶嚏吐嚙喇嘶並皆相同首郡名嚗嘛嘶哸啫乃本國京都也

其二十三嘶嗞嚙嘶吓嘛呃嚧嚱咡嘶嗹國長九十里寬七十里地面積方五百七十里烟戸五萬七千口應出兵丁五百三十九名地居中央至于朝綱侯爵統攝歷代相傳子孫世襲首郡名嚧嚱咡嘶嗹乃本國京都也

其二十四嘶嗞嚙嘶吓嚙呃嘛嚱咡嚛嗦國長一百二十里寬六十里地面積方四百九十里烟戸四萬八千

口應出兵丁四百五十一名本國地位朝綱兵㘈吘喃嘶吓喃呃嚧嘘唄喇嗟盡皆相同首郡名嗜喨唓啄喺乃本國京都也

其二十五哩嗱嗨喲嚀喃國長一百二十里寬一百里地面積方五百七十里烟戶七萬六千口應出兵丁六百九十一名地居北方至于朝綱侯爵統攝子孫世襲首郡名嗨喲嚀喃乃本國京都也

其二十六哩嚏嘴喇吓喃呢國長八十里寬三十里地面積方二百七十里烟戶二萬六千口應出兵丁二百

四十名地居北方至于朝綱侯爵統攝歷代相傳子孫繼緒首郡名吓喻吓喃呢乃本國京都也

其二十七嘰喃嘘咯國長一百二十里寬八十里地面積方六百里烟戶五萬四千口應出兵丁五百十八名地居中央至于朝綱侯爵統攝歷代相傳子孫繼緒首郡名嘶喃吧吐乃本國京都也

其二十八啊嚏㖩嘞喃嗜㗭嗵國長一百二十里寬七十里地面積方五百五十里烟戶三萬八千口應出兵丁三百五十六名地居南方至于朝綱侯爵統攝子孫承緒首郡名嗜嘛咻嚨乃本國京都也

其二十九啊嚏㖩嘞喃喉喋嚵國長八十里寬三十里地面積方一百五十里烟戶一萬五千口應出兵丁一百四十五名地居南方至于朝綱侯爵統攝歷代相傳子孫繼緒首郡名喉㖩嚨乃本國京都也

其三十咧吱㗅吐喻國長六十里寬三十里地面積方一百八十里烟戶六千口應出兵丁五十五名地居南方至于朝綱侯爵統攝歷代相傳子孫世襲首郡亦名咧吱㗅吐㖩乃本國京都也

其三十一喉嗹哄吓喃呃國分為二區一名哄吓喃呃一名嗼嚗呐嘆不相聯絡總計地面積方約有一百八十里烟戶二萬一千口應出兵丁二百名地居中央至于朝綱伯爵統攝歷代相傳子孫繼緒首郡名哄吓喃呃乃本國京都也

其三十二咈啷吭咻喃啲國土地版圖不相聯絡總計地面積方約有一百四十里烟戶五萬四千口應出兵丁四百七十五名地居中央至于朝綱不設君位黎庶自立官長八十五員辦理國務首郡亦名咈啷吭咻喃啲

其三十三吓咻嚀國四方境土皆為啞喘喊喃國環繞地面積方約一百里烟戶五萬口應出兵丁四百八十五名地居北方至于朝綱不設君位黎庶自立官長辦理公務首郡亦名吓咻嚀

其三十四喘吓喃呃國土地版圖錯落間隔不相聯絡總計地面積方約有一百七十里烟戶十四萬八千口應出兵丁二百九十八名地居北方至于朝綱不設君位民間自立官長辦理國事首郡亦名喘吓喃呃

其三十五嚧嗶咯國土地版圖錯首間隔不相聯絡總計地面積方約有一百五十里烟戶四萬六千口應出兵丁四百零六名地居北方至于朝綱不設君位庶民自立官長辦理國務首郡亦名嚧嗶咯

其三十六呢㗅㖩國四方境土皆為喃嗰㗅吓喃呢環繞總計地面積方約有十二里烟戶二千八百五十九口應出兵丁二十八名地居北方至于朝綱不設君位庶民自立官長辦理公事首郡亦名呢㗅㖩

國內通商衛禁之地一名嘚吓喃呃一名吓咻嗨一名嗚嗶咯一名囉嘶哆喨等處乃海邊大碼頭也一名嗒吓哂咯一名喋呢喲㖩一名嗜嘘一名吓喻喘喨一名咈啷喨咻喃喲一名哈嘵一名嘆嘶吓喃呃一名嗎嚧嗹一名嚤呢喨等處乃內地之大埠頭也

地理備考卷五 終

新釋地理備考卷六

大西洋瑪吉士輯書

噢嘶啲哩亞國全志

噢嘶啲哩亞國在歐囉吧州之中其國土在北極出地四十二度起至五十一度止經線自東六度起至二十四度止東至呃囉嘶㖿爾薩啼亞噠啦嗹亞三國西連嚧爾啲呢亞嚇嗒嚍吧喴吔啦三國南接吐耳㙮亞噫吠哩亞二國暨嘧啲㘓亞吔咯海北界嚍㖿嘮呢亞吥嚕西亞㖿囉呢亞三國長約三千一百三十五里寬約

一千八百三十七里地面積方約三十四萬零二百四十里烟戶三京二兆口本國大抵峻嶺疊起峯巒參天氷雪凝積永不融化河之至長者十八一名嘿哩吧一名嘞㗂一名㖿嚧爾一名嚍嘶嘟啦一名嚏吺吣㘓一名囁吐嚍爾一名啾一名亞啲咥一名吧嚛㖿啲吶一名吥啵吠一名兆亞㖿一名哂嘞一名哩嘔嚹一名嚏嗎哩亞們哆一名哩嚓㖩一名啵爾咖一名嚏啲㘓一名嘞嗆吠湖之至大者則十一名吧啦㗂一名吹㗊嚍爾一名嚏爾嘥呢吔嘶一名嚛嚍一名亞嚍爾一名嚏啦嗂一名咖爾吠一名㖿嚓一名嗎嚍爾一名嚧咖㗂中東二方田土甚爲膏腴五穀百菓皆屬豐登其餘各方地勢高燥物產微鮮地氣温和甚宜人物各種金石靡弗備具較之別國尤爲富庶至于朝綱皇帝臨御歷代相傳男女皆得踐祚惟以長幼爲序所奉之教其嚛嗎天主公教國人所奉者過半其兜㗂哂嘥國登咖爾㖿嚍嚕嗂等各修教國人所奉者無幾至若㕸嚍亞古教國人所奉者尤屬寥寥其百工技藝數十年來靡弗精巧匠肆林立貿易豐盈原本國所有諸地大半乃

古之嘞哂亞喏叻咖吧嘞呢亞等國之地耶穌三十三載（即漢光武皇帝建元九年也）皆爲囉嗎國人征服屢後越四百餘載有夷狄之人哇德囉嘿㗂嘞嚎嘧等將羅侵擾其地肇造邦國迨耶穌七百九十一載（即唐德宗貞元七年也）爲㖿嚼哂國君咖爾嚛嘶嗎哥㕸者所克將喏叻咖等處歸于一統改國號曰噢嘶啲哩亞耶穌一千二百八十二載（即元世祖至元三年也）亞哩嗄國君囉嚨爾嚍者既獲其地改爲公爵統轄之邦封其世子亞嘛啪爾哆爲君其土地積方不及三萬里又越數十載歷代嗣君漸廣邦基創業垂統且因與隣邦陸續結婚所以附近各地盡爲其所有耶穌一千八百零四載（即大清嘉慶九年也）其國君甚至進爵爲皇帝嗣後國內之地雖曾被㖿嚼哂國君㖿破㖕攻克占據過半然至耶穌一千八百十四載（即大清嘉慶十九年也）兩國講和後除嘖嚼仍自爲國外其前失各地仍復歸還現在其國實爲歐囉吧州至富至強名國中之一也本國所屬各地雖有亞哩嗄嘁囉兜哑噠吠哩亞嘀嘚哩亞四者之名然統分爲十有五省大小不等次第開列解明備覽

第一噢嘶啲哩亞省分而爲二一名下噢嘶啲哩亞一名上噢嘶啲哩亞其下者長四百一十里寬三百五十里地面積方一萬里烟戶約一百萬餘口省城名𡃘嚨嘞乃本國京都也建于噠㗅吼㘓河右邊屋宇廟堂靡弗華麗學塾醫院甚屬壯觀百貨駢集人烟輻輳實爲歐囉吧州頭等富麗繁華地中之一也其上者長五百五十里寬一百八十里地面積方九百三十里烟戶約七十七萬四千餘口首郡名嚧嘶

第二噠吐啲哩亞省長五百里寬四百五十里地面積方一萬一千里烟戶約七十七萬餘口省城名咖啦嚏嘶

第三嘀囉嚼省長六百里寬四百五十里地面積方一萬四千四百里烟戶約七十四萬餘口省城名唔嘶啫囉咯

第四吥喴𡁠亞省長一千一百里寬七百里地面積方四萬九千里烟戶約三百二十八萬餘口省城名吧啦咖此地昔爲一國迨後歸服方改爲省

第五囉啦㗅亞省分而爲二一名嚀啦㗅亞一名吵嘞

哂亞其嚀啦㗅亞長五百五十里寬三百六十里地面積方一萬六千四百里烟戶約一百七十五萬餘口省城名吥喻其吵嘞哂亞地面積方約有二千四百里烟戶約三十五萬餘口首郡名嚧囉㖊

第六噎㗂哩亞省分而爲二一名㖭吧吐一名啲哩吔嘶噎其㖭吧吐長一千一百一十里寬九百里地面積方一萬零八百三十里烟戶約六十四萬餘口省統亦名㖭吧吐其啲哩吔嘶噎地面積方約有六百四十里烟戶約五十萬餘口首郡亦名啲哩吔嘶噎以上六省昔與亞哩嗄國結盟故名其地曰亞哩嗄應出兵丁九萬四千八百二十二名

第七咖哩㗅亞省長一千三百五十里寬五百里地面積方四萬二千二百里烟戶約三百二十三萬餘口省城名喉㗊爾咯此地昔爲一國迨後歸服方改爲省

第八哺嘶囉嚼省長四百五十里寬二百八十里地面積方六千六百里烟戶約五十四萬餘口省城名嚏㘓嗽㖔囉以上二省皆名曰㖔囉兆亞地其咖哩㘓亞昔爲㖔囉呢亞國之地耶穌一千七百七十二載（即大清乾隆三

十七年也歸于本國管屬故仍名其地曰唦囉呢亞其喃嘶囉吶昔爲吐㕭咮亞國之地後歸本國管屬改之爲省因與咖哩嘶亞隣近故亦名其地曰唦囉呢亞

第九喻吧𠷣哆𡁷呢哂亞𡁷省長五百里寬四百里地面積方二萬三千六百八十里分而爲二一名咮啷省城亦名咮啷烟戶約二百二十萬餘口一名𡁷吶嚟省郡亦名𡁷吶嚨烟戶約九十二萬餘口此省地名曰𠯿吠哩亞在昔本爲𠯿吠哩亞國之地耶穌一千八百零五載即大清嘉慶十年也歸嘞囒哂國君哪㗒㖃省立爲一國後歸本國管屬改之爲省故仍名其地曰𠯿吠哩亞

第十喻喲哩亞省長二千里寬一千二百五十里地面積方十七萬一千一百二十里烟戶約七百五十二萬餘口省城名喃㖃其地在昔自爲一國後歸本國管屬改之爲省

第十一嘶咖啦嚙呢亞省長六百二十里寬二百二十里地面積方八千八百里烟戶約二十八萬八千餘口省城名喉啰咯此地昔爲一國後歸服方改爲省

第十二哢囉㕭哂𠷣省長六百里寬四百里地面積方

一萬零一百里烟戶約五十六萬餘口省城名啞哢哪此地在昔自爲一國後歸本國管屬改之爲省

第十三嗹𠷣嗎哂啞省長八百七十里寬一百五十里地面積方八千三百里烟戶約三十萬餘口省城名𠱁啦此地在昔自爲一國後歸本國管屬改之爲省

第十四嗹哪哂哩㕭呢啞省長七百里寬六百里地面積方三萬零八百七十里烟戶約一百八十萬餘口省城名咖啰嚓吓𠷣呢此地在昔自爲一國迫後歸服方改爲省

第十五邊疆之地共四處今爲一省一名嘶咖嗌嘞呢啞地面積方約有四千里烟戶約二十三萬餘口首郡名吡嚧𠷣㕭㖃晴一名嘢嚩㕭嘪𠷣地面積方約有八千一百里烟戶約四十萬餘口首郡名啞嘢哪一名喻𡀔哩亞地面積方約有五千二百里烟戶約十八萬餘口首郡名嚧嘆嘶㕭𠷣一名嗹哪哂哩㕭呢啞地面積方約有六千八百七十里烟戶約十四萬餘口首郡名嘿𠷣嘮嘶嗹以上六省總名其地曰嘣𡀔哩啞耶蘇一千七百十三載即大清康熙五十一年也歸于本國均改爲省

此國通商衢繁之地有內外之分如喲哩啦嘶嘿𡁷吶嚨啡㕭嘆啦咕𡂿嘶吧啦哆囉咖嗹囉囉嚄各等處乃海邊之大馬頭也其𠲍吔嘞吧啦咖喉嘶哆唦囉喲嘟嗶嘞𡃈嘶咮哪𠺢嗱哂啞吧嘟啞𡀔𡃈嘞各等處乃內地之大埠頭也

吓嚕哂亞國全志

吓嚕哂亞國在歐囉吧州之中其國土在北極出地四十九度起至五十六度止經線自度三度三十分起至二十度三十分止通國分爲東西二處東方則東至呢囉嘶唦囉呢亞與嘶喲哩亞三國西連亞嚭𡁷嘞吓喻嗡㖃二國南接唦囉呢亞與嘶喲哩亞嚄㖃㗌呢亞三國北界㗂咯唛吓嘞㖃嘶喱哆喻咯唛吓嘞呢嘶嚧嘞嘞吔嘶二國暨吧嘞喲嘢海長二千一百二十五里寬一千一百三十七里地面積方十萬零八百五十里西方則東至啞嚭𡁷嘞啞哩嘜之喉嘜嘷嗱等國西連嚐嘞吡嘞咀咖二國南接㖇嘞哂國北界嚐𡀔啞嚭𡁷嘞二國長七百五十里寬約六百餘里地面積方約一萬七千五百里總計烟戶一京二兆四億六萬八千口本

國東北二方平坦廣濶地勢低窪頗爲荒瘠西南二方岡陵聯絡田土膏腴中有磽埆河之至長者則九一名嘆嚧嘞一名吓嘞咀嘞一名𡁷吐嘟啦一名喃嚧嘞一名嚧哩吧一名𡁷嗹嘞一名嘿嘆嘶一名嘞嘫一名咮吁嚧湖之至大者則入一名咕唛吐一名㖃𡀔吐一名嚝吐嚧喲嘆嘞一名嘶吡嘞叮一名哢㗂囉一名𡁷嚝一名嗎嘱㖃一名啦吐土產金銀銅鐵錫硝磺礬煤雄黃信石白玉琥珀瑪瑙硃砂磁粉及各色花石等寶爲富庶穀菓蔬用牲畜蕃衍至于刺綱則王位臨御歷代

相傳子孫繼緒所奉之教乃路得𡁷修教暨繼嗎天主公教通國之人奉修教者五分之三奉公教者五分之二至于外國人寄寓本國所奉何教概不禁止匠肆雖爲寥寥然而技藝實屬精良貿易興隆商賈雲集原本國在昔居民皆北狄之類自爲耗屬不受外轄耶蘇一千二百三十七載即宋理宗嘉熙元年也始有亞哩嘜國人進薄其地與之交兵既經五十六載方盡服之敷教宣禮耶蘇一千四百六十六載即明憲宗成化二年也亞哩嘜國人年深日久暴虐無道而本國人難避水火之政號祗于唦

囉呢亞國王咖哂咮囉者越十二載反爲唦囉呢亞國所轄耶蘇一千六百十九載即明萬歷四十七年也唦囉呢亞國君薨後絕嗣其地歸于本國吧嘟嘫吓嘞呢侯管轄即位後始廣邦基開闢疆域至耶蘇一千七百零一載即大清康熙四十年也其時君長得以自立爲國歷代嗣君繼遭干戈之苦然皆自能創業垂統耶蘇一千八百零六載即大清嘉慶十一年也時國君與嘞囒哂國戰敗國邦皆爲嘞唦喂者所取再越九載各國公使集雖吔嘞地會議將本國昔日與嘞囒哂國交戰所喪各地復歸版圖此外向有

嚧咉㖸呢噒嗻吐嘧㗂哩啞等處地方並爲歸之現在此國買爲㗂囉吧州巨邦中之一也通國分爲八省一名吧唧喲吥嘛呃省首府名咱嘛嚵乃本國京都也建于噺啵嘞河岸邊宮室朝堂其屬峻麗醫院庠序黌舍壯觀貿易興隆匠肆林立百貨駢集人烟輻輳一名喴㖮啦呢啞省首府名嘶嚧吖一名嘲嘞嗮噁省首府名吡嘞嘶嘮一名啵嚓省首府亦名啵嗪一名吥㗂哂啞省首府名嘚呢嘶吡爾一名嚧咉㖸呢啞省首府名嗎嚧吥嘛呃一名雌吐嚧嘰哩啞省首府名嚓嘶嚧嘛一

名嘞哪喲省首府名嘚囉呢啞以上八省之內其吧唧喲吥嘛呢啵嗼啦呢啞細嘞哂啞嚧咉㖸呢啞雌吐嚧嘰哩啞嘞哪喲等六省乃與啞哩嗎國結盟通共統出兵丁七萬九千二百三十四名其國通商衙繁之處內外不一如吶唱㖮嗼嘛嘶嚧吖嘚呢嘶吡爾嘶嚧啦嚧喺嘚啪嘛各等處則海邊之大馬頭也其咱嘛嚵吡嘞嘶嘮嗎嚧吥嘛呃吧嘛們嘚嘞啡嘛嗹喲嘚㗂呢啞嘿哩喱嘛啡嘚各等處乃內地之大埠頭也兼攝之地惟一名曰咩咈𠯿嚧嘛在嚧喴嚧國境內業經詳明今不再贅

嘪囒國全志

嘪囒國在歐羅吧州之中其國土在北極出地五十一度七分起至五十三度止經線自東一度起至四度四十八分止東連啞哩嗎之㗂𠱓嘛國暨吥嚌哂啞之雌吐嚧嘰哩啞省南接吡嘛咱咖國西北二方皆至北海長約六百五十里寬約三百五十里地面積方一萬八千三百三十里烟戶二兆五億五萬八千口本國除哈嘛嚧嘞暨嚧喺吥嘛呃二處郎阜家參外其餘各地

下坦低窪荒砂澤隰間隔紛歧河則不一其至長者惟五一名嚵吐咖嘛嚏一名咪吁嚏一名嘞㗂一名哄哂一名嗏嗼嘶湖則甚多其至大者有一名曰哪吥嗬因其過濕故又名海地氣潮寒不甚嘉美若論田土北方則穀菓蔬鮮不敷所需南方則禾稼豐盈不可勝食土產胡蔴茜草材木烟葉滑石生鐵各色花石無不備具惟煤甚屬富庶畜獸蕃衍鯖介充斥至于朝綱王位歷代相傳盡男繼楮則以長幼爲序若無應嗣之男方得立女踐祚所奉之教其咖嘛𡃁嚐脩教國人所奉者過

半其天主公教暨路得羅修教國人所奉者紛歧不一其數稍次若有外國人寄寓本國或奉别教者不爲禁止工肆林立技藝精巧百貨駢集人烟輻輳原本國耶蘇未生之前皆爲咖喇哂暨啞哩嗄二國之地所居之民名曰吧噠啡爲囉嗎國人所克服耶蘇降生後四百年間始則遂爲啡囉嘚人所取繼則歸于咈囒哂國統屬至耶蘇九百餘載咈囒哂國變亂衰敗本國諸酋或公或伯各因其勢紛紛自立約分其地爲十七小國後乃十有六七漸歸于咈囒哂國之吥嘛嘀呢啞公管轄迨耶蘇一千四百七十七載（即明憲宗純帝成化十三年也）其地盡歸㗂嘶喲哩啞國所取嗼嘶喲哩啞國君傳位于呂宋國王耶蘇一千五百七十九載（即明穆宗莊帝隆慶十三年也）呂宋國王設立稽查邪教院凡本國之人有信從至道者從重治罪因此酷虐已極國人叛亂廢君逐官分通國爲七省自立官宰辦理公務互相結盟各不統屬再越二百十六載（即大清乾隆六十年也）本國又遭咈囒哂兵馬占據廹咈囒哂國君哪啵哏臨御之後封建其弟復立爲國推其弟踐祚四載即推位讓國而哪啵哏復統之于咈囒哂合

爲一國迨哪啵哏敗績後本國人乃將吡嘛咀咖國合爲一邦嗣耶蘇一千八百三十載（即大清道光十年也）吡嘛咀咖國人滋生變亂不服管轄自立爲國而本國莫能降服祇得聽其分建矣通國分爲十一省一名吡嘪囒省首府名啞姆嘶噠嘛噹乃本國京都也建于嗞河岸邊其地繁華較之昔日雖爲稍次然而屋宇峻麗廟堂壯觀學校醫院靡軌備具貿易興隆商賈雲集百工精巧諸貨駢臻仍爲歐羅吧州富饒名國中之一也一名南嘪囒省首府名嗬呀一名嘶嘛喲啞省首府名咪嚧咩吥嘛呃一名北吧啦嘛喲省首府名吥啞嘞嘛哆一名嗎嚧嘞吱省首府亦名嗚嚧嘞吱一名哈嘛嚧嘞省首府名啞嘛哼一名嘛嘁嘛嚨嚓呣省首府名嗦嘛一名嚵嗡嘞省首府名嗄嚓一名嘚嘩哼咖省首府亦名嘚嚨哼咖一名呀哩嚧省首府名嚁呱嘛敬一名嚵吥嘛呃省首府名嚷吐喲哩啞除此十一省外衙有一區名曰嚧嚓吥嘛呃在本國境內長二百五十里寬二百里地面積方三千九百四十里烟戶二十九萬五千口首地亦名嚧嚓吥嘛呃與啞哩嗎各國結盟應出兵丁二千五百五十六名其地應爲頭等公爵統攝即嘪囒國王也其國通商衙繁之地乃啞姆嘶噠嘛噹嗬呀嚨嘛咪嚧咩吥嘛呃咈嘞哂嘞哩啞吡咧嘛哆嘛嚨嘞吱呀嚨哼咖嗚嚧嘞吱等處所兼攝各地凡啞啡哩咖啞嘆哩咖啊嚵啞呢啞三州亦皆有之後釋其州再爲詳明

吡嘛咀咖國全志

吡嘛咀咖國在歐羅吧州之中其國土在北極出地四十九度三十二分起至五十一度二十八分止經線自東十五分起至三度四十六分止東至嘪嘛吥嚕哂啞

二國西遶咈囒哂國暨北海南接咈囒哂國北界嗊囒國長約五百里寬約三百里地面積方一萬五千里烟戶三兆五億六萬口本國地勢北方則平原世濶南方則小陵稀疎河之至長者惟三一名㗊吐咖𡁠嗟一名㖸吁㗋一名㘃𡂊地氣溫和田土膏腴穀菓烟麻實屬豐登鳥獸草木䴥吔畨衍煤鐵紋石各礦所產富庶工肆雲集製造精良百貨畢備四方輻輳至于朝綱王位歸御歷代相傳子孫繼緒所奉之教以天主公教國人所奉者過半其嘧嘚㘃修教國人所奉者為數無幾外國之人寄寓其地若奉別教槩不禁止原本國嘗與嗊囒國被咈囒哂人攻克時一並歸其統屬直至嗊囒國人離叛之際本國一切始末緣由與嗊囒國之情形並無差異迨嗊囒國廢其君逐其官自立為邦後而本國猶未能自立仍屬大呂宋國管轄耶蘇一千七百十四載（即大清康熙五十三年也）呂宋國王將本國讓與噢嘶喲哩啞國君統攝越八十一載（即大清乾隆六十年也）本國與嗊囒國同為咈囒哂國攻克統轄迨咈囒哂國君哪啵𠰰敗績後本國與嗊囒國雖合為一然而兩國之人品性相殊教化差

異風俗言語迴然不同且嗊囒人凡子顯爵則不令本國人居之一切稚子則不為本國人教之種種藐視實難隱忍是以于耶蘇一千八百三十載（即大清道光十年也）本國吥嚕嗋啦嘶人首倡變亂驅逐嗊囒監守官員嗣是各處接踵效尤兩國之兵對壘交鋒尸積如山血流成海究竟嗊囒三軍皆被逐出境外越數月本國人公同會議立𡃤哾㗭喀吥𡁠呢俟喘啵𡁠哆者為君由是復析為二國焉本國分為九省一名南吧啦𠹭喲省首府名吥嚕嗋啦嘶乃本國京都也建于𡁷哳河岸邊宮殿巍

峩堂宇輪奐景色雅緻甚壯觀瞻一名咹嘟呃𡁠吡啞省首府亦名咹嘟呃𡁠吡啞一名東㗎囒嘚斯省首府名吁喲一名西㗎囒嘚斯省首府名吥嚕咱一名嗨嘣嘚省首府名嚎嗶一名哪嘛𡁠省首府亦名哪嘛𡁠一名咧咀省首府亦名咧咀一名啉吥𡁠呃省首府名嘖嘶喲嚟啞一名嚧嗦吥𡁠呃省首府名啞𡁠喻其國通商衢繁之地內外不一如吥嚕嗋啦嘶吁喲咧咀哪嗅𡁠嘟𡁠吻噎吡嗍嚎嗶嘿啞嘣各等處乃內地之大埠頭也其咹嘟呃𡁠吡啞嗬嘶嗷嘚吥嚕咱吽啵𡁠各等處乃海邊之大馬頭也

噫吠哩啞國全志

噫吠哩啞國在嘔囉吧州之南其國土在北極出地三十七度起至四十七度止經線自東四度起至十六度止東至噢嘶喲哩啞國暨啞喲嚟啞啦喀啫呢喲二海西枕地中海暨咈囒哂國南界地中海北連嘶嗽嗹噢嘶喲哩啞二國長約三千里寬約一千四百里地面積方十五萬一千八百二十里烟戶二京一兆四億口本國地勢或岡陵或平原兩相間隔紛紛不一地氣溫和四季時若河實紛繁其至長者名曰啵湖則非一其至大者名曰咖𡁠嗟田土肥饒穀菓豐登花卉鳥獸甚屬蕃衍土產金銀銅鐵各種不類百工技藝較之咈囒哂嗯哩嗄嘆咭唎等國雖為稍庸然而匠肆亦非鮮少所造各物尚屬華麗若論丹青音樂則獨甲于天下遠近馳名四方輻輳本國分為十有三國各國朝綱或王或公或侯或民首或教宗名位不一所奉之教乃囉嗎天主公教其呃嘞哂啞國教暨嘧嘚𡃤咖𡁠嘁喏二修教雖亦有奉之者然而為數甚鮮原本國稱名不一始名

𠹭嘟𡁠呢啞次名呃喏吔哩啞再名噢嗦呃啞今則名曰噫吠哩啞自囉嗎國人創建邦基後本國民人先後為之克服一切田土靡不歸其統制其時囉嗎國實獨甲于天下也耶蘇降生後四百年間始有夷狄之人侵擾本國建邦厥土占據三百餘載至咈囒哂國君咖𡁠嚒嗎嗯即位後征伐其地遂取而與咈囒哂合為一國厥後嗣君勢力漸衰國威日減莫能如前日之強盛于天下也本國之人乃分析其地各建邦國立君設官不相統屬衆君之中有咱嗡咀𡁠者乘其強力漸服諸酋各國田土盡歸掌握嗣因暴虐無道通國之人于耶蘇九百四十五載（即後晉開運二年也）共議廢之乃以啞哩嘎國皇帝為本國之主從此以後或外攻或內亂紛紛不一其先則受轄于人後則自操于己始則本為一君繼則改為列君此乃本國數百年之事也迨耶蘇一千八百零五載（即大清嘉慶十年也）咈囒哂國君哪啵𠰰者復克其地自王其國再越十載各國公使齊集唯吔嗱地方會議將本國分為十三國大小不等其中統屬有屬于別國管轄者有不屬于別國管轄者其屬于別國管轄者則四

一名喻吧𡁠哆嘁呢哂啞嗽一名𡃤哂嗯國之三首都一名嗬𡁠嗦呀一名嗎咽嗟以上四國內前三國先于噢嘶喲哩啞𡄑嗌嚧咈囒哂三國志內業經詳明茲不再贅其後一國侯𨑨嘆咭唎國再為解釋其不屬于別國管轄者則九別其序次如左

其一𡃤𡁠喲呢啞國東至𠾏哂嘫吧𡁠嗎哆嘶喲𡁠啉𡁠哪四國西𨒇咈囒哂國南界地中海北接𡁠嗡𡁠國長九百里寬七百三十里地面積方四萬一千九百四十里烟戶四兆三億口至于朝綱王位臨御歷代相傳

子孫繼緒通國分為十省一名嘟嚧省首府亦名嘟嚧乃本國京都也一名咕嗻省首府亦名咕嗻一名啞嘞吡噫哩啞省首府亦名啞嘞吡噫哩啞一名喏嗊啦省首府亦名喏嗊啦一名啶嗬嘶嗟省首府亦名啶嗬嘶嗟一名呢嚧省首府亦名呢嚧一名吅嚡嚱省首府亦名咀嚡嚱一名嚧嘁啞省首府亦名嚧嘁啞一名咖哩呀唎省首府亦名咖哩呀唎一名嚧嚱唎省首府亦名嚧嚱唎其咖哩呀唎嚧嚱唎二省皆在本國海島之中

其二吧喇嘶國東至嚀噫哪國西連哆嘶咖喲嚧喇喲呢啞二國南接嚀噫哪哆嘶咖喲二國北界嘁河長寬皆二百里地面積方二千六百里烟戶四億四萬口至于朝綱公爵統攝歷代相傳子孫承襲通國分為五府一名吧喇嗎府首邑亦名吧喇嗎乃本國京都也一名吧啦嚓嚧府首邑亦名吧啦嚓嚧一名呱嘶嗟啦府首邑亦名呱嘶嗟啦一名嘁喇嘣呾哆呢嘁府首邑亦名嘁喇嘣呾哆呢嘁一名嘁喇嗬嚧囉府首邑亦名嘁喇嗬嚧囉

其三嚀噫哪國東至教宗國西連哆嘶咖喲吧喇嗎二國南接哆嘶咖喲嚧咖二國北界喻吧喇哆嘁呢哂啞嘁國長三百里寬一百四十里地面積方二千二百六十里烟戶三億八萬口至于朝綱公爵統攝歷代相傳子孫繼緒通國分為四府一名嚀噫哪府首邑亦名嚀噫哪乃本國京都也一名嘞咀喲府首邑亦名嘞咀喲一名咖喇嗲嚀吶府首邑亦名咖喇嗲嚀吶一名嗎嚧咖啦嘞府首邑名咖啦嘁

其四嚧咖國東南二方皆連哆嘶咖喲國西至地中海暨嚀噫哪國北接嚀噫哪哆嘶咖喲二國長九十里寬五十里地面積方五百六十里烟戶一億四萬三千口至于朝綱公爵統攝歷代相傳子孫承襲通國分為十二邑首處亦名嚧咖乃本國京都也

其五嚀喲嗝國週圍四方皆為嘁喇喲呢啞國包括長三十五里寬二十里地面積方六十里烟戶六千五百口至于朝綱侯爵管轄歷代相傳子孫世襲首處亦名嚀喲嗝乃本國京都也

其六嘽嗎哩嘩國週圍四方皆為嚼嗎國包括地面積方約有五十里烟戶四千五百口至于朝綱不設君位國人自立官宰辦理公務首處亦名嘽嗎哩嘩建于山上

其七哆嘶咖喲國東至囉嗎國西連地中海暨嚧咖國南枕地中海北接嚧咖嚀噫哪囉嗎三國長四百五十里寬三百八十里地面積方九千五百里烟戶一兆二億七萬五千口至于朝綱頭等公爵統攝歷代相傳子孫繼緒通國分為五府一名嘸囉嘁嚧府首邑亦名嘸囉嘁嚧建于啞喇嚡河岸邊乃本國京都也一名啞嘞唎府首邑亦名啞嘞唎一名哂吔喲府首邑亦名哂吔喲一名哥囉嗉哆府首邑亦名哥囉嗉哆一名吡嚧府首邑亦名吡嚧

其八教宗國又名囉嗎國東至二哂嗎哩啞國西連哆嘶咖喲嚀噫哪二國南枕地中海暨哆嘶咖喲國北界啞喲哩啞吔咯海暨喻吧喇哆嘁呢哂啞嘁國長九百五十里寬四百七十里地面積方二萬二千四百里烟戶二兆五億九萬口至于朝綱教宗管轄歷代相傳遞嬗繼立通國分為二十一府一名囉嗎府首邑亦名囉嗎建于吶吡嚟河岸邊乃本國京都也屋宇廟堂甚為壯麗至若首堂華絕無比凡天下萬方丹青畫圖珍寶奇觀靡不畢集其中形勢華美動人覘望一名嘁嘞噫哩府首邑亦名嘁嘞噫哩一名咈囉哂嗒吶府首邑亦名咈囉哂嗒吶一名吡吶嚧哆府首邑亦名吡吶嚧哆一名嘖囉嗟嘁嗼啞府首邑亦名嘖囉嗟嘁嗼啞一名囉噫喇嘁府首邑亦名囉噫喇嘁一名喇囉吔哆府首邑亦名喇囉吔哆一名哩吔喲府首邑亦名哩吔喲一名嘶嘁嘞哆府首邑亦名嘶嘁嘞哆一名吡嚧吅啞府首邑亦名吡嚧吅啞一名咖嗼哩嗒府首邑亦名咖嗼哩嗒一名嗎嚀啦吙府首邑亦名嗎嚀啦吙一名啡喇嚀府首邑亦名啡喇嚀一名啞嘶哥嚓府首邑亦名啞嘶哥嚓一名囉嘞哆府首邑亦名囉嘞哆一名咳哥喲府首邑亦名咳哥喲一名嗎喇吡嗒府首邑亦名嗎喇吡嗒一名咈喇嚓府首邑亦名咈喇嚓一名啦嘁喲府首邑亦名啦嘁喲一名嘁囉哪府首邑亦名嘁囉哪一名啡啦嚇府首邑亦名啡啦嚇

其九二哂哂哩啞國東至嗒呢喲海西連囉嗎國南枕嗒呢喲地中二海北界啞喲哩啞吔咯海暨囉嗎國其地分而為二一名哪吥嘞嘶長六百四十里寬五百八十里地面積方四萬一千零九十里一名哂哂哩啞長約六百餘里寬約三百六十餘里地面積方一萬四千二百七十里烟戶共計七兆四億二萬口至于朝綱王位臨御歷代相傳子孫繼緒通國分為二十二省一名哪吥嘞嘶省首府亦名哪吥嘞嘶建于嚓嘩哆河右邊在囉嚓嘁喲咆哂哩嘆二山之間乃本國京都也地勢幽雅景色美觀其囉嚓嘁喲山頂出火晝夜不息一名啦嚙喇省首府名咖嚓喇嗟一名內吡嚧哂吧哆省首

府名囌嘞𡀔嗽一名外兆噎哂吧哆省首府名亞嘁哩嘿一名嚤哩囌省首府名吁吥吧囌一名內啞吥嘞囌省首府名咭吔吔一名外啞吥嚕囌省首府名噫啦嘐一名又外啞吥嚕囌省首府名啞嚽嘞一名咖吡嚏嗱哆省首府名𠻗咀啞一名吧唎省首府亦名吧唎一名嘢噫囒哆省首府名嘞塞一名吧哂哩咖吹省首府名嘁嗷囌一名內咖啦吡哩亞省首府名嘢嗱囌一名外咖啦吡哩亞省首府名嘞咀喇一名又外咖啦吡哩亞省首府名咖州囌嚹以上十五省皆在哪吥嘞嘶地嘁

囉何布一名吧嘞囒嚤省首府亦名吧嘞囒嚤一名㖄哂嘞省首府亦名㖄哂嘞一名咖嚏呢啞省首府亦名咖嚏呢啞其地亦有火山一座名曰喉噫嘞乃嘔囉吧州中至大之火山也一名哂啦咕嚌省首府亦名哂啦咕囌一名咖囒嚏呢嚜吹省首府亦名咖囒嚏呢嚜吹一名咀囒嗯喲省首府亦名咀囒嗯喲一名嚏啦吧呢省首府亦名嚏啦吧呢以上七省皆在哂哂哩啞島嘁囉河在其國通商衝繁之地內外不一如咱啱嚝呢嚌哩啊囒吶哎嘢嘞哂呢咖哩啞嚌囉嚏嘁哄啞哪吥嘞嘶吧嘞囒嚤嗼哂嘞各等處乃海邊之大馬頭也其嘟嚧咈囉嚷囌囉嗎嘁囉哪嚧咖叱哂啞嗚囒吡啱咈咱啞各等處乃內地之大埠頭也

呧呐嗎囒咖國全志

呧呐嗎囒咖國即常稱大尼國也在嘔囉吧州之北其國土在北極出地五十三度二十二分起至五十七度四十五分止經線自東五度四十五分起至十度上四分止東至咖喲呀海峽暨吧囒喲哥海西枕北海南接啞啱嘁囒國北連嘶咖咀囒嚹咯別名以噫囒海分長九百八十里寬四百里地面積方約二萬三千里烟戶一兆九億五萬口本國地勢言其大概平原居多然坷微鮮海邊雖屬陡坡險峻而地面仍係砂磧低陷至若西方尤爲荒蕪河則無幾其至長者惟四一名嘿噫囒一名痆哩吧一名嚏啦嘁一名咕嗷湖則甚多其至大者有七一名啞嘞一名痆嘶囉一名嗎啲嘁噎一名嗼囉嘔一名囌嚌一名啦嘶吥囒痆一名吵啊囒海島不一東則吧囒喲嘢海西則北海極北則亞噫囒喲海所在皆有其至大之島名㗛嘶囒吔啞內有大山一座晝夜吐火不熄名曰喉嘢嚇所有各島惟在吧囒喲嘢海中者田土膏腴穀菓豐登其餘則次之通國土產鐵礬磁器木料熟皮禽獸藥材鱗介充斥地氣雖潮仍屬溫和沿海一帶地方與人尤爲相宜其或冷或熱一如冬夏二季或朝或暮恆多大霧彌漫至于國綱王位歷代相傳男女皆得臨御惟以長幼爲序所奉之教乃路得囉修教其囉嗎天主公教暨咖囒嘁啱循教所奉之人爲數無幾百工技藝較之別國雖屬稍遜然而其地近肆亦非鮮少貿易興隆民人勤奮原本國始與喏嚕嘁呀啱哂啞二國并稱嘶吁喲哪呱國也初則爲哇啵囉啡吶嚏等夷狄所居之地繼則爲嘢嘜夷人所克之邦其極北之啱囒啱喲啞海寇向日將嘔囉吧州盡爲虜劫者皆出于此焉繼時嘶吁喲哪呱國人群居置酋各不統屬迨本國之嘢囒嚌者居西時自立爲王其時喏嚕嘁呀國之哈囉囒噫者啱哂啞國之痆哩嘢者接踵效尤互相稱王耶蘇降生後一千年間至咖嗽嘜王乃兼併喏嚕嘁呀國再越三百餘載至嗎嘞咖哩嚏后時啱哂啞國亦歸其統御及[illegible]三國土地皆並于啞哩嘜國付爲耶穌一千四百四十八載（即明英宗睿帝正統十三年也）本國與啱嚕嘁呀國更立嚩囒嘶噫啱公嚜喇嘶喇啞嗽者爲王時二國更立新君未與啱哂啞國謀及因此該國民人舞端再爲分析集衆另立一君及嚜喇嘶喲啞嗽後嗣興師攻克耶穌一千五百二十載（即明武宗毅帝正德十五年也）後啱哂啞國之咕嘶嚏嚤者率衆救援免受人制自此以後本國與啱哂啞國永不復合耶穌一千八百零七載（即大清嘉慶十二年也）嘔囉吧州擾攘之際本國亦遭咈囒哂國君哪啵嗅者攻其土地圍其京師迨各國公使齊集吔嚹地方會議之時乃割啱嚕嘁呀國并于啱哂啞國將啱哂啞國附近本國各地疆歸本國通國分爲五省一名呧呐嗎囒咖省首府名哥啤喲哈乃本國京都也屋宇廟堂學塾醫院靡弗峻麗甚屬壯觀工肆林立製造精巧百貨駢集商賈輻輳一名以噫囒省首府名啞囒啵咡一名㖄嘞嚌嗌喨省首府亦名㖄嘞嚌嗌喨一名嚩囒嘶嗒嚌省首府名嚩嚧咯嘶一名嘮嘆吥囒呢省首府亦名嘮嘆吥囒呢後二省乃與啞哩嘪國結盟通共應出兵丁三千六百名其國通商衝繁之地乃哥啤喲嗲啞囒吵喲呢囒嚓吶囒嚩嚉嘶嚉囒嗷啤嚎咭嘞囌嗌喨啡嚓噫哩哂啞等處所兼攝各地凡啞嗍啞啞啡哩咖啞嘆哩咖三州亦皆有之後釋其州再爲詳明

啱哂啞喏嚕嘁呀國全志

啱哂啞喏嚕嘁呀國原分二國耶蘇一千八百一十五載（即大清嘉慶二十年也）各國公使齊集吔嚹地方會議隨將二國合而爲一惟二國田土衆多風俗不一故仍爲分釋俾讀者于二國之中孰大孰小何腴何瘠一覽靡不了

然

喏哂啞國在歐囉吧州之北其國土在北極出地五十五度二十分起至六十九度止經線自東九度起至二十二度止東至呃囉嘶國西連嗒嚕嘁呀國南枕吧喲嘚海北界嗟嚕嘁呀國暨氷海長約二千七百里寬約一千里地面積方約二十四萬里烟戶二兆八億口本國地勢孤山衡嶺各不相聯湖河水澤互相間隔居北六十度外地多荒蕪人居罕少河之至長者一名吻嘝啲啞一名嚛嘞啞一名咖喙喙唎一名嗟嘞咖嘝哩

嘡一名咖啦嗻一名嗟嘩嗻一名喃嗟湖之至大者一名嘁啲嘝一名嘁嘯嚈一名吔嘝嗎吽一名嘆啦嘝一名嘲嘿嘇一名嘶嘘囉通國田土既屬不毛南方稍有數處沃壤向北方則盡是低陷砂磧土產銀銅鐵錫蔴乇甸絲絨布花石木料熱皮等物至若地氣春則風雨交作氷雪不乏人夏燥烈時少日長九時秋則天氣清朗雲霞不張迨冬寒凍日多夜長九時其在極北冬則有夜無晝夏則有晝無夜至于朝綱王位歷代相傳惟男得以臨御所奉之教乃路得嘽修教若有外國人寄寓本國或奉別教者不爲禁止本國之人不乏勤奮惟是技藝除鐵器外餘不甚精通數所需內外貿易較之嗟嚕嘁呀國尤爲茂盛原本國于耶蘇一千五百二十載（即明武宗正德十五年也）既得不制于嘁嘝嗎嘝咖國其國人郎立首領咕嘶嚏喇者爲王及踐位後始改古教卽奉路得囉修教至嘆唎嘶啲哪后薨好文學無心朝政因此禪位于表兄咖嘝嚈嘶者自之囉嗎國永不旋歸其咖嘝嗾嘶踐祚後與師攻克喫囉呢啞國之地過半及薨喫囉呢啞嘁嘝嗎嘝咖呃囉嘶三國之君結盟合謀

率軍齊至相攻欲廢嗣君本國之君揣知其謀遂舉三軍逐去喫囉呢啞國王闔國嘁嘝嗎嘝咖國都其呃囉嘶國兵馬盡爲戰敗由是本國之君赫然有威于歐羅吧州之各邦焉越數載再爲興師征勦喫囉呢啞國之嗚哥咪喲古省自臨行陣不幸敗績棄潰兵馬損折過半乃奔赴吐耳基啞國之咪嘘嘝城請救于該國之王守候五載未獲如愿乃旋本國後復往嗟嚕嘁呀國圍其啡嘘嚓啰嘝地方遂薨于該處因無嗣其妹登位耶蘇一千八百零八載（即大清嘉慶十三年也）本國大亂遂廢其君

更立嘶德嘝嘩呢公咖嘝嚈嘶爲王耶蘇一千八百十五載本國與嗟嚕嘁呀國合而爲一其事前于嘁嘝嗎嘝咖國志內業經述明茲不再贅耶蘇一千八百十八載本國之君咖嘝嚈嘶者臨終無嗣遺命傳國與首將啪嘝嘇哆喲者及卽位亦改名曰咖嘝嚈嘶卽現在本國之君也通國分爲二十四府一名嘶嘘哥嘝嘩府首邑亦名嘶嘘哥嘝嘩乃本國京都也建于嘆啦嘝湖岸邊屋宇高大廟堂華麗樓臺蜚起景色雅緻貨物駢集人烟輻輳一名嗚啼嚈啦府首邑亦名嗚啼嚈啦一名嘁吐嘘喙嘶府首邑亦名嘁吐嘘喙嘶一名兆哥哄府首邑亦名呢哥哄一名喃嘞喫囉府首邑亦名喃嘞喫囉一名咖嘝囉嘶嗟府首邑亦名咖嘝囉嘶嗟一名嘶嘘啦哥吧嘝嘿吽府首邑名啖喻一名咁啡嘞喫嘝府首邑亦名咁啡嘞喫嘝一名嘘哥哄府首邑亦名嘘哥哄一名咖嘝嗎吽府首邑亦名嘣嘝嗎吽一名吻哥哄府首邑亦名吻哥哄一名哥囉嗟嘩嘝府首邑名嘁嘸喲一名啵嘞唑吼府首邑名咖嘝囉嘶哥囉喲一名嘶咖啦啵嘝府首邑名嗎唎嘶嗟一名呃嘝喋嘶啵吽

府首邑名嘁吶嘝嘶啵吽一名嘀嘘嘁吽府首邑名喃妝吓嘝呃一名啞嘝嚓嘶嗟府首邑亦名啞嘝嚓嘶嗟一名嘆唎嘶喲咹嘶嗟府首邑亦名嘆唎嘶喲咹嘶嗟一名嗎嘝嘩呼嘶府首邑名嗎嘝嘩一名嘀嘘囉府首邑名嗚嘰嘶吡一名嗏嘝嘁敦府首邑名吡嘘啞一名嘁嘶嘘嘝嘁敦府首邑名嗚嘆啞一名嘁嘶嘘嘝嗒耳嘝府首邑名嘿嘝嗒巴一名吻嘘嘝府首邑名喃嘶嘘嘝嘇其國通商衝繁之地內外不一如喃嘞啵囉咖嘝囉嘶嗟啖倫吻哥哄嘆唎嘶喲咹嘶嗟各等處乃內地

之大埠頭也其嘶德哥嘝嘩喃嘁吓嘝呢嗒嘝哥哄咁啡嘞呢哥哄嗎嘝嘩咖嘝嗎吽嗚嘰嘶吡各等處乃海邊之大馬頭也所兼轄之地惟一名曰嘢吧嘝嘘囉嘁海島在啞嘆哩咖州內後釋其州再爲詳明

嗟嚕嘁呀國在歐囉吧州之北其國土在北極出地五十八度起至七十一度止經線自東三度起至十度止東至喘哂啞國西枕北海南接咖嘞呀海峽北界氷海長三千四百里寬八百里地面積方約十五萬五千里烟戶一兆零六萬六千口本國地勢由南而北漸嚴峻峯川澤湖河間隔迭出河之至長者一名哥囉門一名嗟啦門一名囉嚓嘶嗟嘝一名嘛嘝敦一名哆嘝啊啞一名啞嘝敦一名嗟喲湖之至大者一名咪喲嚓一名嘜們一名喲哩嘶一名嚓嘶田土雖多砂磧荒蕪然南方地甚膏腴稼穡收功四旬既速且豐樹林雖密菓實則鮮土產五金惟銀最多各種石類紋石極美禽獸蕃衍鱗介充斥至若地氣北方則嚴寒凛冽氷雪凝積南方則炎煦温燠暑熱頗煩冬令有夜無晝七十五日內不見金烏夏季有晝無夜七十五日內不見玉兎至于

朝綱與端西亞國同王而異法所奉之教乃路得羅修教其天主公教暨咖啊喊喘修教雖亦有奉之者然而爲數無幾國內工肆參差技藝庸常惟貿易昌隆商賈輻輳通國分爲一十七府一名亞咀嘞嘶府首邑名壥喇嘶喲啞呢啞一名嘶嗎嗞囉府一名嗶嚧嗎嘛㖿府一名嘩喇嘶喲咬府一名呸嘶嗡嚧府一名吧啦嚧嘶吡嘛府一名吶嚧呢嘶府一名嘀嗟嘛府一名嘶嗟啶咱嘲府一名嘐嘲嚧嘶嗶咡府一名喃嗶嘛吒府一名北嗶嘛吒府一名囉嚓嘶嗟嘛府一名南嚧喻喲唷府一名北嚧喻喲唷府一名喏嘛嘛府一名吩嗎嘛㖿府各府中除首列一府外其餘各府首邑原文均未開載是以未曾備錄本國通商衝繁之地內外不一如嗶嘛吒嗟啦們嘩喇嘶喲啞呢啞各等處乃海邊之大馬頭也其哪咀喙嘩喇嘶喲咬嚧喻喲唷啞畯嗟嘛嗬嘶嚧喃嚟嗦咡嘐嘛雖咯嘣嘶嗶嘛各等處乃內地之大埠頭也

嘆咭唎國全志

嘆咭唎國又稱大唊在歐囉吧州之西北其國土在北極出地五十度起至六十一度止經線自西三十五分起至十三度止四面枕海其海在東曰北海在西曰亞嚧嘛喲海在南曰嘆嘞海在北亦曰北海長約二千一百里寬約一千零六十里地面積方約十二萬六千三百二十里烟戶二京三兆四億口山陵衆多峻峭極少其在嘶嘎嘛啞國內之嗱吶雖嘶山乃通國之至大山也高僅四百三十七丈零海島甚多四面迴環至若西方尤爲充斥河之至長者一名嗟嘸嚄一名喊啪嘛一名嘆嘛壅一名嘍喊嘛吶一名嘟嚎嚧一名咈嘛嘶一名吒一名嘚唻德一名嘶嗶一名吡嗽一名吧嘎一名嚟啡一名嘢瑚之至大者一名嗺喃嚧嘛嗤咡一名嘚呢嘶嗷一名嚧嘛嘔一名嚨們一名嚧喃一名啞喻一名吁一名嘰啦喃喲通國田土概屬荒蕪國人勤勞稼穡適敷所需土產銅鐵錫鉛窩宅礦砂紋石火石磁器信煤等物地氣溫和不時更變或暝霧迷漫或陰雨淋漓四季具有時若實罕遇歲寒日居多終年暑天甚少春則颶風暴雨雹雪交錯秋則桂月菊天霜露互墜至于朝綱王位歷代相傳男女皆得臨御惟以長幼爲序所奉之教乃咖嘛喊喘修教其天主公教國中壹嘛嘞吠地方之人所奉者過半若路嘚囉等名修教亦有奉之者百工技藝極盡精巧匠肆林立諸貨騈集內外貿易靡弗昌隆販夫商舶來往不息原本國曩時居民者嘌嘛嗟人分派後有嘚㖄國人竄入共地占其田土驅逐其人並歸本國耶穌未生之前五十五載即漢孝宣五鳳三年也囉嗎國皇帝攻嘐壥嗞嘛者率行侵擾時編堡紛繁越三十一載乃克其地統歸一省歷代兼攝至四百七十五載當囉嗎國衰弱之際一切地土爲嗶嘞嗷人所據後咖喇哆呢啞地即本國現今哆哥嘛啞地也之嘶咯哆暨吡嚧嘶等人類擾其地嗶嘞嗷人無術自存因此哀懇嚧唴嗦呢啞吡嘛咀咖二國之嘚㖄派居咹咯囉人協助一臂之力而咹咯囉人反乘機便占去地方過半互分七國各霸一方七王之中惟有呢咱嚧者英力邁衆耶穌八百載即唐德宗貞元十六年也平七國于一統當是時始有嘅嘞嗎嘛咖國人絡繹擾亂本國耶穌一千零十七載即宋真宗天禧元年也甚至一切地土皆爲所據越二十四載本國人甫獲與復舊邦再越二十五載又有喏嘛嘎喲啞公嗡喇嘛嘆者統率舟師親駕征伐戰敗其軍逐王本國耶穌一千一百七十二載即金孝宗乾道八年也時君嘆嚟嗡者攻克壹嘛嘞吠國歸于一統後婚于咈囒西國古省啞嗡嗟呢啞公之女因此獲地甚多耶穌一千二百八十二載即元世祖至元十九年也嗣君兼併咖嘞嘶地方復克嘶嘚西啞國歸爲一統惟嘶嘚西啞國人吥嗜嘶者于耶穌一千三百十四載即元仁宗延祐元年也率衆拯救復獲自立如初耶穌一千六百零三載即明神宗萬曆三十一年也本國之君薨後無嗣其嘶嘚西啞國王嗤嗡嘶者因與先君有瓜葛之誼乃得臨御本國由斯以後本國與嘶嘚西啞國合而爲一稱曰大唊耶穌一千七百七十五載即大清乾隆四十年也本國所轄啞嘆哩咖地方始行叛亂驅逐唊官自立爲國而本國屢戰不克越八載祇得聽其自立不爲統屬耶穌一千七百九十三載即大清乾隆五十八年也本國與咈囒西國交兵越九載方爲和息未幾咈囒西國君復率舟師進攻幸本國師船雲集如林擁塞河道不能進發至耶穌一千八百十五載即大清嘉慶二十年也大敗咈囒西于嗬嚧嘛嗦地方始得安然耶穌一千八百三十七載即大清道光十七年也時君嗡喇嘛嘆者薨後無嗣其姪女嘛哆哩啞者接統踐祚即本國現在之君也本國有嘆咭唎嘶嘚西啞嗟嘛嘛吠三國之分其嘆咭唎分爲五十二府東方則六一名嗟嚧嘞嚟嘶首邑名喻嗷乃本國京都也建于嗟嗟嚟河岸巍宮殿衙署屋宇廟堂極盡華麗甚屬壯觀庠序學校樓臺閣院靡不宏峻實爲輸與工肆林立商賈雲集諸貨畢備五方輻輳誠爲歐羅吧州類聳繁華富麗地中之一也一名嚧咡咈嘛嗢一名嗦咈嘛嗢一名嘛吡嚟咀一名嘌嘛嚧嘞咡一名呢嚟嘶西方

則十二一名啡啉噫一名啄吡咯一名嗞嚀喃嚳一名咹呀嘞𡃓一名嗼喝吶一名嘫嚧㖃嗼哩一名啦嘧嗐喃一名咖喃喲咹一名嘛吥囉咯一名嘁喃嗎咡嗷一名吡嘞咯嗐哾一名咖啦嘩喇咹南方則十一名喉嚆一名嚩𡃓嘶一名噺嘞一名吡喃哾一名嚛嚐啵囉一名鳴嘆喃噫一名嗦嗼喃𡃓一名哆喃𡃓一名喲嚳一名哥喃嗽嘁哩嘶北方則六一名嗐喃嗩吡咡喃一名啊吡咡喃一名嘁嘶噫嚛咥喃一名嚄喃嚥一名喲喇哾一名喃咖嘶噫喃中央則十八一名吱嘶噫喃一名

噫喃吡一名嗐啶啩一名啉哥喃吶一名喈囉啵一名嘶嗟咈喃一名嚆𡃓嘶噫喃一名嚐噫喃一名嗩咡咈喃一名嚆咡嚜嘶噫喃一名嚆喃囉哾一名嗐喃嗓嗾敬一名啞叮敬一名嚇嗐一名哥囉嚛嘶噫喃一名嗬哥嘶咈喃一名吧嗦噉一名吡嚧咈喃

其嘶哥哂哑分為三十三府南方則十三一名噎叮吥喃呃首邑亦名噎叮吥喃呃一名啉唎噁呃一名哈叮敬一名吡喃嚾哾一名嗪啡嚀一名嗐喃一名鳴喧嗬敬一名啦嚀喃哾一名吡啵嘞嘶一名嚂喃嗡咡哾一名囉嘶嘶吥喃呃一名嗆啡嚩嘶一名嗩嚩咖噫吡哩㖃北方則六一名喃嘶吶一名嚱吶嚛一名嚓𡃓喃嚆一名囉嘶一名嘶囉嗎喃喲一名嗜嘁喃哟嘶中央則十四一名啞啊咀嘞一名吡吁噫一名吶噎喃哪一名嚛唻一名咿咈一名啞吡喃嚬一名嗟呀喃一名咹嚛嘶一名咱喃嘶一名嗾噎咲一名哯囉嘶一名咖啦嗹嗎喃一名嘶嚧喃嗲一名嚐吧喃嗷

其噎喃嚆吹分為三十二府東方則十二一名嘟咱啉首邑亦名嘟咱啉一名嘮嘶一名噎嘶嚧嗟一名嗚啞

哥嚛一名嗽嘢嘶咈嚩一名嚽喃嗡呢一名咖喃嘍一名嘰喃噫噎咡一名咽嗜嘶嚆嚩喲一名嚓嘶嗡嚩喲一名嘁嘶噫嗟一名嘟咈喃西方則五一名嘞噫嗐一名嘶嚓咯一名囉嘶哥嚆一名嗎喲一名咖喃嘁南方則六一名嚐嚆喧喃一名哩嚀嚓哾一名嗡嚓一名嚐喃哾一名嚆噫喃嚸咡一名喲嚀啦嚛北方則九一名嗳噫唉一名叨呢一名啞喃嗎嚩一名喲嗡一名嗡嚛噫嚆一名嚆喲咖喃一名啡喃嗎哪嗬一名咖嚀一名嚀哪咹

其國通商衝繁之地內外不一如嗆敬嚀嘁喃吥嚐吡嚓嘶噫喃吹咖嘶噫咻咖啦嘶嗬噎叮吥喃呃噎吡喃喲嗜嘟咱啉哥嚆哾咀吧啦喃吹各等處乃海邊之大馬頭也其嗖吱嘶噫喃嚓咄嘶啵喃嗷吧嘞嘶嗷嗐叮嗚哥嚳喲哩哈哩嗾咯嘶嗜嘁喃吶嘶各等處乃內地之大埠頭也

所兼攝各地凡五州之中亦皆有之其在歐羅巴州者一名嗰喲島大小共一百四十五座地多膏腴穀菓豐登一名嗖島長一百里寬五十里地面積方二百五十

里鐵鉛二礦所產富庶五穀百菓靡不充盈一名咀嚩嚏島長四十里寬三十里地面積方七十里山勢峻峭田疇肥腴一名嗐喃呢嗪島長三十里寬二十里週環一百二十里川野沃潤田土膴厚地氣溫和四季時若一名嘌喲嗬嚩島人煙稀疎綿亘羅列一名咱吧啦嚩吹在大呂宋國唉嗟嚧哂啞省內延袤十餘里三面環海直接咱吧啦喃吹峽惟一邊達嚛啡哩啞府地勢嶇崕嶙巉巇火足偷金城湯池屋宇高大景色美麗五方輻輳貿易興隆一名嗎啊吹島長七十里寬四十

里週環二百里田土膏腴穀菓茂盛天氣溫和四季時若昔屬噶吹哩啞國管轄今則歸于本國統屬其在亞細亞亞啡哩咖啞吹哩咖嘞嗟啞呢啞四州之中者詳釋于後

呃囉嘶國全志

呃囉嘶國分見三州一在歐囉吧州一在亞細亞州一在亞美哩咖州疆土甚廣煙戶實繁今將隸歐羅吧州者詳釋聲序其在亞細亞亞美哩咖二州之內者分序於後

呃囉嘶國在歐囉吧州之北其國土在北極出地四十度起至七十度止經線自東十六度起至六十二度止東至嗚啦喃山暨咖嘶吡喲海西連嚛哂啞吥嚐嚐啞唛囉呢啞嗼嘶喲哩啞四國暨吧喃喲哥海南接吐咡嗞啞咖啦哥囉啞二國暨黑海北枕冰海長約七千六百六十里寬約五千五百里地面積方約二百七十五萬里煙戶五京六兆五億口本國地勢平坦居多坎坷微鮮東南邊地山阜紆軫絡繹參差湖河之巨獨出諸歐羅吧州各國之中河之至長者一名嗐嘶咖一名嚩一名嗝嗶喃一名吡嗜啦一名嗬吶咖一名嘟喲一名吶祓湖之至大者一名啦哆咖一名嗬吶咖一名嚯嚐嗎一名啡嚐喃一名吧呀喇一名噎喃們其田土附近嗷暨嚐嚀喃兩河岸邊者極為膏腴其在哩嚆呢啞地者則次之其在嚆喃咖河岸邊者又其次焉其餘北方各地至六十度外皆屬不毛西南二方黍麥豐登東方則砂磧爲鹵北方則菽粟二麥種植適宜中央則胡黃二麻遍地茂盛土產黃金銅鐵鑽磁白玉水晶紋石滑石磁器等物至若地氣極不相同北方則隆冬之時寒

漠異常十月之久川河氷凝有夜無晝四月餘不見金烏炎夏之季暑甚熱難禁終日之間雲霧彌漫有晝無夜二月餘不見玉兎南方則天氣晴和萬物化醇風不鳴條雨不破塊至于朝綱帝位歷代相傳男女皆得臨御惟以長幼爲序所奉之教乃吔哋哂啞天主教其餘別教人或奉之概不禁止百工技藝數十年來極若精巧匠肆林立諸貨駢集貿易興隆南貿轉敷原本國古稱嗹㗎嗎哂啞乃嘶咖啦㘃吔啞分派所捨之地也迨嘶吁喲哪㗭啞國人嚇喇嘚者興師克之後肇基王績設官立法傳至嗚啦喲咪爾蠶麽子嘚囉嘶啦者始定律例建學闢肆實爲本國人闓澤之舉焉耶蘇一千二百二十三載即金宣宗元光二年也爲蒙古國人侵占統屬越二百五十四載至本國王噫噶踐位時非惟不受制于人抑且征服乎咖敞暨啞嘶嗟啦吁二處所居之蒙古人嗹耿哂嚟哩啞一帶地方歸于葉權耶蘇一千六百零四載即明神宗萬歷三十二年也 時君啵喇嘶薨後國政紊亂先則爲哎囉呢啞國王啦喲嘶嘮者所奪後則爲本國囉嗎嚆地之陡㘃爾者所踞嗣傳至啪哆囉者年方十七歲

即繼世能飛汲汲于國計民生務稼穡以膳民用通關市以便交易興師旅以攻端哂啞國儀型百官咸宴鄰邦因諡曰大傳至女帝第二起咖嗟喇喲者宵衣旰食以圖治安之策乃發兵攻克啵囉呢啞國三分之二吞併吐耳㘅啞國各屬地方歸爲一統大闢疆土嗣傳爲嗱囉吧州頭等強富巨邦中之一也至亞勒吔嗎嗦君者與嗅嘶喲哩啞國君結盟協力共拒咈囒哂國君哪破㖞者因俱爲所挫及薨其弟呢哥㖿于耶蘇一千八百二十五載即大清道光五年也承繼大統即皇帝位是本國現在之君也本國地分鎮省其鎮四十有九北方則十二一名嗓吡𠺕喇嘶吓爾呢省邑亦名嗓吡𠺕爾嘶吓爾呢建于吶𠼢河濱乃本國京都也屋宇宏敞整齊如一街衢寬闊其直如矢宮殿巍峩廟堂華麗學館各院靡弗備具書庫星臺甚屬壯觀貿易爲嗹囉吧州中繁華富麗之區也一名啞爾吁咀㖡一名非爾喲啞一名嗬嘞吶一名嘶哆呢啞一名哩嘶呢啞一名吡嘶嘚咈一名嚆咈哥囉一名啱囉嗬嗟一名喲㗭爾一名咀囉嘶啦一名哥嘶𠾕囉嘿南方則四一名究一名嗡爾喙一名

呃咖德嗦嗟嘶啦一名嗑哩嗟西方則八一名嗵爾哪喲啞一名㗭德吡嘶哥一名嗶喧嘞㗭一名嘲嘶哾一名囉哩嘞一名哥囉德喏一名嗃嗦呢啞一名啵哆哩啞東方則八一名咱爾嚀一名囉呀𠾕咖一名啢喻吓爾兜一名咖㕵一名嘶吡爾嘶哾一名嚌嚧一名嚧啦𠾕昳一名啞嘶嗟啦吁中央則十四一名嗞嘶啨一名嘶嚀㗭嘶哥一名嗊啦喲𠯿爾一名兜吶嗟嗃嗬囉一名咖嘍㗎一名㖿啦一名嗻呀㕵一名嚐嘖咈一名嗬嘞爾一名咕嘚嘶哾一名嚐囉吺咀一名嘶嘶呃嗬咈

一名咖嘓吻吧爾喲哥潤中則三一名嗟嗬一名兜㗋爾一名啞爾其省則四一名𠺕一名嗃咖嗦皆在東南方一名吡呀嗦嘶㖣在西方一名吡嚄啦兆啞在南方其國通商衝繁之地內外不一如嗓吡𠺕爾嘶吓爾呢嗦咖嗬𠺕𠾕嚐咖囉啞爾吁咀㖡啞嘶嗟啦吁吧咕各等處乃濒海之大馬頭也其嗹嘶嘖嚧嗊嗃嗃嘵咖㕵嗚嗜爾哪喲非嗦嘶哆嗎㗋咖喇嘶各等處乃內地之大埠頭也

耶蘇一千八百十四載有哦囉呢啞國者統歸本國其

國土在北極出地五十度起至五十五度止經線自東十五度起至二十二度止東至兜囉嘶國西北皆通吓嗙哂啞國南接咖啦嘚嗙啞國長約一千二百五十里寬約八百里地面積方約六萬三千七百里烟戸三兆九億二萬五千口土地平坦湖河間隔田土肥饒穀菓豐登林木叢茂畜獸蕃衍土產銀銅鐵錫煤白玉紋石礦磺磁器等物地氣溫和一望平陽無山障蔽北風甚烈人莫能堪所奉之教乃囉嗎天主公教其餘別教人或奉之概不禁止技藝稍屬匠肆鮮少通國分爲八省一名嗎嗦嚀啞首府名嗊爾嗦㗭啞乃省城也每年由兜囉嘶國皇帝欽派總督官一員駐劄節制一名咖啦嘚𠾕啞首府名嘝嗃嗾一名㕵哆嗟爾首府名啦咚一名咖喇嘶首府亦名咖喇嘶一名嘞啪啉首府亦名嚕啪啉一名哦囉略首府亦名啵囉略一名嗻嗟啦嗡啞首府名嗗𠾕嘞一名啞嗚嘶哆嗬首府名嚓嗊爾嗡其國通商衝繁之地乃嗊嗬嗦𠾕啞嚕啪啉咖啦嘚𠾕啞咖喇嘶各等處

咖啦嘚𠾕啞國全志

咖啦嘚𠾕啞國原哦囉呢啞國之地嘗啵囉兆啞國版圖人兜囉嘶國時兜囉嘶國皇帝欲行兼併一統而嗅嘶喲哩啞國皇帝又以其地附近本國亦欲據之因互相爭競議論紛紜迨耶蘇一千八百十五載即大清嘉慶二十年也各國公使齊集𠼢吔喇地方會議時將其地兩不歸併另立一國且議以兜囉嘶嗅嘶喲哩啞吓嗙哂啞三國鄰近之邦互相覆庇其國土在北極出地四十九度五十八分起至五十度十六分止經線自東十度五十三分起至十七度五十二分止東北皆連啵囉呢啞國

西界吠哩呢咖河南枕囉哩𠱓啦河地面積方約有六百二十里烟戶一億一萬四千口本國一望平原景色雅緻田土肥饒穀菓豐登至若地氣較之咹囉呢啞國尤為暖煦至于朝綱不設君位黎庶自立官長辦理公務每扁二載舉行更易所奉之教乃囉嗎天主公教其餘別教人亦奉之概不禁止民人勤務貿易昌盛省城亦名咖啦𠯿嚨啞建于嘸哩啷啦河岸邊屋宇廟堂靡弗壯觀街市衢路寬爲坎坷匠肆林立貨物駢集其咖吱哆嚟咘𠯿嗹嗦嚟嘶二處溫泉甚多赴浴如市

乃本國人烟輻輳之地也

吐𠮩㗊啞國全志

吐𠮩㗊啞國分爲三州一在𡁷囉吧州一在啞嘛啞州一在啞咪哩咖州地土廣濶烟戶繁滋今將隸𡁷囉吧州者詳釋發序其在啞嘛啞啞啡哩咖二州之內者分序于後

吐𠮩㗊啞國在𡁷囉吧州之南其國土在北極出地三十六度二十分起至四十八度二十分止經線自東十三度起至二十七度三十分止東至呃囉嘶國暨黑海西連㖦嘶哂哩啞國暨啫呢哟啞國暨啫呢哟啞哂嚟啞哋咯二海南枕地中嗎嘞嗎㗊二海暨呢嘣哂㗊國北接呃囉嘶㖦嘶哂哩啞二國長約二千五百里寬約二千里地面積方二十五萬里烟戶九兆口本國地勢言其大槩南方則崇巖峻嶺絡繹不絕北方則平原坦蕩邱阜微鮮湖河紛歧間隔其地河之至長者一名㗊吔哟一名囉嗾一名嗝嘶嘑嚟一名嚩啦嗊一名嚄嗚嘑一名嗎嗾嚧一名嘰嚧嗹𠮩一名啞嘶㗊囉嘍嚷一名嚟嘞嘑一名哟㖗湖之至大者一名啦嚧喑一名嘶咕嘑嚟一名嚩嘢哩𠯿一名咀呢𠯿一名咖嗹嚟一名咃呢𠮩一名呲吱咯一名嗹嘰啫嘶一名咖嘞嗾嘶一名哆嘿哩𠯿嘶田土最膏穀菓極豐南方諸國所產草卉移植本國靡弗適宜林木稠密山川皆然𡁷囉吧州各國罕見之藥材罔不備具土產銅鐵錫鉛礬磺紋石等物地氣溫和四季時若惟汗穢瘟犯人多疾病至于朝綱在昔帝位歷代相傳于今分爲四國或帝或王稱謂各異所奉之教乃嗬嗎𠯿回教其餘別教人若奉之預爲相資方不禁止工作技藝實爲平庸除吧吐𠮩哟啫哺啦嚹嚨呢咖安嘞嚓嗾哺嘞嚟嗬嘶嚓啦名等處匠肆林立人民勤勞外其餘各地所造貨物僅數所需水陸貿易靡不興隆惟官長專肘庶民荒棄是以國內生理蕭條外客經營原本國昔歸囉嗎國管屬由來已久迨囉嗎國西遷復本國復遭夷狄侵擾耶蘇一千二百九十餘載（即元成宗年間）有古咖啦嗎呢啞國仕人嗬哆嗎啫者崇君封以啡哩咀啞一區邊地耶蘇一千二百九十八載（即元成宗大德二年也）遂侵奪呃嘞哂啞國之嚄嚟嗹地方肇造邦土僭稱爲王即以已名建立國號名曰

嗬哆嗎啫國傳至其子闢闢疆土日漸廣濶越六十一載其孫啉嚟嚏者嗣位復統師攻陷安哆嚟啫嗹嘞城乃建都于其地及裔遂有嘸嚨嗎啞𠯿嗄二國興師六萬進攻其國本國與之相持日久終得大捷厥後蒙古赴救之乃被蒙古王嗹嘆嘞嘞者擒獲拘留傳至嚩啦哆者占據咦啫嘞國屬地甚多後與嘞嘞哩啞國人在吸啊嘞地方交鋒挫之迨其子嗎嘞嘆嘘者踐祚後興兵攻克喧吐𠮩哟嚄嗾啦城遷都其地此後歷代嗣君興𡁷囉吧各國之君互相交兵頻頻不休因此遺害非鮮迨耶蘇一千六百八十三載後（即大清康熙二十二年也）本國銳氣始爲衰頹每逢興師恆多敗北耶蘇一千七百八十九載（即大清乾隆五十四年也）傳至嚩嚟者與呃囉嘶國交戰喪地甚多再越九載復失呃𠮩瓊于嘸嚨哂國三年之後再爲克復耶蘇一千八百零七載（即大清嘉慶十二年也）國人變亂廢逐嘞嚟君更立嚩嘶嚟發爲王未逾一載仍被廢置又立嗎嗬嘆嘘者臨御即本國現在之君也通國昔分七省今改四國一名吐𠮩㗊啞又名嗬哆嗎啫一名嚟嘞囉啞一名嚩啦嘞啞一名嚩嚟嗹嘩啞其嚟嘞嚩嘞啞等三國雖自立爲國不歸吐𠮩㗊啞統轄但每歲仍須納貢于其國以存舊屬之誼今將四國序次于左

其一嗬哆嗎啫國東枕黑海西至啫呢哟海暨㖦嘶哟哩啞國南統嗎嘞嗎啦暨地中二海北連㖦嘶哟哩啞嚟嘞嚩啞嚩啦嘞啞等國地面積方約十五萬三千里烟戶七兆口至于朝綱帝位臨御歷代相傳子孫繼緒通國分爲開大省一名嚄嘆哩啞首府名咀吐𠮩哟嗹嗾啦乃本國京都也建于喧吐𠮩哟嗹嗾峽在黑海

與嗎嘞嗎啦海之間從外而觀則宮殿巍峩廟堂輪奐樓臺疊起景色美麗自內覩之屋宇樸素宅第卑陋街衢幽隘形勢惡劣然學校各院書庫浴室靡弗備具市廛林立商賈雲集惟路塗汗穢瘟疫流行一名啵嘶呢啞首府名啵嘶哪者咪一名哂哩嘶哟嚟啞首府亦名哂哩嘶哟嚟啞一名咀嚨嗑爾首府名咖嚟嘶哩

其二嚟嘞囉啞國東至嚩啦嘰啞國西連嗬哆嗎啫國之啵嘶呢啞省南接嚄嘆哩啞省北界嗅嘶哟哩啞國長約七百里寬約三百五十里地方積方二萬二千五

081·18
0022
文淵閣

百里烟戶三億八萬口至于朝綱侯爵統攝歷代相傳子孫承襲通國分爲十七府首府名咕𠽸嚱喃啞首邑名嗦們哟哩啞建于咀嗦嘰嗟吸吡㖿兩河交滙之處乃本國京都也

其三𠸄啦嘰啞國東南二方皆至嗟吸吡㖿河西連嗦嘝㘚啞嗡哈哩啞二國北接㗖喃嗟㘚啞國暨噢嘶喲哩啞國之嗟嘟哂哩呱呢啞省長約一千里寬約五百五十里地面積方三萬一千一百二十里烟戶七億九萬口至于朝綱侯爵統攝歷代相傳子孫繼緒通國分爲十八府首府名噎哩咈首邑名呸㗎嘞嘶哆建于咚啵㘚喧哟𡁷河岸邊乃本國京都也

其四㗖嘝嗟㘚啞國東至呃囉嘶國西連噢嘶喲哩啞國南接嗟吸吡㖿河暨𡂿啦嘰啞國北界呃囉嘶噢嘶哟哩啞二國長約七百五十里寬約四百里地面積方二萬一千四百五十里烟戶四億五萬口至于朝綱侯爵統攝歷代相傳子孫世襲通國分爲十三府首府名嗜哂首邑亦名嗜哂建于高阜之上乃本國京都也

其國通商衙繁之地內外不一如喧吐呣嘀啫啪啦𡁷𡀔呢咖呱嘝㘎咖哩啵嚓呃㕸嘶吧哰辣咖啦哥嘶各等處乃海邊之大馬頭也其咹哟哩啫啪嘞嚗哪嘶哟嘝嗦咔啞嘶咕嚍嚓咖啦嗗㘚啞吡嘝㘎啦嚍呸啱嘞嘶嚍嗜哂㕽等處乃內地之大埠頭也

呃吻哂啞國全志

呃吻哂啞國在歐囉吧州之南其國土在北極出地三十六度起至三十九度止經線自東十八度起至二十三度止東枕啞嘝嗡咱啦嗃海西接啫吪㖿海南界地中海北連吐咡嚜啞國長約七百五十里寬約五百里地面積方約二萬零八百三十里烟戶七億口本國地勢嶄巖參差絡繹不絕湖河衆多皆非甚巨河之至長者一名啞嘶呸嚕啵嗟㗖一名囉啡啞一名啞嘝嗟湖之至大者一名嗟吸哩啞嘶一名嚍嗦嘫嘰一名嘶吖嘜嘞島嶼嶙峽迴環羅列田土膴腴穀菓豐登五金各礦昔日備具今則缺乏穀石之類所產富庶各色紛繁地氣温和四季時若至于朝綱王位歷代相傳子孫繼緒所奉之教乃呃吻哂啞天主教其餘別教人或奉之槩不禁止百工技藝不甚精巧匠肆寥寥貿易零落原

本國乃禮義衣冠之地聲名文物之邦初則分數部落群居置酋各霸一方不相統屬每遇戰鬭糾合相禦然戰後仍彼此分據各從其酋繼則盡爲囉嗎國所克歸于一統迨囉嗎國西遷後數百年來歷代皇帝繼緒相傳至耶蘇一千四百五十三載（即明景帝景泰四年也）復爲吐咡嚜啞國攻克統轄歸爲一省從此以後四百餘載本國之人遭其虐政迨耶蘇一千八百二十載（即大清嘉慶二十五年也）遂行背叛驅逐守官以避水火之政血戰七載後賴㗖囒哂嘆咭唎呃囉嘶三國護庇乃得不受其制自立爲國通國分爲十省一名啞哟嗏首府啞嚍喲嘶乃本國京都也建于啞嚍喲嘶海灣在昔爲文物之地禮義之邦名士異人實繁有徒今則宮殿寥寥屋宇零落街衢狹窄景色蕭條一名啞嘝哥嚓吠首府名嗡吡哩啞一名啞咖啞首府名吧嗟𡃇嘶一名嘆嚱呢啞首府名啞嘝咖哟啞一名啞嘝咖哟啞首府名嘝嚓啵哩嚍一名啦哥呢啞首府名嗻嘶嗟啦一名啞咖嘝嘷呢啞首府名呱啦嘰嚓一名囉哥嚓吠首府名嚍囉喲一名嗄嗶啞首府名㗎哥囉嘣哆一名啫咖啦吠首府名嘿嘝嗶啵唎嘶其國通商衙繁之地一名啫啦一名噎嗟啦一名嘶吡哩啞一名吧嗟𡃇嘶皆海邊之大馬頭也

嚍呢啞海島全志

嚍光啞海島在歐囉吧州之南其國土在北極出地三十六度起至四十度止經線自東十九度三十分起至二十三度十分止在呃吻哂啞國之西南方除諸小島外其至大者惟七烱戶一億七萬六千口山勢峻峭石阜間隔田土磽瘠穀菓數用地氣温和四時咸若至于朝綱不設君位黎庶自立官長辦理公務每屆五載舉行更易所奉之教乃呃吻哂啞天主教技藝庸常貿易昌盛原本國昔屬哂哂哩啞國管屬耶蘇一千七百九十八載（即大清嘉慶三年也）爲㘎囒哂國君哪啵嗔者克服取歸掌握迨與各國戰敗後各國公使齊集㘚吔㘎地方會議時將本國另行建立且議以嘆咭唎國永爲覆庇嘆國派官輔理凡有國務與嘆國派官互相酌議通國以七巨島分爲七省一名哥㘃喘長一百六十里寬一百里迴環四百里首府亦名哥嗝㘎乃本國京都也一名吧嘰迴環六十里首府名啪嘝哆嗔一名㕸嗟𡁷啦地

面積方約一百五十里首府名啞嗎嗕嚌一名喧嗟喍又名嚍啞嚌長六十里寬二十五里首府名呱哟一名嚜嘰囉呢啞長一百五十里寬約五六十里迴環五百五十里首府名啞嘝哥嘶哆嚗一名㕸嚍長五十里寬三十里地面積方一百八十里首府亦名㕸嚍一名塞嚓咯迴環一百八十里首府名呻嚧嚓其國通商衙繁之地一名㕸嚍一名哥嘝咈一名啞嘝啊嘶嚍唎皆海邊之大馬頭也

地理備考卷六終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新编　　九七
作者＝
页数＝７７２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